



萬人雜誌

（第二七一期）

恭祝大家今年好！

恭賀新禧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中共政權開始腐爛……………………每週評論
這個傢伙「幹過最他媽的事」！……萬人傑
杜魯門是害死中國的混蛋
大陸上的宗教及其「自由」………柳以青
杜魯門與中國…………………………岳騫
中共的「批修整風」…………………何雨文
從收購戰說到地產股的投資………凌山
生活雜誌曾經是成功的………………霍大川
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陸海安
如此「接班人」及「批修整風」…詠輝
謝冰心作品今不如昔…………………完顏
談「無價之寶」與對中影的期望…林巽
驚天動地的巨變必將來臨…………古翔鶴
斥國際共諜費正清的謬論…………尖鋒
香港可以成為文化的綠洲嗎？……王屯
變色虫與中共…………………………兆華
武元甲與北越內部分歧………………胡之養
文章滿紙書生淚………………………待旦

·萬人雜誌第二七一期目錄·

中共政權開始腐爛……每週評論 一
這個傢伙「幹過最他媽的事」！杜魯門是害死中國的混蛋……萬人傑 二
認識中國：大陸上的宗教及其「自由」……柳以青 四
杜魯門與中國……岳騫 六
中共的「批修整風」……何雨文 八
股市閒話：從收購戰說到地產股的投資……凌山 一〇
生活雜誌曾經是成功的……霍大川 一一
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陸海安 一三
如此「接班人」及「批修整風」……詠輝 一三
橫眉語……萬人傑 一四
謝冰心作品今不如昔……完顏 一五
談「無價之寶」與對中影的期望……林巽 一六
驚天動地的巨變必將來臨……古鶴翔 一七
斥國際共諜費正清的謬論……尖鋒 一七
香港可以成爲文化的綠洲嗎？……王屯 一八
變色虫與中共……兆華 一九
武元甲與北越內部分歧……胡養之 二〇
文章滿紙書生淚……待旦 二二
瘟君夢……岳騫 二四
江南啼痕錄……宓琴 二六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七
萬人詩壇……董力行（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七一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一月四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政權開始腐爛

今天是一九七三年的第四天。在此首先向各位親愛的讀者致意。恭賀新禧，敬祝身體健康。

一九七二年過去了，在過去的一年中，由於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北平，中華民國被形勢所迫退出聯合國，在國際間產生一股邪惡的所謂「中國熱」逆流，一些由短視政客掌權的國家，不惜助桀爲虐與中國數億同胞爲敵，紛紛承認北平毛澤東政權。這些事在有良知的反共中國人來說，是一件痛心的事，然事實在這一段暫短的黯淡階段中，我們不僅不必灰心，而且應該滿懷信心地走向光明。這不是沒有根據的說法，而是有事實作爲證明。事實是什麼呢？就是中共政權內部的混亂局勢正在日見加劇，形勢很壞，而且一天比一天壞。

中共過去之所以攫得大陸統治權，主要是靠欺騙宣傳，裹脅農民建立武裝及有一批滿懷「革命理想」的幹部，利用抗日勝利民心思治的機會，並藉蘇聯出兵東北對它進行多方面的支持而起家，然經過北平政權二十多年的極權統治，特別是經過「文革」運動，這些「老本」已被毛澤東搞得一乾二淨。有的只是一個空架子，且已從內部開始腐爛。

林失敗毛也沒有勝利

中共「九大」後，天天叫喊「形勢一派大好」。好在什麼地方呢？據說就是「九大」的「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其實，毛、林攜手發動「文革」暴亂，毛的「投資」是「威望」，林的「股份」是「槍桿子」。果然獲得了「豐碩的成果」——徹底打倒了以劉少奇爲首的「走資派」。然由於毛、林二人的勾結一開始就是各懷不可靠人的目的，所以，在分贓大會——「九大」後二人的磨擦由暗鬬而明爭，結果林彪一伙不敢「落得個死無葬身之地的可恥下場」，表面上看毛澤東是勝利了。其實，林彪固然失敗，毛澤東失敗得更慘。毛的失敗表現在所謂「毛澤東思想」的破產和他的所謂「威望」蕩然無存。中共的幹部，特別是軍隊幹部，可能他們並不喜歡林彪，然在毛澤東把他處死（所謂駕機北逃，栽贓成份多於事實）後，對毛已產生反感。林是他的「親密戰友」又是「接班人」，曾幾何時一變而爲「最兇惡的敵人」，無論如何解釋，也不能自圓其說。所謂「批修整風」搞不下去，相信就是幹部消極抵抗的表現。

幹部對他們的「主席」毛澤東離心離德，對「革命」三心兩意，這是中共政權最大的危機。

幹部和工農都已覺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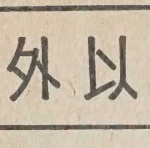
中共的幹部「遇事繞道走」，致使毛澤東的「教導」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所以「鬬」「批」搞了數年之久，而「改」卻越「改」越亂。毛曾說：「政策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中共的幹部本來是騎在老百姓頭上的「老爺」，連他們都學「乖」了，難道長期受壓迫、受剝削的工人和農民還不覺醒嗎？他們早已覺醒了！長期在大陸上氾濫的「極左思潮」、「無政府主義」、「派性」以及「經濟主義」、「資本主義傾向」等等，一直壓不下去，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雖然今日中共的「政策」，又回到了「劉少奇時代」，農民的「自留地」發還了，並准許農民經營養猪等家庭副業；對工人也恢復了「物資獎勵」和「免費醫療」等制度，然「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繩」的大陸廣大工農，即或中共給他們再多的甜頭，他們也不會再上當了。因爲，他們已深刻瞭解到，中共政權根本上沒有放棄馬列教條，沒有放棄「階級鬬爭」，其剝削的本質和專制獨裁的手法就不會改變。

當然，大陸同胞當前還不能組織起來進行大規模的抗暴活動，可是中共正在一天一天爛下去，並且是從內部爛起，既或它是一個「巨人」，然已患上無可挽救的毒癌，生命還會太久嗎？

每週評論

新聞以外



這個傢伙「幹過最他媽的事」！
杜魯門是害死中國的混蛋

劉人傑

從調處國共和談到發表對華白皮書，他給中國帶來巨大災禍，使到大陸七億五千萬中國人陷於水深火熱，杜魯門應負很大責任。他的確幹過「最他媽的事」，說他是「害死」中國的「混蛋」，並不為過。他這樣對中國，可能是基於「報復」心理。

不說死人的壞話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美國第三十三任總統哈利・杜魯門死了，享年八十八歲。他原希望能活到九十歲，但早死了兩年。

二次世界大戰羅斯福總統逝世後，杜魯門以副總統身份扶正，曾經是叱咤風雲的人物。那時美國國力強大，作為美國大總統，他的思想行動足以左右整個世界局。

現在，杜魯門死了，他的功罪，引起世人談論。香港報刊發表了不少評論，對杜魯門的生平，多是善頌善禱。也許，這是一般人的習性，當一個人死了，生前有什麼瑕疵，做過什麼不對的事，都一筆勾銷，不再提了，談的只是他做對的事。

對一個死去的人尊敬是對的；不過，作為一個中國人，很難對杜魯門發生好感。實際上，中國大陸七億五千萬中國人在共黨統治下，水深火熱，過着非人生活，雖不能說是杜魯門一手造成，卻也該負一部分責任。

老萬並不打算拿杜魯門鞭屍，但他在任時對中國的政策，值得檢討。因此老萬對在任八年的已故美國總統杜魯門，絕不願盲目的加以讚揚。如果不是杜魯門心胸狹窄，也許中國不會落到今天的地步，美國青年，也不會一批一批地在越南戰場上犧牲。

原子彈結束大戰

人們歌頌杜魯門的「功績」，犖犖大者有：一九四四年四月升任總統後，下令投擲第一顆原子彈於廣島，由是結束盟國對日之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再度獲選為總統，五〇年參加了韓戰，阻遏蘇聯、中共的擴展。在歐洲，建立大西洋公約，並協助了希臘及第三世界。一九四八至四九年，藉空軍貫通柏林，解除蘇聯對柏林的封鎖，並支持了馬歇爾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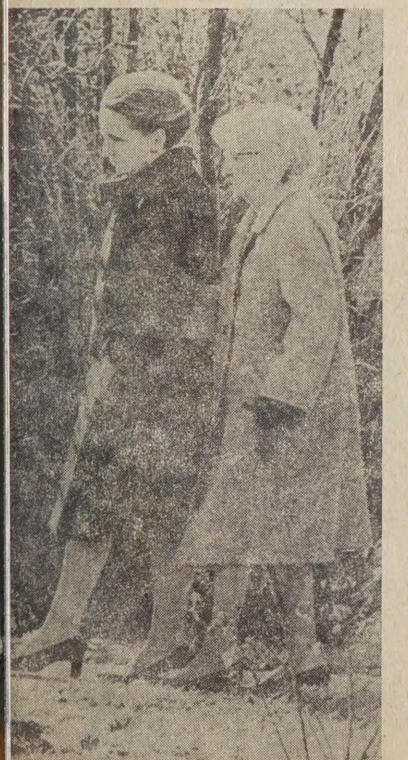
向日本廣島及長崎投下原子彈，對艱苦作戰八年的中國來說，的確是「救苦救難」，如果不用原子彈炸日本，戰爭可能再拖延一個長時間。雖然，原子彈造成二十萬日本人死亡，會被視為不人道；但，如果戰爭拖延，日本「皇軍」在中國大陸再恣意屠殺，恐怕死亡者會超越原子彈炸日本若干倍，那豈不是更加不人道嗎？

再說，美國要對日本使用原子彈，在羅斯福任內已準備很久，杜魯門不過執行羅斯福未竟計劃而已。不過，他有這麼果斷的勇氣，還是值得讚揚。也可說得他對這個世界的最大貢獻。

不求勝利的戰爭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共軍自北韓南下，衝過三十八線，向南韓大舉進攻，杜魯門馬上採取迅速行動，運用總統權力，在未請准國會容許宣戰之前，命令陸海空三軍支持南韓抗戰，繼而在聯合國力責蘇聯侵略；五一年中共參加韓戰，麥克阿瑟主張把戰爭帶入中國大陸，若干國防部官員還主張必要時不惜使用原子彈，但遭杜魯門否決。中共情報獲悉美軍不會越界，可以放膽作戰，美軍吃虧不少。麥克阿瑟因為與杜魯門意見參商，在關島作了三小時攤牌談判後，麥帥卒被罷黜。

杜魯門介入韓戰，及時遏止共軍的擴展，這是對的，可惜他虎頭蛇尾，為德不卒，「下集」演得極不精彩。時至今日，事實更可證明麥帥眼光比杜魯門高出不知若干籌，作為一個軍人，他明白作戰的目的是取勝，不求勝利的戰爭，徒然把美國青年送到戰場當砲灰，這種政策，在軍人眼中當然十分不對；而政客卻只要達到政治目的，看法完全不同。



杜魯門的妻女，去參加杜魯門的喪禮

爲美國後來的藍本，在越戰中，也採同樣手法，於是，美國死得人多矣。

功不補過

人們讚揚杜魯門，是因爲他在歐洲方面，不惜以武力對抗，以阻止蘇聯擴張，並使用巨量金錢，援助西歐，促使他們的經濟迅速復興，今天西歐得免共產勢力操縱，確有賴於杜魯門當時所採的堅強政策；可惜的是他並未在亞洲採取等量齊觀的政策，以致蘇聯雖未能在西歐有所進展，但在亞洲卻把整個中國大陸赤化了。（那時中蘇共並未交惡，中得建立起共產政權。）

杜魯門的對華政策由頭到尾都是錯誤的，從調處國共和談到發佈對華白皮書，給中國帶來巨大的災禍，他對中共根本缺乏認識，相信了國務院內姑息分子的話，認爲中共是「土地改革者」，怎知他們得到「土地」後，就把千千萬萬的中國人都「改革」了，倘若美國不是對國府實施壓力，今天大陸上的七億五千萬中國人，不致過着那樣可悲的生活。因此，儘管杜魯門在結束大戰，遏阻蘇聯向西歐擴展有多大的功勞，對中國人來說，他是功不補過的。



主張在韓戰求勝的麥克阿瑟元帥，卻被杜魯門罷黜了

和杜魯門競選總統的紐約州長杜威
獲中華民國支持。杜魯門當選後，因
此憎恨國民政府，要將之整瓜爲止

幹過最他媽的事

明報大主筆爲杜魯門之死，發表了一篇題爲「他幹過最他媽的事！」的社評，據說杜魯門生前對他故鄉的一座墓碑十分欣賞，碑文是：「躺在這裏的是積克威廉。他曾幹過最他媽的事！」杜魯門決定他自己的墓碑文也要採取這方式。

如果眞有這麼回事，老萬認爲這碑文的確最適合杜魯門的了，在香港四百萬華人中，如果不是因爲杜魯門「幹過最他媽的事」，怎會有大部分是從大陸逃來，托庇於米字旗下，才可以過像人的生活。不過，大主筆舉出這個故事，卻是在稱讚他的「粗魯質樸，然而十分堅定倔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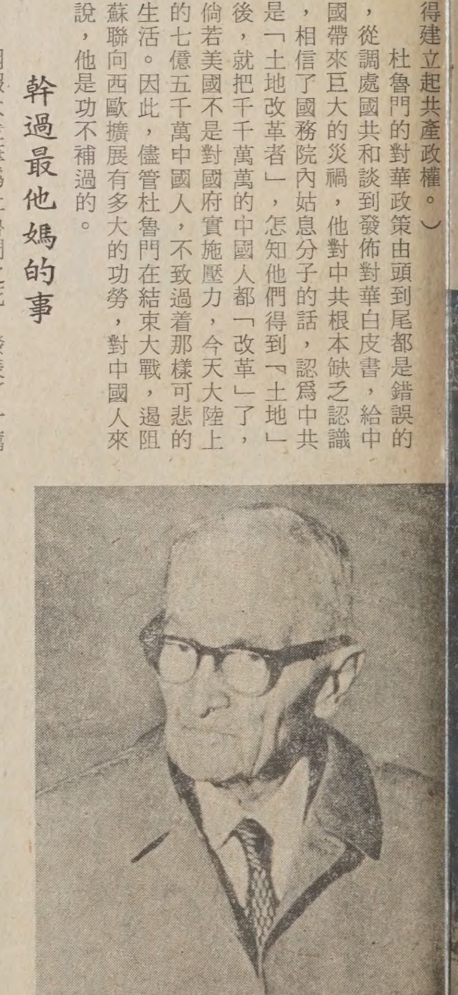
社評說：「當中共席捲中國大陸之時，杜魯門眼見大勢已去，下令駐華美軍撤退。韓戰時麥克阿瑟力主轟炸中國東北，必要時則動用原子彈，杜魯門便撤了他的職。另一方面，卻乘機以第七艦隊保護台灣。他堅決反對中共，但沒有做得過份，阻止了麥克阿瑟以原子彈轟炸中國。」

這一段評論，是非混淆，使人讀來極難接受。所謂「大勢已去」，其實是馬歇爾給周恩來哭昏了頭腦，如果中共有和談的誠意，怎會「席捲大陸」呢？當日的國共和談，和今天的巴黎和談差不多，當日杜魯門、馬歇爾上中共的當；今天尼克遜、基辛格學乖了，和談不成，馬上恢復大炸，發覺北越已重新作好了軍事部署，如果動手遲了，也會像當日中國大陸一樣，給共黨「席捲全越」了。

公報私仇

大主筆認爲杜魯門「堅決反對中共，但沒有做得太過份」，其實，「沒有做得太過份」，就是不夠「堅決」，反中共反得適可而止，也說明了他在韓戰中爲什麼要採取不求勝利的政策。

一九四八年杜魯門競選總統時，根據美國民意測驗，認爲共和黨的美國紐約州州長杜威會獲得壓倒性的勝利，當時國府全力協助杜威競選，也許因爲國府鑒於杜魯門對華政策錯誤，希望改變這個局面，可是，大選結果，卻爆了冷門，竟然杜魯門獲勝。國府協助他的政敵競選，杜魯門當然吹鬚碌眼，十分不高興，因此他當選後，對中國更做出不利的勾當，要將國府一筆勾銷。無可諱言，這是夾雜了私人感情在內，作爲一位「總統」，應該有總統的器量，但杜魯門這樣的做法，顯得太過心胸狹窄。有些評論家說，在韓戰期間，杜魯門命第七艦隊保護台灣，並及時恢復了對台灣的軍經援助，總算善於補過；其實，當時是美國自吃苦果之時，他的「補救」，不過爲了本身，沒有「上集」的錯，也用不着在「下集」補過。杜魯門的確幹過最他媽的事，儘管人們對他「好評如潮」，老萬仍然認爲他是「害死」中國的「混蛋」。



八十八歲的杜魯門，已顯得龍鍾老態。他和死神搏鬥多時，終於敗下陣來，結束了他的生命

在聖誕節前，通訊社的消息傳來，在北平的南堂，將有子夜彌撒。聖誕後，果然證實了這段消息，根據路透社北平二十五日電稱：「住在北京的外國人，昨晚和今天一早，都曾與中國人一起參加了六年來第一次的聖誕彌撒，他們所唱的聖誕頌歌，有的用英文，有的是中文。在北京的天主教聖母教堂裏舉行的子夜彌撒，參加者約有三十名中國人和二百七十名外國人。不過外國人中約有一半爲非洲人，主要爲在此間學習工程的坦桑尼亞和贊比亞的學生。另約有四十人舉行了一次基督教聖誕禮拜，其中也有十一名中國人。」

這段電訊又報告了有關宗教在大陸的簡畧情形說：「這是文化革命開始後，北京第一次舉行的聖誕禮拜，雖然普通主日教堂禮拜，早已於今春恢復。在米市街一個新教堂裏舉行的一次禮拜中，約有九名前來北京訪問的美國人與其他外國人一起參加。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全中國的基督徒約計爲二百五十萬人。但現在據官方的數字表示，在北京的天主教徒約爲四千至五千人，而新教的基督徒則不過五百人左右。今天參加聖誕禮拜的中國人，遠較通常的主日禮拜爲多，往時每個星期日舉行禮拜時，都只有兩三個中國人參加，雖然就八億中國人說，聖誕節都照常工作。」

宗教果眞是自由的嗎？

從上面的電訊記錄中，起碼爲關心中國大陸宗教信仰自由的人士們，可以給予若干線索。本來，中共對於天主教、基督教等在解放伊始，就採取了嚴厲的取締和消滅政策，特別是對待外籍的傳教士們。然而，對於本國的傳教士及教徒們，就進行了把宗教屬於政府控制下的一項組織事務，這就是要宣傳脫離所有的外國關係的三自運動。如果不願屈服的話，就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而監禁或處死。這是有目共覩的中共迫害宗教信仰的事實。

然而，中共怕引起了教徒的反抗和國際間的指摘，一方面在所謂的憲法中規定了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另一方面，在對外政策的觀展上，就得有教堂禮拜的點綴，以便使外國人士們仍得相信，在中共的統治之下，還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禮拜。

可是，這種絕無僅有的教堂和宗教禮拜，或許給予鐵幕以外的人士們一些宗教氣氛的點滴，然而，以前偌多的教堂和教會機構到那裏去了？這鐵一般的迫害宗教的事實，並不，也決不因爲目前開放一兩間樣板式的教堂爲證明有宗教自由。同時，在教友的統計數字上，從一九四九年的二百五十萬，到現在減爲只有在北平城內有統計的五千多人，相比是一種壓力下的產物。同時，即以北平一地來說，既然有五千的教徒，而每週前去參加禮拜的人，就只有幾個人。這又證明了什麼？是這些教徒對宗教的禮儀生活特別冷淡了呢？還是另有其他的原因？就我所知，目前所開放的教堂是由政府一手控制的「革新教會」，這對傳統的中國教[illegible]來說，是不得不參予他們所主持的宗教禮儀的。儘管如此，往

大陸上的宗[illegible]

認識中國

在自由地區的人士們，無論中國人或外國人，對宗教自由在大陸的情形，卻是頗感興趣的，下面，我只想引述幾個訪問大陸後的有關宗教信仰的報導，從這些資料，讀者可以體會一下在大陸的所謂宗教自由，究竟是怎樣的。

中國人士的報導

例如，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份，曾經訪問大陸的楊振寧博士在蘇黎世的演講，就被問及大陸上的宗教問題。

「問：揚博士在美國所作的報導裏曾提到了回民食堂，但沒有提及回教寺院，我們很想知道一般人民對宗教信仰的情形以及政府對宗教所採取的態度又是怎樣的？」

「答：由於我自己不信教，所以我也就沒有去注意這問題，只是由於我在北京見到了一個回民食堂，還給它照了張相片，所以提到了它。由於北京有百分之一、二的人口是回教徒，所以會有回民食堂。一般說來，中國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所以一般人民很少談及這個問題。至於政府對宗教採取的態度，我並不清楚，在我的印象裏似乎是中國政府允許宗教的存在，但不容許宗教以外國的宗教爲中心，也就是說中國要發展自己的宗教，尤其是天主教。我前些時候曾讀到 New York Times 的報導說是中國現在有自己的天主教主教。我在北京時沒有見到回教寺院，我這樣說也許不對，因爲我在北京見到回民食堂時曾問旅遊局的人是否在北京有回教寺院，他們告訴我沒有。但後來在美國有一個美國人告訴我在北京有回教寺院，而且他還看到過。我猜想北京是有很少的一兩個回教寺，但連旅遊局的人都不知道。」（見明報月刊七十八期，孟德：「與揚振寧博士談中國」）

中大學生在與謝冰心女士談話時，也涉及了宗教信仰問題。所披露的內容如下：

「根據我們的推測，許多少數民族都有本身的宗教，而在香港，大多數人一直有一個觀念，內容是沒有宗教自由的，所以，便問謝女士少數民族有沒有宗教自由。她說：在中國這裏，人們有信教的自由和不信教的自由，而事實上，到現在只是少部份的老年人還有宗教的信仰，年青的大都沒有信教了。至於其中原因，你們還是親自問問那些年輕的朋友吧。」（明報月刊八十四期，劉逍逍：「記內地幾位知識分子的談話」。）

除了以上兩段有關宗教信仰自由的問題，還有不少有關這方面的資料，可是，都是比較間接的。從這些資料方面，我們並不能直接了解到大陸上宗教信仰自由的程度。例如：揚振寧博士所肯定的一點是：「不容許宗教以外國的宗教爲中心，也就是說中國要發展自己的宗教，尤其是天主教」。而謝冰心女士卻說：「到現在只是少部份的老年人還有宗教的信仰，年青的大都沒有信教了。至於其中的原因，你們還是親自問問那些年輕的朋友吧！」

外國人士的錄音報導

訪問教堂。結果他被安排了訪問天主堂的節目。同他一齊訪問的還有兩位記者，一位叫做 Bob Considine，另一位叫做 Hug Mulligan。以下是位名叫Forrest J. Boyd 在 Christianity Today 雜誌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期的專文報導。

這篇報導由於專門爲「今日基督教」雜誌寫的，所以很少爲人們知道。然而，這位記者開頭就說：「雖然以下的訪問是用錄音機一句一句的記錄下來的，可是，很難得到正確的消息，以證明目前中國大陸的宗教自由的眞相是如何的。」

以下是在這次訪問中，美國記者與翻譯者和教士的談話：「問：他看去很年青，今年幾歲了？答：過了四十。他是被北京教區的主教祝聖的嗎？是的。那是幾時？一九五六年。過後，是否主教就死了？是的。」以上是記者問翻譯者的話。下面就是直接與這位教士談話了。

「問：你稱你自己是神父嗎？答：是的。你們都是天主教友嗎？記者答：是的，其中二位是天主教徒。問：既然目前教會與梵諦岡沒有關連，那麼宗教禮節是否相同？答：是一樣的。問：你有沒有離開中國？答：沒有。問：政府是否准許信仰自由？答：有完全的信仰自由，憲法中也有明文規定。問：何以沒有輔祭的兒童？答：中國的教育發展很普遍，兒童在七歲時就要上學。爲了不影響他們受教育，父母們就不讓他們前來做輔祭兒童。問：一位美國主教華理柱，被監禁二十年後，最近釋放了，神父，你知道嗎？答：我在報紙上看到。問：你所說的看到報紙，是指他作監呢？還是指他被釋放？答：兩者我都知道。他是以教士的身份而從事間諜活動，是替美國中央情報局做工作。問：你相信這是眞的嗎？答：是眞的。問：我們聽說在解放時，一些信奉天主教的人被關在獄中。如果這是眞的，那麼他們是否目前仍在獄中？答：我對你所提出的問題一無所聞。那恐怕只是謠言。這謠言是有另外的作用的。這些人士們之被捕，不是因爲他們的宗教信仰，而是由於從事反革命活動。在我們國家裏，有美滿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問：你說華理柱主教是爲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那麼是否所有以前在中國的外國傳教士都是從事間諜工作的呢？這些外國傳教士也是如此想嗎？答：並非所有的外國傳教士都好像華理柱一般。我們知道，在舊中國是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那時，所有教會的事情都掌握在外國傳教上的手裏。解放後，許多外國傳教士知道中國人民覺醒了，因此，很多外國傳教士就申請離開中國。但有的外國傳教上，仍以宗教外衣爲掩護，而從事違反人民利益的活動，結果有的被驅逐出境，有的就依法被監禁。不但是華理柱被逮捕了，還有一位義大利籍的馬諦諾（Martino），在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當人民在慶祝國慶日時，企圖向天安門射擊而被捕，想殺死我國的領導人，因此就依法逮捕了他。」

及其「自由」

柳以青

宗教卽將滅絕？

「問：你說沒有輔祭兒童，我相信很少的年青人前來教堂，那麼他們就不是履行教規的教徒了。那麼，當老一輩的人死去後，天主教不是將在中國消聲歛跡了嗎？答：中國是一個多種宗教、多種民族的國家，我們有宗教信仰自由。問：有多少人進教堂呢？答：如果他們大量前來的話，可以有五百人，但是，現在只是很少的人，只是幾個。問：大部份是老年人？答：老年人多些，青年人很少。問：在北京有基督教堂嗎？答：有。問：有多少？叫什麼名？答：不知道，我們只知道有。問：政府是否有一宗教部門來管理宗教事務？答：政府的人民事務部管理，如果有關宗教問題，他們會協助。問：神父，是否你覺得，讓我們說在德國與梵諦岡有連繫的教士們相較，那一個更接近天主？答：我相信天主教的教義，但是，你是知道的，我們熱愛毛主席，我們的祖國和共產黨。我們對此覺得正常。這些是我們該當做的。我們對待那些從事顚覆和做工具的外國傳教士，以爲是不按聖經的。我們所做的是照着教會的教義和聖經的。問：你想教會對中國社會能有什麼貢獻？答：我們盡我們的能力與全國人民一齊爲建設社會主義而努力。問：共產主義是無神主義，毛主席和總理周恩來和很多官員都是無神論者，如果領導的人是沒有信仰的，如何能在作彌撒中配合政府的政策。答：共產主義是無神論，但這不阻止爲建設社會主義而努力。共產黨在政策上爲那些有信仰的人給予宗教信仰自由，在這方面我們可以與全國人民一齊爲建設社會主義而努力。問：神父，在一個星期內你聽多少告解？答：每星期都聽告解，有幾十人。」

語句背後的辛酸

從上面外國記者的錄音記錄裏，起碼可以說是最眞實的宗教「自由」在大陸的實況。誠如這位記者 Forrest J. Boyd 在這篇報導伊始所說：如果想從這次訪問的對話中，獲得些宗教信仰的眞實的情形，那簡直是不可能的。

假如我們從這位教士和翻譯者的回答中想歸納出一條定律時並不難。因爲似乎是已經定了型的答案：「有全然的宗教自由」；「愛祖國和領袖和黨派」；「爲建設社會主義而努力」；「外國教士之被捕是假宗教外衣而進行間諜工作」，「政府不反對宗教人士，而反對反革命活動分子」等等。

我承認：一件事和一個理念如果重覆地說上千百次的話，雖然開始時有些反感，慢慢地在習慣成了自然後，只成了鸚鵡式的重覆了。並不發生任何必然的作用。這一方面可以不用再動思索，另方面不再惹出麻煩。外國記者也更能把這一種僵化了的情形報導出來。然而，我相信，背誦式或公式化的答案的後面，卻隱藏着太多的辛酸的。然而，在中共的重重高壓下，他們還能說些什麼呢？

杜魯門與中國

岳騫

美國第三十三任總統杜魯門逝世，自由世界一片哀悼聲，人一死了大家總是隱惡揚善，好話多說，其實古今中外政治人物絕無完人，但除去毛澤東之外，也沒有一個人是無一善足錄的，杜魯門自不例外。

就杜魯門爲人來說，是一個道地庸才，當然也可以說是一個好人，好人可以處世，但不能治國，就其爲一生遭際來說，頗類於中國之黎元洪，當袁世凱病死，黎元洪繼任，全國都以爲黎元洪是出名好人，今後中國可以步入坦途，但名學者嚴復獨不謂然，撰文稱：「吾讀中西歷史，小人因覆邦家，而君子亦未嘗不失敗，大抵政治一道，如御舟然，如用兵然，履風濤，冒鋒鏑，各具手眼，以濟以勝爲期，能濟能勝，而後爲群衆所托命。道德之於國君，譬之如財政家之信用，非是固不可行，然而乃其一節，而非其全能也。黎公道德，天下所信，然救國圖存，斷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則？以柔闇故，遍讀中西歷史，以謂天下最危險者，無過良善闇懦人，下爲一家之長，將不足以庇其家，出爲一國之長，必不足以保其國，古之以暴戾豪縱亡國者，桀紂而外，惟楊廣耳，至於其餘，則皆煦煦姝姝，善良謹慤者也。」

嚴又陵先生這段批評黎元洪的話，後來完全靈驗，但若將其中部份移贈於杜魯門，也很貼合，杜魯門所以未似黎元洪鬧得不安其位，身去而國事隨之敗壞，實在由於美國實行民主政治已久，基礎穩固，不致動搖，否則不爲黎元洪者幾希。

就杜魯門爲人來說，是一個庸懦良善的人，胸無主宰，任人擺佈，所以他一生事業，完全出於別人之手，等於一位名作家的文章全由槍手所撰，而且槍手又不是一人，因此，所發表文章水準固不一，見解也自相矛盾。

杜魯門在任時，要算是二次大戰後世界風雲險惡的幾年，就其事功而論，屈指可數者爲最早派兵援希臘，消滅了希臘北部成立的僞組織，保障了希臘領土主權的完整，免於赤化危機。其次與英國聯合與蘇聯攤牌，保障了伊朗的獨立，終使史達林撤走在伊朗北部亞塞爾拜然的蘇軍，粉碎史達林建立伊共政權，分割伊朗的陰謀。再其次是維護了南斯拉夫的獨立，當狄托與史達林鬧翻後，史達林對於這個「叛徒」，確有心予以消滅，但由於美國公開支持狄托，史達林未敢下手，使南斯拉夫狄托政權屹立不墜，爲附庸國家樹立了榜樣，以後的德、波、匈、捷反蘇事件，及今日羅馬尼亞的獨立路線皆種因於此。

杜魯門在軍事上最大功績是毅然出兵參加韓戰，如果不是美國出兵，不但全韓皆關入鐵幕，而且也會影响到日本及中華民國據守的台灣省。

此外還有以空軍打敗蘇聯對西柏林的封鎖，維護了西柏林一百多萬德人的自由。

至於經濟方面，提出了馬歇爾計劃，協助歐洲國家的復興，這些都昭昭在人耳目，無怪杜魯門一死，許多國家皆表哀悼了。

但杜魯門之功，並不能抵其斷送中國之過，麥克阿瑟元帥曾嘆息美國坐視中國淪於共黨，爲百年來最大錯誤。

也許讀者會提出疑問，中國局面之壞，怎麼能怪得美國，就理論而言，誠然怪不得美國，但是，若將三十年歷史重溫一遍，可以看出二次大戰結束後，全世界參與戰爭的國家都打得民窮財盡，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獨立抵抗共產國際的侵略，假使無美國支持，今日的希臘、伊朗、南韓、南越這些與共黨爲隣的國家，肯定會爲共黨吞沒，甚至土耳其、泰、寮都不免，算起來能獨力抗共，最後還保有一個基地的也只有中華民國。

根據杜魯門在任七年的事功來看，他雖是一個庸才，但卻相當衝動，而且也具有保衞自由世界的決心與勇氣，例如派兵參加韓戰一事而論，換了艾森豪威爾卽未必作得到的，所以史達林出乎意料，被他打得手忙腳亂，若不是毛澤東派周恩來去黑海求見史達林，自動請纓介入韓戰，恐怕北韓政權也就完了。

杜魯門既然有維護自由世界安全的決心與勇氣，何以厚於任何國家獨薄於中國，先於中國出現危機的有希臘、伊朗，後於中國發生戰爭的有韓國，杜魯門皆有勇氣冒三次大戰危險維護各國自由，獨獨對中國，寧可採取袖手旁觀態度，甚至已經國會通過的五億援華專款，也被馬歇爾按住不發，杜魯

門毫不理會。

中國政府退出大陸，絕非在軍事上被打敗，有人認爲是被經濟拖垮，誠然，但最重要的還是外交上失敗，所謂外交，也就是美國一國而言，美國始而袖手旁觀，靜待塵埃落地，繼而落井下石，發表白皮書，聲明一筆勾銷，因此導致民心士氣的崩潰。

有人認爲美國當時主政的馬歇爾、艾其遜之流主要爲了反對蔣總統而犧牲中國，此說也許是事實，但也未必盡然，當蔣總統於民國三十八年元月二十一日宣佈引退，到四月二十一日共軍渡過長江，中間整整三個月時間，美國如果有意挽救中國，三個月時間還來得及，只要美國插手，中國政府一定可以保住長江以南，再根據近年毛俄交惡所公佈的資料看，史達林也反對毛幫過江，表面理由擔心與英美勢力引起正面衝突，實則也不願毛澤東據有整個中國而尾大不掉，使美國從中間一插手，史達林更有藉口制止毛軍渡江，則今日的兩個中國，比重就與目前不同，中華民國若據長江以南，堵塞住毛幫南下之路，今日的越戰又從何發生，美國何至鬧到焦頭爛額，欲罷不能！

所以說杜魯門雖在世界各地均立下抗共偉績，但加攏一起，也不能抵消坐視中國淪共的大錯。如果中國淪共，僅僅受難的是七億中國人，而美國確實得到好處，則杜魯門尚可推卸責任，但中國淪陷，受害者不僅波及美國，影響到整個世界，此一流毒何年始能滌洗乾淨，目前尚難預料，故杜魯門之罪實無可逭也。

反過來檢點本身，我們當局所負的責任較杜魯門更大，前面已經說過，杜魯門有維護自由的決心與勇氣，但獨獨將中國除外，其故何在，馬歇爾、艾其遜之流反對蔣總統固是一因，但在蔣總統引退後，美國仍不願援華，坐視中國關入鐵幕，實在是受了中共宣傳之毒，總認中共諸酋是一群叛變的農民，所要求者僅爲土地改革，加之美國左傾分子拚命中傷國民政府，在杜魯門心目中，共產黨執政也許較國民黨爲佳，故同意發表白皮書，對中國落井下石，間接幫助中共成功。

杜魯門是反共者，馬歇爾、艾其遜也並非左傾分子，何以他們反對全世界共黨，獨獨支持中國共產黨，這個責任就在我們本身，而是我們在宣傳上落於下風，國人僅知道三十八年之後，國軍在大陸與共產黨作戰望風披靡，沒有還手之力，不知道文化宣傳的戰鬪，從來國民黨皆處於下風，即使在抗戰之初，國民政府全盛時代，宣傳方面也無法與中共抗衡。

今天提出舊事來談，決不是有意攻擊某些人，旨在說明一點，我們流亡海外的中國人，在國內時安份守己納糧繳稅，完全信賴政府，猶如一群旅客，買票上了一條大船，結果船在大海中出了事，把我們這群善民旅客拋在大海中浮沉，我們自無法叫船主退票，但這條船究竟怎麼出的事，應該要知道。

簡單說來，政府在大陸失敗，原因雖多，致命傷在於文化宣傳，當時主管此項工作的，就是有名的CC系，在過去筆者對CC系印象並不太差，認爲這批人操守多數清廉，對國家相當忠貞，大陸陷共後CC系投共的絕無僅有，這都是其可貴處，但接觸既多，遍識在港的CC系人物，最近又看了台北一家報紙上發表的一貫主管文化宣傳的CC系大將張道藩之秘書趙某所發表張道藩史料，更使我覺得國家之亡，這批人要負了很大責任。

就我所見到CC系人物來說，幾乎是同一模子鑄出的類型，主要特色是：一、無識（不是沒有知識，而是沒有見識），二、無膽，所有我認識的CC系人物，凡是共過事的，皆有一個通病，膽小如鼠，三、無心肝，這批人沒有本領作事，也不肯作事，但是他們只要把持住一個機構團體，一定不讓系外人進來。觀乎張道藩主管文化宣傳數十年，他手下幾個大將今天皆在台北，幾乎全活着，這批人不但作風依舊，最妙的是他們偶而爲文，立時成爲社會上笑料。以張道藩爲主帥，以這批人爲大將，去對付共產黨的魯迅、郭沫若、茅盾，天何言哉，天何言哉！

由於CC系的把持，文化、宣傳固然交了白卷，外交方面也受到很大的影響，國民政府成立之後，由九一八到一二八中國與日本在國際聯盟大打官司，中國幾位外交官顏惠慶、顧維鈞、施肇基出盡風頭，蜚聲國際。政府退守台灣後，外交人才只有一個蔣廷黻力支危局，這四位外交官的成就，中國人永不能忘。但說來又使人難過，這四人皆非國民黨員，前三人是北洋政府所造就出的外交人才，後一位純粹是學者，自從CC系負責辦學訓練外交官開始，未有一個駐外使節在其下台之後，能讓國人記憶三個月的。

到了今天，報紙上已提出檢討，認爲軍事上的巨大進步，經濟上的卓越成就，都使國人爲之鼓舞，但一提到外交，仍然是交白卷。國內主管文化宣傳的官，較過去重慶時代CC系主政時還不如，因爲CC系人馬縱有一萬條不好，但有一條値得稱道的，就是這批人絕不貪污，而今主管文化宣傳的官員，都已家財萬貫，政府當局對此視若無覩，眞眞使人不解，其實以今天政府的工作效率，想調查某一官員的行爲，只要查查他與他的親人在銀行有多少存款，有多少房屋地產，在外國有多少存款，就可以了解其人，不必要找其他的證據，但是卻從未見政府對人所共知的貪官採取任何行動。

國家進步是整體的，光是某些部門進步，最後也會被落後的部門拖住，所謂全面革新，必須全面進步，今天當局的文化宣傳成就較重慶時代還不如，而面對的強敵，勢力已較重慶時代強大了百倍。由杜魯門當年失敗的根由，再看到今天的文化政策與文化官，實在使人心驚肉跳，但是我們除去嘆氣之外，又有什麼辦法。

中共的「批修整風」

何雨文

毛澤東企圖貫徹「批修整風」來鞏固其統治多年來的危亡局面，章回以毛澤東思想的天威來定，因之，把「批修整風」作爲「政治首要的頭等大事」。

今年十・一的「兩報一刊」的聯合社論特別宣稱：「改造我們的世界觀，是一件頭等大事，它要求我們全黨同志，要繼續進行思想和政治路線的教育，開展批修整風運動，要完全清除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這樣的反黨分子，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進一步批判修正主義。」

毛澤東爲什麼要把「批修整風」作爲「頭等大事」，首先不是要解決幹部的思想問題，或者是路線鬥爭，而是爲了把已經開展的思想運動，組織到行動，這次也就是內部權力鬥爭是在批鬥幹部，組織幹部，行動的文件。他們在「批修整風」不過是文件本身的鬥爭，也是權力鬥爭的第二個鬥爭。

「批修整風」的目的及其相互關係

共黨指出「批修整風」，重點在「批修」，其次才是「整風」。所以「『批修整風』，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二者不能截然分開。」

共黨指出：「我們要首先抓住批修這個重點，着重要批在路線上，重點批判劉少奇一類騙子反動的政治綱領和理論綱領，批判他們妄圖改變黨的基本路線、政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罪行。只有把批修搞好了，才能弄清大是大非，整風才有明確方向，才有自覺性，才能糾正因劉少奇一類騙子影響而產生的不正作風」。

共黨根據毛澤東提出：「整風就是整頓思想和工作作風」的話，進一步推論出三個要點：

一、「整風的根本目的，是爲了提高馬列主義水平，把我們身上的錯誤東西改掉，更好的執行和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二、「整風的重點是解決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問題，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深入批判修正主義，把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搞正確，把廣大幹部、羣眾的階級覺悟和認識水平提高一步。」

三、「我們這次整風，是要解決共產黨內的矛盾，解決人民的內部矛盾。」

根據上述推論，我們可以知道當前的現實形勢，是廣大的共產黨員和幹部不能接受「毛澤東路線」，缺之「階級覺悟和認識水平」，也不信仰馬列主義，在人民內部有矛盾，達到共產黨內部也有矛盾。毛澤東就企圖以「批修整風」來根本解決這些問題。

「毛澤東路線」是不受廣大人民和共黨大多數黨員，特別是共黨領導幹部所能同意和接受的。毛澤東把黨內所有反對和修改這條路線的意見、策略、措施說成是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實際上在這條路線，不只是在執行「毛澤東路線」時所發生的實際問題和損害，不得不作的修正，有時毛自動或默許在作修正，在路線執行上作出讓步，有時毛澤東再度堅持路線的貫徹，而又備受指責，不受共黨或黨政路線的正名擁護。

劉少奇被鬥倒垮之後，毛澤東又把讓這些事所有反對這條路線者都作爲「劉少奇一類騙子」。陳、林、王都不是劉少奇一伙，在「一文三」中還是劉少奇的主要打擊對象，是毛澤東的文武將帥和親密戰友，但由於執行後反對「毛澤東路線」而成爲「劉少奇一類騙子」。因此，我們可以說「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是繼續生長的，毛澤東可以隨時增加新的內容，也就是成爲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劉少奇一類騙子」，也是隨時由毛澤東繼續批出來的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所以，毛澤東指出「劉少奇一類騙子」，有一條完整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有一套完整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謬論」，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批修」的重點是批判「劉少奇一類騙子」層出不窮，「劉少奇路線」又隨時有嶄新的內容。所以「批修」永遠批不完，「整風」也就不會有結果。

應該特別注意的，共產黨內的反毛思想與行動已發展到反共思想和行動。「毛澤東思想及其路線」打消不了黨內的懷疑、厭惡，乃用馬列主義爲護身符作標記，以和「劉少奇一類騙子的修正主義路線」劃清界線。

劃清界線

共黨認爲「批修整風」一定要通過革命大批判，從思想上、路線上劃清是非界線，如果是非界線模糊不清，在實際行動上就會搖搖擺擺，在執行路線上就會左右搖擺。因此更需要從路線上劃清是非界線，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標準，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在深入批修整風中，一定要認真讀馬列的書，讀毛主席的書，使自己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有一個新的提高，進一步分清什麼是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和政策，什麼是劉少奇一類騙子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和政策。」

什麼是「毛澤東路線」與「劉少奇路線」的界線呢？共黨沒有明確地、綜合地提出來，只是陸續地透露，各部門、各地方的透露的大同小異，並且也是陸續增加的。截止目前，可歸納爲下列十三條：

一、「按勞分配、多勞多得與工分掛帥、物質刺激的界線。」

二、「多種經營、正當的家庭副業與資本主義傾向的界線。」

三、「共產主義的協作精神與一平二調的界線。」

四、「合理的規章制度與管、卡、壓的界線。」

五、「執行社會主義經濟核算與利潤掛帥的界線。」

六、「充分發揮工程技術人員的作用與專家治廠、技術第一的界線。」（中共陝西省委召開宣傳工作會議透露。）

七、「抓革命、促生產、全面完成國家計劃與指標掛帥的界線。」（十一月五日山東「大衆日報」）

八、「無產階級政治統帥生產、統率技術與資產階級的空頭政治、單純技術觀點的界線。」

九、「無產階級的革命英雄主義與資產階級的錦標主義的界線。」

十、「適當的精神上、物質上的獎勵與物質刺激、獎金掛帥的界線。」（十一月七日「湖北人民電台」播）

十一、「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與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的界線。」（十一月七日「河北人民電台」播）

十二、「爲革命學技術和技術第一的界線。」（十一月二十一日「江蘇人民電台」播）

十三、「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和錦標主義、物質刺激的界線。」（十一月十九日「陝西人民電台」播）

這是截止目前，在共黨文件中所歸納出來的各個界線，將來還要陸續出現新的界線。這些界線，實際上是劃分不清的。有些雖然可以說出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但一接觸到具體工作，就劃分不清了。因此，無論經過多長時間的「大批判」，界線終是劃不清，終是要或左或右來干擾「毛澤東路線」，使「毛澤東路線」永遠不能貫徹，永遠要走樣，永遠是明的一套，暗的一套，「打着紅旗反紅旗」。

中共一再強調：「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劃清是非界線的思想武器，也是唯一正確的標準，這就要認眞看書學習。」上海「解放日報」十月二十三日的一篇文章，指出：「這要求我們把看書學習同批修整風緊密地結合起來，認眞記住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個顯微鏡、望遠鏡，去雜存眞辨眞僞，從而提高識別眞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來徹底摧毀劉少奇一類騙子修正主義路線的理論基礎，徹底肅清他的流毒。」

問題在於大陸人民，連到中共黨員和幹部根本對於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已極度的厭惡、摒棄，所以不願認眞讀馬列毛的書，讀了這些書，絲毫不能解決實際問題。他們既然反對馬列毛的思想和路線，他們又何必去辨別眞僞，即使辨別清楚什麼是眞什麼是假的馬列主義，對他們實無必要更無利益。他們並不贊成所謂「劉少奇路線」，但和「毛澤東路線」比較，則寧願贊成「劉少奇路線」。他們不會滿足於「劉少奇路線」，但終比「毛澤東路線」來得好一些。

「批不下去」和「批不深入」

因爲幹部對於「批修整風」，根本不認爲有其需要性，既無必要更無興趣來辨別眞假馬列主義，對毛對劉都是同樣厭惡、同樣地是反對的對象，而恨毛反毛更甚於反劉。因此，幹部對「批修整風」有普遍牴觸、反抗情緒。

一、首先幹部實在對「批修整風」極爲厭煩，認爲「批修整風搞得差不多了。」「批修時間長了，批的太多了，主張把大批判停一停。」有的認爲「批修批過多次了，批得差不多了，極力要解決具體問題，這種思想障礙批修的深入開展。」

有的共黨黨員「認識到，劉少奇一類騙子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滲透到各方面流毒很廣，對於他們散佈的種種謬論，有些我們已經深入的批判了，有些僅是初步批判，有些還沒有佈置。因此，更把劉少奇一類騙子批深、批臭，達到分清路線是非的目的，還需要花很大氣力。」

有些共黨黨員「說得好，批過了，不等於批好了，更不等於批透，流毒肅清了，批得差不多的思想，反映我們對路線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認識不足，它本身就說明我們的批判還差得多。」

二、其次，毛澤東雖然一再強調，「批修整風」是當前頭等大事，但只是「只有在口頭上、文件上講路線重要，實際工作上並沒有把它當頭等大事來抓。」毛澤東本來要求幹部在「批修整風」中，認眞看書學習，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解決三大革命中的實際問題。「批修整風」必須結合實際，用「批修整風」來推進實際工作，然而幹部反映「工作太忙，學習批判可以少搞一些。」相反地，毛澤東卻認爲工作之所以推進得不快，工程之所以質量降低，是由於沒有把「批修整風」搞透、搞深。這是兩種牴觸思想，也就有了牴觸的行動。十一月十日「福建日報」社論指出：「如果我們只忙於眼前的具體事務，而忘掉頭等大事，就會成爲盲目的，不完全清醒的革命者。」十一月九日「陝西人民電台」播稱：「對批修整風是重視的，也擺上了頭等地位，但實際工作中，還存在着有時把批修整風同當前生產、工作對立起來的情況，其原因是，有的領導成員只是把批修整風看作一陣子的頭等大事，沒有把批修整風同其他工作結合起來，始終沒有當作頭等大事來抓，統率和帶領各項工作前進。」但是，中共老幹部的反映：「事情多，學不了，埋頭幹，就行了。」並且認爲：「理論不高也可以應付日常工作。」

三、中共承認有些單位，雖然把「批修整風」一直抓得很緊，但是終沒有把「批修整風」運動深入下去。中共陝西省委爲「解決批修整風深入不下去問題」召開會議，「着重批修整風、路線教育怎樣深入的問題，進行了認眞研究和討論」。會議得出的結論是：「有些單位批修整風、路線教育深入不下去，由於缺乏批判的武器，所以有的同志感到明知不對，卻說不清。」並且指出：「不懂得馬克思主義就識別不了修正主義，不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批不到修正主義理論。」於是問題歸結到要「認眞讀書」，認眞讀馬列毛的書，但是中共黨員和幹部根本沒有興趣讀馬列毛的書，讀書成爲工作之外另一種的精神壓迫。十一月二日「河北日報」社論指出：「目前，一些單位批修整風深入不下去，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把讀書和批修整風很好的結合起來。」

從收購戰說到地產股的投資

凌山

月餘前，由於置地公司「開硬弓」收購牛奶，牛奶公司當局又實行反收購，曾使本港股票市場吹皺一池春水。如今置地收購牛奶百分之九十以上股權，牛奶爲置地公司經營有牛奶百分之九十以上股權，牛奶成爲了置地公司的附屬公司，故連任牛奶董事長達二十多年的周錫年爵士也只好掛冠，牛奶董事局改組，由置地的第一號人物凱瑟克出任主席。鑑於置地在整個「收購戰」過程中顯得甚爲霸道，所以不少人都把這一收購喻爲「大魚吃大魚」。霸道作風雖然不值得提倡，不過，商場既然如戰場，能運用戰術者則勝，不能運用戰術者則敗，似亦爲理所當然；置地收購牛奶這件股票市場中的大事，到目前雖已失去了其「新聞價值」，但是，置地收購牛奶以後對本港股票市場的影響，卻頗有一談的必要。

談論置地收購牛奶的種種問題，是絕不能將這一收購行爲作爲一宗獨立事件看待，而必須聯繫到本港股市場的地產股。眾所周知，置地公司既以「置地」爲名，其主要業務當然是從事地產投資。近十餘年來，本港的地產業都在不斷蓬勃發展，專門興建高價樓宇，而且對所屬樓宇向來均是只出租、不出售的置地，其盈利狀況當然非常可觀。置地的業務既以地皮爲主，問題也就出在「地皮」上面，業爲港府近十年來不斷大量拍賣公地，賣到目前，幾乎已再無公地可賣了；沒有公地拍賣，置地縱有本錢也買不到地皮從事建築，則今後就勢難開展其業務。正所謂事有湊巧，牛奶雖以經營飲食業爲主，但它卻擁有價值二十億元左右的地皮未加利用（只作爲建冰廠之用，實離「利用」二字甚遠），正因爲置地垂涎牛奶的地皮，才不惜以「開硬弓」手法把牛奶收購過來，好好利用牛奶擁有的地皮發展生利。置地收購牛奶，說穿了只是爭地皮而已。置地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去爭地皮，站於在商言商的立場來說，此舉確甚有發展眼光，因爲置地既是地產股，則地皮當然是它的命脈，一旦沒有了地皮，便無從發展了。

我們再不妨看看近期本港股市的情形。最近三數個月來，本港的股市雖然是有起有跌，而大市卻是升多於降，在價位上升的股份中，大體上又以地產股升得最可觀。地產股特別爲投資者垂青，自然有其客觀條件存在，香港地狹人稠，不論商業或住宅樓宇，向來均甚吃香，在各類股票中，談到根基穩固，賺錢容易，亦首推是地產股；有股票上市的公司，只要能擁有一定的地產物業，便可獲投資者的信任。實際上，投資股票，在目前的香港市場來說，除了幾隻銀行藍籌股之外，危險性最小的便數到地產股了。

近兩月來上市的新股中，地產股所佔的比率相當大，而上市後的新股，價位在短期內躍升幅度最大的也是地產股；其他如製衣業股、酒樓業股或酒店業股與橡膠業股等等，本身也必然兼營地產業，其股票價位才見報升，有人說目前本港股市是地產股的天下，是有其一定道理存在的。

這樣說來，是不是購進地產股便一定可以賺錢呢？依筆者的見解，投資於地產股而招致損失的可能性雖較低，但卻難說一定會賺錢。因爲地產股只是一個總稱，目前在本港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地產股中，雖不敢說是「龍蛇混雜」，而最低限度也是「良莠不齊」。投資股票要深入調查公司業務狀況，要講眼光；投資地產股就更加要深入調查公司業務狀況，更加要講眼光，如果一旦「跌了眼鏡」，誤蛇爲龍，那便會投資越多，招致虧損越大了。在芸芸的地產股中，怎樣鑑別那些是值得投資？那些不該投資？筆者認爲下面一些意見頗有參考價值。

判斷一隻地產股的實力，絕不能單只看它在最近數年內是建築了多少幢大廈，還必須看它實際上是擁有多少幢大廈的業權才行。有些地產公司雖然經年有十餘個大廈地盤在興工，但如果它所有地盤的單位均已以賣樓花的方式賣了出去，甚或一邊賣

生活雜誌會

本月底「生活」畫報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底出了最後一期就與讀者告別了。它的停刊不是因爲銷數不理想而是由於廣告收入減少了。據說這家刊物過去四年蝕了三千萬，最近經由有關方面，通過電腦的計算，認爲如果再辦下去，再過兩年，將要再蝕三千萬，於是在沒有把握拿出有效的改善方法時，只好讓它停刊了。

甲君說：「別忘記這家刊物活了三十六年之久，有三十二年是成功的，猶是其一創刊就走上成功之路，它的成功經驗是相當寶貴的。」

我平時很喜愛研究失敗的人和事，除了找尋失敗的原因之外，更要找尋失敗的價值。在文化道路上，有不少失敗的人和事，所失敗的只是經濟原因，當過了若干年後，人們忽然發現失敗者的精神作用還存在，而且更證明那是一種成功的精神。

我說：「一家刊物與一個人的生命是一樣的，總難逃一死。問題是他死後給後人留下些什麼？」

「當然是培養出不少專門人才了。」

乙君說：「因爲『生活』是『照片新聞』的創始者，這是他一創刊就成功的原因。

這可以看成爲美國人成功者的典型故事，「生活」的成功是由於始創照片新聞。「讀者文摘」的成功是善於邏輯短而感動人的眞實故事。華路特斯尼的成功是卡通電影，並以兒童觀眾爲對象，選擇健康而富想象力的故事。這三種事業的成功，幾乎可以用一個共同概念來概括它，那就是：「發現爲大眾所喜愛的新東西，而這東西又是從來沒有人發現過的。」

「生活」、「讀者文摘」、「華路特斯尼」成功之後，亦曾經引起不少人模仿，但沒有一個模仿者能經得起考驗。這可

樓花，一邊要向銀行作抵押借欵才可以使建築工程順利進行，則該隻地產股雖然所建的樓宇遍佈港九新界，其實力仍是非常有限。道理很明顯，建成（或尙在建築中）的樓宇一旦賣了出去，則該樓宇便已再不是公司的資產。在建築樓宇與賣出樓宇的過程中，該公司雖有錢可賺，但所賺的只是「一次過」計數，並無「長期收益」可言。置地公司所以年年均賺大錢，成爲地產股股中之王，就是因爲它轄下的樓宇只出租而不出售，長期收益可觀，屋租年年報漲，其盈利狀況便也年勝一年，衡量一間公司的發展須重視其「長期收益」，尤以地產公司爲然，這是投資地產股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由於地產股是以「長期收益」越佳越可靠，有些上市地產股的公司看清楚了投資者這點心理，爲本身的股票能被投資人士看好起見，只要能夠週轉得來，年來建成的新樓都不輕易出售，故造成了最近半年本港出售樓宇的數字大減。還有更甚者，有些上市地產股的公司爲加強實力，竟不惜斥巨資高價在市區買地皮，使市區的地價越炒越高。極爲明顯的事例是：數月前九龍大世界戲院爲某公司購得，成價每方呎達二千三百元；旺角百樂門戲院爲某地產公司購入，成價每方呎幾達三千元；更有甚焉者，上月中環中華百貨公司及其毗鄰兩間商店的地皮爲某置業公司買進，成價每方呎竟接近一萬元。這些有地產股票上市的公司，不惜高價購進地皮，當然是有其打算，世界上沒有甘願做蝕本生意的商人，他們付出高價購進地皮，充實資產，當然是爲了把股票「托高」。股票的市價隨着公司實力的增加而上升，所謂「水漲船高」，那是非常合理的現象，但由於炒高地價，刺激租金不斷上揚而使股票市值躍升，後果是否良好呢？對地產股是否便有百利而無一害呢？這卻須要再作較深的分析才行。

道理很簡單，股票本來只是經濟市場的產物，社會經濟必須穩定，才能夠使股市趨向繁榮，苟若社會經濟出現不景氣，股票市場便也只有趨於萎縮；也就是說，如果民不聊生，股市失去了各階層投資者支持，單靠幾條大鱷滾來滾去，是不會滾出風滾來的，此時此際，股市便「好極有限」。假若各地產公司一窩蜂炒地皮，不惜高價購入建築用地，待至樓宇建成之後，羊毛出自羊身上，成本既重，所訂的租金亦必甚昂，若租金昂貴的程度遠超一般商人的負擔能力之上，而租用者不踴躍也是必然的結果。這時，發行地產股的公司樓宇是有了，但樓宇租不出去，沒有收益，則亦與沒有樓宇相差不大，假如這種現象一旦出現，地產股市價將受到極大影響，當是絕對不可避免的事。經濟活動經常有一個循環率，「平衡」是經濟活動的無形管制條例，經濟繁榮到極點時就會醞釀着倒退的因素。所以，對於以超乎想像的高價購進地皮充實實力，作爲「水漲船高」辦法刺激股票市價上揚的地產股，我們便不能單看它的地皮與「實力」，還要考慮到更多方面，才可以判斷對該一隻地產股應否投資了。

最後還有一點值得提出的，乃是目前有些地產公司在購入地皮時，並不是以現金交易，而是以股票交換的辦法成交，造成變相的通貨膨脹，後果便更爲可慮。最近有幾個實例，就是甲地產公司以本身的股份去交換某業主的物業，而且在市面上增發股票，吸取資金，結果股票愈發愈多。但是，股票與資金是相對的，某一公司發股票越多，吸資金越大，其市價便亦會相應下跌才對，因爲它以增發股票方式換進地皮，對該公司來說並不是增加「資金」而只是增加了「負債」。假若投資者不經過調查研究，只聞說某公司購進地皮便對之「睇好」，矇查查地對它投資一大筆，則結果便亦只有矇查查地虧損了一大筆而已。

自置地收購牛奶事件發生後，整個大市受此一刺激的影響，股票市價一般都已較收購事件發生前上升，尤以地產股升幅更見明顯。總的說來，投資地產股風險確是較小，賺錢的可能性也較高，不過，在購進地產股以前，對以上所提出的幾點必須調查清楚，也就是要分清地產股中的龍蛇，切勿誤蛇爲龍，這樣才可以令你在投資地產股中得到收益。

（股市閒話）

是成功的

霍大川

以解釋爲任何模仿精神，總不及創造精神具有眞摯力量。創造者與接受者相信會有同感。

甲君忽然作奇想，他說：據生活雜誌一位作家陶姆森說：「美國喜歡『花花公子』與『溫柔鄉』似乎勝過對『生活』這份偉大雜誌的喜愛。」「生活」的主持人，如果也會像今日某些電影製片家那樣會動腦筋，大可以將類似「花花公子」的內容收集進去，或者會出現一線生機亦未可知，爲什麼他們沒有想過這些呢？」

「我以爲他們一定想到的。但這是原則問題，假使我是老闆，也是寧願它停刋好過犧牲原則。」

甲君笑道：「你可知道現在的世界，好些有辦法的人，他的作風總必有幾分邪氣才能活得舒服的。」

說起作風邪氣問題，乙君想起一件往事，他說，去年有一位朋友，籌備辦一家報紙，他要求我寫影評一欄，每月三百大元，並且給我一個默契，那就是特准十篇影評中可以寫兩篇貪污稿，但只限兩篇，其餘八篇要絕對老實，這叫作有限度欺騙讀者，他認爲只要欺騙得有限度，一定會長騙長有的。」

甲君叫道：「我敢打賭你寫上四篇貪污稿老闆也不會發覺的，譬如有兩齣強大片打對台時，你受了默契，將其中一齣罵的一文不値，這種貪污，老闆是不會發覺的。」

「我才不會。」乙君說：「我打算老老實實的寫，理由是報館將來停刊了，我還想給讀者留下一個忠實印象，這是原則問題。可是那老闆後來不知怎的，報也辦不成了。」

「是不是轉行做股票生意去了？」甲君敏感地問：

「也沒有，原來老闆是空心的，老闆的背後還有另一個老闆。」乙君說。

「有限度的欺騙讀者，也許可以發展，但終究是一種邪門招法，這種人即使成功，也不會是屬於「生活」或「讀者文摘」那種成功。因爲任何光明正大的成功，是有眞摯感動力量的。」我說。

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

陸海安

遴選海外的中央級民意代表，人數既不可濫，也不可不夠，人選更不可不愼，不要弄得反爲不美。因爲，這是一着好棋，也是兩面鋒利的刀！

過去這半年來，國內外情勢變化之大，爲近十年來所罕見。十年，在人民歷程上，是相當長的日子；但在歷史上，卻只是一瞬間。十年，在自然環境上，不一定會出現滄海桑田之變；但十年人事幾翻新，卻幾乎是必然之理。

國際關係上，我們遭受到很大的挫折。

國內政治上，我們邁向政治革新之途。

革新可不同於革命，革命是以敵人爲目標，要以非常的手段來打倒敵人。革新是充實和加強自己，以更大的力量，來對抗和打敗敵人。

對於這個觀念，很多人混淆不清，卻又非常明確的澄清不可。

退出大陸的二十二年來，我們是否毫無成就？若是沒有的話，那就要革自己的命，毫不足惜。

若是有成就的話，是否應該珍惜？值得珍惜的話，就不要只求一時之快，輕舉妄動，把兩個十年辛辛苦苦努力經營的成就一舉付諸東流，那是十分愚蠢的事情！

因爲，那將是破壞，而不是建設，是打擊自己，而不是打擊敵人！

但是，那也並不是說只求珍惜現有的成就，而不求革新，我們還有很多缺點，很多包袱，需要糾正，需要解下來！

若是不同時朝這一方面來努力的話，我們的力量，就無法繼續加強，已經獲得的成就，也很難保持得來。

世界上任何事物，每天都在變，要有生機、活活潑潑地在變呢？抑或是一泓死水，變得滋生出孑孓，臭惡不堪呢？

那就要看自己了！生機抑或死機，在此一念！

作爲一個新聞記者，我願有機會到世界各地去訪問，移風易俗、默察世情，所得到的一項結論是：像中華民國復興基地的台灣這樣在安定中繁榮和發展的地方，實在少得很！

單以治安來說，就已經爲自由世界的絕大多數地區所不及。儘管報紙上天天都有盜竊新聞，但和其他地區比較起來，實在少得不成比例。以香港來說，一天廿四小時，隨時都有被搶刼的危險，不論在鬧市，抑或是僻靜地區；不論在家中，抑或馬路上，都會遭受匪徒威脅。他們在刼財之前，還往往先把人打傷，以免受到反抗，而香港的治安情況，卻又已經比紐約、華府等地好得多。

事實上，很多香港華人都希望經常能夠到台灣來渡假，換換環境，問題只是出在入境申請不容易，並且太麻煩！否則的話，每週末到澳門去的數萬人，大部份都會到台灣來。

但居住在國內的一部份人，卻往往身在福中不知福，反而對安定的環境不滿意，要大變，要大動。他們似乎毫不計較到結果，就全是大亂！

今天的中華民國，當然有缺點，尤其是在政治方面，被譏笑爲最不夠進步——那是指與軍事和經濟的進步比較來說，這些都是無可否認的。但細細的分析下來，便會知道，若干可以補救和改善的缺點，已經在一步步的補救與改善中。另外若干在目前環境中非接受不可的缺點，就只有等環境變化才可以消除。

前者，是指便民措施的進步推行，包括入境手續的一步步簡化在內。

後者，則是中央民意代表的無法改選。雖然，國民大會五次會議，已經作了授權總統，充實中央民意機構，擴大憲政基礎。

民意代表而無法改選，是一個實際問題。年來，該問題的確是多方指責；但在目前國內的政治形勢如此惡劣的環境下，法統又非要維持不可，以革命的手段來革自己，利害相衡，害多於利，絕對不宜輕舉妄動，萬全之策，只有兩點：

(1)以民意和輿論來代替選票，俾對中央民意代表，發揮制衡作用。

說句老實話，如許多的中央民意代表中，潔身自愛者其實佔絕大部份，只有絕少數是害羣之馬，把中央民意代表的名譽破壞得幾乎到了爲人不齒的地步。其中，絕大多數都眞正有能力、眞正有學問、有作爲的傑出之士，但也被若干不學無術、唯利是圖之徒所拖累了，而把中央民意代表的好壞，都弄得混淆不清。

對付這少數的不良分子，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倚賴民意與輿論的壓力，迫使他們經常的自我警惕，潔身自愛。

(2)大量增加新血，在國內舉行增選，在國外舉行遴選，增加新的中央民意代表。既可以恢復應有的新陳代謝作用，也可以收刺激之效，使原有的中央民意代表重新振奮。

更有一項重大的意義，則是對海外人心的爭取。今天海外的中國人，所面對的一項重大問題是：歸屬！

浪迹天涯，家鄉何處？

僑居地的政府，要他們以僑居地爲家鄉，現居地的國家爲祖國。

中共，則爭取他們視五星旗爲國旗，把大陸政權，當作爲祖國政府。

中華民國，拿什麼來維繫和爭取向心力量呢？要在僑居地生存，就要和當地政府合作，而不能和它作對，這是僑居地政府手上的一張王牌。

中共殘民以逞的製造原子彈和飛彈，在外交舞台上玩弄魔術手法，進入聯合國。儘管外強中乾，

卻往往翻雲覆雨，使得不少海外華僑，受到迷惑，眞以爲中共強大，從而上當。

只有眞正了解中共眞面目者，才會在國際局勢逆轉之下，保持不變的立場。才會認識清楚，眞正代表中華民族的，是中華民國；中共是共產主義政權，而並非民族主義政權。眞正愛國的中國人，不會擁護以七億人民作爲工具，而只圖達成個人野心的毛澤東政權，一個眞正愛國的民族主義政權，不會如此犧牲人民，驅策人民與殘殺人民的！

但問題在：他們有很大的懷疑！

懷疑什麼？

懷疑中華民國是否要他們？他們是否被算作是中華民國的一分子？他們是否可以參預國家的事務？中華民國是否和他們息息相關？

不要以爲經常有黨國要人到海外去慰問宣勞，就已經足以表現政府對他們的關懷，就已經足夠爭取他們向心，那是三十多年前的老方法，可以適應過去的一個時代，但在今天已經是不夠派用場了！

最大的差別在於過去是對付國外的敵人；如今是要對付國內的敵人。過去，只要是中國人，就會站在愛國的旗幟下，共禦外侮；今天，則必須以愛國愛民的良好治績來爭取人心，讓愛自由、反奴役的中國人，有一條生路，有可以選擇的餘地，有可以獻身努力，參加奮鬥的目標。

今天的中華民國，就是要做到這一步。而且，也已經具備條件，可以做到這一步——以今天政府在復興基地台灣的治績來說，豈不足夠使天下歸心麼？

於是，問題就在如何來爭取了。

優待華僑投資，是其中之一，優待回國僑生升學，也是其中之一，遴選海外中央民意代表，更是重要的一着棋。

這一着棋，運用得好，運用得妙的話，眞可以做得到國內外一條心，羣策羣力，以達成光復大陸，建設富強康樂的國家的大目標。

能夠大量的吸收得到在海外有成就、有地位、有學問以至有號召力的人外，參加中央民意機構的話，試想，可以發揮的力量有多大，可以發生的影響作用又是多大！

不過，要是做得不好的話，有時，好事卻會變成壞事。

關鍵在於人數與人選，如何才可以做到恰得其當。

(1)人數：太多則濫，太少則不夠分配，未獲入選者，會心存怨尤，反而產生不良的離心作用。

(2)人選：若不恰當，而讓庸劣之輩僥倖入選的話，就會對才智高潔之士，產生驅逐作用。單是「不齒與爲伍」的觀念，就足以使這一着棋，成爲敗筆！

怎樣能夠做到人數恰如其當？

怎樣能夠做到入選者適如眾望？

這就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與正確的選擇能力，即使不能嚴格要求到一點也錯不得，至少也要做到使大多數人心悅誠服！

遴選海外中央民意代表是極爲高明的決策，但也是一把兩面鋒利的刀，用得恰當，效果神妙，用得不當，恐怕反而會弄傷自己的手！

所以，千千萬萬要十分小心，十分愼重。

如此「接班人」及「批修整風」

詠輝

中共前些時通過幾名海外灰色應聲出作傳聲筒，於「訪問」大陸返回居住地後，侈談什麼知識青年參加農業勞動是爲了「國家」需要，是出於「自願」；而中共本身更吹噓是爲了「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毛語）。

可是，大陸知識青年本身的意見如何？他們顯然不會有公開發表意見的機會，而只能作默默的抗議。

「有的長期不讀書看報，路線覺悟提不高，文化知識也忘了不少；有的白天勞動，晚上長時間打撲克，看壞書；甚至有的被階級敵人拉攏腐蝕，走上了邪門歪道。」以上是中共在一篇「調查」中對遼寧「常興公社」知識青年現狀的描述。那也可以說是「知青」向社會、向世人表現意見的一些形式。他們之到農村去「插隊落戶」是否出於「自願」，於此可以一覽無遺。

中共又怎樣對付他們呢？開辦「政治夜校」，批判「變相勞改」論，「把煽動下鄉知識青年回城，破壞再教育工作的階級敵人拉到夜校批鬥」以收殺雞儆猴之效。這像是一種「培養造就接班人」的方式嗎？讀者由此可以作一判斷了。

觀乎中共對「批修整風」雖毫無成就仍不放鬆的一副可憐相，使人懷疑這個拖延了一年之久的運動，除了「批林」之外仍有未知的下文。

毛澤東曾形容「文革」運動是中共與國民黨鬥爭的延續，乃導至劉、鄧等一大批中共要人的垮台。可是，這次林彪的人早已死滅了，中共仍一再強調「批修整風」是今後歲月的「頭等大事」。廣州穗共在最近的一次反林經驗交流會上，竟提出要以「頭等氣力」來「抓好這件頭等大事」，並且形容將要繼續持久深入下去的「批修整風」，「是建黨以來歷次路線鬥爭中最嚴重的一次」。「南方日報」的「評論員文章」則描述這次運動將是「堅持或改變黨的基本路線的鬥爭，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抑或是復辟資本主義的鬥爭」。

無疑，上述那些話，都是針對活着的「劉少奇一類騙子」而提出的。「批修整風」的「深入持久下去」，必將引起一批又一批毛、江心目的異己分子的垮台。對中共來說，那無非是在實現他「這樣的文革還要進行多次」的「諾言」。要不然的話，誰能相信上述故作驚人之語僅僅是因爲毛、江一伙對一批死人的恐懼！

橫眉語

梁人傑

皇帝不急太監急

老編下令臨時「抽掉」的「牛馬集」

下面一段文字，原定十二月三十日刊於星晚「牛馬集」，臨時被老編下令排字房「抽掉」，老萬惜墨如金，雖不明老編「抽掉」的原因，卻不願永遠埋沒，因此從字紙笠裏檢出，在此借一角刊出，以免失去十二元幾乎已到手的稿費。

老萬寫文章，喜歡講笑，喜歡拿眞人實事舉例，因此是非多，得罪人更多。有時，有些大人物雖有容人雅量，看過文章，知道老萬文中舉例，並無惡意，一笑置之，可是大人物週遭的小人物，往往玄壇咁面，不値老萬所爲，唔俾面他的老細，等如唔俾面他，於是大興問罪之師，斥責老萬不該譏諷老朋友；何況，他上一天晚上才請你吃蛇宴，飽餐之餘，一點不留情面，看你以後那有面目見朋友！

上帝，佛祖，穆罕默德！寃枉啊！老萬寫文章雖然尖酸刻薄，別的文章可能使人看了非常難堪，但受到指責的這一篇，天地良心，絕對不是有意挖苦朋友，目的不外指出社會病態，勸人不必一味向錢眼裏鑽，當金錢多到你這一輩子都花不了，銀紙就變成廢物；到那時候你仍拚命搵銀紙，就是一種病態。我自問這立論還算正確。若大濶佬看到，憬然而悟，停止其歛財慾望，當然也算得是對社會有益之事，則老萬這篇文章，卽使不會受到褒獎，也不値得大老細的「代表」大動肝火，興師問罪。

香港這個社會，上帝可以得罪，有錢大濶佬絕對開罪不得，雖然大濶佬不可能把身家分一部分給你，但憑他經營的龐大事業，神通廣大的人事關係，只要他給你一點點照顧，就會得到無形中的極大利益。再說，老萬的寫字樓，這位大老細正是業主，兩年調整一次的租金，他「鐵面無私」或「額外照顧」，對老萬等如操了生死予奪之權，關門不關門在此一舉，這樣利害攸關的大老細，怎可以開罪？如果他讀了老萬的文章，也有誤解，認爲老萬蓄意攞景，下令他公司的經理，約滿之後，不予續租，則老萬的小雜誌，非關門不可！

再三考慮結果，認爲非向老細「解釋」一番不可。第二天先跟他手下的經理聯絡，要求他安排機會，讓我見見老細。如果他吹鬚碌眼，我多認幾句低威，讓他的火氣下了，自然沒事。但經理告訴我說：「你要見老細，十天八天後啦。」

我問：「爲什麼要等這麼久？」

經理說：「現在他也許正在欣賞富士山雪景。」

[illegible]

我問：「他什麼時候去的？」

他說：「昨天早上。」

我說：「那麼，昨天的晚報他沒看到？」

他說：「當然沒有。」

我問：「我的文章他沒看到？」

他說：「他看報紙只看股市，其他文章，沒工夫讀，重要新聞，由秘書口述，除非有人特別介紹，否則他看到的機會不多。」

想起那位朋友告訴我老細看了大發雷霆，我倒有點莫名其妙，現在唯有等老細倦遊歸來向他叩頭請罪罷。

尼基是政治姘頭

謝冰心作品

馳譽中國文壇數十年的女作家謝冰心，現在又執筆寫文章了，雖然這是一種好現象，但談一談她所寫的一首新詩之後，不禁爲冰心惋惜，而且也引起了憂慮。

據此間大公報發表的中國新聞通訊社的一篇通訊透露，冰心於一九七〇年十月間到湖北「五·七校幹」參加勞動和學習，爲期十四個月，今年初才返回北京，在民族學院研究埃及歷史，並且公開露面。現在，又報導她重新執筆，寫了一首九十多行的新詩「因爲我們還年青」以及小說「四個大學生」。據報導引述冰心的話說，她這次在同勞動人民共同生活勞動，和過去到農村，工廠體驗生活完全不同。這次是「我有生以來，還沒有感覺到像現在這樣精力充沛過！這是朝氣蓬勃的社會主義祖國給我的青春，是爲人類幸福而勞動的工農大眾給我的活力。」因此，冰心回到北京後，一邊從事翻譯工作，一邊爲報刊雜誌寫文章。她還訪問了中央民族學院學員中的一些孤兒和苦大仇深的農奴子女，積累了一些素材，寫了報告文學「四個大學生」，已經發表。「四個大學生」的原文目前還沒有機會讀到。但是，冰心所寫的那一首長詩，中國通訊社引述了幾段，使我們可以讀到冰心的近作。這首詩，有幾段是這樣寫的：

雖是說，人生七十古來稀，
在毛澤東時代就不算稀奇。
你看有多少年過七十的老人，
仍在爲社會主義奮鬪不息。

× × ×

我年青的時候就沒有年青過，
那時，圍繞着我的是：
漫天的帝國主義的烽火，
遍地的封建主義的妖魔，
白骨堆成山，鮮血淌成河。
國恥紀念比節日還多，
這就是我年輕時候的中國。

× × ×

我擦乾驚喜的眼淚從地上站起，
看見祖國天空碧青如洗，
燦爛的陽光照滿大地，
千萬把鐮刀揮動，千萬把斧頭舉起，
億萬張笑臉湧溢着心中的歡喜，

………………

必須和新的群眾相結合，
不能有任何猶疑，
和他們共命運，同呼吸，
熟悉他們的生活，
懂得他們的語言。
寫出他們的憎恨和歡喜，打擊敵人，團結自己，
讓文藝成爲有力和武器。
在毛澤東時代是要這樣來生活，

美國「時代週刊」選出今年的「新聞人物」，是美國總統尼克遜，和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時代週刊稱他們是「臨時夫妻」。

該刊說：「他們改變了世界面貌，自世界各國冷戰以來，完成了世界各國最重要的政治安排。」

時代週刊的這個選擇沒有錯，這一年來，尼克遜和基辛格的名字，經常佔據了世界各國報紙的重要地位，他們的活動，都足以影響了世局的發展。

尼克遜和基辛格公認爲最大成就是訪問了北平和莫斯科，同時，成爲了兩個敵對的共產大國的牽制力量。

經過尼克遜的分別「訪問」後，成爲中蘇共「爭取」的對象，大家都想拉攏美國來打擊對方，因此，美國在中蘇共之間，發生了很大作用。

不過，基辛格也不是無往而不利的。在越南和平的秘密會談中，他卻表現得並不高明，結果是一事無成。也許，基辛格的一套已漸爲共產國家所「熟習」了，因此已不再像從前那麼易於「奏效」了。

但由於基辛格地位特殊，鋒芒太露，華府的官員不少對他存有反感，他在官場上的傲慢態度，也表現無遺。做尼克遜政府的國務卿，只是一個杉木靈牌，是一個閒職，外交上的事務，全部由尼克遜和基辛格處理，羅傑士無從過問，他有的只是一個空銜，因此尼克遜當選後，就傳出羅傑士辭職的消息。

時代週刊稱他們做「臨時夫妻」，卻十分恰當，照常理，尼克遜的「結髮」妻子應該是羅傑士，但尼克遜卻和基辛格姘上了，他們總是一雙一對，而羅傑士卻打入冷宮，徒有「合法妻子」的名義而已。

使人躭心的是這對「臨時夫妻」能姘居多久，他們一旦拆姘、捉煲，會不會影響到美國現行的外交政策？這是大家所關心的問題。

中共雜技團在美

中共瀋陽雜技團在美國芝加哥表演，場中有一枚催淚彈突然爆發，在場的四千觀眾紛紛逃避，消防員立即到現場，使用氧氣向一些人施救，表演中斷了一小時，然後恢復。

據一名證人說，那一枚催淚彈是由一個男子，携帶了一個巨型照相機袋，他在離開前數分鐘，把相機袋放置在沒人坐的空位子上，不久，催淚彈便爆發，不過，場內秩序還不致大亂。中共瀋陽雜技團的發言人說：「我們並不會因爲少數派人士的反應而有損中共與美國日漸增長的友誼。」

他這番說，跟乒乓統戰的所謂「友誼第一」，不過是同一作用。當我們想到毛語錄中所說的：「美帝及其走狗，都要認眞對付。」和這位發言人的談話比較，實在太過滑稽。

由紙老虎、第一號敵人、美帝，轉變到今天大談「友誼」，這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又有誰會想得到呢？

中共瀋陽雜技團是由加拿大飛到芝加哥的，這個雜技團據說一直在右派反共團體的嚴密注視中，警方人員早就預料到會發生事件，據說赴現場戒備的警員不少，卻竟然被他放下計時催淚彈溜走了還沒發覺，這個放炸彈的人,可說神通廣大。不過,這一次事件並不嚴重，因此並沒人被拘捕，警方人員，已將有關催淚彈意外事件報告聯邦人員，會不會作進一步調查，現在還未知道，不過，相信美國當局也不會太過根尋這催淚彈的來歷，因爲，這可能是牽涉到很多很多問題的。

今不如昔

顏完

活到老、學到老、幹到老，
革命的青春永不老！
年青人，你們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
我也不是那金色的黃昏。
我們都要努力掌握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

讀完這首詩的片段之後，覺得冰心的詩才和文采，已不像往日那樣閃爍，那樣橫溢了。稍爲涉獵過詩的讀者，相信沒有一個人會說這是眞正的詩，而不會相信還是由冰心筆下所寫出來的詩篇，這好像是一大堆政治口號、毛澤東語錄堆砌而成的政治說教。

冰心的詩，本來是受到印度詩人泰戈爾的影響的，如「繁星」、「春水」等詩集，極有清妙的旋律，超逸的柔情，自然的美意，活潑的情調。例如，她在卅年代所寫的小詩：

「母親呵！
天上的風雨來了，
鳥兒躲在她的巢居，
心中的風雨來了，
我只躲到你的懷裏。」

「心靈的燈，
在寂靜中光明，
在熱鬧中熄滅。」

讀了當年冰心所寫的詩，使我們感覺出一種眞摯的感情，豐富的想像，和橫溢的天才。本來，中共執政已經廿多年，冰心在中共社會也生活了廿多年，她日日都接受思想改造，按照毛澤東的理論去體驗生活，去創作，應該是可以寫出十分深刻的作品才對。卅年代，有人就非議冰心的作品找不到現實的影子，找不到時代的氣息，無法反映出更廣大的現實面。但是，當年她所寫出的「寄小讀者」等等散文和詩集，反而傳誦到今日，爲人民所喜愛，而在文學史上也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毛澤東時代，冰心卻寫上述那種口號化、教條化的所謂詩篇，完全去了冰心昔日的才華和情感。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據中國新聞社報導，冰心現在是生活得十分幸福的。據說，她在北京西郊中央民族學院旁邊有一幢青磚結構的樓房。她和她的丈夫吳文藻教授，從一九五五年起一直居住在這個地方。她的家，除會客室外、還有三間臥室、一間厨房、一間盥洗室及一切家具、用品都擺在適當的位置、乾淨整潔，井井有條。冰心的家庭生活，據說也很幸福。她現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一個孫子，一個孫女，三個外孫。兒子在天津建設設計院，兒媳婦在北京阜外醫院，大女兒在外交部工作，三女兒在北京外國語學院當助教。冰心說：「每到星期天、兒媳婦、女兒、女婿、孫子、孫女、外孫都來玩、我們家熱鬧極啦！」

冰心在大陸過得這樣「美滿」的生活，是否影響她的創作心情呢？冰心會說過，在舊社會，她受過很多的苦，到處謀生，寫出的文章不值錢。但在那種環境中，她反而產生出偉大的作品。解放後，她的生活「好過」了，寫出的作品，反而今不如昔。這是什麼問題呢？這個問題，值得文藝批評家討論，更值得謝冰心現身說法，依次解釋。因爲海外讀者，十分盼望能夠再讀到冰心在「美好的社會」裏寫出更加偉大的作品！

談「無價之寶」與對中影的期望

林巽

看了中影出品的「無價之寶」，我最注意的是一個新導演梁燿圻的名字，中影出品，最重視的是意識問題，因此，當你看到一齣電影上映時，可以想象它的劇本來源是得來不易的。這其中，要看電影中的個人成就，一是導演，二是演員，事實上多年來中影對于培養新演員與新導演的成就，比電影方面的成就還大，這是有目共覩的。不過依筆者個人觀感，覺得在這方面還可以做到更積極的：因此打算在談「無價之寶」時，也提出一些對中影的製片方針與培養人才方面有所期望的建議。

「無價之寶」是一齣風格清新的倫理喜劇，也可以稱爲倫理愛情喜劇，但愛情方面寫得畧含蓄，故事很通俗，由一老祖父病死，留下一句含糊的遺囑給他的孫女，說他的一件駱駝絨夾克外套的衣領中有一件「無價之寶」，而那件外套，先由他的孫女送給祖父的老夥記，老夥記的妻子將它賣給故衣店，外套在故衣店又被人購去，於是整齣電影便由死者的孫女與她的男朋友到處找尋那件失掉的外套。他們像海底撈針那樣設法將好些穿着同樣外套的人的衣服弄到手，立即扯破衣領搜尋寶物。從情節上說：這像是一則奇異的尋寶故事，所不同的是所有尋寶故事的背景，都是在偏僻的地方找尋，而這齣尋寶故事是在鬧市中找尋。後來那一對可憐的尋寶男女，幾經辛苦，終于找到那件外套，扯破衣領，只找到一張當票，當票送到當舖店，贖回的只是一個白金心形胸鍊，以及老人一封信，告訴他的孫女一個故事，教她去找回自己的親生母親，電影揭出的無價之寶，原來就是指「親情」。

這是一齣喜劇，兩個主角翁倩玉與岳陽，也是擅長演喜劇角色的演員。導演很重視惹笑效果，在戲院座上，不少地方，都聽到很多觀眾的笑聲，也許由于由頭到尾，大部份是通過這一對男女到各式各樣人家，找尋外套的戲，於是使人感到翁倩玉與岳陽之間，似乎欠缺一點彼此之間的情感交疏。但如要在觀眾笑聲中產生眞摯的效果，他們除了共同一道找尋那件外套之外，彼此也必須同時互相探索對方的心靈。因爲整齣電影，使一對情人最後共同在一起，是從共同尋找外套這段不尋常的過程中培養起來的。於是所謂「無價之寶」，不祇是親情，也應是愛情。這是編導方面都有疏忽之處。不過大致說來，這齣電影，不但內容健康，風格清新，而且觀眾反應效果不錯的電影。

「中影」自胡健中任董事長，龔弘任總經理時，就定下一項劇本創作路線的最高原則。那就是「健康寫實」，從中影的多數出品看，所謂「健康寫實」，可以解釋爲從愛的出發點去分析這個現實而充滿苦難的世界。如果我們也從反面找尋問題，那麼「反健康寫實」的劇本創作路線當是從恨的出發點去分析這個現實而充滿苦難的世界，這種從恨作爲出發點的作品，先是從日本傳入那些五、六流的武士道復仇故事，以渲洩血腥暴力、刺激觀眾官感表現形式，後來這種創作路線給張徹模仿，於是便發展成爲今日國片的「打仔天下」，這畸形情勢現在還在發展中。這對於我們的現實社會，無疑地是投下一種可怕的懷影響力。

一份畫報，介紹新人新片，必要時有好些報章之每星期有一兩篇新人新片介紹特寫，設有影迷通訊處，經常答覆影迷的信件或送相片之類，中影出品的賣座情況，必然比過去更轟動的。

中影的出品，除了宣揚民族大義的歷史人物故事之外，多數創作故事，都環繞着倫理情趣展開。有些故事，年輕一代的智慧與思想很突出，如「白屋之戀」、「家在台北」、「啞女情深」、「小翠」；有些卻是青年人在電影中的作爲，看來如受上一代某些東西安排下的，如「路」、「無價之寶」；也有青年人與上一輩完全在不同的衝突矛盾中展開的故事，如「養鴨人家」，「婉君表妹」等。至于表現青年人獨立奮鬪精神的如「河女」等。從上列作品檢查起來，最受觀眾歡迎的，看來是突出青年的智慧思想的電影比較最受歡迎，那也許是今日電影觀眾是青年人佔了大多數的緣故。

提高國片的藝術水平，最重要的應是編導人才。編劇方面，最好從有寫作天才的青年中培養，導演可以從學院訓練出來，但最重要的需要多有實驗機會。譬如必要時將一部電影分爲四個故事，讓在就學中的青年嘗試拍實驗電影，必要時可以先拍八米釐黑白片，看過如夠標準，再用彩色片重拍濶銀幕電影，將幾段短片組成一套電影來發行。我想倘如中影能擬定一個類似這種有抱負的青年嘗試拍實驗電影的方針、深信可以培養出多幾個更出色的新導演，雖然這也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收到預期效果的，但長期地耐心地做下去。新的人才一定會給培養出來的。捧出新演員，不妨用商業手法，培養編導人才，一定要用藝術手法。前者目前國片大機構是做到了，當然中影也可以做，後者則敢信今日任何國片任何大機構也沒有這份耐心的。中影如不去做，有抱負的新人才，恐怕必難獲致眞正機會了。

驚天動地的巨變必將來臨

與毛周政權建交的國家逐漸增加了，這反動的逆流，頗使意志不堅定的人們沮喪，甚至懷疑中華民國的前途。

究竟中華民國的前途是否光明呢？我們能否返回中國大陸呢？

我不想遽下判斷，我祇想提出一些事實，一些道理給大家想一想。

誰都知道：一個國家的盛衰，外交關係並非決定性的關鍵。

炸彈含有一定水分，待水分蒸發便會發生爆炸。這個所謂行動組的特務組織，企圖將這些爆炸品運進內地，進行破壞。」

反共行動的被阻遏，自然是令人惋惜的事。然而，這新聞告訴我們：中華民國正在領導着中國人民進行反共鬬爭！中華民國並非像小爬蟲之流所指摘的，並無反攻復國的意志！反之，正如蔣經國院長所說：「驚天動

最近中影董事長換了辜振甫，經理換了梅長齡，雖然如此，相信中影的從愛作出發點的劇本創作路線，仍是不變的。

不過「中影」在海外市場的新片宣傳工作，看來有一個不成文的習氣就是採取急時抱佛腳政策，新演員與新導演的對觀眾介紹已不夠。新片上映前，對劇情及影片內容的介紹也不夠，主要只依靠輿論的推薦。這是美中不足的。從電影內容說，絕不妥協的要求作品內容健康是對的，但一齣片子推到市場上去，它是商品，必定完完全全的依靠商業競爭手法，才能使觀眾從宣傳媒介中獲得多些印象，產生新的信心。

香港的今日，應是國片最重要市場之一，倘如中影能像邵氏那樣，有自己

曾經有人以為中華民國政府無意於反攻大陸，以為中華民國反攻大陸的諾言祇是空談，並無實際行動。

究竟我國政府有沒有行動呢？請看十二月廿一日香港文匯報的報導罷：「據透露，一種新型的塑膠炸彈及一批秘密文件，在林村一處雞場搜出，這種炸彈威力等於兩個手榴彈，且體積甚小，可藏於口中或肛門，此種

或者還有人懷疑：我們有沒有足夠的力量？

我們且聽美軍中將貝善誼的話罷：「由於中華民國的自力發展經濟，因此當七年前美援停止時，絲毫沒有影響。軍事方面的進展，也同樣令人驚異，美國的軍援不斷減少，目前僅及十年前百分之十，但中華民國的三軍是亞洲訓練最精良的部隊，更重要的是這些部隊都能夠自立自強。」

最近由台灣返港的一些朋友，也證實了我國在軍事上和政治經濟上的進步。

根據中央社台北廿日電：「五十二位敵後英雄，遍佈大陸各地和海外，經年出生入死，擔當冒險犯難驚天動地的革命任務。他們站在革命第一線，與敵人短兵相接，不斷散播革命火種，激發大陸人民與海外僑胞反共反毛的情緒，引發為討毛滅共的英雄行動，並從內部瓦解共軍士氣，他們只是無數的『無名英雄』的代表，而且由於工作特殊，他們的芳名和英勇事跡，在反共復國勝利成功時再予公佈。」

我們在滿清統治時期，能夠推翻滿清政府。現在，我們的力量百十倍於反清時期，而且毛周政權的殘虐亦百十倍於滿清皇朝。毛周政權不獨為七億同胞所痛恨，亦為共軍，共黨及共幹所不滿。

連日天寒地凍，而人民寧凍死於碧海，也要逃亡。由此可證，毛周政權已盡失人心。祇要我政府反共復土的部署完成，驚天動地的巨變，卽將於一夜之間發生。那時候，媚共者將何以自處？七億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欺侮的！

古鶴翔

斥國際共諜費正清的謬論

尖鋒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最近由大陸返美，經日本途中，在日本國際記者俱樂部中發表演說。費正清說，他相信華盛頓過去對中國（共）擴展的問題，「反應太大」。主要是因為誤信中國（共）是「史太林帝國」的一部份。但中國（共）的軍事是不會用作統治的，特別是在文化革命之後。他又說：他相信中國（共）現行的與其它各國關係正常，包括美國在內的政策是不會倒轉過來的。

這裏非常清楚，費正清為了替中共塗脂抹粉，竟說華盛頓對中共的本質有了誤解，中共的軍事並不是為了統治侵畧，它目前與各國正常關係的政策也不會改變的。企圖以此來痲痺世人，尤其是美國人對中共眞面目的認識。

其實蘇共與中共對于赤化世界的野心與目的是完全一致的，它們都是信奉馬列主義的狼，相反中共這頭狼比蘇共更狡猾，更陰險，更凶惡。中共赤化世界的口號比蘇共叫得更响亮，更露骨，君不聞堅決支援世界各國人民革命鬪爭？世界人民革命首都在北京？中國人民要擔起世界革命的大旗的叫喊聲嗎……。不要以為中共與蘇共的交惡就是中共與蘇共的侵畧本質有所不同，而是為了霸權利益進行狗咬狗骨，中共擁有六百萬軍隊不是為了統治與侵畧到底是為什麼？中共所謂槍杆子出政權又如何解釋？中共目前對各國所採取的外交政策眞的不會改變了嗎？其實只要稍有一點思想的人，都可以從過往的一些歷史事實中找到答案，自從中共赤化大陸以來，不論其對內對外的政策，都是根據其政治上的需要一時三變的。過去對蘇聯是一邊倒，對美國稱美帝，是世界人民的公敵，而今，則來一個一百八十度轉變，以友為敵，以敵為友。過去對日本擴軍嚴責軍國主義復活，目前對日本的擴軍不但不加指責且表示可以諒解。難道中共眞的轉了死性嗎？決不，毛澤東過去大叫服從國民政府領導，高呼蔣委員長萬歲，與現在願與美日各國諒解親善有何不同。其實這都是中共根據其國內外形勢的需要所採取的以退為進，萬變不離其宗的一種狡猾策畧。

相信一個號稱中國問題專家的大學教授，絕不會愚昧到如此地步，連這樣顯淺的問題都看不透吧？那麼費正清如此說法其用心與目的就不難理解了，正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

更荒謬更露骨的，費正清說，若然中華民國放棄金門、馬祖的軍事設施，北京與台灣的諒解機會是會增大的，他稱，這是「生存」談判的一部份，包括中華民國接受北京條件為中國的一省，由台灣自行統治。

金門，馬祖是自由中國反攻復國的兩個最堅強有力的前哨據點，是防衛台灣對抗中共兩把利鉗，可是費正清竟然叫嚷要國府放棄，侈談這是「生存」談判的機會。正告費正清，中國人民眼睛是雪亮的，別以為披上一件教授外衣，就沒有人清楚你那醜惡無耻的面目，大陸我們廣大同胞陷于水深火熱的境地，費正清也是其中罪寇禍首，將來有機會亦會找你清算的。中華民族的子民決不像美利堅及你這樣沒有骨氣的，我們懂得什麼是善惡，什麼是眞理，蔣總統在元旦文告中非常清楚的表示了中華民國的立場，漢賊決無兩立，決不會與毛共作任何求和的接觸，有接觸者，只有鋼與血，費正清別再做夢了。

香港可以成爲

大夥兒坐在一起閒談，由一年一度的募捐公益金的事談到本港近年來一些感人的新聞故事，以至香港的文化精神的涵義。發掘出不少有趣的妙論。

甲君說：「香港被稱爲文化沙漠，那是香港人自謙的譬喻，假使有一天，香港出了一位能夠拿到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或者出幾個轟動世界的大音樂家，或大運動員之類，甚至拍出幾部在國際上被認爲偉大的電影，你們以爲到了那時候，香港的文化沙漠時代，是否可以終結。」

「我以爲即使這樣，文化沙漠的情形也未必改觀。因爲沙漠變成綠洲，必須有了水源才行，並不是出現幾個偉人或幾棵樹就行。」

「對了。」我說：「要改變香港文化沙漠的現狀，必須在我們的文化社會中，建立起一種偉大的獻奉精神。」

跟着大家談起本港最近出現兩件感人的新聞。一是一位享年七十二歲的容鳳仙女士逝世，將全部遺產二千萬元交由香港政府創立一間免費診療所，以造福貧苦大眾。另一是上個月於仁大廈發生大火時，有一位消防員因救火而殉職。通常這類特殊事件，我們的社會人士，除了對慷慨奉獻者頌揚一番外，這種故事過後便爲大多數市民所忘記。也許將來容鳳仙女士捐款建立的醫院，會以「容鳳仙紀念醫院」命名。至於因公殉職的公務員，便只對其遺族作適當的撫卹而已。想來這只是物質的補償，我們似乎疏忽了一種精神上的紀念性東西，實際上給奉獻金錢或生命的市民，並不是我們給死者的優遇，而是保留使他們那種奉獻精神永遠保留下來，一種足以對後人起激勵作用的奉獻精神的好榜樣。

甲君談到這裏說：「本港有二千萬元資產的人不少，可是將全部捐出來做慈善事業像容女士這麼慷慨的可不多見，政府如特定規例，像這樣慷慨奉獻的人，將來如有新的公園建立，可將捐款人的名字作公園的名字，並在公園中立碑紀念，那麼對後人所起的鼓勵作用是有價值的。至於所有因公殉職人員，不論公務員或市民，可以用新開建的街道命名，作爲一種紀念，也是很有意義的。」

乙君說：「最好選擇一塊風景幽美，可以作爲假日旅行的環境，設立一個榮譽市民墳場，將所有因公殉職的市民，葬在一起分別立碑紀念，並且每年由社會福利首長春秋兩次公祭。那更是有意義的事。」

我們卻同意這種做法，因爲香港所以稱爲文化沙漠，就是香港官民不懂得保留她自己可作爲文化歷史精神。使多少本來可以作爲模範精神的事跡，當時即使如何感動人，不久就隨風而逝，這並不是奉獻者的損失，而是香港人的損失。

任何偉大的奉獻精神給遺留下的，它實在是一項最寶貴的精神文化財富。它留給後人所起的鼓勵作用是很巨大的。文化綠洲是由文化歷史上多少感人的故事造成的，並不是由某些個人的特殊成就而造成的，我們的社會，並不是缺乏這

變色蟲

古時北方流行一句「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的諺語；廣東則流行一句「秀才遇着老虎，吟詩都吟唔甩」。這兩句大意相同，都是形容遇到沒有理性的傢伙，就只有倒霉。

從前人們對大兵和老虎，同視爲凶殘、沒理性的動物。雖然有學問如秀才，儘管會說道理，但不幸遇到他們，也難免不受到損失。更不幸的可能丟了生命。

自然界裏，有一種變色蟲，是依附着花草樹木而生存的。由於小爬蟲沒有什麼天賦本能，既無敏銳的觸鬚、毒液，也沒有尖角硬殼，爬行走動也不快速，按理牠們的生存是極困難。可是奧妙的自然界，卻賦予牠們一種變色的本能。如小爬蟲依附於花草上，牠是青綠色；如依附於樹木上面，則跟樹木表皮顏色相同。同時，其體色的改變，還隨着植物在季節裏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其敵人如鳥獸等就不容易捕食牠們，使牠們生存下來。

可是在人類裏面，也有一種變色蟲。這種人類的變色蟲，其可憐和悲哀的程度，比爬蟲類的變色蟲尤且過之。爬蟲類的變色蟲是自然界的低等動物，無話可說。但人類的變色蟲，是曾讀聖賢書的，應知人間的善惡節義。但他們因貪圖富貴，迷戀權力，或錯認目標，跟紅頂白，於是明知或不自覺間，做了可恥的變色蟲。他們爲了掩飾自己的卑鄙行徑，替變色找藉口，於是什麼「良禽擇木而棲」啦，「賢臣擇主而事」啦，「愛國不分先後」啦，「認淸大勢靠攏人民」啦，諸如此類，作爲他們似是而非的變色理由。

不錯，這些都是漂亮的詞句，可惜他們忘了做了變色蟲，是不能獨立生存而必須依附於人的。何況他們所擇之木，所事之主，所愛之國，是否理想？是否代表人民的希望？他們自己，有沒有做良禽、賢臣和眞正愛國者的資格，這點是值得研究的，如果不徹底認淸目標，徒然爲求生存而變色，則美麗的詞句，不過是遮羞布而已，雖然用心良苦，實在其心可誅。

中國歷史上的變色蟲鼻祖，是五代馮道。他曾作三朝元老，也稱爲「長樂老人」。但後世的批評，並不是這麼動聽，而說他是厚顏無恥，沒有骨頭的代表，是讀書人的恥辱。

中共自竊據大陸以來，大小變色蟲便不斷的湧現。他們有的爲貪名位，有的爲保產業，有的錯認目標。雖然獲得依附，但卻不能長久。這是由於現時的中共，絕不同於馮道的五代。想作三朝元老，固然絕不可能，就是變色依附，忍辱偷生，也不容易。

試看中共政權成立廿三年，曾替它賣盡氣力，拖垮國府的所謂民主人士；潛伏

綠洲嗎？

王屯

種精神，而是我們不去珍惜它，設法將它保留起來，這是我們的損失。

譬如本港每次意外的災難，或一年一度公益金勸捐運動，我們如有計劃地發掘其中具有感動力量的故事，通過文字或拍成感人的電影加以表揚，同時報刊也可找尋富感動力量的故事寫成特稿，或拍十分鐘的實地紀錄片，在電視或電影院輪流放映，它所起的效果一定比宣傳效果大，而那感人的故事所起的教育作用，會給兒童留下深刻印象，成爲現成的教材。

甲君說：「文化精神，應是一種通過某種人的偉大行爲所起的潛移默化作用的。」

一場閒聊，幾個朋友都同意一個看法，那就是我們如能珍惜一切在現實中曾經發生而又是具有感動力量的故事，讓它通過文學手法或藝術手法完美地紀錄下來，這種偉大的精神如爲我們所重視，本港也許可以培養出一種特殊的文化精神出來。

換句話說，這就是將社會福利工作的服務精神擴大起來。香港是中國人的社會，但不是一個國家，但香港人不能因爲香港不是一個國家而輕視它。我們要生存得有意義便得使它有所成就，更要使青年人能因它培養出一種特殊的抱負與理想，否則我們的教育工作便等於白做。

可是香港人處在政治夾縫之中，種種政治理論並不是此地適合實踐的東西。香港人所應正視的是，它不是一個國家，但又不能忽視它的存在價值。倘如她是一個國家，必然有政治理想與軍事力量，以顯示它的存在價值。香港實際不能有，但既然要保持它的存在價值，那麼我們必須找尋兩種代入的東西來代替軍事與政治。如果沒有找到同樣的代入東西，下一代的長成將是沒有根的。

照目前情形看，香港可作爲國家軍事的代用東西是社會福利工作。一個國家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可以保持不懼怕受外來侵犯。同樣地一個經濟繁榮的社會，社會福利工作發展得好，它將使香港成爲四百萬人安居樂業而且有自尊心的社會。至於政治上的代入東西，最好是文學與藝術的發展。社會工作的一切感人的奉獻精神，如能結合成文學藝術的一部份創造泉源，發展下去，相信它可以成爲本港下一代青年新的文化精神。

本港下一代青年，如對未來人類文化有遠大理想的話，現在我們正好是站在一個最佳的世界文化觀察站上，可以同時看到世界多少國家在文化上、政治上，經濟制度上的優點與缺點，並且能夠保持自己絕對客觀。它不只是民主窗櫥而是文化窗櫥。

然而行千里者始於足下，一切似乎應從社會福利精神建立起，有了社會福利精神的建立，便可以使沙漠成爲綠洲，只要沙漠成爲綠洲，自己的特殊文化風格，自然會長苗起來的。

共

兆華

內應，變節事敵的中共大員；陣前易幟，獻地投降的軍事將領；獻金獻產，投機靠攏的工商業家，以及在野黨派數不清的政治垃圾、民主渣滓，他們的命運又如何呢？能保持一官半職，或留得生命的，恐怕沒有幾人吧！即使徼倖殘存不死，又有那一個是眞正得意呢？最多也只能在政協會或文史館任任閒職，大時大節出來亮亮相，做做應景的人。變色蟲之可憐和悲哀就在這裏，個中苦況局外人不易了解的。

再談這些變色蟲之歷程，即使與時兌變，也不是隨便說說這麼容易。他們要經過火的洗禮，和很長時間的考驗。起初來一個「反動黨團登記」，起清大小變色蟲的字容，跟着就「鎮壓反革命」運動來了，仍然依附不倒呢，「土改」、「肅反」、「反右」、「四清」、「文革」等翻天覆地的運動均隨之而來，就算有老孫的七十二變本領，也不能逃避中共的鬪爭清算。其不在「鎮壓反革命」時鬪垮，便在「上改」和「肅反」時完蛋。任你如何變色適應，也難再捱「反右」、「四清」、「文革」等接踵而來的運動。中共一旦利用完了，還會讓你長期依附寄生嗎？

有人說，郭沫若等不是依附中共甚爲得意的變色蟲嗎？一點不錯，他看來煞像馮道，但他很多時也有苦衷。記得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初，他爲要響應破舊立新，居然公開責備自己從前的作品，全部不合時宜，一律要摧毀。如此以投君子之好，是否違背良心？是否還具讀書人品德？恐怕他是有苦自己知的。

但中共在各方面確也高興養幾條這樣的變色蟲，稱爲「樣板人」也可，一如江青的「樣板戲」。因爲有了這樣的樣板變色蟲，才可以大聲疾呼「愛國不分先後」，否則連這句口號都叫不響，又如何再來號召「認同」與「回歸」。

又有人說，中共的各種清算鬪爭運動，恐怕都成過去了，現在一切不是展開笑臉嗎？絕不，中共目前的笑臉，只是對外交政策的手段，國內仍然絲毫沒有放鬆，他們內部清算鬪爭是永無止境的，猶之乎他們說階級鬪爭永不消滅一樣，它是要靠鬪爭來維持生存的，最近幾年「文革」鬪垮劉少奇之後，接着又逼林彪粉身碎骨了，還不是你爭我奪嗎？可笑彼此革命幾十年，都儕身於領導地位了，尚且不能互相忍讓，又怎能容納非其黨類的變色蟲呢！因此即使有人眞的抱「回歸」之志，敢肯定也是無法「適應」的，如果投奔祖國準備將生命與自由拋棄，這點就不能不由人自擇了。但必要知道中共不是仁慈的上帝，而是秀才所遇的老虎。

武元甲與北越內部分歧

胡蓑之

根據西貢方面十二月廿三日的電訊透露，南越軍方情報人士所截獲的無線電報說：「北越國防部長武元甲，於廿二日在海防巡視陳鴻道兵工廠的時候，被一枚預置的計時炸彈所炸死。」而同時由美國軍方情報專家所截聽到的無線電報則說：「武元甲可能是在美國猛烈轟炸北越時，被美機所投下的巨彈炸死的。」

儘管河內電台恢復廣播後不曾提及武元甲的死訊，只說他當天仍巡視河內附近的地對空飛彈陣地，出席巴黎和談的北越代表團，也斷然加以否認，並指爲美國的「心理戰」。然而，武元甲之被炸死，並不是絕對沒有可能的事；特別是西貢方面軍事分析人員指出：「武元甲是被河內領導階層內的對頭陰謀行刺」的說法，更有可能。由於胡志明死後，北越內部一直發生重大分歧，而這個掌握北越武裝部隊的「國防部長」，在共軍裏面的勢力強大，牢不可破。除了胡志明外，在武元甲心目中根本瞧不起任何人。如果北越共黨頭頭不把這名跋扈的悍將幹掉，休想登上獨裁的寶座。

游擊起家的「越南朱德」

究竟武元甲是怎樣的一個人呢？這個在奠邊府之役一戰馳名世界的北越共軍頭目，向有「越南朱德」之稱，不僅表示他在越盟（共黨前身）軍中的資格老，而且也有打游擊起家的。雖然他的實際年齡並不算老，現年才六十一歲，一九一二年出生於越南中部的一個學者家裏，據說他在幼年的天資很高，讀書的成績不錯；一九二七年當他還不滿十五歲時，則成爲一個搗亂分子，已被同學們選爲「罷課委員會」的領導人，抗議法國的殖民地統治。一九三〇年，他首次被法國當局逮捕下獄；那時他是「人民呼聲」、「我們的勝利」及「前進」等報的年青新聞記者。一九三六年，他成爲越南最年青的左派頭目，兼任「勞動報」的編輯。一九三七年，武元甲擔任了「越南新聞記者協會主席」。

當中日戰爭爆發之後，二十五歲的武元甲，便開始對軍事方面有了興趣，從而他致力軍事研究，寫了一本名爲「中國軍事問題」的書。一九四〇年，因爲法國殖民當局實施鎮壓，武元甲則轉入地下活動，並與胡志明、孫得勝、黎雪興等人，共同組織了所謂「越南獨立同盟」，簡稱「越盟」。由胡志明爲「主席」，隨即派武元甲到我國廣西地區，從事一年的軍事實習。一九四一年，他便返回越南，擔任訓練游擊隊的宣傳工作。一九四四年，在北越成立的第一支游擊隊，稱爲「越南人民解放軍第一縱隊」，由武元甲率領，在盟軍的援助下，其名對日軍作戰，實則打家刼舍，還不到一年的時光，他的游擊隊曾先後蹂躪了北越六個省，而他所寫的那本「越南解放軍的歷史」，就是宣傳這一時期越盟建軍的經過情形。

一九四五年八月，當日本投降前後，武元甲與胡志明等企圖奪取政權，而宣佈成立所謂「越南人民民主共和國」，由胡志明任「主席」，武元甲最初擔任了「內政部長」，隨後改任「國防部長」。打着「民族主義」的招牌，誘騙越南青年男女組成游擊隊對法軍作戰，連續發生無數次大規模的越南對法戰爭，從而變成意識形態的國際化。可是胡志明與法國人簽訂所謂「三六協定」，法軍登陸海防之後，武元甲又隨胡志明夾着尾巴逃出河內，重新恢復其游擊生涯。直到一九四九年，當中共赤化中國大陸後，越盟便設法打通了中、越邊境路線，獲得中共的大批武器援助，先後分別成立了六個新師，對法越聯軍作戰，仍以游擊方式。

以人海戰術對法作戰

一九五一年春間，當韓戰達到高潮時，中共對越盟的援助，曾一度宣告中斷，幾乎令到武元甲的游擊隊無法支持而搖搖欲墜！結果退至中越邊境的山區去，暫避法軍的攻勢。一九五二年二月，莫斯科與北平先後承認越盟後，它便宣佈一面倒向共黨國際陣營，揭破其「越南獨立同盟」的面具。

自一九五二年冬至一九五三年春，由於韓戰已進行停火談判，中共鬆了一口氣從而恢復對北越援助；同時蘇聯也運來大批的輕重武器，以接濟越盟。於是，在武元甲主持下繼續擴充十二個正規師，並在北圻、中圻、南圻等地，劃爲好幾個戰區，由中共派遣特務滲入越盟總部甚至每一個中隊工作，牢牢地控制了越盟武裝游擊隊，而越盟本身已名存實亡，實權已操諸國際共黨分子手中，所謂「越盟軍總司令」武元甲，也非接受北平「支援越南人民解放委員會」的指揮不可，他的部隊亦早成爲共黨侵畧東南亞的先鋒鷹犬。以是中共大力支持他的傀儡軍從游擊戰，而逐步改爲「以大吃小」的陣地戰。甚至進行「人海戰術」，如一九五四年奠邊府的包圍戰，即爲一例；並使武元甲馳名於世。

一九五四年七月，越南被瓜分後，表面上越盟部隊已集中於北越，實則武元甲的游擊幹部，還分別潛伏於南越及寮國各地。因之，吳廷琰於西貢開府後不久，南越便有了共黨游擊隊。吳廷琰在美國的軍經援助下，爲了防止游擊隊的侵擾，曾在南越

山區鄉村分別建立了二千多個「戰畧邑」，每個都有無線電收發報機的設備，如遇游擊隊來偷襲時，便馬上使用無線電通知政府軍進剿。可是在武元甲統一指揮下的南越游擊隊，則往往以「聲東擊西」的「麻雀戰術」，使到政府軍疲於奔命，結果不僅大部份的「戰畧邑」均遭破壞，甚至於西貢市內也遭游擊隊的襲擊。

美國於一九六一年起正式軍援南越後，越共游擊隊依然進行游擊戰和恐怖行動！但西貢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發生第一次流血政變前後，由於越南一度陷入混亂狀態，給游擊隊以喘息和整頓的機會。故於一九六五——六七年間，北越軍便大量滲入南越，除對美軍作頑強抵抗外，尙建立許多個永久的山區基地，成爲盤據的局面。直至美B五二型重轟炸機，從關島出發空襲南越山區後，游擊隊的基地才開始崩潰。而在此一時期之中，北越共黨內部也不斷地發生了劇烈的歧見。

對美作戰的北越分歧

綜合巴黎、華盛頓、東京、曼谷、西貢等地的報紙所搜集的情報資料透露：截至今年九月爲止，河內「政治局」會因作戰政治方針的問題，而先後發生的爭辯至少達六次以上；並在每一次的爭辯中，都曾發生過重大的分歧。由於美軍正式介入越戰後，北越共黨政權便開始發慌！而河內政治局首次發生大爭辯，即在一九六五年八月，當時中共爲了撫慰北越，也曾派員參加其會議。那次所辯論的主要問題是：應否採用「持久戰」的策畧，以打擊美國？親北平的長征首先贊同中共代表的主張：恢復過去的游擊戰，以小型的部隊和較少的軍費，進行其持久戰爭，目的在消耗美越軍的實力。結果這項策畧，爲負責指揮軍事的武元甲所同意。換言之，武元甲和長征爲一派，都站在中共立場的。

然而，以北越共黨「第一書記」黎筍爲首的政治局多數委員——包括胡志明、范文同在內——則持相反的意見，他們都主張採用大兵團作戰。其理由是以「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無力單獨擔負其對美軍作戰的任務，如北越正規部隊不大事南滲，則南方游擊隊可能在短期內將喪失其鬪志，故自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起，北越對兵員的要求日益增加；尤其自一九六六年秋至六七年春間，河內更頒佈全體動員的新兵役法，規定凡達到兵役年齡的男女，一律入伍參戰。

到了一九六七年六月，當北越面臨另一個危機的階段時，河內便發生了第二次的大辯論，主題仍是應不應該恢復其持久性的游擊戰爭？結果主張實行大規模戰爭的黎筍一派，又佔了上風。於是北越的十幾個正規師部隊，傾巢而出，一起投入到南越戰場，從而挑起了一九六八年舊曆新年的全面攻勢，令到南越三十五個大小城市均受襲擊。可是那次的全面攻勢，卻造成可怕的損失和災難！曾經使到北越的正規部隊，和越共游擊隊的實力，幾喪失了一大半！

本來在此大戰之前，亦即美軍實力逐漸增至近五十萬人的時候，北越軍與越共游擊隊顯然趨於劣勢。在美軍強大的陸空壓力之下，共軍不得已退至高棉邊境求庇，而造成了共方的士氣低落，故投誠的人數日益增多。而臨時補充的新兵，又缺乏訓練和作戰經驗，戰績大打折扣。因此，武元甲曾在北越報紙上，發表過一篇長達三萬五千字的文章，公開主張越共部隊處於美軍的優越火力之下，應該恢復游擊戰，以避免嚴重的損失。他說：「在現階段的情況下，應改採小規模的游擊戰，以『敵來則退』、『敵退則進』的戰術，將可與敵人拖延長至五年、十年、廿年或更長的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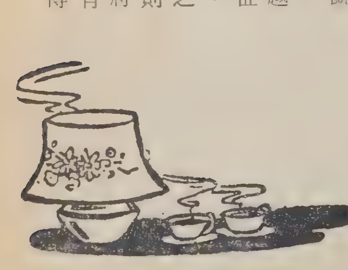
胡志明死後的變化

由於軍事路線的失敗，在一九六八年四月間的第三次大辯論中，似已改變了河內「政治局」內的大多數。而主張恢復持久戰的武元甲和長征一派，則畧佔上風。因此，北越方面大量徵召兵役的運動，便一度停止了下來；同時南滲的北越武裝人員數字，也相對地減少了。這對於南越「民族解放陣線」來說，顯然是絕對不利的。當時一項最明顯的後果表示：越共在南方的組織大部份已被拖垮！特別令越共傷心的是從那時起，它們的士氣已一蹶不振，由主動的攻勢變爲挨打的被動——相反地，美越盟軍則由被動轉爲主動。事實上，亦可看出越共於一九六八年發動新春攻勢之後，確成爲強弩之末。

一九六九年五月，北越共黨第一書記黎筍曾在河內一份宣傳刊物「越南政治」雜誌上，發表過一篇長達八千字的文章，強調「不惜任何代價，必須在越戰中取得勝利。……」但他卻又公開承認：「在北越政權領導羣中，已發生了最嚴重的分歧。」——這篇文章是在河內第四次進行大爭辯之後發表的。他當時仍積極主張派遣更多的北越正規軍前往南方，並主張繼續進行大兵團作戰。他一向獲得胡志明及范文同等人的支持，所以，長征和武元甲始終難償所願。但至同年九月，胡志明「瓜直」後，河內便由一個高級領導層組織的「委員會」所統治，彷彿史達林死後，令克里姆林宮頓成集體領導的情況一樣。因此，武元甲於同年十月便在河內各報紙，發表一篇以「黨的軍事路線——戰無不勝的越南人民戰爭方針」爲題的文章，內容指出：「軍事路線是由黨的政治方針所決定的人民政治路線，以往透過各種人民戰爭與造反方式，對日本、對法國及對美國，都曾獲致勝利。……」

當這篇文章發表之後，人們認爲武元甲不獨在爲他的軍事方針加以辯護，並有跡象顯示在胡志明死後不久，河內的領導集團，可能進行過第五次的劇烈大爭辯。一九七〇年二月廿一日的「曼谷日報」獨家報導說：「北越政府中的一名要員逝世後，則其內部即將觸發權力鬪爭。」

因爲死者可能是北越「國會常委會主席」長征，他自胡志明逝世以來，一直在范文同與武元甲之間作調人，如他一死，則范文同與武元甲的鬪爭將不堪設想！但長征並沒有死，也像武元甲一樣的傳說而已。



文章滿紙書生淚

待旦

翻開左派報刊，滿紙皆是留美學者的消息，有的在介紹他們「回國觀光」的所見所聞；有的在描繪他們怎樣受到中共當局的優待，以及獲得「周總理」接見的情景。在這些人的筆下，「社會主義祖國」彷彿眞的變成了人間天堂。中共當局彷彿也比三顧茅廬的劉備，更加禮賢下士。可是這類話近兩年來他們說得多了，我們也聽得多了，已經成爲陳腔濫調，用不着一一加以駁斥。

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然而，最妙的倒是左派報刊現在談到留美學者時，不但介紹他們現在的科學成就，還介紹他們過去的歷史和家世。誰與誰是帝王的子孫啦！誰與誰又是將相的兒女啦！彷彿他們血管裏所流着的「反動」血統，如今也變得無限的高貴與光榮。這實在是一件妙事。

楊振寧博士是「淮海戰役」中被共軍俘虜的國軍名將杜聿明的女婿，這本是盡人皆知的事情了，根本不必詳細介紹，反覆介紹。可是左派報刊、每提到楊振寧，卻非把杜聿明拉出來不可，彷彿不這樣做，這篇文章就不完整似的。且抄錄一段大家看看！

「楊振寧的太太是杜聿明的女兒。人們已經看見過楊振寧在北京時和岳父岳母的合照了。最近，我才看到楊振寧在一本雜誌上談他岳父一張照片的事。

「那是他三月間的一次談話，那是尼克松和杜聿明的一張照片。

「他說：『我的岳父大家都知道是杜聿明，他被新中國的軍隊逮捕了以後，關在監牢裏頭八年……我這次去北京看見他……前兩個禮拜，我坐飛機回到石溪來。看見有一些生活雜誌，我就隨便拿起了一期，是三月三號的……看到第九頁的時候，我差點從座上掉下去了。因爲第九頁上面有一張照片是尼克遜向我岳父敬酒。原因是在人民大會堂裏周恩來請尼克遜吃飯的時候……我的岳父那天也是在被請之列。這個我本來就已經知道，可是並不知道有這一張照片……』

「他還說，他的岳父每天都有學習，而下午種花。現在是全國政協委員。

「他的岳母本來和他們一起住在美國。杜聿明獲釋後才回北京團聚。」

杜聿明！在「政治協商會」領一份乾薪，平日無事可做，閒得無聊，只好寄情於種花養鳥。生活過得悠哉游哉！那是沒有誰會懷疑的。中共在海外老是要談杜聿明，其目的當然是爲了向台灣的國民黨官員搞統戰。希望他們向杜聿明學習，皈依中共。但我相信，除了糊塗蟲之外，即使是有心投機的人，也會明白自己幷沒有一位像楊振寧那樣的女婿。

「解放」戰爭期間，「起義」和「投降」的國軍將領不知凡幾，可是如今他們安在？有多少人在「鎭反」「肅反」中被槍斃！有多少人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又有多少人在文革中捱盡鬭爭？少數徼倖者雖然逃過捱鬭的命運，但也只能坐冷板櫈，有誰像杜聿明那樣受到當局的優待呢？

左派報刊除了大捧杜聿明之外、最近也捧起「洪憲」（袁世凱）帝裔來。不過「洪憲皇帝」的二太子袁克文之所以獲得左派的垂靑，倒不是因爲有一位聞名的女婿，而是爲了娶到了一位聞名的媳婦。杜聿明若說岳憑婿貴，袁克文則是翁憑媳貴了。左報對袁克文的捧場的文字，也抄一段在這裏：

「吳健雄是楊振寧與李政道在科學上的合作者，但從年紀和出道的先後來說，她是楊李二人應該尊稱她爲『老大姐』的前輩。

袁寒雲則是吳健雄的長輩，而且不是普普通通的長輩，是她的家翁。

現在來說，吳健雄是舉世知名的女科學家，知道她的人當然比知道袁寒雲的多。但在六十年前，袁寒雲卻是『提起此馬來頭大』的『二皇子』，名氣之大，甚至超過他的哥哥『洪憲太子』袁克定的。他是誰，他就是袁世凱的第二個兒子袁克文。（字抱存，號寒雲。）

吳健雄的丈夫是袁寒雲的幼子，本名叔選，其後改名家騮，和他太太一樣，都是物理學博士。據說袁家騮自幼能詩，十三歲時候就寫過一首咏雪的五言絕句：『入夜寒風起，彤雲接海橫。紛紛飄六出，路靜少人行。』當然還不夠讚爲『好詩』，但出於十三歲幼童之手，也是十分難得了。

袁寒雲則不但是貴公子，而且是民初出名的詩人。有人將他比作曹植，將他的哥哥袁克定比作曹丕，可以想見他的才華。」

袁世凱在中國近代史上，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種種罪行，沒有必要在這裏一一列舉，因爲稍具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袁世凱對中國革命對中國人民有百過而無一功。他欺騙了孫中山先生，欺騙了中國人民，也欺騙了他的舊主人——宣統皇帝。我們雖然不是「高貴血統論」者，不贊成紅小將那種「老子英雄兒好漢，父親反動兒渾蛋」的見解。但卻確信，把袁克文、袁世凱搬出來，袁家騮、吳健雄夫婦也不至於覺得是一種光榮吧！

中國有一句古語：「一人得道，

雞犬升天」，這句話現在用來形容部份留美學者在大陸的親屬，我想倒是十分恰當的。過去這些人多被視爲反動份子，黑五類，備受壓迫凌辱。可是現時爲了「統戰工作」，爲了籠絡留美學者的感情。他們留在大陸的三親六戚也受到優待了。誰說這不是拜尼克遜之賜！

「愛國」必須分淸先後

現時的留美學者儘管都只像濶佬遊埠那樣，到大陸幾個大城市兜幾個圈，觀光觀光，遊覽遊覽。吃飽了美味的中國餐便拍拍屁股，飛回美國那間常年開着空氣調節器的實驗室中去。非但沒有跟工農兵相結合，接受工人階級貧下中農的教育。也沒有爲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出一分力，盡一點點心意。但我并不懷疑他們的愛國熱忱。我仍然相信他們是愛中國，也愛在苦難中掙扎着的中國人民。

可是現在僅僅回去「觀光」的人，他們的愛國熱情，無論如何都比不上五十年代初期，那批「回國」參加建設的留美學者，早在二十年前，就有一批又一批的留美學者毅然放棄美國豐富的物質享受，回到「一窮二白」的中國大陸，跟中國人民同甘共苦，爲中國大陸的建設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無論站在什麼立場，我都覺得五十年代初期毅然回到大陸工作去的留美學者，比現在僅僅回去旅行觀光的留美學者，更加值得崇敬。

可是五十年代初期回到大陸參加工作的留美學者如今安在？有多少人能夠像錢學森那樣一直受到中共中央的嚴密保護呢？又有多少人能夠像錢偉長那樣眞正獲得「解放」呢？五十年代初期，當大批留美學者回去大陸時，也正是中共執行極度親蘇路線的時候。他們剛回去那一年半載，還受到禮遇，可是不久，蘇聯專家便大量湧來，充塞了中國大陸每一個角落。他們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冷落了。在那個把蘇聯老大哥捧上天去的年代裏，蘇聯專家的話也就變成聖旨，留美老教授的意見，往往比不上年青的蘇聯研究生的意見更受重視。懷着滿腔熱情回去的留美學者，受到這樣的待遇，免不了有多少牢騷。正所謂「牢騷太盛防腸斷」，「反右」運動一來，絕大部份的留美學者都被打成「右派分子」，有的被送去勞動教養，有的停職留用，受盡侮辱和歧視。現在，當中蘇共關係日益惡化；中（共）美關係有所改善的今天，留美學者的處境或許會有多少改善。但他們能夠輕易忘卻自己所身受過的種種侮辱嗎？

像錢學森那樣從未捱過鬬爭的留美學者是少之又少的；像錢偉長那樣雖然捱過多次鬬爭（按：「反右」，「文革」皆被鬬）但能夠獲得眞正的「解放」和重視的人，也是少之又少的；人數最多的就是我們上述談過的那一類。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北京音樂學院教授，「茶花女」歌劇女主角飾演者×××（姓名忘卻，手邊沒有資料，一時查不到）可以說是這一類人的代表。而我認識的一位姓高的副教授，他的遭遇卻最富有典型性。

一位留美學者的小故事

這位副教授叫高×華，五〇年從美國回來，那時他還是一位年青的研究生。回大陸後，最初在華南師範學院數學系任教（副教授）。五七年被評爲「右派」，再調到湖南礦冶學院工作（留用察看），薪金降低了百分之五十。幸而他的太太在礦冶學院圖書館裏工作，生活還不大成問題。

一九六四年他跟廣州幾位朋友聯繫好，計劃偷渡到香港，便偷偷從湖南跑到廣州。他剛到廣州時我還見過他一臉，只覺得他很憔悴，精神很緊張。幾天之後據朋友們說，他已經被捕入獄了。在廣州扣押了大約一個星期左右。公安部門對他的情形作過一番調查，便押送回湖南處理，我跟他就這樣失去了聯繫。後事如何，我也無從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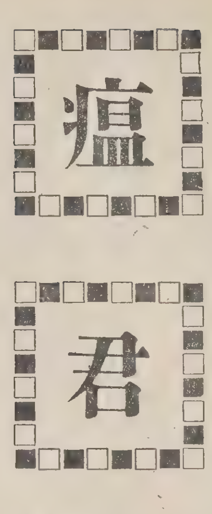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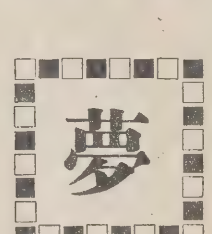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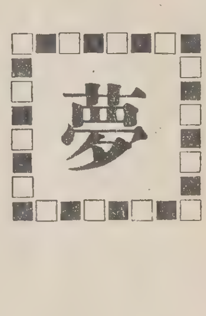
這是一件眞實的事情，而不是一個杜撰出來的故事，如果要編造故事，我自信可以編造得更加曲折離奇，也更加生動。五七年前曾在華南師範學院數學系讀書的人，我相信對他應該有多少印象。我也相信，他在美國應該還有一些同學，老師和朋友，假如他們打算回大陸去「觀光」，而又有機會看到這個小故事，不妨向當局打聽打聽。這樣對這位高×華的處境，相信是會有多少幫助的。我也相信，我含含糊糊地寫出這麼一件事，對當事人不應該有壞的影響。相信中共當局絕不會爲了我這篇短文，進一步逼害他。

像高×華那樣，在五十年代初期，懷着滿腔熱血回「祖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留美學者。看到他們以前目之爲「落後分子」，「反動分子」的人現在施施然地去大陸，又施施然地走了。而且還受到中共當局隆重的招待。他們會產生什麼感受呢？他們能夠不埋怨自己二十年來那份過於高漲的愛國熱情嗎？中共說「愛國不分先後」。但事實卻告訴我們，「愛國」必須分淸先後，而且必須適當地加以抑制。

像中共這樣的「國」，誰首先熱愛它，投身進它的懷抱，把自己的青春和熱血奉獻給它，誰就注定要倒霉。這樣的「國」只能最後才「愛」，只能適可而止地「愛」，只能隔着一個遼濶的太平洋來「愛」。像現在的留美學者那樣的「愛」法。

現在留美學者這種「愛國」法，是一種頂絕聰明的「愛國」法。是一種可以爲自己和自己的家屬，親戚，帶來利益和光榮的「愛國」法。而五十年代初期回大陸去工作的留美學者，實在是太衝動也太愚蠢了。

寫罷文稿，苦思不得其題。姑且借鄧拓詩一句爲題。雖然不十分貼切，但我想二十年前匆匆趕回大陸的那批留美學者（書生），直至今日，大抵還是淚光多於笑影罷！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十八集團軍在北馬莊襲擊河北民軍總指揮部之後，又繼續在河北省各地發動襲擊。同年十二月襲擊冀察戰區游擊第三支隊於鹽山，第三支隊皆是當地人，軍民一心協力抵抗，血戰多日，十八集團軍屢攻不下，下令燒莊，總共燒去八個村莊，第三支隊失去隱蔽，全部被消滅，司令孫仲文被殺，這一仗十八集團軍奪了一千二百支槍，但有八個村莊一千多個村民失去房屋，死者死了，未死者也顛沛流離。

中間隔了一個月，就是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元月，十八集團軍又圍攻冀察戰區第七支隊司令趙侗於靈壽。

趙侗出身東北大學，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大學學生憤於日本強佔國土，投筆從戎加入游擊隊，領導人是苗可秀，趙侗則是苗可秀的助手。

苗可秀率領一羣學生投入鄧鐵梅部下，與日軍作戰奮勇爭先，鄧部成爲日軍心腹之患，以後日軍用盡方法，誘騙鄧鐵梅，鄧鐵梅被捕犧牲後，苗可秀代領其眾，活動更爲激烈。日本人又用計圍攻苗可秀，苗可秀受傷被俘，不屈犧牲，就由趙侗繼續領導。及至抗戰開始，趙侗率領一部分學生輾轉到後方，在漢口住了一個時期，又請纓北上，深入河北境內打游擊，武漢許多在校大中學生久仰趙侗威名，自動隨之北上的有一百二十多人，趙侗就以這批人爲基本幹部，在河北組成一支游擊部隊，受民軍總指揮張蔭梧節制，編爲第七支隊。

由於趙侗是學生出身，在東北抗日有赫赫威名，到處受到青年擁護，第七支隊幾乎是清一色的學生兵，質高，戰鬪力強。中共當時正大力招致全國青年，將延安宣傳爲人間天堂，對於青年偶像趙侗特別注意，最初想招致趙侗加入共產黨，爲趙侗拒絕，最後毛澤東親自下令給一二〇師師長賀龍，全部消滅趙侗部。

趙侗一個支隊只有一千多人，賀龍奉到命令集合了一二〇師及當地各種名目的共黨游擊隊，共計兩萬多人將趙支隊包圍於靈壽。趙侗已經得到第三支隊的消息，知道當面的敵人更甚於日本人，當時指揮部下奮起抵抗，趙支隊既得地利，將士又皆懷必死之心，這一仗打了三天三夜，一直把子彈打完，全支隊抵抗始終止，賀龍指揮的民兵游擊部隊死傷兩千多。趙侗與一批幹部被俘解到賀龍面前。趙侗雖然未見過賀龍，卻見過賀龍的照片，一眼就認出來，未等賀龍開口，便先問道：「你是不是賀師長。」

賀龍摸摸小鬍子，眯着老鼠眼說道：「你這小傢伙竟然一眼就能認出我，倒眞有兩下子。」

趙侗說道：「不是我有眼力，實在尊容太易分辨，所以我一眼就能認出。」

賀龍問道：「你是不是說我生下就一付土匪相呢？」

趙侗說道：「我並無此意，你雖然過去當土匪，但英雄不論出身，只要能改邪歸正，依然受人尊敬，歷史上名將出身綠林的非常多。」

賀龍點頭道：「你這小夥子越說越對，你看我現在不就是修成正果了，要不是怎能當師長。」

趙侗說道：「賀師長，我想請問一句，北伐時我還上小學哩！記得當時你就當第二十軍軍長了，怎麼你以後又當了師長。」

賀龍摸摸小鬍子說道：「唉！唉！不是大爺咱走錯了一步。」

趙侗說道：「賀師長，你走錯了一步，落後了一大截，當時與你同時當軍長的人，現在都當到了司令長官，現在與你一起當師長的人，那時還是排長。一錯就錯到這樣，如果再錯就不得了哩！」

賀龍未聽懂趙侗的話，不住點頭道：「你這小

傢伙的話很有道理，到底肚裏有點墨水，實在不同的。」

擔任賀龍政委的關向應，卻聽懂了趙侗的話，如果讓他再說下去，賀龍也許會改變態度，當時拍案叱道：「你不要胡說八道，師長一生革命，怎麼會走錯路。」

趙侗微笑道：「你發什麼脾氣，我又未同你講話，走錯路是賀師長自己說的，不是我講的，怎麼皇帝不急，急煞了太監。」

賀龍眼見兩人吵起來，還是不懂，問道：「向應，怎麼回事？」

關向應說道：「這小子太壞，他想勸師長同志反黨。」

賀龍愕然道：「有這樣的事，我眞想不到。」

關向應說道：「師長同志不必同他鬪口，咱們鬪他不過。」

賀龍說道：「對，對，不能動口，只能動手，怎樣動手法？」

關向應問道：「毛主席怎樣教導我們？」

賀龍說道：「毛老總說捉到這批小傢伙，一個不能留，全部殺光。」

關向應說道：「師長同志只有跟着毛主席走，按照毛主席的吩咐去辦，才是正道。」

賀龍說道：「對，對，要按毛老總的話，不然他會要我的二斤半的。」說過拍拍自己腦袋。

趙侗擺手說道：「我再說兩句話成不成？」

賀龍點頭道：「你說好了。」

趙侗說道：「我們這些人落到你們手上，就未打算再活，如果不是抱了必死決心，怎會同二十倍的敵人打了三天三夜。」

賀龍點頭道：「眞的，小傢伙，你們眞能打，我手下的弟兄們死的比你們全部兵力都多，我賀老大見的場面多了，眞是沒見過你們這樣兇的。」

趙侗說道：「我們當初既然抱了必死決心，現在更沒有活的念頭，不過，我替你想想，你再走錯了路，不但害了國家，也必然害了你自己。」

關向應急了，一擺手說道：「趕快把這批頑固分子拉去出宰了，別讓他們在這裏亂說亂講。」

一羣衛士過來動手，賀龍擺手止住他們，問道：「小傢伙，你再說明白些，我最後怎樣害了自己。」

趙侗說道：「我不是張鐵口、劉半仙，但是我可以斷定你跟共產黨不能到底，因爲你不是當共產黨的材料，遲早是被毛澤東害死。」

賀龍哈哈大笑道：「小傢伙，這回你可說錯了，你知道我同毛老總是什麼關係，他賭咒罰誓有他一天就有我一天，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你不要在我們兩人中間用手腳了。」

關向應說道：「師長同志說的不錯，毛主席同師長同志是何等關係，你還想從中離間，不必再同他嚕囌，拉出去算了。」說過又一揮手，賀龍這次未攔阻，過來一羣十八集團軍士兵，把一羣愛國青年拉到外面謀殺了。

與賀龍殺害趙侗的同時，劉伯承又率領一二九師圍攻正在元氏等候點驗的冀察戰區第四縱隊侯如墉，第二縱隊夏維禮，由於部隊準備點驗，軍委會又派出兩名檢閱官黎惠孚、徐竹崗，所以全沒有戒備。劉伯承悄悄將大量兵力運送到四周，同一時間突然發動，展開攻擊，侯、夏兩部事起倉促，也只得據險抵抗，打了半日，全被解決，官佐及士兵被殺一千二百多人，連軍委會派的檢閱官也被殺死，消息報到重慶，軍委會再也不能忍耐，就把葉劍英傳去質問，葉劍英一口咬定是民軍先進攻，十八集團軍只是爲了自衛。

河北方面國軍兵力逐漸處於劣勢，對於十八集團軍的進攻，無法應付，鹿鍾麟本來忌張蔭梧兵力強大，恐不受節制，此時眼見張蔭梧部大部被消滅，剩下來將要輪到自己，也着了忙，就致電中央要求派軍援助。中央當時就派出九十九軍朱懷冰部到河北，受鹿鍾麟節制，以保衛河北區省政府同冀察戰區，於是十八集團軍又以朱懷冰作爲攻擊對象。

朱懷冰對軍事本非所長，所學又完全是正規軍戰略，一旦到了河北四面皆敵的環境，就無法應付。尤其是十八集團軍的辦法神出鬼沒，他們打聽到中央軍明日通過某處日軍封鎖線，連夜在當地貼上歡迎中央軍的標語，天色一明，日本巡邏隊來到，看見標語報去總部，日軍就在當地嚴陣以待，黃昏時，中央軍眞的經過封鎖線，措手不及同日軍打上，一經遭遇，必有傷亡，只有且戰且走，剛脫離戰場，十八集團軍圍上來，再打一夜，天明日軍按照槍聲追，十八集團軍已經逃得無影無踪，留下中央軍獨當大敵，這樣車輪戰術，任是韓信復生，也未必應付得了，何況朱懷冰本非將才，沒有辦法只有同河北省政府節節後退，先退到磁縣北王莊，再退到河南林縣，十八集團軍仍然進逼，最後只得退到山西境內。

與河北省政府被攻的同時，六十九軍石友三部也受到攻擊。石友三與鹿鍾麟同出身西北軍，在馮玉祥部下，鹿鍾麟地位較石友三稍高。石友三在民國二十年以後失去兵權，流寓平津，就不安份，曾經與日本人勾結，發動兵變，想奪取河北省，被張學良敉平，因此受到通緝。以後宋哲元主持冀察政務，念及多年袍澤，請求中央取消通緝，派爲察南保安司令，這本是一個空頭職位，但石友三也召募了一部份兵，組成一支隊伍，到了平津陷落，正規軍均隨政府後退，石友三仍留在原地未動。原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劉汝明撤到後方作戰，升任六十八軍軍長。中央就任命石友三爲察哈爾省主席，所部改編爲六十九軍。石友三這次是眞想改邪歸正了，與人談起過去替日本人工作的事，說：「未當過漢奸的不知道漢奸的苦，當過漢奸的，王八旦還當漢奸。」

以後在察北不能立腳，石友三就撤到冀南打游擊，中央所以任命鹿鍾麟爲冀察戰區總司令兼河北省主席，也就因爲鹿鍾麟能管轄住石友三。

江南啼痕錄（十七）

田中角榮當年以派遣軍的一員，在華北一帶作戰，昔日曾拜中國「寬大」之賜，今日竟乘中國喘息於國際的逆流之中，落井下石，與中共勾結，一筆勾銷寬大之恩。這是代表日本民族善變的特性，而並不是代表日本軍人的忘恩負義。

日軍在南京的大屠殺，在中原大會戰中，所過之地，寸草不留，血債纍纍，則在華戰俘，豈能僅以掃街的賤役，而免其罪咎！應該血洗仇賬，血濺仇人，那末一百二十萬的戰俘，能生還扶桑三島的恐無幾人。而竟得寬大的饒恕，大出日本軍人意料之外。在當時軍人的心境中，對 蔣委員長的崇高偉大，是日本的絕續存亡的大恩人，不啻爲現世的救世主人。故朱德致電岡村寧次要其飭所屬分別向華北阜平區聶榮臻，華東天長區陳毅，鄂豫大別山區李先念，廣東東江區曾生等處，實施投降。不特爲岡村寧次所拒絕，抑亦爲日軍各級部隊長所不加理睬，這完全是 蔣委員長的「以德報怨」廣播所感召。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那一天， 蔣委員長對全國國民及世界人士作廣播說：「……我中國同胞須知道『不念舊惡』及『與人爲善』，爲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一貫聲言，只認日本黷武的軍閥爲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爲敵，今天敵軍已被我們盟邦共同打倒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欵，但是我們並不要企圖報復，更不要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汚辱，我們只要對他們爲他的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自拔於錯誤與罪惡。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覆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覆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寃寃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這是每一個軍民同胞今天所應該特別注意的。」 蔣委員長這篇廣播詞語重心長，頗以寬大感化跋扈；欲以優容感化偏狹，使中日兩國，免蹈「德法世仇」的覆轍。中國在地輿上顯示出有兩個背側大患的敵人，一個來自北方的蘇聯，我們背後貼靠袤濶邊防的白熊；左脅又站着兇殘的矮狼，虎視眈眈，永爲中國的大患。現在趁着這隻矮狼，在被打奄奄一息的時候，特網開一面，使其有生死人而肉白骨的感念，化解其仇恨與野心，則左側可以不再常受假想敵的威脅，而專心於北國的邊防，亦爲化敵爲友的最高策畧。奈何中山狼受恩不報，於二十年後的今日，竟向救牠的恩人，反噬一口，果眞二十年後再來乎！

六、審判戰犯與遣送戰俘(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和日本都是戰敗國，但不及三十年，德國和日本却要自己千方百計去壓制幣值，絕不躭心自己的貨幣會貶值，是足以向全世界驕傲的一件事。

德國和日本進步神速，恢復了工業王國，日耳曼民族又再雄視歐洲，大和民族也又睥睨亞洲了。兩個戰敗國的復興，固然由於其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強烈，實則另有其復興的因素：現在單以西德工業生產而言，比希特勒執政時代的生產總和，還要多出三倍。西德所有工廠，在九時以後，就謝絕參觀，以免妨礙工人的生產工作。廠商方面則採共利制度，每一間工廠的每天生產額，達到什麼數字便可以夠資本主的利潤，如生產超出定量，其所得的利益，便歸全廠工作人員分配享有。於是，全廠的工作人員便拚命工作，以爭取更多利益，便造成工業的突飛猛進。至於日本的復興，則拜賜於美國的扶植，美國的扶植則由於韓戰的爆發，麥克阿瑟乃縱虎出柙，使日本成爲聯合國部隊所需的兵工廠；使日本成爲補給的後勤倉庫；使日本成爲美國在遠東最前哨的北防線，與南防線的台灣遙遙相對。昔之敵人，今之友邦，竟爲裕仁天皇所料中，於國際尖銳的矛盾中，擺脫枷鎖，取消管制，脫穎而出。昔年中共喘息於國軍包圍圈中，朝不保夕，乃運用統戰，高唱一致抗日；「西安事變」，中共乃能起死回生，日本實是挽救中共的唯一大恩人。但韓戰爆發，中共揮軍入韓，使日本從亡國中解除喪章，還其自由，中共又救了日本出柙。豈眞天理循環，因果報應嗎？

其實，使日本能夠迅速復興的因素，乃由於中華民國儘快遣俘及不索賠戰費。日本戰俘的年齡平均在二十六歲之間，生產力正屬旺盛的時期。中國不把戰俘驅之以剿共，亦不把戰俘驅之以墾殖邊荒，除戰犯外一律儘速遣送，由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底開始，至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即全部遣送完畢。一百二十八萬的生產成員，能迅速投入工廠，以從事於生產。工業必須人力，中國把這批雄厚的生產力，棒其保全無損，而且以快速的方法，送其同國而全部加入生產，然則日本的復興，豈非全仗中國之助嗎？其次中國直接助日本復興的，乃開戰史的先例，不向戰敗國索賠，毫不索日本賠償戰費。工業生產必需資本，不賠戰費，保存資本，以之投資工業，日本乃能恢復爲工業王國，則中國施於日本之恩可謂厚極。二十年後的日本的一切行動，忘恩背義，其喪心病狂更有甚於中山狼了。

關於遣俘工作，動員所有交通工具，甚至影响本國復員的工作，亦在所不惜。計遣送之日俘日僑共爲二百零三萬九千九百七十四人，另有韓籍俘虜及韓僑及台胞十萬餘人，分別集中於中國大陸，及台灣、海南島、越北各地，並由塘沽、青島、連雲港、上海、厦門、汕頭、廣州、海口、三椏、海防、基隆、高雄等十二個港口，運送出港，乘輪歸國。

安理冬

萬人意見

中共教育烏龍百出 傳統文化毀壞殆盡

我不是知識分子，卻很關心文壇動態。例如喪盡天良，閉上眼睛說瞎話，把害死無數中國人的魔鬼，說成大救星的毛共文醜，和個別失意於國府時代，又不得意所謂「紅太陽」，回頭自己跳出來另立門戶，在這個微妙的政治裂縫中，以「中立」自居的無耻文人；還有那身在福中不知福，乘坐一次「京、廣」綫火車回來後，出賣良心，爲毛共搖旗吶喊的大學生。至於這些人，投機取巧，看風轉舵，意圖不軌，我都瞭如指掌，且憎恨透頂！

自由陣綫中，有多少鐵肩擔道義、秉筆直書的文化鬪士，把銳利的筆鋒刺向毛共心窩，我更加特別垂注和崇敬。

一個外行人關心內行事，這可能和我的早期生活有點沾上邊。誠然我並無附庸風雅之心，一句話，就是太關心國家事。也許有人會問我：是幹啥行工作的，我可毫不諱言告訴你，在毛共統治下，嘗盡七、八年流離失所的浪子生活，我的身份要小心神秘保密，非心腹知交，絕不輕易相告。如果一些流動性的臨時工要填寫履歷表的話，寧願棄飯碗不幹。請不可誤會，我並不是爲非作歹，謀財害命，十惡不赦的「罪人」。山河變色，我還是個年青小伙子，開始懂得人情世故，從未曾參加政治黨團組織，會道勾當，個人歷史自問清白如紙。最大弱點是祖宗遺留下一百幾十畝田地，到我們這一代，加上大哥勤儉治家，再購置多一點，外表看來，有如大戶人家。在毛共眼底下，便成「罪惡」家庭。因爲大哥是一家的掌權人，於五二年已首當其衝，並沒判刑，解往內蒙古，一去二十年，至今生死未卜，屢念同胞共乳之情，令人五內崩裂！誰料禍延後人，我竟成代罪羔羊！

在這個自由民主的世界裏，誰也無權干涉誰，如今共特爪牙也奈何我不得，可以大吐苦水，把個人經歷公諸世人。

我生長在民風淳樸的農村，從孩子時代就在泥土打滾，對農田操作，不論粗重的擔糞、犂、耙、水車，輕便如除草、割禾，件件皆能。我不是書香世家子弟，我的老子則是八股型的舊知識分子，讀的盡是「詩經」「易經」這類古典文學，對道德教育很重視，往常教導我們，總是說：「做人處世要忠誠篤實，待人態度要和顏悅色，生活更宜克勤克儉，長大成人才能生存天地間，就是這些做人大道理。」他老人家唯恐教之不周，用心良苦，運用各種方式影响子女輩，摘錄「儒林外史」裏面「讀書好、耕田好、學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寫成一副對聯，掛在廳堂，作爲人生座右銘，我如今本着艱苦卓絕、安份守己的人生觀，和能寫上幾筆不成氣候的楷書，還是拜他老人家之賜。可惜晚年染上不治之症，適逢五十年代，狂風暴雨前夕，由於餓病交相煎迫，在一個寒風刺骨的夜裏，靜悄悄地離開那動亂的塵世，其身後事，因礙於惡劣環境，親房戚友，不敢伸手相助，棺材也沒有。我和二哥親手把屍體草草埋葬。人世間最傷悲的事無過生離死別，誰無父母，每念養育之恩，未能報命萬一，怎不淚滴胸襟，九泉之下有靈，相信他老人家當能饒恕我這不孝子，當時所處惡劣環境。

自毛共盤踞大陸，全國大中小學教師，中共認爲大都是「問題」人物，經過一場所謂「八字運動」的壓力下，受到鬪爭、管制、拘禁、槍決，因此發生教師荒，要繼續把學校辦下去，一時往那裏找成千上萬的教師？結果就地取才，當時只要讀上幾年書，不論程度優劣，阿狗阿貓都可當上靈魂教育工程師的榮銜，我同村幾個小同學，受到共幹推薦，到別村教書去。我那時也躍躍欲試，本村共幹不同意我這樣做，後來於五二年初，經過我二哥的同學，在區級當文教助理主任的介紹，到離家十多里路一間小學當教員，對一個青年人而言，任誰都會充滿榮譽感，當時我自以爲前途無可限量，希望能在人生未來事業上幹得出人頭地，盡畢生精力培養國家未來主人翁而努力。

至於我這小學還差一年才畢業，又是初出茅廬，在教學方面，如何去教好學生，事實也沒有經驗知識。我把過去老師教育我們的一套教育方法，搬過來照教如儀。課本上某些詞句不懂的，先行備課，找尋資料，充實自己的知識，以免在課堂上獻醜。曾經聽我的老師說：教一年書比讀一年要進步得多，我確實體會這種事實，孔夫子有「萬世師表」之稱，可惜我只有一年師表的命運。

但當我全副精神灌注在這一工作同時，毛共開始大吹大擂「土改」運動，在強蠻無理壓迫下，不由分說，無緣無故將我拉回家管制勞動，經這一晴天霹靂的打擊，心裏憤怒又不服

氣，要自到處去教書會，找助理主任，把這些情況告訴他，希望他要教聯會轉達，要公處理。據他說：「目前這個『土改運動』搞得熱火朝天，任何人不能抗拒，如果我力所能及的話，自當為你幫忙，而這件事情還是我的職責，我只是『黨員』身份，指使拉你那個『土改』隊長是『黨員』，他的鬬爭歷史比我稍勝一籌，這個時期他的權力壓倒一切，怎樣可以和他理論？何時你的家庭出身，是一大弱點，搞下去萬一出了問題，這責任我負不了，暫時避一下風頭，捱一個時間，另行打算。」他一番愛莫能助的眞心話，我不敢再勉強難為他。

人是有自尊心的，特別是青年人，由於受為無端端的侮辱枉屈，能不怒火中燒？因此非得到合理解決不可，於是我寫了一封信投訴當時「東江農民報」編輯部，希望主持正義，派員調查事實眞象。這雖然過去二十年的事，我還記得很清楚，其覆信寥寥數語內云：「×××先生，來信收悉，關於你的事情，我們準備派員前往調查，把你的歷史出身及最近工作情況，再告訴我們，以便處理。」看了這封信後，知道事情沒有據理力爭的希望，那時大陸上的報紙輿論，完全是毛共專政工具，那裏有「為民喉舌」主持正義這回事？我的家庭出身是問題的致命傷，求之「包公」再世才有伸冤之日。如今想起當時天眞幼稚的思想，太不自量力，和毛共講道理，簡直與民和強盜一樣，他要予取予奪，管你什麼道理不道理！

像我這幾滴墨水，濫竽充數，當起教師，作為誤人子弟的神聖教育工作，也許要笑掉人家大牙。然而事實我是這樣幹了，如果要去還誤人子弟的話，不是我一人的問題而要當眞。因為當時很普遍的現象，文化低落此我為差，又是我同村，那家伙居然可以當起模範校長，竟有三百多學生的小學校長，宗共之人對共幹當然歡迎這，心黑漆黑，在五七年一鳴放一運動，生安白造，硬指他的老師還去曾參加「三青團」，結果這一鳴，眞是令人「刮目相看」。毛共最歡喜出賣良心的人，後來扶搖直上，官拜海豐縣「三反文教辦公室主任」，手握全縣教師生殺大權。

就此人的各方面知識而言，給人作學生還嫌不夠資格，有朝一日，回到故鄉，當面問他，二十多年來，對文化科學知識究竟懂得什麼？馬列主義和毛思想值多少錢一斤？

由此我們可看出，毛共對待神聖教育工作，視同兒戲，把政治淩駕一切上面，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二十多年來所培養出來的，恐怕只懂得一個毛字罷了。像我國這禮義之邦，具有五千多年傳統文化遺產，窮畢生精力學之不盡，如今毀於一日，冀望海外承傳中國傳統文化衣砵的仁人志士，同心協力，早日推翻毛共這破壞倫常綱紀的邪惡政權，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孫一專敬上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萬人雜誌損兵折將 內容似已比前減色

希望多增新血力求充實

萬人雜誌主編先生：

我人萬眾一心，愛戴擁護的萬人雜誌，自去年執行編輯張贛萍先生不幸去世，再加以今年本雜誌作家台柱宋逸民先生倏忽遠逝，可以說萬人雜誌無形損兵折將，一再傾圮，致令鮮艷的花朵減色，淩厲的雄風銷聲。雖然說繼起的新血不是沒有，我總覺得萬人雜誌的份量，差勁得多了。

現在看來，除萬主編的新聞以外，及岳騫先生的每篇為國為民仍舊鏗鏘有聲，不可多得而外，許久許久總聽先生的佳作不見了；林眞先生的文章也不見了，古鶴翔先生的短篇間或有之，兆華先生的寫作都是赤膽忠肝的，胡養之先生每期一篇，至為難得。其餘如完顏先生、楊以青先生、汪和先生、王應機先生、王屯先生，我們尚比較陌生，有些文章是資料室、譯文，這樣看來，就不過拿來充實篇幅而已。

再其次，如「萬人意見」，都覺得投函的人少了，也較為精采的少了。閱最近二九六期高照先生：萬人意見欄少人投稿，是因為無稿費，擬請政府撥出若干費用。這點，我的意見不十分完全相同，蓋投稿意見欄的，大都是一種正義感驅使，根本把稿酬置之度外，正如高照先生的投寄，上書蔣院長條陳國是，就是一個好例證。

我最感遺憾的是：萬人雜誌創刊於港共暴亂之際，一班文化戰士，可以說置身於槍林彈雨的最前綫，首建奇功，將港共打敗，再而進兵於鋤奸除暴，揭敵人的黑暗和瘡疤，眞可說不畏強禦，使正氣興而邪惡滅。像這樣一份雜誌，斬將搴旗，所向無敵，一紙風行，無遠勿屆，自有萬人雜誌六、七個年頭以來，猶見拒於反共復國的中華民國國門以外，未能大批銷行於復興基地的台灣，遑云撥欵補助，更屬言之尚早。我們以爲萬人雜誌是民間的力量，不要什麼政府來補助經費的。

讀者：吳耿

人傑先生：

久未與晤，但每天牛馬欄，每周萬人雜誌上，自作神馳。

近年國步日艱，個人心情日重，頗有與世相遺之慨。尤其自張老編、宋先生相繼去世後，更覺我們陣綫上損失頗重。

國父遺囑上：「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由誰人去喚起民眾？當然我們知識分子，須負起最重大責任。用什麼去喚起民眾？當然仍舊是三民主義。愚今年端午節曾函力行壇主，商及蒙渠同意，並改飭劣稿刊登，殊爲感激，愚覺得社長負起攻擊敵人的努力極大，勝在台灣六十萬國軍。社長可分餘力在各報刊開一「三民主義專欄」否？倘萬人雜誌闢專欄，愚願盡棉薄相効助。

何少川敬上（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鐘聲初响時）

美專欄作家指出中共恐懼蘇攻擊

美國專欄作家艾索浦日前在巴爾的摩太陽報上發表專文說，蘇聯的可能攻擊，是北平政權的主要恐懼。

艾索浦依據他與中共頭頭——包括周恩來在內——一連串的談話，得到了一結論，即是蘇聯在中國邊界上無止境的建軍事力量，是北平政權恐懼的眞正主要來源。

這位知名的專欄作家說，這些政治討論中的題目之一，是蘇聯攻擊北平政權的可能時機。

中共頭頭們與艾索浦共同認爲，在中共的核子計劃有極大的進境之前，蘇聯很可能必須決定是否要對北平政權發動此種先制性的攻擊。但是，他們亦同意艾索浦的意見，即是，北平的核子力量對於蘇聯一重大決定的時機並無支配性。艾索浦認爲，此一決定，政治的考慮多於軍事因素。

艾索浦還報告說，北平頭頭們認爲在布里茲涅夫領導下的莫斯科政權，比開始與中共政權斷絕關係的赫魯曉夫派更惡劣。

在此同時，華盛頓郵報的首頁上刊出發自莫斯科的消息，稱北平與莫斯科最近在中亞的邊境上發生了一次衝突。

分發給蘇聯記者的一機密報告說，此次衝突發生於上月，在靠近新疆與哈薩克斯坦邊界處，稱五名蘇聯邊界衛兵及若干牧羊人死亡。

郵報從莫斯科發出的這則消息說，在莫斯科的非共黨國家的外交消息人士得到了此項報告的副本。此報告宣稱，一支共軍於十一月二十五日，通過特魯蒸城附近的隘路，進入蘇聯邊界，這些侵入者據說趕走一大群羊之外，還殺死了這邊界衛兵與牧人。消息說，在此行動中，一名中共攻擊者被捕。

歌頌新年

新年！新年！我和你邂逅計有萬多日子，始終都是一個謎——未明你身世，以解我意思。

新年！新年！你究竟是什麼東西？摸不到你的軀體，是圓也是方形？看不到你的影子，是醜怪也是美麗？是香？是臭？也嗅不到你的氣息！只是每隔了三百六十天你才來臨一次。

啊！新年！你又偉大無比，沒有你來做度量時間一枝標尺，往古來今這麼漫長的時間不知怎樣計起?!啊！新年！你是產生歷史的一顆種子。沒有你這麼紛紜複雜底人間世事，就是從條理數計，整理；我們人生卻會失去價值意義！

新年！新年！你仍然是個謎——神秘無比。有些人聽到你的來臨就歡天喜地！有些人聽到你的來臨就垂頭喪氣。

新年！新年！到底你是什麼東西？能使人家悲，能使人家喜，人家悲喜有期盡，問你何時已?!何時已?!

何少川

海外僑胞還要「回歸」大陸嗎？

福建僑生悲慘生活 令人洒下辛酸之淚

去年十二月間，我從上海到江西，轉搭鷹厦鐵路火車到福建厦門，列車頭發動車輪發出有節奏聲響，像催眠曲似的，將我引進睡夢中，到達×站，上上下下的旅客，嘈雜夾着咒罵聲，才把我驚醒。睜開眼睛一看，對座的位置，已不是先前的那幾位旅客，而是兩位身着灰色土衣和藍色毛料，開領寒的姑娘，年約二十歲左右，一個瘦高一個矮胖，可能因為睡眠不足，經過長途跋涉，她們顯得十分疲倦。

她們見我醒來，微笑地問道：「這裏沒人坐吧？」我也禮貌回答：「大概那兩個下車了，妳們先坐下，待一會如果他們來再說。」從她們說話夾帶很重的「去」聲韻，國語講得很生硬，好像是回大陸的僑生。於是，我毫不遲疑地用一句印尼話問道：「你們是印尼來的吧？」果然對了，他們正是遠離僑居地印尼，來到這無親無故的鄉土，而感到懷悽的女青年。所以我們話匣子一打開，更顯得特別親熱，簡直就像是他鄉遇親人一樣，無所不談，從海外的風土人情，扯到個人的身世。由此我也知道他們是在永定縣「落戶」的華僑知識青年。

車上偶遇女僑生 會若他鄉逢親人

說到永定縣，不由使我想起兩年多以前，「福建日報」的一篇文章，曾大肆宣傳厦門集美僑校僑生「響應」毛澤東的「號召」，下鄉到永定縣「落戶」的消息，據說為了「發揚當年長征精神」，是步行前往目的地的，該報極力鼓吹，希望其他人學習。今見由永定出來的女僑生，自然要問起那一年下鄉的兩三千名僑生狀況，不問還好，問了像觸到了她們的傷痛，臉色頓變，顯現哀傷地用簡單的一句話回答：「過去的當是一場夢吧，Sesoda Djatoodi Djurang，Apabolebuat！（印尼語，已掉進深淵），還有什麼辦法！」

她們當年是懷着一顆熱愛「祖國」一純潔至誠的心回大陸的，可是她們沒有讀到書，也沒法找到安定的職業，最後被迫下鄉受苦，每天頂當空的烈日，汗流浹背，或者冒嚴寒，凍徹骨髓，穿着破爛單薄的衣褲，咬緊牙根，拿着鋤頭，挑着大糞。有人說，這是勞動，當然是辛苦。是的，勞動是應該的，今天筆者也是勞動，靠自己的體力生活，但她們勞動的成果，卻被中共剝削光，一個月的收入，還不夠支付當月的伙食費，不少僑生（特別是女的和身體較弱者）靠借債過日子。

過牛馬不如生活 令人洒辛酸之淚

夏天時，她們五點鐘就起床，自己煮飯燒水，六點多鐘就下田幹活。十一點左右放工回家，吃着早上留下五個多小時的冷飯，配上一小碟蘿蔔乾或鹹菜，就算一餐了。下午三點多鐘上工，一直做到太陽西下，夜幕低垂，才拖着疲憊的身軀回來，緊接着，又挑着放在屋簷下的尿桶，或扛着鋤頭，去不足一分地的自留地，[illegible]肥或翻土工作，完畢後，還一路上遇着撿柴，還要拾糞，回到家裏，忙忙碌碌，搞到飯來吃，已經是九點多鐘了。倘若晚上隊裏有會，就要午夜十二時以後才能入睡。以上是指平時或農閒季節而言，如果在農忙時，那正如永定縣委的「知識青年通訊」，寫的一段話：「以天當瓦，以地當床，早出晚歸兩頭黑，渾身是泥不知之」。假如寒冬時分，看到這些縮着脖子、抖索着雙唇、身着沾上泥土縫縫補補黑棉衣的女青年，淡動着采地在冰冷的水田裏或乾旱的山坡上幹活時，誰都會情不自禁地掉下辛酸之淚。

每週有一天假日 更創傷僑生之心

假日，對經過一週勞動的人來說，是多麼可貴。可是，由於多種原因，他（她）們卻不可能享受這份權利，農忙時姑且不說，假日例有的加班義務勞動也不計，就是平時也難得有休息。因為知識青年們為了想找點錢買東西吃，迫於在假日上老遠的山去砍柴，往返走幾十里路，挑回一擔柴，換來兩塊多錢的收入。即使不去砍柴，也要就近割上一兩擔雜草，挑回晒乾當柴燒，不然煙囪就不冒煙。此外，自留地也還要在假日時間，加以照料，種些作物，指望收成好，換回一點零用錢。他（她）們的美好青春，就這樣在折磨着。他（她）們這樣的賣命苦幹，收入有多少呢？

僑生被迫做農奴 收入卻少得可憐

全永定縣的僑生，除了小部分在縣或公社（人數不足百人）當小幹部，絕大部分是按勞取酬，按工分計。體力強的可以一天得十分左右，弱者和女的只有七、八分；有的生產隊，指僑生自小嬌生慣養，生手不懂農活，重活又幹不了，把其應得工分壓低到五、六分，也是常有的事。

永定山區是屬於窮縣，十分一個工，一般僅分得一角八分至三角，較富的生產隊，則一天有兩毫半到三毫以上的收入，最貧的隊則只得一角五分至兩角。由這些數字，可以計算出來，僑生每日的收入才兩角左右的人民幣，女的和弱者僅有一角五分左右，倘再被壓低工分，一天只領得一角多錢。試想，這一兩角錢，叫他怎樣生活呢？同時，這收入還不是每月出糧，而是年終結算，分紅時看收成狀況而定。如收成好，就可以超一些，但年景不好呢？那只能白做一年工，等下一年再補發。至於平時的發欵，只是預借，到年底分紅再在個人工分總數中扣除。有些僑生，由於患病出工率低，或弱者未有足夠工效和工時，到了年底分紅，不但沒領，還要欠隊裏的債。

多少僑胞的血汗 供福建共幹享受

天下父母心都是愛兒子的，現在許多海外僑胞，紛紛向永定縣公安局，苦苦乞求，特別是女的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哀求提早批准其兒女出境來港，或回東南亞僑居地。說到這裏，我得提醒一下，現在未能去大陸，或正在香港準備動身赴閩探其兒女的先生、太太們，到永定縣時，別忘了參觀「國家信託公司」，或在市場邊被黑市小販轉售的東西，那些貨物不知多少就是僑生的父母親在東南亞各地，送兒女歸大陸時，爲兒女購置的衣物、針織品、生活用品，甚至於手錶等貴重物品。現在中共機關裏，大大小小幹部，手上戴的、身上穿的、腳下踏的單車、家裏的縫衣車等等，可以說全是從這些可憐的兒女們手中收購去的。

在海外的父母們，有時誤認爲兒女大手大腳亂化錢，已經出來工作，還不斷寫信向家裏討錢用，不想想父母賺錢艱難。其實他們那裏會想到自己的兒女在大陸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呢？（因爲僑生們向海外通訊，都不敢據實訴述大陸生活眞相。）

拚命出工一星期 代價不值一斤肉

僑生們做那麼繁重的工作，所獲得的生活資料又如何呢？定量標準低得可憐，一個月才分配到二十七斤多穀子，折算起來只十九斤白米，並配些蕃薯等雜糧（如一年中曠工數超過規定，還要扣糧，但此非全縣各隊都如此）。花生油不到半斤（一斤十兩制），糖二、三兩，布一年十三尺六寸。以上都是要錢買的，只是價錢較便宜。吃豬肉靠自己養豬，但絕大部分僑生都不能養豬，只得到自由市場去買高價豬肉（最高價爲二元左右，最低爲一元半左右），即是說這些僑生天天出工，做一星期工，買不到一斤豬肉。我在車上問那兩位女僑生，她們說：如果有僑滙，或變賣一些回大陸時帶去的東西，還可以吃到一些，如果單靠勞動收入，那就永難有開葷吃豬肉的日子了。她們若買到一斤豬肉，吃一點留一點，留它兩三天是常事。並且較肥的部分，炸出一些油，裝在小瓶裏，以備煑菜時用上一點。剩下來的油渣也存起來，有時朋友來，炒菜放進幾塊，算是「加料」。最後的骨頭，還要煑湯，算是能見油面的上乘湯了。那兩位女僑生還說：「有時難得公社開知青座談會，有份就Untung（幸運的意思）。」我笑着問道：「是不是首長講形勢報告很生動？」她們說：「不是，誰聽那嚕囌報告！因爲聽完報告後，中午食飯就加菜，免費也好，付兩角錢也好，有幾片豬肉，和油炒青菜，總比沒肉吃好得多。」

以上所說的，只是僑生在大陸生活的一鱗半爪，單就此一情況來說，請問海外的父老兄弟姊妹們，中共這個罪惡集團，是不是註定要滅亡呢？

（印尼僑生D文）

中共雖行笑臉外交 但對外人猜疑恐懼

中共雖然推行「笑臉外交」，可是對於外國人的猜疑恐懼仍舊極深，一批奧地利記者最近隨他們商業部長訪問中國大陸。對於在北平所有的外國外交和新聞人員都住在闈牆中的「外人窟」中感到極不習慣。

當然其他不順眼的事情還多，這「外人窟」尤其使外國人在北平的生活有「度日如年」的感覺。奧京維也納的「使者報」記者努斯抱墨回奧後，最近發表連載報導，綜述他在大陸訪問的觀感。其中一篇說「不管北京在外交上如何向西方開放門戶，它仍舊將西方人看作洋人和危險份子。外國外交和新聞人員數目日增，可是仍舊得居住在闈牆中的『外人窟』中，並且不可離開市中心一步，北京在國際舞台已經露面，可是在它境內從不相信外國朋友。」

努斯抱墨的報導，證實許多外國駐北平人員的最大苦惱是：生活枯燥，受到嚴密監視。許多國家外交人員視北平生活爲畏途。中共是西歐各國不折不扣的所謂「艱難工作崗位」，一般都只有駐留短時日，而且都需要在這短期間中（例如一年、兩年）多次到香港等地渡假，許多人仍感身心交疲，難以支持。努斯抱墨也曾報導中共對蘇聯的仇恨與恐懼。

「人民日報」專文描述共幹普遍作無聲反抗

大陸各級共幹，因思想蛻化變質和不滿毛澤東對他們不斷進行整肅打擊，普遍抱着消極敷衍態度，作無聲的反抗。以下是中共「人民日報」在提出斥責時的描述：

一、「有的同志，自己不認眞學習政策，分不清政策界限，當然也就談不上落實政策。有的同志發現了一些違背黨的政策的現象『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怕沾邊，怕麻煩。還有的同志自己沒有按黨的政策辦事，羣眾提出了批評之後，又不糾正，甚至以粗暴手段對批評者予以打擊。

二、「有些幹部，因思想消極，對於暗藏的敵人缺乏警惕，尤其對階級敵人在社會上煽動的資本主義傾向和在領導班子中煽動的宗派主義情緒，沒有及時發現和採取得力的措施予以解決，影響了團結，造成極大的混亂。

三、「有一些同志身上的『官、暮、驕、嬌』四氣的歪風，相當嚴重。就是正在五七幹校改造思想的幹部也不例外。

四、「有些擔任領導工作的同志，濫用職權，搞特殊、謀私利，對資產階級不正之風不抵制，有的違背黨的原則，搞關係、走後門，吹吹拍拍，拉拉扯扯。

五、「在不少同志間出現了『三多三少』現象：讀書用於改造客觀世界多了，用於改造主觀世界少了；開會講話空洞理論多了：『一言堂』多了，『羣言堂』少了，這是驕傲自滿情緒在作怪。

六、「有些同志不負責任情況相當嚴重，對於上級不太符合本地具體況情的指示，還是機械執行。有的從私心雜念出發，明知上級指示不符合實際，也不如實反映情況，而是硬性照辦，致在羣眾中造成不良後果。灣有的同志，明明知道上級的指示是不正確的，也不對羣眾做工作，領導羣眾貫徹執行，而是強調情況特殊，藉口照顧羣眾利益，對上級指示打折扣或拒不執行。」

「內蒙古日報」透露 反毛派破壞畜牧業

據內蒙古日報透露：領導共幹的思想和行動，不能統一的情況相當嚴重，不但影響對蘇備戰的部署，並且打擊畜牲業的生產。這種情況，在擁有十三萬多平方公里的天然牧場的內蒙重要畜牧基地——錫林郭勒盟最為嚴重。

據中共錫林郭勒盟「委員會」在「內蒙古日報」上發表的一篇呼籲性專文中透露：領導共幹的思想和行動不能統一，主要是因：一、「盟委」內部的成員和各族的幹部搞派性鬥爭，各自為政，甚至相互打擊。二、反毛派對牧區生產建設不斷干擾，「破壞了社會主義經濟、破壞了民族團結、破壞了無產階級專政、並且為復辟資本主義開路」。該「盟委」特別指出：領導共幹不實行「一元化領導」，實際是削弱「黨」領導一種表現。

又據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調查組」供認，連年乾旱，草場逐年退化，有些人對牧場隨便開墾，有些人不遵守草原管理制度，因此草源不足，已成為這個族畜牧業生產不能穩定的主要原因。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冬至日感懷

袁暘照

(一)

客窗閒看管飛葭，寒夜憑欄待聽笳，
伴菊傲霜同抱節，委身蒙垢不玷瑕，
家無小苑難栽柳，心有豪情學賣瓜，
十二星廻冬又至，愧將熱血負年華。

(二)

年深作客歲華侵，愧托蠻荆一葉陰，
傲雪寒梅傷國破，經冬殘柳望春臨，
臥薪已竭孤臣淚，嘗膽誰憐孽子心，
瘦骨又淩霜露冷，夜闌風雨伴愁吟。

暘照先生冬至日感懷，第一首，「家無小苑難栽柳，心有豪情學賣瓜」。第二首，「臥薪已竭孤臣淚，嘗膽誰憐孽子心」，均屬佳句，吾人臥薪嘗膽，台灣忘記反攻，莊敬自強，以待共黨自己滅亡，或內部有變，乘機用兵，不經苦戰，而去接收，天眞想法，可憐亦復可笑，秦始皇暴力統治，三十餘年，若無陳勝吳廣之發難，可以永遠不亡，萬年垂統，今日大陸，果眞內變，內變之人，既得江山，得來亦屬不易，又豈肯輕易轉讓？

中美協防者，是得美國保護也，保護固佳，反攻受阻矣，利害相兼，並非上策。目前美國政策，並無雄圖，只希望與共黨，維持現狀，而避免戰爭，美國對越南用兵，其目的，並非消滅越共，只求南北分治，北越不再侵畧耳，領導世界反共之人，企圖如此，僅具保持現狀之心理，是庸懦而兼無能者也，此種國家，何能依靠。國力雖然強大，反共無所施為，以越戰國力相比，美國如獅虎，北越如貓鼠，苦戰十年，求和不得，獅虎並非無力，病之所在，戰爭企圖不大耳，台灣不明此理，盲目信賴，你反攻，他不許，再過十年，台灣當道諸公，一一上了陽明山公墓，台灣土著青年，失去領導，寶島安居，何來壯志，反攻之事，不了了之，吾人手無寸鐵，隱退工商，嘗膽臥薪，又有何用？本壇主，在野小民，妄發言論，言他人之所不敢言，並非批評朝政，忠敬之心，可表天日，詩人特性，梗直而已。壇主語。

冬至感懷

梁莊

(一)

律管灰飛又近年，滄桑往事感浮烟，
無情歲月隨流逝，有腳陽春帶雪遷，
雁為驚寒離北地，人因避害走南天，
艱危歷盡唯存節，猶抱丹心著祖鞭。

(二)

放眼陽春小雪天，金甌殘破又經年，
衰微世道寧堪問，冷暖人情豈足牽，
鬢髮染霜無忝節，蒼生罹刼總悲憐，
痛心赤泛中原地，數盡更籌未入眠。

梁莊先生詩，「雁為驚寒離北地，人因避害走南天」，是為佳句，「痛心赤泛中原地，數盡更籌未入眠」，憂國之情，溢於言表，本壇主，中原北望，五內如焚，與梁袁二先生，同樣憂心，鄙人在港，身無飢寒之迫，家無內顧之憂，代馬新車，犬肥人健，洋樓別墅，方丈席前，昔日居官，並無此種享受，為何不自歛抑，安分守業。而要妄談國事，或為當道所不喜，反攻復土，且又開罪毛君！不智之事。莫此為甚。其原因，讀書中毒，懍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義也，人人畏懼。自保安全，國家尚有救乎？壇主。

寄安慧法師

李劍平

(一)

故人一別幾經年，魂夢依依繞枕邊，
總為蓬萊烟水濶，不曾話舊佛燈前。

(二)

幾回茅屋共杯壺，餘我自憐瘦影孤，
往事都隨雲散盡，近來消息竟何如。

(三)

不問怨來不問恩，塵心洗淨入空門，
他年飽飲楊枝露，酒向人間化雨雲。

(四)

才華肝膽數寥寥，百戰功高一筆銷，
今日枯禪長作伴，超然世外自逍遙。

劍平先生與安慧法師，是為老友，鄙人與二君，俱未蒙面，得暇連絡，相晤清談，鄙人粵語精通，不須翻譯，清芬未接，似有缺然，壇主。

題贈中華基督教會基英學校周日如校長

李震歐

默化又潛移，循循善誘之，
有才還有藝，為學並為醫，
桃李三千秀，杏林十萬枝，
聯輝咸景仰，父女是良師。

敬和董壇主生辰述懷原韻

鄭六豐

(一)

香泛霞觴自醉之，莊諧拔俗仰高儀！
靈猴黑犬為嘉客，彩筆黃花入妙辭；
引領清詩唐格調，滿腔熱血漢旌旗。
排場應是還都後，祝捷張弧共一時。

(二)

歸途阻滯嘆流離，新有逃亡到此奇；
三反四清生不得，一窮二白計何施？
秦關雖是張羅網，楚客堪尋指路碑。
今歲難民千萬眾，去家反勝在家時！

(三)

悵望家門與國門，前塵回首黯銷魂；
風狂雨暴舟亡舵，梗斷蓬飄樹別根。
未見五丁開道路，何堪羣醜亂乾坤。
人民淚盡極權下，還我河山早細論！

(四)

烽火家園海外行，餘生此日復何驚。
滄桑變換山河淚，歲月遷移骨肉情。
人事如斯空感慨，天演剝復望昇平。
與師君倘居前導，莫我編為殿後兵！

六豐先生和詩，押韻工穩，勝過鄙人原作。「三反四清生不得，一窮二白計何施」，「未見五丁開道路，何堪羣醜亂乾坤」，對仗既工，意義亦好，壇主評。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儍人雜志（第二七一期）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一月四日出版（零售港幣一元）

萬人雜誌

（第二七二期）

最後的一塊，最難處置的一塊！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這位立委是怎樣產生的？…………每週評論
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 港府政策值得大彈特彈……萬人傑
識認中國：走馬看花與一廂情願…柳以青
論日毛軍事同盟……………………岳騫
香港應辦「夜大學」………………王屯
林彪之死——一個悲劇式的結局…任俠
中共對科技人員的利用、培養和摧殘……………李毅
阿爾索浦對中共「小罵大幫忙」…待旦
橫眉語…………………………………田雪
談缺德與盜道…………………………遺珠閣
張徹的「四騎士」……………………林巽
中共對印尼野心不死…………………蘇玉珍
股市閒話：展望今年股市場……凌山
胡適談「虬髯客傳」…………………霍大川
全球大地震的紀錄……………………胡養之
中共「對外友協」的人事與活動…黃一

·萬人雜誌第二七二期目錄·

這位立委是怎樣產生的？……………每週評論 一
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 港府政策值得大彈特彈……萬人傑 二
認識中國：走馬看花與一廂情願…柳以青 四
論日毛軍事同盟……………………岳騫 六
香港應辦「夜大學」………………王屯 八
林彪之死——一個悲劇式的結局…任俠 九
中共對科技人員的利用、培養和摧殘……………………李毅 一〇
阿爾索浦對中共「小罵大幫忙」…待旦 一二
橫眉語……………………………田雪 一四
談缺德與盜道………………………遺珠閣 一五
張徹的「四騎士」…………………林巽 一六
中共對印尼野心不死………………蘇玉珍 一七
股市閒話：展望今年股市場………凌山 一八
胡適談「虬髯客傳」………………霍大川 一九
全球大地震的紀錄…………………胡養之 二〇
中共「對外友協」的人事與活動…黃一 二二
瘟君夢……………………………岳騫 二四
江南啼痕錄………………………宓琴 二六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七
萬人詩壇…………………………董力行 (內封底)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七二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十一月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這位立委是怎樣產生的？

去年末，據中央社說：「僑選」的增額立法委員和監察委員與國內增選立監委員分別同時公佈。其中港澳地區的三名立委中，有一位大概是代表香港新聞界，雖然才公佈幾天，但接觸一些新聞界人士，有的搖頭嘆息，大概這是尊重「既成事實」，再說也無用；有人則說，這個人如何如何，根本沒有資格代表任何人。根據多數新聞界人士反映，足證此公既不能代表香港新聞界，那麼又怎樣「選」上的呢？其實，這件事不應該談此公的作人和有沒有資格當立法委員，以及對反共文化工作有無卓越貢獻，而應深談一下台北方面此公的後台。在此還應聲明：我們寫此評論完全是對事而不是對人。

官僚惡習應該肅清

有力量在自己的辦公室裏「遴選」一位立法委員，自非泛泛之流，應屬有權有勢的大人物。提起大人物，實令人無限感慨，過去成千上萬的大人物，縴纜中樞的黨政軍事、經濟和外交、僑務等等大權，他們唯一的「長處」就是矇上欺下，順我者升官發財，逆我者撤職下獄，如果他們之中能有一部份人員的信仰三民主義，以革命為職志，並遵照領袖的指示辦事，大陸絕不會丟得那麼容易，更不會丟得那麼快。老實講，這一部份人是國家民族的罪人。不管他們今天有多少人在台灣，但他們那些「風氣」，卻仍在台北官場中傳流不息。

我們不知道「遴選」代表香港新聞界那位立委的大人物是誰，但可以肯定地說，這位大人先生不管是新官僚還是老官僚，總之是位如假包換的官僚。在香港當然無法普選，但用一個「選」字總該和此間有關的同業談一談。不然豈止是不公道，簡直是使人懷疑，同是反共新聞工作者，還分「手足」或「拖油瓶」，甚至是使人猜想：反共是你自己的事，中華民國有沒有你還是一樣的。今天我們的處境是要爭取人心，特別是華僑新聞界。「任人唯賢」能使人心悅誠服，起到團結的作用；「任人唯親」那不僅是胡作非為，嚴重點說是破壞以台北為中心的全國全僑反共大業。

自從蔣經國先生出長行政院後，勵精圖治大振人心，孰料還有這種「走後門生意」！總統過去在大陸受一些奸宄蒙蔽失掉了大陸，難道又有人重施故技欺騙總統、副總統和蔣院長，再把反攻復國基地台灣丟掉嗎？

這種人一定是那類有計劃地把孩子送到外國，鈔票送存外國銀行，一旦有事一走了之的「兩送一走派」。這類大人物在台北絕對不多，但肯定還有，不然中共竊踞聯合國席位後別地美金暴跌，惟獨台北漲價。我們不必作官樣文章，簡單地說愛國華僑對於國家復興，早日反攻大陸，實寄希望於蔣經國院長身上，希望能引起蔣院長的注意。

希望台北少潑冷水

在香港文化新聞界，有資深而聲望高者，還有別的不談，起碼反共堅決並有影响力的人物有的是：任畢明、周鯨文、黃震遐、吳壽頤、卜少夫、陸海安等人，都是文教新聞界在反共方面有所貢獻的人士，有的還在國際間甚至是對大陸也有影响。當然，前述這些人如被選為立法委員，也會有人反對，但總不能有像那位香港新聞界的代表弄上立法委員後羣情大嘩的地步。

台北方面可能還不知道，在香港文化新聞界，不知有多少與中共誓不兩立，堅持一二十年從事反共文化工作的「單幹戶」，當然，反共復國凡是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有責任，但儘管他們不希望台北當局給他們任何表示，然他們卻時刻關心台北的一舉一動；因為，這不僅與反攻復國拯救大陸數億苦難同胞有關，更對他們自己的生死存亡緊緊相連。台北當局中極少數權勢人物，根本不懂向遠看、向外看、顧大局、識大體，而是在那裏「好官我自為之」，像遴選那位立法委員的做法，這不是給人們頭上潑冷水，生怕我們的心還凍得不夠嗎？

馨香禱告台北當道諸公，少潑冷水，多作團結工作，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小僑民更幸甚了。



新聞以外

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

港府政策值得大彈特彈

萬人傑

港督麥理浩雖然力圖推行善政，可是由於傳統的殖民地政治體制難以消除，香港的「官」，形成「高高在上」和「官官相衛」，因此政治作風壞得很。如果麥理浩爵士要刷新庶政，必須大刀濶斧，破舊立新。

官有兩口

反對重估地稅的「萬人大會」（不要誤會，這個「萬人」和我們的「萬人」不同）會長黃篤修，最近發表一篇談話，批評港督麥理浩的政治作風。其中一段頗為老萬所欣賞。黃氏認為：積習已深[illegible]的傳統殖民地整個政治體制，對港督本身的「善政」願望和抱負之可能受到影响及阻力，引以為慮。黃氏指出：這種體制積習已久，使官吏與民間在不知不覺中形成一度無形的鴻溝，上焉者「高高在上」，下焉者「官官相衛」，在日常行政推行上，極類似我國封建時代的所謂「官有兩口」和「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作風，以致層層隔閡，下情不能上達。

老萬不久前也寫過「不許百姓點燈」的文章，談到港府政策，有許多地方確不合理。老萬以屋租管制條例為例，如果港府的政策是要全面遏止租值上漲，沒有理由只管制住宅樓宇租值而任由工商業樓宇租金猛漲。同是業主、同是買樓收租，何以輕此薄彼？如果說對社會的影响，工商業樓宇加租，其惡劣情況實不亞於住宅樓宇。試想，一家工廠因不勝租值增加而倒閉，直接間接會使多少人生活受影响？

衣食「住」行

人民生活，衣食住行，住屋不過是其中一端，其他衣、食、行三項，都對民生有極大影响。當局既要照顧民生，為什麼不限制旗袍、西裝縫工的飛漲？

以前縫一件旗袍，十元八塊便可，現在起碼三五十元；吃的方面，副食品固然漲價數倍，上館子，更如入了謀人寺，任由宰割；行的方面，目前除的士和油蔴地小輪外，似乎已一律漲價。尤其港府認可的小巴，分段收費，由五毫加到一元，如果由中環到鰂魚涌，要分三段：中環到大丸、大丸到北角、北角到鰂魚涌，每段一元，回到鰂魚涌，得花三塊錢車費，但未聞政府有加以「限制」的準備。

衣食住行，政府對各方面都任其自由發展，單獨住宅樓宇，嚴加管制，租金一律凍結在若干年前的水準。當局這政策雖然是「照顧」住客，使他們得到「保障」，卻有相反的效果。現在有新樓出賃的業主，擔心租金被凍結，租出時必定開天索價，盡量提高，並且簽立合約，干若年後滿約，可以收回樓宇，另約出租；又可將租值提高百分之若干，因而，所受到「照顧」的住客，只是一部分。同時，業主雖不能加住客租金，二房東出賃房間時，大可照「時值」租出，這一來，住客並未受益，無非養肥二房東。因此，港府管制租值的政策，雖然為一部分人所「歡迎」，實際極不合理。

和共產社會差不多

其實，照顧經濟能力不足的人住平樓，應該是政府的責任。但香港政府只知自己的利益，所有「官地」都以高價拍出，絕不會想到利用這些官地由政府多多興建廉租樓宇。這方面，新加坡政府的政策比香港進步得多，雖然大量興建徙置樓宇是香港走先一步，但新加坡已後來居上，他們辦理得比香港完善，有資格住廉租屋的人，一經申請，很快就獲得分配，絕對沒有香港那樣，需要人事或銀紙攪掂。

現在，香港政府卻把自己的責任，嫁在一部分業主身上，強令他們做救濟工作。作為一個「受管制」的住宅樓宇的小業主，其谷氣之處，和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差不多。共產主義社會把私人房產「收歸國有」還爽快一點，在香港，有了一層不能交吉的房子，簡直是一種負累。碰上「重估地稅」或「重估差餉」時，便更頭痛。補地價，你把租金全部貢獻給政府還是不足，如果住客欠租，就損失更大。至於重估差餉，估價官並不依你收租的數目，因為恐怕你會和住客串通，騙政府。他們照時值估計，可惜小業主並不能照時值收租，因此往往有你收租八百，他估你一千的情形，你在交涉，十九沒有結果。

買置地股票

對人家合理的收益，港府一再延期管制，但本身的收益，卻一文也不放鬆。重估地稅、重估差

鈎兩事，可以見之。港府管制租值的法例，無非慷他人之慨，一批小業主被犧牲了，但大業主不受影响。

爲什麼置地公司的股票會漲到這麼離譜？很簡單，他是個大業主，所擁有的物業屬於「不受管制」的，一切憑「合約」處理，合約到期，可以照時值加租，絕對不會有小業主遇到的那種困難與麻煩。如果估價官估高了，他們有律師，和政府交涉，政府能不怕他三分？

因此，許多人都說，與其買房子，不如買置地公司股票，他替你收租，股票增長率也不在房產之下，何必那麼傷腦筋？可惜從前沒有這個打算，現在成了小業主，房子要丟丟不掉，變成鷄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有人羨慕業主階級，其實一樓業主比二房東可憐得多。不少「無產階級」對小業主懷有仇恨心理，彷彿他們擁有一層樓，是地主階級，拿物業收租，等於剝削。但他們從沒想到，得到這一層樓要付出多少勞力，省吃儉用，才可以買得下來。等如一個農夫在收割的時候，確受人羨慕，但從稻苗到它長成的一個階段，他所付出的勞力，誰會估計到呢？

空置的房子

香港政府的自由經濟政策是正確的，一切都建立在供求問題上。有人說，有些房子「瘋狂加租」，但如果供過於求的話，人們可以選擇租金較廉的，你抬高租值，便只有空置，不會有人過問。

老萬住處附近，一排四家店子，因爲租約滿期，租金增加一倍，其中三家店子因五年租約期內賺了錢，已早有準備，付了首期之後，以分期付欵方式，在附近的新樓宇買了鋪位；另一間則找到鋪位遷走，於是，這四間鋪位便空置下來，這是半年前的事，直到現在，空置下來的這四個鋪位，還是沒人過問。

這事情說明自由經濟政策的成功。業主加租，使店鋪空置下來，損失的是業主。半年空置，每一間鋪位至少損失一萬二千元，四間就是五萬了，除非業主肯將租金降低，否則還會繼續空置下去。

住宅樓宇如果供應充足，也會有此情形、租金太貴，可能沒人過問，但如果樓宇缺少，租金自然增長，政府只可管制一部分，不能控制全部，新租出的樓宇，住客仍然非付出極高租金不可。因此，政府要平抑租值，管制並非善法，多建廉租屋，由政府來做大業主，相信收效一定比現在的政策好得多。

港府是大業主

不幸政府不作這個打算，而且，他雖然不許小業主加租，而他們作大業主的徙置屋、廉租屋卻可以在他們喜歡時便加租，不必依照他們自己定下來的加租約束，這明明就是「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作風。

老萬以爲，對租值的管制，較公平的辦法應該是：每兩三年評定一次房產的價值，租金則照時值計算，規定爲若干厘，比方，這幢房子今年值十萬元，合法利潤爲七厘，則爲月租七百元；三年後，房子漲價十二萬，則租金應增到八百四十元，這樣，小業主和住客兩方面都照顧到。

住客雖然應該照顧，但一個打工仔也有希望老板加薪，在人手難覓的情況下，老板再孤寒也必須用合理的薪酬留住伙記。但如果租金不准加，靠樓收租吃飯的小業主生活便愈來愈苦。十年前收租五百元，可以過豐裕的生活；十年後的今天，五百元能買得多少副食品？

因此，政府應在公正的立場，替這部分人想想，也替那部分人想想，定下一個不是一方面特別受損失的政策，才是合理的做法。

三百元一尺樓花

最近幾年，投資物業的人，都不輕易把房子租出，因爲一旦租出，要收回便沒有可能，除非等到合約期滿。但樓價天天漲，他們將房屋空置，待善價而沽之，這樣一來，樓價當然愈炒愈起，近來弄到買樓花也要三百元一尺，惠安苑稍爲便宜一點，便出現人龍，即是說，你要住得安定，就非「自置」不可。

香港房地產的發展十分畸形，現在，香港已成世界房租最貴的地方，早已凌駕紐約、東京之上。

香港租值之狂升，原因當然十分複雜，諸如游資太多等等，但也可以說是由於政府政策不善所造成。譬如，以高價拍賣官地，重估地租地稅，估到高得驚人；差餉也大幅度增加了，試問，在這種種措施下，屋宇的租值，有什麼辦法不加？

香港是個人口擠迫的地方，在市區內可以建屋的地皮已愈來愈少，由於交通擠迫，住在郊區，上班下班，費時失事，因而大家擠到市區，一有新房子便爭相搶購，今天住屋問題的嚴重，豈能說不是政府所造成？

吃鷄蛋勝於殺母鷄

如果香港已沒有前途，政府刮得多少便是多少，實行這殺母鷄政策，倒還沒有話說。可是，官方的表示，無不認爲香港形勢大好，不是小好，還會有長期的安定，連耗資百億的地下鐵道也呼之欲出，該有較長遠的計劃，使香港在安定中發展，實用不着那麼禽禽青。

香港政府在地皮上雖然有大筆進帳，但如果工商業發達，賺進更多外滙，相信對香港政府有更大好處。因此，政府應該重新考慮其政策，吃鷄蛋應該長遠過殺母鷄的。

近來，所有地產股票都飛漲，不論一百幾十或一蚊兩蚊，都有漲無跌，這表示做地產生意的都是有賺無蝕，因此大家看好，紛紛搶購，半年前上市的地產新股，許多老板要自己啃番，出錢托價。但置地年前的闘法後，使到大市瘋狂上漲，股仔的老板也大受其利，由大閘蟹變爲風生水起。

香港這個社會有利於投機取巧的人，老老實實，安份守己，就很難發達。不幸的是香港政府的種種措施，都對這些人有利。比方，不久前夏鼎基要取締銀會，但又不迅速採取行動，於是開設銀會的可以「合法關門」，會仔全部損失，投訴無門，徒呼荷荷。

像這樣的政策，簡直替壞人製造機會，不知是執政者糊塗，抑或是故意如此。

走馬看花與一廂情願

柳以青

從去年十二月十九日起，一連十一天，大公報刊登了王浩的「回國參觀的幾點感想」。據說這是經過了「修改和加添」的全文。王浩在文章裏一開始就表示：「很盼望能聽到別人的看法，展開一些討論」。

我只想對這一篇洋洋大觀的「特稿」，進行「一些討論」而已。

王浩在說他的理想

在重覆地讀了這篇兩萬多字的文章後，給我的印象是王浩在說他自己的理想，而這理想的基礎卻是建立在大陸目前的統治實況上。這一基礎的建立，最主要的是在他那「美籍」華人的特徵上。很多人士沒有注意到，能在海外談論中共的人，粗淺的可以分爲四類：一是從大陸統治下走出來的人士；二是居住在海外的中國人；三是居住在海外的「入他國國籍」的華人或華裔；四是其他各國的外國人。由於這四種分類，我們就會在這些各類人士的談話中，粗淺地知道他們所談所論的眞實性如何。當然，這四類人士中，由於每個人的具體情況、心境和意念不同，也就得着意每個人的個人特殊情形了。

大體上來說，從大陸逃出來的人士們的意見，可說是最深刻體驗中共統治下的一切的人。外國人士們的觀光訪問，大部份都是以好奇、神秘的心情來報導所見所聞的。海外人士們無論是中國人或外籍華人，如果是私自前往探親，而沒有受到中共招待的，所見所聞就比較深入；如果是以中共當局安排和招待的，所見所聞就比較膚淺。前者很少自動要公開地寫些和說些什麼，後者總是要發表些什麼。王浩就是後一種的最好的例子。

王浩在他這篇文章中，所談到有關大陸的各種成就和情形，以及他對所見所聞所提出的問題與批評，我不想討論。前者我們可以從其他的報導中經已看到；後者雖然比較有所批判，但這批判的標準，並沒有建立在最穩固的基礎上，所以他可以姑妄言之，我也就姑妄聽之而已，並不覺得有什麼值得討論的餘地。雖然他所提出的問題與批評，很多確是了解中共政策的結癥的某些現象。

我這篇文章，只想從他所能對海外中國人士們所發生的影響，以及他如何面對海外中國人士們的思想和心態，所做的疏導作用加以分析。事實上，王浩的這篇長文，大量的被左派報章、雜誌來轉載，其作用恐怕不在盛讚中共的成就，而在於企圖扭轉海外中國人的心態與思想。否則的話，王浩的這篇文章中，不會偌多地涉及海外中國人士們的。現在就一段段的加以分析吧。

香港眞是見樹不見林？

「近幾年來，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成就一般有相當的好評，而在香港的許多印刷品，反而不改一向的作風，傳播很多惡意的攻擊。有人說這是因爲在西方見林不見樹而在香港卻見樹不見林。換句話說，大處是好的，小處不免有許多不可避免的毛病，例如就文化大革命說，毛主席和周總理都曾說過是有很多事作得過份錯誤。不過，我想找確切的缺點和造謠中傷是應該清楚地分開的。在國內得到一種印象是，大家充滿自信，認清解放以來的進步，已得到國際上的公認，對新社會的長處，大家都看得到。所以對讚美的話，興趣並不太大，反而希望立場或背景不同的人，會有中肯的批評和建議，也許會觸及大家在國內所忽略的方面。」

首先，何以在香港有偌多的印刷品，會對中共政權加以攻擊呢？相信王浩先生是不會了解的。因此他對香港的印刷品的批評「反而不改一向的作風，傳播很多惡意的攻擊……見樹不見林」，是不能成立了。王浩先生卻忽畧了另一個事實，香港的印刷品中，盛讚中共政權和政策的也是不少，爲什麼他們的作用就不太大呢？是否是王浩先生所說的「對於讚美的話，興趣並不太大」呢？這是值得王浩先生深思的。

其次，假如王浩以爲國內的人充滿自信，而有所進步，並且「已得到了國際上的公認，對新社會的長處，大家都看得到」的話，王浩又何必深憂香港的印刷品中，對中共政策大加攻擊呢？香港印刷品的力量，難道能與「國際公認」相比嗎？這是王浩先生要深思的。

再次，王浩似乎是在傳「聖旨」的說：「反而眞心希望立場或背景不同的人，會有中肯的批評和建議，也許會觸及大家在國內所忽畧的方面」。這裏，王浩先生犯了一個極大的毛病。那是把國家與政黨混爲一談了。所謂立場與背景，王浩是指中共政黨的立場與背景。而不是中國人的立場和背景。身爲中國人，就只該以中國人的立場和背景來談論中國，絕不能以中國共產黨的馬列主義立場與背景來做爲中國的立場和背景的。更不能以美籍華人的立場與背景來談！

王浩在這方面就顯然與我不同，也因此，在他的文章裏，在大量的介紹着應該閱讀的有關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思想的書籍，以讓海外的中國人，改掉他們的中國人立場和背景，而換上馬克思、列寧的立場和背景。王浩自己也承認：「我提到對英美流行哲學的不滿和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不易，覺得知識反映物質世界這一點較易了解，而辯證法就較難入門。」同時，更表示「我熱望能多懂一點馬克思主義，而所受資產階級哲學的毒太深。」可是，王浩去國二十多年，雖然在哲學的領域中不斷努力，但卻忘記了：爲中國人的生活，還得是中國哲學呢！英美的哲學有問題，馬列主義也同樣的也有問題。王浩的思想仍然是囿於「以暴易暴」的範疇。

王浩的進步與國家觀

「很多人對中國近年來有一種『進步必然論』，覺得比起解放前一團糟的情形，任何政府都不能不有相當大的進步。好像說美國和日本若就國家總收入來算數字，在二次大戰後都有驚人的提高，所以中國的進步並不是絕無僅有的。衡量這種說法的正確性，我們不能不分開兩點：一點是中國本來有不同的問題；就是很困難的如何使政治上軌道的問題，另一點是衡量一個社會的進步，用金錢的數字作標準大不可靠。」

王浩卻想說明美國的技術文明與進步情形，並非是好現象，因而強調大陸的某些情形是比美國進步。因此，他說：「技術文明的發展，可以和人民的福利同道而行，也可以和人民的福利的發展背道而馳。在美國我們看到很多例子，高度技術文明的發展和一般人民福利兩者間的距離是在愈拉愈遠。」這一理念我不反對。可是，如果我要問：「人民福利」的標準是什麼，恐怕王浩先生和我的意義是大相逕庭的。原因是王浩遠居美國，而又是入美籍的華人，他的標準決不是中國人民的標準，而是共產「國家」的標準。所以，他就有一段看來很生動的歷史描述：「就中國的特殊形情講，我覺得我們不能忘記自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一般中國人普遍的衷心願望是救國，就過去的人物來講，無論是林則徐、洪秀全、康有為、梁啓超、嚴復、章太炎、孫中山、魯迅、聞一多，甚至若干反面的歷史人物，都在尋求救國的辦法。早期的人主要想到要中國富強，後來更具體一點，想到要一般人民生活過得去，國家能有自衛能力，一般人民和整個國家都能抬起頭來。我想絕大多數人都承認中國今天已做到了這一點：全國人民的基本生活不壞，多數人充滿朝氣，國土完整，帝國主義的勢力已經排出，政治經濟完全獨立自給。有些人說，『碰巧』在共產黨當權的時候，中國站起來了。我覺得這話說得太輕鬆。一百多年來，也試過各式各樣的辦法，不但沒有成功，反把國家弄得每況愈下。回想到解放前一個多世紀的歷史，我們都會覺得要治一個非常重的病，是需要很厲害的藥的，很多有志之士大約都有過一種情願為救國而吃苦的決心。」

王浩在例舉近百年來的救國人物中，顯然並不全是中國歷史的眞相，再加上「若干反面的歷史人物」的形容詞，我已經知道了王浩必然要大讚共產黨從開始到今天所用的慘無人性的方法——只求達到目的，不擇任何手段，這在王浩來說卻譽之為「重病」要用「厲害的藥」。從王浩的這段話，我很懷疑他頗有極端國家主義的思想，確實是受了西洋哲學思想流派毒素的毒化很深。對中共的統治大呼「矯枉必須過正」。說這話的王浩，相信一定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而決不是站在被統治的人民立場。

王浩的民主與自由

王浩還有一段話，提到了自由和民主，但他卻是用來為共產政權辯護。他說：「往往有很多人覺得只要提出自由和民主兩個大帽子，就把講共產黨好的人將了軍。可是如果冷靜一下想想這兩個名詞的意義，就覺得問題很不簡單。……民主和自由要點是在增進一般人的幸福。單單是可以投票選舉，票多的當選，並不見得就選到最合適的人，事實上所選的人往往很不帶勁。有許多重要問題往往不適合於只用服從多數的辦法來決定，因為徹底研究調查和說服工作，是非常重要而不可缺少的準備步驟。」

事實上，自由和民主的意義，並不如王浩所說的那麼可怕，以為「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可能有民主」。而王浩先生在這一論證上，就肯定了所謂社會主義的社會中的不民主才是對的，才是無懈可擊的。王浩在這討論民主和自由的段落裏，走了一條盡量揭出民主和自由理念實行上的瘡疤，或是只從民主與自由的不德之處加以提出，反而把民主與自由正面的價值與作用一筆抹殺了。

有時，我在想：為什麼像王浩這樣的一位研究哲學的人，在體驗了二十多年的美國社會的民主和自由，不唯不覺得民主和自由有什麼值得的地方，反而大加否定民主與自由，特別是談到中國的問題時。王浩提到了近百年來的歷史，而這百年來的中國史和中國歷史人物，如果不是為了在中國也能建立起民主和自由時，恐怕也決不會在歷史上掀起了偌多的事件。從君主變民主；從被帝國主義覬覦而企圖擺脫，從人民受愚弄而要自立自主等，不都是向着民主與自由的道路上邁進的嗎？何以王浩面對了中共的「嚴密組織」的控制，不唯不說其破壞了民主，反而稱之為一改「一盤散沙」的好對策。

可是，民主與自由的觀念，畢竟不是王浩等幾個人可以講幾次演說，寫幾篇文章就抹殺了的。因為就連中國大陸的統治階層的共產黨，實質上雖是專制，而在名稱上又不能不用「民主」和「自由」呢！

也就是為此，王浩在旅遊了大陸不及一個月，雖然不可能體會到大陸上的所謂「民主集中制」的政策實施，可是，不能不在文章中大讚而特讚了；他說：「有機會發展自己的能力和認識自己的工作意義，才是更重要的一種自由。所以把個人的工作和一個集體（生產小組、大隊、公社、全國等）的成績密切聯繫起來，可以增加工作的意義，因而增加個人的自由。」又說：「就民主一項來說，中國的民主集中制包括了許多上下交流、調查討論的通道。兩條路線的鬭爭，在各級各階層，都在不斷地進行，可以說是實現民主很重要的工具。……有人聽到無產階級專政，就想到寡頭或獨裁政治。其實中國的情形，正因為組織嚴密，反映民意的機會很多，而且很有效，因為在中國在各級組織內部公開講理是比西方國家更普遍的一種現象，而且不是靠錢和勢在背後操縱輿論和宣傳。」王浩所謂的自由，目前卻並不能為這一代的大陸青少年所接受。王浩所謂的民主以及輿論和民意，固然人民不能靠錢（人民無錢）和勢（人民無勢）來操縱，而眞正來操縱的卻是中共的教條式主義與思想，以及黨權和槍桿子。這些，王浩是不會不知的。在這方面，王浩既然熱中於馬列主義，何不再隨時看看「人民日報」和「紅旗」？要知，一如王浩所說：大陸政權對過份讚美是不太感興趣的，相信王浩眞的有「很多地方沒有想清楚，……有許多方面需要長期學習」的呢！

認識中國

論日毛軍事同盟

岳騫

據「紐約時報」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報導，周恩來曾於九月間面告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假使日本一旦遭受蘇俄進攻，中共即將在軍事上馳援日本。據稱，周恩來又表示，如果蘇俄派遣其遠東艦隊從海參威南下，出朝鮮海峽而駐防分隔日本和中國大陸的東海，又如蘇俄對日採取軍事行動，則中共便會援助日本，共同對俄，屆時甚至不惜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這個消息指出，毛共與日本已在田中訪問北平時訂有不成文的軍事同盟，而以蘇俄為其針對的目標。自該項消息傳出後，曾經陪同田中訪毛的日本內閣官房長官二階堂進，隨即向記者公開否認此說。

此一消息當時也曾引起舉世注意，其眞象究竟如何，除去毛周及田中，大平之外，也許尼克遜會知道一些，此外，恐怕眞正了解內情的人就不多。

筆者不敢對此作何推測，只說一說個人的看法。若依中國官廳習慣的公文程式來示此案，應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

何以說事出有因，必須要從毛澤東說起，毛澤東其人生就一付流氓性格，不論地位多高，年齡多老，始終不改，如果就毛澤東此類「語錄」輯起來，也可以印成一本小紅書，其他不論，只說與日本關係。一次日本一羣左傾人士訪平，毛澤東居然同他們談聯合抗美，並且拍胸說：「大家聯合起來，把美帝趕出日本，天皇當統帥，我替天皇當參謀長」，並要這羣人回去告訴日皇裕仁，但這批人雖左傾尚不糊塗，當時只當毛澤東說瘋話，未予理會，聽過也就算了。這次田中去平與毛澤東晤面，見面第一句話毛澤東就問大戰結束了沒有？毛澤東尚不至糊塗到不知大戰有未結束，而是故意「幽默」，可惜無此學養，說出的話並不風趣變成了瘋癲。

由此可以推想當田中、大平、毛、周四人見面時，必然要談到各方面的問題，中華民國、美國、蘇俄，當是討論的主題，大概一談到蘇俄，毛澤東那付流氓德性又出來了，也許會拍胸說道：「我們聯合起來對付蘇聯，他要是出兵進攻你們，我就在這邊動手，他要出動軍艦在公海活動，想截斷我們兩國的交通，我就用飛彈、潛水艇打沉它。」像這一類的話要毛澤東說出來，眞是易過借火，但田中並不簡單，他決不會接腔，因為只要田中說出一個字，都會被毛幫抓住作為證據。

同時還可以相信這些話不會出於周恩來之口，周恩來知道這些話關係太重要，如果由周恩來說出，將來毛澤東一變臉說周恩來勾通日本要進攻蘇俄，周恩來的罪名就會比劉少奇、林彪又多一條，叛徒、內奸、騙子之外，還要加上漢奸，周恩來自不會這麼傻。

以上是事出有因，何以說查無實據呢？因為在理論上是不可能的事。在日本方面來說，如果田中與毛周訂了密約，他就要面對兩大強國的壓力。首先是來自美國，美日之間有安保條約存在，日本如與另一「國」訂軍盟，必須要徵得美國同意，猶如從前兒子在外討老婆必須稟告父母，否則「不告而娶」是犯忤逆的，日本無論怎樣自吹是大國，但軍事方面仍然是美國的保護國，也是千眞萬確的，日本不告美國而同毛幫訂軍盟，美國將會向日本提出討論安保條約，日本將陷於混亂，田中既不左，又不瘋，何至出此。

另一方面眞有此事，日本將要準備接受蘇俄的壓力，此事如何發展，自難斷定，但蘇俄必然要對日本增加壓力，是可以想見的。當去年七月間田中當選日本首相即矢言要與毛幫復交時，八月間，蘇俄出動TU——十六型戰略轟炸機自海參威地區南飛，出朝鮮海峽，經東海迫近上海始回航北返。蘇俄此舉無異是對日毛雙方示威，當然進一步蘇俄艦隻也可能經朝鮮海峽南下，巡弋於中國東海與日本海之間，對日毛都將會造成重大威脅，日毛四酋會談，可能觸及這項問題，毛澤東又拍胸膊要截擊俄艦，但毛幫憑什麼力量去對付俄艦，田中、大平心裏都有數，不過是當作在天橋聽了一齣相聲而已。

此項經過，按說極端秘密，何以又會洩漏出去，就以後情況推測，洩漏消息當不是毛方，而是日方。日方雖然由內閣官房長官提出否認，但本意可能是為了證明確有此事，因為交外上的否認即等於承認，此事已成慣例。

日本有意洩漏日毛聯手對俄的消息，用意可能「挾寇自重」，向美俄雙方勒索。日本現政府藉毛以勒索美國的企圖已十分明顯，因為美日安保條約

的對象是毛幫，日毛眞的結有軍盟，安保條約根本就沒有存在價值，則日本對美國的依賴自然減低，美國所希望日本在經濟上貢獻力量，減少對美國的經濟侵畧，日本都可以置之不理，最少可以增加討價還價的本錢，至於對蘇俄，日本企圖更大，想以聯毛姿態，迫蘇俄讓步，簽訂和約，交還北部一羣島嶼。

毛幫也想將計就計，折散美日聯盟，尤其是明年美日安保條約到期，目前社會黨與共產黨在國會席位大增，必然又要發生共鬬，屆時田中內閣可能會考慮廢除安保條約，如果能作到這一步，毛幫對日統戰就獲得預期的成功。因此毛幫新華社也在去年十二月二日發表正式聲明，支持日本索還北部島嶼。不過，日毛雙方的把戲，對美俄均無影響，美國固然不爲所動，俄方更表示極大憤慨，不但不願交還北部島嶼，就連原來已有成議的開發西伯利亞計劃，此時也擱置了，至於日俄和約簽訂，更屬遙遙無期。

目前世局有一個極端微妙的現象，卽到處出現三角關係，大而如美俄毛，再次如日俄毛，甚至在越南戰場上，也出現了南越，北越與美國的三角關係，在中東，以色列面對着阿拉伯國家強硬的埃、敍、利，與溫和的沙、約。到處都在作三角式的鬬爭。美俄毛的三角鬬爭，最初是俄方居中操縱，自從尼克遜訪平，加深了俄毛的敵視，目前美國已居於中間的操縱地位，至於俄日毛的三角，日本則居於中間地位，可親俄，也可親毛，田中看透了這步棋，所以迫使毛幫聲明放棄賠償，周恩來不敢提釣魚台，但這齣戲恐怕唱到此處，要停下來休息了，因爲日本可以運用的謀畧已到了極處，日本人所想得到的好處，也達到了最高限度，田中決不敢眞的玩火，與毛結盟去對抗蘇俄，如果這樣作，只有替日本引來幾顆原子彈，此外別無好處。

毛幫目前的外交，表面看來十分熱鬧，但是，眞正活動的幅度卻極爲有限，以對美關係來說，毛幫固然想利用美國作爲抗俄的資本，但無論如何，毛幫也決不敢同美國聯盟，只能害單相思，而美國的態度卻異常明朗，卽是在俄毛爭端中嚴守中立，同時希望俄毛之間不要發生戰爭，美國此種行動，對毛的幫助並不大。

至於毛幫聯日，費了如許代價，若是爲了孤立中華民國，未嘗沒有一點作用，但是要眞用以對俄，恐怕連一根稻草都算不上，因爲日本在軍事方面有助於毛幫的，實在是個零。

目前還有一項不大爲人注意的問題，卽一九五二年毛澤東赴莫斯科給史達林拜壽時，簽署了一項爲期三十年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當時簽字人俄方外長維辛斯基已死，但毛方的周恩來仍然活着，這項條約是以日本爲目標，隱約間也指向美國，目前美毛之間沒有了衝突，日毛之間又有締結軍盟的呼聲，最妙的是這個三十年俄毛同盟條約，任何一方都未宣佈廢止，在法理上依然有效，現在將其中有關條文抄出，讓大家看看，共產黨人不僅騙別人，連自己都騙，二十年的舊賬翻出來看，毛澤東與周恩來都在閉着眼睛騙自己。

這項史毛同盟條約主文及重要條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具有決心以加強「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間的友好與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國主義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畧行爲上與日本相勾結的國家之重新侵畧，亟願依據聯合國組織的目標和原則，鞏固遠東和世界的持久和平與普遍安全，並深信「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間的親善邦交與友誼的鞏固是與中蘇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合的；爲此目的，決定締結本條約。

第一條，締約國雙方保證共同盡力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間接在侵畧行爲上與日本相勾結的任何國家之重新侵畧與破壞和平。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與日本同盟的國家之侵襲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國另一方則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

第三條，締約國雙方均不締結反對對方的任何同盟，並不參加反對對方的任何集團及任何行動或措施。

現在看看這項同盟條約，誰都會啞然失笑，美國那個糊塗總統杜魯門，一生只說過一句聰明話，卽「與共產國家簽訂的條約，其價值不如那張條約用的紙。」觀乎毛俄之間的條約，眞使人覺得杜魯門是先知了。不過，俄毛之間的條約關係畢竟存在，此點使日毛簽訂軍事盟約要受到了限制，所以說這次傳說中的日毛軍約，無非又是一種謠言，並無實際價值，而日毛之間的交往，恐怕也到了頂點，今後再想進一步發展，也不容易。

立國於世界上，必須要有一項原則，無論局勢如何變，基本原則決不能變，以英國而論，英國外交以現實著稱，英國歷屆當政者也堅信世界上沒有永久的敵人，沒有永久的朋友，但話雖然如此說，可是英國對英美聯盟的關係，對保衞西歐的決心，卻歷時數十年而不變，而英國人尊重民主自由的傳統，無論在任何險惡環境下，也決不會變，所以大英帝國雖在百孔千瘡之下，仍然屹立世界大國。中華民國政府自退出大陸之後，二十幾年來歷盡險阻，去年一年的處境，更如一隻船在大洋中遇到了冰山，但是我們仍然平安渡過，所以能如此，因爲我們的羅盤針沒有壞，我們按照既定的國策，穩步前進，任何外力的打擊，皆無損我們的根本。

反觀毛僞政權，二十三年來眞是波翻雲詭，千變萬化，世界上任何大國與隣國，它都親過，也都反過，自認是共產主義的正統，卻與資本主義國家聯合，對付另一個共產國家。至於在國內時反反覆覆，半年就製造一個運動，左左右右，變的次數，只有閻王爺知道，劉牢之一人三反，犬彘不食，毛澤東及共領導的政權，何止百反，這樣的一小撮人，而能永遠屹立不倒，有足理乎？

香港應辦「夜大學」

王屯

陪一位朋友去逛遊勞工處主辦的職業資料展覽會。看到人頭湧湧，全是讀中學的青年小伙子，我們這兩個年近中年的人，擠在中間，眞不好意思，我的朋友見好些青年人在一間旅遊攤位，討取些印刷資料，他也湊上去想討一份，那青年職員禮貌地說：「沒有了，對不起。」朋友不相信那青年職員不是眞的將印刷資料派完，而是看到他這麼年紀不肯給他，對我說：「不是我想來找參考職業輔導，是爲我的小舅子。」

他的小舅子是一活潑青年，太太父母死後，小舅子一直與他們一起生活，姐丈小舅情感融洽有如兄弟。

我們在「職業資料展覽會」看了一會，走出展覽會到大會堂餐廳室小坐片刻。朋友又談起他的小舅子來。他說：「我眞想不通阿B（指他的小舅）心裏打什麼主意？兩年前，他中學畢業後，考港大、中大都沒法考入，有一位同學介紹他到工廠去做技工，由二百多元幹到七百多元，其間只不過一年。可是他忽然不幹了，現在在一家洋行當一名小職員，月薪不過四百元。你可以代我分析一下他心裏究竟想什麼？」

「他滿意他現在這份工作嗎？」

「就是因爲他覺得很滿意才氣死人。每月七百元不滿意，每月四百元反而滿意，眞想不出什麼道理？」

「你有沒有問他什麼道理？」

「他說，在洋行，可有幾個談得來的同事，在工廠，他沒有朋友，工人領班也只讀過小學，他覺得早知要做工人，爲什麼要讀中學。雖然，我知道他是胡說的，據我所知，工人之中也有不少是中學畢業生。」

「當然也有他所說只讀過小學的領班。」

雖然香港人是很現實的，什麼「笑貧不笑娼」可說是香港一部份人的生存哲學，甚至億萬財富老闆，也得以拍鹹濕血腥電影賣座爲榮。可是從我的朋友所談的小舅的故事，卻剛好推翻了香港一部份人的生存哲學，看來他所爭取的是「較好的收入，不如有一個比較適合自己的工作生活氣氛。」

我的朋友再補充說：「你萬不可以爲我的小舅是個死要面子的一型青年，有一年暑假，他曾經自動到餐室當臨時侍者，做得很起勁呢！」

利用假期到餐室做侍者，或到外面找點打雜工作，這種風氣，是從美國社會傳染給我們社會的，據說不只是大學生或專修碩士博士的學生這樣做，連有些教授有時也喜歡這樣賺外快。

「那是一種風氣嗎？」我的朋友問。

「不只風氣而已，我想大約那跟接受教育者的普遍有關。」我說：「如果香港有一天，差不多每一個人都同樣有中學畢業的程度，工廠與寫字樓就沒有什麼分別了。」

當天回家，也許受到我的朋友的小舅的故事衝激，試行翻閱這幾天的報章，想找尋一點同樣的問題。

十二月廿日星島日報刊出一則重要新聞「政府已接納工業訓練諮詢委員會在最後報告書內所提出之建議，成立香港訓練局代替工業諮詢委員會。」

消息對訓練局的眞正工作計劃，沒有具體說明，不過顧名思義，可能是接受就業青年在就業前一個時期的專業訓練。在就業者本身說：這是一項明智的決定，比諮詢式的就業輔導會更實際。但，這能否解決了如我朋友的小舅子這類問題嗎？我想仍不會的，因爲那是一個心理問題，人究竟是一種心靈動物。一個青年人讀了中學，受到職業訓練，走上就業的道路，而這位青年，要是他的向上心是無止境的，對於他的向上心，如有一條比較現實的道路讓他看到，不致使他在無路可通時用幻想來編織自己的路，或不斷做種種僥倖的嘗試，那是最好不過的，要是我們的社會果眞有一條這樣的道路的話，這條路，絕對不是單數式「從學中做」之路，應是「從學中做，再從做中學，又再從學中做……」的複式之路。

林彪之死——

拋開國共間政治鬬爭的立場，就事實而言，林彪這個人在中共的頭頭中，可稱得上對中共政權有具體貢獻的人物，且先來看看他的一些「英雄」事蹟，民國廿六年九月率國民革命軍第一一五師大破日寇坂垣師團，乃爲平型關大捷，此是中共軍人在八年抗日戰鬬中所參與叫得出字號的兩個戰役之一。卅九年任「抗美援朝志願軍」司令員，冬夜搶渡鴨綠江，運用渠自創之「三猛」、「四快一慢」……等戰術，擊退以美軍爲骨幹的聯合國部隊至卅八度線。五十一年十一月在藏邊主持對印度侵畧軍的自衛反擊，旬日之內，淸除中印邊界東西段傳統習慣線內所有印軍據點，五十八年三月，更親赴珍寶島中蘇武裝衝突地域作戰畧佈置，迫使蘇軍放棄固守珍寶島打算。

但是，不幸的是，他長久處於中共那種爭權奪利的打鬬中，或說是耳濡目染，或說是爲求生存，不自覺的一再被老毛利用，初則在「遵義會議」助毛鬬倒周恩來，又在「王明路線」的鬬爭裏打倒了陳紹禹，繼而應毛澤東之令搞垮彭德懷，最後在「文化大革命」裏，做了消滅劉少奇勢力的急先鋒，終於在這池混水中，成了老毛政權下的犧牲品，不但遭人謀害，落得個不明不白的悲慘下場，而且，死後還被人栽上一贓，背個黑鍋，說成是政變失敗，逃亡蘇聯途中墜機身死，站在一個中國人的立場，只覺得可憐又復可笑。

有理由相信，林彪身後加諸他的一切罪狀，多是無中生有編造出的謊言！就所謂的墜機死亡而言，事件發生後五日，蒙

建立這條路，從就業輔導，從就業訓練，也不過是一條走單數之路，不是走複數之路。走複數之路，應從教育方面再發展做起，那就是本港應從速辦「夜大學」，容納一部份有抱負而沒有經濟能力讀大學的中學畢業生。如果我們的社會能容許青年在中學畢業後進工廠工作，在工作中他們可以進夜班大學求深造，及他們專修完夜班大學課程後，當可以找更佳的職位，然後將自己原有的職位讓給新來的一批中學畢業的學生。這正是美國今日的制度，也是香港今日不但最適合可行，同時也是最急切待行的方法。

據教育司署統計，截到去年九月三十日止，在本港各中英文中學攻讀的學生共二十五萬九千九百四十二名。可以預計這二十多萬青年，將來能進大學或出外洋留學的僅屬很少數。他們將進社會工作。如果我們的社會，沒有讓這班職業工作中的青年安排再進展的道路，他們將以為一走上職業工作崗位後，便註定了必須如此過其平凡的一生，在這種情形下，越是有抱負的人會越因抱負最抑制而變得更憂鬱，但如果給他們安排一條可以更進展的道路，會讓他們不斷維持「從學中做，從做中學」的志趣，一直自我深造下去，這不但對於經濟文化社會的進步，會作出更大的貢獻。而同時也可以使他們再發展時，讓後來的人得到原來的位子，根本疏通了「畢業就失業」的恐懼。

本港現下已有不少職業專校，但缺乏進一步的正正式式「夜大學」，這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教育制度問題。我想只要政府肯拿出決心，釐訂一個完全合法的「夜大學」的計劃，相信會有不少對教育事業熱心人士，響應辦學。跟着這個制度的出現，十年二十年之後，本港必造就出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專家。

又據十二月二十八日華僑日報一則新聞報導，引述勞工處青年就業輔導組發言人的意見：今日工業部的半技工，薪金也不比普通文員低，而一位技術性工人，平均每月工資有七百至一千元。可見我的朋友的舅子的心理問題，並不是單獨存在的問題，而是一種普遍存在的問題。解決這問題的方法，輔導與訓練未必能滿足一般上進心強烈的青年。本港每年中都有不少來自英國的問題專家，在本港逗留一個時間，了解一番之後，都發表一些分析性的談話，但好像沒有人提過倡辦「夜大學」的建議，不知是那些專家們沒有想到，抑或不敢去碰英國現存的教育問題，不知是不為，抑或不能，這是熱中於本港青年出路問題的大人先生們，值得去深思的事。

最近逝世的美國前總統杜魯門，生於一八八四年，在他那時代，美國教育尚未十分普及，杜氏中學未畢業就出來工作，當過鐵路計時員、銀行書記、記帳員，後來在他父親的農場，做了十年農夫，第一次世界大戰從軍赴法國打仗，升到憲兵上尉，停戰後回國開一家小型服裝雜貨店於堪薩斯，一方面進「夜大學」專修法律，入學時是三十九歲，畢業時是四十一歲，跟着他的店子執笠，便在法院當推事，從此才一帆風順，被選為參議員、副總統到總統。像杜氏這種攻讀而學位被承認，是他成功的關鍵。如果他生在一個沒有美國教育制度的國家，杜魯門也只好過其平凡的開店子生活以終其一生了。香港雖然不需要杜魯門這種人才，但在經濟文化上必跟着社會發展而需要更多的人才，所以說，一個健全的社會，必須在教育方面給有抱負的人有自我發展自我造就的機會。進步的社會，應先在教育方面求進步，教育進步了，一切會迎頭趕上的。

悲劇式的結局

古新聞社及蘇聯塔斯社所發表的「……機上九人全部死亡，驗屍結果無人年齡超過五十歲……。」這使八個月以後王海容的林彪逃亡聲明成為不攻自破的謊言！反倒是大陸上民間廣泛流傳的，溫玉成在毛周的唆使下，藉中央開會為名，暗殺林彪於會場外的說法較為可信，不然，實話實說，又何必要佈置個那麼久呢？

再來看所謂林彪的反黨反毛實證——「五七一」（武裝起義）工程紀要，眞是繪形繪影，活神活現，但如從林彪的個性及背景來分析，則令人懷疑，林彪是個富貴不忘其妻式的鄉土型人物，怎敢會掉頭來反對一手栽培他的毛澤東呢？更莫明其所以然的是，發表過「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力主堅持老毛反帝反修路線的他，竟會一夕間成為出賣人民，投靠蘇修的賣國賊，眞是無法思議！

最近，毛政權公佈了一九六六年七月老毛給老婆江青的一封私信，其內容更是荒唐無稽之極，一九六六年是老毛停止躲藏定下身來敢向劉少奇開火的那年，正是勝負未明的時候，以一個喊過「蔣委員長萬歲！」的人的個性，那又會不滿意林彪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呢？何況，高舉毛澤東思想，林彪又不是始作俑者，亦非該時才起頭的，怎麼會輪到他作舉偉大紅旗的「罪人」呢？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唯一想得通的解釋是，「文革」的打擊面是太深太廣了，劉、鄧、羅、彭、陸、楊、陶被打垮了，老毛的權是奪回來了，但是幾十年心血建立起的黨，歷經艱苦的老幹部也都給整垮了，暴亂中無辜的殺害，更搞得人人心埋怨恨，為了轉移他們仇恨的目標，為了推脫當日「文革」爭權中刻意迫害共幹肆虐人民的責任，就這樣，喊了一輩子「毛主席萬歲」的林彪就註定了扮演個替死鬼的角色。

總而言之，「五七一」工程紀要也罷！毛、江私書也罷！若都是如假包換的眞玩意，那也僅指出，英雄一生，糊塗一世的林彪最後也算搞通了他與老毛間陳宮、曹操的聯想！正如「紀要」裏所講的，「……他（毛澤東專用，下同）製造矛盾，製造分裂……以達到維持他統治地位的目的……他是個懷疑狂、虐待狂……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方休……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羔羊。……」老毛的眞面目至此在他眼中暴露無遺，可嘆林彪，不願作替罪羔羊也是為時已晚了，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任俠

中共對科技人員的訓

科技人員的網羅和培養

一九四九年六月，「中華全國第一次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成立，開始對大陸科技人員的調查工作。該籌備會在上海、南京、杭州、瀋陽、武漢、濟南、太原、石家莊、天津、北平、西安、鄭州、長沙等地設立了十三處分會；其下又各設若干支會，負責登記各地的科技工作者。

同年十一月中共「中國科學院」正式成立，其基本任務也是積極地「調查全國科技人才」。在這方面的主要活動有二點最值得注意：

第一、根據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名單，決定三十五位「投票人」，由這些投票人分別在他們自己所專長或所熟悉的學科中推薦數個以至二十個專家，召來中國科學院服務。

第二、號召旅外科技人員回大陸。據說，中共是預定爭取一萬人左右「回大陸」的。

但截至一九五七年底，由各國先後返回中國大陸的科技人員，據中共資料報導，最多不超過二千五百人。而在這不到二千五百人之中，只有四十二人是比較有較高科學水平。其中重要者有李四光、錢學森、趙忠堯、郭永懷、熊慶萊、程茂蘭、羅時鈞、汪德照等。

雖然在這一時期有過二千五百名留學生被中共爭取到返回中國大陸，但據中共估計（至一九五七年底止），仍有大約一萬名中國科學家居留在美國、英國、法國、荷蘭和日本等地。而中共之所以急切爭取這些人回國，其主要的目的就是為解決他們對訓練有素的人才的迫切需要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自「中國科學院」成立（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以後，中共便採取由各研究單位招收「研究實習員」的辦法，這是在培養科技人員制度還未確立前的一個過渡措施。「研究實習員」的投考資格，限於大學畢業程度。被取錄後，由各研究單位的老科學家分別帶領，一面要他們充當助手，一面要他們跟着學習。服務的年限不定，視其工作成績而得以隨時晉級為「助理研究員」。

到一九五五年八月，中共「國務院」通過「中國科學院」的「研究生暫行條例」，這是中共確立培養「生力軍」的制度之始。按這個條例的規定：「研究生畢業以後，由『中國科學院』授予科學副博士的學位。」據說這是仿效蘇聯的制度，所以一般就把這種研究生稱為「副博士研究生」。及至同年十一月，「中國科學院」即開始招考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初定錄取五十名，分配給理論物理、物理化學、種子植物分類學、生物化學、礦物學等五個專業各二名；代數、彈性力學、宇宙線、分析化學、土壤微生物、地質構造學、鋼鐵冶金、石油化學、辯證唯物主義、中國近代階級關係等四十個專業各一名。

至一九五六年，「中國科學院」又開始招考第二批「副博士研究生」，初定錄取三百二十一名，分配給一百七十六個專業，後增為三百六十一名。

然而，關於「副博士研究生」培養的問題，在一九五七年竟發生爭論。爭論主因是「副博士研究生」的制度不善，備受各方攻擊，而帶領「研究實習員」的辦法又未取消，其時正值「鳴放」當中，意見紛歧，有的主張繼續帶領「研究實習員」，有的主張乾脆培養「副博士研究生」，也有主張實行「雙軌制」即既帶領「研究實習員」，同時也培養「副博士研究生」。而「副博士研究生」制度之所以受人攻擊，主要是「副博士」這個頭銜帶有誘惑性，高校學生、機關的在職幹部都想取得「副博士研究生」的資格以滿足個人的虛榮，這自然影響很多人的情緒。有些人說，這並不是「向科學進軍」，而是「向副博士進軍」。至一九五七年底止，「副博士研究生」這個頭銜已被中共廢除。

中共除了在國內大量培養「生力軍」外，並同時把大量的大學生送到蘇聯和東歐國家去進修。據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北京「俄文友好雜誌」報導稱，從建政權到一九五七年止，被分別送到十四個國家留學的中共大學生總共有一萬七千〇七十五人，而於一九五六年學成返大陸者，只有三百名；一九五七年也只有三百五十一名。此外，尚有大約八百名科學家、優秀的大學生和有研究能力的技師，前後通過到蘇聯作短期學習和研究訓練來適當地提高水平。而中共的這種作法，目的是加強科學院工作的特別措施。

科技幹部的擴充

到一九五八年，各高校在工、農、醫、理等方面的畢業生，即已有了顯著的增加。據資料統計，截至一九五八年底為止，工科畢業生十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五人；農科二萬六千〇三十一人；醫科三萬九千〇十八人；理科二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人，總共二十一萬八千〇九十六人。除一部份繼續深造外，應屬於「科學工作人員」了，其總數不下二十萬人，卻又超出中共所發表的數字甚多。

由一九五八年至六三年，中共為了對其本身經濟的需要，從一九五八年開始，在原有的基礎上，又進一步地大量培養科技人才，大辦科技學校和增添各式各種的實驗儀器。

因此，在一九五八年即中共大搞「三面紅旗」開始，「中國科技大學」即宣告成立，專以培養科技幹部為主旨。

由於中共的「三面紅旗」展開到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即宣告全面破產，而嚴重造成了連續三年的大陸饑荒——即由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饑荒期。

因此，從一九六二年開始，中共便即轉變其對科技人材培養的方針。這一方針，在當時的「紅旗」雜誌第十七期便有一篇題為「關於科學人材的選拔和培養」的文章中特別指出說：「應該事實求是地把少數傑出科學家的作用，放在勞動羣眾創造歷史的基礎上，放在科學上作過大大小小的貢獻的一般科技人員之中」。該文中並又透露出「一個時代的科學水平也總要有這樣一批傑出的人物來代表，

這是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此外，該文還建議中國大陸上的所有科技人員都必須要「學習蘇聯、德、美、英的作法，以一批優秀科學家作爲核心，組織一個個的學術研究中心」。至一九六三年底，這一方針仍舊施行。

一九五九年以後，中共對國外科技人員已無法爭取。又因與蘇聯的關係惡化，派遣留學生已成問題。因此，中共的「高級科技人員」只剩下下列的三個來源：一、中國科學院畢業的「研究生」；二、「研究實習員」，而「研究生最多不超過二千人，「研究實習員」數字則不詳；三、中國科技大學的在校學生約爲六千四百名，這是以一九五八年入學人數一千六百名作出的估計數字；各高校的研究生約二千名。

「文革」對科技人員的摧殘

一九六四年至六九年，中共的科技工作是相當矛盾的；一方面大力進行核爆試驗工作；另方面則迫害科技人員。但在兩方面的工作開展中，中共所遭到的阻力是相當大而且嚴重的。

由於中共「文化大革命」的運動，必須要大舉清算「打倒科學界的黑線人物」，以及對整個大陸的科學部門，進行了一次大檢舉與大掃除。據報載，這些科學技術人員之所以受到檢舉與清算，是因爲「長期以來追隨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在科學界大力販賣資產階級黑貨，抵制毛澤東的無產階級路線，企圖復辟資本主義」。又稱：「科學家無法離開外國課本，也無法掙脫外國傳統的框框；至於科技部門的組織，已經成爲一個培養脫離政治、脫離現實和脫離羣眾的修正主義學閥的溫床。」

當「文化大革命」進入一九六八年一月以來，中共便對科學技術界大開殺戒，造成有科學技術人員給「紅衛兵」打死，有被迫自殺，更多的則受到降職和批評處分，並又分別受到「隔離反省」、「隔離審訊」和「勞動教養」等處分：

據綜合當時中共報刊（如「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紅旗雜誌」等）以及「紅衛兵」報紙（如「科技戰訊報」、「進軍報」等）透露，和筆者手頭所掌握的確實資料所知，在這一階段，已遭殃的科學技術專家，計有一百七十七名。

從上述一百七十七名著名的科技專家被整看來，中共如此那般任意折磨虐待科技專家，這對於往後中共的科學技術工作的發展，肯定是很難有機會達到世界的先進水平的。

同時，從這一百七十七名著名科技專家被整，又可以明顯地看到，這些被整的科技專家，對中共政權是多麼的生厭和不滿甚而羣起反抗的。因此造成在這一階段中共在各項科學技術進行中，尤其是核爆工作常出毛病。最明顯事實證明，是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間，新疆羅布泊核試炸毀工作人員及部份設備；青海火箭基地試放火箭方向錯誤，結果下墜，引致存放的四十枚火箭意外爆炸，死傷科技人員達一百八十名；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九日進行之第十枚試爆造成郭永懷博士之死，等等。

用、培養和摧殘

李毅

科技人員的反抗

由一九七〇年迄今，除了進行一連串核爆試驗之外，尚大力進行對其他科技工作發展的。

據估計，直至現在，中共全部的科技人員約爲一百萬人左右。其中有四萬人是從事科學研究的科學家，有三十萬人是設計的工程師，有六十五萬人是技術專門人員和科技行政人員。

在「文化大革命」中已遭整肅的一百七十七名科技專家中，到今天已獲「解放」的只有下列十人：華羅庚（「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所長）、錢偉長（「清華大學」力學教授）、劉仙洲（「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委員）、曾昭掄（「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委員）、貝時璋（「科學院生物研究所」所長）、茅以昇（「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副主任）、童第周（「科學協學」會員）、梁思成（「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於一九七二年初病故）、林蘭英（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員）、潘純（「科學院對外聯絡局」副局長）。長期相安無事，僥倖過關而又比較權威的科技專家計有：施汝爲（「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長）、趙忠世（「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長）、周培源（「科學院技術科學部」主任）、嚴濟慈（「科學院數學物理化學學部」常務委員）、錢學森（「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五人。

在一九七〇年的一年中，大陸上的科技人員的思想，比較突出的就是嚴重出現「三派思想」，與中共政權對抗到底。據七〇年初的「人民日報」發表文章也會承認並指出，科學院和所屬研究所，有大多數領導和研究人員都是出身於「剝削家庭」，且個人經歷也很複雜，都是過去受「資產階級教育」的。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改造」工作中，由於劉少奇及其在科學院和所屬研究所的代理人瘋狂推行「專家治院」、「技術第一」、「爬行主義」、「洋奴哲學」等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科研路線」，這不但使他們的思想沒有改造好，且有些竟成了「劉少奇復辟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長期以來都是與中共政權對抗到底。

因此，中共除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迫害的一批爲數近二百名所謂「資產階級的反動權威」、「特務」、「叛徒」、「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的科技專家外，在七十年代的開始，竟又把不少所謂「漏網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科技專家揪出來，進行嚴酷之清算和鬬爭：一是將情節嚴重的遣往各地集中營的農場迫令「勞動改造」，使之長期受肉體上的磨折和精神上的虐待；

二是對「罪名」較輕的則舉辦「學習班」，「用毛澤東思想」進行「再教育」。一方面對他們的所謂「資產階級世界觀和學術觀點」進行狠批猛鬬，一方面則迫令對「追逐名利、技術第一、知識私有、輕視工農和中了劉少奇的毒」等作自我醜詆式的檢討。

阿爾索浦對中共「小罵大幫忙」

待旦

「星島日報」駐美國特約記者梁厚甫先生，在一篇通訊裏談到美國新聞文化界如何報導大陸的問題時，為我們介紹了一位非常著名的專欄作家——阿爾索浦，也介紹了阿爾索浦報導中國大陸的辦法。梁厚甫先生寫來雖然平淡，但卻有不少可以發人以深省的地方，頗有加以發揮的必要。

阿爾索浦對中共態度的轉變

阿爾索浦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原本是飛虎隊陳納德將軍的屬下，後來從事寫作，蜚聲報壇。梁厚甫先生這樣寫道：「為什麼要提起阿爾索浦呢？因為在晚近的美國報人中，最沒有可能去訪問中國大陸的，是阿爾索浦，而阿爾索浦去了。去過大陸之後，最沒有可能替大陸吹噓的，是阿爾索浦，而阿爾索浦在極主要的環節上，卻替大陸吹噓了。美國記者們茶餘酒後閒談，認為能與尼克遜之訪問大陸，異曲同工的，只有阿爾索浦之訪問。其實，把尼克遜與阿爾索浦來相提並論，本身就是一種新聞性。因為，在晚近華府的記者羣中，最能掌握尼克遜政府的政策的，是阿爾索浦，與基辛格博士最為交稱莫逆，出入與俱的無冠皇帝，也是阿爾索浦。」

阿爾索浦在美國新聞界中，一向以反共著名。正像尼克遜在美國政壇，一向以反共著名一樣。正因為這樣，在阿爾索浦的專欄裏，常反映着白宮的意見。對美國的全球戰畧，阿爾索浦的看法，跟尼克遜以及基辛格的看法基本上是相同的。尼克遜政府對中共的政策改變了，阿爾索浦態度的轉變也是必然的。尼克遜訪問北平，改善與中共的關係，阿爾索浦對中共也來一個「小罵大幫忙」。但這並不等於說他們業已放棄了最基本的反共立場，而只不過是權變而已。

美國往昔的反共是反對整個共產世界，把共產國家當作一個整體來反對。而五十年代，共產世界的確也是一個整體，是一個以蘇聯為首的整體。其他共產小國，包括中共在內，只不過是蘇聯的僕從而已。

美國一向把蘇聯視為頭號敵人，在中蘇共「友誼牢不可破」的時期，為了反蘇就必須反中共，就必須包圍和截阻中共。可是跨進六十年代，中蘇共之間發生了嚴重的思想分歧。共產主義世界開始呈現裂痕。六十年代初期，儘管不少共產黨都曾努力彌補這道裂痕，可是他們的努力終告白費，共產世界也正式分裂為中、蘇共兩大集團，而且還有一些飄浮於兩者之間的碎片（如羅馬尼亞等），這些碎片由於受到雙方面的引力作用，時而可能變得較為親蘇共，時而又變得較為親中共，在這種新形勢底下，美國也就不能不修訂它的反共政策，必須考慮聯合中共反蘇，還是聯合蘇聯反中共，抑或兩者都反？考慮的結果，美國決定聯合中共對付蘇聯。這種決策，既造成尼克遜訪問北平的後果，也使阿爾索浦改變了他對中共的態度。倘若站在美國立場來考慮問題，這種決定毫無疑問是明智的，這便是尼克遜的成功。

一、足以威脅到美國的西歐盟友和美國本土安全的是蘇聯而不是中共。有力量跟美國在全球對抗的是蘇聯而不是中共。美國把蘇聯視為頭號敵人那是很自然的事。

二、詹森政府時代，美國左右開弓，既反對蘇聯，也反對中共。這樣做的結果自然是既吃力又不討好，使美國在越戰中泥足深陷，動彈不得。而最危險的便是這樣做，有導致中蘇共復合的可能性。當然，這並不是說詹森低能，而尼克遜的見識卻高人一等。只是因為詹森執政時，根本沒有出現中共願接受美國和解提議的可能性。等到「珍寶島事件」爆發，不久，詹森就下台了。

尼克遜登台執政後，由於受到「珍寶島事件」的刺激，由於中蘇共數百萬大軍在邊界對峙，中蘇共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危機日趨嚴重。尼克遜政府認眞考慮如何修改對華政策。而中共方面，由於在蘇聯百萬大軍的重壓下，也開始考慮到聯美抗蘇的策畧，這種新形勢導致去年（七二）春的尼周會談。

阿爾索浦也因為新形勢的出現而改變，從強烈地反中共變為「小罵大幫忙」。過去阿爾索浦也是把中蘇共當作一個整體來反，為了反蘇必須反中共。可

是現在由於中共也反蘇，阿爾索浦便集中火力反蘇而不反中共了。由此可見阿爾索浦的觀點，跟尼克遜政策的吻合之處。

今昔的大陸比較，就是幫中共的忙

世局如棋局日日新，最不可能跟中共修好的美國，竟然與中共修好了，最沒有可能去訪問中國大陸的美國報人——阿爾索浦，也去大陸進行訪問了。最沒有可能爲中共吹噓的阿爾索浦，在主要環節上卻替中共吹噓了。但他爲中共吹噓的方法卻跟別人不大相同。「星島日報」駐美特約記者梁厚甫是這樣報導的：

「阿爾索浦去了大陸之後，其所寫的報導，和其他的美國記者甚而學人如費正清等的報導，有一個主要不同的地方。好些美國記者和學人，把大陸和美國來比較，或者把大陸和其他地區來比較，阿爾索浦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僅限於把今天的大陸，和往日的大陸來比較。一些深文周納的美國記者，認爲阿爾索浦這樣的寫法，是賣弄他對往日中國的認識，但是，阿爾索浦認爲，只有這樣寫，才能掌握到主要的環節。阿爾索浦的寫法，主要一句話，是『小罵大幫忙』，對他的繙譯員，開了幾次的玩笑，對中共的反蘇，認爲是誠心誠意。阿爾索浦把今日的大陸和往日的大陸來比較，那已是最大的幫忙了。」

梁厚甫先生認爲，「把今日的大陸和往日的大陸來比較，那已是最大的幫忙」，這種見解是正確的高明的。所有華裔留美學生和海外資產階級大學生，訪問大陸之後，都毫不例外地拿今日的大陸跟往日的大陸相比較。他們自以爲公正，自以爲是如實報導。事實上就是在重要環節上，爲中共吹噓，幫中共最大的忙。」

今日的中國比二、三十年前的中國大陸進步，這一點也不足爲奇。因爲整個人類都在進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世界上還沒有飛機，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人類已經發明原子彈了。五十年代初期，人類還視太空旅行爲神話，可是現在，人類喜歡什麼時候登陸月亮就可以飛去月球。這些成就是全人類的成就，是科學高度發展的必然結果。美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絕不會把太空人登陸月球，完全歸功於尼克遜的「英明領導」，歸功於「共和黨」的正確路線。而是把這種成就，歸功於所有的科學家，歸功於全體人民的努力，歸功於科學的發展。他們絕不會愚蠢到相信，沒有共和黨，沒有尼克遜的領導，他們的太空人就不能登月。可是在談論中國問題時，他們卻很奇怪地使用另一套邏輯。

二十餘年來，中國大陸的工農業有了一定的發展，那是千眞萬確的事實。過去沒有工業的地域，建了一些工廠。過去中國不能生產的石油、汽車，現在中共能夠生產了。過去中國大陸沒有那麼多蓄水庫，沒有那麼灌溉溝，沒有那麼多電力站。不錯，現在都有了。可是爲什麼不拿二、三十年前的人類世界跟今天的世界相比較呢？爲什麼不拿二、三十年前的美國、英國跟現在的美國、英國相比較呢？爲什麼也不拿二、三十年前的香港、台灣，跟現在的香港、台灣相比較呢？光拿今日的中國大陸，跟二、三十年前的中國大陸相比較，即使報導完全屬實，也是幫了中共一個大忙。

二、三十年前，阿爾索浦只是一位寂寂無聞的低級軍官，現在他已經是一言九鼎的，蜚聲國際的專欄作家。二、三十年前楊振寧只不過是一名不爲人所注意的大學生，現在他已經是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物理學家了，已經是諾貝爾獎金的獲得者了。爲什麼他們忽視了自身的巨大變化？爲什麼忽畧了自己在二、三十年漫長的歲月中的發展？爲什麼忽視了美國、香港、台灣等自由地區在這二三十年中的巨大發展。而單獨注意到中共的發展呢？誰說這不是故意幫中共的忙！

拿今日的中國大陸跟二、三十年前的中國大陸相比較，使人覺得成績可觀。可是倘若拿中共建設的發展速度跟香港、台灣比起來，只會使人覺得這種發展十分緩慢，根本談不上什麼成績。二、三十年前廣州跟香港是不相上下的城市，廣州只有比香港更大和更繁華。當時的香港就沒有一幢大廈可以比得上聳立在珠江河畔的愛羣大廈。可是現在怎樣？今日的香港跟今日的廣州比起來又怎樣？在香港連徙置大廈也樓高二十多層了，可是只有十三層高的愛羣大廈，至今仍然是廣州市最高的建築物之一，僅次於新建成的「和平大廈」（位置海珠公園附近）和新愛羣，仍居第三位，能夠說這二、三十年來廣州比香港發展得更加迅速嗎？

那些爲中共所謂的「成就」吹噓的人，內心也十分清楚，他們拿往昔的中國大陸，跟今日的中國大陸相比較，實際上就是幫了中共的大忙，只是口頭上不肯承認而已。

也許有人要說，近二十餘年來中國大陸的發展速度比前二十餘年迅速。也就是說，五、六十年代中國大陸的建設比三、四十年代迅速。這一點也不假。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科學發展的迅速也是愈來愈迅速的。

發現使用銅、鐵器以前，人類在舊、新石器時代，停留了一段異常漫長的歲月，可是鐵器一發明，人類生產便來了一個大躍進，人類社會也躍進了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拋棄了千、萬年來習慣的原始公社的生活方式。人類開始使用鐵器，至今也只不過是幾千年歷史呢！

蒸汽機發明之前，人類長期停留在使用畜力時代，但蒸汽機的發明，火車的出現也就推翻了幾千年來的封建制度，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工業也就愈來愈發展，城市也愈建愈龐大。

而噴射機、原子動力的出現也就使人類進入了原子時代、太空時代。這一切的發展不也是愈來愈迅速嗎？全世界那一個國家和地區於五、六十年代這二十年，不是比三、四十年代這二十年發展得更加迅速呢？中國大陸近二十年比前二十年的建設發展快一點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何況三、四十年代中國正處在戰爭之中。戰火燃遍了大半個中國。既要抵抗日本侵畧，自然不能集中全力搞經濟建設。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大陸，滿目瘡痍，那是必然的，豈可以拿那時的情形跟現在的情形相比較？

橫眉語

近來明報的大主筆謬論甚多，各方俱有不良反應。本期採用了兩篇「田雪」的文章，都是針對這些謬論而發，值得一讀。

田雪

名詞簡化與混淆

「明天參觀蹄跌。」「蹄跌是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之一。」「蹄跌」是什麼東西？一九七一年初冬，香港兩個學生代表團訪問北京時，中共官方指派的嚮導員口沫横飛宣揚「蹄跌」如何如何偉大，弄得大家一頭霧水。後來才弄清楚，原來這個幹部所說的是「地鐵」，這兩個字是「地下鐵道」的簡稱，這種簡稱在北京和大陸其他城市已經流傳，成爲「統一語言」，人人都懂，但初次聽到這個名詞的人，卻不免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名詞之簡化，目的是爲了方便，但簡化到使人不明所以，而必須加以解釋，這就非但不方便而且增添了麻煩。

現在香港也要建造地下鐵道了，所幸尙沒有「蹄跌」之類使人混淆的名詞出現。「地下鐵道」這四個字的意義很明確，任何簡化皆屬多餘。在香港有許多四個字或四個字以上的習用名稱，我們在日常使用中並不覺得麻煩，如果硬要加以簡化，反而會引起謬誤。譬如瑪麗醫院、大角咀碼頭、石梨貝水塘，若簡稱爲瑪院、大頭、石塘，豈非多此一舉？

如果硬要把「地下鐵道」四字簡化爲兩個字，則採取「四穿六」方式唯有如下六種組合：地下、地道、下鐵、下道、鐵道。結果都只能增添麻煩。如果用「地下火車」四字作四穿六遊戲，也許可以產生較爲順口的組合，但必須指出，目前幾大財團準備斥資七十億至一百億元在香港興建的是地下鐵道而不是地下火車。若在報紙上出現以七十億元建造地下火車的消息，一定會被人當作大笑話，僅爲獲取地下火車，只需三百萬元向外國購買一列，根本不需要集資七十億元咁大陣仗者也。

名詞之簡化，必須避免因詞害義，若憑一己之好惡而力加提倡，結果是自說自話。任何簡化名詞必須使人一看就明白，而且不能歪曲原意，否則只能自彈自唱。譬如有個人說：「星頭前愛場交塞」。這是什麼意思？即使不引起聽者想入非非，也必須加以解釋，他的意思是「天星碼頭前愛丁堡廣場交通擠塞。」

各打五十大板

在香港讀中文報紙，可眞要小心啊！一不留神，就會在思想上被人賣猪仔。倒不是因爲在這些報紙上有接受特殊津貼的社論或外國政府新聞機構姑隱其名的專欄，而是因爲在許多是非黑白的根本問題上時常被故意混淆。

最常見的一種混淆，是所謂態度中立，或稱立場超然。故且不論今天的中國人看中國事是否有可能中立，也不論中立是好是壞。但掛羊頭賣狗肉式的中立，或站在外國人立場上對中國事務發表超然意見，則無論如何有辱「中立」兩字的原義。有些人今天抨擊一下國府，明天批評一下中共，就沾沾自喜以中立者自居。如果這種各打五十大板式的態度也可以稱爲超然，則「超然」兩字的清高意味就蕩然無存了。英國人或愛爾蘭人看中國問題，可能有眞正的中立。但英國人看英愛衝突或中國人看國共鬬爭而採取所謂中立態度，則就立卽牽涉到另一個問題——愛國。

說起愛國，在那些「中立」報紙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種論調，認爲愛國與愛政府是兩回事，反對自己的政府不一定就是不愛自己的國家。這話應該分兩方面來說，愛國與愛政府的確是兩回事，世界上偉大的革命家都是爲了愛國而推翻原有政府的，例如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沒有人會認爲是叛國行爲。但問題的另一面是世界上所有的賣國賊也都自稱「愛國」，大漢奸如汪精衛，當舉國上下赴湯蹈火共禦外侮之際，投敵建立僞政權，他也強調國家和政府不能混爲一談，自稱反對重慶政府而不反對中國，甚至還揚言要「救中國」。所以，每當那些自稱具有「西方民主觀念」的人高談「愛國不一定要愛政府」之類的話時，讀者們就需要憑自己的頭腦判斷此人究竟像孫中山還是像汪精衛？

讓我也學那些自稱飽受西方民主思潮薰陶的人來說一句：受外援而堅守應有的原則，並非可恥，國府和中共都曾受美援和俄援，事實證明國府和中共都沒有把中國出賣給美國或蘇聯，但受了外援而硬要裝出一副「公正」的各打五十大板姿態，就是立心不正了。

談缺德與盜道

珠遺閣隨筆

這裏是個缺德的地方，所以許多人做出來的事，都十分地缺德，祇因時間既久，已積非成是，大家見慣不怪了。

且舉幾件缺德的事，以証吾說。

某酒商，現在已經聚財千萬，據說，他之能夠發達，完全靠着出售假酒，兩枝原裝白蘭地，經他改造之後，摻上些酒精和涼水，即變做五枝，且無半點破綻；零售的中國酒是不能摻水的，摻水則不起酒花，虧他有辦法，竟想到摻之以童尿。如果向他買酒，等於買尿喝，這有多缺德！

也有個商人，原先販毒起家的，若干年前才洗手不幹，改做正當買賣，論財富，總要以億計，但他有一個很大的遺憾，就是太太生了三個女兒後，忽然患上子宮癌，看來子嗣已無指望。這事放在平常人家，本來無所謂，而他因財富太多，想着死後須落在女兒手裏，豈非平白地便宜別人？他日夜尋思，越想越不是滋味，轉而和太太商量，打算娶妾侍，又不獲許可，反因此和太太屢生口角，有時還大打出手。最後，總算太太讓步，准他物色一個女的，但只當是偷着玩的，不准「入宮」，也不給予名份，一旦「玩」出兒子來，實行「要仔不要𠝹」，若是「玩」出的不是兒子，則補上些錢，「仔𠝹全不要」。這地方的錢可通神，不久居然被他「玩」上一個女的，聽說還是什麼書院畢業的，真缺德透啦！

再說一個在衙門裏辦事的，職位是小伙記，收入不多，僅夠養兒活口而已，他覺得沒出息，希望升幾級，爬上大伙記的位置，怎奈工作表現很平常，又爬不上去。有這麼一天，他的靈機一觸，竟然想出個立功升級的法子來。起先，他找到個窮朋友，盡情陪着吃喝玩樂一番，繼而向之吐露自己的苦悶，最後要求那朋友幫忙，扮演一個獨行盜脚色，持槍打刧某間銀行，由他捉去領功，並說明案子經他手辦，絕無危險，認了罪最多判監三年，在服刑期間，那朋友妻兒的生活費全歸他負責，出獄後且另有好處。那朋友大概很夠義氣，又或因實在太窮，便依了他，按照約定的時間行事，且告得手，剛想奔出銀行束手就捕，不料他已迎面而來，大喝一聲，隨即拔槍轟擊，將那朋友打死了。其後，他果如願以償，因功升任大伙記，着實地風光過一段日子。前些年退休，攜貲遠走歐洲，現在仍過着悠遊林泉、徜徉山水的生活。那窮朋友的妻兒，一直被蒙在鼓裏，分文生活費也未取過。這事不是太缺德嗎？

類似這般缺德的事，這兒多得很，逐件來寫，起碼要十萬言，不如乾脆一句話說完：「這裏是個缺德的地方」。有錢的缺德，有勢的也缺德，即是那些做強盜、靠打刧爲生的，也比別的地方缺德，若不信請看一段新聞：

前幾天，一個漁民上岸，身上僅帶了八塊錢，竟然遇刧，且給強盜用刀斬死，遺下妻兒數口，情至慘悽。

乍看這段新聞，毫無異特之處。強盜打刧而殺人，古今中外、天南地北都一樣，爲何這裏的強盜做出來，就說比較缺德呢？是否成見太深？再說，做強盜根本是缺德的事，那還值得用來寫文章嗎？讀者諸君也許會這樣反駁。

不錯，對這問題我是具有不同看法的。第一我以爲，既有膽做強盜，即須從大的地方着眼和着手，成功一單，有好些日子可受用，那些細眉細眼的小買賣，應該留給小偷和扒手去做；不想這位強盜捨正途而弗由，祇敢挑漁民下手，而所得不過八塊錢，欲去大酒家嘆盅茶都不夠，其盜行如此卑下，豈非缺德？別處似未見。

第二、做強盜這行檔，夠勇之外還須備智。所謂智，即迅速看出對象的虛實，荷包腫脹的程度，立刻下決心是否動手及如何動手。想這裏的漁民，素以貧窮著稱，平日在船上開工，打赤膊的居多，雖然上岸，也無非唐衫短打一道，絕不會西服煌然，而皮膚黝黑，和普通市民有別，一眼不難看出，不意這個強盜竟無法分辨，可見其頭腦之愚蠢，等同豬狗，連作強盜也不配，缺德！如此強盜，別處亦未之見。

第三、作強盜之目的，本在謀財，不得已才傷人害命，古人說：「盜亦有道」，正是指此。蓋謀財雖損人，卻利己；傷人或害命是損人而不利己，無人肯做的。那強盜殺死漁民，是否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當時沒人目擊，無法証實。不過我想，那強盜身懷利器，打刧單身漁民，用恐嚇手段已能達到目的，即或那漁民挺身反抗，與之糾纏，或大聲呼叫「救命、打刧」，拔刀傷之，亦足能脫身，因小而致人死命，簡直太過份、太缺德。這般的強盜，他處也不多見。

基於這些理由，所以我說這裏的強盜是比較缺德的，並非出自成見。

讀者諸君也許聽說，或者在報紙上見到，這裏強盜的缺德行爲還很多，輕者盡掠所有，底褲亦不留一條；甚者對婦女刧財之後再刧色，予以輪姦；重者嫌財物太少，且統上幾刀，這成什麼世界？

最後，我再申述自己的一點意見，就打刧這事而論，並不算怎麼缺德。因強盜這東西，原是病態社會的產物，其多少足以說明社會不健康的程度。

水滸的梁山泊之所以出現在弱宋，而不出現在盛唐，就是這個原因。但看水滸傳，對那些強盜，無論他們刧財或殺人，我們都寄予同情，暗自稱快叫好，且目之爲好漢、俠盜、義盜，這又是什麼道理？曰這些盜行道，不缺德也。

張徹的「四騎士」

林巽

邵氏出品，張徹導演的作品，有過好些實在是「問題片」，這裏所謂「問題」，並不是政治問題，而是意識不健康的問題。本來講商業噱頭的作品早註定是「鈔票第一，藝術第九」的立場的，即使有不健康問題，也許不至嚴重。不幸的是這位張導演自從被某報封爲「文人導演」之後，也許深怕自己那些一個人殺一堆人的公式表現不夠文，有時便故意加些自己不懂的東西，有意拋拋書囊，力圖使它有點「文藝狀態」，於是多少壞意識，就從那些自作聰明的東西放射出來。近期這位大導演的「四騎士」，可以選爲本文所談的「問題電影」最典型之作。

有一家報紙幾年以來，一直在本港及星馬地區作爲曲意捧大導演的主力。這家報紙早在他們影評框外，標榜一個類似「嘆世界第一，藝術第九」的評論立場。但由於大導演給輿論責備過多，衆怒難犯，深恐這種「嘆世界第一，藝術第九」立場，會引起知識青年的厭惡。最近也不得不擺出一種漂亮的「太極招法」，那就是大導演的電影公映前，藉一些攻擊檢查官之類的文章，或重重覆覆刊出一些一年或半年收入的總數字之類，及大導演片子上映時，照例小罵大幫忙一番，然後等電影割畫後，才借一些專文，作馬後炮式的猛轟一輪。這種太極招數，的確奇妙，因爲一捧一轟次序是絕對不能顚倒的，顚倒就不奇妙了。即使降報格來捧劣片，爲了友情，也是令人感動的，古人喩伯牙捽琴答謝鍾子期，也不過如此而已。

「四騎士」仍是大導演過去手法的重覆，戲也重覆，老是賣弄一兩個人對一大堆人，殺得屍橫遍地，血漿四濺而已。但中間加插些極殘酷的殺人方式，可以令人毛骨悚然。

有一場戲，金霏用一枝玩具飛鏢，殘酷地飛入李麗麗的眼睛中，那玩具飛鏢不是特製道具，而是普通百貨店可以購到的日本貨，如果這也給獺頭黨抄橋，豈不是可怕之極；還有一個鏡頭，是打鬪中用鐵枝出腹部插入，由背部穿出的鏡頭，用鐵枝做武器，並不是「浪漫」而是此地阿飛開片常用的武器之一。

這個作爲「文人導演」的人，也許因爲他賣弄又是過去多數電影的重覆，於是便莫名其妙的加插新約聖經「啓示錄」中的四隻代表四個魔王的馬，「征服、瘟疫、死亡、戰爭」來扮裝一點象徵，又選韓戰結束後的一段時間，四個退伍軍人的遊蕩生活作時代背景。編導大概以爲自己很聰明，可以藉這些東西，使他的血腥暴力電影公式，添一點「文藝氣息」，使知識青年受到迷惑，希望對他另眼相看。其實這種賣弄，實在是弄巧反拙的。

本來聖經是可拍電影的，聖經的材料，不論你爲了宣傳宗教或反對宗教，都可以利用它的材料。但最重要的，就是要完全弄清楚它所眞正表達的是什麼，你絕對不能對它一點不懂，只隨便拿一本「新約全書」，翻看一些章節，選

象徵文字成信，信中對各迫害宗教的官長名字，都用野獸和怪物代替。那些文字，基督徒讀來會明白，且從那些隱喩文字中得到安慰及遇到迫害時因受到暗示而提高警惕。在殖民地統治者檢查人員看來，當然不會明白他們信中寫的是什麼？那些信後來被基督徒編入聖經，便成爲「啓示錄」中的四個魔王，征服、瘟疫、戰爭、死亡，都是隱喩當時迫害基督徒的統治者，那是一個在迫害基督徒的環境中的魔王。

一九六二年，美高梅拍過一部片，港譯「四大魔王」，文生・明尼里導演，故事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東德軍佔領下的巴黎做背景，故事中的魔王應代表希特勒的統治勢力。希特勒與尼祿王，同是「暴君」，用「啓示錄」的魔王來象徵很適當，但如用在韓戰結束後的南韓作「啓示錄」的背景，無形中把已故韓國總統李承晚象徵成迫害基督徒的魔王，那未免不倫不類了。

此時此地的電影製片風氣，一部份市儈製片人所抱持的作風，統統都是「鈔票第一，藝術第九」，那都是能夠生活得很舒服的編導。但是這種「材料」，因爲眼低加上手低很難拍出一部使觀衆思索的作品，而這種「材料」，當然不會去化心血拍什麼吃力不討好的「象徵」及「影射」之類的東西，卽使萬一有幾分天眞，也不過等於「自瀆」而已。這種「材料」的作品很難期望觀衆會看出什麼涵意。至於所謂「文藝大導」，那也不過是想給知識青年，佈點謎陣，希望騙得些觀衆另眼相看而已。這種招法用得很聰明，但既然用着什麼神學上或哲學上的象徵意識，至少應化點時間去考查一下所採用的資料，譬如聖經資料，像「啓示錄」這種歷史根據，大會堂圖書舘多的是，只要編導願意勞駕進去泡一個鐘頭，準不會鬧岔子，編導時間太寶貴，叫助手去考查也好，不懂外文的可以看中文，那絕不是什麼困難的事，只有自己懶惰加上習慣了不懂裝懂，捧場者封了自己是文人大導就自以爲眞的是文人大導了，那才難以搞通的。

照「四騎士」電影的題材看，韓戰結束後，參加聯合國軍隊的四個青年軍人，習慣戰時生活，一時反覺得無所適從，這本是很好的寫實故事題材（用浪漫方式表現也不錯），如果故事展開在他們待船回國的一段時間中的浪漫生活，那是合情合理的，電影中的姜大衛、狄龍、王鍾、陳觀泰，在外型上看來很有個性，就使他們不表演打鬪，有好的劇本，也可以培養成四個好演員。「四騎士」故事，本來與「啓示錄」沒法搭上關係的，電影中四個男主角，都是正面人物，豪氣倒有，魔氣與戾氣很少。編導硬將他們套上「啓示錄」，將他們變成四個妖魔的象徵，可說是牛頭不對馬嘴。

至於電影中的狠鬪與死亡，那只是大導演一貫抱着的死公式而已。開首一大段戲，可以看出四個角色感性很強，都不是十分熱中於好鬪的小伙子，劇情發展也必一定要用鬪到你死我活來解決。看來是編導要打，他們只得照打如儀，打鬪不但不能使這四個演員魅力增加，反使他們原來的個性消失，成爲機械。相信行家觀衆，不少都有同感的。

記得有一個參加過幾十部日本片配國語的朋友，談起他從銀幕上見到的日本女人的觀感時說，從銀幕中看到的日本女人只有兩種人，一種是非常馴服的女人，男人叫她死也不會拒絕。一種是心腸毒辣極端冷酷的女人。他說：「你絕對不能從日本電影中看到陶三姑或李麗華。也不能看到莎莉麥蓮或桃麗絲

耶穌的年代，也即是「新約聖經」時代，以色列正是羅馬帝國的殖民地，當時耶穌倡導的革命宗教，正受猶太舊勢力迫害，反而羅馬殖民地統治者對基督教徒表示同情。耶穌被釘十字架後，當時基督徒有一個艱巨的抱負，打算到羅馬去展開傳教工作，如果基督教爲羅馬人信仰，不但使猶太人不敢對他們迫害，並可以將宗教事工由所有羅馬帝國的殖民地推廣到全世界去。正當他的經歷多年艱苦的工作，教會組織略具規模時，忽然出現一個殘酷的暴君尼祿王，大舉屠殺，及迫害基督徒。當時有一位知識份子基督徒名叫約翰，被羅馬帝國當局逮捕，放到拔摩島去做苦工。約翰在服刑中，仍時時寫信給亞細亞七個重要教會，爲了怕羅馬人檢查出他們寫信的內容，便假借先知寫預言的方式，用不好些嗎？

個人以爲邵氏公司當局，如果聰明的話，最好在「四騎士」的韓國版，將陳觀泰唸聖經的鏡頭以及四騎士的幻想鏡頭剪去，不必搭上什麼「啓示錄」的問題，那是很明智的。留着它，不會增加什麼藝術性，可能會影射着人家已故的國家領袖尊嚴，倘如對我所說的「啓示錄」有所懷疑。可以到圖書館去借閱Edar J. Goodsted著作The Story of The Bible下編第十二章細讀一遍自會明白。拍電影既然只爲商業利益，既然擺出「鈔票第一，藝術第九」的商人立場，爲什麼還要招惹商業利益以外可能發生的麻煩呢？

中共對印尼野心不死

蘇玉珍

印尼外交部長阿丹馬力克每一週一次的記者招待會中，印尼的記者免不了總要提出相同問題：「印尼與中共復交的可能性如何」？

最近以來，馬力克對這個老問題的答覆，幾乎是同樣的一句話：「等國防部以及最高治安單位通知我，我們本身的安全已經沒有問題時，我們才有考慮和中共復交。」

在較早期間，馬力克部長在談到這個問題時，似乎沒有考慮到印尼的本身安全。

尼克遜總統訪問北平，田中與周恩來完成建交談判，從表面看，印尼鎮定如昔，並無若何影响，但在雅加達看這個國家的政情，似難掩飾輕微的緊張。

最擔憂的是赤化

從澳洲最近的政情轉變，印尼對於這個近鄰的轉向，又增加了一種孤立的感受，但是印尼仍然不敢貿然修改他們的外交政策，因爲印尼最爲擔憂的是赤化，共黨一直繼續不斷地在印尼活動，使印尼的最高決策單位仍堅持着既已選定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事實擺在眼前，中共對於一九六五年在印尼製造的政變失敗後，一直心猶未死，仍圖興風作浪，以粉碎蘇哈托總統穩定了六年的政權。

在印尼治安單位的檔案中，有關共產黨在印尼顚覆的資料，長達數十萬字，除了印共的組織、人事、部署、實力外，另外一部份是中共在印尼的資料，這些資料證明了中共在印尼的野心。

北婆羅洲的戰事

印尼與中共的公開戰爭目前仍在進行，與馬來西亞分割而治的印尼加里曼丹（北婆羅洲），中共的「北加人民游擊隊」以及「北加人民解放軍」，一直盤踞在印馬交界處的叢林裏。這兩支中共的武裝部隊，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當地的華人，他們年紀都很輕，受中共白毁的宣傳誘騙，而盲目地去參加組織的，而領導他們的都是由中共所派遣去的幹部，他們持用着全部中共製造的粗劣武器，與印尼以及馬來西亞軍隊作戰。

在這個戰鬪地區中，馬來西亞的軍隊常常把他們趕到印尼境內，而印尼的軍隊將他們擊斃、俘虜或者逼他們走進無法生存的原始森林，在印尼國防部的資料陳列室中，可以看到全部用中共簡體字寫的編號，「毛語錄」以及許多中共的宣傳資料。

這是一場印尼與中共未經宣戰而又公開的戰爭。印尼與馬來西亞兩面夾攻，這兩三年來，使「北加人民游擊隊」，與「北加人民解放軍」的實力大損，目前已近消滅階段，但僅存的少數人員，遂匿跡於森林中。

印共的經費來源

這幾年來，中共支援他們的人員在印尼的活動，以及給予印共殘餘份子活動的經費，都是利用僞造的印尼幣和僞美鈔，自一九六七年以來，印尼治安單位破獲的僞印尼幣案很多，而大多數僞幣都是從新加坡運來，他們以票面一半的價值售予當地親共華人，利用他們的社會關係，商業上的往來，使僞幣大批投入印尼市場。

中共操縱的一九六五年政變瓦解之後，它在印尼的秘密幹部都已技巧地潛伏起來，這些年來，僑校關閉，他們利用華僑子弟要學中文的機會，轉爲家庭教師，對下一代的印尼華僑子弟，繼續灌輸共產邪說的毒素。

共諜多捲土重來

蘇加諾時代，中共設有「使館」在印尼，他們鼓勵和協助許多華僑子弟到大陸，接受他們的教育和訓練，作爲他們的工具。最近一年多以來，由於印尼國內經濟、政治、社會都漸漸告穩定，過去離開印尼的華僑都希望能再回到他們的僑居地。在許許多多回來的華僑中，就混雜着那些受中共利用的不良份子，他們有的潛回印尼後便告失蹤，有關單位也無法尋找他們，有的卻因非法而逮捕。今年十一月印尼治安單位公佈逮捕了六十二名中共間諜，他們都是過去在印尼居住的華僑。

僞鈔、販毒、縱火焚燒石油庫、碼頭、港口，破壞鐵路軌道，一連串的擾亂破壞活動，這一年更加猖獗，經治安單位證實，這些全是印共份子有計劃的工作。

軍方掌握着證據

從加里曼丹的戰爭，到各大城市的治安騷擾，以及在窮鄉僻壤印共份子明目張膽的活動，這些證據都已在印尼軍方的掌握中。軍方將領們不時呼籲印尼國民對於共產黨的滲透應隨時提高警覺一點，已經明白的交待了外交與軍事觀念的統一，而印尼本身未陷於眞正孤立的今天，軍方的態度，依然是他們外交政策的決定原則。

展望今年股市場

凌山

一九七二年過去了，在一九七三年已來臨的今天，不妨對一九七二年本港股市略作一回顧。去年本港股市的最大特色，一是新股上市眾多（一年內上市的新股達九十六隻）；二是股票市場的交投狀況整年均呈活躍，未曾出現過淡月，尤其是聖誕假期前後，更是虎躍龍騰，風起雲湧，一反往年「逢節必淡」的現象；三是各類股份的升幅凌厲，上市不夠半年時間的細價股，市價超出發售價兩、三倍的為數頗多。總的來說，由於湧向股票市場的資金大幅增加，由於從事股票投資的市民越來越多，乃使得一九七二年成為了本港股市空前蓬勃的一年。

一九七三年本港股市的前景怎樣？可以相信，今年本港股市必會有更蓬勃的發展，投入股票市場的資金必會較去年更多，從事股票投資的市民也必會續見增加。筆者所以作出這樣的預測，是綜合了多種理由而得到的結論。

我們知道，股票的交易乃是金錢的交易，無論任何股票都有它的兩面性：一面是資產（即所屬公司的股份），一面是資金（現金）。發行股票的公司資金愈雄厚，該股票的市價便愈高，而具有實力的股票能以高價在股市中出售（成交），則非有充沛的游資投向股市不行。因此，在股票市場中，對股票數量供求的多寡，乃是與投進股市資金的榮枯成正比例；湧進股市場的資金愈眾，對股票的需求量愈大，反之則愈小。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湧進股市場資金的多寡，是直接影響股市起跌的寒暑表，至於其他種種政治的、經濟的乃至於社會的變動，只是影響股市起跌的間接因素。

明顯的事例：前年有一段期間，當本港各銀行對證券緊縮資金時，股市就會相應下跌；反之，當銀行業對證券供貸增加時，股市就隨之欣欣向榮。本港是對資金運用最為靈活的自由市場，也是各地游資的集中地，外地游資來港，無日無之。本港資金再加上外來游資投進證券市場，巨量資金的供應，便不但使股市交投活躍，而且也非常容易把股票的市價托高。去年聖誕假期前後，本港股市能夠呈現一片暢旺，大多數股份的市價節節報升，實與巨量資金湧進股市場具有密切的關係。讀者如非健忘，相信必然記得，去年年底，本港各銀行的銀根出現以往數年來未曾有過的鬆弛。往年，銀行在年底進行年結時，銀根照例趨緊，同業間拆息也往往高至六厘多至七厘多；但是，去年的情形卻反是，由於銀根鬆弛，在年結期間，銀行同業間拆息也只成四厘半至四厘七五。造成銀根鬆弛的原因，是緣於外地游資來港日眾，而由於銀根鬆弛，雖在年結期間，仍有大量資金湧進股市場，乃造成了股市在年頭歲晚仍呈一片蓬勃。

展望一九七三年，如非發生重大變故，則可以斷言，本港銀行業在今年內將有巨大發展，湧進股市場的資金亦必會再增，這種情勢，在七二年年底已可見端倪，具體的事例表現於外地來港的游資繼續增加，外資投進本港銀行業亦愈來愈多。關於游資增加的多寡，近半年雖無詳細的統計數字，但據銀行界權威人士透露，自七二年七月至七二年年底，外地游資來港的數額，起碼較前已增加百分之二十。至於外資仍陸續投進本港銀行業，近期已正式公佈的，經有日本富士銀行與本港廣安銀行合作，尚在協商中而即將達成協議的，則有日本東海銀行、美國某大銀行分別與本港兩間銀行合作。外資銀行與本港銀行合作，最主要的無疑是增加資本額共同發展業務；雖然，銀行發展業務是採取多元化，但由於年來本港工商業發展有放緩趨勢，銀行業的資本增加以後，有更多資金投進股市場似是必然的事。展望本港股市今年會更加蓬勃，此是原因之一。

在銀行業調撥大量資金投向股市的同時，我們亦不妨看看去年銀行存款的趨勢，根據港府統計發表的數字，去年首十月銀行存款額再度創下新紀錄。而值得注意的，卻是在銀行存款大增的情勢下，其中「定期存款」一項的數字卻比前年同期減少了。據一位銀行界的前輩指出，銀行的定期存戶，向以白領階級、家庭主婦及女傭為數最多，而去年銀行定期存款的減少，乃與股市蓬勃有直接關係。由於銀行定期存款的利率並不高，將定期存款的數字用來購買股票，往往更能生利，故本港的股市蓬勃以後，一些會作「精打細算」的白領階級、家庭主婦及女傭，都將定期存款換了本票去購買股票。另一方面，近年來本港物價飛漲，將餘下來的金錢放進銀行收息，經過一年半載以後，收息所得的金錢往往彌補不了物價狂漲所帶來的損失，而大多數股票價格上升的幅度卻比物價上升的幅度來得更凌厲，為了保值生息，股市場將銀行定期存款的資金吸納了過去，看來也是非常合乎情理。踏進一九七三年以後，任何人也不敢說今

胡適

時下好些我們的評論家分析文學作品，每以西方文藝作品為主，從小說結構的精密以及文字技巧，人物造型上說，研究西方文學作品，的確可以補救我們的不足，但從突出人物氣質方面說，我們的文學作品，尤其是古典文學作品，仍是別具一格的，在我國古典小說中的每一個人物，多數都是極單純的，那些人物，可說是一種精神化的代表性人物，這種精神化人物塑造技巧，在西方文藝作品中，如莎士比亞筆下的人物才表現得與我們古典文學作品有類似的典型。

重讀胡適一篇「論短篇小說」，胡適給短篇小說的定義是「用最經濟的手法，描寫事實中最精采的一段」該文引用的材料，由春秋諸子的作品、古詩，以至唐宋元明傳奇，話本小說等等，都是從「最經濟，最精采」上着目。

我以為給「最經濟，最精采」一個更明顯的定義就是一個人突出某種最典型的精神的那一剎那。胡適在談短篇

年的物價已不會再上漲，任何人也不敢說生活指數已不會再度提高，何況通貨膨脹近年來已成世界性的趨勢；物價上漲的狂潮既然無法遏止，手上有餘錢的市民，當然也不會「自甘損失」地將餘錢存入銀行。不將餘錢存入銀行，要將金錢保值生息，只有買樓收租及購買股票。不過，由於地價飛漲，樓宇的售價也普遍提高了，要購買一層四百呎左右的樓宇，目前非五萬元以上不行；手上只有二、三萬餘錢的市民，既然買不到一層樓宇，又不大願意把它存入銀行，那麼，最佳的投資當然是購買股票了。

股票市場的交易有大有小，手上拿着三、五十萬的可以購買滙豐、置地，手上只有一萬數千的也可以買其細價股；近半年來細價股上市越來越多，而且細價股的升勢也甚可觀，這對手上只有一、二萬餘錢的市民可說具有極大吸引力，隨着股票的小戶買家愈來愈眾，展望本港股市今年會更趨蓬勃，此是原因之二。

依照經濟學上的理論，股票的評價，其基礎雖然是實際價值與盈利率，不過，股票市價的波動（價格狂升或下瀉），則決定於供求率。這就是說，股市大勢的升降，最主要的因素還是在乎投資於股市場資金的多寡。

實際價值要衡量其資產及其營業增長率與盈利率。就目前在本港股市場上市的股份來說，其所屬公司資產的評價，有的未加調整，其實際價值可能多過發行股票的賬面價值數倍；也有些公司對資產已經過再估價，其實際價值可能比發行股票的賬面價值低許多。至於營業的增長率與盈利率，則一方面要分析所屬公司的報告，另一方面還要察看市情，才能得到結論。

最近半年來，本港股市場空前蓬勃的影響，各類股份價升多跌少，而且升幅大，跌幅微；有些擅長分析財務報告的經濟學人士，從某些公司的財務報告中經過分折，判定了其股票的市價已超過其實際價值，有時且發現某些股票的市價超過其實際價值甚大，乃大聲疾呼，加以指摘。但是奇怪得很，指摘儘管指摘，呼籲投資人士注意，儘管呼籲，不過卻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投資人士依然瘋狂投資，被指摘的股票，其市價亦依然在「當頭起」。造成這種原因，主要是緣於購買股票的人眾多，投進股市場的資金充沛，也就是供求關係所使然。

流進股市的資金愈來愈多，投資股票的市民也越來越眾，一些市價超過實際價值的股票也仍然大有報升機會，這麼一來，購買股票賺錢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今年內，由於細股上市的數量仍甚眾，吸引小戶把資金投進股市場的數字必然更大。展望本港股市今年會更趨蓬勃是原因之三。

總的說來，今年股市場更加大旺特旺，應該是無可置疑的事。股市日趨蓬勃，對本港經濟的影響姑不論是好是壞，其勃趨的事實不能改變。筆者這樣說，只是根據事實指出本港股市今年的趨向，並無鼓勵讀者盲目跟風搵錢的意圖。筆者向來雖贊成市民把多餘的錢購買股票以求保值生息，但向來卻亦反對任何人「炒股」。展望今年股市，形勢雖一片好景，但要在好景中賺錢，卻還是要記住一句老生常談：「投資應穩健，切戒炒兩手」！

（股市閒話）

「虯髯客傳

霍大川

「凡做『歷史小說』，不可全用歷史事實，卻又不可違背歷史事實。」每一個具有文化歷史的民族，對於自己那些代表自己文化精神的動人歷史事蹟，都有一份親切感，但眞實的歷史人物，究竟是生活在現實世界中的人物，他有家庭之愛，朋友之義，君臣之義等等都有其不同的複雜表現，經過小說家再創造之後，多只側重某一段，將他的複雜表現淨化了，只給讀者展示一種最單純的氣質。這一點精神化人物，長篇小說固然重要，像「紅樓夢」，最突出的是友愛方式的兒女私情，大觀園中的丫環與賈寶玉、林黛玉相處時，從不同身份中亦突出相同一面，那便是朋友情趣。至於短篇小說，精神化人物，可說是小說魅力的唯一法寶。

胡適在論短篇小說及歷史小說中，引述了唐朝傳奇的「虯髯客傳」，認爲是短篇小說中的上品，他說：「虯髯客傳的本旨只是要說『眞人之興，非英雄所冀』，他卻憑空造出一段故事，插入李靖，紅拂一段情史，寫到熱鬧處，忽然寫『太原公子裼裘而來』，遂使那位野心豪傑絕心於國事，另去海外開闢新國。這等立意佈局，都是上等功夫。」由於這段文字，使我想起楊羣的「忍」，同樣地電影中所突出的並不是整個眞實的歷史人物蔡松坡，而是一種憂國之士的精神化人物。

「虯髯客傳」抓住的一段時代是隋末的大黑暗末世時代，那時，李世民正懷着「貞觀之治」的抱負而幹着推翻黑暗政權的工作。故事從黑暗時代的隋末一個掌握兵權的司空楊素，統治下的地區開始，故事中的人物，李靖是一有遠大抱負的知識分子，紅拂女是楊府中的歌妓，其氣質有如小鳳仙她有一雙慧眼，當李靖被楊素意圖軟禁時，紅拂一望便知李靖是大豪傑。於是決定幫李靖逃出虎口，這是一場艱難的特務戰，一個書生與一個烈女是難以逃脫的，故事到此忽然殺出一名異人虯髯客，幫他們逃出虎口，投李世民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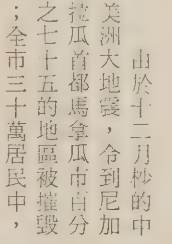
李靖、紅拂女、虯髯客，都是一種人物氣質的化身，他們的存在，只是爲了表現他們的抱負，意識極單純，所以故事最富魅力的就是這代表三種氣質的三個人物。故事並不打空李靖與紅拂的「愛」，也不渲染虯髯客在患難中的「友」，三個人都在「義」字上面對一個共同的困難。

未知「忍」的劇本是否從「虯髯客傳」獲得創作靈感，但兩個故事的「神氣」根本是共通的。

「文心雕龍」有兩句很奇妙的話「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那種在某種氣氛下迫出來的創作靈感，就是「玄駒」，就「丹鳥」的感應，那感應可以釋爲「神思」，它是與生命連結在一起的氣質。文章如此，塑造小說人物亦當如此。。

全球大地震的紀錄

胡蓑之



由於十二月杪的中美洲大地震，令到尼加拉瓜首都馬拿瓜市百分之七十五的地區被摧毀；全市三十萬居民中，估計有五千至三萬人死亡，另二十萬人受傷。據目擊者稱：這次大地震的悲慘情形，超過二次世界大戰中倫敦所遭受的大轟炸，也是中美洲最罕見的一次！

所謂中美洲，卽中亞美利加洲簡稱，爲北美洲連結南美洲的一狹長地峽，面積約五十六萬方公里，人民共約九百萬。全境屬高原性，東北稍有平原；山脈屬科的勒拉山系，斜列於太平洋沿岸，中多火山。因此，該地區常有海嘯和地震的可能；特別是尼加拉瓜居其中央山地，首都馬拿瓜更介於太平洋東岸、尼加拉瓜湖及馬拿瓜湖之間，爲中美洲最大的都會，居民佔全國人口（一百一十萬）的四分之一強。但經過此次的猛烈摧毀後，則非重建或遷都不可。

中國幾次地震傷亡最重

究竟全球最容易引起地震的區域何在？照地震紀錄上加以研究結果，地震最主要的分佈地帶大致如下：㈠是太平洋東岸的山脈；㈡是太平洋西岸各地；㈢是地中海、阿爾卑斯山、高加索及喜馬拉雅山等地帶。

但是根據史學家的分析，世界上因大地震而死亡人數最多，波及地區最廣的，要以位在太平洋西岸和高加索之間的中國幾次大地震爲甚。例如：一五五六年的中國大陸上的一次大地震中，曾經波及陝西、甘肅、安徽、江西等省，死亡的總數共達八十萬人之多。一九二〇年二月，中國一次大地震更爲劇烈！受災地區曾包括陝西、甘肅、山西、河北、安徽、四川等十餘省，面積共約二百六十餘平方公里，死亡總數亦達三十二萬一千餘人。特別是一九五六年一月廿四日，發生於陝西的一次大地震，其受災範圍雖不及以前兩次爲遼濶，然因災禍而造成死亡的總數，卻達八十三萬餘眾，幾乎打破了世界歷史上最大地震的死亡紀錄！

在此之後，尚有若干次的大陸大地震，死亡人數亦以萬計。由於中共政權不肯公佈，所以沒有任何紀錄。直至一九六六年三月八日，當河北省邢台區的猛烈地震之後，儘管中共不願公佈傷亡數字，但據東京及莫斯科等地的地震測量站，都紀錄華北地震的強烈程度爲最高的十級！事後中共「新華社」也只報導：邢台地區的三十九個「人民公社」的三百五十個生產隊，都受到嚴重的損失而已。其實，那次的邢台地震，毀滅了許多個小市鎮，連北平城內的建築物，也曾受到影響，不少的房屋牆壁破裂，屋瓦紛紛跌落！

一九七〇年一月五日凌晨，發生於雲南的一次大地震，也非常嚴重。而中共當局則直到同月九日才打破其緘默，中共「新華社」在它的廣播中雖未報告傷亡數字及其財產損失，但所報導的內容，卻有如下兩項表示雲南所受到的災情相當慘重：㈠新華社指那次地震爲七級，並謂「造成了凶災」！㈡在北平方面的中共「中央」毛澤東，和前中共「國防部長」林彪及周恩來等，當時都曾對那次地震的死難者發出同情之電文。在同一天（一月九日）裏，昆明中共的電台也有讚譽表示，指出地震中心在靠近昆明以南的通海縣，計有齊向公社、寶義公社、四界公社及大雲公社等共十餘個地區受災，其嚴重性可想而知。

時間、空間和中斷層

若以時間、空間而言，那麼比較慘烈的一次大地震是：在一七五五年十一月一日的拂曉，發生於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約在六分鐘內，便使全城的建築物夷爲平地；因爲時間過於短促，又在拂曉時候，居民多在睡夢中，未及走避，致死亡數字達六萬五千人。又因爲那次地震過分強烈的緣故，所以影響到波羅的海附近地區，並遠及美洲、西印度羣島，以至非律賓等地，也同時發生地震，統計受震面積比整個歐洲還大四倍有奇！

一七八三年二月五日，義大利發生的一次大地震，僅短短地兩分鐘內，便把卡索里亞半島的城鎮和鄉村屋宇，差不多毀滅了三分之二，死亡人數達三萬三千人之眾。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九日發生於梅西耶的一次大地震，其所影響的範圍雖不及里斯本那次爲廣大，可是因地震而造成的死亡數字，卻超過七萬六千餘人。

至於地震中斷層最嚴重的一次，則是一八五五年發生於新西蘭，受震範圍共計二百三十萬平方公里；該國北島惠靈吞附近地區，因地震所發生的地層中斷，而竟使該島西部升起，東部下降相距約達九呎之高。

一九〇六年美國桑港所發生的地震，也算是北美最強烈的一次，其受震面積共約一百一十萬平方公里之內，建築物多爲傾斜，雖然沒有死亡紀錄，但因地震而受傷的人數仍以萬計。同年舊金山一次大地震爲八點二五級，致使大部份居民均受損失。

而阿拉斯加於一九六四年三月，耶穌受難日的一次大地震，爲美國有史以來最猛烈的一次。據美國海岸及測地學調查隊當時的一項報告表示：地震爲八點五級，其所發出的力能，比結束第二次大戰投於廣島的原子彈的威力約大過一千倍！且其猛烈的震動力，曾經使美、亞、歐三洲各地——特別是許多島國，大部份受到影響。

阿拉斯加是美國最北部的領土之一，也是該國近二十多年來新添的第四十九州。它位於北美的東端，東毗加拿大，西瀕白令海峽，形勢異常險要。因此，美國於一九四八年開始建設，使一塊僅供狩獵的荒涼之地，經過十多年的經營，一躍而興起了十幾個繁盛的大城市，都在那次地震中被粉碎無遺！尤其是地震過後又遭到火災和海嘯的雙重蹂躪，更使當地財產和生命的損失無可估計！當時美國國會曾召集一次緊急會議，通過臨時撥出巨欵，作爲救濟和重建的費用。

美國另一個沿太平洋東岸的地區——加利福尼亞州，一九七一年二月中旬也曾發生一次大地震、由於范諾曼大水壩被震裂，和幾間大醫院倒塌的緣故，除了造成六十餘人死亡和一千四百多人受傷外，更有十餘人被迫遷出聖法南度山谷地區而無家可歸。據美政府當時估計現場的損失，約在二億五千至三億美元之間；但洛杉磯市的工程師們，則估計該州公共及私人財產損失，至少達十億美元以上。

日本與智利的地震頻仍

談到地震次數最多的國家，首推日本。這個島國本來就有「地震王國」之稱，據天文台統計的紀錄，日本每年平均共有大小地震一千四百四十七次之多，即每日平均約有四次地震。其中最大的一次是發生於一八九一年十月五日，受震面積約佔日本全國總面積的五分之三。若以人數的傷亡和財產的損失而言，則不及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的一次大地震；其受震範圍雖僅限於東京和橫濱兩地，可是被毀的房屋卻達四十九萬八千座，傷亡總數竟達十三萬一千餘人，稱爲日本史上最著名的所謂「關東大地震」。

一九三三年日本所遭受猛烈海嘯，狂濤竟高達廿四呎，有如排山倒海！死亡數字達二萬零九百八十六人，成爲日本史上最大的一次海嘯。不過，一九六〇年五月因智利大地震而引起的一次海嘯，也帶給日本以嚴重的災害。從北起北海道，南迄神奈川縣的整個東部海岸，都慘遭摧殘。據日本當局估計：房屋被摧毀的共四千九百三十餘座，被水淹沒的共三萬八千五百餘座，漁船被呑沒的共六百四十艘，致無家可歸者至少達二十萬人，死亡及失蹤總數爲九千人，民眾的財產損失——包括農業、漁業及養珠業共達七百萬英鎊以上。又因那次的海嘯而引起同年六月十六日的日本北部大地震，受震範圍包括北面沿海的新瀉、山形、秋田、福島、羣馬、長野等二十六個縣市，二萬二千七百廿間房屋被毀，公路、鐵路全遭破壞，五十多座大橋樑均被震塌，一連五十七個大油池同時爆炸；也正因爲油池的爆炸之聲，驚醒了沿海居民的逃難，保全了大部份人命，而財產的損失則不可勝計，成爲日本戰後最大地震。

智利也是地震最多的國家之一，它位於南美洲西岸，瀕臨太平洋，加以境內火山甚多，地殼脆弱之故，因之，該國地震頻仍。一八二二年十一月曾發生一次爲時二十天的強烈地震，南北長達一千二百哩。更令人奇怪的是：那次地震竟使智利沿海岸升高了五呎，原在海底的貝殼也露出了水面。自那次地震後，幾乎每日或隔數日便發生一次輕微的地震，一直延至翌年九月始告停止。一九六〇年五月廿一日至卅日的連續地震中，致無家可歸的人達一百六十萬以上，佔全國總人口（四百五十萬）的三分之一。其中因災禍死亡的約七千人，一萬二千人受傷；並使該國南部約四萬方哩土地已告下沉，估計損失財產約三億美元。而冰雪滿佈的大島半島，地形亦已全部改觀。

一九六五年的又一次大地震，更爲嚴重。據紐約氣象局報告：智利那次地震的爆炸力，等於一九四五年投在廣島的原子彈卅枚！災區包括聖地牙哥、亞康卡瓦等四省，使到一萬七千方哩內的市鎮鄉村均受損失，統計該地區住屋約百分之八十被毀，八十萬人無家可歸，傷亡總數達三千餘人。

連串性地震的嚴重災害

在過去的數十年中，因地震而造成重大災害的國家亦多。土耳其於一九三九年的一次大地震中，死亡總數共達二萬三千人！一九五六年的土耳其北部地震，也有一千二百零二人死亡，一九六六年八月的連串地震，造成二千餘人死亡。一九七〇年三月的四天猛烈地震中，由於震力達九點五級，致土國西部吉迪茲市附近地區，成爲廢墟！死亡總數達三千人以上。

南美洲的秘魯，於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的一次大地震，單在首都利馬便有二百人死亡，五千人受傷。六七年四月十七日的大地震，也有一百廿餘人死亡。尤其到七〇年五月卅一日的空前大地震，受震範圍廣及半個秘魯，估計喪生者達五萬人以上。

伊朗於一九五三年二月的吐魯德大地震，死亡共三百五十人。五六年十一月，里斯坦的一次地震，也損失四百條人命。一九五七年七月二日至六日的連串地震中，先後發掘出屍體共達二千五百餘具，重傷七千人，失蹤者不包括在內。同年十二月的另一次大地震，又死亡二千二百人，一萬零三百人受重傷，十餘萬人無家可歸，一九六二年九月的伊朗東北大地震，在六十秒鐘內，便有七十五個城鎮夷爲平地，災區達一千三百平方哩，被活埋的居民約二萬人，五萬七千人受傷，使伊朗前總理阿都姆會傷心至號啕大哭！一九六八年八月，伊朗又一次大地震，死亡一萬一千五百人，由伊王巴里維親自指揮進行救濟工作。一九七〇——七一年間，都曾先後發生過地震，惟震幅不大，傷亡較輕。

此外，尚有一九五六年六月，阿富汗的一次大地震，死亡二千零四人。一九六三年，蘇聯的塔什干附近地區的大地震，三十個村莊全被毀滅，人畜殆盡！而摩洛哥一九六〇年三月的大地震，死亡達一萬二千人，超過亞迦迪爾城總人口的三分之一。由是觀之，尼加拉瓜此次大地震，爲威力特級中的六點二五級，雖不算是全球地震紀錄中最劇烈者，卻是西半球地震損失最慘重的第二次！

中共「對外友協」的人事與活動

黃一

「對外友協」的由來與沿革

中共對外友協的由來是如此：它的前身是「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簡稱「對外文協」）。一九五四年五月三日，中共指使在它控制之下的文化、藝術、科學、教育各界的人，組成立了這個組織。成立大會由郭沫若主持，會上通過了協會簡章，並選出了會長、副會長、理事長和秘書長。它揭出的宗旨是：「以發展中國人民和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關係，促進文化交流。」這個協會的具體工作：一、通過互派代表團，互辦展覽會、紀念會、表演會、交換資料和出版刊物，通訊聯絡等多種方式，向各國人民介紹中國文化的成就，並向中國人民介紹各國人民文化的成就；二、與各國人民的對中國友好協會，對文化協會或其他有關團體進行聯繫；三、其他有關發展中國人民和各國人民之間文化友好關係的工作。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日，「對外文協」進行了一次大幅度的改組，特點有：

一、將「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改組爲「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擴大了業務範圍，那是工作不限於文化範圍，舉凡對外的一切活動，舉凡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都包括在內。當統戰工作必從文化方面着手，所以用文化作掩護進行國際統戰工作的重心。

二、爲了擴大業務範圍，全國從多方面進行國際統戰工作，所以要各方面的領導分子，改組後的副會長由八個增至三十個。從改選後的三十個副會長名單看，是包括：代表「科學界」二人，代表「教育界」一人，代表「出版界」一人，代表「體育界」一人，代表「衛生界」一人，代表「宗教界」一人，代表「外交界」三人，代表「對外貿易團體」二人，代表「工會組織」一人，代表「國際共產主義聯絡部門」二人，代表「文化部」一人，代表「國務院文化聯絡委員會七人」，代表文藝工作者五人。從上述領導成員的成分看，改組後的「對外友協」是以外圍的文化、教育、科學、衛生、體育、宗教、工會、婦女、青年和對外貿易等部門人士爲對象的「國際統戰團體」。

三、取消原來的「對外文協」的秘書長和副秘書長的編制，而「對外友協」新設「書記處」代替原來的編制。「書記處設四個書記，按地區分別掌管業務。這是加強政治工作，鞏固黨的領導和積極推進業務的措施。

四、「對外文協」原有常務理事四十七人和理事若干人，改組後，「對外友協」的理事重新選出，名單更動甚多，其選拔標準是根據當前工作需要，所以大半出諸於工作的調動，另一部分就是成爲「問題人物」才落選的。

五、改組後，最重要的是「問題人物」的被排斥。例如四個副會長夏衍、陽翰笙、朱光潛和張駿祥被排斥。理事中這個情況更多。

中共對外活動，主要可分爲三類團體：一、正規的外交機構，如外交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等。輔助外交工作，或者說是另一角度進行外交的，有對外貿易部，對外經濟聯絡部，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等。二、中共的國際共黨的聯絡工作，以及對別國的左派組織的支援，指導聯絡工作，是以共黨對外聯絡部爲主體。三、中共的國際統戰工作目前是以「對外友好協會」爲主體，當然會有無數從各個角度進行工作的，如與各個國家、地區的「友協」，如對外貿易的「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以及爲特殊目的而成立的機構，「中國外交學會」，「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中國亞非團結委員會」等。上述各機構有些因領導人被清算鬪爭，業務也不多，因而名存實亡。有些則因當前已不需要此項工作而停頓，繼續活動並且非常活躍的是「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對外友好協會」及「中國外交學會」等。

自從中共以「乒乓外交」爲指引，積極展開國際統戰工作，去年中國混入聯合國，今年二月尼克遜總統訪問大陸之後，中共對自由世界的接觸驟然大量增加，其統戰工作空前龐大，於是「對外友協」首當其衝，而「對外友協」的頭頭王國權自然成爲當前最紅最忙的一人。

「對外友協」的主要工作活動

「對外友協」的工作，在一九五四年「對外文協」成立時，在它的協會簡章中，就具體規定：「通過互派代表團，互辦展覽會、紀念會、表演會等多種方式」進行工作。

其所幹的主要工作，可以歸納爲下列五點：

一、共黨在「九大」之後仍設有「統戰部」，偶而也看見它的活動，但是它的負責人從來沒有透露過一個人。「統戰部」的工作偏重在大陸和海外共黨之外的各階層人士。至於對國際的統戰工作主要歸劃「對外友協」掌管，因此「對外友協」的性質與過去不同，不僅性質不屬於文化方面，工作重心也已移到政治方面，用文化工作來掩護，目的顯然是政治的。「對外友協」仍是作爲「人民團體」，但實質與中共黨政機構無異。

二、「對外友協」是與共黨對外聯絡部分工的。「對外聯絡部」是直接聯繫，乃至支援、指揮各個國家的親毛組織（一般稱爲馬克思列寧的組織）的顚覆活動。「對外友協」是進行國際統戰工作，着重在滲透、分化。

三、就「對外友協」邀請的對象看，是一些已傾向共黨甚至已在擔任共黨給予的任務。至於在思想並未傾向共黨，只不過思想已在動搖，共黨有爭取過來希望的各界領袖，就不由「對外友協」來聯繫、邀請和接待。對這些人，共黨依照實際情況來分由各個機構出面。例如對科學家教授，就由「科學院」或專門學會來出面。例如接待美國眾議院兩黨領袖黑爾・鮑格斯和吉拉爾德・福特等以及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就由共黨的「外交學會」出面接待。對美國生物學家阿瑟・高爾斯頓教授，英國皇家學會代表團，美籍中國學者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林家巧等，就均由「科學院」來接待。醫生就由「中國醫學會」來接待。

四、在「文革」之前，共黨已成立不少與各個國家（或各洲）的友好協會，如「中蘇友好協會」、「中日友好協會」、「中拉（丁美洲）友好協會」、「中非友好協會」、「中古（巴）友好協會」等。其中以「中蘇友好協會」規模最大，在北平設總會，各省市區均設有分會，自中蘇共分裂，亦已停止活動。去年「十・一」由「中蘇友協」和「對外友協」以放映影片，敷衍了事，這在中共政權初成立時情況完全不同。目前最活躍的是「中日友協」。目前日本人去大陸者最多，也最重要。「中日友協」直接邀請和接待日本各界人士，分去了「對外友協」許多工作。此外，稍有活動的，是「中巴友協」、「中拉友協」、「中非友協」等，它們的活動是由「對外友協」領導之下推行工作的。其餘各個友好協會，其負責人士多數在「文革」中被清算鬥爭，久已名存實亡，同時也非共黨目前國際統戰工作的重心，所以不亟亟於恢復活動。如果有一些工作，就由「對外友協」負責。

五、共黨一向是用對外貿易來作統戰工作的工具的，是自成一個系統的統戰機構。凡是與各國的經濟合作和對外貿易的各項活動，均由「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負責，「對外友協」不插手此方面的工作。

「對外友協」的主要人事

「對外友協」自成立迄改組之後，會長均由楚圖南擔任。楚圖南為雲南文山縣人。一九二三年畢業於北京高師，抗戰前先後任教於北平、山東、河南等地大中學和上海暨南大學。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返回雲南，任雲南大學歷史系主任，後加入「民盟」當選為「民盟中委」。一九四八年秋任北平師範大學教授。一九四九年以「民盟」代表身份參加「政協」。一九五四年由西南調返北平，被推為「對外文協」會長。從而成為共黨對外進行文化統戰之主要幹部。為了力求工作的配合，一九五八年又兼國務院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副主任。「文革」之後仍留任，但工作停頓。一九六九年五月病故。

接替「對外友協」會長的是王國權。「對外友協」未經改組，王國權的會長當派係任，而非選出。王國權是由外交工作人員中調任的，與出身「民盟」之楚圖南不同。楚圖南是左傾文人，雖早已參加共黨之外圍工作；但始終在大中學任教，不脫教授身份。王國權是共黨的老幹部，直接參加工作。中共政權成立後，調任外交部工作，在外交上頗有表現。共黨用他來接替楚圖南，可見共黨對國際統戰工作的重視及共黨已非調用得力幹部負此項工作不可。

王國權為河南人。一九四九年是以農民團體代表身份參加首屆「政協」。同年底任中共熱河省委書記。一九五五年二月再當選為熱河省長及政協熱河省第一屆委員會主席。一九五五年七月中共將熱河省建制撤銷。一九五七年任中共駐東德大使。在東德工作頗有表現，久於其任，迄一九六四年四月才，調任駐波蘭大使。所以調任之原因，是中共要與美國舉行長期性的馬拉松會談。這種會談，共黨本無誠意，不過要盡手段，玩弄自由國家。王國權在此時期內，確是使天真的美國人弄得啼笑皆非。毛澤東大概認為滿意，因此把他調回來，充任「對外友協」會長，這是國際統戰工作的大本營，王國權正可大獻身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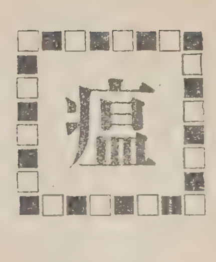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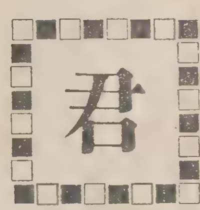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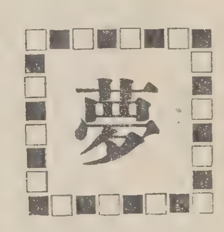
王國權除「對外友協」會長外，另一個重要職務是「中日友協」副會長。雖然是副會長，但因「會長」廖承志在四年前即已實際不管事，直到去年十月十七日晚，廖志承突然以會長身份出現。中共宣稱他是久病初癒。廖承志未公開出現之前，王國權實際主持「中日友協」。迄廖志承公開出現之後，這一年來仍舊不大管事，王國權仍是對日工作的主角。不過，近幾個月來，廖承志出現次數較多，接觸的日本人也多是重要的。

在「對外友協」中，次於王國權的是丁西林，自一九五四年「對外友協」成立時即任副會長以迄今。在楚圖南不實際管事而王國權未當權時，他公開活動的身份即是「對外友協」的副會長，非常活躍。但他終究是由左傾教授而為幹部，不是共黨的老幹部，因此會長是王國權而不是他。

丁西林為江蘇省泰興人，英國伯明翰大學理科碩士，為物理學家。他又是劇作家，著名者有「一隻馬蜂」、「妙峯山」等。歷任中央大學、北京大學等教授。一九四五年應蘇聯科學院長邀請赴蘇，忽然逐漸左傾。抗戰勝利後，任山東大學教授，已與共黨有工作關係，青島失陷後即附共。一九四九年以「無黨派民主人士」身份參加政協。十月任政務院文化部副部長。一九五二年五月任「中印（度）友好協會」會長。一九五四年任「對外友協」副會長。一九五八年三月調任國務院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副主任，以迄目前沒有更動。在「文革」中，他未受攻擊，這可能因為他沒有言論，而二十年來都是為共黨做國際統戰的實際工作者，更重要的是他始終沒有掌握。

「對外友協」一九六四年改組時的三十個副會長除丁西林外，均未見公開出現，其中一部分在「文革」時被整肅，如周而復、趙毅敏、蕭賢法、李琦、楊純等，一部分調任其他職務，如郝德青現任中共駐挪威大使，也有已死亡者如王昆侖。目前新發現者有楊驥，此人經歷不詳。他曾在六月十八日陪同阿爾巴尼亞芭蕾舞劇團去長春訪問。

目前「對外友協」，負責人除王國權、丁西林、孫平化、楊驥、王曉一外，經常出現並且是實際工作者有區棠亮（女）、丁雪松、張香山等三人，他們都是「對外友協」的常務理事，其中丁雪松還兼任「秘書長」。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石友三部撤至冀南後，增厚了鹿鍾麟的力量，此時中共已決心趕鹿鍾麟出河北省，消滅所有在河北省的中國軍隊，石友三成為主要目標，當時提出了驅鹿打石的口號，劉伯承率領一二九師及地方共軍共兩萬多人在威縣圍攻石友三部。首先截斷石部給養，石友三起而抵抗，展開激戰。不過，石友三不比朱懷冰，他這一部本身就是游擊隊改編，打游擊是熟手，與劉伯承互相追逐，一直打了半個月，由於一二九師及民兵數量多過六十九軍，最後石友三部受到重大損失，最精銳的朱文和師損失慘重。與石友三並肩作戰的尚有孫良誠部，孫良誠也是西北軍出身，曾任過山東省政府主席，當年在西北軍有五虎將之稱，以後也不得意，抗戰開始重把[illegible]一支游擊部隊在河北省打游擊，因為受到十八集團軍的壓迫，幾支部隊不能不靠在一起，十八集團軍進攻石友三的同時，也去進攻孫良誠，孫部堅決抵抗，打了一日孫良誠眼見眾寡不敵，下令突圍，就在突圍時，殿後擔任掩護的一個團，與一二九師劉伯承部血戰後，全面犧牲。石友三與孫良誠在河北不能立足，撤入山東境，劉伯承率一二九師仍然尾追，追入山東，配合原已在山東建立根據地在魯北之蕭華部，在魯西之楊勇部，向石友三圍攻，但石部依然保持機動戰鬪力，十八集團軍幾部份圍攻，仍然不能將之全部解決，最後一一五師及冀中軍區聶榮臻部也趕來助戰，石友三本來是一個沒有原則的人，被十八集團軍攻急了，竟然一怒之下又投了日本，正式成了偽軍。石友三一投敵，十八集團軍不敢再打，恐怕惹了日軍出動，同日本打了起來，違背了毛澤東的命令，連忙撤走，石友三始獲得喘息。國民政府得到報告，認為石友三投敵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當即下令通緝、褫奪一切軍階職位。

鹿鍾麟在河北省被十八集團軍逼得不能立足，退到山東境內向中央宣佈辭職，中央此時也感到當初任命鹿之非計，因為鹿鍾麟雖有聲望，卻沒有實力，臨時撥歸他指揮的隊伍，過去又沒有淵源，究不能得心應手。當時就接納了鹿鍾麟的辭職，改派龐炳勳繼任。龐炳勳也是西北軍老將，但不是馮玉祥嫡系，出身國民三軍孫岳部下，這支部隊前身本不能作戰，但經過十幾年來的變遷，到了龐炳勳接長之後，由於龐炳勳本人刻苦耐勞，能打硬仗，所以蔚成勁旅，抗戰前已編為第四十軍，由龐炳勳任軍長，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四十軍死守臨沂，迎擊板垣師團，五十九軍軍長張自忠率部來援，一日一夜步行一百八十里，趕到臨沂與四十軍裏應外合，擊潰板垣師團，為抗戰第一次勝仗，也是台兒莊大捷前奏，當時兩人均升為軍團長，以後又都升任總司令，張自忠任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率部隨五戰區長官部後撤，扼守襄樊，龐炳勳任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撥歸第二戰區戰鬪序列，在太行山區作戰。中央任命龐炳勳繼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冀察戰區總司令任命發表後，中共又出花招，毛澤東指示在河北省中共自成立的機構，有河北省婦女會，河北省參議會，河北省抗敵後援等等光怪陸離的名義有二十多個，聯名呈請中央任命朱德督冀，此時朱德已兼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所以共方機構呈請以朱德副司令長官兼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中央對這種把戲當然置之不理。中共眼見陰謀不逞，又變花樣，提出驅鹿打龐口號，鹿是被驅走了，龐部打不動，因為龐炳勳本身有相當實力，所據守又在太行山內，中共對之無法發動強大攻勢，加之龐炳勳還有一支友軍新五軍軍長孫殿英也在附近，名義上歸龐炳勳指揮，這兩支部隊成為十八集團軍的剋星。

提到孫殿英，大家就聯想到當土匪盜皇陵的事

，其實孫殿英也有其長處，尤其是帶兵方式，完全是梁山泊忠義堂的作風，所以他的官兵拆不開，打不散。中間有幾次孫殿英下野失敗，官兵有的改編，有的遣散，可是只要孫殿英有了名義，馬上一呼而至，更妙的是自帶槍械，就照舊有編制，班歸班，排歸排，一夜之間就可以成軍。抗戰前夕，孫殿英因進兵寧夏失敗，他自己被通緝，部隊也是散了，以後宋哲元幫他忙，替他取消通緝令，與石友三同時發表了一個有名無實的保安司令名義，但是孫部官兵一聽說老殿又出來了，不約而集，頓時聚了一萬多人，平津失陷後，中央就明令將孫部編爲新五軍，以孫殿英爲軍長。他這一個軍對於現代戰術不大懂，但是打中國舊式戰爭，偸營刼寨拚刺刀卻是一等一的好手，尤其是萬眾一心，人人效死爭先，用於打游擊自是適材適用，偏偏十八集團軍戰術也是這一套，一旦相遇，十八集團軍也討不去便宜，打來打去，龐、孫兩部雖不能進入河北，十八集團軍也不能將之消滅。

毛澤東眼見十八集團軍對龐、孫兩部束手無策，就將劉伯承、賀龍、聶榮臻召回延安開會研討。

劉伯承以戰畧家身份先說道：「龐炳勛部隊堅強，孫殿英的部隊機動，兩人配合一起，就把我軍長處全具備了，加之他們扼守要害，我軍又沒有重武器，所以始終不能將他們消滅。」

毛澤東縐眉道：「你們可以組織民眾打前鋒，以民眾換取敵人子彈，到了敵人子彈打完了，我軍再擁而上，自然穩操勝券。」

聶榮臻說道：「我們對付其他部份頑軍，都是按照主席這種戰畧，所以每次戰役下來，我軍死的比敵人多，但死的都是老百姓，眞正官兵死傷得很少。」

毛澤東一拍大腿，說道：「這就對了，爲什麼這次不用呢？」

劉伯承一向看不起毛澤東，眼見毛澤東那副得意神氣更覺嘔心，冷冷說道：「這次形勢不同了，敵人據守的都是山地，大兵團無法運用，即使把河北省民眾全驅上去也沒有用，因爲敵人不需要打槍，只在上面拋石頭，我們也上不去。」

毛澤東沉吟一下，說道：「照你這樣說法，只有日本皇軍才可以對付他們。」

劉伯承說道：「確實如此，因爲日軍有飛機大砲，我們卻沒有。」

毛澤東說道：「既然知道病症所在，就容易開藥方了，你們回去可以與日軍配合進攻，很容易就解決了。」

賀龍聽說要同日軍配合，驚得啊了一聲，說道：「與日本鬼子配合不是當漢奸嗎？我可不當漢奸哪！」

毛澤東翻眼看看他，說道：「你怎麼這麼渾，什麼漢奸不漢奸，說得這麼難聽，我們共產黨人本沒有祖國，有了國家觀念就不是正牌共產黨人。」

賀龍說道：「可是主席多次發表演說，都勸人愛國。」

毛澤東說道：「那是騙外人的，不能騙自己人。你問問伯承同志，那一年張學良與蘇軍打仗，他同葉劍英同志曾在東北組織義勇隊協助蘇軍打敗張學良，要按資產階級說法，不也是當漢奸了。」

劉伯承縐下眉頭說道：「撇開這點不談，我們同日軍也無法配合，因爲沒有聯絡，不知道主席同日軍高級司令有沒有聯繫，如果有聯繫，最好由上邊設法，只要日軍對太行山發動進攻，我們一定與日軍配合作戰，消滅孫殿英、龐炳勛兩支頑軍就是了。」

毛澤東笑道：「我可以設法，但是也不一定能馬上發動，因爲人家有整套戰畧，不能聽我指揮，你們回去聽消息好了。」

劉伯承說道：「我們暫時就不攻龐、孫兩部了。」

毛澤東說道：「你們不攻這兩部頑軍，可以把兵力轉用於其他地區。山東方面頑軍勢力並沒有完全消滅，你們可以全數開入山東，先將山東的頑軍肅淸，等到日軍進攻太行山時，再回頭配合日軍作戰。」

三人領了毛澤東的錦囊妙計，回到河北防地，就陸續將部隊開去山東，攻擊當地游擊部隊。

山東方面游擊隊勢力較河北省強大，其中出了許多優秀領導人，最早露頭角的是魯西北聊城專員范築先，抗戰開始，山東鐵路沿線皆淪陷，但日軍只能佔領鐵路線，對於距離鐵路較遠的地區，勢力不能達到。范築先此時已六十多歲，振臂一呼，召集聊城附近青年，組成一支游擊隊，後來勢力愈來愈大，聊城附近各縣皆在其控制下，中央就正式任命爲聊城行政專員，管轄魯西各縣，由於范築先治軍嚴明，所以當地秩序異常穩定，日軍偶而派兵掃蕩，皆不能捕獲范部主力，只能隨來隨去，毫不發生作用。這時是抗戰初期，中共羽毛未豐，派去山東工作人員眼見范築先威望日隆，實力雄厚，不敢硬碰，就採用滲透戰術，向范部投效。范築先是鄉下人，對於政治鬪爭完全不懂，只是覺得爲了愛國就要抗日，自不理會這批人別有打算，當時就一體收容，且委派重要工作，以後輾轉援引，中共幹部愈來愈多，范部整個被其滲透，范築先並不知道，終於在一次與日軍作戰時，范築先負了傷，回到家中醫療無效，很快死去。范築先之死，當時大家都感到懷疑，但因爲他左右全是共產黨也無法調查，在范築先死後，中共幹部正式接掌了權力，不久宣佈將魯西民軍編入十八集團軍，這是中共在抗戰期間以不流血方式併吞民軍的一次，也只有這一次作的最成功，以後大家都了然中共的本領，無人再敢領教，秦啓榮所以驅逐郭從化出境，也是受了魯西事變的影響。

中共吞併了魯西民軍，就向魯東、魯北進軍，這時山東境內尚有中央軍于學忠部五十一軍，繆澂流部五十七軍，吳化文新入詩及省政府主席沈鴻烈部，但都在魯南，對魯北鞭長莫及。

江南啼痕錄（十八）

海運部份，由美國主持，使用登陸船八十五艘，自由輪一百艘，及一部日本船隻擔任。內地運輸，送至港口，則由我方負責，以龐大要遣送回國的數字，故要動員我國的交通工具，數量顯爲龐大。以遣送而影響復員，只有捨己爲人的中國才肯做。

話又說回來，我們以目覩戰俘替我們掃地爲快意，象徵折磨日本軍閥，以抵消其當年飛揚跋扈，目空一切的氣燄。但我說句老實話，我就因爲在廣州目覩日俘掃街，及在廣州灣目覩遣俘的情形，怵然自警，認爲日本必將重來。當時一般人正給勝利冲昏頭腦，忽視了敵人的一舉一動都表示不屈的神態。在廣州掃地的戰俘，態度沉着，挺着腰，扎着馬步，絕不頹唐，也絕不苟且，雖無中國人看管，卻從不敷衍、怠慢、偷工減料的表露劣性，逐街逐街的埋頭苦幹。我留心觀察，今天見的如是，明天見的也如是。我不是長他人的志氣，恐怕中國人就沒有這種表現。那股雖敗而不屈的精神，隱含着什麼在心裏，不問可知。勝利翌年的春天，我服役廣州灣，一天，時在黃昏，值遣俘下船，我憑欄眺望，日俘徒手列隊（日俘已繳械存庫），挺胸昂首，目不斜視，步伐齊整。絕不像戰敗的部隊，而活有凱旋歸來，踏過凱旋門的神氣。傷病的由兩個士兵夾扶，在隊伍的兩旁而行。隊伍中有人暈倒（以缺之糧食，士兵體弱所致），卻隊伍不亂，無人譁叫，也不停止，而由前後兩個士兵，立即將暈倒的士兵扶起，挾持着走出旁列，一聲不響整隊繼續前進。當時我目覩這種情形，凜然自驚，一個挫敗危亡的民族，仍有這般百折不撓，愈挫愈奮的精神，面對現實，勇氣不消，信心不移，實爲一個可怕可敬的民族。我心中暗自嗟嘆：「日本始終是我們的心腹大患，二十年後又將重來。」

審判戰犯的執行，始於遠東國際法庭，而遠東國際法庭的設立，乃根據世界第二次大戰中一九四三年莫斯科宣言及一九四五年波茨坦協定而實施。使窮兵黷武，禍首元兇，濫殺無辜，恣行殘暴的戰爭罪犯，付諸正義的裁判。勝利之後，受降工作告了段落，乃拘捕戰爭罪犯，送交軍事法庭審判。在中國歷史上而言，審判戰犯，實爲創舉，在世界史而言，亦不多見，故引律定讞，頗有問題，因國際規約有禁例而無科刑的條文；中國法律，則絕無政治性的戰犯的判例。而科刑必須依法裁定，故處理裁判，務求審慎，以求公正。其後秉歐洲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的規定，旋國民政府於三十五年十月又公佈戰爭罪犯審判條例，審判乃有所根據。

我國除於南京設軍事法庭之外，各受降的重要地區均相繼設立。但審判戰爭罪犯案件最多的，首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廣州行營的軍事法庭，該軍事法庭於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奉令成立，派劉賢年爲庭長，以蔡麗金爲上任軍法檢察官，吳念祖、陶冠文爲軍法檢察官。以葉芹生、廖國聘、闞振綱及我家三哥爲軍法審判官。受理全部戰犯五百七十五名，正罪者一百一十五名，極刑者五十名，其餘則判徒刑不等。審判一本公正，絕不以個人情感的成份，影響個案的審訊，判決後仍呈報國民政府主席作最後的決定，務求無枉無縱。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廣州行營改組，改爲國民政府主席行轅，而軍事法庭的人事仍舊，直至民國三十六年的年杪，始審判完畢。其中已歷長官，由張向華上將而宋子文先生了。審判中亦殊多困難，蓋敵寇罪惡之深，受害怨毒之甚，但證據之搜羅、齊集，卻殊窒礙，因敵方的紀錄文件，爲消滅罪跡，概自燬滅；民間受害，則事過情遷，物證固難保存，至於人證，則覓食不遑，謀生迫切，安有閒時，到庭作證。抗戰八年，敵人罪行，罄竹難書，姦淫殘殺，屠城暴行，令人髮指，但無人指控，又難檢舉，既已檢舉，又因證據不足，不能成讞，故漏網罪人，何可勝數。日本人不懺罪自疚，更不懷念中國寬大之德，二十年後竟對中華民國，落井下石，忘恩反噬，怎不痛心疾首。我花了這麼多的筆墨，喋喋於言，縷縷記存，希望後世人毋忘中山狼的教訓。

我這位鐵面無私審判戰犯的三哥，畢業於國立中山大學法律系，廣東軍事政治學校深造班，耿介絕俗，風骨嶙嶙，不避權貴，不徇私情，曾任廣東巡迴法官、檢察官。有很多機會，如果換了別人，便可以團團作富翁，可是他清操自守，兩袖清風。大陸變色，逃亡海角，屈居市廛，賣茶度日。三哥的祖父早逝，其時二伯父僅在垂髫，由我祖父抱他覩殮，引殯臨穴。及長，奮發向學，畢業於肇府中學，以成績的優異，奉旨獎賞優貢，以母氏柏志撫孤，奉養家姑，教子成名，乃請旌表節孝。我幼無父母，二伯父愛護有加，提携教導，視同猶子。我初入世途，即隨三哥到新會當書記，以習吏事，故兩房實如一家，情誼深切。

我的三哥與族兄澤慶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出生，澤慶讀書至教忠中學高中畢業，而沒有進入大學，在鄉間任小學教員。當三哥在廣州行轅當軍事法官時，一次還鄉，恰巧澤慶以案爲警察所的警察拘捕，同時在橋上相遇，一則衣錦還鄉，一則成爲階下囚，雖由三哥保釋出外，查明無事。但既屬同庚，於星相之學，究應作何解釋？前清道光年間名臣左宗棠，與一屠戶亦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出生，在兒童時代也是「門前磨蜆殼，巷口玩泥沙」的舊侶。當左宗棠平定新疆，以侯爵，東閣大學士榮歸湘潭，路經墟鎮，而那屠戶年老仍操舊業，見左宗棠衣錦榮歸，自己則潦倒如昔，不禁氣憤，乃拿屠刀一拍砧板，一指左轎。爲左宗棠左右所見，以毗睨大臣的罪名，瑯璫入獄。後爲左宗棠所知，這個老屠戶就是當年小伙伴的狗兒，乃釋放出獄。同庚而貴賤不同，亦是星相之學，可信而不可信了。



一大專女學生身受其害

新型色狼冒稱留學生
專向無知書院女埋手

萬人傑先生：

你好！我可算是你一讀者，所以我希望我能盡一點責任，向你報導一些「新聞」，這是眞實的事情，可以說我也是其中一個受害者，但我很幸運能「逃」出來。我希望你看完後，盡量能在聖誕及新年時刊出，以便其他少女能夠提防。同時請原諒我的草書，和不順句子及錯字。

在我未寫之前，我可以告訴你，在某一期「今日世界」也有差不多的故事刊出。但發生的情形有些不同。好了，讓我開始吧！

我是一個專上學生，記得以前因有志繼續求學，故當我獲悉自己會考不理想時，我非常失望；雖然我的家境不俗，但因我年紀小，而且什麼也不懂，故此若要到外國升學，確是有點困難的；我沒有其他辦法，所以只有重讀一年，自尊心亦因此而大受打擊；我又是個獨生女，常覺父母不了解我，及至我和我的男朋友決裂後，就更使我產生了被遺棄的感覺，而正當我在這孤寂、苦悶的時候，我認識了「他」。

我們是在電話中認識的；他自稱是一個留美的大學生，現因家中有要事而回港一行，偶然在一本同學錄中看到我的照片，很希望能認識我，故此打電話與我聯絡等等；他還告訴我現居處和美國的地址；那時的我，只相信世界是美好的，根本沒想到會有奸詐的人存在，所以我相信了他，他好像什麼事都告訴我，我亦從不過問他的事。當時照我所知他是一個家境富有，年青有爲的青年；他更能捉摸到少女的虛榮心，常用英語跟我交談，以表現出他是個眞正的留美大學生，更常常像長兄般教導我；當時我自問成績不錯，加上好強的心理作祟，故此我常常缺課，但此事卻爲他所力勸，因此我便視他爲所有男朋友中最好的一個；其後我便與他繼續來往幾達一月之久，突然有一天，他要求與我先行訂婚，最好能等他畢業後即與他結婚；當時我只有十六歲，故此恐怕雙親會反對，而他卻認爲這樣並不要緊，而且還告訴我，他母親因患有癌症，而他在家又排行最小，故此他母親希望他能在港結婚及定居，所以他要帶我回家見他的母親。（他父親已去世。）之後，他又說，若我答應與他訂婚，爲了證明我是眞心的，則我一定要拿事實作證明，所以我把一切都給了他。不久，他告訴我要回美國，但不到一月，他又回來了，他說這是因他母親現在病勢沉重，故此要再度回港，兩星期後，他又再回美國。後來我發覺自己已懷孕，但我一直以爲他是個好人。不久，此事給我母親知道了，我沒法，此時我亦知道自己做錯了，只得找醫生替我除掉腹中之小生命，而那「殘忍可恶的怪物」，卻千方百計要找機會接觸我，幸好得到上帝與我母親之助，我終於能擺脫他的誘惑。（我相信我確是擺脫了他，因爲此事距今已有兩年了）。

現在讓我再告訴你，一件眞實的事，所有那些「殘忍的怪物」都是屬於一個秘密的團體，他們通常是在一些相簿等東西找出一些他們認爲合適的女孩子，然後想辦法認識她們；或自稱是學生，在一些舞會中找尋一些女孩子，然後認識他們；因爲大多數女學生都十分驕傲，而且還以自爲是，常以爲自己是最好、最有學問的人。而那些「怪物」會送給你任何東西，若你需要的話。還有，當他們知道那些女孩子已懷孕，而且還厚顏地把此事告訴她們的雙親的話，若她們得不到家庭諒解，他們就乘機會佯稱與她們私奔，而把她們賣到其他亞洲國家。所以，當他們被香港的警察找尋出犯罪的證據而帶來麻煩時，他們亦會把那些無知的少女賣到外地。

通常那些「怪物」都會把這些少女賣到日本，因爲他們都以爲，大多少女都不會說日文，有時，他們亦會

把少女們賣到亞洲其他各國，但為數卻較少。

大多數的「怪物」，在衣飾方面都十分講究，穿着都非常合適，並不似時下的長髮青年，所以儘管那些少女帶他們回家見父母，她們的父母也難以發現他們內心的罪惡，他們還處處表現出謙恭，可靠的態度；在談吐方面，他們更是對答如流。

我亦認識一位少女，她的男朋友也是那些「怪物」的一分子，一天，他們出外購物，那男子送一個手錶給她，但當那少女離開他不久，即有一警察走上前來，拿出證件，要搜查她的手袋，指出她所戴的手錶，內有一些違例物品，於是那少女要求找尋她的男朋友對證，但發覺他已逃走了，所以那可憐的少女便要入獄；後來她母親到警署投訴，並告訴那些警務人員，關於女兒結識那男子的經過，而且還帶警員到那男子的居處搜尋，雖然見到那「怪物」的「父母」，但他們卻否認有此等「兒子」，而且還否認認識那少女的母親，那少女的母親受不起此重大的打擊，結果瘋了，現在還在青山精神病院。那少女原是本港一大專的學生，當她與那男子發生關係後，她害怕父母知道會責怪她，所以那「怪物」便乘她這弱點，一直迫着她幹娼妓的生涯；直至那少女被警察捕獲為止。而那男子卻逍遙法外，故此我相信，還有一些可憐的少女會為他的詭計所害。

我知道那些集團的勢力範圍極廣，所以很難一一將他們懲之於法，我們只有寄望於上帝的幫助！但我相信，那些「怪物」定不能獲得好的結果，更不會有人能容忍他們的罪行。

一女讀者上

七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中共禁止人民對外接觸 批判林彪殃及海外華僑

中共自於今年恢復「公檢法」的各組織後，近復全面展開控制大陸人民的所謂「反特防特」運動。

「公檢法」是中共加強對人民特務監察的實施，過去行之有年，文革期間，由於系統是屬於反毛的羅瑞卿一派，所以喊出「徹底砸爛公檢法」的口號，對「公安、檢查與法院」的共幹大肆整肅，當時共區實施全面軍中管制，「公檢法系統」雖被砸爛，並不影响中共對人民的管制。現在因為「批林」運動展開，中共貶抑了共軍的作用，共軍已不再執行全面的「軍管」，於是不得不重新建立特務系統來控制人民。其次是因為中共實行笑臉外交之後，外面進入的人多了起來，恐怕大陸人民透露中共政權暴虐統治真象；再是怕林派整肅之後，共軍及地方幹部不穩，尤其是目前大陸秩序混亂，投奔自由的人民增多，所以中共加強對人民言論思想控制和特務監視行動。

中共今年下半年在沿海幾省舉行所謂防務會議，要求各級機關學校企業工廠揭發所謂階級敵人，並恐嚇「破壞份子」，同時加強暴力控制。因此自周恩來上台以來，表面上看起來應該說是放寬許多，但特務監視控制下，大陸同胞，更增加了麻煩，行動限制得更多。比如在各級農村公社及城市街道進行戶口清查，在此期間，嚴禁人民前往其他公社或地區，對中共認為的「五類份子」，不斷進行夜間突擊檢查，而對一般「黑人黑戶」，與「盲流」份子則嚴格管制。組織「民清隊」清理工廠內部。特別禁止人民對外接觸，中共多方採取嚴厲措施，舉述數端：

一、對中共機構有親人在海外職工幹部，中共限制或禁止他們參加政治性、業務性以及傳達中共上級各種指示的秘密會議，一般居民如有親人在海外，亦限禁其參加有傳達性的居民會議。

二、規定大陸人民對海外人境的探親或觀光人士嚴密監視。

三、臨近蘇聯地區中共害怕蘇聯煽動挑撥人民逃亡，乃挑選一批人民到北平施以特務訓練，然後派回邊境各地，擔任巡迴小學教員或其他工作，實際負責監視人民逃亡。

四、中共加強封鎖大陸與港澳間海域，以防止人民逃亡。

在中山邊境地區最近加強封鎖，同時香港與寶安縣間海域，也有新的共軍邊防部隊船艇巡邏，入夜亦不停止，並用探照燈四處搜索，一有船踪馬上截住檢查抓回。

據透露本來大陸人民都認爲水路逃亡中山比寶安更安全，因爲中山離澳門很近，而且在接近邊界的地區也不算邊防區，人民比較容易接近邊界。但寶安就不同，在廣深綫上到樟木頭已屬邊防，人民很難接近邊界，過去幾年來雖然有許多人自寶安方面逃抵香港，但都是下放到邊區的青年，極少有來自廣州市的居民。

五、據一位自汕頭探親返港的人士透露，汕頭中共頭目對申請離境僑眷及歸僑說，因考慮到內外形勢影响，原則上不再批准任何人離境。

這位來人是印尼歸僑，五八年與其妹在共區，後因環境不習慣又出來，其妹留大陸唸書。滯留汕頭，近年她一直表示希望離開大陸，文革期間當然不能申請，之後她向當地中共政府申請，卻一直沒有下文。這次他回到汕頭去的目的，便是以華僑身份向當地中共政府詢問有關他妹妹申請離境事宜。

共幹的解釋，在政策上並無不准歸僑及僑眷離境的明文規定，但在原則上卻不准任何人出境。共幹並冠冕堂皇的說，東南亞並不好，還是留在大陸好。

最近中共當局正式宣佈不再發申請表格，以及不繼續批准人民出境，於是那華僑便失望地悄然離境。

另據一人士透露，由於林彪的批判，使很多香港和海外華僑受到新的批鬪。

中共向人民指稱，華僑與港澳同胞也分成若干類，應該對之不同待遇，對於華僑與港澳同胞立場判斷，除了分析他們階級成份之外，最簡單的方法，是看他們離開大陸的時間。華僑和港澳同胞在中共統治大陸後離開大陸，雖然他們離開方式不同，基本上都是對中共政權不滿，因而這些人的立場也被指爲都是「叛國」的。廣州市民舉行會議時，中共發動羣眾批判僑眷中的「叛國」份子家屬。

中共更要求民眾防止林系共幹向外的逃亡事件。

此外，在中共內部問題上，自林彪被整肅後，中共總參謀部一直在癱瘓狀態，可見目前中共對各地共軍，亦仍不能作有效掌握，各地共軍頭目割據局面一直在僵持下去。總之，目前中共一方面對軍人沒有辦法，另一方面不得不加強控制人民的暴政，使人民倍加痛恨，雖然恢復「公檢法」，展開「反特防特」運動，但中共政權控制力因軍人而減弱，這些多是導致共區各地治安混亂的原因。

毛共解決失業問題
強迫畢業生落農村

毛共爲解決城市失業問題，強迫知識青年下鄉務農，據十二月二十九日安徽電台透露，最近合肥市又有大批今年暑假畢業的「第二屆畢業」（按：可能是指「文革」後的第二屆）被遣往各地農村服勞役。

該電台承認，這次「安置」知識青年工作做得頗不順利，須從威脅知識青年的家長着手，並多次「舉辦學習班」，幾費唇舌強迫勸誘始克完成。但當使青年就範後，同時卻在「受」方遭遇阻力——農村共幹多不願意接受這項吃力不討好的「任務」。

毛幫安徽電台供稱：「在毛主席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光輝指示指引下，合肥市又一批第二屆中學畢業生走上農業生產第一綫。」

安徽電台繼而供述中共驅迫青年下鄉的做法，曾遭遇多翻波折。廣播稱：「最近一個時期，合肥市分系統舉辦了知識青年家長學習班；各區舉辦了知識青年學習班，在學習班裏，各級黨組織要知識青年和家長反覆學習毛主席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的一系列指示，並請來老工人作憶苦思甜報告，同時，又開展革命大批判，深入批判了劉少奇一類騙子的讀書做官論，勞動懲罰論等修正主義黑貨，進一步提高知識青年和家長對上山下鄉偉大意義的認識，要知識青年家長勸導子女自動寫申請書，到農村去安家落戶，並要他們到農村後，認眞看書學習，刻苦改造世界觀，認眞接受再教育。……」

廣播又透露：「合肥市委、市革委會還要各區有關學校，在下鄉知識青年出發前開會熱烈歡送。市委和市革委會負責同志親自到學生住地調查了解情況，要求學生們以農村爲家，爲建設農村貢獻力量。」

廣播又說：毛共還要求各農村認眞做好接收下鄉知識青年的準備工作。據供稱，許多農村毛幹都不願意接收下鄉知識青年。如宣城縣接到安置上海下鄉知識青年的任務後，一些頭目表示不滿。毛共宣城縣委便「召開縣委常委辦公會議，統一領導班子的思想認識。從縣到有安置任務的公社都設立了接收安置工作小組。縣委副書記擔任縣接收安置工作小組組長，認眞抓好接收上海知識青年的工作，接着，通知有安置任務的公社、大隊、生產隊都召開專門會議，認眞進行準備，務使安置任務得到落實。」

廣東頭頭脅迫家長 防止兒女逃離農村

正當新曆年行將終結，春節快要到來之際，中共爲防止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藉請假返家探親之機一去不回，預早採取了嚴密的措施，包括佈置「居民組織」的特務就地監視、脅迫家長提出保證等等。

中共廣東省、廣州市「革命委員會」更於二十二日脅迫知青家長在中山紀念堂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所謂知識青年大會。各級大小共幹均參加了會議。

廣播透露：「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廣州市革命委員會二十二日在中山紀念堂召開動員大會，號召全省人民進一步落實貫徹毛主席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繼續做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安置同教育工作。

「中共廣東省委、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中共廣州市委、廣州市革命委員會負責人陳郁、林李明、焦林義、翁文濤、張根生、趙國南、梁錦堂、鍾明、胡南川、田任、羅範羣、孫業武、劉桂蘭等出席了大會。參加大會的有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代表，知識青年家長、機關幹部等五千多人。」

中共廣東電台又供稱：專職負責強迫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廣東頭頭張根生在會上講了話。他畧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勞動一輩子，正體驗毛主席對青年一代的關懷，此舉是爲了培養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並說什麼「與工農相結合」，是知識青年的唯一出路。

張根生又指斥知識青年不安心在農村勞動一輩子的思想要不得。警告他們要安心在農村參加勞動，「認眞看書學習，刻苦改造世界觀」。這位廣東頭頭同時威脅知識青年家長必須與當局合作，不能拖後腿窩藏逃跑的子女，「用心對子女進行階級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積極支持同鼓勵子女聽毛主席的話，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努力改造世界觀」。

在這次大規模的動員知識青年的大會上，「廣州市工代會、農代會、中學紅代會」等組織的代表均出席並講了話。

大陸農業歉收 工業生產萎縮

大陸不僅農業歉收，工業生產亦普遍萎縮，導致中共經濟危機，向着惡化階段發展。

中共爲了扭轉經濟的劣勢，現在全大陸雷厲風行兩個「羣眾性」的運動。

一、是運用各種宣傳工具和「指示」、「命令」，呼籲全民每人一天省一口。

據中共說：「全國一年就能省出上百億斤的糧食，來維持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爲了減少糧食的消耗，對無勞動力的人民，如非「五類分子」，則放寬其出境，但必須查明其在海外親人的背景，始獲批准。

二、在所有交通運輸部門和工礦企業，如火如荼開展節約石油運動。所有公用汽車，均實行定車、定人、定綫路、定時間、定油耗的「五定制度」。同時動員在所有用油單位，收回用過的油料，再生利用。並在各地進行「石油代用品」的所謂「革命活動」。

據消息靈通人士指出：大陸石油缺乏，主要是因各油礦工人不滿現狀，消極怠工，影響產量下降。而中共將大量石油供應越、寮、棉、泰共和加強軍事運輸，也是造成惡果的主因之一。

妄圖以青年制青年 「共青團」再派用場

由於大陸的青年問題日趨嚴重，中共無法應付，現正妄圖恢復「共青團」的組織效能，重新擔負起監督、迫害青年的「任務」。據安徽電台昨日廣播透露，「共青團」馬鞍山市當局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六至二十九日召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中共除了要代表讀邪書和批判林彪路綫之外，還總結交流了迫害青少年的經驗，以及陰謀策劃今後的工作。會議最後還湊成了「共青團馬鞍山市第三屆委員會」。

廣播還透露，出席這次會議的代表有七百多人，「規模、人數都超過歷屆代表大會」，同時中共還佈置了一些「老民兵」、「老工人」、「貧下中農」、「紅衛兵」、「紅小兵」、「紅小兵輔導員」等類組織的代表到會湊熱鬧，可見中共對這次大會的重視。

據稱，中共安徽「省委副書記」、「省革委副主任」出席了會議並講了話；中共馬鞍山「市委書記」、「市革委會主任」祈某則作了「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市委常委」、「市革委會副主任」張仕犖向大會作了「

團的工作報告」。安徽電台供說：「從一九六八年冬以來，在各級黨組織領導下，全市各條戰綫開展了整團建團工作。四年多來，全市基層團組織普遍建立。」

廣播還供稱：「大會要求各級團組織和共青團員要繼續積極投入批修整風，以批修整風推動各項工作；要刻苦攻讀馬列著作，使自己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有一個新的提高；要以黨的基本路綫爲綱，採取各種形式對青年進行思想和政治路綫方面的教育；要緊密結合階級鬪爭和路綫鬪爭的實際，不斷加強整團建團工作；要增強黨的觀念，在黨的領導下積極開展團的活動，充分發揮團員在三大革命中的突擊作用。」

該電台還透露，大會所湊合起來的新「共青團馬鞍山市委員會」有四十三名「委員」，這些「委員」實際上已是「老青年」，平均年齡二十四歲（按「團章」規定團員最大年限是二十五歲）。

澳洲讀者來信稱讚 新聞以外敢說敢做 對岳騫文補充證據

岳騫先生：

恕我不會說客氣話，你好嗎？我對於每一期萬人雜誌，先生和各位作者都很佩服，尤其萬人傑先生的新聞以外，敢說敢做。

我認爲先生第二六八期也談「反共不是反華愛國必須反共」一文，其中六點毛幫作漢奸的證據，照我看需要增加一點，希望原諒小弟對於先生批評，相信先生對集郵沒有興趣，所以沒有留意，毛幫的郵票發行如下：

每組共有	我相部編號	年
紀20—4—3	96	1954
紀46—2—1	63	1958
紀25—4—3	109	1953
紀25—4—4	110	1953
紀20—4—2	95	1952
紀34—2—1	28	1955
紀26—3—1	111	1954
紀35—2—1	131	1955

這些郵票上祇有外國人，沒有任何一個毛幫的人，如果沒有毛幫的文字，相信這些郵票是外國的，不是毛幫的。我所見過很多國家的郵票，沒有外國人在本國郵票上。有的是兩國人物一齊，如中華民國國父和美國總統林肯，且有中英文，這是美國紀念中國建國五十年，（一九六一）比較突出之外，沒有似毛幫大量出版外人的郵票，如有錯字和字句不通，希望先生原諒我好嗎？好了。下次再談，祝你聖誕快樂

羅拔李十二月二十一日

「聯合國協會香港分會」去了美國的會員 與馬文輝算舊帳

萬人傑先生：

我是一個來了美國數年謀生的華僑，在這裏適合我口味的報紙是「星島」，近日你的牛馬集和馬文輝發生多天「關係」，這位留了長鬚，着長衫而會講英語的人，我在港時認識的。在港時，我是個執業司機，故曾參加聯合國協會運輸組爲會員，對下列問題，請馬先生答覆。否則請萬先生不要再談這位馬先生，因爲再談下去，不單你給他利用，連我們讀者都給他利用了。

㈠請馬先生解釋聯合國協會香港分會這個會名是否現在在紐約的聯合國發源的，因本人曾到聯合國詢問，香港並無此分支機構。

㈡馬先生的聯合國運輸組，本人會交會費數月，希望知道這種會費的開支情況。

㈢馬先生年前對釣魚台問題，曾在港大大聲疾呼，抨擊日本，爲何現時中（共）日拉攏，則噤若寒蟬？

這個社會，嘩眾取寵，混水摸魚的人多的是，有些不值得給人利用，這點萬先生是明白不過的，如馬先生答不出近日牛馬集各種問題，希望你不要浪費讀者看報的精神和時間。

讀者何甦上（十二月十五日）

萬人協會會刊出版

「萬人協會」組成「萬人會刊編輯委員會」，由副會長曾憲光任主編，秘書處鄭秀堂任執行編輯，編委有藍海文、尖鋒、黃天翎等。創刊號已出版，內容包括萬協成立大事記、會務簡訊、萬人雜誌讀者來信摘錄、工人、學生的話、醫療常識、文藝創作有舊詩、新詩、小品文、小說等。該刊以該會會員及萬人雜誌讀者爲基本作者，形式多姿多采，適合社會各階層人士閱讀。該刊屬非賣品，歡迎索閱。付回郵一角，及通訊地址，寄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萬人協會收。

越南要獲得眞正和平 北越勿受人點紅點綠

萬人傑先生：

寄上越局心得一篇，可能說得天眞，不知能刊出否，倘希指正。

我眞佩服你們的爬格子本事，日寫萬言，當食生菜。不瞞你說，我這篇心得寫於廿七晚，寫得又長又臭，翌日大刀濶斧削減，二十八晚才抄正。如以此揾食，在我來說，必餓死有份。先生對此業有三十年經驗，寫嘢必有竅門，有暇請不吝賜教，以匡不逮。

讀者邴熾鮮上

（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北越必須不受共產帝國主義點紅點綠，越南才能夠獲得眞正的和平。

晶報十一月八日稱：「春水重申協定不能改變，美越如果再作會談，只是安排簽字細節。」十二月九日又稱：「敵人若不簽字，就打到佢投降，越共號召不停戰鬭。」這些新聞，說明了北越及其同路人幾咁惡，幾咁意氣風發。然而巴黎和談協定內容：北越南侵軍隊不肯撤走，又要南越政府改組爲所謂聯合政府等等，遭到南越政府堅決反對，使得美國便不能簽字。如此，美國呢一身打，是難以走甩了。

有話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美國之恢復轟炸北越，是極其自然之事。連日來，北越被美國轟炸得呱呱叫，所謂打到人家投降，實在卻只得把口，正是惡人自有惡人磨，作孽自有的苦果。

十二月二十七日華僑日報社論卻苦苦爲北越求情，說什麼「轟炸北越不能促成和談」，並以詹森作例。提起詹森，此人正一飯桶，只知派兵挨打，執行所謂有限度戰爭，致令戰事曠日持久，害己害人；另使北越之勢得以坐大。尼克遜接手上場，一改過去錯誤作風，今夏一場大戰，表現得確係今時唔同往日，使北越大舉南侵洶洶之勢，得以遏止，不得不乖乖地坐下來談和。但還執迷不悟，接受所謂「學習重慶和談經驗」，這種發瘋已出面之詭計，南越當然不上當。應該指出，這一次的和談，是在美國停止了轟炸下進行的，但一樣談和不成。故「轟炸北越不能促成和談」顯然不對，不能一味好心便得。如前述晶報新聞，難道要美國被打到要投降嗎？當然美國不能長期咁炸，但或者就這樣炸炸下，能促成談和呢！

其實，北越要實現和平，易過借火。

就係唔好咁惡，一味講打，認爲南越可欺，便出兵侵畧，應立即將南侵軍隊撤回自己地區，信守當年日內瓦有關印支條約，好似東西德咁樣，和平相處。要認眞接受慘痛教訓，學習北韓咁樣，覺悟前非，不再受共產帝國主義點紅點綠，不再上共產帝國主義之當。有話精人出口，懵人出手，徒令自己國家山河破碎，自己人民受苦受難，更學習羅馬尼亞等國採取獨立自主政策，對外睦鄰，對內民主，攪好人民生活，這些北越是可以立刻做得到的。

這樣，美國不但立即停止轟炸，並且依照既定政策，班師回朝，而南越方面，當也斷無進攻北越之理，只要誠意認眞咁做，談和、簽約、監督都似乎多餘。

這樣，不但全越人民眞正脫離災難，整個印支以及東南亞地區都得過着和平的日子了。

讀者邴熾鮮上

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長男耀堂，在美學成結婚，余赴密昔根州，主持婚禮，詩以勉之。

梁積臣

弱冠勤勞四十年，兒曹海外着先鞭，
乘龍有喜鸞星動，學業無邊志氣堅，
舊地重臨婚作主，新枝連理樂如仙，
嗟余浪跡人將老，忠孝傳家慰膝前。

積臣先生，乃鄙人老友，爲人忠直，重友誼而長於國學，所主辦之「信誼廣告公司」，在港頗著聲譽，鄙人藥廠產品之「百花粉」治香港脚，昔年得其指導，拍製影片宣傳，頗收成效，頃接來函，知其赴美爲長公子主婚，賦詩述懷，是爲佳作。該詩擬請書法名家徐泓先生，賜以墨寶，用工楷寫成。由鄙人裝裱題字，寄去美國，以作賀禮，加上鏡框，新房客廳，均可懸掛，既美觀而又高雅，寫成裱好，卽行奉上，壇主敬聞。

步力行壇主轉和褐翁詞長原玉

袁暘照

征塵洗淨息胡塵，汗馬辛勞記得眞，
忍辱肯忘思報國，偸安有感樂居貧，
運移鼎祚應存節，足涉汚流獨潔身，
拭目察看分漢賊，此生永奠不降秦。

用力行壇主國事有感韻和褐翁詞長原玉

梁莊

漫天赤燄擾胡塵，涇渭忠奸見性眞，
幾許貞臣能抱節，賸餘孽子樂居貧，
國仇未復應留命，家恨難忘且保身，
殘賊投戎移漢祚，佇看劉季必亡秦。

和二六九期萬人詩壇褐翁黃中一先生詩，兼和董壇主國事有感原玉。

鄭秀堂

凡人看破那紅塵，且喜幡然悟性眞，
熱血孤臣心未死，忠肝孽子食甘貧，
得民昌盛應從訓，禍國奸邪總喪身，
進履圯橋君切記，楚雖三戶可亡秦。

以上三位先生，用鄙人「國事有感」之韻，和褐翁黃中一先生之作，同寄心聲，並皆大雅，黃先生寶刀未老，早歲稱翁，昔年與壇主同在蔣公駕下稱臣，雖未相晤，也算同僚，軍人著戰袍，又曰同袍，前和鄙人國事有感，三位先生因有轉和之作，茲將鄙人原詩抄於下。

國事有感

董力行

滌去征衫萬斛塵，悠然反璞自歸眞，
將軍汗馬功何在？老子猶龍道不貧，
南渡衣冠名士淚；北來肝膽少年身，
傷心黨國興亡事，寄望陳吳起暴秦。

黃先生和贈鄙人之詩，鄙人亦當有以相贈，茲用「元和體」，敬贈一律，文言白話合寫之。

贈褐翁黃同志中一先生

董力行

三不詩人字褐翁，衣衫雖舊筆頭雄，
長鬚未蓄新潮樣，短劍猶存故國風，
百戰河山曾蕩寇，一生營伍事平戎，
只因廊廟無宏畧，你我皆爲爨下桐。

黃先生不修衣飾，自號褐翁，褐者，黑色無光之粗布也，古代爲貧賤人所著，各朝帝王，對文武官員，待遇優渥，不必貪汚，已堪溫飽，「一任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有功於國者，封妻而又蔭子，官位可以世襲，故各朝士大夫，當國家板蕩之時，皆願以死報君，不負綱常之義，民國則不然，君臣之綱常，早已廢棄，上既無恩，下不圖報，謀反奪位，視爲合理行爲，且美其名曰「革命」，盲目呼叫，不知革命二字作何解，革命者，人臣革君主之命，王者易姓。改朝換代，亂臣賊子篡逆之行爲也，毛澤東讀書不多，名詞弄不清楚，張口革命，閉口革命，任何事物，均冠以革命字樣，革命二字，是下對上叛逆行爲，均不知曉。臣革君命，子革父命，並非正當名詞，台灣不察，文字亦喜採用，本壇上，聽之搖頭，見之欲嘔，人才低落，所以國運不昌，以歷史人物比較，毛某確爲低級，以低級人物，而竟能竊國者，是其對手太差耳，如同賭棋，毛本屎棋，但巧遇對方選手不高，一着之微，因而得勝，遂致稱覇棋壇，自詡無敵。鄙人旁看，明如觀火。壇中規定，不許插言，且又參加賭注，一同敗北，蕩產傾家，仰天長嘆。鄙人以賭徒之身，因賭本輸光，不許入座，被摒於賭場之外，不得已改邪歸正，棄賭從商，今日衣絲乘車，而可安居樂業。

褐翁黃先生，亦爲賭場嘉賓之一，盡其腰纏，姑注一擲，裘凋金盡，只餘褐衫，故名褐翁，徘徊於賭場之外，降低嘉賓身份，甚至欲謀一場外看更職務，而不可得也，賭博誤人，豈淺鮮哉！聞黃先生昔日，爲官清正，不肯貪汚，政府待遇微薄，已至可耻程度，今日台灣，倘存此病，廉潔之官，難以存活，養「廉」太少，無法從「廉」，漸漸演成，智能之士，不願爲官矣，若不改良，復土大業，無人肯幹，黨國前途，更是不堪設想，又聞台灣青年，留學美國，學士頭銜，餐室洗碗，視回國服務爲畏途，人才卻步，何能復興？中國漢代，卽現此病，當時政府對策，商人不許衣絲乘車，尖頭小帽，列爲賤民，錢雖多而無光榮，台灣不知此法，坐視人才從商外流，不肯爲國效命，壇主看戲，流淚，爲古人傷懷，因之有詩。

輕官重商

董力行

小賈衣絲出有車，愁看仕宦食無魚，
市商重利登麟閣，國士輕生餓草廬，
漢法何曾知用意，歐風長此實堪虞，
讀書誰肯憂天下，靑史功名付業餘。

黃先生著有三不齋詩鈔，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其中佳作，可比於清代黃仲則，雖著褐衣，實是無雙國士，鄙人用歷史眼光，不以財富權勢論人，故贈詩推重之，因見其「翁而無鬚」，「長鬚未蓄新潮樣」，寫實之作也，壇主。

陸奎生中醫師著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第一集至第五集

合訂本

精裝一鉅册 定價港幣廿元

陸奎生著醫藥書

書名	價格
胃病速愈法	H.K. $ 5.00
胃病根治法	2.00
體弱康復法	5.00
腦弱康復法	6.00
神經衰弱根治法	4.00
失眠防治法	4.00
風濕骨痛速愈法	3.00
衰老防治法	5.00
高血壓防治法	3.00
治哮喘咳嗽捷效方	2.00
中藥科學化大辭典	5.80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好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從天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鍊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愼用痲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愼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貽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蟹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冒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營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强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愈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瘻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藥補
虛不受補怎麼辦
疲勞與疾病
體弱回春之路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强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禦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胃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睡眠與失眠
心臟衰弱與强壯
神經衰弱與神經質

養生與保健已出至第九集每冊三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與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强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艾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病脫敏療法
敏感與痲痺
風疹與風癱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愈法
賈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
產後病
婦女更年期障礙
閑話乳房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
治療經驗談
胃腸保健健法
論食粽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與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神精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神經衰弱與失眠
神經衰弱亂夢紛紜
神經衰弱與瘦弱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的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潰瘍
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眠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藥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來你聰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爲什麽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强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强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愈嗎
神經衰弱治愈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愈後保養法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寄上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 九龍 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下午香港

夜診九龍

LU KWEI SUN

3, ALHAMBRA BLDG. 7TH FL.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萬人雜誌

（第二七三期）



浪花四濺！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警惕中共統戰陰謀…………………每週評論

和難，戰亦難！北越
與越共內鬨流血衝突…………盧騷客串

認識中國：知識分子與知識………柳 以 青

毛幫與越戰…………………………岳 騫

中共對文風的整頓與改革…………汪 學 文

從日本大選結果·看日本政局動向 于 海 天

東南亞也可以建立共同市場嗎？…王 屯

歡迎查「同志」報到！……………古 鶴 翔

橫眉語…………………………………萬 人 傑

想起王麻子……………………………遺 珠 閣

從「猛龍過江」探討李小龍的得失…林 巽

聰明人與騙術…………………………高 棠

再揭發王浩的謊言（上）……………待 旦

旅遊業發展與酒店股的前景…………凌 山

赤禍威脅波里維亞……………………胡 養 之

聽楊振寧「一席話」…………………雅 緻

醉詩人與醉的哲學……………………霍 大 川

·萬人雜誌第二七三期目錄·

警惕中共統戰陰謀……………………每週評論 一

和難，戰亦難！北越與越共內鬨流血衝突……………………盧騷客串 二

認識中國：知識分子與知識………柳以青 四

毛幫與越戰…………………………岳騫 六

中共對文風的整頓與改革…………汪學文 八

從日本大選結果看日本政局動向 于海天 一〇

東南亞也可以建立共同市場嗎？…王屯 一二

歡迎查「同志」報到！……………古鶴翔 一三

橫眉語…………………………萬人傑 一四

想起王麻子…………………………遺珠閣 一五

從「猛龍過江」探討李小龍的得失…林巽 一六

聰明的人與騙術……………………高棠 一七

再揭發王浩的謊言（上）…………待旦 一八

旅遊業發展與酒店股的前景………凌山 一九

赤禍威脅波里維亞…………………胡養之 二〇

聽楊振寧「一席話」………………雅緻 二一

醉詩人與醉的哲學…… ……………霍大川 二二

瘟君夢…………………………岳騫 二四

江南啼痕錄…………………………宓琴 二六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七

萬人詩壇…………………董力行（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七三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十月十八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棊

主編者：萬人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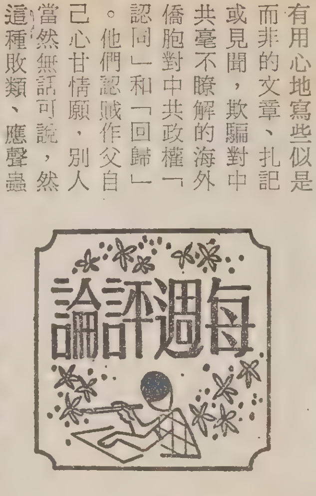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警惕中共統戰陰謀



有些外國人，到大陸走馬觀光地看了一下，特別是在北平受到周恩來以至文醜郭沫若等人的接見，離開大陸的第一站香港，他們就迫不及待地信口開河，替中共進行義務宣傳。其實，這些人所見到的都是中共事先安排好的，所看到的當然完全是假的，與中共多方面的眞實情況完全不同。還有一些人為了爭取進入大陸，還未到大陸看看，就人云亦云地替中共叫「好」。這些人都是外國人，本着他們的自私觀點出發，中共政權再殘暴，再多屠殺中國同胞，和他們也沒有多大的關係。當此邪惡的所謂「中國熱」的浪潮高漲的今天，他們去大陸可能是為撈取一星半點的資本，「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自己願意這樣做，也可能是昧着良心去做的。可以肯定，這些投機傢伙將來卽或不自食惡果，也必受到良心上的譴責。最不可原諒的是一些入了外國籍的「中國人」，到大陸走了一遭，自己不願意留在他們的「祖國」去「為人民服務」，但卻別有用心地寫些似是而非的文章、扎記或見聞，欺騙對中共毫不瞭解的海外僑胞對中共政權「認同」和「回歸」。他們認賊作父自己心甘情願，別人當然無話可說，然這種敗類、應聲蟲、中共的統戰走卒，替中共的血腥統治辯護，往中共的臉上貼金，助桀為虐，協助中共奴役大陸同胞，延長大陸同胞的災難，只這一點已和歷史上醜顏事敵的漢奸沒有什麼分別。中國人是善良的，然對這些人卻永遠不能寬恕。

中共不是强大而是無恥

中共的統戰走卒，對人宣傳說中共「強大」。是的，中共擁有數百萬軍隊，並且已擁有核子武器，然就這樣就說中共「強大」，簡直是頭腦簡單得可笑。一個國家也和一個家庭一樣，說它好或壞要作全面的觀察，然後才能下結論。打個比方說：在香港有這麼一個人，為了買架高貴的汽車充濶，強迫自己的老婆去當野妓，教幾個孩子放下書本去沿街乞討，他的汽車是買成了，在人們面前也很有「面子」，如果單看他的表面確「濶」，然他的「濶」是建立在妻子的痛苦基礎上，不僅不是「濶」而且是無恥。這個「家長」正好用他來「代表」毛澤東，老毛政權在「要核子不要褲子」的方針下，連縫紉機的針，腳踏車的氣門，小膠皮筒，都要親友寄回大陸，可是它卻搞「尖端科學」，大力發展殺人武器，弄得大陸民不聊生，老百姓過着長期吃不飽穿不暖的牛馬不如的生活，如果不兩相對照，只看一點而不計其他就說中共「強大」，這豈止是騙人，簡直是愚蠢、荒謬、混帳與該死。

再說，中共的軍隊，都是來自老百姓，卽或他在部隊裏吃得飽，然他們的父母兄弟姊妹和妻子，還不是照樣被中共奴役，同樣捱着「糠菜半年糧」的苦難生活，一旦眞的發生戰爭，中共的軍隊是否能替以毛澤東為首的那一小撮人賣命，看來不大可靠。總之，中共的「強大」，是建立在老百姓的痛苦、飢餓和白骨上，一座大廈建在沙上，傾圮還會有問題嗎？

希望僑胞不要上當

中共為了向世界上自由國家，特別是對反攻復國神聖基地台灣和海外僑胞進行統戰，正在繼續推銷它的如眞包換狗皮膏藥。在今年元旦北平的所謂「中央兩報」元旦社論「新年獻詞」中就煞有介事地說：「在歡度新年的時候，我們對台灣省的骨肉同胞表示深切的關懷」、「我們對港澳同胞表示懷念」和「對海外僑胞致以問候」。一個「關懷」、一個「懷念」和一個「問候」，說得多麼好聽！在同一社論中對於大陸廣大工農卻強調「自力更生，艱苦奮鬪」，為北平政權的「革命」多作貢獻。顯見，中共這種「偏愛」是有其極為陰險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其實，大陸同胞已經絕對多覺醒，不瞭解中共的是一些國際上急功近利的政客。我們希望那些為共張目的「專家」、「教授」之流，拿出自己的良心來，不要推別人下火坑，更希望廣大愛國家、愛民族的海外僑胞，多看一些，多聽一些，千萬不要上當。

和難，戰亦難！

北越與越共內鬨流血衝突

盧騷客串

越南和談既談不出結果；打下去也困難重重。人們只知尼克遜受到國內鴿派搗蛋，在和戰邊緣上受到極大壓力，極可能要接受屈辱和平，但很少人知道北越遭受轟炸後，處境艱苦。而北越和越共因目標不同，竟互相殘殺，危機也十分嚴重，究竟越局變化如何，尚難逆料。

這一期，老萬因身體違和，未能執筆，暫由盧騷君客串。盧君對越局瞭如指掌，文中所述，都是第一手資料，有助於讀者們的瞭解。

以炸迫和並非事實

當巴黎和談破裂時，美機曾大舉轟炸北越，且被描述爲「有史以來最猛烈的轟炸」，無可避免地使人把「和談」與「轟炸」連在一起。

但據美國官方解釋，這兩件事只是巧合，而並無直接關係。通過談判達致和平解決，是美國所堅持的目標，而在尚未簽訂停戰協定之前，軍事行動當然不能停止。大舉轟炸北越是純粹的軍事行動，十二月初巴黎和談傳出「和平在望」的消息時，北越集結大量兵員與坦克，有借道寮國入侵南越之勢，美國爲履行協助南越抵抗侵畧之諾言，不得不炸北越，而和談因此破裂則是北越所作的決定，美國並未把這項軍事行動與和談連在一起。

本月初，北越的軍事冒險計劃已被大轟炸粉碎，因此美機停止轟炸，北越也自知冒險無法得逞，同意恢復和談，巴黎和談復會，是出於北越的主動，非美國「以炸迫和」。

美國官方這種解釋至少有一項事實可以證明其眞實性。當巴黎和談尚未破裂，舉世盛傳和平在望之際，北越當局突於十二月三日下令疏散河內地區學童，證明在和談期間心懷叵測的是北越，而不是美國。

疏散學童表示北越並無和平誠意

西貢當局十二月四日獲悉河內疏散學童的措施時，當即發出警告，指稱北越沒有和平誠意，企圖利用和談使美國鬆懈的機會而發動大攻勢，預料美國必定會報復，因此未雨綢繆疏散河內的非戰鬪人員。

南越官方的解釋，北越之所以在十二月上旬無意停戰且密謀發動新攻勢，是基於兩項因素：一是認爲美國新國會在一月初開會後，將會向尼克遜政府施壓力，迫使美國退出越南，因此値得再孤注一擲的冒險。另一是認爲在新的攻勢下，將可擴大南越與美國的矛盾，從而使北越得利。

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完全由於北越對美國的立場缺乏瞭解所致。尼克遜已一再申明美國要和平，但決不在受屈辱或放棄南越的條件下接受和平。經過這次大轟炸後，北越的認識提高了，因此乖乖地回到和談桌上。

大轟炸下一籌莫展

經過一輪大轟炸後，巴黎和談恢復舉行，去年十月至十二月的和談中，北越與越共代表保持表面上的一致，而美國與南越代表之貌合神離，則有目共覩。但經過美機大舉轟炸北越後，南越對美國的信心加強，西貢報紙上不再有諷刺基辛格的漫畫，南越政府知道這位美國和談代表是堅持尼克遜總統所公開聲明的和談原則，即必須達到公平合理並確保南越獨立自主的和平，決不讓北越利用會議桌來攫取他們在戰場上所得到的東西。

相反地，北越與越共間的矛盾，卻愈來愈顯著。北越在大轟炸下一籌莫展，在南越的軍事行動幾乎全部停頓，這使越共認識到北越的力量有限得很，要「解放南方人民」必須依靠越共自己的努力，無法依賴北越。大轟炸使滲入南越的二十萬北越軍隊給養中斷，必須依靠越共籌措供應品，這使北越對越共的控制削弱，並使越共有機會擡起頭來。

中共不滿北越親蘇

最明顯的跡象是越共「臨時革命政府」外交部

長阮氏萍女士在巴黎和談復會前夕不到河內去磋商，逕自跑到北平請示。北越當權派黎筍與武元甲等人之親蘇態度早已引起中共不滿——文革期間紅衞兵大字報會公開指責「越修」——因此也乘此機會挑撥越共擺脫北越控制，中共一心要在越戰結束後促成兩個越南的局面，北方受親蘇的河內修正主義集團領導已是無法扭轉的局面；而南方受中共控制的「革命政府」領導則是仍有可能的。

中共「人民日報」在歡迎阮氏萍而發表的社論中，強調了這一點，社論「向在抗美救國戰爭中英勇戰鬪的越南南方人民致以崇高的敬禮」，而無片言隻字向北越致敬。

社論特別指出「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是代表越南南方人民利益的眞正合法的政府。」南方人民只有在這個「合法政府的正確領導下」才會獲得勝利。

至此，越共與北越唱對台戲的局面已告大定。至於毛澤東接見阮氏萍而拒不接見接踵而抵北平的北越和談代表黎德壽，則尙屬次要。

和戰問題上河內態度反覆

北越又喊出要和「美帝」作戰到底的口號，與兩個月前北越代表在巴黎頻頻敦促美國簽署停戰協定，形成強烈對照。河內當局在關係重大的和戰問題上，態度反覆，實有不得已的苦衷。

照左派報紙的說法，北越再度發出戰爭叫囂是因爲美機恢復北炸。這完全是因果倒置的說法，如果北越眞心要和，美機根本不會恢復轟炸。其實，北越遭受長期轟炸，早已支離破碎，不得不和。但現在重新擺出要打的姿態，倒也並非裝腔作勢，而有其不得不戰的苦衷。許多觀察家認爲北越捱生捱死不得不戰是由於中共的壓力，這種說法並無具體事實佐證。但北越受到越共的壓力而非戰不可，卻是有事實可以證明的。

在巴黎達成而未簽署的所謂和議草案，是北越代表黎德壽與美國代表基辛格包辦的，越共沒有參予其事。越共對外的最主要發言機構是駐北平的「越南南方臨時政府大使舘」，也沒有發表過任何支持和議的言論。非常明顯的是越共深恐北越與美國檯底交易可能出賣越共利益，正如西貢當局對美國的疑神疑鬼一樣。

越共與北越目標不同

迄今爲止，越共堅持「撤出所有外國軍隊」與「徹底解放南方人民」，前者顯然是要北越軍隊與美軍一同撤退，後者則明顯不願「解放」後的南越受北越控制。北越堅持的口號是「恢復祖國（指南北越）統一」，而越共從來不提這句口號。

再進一步看，北越公開承認其軍隊在南越作戰，黎德壽與基辛格商談雙方同時撤退在南越的軍隊，已表明無意再掩飾其軍隊在南越參戰之事實，並立此存照，一旦南越果眞「解放」，北越功不可沒。越共至今不肯承認有北越軍隊參戰，並把所有在南越作戰的共軍——包括越共與北越軍——統稱爲「民軍」。在這一點上，中共是與越共一鼻孔出氣的。

越共傷亡慘重不下於北越，越共領袖也希望早日結束戰爭，但他們所要的是獨立自主的和平，而不是北越與美國私相授受的和平，因此引起南越境內的北越軍與越共的一場流血衝突。

收買內賊自相殘殺

河內政權與越共「臨時政府」有一致的目標——要把美國勢力趕出印支。但在美國退出後如何善後的問題上，則有嚴重矛盾。北越擺明一副窮兇極惡要併吞南越的姿態，越共領袖們則堅持要有一定程度的獨立，以便自行收割「革命果實」。北越與越共間的矛盾性遠超過一致性，因此爆發了公開衝突。

權威的巴黎「世界報」曾以封面全部篇幅報導這宗衝突事件，外電曾約畧引述。現在我們在資料室看到這篇報導的全文，再補充摘錄如下：

由於越共領導層內的多數派主張依照他們自己的方式謀取和平，引起河內不滿。北越拉攏越共少數派，唆使其中三名領袖發動武裝政變，圖謀一舉殲滅越共中央領導集團。這三名受北越收買的越北領袖是「越南南方共產黨主席」武志共、「南方民族解放陣綫中央主席團委員」陳百登、「南方民族解放陣綫中央委員」武文蒙。按：所謂南方共產黨是一個小黨，與勞動黨（主要的共產黨）及其他所謂民主黨派合組成「民族解放陣綫」，通稱「越共」。

意見分歧無法掩飾

這三人奉河內之命，勾結一名來自北越的正規軍團長黎永科，率領一千名北越士兵於十一月十日凌晨五時起事，一舉佔領崑嵩省山區叢林內的「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越共的主要政治組織）總部。但越共多數派領袖們已聞風而逃，匿藏附近山區，召集越共部隊，展開反攻。經兩日激戰後，於十一日深夜奪回總部，並殲滅了這一千名北越軍之中的大部份，黎永科吞槍自殺，三名裏通外國份子則被活捉。

反攻由臨時政府「國防部長」陳南強親自指揮，並在事後領導整肅，三名叛徒及其大批親信分別被處死刑或「再教育」。被捕者召供此次事變的主謀者是北越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目的是要殺死越共的兩名最高領導人阮友壽與黃晉發，以圖使越共完全受北越控制，並依照北越的意旨與美國講和。

事後進一步調查獲悉，黎永科是在一九七二年初由北越調到南越的，並被指定負責「保護」越共總部，可見這項流血政變式的內鬨事件完全是有預謀的。現表面已告平息，但雙方的分歧再也無法掩飾。



知識分子與知識

柳以青

從王浩那兩萬多字的「觀感」中，有幾段是關於知識分子的。特別是透露了一些有關中共對待大陸知識分子的手法，和目前知識分子所遭遇的情形。

假如，我們要問：爲什麼這一個時期，訪問大陸的人士們都能看到以前的知識分子，而且他們的生活特別優待，並且也能從事工作的話，那麼從王浩的文章裏，有兩個地方似乎是給了一些答覆。可是，這些答覆的背後，還是有骨頭，有含意的。

破例地優待知識分子的裏因

在很多人訪問了大陸的學人之後，報導了這些高級知識分子的生活情形，頗有大受優待的情形（姑勿論這種情形是幾時開始的，或是能夠繼續多麼長久），使人覺得：在大陸上既是推行了平等的政策，何以高級知識分子們竟能被優待而成爲「特權分子和特權階級」。

王浩早已知道有這種情形，於是在他的「觀感」中，試圖爲這一現象給予解釋。他說：

「至於知識分子，對革命和建設工作都有特殊的重要性，因而在生活上受優待，工資較高，基本生活無問題，同時他們總數少，大約不超過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一。在目前的階段，服務的目的是要全部人民滿足生活上共同的需要，這一點在知識分子是沒有問題可以得到的。所以在當前這個階段，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爲其他階層服務，他的價值主要是看他們爲一般人民服務的成績而決定的。這一點並不是所有知識分子馬上就可以接受的。可是如果接受了破私立公這一原則而且承認雪中送炭的主要性，就不容易反對爲工農兵服務這一原則。一般說來，知識分子不成一個獨立的階段，通常依附別的階段而存在，在中國當然依附工農兵而存在，更應該爲工農兵服務。」

根據王浩的這一解釋，我卻發生了很多的問題：

一、「生活上受優待」和「工資較高」的原因，是「知識分子對革命和建設工作有特殊的重要性」。究竟知識分子「特殊的重要性」是什麼呢？假如是知識分子很不容易「接受破私立公這一原則」和「承認雪中送炭的主要性」的話，那麼知識分子在大陸是否還是「特殊重要」的呢？假如知識分子「不成爲一個獨立的階級，通常依附別的階級而存在」的話，知識分子仍是「特殊重要」的呢？假如知識分子對「所依附的工農兵階級」而不「爲工農兵服務」的話，是否還是特殊重要性呢？

其實，王浩在解答這一問題時，似乎只是在強調了大陸知識分子的生活依然優越，而隱約間在反對海外人士們在控訴着中共的迫害知識分子的這一事實。可是，就以事論事的話，王浩又不能否認大陸迫害知識分子這一事實，因此，就只好提出了許多所謂「對革命和建設有特殊重要性」的條件。

爲了增加海外人士們對這方面的了解，王浩就在「知識分子問題」的小節裏，舉出了五個知識分子被改造的慘痛經歷，以及經改造後的情況，因爲「在很多人的幫助下把思想搞通了，現在工作得很起勁」。

可是，王浩卻也很老實的說出了：「至於要問是不是所有知識分子都很開心，我覺得很難有一個確切的答覆，即使我在國內不是住了四個星期，而是住了四年，恐怕也還是不能有一個令自己滿意的答覆。」

王浩對這種情形的解釋是：「因爲知識分子在各種社會裏都會苦惱，這是自古已然的事，在新社會裏總不免去了舊的苦惱，添些新的苦惱。」而我的解釋恐怕更合乎大陸實況，就是究竟有那幾個知識分子敢對人說眞心的感受和眞心的話語，而沒有什麼顧忌和保留。

少數的特權階級在大陸

二、同情受苦受難者，這本是我國的傳統文化，並不能完全加到中共所宣傳的口號上。可是，王浩一方面報導了知識分子暫時受優待的情形，另一個解釋是：因爲知識分子在大陸的總人口中「大約不超過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一」，因此，優待一點並不產生影響。這種以王浩的邏輯「少數人受優待」是應該的看法，卻是毛病多端的。我不知道王浩只是爲大陸優待知識分子辯護呢？還是爲整個大陸的某些政策來辯護。

像王浩在談「若干基本的進步」一節中，提到了解放軍稱：「軍人從貧賤可怕變成了生產教育方面受尊敬的領導人物」。

如何達成解放軍成爲「受尊敬的領導人物」呢？王浩沒有說出來，但是，從我們知道的情形來看：這些解放軍，卻也是特別受優待的一羣。比起知識分子所受的優待還要大得多。這種優待不但只爲當解放軍的本人，同時也惠及他的家人呢！這當然與「槍桿子出政權」有關係，同時爲維持政權也有關係。

此外，還有一批人也是「受優待的少數人」，那就是共產黨員的幹部們。這批人更是對「革命和建設工作有特殊的重要性」的。王浩在「共產救國」一節中說：「這近幾十年中國所採用的成功道路，是用馬克思主義……用共產黨的組織配合了解放軍……。馬克思主義不但有一套理想，也有一套怎麼實踐革命的理論，而共產黨和解放軍是在實踐上執行着這些理論所不可少的工具。」

在中共統治之下，執行統治政策的工具很多，而解放軍和共產黨是兩個「不可少的工具」，相形之下，所謂知識分子當然也是工具之一，不過並不是「不可少的工具」罷了。

知識分子的「苦惱」本質

也就是由於這一立論，王浩就很自然的對大陸的知識分子目前的「工具」用場上，有所闡發。他說：「照理說，隨着新知識分子的增加，舊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價值逐漸減少。可是正因爲社會發展得快，所需要的方面增高，而多數新知識分子一直忙於最重要的當務之急的事，在一個新的躍進階段，若干舊的知識分子反而得到一個機會來協助執行『古爲今用，洋爲中用』的原則。特別是由於社會更進步更穩定，舊知識分子興風作浪的機會減少，而且對一些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也因爲歷史的教訓容易有較清楚的了解，所以可以減少對借用舊知識分子得不償失的顧慮。」從這段話中，我就覺得目前「舊知識分子」之所以常見於報端或是接見海外前往者的探視，或是目前給予他們的一些工作崗位等，只是「反而得到一個機會來執行『古爲今用，洋爲中用』的原則」而已。這當然是一時權衡之計。同時，決不怕「舊知識分子」「興風作浪」，原因是由於過去的「歷史的教訓」，誰不害怕政策上的絕對壓力呢！

然而，王浩太輕易的把「新知識分子」說得太理想化了。以爲他們將是中共政權下的全心全意支持者。我承認「新知識分子」必然會代取「舊知識分子」，這總該是從長江後浪推前浪的新陳代謝方面去了解，可是，新的知識分子恐怕並不如王浩所理想的那樣好，特別是有關對政權、政策和社會等方面實況。王浩卻沒有想到，在他這篇文章裏，已經對知識分子有過通性的描述了。在「知識分子問題」小節中稱：「事實上，問題也許不該這樣問，因爲知識分子在各種社會裏都會苦惱，這是自古已然的事，在新社會裏總不免去了舊的苦惱，添些新的苦惱。何況去私是非常難的事，理論上接受爲人民服務的原則，並不見得就能在情感上接受這一原則的後果。舉例來說，有許多人在美國住慣了新式的大房子，回國會覺得住處不夠舒服。在國內，據我的了解，一般不能隨自己的意願換差使，而且，往往不能隨自己的意思不換差使，不去別的地方工作。對很多人講，工作的方面，特別是作程度較高的研究工作的，依自己的興趣來決定的可能性，恐怕比外國還要小。」

知識分子的苦惱照王浩說，不論在什麼社會都是不能免的，同時也是自古已然的。可是，王浩並沒有深入的討論何以知識分子歷來常是苦惱滿懷呢？然而，王浩所舉的例子，卻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簡而言之，在大陸的中共統治之下的社會是沒有「就業自由，居住自由和發揮興趣和研究自由」的。

自由這東西，並不一定要高貴的享受，優厚的待遇，而是與一個人的生存息息相關的。當然，自由這東西，更不是王浩所描述的假借「自由」的名義，而爲非作歹的行徑與作爲，顯然，王浩在故意醜化「自由」。其實，王浩文章中所談到的「自由」，並不是我們或者是全人類所爭取的自由。基本上，一個人的自由與一個人的權利是很有關係的。而人類歷史上出現爭取自由的時候起，直到現在還是不停地在爭取中。由從自然、人事、制度中爭取每個個人的合理權益，已經是成了歷史的主流。在目前的大陸，恐怕是爭取從共產黨理論與控制的政策下，解放出來的自由。這方面，大陸知識分子們該是最了解和最體會的。目前，大陸所發生的知識青年的不滿於下放的固定政策，必然就是這一爭取自由的人權表現。已經使到大陸政權的決策人們，正在「苦惱」呢！

知識分子的貢獻

知識分子在過去的社會裏，絕不是王浩所形容的「知識分子往往會把他們自己一個階層的要求作爲是一般人民的要求」的。知識分子們固然有他們自己的想法和看法，然而，他們大多數的意志與抱負，卻也都是爲了全國廣大百姓的。這一點卻是無法否認的。當然，知識分子中不免有少數的自私自利分子，但打倒自私自利也正是我國知識分子的生活道德的標準。這點，我知道王浩也是如此看法的，因此他說：「聯想到從鴉片戰爭以來各方面有志之士爲救國而作的多方面的努力與嘗試。在滿清時代，一方面有太平天國和義和團的運動，另一方面有所謂堅甲利兵；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君主立憲等口號。以後民族主義的辛亥革命並沒有帶來基本的改新。於是提倡科學與民主（賽先生和德先生）提倡三民主義。」可是，王浩接下去的幾句話說：「可是這種種活動和方針，都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最後成功的路線是以發動大多數人民爲基礎的一條路線。」我就有不同的看法。基本的原因是在於「成功」的標準。

假如說：「一個國家的成功，就是要看這個國家的政權，有沒有強有力的統治辦法，而有效地加諸於她的人民之上的話，不必理會到被統治人民的想法。或是用一種獨斷的理論，強要人民信任和服從的話，舉凡反對這一理論的人，就被這一政權判爲「反革命分子」而加罰、加刑的話。這種「成功」我不會贊同。原因是究竟政權是爲人民服務呢？還是人民必須爲政權而服務？

假如一個政權，爲了達成幾個人的想法和看法，便把一個他們認爲「好」的政策推行到所能控制的地方，並不理會百姓們的實際生活和反應，以爲非如此而不足以言力量的話，我也不認爲她是有什麼「成功」可言。

假如一個政權，爲了打好國際關係，討好其他國家，而不惜花一筆筆的援外金錢，而本國的人民仍是不能在生活上獲得富裕的話，我也並不以之爲「成功」。最後，我更提出的是：「假如一個政權之獲得統治權，而並不是由人民交付和選舉的，在目前的國際潮流裏，面對了人權的要求，總是無法獲得首肯的。特別是在中國歷史的發展上，爲一個中國人看來，不啻是又回復到以前君主專制之路線上了。起碼，這是百年來中國歷史發展的逆流。姑無論多少的人們特別是住在海外的，就很容易的認爲是「成功」的，那就太淺見了。

對政治我不太懂，可是，我卻覺得知識分子們對改良政治方面卻是功不能泯的。原因是由於他們那充分而深入的知識和見解。假如不能得到自由發揮的話，長期來說總是一個國家民族的不可補償的損失，特別是我們擁有幾千年傳統民族文化的中國。而中共在大陸所謂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只是在戕害着知識分子的功能的，下場一定是可悲的。

認識中國

毛幫與越戰

岳騫

如果有人問，目前世界上心情最煩惱的人是誰？我會毫不遲疑答覆他，此人就是毛澤東。這決不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而是有事實根據的。

毛澤東的煩惱並不始於今日，可以說是由來已久，文革之後，已故美國親共作家史諾到北平，毛澤東與他同登天安門，面對着下面幾十萬人帶着「紅寶書」，高呼「萬歲」時，悄悄向史諾說：「這些都是假的，沒有一個人眞心擁護我，我是一個打着破傘走在獨木橋上的老和尚。」這段話道出了毛澤的心聲。毛澤東爲人假如還有一點可取之處，就是偶然之間，還會對利害無關的朋友說一兩句眞心話，他同史諾講的話，要算是肺腑之言，我們可是設身處地想想，當大風大雨之時，一個打着破傘的老和尚，行在左右沒有扶手，搖搖欲墜的獨木橋上，是何情景，換了這個老和尚是我們，又是什麼心情。

不過，毛老和尚所以落到如此境地，完全是孽由自作，他危害自己國家，荼毒自己同胞的大罪且不說，祇說十年來他在共幫內部所搞出來的風雨，無一件不自食其報。

文革時千方百計要整垮劉、鄧，所加於劉少奇的罪狀，在經濟方面有利潤掛帥，物資引誘，但是到了今天，毛幫所實行的經濟政策，完全是劉少奇的路綫，而猶有過之，變成了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主義。再如前年九月整死林彪，到現在已六個月，不僅不敢宣佈其罪狀，甚至連林彪的名字也不敢提，祇敢罵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共產黨大頭目當然都是騙子，但劉少奇加上政治騙子還可以勉強說過去，林彪決不能加以政治騙子的頭銜，林彪在軍事上可能是個軍閥、土匪，但在政治上實在是被騙了的人，決非政治騙子，此等處，不僅看出毛幫在宣傳上已理屈辭窮，也可以看出毛澤東自身也到了進退維谷之境。

內政方面且不說他，祇說對越南的政策，可以看出毛幫實際也就是毛澤東個人的進退失據，宛然是一個打着破傘冒着大風大雨走在獨木橋上既老且殘的花和尚，進不得、退不得，向下望深不見底，仰面看黑不見五指，此時的毛澤東是何心情，眞不敢設身處地一想。

毛幫對越南政策，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利用越戰削弱美國，此點獲得很大成功，詹森總統不肯競選，就因感到越戰無法結束。第二個階段是希望由越戰引起美蘇大戰，雖然毛澤東明明知道美蘇大戰即是世界大戰，毛幫也必不能置身事外，但毛澤東卻有一個狠毒的想法，以爲中國人就算死三億還有三億，美蘇若死亡兩億就完蛋大吉，到時留下一個毛澤東，就可以稱王稱霸，這一企圖由於美蘇的自制而徹底失敗，以後俄毛公開反目，當然就不談對美作戰的事了。

第三個階段就是現在，現在毛幫對越南政策處在幾項矛盾中。

一、毛幫表面上支持越南「人民」抗美，但骨子裏卻在進行聯美，想同美國結成聯合戰綫抗俄，因此，毛幫的反美行動就提不起勁來。我們如果不健忘，應該記得以前毛幫反美有兩大法寶：

一個法寶是提出嚴重抗議，今天指美艦侵領海，嚴重抗議一次，明天又說美機侵領空，再嚴重抗議一次，到了尼克遜訪問北平爲止，毛幫對美的嚴重抗議次數大概距五百次不遠，可能會超過，嚴重抗議到了五百次而不動手，毛澤東總算爲世界外交史開了一個新例。

另一個法寶是示威抗議，有一次爲了抗議美國侵略越南，據說全國出動抗議人數超過三億，但未舉行大規模抗議之前，美國「侵略」範圍還祇限於南越境內，及至驅使了三億中國人大抗議之後，美機卻把海防炸了。

雖然毛澤東那種蘇州人打架的作風，成爲世界

笑談，但是到底總算抗議了，甚至驅使一些老而不死的二臣降將，一齊打着小紙旗去遊行，也算是盡了力，事實上毛澤東也祇能作到這個地步，越南「人民」可以諒解了。

誰知自從尼克遜訪平之後，毛幫這兩大法寶也不敢用了，恐怕得罪了新的後台，於是毛幫的反美就限於人民日報，那些老而未死的「民主人士」也幸逃大刼，不用打着小紙旗去天安門了。但這種反美援越，世界人士觀感如何且不談，祇說北越共黨頭目心裏就一定不是味道，他們也必然要靠向蘇聯，尋求更佳的後台。

二、毛幫過去援越反美，是想逼迫美軍退出亞洲，在毛澤東的想法祇要美軍退出越南，即使短期不退出日本，但東南亞絕無美軍立足之地，到時毛幫就可以席捲中南半島及星馬、威脅澳紐，誰知到了今天，美國確實打算自東南亞撤軍，不必毛幫驅趕，美國也自行拜拜，這以來毛幫反而着了急，因為目前毛幫最大敵人來自北方，蘇俄所以尚未動手對付毛幫，也是顧慮美國介入，若是美軍完全撤出東南亞，不再管亞洲的事，屆時毛幫未必能吞東南亞，蘇俄確實可以消滅毛澤東一小撮人，螳螂未能捕蟬，黃雀可能先動了手。毛澤東為人天生的膽小多疑，仔細盤算一下，覺得不能讓美軍撤走，昔日惟恐美軍不撤出東南亞，今日又怕美軍撤出東南亞，過去把美國人形容成兇神惡煞，現在把美國人當成了生金剛、活菩薩，美軍也變成毛澤東神殿的護法韋駝。毛澤東其人之沒有原則，寡廉鮮恥，呈現於世人眼前者，尚不僅一九四五年在重慶振臂高呼蔣委員長萬歲也。

毛幫聯美抗俄雖然猶如變色蟲，但若是老老實實承認，雖然為世論所不齒，但也還有個立足點，在宣傳上就省了許多困難，可是毛幫又死要面子，不肯承認聯美，表面還擺出抗美的姿態，於是處處顯得矛盾百出，即以最近發展而言，尼克遜在北越拒絕和議之後，突然對河內、海防大施轟炸，一夜之間炸成廢墟，應當是毛幫反美最佳材料，可是毛幫卻不敢正面提出指責，祇是旁敲側擊，說一些不相干的廢話，毛報卻大登世界各國反對美國轟炸北越的言論。其意好似告訴美國，你看人人都反你，祇有我不反，這才顯得眞夠交情。

但毛澤東、周恩來固然聰明，別人也不傻，北越共黨對毛幫出爾反爾的作風自然恨之入骨，雙方關係遂愈來愈惡劣，目前有一個最顯明跡象就是毛幫故意冷待北越頭目黎德壽，熱烈接待南越共黨政權的「外交部長」阮氏萍，黎德壽到北平未見到毛澤東，阮氏萍居然見到了，如果時間隔得久，也可以說是毛澤東病重或者又到杭州避寒去了，而事實上卻在同一時間，毛澤東能見阮氏萍卻不肯見黎德壽，足見毛幫與北越共黨惡劣到了什麼程度。

三、毛幫目前對越南還有一個新的陰謀，就是在越共本身製造分裂。本來南越共黨是由北越派遣，此為人所共知之事。當初共黨集團堅不肯承認，硬指南越共黨係當地根生土長，為反對西貢政府而產生的，正如毛幫在抗戰期間自認為土地改革者一樣。

以後由於美國挿手，大舉轟炸北越，此事本無再隱諱必要，但共黨集團最初企圖是希望在未來和談中，南越共黨能以獨立單位出現，可以形成二對一的局面，以分割南越，此一妙計是胡志明、黎筍等人想出，還是毛澤東的錦囊，不得而知，但北越此舉，確實搬石頭砸了自己的脚。

到了南越共黨政權成立後，北越共黨已感到尾大不掉，要加以裁抑，則力有未逮，祇得因勢利導，希望逐漸取得控制。

但這個縫子又給毛澤東找到了，毛澤東正想辦法對付河內一小撮越修，而苦於無法下手，抓到這個機會如何肯放鬆。當時毛澤東採取的政策是扶植南越共黨以牽制北越共黨。

目前有兩個關於毛幫與南越政權的特殊現象，即南越共黨的幽靈政權雖然也獲得許多極左的政權（不盡是共黨）承認，但南越共黨政權派出「大使」祇有一處，就是北平，儼然與北越政權的「大使」分庭抗禮，此是毛幫有意扶植南越共黨政權，企圖將越南共黨一分為二的第一點。

去年越共軍大舉南侵，北越政權可能已覺察到對南越共黨失去統御力，所以這次不再遮遮掩掩，索性公開承認在南越作戰的是「人民軍」（此越共軍自稱），但毛幫報紙卻硬指在南越作戰的是「民軍」（南越共軍自稱），此是毛幫有意造成越南共黨一分為二的第二點。

但美國當局似乎不與毛幫拍擋，尼克遜派出基辛格與共方舉行秘密會談時，祇同北越共黨政治局委員黎德壽一個人談，硬把南越共黨政權當作北越的一部份，這以來不僅南越共黨頭目着急，毛幫也急了。

南越共黨本來受河內共黨領導，最初決無叛離之意，當是毛澤東派人說服，甚至當面拍胸膊，支持南越共黨獨立，每一個共產黨人都是野心家，地位越高，野心越大，南越共黨有了毛澤東這個靠山，就不惜與北越分裂，要獨樹一幟，不料到頭來卻被美國否定，如果和議告成，南越共黨必然要遭受北越共黨頭目整肅，因此，阮氏萍不得不去北平哭毛庭。

毛幫對南越共黨政權自不能不表示支持，「人民日報」在發表歡迎阮氏萍的社論「向在抗美救國戰爭中英勇戰鬬的越南南方致以崇高的敬禮」，無一字向捱受轟炸，骨暴南越原野的北越人民「致敬」。這還不算，社論中特別提到「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是代表越南南方人民利益的眞正合法的政府」，更進一步指出南方人民祇有在這個「合法政府的正確領導下」，才可以獲得勝利。至此，毛幫對越南的陰謀遂大白於世。

但毛澤東的如意算盤是否能打得响，恐怕十之八九要落空，因為今天在越南的鬬爭是眞刀眞槍，毛幫卻祇能鬬口，祇能用人民日報社論作武器，不論美國、南越、北越都不會放在心上，祇有加深了南方共黨的孤立。

毛澤東自詡他的思想戰無不勝，但是不論在國內、在國外，可以說無處不留下無法收拾的爛攤子，午夜靜思，相信毛澤東正如萬箭攢心，飽受折磨。毛澤東能活到八十歲未死，我以前都覺得天道無知，現在始明白天所以留其生命，是要他受盡折磨，然後受國法而死，長壽自然是福，但在毛澤東卻十足是禍。

中共對文風的整頓與改革

汪學文

兩篇短的調查報告

中共「人民日報」於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發表了兩篇短的調查報告，一篇是「走馬崗大隊（河南西峽縣）正確處理林牧矛盾積極發展養羊」，一篇是「上華大隊（浙江蘭溪縣）養豬事業大發展」。該報並爲這兩短篇的調查報告加了幾句編者按語。不過，編者在按語裏既沒有強調養豬，也沒有提到養羊，而是說了些題外話：

「這兩篇調查報告，言簡意明，沒有廢話，這種文風應該大大提倡。

「我們報紙上的許多文章太長，誰看？必須要改一下。

「三十年前，毛主席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就批評過長而空的文章，指出『我們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樣寫得短些，寫得精粹些』。這個號召至今對我們還很有現實意義。我們願意和同志們一道，認眞解決這個問題，把文章寫得短些，再短些。」

這些題外話，顯然是拿出毛澤東「反對黨八股」來作爲「最高指示」，號召又一次的整頓文風運動。因爲當前大陸報刊所登載的文章，大都篇幅冗長，內容空洞，言之無物，讀來乏味。尤其是中共的「報告文學」，如社論、講話、總結等，生硬呆板，又長又臭。三十年來雖經不斷的整頓和革改，積習反而越來越深，文風依舊。中共在延安曾經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其範圍包括學風、黨風、和文風。其整頓方式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所以又稱「整頓三風運動」。該次的「整風運動」，乃是一種權力鬭爭，毛澤東所打擊的對象，就是國際派的陳紹禹（王明）；但同時也是一種思想鬭爭，因爲當時的延安，確實是「黨風不正」、「學風不良」、和「文風不振」。

當前「改革文風運動」

毛澤東「關於改革文風的指示」，對於大陸的文風並沒有什麼改進，以致如今又要展開一次改革文風運動，甚至仍然要學習毛澤東在三十年前發表的「反對黨八股」。

自從「人民日報」於去年七月二十四日發表兩篇短的調查報告，並加編者按語，要求「把文章寫得短些，再短些」以後，該報又陸續發表「讀者來信選編」，一致贊成寫短文章，並對當前中共報刊之文章加以批評：

一、湘潭鋼鐵廠老工人張福財說：「劉少奇一類騙子都搞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寫出的文章空話連篇，言之無物，裝腔作勢，像個癟三，叫人看了頭皮發麻。這種害人的文風，破壞革命，必須肅清。」

二、「北京二中語文教研組」的文章說：不少文章（包括消息、通訊）篇幅冗長，內容空洞，言之無物，讀起來很吃力，所得不多。這就是毛主席歷來批判的『新八股、新教條』，是唯心論的先驗論在文風上的反映。」

三、共軍南京部隊士兵王世新等說：「報上有些文章，大觀點套小觀點，小觀點夾小條條，又長又空，黑壓壓一大片，在空話裏兜圈子，講得似乎很動聽，讀完了沒有印象。」

四、順義縣望泉寺大隊貧農王克臣說：「現在我們農村的農業學大寨運動轟轟烈烈，時間緊，任務重。對那些大而空的文章，一是沒有時間看，二是勉強看下去也看不出頭緒，看了後面，忘了前面，感受不深，收穫不大。」

關於文風問題，除「人民日報」展開批評外，「光明日報」於八月十七日也載文強調要「爲革命寫短而精的文章」。指責「劉少奇一類騙子」，「濫用副詞、形容詞、說空話、講假話、或是若腔作勢，搞嚇人戰術；或是以朦朧難懂的詞句，掩飾其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惡毒用心；借腐朽卑劣的文風，颷反革命的妖風」。而在毛派中，據指出：「有的人寫作不考慮如何更好地爲三大革命服務，不考慮工農兵的需要和條件，以爲篇幅越大，作用越大，文字越深，道理越深，不屑寫短，無意寫精。也有的人搞調查走馬觀花，研究事物粗枝大葉，習慣於關門想點子，出門找例子，一寫就是一攤子。這種人，只圖自己一時之快，不顧讀者工作忙、時間緊，使讀者讀完這些文章，如墮烟海，不得要領。他們對寫作抱着不負責的態度，粗製濫造，還夾着許多生造的詞語，古怪的句式，使人感到如同飯中夾砂，難以下咽。」該文因而更加強調：「要學魯迅的革命文風（按：文中特別提到魯迅的雜文），堅決反對形式主義的惡劣文風。」

中共「紅旗」雜誌第八期不僅轉載了「人民日報」的那兩篇的調查報告，而且還刊登了一篇齊永紅所寫的題爲「認眞改進文風」的「思想評論」文章。指出：

一、「有些報導的文章，缺乏生動活潑的語言」，「有些報導和文章的形式總是照着一個固定的格式」，因而「讀起來沒味道，提不起勁」；

二、「有的報導和文章羅列現象，不出觀點，有些則脫離實際，堆砌觀點。這種文章往往篇幅很長，『帽子』很大」；

三、「有的材料寫得不留餘地，愛作絕對的肯定。好就沒有缺點了，壞就沒有優點了」；

四、「劉少奇一類騙子專門搞那些空空洞洞的文字遊戲和概念堆砌，把一

些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形容詞、副詞當作閃光的標簽，花言巧語，強行推銷。什麼『最、最、最』，什麼『政治中的政治，靈魂中的靈魂，核心中的核心』，就是這種腐朽文風的代表作。『最、最、最』，到底以那個為『最』呢？『最』到後來，豈不是前面的都『不最』了嗎？豈不是後面否定了前面嗎？『核心中的核心』，前一個『核心』指什麼，後一個『核心』又指什麼呢？如果要強調的是後一個『核心』，豈不是說前一個本來就不是『核心』嗎？」

中共報刊的文風不正，而廣播電台播送的文章也有問題。據「湖南人民廣播電台」八月十四日透露，自「人民日報」刊登兩篇短的調查報告以後，該電台亦陸續受到聽眾批評，主要的有：

一、指該電台播送的文章，「有時又長又空，我們工人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產，那有時間聽，就是講了也抓不住要點」；

二、指「過去報紙上的許多文章太長，廣播也有這種情況。一篇文章一聽就要十幾分鐘到半個小時，它像孔雀喝水沒有個完。播音員唸稿子也是一個調子，不親切、不動聽。我們希望辦廣播的同志，努力改進文風，提高播音質量，多播一些有生氣，有內容，一袋烟工夫就能聽完的好文章」；

三、指該電台過去播出的稿件中，「有的是一大堆廢話，形式一個樣，語言生硬，缺乏廣播特點，聽起來不清晰，一轉背就忘了」。

由上可知，中共的文風不正，對於工農兵分子都有影響。其實，受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學校的師生。因此，學校的師生也提出檢討和批評：

一、山東省松林中學高中二年級學生說：「我們都是高中學生，大家常犯的毛病，就是愛寫長文章。不管內容如何，總是把篇幅拉得長長的，覺得這樣才像高中學生的樣子。」

二、河南長垣縣苗占公社五七高中教師祖文說：「過去，一到作文課，我總是在黑板上寫個題目，講個框框。學生毫無準備，無啥可寫。為了交卷，不得不苦思冥想，憑空編造，按定的框框填個內容。結果文章千篇一律，枯燥無味；或者尋章摘句，抄襲報紙，拼湊成篇，既空又長。學生一聽說作文就作難，我改這樣的文章也頭疼」；「問題出現在學生身上，根子在教師身上。學生的作文之所以空，是因為我出題目脫離了實踐，逼着同學說空話；所以長，是對架空的輔導的一種懲罰。」

三、河北冀縣閣寨公社宋莊學校全體語文教師聯合發表文章說：「教育學生從小樹立革命文風，是當前值得注意的問題。學生寫出的文章乾乾巴巴，千篇一律：開頭繞彎戴帽，中間抄書抄報，末尾喊些口號，像一個模裏刻出的一樣。貧下中農生氣地說：『這些孩子土裏生，土裏長，寫出的文章卻一點也不實在，叫人聽不懂，看不明白，沒什麼味道』。面對貧下中農的尖銳批評，我們學校教師認真學習了毛主席『反對黨八股』、『改造我們的學習』等光輝著作，認識到：文風問題不單是作風問題，也是路線問題。」

四、山西永濟縣席村的寇玉山說：「當前，學生作文中的形式主義比較嚴重。有的是生拉硬扯，口號、名言、成語引用一大堆，文理不通。有的是千篇一律，開頭、結尾套用一定的格式，下筆千言，空話成串，沒有多少切實的話，使人看不下去」；「這些現象產生的原因有二：一是劉少奇一類騙子的修正主義文風對學生的毒害；二是有些教師受劉少奇一類騙子散佈的極左思潮的影響，產生了『抓政治保險，抓業務危險』的想法，於是只抓背語錄、講政治，不管寫文章、講語法，怕犯方向路線錯誤；只注意提高學生的思想認識，不豐富學生的社會實際知識。學生想寫好，也不知從何下手。還有一部份教師習慣於搞形式主義，一套知識分子的腔調，裝腔作勢。這些都影響着作文教學質量的提高。」

上述的指責與批評，充分地證明當前大陸的文風問題仍然嚴重，其影響既廣泛，又深遠。

「改革文風」之真實原因

中共的整頓文風，經常是和政治整肅相結合的。最近中共又指出：「文風，是作者的一定階級的世界觀和精神面貌的反映。提倡什麼文風，反對什麼文風，總是和思想政治戰線上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緊密相聯的。」（八月十一日「人民日報」）預料這一次的文風整頓，亦將結合政治整肅相進行。

在這次中共的改革文風運動中，比較特殊的有兩點：一是中共報紙有人指責「劉少奇一類騙子」，又有人批評教師「只抓背語錄、講政治」，這些論調表面是在批判劉少奇以及林彪一伙，但骨子裏似有反毛的意味，特別是反對背「毛語錄」。另一點就是共報竟提到要學習魯迅雜文。所謂魯迅雜文，其特點就是以冷嘲熱諷的筆調，揭露黑暗，批評政治。早在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在延安就會對「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的論點加以批判；目前仍有人在報刊上呼籲學習魯迅的雜文，這顯然在暗示：「當前大陸乃是黑暗的地區」，「如今還是雜文時代」。這一點，大陸聽眾給中央廣播電台的信，已有明確的證實。例如一位十七歲少女的信會這樣說：

「在親人的教育下，我從小就熱愛祖國，但是祖國大陸被那暴政王朝統治着，祖國大陸一片黑暗。十多來年，我親眼看到大陸人民受盡壓迫和迫害，過着水深火熱的苦難生活，在火坑裏掙扎着的廣大人民身受壓迫，無不咬牙痛恨，日夜盼望你們早日回來解救我們。藍天當紙，海水當墨，寫不完暴君的罪惡，寫不完大陸人民的苦難。」（參見七二年七月五日中央日報）

由上可知，雖然「劉少奇一類騙子」，已經一再「以朦朧難懂的詞句，掩飾其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惡毒用心；借腐朽卑劣的文風，颳反革命的妖風」，但是，一般人民以及作家們卻認為這樣還不夠，應該以魯迅雜文的方式，去揭露大陸的一片黑暗，控訴共黨的殘酷政權。基於此，中共這一次的整頓文風運動，勢必又將和思想政治戰線上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結合起來，展開一次新的「文字獄」，使多少作家和知識分子再度遭到迫害！

但是，從純粹文風的觀點來看，中共的「黨八股」已根深蒂固，無可救藥，這一次的所謂改進文風，又不過只是一陣風而已！

從日本大選結果・

去年十二月十日，日本全國實施了眾議院議員的總選舉。這是田中政權在一九七二年七月成立後的第一次總選舉，也是世局動盪中，日本第一次實質的民意測驗。通過這次選舉，如讀者諸君所知日本左翼抬頭，右翼勉強維持現狀，中間勢力退潮，使日本左、右兩極陣線分明，鬪爭日益尖銳，政局的對立，混亂將無法避免

政局對立混亂難免

四百九十一席的新勢力劃分是：

(一)自民黨：二八二席（實爲二七一席，但將有十一席由自民黨支持的無所屬加入。雖如此，已較原有議席之二九七席減少十五席。）

(二)社會黨：一一八席（較原有之八十七席增加三十一席）

(三)日共：三十八席（較原有之十四席增加二十四席）

(四)公明黨：二十九席（較原有之四十七席減少二十一席）

(五)民社黨：十九席（較原有之二十九席減少十席）

(六)諸派：二席（原無議席）

(七)無所屬：十四席（較原有之三席增十一席，但十一席將加入自民黨）

自民黨雖減少十五席之多，但仍爲過半數之絕對多數黨；田中以下的自民黨首腦，積極掩飾失敗的事實，背景卽在此。社會黨由前屆的一四〇席，一舉落至上屆的九十席，幾將演成黨的再分裂，此次糾正了上屆競選的戰術，將上屆所提之兩名相失（互倒）區減爲一名，結果順利當選。以東京而言，上屆選舉社會黨自十一名落至二名，此次提高至七名。日共一舉增加議席二倍半，在日本選舉史上亦屬鮮見，連日共首腦層也大感意外，理由很簡單，日共有黨員三十萬人，外圍民主青年同盟六十萬人，而自民黨實質上僅有黨員十五萬名，社會黨不足五萬名，特別是日共的組織力、統制力與活力是日本各黨望塵莫及的，且其手法之巧妙，態度之柔和，活力之積極均爲取勝之根本原因。公明黨敗於其新政策「政、教分離」，以「國民政黨」自誇而忽略了他自己的基本羣眾——「創價學會」信徒，以致既沒有得到一般國民的支持，「創價學會」內部也引起不滿。民社黨的敗因是資金與活動力之不足，前委員長西尾末廣之退休，前書記長西村榮一（曾任委員長）之死亡，而西尾、西村均爲大阪區要紳，過去民社黨均以北區爲必勝之區，此次則全軍覆沒。

福田中了田中之計

自民黨在此次競選中，外界稱自民黨爲「派閥競選」，實質上亦如此。田中允許福田派大量提名，福田派初感田中之厚道，殊不知正中田中之計，田中明知福田派議員多爲年事已高者（福田派平均年齡爲六十五歲），資金又不充分，故任其競選，從而大量落選，田中派則物色了多數年輕的活動家從事競選，結果田中派雖仍少於福田派，但田中派實力已大增。

通過這次競選，自民黨內派閥實力消長如下：

福田派：五十五席（原爲六十五席）。

田中派：四十九席（原爲四十四席）。

大平派：四十九席（原爲四十三席）。

中曾根派：三十八席（原三十四席）。

三木派：三十六席（原三十八席）。

椎名派：十八席（原十七席）。

水田派：十三席（原十六席）。

石井派：九席（原十二席）。

船田派：九席（原十席）。

其他：十席（原十八席）。

可知，除田中、大平、中曾根、椎名各派外，其餘均減少，特別是福田派減少十名之多，對未來「福田政權」之爭奪不無影響。福田原計劃他的派閥如果在此次競選中取勝，他仍立於閣外，甚至不擬推其派屬入閣以與田中對決，但今既已失敗，爲維持福田派之陣營，非但將推派屬入閣，福田本人也在田中「舉黨一致」的口號下有入閣的可能，不過黨內的中曾根堅持反對福田入閣，大平、三木對福田也不表歡迎，而且福田做過黨幹事長，當過大藏大臣（財政部長），田中也聲言黨人事不動，大藏大臣另有人選，大平（外交）、中曾根（通產）均不擬亦不便更換，爲此，黨與內閣重要職位既難插入，福田是否會屈就其他職位大有問題。

外交不是大選課題

這次競選，自民黨主要之落選者有親共的古井喜實（前厚生大臣）川崎秀二（前厚生大臣）池田正之輔（前科學技術廳長官）增田甲子七（前防衛廳長官）。社會黨主要落選者爲黑田壽男（日本中共友協會長）。民社黨主要落選者爲曾彌益（前黨書記長）今澄勇（前黨國會議員團長）。競選是無情的，因選區劃分的矛盾，有四萬票卽可當選的，也有獲十四萬票而落選的，有差七十票乃至十七票而落選的。我曾在十日深夜打電話給我認識的一位議員祝賀，他在電話中指我諷刺他，因當時他在四名選區中，開票至百分之九十七時名列第七，落選似已註定，殊不知最後兩分鐘時居然以四百票之領先當選。

可能我們有人會爲古井、川崎的落選，「分析」爲「日本人大多數反對日中建交」；「日本人大多數反對田中內閣」的證明，用以博得當局的歡心。實則應該深入一層去看問題，何以同樣親中共的三木武夫，大平正芳，田川誠一都當選了？何以反共的增田甲子七與池田正之輔都落選？無他，古井與川崎在自民黨內都沒有堅強的派閥背景，他們在競選前兩月數度奔走於北平與東京之間，而沒有把精神放在自己的選區內，同時他們自以爲在日中共建交上居功，國民一定無條件支持。其實日中共業已建交，而日本人所關心的是身邊的生活，物價與

公害問題，而不是外交問題。一個一致的看法是外交問題不是這次選舉的課題。同樣，自民黨全體的失利，也不在外交問題，而是田中所倡導的「日本列島改造論」，（主要內容為減除大都市公害，分散人口與交通，繁榮中、小都市，進行全日本的分散建設）改造論立意甚佳，但如此將導致中心都市乃至農村地價的上漲，予地主階級發財機會而與庶民無關，同時也替中、小都市者農村帶來新的公害。以土建業起家的田中，依然不忘土建業的利益，從而引起頗多庶民的不滿。因此，田中在選舉後的第一次閣僚會議上決定了兩件事，第一、「改造論」應該慎重檢討，不必急於施行；第二、自民黨在日常活動上應仿傚日共的作法多與國民接近。

今後日本政局的發展為日本朝野與國際重視之事。內政上自民黨仍然為強大的執政黨，今後與以社會黨、日共為主的左翼野黨對立一定深刻。但我們不能立刻解釋為對立的加深將導使保守黨更加反共（過去我們很多人過份的迷信反共二字的表面功能，過份的誇張了國際間反共因素，以為如此對我有利，殊不知也因此使我們發生錯覺與誤解。）但筆者認為在當前對共姑息的逆流下，自民黨將首先尋取與社、共兩黨的和解乃至有限的讓步，同時擴大與公明、民社兩黨中間路線的可能性。甚至在調整與共黨國家的關係上（如對北韓、北越），自民黨、政府可能走在野黨前面。所以田中不但沒有因日共的勝利而憤怒，反而聲明應該檢討社、共兩黨勝利的國民願望，乃至向日共學習，與日共作「黨首會談」。如此，表面上是懼共，實質上是反共，因為通過與社、共兩黨在政策、活動上的競爭使自民黨實力增長才是實質上的反共。

野黨醞釀聯合陣線

日本的野黨在此次競選前的兩年間，不斷醞釀聯合戰線，然因日共的特殊性，各黨均敬而遠之，但事實上野黨如不合作，日本將永遠為自民黨天下，使以社會黨為首的野黨成為「萬年野黨」。所以出現了社、共合作，也出現了社、公、民合作，又出現了公、民兩黨的合作。不能統一一致者，大家

本政局動向

于海天

都怕日共滲透。一九六〇年，為反對美日安保條約，社、共互爭主導權，造成兩黨對立，現在日共又存心在新的聯合戰線下爭取主導權了。而公明、民社兩黨一直堅持不與日共為伍，現在日共已躍為野黨第二黨，公、民甘拜下風，也不再堅持排除日共了。因日共的得勢，各黨乃至政界全體與新聞界也不得不對其另眼相看，例如各種政界或電視座談會上，日共向來敬陪末座，而且發言受限制，現在日共在各黨集會，國會交涉及各種座談會上一律按自、社、共、公、民的次序入座，其傲慢之態令人難忍，但政治就是這樣現實，預料日共在國會今後還會有「精彩」表演。（國會法規定超過二十席之黨派有對議事規則、日程、審議等交涉權。從三十九席降落至十九席的民社黨，現正以一切方法爭取一名無所屬議員入黨，否則與過去日共相同將失去國會交涉權。）在這種情勢下，全野黨的合作在相當時期與條件下是可能的，至少社、共的合作必將實現。因議席的大量減少，公明與民社的發言權也隨之降低。

因野黨聯合戰線組成之可能，才有田中「舉黨（自民黨）一致」的號召。顯然，如果自民黨各派不能團結一致，將來如在野黨合作下，通過數次競選，野黨的「聯合政權」的出現不是不可能的。

無論如何，今後的日本政局有對立也有妥協，就在對立與協妥的矛盾中混亂的循環是不可避免。

今後日本的外交因日共關係的「正常化」將無大事，不過北方領土的收還是日本人念念不忘的主權收復大願。

日蘇關係業已因此緊張，蘇聯不斷攻擊中共為日本幫腔，也為社、共兩黨的勝利而歡躍。日本各黨對北方領土的收回是一致的，日蘇間遲早將因此而對立加深，並將影響日蘇兩國在東方勢力的爭奪。日本對美的依存關係不變，不過在經濟上與美國及東南亞各國的矛盾將日益擴大。

仍圖對我經濟操縱

日本與我國已斷絕外交關係，但不會放棄經濟滲透乃至操縱，因此我們與日本維持經濟、文化關係，實質上是為日本服務的。這雖是不得已的措置，但我們應決心對日強硬，在經濟上與日本競爭，不可任其擺佈。不可期待日本反共，不可期待田中垮台，須知縱然「福田政權」出現也不會恢復中日邦交。

我們過去奉岸信介先生為恩神，但岸先生在日本中共建交及日本斷絕與我外交關係上幾乎一語未發。責任不一定在岸等反共友人，而在我們沒有透澈的理解日本政情與國際變局。

現在我們只有努力發展經濟，大膽與日本作經濟競爭並聯合東南亞各國一致反日反共，如此才能使日本醒覺，等日本在經濟上向我們讓步時，政治上的修正也為期不遠了；

印尼之例子在先，我們不怕日本中共勾結，他們總有鬧翻的一天，但既不能坐待也不宜鼓動（鼓動則有反作用），只有我們通過數年埋頭努力變成「經濟大國」時，便不怕日本不低頭了。

我應警惕自立自強

日本大選的結果，對我們是一種警惕，社、共的得勢對我們不利，而自民黨縱然勝利對我們也無益，田中的垮不垮與我們無關，縱然垮台，以大平接替的可能性最大，情形更為難堪，我們對日本還有什麼期待的必要呢？亞洲的情勢跟着澳大利與紐西蘭政權的轉移，對我們可能更為「惡化」，我們再不可依賴團結某國反共友人，推翻某國政權之說了，一切須靠自己。有實力即有外交，否則友人既不可靠，支持也是有限的。世風所趨，不論國家，個人都是如此，自力更生，堅忍為國便是唯一的愛國、救國之道。

東南亞也可以建立共同市場嗎？

王屯

新年元旦，偕幾個朋友出郊外旅行，經沙田到青山，一位在建築公司工作的朋友有所感的說：「從這條公路看到還有不少浪費掉的地方？」我們都不明白這位朋友所說的是指那一點，因爲香港的道路，只有不夠用之處，並沒有浪費之處。即使是駕車出郊外旅行，車輛來往，仍然是那麼擠迫，何來浪費？還是那位朋友接着解釋說：「我所說的浪費，不是指公路本身，而是指公路兩旁的空地。有些地方本來可以建屋宇，有些地方可以作工業用地，但因爲沒有公路，交通不便，但有了公路之後，公路兩旁的空地，是可以儘量利用的。」

經那位朋友再解釋，我們恍然大悟，果然發現不少荒地是可以利用的。

對於道路這一觀念，一般都是由一個終點的目的地而產生的，沒有目的地當然沒有路的作用。事實上先有了道路，然後才產生新的目的的事例多的是，譬如原子彈的發明，本來是爲了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誰知由於核子武器的出現，使人類的戰爭觀念，變成落後觀念，一個國家，即使如何設計地下避難室，但對於打眞正原子戰時，仍沒法取到勝利，不能永遠匿在地下，也不能叫太陽由地底照出來，當地上一切都被毀滅了，那麼勝利的代價將是什麼呢？只要明白這一點，人如果聰明的話，設法避免戰爭，只有避免戰爭，才是唯一求生存的方法。這方法不是發明原子武器者的目的，卻成爲原子武器的道路上給人類帶來和平的希望，除此之外，原子武器的發現，使人更進一步懂得利用原子能在建設事業上，這便是原子武器的一條路上所產生的副作用

將來人類進步的新觀念，將使道路不一定爲了要達到什麼目的地而建造，而是爲了新的拓荒。在這種觀念下，多少終點作用的道路將出現，那些道路只儘管深入沒有開墾的地方，然後過了多少年代，路的作用會因多少荒地被開墾而突出來。

大家談談說說，由道路問題扯到歐洲共同市場的問題來；一九七三年歐洲第一件喜訊是英國、丹麥、愛爾蘭三國由一月一日起正式加入歐洲共同市場，使歐洲共同市場因此擴大成九國。計爲法國、西德、義大利、比利時、荷蘭、盧森堡、英國、愛爾蘭、丹麥九國，這個共同市場的總人口共二億五千萬。雖然全世界的人，目前仍不能爲這個共同市場作用找出任何遠大的目的，連共同市場國家在內，他們也無法開出什麼遠大抱負的期票來。但，不可否認，共同市場的創見，是一條道路，如要勉強爲這條道路找出一個臨時目的的話，它等於在對付經濟大國的經濟戰上，投下一顆原子彈，然後這個原子彈所留下的觀念，便成爲原子能，它將由這意念作用，出現許多新的影响作用。

大夥兒東拉西扯，由道路問題談到歐洲九國共同市場的問題，我們幾個人，對於經濟問題的艱深學問，不能冒充專家，加以分析，因此所談的不外是「共同」兩字，不是「市場」兩字。然而所謂經濟，都是由共同意念而來的，所以不談「市場」內容而談「共同」理想，也不失爲人生樂事。

甲君忽然異想天開的說：「你們以爲東南亞幾個國家與地區，將來也成立個共同市場可不可以？」

「從原則看問題是絕對可以，從事實看問題是絕對不可以？」乙君說。

「爲什麼？」幾乎是大家一同問出來。

乙君說：「歐洲共同市場九個國家，一來是地緣關係好，她們離開日本與美國遠些，另一方面與共產國家的貿易，又有政治因素的隔閡。受分化不容易，近年來他們都有一種共同痛苦經驗，就是某一國出現經濟危機時，那危機並不被隔阻在一國之內，不多時會蔓延到鄰國去。因此，大家都感到經濟危機不論在那一國出現，結果必然會變成大家被波及。這種現象，東南亞尚不顯著，而且東南亞各國，目前都成爲日本經濟殖民地，要是大家有如此共同意念產生，最吃驚的一定是日本，他們一定利用一切分化手法，設法煽動起各國國外國內的種種分裂，極力阻止這種意念成爲事實。」

我忽然想起兩年前第十七屆「亞洲影展」在台北召開時，日本方面曾企圖拉攏好些國家想推毀這個組織，我不得不承認乙君的看法是對的。

人類這小小的地球，總會有一天出現「世界大同」的，但到世界大同之路，絕對不是如共產主義所想像的用世界革命手段來達到，而是跟着時代的進步，人們漸漸從一些事情上，產生了共同意念，一個共同意念建立了，它的作用被肯定了，成績幹出一些了，國與國之間的藩籬便撤去一些，因此，奧林匹克運動是一種共同意念，歐洲共同市場也是共同意念之一，亞洲影展，未嘗不是共同意念之一。在種種共同意念的道路上，極力企圖推毀種種共同意念的國家，一定是霸權觀念強烈的國家，經濟霸權與軍事霸權是兩種不同的手段，也可說是先後次序不同的手段。日本現一方面在東南亞各國大作經濟侵畧，表面扮出虛僞的笑臉；一面大事擴軍，美其名說防衛，但想想將來那一個國家會去進攻日本？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有，歐洲的英、法、西德，如要擴軍，還可以找出比日本更足夠的理由。由此看來，日本的擴軍，並不是爲未來的防衛，而是爲未來的侵畧，侵畧那裏，侵畧爲了什麼？顯而易見，他們的侵畧，是爲了拓展新殖民地，爲了擴大經濟霸權。在這種野心之下，東南亞如有共同市場這

類意念出現，恐怕日本人的虛僞笑臉，會馬上變成陰險的奸笑了。這也許就是乙君所斷言的東南亞共同市場，從原則看問題是絕對可以，從事實看問題是絕對不可以了。東南亞國家，存在一個霸權主義的惡鄰在暗中張牙舞爪，這實是我們的不幸。現在這序幕已從琉球重新成爲日本殖民地及我們的釣魚台被企圖奪取，已經說明清楚了。日本人意圖侵畧釣魚台，並不是單獨事件，而是重新向東南亞伸張霸權的一個序幕。

看來今日東南亞各國所急切去做的應是發奮圖強、普及教育、土地改革、發展農業、實現耕者有其田，及先做好內部政治穩定工作，並且對日本的霸權野心提高警惕，這比經濟上的共同市場還重要，但如能在文化交流上能建立多些共同意念是最重要的。譬如最近中華民國、南韓、星加坡、菲律賓一致禁止暴力色情電影映出。這共同作用，在意義上說，是極重要的，如果能從這一共同意念，使東南亞各國重新建立健康的社會道德風氣，我們繼後更可以循此道路，發掘更多的「共同意念」。

法國總統龐比度，在表示歡迎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時發表談話時說：「當新的權力中心在世界出現時，英國的國際問題經驗，時常表現偉大的進取心的趨向，及廣結朋友，總括來說——英國的開明態度，都可以在這裏看到英國有那麼多的寶貴財產。……」

這段談話，與經濟問題無多大關係，它可說是用哲學觀念來演繹經濟問題的寶貴意見。所謂「表現偉大的進取心的趨向，廣結朋友」，以及表現出一種「開明態度」，不一定指已經結成共同市場的歐洲九國才如此，凡面對着「新的權力中心在世界上出現時」受到共同威脅的國家也應以建立一種「偉大進取心的趨向」、「廣結朋友」來求自身的穩定與進步。

今日東南亞各國發展中的國家所面臨的「新權力中心」正是作經濟侵畧的日本，看來東南亞各國，除了爭取時間，自我發展之外，應擴大地將「廣結朋友」的涵義，找尋更多文化教育上的共同意念，讓彼此在這共同意念下，先結合成難兄難弟，那是極必要的。

歡迎查「同志」報到！

古鶴翔

明報在一月三日的「社評」中，已盡了極力美化毛澤東政權的能事了。明報說：

「中共對敵人繼續進行不放鬆的打擊，但改正同志的錯誤則放在次要地位。相信中共各級幹部今年會心情舒暢，只要不是林彪一派，不會有什麼難關要過。」

明報又說：「在幾天之前，我們曾指出過，蘇聯和中共所以交惡，唯一的原因就是：蘇聯要把中國變成他們的殖民地，而中共堅決抗拒。」

明報還說：「中共外交路綫是各國平等。」

看了明報這篇「社評」，首先就會感到中共是愛國的政權，是以平等對待世界各國的政權，也是充滿了同志愛的政權。

我們要請問明報：中共與蘇聯交惡的「唯一原因」果然是爲了抗拒蘇聯企圖侵畧中國麼？肯定的，否！我們且回顧一下歷史罷。

自從中共在蘇聯卵翼下，侵吞了整個中國大陸以後，毛澤東卽高呼「一面倒，倒向蘇聯。」毛澤東還以「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強迫中國人民接受。在韓戰時期，毛澤東不惜大量犧牲中國人民的生命和財產，甘願爲「斯大林爺爺」賣命，試問：這是愛國還是賣國？我們怎能找到中共抗拒蘇俄侵畧的理論和事實？反之，我們只找到中共出賣中國的理論和事實！

我們且看中共和蘇聯交惡的根本原因罷，這原因中共也承認的：蘇聯走上了「修正主義」之路，蘇聯不願迅卽進行「世界革命」。

當斯大林在生時，蘇聯以大批軍火支持中共打韓戰，因此，這時候中共和蘇聯的關係最密切。卽是說，中共根本就反對「狹隘的國家主義觀念」，中共願意大批中國人戰死，以進行「世界革命。」

中共與蘇聯交惡，始於赫魯曉夫時代，卽「赫修」不敢冒險與美國大戰之時。

由上舉史實，可知中共並非爲了「抗拒蘇聯對中國之侵畧」而與蘇聯交惡，但明報則主觀地把中共裝扮成「愛國英雄」，以配合中共的統戰陰謀。

明報還把中共裝扮爲「平等」之神，以配合中共的笑臉外交政策。

明報更安慰中共的「同志」和「準同志」，請他們安心地接受中共頭頭的領導，因爲「中共不放鬆打擊敵人，」但對「同志的錯誤」，只求「改正」而已。

可惜中共頭頭已揚言「過幾年就要有一次大鬭爭」，明報只能欺騙小孩子，飽受中共「教育」的中國人是不會再上當的了。

也許明報自以爲已走入了統戰圈中，並且爲中共「立了功」。

我們卻清楚地看見劉少奇「同志」和林彪「同志」的鬼魂，他們正在拍着手掌，歡迎查「同志」報到！



橫眉語





羅之傑

賭仔最勢利，非常重視意頭。小吳一向喜歡賭馬，星期六出門如果在路上碰上和尚、尼姑，他雖然癮頭甚大，也必「暫停一天」。

試過一次他在馬場大有斬獲，一下贏了一萬八千多，喜不自勝，爲了那一次上馬場時結的是一條紅花領帶，他認爲是這條領帶給他帶來幸運，以後每次上馬場，例必結這條領帶。

中場到外邊吃東西，他不吃乾炒牛河，雖然平時最喜歡吃這東西，因爲俗語有「炒粉」一詞，表示一切不順境，賭馬當然最怕炒粉。

在馬場，那一層樓，那一個位置，他都講究。如果在某一個位置大敗過，也永遠不會再到那地方。

馬兒歇暑後，小吳不甘寂寞，受了阿施慫恿，向股市進軍。初時係威係勢，頗有所獲，得到這些甜頭，更傾其所有，大量入貨，打算大攪一番，怎知他做到最頂峯時，大市突然淡下來，所有股票都跌價，他手上有些跌過百分之四十，於是，小吳成爲大閘蟹。

凡炒股票的人，最怕大閘蟹，做了大閘蟹後，小吳冇晒表情，最要命是朋友見了他，不知是攞景還是贈慶，總是拿大閘蟹來做話題，小吳覺得他們是存心諷刺。在這段時期，他可謂聞閘蟹而心驚。

小吳有一個習慣，每天到銅鑼灣茶樓嘆午茶，要找他的朋友，多數午間到茶樓來，聊到下午，茶局才散。茶樓老板老盛，是他的馬友，經常向他討貼士，他憑這些貼士贏過一點錢，因而視小吳如生神仙。

老盛是個風雅之士，他這家茶樓的裝飾，比其他地方市儈氣少，喜歡掛些名人字畫，以資點綴。

這天午茶時，老盛和小吳同在一起，正談着馬季開鑼，老盛請教他今季大勢。

小吳嘆了口氣說：「這一季，我沒下工夫研究。」

「爲什麼？」

「沒心機。」小吳聳聳肩。

「爲什麼沒心機？」

「別說了……」忽然，他的目光停在壁間，激動地叫道：「啊，怪不得啦！」

「什麼？」老盛一愕。

「原來這裏有一大堆大閘蟹！」

看看壁上，掛了一幅畫，畫裏是一罎酒，下面一堆蟹。身爲大閘蟹的小吳，見了這樣的畫面，自然老不高興。

「什麼大閘蟹？」老盛搔着頭皮。

「我說你這幅畫！」小吳道：「盛老板，你知道不知道，近來炒股票的人十分普遍，炒股票最忌做大閘蟹，你卻掛出這樣一幅畫，是不是存心把你的茶客趕走？嚇，現在我才明白我變了大閘蟹的理由，每天對着這一大堆『同志』，不做大閘蟹才怪！」

他還氣憤憤的道：「從明天起，我要杯葛你。」

「吳兄別光這麼大的火，明天我把這幅畫換過，你就可以鬆綁啦！」

第二天，老盛果然吩咐伙記把這幅大閘蟹除掉，另外換上一幅。小吳看了，舒服得多，也不再叫嚷着要「杯葛」了。

不久，股票大市果然好轉，許多股票都突破原來價位，有如火箭升空，節節上騰。小吳不禁色然而喜，拍着老盛的肩膀道：「幸喜你換過這幅畫，否則我也解綁無望了！」

可是，股票大市雖然復甦，欣欣向榮，而小吳束之高閣的那幾隻股票，卻還是分毫不動，與買入價尚有一大段距離。眼看他炒友紛紛解綁，他還是動彈不得，心裏十分苦惱。

老朱知道這事，偷偷笑對老盛道：「他要你除掉那幅大閘蟹，你卻掛上一幅玫瑰，他有什麼辦法翻身？」

老盛一怔道：「有什麼不妥？」

「大閘蟹最多綁住罷了，玫瑰的玫，與『霉』字諧音，炒到霉，當然比大閘蟹更慘。」

老盛連忙道：「你可不要對小吳說，如果他要我再換畫，我已無畫可換了。」

想起王麻子

遺珠閣隨筆

江浙人買刀剪，多揀張小泉的出品，北方人買刀剪，多挑王麻子的出品，但論鋪子之多，名氣之大，王麻子似又在張小泉之上。

王麻子何許人也，恕未考證過，據我的揣測，經傳上如載其生平，必是這樣寫的：

「王麻子，河北并州人也，出身微賤，故軼其名，幼因家貧無力接種牛痘，致染天花，病癒面布麻迹，人遂以王麻子呼之。及長，從事刀剪製造業，所產鋒利而耐用，頗負聲譽，人爭購之，因每於其剪上鑄王麻子三字，供人辨認，庶免有誤也。」

其後，大概王麻子的生意很好，自己當上老闆，開設工場和鋪子。死後，他的子孫又承繼營業，時間既久，蔓延亦廣，名氣更大，因此，王麻子雖死，大名仍存中國也。

這倒不奇，奇在王麻子刀剪店之多，已達難以置信的程度。在平津一帶，每個城市都有十幾家或幾十家，甚至同設在一條街上，問他們，個個都認是王麻子的後裔；但看他們的招牌，則又不盡相同，有寫「王麻子」的，有寫「老王麻子」的，不一而足，也有把所有的字全用上，寫做「眞正老王麻子」的，的確使人眼花繚亂，如墮五里霧中，想選擇王麻子刀剪，反而不是件容易的事。若說這些都是王麻子的後代，未免不合邏輯，蓋王麻子縱有老鼠般的繁殖力，也不會生出這多的子孫來。

有些人好奇，特地走去甲店打聽乙店。甲店必說乙店是冒牌，欺騙顧客，或說乙店的老闆根本不是姓王，無耻得很。若再去乙店打聽甲店，乙店又如此這般的反詆甲店，煞是有趣。

我曾請問過一個北方朋友，這麼多的王麻子，其中自然有假的，但總有幾個是眞的，究竟誰是眞的呢？那朋友笑了起來，回道：「全假，一個眞的也沒有。」當時我覺很武斷，可是仔細想下，可不是嗎，王麻子早死了，即算他生前已將技術傳給子孫，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只要相差百分之零點一，沿用王麻子的招牌也不合，還是假！

如果問那些人爲何沒出息，要去冒充王麻子？這問題有它簡單的一面，亦有它複雜的一面。簡單的是王麻子的確有能耐，製造刀剪精良，銷路大，眞賺錢，自己沒有他的能耐，又想賺錢，只有走冒充之途，不妨認那麻醜老兒作祖宗，自己做個孫子。

複雜的一面，這問題內含社會、人性、經濟、政治等等的因素。我們放眼看人類的歷史，以及今日的世界，其實就是由三種人交織而成的：其一、是極少數的王麻子；其二、是多數的假王麻子；其三、是大多數的迷信王麻子招牌的顧客。

舉三國時代的劉備爲例，此人就是標準的假王麻子，見人自稱「中山靖王之後，當今皇帝之叔」，大有冒充之嫌。試想他果有這點血緣關係，何至淪落涿州賣草蓆？而他托出這塊招牌，也眞能發生作用，關羽、張飛爭着和他拜把子，捧他爲大哥；諸葛亮忽然改變主意，要求聞達於諸侯，走出隆中從政了；當他棄新野、敗襄陽、走樊城，倒霉極頂的時候，許多老百姓還要跟他一起逃難呢。要不是這塊招牌，要不是有很多人迷信招牌，劉備何能與曹孫爭天下？至多不過開間草蓆莊而已。

說近些紅樓夢裏的賈雨村，此人也是假王麻子。他所以做上縣太爺，全靠眼明手快地抛棄自己的先人，和賈府連上宗。民國第一任大總統袁世凱想做皇帝，承認日本的二十一條，人人都罵他賣國賊，老袁想洗脫此罪，趕忙奉歷史人物袁崇煥做祖先，證明他系出愛國名臣之家，招牌作擋箭牌，確有兩手，以大總統之尊而冒充王麻子，殊堪發噱。上海杜月笙賣水果的時候，誰也不知道他的先祖是周公，發跡後，化了三千大洋，竟請章太炎將「杜之光」考了出來，俗語說「發達全靠祖先積德」，德大莫如周公，難怪他要做大亨了，這是和王麻子拉關係的又一例。

所謂歷史人物，大抵如此。再看今日的世界，和以往並無分別，假王麻子尋且添多了。

譬喻閣下節日上街，想吃些地道的北京塡鴨、東江鹽焗鷄、或塱慶鯉魚之類的東西，卻也不難，因爲凡賣這些的，招牌上必寫「正宗」二字，有的且會告訴你剛才飛機運到，信不信由你。我曾遇過這樣的事，尖沙咀一家舘子的大師傅和熟客閒聊，自承是譚延闓的私厨，我看他的樣子，至多不過四十來歲，算時間就不對，唯有以假王麻子目之。

吃喝是小事，最慘買藥也遇上假王麻子，這就人命關天了。報上常見緝私人員在某藥房查出假藥的新聞，他們是向台灣、日本等地買進下價貨，換上歐美名廠出品的招紙圖暴利。成藥爲六神丸、保嬰丹、保濟丸等銷路頗廣，假冒的亦多，假藥招紙上照樣寫着「認清老牌，庶免致誤」，眞是令人啼笑皆非。

香港人作興拜契爺、認契媽，此風在戲劇界、電影界尤甚，聽說某導演就收了幾個明星乾兒子。這件事，對一些人說不可厚非，也許他或她們之間情逾骨肉，或有通家之好。但對另一些人說，他或她們之間根本各懷鬼胎，無感情可言，無非通過拜認手續，各做其假王麻子。這樣，某導演又可以吹啦：「咁大導演才能收八個明星做乾兒子，我，收了九個！」

我無意詆譭人想做王麻子，相反的，我倒鼓勵人去做王麻子，因他有創造力，値得人崇敬。王麻子愈多，社會國家愈進步，人類愈幸福，但別做假王麻子。如實在力有未逮，而又對之仰慕萬分，非襲其名不過癮，口氣也須放大些，好像你西施美，我則取名曰賽西施；你馬師曾、叫天兒唱戲好，我則取名曰蓋叫天、新馬師曾，表示你我之間無關係，可是也不輸蝕給你。硬把人家的招牌拿過來，加上「老」、「小」、「眞正」等字作假的，明眼人一看即知，此人不是冒充兒子，就是冒充孫子。

從「猛龍過江」探討李小龍的得失

林巽

看了李小龍自編、自導、自演的「猛龍過江」，回到家來，第一個感想是：「一個專職編導，他如是一個好導演，一定從某些眞摯感人的問題或一些反映現實的問題去找故事；一個對鏡頭技巧或藝術風格有所偏愛的導演，一定重重覆覆地爲自己所偏愛的觀點去找故事。可是，一個主角演員自兼編導，他一定從自己在表演上的最擅長方面去找故事。要是主角演員兼製片家，他如能夠與一個好導演（不是馬仔導演）合作，可能綜合兩者的特長，拍出更出色的作品。」

「猛龍過江」是李小龍完完全全爲了突出自己的擊技表演上的特長而拍出來的電影，儘管座上觀眾反應不錯，但我不得不承認，這並不是成功的作品，須知座上觀眾，曾經爲王羽的表演這樣反應過，也曾爲姜大衛、狄龍而如此熱情的反應過。於是憑個人一種直覺，總覺得那不可能是可以維持很久的反應。我所說的持久的反應，並不是演員的價值，而是「猛」片編導所純粹靠拳擊打出來的價值。

不可否認，李小龍是一位好演員，他有王羽、姜大衛、狄龍所沒有的先天條件，那就是童年拍過不少有份量的文藝片，有過很優秀的演技表現。在後天上，更加上他在一段練武功的日子，據說他當年練武並不爲拍電影，而是爲了在美國發揚國術，這段經驗，比專爲拍電影而練武術更沈實。即使將他擺在國際性占士邦電影中，什麼辛康納利或李馬榮也必相形見拙的。但是這種人才，如沒有好的電影來配他，仍是會走下坡的。

如果單純爲「猛」片寫捧場文章的話，大可以這麼說：「故事結構夠簡潔，凝練，像把鋒利的匕

[illegible]

止對方開槍，這比「四騎士」上的張徹，完全利用百貨公司的日本出品玩具飛鏢，一放飛鏢，就打入對方的眼中，不但含蓄而且高明，不會產生壞影響，這大可以反映到編導對人物心理處理上是善良或惡毒的問題，是經過研究的，須知即使電影中是反派人物，出手殺人也不必強調毒辣，毒辣的只是反派的立場而已。

「猛」片中李小龍的唐龍的人物造型，那土頭土腦的氣質，與「唐山大兄」的鄭潮安，可說是同一類型角色。講故事性，當然是「唐」比「猛」合情合理。「精」片因爲寫的是一個痛苦時代，通過故事，多少表達一點民族自豪感。「猛」片與「唐」片並不需要賣弄什麼民族自豪感，要是我們以爲因爲有我們的打手，將洋人打倒了，就以爲足以自豪，那實在是錯了，剛好相反，那並不是表現什麼民族自豪感，只是一種自卑感下求得自我滿足的幻想而已。即使中國有一天眞的出了一位世界冠軍拳王，那並不是什麼民族光榮，值得光榮的不是拳頭冠軍，而是文明的進步的冠軍，文學、藝學、科學成就的冠軍。「猛」片故事很簡單，一個在羅馬開餐館的中國老闆死了，他的餐館便由女兒陳清華打理，於是出現一班意大利惡霸，因看中了餐館的地皮，要強迫陳清華將餐館賣給他們，陳清華不肯，惡霸不斷使人來搗亂餐館，於是一個親戚由香港到羅馬去幫手，所謂幫手，只是去打架，打了一場又一場，打到你死我活後，惡霸的爪牙及被惡霸聘來對付唐龍的人都給唐龍收拾了，就在這時，餐館的老廚子王叔叔，忽然以內奸身份出現，刺殺了餐館幾個夥記，自己也被惡霸槍殺。惡霸被警方捕去，故事到此也告一段落，最後以唐龍離開羅馬作結。

夠通俗以及若干小節，編導會利用點小聰明製造些引觀眾發笑的效果，這是值得稱道的。個人以爲任何一類電影，不論是喜劇或悲劇，古裝或時裝，文藝或打鬪，如果缺少幽默感的滋潤，電影的格調必然缺乏生氣，人物也缺乏生命力。而表現這種效果，是不能造作的，多少與編導的天性有關。譬如張徹的電影，就很難容易看到有幽默感的地方，譬如「大盜歌王」這類電影，必然免不了有喜劇效果的，但也不多見。可見這種功力，不是由電影技巧可學到的技巧，多少與導演的天性有關。

從「唐山大兄」、「精武門」、「猛龍過江」這三部電影看來，李小龍無疑是一個成功的演員，他是可以爭取更高的成功的，但他不會是一個成功的編導，他如果想自我發展的話，應找好編導合作，否則很擔心他的演員地位會給導演地位拖垮的。他最好應看看近年來好些由演員而導演，終於給導演地位拖垮演員地位的例子。當然那也不能說，當了導演，就一定會影響演員的地位，問題是做導演並不是難事，因爲不難，所以很容易變成主觀過強，鑽牛角尖。當你自己導出一部電影，你看了當然滿意，電影又賣錢，你以爲是成功了，但從客觀看來，並不成功，可是你沒法知道。也不容易接受別人意見，及到一連拍下去，發展到不賣座了，那時你需要接受人家的意見了，但觀眾恐怕已對你失掉了信心。曾經有些當紅演員及大公司，以爲憑自己的成功信譽，每年只拍出一兩部落足資本及功力的巨片作爲招牌貨，然後呢，演員本身可以不必選擇劇本，濫拍一通。大公司也可以拍出不少粗製濫造的小片，以爲公司每年有若干大片維持觀眾信心。可是這種算盤仍是錯誤的，紅演員扳到成爲票房毒藥，大公司的小片，也不斷上畫割畫，收入奇慘。

因此電影這門功夫，最基本的，應從編導化心血入手，製作有大小可言，編導功力是不能用大小衡量的。一個演員的成就，並不等於一個編導的成就，一家大公司，並不能用公司聲譽去代替不理想的編導取得觀眾的信任。電影事業的失敗者有很多種失敗方式，而基本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當事人

，這種自導自演的東西，水準不會高到那裏去。」

「猛」片重覆表現了「唐山大兄」的東西及「精武門」的東西。因爲電影所表現的社會背景與時代背景完全不同，所以那些搬過來重覆再用的東西，便用得太不對勁了。

「猛」片中由黃宗迅飾演的王叔叔。本來就是「精武門」中由黃宗迅飾演田厨子的翻板，一個貌似忠誠的老實人物，混在內部，偸偸摸摸幹害自己人的內奸型人物。「猛」片中的王叔叔黃宗迅，同時偸偸摸摸，在陳淸華的中國餐館中，暗幹謀害餐館同事的「內奸」。「精武門」中的日本人鈴木寬的走狗胡恩，同樣是「猛」片中的羅馬老闆的何泰，兩個角色，同是由魏平澳飾演，同是一類型的外國人的華人走狗型人物。但「精」片的故事背景是民初的中國租界地方，反面人物鈴木寬，多少代表侵略中國的日本軍閥的特工人員。在那個時代，勾結外國人的內奸，走狗都是一種特殊的典型人物。也就是我們過去慘痛歷史上的可惡的典型人物。「猛」片則是一個中國人在意大利開餐館，於是受到外人威脅，那個有勢力的外人，算他是黑手黨一類人。這個故事並不是典型的，但故事中的王叔叔卻是在海外打工的典型老華僑，何泰也可能是海外爲外人工作的華僑，「猛」片硬生生將他從「精」片搬過來，同樣套上內奸，走狗的公式，看來實在是不倫不類，而且對於我們在海外謀生的老華僑，也有醜化之嫌。編導似應明白，今日在海外當厨子的待遇，可與大學教授差不遠了，並不是「工字不出頭」的人物。電影差不多到最後，一直善良老實的王叔叔，忽然拔出刀來刺死餐館幾個青年夥記。坐在我前面的兩位青年觀衆議論說：「那鬼佬老闆，目的只是得到餐室，夥記是打工的，並不是老闆，爲什麼要給殺得淸光？」我想即使那兩位觀衆問着李小龍自己，恐怕他也沒法圓滿答覆這問題，其實王叔叔做內奸不做內奸，全與故事無關，這個內奸，只等於畫蛇添足的一筆。至於何泰這角色，是可以醜化的，這種人在中國老闆當中也有的，不必一定在外國人中才有，何不用外國人做外國人走狗，而一定要塑造一個在海外謀生的中國人來醜化呢？

當然「猛」片也有些神來之筆，譬如唐龍削竹棒自己製造飛鏢，而放出飛鏢，多打對方的手，阻

聰明人與騙術

高棠

有云：「螻蟻尚且貪生」，何況自命爲萬物之靈的人類？不過，活命雖然是人類的本能，但由於每個人慾望高低的不同，對生活要求的程度往往亦有很大差別。有些「安份守己」的人，所抱的宗旨只是日求兩餐，夜求一宿，但求能夠淸茶淡飯，蔽體有衣，睡眠有地便於願已足；而另一些人卻希望衣必錦繡，食必珍味，甚至除了物質享受要高人一等之外，還要求個人的名譽、地位與權力也要出人頭地。古往今來，爲了爭取個人名譽、地位與權力而不顧他人死活的例子，可說俯拾皆是。楚項羽擠在人羣裏遙望秦始皇出巡，便立下了要「取而代之」的「大志」；這種「大志」，就是要爭取個人權力、地位的最好註腳；楚項羽要取秦始皇的地位而代之，劉邦也要取秦始皇的地位而代之，便演成了日後的「楚漢之爭」，如果當時再多幾個要「取代而之」的人參加逐鹿，局勢必更混亂，而老百姓的血也必流得更多。至於毛澤東爲了恢復個人權力、地位而利用紅衞兵搞「文革」，及至紅衞兵失去利用價値以後又嗾使槍桿子對其大開殺戒等等，就更是爲達到個人慾望而害盡蒼生的活生生例子。

活命是人的最低要求，也是人的起碼權利。當一個人有辦法把命活下來之後，隨着慾望的增長，希望有更好的生活享受，更高的名譽、地位和權力，本來也是人之常情。最値得商榷的，卻是要實現這些希望，必須靠本身奮鬬得來，絕對不能使出犧牲別人作爲成全自己的手段；如果只求目的，不怕卑鄙，投機取巧，強奪豪取均無不使用其極，那便是爲害人類，縱然取得了名譽、地位和權力，也終必遭人羣唾棄。可惜的是，在現實社會裏，肯於腳踏實地奮鬬，以個人的才能，使用對社會作出貢獻的方法來爭取個人名譽的人太少，而依靠損人利己，犧牲別人來成全自己的則太多。

放眼看此時此地的社會，我們可以發現商場上的投機者多過規規矩矩的生意人，投機者永遠瞧不起老實的商人，只認爲他們都是沒有出息的庸碌之輩，世世代代也不會飛黃騰達，腰纏萬貫。於是，投機者便拋棄了正路，挖空心思從邪道去冒險爭取他的名譽、地位與財富，明搶、暗偸、欺騙，十八般法寶都施展了出來。有膽量現出原形，在光天化日下明火搶刦，實行硬碰硬的，還不愧有其「英雄本色」；道貌岸然，滿腹密圈，笑裏藏刀，隱居無恥之尤的，還是一些騙子。騙子比強盜更可怕、更可恨，原因甚多：第一、存心行騙的人，必定把自己當作絕頂聰明，視別人均是傻瓜；認爲聰明人欺騙傻瓜，傻瓜被聰明人愚弄，乃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因此，騙子對別人使用欺騙手段，行之不但毫無愧色，甚至引以爲榮。第二、行騙本是見不得天日的齷齪卑行，但騙子卻善於掩飾本來面目，表面上擺出一副道貌岸然，凜然不可侵犯的僞君子姿態，藉着假慈悲、假正經的面孔做「資本」，從中混水摸魚。第三、騙人的可惡處不在於花言巧語騙取他人的金錢，最可恨者乃在於抓住別人的弱點，騙取別人的靈魂，使被騙者肝腦塗地，甚而至死也不覺悟，還拿着騙子當做恩人，其所作所爲之陰毒，確實可恨到了極點。第四、作強盜和作小偸，一旦案發，證據確鑿，犯法者斯時除了伏首認罪，便再無其他路徑可行；但騙子則不然，騙局雖被揭穿，他仍能東推西拖，找出很多理由爲作擋箭牌，甚或將其騙人的行徑自詡爲替天行道。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騙子是最厲害的暗箭，人們對之是防不勝防的。

正由於被騙的人愈多，騙子的收穫就愈大，於是，騙術便成了投機者、野心家的不二法寶，成了發財掌權的唯一捷徑。發展下來，當今之世，此時此地，我們一般胸無「大志」的凡夫俗子，兩耳所聞，兩目所見，乃發現心懷「大志」的聰明人越來越多，此等聰明人善研騙術，花招層出不窮，有的戴着「培育英才」的假面具，使用其詭譎的商戰奇謀，在七七圈撈其名譽地位；有的拋出「繁榮經濟」冠冕堂皇的口號，在投機市場興風作浪，袋袋平安。過得海便是神仙，天下芸芸多是傻瓜，有本領的聰明人如此這般便將名譽、地位、金錢一件囊括到手了，眞不能不令人高呼一聲「騙術萬歲」。

再揭露王浩的謊言【上】

王浩只是一位數理學家，在中共的眼裏本來是遠比不上自然科學家重要的。可是自從他那篇冗長的「回國參觀幾點感想」發表之後，似乎受到中共的「刮目相待」，被重視起來了。中共科學家訪美時，他曾出面招待。最近中共瀋陽雜技團訪美，王浩也出來周旋，在「新華社」的排名次序裏，他的名字只排在楊振寧、李政道、吳健雄、袁家騮（吳、袁爲夫婦）這四位世界聞名的美籍華人科學家之後，而居於其他留美學者之前。可見他已受到中共相當的重視和禮遇。他到底由於什麼原因受到中共的垂青呢？很明顯就是他那篇「回國參觀的幾點感想」幫了中共很大的忙，說了很多中共當局想說，但又不能出面說的話。正因爲這樣本港左派的「大公報」和「新晚報」都花了大量篇幅刊登他這篇長文。

前幾期，我雖然也曾花了將近八千字來談王浩這篇文章，但當時的重點僅只放在揭露大陸生活眞相上，未對王浩的論點作正面的駁斥。從現在的情形看來，王浩那篇冗長的文章，流毒甚廣，實在有全面加以駁斥的必要。因爲只有這樣才可以充分揭發他的用心。

大罵香港反共報刊

王浩在他的文章裏雖然極力僞裝客觀公正，但又忍不住大罵香港的反共報刊，連「明報」也在被罵之列。他說：「近幾年來，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成就一般有相當的好評，而在香港的許多印刷品，反而不改一向的作風，很多惡意的攻擊。有人說這是因爲在西方見林不見樹而在香港卻見樹不見林。換句話說，大處是好的，小處不免有許多不可避免的毛病。例如

旅遊業發展與

待旦

踏進今年以來，本港股市較去年更見蓬勃，大多數股份的市價均見上揚，每天交投總值也迭見增加。港府日前宣佈設立證券業務監理專員及證券業務諮詢委員會，並委出各負責人以後，由於此舉之主要目的係在令股市納入正軌，戢止投機買賣，使投資人士更好獲得保障，故此一消息披露後，刺激人心加倍向好，整個股市大勢也更見龍騰虎躍。筆者於上期的「股市閒話中」，展望本港今年股市必較去年更趨蓬勃，確實並非無的放矢。

新年後整個大市暢活，股份市價升多於降，而且升幅大，降幅微，在如此這般的情勢下，投資者很容易會因爲花多眼亂而感到無所適從，於股市中盲目跟風，當其「盲俠」，眞正的投資者均不屑這樣做，即使大市再好，也應該本着投資股票的基本原則，在購買某一種股票前，必須先行搜集有關的資料，對發行該股票公司的財政狀況、經營性質、生產情形、盈利記錄等作一定的了解，判斷是否適宜購入，然後付諸行動。同時，對某一類股份發展的前途，也應根據社會經濟狀況作一分析，然後決定是否值得投資，這樣才可以在股票投資中穩操勝券。目前在本港證券市場上牌的股份雖將達二百隻，但若按種類區分，亦不外是銀行業類、公用事業類、集團公司類、地產類、投資公司類、航運業類、船塢貨倉業類、建築工程類、商業類、橡膠業類、酒店業類、工業類、紡織業類和製衣工業類等幾大門。在以上各類股份中，地產股向來都是熱門貨，交投最活，有關對地產股投資應該斟酌的問題，筆者於前（二七一）期的「股市閒話」中已經談論過，在一九七三年本港股市繼續向好趨勢下，筆者這一期打算特別提出酒店業類的股份來談。

就目前本港的情形來說，酒店股的本質，實際上亦含有地產股的成份，因爲發行股票的酒店均是自置物業即是地產，這是對酒店業股份可以看好的重要一面；另一方面，酒店業股的榮辱，當然還要看本港旅遊業的盛衰，如果本港旅遊業長期好景，酒店生意應接不暇，盈利可觀，其股價當然應該上升；反之，若本港旅遊業衰落，酒店生意難做，這樣，則雖然是自置物業，亦難對酒店股看好。原因在於酒店業的主要營業是酒店而非地產，沒有旅客生意可做，空着自置物業的酒店房間，是絕對不能替該公司盈利的。

近年來，香港旅遊業雖非全面好景，但大致上亦做到年年均有進展，而且往後也可以看好，故在股票投資中，選擇酒店股不失爲穩健的方法。

就文化大革命說，毛主席和周總理都曾說過是有很多事作得過份而錯誤。不過我想確切的缺點和造謠中傷應該清楚地分開的。」

王浩所採取的戰略便是首先對香港的報刊進行偷襲。企圖在留美學者和華僑中造成香港報刊對大陸情形報導失實的印象。企圖使他們相信香港報刊對中共問題是「見樹不見林」，是「惡意的攻擊」、是「造謠中傷」。希望能夠進一步為中共的胡作非為進行解釋，代中共推動統戰活動，收買野人頭。

果然不出所料，他在罵完香港報刊之後，馬上為中共的「文化大革命」進行解釋。他說毛、周也承認「文革」中有些事情做得過份，但香港報刊的報導則是「造謠中傷」。又說：「在國外常聽人說極左派的失敗即是文化大革命的失敗，也就是毛澤東路綫的失敗。這次在國內聽到的看到的，說明了極左派絕不代表毛澤東思想。革命在空談階段和實踐階段，距離是很大的。像近一兩年來美國進步勞工黨對中國的批評是一種一步登天的想法，忽略了中國的具體情形，和一個國家進入共產社會所需要的長期的社會主義階段。」

王浩眞不愧為一個唸哲學，他不像科學家那樣直腸直肚，明明是為發言也要盡量做到不着痕跡。他這段話雖然並不怎麼動聽，但作用倒不少。

他為毛派推卸責任，把「文革」的錯誤，特別是對知識分子進行慘無人道的迫害行動，都推到林彪的身上。他說，他在大陸「聽到的看到的，說明了極左派絕不代表毛澤東思想」。這些話正是中共所要說的，但由中共自己說卻比不上由王浩說更易獲得美籍華人的相信。其實，到底是由誰提出「造反有理」，「愈亂愈好」的口號來呢？又是由誰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來呢？正是毛澤東和江青，而一切過火的事情，特別是迫害知識分子的事情，都是在那個時期做出來的。都是在這種口號的鼓動下做出來的。而林彪則恰恰是反對「極左派」的急先鋒。

在「極左派」囂張一時的時候，林彪的心腹部下幾乎全部挨鬬了，黃永勝被指為「廣老譚」；龍書金被指為「湖老譚」，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全被「極左派」拉出來鬬爭，邱會作就被鬬了一個多月，搞得很慘（林彪語）。倘若林彪是「極左派」的後台老板，豈會叫「極左派紅衛兵」去揪鬬自己的心腹，豈會叫他們反對掌握在自己手的部隊，去衝擊「四野」系統的大本營——廣州軍區。以及屬其轄下的廣西軍區和湖南軍區？

無論從那一方面看來，「極左派」都必定另有後台老板。而這個後台老板就是「中央文革小組」，就是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無論中共當局如何能言善辯，都難於令人相信林彪跟陳伯達結盟，是同一案件。林彪跟陳伯達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是格格不相入的。而且他們也並非同時垮台。林彪事件是在陳伯達垮台十一個月後才爆發的。顯然是兩件事、兩椿案。前者是林彪鬬垮陳伯達。毛澤東迫於形勢，不得不犧牲陳伯達以保護江青，後者則是毛、周聯合鬬垮林彪。

「林彪事件後」，中共就千方百計企圖把「文革」時期所犯的各種錯誤，統統推到林彪的身上。把林彪打扮成「極左派」的後台老板。王浩先生在這方面實在也為中共當局出了不少力。

（待續）

……股的前景

凌山

千餘人，去年來港的外地遊客則超過一百萬，去年與前年比較，增進率為百分之十。若依此增進率加以推算，今年的遊客將有一百一十萬人，而到了一九八〇年，則可能打破二百萬人大關。

酒店業中人士指出：一家酒店平均做到六成生意，即有百分之六十的房間租出，便能維持開支。而根據近年來的統計數字顯示，自一九六九年以來，酒店房間的租住率均達百分之八十四以上；過去數年，本港各大酒店每年顯然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淨利可得。隨着本港旅遊事業的不斷發展，今後數年，各大酒店所得的利潤當會更加優厚。只要本港的旅遊事業能一路維持好景，則可以肯定地說，投資酒店業股份是非常穩健，賺錢可能性也甚高。

目前在本港各證券交易所上牌的酒店股，計有城市酒店、永高公司、凱聯酒店、美麗華酒店、富都酒店、山帝國、海港企業和香港大酒店等。我們不妨對這些酒店的主要業務概況先行作一定了解。

城市酒店的主要業務為經營文華酒店、怡東酒店（該酒店係與置地公及怡和洋行聯合經營）及利園酒店，並無發展地產。永高公司在本港擁有希爾頓酒店全部業權，並計劃在投資方面發展，準備於沓里島興建酒店。凱聯酒店擁有原日總統酒店之業權，由美國凱悅集團負責管理；凱聯兼營地產投資，去年已購入旺角彌敦道地王動工興建商業大廈，並在觀塘購得大幅地皮興建花園洋房，此外，還準備在澳門發展酒店業務。美麗華的主要業務為經營美麗華酒店及啓德機場餐廳，並兼營地產投資，去年購入尖沙咀樂宮戲院地皮，將改建為多層商場，又投資在港島干諾道中仍在興建的富麗華酒店。富都酒店的主要業務，是經營位於油蔴地的富都酒店，最近並計劃經營中國式酒樓。山帝國是由帝國酒店、香港置業、帝國餐廳及四海投資置業四個公司組成，主要業務為經營酒店，去年八月東南亞集團購入該公司控制股權及接管業務後，並致力投資及地產發展。海港企業以經營酒店業務為主，擁有香港大酒店及帝后酒店。

香港大酒店原名為「香港大酒店企業」，擁有半島酒店、半島新廈及淺水灣酒店全部資產，佔有海港中心發展公司百分之十股權，又與國泰航空公司合辦香港航空公司伙食，擁有纜車公司控制股權，並正與九龍倉聯合興建馬可勃羅酒店。

以上是本港酒店業股份各所屬公司的資產及業務概況，每個公司均擁有一間或以上的一流酒店，除去個別公司兼營地產發展的不說，單以經營酒店業務而言，在本港旅遊業蓬勃的趨勢，其盈利已是相當可觀。

近年來，新型的酒店雖不斷陸續在興建，但隨着本港旅遊事業的發展，外地遊客來港數字的按步遞增，新酒店的固定生意，筆者說酒店股前景樂觀，作為長線投資極為穩健，也就是基於這點原因。

赤禍威脅玻里維亞

胡蓑之

在最近幾個月裏面，玻里維亞的情勢是很緊張的。由於阿根廷前總統貝隆之突然返國，引起了該國左派分子的復活；而智利的右派，則大事反抗左傾政府的行動，也曾數度達到高潮。因此左右衝突的風暴，影響到這個多事之秋，特別是飽受共黨威脅的南美國家。根據玻里維亞外長薩莫瑞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宣稱：「政府業已破獲一項企圖進侵該國，更計劃發動一場類似越南式戰爭的陰謀！」他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中，展出了由該政府所鹵獲的若干文件，顯示曾經獲得古巴總理卡斯特羅三十萬美元的共黨游擊隊，將自毗鄰的智利、阿根廷、巴西等國分別侵入玻里維亞，此舉旨在陰謀顚覆該國的反共政府。

唯一產錫的南美國家

玻里維亞是南美洲一個細小的國家，人們也許對它還沒有深刻的印象。原因是玻里維亞一向未曾發生什麼特別新奇的事件，所以報紙雜誌也很少刊載它的消息。實際說來，玻里維亞在南美的地位算是個中等國家，比它的芳鄰如巴拉圭、智利及厄瓜多爾等國都大得多。據世界地圖指出：玻里維亞的面積共有一百三十三萬三千方公里，位於秘魯的東南，巴西的西南；安達斯山脈聳峙於其境內的西南，因而地勢極高，向有「南美帕米爾」之稱。惟其境內山多土瘠，糧食不足供應，大部份仰給於外國，代價是百分之五十由賣錫所得的欵項來償還。而玻國的錫礦又不單是換來糧食，也佔該國的外滙百分之八十，和國庫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來源。原來玻里維亞是錫礦最豐富之國，根據統計：玻國的錫礦，要佔全世界產量的百分之二十強；且爲西半球唯一產錫的國家。質言之，拉丁美洲大多數國家都靠玻國供錫。

自二十世紀初年，世界發現錫有製罐頭、汽車滾珠、和焊接等功用之後，使錫的消費突然大增；玻里維亞採錫公司的業務，也驟然發達起來。最大的採錫公司爲「巴地諾公司」，這家公司是以老板巴地諾之名而命名的，他本來是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種，起初只是擔任管工，其後獲得一個廢坑，從事採錫，財產便逐漸發展到十餘億美元，平均每年的私人入息，往往多過玻國政府的收入。因之，他的生活比帝王更爲奢侈，在法國及玻國國內，都建有皇宮式的別墅多座；其子女每逢婚嫁時，賀客多是歐洲方面的皇親國戚。但巴地諾於一九四七年逝世之後，兒子繼承其財產，卻已變成了「二世祖」，只會勾搭國內外的美女，花天酒地。

玻里維亞的第二個採錫公司，則是德國種的賀希察爾德所擁有，資金也可達十億美元左右。第三大採錫公司的主人名阿拉馬約，也是叨承先人的餘蔭。儘管這兩家公司的規模，都不及巴地諾爲龐大。但其業務直到現在，仍然還是蓬勃的。

在玻里維亞三百九十餘萬人口中，印第安人佔大部份，居住於空氣稀薄的高地，肺部特別發達；他們並且保存着古代文化，生活非常簡樸。非印第安種的玻里維亞人，約佔一百二十萬人左右，其中多數居住在首都拉巴斯，及其他都市裏面。拉巴斯市內有舖石子的馬路，有美製大小汽車行駛；也有最新式的建築物。惟至現時，全國只有兩間大學。雖然玻國的東部，盡是河流與平原，足以發展其農業；並曾由美國進出口銀行貸欵二千六百萬元，建築一條由首都拉巴斯通至平原的最大城市山打克魯斯的公路；建築於西面的鐵路，亦可通至秘魯海岸、智利及阿根廷等地。但玻國直到現在，仍是一個不開化的落後國家，民性異常強悍，動輒便發生流血衝突；而暴亂和軍事流血政變，更是該國的家常便飯。

革命政變將近二百次

如所週知：玻里維亞自一七八一年建國以來的一百九十二年中，曾先後發生過革命達一百九十六次之多，平均每年有一次以上。太遠的事件，我手邊沒有資料，姑勿置談；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首次流血革命是，發生於一九四九年，親納粹的玻國前總統委亞羅爾，曾經被革命分子從總統府裏拖出來，將他活生生地吊死在總統府門前的電燈柱上！就自那時開始，左翼的「社會黨」便受了共產國際的支持，從而迅速地滲透了錫礦工人。

原來玻里維亞的錫礦，對美國的國防關係頗爲重要，美國經常派有專門技術人員，和龐大的資金以協助玻國開發。一九五〇年六月，當韓戰爆發之後，錫價突然由每磅一元二角漲至一元九角美金，而美總管的買錫大權，則操在前美建設貸欵局主任西明頓手中，他曾拒絕購買玻錫。因此，玻錫一時無處推銷，缺乏外滙而又要由外國輸入糧食，以致玻國之內發生饑荒！礦工也有百分之十五宣告失業，更給予共黨以煽動宣傳的機會。

一九五一年秋間，美國雖已恢復其對玻里維亞購錫，然而它卻已把錫價抑至每磅一元一角七分五

，比原有的價格還低了二分五；工資亦隨之下降。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五日，玻國前總統沙蘇把國內三家最大的錫礦公司收歸國有之後，美國又停止購買玻錫，再度迫使礦工失業。加上共黨的幕後煽動，導致工人醞釀罷工示威暴動，以打擊美國抵制玻錫的措施，令到經濟學者出身的沙蘇總統，對玻國的財政問題也束手無策。

沙蘇原是委亞羅爾總統的財政部長，當一九四九年發生政變時，他便逃入阿根廷。一九五一年，玻國舉行大選，沙蘇由阿國首都布宜諾斯艾里斯遙遙競選總統。說也奇怪，他居然當選。可是奪得政權的軍人，早已成立了軍事執政委員會，卻不承認那次選舉的結果。一九五二年四月，沙蘇則暗中與左派勾結，利用共黨在國內替他活動，同時，玻國有許多政界人士，也認爲他是經濟人才，可能對國家有所幫助，於是發動一次民眾革命，血戰三天，軍事委員會終告失敗，民眾便把沙蘇迎接回國就職；並成立一個新的「國民革命運動黨」。而沙蘇之所以下令沒收全國的三大錫礦公司，便是受了左派的壓力，指責幾個資本家無法無天，刮盡了本國的資財而與帝國主義勾結，故採非常步驟，會博得一般窮人和錫礦工人的擁護，助長了共產黨在玻國國內的勢力。實際上，國民革命運動黨在國會中，曾迅速地佔了六十五個議席的大多數，左翼社會黨僅佔十三席。可是後者卻已牢牢地控制了全國勞工公會，公會領袖都是該黨黨員。

綁架美國官員爲人質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所發生的「短命」革命運動，便是社會黨的傑作。曾在五小時激烈的槍戰中，造成五十四人死亡，一百廿七人受傷的流血慘劇！其起因是由於玻國經濟日益蕭條，而使左翼的社會黨人士不滿沙蘇政府所引起。幸好效忠政府的民團——「國民革命運動黨」青年團，卻迅速地粉碎了那次的政變暴動，從而迫使社會黨領袖烏沙嘉及其助手加拉都等，在科蘭治基地集體自殺！

一九六二年一月，當泛美國家外長們齊集在南美洲的烏拉圭舉行會議時，議題是如何採取應付古巴卡斯特羅政權，對拉丁美洲進行滲透的策畧？南美洲許多國家的共黨分子均發動反政府及反美暴動的緣故，因而玻里維亞的工人聯合會也曾進行一次大示威暴動，以抗議美洲國家外長會議及聲言支持古巴。因左翼工會領袖玻圖乘機發動政變，卻不湊巧恰與另一支反共青年團人馬相遭遇，於是展開一場大混戰，導致八十餘人受傷，不獨未能達成政變目的，反被政府捕去三名共黨勞工頭頭。所以，造成了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七日的另一場大暴亂，鬧得全國滿城風雨，雞犬不寧！

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指出：那次事件的發生，純粹是由於共產黨的陰謀，支持社會黨的副總統暗中領導，企圖顛覆政府，而達成其奪取政權的目的，便決定綁架四名美國政府官員作人質，要求政府釋放被拘的勞工領袖艾斯高巴、皮門圖及沙拉等人，作爲交換條件。但前玻里維亞總統伊丹蘇羅，則斷然拒絕了左翼工會的要脅；並於同月十五日拂曉時候採取了行動，派出數以千計的聯邦部隊，將扣留人質的卡達維及維安特兩大礦場包圍起來，聲言如不釋放四名人質，則實行開火攻擊！親共的礦工頭子及左翼副總統在強大武力的威脅下，終於宣佈釋放了美國駐玻國新聞處助理新聞官馬田、和克力斯提特，國際開放總署勞工顧問李佛堅，及和平工作團志願工作人員富格斯東等四人，由一位天主教的神職人員引導他們安然地離開了礦區，各自恢復其自由。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由一位五十一歲陸軍領袖甘狄亞領導發動一次不流血的軍事政變，曾順利地推倒了前玻里維亞總統施拉斯之後，他馬上就以獨裁者的姿態統治了玻里維亞；並自封爲總統，使到玻國朝野均表不滿，特別是玻國軍人中更加反對。因此，由右翼支持的玻國陸軍參謀長米蘭達將軍，於一九七〇年十月三日那天，聯絡其他右翼軍官一百七十餘人，共同發表聲明，要求甘狄亞總統下台，曾一度引起極度緊張的局勢；且瀕於內戰邊緣！但甘狄亞處於強大的壓力之下，而終於六日宣佈辭職。不料螳螂捕蟬，豈知黃雀在後？已經退休五個多月的左翼將領托力斯，則乘機竊取了甘狄亞的殘餘武裝實力，並發動左翼礦工羣眾的支持，在多處的流血衝突鬭爭中，令到右翼掌握了幾小時後的政權，又被左翼分子所竊奪，情況急轉直下，形成玻國空前混亂局面。

左右兩派的劇烈鬥爭

因爲托力斯接管政權後，立即採取了如下行動：㈠是釋放若干政治犯——包括着一九六七年與古巴游擊隊頭子古瓦拉聯絡，從事顛覆活動的共黨頭目；㈡是取銷對美石油企業的七千八百萬美元賠償，並推行反美暴動，襲擊美國新聞處並燒毀了美國國旗。故此，引起了美國政府憂慮：蘇俄勢力可能乘虛而入於南美洲，造成一種「美洲中東」情勢。

就在這個千鈞一髮的時候，玻里維亞另一位右翼陸軍軍團司令柯尤勞，則挺身而出，極力反對托力斯企圖組織的左派政權，從而要求成立一個眞正的「民族主義政府」。結果右翼陸軍領袖獲得了美國方面的支持，而推倒了剛才成立的所謂「軍民政府」；並實行選舉巴塞耳爲總統，他原是右翼的陸軍將領，牢牢地控制了玻里維亞局勢至今。當前阿根廷總統貝隆宣佈返國以後，南美許多國家的左派分子都蠢蠢欲動，玻里維亞首當其衝！因此，總統巴塞耳，繼外長薩莫瑞十二月二十一日在記者會中展示左翼分子的顛覆陰謀文件之後，於二十四日宣佈首都拉巴斯實行戒嚴，指出共黨有公開陰謀，企圖推翻他那歷時十五個月的右翼政府。因此，必須暫時終止一些憲法上的權力，以及禁止所有集會及示威的措施。這種大刀濶斧的行動，雖然暫時將左派分子鎮壓了下去，但其亂混局面依然難以控制。

與此同時，巴西首都的左派地下分子也曾企圖製造亂局，以響應玻里維亞共黨的行動。特別是阿根廷的三大工會組織，更全力支持該國前獨裁者貝隆爲總統候選人，而遭到反共人士的竭力反對，除在衝突中拘捕了將近一百名的親貝隆分子外，並炸毀了三大工會設在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辦事處。而智利的共黨分子，也受到了約束。所以，玻里維亞的情勢，才開始緩和。但倘若不澈底清除其游擊隊，則仍是治標而非治本之策畧。

聽楊振寧「一席話」

雅緻

前一陣子筆者有事到紐約，正好趕上楊振寧教授在合作大樓報告再度訪問大陸之行的經過。筆者久仰楊振寧大名，尤其是他老兄去年應周恩來之邀訪問中國大陸歸來，到處演講，鼓吹偉大「人民祖國」的輝煌成就，像是煞有介事。如今有幸欣逢他再度榮歸，援例登台演講，筆者乃決定親臨盛會。

下午二時，天公不作美，下起綿綿細雨來。筆者擔心人生地不熟邀友人同往，想不到他也是地理不明。我們迎着細雨在中國城轉了好幾圈，仍然找不到會場，經向路人詢問，應用筆者唸大學時跟僑生學來的幾句洋涇濱廣東話，問出會場原來是距中國城還有一段距離。窮學生捨不得坐計程車，地下電車又不知道如何轉車，乃決定徒步前往，一路上雨愈下愈大，我們倆冒雨前進，按着地址找去，沒想到紐約的門牌號碼並不是一個街區一百號，而是依次排下去，一百號就得走好長一段距離。望着豆大的雨珠，身上沒有雨具又冷又累，當時眞想「翹頭」，回家抱棉被了。念及鼎鼎大名的楊博士，將報告大陸之行機會難得，再加上革命乃「千萬人頭落地」的事業，淋雨走路算得了什麼？於是將大衣領子一翻，拍拍胸膛，便繼續前進。

趕到會場爬上樓梯，演講正好開始，會場入口處放了個樂捐箱。筆者跟友人心想，我們淋了一身濕趕來聽講，熱忱感人，就憑這點便遠非錢財可比擬，正想脫下溼大衣進入會場，該把門的竟然伸手一攔，道：「樂捐，每人一元。」我辯稱：「既係樂捐，應聽人自願。」把門的馬上改口道：「這是Admission Fee。」筆者與友人爲之啞然，只有伸手掏荷包的份，也只好寄望等下聽一場精彩演說值回票價了。入口處陳列了許多刊物，筆者雖有意收集，無奈均需價購，筆者盤纏有限，還要留些回紐奧良，只好作罷了。

進了會場裏面黑壓壓一片，若大會場幾告客滿，怕不下幾百人，楊教授的演講果然吸引人。會場四週站滿了掛着服務牌子的人，怕是在必要時「維持秩序」的吧！把大衣掛在一旁滴水，筆者跟友人乃找了兩個位子坐下。抬頭看台上的楊振寧，體不高大，貌不驚人，聲又不似洪鐘。如果馬路上對面相遇，我準不認得，眞是失敬失敬。一段開場白之後，便開始放幻燈片。首先楊博士說他這次旅行到過北京、西安、延安、上海、杭州等地方，歷時一個月，取道歐洲回美。並以圖解說明旅程經過。每放一張幻燈片，楊教授在旁加以解說：這是長江大橋，那是萬里長城，這是北京天安門，那是杭州西湖，這是……那是……，怪了，十張幻燈片中倒有八張是名勝古蹟，有的有楊振寧立於其中以驗明正身，有的是純風景，楊振寧並再三聲明是他自己拍的。一張楊博士與周恩來在宴會中合拍的照片，觀眾掀起一片掌聲。有幸跟當今中共第一紅人合影留念，當然榮耀無比。還有一張學齡兒童參加祖國建設，挑土抬磚的照片，接着一張是這位兒童轉身挑第二擔土的照片。觀眾有人發出笑聲，筆者心裏卻是一陣酸楚。學齡兒童該是歡笑的年齡，抬土的畚箕該有多沉重，卻壓在他的肩上。

筆者想看有關中共二十餘年來國防建設之成果，經濟建設之進步以及科技研究之發展的幻燈片。這些都是中共一直標榜的成就，筆者曾聽過好幾個人的演講都很少有人提及。如果說這些屬於國防機密吧，楊振寧以諾貝爾獎金得主之尊，應周恩來之邀請，數度進入中國大陸。一定該有這些資料的。退而求其次，中共不是一直再說他們人民生活進步，衣食富足嗎？筆者很少聽到有人介紹中國大陸同胞的生活情況。沒想到在楊教授口中竟也不提這些，筆者心裏着實納悶。

過了一會兒突然覺得楊博士在台上似乎很悠閒，一面還喝着茶水呢，看那剛剛介紹的幻燈片的聲音是那兒發出來的，仔細一聽，原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幻燈片說明改放錄音帶了，聲音跟幻燈片配合得天衣無縫。筆者還以爲楊教授是從頭到尾親自解說的呢！也可見楊博士確是下了一番工夫準備的呢！楊教授說他一路上尋幽攬勝下來，最後他到某工廠訪問了三位女工（可惜沒看到工廠機器，車床的照片。）並播放了他們的訪問錄音，聲音效果不太好，筆者拚老命聽懂得其大要，其中一個說，解放前他被公婆虐待，解放後女權提高，不再受氣了。另一個說解放前生活貧苦，飢荒連年，解放後一家都吃得飽了。最後一個則說，解放前女人被束縛在家裏，操勞家務，解放後男女平等，人人都下田操作了。演講在掌聲中結束，主席宣佈休息十分鐘。接着是問題解答。筆者聽演講不覺精采，頗感失望，心想問題解答該是好戲上場了，乃拭目以待。

問題解答開始，主席宣佈由於時間關係，此項節目以二十分鐘爲限，發問者有舉手的，有書面的，發言者尙稱不少。有人問：「中共統治階層鬪爭不已，國家政府主席懸而未決，是不是會動搖國本？」楊答：「中共統治者視接班人爲重大問題，高階層的人不會比我們不清楚，也自會有所安排，不用我們爲他們擔心。」有人問：「中共有沒有個人的自由？人民可不可以自由申請出國？」楊答：「個人自由的定義很難下，個人自由與團體利益之間的

關係也很難下界說，美國也並不是個完全自由的國家，在美國，一般人沒有錢就沒有自由（觀眾鼓掌笑。）我個人認爲在大陸的人民是有自由的，至於人民是否可以自由申請出國，我個人不太淸楚這問題，不過據我瞭解，大陸人民並沒有出國的願望，所以此點不成問題。」有人問：「中共目前科學水平如何？與歐美先進國家比較如何？」楊答：「中共科學技術在解放以後進步很多，目前已屬世界第一流，跟歐美先進國家比較，中共當然落後許多，不過資源廣大，人力雄厚，科技發展的前途是非常樂觀的。」有人問：「大陸人民有沒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甲地到乙地旅行是否需要路條？」楊答：「宗教信仰問題，我個人不淸楚，我在一開始便聲明我僅代表個人報導旅遊觀感，對我不知道的事，我恕不作答，至於人民旅行必需要有路條，否則沒地方吃飯，不過只要有正當理由，路條之申請並不難。」有人問：「中共不顧人民生計，發展尖端科學，實非治國之道，破壞中國倫理，豈非有違民意？」楊答：「如果有人自以爲比中共統治階層瞭解治國之道，那他就是大錯特錯了。」觀眾鞠躬。主席接着介紹某某先生上台。他說他最近剛從大陸回來，等資料一整理出來，就會向諸位報告訪問大陸的經過。筆者心想下次演講抬轎子請我我都要考慮。

好一個政治科學家，好一個太極拳專家。筆者聽完演講比沒有聽前更迷惘了。筆者友人說得好：「今天這個演講會，支持中共的人會覺滿意，關心國事的人會感到失望。」

醉詩人與醉的哲學

霍大川

在唐代詩人當中，李白與白居易都對酒有特殊情感，「今古奇觀」作者寫「李謫仙醉草嚇蠻書」，寫李白被唐玄宗召進宮中作淸平調三章時，他是醉昏昏被召進宮去的，三首淸平調也是醉中草成的。但從「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明顯地將楊貴妃比西漢的趙飛燕，趙飛燕本是漢成帝的皇后，因私通武士赤鳳，爲成帝廢掉。如果玄宗是個暴君，李白早該殺頭了。但玄宗並不殺李白，倒是這詩伏下使楊貴妃後來被賜死的災禍。如說當時李白因爲醉得糊塗才斗膽譏諷貴妃，那是頗合情理的。

如果說，李白的醉是糊塗的，那麼白居易的醉可說是淸醒的，李白的醉是帶有濃烈的嗜好，白居易的醉是藝術的。今日重讀白居易的「醉吟先生傳」所寫的如：「詩酒旣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舁竿左右懸雙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飲酌，盡興而返。」要是他喝的是過量之酒，醉了，當然不能彈琴，也不能登山涉水了。可見他的醉，只是追求一種超脫現實的藝術境界，並不如李白一醉而走進糊塗的「印象派」世界去。

白居易是個長壽詩人，逝世時七十五歲，李白死時六十一歲，今日某些醫學專家說，如果一個人每天喝上一磅以上烈酒，長期喝下去，腸胃一受不了，難以活上十五年，可見白居易的醉，必定是有節制的，至少比李白節制得多，在「醉吟先生傳」中，白居易藉嗜酒，爲妻子、弟弟侄兒勸告而說出一段爲自己辯白的道理；「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於多藏潤屋，賈禍危身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萬錢，傾財破產，以至於妻子凍餒奈吾何？設不幸吾樂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以至於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於杯觴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這段辯白，可以看出他的醉，實在是一種追求藝術境界的超脫。而不是糊糊塗塗，毫無節制的大醉特醉。

由於白居易的超脫，當他寫「長恨歌」時，在詩人後一段的詩的想象中，長恨歌中的君王與妃子，最後超越了人間的尊貴、恩怨、功過，飛上天去，永遠享受其「蓬萊宮中日月長」的日子。

由於他的超脫，在「琵琶行」中，老司馬與「老大嫁作商人婦」的老妓女，也成了「同是天涯淪落人。」他爲她的琵琶中的幽怨心聲而感動下淚。爲了他的超脫，對於不合理的制度，以及在不合理制度下的不幸者，都產生強烈的同情心，如「離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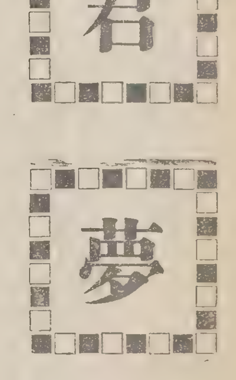
「十載來夫家，閨門無瑕疵。薄命不生子，古制有分離，託身言同穴，今日事乖違。念君終棄捐，誰能長在茲？堂上謝姑嫜，長跪請離辭。姑嫜見我往，將決復沈疑。與我古時釧，留我嫁時衣。高堂拊我身，哭我於路陲。昔日初爲婦，當君貧賤時。晝夜常紡績，不得事蛾眉。辛勤積黃金，濟君寒與飢。洛陽買大宅，邯鄲買侍兒。夫婿乘龍馬，出入有光儀。將爲富家婦。永爲子孫資。誰謂君出門，一身上車歸。有子未必榮，無子坐生悲，爲人莫作女，作女實難爲。」

這首詩的特色，沒有迫害，也沒有忘恩負義的人物，它只碰着一個對婦女不合理的「無子者出」的古老制度，一個很開明賢慧的婦人，嫁着貧丈夫，如何幫丈夫進身於富貴之列，但因爲自己沒生兒子，只得自己請離。於是道出了「爲人莫作女，作女實難爲」爲男女的不平等制度提出控訴。如果詩人不敢離開現實法制的觀點去看事物，這種同情女人的心可不會產生的。這與糊塗醉詩人李白的「可憐飛燕倚新妝」的醉，可有異曲同工之妙。

詩人可以離開現實，但他的離開現實，卻是用超脫現實的觀點去看現實。這種看，像是用醉眼看人生，但因爲那醉是藝術的，所以那種醉眼，也可叫「慧眼」。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十八集團軍劉伯承、賀龍、聶榮臻三部都開進了魯北，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避開與日軍作戰，專門襲擊當地民軍。山東省政府當時設在魯村，由於黃河與津浦鐵路把山東省分成幾區，山東省政府命令不能貫徹，就在重要地區設置行署以領導附近各縣，在黃河北岸有北海行署，在魯西有魯西行署，十八集團軍初步目標就對付這兩處行署，兩行署轄有山東第四、第七、第十、第十四四個行政專員公署，每一專區又有保安隊及地方民團，行署又組有保安旅，在當地打游擊本來頗有成績，也控制了廣大地區，但是一旦遇上裝備精良，而且長於游擊戰的十八集團軍就遠非對手，不到半年時間，兩行署轄的保安第七旅、第八旅、第二十八旅，全部被消滅，四個專區轄的民團、保安隊也都遭受同樣命運，十八集團軍對付當地抗日部隊的辦法是將官長殺盡，兵士撥到各連當兵，發現有問題立時處死。對部隊如此，對當地行政組織更爲殘酷。中國本來實行保甲制度有年，農村保甲長權力很高，基層組織就握在他們手中，十八集團軍每到一處先找到當地有名士紳及保甲長開會，廢除原來的鄉保甲長制度，另組「民主政權」，實行三三制，即三分之一共產黨人，三分之一國民黨人，三分之一民主人士，表面說來十分動聽，但是在控制力強固之後就把原來打拱作揖請出的非共產人士作爲頑固分子、惡霸，加以清算鬭爭，榨盡家財之後，予以處死。老百姓對於共產黨這種手法見得多了，就替共產黨起了一個「三頭主義」，指共產黨有求於人時寧可磕頭，到了人求他時，他就搖頭，及至一個人利用價值完了時，只有殺頭。雖然老百姓對於共產黨的了解相當深，但是，由於民軍被消滅，政治機構被破壞，整個勢力控制於共產黨之手，也只有聽其宰割。

十八集團軍在魯北，魯西肅清了抗日部隊之後，又向山東省政府所在地的魯村進攻。

山東省主席沈鴻烈號成章，湖北省天門縣人，在當時的大吏中，是一位有頭腦、有作爲的人。他本是海軍出身，加入東北軍系統，任渤海艦隊司令，抗戰前任青島市長，青島原是租借與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中國本應收回，但日本卻聲言繼承德國權利，硬要繼續租借青島，引起了北京學生示威，就是有名的五四運動，因爲國內反對激烈，中國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不敢簽字，拖到民國十年華盛頓九國會議，中國終於收回青島，但日人在青島仍有重大商業利益，僅僅紗廠就有紗錠九萬枚。

抗戰開始，平津淪陷，青島爲一海港，中國海軍非日本之敵，無法堅守，中央命令沈鴻烈撤退，改任爲山東省政府主席。沈鴻烈率領軍民撤出青島時，一把火把日本九萬紗錠燒光，大火燒了整整七天，這一行動對於日本在華的經濟侵略，打擊至重。

沈鴻烈受任爲山東省主席之時，正在台兒莊大戰前夕，山東省沿鐵路線城市全部淪陷，全省被分割成數塊，未被日軍佔領的各縣也是各自爲政，全省已陷於無政府狀態。沈鴻烈針對當時情況，決定重建行政機構，發展敵後武力，提出「人不離槍，槍不離鄉」的口號，這項口號引起全省民眾的歡迎，山東省人重氣節，尚然諾，但保守性特別重，民間槍枝組成的隊伍，最擔心是中央編成正規軍調到外地作戰，沈鴻烈在北方時間甚久，了解山東民情，所以提出爲大眾歡迎的號召。

發展省政必須武力，沈鴻烈是海軍出身，平生未帶過步兵，一旦上了岸就變得赤手空拳，中央當時也沒有兵力分給他，沈鴻烈只好自己想辦法，首先找到了韓復榘的手槍旅旅長吳化文，韓部本來四師一旅，韓復榘被中央正法之後，四個師長均有適當安排，只有這一個手槍旅當時不知如何處置，吳化文官職卑下，同中央沒有直接關係，一時成爲無母孤兒，至感徬徨，沈鴻烈久任青島市長，與吳化文當然認識，於是就找到吳化文予以安慰，先任爲

山東省政府保一師師長以安其心，然後又向中央要求給予吳化文一個師的番號，中央就明令將吳部手槍旅改編爲新四師，以吳化文爲師長，至此，吳化文的地位算是確定，不但部隊得到保障，自己還升了官。吳化文及整個新四師官兵都把沈鴻烈看作慈父，願意爲之奔走拚命。沈鴻烈就帶了這一支部隊深入敵後，走遍大半個山東。

沈鴻烈第二個辦法是策動僞軍反正，當山東大部份地區淪陷之後，有些民間武力受到日本及僞組織引誘，改編成僞軍，名爲皇協軍。沈鴻烈首先向魯北僞軍下手，當時魯北僞軍最有勢力的要數張步雲，其人頭腦靈活，用兵機動，當地人稱之爲「通靈猴子」。當沈鴻烈任第三艦隊司令時，張步雲當過他的隨從副官。對沈鴻烈感激終身，因此，沈鴻烈就任山東省政府主席之後，由魯西到了魯北利津縣，着人去召喚張步雲，要他即刻反正。張步雲聽說老長官已到魯北，立時帶了一旅人反正，趕到利津縣謁見。沈鴻烈當時將張部編爲保二師，要他留在魯北打游擊。

接着沈鴻烈又由魯北轉到魯東，這時魯東最有力量的僞軍是趙保原部，活躍在膠濟線上。沈鴻烈久任青島市長，在膠東方面的威信比其他地區更高，他一到膠東，趙保原自動派代表來輸誠，說明過去因爲政府撤走，地方失去統率，不得已暫時投向日軍，現在聽說老市長回來擔任省主席，願意即時反正，沈鴻烈回信嘉勉，委爲保安第十二師師長兼第十三區行政督察專員，負責膠濟路沿線地區。趙保原以後成爲膠濟路的英雄，對於日軍打擊甚重。

沈鴻烈由魯東轉到魯南，選定沂水縣東里店作爲省政府所在地，繼續指揮全省游擊部隊，開展地方行政。

台兒莊會戰之後，接着徐州撤退，中央當時感到津浦線以東，隴海路以西地區與中央交通中斷，今後指揮不易，就成立了一個魯蘇戰區，以原東北軍將領于學忠任總司令，地位與司令長官相同，而名位稍遜。

于學忠號孝侯，山東省蓬萊人，原是吳佩孚舊部，吳佩孚在山海關失敗後，于學忠投了張作霖，在奉軍將領中，非東三省的人很多，但是卻以于學忠官升得最高，民國十七年張學良易幟，東北軍正式編爲中央軍，于學忠被任爲五十一軍軍長。抗戰開始後，東北軍當時尙有六個軍番號，可是戰績最差，比起中央軍、西北軍、川軍、桂軍、粵軍都差得遠，就是比起晉軍也不如，唯一能打仗且打過硬仗的只有于學忠的五十一軍，在徐州會戰前後，打了幾次硬仗，兵員損失甚重，中央因此看重于學忠，特任爲魯蘇戰區總司令，與冀察戰區總司令地位相等。

戰區總司令與戰區司令長官同省政府主席的關係，有類於清代的總督與巡撫，在職權上總督與巡撫地位相等，來往公文皆用咨文，誰也管不了誰，但在品級上總督是從一品，巡撫是正二品，總督就高了半級，在當時習慣也只有巡撫改任總督，也從無總督改任巡撫的。不過，清代中央政府控制力強，總督巡撫之間發生磨擦雖然有，但是並不多。抗戰期間，中央政府也擔心司令長官同省主席發生磨擦，於是多數司令長官皆兼任一個省主席職位，如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從程潛到衞立煌例兼河南省政府主席，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兼任山西省主席，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兼任江蘇省政府主席，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兼任甘肅省政府主席，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以後司令長官換了薛岳又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冀察戰區總司令鹿鍾麟則兼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所有司令長官戰區總司令未兼省政府主席的甚少，于學忠就是少數之一。

中央最初任命于學忠爲魯蘇戰區總司令，也考慮到此一問題，但覺得于學忠與沈鴻烈都是東北軍出身，關係又近一層，自然易於相處，因此，又加派沈鴻烈爲魯蘇戰區副總司令，以爲這樣更可收桴鼓共濟之效。

誰知于學忠卻有另一個想法，他以爲自己是山東人，沈鴻烈是湖北人，爲什麼本省人不能當本省主席，卻由一個外省人來當，尤其是絕大部份司令長官皆兼任省主席，與自己地位完全相等的冀察戰區總司令就兼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爲什麼偏偏自己無份，當然是中央有意歧視，于學忠自沒有中央的辦法，就打主意對付沈鴻烈。

于學忠在徐州撤守後，帶去山東的部隊除他自己的五十一軍，尙有同是東北軍的繆澂流五十七軍，到山東之後，損失兵源得到補充，總兵力超過五萬，如果于、沈同心合力，即使不能將日本人趕出鐵路線，但是確保交通線之外的縣份不受共產黨侵擾應當是可能的，尤其在黃河以南，中央軍勢力大得太多，但由於于學忠存了這點私心，不肯同沈鴻烈明誠合作，就削弱了防衛力量。

共產黨人消息何等靈通，就將這種文武不和的情況報上去，毛澤東平生最大本領就是鑽縫子，在敵人中間製造矛盾，得到山東方面報告，就決計製造于、沈衝突，仍用拉一派打一派的舊花樣，拉于學忠，打沈鴻烈。

自從西安事變之後，東北軍對中共的敵意比任何部隊都少，總覺得彼此有過合作的關係，兼之東北軍軍官有許多加入了中共，如曾任團長的萬毅、呂正操此時都是獨擋一面的司令員，更使東北軍與十八集團軍之間變成一家人。毛澤東看準這一點，指示劉伯承等人進了山東千萬不要碰于學忠的部隊，專找省政府轄的民團，保安隊打，同時又宣傳擁護于總司令，驅逐沈鴻烈的口號，更有計劃的派人向于學忠部隊滲透，總部參謀處長就是共產黨人，于學忠在共產黨人包圍下，眞以爲中共只反沈鴻烈，並不反對自己，所以就抱着坐山看虎鬭的心情，眼見保安隊一旅一團的被消滅，置之不理，沈鴻烈當十八集團軍進攻各地民團時，就致電于學忠請求派兵相助，但于學忠雖有兩個軍卻始終按兵不動。最後省政府被逼遷至魯村。

沈鴻烈看出癥結所在，覺得唯一挽救危局的辦法是自己辭職離開山東，由于學忠兼任山東省政府主席，實行黨政軍一元化，于學忠就不能不理會十八集團的進攻。沈鴻烈決定辦法之後，就向中央請辭，但中央認爲沈鴻烈在山東頗有建樹，未予照准，而十八集團軍也乘機向山東省政府所在地魯村進攻。

江南啼痕錄（十九）

七、掛單說訶林，接收憶南海

南海

本校復員工作，因交通工具的缺乏，進展得蝸牛拉車。鎮日無聊，除幫着青年日報編副刊，只找朋友聊天。一羣戰後再會的老友，頗為親切，刼後餘生，人情味較為濃厚。但由於自己率直，毅然一諾，答應替黃凌霜先生遠赴信宜，接遷勷勤商學院，枯候黃典元先生到廣州，派員會同辦理，準備隨時起程。因此緣故，我不便作其他活動，把個人的出處的問題壓着不談，以完成信宜的交接工作，避免輕諾背信之誚。

一天，黃凌霜先生和我談起，省立法商學院應該先掛起招牌，開始做籌備工作，我也很贊成應該有一個基地，着手一切進行。過了幾天，黃凌霜先生告訴我暫假光孝寺設省立法商學院辦事處，已由黃雨生在那裏辦事，請我去看看，需要有什麼注意先辦的事，可囑黃雨生辦理。我暗想佛門有「掛單」一語，乃十方叢林，招待行腳僧的慣例。光孝寺當然是廣東的大叢林，但我們眞個是掛單了。

「先有光孝，後有羊城」，是廣州人的口頭禪。龍川令趙佗在「秦失其鹿」的時候，已在珠江之畔築佗城，故後世人稱廣州為佗城。中國在漢明帝時才在洛陽建第一間佛殿——白馬寺，已距離漢初二百二十年以上了。三國時東吳的孫權派虞翻治粵，城池郡宇，更具規模，故先有光孝後有羊城之說，僅為民間的流傳。

光孝寺和長壽、大佛、海幢、六榕（淨慧）等寺齊名，為廣州著名的五大叢林，其中當然是以光孝寺的歷史最為長久。傳說禪宗六祖的慧能，也曾在這裏說法，後來才到曹溪創建南華寺，在廣州的宗教史上，是與回教的懷聖寺同為聖地。懷聖寺的光塔，和淨慧寺的花塔，則互相輝映，為羊城名勝。懷聖寺為蒲姓的回教徒所倡建，於元朝的至正十年重建，創建的正確年代，手上沒有資料可考，但回教在唐朝的貞觀以後，才也像佛教的一般分南北兩路傳入中國，北路由波斯沿絲路而傳入新疆、甘肅、寧夏一帶；南路則由阿拉伯或印尼由水路而傳入廣州，分佈於桂、粵兩省。但佛教則在南北朝的時候，南傳路線已由廣州不斷的輸入，故懷聖寺的建築年代當然又不及光孝寺的長久。

光孝寺不失為大叢林的氣派，我們在那裏掛單的時間，我時時到那裏去看看，覺得一片寧靜，大有紅塵飛不到之慨。寺裏的僧徒不到前楹——我們的辦公處；我們也不進入靜室。我生平喜歡漫遊梵宇浮圖，便乘這個掛單的機會，常常在那裏流連，使我最欣賞的，則是懸掛訶林區額那區庭園。訶林是指訶子樹的叢生，訶子在佛典上則稱之為菩提樹，因釋迦牟尼是在菩提樹下突然大覺大悟，乃成正果，故佛教覗菩提樹為聖樹。禪宗北派始祖的神秀和南派始祖的慧能，在求傳五祖衣砵的時候，所作的佛偈，都談到菩提樹，神秀提出的佛偈是：「身如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加以抹拭，何以染塵埃」？六祖慧能原是還在磨房舂米，聞佛殿正在召集兩廊僧衆，舉行傳授衣砵於悟道高超的沙門，六祖為僧徒所鼓舞，也登上大殿，應聲而作偈道：「身非菩提樹，心非明鏡台；本來無一物，何以染塵埃」？五祖以其佛偈命意高超，乃暗許以衣砵相傳，可知菩提樹在佛門的重視了。聞光孝寺的菩提樹，乃由東來的高僧，從西竺帶來，植之成林，彌覺珍貴。

按本草記載：訶子又名訶黎勒，原出波斯，今嶺南廣州亦有之，開白花，結實則似梔子橄欖狀，色青黃皮，七八月成熟。訶子未熟時，為風飄墮者謂之隨風子，曝乾收貯，小者更佳。波斯人將訶黎勒及大腹皮等貯放船舶上，以防航海不虞，倘遇大魚放涎滑水中，使數里之內，船不能通，上莫訶黎勒洗其涎滑，尋化為水，則其對治氣消痰功力可知了。又查本草述：訶子味苦無毒，初嘗之濇，次卽苦，又次則酸，酸微有甘，入肺大腸二經，主治冷氣心腹脹滿、消痰、下氣，破胸膈結氣，療上氣喘急，利咽喉，通津液，療腎氣奔豚及大便不通，斂肺，止久嗽，實大腸。

光孝寺處於市區的北關，為清靜之所，宜於潛修，但處於交通不便的一角，則非專上學校適宜辦公的地點。況於佛門辦公，非驢非馬，實不相宜。有一天，特地向黃凌霜先生提出我的意見，他也有同感。決定先找尋適當的地方，然後向當局申請撥用。過了幾天，黃凌霜先生通知我到省府一談，見面時，他告訴我西華路的南海中學，廣州淪陷後由偽府佔據，派偽校長主理，廣州光復後，因南海中學性質特殊，既屬縣立也屬公立，因縣府只撥一部份經費，其餘則由香港南海商會撥足。這時，縣政府還未派員接收，已請准羅主席先行接收暫用，等將來南海縣政府派出校長，請發回縣府繼續辦理時，再行移交。我覺得有一所正式校舍，總比在寺門掛單為佳。雖然要交回南海縣政府，但總要借荊州來作根據，使有充裕的時間來籌劃正式校舍，有一個過渡的時期，才能易於發展籌備的工作。黃先生卽寫名片給我到廣東省保安司令部，見副司令韋鎮福中將，請他派兵協助接收。我到達保安司令部，見到了韋副司令，道達來意，韋副司令立卽吩咐參謀主任，派一班士兵由班長率領，隨時前往南海中學，駐紮該處，看管校舍，並協助接收，至工作完畢時，才候黃委員的命令，返回保安司令部。

南海中學位於廣州西關的北部，建築宏偉，設備完善，為廣州有名的學府。大概由民國六年起至民國二十年左右，順德、南海的蠶絲發達，而造成銀業的蓬勃，在廣東而言，則以南海人經營銀業為第一。

萬人意見

費正清又放冷箭

愛國之士．直斥其非

編輯先生：

我讀十二月十三日天天日報轉載臭名昭著的費正清祖共謬論，令人憤激。我們的善良同胞，二十三年來陷在毛共鐵蹄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費正清身為教授，對世界被奴役的人類，不但不加同情，反替暴虐殘民之毛共播送毒素，下流可恥，莫此為甚！

費正清說：「若然中華民國放棄離島的金門和馬祖的軍事設備，北平和台灣的諒解機會會增加」。真豈有此理！毛澤東殺害中國大陸人民六千萬以上，何不叫毛澤東設起祭壇，自己披蔴帶孝，跪在枉死者靈前，叩頭謝罪。中華民國政府對北平的諒解，是會增加；中共殘民禍國，奴役人民，今天令老毛寢食不安的是有中華民國政府的存在。也是大陸同胞連同有正義感的共幹所期望重見天日的。也祇有中華民國去挽救他們。如果我們把這兩個反攻大陸的橋頭堡放棄，困身大陸的同胞，永無恢復自由之日。費正清居心何在？

他喪心病狂的談到「包括中華民國接受北平作為中國的一省，去統治台灣，而共黨則同意繼續讓台灣自行統治」。這個蠢才教授，幼稚到如此，竟稱他為「經驗豐富的亞洲問題學者」，不知他自己是否慚愧，稱他的人，已經喪失人格。毛澤東當年受蔣委員長領導，其屬下嘍囉，交由國民政府改編，不但反覆無常，且在國家危難關頭，全面襲擊國軍。抗日結束，國軍打到筋疲力竭，共黨則大量擴充。迨廬山「協商」會議，及共黨竊據大陸，老毛許下不少「諾言」，如「中國不應內戰」呀；「為人民服務」呀；「優待知識份子」呀等，計起上來，屈指難數，莫非費正清全不知情？今天還想把中華民國的唯一革命復興基地送給老毛，俾其共台灣人之產，取台灣人之命，以遂媚共之願，實在令人心憤！台灣若失，香港自危，到時四百萬避暴華人，重新再作毛共宰割之俎肉。傷天害理，莫此為甚！

本人是冒死逃出共區的難民，曾受過中共十二年磨折，親身經歷過共黨「諾言」，也親目看過毛共的殘暴。想不到這位「亞洲問題學者」竟會埋沒良心，助紂為虐，下流賤格，莫此為甚。如此教授，不但教壞學生，抑且貽害世界人群，唯恐天下不共產。我希望有良知的正義人士，切勿受其愚惑，對這些下流之輩，群起而攻之，揭穿其醜惡面目，公諸世界！我們中國同胞，衷心擁護英明領袖蔣總統反攻大陸，消滅毛共，為死難同胞報仇，任何艱危，在所不計。再誠懇希望費正清不可再放冷箭，免增中國同胞的憤恨！

袁暘照敬上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大陸貨公司揾笨

一讀者提供事實

萬先生：

你的「牛馬集」我天天必讀。先生對於各種事情的看法，確有獨到之處，非常欽佩。早兩天我看到你寫的「發空頭支票的人」，使我豁然明瞭共產黨人是百分之百的大騙子。香港的左派商店「國貨公司」，也有欺騙顧客之嫌。他們常常借着大減價大撈一筆。他們的大減價與普通一般商店先提高底價，再打九折後，比原價還要高的方法差不多。本人早幾天正當旺角某國貨公司大減價的時候，買了一個五磅的鋼殼熱水瓶，標價十四元，九折後為十二元六角，滿以為佔了一元四角的便宜。誰知今天再到該公司逛逛時，那種同樣的熱水瓶，只售十三元，算來算去，大減價時所得來的便宜，不過四毫子，因此我對左派商店那種欺騙行為，非常憎恨，特將實情告訴你，盼先生能在報端提醒市民，使他們不再上國貨公司「大減價」的當。

任國政敬上（十二月二十日）

毛共稱中國 林彬難瞑目

萬人傑先生：

小弟自六七年港共作亂，每晚非拜讀牛馬集不可，獲益良多。本欲上書求教，奈何文化所限，又懶於執筆，今日脩函，實有感而發。本晚得閱牛馬集「一讀者」之言，小弟也有同感，再非緘默之時。自從我國退出聯合國，姑息主義歪風彌漫寰宇，我國外交處於逆境，更兼中共施展分化詭謀，幸海外千多萬有熱血炎黃子孫不為所惑，其計不售，熱烈參與雙十國慶，可見人心所向。商業電台改稱毛共為「中國」，林彬先生泉下有知，定不瞑目。小弟也曾去函麗的電視新聞透視主講人，何以稱中華民國為台灣政府，而不稱中國政府，難道缺乏國家條件？稱中共為「中國政府」瓜田李下之嫌，難以自圓其說。中華民國國號垂存萬古。猶以近日短視之輩，受毛周笑面外交捉弄，一心以為鴻鵠將至，定單源源不絕，罔顧道義，賣友求利，甚中為甚，嘆道義之淪亡！望先生秉承正義，戳穿中共陰詐詭謀，導我同胞於正確認識，不勝幸甚。

不平者敬上

「解放軍」搞批修整風 共幹採消極怠慢態度

元月三日安徽電台聲稱「解放軍」中的「批修整風」運動受到了嚴重「干擾」，以致改變了「大方向」。

據稱：駐皖共軍某部「砲連」，在「批修整風」中出現了「干擾批修大方向」的現象，「有人故意忽視批判劉少奇一類騙子」，而只在一些小問題上糾纏不休。

中共一再聲稱：「批修整風首先是批修，其次才是整風」。又說什麼「批修是敵我矛盾的鬬爭，整風是內部問題」。可是中共電台透露，共軍在運動開展中，只「把主要精力放在搞一般化的自我解剖上」，卻偏偏「放鬆了批修（林）」。這便是「運動」長期無法深入的癥結。

廣播供稱：「爲了掌握好鬬爭的大方向，這個連的黨支部在批修整風中，反覆向幹部戰士講清批修的意義；在具體部署時，突出批修這個重點；同時，黨支部領導成員深入班排，帶頭批修。發現「干擾批修大方向的現象，便設法糾正。在深入班排中，他們發現有的班在批修整風中有人故意忽視了批判劉少奇一類騙子，而只在一些小是小非問題上進行爭論。因而干擾了批修的大方向，影响了批修鬬爭的深入發展。」

安徽電台還說：「爲了克服這種不良現象，黨支部又一次組織大家學習了毛主席關於批修整風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加深理解『首先是批修，其次才是整風』的精神。教育大家，批修整風首先要用馬列主義爲武器狠狠批修，徹底揭發批判劉少奇一類騙子妄圖改變黨的基本路線、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罪行，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把劉少奇一類騙子的修正主義謬論批深批透，劃清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的界限。……連黨支部還指出：批修，是敵我矛盾的鬬爭，整風是內部問題。要大家提高掌握鬬爭大方向、深入批修的自覺性。」

廣播又透露：「這個連在某礦區執行施工任務的時候，同志們不注意學習，認爲[illegible]、沒啥好學、他們在批修整風中連繫這個問題，狠批劉少奇一類騙子散佈的群眾落後論和唯心史觀，肅清其流毒。在批修整風，這個連有的同志不能正確處理批修整風和解剖自己的關係，把主要精力放在搞一般化的自我解剖上，放鬆批修。結果，批修不深入，是非分不清，也不能從根本上認識和改正自己的缺點和錯誤的。」

中共列爲一九七三年最主要「新任務」——「批修整風」，從過去開展了一年多的事實證明，這個運動，由於阻力重重，根本不起刺激作用，尤其是對林彪的親信手中握有槍桿子的大小頭頭，陷於無法批、整的地步。

綜合大陸各地中共報刊揭載資料，多數地方組織的領導共幹，在「批修」時，不聯繫實際，無的放矢，有些人認爲有的問題過去批過就掉以輕心，草率從事，有些「領導班子」，只限於少數人寫稿，會上唸稿，不注意認眞掌握「批判武器」，不善於動腦筋分析問題的實質。有的共幹在「批修」會上默不出聲，有的竟提出另外問題，以逃避批判。

「批修整風」不但無法展開，並且給中共帶來相當嚴重的混亂，最突出現象，是使不少思想有問題的共幹抱消極怠工態度，放棄應盡的責任，甚至對所謂「階級敵人」進行破壞活動也不鬬爭，並且不開展「批修」，使其他工作陷於停滯狀態。

電視主持人頻頻拋書包使人笑刺肚

萬人傑先生：

本人非天主教或基督教徒，近得聖誕之賜，在家欣賞無綫電視歡樂今宵節目，敬聆該節目一主持人侃侃而談，書包頻掉，頗可以爲然。謹擇其二，就教於閣下。鄙意該主持人用語欠當，與其亂掉書包，不如不掉，以免見笑大方，貽害學童。

（其壹）「不遠千里而來」．

部份澳門學生來港參觀「歡樂今宵」節目，主持人在其介紹詞中有「不遠千里而來」一語。澳門與香港，相隔不外數十海浬，何千里之有？形容過甚。其亦「白髮三千丈」之類乎？莘莘學子未知澳門在何處者，必以澳門距香港之千里也。

（其弍）「栩栩如生」

該主持人介紹某畫家傑作，畫名為「屋」，該主持人於讚賞之餘，有「栩栩如生」一語。屋宇本無生命，何栩栩如生之有？若飛禽鳥獸，或有栩栩如生之感，畫家筆下之無生命描繪，絕無栩栩如生可能。

讀者老粗

（聖誕次夕）

「血債」是誰造成？孫寶玲應想清楚

萬人傑先生：

「萬人雜誌」第二七一期意見欄，刋出吳耿先生對筆者在第二六九期「意見欄提出應給以適當的稿酬」（由政府支出）不表同意。其理由認為是正義感驅使，自然理應「義務勞動」之外，倘要連郵票信封亦「報國」，否則一提及「錢」，便不夠「正義感」了。筆者認為有商榷必要。

首先我們應明白，一件事或物，其本質屬性是正義的，則無論其「講錢」與否，還是正義的。例如正文有價的，難道我們會說過寫作動機是出於非正義感的麼？

其次，消息之珍貴，在乎時間。譬如今天發生的事，在今天報導，最先報導，便屬「第一時間」。問題就是初到香港的難胞，在經濟上多數不富裕的，他們投稿是愛國的，所以國家也應愛他們。記得筆者初到港時，在彌敦道為工作而徬徨，口中喃喃自語說：「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這種淒楚境況，也不是個別例子啊！吳耿先生以筆者投稿為好例子，先生又怎會知道筆者逃港已幾年，有工作，銀行也有存欵，晚上收工吃完飯後也學人舞文弄墨，雖然錯別字連篇，還可以達意。在這種環境下，有稿酬與否是小事，但不可以拿良好的情況去衡量一切問題。何況筆者也祇建議「專用於報導大陸情況的稿酬」。在此，又引一段兵法如下：「……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何況相守二十四年乎？

題外話一則。元月四日快報第六版，孫寶玲小姐的「蟻民」篇，說越南戰火連年，死人千千萬萬，造成孤寡，也千千萬萬，所以：「南越頭子、北越頭子、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頭子均萬死不能抵償這種千千萬萬的血債」云云。在海外的同胞心裏，這種思維與推理，是普遍存在的。因為他們除了在日寇鐵蹄下曾失去過自由之外，從未體會過共黨的霸道手段，尤甚於日寇。所以結論才會各打五十大板。孫小姐其實也知道，北越的三月攻勢，廣治五十萬人民拖兒帶女逃亡，逃避誰？投奔的又是那一方？誰口口聲聲要去「解放」別人？那一方所宣示的，祇是保衛他們自己的自由而已？五年前如果孫小姐在香港，自然知道誰殺了人，還大聲說：「殺得好，殺得妙，殺得漂亮」。意思即是說他們就殺人有理，放火無罪，警察捉這些放炸彈的暴徒，反而敢抗議。孫小姐的結論會不會也是各打五十大板？又譬如：有臭飛搶孫小姐的銀包（即南越人民自由），孫小姐反抗，打起上來，若法官判曰：「為錢而打交，判各打五十大板！」這種判法，孫小姐的感受又將如何呢？其實孫小姐的文章，除這一篇之外，其餘的「文與義」均屬中上的好文章。例如：報導三藩市唐人街的社會情況，便入木三分；描寫中外厠所的情況，也是由大處着眼，小處着筆的，那裏有得彈？若有冒犯之處，敬請孫小姐多多包涵，這廂有禮了。

請於意見欄刊出為盼。

讀者高照謹上

（一九七三年元月）

以毛為綱

毛澤東的三面紅旗之一，「以鋼為綱」，把中國大陸攪得天翻地覆，雞犬不得安寧。結果，除了把大陸七億人民餓到皮黃骨瘦之外，連他自己的皇帝寶座也給劉少奇起而代之。此毛澤東始料所未及者也。

特寫遊戲文章「以毛為綱」以資紀念。

毛擇空冒着毛毛雨，走去毛公寨，找到毛厠，踎在毛坑，見到一個黃毛丫頭在餵毛豬，居然毛手毛腳起來。黃毛丫頭捉了一條毛蟲放在毛頭頸上，嚇到毛擇空毛髮直豎！因而嚇出一身毛病。毛太用毛巾替他抹掉一額冷汗，再用毛氈為他蓋好，篩了一碗毛雞酒替他壓驚，又煮了一碗毛瓜湯飲下，然後才沒有那麼發毛。

請在「意見欄刊」出，以博讀者一笑。

讀者高照塗鴉

（一九七三年元月一日）

中共大吹農業豐收 卻搞縮緊腰帶運動

編輯先生：

要想正確了解中國大陸的情形，必須時常勤快的去發掘中共那些秘而不宣的政治和經濟問題。這些問題在觀光客的遊覽區或受管制的報紙上是無法找到的。

在香港這個地方，從千百處所收集到的情報，累積來看，雖然還不很完整，但已足以顯示出，中國大陸各階層人民的生活，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壓力。

目前在香港和澳門兩地，大陸難民已有兩百多萬；而且儘管中共實施最嚴厲的邊界管制，每個月仍有數百難民由大陸逃港澳來。因此，對於海外人士來說，要想推斷在中共零星的工業計劃之下，一般工資究竟如何，其實並不困難。

工人每年所得不得一百美元

其中的一種估計是，工廠裏的工人，每年所得不到一百美元。這種估計，是按照在餐館飽吃一頓所需費用約當二至七天的工資，一件襯衫需得七至十五天的工資，一件雨衣約值七十至八十天工資，以及一輛腳踏車要七十五至一百天工資，諸如此類的資料所得到的結論。

農民的所得自然更低了。

當然，這種數字，對於中共二十「三年來所謂提高生產力和人民生計的努力，無異是個諷刺。

中共現仍繼續強調，要人民無私的工作，暫行忍耐，以待未來。

與台灣經濟一比中共顯一敗塗地

與中華民國在生產力和生活水準上所造成的經濟奇蹟相較，中共的作法簡直是一敗塗地，這種情形對於日本和西方國家內，某些孤注一擲，認為中共經濟將會再生的人說來，也是一大打擊。

「新華社」於十月十八日誇稱，在過去四年中，北平附近的十四個地區和城鎮，農業機械化事業已大有進展——擁有兩千二百五十多台的大中型拖拉機和六千二百八十多台的手扶拖拉機。

此一報導也許不會是謊言，但是此地靠近北平，自不能用來代表全盤情況。

中共更強調，中國大陸在灌溉、耕作和打穀方面，大半都已機械化，但是，在這裏，我們必須附註的是，中共目前正向國外，特別是美國等地引購幾近天文數字的穀物。以緩和河北、山西、陝西、河區和整個東北地區的糧荒。

大陸飢荒嚴重正加緊糧食管制

到現在，華中的難民由於飢餓難耐而紛紛往南逃生的報導，已時有所聞，糧食的儲備和口糧的管制已經加強。

不過，這種事由來已久；每年夏天和秋天，中共卻會以「備戰」為理由，囤積大量的收穫物。

「北平電台」於十月二十八日透露了山西省晉陽縣儲藏作物的原則：那就是根據可以收集得到的數量來囤積，而不是預先制定限額。

該電台又說，這些囤積的穀物，必須要在戰爭狀態、飢荒、和大多數農民的同意下才能使用。

在其他地方，穀物的囤積行動更是如火如荼，有時，還發生反抗過度囤積的現象。

據四川省巴中的「華成公社」報導，當地人民普遍認為，囤積穀物的行動，做得太過分了。無可避免的，這種關於囤積穀物的爭論，已鬧到更高的政治單位了。

「河北電台」則於十一月十三日，引述「河北日報」的報導，並加以評論。

「各縣市黨部的各級幹部，必須充分執行糧食囤積和管制的政策，以消除機會主義者的不法行為。」

同時，中共並正推行一項縮緊腰帶的運動，透過小孩來宣揚吃得少的可貴，並要小孩促其長輩跟着少吃東西。據某些報導，若干低層幹部可能已參與某些穀物的黑市買賣，這一消息當甚可能。

中共正在推行縮緊腰帶運動

因此，中共無法利用蘇聯本身的穀物缺乏來作宣傳，以期在蘇聯邊界地區煽動暴亂。據報導，中共在蘇聯境內培植有一個「史達林集團」，專在中蘇交界處進行破壞和恐怖活動。

另一方面，來自華北和大陸西北的情報指出：中共的三個「反修正主義前哨」——黑龍江、內蒙古和新疆，目前亦有麻煩。據說，某些非漢族的少數民族部落正逃往蘇聯避難。

報導指出，種族的暴亂——尤其是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已在新疆展開。

在黑龍江，中共的階層幹部聽任農產量減少，另外在內蒙古，由於嚴重的乾旱，許多農民組成的「公社」已告解散。「內蒙古日報」在今年九月十一日時就已開始在報導說：「階級敵人」正利用乾旱，暗中破壞集體經濟。

知青掀起怒潮 擺脫奴役枷鎖

被中共下放到各地的億萬知識青年，近又掀起稱為「擺脫奴役枷鎖」的有組織行動，不僅影響社會秩序，並且使中共政權的政治經濟遭受重大打擊和損失。

據消息靈通人士說：這個行動首先在新疆發起，繼而擴至華北以及華東等地區。

這一行動所以能擴大，是由新疆逃返北平、天津、上海各地的下放知識青年所聯絡，因目前大陸幾乎每一農村或山區的下放知識青年，都自發建有反毛組織，有些知識青年，已將在過去「造反」期間的「紅衛兵」組織恢復而加上「再造反」名稱。

消息中透露：各地下放知識青年，由於有組織的原因，反抗中共奴役迫害的意志日趨堅強，在這次行動中，最普遍的現象是不理作爲中共鷹犬的貧下中農的監視，大量向城市倒流，重返各城市的知識青年，爲了生存，有組成流氓小集團，對中共倉庫進行有計劃盜竊，從事刧殺等活動。有的與思想蛻化變質的基層共幹控制投機倒把市場，以獲取利益。有的擔負反毛派和反共組織聯絡工作，甚至探取共軍動態的情報，有的則配合潛伏的反共行動人員進行各種破壞活動，一旦大陸內部有何變動，這些已組織起來的下放知識青年，將是一支反共主力軍。

被刦到怕！

他寧願隱居澳門

萬人傑先生：

弟是一個善良的居民，由於身體孱弱，香港近年來給我印象太可怕，所以從母之言，寧放棄工作，暫到澳門戚家居住，休養身體。

我在香港生活本來極佳，每日只三小時工作，月入過千元，由於工作時間短，閒着時間多，爲什麼我會到澳門居住呢？

萬先生，我在香港除行街、飲茶、看戲外別無嗜好，爲什麼香港會可怕呢？請聽我道來。

最近三個月，我與友人行街（我極少個人行街），日子不算長，竟然被刦五次（其中三次被箍頸，損失金筆兩對，手錶五個，欵項一千七百六十四元（兩人合計），看戲時曾兩次在洗手間被刦，一次上天台玩，被刦去手錶；另一次乘巴士被鄰座者用尖刀迫與其下車，開聲借欵五十元。一次陪隔鄰郁太去街購物，回家在電梯被刦，聞郁太損失甚重而不敢言。記憶中吃了十一拳另五巴掌，大脾被刺一刀。我的朋友中過兩刀，我與朋友曾兩次報警，但警方給我的麻煩太大，故我寧願作消極反抗，赴澳居住。萬先生，你說我在港的遭遇是否可怕呢？

這個香港，現在來說，坐在家中會被匪徒強迫進內行刦，進銀行存欵或提欵被刦，到飱室、茶樓、酒家會被刦；到戲院看戲進洗手間被刦；乘小巴或巴士會被刦；約友在酒店作雀局又會被刦；在大厦居住進出升降機，分秒被刦；有病看醫生被刦；學生上學放學被刦；開商店被刦；作小販被刦；到非法大檔博彩被刦；住公寓被刦；作晨運被刦；行街分分秒秒被刦；人有三急，進公厠又被刦。

萬先生，生爲香港人，應怎樣才可免去被刦呢？請先生替我想一度計，感激不盡！

弟龍子祥上

「萬人協會」簡訊（三八）

近來許多讀者來函本會索取「萬人會刊」創刊號，幷予好評，編委會決定繼續出版第二期，除由編委會特約幾篇不同性質稿件外，甚希本會會員及萬人雜誌讀者踴躍投稿，務使會刊辦得有聲有色。至於會刊出版經費，仍擬不予負累協會爲原則，希望熱愛會刊熱心人士樂捐，自行籌措。除月前黃同化醫生捐助港幣五十元仍貯存外，去年十二月九日，青年會員馬天又捐助了二十元，對會刊繼續出版，大有裨助。

執委凡夫每月捐助會費港幣五百元

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許恨紅執委捐來稿費給協會計有八十二元，袁暘照執委捐來稿費三十三元，讀者黎卓然甚爲熱心，親自帶來五十元到會所捐贈本會作經費。另外，本會執行委員兼海外聯誼部副部長凡夫先生，鑒於本會經費拮据，每月均捐助五百元，使會內經費不至陷於困難，本會對上述各執委及會員和讀友熱心愛戴，深表謝忱。

春節聚餐

春節已到，除舊更新，本會詢會員們要求，定農曆正月初七（人日）（卽公曆一九七三年二月九日）晚上八時三十分假座本港灣仔謝斐道梅江飯店舉行春茗會宴，（七時恭候）參加券卽日起在本會會所（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萬人雜誌社，及九龍亞皆老街俊人書店，官塘恒安街官塘戲院大厦A座九樓五號等處發售，每券港幣二十元，希本會會員及萬人雜誌讀者携眷踴躍參加，以示慶賀，加強聯繫。（秘書處供稿）

請領稿費：

十二月份稿費（二六六至二六九期）已結出，請各作者於卽日起，携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領取（自備印花）。已領稿費而未帶身份證的，請將身份證號碼補告本刊，以便報帳。

中共蘇聯權力鬥爭 日本保持超然態度

據說，中共周恩來在今年九月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舉行高層會談時，會提到假若蘇聯攻擊日本，中共是否將與日本並肩作戰的可能性。紐約時報在發自華盛頓的一條新聞電訊中，引述「美日高級官員」的談話，報導了此一田、周會談的內幕消息。

日本政府發言人隨即斷然否認此一報導。但是，不論其真實性如何，畢竟已足作為徵兆，顯示近幾個月來，在亞洲地區，強權政治已是日漸增強。

無疑，中共自其乒乓攻勢以來，它整個的外交活動，主要都是在企圖圍堵蘇聯。假如不是因為中共突然願意邀請尼克遜，他是不會進行得那麼快的。同樣的情形亦適用於田中與中共旋風式的和解。

中共之所以對美國採取主動，或可認為它是不想在這個三極的世界中，陷於完全孤立的狀態。無疑的，中共仍未能打散美蘇之間日見增長的和解氣氛，但在二月間，它確已與華府建立了溝通聲息的重要孔道。

中共在完成這件事之後，即將注意力轉移到日本，並迅速抓住了田中當選首相後所呈現的機會。雖然紐約時報所稱，中共可能助日本對付蘇聯的報導，仍未獲證實，但是，周恩來不會反對日本擴充國防和美日安保條約則是事實。實際上，這兩點正是田中一行預料在與北平談判時會極感頭痛的兩個問題。結果周恩來對他從前激烈攻訐日本「軍國主義」的言論，似乎都忘卻了。

此刻，在這種權宜的結合下，顯然的，中共所獲得的要比日本為多。正如紐約時報的報導所指出的，中共不僅視日本為抵制蘇聯的一股力量，它還有效的制止了日本與蘇聯逐漸改善關係的情況。

今年一月間，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在東京所展示的「笑臉外交」，這一來已變得陰霾四合。

當然，日本對於北平已能表現一點它不受拘束的外交，但是，日本亦因此而失去與蘇聯打交道的機動性。此外中共之大力支持日本對蘇聯要求歸還北方領土，亦使蘇聯感到不悅。此外，東南亞人民對於日本更是日漸懷疑，這大部份也要歸因於日本對台灣的處理態度，和它與中共之間所玩的權力遊戲。

強權政治的遊戲，是冷酷的；外行人是玩不來。日本當然不能夾在兩個有力的敵手之間。

日本最好是不要捲入其間；它大可一方面維持與美國之間的同盟關係，一方面與中共和蘇聯保持平等而機動的距離，在中共與蘇聯權力鬥爭中保持絕對超然的態度。

由於三個超級強權的利益，正好集中在亞洲地區，相激相盪，而且，其中兩個強權又正彼此爭執不休，所以，很顯然的，緊張情勢仍不會趨於緩和。

我們大可不必大操心周恩來所說的，蘇聯會對日本發動攻擊的可能性，但是，要想中共出兵援助日本的想法，亦不免牽強。無論如何，日本應該繼續加強其國防，使其有相當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則繼續保有美日安全條約。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九龍民政專員蘇燿祖先生蒞臨牛頭角西區主持清潔運動頒獎禮，題贈詩屏，以留紀念

李震歐

眉山世澤有源流，海外揚名孰與儔？
此日叨承光寵後，聊將俚句作微酬。

眉山世澤，蘇東坡爲四川眉山人，意言蘇專員耀祖先生，承東坡之世澤，能光耀於祖先，中國人名，均有含義，幼小之時，或由祖父指定，或由父親命名，耀祖二字，卽是爲官作事，處世爲人，而能光耀祖先，中國家庭敎育之偉大，由命名可以見之，鄙人「力行」二字，亦有緣由，因年幼貪玩，凡事只說不做，讀書不肯下力，故先君起名曰「力行」，又「力行近乎仁」，仁字解釋，犧牲自己，幫忙別人，爲之仁，所以生平本此宗旨，而有苦幹精神，兼得「好人」之譽，李校長贈蘇專員詩，「眉山世澤有源流」，卽含有耀祖之義，確爲名作，李校長是書法名家，應該寫成掛屏，裝以鏡框，送蘇專員，既表敬意，復有紀念價値。
壇主評語。

題贈牛頭角徙置事務處林斌主任

李震歐

萍聚天涯識老林，斌斌有禮令人欽，
每聆高論皆神服，澤被區民頌德音。

鄙人在港二十年所知，香港雖爲英人統治，但所用官員，中國人居其多數，皆爲通才碩學之士，中英文字，造詣俱深，凡年屆四十以上者，大多爲人正派，學養均佳。極少才不稱職，濫竽充數，其原因，港府官員，多半取之香港，昔年香港教育良好，重視中國固有文化，文學革命之風，未能波及，政府各級官員，至今尚能保留中國人之固有美德，其他地區，因受新風氣之薰染，人心日壞，道德日低，將來重建國家，人才取之香港矣。壇主。

冬至感懷

袁暘照

歲闌陰伏氣蕭森，身托蠻荆百感侵，
梅蘊暗香傷國破，柳飄殘絮望春臨，
臥薪已竭孤臣淚，嘗膽誰憐孽子心，
瘦骨慣欺霜露冷，更深寒夜自閒吟。

暘照先生，附書有云，前期冬至感懷二首，第二首尚在推敲，未曾定稿，卽由梁莊先生，逕寄壇右，茲經修正補寄云云。

該詩定稿之後，確然不同，「梅蘊暗香傷國破，柳飄殘絮望春臨」，含義既深，對仗又好，實有補登之必要也。壇主。

宋王台

李常謙

宋王宮殿化塵埃，片石九龍認刼灰。
血淚江山風浪裏，斜陽一抹帶愁來。

三登八仙嶺尋仙

李常謙

峯廻路轉白雲浮，翹首靑天問野鷗。
只見烟霞不見影，八仙何處醉風流。

登荃灣大霧峯

李常謙

霧峯絕頂杖黎遊，浩蕩乾坤眼底收。
半島驚濤擊裂岸，爐峯落日照歸舟。
萬家燈火如星墜，一顆明珠似月浮。
日暮風烟漫故國，山河黯黯使人愁。

常謙先生，最佳之句，「日暮風烟漫故國，山河黯黯使人愁」。壇主評。

冬至二律

鄭維珍

(一)
幾更歲月在天涯，又敵嚴寒換厚紗，
江面結冰容走馬，塞邊衰草隱啼鴉，
圍爐論史人初集，臥榻觀書日易斜，
欣看雪花飛六出，豐收先兆好年華。

(二)
暮雪紛飛抖齒牙，那堪市遠酒難賒，
陽生刺繡初添線，梅復衝寒欲放花，
瑟瑟朔風涼透枕，團團霜月皎籠紗，
砧聲未斷猿聲起，庭外堆鹽已葬車。

自註：第二律，第八末句，是借鹽喻積雪意思，蘇軾雪後，書北台壁詩中，有兩句云：「但覺衾裯如潑水，不知庭院已堆鹽。」

維珍先生，冬至之詩，是爲佳作。

友人自台來函，談及世界逆流，因成七律答之

馮萬里

逆流世變亦何憂，仁至三辰尚有秋，
穩定乾坤存正氣，動搖邦國會低頭，
狂風烈發枯枝脫，時雨冲和大地休，
但願生生同努力，終教香息辨薰蕕。

自註：書經「恭爾生生」此處指台官吏。

感懷二首

馮萬里

其一

革命已過卻未過，政苛如虎若民何，
寃沉海底三千萬，瘠迫溝中七億多，
亂世英雄輸德義，恨情孽黨獻耕歌，
要能一奮當年槊，早已槀街掛惡魔。

其二

留得紅巾伏禍機，從來邪道慣爲非，
毛朱叛國中原蕩，君子辭家外海依，
雨暴風狂羣鳥噪，天昏地暗萬花飛，
妖氛戾氣今猶昔，無奈凱旋白日旂。

萬里先生，詩詞造詣均深，對時事國情，均有高深識見，上星期駕臨敝寓，坐談頗久，夜晚同赴西區別墅，共酌佳釀，諸犬一一向之趨候，鼻嗅尾搖，以表歡迎之意，麻佬猴子，憑高遙望，含笑點頭，意言初識嘉賓，余示意諸犬，以後對馮伯詩人，務須恭敬，諸犬一一點頭，表示牢記矣，壇主。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萬人雜誌（第二七三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一月十八日出版（零售每本港幣一元）

萬人雜誌

（第二七四期）



本期要目

從老毛衰朽談到他的死後…………每週評論
香港的眞正危機・不在經濟政治而在治安…………盧騷客串
王浩害多於利的「回歸」…………柳以青
和「上海舞劇團」團員相處的日子　中山百合子
歸屬感的活學活用…………王屯
爲什麼不重視民意？向台北當局進一言…………雷健
鄧子恢之死與「解放幹部」…………黃一
美國外交經濟政策新動向…………沈宗濂
男性青年長髮之我見…………遺珠閣
人海百態：輸血的故事…………萬人傑
傻大姐・潘壘・黃卓漢…………林巽
逃亡・魯迅・香港和中國…………古鶴翔
股市閒話：捨短線・取長線…………凌山
不顧失掉自己的人…………霍大川
轟炸迫和與緩兵陰謀…………胡養之
評金敬邁的「歐陽海之歌」…………張放

·萬人雜誌第二七四期目錄·

一　從老毛衰朽談到他的死後…………每週評論
二　香港的真正危機·不在經濟政治而在治安…………盧騷客串
四　王浩害多於利的「回歸」…………柳以青
六　和「上海舞劇團」團員相處的日子　中山百合子
八　歸屬感的活學活用…………王　屯
九　為什麼不重視民意？向台北當局進一言…………雷　健
一〇　鄧子恢之死與「解放幹部」…………黃　一
一二　美國外交經濟政策新動向…………沈宗濂
一四　男性青年長髮之我見…………遺珠閣
一五　人海百態：輸血的故事…………萬人傑
一六　僂大姐·潘壘·黃卓漢…………林　巽
一七　逃亡·魯迅·香港和中國…………古鶴翔
一八　股市閒話：捨短線·取長線…………凌　山
一九　不願失掉自己的人…………霍大川
二〇　轟炸和迫與緩兵陰謀…………胡養之
二一　再揭發王浩的謊言（下）…………待　旦
二二　評金敬邁的「歐陽海之歌」…………張　放
二四　瘟君夢…………岳　騫
二六　江南啼痕錄…………宓　琴
二七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封底內）萬人詩壇…………董力行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七四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一月廿五日出版
一九七三年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3-7 FENWICK STREET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棊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從老毛衰朽談到他的死後

最近幾個月，毛澤東頻頻接見一些有利用價值的外國人。中共宣傳機關，照例地叫嚷他們的「主席」身體「非常非常健康」。究其實，毛澤東沒死那倒是千眞萬確的事實，若說他「健康」那是不可靠的。當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北平與老毛晤談時，毛澤東就會當面告訴他：雙腿患風濕病，行動有困難。二十多天前，當毛澤東接見越共「外長」阮氏萍時，先後與阮氏萍和越共駐平「大使」阮文廣握手後，又蹭前兩步想和站在二阮中間後邊的一個中年人握手，那人馬上探出頭來，似對老毛說：「主席，我是翻譯」。遲鈍的老毛想了一會才蹣跚地轉回他的坐位坐下。當這個鏡頭在螢光幕上出現時，看了之後給人一種感覺，老毛實在是來日無多了。

今日毛澤東已是既無「虎氣」又無「猴氣」（是毛給江青的信），而是一身暮氣，一臉死氣。當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和整肅陳伯達及暗害林彪一伙時，似乎是他並沒有想到他還有死的日子。毛澤東已快死了，如果他已準備好身後事，儘管是惡貫滿盈，然在他自己來說，好像還可瞑目。

可是，老毛接班人還未確定，大陸局面還在混亂之中，加上外有百萬蘇軍壓境，不管是內部爆發較大事件，還是與蘇聯發生戰爭，極有可能使毛的軀殼和他的所謂「毛澤東思想」同時歸於毀滅。

周江之間勾心鬥角

毛澤東雖然過的是驕奢淫逸的生活，然依其處境看實可用「老景淒涼」來形容，他今日的心情雖不爲外人所知，然可以估計得到是痛苦的。他爲了拉攏一些非共國家來抵制蘇聯的壓力，就非依靠周恩來不可。就因爲周恩來在大陸上和在國際間「聲望」越來越高，又直接威脅到他精心培育的江青。中共不斷叫囂的「毛主席革命外交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和什麼「我們的朋友遍天下」，這無異是給周恩來壯大聲勢，相形之下，江青自然顯得黯然失色。

周恩來儘管最會見風轉舵，極力避免「功高震主」，見嫉於毛澤東，然中共內部和國際鬥爭形勢的演變，已把他推上權力鬥爭的尖端，由林、周、江三派的錯綜複雜的暗鬥，轉變爲周、江兩派的尖銳對立。目前，周、江之間勾心鬥角，各在黨、政、軍中爭取、安插自己的心腹，爲未來短兵相接時準備自己的力量。

他們二人已完全沒有緩衝的餘地。如果老毛神志清醒尚能活動，這種局面一時還可相安無事，否則，各立營壘，爆發一場你死我活的爭權奪位大搏鬥，是絕對不可避免的。

周江爭權都是白費心機

目前，中共仍在如火如荼進行「批修整風」，在內部眞是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毛澤東當然也知道自己已是風燭殘年，加上眾叛親離，所以，正好乘此機會一方面在利用中復壓制周恩來，另一方面則完全放棄甚麼「主義」、「革命」和原則，全力培植江青。表面看來，今日周恩來十分活躍，實際上這是因爲他是「國務院總理」，又主管外交事務，在中共中央除毛外，他是政治局五常委中碩果僅存一人。但就實際權力而言，他純粹是個「光桿」。黨方面的高級領導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他出賣或勾結毛、林予以打倒，倖存的也由於他背棄原則形同娼妓，而從心裏鄙視他。

在軍隊裏，周恩來的勢力可以說一點都沒有。黨、軍兩方周都沒有班底，單靠一個完全執行機關的「國務院」和在外交方面的一點「聲望」，那是完沒全有用的。

不過，儘管江青雄心萬丈，然可以預言她是命如紙薄，因爲，老毛一旦死亡，大陸必像火山一樣，將是仇恨的總發洩，鬥爭的總發動，共軍與共黨鬥爭必呈白熱化。這種仇恨又完全來自毛澤東生前的胡作非爲，江青上台正好，她必成爲眾矢之的。



香港的真正危機

不在經濟政治而在治安

香港治安惡化到使人無法喘息，法界人士還在大唱高調，主張寬大，給予殺人越貨者以自新機會。結果只造成犯罪者玩法，再犯如故，且變本加厲。感化政策事實上已宣告破產，如果當局拿不出辦法，香港必然變成聞名世界的「賊城」！

盧騷客串

新聞以外

「預料不到的情況」

展望今年的香港，有地位的經濟界與金融界人士——包括西商會會長與渣打銀行首席經理在內——都認為香港今年「有好有壞」，正如一般新股上市發出的「招股說明書」中一句常用語：「除出現預料不到的情況之外，獲利可達若干若干。」對香港，會有怎樣的預料不到的情況而足以產生不利的影響呢？

①政治局勢：尤其是大陸的政治局勢，對香港有絕對與立即的影響。

以目前形勢來看，周恩來繼續當權，而中共目前政策繼續下去的話，當然不會有任何對香港不利之處；假如有變化，那就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

②國際經濟情況：假如國際經濟情況惡化，購買力衰退的話，香港的出口貿易就會受到打擊，從而使整個香港都受到不利的影響。

但就目前情況來說，美國以至西歐，前瞻都可以說是一片好景：美國從一九七二年夏開始，恢復景氣，聖誕節購買力之強，恢復到幾於是創下新紀錄的地步；西歐則共同市場擴大，購買力也隨而增加；問題只是在香港爭取市場的能力如何，而並不是產品是否有市場，以香港過去十年的表現來說，很明顯的具有這樣的高強能力，爭取市場的適應性能力，更是超卓；這一點，可以絕對的具有信心。

亦即是說：除非有出乎意外的變化，否則，對這一項因素也用不着擔心。

③國際金融：對倚賴出口的香港來說，國際金融的穩定與否，關係繁榮甚大；動盪不安，就會影響到出口生意，穩定如山，貿易業務就容易擴展。

過去兩年，國際金融情況一再發生變化，但幸而都還沒有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英鎊美元先後貶值，日元升值，變化不可謂不大，幸而變化幅度不算太大，不利的影響也相對的減少。

對日輸出將會大增

今年如何呢？

主要經濟國家的幣值可能有變化是日元，可能要升值，田中內閣則極力要避免有此的一着，於是，積極的放寬入口。

假如日元不升值，而真正的做到大量放寬入口的話，就可能對香港有利而無害，香港產品對日本的出口就有大幅度增長的機會、反過來，若是日本並沒有真正的放寬入口，而日元又升值的話，那麽，倚賴日本供應原料的若干香港工業就會受到不利影響，而又沒有增加對日輸出的有利條件了。日本在港的商工會所會頭田中佔計今年香港對日輸出會大為增加，大抵他認為日本確實走放寬入口而抑制日元升值之路。可以說，這三項因素，目前都對香港有利，除非是有預想不到的變化，今年的香港，繼續繁榮應該是不會有問題的。

治安惡化令人擔心

但香港經濟繁榮沒有問題是一回事，香港本身問題如何解決，又是另外一回事。

有多少問題呢？

很多很多！

大焉者有繁榮所帶來的各項問題，從地價到物價、工資；從治安到交通擠迫，從教育到青年動向……太多了！

今天的香港人，並不擔心經濟繁榮能否持續下去，而擔心治安的日益惡化，能夠解決治安問題的話，港府才能夠贏得人心；否則的話，就會怨憤日增，離心離德了。

為什麼治安會搞到這樣壞？

原因當然很多，而且，各有各的看法。

例如，一位立法局議員會經提到報紙對犯罪新聞渲染過甚和登載過多，就是促成犯罪增加因素之一——這論調與警務處長薛畿輔相似，他也常常認為報紙渲染過份。

最近，更聽到當局有意立法加以限制——亦即是：對報紙登載犯罪新聞加以限制。

罪案是報紙造成的嗎？

這眞是一項離奇荒誕的立法構想！

且不要談到「新聞自由」這樣的大題目，單是從消滅犯罪、確保治安這前提來加以研究，看是否限制刊載犯罪新聞，就可以收效吧！

首先，要認識清楚，今天香港最多的犯罪行為，而且最為市民詬病的是什麽？

並不是強姦，也不是謀殺，更不是綁票，而是

搶刦！尤其是攔途截刦，電梯中打刦，茶樓、餐室中的打刦……等等。

這種犯罪行為是否有感染性呢？

即使是有，至少也不會因為讀到報紙上刊載的某一打刦新聞才動念打刦，多少只是因為知道同區的某一班青少年最近手頭很鬆動，錢來得容易，一打聽就知道是打刦而來，然後，他們就也動念頭了。

這和強姦、謀殺與綁票等不同；報紙對這三種犯罪行為描述詳細的話，也許會觸發類似的犯罪動機，甚至會仿效同樣方式來行事。例如，久已對一個女人垂涎，而又不獲垂青，就可能效法而出以強姦；或者對某人恨之入骨，但又無法洩憤，一動念就會動手謀殺；有過一個時期，所謂「六國大封相」事件，關起門來，斬殺積怨的同樓住客或二房東，放火焚燒同歸於盡等事件，會再三演出，也許可以歸因於感染的結果。至於綁票，則在香港的感染性也不大，三狼之後，並無繼起者。

匪夷所思

即使如此，在先進國家中，也並沒有因此而要立法限制報紙刊登可以發生感染作用的新聞。

刦機事件，就是明顯例子。

刦機事件的曾經風行一時，大可以稱為很多人見獵心喜，紛紛效法所致。而大眾傳播機構要負一部份責任——並不只是報紙而已，電視新聞的現場轉播關係更大，電台廣播也有關。

但就一直不會聽到被刦機事件所煩擾與受害的國家有過要限制這種新聞傳播的念頭。

香港，卻有人作此動議，而當局又竟然加以考慮，這真是匪夷所思之舉！

真正要搞好治安的話，千萬先不要立下卸責的念頭，不要把責任推到別人的頭上。

「消滅罪惡」運動

究竟負治安之責者是否已經盡責呢？

負司法之責者是否重視這問題呢？

據說港府對今次清潔運動的成績很感到滿意，於是，有意要發動類似的全港全民運動以消滅犯罪活動。

本來，維持治安，正如保持清潔，人人有責，也是每一位香港市民都願意盡一份責任與樂觀厥成的事情。

但要發動維持治安運動，而希望與清潔運動同樣收效的話，所花的力量與所需要的改革，就不是清潔運動那樣簡單了。

清潔運動只要修改罰欵條例，只要馬路上多放垃圾桶，只要督促居民負責清潔自己範圍之內的垃圾，搞一個「垃圾蟲」出來，報紙、電台、電視大舉宣傳，就可以收穫滿意的效果。

但動員市民維持治安，如何呢？

是否准許市民成立隣里或大厦聯合捕盜的民間組織呢？

這一點，一定會被否決的；原因何在，大家心照不宣。

報案？多此一舉！

那麼，市民的力量如何發揮出來呢？

要每一個市民隨時隨地奮身與匪徒搏鬪嗎？

這又是行不通的事情！

協助警方捉賊麼？

赤手空拳，又素無訓練，如何幫助得來。

更有，有事時，要找警察，並非易事。

也許，再退幾步，只要市民勇於出庭作證好了——據說港府考慮提高給予證人以花費時間精神的金錢補償，以求爭取更多人願意出庭作證。

但很多市民的經驗卻是：即使自己是遇刦受損失的事主，除非受傷而被送到醫院去，否則，還是以不報案為上算，否則，雙重損失。用不着解釋什麼是「雙重損失」，大家都會知道是怎樣一回事。

而這一點，應該就是關鍵所在！

假如真要發動維持治安運動的話，就先要恢復或建立市民對警察的信心。試想，連報案也認為多此一舉的話，還怎能真正的發動起市民來——請注意這「真正」兩字，許多名流領袖一定會熱烈响應政府的任何號召，可以在紙上做成熱烈轟動的印象，但實際是否真能夠發動起中下階層的市民來，那就是另一回事。

試想，自己受損失的話，也自認晦氣算了，別人受損失的話，會肯出面作證麼？即是說：就算退幾步而求其次，也還是沒有用。

確立市民的信心

當務之急，在未發動全面運動之前，還是先要做到警察已發揮能力到使市民有信心，而認為警民合作可以收效的地步，然後，才可以談第二步，如何號召市民參加，共同努力。

否則的話，簡直可以說是一切無從說起！

日前，市民所詬病，是什麼呢？

①報案：費時失事，有時還受氣。

②認人：經常被召往辨認疑犯，什麼事情工作都要放下，不勝其煩。

③破案：儘管官方列舉數字，破案比率很高，但很多市民則感到對自己行刦的匪徒並沒有被抓到。

④財物：損失掉就不會有歸趙之望。

結論始終是：何必報案！

匪徒判刑太輕

香港市民與警察都不滿一項事情是匪徒判刑太輕。大家都認為這是造成盜賊橫行的主要因素之一，等於鼓勵他們犯罪，警方怨言更多，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抓到匪徒，卻會在短期內又出而打刦作案。

大家對感化制度懷疑，對生活過得太舒適的青少年教導所懷疑，對殺人者不死感到不安，對傷害事主的刦匪不受到嚴懲感到不滿……。

誠然，今天世界思想主流是要寬恕、容忍、與人為善，司法的觀念着重於給予犯罪者以自生之路，不主張嚴厲懲戒來報復。

但這一種思想和司法觀念是否正確呢？

這一種思想和觀念是否已經演進到超越出大多數人所能忍受的地步呢？

這一種思想和觀念是否放諸四海而皆準。全世界各地都要一律接納奉行呢？

認識中國

王浩害多於

聖誕假期中，有朋友自美國前來香港渡假，我把王浩在「大公報」的文章給他看，問問他的意見，他卻不值一顧地告訴我：王浩在美國就是左傾的。不過，那是他的自由。

另外，一位世侄女在這個聖誕假期中，也回來探親，她告訴我：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有些也是以左傾為時尚。因此，我就明白了，由於美國所流行的「時尚」，很多海外的中國人，也就被這一「時尚」所感染了。

知道「時尚」的人，故作左傾之態，他們固然有他們的希求，可是，不了解內情的，就會被他們這一故作之態所欺弄了。因此，王浩在他的「觀感」中，就提出了一個看似很合理，實際上很荒謬的論調，就是「認同不一定就要回歸」。那麼，為什麼還要認同呢？

認同什麼？何謂回歸？

他說：「關於認同和回歸的問題，討論很多。但是在國內得到的印象是，認同不一定就要回歸。一般說來，目下並不歡迎大規模的回歸，因為大家思想上的準備不足，回歸可以產生很多困難，不但個人會有許多預料不到的苦惱，而且對新社會的建設會害多於利，因為安插，教育都需要很大力氣，而且由於不了解而失望會增加許多並不合理的批評。也常聽到人說認同而不回歸在許多情形下，可能對新社會貢獻反而更大。」

王浩並沒有說明認同什麼，回歸什麼，但從文章的上下文，可看出是指中共政權以及中共所統治的大陸社會。對於中共政權的所有政策，王浩似乎極盡稱讚之能事，這可能是他畢竟生活在美國的美籍華人，並沒有親自嘗受過中共的統治滋味。這方面由於他缺乏經驗，還情有可原。然而，他對中共統治下的「新社會」情形，從普通的表現來說，他是知道多少的。因此，在認同與回歸上，他只提出了對「新社會」的描素：「在一個迅速改變的社會裏，如果一個人因為過去的背景，對新的事物在情感上和習慣上難於適應，當然會增加他對新發展了解上的阻力。但是並不表示他就完全不能在理智上了解和接受這些改革（新的合理性的看法），因而努力改變自己的情感和習慣。當然這個過程一般會包含不少的痛苦。同樣的，如果有些人因為各種包袱，不能很快地加入新社會，也不見得就完全沒有資格認識和讚揚新社會的成績。這問題很複雜，沒有勇氣和決心參加自己認為更有意義的活動，當然包含一種矛盾。」

王浩以及不少的海外人士，對認同和回歸，似乎都充滿了這一矛盾。他們似乎是先天的、一定要向中共政權以及它政策所統治的社會，在思想上要求適應。

適應的論調發出者，他們總以為非如此，不足以解開「情感與習慣」上的「矛盾」。我以為這一些人，都沒有逃出中共統戰影響的框框，又可以看出他們受到中共統戰影響之深，在不期然而然的情況下，就吐露了自己的受毒化後的心聲。

可笑的「勇氣與決心」

幸而這些侈言高論「認同」和「回歸」的人士，都是居住在中共統治以外的地區。他們起碼還能自由自主地在談「認同」、論「回歸」。可惜，很多高級知識分子，他們並沒有仔細思考一下：為什麼要認同和回歸？以什麼為認同和回歸的標準？同時，身為海外的中國人，面臨國家的這種情況，究竟該如何去「認同」和「回歸」。

對中共政權的認同與回歸可以說是多方面的。這不是要具備什麼「勇氣」和「決心」的。而王浩所提出的「勇氣與決心」，正反映出在海外自由地區的人士，絕大多數是對中共政權及其統治不能認同和回歸的。如果真要認同和回歸的話，非有「勇氣」和「決心」不為功。

所以，在這一種海外人心的反映之下，就可以反證所謂認同與回歸的標準，海外人士是另有所指的，並不是目前中共對外所宣傳的「成就」，就可以使海外人士認同和回歸的。

王浩首當其衝的就遇到了這種阻力，可是，他不但不強調自己的「勇氣和決心」，是走向認同和回歸的一條康莊大道，反而在責怪着海外知識分子。他說：「知識分子有一種喜歡標新立異的傾向。所以容易覺得批評和攻擊是比較更有尊嚴的事，同意任何總的趨勢，便失掉獨立性。和這個有關的是『各打三十大板』的原則，似乎不這樣作便一定不能符合眞理，同時這樣作容易得到讀者的喝采。可是這種『公平』太機械化。在許多優點很顯明的情形下，我覺得應該很小心地研究是否若干表面上的毛病，只是為達到更基本的目的不能不有的後果，應該學習用全面的觀點來看事。」

批評與攻擊中共政權及其統治，在我所接觸的海外各階層的人士中，都很普遍，並不是知識分子的特權或是「標新立異」。事實上，中共政權及其統治下的政策，有太多可供批評和攻擊之處。可惜的是中共這個政權，那裏會理會到人們的批評與攻擊？海外人士的言論固然無法改變中共的暴政，就是大陸上的知識分子們，究竟有多少由於批評（不要講攻擊了）中共政權和政策的人們，都被一一地冠以反革命的頭銜而失踪了。王浩能夠忽視這一點嗎？王浩怎麼去解釋這一幕幕的悲劇？

假如王浩以為這只是知識分子「標新立異」所闖下的禍亂，該是咎由自取的。那麼，我們可以知道王浩在對知識分子的定義上，用了不同於我們的定義和內涵。在王浩來說，知識分子也者，只是對統治者的搖旗吶喊者而已。

在大陸上，知識分子已做了中共政權的工具，這是無可如何的，因此，王浩只有責怪知識分子不能妥善地為中共政權服務，才會產生得不償失的結果。但在海外自由地區，王浩也是充滿了這一希望和鼓吹呢！

他反對知識分子不隨波逐流，而責怪知識分子以為「同意任何總

的趨勢，就失掉獨立性」的顧慮是大錯特錯的。

他反對知識分子的超越政黨和政治的言論，而以之爲是一向採取「各打三十板的原則，似乎不這樣作，就一定符合眞理。」

他反對知識分子用自己的觀點發表自己的意見的自由，因爲他覺得「應該學習用全面的觀點來看事」。

「各打三十大板」的原則

王浩能在到大陸觀光後，寫一篇長文，同時又蒙香港的左派報章雜誌來轉載再三的話，當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不過，王浩所提出對海外知識分子反對的意見，如果就事論事，依理說理的話，顯然地看出王浩受政治的影響力太深了。而什麼事情都以政治的觀點去論列。而王浩所用的政治口吻，只是中共的政治宣傳而已。

現在不揣冒昧地與王浩談談知識分子的問題。

一、知識分子並不顧忌「同意總的趨勢」，也並不以之這樣作會「失掉獨立性」。基本的條件是：什麼是「總的趨勢」。王浩所講的「總的趨勢」，是自大陸政權所抄襲來的宣傳，肯定的說不是「總的趨勢」；或是從唯物辯證史觀所抄襲來的「人類發展歷史的總趨勢」，也決不是眞正的總趨勢。知識分子不但同意，同時也努力以赴的總的趨勢是人類的人權受尊重，自由的獲得與人與人之間的諧和。什麼「階級鬬爭、經濟史觀和無產階級專政」等，並不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總趨勢。因此，知識分子，特別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爲了民主、自由、人權終將實現的總趨勢是不僅同意，同時也是在不斷爭取的。爲了這一總趨勢的實現而努力，不唯不失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反更顯示知識分子的功能性和不屈性。假如依了王浩所稱的總趨勢而同意的話，才眞眞正正地失掉了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因爲那是中共政權的工具。

二、任何言論之符合不符合眞理，並不是以「各打三十大板」爲評判的標準。這方面王浩是指海外知識分子對目前的國民政府與中共政權的批判而言。但是，王浩一定讀到這方面的批判和攻擊的文字不少。如果加以分析的話，自然會發現：身爲中國人對政權的批判總標準或是最後的標準是什麼。有多少人不要傳統的中國文化而願以馬列主義爲統治中國的原則？這個總原則恐怕就不是「各打三十大板」那麼輕易的了。

國民政府的許多政策，固然引起了不少的海外人士們的批判，這批判還可以站在文化的一致上。然而，對中共政權的批判，沒有了文化的一致性，如果不談這一大前題倒無所謂，如果一接觸到的話，那麼，所有對中共的批判，不啻是抗議了。不知道王浩有沒有注意到這些。

三、王浩在觀察事物方面，勸海外知識分子「學習用全面觀點」。這似乎是比較中共海外統戰所慣用的「一個觀點」進步多了。然而，在文字的技巧上仍然矛盾百出的。我們知道：觀點也者只是一點；用這一點去看全面是可以的，那是思想的統治；用不同或多種觀點去看一面或全面也是可以的，那是客觀的認知。現在，王浩卻用「全面觀點」，在文字上是不通的。如果這一句話能通的話，我們就直可以用「半面觀點」、「幾分之幾面觀點」了。當然，我不知道王浩爲什麼這樣用，或許是他的新發現，因此，才讓海外的知識分子「學習」運用的。

然而，王浩似乎在爲他這一「全面的觀點」來做解釋，他說：「有許多現象，很多人覺得不滿意或至少不了解。具體的情形，往往很複雜。」原來，王浩所謂的「全面的觀點」並不是什麼觀點，只是喚起人們暫時不要批判中共的一切，免得「產生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的後果」。

我們可以這樣說：「親者痛仇者快」的原則運用，只產生在傳統文化的基本一致上，並不產生在一個極權的認同上。在能繼承、保存傳統的中國文化裏，一定會避免「親者痛，仇者快」的後果，可是，在沒有這一文化必然的繼承與保存上，只以一個政權來做標準的話，根本沒什麼「親者痛，仇者快」這一回事。

也許很多人不了解：中國文化的重要性，以爲一談文化又落到了抽象和不可捉摸的東西。其實，如果談中國文化，不是印幾本書，發表幾個學者的名作就是了，而最重要的是中國人民所習慣接受的文化傳統中的生活方式。這種方式，不但爲中國人民適宜，同時也可以貢獻給全世界，做爲一種典型的楷模。

「歸回」的

高談認同卻不回歸

值得注意的是：王浩談到認同而不回歸時的原因：一、大陸上不歡迎大規模的回歸；二、因爲回歸的人思想上準備不足，會產生很多困難，特別是個人有預料不到的苦惱；三、對新社會的建設害多於利；四、安插與教育都需要費大力氣。五、由於不了解而失望。以上是王浩所感受到的。因此，只要認同就夠了。這算是什麼話？也許某些海外的中國人，眞的覺得中共的統治是最好的，而所行的馬列主義眞是救中國的藥石，而願回到大陸眞正的爲「建設社會主義祖國」而獻身致力，而王浩在大陸觀光了一個月的時間後，在其「觀感」裏卻大唱「認同而不一定回歸」的論調，請問，對海外的某些中國人，既然嚮往了大陸的一切，而又想有所貢獻的話，卻給澆了一盆冷水。

身爲一個中國人，爲什麼不能回到他所佩服的政權之下，從事「生產」、「建設」和幹「革命」的工作。而反說會給這些人士們帶來苦惱和失望？相信任何人都會明瞭，這絕不是中國人本身出了什麼問題，而是那個中共政權出了問題所致。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裏，身爲一個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如果不能對目前的中共政權及其政策加以認眞批判的話，反而企圖加以認同，甚或回歸的話，我並不覺得這批知識分子是堪當知識分子名號的人。原因是看看中共自在大陸統治以來，對知識分子以及對全體中國百姓所做的是什麼政策？而海外的知識分子，憑了他們的見識與學問，眞想解救同胞的困境時，竟先要他們符合這一政權所要貫徹的馬列主義。天下也眞的出現了這種情事，不亦怪哉！同時，也就可以看出中共政權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政權了。

假如海外的中國人士，就以這一批回大陸觀光後所帶出來的認同論調而認同的話，不啻是盲人騎瞎馬了。

柳以青

和「上海舞劇團」團員相處的日子

中山百合子

去年七月十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上海舞劇團」，應「日中文化交流協會」和「朝日新聞社」的邀請，曾經來日本訪問演出。我有機會與他（她）們在一起相處一月有多，這眞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任務。

驚訝於資本主義的繁榮

「上海舞劇團」曾經去過東歐幾個共產國家演出，他們應該不算是「土包子」，但是到了日本之後，可以說日本的一切都使他們感到驚訝。他們對一切都生疏，頻頻地詢問：「這是什麼」？「那是什麼」？

在旅館裏，他們首先讚嘆不已的是日本的「彩色電視機」，彩色的艷麗鮮明、設計外型之優美、利用宇宙衞星如此之迅速、並且其普及程度之高、價格之廉，無不使他們咋舌。

他們對旅館內設有的電氣洗衣機、電熱水器、電梯、自動升降梯、旅館的室內設備、裝有冷氣的大型旅行汽車、地下鐵路、高速道路、街市的霓虹燈廣告、百貨公司之大、商品之多、劇場設備之豪華和服務的週到，以及普通日本人服裝之整潔等等，都頻頻詢問：「這是日本自製，還是外國進口？」「價格多少？」他們聽到價錢後，卽用「人民幣」換算，大家都表現出一副吃驚的面孔。一個男團員說：「一台電氣洗衣機和我的一輛自行車價錢相同，這樣高級的工業品，賣得如此便宜，眞是沒有想到」。我瞭解他腦子裏一定在對他們報刊雜誌上每天咒罵的有關資本主義的貧窮落後，以及每天歌頌的有關共產主義美麗的謊言，都發生了懷疑。

日本工人的生活並不悲慘

對他們影響最大的，可能是在大阪參觀一間工廠。那種高度自動化、合理化的設備，和裝有冷氣與除塵設備的廠房，以及生產上的安全設備，工廠內部的醫療和福利設備，男女工人衣着之整齊，使他們目瞪口呆。一個女團員問我說：「這工廠是屬於資本家的嗎？」團裏的男秘書搶着回答說：「當然是屬於資本家的，就因爲資本家慘酷地剝削工人，才能積累如此多的資本，建設如此好的廠戶。」

這位秘書大概是劇團中的黨的工作者。

參觀工廠後，又到一個工人的家庭去訪問：這個工人是工會的領導人，曾經數度去過北京訪問，是從事「日中友好活動」的積極分子。在他家裏作客，當然講的都是歌頌社會主義和批評日本資產階級政府的話。但是，當團員們發現這個家庭所使用的電冰箱、電洗衣機、電熱水器、電視機、電菓汁機、電烤麵包機等等電氣設備，他們開始有些不安。我猜，他們一定在想，在大陸上的地主、資本家也沒有這樣現代化的享受。工人階級能夠過這樣的生活，爲什麼他還要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呢？一個女孩子曾經問這家的女主人：「這些家庭設備需要幾年的工資？」這家女主人告訴她說：「這些全是分期付款買的，不需要幾年。」

分期付款與彩色電視機

歸後，許多女孩子詳細問我分期付款是怎麼回事？她們都帶着羨慕的眼光，有一個女孩子說：「我們爲什麼不可以也實行這個制度呢？」另一女孩子立卽沒表情地回答她說：「卽或我們也採取分期付款方法，但我們有什麼可買呢？」我想，她講的大概是眞話。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是鼓勵消費的，社會主義國家物資缺乏，強要人民過原始的貧困生活，有分期付款制度，也沒東西可買。

有一天晚間無事，他們在以日本的彩色電視機爲話題熱烈在談論，有人說：「日本的科學太發達了。」另有人說：「日本工人的生活已夠美好。」有幾個人說：「我們很快就會趕上，我們不久也會有彩色電視機看。」但是一個高個子的男團員站起來說：「卽或有一天我們也能有彩色電視機用，但是除掉上政治課外，能有什麼好的節目給你看呢？」大家沉默了很久，沒有人反駁他的話。

對日本社會的批判

雖然他們普遍對日本的繁榮羨慕非常，但是對日本社會也不是沒有批判的。

譬如說對高速道路和寬大的現代化的馬路，和又髒又窄的陋巷，就感覺到矛盾。一個女團員曾經問我：「爲什麼國家不投資改造那些陋巷呢？」

他們對每天在街上遊蕩的爲數眾多的青年男女也感到懷疑，一個女團員問我說：「他們是失業者嗎？或者是學生？如果是學生，爲何不去讀書或到工場去勞動？」

一個團員曾對我們的照明師說：「日本交通如此發達，爲何還有很多人買自用汽車，爲何不節省這筆錢提供給國家作建設投資呢？」

一個女團員也曾對我說：「有好多女人穿着落地的長喇叭褲，行動既不方便，又容易弄髒，我對這些女人的心理實在無法理解。聽說日本人的模倣性非常強，那是因爲沒有自主性，沒自主性國家意識就會淡薄，這些女人將來做了母親，第二代一定都變成崇外的。」

雖然他們口頭上如此批判；但是我瞭解他們幾乎全都羨慕日本青年那種自由自在的生活，這是因爲他們的自由實在是太少了。

團員的生活猶如囚犯

團員來日前，大概經過相當嚴格的教育，團員個人絕對對外不談中共的政策和經濟生產狀況等等問題，就連對日本的看法，只講「日中人民友誼」，其它絕不涉及。因爲他們與舞台工作者打交道的時間較長，所以說話的機會較多，但也不敢談得較長，如果時間一長，一定會有另一團員走過來，裝作催促什麼事情，有意打斷兩人的談話。我曾經想邀請與我相處較好的女團員，到銀座的「天國」餐廳去吃「天婦羅」，該女團員叫我跟繩樹珊劇團長講，繩的答覆是：「謝謝你的好意，我們團員除團體行動外，不接受任何個人招待。」

有一次，我們的照明師曾爲五名團員作嚮導，到銀座去買電刮鬚刀和襯衫，他們必須有五人以上才能被准許外出。那一次給他們一個小時的時間，並且要由團的秘書隨行監視。這天這位秘書還很通人情，他們用了廿分鐘的時間買完東西，打算到附近的「萬世」去吃「鷄素燒」，恰好這天「萬世」沒有開門，他們又到附近「阪急百貨公司」的食堂去吃「天婦羅」，客是由我們的照明師請的，但是我相信，這可能是他們來日本後最快樂的一個小時了。

孫平化的講話

中共的幹部對團員的思想情況非常注意，每當發現他們思想上有問題時，立即加以「說服教育」。有一次，在神戶公演之前，大概是發現他們對資本主義生活發生羨慕，孫平化團長親自召集全體團員講話，孫團長說：

「我們在日本所看到的人民生活的虛榮和享樂，正說明日本資本主義對人民毒害何等之深，他們像吃了獨佔資本給他們準備的鴉片烟一樣，中了毒不能自拔，只好永遠作資本家的奴隸。我曾經在日本經過很長時期，我深知它們社會上貧富懸殊的情況，尤其是老年人，多數窮死陋巷無人理問。」

從那次以後，規定團員每天晚上要開「思想檢討會」，用日本社會的頹廢，來作社會主義的反面教材，並且每個人都要聯繫到自己具體思想情況。

有一次，當發現團員們羨慕日本青年有較多的自由時，孫平化團長又立即召集全體團員訓話，他說：

「日本人自稱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國家，其實並不是自由，而是國家放任，放任過頭，人生就會失去目的和意義，像動物一樣只追求享樂。所以日本青少年犯罪特別多，已經成爲很大的社會問題。日本因爲沒有明確的國家意識，教育和政治都不能給人民生活的方向。結果，年青人既無理想，也無希望。」

但是這些抽象的說教，難於戰勝事實，團員們閒下來談論的，仍然是資本主義生活的富裕和自由，很多團員都跟我說過：「日本實在太好了，建交之後希望還能再來一次」。其實他們對資本主義的生活並不討厭。

團員的日常生活

在我們看來，他們的生活是非常樸素，甚至可以說是非常困窘，但是在他們自己看來，這已經是天堂了，因爲這不知要比大陸人民的生活高出多少倍。

他們每人有一個相同的衣箱和手袋，聽說是出國時發給的，返大陸還要交還。他們每人有一套「人民裝」、一雙皮鞋、三件襯衫、三雙襪子、和幾件底衫褲。底衫褲和襪子他們自己在旅館內洗，長褲送到旅館的洗衣部去洗，在東京洗過兩次，在京都洗過一次。

洗面用具都放在一個簡陋的塑膠袋裏，雖然那裏面有牙刷、牙膏、肥皂和手巾，但他們多數都用旅館的，每天把用剩的肥皂，都小心翼翼地收在皮箱內。我想，他們在大陸，一個月可能也配給不到這樣一塊肥皂。在日本馬上就要丟掉的東西，他們都當做寶物一樣收藏起來。

日本人民憎惡中共

該團在日本期間，曾經不止一次地受到日本反共團體、華僑們的騷擾，但是孫平化團長嚴格命令不許對外洩露。

我親眼看到的就有三件：一次是在日本公演的第一天，當團員們從日生劇場回到旅館在等電梯時，突然有一個日本男人把二三十張宣傳單散發到團員中間後逸去。傳單上面寫了些什麼，因爲他們當時全部收去，我未能看到，但是我知道傳單是由「勝共連合」發的。

另一次是在神戶公演的時候，有人向舞台出口處投擲墨汁，警備員想去追捕，被中共人員阻止，究竟是日本人幹的還是中國人幹的則無法知道。

第三次是在東京文化會館，在團員化裝室發現中國文的謀略傳單，勸團員們選擇機會投奔自由。因當場被中共人員收去，也沒有看到詳細內容。

當然向團員乘坐的巴士投擲石子，在旅館前也時時出現高聲辱罵的日本人和中國人。最多的要算信件，大約該團每天收到幾十封到幾百封信件。這裏面有三分之二是反共的宣傳品和抗議信，這些信件團員是看不到的，秘書看後立即燒卻，有一次該團秘書江培柱問我一個朋友：「日本有出藝社這個團體嗎？」我的朋友看到他手中拿的信紙上的一句話是：「日本人堅絕反對你們赤化日本的野望。」

「有辦法投奔自由嗎」？

和我們的舞台照明師相處很好的兩個男團員，在名古屋公演的時候會對他說過這樣的話：

「如果我沒有妻子在大陸，我眞想留在日本研究和學習後台的工作」。

「大家都這樣想，只是不敢明言而已」。

我們的照明師半開玩笑地回問他們說：

「逃跑又如何」？

但是他們馬上認眞起來，問他說：

「可能嗎？有什麼方法？」

我們的照明師感到事情嚴重，馬上改口說：

「我是在說笑話」。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這件事說明了中共的人員互相監視甚嚴，但是只要有機會他們都有膽量投奔自由，相反地，自由世界反而太軟弱了。

遺憾的是沒有人幫助他們，他們又只好帶着奴役的枷鎖，再度回到他們實在不願意回去的「祖國」。

歸屬感的活學活用

王屯

與一位牧師朋友喝咖啡，他問我有沒有讀過一月七日「星島晚報」星期專刊上刊出一篇「在中國經歷三個朝代的九十四歲老醫生」的特稿，因爲近來工作較忙，有些屬於細讀的文章，都是爲了寫作參考而選擇的，牧師朋友所提出的文章，我也是約畧閱過，但當時並沒有計劃爲它寫什麼？

朋友說：「我再三讀了那篇特稿，非常感動，如果你沒有這份資料，我願將我存下來的寄給你，讓你也來分享一份摯誠的安慰。」

我告訴他報紙會存在的，我會照他的話回去重讀一遍那篇特稿。跟着朋友問我對於選擇寫作的題材。我說：「我所探討的多屬與現代青年能夠連繫在一起的東西，那是指意識上的。」

當天回家時，又忙着寫稿子，與牧師朋友的談話早忘掉了，及到午夜一時，正要睡覺，隨便翻閱一本舊雜誌，讀到一篇談本港青年的歸屬感問題。想想香港青年的歸屬感問題，也就是今日海外各地中國下一輩知識青年的歸屬感問題。驀地，腦中像響起一陣悶雷，忽然碰出一個新主意來，覺得我如果將海外中國下一輩知識青年的苦悶與抱負的那種精神狀態，拿來與牧朋友所覺得感動的九十四歲老醫生的一生事蹟作一個聯想，它可能具有不尋常的啓示。想到此，立即起身，從幾天前的「星島晚報」中找出那一篇特稿，細讀一遍：

晚報上附刊那位九十四歲的老醫生米爾勒的照片，那面貌並不是一張兒孫滿前的慈祥老人的面貌，看來有點孤獨，但卻是充滿信仰力量的虔誠面貌。文章說：「這位老醫生，在二十四歲時，便由美國紅十字會派到中國來傳道及行醫，當時這位青年醫生，被派到一個陌生地方去做奉獻工作，心情是極端複雜的，但因爲他學的是這種學識，他不得不這樣做。……

「……他的心目中，就是要把所學到的用之於世，爲世人作點貢獻，所以當初紅十字會派他到中國湖南這落後農村來時，他毫無考慮的束裝就道，隻身到了湖南，當時中國農村的衛生設備不足，農民教育水準低落，他便決心盡自己所能去改善這情形。」

我們不必如何誇張一個人對一個落後地區作出什麼改善，但對於一個來自物質文明的國家，曾經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他不願留在自己有最好發展的機會國度裏，好去追求更大的成功，而寧願將他的一生，放在陌生的國家內，默默地奉獻上自己，這種奉獻精神，是很難得的。

米爾勒醫生在中國已有七十年了，在中國人心中，他仍是美國人，在他心靈中，他仍然是美國人。這點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應是他在一個陌生的國家裏，畢生奉獻上自己，「做一個眞眞正正可敬的外國人。」

我想今日在海外生存的中國青年，如果他們能夠也將自己的歸屬感，變成「做一個眞眞正正可敬的外國人」，在他們那陌生的國度裏，奉獻上自己，那麼，他一定不會寂寞，不會無憾於沒有「歸屬感」的滿足，只要他能「做一個眞眞正正的可敬的外國人」，他的一生，不會愧對別人的國家，也不會愧對自己的國家。這並不是理想主義者的幻想，我想今日在海外的中國青年，如果立志這樣做，他必定做得到，而且會做得很好。

記得美國太陽神征月時，我們從電視螢光幕上，看到從太空倉轉播回來的地球照片，看來就如一顆橙子那麼大小，這個橙子上，一方面是交通極端發展，現代只要乘一架噴射機，只稍幾小時就可以到這橙子上的任何一個地方去，另一方面，這隻橙子上，有百多個國家，有百多種「歸屬感」，每個人如能爲自己的歸屬感作出貢獻，固然是好的，至少在「世界大同」未出現時，愛自己的國家，愛自己民族的意識，仍是重要的，但倘若實際環境不容許你這樣做時，也不必有愧於心，如能選擇更偉大的目標，在別的國家裏「做一個眞眞正正的可敬的外國人」，也等於愛自己的國家。你不能說這位九十四歲，在中國作了七十年奉獻工作的美國人不愛美國嗎？事實上他對美國的愛，比任何美國人還有價值。

已故美國由傳道人、教育家至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也是將畢生獻給中國的人，在他所寫的回憶錄「在中國五十年」一書，除了第九章至十五章，解釋中共席捲大陸他代表美國立場遭遇到種種困難外。由第一章到第八章，敘述他青年時在中國傳道，後來獻身教育，以至創辦「燕京大學」，日本後來攻佔北平，將他拘禁等，過程很感人，在中國人心中，司徒雷登應是「眞眞正正可敬的外國人」之一。

胡適在爲「在中國五十年」寫序時，曾引述不少十六、七世紀來中國傳教的外國人，在傳教以外對中國人所作的偉大貢獻，如：「第一位到中國的新傳教士馬里遜，在東方工作了二十七年之後，才只得十個中國人信教受洗，但馬里遜在學術上的成就——他所翻譯的中文聖經，他所編成的中國字典，他那架用現代金屬活印中國文字的印刷機——對東方整個傳教士世界的影響，是何等廣博持久呢。」胡適除了馬里遜外，還引述了好幾位傳教士教育家、學者、醫生，如何「克服了語文和文明之隔閡及困難後，把西方現代科學、技術、法律、國際法、地理、歷史和基督教信仰的宗教文學等最優異的著作譯成中文。」

今日海外老一輩華人，對好些國家對華文作品與華文教育，作很多限制，但文字究竟是一種表達工具，要是我們的下一代，認爲那一種中文作品能對人家的未來文明社會有貢獻，可以將它翻譯成當地屬國的文字。那麼我們所做的，不但可以將自己的文明傳播出去，而且也可以在人家印象中成爲「一個眞眞正正可敬的外國人」，使我們將來生長的下一代，仍可以從別國文字中找回自己固有文化。

在近世被非洲剛果人尊爲聖人的大哲人史懷哲，本是德國人，三十歲以前在德國本來已有事業基礎，是神學院長，大學講師，音樂家，著作等身，但因決心獻身到非洲工作，便放棄一切去專攻醫學

為什麼不重視民意？

向台北當局進一言

雷健

過去兩年來，由於國際姑息逆流之猖獗，由於毛政權僞裝笑臉的對外活動，我中華民國政府在國際上處於不利的地位，受到重大的冲擊，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在國際不利形勢的環境下，中華民國政府所應該做的，除了努力建設台灣，使台灣省成爲大陸同胞希望所寄之外，另一項重要而決不能忽視的工作，就是努力團結海外中國人，爭取盡可能多數的海外中國人，使他們爲建設台灣，復興中華而努力奮鬪，這是國府當局應該做到也可能做到的工作。

而要做到這一點，先決的條件就是台北當局要重視海外眞正的民意，尊重海外大多數的民意，依循大多數人的意見，努力進行經濟建設和政治革新，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那麼國府就會失去民心；而失去民心，當然也談不到什麼復興中華，也團結不了海外中國人。

使人惋惜而失望的是，國府並未能做到這一點。台灣內部的情形我不清楚，也不能說什麼。但是在海外而言，起碼在香港而言，台北當局就沒有做到重視及尊重大多數民意，這是在海外愛護中華民國的中國人大爲失望的事。

最近國府有遴選民意代表的事，在這件事情上，台北當局顯然並沒有尊重民意。既然是「民意代表」，雖然不能做直接選舉，也應當盡可能廣泛徵求民意，而台北當局是否做到了這一步？我認爲根本沒有。這又從何說得上是民主？所謂「民意代表」，又能說得上代表那一個民意？

應該看到，在遴選的民意代表中，也有精明能幹、立場堅定、爲國家和海外僑胞做了很大貢獻的人士。但是，是否也有一些聲名狼藉、拼命鑽營，一馬當先，首先爲自己及自己的兒子打算的人物呢？把這一類人物拉進莊嚴的立法機構，這不但是台北國府之羞，而且也是海外中國人之羞，也是新聞文化界之羞！

國府領導人也經常談到政治革新，不徇私情，不講人事關係。我們海外中國人，尤其是從大陸千辛萬苦逃亡出來的流亡知識分子和流亡青年，都希望國府負責人把這些話能夠眞正兌現。如果這只是徒託空言，做起來還是人事第一，私情至上，那麼，一些專門從事於鑽營吹拍，交官結府，胸無實學而只擅於逢迎吹拍走後門的小人，將會有後門可鑽，而沾沾自喜。而那些正直的、有能力的、眞正有代表性的，不屑於交納權貴及逢迎吹拍的人，就將會對國府失望，在海外知識分子及文化人中，也會對國府深表失望。這樣，受到損失的，將首先是台北國府當局，而不是那些正直而爲國家做了許多好事的人。

過去多年來，由於國府某類人物的官僚積習，以致小人得意，賢者遠避，失去民心。這個沉痛的教訓，應該爲國府領導人所記取。如果這一個惡劣積習不能徹底消除，那麼，政治革新又從何而革起？團結海外民心又從何而團結起？一些以鑽營吹拍及走後門的小人如果得意，海外多數正直的文化人將會對台北失去信心，那又從何而談到團結海外文化人與敵人鬪爭？

我們國家的命運到了嚴重關頭，我們國家的領導人，都應該身體力行的親賢人、遠小人，眞正的尊重海外眞正民意，否則，他們將成爲國家民族的罪人！

，到四十歲才取得醫生資格，從此便在非洲行醫，至九十多歲才逝世，在非洲人心中，不會當他是非洲人，必當他是「一個眞眞正正可敬的外國人」。

任何現代有高尚抱負的青年人，都會想到如何去找尋自己的生存意義，這一點似乎比財富與權位更具有魅力，不幸的是，當他具有這種抱負時，又覺得自己生存的社會，並不屬於自己，缺乏一種定型地發展的傾向，客觀環境看來像不容許你有任何抱負，只容許你向追求財富方面發展，但追求財富並不一定是人人都可達到目的，萬一失敗了，便使自己變得空空洞洞，什麼也不存在。如果從追求生存意義方面發展，如做學術工作，社會福利工作，卽使失敗了，還可以剩下一些財富無法買到的東西。那種樂趣，並不是具有財富而生活空虛的人所能體驗的。

因此當自己生活的社會是永遠變動的，不定型的，那麼，投身在別的定型社會中去，將意義伸展在那個社會裏，它雖然是非自己生長的地方，非自己的民族，但只要自己能作出貢獻，同樣會使自己生存得有意義的。

在「星晚」訪問米爾勒醫生的文章的最後，引述米醫生幾句話：「中國實在是個偉大的國家，我曾經去過東南亞一帶，也去過日本，馬尼拉建立過醫院，但我最愛的，自始至終都是中國。」當然那也不能說米醫生愛了中國就不愛自己生長的美國，一個男人同時愛兩個女人，或一個女子愛兩個男人可能被看作不正常而落後觀念，但一個人同時愛兩個國家並不算落後，不但不落後，而且是進步的，人如能將自己的歸屬感放大，兼愛自己能伸展個人抱負的國家是好的，倘能進一步而以做「世界人」爲歸屬，那更應該是眞眞正正值得可敬的人。



鄧子恢之死與「解放幹部」

黃一

鄧子恢在去年十二月十日死於北平。據共黨的訃告，他是因長期患病，醫治無效而死的。在共黨內部反毛活動中，鄧子恢是極爲重要的一人，雖然地位不及劉少奇、林彪、鄧小平、陳伯達，然而他反毛時間既久，又公然在理論上和行動上公開反毛，這是上述各人所不及的。雖然，在他死前，早已被「解放」，但僅是保留虛銜職務，未擁實權，未來命運尚未可知。此時死了，不僅一死百了，並且此時毛澤東正在力求大團結，以解除他在共黨內部的孤立，因此利用鄧子恢之死，又解放了若干老幹部，對鄧子恢的追悼會也辦得像樣一點。雖不及陳毅追悼會那樣風光，但已把鄧子恢生前的被鬭爭，完全抹掉，也把毛鄧之間的理論鬭爭掩飾過去。

鄧子恢因親毛而得意

鄧子恢本是毛澤東的學生，他是以農民運動起家，他得力於毛澤東的提拔，毛澤東初期是非常賞識他的。

鄧子恢於一八九六年出生，福建龍岩人。廈門中學畢業後即經商。一九一五年參加共軍，一九二六年由張鼎丞的介紹加入共黨。他加入共黨後即從事共黨農民運動。民國十五年，鄧子恢由共黨推選送入毛澤東在廣州主辦的廣州農民講習所。畢業後即潛回閩西，煽動裹脅農民，糾集地痞流氓，組游擊隊，自任隊長。有了武力基礎後，乃與張鼎丞創立「閩西蘇區」。鄧子恢自任「閩西八縣蘇維埃政府主席」。民二十年第一次蘇維埃大會中，當選爲「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央委員會委員兼財政部長」。

共黨中央由上海遷入江西後，二十二年開展反「羅明路線」鬭爭時，該年八月鄧子恢被指斥爲「向困難投降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共黨刊物「鬭爭」上並且指斥了鄧子恢的錯誤財政政策。於是林伯渠以「國民經濟部長兼財政部長」，鄧子恢降爲「財政部副部長」。二十三年「第二次全國蘇維埃大會」選舉結果，鄧子恢降爲「中央政府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民廿三年十月共軍開始西竄時，鄧子恢與張鼎丞同留閩西老巢。二十六年抗戰爆發，政府將江南散據各地之共黨零星部隊整編爲新四軍，鄧子恢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嗣鄧子恢兼任第四師政委。新四軍叛變後，鄧子恢改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政治部副主任，不久改任主任。一九四五年共黨七屆全國代表大會當選中央委員並兼共黨華中分局書記。一九四六年任華中軍區政委。一九四七年任區黨蘇皖區委書記兼任蘇皖邊區行署主任及蘇皖軍區政委。一九四九年四月任中原臨時人民政府主席及共黨中原局第三書記。

中共政權成立，鄧子恢任共黨中南局第二書記（林彪任「第一書記」）、中南軍區第二政委（羅榮桓是「第一政委」）、中南軍政委會副主席等職務。

鄧子恢在中南區時，推行「土改」，頗爲積極，共黨中央常以鄧子恢試點的地區，作爲示範，廣爲推行。在此時期，毛澤東極力贊揚和提拔鄧子恢當選共黨「八大」中委，不僅地位鞏固，並且稱之爲「土改專家」。這時候，鄧子恢信仰「毛澤東路線」，並且努力推行，而能實現。

鄧子恢的反毛言論與行動

一九五四年秋中共撤銷大行政區，大行政區的黨政領導頭頭均調回中共中央任職。鄧子恢也於該時調任共黨中央副秘書長兼共黨中央農村工作部長。從此他就在中共中央掌握農業戰線。

一九五四年九月中共舉行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鄧子恢在會議上作了「農村工作和農業社會的改造問題」的報告。第一屆全國人代會一次會議後，中央政權改組，鄧子恢任副總理，又兼任國務院第七辦公室主任（職掌農林、水產等工作）。一九五五年七月在第一屆人代會二次會議上，鄧子恢代表國務院提出「關於根治黃河水害和開發黃河水利的綜合規劃的報告」。

一九五六年九月共黨舉行中共八屆全國代表大會，鄧子恢當選爲中央委員。一九五八年四月中共又召開二屆全國人代會，會後國務院改組，鄧子恢仍任國務院副總理並兼任國務院農林辦公室主任。該時第七辦公室已撤銷，其業務劃歸農林辦公室辦理。鄧子恢仍是中共農業戰線的掌權主管。

鄧子恢調任中共中央時，正是毛澤東大力推行「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第二年。這是一個不管實際情況而盲目蠻幹的運動。共黨中央以劉少奇爲首大都反對毛澤東的這項盲目急進政策。鄧子恢在劉少奇直接領導之下，採取了「堅決收縮」政策，首先把浙江省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從五萬三千個解散了一萬五千個，然後又在其他各省下令解散了十幾萬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毛澤東獲悉鄧子恢在沒有得到他的允許，擅自砍掉了近二十萬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勃然大怒，當面嚴厲申斥鄧子恢。毛澤東在「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講話中，對那些反對「農業合作化」急進措施者，指斥爲「小腳女人」。「小腳女人」當然不是專指某一個人，應該指一伙人。在這一伙中人，劉少奇當然是最大頭頭。當時如果沒有劉少奇的主張和支持，不會有人敢逆毛澤東的鱗片的。劉少奇之外，鄧子恢應該居於第二位，因爲他是主管農業戰線，劉少奇作主，但也得鄧子恢去執行。

鄧子恢雖然因爲解散「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遭受毛澤東的多次批判和指斥，但他是在劉少奇支持之下做出來的，實際應該負責的是劉少奇而非鄧子恢

。當時劉少奇是共黨第一副主席，又是毛澤東的「接班人」。當時毛劉尙未到短兵相接，面對面鬥爭的時候，毛也對他無可奈何。所以只能對鄧子恢批評了事。當時未予深究。

到了一九五九年，毛澤東創意的「人民公社」失敗之後，鄧子恢又發表文章，攻擊「公共食堂」，對毛澤東大肆攻擊。於是毛澤東無法再忍耐，乃先後罷黜了鄧子恢的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農林辦公室主任與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長。該時劉少奇尙握有實權，因此鄧子恢還保留了一個虛銜職務，即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該時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爲李富春，副主任有十幾個之多，可見鄧子恢是不會有實際職務的。

從此，鄧子恢被冷落了。直到一九六五年一月，四屆全國政協會議，鄧子恢安排爲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之一。這個職位是相當高的，但沒有一點實權。這是安排在政治上已失去權力但尙有影響力的人的出路，是安撫異己分子的招牌。四屆政協全國委員會有十幾個副主席，卻無事可做。

在「文革」中，鄧子恢未遭到批判，這是因爲他早已失去權力，不是毛澤東所要鬥爭的對象，共黨九大，毛澤東稱之爲「團結的會議」。因此，毛澤東對於已失去實力但在共黨內部尙有一定影響力如鄧子恢者，於是共黨九大中又安排鄧子恢爲共黨九屆中央委員。共黨九大之後，未見鄧子恢有公開活動，也許因爲「久病」，但主要原因應該仍是毛澤東不給予實際權力。

「解放幹部」情況不同

毛澤東之所以要爲鄧子恢舉行一個追悼會，目的是在號召「團結運動」，因此，參加這個追悼會的有平時極少出現，有的已被懷疑爲有問題的人物，利用這個機會出現，也可起一點澄淸的作用。此外，就是出現了若干「解放」的「領導幹部」。

毛澤東的「解放幹部」是逐步實施，凡是一在公開出現之後，便是表示業已「解放」。但是「解放」，並不是表示已「起用」。這可分爲兩個步驟，第一步是「解放」，第二步才是「起用」。「解放」不等於起用，「起用」不一定是「恢復原來的職位」。有的是降格任用，其中也有在原單位，或者調到別的單位。凡是「解放」後出現者，不註明職位，或者在什麼單位也不註的，就表示尙未「起用」，並且也可說舊案未淸，不過先行「解放」而已。

這次追悼會中，爲了表示久未出現，但沒有問題者有數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五個，毛周之外，林彪和陳伯達已被鬥垮，另一個康生則久無消息，猜測不一。這次追悼會，康生送了花圈。他的職銜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常委會副主席，他沒有參加追悼會。這可以說：康生可能久病已不能在公開場合出現，政治上可能沒有問題。不過，毛澤東常用虛虛實實的手法，康生究竟怎樣就難說了。致送花圈而沒有參加追悼會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劉伯承、許世友和陳錫聯。許世友在南京，陳錫聯在瀋陽，當然不必專程來弔鄧子恢。劉伯承可能年老多病，如果不列出來，對他又有懷疑了。

參加追悼會的，不常見的人有：中共軍委副主席徐向前、聶榮臻；國務院副總理陳雲、李富春；政協四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滕代遠、許德珩等。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在林彪、陳毅死亡後，應該尙有四人：葉劍英、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目前除葉劍英以第一副主席主持軍委外，劉伯承可能因病不克擔任職務，餘下來兩個「副主席」，徐向前和聶榮臻均已不管事，也極少出現。這次參加追悼會，目的也在表示「安然無恙」而已。不過，不實際管事，而又能出現也就不能說一定沒有問題，這和康生情況有些不同。國務院副總理陳雲和李富春均出現。陳雲早在「文革」前已受批判，削去權力，所以在「文革」中未再進一步攻擊，不過從未出現。直到今年八•一的共軍建軍節集會上才首次出現。李富春僅在節日或迎送重要外賓才偶而拋頭露面。李富春有時用中共中央委員身份出現，這次追悼會以副總理身份出現，也是表示他仍是副總理。聶榮臻仍是副總理，他出現次數較多，但多用中共軍委副主席身份，這次追悼會也是一樣，這不表示他已不是副總理，也是表示他仍是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雖然，陳雲、李富春、聶榮臻目前仍是副總理，不論他們過去曾否一度停職，復職之原因以及目前不實際管事之原因何在，但他們只居副總理之名而不管事，這是可以肯定的。目前副總理實際管事的，只有李先念一人，任何重要場合均有他出現。不過，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因此用此身份。

這次追悼會出現了不少在「文革」中被整的「領導幹部」，有些是最近出現過的，有些還是第一次出現。列名於中共中央委員行列的王震、蘇靜二人。王震在「文革」前爲國務院農墾部部長，目前農墾部已併入農林部，王震並未復職，現居何職，未詳。蘇靜「文革」前爲共軍總參謀部作戰部長，目前也未復職。名列於共黨候補中委的「解放幹部」只唐亮一人。唐亮「文革」前爲南京軍區第二政委，目前也未見有何新職。列名於人大常委委員的有胡耀邦。胡耀邦在「文革」前爲中共共青團第一書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書記，「文革」遭到嚴重的攻擊後被整，最近已出現過。這次列入人大常委行列，可見他只是擁此虛銜，未受實職。曹菊如在「文革」前爲人民銀行副行長，這次是第一次出現，他列名於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行列。在共黨中央和國家機關等行列中出現的「解放幹部」，有吳德峯、王觀瀾、郝中士、林海雲、廖承志、段雲和谷牧等，他們均已有實職，有的復職如郝中士、王觀瀾之仍任農林部副部長；有的調任其他職位，如廖承志因華僑事務委員會已併入外交部，改任外交部顧問。但他目前不管華僑事務，他主要工作是對日工作。他常用的身份是中日友好協會的會長。谷牧是首次出現，「文革」前他是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目前此機構已不存在，他現居何職，就難猜測了。

這次追悼會中出現了另一類人，那就是所謂「鄧子恢同志的生前友好」。其中值得注意者有方強（「文革」前第四機械工業部長）、錢信忠（「文革」前衛生部長）、林一心（「文革」前華僑事務委員會副主任）、楊尙奎（「文革」前共黨江西省委第一書記）、劉俊秀（「文革」前共黨江西省委書記）等。他們目前沒有實職是可以肯定的。

美國外交經濟政策新動向

沈宗濂

政府人員之更調

尼克遜政府最高級人員名單，業已公佈。計蟬聯者：爲國務卿、財政、司法、內政及農民四部部長。更調者：爲衛生教育福利部長李査遜調任國防部部長；其所遺之衛生教育福利部部長缺，由預算局局長溫柏格調任。新任者爲勞工、商務、房屋都市，交通四部部長。上列四新任部長，除勞工部部長外，事務均非十分重要。商務部長爲一紡織廠廠長，交通部長爲一油公司副經理，房屋都市部長由原來商務部副部長繼任。勞工部則因一九七三年有五百萬工人勞資合同到期，其中包括汽車運輸電話等堅強之工會，嚴重罷工風潮，可能發生，現尼克遜任命紐約建築工會會長勃萊南爲勞工部長，蓋亦希望以舊同行身份，調解勞資糾紛，或較有成果。猶如英國在工黨執政時期，工潮反爲緩和也。

國務院雖仍由羅傑斯聯任，但副國務卿以及二位主助理（一主持政務，一主持經濟），均爲總統撤換。同一情形，司法及內政二部首長雖未更動，但二部之主要助理，均爲總統更換。司法部盡力想保留其助手，亦未成功。

財政部部長蕭茲及衛生教育福利部部長溫柏格，在尼克遜總統任內，四遷其職；國防部長李査遜亦已三遷。其才能、忠誠、勤奮從公，爲尼氏所深知，故各寄以重任。

內閣各首長雖更易無多人，但其餘中央機關之首長，幾全數更換，甚至駐聯合國之常任代表、共和黨之主席、中央情報局局長均行更易。

美國中央政府組織龐大，所設機關有八百個之多，尼克遜曾向國會建議裁減歸併，合成六大部會，分掌外交、國防、財政、司法、農業、天然資源，但未邀國會通過，現時政府之組織，參照尼克遜之原意精減人事。白宮之內，總統之下，設若干特別助理。其中最著名者，爲哈特門與爾禮門，此二人猶如左右二丞相，總攬內外事務，凡政府人員之升降調遷，總統之約會，莫不經過此二人之手。處理政務：外交、國防、情報三項由基辛格主其事。外交、財政、勞工、商務、農業、交通，凡有關經濟之政務，由蕭茲主其事。美國內閣無例會之規定，有要事由總統臨時召集。經常政務由基辛格或蕭茲召集有關機關會商解決之，有特別重要事務，始報告總統處理。

在內閣各部中，以國防（本年經費七四四億美元）、衛生教育福利（本年經費八〇〇億美元）兩部爲最重要，現尼克遜派李査遜與溫柏格爲部長，此二人均負裁員減政之使命，工作至爲艱鉅。

外交政策動向

今後四年之美國外交政策，仍將繼續推行尼克遜主義。所謂尼克遜主義者，即：㈠結束冷戰熱戰；國際糾紛不以武力，而以談判之方式解決之。㈡美國不再允任世界之警察，但願利用經援軍援，充實弱小國家之自衛能力，使不爲暴力所吞噬。

爲實施尼克遜主義，最感棘手者，爲結束越戰。十年前尼克遜本主張「光榮勝利」。近年見傾全國之師，用最新式武器，不能制勝；而美國國民特性，做事望有迅速成果，缺少忍性，不能持久作戰，反戰聲浪，普遍全國，尼克遜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主張「光榮和平」，事實上即希望藉秘密談判尋求和平。尼克遜亦明知南越與越共，無法共存，但若能暫時停戰，美國可借此機會撤出越南，以後恃經援及中立國武裝監視之力（最少一年內）不再起武力衝突，即認爲光榮和平。但此最低限度之條件，北越亦不接受，尼克遜迫不得已，惟有大舉轟炸河內海防促使北越讓步。越戰倘能如願結束，亞洲方面，駐軍將陸續減少，但軍援、經援非惟不減，反有增加之可能。在日本、菲律賓、泰國、關島之軍事根據地，將繼續維持，在太平洋小尼細亞羣島，將開闢新軍事基地。

鼓勵日本建軍，分擔遠東防務。因日本人民之反對，日本政府未予同意。與日本磋商日美貿易問題。希望日幣增値，或減低關稅，放寬美貨進口限制，解決美國對於貿易之逆差，此事正在東京談判。成立協議時，尼克遜總統可能訪日。

改善美國與印度之關係，亦爲尼克遜當前外交重點之一。前年印度與巴基斯坦戰爭時，美國偏袒巴國，引起印度不滿。二國友誼，瀕於破裂，美國停止給付印度八千七百萬美元之援助金。最近印度外長宣言，印美並無基本之利害衝突，兩國關係無不能改善之理由。繼以尼克遜任命前任總統府顧問

哈佛之名教授莫尼漢任駐印大使，並同意印度延期償還舊債。印美恢復友好，可免印度一味親蘇。美國先已承認孟加拉國，現又捐助一億三千萬美元為救濟難民之用。

近東方面，將進行恢復與埃及邦交，盡力調停以色列與埃及等國之衝突，企圖蘇彝士運河復航。

歐洲安全本恃北大西洋公約，及美國駐軍。自英國加入共同市場後，經濟力量雄厚，非但為美國出口貨物最大之市場，亦為美國海外投資數量最多之地區，近來歐洲銀行大企業亦紛紛來美投資，設立分廠，西歐與美國軍事經濟，息息相關。今後外交關係，自必日臻親密。尼克遜總統新派現任副國務卿安溫使法。尼氏近期亦擬訪歐，無疑的西歐方面，將為美國外交之重心。

對蘇聯將增強學術與貿易之關係。現在已在合作中者，為太空學、醫學及環境改良（驅除濁氣污水）之研究。商業方面：以售於蘇聯二千萬噸麥子（價值二十億美元）及正在商談中之協助蘇聯開發及購買鉅量之天然煤氣為數最鉅。美國並允蘇聯低利分期還款。

軍事方面：尼克遜決不令美國成第二等強國。國防經費本年約三百六十億美元，下年將增至四百億美元。徵兵制將改為志願兵制，國防部最少裁撤人員五萬名，並非縮減武備，實因現代武器新穎，使用均須專門技術。多數部隊，須代以少數之機械人員。換而言之，軍隊將實行職業化。

核子武器火箭飛機，將增加研究及試驗經費。駐歐軍隊，將維持現時之人數。尼克遜總統一再表示，裁減軍備與減少駐歐軍隊，必須與蘇聯同時為之。否則坐令蘇聯獨霸於天下，世界將永無安寧之日。

經濟政策動向

㈠設法平衡預算：一九七一年六月底止之財政年度，美國國庫收支差額為二三〇億美元，一九七二年度為二六〇億元，一九七三年六月底估計差額將超過三百億元。似此龐大赤字，自然引起通貨膨脹，物價一漲，工資隨之上漲。美國出產，無法在國際市場競爭；國際收支逆差，美元貶值，種種惡果，自隨之而來。欲平衡預算，僅有二途，若非加稅即應減少國庫支出。尼克遜總統既認為人民負擔捐稅已重，不可復加，則惟有縮減國家支出之一途。故在膺選之前夕，即聲明中央機關，將從事歸併、裁減人員。凡虛擲金錢之福利措施，將一律停止。尼克遜以身作則，裁員從白宮入手，並派主張減政最烈之幹才溫柏格為衛生教育福利部長，邀大企業家李頓公司之總理亞虛為預算局局長，主持政府改組事務。亞虛為美國著名之工業管理專家，犧牲十九萬五千元年薪，而接受政府四萬五千元年薪之職位，眞有公而忘私之精神！

十二月中尼克遜總統復公佈下年預算，將以二千五百億美元為限，中央機關停止加薪，不添用人員，且停止進級。如此雷厲風行，下年度之財政赤字，定可鉅額減少。

㈡管制物價工資：自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美國政府實行管制物價工資後，物價之漲風漸歛。尼克遜本希望一九七二年物價上升不超過百分之三。其結果約為百分之三・五。此數雖較原定之指數略高，但較諸其他工業國家，同時期之生活指數，尚屬平穩，例如日本五・一；加拿大五・二；法國六・七；德國六・九；義大利六・九；英國七・五。現時德法已開始管制物價，英國步美國之後塵，凍結物價工資三個月。共同市場國家，希望一九七三年之物價，上升不超過百分之四。

美國物價雖漸趨平穩，尼克遜總統仍聲明將要求國會於一九七三年四月三十日滿期後授權總統延長管制物價工資。其理由：(1)總統雖決心節制支出，減少財政赤字，但平衡國庫收支，對於物價，不能立時發生影響。(2)現時美國經濟漸趨繁榮，技工原料，供不應求，十二月初旬，躉售物價上漲達百分之七・二。躉售物品價格一漲，不久將波及零售價格。(3)一九七三年有五百萬工人合同滿期。物價一漲，工人將藉口要求大幅度增加工資，協議不成，勢必釀成大罷工風潮，百業停頓，全國咸蒙其害。現時國會中雖有少數接近工會之議員，反對展延管制，但終必順利通過。

㈢彌補國際收支逆差：一九七一年美國國際貿易之逆差為二〇五億美元。一九七二年迄十月底出口總值四〇二億元，進口總值四五五億元，逆差為五三億元，全年逆差約六〇億美元。

據白宮之國際經濟事務助理佛蘭尼根對於一九七三年美國國際收支之估計，其數字大要如次：

收入方面：美國在國外投資之利潤六〇億元

支出方面：美國國外投資減去外國在美投資差額　二〇億元、

軍用　三〇億元

經援、進出口銀行等　四〇億元

美國旅行國外　二〇億元

收支差額　共計五〇億美元

一九七二年之國際貿易差額為六〇億元。故欲求國際收支平衡，美國一九七二年之出口總值，必須比一九七二年增加一一〇億元，即須增加百分之廿五。

欲達到增加出口，美國政府現將採取下列措施：㈠要求國際收支有大量順差之國家，如日、德、法等國，將各該國貨幣增值；㈡要求順差之國家，減低關稅及進口貿易之限制與障礙；㈢希望本國物價平穩，工商業利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史密沙年館」議決美元貶值後之機會，增加輸出。㈣國內工業增加生產量，與舶來品競爭。例如汽車工業製造小型汽車，抵制進口之汽車。㈤利用歐洲農業歉收，大量推銷五穀、肥料，與農業機器。㈥增加東歐貿易。希望與蘇聯一國之貿易，每年達到十五億元（購麥之二十億元不在內）。

以往國際收支順差之國家，對美國錢幣增值及減低進口稅等建議，堅決反對。現今國際貨幣基金十一月會議所產生之二十代表委員會，在華府開會，突然轉變態度，贊成美國之擬議。其原因是：越戰可望結束，美國政府有意平衡收支，物價上漲之幅度，已低於西歐日本，似此情形，國際收支，二三年內可能改觀。美國變為順差，而其他國家反為逆差，利害相反，故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國際貨幣基金，在肯約京城年會時，美國之目的或可順利達到，而美國國際收支之逆差，雖不能完全彌補，亦必能相對減少。

男性青年長髮之我見

遺珠閣隨筆

一天下午，從界限街轉入金巴倫道，忽然看見有個消防員佇立在一家花園洋房的門口，我以爲準是這家發生火燭，正想快步前行，但覺又不對，因爲那兒很寧靜，也沒有救火車。那麼消防員站在那兒幹什麼呢？我這樣尋思的走着，及至距離那消防員十數碼，不禁啞然失笑了。

原來是我的錯覺，站在那兒的不是什麼消防員，而是趙家大少爺，只因他頭髮怪異，前露鬣頭，後拖燕尾，兩鬢滴垂連着兜腮鬍子，打從遠處看側面，活像戴上頭盔的消防員，還用盔帶勒住下巴哩。

自己經常在這附近出入，趙大爺本是被看熟了的，有時我們相對而行，有時或我尾隨其後。看背面，他頭髮蓬鬆，像個未曾梳妝的女人；看正面，他的頭髮連着鬍子，形成一個大圓球，中間藏着一張不成比例的小馬臉，兩頰下陷，臉色青黃而略呈死灰，衣服古裏古怪，我連名稱也說不上，足下呢，無論冬夏都是拖着日式膠鞋，黑不流秋地，似乎從來沒有刷洗過。

儘管趙大少是這副德性樣兒，女朋友可不少，且全屬時代女性，穿迷你裙的、穿喇叭褲的、留柯德利夏萍髮型的、留吊死鬼髮型的，眞是林林總總，屈指難數，有時全部擠在他的跑車上。

說實在的，我每次遇見趙大少，不管在正面或背面，看他一眼必須鼓起最大的勇氣，同時還替趙老太爺難過，怎會生出這麼一個寶貝兒子來？可是，這一次卻奇怪，我之看他，感覺很自然，心裏想：「他並不令人討厭呀！從側面看，反具幾分英姿呢，趙老太爺放縱他，女性歡喜他，也許都是從側面看他的吧！」

實情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不過，自此錯覺發生後，我明白一個道理，就是對待任何問題，要想了解它，必須採用幾個角度去看，正面的不同於反面，側面的又有別於正面，男性青年長髮問題即是一例。

香港男性青年盛行長髮，歷史不算太久，最多不過七、八年罷了，而此風蔓延之快，卻出人意表，影响所及，甚至一些「超齡青年」也怦然心動，跟着留長髮了，所不同的，他們搽上頭蠟，梳得比較光滑些。

關於這件事，輿論常有抨擊。有的說，此風來自歐美，西方電影和遊客是媒介，把那些頹廢、世紀末的情調傳播到東方來；有的說，西方青年物質享受好，但精神苦悶，他們爲超越現實，走復古和浪漫之途，留上長髮，香港學西方，致有此風；又有的說，香港教育缺乏德育，平日不管學生的行動，放任他們留長頭髮。

這些抨擊輿論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但抨者自抨，留者自留，甚或這些發表抨擊輿論的先生們，他們自己的孩子就是長髮青年之一。早些時候，這裏有幾間學校爲了維持校譽，禁止學生留長髮，不時實行檢查，且以尺度之，遇超過標準長度者，勒令剪短，這事頗引起學生和家長的反感，每在報端申訴，大有責備學校多此一舉之慨。可見此事之不易爲也。

爲什麼會這樣？我想還有側面的原因。有次，我和一位長髮青年閒聊，作了這樣的談話：

「細佬，你的頭髮這麼長，該修剪了。」我說：「是功課忙，沒有工夫嗎？」

他笑笑，似乎知道我的出發點，便道：「倒不是。人家留，我也得留，不然人家會罵我老古董，追不上時代，成爲取笑的對象，多麻煩呀！」

「隨他們罵，隨他們取笑算了，你正派地做個好學生，時間長了，同學們反會稱讚你的。」

「不行呀，」他搖頭道：「最衰那班女同學，她們要和長頭髮的男同學走在一起，你要剪短啦，她們連話也不同你講哩！」

髮話僅談到這裏，其餘都是不相干的。事後我想，長髮青年所說，倒是衷心的話，可見香港男性青年之留長髮，與女性青年鍾意有關，不過，女性青年之所以鍾意長髮，亦自有其原因，或者女性青年反謂：「我如和短髮男同學同行及交談，亦吃人家笑話也。」則問題纏夾不清，正本清源者也許說，將之一同歸因於西方電影及遊客，歸因於社會教育不良可也。

我不反對此說，但亦不盡贊同此說，蓋此說僅自正面及背面出發，而缺其側面，然則側面者何？我曰：

一、自清以降，我們的頭髮就是問題，眞的成了煩惱絲。滿清征服了我們，大家忙着留辮子；西洋人打敗滿清，大家又忙着剪辮子，仿西洋人梳花旗裝，此後一直跟着跑，做老趕兒，擺髮數數，不覺已經過了大半個世紀，現在人家變了，與留長髮，我們於是也跟着變。其實論我們的頭型，和滿人，洋人完全不同，既不適宜拖辮子，也不適宜梳花旗裝，更不適宜蓄長髮。由此可知，我們的頭仍在「亡國」階段，沒有自己的靈魂和民族風格。

二、我們學西方，的確是不遺餘力的，儘管好的沒有到家，壞的卻似十足。西洋人說話喜聳肩膊，我們也聳；西洋人吃飯動刀叉，我們也想拋棄筷子？西洋人性解放，我們也急於性教育；但對另些國家民族的一切，那怕是好的，也不屑去學，如印度人用手抓飯吃，泰國人剃光頭做和尙，未嘗不好呀，曾見誰來學？由此可知，我們這個民族，頗具勢利眼的，從學亦不例外。

輸血的故事

萬人傑

人海百態

張太太被送到醫院，他是懷了七個月身孕的婦人，七個月該還沒到分娩期間，可是從昨晚起她下體流血，她丈夫張先生對此還沒有半點經驗，當時忙亂了手腳，打電話向父母請教，張先生和張老太主張送她進醫院。

因此，今天大清早他就把太太送到醫院，男家和女家的人對她都非常關心，今天陪她進醫院的，除張先生外還有公公、婆婆、叔叔和姑姑；女家方面有她父母及她哥哥、弟弟。所有她的至親，全到醫院來了。張太太心裏感動，丈夫的和她自己的親人，對她實在太好。

護士立刻把張太太送進急診症室，由駐院當值醫生進行檢查，詳細診視。

張先生和一班親人焦急的在外邊等候消息。大約過了二十分鐘，看見當值醫生從裏面匆匆出來，張先生連忙迎上前，問道：「醫生，怎樣了？」

「你是她的什麼人。」醫生問。

「丈夫。」張先生說：「她有危險嗎？」

「還好，胎兒沒受到影响。」

「那我可安心了！」張先生透了口氣道：「現在，有什麼問題呢？」

「我們要設法挽救母親的生命、否則胎兒也不能獨存。」醫生說。

「挽救母親？……那要怎樣？」

「馬上給她輸血。」

「這個我同意。」

「不過，我們血庫已空虛了，一時找不到她這一型的血漿。」

「那怎麼辦？」

「你們都是她的至親？」醫生向眾人掃了一眼。

「是……是的」，張夫人訥訥的答。

「在你們各位當中，相信一定找到一個和她血型相同的，只要你們給她輸血，她母子倆便有救。」

張先生默然。

「你們的意思怎樣？」醫生瞧着他問。

張先生和眾人密談幾句。「讓我們考慮一下。」

「好的，我現在去作好一切準備，等會兒再來給各位驗血。」他說完便跑進手術室。

二十分鐘後，醫生再出來，聚在走廊上的一大堆人已不見了，連張先生在內，那兒靜悄悄地。

醫生詫異之餘，禁不住向護士查問。

「你說那孕婦的一班親人？」

「是，我等着給他們驗血，準備爲孕婦輸血。」

「他們在十分鐘前全走了！」

「她的丈夫也走了？」

「是的。」

「沒一個肯給她輸血？這怎麼辦？」醫生焦急的道。

各位讀者看到這兒，一定也替那位可憐的孕婦躭心，不過，不怕，她最後遇到一位見義勇爲的人，把她和她肚子裏的孩子挽救了，那是怎麼的一個人？

一個到醫院探視朋友病的外國男子。這位陌生外國人聽說一個孕婦需要輸血，立刻自動向醫生提出，如果他的血型符合，他願意爲她輸血，這位孕婦在最後關頭得救了。

這是千眞萬確的故事，醫院裏的醫生，護士及其他工作人員都知道，老萬也是從他們口中聽到的。

近來紅十字會因爲血庫血漿短缺，大力呼籲人們捐血，反應如何，老萬不知道，不過如果人人像那位孕婦的一班親人那樣子，相信紅十字會的血庫將是永遠空空如也呢！

傻大姐·潘壘·黃卓漢

林巽

看了黃卓漢監製的「第一公司」出品，潘壘導演的「傻大姐」可以談的有兩點，一是黃卓漢這位製片家，從粵語片時代起就一直着重拍時裝文藝片，他製作的片子，不是大製作，也不是太粗製濫造的東西，一向都保持一種「中庸之道」的作風。至於電影內容，他也都我行我素，由粵語片的嶺光至今日的第一公司，他製作的電影，雖不見得怎樣富教育性，近年也跟國語片風氣拍打鬪片，但同時仍拍時裝文藝片，他的時裝片差不多都環繞着小家庭倫理生活情趣來找故事，在立場嚴正的影評家目下，他的出品多不被重視，但也不致被列入深惡痛絕的一類東西。可以這麼說：黃卓漢作老闆的作品，比那些聲稱向國際影壇進軍的大製片家還是比較乾淨的，比較少拍「兒童不准觀看」的作品。因此這一次看到黃卓漢的名字與潘壘的名字連在一起，我有一個感覺，覺得黃卓漢的作風與導演潘壘的作風，從電影製作觀點來看他們應是很共通的，照理這一回合作，應有一種「相逢恨晚」之感。

潘壘是一個「文人導演」，抗戰時參加過青年軍，我曾經讀過他的「上等兵」，看來應是他個人的回憶錄。以後還寫過不少小說，現在在拍電影中仍繼續寫作。從小說到電影，看出他對自然風光及民間風俗異常喜愛，他編導的作品，也如他的小說那樣，從平淡中體現出戲味。在沒有拍「傻大姐」前，有一個時期是邵氏兄弟公司的基本導演。在我個人印象中，他拍過一部很有藝術內涵而賣座奇慘的電影「明日又天涯」，這部電影也許上映時間太短，不少熱愛捧好片的影評家，恐怕有很多人連看也沒有看過。

潘壘的編導作風，也是今日國片中幾個錚錚風骨不願同流合汚的好導演之一。他對鏡頭運用及場面調度，比李行、白景瑞稍遜，但對於人物塑造方面，倒有一手，這也許是作家當導演的特色。

看了「傻大姐」發現這部電影中是黃卓漢當老闆的作品中有某些像是屬老闆喜愛的東西。同時潘壘的原有風格也極突出。這就是我在上面所說的製片家與導演有所共通的地方。他們拍電影也很重視娛樂性，也講商業噱頭，但多數是側重正常的娛樂性，正當的娛樂噱頭，並不如某些投機者，大搞變態的刺激和反常的娛樂噱頭。

老實人，老實人做騙子，很容易露出馬腳，由於阿娟的出錯，害沈小姐失掉職業，又失掉兩個男人。第二回，阿娟又到第二個女主人家工作，這個女主人名櫻子，是個大撈女，她暗地裏佈置兩個家庭，暗地裏做兩個富翁的外室。阿娟便得一個人打兩家工，又得替女主人做遮瞞工作。她雖然從沈小姐處學到了點經驗，但終究是老實人當騙子，最後仍是笨手笨腳地出了岔子，又害櫻子一下子失掉了兩個男子。第三回她幹工作的女主人，是個富有的老處女，是一個心靈寂寂而極正派的女子，可憐阿娟從前兩個女主人處得到不正常的經驗，她的聰明用到這正派人家來，結果仍是再出錯而失掉職業。

由岳陽飾演的孫志明與由秦萍飾演的傻大姐在「傻」電影中經兩度偶合相逢，因為在職業上編導安排孫志明是一裝修專家，一是女傭，這個偶合看來尚算自然，可見職業工作在電影中的編排是很重要的。

女秘書沈曼君及撈女櫻子的故事本來重複，但因為編導利用這個重複去製造阿娟的錯覺，伏下後來她在女董事長家自作聰明藏匿男人訪客，使觀眾不覺得胡鬧，在故事結構上算是成功的。

整齣電影比較失敗的是孫志明的裝璜公司兩個丑角職員，劉元與湯銘，個人以為那兩個職員如不當成小丑處理，而是一個憤世嫉俗的正人君子，一個是對女董事存有幻想而想從工作表現的青年，讓他們用自己不同角度去[illegible]

。女董事長的暗戀孫志明，由貼上假睫毛及戴起假髮，喝茶時手顫動、林先生用地貞牌使阿娟拾貞牌時偷窺阿娟的大腿，表示動了念，這便是用動作表達劇中人的心意的一種典型。拍文藝片，如編導有巧思，也可以拍出少對白而多動作的電影，並不是打鬪片才算是動作片。

「傻」片中三個「金屋藏嬌」的富翁，導演都當平常人物來處理，他們道貌岸然，毫不造作，這種處理是相當成功的。喜劇一般性的失敗，都因為有牽強的幽默感，對於牽強的幽默感的場面，日本喜劇最多。「傻」片中有一場林先生來找莊先生，兩個富翁對面互相掌摑，後來彼此都明白是受騙，彼此交換晴片成為朋友，觀眾忍俊不禁，但在觀眾心中，並不以為是牽強的，這確是神來之筆。

潘壘過去的作品，比較有印象的有「情人石」，一個漁家老闆的女兒愛上一個外地青年，因為那漁鄉風氣保守，加上有一漁民也追求漁家女，由於當地人的地方觀念太強烈，於是便展開一幕排斥外地人的悲劇，該故事以台灣一個漁村為背景，就有一定現實意義。「蘭嶼之歌」寫一個熱情的阿美族姑娘，愛上一個醫生的故事，是一齣寫實喜劇。故事從理性眼光看人生，將落後民族的善良，處理得比狡猾的文明人更高尚，倒也有點現實意義。最有深意的是「明日又天涯」，寫一個寂寞而充滿幻想的女學生，暗戀上一個外表溫文的「大情人」型男子，但命運使她嫁給一粗獷的司機，她千方百計逃回來，找她心中幻想的情人，那個理想中的情人果然對她有意，幸而她在未墮入對方陷阱中時，發覺她心中的偶像，是一個玩弄女子的色狼，心中並沒有如她所幻想的「情聖」，於是如夢初醒，親自砸碎自己心中的偶像，重新回到丈夫身邊去。這故事對現下一般容易受引誘而致墮落的少女，實有不尋常的教育意義。

「傻大姐」只是一齣諷刺喜劇，並不如過去潘壘的作品有什麼深刻的內涵，但就使純粹地從商業電影看，它仍是一部健康的作品，故事的最後暗喻孫志明與阿娟結成一對，有點「灰姑娘」式夢想，那只為討好觀眾而做的，並不算作反映現實，但環顧今日的電影，有那麼多含有毒素的東西，一個製[illegible]

愛，天眞老實，熱愛工作，但對主人交待下的工作，卻很用心，偏偏她的女主人都是生活不大正常的。第一個是一家商行的經理女秘書沈曼君。這位女秘書，實際是商行總經理的外室。沈小姐只是利用宋經理而已，她則暗暗地與一家裝璜公司青年職員戀愛，沈小姐每次都利用她的小聰明，使兩個到訪的男人不同一時間碰面，這是女主人的隱密生活，她得叫阿娟幫她做「兩頭瞞」工作。可憐阿娟是個

的毛病。

潘壘平日並不標榜拍什麼動作片，事實上電影的基本技法之一是演員藉動作而表達他（或她）的情感思想，比用對白來表達劇中人的情感思想強得多，動作並不一定是指打鬪或競技飛車等等。「傻」片並不標榜是動作片，但好些地方導演用動作來表現劇中人的思想情感的地方顯得很圓熟。如櫻子暗戀孫志明，由約孫志明來家到換上誘惑性的衣服

點。同時在鏡頭組織節奏，也較少予人以強烈的魅力。這也許就使影評家疏忽的原因。

從「情人石」到「傻大姐」，可以看出潘壘還在摸索中，顯然地從導演技巧看，「傻」片比他過去所導演的片子是跨進一步了。



逃亡・魯迅・香港和中國

古鶴翔

連日來寒流襲港，在十二月三十日，新界地區更冷至攝氏三度左右。這時候，卻有二十五名難胞聯羣逃港，另有一青年難胞溺斃。換言之，由七二年初至十二月卅日止，大陸難胞逃港而被港府截獲者，已有五千八百一十六人。

根據四名逃港客中，只有一名被港府截獲之估計，則七二年內已有二萬三千二百六十四人逃抵香港。

至於溺斃碧海中，及被共軍捕回或擊斃者，當在十萬以上！大陸同胞爲什麼要逃亡？所謂「社會主義祖國」的好處在那裏？這，實在值得高唱「回歸」及「認同」的所謂「大學生」深思了。

在這天寒地凍的時候，我讀了一本好書，就是蘇雪林女士著的「我論魯迅」。

蘇雪林對於魯迅的論點，我並不完全同意，但我實在佩服她的勇氣，她的遠見，她勇敢地揭穿了一個事實：共產黨利用魯迅來征服了中國大陸。

蘇雪林還揭露了一個事實：魯迅一方面爲共黨張目，一方面每月向國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領取乾薪二百銀元，至直死亡。

目前香港的一小撮「教授」，不是一方面領取港英的優薪，一方面心向「社會主義祖國」麽？他們也高舉魯迅的神主牌，企圖適應他們未來的主子！

蘇雪林還把她在武漢大學教書時，共黨職業學生如何利用中華民國政府的錢來打擊中華民國政府的事實告訴我們。

目前香港的職業學生，也就把持了校報，用香港人的錢來宣傳共產主義。蘇雪林還告訴我們，武大的職業學生如何殺死了平日反共的同學，卻嫁禍於國民政府軍警的事實。

目前生活在香港的人，大都獲得溫飽，可是卻有一小撮別有用心的「教授」和「大學生」，想把香港變成大陸似的地獄！

目前，這些潛伏的傢伙還未露出猙獰的面目來，而且還笑容滿面，引人入彀。然而，倘若北平下達一個指示時，那些笑臉就會立刻變爲青面獠牙的鬼臉，逢人必噬！

我們知道，潛伏的鬼雖然只是一小撮，但其力量則甚大。例如抗戰勝利後，武漢大學共有學生三千人，而眞正的職業學生不過數十人，外加「同路人」約二三百，但這二三百人居然能控制了三千同學，並控制了一部份教職員。

這些職業學生，

他們就利用魯迅的神主牌來吸引羣眾。

蘇雪林指出：共產黨神化魯迅，利用魯迅來征服中國大陸。蘇雪林認爲，魯迅遠遠比不上黃梨洲、王船山、顧亭林、顏習齋，也比不上王國維、康南海、梁任公、胡適之、錢賓四諸人的道德文章。我認爲，蘇雪林對魯迅的評價未盡適當，然而，魯迅之爲共黨征服中國立了大功，則爲不爭之事實。

在這天寒地凍，大陸難胞不絕逃亡聲中，筆者認爲應該明誦魯迅的遺文：「我們目下當急之務，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都踏倒他！」

我們還要朗誦毛語錄：「下定決心，排除萬難！」我們要在萬難中推翻暴政，重建自由，溫飽和幸福的大中華民國！

捨短線・取長線

凌山

踏進一九七三年以後，新年假期後開市，承接去年聖誕假期前後的強勁走勢，本港股市石破天驚，升幅驚人，尤其是一月八日、九日更是風起雲湧，不但藍籌股如置地、兩燈、滙豐銀行等升勢挺秀，中、細價股的升勢更出人意表，有些一元面額上市的細股，竟升至接近十元，而且大市一片洶湧，跟風散戶全力搶購中、細價股，形成了交易所只見買盤不見賣盤。但迨至十一日，形勢卻急呈逆轉，原因是當局開始採取措施，拚命冷卻股市，首先由消防局派出人員前往四間交易所檢查，以防火措施爲理由，關閉了四會的參觀室（俗稱金魚缸），使絕大多數投資人士無法在交易所現場看市價。與此同時，財政司夏鼎基與四間交易所首腦經過會談後，四會即聯合發表聲明，呼籲市民投資股票宜審慎，應該取長線而捨短線，並宣佈股票市場每星期只做四天半交易。這仍未已，銀行監理專員還與上述措施作了呼應，通令本港各銀行收縮股票貸款，數管齊下。如此一來，本月十二日及十五日（十三日爲週末，十四日爲星期例假，交易所均停止買賣）本港股市乃又出現了「黑色星期五」，全面下瀉，人心虛怯，一些跟風散戶，恍如世界末日來臨，四出探聽消息，力求迅速放貨，與同月八日、九日那種「寧要股票，不要銀紙」的情形成了強烈對照。

但是，奇怪得很，儘管當局拚命冷卻股市，散戶如大禍臨頭，而一些有實力的財團則「定過抬油」，趁着大市低跌時很有條理地入貨，果然，大市在十二、十五日跌了兩天，到筆者寫這篇「閒話」時（一月十六日），大市已經止跌回揚，看來，此次一月十二、十五日的股市變幻，損失的是跟風散戶，而有實力的財團卻又在變幻中搵了錢。

在當局數管齊下冷卻股市，大市又呈現下瀉之際，實力財團爲什麼居然有膽入貨，因爲這次的股市變幻，是政府當局採取主動造成，我們當然不能說這場變幻是出自財團的攪風攪雨，以達其混水摸魚的目的。那麼，爲什麼散戶會方寸大亂地抛貨，而財團則鎮定地入貨呢？這實際上是與本身的實力（資金）及對股市的認識有直接關係。

一般跟風的散戶，看見別人在股票買賣中賺了錢，見獵心喜，於是也東移西挪地拿出了一筆錢來買股票，聽見別人說買什麼股會有錢可賺，他便跟着買，至於他買的那隻股的實力與前景如何，則一切不管。買了股票以後，天天看行情，希望行情一起便抛貨，少則賺它三兩千，多則賺它三兩萬，這是散戶的特色。他們所以要買股票，只是由於見到別人買股票容易搵錢，至於股市的基礎與前景如何，一切則懵然不知，既然是如此這般，看到當局採取措施，當然只有胡亂抛貨，這又焉得不招致損失？

至於財團及有實力、有眼光的投資者卻不同，他們投資於股票，事前乃是先行對本港股市有了一定的認識，深信目前在本港作股票投資，乃是最佳的途徑，於是他們的重點在保存實力（股票），市情偶然變幻並不動搖他們的信心，故敢於在低潮中揸實股票不放，並且調動資金趁低潮入貨，低潮過後，股市報捷，他們自然是賺了錢，這與盲目跟風，對股市毫無認識的短線散戶相比，實不可同日而語。

說本港的股市根基穩固，是有事實根據的。記得本港某報的經濟專欄作家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本港地價不跌，則股市不死。」斯言確是一語中的。我們知道，本港的股票市場最近兩年突然蓬勃起來，主要是由於下述因素造成：㈠物價飛漲，港幣變相貶值，將金錢存向銀行，存款所得的利息抵不上物價飛漲所造成的損失，市民便唯有將金錢投資於股票保值生息。㈡小本生意難做，市民只有將小本生意的資金投入股票市場。㈢樓價飛漲，目前手上拿着三、五萬元已不容易買進自住樓宇，市民只有將儲蓄所得準備用來購樓的錢去買股票。而新年前後股票市價升勢凌厲，亦顯係受了兩大因素促成：一、在政府高地價政策下，本港地皮的漲勢似無止境，月來盛傳中環畢打街郵政總局的地皮，置地公司將以每方呎一萬元的高價與政府成交。眾所周知，許多發行股票公司的主要資產乃係地皮與建築物，當局既然爲首促使地皮暴漲，股票又焉得不漲？二、英鎊宣佈貶值之日期已迫在眉睫，港幣屆時會不會追隨英鎊貶值尚在未知之數，市民爲了保值，最乾脆的方法就是買股票，由於供求率關係，刺激股票上漲亦屬必然的事。有此客觀原因存在，而本港地價又仍似漲無止境，對本港股市有認識的人，當然絕不會因爲當局企圖冷卻股市而驚慌，因此在市勢變幻中，他們也能賺到了錢。

股市偶然有變幻，在變幻中招致損失的向來均只是短線的散戶，這在以往一年已見過多次。爲此，筆者特不嫌嚕囌，再「舊話」重提，要在投資股票中賺錢，切忌跑短線炒兩手，必須採穩健的態度才行。短線投資風險較大，而且與投資的本來意義頗有出入，所以值得反對。正由於短線投資風險頗大，故通常爲人們把它說做「投機」。短線投資的典型例子是這樣：晨早開市時，把一隻股票（通常

是一手至四、五手）購入，到下午開市時（有些甚至只在上午收市前），該股票的市價已較晨市扳升，便立即將之拋出，連購入股票的原來面目也未曾見過，便已在一買一賣中賺了錢。正由於一買一賣之間距離時間極短，有些人便利用這一空子「拋其空頭」，造成市場混亂。散戶跑短線，雖不致於在一個上午之間便買賣兩件事均做齊，但也極少會超過一個星期便連買連賣均了結。正因一買一賣距離時間不長，跑短線的散戶有不少都是移用生活上必須的費用來博一博，遇到大市連日上升時，冒一次險無疑可以賺錢，但遇到大市回跌時，那可就慘了，把手上的股票拋出去就要蝕本，不拋出股票套現嗎？又無法應付生活上的開支；而且，在大市回跌時拋貨，往往還要給經紀「壓價」，這樣一來，跑短線所受的苦頭便實在難捱。此次在當局冷卻股市行動下拋貨，而招致損失的散戶，便多是這樣一類短線客。

採取長線投資則不同，所謂長線投資，乃是將餘欵來購股票，購進一隻股票後，如果該股票的漲幅大，當然可以把它賣出賺一筆；若果該隻股票有起有跌，則亦可以把它持有作保值資本及收息。這樣，在大市連續向好時，當然能夠十拿九穩賺一筆；在大市偶有變幻時，買股票者亦絕不會因此而虧本。

本港股票市場的根基無疑是頗為穩固，支持股市繼續向好的因素無疑也不少，儘管當局想辦法冷卻股市，而已經蓬勃了的股市，則相信並不容易被冷卻下來，但是，一定限度的市勢變幻，卻可能仍會間歇性出現。為此，若要向股票市場投資，並希望在股票投資中能有所獲時，筆者奉勸投資者最好還是採取長線投資方法，並多選擇實力股份作為投資對象，切戒希望在一個上午便連消帶打把買進賣出做齊而從中取利，能夠戒「炒」，並切實做到捨「短」取「長」，則無論在任何冷卻措施下，股票的投資必能使你比「銀行存欵」更能生利，因為本港股市的大勢仍是向好的。

（股市閒話）

不願失掉自己的人

霍大川

在巴士上、在茶樓、在過海渡輪時時聽到好些主婦埋怨的話題，都少不了女傭難請的問題，幾個坐在一起談論這一問題，甲君說：「這是自由民主時代的必然現象，做女傭待遇還其次。過去一般標準女傭，一天二十四小時，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聽命於主人吩咐去做任何事，這種生活方式，自己彷彿失了自己。」

「那麼做任何行業不一樣？」乙君不同意這種看法。

「不一樣。」我同意甲君的看法：「做任何行業，最少都有自己掌握的技術。而且工作的對象是對物而不是對人，女傭卻是對人而做的。還有，做其他行業的技術工人還有較多自己的時間，有同事。女傭身份是特殊的，要是一個家庭只有一個女傭，這人的職業是最孤獨的。」

「也許人類知識的進步，使人看自己的存在比自己的生活、職業還重要？」甲君說。

「你的意思是不是指現在的人比古代的人更需要做人的尊嚴？」乙君有點激動的打開他手中的報紙指一段新聞說：「看！為什麼這種人又不要做人的尊嚴。」

新聞刊的是美國紐約警察，如何展開心理戰，向妓女發傳單，勸妓女們從這「古老」的職業退休。顯然，警方是失敗了。

當然，女傭的問題與妓女的問題是完全不同的。但這兩種職業，都是從古老年代傳到現在的。我相信世界再進步些，古老遺傳下來的女傭方式會消失，可能變成論工時或一種工作單位計酬的職業，如負責清潔、飪烹等工作，而不是聽候主人吩咐、自己全沒主意那種「古老」職業了。但妓女是不會消失的，不但不會消失而且會更發展。

女傭的消失，與人的道德尊嚴無關，妓女的沒法消失，那只是人的尊嚴觀念退卻。因為人的知識進步，不能表示道德觀念的進步，知識與人格是兩種不同的事情。知識不但不能使人重視自己生命的價值，反而使人將自己生命看成機械，將自己的感情生活，看成經濟價值，像貨物那樣可以出賣。某些頭腦機靈的人，或者還可以從他的主顧的弱點，找出可以利用的經濟價值。所以，講人的尊嚴與道德，販毒的比當妓女的出賣自己的皮肉供人洩慾出賣得更徹底、更害人不淺。

舊的時代，有權勢的人代表了權威，現代的人只要自己有些可以執着來自我表現的東西，它不會再理會什麼權勢，也不理會什麼權威，也不必理會什麼道德與尊嚴。

不過我還是同意甲君的看法，現代的人不願完全失掉自己，除了這一個意念之外，什麼都不重要。古代的人最慷慨，什麼「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只要找到一個可信賴的人，一種可信仰的理想，隨時隨地可以獻上自己，讓自己做個忠僕，讓自己死在那個理想中，這種時代看來已經是一去不復返了。

不過，我們如果用樂觀的心情看，這個時代，也可以叫作一個過渡時代，在這過渡時代中，一切不願失掉自己的人，內心仍然是彷徨的，自己並沒有失掉，但自己的存在意義是什麼呢？當這種彷徨心理普遍形成之後，必有一種新的人文主義思想被長茁出來。那種新的人文主義是什麼，此時尚言之過早，但總可以看出它應是古老倫理精神生活的新形態，因為人是不能永遠自欺的，人要自己自由，更要使人與人之間，保持良好的人際關係。道德與情操這種東西，即使在原始時代也不能缺少，在今日文明的時代當然更不可缺少的。



轟炸迫和與緩兵陰謀

南越非官方的統計數字最近顯示：美機在過去九個月的轟炸中，以一磅兩元多的成本，向北越每一居民投下了四十磅左右的炸藥。由於去年四月六日恢復轟炸北越以來，已向北越投彈共達四十萬噸，為數超過第二次大戰六年戰鬭期間落在英國的炸彈數量；其炸藥相等於二十枚當年投下廣島的原子彈。如果再加上過去五六年的轟炸，北越早已面臨毀滅的慘況！而北越最近願與美恢復和談，也顯然是一種迫不得已的「緩兵之計」。

據早在七〇年二月出版的「經濟學人」就曾指出：北越在美機的長期轟炸下，處境異常悲慘！在全國的二千萬人口中，婦女至少比男人多了兩百萬；且其戰死或失踪的北越男子，又多屬青年壯丁，使其工業勞動力中，女性佔百分之六十；農業勞動力中，女性亦佔百分之三十五。因此，北越的稻米和煤礦等生產量日漸減少，衣着與糧食極度缺乏。估計平均每年的進口總額高達十億美元，其中大部為軍火與糧食；而每年輸出還不足一千萬美元。故所有生活必需品，一律實行配給制。

長期轟炸北越幾成焦土

記得一九六六年冬，河內政權就曾透露：「經過二十年的戰爭之後，北越已在戰場上損失了六十五萬人。」加上最近六、七年來死於戰場、死於轟炸以及被俘或投降的人數，可能超過二百萬。由於一九六五年二月開始，北越遭受美機空襲迄至六七年十二月杪，前美總統詹森宣佈「新年停火」為止的兩年另十一個月裏，美空軍曾先後向北越投彈共達六十七萬五千噸，以北越面積約十七萬方公里來計算，平均每方公里已遭炸彈約四噸，成為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空中轟炸。

況且這些炸彈的投擲，並非盲目地投在荒野空地，而是選擇有價值的軍事、經濟目標——包括公路、鐵路、軍營、電廠、礦場等目標進行的。因之，北越方面的建築及其物資所受之損失，實在無可估計！據當時訪問河內的法國記者圖德所寫的「目擊記」顯示：美機的炸彈一度非常接近河內與海防的市中心區。他說：「在河內市區的居民，普遍缺乏糧食，入夜後燈光微弱（通常用火水燈），所有市民包括着女童和老婦，每日清晨五時便要起床，背着中共或蘇聯製的長槍，匆匆地去參加集體射擊訓練，她們的衣裳襤褸單薄，食物也很粗糙。……

「河內市區和郊區，到處都有防空設備，每當天氣放晴時，市民的情緒立即緊張起來，祇要聽到擴音器發出空襲警報時，居民馬上攜其簡單雜物躲進防空洞去。由於長期轟炸威脅下，河內當局早已施行了大規模分散軍事物資的計劃；同時把六、七萬行動不便的老弱傷殘者，也早從市區疏散到山區。因為北越政權恐怕美國終有一天會把河內毀滅！所以，它們曾經計劃另建設一個以叢林為基地的新首都，以便將來打游擊。」

河內市長於一九六八年一月，就曾對菲律賓記者表示：「河內面積小，相信戰爭結束後，將很可能成為越南文化的名勝古蹟，而不復為首都！」充分反映北越當時準備放棄河內的。由於一九六四年八月的一次報復性轟炸中，北越一枝小型海軍艦隊及四個基地，幾全被殲滅！其他建築所遭的破壞程度，估計五年難復舊觀。

六五年七月，當美機大炸虎島時，蘇聯和中共先後供給北越的百多架飛機，亦告大部損失。當時美機對北越空襲的目標是有步驟的：第一步摧毀北越固定的軍事設施如營房、兵工廠、軍火庫及其重要的交通；第二步則摧毀其經濟設施如發電廠、煤油、工廠……等。雖然北越原在河內與海防近郊的若干工廠中，多已分別遷入到山區隱藏了，但在河內與海防間的發電廠，早被破壞，尤其全境的五百多座橋樑中，也經大部份已先後遭受炸毀，幾使整個北越陷入癱瘓狀態！

河內與海防的興衰史

在北越的一千八百至二千萬人口中，計有：苗、傜、泰、猓猓、揮、儂、卡密爾，以及受中國文化的越族。其地勢多山，海岸綫長達四百九十餘公里；境內有紅河、太平河及巴爾芬河等。紅河又名富良江，發源於雲南的洱江，全長一千〇二十公里，僅次於湄公河，在越境的江河部分長約五百三十公里。因其上流地勢高峻之故，水勢湍急。但水位退後便成為廣大沃野，最適於耕種，因此，紅河三角洲向為北越最富饒的農產地區，也是過去法越聯軍與越盟軍爭奪的目標。以這塊肥沃平原為背景的河內，原是越南發展最早的都市。由於中國五代時，越南已變成割據局面，在北圻叫瞿越，南圻為占婆；而河內則是當時瞿越的首府所在。

十八世紀中葉，越仍為南北分治，北部稱大越國，國王為黎氏；南部則由黎主封其左輔政阮氏為廣南王。後來黎氏王朝被大臣鄭棟所篡，自立為鄭清王，誘令南部上書阮文惠消滅廣南，成立新阮國。鄭清王死後，兩子爭繼王位，國內大亂，於是向中國乞援，清廷派兵平亂，安置黎氏王孫於京師河內。故其歷史悠久，早已成為北圻文化、交通及商業中心。惟以往的建設簡陋，直到法人佔據越南後，一切建設均採法蘭西化，比之西貢、順化等各大都市，均不遜色。一九五四年當法軍失敗，北圻淪入越盟魔掌前，河內市的建設尚有：圖書館、博物院、法國遠東學院、河內大學、農品、商品陳列館等等。

此外，風景名勝則有：百獸公園、劍湖、孔廟、關帝廟、天后廟、及紀念馬伏波將軍的白馬廟等

，都是我旅居北越華僑集資創建。自越盟竊據河內後，則以上具有歷史性的各廟宇及各種建設，全部充作越盟的辦事處或營房了。

北越的第二大城市爲海防，它與河內有鐵路、公路及河道聯絡。商業繁盛，不但向爲北越各省對外的海上交通總樞紐，亦爲往昔中國廣西、雲南等省貨物出入的遷運站。因此，海防在商業經濟上，比河內更加重要。特別是近二十年來，中蘇共的援助物資，多半經海防運往北越各地。惟自一九六六年六月中旬，美國決定進行轟炸河內與海防的計劃後，從海防至河內間，及海防至其他各城市的所有交通橋樑，均遭破壞，市郊的倉庫也全部被毀，以致海防市的街道，公園及足球場，都塞滿了數以千計的大小貨車、柱樑、板條箱及三合土等建築用的材料，候運往北越內陸；甚至海防港口的兩個巨大碼頭，也遭炸毀了一部份，使其起卸困難。

北越人民幾無法生存

北越最大的鴻基煤礦場，所產爲東南亞最良好的無烟煤，一九六六年九月全遭炸毀。最大的工業支柱是太原鋼鐵，亦於六七年十月的兩次轟炸下，已遭徹底破壞。東京灣沿岸的漁場早被分別摧毀，數以百計的小型漁船，也被炸沉百分之八十。紅河三角洲區的灌溉工程，原爲美國於一九五〇年替保大政府建設的，有一萬五千英畝的森台灌溉系。這些由美國出資建設的水壩，數年前又遭美機加以破壞，使北越的稻田逐漸減至四千餘英畝。尤其「隆邊大橋」，更是一座跨過紅河的著名橋樑，工程偉大，歷史悠久。根據河內「越南通訊社」較早時報導：「越南曾被中國、法國、日本先後征服過，但這座大橋自三百年前建立以來，從未遭到任何外國征服者的損壞；而它們也從未企圖摧毀此大橋，現被美帝飛機炸毀無遺！」

原來這條大橋是河內與大部北越地區的生命綫，被炸斷後，簡直窒息了河內！因之，北越共黨政權對美恨之入骨！而圖德所寫的「目擊記」中，進一步地形容北越被炸後的慘況是：沿着幾條主要的交通幹綫，幾乎沒有一座建築物是完整的。許多公路被炸至洞穴纍纍！全北越的大部份城鎮，已被夷爲平地，即使未遭美機空襲過的市鎮，由於居民全部疏散的緣故，亦已成爲鬼蜮！而這些被疏散的人民中，經常有五十萬人被迫拋棄自己的工作，而替共黨日夜搶修道路工作。

另外至少還有二十萬最精壯的勞工，專門負責操縱全國八千門高射砲，及數百個地對空飛彈基地；其餘二十萬人，則負責把戰爭物資運往南越。爲了減少美機空襲所引起的損失，北越所貯存的戰畧物資，大部已分散於山區叢林中。又爲了加強掩護這些戰畧物資的效果，北越自一九六五年起，已種了五十萬株生長特快的樹木。每到黃昏，那些被征用的勞工活躍起來了，他們從隱蔽着的地下軍火庫中將各種武器取出，偸偸向南方輸送。雖然北越軍民的移動性甚大，人力的犧牲也日益多，使其工農業的生產受到嚴重打擊。可是北越人民在共黨的淫威之下，他們卻有驚人的適應力。凡是被炸毀的工廠，可能迅速地予以拆卸而分別移置洞穴中或山區地下。正因爲工作人力缺乏，許多工人每天開工竟達二十四小時，以繼續發展其經濟，並支持河內政權在南越進行侵畧行動。據統計：北越在六七年間的地對空飛彈，比六六年增多四倍；而六六年又比六五年多兩倍半。截至六八年二月，美國宣佈停止空襲北越時爲止，每個大城市的高射砲陣地仍然密佈，成爲全球最周詳的防空力量。一位經常駕機出擊北越的美飛行員，曾向新聞記者形容說：「在河內與海防的地上高射砲陣地所發射到空中的彈藥構成的火網，密集的程度可以在上面行走！」

換言之，北越先後所消耗的高射砲彈，集合起來所佔的面積可與河內、海防兩大城市的面積相等。河內當局曾宣佈：前後擊落美機達三千六百餘架。實際上，美國在南越上空所損失的飛機，八年來約一千四百架左右，犧牲二百名飛行員，一百五十名飛行員被俘，一百名機師失踪。估計單是飛機的損失，價値約達五十億美元，全部戰費則在一千億以上。

對巴黎和談的一綫希望

美國對北越之所以如此巨大投資，除迫和外，還有如下幾大戰畧目標：㈠在河內與海防間的油庫，估計其儲油量共達十六萬六千噸，佔北越全部的存油量百分之六十。而一九六四年八月，美機炸毀的義安油庫，則佔全部油量的百分之十點九。假如不把這些作戰的動力全部破壞，北越則可長期保持其作戰潛力。故決定摧毀以上兩地的油庫，使其戰鬪力遭受嚴重的打擊，而無力發動強大的攻勢了。㈡由於缺乏汽油，將使北越武裝部隊潛入南越的行動緩慢。㈢打擊北越的經濟，而不能陸續補給南越游擊隊的軍事物資。

事實上，北越接受與美和談，多半是抵不住長期轟炸而勉強就範的。試看：六八年一月四日的北越「外長」阮維楨對美錄音記者談話時，曾切實表示：「如果美國停止轟炸北越，河內將會同意舉行談判。」當時華府方面尚感懷疑，以爲是「緩兵之計」。因爲：㈠據情報顯示：北越在前一年，曾先後抽出七、八萬大軍滲入南越。㈡仍有三十八萬受過嚴格訓練的正規軍留在北部，正由中蘇共來裝備新武器；另有七百多名在莫斯科受飛行訓練的北越青年，已有五百名返回北越，隨即發動全面攻勢。

可是經過西方若干記者親往河內訪問之後，則認爲北越確實喪失繼續作戰的潛力，認定那次的新年攻勢爲共方的強弩之末！相反的是：南越軍於六九年最初九個月從共方鹵獲武器七千件，大米四千五百噸，食鹽六百六十噸。七〇年一月在一個隱藏庫破獲共方三百七十萬槍彈，一萬三千發砲彈；二月在大南以南又鹵獲共方米糧四千噸，鹽二百噸，令到共方的物資奇缺而無力續戰。

正因爲南北越實力一長一消，北越企圖赤化南方或迫兩阮垮台，甚或憑美壓力來強迫西貢組織包括越共在內的「聯合政府」等夢想，均告粉碎後，便與美進行和談，目的在趁機喘息，俟整補後再行作戰，以遂行其一貫陰謀，殊不知美國繼續轟炸，迫得共方窮途匕現，故一般對巴黎和談抱有一綫希望。

胡養之

再揭露王浩的謊言【下】

待旦

中共在國內宣稱「爲人民服務」，爲「工農兵服務」，事實上雖然沒有做到，但在口號上無論什麼時刻都把「工農兵」捧到崇高的地位，其理由很簡單，因爲「工農兵」佔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整天在叫什麼「工農聯盟」、「爲工農兵服務」，不外乎是爭取工農兵的支持。所以有時也不得不做一些表面功夫。對工農兵做一些象徵式的優待。

在海外中共主要統戰爭取的對象絕對不是工農兵，而恰好相反是資本家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其道理在於他們比工農兵羣衆有更大的影響力。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財富就是權力。爭取到一名大資本家，或者爭取到一名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等於爭取到數以萬計的羣衆，因而中共海外的統戰工作者對他們的爭取是不遺餘力的。

可是經過「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鳴放「反右」、大飢餓、文化大革命等運動後，中共海外的統戰工作遭遇到的困難也愈來愈多。因爲大家都知道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在大陸是被壓迫被損害的一羣；十多年來幾乎沒有一場政治運動不是針對着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而發的。除了一小撮資本家爲了經濟上的利益，不惜昧着良心做中共的應聲蟲之外，其他人對中共無不談虎色變，「畏而遠之」。至於知識分子對中共更感恐懼。儘管「乒乓外交」展開以後，中共全力向海外的知識分子進行統戰，邀請

光。企圖扭轉海外知識分子對它的惡劣印象。但效果並不理想。雖然去過大陸旅行觀光的人，例必寫一兩篇捧場文章，聊作交待。但多數言不及義，只說一些不及邊際的好話，什麼風景優美，山河壯麗啦！地方清潔啦！二十年前的荒原現在變成農場或工廠啦！南京長江大橋如何壯麗啦！諸如此類的話，實際只是客套話。絕不是衷心的讚美。對中共海外的統戰工作，也沒有多大裨益。倒是王浩先生別有一套說法，爲中共的統戰工作，大賣其狗皮膏藥，他在文章裏針對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的問題說：

「破私立公這一原則更具體的表現是爲人民服務。很多地方有一個標語，更具體的把爲人民服務說成是爲工農兵服務。一個很自然的問題是，爲什麼不包括知識分子（士或學）及商人呢？據我的了解，商人現在大部成爲一種公務員，也可以算作一種工人，不單獨成一階級。至於知識分子，對革命和建設工作都有特殊的重要性，因而在生活中受優待，工資較高，基本生活無問題，同時他們總數較少，大約不超過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一。在目前的階段，服務的目的是要全部人民滿足生活上共同的需要，這一點知識分子是沒有問題可得到的。所以在當前這個階段，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爲其他階層服務，他們的價值主要是看他們爲一般人民服務的成績而決定的。這一點並不是所有知識分子馬

破私立公這一原則而且承認雪中送炭的主要性，就不容易反對爲工農兵服務這一原則。」

中共在大陸光提爲「工農兵」服務，不提商人和知識分子，那純粹因爲商人是屬於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則屬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或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兩類人都是「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革命對象，這跟地主，富農是「新民主主義革

評金敬邁的
」

在毛澤東文藝教條的束縛下，大陸上的文藝作家要大寫「工農兵」，而且只能「歌頌」，不許「暴露」絲毫黑暗面。但人類畢竟聖哲太少，頑劣也不算多，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則爲「普通人」，這是任何人皆能肯定的事實；可是，它卽違背了毛澤東的「文藝路線」。

早在抗日戰爭初期，延安的著名作家蕭軍、羅烽二人合寫了一則雜文：「太陽裏面也有黑點」。甚至到了一九六〇年左右，中共「文藝協會」黨委書記邵荃麟，還提出了創造人物的「中間人物論」。邵荃麟爲什麼膽敢提出這種主張？因爲他爲了挽救大陸上的文藝作品，已步向僵化的沉寂的現象。但是，邵荃麟因此而遭受嚴厲的批評，因爲他違背了毛澤東的文藝路線。那麼，大陸上的文藝作家應該怎麼去寫作呢？這正如A·紀德在「地糧」的扉頁上，引摘「聖經」上的一句話：「你要努力進窄門」。

現在，我介紹一部近來在大陸最暢銷的小說，金敬邁的「歐陽海之歌」。（北平「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印了一百萬冊。同年六月再版，又印了一百萬冊。）

歐陽海是湖南桂陽縣鳳凰村人。小時候很窮，後來家鄉來了共軍，他一心一意想「當兵」，但是由於年齡小不夠資格。後來，他終於參加了共軍，當時他看了以韓戰作背景的電影「上甘嶺」，歐陽海很受感動，「復仇」的怒火從心底燃起，他決心到最前線去和「美帝」拚一場。他到了廣東某地，既看不見碧眼黃髮的「美帝」，也聽不見炮聲，產生了灰心不滿情緒。經過他的班長向他開導，歐陽海才瞭解「黨叫你到那裏，那裏就是前線！」這個被中共愚弄的青年，他在軍隊起五更、忙半夜，射擊、打野外樣樣奪錦標。他節省下微薄的薪水，統統買成了「毛澤東選集」。

有一次，歐陽海行軍的時候，通過「京廣鐵路」，那時「火車鳴着長長的汽笛朝峽谷衝來。霎那間，汽笛聲、高昂的排氣聲、車輪的震動聲在兩山之間激盪着，構成了震耳欲聾的共鳴。……突然，一聲令人顫慄的馬嘶聲在身邊響起：炮兵分隊最後邊那匹馱炮的戰馬受驚了。它掙斷了繮繩朝軌道上奔去！它馱着壓不爛的鋼炮橫在鐵軌中間！它驚惶萬狀

命」階段的革命對象並無兩樣。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在「民主主義革命」階段，雖然是工農兵的同盟軍，但一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便變成工農兵的敵人，要把他們打進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翻身。那有爲他們服務之理？王浩先生在這個問題上撒了一個瀰天大謊。他說：

「……爲什麼不包括知識分子（士或學）及商人呢？據我的了解，商人現在大部成爲一種公務員，也可以算作一種工人，不單獨成一階級。」

曾經在大陸生活過的人，會經回過大陸探親（並非觀光）的人，或者對中共事務稍爲熟悉的人，誰都知道王浩先生這段話，百分之百是謊言，「文革」初期「除四舊」階段，被逼害最慘的是誰？在農村是地、富，在城市就是往昔的商人——資產階級（按：反、壞，城市都有，當然也是被逼害的對象。）他們不僅被揪出來鬭爭，而且被原來的單位開除，被驅逐離開城市，押回原籍監督勞動。他們原來在城市的財產，包括傢俬雜物，衣服用具，也一概被沒收。比「土改」時對待地主的「掃地出門」還要徹底。王浩先生如果願意翻閱「文革」資料，是不難發現這種情況的，但他卻把商人卽資產階級，說成「公務員」，說成工人的一種。倘若事實果眞如王浩所說的那樣，那麼還有人會冒着生命的危險逃亡嗎？

至於知識分子，王浩說：「知識分子對革命和建設工作都有特殊的重要性，因而在生活上受優待，工資較高，基本生活無問題，同時他們總數較少，大約不超過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一……」並且認爲中共提出爲工農兵服務是雪中送炭。

我不知道王浩所指的知識分子到底是一般的知識分子，抑或是指教授，工程師之類的高級知識分子，倘若是指後者，那倒沒有說錯。他們在政治運動以外的時間裏，的確受到優待，工資和購物配給額也遠比一般人爲高，但這並不等於說他們的日子可以過得比一般人愉快。因爲他們在精神上所受到的壓力，要遠比工農兵爲大。幾乎每一次運動他們都受到震撼。當然也有極少數人（例如錢學森等）受到特殊的保護，不讓政治運動干擾他們的工作。但絕大部份高級知識分子卻要接受政治風暴的考驗，過了一關還有一關。而這種過政治運動關的痛苦，卻不是任何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所能夠想像得到的。

中共佔據大陸後，二十年來針對着知識分子而進行的運動，從未停止過。打自一九五二年批判「武訓傳」開始，每隔幾年就大搞一次。有時在兩個大運動中間，還搞一次小運動，來一個小插曲。五二年批判「武訓傳」，五五年反胡風，五七年「反右」，五九年反右傾，六四年「四清」，六六年「文革」，每一次運動知識分子都有分，終年累月爲自己未來的命運擔心。「籠裏雞」是一個很好的比喻，雖然好吃好住，似受優待，但時時刻刻都有被揪出來宰割的可能。對外界事物反應迅速，思想敏感的知識分子，能夠毫不擔心自己的命運，像雞那樣吃飽便睡嗎？關於大陸知識分子的生活眞相，回去大陸兜半個圈的人沒有資格說話，最有資格談這個問題的是馬思聰。想了解眞相嗎？去問馬思聰。

「歌之海」

張放

，倒在血泊中。」這就是「歐陽海之歌」的簡略故事。

首先，我們客觀地談一談作者描寫的「解放軍」生活，是這麼「一團和氣」嗎？指揮員（排長、連長、指導員等）對待戰士，是這麼親愛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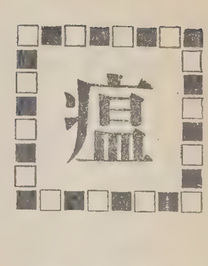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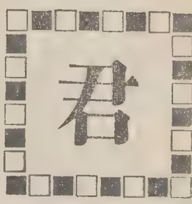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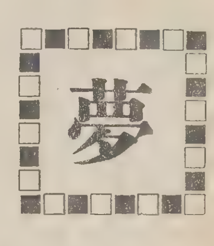
歐陽海在一九六〇年參軍。一九六一年四月卅日，中共總政治部出版的「工作通訊」，卻有這樣的記載：「二連戰士王忠天，因家中來電母親病危，已批准回家探望。臨走時，班長在他掛包裏搜出一米左右的廢被複線，一張防化學教育的掛圖，一張從人民畫報剪下來的畫。連長聽了班長的彙報，不分清青紅皂白，立卽停止王忠天回家，並在連裏開了兩個下午的鬭爭大會。會上有的胡亂分析一頓，說他是小偷，他的父親可能與壞人有勾結（實際他父親早亡）。事後查明，這些東西，是他在垃圾堆裏揀來的。」

「一連一九六〇年入伍的戰士張忠偉，因班長逼着他上杠子，上不去就批評，思想不通，晚上站崗時用槍自殺。」

「三連是老紅軍連隊，滿員，新裝……今年軍、師又確定培養該連……爲訓練標準連，多數幹部認爲：要帶好三連，非壓不可。……動不動就點名、照相、扣帽子、諷刺、控告、辱罵。任意辱罵戰士是狗熊、啥雞巴玩藝、怕死鬼。威嚇戰士說：如果在戰場上非槍斃不可。……爲了整所謂假病員，規定所有病員每人每天只給三両米做飯吃。」

一向被中共文藝工作者崇拜的蘇俄作家高爾基，說過這樣的話：「作家，是階級底眼睛、耳朵和聲音。……他永遠是階級的器官，這是不可避免的。他從自己底階級和集團，來接受，來形象化，來表現着那所謂氣氛、欲望、情操、利害、惡行和功績等等。」當一九六一年，也就是歐陽海服兵役期間，「解放軍」內部的戰士，有的被逼自殺，有的無辜挨罵挨整，這是共黨自己透露出來的事實，沒有人去揑造。這些戰士，像王忠天、張忠偉，他們和歐陽海一樣，都是從農村走出來的可憐青年，他們應該是所謂「階級的弟兄」——如高爾基和共黨掛在嘴上的口號；可是，當「階級的弟兄」遭受迫害，作爲「階級底眼睛」的中共作家，爲什麼「看不見」？作爲「階級底耳朵」的中共作家，爲什麼「聽不見」，作爲「階級底聲音」的中共作家，你們爲什麼不掏出良心爲「階級弟兄」吶喊呢？

爲什麼不反映眞實的情況？那會違背毛澤東的「文藝路線」，作者將遭受悲慘的後果。最妙的是，金敬邁的「歐陽海之歌」中，沒有一個「反面人物」，出場的官、兵、農民、工人或店員，個個「胸懷祖國」，個個讀老毛的書、聽老毛的話、按照老毛的指示辦事——彷彿作者寫的不是一羣人，而是一羣沒有血肉與呼吸的木偶。凡是自由地區的作家們，看了「歐陽海之歌」都會同情大陸作家的處境；他們的「歡笑」和「眼淚」是虛僞的、造作的；在毛澤東「講話」教條束縛下，怎能創作出優美眞摯的文藝作品？想起臧克家這個左傾詩人過去寫的「雪景」，最能表現出今日大陸作家的心境：「眼前的風景太慘酷，我的眼淚是多麼無恥！」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十八集團軍進攻魯村，由於沈鴻烈率部奮勇抵抗，中央又嚴電朱德、彭德懷制止，總算保住了原來的態勢，但沈鴻烈感到在山東得不到于學忠的支持，勢難再幹下去，仍然堅決辭職，不久得到中央批准，所遺山東省政府主席一職，于學忠自己不好意思幹，乃推薦部下五十一軍軍長牟中珩繼任，但山東局勢卻從此大壞，吳化文一見沈鴻烈調走，失去靠山，不能安心，這時汪精衛已在南京組成政府，經過汪政府派人勸說，吳化文正式投汪，作了僞軍。至於張步雲本是僞軍反過來，此時也就反回去，升一級當了軍長，山東中央軍只剩下于學忠部下的五十一軍與五十七軍。十八集團軍的就改變攻擊目標指向這兩個軍。

山東方面十八集團軍獲得預期的勝利，在山西境內的成就更大。

山西省自從民國成立，一直由閻錫山統治，閻錫山的一貫政策是保境安民，閉關自守，尤其自民國十九年擴大會議失敗之後，逃亡大連住了一段時期，以後又回到太原，中央也不予追究，仍任爲山西綏靖主任。閻錫山也就死了問鼎中原的雄心，一意建設山西，自固我圉。在共軍一度攻入山西之後，他感到民間沒有組織，不易發生力量，於是成立了「公道團」，作爲防共的組織，分支機構直達鄉村。在山西，行政人員皆是公道團的團員，公道團的勢力凌駕政府之上。因此，受到中共的注意，決心要滲透公道團。

閻錫山在山西，封建意識甚濃，外省人在山西確不易立足，但閻錫山對於籍隸山西的知識分子卻也着意延攬，於是中共方面重要幹部，薄一波、郭挺一、張文昂、劉岱峰、牛佩琮、宋時昌都加入公道團，閻錫山雖然看出這批人思想偏激，但也覺得他們不能成事，仍然予以重用。

公道團是半官方機構，表面上勢力很大，實際上則變成了衙門，一切流於形式化，組織異常散漫，這批人滲進去之後，立時成爲公道團的中堅，由於中共人員的長於組織，公道團的實權便落入他們手中。

民國二十五年綏東戰事爆發，中、日全面大戰已迫在眉睫，全國上下團結一致抗日的呼聲甚囂塵上，毛澤東、朱德等一批中共大頭目也乘機上電蔣委員長，要求將共軍改編爲國軍，准其去綏東參加對日抗戰。中央雖然未卽允准，但全國人士對共產黨的觀感已有改變。

山西與綏遠唇齒相依，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是山西人，出身閻錫山部下。中央當時也隱然以綏遠作爲閻錫山的勢力範圍，綏遠省政府人事皆以閻錫山意見爲主，因此，綏遠吃緊，在山西確有切膚之痛，尙不僅唇亡齒寒。

中共分子乘此機會向閻錫山建議，組織「犧牲救國同盟會」，以團結各方人士，共同抗戰。閻錫山覺得他們的建議頗有道理，卽准許成立，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十八日在太原開「九一八」紀念大會，由張文昂任大會主席，卽席宣佈成立「犧牲救國同盟會」爲抗日團體，實行「抗日民族統一陣線。」與中共在陝北所喊出的口號完全相同，當時就有山西一部份高級軍政幹部看出張文昂、戎伍勝、薄一波一批人的態度可疑，請閻錫山限制他們的活動，但閻錫山總覺得這批人無權無勇，翻不出花樣，一直不予禁止。

「犧盟」成立後，就以公道團爲基幹，大部份公道團團員變成了犧盟的會員。公道團組織雖然存在，但已形同解體。許多公道團領導人覺得當初組織公道團的目的卽在加緊控制基層，防止共黨分子滲入，目前卻由共黨同路人來領導，事之滑稽寧有甚於此者，就向閻錫山報告公道團被吞併情況，請求禁止犧盟吞併公道團。閻錫山不肯制止犧盟活動，只要公道團領導人加入犧盟，逐漸取得犧盟控制權。

犧盟成立後所發表十大綱領與中共在延安所發出的通電基本上完全一致。並且號召要組織三十萬

民眾，在這一號召下，所有山西境內的共黨分子、左派青年，全部吸收進去。甚至一部份因當共產黨而被捕關進反省院的，也搖身一變成爲犧盟的領導幹部。

犧盟會成立時，閻錫山在太原設立了兩個訓練班，一是軍政幹部訓練班，一是民訓幹部團、共黨分子認爲這兩個訓練機構實在是一大力量，就用全力控制，將兩個訓練班變成了共黨幹部訓練班。抗戰開始後，又成立一個游擊幹部訓練班，吸收青年學生、左傾分子予以訓練，皆成爲中共軍事幹部。

當日軍進攻雁門關時，犧盟會首腦將軍政幹部訓練班、民訓幹部團合組成青年抗敵決死隊第一總隊，出發到五台一帶，協助作戰，到了太原淪陷前，中共人員看出閻錫山的控制力已經減弱，於是將原有幾縣的國民軍官訓練團十個團，全部改爲決死隊，太原淪陷後，又招收部份青年，連同原有的力量，合組成四個決死縱隊。

每縱隊轄三個總隊，每總隊兵力約等於一個團。縱隊編制縱隊長之外尙有政治委員，權力在縱隊長之上，形式與共軍已完全相同，當時四個縱隊第一縱隊政委兼縱隊長薄一波，第二縱隊政委兼縱隊長張文昻，第三縱隊政委兼縱隊長戎伍勝，第四縱隊政委兼縱隊長雷任民。除去決死隊之外，尙有人民武裝自衛隊、工人武裝自衛隊，皆由犧盟領導，以後都變成共黨武力。

中共分子在軍事方面獲得成就，進一步就要奪取政權。國民政府成立後，廢除了北洋政府的道尹，行政組織由省直轄到縣，沒有中間「道」的組織，但是到了在江西剿共時期，深感省政府直轄縣政府頗不方便，因爲一省少者有六七十縣，多者超過一百，省政府指揮一百個縣政府，總有顧此失彼之感，當時軍情緊急，瞬息萬變，若是等到請示省府，公文往返，動需一周，什麼事都躭誤了。因此，南昌行營秘書長楊永泰就提出建議，在省與縣之間，設立行政督察專員一級，大體是以清代一個府設一個行政督察專員，專員駐地也多爲舊日府制，專員也兼首縣的縣長，這一級職位不載於政府組織法，仍算是臨時性質，最初只是豫鄂皖三省，以後逐漸擴及到全國，成爲固定的組織，專員也不兼縣長，另外派出縣長，此時的專員，儼然就是清代的知府了。

山西方面行政組織有許多單行法，爲公道團、犧牲同盟一類半官方機構爲各省所無者而山西獨有，但行政督察專員爲各省所有者而山西獨無。一直到了太原淪陷，省政府遷到臨汾，閻錫山開始感到今後對各縣的指揮不太容易，必須分區而治。中共分子看出閻錫山的意思，就勸閻錫山仿照中央的行政督察專員制度在各重要地區派出一名官員，領導附近各縣，閻錫山採納了這項建議，但方式仍與中央有別，不名行政督察專員而名政治主任，所管轄縣份也較多，一般約有兩個府，皆有十幾縣，甚至有的超過二十縣，第一個出任政治主任的就是中共重要分子宋時昌，以後陸續設立，在晉東南地區，又有三區落入中共黨員之手，即第三區薄一波；第五區戎伍勝，第六區張文昻，這批人有了兵權又有了政權，逐漸露出眞面目，以後閻錫山爲求與中央劃一制度，也改爲行政督察專員。按照規定，專員雖是縣長的上司，但也只有考核督導之權，如果所轄縣長有不法情事，專員只能報請省政府處分，至於如何處分，大權仍在省政府。但這四位專員，卻自行將所轄各縣不屬於犧盟的縣長紛紛更換，所派去縣長雖是犧盟盟員，但骨子裏皆是共黨黨員，到了民國二十七年二月臨汾淪陷，省政府再遷吉縣，對全省的統御力更爲薄弱，行政督察專員權力相對增長，薄一波等更乘機更換清一色共黨縣長，當時全省一百零五縣，由犧盟共黨分子出任縣長就有六十多縣，有了地盤就擴充武力，此是中共一貫步驟，在中共黨員統治的各縣紛紛成立游擊部隊，每縣有三五百人，每一專區另有三五千人，加在一起就有五六萬人。

中共分子有了兵權、政權，進一步就想完全吞併山西地盤，這時公道團名義上仍然存在，因爲公道團是閻錫山自行創立的，上級幹部都是閻錫山的親信，公道團雖無力與犧盟對抗，各縣公道團的團員多數被犧盟吸收爲盟員，但薄一波、宋時昌等人仍覺得公道團的存在，對他們是一項威脅，就打主意要併吞消滅公道團，乃向閻錫山建議將公道團與犧盟合併，並推荐梁敦厚任合併後的秘書主任。梁敦厚是閻錫山外甥，也是犧盟會的領導人，薄一波等推出梁敦厚任秘書主任，自然可以得到閻錫山的信任，就下令將兩團體合併，稱爲「犧公總部會」。原任公道團領導人秘書主任薄毓相，副主任喬鵬書均被擠下台。中下級幹部也爲之星散，凡是反對的皆被誣爲漢奸，關進牢獄。

犧盟吞了公道團之後，薄一波等人目標又轉到軍事方面，第一步將由犧盟人員領導之決死隊、游擊隊、工人自衛隊改稱新軍，而將正規部隊稱爲舊軍，在新舊之間製造對立面，極力宣傳只有新軍才可以抗日，舊軍完全無用。由於閻錫山演講說過「新能存在，舊必滅亡」的話，薄一波等就根據這兩句話演繹，認爲只有新軍可以存在，舊軍一定滅亡，因此要抗日必須要打倒舊派，解除頑固分子的武裝，發揚新軍的優長，方能作到無條件存在。

由於中共分子領導的犧盟勢力日漸龐大，身爲秘書主任的梁敦厚也向閻錫山提出報告，指犧盟已經變質，成爲中共在山西的分部，所領導的新軍，遲早必然變爲共軍，閻錫山聽了大感不安，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在吉縣召開軍政民幹部會議，所有縣長以上幹部皆出席，在會議時，舊派提出反擊，指犧盟行動違背國策，與原來組織的理想相違背，尤其是犧盟人員自行組織軍隊，破壞地方行政，製造新舊派對立，無形中削弱了抗戰力量，爲敵人造機會。被犧盟指爲舊派的軍人王靖國、孫楚、楊愛源、趙承綬一致對犧盟擁有軍權提出反對，要求取消犧盟的部隊，併入正規軍，使軍政組織一元化。

江南啼痕錄（二十）

宓琴

不論在廣州、在香港，南海人創辦的銀號，在金融界甚有地位，在廣州十三行屬於南海人的錢莊，舉目皆是。當銀業鼎盛的時候，捐資興學，使南海中學，規模設備，望重一時。另一原因，則為校長曾鏡涵先生以校為家，任職二、三十年，苦心擘畫，埋頭實幹，推進校務，造育人才，現在香港不少社會名流，是出身於南海中學。而當時南海中學因經費充實，延聘教席，均屬師資中的第一流人物。戰前我在廣州宏英中學任教，宏英中學的校長郭善甫先生，當時就是在南海中學擔任教員，南海中學的概況，就是由郭善甫先生告我知道。

當我帶領士兵抵達南海中學，即吩咐班長分派站崗，守衛學校的前後門，凡未經我的許可，不准任何人擅携物件出外，以防偷運公物，招致南海中學的損失，因將來必須交回縣委的南海中學校長接管，若校具、儀器、圖書苟有損失，則無以對南海人當年創校的苦心。站崗分派之後，我即偕班長巡到校務處，偽校長來見，（以年代久，忘其姓名，只記得為男性，面部清秀，是一個書生型而具有文人氣質。）可能自己自以為落水漢奸，是以待罪之身，態度頗為侷促。但我卻認為他們罪無可逭，情有可原的人，他是個能向教育界負責，也能向南海人負責的漢子。當廣州光復的前夕，日軍自身難保的當兒，他可以逃之夭夭，也可以席捲名貴的儀器，圖書而溜走。但他卻不顧自己的危險，盡了自己的責任，看守學校，保護學校，使之完整移交於接收者，則其無負於南海人了。

漢奸，出賣國家民族，危害國家民族；或為虎作倀，殘殺同胞，禍害同胞；或沐猴而冠，甘作傀儡，以求個人的榮利。中國人以忠孝為倫理的中心，視漢奸為涼血動物，不齒於人類。秦檜死後，為宋人鑄其像長跪岳墳，後人並有詩詠之：「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還替那鐵呼冤被鑄為秦檜。吳三桂開關迎敵，千秋唾罵。張宏範困宋兵於崖山，逼陸秀夫負宋帝昺蹈海殉國，張宏範竟在崖山題壁「張宏範滅宋於此」，為陳白沙恥之，在張宏範之上加一宋字，乃成為「宋張宏範滅宋於此」，以昭其漢奸之罪。即使有萬不得已而身仕外族，也心存故國，王猛捫蝨而談天下事，以一代奇才而不為桓溫所用，乃此走後秦，為苻堅的智囊，而平定北方羣雄。但終其一生，後秦的兵絕不擾及東晉的國門。及抱病垂篤，苻堅親病榻，以問後事，王猛諄諄叮囑：「晉，上下同心，未可伐也。」豈眞晉不可進犯乎？蓋王猛心懷故國，臨終仍以保存漢族山河為念耳。後苻堅不聽王猛的遺言，傾兵南下，投鞭足以斷流；當大兵壓境之時，謝玄僅以六千精兵禦於淝水之上。而促成戰史上的奇蹟，淝水大會戰竟能以少勝多者，論功勞當以朱序為第一，這個淪入後秦的漢人，見謝玄時即以秘密相告：「秦兵雖眾，多屬收容敵國之兵，離心而無鬬志，不足畏也。」在接戰高潮之中，朱序在後陣高嚷：「秦兵敗了！」造成自相踐踏，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苻堅乃一敗塗地，晉室轉危為安了。由於民族氣節，雖身仕外族，也不忘漢邦，此中國之所以一亡元再亡於清，終能重光舊山河。范文程佐皇太極崛興關外，吳三桂借兵入關，滿人乃乘機入主中原。但范文程在釐定政制，主訂大清會典之時，嚴格規定滿漢不能通婚，表面來看，則云漢族不配通婚於金枝玉葉的皇族貴胄；實質是鴻溝永分，永遠是漢滿對立，沒有姻婭的關係，也沒有親戚的感情。使漢人一有機會，毫無顧忌，毫無憐念，便可揭竿而起，為光我民族所伏筆，種下了十月十日武昌起義，推翻滿清的潛因。所以，後世只罵洪承疇和吳三桂為大漢奸，卻沒有提出范文程，大概骨子裏范文程曾為漢族翻身而努力，為後人所感念。也由於忠奸不兩立的緣故，故對外作戰，只有斷頭將軍而無投降將軍。世界第二次大戰，德軍以迂迴作戰，繞比利時而附巴黎之背，曾在馬奇諾防線之上，有七十萬法國大軍，未經作戰而捲甲投降。在我們中國，這種可恥的現象，絕不會出現。抗戰八年，從來沒有以一個師為單位，豎白旗而投降。打敗了仗，寧可開小差，總不肯向敵人屈膝。對於為虎作倀，甘心事敵的漢奸，更深痛惡絕，亦以此種原因，我乃能於抗戰末期，以襴衫的子弟兵，堅守新、開、鶴地區，擊退十次來犯的「蘿蔔頭」。

抗戰時期的漢奸，後人劃分為「前漢」和「後漢」。梁鴻志、王克敏等為「前漢」，汪精衛則為「後漢」；在廣東則以彭東原為「前漢」，陳耀祖為「後漢」。聞淪陷區老百姓，對前漢人物均認為是人披獸皮，均得食之而甘心。但對後漢人物卻似有點曲諒之心。

但在國法而言，奸無前後，出賣國家民族者，人人得而誅之，不能曲宥。但奸有大小，如小漢奸由於脅迫褻從，或無法走出，忍辱偷生，不得不屈身事仇。在只懲禍首罪魁原則之下，倘無為虎作倀，殘害同胞的事蹟，豈非情有可原嗎？所以我對這位手無寸鐵的文化漢奸的偽校長，就是以情有可原的態度去對待他，當他也陪我巡視南海中學一週，我發覺校舍、儀器、校具、圖書的保持完整，畧有網開一面之心。乃吩咐他立即編造移交清冊，於後天上午親自點交，但在手續未辦妥之前，千祈不可擅自離開學校，也絕對不能破壞南海中學校內所有設備，免遭軍隊扣留，難以處理。他明白我言下之意，立即表示遵命辦理。

移交的那天，上午九時我和潘子卓、黃雨生兩兄到南海中學點收。那位偽校長果眞心誠意的協助，編造移交清冊，逐項逐項的親自移交。這天，大概他了解我們不會為難他，神態比較安詳。移交工作直至下午四時許才辦理完竣。手續完畢後，那偽校長請示可否自由離開，我們不說什麼，只點點頭，他鞠躬而退。後來南海縣有無繩之於法，肅奸機關有無加以逮捕，則不得而知了。



良法不及嚴刑重典 殺一儆百才是善策

刦殺的由來

刦殺一途，出於凶年糧荒，或世界不景。所謂「民有饑色，野有餓殍」，官府無力濟貧，人民無以為生，再加上政治腐敗，逼民為盜，於是聚嘯山林，糾黨城市，殺人越貨而無所不為。此「少壯鋌而走險，老弱填於溝壑」的現象，是國危世亂的象徵，也是社會變亂的大悲劇。歷史上的改朝換代，小說野史所描寫的災難，都不脫出這個範疇。

可是，香港這個社會，年來工商發達，生產旺盛，城市建設，冠於世界，出口數字，直綫上升。工廠天天登報招人，茶樓酒肆貼滿了請人招紙，只要不是殘廢，男女老少都很易找到工作。壯而有力之搬運建築工人，日入竟達七八十元，而不大為人重視的清潔工人，月入也有五百多元。不特可以自給自足，且還可以養家。故徙置、廉租屋區的居民，很多享有電視雪櫃和一切電器設備。這樣算得上頗為繁榮的社會，縱不能說是多采多姿，但總算豐衣足食。

古語說：「衣食足而後知榮辱」，不幸，論理香港的市民是衣食足的，且悲劣到天部份青少年卻不知榮辱，且悲劣到天天刦殺行兇，這是什麼原因？什麼道理？他們的刦殺不是為了衣食，他們的盜心也不是為了貧窮；他們要過的是花天酒地，狂嫖爛賭的糜爛生活。他們不願意工作，但卻要求有錢花，於是走上打刦之途，這樣的人值得寬恕嗎？

香港社會繁榮，生活好景，而天天竟有刦殺事故，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

當局麻木和自私

香港市民都為搶刦兇殺案件而困擾，很多銀行、金鋪、商行都被暴力搶刦而損失很大，一年來，便有百多市民因刦殺而死傷的。這種犯罪的猖狂程度，也確實令人髮指。白晝鬧市一樣下手，暗入強搶更復逼簽，茶樓酒家則逐檯行刦，巴士則守住閘口搜身，其他街上箍頸，電梯洗刦，更是家常便飯。他們視公安警察如無物，其中刦去而又行兇，搶光再復姦殺，弄至人財兩失，慘不忍聞，小市民的怨聲載道，已到了爆炸邊緣。

可是政府當局依然麻木，依然粉飾昇平，不是聲稱刦殺是大城市的必然產物，就是叫報紙報喜不報憂，（只登破案不登刦殺），如此鴕鳥政策，如何肅清匪患，確不知當局之用意何在，難道覺得香港過份繁榮安定，而要走向衰退動亂之路嗎？

有人說他們是基於自私心理，儘管一年來刦殺這樣多，但很少聞政府官員受到箍頸傷害，他們出入有汽車，他們針不刺肉不知痛，所以他們還會說即近風涼話，君不見大律師公會也說要給兇殺者青少年以改過自新機會嗎？不知犯罪的人，每受改（感化）一次，其過會更大更兇呢？高高在上不切實際的他們，是不能了解於萬一的。

佛家也要以殺止殺

一九七二年度終結了，在這一年中，（截至十二月中旬的統計），香港被搶刦的財產損失，經報案的有一百多萬元，兇殺案死亡的有一百十四宗，現在放下財產損失方面不談，十一個半月卻因搶刦兇殺而丟了一百十四條生命，如果這半個月內再來幾宗，則正恰好符合一百二十宗之數，如此一年一百二十宗，平均是每月十宗，亦即三日一宗，以四百萬人口的城市，三日而有一宗兇殺，數字不能不算驚人，當中有的是被搶刦而喪生，有的是為伸張正義而被戮，有的挺身維護親友而被殺，更有少女被搶被姦再復置死，他們都是良善的市民，但他們都無辜送了生命，為什麼治安和法律不去保護他們，而竟讓他們一個接一個的被人殺死，而殺人的兇犯，卻個個得以生存，沒有一個受到極刑的處罰，究竟法律保護好人還是維護壞人？這就是文明社會的文明嗎？仁慈法律果真是這樣，恐怕有人寧願回到洪荒世界了。

筆者以為如果在本年一、二月間，政府能將五個殺人兇犯，（每月平均十宗，半月便有五個兇犯），一律處以極刑，則以後十一個月的一百一十個良善市民就不會再死，即使仍有也不會這樣多，因為人人懼於殺人必須填命，誰敢自甘毀滅而去殺人，此前人之所謂「殺一儆百」，而筆者之所謂「殺五壞而保百二好」的道理。

但這樣做五個少年兇犯豈不是沒有自新的機會？法律就顯得不仁慈了，不錯，殺人的兇犯要有自新機會，然則被殺的良善枉死者可令其復生嗎？法律為要表示仁慈，就讓五個兇犯繼續生存，可惜結果卻要連續百二良善者死，究竟五個壞人存在於社會有利，還是百二良善者存在於社會有利呢？相信殺人兇犯對社會絕對不利吧！仁慈的法律從此點應該有所抉擇，我們要從遠且大者看問題，「婦人之仁」我們不取，否則社會就只有繼續受其害。我們以為法律之後不應是仁慈，而應該是合理的懲罰。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如果盟軍不投原子彈於廣島長崎，而採登陸日本作戰辦法，則雙方可能要犧牲一、二百萬人，合起來不下三、四百萬，但盟軍終於採投原子彈政策，明知受原子彈轟炸的城市，一定要死傷一百幾十萬人，兩個城市合起來也不會超過二百萬人，兩個比較，則投原子彈之犧牲，仍是較少，何況當時日本是盟國之敵呢！在犧牲少數好過犧牲多數，犧牲敵人好過犧牲自己的原則下，人人都會從有利處選擇，只有這

法律爲要顯示「仁慈」，竟反其道而行，不特要犧牲好人，還要犧牲自己，這道理眞是百思不得其解，用嚴刑對付兇殺罪犯，與用原子彈逼使日本軍閥投降，天下後世有誰訴說是不仁慈呢？

普渡衆生的我佛，原本是絕對慈悲爲懷的，但也曾主張「以殺止殺」，因爲殺一破壞慈航惡魔，拯救衆生才得普渡，否則大家就要被牠沉淪苦海，所以殺壞人而保好人，絕不是殘忍，相反以殺而作有效的止殺，才是眞正的仁慈。

良法不及嚴刑重典

由於刧殺與時俱增，青少年問題日趨嚴重，在全港市民憤怒的要求下，各式各樣的戢止辦法，都似乎談到，除了某方面的粉飾昇平和報喜不報憂等絕對不會發生作用外，較爲有效的公安新例已獲通過，（無故懷藏攻擊性武器要判刑罰），防止暴力委會也在召開，將來能否作出更有效辦法，尚屬疑問，其他如多募警察與輔警，提高警務人員待遇與質素，強調市民必須與警方合作，鼓勵報案與簡化手續，飭令居民謹愼門戶，守望相助，甚至使用「銀鷄」等防盜八股都提出來，但以筆者之見，以上辦法雖多，行而有效的恐怕極其有限，但敢肯定必不能馬上全部壓止，因爲刧殺暴力發展到今時今日，一切良法美意，都難誘導這班過慣糜爛生活，兇殘成性的青少年回復本來面目的。

現在如果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一定要標本兼施，才能根治，治標一定要用嚴刑峻法，「殺人者死」是不二法門，這使人人不敢輕易以身試法，實在是自古至今治亂再難找出第二個好法子，儘管時代發展科學發達到能上太空，但文明社會一樣要用這種辦法來對付人而實獸的兇殘動物，其他不是致命的罪行，一律也不要量刑太輕，還要施行勞動改造教育，使其明白做人的目的，人生的眞理，另方面要憑其旨趣，訓練一技之長，使其服刑之後，能有謀生技能，自謀生活服務社會。

治本的辦法，要馬上從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入手，學校教育應立卽恢復公民一課，並規定德育與操行爲主要學業成績之一，加強考察學校行政，毋使「學店」誤人子弟，這樣兒童自少至壯，一開始就曉得如何作良好公民，更明瞭做人處事的道德觀念，人人自我奮鬪，各盡所能以謀生，則社會就只有進步而無罪惡。

至於社會教育，是要多方面進行，惟當務之急，則政府應下最大決心與惡勢進行搏鬪，務要將風靡一時的黃色「架步」、黃色書刊、色情打殺電影等，全部掃個乾淨，賭檔毒窟，砸個不留，如此青少年失卻色情賭毒之誘惑，心志自然正常而專一，社會風氣當爲之轉移。

其次政府應設立青少年社教部門，專門輔導各種康樂活動，各區民政署也配合作爲活動中心，並負誘導和監管之責，務求導之以正，不入歧途，青少年自不會爲非作歹。

上述標本兼治辦法，如果雷厲風行，分頭並進，事前更進行一段宣傳教育，俾人人作好心理準備，則必定可收預期效果，如果只談如何設法防止，如何提高警惕，如何改過自新，則恐怕社會已經改變，而刧殺暴力仍無法制止呢！

（兆華）

在中蘇共的操縱下 越戰停火爲期尚遠

關於巴黎和談雖已決定恢復，但對結束越戰，可以說是難以樂觀，越戰停火爲期尚遠。

據內幕消息透露，這是以蘇聯和中共爲首的共產集團內部，因爭奪權力和爲本身利益着想，導致思想紛歧，及難以解決之矛盾，它們因不利形勢所迫，雖然在總的方向表現是一致的，實則各懷鬼胎，甚至互相牽制所造成的阻力。

內幕人士分析說：目前南、北越共，無形中已演變成兩個對立的集團，北越表面上分由蘇共和中共領導操縱，暗中卻傾向於蘇共，南方越共則由中共單獨支持。

對和談所抱態度，蘇共因內憂嚴重，改採溫和態度，願意結束越戰，因蘇聯農業歉收減產，經濟困難，對源源不斷供應越共需要的新式重武器，大感吃力，結束越戰後，可以減少這種負擔，集中財力，應付其國內的糧食和經濟危機。

北越共黨由於美機擴大毀滅性的轟炸導致軍心渙散，人民厭戰，兼因心臟地區的河內、海防等城市，已被炸成廢墟，工、農業和重要軍事等建設也破碎支離，爲了爭取喘息機會，表示在美國讓步下也願讓步，達成和

議。

共黨對和談則抱強硬態度，認爲對美讓步就是承認轟炸下低頭，於是，一方面支持南方越共與美作戰到底，一方面則唆擺北越，共黨仿效它過去所採取的「談談打打」的一套策畧來困擾尼克遜，最近在南越的北越共軍，到處發動攻勢，就是這種策畧的運用，企圖刺激美國會內一些姑息份子，對尼克遜施壓力，對越共還就讓步，以達成它在談判桌上取得在戰場上所難以得到的所謂「勝利」目的。

因此，在目前恢復之和談，越共不但不會讓步，更會以刁難態度，乘機向美進行要脅。

至於南方越共集團，因傷亡慘重，也無法繼續蠻幹，希望在主權獲得尊重下，達成和議，但懷疑北越共黨與美暗中交易出賣它的利益，又恐懼結束戰事後，被北越共黨併吞，喪失獨立主權，淪爲附庸。因而對北越共黨關係不協調。痕裂日深，據說南越共軍，因不滿北越滲入的部隊，以大欺小，爲所欲爲態度，雙方曾一度發生斷殺戰鬪。

總之，蘇聯與中共對和談均具有相當大的影响力，因蘇聯和中共不予以武器的支援，越共根本就無法從事作戰。所以越共和談代表，每次出席會議前，必先分別到北平和莫斯科與中蘇共首領作決定性的商談，接受指示後再赴會。

消息來源又稱：共黨不欲越戰早日結束，企圖利用越共消耗美國的軍事實力和促使美國內部局勢，長期處於動盪不安狀態，藉以打擊美國對外政策，而便於推行「世界人民革命」和從混水中向東南亞進行擴張的部署，以便於與蘇聯進行鬪爭，並指出：最近當南方越共「代表」阮氏平，抵北京時，中共舉行「隆重歡迎」，毛澤東亦不惜予以接見，就是爲了爭取南方越共與蘇聯和北越共黨集團分離事有關。

寧要邪書不要褲子 中共推行「讀書班」

中共把北平、上海兩地各級組織舉辦「讀書班」的「經驗」在「人民日報」第一版上公開介紹，並鄭重推荐這種將在職幹部分批脫產論調的辦法，顯示一次比「批林」運動牽涉更廣、影响更深遠的大判、大整肅潮仍在後頭。

觀乎中共之不顧後果，不惜把大批站在「生產第一綫」的頭頭召進「讀書班」脫產學習，可知毛江一伙排除異己之決心已到達急不及待的地步。本來，這種「讀書制度」早在林彪尚未垮台之前便已定出並實行着。到了林彪垮台之後，去年秋間在批判「騙子」的「形式主義的學習方法」時，一度被稱爲「雷打不動」的學習制度便開始中斷。現在再度繼續，也等於毛澤東兩年前所預定的清除一連串異己分子的大陰謀將繼續演下去。林彪只是其中的一個，但絕非最重要和最後的一個。

前些時老毛有一句關於讀邪書的「名言」，叫做「堅持數年，必有好處」，其眞正意義大概欲暗示淸除異己的總目標（中共名之爲「偉大戰畧部署」）一日不達，則一日仍要不停讀邪書，即使持續數年也在所不惜。不過，如今看來，老毛似要大大縮短年限了。所以下定寧要邪書不要褲子的「決心」，其心情卽如當年「寧要核子不要褲子」時一樣。

（輝）

新疆局勢動盪不安 賽福鼎又遭受攻擊

新疆局勢動盪不安，一方面因中共與蘇聯雙方均在邊境加強軍事對峙的部署，籠罩着戰爭陰謀。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新疆領導階層的內鬨仍未停止。

據內幕消息說：暫代「第一把手」職務的賽福鼎，又遭受新調升的共幹攻擊，指賽具有民族代表，無法遏止新疆少數民族搞分裂活動。有的指賽過去曾加入蘇籍，認爲在蘇共大軍壓境之際，有可能搞「修正主義」。

消息又指出：新疆少數民族和軍墾區的共軍向蘇境逃亡事件，仍不斷發生，在最近數月來，以在塔里木盆地逃亡人數最多。據說：這些逃亡的人中，均係屬於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一師」的所謂「軍墾戰士」，因這些被流放在新疆的知識分子，被迫修築塔里木欄河閘時，無法捱受油漠荒原的艱苦奴役生活，他們目睹有不少知識青年在鞭策下相繼死亡的慘劇。因而冒着生命危險經阿克蘇沿河逃入蘇境。

消息中說：中共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一師」的共軍勢力，將作進一步的壓搾。中共已限令該師由現有的五十餘萬畝農田擴墾至二百餘萬畝，企圖將新疆西北部建成一個「棉糧倉庫」的基地。

（旋風）

中共減輕人口壓力 實施徹底節育墮胎

編輯先生：

中共現正在全大陸推行兩種政策：

一、實施墮胎和徹底節育，將原定的晚婚年齡再增加二年，就是已定婚的男女，也要推遲婚期，以減少人口膨脹的壓力和糧食上的消耗。

二、訂出以少吃爲主的「計劃用糧」的計劃，同時藉增加「戰備備荒糧」、「支援世界革命糧」、和「公積福利糧」的數額，作變相削減人民口糧的配給量。

「計劃用糧政策」，實際也是與減少人口壓力有關，因中共認爲人民長期吃不飽，營養不足，就自然會減少婦女懷孕的機會，就是生出來的小孩，也會因營養不足至夭折。中共以上兩政策，已下達各省、市並要各省市，認眞落實。

一回鄉客上

毛江欲清除異己 再搞一次大鬥爭

大陸各地中共組織仍在不停地開展「學習元旦社論」活動，安徽電台元月七日廣播「阜陽地區部分地、縣領導成員」學習中共報紙元旦社論的「座談紀要」，反映出這次一窩蜂式的「學習」潮，實在是一次預先佈置好的、有計劃有步驟的行動，「學習社論」只是借題發揮而已，眞正目的是要挑起另一次「大鬥爭」。

這篇「座談紀要」的題目「把批修整風這個頭等大事繼續抓緊抓好」，本身就是引用中共報紙「元旦社論」中心的一句話，而其內容也是着重於如何深入、擴大已開展了一年長「批修整風」運動。

「紀要」引述了若干中共地方頭頭的發言，在在顯示毛江一夥對今後的日子裏，仍將不顧瀕於破產邊沿的工、農業生產以及廣大群眾的人民生活，一意孤行地繼續搞其清除異己的所謂「頭等大事」。

「座談紀要」說：「中共阜陽地委組織地委常委和各縣縣委書記，反復認眞的學習了元旦社論，就如何把批修整風運動抓緊抓好的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地委書記苗甫忠同志說『我們阜陽地區和全國、全省一樣，一九七二年……經過深入進行思想和政治路綫方面的教育，開展批修整風，保衞和發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豐碩成果，……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在新的一年裏，我們一定要把批修整風繼續抓緊抓好，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把批判的矛頭始終對準劉少奇一類騙子，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

「紀要」又供稱：「界首縣委書記張紅路同志說：『劉少奇一類騙子推行的是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我們在對他們批判的時候，一定要透過現象，揭露他們妄圖從根本上改變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綫和政策、顚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抓住他們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的實質，進行深入的批判，才能擊中要害。要抓住劉少奇一類騙子修正主義路綫的實質進行批判，就要以黨的基本路綫爲綱，以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三條基本原則爲武器，揭露和批判他們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的眞面目。只有這樣，才能更好的分清路綫是非，提高我們的路綫覺悟。

「『我們縣在批修整風中，有些單位沒有很好的抓住實質性的問題進行分析批判，結果批得不深不透。……：鬥爭的實踐使我深深的認識到，要繼續抓緊抓好批修整風，一定要抓住劉少奇一類騙子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的實質進行深入的批判。』」

中共阜陽地委「學習元旦社論」的座談紀要還供稱：「地區革委會副主任高曙同志說：要把批修整風抓緊抓好就要認眞看書學習，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這樣，才能眞正識破劉少奇一類騙子的僞裝，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把劉少奇一類騙子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謬論批深、批透。我過去在批判劉少奇一類騙子搞宗派主義、分裂主義、破壞黨的團結的罪行的時候，由於自己沒有聯繫實際認眞看書學習，批判中有些就事論事，因而批得不深。……劉少奇一類騙子在組織上搞宗派主義、分裂主義，是他們在政治上搞修正主義的反映，是爲他們搞修正主義服務的。鬥爭實踐使我深刻體會到，只有認眞看書學習，對劉少奇一類騙子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才能批深批透。」

中蘇共關係惡化 新疆正加緊備戰

目前的中蘇邊境，尤其是新疆方面，到處呈現着濃厚的戰時景色。據香港消息說：中共因蘇軍壓境，有隨時進襲的可能，因此，以北平爲中心通往東北的哈爾濱、佳木斯、滿洲里和新疆的迪化等鐵路，最近軍運至爲繁忙，分向黑龍江、內蒙古、新疆等省區運送軍需品和部隊。

消息中指出：中共這種恐懼的反應，表現在防空方面尤其顯著。據悉，以上地區，最近曾相繼舉行防空演習。新疆迪化等市的大建築物，已塗上防空色素。中共重要機構的屋頂，均架起高射砲。並驅策民眾趕掘山洞防空壕和地下防空洞。同時對民兵加緊訓練。

香港一青年因「認同」結果「回歸」到勞改場

編輯先生：

不久前，美國華人王浩入大陸走一趟，出來後在香港「大公報」寫文章，以中共代言人自居，除了爲中共多方塗脂抹粉，顛倒是非以外，還傳出中共希望海外中國人「認同」、「回歸」的吠聲。

那麼，海外如有人眞的「回歸」大陸，其遭遇如何？據我所知，簡直是與進墳墓無大分別，茲舉例以證明之。

去年夏秋間，在中環某洋行工作的阿方，因故被經理免職，他是一個活力充沛的青年，也有工作能力，但他不滿現實，頭腦簡單，易受中共統戰分子誘惑，於是下決心回到大陸去「爲人民服務」。當時他的親友勸告他：大陸同胞正不斷向本港逃亡，何必冒險「回歸」呢？他說：他不怕吃苦，明知大陸同胞生活不像樣子，仍甘心離開本港。

阿方不接受任何人的勸告，終於回到他的故鄉台山。但事後和本港親友通信，表示失望，而語焉不詳。

去年秋後，亞梁去台山探親，順便探訪老友阿方，看看他入共區的遭遇。阿方以亞梁本屬知交，且數天後他即回香港，故坦白告以經過情形。

他沉痛地說：

「當踏進深圳，在領取回鄉介紹書的時候，一名共幹盤問我回大陸定居的動機，我說我痛恨香港的殖民地統治，以及貧富懸殊的社會，我樂意回來『爲人民服務』。共幹繼續盤問我以往工作的情況，我自然坦白。對方又問我有無加入愛國洋務工會，我說沒有。不料對方認爲形跡可疑，立即會同另一名共幹，把我帶進一小室中，先向我搜身，接着盤問我的家庭成分及教育程度，特別是香港親友的身份；這些麻煩我都敷衍過去了。其後，一名共幹認爲大陸同胞正冒死向香港逃亡，而我卻回到大陸定居，於是斷言我是台灣特務機構所派遣，同去搗亂新社會秩序。我堅決否認。最後，共幹雖然給我回鄉介紹書，但態度非常惡劣。」

接着，阿方更痛心萬狀地敍述他回到台山向派出所辦理申報戶口手續。他說：派出所一名共幹以懷疑的目光注視他，說派出所已接到深圳海關的通知；然後把他在故鄉的六位近親叫到派出所，像追查特務般的審問他們。結果，當然並無所獲。如此一來，他的面子全失，而他的親友都怕和他接近，擔心惹禍上身；他雖百般解釋，都無法消除對方的疑慮。他認爲共幹既懷疑他有搗亂的企圖，兩天後向派出所申請回香港；但一名共幹對他冷諷熱嘲，堅決拒絕他的要求。

阿方說：他在故鄉有一母一姊，骨肉團圓，本有天倫之樂；但他遭遇到這種可怕的歧視，又躭心日後生活無法解決，眞有生不如死的感覺。他又說，最使他難堪的是，街坊小組共幹常常上門對他諸多盤問，例如白天到過什麼地方，晚間何時睡覺等，儼然他已受監管的處分，他明白自己處境險惡，自然無意向縣「革委會」申請工作。

最後，阿方向亞梁透露：他回故鄉之初，有「人民幣」七百數十元，經過兩月閒居，已用去大半。爲了解決以後的生活，他開始在城鄉間做單幫生意，每天去鄉間自由市場搜購一些副食品，如雞蛋、雞、鴨等，帶返城區售出，賺取微利，苦度日子。他說：他非常後悔回到大陸，特別是想到當初自己熱心「爲人民服務」，結果遭到這種惡劣的命運；除了搖頭嘆氣，眞是欲哭無淚了。

亞梁回香港後，和鄉里、朋友談起阿方的遭遇，他們無不慨嘆阿方自投羅網，而對中共的作爲太缺乏瞭解了。

去年十一月間，亞張回台山料理家事，他和阿方相熟，自然到他的家中去探視其近況，不料阿方的母親涕淚交流，訴說阿方於十月間被公安局抓去，數日後和一批人被押往英德勞動營勞改。原來阿方在城鄉間販賣副食品，公安幹部查出後，認爲他有投機倒把行爲，而這已是中共「一打三反」範疇之列，他的母親悲痛逾恒，因爲她僅生阿方一子，而阿方勞改無盡期，她日後便難以生活下去了。

阿方由「認同」而「回歸」到勞改營去，這幕悲劇，該使迷信中共的海外僑胞們引爲殷鑑吧！（海心）

中共的計劃用糧 實迫人民勒褲帶

中共已把剝奪人民吃飯自由的「計劃用糧、節約用糧」訂成制度，列爲長期任務。

據可靠消息稱：中共最近下達的文件中曾作以上的指示，並規定每一生產隊每年要在早晚造糧食收割前，向社員進行兩次「計劃用糧」「節約用糧」的「教育」，並經常檢查「計劃用糧」的情況，對少吃糧食的社員予以表揚，對不實行「計劃用糧」和浪費糧食的則進行批鬬。

消息中指出：中共把勒緊人民褲帶的「計劃用糧」訂成制度，是爲了達成「毛主席的廣積糧，以備戰」的目的。

徵求長期閱戶

三十元訂閱卅期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遴選立委大公無私 本刊評論被指失當

頃閱 貴刊二七二期之每週評論，頗感不能已於一言。謹將鄙見奉陳，尙請有以正之。

一、評論自標題以至內容，不無意氣，且隱指黎氏當選之不當，似涉及私人攻訐之嫌。

二、若對國事關懷，應於遴選未發表前，將各方面人才詳爲介紹與當局參考，使當局愼於選擇。在發表後始爲文責之，無異自暴國家之短，此智者所不爲也。

三、僑委會於遴選前，曾宣稱如有意應選者，可逕函該會辦理，此間新聞界之忠貞人士，如能團結一致，大可舉行一次不正式預選，將人選意見反映與當局，可能發生積極作用，如今始作不負責之批評，於事無補，徒增當局之困擾而已。

四、據悉：港區申請遴選者達四、五十人，而是間推荐者，奉遴選會通知，應實地考察初步遴定九人，以供遴選會之參考，可見遴選會中人之虛懷若谷，並無盲目或過於主觀之毛病。

五、是間推荐者辦理此事，頗爲老奸巨猾，任何人士申請遴選，一於來者不拒，並留意在是間有野心之隱名人士。而過去與當局頗有關係者，特別邀約，請其出而參與，此乃避免日後爲人所攻擊。但彼心目中有其主宰，在九人名單中，設法在排列中，加以輕重，以遂其推荐之目的。而發表後之責任，則在遴選會矣。

六、遴選會諸公，都是政壇後起之俊彥，對此次工作，頗爲客觀。對推荐者之九人名單，曾加以深切之調查與研究，雖推荐者曾親飛返台，極力向有關方面要依照其名單排列選出，但遴選諸公並未爲彼說服，而對各方面之意見頗爲注意，如完全照地方推荐者之九人名單次第選出，將不僅貴刊爲之評論，而是間僑情將更大憤，故此次可以說是中央方面能補地方之偏見與不足矣。

七、推荐者之九人名單排列次第，可以說膺選立委之黎氏，膺選監委之黃氏，均排列在第四名之後，而教育界之某君則排列第二，如果照次第選出時，新聞界將無人膺選，幸而遴選諸公認爲如此選出，不大合理，而教育界之某君，素不孚眾望，乃將新聞界與教育界合併選出，而變爲文教界中遴選一名。因該教育界某君，係推荐者之私人，推荐者之忽畧羣眾與事實，遴選諸公尙能矯正之。至黃氏則因所有地區均無工人方面中人，而黃氏在港工作亦甚努力，至黃氏本人，據所知殊不熱中，亦並未作任何活動，遴選諸公亦甚有眼光也。

八、貴刊所舉人物，不便妄加月旦。由於名額所限，而致野有遺才，自不宜過於求全。而對當局有所疑惑，作過份之抨擊，此次可以說推荐者有其偏見與私其所私，而且在名單上頗有弄權之處；而遴選諸公尙能大公無私，洞悉當地實情而矯正推荐者之錯誤。在此風雨同舟，艱危與共之時，似宜予以鼓勵，而不宜作無情之打擊。至於黎某之爲人如何，此乃屬於私人之長短問題，未便加以論述。但其二十年來之社論，當不失爲一堅定之士。

九、貴刊立場，素所敬佩，今後尤望更作心平氣和之修養，對任何事態，應作深入之研究與調查，始作嚴正之批判，切不可逞一時之意氣，而言中無物，致流於鄙吝，而爲人譏爲淺薄。深愛 貴刊，特坦致忠言。

此致

萬人傑先生

半內幕中人手啟

（六十二年元月十四早）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民五十六年冬遊台南歸書寄懷一律寄香港諸友

印尼林羽

天馬旌旗久未西，神州暮樹鬱悽悽，
燕雲風雨迴看急，北國樓台入望迷，
斷夢歸來紅葉淨，殘遊怕見落花低，
維將濁酒英雄淚，灑弔中原百姓啼。

早春憶別 壬子初春作

印尼林羽

寒梅著雪兩三枝，二十餘年祗夢期，
去國征人勞遠念，離巢舊燕總無知，
朦朧客館疑朱戶，惆悵誰家問廢池，
淒雨而今淮北路，啼鵑未解了相思。

壬子歲暮聞某權要去職又復履新有感

印尼林羽

革命百年豈不艱，捌途總被野狐攀，
理僑卿相爭囊飽，磨劍將軍決死還，
海外是非憑覆雨，江山猶似待經綸，
可憐歌舞新城曲，多少蒼生望漢關。

林羽先生，爲忠貞愛國之士，僑居印尼，二十餘年。四年前鄙人響應中華民國政府號召，回國投資設廠，與之相晤台北，朝夕聚談，得聞印尼華僑處境之艱難，國家不強，僑民受苦，瞻前顧後，相對唏噓！詩中所云：「理僑卿相爭囊飽」，是有所指而云，事必有因，決非無的放矢，鄙人回國投資，損失極大，藥政高級官員包庇僞藥。貪污枉法，無理留難之行爲，更有甚於昔日，前年鄙人將事實經過詳函蔣院長經國先生，文件有阻，未能上達聰聽，三年來石沉大海，亦無隻字之覆，該等官員，由衛生司，擢升入衛生署，官上加官。鄙人憤而將台北中正路之藥廠放棄之，送還政府。該廠是爲甲級，如轉讓他人，可値台幣一百五十萬元，乃忍痛犧牲，自動申請吊銷作廢，鄙人抱蝮蛇螫手，壯士斷腕之精神，有此經驗，以後只可愛國與擁護政府，旅遊觀光。不可再去投資，投資則不如捐欵。此從教訓所得也。擬不日再函經國先生，損失作罷、只懇求查明事實，是否誣說，好在藥廠收檔，現在已無顧慮，無資在台，不畏貪官刁難矣。

感時

鍾振光

於今最怕話繁華，夢繞枌榆意未賒，
曾恨洪潮淪禹甸，忍離中土泛桴槎，
胡笳頻奏迎何客，古道長操有幾家，
癡逐西風忘本色，漢儀漸喪更堪嗟。

振光先生之感時一律，是由安慧法師轉寄前來，昔年國風詩社，曾有佳作登載，久未見面，敬候起居佳勝，壇主。

遊彌勒山回寺偶筆

釋安慧

(一)

十年曾擬此峯遊，今日登臨宿願酬，
北望神州無限意，南棲香島有餘謳，
家山咫尺徒惆悵，鐵幕低垂倍恨憂，
彌勒極巔獨覽戀，貧僧策杖任優悠。

(二)

獨上高峯賞物華，歸途策杖日西斜，
興遊不減當年健，指向層巒襯晚霞。

客中感懷

林杉

(一)

萍飄梗泛十年過，贏得鬅鬙雙鬢皤，
饘粥本來甘淡泊，輪蹄詎料苦消磨！
惟期世免亂離刼，不逐人求安樂窩。
擬學梁鴻棲海曲，儘春廊廡任由他。

(二)

膾史忽經本素心，那堪煮鶴復焚琴！
人間釀禍憎魔鬼，世上醫愁乏砭鋒。
生笑張儀誇有舌，窮輕季子侈多金。
吾家早闢孤山地，何日對梅自在吟？

(三)

歷刼年來事可傷，一辭靜境入洋場。
俗多紈袴耽聲色，士竭貪泉變肺腸。
飲馬投錢廉未見，藏珠剖腹勢如狂。
誰能獨立壇峯上，喚醒蚩蚩醉夢長！

(四)

人海茫茫一葉舟，風狂雨暴勢難休。
險途久歷膽猶壯，禿筆常操志未酬。
世亂堪嗟牛馬走，年高忍爲稻粱謀！
生平自笑痴頑癖，祇信詩書可逐憂。

讀史書感

鄭六豐

(一)

鴻音僅足止分離，蘇武生平豪數奇；
奉使丁年魂欲絕，回朝皓首爵何施？
是非悵惘人間事，功罪模糊嶺上碑。
最是淒淒風雨夜，李陵書簡讀多時。

(二)

白髮丹藜命世才，圯中能使子房來。
初令納履沉梟氣，方許授書起蟄雷。
言聽計從三寸舌，功成身退一枝梅。
還教孺子長生法，多得黃公始免災。

奉和卓犖兄「秋宵憶舊」原玉

鄭六豐

(一)

難忘面海古南門，廢炮三尊色黯昏。
共寇屠城留血迹，日軍擊劍滿疤痕。
當年受刼青春夢，此次流亡老客魂。
紅葉秋山多少事，宵深對酒自溫存。

(二)

夜讀殘篇往事怨，南溟東海路分歧；
台垣光祖延平廟，港嶺末朝宋帝祠。
千古江山餘涕淚，百年身世獨愁思。
白頭所願惟康健，桂蕊香生兩地詩！

贈劉振忠中醫師

藍天

一番月黑過梧桐，幾許驚魂寂夜中，
記脫秦牢經四載，依然手足故情同。

和壇主先生秋日登獅子山

雪梨林康

海外登高興已賒，秋心況對夕陽斜，
獅峯兀立蒼茫際，可似龍山會孟嘉。

江海謠

方何

驕陽如火九天高，鱗甲冰橫二極牢，
赤地源頭枯點滴，腥風肆上門屠刀，
寒侵冷血吞同類，熱炙游魂逐險濤，
竭澤原知江海逼，魚龍無悔意猶豪。

嘲長髮男子

鄭維珍

風捲垂髫亂欲飛，疑人疑鬼貌全非，
女男咫尺難爲辨，只首蓬蓬失俊威，

嘲吸鴉片

鄭維珍

烟癮來時鼻涕橫，嶙峋露骨一身輕，
吞雲吞霧長眠榻，典盡衣衾百計生。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僑委會登記證第四五四號

萬人雜誌（第二七四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一月廿五日出版
一九七三年
（零售港幣一元）

萬人雜誌

（第二七五期）



只要飛得起來，丟幾根羽毛何足惜哉！

扇以敬作

本期要目

中共批修整風的現階段……每週評論

香港股票買賣漸入正軌 人心好資金足大有可為……盧騷客串

學生領袖談「認識中國」……柳以青

中共的文藝政策……王章陵

西方社會面臨兩大人為危機……王屯

找回一點失掉的超脫……霍大川

從上海市「共青團」六代大會看「共青團」的整建……蘇慧

一九七三年世局展望與中日關係前瞻……于海天

奇文觀止……遺珠閣

人海百態：表錯情……萬人傑

由「鬼面人」談聯邦近年得失……林巽

認眞對付「假美國佬」！……古鶴翔

東北安危與中共存亡……胡養之

認清中共的統戰陰謀……袁暘照

毛澤東給江青的私信……袁悅

·萬人雜誌第二七五期目錄·

中共批修整風的現階段……每週評論 一
香港股票買賣漸入正軌 人心好資金足大有可為……盧騷客串 二
學生領袖談「認識中國」……柳以青 四
中共的文藝政策……王章陵 六
西方社會面臨兩大人為危機……王屯 八
找回一點失掉的超脫……霍大川 九
從上海市「共青團」六代大會看「共青團」的整建……蘇慧 一〇
一九七三年世局展望與中日關係前瞻……于海天 一三
奇文觀止……遺珠閣 一四
人海百態：表錯情……萬人傑 一五
由「鬼面人」談聯邦近年得失……林巽 一六
認眞對付「假美國佬」！……古鶴翔 一七
東北安危與中共存亡……胡養之 一八
認清中共的統戰陰謀……袁暘照 二〇
人間樂園夏威夷——檀島僑情(六)……迢迢 二一
毛澤東給江青的私信……袁悅 二三
瘟君夢……岳鶱 二四
江南啼痕錄……宓琴 二六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七
萬人詩壇……董力行 (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七五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一月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綦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批修整風的現階段

中共的批修整風運動已進行年餘，對於以「劉少奇一類騙子」名義影射林彪一伙所進行的革命大批判，反反覆覆不外是指他們「搞修正主義，不搞馬克思主義；搞分裂，不搞團結；搞陰謀詭計，不搞光明正大」，目的是「改變黨的基本路綫，顚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口口聲聲說林彪一伙「叛黨叛國」，但罪證在那裏，毛澤東集團卻拿不出東西作爲佐證。

就這樣批，批過來批過去還是「老一套」，而拿不出新內容，難怪大陸上的幹部和群眾都認爲「批修整風搞得差不多了，再批還不是那一套」。

在北平「兩報一刊」今年元旦社論「新年獻詞」中雖然強調：「在新的一年裏，我們要把批修整風這件頭等大事繼續抓緊抓好。批修整風，首先是批修，其次才是整風」。「批修整風」仍是中共的「頭等大事」，那麼又爲什麼不公開林彪的名字呢？相信是因爲在中國大陸上軍人掌權的局面還沒有改變，加上這批掌權的軍人中有不少是林彪提拔起來的。

如果按圖索驥，窮追猛打，可能激起更爲嚴重的事件，所以，毛澤東集團不得不採取退一步的做法，強調「批修整風，首先是批修，其次才是整風」，力求縮小打擊面，避免目標過於廣泛，樹敵過多；因爲，今日毛澤東手裏的「實力股」實在太少了。

批修目標指向蘇聯

所謂「批修」，中共要求「始終把批判的矛頭對準劉少奇一類騙子」，因爲「在國內，他們要聯合地、富、反、壞、右，實行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專政。在國際，他們要投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反華反共反革命。這就是劉少奇一類騙子修正主義路綫的實質」。這個「實質」完全是羅織的，正如說劉少奇是國民黨一樣，罵人什麼解恨罵什麼，扣帽子當然揀最大最重的扣。

在北平「兩報一刊」元旦社論中還說：「那些做夢也想着把中國變成他們的殖民地的英雄好漢們，已經遭到了歷史的無情嘲笑」。本來，一個人生前是要考慮「身後是非」，恐怕遭到歷史的嘲笑那是事實，唯有毛澤東最不怕這些，所以他的一生，好話說盡，壞事作絕。不過，從前述這些牽涉到蘇聯的詞句看，中共在批修中，將側重於攻擊「蘇修」那倒是事實。

越南戰爭已經暫時告一段落，北越政權的兩個後台老闆——北平與莫斯科，一時都可抽出手來，這樣，必是中共與蘇聯關係的擴大惡化，進一步必是戰爭。

中共內部一團亂糟

毛澤東既主張「深挖洞」，又要「廣積糧」，倒眞是擺出一副不惜一戰的姿態。事實上，中共內部不僅遠遠沒有達到「團結一致，共同對敵」的地步，甚至是一團混亂，特別是在經濟方面因去年的農業失敗，經濟和政治互相影响，中共的局面不僅要繼續亂下去，還將天下大亂。

中共的幹部——包括一切黨政軍幹部，經過文革和批修整風，眼見毛澤東把他的「親密戰友」一個一個殘酷無情地進行迫害、殺戮，不僅對革命喪失興趣，更對毛澤東完全失去了信心。目前，大陸多數幹部，已懷疑毛澤東發動文革運動有無必要，更懷疑毛澤東大肆屠殺同志的動機，有人估計：這一連串行動完全是老毛私心作怪，他是爲江青接他的班掃清道路。在目前的整風中，已牽涉到這些問題，雖然說得不明顯，但起碼可以看出：毛澤東的威望已經蕩然無存了。

在這樣的惡劣環境下，無論中共和蘇聯發生戰爭，或是內部黨與軍的裂痕擴大，都足以拖垮中共這個專制獨裁的政權。



新聞以外

香港股票買賣漸入正軌
人心好資金足大有可爲

當局雖對股市揮動大棒子，但並不能把它打垮下來。在人爲淡市後，又迅速復甦過來。今後政府可能對股市再作出更多管制，但，前景仍是一片美好。因爲，鈔票總要找出路。投機的人受到限制，投資的人便會更多。

盧騷客 串

繁榮、安定與地下鐵路

今年香港將更安定繁榮。香港人可以一心一意爲發展經濟，坦白點說是更可放心爲賺錢而拚命。對中共來說，香港是每天生金蛋的母鷄；他們知道不可以殺鷄取卵，把它「解放」了的話，金蛋就化爲烏有。

還有，中共知道必須使這頭母鷄心情安定，正如最現代化的農業科學所發現的一項道理，要乳牛多產牛奶，就要使它處於優美的環境中，心情安定，甚至要給它聽悠揚的音樂。

對香港，也是如此，要香港消耗更多的大陸產品，就要香港經濟繁榮；要香港經濟繁榮，就必須要香港人對前途無所憂慮，放心投資，放心賺錢。香港人愈有錢，購買力愈高，大陸產品愈有銷路，即使漲價，也沒有關係，他們一樣買得起。

於是，香港放心作巨大投資，興建地下鐵路。以香港今天的人口擠迫在小小的市區中，交通壅塞到如此地步來說，再不興建地下鐵路的話，終有一天要癱瘓下來，動彈不得。

興建地下鐵路與發展衛星城市，都是必須做到的事情，否則，香港本身的問題就無法解決，從而影響到經濟發展。

中共參與地下鐵路工程

但地下鐵路工程如此浩大，投下資金又將如此巨大，對前途沒有把握的話，怎能冒昧進行呢？

一拖再拖，到一九七二年秋，終於有了眉目，眞正要興建了！

究竟港府得到了中共怎樣保證，誰也不知道。大抵，多半是默契而已，但默契已經很夠了！

地下鐵路興建的消息傳出，香港人像是吃下定心丸，十分興奮，從股市的大旺，各種股份的紛紛上升看來，就可以曉得了。

最近，很多的消息傳來，中共決定間接的投下人力物力，參加地下鐵路工程的進行。

這可更不得了！這消息，雖然點點滴滴的傳出，但靈通人士都知道，十分可靠。

因爲，這一宗大工程，中共也要做一大筆生意，乘機推銷大量產品，大賺一筆外滙。

發展唯有向新界

港督麥理浩爵士在立法局會議中報告的施政大綱，提到地下鐵路與郊區衛星城市的沙田與青山的交通連繫計劃，沙田以鐵路爲主，青山則興建六線快速公路。

能夠藉交通的方便促進市民移居郊區的話，那麼，香港地狹人稠問題的壓力才可以稍爲減輕——其實已經不只是地狹人稠，而簡直是市區到了再無可以發展建屋之地的邊緣。舊樓大都已經拆得七七八八，再要找地盤，簡直難之又難了。

新界，當然還大有發展的餘地。過去是農村地帶的新界，如今要都市化了。

在香港，農村主業的耕種五穀已無利可圖；副業如種菜、養魚、養豬、種花，都已成爲無可避免的事情。香港市區的面貌變化已到了極限，如今，就要看新界了。

過去，很多人擔心新界租約的期滿——其實，香港本島與新界已經成爲一體，新界有變，香港本島安能獨存？血脈相連，已無可分割，中共不容許香港繼續存在則已，容許香港繼續存在並尊重香港爲生金蛋的母鷄的話，就不能把新界視爲可分割的另一塊土地。

人們對香港前途既已經放心，對新界的發展將會開大步。

市區既已飽和——至少是將告飽和，當然下一步就要着眼於新界了。

也許可以說，今年將是新界大發展的開始的一年。這一點，眼光銳敏的投資界人士都會看到的。

香港既成爲世界性的大都市，就不能只局限於市區。紐約、東京及倫敦，所包含的地區範圍都很廣，香港發展到新界郊區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是必然的結果，否則一切問題無法解決。

股票是洪水猛獸？

香港的繼續繁榮下去既不會有疑問，但股市如何呢？

股票市場已經吸引了四百萬香港人的最大注意

，很多人都投進了資金，大家都在擔心或者提防着股市是否會崩潰下來，或者是從旺盛中由牛皮市低落而陷入淡弱。

更有人則擔心到股市會使大家疏忽本人的業務，只知買賣股票，而使一般工商業受影響或不景。

更多人指出股市等於賭博，並無積極的貢獻意義，徒然使大家沉溺其中，為害社會。

可以說，股市的興旺，在很多香港人的眼中看來，簡直等於不祥之物，洪水猛獸。

但從一年來股市愈益旺盛之際的香港經濟情況看來，可看不出股市對香港工商業有何不利影響。

香港的工商界，絕大部分沒有為了沉溺股市而荒廢本身業務，即使有，也只是很少數。

在香港，工商業的經營沒有一個人不勤奮聰明，儘管每週末有狗馬之賭，也可以赴澳門賭場或本港的大檔來豪賭；但有幾個工商界經營者會因為沉迷賭博而荒廢正業呢？

股市，雖然很有吸引力，但也不會影响到香港工商業由於主事人無心經營而致業務不前的。

炒股與賭博

在股票市場的交易所以至經紀辦事處中擠迫的人潮，只是少數人而已；從早至晚注視着股市上落行情報告，以電話來從事買賣者，也只是少數人；大多數人買入股票，還是以大部分時間與主要精力從事本身業務，有餘暇才看看行情，有利可圖才售出。然後，又買入——他們這樣的做法，一方面固然是圖利；另一方面也由於這是比存放在銀行中利息更高的儲蓄辦法。

至於股市等於賭博這一點，也是指很少數人而言，他們有大買大賣的資金，有「按金買賣」的方便，隨買隨賣，完全是職業性的做法，那才有資格稱為賭博；至於家庭主婦輩，也跟風作小買小賣，則只是「壗邊鶴」，只是代替了打麻雀的另一種消閒玩意；不玩股市，就回到麻雀枱上去。假如說可以增加常識的話，股市該比麻雀枱上勝一籌。

其實，再廣義一點來說，人生中，沒有幾件事情不帶着賭博色彩？股市的買賣投機，較為顯明一點而已。若與真正的賭博比，那又差了一大截。

在狗馬場以至澳門賭場與香港大檔中，賭輸了，立即血本無歸。買股票，則跌價再多，也還有股票在手，還可以等它回漲——事實上，香港股市中，也只有很少的幾隻股票跌到可怕的地步，以菲礦而論，也有回甦的迹象；不過，跌得太低，漲得太高，都有着不合理因素的話，終究是不健康的現象，亦即是股市還未上軌道。

納股市入正軌

股市未上軌道，毛病就會很多，若干人就會從中取得暴利而對公眾利益有損。

針對這種情況，港府開始採取措施，一方面修訂法例，一方面委派出一個委員會，從事對股票市場的新股上市以至買賣活動的管理與監督工作，以防止若干人的作弊暴利，以保障公眾利益。

能夠使股市納入軌道，健全地經營下去，應該是香港股市之福，結果會使公眾對買入股票更有信心。資金投入股市，而使工商業增加資本來作更大的發展的話，豈不是對大家都有利麼？

股市會大跌麼？這是很多人都注意和擔心的問題，很多人的資金和儲蓄都已經投進股市去，假如大跌的話，就會有很大的影響。

同時，很多人都擔心一般股票價格太高，價高勢危，於是，更為不安。

究竟怎樣的價錢才算是太高呢？誰也計算不出來。在過去的一年來，若干專家權威被弄得哭笑不得，他們認為價格太高，應該會跌下來，結果，又漲上去；更高，他們認為更危險，應該賣出，不宜買了，但結果又是上漲，藍籌股大漲之後，中小價股跟着吃香。

為什麼呢？專家也看不準？

心理因素無法扭轉

足以影響股市旺淡的因素太多，心理因素更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項，這又是最難捉摸的一項因素。

專家們雖然對圖表走勢，統計數字十分熟悉，瞭如指掌，但心理因素就很難說。

因為心理因素又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響，包括政治情況、人心旺淡……等等在內，這種種因素都很奇妙。

例如以越戰來說，本來對美國經濟已沒有影響，馬上停火，美國經濟固然不會大好，再打下去，美國經濟也不會大壞；甚至對國際和平共存局面也不會影響到那裏去；美蘇之間的「和平共存，經濟合作，發展貿易」固然不會受到越戰的影響；美國與中共的關係也不會因越戰拖下去而惡化到怎樣的地步。

可是，偏偏越戰的消息，就影響到紐約股市；停火在望了，股市大起，停火談判頓挫，立即又告淡弱。

有道理麼？其實沒有道理，完全是心理作用。

能夠扭轉這種情況麼？

沒有辦法扭轉，專家們也沒有辦法。

人心向好不會大淡

人心旺淡，也同樣的十分奇怪；往往是週期性的；要旺起來，你買我買，一窩蜂似的，就旺到不可開交；要淡起來，你賣我賣，就可以淡到沒有什麼買賣；為什麼會旺呢？誰也說不出一個道理；為什麼會淡呢？也說不出一個原因。

週期性的話，週期的時間有多長呢？也是誰都不知道。

那麼，以香港的股市來說，會如何呢？

兩點因素必須注意：

㈠政治局勢安定，本港人士以至國際人士都對香港前途有信心。

㈡香港上市股票大都盈利力比英美企業強，派息較高，對海外資金有強大吸引力。

在這兩項前提之下，股市要大跌也不會跌到那裏去，略為淡跌，就會有承接力。有利可圖，就會有人下手，這是很淺明的道理，資金實在多的是。

以今年的上半年度看來，技術性的調整是會有的，但不會大跌。因為，週期性的旺淡市不可避免，但淡也不會淡到那裏去，而且時間也不會太長，因為，基本上人心向好，而且資金充足之故。

學生領袖談「認識中國」

柳以青

本港左派的大公報，自一九七三年伊始，就開闢了一個「新年展望」專欄，分別訪問本港各階層的具有代表性的人士，發表對各方面的意見。

這一措施當然與中共對外政策的「笑面攻勢」有密切關係，究竟這一編輯政策將來如何發展和預備得到什麼效果，我不必在此評論。但是，在一月九日的這一「新年展望」欄裏，訪問了三位大專學院學生會的會長。同時，每位都多少談到了有關「認識中國」的問題。

梁國輝說談問題論關心

專上學聯的會長梁國輝在表示了「不做搞搞社交活動的學生名流，而是希望切切實實去做一些工作」之後，有一段是談到「認識中國」的問題。他說：「在我們中間，目前對很多問題的看法還是很不一致的。如有些同學認為討論中國問題最重要，有些同學卻熱中於搞香港的社會問題，大家對這些問題的參與程度又有所不同。不過，我認為這些現象是事物發展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的，而且並不是極端對立的問題。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你談中國問題不能不談香港社會，但關心香港社會也不能忽略中國問題。」

梁國輝的這段話充分表現出一個學生領袖的寬容與開放的民主作風，不但把目前大專學生中的分歧而不對立的情況道出了，同時，也把這分歧之點，在理論的基礎上加以調和。「談中國問題不能不談香港社會；關心香港社會也不能忽略中國問題」這兩句話，真可以做成現時香港大專學生的談論和關心的目標。

我總以為：生活在香港的這一代大專學生，應該多談中國問題和香港社會的問題。如果身為中國人的大學生，而不談中國問題的話，那是國家民族的損失。同時，不僅是談談而已，更該關心，關心香港社會和中國問題。因為是在不斷的討論，就會了解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問題；由於關心香港社會，才能進一步貢獻於香港的社會，改善所有生活於香港社會中的人們的生活。

在香港，可以看到，讀到許多有關中國的資料，包括了目前的兩個政權，兩種政策，兩種不同的社會，兩種不同的表現，但是卻都是屬於中國人的。香港的大學生可以從彼此的作風與態度上獲得不同的資料，加以研究和思考；同時，又可以自動自主的前往不同的地區作實地觀光和考察，互做比較。這樣恐怕更能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社會，了解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相信在學聯會的「協助大專同學的旅遊活動」上，除了旅遊其他各國外，最該鼓勵大專學生到台灣和大陸去旅遊。讓本港的大專學生在認識中國上有一個更清楚的比較概念。而且，要求雙方都給予自由參觀和訪問的機會，而能深入民間，體會中國老百姓對政府的私下和內心的感受。這方面相信只有香港的大專學生可以做得到。事實上，港大和中大組團同大陸觀光的學生們，回來後固然在所發表的言論和文字中，讚好稱善的並不少，然而，也卻有由於深入觀察和思索的大學生，指出了不盡好，不完善的各方面。這方面的不能或不便公開發表的意見，卻帶給了香港大學生社會中對大陸政權和政策的了解，以及中國百姓的生活與感受的真象。又有很多前往台灣觀光的學生們，同來後也發表了不少的文字和言論，但是，並沒作成了太多違心之論，同時更有深入適中的批評。這兩種不同情形的產生，我以為是由於去台灣容易而去大陸困難所致，同時，去台灣後，個人的行動自由異常，所以可以有深入而廣泛的認識和了解；而去大陸的話，個人的行動自由是要受諸多限制的，因此，所見所聞，以及所接觸的範圍就狹小了。

陳毓祥論中國人立場

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陳毓祥，在談到「認識中國」方面，也有一段很警闢的話：「談認識中國，我看還存在着一個態度、方法的問題。我們不能毫無立場的去看，更不應該用第三者的立場，甚至敵對的立場去看，我們必須站在中國人的立場去看待自己的國家，有更大的容忍和開放。當然，在認識過程中必須容許多方面的思想交流，聽取不同的意見。在關心社會方面，我們應該多去了解中下層居民生活的實況，從而加深認識我們身處的社會。總而言之，認識中國，關心社會是我們這個時代青年所面對的問題，我們應該從認識過程中尋求思想上的進步。」

用中國人的立場來認識中國這句話，看似簡單但卻是很複雜的。如果不對這「中國人」三個字加以分析清楚的話，恐怕很難落到實際的認識過程裏。

「中國人」並不指一個人的國籍。因為很多入了外籍的中國人，在國籍他雖是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等等，可是實質上他仍然以為是中國人；這「中國人」又不決定於一個人的血統，雖然血統或血緣很重要。可是，卻有很多中國人，血管裏流動着中國血統的血，但他們卻不以為自己是中國人；「中國人」也不指出生地而言，雖然出生地是為很多國家決定國家人民的條件，但是，有很多中國人，雖然出生於異地他國，但仍以為自己是中國人。相反地，又有很多居住在中國土地上或生長於中國土地上人們，並不承認他們是中國人。

質言之，中國人的本質該是具有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思想，中國人的行為習俗的。沒有中國文化的培養，雖然在血統、土地、國籍上稱為中國人，但並不是中國人心目中的中國人。假如用外來的文化，全然地加諸於中國人的頭上，而強迫一定要接受、信仰和推行的話，這就會改變了中國人的本質。

文化交流，思想交流是對的，但對於外國文化與思想的征服，任何身爲中國人的人，都會以之爲不妥的。這不是對立與否的問題，而是如何保持中國人之所以爲中國人的正確而必然的方法和態度。這是中國人立場的基本態度。其次，我們還可以再從幾千年中國的歷史上，特別是近百年來的歷史上爲中國人找歷史的基礎。這意味着：舉凡離開中國歷史本身的演變，而強把一套唯物史觀加諸於中國歷史演變上，那絕不是中國人在中國歷史上的適當基礎。中國人要在中國歷史的一脈相承的發展上，才能使中國眞的站了起來。移花接木式的所謂「歷史規律」的發展，除了用相信它必如此之外，並沒有歷史本身發展必然致此的保證。

我之所以提出以上兩方面的中國人之立場基礎，並非站在任何的政治立場，因爲，在中國人中，政治立場可有很多方面的。同時，政治的派別也很多。如果從政治立場出發的話，那可能是有理都說不清的，只餘下了政治方面的爾虞我詐的辯論而已。任何人如果想只以政治方面的影響力而說服對方的話，恐怕都是徒然的。可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以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來談中國問題的話，才是一個大的原則。在大原則上一致的話，不同的政治立場不但不會做成什麼危害，反而更顯得中國人有活力呢！

爲此，在如何才是中國人的立場上，不妨先掀起一個熱烈的研究討論階段，這樣，爲以中國人的立場來認識中國的話，恐怕更有大的收穫的。

雷競旋談承擔國家事務

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雷競旋談到了保釣運動，同時指出這保釣運動爲一九七三年來說是重要的一年。他說：「我看釣運的主要意義是喚醒同學和同胞，知道有責任去了解、承擔自己國家的事務，也是一種民族感情的培養，在這裏還表現了敢於站出來表示對一些既成力量的對抗。從這個意義看來，我們的責任是未完成，海外保釣同學的責任也未完成，不過，方法是需要重新考慮。」

雷競旋似乎對保釣運動念念不忘。在本港的學生運動中，保釣運動可以說是一件大事。但是，爲「民族情感的培養」是不錯的，是否能夠因此而達成「了解、承擔自己國家的事務」的「責任心」，卻要看以後本港大學生作法了。

我很高興聽到雷競旋所說：「方法是需要重新考慮」的話。因爲「敢於站出來表示對一些既成力量的對抗」的方法，卻是有很多種的。違法的大規模示威絕不是一種好的方法。所謂「既成力量」並不是全都可以加以「對抗」的，有時，還該加強支持這一「既成力量」的，問題是要看這一股「既成力量」的存在是爲了大多數人的利益，還是爲了少數人的利益；同時，也得看這所謂大多數人的利益是大多數人所自動自發的支持與否。

雷競旋在談他這一年的工作方針時，指出「精誠團結，建設中大，改革社會，了解祖國」，同時補充說：「我們有責任和校方一起建設中大，希望能夠實現『爲中國人而立』的理想，對未來的社會作出貢獻。我們應該通過學生報的途徑，多談中國的過去和現狀，我們目前所處社會的本質，中大在現今社會中的功能，我們如何把握社會本質和自己的將來等問題。」並且，談到對校方的意見中，其中有一條稱：「中大對發揚中國文化無特殊貢獻」。

這段話裏，我有兩個疑問：一是：什麼是「實現爲中國人而立的理想」？二是：發揚中國文化特殊貢獻，這貢獻該是什麼？很盼望雷競旋能夠在中大學生報有更具體、更詳細的表達和闡發。

香港大學不是爲中國人而立嗎？浸會學院不是爲中國人而立嗎？理工學院以及其他的學院不都是爲中國人而立的嗎？何以要特別指出中大要爲中國人而立的理想實現呢？相信這方面一定是另有所指的。這方面有責任弄清楚。

中國文化特殊的貢獻，在我的了解上是人文精神的發揚，這人文精神是中國人的人文精神，是要培養出一個堂堂正正的重實踐、重操守的人。使充滿中國文化精神的人立身立命於堂堂正正，不偏不倚，不卑不亢，盡其在我的基礎上的。假如在做人上站不住腳，那是沒有發揮出中國文化的特別貢獻的，因此，我看中大的話，是要看中文大學的所有的人，是不是做了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而已。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還得要大家多加討論呢！因爲，很多人已經覺得做堂正的人不重要了。

從這來自三間不同專上學府的學生領袖的談話，除了他們的個人氣質外，由於所受的大學教育的不同，就表現了三種不同的來自教育影響的性格。

雷競旋所表現出來的態度，似乎比較偏激而有遠大的抱負和目標，姑無論他所強調的抱負和目標是否眞能夠落實，卻是一個考驗他及他內閣人員的一種艱鉅的工作。同時，就從他所訂立的工作方針來看，從文辭上似乎是頭頭是道，但抽象的理念多於具體工作的表達。這不能說不受到他所就讀的新亞書院的風氣所影響，我的這一批評恐怕並沒有太離譜，但願他眞能以實際工作表現出來。陳毓祥所表現的態度大多落實到認知、求知上，並且在求知的條件上就比較依據求知的正確方法，一點也沒有表示出盲從、逐流的意味。在作風上比較冷靜。但範圍比較狹窄。梁國輝所表現的態度，就與上述的二位大不相同。他不但開朗、誠懇，特別顯得客觀和極度的冷靜，對事物的分析較有實質，對學聯所遇到的問題也並不諱莫如深。雷、陳二位似乎只是在談着他們自己的問題，而梁國輝卻能跳出學聯的範圍，把學聯當成香港社會中大家的事來討論。

質言之，我的這一種私人見解，只是代表了我個人在讀到了他們所發表的談話後的一種「文字之交」的觀感，也只是一個讀者的觀感而已。實際裏他們三人是否是這種類型，我確是一無所知的。

假如我們承認繼往開來的自然發展的話，同時，強調後浪總是推前浪的話，這三位學生領袖以及和他們同等抱負的青年同窗們，將來就該是中國的國家棟樑呢！那麼，認識將來的中國，該先從認識目前的中國青年人開始呢！

不要太責備青年人，雖然他們有過錯失，其實，任誰都在青年時代犯過錯失，最主要的是要鼓勵他們能培養獨立思考、獨立工作的潛能。



中共的文藝政策

王章陵

早在三十年前，卽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和二十三日，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當時共黨中央宣傳部卽確定以此篇「講話」爲共黨文藝政策，並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七日頒佈「關於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通令遵行。據規定是：

㈠「全黨都應該研究這個文件，以便對於文藝的理論與實際問題獲得一致的正確的認識，糾正過去各種錯誤的認識。全黨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研究實行這個文件的指示，克服過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種偏向，以便把黨的方針貫徹到一切文藝部門中去，使文藝更好地服務於民族與人民的解放事業，並使文藝得到更好的發展。」

㈡「毛澤東同志講話的全部精神，同樣適用於一切文化部門，也同樣適用於黨的一切工作部門。全黨應該認識這個文件不但是解決文藝觀、文化觀問題的教育材料，並且也是一般的解決人生觀與方法論問題的教育材料」。

共黨所以要制訂文藝政策，就是要以所謂「毛澤東文藝思想」統一全體文藝作家的思想，要求文藝作家遵照「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教條去創作。但是，人是有思想、有個性的，人也是生而要求自由的。人之不同，各如其面。因此之故，實際的表現是不能滿足作家的要求的。一種單一的思想模式，文藝作家的創作，常常不能滿足「毛澤東文藝思想」那種標準的要求。共黨要以暴力整頓這種背離「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傾向，它所採取的手段，就是「整風」。因之，「文藝整風」亦隨「毛澤東文藝思想」以俱來。最早的，有一九四二年對文藝作家王實味的整肅；繼之，乃有對蕭軍、孫瑜、兪平伯、胡風、丁玲、馮雪峯，……等一連串文藝作家的整肅。一九四四年以前，「文藝整風」的劊子手是周揚等一伙，它的整肅面還不太大；一九六四年以後，江青奉毛澤東之命取周揚而代之，這個時候，「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內容加多了，而對文藝界的整肅面也擴大了，這就出現了眾所週知的「文化大革命」。

當「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共的文藝政策，指出幾個具體的方向：

在文藝理論方面：共黨認爲，長期以來，與「毛澤東文藝思想」對立的，有一條「黑線」，這條「黑線」，就是西方文藝思想、蘇聯「修正主義」文藝思想和「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這三種思想的具體化，則形成：

一、寫眞實論——所謂寫眞實論，最早倡自胡風，一九四四年他在時事新報元旦增刊發表「現實主義在今天」一文，反對「創作從一種思想出發，儘可能地離開現實的人生」，反對「只要作家寫光明寫正面的人物」，而認爲「黑暗或否定環境下面的人物不能寫」。

二、現實主義深化論——這種理論，創自一九六一年八月大陸文藝界在大連召開的「創作座談會」，而其代表者卽爲邵荃麟。他認爲，大陸出版的作品，「總的看來，革命性都很強，而從反映現實的深度、長期性、複雜性看來，感到不夠；表現在人物創造上比較單純；單純化反映在性格描寫上，人與人的關係，鬬爭過程的描寫上。這說明了我們的作品革命性高，現實性不足」，但是，「現實主義是我們創作的基礎，沒有現實主義，就沒有浪漫主義。我們的創作應該向現實生活突進一步，扎扎實實地反映出現實」。這就是「現實主義深化論」。

三、「中間人物論」——何謂「中間人物」？所謂「中間人物」，依大陸作家的說法，就是「人民羣眾中，特別是農民羣眾中介乎好人與壞人之間的人，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之間的人，先進人物和落後人物之間的人」。中共文藝政策，是要求作家寫正面人物，寫「革命英雄」的「先進人物」，也就是只要作家寫「紅臉」。而一般作家說：「都寫紅臉，人家就不愛看了；大家都寫紅臉，路子就窄了。」因此，他們要求寫「中間人物」。因爲，人民羣眾總是兩頭小，中間大。允許寫中間人物，作家創作的路子就要寬得多。

四、反「題材決定論」——這議論則倡自夏衍。因爲，中共有一種議論，卽認文章之好壞，決定於題材；因此，特別要求作家寫當前重大的題材，寫「現代革命題材」。但夏衍卻說：由於「強調了當前重大的題材，就忽視了人民生活中看來似乎次要的題材；強調了現代革命的題材，就忽視了歷史題材。」他認爲：「什麼題材都可以寫，不必有什麼框框和限制」。

五、離經叛道論——卽離開「革命經」，背叛

「戰爭道」。如夏衍、林默涵、田漢等人，均認爲大陸的戲曲影片是老一套的「革命經」、「戰爭道」，離開這兩樣，便沒有什麼東西了。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犧牲慘烈，人們聽到槍砲聲就厭惡和害怕」，「不是打仗就是流淚的」影片戲曲，「給大家搞得精神負擔很重」，這樣的戲曲影片，是難得受人歡迎的。因此主張「創新意」，主張「題材多樣花」。

六、時代精神滙合論——因爲共黨正統的觀點，是認爲歷史劇必須反映今天的時代精神，使古爲今用；但吳晗的觀點卻相反。他說：「所謂歷史劇的時代精神，亦即歷史劇所體現的時代精神，是指它所表現的那個時代的時代精神，而不是今天的時代精神。一定歷史時期的歷史人物，他知道多少就是多少，不可以把它所處時期以後的某一時期的時代精神，更不是把今天的時代精神劃到他那個時期裏去」。周谷城也同意吳晗的主張。周谷城認爲：「藝術創作要超出模仿的東西，超出模仿的東西，就一方面說，雖屬於創作；然就另一方面說，都是廣泛流行於整個社會的時代精神，這精神是當時不同的思想意識滙合而成的。」而周谷城的說法則更遭中共批判，中共御用理論家指斥周谷城是「把各個階級的觀點並列混合，否認無產階級思想和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不合的鬪爭」。

中共爲了要清除這一條文藝理論上的「黑線」，因之，它提出了下列幾項具體的政策：

㈠在對待文藝作品方面，首先要破除對「三十年代文藝」的迷信。它認爲：「三十年代左翼運動，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組織上是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文藝思想實際上是俄國資產階級文藝評論家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以及戲劇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們是俄國沙皇時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他們的思想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資產階級思想」。其次，要破除中外古典文學的迷信。它認爲：「中國的古典文藝，歐洲（包括俄國）古典文藝，甚至美國電影，對文藝界的影响是不小的，有些人就當作經典，全盤接受，這是錯誤的。古人、外國人的東西也要研究，拒絕研究是錯誤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爲今用，外爲中用。對十月革命後出現的一批優秀的蘇俄文藝作品，也要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盲目模仿。」

㈡在對待文藝作家方面，則自三十年代以來，一批左翼文藝作家如田漢、陽翰笙、巴金、趙樹理、夏衍、邵荃麟、歐陽山……等皆被整肅。這就叫做「打倒反動學術權威」。

以上是「破」；除「破」之外，尚有「立」。其「立」的一方面，即確認江青領導創作之「革命現代戲」如京劇紅燈記、沙家濱、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交響樂沙家濱等爲「社會主義文藝」的「樣版」，並且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將許多重要的革命歷史題材和現實題材組織創作，要提倡革命的戰鬪的羣眾性的文藝批評，而且要從新組織文藝隊伍。

依據事實的觀察，後期所謂「毛澤東文藝思想」，它的裏面確灌注了江青的新血。而江青之所以參與大陸「文藝改革」，則其來有自。據她說：

「那幾年（一九六二年前後），我比較系統地接觸了一部份文學藝術。首先我感覺到，爲什麼在社會主義中國的舞台上，又有鬼戲呢？然後我感覺到驚異。京戲反映現實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出現了『海瑞罷官』、『李慧娘』……等等這樣嚴重的反動政治傾向的戲，還有美其名曰『挖掘傳統』，搞了很多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東西。在整個文藝界，大談大演『名』、『洋』、『古』，充滿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惡濁的空氣。我開始感覺到，我們的文學藝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那麼它必然要破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這也就是毛澤東「看了『逼上梁山』以後給延安平劇院的信」何以又將其納入「毛澤東文藝思想」範疇的原故。自共黨「九大」以來，大陸即在全力推廣江青的所謂「樣版戲」。如下：

㈠拍攝「樣版戲」電視紀錄片，自一九七〇年七月底起，「紅燈記」和「智取威虎山」電視紀錄片在若干地區試映；八月一日起，各大陸省市正式放映。

㈡出版連環圖畫「智取威虎山」，係按照京劇現代戲「智取威虎山」一九六九年十月演出本和舞台演出情況剪輯描繪而成，一九六九年十月在上海出版。

㈢出版「紅色娘子軍」普及本及「智取威虎山」總譜和主旋律樂譜。

㈣加強演映、學習「樣版戲」和「樣版紀錄片」，並依照京劇的「樣版戲」改革各地方戲曲。

中共人民日報發表專論，以紀念毛著「延安文藝講話」發表三十週年。這些專欄文章，則提出下列諸問題：

㈠鼓吹階級論，反對人性論。它說：「無產階級文藝發展史上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告訴我們，人性論這個魔鬼，裹着層層『人』皮，發出種種『愛』的囈語，有很大的欺騙性，其流毒面廣、量大、根深。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只有徹底與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藝術觀決裂，才能塑造出嶄新的無產階級英雄典型，才能使我們的文藝從根本上區別於地主資產階級的文藝。」

㈡強調「批判繼承」。它說：對待文學藝術遺產，我們反對毫無批判的『全盤接受』，也反對不加分析的『全盤否定』」。而是要「推陳出新」。「所謂推陳出新，就是要有新的，人民大眾的內容，要有人民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也就是要推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之陳，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之新」。

㈢反對「特殊天才論」。它說：「在人類歷史上，一切文學藝術都是在勞動中產生出來的，勞動人民是有從事文藝創作的豐富才能的。」把文藝說成是「天才的發明」，有了「天才」便能創作文藝，因而「排斥工農兵的文藝，反對革命文藝家到工農兵羣眾中去」，這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復辟資本主義」。

㈣要求「按照黨的基本路線」進行文藝創作。它說：「社會主義文藝創作，只要以黨的正確路線和各項無產階級政策爲依據，正確處理好各地矛盾衝突，才能塑造出具有高度路線覺悟的無產階級英雄典型」。

西方社會面臨兩大人爲危機

王屯

打開一月十一日的報紙，讀到兩則看來尙沒法解決而可能還要蔓延多少年的新聞。第一宗全英國主要機構、機場、及政府辦事處等爲了反對希斯首相凍結工資政策，在一月十日响應全國性聯合抗議行動，迫使唐寧街首相府亦停頓工作數小時。第二宗在美國新奧爾良一個黑人狂徒艾薩，縱火焚一家酒店，殺死六個白人，傷二十一人，然後像烈士般自殺。

這兩則新聞，雖然性質不同，但所以難解決及對下一代可能發生長遠的影响是必然的。

論語「顏淵篇」中，樊遲向孔子問仁，孔子曰：「愛人。」問知，孔子說：「知人」。所謂愛人，可以解釋爲關懷別人，所謂知人，可以解釋爲瞭解別人。世界上不論經濟問題也好，政治問題也好，種族衝突也好，一切困擾原因，都起於人與人之間，不彼此關懷；人與人之間，不彼此瞭解。人們旣不了解，也不願了解，人們各自結成對峙性實力，用自己的主觀去強加於人，不但不願了解別人，更進而將關懷別人之心變爲仇恨。以打擊別人作爲自我表現，這種發展，一定沒法產生什麼好結果，種下的是荆棘，必難長出玫瑰。要祈望它有好結果，得到的卻是越搞越糟，及至不可收拾的時候，彼此能認眞反省，才有好的展望。

英國今日的經濟問題，以及美國今日的種族問題，在今日，應是東南亞各多種族的國家、經濟發展剛剛開步的國家值得正視，值得研究的問題。今日西方面臨的難題，也可能是明天東方人所面臨的難題。

英國目前經濟危機，從意識方面看，完全是人爲因素的惡性循環作用造成。首先是工會的發展；他們的工會組織得太健全了，好些被選爲工會領導人物，這些人如爲工人爭取利益的表現做得不好，他們自己的地位一定不能保持。爲了要鞏固自己的工人領袖地位，必定通過種種運動，要求工人獲得加薪。要求工作時間縮減。接着的是資方因適應工人的要求，使產品成本提高，成本提高了，勢必難與成本低的國家產品競爭。於是便出現工業危機。外滙減少，國家方面沒法保持出入口平衡，只得讓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之後，物價跟着上漲，工人又要加薪，於是又來另一罷工，再來一次提高產品成本，再度失掉競爭上的優勢，如此循環不息的下去。人民對自己的貨幣失掉信用，小額儲蓄者，爲了不致受通貨膨脹的損失，便從銀行提出鈔票，學別人大作炒黃金、外幣、炒股票等買賣。比較有大資本的，便靜悄悄的轉移陣地、向低工資、工人少出問題的國家去投資。

民主國家，財富操在人民手裏，並不是操在國家手裏，代表國家經濟實力的是全體人民，當社會風氣，降低到人與人之間失掉了互相關懷，人與人之間，並沒有興趣去建立互相了解的時候，政府領導人卽使如何賢明，也是無能爲力的。一切困難因素，都來源於社會風氣，使人們失掉彼此關懷的心理形成的。經濟社會，是一個國家的大生命，這大生命能夠充滿活力，生氣勃勃，主要是有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倘若某一方面要求超過自己所需，或者配合得不好，這大生命必被戕殺。如：工會領導人要討好工人，不斷搞加薪罷工運動。商人不斷乘機提高物價，資本家將資金移作投機性事業或向外投資。這種經濟問題，實際是人的問題，有人想不擇手段，自我發展；有人想永遠保持自己的優勢壓倒別人。危機是經濟危機，問題卻是人的問題，現在這種可怕的「人爲經濟危機風氣」，已吹到香港來了。工業國家臨到經濟危機，如有農業可作第二線調節，像三十年代的美國經濟危機，大量失業的人可以流回農村去休養生息，英國本身，尙有這個條件，香港與星加坡，日本如出現同樣的經濟危機，簡直沒法可想了。日本或可以復活軍國主義，向外侵畧。

也許這種「人爲經濟危機」最後會迫出一種更健全的制度，如工人的薪金變爲一種勞力基數，然後每次將產品推銷所得的利潤，勞資雙方，再作合理分配，使工人在經濟市場上的競爭，與資本家有共同利益立場，屆時工會作用，只居於檢核地位。勞資之間的風風雨雨，會永遠成爲過去也未可知。

人雖然也有失去理性的時候，但到底是善於自救的，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國家崩潰的預言沒法實現，就是因爲看不到人類心靈中有自救的潛力，在困難時會拿出自救的本領來改變自己的命運。

經濟危機旣然是人的問題，種族之間的衝突也是人的問題，當美國前幾天新奧爾良的悲劇發生時，美國路易士安那州立大學的病理心理學教授于斯甸博

找一回

藝術這東西，純粹是一種精神上的享受，至於精神上的享受，又分別不同的時代的趨向，赴音樂會及進入戲院看舞台劇及電影，是單純的欣賞，夜總會中的表演節目，對於事實是多重享受，除了看表演，喝酒食東西外，自己也與身邊的伴兒，參加娛樂自己的表演——雙雙擁舞。這其中靈與慾所起的感染作用也很大，如台上表演的節目是屬於淫蕩的，對台下賓客的心理上，會起多少同樣的感染作用。台上表演是屬於靈性的，對於欣賞的嘉賓，也自會起同樣的感染作用。

藝術這東西，如在一個超越時代感的空間裏，譬如時代是一個暫時沒有戰爭的時代，或者是一個炒股票熱的時代，但在夜總會享樂的人，在那時刻，他們暫時擺脫了時

士，曾經在出事地點訪問過當地的黑人代表，他認爲絕大多數黑人爲這悲劇感到難過。于博士是專攻暴動革命心理的，他認爲「燒、殺、暴力與敵對可能覺得他們是被迫害，他可能要矯正這個不公平的世界，及引起人們對這不平等世界的注意。」

當然，于博士所分析的是當事人的主觀想法，其實任何反理性方法引起別人對不平等世界的注意的事所得到的效果正好是相反的，暴力如不能造成眞正的武裝革命，眞正的堂堂正正的戰爭，而只是一種毫無勝利目的的破壞，它不但不會造成什麼實力、反會造成自身被消滅的危險。美國今日的激進派「黑人回教黨」領袖人物甘爾所展開的暴力運動，在今日早已漸漸失掉多數黑人的支持。但少數被激起而失掉理性的悲劇，會時時出現。反之，堅持種族歧視的白人，如同樣用暴力及歧視去對付黑人，也將會失掉白人的支持。剩下少數的「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人，除了不斷製造新的仇恨外，並不會擴展成什麼巨大勢力。

不過種族之間仇恨的形成，多數是由私人恩仇被擴大成一個運動，除此之外，便是狹隘的文學作家立在走極端立場，寫下煽動種族的作品，美國黑人詩人黎燈，寫有一首以「行動來反抵」（鍾玲譯）的詩。其中有有一段這樣寫着

「對白人演員的反抗：

要瞭解他們的行動；

他們的娘娘腔的行動或抵觸我們夢想的行動。

對你的兄弟姊妹的反抗：

以愛。

對白人行動的反抗：

以眞正的黑人行爲。

三聲槍響。

有時一個憤怒的狂人忽然兇性大發，燒屋殺人，看來只是像一個神經有問題的人，因爲一時失掉控制而做出來的事，不能代表多數有理性者的心願，如殺死黑人民權領袖金格的人是一個白人兇手，那也不能代表大多數白人心願，但這種突然發生的悲劇，並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由彼此之間長久的互相歧視而形成的。化解一切種族之間的歧視，文學家與藝術家，應該列爲主要責任。不應該反其道而行去做煽動工作。以美國說，黑人與白人之間互相歧視，也只會不斷製造失掉理性的悲劇，以今日種族混雜的社會說，歧視手段，再不能造成像中古時代那種貴族與奴隸的社會，當一次失掉理性的險惡風潮出現時，至多只不過帶來一陣暴亂，使多少無辜的人被屠殺而已。這種不幸事件的出現，有時就像天然災禍，全無預兆可言。但它的長久因素，在被歧視與歧視者心靈深處是存在的。文學家與藝術家的最偉大的抱負，應是不斷將那種潛伏着的歧視與被歧視的心理化解。

在今日的亞洲，不少國家，正在發展經濟，普及教育，提高國民文化水準。但我們也應看看西方存在的「人爲經濟危機」的悲劇，以及「種族份爭」的悲劇。兩種悲劇雖然性質不同，但都屬人爲因素，都是由於人與人之間失掉了互相關懷，失掉了互相瞭解的情趣才出現的。如果今日的東南亞，也需要來一次堂堂正正的「文藝復興」的話，孔子的「愛人」與「知人」四個字，看來應是不可缺少的「文藝復興」大主題之一。

失掉的超脫

霍大川

據說檀香山有一家夜總會，最近因爲賓客對無上裝的女侍的興趣已淡下去，最近夜總會主持人又想出新的噱頭，用全裸女侍招待賓客，生意果然好了，眞擔心他們等到賓客對全裸女侍興趣淡下去時，又不知用什麼花樣來刺激賓客了。

又據報載，日本最近也模仿丹麥作風，紛紛組織「換妻會」，參加換妻會的人不少是商店老闆、公司高級職員，醫生及文化人士，換妻地點，都在第一流酒店舉行。據換妻會長花田說換妻的妙處，可以治性冷感，眞擔心他們出到換妻一招後，將來覺得仍然有性冷感時，不知又要出什麼招法了。

人到底是血肉之軀，對於性慾的藝術，雖然如何刺激，但終究不是純粹屬心理的，除了心理，還有關生理，生理的刺激與心理的感受是互爲因果的，當生理上因不勝負荷而淡退時，心理上的振奮自會同樣衰退。這是「慾」的藝術沒法享受永恒的原因。至於「靈」的藝術，也許沒有「慾」的藝術那樣充滿生理上的刺激，但它單純是屬於心理的，它所享受到的快樂，比較不會受生理上的淡退的影響，也不必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園序」開首就說明一個超時間與空間的觀念：「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於是自己便跌進了一種奇異的夢境中：「𡻕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

在那樣的歡樂情景中，當然不會有無上裝無下裝及全裸或換妻的玩意，不必擔心性冷感等生理上的負荷，但他們也不會因此失掉了享受人生的樂趣。因爲他們純粹只追求「靈性」的快樂，純粹屬心理的：「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他們的遊戲節目便是用「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用這種娛樂情趣來昇起歡樂的高潮。

雖然，對於那些古老的昇平宴會藝術，爲求華麗的韻律，奇妙的修辭，鬪詩鬪對仗，沒有什麼實際內容，但總可以看成一種追求靈性的歡樂，由於詩人歌者的藝術表演，全完襯托着那種超現實的氣氛，對於身心健康，不但沒有戕伐作用，還有培養新生命力的作用。

雖然，我們生在現代，斷不能用古人的歡樂來作爲今人歡樂的標準，但多少可以看出，那是兩個極端，如能節制一下「慾性」，加入一點「靈性」，至少可以使歡樂不成爲戕殺健康，還可以使我們試行找回一點失掉了的超脫。豈不比走極端妙得多？

從上海市「共青團」六代大會看「共青團」的整建

蘇慧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上海市黨委「關於召開共青團上海市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定」；二十五日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報導了「決定」內容。次日，上海「文滙報」、「解放日報」聯合發表社論：「迎接共青團上海市第六次代表大會的召開」中說：「中共上海市委決定在一九七三年適當的時候召開共青團上海市第六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共青團上海市第六屆委員會」。這是中共「文革」以來重建共青團第一個即將召開的省（市）級團代會，中共強調這是「青年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近日來，上海全市各級共黨的組織、各區、縣一級黨委和駐滬各部隊黨委均紛紛召開會議，傳達市委「共青團上海市第六次代表大會籌備工作會議」的精神，以及學習市委「關於召開共青團上海市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定」。目的在通過學習和討論，進一步認識到加強共青團、紅小兵的建設是關係到「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大事，是黨的事業的主要組成部分」。

「決定」的主要內容：

一、強調在籌備工作過程中，必須以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綱，把批修整風作為頭等大事」，加強共青團員、紅衛兵和廣大青年的思想和政治路線的教育，以便深入批判並肅清劉少奇一類騙子在青年工作中的流毒」，「進一步加強共青團和紅衛兵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

二、「團代會」的代表名額暫定一千五百名。邀請中學「紅衛兵」代表三百名列席。代表名額分配，根據團員數量而定，但要顧到各個方面。代表身份比例，黨員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女代表不得少於百分之四十。為了加強對「紅小兵」的領導，代表中也應有紅小兵輔導員。代表條件應是「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積極參加三大革命運動，密切聯繫群眾的共青團員」。代表產生的辦法，由全市「團代會」籌備小組召開各系統、各區、縣、局領導人、負責人的協商會議，分配代表名額，經協商選舉產生。

三、「團市委」的領導班子應在籌備市團代會過程中逐步形成。按毛澤東接班人五項條件挑選人員。委員人數應較地、縣多一些。為了體現團的性質和特點，「市委」中除應吸收上屆市委委員中有一定工作經驗的適當人選外，大部分應是「文革」以來各條戰線的「積極分子」。委員中黨員比例不超過百分之七十，平均年齡不超過廿七歲。局委員不少於百分之四十。分佈在市和區、縣、局機關的委員不超過百分之二十五。並要有若干符合委員條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指出身在資產階級家庭的子女）參加團市委領導班子。委員成員大部分應不脫離生產、學習或工作崗位。

四、要求各級黨委重視籌備團市委的工作，並把這項工作列入黨委議事日程。號召各級團組織、全體「共青團員」、「紅衛兵」和廣大青年，「要在黨的領導下更加努力的學習和工作；以戰鬥的姿態，出色的成績來迎接共青團上海市第六次代表大會的召開」。

自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屆一中全會」後，共黨絕大多數省、自治區即在整黨建黨的基礎上，陸續展開了整團建團工作。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二日共黨

、中央曾發出一個「關於整團建團工作的通知」，報導各地整團建團情況，並對今後工作提出「指示」。據當時共黨不完全統計，整團的面，在江西、甘肅已達百分之八十以上；北平、天津、上海、黑龍江、吉林、廣東、湖南、寧夏、陝西已達百分之五十以上；至一九七二年廣西自治區，已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團支部，百分九十基層團委會，已完成重建工作；安徽省百分之九十以上基層組織完成整建，百分之八十六的專區、縣已建立了新團委；廣東汕頭地區，已在百分之九十七的單位建立了團支部，百分之九十八的單位建立了基層委員會；雲南省部份地區已相繼完成整建工作；上海全市團的基層組織基本上都已建立，一部份區、縣、局也建立了團委。總之，目前，共青團基層整建工作，基本完成，縣、市一級正在積極推進，並重點的着手籌備省、市一級團代會的召開。另據共黨關於整團建團的調查分析：經過整頓的團支部，整得比較好的約佔百分之二十；一般的佔百分之五十；不好的甚至「走過場」的約佔百分之三十。可見共黨在整建共青團過程中，仍是阻力重重。

重建後的共青團領導機構組織形態

根據上述「決定」關於團市委領導班子組成的規定，重建後的「共青團」領導機構，具有這樣一些特點：

一、「團委」中將吸收上屆團委委員有一定工作經驗者參加領導工作。這一方面在於借重老幹部的能力與經驗，帶動團的工作，更重要的還在於對「文革」中曾受批鬬的老幹部，給以工作機會，以示安撫。二、重建的團領導機構主要組成分子，「應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工、農、商、學、兵各條戰線湧現的積極分子」。旨在組織上體現毛澤東的「吐故納新」作用。同時，亦爲毛澤東在團內培植親信，而在工作上，使之更能發揮全面推動的功能。三、強化共黨對團的直接控制，「決定」規定團委會委員中黨員的比例不得超過百分之七十，這就是最好的說明。四、團委會職員，基本上均應以不脫離生產、學習或工作崗位爲原則。如此，既可密切團與團員之間的關係；同時，亦在克服團幹部的官僚主義，妄圖逐步建立起團的新作風。

五、團委會委員，平均年齡不得超過二十七歲。按共青團有一定的年齡的限制，即吸收十五足歲至二十五足歲青年爲團員，而在領導機構中，並無年齡限制。現在，共黨卻做了明確的規定，目的在使團的領導機構更適應青年的特性，以期改變團員對團組織的觀感。

以上這些特點，即在逐步實現建成一個所謂「毛澤東思想的共青團」，它的性質是：「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階級鬬爭戰鬬隊、建設社會主義突擊隊」。

幹部政策上的兩大措施

共黨上海市委「決定」中，關於團的幹部政策方面，突出地表現了這樣兩點：

一、團代會代表名額分配的比例，規定女代表不得少於百分之四十。而目前共黨各級領導班子中婦女約佔百分之十三，基層則更多。那麼在新的共青團委會中，女委員比例當在百分之十五左右。這是「文革」以來，共黨在幹部政策上的一項新動向。其目的，在於利用婦女政治上的單純性和服從性，來擴大毛澤東的羣眾基礎，挽救毛澤東在內部鬬爭激烈，所形成的孤立地位。同時，亦爲配合共黨重建組織，由於新老幹部間的不協調、不團結，造成領導班子的複雜化。而大量婦女參加領導，使能在其中起有調和、緩衝的作用。但主要的還在於三億五千萬以上的大陸婦女，是一支龐大不可忽視的力量，共黨以增加婦女在團委中的比例，作爲提高婦女政治地位的幌子，是進一步榨取婦女羣眾的勞動力。

二、在團委成員中，還要吸收若干符合委員條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參加團市委領導班子」，這顯然又是共黨在青年政策上的一個讓步。按「文革」中毛澤東曾批判劉少奇在青年工作上所採取的「重在表現」的政策，忽視了階級性，以致不少非工農出身青年遭受到清算鬬爭，造成共黨青年陣線大分裂。爲了挽救這一現象，毛澤東又提出了「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發現」的政策，藉此對那些「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年，給以安撫，從而緩和目前大陸青年情緒的普遍浮動，和青年逃亡現象之嚴重。

肯定「紅衛兵」的存在地位

「紅衛兵」和「紅小兵」都是共黨在「文革」中建立起的青少年組織，尤以「紅衛兵」曾經一度有取代共青團之趨勢。現在，他們卻從「寵兒」變成了農奴。一九六七年起，共黨爲加強對「紅衛兵」的領導，先後在各地建立起「紅代會」，至於所謂「全國性」的「紅代會」，至今仍渺無音訊。一九六八年八月「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各級學校後，共黨對「紅衛兵」的行動及其組織發展即加以限制。一方面陸續取消各地「紅衛兵」指揮與聯絡機構；另一方面分批地強迫「紅衛兵」下放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一切使得爲數龐大的「紅衛兵」深爲不滿，因之，各地「紅衛兵」鬧事此伏彼起。

一九六九年共黨「九大」新「黨章」第三章「黨的組織原則」中規定：「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權力機關、人民解放軍、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工人、貧下中農、紅衛兵及其他革命羣眾組織，都必須接受黨的領導」，顯示出「紅衛兵」組織仍將繼續存在。

「紅衛兵」雖曾在「文革」中，爲毛澤東打倒劉少奇反對派有過「貢獻」，但它在內外所造成的惡劣印象及其所發生的破壞作用，遠超過它的貢獻。毛澤東對於「紅衛兵」既不能貿然宣佈解散，又不敢大膽使用。故在重整「共青團」期間，即曾引起了團與「紅衛兵」之間的矛盾衝突。現在，共黨爲了緩和「紅衛兵」的不滿情緒，制止青年鬧事，和協調團與「紅衛兵」間關係，決定「團代會」邀請「紅衛兵」列席參加。如此，在政治上肯定了「紅衛兵」的存在地位和一定作用；同時，也顯示出「紅衛兵」和「紅小兵」，未來將是在共青團統一領導下的一個工作單元，進而逐步來達成青年工作的統一性。

一九七三年世局展望

鬬爭重心仍在亞洲

一九七三年的世局是既協調又競爭的一年，所謂協調是以民族主義爲基本的國際政治協調，所謂競爭是以經濟貿易爲基本的市場開拓競爭；軍事上或有局部的戰爭，但因美國參與越戰的慘痛教訓及核武器的牽制，國際背景的大規模戰爭很難出現，同時因歐洲的步上安定，政治與經濟鬬爭的重心仍在亞洲。

必須指出，我們所說的民族主義，是指分裂國家的「民族統合」，這是絕無可能的，中國不可能，南北韓、南北越、東西德均不可能。東西德雖然已協調，但已明顯的區分爲兩個國家，南北韓雖然互倡「民族統合」，但南韓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投票率確定了新憲法，北韓繼以百分之百（？）的投票率同樣制定新憲法，已經充分的證明了協調統一的不可能。南北越更無希望，北越主張組織「聯合政府」，南越堅持劃清界限、驅逐越共。越南縱可停戰，但距離和平甚遠，相反的，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的鬬爭依然繼續無窮。

因此，今日所出現的實際上是國與國間的民族主義，乃至大國間的民族主義。美國計劃並逐步實現在世界各地撤軍，爲美國自保自守的民族主義，使國際自由主義的團結退後一步，蘇聯不斷斥責中日勾結爲民族主義的苟合，但世界上沒有比蘇聯更大的民族主義者。時至今日，所謂馬列主義、社會主義、毛澤東思想乃至自由主義，都已成爲架空或過時的口號，一切糾紛、擴張、鬬爭與協調，原本都是民族主義。國際共產主義的瓦解，社會主義的變質，國際自由主義的退潮，都是最好的證明，質言之，一切大國、小國，沒有不爲自己民族利益着想的。總統的元旦文告裏指及民族精神、靈魂、意識與文化等凡十餘次，業已說明了民族主義的時代性與急迫性。（可惜我們一部分學者曲解民族主義爲擴張主義、關門主義，使人懷疑是否希望台灣淪爲一如香港的國際商場與殖民地地位。）

去年裏，歐洲安全保障會議籌備會的召開，柏林四國協定的締結，德、蘇條約的批准，東西德基本條約的簽訂，使歐洲的對立緩和並步上安定途徑

，「五極」也好，鬬爭的地盤仍以亞洲爲主，其背景是中共的擴張加深了亞洲的矛盾，日本的強大威脅了亞洲的經濟乃至多數國家的獨立自主。蘇聯與美國當然不甘其在亞洲利益的喪失，於是，或鬬爭，或協調，而亞洲的局勢將日益緊張，列強將運用其力量與智慧互相爭奪，未來這一年將是一個各顯神通之局，缺乏機智本領的將遭受淘汰、擯棄，甚至危亡。這是因爲盟約的維繫力量已經變質之故。

中蘇共擴張加深矛盾

去年二月尼克遜訪大陸後，不但已故杜勒斯對中共防堵政策業已完全崩潰，美、中共之間將繼續接近。從國際戰略上看，美國的與中共接近並非有意出賣我們，而在牽制蘇聯與日本，因此在亞洲今後防堵中共的不是美國而是蘇聯。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蘇聯外交部遠東司長歷訪印尼、菲律賓與馬來亞，對無國交的菲總統馬可仕朝貢，要求建立邦交，對印尼增加借欵，對馬來亞擴大貿易。這些活動與蘇聯在印度、東巴的軸心結合，與蘇聯在中、蘇邊界陳兵百萬呼應，業已造成對中共的大包圍陣地，今後蘇聯勢必(1)在東南亞推銷「集體安全保障體制」，(2)軟硬並施爭取日本，(3)直接、間接的打擊中共，阻止中共對外政治、經濟的擴張。

但因蘇聯在亞洲的侵入，美國自亞洲撤軍的計劃將延遲。越南停戰後美國不會也不可能將南越拱手送給北越，在泰國與菲律賓空軍基地的加強雖是防衛線的調整，但也說明美國不甘全面敗退，越南如赤化，東南亞整個局面便岌岌可危。同

，這並非是美國對我們有特別情感，其目的在防止蘇聯勢力之侵入，這便是中共與美國勾搭不以美國撤除在台駐軍爲前提的最大秘密。如果美軍自台灣撤退，代替者不是蘇聯（軍事）便是日本（經濟），所以美國既須防蘇，又須防日。（但我們我的「政論家」中有主張與蘇聯友好者，有主張拉住日本、歡迎日本繼續投資者。前者蔣院長在日本「文藝春秋」上已答覆「我們自始未曾信任蘇聯」，後者則有「日本將作第三次投降」的強調。）

美今年不致承認中共

蘇聯、日本既不可靠，美國雖是我們的盟友，但亦不可依賴。今年以內美國或不至於承認中共，但勾搭之強化勢在必然，美國之不立即承認中共，也不是對我們有特別情感，而是承認中共後，美日安保條約勢必解消，美日之間沒有安保條約後，美國用什麼來影響牽制日本呢？美國重視日本呢，還是重視台灣呢？同時美國不願因承認中共而導致美、蘇關係的緊張，所以美國怕的是蘇聯而不是台灣。我們對日本無法報復，對美國如何報復呢？

分析或改善我國對外關係應該從整個國際情勢上去考察，「變化」不是國與國之問題。印度承認中共後我們罵過尼赫魯，其後罵過戴高樂，最近罵過田中，以此類推，我們在假定美國承認中共時，豈不也要罵尼克遜不成？

美國、蘇聯、日本都不可靠，我們還有可以依賴的朋友嗎？亞洲、太平洋協議會（ASPAC）及東南亞條約機構（SEATO）已癱瘓失體，從這些國家裏能夠找出來與我們携手反共的一個嗎？「大國思想」害了我們，「世界反共」使我們發生錯覺；只看表面未求實際，以至聞變失驚。

提示這些不利的因素與事實，絕不是說我們已陷於孤立與失望，而在指出我們過去依賴他人的一大錯誤，聯台國表決中共加盟前夕，我們認爲有救，田中訪中共我們期待中止，都是依賴的根性，現在我們講究自力更生，但依然有「三、五年內不能不依日本」的論調。

日本經濟問題嚴重

，田中內閣成立，中共日本建交，日本總選舉……在自由世界與反共的立場來看，其結果沒有一樣令人滿意的。我們曾一再強調，日本的變不是因田中內閣而變，而是世界對共姑息逆流所致，田中不過是「應變」政策的執行而已。

田中新內閣的組成不過是派閥力學的糾合，實際上各派領袖同床異夢，各爲自己的派閥勢力與次期總裁的爭奪而佈置，因物價的直線上漲，列島改造的問題緊多，日元升值的不可避免，日共勢力的抬頭，使內閣的困難問題堆如山積，輿論也開始攻擊田中內閣一功（中共日本建交）百過。新閣甫告組成，便有「七月改造」之說。今春的新年度國家預算及明年七月的參院改選都是難關，如果參院改選野黨獲得過半數後，將是自民黨幹事長橋本登美三郎所稱的保守政權存亡問題，何況傳說日共將在國會揭發田中私行。自民黨內等待此「機會」者不乏其人。

政治、經濟、社會互爲影響，日本的經濟問題實在比政治、外交問題更爲頭痛，（政治、外交是爲經濟服務的），物價之高昂爲世界之冠(東京)，通貨膨脹亦不可收拾。政府爲防止通貨膨脹，必須緊縮金融、提高利息，但將導致不景氣的來臨，外滙黑字將不斷增加；爲減少黑字則必須抑制輸出、增進輸入，但勢將影響國內各企業的生產與推銷；爲防止日元再升值，有刺激景氣、擴大經濟之必要，但反將引起通貨膨脹；爲推進福利政策必須編制龐大之預算，如此在物價與通貨上兩受其害。去年以來，萬元大鈔趕印七千多億，一、兩年後如不改變幣制，萬元券也將代替了百元千元券變成零用錢了。眼前是日元再升值問題，美國及歐洲各國的壓力越來越大，升值勢在必行，大小企業都在恐慌中，小市民也普遍的陷入「繁榮中的貧困」，不平不滿的情緒越來越多，這便是日共在選舉中「躍進」的背景。

社會問題亦不樂觀，田中內閣承認中共無形中鼓勵了左翼勢力，他們很多從秘密變爲公開，從理論轉入行動。最近自衛隊的七十名士官，爲移駐立川基地，在左翼大規模反對下無法從地面進入而改由直升機降下，但這些人至立川市政府辦理戶籍移

日關係前瞻

于海天

大有自衛隊員不是人之嘆。同樣，中共日本建交後，一切右翼勢力都遭受直接或間接的壓制。這是民主政治中的反常現象，但右翼總要報復的，於是，左翼暴力與右翼暴力將同時發展，社會問題自將日益嚴重。

美日競爭日趨激烈

外交上，美日雖不至於對立衝突，而經濟矛盾不斷擴大，競爭逐漸激烈，兩國在對蘇對中共關係上，特別是新市場的開拓上必然爭先恐後，如美蘇、日蘇的西伯利亞石油與天然瓦斯的開發，美、日在大陸航空路線的爭奪。日本一方面要打入大陸市場，但因中共不許其合作設廠，不許其投資，中共又無物資可供輸日，貿易前途有限，所以一方面必須再向東南亞經濟進軍，然日本支配東南亞市場已達最高峯，一部日本財界自承「新東亞共榮圈業已形成」。

最近因泰國等抵制日貨之激烈，除田中準備在年內訪問東南亞各國外，已派數名高級官員至曼谷、西貢、新加坡等視察，泰國的官員指着曼谷的日本汽車、摩托車、百貨公司對日本官員說：「你們剩下的只有軍事尚未侵入」。西貢的關係人指着市內的巨型日商廣告說：「這種作風抹煞越南民族意識，未免欺人太甚了」。這個日本官員答覆說：「那末你們沒有日援能夠自力更生嗎」？「日援」或貸欵的意義是什麼，是合資經營共同企業爲日本經濟侵畧服務。這對我們何嘗不是一種教訓！

我們至今還有一些人高唱團結日本「反共友人」、「加強中日經濟交流」，或者希望田中內閣趕

有人以賭博爲例，洋洋數千言不知所云。又有一些人天天希望中蘇共大戰，認爲中蘇共大戰後便是我們反攻的良機，果然如此，大陸將變成什麼局面？美國不可靠，蘇聯可靠嗎？我一切都是悲觀的心情所造成，自信喪失的結果，於是認爲唯一的前途便是等待、妥協、柔軟、「合作」，乃至不問現實，專門回憶過去「光榮歷史」，在少數雜誌上相互標榜，自樂自得。我們何以在此時此地竟消沉如斯！國論之未能統一，是有骨氣、有志氣的人越來越少了。

我們有一個堅強的政府，我們的政府很早就要求國民自力更生與一切外來橫逆對抗，政府的政策實施上也是如此。必須打破安樂思想使大家都做經濟生產的勞動者，從最壞的打算上出發。椎名訪華時，全國朝野上下一致倡導「重慶精神」，一時士氣昂揚，幹勁十足，曾幾何時又轉入歌舞昇平，而怡然自得了。

我應奮起不可依賴

國際情勢迷離莫測，而今年恰又是牛步之年，情勢對我們不會好也不會壞，必須認淸：我們的政治敵人是中共政權，經濟競爭對手是日本。現在或已不是軍事武力時代而是經濟實力時代，一切等待、依賴都將落空，甚至招致支配，只有用自己的雙手建立的經濟基礎才是鞏固的，有發展前途的。但這需要一點一滴的全面的努力，不是空話、假話與自我安慰可以達成的。不利就是不利，問題是如何克服不利形勢，而不是將不利辯解爲有利；有利就是有利，但不值得誇張問題是如何掌握有利形勢。美國是美國，日本是日本，我們是我們，國際關係是必要的，但絕不可依賴，我們力量強大時，他們自然會優禮有加、競相往來，何孤立之足患？日本已有人預測五年後台灣將成爲亞洲的「經濟大國」，看看日本的路吧，如果他們僅依賴美國的技術與設備乃至合作設廠，只提供勞動力，豈不仍爲美國所支配嗎？假定我們不求自力更生依賴外力變成「經濟大國」，則「大國」的實質依然仍爲他人支配。日本的一部份經濟人很怕我們自力更生，也怕我們與西方合作對抗他們，威脅他們。這正是我們要走應走的路，不需要「日本反共友人」來幫忙。

奇文觀止

遺珠閣隨筆

最近看到一篇奇文，刊在一月十二日的星島晚報上，文道：

「逕啓者：貴報於一九七三年一月五日刊登『單據的用戶』君來信，投訴一〇八接線生無禮及故意拖延用戶，但現在距離事發日久，故無從查出該接線生爲何人，若以後有同樣事件發生，請用戶立刻向當值監督投訴。此致

星島（原文）晚報編輯先生台鑒

香港電話有限公司謹上

一九七三年一月十日」

讀者諸君看完此文，也許會啞然失笑，說這是官樣文章，寫得平常之至，何必大驚小怪，稱之爲奇文？

筆者原來亦有此感。如果電話公司真的是衙門，寫出這等官樣文章，不說也罷，因官有兩口，說他不過，惹急了他，且會咬人的，要訴寃得上倫敦去，誰有這等閒工夫？自古道：「窮不與富鬬，民不與官鬬」，倒是明哲保身的好。怎奈所謂香港電話公司者，乃一專利之公共事業機構，並非衙門，其屬下之人員，上至董事長，下至守門之阿星，亦非官。不是官而寫出官樣文章，這就出奇，其文自應稱之爲奇文。

老香港或許說，這也不奇，此地公共事業之帶有官味者，豈止香港電話公司？非官而冒充官的，到處都是，即連那些殺人越貨的强盜，也冒官台稱「我係差人，咪郁，檢查！」哩！還有那些從赤匪窟裏逃出來的，見人不道半聲，只說「吃得打皇家工，吃皇家飯」，豈有此理，才算人物小說。

依此說，非官而冒充官，非官而寫出官樣文章，其來有自，歷史久矣，本亦不必深究。然則，此文之奇，究竟奇在何處？讀者諸君勿急，且聽在下慢慢道來。

自來寫官樣文章，說它難，不難；說它易，不易。不難者，只要煞有其事，把假話敷衍一番，令人將信半疑即成，例如什麼工作報告、國情咨文、元旦文告、紅白藍皮書、兩報一利社論之類，無非是這種貨色；不易者，瞪着眼睛說假話，需具相當的技巧，尤其要在用字吐詞上下些工夫，求其堂而皇之，四平八穩，讀者明知是假，也想一讀，蓋在欣賞其技巧和字詞工夫也。倘若不備這道本領，亦動筆寫官樣文章，那是自暴其醜，徒增笑柄，被人目之爲奇文了。我說電話公司所寫是奇文，根據在此。

首先我們看這奇文，它的起頭用「逕啓者」，結尾用「此致」，顯然是採用平行函的格式。既平行，則無大小、尊卑、高低之別，道歉之時，也應說兩句客套話，如「爲荷」、「至感」、「是幸」等，這信中卻沒有半句，奇！

次說這信是香港電話公司寫給星島晚報的，前者屬第一人稱，後者屬第二人稱，當無疑問。它的起頭兩句似乎還分得清楚，第三句以後便不知所云了，像是對「單據的用戶」君說的，又像是對全港的電話用戶說的，總之語無倫次，非驢非馬，奇！奇！

末言奇中奇，這信的用字和措詞，亂足以令人噴飯。舉例說，「但」和「故」二字，原是「但是」和「所以」的簡寫，「但是」的句子接着「所以」的句子，實在不通。依在下說，易「但」爲「祇因」，易「故」爲「但」，反較通順些，就教於奇文的執筆先生，不知以爲然否？

及至措詞方面，這裏不想多舉，僅提出三個：一曰「現在」，二曰「同樣事件」，三曰「立刻」，已夠還樂子的。

現在——不知香港電話公司指的是那一天？一月三日看見星島晚報的那天嗎？還是一月十號發信的那天？假如是指後面的日期，那麼「距離事發日久」就有故意拖延之嫌，爲何不及早調查呢？

同樣事件——世界上類似的事件多，同樣的事件少，奇文用此措詞，不啻對香港電話用戶說：「假如以後一〇八接線生再講粗口，「三字經」三次，你地就投訴啦，少於三次或多於三次，就完啦！」

立刻——刻而要立，等於限在十五分鐘內，過此刻則當「距離事發日久」論了。香港電話公司辦事講時效，但我請問，這樣嚴格要求用戶，爲什麼不嚴格要求公司自己？不談別的，祇談這奇文信吧，連標點符號計算在內，總共不過一百二十五個字，該公司去寫它，費足五天的時間，時效又在那裏？總的說來，香港電話公司寫官樣文章的技巧實在太差，以後還是不寫的爲宜，一定要寫，也請位像樣的紹興師爺，免得犯駁和挨罵。最後我寄語該公司：

你們每年賺用戶很多錢，替用戶服務是本份，接線生態度不好，已惹人反感，動用粗言罵人，更不能原諒。當你們知道有用戶向報紙投訴的時候，應立刻打開值勤紀錄調查，予粗言者以適當的處分，然後向受辱者道歉，這才像話，這才能使投訴者平息忿怒，這才能使公司的名譽不致被少數品行惡劣的接線生破壞，孰得孰失，想你們自會明白。

至於你們這次在報端的答覆，除了說明你們做事搪塞、推卸責任之外，給用戶的印象就是欺人太甚!!

表錯情

梁人傑

在台灣度過十天愉快旅程，今天，小招乘飛機回到香港。通過海關和移民局，他在出閘口，向接機人羣張望，立刻發現一張稔熟的面孔。

一位穿了紅花迷你裙的小姐，小招最難忘的是她那雙烏溜溜的大眼睛。這時，她的大眼睛正溜到他身上，不期的朝他揚揚手，小招頓感受寵若驚。他認得這位大眼睛女郎是盧小姐，雖然他見她的機會不多，但她深嵌他腦子裏的印象，無法磨滅。

他們見面時盧小姐對他的態度表現得相當友善，但他不敢誤會這種友善態度是愛他的表現，除非由她親口證實。

小招心中感到奇罕，她怎會知道我今天回來呢？是高佬何告訴她？對了，一定是高佬何。他的寫字樓和盧小姐同在一幢大廈，他們經常在電梯碰頭，高佬何知道盧小姐認識小招，在電梯閒聊中也許會把他的行程告訴她。高佬何一向認爲小招和盧小姐很登對，有意無意間總是多方撮合，他可能故意把小招回來的消息告訴她，邀她同來接機，藉這機會促成他們的感情。不過，小招在人叢搜索，並沒有發現一個如鶴立雞羣的高佬何。

他動身前發了電報給高佬何，要求他來接機，因爲買了不少土特產，回來送朋友，沒車子來接，很不方便。不見高佬何，卻見了這位大眼美人，莫非老何沒空，叫她代勞？

小招從閘口出來，盧小姐也迎上前。小招喜孜孜的點頭對盧小姐道：「你太客氣了，勞駕了。」

盧小姐微微一愕，但立刻又在面上露出笑容道：「玩得開心罷？」

「很好，很好！我真感謝你！」

「有什麼値得感謝的？」

「你這麼忙，竟要你來接我飛機。」

「唔……那很方便，隧道通了車嘛。」

小招想了想道：「我沒什麼好東西，這個送給你罷，我想令尊會喜歡：」他說着，從行囊中檢出兩瓶金門茅台，遞給盧小姐。

「噢，這個……叫我受之有愧啦。」

「不成敬意，本該買一枚別針給你比較合適，不過……」

還未說完，忽然聽得有人在叫：「小招……小招……」

綽號FOV的高佬何一邊揚着手一邊朝他們走來。

「小招，對不起，我來遲了。」

高佬何頰上冒汗，上氣不接下氣的說：「車子爆了胎，半路抛錨，阻延了半小時，否則早已來到。」

「沒關係，有盧小姐來接。」

高佬何奇罕的瞧着盧小姐，訕訕的道：「你知道小招回來嗎？」

小招瞧着他道：「不是你通知她嗎？」

「沒有啊。」

盧小姐笑道：「招先生很客氣，送我兩瓶酒，家父可以浮一大白，謝謝招先生……」

說到這裏，她突有發現。「對不起，他出來了。」

說着，走到閘前，小招和高佬何的視綫跟着她移動，發現一位英俊的青年站在閘口，高佬何認得他，叫道：「他不是梁小開？」

盧小姐走過去，一手拿一瓶茅台，張開兩手，用臂兒箍住他身腰，他們熱烈擁抱，親暱之狀，使人羨煞。

「梁小開？」他喃喃地說。

「對，他是盧小姐公司的小開……」

聽不見小招說話，高佬何回頭瞧他一眼，見他像受了沉重的打擊一般，不由笑道：

「小招，你一定是表錯情了！」

人海百態

由鬼面人談聯邦近年得失

林巽

一位好心的朋友，預知我對聯邦公司出品的電影，都列為必看電影之一，特別打電話給我，勸我不要浪費時間去看「鬼面人」了。朋友打趣說：「即使你喜歡看上官靈鳳，也不必去看了，在「鬼面人」中連上官靈鳳的靈氣也給打掉了，眞替她難過。」

謝過了朋友，本來打算接受勸告，不必去看了。但從好些宣傳「鬼面人」的文章中，介紹這部電影是在印尼拍外景的，有好幾位印尼演員參加演出，印尼是亞洲僅次於印度的大國，有很多入籍的中國人，又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如果印尼與台港合作拍電影，除了作生意之外，還可以多一層文化交流的意義。

同時，我又從「鬼面人」的出品人及監製人名字上，看到同是胡金銓的「龍門客棧」的出品人與監製人。老實說：聯邦公司這塊招牌，能夠使今日海內外電影觀眾比較有印象，那完全是由胡金銓的「龍門客棧」一炮打出來的。自「俠女」之後，胡金銓雖然不見再為「聯邦」拍新片了，但「龍門客棧」卻替電影界留下幾顆奇異的藝術果實！上官靈鳳、石雋、白鷹、苗天等，都是氣質奇異的演員，「聯邦」是今日台灣有規模的大公司，今日投資搞電影事業公司越大，風險越大，能夠長久生存，並不是一件

鬼面人機智救她出險。故事到此展開幾層誤會，鬼面人被花女俠誤會他是殺父仇人，鬼面人的戀人馬安妮跟着花女俠，千方百計想向花女俠辯護花嘉不是被班智所殺，班智探海盜老巢遇險，又為花女俠所救，一直發展到眞相大白，賊巢被殲。除了打鬭，恩怨等情節外，還加插婆羅門宗教儀式葬禮及祭神舞等場面。

從演員表演上看，從故事情節看，這故事是可以拍成一部富感動力量而又富有娛樂性的電影的。但可惜因為編導水準的低劣，這部電影，給現代電影觀眾看來，便顯得不倫不類。情節上牽強的地方，可說俯拾皆是。導演在鏡頭組織方面，演員表演方面連動作片的節奏也撐握不住。一場又一場的重覆打鬭，沒有佈置什麼危機，沒有什麼情感的培養，觀眾看來彷彿是三十年代「火燒紅蓮寺」那類水準的武俠片，用粗劣特技造成的飛簷走壁鏡頭，再加上今日來自東洋的血腥殘酷形式，武打中高手與低手同樣打法，打得同樣吃力，然後是一二個人殺一大堆人，殺得屍橫遍地，不倫不類，非古非今，人物沒有氣質，大殺幾百回合也沒有見到有人冒出一滴汗。眞想不通一家拍過出色電影的聯邦公司，第一次赴印尼拍電影，導演是中國導演，為什麼竟拍出這種低水

女拳師」，大致上尚保持聯邦出品的水準，眞想不通他拍「鬼面人」時，為什麼會如此走樣？

除此之外，聯邦還拍一些非基本導演的作品，如丁善璽的「十萬金山」是一部戲劇性頗濃的盜匪與尋仇的武士鬭智，並寫男女愛情使人物心靈矛盾的故事。牛哥編劇，華慧英導演的「刺蠻王」故事寫宋朝被金兵入寇時的一個元帥的女兒，為父親被金人所殺而復仇的故事。

王羽編導演的「黑白道」，雖然故事是一般恩仇公式的故事，但仍保持一定的水準。

像聯邦這麼樣的公司，在今日國片公司中，是略具規模的，本來可以使公司的出品多樣化，不必老是將出品限制在一個類型中。某一類型的作品，通常都只是在某一個時期受歡迎，於是出品多樣化的公司，便可以從觀眾的喜愛中得心應手的修改製片方針。

武俠電影，通常都用民族正義與家庭、宗派的恩怨作為內涵，但如果太過濫用，如拍表現民族正義的內涵作品，故事沒有歷史根據而是虛構的，私人恩仇故事的基本觀念太落後，使觀眾看電影，只為了看打鬭表現，公司方面製片方針沒有改變，這類風格的作品，也難得不走上沒落的道路。

電影事業，並不同於普通工商業，一部成功的電影，利潤上的收益，是當事人設法估計的，因為它的成敗不是由於貨品的價值，而是由于觀眾的愛惡。它雖然是商品，那商品並不是貨物。因為觀眾的愛惡是屬於藝術的。所不同者，它不是「曲高和寡」的藝術，但可能是「曲高和眾」的藝術，有時觀眾的愛惡，也有由公正的輿論培養起來。

一家電影公司要保持一塊有了成就的「金字招牌」，從人到作品，必須不斷有新的面貌出現，保守作風必不能追上時代。跟時代潮流走的也只是跟在別人後面而已，這是今日具事業規模的大公司，應該不斷檢討問題。

根據萬人雜誌二七三期「雅緻」先生的報導，楊振寧說：「我個人認為在大陸的人民是有自由的，至於人民是否可以自由申請出國，我個人不太清楚這問題，不過據我瞭解，大陸人民沒有出國的願望，所以比點不成

點利益以外的東西。要是既沒有什麼大利益賺到也沒什麼留下來，是白白努力奮鬪一場了。

也許因爲我事先聽到朋友的勸告，所以就抱着看劣片的心情，購票子去看「鬼面人」。順便聽聽比較普通的一類觀衆反應，所以特別選擇一家在工廠區當中的戲院來欣賞這部電影，幾乎由開映到映完，聽到旁邊三位青年觀衆，嘮嘮嚤嚤，給予劣評，但他們仍看到終場，可能又是爲了看上官靈鳳的觀衆罷。

如果純粹爲了電影本身的水準，這部片子，是不值得爲它寫什麼的，一個寫影評的朋友會經打趣說：「看電影最害怕看了一齣連罵也不值得罵的電影」，當晚我看完「鬼面人」後，想了想，覺得它是一部最值得罵的電影之一，因爲從電影本身及電影以外，有不少東西是值得拿出來分析一下的。現在就先從「鬼」片的本身說起。

「鬼面人」從風格看，很像古老的民間故事，故事沒有什麼時代性，地方背景是一個荒僻的鄉村，但我們從敦厚的民風，以及虔誠的宗教氣氛，美麗的自然風光，電影表現面雖然縮壓在一個地方裏，仍使人沐浴着一種古樸的精神文明氣息。故事中的鬼面人是一個專門鋤奸扶弱的遊俠，這鬼面人在對付壞人的時候就掛起醜惡的鬼面具，在善良的老百姓面前，他是一個儀表英俊的青年俠士。故事開始時，有一班武藝高強的海盜，假冒鬼面人，來到沓厘島的「婆羅門佛塔」，殺死了當地族長花嘉，搶走鎮塔的千年寶刀，族長有一個美麗的女兒名花女俠，在葬了父親之後，便去找鬼面人算賬，但多次被海盜襲擊，反爲眞佛塔、別開生面的竹筒茶具，以及似我國民間慶典的獅舞、猴舞等，可以使我們感到，古老時代在宗教文化上，我們之間是那麼接近的。

談了「鬼面人」，再檢討聯邦公司創業幾年來的一些得失了。因爲這家公司第一炮打出「龍門客棧」，確是使國片電影界在海外予人一種新的氣派。「龍」片雖是武俠故事，但因內容表現的是明英宗時代，忠臣于謙被殺，于謙的兒子被充軍，朝中權奸企圖殺忠良之後，好斬草除根，於是好些正義之士，便起來以生命保衞忠良之後，故事主題，除了邪正分明外，將一個「義」字，表現得異常的具有感動力量。

胡金銓繼「龍門客棧」之後，又拍一部「俠女」，從電影鏡頭技巧的運用方面，「俠女」仍保持了「龍門客棧」的水準，但故事情節方面，也許胡金銓野心太大，竟將一個政治迫害的故事，加入佛教的「禪」，這種混合，沒法使電影內涵放出光芒，更現出分裂現象，連故事的眞摯感人精神也給拖垮了，無疑地那是胡金銓一次新嘗試的失敗，新嘗試雖然失敗，但要使電影不斷進步，任何新的嘗試，只要不是對今日社會風氣有壞影的，新嘗試的精神，應是被肯定的。

接着，聯邦仍本着胡金銓所開創出來的打鬪風格，拍過「一代劍王」、「龍城十日」、「黑帖」等，有些是公式的報仇故事，中間也有一些表民族氣質的東西，因爲製作方面保持一定水準，以及演員被捧出來了。觀衆對這家公司，仍是有信心的。

拍「鬼面人」的導演楊世慶，過去宋存壽爲聯邦導演的「鐵娘子」是由他編劇的，至於他爲聯邦導演的「

認眞對付「假美國佬」！

古鶴翔

就是大錯特錯了。」

按楊振寧是「博士」，是「教授」，是大名鼎鼎的「科學家」，但他這些話卻使人感到幼稚，比小孩子還幼稚。

中國人關心中國的前途，想知道將來誰會統治大陸，想瞭解治國之道，這是中國人的權利，也是中國人的責任。

可是，楊「博士」竟然說統治者「自會安排」，「統治者必然比其他人瞭解治國之道」，一句話：中國人沒有權利過問自己國家的政治！

如果楊「博士」是中共培養出來的「學者」，他說出這種話來，還值得人們原諒。可是，楊「博士」卻是長期生活在美國的，那就使人驚詫了。

魯迅曾經有一首詩，說：「文化班頭博士銜，人權說盡說皇權」；筆者認爲，這幾句話可以移贈楊「博士」。

倘若楊「博士」確實是幼稚，那還值得我們原諒，可惜他竟然無恥地、掩着眼睛說：

「不過據我瞭解，大陸人民沒有出國的願望。」倘若大陸人民沒有出國的願望，何以成千上萬的難民，會由大陸湧入香港？甚至在這隆冬時期，仍有人泅泳來港？

我們要問：一個科學家需要求「眞」麼？倘若脫離了「眞」，能否稱爲「科學家」？

我們要問：楊「博士」是否瞎子？否則，他怎能說「大陸人民沒有出國的願望」？

老實說，楊「博士」實在已經不是中國人，而是美國人了，我們要認眞的對付這個詐盲、假天眞，用心兇狠的美國人！

詩曰：

小小兒童挑土磚，（注）
振寧「博士」見不見？
千萬難民泅碧海，
卻說無人願離開！
民主精神已盡喪，
科學招牌今何在？
嗚呼！
國事蟻民應莫問，
逢迎拍馬笑顏開！

注：楊博士在美國放映一張學齡兒童挑土磚的照片，以此爲榮，但中國人民看了小小的兒童被逼做苦工的照片卻感到悲哀呢！

東北安危與中共存亡

胡養之

自中共「文革」以來，東北已成爲中共政權最感頭痛的地區；尤其珍寶島衝突事件發生後，中共更受危亡的威脅！因爲蘇共的大軍壓臨邊境，支持東北的反毛加緊行動，據「黑龍江日報」較早時透露：現在東北各省的階級敵人依然活躍，它們不斷地對經濟、政治、教育及農牧生產方面，普遍地進行破壞活動。這些階級敵人受了「蘇修」的策動，企圖復辟資本主義，阻礙對「帝、修、反」的備戰。去年曾在黑龍江市郊破獲一宗龐大的反動集團組織，並搜出傳單、炸藥及各種武器。所以，近來中共政權對東北各地反毛份子的殘酷整肅，不遺餘力！

東北的經濟和歷史

所謂東北，以往劃爲三省，即遼寧、吉林、黑龍江；其後改爲九省，除遼寧、吉林、黑龍江外，增加安東、嫩江、熱河、遼北、松江、合江等省。全面積共約一百卅餘方公里，約佔全國土地百分之十三。這地區的經濟，向居重要地位；即以農業而言，據馬元黎所著「中國耕地面積之新估計」說：東九省的墾殖指數爲百分之十四，作物的種類以大豆、高粱、小米、玉米、小麥爲大宗；稻米、甜菜次之。據民卅五年（一九四六）的統計：全區的大豆總收成爲二十六萬八千零六十擔（每擔一百市斤），高粱廿二萬八千四百五十三擔，小米廿三萬四千八百擔，小麥四十三萬一千零卅擔，水稻九十七萬三千八百五十五擔，玉米廿三萬零三百零四擔。

又據王成敬所著「東北之經濟資源」中的統計，更爲詳盡如下：

㈠林業——東北林業面積等於內地各省之總和，木材的儲積量，則大於內地各省的四倍。東九省的森林面積共三十五萬六千五百方公里，約佔全區陸地面積的十分之三點四。

㈡畜產——以豬爲最多，共約二百七十八萬隻，馬一百八十六萬匹，羊一百五十萬隻，牛一百卅一萬頭，驢六十四萬二千匹，騾五十六萬六千四，駱駝一萬五千五百五十頭。

㈢礦產——鐵礦儲量合共一、七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公噸，佔全國百分之六十五。煤的儲量合共十二億四千四百五十萬公噸。此外，尚有金、銀、鎂、鋁、鉛、石油及鹽等等，不一而足。

東北經濟如此豐富，無怪乎數百年來一直成爲日、俄垂涎染指的對象。然而三千年來，東北向爲中國文化所浸潤的故土。據考古學家的研究：東北在文化史上和人種上，都與華北不可分離，從戰前在遼西沙鍋屯地方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物看來，東北地方的居民，在體態上與黃河流域的居民無異；其文化也與黃河流域有關。又據「東北史綱」中指出：東北大部份地區爲古肅愼族所居，這些民族亦有城郭、俎豆、揖讓、好潔、守貞、冠禮等特性，與中原人民類似，即箕子建國之所本。其後燕將秦開拓地遼東，漢人移殖者因而更多，燕在此設遼東遼西二郡，並築長城，西起懷來縣，東迄襄平，以爲掩護。

秦始皇一統天下，更將長城向東延長，並在北韓平壤以南的碣石，也置郡如燕。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是在紀元前一一二二年，距今已有三千零九十四年了；而燕秦置郡亦有二千餘年歷史，經兩漢至隋唐，凡中國統一之時，遼河流域無不列爲郡縣。

直至宋代，因三問燕雲而未有（在今冀察一帶），版圖始未包括東北，其疆域遂不足以保護民族的生存，故有遼金的憑凌，宋室的南渡。東北的得失，關係中國的安危，於此可見！明時的邊疆亦已內移於山海關，遼東遂僅列爲九邊之一，從此三千年前殷民族的故土，逐漸成爲人所淡忘，轉而被視爲邊疆了。

俄日輪番侵佔旅大

滿清建國後，滿族入關者甚眾，地爲之虛；復禁漢人出關墾殖，使東北之開發一度陷入停頓。但東北不特擁有豐富的資源，且其地位重要，便引起強鄰的覬覦！蓋俄爲陸權國的代表，日則海權國的代表。前者圖以我東北爲其出海的碼頭，後者則欲用此爲登陸的跳板，因之，數百年來東北的一切不幸，可說都根源於此！

最先侵擾我東北的是帝俄，自清初順治七年（一六五〇）起至咸豐十年（一八六〇）爲止，先後二百餘年間不僅喪失一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且整個東北危如纍卵！清廷才覺得非移民實邊不足挽救其危機，故於光緒四年（一八七〇）始取銷法令。廿二年義和團事起，俄軍企圖久據東北，清廷乃更獎勵移民，而華北人民皆受天災人禍的驅迫，並受東北自由而肥美的土地所吸引，遂於民國十二——十八年間，平均每年移入者由九十萬至二百萬人不等，現在東北七千萬人口中，百分九十都是漢人，自此便奠定了東北不亡的基礎。

可惜中國經過八年的艱苦抗戰之後，蘇聯又扶植它的私生子中共叛亂，進而席捲整個大陸，使東北一度重入俄人魔掌。一九五〇年二月，中共不惜出賣國家民族利益，而與蘇共訂立所謂「中蘇友好互助條約」，旅順大連二港成爲俄人的海軍基地。故有人認爲：六九年的珍寶島流血衝突事件，與其說是俄人侵略，毋寧說是中共引狼入室，而毛澤東推行的「文化革命」所導致的內亂也是原因之一。

由於中蘇共當時所訂的條約中，規定旅、大爲雙方所共管，實則是蘇軍的基地。旅順形勢險要，光緒六年曾建築要塞，稱北洋第一軍港。甲午戰爭遂爲日人竊據，以馬關條約將全部遼東半島割給日本。後以俄、德、美三國的干涉，中國乃償金贖地

。旋而俄人以德國租膠州，亦強租旅大，訂期廿五年。迨日俄戰爭後，轉讓其租借權於日本。日人得此，乃銳意經營，作爲控制黃、勃二海的根據地；同時經營大連，以其位置優良，便闢爲自由口岸，商務勃興。

日本投降後，旅大再度淪入俄人手中；尤其大陸變色後，旅大更成爲蘇聯的特區！其公開侵踞並設龐大的海軍基地，藉口對抗美在西太平洋的第七艦隊。一九五三年韓戰停火，它又以防止遼東戰火爲口實，而繼續霸佔旅大。一九五四年九月，中蘇共曾發表一項聯合聲明，表示俄已同意於五五年六月以前將其駐軍撤退，交還中共管轄。但它爲了監視中共政權，仍留下兩師兵力。根據「人民日報」五五年四月廿一日透露：「蘇聯駐旅順口海軍基地的實力，除蘇聯遠東第十二、十四艦隊及百艘潛艇外，並在老虎咀兩邊設有八座要塞砲台，有巨砲五門，五〇糎口徑的平射砲十二門；另有八〇公分重砲十門，高射砲及曲射砲共達六十座。……」而蘇聯遠東紅軍旅大軍區及旅順軍港總部，則分設白玉山及松嶺等地。蘇軍總司令員爲卡勒也夫斯基。當時中共派往大連的市長歐陽欽，活像蘇軍總司令的招待員。

俄人支持東北反毛派

蘇聯竊據旅大時，據說已佈置了親蘇反毛的潛伏勢力；特別是在中共過去的「東北主席」高崗，被毛迫使自殺之後，蘇聯更變本加厲地培植其反毛勢力，以便捲土重來！加以中共對東北各地高級軍政共幹的猜忌，故於一九五六年三月俄人撤退旅大後，東北的中共軍政頭頭們已與北平發生了裂痕！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蘇聯在東北各地所埋伏下的「政治計時炸彈」，便陸續地分別爆炸開來。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六日，東京「產經新聞」記者發自北平的內幕消息說：現時駐在東北旅順和大連的中共武裝部隊第三一二五軍團，正支持反革命份子並拘捕了六百五十名——包括毛派幹部，擁毛學生和工人，進而截斷了大連與瀋陽間的鐵路交通；且已奪得前東北與關東租借地邊界的華豐田，企圖阻止毛派份子的南下馳援，造成東北南端地區的緊張局勢，而當時北平方面，則把東北的反毛行動，歸咎於「蘇修」特務作祟。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瀋陽發生兵變時，曾經出動坦克、機關槍及手榴彈等重要武器，一度圍攻中共的好幾座建築——包括着中共的廣播電台、郵政總局及七層樓高的糧食庫，造成了重大的傷亡！使到這個遼寧省會一時成爲反毛與擁毛兩派流血衝突的戰場！由於瀋陽是東北九省的第一大都市，亦爲清朝的發祥地，號稱盛京；入關以後仍派將軍留守此地，尊稱陪都。地扼全遼的中樞，並握北寧、南滿、安瀋、瀋海諸路的交通點，聯絡吉林、黑龍江、控制蒙、韓，遠帶滄海，屏蔽函、燕；其形勢之雄偉，冠於東北，爲關東政治、軍事、經濟的樞紐。且其四郊之地，早已闢爲商業、工業及軍用地帶，設有兵工廠、飛機場、紡織廠等，其繁榮程度不遜上海。

自從「九一八」事變之後，瀋陽即淪入日人魔掌。當日本鬼在此啓釁時，城南的渾河南岸有「蘇家屯」，原爲日寇所經營，據南滿要點，安瀋及撫順支路，都分別聯絡於此。以是，當五年前瀋陽發生兵變時，毛澤東便怕得要死！嚇得要命！本來那次暴動的主要單位，是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所屬的武裝部隊，而毛派則歸咎於前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並進一步地羅織他的四大罪名於下：㈠指宋任窮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前，與鄧小平有着密切關係；他曾多次乘專機飛返北平向鄧請示工作路線，做了劉、鄧派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執行者。㈡在一九六六年以前，「大黑幫」彭眞、羅瑞卿、楊尚昆等，經常到東北去視察工作，實際上是與宋任窮作陰謀活動的勾結。㈢宋於六一年出任東北局第一書記後，即分別在旅順、大連、撫順、瀋陽等地，扶植了不少的保皇派人馬，以維護自己的地位。他同時利用保皇組織，除阻撓瀋陽軍區副參謀長江擁揮的支左工作外，並支持瀋陽軍區的壞頭頭，動用軍隊鎮壓遼寧境內的造反派，及江青從北平派去的紅衛兵。㈣指宋包庇東北的「黑幫」、「走資派」，如東北局第二書記歐陽欽、第三書記馬明芳、潘得生等多人，都是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的黑幫份子。他們在宋任窮的庇護下，未曾受到深入的批判。

反毛派威脅「反修前哨」

儘管毛派當時極力要求採行動，整掉東北各軍政高級共幹，但老毛恐怕逼成更大的叛亂行動，乃一度躊躇。蓋東北爲重要的「反修前哨」，內地的鋼鐵及其軍事物資，多半產自東北；加以當地高級軍政幹部，又多爲彭德懷、賀龍、鄧小平等人的舊部及國際派人馬，暫不可「打草驚蛇」，待時機來臨則予以各個擊破。故之同年秋後，除運用其權術拉攏陳錫聯外，其餘犯有嫌疑的則一網打盡；據獲自大陸較高級的資料透露：由六八年九月至六九年三月珍寶島衝突事件發生前後的七個月中，分別被整肅的高級幹部如下：

㈠遼寧省計有：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瀋陽軍區第二政委王屛，瀋陽軍區第二副司令員劉轉運及第四副司令員張開荊等。都是上將或中將。此外當有少將銜的爲瀋陽軍區宣傳部長郭開鋒，遼寧省軍區副政委黃悳良、省軍區第一政委黃火青、第二政委黃政東、軍區副司令員賀慶積、政治部主任郭正用、軍區參謀長唐子安；鞍山軍區司令員邱大興、本溪軍區司令員閔啓甫等。

㈡吉林省計有：省軍區司令員羅坤山、第一副司令員舒行、第二副司令員王力生、副政委朱士煥；延邊軍分區司令員杜秀章、副司令員鄒昌茂；長春警備司令員諸正榮，長春軍分區司令員朱金陵。黑龍江省計有：軍區副司令員周家美、杜國平，副政委余廣、賀大增、李範五、湯光恢、呂清、周壯平等。以上六十餘名高級共幹中，有三分之二爲東北籍；其潛勢力之龐大，可想而知！儘管毛派曾一再加緊進行血腥的恐怖鎮壓，但這一股反毛的勢力，對於「反修前哨」的安危，舉足輕重，在此中蘇共武裝對峙之下，如戰爭一旦爆發，東北與內蒙的反毛實力勢將風起雲湧，東北一失，華北難保，中原以及江南亦必發生混亂，中共政權只有「壽終歪寢」了。

認清中共的統戰陰謀

袁暘照

竊據中華民國大陸土地的毛澤東集團，表面親善，對強者低頭，對弱者壓榨；對外則笑裏藏刀，暗中蠶食，不遂其願，就以金錢收買，所謂「無償」的援助，以引誘無知之徒，入其彀中，爲其賣力，結果引火焚身，如蘇加諾即其一例。這是毛澤東一伙的一貫的手法，陰謀狠毒。茲列舉最近毛澤東的行爲，公諸於世。

所謂愛國主義

毛澤東竊據大陸之前，其共黨的旗幟爲鐮刀斧頭，稱蘇聯爲「祖國」；竊據大陸之後，凡稱蘇聯，必定加上老大哥，稱史太林爲「爺爺」，而且還叫出什麼「牢不可破，萬古長青」的肉麻諂媚名詞。回憶一九五六年本人親身參加學習一部叫做「中級幹部學習資料」，其中「國家機構」一段，指出「國家只有一個設用的攤子，只是過渡時期的產物，將來世界共產主義完成之後，就不須要國家了。」另一段又提及民族主義問題，其內容的分析「民族主義，是一種狹隘的思想，是資產階級統治人民的卑劣手段」，直至到一九六〇年，每次批評「南斯拉夫(實際批評赫魯曉夫，只因毛澤東欺善怕惡，故指桑駡槐)的修正主義時，仍然反對自由主義。而今天竟然談起「愛國」，談起「民族」，莫非毛澤東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嗎？絕不。他只因斯太林死後，老赫帶頭行修正主義，要毛澤東跟隨蘇修實行。老毛欠下中國大陸同胞數以千萬計的血債，一旦修正，即被憤怒羣眾追償，鞭屍猶可，生劏難受：所以反臉，由此引致蘇修追債，從此失去靠山。爲了保存其殘命，不得不用騙子手段，欺騙人民，什麼愛國，什麼民族主義。如果毛澤東眞的愛國，眞的有民族同情心，我想問一句：勞改營的「囚犯」，受着飢寒交迫，終年牛馬不如的大陸同胞，他們是否爲中國的民族呢？如果是的話，就應該釋放他們，給他們食飽穿暖，恢復他們的自由，但是老毛對待自己的民族，比之對待亞爾巴尼亞，古巴等「民族」，就差得遠矣！如果毛澤東有半點民族同情心，也不會做出如此傷天害理的事情。所謂「愛國」，毛澤東當年就是「蘇維埃」臨時主席，即是蘇聯統治中國代理人，也是指揮劉伯承、葉劍英到東北組織「保衛蘇維埃祖國義勇軍」去打擊張學良的抗俄行動，更在抗日期間，國家正在最危急關頭，不但不抵抗國外的敵人，反而襲擊國軍，充份表現出大漢奸的惡劣渠魁，出賣民族的賣國賊。今天侈說愛國，凡是有半點理智之人，亦不相信老毛會愛國的！

海外統戰陰謀

大陸同胞，已經上當，今天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抵抗又無能力，只有忍悔當年受騙，但也有口難言。惟是海外僑胞及外國人士，尚未被其套住脖子，所以老毛在未消失其「世界革命」之前，又玩弄魔術，制成圈套，用中國特有的「針灸手術」，來統戰天眞無知的外國佬及一些未曾深澈瞭解中共的一向騙人伎倆的醫生。針灸療效，任何人都不能否認，更不能否定中醫對人類的貢獻。故中共打着『針痲手術』的「新奇」名詞，作爲吹牛宣傳的糖衣毒素！當中共製成電影向海外吹噓時，其製片人偏要搗毛澤東的蛋，造成破綻百出，可惜有些人媚共心竅，不加細察，一意盲從，太令人嘆息了！

自從「針痲」電影放映後，中共知道不少人上鈎，最近「批准」放出大量「針灸」人員，來到香港(可能有些已輸出國外)，作爲統戰宣傳的工具，吾人一不小心，即會上當。試想中共對大陸同胞，凡有半分剩餘價值尚未被利用完畢之前，仍不肯給其休息，尤其對知識分子，更加強控制，豈有突然把大量「醫生」全家批准出來之理？其中用心，就可想而知了！如果說毛澤東改用懷柔政策，那麼大陸青年，就不須冒死逃亡，大陸同胞就不必捱飢抵餓了！

談到國共和談

相信凡有半點人性，也不會希望自己的國家，長期處於分裂戰爭狀態，誰不想國家統一富強，稱雄世界呢？惟是在毛澤東這個反覆無常，生性惡毒，殘民以逞，信用全無的獨裁者面前，就不能談和，談也無成就。從我個人推想，假設談和，蔣總統第一個條件，就是恢復大陸人民的自由，給同胞豐衣足食，毛澤東必定堅持「階級鬭爭」，繼續「人民革命」，試問如何能談得來？就算退一萬步而言，毛澤東一切接納中華民國政府的條件，而且簽了和約，誰人相信共產黨人不會失約？毛澤東當年眼看餓死在延安，借抗日爲名，接受改編爲八路軍，通電擁護中央，服從蔣委員長領導，高呼「蔣委員長萬歲」，而且不惜蒙大漢奸之名，而破壞抗戰政策，戰後「廬山會議」，老毛更提出「反飢餓，反內戰」，結果內戰是由毛澤東發起，反飢餓嗎？大陸同胞餓到今天，且愈來愈餓，何況今天老毛擁有大量兵權，豈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所謂和談，只是騙人的伎倆，以遂其二十三年來「解放台灣」的夢囈而已！我可以用我個人在野之身，一介平民之資格，斷定一言，蔣總統絕無個人的利慾，國府官員與整個國民黨亦無個人權利之爭，所爭者只是大陸同胞之自由，人民之幸福，國家的富強，以免毛澤東將國土變爲「蘇維埃」政權的一部份，將人民來塗炭，炎黃子孫淪爲萬劫不復之境耳！

毛澤東竊據大陸之後，二十多年來，磨拳擦掌，高叫「一定要解放台灣」，爲什麼今天突然放出和談的空氣來呢？其原因有如下三點：

(甲)中華民國的革命復興基地，在蔣總統英明領導之下，經濟迅速發展，社會日趨繁榮，軍士戰技提高已達到國際水準，治安良好，民安物阜，政治修明，同胞四海歸心，全民景仰。老毛想「解放台灣」，絕無可能。所以使用奸謀，誘人誤解，以爲老毛仁慈，內戰是國府承擔此其一。

(乙)老毛與當年的蘇聯老大哥鬧翻之後，(

其實此筆者至今仍不相信，因豺狼鼠輩，物以類聚，同是殘民刼產之徒，只有就目前情況，見事論事），萬一蘇聯眞的拿出對待匈牙利及捷克的手段，去對付毛幫，國府乘機北進，老毛必速手就擒，中共政權亦冰消瓦解，所以先緩和國府，以嚇蘇修，此其二。

毛澤東竊據大陸二十三年，欠下大陸同胞六千餘萬人以上的血債，民怨沸騰。不斷鬪爭殘殺共幹，下屬離心，在老毛走頭無路之前，首先想用奸謀，吞食國軍，竊據台灣，俾無後顧。使被整的共幹，無抬頭瞻望的機會，更無起義之可言，然後可以爲所欲爲，此其三。

以上三項，毛澤東就是這陰謀詭計的策劃人，希望國府再次上當。假如認爲老毛熱愛國家民族，就是癡呆，也就是「豬嘜」，凡我僑胞，切勿中其奸計，或給與任何的信任。吾輩爲了生存，爲了不再過着大陸同胞的痛苦生活，不再作爲牛馬，長年累月被共黨鬪爭，被下放北大荒勞改，被殘殺，就要認清老毛的眞面目，假愛國，假和談，切不可信，堅定意志，不屈不撓，在我們英明領袖蔣總統領導之下，繼續奮鬪，接受蔣院長的訓示，發奮圖強，國家命運操之在我，時機一到，參與反攻復土行列，消滅共黨，重整家園，切不可因毛澤東放出包含毒素的「甜言」，而中其奸計。人之生命，總有盡頭之日，但吾人有生之年，應該爲正義而奮鬪，爲子孫的自由而奮鬪，絕對不能懾於毛澤東的淫威而低頭，更不能中毛澤東的奸謀而自尋死路。

人間樂園夏威夷——檀島僑情（六）

迢迢

至於「笨那那」們，他們已美國化，受的美國教育，雖然未曾領略過共黨的殘暴味道，但由於他們分析能力強，教育程度高，共產與民主，原是對立的，他們很易於尋出分別，至於說美國人喜歡奉行共產主義，那眞是不可思議的事。

在夏威夷的華僑中，亦有不肖的敗類，就是一名牙醫名鄭帝恩者，他是一名孤寒財主，一毛不拔。大家懷疑他是受共黨收買，在一九五〇年起，就以左傾態度出現，專爲毛澤東說好話，今年六月間回到大陸去訪問，回來發表意見，把大陸說得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說是人人豐衣足食，沒有妓女，沒有盜賊，夜不閉戶。……許多老華僑都諷刺他說：「這都是老生常談了，你還會有些新的見解否？……」他臉紅得一句話也說不出。大家都說共產黨選擇傀儡，卻選了這個壞蛋。還有一兩位既不是本地華僑，不知是那裏鑽出來的中國人，專喜歡出風頭，以僑領自居，以前凡是國民黨領事館有集會、宴會，都擠在裏面趁熱鬧，出風頭，自從最近去過大陸一趟，好像鍍了金回來一般，誇說共黨某要員是他同學等……。這等人的無恥，大多的老華僑都嗤之以鼻。

檀香山有位高斯德牧師，爲反共最堅決的人物，在最近，他曾親自到香港搜集逃港難民的證據，將中國共黨的殘暴罪行公諸於世，大部份檀僑都團結在他週圍，結成堅強的反共支柱。

在寫此文之前夕，適值是美國感恩節，家家戶戶爲過節而忙碌，都燒了大火雞、甜薯、南瓜餅，豐富的食物，溫暖的人情，喜氣洋洋，跟着是一連三天的公眾假期，亦適值美國足球季節，筆者亦携了一班孩子去看足球，亦是民眾重要娛樂之一，尤其是每年的中學足球賽，眞是瘋魔了一班青年，筆者覺得美國足球比英國足球更具娛樂性、戰鬪性，英國足球講足下技巧，美國足球講衝鋒陷陣，羣策羣力。這晚是檀香山的兩間最有名的私立中學，泮那荷對伊奧蘭尼，（美國習慣，富有者子弟皆讀私立中學、大學，學費很貴，公立中小學，則完全免費，公立大學，只收象徵式的學費，獎學金又多，故一般子弟，均可修完大學課程。伊奧蘭尼中學，爲以前孫中山先生曾經讀過書的）只見碧綠的草場上，年青英雄們衝鋒陷陣，奮不顧身，兩旁由十五六歲美麗少女組成的啦啦隊，穿着耀目鮮明衣服，不停地又歌又舞，兩校的軍樂隊奏着進行曲，周圍羣眾，全神貫注，喊聲震天，筆者家中的孩子們，男的多就讀伊奧蘭尼（全男校），女的讀聖安琪女校，恰巧這晚，是聖安琪的女生作——伊校的啦啦隊，那還不高興嗎，結果這晚是伊校贏了，而筆者爲孩子們打氣，童心大發，喉嚨喊啞了，手臂也揮舞得酸痛了。看美國足球是最快樂興奮，老少咸宜的節目，就是球員休息時，校方樂隊亦會演奏，表演雜技以娛觀眾，每晚二時半的時間，都是歡聲震耳，人人高興采烈，沒有一分鐘冷場。眞叫人不相信人間還有憂愁。

美妙的夏威夷，還有許多事物可寫，但爲了篇幅，只好止住了，夏威夷土人有句甚爲自傲的諺語：「Adle Oc I noho a ike ia Hawaii」譯作中文，那就是說：「如果你未曾見到夏威夷，那你是白白的活在世上了」。

毛澤東給江青的私信

袁悅

毛澤東寫信時的背景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澤東為向劉少奇、鄧小平等當權派奪取權力的所謂「文化大革命」，事實上已經發動起來了。

當年的四至六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了共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以後又續在北平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由林彪主持。兩次會議，制訂了所謂「五、一六通知」，撤銷了彭眞等所擬訂的「二月提綱」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也等於否定了劉、鄧把持的中共中央。毛澤東另行設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置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並改組共黨北京市委、共黨中央宣傳部和「人民日報」，撤除了彭眞、陸定一等的職務。

五月十八日上午，林彪在北平的會議上作了講話，也就是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信中所說：「我朋友的那篇講話」，「朋友」即指林彪。「講話」內容大意，首先講當時共黨最大的問題是防止政變。那幾個月毛澤東為了防止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一再找林談話，調兵遣將，防止彭、陸、羅、楊佔領要害部位、報紙、廣播電台，對共軍和公安部隊都做了佈置。據林彪說，毛澤東「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接着，林彪就大談政變。他說：「世界政變成風」，僅僅「一九六〇年以來，據不完全的統計，僅在亞非拉地區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中，先後發生六十一次政變，搞成了的五十六次。把首腦人物殺掉的八次，留當傀儡的七次，廢黜的十一次。」「六年中間，每年平均十一次。」（加納、印尼、敍利亞政變之前）。林彪又從周朝談到辛亥革命的政變例子，極為詳細。其次吹捧毛澤東為二十世紀「天才」，毛澤東的話「句句是眞理，一句提過一萬句」。最後說到要「抓住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不放」。

根據當時資料，由於林彪的部隊業已控制了北平市，七月十八日，毛澤東乃得南遊並經過武漢回到北平（游長江的笑話就在此時）。

八月一日到十二日，共黨舉行了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選舉林彪為唯一副主席；以後平津就出現「紅衛兵」，文革暴亂行動開始。

從信件看毛澤東心情

從毛澤東信件的內容看，當時毛澤東對於林彪，雖然稱為「我朋友」，感謝林的「勤王保駕」和煽動羣眾之功；但內心卻非常矛盾，充滿不安，對局勢也缺乏堅定的信心，從下面三點可以看出：

第一、當時毛澤東對於林彪「專講政變問題」的言論，已經提高了警覺，而思有所預防。毛在信中說：「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下面緊接着提到林的講話：「我朋友的那篇講話，中央催着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想法，我是深感不安的。」很明顯，林彪當時在毛澤東眼中，也屬於「牛鬼蛇神」，而準備在「七、八年」之後，「再來一次橫掃」運動，將林除掉。所以毛謀林的殺機，早在「文革」之初就已預先伏下了。

林彪的這篇講話，後來果然得到毛的同意，由共黨中央列為指導「文革」的重要文件，於同年九月二十二日批交共黨全黨全軍「學習、討論並運用」。

第二、毛澤東對於林彪當時吹捧他自己「那幾本小書」（按：即毛語錄之類），一方面頗為高興，有飄飄然之感（即毛所說「自信」）；一方面也自知他自己不過是「稱大王」的猴子。明明知道「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做了林彪（包括左派）他們「打鬼」（鬬劉鄧派）的鍾馗，而也只好「逼上梁山」「違心地同意別人」（？），「準備跌得粉身碎骨」，在所不惜。此所以毛澤東在携同林彪他們登上天安門接見「紅衛兵」羣眾時，也甘願裝模作樣，左手套上「紅衛兵」三字的臂章，右手高舉自己的「小書」，接受「紅衛兵」的歡呼萬歲，而不敢也不願潑左派的冷水。

第三、毛澤東在信上反覆提到了「右派當權」「反共的右派政變」「右派囂張」，這明顯地反映了當時以及現在毛對於反毛反共風潮的恐懼，對於「文革」成敗和中共政權命運的憂慮，甚至對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完全喪失了信心（「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都不信馬列主義了」）。

毛澤東透露信件的現實意義

現在我們關心的問題是，毛於此時為何要公開當年給江青的私信？我們可以作如下的看法：㈠最近幾個月，大陸報刊一直在複述若干片斷語句，作為「批修整風」論點。有的註明是毛講的，有的不加註明，我們無法瞭解它們的詳細出處。現在從毛給江青的信中，才得到了解答，並且證明了這一對夫妻間的私人信件，確實已成了當前共黨內部的學習材料。下面不妨列舉大陸報刊最近常常出現的語句：「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紅旗雜誌一九七二年第八期）。「牛鬼蛇神每過幾年總要跳出來表演一次，這是由他們的反動本性決定的。」（紅旗雜誌一九七二年第七期。）「人貴有自知之明」，「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要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紅旗雜誌一九七二年第七期、十月一日兩報一刊社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重複毛澤東「關於重慶談判」一文中語句。

㈡林彪事件以後，林系以及一般共幹對於中共所宣佈的林彪死因和種種罪

名，事實上都抱着相當懷疑，而對「批修（林）整風」運動，採取消極抗拒態度。毛江私函於共黨中央第二十四號文件發出的同時，在內部全文傳達，顯然乃是林彪事件善後工作的一部份，意在加重坐實林彪反毛「罪行」，證明林彪早有政變意圖，是個「野心家」和「劉少奇一類騙子」，以說服那些懷疑者和對林彪的暗中同情者，壓制對「批林」運動的抗拒，使林彪事件的善後工作得以順利。

㈢毛澤東用當年曾向江青說過的「逼上梁山」「鍾馗」一類說詞，來自我辯白當年他本人並不同意林彪他們肉麻的吹捧，實在是被迫如此。其用意無非想藉此乞求一切曾受過「批鬬」之害的幹部原諒，將責任完全推給已死的林彪，開脫他本人的責任。事實上，愈想開脫愈暴露出毛澤東狡詐僞善的眞面目，讓共幹和羣眾看清楚「偉大的舵手」是如何的醜惡！

㈣因爲林彪已死，陳伯達下獄，「文革」暴亂的責任，現在已集中到了江青身上。毛爲了保江，就使用這一苦肉計，將當年給江的私函公開。信上面說過「要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及「這一點我不知道和你講過多少次了」，如此輕輕一筆，將江青和林彪分開了。我們知道，當年被打翻在地目前起用被「解放」的老幹部愈來愈多，他們的怨憤，是否僅憑毛澤東這一手法就能歸於平服？實在大有問題。另一方面，毛之複述「人貴有自知之明」以及「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等語句，其意也在僞裝謙恭和勇於反省，來責勉新舊幹部，彌縫內部裂痕，維持虛假「團結」局面，可謂用心良苦。

㈤毛澤東在這封信中曾一度提到「右派」和「右派當權」，「七、八年再來一次橫掃牛鬼蛇神」，充滿了殺伐之氣。此時此地，「右派」所指爲誰？是不是因爲當前的新當權派之中「右派」得勢，毛澤東磨拳擦掌準備要有新的行動了，而加強輿論準備？今後將會有何種演變？這都是大堪進一步探究和注視的問題。

毛澤東給江青的私信全文

江青：六月廿九日來信收到，你還是照魏陳二同志的意見，在那裏多住會兒爲好。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見後行止再告訴你。自從六月十五日離開武林以後，在西方的一個山洞裏，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六月廿八日到白雲黃鶴已經有十天了，每天看看材料，卻是很有興味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爲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是不可的。我朋友的那篇講話，中央催着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想法，我是深感不安的。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會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讓全國都吹起來了。眞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是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這就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吧！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至成皋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曾對他的雜文改過，我的心靈和魯迅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以後，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們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候曾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眞有點神氣十足了。而又有些不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也就成了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衷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爲主；也有些猴氣，是爲次。我曾舉了漢朝人李固寫信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汚，陽春白雪，和者葢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的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的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法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是講得很凶，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爲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就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事物總是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身碎骨的。這有什麼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全世界有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都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斯、列寧都被他們搞得粉碎，何況我們呢？我看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冲昏了頭腦。要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一點我不知道和你講過多少次了，四月在上海還講過。以上寫的，頗有點近乎黑話，反黨分子不正是這樣說的嗎？覺得有些提法不大妥當，我是說對我所起的作用。他們是要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這是我和黑幫的區別。這些話現在不能公開，左派現在都是這樣講的，公開了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要在全黨全國部份地打倒（不可能全部）右派，再過七、八年再來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推行多次。這些話，什麼時候公開，還說不定，因爲左派和廣大羣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或許在我死後的一個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去公開吧。右派會利用我這些話去企圖永遠高舉黑旗的，這樣做他們就會倒霉。

中國如果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爲代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能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會利用我的某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次認眞的大演習，有些地區（如北京市）革命派一朝復出，有些單位（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就失敗得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他們都將吸取有用的教訓。結論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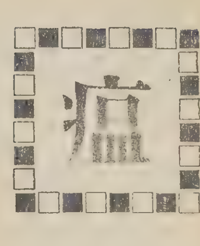
毛澤東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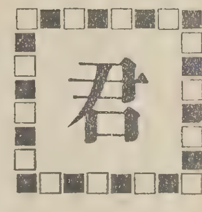
【註】：魏——魏文伯，前共黨上海市委書記、華東局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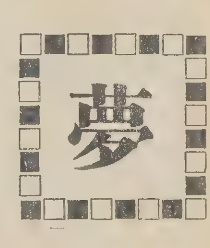
陳——陳丕顯，前共黨上海市委第一書記、華東局書記、兼上海警備區第一政委。兩人在文革時均曾被造反派公審遊街。

朋友——指林彪。

講話——指林彪於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閻錫山也感到犧盟勢力太大，已威脅到自己，長此下去，玩毒蛇一定要被毒蛇咬傷，就決心接受舊派幹部的意見，整理犧盟。

第一步先將犧盟領導的四個決死縱隊改編爲敎導師，人民武裝自衛隊、游擊隊改爲政治保衛隊，均由閻錫山自己節制。敎導師之上爲敎導軍，閻錫山自兼敎導軍總司令，以楊愛源爲副司令，共轄十三旅三十九個團。原決死一縱隊改編爲獨立第一旅及二一六旅，二縱隊改編爲獨立第二旅及一九六旅，三縱隊改編爲獨立第三旅及一九七旅，四縱隊改編爲獨立第七旅及二〇三旅。又將政治保衛隊改編爲二〇九、二一一、二一三、二一五四個旅，工人自衛隊及部份游擊隊改編爲二一七旅。

改編後的新軍，雖然由閻錫山自行節制，但新軍中領導幹部多數仍是犧盟舊人，閻錫山也派去一批正規軍官入新軍任職，但雙方格格不入，衝突時起。

第二步從政治方面着手，本來閻錫山在山西還組織了一個民族革命同志會，類似政黨的組織，其性質與公道團不同，公道團是由官方領導的民間組織，一向公開，民族革命同志會則是一個政黨組織，閻錫山雖然自稱是國民黨內部一個小組織，其性質充其量不過如CC系，政學系，但一般人的看法，閻錫山確有意將這個組織擴大爲一個政黨，準備在行憲時公開出面活動。

民族革命同志會的幹部，都是山西省軍政大員，這個組織地位雖然重要，但是並沒有認眞發展，形同虛設，此時爲了對抗犧盟，孫楚、王靖國就向閻錫山建議加強民族革命同志會的組織。經過智囊人員商討，擬定計劃，閻錫山正式批准，確定「犧盟總部會」爲民族革命同志會的外圍組織，命令「犧盟」暫時停止發展。接着又下令削減行政專員權力，不准行政專員再自行委派縣長。

原則確定之後，就由同志會高級幹部王靖國、楊愛源、邱仰濬、乇懷明、薄毓相、梁敦厚等召開幹部擴大會議，確定民族革命同志會是在三民主義及中國國民黨領導下，第二戰區軍政民運的領導組織，又訂定「紀律」，「會員須知」，「會員訓練大綱」等。

「須知」中說明「三民主義是我們政治理論的最高原則，我們的組織是一個中國國民黨下的組織」。紀律中也規定「不得離開組織，不得破壞組織，不得背叛組織，必須遵守國民黨黨綱黨義」。「會員訓練大綱」中又載明「三民主義是中國的最高統一認識」。

接着又設立幹部訓練班，招收青年，培植爲縣區幹部，訓練完成後，卽分發各縣工作，制止共黨分子的活動。

一九三九年三月秋林會議結束後，王靖國、陳長捷就主張將新軍調動，開入犧盟分子盤據的地區，加以整頓。犧盟分子則表示反對，公開發表宣言，指舊派有意消滅新派，尤其是晉東南由薄一波任專員一區反對最爲激烈。

閻錫山眼見共黨已經尾大不掉，再不整頓，爲時已晚。當時決定將犧盟分子控制的三、五、六區各縣政權全部收回，並劃全省爲四大游擊區，每區均設有省府辦事處，各區設總指揮一人，兼任省府辦事處主任，總攬全區軍政大權，先派孫楚爲第三游擊區總指揮，兼省府辦事處主任，在晉東南展開工作。

孫楚到地方之後，會同當地駐軍，推動政令，當地民衆久在披着犧盟外衣的共黨分子壓迫下，一旦聽到省府派來大員，紛紛起而反抗犧盟縣長，孫楚逐步將晉東南十個縣的犧盟縣長更換。接着閻錫山又派王靖國爲第一游擊區總指揮，趙承綬爲第二游擊區總指揮，陳長捷爲第四游擊區總指揮，其中只有第一游擊區在太原周圍，王靖國未能到職，其餘三區推行政令皆有成效。

共黨分子領導的犧盟自不甘心挫敗，就鼓動民衆起而反對頑固分子，雙方時起衝突，其中要以獨二旅政治主任韓鈞態度最爲激烈。

韓鈞與閻錫山有師生關係，閻錫山當時調韓鈞到秋林鎮司令長官當面勸勉，要韓鈞堅守國家民族立場，不要作一個罪人。韓鈞經閻錫山勸告後，頗爲感動，回到部隊不再想造反，中共潛伏分子看出韓鈞改變態度，就向上級報告，一直報到延安，中共中央開會時，商討如何對付閻錫山。

朱德先說道：「陝西與山西毗隣，我們部隊又歸第二戰區建制，我自己又兼任第二戰區副長官，經常要去長官部開會，最好不要同閻老西鬧翻臉，不妨先向河北、山東發展，只要那兩省被我們控制，山西最後自然也就變成了熟透的果子。」

毛澤東笑道：「老總又動了溫情。」

朱德說道：「這不是溫情，而是實際情況，不能不向黨中央反映。」

毛澤東說道：「我的看法不同，力量決定一切，有土斯有財，我們只要佔了土地，有人有錢就有辦法，最多你以後不去秋林鎮開會就是了，可以派賀龍同志作代表。」

賀龍連連擺手道：「開會事，主席可別派我，主席知道我不會說話，說錯了怎麼辦？」

毛澤東說道：「就因爲你不會說話，說錯了別人才可以原諒你，像我同老總說錯了，就被人抓住了把柄，無法反口了。」

劉少奇說道：「根據那邊報告，韓鈞被閻老西召到秋林鎮訓教一番，回到部隊態度已沒有從前積極。」

朱德說道：「這就更成問題了，因爲我們即使同閻老西鬭，也要從他們內部想辦法，若是內部不變，我們總不能派兵去打閻老西。」

毛澤東笑道：「這個容易，去電把韓鈞召到延安來，我再當面開導開導他，我不信說話本領趕不上閻老西。」

當場決定之後，劉少奇打了一封電報給薄一波，要他勸韓鈞到延安來一趟。薄一波找到韓鈞，拿出中共中央來電，要他去延安。

韓鈞當時也嚇了一跳，問道：「要我去延安幹什麼？」

薄一波說道：「當是因爲你表現突出，中央希望你去一趟當面談談。」

韓鈞問道：「有沒有危險？」

薄一波大笑道：「怎麼會這樣想，你並沒有作過對不起黨的事，有功無過，黨絕不會處分你，放心吧！」

韓鈞此時已身不由己，只得遵照命令帶了兩名警衛員渡過黃河到了陝北，一直去到延安，延安設有各種類型的招待所，韓鈞一到，被引進最高級招待所，有幾名年輕美貌的女幹部殷勤招待，當天晚上，毛澤東請韓鈞吃飯，警衛人員把韓鈞引到棗園，進了毛澤東住的窰洞，毛澤東已經站在門首含笑相迎，韓鈞未見過毛澤東，但是見了面一眼就認出來，連忙走上一步鞠躬，毛澤東微笑點頭，握着韓鈞的手要他坐下，馬上藍蘋也走出來，韓鈞久仰藍蘋艷名，此時一見，覺得眼前一亮，確實名不虛傳，當時不看又想看，多看了又怕毛澤東生疑，藍蘋卻很大方，挨着韓鈞旁邊的沙發上坐下。

毛澤東看着韓鈞微笑道：「韓鈞同志，你在山西方面的成就很大，黨中央對你的期望很深，你對於在山西與頑軍鬭爭，有什麼心得與困難，希望你說出來，我一定替你解決。」

韓鈞說道：「我們現在覺得困難的地方就是兵力沒有舊派力量大，加上閻長官有強大威信，我們很難同他爭。」

毛澤東笑道：「辦法是要想的，你別急，我們慢慢商量。」

少稍警衛員端上酒菜，毛澤東讓韓鈞上座，自己與藍蘋兩面相陪。

韓鈞問道：「還有客人沒有？」

毛澤東笑道：「專請你一個人，爲你接風。」

韓鈞說道：「主席太客氣了，我是一個小黨員，怎能受主席這麼優待。」

毛澤東說道：「黨員那有大小，沒有你們黨員，我們作領導的又領導誰？」

說着藍蘋舉起酒杯爲韓鈞斟酒，韓鈞看見藍蘋的手比酒杯還白，一時意亂神迷，不知所措。

毛澤東舉起酒杯與韓鈞乾了一杯，說道：「閻百川在山西經營三十多年，自然有崇高聲望，你們要對付他，還是從破壞他的聲望下手。」

韓鈞說道：「就是這一點困難。」

毛澤東笑道：「困難雖然困難，但辦法還是要想，我問你，現在中國人最恨的是什麼樣的人？」

韓鈞說道：「當然最恨漢奸了。」

毛澤東說道：「不錯，中國人現在最恨漢奸，你們根據這一點，可以指閻老西當漢奸。」

藍蘋正拿起酒壺給韓鈞斟酒，聽了這句話不由怔住了，酒也斟不出。

韓鈞也覺得奇怪，說道：「怎麼能說閻長官當漢奸呢？他如果當漢奸，山西軍隊又何必同日本鬼子打仗。」

毛澤東呷了一口酒，微笑說道：「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我再問你，閻錫山手下你們最恨的是誰？」

韓鈞想了一下，說道：「首推王靖國與陳長捷，王靖國的主意多，陳長捷作戰勇敢。」

毛澤東說道：「現在就先從他兩人下手，你回去就宣傳王靖國、陳長捷通敵，然後派兵打他，就理直氣壯，誰也不會說你的不是了。」

韓鈞說道：「主席說的雖不錯，可是，沒有絲毫證據，硬向兩人頭上扣漢奸帽子，有誰信呢？」

毛澤東說道：「你不用急，我的話還未說完哩！要指兩人當漢奸，當然要有證據。」

韓鈞笑道：「問題就在此，那裏來的證據？」

毛澤東說道：「證明可以造，共產黨人最大的本領就是將無作有。」

江南啼痕錄（二十一）

後來，省立法商學院遷回石榴崗勤勤大學舊址，便將西華路南海中學校址，全部交由曾鏡涵先生。其時，我已於役雷州半島，潘子卓兄則出長開平稅捐處了。大陸沉淪，我流亡海隅，一次與我家的柳叔談起，始知南海中學歷史悠久，民國初年已蓬勃一時，他與本港亞洲公司的創辦人何伯凱先生，乃南海中學的同窗。

八、今夕欲把銀缸照，是否相逢在夢中。

黃典元先生到了廣州，寄寓於大德路的一間杉行。

這位老教育家，短小的身裁，清癯的面臉，一派文人氣質，對人和藹可親，一口廉江的南路鄉音，談起來卻甚懇切。新舊任會面之後，黃凌霜先生囑我拜訪黃院長，商洽交接搬遷的問題，經多次談商，黃典元先生決定派他的侄兒黃毅（省立勤勤商學院出納主任），陪我前赴信宜，由我代表黃凌霜先生接收，而由勤勤商學院教務主任楊熙績先生代表黃典元先生移交。這種決定變成我單刀赴會了。

從廣州到信宜，這時只有兩條路線可走，因南路幹線徹底破壞，戰後還未修復，不能由廣州乘車到江門，再由江門乘車到開平的長沙，然後車到茂名，改乘兜轎從陸路以往信宜。只能由廣州乘火車往香港，在香港搭機帆赴廣州灣，然後沿化州以赴信宜，或由廣州乘花尾渡到肇慶，改乘肇梧渡到黃江口，下船，入鬱南的連灘，奔羅定而出泗淪，過貴子懷鄉以往東鎭，可以逕赴信宜縣城了。走香港路線，以機帆乃爲不定期的來往船隻，候船困難。且將來搬遷勢不能走廣州灣的路線，因所運的圖書、儀器、校具，從信宜到廣州灣的交通工具，固然徵集不易，而由廣州灣到香港，汪洋大海，以漁拖改爲機帆，不特載重無多，抑於萬頃波濤起伏之間，安全亦成問題。何況到香港之後，還要經不知多少困難轉折才能搬到廣州。不如走三羅路線，水路可以乘船，陸路可以坐轎，朝發夕至，毋須等候。且所經之地，均屬廣東省所轄，陸路搬運，可以徵伕；水船搬運，可以雇船。兩者比較，當以經三羅而往信宜爲上策。

單刀赴會，接南路人所不願易名的學校，搬經山遙水遠的長途。非便宜行事，不能隨機應變，完成艱鉅的工作。於是我向黃凌霜先生提出，必須賦予我全權處理，因可能遭遇困難重重，千變萬化的事情，如果凡事請示，不能當機立斷，拖延時日，會增加處理的棘手。蒙黃凌霜先生絕對信任，許以便宜行事，以省府委員秘書的名義，代表黃凌霜先生接遷學校。並携備省府訓令，飭信宜、羅定、鬱南、雲浮、高要等縣長，協助一切。

我和黃毅是否在九月末抑是在十月初起程，以年代久遠，業已忘記；但我最記得還穿一套點梅紗衫褲，扮成商人裝束去搭花尾渡——省肇渡。黃毅兄風度翩翩，文質彬彬；但那個隨從工友阿五——勤勤商學院的校役，侍從黃典元先生很久——以健實的體格，耿直的忠誠，做事的負責，沿途照料我們，工作認眞，使我對他甚爲好感。他雖然讀書不多，但絕對不會見利忘義，我曾表示將向黃凌霜先生推薦他，而他卻婉辭我的好意，表明將繼續追隨黃典元先生兩叔侄，不以時勢的興替，而轉變其忠誠的態度。淑世澆漓，仍有如此忠耿的青年，殊爲難得，以此引起我對其敬重，在往返途上從不以工友視之。後來，黃毅兄出任廣東公路局湛江站長時，我也於役雷州，客途重逢，阿五果在那裏服務，眞是忠信不渝。阿五還弄得一手好菜，可口非常，其中尤以葱葉湯、煎鹹魚、蒜葉炒鷄球更爲妙手。我們廣東人只在製雲飩、弄豬肉粥時，才加些葱葉；此外全用葱白來作做菜的配料。在廣府一帶則絕少用葱葉滾湯的，但阿五製來的葱葉湯，在我看來，則爲新奇，而又殊爲清新可口。阿五既屬好厨手，所以，除在船上、路途上，無法由阿五大顯身手外，一入旅店歇宿，那頓晚飯的菜，就是阿五的傑作。黃毅兄初時還有新舊任之分，後來見我既無官僚架子，復坦誠相處，漸漸的水乳交融，如兄如弟了。

我們一行三人乘花尾渡安抵肇慶，肇慶爲西江重鎭，舊地重臨，原擬一遊七星岩，以重訪刼後湖山。奈公務在身，不便稽留。爰直奔肇梧渡碼頭，即購買船票，以距離開船時間還有三小時，乃入市區，巡禮一番，以瀏覽光復後的名鎭。肇慶雖經炮火洗禮，斷瓦頽垣，觸目皆是；但商賈雲集，又恢復戰時的熱鬧。躕躂商業區幾條繁盛的街道之後，便折回碼頭，登上肇梧渡。西江流域兩岸的都市，都有一點特別，就是要從堤岸往下走一二百級的石級才到泊船的碼頭，河床像是很深、很低；怎知西江水漲，一夜之間江水滔滔，高與岸平。登上船來，餐樓滿是客人，我們急忙將船票交給侍應生找臥舖，侍應生按照船票編號，帶引我們至臥舖前面，放下行李，攀上床位去。蓋所謂花尾渡的餐樓臥舖，實則是分上下舖的碌架床，上下橫列，就船艙的四邊而設長炕，床與床之間，僅靠高約五寸的一板之隔，每床設一皮枕、一毛氈、一熱水瓶、一茶杯。床長約五尺五寸，濶約二尺五寸的臥舖，僅能容身。在你的身旁，可能一板之隔竟是女性，那你就得小心了；須和衣擁氈而睡，還得安靜一點，絕對不能：演「舉足加帝腹」的活劇。我的床位，不是在三人之中的中央，我的左邊床位是黃毅兄，右邊床位還空着，客人尚未到來。

宋琴

萬人意見

漢英詞典漢語彙集雜全面
于某氣頂硬話林語堂頑固

萬人傑先生：

林語堂的漢英詞典的出版，遭到了若干的批評，本來是很平常的事，一本目前售價二百元咁巴閉的新書，如無批評那才是怪事呢，不過以比較突出而且似有點反常的批評，算是本月十六日華僑日報于某的一篇雜文了，該文作者所受此事的反應，好似食咗火藥咁，竟暴跳如雷，猛向林語堂破口大罵，其所以令其氣頂，咁激嬲者，原來係話林語堂竟膽敢不把大陸流行之新詞彙收集在這部漢美詞典內，並舉出美國之俚語，雖然上流社會例如尼克遜（左仔應稱尼克松）不用，其雅與不雅是一回事，但英國的皇牌字典牛津大字典都收集，蓋美國亦講英語，其俚語與傳統之美語有血緣關係也，為此，于某便硬話林語堂頑固、愚昧，故意杯葛大陸流行之新詞彙，無視七億人民乜乜乜，又話學術不應有政治偏見，才算稱得學人云云。

然而于某之意見，實在全無道理，其氣頂，也實在攞苦來辛，（提防為周瑜之接班人，屆時嘆句既生瑜何生亮，淒涼個淒矣）在大陸，中共可以以指鹿為馬等莫須有罪名，任意磨折非「歌德」的知識份子，但在自由民主的世界裏，卻要攞事實，講道理了。

于某以爬格子搵食，長期在華僑日報寫東寫西，自然讀過很多書及具有豐富知識，而且是有一定的修養了，然而對於林語堂之漢英詞典之未有收集大陸流行之新詞彙，卻竟如此強詞奪理，大動肝火，頗令人費解，不知是否也存有政治偏見呢？大家都知道，閉門造車，是怎麼的一回事，不但在自由世界遭至非議，卽中共尤為反對，故一定要作家體驗生活，使寫作能有眞實感，避免寫出無中生有之事，這點于某尚也明白，由此可知：林語堂離開大陸二十多年（可能更多）大陸流行什麼新詞彙，根本乜都唔知，七億人民講乜，根本都矇查查，著書立言，不是小兒科，不能以靠估專家下筆，故林語堂之漢英詞典，對大陸流行新詞彙之欠奉，自然是很正常的事了，閉門造車，不但有損作者令譽，有失書本價值而且也誤盡人家子弟呢。

于某既然對大陸流行之新詞彙如此關心，而林語堂之漢英詞典也事實只能欠奉，駡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愚意最好請于某立卽動筆，把大陸流行之新詞彙收集起來，交給林語堂，着其再版加上，如果林語堂仍然頑固唔肯，則于某可自行出版，問題便解決，但收集大陸流行之新詞彙時，千祈要小心從事，因大陸流行之新詞彙，是講氣候，及帶有時間性的，稍有差錯，便會惹禍，打落十八層地獄，這點于某不可不知。

讀者祁幟鮮
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七日

三「大」吟

兆華

戇啾啾！（註一）
雷達當風兜；（註二）
毛林當毛周，（註三）
戰國居然當春秋。（註四）

× × ×

戇啾啾！
可樂當豉油；
茄汁當血球，（註五）
青年精力過剩要打鬭。

× × ×

戇啾啾！
蕃薯當芋頭：
杭州當汴梁（註六）
「日月星」原是「春暖花開的時候」。

註一：不大正常而又喋喋不休之謂，也似幾聲啾泣。

註二：香港時人喻人「矇查查」之意。

註三：毛周現仍親密，但毛林在林彪粉身碎骨時，「大主筆」仍以三天社評，說身為國防部長的林彪，此時當然與軍事大員（指黃、吳、李等），去巡視緊張的邊疆。

註四：「大主筆」也曾以戰國時候，作為春秋時期，左派晶報為文諷之。

註五：打殺以茄汁作為紅血，最近「大導演」「忍不住」指出，紅血漿不是茄汁，而是日本進口的假血。

註六：「大教授」的「日月星」所寫抗日戰爭中某大戰役的地點與城池完全倒置，筆戰時曾逐點揭破。

巧立名目混亂視聽 明報主筆顛倒是非

善惡不分，正邪難辨，一如他武俠小說中的主角。

萬先生：

有道「獻醜不如藏拙」，所以我極少寫信給你，但是今天我卻執起筆來了！因爲我實在太興奮了！讀到二七二期萬人雜誌，橫眉語那兩篇針對明報大主筆的謬論而發的精采文章，心中頓覺舒暢，悶氣全消。「田雪」在文章末段，更「畫龍點睛」地點出「讀者們需要憑自己的頭腦判斷，此人究竟像孫中山還是像汪精衛？」此語可謂一針見血。勝過蘇軾的「辯姦論」矣！望今後萬人雜誌能多採用「田雪」的文章，好讓讀者眼界大開！

常見明報大主筆對許多問題作評論時，故意避重就輕，完全不敢觸及問題的實質；且常把問題表面分割成小塊，說一塊，留一塊，作「零沽式」的評論。故此，形成其立論祇有平面的零碎小塊，沒有貫通整體的思想縱線。讀者往往因爲大主筆的自相矛盾而迷於五里霧中，不能分清事非黑白；就像其副刊的武俠小說「笑傲江湖」、「鹿鼎記」等的主人公一樣，無分正邪善惡。混混噩噩，失去了主宰。

此外，巧立名目，混淆視聽，亦爲大主筆的「傑作」！像創造「中國共產主義」一詞，可謂「巧奪天工」，令人讀之混淆不清，產生一稱錯覺，認爲目前統治大陸的中國共產黨政權，並非國際共產主義勢力侵入中國後，培植出來的極權統治；而是中國本身自發的共產主義。他創造這個莫名其妙的名詞，目的是表示並非共產主義強加於中國；而是中國需要共產主義。這樣不僅是顛倒黑白，而且是篡改歷史，在此時此地，這個混淆名詞，對香港青年是有一定的蒙蔽作用的，不知大主筆是何居心？

至於「地車」一詞，自大主筆提出後，已引起很多人非議，你也曾於「牛馬集」提過。其實香港政府將來對「地下鐵道」的「官式命名」，一定「請教」「行人沿步路過」的師爺，不用大主筆操心。但是如果作「民式命名」而先行討論，亦無可厚非。因爲香港人的「民式命名」，精采百出，例如警察叫「差人」，消防員叫「火燭鬼」，交通警叫「白蚱」，又如近年改官式名之樂富新區，仍叫老虎岩如故，皆無視「官式命名」。「爲食街」乃「民式命名」竟歷數十年而不衰，去年通車之海底隧道，早已有人命之爲「大暗渠」矣，凡此種種，足見「民式命名」之多采多姿！

但若討論「地下鐵道」「地下火車」之「民式命名」，我認爲大主筆之「地車」，應該列入第九流，因爲「地車」並無指明地上抑或地下，顧名思義，巴士、的士、貨車、私家車、棺材車……皆入「地車」之列，故此大主筆獨指爲「地下火車」，則不合邏輯，我認爲「地下鐵道」與「地下火車」應分別冠以「民式命名」，而且要以貼切及通俗爲主，「地下火車」應命名爲「暗渠車」，因爲香港地底暗渠多，凡人皆知，而且香港「唔見得光」之事亦多，若用「暗渠車」一名，既貼切又通俗，連亞婆都識講，可謂恰當到極矣！若謂不夠文雅，可更改爲「黃泉車」，此名非但文雅，且有經有典。「不及黃泉，無相見也。」莊公與姜氏「隧而相見」，古已有之，用此名且亦响應「中文合法化」運動，「其誰曰不然？」若大主筆認爲三個字太多，則改爲「陰車」可也，此名取其在地下終年不見陽光之義，亦甚貼切。至於「地下鐵道」我認爲何妨「陰車」行「陰道」，將其命名爲「陰道」如何？若謂此名容易令人想入非非，則更易一字便可，將道字改爲路字而成「陰路」，將來若有臭飛行刼，更有「名堂」成爲「打刼陰司路」矣！未知大主筆同意否？

萬先生：上述「地下鐵道」命名一節，並非「怪論」，因爲香港人大都安於現狀，知覺麻木。忘記了自己究竟爲什麼要到香港來？忘記了大陸上七億苦難的同胞，更忘記了迫使他們離鄉別井的中共極權統治！在十里洋場的香港「樂不思蜀」！現在香港政府要建造「地下鐵道」了，香港人更沾沾自善，認爲香港政府已和中共取得默契，最低限度有一個較長的時期中共不會「解放」香港，這麼一來，香港人對中共會加諸於己身的殘忍迫害，更忘記得一乾二淨了！用「黃

泉車」的命名去警惕每個香港人，要他們時刻記住中共政權對自己生命的威脅！要他們不時記着在大陸受苦的親人！不要忘記：要摧毀中共政權，香港人才享有眞正的安定與繁榮！

讀者：今鍾逭元月十五日

中共煤礦業仍然落後 各地工廠燃料受限制

中共長時期在大陸開展的大規模的「節約用電」、「節約用煤」活動，顯示中共的燃料工業仍處在極端落後的狀態。據「新華社」透露：中共「國家計劃委員會」最近又在蘭州召開會議，以「總結交流節約煤炭的先進經驗」。同時，中共又在各地以「深入路綫教育」爲手段，採取嚴厲措施，強制各有關工業單位和民間節約用煤。

「新華社」的報導供稱：「在增產節約運動中，各地工礦企業都把節約用煤作爲一項重要內容。許多企業的黨組織深入進行路綫教育，宣傳節約用煤的重要意義，作出全面規劃，採取有力措施……。」

在現代化的各國工業中，許多從前以煤作燃料的鍋爐設備，絕大多數都已改用燃油。但中共則仍處於歐洲工業革命初期的狀態，如火車、輪船等仍用煤炭作燃料。

據供述：「各地工礦企業還因地制宜，積極推廣以煤代焦、使用劣質煤和利用煤鉀石、煤泥、廢頁岩等先進經驗，節省工業用煤。」中共的報紙還說：「浙江省爲了充分利用本地煤炭資源，積極開展使用劣質煤和石煤的研究試驗工作，據初步統計，全省已經改造成功四百多台能夠燒劣質煤和石煤的鍋爐。河南省平頂山市許多廠礦企業職工身在煤海不用好煤，開展了煤鉀石的綜合利用活動。」

中共煤炭的缺乏，除了顯示某煤源不繼、採礦能力落後外，還反映出石油工業落後、燃油供不應求以及動力機械設備落後的眞相。

「新華社」的報導還說：「許多工礦交通企業發動羣眾，進一步加強煤炭的供應、使用和管理工作。瀋陽重型機器廠在加強企業管理的過程中，建立了供煤、管煤、節煤制度，實行計劃用煤。……大連印染廠從廠到班組實行嚴格的經濟核算制度以後，各項產品單位用煤量顯著降低。最近，國家計劃委員會在蘭州召開全國節約工業用煤會議，總結交流了節約用煤的先進經驗。會議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和企業進一步加強領導，在整頓和加強企業管理中，在綜合利用煤炭資源和節約工業用煤方面做出新的成績。」

北美讀者請教張仲仁 如何發揚中國的國術

張仲仁先生大鑒：

弟在二六八期萬人雜誌讀到先生大作「抗戰武術談」，使我多多感慨，中國那麼多國術，僅有極少數的人學了極少數的國術武功，使到國術沒有普遍的傳授。而且海外的華僑子弟根本沒有辦法學到，許多在外埠出生的華僑子弟，有時聽到父母講到國術的偉大與奇妙，他們會哈哈大笑，因爲他們根本沒聽過及看過，怎能有辦法使他們相信有其事呢！

我本人是華僑，從小離開祖國，不要說對武功不懂連中文也識得不多，但是讀到像先生所寫文章的事實，卻非常有趣，我本人幾十年來都想學些武功，來防身及強體壯身之用，但可惜一直沒有機會，現想請教先生能否用函授傳授國術，硬功夫也好，軟功夫也好，什麼都無問題，因爲在外埠異族社會中謀生，時常受人家的氣，他們壯大如牛，我們較矮小，往往遭遇到這種蠻不講理的人的欺侮。說來好笑，前幾星期，我同一個外國人講笑，談起中國的點穴功夫，他聽了捧腹大笑，他說這些玩意是你們中國人可用的，而不適應在我們身上的，我懷疑或許是眞的，因爲他們骨格粗個子又高又大，如果我是懂得一點穴道功夫，我就想在他身上試一手，使他能相信。

我想學些武功，對自己身體有益，而且也可以教兒女鍛鍊下身體，對於時間問題，我有很多空閒的，因爲工作時間不多，每天下午六時放工後就無事可做，不去釣魚就呆在家裏看書，故每星期日都到海灘去。

這封信是由萬人雜誌社轉交給你，希望先生直接來信函授指教，請不要以爲我是青年學生寫信給筆友，我是眞心請教先生的，不要令我失望。

中國武術沒有向外傳，眞是可惜，如果中國的武術不傳授後人，再過幾十年後，不是白白的失傳了嗎？因爲什麼都給中國共產黨劏光了，像武林人物柳森嚴師傅也給它們槍斃了，餘下來的相信還有很多武術練得好的人才，但武林有一個習慣是不出風頭的，但教授別人，沒有不好的地方，個個都不肯拿出來傳授給後代的人，那麼，怎樣有可能發揚中國的國術呢，但中國人會武功的人有凡幾，盼望有心人多點提倡，而能使武術名揚中外，是荷，並祝

近安

弟鄒雲輝啓

十二月二十七日

本刊合訂本發售

本刊合訂本第一至二十冊已發售，每冊十本，定價十元，發售處：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中共強徵糧食名目多
農民則在飢餓邊緣上

每逢收割時期，中共為搜刮大陸苦難同胞辛辛苦苦種出來的糧食，即挖空心思，採取種種高壓手段，以遂其橫征暴斂之能事。同時，中共所有宣傳機構，也極力捏造「新聞」，胡說各地「留足社員口糧」，徵購糧食如何順利，甚至超額完成任務，我是一九七二年才逃出大陸的，在廣東興寧農村過了二十多年牛馬不如的生活，對於中共殘暴害人以及謊言欺世的事實十分清楚，現在我本着自己的良心，向海外同胞敍述中共的罪行，雖然這僅僅是一鱗半爪，但由一斑亦可以窺全豹了。且先談談中共搜刮糧食的名目和數量：

㈠「公糧」：規定每個生產隊將收穫的糧食起碼百分之二十，土地多而人口較少的，高達百分之三十五（按具體情況而定），無分文代價送到指定的糧倉去。

㈡「餘糧」：也是按土地和人口情況而決定「上繳」數量，但每個生產隊都是規定有起碼指標，中共用廉價收購（每百市斤約十元「人民幣」）他們規定的所謂「餘糧」數目，自稱是留足生產隊的種籽，社員口糧之向「國家」繳交的。其實這是彌天大謊，所有農民都是處於半饑餓中挨日子，特別是每年三四月青黃不接的時候，各地農村都有餓死人的慘劇發生，能有足夠口糧的，只有一小部份的共幹。

㈢「愛國糧」：「文革」時才有這一項目。中共說：「愛國糧」是作為「社會主義建設和支援世界革命」用的，也是按生產隊的土地和人口情況規定，每個隊起碼「自願」將總糧的百分之五至十交到指定糧倉去，也是以每百市斤十元「人民幣」廉價收購。中共搜刮到大量的糧食，搞「社會主義建設」是自欺欺的，他們搞了二十多年的「建設」，一直就是製造失業，數以萬計的知識青年。統統下放到農村去，就是有力的明證。那麼中共搜刮的糧食作何用途呢？大家都知道是用於支援外國暴徒作亂，對外國逞顛覆破壞陰謀之用。譬如越南、高棉、寮國的戰禍，就不知投下我多少苦難同胞的血汗！

㈣「戰備糧」：每個生產隊交付二千至五千斤不等，是無分文給予生產隊的，實際也是對外國搞破壞、搗亂和顛覆活動之用。

㈤「儲備糧」。

㈥「生產用糧」。

㈦「機動糧」。

以上五、六、七項，中共聲言是「豐年防歉年」，搞「發展生產」和「照顧困難農民」。其實這些糧食，絕大部分被共幹（公社以至生產隊的幹部）利用職權，貪污盜竊去了。今日大陸農村每個角落都流行這樣的歌謠：「大隊幹部吃魚吃肉，小隊幹部偷米偷穀」，這二句歌謠止是反映了中共基層的腐敗。

單就糧食一項，中共卽有這麼多名目來搜刮，使五億農民長期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大家都在饑餓綫上掙扎。因此，農民對中共極端不滿，經常利用各種方式進行破壞、對抗。例如有的社隊，將未乾的稻穀繳到糧倉去，使全庫糧食發霉變質，更有的抗拒不交，中共當然歸咎行「階級敵人」的破壞搗亂。所以每當在糧食徵購入倉的時候，就有不少無辜農民慘遭毒打、鬪爭、判刑。另一方面，共幹又以物質誘餌，來徵收糧食入倉，在一九七一年秋徵時，我們興寧縣黃岑倉庫，說是上級「黨委」、「革委」對繳公糧的社員「非常關心」，每人每次給兩個麵包，有些較傻的農民，忘記了一擔稻穀白白送給了中共，領到兩個麵包頗為高興，因為那兩個無糖無味的麵包值得三角錢（平常沒有糧票就買不到），在隊裏勞動一天僅獲得二角錢人民幣的報酬，何況除兩個麵包之外，還有一角錢的工分報酬。從中共對收購糧食出以獎勵一法，也可以看出大陸人民對中共搜刮之反感了。

現在再以實例來說明大陸農民的口糧配給。我們生產隊有七十三人，共二十三畝田，全年可收稻穀三萬五千斤左右，僅以上所說的七項糧食，中共掠奪一萬五千斤左右，每人每年僅可分得二百八十斤，按月計算便只

有二十三斤穀了，一無油食，二無肉類的苦難農民，年年都是在饑餓綫上掙扎，而由「政府」供糧的幹部，有的高達七十五斤穀，與農民比較高逾三倍，正是「種田的喝粥湯，織蓆的睡光床」。中共深知農民長期捱餓，深恐饑民搶糧奪庫，所以在三荒四月期間，中共電台又假惺惺地說要關心羣眾的生活，勉強拿出點搜刮來的糧食撥給在饑餓綫上掙扎的苦難同胞。在發放之前，還要開會比窮，比困難，又要搞什麼「憶苦思甜」，說什麼今天的黨和毛主席才有這麼好，每逢荒月拿糧食來撥給大家度荒，以後要多聽毛主席的話，少數蒙在鼓裏的貧下中農也眞傻不去想想這些糧食明明是自己辛辛苦苦種出來的，為何卻成為毛主席的財富呢？但絕大多數人還是非常瞭解的。

以上的事實，可以清楚地證實中共的一切宣傳全是謊言。最後我還得說說我內心的感想：中共政權存在一天，大陸同胞便一天要在饑寒交迫中掙扎，但願中華民國政府早日弔民伐罪，將那萬惡的共產黨消滅，拯救水深火熱中的苦難同胞。也希望海外的中國同胞，千萬不要受共黨的欺騙，一致支持自由祖國，以消滅共黨為急務，因為救國家、救同胞，也就是自救呢！

（新來客）

日經濟滲透東南亞 激起反日情緒高漲

日本對東南亞的經濟滲透，如今是眾所週知的事，但是此種有力的影響，最近在東南亞，再度激起了反日情緒，「新聞週刊」記者派克，在其東南亞之行後，作了下列的報導：

在東南亞國家報界和外交界備受指責的，而今已不再是醜陋的美國人，而是醜陋的日本人了，其指責的程度，是筆者在兩年前，所認為不可能的，東南亞各國的領袖，商人和知識份子日益恐懼，日本以其貿易和援助所織就的經濟互賴網，可能會成為「新殖民主義」，同時，他們也深深憂慮，日本會在什麼時候以及用什麼方式，在政治上運用此種經濟力。

新加坡外長所言一針見血

東南亞人民對大批湧到的日本商人和日本觀光客的勢力及獨佔性也日益感到不快，正如新加坡外長拉加拉南對記者所說：『日本觀光客乘的是日航班機，住的是日本人經營的旅館，吃的是日本殯館的日本料理，買也還是買日本百貨公司的日製照相機或收音機，因為這些東西比在日本本土要來得便宜，我們新加坡人，能從日本人那兒獲得多少經濟利益？』

不論是不是由於他們眞認為自己是優秀民族——大多數的東南人都這麼——或是因為他們遠離日本，就感到極不自在，這種日本人聚集在一起的傾向，已造成了遠超過經濟範圍之外的不良後果，新加坡如榮（譯音）造船廠的副總經理光翁（譯音）表示：『日本人在歐洲或美國，均不願被視為次等公民，而且，儘管他們吸收了許多中國文化，他們並沒有平等對待我們，而且也不跟我們來往。』

江山易改日本人性難移

亞洲人比歐洲人要久記仇恨，歐洲人對戰時德國人的敵意已大大消失，而許多東南亞人尤其是那些對二次世界大戰記憶猶新，四十歲以上的中年人，都仇視日本人，曾經身受二次世界大戰之苦的人士表示，日本的軍閥作風，遲早會從今日的經濟奇蹟中出現，正如東南亞的一位重要銀行家所說的：『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但是，日本目前困擾的原因，主要還不在於它過去的歷史，而在於它當今經濟上非凡的成就——此種成就已使日本在亞洲穩執經濟之牛耳，亦使東南亞的大多數國家——除了少數外——在經濟上倚賴日本，日本在東南亞的實力是非常驚人的，沿着新加坡和香港的港口，在曼谷和馬尼拉的建築物上，巨型的霓虹招牌閃爍着新力、帝人、豐田的廣告。

日人商業道德太差引起反感

由於此種經濟依賴，無怪東南亞人會開始痛恨日本人，其中部份原因——已如大多數亞洲人所承認的——純粹是嫉妒。但是，造成反日情緒的原因，除此之外，還有別的，東南亞人指責日本人的商業作風太無情，除了直截了當的行賄外，日本人還被指控以其他不光明的——縱使並非不道德的——手段，而使得東南亞人怒不可遏，日本人經常與當地人士簽約合作創業，然後從東京運來過時的設備，以便給東京本廠添置新設備，東南亞人所抱怨的另一件事是，日本人與美國人或歐洲人不同——不大願意訓練當地的勞工，以接替他們所佔有的工作，而且，日本人也經常拒絕與他們的商業夥伴，共享他們的專門技術。

泰前外長斥日發展經濟殖民地

凡此種種，均使許多東南亞人相信，日本人所希望與他們建立的，正是古老殖民帝國過去之與他們所具的經濟關係，泰國前外長乃他納說：『日本在東南亞的政策是重商主義，他們的算盤是出售成品，而購買原料。』由於東南亞人，幾乎沒有一個願意回到殖民時代，所以東南亞各地的政府和商人已開始採取措施，以確保日本人訓練當地工人雇用較少的日本人，並在東南亞當地——不在日本——起碼從事部份生產。

事情儘管如此，東南亞仍非常需要借助日本的力量，以使該地現代化，東南亞無法制定一關稅壁壘或抵制日貨，他們所能做的只是：對日本施以少許的壓力以期日本方面稍作自我約束，正如乃他納所說的：『我們還必須依賴日本一段時間，大多數的美國公司實際上對東南亞並不感興趣，他們的產品也太貴，歐洲人則太貫注於他們本身的問題，在一九七○年代的未來幾年中，東南亞仍需要依賴日本，如果東南亞能試着與日本協調利益，則對彼此都將有好處，而且，如果日本人願意結束犀利的措施，則我認為，我們能解決我們的問題。』

港客同鄉被稱富翁
自由市場港貨昂貴

編輯先生：

農曆進入臘月，友人潘君為了避免春節前後交通擠迫，以及有意在本港過年，故特提早回到番禺故鄉探親，逗留三天，回港後談起經過情形，感慨萬端。

潘君在啓程前想到故鄉叔父年老貧病，特地去旺角故衣店購買一張毛氈，作為禮物，代價是十五元，希望深圳過關時打稅不致過重。另購奶粉、肺針、蔗糖等，均是以前故鄉親人來信表示所急需者。

詎料深圳的關稅率較前大為提高，潘君那張舊毛氈竟打稅「人民幣」二十五元；一罐兩磅半奶粉打稅「人民幣」十二元；其他物品無不水漲船高。至此他想起臘月初本港左派報紙大肆宣傳「中國旅行社」為準備春節期時還鄉同胞辦理聯運，原是中共有計劃搜刮外滙的策畧。

同行的一批本港同胞亦無不為打稅過重而怨聲載道，有的說：中共絕無人情，其幹部看到香港客攜帶充滿人情的物品，大概打稅時把人情估計在內，故稅率高得不近情理。

潘君的父親早已故世。他返抵家中，他的母親說：她正想寫信通知今年農曆新年不要回鄉，以免日後引起諸多麻煩。潘君追問因由，才知他上次農曆新年回鄉後，故鄉有些親友誤解香港客都是富翁，因而藉口潘君的父親曾欠對方的錢，向他的母親索欵；有的怨怪潘君贈送禮品不周，從此對他的母親存有芥蒂；更有當地無賴藉口潘君在香港屬右派份子，向他的母親施恐嚇，目的為索欵或分取潘君寄回的生油。

潘君的母親又說：一個月前，和往年一樣，街坊小組幹部向有親屬在香港的住戶發動他們寫信，通知香港親人回鄉過農曆新年，並參觀建設。她深知此事絕非出於好意，故沒有寫信；她所接近的住戶，交換意見後，同樣沒有寫信。

潘君回家的消息傳出後，不少親友前來敍舊，潘君除了分送帶回的物品外，很多人落空，因而出現不愉快的場面。

結果，潘君的母親出主意，分派送禮落空的親友的孩子每人「人民幣」兩元，作為壓歲錢。惟如此一來，潘君花去「人民幣」一百二十多元；其母深表痛惜，怨怪潘君還鄉多此一舉。

不久，有些有親屬在香港的鄉里及親友紛紛託潘君代帶口信，回港後通知對他們的親屬在春節期間不要回鄉，以免使他們受累。

使潘君慨嘆的是：香港人寄回故鄉親人的生油、葡萄糖、煉奶等，當地自由市場上放出頗多，索價極昂，何以接受這些物品之人自己不享用呢？

潘君向家人問起這件事，才知中共配米嚴重不足，故鄉家必須購買蕃薯等作為口糧，有時經濟困難，惟有把香港寄來的物品售出，以換取活命的錢。

但中共每月以大量糧食銷向海外市場，本港米糧有百分之三十來自大陸，可見中共飢餓輸出，即此一端，已足以拆它「為人民服務」的招牌。

最後潘君說：歲暮還鄉，和親人團聚，照理本是樂事，然而故鄉親人正啼飢號寒身處水深火熱之中，會面後絕無樂趣可言，何況又使親人招惹麻煩，實無回鄉的必要。他如事先充份了解這種情況，不會有此一舉，特別是想到自己作了中共搜刮外滙的對象，更感後悔。

（海心）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聞港府狂加差餉有感

鄭維珍

差餉重擔太困民，況兼地價又評申，
香江漸失天堂譽，小業家家正苦陳。

一九七三年元旦

高龥賜

北風吹盡又東風，歲序元開萬國同。
人似海潮車似水。金如泥土氣如虹！
桃源春媚猶神往。竹幕氛迷只夢通！
多少太平山下客，酒邊寧復問兵戎？

香江

高龥賜

樓台十里影幢幢，燈火寒溫百萬窗；
得意人營狡兔窟，投機客戀金魚缸；
車回故里當神話，曲入新潮作鬼腔！
犬馬縱橫蛇鼠亂，桃源誰信似香江？

壇主註解

高先生詩，句新意好，無陳腔舊調，「金魚缸」是股票公司，投機者，戀戀不捨，「車回故里當神話」，是指回大陸者，返回香港，胡說八道，「祖國如何富裕，生活如何美好」，事實情形，香港人最爲清楚，宣傳欺騙，只可當神話聽之，「曲入新潮作鬼腔」，現在時代曲，如同鬼叫。聽者，既不娛情，反覺討厭，鄙人住宅及別墅，均有音樂設備，及收音電視機器，專聽本天新聞之用，一聞鬼腔，立刻關閉。

歌曲本爲聲樂，原爲陶冶性情，蕩滌邪意，而可移風易俗，孔子在鄉興學，卽有絃歌，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人會唱，所唱之歌，皆有益身心，而能改正風俗。

今日則不然，作曲者，文學水準太差，不懂音韻平仄，怪腔怪調，既不好聽，且覺俚俗，歌之來源，取自唱片，唱片之歌，來自電影，電影老板，只會賺錢，學問不高，好壞不知鑑別，隨便使用，鬼叫牛鳴，毫無價值。

台灣新歌，輸入香港，音調皆爲一律，變化毫無，其中尙有大哭大叫，能令人心驚膽怕者，余有詩云：「台灣歌舞嚎啕曲，玉樹庭花卽此聲」。台灣男歌星，因爲崇洋心理，喜用外國人牛鼻之音，唱中國之歌，歌曲；本是各國均有，應該各擅其美，人種不同，聲音言語互異，何必要勉強學之？表示毫無獨立自主之精神。

壇主對聲樂一道，畧窺門徑。京戲，唐山鬧子，紹興戲，河南墜子，秦腔，山東大鼓，上海小調，四季相思，嘆五更，安徽搗戲，均有特別趣味，至如古代李白清平調，楊貴妃霓裳羽衣，岳飛滿江紅，以及柳搖金，落梅花，更有唐代「法曲」，破陣樂，獻天花，宋代寇準所唱之柘枝詞，唐詩杜秋娘所唱之金縷衣，尋聲按譜，無所不知，且經考據，詳細介紹，寫於「明日黃花錄」，鄙人雖非音樂家，然而能知欣賞，對於時代歌曲，委實不敢領敎，坦白言之，有時爲看歌女，用棉花塞耳，看人而不聞歌，鬼叫牛鳴，一無可取，文化衰落，歌曲亦不例外；爲之歎息。

鶯啼序　歲暮書感

褐翁黃中一

烏頭借占禰酒，正更殘臘鼓。桃符又，徙倚危樓，醉問身在何許？屠龍手，蹉跎歲月，惜無容忍汪洋度。溯投荒，鎖尾流離，滄桑鷗鷺。

胼胝天涯，蹭蹬海角，也安之若素。奈何那，肝膽輪囷，寸心耿耿須吐。叙初衷，能甘淡泊；痛時局，苟全貧窶。有誰可，整頓乾坤，撥開雲霧？

田園榛杌，家國蜩螗，衝冠枉有怒！怕聽得，故鄉情況，契濶親友，遠適邊疆，毋分朝暮。生存慾望，換來勞改，縱然插翅難飛越，困萑苻，總被天公誤。紅羊赤馬，飛揚跋扈堯封，青燐白骨風露！

旌旗日夜，坎坷晨昏，信千年樹樹，但願它，朱顏鴻寶，黃石陰符，拯救蒼生，復爲霖雨；振衰叔世，依仁遊藝，等閒白了三千丈，望收京，不作淒涼語。拋開大陸妻兒，放下恩仇，恥談自處。

和董力行詞長見贈兼酬袁梁鄭三先生錫和

褐翁黃中一

褐衣何敢自稱翁，人望高山鬼望雄。
熟讀五經乘豹尾，莫將一檄愈頭風，
生平未作千秋想，之子仍懷再怒戎。
富貴浮雲身外物，他年夜雨憶梧桐。

中一先生，詩詞造詣，大雅超羣，據來書云：「鶯啼序，先後四疊，字數最多，除吳文英、黃在軒，兩人塡過，其餘殊不多見」等語，來稿字草墨淡，半讀半猜，鄙人事忙，無暇抄寫，原稿交排，深恐有錯，一字之訛，相差千里，詩詞不比文章。希望黃兄注意及之。茲有四言相贈。

贈褐翁中一先生

董力行

正楷端書字字眞，莫敎校對費精神，
魯魚亥豕能淆混，一旦排訛笑壞人。

題贈牛頭角天主教柏德學校陳文蔚校長

李震歐

人文蔚起賴栽培，李白桃紅各盛開，
啓後承先同有責，移風易俗見將來。

恭祝蘇世傑寅長九秩榮壽

李震歐

昔曾共事五羊城，交訂忘年幸此生，
握管隨書成法帖，鳴琴獲治著賢聲；
汗牛充棟藏千卷，松鶴延齡醉一觥，
梅放嶺南同祝嘏，福如郭老壽如彭。

題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第三屆畢業紀念册兩絕

李震歐

(一)
爲人師表等園丁，灌溉施肥手不停，
時閱三年如一日，笑看桃李盡芳馨。

(二)
諸君小學已完成，從此乘風萬里程，
險惡世途須謹愼，噬人獅子遍遊行！

「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語出聖經。

湘濤出版社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151號環球大厦501室　電話：H-456426

介紹香港年青男作家馮嘉

馮嘉創作小說「龍約翰故事」叢書面世，大受讀者歡迎

有人懷疑「紅寶石之戀」裏面有太多馮嘉創作的「龍約翰」的影子；理由是「龍約翰故事」的出現，較之「OO七」還早得多，我們對此，不加置評。不過，「龍約翰」較之「OO七」突出的是，他是個黑頭髮黃皮膚的中國人，使我們產生了親切感。至此，那些一忽兒出生入死，一忽兒享盡溫柔的細節，已用不着多所介紹了。



定價港幣四元

一架飛機飛在動亂中的非洲，機上是一羣神秘客在那裏，包括龍約翰，他們爲什麼在機上，誰都不願意說出自己的眞正目的！接着，他們中的刼機者首先發難，機師中彈，飛機逼降在荒涼的森林中，之後，龍約翰不但要作求生的掙扎，還要提防無數的詭謀！在這過程中一個對生命失去信心的女人找到了新的生存意義——然後就死去了，一雙青年男女找到了眞愛，一個有抱負的愛國志士發現好夢成泡影……他們的遭遇，就是整個人生的縮影……



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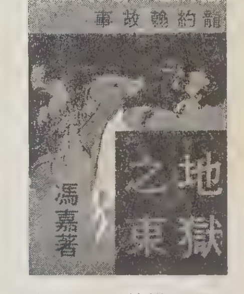
魔鬼皮是刺在人背上的刺花，那花樣是一隻張牙舞爪的魔鬼，是藝術作品，卻偏有人要把這背皮活剝下來！被剝皮的人首先都知道會遭遇這命運，卻寧死不肯聲張，爲什麼？龍約翰費盡努力，歷盡驚險才揭發了一件複雜感人的內幕！

一個昔日是黑社會之王的人，入獄十五年，出獄之時已人面全非，但他卻有把握恢復王位，因爲他握有今日身居高位者的致命證據。現任的黑社會頭目出盡一切手段要取回這些證據，包括使用美人計，而龍約翰亦想取得這些證據以制裁今日的黑社會，在這雙重的壓迫之下，這位昨日之王能成爲今日之王嗎？



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在「地獄之東」，有一個可怕的陰謀蘊釀着，有人正在製造着一座足以控制世界的死光機器。怎樣擊破這個陰謀？龍約翰必須通過一條地獄之路，幸而，賴着一位多情美麗的女間諜的幫助，他得到了成功，但已經歷了無數的驚險阻滯了！



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金色的夏娃	$3.50	黑色的白馬	$2.50	火　樹	$2.50
天堂之頂	2.00	龍虎山	2.20	桃色密碼	1.80
死亡緣上	2.00	神圖霹靂	1.80	血死兩次	1.80
魔鬼門徒	2.50	金剛島	1.80	十二銀蛇	3.00

外埠讀者可寄郵票代金或用銀行支票，另需書價三成（30%）加收郵費，當即寄奉。本社英文地址如下：

SURF ECHOES PUBLICATION COMPANY

Room 501, Universal House 151, Des Voeux Road C., Hong Kong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僑委會登記證第四五四號

萬人雜誌（第二七五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二月一日出版

（零售港幣一元）

萬人雜誌

（第二七六期）



本期要目

反共人人有責……………………每週評論
「有料」「有料」問題獲澄清
反共一家不是敵人便是朋友……萬人傑
年青一代對中共的認識…………柳以青
悼美國詹森總統……………………岳騫
陳士渠與共軍工程兵………………金千里
香港的窮與香港的變………………王屯
談味與人味……………………………楊貞
中共對古典文學的解禁與批判……汪學文
住的話……………………………遺珠閣
申江的「盜兵符」與
孫家雯的「男子漢」………………林異
「喝洋水者」談中國文化…………吳文迪
太平山下的「三大」………………兆華
臘鼓頻催與人日雜綴………………胡養之
調景嶺難民奮鬥記（上）…………克毛
廿四小時交收有利股市健全………凌山
被迷所執者的悲劇…………………霍大川

·萬人雜誌第二七六期目錄·

反共人人有責……每週評論 一
「有料」「冇料」問題獲澄清
反共一家不是敵人便是朋友……萬人傑 二
年青一代對中共的認識……柳以青 四
悼美國詹森總統……岳騫 六
陳士榘與共軍工程兵……金千里 八
香港的窮與香港的變……王屯 一〇
談味與人味……楊眞 一二
中共對古典文學的解禁與批判……汪學文 一三
人海百態：快樂的副產品……萬人傑 一四
住的話……遺珠閣 一五
申江的「盜兵符」與
孫家雯的「男子漢」……林巽 一六
「喝洋水者」談中國文化……吳文迪 一七
太平山下的「三大」……兆華 一七
臘鼓頻催與人日雜綴……胡養之 一八
調景嶺難民奮鬪記（上）……克毛 二〇
廿四小時交收有利股市健全……凌山 二一
被迷所執者的悲劇……霍大川 二三
癌君夢……岳騫 二四
江南啼痕錄……宓琴 二六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七
萬人詩壇……董力行（封底內）

恭賀新禧

萬人雜誌社同人鞠躬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七六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二月八日出版
一九七三年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反共人人有責

目前，無論是在香港社會上或者在「朋友」中，有一種說法，認爲反共是「多事」。所謂「多事」也就是「多管閒事」。似乎是，吃自己的飯，反共眞是多此一舉。如果這種話出自根本沒受過共黨荼毒的在商言商的人的口中還情有可原，因爲他們之中有的人確實不談政治只談生意。而說這話的人，有些還是從大陸逃出來的。其實商人不談反共也是錯誤的。在中共攪「三反」、「五反」時期，上海一地每天都有數不盡的商人被逼得跳樓自殺，相信，這些專在錢眼裏鑽來鑽去的屈死鬼，死到臨頭他們才覺悟，反共原來與他們有關，如果當中共得勢前施用騙術擴大其「統一戰綫」時，能分辨是非堅決不替中共敲鼓喊好助威，卽或中共能席捲大陸，也許不會那麼容易，這樣，他們也就可以晚死幾年、幾十年，甚至根本就不會死得那麼悽慘。

商人被中共視爲「剝削者」，加上他們有錢，一旦被共產黨統治，被謀財害命者首先就是他們。至於其他各階層，更應該反共，特別是從大陸逃出來的中國人，從任何角度來說，不反共就是自私、短視，所謂「誰當皇上給誰納糧」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因爲共產黨人講究「兩個徹底決裂」——與傳統觀念決裂；與私有觀念決裂。他們反對溫情、反對人性、反對家族觀念，更不許私人有財產，只講階級、仇恨和革命。

如果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們，不懂得這些，錯誤地認爲共產黨也是「人」，人就得「講理」，那就是完全錯了。只此一念之差就足以助長共產黨的滲透、統戰、顚覆和赤化，將來必有噬臍莫及的一天。

一些卑鄙的傢伙

反共是堅持眞理，是一項本着悲天憫人的胸懷挽救人類浩劫的神聖事業。不要以爲反共的人少，其實沉默的絕對多數都是他們同情者、支持者。最不可理解的，就是有些人當年爲了「保頭」而逃出大陸，來到海外當政治流亡者，這些人在香港起碼佔人口總數的不少的一部份，可以這樣說：他們於逃抵海隅後，痛定思痛，反共雖不能說是他們的職業，但卻是他們的責任。不如此，則何以對活着的或已死去的——有些是被中共殘殺的親人，又何以對自己的良心？可是，有些人由於不甘寂寞，在香港過了十幾二十年的寓公生活，從大陸百姓身上搜刮來的孽錢也用得七七八八了，所以，又轉而親共——實際是給中共的外圍份子跑腿，探聽些中共所欲知道的消息，或替中共都不願意出面散佈的一些無根謠言。一天東鑽鑽，西探探，見人顧左右而言他，因爲他們幹的事連自己都覺得「太那個」了。

吃這口跑腿飯的傢伙，有些還是來頭不小的人物。其中，有司令、軍長、廳長、局長和什麼主任之類，總之，都是顯赫一時的人物。他們是純粹的投機份子，只是在香港攪三攪四。可能，他們在過去有些是通緝有案底的人，也可能由於一些個人的恩怨，不敢或不願回台灣，可是又非過舒服生活不可，所以走上了這條自認爲的「光明大道」。說實在的，這些人比漢奸還要下流。陳公博當年明知回國必受國法制裁，可是他還是離開日本回來接受國法的裁判。別的不說，只這一點就比那些替中共跑腿的癟三值得稱讚。俗語說：「疾風知勁草，板蕩顯忠臣」，你們的官過去作得不小了，國家對不起老百姓，但卻絕對對得起你們。再說，你們過去眞的盡到了自己應盡的責任？未必！

朋友，看遠一點吧！

朋友，還是往遠看一點吧！中共如果不垮台，人世間還有眞理嗎？如果你們靠攏是爲了將來，那麼張治中、程潛和後來的衞立煌、李宗仁的下場不是給你們作出了榜樣了嗎？可能，你們在暗中會笑程思遠之流冒然身入虎口是傻子，反正你們是只願拿「人民幣」，而不願回大陸「爲人民服務」，就是在這矛盾、夾縫中討生活。若知道，中共是慣於利用人的，你們居然用自己的一點「剩餘價値」，想利用中共，那還不是玩火嗎？

「有料」「有料」問題獲澄清

一位「企黨」打電話給老萬，說李燄生批評老萬「有料」，老萬疑信參半，因深知李先生是反共意志堅定之士，彼此目標一致，似乎沒理由批評老萬「有料」。況且，有料冇料，都可反共。有料者向高級知識分子宣傳；有料者亦可向農夫走卒鼓吹。現在，李燄生來了兩封信，「有料」「有料」的風波遂告澄清。至於李先生信裏說，他贊成反共有一位「精神領袖」，但只願意奉孫中山先生為反共領袖。對這一點，老萬當然沒有異議，但以一個已去世的人做精神領袖，等於信天上[illegible]，我則以為一個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才可以擔當這重責。有一天，這精神領袖百年歸老，當然也該有個新的領袖。這是老萬和李先生思想上不同的地方。

逆流中的砥柱

李燄生先生寫來的第一封信說：

萬人傑先生：

朋友將一月十一日的「牛馬集」寄給我，意外地知道了有一個自稱企黨的人打電話給你，說李燄生在酒樓上批評老萬「有料」。這個所指的李燄生，當然不是李秋生或李雨生，必然就是我。

你是老於世故的人，試想一想，我與你既無恩怨之可言，也無利害的衝突，無名之可爭，無權之可奪，何必對你作有料之批評？我過去批評過一些政治首要，曾說過他們不讀書，或讀書不成，但「有料」這庸俗的名詞，在我的文章找不到——在我口頭也不曾說過。當然的就沒有將之加在你的頭上。況且，近年來我已息交絕遊，除了不得已參加一些雅集之外，也沒有與「一班朋友」在酒樓飲宴。

在雅集之中，不曾聽人談過你，當然沒有大聲批評你，使到企堂也聽到替你不平！有之，就是與好友蔡逢甲、刁俊民二兄，偶然提到你之時，確對你有這樣的批評：「當世局被逆流支配之時，政府報紙與忠貞份子，對共產黨已是無聲勝有聲，讓萬人傑獨擔反共的大旗，我對萬人傑之被一個做光棍的黃××利用有所惋惜之外，不能再有什麼異議。」至於其他偶然有人問及你如何之時，我的答覆只是一句話：「站在反共立場，不自稱忠貞份子，卻做了包辦反共的忠貞份子做不到的事情，實為難能而可貴！」還有一句話是：「他那文筆的流暢，不是自稱南中第一人者所能望及。」同時，兩週前見到馬文輝，還質問他為了什麼要攻擊萬人傑。

反共一家不是

那個冒稱企黨的人是誰呢？我不便多問，都知道是一個姓×名××的人，此人是×縣人，詩寫也不通，東抄西抄他人之詩，（其中有兩首是抄我舊作，原題是別錯字，他只改一兩字。）投於星島、工商、天天等報。（他對我說，登了[illegible]的電視，才得到發表。）便以教育與詩人自居，借了[illegible]之名，四出招搖。

他以詩人[illegible]進身[illegible]，[illegible]找我，[illegible]的電話來找[illegible]，懇求我替他改正已發表之詩百多首之外，且要求我替他寫了[illegible]首詩，我以為此乃風雅之事，情有難卻，也虛應故事，但他卻進一步追上門來，要求我作序，我只答應替他改「自序」。我見他百字也寫不通，又不得不替他作。至於要我作序，就婉言推辭。當他把內子一幅畫騙到手後，就電話恐嚇內子：「陸××要打你丈夫，得我勸解。」於是，我就對他調查，他曾把東亞銀行電話告訴我，說他是馮××的高級助手，我打電話去問，「並無此人」，再去問客家人尤其梅縣人，一致批評，他是騙子。

借老萬之口罵人

他的謊言，被我識穿，騙術被我揭穿，就不敢再見我。老羞成怒，四處造我的謠，樹我之敵，他之冒稱企堂打電話給你，目的就是要你替他「罵我」而已。幸而你似信而未盡信，還要歡迎我把滿肚料送到你「雜誌發表」，假如這也是機會的話，我就不

不利於君子」的陶醉了。我想，那個企堂的口音，你是聽到的，必不是廣府而是客家的。

梁××時時都利用電話政策以對人，他那不通之詩，有某大報編輯不為發表，竟打電話給該報社長，造作是非來攻擊，早有[illegible]之稱。他自稱教育界作詩以[illegible]人物，但他卻沒有在任何學校教過書，實在，他做詩不[illegible]，寫文不能二百字，以些什麼來教書呢？我想，他也許借此機會和你打交道的，若然，你就可以有機會一睹那個半光棍[illegible]風采了。

閉門授徒不虛求名

我與孫梅不兄之文章，曾寫信請你發表的。彼此之間，雖並未相見過，但一個托你發表文章，都算有些香火緣的人，有什麼理由批評你「有料」？所謂流言遇智者而止，我不須再說什麼，你都會明白的：我是被政府封頭，同文因而抵制的人，既不想[illegible]可恥的[illegible]之列，也不想再求什麼文字虛名，（從前投了一篇[illegible]問題的文章，乃是情不自禁）只有在家教幾個學生，過最低限度的生活，已經與世無爭，自沒有理由與你爭。我從不自稱「有料」，不說過任何人「有料」，更沒有理由說你「有料」，區區之意，幸垂察焉。

李燄生上（一九七三年一月十六日）

老萬過於孟浪

李燄生先生寫來的第二封信說：

萬人傑先生：

前書寄後，又見「牛馬集」中「老前輩見諒」之文，前書未盡，以及讀後知道你要我有所澄清，就不得不再寫此信。

你對我而寫的遊戲文章，是起於敗類梁××假借企堂之名的電話而作。試問一個做企堂的，怎能知道顧客姓名？就是知道了，企堂年齡當不過四十，怎知道我三十多年前是否做過親日的協力份子？得一個比之匿名信還不如的企堂電話，便誤會一個讚揚過你的同文，庸俗地說你是有料，不過於孟浪了麼？不錯，我是過去改組同志會的一份子，在九一八之後，因為汪要做行政院長，便接受而實行解散改組同志會的條件，我就憤然退出國民黨，不政[illegible]

李宗仁知道了,把我留下做一客卿」(參議),廿六年赴桂林,開了生活書店,出版了「閒人散記」等文集,以及「呼氣草」詩集外,(梁××的詩多首,是在那裏偷出來的。)還有「汪精衛全貌」,「陳壁君外史」等等。是年之冬,被命披上戎衣,以南路守備司令政訓處長職名,率領廣西大學生,赴廣東南路,做反日的政治工作。數月後歸來,還辦了一個旦華三日報,一面抗日,一面反共。所謂「匿居廣西鄉間」,事實當然不符,說我做協力分子,更是豈有此理!

精神領袖

我對你反共精神的稱道,前書已說過了。況且你又知道彼此在反共立場是一致,不應有敵意,那是對的。不過你以為「反共應有一位精神領袖」,以為我因「固執」,與你有唯一的「不同」。我的「精神領袖」,在過去之過百萬字反共文章中,會明白指出,是孫中山先生。我不明白,你為什麼要與我「不同」,你說我「固執」,我樂得承認,因為擇善固執,乃聖人之古訓,我固執地不以任何人而以孫中山先生為精神領袖,本之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之說,自問沒有什麼不對。我的固執,遭到了封鎖與抵制,也不在乎,因為我具有一個最大的本領,就是「甘於寂寞與貧窮」,可以與之對抗的。

我以為我們要收反共之功,有如所說,要有一個精神領袖,能以孫中山先生為之,始能有成。我如此說,你以為然麼?是我企望,不以為然麼?所謂士各有志,不須再作什麼批評。

國家命運與個人利害

但在政治亂局中的知識分子所該考慮的,是國家命運為重呢;還是個人利害,希望你在權衡當中,來一個明智的抉擇。現在香港,包辦反共的忠貞分子不要精神領袖,只知權力領袖,卻任由共黨唾面自乾。你既具有此大無畏精神,能以孫中山先生為精神領袖麼?我就無條件做你啦啦隊、若是錯把權力領袖來做精神領袖,我就不能苟同。

記得七八年前,正午報之毛昌年(即楷實衡),反正歸於台灣之時,發表談話,說風雲際會之主持人李徵生,不但似梁×、殷×,說我當年曾落在南

誣人便是朋友

)、張鐵君出面,發表談話,予以斥責,要褚認錯而後已。現在,你誤聽了冒充企堂梁騙子的話,也有黃某說你搞錯,到底是事不離實。我生平的言論與行為,知道的人不少。周公可以有恐懼流言日,但我被忠貞分子誣衊慣了,因恐懼不來,只好一笑置之!以待我到了有機會答覆之時再說好了。末了,我不得不聲明我的反共立場,是中華民國國民,是孫中山信徒。至是否有當,很想得到你的意見。

另一位署名「竹間君」來信說:殺人放火謀財害命

萬人傑先生:

傾閱一月十一日牛馬集「有料與有料」一文後,禁不住思潮起伏,無限感慨與悲憤。及至一月廿三日,讀到先生的「老前輩見諒」一文,胸中積悶,才豁然開朗。

本人為什麼讀了先生這兩篇文章會撩起無限感觸呢?因為茶博士所指的李×生,顯然是指李僟生先生,李先生與我素不相識,不過你的馬兒文章,小弟確實敬佩。憶往昔,當大陸陷共之初,共黨及其同路人在香港之囂張氣燄,比之今日有過之無不及,當時雖然還有許多人心中反共,但大家都不敢宣諸口頭,更不會形諸筆墨,只李先生攘臂高呼,提醒大家不要上中共的當,指毛澤東以兒皇帝地位臣服史太林,不是好東西!共黨分子開口閉口愛國愛民,但李先生質問道:你們是國際主義者,你們的心中何來「中國」?你們是階級仇視者,那有同胞愛存在?李先生還直斥中共在大陸所作所為是「殺人放火謀財害命」,在當時畏共空氣瀰漫的香港,李先生的文章,令人印象深刻。

反共而不擁護國府

不過李先生在反共的同時對台灣國府也有所批評,本來民主時代的今日,批評施政是尋常不過的事,況且我們英明偉大的蔣總統,對失掉大陸也曾引咎自責過,這不但無損蔣總統的榮譽,更足證明

李先生封鎖,把馬兒文章由一個報迫過一個報,直到馬兒文章絕跡為止,使我這個既反共又愛讀馬兒文章的人,感到啼笑皆非。萬先生你是報界前輩,對李先生被迫害的往事,不會全然不知。老實說,我覺得你的個性及文章風格跟李先生有點相像,如不避權貴,嫉惡如仇,堅持原則,從不屈就於惡劣環境下。也因此都會被目為「罵人專家」,不過在運用上又好像有所不同;先生以「嬉笑怒罵」鳴於時,文章剛中帶柔,自謙半桶水,讀你的文章,有啖蔗回甘之味;而被嘲罵者往往有哭笑不得之感,這是先生的犀利處。馬兒文章呢,用「火氣十足,氣勢凌人」來形容,也不為過。予人的印象,有如先生所云:「老氣橫秋」。不過這種薑桂之性,老而彌辣,擇善而固執之,硬是要得的。

「萬人雜誌」其例外乎?

在下從前愛讀李僟生的文章,今天愛讀閣下的「牛馬集」,這都是你倆的人格値得敬佩,對你們的文章引起共鳴。但讀過你一月十一日牛馬集「有料與有料」一文後,深恐閣下對李先生有所誤會,故不避越俎之嫌,對先生有所陳辭,尚祈原恕。在下是街邊小販,知識淺陋,修養荒疏,文化水平當不能以水桶計。兼且日謀升斗之不暇,遑論執筆為文?幸而天公作美,整天在細雨溶溶下,在我這一行是食穀種天,也因此浮生偷得半日閒,寫這信給你,等於浮了一大白,胸中暢舒得很。今天再讀「牛馬集」,老前輩見諒一文,不禁擊節讚歎,人傑即是人傑,與一般只知呼萬歲的所謂忠貞之士不同。以前有李僟生先生或馬兒文章的報刋,照我記憶所及,都會惹麻煩;「萬人雜誌」前後出現過兩篇李先生文章,跟着就有茶博士的「有料」電話,空穴來風,自非無因,這又好像要考驗萬先生似的。依從前的公式是:有李先生文章的報紙雜誌,旋即被人對付或收買,報老板得到好處後,李先生的文章就不見了。這個公式以前con屢從來不爽,「萬人雜誌」其例外乎?我說這些話,萬先生可能有些不高興,其實我是愛護萬先生的,希望是我的過慮吧!

萬人傑

連續地從「中大學生報」讀到了吳守一的「從北京到延安」的長文，報導他前往大陸旅行的各地見聞與感想，在最後的一篇，他提出了「幾點總結和幾點認定」。他說：「以上是有關到中國旅行的報導，以下要就認識中國一點，表示一些個人的意見。首先把以上的報導，擇其有特殊意義者，可注意者，歸為幾點，作為後面討論的部份事實基礎。一、物質方面的生活需要，大抵已解決。尤其是食方面，在內地未有遇捱餓者。二、不少人擁護當前路線（文革以後路線），以為由此確可達革命的目的，因而有信心，由有信心而有精神，工作有幹勁。三、政治意識和集體意識濃厚，革命目的貫串各行業。此目的對各行業皆賦以一政治的意義，因而充實對工作的信心，和加強對工作的熱愛。四、人民自覺遵守紀律，有公德心，亦有人情味。五、一般來說，人民工作時間不長，每天空餘時間甚多。在政治掛帥氣氛下，如果消磨這偌長時間，是一普遍而嚴重問題。六、職業，居住地俱無選擇自由，基本上由上級安排。七、新聞封鎖，即有事實報導，如何解釋它，亦由上級提供，不能自作主見。八、思想無自由。換句話說，要思想，必須先假定馬列、毛著為最高眞理。九、由以上兩點，人民只能作直線式的獨斷思想。獨斷思想的結果，科技文明一枝獨秀，哲學文藝一類文化卻幾乎一片慘白。」（見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大學生報）

食糧的有無、足夠和好壞

吳守一的整個報導中，不時地隨見、隨感、隨寫。讀來頗能見到作者是一位肯用獨立思考的人。由於他的報導很長，不便一一的徵引，只好把他所寫下的總結列出，加以討論。相信吳守一也承認：他所做的總結，也只是代表着他個人在旅途所見的點滴，憑了這點滴而總結出來的結論而已。不過，在上列的九點總結中，有的觸及了問題的核心，有的就只掌握了現象、這方面任何人士都會如此的，並不能因此而厚責該文作者。質言之，該文作者卻是把他所見到的事物，給予了一個眞實報導。

關於吃的問題，吳守一說：「大抵已解決，尤其是食方面，在內地未有遇到捱餓者」。

大陸在中共二十多年的統治下，確曾有很多次使人民的食物，得不到解決，產生了很多次的大飢荒。而目前的「大抵」已解決，端是指「有沒有得吃」的問題，而沒有涉及「夠不夠」和「好不好」的問題。

很多的青年朋友們，並不太了解何以本港的報章雜誌，對中共統治下的大陸人民的吃的方面那麼敏感和偌多報導。更有的青年朋友們在回到了大陸旅行後，也特別注意吃的問題和穿的問題，進而指摘香港的某些報刊在造謠中共統治下的人民沒有吃的和穿的。可是，他們卻忽畧了香港報刊有這方面很多的根據和觀點的：一、有人得到家書說需要糧食，而香港很多在大陸有親友的人就拚命的寄；二、每年回鄉的人不少，他們所携帶的衣物和食品，也正是表示了大陸親人的需要；三、有逃出來的難民，他們來自大陸不同地方，具有深入了解各地方的經驗，報告出大陸各地生活實況。四、以中共的嚴密督導生產，而參加勞動的人民如果沒有東西吃的話，在理念上，恐怕更是剝削了勞動人民，因此仗義執言，為中國的老百姓鳴不平而已。同時，也因此而揭發本港一些報紙一味為中共大吹特吹的欺騙和虛僞。

以上只是就事論事，就理論理。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在談中共的統治時，總愛說：「中共自一窮二白的情形走上了什麼都有了。」因此，談論吃和穿的問題，基本上該是夠不夠。可是在這方面愛替中共捧場的人總是用一個藉口：「大陸有七億人口啊，每人多吃一口，所用的糧食就是很可觀的。」這種論調只助長了中共在統治大陸後，不必向食糧夠不夠的標準發展，反而倡導「每人少吃一口糧」呢！這就是中共所謂的「備荒」了。

同時，這夠不夠的問題，不僅是衣食的溫飽，更是每個人有無維持生存起碼的熱量單位。如果熱量單位不足的話，必然「工作時間不長」以及工作效率銳減的。長期來說，對於種族的延續上卻會產生很大的影響的。我以為：在論中共吃和穿的方面，站在任何中國人的立場，該是夠不夠，進而好不好，不該是有沒有的。如果眞有「有沒有」的情事，任何中國人都該大加抨擊的。然而，究竟有沒有這一類的情事，一九七三年一月七日的「星期先驅報」的「中國專欄」中在談中共的經濟上有這樣的一段話：「在經常開放給外賓前往參觀的農村，是不可能找出人民生活必需品嚴重缺乏的證據的。」相信該是一個很合理的意見。

認識中國

時代一青年

人民的「信心」幹勁和精神

在總結的第二、三、四項內，吳守一特別指出了大陸人民的信心（對文革以後的路線），幹勁（集體意識和工作）和精神（革命目的與政治意識以及自覺遵守紀律與公德心）。

無論幹勁和精神的表現，都是建基於信心上的。可是，我們徵諸於中共統治大陸二十多年的歷史變化，愈覺得這一把信心建築於文革以後的政策上的基礎，是多麼的脆弱。多少的政策澈底改變了，同時也連同主張那些政策的人物們，也一一的從中共的政治舞台上倒下去了。最可憐的是那些老百姓，由於對以前政策的信心而煥發精神和鼓足幹勁，到後來由於政策上的變化，不得不使他們精神萎靡和幹勁全無的。

中共的當權者們，對這政策的不斷轉變，有一套很好的說辭，而欣賞中共的人士們，更以之為革命歷程中不得不然的革命邁進。而我卻覺得只苦了成千累萬的中國老百姓們。假如眞的是以「為人民服務」的話，何必又在不斷改變的政策上來勞民，煩民和擾民？

同時，為了促進幹勁和精神，不惜在政治意識上來灌入和掛帥。然而，任何的一種口號，如果在實際上沒有發生必然相應的效果時，

都會使人麻木和無動於中的。這點也是吳守一在這篇報導的文章中所發現的。例如，他到上海後，前往新華書店去參觀：「南京東路有新華書店，相信是全國最大規模的書店了。內外若干櫃枱，文藝小說一櫃枱，馬列著作一櫃枱，科技一櫃枱，醫藥一櫃枱，……。讀者多聚在科技醫藥和文藝櫃枱看書，馬列櫃枱最少人光顧。」

同時，這一信心、幹勁和精神，在大陸各地也是不同的。不像很多人在談大陸的「精神面貌」時，那麼的籠統和淺薄。吳守一的文章中，在他從西北到東南後，有過一段很精彩的對比描述，他寫道：「隴海鐵路是橫線，由西北走向東南。火車愈向東南行，黃沙愈少，綠葉愈多，人亦愈覺清朗，西北與東南景色，究是不同。由于旅途勞累，不得不在南京下車。……但南京的人的表現，和西北的差得很遠，感覺麻木，反應遲鈍，事事無所爲（謂）。這種情形，遍及上海與杭州。江南本是最秀美最富饒的地區，但湖光山色，肥田腴地，終究是外在的。影響不到人的內心。內心的豐滿，必須由人自已奮鬪來創造。西北與東南，是兩種環境，兩種世界，但亦是兩種人品。」

這是大城市所必然發生的問題，也是由於政策不斷地的改變中，大城市所受到的波及面既大且深，所以會導致「感覺麻木，反應遲鈍，事事無所謂」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不知道再從什麼地方去找他們的「信心」。而他們目前所有的「信心」，究竟能夠繼續多久呢？如果中共中央所堅守的馬列主義那「不斷革命」理論的話。

大陸人民所嚮往的香港

從很多前往大陸觀光的人士們口中，距離香港近的地方，很多人都嚮往香港。遠的地方有的對香港不太清楚，有的不太知道，如果畧有所知的話，就會心儀神往。

在「從北京到延安」的報導裏，有幾處提到了香港，現在姑且抄引幾節於下：

「到西安時正是中午。因在機場餐廳吃飯，和旁邊一個到西安的旅客聊天。他聽我說由香港來，便大聲說香港是好地方，我忙問其故，他說不出，只翹起姆指讚好，加一句『物質豐富』，我覺得他有點庸俗。」

「同程時（指自西安城東的華清池回西安）與陪同談起在香港生活起居事，我告訴他在香港一人——大學畢業生工作，通常可月得千多元，或甚至二千元。彼驚訝不已。」

「在車卡內（按乘隴海線火車到上海）……坐在附近的旅客，一個是廣東人，一個是江蘇人，都是因公出差的。……江蘇的那個也是個後生，整天睡覺（按因二十多個小時的旅程），聞我從香港來，瀕問香港在何所，地方有多大，什麼人佔據，對香港的一切，表示強烈的興趣。」

從這三個例子中，我們可以想到很多事情。

住在香港的人們，特別是青年一代，每每太武斷和衝動的把香港的一切，

中共的認識

柳以青

都用「資本主義社會」、「殖民主義社會」和各種「帝國主義侵畧」的字眼或觀念，來加以全盤的否定。對香港，他們不再相信所表現出來的事實，而總以之爲「現象」，因此，遂用了更抽象，更理論化的字眼「本質」來看香港以及香港的一切。

香港本身確實是存在了不少的問題的。可是，這些問題的解決，並非純來自否定就可以解決的。更好說，並不是純來自向大陸政權的「認同」和「回歸」就迎刃而解的。同時，更重要的一個因素，還不是由於地區性的香港，而是由於目前做爲一個中國人的問題。特別是在今天的時代裏，做一個海外的中國人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海外的中國人，他們可以發揮爲國家，民族很有貢獻的事業，同時，也可以敗壞了使國家，民族走上一條更光明正大的路途。

我們試分析一下上面所舉出的大陸人民有關對香港的嚮往心情。「物質豐富」，「驚訝不已」和「強烈的興趣」。吳守一說第一位中國人是「有點庸俗」，這只代表了吳守一的個人感受，但爲這位大陸的中國人卻是表達了很認眞神往的。同時也是人性最起碼的表現。這表現還包括了一個人的自由的運用呢！

也就是因此，吳守一就得很自然而然的強調出總結的六、七、八、九各點了。

因此，該文的作者表達着說：「我要在這裏先對我們的觀念與要求二點，作簡單的交代。就前者言，我們認定：每一個人自身都是目的，其目標即是實現其普遍平等具有的理性的創造本能，這一目的，其表現即是文化的創造；國家的作用，是爲了保障人實現其目的的權利，不爲他人所剝奪。這些信念，觀念，自與馬列主義所表示者相違。」

這段話的確很平正。

「就後者言，我們是以一個中國人的身份，談論中國問題，當然希望它走向健康方正的大道。因此便要切身處地說，超然的實現在這裏是用不上的。『反共』或『認同中共』一類子眼最好不要隨便亂用；倘若我們不否認中共有它的成就和有它的欠缺的話，則『反』與『認同』到底就那一點說？這必須先弄清楚。籠統地反共與附共，于此時此地，皆有所不宜。」這段話也有道理。起碼可以對那些「中國熱」的人士們，特別是年青的一代有清涼冷靜作用。然而，有一點我要提出的是：所謂的「附共」和「認同中共」，不僅現時現地，爲海外的中國人不適宜，將來亦然。如果「共」是可以「附」，可以「認」的話，那麼就沒有理由對「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提出異議了。大陸上人民不必麻木，海外中國人不必反對了。

事實擺在面前的卻是很明白清晰的。馬列主義絕對不能救中國。雖然幾十年來，不少的知識分子們都相信着馬列主義或許是一條救中國的道路。現在，總該是在廣大中國人民受過浩刼之餘，應該清醒過來的時機吧！

至於不贊同中共挾馬列主義的理念與行動，加諸於七億中國同胞的身上，思想中，是不是就目之爲「籠統的反共」，或是「反共」呢！還是有待讀者們自己來判斷了。

悼美國詹森總統

——一位偉大的和平保衛者——

岳騫

就當越戰停火前夕，美國第三十六任總統詹森先生突以心臟病逝世，噩耗傳出，並未引起舉世的沉痛哀悼，但歷史是公平的，十年、二十年以後，人們才會懷念詹森的偉大，相信詹森之名將與華盛頓、林肯、富蘭克林·羅斯福並列。

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美國前後更迭了六任總統，依序是富蘭克林·羅斯福（以前尙有一位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杜魯門、艾森豪威爾、甘迺迪、詹森（以前尙有一位安德維·詹森總統，係林肯被刺後繼任）、尼克遜。

這六任總統羅斯福出身律師，以後從政曾任海軍部次長，最後競選勝利，任美國總統十三年，任期最長，成就也較其餘五人爲大。杜魯門出身商人，艾森豪威爾是職業軍人，二次大戰盟軍最高統帥，甘迺迪則是富家子弟，尼克遜是律師，祗有詹森是一個農家子弟，在鄉村長大，雖然以後也當過律師，進而任參議員，都是飛黃騰達以後的事，就其本質來說，卻是一個道地的農民，因此，他的個性具有農民的特點，剛毅木訥，不善於辭令，但勇於負責，不肯說謊騙人。

詹森任美國總統，有兩項重大的行動，一件是制定民權法案，絕對禁止黑白歧視，這一方案在我們中國人看來，似乎不算回事，因爲中國民族六七十種，民族與民族之間的衝突，械鬪進而變成大規模戰爭，史籍記載多有，但是一個多數民族硬把少數民族視爲賤民，吃飯不與同桌，出行不與同車，讀書不與同校，中國人確實未之前聞。但在美國黑白歧視卻是如此，雖經偉大的林肯總統用武力解放了黑奴，但黑人在南方各州之被歧視依然，詹森在任不顧各方反對，制定民權法案，規定黑人與白人可以享受同等待遇，黑白不得分校，不得在公共場所隔離，雖然要使兩個民族眞正融洽相處，尙需一段時日，但在法律上，黑人總算多了一層保障，即此一項，其成就已可追林肯。

另外一項重要決定就是參加越戰了。這一事件到今天仍然受到共黨及一些自命中立人士攻擊，例如瑞典不但首相出馬，連國王都亦騁上陣攻擊美軍炸北越，奇在美國盟邦從無一個國家仗義執言替美國辯護，一如美國在越南行動眞是侵畧似的，公道不彰，世界必亂，目前勉強拚成的和平決不可能持久。

美國有意介入越戰，定策在艾森豪威爾任總統時，甘迺迪任總統即奉行此項原則，堅持保衛南越，以捍衛東南亞。就其動機來說，再純正也沒有了，二次大戰美軍入歐洲作戰，歐洲同盟國朝野皆大歡迎，從無人指美軍援歐，援亞是侵客，何以美軍援助越南就變成了侵畧？

實在說，美國所以在二次大戰的派兵參戰，雖爲保衛民主自由，內心也還是爲了保衛美國本身，因爲希特勒與東條之流已把美國列爲最後征服的目標，使英、蘇在歐洲崩潰，中國在亞洲覆滅，美國最後也難逃敗亡的命運，所以說美軍在二次大戰時參戰，雖說爲人，亦是爲己。

但美國介入越戰則毫無爲己成份，共黨及其同路人攻擊美國企圖變越南爲美國殖民地，此讕言祗能博人一笑。此何時？尙有國家敢併吞別國爲殖民地乎？越南何地？美國已扶助菲律賓獨立，而會在亞洲另佔一處殖民地？謊言已不值一駁。

要說越南關乎美國安危，亦無此可能，越南與當年的歐洲不同，亦不能比抗戰時的中國，此日科學進展，已非二次大戰時短兵相接時代，美總統在白宮一按鈕，即可毀滅蘇聯，何需乎越南一處基地。

至於美國在越南商業利益，更等於零，因越南原屬法國勢力範圍，法國人退出之前，美國商人打不進去，到了法國退出，大戰隨之而起，南越全靠

美國軍經援維持，商業已經停頓，更無利益之可言。所以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看，美國在越南所戰，對其本身皆無半點利益，而美國損失一千多億美元，傷亡二十多萬官兵，所為何來，我們不能不承認美國是為了保衛亞洲人的自由，而付出如許重大的代價。可是美國在亞洲所得到的祇是謾駡攻擊，及世界共黨分子策動的侮辱性的示威。

當時，自由人士也多惋惜詹森為德不卒，未能徹底解決北越，當東京灣事件發生時，美國全國憤慨，參院通過授權總統案，詹森若揮兵登陸海防，直入河內，摧毀越共政權，則越戰早已解決，人力財力都不會損失如此巨大。

據論美國軍方當時確曾有此建議，但詹森未予批准，仍決定在南越進行有限度戰爭，終至深陷泥淖。此事眞象如何，自非我輩所知，但推想仍與俄毛互鬭有關。

自從毛幫竊據大陸成立中共政權之後，美國當局即有一個最佳想法，如何離間俄毛關係，使其由父子黨兄弟國，變為敵對勢力而互噬，如此則美國既可減輕防衛負擔，且可袖手旁觀，居中操縱。

作此想者自不僅美國，英國提倡於先，法國附和於後，但進行步驟，中間有頗大改變。中共政權僭號初期，美國期望毛澤東變為狄托，當時此種傳說甚囂塵上，及至毛幫驅兵入韓與美軍作戰，狄托之夢即告幻滅。史大林死後，赫魯曉夫執政，一面清算史大林生前之罪行，一面與西方國家接近，此時美國態度變為拉攏蘇俄制服毛幫，其間經過頗多曲折，不便一一縷述。西方國家此項努力，由於俄毛本身之基本矛盾，漸著成效。至一九六二年之後，俄毛互鬭，赫毛亂咬遂大白於天下，此在美國看來，自是大大喜訊。美國當前之決策在如何促使俄毛衝突加劇，最擔心者為俄毛突然言歸於好，則過去一切努力皆成白費。因此，美國對世界外交政策，皆着眼在於勿促俄毛之間重新合流，越南戰事，即是美國對付俄毛之死棋。因俄毛雖然內心各懷彼此，對越共政權觀點亦不盡相同，但為了爭奪共黨世界領導權，都不能不出力援助北越，使美軍在海防登陸，直下河內，俄毛均須出全力搶救，雖未必釀成大戰，毛幫也未必再敢派「志願軍」入越，但可能促成俄毛之間團結，則是一般人所公認的。詹森總統不敢冒此大險，是其未能派兵進攻北越主因，世人僅責詹森遺失良機，當斷不斷，不知當國者之顧慮並非一端，戰略必須從政略，此為民主國家不易之理。

使無詹森派兵五十多萬入越，南越早已陷共，南越陷共同時，寮高必然不保，中南半島全入共黨掌握，泰國，馬來亞必成今日之越南，緬甸也可能在孤立無援下為國內共黨藉外援征服，泰馬如不保，新加坡，菲律賓又將如何，此尚就軍事觀點言。若從經濟方面看，使中南半島及泰、馬相繼淪陷，香港如何自存，一批進步人士是否尚在此地大放厥詞。共黨如果全有東南亞，不出二十年亞洲絕大部份將為共黨征服，新近急急親毛的澳紐也不能例外，整個亞洲將進入黑暗世紀，要重獲自由，恐將要等待二十一世紀了。

所以說詹森揮兵入越，小而言保衛了南越人民的自由，大而言何嘗不保衛了整個亞洲。美國人反對詹森越南政策，自有其道理，亞洲各國一羣政客黨棍也反對美軍在越作戰，是眞使人不解。說穿了都是譁眾取寵，自高身價，其內心對美軍入越的是非利害，並非無知，知識分子之無行，從此處可以看出，毛澤東也就看透了知識分子的弱點，所以二十幾年中百般凌辱，至死尚不休。

此處可以舉兩個人為例，一為吳晗，吳晗當抗戰勝利後在北平教書，對於共黨在鄉下的百般暴行，親見親聞者又何止千宗，站在一個歷史學家立場，自應挺身出來指斥其非，即使愛護中共，也應指出其錯誤，要其改正，但吳晗從未如此，祇是昧着良心為中共工作，結果終於惹火燒身，同是被毛幫清算；吳晗之下場自不如梁漱溟、章乃器容易得人同情，而梁、章比起奮身抗共，至死不屈的烈士如太原五百完人，山東之張天佐、張髯農，更是雲泥霄壤之別了。

另一個是高棉的叛徒施哈諾，此人在高棉當政時，百般反美，一如羅隆基當年之對國民政府，美國有百非而無一是，毛幫及越共則有百是而無一非。誰知就當施哈諾被罷黜前夕，美國放出要退出亞洲的空氣。施哈諾得訊居然大為着忙，公開發表聲明希望美軍不要走，最好駐在泰國。施哈諾其人童騃無知，本不值一提，但其言倒可以代表一批左傾政客的心理。

目前越戰已暫停火，即使將來仍有變化，但尼克遜決不可能再揮兵入越，是越南前途如何固難逆料，而東南亞各國亦進入十字路口。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絕頂聰明，對政治最為敏感，越南和平尚未定，李光耀已去泰國訪問，與泰總理乃他儂元帥會商越南停火後的問題，故今後東南亞各國如何自保，即成為嚴重課題，本來新馬依澳紐為後援，但澳紐自大選後工黨上台，迫不及待與中共政權建交，今後決不可能參加任何防共活動，亦不會對東南亞各國作出貢獻，甚至當毛幫在澳紐建立「大使館」之後，此兩國會否成為滲透新馬的後路，均不無可慮。總之，今後東南亞各國需要反共團結以自保，但談及反共，則無人敢出扛大旗，當國者之苦悶可想而知。詹森總統對東南亞自由人民所作的貢獻，生前不為人知，更不為人諒，但將來可以證明此一偉大人物的遠見，當亞洲陷於危局時，大家會說：「使詹森當政絕不至此！」



陳士榘與共軍工程兵

金千里

由於中蘇共在邊境的緊張軍事對峙，近年來日趨白熱化，因而共軍源源北調，並加強北方邊塞的軍事工程任務。如敷設地雷羣、挖戰壕地道、修築特種工事等，共軍工程兵擔負的任務必定異常艱巨。同時中共把重要國防工業自東北、東南沿海，逐漸遷移四川西南地區，這樣一來，共軍工程兵更是忙不過來。

從近年中共公開資料顯示，共軍工程兵確實不斷在西南進行龐大的地下國防工程施工，其中有開山劈石的爆炸任務，也有高寒工區作業，構築「地下城市」的計劃，亦不斷加強。據日本記者報導，北平現已完成「地下城市」初步藍圖。

「三灣子弟」陳士榘

共軍工程兵司令員陳士榘，廿年如一日，穩坐工程兵第一把交椅。歷次運動他都沒有多大問題，只有整別人的份兒，而從未挨過批評。卽使如「文化大革命」的天翻地覆巨變，陳士榘地位也絲毫未受影響，此眞可謂是「奇迹」。

爲什麼陳士榘如此「巴閉」？能夠廿年一直穩如泰山。要解答這個問題，當從他的簡歷談起。

原來陳士榘係毛澤東的「三灣子弟」之一，跟隨毛澤東數十年，深得毛之信任。且陳士榘一貫踏實工作，並無異心，更不搞「小圈子」或假動作。據共軍中的一般意見，認爲陳士榘屬於「食古不化」那種寡言心狠的典型共黨性格。因此一直保持個人地位，從未發生問題。

陳士榘湖北荊門人，一九一〇年生，出身北洋政府一個小京官的家庭，少年曾當雜貨店學徒，並加入「共青團」。十七歲時（一九二六年）進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六期）。一九二七年任張發奎部警衛團排長。後因淸共，改投毛澤東，隨卽參加「秋收起義」，失敗後隨毛澤東逃奔江西永新縣「三灣」地方，僅剩數百人，可謂死裏逃生。「三灣子弟」因而得名。

「三灣子弟」經過數十年戰亂及整肅，如今僅得三九兩丁七，反林後尙能保持權位者也只有陳士榘、曹里懷和楊得志三人。老的老、死的死，整的整（如黃永勝、譚政）。「三灣子弟」，現下確成爲「三九兩丁七」了。

陳士榘隨毛西竄，一度受林彪指揮。嗣卽挺進晉西北，轉戰山東時改隸華東野戰軍指揮。一九四七年參加沂蒙山東諸戰役。一九四八年任「兵團司令員」，挺進中原，並升任「三野戰軍」參謀長，兼「淮海前委」。一九四九年指揮「三野」八兵團南下上海、江浙地區。

大陸變色，中共政權成立，陳士榘調升新組編之共軍工程兵任司令員。一九五五年授共軍上將銜，獲三種「一級勳章」，指揮工程兵擴大國防工程，構築東南沿海島嶼地下工事，並大搞戰略交通網，領導部署全體工兵修建康藏、青藏、甘新等重要軍事性公路。直至近年中蘇共軍事衝突惡化，陳士榘責任更爲繁重，指揮所部工程兵加強防蘇工程任務，廣泛敷設「自動隱形詭雷羣」，備受毛澤東信任，其地位自然水漲船高。

陳士榘目前成爲專業兵種司令員唯一倖存者，且選爲共黨九屆中委。因「文革」至林案，共軍裝甲、炮兵、鐵道諸兵種司令員，均遭貶抑整肅，如許光達（裝甲兵）、吳克華（炮兵）、李壽軒（鐵道兵）。惟獨陳士榘，仍穩坐「工程兵」第一把手，且兼任「政委」，卽該兵種黨委書記。這就很不容易了。

林案出問題的工程兵頭頭

儘管陳士榘如何炙手可熱，但事實上共軍工程兵內部並不平靜。共軍工兵在各項備戰施工過程中，並不是成績主要，缺點難免；而是工程事故太多，國防作業質量低劣，問題嚴重。

另外，共軍工程兵領導機關同樣經歷了殘酷的奪權鬬爭。雖說陳士榘一枝獨秀，但要知道卻犧牲了無數下屬同僚的政治利益，才保有原來地位。自「文革」至當前的反林陳集團運動，共軍工程兵在人事方面，同樣經歷了空前的動盪，被批評整肅，以至沉淪失踪者，大有人在。

根據共黨公開資料顯示，林案後，工程兵有三名負責人，突然失踪，一年並未在各重要集會上露面。誠然，我們不應只按照露面與否去推斷該人是否被整肅，問題相當複雜；但起碼假如過去一貫活躍，經常代表該兵種參與重要集會，如今則一反常態，悄悄不見了，當然就有問題。或有病療養，或下基層檢查工作，或調去學習輪訓，住一或半載讀書班。凡此種種，都可能解釋爲不露面之原因。很

明顯，犯錯誤而遭批評，或頂撞領導人（陳士榘）、而遭打擊報復。這時，必定停職反省，就是說，出問題了。當然也可能與林、陳反黨集團有關，而撤職查辦。

共軍工程兵最近一年來的問題人物，便有三個，他們是副司令員馬蘇政（少將）、王耀南和副政委劉同生。此三名工程兵頭頭，恰在林案期間，消失於紅朝政治舞台，至少其中有一定瓜葛，或與林、黃四野派性有關。因爲林案爆發，共軍各兵種、軍區均經歷一次大地震，以是肯定馬蘇政等三名頭目，極有被清算批判可能。

事實很明顯，「文革」後一向走紅的共軍工程兵首要，共六名，他們是「政委」李眞，「第一副司令員」胡奇才（中將），「副司令員」崔萍，此三人至今仍不斷出現。但馬蘇政、王耀南、劉同生，則就甚少露面了。故把後三名列爲問題人物，或干脆說與林彪集團有關，受批判是意料中事。至於是否復職獲「解放」，現在尙成疑問。

文革鬬垮之負責人

共軍工程兵雖在陳士榘把持下，尙未發生重大的奪權鬬爭，事實上奪不動，原因是只有陳士榘一人說了算。比起共軍其他兵種，陳士榘總算幸運得多了。可是，共軍工程兵在「文革」運動中仍然鬬垮了三名負責人，其中最突出的著名頭頭，便是前「第三副司令員」譚善和。譚善和曾於一九五〇年任中共西南軍區工兵司令員，原出身「二野」賀龍部屬。共軍侵佔西藏期間，曾爲進藏部隊開山闢路，打通天險「雀兒山」、「二郎山」。及後以特種工兵部隊參加韓戰，成立「志願軍工兵指揮所」，任司令員，構築各種現代化防禦工事，並組織上甘嶺地道作業。一九五六年回大陸，入南京軍事學院工程兵系深造。五九年升任工程兵第三副司令員，實際上持全軍戰備工程作業。

「文革」開始，譚善和受賀龍指使，企圖奪取工程兵領導權，向陳士榘開炮。乃被批判主張技術至上，強調專家路線，迷信洋框框，貪大求洋，在軍事國防施工中，執行劉鄧路線，與毛澤東提出多快好省的總路線相對抗。結果，譚善和被徹底清算鬬爭，自一九六七年至今，迄未翻身。

另一名副司令員徐德操，前爲工程兵第二副手，原軍銜少將，早期經歷不詳。一九五八年起任職工程兵副司令員。至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徐氏亦受批判，因牽涉與譚善和、唐明哲（工程兵副參謀長）的「小圈子」活動，執行賀龍、羅瑞卿的修正主義軍事路線。因此，三人均遭整肅，罷官降級，截至去年十·一，三人仍未獲「解放」，算起來，徐德操亦沉淪整五年矣！

前工程兵副參謀長唐明哲（少將），一九五七年時，兼任工程兵司令部科學研究委員會主任，領導工兵科研及技術革新活動。唐明哲爲共軍少數出身知識分子軍人之一，據說是大學生，但「歷史不清白」。

據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廣州紅衞兵報紙「追窮寇」指出：「唐明哲於一九三六年以前在國民黨江蘇反省院，是叛徒。」以此罪名，唐明哲豈有不垮台之理？恐怕永世不得翻身也有之。很明顯，一個知識分子出身之階級異己分子，又是叛徒，共黨怎能放過你？

其餘調職之中共工程兵首要，目下亦無一有好下場。如「文革」時任政委的譚甫仁（中將），一九六八年調昆明軍區以後，曾顯赫一時，但卒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被謀刺死亡。前工程兵副司令員譚希林（中將），一九六六年調職北京軍區任副司令員，數年來亦久沉不振，沒沒無聞。

至於前任工程兵政委黃志勇，幾經調動升遷，從裝甲兵政委到共軍總政第一副主任。結果，最近還是出問題了。

共軍工程兵插手「國務院」

說到「文革」以來工程兵的人事變化，除上述被整肅者外，其次便是插手國務院。自一九六七年起，工程兵領導機關先後調了三名負責人，派駐國務院負責軍管，擔任有關工程建設部、會軍代表。

調職者爲工程兵政治部主任李良漢（少將）及副主任張國傳（少將）、李大同（少將）。

此舉意味着中共國務院走上軍事體制的道路，即毛澤東提出的「軍政合一」主張。同時，顯示中共全面加強軍事工程與地方經建的統一領導，也是共軍從事指導地方戰備工程的開始。

共軍工程兵頭頭插手國務院，無疑將起到極爲重要的作用，從中共所謂全面戰畧部署活動來看，工程兵一把抓住建築工程部、建築材料部和基本建設委員會。顯然，將認眞強化地方軍事工程的領導，使民營建築，必須符合備戰要求，把地方建設計劃，納入共軍工程兵的指揮之下。此一着，確實夠狠也夠辣。就是說，地方要爲戰爭服務，基本建設也要適應戰爭的要求，達到強化奴役人民的目的。

該三名工程兵負責人，張國傳現爲基本建設委員會副主任，他原職爲工程兵政治部副主任。李良漢自六七年調「國務院」基建委會爲軍代表，活躍了數年，但近半年則比較少露面，其最後一次出現，是在謝富治逝世追悼會，爲「國務院」負責人，估計出任基建委會第一把手。按李良漢前的工程兵政治部主任，職務在張國傳、李大同之上。

李大同現爲建工部負責人，前爲軍代表。由此三人插手國務院基建部門的領導看，陳士榘所把持的工程兵，他的手確已越伸越長，控制着中共政權的軍事工業佈局，直接操縱全民性的地下城市、地道、地洞、防空壕等戰備工程，其嚴重後果，是不難想像的。

近兩年來，大陸西南及西藏地區，已逐漸成爲中共國防工業的大後方。據傳川、滇、黔三省均建有若干山洞兵工廠，和地下軍事工程。同時四川更劃爲禁區，在中共有限度開放讓外國人參觀的微笑外交政策下，唯獨四川則不許外國賓客參觀訪問。顯然，四川地位特殊，這與防蘇中程飛彈襲擊有關。工程兵插手「國務院」，當然突出全民備戰的精神，使地方建設走上軍事化的道路，實現戰備與施工兩結合爲原則，一切服從於毛澤東指示全面戰畧佈署的方針。因而，對工程兵今後的動向，値得嚴重注意。



香港的窮與香港的變

王屯

去年，本港日用品漲價不大，但食與住漲的幅度很大，交通費也大大增加。如人們收入不增加時，衣着這東西便不大重要了，電影也可以少看幾場。

在這種情形下，大約可以作出一個預言，那就是一九七三年，一切非生活必需的行業必然境況大不如前，電影事業會比一九七二年更萎縮，至于股票市場的「盲俠」風氣，恐怕仍然會同樣瘋狂，原因是略有儲蓄的人，如將錢存在銀行裏受變相貶值影響，寧可拿出來碰碰運氣。如果香港工業，能通過市民的股票熱而將資金全吸引去做發展工業用途，那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被股票吸引的資金，大部份流到地產事業上去，造成地價不斷上漲，租金不斷上漲，使全港市民居住問題所遭受的威脅，造成前所未有的嚴重程度，那就非同小可了。

因爲這嚴重問題所直接威脅的並不是少數富有的家庭、自己有廠地的工業家，以及自己有經營門市的商店。而是絕大多數租用工廠、商店的工商業人士，以及大多數低薪文教人士及工人的家庭。

幾個朋友談起這問題時，我們彷彿都是理想主義者，並不爲香港的最近未來感到悲觀。大家都相信，除非戰爭發生以外，香港沒有理由悲觀，因爲生活在香港的人，每個人都有一個大主題，就是「爲了生存」。每一個人的生存意志，都相當強烈，在這種生存意志推動之下，觀悲與絕望，幾乎是沒有立足之地的。於是我們所預料的是，香港人在未來普遍地面臨食與住兩大難題之下，會迫出什麼新的創造性智慧出來呢？

因此當工業巨子如何研究發展工業及如何拓展海外推銷市場時，大多數受薪的人所要研究的是如何在食與住兩項生活指數受威脅時，應該怎樣去適應它。因爲香港本身實在受不了像英國那樣時時表演全國大都市的癱瘓式的大罷工，如果這樣做，將迫使自己的工業生產優勢失掉，使自己沒法生存。理智告訴我們，幾乎只有一個方式，就是艱苦地去適應，除此之外別無更好的方式。

最近從報章看到好些屬于創見性的新聞，一是港府員政司署派一個考察團去星加坡及馬來亞，考察那邦經濟發展以及社會問題的應付，特別對星加坡的反貪汚措施，防止染汚法案的施行，以及廉價屋計劃等等。另一新聞是一月三日立法局會議時，胡文瀚議員提出一個建議，要求政府提供地方，以及設立廉價餐室及外賣店，以協助盈千上萬的寫字樓員工，解決午餐問題。

從居住問題說，本來是可以向郊外發展的，看來將來除了向郊外發展，將部份居民疏導到郊外去，該是今後唯一解決住的問題的方法了，但與這問題起連帶關係的是交通問題，如果將居民疏導到郊外的日子，必須等待到地下鐵道建造完成以後，那麼恐怕市民受到加租的威脅已透不過氣來了。

目前解決住的問題的方法，新加坡的廉價屋計劃實在是可以借鏡的，但不一定要完全模仿人家，我們最好從好些生產單位疏導起。譬如先在郊外，建立工人新邨，只要政府指定每一個郊外地方，撥出空地，在空地上建起比較簡便的石屋，但水電及衛生設備必完全符合生活要求。譬如觀塘工人新邨設一個指定區域，新蒲崗工廠區工人新邨也設在一個指定區域，那麼每天由工廠汽車接送上班下班，可以方便得多，房子可以由資方代租，任何工人可以申請享有工人新邨廉租權利。這樣不但每天上下班時交通車可以集中一地送接，而因爲工作與居住樓連在一起，工人的流動性也必因而減少，生產可以維持穩定，這對工人與資方總是有利的。接着由分區的工人新邨到分區的文員新邨，也可以建立起來，如此使中下受薪階級屋租一項支出減輕，他們對其他日用品及娛樂消費及兒女教育等的開銷，必然增加。

居住新區計劃，除了土地之外，更兼顧到交通的比較方便，這一點相信目前香港具有的實際條件是可以容納的，因爲郊外，實在有不少可以建設新邨的地方，必要時由政府撥出地方，建屋工作，由資方私人去進行，相信可以更儘

與味談

味，對於人生有極重要而密切的關係。萬物各有其味，如鹹、淡、苦、辣、酸、甜、香、臭、臊、腐等等。人爲萬物之靈，所以人必有人味。人不僅有味，而且嗜味；味佔了人生最重要的一部份。民以食爲天，食與味是不可分的。就單以嗜味來談，羶薌各好，各有不同，不過人類大多數總是喜好香甜的美味，厭惡又臭又臊又腐的味，這也有極少的例外，慢慢再談。

味，同文化歷史有關。以我國文化歷史之悠久，因此我們對味的享受就特別的豐富。在我國有北鹹，南甜，東辣，西酸的說法。北鹹，是指北方人喜歡鹹的味道，南甜，是說南方人嗜好甜的味道。西酸，是指山西人說的，在華北有句流行俗語，老西兒好吃醋，老西就是指山西人說的。就是山西人自己也不諱言他們是醋罈子。東辣，本是指山東人說的，一提起山東人便聯想到大葱大蒜了。可是中國人喜吃辣的地方很多，四川、湖南人是有名的辣椒世家，因此，東辣的說法就不能讓山東人專美了；四川、湖南人亦有榮焉。

談到臭味臊味腐味，聽說非洲有一個原始民族的人們特別嗜好。他們把獵獲來的禽獸人頭等食物，一定放到又臭又腐才認爲是可口的上品，這不知是上帝造人的奇妙，還是造人的不公，竟賜給這個民族的人們有這樣特殊的胃口與消化機能。

在我們的文字記載中談到，有些人嗜痂成癖，還有一個人爲了討他主子的喜悅，表示對主子的忠心，情甘

速實現。

至于食方面，近年因租金及人工提高，茶樓餐室及熟食檔的幅度加價，對于一般沒有時間舉炊的工人及文員，確實造成一種大大的威脅。因此在這方面尋求創造性的補救方法，確是極必要的，它和居住問題一樣重要。胡文瀚議員一月三日在立法局提議的廉價餐室及外賣的建議，可說是一個道出當前一般受薪員工所渴望解決的主要困擾日常生活問題之一。不過叫政府撥出土地，實際並不容易，譬如商業繁忙的中區，要政府撥出可建廉價餐室的地方、可不大容易，但政府如特別准許好些辦公大樓，可以將天台撥出來，作爲合作社方式的廉價食堂，相信比較容易，而且可以由私人自己聯合去辦，譬如由十幾個公司單位，私人成立一間午餐合作社，實際是容易辦到，主要問題只是政府的准許與地方的劃定。相信這種簡便方式，不但可以解決一般員工的午餐問題的煩惱，還可以造就不少人獲得就業機會。

也許將來時代再進步，有一種專門生產正常膳食的工廠出現，米飯造成紙包裝，菜湯製成像牛奶汽水那樣的裝璜，種種不同午膳菜色，也像麵包那樣每天出爐。到那時，連家庭主婦，也不必帶着疲倦的步伐下班回家，又要到街市買菜，又要弄晚餐那麼麻煩了，相信這種新的行業工業，不久會出現的。也許因爲人的時間繁忙，在茶樓餐室用膳不化算，在大眾心理急切要求下，使膳食工業會及時出現也不可知，到那時，住在大城市的人，生活形式又得來一次根本的改變了？

「窮則變，變則通。」這雖然是千古不易的眞理，但關于「變則通」的一個「變」字，是絕對不能籠統的，如果「變」的眞正作用，並不是建設的而是破壞的，像幾年來的英國那種瘓癱式罷工，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的變，看樣子這種變不但不能通，甚至可以使國力無窮盡地虛損，鬧出不可收拾的局面。

本港日前的股票狂潮同樣是一種變，這種變的心理，一是由於市民小額存欵沒法找尋正當的出路，另一個心理因素是由於物價不斷上漲，存有小額儲蓄的市民，覺得將儲蓄存在銀行裏並不化算。由此便出現搶購股票的「盲俠」風氣。這種「變」，如有良好的導引，如果資本家要利用通過股票得來的新資金，投資正當工業方面，可以使小額存欵的市民，通過股票，造成工業更加繁榮，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市民搶購股票的變，造成地產商人通過股票得來的大量資金，並沒發展工業，只用在炒土地與炒物業上，這實在是一股巨大的破壞力量。其作用不但不能使工商業獲得正常發展，而且會導致成更加惡劣的局面。不幸的是本港日前的股票狂潮的變，對建設方向發展的不多，朝炒地產物業的破壞性方面的變，則至爲明顯，長此下去，會搞出怎樣的局面呢？這有關人士，値得好好地去檢討的問題。

物價上漲，先受波及的是民食的問題，股票風潮刺激地價上漲，間接威脅到住的問題，這兩大難題，將來對于本港每一個升斗小民所遭受的可說是最根本問題——生存的問題。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所急切需要的是期望出現多些創造性的新主意，及創造性的行動。

人味

楊眞

自顧的爲他主子舐痔吮疽，這眞是不以爲恥的「臭美」一了。近代的辜鴻銘老先生喜聞女人的腳臭味，成了風雅的流傳，大概人羣中有不少嗜臭者流，惜未能垂青史留臭名耳。

港九有不少挑擔賣臭豆腐的，自有不少的人喜歡吃。本人最初聞之是掩鼻而過，以後經朋友多次的宣傳與鼓勵下，小心選擇，大膽嘗試，現在也成了臭豆腐擔的老僱主了。因爲它雖然就着個臭的名兒，其實質是香的。所以我們不能因名毀實，也不能爲實傷名。香中有臭，臭裏含香，這是人生之大道。

傳說神農氏曾嘗百味，目的在採藥救人。孔子有三月不知肉味之嘆，不論聖賢豪傑，餓肚皮的味道是不好受。我們生活在香港的人，只要有錢，珍饈百味，任君自便，惟獨人味難嘗，雖有人肉市場，那是只能看看玩玩。但也確實有人吃人的現象，除了非洲野蠻人血淋淋吃生人外，還有最近在南美乘機失事，藉吃死人肉保存生命的幸運搭客。不過，下面所談的人味。并不是人肉之味，而是上帝所創造的人情味。

人味，其深莫測，其廣無邊。他代表着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一個團體的興衰善惡。人味，也可看出一個人的人生觀同他做人的品格。就以實例來說吧，凡去過台灣的，都異口同聲的說台灣的人情味好過香港。這個人情味就代表了當地的社會人情，歷史文化，倫理道德等等。人情味也代表了人性，有人情味就是有人性，沒有人情味，還能談人性嗎！再就一個人來說，某某人連一點人味都沒有了，我認爲這是罵人最可怕又可恥的一句話了，一個沒人味的人，那還算是人麼！另有人生乏味的說法，這是意味着一個人的悲觀失望，心灰意冷，幾乏生趣了！是人皆有味，無味不是人，有的清濁可鑑，有的臭氣薰人，有的氣味相投，有的馨香四射，人味之不同各如其面，是難談得清楚的。

在這四百多萬人口擁擠的香港，人們每天緊緊張張，熙熙攘攘，忙忙碌碌，你爭我奪的社會中生存，人味市場最爲冷落，人味股票永難上市，商場如戰場，有錢的王八也大三輩，爺親娘親也不及錢親，只有銅臭味，那還有什麼人味。有人稱香港爲臭港，這是指銅臭味談的，實也當之無愧。人們在銅臭味的籠罩污染之下，每天受着銅臭的洗禮，使人們歌頌銅臭，讚美銅臭，高抬銅臭。在以銅臭爲榮，以銅臭驕人，以銅臭衡量人的環境中，眞正的人味早就被腐蝕溶化了！無怪人稱香港是個無人味的社會。

當此以銅臭味時尚的今天，自然是這臭味越濃越大的人佔便宜，以銅臭作後盾，就可得到臭名譽，臭地位，臭派頭，臭架子。眞是多一分銅臭味，多一分臭驕傲，多一分銅臭味，多一分臭美，人們都陶醉於銅臭味，再無人味矣！

中共對古典文學的解禁與批判

汪學文

「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和「西遊記」，不僅是我國四大古典小說，而且是不朽名著，值得一讀再讀，百讀不厭；值得研究再研究，深入探討。

但是，這四部作品，中共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卽曾一一予以批判，並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去作「階級分析」，以確定其爲「毒草」。

最近，中共基於「四舊」已破，「四新」未立，大陸文化已形成沙漠一片，學校雖已漸次復課，學生除毛澤東著作外，卻無書可讀，迫不得已，乃將此四部古典小說予以解禁，並且再版發行。

紅樓夢

對於「紅樓夢」，遠在一九五三年，中共就展開批判。當時的對象是「新紅學派權威」俞平伯的代表作「紅樓夢研究」。中共指這本書是以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觀點寫的，「可是卻受到一些共產黨員的推崇，而企圖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重新評價『紅樓夢』的年輕人，卻遭到壓抑」，足見該書在大陸上曾發生相當的影響。不久，這次批判轉移了目標，發展爲對胡適思想的全面批判。

但是，中共並未放棄對「紅樓夢」原著的批判，相反地，後來卻對「紅樓夢」作進一步的淸算，認爲「對曹雪芹和『紅樓夢』思想的進步性和局限性，對其精華和糟粕，應當持實事求是的態度，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的觀點，予以全面、正確的分析和評價。如果因爲曹雪芹批判了封建社會就肯定他已經站在新興市民階級或農民階級的立場上，只注意其積極性的一面，而迴避、掩蓋其局限性（特別是階級局限性）的一面；或者把作品中人物的叛逆思想解釋爲來源於『正當的人性』、『純良的天性』；或者把『紅樓夢』單純理解爲愛情悲劇；對書中主人翁及其愛情不加分析批判，竭力地歌頌。如此等等，都是缺乏充分根據的。」

一九七二年四月，中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將「紅樓夢」再版，書前印有「再版說明」，指該書產生的時代，正是「中國封建社會行將崩潰的前夜」，而其描寫的乃是「賈、史、王、薛四大封建家族的衰亡史」，它通過「封建家族內部爾虞我詐的爭鬭，驕奢淫逸的生活等逼眞的畫面」，揭示了「封建階級當作神聖信條來宣傳的倫理道德、禮制法規的虛僞和反動」。

接着，它指「書中塑造的賈寶玉、林黛玉這樣的人物，畢竟是豪門貴族的公子、小姐，思想感情無不打上鮮明的剝削階級的烙印。書中關於男女愛情有許多屬於那個時代、那個階級特有的病態表現。另外，還有一些封建貴族醜惡不堪的靡爛生活的描寫。這些東西，對今天的讀者，特別是靑年讀者，有毒害作用，都是必須從認識上劃淸階級界線，加以批判剔除的封建性糟粕。」

最後，「再版說明」要求讀者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徹底破除「資產階級散布的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迷霧」，把「紅樓夢」作爲「歷史」來讀，有分析有批判地理解這部作品，以加深「對於中國封建社會內部階級矛盾和階級鬭爭的認識」、「豐富鬭爭經驗」。

在「階級分析」和「當歷史讀」的情況下，「紅樓夢」必須從文學名著變質爲歷史課本和政治書籍；在如此批判的情況下，這部古典小說豈非將被解釋得面目全非，從「紅樓夢」轉變爲「黑樓夢」了。

水滸傳

「水滸傳」在「階級分析」下也有「問題」的。中共認爲：雖然「『水滸傳』寫的是北宋後期農民起義軍的故事，它重點描寫了幾個英雄好漢，在封建統治下受盡了欺壓迫害，被逼上梁山；從而就充分暴露了封建統治階級荒淫無恥，殘酷剝削的眞實情況。就它的主題說，本來是反封建的，是革命的」；但是「『水滸傳』裏被逼上梁山的英雄中，有出身於勞動人民或社會上受盡壓迫的低層人民，也有出身地主階級貴族官吏。在這些剝削階級出身的人物中，有的是因爲受盡迫害，因而對革命相當堅決的人，但也有一些暴露出階級的局限性。雖然被逼上梁山，仍舊不忘『忠孝』等封建道德思想，因而起義是動搖的」，「最後還是以接受招安，也就是向封建王朝投降，起義失敗而告終。」

中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今年四月再版「水滸」時，曾作如下之說明：

「『水滸』是我國描寫「農民戰爭」的著名小說，它有鮮明的「革命性」和深厚的「民主性」。「水滸」在由明及淸的長期流傳過程中，所發生的最主要的社會作用，是鼓舞廣大受剝削壓迫的勞苦羣衆，起來造封建地主階級的反，「並通過很多具有唯物辯證法的生動事例，提供了與封建統治階級進行針鋒相對的武裝鬭爭的經驗和策略」。

但是，它卻指其中含有「封建的糟粕」：「『水滸』中關於忠孝節義等道德觀念的說教，對婦女的某些方面的歧視，把宋江寫成軟弱動搖、念叨『招安』的形象，以及鬼神迷信和野蠻行爲的種種描寫等，儘管其原因需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多方面作深入細致的分析，但屬於封建性的表現，是明顯的。

中共「人民文學出版社」對於「水滸」，不僅批判了其中的「封建糟粕」，而且進行了大量的刪削修改。它所採用的底本是金聖嘆批改的七十回本

，但是中共認為「金聖嘆批改『水滸』的根本立場仍是反動的。他的好些批改，意在汚蔑和中傷農民起義」，因而要採取這樣一些「針鋒相對措施」：

一、全部排除金聖嘆加的批語；

二、金聖嘆刪去了原本七十一回以後的部份，卻僞造了盧俊義的一個「噩夢」作為結束，意思是要把「水滸」英雄斬盡殺絕。因此中共重印時卽將「噩夢」刪去，依照百二十回本，恢復原來面目；又相應地把金本的「楔子」畧加剪裁（主要是刪去插入的目錄），改為第一回（這樣全書的回次，就有七十一回），並把最後一回的回目「驚噩夢」，恢復為「排座次」；

三、據說，金聖嘆為了「汚蔑中傷宋江和其他英雄人物」，曾對正文作了「別有用心的改動」，因此，中共重印時「凡屬校勘中發現了的，都依照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改回原樣」。

四、中共認為：「書中寫了一些凶殘野蠻情節，各本畧同，只有一百十五回本（「漢宋奇書」），比較簡潔，所以重印時「就按照這個本子，酌加刪節」。

經過如此的大事修改，「水滸」的眞面目，難免不受到相當的影響。

三國演義

中共對於「三國演義」也曾批判，特別是其中的英雄形象。

中共認為：「在階級社會裏，英雄只能是階級的傑出代表人物，沒有也不可能有超階級的英雄。不同的階級產生不同的英雄，不同的階級也需要不同的英雄」；而「流傳下來的眾多的文學作品中的英雄形象也就必然有不同的階級屬性，適合於一定階級的需要」。對待這些英雄形象，也需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重新加以考察和評價」。

中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關於「三國演義」的「再版說明」，也作了「一分為二」式的批判，首先指出：

「三國演義」通過演述魏、蜀、吳三國的興亡，生動地描寫了統治階級內部各集團之間的尖銳複雜的矛盾和鬭爭。透過書中所演述的歷史故事，「人們可以看出封建統治階級兇殘奸詐、貪得無厭、極端的損人利己的階級本質，以及人民羣眾在軍閥混戰下過着顚沛流離、慘遭殺戮的痛苦生活」。因此，「這部作品在長期流傳過程中，不但能幫助人民羣眾認識封建統治階級的醜惡本質，在普及歷史知識、豐富人民鬭爭經驗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再版說明」接着卻又指出：「三國演義」存在着不少「封建性的糟粕」，「作者不認識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動力這一眞理，用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和歷史循環論來描寫三國的歷史，對偉大的農民革命戰爭持否定態度，歌頌封建階級的代表人物，宣揚封建的忠孝節義道德觀念」。「書中還摻雜着一些鬼神迷信的描寫。封建統治階級就曾把關羽神化，資產階級反動派又曾拾起『士為知己者死』的封建糟粕大加稱賞，他們的目的，都是為了欺騙毒害人民羣眾」。因此，「再版說明」最後強調：所有這些，都應當『用歷史唯物主義』這一銳利武器，加以嚴肅的批判和剔除，防止剝削階級思想對我們的侵蝕。」

「三國演義」本是一部著名的長篇歷史小說，經過中共的批判和剔除，不僅失去其歷史意義，而且也就不像小說作品了。

西遊記

在古典小說中，中共對於「西遊記」一度頗感興趣，尤其是對於孫悟空的「造反精神」特別欣賞，在「文革」期間，「紅衞兵」們甚至均以「小猴子」自居，橫行無忌，大造其反。

不過，中共對於「西遊記」不僅也曾經有過「小議」，而且認為應該「給予足夠的批判」。

中共曾經指出，明代的吳承恩，在他以前的有關唐玄奘取經的故事傳記的基礎上，以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創造性地寫成了神魔小說「西遊記」這部書，把以唐玄奘為中心人物的宣傳佛法的宗教故事，改寫成以孫悟空為中心人物的英雄傳奇。孫悟空在大鬧天宮時的反抗精神，他被如來佛制服以後對於神佛所保持的桀驁不馴的態度，他在取經途中與各種妖魔、各種困難鬭爭時所表現的頑強氣概，他的勇敢、機智、和樂觀性格，對於封建社會人民羣眾的反對封建秩序、反對惡勢力的迫害以及與自然界的鬭爭，是具有一定鼓舞作用的。作品對於唐玄奘的迂濶、軟弱、和豬八戒的落後自私的性格的嘲笑和批判，也是有意義的。但是，「西遊記」對於天上的玉皇大帝、人間的最高統治者的批判，都有保留；對於佛教的佛與菩薩，尤其還帶有好感。也就是說，「『西遊記』還有許多宣傳佛法無邊及表現其他唯心、落後思想的部份」，這種宣傳起着「麻醉人民的鴉片烟」的作用。因此，對於「西遊記」中存在着的「封建性糟粕」，應該「給予足夠的批判」。

一九七二年四月，中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對於「紅樓夢」、「水滸」、「三國演義」、和「西遊記」這四部古典小說，僅重版了前三部，唯獨沒有重版「西遊記」。

中共對於古典文學的批判工作早已開始，其批判的範圍極為廣泛，舉凡小說、散文、詩詞等，無所不包。

如今其對古典小說雖已解禁並重版，但不僅大事刪改，且在所謂「批判地繼承」口號下，繼續進行擴大的深入批判。而從其所作的批判看來，所謂「批判地繼承」，實際上只有批判，沒有繼承；只有否定，沒有肯定；只有糟粕，沒有精華。

我們知道，文學遺產乃是人類的精神財富；而我國的古典文學，更包含着豐富的民族思想和情感，為構成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部份之一。小說或散文所描述的德治仁政和遊山玩水的情景，固足令人嚮往，而若干詩詞中的「淒涼幽怨」、「孤獨落寞」等情懷，正是今日大陸人民生活的寫照，更足以引起大陸人民的共鳴！因此中共要繼續批判古典文學。

歷史被割斷、文學被揚棄；則大陸的景象，勢將成為「文化眞空」、「沙漠一片」！這是時代的悲劇，也是人類精神財富的浩刼！

快樂的副產品

梁人傑

近來老萬在「人海百態」發表過好幾篇有關近代父子關係的小故事。一般中坑看來，會感到是「世風日下」的事；其實主要關鍵在兒子西化了，中國人看來難免大驚小怪，認爲大逆不道，不孝不義；但在外國社會，這種情形尋常之極。

接到好些讀者來信，對「不孝之子」表言譴責，許多年靑人都認爲頑固老頭子思想已經不合時宜。所以，老萬寫的人海百態，只可當有趣「古仔」看，如果發表意見，會引起兩代思想不同的廣泛論戰。老萬雖不願捲入這場論戰的漩渦，我覺得，卽使有論戰，也不可能改變這種社會趨勢。

現在老萬又說另一個有關父子的故事，不過這對父子的情形比較特殊，因爲他父親只是母親的「姘頭」，他們沒有正式夫婦關係，嚴格的說，這兒子被稱爲「私生子」的。

老沈和王大姐當年不能結成正式夫婦，據說有他們不能克服的困難。不過，老沈對王大姐養的兒子，也確能克盡父親責任，對他的供養，從不吝嗇。幼小時他一直過着富裕的生活，孩子的房間堆滿各種不同的玩具。

到他入學年齡，老沈送他進一間貴族學校。小沈念書的成績很好，畢業後，在本地大學雖擠不到一個學位，但到了美國，也考進了一間相當出名的大學。老沈供應無缺，小沈可專心求學。大學成績比之念中學時候更顯得突出，畢業得到榮譽學士銜頭，他也感到躊躇滿志。

他本想拿學士學位到社會上做事，但老沈寫信鼓勵他求取更高深學問，要他繼續念碩士，答應所需學費，生活費等，繼續按時滙寄。

小沈終於進了研究院，這是兩年前的事。最近一次老萬在咖啡座遇上老沈，看到他樣子很不開心，似有重憂者，不由納罕。

我們寒暄後繼續聊天，老萬不禁問起：「你的少爺近來怎樣？」

「還好。」他沒精打彩。

「念完碩士了？」

「是，他已找到事做。」

「你得卸仔肩，爲什麼反而不高興？」

「你看看他寫給我的信，便曉得了。」

他在口袋裏拿出一大叠文件，在其中檢出一封航空信，信裏聲言說：「我和你之間的『父子關係』從此一刀兩斷，我不再認你是我父親；你也不必認我是兒子……」

我急想知道他爲什麼要跟老沈「斷絕父子關係」，往下讀，來信說：

「隨函滙上美金一百元，是我歸還你供我到美國念書的費用的一部份。現在我已找到工作，以後可以每月給你歸還一部分，分期付款，一定盡力把我們間的債務搞淸。」

他之所以不願和老沈繼續維持「父子關係」，因爲他認爲，他不過是老沈和王大姐的「快樂副產品」，卽是說，老沈和王大姐當日養他，無非因爲他們貪圖快樂，使他投胎做人。根本他們不打算要這個孩子

「哼！」老沈冷冷地嘆息。「嚴格說來，那一個不是父母『快樂的副產品』？尤其窮苦人家，兒女特別多的原因是：他們唯一的免費娛樂是做愛，他們斷不會在做愛之前或做愛中計劃好養怎樣一個兒子或女兒。在『快樂』之後，有了孩子，無可如何。其實，連毛澤東也是『快樂的副產品』，難怪老毛對田中津津樂道，細述當年鬪爭父親的故事。也許，老毛和小沈一樣想法——不過是老子和母親『快樂的副產品』，因此，他反叛父親。」

是的，如果人人像小沈這想法則全世界的父親沒有一個好人。嚴格來說，那一個是純粹爲了「延續香燈」而跟太太敦倫，沒有絲毫尋歡之念？

人海百態

住*的*話

遺珠閣隨筆

古人說：「長安居，大不易」，如何的不易，未見說明，據我的揣想，大概長安是京城所在，人口眾多，生活程度高漲，搵食艱難，因有大不易之說。在過去，我一直認為這揣想大致是正確的，並譏笑古人不化，長安既不易居，何不他遷，還呆在那兒做甚？歎氣實屬多餘。

及至在香港住過一個時期，偶再憶起古人之言，每覺以前的揣想頗有問題，或者說根本錯誤了。其所以會錯誤，一來由於自己缺少生活體驗與感受，二來從字面去了解古人，未有把握古人話語的中心。古人不是說得很清楚嗎，在長安呆下去，其他似乎不太困難，難就難在一個「居」字上。

居者，住也；住成問題，是否說長安房屋建築不足呢？我想不是的。想那古長安乃是一個繁華的去處，在唐代，人口已在二百萬以上，逢年過節街上「車接轂，人摩肩」，「連袵可以蔽日，揮汗可以成雨」，其擁擠的狀況，猶同今日香港的中環，九龍的旺角，像這般繁華的都市，自不乏高樓玉宇，也有極多的四合院和大集院，若按人口分配，大概總夠住的了，不致發生住的問題，亦不致有不易居之嘆。

或許古長安和今日的香港一般，它也是典型的商業都市，一切要通過買賣手段，講錢的。想住屋，必須能夠付得起高昂的屋租，此外還要付什麼押租、鞋金、建築費、頂手費之類的，缺少這些能力，只有望屋興嘆，改住窰洞了。古人深惡這種商業行為，才發「長安居，大不易」之語，明是嘆氣，實在暗蓄一股子怨氣。

當然，這也是揣想和推測，並沒有在史料上找到確切的證明，但這揣想和推測，卻是以目前的香港作根據的。這一回我頗具自信，雖不中，亦不遠矣！

慢表古長安的住，且說今香港的住吧，祗要提起這個字，除了那些少數的置業家和屋主婆，莫不搖頭說：「真係好難㗎，一間房百二呎，月租五百蚊，佔我收入嘅二分一，下個月又要加租啦，真冇法子住落去囉。」如果將這些話譯成古語，不正是說：「香港居，大不易」麼？

今天我因自己身受其苦，了解個中滋味，聽到這些嘆怨，極具同感，無譏笑這些人不化，也不敢發出「何不他遷」之問。在這裏，到處屋租都貴，又往那兒搬？不搬，在原地住下去，任令屋主宰割，還有比較省數之處，至少省下尋找新屋的麻煩和時間，以及一筆不小的運輸費。真正要搬或者非搬不可的時候，那就說明閣下不外發生兩種情況：其一，已經自置物業，無需再捱貴租；其二，不太恭喜，閣下入不敷出，經濟出現赤字，勢難久持。前一種情況的人究竟不多，不去說他，後一種情況的人落個「慘」字，唯有轉住木屋區了。

所謂木屋區，其實是貧民窟三個字的美化，那裏交通不便，無水電和衛生設備，猶其餘事，而屎尿和污水遍地，蚊蠅和老鼠滋生，空氣齷齪才是最討厭的，置身其間，的是非人生活，可是這類人卻佔香港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呢！

近十數年來，香港政府似在重視這件事，同時為了美化香港，建築了不算太少的徙置區，供木屋區的人遷住，理論上說，木屋區應該消滅了，或相應地減少了，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這裏剛遷徙一批，那裏又補充一批，彷彿木屋區和香港結下不解緣似的。即算請問香港政府的負責官員，究竟什麼時候才不見木屋區，恐怕他們頂多報之以微笑，絕不敢拍胸口，說出一個確切的日期來。

這是怎麼回事？說穿了很簡單。目前的高地價政策，推動屋租上漲，使那些原來以收入的二分之一付屋租的，逐漸要付出四分之三，乃至於五分之四，不肯照付或實在付不出，則必須自動撤住木屋區。換句話說，木屋區之所以不能消滅，正是政府的政策製造的。

或者有人會開玩笑地說，政府不斷地製造木屋區，又不斷地建築徙置區，如此周而復始，木屋區總有被消滅的一天。這話有幾分理由，但請問徙置區比木屋區強多少呢？

或者又有人問，大家都住上徙置區，香港那些高樓大廈租給誰？相信高地價政策，僅是暫時的吧？這事無謂多推測，不過以事實而言，徙置區的屋租同樣會漲的，一漲且是百分之二十，並不令人有「易居」之感。

住的話說到這裏為止，本來打算寫一句：「都市居，大不易，古今皆然」，以結束此文，但忽然發現一個問題，就是為何總不見人說「都市居，食不易」呢？是否在都市找飯吃容易呢？我想，這問題是肯定的，久居於此的人自有體會，不必闡述，我只說為什麼產生這種現象。

記得柏拉圖曾經反對奴隸社會解體，他說：「沒有奴隸，誰供養我們？我們無人供養，又怎能創造文明？」這個大師主張蓄奴，並且要讓他們吃飽，養得身健力壯的，再從事生產。想這都市原是由奴隸社會蛻化而來的，容易找飯吃，或者吃得很不錯，並無啥稀奇。

但，大都市卻不允許你吃得太飽，怕癡肥了，妨礙生產，所以又用「住難」這特效藥替你減肥。

申江的「盜兵符」與孫家雯的「男子漢」

從在粵語片時代起、在本港每一年農曆十二月初十至二十七、八這一段時間，可說是一年中電影觀眾最冷落的映期，好些戲院，在這段期間，例外准許平時排不出認爲沒有生意經的片子上映或讓舊片重映。而好些大公司，受人事排擠的新導演作品，也多在這個時間才有機會排出，所有好期，必讓有雄厚人事力量的大導演作品上映，因爲大導演要取票房紀錄，舊年農曆年，香港人習慣給工人、職員、夥記出雙糧，所以整個農曆正月，都是電影的旺季，在這段時間，新導演而沒人事力量的作品，即使拍得如何出色，也難以獲到映期。宣傳方面，也難得認眞去搞。

在壬子年十二月初十後上映的國片新片中有兩部是新導演的作品：一是邵氏的新導演申江的「盜兵符」，一是新導演孫家雯的「男子漢」，這兩位導演，當導演的歷史雖新，但從影的歷史並不新，孫家雯曾經到意大利學過一個時期編導，而又幹過不少時間的製片，申江也是「學院派」出身的編導。幾年前孫家雯充當「國泰」製片時，曾經搞過一個劇本，想也導演，終于一拖再拖，直到國泰暫停拍新片，孫家雯的導演之夢也難圓了。申江的「盜兵符」在邵氏公司，當爲了種種人事問題，拍拍停停，停停拍拍，終于也拖上了二

他應該是第一個感受得到的。

憑良心說：如果「盜兵符」如能獲得像十三太保那樣的好期與同樣份量的宣傳，此片當可列入使大導演再受脅迫的作品，這些看法大約可以從東南亞各地獲到一些答案的。

當然那也不能說「盜兵符」是如何成功的電影，有好些大場面的的戲顯然是「剪輯鏡頭」交插進去的，但好此「小場面」它確能拍出感人的效果。這便是由于導演懂得而且重視「先感情而後動作」效果的緣故。

「盜」故事取材自司馬遷「史記」的「信陵君傳」這故事又被寫進「東周列國演義」第一百回中，再被改編成舞台劇「信陵君」，滇劇改名「銅符令」，電影大致根據「東周列國演義」改編，但又因爲遷就搞打鬪場面起見，對於信陵君與朱亥這兩個特別突出的歷史人物的浪漫精神面貌卻處理得大爲遜色。司馬遷筆下的魏公子信陵君，雖是貴族公子但卻很喜歡與市井小民來往玩樂的奇人，他不喜歡在貴族社交場合活躍，朱亥本來是一個屠夫，史記對信陵君待交朱亥的經過，有很詳盡的描述，電影爲了加重打鬪，將那些富人情味的過程畧去，使信陵君的浪漫不拘的性格也完全消失，這是很可惜的。

「盜」故事大致敍述秦昭襄王攻趙都邯鄲，平原君向魏求救，魏安釐王遣大將晉鄙救趙，秦王傳言諸侯，有敢出兵救趙者，破趙之後，即移兵

的部份，已摸中門徑，但如何將一個人物成功地塑造出來，仍不夠功夫，如果他今後能進一步從塑造人物上下功夫，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孫家雯的「男子漢」，看出是一部完全爲了遷就時下打鬪片而拍出來的電影，遷就打鬪方面，幾乎到了非常委屈的地步，孫家雯可能因爲獲得導演地位不容易，所以突出自我表現的東西很多，比如開頭搞一大段追車的戲，顯見得很用心，當然也未能抹煞孫家雯對鏡頭運用的技巧，已有一定的標準。但是鏡頭技巧並不是一個成功的導演的一切，導演的學問，至少抱括如何提高觀眾對劇情的感染力，以及人物塑造，當然要拍成一部出色的電影，仍需要出色的編劇。

「男子漢」寫一個組織龐大的販毒集團，早爲警方注意，中間冒出一個白牌司機因哥哥做販毒機關的聯絡人而被毒販懷疑他出賣同黨，將他打死，於是弟之爲報兄仇加上探長的緝毒兩條線滙集一起與毒販作對，以致將販毒頭子找到爲止。

這部電影，同樣中了「流行式打鬪噱頭」之毒，於是爲哥哥報仇的白牌司機魯俊，便成爲一名全無頭腦及不可理喻的人物，探長白彪亦因爲突出打鬪而使這角色的機智大大削減。

要是編導有自知之明，知道即使如何突出打鬪，也不能打得如李小龍及王羽那麼精采，那麼，最好從戲及人物塑造，機智方面去加重份量，才算不得爲明智之舉。

「男」片中的女主角胡茵茵、飾演一個舞女，她是魯俊的愛人，這個角色及從這角色身上產生的情節，也都是電影中常見的公式人物及公式情節，並無如何突出。

不過電影因爲以反毒爲主題，而且從魯俊的哥哥被毒販殺死，對於毒販的無人性，可有點教育內涵，整齣電影最成功的不是戲的部份，而是對反面人物的醜化，這一點在拍動作片中應列爲最重要的一個觀念。眞正的醜化，並不是概念化的，而應是從反面人物的行爲表現出來的，這是「男」片唯一可取的一點，譬如電影開首不久，有一幕吸毒者集體中毒的戲，那是拍反毒片中具有實際醜化作用最有力的描述，據記憶所及，黑澤明的「天國與地獄」，就有這種驚心動魄的駭人場面。

「男」片與「盜」片中很多打鬪場面，都是相當重複的，這類打鬪，我覺得座上觀眾，已看到有點厭倦的程度，我想要是今日的編導與製片如肯到電影院觀眾席上長細看觀眾反應的話，應承認那些公式打鬪的魅力，已漸漸失掉它的刺激了。

我以爲任何新導演，要想成功，必須敢於創新，譬如宋存壽的第一部「破曉時分」並不賣座，王星磊的第一部「虎山行」也不見得如何轟動，但這兩位導演的地位卻定下來了。雖然第一部電影能拍出來又好又賣座固然好，但最主要還是創新，這應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喝洋水者」談中國文化

筆者於幾年前由香港「下西洋」來了美國，算是個「喝洋水」的人。

不久，尤以美式英語來說，大概可溯自公元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時，其間

是很不容易的，拍片過程，必然受演員與廠期的多方拖延，拍成之後，在發行與宣傳方面也不大重視，要是你的電影，能夠在這種情形下出現賣座的奇蹟，才能有希望再拍下一部，下一部可能是公司給派下一個不倫不類的翻抄片或日本的劇本，演員卡士又是不理想的，於是你這個辛苦地掙到第一步成就，第二步可能給送入死角，這些因索，說穿了就是人事問題。人事問題，在我們的社會中，沒有什麼比得上它對人才的戕殺，有這麼立竿見影的巨大毀滅力量。

有些新導演，望了很久，等了很久，才望到一個當導演的機會，可是你只拍了二千呎，老板與一班謀士看了這一兩千呎片斷的東西，可能立即宣佈你的「死刑」，下令停拍，這個消息一出，這個人以後要再想當導演，恐怕便不會這麼容易了。

可是，導演眞的是這麼難做嗎？事實並不是這個只拍二千呎被判「死刑」的人才，如果他拍的不是大公司的出品而是獨立製片的作品，不但不會被腰斬，而且還很可能有一舉成名的機會。

陪一位電影行家看「盜兵符」，出了戲院，朋友發表他的主觀看法說：「從戲的效果及氣氛的處理上看，如用『十三太保』比『盜兵符』，講導演功夫，張徹替申江抬槓也不配。」對這一比較，我仍抱着保留態度，但對于動作片方面，必須「先情感而後動作」的原則看，「盜兵符」比程剛的「十二金牌」及「十四女英豪」稍遜，但比張徹的「十三太保」確是高出許多，我想要是配樂那位先生不肯作違心之論的話，在電影配樂時，

朱亥隨行，最後朱亥在危急中用鎚打死晉鄙。

在電影中，渲染如姬與信陵君的愛，加上朱亥刺秦王之戲，實是受現電影一些「噱頭觀念」所致。其實史記寫晉鄙被殺後，信陵君向軍人下令：「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於是從十萬人中選出八萬人，這段戲非常突出一個領導人物的高貴品質。以及抱必死的戰鬪決心。電影將它畧去，那是十分不智的，即使如此，「盜」片具有感動力量的東西仍有不少，這是難能可貴的。

由「盜」看申江，他處理「戲」

有「意猶未盡」之感。其時自知對英文的造詣尙淺，乃下定決心，立志再苦學「雞腸」，復請教於「全桶水」或「大半桶水」的朋友，「困而學之」，實乃環境所「逼」成。

且說筆者請教於「全桶水」的朋友時，一併談及英文與中文的比較。大家都一致認為英文無論在表達方式，詞彙的運用，句法的構造都遠遜於中文。英文往往為一定的格式所拘限，而中文卻是靈活不板的：既有文言的簡麗意深，復有白話的清新流俐；詩詞押韻鏗鏘有聲，賦聯對偶貼切整齊。我國有數千年的文化歷史，中文之發達自不待言。反觀英文，其歷史

太平山下的「三大」

兆華

香港文化界裏面有所謂「三大」，他們就是「大主筆」、「大導演」和「大教授」。他們各有地盤，在香港這個畸形社會，近來頗為得意，唯大教授似畧褪色。就因為頗為得意，他們便害上自大狂，眞的以為才通今古，學貫中西，其不可一世之概，往往溢於言表。

大主筆

「大主筆」辦了一份報紙，風格猶如童子軍踏步——（左右左），雖然口口聲聲標榜中立與超然，但明眼人一望便知，其實毫無原則，也沒有中心，只憑自己的臆測與獨斷，想到就寫，所以常常脫離事實，似是而非。他自己可能自鳴得意，但卻害死很多分析能力弱的讀者。

大導演

「大導演」在一間規模頗大的國語片公司任導演，時而執筆為文，年來因為倡導打鬪武俠片，便無端端發達，手下幾個打仔也紅起來。全港人士一致認為目前社會無日無之的刼殺和凶殺，大部份是導源於武俠打鬪電影；但「大導演」卻力排眾議，說打鬪是青年精力過剩的出路，最近更說武俠片如受抵制，則電影院會更多「執笠」，青年豈不是只有趨「黃」一途，眞不知大導以青年為如何也。古人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我說「大導不死，青年不耻」！

大教授

「大教授」據說曾任某大專教授，更辦了一本什麼文藝月刊，也寫了很多小說，其中不少都有所本，尤以一本長篇「日，月，星」，更是由左派作家「春暖花開的時候」所脫胎，由此而引起與「萬人雜誌」打了一場筆戰，至今時仍喋喋不休者。

前些時香港有人曾說「中文不能達意」。此語一出，人皆嘩然。我國文化歷史深遠，中文豈會不能達意？筆者以為，說這話的人，必定對中文無甚認識，就如筆者的英文造詣尙淺，是因筆者對英文造詣尙淺。如果對國學有精深的研究，中文加表揚，並大顯才華方合理。今既說「中文不能達意」，可肯定其人的中文造詣決不會高到那裏去，否則不會說這話的。為此，筆者不禁替他悲哀。

筆者雖然身在異邦，對中文決不敢忘懷。有空時常去逛店，遇有喜愛的中文書刊，每每大破慳囊以據之已有為快。曾讀到一些文章，每於分類別項時，竟棄甲、乙、丙、丁不用，而以英文字母代之。此誠屬費解。筆者以為，既是用中文寫文章，就應以「純粹中文」而為之，而不應雜有外文。除非引用專有名詞或有必要的時候，方可引用外文。魯迅寫阿Q時，因不知是「阿貴」或「阿桂」！就用了英文字母的Q字，似屬情有可原。但我們寫文章是應該盡量避免引用外文方屬正當。至於文章無故亂引外文，以為炫耀，致寫出的文章非驢非馬，亦中亦西，還以為自己「學貫中西」，寫得拍案妙文，而不知人對此家愚行竊笑不已。強自賣弄，盲目崇洋之人，徒令人齒冷耳。區區管見如此，僅就教於有識之士。

我愛中國，尤愛中國文化。藉此急景殘年、除舊迎新之際，願我們從新振作，對中文多加提倡和建設；在此，謹以「光大中華」四字與大家互勉。

吳文迪

臘鼓頻催與人日雜綴

胡蓑之

諺所謂「臘鼓鼕鼕，歲聿云暮」，以及「臘鼓頻催」等句，都是指陰曆十二月的殘年急景而言吧。朱熹的「殘臘」五絕云：「殘臘生春序，愁霖逼歲昏；小紅妝艷萼，眾綠披陳根。」這裏表示殘冬即將過去，而好景來臨。春風迎人，氣象萬千。因之，陰曆新年又稱爲春節。

至於陰曆十二月稱臘月，亦由來已久。「荊楚歲時紀」載：「冬至三戌臘祭神」。「禮月令」亦說：「孟冬之月，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按：孟冬爲陰曆十月，但臘與蠟通，夏時曰「嘉平」，殷代叫「清祀」，周朝稱「大臘」，皆於冬月行之。而所謂「秦人歲終祭百神曰臘」。據「史記秦本紀」：「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嘉平爲臘。」漢時亦因之以臘行於歲終之月，故後世稱陰曆十二月爲臘月。

又據漢人應邵風俗通義說：「臘者獵也，田獵取獸，以祭先祖也。」可見此臘字是由獵字轉變而成。由於古人以十二月爲田獵季節，其所獵獲之禽獸，必先祭祖先，然後嘗食；食餘的肉，再把它醃製風乾而成爲臘肉。今日臘味的名稱，也可能是取義於此。而歲終臘祭便成爲祀典之一，這是臘月得名由來。大抵時值殘冬，正是秋收冬藏的季節，農人藉此閒暇，稍事休息，但又不欲使精神頹惰，於是便有相率打獵之舉。同時獵得禽獸後，更不忘愼終追遠，用以祭祀。因此，有「獵獸烹羊，煮酒慶敘」的流行語，也是臘祭的由來。但這種祀典，只有國破家亡，度着流亡生活的人才無法舉行。正如「左傳」所說：晉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向虞公諫阻，不聽。宮之奇謂「虞不臘矣！」表示亡國之後，已無宗廟可祭。又王莽篡漢，欲改漢法，陳成則說：「祖先不知王氏臘！」這又可見臘祭對於國家，至爲重視。

談到歲暮，一名歲闌，謂歲之將盡之意。司空圖詩云：「歲闌悲物成，同是冒霜瑩。」蓋歲暮時往往霜雪交加，寒冷異常，故稱「歲寒」。論語中有：「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松柏固爲兩種最能耐寒的樹木，而高士奇則稱松竹梅爲「歲寒三友」。其文曰：「五龍亭舊爲太素殿，創於明天順年間，位太液池西南，向後有草亭，畫松竹梅於其上，曰歲寒門。……」惟何晏解釋「歲寒」二字爲亂世之意，而松柏則喻爲不失節之君子也。其注云：「大寒之歲，眾木皆死，然後知松柏不彫傷。平歲眾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自能修整與君子同；至於濁世，然後知君子之不苟容。後世之言保歲寒者，義取於此。」

古人稱治世爲「歲德」，如管子四時云：「春嬴育，夏育養，秋聚收，冬閉藏。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此謂歲德。」而周禮謂年終爲「歲事」云：「司會以一歲中之成質於天子，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黃氏佐曰：「歲事乃年終朝覲之事，蓋述職是也。」今國家政府或工商界，亦有年終檢討。

歲事猶言「農事」，因中國向來以農立國，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據「尚書大傳」云：「稷鉏已藏，歲事歆畢。」表示在此殘冬，爲農人休息季節，所謂「烹羊炰羔，斗酒自勞」是也。故四川人稱歲暮爲「歲猪」，亦含有此意。據「劍南集自注」曰：「蜀人養猪，於歲暮供祭，謂之歲猪。」又「蘇東坡集」中亦有：「此書到日，相次歲猪鳴矣。老兄嫂團坐火爐頭，環列兒女，便是人間第一等好事。」這是描述蜀人於歲暮時，全家把酒圍爐的風味，亦即所謂「打邊爐」。

四川爲我國最富庶之區，稱「天府之國」，據元費著撰的「歲華紀麗譜」一書中指出：「成都自唐代號稱富庶，甲於西南，爲之帥者，大抵以宰臣出鎭，富貴優閒，歲時燕集，備極侈靡。其風至宋不廢，南宋季年，蜀中兵燹，井閭凋敝，乃無復舊觀矣。……」

一歲即一年也，地球以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遶日一週，曆法用以紀歲，故陰陽兩曆均以十二月爲一歲。惟陽曆以太陽最卑點（摩蝎宮十度）起算，陰曆則以近立春之月朔起算，稍不同耳。通常把陰曆的十二月稱「殘年急景」，或稱「歲尾」。如戴式之詩云：「歲尾年頭一局棋。」而舊俗於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即是除舊更新的意思。孟浩然之「歲暮歸南山」五律云：「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恒愁不寐，松月夜窗虛。」

歲除亦即年終最後的一夕，故稱「除夕」，又謂「除夜」。如崔塗的「除夜有懷」五律云：「迢遞三巴路，羈危萬里身，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那堪正飄泊，明日歲華新。」尤其唐代詩人杜甫由長安入川，抵夔西閣時，正値歲暮，更感旅途之寂寞，發爲吟詠，所作「閣夜」七律一首云：「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幾家爲戰伐，夷歌數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清人曾國藩西征，時値殘臘，思鄉一切，乃作

歲暮雜感十首，茲摘錄其中數首如下：「爆竹家家沸，兒時此味長。追歡掛綠螘；隨例祭黃羊。明旦夔龍集，中天日月光。八年吟四句，回首但蒼茫。」又「殘歲垂垂近，囂塵逐逐忙。世人同一悔，匪我獨顛狂。身計嗟頻左，家山亦未忘。時猶憂世事，此意固荒唐。」當茲臘鼓聲中，撫時感事，倍覺神傷！但願殘冬過去，好景快臨，明年此時，還鄉舉行臘祭的祀典吧！

本刊是期出刊適逢新正初六，翌日即「人日」，萬人協會選擇此吉日舉行春茗會宴，集各方人士於一堂，暢飲歡述，藉以減少思鄉之情。正如唐代詩人高適所作「人日寄杜二」的詩云：

「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堪斷腸！人在遠藩無所預，以懷百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此日知何處？一臥東山二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龍鍾還添二千石，愧爾東南西北人！」——茲值人日，更兼避秦來港二十餘年，對詩中之感慨寄予同情，等同身受也。

雖然，人日之由來久矣！據北史魏收傳，引董勛答問禮俗云：「正月初一爲雞，初二爲狗，初三爲猪，初四爲羊，初五爲牛，初六爲馬，初七爲人。」故「詩韻集成」人日云：「梅花妝額，竹葉傾觴。」菜挑七種，餅煎中庭。詩傳常侍，銘著安仁。七日爲人日，辰靈是北辰。巽散灰於荆俗，記踏跡於變城。韓吏部則明日登高，薛道衡則傳以歸雁。」又人日詩云：「旅況無些子，宮扉闊廣輪；氣寒薪少力，客謝几生塵。以切投林羽，身悲貸沫鱗！滔滔人盡是，未始出非人。」——前首描述「人日」有聲色，多姿多采，古人對人日的習俗，由此可見一斑。後者則描寫遊子的情景，這對咱們來說也很恰當。

李義山的「人日」詩曰：「文王喩復今朝是，子晉吹笙此日同；舜格有苗旬太遠，周種流火月難窮。鏤金作勝傳荆俗，剪綵爲人起晉風；獨想道衡詩思苦，離家恨得二年中。」此詩中的「鏤金作勝傳荆俗」兩句，係引用「荆楚歲時記」載：「正月七日爲人日，以七種菜爲羹，剪綵爲人，或鏤金箔爲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又造華勝以相遺，登高賦詩。」又提「歲時記」載：「餘日不刻牛羊狗猪馬之象，而正旦乃畫雞於門，所以謹始也。七日貼人於帳，所以重人也。」

此外，尙有陳無己的詩句：「巧勝向人眞奈老，衰顏從容不宜新。」及賀方同的人日詞：「巧剪合歡羅勝子，釵頭春意翩翩。……」都是詠人日鏤金作勝的典實。又據賈充「典戎」說：「人日造花勝相遺，瑞閣金勝之形，又像西王母戴勝。」而「古今事物考」的解釋是：「晉賈充夫人剪綵爲花勝，或鏤金箔爲人，象瑞閣之形，是人日起於漢，而綵勝則起於晉也。」戴勝詩云：「獨獻菜羹憐應節，遍傳金勝喜逢人！」所謂玩菜羹，也是根據「荆楚歲時記」所載的「七種菜爲羹」，故蘇軾的詩有「七種共挑人日菜，子枝先剪上元燈。」如湖南的「七樣菜」，廣東的「七寶湯」，均表示儉約之意。因而梁章鉅的詩便有「莫笑寒庖儉，期傳挑菜筵」之句。

人日起源於漢東方朔占書，其原意是以氣候陰晴占卜禽獸及人物休咎的。據「月令占候圖」說：「七日人，從旦至暮，日色晴朗，夜見星辰，人民安，君臣和會。」咱們這古老中國向來以鳳、麟、龜、龍、人，稱爲五靈。「孔子家語」說：「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龍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人爲之長。」又說：「五靈總爲諸蟲之首，今止言其四，以人處中央者，謂有性情之物，人最爲主故，靈者神靈之義，人於蟲獸中最靈，故曰五靈之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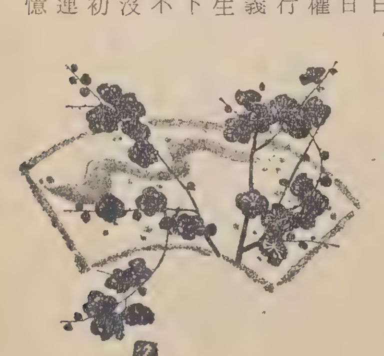
人既是倮蟲之長，又爲五靈之首。因此，人被稱爲萬物之靈，故「人日初七靈辰」，即本於此。唐代設立戶口使，以人日爲戶籍日，並停止刑罰，以重人權。其實，自漢魏起，將七日作爲「人勝日」。月令廣義說：「人日之勝，傳自漢魏，迄晉劉臻妻陳氏，更見精巧，上人勝於人。」故又稱是日爲「人勝節」。李適的詩有：「寶帳金屛人已帖，閣花學鳥勝初裁」之句。杜甫的人日詩更爲強調：「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樽前柏葉休隨酒，勝裏金花巧耐寒。」

唐宋習尙於人日，除以七種菜作羹外，戴在頭鬢的花勝，恍若當窗理雲鬢，對鏡帖花璜，其意殆欲祈求萬事遂意而已。直到明時，始在人日吃春餅，以應春氣。故有：「菜挑七種，餅焦中庭」之說。但據「文昌雜錄」載稱：「唐歲時節物，人日則有煎餅。」可知在唐宋兩代，人日已有吃煎餅的風俗。「述征記」中也有一段：「北人以人日食煎餅於庭中，俗云熏天，未知所從也。」唐六典膳郭有節日食料，亦謂正月七日煎餅。」

至於人日吃湯圓，則不知什麼意義？據說人日吃湯圓係「七元」之托，稱爲「太平圓」，每人吃七枚，象徵人人生日，永保太平；又全家團圓的意思。且不僅此，還要登高旅行。明袁中郎所作「人日同度門發足上玉泉」詩云：「燒卻門符紙，迎地競如螘。青眉稚齒兒，堂上誦夫子。余也亦皇皇，趁時治山水。瓢笠共山僧，緇衣附行李。是墅卽吾居，是雲卽吾木。逸思觸東風，吐若爭春蕊。冒霜道修途，十里黃埃起。」又：「西眉東衡匡，天公賜我履。道遠不能從，玉泉且輕始。……」

尤其「人日自笑」一首更有趣，詩云：「是官不垂紳，是農不秉耒，是儒不吾伊，是隱不蒿萊，是貴春荷芰，是賦宛冠佩，是靜非杜門，是講非教誨，是釋長鬢鬚，是仙擁眉黛。倏而枯寂林，倏而喧囂鬪。逢花卽命歌，遇酒輒呼菜。一身等輕雲，飄然付大塊。……」

總之，人日是咱們衆人生日，也是尊重人權之日；在今而行春茗，頗具意義。但倘若想到生活在毛幫暴政下的大陸人民，不獨沒有自由，沒有言笑，大年初一開始還要吃連猪狗不如的「憶苦餐」呢！



調景嶺難民奮鬥記（上）

·克毛·

在民國三十八、九年，大陸淪陷的時候，儘管百萬大軍齊解甲，卻仍有七千是男兒。他們不理共黨的利誘威脅，不計自身的成敗得失，不顧別人的冷嘲熱諷；有的從戰地，有的從結束了的工作崗位，有的從遙遠的家鄉——可以說是從全國的許多角落，付極大代價，冒極大危險，衝破鐵幕，來到香港。他們雖然在衣食無着，生活堪慮的困境下，被香港政府收容在與鬧市遠隔的調景嶺，受時代攷驗，但是他們以二十年如一日的堅定信念，和報國決心，不僅沒有被苦難所嚇阻，反而以高度的克難精神，創造了新的時代。在國際情勢不利我國的今日，調景嶺難胞的奮鬪史實，應當給我們以一種鼓勵與啓示；曾經歷過苦難歲月的中華民族，必能在苦難中長成，在大時代的洪爐裏，鍛鍊成一個革命的青年！

回想在三十九年六月，由香港西環搭船初去調景嶺的時候，夕陽落了。

那裏是一片荒涼，
亂草山岡，
只有晚風在哭泣，
海潮在悲傷；
蔦蘿野蔓，牽不住天涯斷腸！

南國的夏令，天氣是異常的酷熱，難胞們初去那裏，既無房舍，又無蔽蔭之所。先到的人在烈日下要一鋤一鋤的掘地，準備蓋屋，後到之人多幾個鐘頭躲在陰涼裏，卻找不到好的地方，短短的幾個鐘頭時間，無論你怎樣加緊，也造不成一間油紙棚。無情的蒼天，又不理離人的苦痛，不時從天邊灑下陣陣驟雨。使已經困倦了的難胞，既沒有蘆葦一幕以禦風雨，就只好穿着淋濕的破衣，等候黎明。

東方破曙以後，對着那殷紅的曉日雖感欣喜，也覺畏懼；它能夠晒乾淋濕了的衣服，也能灼炙除了衣服、赤露着的肌膚。市區有錢之人，在家裏淋浴之後，舒舒服服的躺到床上，進入黑甜鄉裏，溫他們的美夢；而難胞在那曠野，只是受到對那種生活可望而不可卽的淚的洗禮，嘗到夢醒過來的痛苦。停了雨的夜晚，對着滿天星斗，似乎稍得慰藉，山上是森然一片，黑影沉沉。難胞們經過幾天的勞累，也似乎發不出什麼聲息。只有遠處離島上有一座旋轉的燈塔，不時向海面射出銀光。它好似給調景嶺難胞一點溫情，看顧，告訴他們：「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所以不要因目前的侷促窮途，而以爲「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感到沮喪氣餒。

經過搬遷時的幕天蓆地，野營露宿，雨淋日炙，築地勞累，再加上對國家的忠忱惓顧，請纓心切，從戎難期，物質的窮乏，精神的痛苦，環境的不適，所以有好幾百名難胞染上疾病。那雖是輕微的頭痛或腹瀉，但到市區就醫很不便，留在營裏，在一切草創、一切簡陋的情形之下，只好聽其自然。東華醫院的醫生起初來幾個鐘點，但是看不完所有的病人，難胞中學過軍醫的，自動的起來義務工作，卻沒有充足的藥物、器材、和設備，對患有重病的難胞仍束手無策。一個多月以後，房舍雖大致築成，一天晚上，突聽到滿山呼號，成千難胞腹痛嘔吐、絞瀉、靠別人架扶，蹣跚的走到醫務所。這種症狀很像是霍亂，但是既沒有儀器，又沒有化驗師化驗，更沒有急救藥品，難胞醫務人員和兩國基督教之教士不眠不休，用普通藥品代替，度過了一個辛勞的黑夜。白天有人看吐出的食物有暗綠顏色，估計這一定是左派分子，混入放毒所致；他們的心實在比蛇蠍更毒。

初搬去的時候，那裏沒有公路，沒有渡船，除了社會局辦事處和一個大厨房以外，可以說什麼都沒有。外間來的信件由裝運糧食菜蔬的船帶進來，想寄信出去時，雖然是一毫錢的郵票，也不能不到市區購買。怎樣去呢？最近的一條路，是爬山過鯉魚門，再搭船去筲箕灣，山路陡削峭峻，爬上去需要流汗，但是坐同渡船雖然風涼，卻要花費比爬山更費力的四毫血汗錢。所以有些人不得不捨近就遠，往九龍牛池灣一路步行。營裏沒有商店，需要的衣物不太重，糧食、煤油這一類則不太輕，除了爬山以外，還要背負重擔，晴天太熱，陰雨天泥濘路滑，天公也覺難做！

那油紙木條釘的房子，雖勉強可擋風雨，卻擋不住火一般的烈日；那光雖射不進來，熱卻透得過被它晒得起泡的瀝青，所以如果外面是三十二度，裏面最少要比它高三兩度，不知是難胞心頭怒火，還是這種材料的易於惹火，三區的寮屋，在一天下午突然着火，瞬卽燎原，由下到上，捲沒全區草創的棲巢，使本來已一無所有的難胞，連棲身的板片都變成灰燼，好多人從大陸出來的時候，穿着黃軍服，來到香港以後，買不起便服，舊軍服破爛了，還用它遮體，經這一炬，連換身的內衣都沒有。晚黑的時候，可以回到伊甸園的幻境，但是

他們卻享不到始祖犯罪以前那樣的悠悠自適。

其他各區的寮屋和葵棚，雖徼倖沒有被波及，但是一掛起七號風球，或是濃雲密佈的雷雨之夜，薄薄的門窗，細小的木條，淺淺的釘痕，怎樣也經不起天地的震動，搖撼，加以兩山中間的溪流，受到它的推波助瀾，把大小亂石和泥沙，都冲到和它共鳴的大海。風雨聲、洪流聲、石塊滾落的碰撞聲，好似呼喊世界末日的來臨，又好似警告難胞的房舍快遭毀滅一般——該往那裏去躲呢？外面是一片比鐵還沉重的黑暗，滿地濕滑；有的在高處用盡全力，仍穩不定油紙棚，只好棄屋逃生。結果那屋子就好像紙片一樣的飛落墮下。第二天清早，有的在海裏飄流，有的被吹得歪歪斜斜，許多屋子裏漏得滿地是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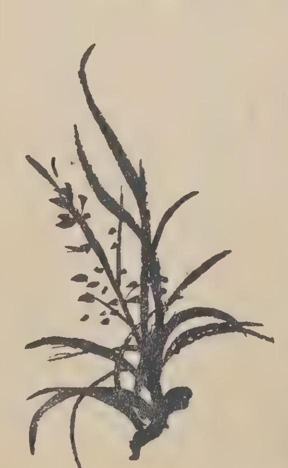
火警是人禍，風雨是天災；人禍或可以防範，天災有什麼辦法？天災人禍偏偏向無告之人侵襲。又由於調景嶺貨倉太小，不能儲多日主副食，運輸只靠社會局所雇船隻，一遇風浪就沒有菜、沒有米，任你巧媳婦也做不出無米之炊，大家只好束緊褲帶。大人還可以勉強挨一兩天，不懂事的孩子哭起來，鬧起來，要飯吃的時候，你怎樣勸慰都是沒有用。天氣轉晴以後，漸漸的清涼起來，南國的冬令雖不像北方的蕭瑟，但是安定下來，又不太感到蒸熱的時候，不知道自己的飯量大了，還是廚房所發的數量和質量小了，許多人又感到飢餓難捱。儘管發飯棚掛着各樣副食的定量，例如每人每日肉類多少，鮮魚多少，青菜多少，很像開明的軍需制度。照理講，有這樣的營養，大多數難胞都應當養得肥肥胖胖的了。但是所製成，所領回的，無論怎樣都無法和定量相比，在那時大家對「畫餅充飢」這個成語都有了新的體會。有些人向社會局請求改善，韋輝副局長（英人）來營視察時，當面答覆：「如不飽足，請多喝茶水」。別人也就不再呼籲了。

在這種粗糲不飽，風雨難遮，生機毫無，災禍頻仍的荒嶺，七千難胞引頸企望從台灣的大陸災胞救濟總會，能得到一些金錢濟助，好買一些必需用品，例如信紙、信封、筆墨、郵票、肥皂等，以及理髮，出外路費之用。向人求助或申請入台時，總不得不用郵票和照片。大陸災胞救濟總會也降下及時雨，立即滙來港幣五萬，這對七千難胞來說，儘管每人分七元並不算多，卻比較向別人連一毫也討不到的好得多。大多數難胞不要說來到調景嶺，就連在市區的時候，也不願意向人啓齒，大家過去多是軍人，誰都不願意爲逼切的需要，失去軍人的本色，爲這個原故，個個都希望這救濟金早日分發。那知這錢寄到社會局手裏，三區一場大火以後，他們要重建木屋，就把這欵項全部移作那項用途。好在他們說，建屋給難胞居住也屬急需，並且他們負責救濟，就有權處理外界捐欵。結果，大家熱切的希望，變成冷酷的失望。大陸救總對之也無可奈何，直到很久以後，才派員蒞營，個別分發，每人給二十元港幣，範圍也擴大及以後逃出鐵幕之人。

難胞們初來香港的目的，並不是消極的逃命，也不是因爲在內地沒有生活，到外面來討飯；乃是積極的革命，任令它舉世皆濁，惟我獨清，眾人皆醉，惟我獨醒。以行動與事實揭穿中共的欺騙，拿香港作橋樑，好貢獻自己，參加光復的陣營。大家都以爲從香港去台灣，四百多浬的海途，不會等得太久，所以大多數都沒有作就業的準備。外省籍難胞對粵語不習，又無親友援引，雖千里騏驥，也不得逢伯樂之遇。加以大陸初陷，香港只是轉口之商港，機器業仍未發達，百萬災民湧入，頓呈僧多粥少之現象，是以難胞欲找尋工作也不容易。現在在調景嶺一等就等了很久，不要說歌長鋏歸來，食無魚，出無車，無以爲家，就連那僅得以免於凍餒的食宿，都不知能維持幾時。在難胞本身又何嘗喜歡長年累月的寄人籬下呢？所以除了入台難胞以外，其餘不得不極力尋求自力更生的道路。

難胞們所住的調景嶺，不僅沒有工廠，同時由於山勢少平曠，土壤貧瘠，海岸少曲折，近岸之處水淺，所以耕作既不可能，打漁也難期有獲，而這一類器材缺乏，難胞對之又無經驗，並且即使微有收獲，在全體難胞皆囊空如洗的情況下，也找不到銷場。所以有少數難胞先以出賣勞力之方式，在黎明以前漫山刈草，趁着太陽晒乾，用一個鎯鍋燒茶水，擺在上山通路出賣；汽水三、四毫錢一瓶，茶水伍分兩碗，味道比不上汽水甜，卻一樣解渴。還有人到西環海邊貨倉，掃卸船時撒下的花生，黃豆，帶回去淘乾淨煮熟，加點醬油和鹽，當作小菜零賣，這成本既低，價格自然廉宜，難胞們營養不足時，沒有錢買珍饈美味，一兩毫錢的粗菜，倒抵得上半餐白飯充飢。另外也有人去餐舘收切下的麵包皮自用，多餘則出賣。

自大陸救總秘書長方治來港訪問以後，社會局便貼出逐步停止供膳計劃，最先自動繳回飯票者可獲一百一十元，以後按月遞減，直至於無。這辦法對難胞來說，好似對一個未能斷奶的嬰兒，要他出外求食一般。不過求人幫助的事，無論多少都是情份，強求也求不來。難胞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做小規模售賣食品以外，不管工資是怎樣的低廉，怎樣的不合理，工作是怎樣的辛苦，都極力遷就，有的去到工廠，一天做十二小時，只得兩三元工資，還是拚命的幹。留在營裏的，有人糊火柴盒，最多只有一塊多錢，或者一針一針的綉花，也是賺得很少。到以後才有編籐，繪畫等類的手工業，才渡過港九各界救濟委員會接辦初期的艱苦時代。以後仍歸大陸救總按月滙欵。



廿四小時交收有利股市健全

凌山

記得當局因「防火措施」問題而封閉本港四家證券交易所的參觀室（金魚缸）接着四家證券交易所的首腦與財政司夏鼎基經過會商，又聯合發表公告每週逢週三下午休息以後，當時，股市人心着實浮動了一時，引致各類股份的市價曾經連續下跌了兩天，一時「冷卻股市」之聲四起，一些跟風求利的股市投機者臉靑唇白，紛紛抛貨，恍若世界末日已快將來臨。其實，這一切只是庸人自擾，筆者在前期的「股市閒話」裏，亦引述過本港某經濟專欄作家的話說：「地價不跌，股市不死。」既然本港地價的漲勢未止，股市又何來危機？因此，當時儘管「冷卻」連聲，但股市只經過兩天下跌後，市勢又迅速上揚。迨至證券業務諮詢委員會主席簡悅慶，在一月十九日招待記者席上發表談話，闡明該會並無實權「管制」股市，其責任只是尋求解決方案送交政府考慮，必須待至法例在三月底或四月初正式宣佈後，委員會才能執行實際的責任及任務；並表示當局須要急於執行的，只是要做到股票的交易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交收，以便使股票市場能在有秩序的情況下交易。證業諮委會主席此番談話發表後，股市趨於明朗化，市勢便一直升多跌少，曾經對本港股市信心動搖的投資者，又再對股市前途充滿了樂觀。

年來本港股市的投機風氣雖盛，但本港股市的根基已穩，不易動搖，再加上有當局的高地價政策爲股市撐腰，對股市的前途，實不足憂慮。過去一年由於交投太旺，經紀對股票交收手續拖遲，的確是大大弱點，而且由此一弱點的影响，亦足以引起許多弊端，要健全股市，這當然是第一步要改進的大前提，故當局提出必須做到「二十四小時內交收」，乃是對股市有利的措施，絕不是「冷卻」股市的行爲。

本來，交易所經紀對股票的買賣，向來均在二十四小時內辦妥交收手續的，但自從去年股市大旺後，交投數額既大，股票買賣客戶亦激增，股票經紀應付不了交收工作的繁重，才「不成文」地把交收日期展至三天或一星期，正由於交收日期的展延，間接造成了買定賣定風氣的熾烈，乃使股市投機之風迅速滋長，幾達不可收拾。買空賣空風氣熾烈，固然影响股市的正常交易及穩步蓬勃發展，其實，這種風氣蔓延開來，對股票經紀與正當投資人士也只有百害而無一利。在此不妨重溫一段「舊聞」，以更好說明交收手續拖延足以造成股市出現騙局這一說法的正確。

去年十一月九日，有兩家證券公司向警方報案，說被人以空頭支票騙去了股票，請求查緝。案情經過是這樣的：有一家證券公司接到顧客電話，託購九龍巴士股票四百股，合計港幣八萬五千六百元。另一家證券公司亦代客買進均益倉股票一千股，市價四十七元，合計四萬七千元。翌日，顧客派人持劃線支票前往收取股票，因爲對方係熟客，證券公司不疑有詐，乃將股票交給對方。不料次日將支票過戶時，卻遭受了退票，及至追尋客戶時，則已人去樓空。事情很明顯，該兩位股票買家在未收到股票以前

被

看過泰倫斯揚導演的「賊殺賊」已有兩週了，故事寫的是黑手黨的內幕，據說是眞人眞事的一本紀錄性故事改編的電影，最初受到若干感觸的是查理士布朗臣爲了走逃無路，被迫與警方合作，將黑手黨內幕和盤托出，他是一個罪人，但卻幫了警方不少忙，如果他沒有將內幕和盤托出，警方對黑手黨內幕組織的偵查，可能尙有不少辣手的地方。

一個罪犯，肯與警方合作，是應該獲什麼報賞呢？如果是從宗教觀點看，該可以說：「你的罪赦了。」然後讓這個犯人走上新生。但「賊」片的罪犯結局是悲慘的，當他在國會議員公開一切內幕的供詞，在電視上映出後，這人的「悔改」已被出賣，電影對這一點的控訴，實際上比對黑手黨罪犯本身行爲的控訴還沉痛，原作者沒有提出警方對於與警方合作的罪犯，應採取什麼態度，其實問題是含畜地提出來了。

，必已用賣空方式在另一經紀行拋空賣出，及至收得股票後，即將股票交到另一經紀行得款遠颺，「股票」已到光棍手，被騙的經紀行除報案外，確已別無他法；但騙子既已遠颺，則報案後亦未必一定能緝捕騙子歸案。看來，被騙的經紀行損失已成定局，而造成這種損失的主因，則純由忽畧交收手續與交收時間所使然。

忽畧交收手續與時間，其實買方（客戶）的損失往往更大，有些朋友到某些「信用」未建立的證券公司購買股票，往往付現後（或支票過戶後）十多天仍未收到股票是家常便飯，這除了經紀行交收頻繁的原因外，實仍有其他「文章」在內。一些投機倒把，善於混水摸魚的經紀，在該十天八天內往往會把已賣出而未交給對方的股票，在經紀行轉了兩三次手，賺了幾筆，才慢條斯理交給買家。遇到這種情形，買股票者如果把買入的股票作為長期持有收息還好，若想將股票買入後，在短期內股價報起時再將之拋出賺錢，那便苦了。因為股票未到手，就算市價起了幾個價位，如果你沒有相熟的經紀行「照住」，則你沒有股票交出，便絕不會「成盤」；及至股票到手後，市價若已反覆報跌，那你賣進股票本來可以賺到錢的機會便已失掉，必須等待股票再漲然後可以放貨賺錢了。若果執行股票交易二十四小時內交收，便絕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延期交收股票，還有一個更嚴重問題，這就是可能引發假股票騙案。假股票騙案在本港雖仍未有發生過，但在美國卻已司空見慣。所謂假股票騙案，就是居心不良，不健全的上市公司，像發行鈔票一般超額簽發股票推向股市套取現金。濫發股票與行使假股票同屬欺騙行為，由於股票延期交收的空隙，客戶既然可以欺騙證券公司，證券公司亦既然可以欺騙客戶，那麼，證券公司也當然可以欺騙交易所，上市股份的公司又何嘗不可以欺騙投資大眾？假若再不嚴格限制股票交易的交收時間，在這個「騙術大觀」的世界中，將會出現美國式的假股票騙術行徑當然也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以上各種弊端，在嚴格執行二十四小時交收的規則後，由於立心行騙的騙子沒有時間空隙可供利用，絕難施展其騙術，弊病便可藥到病除，所以投資者應有明確的認識，限定股票在二十四小時內交收，此舉絕不是「管制」股市而只是「健全」股市，而這種健全措施，則正是對本港股市的穩健發展與趨向蓬勃更為有利。

執者的悲劇

霍大川

日前偶與友人談起我對「賊殺賊」的見解，友人打趣地問：「假定這個犯人被警方釋放，法庭也宣判他無罪，以後他如何生活呢？」問題問得很好，值得再三思索。

我國成語中有一句叫「執迷不悟」，我忽然覺得「迷」與「悟」看來應是絕對的東西，而不是相對的東西，「賊」故事中的能幹的司機米拉斯，在故事中，他幾乎沒有悟的權利，你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實際上他的屠刀是沒法放下的，除非他死掉，他沒法從悟上找到出路，與黑手黨合作如此，與警方合作也如此，自己擺脫亦如此，最後只有死路一條。

米拉斯本身就是陷在「迷陣」中的人，到此你不得不承認，現實世界上的執迷者並不一定是主觀的執着迷而不悟，而是因為被迷執着他使他沒法擺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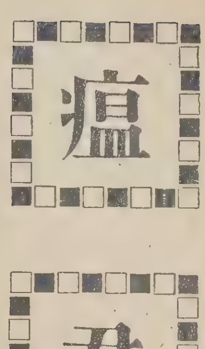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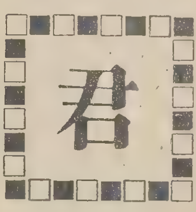
電影很有價值的表現出，一個人一加入了黑社會，就是走入一個迷陣。在那個迷陣中，你已沒有「悟」的權利，即使面臨一切自相殘殺敵友不分的漩渦中，你仍是沒法用良知判斷那一方是對，那一方是錯誤，你只有乖乖地服從當權者，而作為一個當權者，也沒有什麼真正是非可言，他不去消滅別人，便被別人消滅。因為一切黑手黨的人物，不論勢力多大，不論品質如何，一直陷在「迷」的泥渦中。他們不是「執迷不悟」，而是「被迷所執，不容許悟」，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迷與悟並不是相對的東西，而是絕對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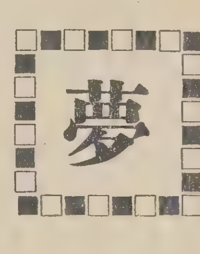
譬如說一個當妓女的，自己的命運被迫在黑人物掌握中。「悟」的一個字，只是她在幻想中的東西，因為她要達到真正的「悟」的境界，必定要得到客觀條件的允許。

又如一個眼低手低的專拍血腥暴力電影的導演，你說他執迷不悟那也是不對的，因為他的導演功力，沒法叫他離開血腥暴力的領域去創新花樣，他不是執迷而是被迷所執，執住他的迷的力量，就是他自己的功力。他所以堅持執迷不悟，實是由於他對自己的能力太了解了。

由此可以看出世界上多少被視作「執迷不悟」之人，事實上是被迷所執，設法擺脫，於是由「賊殺賊」的米拉斯最後連自殺也失敗時，可以使人接觸到另一個問題，人的胸懷，終究太狹隘了，否則，我們對于一切被迷所執而沒法見到一個「悟」字那種人；應該如何去幫助他才對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藍蘋說道：「潤之，你說到現在還未入正題，到底怎樣造證據，不用說韓鈞同志着急，連我都急了。」

毛澤東說道：「你回去，派兩個精明強幹可靠的幹部，到臨汾日軍司令部代表王靖國，陳長捷去接洽投降。」

韓鈞登時放下酒杯，說道：「這是什麼辦法呢？」

毛澤東笑道：「這是一個最高明的辦法，日本鬼子正在無計可施，一聽說是王靖國、陳長捷派來的代表，一定不會查問眞假，就要大吹大擂，你乘這個機會號召新軍起來打王、陳，誰敢不服。」

韓鈞又驚又笑，說道：「主席的辦法怎麼這麼多。」

毛澤東說道：「辦法少，能夠坐上這把交椅嗎？」

藍蘋又替韓鈞斟了一杯酒，說道：「潤之，你的辦法雖好，只是太缺德一點，把正在抗戰的將領誣爲漢奸，到底不大好。」

毛澤東說道：「無毒不丈夫，作共產黨人是不必選擇手段的，只要能作得通就成了。」

韓鈞與毛澤東，藍蘋的一餐飯吃了幾個鐘頭，直到深夜才回到招待所，第二天也未見朱德、張聞天，又趕回山西。韓鈞回到山西後，挑選了兩名幹部，一是他這隊部的團附，一是張文昂的副官，兩人冒充王靖國、陳長捷的代表，去到臨汾找日軍司令部接洽合作，共同剿共。日軍司令部果然信以爲眞，召開一次軍事會議，要這兩人列席，商量如何剿共。

臨汾方面日軍傳出消息，韓鈞、張文昂就大肆宣傳，指王靖國、陳長捷叛變。本來毛澤東辦法很高明，但由於共產黨一貫不顧事實的宣傳，在社會上完全失去信用，閻錫山固然不信，晉軍官兵及老百姓也不信，但韓鈞卻利用這件事作爲藉口，向王靖國的十九軍，陳長捷的六十一軍發動攻擊。

十九軍、六十一軍都在同日軍作戰，後方只有一個補充營，韓鈞同張文昂突然發動攻擊，兩個補充營措手不及，全被消滅。

十九軍同六十一軍得到消息，回援本部將韓鈞擊退，但晉東南方面犧盟與晉軍隨時攻擊，引起混戰。

閻錫山對於犧盟力量日感憂慮，尤其是本身不屬於共黨的新軍，處境更爲危殆，當時打算將這批人先調出中共分子控制的區域，首先下令將原屬韓鈞第二縱隊第六總隊改編後爲一九六旅之一部，調到秋林擔任公犧總部及警衛政治部各機關守衛。

韓鈞接到命令，首先將這一個總隊割裂成幾部，總隊長被扣留殺害，整個總隊卽被消滅。

閻錫山得到消息，再也不能忍耐，致電韓鈞，張文昂說：「如你們認爲我不能徹底革命，我亦不強同你們跟我革命，願到何處，就到何處，如果將二縱隊帶走一部，也可帶走一部。」

韓鈞接到閻錫山電報，決心按照毛澤東指示擴大變亂，當晚率隊包圍原決死第四縱隊第十總隊，改編後爲獨七旅三十三團。這一團是決死隊勁旅，團長魯應錄是晉軍老軍官，不聽犧盟控制，所以張文昂同韓鈞決定先攻擊三十三團。

魯應錄團長激勵全團奮起抵抗，打了一夜，眼見叛軍越來越多，魯團長下令突圍，一三兩營苦戰衝出，第二營未能突圍，被包圍於關上村，全部解決。

韓鈞、張文昂消滅了三十三團第二營之後，卽大舉搜捕國軍軍官家屬及國民黨員，搜到一律殺死。叛軍事件愈鬧愈大，韓鈞還想繼續欺騙閻錫山，於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七日致電閻錫山說：六十一軍欺我太甚，甘作漢奸，學生誓以二縱隊萬餘健兒，爲總座爭一偉大勝利。茲訂於十二月十二日誓師，此後半月內恐無暇報告鈞座。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生報告恩師，最後之一言，勝利的結果將見。

閻錫山接到電文，又氣又好笑，當卽下令將韓鈞撤職查辦。不過閻錫山仍不欲將事態擴大，晉西北方面只令趙承綬集結兵力嚴密防範，晉東南只令孫楚與中央軍密切聯絡，對於十八集團軍之挑釁，一直採取忍讓態度。

但韓鈞、張文昂這一股叛軍，勢力日盛，周圍地區均受其威脅，晉軍將領紛紛致電閻錫山告急，

指出這支叛軍不解決，將無法與日軍作戰。

閻錫山仍不願與十八集團軍全面衝突，就趁朱德到秋林鎮長官部述職，談起韓鈞叛變的事。

朱德說道：「關於韓鈞叛變事，與十八集團軍完全是無關，德可以負責擔保，希望長官不要誤會。」

閻錫山說道：「玉階兄，你是一個忠厚老實人，大家所深知，不過，你們貴黨的事，你是不是全部知道。」

朱德臉紅一下，說道：「軍事方面的事，德是一定知道的。」

閻錫山問道：「那麼，韓鈞去延安的經過，你是一定知道的了。」

朱德頓時目瞪口呆，問道：「有這樣的事。」

閻錫山笑道：「確有這樣的事，我相信你一定不知道。」

朱德皺眉道：「韓鈞去延安，即使德未見到他，其他同志也應該見到，怎麼沒有一個人提起呢？」

閻錫山笑道：「他只見一個人就成了，他到延安只見到毛潤之，還有就是潤之的明星夫人，潤之留他吃晚飯，夫婦相陪，明星夫人又彩袖殷勤捧玉鍾，韓鈞那個小孩子那見過這個陣仗，回來就把我的訓誨拋去到腦後，舉兵作亂。」

朱德面紅耳赤，說道：「此事德實不知，等回延安查明再報。」

閻錫山笑道：「不必查了，查出來也沒有辦法，毛潤之這個人，除去閻王爺，誰也奈何他不得。我現在要問一句話，如果我懲治韓鈞，貴軍會不會插手。」

朱德說道：「長官言重了，十八集團軍是歸二戰區建制，皆是長官轄下的部隊，任何一部犯了軍紀，長官皆可處分，十八集團軍怎能干預。」

閻錫山說道：「玉階兄，咱們就這樣一言為定，希望彼此衷誠合作，為國家出力奮鬭。」

朱德唯唯稱是，次日就回去延安。閻錫山也就下令討伐叛軍，出動三十三軍兩個旅，十九軍全部，七十七師兩個團，向叛軍根據地進攻，韓鈞、張文昂雖想抵抗，但力不能支，戰了一日，叛軍根據地石樓即被晉軍攻下，韓鈞帶了六個團北竄與一一五師副師長聶榮臻的部隊會合，張文昂帶了四個團竄向晉東南與薄一波會合。經過這一戰，晉西北與晉西南由犧盟領導的新軍相繼叛變。

首先打起反叛大旗的是三區專員薄一波，自從張、韓叛變，薄一波即自稱抗日鐵血軍總司令，下轄兩個軍，第一軍軍長韓鈞，第二軍軍長牛佩琮。薄一波又自稱犧盟會總裁，以牛蔭冠為副總裁，所有在山西省政府轄下工作的共黨分子皆逃去晉東南行政區，薄一波通電脫離省政府，部下一律改佩十八集團軍臂章。

晉西北方面新軍，除去少數擁護中央之旅團長率領小部逃出，其餘都被解決。第二區行政專員郭挺一原是共產黨人，此時也乘機譁變，所部二一七旅由政治主任雷任民率領，會同暫一師師長續範亭一同譁變。

續範亭並非共產黨人，在山西算是一個老軍人，與趙承綬地位相埒，但由於個性偏激，又自覺不得志，受了中共遊說，也夥同犧盟新軍叛變。

但叛軍仍不肯公開反閻錫山，只對付閻錫山手下軍師長，在晉西北成立一個「晉北抗日擁閻討逆軍總司令部」，推續範亭為總司令，以雷任民為副總司令，一九四〇年二月，叛軍與十八集團軍在臨縣成立臨時行政委員會，原有第二、第四、第八、第十一各區行政專員及縣長，均由臨時行政委員會委派，儼然成為一個新的省政府。

張文昂、韓鈞正式叛變之後，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會議，商量如何支持接應犧盟叛軍。

毛澤東知道朱德同閻錫山一段談話，故意要難為朱德，開會時，首先說道：「最近山西新軍起義，是由於韓鈞到延安來過一趟，我替他打足了氣，所以他才敢回去公然同閻老西決裂，目前山西大部份都在我們手中，但新軍認識還不夠，信心也不堅，必須有重要領導人到前方去替他們打氣，才可以擴大戰果。」

張聞天問道：「應當由誰去呢？」

毛澤東看看朱德，說道：「最好是老總去。」

朱德嚇了一跳，問道：「怎麼叫我去。」

毛澤東笑道：「因為這是軍事範圍，只有老總去同他們談一次話，始能堅定他們的信心。」

朱德說道：「主席是十八集團軍政委，主席去更好過我。」

毛澤東搖頭笑道：「我這個政委只有延安的人知道，對外不能公開，我到了那裏就不能發生作用，如果老總同閻老西之間沒有什麼默契，我看還是老總去一趟吧！」

朱德聽毛澤東的口氣想向自己頭上扣帽子，不便再推辭，問道：「我到那邊怎麼講呢？」

毛澤東說道：「講話大綱可由中央書記處擬好給老總作為參考。」

朱德明白毛澤東是要假自己之口去攻擊閻錫山，將來有了問題就將責任完全推在自己身上，但此時已成騎虎，不去也不成，只得忍住氣答應下來。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朱德到了高平，召集山西省第五區專員戎伍勝，十八集團軍一一五師，六八七團團長韓先楚，各縣犧盟負責人及縣長談話。說道：「頑固分子閻錫山，孫楚近勾結中央軍陰謀慘殺犧盟幹部，決死隊保安隊政工人員以及共產黨員，此種行為是倒退，反對進步，準備投降的現象，希望大家不要灰心，這不是失敗，正是進步者與鬭爭者的開始，此種事件如繼續擴大，八路軍和共產黨將採適當的處置，各縣長在八路軍根據地，仍可照常行使職權，必要時，陽城、晉城、沁水三縣可集中唐天際游擊司令部附近，高平、長子、長治等縣可集中在徐部六八七團附近，陵川、壺關、平順等縣可集中何長工部附近。」

江南啼痕錄（二十三）

因舟車勞頓，且在市區蹓躂兩小時，有點累，飲杯茶之後，躺在臥舖，正閉目養神，等候開船，忽聞鶯聲滴瀝，旋覺有人登上左邊床位，張目一看，使我身如觸電，掙扎起來，半靠枕上，口瞪目呆，玉梨魂竟爾香魂出現，抑相逢夢中，疑幻疑眞。她見我一臉驚愕，輕輕一笑；這一笑，更活似玉梨魂！

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之役，十九路軍捍衛滬淞，十九路軍全爲百粵健兒，與敵作浴血劇戰，某機關槍連的上尉連長歐陽驊，身先士卒，與敵作浴血劇戰，不幸身負重傷，血染沙場。副連長倪鼎垣卽率隊衝上，把歐陽連長搶救回來。但歐陽驊已奄奄一息，於彌留之際，向副連長倪鼎垣以低沉斷續的語調，告其原籍、里居；並淒言上有父母，下有嬌妻、幼兒。且身爲富家子弟，投筆從戎，乃欲効命國家，共抒國難，今不幸出師未捷，身先死國，徒呼奈何！並囑倪副連長將來倘有機會，希臨問其家，對他的家屬告訴其本人埋骨之所。言訖便費志殉國。淞滬協定，既告簽字，滬戰便行結束，第十九路軍調駐福建；而於廣州市的沙河，建立十九路軍陣亡將士墳場，歐陽連長的忠骸，亦歸葬於珠海雲山之間。

六年之後，抗戰的烽火，燃起了於蘆溝橋畔，全國人無分老幼，地無分南北，均奮起而爲捍衛民族而投入抗戰的行列。民國二十八年，日寇從大鵬灣登陸，直攻惠州的淡水，以迂迴戰術，從增城、博羅、龍門而附廣州之背，纘罅、滲隙，未逾兩週而廣州失陷了。不久，日軍卽進伺僑鄉——粵中的四邑；豬頭山一役，沒有正規軍防守，僅賴地方團隊的火力，難以阻止敵人猛烈的進攻，造成江會失陷。

敵人更有長驅直進、逼犯台開之勢。其時，「還我山河」一部隊，奉命自西江馳援；該部的一七一團爲先遣部隊，含枚疾走，星夜南下。旣抵新、開地區，卽發動當地民眾，徹底破壞公路，並限於兩天之內完成，以阻止敵人機械化部隊的進攻。

破壞公路之日，新會、開平兩縣毗鄰地區的原野上，一隊一隊的人羣，荷鋤挑畚，展開鋤掘的工作。尤其是和溪鄉，鄉長歐陽家聲動員更爲認眞，規定每戶有五口者必須有二人參加破壞公路的工作。故分配於和溪鄉負責破壞的地段，工作的人，如蟻赴羶。其時，春雨迷濛，春寒料峭，人們正以一腔熱血，冒雨工作之際，突然有富家少婦，因不慣勞作，忽然眼花，鋤傷其腳，血流不止，鄉人忙亂了作一團。該鄉服務隊長獲知消息，提着救傷箱，急忙奔來，親爲坐於泥濘中的少婦，敷上止血藥粉，細意安慰，及見流血既已過止，並替她包裹，並找一乘兜轎，由鄉人扛其回家。這個富家少婦便是玉梨魂，以強敵壓境，演於國難當頭，救亡之責，人人有份，一聞本鄉動員鏟路，其家應派二人，本來可以雇工代替，惟感於匹夫匹婦的責任，義不後人，乃親自攜婢工作。奈嬌生於富有的家庭，雖熱誠有餘，但不慣勞動，竟自傷己腳，則非初料所及；當服務隊長扶她乘轎之際，她仍囑小婢不要隨其返家，繼續工作。並請本村的保長，卽代雇工人一名，替她服務，工資則由她奉回。以一女流之輩，乃能深明大義，與羣眾在一起，奮不顧身，參加服務；及至鋤傷，又能殷殷以戰時急務爲念，吩咐小婢，繼續努力，公爾忘私；又馬上雇工代替，雖屬小節，足證她公私分明，不禁使旁觀的服務隊長，暗暗稱許。

當民國二十八年的十月，廣州失陷之後，粵南六邑，卽告緊張，各縣的抗日自衛團紛紛改編爲集結大隊，以爲備戰。抗日自衛團統率委員會旣無直轄團隊，便無事可做，這年的殘冬，我便辭了統率委員會的秘書。鄰近的和溪鄉，有一所鄉立的小學，原由鄉長歐陽家聲兼任校長，後來該鄉發生倒長的暗潮，歐陽家聲爲求自保，決定放棄校長，仍握鄉政，拉我去出長該校，利用我們宓家的聲望，來抵擋他們族中的狂潮。我不顧捲入該鄉的是非圈，辭當校長。但對歐陽家聲的處境，寄予莫大的同情，可替他做點疏導工作，答允去擔任教員。翌年的春天，我便到和溪鄉去當鄉立小學的教務主任，實則是代理校長。（這事的經過，我在拙著踏聲劍影錄中也有詳敍。）接事不久，便遭遇着江會緊張，「還我山河」一部隊馳援僑鄉，先頭部隊抵達新、開地區，限各鄉於兩天破壞公路，否則軍法從事。歐陽家聲人雖頑固，做事卻很認眞，一面要家家動員，要大家拚命破壞；一面要鄉立小學的六年級，停課兩天，由學生組成服務隊，負責烹茶煮粥，送到公路去，來供應埋頭苦幹的鄉民。而要我擔任服務隊隊長。鄉間的小學生年齡很大，讀六年級的還有十五、六歲的男女生，我把兩班六年級擁有八十八人的學生，分爲若干組，烹茶的烹茶，送茶的送茶；煮粥的煮粥，送粥的送粥。我則背着個救護箱，內放棉花、繃帶、紅汞水、止血藥粉；以防工作人員偶有損傷，可作臨時救護。在那地段上，往來奔走，指揮工作。替那富家少婦裹傷的是我，找轎送她回家的也是我。

一七一團長倪鼎垣於當日午後卽知道該項事件，以該少婦爲富家家媳，凜於敵愾同仇，奮不顧身，因公受傷，擬親往慰問，以鼓勵民眾。特派副官通知歐陽家聲，於翌日先召見其翁姑，然後到其家中慰問。歐陽家聲將倪團長的盛意當晚走去轉告。她的家翁歐陽純是在石龍做生意，東莞淪陷，音訊久斷，內無五尺的男性，只好由她的家姑來見。但鄉間老婦認爲見官是非常重大的事情，恐有冒失的地方，乃請歐陽鄉長引領晉見。歐陽家聲又恐自己不善應對，又拉我作伴。

宓琴

萬人意見

讀者來函駁斥楊振寧謬論

若大陸人民無出國願望 何以大批同胞冒死逃亡

萬人傑先生：

我過去常指毛澤東爲漢奸、土匪、賣國賊三位一體的禍首。在七、八年前，我的朋友亦有說我「無事實根據，不可言之過份」等勸導。當時祇作握要解釋，證明不謬外，年來已從岳騫先生著作中，提出確鑿證據，毋贅多言。茲就澳洲一位記者佛蘭西斯・詹姆斯被中共私自扣押三年，全不公佈他所犯何罪，亦不宣佈被扣留，致世人以他爲失踪，而且經過英國和澳洲的查詢，亦推說「不知」。假如這位嘗過三年黑獄生涯的詹姆斯，如果死於牢中，從此寃沉海底，或其他外國人，被加上莫須有的罪名，暗中加以處決，亦可推作不知。由此類推，大陸同胞「失踪」的人，究竟多少？惟天曉得了！

最令人憤恨的，世界上那些盲目出風頭之徒，回去共區一次。爲共黨先事安排的僞裝所蒙蔽，出到香港，即爲這個黑暗的地獄，毛幫的集團，塗脂抹粉，說什說中共「強大」，如王浩之流，對中共小批大捧，甘心做中共的統戰走卒。另一種人，明知中共視他們如垃圾，而實際上也是垃圾，唯他們偏偏患上「單思病」，頻向中共送秋波，借釣魚台興風作浪，攻擊中華民國政府，其實我政府早已聲明，釣魚台是我台灣省宜蘭縣屬土地，他們還要攻擊。不期田中跑到北平之日，周恩來對釣魚台提亦不敢提，無形中默認日本佔有，這班「保釣份子」，噤若寒蟬，不但不思警覺，還要叫人「回歸」，而自己則龜縮在香港食牛扒，賤格下流，莫此爲甚！

另一種人，青年時代，受過三民主義教育，今天雖然獲得博士學位及世界聞名，竟然背叛中華民國，在美國做共黨的傳聲筒，尤以楊振寧所說：「大陸人民沒有出國願望」。還口口聲聲說中共「強大」。這類人，可說恬不知恥。既然大陸同胞無出國願望，何以冒死逃亡呢？大陸同胞用野生植物充飢，衣不蔽體，終年作牛馬勞動，香港僑胞「回鄉」探親，將身上衣服剝脫給親人，自己冷病出來。這成什麼世界呢？假如我本人將五個兒子都送去替人做苦工，不給他食，不給他穿，聽錢歸我。那麼我就是富翁了！這樣是「無出國願望」嗎？是「強大」嗎？現在我再回復談到澳洲記者詹姆斯事情，把一個外國記者，非法扣押三年，既不公開審判，又不公佈被押者的所犯何罪，這是什麼世界？那是土匪拉參，又是我國古代小說家形容的「黑店」，這樣狂妄無恥的行爲，可以稱爲「政府」嗎？如果不是澳洲總理左傾，承認中共，詹姆斯死於獄中，就永遠不明不白了！

從以上的情形，及大陸同胞的慘狀，世界上的鴿派，平日滿口「人道主義」，爲什麼不發一言呢？回歸論者，爲什麼不回歸呢？回去共區一次，出來即奴顏婢膝，諂媚中共，爲什麼不參加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建設」，而要龜縮到不同種族的外地國家而入外國籍呢？這等人，太卑鄙了！太無恥了！筆者當年抗日，祇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卒，但每次上到前方，身上必帶着五個手榴彈，準備搏命，誓不作爲降虜，以辱國家。不知楊振寧博士對於一個兵敗被俘而不殉國的失節事仇大官，有何感想？

難民袁暘照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元月二十日

大陸青年爲了自由逃亡被捕遭受折磨

一年四季，不論寒暑，都有大陸同胞不顧任何險阻艱難，進行偷渡逃亡。但是中共已加崗加哨，甚至派直升飛機加強巡邏海面，和不停搜山追捕，並嚴密檢查來往行人。逃亡者大多數皆因路綫不熟，人地生疏，經過七、八天的日伏夜行，逢山爬越，遇水泅游，以及忍受饑餓疲勞，有的在海面被截回，有的在中、英邊界被捕，更有不幸者葬身於大海和曝骨荒山，死者當然是沉寃海底，永難昭雪，未奔到自由世界而被截返大陸者，則必然要遭受共幹的殘酷迫害。回憶在監獄的慘痛往事，至今仍使我毛骨悚然！

我於一九七〇年十月上旬，從興寧搭車到惠州，然後經過八天的日伏夜行，受盡饑寒交迫之苦，在中、英邊界的梧桐山遭共軍包圍，被兩隻百多斤重的狼狗咬得血肉模糊，無力抵抗，就此被捕。立即被押進寶安收容站。由於每天都有一百名以上逃亡難友被捕進獄，監倉容量有限，經常超量，中共一方面加速擴建倉房，一方面採取天天遣送，故我在寶安收容站，塡寫了一張「偷渡叛國」坦白書後，第二天就送到樟木頭監獄。樟木頭監獄又因「客滿」，我塡寫了第二張「偷渡叛國」坦白書後，不上十天，即送到惠陽收容站。在寶安、樟木頭監獄時，目擊及身受中共共幹迫害逃亡者的殘酷暴行，暫且不提，現在我僅談談惠陽收容站的部份實況：

一進那細小狹窄的監獄倉門，就可以看到不少標語，其中最大的一條就是：「要把惠陽收容站辦成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的學校」。這個「毛澤東思想學校」規定六時起床，洗臉刷牙。六時半，唱解放歌、唸毛語，高呼口號。因逃亡者在獄中受盡饑餓及精神肉體和折磨，唱、唸和呼口號時，都參差不齊，聲音也顯得有氣無力，中共共幹就大發雷霆，有時要重來十幾次，總之要唸到共幹們都厭倦了，且還要大罵一頓後才罷休。七點至八點定爲「天天讀」，熟讀背誦一年前被中共整肅的林彪捧出來的「老三篇」。八時早飱。八時半至十二時半「學習」或「勞役」，二點至五點也是這樣，再唸毛語和叫罷毛澤東長命後吃晚飯。七點至九點半「學習」，十時就寢。每四個人劃分一公尺寬的位置睡在地板上。

整夜受蚊子臭蟲騷擾，大家都無法入睡，只是在地板上翻來覆去，至多只能稍微閉目養神而已。天剛蒙蒙亮，一聲哨響，馬上起床，將各物疊好，又要接受第二天的精神和肉體虐待。按上級規定，每飱每人四兩白米三角錢人民幣的伙食費，但被共幹尅扣起碼一半以上，每人每飱僅吃不到不足二兩米煮的稀飯和分幾條鹹得難下嚥的菜乾，且將分成的稀飯臭菜放在地上，經狗吃貓爬過後才發給逃亡者。上級撥來的生油，就從來沒有吃過一滴，全被站內共幹及其家屬分掉了。刮風或下多大的雨，都要先到倉外整齊隊伍，唸罷毛語和祝毛澤東萬歲之後，才下令吃飯。

中共安插在那裏的共幹，全部都是滿臉橫肉、喪盡天良、滅絕人性的凶暴之徒，譬如在學毛語的時間，難友如有不遵守「紀律」，互相交頭接耳，或談偷渡經驗被其發覺，輕則寫悔過書，僅罰站立一整夜不許走動，重則將二十八斤的手銬腳鐐搬出，扣在觸犯「紀律」的難友們手腳上。惠陽縣淡水鎮有一個名叫翁伯莽的，就是因爲在夜晚學毛語之時，與人講了幾句香港生活實況的話（此人是一九六九年冬回鄉探望七十多歲雙親，被中共沒收了回港證，不許他再返香港。他不甘心在大陸受奴役過牛馬不如的生活，決定偷渡回港時被拘捕），中共幹部說他在獄中「放毒」，宣揚

資產階級生活，係「不願接受改造的壞傢伙」，因此，將二十八斤重的手銬腳鐐扣在他手腳上，使他走動不得，一雙餓成皮包骨的腳，被腳鐐磨擦得皮破骨裂，每每暈倒在地板上。難友們出於同病相憐，有的將分來的殘渣剩飯，一口一口送到他嘴裏，有的將自己衣服撕下來包紮他的傷口，我曾爲他大小便解過褲帶。至於因折磨和饑餓過甚而患關節炎、風濕、水腫病更是不計其數，甚至有些剛從監獄裏放出來，就一命嗚呼。

在監獄裏受盡了饑餓、肉體、和精神的折磨，還要爲站內共幹們創造享樂的物質財富，每天驅使頭昏眼花連走路都不穩的難友們去強迫勞動，胡說什麼「到外面參加體力勞動，能去掉知識分子怕苦怕累、貪圖享樂、不願與貧下中農相結合的資產階級思想和作風。在勞動中能盡力而幹，積極認眞，這就是說明願意接受改造，重新做人具體表現，可以優先出監……。」

記得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風呼嘯，嚴寒刺骨，豆粒大的雨點不停地下着，站內二十多名共幹傾巢而出，身披雨褸，全副武裝，天剛亮就押着一百三十八名面黃骨瘦、衣裳破爛，有的僅穿內衣的男女難友們，前往十五公里遠的地方砍甘蔗，幸得老天照應，從監倉走出不遠，雨點就停了下來，但氣候還非常寒冷，大家爲了禦寒，此時除了拚命出力砍蔗來增快血液循環外，是無再好的辦法了。饑餓、口渴，便不時偸些甘蔗來吃，但須十分小心謹愼，倘若被共幹們發覺，那可要霉了。惠陽馬鞍公社有一個名叫李茂華的難友，在吃甘蔗時被共幹們發覺，慘無人道的劊子手，當即用甘蔗將他打得口口聲聲討饒，那殺人不眨眼的魔鬼仍不罷休，指他破壞國家財產，直打得他暈倒在地，動彈不得。此時一百三十幾雙憤怒的眼光，像火一般射在那劊子手身上，嚇得他頓時面色發青……。

親愛的讀者和海外同胞們：今天大陸的苦難人民，爲逃出鐵幕，不怕殺頭、不怕判刑、不怕任何折磨，是爲了什麼呢？是爲了自由！爲了求生存！

理虧，膽怯，還是厚顏無恥？

（新來客）

一月廿一日大公報第四版的標題是：「昨在美領事館前和平示威，外籍人士及大專學生等，強烈譴責美國侵略越南，要求美國立卽結束戰爭，讓越南和印支人民自決。」

在整篇報導中，大公報只敍述所謂「示威活動」，一句也沒有提起李明江事件。

李明江是一位廿三歲的英勇的青年，他在某出版社擔任「後生」工作，也就是共黨口中的「工人階級」。

李明江勇敢地駁斥反越戰者的謬論，因此被左仔轟傷，左眼冒出鮮血，但他仍然以紙巾掩着受傷的眼，走上石躉上大罵共黨及其走狗，反對所謂「反越戰」。

筆者翻遍了大公報，始終找不出半句有關這件血案的報導，卻只看見「和平示威」這幾個字。

共產黨在南越殺人，共報一字不提。千萬難民由大陸逃港，中共卻說「港澳沒有難民」。

楊振寧在紐約說：「大陸沒有人想申請離境。」

大公報對本港人人皆知的李明江事件，隻字不提，反而說這次是「和平示威。」難道李明江的血不是血麼？大公報爲什麼不敢正視現實呢？是理虧，是膽怯，還是厚顏無恥？

也許大公報認爲李明江這中國人應該被打，因爲共產黨人根本就沒有國家觀念。千萬中國人在韓國犧牲了，共黨認爲這是「國際主義」。千萬中國人餓死了，共黨卻把大量金錢和物資去「支援亞非拉」。區區的中國人李明江的血，豈在共黨眼內？如果在中國大陸，李明江不被當作「反革命」才怪！

（古鴻翔）

由港回歸一左仔

迷夢覺醒悔恨遲
逃亡被捕受活罪

編輯先生：

在去年（一九七二）的農曆正月初九，我在深圳收容所裏，被審訊了三次，折磨了九天，便和三十六位難友一起，被轉押到樟木頭收容所。那裏確是偷渡者的鬼門關，我們一被推下囚車，收容所門口兩旁，早就有兩班荷槍實彈、如臨大敵般的獄卒，「恭候」在那裏了。我們進了門後，不容分說，便施以拳打腳踢的下馬威，然後逐個搜身，每人分發一本毛書後，分別把我們關禁在十個密不通風的大倉裏。那時雖是嚴寒冬天，是偷渡的「淡季」，但裏面也關有三百多位偷渡失敗的青年，個個人的面部或手足，都是青一塊紫一塊，瘦弱不堪。

我們被禁押在那裏，除了要受飢餓和寒冷外，還要天天開「鬭爭會」，受訓練，聽毛澤東語錄。有一天，在接受「改造」的時候，有一個滿臉橫肉的傢伙（難友們叫他「狗熊」）照常又來「訓話」了。一開口便惡狠狠地說：「他媽的，我看你們還想跑不？要你們都嘗一嘗『人民專政』的威力，要你們脫胎換骨，『黨』爲了培養你們，給你們個個都有工作幹，而你們卻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沒有好好地工作，時常倒流返城市，計劃『投敵叛國』，準備偷渡。我知道你們個個都是游泳健將，時常都掛着練習游泳，今後把游泳場通通封閉起來，看你們再到那裏去練……哼！走，你們有多大本事？孫悟空一個觔斗能打十萬八千里，但都翻不過如來佛的手掌，你們能飛到那裏去？現在不是通通被抓返來了嗎？……」

哈哈！這個蠢豬，你嚇唬誰？你們能把億萬同胞的血汗吸乾，難道能把所有江河的水也吸乾嗎？能在游泳池裏游泳的權利，早就被你們奪去了，還把我們趕到了荒涼的山區，但你們奪不了我們反共抗暴、爭取自由的決心。不錯，孫悟空曾上過如來佛的當，被壓在五指山下，但你卻忘記了，五指山只能壓住他的軀體，但壓不住他敢與一切魔鬼決鬬的雄心，他後來出了五指山，不是又揮舞着金箍棒，橫掃妖魔鬼怪嗎？現在的大陸，正是有着無數的孫悟空，被壓在五指山下，但總有一天，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與西行取經的唐僧，會把他們搭救，他們定將揮動千百萬枝金箍棒，將老毛及毛子毛孫們消滅殆盡。

十二日清早，有兩個獄卒走來，把牢門打開，獰笑地把兩位青年帶走。據說是安排他倆人去勞動，臨出門時，我還和他們開着玩笑說：希望能帶點可以吃的東西返來。我知道，有時在收容所附近農村的「生產隊」，只要能給一兩斤蕃薯或一二両米飯，就可以從收容所裏要走一班難友，替他們當牛馬。雖然非常辛苦，難友們也極之樂意去，因爲飢餓實在太難受了，同時，收隊的時候，還可以到河裏順便冲個涼。怎知這一天把他們叫走後，半個鐘頭左右，又把他們押回來了，口裏不停地說着：「我幹不了，你們幹好了。」當他倆入到門口的時候，有個獄卒給他們每人一腳，罵着：「他媽的，不識抬舉的東西！看我收拾你……。」

原來事情是這樣的：他倆是一九六五年在印尼讀書時，受了中共宣傳，回到大陸某美術學校就讀，兩年後被學校當局認爲「資產階級思想」嚴重，無培養價值，放逐到惠陽潼湖華僑農場受奴役，由於現實生活，使他們非常失望，曾數次申請出國，都被拒絕了。這次是因再也不能忍受奴役，下定決心，實行偷渡，不幸半途被共軍捉返，聽說他們的畫畫得很好，那班共幹便想利用他們繪畫作宣傳，欺騙獄裏的偷渡者。

共幹們時常在「訓話」的時候，都會宣傳，說什麼「香港有數十萬人失業」，流落街頭，時常都有人餓死、凍死在路旁。又有許多女人，因找不到工作，便去做娼妓，出賣肉體來維持兩餐。那些回家探親的香港客，別以爲他們西裝皮鞋，手錶金鏈的，他（她）們的衣物，全是去服裝店租借來的，他們租借這些東西回鄉，只

掃除世界垃圾虫

鄧國泰作

不過是爲了擺架子、裝門面，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也沒有我們『社會主義中國』這樣富強和幸福，你們想逃去香港，只是死路一條……」。也許他們這樣的話說得太多，連他們自己也覺得討厭了，所以想叫那兩位青年，把這一切畫成漫畫，作爲宣傳。還說：「在畫畫的時候，每人每殘多加二両米糧，還給烟抽……。」但他兩人一聽到是安排這樣的工作的時候，便一口拒絕道：「這些事你們自己幹好了，我幹不了，我自己受騙了，不能騙更多的人……」。

其實這班共幹實在是太蠢了，他們除了欺騙和說謊之外，還有什麼伎倆？當他們見到那兩個青年竟斗膽抗拒，還說那麼多不滿的話，頓時惱羞成怒，立即整理材料，準備開鬭爭會，於是腥風血雨，又吹遍了整個監獄。

十三日，全獄三百多位難友，被趕到在一起，大會場的門口寫着：「鬭爭現行反革命份子×××及×××」字樣。在未有把被鬭爭者推上台之前，那班共幹便首先佈置，要某人上台檢舉，某人帶頭喊口號，喊什麼口號……等等，一定要照板行事，否則同罪論處。然後把被鬭者押上，五花大綁，再加手銬，除那兩個青年外，還有一位四十歲左右的中年人，是惠陽謝江公社人。

此人曾於一九五三年逃到香港，據說他的妻子父母都在大陸，一九六七年香港大暴動時，他那時已掙了一大筆錢，心想有了這一筆錢，可以同到大陸，安居樂業和親人團聚，但他又怕返到大陸後被追究，爲了希望得到中共的寬恕和信任，在大暴動時參參加了左仔隊伍，破壞工作做得非常積極。同時一班左仔也鼓勵他，說共產黨是不會追究既往的，他家是貧農，弟弟又參軍，回鄉一定會受尊重：：。於是他便返到了大陸老家。怎知一抵達家門後，「派出所」的共幹，便上門查問，並傳訊了十多次，出街也要請假，步步受監視，使他大失所望。加上家裏十分貧苦，帶返去的錢很快就花光，那時已追悔莫及，只好再次偸渡，也是在半途被共軍截獲押到樟木頭收容所的。因他在寫「交代」的時候，這樣寫着：「我之所以偸渡，是想到香港，爲『祖國』爭取多點外滙，也爲了到那裏搞地下工作，『解放』香港，我上一次到香港是這樣做的，這次同樣是這樣想……但我被捉到這裏後，收容所的同志，不體諒我，同樣要挨飢餓，受寒冷；兩個多月了，也未有沖過涼，剪過髮，同志們太不講人道了，也許是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不好，或是沒有『爲人民服務』的精神，我是一個貧農的兒子，又是軍屬，在香港時又參加過反港英抗暴的革命行動……」。

這個笨蛋，可能他神經有點不正常吧，與虎狼講人道，論功德，那不是拿生命開玩笑嗎？當那班共幹看到了這樣的「交代」的時候，怎不暴跳如雷呢？於是把他和那兩個印尼僑生，推上鬭爭台。他們的罪狀是：「叛國投敵」、「對抗領導」、「發反動言論」、「宣揚資產階級思想」、「對黨不滿」，在獄中有「現行反革命的行動」、「抗拒改造」……等。他們在鬭爭會上，被打得死去活來，鮮血淋漓，當時的慘狀，眞是目不忍睹。開了鬭爭會後，他們還要天天帶着手鐐，也不准看醫生治傷口。獄裏的鬭爭就是這樣無止境地鬭下去，難胞們的血和淚，就是這樣流着……。

我在那裏被押了二十多天，再轉到另一個收容所，我被捕的時候是嚴冬，到我走出獄門的時候，已是夏末了。現在總算被我衝出鐵幕，獲得了自由，但想起了在腥風血雨中苟活的同胞們，就倍感傷心。

劍平敬上



冒嚴寒逃亡失敗 在監獄裏過春節

轉眼又到了農曆正月，春節來臨了，我們中國人對於這個民族傳統的節日，是非常重視的，生活在香港這個半洋化城市裏的人們，同樣地也不例外，不少人早就作準備，計劃如何痛痛快快度佳節。但也有另一小撮港共份子，乘這個人們倍思親的機會，大肆宣傳什麼大陸「一片繁榮」，人民生活「幸福」……欺騙那些不明大陸眞相的同胞，引誘他們「回歸」。一些有親人在大陸的同胞們，由於倫理親情深厚，明知是入虎口，也不能不在這個節日，回鄉探望親人。中共爲了達到欺騙更多海外僑胞的目的，對回鄉的港澳同胞，當然表面上要顯示「歡迎」，甚至加以「優待」，住「華僑大厦」啦，到某「先進工廠」或某「學大寨」的「模範公社」參觀啦等等，大事周章。但只要稍有頭腦的人，好好想一想，就知道那些被「歡迎」去參觀的地方，都是有如電影上的佈景，這是中共慣於玩弄的騙術。如果親自去各農村或縣城去看看，便可以眞相大白了。那裏鐵一般的事實定會告訴你，大陸是天堂？或是魔窟？同時也可能會向那些懵然無知的朋友們敲响警鐘大放紅燈。

高唱認同回歸者 敢不敢長居大陸

正在準備回鄉的朋友們，你們是否想過，長期以來，大陸上不知多少可憐的同胞，他們不斷在計劃尋找機會，不惜冒九死一生之險，但願逃出生天來到香港。有些同胞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現在也許正在冒着寒冬踏上征途，隱跡在深山密林之中，有的可能正在和嚴寒和巨浪搏鬪，向着我們這方面奮勇前進，更有的也許已不幸陷落魔掌，被反縛着雙手，送到「收容所」裏，受盡折磨過着非人的生活。這種種事實，居住在香港的人們，應該是沒有理由不清楚的。如果你們定要回鄉，過了羅湖橋到達深圳，可能就有機會，同那些反縛着雙手的不幸者，同搭一列火車北上，那樣的慘狀，就是鐵石心腸的人，也該爲之灑以一掬同情之淚吧？然而，那些別具用心的共幹，卻閉着眼睛在這裏高叫大陸人民「豐衣足食」呀！「自由幸福」呀！勸人們「回歸」呀！……如果叫他們回大陸去長期居住，看他們又敢不敢？這些沒有人性的傢伙，事事放毒害人，如再執迷不悟，我敢斷言，總有一天會後悔莫及！

冒嚴寒逃亡失敗 除夕之夜進監獄

一九七〇年的春節，這個難忘的日子，雖然過去了將整整兩年，但當時所發生的一切，還使我記憶猶新，那些衣不遮體、鮮血淋漓、骨瘦如柴的不幸者，和那些張牙爪舞、兇神惡煞的魔鬼們的猙獰面目，仍經常浮現在我的腦裏。當然，中共所犯的罪行，我永遠永遠也不會忘記！

現在不知又有多少衝出鐵幕的失敗者，被關在那人間地獄裏，過着非人的生活呢！

一九七〇年農曆十二月二十三日，我像千千萬萬的大陸難胞，爲了不能再忍受中共的奴役和迫害，想冒死衝出鐵幕，爭取自由。受盡千辛萬苦，在途中經過了八個艱苦險惡的晝夜，終於來到了與自由世界一綫之隔的梧桐山下，但當我歡喜若狂，相信快要獲得自由的時候，不幸被一羣狼狗和共軍追了上來，馬上把我拘捕，當時剛好是除夕之夜。第二天我便被押到了深圳「收容所」接受折磨。在那裏已監禁有一百多位難友，我同他們一起，在監倉裏被毒打和受盡精神虐待。

一家吃罷年夜飯 男女大小上征途

以後監倉裏的人數不斷增加，尤其是初四那天一早，就送來新的一批八人，其中有四個人是一家，夫婦兩人，五十多歲，和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女的背上有一個三四歲的男孩。他們是惠陽縣人，在檢查「犯人」的東西時，從他們的背包裏，搜出一些乾糧和年糕，還有一個拜神時供祭用的鷄（熟的），這些東西全被沒收了，他們便被推入了監倉。每個偷渡者，爲了沿途充飢，必備乾糧，不足爲奇，但他們爲什麼連年糕和拜神的鷄，都帶走呢？我懷着好奇的心，問他爲什麼要帶這樣的食品？他憤怒地回答道：「丟那媽，不用提啦！這樣牛馬不如的生活，叫人怎樣過下去？越想越氣，便把剩下的幾斤米，做成年糕，把唯一的鷄也劏了，在除夕這一天，一家拜別了祖宗，唯望神明保佑，一路平安，急急忙忙吃了晚飯，連拜神用的鷄也吃不下，便執拾行裝，走上了逃亡之路。怎知行到了前晚，這個背上的男孩不懂事，也由於太寒冷之故，便啼哭起來，因此被附近的哨兵發覺，追上來，我們全家便被捕了。」

携幼童一齊逃亡 望將來清算血債

我又問他，明知路上艱險，小孩又不懂事的，帶着他們，難免出問題，爲什麼要這樣做？他道：「我有四個兒女，第一和第二的已出嫁，這個女孩排第三，唯有最小的是男童，若不帶着他們一齊走，留下了不是等於叫他們死嗎？帶着走，當然是爲了傳宗接代，也希望孩子長大了，有那麼的一天，與中共清算！」啊！多麼勇敢！多麼有骨氣的伯伯呀！說得對！中共所犯的罪行，終有一天要清算！所欠的血債，終有一天要用血來還的！伯伯啊！現在你們在那裏？你達到目的，來到了自由世界嗎？還是仍在中共的鐵蹄下掙扎？我想，你的孩子長大後，一定會按照你的心願去奮鬪，你的心願，也是全中國人民的心願，七億多人一條心，無論中共怎樣殘暴、如何奸詐，一定會埋葬在全民的怒潮裏！

（劍）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題董力行先生明日黃花錄

楊海天

餘生萬刼寫黃花，百戰歸來意尚賒。
異域信能藏虎豹。彩毫眞比走龍蛇。
心聲有淚驚奇語。史筆無情砭惡邪。
今古洛陽同紙貴。讚歌唱徹億千家。

海天先生題明日黃花錄，擬列入第三集，以爲光寵。惟獎譽過甚，愧不敢當，「史筆無情砭惡邪」，是爲眞話，鄙人所寫詩文，目的不在稿費，復興國學下筆，以氣勢行文，畧含平仄對偶，通曉平易，簡練明暢，起民國之衰，證語體之誤，不使民國聖人再悞蒼生，是以底。地。嗎。呀。的。啊。了。呢。一律掃除，改正臭長之病，用固有詩文對抗文妖革命，至於一切邪惡，不良政治，不惜開罪權貴，引今據古。放膽直言，既不做官。所以不存忌諱，必須如此，人類始有是非。國家方可得救。該書已寫三十萬言，分成三集，第三集正在校對排印，不日面世，世界各國大學中文圖書舘，均有收藏，永遠存留，以備後人參考。因著書關係，鄙人每日，祇睡四個小時，五點起身，執筆達旦，工作艱鉅，考據費時，知古人著書立說，確爲不易，下定決心，擬寫一百萬言，尚有七十，務期完工，以愚笨之身，作艱維之事，三代以後，好名而已！

題明日黃花錄

馮萬里

(一)
少嫻韜畧信良儔，欲展生平復九州，
南渡稼軒同一憤，寄情詩酒寫煩憂。

(二)
研桑有術不須嗟，豈效東陵學種瓜，
自古英雄傷置散，一腔熱血付黃花。

(三)
文似歐蘇行似辛，緣何奇士遯江濱，
豈眞叔季賢居野，要遇漢高始破秦。

(四)
患我奇書日夕看，才華橫溢擘文壇，
黃冠眞訣長生術，傳自異人九轉丹。

萬里先生指明日黃花錄爲奇書，書並不奇，所謂奇者，皆古人未道之語，與千載是非不明之事，考證詳實，闡開隱秘，明是非，存天理，定功罪，愛民族，治學精神，不同於近代之人耳。

壬子歲暮

李劍平

幾度新年又舊年，蕭蕭白髮客中添，
衣冠濟濟從龍去，父老哀哀伴虎眠，
志士空磨三尺劍，浮雲橫蔽九重天，
艱難歲月蒼生淚，征馬嘶嘶總不前。

讀董力行詞丈「夜總會聽歌」四章，心愛其詞，歸而忘其韻，乃仿古人和意法，不踵其韻而和答之。

馮萬里

其一

才華放逸似東坡，今古名流總一窩，君喜盈車忻擲果，我驚折齒怯投梭，面如冠玉陳平美，（註：憶先生詩有「貌比徐公美北城」句）豆比相思摩詰多，十里春風簾捲日，羽衣同舞戲姬娥。

其二

京兆風流慣畫眉，遊仙僞託憶微之，
當知橋驛求漿日，正是漢皋解珮時，
小杜縱情張好好，美成癡戀李師師，
從今留取行雲處，賦得釵橫有妙詞。

其三

杜仙下嫁洞庭張，巫峽曾聞夢楚王，
爲賦佳人聊拾翠，慣吟才子卻偸香，
神雞枕上驚春曉，艷月樓中話夕陽，
駐馬墮鞭成玉玦，誰知底裏盡文章。

其四

忽思染指分杯羹，也是塵間未了情，
倘使韋娘歌一曲，總勝羽士處三清，
春蠶燈下絲成繭，燕子樓中臂喫盟，
儘管蕭郎頻寄意，銷魂未許過雲英。

萬里先生，以上四律，用生花之筆，作濃艷之辭，錦繡風懷，文情並美，鄙人「夜總會聞歌」之詩，已載明日黃花第一集，有此書者，諒多閱讀，茲因馮先生，新有唱和，特此抄錄，使無書文友，得覩舊作，亦明日黃花之意耳。

夜總會聞歌

董力行

其一

憤極渾忘午夜憂，踏歌聲裏上高樓，
三杯已覺雙心醉，一舞能消萬斛愁，
書負張良傳下邳，人同杜牧在揚州，
十年未展橫行畧，如此生涯易白頭。

其二

玉潤珠圓百囀鶯，花嬌柳寵各輕盈，
望梅難解相如渴，把臂能醒太白酲，
我佛忘情空色相，寡人有疾好音聲，
于今四海爲家日，無國無城未懼傾。

其三

自分禪心止水清，中年哀樂轉深情，
詩吟紅豆傳南國，貌比徐公美北城，
粵海淹遲歸去晚，楚腰纖細抱來輕，
霓裳曲裏新亭淚，庾信鄉關賦不成。

其四

二十年來擲果車，潘郎瘦損咄空書，
心同古井波偏起，身比行雲意自如，
盡醉且傾今日酒，豪華未改舊時余，
漫云老去風情減，舞步依稀韻有餘。

人生不得志，詩酒佯狂，寄情歌舞，特有女秘書王趙二小姐，每夕相陪，夜深同返，「安哥」地位，不涉非非，今則一去台灣，一居美國，蔭成綠葉，結子滿枝，留不盡之情，以供回憶，韶光彈指，八九年矣。「人生離合緣何事？夢裏優曇次第開」。余詩中之句也。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萬人雜誌（第二七六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二月八日出版
（零售港幣一元）

萬人雜誌

（第二七七期）

沒有火的不是越戰，是這批停火監督！



本期要目

戰雲低壓的中蘇邊界……………………每週評論
貪污案件全世界都有
台灣調查局有膽打老虎……………………萬人傑
認識中國：知識分子向甚麼認同…柳以青
中共毒化泰國陰謀……………………盧辛
炒股票……………………趙聰
炒風蹂躪下的香港……………………王屯
人領袖與鼠領袖……………………待旦
中共當前的工作目標……………………何雨文
人海百態：路燈下的天使……………萬人傑
為香港之前途悲……………………遺珠閣
「冷面虎」與「馬路小英雄」……林巽
股市閒話：牛年股市將更旺………凌山
郭沫若其人其事……………………張放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談自家人……………………楊眞
旅菲華僑受盡折磨……………………胡養之
調景嶺難民奮鬥記（下）……………克毛

·萬人雜誌第二七七期目錄·

戰雲低壓的中蘇邊界……每週評論 一
貪污案件全世界都有 台灣調查局有膽打老虎……萬人傑 二
認識中國：知識分子向甚麼認同……柳以青 四
中共毒化泰國陰謀……盧辛 六
炒股票……趙聰 八
炒風蹂躪下的香港……王屯 一〇
人領袖與鼠袖領……待旦 一二
中共當前的工作目標……何雨文 一三
人海百態：路燈下的天使……萬人傑 一四
爲香港之前途悲……遺珠閣 一五
「冷面虎」與「馬路小英雄」……林巽 一六
股市閒話：牛年股市將更旺……凌山 一七
郭沫若其人其事……張放 一八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二〇
談自家人……楊眞 二一
旅菲華僑受盡折磨……胡養之 二三
瘟君夢……岳騫 二四
江南啼痕錄……宓琴 二六
調景嶺難民奮鬬記（下）……克毛 二七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八
萬人詩壇……董力行 （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七七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二月十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戰雲低壓的中蘇邊界

美國國防部在去年九月發表一批資料，指出蘇聯在一九七二年夏季又增調了三師機械化裝甲部隊到中蘇邊界，使駐在這條邊界綫上的蘇軍增至約四十八師。按蘇聯紅軍的編制，每師爲二萬人，但在邊界駐軍之中，有許多師是兵員不足的，在這條邊界綫上發生的大小糾紛，純粹是中共與蘇聯兩國之間的事，與美國毫無關係，美國政府也從不對此發表官方意見。上述的五角大廈資料，只是一年一度檢討世界局勢的例行報告，但由於北平和莫斯科從不透露邊界軍事部署的情況，因此五角大廈的報告成爲談述中蘇邊界軍事形勢時的唯一可據資料。

在邊界另一邊的中共境內，則完全沒有大軍集結的跡象。最近有許多日本及英美記者獲准到內蒙及黑龍江邊界採訪，他們除了看到所謂生產建設兵團之外，看不到有任何裝甲部隊駐屯的痕跡。但在距離邊界較遠的第二綫地區，則集結中共大軍，例如瀋陽部隊與北平部隊已全部機械化。這表明中共完全是採取守勢的，不會主動進攻蘇聯，但已有充份準備抗擊來犯的俄軍。

長達四千三百哩的中蘇邊界，是世界上任何兩個國家之間最長的共同邊界。當兩國政府惡言相向之際，在如此漫長的邊界綫上發生零星的地方性衝突事件是在所不免的。首次較大規模的流血衝突在一九六九年三月初發生於中國大陸東北邊界的珍寶島地區。從那時起，蘇聯大舉增兵邊界，但主要的軍事並非集結於黑龍江邊界，而是集結於中亞細亞的新疆邊界。當時克里姆林宮爲了企圖使蘇聯人民相信有增兵邊界的必要，因此製造了人爲的恐慌，強調中共對蘇聯安全的「威脅」。新疆與莫斯科的距離遠比黑龍江與莫斯科的距離爲近，且當時新疆是中共核子武器發展的唯一基地，所以克里姆林宮有充份理由使蘇聯人民相信在這一地區增兵是必要的。但現在，任何人可以看到中共決不會主動掀起對蘇戰爭，克里姆林宮不必再裝腔作勢，因此把重兵移向東綫的黑龍江及內蒙邊界，擺出一副猙獰面目，不再是「保衛莫斯科」，而是公然威脅北平。

在外蒙古與中共接壤的二千五百哩邊界綫上，只有一個開放的邊界站，就是中蒙鐵路所經的隘口。中蒙邊界雖沒有像黑龍江邊界新疆邊界那樣發生過轟動世界的流血衝突，但局勢也並不太平，紅衛兵暴亂時期曾指控外蒙當局企圖煽動中共統治下的內蒙古人民鬧獨立，去年初中共把內蒙古的四個旗（相當於專區）併入鄰近省份，目的顯然是爲了防止「蒙獨」份子與外蒙勾結鬧事，而最近幾個月來，外蒙古「眞理報」不斷號召人民加強警惕，防備敵人來犯。他們所指的「敵人」當然是中共。

最近有一位駐北平的英國記者 JAMES PRINGLE 獲准訪問中蒙邊界唯一可通行的隘口，以下是從他的長篇報導中摘引的部份資料。儘管蘇聯在外蒙古境內駐有重兵及飛彈部隊，但在這個邊界通行站上完全看不到殺氣。這大概是因爲時常有西方人士經過此處，爲了觀瞻而保持和平氣象。從北平乘火車赴外蒙首都烏蘭巴托，全程八百哩，而這個邊界站恰在中途，距雙方首都各爲四百哩。火車在中共境內停留的最後一站是二連浩特市，通過邊界後所見的第一個蒙古市鎮是扎門烏德，這兩個市鎮遙遙相望，中間只有一塊界石而沒有鐵絲網，在中共境內所見的最後一個穿制服的軍人，是一個不帶武器的女兵，正在埋頭朗讀「英語百日通」。而進入蒙古境內首先見到的軍人則是兩個拿着吉他的俄國兵。但從火車上可以看到較遠處雙方皆有架機關槍的瞭望塔。在中共邊境的數哩內沒有人烟，聽說在沿四千三百哩的整個中蘇邊界上皆已造成一條寬約五哩的無人地帶，作爲中共的防衛措施之一。而在對面的邊境內，則有一批狀似平民的蒙古人在練習騎術。這也許可以視爲在邊界對峙中攻守之勢力的一項明證，有七億五千萬人口的中共把邊境居民遷向後方，而僅有一百二十五萬人口的外蒙古卻把牧民移向邊境。中蒙鐵路近年來每星期只有一班車，保持象徵式的聯繫。由於未經說明的理由，車行時速限於二十一哩，因此八百哩的行程竟需時一天半。



新聞以外

貪污案件全世界都有 台灣調查局有膽打老虎

萬人傑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局長沈之岳，官並不大，但比他大的官都怕他，原因是：他有膽打老虎。沈之岳本身作風清廉，守正不阿，他的責任是調查貪污，有貪污證據，即使是當權大官，他也照樣對付。最近甫卸任的高雄民選市長楊金虎和他太太陳彩鳳被檢控，即是一例。

調查局的三大任務

老萬最近到台灣跑了一趟，目的是「旅遊」。可是行踪未能保密，在松山機場給調查局的公關聯絡員張先生「聯絡」上，告訴老萬，奉沈局長之命，邀老萬到局參觀。

老萬早已知道，司法行政部調查局是高效率非常高的機關，調查設備日趨科學化，追得上美國FBI。同時，許多有地位的人也難得去參觀，現在沈局長居然「邀請」老萬，那能錯過機會？自是求之不得。這一來，老萬只好把原來的旅遊計劃放棄一半，在抵台第二天，便應邀到調查局，從午後三點到晚上九時，這段長時間都在調查局內參觀。雖然花了六個鐘頭，還不過走馬看花，如要深入研究，六十天的時間也嫌太短。

老萬歸來，曾把所見寫成短文，在星島晚報「牛馬走」發表，許多朋友從這些文章中覺得中國也有像FBI那樣的組織，而且工作做得並不比FBI差。

調查局主要任務有三：一是調查貪污；二是平反冤獄；三是防範間諜。

FBI雖也有做防諜工作，但成績顯然遠不如中國調查局，李荊蓀等案的破獲，是調查局之功；但共諜在美國活動，卻容易得多，「伊思堅」隊長，不過是戲劇化了的電視英雄，實際並非每一件案都是由他帶隊破獲。

貪污市長楊金虎被揪下馬

回港後讀報，又發現一則與調查局有關的大新聞，卸任才五天的高雄市長楊金虎和他的妻子陳彩鳳，因涉嫌在楊氏過去五年任期內「賣官」圖利，夫婦倆拍檔貪污，大收紅包。二月七日調查局「約晤」了楊氏夫婦後，便送到高雄地方法院檢察處收押。楊金虎是五年前由人民普選而當上高雄市長的，五年任期內，有不少涉及他的傳說，說他利用職權圖利，替人[illegible]，收紅包，[illegible]建築工程中[illegible]，購買土地[illegible]，有據者達二百餘萬台幣。

楊金虎夫人已早知風聲，打算出走[illegible]海外寓公，可利用他貪污得來的金錢，[illegible]。可是二月一日夫婦倆申請出國時，台灣省政府卻予批駁，致使他作海外寓公的願望，成爲泡影。

楊金虎今年七十六歲，是台灣省台南人；其妻陳彩鳳，五十歲，是台灣省屏東人，他們兩年前結婚，聽說陳未嫁楊前，曾操迎送生涯。楊金虎又是國民大會代表身份，在一九四八年大陸未陷共前，以高雄市候選人競選而當選。現在，他已卸了市長之職，但仍是國大代表。

不須「嚴刑迫供」

讀了這則新聞，老萬對沈之岳局長更加敬佩。因爲，沈局長處理反貪污案件，只求證據，有了證據，不管對方身份如何，私交如何，也必提交法院處理。他們調查後所提出的證據，被「約晤」者絕對無法申辯，最後只有乖乖認罪。過去已有不少同樣例子，讀者留心報紙報導，一定還記得清楚。相信楊金虎在調查局提出的證據下，也必啞口無言。

沈之岳在談到調查局的政策，對老萬說：調查局曾經受到指責，說他們「嚴刑迫供」。沈之岳局長認爲這種做法太落伍，他有另一套辦法處理。

通常，他們調查一宗貪污案，先出動大批調查員，分頭用種種不同方法，搜集疑犯一切犯案的證據，當他們「約晤」疑犯時，就把證據向他展示，疑犯在鐵證如山之下，唯有俯首認罪，要硬也硬不起來。

疑犯接受金錢時的照片，甚至是活動影片，以及錄音帶等，應有盡有，在他面前放出，怎能不承認呢？至於他們怎樣拍到照片、影片及錄音帶，這當然和新發明的性能特殊的機械、儀器被利用有關。有了這些證據，對這類貪污案件的處理，自然無往不利。楊金虎、陳彩鳳相信也是在這些證據下終於被檢控的。

打小報告此路不通

調查局在平反冤獄方面也有很大成就。台灣環境特殊，對共黨的滲透，時時提高警惕，發現可疑人物，便可能「寧枉毋縱」，因而，仇家誣陷事件，難免發生。某甲對某乙有宿怨，只消告一個密，給他戴上紅帽子，他就不得了。

但，今日在台灣如果有人告密，指某人是共黨

特務，他雖有麻煩，但不會那麼簡單就受罪，因爲這類案子都交由調查局調查，經過能幹的調查員向各方面詳細偵查後，不難眞相大白，人們告發的是眞是假，最後一定得到結論。

沈之岳局長曾舉出一些個案例子，可惜當時老萬沒把它筆記下來。可見調查局的工作，不但只對付壞人，而且要維護好人，亂扣紅帽子，可能誣告反坐。

據說，香港有一二社團，因爲和台灣國府常有聯繫，利用這關係，常常打小報告，以致有些人要申請入台，受到擋駕。「萬人協會」有些會員以前也被人打過小報告，因而申請不到入境證，但經協會負責人保證後，又可順利入境。這些事情雖不是歸調查局辦，但專打小報告的人，已不被重視，從這些事實可以見之，這和調查局平反寃獄工作也頗爲相似。

小兒科

當然，調查局的平反工作並不限於防諜，在反貪污方面，也常遇到這種情形。並不是有人揭發某人貪污，就將某人抓去法辦，必先進行調查，拿到充分證據，才採取行動。

沈之岳局長領老萬參觀過許多貪污案紀錄，不過，從香港去的老萬，看到這些「紀錄」，覺得太過小兒科，舉一個例說：一位金鋪老板，送了一對金碗給一位大官行賄，老萬估計這對金碗不會超過二十両重，照目前金價計算，也不過二萬元港幣左右，這宗貪污案竟是轟動一時的大貪污案了。在調查局的陳列室中，居然仿製了這麼一對金碗，以供參觀。如果在香港，你開一家小館子，要不受到留難，孝敬給有關幾個機關，恐怕也不只此數，而且他們絕不必躭心有「調查局」抽他們的後腿。

即以楊金虎案來說，作爲「證據」的，不過涉及新台幣二百萬元，只值卅萬元港幣，卅萬港幣只能買一層面積一千尺的房子，仍然是小兒科。楊金虎卻是「市長」身份，市長相等於港督，試想，港督怎會爲了一層一千尺的房子弄出這樣大的新聞？用香港尺度去看台灣的貪污案，簡直不能成案，但在台灣卻是一樁大新聞了。

台灣與香港

公務員利用職權貪污，不管是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都是無可避免的事情。分別在明目張膽，抑或偸偸摸摸；飛擒大咬，抑或過水濕腳而已。

有些人批評台灣「無官不貪」，這是指過去紅封包事件，不過，照老萬的觀察，說到貪污，台灣的公務員要叫香港公務員做阿哥。有人對老萬說，香港只有一個機關可以說得是絕無貪污的，那就是天文台。老萬聽了，不由啞然失笑，因爲天文台實在找不到可以貪污的對象。前些時，屈臣氏大厦火警，便傳出有「開喉費」事件，有些人感到「吃驚」，其實少見多怪，香港可以說，有鈔票乜都搞掂，最近有位朋友賣了自己的房子，遷入廉租屋居住，一層樓租值等於一個房間多些，還有專用車位，住得比以前更舒服。賣樓所得的十多萬拿去炒股票，新春以後的旺市，使他的本錢增加了一倍有多。

老萬問他有什麼辦法可以這麼快便申請到入住？有些人等了好幾年，一點機會都沒有。朋友笑對我說，小財不出，大財不進，你明白啦。我當然明白他是用銀紙搞掂。

老萬想，如果香港也有一個像調查局那樣有效率的反貪污機關，這樣公開要銀紙的事情，一定受到抑制，爲了審訊貪污案，法庭可能大忙特忙呢。

「兩個好官」之一

岳騫兄以前在「萬人雜誌」寫過一篇「台灣兩個好官」的文章，兩個好官，沈之岳就是其中之一，當然，台灣的好官決不是只有兩個，岳騫兄指出的兩位，是「好官」的突出人物。沈之岳之成爲岳騫兄筆下的好官，以其淸廉也。不過，沈之岳之使老萬佩服，卻是他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氣。他不過是部之下的一個局長，官並不大，地位並不高，但台灣擔任公職的，沒有人不怕他，如果出了錯，希望他「官官相衛」，那是沒可能的。

即使在嚴刑峻法下，貪污案件也沒法根絕，要台灣完全沒有貪污，那當然沒可能，但貪污案件愈來愈少，已是很難得的了。

有調查局這麼一個機關存在，身爲公務員的，都有戒心，已發生的貪污案，時刻會被查出；受賄時也會躭心到可能發生的後果。像香港這樣半公開式的要銀紙，他們不會如此斗膽，人人有所顧忌，貪污案件便自然減少了。

朋友跟我打趣說，你在台北可以做空頭濶佬，大發請帖，把所有的大官請到豪華夜總會，保證沒有一個客人敢到，這一來，你不用花一分錢，「客」卻是「請」過了。這的確是事實，台灣的公務員，沒一個敢出現豪華夜總會的，不管他的職位多麼高。

貪污胃納各有不同

和世界其他大城市一樣，隨着台北市的日趨繁榮，設備豪華的消費場所，有如雨後春筍。但這些去處的顧客，只是工商界人士，絕少公務員光顧，即使戚友欵待，他們也盡力避嫌。

在香港，當然不會受到這樣的限制，不少公職的人揮金如土，爲了消費大，他們對金錢的來源自然重視，間接養成貪污風氣。公務員過簡單樸素的生活，不需要太多的錢，他們就不會不擇手段的搵錢。

香港使公務員不貪污的辦法是不斷加薪，使他們收入能追上物價的漲幅。台灣的辦法是使他們的生活簡樸，生活以外的開銷盡量減少，他們就不需要貪污。

其實，這兩個辦法都不可能完全遏止貪污，加了薪，仍不能使他們不對鈔票發生興趣，人對金錢的欲望不會有止境的，因而，許多月入過萬的公務員，還是不放過貪污機會。過簡樸生活，需要鈔票不錯是少了，但如果有機會給他們賺鈔票，他們還是同樣受到誘惑的。返鄉同胞帶一盤猪肉，共幹檢查，偸吃幾塊，這種行爲，其實也是貪污。因爲他們生活水準低，所求是幾塊猪肉，便於願已足，在台灣固然不會如此，香港的公務員，你請他也不吃，除非給他青蟹紅底，他們才有興趣。

認識中國

知識分子向甚麼認同

柳以青

本年二月一日出版的香港大學學生會會刊「學苑」，幾篇文章是談到了認識中國和海外華人知識分子的時代責任等主題。

首先刊載了港大文學院的座談會記錄，分別由陳特先生（中大崇基書院宗哲系講師）、許冠三先生（浸會學院史地系講師）和趙令陽先生（港大中文系講師）所發表的意見。然後，還包括了五篇因此而寫的文章，而「學苑」的這期社論，也是以這一次座談會的主題爲文發揮的。

港大座談會得失

在讀了這些不同人士或作者的意見之後，我有以下的感受。這感受只是我個人的。在同樣的一份學生刊物中，能夠同時出現不同或極端相反的意見，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證明「學苑」的編輯委員會在處理稿件上，能夠尊重我雖不贊同你的意見，但卻肯定你的自由發言權。

談到自由發言權——也就是言論自由，看來是一個人的權利，可是，運用這一項權利卻並不是發表出來後就是妥善的運用了。最主要的是所發表出來的東西有沒有份量，有沒有內容——特別是爲讀到了這些文字的廣大讀者們。

對陳特、許冠三和趙令陽三位先生在座談會上所發表的意見，雖然列出了不少篇的文字加以還擊與批評，所用的語句與辭彙很多是太孟浪的，但是，在我來看仍然不能使讀者——像我吧，就會覺得其他的文字是否就能把他們三位的意見加以抹煞掉的呢？雖然這三位先生所發表的言論，我也並不是百分百贊同的。

首先，我覺得在這樣的一個座談會裏，所談論出的問題，是該在當時給予充分的交換意見——贊同的、反對的、不滿意的和氣忿的等等，大家都可以在坦誠的談論中，盡情地說出來。然後，把所有的問答意見整理出來，刊登在「學苑」上，使到所有「學苑」的讀者，都能分享這次座談會的成果。

可是，使我失望的是：在「學苑」所刊出的文字裏，似乎給我的印象是，只有喊話，沒有交談。事實上，座談會的進行情形是如何，我是不知道的。假如眞是只有喊話，沒有交談的話，所謂座談會的眞正作用是沒有發揮出來。

既然是一個學術性的座談會，所有參與的人只是在一個或幾個問題上交換彼此的意見，沒有既定的目標一定要達到，更沒有什麼強迫的接受，只是對問題交換意見而已。這在香港的大專學府裏，該是多麼輕鬆而有意義的一件事。

然而，從「學苑」所刊出的另外幾篇文章，除了一篇署名何俊仁和麥海華二篇外，似乎並沒有輕鬆的意味。

超「階級」的知識分子

陳特先生所談的知識分子的功能，恐怕是「他們不斷反省，不斷發現社會的問題，然後去尋求理想，解決問題，促進社會進步」了。

似乎很多人對陳先生所談的那一段話誤解的成份特別多。特別是在知識分子和士的名詞上。因此，我發現一個問題，就是在談論一個問題和名詞時，彼此的知識差距問題。

目前，由於傳播工具的發達，無論是報章、雜誌、電視、廣播等，使到生活在這個錯綜複雜的社會裏的人羣，已經逐漸失卻了思想的能力。只是短暫的認識，而就以這一種認識，做成了自己的思想——先入爲主的。這將是人類的大不幸。因此，在我來說，所謂知識分子或士，如果眞能發生效用的話，只能在極少數的人身上，人數不會太多。雖然，身爲知識分子的人們，各自都以爲是一個獨立、自由而對社會有貢獻的人，事實上，這種獨立、自由而對社會有所貢獻的話，卻是需要學識的淵博，見識的廣闊，思想的精密才能達致的，否則，所謂知識分子，大多數骨子裏竟是人云亦云，把概念、觀感，一兩句不經思索的話，做成自己的信念，而且以之爲眞的話，這種知識分子也正是易被人們利用的知識分子，不是眞正知識分子。也就是爲此，在陳特先生談到：「知識分子不是一個階級，他們是浮動的，他們不代表任何一個政治或經濟力量，知識分子是一羣從事知識傳播的人。……所以知識分子的最後功能不在於物質生產，他們是一羣追求理想而希望將理想實現於社會的人。他們是理智的、非衝動的，從事抽象的心靈工作，而不是靠感覺的。所以他們所注意的對象就不是現實社會裏的東西，而是一些在現實社會裏尚未出現的事物。這些事物是他們所須要去確定、去尋找，然後與實際世界配合。簡單地說，就是通過理性、通過心靈去確定一些理想來指導現實社會。」就引起了很多聽眾的不滿，而在「學苑」爲文反駁了。

事實上，陳先生的這段話是該仔細地加以玩味的。不能立刻就反映出：「知識分子不是超階級的」；誰來養活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就該爲誰來服務；知識分子應該爲絕大多數的階級（如工、農）利益來服務等等。說這些話的人，

並沒有眞正的對這些話加以思索。不要把「階級」的觀念當成一種信念。這不但不能解決人類互相友愛，互相團結的目標，反而更形分裂和增加仇恨的。眞正的知識分子，或是立意做知識分子的人，在這上面該有以超脫的。然而，生活在香港的人們，特別是攻讀大專院校的青年們，卻不能在這「階級」的觀念上超脫的話，這爲中國的將來並不樂觀的。

實質上，知識分子之所以能在社會上發生極大的作用，端賴於他們是不站在任何一個「階級」的立場。因此，他們的話語才能打動人心。目前，所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只做成了政治鬬爭的工具而已，難道身爲知識分子的人，也要參加這種無謂的政治鬬爭不成？在香港爲知識分子是不需要的，不必自行多情地要獻身。否則，我們也不過是大鬬爭的小工具而已。任誰都不願做工具，可是，在自由地區的香港，不少人爲了某些利益，卻是願做工具的。這點，我不能不提出來，讓某些知識分子們反省一下，假如知識分子眞要獻身的話，應該獻身於眞理和他對國家民族大抱負的理想，不是混跡於政治的鬬爭中。除非以爲某一種政治理想是對全國全民有長遠利益的。然而，這一獻身的決定是要來自自己的學養和閱歷的，同時，也是要通過精細的思考的。

認識、了解的困難

許冠三先生的老實話，卻引起了「學苑」的幾個作者在漫駡了。我以爲這是「情感的衝動」。不過，如果當那些作者的情感平息之後，再想想許先生的那段話，相信是有益的。他有兩段話很重要：

「我們平常或者以爲已經十分了解一個問題，那其實只是現實的假象，在英文是 Image of Reality。怎樣去認識這個 Image，主要是通過語言。香港雖然和中國大陸很近，但是我們要認識中國，主要是通過報紙、雜誌、廣播，或由大陸來的人的種種報告和觀感。這裏有一個問題，是我們怎樣去了解大陸常用的術語和名詞。譬如說，我們常常看到大陸的報紙說：當我們見到不同意見的人我們要說服他，在我們這裏的說服又和大陸裏面的說服不同。在大陸裏面，他們會和你開小組討論會，並總結會，最後不給你飯票及工作證。所以說，我們要了解中國、認識中國，就先要對他們所說的話有一個正確的了解。再譬如說，最近看報紙，常常見到有『劉少奇一類的政治騙子』，我相信同學們會告訴我是林彪。我要告訴你們，這不單包括林彪；這實在包括所有現在當權派所不喜歡的人。」

另外一段是：「同學們在討論中國問題的時候，常常說我們認識中國，要站在一個中國人的立場。我百分之百同意這個說法。不過，我要提醒各位，有人說的中國立場，實在是黨派的立場。我敢說任何一個中國人站在黨派的立場來談中國問題，不是一個中國人的立場。那麼，如果你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是不是就保證你對中國有一個正確的了解呢？也不一定，我們還得要用一切現在有效的方法來幫助我們去認識中國。認識中國最大的障碍相信是盲從，人言亦言；這相信在認識任何一個社會都是一個障碍。」

許先生的這兩段話，是公道、平實地說出了了解、認識、研究現在的中共的一切的方法及其難題。並沒有表示出他個人的思想。這可確是做研究工作的人們必會面臨的方法問題。如果不然的話，了解一件事情和研究一個社會是那麼容易的話，那麼我們又何必多讀那麼多書，多費偌多的時日呢？人人不是可以在幾日之間就成了專家？偏偏有人背誦一些既成的理念和寫好的詞句，以爲這才是正確的認知方法。

納入於正軌的責任

趙令陽先生的話，不啻是道出了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惡劣心態。因此，他強調：「知識分子並非一個什麼特權的階級，知識分子最高的成就就是導人於正軌，導人於正軌首先就要對時代清楚了解。……最重要的，現在的知識分子所應該一盡自己一切的能力，在不受任何影響底下，把自己所學毫無保留地傳授給自己的學生，而另外一點就是要導人於正軌。」

趙先生的那段話，「學苑」文章的作者山水曾有如下的批評：「但對港大中文系講師趙令陽來說，恐怕除了發悶時會看看他作作樂，應隨時對他這『一類政治騙子』有所警惕吧！狐狸掩不了尾巴，隨便發表一些，反『反共』的說話，並不等於便是親共。『正軌就是不脫軌』的邏輯，在此恐怕用不着！……趙之不可取，在於假先進。」

我知道趙先生座談會的那段話，恐怕是言未盡意，因此，給了聽衆們不太清晰的概念。

導人於正軌這話有點籠統。導人於正軌首先要對時代清楚了解就比較落實了。可惜趙先生沒有把「對時代」如何「清楚了解」指了出來。因此就給了聽者們混淆不清的領悟。這方面可能是由於時間的關係，沒有盡情的發揮出來。

認同的路向和理想

我很贊成有這樣的座談會，起碼在香港這不但許可，同時又是有意義的。事實上，目前香港的大專青年們，已經掀起了對中國求知的熱切願望，身爲教授的人士們，是該在這方面有所貢獻的，以滿足青年們的求知慾，以及指出了解、研究的目的，以及所面臨的困難。

對當代中國現狀的一切，不僅要從傳統的中國歷史發展來看，同時也要從世界史發展來說。在香港這兩方面的學科相當發達，相信是大有益處的。

有人高興專談百年來的情形，那是中國深受西方影響的時代，但是，爲求富強是否就該全盤的西化？這方面在我來看，恐怕是很難久長的。何是，是否就該一仍其舊有全部傳統，這在目前的時流裏也是困難重重且不實際的，最主要的是中西文化交流後的思想結晶，恐怕才是將來中國發展的正確路向。而知識分子眞要致力的話，該是向着這一趨向的。

因此，如果海外的華人知識分子要認同的話，恐怕該是這一思想、路向和理想。下次談談港大同學的心態。

中共毒化泰國陰謀

——訪泰北苗共山區——

盧辛

泰共武裝叛亂分爲三大區域：一爲泰東北地區，其成因是由於此一毗鄰寮高兩國的紅土高原缺水地帶，居民既多爲寮族與吉蔑人，再加上有五萬安南難民都被河內所控制，以致在一九六〇年便成了泰共的武裝叛亂基地，其次是泰南的馬裔回教居民的四府，這是由馬共卵翼而形成，最令泰國剿共當局重視的，是一九六八年才開始叛亂的泰北苗共，其人數既無法作正確的估計，而且顯示乃由中共直接卵翼而成，更因中共所修築的滇宗公路已延長到湄公河北岸的北濱，與苗共盤據的難府披班南山區僅一衣帶水之隔，預料今後苗共在泰北的叛亂更將難以控制。

中共利用泰苗族叛亂的背景

泰國北部是多山地帶，其山脈與西部連接，沿着泰緬兩國的分水嶺而直入泰南，分佈在泰北山區的府屬，東面是難府、黎府、碧差汶府；正北是清來府、清邁府、南奔府、南邦府。至彭世洛府而達中部平原；西北部有夜豐頌府，都是崇山峻嶺中出現一些平原地帶，以清邁平原最大——包括着南奔府，在此平原地帶，物產也最富饒。

泰族是逐水而居，所以在此一山嶽地帶的居民分佈也是很有規律的：泰人住在平原，山居的，是阿卡、傈僳、猓黑、苗、傜各族，華人雖住在平原與泰人和睦相處，但有些是定期出入山區與山地各族貿易往來，而山居的人也有時來到平地交易，亦是以華人爲對象，因爲商店絕大多數都是華人所經營的，且傈僳、苗、傜都只會說華語及其本族語言，並不通泰話，政府既置他們於化外而不聞不問，他們也都不自知身爲泰人而以中國人自居，如前幾年嚴副總統訪泰到清邁，當地政府發動山民歡迎，想不到苗傜人所張貼的中文標語，竟是「歡迎我中國副總統訪問」，使泰國官員們感到尷尬萬分。

由於這些民族是隨山遷徙的，他們刀耕火種到三年後必須爲開闢新地而遷居，加是迷信吉兇，如夜間聽到某種鳥聲即舉族遷移，大家既都是由雲南經寮緬隨山陸續播遷而來，自亦不知已置身在中國境外，誰知中共即利用這些因素，使這些毫無知識的人民變成泰共的武裝叛徒，這是我從曼谷到泰北訪問苗共區時，泰國征剿指揮部的友人，在車上所說明的苗共被中共利用的背景之一。

苗共是爲鴉片而戰

泰國政府禁毒，是禁吸、禁運、禁種齊頭並進的，泰北山地居民一向以種植鴉片爲主要農作物，俟鴉片收漿後，等候烟販前來收買，並僱用他們結隊背負隨山刋道而至城市附近出售給另一類私梟，爲他擔任背負工作的烟幫，在山地各族中以強悍的苗族人爲主，他們大都擁有武器而長於射擊，在通過平地交通要道時，一面嚴陣以待；一面由私梟向軍警給予買路錢，所以他們的幫歌：「開關放卡，金銀任取；膽敢阻路，人頭落地」。可謂極盡威脅利誘的能事。

泰國軍警爲了執行禁毒政策，每年一月間便進入山區剷除烟苗，不料在一九六八年一月，難府披班南山區與寮境一水相隔的地帶，當地苗族居然集體武裝抗拒軍警剷除烟苗，結果現發這批苗族武裝並非烏合之眾，乃是有組織、有訓練，且有政治號召的叛徒，他們居然號召山地各民族羣眾反抗所謂「美帝僕從的泰國反動政府」。同時由他們擁行的武裝既證明是由於中共的支援，而設在雲南的泰共電台和中共的北平電台，又不斷誇耀這枝「人民武裝」的戰績，從此，這批苗人叛徒，不僅抗拒剷烟，更襲擊公路上的商旅以至巡邏的軍警。

由於泰國政府對鴉片的禁種與禁運，已使苗人兩面損失，中共即派遣其久經訓練的雲南苗族青年潛入泰北苗區加以煽動，並吸收當地苗族青年進入寮北苗區受訓，並給予械彈支援，滇寮的苗人也隨着進入泰北，使其叛亂由難府沿着大山區而擴及整個泰北，最嚴重的，而今正是與泰國中部平原接壤的彭世洛、碧差汶諸府。

到苗共山區的旅途與所見的癮士

我們的目的地，是彭世洛、碧差汶及黎府接壤的軍事要地——隆塞（LOM SAK），這裏附近的大山區是苗共的主要巢穴，也是泰國陸軍北部剿共的最大基地，從北攬坡北上至邦桑至兩條公路貫通南北。一條是與北線鐵路平行的柏鳳廷國家公路、經彭世洛、南邦而直達清邁，這條公路我在八年前是常川的旅客。另一條是偏向東北方而至碧差汶府抵隆塞的友誼公路，我這次是初經此線。越過邦桑後，看到滿眼都是一山比一山高的峯巒，加上茂密的叢林，遮天蔽日，一片陰森的景氣，已使人有膽戰心驚的感覺，何況虎嘯猿啼，風聲鶴唳，經常數十里不見人烟，無怪乎臥虎藏龍，匪徒出沒。

據同行的征剿部友人告知：這一帶都是政府的保留森林，一向禁止砍伐，因爲這些山區都是天然的柚木林。森木是泰國的國寶，只許政府所設的森林開發處可以採伐，民營的鋸木廠是不許問津的，想不到竟成了苗共的巢穴，所以經軍方的建議，曼

谷政府已經有選擇地分區開放，准予民營鋸木公司開始伐木，且由公路的延展，交通便利，從中部移來開墾的人亦與年俱增，政府更多予支助。車行在從泰北向中部伸長的大山區，地勢愈行愈高，很像川默公路由貴州到重慶一樣的險峻，但人跡稀少，森林蔽天則尤有過之。

汽車在森林掩蔽的公路上行駛，幾乎有兩個多鐘點的時間，才經過一些土人的村莊，在他們的田園裏，旱稻早已收割，只剩下一些包谷禾在風中搖曳，背着竹筐的婦女在山間找尋野菜，在經過幾小處小村落後，突然出現了一處近百戶人烟的阿卡寨，這是一處高山中的平原，由牛羊鷄猪成羣，即可想見是比較富庶的村落，車停在全是茅屋村莊中的一座木樓門前，一位頭上長着小辮子的男子出來歡迎我們，經過征剿部友人的介紹，知道他是當地的頭人——鄉長，由滿面烟容，想見他也是一位癮君子。

我探悉這一帶山地居民，除苗族而外，其餘各族都是女子工作，男子大都躺在家裏抽鴉片，想不到泰國禁烟多年，這些山地的癮士依然如此，有幾位販賣雜貨的華人來到頭人家裏與征剿部的軍官談話，在報告山裏各村寨的治安情形，說是三天前有操華語的苗人向傜人寨買猪三隻，可能是苗共派出來購買給養的，並指出他們來往的方位，我知道這些小販是負有偵察任務的，從阿卡賽出發，車行漸向下坡，不到一小時，一片綠野平原出現在眼前，鷄犬聲喧，人烟輻輳，已經到達了碧差汶府。

我們在這裏沒有停留，繼續驅車前進，再駛向高山叢林然後又逐漸下山，直抵四圍高山所環抱的一塊盆地，在到處都是菓園與菜圃及耕地機、開山機的聲喧，出現了一處相當大的市鎮——便是我們的目的地隆塞。

政治重於軍事的剿撫政策效果

隆塞是位於黎府、碧差汶、彭世洛三府府治中間的市鎮，人口約有一萬五千，由於四面都是高山，所居住在山脊的大多是苗人。這一市鎮居民，據說原來都是華人，是為與苗傜各族山地居民交易而在此設立市集，當時交通不便，外人不容易到此。至美國援助泰國修築一條我們所經過的友誼公路直達泰北極邊的黎府湄公河岸，又東折而啣接到烏隆府與另一友誼公路相接，在戰略上，本來是着眼於便利對寮北剿共軍事的後勤支援，用以堵截中共向泰國輸出戰爭。

可是中共輸出戰爭的路線，也就是販毒者的走私道路，以種烟運烟為職業的苗人，便很容易成了它發動泰北共黨叛亂的先鋒，隆塞也一夜變成了苗共的大本營——其實也就是鴉片運銷的中心，他們把當地出產的鴉片搜集而運入寮境製毒廠變成嗎啡、海洛英後，再從這裏運銷到曼谷及沿泰緬邊境山區運赴星馬轉手，各國共黨的武裝叛亂點，便是藉此走私線而聯絡補給的。

一九六七年，美國陸軍特種部隊在隆塞設立訓練基地，訓練泰國特種部隊與國防警察從事反叛亂工作。從此，這一小市鎮已成了泰國軍警的剿共重要基地，擁有小型機場，及足夠支援兩師部隊的軍用品，基地範圍，約有三至四十英畝。對泰北苗共的清剿工作，也從此開始而以隆塞為中心，至今年春間，經過一場大戰後，叛亂的情勢已被控制——叛徒們不敢再騷擾公路行車及襲擊警所，不過陸軍傷亡了數百人，苗共游擊隊的遺屍則不到二十具。

泰北的剿共，的確是一件十分艱難的工作，據這裏剿共負責人乃雍告訴記者：他們所採的，是政治重於軍事，先把苗人劃分為紅白，前者是苗共，後者是反共，讓反共的苗人集居在軍警保護區，並鼓勵他們志願參加清剿工作，其次是實行移民實邊政策，鼓勵並資助中部的泰華居民區移來此開墾，而這些政策，都是可以看到效果的。

移民實邊的中心地帶隆塞

在隆塞街上，我訪問了好幾家華人商店，其間有原居住在這裏的，也有最近幾年新遷來的。他們對這裏都充滿了希望。理由是這裏的土地肥沃，氣候適宜於大陸的農作物，可以兩季收穫，尤其種植蔬菜與果園的十分適宜，一位青果店的華人享我以蜜橘，其味頗似廣橘，且指出自隆塞至彭世洛的公路由我榮工隊修通後，使這裏所有出產的青果和蔬菜都可經由火車運輸至曼谷銷售，利潤利好，所以遷移而來人與日俱增。他們領我到移民最多的區域克努（KEK NOI），這一村落位置在隆塞西面約十五英里的高地——東行的友誼公路線上，此一原為苗人聚居的中心點，現在約有一千戶泰人和華人，他們所開墾的果菜圃，以椰子、梨、橘和芥藍菜、洋芋等為大宗。看到大家都在忙於採折與裝車和衣着生活，便想見收入不惡，克努以北不遠便是極險惡的山嶺，最近的剿共軍事，便集中在此，在克努可以聽到機槍扎扎，炮聲隆隆，但農民們則不驚慌。

在克努的山那一邊——約距四里之遙的康森（CAWP SON），是一處安頓反共白苗的村莊，其髒污貧困情形，則與克努形成尖銳的對比，鄰近則為泰國志願兵的營地，其中有不少志願服役的苗族青年，我問幾位苗族士兵，為何苗人們不種植蔬菜果園而改進生活？他們的答覆是：「大家不會，且認為在收割後便應該休息，那有終年勞碌的道理」？因此，使我覺得以教育改進苗人的觀念，從而訓練他們種植其他農作物，這是泰國剿共政治工作的重要課題。

我在這裏也看到了華人鋸木公司正在開發森林，工作中也有苗族人參加。因而和幾位鋸木公司的人談到僱用苗工的問題，他們認為苗人雖不免笨手粗腳，但有的是氣力，作粗活頗為合宜，其實苗人參加共黨叛亂，絕大多數是因為禁烟後所引起的生活問題，如果大量開發森林，既可使叛徒們無所隱蔽，又可令他們在參加伐木工作中得到衣食，這便是一舉兩得的。

緬泰星馬的危險訊號

不過泰北剿共軍事當局，由於中共所築的滇寮公路，已經伸至湄公河畔與泰北一水相隔的北濱，而這條路最大的作用，便在販毒走私與補給支援各國共黨叛亂合而為一，所以泰北的苗共勢必將因此而益加猖獗，這是他們的隱憂，也是寮緬星馬等的共同危險訊號。

炒＊股＊票

（相聲）

趙聰

乙 好久不見。

甲 不見幾耐。

乙 你廣東？

甲 你山東？

乙 天南海北，咱們倆什麼關係？

甲 我廣你山同一東，半啦同鄉唄！

乙 同鄉還有半啦呀，什麼話呀！

甲 不管什麼話不什麼話，就算個彈詞開篇總可以罷？

乙 咱們可不是說彈詞呀？

甲 彈詞、相聲，我看啊，也差不了多少。

乙 那差得可遠了去啦！不信，去請教請教何國安先生去！

甲 人家是這兒的彈詞大王，隔行如隔山，請教不上哇！

乙 那就請教相聲大王去！

甲 你說的是侯寶林？

乙 呵哈。

甲 他在哪？

乙 我問誰？

甲 那還是乾脆說咱們的吧。

乙 說眞個的，你這一向幹嘛去喇？

甲 去發財啦。

乙 吃髮菜？髮菜有個什麼吃頭？

甲 你看你這是什麼耳朵！（大聲）去發財，不是吃髮菜！

乙 眞瞧不出，看你這長相，還去發財！

甲 怎麼！發財還論長相？

乙 不論長相論什麼，你看那些發了財的大亨，都是面團團而腹便便，哪像你是的，仙風道骨，一隻乾蝦！

甲 如今呀，可沒這個說法了，不管你長得好壞，就算一隻乾蝦，照樣發財！

乙 噢，噢，怪不得。（大笑不止）

甲 各位觀眾先生，你看這傢伙中了邪，瘋啦！

乙 你才瘋！

甲 那末，你笑乜嘢？

乙 笑你「一隻蝦照樣發財」。

甲 這有什麼好笑？

乙 你所說的發財，八成是——（大笑不止）

甲 又來啦！

乙 八成你是孟嘗君的幕下鷄鳴狗——

——

甲 盜？不、不、不！你怎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乙 君子？梁上的吧？

甲 呃！豈有此理，你也太瞧小我了！

乙 那末，你什麼幹活的發財？

甲 怎麼，日本軍閥的口吻出來了？

乙 重建軍國主義嘛！

甲 別瞎扯啦。

乙 怎麼發財？

甲 很簡單：炒股票。

乙 眞是有眼不識泰山，你還炒股票？

甲 別看不起人好麼，在炒股票的芸芸眾生之中，我還是不錯的呢？

乙 爲什麼？

甲 因爲我們家那位梳頭女工，年紀五六十了，小辮子全是白的啦，做一輩子工，她還買九龍燈哪！

乙 不該買九龍燈，比銀行、航業差遠啦。

甲 是呀，我那位廚師就買的匯豐。

乙 銀行還不如地產。

甲 是呀，我那位司機就買的香港置地。……這樣說來，你也會炒哇？

乙 嘿，嘿，住在這兒的人誰不會炒呀？

甲 怎見得？

乙 你看吧，報上登的，人們談的，全是股、股、股。在政府辦公的用電話講股，忘了辦公了。在學校教書的，爲着股、股、股，無心教書了……

甲 聽說銀行的職員整批炒了老板的魷魚。

乙 爲什麼？

甲 去做股票經紀去了。

乙 還有一位醫生，正在開刀，忽然來了股票電話，那刀就插在病人肚子裏，沒有拔出，就去聽電話了。

甲 那病人怎辦？

乙 早已痲醉過去了。

甲　後來醒了？

乙　醒是醒了，可那醫生卻昏倒了。

甲　這是怎麼啦？

乙　他放下電話，就兩眼翻了白果，撲騰一下——

甲　完蛋了？

乙　沒有。別的醫生來給他打針急救——

甲　救過來了？

乙　沒有。針只打了一半，又來了股票電話，給他打針的醫生，讓針插在他的胳膊上，就去接電話。

甲　接完電話再回來打？

乙　沒有。電話還沒接完，那醫生拿着耳機就兩眼一翻，撲通一下，不省人事了！

甲　這？

乙　這什麼，你想想看，病人肚子上插着刀，一個醫生胳膊上插着針，又一個醫生拿着耳機昏倒在那兒，這不已經夠瞧的了麼？

甲　我聽說一位理髮師，正給客人修面——

乙　準是因爲聽到股票消息，把客人耳朵割掉了？

甲　不是，割掉耳朵倒不要緊——

乙　怎麼割掉耳朵還不要緊？

甲　耳朵有兩隻呀，割掉一隻，不是還有一隻嗎？

乙　那末，他割掉什麼喇？

甲　他呀，正在刮上嘴唇的鬍子，用刀向上猛一戕，刀眞快，就把鼻子割下來了。

乙　客人怎麼辦？

甲　客人疼得狼嗥鬼叫，抄起一把剃刀，就向那理髮師臉上砍下去。

乙　後來呢？

甲　不淸楚。我想，總歸是把一干人犯帶到差館裏去的吧！

乙　說了半天，你炒股票賺了多少？

甲　我呀，放長線釣大魚，買了股票存着，根本沒有賣。

乙　這算什麼炒呀？

甲　不算炒，可算發財呀！

乙　發了多少？

甲　我買的建築，買時每股五門，我發狠就買了一百股，花去五百門，可現在如今啊！嘻，嘻！長到三十五門啦！

乙　這不是賺了三千麼？

甲　可不？

乙　可不什麼，三千門，如今還算發財嗎？

甲　不算發財算什麼？

乙　人家炒股票發財的，幾天之內就幾十萬、幾百萬啊！

甲　人家是人家，咱可沒錢吶！

乙　你有女佣人，有廚師，有汽車司機，都炒股票，又是九龍燈，又是滙豐銀行，又是香港置地，你這位主人還沒錢呀？

甲　那不過吹氣放泡罷啦，唬唬你。實在說，女工、廚師、司機眞有，全是房東的，我不過也可以使喚他們，因爲我每月貼補他們工資呀。

乙　這末說來，他們都比你有水啊？

甲　那還用說！誰也比咱們說相聲的強呀！

乙　說得也是，如果炒股票發了財，也不會再來說相聲了。

甲　剛剛聽你說，你對股票行情很熟悉，莫非你也搞這撈什子？

乙　我和你不同。

甲　怎麼個不同法？

乙　你是放長線，我是短線，不買光炒。

甲　發了大財？

乙　大大的發了財！不過不是我，是人家！

甲　你呢？

乙　我嘛？我的財叫人家發去嘍！

甲　這是怎麼回事？

乙　你聽着！一有股票發售，我就申請購股。

甲　申請到了？

乙　一次也沒有。

甲　沒有不要緊呀，可以在市場購買嘛！

乙　不要緊？申請要繳現欵的呀！一次半個月，連銀行裏的三厘半利息也飛了！

甲　那你在市場購買呀？

乙　錢都繳存在人家那兒了，還拿什麼買呀？

甲　申請落空，人家會發還的呀！

乙　發還之後，又出來新股票了。

甲　你就又申請？

乙　又把錢繳存在人家那兒。

甲　又落空？

乙　又申請。

甲　那就別申請了，買吧！

乙　是呀，不申請了，買啦。

甲　買的什麼？

乙　香港大線：

甲　好哇！一門長到三十五門！你可眞發大喇！

乙　發個屁！我就是三十五門買進的呀！

甲　沒再長？

乙　你是明知故問，不是因爲股市突然受到管制，暴跌下來了麼？

甲　那你怎麼辦？

乙　慘，眞慘！

甲　別發愁！留着，還會長的！

乙　已經賣啦！

甲　賣啦？不要賠麼？你急什麼呀？

乙　不急可不行呀，聽得人家說，股票還要跌，要跌到只剩一張廢紙。

甲　是誰這末胡扯？也怨你呀，你眞沉不住氣！

乙　怎麼你比我還急？

甲　替你着急，朋友嘛！

乙　用不着着急，我只買了十股，花掉三百五十門，賣回二百三十門，賠了一百二十門，寥寥的。

甲　那你說叫人家大大的發了財！

乙　這跟你說女工、司機一樣，吹氣放泡而已。

甲　哈哈，眞有你的！

乙　老實說，幹咱們這一行，不能炒股票。

甲　爲什麼？

乙　因爲不能發財。

甲　爲什麼？

乙　發了財，這些聽眾先生們還怎麼再聽到咱們說相聲啊？

甲　對！

乙、甲　多謝各位捧場，下次再見。

炒風蹂躪下的香港

王屯

自從香港中區及九龍旺角出現一萬元一呎土地的最高價格後，一位朋友忽生奇想說：「看來港府建地下火車，可以不必需要向外國貸款了，要是在繁榮地區預售幾哩的海皮就夠了，因爲建地下火車，從地下掘出來的泥土，必定用作塡海之用的，整條地下鐵道所掘出的泥土，變成新塡的土地，一定非常可觀的。」

香港市民的小額儲蓄存欵沒出路，而且小額存欵集合起來的數字相當龐大，這是目前眞實情形，小額存欵的存戶，因物價上漲，通貨隨時有貶值的危險，於是迫不得已將存欵提出來亂鑽一通，目的是保持存欵價值，於是多少愚人愚事時有發生，如一月十八日的「快報」刋出一則新聞，有人只租了一間寫字樓，憑一位劃則師劃出一張草圖，竟然也能出售空中樓閣。這則「騙子新聞」，至少可以反應本港小額存欵的存戶，已到了如何飢不擇食的地步。

由於很多存欵人普遍形成一種心理，認爲存錢在銀行沒化算，於是股票生意應運而生，出售股票的資本家，從股票吸收到大量存欵，又沒出路，於是便一窩蜂向土地想辦法。本港的土地有限，於是又出現將有限的土地價格，不斷增加上去，只要土地價格，不斷上漲，本港市民的存欵，看來像找到出路了，至於土地價格的不斷變動，造成居住問題及工商業發展的受威迫的嚴重性，就非常可怕了。

於是我們如果替港府運用點想象力來引導這問題，「出售海皮」未嘗不是可以嘗試的方法，要是政府能擬出一個具體方法，准許私人自己開設公司，標投海上地皮，那樣將來大有可能連獅子山也會消失於無形的。如果這是由有計劃利用本港小額存欵的力量，通過股票，闖出來的成績，那總比使土地價格毫無限制的瘋狂上漲，對港人前途有貢獻得多。

又據「快報」二月五日報導，港府對於地價及樓價高漲，無意加以抑制，認爲其價格係根據供需情況而定。港府的看法，就是疏忽了本港一種特殊的實際情況，那就是因爲市民小量存欵沒出路，出售股票而獲巨量金錢的資本家的資金也沒適當出路，於是便造成一種將土地及樓價不斷加番上去，它不是一種供需情況的需要，實際上這種瘋狂情形反而將直接威脅到全香港工商業及市民居住的正常供需情況。

也許港府諸公及各經濟專家們，有一個非常樂觀的看法，以爲讓地價及樓價上漲，不需多少年，本港五六十層巨厦將不斷出現。也許過了不多年，本港可以凌駕紐約之上，成爲巨厦最多的世界新城市。

但是在這種情形下，香港人的生活情形，必有更大的變化了，現在不少小家庭，差不多已將全部收入的三分一來供居住交租，再發展下去，那些今日將收入三分一供作屋租的小市民，勢必變成將二分之一或比二分之一強的收入來租屋，到那時，人們將如何過正常生活，工商業如何維持正常發展呢？

由於有少量儲蓄的人金錢沒出路，於是向股票方面求利潤，造成地產業的蓬勃，迫出一個使土地及樓價不斷狂漲的畸形現象，並不是本港獨有情況，這種風氣，現已在東南亞各發展中的國家，逐漸蔓延起來了。如有些資金暫時沒出路的外資，擁入那些新興國家後，先是以設廠爲名，逐漸發展成出售股票，吸引當地小量存欵的資金，大做其將「土地加番」式的炒地皮營業來，據「華

與柚領人

自然界有很多法則都是非人力和理智所能改變的，有時明明知道是火坑也非跳不可。造物主之妙也就妙在這裏了。

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有一種田老鼠，其繁殖力特強，雌鼠分娩後在十個小時裏，就可以跟雄鼠交媾，再次懷孕。雌鼠的子宮也就變成裝子袋，在牠們的一生當中，幾乎每一天子宮裏都裝着子女。正於繁殖力特強，「鼠口」過剩，所以每隔幾年就要來一次大徙置。上億盈兆的田老鼠浩浩蕩蕩從北向南進發，遇山爬山，遇水涉河，無論什麼困難都無法阻止牠們前進。可是走到波羅的海岸邊卻是前無去路，後有來者。「鼠頭」湧湧而至，千里不絕，雖到懸崖也無法「勒馬」矣！只好閉着眼睛，縱身往崖下一跳。跳進浩瀚無邊，水寒似冰的波羅的海中淹死。所以每隔幾年，挪威，瑞典沿岸便見腐鼠滿海，有些甚至漂到丹麥，「殃及隔鄰」。

最近毛伯伯公然提出，「每隔幾年就要爆發一次大鬪爭」的論斷。不知道他老人家的靈感的確是來自「馬克思列寧主義」，抑或來自波羅的海的腐鼠。

中國人口居全世界第一位，多達七億之眾。其人口壓力之大，遠在任何國家任何地區之上。要解決人口過剩，減少人口壓力，最佳的辦法莫過於到處煽風點火，挑起熱核戰爭。可是由於美、蘇兩超級大國核子嚇阻力

僑日報」一月十三及一月二十三日，報導大馬總理拉錫克已對這問題加以注意，明令禁止外人購地皮而後不予發展，等兩三年後轉售牟利的事。

本港當然不會像大馬那樣抑制外資購地，因爲本港的經濟活動，一向是維持自由企業精神，相信本港當局，不會輕易改變這種方針。

不過我們不得不承認，任何經濟制度，都不會是十全十美的，有利的一方面，同時也必有弊的一方面，某一個方針，如果全無建設作用，而且有傾向破壞作用的危險，當事人倘不及時正視它，研究它，將它作適當的修改，讓其一直畸形下去，那是十分不智的。

經濟學所說的四種生產原動力的要素：一是勞動力量；包括勞心與勞力。二是土地。三是資本。四是組織與管理。四種生產原動力的要素中，土地一項的變動，如地租的上漲，大可以使一切生產原動力失掉平衡的。這種問題出現最嚴重情況，多在工業城市中。

今日的香港，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這裏的生存因素，是出售勞力，香港人所享受的是自己勞力的成果，香港的土地少得可憐，人們辛苦的成果，又必將三分之一給無情的屋租吞沒下去。香港爲了發展工業，使勞力有更佳出路，歡迎外人投資是對的，外人的投資，如投在運用香港人的勞力上，即是香港人之福，如讓外人投資運用在香港的土地而不是投資在運用香港人的勞力上，那將是香港人之禍，它將直接威迫香港人的正常生活。港府對於保障本港市民正常生活是應有的責任，因此，在自由企業中，如出現某些對本港市民正常生活有壞作用的企業出現，港府絕對不能藉什麼維持自由企業精神的緣故，而忽視正常工商業及市民的正常生活。要是港府眞的這樣做，那是十分不智的。

即使港府無意對本港地價及樓價加以抑制，但至少應分別「正常買賣」與「炒」的情形。假如本港一個月有五百個居住單位建造出來，忽然被一股外來的資本統統購去了，那些由巨資購進樓宇的資本家，目的不是作居住用途，而是將它的價格提高起來，再行售出去，從法律手續上，它是正常買賣，但實際作用是「炒」。那些樓宇被炒高了，將來羊毛出在羊身上，受害的將是一般升斗小民。在這種情形下，政府應立法制止這種炒風氣。譬如立下法例，凡購進新居住單位的業主，必硬性規定多少年後才准其轉售給他人。購進土地，只許地產權持有人建樓宇之用，不許將土地出售於別人。深信這種法例，對於正常買賣沒有受到干預，但對於利用資金來專作炒業，一定從此行不通。倘此法例獲成立，除了專靠幹炒物業者外，大多數市民，必然是擁護的。

擁有資金的人，不將資金投入正常工商業上，而寧去做炒物業生意，這完全是今日一般人避重就輕的變態心理造成的，政府對炒家限制，實在是將炒家的變態心理矯正過來，迫他們非向正途發展不可，炒家的資金，如投向正途，則必然增加本港的繁榮，增加更多人獲就業機會。此乃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爲呢？

港府目前的政策，一面是維持高地價政策，另一面是實踐十年建屋計劃，十年時間本來不長，但看看今日的漲風，卻有難以控制之勢，縱使十年建屋計劃如期完成，但在炒風威迫下，難以抵受的是中產人家。中產人家的實力，在本港工商業的實力中，是不容忽視的，他們如先行崩潰，最先受害者當是居住在廉租屋中的受薪階級。

在香港，外資及游資的力量本來已很強大，那些資本，再加上投資地產業，出售股票，連本港的小額存款也被吸進去。這股力量，如沒有正常出路，讓它發展成搶購本港土地及物業，不斷提高物業價格，這是異常險惡的。看來擬訂有效方法，抑制炒風，這應是目前港府絕不應再猶豫的事了。

香港今日沒有經濟恐慌，卻有中下人家基本生活受威脅的恐慌，這股恐慌心理來源，卻出自投機風氣造成的陰影。十年建屋計劃，對本港部份居民，將帶來很大安慰，但對於投機風氣的抑制作用，很難估計會起什麼影響。以目前本港經濟情形說，如透過出售債券方式，我看要將十年建屋計劃縮短爲五年，將百八十萬人的居住單位擴大到三百萬，看來並非無可能。只要有辦法將沒出路的游資吸引過來運用就可以。這除了需要詳盡計劃之外，最主要的還是決心與魄力等精神上的因素。



袖

待旦

量太大，毛伯伯不敢惹他們。而美、蘇之間又長期保持着力量均衡，冷戰雖然連綿不絕，熱核大戰卻打不起來。於是毛伯伯只好退而求其次，提倡互相殘殺，大搞內部鬪爭。而且也是每隔幾年便來一次。跟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田老鼠，每隔幾年便來一次的集體大自殺，確有「異曲同工」之妙。也就難怪中國大陸人口增長率那麼低，十年前是七億，十年後還是七億了。

毛伯伯解決「人口過剩」的辦法，跟北歐田老鼠解決「鼠口」過剩的辦法，雖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卻有一點最大不同。那就是田鼠的領袖，必定以身作則，比它的子民士兵更先跳下懸崖，跌入冰海，跟它的子民士兵同歸於盡。而毛伯伯則不同。無論外面的鬪爭搞得如何熱火朝天，如何緊張激烈。他老人家永遠躲在風景如畫的中南海的宮殿裏，半躺在梳發椅上「嘆」其英國雪茄，最多只偶而發出一兩聲「最高指示」而已。

因而，浮滿南海的屍體不會有他屍體，灑滿中原沃野的鮮血，也不是他的鮮血。

因而，他老人家大抵是可以「永遠健康」，活個千秋萬歲的。

人是萬物之靈，其「靈」在於此！人領袖與鼠領袖的最大區別，也在於此矣！

中共當前的工作目標

何雨文

消滅不了反毛反共力量

毛澤東與中共政權當前的緊迫問題，是如何鞏固它的統治和落實它的政策。毛澤東的所謂「劉少奇一類騙子」，實質上已不限於劉少奇、林彪等已經被揭發、被鬪垮的人，而是指廣泛的反毛乃至反共的力量。這些力量是生長的，發展的，消滅不了的。新生的比已揭發、已鬪垮的多得多，揭發不完，也鬪垮不盡。

毛澤東在元旦「社論」中指出：「劉少奇一類騙子的路線是一條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他們叛黨叛國，成了叛徒賣國賊。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從根本上改變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政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在國內，他們要聯合地、富、反、壞、右，實行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法西斯專政。在國際，他們要投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反華反共反革命。這就是劉少奇一類騙子修正主義路線的實質。」

毛澤東加諸於反毛反共者的罪名，自然是片面的，並且用了最惡毒的字眼加以形容。但是我們看出的事實，是共黨內部存在着一股強大的反毛力量，他們基本上徹底反對「毛澤東的路線和政策」，他們已和共黨黨外反共力量結合，並且也有部分受蘇聯的指使和支持。因此，這股力量實在不小，更可怕的是這一股力量在成長、壯大。

今年的工作目標

今年仍將繼續加強貫徹「批修整風」，不論如何致力，「批修整風」都是搞不好的，充其量只是批得不深不透，整人沒有鬧出大亂子，已是毛澤東的幸運。但是要想把「批修整風」搞好，並且由此而能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團結，達到毛澤東在元旦「社論」中所提出的希望：「在批修整風激發出來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更好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今年的工作目標，可歸納為兩大類，一是「落實政策」，另一是「鞏固統治」。「落實政策」就是落實「毛澤東政策」，「鞏固統治」就是鞏固「毛澤東統治」，因此必須在「批修整風」基礎上進行。

甲、「落實政策」——今年元旦「社論」中列出：

一、「進一步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方針，處理好農、輕、重的關係，搞好農業，加強農業。」

二、「農業戰線要深入開展農業學大寨的羣眾運動，做到以糧為綱，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

三、「工業戰線要抓緊基礎工業，加速原料、材料、燃料、電力工業的步伐，促進鋼鐵和整個工業的發展。」

四、「積極開展工業學大慶的羣眾運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依靠工人羣眾加強企業管理，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

五、「堅定地把上層建築領域的鬪批改繼續進行下去，使社會主義的文化、教育、科學、衛生事業，更好地為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

六、「人民解放軍要嚴格訓練，嚴格要求，努力提高政治水平和軍事技術。」

乙、「鞏固統治」——今年元旦「社論」中提出：

一、「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是各條戰線奪取新勝利的重要保證。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在一個地區，由當地最高一級的地方黨委，對黨政軍民各個方面實行一元化領導。」

二、「各級黨委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在黨委內部，要搞『羣言堂』，反對『一言堂』，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搞好『一班人』的團結。」

三、「基層黨組織要健全黨內的民主生活，經常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

四、「努力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於依靠人民羣眾力量的鞏固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五、「工會、共青團、紅衞兵、紅小兵、貧下中農組織、婦女組織，應當經過整頓，逐步健全起來。」

六、「各級領導機構要按照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注意發揮老幹部的作用，注意培養新幹部，特別是要注意從工人中，從婦女中，從少數民族中培養幹部，並努力幫助在職幹部更快地提高理論水平和實際工作能力。」

「革命外交路線」的幻滅

今年元旦社論雖然仍稱「國勢形勢一片大好」，但破例地不強調乃至信口雌黃誇稱「國際形勢大好」，只是簡單地說：「整個世界在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過程中改變面貌」、「各國人民的革命鬬爭正在深入展開」、「中小國家廣泛地聯合起來反對美、蘇」、「美蘇阻止不了人民要革命的潮流」。既未有所發揮，也未列舉具體事實。這和一年來對外的擴張活動顯然相反。這可能是要將這個「社論」提供學習之故。今年元旦社論已在大陸廣泛地展開了學習活動。根據目前已透露的學習實況，學習的重點是在內部問題，特別是以本崗位工作爲主題。顯然企圖通過學習提高工作積極性，並且解決實際問題。

至於學習國際形勢問題顯得複雜，特別是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勾結，在理論上頗難自圓其說，對過去的一貫的宣傳也難有令人心服的解釋。更有一點不可忽視，毛澤東正在走上他自己極力反對的「三和一少」的道路，不能再鼓動反美反蘇及反所有自由國家的情緒。雖然對外政策未變，但表面上一定要裝着笑臉，配合國際統戰工作展開。

今年元旦社論中說：「在新的一年裏，要繼續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所謂「革命外交路線」，首次是在一九七一年八月一日兩報一刊的「社論」中提出的。這個路線是在該年七月十五日美與中共同時宣佈尼克遜總統將於次年（一九七二）訪問大陸。毛澤東爲了向共軍和幹部對此作一解釋，說明這個路線是明一套暗一套的鬬爭策略，不是改變一貫的「三反」的基本立場，既非讓步，更不是投降，而是進一步進行曲折而複雜的鬬爭。

這個路線包括三個方面，今年元旦社論又重申它的內容，乃是：「進一步加強同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堅決支持各國人民的革命鬬爭；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爭取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的和平共處。」這個路線表面上看是溫和的，似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和中共和平共處，但實際上，只有一條道路，就是共黨一再強調，在今年元旦「社論」中也提到的，就是中共「要履行國際主義的義務，只要是反對帝國主義、只要是革命，就要去支持」。中共可以把任何國家都可作爲帝國主義（包括社會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走狗（「反動派」），把任何國家內的叛亂活動都可作爲「革命」。共黨去支持這些「革命」，這樣如何能與別的國家和平共處呢？特別是中共所謂「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乃更完全是謊言。

中共支持的「革命」是全世界各國內部的叛亂活動，在歷次社論和專文中均採列舉方式，例如一九七二年八·一聯合「社論」中，就列出了十二個項目，包括了全世界混亂地區和尙未混亂地區。目前共黨對全世界各國要實施廣泛的統戰活動，如果再如此列舉，所有與中共建立關係和正在進行勾結的國家都將爲之心寒，預作防備，勢必影響與中共關係之發展。

所以共黨在今年元旦「社論」中，只提出：「堅決履行自己的國際主義義務」，繼續支持北越、寮國和柬埔寨的反美鬬爭，對其他地區完全沒有提到。

這不能表示中共已改變策略，放棄支持「各國人民的革命」。實際上，共黨仍在大力地進行自由國家內部的滲透顚覆活動，一天也沒有停止過。特別是對那些剛與中共「建交」的國家，由於增加了許多工作上的便利，工作得更爲積極，工作也已迅速地開展。

爲什麼中共要掩飾它的「支援各國的革命活動」呢？主要的原因是避免自由國家的注意、攻擊、畏懼而影響關係的發展。今年元旦社論如此提法，當有麻醉自由世界的目的。另外中共內部問題嚴重，經濟困難，也不願使幹部和人民感到對外過分擴張，有損於自身經濟的恢復和成長。共黨是不願停止越戰的，支援北越不會放鬆，有此表示，也是鼓勵北越和威脅美國。

中共四屆人代會和第四個五年計劃

往年在元旦「社論」中常用迎接「人代會」和「五年計劃」，來鼓勵幹部的信心和情緒。今年元旦「社論」中隻字不提，這就表示毛澤東在這新的一年裏還不能召開四屆人代會和落實第四個五年計劃，至少在目前還沒有具備可靠條件，因此連空頭支票也不敢開出。

是否已經「鞏固統治」，可以將召開中共四屆人代會作爲一個目標。在未召開四屆人代會之前，無論如何，中共政權終是沒有恢復正常狀態，統治不穩，工業不能正常進行。爲什麼現時不能召開四屆人代會，當然是暴露共黨權力鬬爭無法告一段落。「林彪事件」的焦點之一，是「不設置國家主席問題」。林彪已死，但是這個問題並沒有解決，於是牽涉到修改「憲法修改草案」的事。

今年工作目標中的「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堅持民主集中制」，「整頓健全人民團體」等等，都是爲召開第四屆人代會創造條件，在這些條件未達到某種程度，毛澤東不敢召開第四屆人代會。如果毛澤東輕舉妄動，不僅會失去政權，甚至會人頭落地。

要在「落實政策」之後，才能眞實地落實第四個五年計劃。「第四個五年計劃」開始於一九七一年，但是迄今達到指標數字也提不出來。所以「五年計劃」已成爲口號，而實際無法證實是怎麼一回事。前一陣子，有中共將提前完成第四個五年計劃的傳說，目前又已沉寂。今年元旦「社論」中未提隻字，可見毛澤東仍未提到議程中。

今年的工作目標，在經濟上仍要求工農業的恢復和培養發展基礎。不過，毛澤東採用的辦法，仍只是老的一套——「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這是已經失敗而無法推行的辦法或是勉強推行而不會有效的辦法。但是在毛澤東的「基本路線」及「人民公社」制度和「自力更生」的經濟政策之下，也產生不出挽救並能發展工農業的辦法。

一方面工農業不能恢復正常，培養深厚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中共不願也不能接受龐大的外援和卓越的科技，自然談不上眞實地實施第四個五年計劃。

今年這一年將是中共力求自保，避免出大亂子，而不是發展、擴張的一年。

路燈下的天使

萬人傑

小陸是個年青漫畫家，他的初戀，充滿漫畫色彩，可惜老萬不懂寫漫畫，否則拿他的故事做題材，一定會使不少人爲之捧腹。

漫畫寫不來，只好把他作爲一個「人海百態」的人物，如果寫得不夠生猛，老萬會找嚴以敬老弟把他的有趣面孔勾畫出來。

小陸第一次在海灘上經小王介紹認識了汪小姐後，便痴痴迷迷的，好似吃了迷幻藥。朋友跟他談話，總是問非所答，也許他的腦子已給汪小姐的倩影塡滿，別的東西一點擠不進去吧？可是自從海灘一面後，他沒有機會再見到汪小姐，徒使他夢惹魂牽。

知道他心事的小王說：「對愛情不能守株待兔，必須主動追求，你不向汪小姐發動攻勢，以爲他會自動投入你的懷抱嗎？」

「怎樣追求？」毫無經驗的小陸茫然地問。

「最簡單的方法是多寫情信。」

「哎，這難倒我了，寫漫畫我優爲之，寫情信我一點經驗都沒有。」

「你眞傻，沒有經驗可以參考別人的。」

「誰肯把情書公開給我參考？」

「書局裏多的是情書範本，可以買幾本回來，依樣葫蘆一定大收實效。」小陸果然言聽計從，買了一本「情書三百首」，選了其中一封備道傾慕之忱的，再拿別的七湊八併，寫成一封情書，寄給汪小姐；見到小王，還興高彩烈的把情信背給他聽，笑得小王捧腹不已。

原來，小陸的情書竟有「你是路燈下的天使」一句，他不懂路燈下的天使是什麼，見到天使兩字，以爲必是好東西，照樣搬進去。小王不由替他擔心，抛這一句書包，必然撞板，汪小姐看了，不氣死才怪！

可是，出乎小王意料之外，汪小姐不但有回信，而且對小陸的「稱讚」非常「感動」。在信裏，還約了見面的日期。

小王事後想通了，不消說，汪小姐和小陸一樣，不懂路燈下的天使是什麼，對方稱她天使，她不免飄飄然。這次約會後，他們差不多每星期都見面，一下子進入熱戀中。小陸又向小王請教：「下一步應該怎樣？」

「如果你眞的愛上她，就向她求婚。」

「怎樣開口？」

「不一定開口。」小王說：「如果你吻她，她不拒絕，就是一吻定情，等如答應了你的求婚。」

小陸決定依計行事。

三天後，他找着小王，向他報答最後結果。小王見他一下子喜得眉笑眼開；一下子又皺上眉頭的表情，感到莫名其妙。

「他答應了沒有？」小王關心的問。

「答應是答應了，不過……」小陸又皺眉。

「不過甚麼？」

「我的舌頭疼得很。」

「這是什麼回事？」小王一怔。

「你教我的，你說一吻定情，我就依你的話。」

「這有什麼不對？」

「我輕吻她之後，她要求我再來一個法國式濕吻。」

「啊？」

「唉，我怎能拒絕她？結果，就變成這樣子……」他說着伸出舌頭，舌頭給牙齒咬損了。

「是她咬損的？」

「不，我自己太緊張。」

「小王看看他，明白了，不由啞然失笑。這時他發覺小陸是「倒及牙」的，在法國式濕吻中，很多機會他會咬損自己的舌頭。

不過，這一切已成過去，現在的汪小姐已是陸太太，而且是兩個小孩子的母親了。相信，即使他們再來法國式濕吻，小陸也不可能弄損舌頭了，這是熟能生巧嘛。



爲香港之前途悲

遺珠閣隨筆

新春恭喜發財，利市大吉，本應找個樂觀的題目來寫，可是實在想不出財從那裏發起？市從那裏利起？徒言發財利市，除了歡喜一陣之外，事後反覺空虛，說不定更難過，倒不如說實在的，讓大家同聲一嘆，吐出那口苦水，這是所以要寫喪氣題目的原因。

我們在香港居住，自不免要關心香港的前途。一般人常常這樣的問：目前的香港怎麼樣？不久的將來香港怎樣？遙遠的將來香港又怎樣？問目前，其實也是關心將來，只是時間更暫短而已，也許是在年頭問年尾，在夏天問秋天，仍不出瞻前的範圍。

就從目前說起吧。目前我們所看到的，而和我們有切身關係的，且不能不驚心的，就是物價上漲，港幣愈來愈不值錢。有錢，總想趕快把它換成實物，多則置地購樓，少則兌成珠寶黃金，若少至無從購物時，則吃喝一番，因之形成香港的三多——置業公司多、金鋪多、茶樓酒館多，有人說香港繁榮呀，繁榮！根據就在這裏。

大家都拒絕港幣在手，爭購實物，自然求過於供，物價上漲。例如政府拍賣一塊爛地，底價僅爲十萬元，甲要買、乙要買，丙和丁也要買，於是加價競投，結果以百萬元落搥成交，就在這頃刻之間，地價便被抬了十倍。地價之上漲如此，其他各物價漲，亦大抵如此，只是性質不同，漲法互異而已。

土地與人生四大需要之一的住有密切關係，人人必需要它，而且不能以他物代替，它的價格上漲，屋租一定上漲，那些開工場，開舖子的爲了應付屋租，自然要把生產品和商品出售價格提高，以致百物上漲；那些服務行業，如酒店、茶樓、機械修理、乃至於街邊擦皮鞋的，爲了應付屋租和物價，又必須提高他們的服務費，於是掀起一片漲風，搞到社會秩序不寧，治安不靖，我們追本尋源，平情論事，政府的高地價政策實是禍首。

這些問題輿論迭有指出，我相信當局也非常的明白，怎奈這場大火已經開頭，想熄滅它，豈是容易的事？有人說應該管制屋租，連商業樓宇也包括在內。但這麼一來，倒霉的先是政府，不能再以高價拋售土地，不能徵收高額的差餉，歲入馬上減少，吃虧可大啦，政府不肯做。有人說應限制物價。這更不行，那麼一來商品全跑啦，香港變成死市，不像話了。又有人說，請政府放棄高地價政策，不斷大量地拋售土地。此說雖近乎治本，可惜來不及了。眞的這麼做，香港的銀行全得關門，許多人要趕快跳樓哩。

讀者諸君或許說，太危言聳聽了，怎會如此？未免杞人憂天也。你看香港的股市多興旺，賣買交易接近瘋狂了。不錯，我無意指摘股票買賣，因在漲風之下，百物有起無跌，股票亦看好，即算買不到置地等實力股，吸進一些垃圾股，也比保存港幣瞪着眼睛看它貶值強，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固無可厚非也。只是興旺而達到瘋狂，這決不是正常的現象，它不當在說：「港幣愈來愈不值錢了。」

也許那些將港幣購成實物或股票的人會這樣想，港幣不值錢與我無關，我手上沒有港幣呀！這樣想法是否正確？有一說的必要。

依我說這想法是錯誤的。舉那幅爛地爲例吧，閣下以一百萬元買入，馬上再費一百萬元建成大廈，以高價分層出售，得欵兩千萬元，就港幣的數量說，淨賺一千八百萬元，可謂利市十倍，飲得杯落，但當本利到手，再想買同樣的爛地，建同樣的大厦，恐怕已辦不到，究竟是賠是賺？非常清楚。早幾年尖沙咀星光行以七千萬元易主，大家都覺得很貴，可是時至今天，大家都說很便宜了，原主出雙倍的價錢也買不回去；前月新華戲院又以易主聞，成交價格爲億元，相等於百五個春季頭獎大馬票之總和，亦屬高價，照理說，出售者應該偷笑了，但這一個月來，物價又漲了，他還笑得出嗎？

閣下或者說，我有錢買地建樓，只租不賣，然而這也吃虧。你今天將樓租出，覺得租金很高，可是明天和人家一比，又覺太低了。所以在物價不斷高漲之下，有錢買物未必能夠保值，除非閣下神通廣大，能調用別人的頭寸，那自當別論。

物價上漲，港幣貶值，苦了窮人自不用說，對有錢的人來說，亦未見有利。至於對政府本身呢，屢創高地價，又提高稅額，庫房收入的確是增加不少，但以之和物價上漲比較，仍然堂乎其後。今年收入十億的購買力，還頂不上去年的三億；這個月將地價提高至每方呎一千元，上個月以每方呎五百元賣出的，還是平白便宜了人。物價就是有這樣的特性，甲物上漲一元，乙物則上漲兩元，丙物則上漲三元，轉過頭來甲物再上漲五元，套句經濟術語來說，變成「惡性循環」。這對政府有利抑有害？已不用細說了。

香港昔日物價廉宜，有「購物天堂」的美譽；港幣向以幣值穩定著稱，在國際上頗有些地位，經過這幾年，它的一切都完了，這是可悲之一。德、日等經濟學家、財政專家點石成金，使馬克、日元不斷升值；香港無此人才，只能點金成石，使港幣不斷貶值，這是可悲之二。香港物價上漲，幣值下跌的情形仍在繼續，不知伊於胡底？前途實在危險得很，這是可悲之三。

「冷面虎」與「馬路小英雄」

林　巽

有一位看過羅維導演的「冷面虎」之後，打趣說：「倘如有人有興趣造謠的話，大可以這麼說，『冷面虎』是由日本人編導的作品，爲了懼怕日本人導演的片子不受歡迎，所以便借用羅維的大名出來照照寶，你很容易相信的，因爲『冷面虎』日本味道的確很濃，猶其是在人物塑造方面。」於是我去看了「冷面虎」，覺得我的朋友的分析很有道理。但是當你再看完了「馬路小英雄」，對羅維的觀感又馬上不同了。

近年從羅維所走的電影導演方向看，可以使你得到一個經驗，就是永遠不要對任何人抱失望態度，多年前的羅維，拍過不少脫古人褲子的電影，被影評家攻擊，但如果用今日那些更露骨的色情電影去衡量它，羅維又比較乾淨多了。至於拍打鬪片，在販賣血腥暴力的程度上，如果張徹稱爲老一，羅維僅夠資格稱老五，但從邪正分明，不販賣絕望氣息看，羅維如被稱老三，張徹只配稱老九。（此處得先聲明，這是筆者個人看法，僅可看作我絕對主觀的意見）

嘉禾公司創業以來，與邵氏出品方針一樣，一直走商業路線，雖然一個像我這樣在報紙上談一部電影得失的標準，絕對不應從什麼四百萬五百萬來估量一部片子的成就，但在短短的創業歷程中，嘉禾終究也交出兩部稍爲像樣的作品，一是「精武門」，一是「馬路小英雄」，兩部作品，都

意投降，失掉了自主能力的女人。一是由自卑感發作出來的變態行爲的女子。所謂兩類型女子，其實是兩道河流同流到一個合流而已。最後仍是歸回同一類型。女人是男人的奴隸，全心全意的奴隸。在日本電影中，你很難找到甄珍、上官靈鳳、鄭佩佩、歸亞蕾等有獨立性格的女子。「冷」片中本來也有一個中國女子演出，但可惜得很，這角色在編導處理下，仍是公式的日本女子。

由於三個女性的「日本化」，使王羽這個「冷面虎」也成爲日本化小生來了，在編導處理下，這人物與日本打鬪片中的小林旭、高橋英樹的戲路沒有什麼分別，冷是夠冷了，恨卻沒有表現得那麼深刻。

沒有愛的氣質難得有恨，而過份驕傲卻使愛的表現像成爲一種施捨，很難感人，這是日本電影人物塑造的失敗，也是日本民族性的失敗，想不到羅維在「冷」片中模仿得如此酷俏。這也許就是他到今日尚沒法建立起自己的風格的原因之一罷。

「冷」片中有一場戲，麗子與金虎相約在酒店幽會，麗子先到，脫了衣服臥在床上，可憐兮兮的苦等了很久，金虎才傲然而來，女人酸流流情意綿綿，男的是那麼冷，雖然有道歉，但情感卻是冷漠的，這是日本電影中如何將男主角的傲氣襯托得高高在上的手法，除了日片之外，很難見到這種處理。這種突出女子自卑一面的

鳳與許冠傑身上，也可看出「西遊記」的孫悟空的影子，最妙的是將孫悟空一開爲二，一動一靜，拍檔得恰到好處。至於鄧律師與上官靈鳳一段浪漫式的邂逅，可有「灰姑娘」的影子。人物很多，但處理得很有層次，而每個人都有突出的個性，許冠傑雖然佔戲不多，但卻很有份量，他在大笪地表演打鼓一段，觀眾反應奇佳。

因爲他的角色與上官靈鳳剛好配合，一個是聰明而向內，一個是愛鬪的。這種配合是很難得的，我想如果給許冠傑多些戲，未必如此富有吸引力的。

（股市閒話）

牛年

農曆癸丑年已經來臨，壬子年雖成過去，然而，在本港股市場中有一件事值得特別加以提出的，乃是壬子大除夕的股市交投特旺，股票升幅也特別凌厲，恒生指數當日闖破一〇九八大關，比大除夕前一天上升一二八點一七，升幅之大，刷新了恒生指數有史以來之最高紀錄。

儘管有關當局仍千方百計以「合法化」的方式企圖冷卻本港股市，但卻不管採用什麼手段也把它冷卻不了，升勢似無止境，市價固是不斷躍升，交投數字亦甚爲龐大，本港居民不是白痴，人們肯於紛紛把資金投向股票市場，便當然有其一定的因素存在。

癸丑來臨，由於癸丑是牛年，一般投資者都說牛年牛市（好市），投資股票實是相得益彰。不錯，就目前觀察，本港股市的利淡因素甚少，而利好因素則紛陳，可以斷言，牛年香港股市必定是一個大好的牛市。筆者所以這樣說，最主要是基於下述兩項原因：一是股市與地產價同進退，地產若升，股市斷不會跌；本月初，來自權威方面的消息稱：「港府對於地價及樓價的高漲，雖然已予注意，但是無意抑制，因爲地價及樓價係根據供求情況而定；當局並認爲，如果施壓力抑制樓價，將會使許多投資人士減縮對地產發展的投資，這乃是不應該採取的行動。」地產樓價今年既然有漲無跌，眾所周知，地產股的主要資金係樓宇，那麼，地產股再「當頭起」亦係必然之事，地產股既起，大市上升，其他各類股份的市價亦必被舉起，如此一來，牛年牛市大發牛威，市勢繼續報好，當是無可置疑了。其次，目前許多人買賣股票，已不再像以往那

押借款，向來就沒有超過全部貸款額百分之二十。可知投資者在將股票購進以後，絕大多數都是把股票揸在手中，看準有利可圖才把股票脫手，將股票向銀行抵押，可說是千中無一。據筆者所

影評家重視的導演（過去如此，將來則不得而知），最主要原因，就是他的導演風格，老是像吹無定方向，正如我的朋友打趣說的「冷面虎」像日本人導演的作品的觀感一樣。當然照戲論戲，「冷」片並不是整齣電影像日本人的作品，但至少有一部份是的，那一部份，可說是日本片在東南亞電影觀眾心理上常常感覺到不舒服的一部份，那就是女子的自卑心理在電影中暴露到接近十分怯弱的地步。

「冷」故事寫一個中國青年金虎到日本東京去，未久就混入日本黑社會中，成爲一名黑社會頭子清水的得力助手，他這樣做的目的是因爲他的父親是居住在日本的中國武師，很得華僑尊重，後來因賭敗自殺，身敗名裂，跳樓自殺，金虎懷疑父親給人謀害，於是便打算混入黑社會，找尋謀害父親之人，不久他在清水與清水的敵人山城爭地盤的過程中立了大功，成爲清水的重要角色。最後在清水與山城雙方人馬在一場豪賭中找到父親被害的眞相，原來殺死他父親的人是清水，最後乃親手殺死他的仇人。

電影在金虎尋仇過程中，岔開幾條副線，一個是與母親相依爲命的小歌女雅子，到處尋找她的父親。一個是痴戀着金虎的女老闆張麗華。一個是山城的情婦，叛背山城而打算偕金虎私奔的麗子。一個是金虎父親學生劉漢，一個開「中華料理館」的年輕老闆。這幾條副線的人物，都在「冷」片中爲了幫助金虎而作出貢獻。而我的朋友所說的「像日本人編導」的情節，卻發生在雅子、張麗華、麗子三個女子的塑造上。

在日本電影中的女人，不論是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通常只有兩種類型的女人；一是見了男主角就全心全

員及女演員，在魅力上將是一種無法補償的損失。

「冷」片有一場拍得最成功的高潮戲，也可說是拍得最失敗的戲，那就是最後清水人馬與山城人馬招來賭場高手比賽賭術的戲，這一場戲因爲導演太注重氣氛了，使王羽在當中找尋殺父仇人的線索的情感，顯得軟弱無力，使整齣電影，就像一場豪賭一樣，給賭的七零八落了。

個人以爲一齣電影的失敗因素很多，但最主要的失敗是將人物當成情節的符號來處理。所謂曲折離奇，絕處逢生，事件的變化面太閃眼了，人物便成爲事情的附屬品。「冷」片雖然穿插不少友情、親情，但每一種情都只是概念化的表現而已，一個職業兇手垂死的眼淚，一個職業賭棍的斬手指，很難在觀眾印象中特殊起來，因爲它過於概念化了。

羅維繼「冷面虎」後，推出一部新片「馬路小英雄」，「馬」片雖然是商業噱頭的電影，但卻是近年來難得見到的內容乾淨的商業電影。「馬」故事是浪漫寫實作品，是一部羣戲，但整個故事，都是由上官靈鳳的自作主意闖出來的局面，故事寫上官靈鳳與許冠傑兩個流浪兒，投身到一班江湖賣藝的集團中，那集團住家住着各式各樣的人，有小販母女，舞女與阿飛，有白牌司機。在情感上大家融洽相處，有福同享，有禍同當，就有一股暖流，然後上官靈鳳爲了扒一個律師的荷包，得錢幫小販的女兒繳學費，由此結識那青年律師，於是好些難題也由律師替他們義務幫助解決。

「馬」的劇本題材，可以看出不少舊材料蛻化出來東西，從江湖師傳與看相先生身上可以看出多少「水滸傳」中宋江與吳用的影子，從上官靈

市將更旺

凌山

金生利的方法，將資金投向股市場是其一，這樣，私人的資金加上銀行的資金推向股市，促使股市更趨向蓬勃，也將是必然的事。

筆者說目前許多人買賣股票，已不再倚賴銀行周轉現金，這是有事實作根據的。月前，在當局數管齊下，蓄意冷卻股市時，曾通知各銀行放縮股票抵押借款，並規定對股票之貸款額不能超過銀行全部貸款額百分之二十。當時有些對目前股市現狀了解不清楚的跟風投資者，聞知此消息後會驚惶失措，深恐因此引致銀行採取「迫倉」行動而使股市崩潰，但事實證明這只是「杞人憂天」，銀行不但不會因此「迫倉」，而且，有些銀行還公開宣佈，銀行對股票的抵

賺買股票的是大有其人；許動業內資金投向股市的亦容或有之。但是，以樓宇抵押借款買股票與依賴銀行周轉現金買股票，乃是兩件根本不同的事，這是應該分清界限的，至於說有些銀行把資金調動至股票市場生利，筆者也可以找出事實證據。在當局千方百計設法冷卻股市的一段期間內（以癸丑春節前半個月間最顯著），我們如果冷靜觀察，便可以發現，除了個別銀行公開宣稱，其對股票的貸款額向來未曾超過總貸款額百分之二十以外，其餘絕大多數銀行（包括外資及華資銀行），對當局的冷卻股市措施反應都很遲鈍（實際上則是不表示支持），儘管當時市上屢傳銀行將收縮信用，但經過調查，卻絲毫也找不到銀行收縮信用的事實。一般來說，自本港股票市場向旺以後，各銀行雖然早已發現定期存款不斷減少，來往存款顯著增加；每逢一隻新股公開發售時，由於申請認購的人數衆多，銀行的來往存款流動性雖頗大，但賬戶調動結果，這筆款仍舊存在銀行。也就是說，存戶雖大多已將定期存款改爲來往存款，但銀行存款總數則仍只有增多而不會減少。

在以往數年來說，銀行爲大量存款找尋出路的方法，最普通是抽調一部份到外間去套息。但在目前而言，一般銀行卻甚少這樣做。銀行不再調動存款到外間去套息，原因有二：原因之一是這些資金多半是來往存款，銀行不用對存戶負擔利息支出；原因之二則是際此國際貨幣紊亂動盪期間，銀行都擔心將款項抽調出去以後，如果碰到貶値之類的事情發生，斯時套進了利息也要得不償失，爲了避免這些風險，故寧願「按兵不動」。但是，我們知道，經營者是不能把整間銀行變成一個「大保險箱」便算，銀行必須將資金運用，才合符經營之道。將資金怎樣運用才最上算呢？她大概除了投資地產以外，最好便是向股票市場找出路了。明乎此，便可以知道，銀行把部份資金調動在股票市場生利，乃是必然的趨勢。總之，踏進牛年以後，可以斷言，本港股市勢必承接鼠年的磅礴氣勢，大旺特旺，只要能夠看定大局，穩健投資，戒炒兩手，投資者必定可以在股票投資中再賺大錢。

郭沫若其人其事

張放

郭沫若今（一九七三）年已經八十二歲。他目前當以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及科學院院長身份，出現北平。

郭沫若是詩人、散文作家、歷史劇作家、小說家和歷史學家。他早期翻譯的歌德的「浮士德」、「少年維特之煩惱」，對當時（三十年代）的文壇有甚大的影響。我們知道，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來我國的，應該首推日本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這本書，是郭沫若翻譯，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

郭沫若四川樂山人，早年留學日本。當他在九州帝國大學讀醫科求學時，不甘寂寞，追上了一個作看護的日本姑娘佐藤富子，這就是郭沫若筆下的「安娜」。他們同居後，安娜一面工作賺錢供給丈夫繳學費、維持生活，同時還操勞家務。那時，郭沫若開始寫「新詩」，投寄祖國各文藝刊物。從此嶄露頭角，爲廣大青年矚目，他走向了文學道路。

民國九年，郭沫若離開日本獨自返國。不久，他和郁達夫、成仿吾、張資平等人組織「創造社」，辦刊物，同時兼任上海泰東書局總編輯、學藝（中華學藝社創辦）大學文科主任。這段期間，他的日籍妻子安娜和兩個孩子（大約是男孩），曾搬來上海同住。到了一九二六年，郭沫若耐不住寂寞，一是在文壇上敵不過魯迅的聲望；同時收入不豐，時常和安娜發生爭吵。有時他煩惱起來大罵安娜，但等情緒平靜下來，他又跪在安娜的身前，向她流淚呼喊「偉大的聖母」。最後，安娜噙着依戀的淚珠，帶着孩子登府返日；而郭沫若也離開十里洋場的上海，到了廣州。

「在一九二六年以前，我在上海做文藝活動的時候，魯迅在北京。一九二六年他受段祺瑞的壓迫，被逐出北京的時候，我在做着廣東中山大學的文學院院長。那時曾商同校長，聘魯迅做教授。然而待魯迅南下廣州的時候，我已參加北伐軍出發了。」

郭沫若混進國民革命軍的陣營，是由周恩來介紹給鄧演達的。當時鄧任「總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作了「宣傳科長」。北伐軍攻克武漢後，郭升任「副主任」。不久，郭沫若被派往江西南昌，就任「總政治部駐贛辦事處主任」。我們估計郭可能在這段時期，正式參加共黨。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共黨周恩來、朱德、葉挺、賀龍、劉伯承等，在南昌暴動失敗，流竄汕頭一帶，郭沫若也隨着跑到了汕頭，乘海船亡命香港，然後又回到上海，化名「麥克昂」，繼續搞他的文藝活動。

前面提過，郭沫若曾辦過「創造社」。他回了上海，準備恢復「創造週報」、「創造月刊」。他說：「怎樣去加強它呢？我在人事上發動了李一氓和陽翰笙來參加，同時又通過鄭伯奇和蔣光慈的活動，請求過魯迅來合作。魯迅在那時也由廣州回到上海來了，對於我的合作的邀請，他是慨然允諾了的。」恢復「創造週報」，結果推出成仿吾、鄭伯奇等四人任編輯委員；而由魯迅、麥克昂（即郭的化名）、蔣光慈、馮乃超、李初梨、彭康、敬隱漁、孟超、許幸之等三十餘人爲特約撰述員。「創造週報」的「復活預告」是在同年十二月三日刊出。翌年——一九二八年元旦，「創造月刊」也恢復了出版。雖然郭沫若話是這麼說，可是他始終沒有和魯迅見過面——兩人一生也沒碰過面。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政治結合」。它不僅反映了「文人相輕」，而且反映出幕後有一隻「黑手」，牽着郭沫若和魯迅的鼻子走，這隻「黑手」就是共產黨。

一九二八年春，他悄悄地逃往日本，回到他「偉大的聖母」懷抱去了！

郭沫若亡命日本十年之間，一隻耳朵聾了，政治上的投機失敗，現在可以安心地讀書創作了。這十年間，郭沫若靠着那位性情柔順的日本妻子安娜，侍奉他、照顧他，使他專心地研究中國古代史、古代社會、甲骨文、金文等。他的「十批判書」，就是在這段歲月裏醞釀成熟的，它包括：

一、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二、孔墨的批判。三、儒家八派的批判。四、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五、莊子的批判。六、荀子的批判。七、名辯思潮的批判。八、前期法家的批判。九、韓非子的批判。十、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

同時，郭沫若在重慶八年之間，寫出的歷史劇

「虎符」、「孔雀膽」、「南冠草」、「棠棣之花」，以及論文「甲申三百年祭」，大約也是由於在日本十年研究史學的結果。必須指出，郭的上列作品都以唯物主義的論點寫的。

在我國對日抗戰的前夕。

蟄伏在日本的郭聾子不甘寂寞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日，郭沫若準備回國的前夕，以魯迅的一首詩韻，寫了這一首壯烈的詩：

又當投筆請纓時，別婦拋雛斷藕絲。
去年十年餘血淚，登舟三宿見旌旗。
欣將殘骨埋諸夏，哭吐精誠賦此詩。
四萬萬人齊蹈厲，同心同德一戎衣。

這首詩寫得好，充滿了愛國的赤誠。那時，安娜已爲他生了四子一女，他這種「別妻拋雛」的決心，值得歌頌。但是，郭沫若回到上海不久，就追求一個年約二十出頭的藝術演員，從上海追到香港、廣州，最後在武漢終於同居。這個比郭沫若年輕二十多歲的女人，就是目前和他同在北平出現的于立羣。抗戰初期她的藝名叫「黎明健」。

女作家謝冰瑩告訴過我：大約一九三九年前後，郭的日籍妻子安娜，曾經冒着生命危險到了西安去找郭沫若，那時西安文化界朋友見到安娜「萬里尋夫」，非常感動。一面熱情地招待她，一面向重慶拍電報通知郭沫若。當時郭任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第三廳長，可是郭沫若一直不理會這件事。安娜是個日本人，不會講中國話，而且還揹着一個吃奶的小孩，她是無法去四川。最後安娜只有黯然返回了日本。她的回國旅費還是西安文化界捐募來的。

這樣來說，郭沫若「別婦拋雛」，眞的「斷藕絲」了。據說安娜的長子曾畢業日本千葉醫科大學，作了醫生，而且早已娶妻生子，奉養着他那被遺棄的苦命母親。這倒是一件使我們值得安慰的消息。郭沫若這種忘恩負義的作風，恐怕連日本婦女也會悲憤痛絕吧！

郭沫若在抗戰開始返回上海。去國十年，他是背叛了領導他北伐的蔣先生而出國的。現在，蔣委員長不但不責備他，而且還親切地召見了他。這時郭沫若天良發現，他在報紙上寫着：「我看見他臉色紅潤，身體健康，我眞爲中國的前途感到幸福。當他送我出軍事委員會門口，跟我親切地握手，直到現在我的手還是溫暖的。」

不久，郭沫若作了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在日軍的血腥屠殺下，在中國軍民前仆後繼地浴血抗戰中，郭廳長年已四十六歲，有了三兒一女，他卻有閒情逸致追上了二十出頭的漂亮女演員于立羣。

武漢撤退時，郭沫若轉往長沙，和他的愛人于立羣相聚，然後一同去了桂林。于立羣嫡母是岑春暄的侄女，岑春暄作過廣西督軍。郭廳長在桂林向有關當局，交涉了一輛小汽車，先把他的岳母岑蘊文、姨妹于立修送往重慶，而後這一老一少又去了延安。郭廳長伴着他的年輕貌美的「聖母」，暢遊了桂林、陽朔的勝景，然後坐飛機到重慶。

在重慶，郭沫若仍是作着政府的官，寫着諷刺攻擊政府的作品。說起來這是一件讓人感到寒心的事。抗戰時期，郭沫若的作品不少，因爲重慶創作極爲自由，而且他的生活也好。他的幾齣歷史劇「孔雀膽」等，都在此時完成。詩出版了「戰聲集」、「蜩螗集」。收在「地下的笑聲」小說集中的，有一九四一年寫的「月光下」、一九四二年寫的「波」，（「地下的笑聲」是勝利後一九四七年寫的，旋卽出版）。

一九四四年郭沫若應邀赴蘇，參加蘇聯科學院成立二十週年紀念，直到抗戰勝利後，他以「無黨無派」代表身份，出席政治協商會議。他是在一九四六年從蘇聯飛回了南京。

接着，郭沫若到了上海，儼然以「民主人士」的身份，週旋在一些政客、左傾作家之間。

郭沫若在上海蹲了一、二年，便帶着他的年輕老婆于立羣，搭海輪去了香港。在香港，郭沫若著文攻擊國民政府，他在「華商報」的「茶亭」寫的抗日戰爭初期回憶錄，題名「洪波曲」，更是昧着良心說謊話。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八日，郭沫若離開香港，坐船大約先到了大連，轉往哈爾濱。中共政權在北平成立前夕，郭沫若到了北平，作了毛澤東的「文化官」。

當時，在共黨「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下，郭沫若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寫了「斯大林萬歲」的祝壽詩：

「偉大的斯大林，
親愛的鋼，
永恒的太陽！
…………」

這個曾經發現殷周是「奴隸社會」的史學家，現在卻甘心作了外國人的「奴隸」。也許由於他的歌頌，討得了「老大哥」的歡心，一九五二年四月七日，郭沫若在莫斯科獲得了「斯大林和平獎章」，包括一枚金質的人頭像，和十萬盧布獎金。這個榮譽更使郭沫若感恩不已，他當卽寫了一首詩「光榮與使命」，其中有兩句：

「多謝斯大林爺爺和蘇聯大伯伯們，
把我們解放。」

二十年來，郭沫若像一隻哈巴狗似的，伴隨在毛澤東的身邊。他爲毛呼口號、喊萬歲、解說詩詞、搖旗吶喊……但是，到了「文革」初期，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人代會常委會第三十三次會議」上，郭沫若被迫說了這樣的話：

「在一般的朋友們，同志們看來，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麼歷史家。幾十年來，一直拿着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什麼才是唯一的「有價值」的作品？在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上，除了「毛語錄」、「毛詩詞」之外，其他的都應該燒掉！——這就是郭沫若的「奴隸的語言」。（魯迅說過這話）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郭沫若和于立羣生的兒子郭世英，因爲參加反毛派「四一四兵團」紅衛兵組織，不堪毛派的迫害而自殺。當時郭世英二十一歲，正在「北京農業大學」讀書。郭世英自殺後，郭沫若毫無表示，大約他除了默聲流淚之外，只好認了命。這就是投機政客的下場！

抗—戰—武—術—談

國仇家恨兩難忘
中華兒女須自強

張仲仁

前言

日前與編輯先生同赴一位朋友的約會，談話中要我將抗戰武術談續下去，因有讀者來信希望要我多寫點此類論述，藉以鼓勵青年們對國術的興趣，最好每期一篇，因爲診務事忙，每期一篇是無法交卷，自愧對武術祇懂得皮毛，希望我這篇不成文的武術談，作爲拋磚引玉，香港是藏龍臥虎之地，文不乏有安邦定國之上，武不乏有衛國將相之才，敬祈同行前輩多加指正，共同擁護我們這份反共刊物。

生逢亂世，不論男女老幼，都有一段沉痛的經歷，尤其是身體孱弱的人，眞是有苦自己知。幼年時家鄉遭受共軍的蹂躪，達四五年之久；後又接着日寇侵畧，戰爭爆發，自己不幸生長在此兵荒馬亂，烽火連天時期。我家又是搶刼勒索的對象，有時父母亦難照顧周全，不論白天抑或半夜，祇聽聞共軍來臨均須東藏西躲。因此從小就知道隨機應變，忍苦抵餓，倍嘗顛沛流離的痛苦，所以養成了遇困難不求人的倔強性格。曾有幾次因共軍來搶刼，我們躲藏在山上，整天整晚沒有吃沒有水飲是常事，身處四面豺狼包圍的環境中鬬生存，體弱的當然更爲苦痛，現在回想起來，尚覺餘怖驚心，箇中慘況，實非身受者所能體驗得到的。

故此數十年來，我一再鼓勵一班青年們，多利用課餘之暇，學習國術藉以鍛鍊身體，文質彬彬白面書生型的男孩子，雖然外表漂亮，卻不適宜亂世戰時，如欲抓槍桿、舞大刀、衛邦國、禦敵防身，必須體健力強，能吃苦耐勞，我本人就是捲入此亂世洪爐裏面的悲劇人物中的一份子，因之深深體會到身體虛弱多病的痛苦。

正如我的幼年，七歲至十二歲那數年正值共軍倡亂之際，有時正在學校上課，校外忽然人聲鼎沸，原來各家長們均跑來學校，驚慌忽促的高聲喊着，村外有共軍來了，趕快停課呀！平靜的教學時刻，立時被恐怖籠罩，此時全校混亂成一片，呼兒喚女，父母們忽忽忙忙接着他們的兒女去別處躲藏逃避，孩子們身體強壯的，當然立即可跟着大人逃跑，祇可憐我這個從小就是嬌嬌嫩嫩，三天不離藥碗的身體，女孩子可比作黛玉型，我不知道男孩子應比作什麼！只記得每次都由我家的老工人雲生矮子來學校接我，跟他跑不了一段路已面紅氣喘腳又軟，精神更支持不住，老工人一急總是埋怨說：「好似女孩子樣的，怎能處此亂世啊。」一面說一面便牽住我的手快跑，實在跑不快，只得將我肩在背上跑，這種狼狽情形，使我又愧又急，又恨自己體弱，這時候覺得世上最寶貴的，不是金銀財寶，而是強健的體格和充沛的氣力，否則難以生存。

我長大後，因立志練武術，身體已很強壯了，有時在閒談中，老工人常笑說我以前避共軍逃跑的情形，問我還記得嗎，這種畢生難忘的教訓，我怎會忘記呢，因他在我家數十年，看着我們兄弟長大，帶着我們避難，全家人無不將他當作自己家庭的一份子，粗重的工作不需他做，祇讓他幫助管理家務，看待他如自家長輩一般，自共產黨佔據大陸後，二十餘年來老工人下落不明，如今也不知怎樣了，緬懷往事，泫然欲淚。

在江西剿共後期，家鄉亦漸漸平靜，但心靈深處的舊創是永難磨滅的，那時年紀雖輕，但也知道特別關心時局，雖然家境富裕，卻不願一世守在鄉下，依靠祖業，私意總想出外自己創業。我從十三四歲就請大舅父教我練國術，初意祇不過想鍛鍊身體而已。

那時日本侵畧中國的兇殘面目，日見猖狂。有在軍政界服務的族叔伯們，由外面回家度假時，談論到將來中日戰爭遲早必定要爆發，男兒志在四方，教訓族中子弟均應早作準備，有機會讀書，就應該好好的用功讀書，充實自己的學識，更要緊是注重體育鍛鍊，還要養成飲食隨便的習慣，以適應將來戰爭爆發後的那段艱難困苦的日子。

不久全面性的抗日戰爭眞的爆發了，吾鄉立即響應武術強身救國運動，從此進入新階段，並非鍛鍊身體這樣簡單，國家興亡人人有責，青年人將要負起衛國保宗禦敵的職責而練武術，希望在戰場上能發揮自己所練的武功，以報此國家民族的仇恨。

那時我已是稍有點根基的學徒了，在參加族家團體學習時，武術教師指定要我做助手，幫助指正一班新學徒的姿勢。練武術必須從基本學起，決無

談

自家人，這是非常親切的一種稱道和說法。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相處，彼此能作到親如家人那樣，這個社會雖不能達到理想的大同世界，起碼對人們的和平相處，社會安定，減少犯罪，減少紛爭，是有一定程度的效果。人把人都當成自家人那樣看待，這世界豈不成了人間天堂。

我們在茶樓酒家，或舟車往返，交際應酬中，時常看到張三同李四握手拍肩，眉開眼笑，作極老友狀，互稱自家人、自家人。照理講；既然稱爲自家人了，一定是凡事謙卑，凡事忍讓，彼此關心，彼此幫忙，進而要作到福禍與共，患難相扶持，這才名副其實的像個自家人的樣子。可是非也，非也！自家人成了一般社交的好聽辭令，實在就是騙人的術語。越是有人把你稱爲自家人時，你得越加提高警惕，小心上當！因爲自家人的背後，往往隱藏着欺騙、詭詐、歧視、譏諷、陰謀、傷害、絆石、陷阱、毒針、暗箭等等。有許多頭腦單純的忠厚老誠人，就被那口稱自家人的人賣掉、吃掉，甚至把你打下十八層地獄變成了屈冤魂還不明白是怎樣死的！

旁門左道的捷徑速成法，也沒有什麼靈丹仙藥，吃下去能運行筋絡筋脈，能令人增加氣力百倍的胡說八道。身體孱弱的人，祇可緩緩的輕微練習，切忌劇烈動作，免引致身體未練強壯反而因勞成傷，最好稍為吃點滋補品，這是有益的，慢慢增加精力足，氣血旺，配合練武強身，而且要飲食有規律，私生活要嚴謹，持之有恒，如此才可保持終身健康。

中國武術各門各派數之不盡，我現在祇能講我原先學習這派的過程。初步習武是學坐樁紮馬，將兩腿分開坐成騎馬式，兩膝蓋的距離約尺半英尺，兩腳跟向外距離約兩英尺，腳趾頭抓緊，兩腳尖稍彎向內距離約一尺十寸，要用腳掌邊緣用力紮在地上，兩大腿向前平直，臀部向後突出，肚腩縮入，胸膛挺出。擺好此坐樁紮馬姿勢，起初難練到三分鐘，就覺得兩腿又酸又脹，如勉強再練下去，支持不住就非坐倒地上不可。在練坐樁紮馬時，兩手可用拳掌向前或左右打出，以配合練手力，雖然此是簡單的初步功夫，但既辛苦又不容易練好。如果你不將腳趾頭抓緊，兩腳尖不向內彎，臀部不向後突得太出，那就輕鬆得多，一點也不會覺得辛苦。然而此種不正確的姿勢，如給武術師傅看到了，就算對你客氣不打耳光，也得挨罵一頓。所以初學的人，不要把坐樁紮馬看得太淺易，這是一門很深的功夫。我試講一段武林前輩的事跡。

吾鄉萍北上栗市為第六區，全縣大市鎮之一，該處有位武林前輩，柳洪忠師傅，我也見過他，瘦瘦高個子，他的武功早已成名，可以說是街知巷聞，他別的功夫我不太清楚，單講他的坐樁紮馬，功力之強，已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他曾用兩根兩丈長的粗繩索，分開綁在他兩腳踝上面，每根繩索由四位彪形大漢分別握住後拉，好像拔河比賽一樣，祇俟他坐好樁紮好馬，開口叫拉，兩根繩索共八位大漢，同時用力向後拉，柳師傅卻分厘不動，拉得此八位彪形大漢面紅耳赤，眞如好像將繩索綁在鐵柱上。不但如此，這位柳師傅開口叫一聲，「小心」，祇見他左腳向上跨一步，拉左邊繩索的四位大漢不知不覺跟着上一步，如他向後退一步，拉繩索的人一不留心的話，就非向後跌倒不可。集中八個大漢的力量，至少也有千百斤重氣力，竟不能拉動他分毫，而且還能進退自如，一門起碼功夫，能練到如此出色，怎不令人敬慕，又怎敢說這是淺功夫呢！

另有一次，共軍突然來襲擊搶掠，因柳師傅不及防備，有兩個共軍竟捉住他，因對方手握有槍，他就不敢輕舉妄動，祇得忍氣吞聲由他們擺佈着帶去共軍總部。他們所走的路線，必定要通過一座堤岸，該處一邊是河流，另一邊是水塘，兩個共軍一邊一個，緊抓着柳師傅的手臂，行到堤岸中段時，也正是河流和水塘的水最深之處，柳師傅突然發作，將腳跨出坐樁紮馬，同時迅速兩手一捲，反手貼住兩共軍的脇下，大喝一聲，去！用力向左右兩邊一推，只見兩個草包土共好似斷了線的紙鳶，一個向河流，一個向水塘中心，飛一般的跌落到深水裏，去飽飲河水去了。柳師傅能在危急之時，輕易的避開了可能喪失生命的禍患，實屬萬幸。

然他所用的是最普通的，人所共知的起碼招勢，而能得心應手及時用來懲罰此無惡不作的共軍，眞使人心大快，個個敬佩。自此家鄉人士對柳師傅更加尊敬仰慕，英名永留人心。他老人家能有此功夫，並非偶然，乃是苦練的結果。練功需要毅力和恒心，這是最不容易的，否則有這樣多人練武，有成就的卻少呢！希望喜歡練功夫之人士，要有好的成就，同時能辨別善惡，萬不可倚仗武功好而欺壓善良，這是學武最要緊的戒條。

家人

楊眞

事實。當人與人有彼此利用價值時，或者生活在同一等級也沒有明顯的利害衝突，這時大家都是親密的同志，親密的戰友，親密的同事，親密的朋友，親密的這個，親密的那個，當面稱自家人，背後也說是自家人，通起電話來也是自家人長，自家人短，是那麼親熱，那麼有人情味。可是當素稱為自家人的對方，一旦在他的事業上生活上遭受了挫折、失敗、窮困、落魄，那些平時喊叫的自家人，眞比寒暑表都準確，會馬上狗眼看人低，自家人變得不如路人。不但對你不同情、不幫助，反而幸災樂禍，落井下石，清算鬪爭，火上加油，造謠毀謗，加鹽加醋的破壞中傷，恨不得把你一腳踏低，永遠不得翻身！這就是那些平時所稱的自家人，對待自家人的態度，這樣的自家人是多麼可怕呀！

對一般所稱自家人這個認識和體驗，不但旁觀的實人實事太多；就本人的經驗來說，說上三天也說不完。往事不堪回首，單以在港這些年的接觸，也足令人談之變色了。深感到人類之自私，人心之險惡，人情之現實，人味之腥臭，大有人不如狗之嘆！

自逃難來港，因言語不通，謀生乏術，經商無本，只好作「吊頸」的難民。上天有好生之德，所以無絕人之路，竟獲考入一間教會辦的學院。這間學院供吃供住供零用，苦讀四年經考合格畢業。畢業後就可分派工作，因此在這間學院畢業的同學大多同在一個機構中工作。像這種同學應該算是自家人吧；平時大家碰頭也總是以自家人互相稱道，在大家沒有利害衝突時，見面握手問安，嗞牙咧咀，假笑假親，裝模作樣一番。可是一遇到事業上的利害關係，馬上六親不認，反臉無情，什麼同學，什麼自家人，我要你死，你怕我活，勾結拉攏，爾虞我詐，明槍暗箭，造謠毀謗，不是在肉體上打擊，就是在精神上折磨，生生的把兩個忠厚老誠的同學害得成了神經病、成了廢人！這說明了以同學之親而稱為自家人的人，害人與被害的實例。

再談談同鄉、鄉親，鄉親，親不親來故鄉人，人不親來鄉也親，這可見鄉親之可貴了。尤其是外省人在港，同在異鄉為異客，鄉親之義格外親才對，其實不然；我有個小同鄉，二十年前一同逃難來港。這些年來我總是對他照顧支持，因我長他兩歲，口口聲聲稱我們是自家人，見面叫我大哥大哥的連聲喊，這兩年來他時來運轉，靠着一個海外的姻親大力幫助，使他經商發了點小財，想不到他錢一多銅臭味就發射了。這兩年很少見我，有時碰上也是對我斜眼偷視，閃閃避避，再也不稱是自家人叫大哥了，好像怕我要向他借錢是的。我只好回他一個鄙視的暗笑。在今天這個社會裏，自家人就是一己之稱，另外是只有鈔票才是眞正的自家人！俗語說爺親娘親不如錢親，這是最好的說明。

旅菲華僑受盡折磨

胡蒼之

被菲律賓當局指爲販毒集團首領華人富商林勝，已於一月十五日由馬可斯總統特別下令公開執行槍決。這種販毒頭子之被處死刑，似乎罪有應得，無可非議。但如此公開槍斃犯人的新花樣，乃菲律賓自一九四六年七月從美國手中獨立以來的首次。由於過去菲國對待死囚，一向依照美國法例坐電椅處死，而這次則像舉行廟會一樣熱鬧；據說菲政府宣傳機構事前不僅大事宣傳，而且特地敦促新聞界、民間領袖前往觀刑，以致數以千計的羣眾雲集於馬尼拉郊外軍營靶場；更奇怪的是刑場上竟有鼓聲，一如古時歐洲國家處決人犯的情景。菲國當局何以如此對待一名華籍死囚，頗令旅菲華僑不解。應邀觀刑的天主教莫神父也認爲：林某固然該死，但如此場面，未免太令人難堪！尤其是林勝與另外兩名一同被控製毒販毒的菲籍同黨，則被判終身監禁，更不公平。

本來法律之前是人人平等的，但菲律賓當局對這次毒犯的處理，看來似欠公平；特別是在刑場大事鋪張，更對華人加重刺激。這也許是馬可斯總統夫婦近來遭到連串的驚險打擊，滿肚子憤氣而無處發洩的緣故，只好選擇華人來作爲殺一儆百的對象吧！

其實，華僑原是菲律賓的開國功臣。我在本刊第二六九期的「暗殺陰影籠罩菲律賓」一文中曾經說過：旅菲華僑不過二十多萬人，但是在工商業方面則頗佔勢力，尤其是歷史悠久。遠在西元八世紀之前，菲律賓會分爲若干個小國，當華人移居斯土開始經營事業時，呂宋島上的土人還很稀少。至十世紀以後，菲律賓便屬於印度馬來國。因此，島上逐漸增多了馬來人；同時，華僑也由三百五十人而一躍增至八百多人。自十六世紀中葉（一五六五）起，菲律賓即被西班牙人統治以迄十九世紀末（一八九八），才由美國以二千萬美元，從西班牙人手中收買了菲律賓，於是成爲美國的屬土。在這九百多年中，旅居菲律賓的華僑不僅人數逐漸增多，努力從事經營，使該國商業蒸蒸日上；而且他們一向與歷代統治者精誠合作，致令許多荒涼的島嶼日趨繁榮。尤其是在一九三四年三月，美國會與菲議院正式通過菲國獨立案，及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通過十年後准許菲國獨立的法案期間，華僑更與美國歷任總督合作，奠定了菲律賓的經濟基礎。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菲律賓獨立之初，大多數的菲人都視華僑爲開國元勳。

事實上，在一千多年以前當菲人的祖先移居到這些荒島時，顯然身無分文，要不是華僑投資開發這羣太平洋的火山島，那末菲律賓怎能有今日的文明？如所週知，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爲我僑胞最集中的地區，估計那裏的華人，約佔全菲華僑人數的五分之三。在他們的社會中，有各種民族的組織，如宗親會；區域的組織，如省、縣同鄉會；職業的組織，如商業公會；社會的組織，如華僑促進福利委員會；以及其他各種的組織，不一而足。這些大大小小的社團，都有基層、有活動、有職員也有工作的目標。

此外，尚有華僑學校、醫院、甚至義山（即華人公共墳場）等，並且都具有相當規模。單在馬尼拉一地，經已立案的華僑學校便有廿七間，學生人數達三千五百人以上。其中以「中山」、「中正」、「建國」等僑校的規模和設備爲最好，國內的許多學校都趕不上它們。華僑自辦的醫院，不僅爲我僑胞造福，並且往往澤及外國人。例如中華醫院每年的施診施藥，凡貧苦大眾——包括菲律賓人在內——都可前往登記免費看病，對馬尼拉的社會福利實非淺鮮。

然則近二十多年來，菲國政府爲什麼一再歧視華僑呢？試作分析如下：

㈠是祖國不爭氣，毛共不特摧殘了國內的七億同胞，同時也害了海外華僑，被人瞧不起，另方面由於東南亞各新興國家的狹隘民族主義不斷發展之下，影響所及，菲律賓華僑亦於一九五二年之後，即經常遭受當地政府和人民的排擠與歧視。其中最顯著的是，菲國於一九五四年所實施的零售商「菲化」法案，而華僑在菲所經營的又多數是零售商，因此，當時所遭受的打擊是空前嚴重的。這顯然爲菲律賓人忽視了對他們貢獻最大的華僑力量，忘記了前總統奎松、奧士敏納及季里諾等都是華僑的後裔呢。

㈡是菲人看到華僑時予只足發展他們的事業，而覺得眼紅，於是叫出「華人經濟統治」的口號，從而企圖藉口掠奪華僑財產。如一九五八年七月間，菲政府突擊搜查涉嫌販賣中共物品的華僑商店，除先後沒有幾批價值百萬美元的奢侈品及麻醉藥品外，並藉風生浪，要求將二千七百名後來入境的華人遣送出境。不錯，偷運中共貨物入境固屬非法，但這與留居菲境的二千餘名華人，卻毫無關連。他們是一九四九年因逃避毛共魔掌，而以難民身份到達菲律賓的，菲國是今日亞洲的民主共和國，應該對他們予以同情；況且其中有六百多人是永久居留菲境的華僑子女，二百三十八人則是永久居留菲國華僑的母親或妻室；其餘也大多數有直系親屬在菲永久居留者。照理，他們並不算是非法入境的。

據內幕報導：這二千多名「問題華僑」除在入境時由其親屬依例繳交保證金，和每月付出十元「報到費」之外，還有不良的官吏們，經常登門敲詐，深更半夜藉端騷擾，只有出錢才能了事。更令人髮指的是，在一九五四年間以「莫須有」罪名被囚

於「水牢」的華僑，最多時竟達三百六十餘人，後經中華民國一再交涉結果，仍有百多人難見天日。菲政府對這些囚在「水牢」的華僑生活情況，從未加以理會，而「禁僑」唯一的保障，便是人壽保險，如有死亡，則由保險公司負責賠償。但這些「禁僑」中多爲中產階級，財產早被苛索殆盡，保險費從何而來？

由於菲律賓是一個經濟極端枯竭的國家，其排華因素百九十都是企圖染指華僑的財產；政府官吏的待遇菲薄，他們往往乘機敲詐；特別是每當該國舉行普選時，以過去的事例，在競選時期，各政黨每以排擊華僑爲惑眾取寵的手段；並常向華僑勒索巨款作爲競選運動費用。一九五九年那次國會選舉，菲政府別出心裁的勒索手法是，把六十七名判令出境的華僑安置問題無法解決，而與國民政府鬧得很不愉快，因此，馬尼拉於同年十一月九日宣佈禁止四種中國公民入於菲境；並訓令菲駐外各地使館勿爲任何華人簽入境證件。但其所謂簽證手續的主要之點，乃「有錢則通，無錢免問」。

一九六四年二月廿日那天，馬尼拉人口擁擠的中國城，發生一次達六小時的焚燒而不能控制的大火災，不僅數以千計的華僑商店和住宅付之一炬，卽兩間華文報館「公理報」和「大中華日報」，以及中華總會大廈等建築物，亦遭猛烈的火焰焚燬無遺！令到華人財產損失估計高達菲幣二億五千萬以上。這對當地的華僑來說，確是一次空前的浩刼！而導致這一嚴重災情的因素則是：當大火發生時，數以萬計的逃生者造成了混亂局面，乃有不少的無賴菲人便趁火打刼，造成菲國獨立以來首次的大火災！尤其駭人聽聞的是，負責救火的消防人員也有利用此機會，分向災區華僑伸手勒索巨額金錢的。據「馬尼拉紀事報」同月廿四日的社評中指出：「華僑區大火之難以控制，誠然有水源不足，舊建築物容易燃燒及當時風勢又猛等多種因素，此或係若干消防員就此袖手旁觀而不採取任何行動的原因。但傳聞若干消防員在開水喉之前，竟有勒索金錢之事。……」在同一天裏的「馬尼拉公報」亦報導稱：「本報昨日獲悉，許多華僑付錢給予消防員。他們湊集的款項由二百元至二萬元不等，消防人員表示：在這些災民的款項付清之前，他們拒絕進行救火！」該報並稱：「據說有一名華僑，在要求消防人員搶救其已着火的房屋時，想把支票付給消防人員，但被他們拒絕並且回答說：我們只作現金交易！」此外，尚有一個名叫楊平的華僑，同月廿七日在馬尼拉市政府作證時指稱：「二十日發生大火時，他曾看見四名救火員向華僑進行勒索五千披索（菲幣）。災民拿出四千披索，但救火員堅持要五千，他們因勒索未果，旋卽隨其救火車離去而不予灌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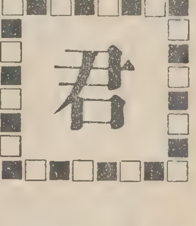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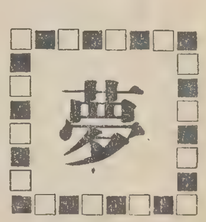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日，前馬尼拉市長費勒加斯曾經宣佈一項法例：要把該市區內唐人街所有華僑商店的招牌，及其廣告牌上的所有中國字，一律除掉；並已限期在同年二月一日以前，將使唐人街與其他地區合併一起。其目的在消除華僑們的地域觀念，更進一步地實現其全部「菲化」。其實，馬尼拉市的唐人街是在最繁榮的商業區域裏，充滿着中國文化氣氛，彷彿廣州的「漢民路」，整個街道兩旁的商店和樓宇——包括百貨商店、土產公司、旅館、酒店、洗衣店、理髮店等等，都懸着清一色的中文大字招牌；而貼在牆上的標紙和刊在報章上的廣告，也多是漢字的。置身其間，如入故鄉。假使取締這些中文招牌，則華僑的生意無疑受到打擊。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凌晨，馬尼拉發生一次史無前例的大地震！其震力爲九級制的第六級，致使市內好幾條大街的現代建築物，無一倖存；五間較爲著名的大廈——包括希爾頓酒店、雲莊頓酒店及紅寶石塔五層公寓大廈等，也全被震塌！其中尤以紅寶石塔五層公寓大廈的倒塌情形爲最慘，整座大廈塌至一片瓦礫！更令人感到悲痛的是：住在這座公寓大廈的人，絕大部份爲華僑。據我僑務委員會同月三日的報告說：「馬尼拉昨晨發生嚴重地震，造成華人區死傷千餘人，爲一件非常不幸的事！」又據我駐菲前大使杭立武的報告說：「截至四日爲止，公寓大廈已被掘出的屍體達一百六十五具，二百八十餘人已被救出，生還者都是華僑，估計還有三百五十至四百人，仍被埋於大廈二十五呎高的瓦礫之下！」

原來紅寶石塔大廈，位在馬尼拉聖達乞魯區，亦卽市中心最繁盛的華人區。這座大廈是第二次大戰後由華僑投資建立的，因之，大廈內的住客百分九十爲華人，但該大廈所住有的人口究竟多少？卻一直沒有正確的統計；加以地震的時間是在凌晨四時，正是居民酣睡之際，故被搶救出來的人不論生死，全部穿着睡衣。換言之，凡居在該大廈的人，全部都在夢鄉，成爲「覆巢之下」的犧牲品！

儘管旅菲華僑受盡人禍天災的折磨，但富有傳統忍耐精神的華人，仍以最忠實的方式去經營事業，亦以最友好的作風善待菲人；他們年年經商，帶來島民日常生活所需的東西，並且以爲期一年的信用賣給菲人。不少經營農業、林業、漁業及土產的中國商人，也經常都是以先付款後交貨的方式向菲人購買，卽在出貨之前一年左右便把價款交付生產者，然後以交貨時的時價向購買的中國商人交貨。如果生產者不需要這筆錢，則將預付的款項用以擴充企業，因此，中國商人的購買，實際上增進了生產的活動與就業。誠如前菲總統季松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在菲律賓商會成立大會中的演詞所說：「我們不可採取一種會被人解釋爲歧視外國人的政策，他們（華僑）於我們自己人民不從事商業的時候，協助開發我們的國家，這是我們吸引外資最主要關切的一件事……。」

旅菲僑胞對祖國更爲熱愛，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一月，當國防部康樂總隊到菲宣慰僑胞時，曾發起勞軍公演運動，僑胞無不熱烈響應，捐款總數達二十萬披索。同年五月，前海軍總司令馬紀壯率「丹陽」、「太湖」、「太昭」三艦訪菲時，僑胞也曾熱烈展開敬軍運動，捐獻的慰勞品計有：現金、摩托車、制服、布料、機器、收音機、水筆、鐘表及皮鞋等數十種。特別在四十三年的「獻金建艦運動」，以及民五十四年華僑血幹團返國勞軍等愛國精神，都表現得十分熱烈。這對菲人來說，難免要呷乾醋，所以處處虐待華僑。而林務則於去年宣佈戒嚴令後被捕，公開行刑帶有殺一儆百的作用。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山西新軍叛變，使中共兵力增加將近三十團，若以編制而論，等於十八集團軍的一倍，對中共來說，自是天下喜訊，領導此次叛變的最高負責人是薄一波，當時被毛澤東請去延安。

薄一波與宋劭文抵達延安時，毛澤東親自在大路上迎接，薄一波一行人騎馬，馬跑得快，同時也未料到毛澤東會來迎接，以爲路旁邊站了幾個人是看熱鬧的，所以馬就一擦而過，毛澤東的警衛再三喊，薄一波在馬上也未聽到，警衛沒有辦法，只得鳴槍示警，薄一波同宋劭文聽到後面槍聲嚇了一跳，連忙滾鞍下馬，俯在路旁準備抵抗。警衛人員這時才跑過去，說是毛主席在路旁等候，薄一波、宋劭文大出意料，起身過來相見，十分尷尬。

毛澤東一手拉着薄一波，一手拉着宋劭文，說道：「你們兩人爲黨建了蓋世奇勳，全黨同志都感激你，所以我要親自來迎接你。」

薄一波說道：「實在不敢當，主席太客氣了，我們預備到延安住定就來見主席。」

毛澤東說道：「不用去別的地方了，我在棗園已爲你們預備住處，大家一道走吧！」

薄一波說道：「主席請上馬？」

毛澤東笑道：「我騎馬只能一步一步的走，像你們剛才那樣風馳電掣一般，準能把我摔的粉身碎骨。」

薄一波說道：「我們急於要來見主席，又是在官道上可以放開韁繩快跑，現在到了延安大街上，怎敢跑馬。」

一行人騎着馬，按轡徐行，一直到棗園下馬，毛澤東引着薄一波、宋劭文走進一間窰洞，說道：「你們兩位在延安時就住在這裏，隔壁窰洞是我的住處，你們先休息一下，停一時過來吃飯。」

薄一波、宋劭文送走毛澤東，看看室內陳設相當華麗，竟有沙發，頗爲驚奇。」停了一時警衛過來請吃飯，兩人走進隔壁窰洞，飯桌已經擺好，上面鋪上雪白餐布，毛澤東與一位麗人分坐兩邊等候。薄一波與宋劭文知道是藍蘋，連忙鞠躬爲禮。藍蘋含笑站起來伸出玉手和兩人握了一下。

毛澤東微欠下身，用手指指兩邊座位，說道：「坐下談吧！」一張方桌，四人恰好各佔一邊。

警衛擺上酒杯，拿出一瓶威士忌，薄一波同宋劭文都不認識英文，也不知道是什麼酒，藍蘋親自給三人斟滿一杯，毛澤東舉起酒杯向兩人照了一照，一仰脖子吃下去，薄一波同宋劭文也趕快喝下去，入口甘醇芳香，與平時喝的山西汾酒大不相同，薄一波用舌頭舐下嘴唇，說了一聲：「好香。」

藍蘋又替他們斟滿一杯，含笑問道：「薄同志，你知不知道是什麼酒？」

薄一波聞到藍蘋袖管中發出的一縷幽香，目迷心醉，一時竟未聽到藍蘋說的什麼，無法接腔。

宋劭文看出情形不對，毛澤東已經微笑注視薄一波，趕快插口說道：「我喝了不是汾酒，不知是不是大麴。」

毛澤東哈哈笑道，不是汾酒，也不是大麴，還不是土酒，是洋酒，有名的威士忌，你們未聽說過？」

薄一波這時如夢初醒，說道：「威士忌雖然聽說過，卻未喝過，眞是名不虛傳。」

藍蘋抿嘴笑道：「有名就一定有實，好似你薄同志是一位能幹的人，誰都知道，見了面更覺得比傳說的更能幹。」

薄一波一時又心旌搖搖，不能自主，只是咧着嘴儍笑，說不出話。

毛澤東說道：「在延安喝洋酒可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在重慶也不容易，這是周恩來在重慶特別搜集到，上次回延安給我帶來的。」

說着警衛員上菜，一道一道都是佳肴，其中有一半是海味，薄一波未飲過威士忌，但海參、魚翅卻吃過，此時越吃越奇怪，問道：「主席，這些東西是從那裏買來的。」

毛澤東笑道：「有的從太原買來，有的是從天津買來的。」

薄一波笑了一笑，未再開口。

毛澤東問道：「你是不是覺得我的生活太奢侈了。」

薄一波說道：「主席負的責任太重，生活好一些也是應該的。」

毛澤東右手一拍桌子，然後翹起大拇指幌了幾幌，說道：「一波同志，就憑這句話，可見你的思想就比別人進步。來！乾一杯。」說過一仰脖子又喝一杯酒，向兩人照一照杯。

薄一波、宋劭文都跟着乾了一杯酒，薄一波心裏有點嘀咕，不知道毛澤東說的話到底是好話還是壞話。

毛澤東說道：「一波同志，你的話說對了，不是我應該生活的好一些，你們也應當生活的好些，因爲我們對黨對國家貢獻太大，我們一個人要作千萬人的事，當然應該吃千萬人的伙食，照這個比例來算，像我這種生活，實在太刻苦了。」

薄一波、宋劭文從未聽過這種妙論，不由得笑起來。

毛澤東說道：「首先你們要明白一點，我們是共產黨，不是平均黨，絕對不能將幹部與戰士生活完全劃一。因爲大家所貢獻出的力量不同。」

薄一波說道：「主席的話實在是創見，我們在山西生活同官兵都一樣，因爲大家共同生活，無法劃分。」

毛澤東飲了一杯酒，說道：「這倒是個問題，值得研究。」

藍蘋問道：「你們在山西都吃什麼？」

宋劭文說道：「不論官兵都是吃窩窩頭蘸醋。」

藍蘋「嗬」了一聲，回頭看看毛澤東，說道：「潤之，要叫我到前方去，有一天我餓死了，你也不要想再看到我。」

毛澤東笑道：「我怎會要你到前方去，前方情形我比誰都清楚，你看我離開過延安沒有？」

薄一波說道：「部隊裏面待遇按照軍委會規定，一等兵同二等兵的餉都不同，本來分得很清楚，但是我們的部隊向來一律，成爲習慣，所以要重新劃分就比較難。」

毛澤東說道：「這事有辦法，我已想出一個草案，官兵月餉還是一律，但是伙食卻要分開，連排長同戰士同吃同住，完全一樣，團、營長就另起伙，師長以上又是一種伙食。」

藍蘋笑道：「這算什麼名堂，你可以隨便訂規矩，但是總要有個名稱啊！」

毛澤東想了一下，說道：「這樣好了，連排長與官兵的伙食叫大灶，團、營長吃的是小灶，師長以上吃特灶。」

藍蘋問道：「我們吃的叫什麼灶？」

毛澤東說道：「我們吃的是活灶，想吃什麼吃什麼？」

藍蘋說道：「這樣辦法傳出去會不會影響戰士情緒？」

薄一波說道：「只要主席規定出來，大家都絕對擁護。」

毛澤東呵呵大笑道：「一波同志說的痛快，大家擁護我，我就要愛護大家，我們之間如同梁山泊一樣，凡是在忠義堂坐上一把交椅的，都如同兄弟一樣，患難相扶，禍福與共，如果口不應心，就不是人，是畜牲。」

薄一波見毛澤東說到高興處，乘機說道：「我和老宋兩人有一項困難要向主席報告，請主席作主。」

毛澤東連忙放下酒杯，說道：「什麼事，你們只管說，你們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一定想辦法解決。」

薄一波指指宋劭文，說道：「我們都被國民黨捉去，住過反省院。」

毛澤東說道：「這有什麼關係，我當時若不上井崗山，還不是也被捉去，恐怕沒有你們這麼輕鬆呢？」

宋劭文說道：「可是我們在反省院時，被迫辦了脫黨自新手續。」

毛澤東笑道：「那有什麼關係，好漢不吃眼前虧，如果把我捉了去，叫我辦什麼手續，我就會辦什麼手續，留得青山在，才有柴燒，像向忠發、瞿秋白都是傻瓜，他們對黨有什麼貢獻，如果你們當時也作了烈士，誰能把閻老西的隊伍拉過來幾十團。」

薄一波說道：「雖然主席這樣說，可是我們總覺得心裏不安，尤其是我們當時又登了報脫離共產黨，信仰三民主義，擁護國民政府。」

毛澤東笑道：「這一點更不必計較，到今天誰不信仰三民主義，擁護國民政府，你們反而是先知先覺。」

薄一波說道：「不過，我們辦自首的手續，並未得到黨中央批准，如果有人提出來，總是一個問題。」

毛澤東說道：「這個沒有關係，下次開大會時，我可以提出備個案，任何人不得再翻舊賬，無論自新，脫黨都不算數，都還是好的同志。」

薄一波說道：「這就太多謝主席了。」

毛澤東說道：「不必謝我，你們爲黨立了這麼大的功，黨應該給予你們優待，這是公道道的。」

宋劭文說道：「如果有一天，有人提出了這個問題時，仍望主席主持正義。」

毛澤東說道：「經過黨中央作出決議案，如果有人再提出，他不是對付你們，而是對付我了，我一定要挺身出來擋住，絕不讓你們惹半點麻煩，如果說了不算，就叫生前惡疾纏身，死後墜入地獄。」

薄一波、宋劭文一齊說道：「主席的話太重了。」

毛澤東說道：「我這個人最誠實，心口如一，所以不怕起誓，你們只管放心好了。」

這一餐飯足足吃了半天，薄一波、宋劭文對毛澤東感激得五體投地。

江南啼痕錄（二十三）

翌日，我們在鄉立小學會合，即往銀河墟的一七一團部，經傳達之後，由倪團長親自接見，寒暄客套一番，細問之下，知此老婦赫然爲其當年長官歐陽韓的母親，即起鞠躬致敬。倪團長自「一一、二八」之役，由機槍連副連長積功陞至上校團長，數年來隨軍轉戰，戎馬倥傯，未能遵歐陽連長的遺囑，存問其家。此次奉檄南援，道出長官的故里，決意於戰局穩定後，即探查訪問；今既獲見其當年長官的母親，不禁悲喜交集。又聞因公鋤傷的少婦，竟是其上司的未亡人，以興亡有責，不肯雇工代替，親來鋤路，以爲羣眾表率，使倪團長肅然起敬。歐陽母則以其子殉國，愛媳受傷，丈夫困在淪陷區，生死未卜，而面對其子的袍澤，不禁老淚縱橫。倪團長極力安慰，我和歐陽家聲也交口慰解，歐陽母才稍煞悲懷。倪團長表示於下午即親臨其家，慰問其長官的太太。歐陽母以其子殉國，向不洩露，務使其媳不知其夫陣亡，只說遠赴美國，免影响其心情的變化，希望她能撫孤成人，以續歐陽家的血胤，務請倪團長守此秘密。倪團長鑒其苦衷，於下午到達其家，慰問玉梨魂，只致敬慰之意，不敢吐露實情，且譽歐陽家孤兒，活潑聰明，將來必成爲好孩子，孝順母親。

破壞公路完成後的第二天，江會的日敵蠢動，進犯蓮塘、李苑，倪團長一面揮軍拒敵於李苑；一面下令新、開兩縣毗近新開公路的鄉村，緊急疏散。玉梨魂受傷未癒，醫生替她包裹傷部，雇轎兩乘，奉姑、攜兒、帶婢，疏散於皂幕山區的佃丁之家。其時，蓮塘、李苑一帶戰事劇烈，日軍以飛機狂轟我軍陣地，然後以機械化部隊猛烈進攻，我軍轉進有利地帶，堅守學堂山、松山高地，幸「還我山河」的後援部隊，及時趕到，立即投入戰場，我軍展開反攻，與日軍白刃肉搏戰，拉鋸於大澤、李苑之間。「還我山河」部隊苦戰三日夜，卒擊潰來犯的日軍，竄回會城，江會前線乃恢復原狀。後方疏散的鄉民，亦紛紛回家。前線既無戰事，倪團長又自戰地來到和溪鄉的鄉公所，在歐陽鄉長和我的陪伴下，再到歐陽家存問，並餽鉅金大洋五千元，歐陽母以家境富裕，婉辭之，不獲，於敬送倪團長返回防地之後，與歐陽家聲商議，乃以勞軍的名義，將該項鉅欵作慰勞金，由和溪鄉具備金豬二隻，錦旗一面，由歐陽家聲親到新會的大澤，向一七一團敬獻，不久，戰區司令部以日寇竄回江會，前線安謐如恒，「還我山河」部隊奉命調回肇慶，地方交由游擊挺進第五縱隊司令馬少屛接防（後改爲挺七，由周漢鈴接任）。倪團長於北調之日，道經和溪，又在歐陽家聲及我的陪同下，三到歐陽家，向歐陽母告別，鄉人不知內情，稱讚其對因公傷的人，備致關懷，殊不知其對舊日長官的家屬，存問殷殷。而我和歐陽家聲亦守口如瓶，絕不洩露內幕的秘因。

八、今夕欲把銀缸照，是否相逢在夢中（二）

當江會前線無戰事之際，玉梨魂即奉姑、攜子安然歸來。在逃難於皂幕山區之時，仍囑跌打醫生跑到該地替她敷藥。所以，傷口漸漸生肌，當她走難歸來，足傷已完全告癒。當倪團長擊潰敵人，從戰地再來存臨歐陽家；及「還我山河」部隊奉檄北調，倪團長三到歐陽家，向歐陽母告別之口。臨走的時候，玉梨魂均攜兒隨歐陽母步行送倪團長至村外，直至倪團長認爲不敢再勞長官家屬的遠送，再三攔倩留步，姑媳們始揮手停步，等倪團長和我們一行走了很遠，才相與回家。倪團長三到富家，和溪鄉的鄉人認爲是玉梨魂以一傷換來的光榮，殊不知骨子裏有一段壯烈沉痛的往事。

玉梨魂的愛兒歐陽寧，那年剛足九歲，眞是活潑聰明，惹人喜愛，兩個小梨窩，襯着蘋果般嬌嫩的臉龐，有點像玉梨魂的清秀。我兩次陪倪團長到歐陽家，歐陽寧見到了我，必跑來我的面前，稱一聲宓老師，才走回他母親的身旁，以驚奇的眼光，看着倪團長和衛兵，後來倪團長招手要他走到跟前，他也毫不遲疑的走去。倪團長撫着他柔和的頭髮，詢問他讀書的情形，他也逐一答覆，毫無羞怯的神色，博得在座各人的稱讚。原來歐陽寧是在和溪鄉的鄉立小學讀三年級，因此，稱我爲老師。當「還我山河」部隊北調後的第四天，那天，剛是星期六——鄉間的小學，淸早先上兩堂即便放學了，以便學生回家吃飯，然後於上午十時再行上課——玉梨魂送歐陽寧回校上課，並親自攜來兩隻鷄、兩瓶酒、兩盒麵，以餽贈服務隊長宓老師，以謝公路上的救護。突然而來的登門面謝，使我不知如何是好，接又不是，拒又不是。只得招呼她到教務處坐下。她也不作扭揑的女兒態，一派雍容的儀態，顯出大家的風姿。詢問她治傷的經過，她也娓娓道來，始知幸未傷及脛骨，否則沒有這末快的痊癒。當她告辭時，堅要我收下禮物，卻之不恭，只好領受。這天，玉梨魂淡掃蛾眉，雖穿一套黑綢衫褲，卻不掩其秀麗出塵。當我送她走出校門，望着她的背影，不禁想起：「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天妬紅顏，綽約多姿的佳麗，竟作未亡人，堪爲薄命紅顏太息！

我在和溪鄉任代校長，爲期僅是一年，不願再捲入倒長的是非圈內，便辭職而去。民國三十三年，端午節的前夕，江會日軍爲配合長衡大戰，進犯粵南四邑，我以廣陽指揮部戰時工作團第一線地區主任，率部配合挺進第七縱隊作戰。此次日軍水陸並進，以中央突破的戰術攻陷新會學堂山的我軍進地。右翼從水路迂迴牛灣、談雅，於河村天等墟會師後，即疾攻單水口。左翼從新會的潮透，由陸路迂迴鶴山的四九墟，附單水口之背。

宓琴

調景嶺難民奮鬥記（下）

・克毛・

有些飽學難胞在美國知識份子救濟協會登了記，在教會和大陸救總所支持的學校教書。待遇儘管微薄，貢獻卻是偉大。以目前在香港學額少，風氣壞，師資不佳，費用多，以及爲會攷，爲取得白領階級之敲門磚而讀書的教育制度，結果不但沒有作育英材，反而使學生偏離正當宗旨——這種情形和當日的調景嶺相比，難胞們實在値得欣慰，値得驕傲。那時候由小學一直到高中，差不多完全免費，另外還供給書本。畢業學生在資格上不爲香港當地所承認，在學識上卻並不比那些承認——註冊登記——的學校學生稍差。並且以僑生資格，投攷台大或台灣師大，要比其他學校的學生更受歡迎。光陰荏苒，四、五年時間轉瞬學成。香港的社會有了發展；需要人材，他們這時不再像父輩初來時舉目無親，賣力無門，大多數都一回香港，就被羅致，得展長才。

那時也有些名儒耆宿，爲百年樹人大計，在九龍創立新亞書院，青年難胞有前往就讀的，不管物質生活是怎樣貧窮，發奮自勵，一本衝破鐵幕精神，對我國文史哲教各方面研究極精，使向以英文爲主的港大，不得不向這新興的學府，在中文方面低頭。其餘去到英，美，加拿大，澳洲，以及日本等地的大學攻讀的，也有多人。使調景嶺的名遠播到世界上每一個角落。

香港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忠貞的難胞固然不少，喪心病狂的敗類也是很多。過去二十年因難胞的任勞任怨，埋頭苦幹，勞資關係和諧，造成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在左派來說，這實在給他們一個無聲的掌摑。所以他們常常找機會，挑撥離間，製造混亂，製造糾紛，或裹脅工友罷工，或肇生事端；更掀起幾次大大小小的暴動。尤其以民國五十六年那一次，規模之大，聲勢之洶，使港九好多項事業，幾陷於癱瘓，警察能奉命維持法紀，卻不容易找到見危受命，深明大義的員工，繼續維持因多人罷工，勢將停頓的事業，這時惟有自由工會的工友，不怕威脅，毅然決然的挺身而出，爲市民服務。其中當然有一部份原來是調景嶺的難胞，一部份是雖未入營，也受過中共暴政，從大陸逃出之人。那一年港九各處炸彈暨詐彈遍佈，警方疲於奔命，人心惶惶，也惟有調景嶺不單單像世外桃源，也好像一片淨土；暴徒在那裏根本無法混跡，無法立足，更不用說作絲毫搗亂破壞之活動。也因着這個原故，本來因左派色彩被開除之職工空缺，特別歡迎調景嶺難胞去抵補——調景嶺難胞在反極權與守法，忠誠與港九各界合作方面，多年來已有了良好的表現。

除香港社會局，各界救濟委員會，以及自由祖國之大陸救總外，和難胞接觸最多，影響最大的，要算基督教會，他們從最初隨難胞一同入營，雖然是少少的幾個人，並沒有政治地位和力量，也沒有作介紹職業，或職業訓練等類的社會服務；當然更沒有大量金錢幫助難胞，只是單純的傳揚福音，啓發眞理，送了許多聖經和宗教書刊，卻使許多難胞心靈上得到安慰，得到人生指引，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信了耶穌的難胞在多次的變動之中，不憂慮，不焦急，以堅強的信心，盡上當盡的本份，沉着應付，都獲得平安度過。現在教會醫務所，教會學校，以及在山後元洲所開設的靈實肺病療養院，和幾間教會仍繼續工作，在調景嶺信了耶穌的許多青年，讀了神學以後，把自己從患難裏所得的安慰，拿來安慰別人；到香港九龍，澳門，台灣，南韓，等地傳揚福音。

現在調景嶺改變了；不像二十一年以前那樣的洪荒簡陋，有了渡船，有了公路，山路也比較以前平坦，有水電供應，也有電話，一切比以前便利得多。現在不再是難民營，而屬於徙置區，從前做小生意之人，有的開了商店，有的去到外面經營，從前金字塔形的油紙木條房屋，早已像金字塔一般的成爲古跡，並且湮沒難見，但它在難胞心裏仍留下勾踐忍辱於石屋的創痕。現在滿山散綴着灰泥牆壁，或石棉瓦頂的，較爲堅固的房屋，背山面海，空氣新鮮。許多人家在屋舍周圍種上香蕉木瓜等樹，玫瑰茉莉等花草，每當朝日未升，朝露猶零的時候，山抹微雲，冷香沁人，山澗流泉淙淙，鷄鳴犬吠相聞，寧謐的氣氛，使許多生活緊張，營役奔走之人爲之羨煞。或在風清月朗之夜，晴空一碧，萬里無垠，四野悄靜，天籟飄緲，三五故友，品茗對奕，暢敍幽情，回想二十年前血淚往事，不禁感慨繫之。

人生有多少二十年？這二十年時間不算太長，但卻也不短；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調景嶺難胞不僅在過去的二十年裏，把這荒山變成了樂園，更使它成爲復興的基地。儘管在香港因特殊的環境，許多的活動受到限制，但是中華民族的人格氣節，從調景嶺難胞身上卻表露無遺。他們是典型的黃帝子孫，他們是血性的中國男兒！上海四行倉庫的八百孤軍，戡亂戰役中太原危城裏的五百完人，和他們先後輝映，寫出近世可歌可泣的歷史，這堅貞，這苦鬬，挑起我們民族的希望，喚醒我們不滅的國魂。

萬人意見

住戶團結據理力爭

美孚新村大幅度增加管理費

一向甯安靜的「美孚新村」，最近被鉅幅增加「管理費」掀起了一場風波。這場風波並沒有結束，正在開始！

在「六八」年底才開始入伙的「美孚新村」，是在「人棄我取」的紛亂局面下安定下來的新衛星市。於「美孚機構」的善於「經營」，與村民的互助合作下，在五年來的日子中，一向尙相安無事。突然在去年十二月間，各住戶都收到鉅幅增加「管理費」的通知信。「管理費」竟突增百分之一百五十以上，即增一倍半還多。增幅之鉅，羣情譁然！據悉前此於去年五月間，「美孚」當局曾致函各戶，云及將於今年元月開始增加「管理費」，並預計約增一倍。當時該村「街坊會」曾應各住戶之請，立即致函「美孚」當局，說明此鉅幅加費頗不合理，希望派員到街坊會，就所據理由加以解釋。但「管理處」西人經理稱，他不準備派員到街坊會解釋，因爲街坊會不能代表村民！另據「管理處」致各住戶信件中的理由是：爲彌補往昔多年來的「赤字」以及「數年來物價不斷上漲」，工資亦已增加。

在羣情激忿與投訴無門的情況下，「美孚新村住戶聯誼會」應運而生。元月二日晚，該村第一期入伙者一千多戶的代表羣集「聖德肋撒學校」舉行座談會，當即選出十六位代表負責籌組「住聯會」，並即向「管理處」交涉。大會中有五百多位代表當場慨捐一萬多元作爲籌備經費。幾位代表忿忿地說：「條氣唔順！」

當「住聯會」與「美孚新村」當局相洽，允暫緩交「管理費」，這事便拖住了，並沒解決。另據該村元月十二日的「美新報」頭條新聞稱：「管理處堅持不作妥協，認爲修訂增加費用合理」。其後該村第二期入伙的住戶頗爲惶惶不安，大有「脣亡齒寒」之感！立即印行公開信分發各住戶。該信除指稱「瘋狂的增加管理費」爲不合理外，另指出「管業處」（即該村民所稱之「管理處」）的賬目從未公佈；且各戶於入伙時所交一百五十元按金，並無分文利息；更奇怪的是：「管理處」曾透過該村的「美新報」稱：「倘住戶不繳交所增加的管理費，他們便要斷絕該住戶的食水供應。」據第二期住戶詢問「水務局」後，得到的答覆是：「管業處無權斷絕住戶的食水供應！」該公開信特別指出：「管業處不應利用住戶所簽有利單方面的合約，而在法例上有利，則妄顧住戶之利益。須知大廈管理處不外是一公眾服務機構，實不應被利用爲牟利工具。」據該村住戶云，當該村居民於入伙時，在律師樓辦理手續時，另需簽署一份經已印妥的冗長「合約」，當時無暇詳閱，待事後始發覺該「合約」多是對「美孚」業主有利的條文。

元月十日下午，港督麥理浩至該村視察，該村「住聯會」代表會面呈「請願書」，至望港督主持正義。

據「美孚管理處」公佈將於本年元月起，所增「管理費」數額：第一期入伙：原爲三十元、三十五元、四十元、四十五元者；將增至：七十七元、九十元、一百〇三元、一百十六元。增加百分比爲：百分之一百五十七。第二期入伙者僅數月，也將增加：百分之六十以上。

該村目前入伙者已有三千多戶，他們將都面臨着這次突然鉅幅地增加「管理費」的威脅！「快報」短評曾就該「加費風波」提出有關公眾負擔的費用，應根據四原則：「一、合理分攤；二、數目公開；三、凡事採取民主方式，不應襲用極權制度；四、支出預算或變更預算，由各住戶全體會議決定，照規定不得多收一文。」這四原則頗爲合理。一位住戶慨然地表示：任何商業機構，應與其「主顧」和睦相處，尤其是房產業：固然要顧到自己的利益，也要顧到住戶的利益！「取之有道」「和氣生財」是中國傳統的古訓。

這場「加費風波」還沒結束，正在開始！

中共反特烏龍百出 五提五放查無實據

包不平

粵東豐順縣，「革委會」成立以後，隨着就開展「清理階級隊伍」工作，緊接着又搞「一打三反」運動，「任務」一個接一個，壓得幹部門連氣都喘不過來。加以這個縣的原公安系統正忙於內部整頓，無暇顧及外事，因此「清隊」大權，都落在該縣「革委保衞組」的那些剛從工廠、機關、及農村調來的民兵骨幹或復員軍人手裏。這些年輕人大多狂妄自大，而又沒有工作經驗，有部分還是文盲，更談不上懂得什麼政策，就連特務是什麼，也只不過憑着看「反特」故事片，有一點印象而已。由這些人來辦案，自然會烏龍百出了。

話說這個縣有個四十來歲姓江的中年人，性格非常古怪，平時沉默寡言，在公開場合，碰到熟人都不打招呼。但在工餘時間，若登門往訪，講起故事卻是滔滔不絕，據鄰居們說：此人頗有學問。

「文化大革命」時期，他本着「但求無過，不求有功」的思想，什麼派都不參加，但什麼的人他都來往如

舊。由於江某對幹部不會奉承，所以區和街道的領導，都對他印象不好。運動中期，有人傳說，江某在大陸淪陷前，曾與該縣警察局長來往甚密，是國民黨留下來的「特務」，於是區和街道的領導，就派人抓他去問話，結果什麼也問不出，既沒有什麼證據，也就不了了之，將他釋放。

到了「清除」和「一打三反」高潮中，又有人檢舉、揭發，向縣「保衛組」提供江某做特務的綫索，實際就是過去的存疑重新搬出來。但此時主持辦案的，已不是過去的幹部，而是那些後生仔，因此不管三七二十一，即把江某拘捕押到「保衛組」，一扣就一個來月。派出去的專案人員，一個個跑回來都向組長報告無法查到任何證據，只好又把他放了。

兩次捉放，眞把江某氣極了，從此，他改變以往態度，逢人就大罵「縣保衛組」。初時人們聽了還表示同情，日子一久也就不以爲意。他見人們對自己冷淡，深感這世界有冤無處訴，失望之下，他就買個竹筒，入夜到野外墳堆去捉蟋蟀，消遣度日。

那些在「縣保衛組」工作的小伙子，聽說江某到處亂罵，焉能不懷恨在心，加以他最近每晚外出，深夜才回家，形跡越來越可疑，且適逢上級指示：「要大膽放火，發動羣眾，把運動搞深搞透，要集中力量，破獲埋藏很深的敵人……」，因此又把江某抓起來，並施用刑訊逼供。結果又是弄不出什麼名堂，只得將其暫押於看守所，關了五個多月。後來廣東省「專案工作會議」有指示：「凡被管押已久的嫌疑分子，如查不出任何證據，或正調查未能下結論者，原則上不許亂抓，或久抓不放。」按照這指示，「保衛組」辦案人員研究江的問題時，不少人認爲應釋放，但也有人認爲，此人是「特務」的可能性大，放了就等於放虎歸山，兩派人爭論不休。後來有一個缺德鬼建議採取折衷辦法，他說：「不放不符合政策，放了又怕其破壞和搗亂，我們還是把他放了，但必須使他再無法進行破壞活動。根據首長報告中說：『特務之所以能藏身於羣眾之中，而使我們沒有查覺，因爲是敵人腦袋瓜沒有刻字，要靠我們發動羣眾才能把他挖出來』。現在，我們如果在他腦袋瓜上刻了字，自然走到那裏誰都認得出了。」那時「保衛組長」已上省城開會，這些青年們就不請示上級，在一致同意下，便採用這樣簡單的方法來處理這個案子了。

江某的腦袋瓜上被墨刺着「特務」兩個字後，果然走到那裏，背地裏都有人議論紛紛，就連老朋友相見也趕緊避開，搞到人見人怕，這下去還能生存嗎？於是，江某悲痛萬分，寫了無數封信給「縣革委會」，要求澄清問題，給予平反。

前幾封信如石沉大海，毫無回音。後幾封信，正好落在開會回來的「保衛組長」手裏，該組長是老幹部，辦事較愼重，只因他經常泡在會議室裏，一個月難得有一兩天在「保衛組」辦事，他既然知道了這件事，不能置之不問，在百忙中將江的檔案材料過目一下。當他又出外開會前，便臨時交待一個組員說：「看來這個人的特務案不成立，你們查一查，不然就先把特務罪名消掉，至於平反，以後再說。」上級這樣指示，下面當然遵辦。但江某腦袋上墨刺的「特務」字跡，已無法抹掉了。江某又被拉進「保衛組」，一看面前的人，都是過去那些後生仔，以爲告狀落在他們手中，現在是促他來算賬的，心裏不免驚慌，只好任人宰割。誰知其中一個卻開腔道：「既然你不是特務，我們也不冤枉人。」說完，就有兩個人上來，不由分說，在他腦袋瓜上再刻上「不是」兩字，成爲「不是特務」，算是銷了這個案子。

天下竟有如此巧事，江某釋放後沒幾天，「縣保衛組」派出去調查的專案人員回來，拿出一批材料，初步證實江某過去曾與「特務」有關係，「解放」後沒有什麼活動，可以劃入「歷史特務例案」。這一下，可忙懷了這些後生仔，來不及詳細研究，馬上就派人再將江某拘捕。但江某經幾次捉放後，膽比較壯了，一路上極力與武裝人員申辯，並一再指着其腦袋說：「我明明已不是特務，怎麼你們亂抓人呢？」

後來又是那個缺德鬼說：「這傢伙，現在明明是特務，還要死咬我們，刺錯的那幾個字，現在我們來過更正，看他敢不敢再囂張。」說完，即有人上前在江某的腦袋瓜上那個「不」字添上一個「走」旁，變成「還是特務。」

請領稿費：

一月份稿費（二七〇至二七四期）已結出，請各作者於即日起，携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領取（自備印花）。已領稿費而未帶身份證的，請將身份證號碼補告本刊，以便報帳。

萬先生：

現付上兩篇短文，祈爲刊出。

秉左（十一月二十六日）

兩頓倘若吃得飽 何須輪隊寄郵包

排隊輪寄郵包

同是一朝，我見過兩間郵局人們在輪寄郵包，包包都用棉布、毛巾封好，全部是寄中國大陸。令人費解的是：毛主席領導下的人民若果豐衣足食，爲什麼要香港同胞寄去的舊衫舊褲接濟？事實揭穿，香港同胞也個個明瞭，單是矇查查的鬼佬不知。朋友，讓我告訴你：凡毛共統治下的人民，衣不蔽體，兩餐也沒得飽。

一日工錢五角

毛共統治下的地方，人民最富裕的可算是廣東省的中山、寶安。我的家鄉在兩縣之一的靠近沿海——可說比較優待，但我們家鄉的人民生活日衰。據親人來信透露：「毛共統治二十多年來，今年生活過得最衰。」——最高一個勞動日，恰恰只得「半蚊雞」。

病者願供試驗 獻出他的軀體

萬先生：

我是星島晚報忠實讀者，因我學識很淺，今函請求幫忙，在貴刊賜予一角刊登。事情是這樣的：我是外省人，隻身逃來香港，既無親戚又無好友，現患脊骨病，腰部像窒的，日夜痛疼，決心將所患之病，供獻港九醫學界爲我研究，並具切結書爲證，倘有意外，願無條件供獻五臟和雙眼給社會其他病患移殖，敬請先生勞神。草此不恭，敬請

編安

患病人張化文拜叩

自己領土拱手讓日 還要幫日向蘇索土 周恩來在製造笑話

「自己心裏急，他人未知忙。」——我自己也是一樣，要擠出若干時間看報紙，發現「星島晚報」轉載紐約時報消息，謂「日本若受蘇聯攻擊，中共軍事援日」。蘇報責中國共產政府支持日本索還領土。這消息姑不論眞假，中共支持日本索還領土是事實。以前，中共總理周恩來，幫日本向美國索還琉球羣島，說美應早日退出沖繩，將該地歸還祖國（指日本）。哀哉！周恩來竟忘卻琉球是我們屬國，是中國外圍屏障。

現蘇聯在中國邊疆，駐百萬大軍，現代化各種武器，足以危害中國本土。俄軍的駐守地，事實是中國版圖，是中共竊據大陸後送給蘇聯老大哥的，中國共產黨且不能向俄爭索而來，何暇支持日本索取領土？

目前俄國大軍壓境，威脅談判，中共軍尚不能有所施爲，唯裝聾扮啞，邦議談得到甚麼？

今日中國共產黨權力鬪爭，毛幫爲個人權利着想，從前說革命是爲民眾，無非欺騙人民。至目前中共暴露了眞面目，林彪被整肅，內部糾紛，俄軍壓境，毛周自己心裏急，他人未知曉。生怕外圍駐軍將領，聯合「槍桿子出政權」，先向北平發難，除卻自私竊國的毛賊，然後抗俄。

紐約時報說：中共能幫日本索還領土，眞使中國同胞啼笑皆非。中國領土釣魚台列嶼，周恩來且奉送給日本，對田中角榮說：細小事物，你收住先罷。只苦了五大洲所有中國僑胞，爲爭回釣魚台，出資費神，遊行示威，呈遞抗議書，竟被老周輕輕抹煞！眞夠諷刺，可嘆！可悲！

林哲齋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九草於雪梨）

接濟大陸親友 無害於台灣經濟 爲何不重加檢討

萬人協會正副會長：

我對兩位會長，第一個關鍵是志同道合的人，所以我始終覺得有感情。

但我很久不曾寫東西——或者「萬人意見」一類的東西投向我們的萬人雜誌。

這個原因，我覺得兩位會長就算是鐵人，也就會忙不過來，分身無術，顧此失彼。萬人協會原本是「無而爲有」的一個機構，要說是能辦得滿各個會員之意，也可能「巧婦難爲無米之

炊」！現在雖不能說是協會無人開門，可是入得門去，我們就好似無主孤魂。

茲有感者：（我想儘量簡省寫）此間將大陸家人來信寄去給台灣友人收，十有七八會是收不到，但這裏或者再將台灣來信寄去給大陸家人收，更不能夠收得到。

所有的信，都不談政治，大陸的無非訴苦、要錢、要衣物；台灣友人去信，自然是安慰他（她）幾句話，當然也可能會接濟他一下。

要說是現居台灣的人的錢，是不能接濟大陸家人的，那中國是倫理社會，這句話又怎樣解釋？齊家、治國、平天下，不能以為地域的不同，就認為約畧接濟家人，而形同「濟匪」的。

台灣經濟極端繁榮，以多潤寡，有何不可？何況是接濟淪陷地獄的家人？

我只看見香港的郵局和銀行，寄物滙錢，長龍大擺，當然大陸絕無塵埃涓滴滙寄來港；但二十多年來，就從不見香港人會枯竭，而大陸人會富庶。蓋所謂川流不息，越加消費越繁榮；若是閉關自守，竭澤而漁，可立見其乾涸。

我可以說，我是一絕對反共的人，這些作法，我大惑不解，豈有我們祖國台灣，就眞的「以不變應萬變」了嗎？船到橋頭自然直，時代在進步，長守「刻舟求劍」的辦法是不可以的。

台灣當局，應否將政策檢討一下？

李潔澤上

讀者呼籲反共文化鬬士

不可再稱毛共為「中共」

編輯先生：

反毛救國，是一件艱辛複雜的神聖工作，有文鬬、武鬬、集體鬬、個體鬬、敵前鬬、敵後鬬，總而言之，是四方八面，全民總動員大決鬬。

蔣總統有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換句說話，在今後反共大前提下，政治比軍事看來要重要，然而政治似乎和筆桿子，有密切的關係，而抓筆桿子的，就要依靠自由新聞文化工作者肩負起來，特別在反共前哨站的香港，所有從事於這一工作的人士們，職責更加巨大和榮譽。

因此在報刊上的詞句稱謂方面，要靈活貼切運用，某一詞句的稱謂如果不提高警惕，用得不恰當，便間接地，助長了敵人的聲勢，反之如能運用得宜，不但針針見血，拳拳到肉，對準敵人要害擊中，而且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例如最近有人心懷鬼胎，指鹿為馬，造謠惑眾，把「中共」當中國就叫個不休，幸而自由輿論界，及早發覺，把這一異端邪說壓下去，否則其謬論流傳下去，日子一久，人們跟着叫慣了，我們才來扭轉這種錯誤傾向的時候，非煞費周章不可。

所謂「名正言順」道理很明顯，如果不信，一些自謂「中立」的報紙，不論大小新聞，或任何一家通訊社的電訊，只用台灣國民黨政府、台北政府，一貫來不願意把中華民國政府這種字眼在該報出現過，由此可見詞句稱謂的重要性。

最近一段時期，我發覺我們的大多數的自由新聞刊物中，出現「中共」二字，並且習以為常的應用着，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我們若能用冷靜的頭腦加以剖析，就知道大錯特錯上了毛共的當而不自知。我們必須弄清楚這涵義，毛共二十多年來，在共文件中，也是這樣沿用着，反共文化人中，飽學之士多的是，難道我們不曉得創造詞句嗎？一定要向敵人臉上貼金嗎？「中共」是簡名詞，它的複名詞不必寫出來相信一目了然，我們可以這樣說：共的就是毛的，毛的就是共的，那裏是我們所錯誤地叫的「中的共」，這話怎麼說，因為二十多年來許多活生生的事例告訴我們，在毛共領導頭目中，有彭德懷因鑒於「人民公社」的失敗上十萬言意見書，劉少奇「三自一包」放鬆城鄉「自由」經濟買賣，鄧拓、吳晗、田漢等文化人，因良心的譴責，借歷史故事以古諷今，影射其至死不悟的歧途政策，這些人當中都是毛共頂尖兒人物，提一點意見，批評一下，尚且不可以，戴上罪名多到不可勝數，結果落得一個可耻的下場，當然，這種人蛇鼠一窩自作孽不可活，我們絕不用同情。事實俱在，我們怎麼可以叫「中的共」。

我不是說所有反共人士思想都不夠堅決，或許問我：難道連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大陸內幕報導迅速眞實的香港時報都有問題嗎？事實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十年如一日，是時報的長期讀者，特別生為中國人每天手上拿着這份報紙，精神上感覺「至高無上」的驕傲自豪，人格上更神氣大方，在個別人的眼底下，當我「反動分子」也好、關心時事也好、政治理論家也好，任何惡劣形勢絕不能改變了我的堅強意志，我就是這個樣子，如果要當我「反動分子」的話，二十年前我已戴上「五類分子」這頂光榮帽子，可惜共產黨徒，不給我「錦上添花」加到十類分子，我還樂意接受，反共的意識形態，在我的腦海裏根深蒂固，往往看到不順眼的東西，心裏老是不舒服，因此指出就教於有識之士，何況反共工作不是一人擔得了，只要大家互相切磋，我以為更有好處。

最後我呼籲拿筆桿子的文化鬬士，時刻提高警惕性，不可再把毛共當「中共」在我們的自由報刊出現，當然，我們反共是居於人性、理性，在文字上可以代替這個名稱的多得很，盡量採取生動、靈活、貼切的，因為這樣做可以加速敵人的滅亡日子早日來臨。

並祝

編安

孫一專啓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再談這位立委是怎樣產生的？

本刊二七二期每週評論以「這位立委是怎樣產生的？」為題忠告台北少數專門引用私人的官僚，不要再像在大陸那樣胡作非為，俾免影響海外文化界人士的反共愛國的心情和士氣。正如雷健先生在本刊二七四期「向台北當局進一言」所說：「過去多年來，由於國府某種人物的官僚積習，以致小人得意，賢者遠避，失去民心。這個沉痛的教訓，應該為國府領導人所記取。如果這一惡劣積習不能徹底消除，那麼，政治革新又從何而革起？團結海外民心又從何而團結起？一些以鑽營吹捧及走後門的小人如果得意，海外多數正直的文化人將會對台北失去信心」。那篇評論，完全是從愛護政府和團結的願望出發，希望能引起台北當局有所警惕。不要放任某些官僚弄權，汲引那種聲名狼藉的傢伙塞進中央民意機構，不但不能代表民意，反而會失去民意。在二七二期評論中，首先就聲明：「我們寫此評論完全是對事而不是對人」。然卻激怒了「半內幕中人」，寫了封「手贈」（不是手諭）給本刊指責那篇「評論自標題以至內容，不無意氣，且隱指黎氏當選之不當，似涉及私人攻訐之嫌」。寫評論，既不是對某人進行「私人攻訐」，更不是「自暴國家之短」，而是完全針對某些害民誤國的官僚，希望他們洗心革面，不要把國事當兒戲。不過，既然「半內幕中人」替某人辯護，那麼，我就針對他那封「手贈」再談談這個問題。

在二七二期評論中並未對某氏作惡意或較多的批評，而某氏在「手贈」中卻大發官威（雖然當時還未出席立法院會議），對此間「推薦者」大肆攻擊，既說他「老奸巨猾」，甚至謂「推薦者」頗有抑制某人不使「選出」之意。然據說「遴選會諸公，都是政壇後起之俊彥，對此次工作頗為客觀」。所以，他們獨屬意於「最孚眾望」的某氏，「故此次可以說是中央方面再能補地方之偏見與不足矣」。這簡直是胡說八道，台北遴選會諸公，儘管是「俊彥」，難道對香港文化新聞界的情況比此間「推薦者」還清楚？「半內幕中人」信中，似乎表示儘管你「推薦者」尊重此間多數人的意見，而向當局有所陳述，然那如某氏在中央有奧援，你親自飛台給某氏說「壞話」，但有力者已圈定他誰也改不了，得意忘形，已使人齒冷。根據事實，此間「推薦者」儘管被人攻訐為「老奸巨猾」，然事實上此公正是一個有責任心並顧全大局的人士。反之，益顯出某氏在台北後台的顢頇與自私。

照「半內幕中人手贈」的說法，只有某氏當選為此間文化新聞界的代表，才是天公地道、因為此公「二十年來之社論，當不失為一堅定之士」。其實，這個「雖譜委員」還未走馬上任，已充份暴露出他的「卑吝」與「淺薄」（「手贈」語），大吹大擂，自我宣傳，既開出了賀電、賀詩、賀信的名單，更一一詳報「歡宴」的時間和飯館。如果只說「後台硬」還可，若說「代表」那一界，真不知道台北當局在搞什麼？某位「雖譜委員」一想幹什麼？自己暗中得意還可，千萬不要忘形，因為當前我們的國家在國際逆流中正處於不利的地位。

某氏曾主張不要中華國民憲法，實行軍政府的辦法，更反對中央民意代表，然當此間增選中央民意代表時，他卻首先報名，並找人簽名支持，前後何其矛盾？一九七一年九月此間新聞文化界團體回國，在中央黨部招待會上，某氏為了他的少爺考大學先修班差兩分名落孫山而頓足搥胸，據說「無法向自己的妻兒交待」。現在好了，上任後如喬遷台北，兒孫連兵役都不用服，因為不僅自己有了地位，而且還有那樣有力的後台，自然不能和老百姓一樣。對這種一腦子特權思想的小人，居然竟有有力的官僚硬加推薦，這眞是氣味相投，奈何奈何！

評論員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賀董壇主雅集新居

曹文錫

別業西環樓外樓，綠汀翠島眼中收，
騷人墨客高吟地，壇主風懷似仲謀。

步文錫先生詠董氏別業原韻

絕句二首　丁亦盦

㈠倍越春風十二樓，片帆巨艦眼兼收。
人花共樂塵氛遠，主客同欣一醉謀。

㈡俯瞰塵煙此壁樓，花香直送嬋娟收。
翔禽有意停飛羽，猴犬瞪瞪未許謀。

日前文錫亦盦二位詩人來訪，相談大悅，該處專為接待詩人之用，所有來賓，皆躭吟詠，無塵囂之擾，有山水之娛，樓高二百四十餘尺，晨接朝陽，夜觀星斗，電梯上下，其快如風。

樓中設計，根據中國最高哲學，由無極至太極，陰陽八卦，天干地支，五行五色五方，配以地球經緯，天星方位，精確對照，不爽分毫。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不可缺一。故材料用鋼鐵，金備矣，運土蒔花，土木備矣。水管增加，燈火裝置。五行全矣。五行全，居住之人，精神自旺。此中國哲學之秘也。

五色者，青黃赤白黑也，墻壁地下，均用五色瓷磚，粘合而成，東方甲乙木用青，南方丙丁火用紅，西方庚辛金用白，北方壬癸水用黑，中央戊子土用黃，人到此間，精神自有美感。

陰陽者，光線之配合也，何處開窗，何處必加簾幕，何方懸掛字畫，何處須有桌椅，均按八卦原理，離中虛，坎中滿，花台之旁，裝設明鏡，一花可變為二，小中見大。搖曳生姿，畫意詩情，毫無俗氣。

五方者，東南西北中也，書房在東，全部鋼窗玻璃，根據天文學。將磁針較準地球天星之方位，立春日，朝陽自第六窗射入，立夏日，朝陽自第九窗，立秋第三窗，立冬日，第一窗及南方第二三窗，同時射入，立春之日晨六時一刻，旭日自東方上昇與窗齊，直射書室，旭日之中，含有大量紫外光線，六時半滿室皆紅，人坐其中，接受紫外光線。等於衣服殺菌，人身消毒，既可增加紅血球，又能充補骨中鈣質。

昔年曾遊張三丰臥室，得知其秘，陽光又以旭日為貴，日初出色紅大謂之旭，最為有益，照射十五分鐘卽可。八點以後，輻射之力漸強，殺傷細胞，利少害多矣，（明日黃花錄第二集，張三丰文中言之已詳）。

客廳在北，北方壬癸水，水生金，金為錢，商業晤談，股票研究，必在客廳。

夜十二時，開始天文觀測，根據九州分野，先看軫星十四度，毛某妖星，有無變化。再看越南戰局，越南位置在天市垣，心、尾、斗、箕，四宿之上，泰國偏左下方。台灣是在「東海星」之方位，觀測天星，對時事隨時知曉，毛某一旦死亡，不看報紙，卽可先知，余師承漢．班固、張衡，蜀．諸葛亮，魏．司馬儀，唐．李淳風、僧一行，宋．吳昭素，元．郭守敬，明．劉伯溫，觀測之法。史書可證，並非虛構謊言。

樓之東北，有瞭望台，麻佬居住，台有三層，兩房一廳，望可及遠，壞人接近，麻佬必嘶，四犬聞聲。張牙以待，黑頭咬人，曾鬪上法庭，法官賜有皂家牌照，該犬精嘵拳術，並有絕招。懂神仙摘茄之法，專咬披頭四。對正當來賓，則極有禮貌。懂國語。及簡單英文。猴如排長，狗是衛兵，樓中治安良好，夜間安眠，絕不操心。

丁先生詩，「翔禽有意停飛羽，猴犬瞪瞪未許謀」，是為寫實之作，「翔禽」指小偷及飛賊，有意偷嘢，猴犬十目瞪瞪，不許圖謀不軌也。

晨七時與猴犬運動，四犬環繞，對余作進攻之勢，余用拳腳佯擊之，犬善避，舉足則逃，收腿則回噬，快如閃電，一聲口令。立刻停止。十分鐘大汗滿身，血液流暢，精神煥發，然後下筆為文。

該樓風水之佳，香港諸區，首屈一指，花錢不多。地方雖小。然小而不簡，雅而不陋。流亡寄旅之中，已屬難能而可貴矣，新界百花園，大而無用。管理困難，只有任其荒廢，香港地皮漸少，將來待價而沽。

各位詩人贈有楹聯如下

李懷蒼先生贈聯

按劍憑欄，看天下英雄幾許。
登樓作賦，問當今才子伊誰。

丁亦盦先生贈聯

萬盞繁燈低四圍，更有皓月增輝，乾坤入靜。
一輪斜日映三面，正當青山帶笑，花葉飄香。

梁樹森先生贈聯

樓峙西環，千尺園林為雅集。
師尊北海，八方賢俊會詩壇。

吳貴先先生贈聯

樓高廿四層，縱觀綠水青山，爐峰在腳。
室小百千尺，點綴紅花碧草，經緯精心。

高龥賜先生贈聯

餐來秀色，為樓外雲嵐，詩中麗句。
英發雄姿，是眉間劍氣，席上高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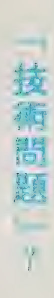
高先生附書有云：該樓之名，最好取用「餐英」。其意有三：㈠取意離騷，「餐秋菊之落英」，㈡君著書曰：「明日黃花」，黃花與落英，有呼應之妙，㈢餐英更有妙處，餐於英卽居於港也。

鄙人內心之意，「餐英」二字，確為典雅，符合詩人生活及身份，且寓有寒士安貧樂道之意，在下詩文，是代表士大夫資產階級，聲色犬馬，食肉飲酒既非出自寒儒，餐英極感不慣。且「餐英」近於「採薇」，當年大陸財產，無罪沒收，空囊走入香港，由官僚變為寒士，如夷齊之入首陽，飽嘗窮味。街道徘徊，無薇可採，生平所怕者「窮」，喜作詩，詩必窮而後工，詩求其工，人又怕窮，矛盾無法兩全，後學韓康之法，始將「窮」字摒除，幸未餐英。所費心力，等於由小兵而至軍長，筋疲力竭，始能征服貧窮，否則香港菊花，如此昂貴，餐英又豈易言哉！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萬人雜志（第二七七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出版（零售港幣一元）

萬人雜誌

（第二七八期）



中文合法化

英文考試

本期要目

今年是中共難過的一年……每週評論

申請內銷五年未成 「萬人雜誌」決辦「國內版」……萬人傑

認識中國：是認識、還是認同……柳以青

蘇之可恨，並不在「修」……岳騫

毛思想與毛病……汪學文

鴉片大王……趙聰

中共利用越戰停火積極爭取北越……觀察家

蘇聯抨擊中共……南柯

股市閒話：航運股前景美好……凌山

人海百態：走私客……萬人傑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閑話說小賬……遺珠閣

正視不擇手段的險惡作風……王屯

李光耀做得對……古鶴翔

談「彩雲飛」與李行的藝術風格……林巽

做人做事界線有別……霍大川

從自由日談到被奴役國家……胡養之

今年是中共難過的一年……………每週評論 一
申請內銷五年未成 「萬人雜誌」決辦「國內版」…………萬人傑 二
認識中國：是認識、還是認同……柳以青 四
蘇之可恨，並不在「修…………岳騫 六
毛思想與毛病……………………汪學文 八
鴉片大王……………………………趙聽 一〇
中共利用越戰停火積極爭取北越…觀察家 一二
蘇聯抨擊中共……………………南柯 一三
股市閒話：航運股前景美好………凌山 一四
人海百態：走私客…………………萬人傑 一五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一六
閑話說小賬………………………遺珠閣 一七
正視不擇手段的險惡作風…………王屯 一八
李光耀做得對……………………古鶴翔 一九
談「彩雲飛」與李行的藝術風格…林巽 二〇
做人做事界線有別………………霍大川 二一
從自由日談到被奴役國家…………胡養之 二二
瘟君夢……………………………岳騫 二四
江南啼痕錄………………………宓琴 二六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七
萬人詩壇…………………………董力行 （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七八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二月廿二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今年是中共最難過的一年

今年是中共最難過的一年，其情形有過於一九五八年毛澤東頭腦發熱搞「三面紅旗」失敗後所帶來的災禍，因當時中共寡頭統治集團尙未發生嚴重分裂，還能「團結一致」共同對付老百姓。那幾年的困難主要表現在經濟方面，只要北平以毛澤東爲首的那一小撮人能有效地控制軍隊和警察等「專政工具」，大可閉上眼睛不管老百姓死活，仍可顚倒黑白地大喊「形勢大好」；然今年卻完全不同，因爲造成中共今年嚴重危機的因素是兩方面的，一是政治，一是經濟，兩者均發生嚴重問題，並互爲因果發生連鎖作用，極有可能把中共政權拖進更深更難拔足的泥潭。

政治上空前混亂

在政治方面，中共形勢大壞，眞是壞到了過去從未有過的地步。「四届人大」喊了幾年，一再「迎接」，甚至大陸宣傳工具還喊出了「向四届人大獻禮」的口號，結果，近半年多來中共連提也不提。「四届人大」不召開，中共「憲法」也就無法「通過」，「國家主席」就不能產生。雖然中共還有兩個「憲法」，一個「鞍鋼憲法」，一個「農業八字憲法」，這兩個「憲法」雖是老毛「欽定」的，但到底不能代替「憲法」。既稱爲「國家」，雖然是假的，但似乎也應該有一個「國家憲法」。毛澤東一世胡鬧，但不可否認他也很會玩欺世盜名的鬼把戲，既或召開「四届人大」，搞出一個什麼「憲法」，也不會影响他「朕自國家」的高踞於大陸一切之上的「神」的地位，可是，連這種形式的舉動都辦不到，可見中共局面之亂，已亂到了使老毛失去控制全局作用的地步。

雖然「國家主席」還可牽出就將化成骨灰的董必武來應付一下，諸如「接國書」一類的場面，然像「要害單位」的國防部、總參、空軍、海軍和總後勤部，自林彪事件發生，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跟肯垮台後，時間已近一年半，迄未發表接替者的名單。當然，這也可能是老毛有意這樣作，因爲，沒有正式負責頭目，反而易於由老毛及其少數心腹控制；然若是老毛還有足夠的班底，可以接替這些空位的話，何不一一派出名正言順地爲老毛効力？這些事實都說明，毛澤東只相信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李德生、汪東興等少數人，而這少數人中搞搞什麼「樣板戲」，寫寫強詞奪理的批判文章，以及做特務工作可能還行，若派他們擔負軍政方面的重任，既或不論年資，然他們不僅不夠料，更重要的是他們外行。

在地方情形更壞。文革遺留下來的許許多多問題，還沒有很好地解決，所以，共軍的「三支」工作仍無法結束，也就是說：「今日大陸基本上仍是槍指揮黨」的局面。如果不是實行變相的軍事統治，長期存在於工人、農民、青年以至城市居民中的「極左思潮」、「無政府主義」和「經濟主義妖風」、「資本主義傾向」等，不僅不能遏止，還將愈來愈熾烈，把中共本就動蕩的局面搞得天下大亂。

經濟上一團亂糟

特別是中共「國民經濟命脈」的農業，去年因整個大陸發生歷史罕見的嚴重乾旱而歉收，影响人民生活當然中共不在乎，然因中共在工廠、農村雖然「鬬、批、改」搞了幾年，而各種制度不少還未恢復，更因中共的政策忽左忽右，不少問題仍擺在那裏，幹部們根本就不知道應該怎樣解決。大陸農業人口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農民沒飯吃，今年的春耕就不能順利進行。加上約一千五百萬左右的在農村「插隊落戶」的青年一直在思想上有波動，不安心「在農村幹一輩子革命」，有跡象顯示，大陸農村已因饑荒而發生更大的混亂。

因農業歉收，城市物資供應當然也嚴重缺之，此外依靠農副業產品作原料的輕工業陷於半停頓狀態，加上多數「基本建設」被迫「下馬」，許多工人失業，在城市勢必也發生混亂現象。

古語說：「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而中共政權只知搜刮，根本不管老百姓死活，而老百姓又缺衣少吃，甚至挨餓，中共雖有「鐵的紀律」，然到了這步天地，殺可能已不能發生完全有效的鎭壓作作。

中共仍在狂喊「形勢大好」，實際上今年這個難關它就很難闖得過。



新聞以外

申請內銷　五年未成
「萬人雜誌」決辦「國內版」

萬人傑

為了讓「萬人雜誌」在國內發揮影响力，我們決定在台北出版「國內版」。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第一期暫定集資五萬港元，萬、曾、陳已各認股一萬，餘下二萬，各位讀者有興趣也可以做股東。每股五百元，多多益善，少少無拘。這樁生意不比炒股票、炒地皮賺錢，但較有意義。

「萬人雜誌」不適宜內銷

「萬人雜誌」創刊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當時申請內銷，很快便得到僑務委員會批准，發給四五四號執照；但要內銷還須內政部批准。從那時起老萬便托人辦理，可是迄今四年多，有如石沉大海，仍被擯國門之外，屢次向有關方面查詢，一於大打太極。

有位居高位的政府官員告訴老萬，當局對「萬人雜誌」的立場並不懷疑，不過，照「萬人雜誌」目前的內容，實不適宜內銷，因此當局採取拖延政策，一味打太極，卽使再三請託，也不可能達到內銷目的。

當時老萬聽了很氣，「萬人雜誌」雖間中有對政府加以批評，但這些批評都是出於善意，政府連接受這些批評的雅量也沒有，就不是求進步的態度。

那位官員向老萬解釋說：不是政府不肯接受批評，「萬人雜誌」有許多文章確不適宜在國內發表。當時「台獨」分子在美國、日本十分活躍，「萬人雜誌」對他們口誅筆伐，很能發揮作用；可是，這些文章如果在國內爲台灣本土人士讀到，對他們可能發生很大刺激作用。

老萬看看台灣本土報刊，對台獨問題確多避而不談，也覺對海外人士與對國內同胞，文字取材，不能混爲一談。

五年來立場堅持不變

從那時起，老萬便不再作內銷的打算。事實上，內銷雖然可以減輕我們經濟上的壓力，但有利也有弊，如果某一期某一篇文章發生問題，運到台灣的雜誌，可能被扣掉，也可能把有問題的一頁撕去，卽使複審可獲通過，也必躭擱一段時間。總之，以「萬人雜誌」這樣毫無顧忌的言論，一旦內銷，必定有不少痲煩，如果因爲內銷而改變我們的言論態度，又太不值得。爲此，幾年來老萬只好讓它維持原狀。

目前，香港出版了許多政治性的雜誌，其中不少是中共利用作統戰宣傳的，有些雖然是「私營」，但認爲「大勢所趨」，也大半向毛共大抛媚眼；如「萬人雜誌」堅持立場不變的，恐怕已是碩果僅存。我們堅定不移，因爲我們創辦「萬人雜誌」目的就是反對毛共極權統治，我們站在人性上反共，如放棄這原則就不如關門！

辦這類硬性的雜誌，十九賠本。因此「萬人雜誌」出版後，雖售價由六毫至八毫，由八毫至一元，調整了兩次，但五年來一直還是收支無法平衡。只有辦過雜誌的朋友，才會明白其中苦況。但五年來我們還能依期出版，中間未嘗脫期，這可說是創下奇蹟。

面臨多次關門危機

五年來，我們的敵人在報刊上製造過許多謠言，說「萬人雜誌」接受台灣津貼。我們的言論態度和經濟情況是最好答覆，謠言不攻自破。

五年來，「萬人雜誌」有過許多次面臨「關門」的危機，到現在，還是由老萬把報社全份薪水，按月歸還印刷廠，塡補多年來積欠的三萬多元印刷費。我們有限公司的資本已經賠光，這項債務本不須老萬負擔上身，大可申請清盤，拍賣所有，攤還債欵。但老萬不忍五年心血付之東流，答應自掏腰包還債，使雜誌能繼續維持。

如果我們得到經濟支持，決不止「維持下去」而已，我們的多項擴展計劃，還可以逐步實現。「萬人雜誌」的老編，寫稿的台柱及擔任各項職務的工作人員，都只能拿到全港最低的待遇。也爲了這原故，寫稿的朋友不能經常交稿；職員、老編也要兼任其他工作，才可維持起碼生活。他們無法全心全力爲雜誌工作，因此有人認爲「萬人雜誌」比前遜色，這或者是事實，以老萬來說，爲了償還債務，不得不拚命爬格子，日爬夜爬，精神有限，寫出來的東西，精彩有限。

雖然如此，我們一班工作人員並未稍懈，任何事情，在賠本的情況下，能維持五年不變，已很難得。

我們可以辦「國內版」

這次老萬到台灣，接觸黨、政及同業人士，不少感到十分興奮。我們雖然一直賺不到錢，銷路也

只能維持不減，但接觸的這些人，他們都是「萬人雜誌」的長期讀者。我們並未內銷，他們怎能讀到，老萬不得而知，但跟他們談起來，「萬人雜誌」某一期登過一些什麼文章，他們都很清楚。比方，海外工作委員會的副主任梁子衡先生，跟老萬談到立委的遴選問題，讀到「萬人雜誌」每週評論的反應，對這問題有所解釋。聯合報的主筆于衡先生和老萬談到「有料」「冇料」問題，也因爲他讀了老萬的新聞以外。此外，行政院新聞局長錢復，調查局長沈之岳等等，都經常閱讀「萬人雜誌」，他們對「萬人雜誌」的內容很感興趣，大概因爲台灣沒有這類刋物，如果談政治的，一定十分硬性，百分之百是大塊文章，純粹理論，扳起面孔，說理說教，和「萬人雜誌」的嬉笑怒罵，輕鬆幽默，截然不同。因此，他們除非不看，一看就看出癮來。

老萬經多方接觸後，突然靈機一觸。覺得我們雖不能「內銷」，如果辦「國內版」，就會和本地的報刋一樣，發揮了輿論力量。台灣的報刋，言論相當自由，也沒有檢查制度，我們在國內出版，比之申請內銷，簡單得多。

台灣與香港情形不同

老萬把這意見和當地同業談論過，他們大都贊同。但困難之點甚多：第一、台灣已不再發新許可證，要辦國內版，只能收買或借用現成的雜誌，改變登記。這一點，有些同業願意幫忙，給我們弄一個牌照。第二、台灣稿源不成問題，但稿費比香港畧高，而且要好稿必須「相金先惠」。大約每千字一百元台幣左右，既要先錢後貨，便得有一筆稿費準備金。第三、印刷費雖畧比香港便宜，但因競爭大，封面不能這麼簡單，必須彩色柯式印刷，成本便加重。至於內容，應實行重點政策，以內幕報導爲主，報紙所不便或漏網的消息，可盡量發掘。

有人說：反共最堅強的是大陸中國人，其次是香港中國人，第三是台灣中國人，第四是海外中國人。這說法非常對。大陸中國人在共黨殘暴統治下，對共黨深惡痛絕；香港中國人大部份從大陸逃出，對共黨最有認識，因此也反共甚力；台灣中國人，不少不知中共爲何物，中共的殘暴不仁，他們竟不相信，以爲是政府的「宣傳」而已；至於海外中國人，更大多已受到中共統戰軟化，轉而親共。因此，如果我們要辦「國內版」，不能以現在的姿態出現。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老萬和台灣一些同業先進討論過這問題，他們同意我們辦國內版的兩個目標：一方面注重大陸現況的報導，讓他們多知道一點大陸同胞的眞實生活；另一方面，督促政府在政治上的改進，激勵反攻復國的士氣民心。

有這麼一份刋物，卽使在銷場上不能作過份樂觀，但一定可以漸漸樹立起權威，成爲一份政府與民間都尊重的刋物。

不過，一切的「計劃」，要使之實現，最重要的當然是經濟。我們幾位同伴同意了老萬的主張，不要資本家投資，還是像在香港創刋時一樣，自掏腰包。不過，老萬因爲香港版債務未清，力量有限，辦國內版，我的能力只可以拿出港幣一萬元。萬人協會的曾憲光和陳挺拔兩位立刻响應，也各投資一萬元，合成港幣三萬。按照我們的預算，第一期資本要集五萬元才夠，再找兩個局外人投資本來不會太困難，但老萬認爲「應該給予我們的讀者一個機會」。

小曾笑道：「國內版肯定不可能一出版便賺錢，這算是給予讀者『機會』嗎？」

老萬道：「老萬不是說笑話，這個決定的確有心關照我們的讀者。」

給讀者們一個「機會」

小曾認爲老萬講「怪論」，老萬說：「你知道不知道股票中有一隻叫做『天綫』？這隻股上市時聲明兩年內不會派息，而且有很大冒險性，但上市後如火箭升空，一飛冲天。可見有些人投資並非只顧眼前利益，更値得注意的是前途如何。辦國內版是一宗有前途的生意，讓我們的讀者大家投資，將來發達，肥水不流別人田。」

「也可能賠光。」小曾總是喜歡跟老萬抬槓。

「那麼，你爲什麼要投資一萬元？」

「我一直想做『萬人雜誌』的股東，香港版你不受我，國內版我便不執輸。」

「你也看好它？」

「我不知它好不好，起碼有個地盤發表文章。」

「首先聲明，你的稿費一視同仁，不能因你是股東有所特殊。」

我們商量結果，餘下二萬元股份，如果各位讀者有興趣，以五百元爲一個單位（太過濕碎難計），如果缺乏認購「天綫」的熱情，我們只好另找兩位小曾那麼有發表慾的朋友，湊足五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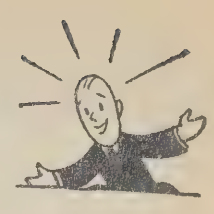
爲了便於籌備，這筆資本希望在本年六月底前集齊，如果籌備得及，我們在這日期前便先出版。

有餘錢才好做股東

我們要出國內版，班底人才濟濟，一位在國內一家銷路最廣的大報擔任領導職務的大人物答應拔刀相助，擔任編務大旗。他直接手下能爲我們執筆的已有數十人之多，在同業間他的人事關係也搞得很好，老萬十分有信心，辦國內版一定比我們現有的「萬人雜誌」更精彩，也必能發揮更大影响力。

不過，老萬奉勸各位熱心讀者，五百大元雖說今天銀紙不値錢，如果閣下不是股票炒友，賺來也不容易。因此，如果這五百大元是等住來開飯的，千萬不要入股，除非是一筆多餘錢，絕不影响閣下生活的。因爲，做文化事業並非投機生意，賠本機會多過賺錢。雖然你們賠了也不必像老萬那樣要按月還債，但也不免肉痛。老萬不想受人埋怨，不可衝動，要想清楚才好認股，寄來劃綫支票，先發回臨時收據，待我們的「股票」印好，當卽寄奉。我們的股票肯定沒有人「炒」，不過，也不能視爲「垃圾股」，雖然這世界一切講錢，但老萬覺得能夠把這事情搞成功，其意比賺錢更大。

老萬、小曾和陳挺拔三個人先做了「大傻瓜」，現在徵求一些「小傻瓜」，大小傻瓜合做一樁不太傻的事，大家有興趣嗎？



是認識、還是認同

柳以青

上期談到了二月一日出版的「學苑」中，三位教師在座談會中所發表的談話，這次想談談這期「學苑」中的其他的幾篇文章，也是有關認識中國的。

認識不容易，認同卻更難

在署名心亮的「敢把學閥拉下馬」的文章中，有這麼的一段話：「當前，認識中國運動在學生界裏方興未艾。中大、港大及各大專院校以至中學同學都把『認識中國』這個口號作爲行動綱領的一部份。形式是多姿多采的、有鑽研馬列主義的、研究近代中國歷史的、談論文學的、唱民歌的、跳民族舞蹈的、學普通話的、玩國樂的……。當『認識中國』的隊伍浩浩蕩蕩，百川滙流地向前發展的時候，難免會出現一些偏差，亦不能期望大家的意見全部統一，要求一致十全十美。這好比剛學行的嬰孩碰碰跌跌地走路，毫不足怪。問題是：倘若作爲一個學者前輩，對於我們這羣滿腔熱誠地希望了解世界，找尋道路的青年學生應取什麼態度。是像魯迅先生般苦心一片，不遺餘力地給予積極的支持和鼓勵呢？還是擺出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學閥咀面，潑冷水，放暗箭，以圖扼殺青年找尋眞理的要求？」

很多的青年人，以爲研究一下近代中國歷史、談談文學、唱唱民歌、跳跳民族舞、學普通話、玩國樂等等，就是認識中國了，這可以說是一股情感，一個開始而已。否則的話，所謂的中國並不偉大。但是，如果把研究一下馬列主義也算成認識中國的話，那不是認識中國，而是認識中共，以及中共用了馬列主義的思想，對現代中國大陸所發生的影響而已。因此，認識中國與認識中共不同；認識中國與認識中華又有不同。因此，在認識中，基本上先要分淸楚內涵，然後才能做出有效的認識——無論是贊同的，還是不贊同的。

至於在認識中出現或不出現偏差，是否能夠意見統一或是否要求十全十美，並不能阻止任何一個人去認知。最怕的就是：在認識中國的途徑中，先給出了一個規則，定出了一個結論，讓所有的人士們，必須依照這一規則，循着這一個結論來追尋。並且以爲非如此，不能減少偏差；不能意見統一，不能十全十美的。那不是認識，而是不求認識，一味地盲從。

心亮君要求所有的學者前輩，都要像魯迅一般地協助青年找求眞理——不遺力地和積極地支持和鼓勵，而反對學者前輩潑冷水和放暗箭。相信心亮君是深受了這一時期中共對魯迅的吹捧和神化所致。魯迅所能給予青年的不是認知能力，而只是反抗作用。任何一位學者前輩，如果眞的像魯迅一樣，鼓勵、支持血氣方剛的青年去反抗什麼的話，而不導致冷靜的去研討問題，雖然當時是深受一批情感發洩的青年們的擁戴，然而一定解決不了問題。事實上，在關心青年的學者與前輩們，如果要指出如何去研究、了解一件事件時，絕對沒有一條輕便的捷徑。除非是假借研究、了解的名義，而有其他的作用，譬如說政治作用吧，那恐怕是不該也不能眞正從事研究的。

學術的權威與學者的風度，是很難向現實的政治作用低頭的。雖然心亮君的文章充滿了衝動與謾罵，但作爲讀者的我來說，更顯出了那位學者前輩的博學遠見的學養來了。這位學者前輩不但不是「唬嚇」和「打擊」青年們去從事認識中國，而卻是指出了一條研究工作的必經路向。不要把學術性的討論，硬要變成政治或思想的鬬爭。這會大大減低研究的獨立性的。

這裏不妨向心亮君提出一個質問：究竟爲什麼「無產階級的『國家』是大多數人民對少數地、富、反、壞、右的專政？」和爲什麼「共產主義者的最終目標是通過消滅階級進而消滅國家？」這兩條肯定，如果眞的要從事研究的話，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信心亮君只是重覆了一些人的這一肯定，而沒有從事過自己去認識和了解。

情感靠不住，希望亦成空

這期學苑的社論，也有一段談到認識中國的。當然比較心亮君的文章爲冷靜。比較冷靜是一回事，但並不一定全部都是正確的。

首先，該社論說：「認識中國，我們要先確立我們的態度。爲什麼呢？因爲中國是我們自己的國家；我們認識中國，就得和我們認識美國、英國等其他國家有一定的不同——我們是以一個中國人的立場去認識中國。那是不是單承認自己是黃炎華裔，自己與中華文化及社羣血脈相通，就已經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呢？我們看這並不夠——我們還要有顆愛國心、希望中國進步的心。任何制度都有暫時的偏差，我們去認識中國，肯定的會看到中國進步和落後的兩面。對進步的，我們希望它能繼續進步；對落後的，我們得抱着一個希望它改進的態度。所謂客觀的態度——冷眼旁觀——我們以爲這不是中國人看中國的態度

。那又是不是站在任何黨派的立場看中國問題就不是中國人的立場？我們是不是可以愛中國而不對其當權政府認同？我們看這都是一個階段和過程的問題。……在目前，我們是以一個愛中國的態度去認識中國，那是用不着站在任何黨派的立場，認同任何當權的政府的。但是不是永遠都如此呢？我們看通過全面的認識，總得有個結果。到那一階段，我們同學是可以作出一定抉擇的。……認識中國是一個應該做而且迫切的事情。一些所謂權威對同學潑冷水，抛出一大套認識中國的難題，以爲就可以嚇怕同學了；又有一些抱殘守缺的舊知識分子，還整天說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做事循『正軌』，而『正軌』就是『不脫軌』，這一切，都只是我們認識中國途中的一些絆腳石吧！」

認識中國爲中國人來說卻是有一份情感在的。這份情感可以解釋成民族情感，愛國情感，愛母體文化情感或是愛當政的政權情感；或是對一個主義和理想的情感。但是，這一種情感只能增加我們了解中國的動機和衝力，並不能決定我們所了解的實質。

譬如說，我們用民族情感去了解中國的話，很多次我們就不能用民族情感來判定某一件事的是非和好壞。舉個很淺顯的例子，我們都是中國人，在民族情感上都該給予愛護，可是，偏偏有的中國人爲非作歹，因此，我們不能因了民族情感就爲這中國人來掩飾和辯護。事實上，爲了瞭解一件事物，標準是會超乎情感的成份的。

再就愛國情感來說，這愛國的熱情總是另有所托所指的，而只判決於愛國的情感之上。有人爲了愛國去從軍，有人爲了愛國不怕犧牲自己；有人爲了愛國去推翻殘暴的統治……這從軍、犧牲自己和推翻殘暴統治並不都能建基於情感上的。

愛母體文化情感也是一樣，或許由於這一對母體文化的愛護而進行文化交流和文化改革的。把壞的揚棄，把好的保留。但絕不會強把外來的文化加諸於自己母體文化上而大力鼓吹。

愛政權和主義思想的情感也是可以的，看看這個政權所用的方法是否適合於中國人民，他所要貫徹的政治理想是什麼。是否眞能合乎中國國情並爲中國人民帶來幸福。這裏所謂的幸福是包括物質和精神等多方面的。

因此，只講情感是靠不住的，必須建基於或是超脫乎情感之外。

除了情感之外，只是希望也是不夠的，好像社論的作者說：「肯定中國進消和落後的兩面，對進步的，我們希望它能繼續進步，對落後的，我們得抱着一個希望它改進的態度。」請想，這希望態度不正是「冷眼旁觀」嗎？這恐怕不是認識中國，爲所有中國人的正常和適宜態度。

海外的青年認識中國並沒有「絆腳石」。除非海外的青年們自己故意地在認識中國放下了絆腳石而已。例如：先用了某些固定的觀點去認識中國。這不但不能認識中國，反而使所謂的認識更形模糊了。

我還記得五〇年代的中國大陸的學者們，競相用唯物史觀、馬列主義等觀點來掀起了認識中國的運動，那時所出版有關這方面的書籍很多已經運到香港，各大圖書館和資料室都有存書，同學們不妨去認眞的研讀一下。可惜的是：這些學者們現在已經是很難再翻身了。理由呢？相信爲從事要認識中國的青年們會得到答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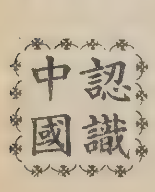
還有清醒冷靜的大學生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何俊仁君的那篇「從海外華人知識分子的時代責任論壇說起」文章，他有一段談到了認識中國的問題說：「中國這概念有兩個含意：狹義的指擁有政權之中國政府（包括共產黨及國民黨）；廣義的是以文化、社羣爲一整體之中國。故簡單的說：對前者之認同是包括了自己對該政權之統治方法與形式之基本贊同，而自己也甘心願意在該政權統治下生活與工作。認同後者則只包括承認自己是黃炎華裔，自己與中華文化及社羣血脈相通，以致願稱自己爲一個中國人。故我們可與整個中華文化社羣整體之中國認同，或並非一定要承認當權政府，或願意接受其統治。故很明顯地，（A）一個人是否承認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即對文化社羣一整體之中國認同），是最基本表示了他是否愛國。（B）認識中國是一些客觀事實的追求，而認同中國無論是其政權文化社羣，則涉及主觀價值的取捨。（C）故我們可以愛中國而不對其當權政府認同。（D）故我們亦並非必先對其政權認同才可了解中國之政治局勢及趨向；甚至有人可以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但這也不表示他們不可以或不可能認識中國。……認識中國之最基本態度……必須先排除教條主義之盲目信仰，破除權威偶像之盲目崇拜，以超越偏狹之黨派觀念，以獨立思考分析之態度才可能尋到較爲全面與客觀之現實。……

「無論我們對中國今日兩個政權之認同態度如何，我們若要愛中國，就必須客觀地去認識中國。無論我們認爲任何一個政權的路線政策如何正確，我們不應只爲自己所擁護之政權盲目宣傳或高呼萬歲；在現實環境中，任何制度或社會，都不可沒有缺陷和偏差；我們愛中國，則必須對當權政府批評和指正，在投入愛中國之運動中，我們不能只求滿足自我之感情因素，我們也需要有勇氣與精神、魄力面對中國現今很多現實問題，盡自己在香港所能盡到之一分力量。」

從這一段文字中，起碼我總覺得「學苑」的作者中，還有對研究問題上那麼冷靜，那麼客觀，那麼踏實，那麼學術化的青年。

前些時我看到一則新聞聲稱：香港幾間大專學生的刋物已被左派學生控制，盼望只是一種傳聞。不過，有的大專學生在今日的時代裏，在思想上不能獨立，在了解上不能超脫，在研究問題上不知道適當的方法，時時出現了爲政治宣傳所左右的現象，那確是大家所有目共睹的事實。深望在徘徊中的大專青年，冷靜些，清醒些，眞的對問題有一個比較全面和客觀的了解，這不但是現代大專青年之幸，同時也是將來國家民族之幸。



蘇之可恨，在不「修」

岳騫

上月看到某月刊載一位「反共學人」在北平訪問記，記其共幹弟弟提到蘇修恨到咬牙切齒，搥胸頓足情況，眞使人忍俊不禁，世事如棋局局新，回憶毛澤東在天安門上高呼「我們決不中立，我們要一面倒」時，回憶大陸大小共幹部在唱「蘇聯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時。回憶蘇聯專家修好武漢大橋，周恩來誠惶誠恐，雙手獻上「感謝狀」的鏡頭時，回憶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蘇聯第一代祖師赫魯曉夫當政，毛澤東率了龐大代表團前去朝覲時，在一次對着莫斯科中國留學生講話，高呼蘇共是共產黨的頭，蘇聯是全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的頭，那付誠懇的面孔，再回憶筆者與這位「反共學人」在一起討論中共問題時，歷歷在目，不禁想起淸人顧梁汾的兩句詞：「魑魅搏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

閒話帶過，歸入正題，據這位「反共學人」說，大陸人民之所以痛恨蘇修，是因爲一九六二年大飢荒爲蘇修一手造成，使中國人受到重大災害，這種說法實是未免太滑稽，與說大陸青年抱着球膽九死一生逃來香港，是受了還鄉客引誘，愛慕香港虛榮，同是妙論。但可惜對眼看着大陸的香港人來說，不但沒有說服力，只是使人更反胃而已。

俄國人是中國人第二大敵（第一日本），中國人有血氣之倫，也沒有不恨俄國人的，但俄國人之可恨，決不在於「修」不「修」，沙皇時代的俄國如此，列寧、史大林時代的蘇聯依然，史實具在，決非任何傳聲筒可以混淆的。

沙俄時代，侵畧了中國北部廣大領土，已爲國人所共知之事，但一八五六年中俄簽訂瑷琿條約，雖然割讓了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土地與俄，但也規定在烏蘇里江以東，精奇里江以南有六十四個村莊（東北稱屯子）原由中國人耕種的，仍然屬中國所有，原駐地居民業權不得侵犯，載之條約，淸淸楚楚。但到了一九〇〇年庚子事變，俄人乘機焚燒六十四屯，將村民趕至江邊，由哥薩克騎兵來往衝突，用斧頭劈死，共計兩萬多人，幸而泅水逃過來不到十分之一，這是一筆大血債，人被殺死，國土淪喪，淸廷同中華民國政府均未承認俄人對此六十四屯有主權，目前事隔七十幾年，死者已矣，自不能找俄國人償命，但領土仍在，壕塹依然，老毛政權二十幾年來同蘇俄也好過，也歹過，何以對此塊大地隻字不提。

沙俄時代欠中國人的血債，暫且不說，再從蘇俄說起，民國十六年中東路事件，東北當局張學良派員搜查中東路俄員宿舍，搜出槍械及違禁品，驅逐俄員出境，是非曲直暫不具論，此事在國際上所在多有，最多也只是提出抗議，辦交涉而已，但蘇俄不然，竟然派兵進攻海拉爾、札蘭諾爾，我旅長韓光第將軍奮戰陣亡，全旅殉國，另一旅長梁忠甲被俘，此一血債是史大林所經手，是時沙俄已亡，赫魯曉夫是烏克蘭地方黨部小頭目，未進入政治局，蘇之去修尙遠，照毛澤東的說法，正是純潔的，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執政時代，而俄人攻佔我土地，殘殺我軍，凡是中國人，應不應當對俄人暴行提出譴責，凡是中國人應不應永遠記住這筆血債，但當時偈處在江西的中共，居然大駡張學良挑釁，矢言保衛蘇聯，不但坐而言，而且起而行，派出劉伯承、葉劍英到東北組織援俄義勇隊，配合蘇俄軍進攻東北軍，此事史實俱在，劉「隊長」，葉「副隊長」均未死，不容狡賴，我們每一個中國人不妨撇開黨見，平心靜氣想想，究竟是蘇俄軍進攻中國領土屠殺我軍民可恨呢？還是蘇修撤走專家，撕毁合同可恨，別人看法如何不知，就筆者個人意見，仍以蘇俄軍進攻我領土，屠殺我軍民這筆血海深仇，使人難忘，但此時蘇尙未修，正是純潔正統的馬列主義者執政時，否則中共也不必派出援俄義勇隊去保衛蘇聯了。

現在再說一件事，抗戰勝利前夕，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蘇俄煽動新疆之伊寧、阿山、塔城三區叛變，蘇俄軍及外蒙軍公開參戰，出動飛機坦克進攻我守軍，守衛精河之一師守軍全軍覆沒，守衛烏蘇之新二軍繼續受到攻擊，血戰三日烏蘇全城炸成焦土，守軍二萬，無一生還，這一次事變，前後歷時將及一年，守軍及在北區漢人被殺者在十萬以上，此事也是史大林主謀，是時蘇尙未修也。

再說勝利後蘇俄軍進入東北時，奸淫搶掠，一

如抗戰初期日軍攻下南京，同時又動手拆卸東北機器，從一九四五年九月起，拆到一九四六年的四月，前後共歷八個月，將日本人在東北經營十四年的基礎，破壞無餘，凡是中國人皆難忘這筆血債，但毛幫卻視爲當然，聲言蘇聯有權取得東北戰利品，這次行動即不談殺人暴行，純從經濟觀點着眼，也比起蘇修撤走專家，撕毀合同，以貿易手段進行剝削，要嚴重的多，毛幫何以對前者視爲當然，對後者又認爲不共戴天。

以上均發生在我政府退出大陸之前，毛幫也許會說「史大林大元帥」此舉在於打擊國民黨，幫助共產黨，雖然損失的是國家權利，但對共產黨畢竟有利，還有可說。現在再說一說老毛政權成立後的事。

一九五〇年毛澤東去莫斯科朝見史大林，叩賀其壽時，所受到的侮辱，姑不具論，只說那一次史毛簽訂的同盟條約，對老毛政權的控制，亦不亞於對外蒙，蘇俄佔據中國領土旅順、大連，並不因老毛政權成立而交還，勉強規定在兩年後交還，隨時還可以開入使用。至於蘇俄借給老毛政權的三億美金有息貸欵，就在毛幫內部也引起非議，許多小幹部都不明白共產黨借錢給共產黨怎麼還收利息，根據馬克思的說法，收利息是剝削，社會主義國家怎麼可以剝削社會主義國家，又蘇聯借欵怎麼不以盧布或人民幣計算，要用美帝的貨幣。此兩點疑問傳說頗廣，最後毛幫高級頭目不得不對此提出解釋，指出蘇聯貸欵是蘇聯人民的財富，「中國」如果不付利息，就是剝削蘇聯人民，至於借欵何以要以美金計算，則由於美金是國際性貨幣，計算方便，並非不相信盧布或人民幣。

最後再說到老毛政權痛恨的蘇修剝削，此一惡果也是「史大林元帥」（史大林未死前，此六字爲一固定名詞，毛幫從不敢直呼史大林，提及史大林必加大元帥，以示崇敬）所種，如果毛幫不介入韓戰，史大林自不能將二次大戰用剩軍火全數向毛幫傾銷，毛幫不致欠下大筆閻王債，利上加利，一直還了十年，還到蘇俄已修時。誠然蘇修剝削中國人，使中國人勒緊肚皮，甚至餓死，亦是欠下中國人血債，但我們有一點疑問不能不問的，究竟蘇俄此種剝削行動，大而如利上加利，小而如水果要用摸子套，究竟始於何時，相信其來已久，自從毛幫有力還債時即已開始，即使史大林當時已死，但也定在蘇尚未修時，因毛澤東一九五七年朝俄，尚振臂高呼蘇共是全世界共產黨的頭，蘇聯是全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的頭，如果蘇俄當時已修，則毛澤東豈不是又成了修正主義的爪牙。

假定一九五七年蘇尚未修，則蘇俄對毛幫之壓迫，對中國人之剝削均在未修時即已開始，何以老毛政權當時不反，一定要等蘇修修正之後，始將所有罪惡全部加於蘇修頭上，此種謬論，稍有頭腦的人固不會信，稍有心肝的人也不會代傳。

蘇之可恨，並不在修，前面已說的清楚，現在再說一說老毛政權一貫宣傳之特性，當大陸陷共初期，老毛政權凡是遇到無法解決的困難，就諉爲國民黨的遺害，實則所舉出事實，完全與我政府不相干，有些則是老毛政權本身造成。例如當時在上海，老毛政權大量製造學潮，自然也製造出一批職業學生，及至我政府退出大陸，這批職業學生失去生活憑依，兼之家庭又被「解放」，衣食無着，畢業後也無人敢僱用，當時形成社會問題，老毛政權竟說此一困難係國民黨留下，並自詡國民黨留下困難，共產黨予以解決，解決之道爲何，一律送回鄉生產。直到今天，仍然老毛政權解決青年就業的不二法門，如果毛幫眞的「解放」了香港，今天聲嘶力竭高呼認同，回歸的青年，必然就是第一批還鄉生產到農村安家落戶的人，到時毛幫又可以厚顏無恥說解決了港英留下的困難。

前面已經說淸楚俄國之可恨，既不在於蘇不蘇，更不關乎修不修，但在毛澤東立場來說，蘇俄走上修正主義道路，對毛幫反而有利，何以，蘇聯走上修正主義之後，揚棄了共黨教條，對整個共產主義來說，正如孝子打着引魂旛，把共產主義引入墳墓，但從另一方面看，蘇俄修了之後，態度確實變爲溫和，對附庸國的控制大大放鬆，自從赫修當政之後，對東歐附庸國採取了三次鎭壓行動，第一次對波蘭，結果允許了因反蘇反史而入獄的戈慕卡出任第一書記，撤走了擔任波蘭國防部長的羅果索夫斯基元帥，這在史大林當政時，絕不能想像。另一次是血洗匈牙利，是赫修犯的滔天罪行，但根據事後赫毛吵架時公佈的經過，那次匈牙利軍民反共起義，赫魯曉夫確實有意放手，聽其自然，是毛澤東派周恩來去見赫魯曉夫一力慫恿出兵，赫魯曉夫爲了尊重毛澤東的意見，保持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不得不血洗匈牙利，是則那次罪行，毛實大於赫。另一次是現在的「勅修」當政鎭壓捷克自由化，放逐了捷克自由化的領導人，受到舉世譴責，毛幫也對此大作文章——痛罵蘇修。但根據報紙消息看，蘇軍這次行動，可能是有史以來最文明的一次，開入捷京布拉格的蘇軍，睡在球場不肯入民房，捷克兒童向他們擲石，兵士也一笑置之，確實未搶一物，未傷害一人，比起強佔我國東北，比起血洗匈牙利，相差何止萬倍，毛幫痛罵蘇軍侵佔布拉格不當，對於蘇軍在中國東北與匈牙利的行爲卻認爲是正義行爲，毛澤東爲人之無是非標準，於此可見。

蘇俄軍隊何以趨向文明，一方面受了世界輿論的壓力，一方面實在還是因爲「修」的關係，因爲蘇聯已「修」，不似史大林時代關上鐵幕作皇帝，生殺予奪，大權隨意。蘇修目前必須與鐵幕以外世界和平相處，因此，也就不敢犯下嚴重罪行，侵略儘管是侵略，還要擺出一付僞善的面孔，以冲淡世人的惡感。

也就因爲蘇俄已修，對外政策緩和，對附庸國控制放鬆，始容得下毛澤東叫囂反蘇，冒充好漢。使蘇俄仍處於史大林時代，毛澤東敢不敢這樣公開反蘇，公開與美國勾搭，如果作到今日的十分之一，毛澤東還有命嗎？他的許多前輩如保加利亞季米特洛夫，波蘭貝魯特，外蒙喬巴山都是史大林召到莫斯科處死的，毛澤東決不可能例外，是則蘇俄之修，對毛澤東來說，未嘗不是有利，由此推想，毛澤東雖然口口聲聲罵蘇修，而內心正惟恐蘇俄之不修也。



毛——思想——與——毛——病

汪學文

「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一詞，據說出現於一九四三年。毛澤東於一九三六年曾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口號，直到一九四三年，劉少奇、王稼祥、康生等，先後把這一「中國化了的馬列主義」，說成爲「毛澤東思想」，到了一九四三年共黨舉行「七大」時，則被確定爲共黨的指導思想。

「毛澤東思想」的具體內容，說法不一。大致說來，約包括有關「黨的建設」、「武裝鬭爭」、「統一戰線」、「階級鬭爭」、「人民戰爭」等理論與政策，至於毛澤東慣說的「農村包圍城市」、「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等，當然包含在這些理論與政策之中。

「毛澤東思想」的本質，說法也不一致。不過，毛澤東在致江青私函中，似乎已經作了「自我介紹」。他說：「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爲主，也有些猴氣是爲次」。「今年四月的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按指林彪）的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法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是講得很凶，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爲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就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所謂「鍾馗」，乃一大鬼也，據天中記引唐逸史謂：「唐明皇病瘧，晝夢一大鬼，破帽、藍袍、角帶、朝靴。捉小鬼啖之，自稱終南進士鍾馗。嘗應舉不第，觸階死。明皇覺而瘳，詔吳道子畫其像」。所謂「逼上梁山」，出自古典小說「水滸傳」，乃是「被逼而落草爲寇」之意。這就是說，毛澤東自己承認他似鬼、似寇、似虎、似狼，因此，他必然具有下列諸思想：

一、殘暴思想——毛澤東說他自己有「虎氣」、又有「猴氣」。虎乃猛獸，性極兇殘猛悍，既食他獸，又可傷人；猿猴類中，猿靜猴躁，而大猩猩亦甚獷猛，見人則襲擊。毛澤東兼具虎性和猴性，因而殘暴無比，狡猾之至。當有人指責共黨殘酷不仁時，毛澤東曾坦白承認，他說：「正是這樣。我們對於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爲，決不施仁政。」（見「論人民民主專政」）

毛澤東及其集團的殘暴不仁，不僅導致人民的不滿，而且共黨內部人員，特別是知識分子，亦未必完全贊同。例如共黨作家蕭軍即冒生命之危險指責共黨不仁。他說：「所謂民主也，革命也，共黨也，……此眞背天逆人，顚倒倫常之舉；復加以分人之地，起人之財，挖人之根，……甚至淨身出戶，此眞亙古未有之強盜行爲，眞李自成、張獻忠之不若也。滿清雖異族，日本雖異類，尙不爲此，胡共產黨竟如此不仁其甚也哉。」（見三十七年元旦哈爾濱「文化報」）

甚至毛澤東的「朋友」、「親密的戰友」、兼「接班人」的林彪，據「五七一工程紀要」（「反毛政變綱領」）透露，也曾指毛澤東「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當代的秦始皇」、「獨裁者」；並指他玩弄陰謀殘殺同志，「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今天甜言蜜語對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客，明天就成了階下囚。從幾十年的歷史看，有那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有那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押，他爲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的親生兒子也被他逼瘋。」如今被他整肅的親信，則又要將林彪和陳伯達包括在內了。如此這般，眞使老毛政權「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林彪語）了。

二、流寇思想——毛澤東在其給江青的私函中，一再說他是被「逼上梁山」的。其實他正如「水滸傳」中一百零八個「好漢」上梁山的動機一樣，跟環境的「逼」無大關係，而是因爲具有流寇思想，甘心落草爲寇的。「水滸好漢」雖喊出「替天行道」的口號，但他們的實際行爲，則是害民的情形重於施捨，可知他們不是義俠、革命家、民間英雄，而是近於流氓性的人物。毛澤東也是一樣，他口中喊的是「進行世界革命」、「實行共產主義」，但其實際做的，卻是橫暴殘忍的行爲。因此，他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就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不僅打家刼舍，而且殘害伙伴，這種流寇，實比「水滸好漢」還要低級、還要下流。

三、懷疑狂和虐待狂——據「五七一工程紀要」透露，林彪還指出：毛澤東「行動神秘詭詐」；「他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

如今林彪自己的遭遇，證實了毛澤東的個性、思想、和所作所爲，正是如此！

毛病——精神病

共黨在「文革」期中，一再宣傳毛著和毛思想，可以止痛、可以醫病，但是，事實上它卻含有大量毒素，往往使人受害，導致某種疾病：

紐約阿伯特愛因斯坦醫學院精神病學社會工作者魯思·西德爾，曾兩次訪問中國大陸，參觀了北平和上海的精神病院。據透露，大陸最流行的一種精神病，是「早發性癡呆症」。在「上海精神病院」中，「超過一半的病人患早發性癡呆症」；「病人中極少少年。大約半數是在二十到三十歲之間，平均住院七十天，復發率是百分之二十以下。如果復發，一般是再次進院或進行院外治療」。「在社會主義社會，早發性癡呆症這類疾病的根源是什麼呢？」魯思·西德爾說：「醫生們認爲病人本身，有傾向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中一位醫生說：『外因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

又據透露：共黨治療精神病的要點有七：

一、互相幫助——精神病人組織成若干組，他們互相照顧，老病號幫助新病號，輕病號照料重病號。

二、自力更生——「鼓勵精神病人對疾病進行鬭爭」，「每一個病人不是用弗洛依德精神學的觀點，而是用毛澤東的哲學和馬克思的辯證法反覆對自己進行批評和分析。」

三、物理治療——使用鎮靜劑和針灸，以解除精神緊張。

四、談心活動——醫生定期與個別或小組的病人接觸。

五、集體幫助——要求家庭及鄰居，給予關心及支持。

六、出院後照料——病人離開醫院之後，接受定期檢查。

七、毛澤東思想——「整個精神病治療組織，均貫徹毛澤東思想。這不僅是口號或精神的東西，還有例如『實踐論』等哲學文章，觀點就是『武裝思想與疾病鬭爭』，跟主觀和偏見作鬭爭。例如，學習『認識事實』，區別主觀和客觀。」

對於這些治療精神病的要點，魯思·西德爾說：「如組織小組、醫藥、談心和毛澤東思想，很難估計何者孰重」；但是，「從根本說，中國（大陸）整個社會適合於進行完善的集體治療：病人互相幫助、自力更生受到鼓勵，而不是依賴醫院。」這句話說得很含蓄，不過我們不難看出，她是暗示：大陸醫院不可信賴，毛澤東思想根本無效。

西德爾太太在北平參觀時，發見了兩個精神病病例：

一個是三十開外的男人，他的病症是偏執的早發性癡呆症。他偏見的焦點是妻子，他說：「我懷疑我妻子，我一直以爲她要跟我離婚，但她說她沒有這樣想。」——這種病症，實際上也是一種懷疑狂。

另一個是大約二十歲的初中女學生，她的主要病症是聽覺幻影。「她說，她聽到一種聲音在問：『在你枕頭下的是什麼？』隨之就得出一個『可笑』的結論：有一個特務，把一個生物的收音機裝置，放在那裏，對她進行調查。她感到緊張，她說在腦袋有一種很大音響，並要忍受劇烈頭痛。進院以後，她說藥物消除了頭痛，但對幻覺則沒有用。現在，她仍然聽到那種聲音。」

這種病，確實很奇怪，而所謂「生物的收音機」，更是奇怪。這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其實，書評家珠艾思·哈伯早已求得答案。她說：「我現在才發現，共黨折磨其人民的秘密武器，是一種乾燥無味的理論宣傳」；她又指出：「像這種單調費解的東西（按指「毛語錄」），讓人背誦，捧讀，揮動，日間放在口袋裏，入夜置於枕頭下，實在是一種殘酷無比的刑罰。它摧殘人的性靈，侮辱人的自尊，其最終目的，是將人變成無思想，無感覺，像木偶般的口中唸唸有詞，跟着其中的符咒盲動。」

所謂「木偶般」正是癡呆症患者的形象，而「入夜置於枕頭下」正是「生物的收音機」，也就是「毛著」、「毛語錄」。

因此，這個初中女學生的病症，乃是受「毛著」或「毛語錄」的影響而引發的。這種受「毛著」、「毛語錄」而引發的精神病，無以名之，名之曰「毛病」可也。

陳毅在「我這個外交部長」的自述中，曾經憤怒地說：「現在是（中共）中央允許學生發精神病」。這是指毛澤東在「紅衛兵」運動中，挑動學生「發精神病」，這也是一種「毛病」。

要之，毛著和毛思想都含有毒素，它是在青年中導發「精神病」、製造「毛病」的根源。

消失與沒落

莫斯科電台曾形容「毛澤東思想」毒害人民的程度，比鼠疫更厲害。這就是說，「毛病」比「鼠疫」更可怕！

所謂「毛澤東思想」，有人說：「不過是以四本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和西遊記）爲骨架，加上義和團的符錄，再加上歷代流寇的戰術，然後用馬、恩、列、史的洋裝皮紙，把它包裝起來的一堆破爛。」這包東西，當然是「思想鼠疫」的病毒，當然是「精神毛病」的病源！

不過，如今「毛語錄」業已逐漸消失，「毛著」亦有趨於沒落的迹象，總有一天，「毛思想」亦必被滅，甚至毛澤東本人亦必「跌得粉身碎骨」。因爲「事物總是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而且「反共的右派政變」（毛江私函），遲早要爆發的！

鴉片大王

（相聲）

乙　今個咱們伺候各位一段什麼？

甲　老段兒都成了陳穀爛芝蔴啦，咱們還是來段新鮮的。

乙　新鮮的，上那兒找材料？

甲　報上唄！你看，只咱們香港這地方，每天出多少新聞。強姦啦，刼殺啦，汽車撞死人啦，少女失踪啦，音樂廳、咖啡座、金魚缸的內幕風光啦，多少相聲材料呀。

乙　這些個都不是咱們的內行，且說又只限於這個小島上，咱們說就得像那位四個偉大的乜乜嘢嘢，擴大胸襟，心懷中國，放眼世界，說點國際新聞。

甲　嗬！口氣倒不小。說什麼國際新聞吶？

乙　這是上個月的事。

甲　發生在什麼地方？

乙　從中國大陸到美國三藩市。

甲　眞是大事呀！

乙　要不，怎麼能說是心懷中國，放眼世界呢？

甲　那末這是乜嘢嚟咯？

乙　美聯社的電訊，說是在舊金山破獲了一大批海洛英。

甲　海洛英，就是咱們說的白麵兒呀，這你內行。

乙　我內行，還沒你內行。

甲　怎麼說？

乙　我吸鴉片，你吸海洛英。

甲　（一把抓住乙的領帶）走！

乙　你這是幹什麼？

甲　在香港吸毒犯法，這是你自己不打自招，觀眾都可做證人，我送你到差館！

乙　我說的是從前，如今早已戒了呀！

甲　（鬆了手）恕你無罪。那末，三藩市捉住毒犯了？

乙　捉了幾十人，全是咱們同胞，你說丟不丟他媽的人！

甲　噢，想起來了，我也看到過這條新聞。記得那批毒品是裝在中國大陸製的罐頭裏，還有些包裝的玻璃紙上，印着英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五角紅星呢！是不是呀？

乙　你記的眞不錯。這就證明出這批海洛英是誰運來的了。

甲　誰運來的？

乙　「中華人民共和國」呀！

甲　我說你呀！怎麼像三歲小孩那樣容易受騙？這是別人給中國大陸栽的贓！眞要是中國大陸的，不會那樣儍，還印上自己的國號和國旗，這不是不打自招麼？

乙　你要是這麼想，你正是受了騙。

甲　怎麼受騙？難道我說的不對？

乙　販運這種禁品，得好好用點心計。我先說個比方，譬如打牌，你需要一張二索，你若不打三索或四五索，就騙不出上家的索子來，這就是故意這末做。

甲　對，我悟出來了，他好似說：是我運的，我還印我的國號麼？我不會印你們美國的名字或日本的名字，更好是「中華民國」的國號麼？人人覺得他說的對，就都被他騙過了。

乙　着哇，你眞聰明，觸類旁通，聞一知二！

甲　那不成了子貢了？

乙　子貢是誰？

甲　你連孔夫子的大弟子都忘記了？

乙　噢，我聽成你成了子宮了！

甲　缺德！

乙　我倒想起一個故事。

甲　什麼故事？

乙　老師和學生的故事呀！

甲　這與三藩市破獲毒品案有什麼關係呀？你可別跑野馬，跑離了題啊！

乙　很有關係。

甲　講吧！

乙　聽着！從前有間私塾，一位老師教着十幾個學生——

甲　這一定是個古老的故事，如今那兒還有私塾啊？

乙　多話！我也沒說是如今呀！老師很兇，動不動就用木板子打學生的屁股。

甲　打手，那兒有打屁股的？

乙　本來是打手的，只因有一次他打學生的手，要學生把手放在桌子上，他把板子舉起，使勁打下去的時候，不想那學生趕快把手抽回，使他的板子打在桌子上，打了個大窟窿。

甲　要是打在手上呢？

乙　準得把學生的小手砸斷。

甲　這末就改打屁股了。

乙　不打屁股，有多少桌子叫他砸呀？

甲 以後呢？

乙 有個學生，調皮搗蛋，天天想辦法，怎麼向老師報復。

甲 是不是打他的手臨時抽回的那個學生？

乙 不管是不是，你聽着，別再打岔！一天，老師睡午覺，醒來下床穿鞋時，突然嚎叫起來。

甲 怎麼啦？

乙 原來鞋裏面有隻蠍子，螫了他的腳。

甲 鞋裏怎麼會有蠍子？

乙 說得是啊！那蠍子是用針插在鞋裏的，上面還綰着一個紙條兒，寫着這是學生某某幹的。

甲 某某是誰？

乙 就是那個調皮搗蛋的學生。

甲 啊！

乙 老師怒氣冲天，就抄起板子要打那學生，學生說，老師你想想，要是我幹的，我還會寫上自己的名字麼？

甲 是呀！這必定是別的學生給他栽的贓。

乙 老師一想也對。便問：誰幹的，誰說！誰看見，誰說！不說，全挨板子！

甲 這麼兇，誰還敢說呀？

乙 沒有人說，老師就打了所有的學生，只某某一人沒有挨屁股。

甲 究竟是誰幹的？

乙 就是某某。老師第二年不幹了，某某自己說出來的。

甲 這樣說來，當年某某可能就是今日毛周的老師呢。

乙 毛周小時都進過私塾。

甲 不想當年他們學到手的這個小技巧，今個成了大用。

乙 這就是正反合的辯證法。

甲 眞像魯迅說的，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反反反革命。

乙 毛澤東也說過，團結，批評，團結。搗亂，失敗，再搗亂；鬬爭，失敗，再鬬爭。不過也要像林彪那樣活學活用，既用之於黨國大事，也應用於販運海洛英。

甲 雖然這販運，中國大陸脫不了關係，那末、這些海洛英是那裏來的呢？

乙 中國大陸種的唄！

甲 有證據麼？

乙 有鐵證。

甲 你說說。

乙 劉修時代，大陸電影有一部新聞紀錄片，叫做「軍墾戰歌」，是拍的新疆軍墾區的偉大成就，文化大革命時，遭受了江青的批判。

甲 爲了什麼？

乙 我是從紅衞兵報上看到的，當時江青問那影片導演：你怎麼單單找種罌粟花的田地拍？沒有別的好拍麼？

甲 那導演怎麼回答？

乙 他說：新疆遍地罌粟花，不拍罌粟花拍什麼呢？

甲 罌粟花是什麼玩藝兒呀？

乙 正是製造鴉片的原料。

甲 幹嘛叫這麼一個美麗的名字？

乙 這種植物的花很美麗，果子像罌，罌是一種瓶子，瓶口像白樂天大詩人姨太太的小嘴——

甲 看你扯到那裏去啦，這和白樂天的姨太太有什麼關係？

乙 白樂天姨太太名叫樊素，他有一句詩「櫻桃樊素口」嘛，形容她的嘴小。

甲 這瓶光是嘴小嗎？

乙 還有它的肚子像彌勒佛的肚子那麼大。

甲 這就是名叫罌的意思，還有粟呢？

乙 這種植物的種子像米粒，都在果子中包着。

甲 鴉片又是什麼呢？

乙 不等罌粟花的果子熟了，就刺取它的果汁，果汁是白色的，用火熬煑，就成了鴉片。

甲 罌粟花多好聽啊！鴉片這名字就不雅了。

乙 鴉片是外國字的譯音，在中國是叫阿芙蓉的呀！

甲 那又爲什麼不再叫阿芙蓉了？

乙 從前，中國人拿阿芙蓉做藥用，沒有一大批一大批地種的。清末年間，英國人在印度種了這玩藝，運入中國叫人吸，才叫起鴉片來。

甲 林則徐在廣州燒過英國的鴉片，是不是？

乙 因此引起了鴉片戰爭。

甲 鴉片戰爭我們打敗了。

乙 是呀，不但沒有禁絕鴉片，清廷怕利權外溢，索性自己也在好幾省的地方，種起罌粟花來，抵抗英國貨。所以也叫鴉片烟土，表示自種的土貨，是對洋貨而言。

甲 不過三藩市破獲的是海洛英，並不是鴉片啊！

乙 白麵兒呀，嘿嘿，就是用鴉片製造的。

甲 這麼說，種，製，販，運，全找到主犯了？

乙 可以稱爲鴉片大王了吧？

甲 以政府之力，經營這種生意，當然夠格。

乙 實際上，從尼克遜訪問中問大陸以後，美國人犯了「中國熱」的毛病，大陸貨運到美國，很吃香，據說一到美國就搶購一空。中共就藉着這個機會，把海洛英也運進去了，他可沒有想到這些熱昏了頭的美國佬，還會查得出來。

甲 如今可是查出來了。

乙 查出來他會死不承認呀，說人給他栽贓。

甲 如果眞相大白以後，豈不丟盡中國人的臉？

乙 可笑的是這樣的政府還有人願意向他認同。

甲 還不等於向毒犯認同麼？

乙 眞對不起各位，說相聲本來是逗大家樂呵樂呵的，今個這題目，實在無法逗樂兒。

甲 這是爲什麼？

乙 心裏萬分沉痛，直想哭！

甲 何必如此？

乙 咱們是中國人呀！

甲 給他一個不承認！

乙 怎麼，你不承認是中國人麼！

甲 不，不！我還沒錢入英國籍。我說的不承認，是說不承認咱們中國人與販毒的政府有關。

乙 這倒說得有道理。

甲 謝謝各位的掌聲。

乙 下次伺候各位一段逗樂兒的。回見。

趙聰

中共利用越戰停火積極爭取北越

觀察家

越戰停火協定簽訂之後，中共首於一月二十八日透過「人民日報」發表一篇題爲「歡迎越南停火協定的簽訂」的社論，表示支持和响應之後，接着卽由毛、董、朱、周聯名致電北越和越共首腦，表示祝賀之意，並利用北越和談代表團團長春水的特別顧問黎德壽與外交部長阮維楨等人路經北平返回河內之便，對北越積極展開爭取工作。現在將有關情況按照時間先後扼述如次：一月二十九日，由毛澤東、董必武、朱德及周恩來就「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在巴黎正式簽訂，聯名致電北越孫德勝、黎筍、長征、范文同及越共之阮友壽和黃晉發，表示所謂「熱烈的祝賀和崇高的敬意」。一月三十一日下午，北越代表團特別顧問黎德壽乘專機抵達北平，在機場歡迎的有張春橋、姚文元、耿飈等。同日下午，周恩來前往賓館會見黎德壽，進行了近三小時的談話。二月一日下午，北越外交部長阮維楨一行，從巴黎回國途中抵達北平，在機場迎接的有李先念、李德生、姬鵬飛、韓念龍等。同日，周恩來前往賓館和阮維楨會晤。

二月一日晚，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北越代表特別顧問黎德壽及北越外交部長阮維楨，進行了一個半小時的談話。黎德壽曾對毛澤東說：「我們向毛主席致意、問候，還要向毛主席、中國共產黨表示十分感謝的心情，因爲毛主席、中國共產黨對我們的抗美救國戰爭給予了很大的幫助和鼓舞」。毛澤東則說：「我們的幫助很少，應該謝謝你們，是你們幫助了我們，你們同美帝國主義進行了十多年的戰鬪，從來就是我們互相幫助的。」

同日晚間，周恩來設宴歡迎黎德壽和阮維楨。周恩來在宴會上講話中指稱：「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和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都已莊嚴宣佈將嚴正地徹底履行巴黎協定的一切條欵，我們祈望和要求美國政府特別是西貢當局不要拖延時間，進行擴張和破壞，也要嚴格遵守和執行這個協定的一切條欵，使紙上的東西能夠成爲現實，從而使越南人民獲得眞正的和平，並且緩和遠東緊張局勢作出貢獻」。周恩來並指出：「美國對柬埔寨和老撾的侵畧戰爭仍未停止，柬埔寨人民和老撾人民爲捍衛祖國的獨立和主權，正進行着英勇的抗戰。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堅決支持一月二十六日柬埔寨元首西哈努發表解決柬埔寨的聲明，美國應該停止對柬埔寨和老撾的一切侵畧行動。我們相信，柬埔寨和老撾人民的正義鬪爭也必將取得偉大的勝利」。

二月二日上午，北平各界一萬多人舉行集會，慶祝「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的簽訂，並慶祝所謂越南人民抗美救國的偉大勝利。應邀出席有黎德壽、阮維楨、周恩來、江青、葉劍英、張春橋、姚文元、李先念等。黎德壽和張春橋曾分別在會上講話，講話後，黎德壽、阮維楨還和周恩來、張春橋「親切擁抱」，張春橋在講話中除讚許所謂「越南人民是當代民族解放鬪爭的先鋒，是當之無愧的爲獨立自由而戰的英雄」之外，並指出：「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終於正式簽訂了。美國政府不得不在協定中確認越南人民的基本民族權利——獨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確認越南南方人民的自決權，同意限期全部撤出美國軍隊及其同盟者的軍隊，保證停止對越南南北方的一切軍事行動。這一協定的簽訂，爲越南人民在沒有外來武力干涉的情況下自己解決內部問題創造了條件。」

與此同時，「新華社」於二月三日發佈一條消息：「根據一九七二年二月中美聯合公報，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將於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五日至十九日訪問北平，同中共領導人就促進中美關係正常化進行具體磋商，並繼續就共同關心問題交換意見。」

綜合上述，分析如下：

(一)越戰停火以前，中共、化越和越共雖然一貫表示支持，但因它與美國的關係業已有所改善，其所採取的表示支持的方式一般是比較溫和的，以免過份刺激美國，對中共與美關係進一步改善產生不利影響。現在越戰停火的協定已經簽訂，中共立卽對北越展開熱烈的爭取，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削弱蘇聯對北越和整個東南亞的影响力。北越在越戰中因爲要爭取中蘇共同時援助，一直在中蘇共爭執中保持中立。現在越戰停火，由於地理關係的接近，北越需要中共提供的政治和經濟的支援可能較蘇聯爲多，中共乃乘機以加爭取，使北越表現出更多的親中共傾向，從而削弱蘇聯對共產國家的影响力和對中南半島的影响和控制。中共對整個中南半島，是具有野心的。但是如果不能爭取北越和它進行充分合作，則它對北越的影响和控制卽無法保持，遑論整個中南半島？因此爭取北越的進一步歸向，就成爲中共繼續保持並加強其對整個中

南半島的影響力和控制力的一個必要的步驟；第三、以它和北越、越共、寮共以及西哈努的關係作為與美國進行政治交易的資本。基辛格最近表示，越南和平能否實現，中蘇共的態度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此，中共和北越愈接近，對北越愈具影響力，它和美國進行政治交易的資本亦愈雄厚。基辛格準備在訪問河內之後立卽訪問北平，其理由在此。

㈡越戰問題，不是一個單純與越南一國有關的問題，而是一個包括了越南、寮國與柬埔寨三個國家的問題。現在越戰停火協定雖已簽訂，但是寮國和柬埔寨境內的戰鬪還在繼續，因此如何達到寮國和柬埔寨境內的停火，進而尋求出一條政治解決的途徑，仍然是擺在美國和有關方面的亟待處理的課題。我們分析中共對北越、寮共和西哈努的影響力，以北越為最弱，因為北越係採獨立自主路線，且有蘇聯從旁牽制，中共無法對它發號施令。但中共對寮共的影響力則較大，因為寮共在中蘇共之間，比較傾向中共，而中共對寮共的援助，在實際上亦較蘇聯為多。至於中共對西哈努的影響力，則又較寮共更進一步，因為寮共還要受到北越的控制，而西哈努則是一個中共可以隨意擺佈的傀儡。這說明對於寮國問題和柬埔寨問題的解決，中共所起的作用顯已大為提高，美國如希望寮國和柬埔寨境內的戰鬪也能及時停止，它可以不必爭取蘇聯的合作，卻必須爭取中共的合作。進一步分析，寮國本來就已經存在一個三派組織聯合政府的架子，事實上寮共與傅瑪也已在永珍進行談判，寮國問題的解決應該說是比較容易的。只是西哈努和龍諾水火不能相容。由此，就更加顯出中共在解決柬埔寨問題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周恩來、張春橋等人在歡迎北越首腦黎德壽等人的講話中一再強調對西哈努的支持，就是向美國表示，對於柬埔寨問題的解決，如果沒有他們的協助，不會成功，以自抬身價。

㈡越戰的停火，不但對整個亞洲局勢和世界局勢發生重大的影響。就是對我們本身也將發生重大的影響。中共與美雙方在越戰停火協定簽訂後不久，卽同時宣佈基辛格再度訪問中共，就是有力的說明。然則基辛格這次訪問中共，主要是和中共商談那一些問題呢？我們認為主要是談三方面的問題，卽第一，是談如何實現越南和平的問題。基辛格最近曾經表示，越南和平能否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蘇共的態度，而我們又認為，在越戰停火之後，北越需要中共的援助較蘇聯為大，則基辛格此行乃在爭取中共的合作，希望中共運用的影響力影響河內，來共同實現越南的和平，實至為明顯。第二，是談如何解決寮國和柬埔寨的問題。根據前面的分析，中共對寮共的影響力，較之其過去對北越的影響力為大。至於西哈努，他是中共所一手培植的傀儡，則更是聽由中共的擺佈。現在越戰停火協定雖已簽訂，寮國和柬埔寨停火的問題猶待解決，則基辛格在這個時期訪問北平，除了爭取中共的合作以實現越南的和平以外，就是爭取中共的協助以期迅速解決寮國問題和柬埔寨問題，自是在情理之中。第三，是該如何進一步改善中共與美國關係的問題。周恩來在過去曾經一再表示，中共美國關係無法迅速改善的主要障礙之一是越戰問題，現在越戰停火既已實現，則如何進一步改善中共美國關係，自然就成為基辛格這次訪問北平的主要問題之一。我們認為，由於越戰的停火和美國急於尋求整個中南半島問題的解決，中共對美國進行政治交易的資本業已增加，這個時候它如果對美國提出任何要求，必然會包括降低對國府支持在內。對此，我們有必要保持最大的警惕。

蘇聯抨擊中共

南柯

去年（一九七二）為蘇聯建國五十週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了蘇共中央、蘇聯最高蘇維埃和俄羅斯聯邦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的聯合紀念大會。此次前往莫斯科祝賀的各國共黨領袖，包括古巴的卡斯特羅、北越的長征（轉道北平前往）、匈牙利的卡達爾、捷克的胡薩克、保加利亞的齊夫可夫、波蘭的查里克、東德的何涅克、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外蒙的澤登巴爾、西德共黨總書記馬歇、美共總書記赫爾等人。中共與阿爾巴尼亞均未獲得邀請。世界各國共黨領袖參加陣容，超過一九六九年六月的世界共黨大會和一九七一年三月的蘇共第二十四屆大會。

蘇共中央總書記布列茲涅夫在紀念大會上發表了三小時又二十分鐘的冗長演說。布列茲涅夫的演說，歷舉了蘇聯自一九二二年成立以來的各種進步情況，吹噓了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團結，並對世界局勢作了綜合的報導及指出其發展趨勢。

在布列茲涅夫的演說中，在討論到中蘇共關係時，他首先指斥中共「對蘇聯領土提出荒謬的要求，並惡意中傷蘇聯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又指斥中共「企圖破壞限制武器競賽的努力，並且分裂整個社會主義陣營。」

布列茲涅夫說：「在企圖對蘇聯作出最大的破壞行動中，中共不惜與英國的保守分子，西德的復仇主義者，葡萄牙的殖民主義者和南非的種族主義者等最憎恨蘇聯的站在同一陣線。」最後，他堅決表示：「蘇聯絕對反對中共的政策，蘇聯與中共新的和解行動，將取決於中共。」

演說內容，大部分是蘇聯攻擊中共的陳腔濫調，但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布列茲涅夫在演說中透露：去（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五日，蘇聯方面曾經建議與中共簽訂不使用任何武器攻擊對方的互不侵犯條約，但是遭到中共的拒絕。所以他在演說中總結中蘇共關係時說：「促進蘇中（共）友好關係，本為符合兩國人民利益的合理措施，但中共領導別有用心，一一予以拒絕。蘇聯為了全世界社會主義人民的利益，絕不使中共分裂社會主義之陰謀得逞。」

當布列茲涅夫攻擊中共時，中共駐蘇大使劉新權退出會場。

（股市閒話）

航運股前景美好

凌山

牛年本港股市大旺，春節假期後開市只及三天，恒生指數已直迫一千五百大關。由於本港地價及樓宇漲勢方興未艾，再加上外地游資不斷大量湧進本港，股市利好因素甚多，故儘管有些股份的升幅已超出實值，但甚於供求關係，股份價上升了以後還是不易下跌，對於今年的股市，一般投資者都是看好。在向為股票投資人士矚目的幾類股份中，筆者在「閒話」欄先後已介紹過地產股和酒店股，因為越南戰爭宣佈停火後，大多數人對航運股都較前更加看好，所以，對於在本港四家交易所上市的航運業股份，筆者覺得有特別提出討論的必要。

自越戰宣佈停火以後，由於萬眾矚目，人人看好的關係，在最近十餘天來，航業股市價確已拔升了不少。雖然，週來股市大勢堅穩趨好，影响所及，幾乎各類股份均有報升，但是，如果作一升幅統計，便可以發覺最近兩週來，除了銀行股及地產股以外，升幅較大及較為平均的便輪到了航運業股份，可見航運業股份之報升，是有其較明顯的因素存在。

就地理環境來說，本港的維多利亞海港港濶水深，是遠東的航運中心；就海港設備來說，自尖沙咀海運大厦碼頭落成以還，由於設備符合國際水準，更促使了本港海運事業的蓬勃。近年來，本港航運業不斷發展，目前，在世界航運業中已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根據統計資料指出，截至去年十月，本港航運業的噸位，經已超過二千萬載重噸，而目前全世界航運業的載重噸位合計，則約為二億六千八百萬噸；以上列數字計算，香港船東所營運的載重噸位，已佔全世界航運業載重噸位百份之五以上（在訂造中的新船，其載重噸位仍未計算在內），僅次於日本、利比亞、英國、挪威及希臘五國，而已勝過向被視為航海先進的美國、法國、意大利、荷蘭和瑞典等五國國家。

本港航運業的發展，能夠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是有許多優越條件所造成，其中最重要的約有下列數端：

一是香港為自由經濟社會，商業家可以將資金運用自如，不會受到政府當局的限制與約束；而且海員的薪金也遠較別的地方為低，這對於促進航運事業的發展，是一項非常有利的條件。

二是香港各船務公司的組織，一般都較為健全，經營也比較穩健，通常都不肯作帶有冒險性質的投機活動，故向來都能得到國際金融組織的信任與貸欵支持，對資金的週轉不愁轉動不來，資金充沛，也是有利於航運事業發展的重要條件。

三是日本造船商與航運商給予的助力重大。我們知道，日本乃當今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國家，由於它是香港的鄰區，本港商人委託日本造船，對監造及收貨各方面均為節省時間與金錢。此外，日本航商並經常向本港船東租賃船隻運輸貨物，使本港船東在營運業務方面獲益不少。有了上述三項有利條件，再加上自去年十月以還，國際間出現了對航運業極端有利的因素，本港航運界亦蒙受其利，故使香港航運業更見大放異彩，使航運股份更為生氣蓬勃。

國際間出現的有利因素，使航運業務激增的最大原因，乃由於自去年十月開始，蘇聯、中共及印度等人口眾多的國家，均次第出現糧食恐慌現象，紛紛向美國、加拿大及澳洲等國購買大量食糧，其中僅是蘇聯一國，已需要購入小麥三千萬噸，而且要急於付運，同時美國又需要大量油船運油入口，頓使世界航運噸位大感緊張，而世界各地的現成船位也日益缺乏，各地航運商人得到消息，更加好整以暇，善價而沽；所以，在過去多個月來，世界各地的航運費都呈現大幅躍升現象，香港的航運業當然也蒙受了其利。

就以香港本身的出口貿易而言，踏進今年以後，其貿易額增加的希望亦甚濃，諸如美國、西歐共同市場各國、中東、加拿大、澳洲、非洲等地，今年對香港貨物的需求均有激增趨勢，這無疑可以帶起香港的航運業務更加趨向蓬勃。另一方面，目前中共雖正大事擴展對世界各地的貿易活動，而中共的航運事業向來卻均落後；在六十年代中，中共每年均向外僱用數以百計的外地船隻以幫助其進行雙邊貿易，這也正好說明了中共航運的落後概況。目前中共因糧食仍呈恐慌，需要繼續向外地購麥入口，在未來的日子裏，勢必需要僱用更多的船隻來負責運送工作，這樣一來，本港的航運事業亦必定或多或少蒙受其利。

綜合上述的分析，可知本港的運航業今年必定大放異彩，同樣地，本港的航業股份在此大好前景之下，也必定深受投資人士更為看好。

目前在本港各交易所上牌的航運業股份，除老牌之天星小輪、油蔴地小輪、船務投資及會航（會德豐船務）等頗具歷史之外，近期上市的新股之中，亦頗不乏航運業股，其中如維達、新世紀、華光、萬寶、亞洲、萬邦等，上牌後交投均甚見活躍，屢創高價。週來上市之華光及半老牌之亞洲航業，這兩隻股份近日更是走勢甚勁，升幅可人。有些投資者認為，目前大多數航業股份實際上已可說升至最高價位，這一說法雖有其道理。不過，股份價的漲跌，供求關係乃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如果大勢仍繼續向好，則不少升至最高價位的股份也仍會報升。當然，實力大的則上升可能必更高，本港航運業既有其美好的前景，航運股的實力隨之增加乃是必然的事，所以，筆者認為，近期投資航運事業股是應該樂觀的，如打算作長線投資，航運股就更為適宜。



走私客

萬人傑

肥佬江閃閃縮縮從迎春招待所大門竄出來，一個箭步走到電梯門前，時間恰當得很，電梯門迅速打開，他急步進去，發覺電梯內已有一個人，二十歲不到，長頭髮，一雙三角眼直勾勾的盯住他。

肥佬江對電梯箍頸之類的刼案早有戒心，看到這飛仔，不由心中一顫。但他進入後，電梯門馬上關上，勢成騎虎，只得硬着頭皮。心想也許不會這麼湊巧，也不能以貌取人，這飛仔不一定是箍頸黨……

才想到這裏，忒的一聲，馬上覺得眼前寒光一閃，只見他手上拿了一柄彈簧刀，刀鋒已彈出來。肥佬江立時心內一顫。

飛仔瞧着他儍笑。「你當然知道我要什麼。」

「我……我知道……」

「銀包拿出來！」

肥佬江沒有猶豫，立刻獻上。

「還有，你的手錶！」

肥佬江又乖乖的把那隻錶脫下。他早防到有這麼一天，夜遊神終難免遇到這種事，他的勞力士留在家裏，晚上只戴鷄尾錶。

「哼，流嘢，拿回去！」這隻錶連寒飛也不要。

他打開銀包看看，裏面有紅底，滿意了，把銀包往口袋裏一塞，然後又盯了肥佬江一眼。「不准報警！」

「你放心好了，我也怕廳煩。不過，請你……」

話未說完，電梯門打開，飛仔又把彈簧刀揚了一揚，說：「不要出來！」

肥佬江不敢動，飛仔按了電鈕才退出，瞧着電梯門關上，再升到頂樓，他才施施然離開。

肥佬江揑了一把冷汗，電梯再落到樓下時，他匆匆離開大厦。大厦不遠處有一家夜店，肥佬江知道這兒一定有熟朋友，忙走進去四座搜視一遍，找着小李，要他暫借十元。小李雖然奇怪，但沒有追究，借了十塊錢給他便算。

肥佬江拿十塊錢做車費，連忙截了一部的士回家，在老妻面前絕口不敢提今晚的事。銀包丟了。損失不過百多元，對他當然不會有大影響。

他沒有報案，以爲這事絕不會有人曉得。可是，第二天下班回家時，一個探員已在家裏等待着他，他不由愕然。

「江先生，這銀包是你的嗎？」他拿出來給肥佬江辨認。

見了這銀包，肥佬江更感不安，在老妻面前，只好力持鎮定。

「是，是我的。」

「請你去做個證人。」

「我……我……」肥佬江訥訥。

「那飛仔已經給我們抓着，我們在銀包裏找到證件，曉得你是物主。」

「謝謝你送回來。」

「我們得把事情弄清楚。」

「是……是……」

「你這隻錢包是在藏春大厦電梯中被刼的？」

「是……是……」

「時間是兩點三十五分，對不對？」

「唔，我想對的，一定對。」

「深夜兩點三十五分時間，你到藏春大厦有什麼事情？」

肥佬江給問啞了，訥訥半響才說：「是……是訪友。」

「訪友？」那探員笑了笑。「好罷，我就紀錄着你是訪友。這刼匪過兩天提訊時，你要做控方證人，到時得出庭作證。明白嗎？」

肥佬江連連點頭。把探員送走後，回頭看看，江太變了玄壇，她的面色像鑊底一樣。肥佬江知道暴風雨要爆發了，兀自發抖。

「訪友。」江太瞪着他。

「是。」

「給人搶了錢包爲什麼不敢說？」

「沒多少錢。」

「你再到那地方『訪友』，我便實行經濟制裁！」

肥佬江大嘆倒霉。事後他對朋友說：警察抓刼匪一向効率不高，想不到這次居然表現出色。要他好他不好；要他不好他偏是好，奈何？

抗戰武術談

練功為強身　殺敵憑機智

張仲仁

抗日聖戰爆發後，竟出乎日寇意料之外，不但未達到三個月奪取長江以北的目的，六個月滅亡中國的夢想，幾場戰爭接觸，反而被打到損兵折將。中國這頭睡獅突然的醒覺了，她昂頭張口，大吼一聲，面對強寇，不理成敗，準備拼力以赴，雖然明知會遍體鱗傷，甚至力盡而死，也決不讓敵人得逞，偌大一個中國的錦繡河山，能淪亡於此日本鬼子之手嗎？相信每一位有正義感的中國人民，均有堅決寧死不辱的精神。那時全國擁護政府，團結一致，各處均組織義務抗敵後援會，青年學生，更熱血沸騰，要學宋朝精忠報國抗金民族英雄，岳武穆元帥的榜樣，把自己奉獻給祖國。

因此在後方一班少年們，除白天讀書及工作外，夜晚無不專心練武，平時有老師和長輩們曉以愛國大義，晚間又有武術師傅的悉心指導，故此人人均有強身的精神，衛國的決心自任。當年在我們青少年的心情來講，這是多麼有意義的偉大目標啊！

練國術如同讀書及學其他專門技能一樣，要專心去追求研究，其中有苦有樂，當我們學國術時，起初入門兩三個月這段時期是很辛苦的，如練坐椿紮馬練得兩腿酸脹，但是日久純熟習慣了，就會不覺得辛苦，反而有樂趣，因發現氣力在增強，坐椿紮馬也越紮越穩，兩腿較前有勁。如欲知道自己坐椿紮馬的功力如何，可在練武的同伴中，找一位氣力比你大的，要他用腳鈎住你的腳，當你用力坐椿時要他向外拖，如紮馬功力穩健，當然不容易鈎得動，否則紮不穩時，定會跟着對方的腳移動。

練直線拳的姿勢和練法，要將大拇指掐緊食指第二節旁，其餘四指，前第一二關節用力鈎攏併緊

後箭勢。當右腳跨上一步時，左拳照樣平直打出，但原先打出之右拳，可鬆長手指，肘關節不要彎，用力放下向後一划，再回返握拳，擺在右乳後一寸處，上身向右側，肘尖翹起一樣與左拳尖平直一條線，退後也是同樣的步法手法，拳頭打出和收回都要同時用力。練習這手起碼功夫，毛病發生在收回手向後一划時，多數人軟弱沒有力，只集中運力在打出之拳上，而忽畧回手的勁道，所以絕對要注意這點小節。還有不論跨步向前或退後，腳下均須用勁如坐椿紮馬般的穩健，否則上盤勁力十足，下盤虛浮無力。

有時武術師傅會來試驗你下盤功力，他要你一拳打出停着不要動，然後抓住你的拳頭用力一拉，如腳步紮馬不夠勁，立即會向前一衝，他抓住拳頭往後一送，你還有可能向後仰面朝天一跤。同堂這樣多同伴，如你一跤跌倒，幾十對眼睛朝着你看，定會感覺難堪的。

遵照此規定步法手法，一路向前一路退後的練習，初時也會練得手臂和肘彎酸痛，慢慢習慣後，覺得腳步有勁，拳頭打出去有力，身體日見強壯結實，食飯的胃口比以前好，到此境地，內心的喜悅，實非局外人所能分享得到的。

直線拳練得有相當的勁力時，武術師傅會替你安排一位練武的同伴，和你拍檔學習扣拳功夫，這種扣拳手法，其重要性，在武術中可以說應居首位，尚有各種不同的扣拳法，以後另文詳述，現單講直線拳的扣拳法。一個單打直線拳，另一個採用種種不同手法去破招、解救及反擊，兩個拍檔可交換練習，聰明靈活，手腳敏捷的佔上風，因這是以柔制剛，快打慢，所謂四両撥千斤的奇妙功夫，均由此扣拳手法所創出，現代武俠小說中所描寫，武林高手對打時，見招拆招見勢破勢，即是根據此扣拳手法所作。

用直線拳步手法，同樣可以攻破空掌和天蓋

李宜良經常將一套一路的功夫按班練習，還自己創出新招，拆解舊招，而且他又精通醫術，俱備有鋼柔並進，軟硬兼施的本領。但他的堂弟劍純在練習時，卻不願用腦去硬記整套功夫那樣多的招數，他每天所練只是直線拳一門，又簡單又進步得快，他認為如此可減少很多麻煩。這手拳法經他數年不斷的長期練習，後來練得功力之深，氣力之大，拳頭之硬，在吾鄉可說獨一無二，除我表叔李宜良，很難有人敢和他拍檔做對手扣拳，在我家大廳堂的牆壁上還留有他的拳印呢！事因有一年新年玩獅子燈，劍純在我家做客，我父親在興頭上，笑對他說：「聽說你的功力很好，可否表演一手給我們欣賞？」因我父親是他表哥當然不好推辭，他當即起身跨步紮馬，用他練慣的直線拳一拳朝着三合土的堅硬牆壁上打去，只聽得冬的一聲響，牆壁上碎石紛紛，出現凹陷半寸深的三只手指骨節印，再查看他的拳頭，竟半點傷痕也沒有，由此可見他的功力之深。民國十九年有一天土共來打刼村莊，他被捉住後，強迫要他挑東西回匪巢，當時有三個共軍看守搶刼來的物品，一個有槍，一個握着一把馬刀，另一人空手，當時站在他對面，握刀的土共，劍純等他側轉頭看別處之際，認為機不可失，立即出手就是一直線拳，對準握刀的共軍心口打去，該共軍怎能抵受這拼力的一拳，當然倒地不起。當時他是用右拳打出，照平時練習一樣，左手隨向後一划，豈料有這樣踫得這樣巧，後划之左手正好揮打着由後面撲上來的另一個共軍的耳邊下頷骨上，當場將牙骨連半邊腦骨都打碎了，再說第三個握槍的共軍，站在他左旁較遠點，眼見禍起倉促，急將手中的槍舉起欲射擊，誰料我這位猛虎似的堂表叔，動作如火箭般的快速，向左趨上一步，決不給該共軍有開槍機會，閃電一拳，打正該土共的右乳下，當場眼睛翻白，回去老家。機警功力深的劍純，只須兩拳一划手，解決了三個為禍地方的害人精，隨手執起那枝槍，逃之夭夭。

等到另外的土共搶夠了來集合，才發現三位同伴慘死在地上，槍枝也失去不見了，眞乃神不知，鬼不覺，當時該批土共，怎麼也想不到，這是誰的傑作！

言立劍純表叔，用的是最普通直線拳功夫，而

尖平直一條線，當你跨步時，腳趾頭必定要抓緊，腳尖彎向內，一樣用腳掌邊緣用力紮在地上，眼睛朝前向拳尖看出去，直線拳的步法跨上或退後，兩腳踭的距離也是兩英尺，兩腳尖的距離一尺十寸，前面的腳膝關節稍彎，後面腳膝彎要直，擺成前弓

離我家十華里一個村莊是姓李的集族居住處，該村有我一位姑表叔李宜艮，他是有名的武師，他的堂弟名劍純，和他一同習武，劍純生得身材高大壯健，氣力充沛，但他凡事不願多用腦筋。兩堂兄弟所學的功夫一樣，但是平日練習時就大有分別，

法，危急中解救了自己的困境，還擄獲了對方一枝槍，如不是他平日勤力練好了武功，又怎會有此驚人的表現，從此他更得地方人士的讚揚稱道，他的直線拳功夫也更加出名，正符合了練武防身禦敵的實際用度。

閑話說小賬

遺珠閣隨筆

童年常看京戲，至今猶記得這麼一句道白：「小二哥，這碎銀壓不要也罷，送與你買酒喫了吧！」道白平和而鏗鏘，極有感情，只見那店小二歡喜非常，躬身言謝不迭。

那時我已知道，送店小二的碎銀，其實就是小賬，深覺此戲甚有意思，富於人情味，心裏想，等我有資格進館子吃喝，也學着給小賬，好讓別人歡喜一番。

這願望倒是實現多年了，進過不少館子，每次都給小賬，但細想起來，總未曾見着戲裏的情景，亦未領畧過戲裏的味道，有時爲給小賬弄巧成拙，反惹一肚子的閉氣，以致引出閒話。

在北方進館子，算是不錯的。剛入門口便有人招呼，問有多少人，叫伙計看座兒。既坐定，茶水和熱手巾全送到手上，伙計邊擺碗碟，邊報菜名，什麼炸里脊、川丸子、炒肉片、溜三樣……幾十種菜名一氣說完，比「法門寺」裏的賈桂兒唸狀詞還快，單憑這些能耐，就值得給小賬。

那兒館子裏的伙計打扮，差不多是一個樣——布鞋、白長衫、和尚頭，右肩上擔條抹布，他們口齒伶俐，動作迅捷，呼必有應，而且從不得罪客人。遇着難辦的事，總是娓婉地解釋清楚，使客人自覺不好意思，主動撤回他的要求，誠然帶有古風。以我所知，消費者結賬時，多少都給些小賬，分文不與的，尚未之見。

只是有一點很不好，古風全讓它破壞了。就是結賬之時，伙計大聲報價，這樣菜多少錢，那樣湯多少錢，總數又若干，幾乎全間館子皆聽到。末了，客人給小賬若干，伙計又大聲地喊，尾音更特別地長：

「外賞——，小柜兒幾元幾毛——。」

跟着前面掌柜的，後面的大師傅，所有伙計齊聲道：「謝——、」，眞是聲振瓦蓋，沒有見過這陣仗兒的人，不被嚇慌了才怪呢。

這種情形下，給小賬就很不自然。有的人喜充濶，希望別人對他另眼相看，所給的小賬特別多，簡直不成比例，甚或小賬有超出正賬之外的，有的人本想多給些，無奈身邊不便，或者餘錢還有別用，只好畧爲給一點，也不成比例，可是這往往很尷尬。

一個聽來的笑話。某甲上館子吃了十數元，結賬之後僅剩一毛錢，他就給伙計作小賬，那伙計照例大叫道：

「外賞——小柜兒一毛——！」

外面應聲答謝，某甲大爲氣惱，心想這太令人難堪，於是又取回那一毛錢，表示分文不與。不料那伙計繼續叫道：

「又拿回去啦！」

所以在北方館子裏給小賬，並不很容易，多給未必有那個能力，少給又吃人笑話，要不多不少，給的恰到好處，則必須加以研究，爲小賬而傷腦筋，已經失掉戲裏的那份親切感。

給小賬的事，上海自成一格，和北方迥不相同，簡直連半點古風也不存了。那兒的館子很注意客人的衣着，穿得愈考究，所受的招待愈好，否則將會遭受冷淡或蔑視，他們似乎在奉行一個規律，唯有穿得考究的，才會多給小賬。初入貴境的人不明其妙，還以爲他們出本錢做生意，完全爲了討小賬哩，然而事實就是如此。

假如閣下說，穿最壞的衣服，給最多的小賬，二次再去光顧，一定大受歡迎了。其實未必，因爲那地方自有另一套「人生哲學」，他們視這類人是十足的「洋盤」、「瘟生」和「大頭」，確是夠激氣的。

至說在香港給小賬，想來大家都有些經驗，無庸細表。我將之概畧的分類，約有三種：其一是勒索類，不管閣下吃喝高興與否，賬單上已經列上百分之十的小賬，少給半文也有權不讓你出門口；其二是無言類，只要閣下一起座，賬盤上的錢就變成小賬，伙計可以端起而去，絕不說謝；其三是提醒類，賬單送到時，伙計在旁告訴閣下免茶芥，那意思是請多給小賬，這是比較客氣的一類。

給小賬許多年，南北的方式都經驗過，本來早已痲木，渾忘了它的是和非，不料前幾天無線電台以「應不應給小賬」爲題，實行辯論，又勾起我的注意。

辯論的結果，好像是正的一方贏了——不應給小賬。我沒拍手贊成，因爲贊成也沒用，以後進館子還得隨俗。只是我憧憬古人授受小賬的人情味，不知如今怎麼不見了？

思考了兩天，終於被我發現了，原來戲上的店小二得碎銀，確實是外快，打從心眼兒裏歡喜出來，要向客人說多謝。今人呢，開館子的老闆算盤緊，他們根本不支足工資給伙計，逼着伙計拿小賬補工資。小賬實際不是外快，歡喜從那裏來？謝從那裏說起？今人之未便做戲，理由在此。

正視不擇手段的險惡作風

王屯

　　二月七日星島晚報刊出一宗小新聞；據說二月五日凌晨有三個印籍男女，截停一輛的士要往九龍去，但該司機拒絕載他們往九龍，於是由爭吵而演變成毆打，結果司機被告上法庭，法官將司機判監七天。

　　我想對於上了的士，被司機拒絕往該往的地方，被迫下車，再等第二輛第三輛，因此費時失事的倒霉經驗，很多人都曾經歷過。這一司機被控告，想必使多少受過同樣經歷的人心中叫好。

　　雖然我們不可否認，的士司機中也有不少感人的故事，年前就有一個受阿飛刺傷的少年，爲一的士司機送往醫院，本來這種事可能會給司機後來帶來手續上的麻煩，但爲了及時救人，不考慮自身的麻煩及血染車廂，肯將傷者送到醫院，這是難能可貴的。但這到底是個人自願的義舉。至於涉到服務大眾責任方面，講求合法標準才是最主要的。

　　於是我們從一位的士司機違反法定的服務標準，只顧自己的方便，因此惹出被控告的事，新聞雖是小新聞，但牽涉到社會風氣的不正常發展，這該是今日的典型之一。因爲我們可以由此推想出不少同類的事件，更想到由那些同類事件漸漸造成的不良風氣。

　　譬如說：一切屬爲公眾服務的行業，不論是公營或私營，必定受種種法規約束，使其符合服務大眾爲標準。每一班巴士，應什麼時候開出，續後多少分鐘開一輛，這應是有規定的，公司方面，不理會有沒有搭客，理應依規定去做。但近年本港巴士上，並不如此，有時搭客在一個巴士站苦候了半個鐘頭，尚沒法等到巴士，這種事情，多出現在搭客比較疏的站，也許你會以爲是交通阻塞，但有時在沒有上班下班的時間，照理該沒有交通阻塞，可是同樣要等，爲什麼呢？又如巴上、渡輪、的上，如要加價，一定得先向政府呈請，等候批准才能加價，幾年前天星小輪因爲頭等要加價而鬧過一場風波，可見凡是經過合法程序的服務公眾行業，一切應有一定合法規定約束着的。可是近年本港的小巴上，則突出了合法規定的界線，自己做起法外主宰來，有隨時自動掛牌加價的特權。爲什麼呢？照理小巴應屬於合法的公眾服務行業之一了。小巴先造成一個隨時自行加價的特權，其餘的服務公眾行業，又當如何呢？政府的法令，爲什麼要從小巴開出一道無法無天的縫隙呢？

　　所以說：如果我們將那個被判監的的士司機，聯想到本港公共事業，像大巴士的不守時，小巴士隨便加價，都同是一種病態，這種病態的形成，多少與當局對公共事業的管制不夠嚴格有關。須知放鬆對公共事業管制，勢必引起當事人爲了多獲利潤而貪得無厭，它會給多數市民帶來諸多不便與金錢上的損失。這都是互爲因果的。而且政府本身威嚴，也會因此打了折扣的。

　　幾個朋友聚在一起，偶談起小巴有隨時加價這一問題。甲君認爲小巴這樣做，他們將自己拖垮自己，因爲它將引起多數市民不滿。乙君不同意甲君的看法，他以爲除了市民不滿之外，它將由此感染成一種「爲了本身更多利益，不惜乘人之危」的風氣，因爲小巴加價的時間，多擇每天市民上班下班搭巴上電車最擠迫的時間。這種作風如讓它再發展下去，將會造成許多行業照樣模仿，譬如有些報販的隨時加價，已漸漸成爲習慣了。

　　「如此看來，七十年代的香港人，將以『人不爲己，天誅地滅』的冷酷觀念作爲生存哲學了。」甲君說：「我以爲人不爲己，天誅地滅，不會是適合香港人的生存哲學，它將發展出『自我削滅』的後果。」

　　是的，本港市民本來有很多存欵，當存欵沒有出路時，地產物價漲的幅度越大，正好將本港市民儲蓄存欵的價值折低。這種後果如是由一個「人不爲己，天誅地滅」的風氣造成的，那無異是香港人自作自受了。

　　本來一個自由民主社會，自由競爭，應是促使社會發展更活潑，更繁榮的法寶。但如果當局有意讓某些與公眾服務的行業，可以藉自由競爭這籠統觀念，隨時爲了少數人貪得無厭的利潤，便去犧牲多數人的利益，這種「以私犯公」的反理性作風，如讓其發展下去，那是不足爲法的。自由發展到「以私犯公」的程度，便成爲反民主了。

　　或者說：一個民主自由社會，每個人只宜爲自己的利益負責，那也不能不看其中有些爲自己利益負責的人，是不是不擇手段，是不是對別人有所損害。猶其是讓這些不正常作風，在公共行業中展開，像的士隨時不願意爲顧客盡服務責任，大巴士可以不依規定時間行車，小巴可隨時加價。像這樣事，港府是應該有責任去矯正的。走筆到此，筆者又想起另一個問題，這問題看來與本文所論的大巴小巴的士問題無關，但如將它作爲一種聯想，所觸及的「人不爲己，天誅地滅」的冷酷生存哲學的作用，可說是完全共通的。

　　一月十四日星島日報「星期專刊」分別由記者由訪問資料寫成的一個「港府對大學學位的認可問題」，其中有中文大學校長李卓敏博士、浸會學院院長謝志偉博士及本港新聞處發言人等所發表的意見。對於本港認可的大學資格問題，一是對學分的要求的嚴格。一是爲了保障本港大學生的飯碗問題。爲了要求修足學分才認可大學資格這一點是不能非議的。但爲了保障本港大學生的「飯碗」而不承

認人家確實修足學分的大學資格，那就値得深思了。換句話說，這種效果，同樣可以歸納入「人不爲己，天誅地滅」的冷酷觀念範疇中去了。

中文大學校長李卓敏認爲「本港政府不承認國外的學位，主要是保障本港大學學生的飯碗。」而港府新聞處發言人所說的是：「承認學位與否是一個很微妙的問題，主要是視乎本港的是否需要而決定。」

個人以爲爲了保障自己大學生的「飯碗」而抹煞別的眞正具有大學資格者的地位。這總不是面對眞理的作法。爲什麼不將「大學資格」與「就業問題」分開來處理。譬如說在就業方面，本港大學生有優先權，但如需要錄用別地的大學生，待遇上應與本港大學生一律平等。進一步說，來自別地的大學生，即使沒有就業機會，至少他如眞正具有修足學分的大學資格，港府應予以承認。這樣，不但一樣可以保障本港大學生的就業優先機會，同時更可以從狹隘的自私觀念中釋放出來。豈不是更爲完美？

當然本文指出本港近年蔓延着一股「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式冷酷風氣時。應不可抹煞港府年來對社會福利工作作出的表現，以及今後更擴大社會福利範圍的抱負。至於福利工作所結出來的果子，是否可以抵消目前種種不擇手段的自私風習所造成的病態？這是値得深思的。

日前本港社會，出現好些不安定情況，並不是因爲香港本身出現了經濟危機，這類似經濟危機而實際是中下級市民因生活高漲而引起的徬徨心理。物價飛漲以及治安出岔子，這一切都與這一股「人不爲己，天誅地滅」的不擇手段作風普遍形成有關。看來港府除了發展社會福利之外，更進一步去抑止公用事業的無理加價，抑制工商業樓宇及住宅加租，必要時作爲有効力的抑止物價上漲，那是極必要的。

一個政府，除了做她應做的事情之外，更應該再檢討她的施政方針，阻抑了什麼？寵壞了什麼？這是極必要的。譬如港府的政策，目前顯然是阻抑了中上教育走向更理想的發展，以及過份寵壞了不擇手段者自私心的發展，這都是目前必需急切去矯正的毛病。香港有很多地方與星加坡相似，兩個地方都是華人佔絕大多數的社會，同樣是靠出賣勞力來求生存的地方。所不同的是政府。要是未來的日子，香港的經濟發展，讓星加坡壓倒，那是多麼令人掃興的事，希望英國領導人，最好應拿出挑戰的精神，處處與星加坡比個高低，讓彼此在經濟發展，社會福利，教育、文化等發展，認眞來一個馬拉松賽跑，看誰領先，這種競爭，對誰都有好處的。

李光耀做得對！

古鶴翔

誰都知道，牛奶是有益的食品，可是有人喫了奶牛會腹瀉。誰都知道自由之可貴，可是羅蘭夫人會經慨嘆道：「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自從有了共產黨，「自由」和「幸福」這些美麗的名詞更加變了質。在共區，「自由」和「幸福」只是統治者所獨有。統治者可以自由地說「地球大，太陽小。」統治者也可以自由地告訴人們：「肚餓的人最幸福，寒冷便是溫暖，黑暗便是光明。」人們聽了，也只能「自由」、「幸福」地歡呼，「我們眞正自由，眞正幸福！斯大林萬歲！毛澤東萬歲！」

前些日子，台北囚禁了于長城兄弟，近日星加坡總理逮捕了南洋商報的社長李有成，竟然備受「自由報人」的指責，斥爲違反「新聞自由」原則。

當然，新聞自由是需要的，正如牛奶是有益食品。

然而，倘若有人喫了牛奶便腹瀉，難道我們應該逼他喫牛奶麼？更何況，那牛奶有毒！

李光耀無視人們的抗議，李光耀是對的。

自從國際共黨在南韓和南越的侵略受挫以後，共黨便展開了笑臉攻勢。

共黨笑了，但共黨的笑並不等於放棄侵略，正如白居易說的「笑中有刀潛殺人」。

在香港，共黨在笑臉掩護下滲入了港大、中大和可能滲透的任何單位。

大量的毒品，在笑臉掩護下，由大陸濟運來港，毒化香港，毒化世界。

共黨一方面以毒品毒化香港，毒化世界。另一方面在宣傳上毒化香港，毒化世界。

共黨決不會因「越戰停火」而放棄其侵略意圖，所謂「停火」，只是瓦解自由世界的手段而已！我們不要中計！

當「越戰停火」聲中，共黨已在泰國，在星加坡佈置着下一步的侵略計劃了。

我們且看下列事實：

㈠在一九七一年五月，英文「東方日報」被星加坡政府揭露，它曾接受香港某共黨情報機關的資助，約港幣八百萬元。

㈡南洋商報社論執筆人李星可收受月薪四千元至六千元，撰寫抨擊星加坡政府的社論，條件是「和政府的政策針鋒相對」，「使到周圍鄰國猜忌、懷疑和敵視。利用語文教育問題，煽惑種族猜忌情緒而點起種族衝突的火花。」

爲什麼南洋商報突然把有關共產中國的新聞，顯著地刊登於頭版？

那是在該報社長李有成於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一日，返回星加坡後不久開始的，他曾在外地逗留了半年之久。

我們看了上舉事實，便應明白共黨的陰謀了。

李光耀這樣做，並非破壞新聞自由，而是維護眞正的新聞自由，値得我們喝彩。

香港政府也應該認眞的檢討一下本港的情況了。

談「彩雲飛」與李行的藝術風格

林巽

購了「彩雲飛」的票子等候進場，發現站在戲院外等進場的觀眾，幾乎百分之八十是工廠女工。我沒法估計這類電影觀眾在本港有多少？但總覺得自從國語片將血腥暴力的風氣帶進香港後，粵語片已沒法生存，於是這班過去曾經擁護過陳寶珠、蕭芳芳的觀眾，在今日一般跟紅頂白，大跟壞風氣走的製片家眼裏，已不大重要了。因此我很相信，國片中多兩個李行，白景瑞那樣的導演，仍然可以好好生活，在香港，這班觀眾實力是不弱的。不過她們對於文藝片的欣賞，也有一定程度的轉變了，編劇與導演如沒辦法跟她們而轉變的話，所謂「文藝片」，仍不是一些眼低手低的匠人所容易生存的。

看了「彩雲飛」，我覺得導演李行，作家瓊瑤都在變了，這個變，是一個好現象而不是壞現象，當然他們要將我們的「文藝片」風氣，發展得更好，還得有更進一步的轉變才行，慢慢來罷。

我們的所謂「文藝片」，很難得見到什麼以社會問題及人生問題作內涵的，幾乎千篇一律是寫愛情的堅貞，愛情在青年男女的生命裏頭，可能是一種負荷，也可能是一種活力。將愛情寫成一種負荷，它會將主人翁的情感，引導進涸轍中去；將愛情寫成一種活力，它會引導主人翁的情感，從涸轍走進了江河之中。從「彩雲飛」看，小說與編導，可說是通過電影將他們筆下的主人翁從涸轍中走出來了，但走到江河去仍有一大段路，這也是我所認爲李行與瓊瑤都還得更進一步的轉變才行。

瓊瑤過去的作品，女主角自憐心理很突出，但卻有一種濃厚的矛盾心理，她明明愛着一個人，卻有意逃避到另一個不同方向去，女主人翁的心理，老是在這種奇妙而充滿病態的心理中彷徨着。李行的作品中的人物，情操氣息很濃重，其最感人最美的情感，就是主人翁那種孤高地承擔苦難的自我犧牲精神。瓊瑤則彷徨於渴望被愛與矜持中捕捉她的情感魅力。但從「彩雲飛」看，這兩種東西都緩緩地轉變了。也許這轉變，會使這位作家與導演的未來創造路向，重新出現新的光芒。

「彩」故事寫一位由香港赴台灣讀大學的青年孟雲樓，到台北後居住在父親的老朋友楊子明的家中，楊家有個獨女楊涵妮，因爲患了嚴重的心臟病，遵醫生囑，這女孩子如遇到煩惱或興奮的刺激，都可能立即死去。不幸的是雲樓不久就愛上這患心臟病的涵妮，愛情給這與死神掙扎的女子很多快樂，很大的勇氣，可是在香港雲樓的父親，獲到台灣朋友報告，便打急電說他母親病危，誘雲樓回去，雲樓回到香港，知道他的母親沒有病，但涵妮卻受不住與他別離之刺激而死掉了。

後來，雲樓無意中邂逅一個與死去的涵妮一模一樣的歌女唐小眉，他開始因爲她太像涵妮而大感迷惑，但後來成爲朋友後，才發覺小眉與涵妮雖然一模一樣，性格卻完全不相同。當他有一次帶小眉回家介紹給楊母認識，這才揭出原來涵妮與小眉是孿生女兒，涵妮是楊母的養女。此後他們倆在長輩的鼓勵下，愛情差不多進展到結婚階段。最後煞出一幕孟父到台灣去，迫小眉與雲樓離開，本來是「茶花女」式排場，但因小眉個性堅強，不肯讓步，雲樓也不接受父親對自己的不合理安排。孟父最後，覺得終究時代不同了，只得向下一代屈服。

「彩雲飛」雖然是瓊瑤的創作小說，但如將它的情節與人物塑造稍加分析，不難發現這並不什麼創作，只可以叫作「再創作」式作品。

唐代陳玄祐有一則小說「離魂記」，將一個生病的女子的靈魂化成另一個同樣的人與書生張鎰成爲夫婦，後來書生偕女回家，女家人以女一直在病中，何以又出現同一模樣的女兒，忽然兩個女人合爲一體，病女到此也復元。又明劇作家湯顯祖的「牡丹亭」，馮夢龍的「風流夢」等，都是類似情節，這齣「彩雲飛」是現代故事，於是將人與靈魂的一分爲二，一變而爲孿生女，當然比較合情合理。至於「彩雲飛」中的人物塑造，楊涵妮與唐小眉，可說是將「愛情的故事」的女主角，分爲二，先後顛倒過來，孟雲樓父子與「愛情的故事」中的那一對父子，可說是同樣性格的人物，一個固執，一個反叛。只有其餘幾個副線人物，才是作者加添進去的。

不可否認，這個「再創作」故事是充滿時代感的，再創作的故事，有時比

做人

年初一獨個子看完電影，在大牌檔午膳，同桌子有兩個西人，樣子時時見象摩門教的傳道青年，他們每人吃着一碟燒鵝飯，其中一人將放在飯上的燒鵝食完了，叫伙計添上一碟，另外一人碟子中的燒鵝也吃完了，卻看着他的朋友吃其燒鵝，自己仍吃着撈汁白飯，雖然他兩人一面吃一面很親切地交談。但那個吃撈汁白飯的青年，不會被對方邀請共享燒鵝，自己也不伸筷子過去自夾一塊。

這種景象，在中國人的社會中絕難一見，未知居住在外國的中國下一代如何，但在中國社會中是不存在的。西方人對於權利觀念看得很重，事沒大小，都將你字與我字分得很清楚。我們的社會卻重視其和諧，這兩種習性，各自發展到極致，都各自有其優點和缺點。

西方法律，差不多是爲了保障「你的與我的」的界線而存在的，它的優點是使人人對自己負責，不必在社會上講求走人事路線的偏鋒，父母子女兄弟，一到各自有家庭

原有的前身故事竟能突出不朽的文學價值。譬如說，瑪格麗·密契爾的「飄」它的女主角就有法作家斯丹達爾筆下的「蕃妮娜」的影子。海明威的「老人與海」與十九世紀西班牙作家伊白涅茲的「海上」情節幾乎大部份是相同的。但除了情節相似之外，人物精神與時代精神的結合，往往成爲一部作品能夠成爲不朽作品的特色。譬如「老人與海」的最後，是主人翁帶回一副巨魚骨，作爲他的奮鬪精神的見證，「海上」的老人最後帶回一條巨魚，但偕他同去的兒子卻在他們與魚搏鬪時失踪了，這老漁人最後帶回來的不是見證而是一個控訴，說道漁人的收獲是用生命換來的。於是兩個故事的主題便完全不同了。

不可否認「彩雲飛」從小說到電影，都是爲了媚俗的。所謂媚俗，可說是商業價值，電影既是商品之一，便不能漠視商業價值，所考慮的，應是「健康的媚俗」與「不健康的媚俗」。「彩」故事當可列入健康的媚俗類，至少可以憑下列幾點去判定它的「健康價值」：一、所有人物心理，都是正常世界中的人物心理。二、雖有模仿，但代入工作做得很細心，完全沒有什麼不中不西，非古非今的痕跡。三、不過份強調爲愛犧牲的公式，雖有反叛，也有犧牲，但都有相當節制。個人以爲如果今日一切媚俗電影，如都具有上面的三點，相信也不會對吸引觀眾方面會有所損害的。

鄧光榮的孟雲樓，在電影中，確是不可作第二人想，因爲雲樓是一個不十分成熟的富家少爺，只有因爲他不成熟，才不顧一切後果去愛一個垂死的涵妮。導演爲了在不成熟上加重襯托效果，先是選擇一個看來十分成熟的紫蘭來作他初到台北的陪伴。以及後來甄珍再飾演的唐小眉，性格比他成熟得多。不過即使如此，我仍覺得孟雲樓愛上涵妮，仍沒法使人產生眞實感，我想這是李行應該認眞檢討的一點。那就是在沒法明顯發生的愛情的人物中，即使編導如何塑造不成熟的人物去表現愛，仍難愛得產生眞實感的。最妙的一着，只好「釜底抽薪」，盡量將這段愛情含蓄起來，譬如雲樓心中是愛涵妮的，但他卻對人承認只想幫助她，讓她生活快樂一些。涵妮因自己知道自己不配去愛一個健康的人，心中雖愛他，但也只將心事隱藏起來，直到最後培養一場雲樓不願回香港，涵妮病發而死，像爆炸那樣發生了。這樣一定很有力量。譬如雲樓趕回台灣後，自己走上樓上，不見了涵妮獨自大哭一場，相信會增加不少眞摯感。同時在唐小眉身上，還可以培養些不成熟，與雲樓剛好成爲一對，豈不更妙。

個人最欣賞鄧光榮帶甄珍遊海灘一場，這場戲對於愛的力量的強調，有極高的意境，正如聖經上所說的：「我雖然與你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害怕，因爲有你與我同在……」愛的力量，戰勝了對死亡的懼怕，這確是藝術家意象中的最高境界。李行對這樣戲的處理很不錯，只有短短的幾句：「多麼美的海，多麼美的沙，多麼美的雲……」卻使人感到靈氣飄忽。

李行比白景瑞與李翰祥遜色的是鏡頭過於拘僅，欠缺靈活與流爽的感覺，缺少幽默感，譬如唐小眉與雲樓最初邂逅到成爲朋友這一段戲，本來可以搞成充滿人情味的喜劇的。如果李行不以爲自己的成就而感到滿足的話，今後他必須從喜劇效果方面，去加功研鑽，好使自己今後的作品，更能從拘僅中釋放出來。

界線有別

霍大川

無形中也便會造成了精神上孤獨。精神上的孤獨，卻是沒法補償的缺點。

東方人卻處處講求和諧，舊式倫理家庭，雖然存在不少落後的東西，但人在那個熔爐中，差不多從少年起，就得接受在不調和氣氛中適應，以追求調和，追求大團圓爲一種理想。但這種風氣發展下去，它也會造成一種到處講人事的壞習氣，於是「一人得道，鷄狗升天。」的滑稽戲，往往在各種講人事的機構裏出現。

如果我們將這東西兩個極端給它一個適中的衡量，我們不得不承認，追求和諧是一種高尚理想，但爲了維持一種假的和諧，讓它作爲一種情感的包袱便不是好事。分清楚你的與我的，讓每個人自小都養成獨立自主的性格是好的。但讓它發展成爲精神上的孤立那便不是好事。我們更不得不承認，人是合羣的動物，每一個生命，只是一段時光的流轉過程，這段過程是極短促的，你的與我的涵義，在個人自己說，是沒有什麼恒久價值的，永久的價值還是追求和諧的理想，它使每一個生命，像一個單音跳進一首樂曲中，成爲一個大合奏。

心理學家曾經給健全的人格下一些規定，那就是一個健全人格的人，其人必須是能與高級、低級的人平等相處，是守禮的，勇敢的，自信的，快樂的，是有強度合作能力的人。反之人格不健全者，是狹隘的，不容易與自己地位不同的人相處，有強度分裂作用的人，是怯弱的，自卑的，容易對別人絕望的人。當然所謂人格的健全與不健全，大致可以由後天的教育環境培養起來的。

英國哲學家羅素的回憶錄中，有一段是紀錄在中國作客的情形，他對中國的人情風俗文化，作過很高的評價，但當中國朋友要求他說出中國人的缺點時，他說出一句話是「中國人缺乏同情心」。當然他得到這個觀感的時候，絕對不會想象每個中國人心靈上所背負的情感包袱是多麼沉重的。有時我們看到西方人士對於公益事業上有時表現得那麼慷慨，那也不能說他們的情感比我們豐富，而是彼此的情感付出的方向不相同而已。譬如說：如果奧信威爾信筆下的「大國民」凱恩，如果是中國人，他絕對不會如電影中的凱恩那麼孤獨的。

大體說來，我們如能在做人方面，仍然保持我們固有的一份和諧。但在做事方面，可以大刀濶斧革除重人事而輕效率的壞習氣。做人以人爲本，做事以事的效率爲本，那是比較理想的。



從自由日談到被奴役國家

胡養之

關於慶祝「一二三」自由日紀念大會，二十多年來每年都在自由世界各地舉行，今年特別隆重，綜合來自台北、漢城、西貢、馬尼拉等地的電訊報導指出：一月二十三日那天上午，韓國自由人士及華僑代表一千多人，在國民大戲院舉行大會時所通過的決議案：籲請全球自由人士團結一致，徹底而有效地制止中共的笑臉陰謀！南越領袖和華僑代表六百餘人，當天在西貢自由學校集會，表示矢志為自由而奮鬪。菲律賓在此世界自由日慶祝大會中，曾發表一項自由宣言，抨擊共產主義是人類最兇惡的敵人！它更是消滅人類尊嚴、破壞道德法則及銳意奴役人類的公敵！

尤其是倡導「自由日」的中華民國各級民衆團體，更踴躍地參加了這個大會。世界反共聯盟榮譽主席谷正綱，在大會中曾說：「中華民國與自由世界各國，必須團結在一起，為共同的目標奮鬪，使全世界能得到眞正的自由，免除被奴役的痛苦！」因此，他並強調：「中華民國與中共鬪爭，並不僅是謀求本身的福祉，也為全人類的幸福而奮鬪。⋯⋯」事實上，「一二三」自由日是中華民國二十年前所訂定的。而領導自由民主世界的美國，亦於一九五九年發起，以每年七月的第三週為「被奴役國家週」，從此世界各自由國家都在這一週內舉行各種活動。受害最大的中華民國更為熱烈響應這一運動，十多年來未嘗間斷。

提起被奴役的國家，一直沒有為人所重視。儘管美前總統艾森豪於一九五二年競選時，就曾表示當選後將解放鐵幕後面的被奴役國家；甘迺迪競選時，也曾開出了「拓邊」政策的支票；尼克遜更曾聲明將從東歐通往蘇俄。可是他們的說話不僅不負責任，一個也未能實現其諾言；而且領導自由世界首先向那些奴役人類的共黨進行妥協的，也就美國總統尼克遜。他親入鐵幕探訪那隻危害人類的野獸毛澤東，而把所有被奴役的國家拋至九霄雲外了！只有堅忍不拔的中華民國，始終在那太平洋的寶島上，燃起自由之火，像黑暗中的燈塔，發出與日俱增的強烈的光芒照耀那暗無天日的鐵幕，使數以億計被奴役的人民永遠懷有希望。

所謂被奴役國家者，首先要解釋的是，人類為什麼要有國家？由於世界人類因種族不同，境域各殊，各就其生活根據地，劃定其範圍，然後組織國家，加以政治力量保護本國人民的生命財產之安全。但是為了爭取生活資源，強國常憑藉它的武力，經濟或政治手法，不斷地侵略其他民族的領土，攫取別人的主權，囊括其利潤；於是，這世界上便有了所謂「獨立國」、「半獨立國」、「保護國」、「殖民地」以及被奴役的附庸國等等區別。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二十多個的所謂「保護國」和「殖民地」，都在自由民主潮流中的巨浪衝激之下，而已先後分別宣告獨立自治，惟有被共產主義所奴役的國家，反而逐漸增多！據聯合國不久前統計：現在全世界約三十四億人口中，至少有二分之一以上被關在鐵幕裏面，長期受到牛馬不如的奴隸生活，不僅他們的大好家庭被拆散；連他們的老命，也經常被共黨暴政置於勞役、飢寒、戰爭⋯⋯等種種的恐怖和死亡的狀態之中！而造成這些鐵幕並奴役世界半數以上的人民的罪魁禍首，當推蘇共帝國主義者。

大家都知道：在十六世紀以前，舊俄羅斯帝國的土地面積，僅限於歐洲部份，後來逐漸擴展包括着烏克蘭、白俄羅斯、外高加索的佐治亞、亞爾拜然、亞美尼亞、中亞細亞的烏茲克伯、哈薩克、達吉克、土庫曼吉爾吉斯等十一個共和國，人口共達一億四千餘萬（現時當不止此數）；其種族極為複雜，除了拉斯夫族的俄羅斯人、小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之外，尚有日耳曼人、佐治亞人、蒙古人、哈薩克人、土耳其人等數十種，首先遭俄帝奴役。

一九四〇年間，蘇共又合併了芬蘭的卡界利亞地方，並割還了羅馬尼亞的比薩提亞一部份，從而與烏克蘭所屬的摩爾維亞合併，建立了一個「共和國」。同時，克里姆林宮更公然併吞了波羅的海東海岸的愛沙亞、拉脫維亞及立陶宛等三個細小的共和國。這三國的土地面積總計十七萬三千餘方公里，人口共約六百五十至七百萬，其中多數與芬蘭同一系統的愛沙尼亞人及萊特人。是故蘇俄現在的歐洲部份，一共已有十六個共和國的人民，供它的奴役。特別是在亞洲方面，蘇俄所奴役的地方更多。其在亞洲部份的面積達一千六百五十九萬二千餘方公里，幾乎大過歐洲部份的兩倍半，而其人口卻只有六十萬左右。這一部份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區：㈠是外高加索的一部份。㈡是中亞細亞的大部份——包括着烏茲伯克等五個共和國，及喀拉喀爾巴克共和國在內。位於西伯利亞的西南部，面積共計三百九十八萬餘方公里，為世界最大的內陸流域，人口約三千萬，其中大部份屬土耳其人、土庫曼人及伊朗人等。㈢是西伯利亞——包括東部西伯利亞，和西部西伯利亞及遠東區等三大部份。其中計有：克拉斯諾斯克區、雅庫次克共和國、木里雅賓克、鄂木斯克、及斯佛得羅斯克等數省在內，總計面積約共一千二百六十萬方里。而且其中大部份為興安嶺以北、貝爾加湖以南、及中亞細亞的鹹海以東的一大片土，這都是蘇俄帝國主義者近三百年中侵略我國的領土。至一九七一年蘇俄「十月革命」成功，實行共產主義之後，更變本加厲不斷地對外擴展；它起初向鄰近的國家進行小部份的蠶食，如我國的唐努烏梁海地方，一九二四年已被蘇共公開併入其版圖；及外蒙古之被蘇共赤化後加以控制，都是很明顯的例證。此後，蘇共的野心越來越大，進一步分向歐、亞各地大肆鯨吞！如上述拉脫維亞諸小國

，芬蘭的部份及北海道的若干島嶼，也是一例。因之，所謂「蘇維埃聯邦」也者，像雪球般越滾越大，其疆域之展，橫跨亞、歐兩洲。截至第二次大戰爆發之前，蘇俄的總面積已達二千二百餘萬方公里，遂成爲全世界陸地面積最大的侵畧者。尤其到了二次大戰結束前後，前蘇共頭子史達林更擬出了赤化全球的陰謀，圖使全球數十億人民供其奴役！於是，他乃處心積慮地一面僞裝與西方聯盟以擊敗希特勒；一面則乘機擴展其惡勢力，在接收期間便迅速地培植了它的歐洲共黨爪牙，不費吹灰之力而掠奪了東歐八個國家，作爲它的衞星國從而奠定其征服世界的基礎，並加了它對全球侵畧的力量。

這八個被共產主義奴役了近三十年的東歐國家，分誌如下：一、首先遭掠奪的是被瓜分了的德國東部二千多萬德國人民，作爲蘇共強迫勞役而被征用。據西德首都波恩當局較早時的調查報告指出：蘇共在大戰結束後不久，已在東德奴役勞力，生產了足以製造近百枚核子彈的鈾質。原來蘇俄大戰後所急於進行製造核子武器的原料——鈾礦，在其本土的儲藏量不多，而大部份取之於東德。

二、波蘭和捷克——前者位於中歐的東北部，介德意志與蘇俄之間，第二次大戰前的面積約三十八萬八千方公里，人口約三千四百八十餘萬。居民多屬斯拉夫族的波蘭人、俄羅斯人、猶太人、日耳曼人等。工業雖不怎樣發達，惟其土地肥沃，物產豐盈，有「歐洲倉庫」之稱。該國本是歐洲一大王國，十八世紀被奧、德、俄三國瓜分，一度滅亡；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遂乘機光復。一九三九年對德開戰，卒爲德俄所瓜分；戰後更淪爲俄共附庸，並將「卡遜綫」以東之地約十五萬方里，劃併蘇俄。後者位波、匈之間，接近波希米亞盆地，面積不及波蘭之大，但捷克原爲馳名世界的軍火工業國家，一千九百萬人口中，分爲斯拉夫族的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日耳曼人及馬加人等，民性堅忍有爲，愛好自由，淪爲蘇共附庸後，其東端的羅塞尼亞一省，即被蘇俄吞併。該國人民四年前希望恢復自由，仍遭蘇共派去的武力所鎭壓而再度被征服。

三、匈牙利與羅馬尼亞——前者位在捷、南、奧、羅四國之間，爲一閉塞的內陸國。面積約九萬三千方公里，人口約一千萬左右，多爲黃種的馬加人，亦即古匈奴人的後裔。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原是一個王國；大戰時因附從德國作戰，納粹戰敗後，匈牙利遭蘇掌握。一九五六年冬，曾一度起而反蘇抗暴運動，結果亦遭蘇共的武力殘酷鎭壓。後者佔巴爾幹半島的東北部，北界蘇俄，爲巴爾幹第一大國。面積約二十九萬五千方公里，在二千餘萬人口中，以羅馬尼亞人爲主，猶太人、馬加人、日耳曼人及土耳其人次之。第二次大戰後，亦爲戰敗國之一。自被蘇掌握得，不僅東北的比薩拉比亞劃歸於蘇俄，布哥維納北部亦併入蘇俄，喪失土地約六萬方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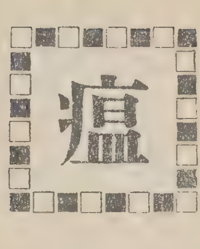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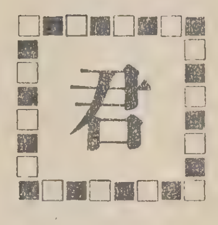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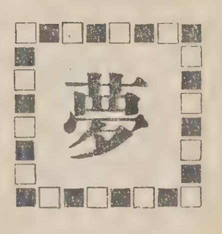
四、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保國位於巴爾幹南部，面積十一萬方公里，人口約七百六十萬，其中多爲黃種的匈奴族，而混有斯拉夫族血統。它本是土耳其帝國的屬地，但在一九〇八年已脫離土國而獨立，儼然成爲巴爾幹強國。第一次大戰時加入盟國作戰，結果割地賠欵，國力大損。第二次大戰後，更成爲蘇俄的征服國。至於阿爾巴尼亞，則居巴爾幹西部，面積僅二萬八千公里，人口約一百七十萬，爲巴爾幹原始所居的民族，智識幼稚，尚未脫離古代蠻風，多數信奉回教。二次大戰後，跟東歐諸國同被蘇共所赤化，而成爲蘇共附庸之一；現與中共同一反蘇立場。

此外，尚有阿爾巴尼亞北面的南斯拉夫，面積僅二萬八千方公里，人口約一千八百萬，以斯拉夫族的塞爾維人、克羅地人、斯羅文人爲主。二次大戰初期爲德國所佔領，一九四五年納粹戰敗，蘇軍進駐，推翻該國君主而變成蘇共附庸，卻是一個不受蘇共控制的國家。

在亞洲方面被蘇共赤化的國家雖然不及歐洲之多，但被共黨所奴役的人口數目及土地面積，則超過歐洲被奴役國家的好幾倍，單就咱們中國大陸來說，總面積即達一千〇四十二萬五千餘方公里，人口更達七億以上，爲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佔全球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強，而土地面積亦僅次於蘇俄。這個廣土眾民的國家，全部屬黃種人，計有：漢、滿、蒙、回、藏等五大族。其中又以漢族爲全國人口的中堅，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分佈遍於全國各地；並分別僑居全世界各大小都市。滿族即通古斯族，原聚居於東北九省，清初始延於內地。蒙族即韃靼族，多居於蒙古地方，而熱、察、綏、寧及東北九省西部一帶亦甚多。回族即突厥族，大部分別聚居新疆、青海、甘肅、寧夏及陝西各省。藏族即圖伯特族，又傳爲苗族；其根據地在西藏，也有散居於康、青、滇、川等省的。另外尚有苗、傜、黎、僮、番等少數民族，則多半散佈於邊陲山谷之中。由於我國以農立國，農產頗饒，如南方之米，北方之麥，均爲出產之大宗，米產尤其佔世界第一位；其餘大豆、花生、棉、蔴、高粱、甘蔗等產量亦盛；絲、茶昔日更曾獨佔世界市場。因而引起了蘇俄帝國主義的垂涎三尺！它首先侵奪我外蒙的一大片土地；繼而極力豢養中共、韓共、越共。二次大戰後，以有機可乘，乃分別驅使它們大舉叛亂，不僅把中國的七億多人口關進了鐵幕供其奴役，而韓、越兩國亦遭瓜分；且使到料個亞洲國家，均置於共黨的長期威脅和動盪不安的狀態！同時，中共也不斷向東南亞各地擴展，圖使亞洲全部赤化。如自由世界再不提高警惕，遲早會被奴役殆盡的！

又不僅歐、亞兩洲的許多國家和人民已被奴役，而且共黨的魔掌，早已伸入到非洲甚至西半球。例如加勒比海區的古巴共和國，十多年前已爲共黨所赤化，該國面積十一萬四千方公里，五百萬人民已成爲共黨統治下的奴隸！這個盛產甘蔗、雪茄、於草的島國，位於美國的後門，除直接威脅美國外，其他中南美國家，也多半會遭它的滲透。智利在表面上尚未赤化，實際已被馬克思主義者所控制。

現在中東和非洲各地，還沒有純粹的共產國家出現，可是共黨的第五縱隊卻早已滲入了這些落後的地區；而共黨之所以不敢積極進行赤化政策，多半由於這些新國剛從殖民主義手中掙扎出來，若操之過急恐怕引起反感，只以少數金錢援助作誘餌，使它們逐漸於魔掌，然後加以奴役！因之，中華民國大聲疾呼，要自由世界提高警惕；並喚醒被奴役的人民起來革命，恢復自由。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由於薄一波等人拉走了山西新軍三十幾團，使十八集團軍兵力幾乎增加了一倍，毛澤東膽量更大，開始擴大邊區，向陝西、甘肅各縣滋擾。

自從抗戰開始，共軍投誠，經政府招安編為第八路軍，不久又改為十八集團軍之後，在陝北就出現了一個陝甘寧邊區，不但變成一個獨立省區，簡直變成了國中之國，其成立經過卻完全非法。

當共軍在湖北、江西、湖南分道流竄，最後皆逃到陝北，會合當地土共劉志丹、高崗共佔了幾縣地盤，以後經過國軍進剿，共軍節節敗退，地盤愈縮愈小，最後只剩下兩縣地盤，眼看覆滅在即，毛澤東就拚命活動投降，先向中央要求，中央政府置之不理，就改而向張學良打主意，要求張學良收編共軍，毛澤東願無條件將共軍全部交張學良指揮，張學良為人正是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誤以為中共抗日，可作為外援，雖然未敢改編共軍，但是也不在進剿，留下陝北之保安、安塞、安定幾個最邊遠荒涼縣份，讓共軍苟延殘喘。西安事變後，共軍乘機佔了半個延安，當時共軍在延安城內，東北軍王以哲部在延安南門外，彼此互不相犯。

抗戰開始，共軍改編為國軍，毛澤東就乘勢擴張，東北軍撤走後，延安全部被佔，中共中央就遷入延安，更向周圍各縣擴張，先後被佔有十三縣。

本來中共在江西時也有「政府」，叫做「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政府」的「元首」就是毛澤東，還有兩個「副主席」是張國燾、項英。中共逃到陝北後，一心要向政府投誠，不敢再掛出「政府」的招牌，就自動將「中蘇臨時政府」收檔，但佔了一部份土地，總要有一個統率的行政機構，於是就成立了陝甘寧邊區政府，自己劃定十七縣的區域，中央政府當時正在全力抗戰，共軍已經投誠，都是自己人，對於這些小型不法事件，也就未予深究，於是中共就自認為陝甘寧邊區的存在合法，毛澤東更聲稱陝甘寧邊區政府是蔣委長批准的，遇到同陝西、甘肅各省政府發生爭執時，就以蔣委員長批准作為護身符，陝甘兩省當局也不敢去重慶請示蔣委員長，也只好就這樣糊裏糊塗混下來，但兩省也不甘放棄治權，每縣仍派一縣長，就駐在縣城內，中共也派一縣長，一縣兩長，雖然不至於動武，但也時刻衝突，由於各縣皆有共軍駐紮，共黨組織已深入基層，大權完全操於共幫縣長之手，中央派去縣長無事可作，形同贅疣，但共幫也還不敢驅逐中央縣長出境，就這樣拖下去。

山西新軍叛變後，毛澤東膽量大了，竟然下令將邊區各縣中央所派縣長一律趕走，這批縣長赤手空拳，共黨要他們走，他們就不能不走。回到蘭州、西安向省政府報告，省政府只得據實報告中央。中央有關人員就找周恩來、葉劍英辦交涉，這兩人身在重慶，自不能不講理，只有推拖是誤會，容調查後再說，周恩來被逼急了就拿出看家本領，掏出白手絹，掩着鼻子哭一場。中央大員眼見他楚楚可憐，逼死他也不能使共軍退出陝北各縣，只得算了。

但毛澤東自沒有滿足之時，乘機又向外擴展。首先被攻擊的是栒邑縣，這個縣在中共自行劃定的陝甘寧邊區之外，原無糾葛，但該縣駐有十八集團軍一個獨立營，由於十八集團軍也是國軍，任何地區皆可駐防，栒邑縣政府自不能拒絕。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獨立營長忽然寫了一封公函送到，邑縣政府，說一一五師留守處採買陳應通在栒邑縣屬甘峪村被人以槍擊斃，要求栒邑縣政府處理。

本來這是一件小事，即使陳應通眞的被鄉民擊斃，其中也定有原因，若非私人有仇，就是公務發

生衝突，處理之道無非調查曲直，秉公處理。但共黨有意藉此掀起風波，未等到縣政府展開調查就自由行動，恰值當天縣城東南廟會，鄉村習慣，每逢廟會到的人最多，就當中午時間廟會正熱鬧時，十八集團軍一個政工人員搶上戲台，向大家說道：「最近栒邑縣城內，發現很多托匪漢奸，對八路軍肆意攻擊，又發現暗殺團二百多人，意圖殺盡八路軍，我們一定要打倒托匪漢奸。」

台下民眾當時皆莫名其妙，對於漢奸，大家還明白，什麼是托匪，皆不了解。由於這時正要開鑼唱戲，鄉下人一年難得遇到幾次廟會，大家打起精神等着聽戲，突然遇到這個人出來打岔，一時羣情憤激，一齊高聲叱喝，要他滾下台來，這個人宛如機器，無論下面怎麼吵鬧，他神色自若，仍然把他要講的話講完，只是他講的什麼？卻就沒有人聽到了。

十八集團軍不理會縣政府與民眾反對，仍然任意行動，在張洪鎮捕去四個鄉民，三人解去延安被槍決，又在栒邑城內捕去姓林商民一人，到六月就在駐地看花宮活埋。

栒邑縣政府對十八集團軍任意捕人殺人行動無力制止，惟有呈報省政府，省政府就知照駐在栒邑縣附近國軍相機進援。

十八集團軍獨立營對栒邑縣政府仍然步步進逼，五月二十五日持公函到縣政府見縣長，說明陳應通之死已調查清楚是縣保安隊分隊長郭景汾派員刺殺，要縣政府交出郭景汾，栒邑縣政府認為是胡鬧，當即拒絕。十八集團軍獨立營也料定栒邑縣政府不會接受，送信人剛回到營部，立時就展開全面攻擊，栒邑四門由獨立營駐守北、南、東三門，一旦被攻擊，縣府人員無路可退，只得退守碉堡，急電省政府求援。

十八集團軍攻入縣政府，將縣政府存款及公文檔案全部搶去，一直盤據不走，經過六日，到了五月三十一日，國軍馳援部隊趕到，十八集團軍獨立營始退出，栒邑城內已十室九空。

共黨在栒邑縣城雖然殺人搶劫，鬧得天翻地覆，但由於國軍馳援，未能將栒邑縣城佔領，毛澤東認為是一大失敗，又轉移目標對付鄜縣。

陝西各縣多是古城，鄜縣亦然，在唐時名鄜州，詩聖杜甫一首著名五律，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即懷念在鄜州的妻兒，到了這時，已過千年，但這個時候的鄜州月，卻只能照着顛沛流離的人羣了。

鄜縣與中共劃的邊區交界，行政方面雖屬於陝西省政府，但也是十八集團軍的防區，十八集團軍一個特務團駐城廂各地，民國二十年八月，鄜縣管轄的永平，榆林橋兩鄉聯保主任被十八集團軍趕走，藉口民眾要求歸併邊區，硬將兩鄉劃入邊區管轄，鄜縣縣政府因與邊區近在咫尺，縣城內又有十八集團軍駐紮，無可如何，只得隱忍不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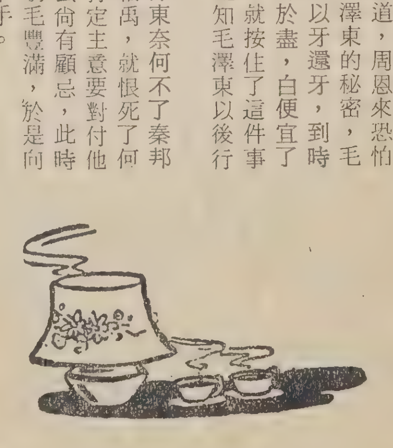
但共黨野心並無止境，中間過了三個多月，又對鄜縣發動攻擊，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區委劉忠因宣傳共產主義，詆譭中央政府被民眾毆傷，十八集團軍作為藉口，乘機進攻鄜縣屬大義、阜財、加興各鄉，拘捕了保安分隊長王子玉，保安隊長韓振江，晚間包圍縣政府，掠走縣長蔣隆延，保安團隊全部被繳械，縣政府公私財物更被刼掠一空。鄜縣全縣被共黨佔領，併入邊區，被掠的蔣縣長被監禁到四月，繳納了七千元罰款始獲得釋放。

鄜縣是一個小縣，並不是毛澤東的最大目標，此時毛澤東，所急欲取得的綏德專區。綏德專區是陝西省第二行政區，在延安之北，綏德專區人員去西安，必須經過延安。綏德專員何紹南，任專員多年，當共軍剛被改編時，何紹南去中央述職，道經延安，事先致電邊區政府代主席張國燾希望見面一談，張國燾自然覆電歡迎，毛澤東知道何紹南去中央述職，見到蔣委員長對中共方面所作報告，關係重大，也希望與何紹南一晤，但何紹南脾氣，一向高傲，認為與張國燾地位相埒，同是行政人員，有事談談自無不可。毛澤東則毫無名堂，與自己地位不稱，沒有見面必要，所以拒絕晤面。

但毛澤東並不死心，打聽得何紹南住處，晚上偷偷前去敲門，見面後自我介紹，說明前來晉謁何專員聆訊。何紹南自不能不見，誰知一談之下，發現毛澤東態度謙卑，談話動聽，何紹南觀感為之一變，兩人談了大半夜，毛澤東賭咒罰誓，堅決擁護國民政府，服從蔣委員長，希望中央能同他建立單線領導關係，不必再假手周恩來。這件事毛澤東本來作的很秘密，連張國燾都未告訴，次日何紹南動身，毛澤東也未到機場送行，滿以為天知地知，何知毛知，誰知何紹南到了重慶，無意中洩漏出毛澤東歸順中央的心意，希望能同中央直接建立單線領導，即使不能直達蔣委員長，能同戴笠或陳立夫聯繫均可。這個消息一傳出，國民黨人並不驚奇，因為北伐前後毛澤東在廣州，在武漢時，確實替國民黨作特務工作，把中共中委會的紀錄案都偷了給汪兆銘，此時要歸隊並不希奇，但是被陳紹禹、秦邦憲知道了大為憤怒，就同周恩來商量要揭發毛澤東吃裏扒外的事實。

周恩來對毛澤東這種作風，自然也不滿意，但周恩來本身也不乾淨，毛澤東也知道，周恩來恐怕一揭發毛澤東的秘密，毛澤東必然以牙還牙，到時大家同歸於盡，白便宜了國際派，就按住了這件事，秘密通知毛澤東以後行動小心。

毛澤東奈何不了秦邦憲、陳紹禹，就恨死了何紹南，打定主意要對付他，在過去尚有顧忌，此時自以為羽毛豐滿，於是向何紹南下手。



江南啼痕錄（二十四）

挺進第七縱隊司令周漢鈴下令撤退，以免遭受日軍的包圍。我率領戰時工作第三大隊隨同轉進，撤退到皂幕山脈地區。在大雨淋漓之下，到達西鄉的東盛里附近，部隊正疲乏飢累之際，忽聞有慰勞隊送粥前來，我見在兵荒馬亂的時候，竟有熱心人士給予退下來的士兵以無限的溫暖，則對士氣的鼓舞很大，立即派第三大隊長譚國樑和他們聯絡，囑譚大隊長告訴他們，部隊將要進駐述聖小學及東盛里附近一帶的祠堂，請他們分別到那裏去慰勞。不久，譚大隊長返來向我報告：慰勞隊共有兩隊，一隊是述聖小學的員生所組成；一隊是博文學校的員生所組成。當部隊分別到達駐紮地點，果然一批一批的學生，在教職員率領之下抬着一桶一桶的粥送來，當飢乏之時，何異雪中送炭。我暗想我們部隊在這個地區運動必爲長期，這批知識份子地形熟、環境熟，有熱情、有能力，何不吸爲己用。便派一個戰工團的團員去通知慰勞隊，明天上午九時集中博文學校，我來向他們面謝。這時，已是暮色蒼茫，且夏雨迷濛，又因和挺七的第五中隊長周禍，趕往中隊部審訊漢奸便衣隊案，不克登時會面。

翌日，我依時到達博文小學，博文小學校長余華生，述聖小學校長梁紹權各率全體教員在場等候，而玉梨魂赫然置身於教師行列之中，隔別數年，一旦重見，彼此愕異。她估不到戰工團的主任竟是我，當年的代校長，今日穿起尺八布；我也料不到她身穿陰丹士林長袍，以富家冢媳而過着磨粉筆生活。驀地相逢，經一番寒暄之後，始知歐陽寧已讀中學，她在家鎮日無聊，爲表弟余華生拉來幫手，徵得家姑的同意，擔任博文小學的教員，於周末返回和溪鄉，歐陽寧也自學校歸來，母子姑媳得敍天倫。我們在談話中，兩校教員知道我也是同道中人，所以特別親切，當我首先致謝他們昨天對部隊慰勞的盛意，反映着愛國熱誠；衷心提出請他們參加戰時工作，大家都表示踴躍參加。但我鄭重的指出，參加工作的均是義務職，每天只吃粗糙的軍糧，因此我不勉強大家，必須大家出於志願，尤其是玉梨魂，子幼、姑老，經常要她照顧，不必置身戰地。因爲我知道玉梨魂的背景，希望她快些回家，以盡她撫孤奉姑的責任。可是玉梨魂卻站起身來，慷慨激昂的說：「敵人已打到我們的家鄉，正是我們一致起來捍衛鄉土的時候，我雖是女流之輩，也應盡點國民的責任。至於我的家姑和孩子，我已送他（她）們到鶴山的宅梧，安置妥當，吩咐我的婢女照料他們。我就因爲知道本校員生組織服務隊，才趕回參加，現在既全體參加戰工團，怎能要我臨時退出？它主任當年曾目覩我血濺公路，當知我的爲人，還是讓我跟大家參加工作，盡我一點心力吧！」玉梨魂錚錚陳詞，我怎好拒人於千里之外！

隨即舉行工作會議，決定由該兩校教職員及當地知識青年組成直屬中隊，由我直接指揮，互推博文小學校長余華生任中隊長，述聖小學梁紹權爲副中隊長。直屬中隊的工作，以慰勞及救護爲主，故在中隊之下分設兩隊，一爲救護隊；一爲慰勞隊。博文小學方面的人員擔任救護隊；述聖小學方面的人員擔任慰勞隊。中隊部設於博文學校。因配撥軍糧關係，而且各工作人員亦須有摒擋私務的時間。所以，直屬中隊延至翌日才正式成立。會議完畢之後，我返回挺七司令部，把成立直屬中隊的動機和計劃告訴挺七縱隊司令周漢鈴，並提出要求：戰工團雖爲廣陽指揮部的單位，但在作戰時，配撥在挺七作戰地區工作，希望主食軍糧及副食費，均由挺七縱隊撥給。承周司令答允，直屬中隊乃順利的正式成立。

直屬中隊成立後，工作表現得很積極，慰勞隊演過幾次街頭劇，以爲對挺七的第一、第二、第三大隊勞軍。救護隊也請挺七的軍醫主任，假博文學校講授急救護理法，大家實習急救及綳帶纏法。我每次巡視時，都見他們孜孜不倦在學習。尤其是玉梨魂總是不厭其詳向軍醫主任請教。由於她這種熱烈的情緒，反引起我的注意，我就心她不只具了一腔熱愛國家的意念，恐怕丈夫殉國的事情，已給她知道了，而萌有奮不顧身的存心。所以，有一次我召集直屬中隊正副中隊長商討工作之後，我特別囑咐中隊長余華生，如果前線發生戰事，要留玉梨魂在後方的臨時醫院——在博文學校二樓，由直屬中隊與軍醫處聯合設立臨時醫院，由軍醫主任來擔任院長，直屬中隊女性團員擔任看護，男性團員任擔架隊隊長——不要讓她到前線去，以免冒炮火的危險，因爲她上有年老的家姑，下有年輕的獨子，她對家庭的責任太重了。這個做表兄的中隊長，大概也知道她的丈夫爲國捐軀，但真相還未全部清楚，我的吩咐，他當然明白所以，表示決不讓她到前線去。

因長衡大會戰在第九戰區仍是劇烈進行中，敵人仍有蠢動的企圖，以配合牽制的作用，小鋼炮送來的情報，日軍大批馬隊、炮兵，到達了單水口，前線又回復了緊張的狀態。我爲了防範玉梨魂輕身冒險起見，特以主任辦公室人手不足爲理由，將玉梨魂調到我這面來。玉梨魂初初來到戰工團主任辦公室的時候，有點悶悶不樂，像陰霾的沉鬱。漸漸才開朗了，有說有笑。但卻發展了新的趨勢，由於倪團長當日三次存問歐陽家，衡諸常情，如果以一個民婦因公受傷，決不會勞動到部隊長再三親臨慰問。玉梨魂是個聰明人，當然會引起懷疑，由懷疑去找原因，去查所以然，玉梨魂終於明白自己已成未亡人。她自調到主任辦公室以來，和我日夕相對，日久情生，大有「恨不相逢未嫁時」的感慨。

容琴

萬人意見

美國讀者來信指出
海外中國大學生高調錯彈 國共談判是毛共統戰陰謀

編輯先生：

在二六八期看到柳以青先生評論海外中國大學生「國共談判是時候了」的文章，覺得他的評論十分中肯。我沒有看到「國」文原文，估計在美國的中國大學生發出的，因爲香港的中國大學生不能用海外兩字。但我覺得現在的中國大學生本末倒置，大題亂做，高調錯彈。我雖不是現役大學生，但卻離校不久，而且更目睹中國留學生「保釣運動」的鬧劇，我之稱它爲鬧劇及沒有親歷戎行（示威去也）並非我不愛國，實不欲受人舞弄而已。從當日他們的刋物及言論來看，我已對一些同學指出該運動並不是保衛國土那麼神聖，而是一種煽風點火指桑罵槐的把戲，所以我沒有捐錢也沒有參加示威集會。證諸今日毛日勾結，周恩來認爲小事而不談時，那些保衛國土的大學生應該更出錢出力去示威抗議才對，但爲何卻音沉响絕，偃旗息鼓呢？所以說該「運動」實爲毛共統戰分子利用機會拆國府台的把戲沒有錯吧。今「國」文的中國大學生又不知是那一撮人搞的了，相信一定仍然包括有當日的保釣分子。但寧得他們的提議比保釣的口號更加幼稚、更難打動中國人的愛國心。其實要「統一」中國，要實行一個國家民主，人民自由平等的中國，單獨毛共便可實行，不必勞煩國府派代表。既然大學生的出發點包括民族情感在內，他們首先便不應做騎牆派，無原則。他們說不理將來的中國是貫徹三民主義或共產主義，但他們要明白，共產主義是徹頭徹尾的外國帝國主義一種形式，有民族情感的人，不應同意硬將共產主義用在中國上，證諸大陸二十多年來人民生命財產的喪失破壞，已徹底違背了中國人的民族情感及人性尊嚴了。

其實要「統一」中國，輕而易舉，不必雙方派代表講和，甚至二十四小時內便可統一中國。假如毛周仍認爲中國是獨立自主的國家，要眞正爲人民謀幸福，與及放棄他們的私心及所謂黨派恩怨，有幾件事他們可立刻做到來統一中國的：㈠宣佈共產黨及共產主義爲異端，反動派，違背中國的文化及民族性，㈡廢除馬列史這些鬼東西，牠們與中國風馬牛不及，㈢尊崇孫中山爲中國國父，㈣恢復中華民國國旗及國號，甚至只稱中國更好，那些什麼人民共和國及五角星都是抄襲自外國，與中國民族情感無關連，㈤人民可自由出入國境或離開，自由擇業定居等。所有這幾件事都是統一所必須的大前提，相信亦是中國人民所祈望的。在台灣國府都做到這幾件事，只要毛周立即行動，中國不是立即統一了嗎？三民主義，國父國旗國號，是中國人自己創造的東西，不是舶來品，這豈不是更適合滿足中國人的民族情感及獨立尊嚴嗎？當中國人民能安居樂業自由自在生活，及享受中國獨特文化時，中國不只統一，而是融合起來了。

又：柳以青先生的「認識中國」專欄，每期都很有分量，對關心中國前途的現代青年很有裨益，若能將之編輯成書作爲香港或其它地區中國中學生或大專學生的歷史參考書，相信能引導他們對中國的前途有正確的認識。

讀者何木華一月廿三日

中共教育水準極低 知識青年不學無術

編輯先生：

最近我的朋友從大陸寄來一信，覺得很有意思，現轉抄給您。來信如左：

『老兄：您好，眞羨慕您啊！您算是自由了……。

唉！這裏的所謂知識青年簡直不學無術，雖然中學畢業，實際是不經考試就升級，混一年算一年，混到三年算是「初中畢業」了，連封像樣的信也不會寫，錯別字連篇，這您是知道的比我還多，這裏就我的鄰居（就是那個張大媽）的女兒小鳳最近由鄉下寄來的信轉抄給您，您看了一定發笑，但要知道，起初張大媽看了此信，害怕不已，來找我問怎麼辦？我費了好大勁才搞清楚，原來是錯別字作怪，張大媽聽了我的解釋後，才放下心來，但她嘆聲不已，說：「唉！初三學生了，把信寫成這個樣子，叫人嚇壞了。」此信如左：

「母親大人：您好。我到鄉下幾個月了，因農忙季節，沒空寫信，見諒。

我住在大狼家，大狼對我很好，不吃我，母親放心。鄉下很黑，我剛來時肚子是很小的，您是知道的，但經過幾個月的磨煉，現在我的肚子越來越大了。

對了，大狼想要一個命，這裏沒賣命的，是否將母親那個老命送給她？行嗎？大狼實在需要啊！快開會了，不寫了，再見！

祝您

健康

女兒小鳳上十月十日」

老兄：怎麼樣？看完信有何感想。來信少描寫您愉快的生活，以免給我找麻煩，扣上「裏通外國」或是「特嫌」之類可就一輩子完了，我不解釋您會清楚的，因爲您畢竟是從這裏出去的。再見吧！

祝

前途無限

羨慕您的M上十二月廿九日

註：「狼」應爲「娘」；「吃」應爲「叱」或可能是「罵」；「肚」應爲「胆」（膽字簡筆）「命」應爲「伞」（傘字簡筆）』

您的讀者崇建光上

元月廿九日

踢波仔得荷蘭水蓋 球迷認爲老萬眼紅

如果讓老萬選擇，我寧願得一枚中國政府頒發的動章。

萬人傑先生：

我寫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和閣下談談有關我對一月二日牛馬集「功在社會」的意見。

我記得除了「功在社會」外，不久以前，閣下也曾寫過有荷蘭水蓋的文章。這兩篇文章，都提及有關一個足球員獲得荷蘭水蓋一事；而兩篇所用的字句，我記得是差不多的：「……即使只踢兩腳波仔，也可得到一枚。」言下之意，不外認爲那位球員不應得荷蘭水蓋。

其實足球比賽，球員除要有九十分鐘比賽的體力外，更要有優秀球技和靈活的頭腦，才能取勝。所以足球運動可稱爲體力和智力的比賽，絕非閣下所想像的踢兩腳波仔那樣簡單。

無可否認，獲得荷蘭水蓋的一位球員，對社會無大貢獻，但不能因此忘記他對足球運動的努力和勞績。荷蘭水蓋的頒授沒有明文規定一定要頒給對社會有功的人；所以頒給對體育、藝術或科學有貢獻的人士，並無不是之處。我不明白閣下爲什麼眼紅那位球員的荷蘭水蓋？

可能閣下認爲自己的地位和受讀者歡迎程度，比那一位足球員的地位和受球迷歡迎的程度，有過之無不及。既然那一位球員也能獲得荷蘭水蓋，所以閣下也應獲頒一枚。況且閣下在六七年暴動時所寫的文章，確有穩定民心的功績，所以閣下會提及此事：「……或在六七年暴動有什麼勞績……」閣下沒有獲頒荷蘭水蓋的理由，是閣下沒有人事關係吧。可能閣下因此眼紅那位球員的人事關係。

正如閣下所說：「一枚荷蘭水蓋……不可以當飯吃，也不可以當衣穿……」它既不會影響我們的生活，所以它的頒授公平與否，與我們無關，爲什麼要斤斤計較它得主是踢兩腳波仔呢？

最後，我想請教閣下對「波仔」的解釋。「波仔」是否指細小的足球？香港足球並沒有世界一流水準，但它所採用的足球，直徑一呎，重一磅，符合國際標準，並非閣下所想像的「波仔」。

可能閣下寫「波仔」兩字，並沒什麼意思。那樣閣下爲什麼不寫「只踢兩腳波」呢？

如果閣下寫「波仔」的用意，是看不起香港的足球，那我非常樂意提醒閣下：不久以前，有一位電視藝員在電視節目中，說了一些輕視報紙的怪論，報界便立即反擊這位藝員。我記得閣下是攻擊那位藝員的報界人士之一，相信閣下一定明白「要別人尊重自己，自己首先要尊重別人」的道理。

我寫這封信的目的，不是借故向閣下作人身攻擊，只不過是指出那位球員獲頒荷蘭水蓋的理由，並非踢兩腳「波仔」那樣容易。閣下當然有權認爲那位球員不應得荷蘭水蓋，但世界上任何成功人士都是有他自己的奮

關史，相信閣下一定明白這個道理。如有冒犯之處，請多多原諒。我是十分抱歉浪費閣下寶貴時間。

你的讀者一球迷仔上

（一九七三年一月三日）

（你是「球迷仔」，難怪看了老萬的文章條氣唔順，你以爲老萬會爲一枚「荷蘭水蓋」而「眼紅」，那未免對老萬認識太淺。如果老萬要運用「人事關係」，有許多事情可以做，不會鑽營一枚毫無價值的荷蘭水蓋，只有那些効忠大英女王的人才有這個雅興。老萬是中國人，如果我要運用人事關係，不如要一枚中國政府的勳章，儘管在香港殖民地同樣是「毫無價值」，究竟是不忘本。踢波仔得到荷蘭水蓋，當然有他的「奮鬬史」，如英國的「馬心」，披頭士等，亦得荷蘭水蓋，我們也不能否認他們是成功人物。在香港撈，有了荷蘭水蓋，似乎地位比人高一等，否則那會有許多人拚命去鑽營呢？——老萬。）

「萬人協會」簡訊（四十）

春節聯歡

農曆新正，一般工商界或社團人士，循例到酒樓茶館舉行春茗宴會，乘春節假期，與親友會面，互相聚首，把酒言歡，亦一快事。

萬人協會正月初七人日假謝斐道梅江飯店二樓舉行春節聯歡，到會者濟濟一堂，最難得董壇主帶了西人參加，雖言談上或感不通，通過傳譯，多能會意。席前，會員們送來瓜子、香烟，熱情欵待友好。洪益林會員專誠送上六大瓶威士忌洋酒，讓大家暢飲開懷。鄭秀堂、譚昇兩執委各捐萬人雜誌二十四期，作猜「反共」謎面獎品。黃同化準備好三份獎品，以應他底十多歲的兒子黃復仇臨摹漫畫大師嚴以敬先生雜誌封面四十六幅漫畫，讓大眾猜猜是屬於那一期雜誌的。漫畫臨摹神肖，不遜原作。嚴先生事前得秘書處通知，撥冗前來觀看，並予指導，盛讚黃復仇小朋友天賦聰資。

席間，萬會長和曾副會長作了講話，說明在本港及寶島各界人士對萬人協會十分重視關懷。宴會八時半開始，十時散席，個中邊嚼邊談，互相勸飲，氣氛輕鬆融洽。

解囊捐助大不乏人

繼本會執行委員兼海外聯誼部副部長凡夫先生每月捐助本會經費五百元後，會員及讀者解囊捐欵者大不乏人。出力出錢，義薄雲天。計有：洪益林會員捐助港幣四百元，支持萬人會刊第二期出版費用，聲明各會員讀者月前日後捐欵，留作以後第三期應用，隆情可感。會刊編輯委員會希廣大會員及讀者踴躍投稿，務令短期內出版之第二期會刊，辦得更爲出色。

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丘陵先生捐助協會經費五十元，最近孫一專捐助協會經費五十元，會員江亮捐會刊二十元，讀者林自力捐助會刊十元，特此鳴謝。

總括會刊編委會實存經費：洪益林捐四百元，月前黃同化捐五十元，馬天捐二十元，最近江亮捐二十元，林自力捐十元，合共恰好是港幣五百元整數。（秘書處供稿）

代郵：

陳慧光會員：你寄給萬、曾兩會長的信，由於當時信封上漏寫洛克道，故此郵誤數天，新曆元月三十一日下午才收到，秘書處鄭秀堂及福利部譚昇兩執委先後到九龍城找你，據稱已遷出，並悉你已找到工作，慰甚。今後如有困難，可直接致電K四三〇一三八找秘書處鄭秀堂君接洽。（萬人協會秘書處）

萬人雜誌合訂本 一至二十冊已發售

「萬人雜誌」合訂本第一至二十冊（由第一期至第二〇〇期）已發售，優待讀者，不加收釘裝費，每冊六至十元，數量無多，欲購從速。

發售處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萬人雜誌社、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郵購可用郵票或劃線支票逕寄萬人雜誌社，酌加郵費。

投稿無下落 如冷水澆背

萬先生：

很感激你，二篇見不得人的東西，居然依照我的心願，披露於世人面前，對於寫東西，我想到就寫，不知道用什麼題目，經過你一番功夫，加上標題後，把文章的中心思想勾劃出來，好像不怎麼離題千里，我佩服你的老見識。

有一件使我很遺憾的事情要告訴你，去年國慶節我懷着歡喜若狂的心情，匆匆赴會，順便把寫了八張原稿紙的東西（因郵寄不便），希望親自交給你發表，不料那次又不見着你，我失望至極。散會後，便交給藍海文先生，迄今數月，有如石沉大海，不知是我一時緊張沒有寫上姓名，抑或其他緣由，請費神問明着落。

你是寫作過來人，對初學寫作者的心情，理解不過。那篇東西的中心內容，環繞着「適應」「回歸」寫出來的，同時將我身歷其境向這些人作出答覆，雖不是嘔心瀝血的「大作」，已經浪費了我許多時間和腦筋，如果拋進紙簍的話，無異向我頭上淋下一盆冷水，因此至今不敢多寫欲言，非這支禿筆可以道盡。

孫一專敬啓

（民國六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老萬並未看過來稿，可能小藍遺失了。如你有副本，可以寄來，如未失時效，老編一定會刊出。「萬人雜誌」地盤公開，只要和我們立場一致的文章，我們都十分樂意發表。——老萬。）

忠言愛國意識偏狹 有損國府令人憤慨

讀者認為不應刊登此種言論

編輯先生：

作為熱愛本刊一份子的我，每於本刊一出版，便搶着一口氣閱讀。對萬生先和數位主要執筆人伸張正義，揭露暴政，同情大多數被奴役被壓迫的中國人民，和關心國家未來命運的文章，無限欽佩和敬意！

由於看得多，太關心，也就偶然發現有些作者或來信有暴露國家機密的言詞，個人意氣的發洩。無意間中傷或動搖國家的根本。如本刊近期（惜筆者閱後沒有保存，不能指出屬於幾期幾頁）是有云：「……抗戰勝利時，國府對日本的不派駐軍，以及不索賠償是因為……。」一個稍俱思想，能作全面而長遠利害權衡而思索的人，當會知道是英明的決策。而宣露國家的弱點，損及國家聲譽，是愛護國家政制的人所不願談的。筆者要舉出的還有數例，但知其意思，恐造句與原文有差錯，故畧。更令人驚奇而憤怒的，本刊二七四期第九頁一篇「忠言愛國」的短文，其個人意識的偏狹和敵意，竟出現在這樣一份富正義感、熱愛自由民主，關心國家的命運的廣大讀者的刊物上。

如「……尊重海外大多數的民意」，這個大多數代表什麼人？若大多數主張賭博無害，試問作何主張和抉擇？

又文中最後云：「……我們國家的領導人應該身體力行的親賢人、遠小人，眞正的尊重海外眞正民意，否則，他們將成為國家民族的罪人。」對了！他自己對台灣一無所知，台灣的公務員都要經過專業性考試，及格才能錄為公務員，若此君到台灣應試，可能沒有資格當公務員。所以國家領導人和人民一定遠離這樣輕浮淺薄的小人。海外眞正的民意是熱望這政府的國家強大富足，擔負起神聖使命。

今天國府領導的台灣，舉國一致艱苦磨鍊、奮鬪。舉凡軍事、科學、文化、教育、體育、農業……已晉世界一流、二流水準。日治時代以前的落後、野蠻地區，全面作高速進步。最先進的美國和西德，也時有專文稱讚，要向台灣訂購現代結構精密而複雜的工商業用電子計算機。自由世界的國家不會將各種事物大加宣傳，只在有關的刊物或新聞介紹報導，若一個人興趣有限，他便無從在各種其他新聞報刊讀知；其不孤陋而寡知乎？

國家的結構是多方面的，如科學、建築、工業、衞生、醫藥、農業、漁業、教育、文化、體育、藝術……一個國家的進步，要從全面整體衡量。若多數是好，水準繼續提高，無疑的是進步的國家。一個國家政制的好壞，要看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是不是不斷改善和提高；有否適合自己國情的基本自由和民主；人性的尊嚴受到尊重；個性的天才和奮發能發揮伸張。

人非聖人，誰屬無過，從自己所認識的許多人中，惟有一個比較能幹、有才氣，高瞻遠矚，力抗強權和邪惡，能維護和促進自己奮發求進，尊重和改善自己生活方式的人。若誠心誠意以他為師，試問，背地裏誇大其弱點，隱蔽其優點，在敵人和友人前給以惡意的中傷，卻不是君子所為！

設若一個一流園藝家，栽植的是千百種的花卉，萬千盆時花。參觀者或幫工者看到千百種之一種，萬千盆的一盆不合自己心意，便指責某園藝家將成為這個花園的罪人。今天自由世界的民用建築物的粉飾的顏色共有一千多種，若有人只常知五種顏色——紅、黃、藍、白、黑——的人認為這五種顏色有問題，便指責出產或經銷油漆顏色的經理人是工廠或公司的罪人。明眼人都知是欠理智，不公正。

今天世界上除兩個戰前先進國家——西德和日本近於奇蹟地令人稱讚的高速進步和發展外，便是處於艱危存亡中，穩固站立和發展的兩個國家地區——以色列和台灣——的高速進步。以色列三面受敵人緊緊包圍，不時給予政經騷擾，武力打擊，然而他們卓絕超脫的民族精神，人民的高度的智慧，埋頭苦幹的境況，不能損其晉身先進國家之林。既然知道國際姑息逆流的險惡，其廣泛和厲害也應知道，當也明瞭台灣處境，何止艱困於以色列數十倍；而這個地區竟也從落後貧乏之中，大踏步卽將走入先進國家之林。

本刊二七四期第九頁所述，筆者不知內情，自無從置評。我從報上知道海外地區是屬於「遴選」而不是「民選」，不知作者先生將「遴選」怎樣解釋？無可否認，大逃亡來港人群中，夾雜着少數左傾份子，這些人也認為自己代表着多數，手執着一份所謂「中立」報紙，大搖大擺，骨子裏是反自由世界、反台的不成熟之徒，卻自命不凡，灌入一點「辯證法」，不知恥地自認為腦筋靈活。這種人，自由世界事物在他心目中一無是處。有的賣幾粒花生也可宣揚自己為「老板」；識一個英文「邏輯」也大談「邏輯學」。只能愚弄淺薄之輩於一時，在明眼人之前徒然獻醜。

李宗仁眼中不是認為這政府無一是處嗎？最後還是暴露其違背人性而走向極端。在現實面前，本港左派報紙刊物也不敢說「國府將成為國家民族的罪人」，本刊竟登刊這種中傷國家，誇大缺點，無視優點，只見點線，不見整體全面的不負責任的言論，其淺薄與欠主斷的原則，一至於此！

筆者閱讀該文時，不禁三擲其書。是國家之悲乎？是本刊之悲乎？廣大讀者自有公斷！

我鄰居有一年老而粗識文字的人，戰後初期和近年都因航海到過台灣，眼見其進步與繁榮的程度，嘖嘖稱讚。也是熱愛本刊的讀者，當閱着這一期，便盼望下一期出版。他閱讀該篇短文時，忿而想將之撕為二段，聲言這樣的言論，眞令人失望。

筆者從本刊獲等未准內銷，暗自稱讚當局的深思熟慮，若讓這種言論流入於民間，將對那些未親身體受暴政奴役滋味的台灣人民，引起一種錯覺——身在福中不是福，且不明這是少數的個人意見而已。

望本文能公道地在「萬人意見」刊出，原意也不可刪改。但自覺疏於執筆，文字若有錯用，敬請改正。最後筆者聲明，本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內容我喜愛閱讀的。　讀者不平鳴上

（一九七三年二月三日）

大陸親友生活困苦 「解放」云乎哉！

萬人傑先生：

在報上常拜讀　先生大作，殊為景仰。望再接再勵，主持正義，為反奴役鬭爭到底。據聞曾有人寫信恐嚇閣下，此種邪惡勢力，反而增加　先生的聲望。本人是小資產階級，生活還過得不錯，因受共黨之害，故對專政暴政，深為憎恨。大陸人民已經「解放」，實在「解放」的什麼？令人懷疑！不論朋友或親戚，凡有親戚在大陸的都說是生活很困苦，如果有好處的話，唯一是貧富不致太懸殊（除高級幹部或特權階級）。日前有七名大陸災胞游水到澳門，結果五個給警察逮捕，二名逃脫，被逮捕的人不知命運如何。

黎明聲上

生活雖然困難
還要照顧大陸親人
「萬協」一會員無法繳會費感不安

萬先生大鑒：

農曆新年已屆，祝萬先生闔家康吉，四季平安！

我是一個踏上六十二個年頭的人，在萬人協會的名字為胡××，平生對先生的欽佩與尊敬，無須贅述，本擬專誠拜訪一次，以先生事忙，故終未實現。

我去年十一月間加入萬人協會，但今年一年來，我的會員費只繳到八月份。往常協會辦事的人比較多，我每月去兩三次，後來只文先生一個在，就少去點。我覺得辦一件事情有聲有色，會員熱情有加無減，很不容易。我來港二十餘年，未另起家室，大陸妻子去年五月死了，我曾寄了幾句悼亡妻的詞在「萬人雜誌」刊出，現在我的情形很差，農曆十月間，大陸最小的兒子完婚，滙了港幣一千多元給他，大兒子結婚數載，有男女小孩三個，在共產黨的鐵蹄下，一向務農，生活很苦，因歷年還有信通，看他們死裏求生，舐犢情深，再加以近二三年來給他收滙欵，故月月都有一兩百元港幣接濟大陸家鄉的親人。

對協會的經費缺乏，有一次我捐了二十元，以表微意；但這四五個月來都沒有繳費。早幾天我寫了意見函，擬寄「萬人雜誌」請先生發表，信內也提到春節聚餐每券二十元，似覺太貴，因為想來的人，不一定個個有錢。後來再一想，現在什麼物價都貴，這話不能說，所以結果沒有寄來。

現在我退回「讀者」地位，初七日春節聚餐，還想買券來，我想萬先生一定來，俾能與先生見一面。

順請
新年快意！

胡××謹上（元月三十日）

徵求長期閱戶

三十元訂閱卅期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　址：

對香港現局悲觀 盼當局急採措施

人傑先生：

我是你的長期讀者，尤其是「牛馬集」，篇篇都看，深覺先生每篇文章都是正義呼聲。最近半年來，個人對香港局勢甚覺悲觀。

由於(1)租售樓價飛漲；(2)股市已達瘋狂階段；(3)盜賊蜂起。如果三種情形繼續發展下去，政府當局仍置之不理，則不久本港整個工商業經濟會崩潰，失業人必然會大量增加。本港治安情形原本已差極，到時政府更無法對付，或許局勢更差過一九六七年騷動時期，照過去一般情形看，香港還可以拖延一個時期，但上述情形政府不迅速設法阻止，恐怕中共看到如此混亂局面，會提早收回。不過香港有些名譽地位及經濟富裕之輩，十之八九已有狡兎三窟安排，回憶在一九六七年本港騷動時期，各報會登載所有航空公司機票都已預售出三個月，可想而知，有辦法人物都有他去之意，在大局待變前，彼等早已搭機他去，剩留落來幾百萬難民。等待中共整編，到時慘矣！

希望先生在「牛馬集」大聲疾呼，喚醒本港當局採取緊急措施：(1)凍結租值；(2)平價拍賣大幅官地（如灣仔區海邊新填地）；(3)嚴格管制股市；(4)嚴辦搶劫犯(包括青少年)。盼當局接納先生呼籲，則全市居民幸甚！

你的忠實讀者（難民之一）

張一鵬拜上（七三年二月四日）

書生之見 管制股市

萬人傑君：

本人素仰閣下敢作敢言，分析獨到。唯對閣下日前竭力攻訐政府管制股市交易一事，本人意見相左，願進一言。

誠然，政府現時所作，對大戶可說「搔不着癢處」；反之，對一萬股以下的小戶實爲沉重一擊。首先澄清一點，本人爲一預科學生，賴家母雙手謀生餬口，與股無份。

但香港乃一工商業城市，近來炒股成風，民皆捨正業而「投機」，實爲本港致命傷。政府所爲，無非欲加遏止，保障百業，如此，必有人會爲此受損。大財團乎？缸邊客乎？

若大財團受損，首當其衝者必爲本港命脈百業直接有關者，普羅大眾也。甚而鼓勵更多小投機份子。若小戶缸邊客受害，不過是一小撮貪婪罔顧民生者，如此，亦可儆世，便宜莫貪。

弟非股書生（一月十八日）

老萬論股戰 讀者讚好嘢

萬先生：

本人極之欣賞閣下這篇東西（按爲「牛馬集」的「從股戰說起」）正正擊中了夏（鼎基）先生之要害。本人從不買股，但最近——自牛奶置地股戰起，因太過激烈，每天在報上都看到股市新聞，在旁觀者觀點看來，我們黃面孔太受人欺負了。雖然我草草幾句無甚作爲，但本人爲了正義，衷誠的，極之愛護的投萬先生閣下的神聖的一票，多多揭發許多不合理的瘡疤——例如外籍公務員提議加薪，在短短三兩個議程中即通過；但大多數中國人的，討論了三四年仍在討論中。本人並非公務員，不過仗義執言而已，如有謊言，無好結果！

一讀者影影（一月廿三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敬和董壇主國事有感原玉

吳貴先

掀天文革滾沙塵，敗寇成王亂假眞，
麟閣勳臣遴市井，廟堂名器付商人，
筆歌此日猶風月，憂樂中年報國身，
海上興悲辭漢土，仲連義不帝嬴秦。

吳先生最佳之句，「麟閣勳臣遴市井，廟堂名器付商人」。意有所指也，商人重利有錢，台灣內心不想反攻，志在發展經濟，二者氣味相投，志同道合，付以名器，理所當然。

求勳臣於市井之中，古有先例，並非不好，朱家、郭解，大梁夷門監者，侯生，及朱亥，聶政，秦舞陽，荆軻等人，均爲市井小人，用之得當，亦可建立殊勳，可惜者，今日市井，不同於古代，古代市井中人，重風義，輕生死，一言之諾，生命付之，雖小人物每能建立奇功。

今日市井，高樓大厦，吃酒打牌，其中並無特殊人物。只是有錢而已，有錢人對反共，不起作用，其原因，錢多則膽小，膽小則怕死，畏共黨如虎狼，老毛未至，携家先逃，一旦復土反攻，付以重任，則縮頸咋舌，敬謝不敏，只可濫竽充數，開會舉手，點裝門面，表示民上耳，台灣用意，並不希望其有何建議，及有何作爲也。

吳先生實心謀國，不明用意，遂有此詩，假如台灣眞有大志，而要反攻救國，則遴選議員，絕不用此等人士，因爲他們，爲人忠厚，尤都是好好先生，對老毛之邪惡，無法抵抗，其對政治鬬爭，是爲外行，他們參與國事，老毛聞之，哈哈大笑，知爲秀才造反，不能成大事也。

台灣果有雄圖遠畧，選用人才，應該是：

麟閣勳臣遴國士，廟堂名器付軍人。

壇主香港所見，國士頗多，雄才大畧之軍人，不可勝計，更有青年志士，熱血滿腔，生死無慮，義膽忠肝，不讓古人，皆爲共黨所最懼怕者，好有一比，老毛是兎子；國士、志士、軍人，都是獵犬，捉兎子不用獵犬，而用不善「追」「咬」之好人，是不明用人之道也。

當此亂世，狐兎縱橫，台灣將獵犬強鷹，摒諸門外，選用一羣「好人」，唯唯諾諾，意見毫無，文不知起草露佈，武不能上馬殺賊，希望他們從毛澤東手中，奪回天下，雖三尺童子，亦知其爲不可能也，孟子所云「緣木求魚」，上樹捉魚耳！

爭國之道，上級輔佐，必有臥龍，中級將校，重用志士，下級士兵，招收亡命，三大結合，各展所長，再有英明上帥，統御有方。取天下，易如反掌，夫戰爭之道有八，一打兵源，二打將才，三打民心（老毛已失民心，是其弱點），四打政策，五打敵愾同仇，六打組織，七打武器，八打經濟。

大陸人民，多數反毛，兵源不愁也，台灣將才不缺，大陸民心，盼望台灣解救，是爲實情，今日國內外人心，對毛共均有同仇，國民黨之門戶，宜大量開放，對組織要畧施改良，至於武器，中國爲高原多山之國，飛機大砲坦克，用途不廣，反攻之初，不可攻堅，不作陣地之戰，重武器多少無妨，中小型武器，台灣務須能造，主要武力，即是步兵。

老毛一死，中共內部爭權，必有紛亂，不必考慮也，立刻揮兵渡海，如拉枯摧朽，兵書所謂伐喪也，招撫一方，打擊一方，協助一方，抵消一方，軍事政治齊施，有功者賞，既往不究，共幹紛紛來歸。二年時間，光復全國，鄙人微有經驗，決非胡言。

台灣不作此圖，專一發展經濟，蓋經濟發展，非一朝一夕之功，曠日持久，歲月逼人，台灣地小山多，資源有限。前年遊台，在經濟部坐談會中。接受專家詢問，某公詢及，余即作此論。十年儲蓄，不夠戰爭一月之需（美國越戰用錢，可作參考），你發展，毛亦發展，彼大我小，永不可及，目前發展經濟，固屬重要也，然並非主要問題，放棄反攻，是捨本而求末也，應該發展軍用工業。一切可以自造。當年總統北伐，有何經濟？反攻即有土，有土即有財也。

最高戰畧，取兵於大陸，因糧於敵，陰曆四月出兵，不麥在地，大軍所到，不愁無食，不必後勤，謝絕水皮顧問（粵語水皮謂無用也）。不用金錢，另有經濟戰法（從畧），採取流寇戰術，短期訓練即會，最初不打硬仗，用小單位廣泛流竄，破壞其統治秩序，造成遍地大亂，無法收拾：釋放勞改，解散公社，選用共幹。驅殺偽官，收羅同志，共軍投誠來歸，立刻重用，制度有方，不慮反復，共幹之中，好人頗多，務須爭取。不可一律仇視。詐降不怕，防範得宜（從畧），多用老粗，不重文憑，只論戰功，不問學籍，天下奪回，再談典章制度，重視文憑學籍不晚也。

中國產兵之省如下，一河南全省，二山東全省，三直隸南部（今日河北省），四安徽北部，五湖南全省，六山陝之兵，均能作戰，以上諸地之兵，必須爭取，佔有斯地，天下無敵矣。登陸以後，箭頭直指該方。

中國歷史規定，前朝未亡，後朝不能成立。中華民國政府，只是播遷，並非滅亡，毛某擅改國號，私立政權，史家筆下，是爲「僭竊」，又曰「偽朝」，今稱「偽組織」，後人歷史，不會承認，一筆勾消，毫無疑問，因其信奉馬列洋人，是漢奸而兼國賊也，台灣雖小，是爲正統，正統者，民心之所繫也，一旦出兵討賊，中原父老，牛酒相迎，成功多，失敗少，只需本錢十二萬人，分十二路進兵，何處下手（此點從畧），天機不可洩露。

兵到大陸，三月時間，發展至百餘萬人，發展之方法，不宜公開（從畧），中國戰史，黃巢、朱溫、李自成、張獻忠、洪秀全，均是流動戰術，專能摧毀政權，任何兵家，無法敵擋，壇主是「老行尊」，極有心得，當年指揮遊雜，屢有表演，如有垂詢，當可秘密相告。軍事計劃，未做之前，不宜公開，鄙人夜觀天象，國民黨氣數未盡，不會就此滅亡，仍要復興，有膽去打，毛共必亡，雖有天意，但亦須人爲，前日除夕，感懷有詩，記之云。

除夕感懷

戰馬蕭蕭久不聞，投鞭意氣尚如雲，
黃花一卷傳歐美，董策三篇付夕熏，
歌舞無心收汴洛，江山有淚念榆枌，
蒼生神鬼誰相問，寶島逍遙駐六軍。

余著「明日黃花錄」，歐美各學府，均有收藏，名山事業，已有端倪，爲因故國情深，而講實話，陶朱改業，境遇已佳，野鶴閒雲，只宜賦詩飲酒，功名看破，決不爲官，讀者勿生誤會。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illegible]委會登記證第[illegible]號

萬人雜誌（第二七八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二月廿二日出版

（零售港幣一元）

偉人書店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五一一七三五〇三三

羅小雅最新創作

仙島是個美麗[illegible]小地方，位[illegible]台灣[illegible]南岸，這裏發生[illegible]境，寫來細緻動人，是一部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

二[illegible]，[illegible]湖意深[illegible]，構思[illegible]新[illegible]品，讀[illegible]發人深省，[illegible]心弦，[illegible]一部[illegible]的[illegible]



全書 228 頁

[illegible]

「[illegible]」是書中[illegible]羅小雅[illegible]之一，是書在[illegible]，[illegible]印單行本，愛讀羅小雅作品[illegible]



全書 240 頁

定價港幣二元八角



全書 272 頁

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夢[illegible]日月潭」在「南華晚報」連載時，轟動台灣與香港，寫一個香港小姐在台灣[illegible]一個有婦之夫的相戀故事，故事哀[illegible]頑艷，蕩氣迴腸，寫情[illegible]，[illegible]細膩。對少女心情之刻劃，入木三分，堪稱羅小姐近年來代表之作。



全書 218 頁

定價港幣三元四角

人是感情動物。雖然[illegible]可以[illegible]感情，但卻不是絕對的。羅小雅小姐創作的「感情的節奏」，是一部敲擊着[illegible]的小說，故事是那麼動人，感情是那麼豐富，說出了金錢不能買到一切，你要愛一個人，就必須付出你的全部感情去愛他的眞理。這是一部難得的佳作。

「明眸」在暗藍的海上，海水暢快飛濺，我們的心靈自由，我們的思想無邊，迢迢的地方，風能吹到，海濤飛沫……她安息黃土裏，她的明眸卻永遠照耀，她給予書中女主角光明，帶給人們快樂，是一部盪氣迴腸的小說，女兒家的纖細心理，活現書中。



全書 272 頁

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杜鵑殘了」，杜鵑[illegible]，我們古代詩人常有詠杜鵑鳥杜鵑花的詩詞，無非寄托哀思和悽怨心情。杜鵑花壽命最短；在香港，每年正月開花，歷時三月，燦爛奪目。人的生命悠長，但很多人不懂利用時間，發揮其生命力。令她的生命變得黯淡，儘管生命是長久，沒有美麗的時光使人懷念。



全書 [illegible] 頁

定價港幣二元

外埠郵購可寄郵票代金或用劃線支票，另按書價三成（30％）加收郵費，當即寄奉。本社英文地址如下：

WISEMAN PRINTERS

Kam Chung Building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3-7 Fenwick Street Wanchai, Hong Kong.

萬人雜誌

（第二七九期）



無題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美毛勾結的無恥行徑……每週評論
新界陳紳襟估計有錯「亞證」勢必胎死腹中……萬人傑
認識中國：海外華人的時代責任……柳以青
由美毛勾結看世局……岳騫
牛雜兒（相聲）……趙聰
談勞役中心「人滿之患」……王屯
關羽氣質聯想……霍大川
中共經濟落後與困難的基本因素……周益民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錫蘭女元首……艾麗莎
充滿絕望氣息的「憤怒青年」……林巽
錢！……古鶴翔
求友非易事……高棠
中共在海外充濶……克毛
有感於會吃……遺珠閣
不反攻無以言圖存（上）……胡養之
丁玲的悲劇道路……張放

·萬人雜誌第二七九期目錄·

美毛勾結的無恥行徑……………每週評論　一

新界陳紳襟估計有錯
「亞證」勢必胎死腹中……………萬人傑　二

認識中國：海外華人的時代責任…柳以青　四

由美毛勾結看世局……………岳騫　六

牛雜兒（相聲）……………趙聰　八

談勞役中心「人滿之患」……………王屯　一〇

關羽氣質聯想……………霍大川　一二

中共經濟落後與困難的基本因素…周益民　一三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一四

錫蘭女元首……………艾麗莎　一五

充滿絕望氣息的「憤怒青年」……林巽　一六

錢！……………古鶴翔　一六

求友非易事……………高棠　一七

中共在海外充濶……………克毛　一八

有感於會吃……………遺珠閣　一九

不反攻無以言圖存（上）……………胡養之　二〇

瘟君夢……………岳騫　二三

丁玲的悲劇道路……………張放　二四

江南啼痕錄……………宓琴　二六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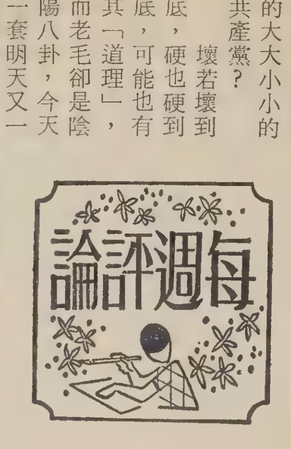
萬人詩壇……………董力行　（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七九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三月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美毛勾結的無恥行徑

美國總統尼克遜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一週前訪問北平，據周恩來事後說他們「談得很好」。迨基氏經過東京返抵華盛頓後，國際間傳出不少猜測，這些猜測不管是眞是假，但可以估計得到：只要美毛湊近一步就是對中華民國和以台北為精神中心的國外中國人以至大陸數億同胞的不利。據說：美毛復將就基辛格訪問北平發表「聯合公報」，但這篇評論執筆時還未見發表，故對此也不便作過多的臆測。

謹就已知的消息，我們認為美國方面不惜背信棄義過於重視中共，這不僅有損於中華民國，更有損於整個自由世界。然中共方面更顯得卑鄙與無恥，特別是自視「偉大」的毛澤東，竟「請基辛格博士向尼克遜總統轉達他的問候」。儘管這是老毛「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的陰謀策畧的運用，然對代表「最兇惡敵人」美國的政治掮客基辛格說這樣肉麻的話，將何以對中共的芸芸幹部，又何以對一向視北平為「聖地」的各國的大大小小的共產黨？

壞若壞到底，硬也硬到底，可能也有其「道理」，而老毛卻是陰陽八卦，今天一套明天又一套，這才是如假包換的壞蛋。

毛俄反目後益顯老毛的卑鄙

中共靠蘇俄卵翼起家，所以，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平政權開鑼，毛澤東成為「國家主席」後，完全擺出一副兒皇帝的姿態，任何事都唯蘇俄馬首是瞻，把中國變成蘇俄的一個共和國，奉史大林為太上皇。一切事物，根本不管符不符合中國的國情，一律生搬硬套，上自「憲法」條文、軍隊編制、出版圖書和教育制度，下至機械規格、工人操作規程完全「蘇式化」。一時蘇俄顧問充斥大陸各個部門，連上海市環境衛生機構都聘有蘇俄顧問，進行蘇式掃街，蘇式清糞。當時，中共曾公開發表一個故事：產院搬用蘇式「無痛分娩法」，產婦生孩子時痛得汗流披面但也不能說「痛」，否則就是「反蘇」，反蘇那還得了？掘毛澤東的祖墳不要緊，那年月若反蘇只有殺頭。毛澤東的「文學侍臣」郭沫若，曾奉命歌頌史大林「爺爺」是「鋼」、「太陽」。但自俄毛反目後，雙方「由愛成恨」，甚至破裂到了接近兵戎相見的地步。

大鼻子不是東西，但卻有人認賊作父，這就益顯得毛澤東的卑鄙與無恥。其行為無恥的表現，沒過於與「頭號敵人」的「美帝」勾結上。毛親自署名發表的反美「五·二〇聲明」，以及「紙老虎」等論述，到今天不知老毛本人作何解釋？是的，百萬蘇軍壓境，狗急還跳牆呢。「英明」加「偉大」的毛澤東，怎麼不可以和「美帝」携手呢？問題是：什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什麼「階級」、「原則」豈不都成了狗屁！

美國正路不走走邪路

中共與蘇俄的戰爭如矢在弦，似已不可避免，當然無人願見大鼻子屠殺中國人，但我們必須說明：更不願中共血腥統治集團再拖下去，因為這一小撮吸血鬼多活一天，就會使中國老百姓多一天苦難。美國單純地為了對付蘇俄，竟不惜與中國七億人民為敵給毛澤東集團打氣，在美國當局來說可能認為是「明智」，其實是混帳之極！如果躭心毛俄覆水重收美國本身「頂唔順」，最好的辦法就是支持中華民國反攻大陸。而美國正路不走走邪路，不惜損害盟友中華民國直接與北平勾結，稍有目光的人絕不這樣做，因為，即或一時得到北平的「合作」，但將來吃虧的將不止美國人、中國人，復將給自由世界帶來災禍。試想：毛澤東還能活多久？周恩來還能活多久？他們死後又誰能保證中國大陸不變？

美國人最大的缺點就是目光短淺，缺乏道義。值此國際邪氣上升，逆流愈來愈洶湧之機，台北當局應愼謀遠慮，以破釜沉舟的決心，反攻復國並不是沒有希望的。如一味被動，迨給美國廉價出賣了，就悔之晚矣。

新聞以外

新界陳紳襟估計有錯
「亞證」勢必胎死腹中

萬人傑

有人以「亞證」能否搞起來打賭，盤口是八對二。雖然大部分人認為他無法開業；但仍有小部分人相信有奇迹出現。否則不會有這個盤口。其實，如果「亞證」能打破障碍，進行買賣，則港英殖民地政府便要收檔。一個政府盡失威信，還能存在嗎？「鬭到底」的結果，失敗者當然是「亞證」，因此，雖然是八對二，這兩皮賺來也很容易。

證券交易所已經有四個

香港證券交易所已有四個，香港會稱為舊會，歷史久遠，成立於戰前。遠東和金銀是因香港人士炒股票的狂熱，應運而生。為了舊會一向作風保守，樣樣講規矩，不得胡來，並非眞正炒友的理想交易場地；而兩個新會卻是多姿多采，香港人炒股的興趣一下子狂熱起來，和這兩個會的作風有很大關係。尤其新股票上市，能在遠東、金銀掛牌，不怕沒有人炒。第四家交易所九龍會成立時，政府既未承認，又受到同業杯葛，經過一段艱苦日子，今天，總算已取得當局承認，九龍會也不再加長交易時間，連禮拜六都開埋，志在搶生意。現在，四家證券交易所似乎已步調一致，合作無間，河水不犯井水。反正生意滔滔，做之不了，彼此客仔不同，各有擁躉。

當然，開交易所現在比開銀行更易賺錢，連小市民都向銀行提取存欵，投到股票市場去，每天五六億的交易，誰不垂涎？香港有財力的人多的是，如果政府的政策是「放任」的，香港的證券交易所很可能超過一百家。但政府因為股票投機者的瘋狂，一方面冷卻股票；一方面管制證券公司，四個交易所的會員固不得增加，新交易所的開設，自然更沒可能，否則的話，人們不賣了工廠去開交易所才怪。

緊急法例禁制「亞證」

財政司夏鼎基已一再表示，股票市場與股票經紀行已到飽和點，不會准許繼續增加。但在政府正要大力抑制股票投機狂潮之際，卻有第五家股票交易所宣告成立——那就是以新界紳襟陳日新為首的亞洲證券交易所。

股票生意這麼好搵，誰也希望分一杯羹，開得成功，自然鈔票滾滾而來，想窮都幾難。「亞證」在這風頭火勢的時候出籠，顯然想在新例通過執行之前，造成既成事實，或者終於可像九龍會那樣，得到政府承認，就可一舉而發達了。

但政府正圖遏止股票歪風，多個香爐多隻鬼，鬼多起來，難免搞到滿天神佛。於是由諮詢會建議通過一項緊急法例，制止「亞證」設立。政府通過「緊急法例」，我們只在一九六七年左仔暴動時見之，現在這緊急法例雖不是用以對付暴力搗亂，但對香港經濟上的安定，輿論界一致認為有此必要。

為了政府採取這項斷然措施，也激怒了我們的新界紳襟。舉行記者招待會，大罵港英殖民地主義，聲言「力爭到底」；在電視中大聲疾呼；在全港大小報章刊登聲明，訴說殖民地政府的迫害。看來，陳紳襟似乎火氣大了一點，不過，他們有不得不爾的苦衷。

「亞證」與「香港節」

以陳紳襟在新界的勢力與地位，照他自己估計，政府會給他幾分薄面。他出面搞個交易所，政府會隻眼開隻眼閉。過得海便是神仙，成立了，然後法例通過，政府只有像對「九證」那樣，予以事實上的承認。但陳紳襟的策士可能沒想到政府也要顧全威信，不能在採取一連串行動以對付股票投機狂潮的時候，准許一個擁有一百會員的新交易所成立。至愛親朋，也無法徇情，因而，陳紳襟又一次鎩羽了。籌辦「亞證」當然並不單是陳紳襟一個人的事，可能陳紳襟曾經拍拍胸膛對新界弟兄誇下海口，認為十拿九穩，一定搞掂。政府這使他出乎意料之外的措施，叫他無法向新界弟兄們交代，因此必須發惡，即使只是表面上的，也不能毫無表示。將來，儘管「亞證」在緊急法例下胎死腹中，他也可以對新界弟兄說：我已力爭，無奈殖民地政府蠻不講理，新界弟兄當然對他諒解，而不諒解的是對香港政府。

據說，新界部分人士已聲言杯葛「香港節」，原因何在，是否與「亞證」事件有關，不便臆測。不過，「香港節」與「亞證」是風馬牛的兩樁事，如果眞的為了「亞證」而杯葛「香港節」，那眞是小器之尤也！

三大計劃全部告吹

有人說，香港政府實在太不給陳紳襟面子，而且，每逢他提出一件事，都彷彿故意跟他作對。當年他要求開設賭場，使賭博合法化，效法美國拉斯

維加斯，在離島設立賭城，番攤牌九，輪盤廿一點，花旗骰老虎機應有盡有，一定可以吸引比拉城更多的遊客。

可惜這大計劃因賭博諮詢委員會反對而放入冰箱。陳紳襟腦筋一轉，又建議在香港設立跑狗場，因其時香港人「狗迷」甚於今天「股迷」，在港設立狗場，可使利權不致外溢，也使香港狗迷不必在週末禽禽青趕到澳門，就地可以賭個痛快，香港人的鈔票，不會益了澳門人。

這建議大條道理，可惜香港政府十分「短見」，不肯跟澳門作賭業競爭，致陳紳襟的計劃又無從實現。現在，香港人的興趣集中股票上面，開賭城、辦狗場可能都不及搞股票交易所好撈，於是陳紳襟一本服務大眾的做人宗旨，不避艱辛，任勞任怨，秘密進軍，平地一聲雷，宣告「亞證」成立。

不幸得很，陳紳襟的第三項計劃又遭受到香港政府阻撓，且嚴重到要通過「緊急法例」來對付，設身處地替陳紳襟想想，條氣有什麼辦法能順呢？

「殖民地」的「太平紳士」

有人認為，陳紳襟按不住怒氣而大罵「殖民地主義」是失言。也許他當時怒不可遏，才沒有經過大腦便罵出來，事後他也許覺得這話不該出自他的口。雖然，痛罵港英「殖民地主義」並不是陳紳襟發明，早在維園保釣運動鬧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受中共統戰利用的香港學生哥，罵過「殖民地主義」；港大學生在隧道貼大字報，也要打倒「殖民地主義」，沒有人認為他們失言。

但陳紳襟身份不同，他是太平紳士，這個太平紳士是港英殖民地政府封贈的。如果陳紳襟一向反對殖民地主義，應該表明立場，揭破殖民地政府懷柔政策的畫皮，拒絕接受，一定會受到統戰青年喝采。但陳紳襟顯然捨不得放棄這「榮譽」，因而成為「紳襟」。在新界弟兄們面前，他大受「敬畏」；也憑了紳襟地位，得到新界弟兄尊崇，儼然成為領導人。

因此，別人可以罵殖民地主義，陳紳襟卻不適宜如此衝動。如果港英殖民地政府是那麼一個爛攤子，由他們封贈的「太平紳士」，有什麼價值，怎值得新界弟兄們「敬畏」與「尊崇」呢？

一個人在氣頂的時候，常會失言，是人情之常。待陳紳襟火氣下了，對那一句不適當的話，最好表示「收回」。

應加考慮的三點

除非香港政府置本身威信於不顧，否則「亞證」命運經告決定，沒希望在香港設立。據說，陳紳襟「力爭到底」的指標，可能轉移到澳門。澳門有澳葡政府，非港英力量所能及，香港開不成，遷地為良，搬到澳門開檔，原也是無辦法中的辦法。

不過，陳紳襟顯然對此也未經深思熟慮，老萬替他想過，有幾點他該再三考慮，不可草率決定。

第一、俗語有說：猛虎不敵地頭蟲。陳紳襟在香港新界確是十分威水，人人敬而畏之，但在澳門情形不同，澳門街的人，可能連陳紳襟的大名也不知道，要開拳腳就不是那麼容易。

第二、澳門本身沒有什麼證券，「亞證」若搬到澳門開檔，買賣的當然是香港證券，最多加上美國、日本證券；客仔主要是澳門居民。一來恐怕沒有香港人狂熱；二來澳門居民一般不及香港居民富裕，經濟能力差一點，若開設了而賺不致皮費，便太冤枉。

第三、陳紳襟說過在香港辦狗場、賭場是避免利權外溢；現在要去澳門辦證券交易所，便是故意使香港利權外溢，這兩個作法是不是前後矛盾呢？

上述三點，老萬認為陳紳襟必須認眞考慮。

以示清白

陳紳襟在香港大小報紙遍登廣告，發表聲明。在這段佔有半頁版位的廣告中，當然牢騷滿紙。究竟他的申訴有理抑或無理，且不去討論。老萬認為這則冗長的聲明中有兩點的確十分有理，且做得很對。陳紳襟對他的會員說：如果缺乏信心，可以退出，領回入會費；如果要加入，就向他指定的地方申請。

這一點很重要，且足以表示清白。在報紙看到的消息，加入「亞證」為會員，每一個牌要三十萬元，一百個會員，「亞證」便有三千萬進帳，這一大筆錢，如果辦不成功，會員會躭心領不回來。現在陳紳襟明朗的表示，不願加入的可以領回，他們便可安心，社會人士也不會懷疑此舉是「借艇割禾」，對陳紳襟的令譽，當然有很好的影響。

不過，陳紳襟以為他們申請了多時而電話還未裝好，是政府有意「整蠱」。老萬則認為不過是陳紳襟誤會。如所週知，裝電話有時很快，有時會拖一年半載；渴市時候拖三幾年也是尋常事。如果某一個地區「冇線」，更會長期等待。一個電話尚且如此之難，何況「亞證」一下子要裝一百幾十個電話，當然很難如期辦妥。再說，電話公司是商業機構，不是政府機關，業務不受政府管理，政府不能隨便指他。再說，安裝這一大批電話，是一宗大生意，站在營業立場，他們怎會放棄？

一窩蜂

香港的一般輿論認為，香港證券交易所已經太多，股票經紀行更多，足以應付正常股票交易，除非政府的政策是有意鼓勵炒股，否則，交易所和經紀行都必須來一個「管制」，不能再讓它增加。

這個說法對不對，老萬不是專家，不擬表示意見。不論做那一行生意，香港人都是一窩蜂。譬如，假髮生意好，假髮廠便如雨後春筍，搶到大家爪直為止。塑膠花好做，又大家開塑膠花廠；電子搶手，工業家們多轉行。其他生意，也有這現象。有過一個時期，無上裝酒吧到處皆是；時代曲盛行時，唱片錄音帶街頭有得攞，街尾有得賣。

敝行所謂文化界，也逃不了這現象，狗馬報啦、裸體雜誌啦、股票手冊啦……。現在，差不多每一份報紙都有股經，更有為股而出版的報紙。

情形如此，怎能怪陳紳襟跟風籌辦交易所？不過，他選擇了不適當的時間。如果一九七〇年他「註冊」的時候，閃電開業，現在可能已大發，不會那麼勞氣。今年雖然是牛年，但牛頸解決不了事情。老萬建議陳紳襟應有一個智囊團，設計一切，不要相信紅鬚軍師，自然無往而不利。

海外華人的時代責任

柳以青

香港大學文學院所舉辦的「海外華人知識分子的時代責任」的內容，我已經寫了兩篇。這篇卻是想寫出我自己的看法。當然也盼望能夠獲得讀者指教。

時代責任先認清時代

海外華人的定義倒沒有什麼該加以特別解釋的地方。責任雖然是一個較固定的名詞，然而在責任前面加上時代——時代責任的話，情形就不同了。因此，我們先談這個時代。

有人說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但是要看偉大兩字是如何的解釋，有勢力的人士，他們口中的偉大，就與沒有勢力的人士的偉大內涵不同。

有人說這是一個混亂的時代，但也得分析出混亂的內涵是什麼。在混亂中有人能夠償其混水摸魚之願，這固然是混亂，這些人士們，卻希冀着唯恐天下不亂呢！如果這混亂是指理想、信仰上的混亂，那就要看那一種理想和信仰是在混亂中。

有人說這是一個失去理性的時代，那我們要認出究竟這一代的人們，在那一點上失去了理性。

有人說這是一個由對抗轉向談判的時代，那一定要分清楚什麼值得對抗；什麼值得談判。對抗的結果，與談判的結果該是如何？

有人說這是一個趨向於和平的時代。聽到和平，確是人人喜歡聽的。但是和平是否就是沒有戰爭；在許多沒有戰爭的地方是否就可以說是和平？和平的基礎和條件又是什麼。有人強調不斷的階級鬭爭，這又是不是和平？

有人說這是中國文化淪亡的時代，那麼我們要看看什麼是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淪亡後，會產生什麼結果。如果免於中國文化淪亡的該做些什麼？同時，爲什麼中國文化不該淪亡？

有人說這是國、共黨爭的時代，那我們要分析一下，國民黨與共產黨爲什麼鬭爭？這爭鬭的基礎是否純是基於政黨的利益？或是還有其他？

有人說這一時代是中國人站起來的時代，那麼我們可以分析一下：中國人是如何站起來的？在某一條件下是站了起來？中國人的概念除了包括民族外，還該包括什麼？

諸如此類的對時代的解釋，很重要，並且也該認識清楚，尤其是在談論海外華人的時代責任的時候。

同時，爲海外的中國人在時代的認識上，更牽涉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中華、中國和中共的概念問題。

關懷、懷念與致候

海外華人在這一名詞上似乎就包括了某一程度的認同問題。究竟海外華人是應該是在那一項或那幾項來認同呢？例如：中華二字的意義是指文化；中國是指一個國家；中共是指一個政黨，或一個政權。

我相信絕大多數的海外華人是指在文化上認同的中華。至於國家的話，問題就比較複雜，這複雜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人們並不願自己的國家被馬列主義所籠罩。而對推行馬列主義的中國共產黨的少數人政權更是不表贊同的。當然，海外華人中，也有人把中華、中國、中共混爲一談的。這一混淆，也正是中共向外統戰的策略之一。不過，中共這一向外統戰，卻並不是如同海外華人那麼不清不楚，任意混淆的。相信生活在海外華人，或者更好說是沒有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人，恐怕是沒有想到的。

也就是因此，在這裏一定要特別指出：那些把中華、中國、中共混爲一談，以中共爲中國而大聲疾呼地爲中共吶喊、爲中共鼓吹的海外華人們，要在這方面仔細考慮一下。這考慮只是佔在每一個個人的政治信仰自由上，或是自由意志的抉擇上的。否則，吃虧的還是自己。如果不信的話，我們不妨舉出一些證據。

今年的中共兩報一刋的「新年獻詞」中，最後的一段話是這樣寫着的：「在歡度新年的時候，我們對台灣省的骨肉同胞表示深切的關懷。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我們對港澳同胞表示懷念。我們對海外僑胞致以問候，祝願他們爲增進中國人民和各國人民的友誼作出更多貢獻。」

從這短短的一段裏，海外華人不妨仔細的分析和思索一下。本來，中共每年都會發表幾篇對不受中共統治的中國人的宣傳主旨文字的。相信在所用的詞句上是經過深思考慮的。因此，在這簡單的幾個辭語上，我們就可以了解中共對不受它統治的中國人的政策。

對台灣的中國人，中共稱他們是「同胞」，但是加上了「骨肉」。「表示

」了「關懷」，但卻是「深切」的。屬於第一級。

對香港、澳門的中國人，中共只稱是「同胞」，但不是「骨肉」的。雖然「表示」了「懷念」——不是「關懷」，是屬於第二級。

對住在其他各國的中國人，稱之爲「僑胞」，對他們不「表示」什麼，只是「致以問候」。屬於第三級。

中共這一種對外宣傳的姿態，雖只是自彈自唱的獨幕劇。究竟能發生多少作用，當然是很大的疑問。然而爲那些把中華、中國、中共混爲一談的海外華人，卻不能在這一分爲三的情況下，動動腦筋。

「關懷」、「懷念」和「致候」的詞句，雖然都是指的海外華人，可是中共的作用並不是「同胞」的，而是政治政策的。

「關懷」是積極的，這是由於怕懼台灣國民政府的反共潛力；「懷念」是消極的，表示無能爲力；「致候」雖有積極的成份，但是有借重的意思。

英國威爾斯教授一席話

曾讀到漢聲撰「訪威爾斯教授一夕談」的片斷，覺得頗有寫出來供讀者參考的價值。按威爾斯（H. B. Wells）一生致力於人類文化史的研究，對世界文化興衰流變的因果，獨具慧眼。對世界文化中的人文思想，更具喜愛。他曾對中共政權有以下的批判：

「從文化史的觀點看，中共政權在中國大陸的出現和存在，實在是很不幸的一件事。十九世紀末期以來，古老的中國文化正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期。不管一些近代史家們怎麼說，這一時期中國史的主流是發源自中國歷史上偉大的人文主義傳統。從表面上看，從短近的角度看，你也許認爲近代中國的文化復興運動是反中國文化傳統的。其實，向深處看，從長遠的文化史的角度看，這是傳統的人文精神，經過了幾百年的低潮時期以後，再度湧起的一次高潮。當然，這裏面包含有反抗直接過去的因素，歷史上任何一種文化運動都有。西方的文藝復興是反抗中古的思想傳統，近代的宗教革命是反抗中古的教廷傳統，但是，文藝復興的精神源泉是來自希臘的柏拉圖和羅馬時代的西基羅，宗教革命的精神源泉是出自聖保羅和聖奧古斯丁。

「讓我們再回到現代中國。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中國人尋求人文精神在中國的再度發揚；你們尋求心智的解脫，你們尋求思想的更新，你們尋求合理的社會秩序的重建，這種精神可以說是來自中國歷史中的人文思想。當然，自從西方文化的東進，你們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刺激和影響；但那種動力只能來自一個民族的本身。接觸西方文化更早的有阿拉伯人，有非洲的各民族，有東南亞的各民族，但誰曾有過中國近代史上這樣偉大的文化復興運動？其實，就心智上而言，就嚴格的文化觀點而言，近代日本人的文化也遠沒有近代中國人的文化復興運動渾厚和深遠。因爲中國文化裏有着深厚而優美的人文精神，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人文主義傳統也易爲中國人領略和吸取。……想不到一九四九年的風暴把這些蓓蕾吹得到處飄零了。

歷史文化創造的條件

威爾斯教授接着說：「歷史上文化的發展和創造，完全要有一個尊重個人的開放社會。古代希臘的斯巴達，原是有頗爲優美的文化的，可是由於建立了一個軍國主義的制度，約束了個人的發展，斯巴達對人類文化有些什麼貢獻？相反地，高度的希臘文化卻是來自崇高人文主義的雅典。共產主義是否認個人存在的，所以無論是中國的人文精神或西方的人文主義，它都予以否定。在沒有個人尊嚴、思想自由的社會裏，那有文化生機呢？而且，還不止於此。共產主義是一種狂熱的思想。狂熱是違反理性的。文化是理性的產物，狂熱則毀滅理性的範疇。……中共政權下生長的年輕一代，對中國傳統裏的人文精神，對整個人類文化的人文主義傳統，有一點兒體認嗎？……但是，我總不相信中共政權可以毀滅中國文化裏的優美傳統，因爲中國文化裏的優美傳統，有其深厚的價值，不是任何暴力可以毀滅的。……不過，中共政權在中國多存在一天，正常的中國文化便遲延一天發展。」

威爾斯教授在指出如何抵抗這一暴政說：「聲討它。但這也正是我所不解的地方。一九四九年中共以武力摧毀你們國家憲法和合法的政治制度時，我就不曾聽說你們國家的學術界領袖們聯合起來提出抗議聲明。當時，我便感覺到這是可怕的徵兆——這是一個社會中維護法制、人權、正義、文明的理性聲音，屈服於暴力的可怕徵兆。

一九三二年，當希特勒以暴力運動摧毀威瑪憲法的時候，我曾告訴我德國的朋友們，他們不應容忍一個暴力運動任意摧毀德國的憲法和合法的政體，他們應公開聲討希特勒的狂熱運動。可惜的是當時連一些學術界人士也夢想借着希特勒的暴力來滿足他們的不正常的盲目愛國心理……。你們所面對的不是兩個方面的政爭，而是面臨着一個文明與暴力的抉擇。在這個時代裏，你們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實在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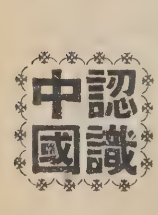
我之所以不憚冗長地引述威爾斯教授的話，因爲我覺得他的這段話，卻能代表了我個人的意見。同時，也指出了海外華人時代的責任。

訴諸理性的聲討

中共的這個政權，雖然目前在國際社會裏很活躍，可是，作爲一個海外華人的我來看：幾時中共不放棄馬列主義的教條；不改變抹殺中國文化的正常發展；不把鐵蹄從被控制的大陸中國人民頭上移去，我幾時都有責任來向它聲討的。

雖然，這聲討爲那些沉迷在盲目愛國的情懷中的人士們覺得不妥，可是，我們可以用時間來證明，妥不妥的問題自然有所解決的。

這種聲討不借助情感，只訴諸理性。起碼在海外的華人，到現在還有運用理性表達發揮的自由。



由美毛勾結看世局

岳騫

最近美國謀士基辛格去了一趟北平，回到華盛頓後，美毛雙方同時發表聯合公報，規定各在對方設立外交聯絡辦事處，此一機構具有外交代表身份，對美毛關係來說，自是跨進一大步，但對整個共產主義及毛幫來說，也向墳墓中跨進了一大步。毛澤東並非手創共產黨的人，但是，他將是一個葬送共產黨的人，殆無疑義。

二十三年前當毛幫席捲中國大陸，在北平開鑼時，美國人就根據自身的算法，判斷毛幫將走狄托路線。到了韓戰發生，毛幫正式打着抗美援朝的旗子介入後，美國對毛幫期望落了空，以後十幾年中，毛幫在全世界煽風點火，無一事不是爲了反美，反美已經成了毛幫的「國策」，也可以說是毛澤東思想的一部份。

但自一九六二年赫毛正式決裂後，美國眼見俄毛決裂，以爲拆散俄毛團結的時機到來，就同蘇俄正式展開交往，雙方關係日趨密切，毛幫更有孤立的感覺，陳毅有一次曾大呼不怕美俄日印從四面攻擊，所謂不怕，實在是怕到了極處，否則陳毅也就不怕「夜行人吹口哨了」。

自從美毛交驩之後，赫魯曉夫對毛幫的壓力日漸加深，赫魯曉夫倒台後，其繼承人仍然施行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對毛幫不惜兵戎相見，故始而有珍寶島事件，繼而有裕民縣事件。至於屯兵外蒙，隨時擺出進攻北平，活捉毛澤東的態勢，更是屬於靜的方面。

毛幫在俄方巨大壓力之下，爲了自保，除了歇斯的里到處挖防空洞、建築地下城，發展核子武器，還有就是要打破自我孤立，不惜放棄毛澤東的反美原則，公開與美日勾結以抗俄。

毛幫勾結日本，雖然給予蘇俄一大衝擊，但事隔半年之後，可以看出並無作用，因爲日本儘管自吹是經濟大國，但在軍事上卻仍然不能自衞，要靠美國核子傘保護，除非美國決心與蘇俄翻臉，日本對毛幫助力是微乎其微的，毛澤東爲人本沒有原則，過去在內亂時請求政府收編共軍不成，竟要投降張學良，將共軍全交張學良改編，此事已經張學良發表的回憶錄證實。至於毛澤東在重慶高呼蔣委員長萬歲，更是全世界人士皆知的事，不必說了。

毛澤東的思想，基本上就是梁山泊思想，梁山泊思想的精髓是得意時稱王稱霸，替天行道，窮蹙時就請求招安，依然不失榮華富貴，毛澤東當年向張學良投降，喊蔣委員長萬歲，其根據在此，今日勾結美國，請基辛格向尼克遜致候，根據也在此，對於眞正了解毛澤東思想的人，並不覺得奇怪。但一向將毛澤東思想作爲世界革命指南針的各國共產黨及其同路人，對此不免發生困惑，相信有幾點是他們難以理解的。

第一、美國是資本主義的重鎭，二十年來執行世界憲兵的工作，先後協助希臘撲滅了希共政權，協助伊朗收復了亞賽爾拜然，解除了伊朗一分爲二的危機，協助土耳其保衞了達達尼爾海峽，博斯魯斯海峽的控制，協助中華民國保衞了台澎金馬復國基地，協助大韓民國保衞了南韓，至於參加北大西洋

公約，執行空運，保衛了西柏林，協助西德復興，最重要的是扶植日本起來，成爲俄毛之外的巨大力量，在在是針對共產黨及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行動，使無美國，史大林的世界革命雄圖，最少也會完成了二分之一，歐亞非三洲將全爲共黨所吞噬，這些事不能不歸功於美國，毛幫一貫稱美國最窮兇極惡的敵人，倒是的評，所以毛幫二十年來的宣傳，皆以反美爲目標，毛澤東思想與美國不共戴天，已爲擁毛的共產黨人共同的信條，此時毛幫竟然一表親美，觀乎周恩來對基辛格的卑躬折節，毛澤東十年來沒有同任何外國人談過兩個鐘頭，此時獨對基辛格破了例，筆者看到報紙刋出基毛會談兩個小時的消息，曾冷靜想了很久，想不出他兩人有什麼事要談兩個鐘頭，有關美毛關係，越南停火後的形勢，美毛如聯合抗俄，甚至設立聯絡辦事處等等事，都由周恩來與基辛格談妥，相信毛澤東對這些問題不過輕描淡寫說兩句，決不會深談，以毛澤東個性看，他不會對這種大問題負重責，一定把責任放在周恩來的身上，如果有一天，形勢有變，有巨大壓力清算勾結美帝國主義時，可將責任推給周恩來，毛澤東思想仍然是正確的。

毛澤東同基辛格談正經事，相信不過五分鐘就談完了，卻談了兩個鐘頭，談的什麼？就算撇開政治外交不談，談專「學問」吧，毛澤東學有心得的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基辛格看不懂，基辛格的著作毛澤東更看不懂，兩人有什麼好談的，無非藉此表示親熱而已，到了最後分手時，毛澤東又請基辛格向尼克遜問好，此一肉麻表演乃達於高潮。毛澤東的表演固然很到家，但各國擁毛的，所謂馬列正統的共產黨人作何感想，他們是不是也改而親美，如果親美，就要放棄本身的鬬爭，因爲他們鬬爭的對象是本國政府，其立場都是親美的。各國親毛共產黨人，對於毛澤東又一面倒向美國，必然有無所適從之苦，就算他們也願意跟隨「世界革命導師」改而親美，但本身環境也不許可，此事演變下去，將會使毛澤東在全世界的黨徒背離，繼共產主義滅亡之後，毛澤東思想也扔進了垃圾堆。

第二、美毛勾結自是互相利用，但究竟誰利用了誰，照目前情形看，顯然的是毛爲美利用，何以？本來在美毛俄三角鬬爭中，俄國居於天平法碼的地位，向美則美勝，向毛則毛勝，此種形勢對毛雖不利，但對整個共產主義來說，仍然居於優勢地位。毛幫過去崇拜蘇俄，以蘇俄爲祖國，矢言保衛蘇俄，固是大錯。但站在共產黨人立場而言，擠掉了蘇俄舉足輕重地位而易以美國，也不是良策，毛澤東此種反覆個性，使其步步走向歧途，過去向蘇俄一面倒時，行爲是賣國，出賣整個中國，此時勾美以制俄，則是賣黨，賣掉了整個世界的共產黨。由於毛澤東此項賣黨行動，將尼克遜捧上了高峯，在美國總統大選時，獲得空前大勝，在世界上，尼克遜的聲望也如日中天，可憐的布列日涅夫，不得不要求去美國訪問，向尼克遜移樽就敎，以今天蘇俄所處形勢，布列日涅夫之訪問尼克遜，與當年赫魯曉夫之訪問艾森豪威爾，完全不可同日而語，誰使俄國威信降低，當然是毛澤東，如果毛澤東在俄毛鬬爭中能鬬爭蘇俄，我們承認他確有一套本領，但事實上他是借美國之力以壓蘇俄，用資本主義去對付共產主義，毛澤東始而叛國於先，繼而叛黨於後，兩代叛臣，在歷史上將於吳三桂爭一席地了。

第三、由基辛格之去北平，可以看出另一件事就是毛幫在這次越戰停火的過程中，確實幫了美國的大忙，基辛格的前往北平，對毛幫施以顏色，未嘗不含有嘉勉之意。

越戰應不應當停火，不關本文範圍，姑且不談，但有一點必須指出的，全世界最希望越戰停火的是美國，美國軍人的傷亡，對美國來說尚不是重大打擊，眞正是美國處於困難地位的是經濟問題，美國爲越戰消耗了一千四百億元，美元被迫兩度貶值，皆受越戰之累，無論誰當總統，都必須促使越戰停火，只有越戰停火，美國始有力整頓內部，鞏固經濟王國的地位，然後以其巨大財力與共產主義作和平競賽，所以說美國最需要在越戰停火，基於毛澤東思想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毛幫應當極力反對越戰停火才是，但毛幫竟然協助美國，促成越戰停火，毛澤東爲美國立此大功，尼克遜可能另有獎賞，但是，毛澤東卻背叛了自己，出賣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此人，十年前賣國，去年以前賣黨，而今又開始賣自己了，下一步還有什麼可以出賣？

第四、毛幫一向堅持是「中國合法政府」，其領土要包括台澎金馬在內，任何西方國家同它建交，必須要承認此點，雖然有許多國如加拿大、意大利、土耳其、伊朗都不承認毛幫對台澎金馬擁有主權，毛幫也與之建立，但表面上這些國家與毛幫「建交」之後，一定要同中國斷絕外交關係。只有這次，中美之間邦交仍然照常，毛幫居然准許美國在北平設立聯絡辦事處，毛幫也在華盛頓設立，特別聲明此一辦事處具有外交代表身份，在毛幫可能沾沾自喜，已獲得美國外交承認，但此舉不惟違反了毛幫的基本國策，也爲中國的外交關係開一先例。不說別的，中國與日本斷交後，在日本設立一個半官方機構的亞東關係協會，辦事人員多是原大使館外交官，具有外交身份，自不待言，過去，毛幫曾爲此事提出異議，今後毛幫如果再以此事爲藉口向日本用壓力，日本就可以舉此事爲例，毛幫既然能在與中國維持正常外交關係的美國設立「聯絡處事處」，則中國在日毛建交後的東京各地設立辦事處又何以不可？相信日本外務省以此爲理由駁斥毛幫，毛幫人員是無辭以對的。

國與天地，必有與立，立是立國的基本原則，人在社會上也要有立，立是立身的大節，這都是不能任意毀壞的，毛幫及毛澤東個人最大的缺點是沒有原則，因此也就缺乏了立足點，無論它表面看來如何強盛，但是，卻缺少了立國的根本原則，等於在沙灘上起的大樓，雖然巍峨壯觀，但一陣風雨，它就變成一堆瓦礫。

毛澤東必然會在一夕之間傾覆，隨着時間的演變，更增加了此一信念。

牛·雜·兒（相聲）

趙聰

乙　今年是牛年。

甲　沒錯兒。

乙　新春開市，咱可得說個吉利兒。

甲　說得是。大吉利市嘛！

乙　（學黃梅調嚴鳳英）牛郎哥哥。

甲　（學黃梅調王少舫）織女妹仔。

乙　我……我……我……

甲　我想，你一定是要說你愛我吧？

乙　吹啦！

甲　怎麼吹啦？

乙　中國人談戀愛，愛字一向不出口，那才意味深長。

甲　現在的牛郎可不同了，講究的是暴露，不但我愛你，還得我吻你，吻到你的骨頭。

乙　看你多肉麻！那是根據瓊瑤女士改編的電影，咱們不來這一套。

甲　戀愛是吉利呀，但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還不好？

乙　那就人口非膨脹不可。

甲　不過咱們倆是同性戀，不會人口膨脹。

乙　去你的吧！

甲　不來這一套，換個節目試試。

乙　我來問你，你怎麼知道今年是牛年？

甲　今年是丑年，丑屬牛，於是乎就牛年了。

乙　那末，這個丑可不好哇！丑年生的一定是個醜八怪。

甲　我猜尊家你大概也是屬牛的吧？

乙　你說我醜？

甲　不信照照鏡子看，你比醜八怪還醜八怪。

乙　這是年紀老啦，我年輕時可漂亮着哪！

甲　不過丑年生的也未必醜，兩丑不是一個字。

乙　如今講究寫簡體，兩字相同了。

甲　那也不能說丑年生的一定是醜八怪。

乙　有何爲證？

甲　就像萬人傑吧，人家生得可不醜哇。

乙　你知道他多大歲數？

甲　不知道。

乙　不知道歲數，你怎知他是屬牛？

甲　他寫「牛馬集」嘛！

乙　照你這末說，寫牛就屬牛？

甲　那還假得了？老舍寫過「牛天賜傳」，如果他活着，今年七十二了，還不是屬牛的？

乙　可「牛馬集」還有個馬呀，難道他也屬馬麼？

甲　那個馬呀是馬森亮。

乙　你這是扯到那兒去啦？

甲　到了三佛蘭西斯克啦！

乙　到那兒幹什麼？

甲　找馬森亮呀！

乙　咱們現在光說牛，不說馬，牛年嘛！

甲　不然。馬牛、牛馬老挨着分不開，不說馬哪成？

乙　風馬牛不相及嘛，怎麼分不開？

甲　孔聖人有個弟子叫司馬牛，你分分看。

乙　這很容易，去姓留名，像當年郝壽臣同馬連良唱「煮酒論英雄」，（學郝道白）「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不是去了姓麼？照樣，司馬牛也可以去掉司馬，光稱牛？

甲　沒錯兒。

乙　不過那是古代的事。

甲　當代也有。

乙　哪裏呀？

甲　（學「楊門女將」王大人）有在唱「紅燈記」的那個錢浩梁，如

今就去掉姓了。

甲　就算司馬牛能分開，可是閻王殿裏有個牛馬司，你怎麼分？

乙　這牛馬司管着幹什麼的？

甲　管着壞人死後叫他變牛變馬——

乙　變牛變馬不是已經分開了嗎？

甲　還有一句俗語：兒孫自有兒孫福，不爲兒孫作馬牛。你怎麼分？

乙　把馬牛之間再加上一個「作」字不就得了嗎？

甲　人家這是七言詩，你加上一個字，成了上句七言，下句八言，還是詩嗎？

乙　這叫散文詩。

甲　眞有你的！不過，我再想想，還有——

乙　還有什麼？

甲　牛頭馬面——

乙　（學裘盛戎）叫王朝，和馬漢，大鬼卒，小鬼判……

甲　你怎麼唱起「探陰山」來了？

乙　可牛頭馬面已然分得清清楚楚，要牛頭就不要馬面，要馬面就不要牛頭，你呀，眞是其笨如牛！

甲　那末，咱們單說牛。

乙　好哇。我先說：牛鬼蛇神。

甲　這是毛澤東罵劉少奇的話。

乙　其中有你。

甲　其中也有你。

乙　不會。

甲　不會？你怎麼不敢回大陸說相聲？

乙　不是不敢。

甲　爲了什麼？

乙　侯寶林又出來了，你怎好意思奪他的飯碗？

甲　那末，我們繼續向下說。

乙　願牛年人人無痛無災健碩如牛。

甲　你這末一願嘛，可糟啦！

乙　吉利話，怎麼糟啦？你願生病啊？

甲　不是我願生病，你想，人人不生病，醫生豈非要失業，醫院豈非要關門，港大的醫科豈非要停辦？

乙　這不是糟，這是好。醫生可以轉業幹別的，換一副嘴臉對待健康的人，醫院改成學院，醫科改成美容科，使世上的醜八怪絕種。

甲　妙哇！

乙　我還願牛年人人力大如牛。

甲　要這末大的力氣幹麼？

乙　用處可多啦。

甲　願聞一二。

乙　一可不怕汽車碰撞，二可抵擋多如牛毛的刼匪，三可以拍電影，成爲打不死的英雄。

甲　這不成了牛魔王啦？

乙　那是妖怪。

甲　我說呀，力大不如智高。

乙　牛鼻子老道啊！

甲　像如今得時當令的基辛格？

乙　要不得，他會出賣弱小國家。

甲　像瞎闖王手下的牛金星？

乙　更加要不得，他會爲他主子出壞主意，殘害百姓。

甲　這也要不得，那也要不得，誰要得？

乙　我看呀，你就（湖南語）硬是要得！

甲　我憑什麼？

乙　就憑你那股牛脾氣，一桿槍通到底，決不回歸！

甲　我看吶，你也要得。

乙　我憑什麼？

甲　令郎考上牛津了。

乙　牛筋不能烤，得燉才爛啊。

甲　我說的是英國的牛津大學啊。

乙　這是我兒子的事，與我無干。

甲　可是你的教養啊！

乙　如果他自己不好，教養也沒用。

甲　還有，令愛也不穿牛仔褲了。

乙　卻換上牛尾褲了。

甲　只有牛尾湯，那有牛尾褲啊？

乙　一拖到地掃灰塵，褲角起了毛，恰似牛尾。

甲　時興嘛！

乙　講到時興，她可執牛耳。

甲　還是呀，有其父必有其女，你硬是要得！

乙　咱們這是互相標榜，人家會笑話，換個節目吧。

甲　那末，我說說我的願望吧。

乙　好，好。

甲　我呀，牛年發宏願。我願牛奶不缺貨，天天有得飲。

乙　這怕靠不住。聽說牛奶公司給人收購去了。

甲　我願吃牛肉，吹牛角——

乙　吹牛角是什那玩藝兒？

甲　這你不懂。就是吹號。

乙　吹號幹麼？

甲　向全香港宣告。

乙　宣告什麼？

甲　宣告我成了牛年的新富翁。

乙　憑什麼？

甲　憑着天天不是牛扒，就是牛柳，不是牛腩，就是牛肚——

乙　這末些牛嘛嘛做什麼？

甲　吃呀！

乙　那就作興來個牛雜兒吧。

甲　什麼叫牛雜兒？

乙　凡牛身上的東西全有，像牛眼、牛唇、牛舌、牛腦、牛腎、牛心、牛肺、牛肝、牛屁股、牛蹄、牛生殖器……

甲　別瞎扯啦，那玩藝還有吃的？

乙　這你不懂，那傢伙是最上的補品。

甲　總而言之，牛雜兒一味就全包括啦。

乙　天天吃牛，這個花費可大了去啦！

甲　哼哼！講花錢嘛，紅底早已不放在眼裏了，老子一出手就是大牛一張。

乙　幹嘛這麼濶氣？

甲　牛年嘛，怎能不花大牛？

乙　不是牛年的關係吧？

甲　什麼關係？

乙　通貨膨脹，錢不值錢！

甲　再不值錢，出手大牛一張也了不起呀！

乙　就憑你？

甲　不憑我憑誰？

乙　我看呀，牛皮雖厚，已經給你吹破了！

甲　你是說我吹牛？

乙　可不！

甲　一點也不是吹牛。

乙　是發瘋？

甲　是做夢！

乙　現在醒啦！

——（完）

談勞役中心「人滿之患」

王屯

輔政司羅樂民爵士二月十四日曾經在立法局會議中透露：鑑於本港目前需要有更多的青年勞役中心，以收容十八歲至二十一歲的青年罪犯，港府經已向財務委員會要求撥欵，在大嶼山埔坪戒毒所增設臨時設備，作爲收容一百二十人的勞役中心。因爲原有的沙咀青年勞役中心，本只能容納八十名童犯人數的，現已多達一百二十四人。羅樂民爵士又說：港府爲解決人滿之患，將於本月底前招標擴建該勞役中心，擴建工程預料一九七四年初完成，屆時將可容納另外的一百二十名青年罪犯。（根據二月十六日香港時報）

從羅樂民爵士這段談話中，大可以窺見港府目前的行政效率，彷彿給某些時間上的成規拖住，於是對於供應迅速需要的事情，不得不給那時間上的成規拖住了。

從勞役中心「人滿之患」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不妨來一個假定，如：現在沙咀青年勞役中心只能容納八十名童犯，但已收容的童犯已達一百二十四人。於是現在只得向財務委員會要求撥欵，招標擴建另外一個可容納一百二十名青年罪犯的勞役中心。但如果犯罪人數更多些時又如何呢？

於是我們不禁想起，現在的青年勞役中心，已由八十名限額的收容所收容了一百二十四名，另外一個能收容一百二十名的勞役中心，還要待到一九七四年初完成，即要等一年後才完成，倘如在這等待時期中，本港法院判決進勞役中心的青年童犯多至二百人或五百人時，那麼新建的勞役中心，豈不是又面臨「人滿之患」了嗎？到那時政府當局應如何處理？因爲依目前本港治安情形，長期住小公寓，吃軟飯，吸毒等遊蕩青年，數目不會很少，這些人隨時可能因犯法而被送進勞役中心的，但勞役中心已面臨人滿之患，政府應如何應付呢？

我們今日的社會，正存在不少專門製造犯罪青年的「無形學校」，如黑社會勢力的擴展，賭博，吸毒等等。於是時常在報章出現的新聞，如監獄有「人滿之患」，精神病醫院有「人滿之患」。還有屬於貧民切身關係的如：公立醫院病床也有「人滿之患」等等。

種種「人滿人患」雖不是政府事前可以預算得到的，但政府當局，如果認爲某一項人滿之患的問題，是不容許逃避或卸責時，隨時加上種種假定，將預算打寬些，豈不是可避免不少施政上的意外煩擾，同時也可以提高行政效率。

有一位牧師朋友談起自從美元宣告貶值後，本港存在倫敦的儲備金估計損失達十六億元。財政司夏鼎基爵士：「港幣所遭受的損失，比本人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在立法局所提及的八億九千萬元數目，已大爲增加。」

如果假定本港在倫敦的儲備金損失達十六億，這數目如用本港四百萬市民來均分，包括大人、老人、初出生的孩子在內，每人該負四百元的損失。也等於二百年公益金的總數。牧師朋友打趣說：「都是耶穌說得對，將財寶聚在天上比積在地下好。」所謂將財寶聚在天上，是指將金錢應用在應該發展的造福市民的事功上。本港財政預算，每一年都有很多剩餘，而每年財政預算，都受一個成規約束，那就是依去年的不足，才在明年預算上增加補足，以保持守勢來說，這是一種穩健政策，但香港的目前及今後，不但進步很速，變動也很快，有許多雖然是意想不到的事情會發生，但我們如稍稍留意去作出分析，多少意料外的事，其實是意料中的。

譬如本港一年後，如果不幸在意料之外，使應判入勞役中心的青年罪犯，增到五百名的話，而政府的預算，沙咀的原有八十名限額，再加上一九七四年初才完成的一百二十名青年犯人的限額，那麼這個「人滿之患」應是滿過一半有多了。

於是我們不妨要求當局將每年的大量剩餘，即使不完全讓它「聚在天上」，但能在預算之外撥出一部份，如百分之二十，研究如何擴充可能導致「人滿人患」之處，先將它擴大起來。譬如我們很快建成一個可以容納一千人的青年罪犯勞役中心的話，那末，警方可不必爲「人滿之患」的緣故而降低判罪標準，可以大大地向犯罪青年挑戰了。

自從最近兩年，本港出現一股可怕的青年犯罪風氣之後，社會人士作出不少呼籲，要求當局採取嚴刑峻法，抑止這一股險惡風氣。我們除了考慮到嚴刑峻法這有效方法外，也不能不正視使這股險惡風氣形成的社會背景。目前在本港長成的年輕一代，即使是一個受到很好教育的青年，也難免不受到一種普遍形成的社會風氣所影響，那風氣的根源大概有幾點源頭，那就是一、香港除了發展工商業之外，並沒有什麼文化內涵。二、當局對華人社會文化並不重視，譬如爲了提倡文化發展，設立一些鼓勵性質的文化獎金等等。三、青年人在沒有文化氣息的社會中長大，情感必然很薄弱，因爲人類文明歷史中，沒有文化的生命意義是不存在的。四、經濟社會造成的冷酷競爭，使道德觀念，不是披着羊皮的狼藉它作爲裝飾品，就只屬於愚人遵守事情。

上面的原因，並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即使政府當局與我們社會各界人士，積極地從文化建設來矯正年輕一代的思想感情，爲年輕一代建立更正確更遠大的人生觀，也不會很速就可以將本港種種壞風氣矯正過來。所以悲觀點說：我們如施行任何嚴刑峻法來應付一切，可以使目前嚴重程度大爲減輕，但不一定將問題基本解決。因此，政府當局，設立勞役中心來將一切問題青年加以適當的磨煉，這並不是一種消極懲治罪犯的工作，應視爲一種積極的工作。判罪的觀念，應不能以時間來規定，而應該居於受磨煉的人是否眞眞正正改變來決定。

這項工作，可能要使政府付出一筆納稅人的金錢來充實它，目前政府的經濟力量，不但可以做到，而且可以做得更好的。不過，政府當局，如果運用多些想象力，必要時由多些專家設計，將它建成一枝能自供自給的生產隊伍，不必限定將他們拘留在一定的地方內，也用紀律將他們約束起來，必要時可以派他們上山去下海去做種種工作，按各人天資給他們技術訓練，他們可以與普通工人一樣工作，可以去開地下鐵道，建築水塘，所不同的是人工少而受約束，他們如勇於悔過，便可以像正常工人那樣自由，只要一種磨煉問題青年的制度能夠構思出來便可。如此政府方面，不但不會受「人滿之患」的威脅，更可以打開大門，來者不拒，多多益善。他們不但不會給政府負擔，反而會減輕政府財政上的負擔。

政府目前行政上的缺點，主要是施政上的「可限性」，有時追不上客觀情勢的需要往往超出這「可限性」，譬如羅樂民爵士在立法局所報告勞役中心的「人滿之患」。就是一種很典型的例子。有許多事務，我們如肯運用更多想象力及拿出接受挑戰的勇氣，本來可以做得很好的。

香港向來被喻為「東方之珠」，這四個字倘如只用來稱讚她的美麗，那是多麼沒意義的。不過我們大可以將「東方之珠」這四個字，視作本港的「生存哲學」與「發展哲學」看。因為在蚌殼裏每一粒珠子的最初成因，都是因沙子跌進蚌殼裏，造成蚌的生命中一種困難，迫使蚌運用自己生命中的神奇精液，將沙粒磨煉成珠子。且看香港近年來的成就，過去如水荒，將來如地道火車，這些都是由困難磨煉出來的珠子。現在又出現的青年犯罪問題，居住問題，股票的瘋狂情況，一樁一件接踵而來。我們如以「東方之珠」作為挑戰的哲學，說不定今日的種種困難，會磨煉成明日更美麗的珠子。

關羽氣質的聯想

霍大川

重讀元朝末年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益信關羽在民間被看成神，完全是羅貫中的功勞，同時也可以更進一步評價羅貫中對人物氣質塑造手法，多麼了不起。

我想要是羅貫中將「三國演義」的第二十五回「屯土山關公約三事，救白馬曹操解重圍」。二十六回「袁本初敗兵折將，關雲長掛印封金」。二十七回「美髯公千里走單騎，漢壽侯五關斬六將」。二十八回「斬蔡陽兄弟釋疑，會古城主臣聚義」這四回輕描淡寫的畧過，或者換過另一個方式來寫，當作曹操利用關羽來分裂，劉備與袁紹的聯合戰線，那麼關羽在民間的忠義氣質，可能會大大打了折扣，關羽也不會成為忠義的象徵了。

從當時曹操的戰畧覺點看，當他知道劉備與袁紹聯合時，他在第二十五回將關羽圍困屯土山時，應該早已決定好計劃，那是先利用關羽斬袁紹的大將文醜，再對關羽賜馬贈金，最後可能派蔡陽護送關羽到古城好使袁紹生疑而與劉備分裂，曹操可以不戰而解決兩個心腹大患。因此，五關斬六將，過臥牛山這段路程的戲，完全是作者為了突出關羽的忠勇氣節而寫出來的。

至於關羽自己，他並不是等閑之輩，可能在土山被困之時已看出曹操的詭計，但為了護送二嫂平安回到劉備那裏，不得不將計就計，他在戰場交鋒殺文醜一事，因為自己在曹操勢力之下，很容易為袁紹所諒解，關鍵在最後在古城外殺蔡陽一幕，如果曹操當年實在是派蔡陽護送關羽，而最後蔡陽反為關羽幹掉，以表白自己，證明曹操一場特務戰的徹底慘敗，對於曹操打擊是不小的。

曹操本來是一個軍事天才，做事一定有戰畧上的目的，但從「三國演義」的二十五至二十八回那樣反反覆覆，很難為他找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同時關羽千里走單騎的戰無不勝，看來也像神話。於是只有一個解釋，作者寫那幾回小說，目的不是表現機智而是可為表現人物氣質。讀者可以從那四回小說中，看出曹操的反覆無常性格，也表現出關羽的勇敢與忠義。對於表現機智的地方，三國故事多得很，因此作者為了增加小說的藝術魅力，不得不將一些章節抽出來，完全為表現人物氣質而寫。於是好些地方所以能突出人物氣質，實在是為了降低機智作用而來的。講藝術魅力，到底機智運用的魅力，總沒法與突出人物氣質作比較的。因為人到底是情感的動物而不是機器。

這四回三國演義幾百年來，不知改編過多少地方劇，如「屯土山」、「秉燭達旦」、「贈袍賜馬」、「過五關」、「古城會」等，都是具有相當感動力量的劇目。

「三國演義」的歷史事件，是由「三國誌」而來的，「三國演義」所突出的是人物氣質，如「王允獻貂蟬」、「三顧草廬」、「舌戰羣儒」等等，其藝術魅力的泉源，卻不外是人物氣質的突出。如果說「三國演義」是一部歷史故事，例不如將它看成一部宣揚儒家思想的文學巨構來得貼切。一如將迭更斯的「雙城記」看成宣揚基督教思想的作品。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看成宣揚理性主義的作品來得貼切。因此，所謂文藝的思想性這東西，很難從奇逢偶合的情節中走出來的，要突出它，必定從人物氣質中走出來　人的行為，至少是表現人物氣質的一部份，看看今日盛行的打鬬電影，不論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不論古裝，民初或現代時裝，一當部用一場一場打鬬來演繹一個故事，既然是硬定了一種做人做事的絕對方式，就過着困難，一定用暴力來解決，說理和法律都等於次要的東西。在這樣一個不講理的世界中，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又有什麼分別呢？

中共經濟落後與困難

中共經濟後落與困難是事實，中共自己也無法否認，對於中共經濟落後能否擺脫，困難之能否解除，不如在基本因素方面加以檢討，或者能找出其癥結所在，進而判斷其前途。

經濟發展的因素，大致可歸納為下列五個：(1)土地與資源、(2)勞力、(3)資金、(4)技術、(5)制度。在上列五個因素中，中國大陸地廣人眾，中共不會感到缺乏，資源更為豐富，自不待言。但中共經濟之所以落後與困難，是由於資金、技術與制度三個因素。

缺乏發展經濟之資金

發展經濟必須有巨額的資金支持，否則空有計劃，成為紙上談兵。中共也充分認識到這一點：「要把我國由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並且建成一個基本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是須要長期的、巨大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建設。而要進行這樣基本建設，就要許許多多的資金。比如，在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用來進行經濟建設和文化教育建設總數是七六六・四億元（指人民幣），折合黃金七億兩以上。」

中共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資金來自蘇聯的援助，更重要的是對私有財產的沒收和變相沒收。第二個五年計劃胎死腹中，是一本糊塗帳。到了第三個和第四個五年計劃，所能籌劃的資金，是沒有了蘇聯的援助，人民的私有財產早已罄其所有，再也敲搾不出。那麼資金從何而來呢？

毛澤東唯一的辦法是「自力更生」，一九五八年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都是想依靠「自力更生」來挽救的措施。這就是在極困苦的境地，缺乏物質與技術的支援下，完全依賴人力來創造局面。這是絕無可能的。毛澤東堅持「自力更生」已逾十多年，「大躍進」不到一年非拋棄不可，「總路線」和「人民公社」在讓步、退卻中堅持到現在。

今年元旦的「兩報一刊」社論中，特別強調：「要更好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多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所謂「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都是想在落實「自力更生」政策下求生路。但在「自力更生」政策下，工農業永遠缺乏之資金無法發展，非求外援不可。

「毛澤東思想」解決不了技術問題

經濟的發展因素由於生產力的提高，生產力的提高，則有賴於生產技術的改進。依照美國的例子來看，自一八九〇年至一九四〇年，這五十年中，美國經濟成長的效果，有百分之八十應歸功於生產技術的改進。

中共在建立政權，一切都是向蘇聯「一邊倒」，事事以蘇聯為師。蘇聯的工農業技術較之美國、日本和西歐各國比較落後，中共由於政治上的關係，開始即不能爭取最新技術，取法乎中，自然就不能迎頭趕上了。

一九六〇年七月以後，中共即無法再從蘇聯方面獲得技術援助。於是中共轉變方向，改向日本和西歐諸國輸入機器及成套工業設備，跟着這些商品的輸入，自然也附帶地解決了若干技術問題。但這些技術問題都是局限於一廠或某專門問題，對中共整個工農業技術問題沒有通盤計劃。因此，對中共整個工農業生產力的增進，沒有幫助。

在中蘇共衝突之後，中共的「自力更生」政策，不僅是指工農業的資源供應，更重要的是指促進工農業生產力提高的技術問題。在大陸失陷前的技術專家，在毛澤東「打倒資產階級學閥」的口號下，始終抬不起頭來。中蘇共衝突後，替代蘇聯專家的是「土專家」、「老工人」和政治工作者，在「政治掛帥」下，所有專家都要服從在不懂技術的政治工作者的領導下。「老工人」的若干工作上的「土辦法」，被捧為「發明」。這些「土辦法」大都是缺乏某些工作條件的代替辦法，可能勉強維持生產，但不能根本解決技術問題。「文革」更助長了這種風氣，政治氣壓更使得專門人才喘不過氣來，更多的人遭到了清算、批判、鬭爭，能夠在原職位執行其技術業務的，不受干涉，可說已絕無僅有。

更重要者是無法培養新的技術專門人才和供應廣大的中等技術人員。這是因為大陸大學入學限制於工農兵，入學不根據程度，基礎知識不夠，無法深造。在中小學也不能踏實求學，數理根底不好，當然不能成為技術人員。中共發展工農業，如果專依靠外國專家和老的專家，是沒有辦法的。

發展農業的死結

中國大陸經濟是農業經濟，經濟發展主要依靠農業。

中共的農業發展的要求，首先要它養活龐大的人口和增漲中的人口，進一步供應工農業原料和滿足出口要求，然後再從農業中累積資金作為建設資金。農業不能發展，就是中共經濟落後和困難之基本原因。

最近，費正清訪問大陸，他在一篇有關中共與美國關係發展的文章中，指出：「中國（中共）仍舊而且將長期地保持一個農業國家。」今年元旦「兩報一刊」的社論中也強調：「進一步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方針，處理農、輕、重的關係，搞好農業、加強農業。」

農業對中共經濟的重要性，中共曾自己供認：「在工業產值中，以農產品為原料的約佔一半；在輕工業原料中，來自農業的佔百分之八十；在財政收入中，直接間接的農業有關收入，約佔百分之五十；在國內市場的商品供應總額中，農產品及農產

加工品約佔百分之八十；出口貿易商品結構中，佔百分之五十一以上。」

中共也說過：「農業的豐歉，對當年或次年的經濟發展，就不能不發生重大影響」。這從中共若干年來的經濟情況，完全可以證實的。不過自然災害對於農業影響之嚴重，雖不可否認，但是長遠的基本的影響還是在於理論、政策和制度。

理論、政策最後歸結到制度上。在農業制度上，中共走的集體化道路。中共農業走上集體化道路，特別是建立「人民公社」以後，糧食、棉花與主要農產品減產，或增產有限不能供應逐年增加之龐大人口。去年進口糧食達八百萬噸之巨，雖然希望做到「以糧為綱，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但是糧食減產，其主農產品的減產更不必說。除去消耗之外，要從農業方面增加出口潛力和提高建設經費，就極為有限了。

農業失敗的原因很多，但是主要的，由於「人民公社」使土地與農民的關係完全脫離，農民支配生產成果的權利完全被剝奪，加上集體農業經營的窩工浪費和重重的剋扣，農民多勞不能多得，終年辛勞不得溫飽，造成生產情緒低落，對集體農業漠不關心。

中共歷來為了維持「人民公社」的存在，不知有多少挽救措施，例如「農村工作緊急指示十二條」、「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六十條」乃至攻擊得最兇的劉少奇的「三自一包」，毛澤東最近頒佈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等等，無一不是挽救措施，然而絲毫無補於「人民公社」的基本錯誤。大陸農業要有發展，首先要取銷「人民公社」，恢復農業的自由經營。在這個基礎之上，然後再增加農業投資，改進農業技術，實行農業機械化，發展農副產品等，方有效果。

工業發展的阻力

中共工業之不能發展受農業影響頗大，但是工業本身也有許多困難阻止其發展。

一般工業發達國家，都是農業有了相當基礎，

的基本因素

周益民

發展輕工業，最後發展為重工業。這主要是籌集重工業的資金，開拓工業的廣大市場。中共的工業計劃，稱之為「社會主義工業化」，把次序完全倒過來，就是重工業、輕工業、農業。中共把原來的農業資金，都搜括來投資於重工業。所謂「土改」、「三反、五反」、「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等等，無一不是搜括資金。經過十四年（一九五〇至一九六三）的錯誤過程，結果把農業弄垮了，輕工業也停頓下來，重工業也半途而廢。共黨八屆十中全會（一九六〇年）提出：「依照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次序，達成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綜合平衡」和「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方針。這個方針，迄今未改。今年元旦「兩報一刊」的社論也特別強調這個方針，這表示中共今後努力的方向不變。雖然為時已晚，損害重大，挽救也很困難，但是最基本的困難，是為作經濟基礎的農業已走上集體化道路，工業只能在原地踏步，於是使工業逗留在某一階段，而無法起步，更不要說起飛了。

中共工業本身的阻力，在今年元旦「兩報一刊」的社論中。也約畧地提出，即是今年的主要工作目標也就是目前困難。提出的困難，可分兩方面：

一、「是要抓緊基礎工業，加速原料、材料、燃料、電力工業的步伐，促進鋼鐵和整個工業的發展。」所謂基礎工業指的是重工業，中共仍要抓緊重工業。不過在重工業中，中共特別要加強發掘工業。目前最大的困難是原料和材料的不敷供應。原料和材料部分依靠農業供應，部分依靠發掘工業。發掘工業早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就感到不足了，隨後的「大躍進」中又過度浪費了原料。和材料發掘工業之困難，在於資金短少，缺乏機器，技術條件不夠，再加上工人情緒不好等。其次是動力不足。中共目前缺煤缺電。煤產量不足，老的煤礦要廢棄，新的煤礦也未開採，交通工具缺乏，運輸困難。各地小煤窰也不能解決當地問題。許多節煤的辦法和事實，一再誇大宣傳，都可以說明缺煤的窘相。去年投入生產的煤礦基本工程者僅有八個，以地區分佈與規模看，可見未能改變形勢。大陸各大工業城市均在輪流停電，當然影響工業開工率。去年投入生產的電力基本工程達十七個之多，然而始終並未停止停電，可見供應仍是與需要有距離。石油工業為中共工業中發展較快之一個工業，但原油產量與煉油產量增長幅度相差懸殊，發展不平衡，問題仍多。

中共誇稱一九七二年鋼產量為二千三百萬噸。一九六〇年底，中共稱其鋼產已達一千八百萬噸，十二年間增加幅度為百分之二四·七，平均每年遞增率僅百分之一·九。以「鋼為綱」之鋼鐵業發展如此緩慢，勢必影響其他工業之發展，整個工業發展就非常有限了。

二、「加強企業管理，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數量固然重要，質量也不可忽視。由於中共技術設備不足，工業產品不合格率太高，次品廢品充斥。工人的消極怠工，缺乏責任心，幹部以超額完成報功，也是使次品、廢品增加之主要原因，結果不能使用，並且浪費了原材料。「文革」以後，各地廠礦企業生產管理，仍未恢復正常。

中共也承認「沒有科學的管理方法，沒有嚴格的規章制度，就不能建立正常的生產秩序」。但是毛澤東的辦法是要求各廠礦企業，充分發動羣眾建立以「崗位責任制為中心的七項生產管理制度」。如果仍是以外行領導內行，政治統帥一切，以黨委集體領導生產，廠礦的企業管理不會上軌道。至於減低生產成本在共產主義的官僚作風下是不可能的。提高勞動生產率不從技術設備改進，也只是進一步壓搾工人而已。

抗戰武術談

自從鐵蹄侵國土
忠心赤膽保河山

張仲仁

抗戰時期我同姓曾出過兩位顯名人物，一位是受人尊敬的將軍；可惜另一位是令人鄙視的懦夫，一忠一奸，顯露得清濁分明。

現在先講述抗日名將，爲國犧牲的張自忠將軍，他在華北戰場只統率一軍兵力，曾殲滅日寇數萬之衆，敵軍以數倍的兵力圍攻，將軍深明保衛國土的重任，早存有以死報國，以明心志的決心，親臨前線指揮部隊，奮勇殺敵，甚至戰到最後一兵一卒，亦不作突圍撤退打算，堅決與陣地共存亡，最後將軍達到了爲國捐軀的志願，做到了忠勇殉職，戰死沙場的可歌可泣事蹟。當年將軍陣亡噩耗傳出，全國同胞無不痛惜悲嘆！國家何不幸，戰爭初期就損失一位良將，當時各處均舉行追悼會，因將軍之死，曾震動了日本朝野有識人士，知道中國是不容易欺侮的，然明知兵兇戰危，未來只有自取滅亡。

現在香港近代史學家，岳騫先生所著的「蘆溝烽火」一書，有關張自忠將軍接替宋哲元將軍防守北平事蹟，有詳細的記載，八年前我看此書時，看到日寇故意挑釁侵略及侮辱我國的血淚往事，眞令我血脈憤張，咬牙切齒，好似回復到我青年時代的心情，卽要上陣殺敵，才能消我心中激動的怒火，當看到將軍爲國事忍辱負重，在赴京述職旅途中，遭遇到一羣愛國學生的誤會，搶上火車找尋將軍，幾乎竟把一位愛國軍人，誤作漢奸時的處境，我竟難忍辛酸，掉下同情之淚。

另一個是衆所週知的，居高位享厚祿，做文官毫無建樹，做武官專打敗仗，平素絕技是取悅上峯，極盡拍捧之能事，說起話來，尖聲怪氣，最奇妙的是，他無功也有賞，有過卻不受罰，危難時不知何謂忠於黨，及忠於國家民族。在湖南省長任內，糊裏糊塗將長沙古城一把火燒成焦土，激怒得三湘人士，既悲且痛，因此恨之入骨。國共和談時，他擔任和談代表團的首席代表，但他不但有辱此重大使命，竟甘作二臣厚顏事敵，這就是卑鄙的懦夫張治中了。朝代可以轉變，歷史不能磨滅，張自忠將軍的忠烈事蹟，自應留芳千古，後者遺臭萬年，爲人處世，民族氣節豈可忽畧乎。回想當年在鄉下，我族家長輩，曾爲這位同姓不宗的民族英雄，張自忠將軍爲國捐軀，在我們祖祠堂裏舉行一次隆重的追悼會，由剛回鄉省親任職軍旅的族叔司儀，帶領全族子弟向將軍的靈牌行禮致敬，並講述將軍生平事蹟，及在戰場上指揮部隊英勇抗敵，爲國犧牲的經過，藉此告誡全族子弟們明白忠奸分明。那時一班長輩們，均深明大義，這種宗族主義的特色，家有家法，族有族規，在祖祠裏集會，長幼有序的一排一列的站立，充滿莊嚴崇高的氣氛，三十幾年前的族規訓示，如今仍深刻在我心版上，終生難忘，可惜在海外的後輩們，已沒有了參加祖祠的莊嚴集會，也無從聆領受長輩們的教訓機會。我族各祠會祭產豐富，在關土共時期，曾撥出部份租谷作爲補助子弟學費，鼓勵本族青年學生努力求學，考到前五名者有特別獎金，向文習武，作育人材，這種精神，眞值得敬佩。講完掌故，再談武術。

先述用直線拳的步法，改練破空掌法，這手掌法是用手掌邊緣運力直劈出去，劈到手肘彎筆直，卽將手縮回四分之一，肘關節稍彎，手掌朝天，手掌高低平臂時，用勁停留片刻，再跨步第二手照樣劈出去，右手劈出去上身側向左，左手劈出去上身側向右，手掌打出將大拇指彎攏緊靠手掌邊，如左手打出，右手收回照練直線拳手法一樣，用力放下向後一劃，再握拳擺在右乳後一寸處，肘尖翹起，與前面的手掌平直。破空掌的用處很多，有經驗的武術拳師拆招時，卽知那一手適宜用掌，那一手用拳，有時還可改掌用义，將大拇指放開义對方的喉管部，亦可將劈出去之掌，改向下或向上捲，撥開對方打來之拳，跨上一步攻擊對方，總之可靈活運用，有時一手打出去可變爲三手用法，武術書要當面傳授較好，文章只能寫個大概、練天蓋地拳法，跨步和收回之手法照上述一樣，唯握拳不同，大拇指指緊食指第一關節，其餘四指，一二三指關節全都彎攏握緊，食指第二關節骨尖稍向外突出半英寸，每一手打出前先握緊拳頭舉起，由耳邊位置起用力從上劈出，拳面朝上手背向下，當劈出時彎平直卽停住，再縮回四分一，肘關節稍彎成拳頭高低平臂時，用勁停留片刻，第二手再跨步打出。這是專打對方前額頭面處，用這手天蓋地拳法，預先練打砂包，慢慢練硬手背骨，卽食指中指及無名指的第三骨節。我在第一篇武術談中曾講過，如不預先練硬拳頭，時常會打傷自己的手，這是必然的事實。

練劈丟拳法，也是照直線拳的跨步和收回手法一樣動作，拳頭如練天蓋地抓拳相同，唯打法各異一拳兩用，左腳跨上一步，右手抓緊拳頭在腹部前距離一尺的部位直劈下去，隨卽用拳背向前打出去，打到拳頭平直彎轉爲止，再縮回拳面朝上，肘關節彎成離肋骨三寸遠，上臂靠緊脇下，用勁停留片刻，再跨步第二拳打出。我所寫的拳掌名辭，可能是家鄉的土話，這種叫向前一劈向外一丟的劈丟拳法，我沒有去參考旁的拳術書籍，可能與國語名稱有異，但這手拳法的用處是很大的，打出去再收縮返拳面朝天停留片刻這個姿勢，卽是防守對方打來，及準備進攻的架勢，所謂能攻能守，進退自如，如不練熟這手劈丟拳法，遇到對方用坐馬拳打來時，你會手忙腳亂無法招架，（坐馬拳法另文詳述）或者對方比你矮小精悍，他專門攻打你的下盤，如你練熟了這手劈丟拳法，不但可防守還利於攻擊，對方朝向你肚腹一拳打來，你卽用拳一劈將對方的拳頭擊沉低下去時，順勢用拳背向前一丟打對方的臉孔，快打慢出手如閃電，對方遇到你這手拳法，非夾尾逃跑不可，否則如挨中你這一拳，他就要頭破血流，不由你不信，眞有這樣厲害的拳法。

錫*蘭*女*元*首

艾麗莎

在全世界的三個女「國家元首」中，印度的甘地夫人，一手打垮了巴基斯坦，於是，在亞洲紅透了半邊天。以色列的梅耶夫人，亦威震中東，不但阿拉伯國家的人聞風喪膽，就是莫斯科克里姆林宮，一想到她，恐怕也會做惡夢。只有錫蘭的班達萊妮基夫人，是個可憐蟲，這個一向高唱：「馬列化錫蘭，吃飯不要錢」的「紅色娘子軍」，爲了要使她將近破產邊緣的國家重新強盛起來，只好自動投降，把她過去開出的空頭支票，一把將它撕碎，然後，板起臉來，不再談什麼「社會主義的天堂美景」了。

在她上台以前，錫蘭這個擁有一千二百萬人口的島國，雖然從沒有見過什麼「天堂美景」，但是，跟別的亞非小國比起來，就要富裕得多了。這個國家主要的收入，以錫蘭茶爲主。所以，國內的稅輕得不能再輕，房租也便宜得出乎想像，在公共衛生，醫藥保健和大中小學教育上，更是全部免費，其他公共交通等工具也是全免費的。

這樣的生活，在錫蘭島國上已實[illegible]年，但是，以班達萊妮基夫人爲首的一羣人，卻認爲這些還不夠，所以，從去年起，她們就以「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姿態，正式規定：每個錫蘭居民，每月都可以分到一斗「免費米」，和一斗只要美金五分錢的「官價米」。這樣一做，那位「紅色娘子軍」就以爲已達到「吃飯不要錢」的「天堂美景」了。

誰知這些「免費米」和「官價米」，在老百姓的胃裏還沒有消化掉時，錫蘭的國庫和社會經濟，就得了絕症。國家財政入不敷出，一下子就進入每年十七億港幣以上。大部分高級知識分子，百分之十五變成了失業遊民，於是，學生運動，青年運動，知識分子運動，都一次又一次的被刺刀和機關槍鎮壓下去了。

班達萊妮基夫人見此情景，一面痛哭流涕，一面仍是描述着「社會主義錫蘭的天堂美景」，一面又簽署了命令，把那些不滿現狀發起騷動的青年知識分子們，關進了叢林中的「勞動改造營」去了。

錫蘭內閣，是清一色左派的聯合政府，除掉親蘇的共產黨，托洛斯基派的蘭卡薩瑪莎姆達施黨以外，還有一個極端急進的布爾喬亞政團的自由黨。這些人，眼看整個財政經濟都要垮了，於是，第一個站出來拿老百姓開刀的，不是別人，卻是張口「人民」，閉口「人民」的共產黨和托派。在他們極力主張下，班達萊妮基夫人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取銷自己一向高唱的「吃飯不要錢」，因此，不但讓糧食大幅度的向上漲價，並且恢復了醫藥保健和公共交通工具的繳費制度。現在的錫蘭人民，如果身無分文，是沒有資格搭車和看病吃藥的了。

光靠節流還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開源，於是這個一向以稅輕著稱的島國，如今有了「限制收入」和稅率普遍提高的新法令之外，還硬性規定每家每年一定要儲蓄多少存欵在銀行裏。這樣一來，全國百分之五十三以上老百姓，每月平均收入，只有港幣一百〇五元，而繳的稅且要比過去多了好幾倍。一個總裁，總經理和行長等人物，每月收入，一超過港幣三千五百元，就等於是在替國家賣命，每分錢都要涓滴歸公。一般富裕的人，只財產稅一項，就要繳財產總值的百分之二十五。

爲了緩和國內老百姓的情緒，班達萊妮基夫人只好像每一個典型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樣，用最大的嗓門，在廣播和電視裏，不斷地喊着：「一定要將我們的五年計劃，進行到底，等到計劃全部完成以後，每一個錫蘭人就都可以豐衣足食了！」但是，事實上恰恰相反，這個五年計劃實行到目前爲止，不但沒有替錫蘭人民解決一些問題，反而使失業人數增加到七十五萬之多。平均每十六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沒有工作做。而錫蘭的出口貿易，百分之九十是茶葉，樹膠和椰子，這些產品的國際市場價格，近幾年來一直在直線式的下降，最低估價也較過去跌了百分之二十以上。班達萊妮基夫人辛辛苦苦從西方國家那裏弄來的「經援」，每年不過是三千萬美金左右，這些錢，一半花在外債的分期償還上，一半則全用來貼補茶葉，樹膠和椰子等損失上。

錫蘭這幾年在產品出口上吃的虧，誰也不會相信，是一向被班達萊妮基夫人認爲兄弟國家的蘇聯和東歐搞出來的，它們才是靠剝削錫蘭來發洋財的人。它們在用工業品與錫蘭以貨易貨時，總是將自己人的身份，在茶葉，樹膠，椰子價格上，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然後又用薄利傾銷的方式，在世界市場上出售，逼得錫蘭自己的出口貨品走頭無路，而銷路日狹，不要說是賺錢，就是不賠本也很難辦到了。

這些事實，使一些醉心於社會主義的錫蘭政壇人物，清醒了很多。正如財政部長皮瑞拉發的牢騷一樣：「共產黨也好，資本家也好，反正大家都是一樣的見了錢就不要命！」

充滿絕望氣息的「憤怒青年」

林巽

這一期本來選好程剛的「秀才遇見兵」及李翰祥的「牛鬼蛇神」的一些特色地方來分析一下，但在茶敍中與幾個朋友談起張徹與桂治洪導演的「憤怒青年」，又談出一些特色地方，於是便決定先談「憤怒青年」。

甲君說：「憤怒青年」應改為「絕望青年」。這部電影又是張徹一貫的電影材料，一個絕望的故事。乙君打趣說：「假使我是一個喜歡絕望故事的人，我不會學寫稿子，也不會去拍電影，更不會去做股票買賣，我會去經營殯儀館，如果我沒經濟能力開殯儀館，當仵作也不錯。」說得大家哄然大笑，當然我們也不能說乙君的笑話是符合邏輯的，經營殯儀館與當仵作，未必喜歡絕望的故事，他們只是為既成絕望者服務，應是一種嚴肅的職業，反之喜歡絕望的故事的人也未必要做仵作，這簡直是不成文的笑話。不過我以為藝術是表現人生，反映人生，人生如該是絕望的，人們還要藝術的啓發來做什麼？作為藝術匠人，何必一定要強調絕望呢？未知「大導演」以為然否？藝術所紀錄的材料總該是「生態學」範疇的而不該是「死態」範疇的吧！

「好了」甲君打斷乙君的不成文的笑話說：「憤怒青年既然是張徹與桂治洪聯合導演，我們且來猜一猜，什麼戲是張徹型的，什麼戲是桂治洪型的「-

丙君說：「看打鬥的殘忍與張徹過去執導的並沒有兩樣，但電影中那個憤怒青年沈昌，被黑社會頭子誘到黑社會頭子的私人架步去與一位撈女溫存，拍得夠香艷，那又是過去張徹片子很難得見到的。」

「還有憤怒青年沈昌在與他的父親演出一些寫父子之情的戲，處理得算入戲了。」我說：「如果那段落是桂治洪拍的，他可以獨擔文藝片的大樑了。」

當然所謂聯合導演的電影，不能猜那個導演處理那一段，只要參與聯合導演的人不是「馬仔導演」，他總得有些東西加上去，所謂將己之長，補人之短，這種聯合，對誰也有好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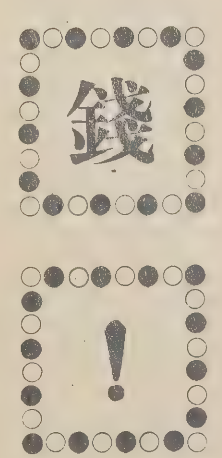
但對於張徹喜愛絕望的故事，那是一點也不錯的，對上一部「四騎士」是絕望的故事，現在談的「憤怒青年」同樣是絕望的故事，筆者剛看過「刺馬」又是另一部絕望的故事，人生果然如此絕望嗎？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為什麼老是這樣與絕望氣息結不解緣？這個問題對於常作小罵大幫忙，曲意捧張徹不敢怠慢的影評人，平時對讀者說過多少不盡不實的歪心之論，我想他們私下也該向這位如此偏愛絕望氣息的藝人規勸規勸了。至於大老闆，除非也有同樣偏愛（深信不會有）相信運用影響力也該是時候了。

「憤」電影寫一個十八歲貧窮青年沈昌，父親是一個負責任的貨倉管理人，因為脾氣不好，母親離去，兒子也疏於管教，沈昌是一家送「外賣」的夥記，因與飛仔打架，給老板開除，遂為一班黑社會人看中，打算利用他去竊貨倉

既然如此，編導為什麼不讓沈昌經歷過一場惡夢之後，重新走上新生，而一定要讓他死去呢？至此不得不歸咎於編導對絕望氣息特別偏愛罷了。

飾演沈昌的主角王鍾，看他在徙置區的家中與飾演父親的盧廸演的對手戲，看出他相當用功，幾個特寫反應，頗有情感上的深度，要是編導讓他少打些那麼多的公式打鬥，而讓他在現實生活的氣氛中演出一點眞實情感的戲，說不定他在這部電影裏，會給觀衆留下一難忘的印象。還有那個李麗麗，看來很有特殊氣質。比貝蒂的公式表演強得多，可惜她在「憤」片中的地位，比特約演員還不如。

在張徹捧出的幾個男演員中，我覺得姜大衛與王鍾，應是喜劇小生的材料，如果有出色的好劇本與出色的喜劇導演，他們是可以從另一種戲路再闖出新境界的。



古鶴翔

生活在今日的世界，必須要錢，誰也不能沒有「阿堵物」。

倘若親友病了，眼看着親友在貧病交迫中去世，更加使人想起錢的重要。

你會經有親友在大陸，被共產黨、煎熬着要錢的經歷麼？請想想：那些交不出錢，眼看着親人被槍斃者的心情罷。

我認識的「陳八指」君，他在共產黨奴役大陸初期，還只是一個小孩子。共產黨來了，硬說他父母有「藏

人都往錢眼裏鑽：股票熱就是這樣掀起來的。

倘若我有錢，我將會幹些什麼工作？我將集中精力，在一份自己辦的刊物裏，我將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扛起反共的文化重任！這時候，寫稿便不是我業餘的工作，而是自己的事業了。

錢自然十分重要，然而，我們應否不擇手段的找錢？

不少人，他們不擇手段地找錢，他們的目的只是花園洋房、名廠汽車

翻臉，於是便帶出三場大打鬬，一是他想阻攔黑社會人馬去刼貨倉，給黑社會人馬羣起圍毆將他打傷，一是沈父獨力與黑社會人羣大鬬，被刼匪打死，這場戲處理得很殘酷，最後一場是沈昌到黑社會頭子的大本營去大打一場與黑社會頭子同歸於盡，這一場戲拍得很殘酷。

沈昌的故事，本來有多少此時此地一般問題青年的影子，編導如果能從現實社會生活中選擇具有眞實感的材料，不難結構出一齣有深意的故事，不幸的是除了用情節表現故事外，便加上一場又一場的公式打鬬及殘忍打鬬，本來可以搞出好內涵的故事也給那麽多的打鬬將它弄得空空洞洞了。

是不是加上這麽多打鬬就是娛樂性豐富呢？從觀衆反應看，這種表現，看來也差不多了。導演如果沒法迎合觀衆的喜愛，今後仍本着這老路子，看來他的藝術生命，也該差不多了。

幾個朋友於是又談起「憤」片中的主人翁最後命運的問題，大家都認為這個青年本質是善良的，至少他可以代表現下一種問題青年，如果通過電影使它有啓示性的話，沈昌是不能走上絕望之路的，至少它比「街頭喋血」的阿倫狄龍純潔得多。他的死並沒有什麽教育作用，他需要的是重新受到教育而不是需要死亡，因為所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沒有一件事是需要他負責的，即使他不死，也無所謂有需要懺悔的。導演如果要使一個問題青年死去，只有一種情形就是他本身的所犯的錯誤是自作孽的，使他走上死亡之路的不是黑社會人物而是由於他自己的無知，像「夢斷城西」那樣，才有教育內涵。

把陳君的兩隻拇指綁着，把他吊起來，逼他供出父母「藏金」的地點。可憐這小孩子痛得眼淚直流，卻無法招供，暈過去了。

結果很「平淡」，在血債纍纍的中國大陸，這結果實在「平淡」了！

陳君的父母被毆打重傷後，還被指為「頑固」，給共產黨槍斃了。從此陳君外表上雖然仍有十個指頭，卻只得八指可用。目前「陳八指」已逃抵香港，而且長大成人了。

如果當年陳君有「藏金」交出來，共產黨會饒過他和他的父母麽？那就難以判斷了！

在執筆寫這篇短文時，只想談錢的重要性和我們應該怎樣對待錢。誰知筆兒一溜，忍不住又罵起忘八蛋，共產黨來！

錢確實十分重要，因此近日香港

出來，暗中問道：他們是金錢的主人，還是物質的奴隸？

當然，我自己也是金錢的奴隸，若果我能自主，我便全心全意的投身於反共的文化事業中了。

為了錢，富家子胡某竟然收受共黨八百萬元港幣！

為了每月四千至六千元坡紙的薪金，李星可竟然寫出自己不願意寫的文章。

原來不少「毛主席萬歲」的文章，是用金錢織成的。

我自然也是金錢的奴隸，卻決不至於無恥！

市儈無行，猶有可說，文人無行，豈非郭沫若？

原來金錢這麽重要，怪不得毛澤東不但大量搜刮人民的金錢，還輸出鴉片來換取外滙，毒化世界了。

求友非易事

我國有一句老話：「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但由於人的類型太多，朋友的類型當然也就很多。朋友的維繫一多，關係便錯綜起來，彼此間也就常會招來許多複雜的事。有的今天是朋友，明天變成了仇敵；有的昨日是仇敵，今天卻變成了朋友。朋友而變為仇敵，那仇恨一定比普通仇人更為深刻；仇敵而化為朋友，那友情也一定較普通的友誼更為深摯。朋友之間，確是存在着很微妙的道理。

其實，不獨朋友之間是這樣，國際間何嘗又不是如此？別的不說，單說中共與它的「老大哥」蘇聯的關係好了。在彼此正渡着蜜月時期裏，以「細佬」自居的中共，老大哥前，老大哥後，左一句中（共）蘇心連心，右一句中（共）蘇友誼牢不可破。但曾幾何時，雙方反目以後，不但不再稱兄道弟，繼而舌戰脣劍，潑婦駡街還未算，做老大哥的甚至出動大鼻子武裝，直迫毛家皇朝「領土」，彼此均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由友變敵之可怕，眞是使人不寒而慄。

但話也得說回頭來，朋友如果能夠做到眞正相得，則不但「國際關係」無法比得上友情可貴之萬一，許多時候，且簡直比較兩性的戀愛更為珍貴。所謂「刎頸之交」，所謂「得一知己，雖死無憾」；這確實非身歷其境的人所能理解。在中國歷史上，如伯牙之為死友碎琴，太白之獲生友負骨，還有其餘說不盡的「張范之交」、「廉藺之交」等等，試問那一個不是極其動人的故事呢！

朋友的類別，一般地說來，也可以分為「載道」與「言志」兩種。前者可以拿孔子在「論語」上所說的來做代表。他說：「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這樣的分類，雖嫌其失之太簡單，也嫌過於迂腐，但卻不失為分辨朋友損益的標準。

對朋友分類，我認為較有意味的，還是「言志派」的說法。這可以拿張潮在他的「幽夢影」中所說者為代表：

「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

「雲映日而成霞，泉掛岩而成瀑，所托者異，而名亦因之，此友道之所以可貴也。」

跟着，他還把朋友分為豪友、麗友、韻友、談友、逸友、淵博友、風雅友、謹飭友、滑稽友等。所謂「上元須酌豪友，端午須酌麗友，七夕須酌韻友，中秋須酌談友，重九須酌逸友。」

又謂「對淵博友如讀異書，對風雅友如讀名人詩文，對謹飭友如讀聖經賢傳，對滑稽友如閱傳奇小說。」這確是極妙的見解。

誠然，人類需要朋友，不單是為了工作和事業上的互相鼓勵和彼此幫助，而且也是為了生活上的要求。正由於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所以也需要結交多方面興趣的朋友；問題只是，要求相得的朋友，在實際生活中卻不是一件易事罷了。

高棠

中共在海

大陸淪陷不久，香港就出現了少數十多公司，起先單單以食品爲主，價格相當廉宜，以後又大量輸出服裝、傢具、百貨、文具、玩具、中藥等類，「國貨公司」越開越多。如以在商言商而論，無論做什麼生意，都應以價廉物美與市場競爭，既不可操縱壟斷；又不可挾其雄厚資金，打擊別人，更不應當懸掛共匪旗及毛像，作政治宣傳。但是左派商戰分子完全違背這種原則，不惜爲達到發財換取外滙目的，不擇手段，更在許多事上危害民生，例如，中藥和副食品的帶頭加價，銀行外滙率的任意提高，手續費起初由五毫加到一元，現在二元，其他各項價格也高得離譜，使許多所謂「愛國」的同胞，也不得不用外貨；實質上並不是外貨，有些台灣的貨品，例如：風濕藥、哮喘藥、罐頭食品、絲棉褲、工藝品等類，確是比他們的又平又靚。尤其是水果鮮花之類，朋友從那裏帶回幾枝玫瑰和蜜橘，比市價平三分之二還不止，可惜桃花無法空運，生豬和青菜等類也不及大陸路近，只好聽由他們任意剝削。

好多回過大陸的人說，中共運到港澳的貨品，在內地卻買不到，他們從這裏買一些，加上打稅帶回去送給親友，那裏的人如獲至寶一般的飄飄然，覺得三生有幸，能有資產階級的特殊享受。他們說，中共對港澳同胞實在是異常「關懷」。其實，在過去情勢小好的時候，或現在「大豐收」的大好時候，港澳兩地還是有大量的郵包寄回去，並且那都是原來由大陸輸出來的。

有一位英國朋友在前年到北平去過一次，她說那裏人的生活非常艱苦，不敢私下和外國人談話，但是凡領她參觀的地方，都打掃得特別清潔。她想買一些名貴的紀念品帶回來送人，以號稱爲首都的街市商店裏，不要說金、玉、銀器、古董、瓷器等類買不到，連稍爲名貴的一點都沒有，所可以買得到的只是一些平平常常的貨品。書籍畫報，風景照片這一類，都比不上香港齊全。

在英國北部約克郡理茲府，有一間中國餐室，十四、五年以前新開張時，有一位英國朋友去吃飯，問起茶房關於國共兩黨的事，那茶房示意避開不敢言，後來才說他的老板就是「阿左」，據說他開店資本一萬六千多英鎊，完全由「人民」貸給他，不單只貸給他，也貸給其他一些在海外經商人士，秘而不宣的企圖，那些被他收買，或與他勾結的商人，最低限度要作他們的宣傳員。所用的材料更是祖國的「特產」。有一次我在蘇格蘭格拉斯哥一個曾在中國傳道的宣教士家裏吃飯，承她好意，特地用中國菜款待，其中有一碟是炒牛肉，配料是大陸的綠豆芽。我覺得很奇怪，因爲在香港好多年差不多沒有吃過大陸運出的豆芽，他們居然能運到英國，原來是罐頭裝的，豆煑得軟熟熟的，一點也不脆，這些不受歡迎的貨品，都在那裏推銷。後來朋友問我說，中共對海外

有感於

曾經聽過人家說：「穿英國毛料，住法國房子，坐美國汽車，吃中國菜，是人生的四大享受。」依此說，中國菜在國際上頗有地位，亦足證中國人會吃。

中國人會吃，自有什麼歷史淵源，遠在春秋時代，已有「治大國，如烹小鮮」之說，小鮮比美治國，非會吃而何？及至戰國初，中國之吃又大有進步，孔老夫子就說過：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孔子不過是一個教書匠，他老人家對吃之道尚且如此考究，比他濶得多的富商巨賈，公侯將相怎樣重視吃，可想而知，也不用細說了。據前清末代皇帝溥儀的自白，他的肚子餓了，一聲傳膳，太監們便捧饌以進，桌上擺滿一百零八碗，任他揀來吃。這些吃的俱出製饌專家——光祿寺大夫之手，其精細程度，當然遠在孔子之上。

可惜手上沒有御廚的食譜，無法窺知皇帝吃的如何精細，倒是皇帝的奴才，做過江南織造的曹氏父子留給我們一點資料，關於吃茄子的，記載在曹雪芹的「紅樓夢」裏：

「劉姥姥細嚼了半日，笑道：『雖有一點茄子香，只是還不像茄子，告訴我是個什麼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鳳姐兒笑道：『這也不難。你把纔下來的茄子，把皮削了，再用雞肉脯子合香菌、新筍、蘑菇、五香豆腐乾子、各色乾果子，都切成釘兒，拿雞湯煨乾了，拿香油收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裏封嚴了，要吃的時候兒，提出來，用炒的雞瓜子一拌，就是了。』」

茄子，這裏的人叫矮瓜，吃的如此精細，有色、有香、有味，甭說吃，就是在下抄這段文字之時，也流着口水哩。這種烹飪的方法，簡直出神入化，視之爲高度藝術，諒無不可。

然則，中國人爲何那麼會吃，而且自古以來就會吃？我想不外有兩個原因：第一、實在是太窮，第二、由於貧富不均。兩者之間亦有互相的關係。

太窮則無所不吃。荒年之時，正常的動植物生產不足，爲了塡肚子，只有羅掘着來吃，蛇鼠呀，草根呀，都成了吃的對象，這就大大的豐富了吃的內容。怎樣把蛇鼠和草根烹調美味可口，便利吞咽，再經不斷研究和改良，這又豐富了吃的方法。中國人之所以會吃，產生吃藝術，主因在此。

反過來說，那些不會吃的外國人，亦由於不太窮之故。例如他們劏一隻豬，除了知道取瘦肉炸豬扒之外，其他頭、腳、內臟均棄之不用，學會醃薰，灌製香腸還是最近的事。而我們中國人呢，除了豬屎和豬毛實在不堪入饌之，其他無一不可吃，方

經商者這樣大量貸款，國內一定很富足了。我說，他們在援助北韓南侵時，把九億美元的龐大數目作白白的奉送哩。但是香港卻有好幾百萬人不願享受那樣的「富足」，而大陸上的老百姓連飽飯都沒有得吃。

潤

毛克

倫敦保蘭街四十九號是舉世聞名的「內有惡犬」的地方，中共外交人員在那裏奢華宴樂，過資產階級的生活，顯得非常濶綽。香港去的學生們，知道那個地方，大都敬鬼神而遠之。有一次，一位英國同學剪一小段報紙給我看，那是說一個中國留學生，想研究在月球種植蕃薯（在太空人登月以前很久的事），中共對那個學生就特別注意起來。共幹對一般華僑多不理會；他們是騎在人民頭上的官，高高在上。華僑住久了，許多入了英籍，免得和他們打交道，他們也怕華僑和他們的人員接觸，會給他們傳染上自由病。

瑞典中共大使館常有人背包袱出走，包袱裏面是許多大陸的刺繡、抽紗、枱布等類的手工藝品，和輕便的貨品。原來他們懂得外交人員享有某一類特權優待的竅門，所以把貨箱都漆上「中國大使館收」字樣，海關連問都不敢問，當然更不用報稅了。

中共外交官背包袱並不失斯文，銀紙掛帥，拿出去大為搶手（瑞典海關人員不好意思整日整夜在門外守候），有幾位原來在調景嶺傳道的瑞典宣教師，幫難胞推銷手工業，由香港直接郵寄到那裏，和他們相比之下，價格確然比他們昂貴。但瑞典朋友們知道難胞為爭取自由，反對奴役，由同情心驅使，有好多人寧願以高代價買難胞製品，目的在於幫助，並且對中共的偷關漏稅，假公濟私，極為不恥。大陸貨品廉宜，好多是無代價的奴工，照顧他們時，大陸的老百姓不懂得不到實惠，反而加添中共政權對他們奴役的力量。有人開玩笑說，像這樣的外交官應當不受薪，並且向本國報稅才行。同時，用這樣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到世界各國多開一些「外交商店」，一定會把別人的商場打垮。

雖然英國和瑞典等政府承認中共，他們的居民卻明辨是非，尤其是曾在大陸傳道之人，他們向其本國人民述說親身經歷：中共說國民黨腐敗貪污，其實，中共比國民黨更為愛財，並且他們刮龍的手段也比任何政府更為卑劣得多。

瑞典的華僑不多，有一位原是駐莫斯科的中央社記者，因蘇俄和我國首先斷絕邦交，他一家來瑞典一個小鎮定居，他太太是南京人，我曾去他們家中拜候，他的兒子在四年制的工業專科讀書，用兩年時間讀完，並且考得第一名，那時，也有人向他遊說，勸他回去為人民服務，但是他沒有理會，後來和一位瑞典教員結婚，借用中共的一句話說，因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些遊說人員也是任意揮霍用錢，他們實行的是刮民脂民膏的「二民主義」。

遺珠閣隨筆

法則有炒、煎、燉、煨、鹵、醃、焗、薰……等等，若非吸取窮人的經驗，何至如此多采多姿？

窮人豐富了吃的內容和方法，未必一定可以保存下來，傳之久遠。因為羅掘着來吃，無非為了苟全性命，究竟嫌耗時費事，不太正常，一旦年成好轉，又會捨棄豬頭骨而就枚子肉的，所以吃的藝術之得傳，必須靠少數富人。唯他們有朋，平日大魚大肉也吃膩了，看着窮人吃的有趣，怪有意思，才從那裏學來，列入自己的食譜。這裏有人賣叫化雞，有人舉行蛇讌、老鼠斑讌和三六大會，其實最初都是窮人吃的玩意兒。

從會吃來說明中國古代的人太窮和貧富不均，自問並非妄言，不信請看目前的社會，這兩種現象依然存在。此地很多人餐餐豆豉、腐乳送飯，三月不知肉味，偶爾吃點青菜燒豆腐，也覺太奢侈；有些人卻在忙着請春茗，聽說一席菜總在五千元左右，連水酒和小賬計算在內，吃下來恐怕非七千元不辦，俗語說「富人一席酒，窮人半年糧」，看來還不止哩！請問這是什麼社會？還有那些恬不知恥的，吃春茗猶未足意，且忙着吃「滿漢筵席」，好像非常眷戀亡國之情似的。

中國人會吃，以烹飪術而馳名全世界，究竟有什麼好處？至今我只能想出一頂點兒，那就是中國人在外國憑一張黃面孔做招牌，開餐館最有號召力，賺錢也容易，那怕手藝很蹩腳，煮出來的東西鹹甜不分，光顧的外國人絕不會摔盤子，只會抱怨他們自己舌頭失靈，欣賞烹調的水準不高作罷。

聽說東京、紐約、巴黎、倫敦等大都市，到處都有不少中國館子，影響所及，以致這裏的廚師傅全往外國跑，掘金去也。在下就有這麼一位朋友，原來是在這裏爬格子的，覺得沒出息，化了六百元買了張「烹飪學校」的文憑，到美國去了，現在身任一家餐館的頭廚，月薪連小賬一千五百美金，他老婆歡喜的不得了，常對我說：「我那一口子真有能耐，現在的薪水比大學教授還多呢。我家大孩子就要去啦，在他爸爸那間館子洗碟子，月薪也有四五百。」

所謂好處，大概就在這裏。不過，我始終感覺有些不自然，難道我們中國人邀人欣賞的，僅是會做菜？僅會侍候別人吃喝？回頭看看人家享譽國際的，可比咱們光耀多啦。英國的紡織業，一向執世界的牛耳；法國的建築業，承包國外的開山、造橋、建隧道等大工程；美國的汽車，日產十萬輛，遠銷全球。而咱們只會用手做菜，同是國際聲譽，但我們偏生自卑感。



不反攻無以言圖存（上）

胡養之

行政院長蔣經國去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國防部年終工作檢討會中，以「繼續向前發展、壯大」爲題的演詞強調：「決不能讓七億同胞長期在共黨宰割之下，過着水深火熱的奴隸生活，而解放大陸苦難同胞的責任，我三軍將士義不容辭。……將團結一致，眞正發揮革命的力量，以完成反攻復國之歷史任務。」

是的，不反攻不僅不能解救大陸苦難同胞，不能復國；而且我們所處的形勢如蹈春水，難逃滅頂！如履虎尾，終遭吞噬！因之，二十多年來，無論海內外的中國人，都對國府引領翹企，無非希望國軍早日反攻復國。當蔣總統於一九五〇年復職時，就曾明白表示上述決心。五一年元旦的「新年文告」，更透露他光復大陸的計劃：「一年準備，三年反攻，五年掃蕩，……完成復國建國的大業。」

雖然政府未能遵照此計劃，採取實際行動以光復大陸，然其二十多年來，養精蓄銳，慘淡經營，對各方面都有進步的良好表現。從這些事實看出我政府發奮圖存，莊敬自強，最終目標即完成反攻復國的神聖使命，只是時間上的關係而已。孔子說：「欲速則不達」；孟子說：「其進銳者其退速」。昔王翦用六十萬人，日以善飲食撫循其士，而不遽戰；李牧治邊，日以市租椎牛饗士，而不欲戰，終能一舉破敵，大功告成。蓄養之久，而氣勢蓄鬱於中者乃愈厚。故人們對於國軍終能反攻復國的信心，亦即在此。

怎樣扭轉不利的劣勢

談到「反攻」二字，差不多二十餘年來，一直不絕於耳。可惜的是：「只聽樓梯響，未見人下來！」卻又未免令人失望與懷疑！而其答案總是說：「格於環境，時機尙未成熟，未能達成任務。」於是叫出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口號，同時表示：加以充實其經濟，以備隨時行動。如兵畧家孫武子的「作戰篇」所說：「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里，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膝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之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拙，久暴師則國力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又說：「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因此，國府也許採取孫子「謀攻篇」中的策畧是：「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無可諱言，現在台灣的經濟力量，跟大陸上當然是不能成爲正比例的。就生產的三大要素——人力、土地、資本——而言，大陸上擁有七億餘萬人口，台灣充其量不過一千四、五百萬人；大陸擁有三百多萬平方英里的土地，台灣一省面積僅有一萬三千八百卅六平方英里。至於資本方面，單是東北一隅，工業設備及其原料，便可能超過台灣幾倍。各種條件既如此懸殊，本來已處於極度不利的劣勢；何況台灣爲了保護本身的安全和準備反攻行動，又不能不積極擴軍？據估計：現在毛共的正規軍約二百五十萬至三百萬人（民兵屬地方武力無需毛政權負擔），國軍共約六十至七十萬人。雙方都不堪負荷，但兩者比較，則國府尤爲吃力。蓋以人口計之，在大陸約每二百五十人養一個兵；台灣平均約二十五人供給一個兵。其負荷之誰重誰輕？可以想像。這客觀現實，誰也不能忽視。

那末，國府在以上因素既處於劣勢，是不是因此沒有反攻大陸的可能呢？這只是說明反攻大陸的戰爭有其特點，必須依據實際的特點，擬定正確的戰畧，才有獲取勝利的可能。當年的中共流竄於江西、陝北打家刼舍時，其所處地位比今日台灣國軍更不知惡劣多少倍？但它卒能喧賓奪主，竊據大陸，就是它能認清了自己的特點。毛澤東自己曾經承認：「紅軍的敵人國民黨，當時已經控制了全國政治、經濟、交通、文化的樞紐或命脈，軍力非常強盛，而紅軍自己則極爲弱小，兵少械劣，糧餉缺乏。」而他並未因此而認爲戰勝國軍的可能性，相反地，他認爲：「只要在戰畧上進攻時反對冒險主義，轉移時反對逃跑主義；既反對紅軍的游擊主義，卻又要承認紅軍的游擊性；反對戰役的持久戰與戰畧的速決戰，而又承認戰畧的持久戰與戰役的速決戰。……」迄今檢討起來，中共以劣勢能竊據大陸，全靠巧妙戰畧的運用。

唯其如此，所以我認爲今日反攻的問題，並不在於國府處於劣勢，而在乎我們如何運用正確的戰畧，以扭轉其劣勢。上面說過：現在大陸平均約二百五十人養一兵，台灣約二十五人養一兵。其所以不顧經濟上的吃虧，超過比例養了這許多兵，顯然爲了反攻大陸。可是兵已經養老了，師老無功。早一天反攻，可使大陸同胞少受一天痛苦，遲一天反攻，則使政府在經濟上多吃一天虧。爲了減少大陸同胞的痛苦，及政府在經濟上的吃虧，我們唯一的辦法就是避免曠日持久而迅速反攻，可以從戰爭中去扭轉其經濟上的劣勢。蘇軾的「省費用策」中指出：「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

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諸葛亮的後出師表也說：「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日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者也。」自古養兵以迎敵，未聞養兵以與敵隔海對峙者。國軍二十多年的株守戰略，實開千古兵家未有之奇聞。

國軍反攻的三個時機

尤其是在外交方面，自前年十月我政府退出聯合國，而中共混入該國際機構之後，局勢即急轉直下，原來支持我國立場的如土耳其、伊朗、澳洲、紐西蘭及日本等國，均先後分別與北平毛政權建交；甚至美國的態度，也在積極地轉變中。由於去年三月自尼克遜總統訪問北平以來的一年當中，它們的各種交換活動均有增加，儘管尼克遜一再表示美國將履行對台灣的條約義務，而不致在外交上承認北平。但於越南和平協定簽署後，已消除了美國與中共繼續接觸的主要障碍。因之，一般外交觀察家認爲：美總統顧問基辛格此次訪問北平是有雙重目的的——一方面是要確使到北平積極合作，維持印支和平；另一方面，在越戰已結束的當前形勢下，促使中共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

現在北平的外國外交人員也廣泛地預料：中共會在今年底之前，批准有限度的美國「代表」駐「北京」。這可能會採取類似於所謂「狄克西代表團」的形式，一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將結束時，美國駐在中共根據地延安的代表團，而且這個代表團可能包括促進雙方文化及科學交流的官員。至兩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必須等待美國結束對國府的承認。（見二月四日來自北平路透社電訊）總之，若照當前的情勢發展來看，顯已形成不利於我的客觀條件，而我政府的主觀條件又似乎一成不變，其最高的外交決策是：「漢賊不兩立」，凡承認了毛政權的國家，則一律採「絕交」行動。長此以往，我們將很可能自陷於孤立狀態！假定美毛一旦眞正建交，那末，國府的處境豈不更爲困難！

本來，我們是極力贊同「漢賊不兩立」的基本原則的，可是我們也主張政府應速採「不偏安」的行動，避免坐以待斃！即所謂「投諸死地而後生」，正是我們當前的寫照。可惜政府只知道「漢賊不兩立」，而犯了「偏安」的大毛病。眾所週知：政府過去的最高反攻政策，原則上必須具有下列的三個時機：㈠是最好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㈡是等待鐵幕內部發生變故，進而促使它全面崩潰；㈢是國軍在友邦軍經援助下，單獨對大陸進行反攻。

毛共內鬨事件不絕如縷

就上述三點而論：當然以第一項爲最好的時機，也是復國的上策。因爲有了這個時機，對國軍不僅不會首當其衝；且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實際上，只要任何地區燃起戰火，不管這火頭或大或小，都對我有利，正所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也。過去的兩次世界大戰，都是由小火變成大火的。如果三次大戰眞正爆發，則台灣數十萬國軍，無形中成爲強有力的消防隊，拯救大陸人民指日可待。然而二十多年來，這世界上曾經燃起過不少次的火頭，像一九五〇——五三年間的韓戰；五一——五四年間的法越戰爭；一九五五——五六年間的東德抗暴事件、波茲南和布達佩斯的流血革命、蘇彝士運河危機；特別是一九六六年開始的越南戰爭，迄至最近始告一段落。——這一連串的大好時機，國府都未能充分利用而讓它輕輕地消逝！要想眞正爆發全面大戰，恐怖希望太渺茫了。若永遠不爆發，難道我也永遠不復國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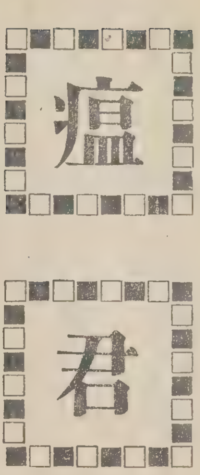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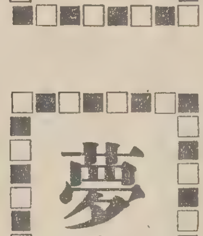
至於第二項，固不失爲一個良好時機，爲反攻復國的中策。由於中國數千年來的暴君統治，都爲時不久；且多爲農民起來推翻的。如秦始皇焚書坑儒，蒙古人之搜集民間兵器而大事屠殺漢人，張獻忠的七殺碑，以及滿清文字大獄，全爲中國人民所消滅；何況毛共竊據大陸後，經過所謂「土改」、「鬬爭」、「三反」、「五反」，至少有三千至五千萬無辜同胞被殺！加上毛共對人民所施行的長期奴役、壓搾、飢餓等，誰也不能容忍！這些手無寸鐵的民眾雖隨時隨地受到共幹們的嚴密監視，及其武力的殘酷鎮壓，但在近廿年來的大陸上，也會發生過不少次的騷亂。其中最顯著的計有：㈠一九五八至六一年間的西藏人民流血抗暴運動，爲時幾達三年之久，達賴喇嘛的擁護者，迄今仍有潛伏於藏南山區乘機出擊的。㈡一九六二年五月的大逃亡潮，數以十萬計的大陸飢民不斷湧進英界來，其目的在呼吸一口自由空氣，也表示「不自由，毋寧死」的大陸人民，早已對毛共暴政唾棄無遺。

特別是自一九六六至六八年間之所謂「文化大革命」，有如一九一七至一八年間的俄、德兩國宮廷政變，除毛、劉兩股勢力在大陸上對抗或火併外，全世界無論共黨或非共國家，莫不憎恨老毛那種殘暴行爲，連豢養它卅年的莫斯科，也對它恨之入骨！使毛陷於前所未有的孤立狀態中！假如國軍能趁機反攻，則俄共不但不會援助它，且可能造成毛共內部的大分裂；加上各地農民起義，反毛派響應，共軍反應，有如摧枯拉朽，秋風之捲落葉似地順利完成。

古人所謂「伐喪」、「伐亂」，就是利用時機。孫武子的「計篇」說：「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視之遠，遠而視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就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毛幫分裂我應以敵制敵

一九七一年九月，當中共國防部長林彪夫妻、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及海軍司令部第一政委李作鵬等，聯俄抗毛時而遭一網成擒之後，形成大陸上中共內部的空前大地震！比過去任何一次的內部大整肅更爲嚴重。原因是由於一九五八年林彪繼彭德懷出任中共「國防部長」之後，一直大權在握，所有毛共「解放軍」中如「總參謀長」以下包括着陸海空軍正副司令員、各省市「革委會主任」、各地「軍區司令員」及各級「政委」等等，差不多都變成了清一色的林彪系。即使往時不擁護林彪的中共高級將領，爲了保存自己的生命或實力起見，也不能不向他附從，同流合汚，始得苟延殘喘。（未完）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毛澤東決計對付何紹南，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自河西調回一二〇師王震旅四個團回駐綏德。綏德雖然不是「邊區轄境」，但十八集團軍實是國軍自有權駐紮各地，何紹南又自仗同毛澤東的交情，對十八集團軍調防並不介意，而且還盡量給予方便。

王震到綏德駐定之後，就去延安見毛澤東請示，如何處理當地軍民之間的問題。

毛澤東說道：「你到綏德第一件任務就是趕走何紹南。」

王震愕然道：「怎麼要趕走何專員，他不是主席的好朋友嗎？」

毛澤東問道：「你聽誰說他是我的好朋友？」

王震說道：「何專員自己就是這麼說？」

毛澤東說道：「沒有這回事，共產黨員怎會同資產階級的人作朋友，這是他有意高攀，到處宣傳同我是朋友，可以抬高他自己的身價，就憑這一點，也非趕走不可了。」

王震說道：「我到綏德駐定之後，何專員就請吃飯，談起來，他對主席十分佩服。」

毛澤東聽說何紹南佩服自己，臉上顏色又好看些，問道：「我值得佩服的地方太多，不知他佩服我那些地方？」

王震說道：「他佩服主席最識大體，真誠擁護中央，那次他從延安經過，主席到他住處談了一夜，要他轉陳蔣委員長的話，他以後也都轉到了。」

毛澤東臉上頓變成猪肝色，說道：「混帳，太混帳，完全是他造謠，我要同蔣先生談什麼，自己不能談嗎？要他去轉達，他配？」

王震不知道毛澤東怎會發這麼大的脾氣，當時怔住了，不敢再插嘴。

毛澤東說道：「你不要信他的胡說，我同他談不上朋友，更不會託他向蔣先生轉達意見。這個人實在是個壞人，非趕走他不可，你回到綏德，找藉口同他磨擦，我們就可要求中央撤換他。」

王震說道：「這一點，希望主席多多考慮，撤換了何紹南，陝西省政府再派一個人來，也不見得比他好，何況何專員對主席實在很有好感。」

毛澤東說道：「你怎麼也動了溫情，這不是私人感情問題，趕走了何紹南，就保你去當專員。」

王震愕然道：「這個不成吧——陝西省政府怎肯答應。」

毛澤東笑道：「沒有關係，陝西省政府不答應，就由邊區政府下令派你當專員。」

王震知道毛澤東的個性一向是胡來慣了，他說得就要作，寧可作不到再縮手，當時只得唯唯應是，次日就回去綏德。

未等王震到綏德找藉口，當地十八集團軍同專員公署已經起了衝突。原來十八集團軍駐到任何地，食糧皆就地徵發，不付分文，到綏德之後，找到些城內區長代徵糧食，在過去駐軍糧食也是托區長購買，久成習慣，區長不以爲意，就按照十八集團軍開列的數目，將糧柴購到送去軍需處，過了秤要收款時，軍需處卻拒不付款，區長沒有辦法，只得報告專員兼縣長何紹南。

何紹南也未料到十八集團軍購物竟然不給錢，當卽着人把王震旅部軍需主任雷明喊到專署，詢問經過。

雷明矮矮肥肥，表面非常和氣，說話又頗爲幽默，見到何紹南鞠躬爲禮，垂手站在門旁。

何紹南問道：「你就是王旅軍需主任，不知貴姓。」

雷明垂手答道：「我叫雷明，雷電的雷，光明的明。」

何紹南說道：「雷處長請坐，我同潤之先生是很好的朋友，彼此不是外人，我們仔細談談。」

雷明又鞠個躬坐下，說道：「王旅長去了延安還未回來，不知專員有什麼吩咐。」

何紹南說道：「根據城區區長報告，貴軍托他

購買糧柴，未付現欵，他無法清償民衆，到專署來報告，這是怎麼一回事。」

雷明起身說道：「這個問題實在很困難，因爲敝軍沒有錢付糧欵，要請專員體諒下情，予以照顧。」

何紹南說道：「這是怎麼回事，你們部隊與其他部隊同樣發餉，別的部隊能付得糧柴欵項，你們怎麼付不出。」

雷明說道：「敝軍與其他部隊不同，因爲敝軍人數多，中央發餉是按照編制以內發，所以不能按中央規定發給官兵，就以我這個軍需主任來說，每月只有五元零用。

何紹南登時呆住了，停了兩分鐘，擺手叫雷明坐下，問道：「你們的部隊爲什麼會超額呢？這樣作法與中央的法令也不符。」

雷明說道：「專員不了解敝軍情況，敝軍官兵都是從江西、湖南一直來到陝北，現在改編爲國軍，自不能裁掉任何人。」

何紹南點頭道：「這是不錯，但據我知道貴軍當初改編爲第八路軍時，也只有兩萬多人，改編爲三個師也夠了，三個師的軍餉兩萬多人用不完的，怎會分得這麼薄，你這位旅部軍需主任只有五塊錢一個月。」

雷明說道：「敝軍改編爲國軍之後，各地青年都來投效，人數大量增加，所以軍餉就不夠分配了。」

何紹南聽到此處，忍不住了，說道：「雷主任，中央編制有規定名額，你們怎麼可以在定額之外，任意擴充。」

雷明說道：「此事也有下情，自從委員長領導全民抗戰，全國青年紛紛投筆從戎，許多人都投到十八集團軍，我們若是拒絕他們，就是阻撓別人抗日，這個責任太大，實在負擔不起。」

何紹南說道：「雷主任，你是一個明白事理的人，現在我要請問一句，照你們這個理論，來者不拒，有一天你們的隊伍擴編到了一百萬，怎麼辦呢？先不說你有多少零用錢，只問你這些人吃什麼？」

雷明又起身垂手說道：「專員明鑒，這個問題那是我能答覆的。」

何紹南說道：「現在閒話少說，我只問你一句，你們買了糧柴不給錢，叫地方行政人員怎麼辦！」

雷明說道：「這個問題我也無法答覆，不過，在邊區時，糧餉都是分派各區縣負擔的。」

何紹南聽了更氣，說道：「你們在邊區怎麼搞法我不管，但在我這地區，絕對不能派糧派欵，否則中央怪下來，我連頭都沒有了。」

雷明毫不動容，說道：「這件事實在不是區區所能負責，可不可以等候旅長回來再同專員商量。」

何紹南也覺得逼雷明逼不出所以然，當時只好讓他回去，準備等王震回到綏德再談。

誰知王震已經受了毛澤東的錦囊妙計，回到綏德聽了雷明報告，就置之不理，也不去同何紹南商量，沒有糧餉就向區長要，區長沒有辦法只有到專署報告。

何紹南知道王震回到綏德，當卽去電請到專署一談，王震自己不接電話，仍由雷明應付，一味好──好──好；是──是──，就是不談正題，也不見面。

中間一連又拖了半個月，何紹南看出王震確實不懷好意了，就召集城內商民代表，地方行政幹部，共同商量對策。

縣商會會長、城區區長都認爲此事不可能在此地解決，非向上邊去交涉不可，主張一面呈報省政府及天水行營，一面向延安辦交涉。

何紹南想想也只好如此，當卽發出代電呈陝西省政府主席蔣鼎文，天水行營主任程潛，同時又以私人名義打了一封電報給毛澤東，請他協助解決困難。

毛澤東接到電報把羅榮桓找來，說道：「你到綏德去一趟，協助王震把何紹南搞垮。」

羅榮桓問道：「我到地方怎麼下手。」

毛澤東說道：「你到地方就擴大宣傳，指何紹南製造磨擦，破壞抗戰，先把事情鬧大，我們再同國民黨辦交涉。」

羅榮桓問道：「如果何紹南不服，好不好用武力。」

毛澤東說道：「綏德目標太大，能不用武，仍以不用武爲宜。我們目標趕走何紹南以王震繼任，最好不要鬧出大事。」

羅榮桓說道：「我們趕走何紹南，國民黨怎肯委派王震同志繼任專員。」

毛澤東笑道：「話也說不定的，蔣鼎文是個飯桶，程頌雲的女兒是林伯渠同志的弟媳婦，我可以致電林老，要他在西安同程頌雲、蔣銘三辦交涉。」

羅榮桓說道：「我怕重慶方面也不答應呢？」

毛澤東笑道：「更容易，叫周恩來多哭兩次，什麼問題都擋過去了。」

羅榮桓領命去了綏德，見到王震，兩人又計議一番，次日滿街貼滿標語，「打倒破壞統一戰線的何紹南」、「打倒磨擦專家何紹南」、「何紹南不走，綏德不安」、「擁護王震旅長兼任專員。」

何紹南得到報告，知道十八集團軍有意尋釁，當時不露聲色，卽刻出了綏德北行到榆林，致電陝西省政府報告，請省政府派飛機接自己去西安。

蔣鼎文是一個沒有主意的人，得到何紹南報告，也就手忙腳亂，趕快派飛機到榆林把何紹南接去西安，飛機經過延安上空時，何紹南看見延安飛機場，想起一年前赴中央述職時，毛澤東半夜求見，那副卑躬折節的情形在目前，現在竟然翻臉不認人，硬要把自己趕出綏德，由小見大，想想整個國家的前途，不由得長長嘆一口氣。

丁玲的悲劇道路

張放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從政治觀點上它揭發了北洋軍閥賣國的醜惡罪行，喚醒中國青年奮起團結的革命運動，它是成功的；但是在文化立場上，它破壞了中華民族傳統的優良文化，使西方列強的文化，不管是糟粕還是精華，一骨腦兒傳播到中國，搞得烏烟瘴氣——馬克思主義則是最猖獗一股力量。

當前的知識分子，一談到「五四運動」，便認爲這是「新文學運動」，陳獨秀、胡適之成了「五四」的領導人物。這種說法，不僅大多數的文學工作者反對，甚至連筆者也堅決否認這個荒謬的話。試問我國最優秀的寫實主義小說「紅樓夢」、「水滸傳」，早在「五四」前一百多年便已流行坊間，這兩部偉大的文學傑作，純粹使用最通俗的「白話文」寫成的。那麼陳獨秀、胡適之等人的「提倡」之舉，豈不犯了「亂出風頭」的毛病？

「民主」（德先生）「科學」（賽先生），也是所謂「五四運動」帶來的新思潮。其實它並不「新」。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早在滿淸末年便豎立了「民主」（民權主義）、「科學」（民生主義）鮮明的旗幟。千萬革命青年，前仆後繼，洒熱血、拋頭顱，爲的是推翻腐朽的淸廷，創建一個民主、科學的新中國，這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史實。爲何到了「五四運動」——民國八年五月四日才發生的——怎麼又帶來了「德先生」和「賽先生」這兩個「新」思潮呢？

「五四運動」帶來的西方文化思潮，烏烟瘴氣，迷惑了中國無數純潔的男女青年。他（她）們走出家庭，高喊「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張口「革命」、閉口「造反」；當他（她）們認淸革命是需要「流血」的時候，反而退縮不前，躲在大城市的亭子間，寫文藝、喝酒、搞戀愛、發牢騷。他（她）們也許有美好的理想——但那像遠在天上的彩虹，摸不着也拿不到；於是，他（她）們開始走上迷茫、徬徨的灰色道路。

這些知識分子的下場，除了一部分眞正覺醒，參加了革命事業；大多數的在抗日戰爭前後，像飛蛾撲火般地鑽進了共黨的陣營——丁玲，就是五四「新女性」的典型人物。

這是中國三十年代知識分子的悲劇。

這段歷史眞不願意提它。但是，我們絕不能否認這段歷史，因它是事實。

丁玲是湖南人，出身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庭。「五四」的風，把她吹出了故鄉，跑到外面去漂泊，過着「新女性」的新生活。她的「新思想」是什麼？從她當時的處女作「莎菲女士日記」中，完全流露出來：

「莎菲生活在世上，所要人們瞭解她、體會她的心太熱烈、太懇切了，所以長久沉在失望中……」

「她的心從傷痛中又興奮起來，狂笑的憐惜着自己：悄悄地活下來，悄悄地死去，啊！莎菲，我可憐你！」

這種「五四新女性」的思想，正如同「一八四〇年代」俄國青年流行的虛無主義思想相近。他們反對一切，打倒一切，但自己卻沒有解決現實問題的好辦法。他們驕傲，對任何事物都索然無味。讓我們再看一下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的「父與子」，他創造的巴札洛夫的思想與談話吧。

「一個良好的化學家比所有的詩人還要有用到二十倍。」巴札洛夫打斷他的話頭。

「那麼，難道你不承認藝術了？」

「藝術，賺得錢，或者最多得個痔瘡病！」巴札洛夫帶着輕視的微笑喊起來。

「這樣，這樣。你又來開玩笑了。所以你要推翻一切嗎？譬如說，那就你只相信科學吧？」

「我已經對你說過，我什麼都不相信；況且怎麼樣的科學呢，總的科學嗎？各別的科學是有的，正如有各別的工藝，各別的職稱一樣；但是總的科學就完全沒有了。」

這種極端淺薄、保守、而又否定歷史文化的人生態度，正是我國「五四新女性」丁玲的生活哲學。

走出「封建家庭」的丁玲，徘徊在北平街頭，結識幾個左傾作家，談談愛情，寫點「婦女解放」或是「反抗舊禮教」的文章混日子。北平蹲不住，也許失戀，也許呆膩了，便跑到十里洋場的上海。丁玲和胡也頻同居，又熱愛沈從文，這是當時「新女性」最流行的刺激的生活。那是一九二八年的事，這三個——丁玲、也頻、從文青年作家，合住在上海薩坡賽路二〇四號一棟平房裏。

據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記載說：

「房間裏的陳設是頗雅緻的，雖然全是舊的，而質地卻屬於中上等，式樣是半西洋化的，一見便知是從拍賣行裏過來的，原先屬於頗濶氣人家的傢具。在一張小茶几上，放着一個仿製的古鐵瓶。在覆着棉布桌圍的小圓桌上，有着專爲客人預備的紙烟，和一個有一匹小動物騎在上面的鐵烟灰盤。

主人預備了各色的酒。客呢（註：那日到有蓬子、杜衡、霞村、望舒、吶鷗。）雖都不善飲；可是那樣一批客，所謂當時的青年文人，容易興奮，容易在熱情中溶合起來，於是大家都在主人的盛情下喝得紅光滿面了。飯後，靠近爐火，零亂地坐着，抽着烟，喝着濃的咖啡。

是那樣一種氣氛，同時又是用那樣一種形式消磨着時間，我們那晚所談的，當然照例不免是些表面彷彿慷慨的或憂鬱的，而其實是可笑的滑稽牢騷了！夾在這些牢騷中間，自然還有些自己的瑣事，別人的趣聞，以及天氣、電影、書籍等等。

可這一來，我和丁玲卻從此慢慢熟悉了……」

一九三〇年，在共黨幕後操縱下的「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了。當時，上海市的所謂左傾作家，並不是個個願意參加這個團體；有的是被拖下水的，有的是「逼上梁山」的。這是事實——這事實證明了中共當時並沒有什麼影響力或號召力，甚至不少作家對中共的殘酷鬬爭手段，還抱着「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丁玲就是其中的一個。

請看一看共黨同路人姚蓬子的記述吧：

「可是，等到左翼作家聯盟成立的前夜，我受了一個朋友的委託，徵求她是否也願意參加的時候，她又忽然問起我那朋友是否也在內。等她知道他也是發起人之一的時候，她凝住眼光默思了一會兒，好像下了一個很大的決心預備犧牲什麼似的，望着我說：『蓬子，我不參加吧。』」

在追求愛情生活、時髦生活中的丁玲，對於馬克思、列寧的知識，是一知半解的；對於當時蟄伏在上海外國租界的中共領導分子，以及「江西蘇區」的土地鬬爭，更是莫明其妙。但是，丁玲最後走上了共黨的路——這是一件可笑的事情。這正如同瞿秋白講的一句話，「歷史的誤會」。

丁玲思想的轉變（如果她當時有共黨思想的話），應從胡也頻死後開始。丁玲把生下來的「小頻」交給母親，帶到湖南鄉下撫養，她便作了「北斗」雜誌主編，寫中篇小說「水」，接着寫「某夜」、「消息」、「田家冲」、「夜會」等作品。不用說，這些作品反抗禮教、反抗政府、反抗帝國主義；但對她印象渺茫的共黨，卻寄予「無限光明的希望」。

這是當時「左盟」旗下的作家寫作的時髦風尚。客觀地說：丁玲和他們都很可憐、幼稚，他們認不清共黨的猙獰面目；相反的，他們還以爲對方是一個溫柔的美女，盲目的、單相思的去追求對方，殊不知那個「美女」卻是披着畫皮的魔鬼。

一九三三年丁玲被捕。釋放後，丁玲自北平逃往山西，轉赴延安。

抗戰前後，共黨爲了擴充本身力量，作爲向政府叛亂的資本，除了利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招牌，擴大宣傳，瞞騙中外人士；最重要的是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參加共黨陣營。

年輕的知識分子是純潔的、熱情的、敏感的、衝動的，他們懷着「光明的希望」到了延安，延安不僅看不着光明，卻充滿了黑暗和恐怖。於是，他們跌進了失望的深淵，開始發牢騷了！

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丁玲在延安「解放日報」副刊，發表一篇「三八節有感」。她說：「延安女同志不管在什麼場合，都能作爲有興趣的問題被談起。而且各種各樣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應得的誹議。」

「（女人）不結婚更有罪惡，她將更多的被作爲製造謠言的對象，永遠被汚蔑。」「她們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運：有的被細羊毛線和花絨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懷裏；有的被沒有洗淨的布片包着，扔在床頭啼哭，而媽媽和爸爸卻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貼（每月二十五元，價值豬肉二斤半），要是沒有這筆津貼，也許他們根本就嘗不到肉味。」

丁玲在這篇「三八節有感」中又說：女人在延安更苦的還是結婚以後的事，第一，養了孩子，她們不願被譏爲落後的娜拉，遂四方奔走，厚顏要求托兒所收留她們的孩子，要求割子宮，寧可冒生命危險吃墮胎藥。第二件可悲的事，是隨養小孩和紅顏衰褪時輕易被男人們遺棄等等。

共黨在一九四二年「整風」期間，丁玲被迫作了「檢討」，幸而未被整肅。她在抗戰時期，寫作不多，出版的小說集「一顆未出膛的槍彈」、「我在霞村的時候」，以及後來的「延安集」，都不怎麼出色。

抗戰勝利後，丁玲隨着一批共黨農村幹部，在晉察冀地區工作。在這段工作日子裏，丁玲體驗了農民生活，親身參加了「土改」工作，她用這個題材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這篇小說的創作技巧很新，她打破了寫實主義傳統的形式，不用男女主角，而把小說中幾個人物平均地去描寫。這種風格有如我國山水畫中的「潑墨」手法，倒很新穎、別緻。不過，它卻減低了小說的藝術性。

我曾看過幾百種中外大部頭小說，但只有看「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感到吃力。當然，我決不是貶低丁玲的作品，而是她這篇小說的技巧過份「散亂」，每個人物、事件似乎不相關聯，看起來極不習慣。在共黨的走「工農兵路線」的文藝政策下，恐怕「工農兵」是不會感興趣的。也許當時共黨的小說作家太少，也許這部小說反映了共黨早期的「土改」實況，「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在一九五一年獲得了「斯大林文學獎」。

這是丁玲一生唯一的光榮一頁吧。到了一九五七年，共黨發動「反右派鬬爭」時期，丁玲被批成「反黨分子」，從此下落不明了。

有這麼一則消息：丁玲先被下放勞改，有一個時期被迫在北平「人民大會堂」擦地板。丁玲在延安時和戲劇工作者陳明結婚。從她到延安後，她的私生活情況我們都非常渺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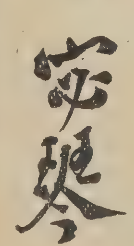
江南啼痕錄（二十五）

我發現這種傾向之後，使我凜然自惕，歐陽烈士殺身成仁，以身殉國，萬不能令其家庭殘碎；令玉梨魂携兒改嫁，自陷於不仁不義；今玉梨魂棄兒改嫁，則陷其於不慈不愛。與其將來苦惱，曷若早杜情根。卒又以軍事第一爲詞，把玉梨魂調回直屬中隊。當玉梨魂奉調之日，黯然神傷，明知是我慧劍早抽，於無可奈何之時，還君明珠雙淚垂。我要安排她調回原崗位，而不露痕跡，亦費躊躇。幸而有一天接到情報，日軍在單水口拉伕，有進犯本地區的企圖，乃趁此機會，卽召集第三工作大隊譚大隊長，直屬中隊余中隊長到主任辦公室舉行緊急會議，商討動員計劃之後，我使宣佈調玉梨魂擔任臨時醫院看護長，刻卽與余中隊長到臨時醫院，加緊設置病床，並籌備擔架隊等工作。當玉梨魂和余華生離開的那一刻，幽怨的眼，暗流的淚，使我不勝惆悵，眞是「相見時難別亦難」了。

果然，日寇眞個進攻了，而且是自我軍在單水口轉進以後，首次向皂幕山地區進攻，而且是最猛烈的一次。採取中央突破戰術，向博濟橋正面來犯。博濟橋及交杯山，原爲挺七第二大隊何大隊的防地，在交杯山構築了深厚的工事，復在突出的博濟橋的中央，利用鐵閘堆積沙包，而築成一個堅強的堡壘。在滔滔江水之上，這道由華僑捐資築成的横跨江岸的臥虹，成了一夫當關，萬夫莫越的要隘。這天，日軍在天剛露魚肚白色，卽採拂曉進攻，先用山炮轟擊我軍的交杯山陣地；不久，由江會上空飛來四架飛機，分爲兩隊，輪流轟炸博橋濟。但我交杯山陣地的重機關槍以交叉火網，迫使敵機不敢低飛，高空投彈，無法命中，博濟橋仍屹立前線。當炮聲一轟，挺七司令部的電話機隨卽鬧响了，何大隊長向周司令報告日軍已開始進攻。急緊集合的號聲，也由號兵吹起。周司令首先以電話命令第一大隊鍾大隊長迅卽推進龍山墟，沿丘陵佈防，以監視敵人的右側，以免敵人正面佯攻，右翼迂迴。再令第二大隊何大隊長死守陣地，如無命令，不得後退。然後會同我親率第五中隊長周福，馳援交杯山的第一線。

我在出發之前，連下兩項命令：㈠飭第三工作大隊全體團員，卽隨軍出發；㈡飭直屬中隊救護隊卽派擔架隊到前線候命，慰勞隊卽通知中鄉着婦孺緊急向山區疏散。當我們登上交杯山，發覺烟硝障天，雙方炮火，非常慘烈。何大隊長向周司令報告我軍已三次擊退臨近博濟橋的日軍，敵軍遺屍遍地；但我軍傷亡頗重。周司令看了我一眼，便對何大隊長說：不惜任何犧牲，都要確保博濟橋。我算是廣陽指揮部唯一駐在挺七的人，所以，周司令對我客氣而有點顧忌。我們在何大隊長陪同之下，爬上了交杯山，進入利用以山岩掘洞築成的工事窟，以望遠鏡向沙河尾望去，只見日軍在山炮及重機的掩護之下，向博濟橋猛衝。但因雨季的關係，田裏積滿了水，如果日軍跑下田去，眞是「泥足深陷」，拔腳不靈，衝鋒更欠敏捷，只得沿着阡陌上唯一的石路衝來。單一的路徑，爲我軍集中火網，以石路爲焦點，眼前的日軍，一個個的倒下去，無法衝近博濟橋，在一百公尺以外，已經濺血沙場了。原來在博濟橋前面的右側方，有一個大果園，名叫永勝園，可能是何大隊長心血來潮，取其好意的吉兆，以派一排士兵，由慓悍善戰的黃牛黃排長率領，進入永勝園，利用叢生的菓樹和葵樹來掩蔽，以園基作防禦，在那裏設機槍陣地，使成與博濟橋作犄角之勢。日軍衝下了沙河尾，卽進入永勝園機槍陣地的火網，日軍很難逃得過它的密襲，未衝到博濟橋前面，已統統倒下去。但周漢鈴用望遠鏡看看犀岡河，卽頓頓足的說：「糟！博濟橋和交杯山太突出，而左側卻沒有防守，萬一日軍鑽罅打隙，向犀岡強攻渡河，鍾大隊長鞭長莫及；便給日軍迂迴而附我們之背，斷了我們的退路。」回頭便對周福說：「你快些率領第五中隊，以快速的跑步，趕往犀岡去沿村子的高基佈防，最好派一排伸出犀岡河邊，佔據高塹固守。」周福應一聲「是」便拔步跑去。

周漢鈴又對我說：「宓主任，現在大三隊要防守虎山，以防日軍從龍塘迂迴我們的右翼。這裏確無兵再可抽調，但犀岡防線是最重要的一環，卻是最脆弱的一環。請你火速率領第三工作大隊，親到犀岡鄉去發動各村壯丁，協助第五中隊死守犀岡。這裏由我指揮，戰至最後一人；犀岡方面如果爆發戰事，就請你督戰，請你代我向周福下達命令，不得放棄陣地，否則軍法從事。」這個重擔子，放在我的肩上，此時此又怎能推卸。我跑下山麓，緊急召集第三工作大隊，宣佈要配合軍事要求，趕快到犀岡鄉發動壯丁，捍衛鄉土，同時必須達成任務。宣佈之後，卽和譚大隊長率隊跑往犀岡鄉。這時，日軍的山炮突然停轟；飛機也不見盤旋轟炸，直覺到似暴風雨前刻沉鬱的可怕，使我凜然戒懼周漢鈴那條老粗，也有會料事如神的一日，令我腳步更爲加緊。在一面跑步當中，一面盤算如何展開動員工作？猛然想赴曾任抗日自衞團第十大隊長的馬棠，他也是犀岡鄉負有聲望的人物，曾任國軍戴民權師的副團長，解組歸來，私人也擁有若干武器，當年他組織第十大隊的時候，我曾經幫過他不少忙，今日只有找他出頭，幫我的忙，才能撐持今日的危局。我一口跑到犀岡，先到馬扶風祠，準備請鄉人引導大隊，把馬棠請出來。誰料馬棠已在馬扶風祠，與馬族父老集祠商議應付當前的局面。馬棠見我走進祠堂，馬上走前來，和我熱烈握手；我也滿懷高興，便將周司令判斷敵軍會改變戰術，採右翼迂迴，向犀岡進攻，現在危逼在眉睫，周福的第五中隊雖調來佈防，但兵力單薄，周司令要我來犀岡鄉動員壯丁，協助國軍固守犀岡河岸，不要讓日軍強渡，踏入犀岡鄉一步。





不擁護領袖如何反共 沒有權力如何做領袖

袁暘照認爲李啖生之言差矣

人傑先生：

讀二七六期「萬人雜誌」台端轉載李啖生先生兩封大函，本人讀後頗有感想。小弟與李先生覿敍雖少，亦稱得上朋友。由於自揣才疎學淺，與李先生比較，可能是小學生與大學教授之比，水準相差有天淵之別，所以每次見面，必以老師稱呼，以示尊敬。惟每談國事，弟必不揣才薄，起與辯爭。

一次在瓊華二樓茗敍，爭論不休，結果引致梁希湘老先生從旁勸止始寵。現讀李先生第一封致台端函中，其中一段畧引「包辦反共的忠貞份子不要精神領袖，只知權力領袖」，爲了篇幅所限，我不想多所引證。但此點我最不同意。我們如果不尊重孫中山先生，何以尊爲國父？除華奸外任何有國家民族感的人，對國父也肅然起敬。

一九五一年小弟被中共押入牢中，東莞石龍「公安局長」歐培到來上「大課」，就公然指國父爲「反動透頂」的資產階級分子。到一九五四年，毛澤東也搬出孫中生爲「革命先行者」，以欺騙同胞，連史太林的契孫毛澤東也要尊重了。惟畢以國父爲精神領袖就可反共嗎？就可收復我們的家鄉，爲解救大陸同胞恢復他們的自由嗎？吾人縱能聯繫海內外，包括淪陷區域反共同胞擬就反共計劃，當天燒呈國父，會不會得到批示實行？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爲了挽救大陸同胞，必須擁護在生的領袖，對國父只有存尊敬之心。

至於所謂「權力領袖」，小弟才疎，不曉分析。但無權力怎能做領袖呢？擁護一個無權力的領袖，怎能反攻呢？譬如說：我現在擁護李啖生先生爲領袖，李先生派我去反攻大陸，我又服從的話，我一過到羅湖橋北邊，已被中共殺掉，怎能成功？所以爲了國家，爲了民族，必須衷心擁護權力領袖，擁護蔣總統，縱使蔣總統百年身後，也得同樣擁護蔣總統的繼承人，直至反攻大陸完成後，我們就可以息影園林。

蔣總統的確最值得擁護，當年國父臨終會遺言，「革命尚未成功」。總統繼承國父遺志，南征北伐，底定中原。八年抗日，宵旰勤勞，每遇戰事艱危，必親到前綫督戰，直至最後勝利。國家有如此英明領袖，爲什麼不值得我們擁護？

今天大陸淪陷，總統身爲統帥，固然責無所辭。設使當年人人盡具擁護之責，焉有今天？做人不加自責，專責別人，是不當的。此語不是指向李先生，而是一般人。我聽過不少熟識朋友，都怨「國民黨不反攻」，而且也不是出在一般人之口，而是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技人員。他們從未自問爲國爲民，爲反共事業有無出過半分力量。這些專彈高調，口出怨言的人，太過令人齒冷！

同時該文中，竹間君之大函有一句：「但一些自命忠貞之士，覺得李先生反共而不擁蔣，簡直大逆不道：：：感到啼笑皆非」，本人不知道竹間君偉論其出發點何在。第一、什麼叫做「自命」呢？莫非要接受中華民國政府委任，才可稱得上忠貞人士，沒有接到委任，就是「自命」嗎？但國家並無法例根據有委任忠貞人士的條文。本人認爲不親共而擁護國府，効忠領袖，在國家危難中，經得起考驗，站得穩立場，不爲敵人利誘，不出怨言，不避難險，敢與敵人鬬爭，就是忠貞人士。

比方，本人站在朋友中，說出我自己衷心効忠領袖，亦等如「自命」，有何不可？怎值得冷語誑譏！第二、反共而不擁護蔣總統，卽等於不擁護中華民國政府，絕不能諉辯。蔣總統是國民領袖，對領袖不擁護，是否大逆不道？竹間君思之可也，本人不下斷言。

當年李宗仁在幕後指揮，組織第三勢力，他們的口號，仍是反共的，結果李宗仁投共。雖然並不是人人皆是如此，但眞正爲了國家民族復興，非衷心擁護中華民國政府不可。此點是個人見解，願請讀友諸君，提供卓見。

讀者袁暘照上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二月八日）

政府漠視羣衆運動
一盤散沙各自爲戰
應當記取悲痛教訓團結起來

一座房子倒下來，建築師便會研究和探討倒下來的原因，是外在因素呢，還是內在因素，抑或內外因素同時產生的破壞力。那些是外在因素呢？地震、山崩、海嘯、颱風、以及炸彈等等。內在因素是：基礎不良，結構不夠牢固（計算錯誤或偷工減料等等），材料因日久風化，降低了房子的強度等等。先找出其原因，以後才能改進。

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團體的存亡，就像一座房子的存廢一樣。各級機關有統一的思想體系，有統一的指揮和行動計劃，就跟一座牢固的房子一樣，經受得起颱風和地震的破壞。

我國已有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三民主義。可是在指揮和行動計劃上，便沒有統一的步調。所以在政治上、外交上和組織上就出現鬆散現象。結果正如外國人形容的一樣：中國人像一盤散沙。

就算一個普通的人都可以看得出，中華民國對一般人民是採取放任態度。就是說：你做你的民，我做我的官，兩不相犯。結果在事急之時，人民袖手旁觀，認爲改朝換代只是換官耳，民始終是民，一樣納稅者也。所以在二十三年前，政府就這樣失去大陸。而歸咎於政治、軍事、經濟及任何一點上，都是片面的看法。經過二十三年的研討，政府還未能吸取這種悲痛經驗教討，對羣衆組織始終採取放任態度，對羣衆運動始終漠視，就像一粒粒砂子和石塊一樣，任由他們自生自滅，單槍匹馬的去對付共黨的黨、團、工會組織。結果給共黨在反共者之間製造矛盾，互相攻訐，最後兩敗俱傷。孫子曰：親而離之。或者先加以孤立，然後各個擊破，務求敢於公開反共的人，用嚇、拆、拍的三步曲，令其屈服。（所謂槍打出頭鳥）一般的反共人民有見及此，定必噤若寒蟬。而共黨奸計得售矣！討共事業所蒙受的損失，更無法估計。嗚呼！國父若死而有知，都會頓足不已！

中國執政諸公及各委員代表，一定要熟讀「廉頗藺相如列傳」，明瞭在敵對局面時，敵方爲什麼肯許以高爵重酬？因爲有求於你也。如果一旦「解放」台灣，則生殺之權已操於敵人之手，主客之位已異，屆時惶惶然保命都不可得失，前所許之爵和酬你還敢提嗎？各位都是飽學之士，應知歷史若再重演時，噬臍莫及矣。就算不爲國，不爲同胞，也要爲自己的命運而有所貢獻的時候了。

筆者寫了多篇文章，存心不是攻擊政府或某一個人，而是希望在自由地區的同胞團結起來，肩負起拯救處在災難和瀕於絕望的七億同胞。對於那些不顧道義，泯滅人性，爲敵張目的知識分子，我們也要一一的記錄他們的言行，將來反共救國成功時，讓七億同胞來決定他們的命運好了。

讀者高照謹上

（一九七三年二月九日）

澳門左仔大晒
交通搞到亂籠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九點四十三分，一部私家車停泊在營地大街三十五號門口對開，（營地大街是絕對禁止停泊車輛的），停泊了好幾個鐘頭時間，引起公憤，街坊紛紛要求當值警員抄牌。這位當值的警員總算忍耐等他回來通知他以後不要再停泊車輛在這裏，以免引起交通意外。爲什麼警員只有通知而不抄牌呢？問題是澳門暴動後，左派得勢，不理准不准停泊車輛的交通標誌，你控告非法停泊車輛嗎？我有工會撐腰，召集數十架車來停泊該處，準備生事。無能的澳葡當局，只得「明令」警員，凡是生事的交通最好少理，否則亂子又要發生。這樣一來，凡是當值的警員，對於交通一於少理，任由他自己去搞。

結果交通混亂，左仔自己派出糾察，維持交通。可是這些平日爲非作歹的左仔好少理，睬你都傻。左仔不好下場，只得將權力交給澳葡當局，工會絕不過問。這樣總算稍爲把犯法的歹徒治下來。但眞正有實力的老黑和左仔到現在還是亂停車輛，不顧交

通安全。甚至勒索車資，每位二元至五元的也是左仔和黑社會的人馬。有很多到過澳門的人士，是知得很清楚的。

警員忍耐地等到這位有車階級人士來了，很有禮貌地說：「先生，你考車牌（即駕駛）時，考牌官有考你交通嗎？你有駕駛牌嗎？」

「當然有喇。」旁邊的一位女士，搶着回答說。看見她這份神氣，佛也會撞火，簡直「目空一切」。

警員一派正氣地不怒，更不失禮地問：「師奶，是你駕駛的嗎？不是你的先生，眞是對不起。」下邊還未說，這位橫蠻的女士，用鼻子哼了一聲，「是又怎麼樣？」

「師奶請不要怒，妳去看看這個交通符號標誌着什麼。」警員說。

「唏，這個有什麼用？人人都可以停泊，我就不理這個。」說完這話，傲氣凌人地大聲說：「開車走！」

當值的警員眞是世間少有，還是很恭敬地說：「請你以後停泊車輛負責任點，不要太過野蠻，對市民交通安全要做到的，不要過於自私防碍了市民的安全。以後得要看清楚交通標誌才可停泊車輛。」這番話任他怎樣野蠻的人也會接受的，可是坐在車廂內的女人指手大罵：「澳督也不敢理我，怕你不成？」

看熱鬧的市民當堂大怒起來。「這樣野蠻的人，不抄牌還有法律嗎？」

「對不起，請你拿你的駕駛牌給我看看。」警員說。

警員把牌子和駕駛抄下來，交交通處辦理。

他們見犯了眾怒，只得讓警員抄牌後，開車離去。警員將車牌號數塡好了，拿到交通科控告非法停泊，交通科將告紙接收了，着帶文書的警員離開不到一小時，怪事發生了，眞是「豈有此理」，交通科長說：「控告的車牌號數抄錯了，現在本科長將控告紙取消作廢。理由是誤告，幸得車主沒有追究，否則麻煩。」還着令値日的副官申斥該警員做事糊塗。

警員受了氣無法上訴，只得逆來順受。等下次有機會見到，才算清今日的帳。車牌號數明明是對的，怎會變成別人號碼？不是我看錯，還有很多市民看着抄的，內裏一定有文章。這是有惡勢力壓住懦弱的政府。他既包庇惡勢力作惡，當差的只有閉埋雙眼不看。

近幾年來澳門的各報都指責澳門對交通安全不負責任，造成很多交通事件。特別是澳門的士司機勒索車資，飛仔的搶劫，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警廳着重注意各項安全，當差的人雖然敢作事肯負責，可是上邊做好人，這樣打怕全體警員，使他們裹足不前。每個人都考慮到萬一遇了勢力大的形左實壞的罪惡組織，被他復仇，豈不變了階下囚？

不如來個不理爲妙。

張文上

推銷萬用咭

應先查清楚

萬人傑先生：

素仰先生見聞廣博，今有一事請教。晚日前閱報端請人廣告，登香港××銀行十二樓一間公司名「萬用咭」者（Multicard），原來該公司是推銷一種如信用咭之類的東西，其名爲「萬用咭」，用途是持咭者如到與該處有聯繫之商號購物可打折扣，附同該咭尚有數種服務咭，如「食物咭」，如用戶每月購買食物超過七十元者，可將收據連同服務咭一並寄往該公司，即可得該公司寄回價值五元之支票一張及另外一張同樣之服務咭，每月只限一次。

另外一種是「電影優待咭」，即每兩張超等戲票之票尾，連同該咭寄去，可得同價值之一張超等戲票之步票及另一張咭。

其他還有「旅行服務咭」，「汽油服務咭」等，性質與上述同。該「萬用咭」每張可用一年，價值八十四元，參加推銷可分三種，限定每次買十張、五十張或三百張，數量越多越平。每次十張者價值六百三十元。該處每晚六時起有集會，介紹該咭。晚曾查過有關商號，確爲事實，且飾櫃有標貼。

然有識者謂，該處是由一澳洲人（確是），主事藉此新招到處××，先而澳洲，繼之加拿大、紐西蘭、英國、香港等處，現爲國際×××，晚因有意參與該推銷工作，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未得其眞相，不敢貿然行事，故特函求教，不勝銘感。

晚張敬明上

（老萬對此並無所聞，亦無所知，故無法向你提供意見。不過，「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你在參加之前，最好調查清楚內幕，否則極有可能惹麻煩）。

大陸逃泰難胞
握有甚多珍貴資料
願予提供與我合作

人傑、憲光二先生台右：

至泰以還，在春秋雜誌及報上仰悉令譽，殊深敬仰。近日閱報，更悉弟昔日在共區所慘受殘酷迫害，竟然與先生雷同，對先生愈增敬仰之意。弟自一九五五年肅反被監禁，一九五七年被劃爲右派，送往青海勞改，一九六二年被押送回粵監管，一九六六年在所謂文化大革命中被定爲牛鬼蛇神，黑五類，一九六九年在所謂一打三反運動，被劃爲國特，舊罰未清，新刑繼至，前後慘遭監禁，苦役勞改，邊陲流放，遊鬬、毆打等多種刑罰達十七年之久，家散人亡，悲慘萬狀。但弟危而彌堅，艱而益剸，深仇大恨，誓必前雪。經過長期處心積慮，艱苦奮鬬，終於如願以償，逃離虎穴，深願此生，獻身反共事業。但志與願違，其情狀與先生於較，何啻霄壤。先生有揮巨掾之筆，誅伐毛共醜類之機；揚正義之聲，揭共黨罪惡於世之地，弟則顚沛流離，作子胥以笛於吳市，效卞和獻至以求活，而滿腹反共資料，整套與共黨鬬爭經驗，類若敝屣，無所其用，每一念及，何等愴傷！

嗟乎自由世界反共者精神素質何其脆弱，雖謂姑息逆流如此，而自謂中流砥柱者何嘗不然，掛羊頭而賣狗肉，雷聲大而雨點細，只聞樓梯响，不見人下來，比比皆然，甚而形是實非。如先生等大義凜然，不畏艱危，龍蛇飛舞，正氣干雲，豈數十萬軍隊，徒然空口高喊漂亮口號，務虛不務實者所能企及耶，言念及此，曷勝慨歎！

回溯弟自去春由粵之滇經緬至泰後，滿腔反共熱情，胸懷磊磊落落，卻受我國（中華民國）某單位誘騙去重要資料達十萬字如林彪死亡詳況，反共人士及反共組織（自發的無形組織，但必須我等才能聯絡），詳址詳況，「六廠二校經驗」詳況，粵南、海南軍事佈置圖，潛入共區活動路綫詳圖及工作細則，各類證件詳樣及製作，使用方法，「一打三反運動」和反「五、一六」各地進行情形。一些重要內部新聞……等後，不給任何生活報酬和協助解決生活出路，竟然一腳踢開，趕逐他走，且因彼等冒頂資料來源，向上級領取獎金，後恐內情暴露，隔斷弟與其上級聯繫，以致歷受困厄，顚沛流離，雖曾函訴我國（中華民國）在泰權力部門，轉請上峯，表示願以所知所能，貢獻反共事業，但至今八月，未蒙理睬。其根本原因，上下一氣，旨在牟利，非爲反共。筆書至此，痛心疾首。弟在共區慘遭迫害，旣能戰勝，深信在自由世界中正氣反共之志，雖經挫折，終究得展，是以能安然忍受，絕不灰餒反共之心，即使舉世翕然，終吾一生，亦必反共到底，所恨至今滿腹反共資料，未能一展誅伐毛共素願。先生正義反共，雖係個人力量，但筆勝槍，影响所及，深巨洋遠，且昔年遭受共害慘狀，匪夷所思，其痛苦心情，弟親歷其境，體會最深，可謂知音。深知先生反共意志之堅決與眞實，和言論實踐之一致性，決非海外感性認識且夾維諸多私心維念之反共者所可比擬於萬一也。用特剖肝瀝陳，坦示敬仰之意，並眞誠表示，如有所需，願供驅馳，所儲資料，樂供使用。深感雖遠隔重洋，遭遇雷同，感受吻合，意會神通，萬里默契，願爲共雪血仇，拯救人類而緊密合作。

弟高炳上

中共統戰散發傳單
旅澳洲讀者感憤慨

萬人傑先生：

世態變幻不常，國事蜩螗如斯，毛朝防特，加緊搜索，雞犬不寧，以爲台灣國府伺隙反攻，加意控制人民。國府處之泰然，毛共庸人自擾。國府政要，日月潭邊留影；中原望救呼奈何。今擬「臨日月潭」詩一首錄後，茲附上雪梨中共統戰局發出的傳單一紙奉閱，可酌量置評。我們民主戰

士，期待大陸得到言論自由，全國親愛同胞，有如　孫總理遺言，幸享「民有、民治、民享」的思想自由，排除中共束縛。

那傳單的用意，先生明達，當可了解一切。如發表的話，可書明旅澳讀者林佐治付寄，毛共統戰分子拉攏華僑，可不必著眞名，暫酌量環境。

謹此奉聞，順候

近安

林佐治謹上

（民國六十二年元月二十五日）

臨日月潭

潭水澄清日斜西
晚霞輝映月色迷
北望神洲嗟浩劫
回首往事倍凄淇

日勢已斜，月尚迷濛未升，不能雙輝日月照乾坤，故中原大地長昏暗，可嘆！

改善交通讀者有意見
老萬得罪人亦提忠告

萬人傑先生：

上週不見你的作品，懷疑你「被整」，昨晚見「牛馬集」再有尊文，甚慰。你寫文字太多，不免有什麼偏見，修辭也有不愼，涵養未到家，即如對李×生來說，不應如此馬虎他。你不是直接聽到他說什麼話，只是從旁人轉述，可能會傳達錯誤。我與閣下和李×生都無一面之雅，只爲了不想閣下樹敵太多，也不願意看見自相殘殺，逆耳之言，務望見諒。

我在此請你發表一點有關交通的意見。

①港九交通擠迫，已成爲有目共睹的事實。但發展的平衡，尚未如六七年以前。試看尖沙咀至紅磡碼頭不會恢復，九龍八號巴士停了，若恢復了，可能和緩一些。

②對於減輕道路擠塞現象，可否請當局考慮劃分小巴行駛線和噸半以上貨車上落時間？

③除主要幹線外，不應有三線巴士同經一條路，如九龍塘窩打老道的3號C、7號、7號A，可以劃一兩部轉入較小的路，反正搭客都是附近的，就不會擠在一起，且有巴士行駛的站，治安也許好些，人多走和有車經過，搶匪也許不會太瘋狂。

④過海隧道巴士在出發之一方固然就可沿途載客，而到達的一方，也適宜開放沿途上落（收費爲五角），就可減少一部份擠迫，不致有時在到達一方後空着車子，而同線搭客苦苦等別的巴士。

讀者余方颺上
（一月卅一日）

股市不死大盜不止
安份市民迫上梁山

萬人傑先生：

有人謂香港現狀爲「股市不死，大盜不止」。依在下愚見，股市不死，大盜非但不止，新的大盜將會愈來愈多，例如區區在下，本無作大盜的勇氣，而今則「勇氣」卻在漸漸形成中，所謂迫上梁山，不得不爾。

在下自幼進入工廠，二十多年來兢兢自守於本位，克盡對社會的一份責任，閑時閱讀書本，自修學問，可算得是一個標準市民。而後漸有積蓄，而娶妻生子，安家立室，從此過着日未出即返工，日全落始拖着疲乏腳步歸家，雖然生活迹近「不見天日」，但能安於溫飽，亦從無所怨，更不敢另作強求。可是，時代似乎在轉變得已到了不允許我們安於本份的地步，自從瘋狂的股市形成，我們的收入已追不上物價上漲，尤其政府施以高地價政策後，屋租大漲，已佔去工資一半，餘下的三數百元怎夠一家數口的開銷？（申請廉價屋極難，而現在能住於廉價屋者，有很多是不合規格的）「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誰無後呢？

於此也就難怪盜賊蠭起（臭飛的箍頸擱刼，自不值同情）了。試想我們的整月辛勞，其收入及不上人家一天中的股票上升幾個價位，究竟工作來何用！彼人也，我人也，既然我們被迫生活於近乎垂死的掙扎中，反正一死，何不一博？在下此種漸漸形成的上述之「勇氣」，相信類同思想的人不在少數。對於一個工人來說，不能謂之「投筆從賊」，但可喻之「棄工從傷」（傷者，具有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做大盜決心之謂。）

港督麥理浩雖然認爲「當我們面臨眞正考驗的時候，香港人有一種罕有的本能和本領，團結一致予以應付。」可是股票狂潮所引致的嚴重後果，將使這種「團結」面臨崩潰，相信這才是香港最大的隱憂哩。

在下已面臨無法團結及精神崩潰的邊緣，希先生不吝教我。此祝

文安

讀者非心上

日本勾結中共志在對美復仇

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北平的動機，非出於田中個人主張，而是孕育已久的深謀遠慮。早在佐藤榮作任內，甚至以前數年，日本從官場以至社會階層的財閥，早有預謀。所以早年美國對中共施圍堵政策時，日本即已實行「政經分離」，討好中共。所以不能立即擺出親共姿態，是因為羽毛未長，亦碍於日美條約限制，及中華民國蔣總統給他們的大恩，一時難於撕破面皮。一般人直接眼光以為日本人重利忘義，此點亦屬實情，但並不如此簡單。如單純為了貿易，中共統治下的大陸人民，根本絕對沒有消費能力，也沒有享受日本貨物的自由，日本能獲多少利潤？竟然肯與一個給他們寬宏大量的恩人中華民國絕交，投向一窮二白，殘暴不仁的中共政權，稍為明智之人，亦不出此。況日本朝野非無明達之士，竟做出背信棄義，貽笑於天下之事！

有人推測，日本為了收回第二次大戰後被蘇俄佔領之小島，利用勾結中共以收回。這樣推測，絕對無稽，領土既入蘇俄之手，不肯交還，別說聯絡中共，就是聯絡美國，亦無能為力。誰肯為了日本幾個冰天雪地的小島，付出冒大戰危險的代價？再說，中共非蘇俄對手，一旦戰爭爆發，首先吃虧是中共，而非日本，豈能借中共之力，威脅蘇俄？中共肯給日本賣命嗎？且中共與蘇俄同是馬列的徒孫，只會暫時吵鬧，永遠不會發生戰爭。中共寧可幫助蘇俄，豈有向天皇効忠之理？主要原因，日本人民族性最強，仇恨心最重，當年日本曾捱受過美國兩枚原子彈，迫到向盟國投降，至今日本人念念不忘當年仇恨。所以不敢立即報復，乃限於力量，不是眞心和美盡釋前嫌。日本與中華民族本有血統淵源，美國與日本則無民族關係；所以若思報復，必須聯合相同種族，作為向美國報復之助，年來對中華民國亦出以好感。惟二十多年來中華民國仍處於艱苦奮鬥中，且亦看到蔣總統以德待人，以和為貴，縱使反攻大陸完成，絕對不會與美國為敵，對日本反美國必無幫助。由此想到一向以美國為頭號敵人的中共而加勾結，希望聯合推翻這「頭號敵人」。日本限於條約，不能製造新式武器，聯絡中共，以日本之人才，利用中國大陸天然原料，可秘密在大陸製造武器。時機成熟，第一個目標就是美國，到時蘇俄不止袖手旁觀，其力量則直指歐洲，到時馬克思、列寧的幽靈理想，征服世界，就成實現。此時日本人又如何？以戰勝者自居，與共黨集團同流合污，受害者只「天皇」而已。願美國人士深思熟慮，未雨綢繆。管窺之見，當非盡謬！

讀者思華上

「萬人雜誌」國內版 鄭秀堂首先認股

萬人傑先生：

頃閱二七八期新聞以外，說「萬人雜誌」決辦「國內版」，不勝喜悅。大部份股本既然你們三人認了頭，餘下的股本，相應由我們擁躉共同認購。這樣既不愁外間某一種勢力侵蝕入來，庶幾能如我們多年來的願望，就是把「萬人雜誌」發揚光大，激勵反攻復國的士氣民心。

為此，我們不是什麼「傻瓜」，而是「精仔」。即使蝕盡我們一股五百塊錢，也很值得，意義相當重大。何況，我們志同道合的同仁，遍於四海，前途未艾方興。

因限於能力，只能認股一份（五百元），支票不日交上，盼我們的死黨認購，共治一爐，豈不快哉！

弟鄭秀堂拜（二月廿二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國事有感，步董壇主原玉

楊海天

漾漾心潮不染塵，書生面目本來眞，
接天豪氣欲吞海，陋室寒窗恥嘆貧，
北望故宮千點淚，南來老我百年身，
雄韜遠畧空長策，誰斬酋頭滅暴秦。

海天先生，本詩最優之句，「南來老我百年身」萬千感慨，均在此七個字中，余料讀者，均有同感也。壇主評。

贈胡穗銘小姐

楊海天

正似青蓮放玉池，不施鉛粉與胭脂，
十年閱盡羣花譜，又見清標一代姿。

海天先生，日前偕女弟子穗銘小姐，駕臨西環別墅，胡小姐大學畢業，倩雅溫文，該詩爲海天先生，書屛相贈之句，亦寫實之作也。

敬和董壇主國事有感原玉並呈褐翁詞長教正

鄭六豐

國家危難困烽塵，正是男兒効命眞。
往事諸多評失策，今朝但應計移貧。
何堪海外淒涼老，辜負天涯壯健身。
悲憤化教爲力量，愼謀能斷滅嬴秦。

敬和董壇主贈褐翁黃中一先生原韻

鄭六豐

三不齋詩仰褐翁，吟壇此日應稱雄。
神州陷落新亭淚，彩筆支撐故老風；
素志錚錚惟愛國，丹心耿耿擁元戎！
魚龍變化須臾事，未是鳳凰老碧桐。

鄙人國事有感之詩，各方文友，紛賜唱和，和詩者，表示見解不同，而有同情之感也，六豐先生所和，「素志錚錚惟愛國，丹心耿耿擁元戎」，道出鄙人內心，壇主作詩寫文，有時涉及台灣朝政，但所有詩文，均屬愛國之心。並無惡意，因從歷史所得知識，反攻不可再遲，愈遲則機會愈少。

詩人之可貴者，是有膽有識，坦白眞誠，直言無隱，指示先機，糾彈時弊，有忠君愛國之懷，無順旨訶諛之意，稜稜風格，犖爾不羣，使人讀之，而起共鳴，一詩之微，可以傳之千古。

例如南宋詩人林洪，見到臨安政府，發揚歌舞，久不反攻，遂有「山外青山樓外樓，直把杭州作汴州」之句。

中國各朝史家，均有高深見識，對歷史人物，何爲天子，何爲草寇，辨別非常清楚，無法淆混，聞老毛在大陸自改歷史，意欲欺騙後人，壇主觀之，是爲徒勞耳。

中國由滿清讓位與國民，民國銜接清朝是爲正統。民國創建人爲中山先生，今總統蔣公，繼總理未成之志，北伐興師，統一宇內，實爲中國統緒合法繼承之人。

史家筆法，前朝未曾滅亡，後朝不能成立，毛某政權國號，擅立於民國三十九年，中華民國存在之時，其人糊塗太甚，不應改變國號，所謂「人民共和國」者，是爲「僭竊」「僞朝」無疑。亦稱「僞組織」，各朝史家，均是如此規定，壇主豈敢胡言。

以近代史，明朝論之，崇禎十七年，「甲申」，思宗殉國，順治進關，是爲順治元年，清人宣佈明朝已亡，妄稱接替大統。但當時明室親王，依然繼承國祚，明桂王「永歷」直至順治十八年，始爲吳三桂所弑，史家規定，此十八年依然爲明朝正朔。

再以漢朝論之，王莽於元始五年（合西曆五年時耶穌五歲），弑平帝，改國號，自稱新莽皇帝陛下，首尾幹十八年之久，劉秀滅之，恢復漢朝，史家着法，王莽之十八年，是爲「僭竊」，一筆勾消，不承認其爲新莽朝代。今日漢書，並無此朝。

毛澤東井崗草寇，其人殘虐不仁，奸詐成性，吹牛說謊，道德全無。當抗日之際，利用時機，稱兵竊據，勾結鮮卑，僭立國號。（註：五胡亂華之鮮卑，即是俄人。）背棄祖先傳統，信奉馬列主義。凡此行爲，是漢奸而兼國賊也，敝家祖董狐，二家叔仲舒，一向反對，後世史家，絕不承認毛某爲合法政府，一筆勾消，毫無疑問。但時間太久，大爲可慮，能由國民黨人，將其滅亡，最爲符合理想，此種人才，希望台灣快快培植。

鄙人書香世胄，家學淵源，繼承祖先之直筆，著書立說。歷史人物，誰爲正統，誰爲僭竊，分辨十分清楚，擁護正人，反對邪惡，故對族兄董卓之篡逆行爲，深惡痛絕。舍妹小宛之秦淮艷事，認爲有玷家聲。

今日台灣，是爲正統中國，洋人無知，志在貿易，牽毛共進入聯國，是利其廣土衆民，推銷商品。所謂聯合國者，等於香港之商行公會耳。壇主觀之，一文不值，既不能解決糾紛，又無能制止侵畧。此種無聊組織，中國早應退出。

尼剋孫之顧問「機心鴿」，奔走北平，有損中美合作精神。對台灣大爲不利，等於出賣友人。此種國家，何能再作依靠？中國之事，應操諸吾人自身，洋人何能左右？一旦討賊復土，洋人見有利可圖時，又將卑躬屈節，前來復交矣。目前不必自餒。且看將來，再舉一例：

晉朝「符堅」，又曰符秦，於西曆三八三年，親統百萬大軍，進犯東晉，王猛諫之曰「江東雖小，是爲正統，君民一心，不可輕舉」，符堅不聽，終以敗亡，夫正統者，人心之所繫也，大陸逃出者，告余曰，內地人民，皆望反攻，他們即可揭竿而起，解決老毛，希望台灣，重視斯言。

鄙人當年，蔣公老師屬下稱臣，受老師精神感召，一切師範老人，至今意志堅強，忠貞不二，名師自有好徒也，更加兵書熟讀，戰畧精通，上曉天文，下明地理。目光深遠，膽畧縱橫。毛幫匪幹，當年交手頗多，任何花招，均有對策。如果爭奪天下，壇主是爲好手，可惜者，受時代風氣影響，只講關係，不論人才，王霸宏猷，於國無補。因見大言不慚，可能疑有神經。台灣莫院長德惠先生，讀余「明日黃花錄」，親書「上馬提劍殺賊，下馬秉筆作露佈」，條幅相贈，可謂知我者矣。

年來陶朱改業，自利自私，滿腹韜鈐，用於股票，仰天一笑，殊非意料所及。人生變化，有趣也哉，近日，花園訓狗，小院教猴，人畜同歡，著書自遣，昔劉皇叔，聞有臥龍，茅廬三顧，是有神經，今人不明此道，要臥龍本人前往求職，假臥龍或者願幹。眞臥龍則不屑爲矣。應當聲明者，鄙人並非臥龍，亦有神經，今世亦無神經皇叔，壇主之言，作笑話觀可耳。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五一一七三五〇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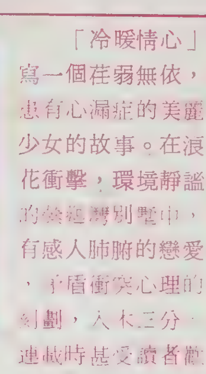
羅小雅最新創作

「愛情路上」作者寫出她一位同學的眞實故事。在人生過程中，很少人能逃避愛情。該書告訴你怎樣去尋找隱閃愛情和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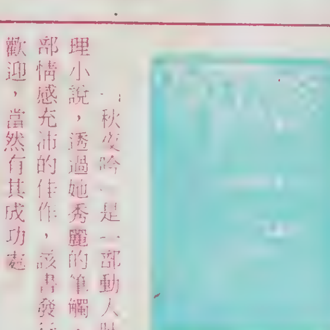
全書 180 頁
定價港幣一元八角

「冷暖情心」寫一個荏弱無依，患有心漏症的美麗少女的故事。在浪花衝擊，環境靜謐的[illegible]別墅中，有感人肺腑的戀愛，矛盾衝突心理的刻劃，入木三分。連載時甚受讀者歡迎。



全書 212 頁
定價港幣[illegible]元

「秋夜吟」是一部動人肺腑的倫理小說，透過她秀麗的筆觸，成爲一部情感充沛的佳作，該書發行，即受歡迎，當然有其成功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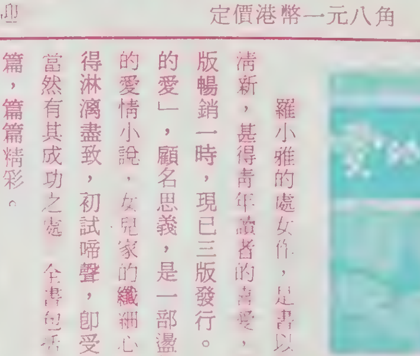
全書 197 頁
定價港幣三元

羅小雅的處女作，是書以其筆調清新，甚得青年讀者的喜愛，初版再版暢銷一時，現已三版發行。「無盡的愛」，顧名思義，是一部盪氣迴腸的愛情小說，女兒家的纖細心情，寫得淋漓盡致，初試啼聲，即受歡迎，當然有其成功之處。全書包括[illegible]篇，篇篇精彩。



全書 258 頁
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灰暗面」是羅小雅的一部別開生面的成功之作，用社會上現實的題材，大膽地揭露了人類醜惡的一面，描寫一位沉迷酒色而不負責任的父親，到處留下風流的孽種，甚至強姦了自己的親生女兒，禍延下一代。全書高潮迭起，一氣呵成，值得爲父母者及青少年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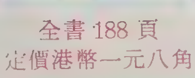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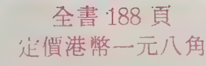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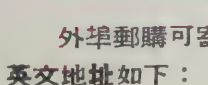


全書 212 頁
定價港幣三元四角

人生如朝露，花瓣上的露珠是晶瑩可愛，可惜有如曇花一現，轉眼成空。電影圈裏，多的就是這些此起彼落的露珠，它寫盡圈內秘密，寫盡人情冷暖，更寫出姊妹之情，眞摯動人，是一部罕有的文藝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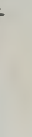
全書 284 頁
定價港幣三元四角

「[illegible]夢依稀」寫一個患了小兒痲痺少女的故事，「愛情愈追之則愈遠，愈遺之則愈近」，命運往往在播弄人……尋好夢，夢難成，有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階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她意外地獲得愛情和健康；最後她又甘願放棄它，爲了甚麼？是書充滿人情味，是一部感人的作品。

全書 188 頁
定價港幣一元八角





外埠郵購可寄郵票代金或用劃線支票，另按書價三成（30％）加收郵費，當即寄奉。本社英文地址如下：

WISEMAN PRINTERS
Kam Chung Building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3-7 Fenwick Street Wanchai, Hong Kong.

萬人雜誌

（第二八〇期）



本期要目

美國勾結中共白費心機……每週評論
做「萬人雜誌」國內版股東 只有付出 並無特權……萬人傑
從問卷看青年的民族文化意識……柳以青
向廖承志、傅作義、劉斐三位先生說幾句話（上）……岳騫
論削足適履式交通措施……王屯
談過河拆橋……楊眞
中共對越戰停火的態度……何雨文
股市閒話：垃圾股終必遭唾棄……凌山
查氏判案定律……嚴正
我看「溫故知新」這節目……遺珠閣
毛共繼續清洗林系……觀察家
共軍生活窮態……聿銘
基辛格訪毛對國府的影響……評論員
談羅烈的「魔鬼天使」……林巽
韓愈的生命原子彈……霍大川
被「解放」後復出的共軍將領……呂恩

美國勾結中共白費心機……………每週評論 一
做「萬人雜誌」國內版股東 只有付出 並無特權………萬人傑 二
從問卷看青年的民族文化意識……柳以青 四
向廖承志、傅作義、劉斐三位先生說幾句話（上）……岳騫 六
論削足適履式交通措施……………王屯 八
談過河拆橋……………………楊眞 九
中共對越戰停火的態度……………何雨文 一〇
股市閒話：垃圾股終必遭唾棄……凌山 一二
查氏判案定律……………………嚴正 一三
人海百態：蠶蟲師爺……………萬人傑 一四
我看「溫故知新」這節目……………遺珠閣 一五
毛共繼續清洗林系…………………觀察家 一六
共軍生活窮態……………………聿銘 一七
基辛格訪毛對國府的影響…………評論員 一七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一八
談羅烈的「魔鬼天使」……………林巽 一九
不反攻無以言圖存（下）…………胡養之 二〇
韓愈的生命原子彈…………………霍大川 二一
瘟君夢……………………………岳騫 二三
被「解放」後復出的共軍將領……呂恩 二四
江南啼痕錄………………………宓琴 二六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七
萬人詩壇…………………………董力行（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八〇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三月八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美國勾結中共白費心機

不可否認，中共在外交上由於美國等國家的幫忙，得到很大的進展，已與七十九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外交關係，然它並沒有——也不能嚇走壓境的虎視眈眈的百萬蘇軍，除非美毛的「友好」關係達到軍事合作的地步，再加上內部經濟有迅速而穩實的發展，內外無憂，否則，中共形勢就永遠不能說是「大好」。自從北平兩報一刊在今年元旦社論「新年獻詞」中指林彪一伙（用「劉少奇一類騙子」名義）。「在國際，他們要投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並指這是他們「修正主義路線的實質」後，在大陸的批修整風運動中，對蘇聯的攻擊又出現一個新高潮。毫無疑問，這是美毛無恥勾結拉近一步的具體反映。從這裏吾人可以充分看出北平政權這個正牌「紙老虎」的醜態，一旦獲得美國的某方面的諒解或支持，馬上就仗着新伙伴的撐腰，對舊主子擺出一付「不惜一戰」的姿態。

世界上有識之士，都對中共的「資本」多寡和它的陰謀手法有充分的瞭解，然不可否認在國際間也有不少短視政客和投機分子卻在爲中共這個已將成爲殭屍政權的臉上貼金，甚至是在替它輸血打強心針。惟一的解釋，就是他們的無知與愚蠢。然卻在有意無意之間，在爲自由世界埋下了致命的定時炸彈，更不可饒恕的是他們在幫着北平那一小撮劊子手間接地繼續屠殺中國人，延長中國大陸七億同胞的災難。

美國政客害人終害己

美國近三十多年來，執政者絕對多數是目光短淺的庸俗政客，極少具有遠見的政治家。雖然戰後美國花了很多納稅人的錢幫助一些國家，但不可否認今日世界的災難也是和美國的一些拙劣措施分不開的，特別是中華民國，由抗戰、剿共以致今日的拂逆局面，可以說都是與美國有其不可分的關係。如果沒有雅爾達秘密條約，蘇軍就不能侵入東北，蘇軍不佔東北，共軍就不會那麼迅速地發展壯大，以至竊踞整個中國大陸。在剿共時期，如果沒有美國的「調停」阻礙國軍的進攻和後來的無異落井投石的「白皮書」的發表，即或國軍失敗，但中華民國喪失大陸絕不會那麼快。韓戰期間，如果依照麥克阿瑟將軍的意見揮軍渡過鴨綠江，不僅韓國早已統一，中共也必於受到嚴重挫折之後，即或不完蛋，也絕不會像今日這樣飛揚跋扈，以「強國」自居。更可以肯定，越戰不會發生，美國人也不會死得那麼多。

美國當局正應記取這些經驗教訓，分清敵友，放棄從私利出發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從根本上採取消滅共黨亂源的措施，這才是一勞永逸的百年大計。遺憾的是，美國執政者一代不如一代，竟低聲下氣地到北平去「朝聖」。此舉，正是滅了自由世界的志氣，長了北平暴徒集團的威風。先立此存照，將來吃大虧的首先就是美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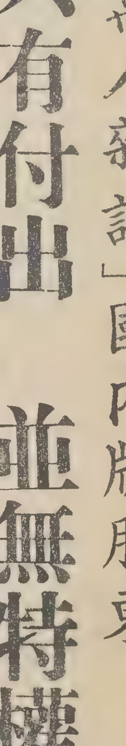
中共政權已日暮途窮

今日中共政權，經過文革運動，作爲其「核心力量」的黨已四分五裂，作爲它「鋼鐵長期」的共軍已發生動搖；特別是林彪事件後，中共的衰頹之態已暴露無遺。加上去年農業全面歉收，使中共在經濟上再度發生比一九五九年後三年間更爲嚴重的危機。在這樣混亂情況下，被基辛格稱爲「絕頂機警及活潑」的毛澤東，如果還有足夠的班底，他必於撤消共軍的「三支」「兩軍」工作恢復「黨指揮槍」的局面後，召開一次「十大」，修改黨章把林彪是他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那一段刪掉，然後召開「四屆人大」，結束其黨不像黨，「國」不像「國」的殘缺而零亂的局面。這些都告訴人們：中共已日暮途窮，已來日不多了。

目前，中共對於批修整風運動，口稱「頭等大事」，然仍是深入不下去。原因就是內部混亂，毛澤東已失去了控制全局的力量。敬告美國當局，不要對中共存有過多幻想，因爲，你們的對手——中共的頭頭，極有可能一夜之間就被推翻。不過，作爲反共的中國人和中華民國政府，也要檢討自己，我們爲什麼不能扭轉俯仰由人的境遇？「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還要切記：大陸七億同胞是站在我們一起的。



做「萬人雜誌」國內版股東



萬人傑

付出五百塊錢，做了「萬人雜誌」國內版的股東，既不可能得到領取入境證的方便；也不會在國內獲得甚麼優待。如果抱着這目的而來，將一無所獲。我們的目的是要向國內未受共禍的年青一輩提供大陸情況的眞實資料；同時讓我們海外中國人在國內也有發言權，督促政府振作，早日完成反攻復國大業。

讀者是「萬人雜誌」的老板

「萬人雜誌」從創刊到現在，一直保持着一個原則，讀者就是我們的老板，我們的一切，都以讀者利益爲前提，因爲沒有讀者，我們的雜誌就無法生存。

從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創刊到現在，「萬人雜誌」已出版二百八十期，五年多了，一家毫無經濟後台的硬性雜誌，能夠維持五六年的壽命，不是容易的事。要不是讀者把它看做自己的刊物，愛護它、支持它，恐怕早已關門。

「萬人雜誌」最初的售價是每本六角，不久我們就發覺收支無法平衡，在讀者諒解下，加到八角。維持了一個時期，又發覺我們的新售價仍然追不上物價上漲的幅度，我們的讀者居然自動要求我們漲到一元。每册售一元的價錢，已經維持了多年，但這幾年間還是賠錢，尤其近來因爲炒股票的人多，物價、工資給炒高了。但我們再不敢加重老板們的負擔，在我們可以賠得起的數字內，盡力支持下去。

曾經接過許多老板來信，提出應興應革的事情。這個，老萬早在考慮中，心裏頭已有整套計劃，可是，一切計劃都非財不行，我們在這五年來已一而再地加重老板們的負擔，再要各位多掏腰包，實在不好意思，因此老萬唯有把這個計劃暫且凍結下來。

讓大家有機會參加

目前，我們要把另一項計劃先付諸實行，那就是創辦「國內版」。在二七八期老萬已把心願向各位老板報告過，老萬這次回到台灣，仔細研究過當地出版的所有報刊，像「萬人雜誌」這樣作風的，還沒有一本。因此老萬覺得「萬人雜誌」出國內版不但有此需要，而且有前途。

我把這意思和當地文化界先進談過，他們不但贊同，而且願意給我們幫助，這增加了老萬的決心。更難得的是首先聽到老萬有這意思的曾憲光和陳挺拔兩位老弟，馬上要求入股，且堅持要與老萬投資數目相等，即是每人一萬元港幣。

第一注本錢暫定五萬元港幣，除了我們三個人各認一萬元外，還有二萬元餘額，本來有一位工業家和一位醫生事前曾對老萬說過，有什麼大計劃，他們可以在經濟上「有限度」支持。一萬元一份，當然是在「有限度」範圍之內，如果老萬向他們提出，五萬元立刻就可籌足。但兩位股友同意老萬的主張，工業家和醫生都是外人（他們也是「萬人雜誌」讀者，是「老板」之一，不該說是「外人」），不如給我們的讀者一個機會，讓大家做眞正的老板，合辦這樁有意義的事。因此，老萬把「每股五百元」的辦法宣佈出來。

老萬沒有把握賺錢

這計劃在雜誌上發表後，我們「萬人雜誌」全體工作人員感到非常興奮。因爲，反應不但迅速，而且熱烈。讀者們不斷寫信來，甚至打電話到老萬家裏，要求認股。有位女士在電話裏堅持要認十股到二十股（五千到一萬元）老萬表示歡迎，但請她先考慮，我們並非滙豐、置地，是標準「垃圾股」，做文化事業，隨時可能全軍盡墨，血本無歸。如果這五千至一萬元是多餘錢，賠了也不影響生活，倒無所謂；如果靠它糴米，就千萬不要輕率。老萬並沒把握替各位股東賺錢，如果有的話，早已把港版「萬人雜誌」辦得有聲有色，增加了編者、作者及其他工作人員的收入，不要他們爲「萬人雜誌」廉價出賣勞力。不過，國內版比港版有個較好的條件，在國內，一般人讀書刊的興趣較香港人濃得多，一本內容眞正好的雜誌，漸漸一定可以把銷路打開。有了銷路，廣告方面自有辦法。在香港，許多工商機構雖然和老萬有點私人交情，但談到登廣告，即使免費，他們也不敢惹上，理由是「萬人雜誌」政治性太強，害怕左派人士整蠱。可能這不過是他們的藉口，但在這情形下，老萬絕不主動求人，除非對方自動拿來刋登，但有這種「勇氣」的工商界人士究竟不多。

廣告是一條好財源

在國內，商人沒有這顧慮，只要我們銷路好，

確能發生廣告效力，這問題定可迎刃而解；同時，在國內有專業人士給我們幫忙，替我們招廣告，這是除了銷路好另一項財源。

世界上所有有名的雜誌，不論其性質如何，都要靠廣告支持（除了共產國家的刋物），我們長期陷在經濟困難中，就因為吃了這個虧。我們全部開銷經費來源，就是一塊錢打了六折的報費，一條進帳，百多條支出，巧婦也難為無米之炊。

可惜老萬沒有炒股票的本錢，否則在「吾從眾」之下，入一手當發的股，也許可以夠一年半載補貼。老萬唯一本領是爬格子，現在爬格子待遇比文憑教師更沒有「尊嚴」，拿這些可恥的收入來維持雜誌，不但吃力而且無法與暴漲工資、物價競賽。

最近排字所的老板時時向老萬囉嗦，目的何在，各位老板是聰明人，自然明白。老萬目前唯有與他大耍太極，到耍無可耍時，只有把爬格子的時間再拖長，反正看相先生批定老萬辛苦命，永遠無法丟下工作，吃安樂茶飯。老萬只有信命，但能使「萬人雜誌」不致在漲風壓力中倒下來，老萬辛苦點又有什麼關係呢？

大部分老板來自「新區」

辦「萬人雜誌」的五年來，的確不少使人感動的地方。比方，我們每逢舉行三結合聚餐，總是濟濟一堂，熱鬧萬分，彼此間眞親如家人；並且，由此產生了一個永久性的聯誼機構——萬人協會。

已故老編張贛萍去世時，老萬為他發起募捐子女教育基金，得欵數萬元，其中一二千元的大筆捐欵不少。目前他的遺屬可以過着十分安定而豐裕的生活，學業也絕不受影響。據說張太太近來得戎馬書生指導，投資股票，頗有所獲。幫助過張老編遺屬的讀者，可以為他的子女安心，他們還有機會到外國升學，將來有成材的一天，繼承父志，都是賴「萬人雜誌」這個大家庭裏叔伯兄弟的幫助。

今回，創辦「國內版」，各位讀者（老板）反應熱烈，更使老萬感動。除了寫信、打電話、托朋友介紹來認股之外，我們已收到很多支票和銀行本票。用銀行本票的，因為他們沒有來往戶口，發不出本人的支票。這些錢，是從他們的儲蓄簿仔裏拿出來的。再看他們的地址，竟然有很大部分是藍田新區啦、慈雲山新區啦、柴灣新區啦……等等。可見我們的老板不少是勞苦大眾，並非資本家階級。他們的銀紙，是靠血汗賺取，得來並不容易。但他們毫無顧慮的加入了我們，彌足珍貴！

超額完成

看情形，第一期五萬元股本必然超額，有幾位萬人協會的主幹人物也要入股，聽說滿額，打電話給老萬，要求無論如何預他一份，這種熱情，十分難得。

老萬已再三聲明，加入「萬人雜誌」國內版的股東行列，是有義務而沒有權利的，而且還有賠本的極大危險。這些「危言」不能阻止他們的熱情，大多數人表示，卽使賠了，也沒關係，人總該有時拿點錢出來做些自己認為較有意義的事。這想法倒是很不錯，也減輕了對老萬精神上的壓力。

要向各位報告的，國內版的籌備情形是這樣：分在台北和香港兩方面進行。香港方面，由老萬負責，要辦的事是湊足預定的五萬元港幣資金。台北方面，一位在一家銷路最廣的報紙當副總編輯，辦雜誌極有經驗的朋友，慨然願擔負這責任，並答應在雜誌銷路穩定下來後才正式支薪。第一步，他要找一個夠規模的印刷廠，保證我們出版後不致脫期。第二步，找一個登記證，因為目前政府已停止發出新雜誌登記證，只能找一個老登記證改變登記，在人事方面他有辦法搞掂。第三步是稿源，這要花相當時間約稿。我們決定原則，國內版內容和稿件，和香港版完全不同，所以稿件全部要另闢稿源。

「收穫」是甚麼？

老萬在港籌足五萬元股本後，馬上到台北登記註冊為「有限公司」，打算全部資本額定為十萬元港幣（約七十萬台幣），先收五萬元。有限公司要有嚴格的會計制度，並且每年把業務情況向股東報告，這是對投資者提供一個較佳的保障。

不過，老萬要在這裏向各位熱心支持者再一次提出，各位對「萬人雜誌」國內版的投資，不可能享受到什麼特殊權利，不可能因為你是「萬人雜誌」股東，申請入境證會得到任何方便；更不可能因你是「萬人雜誌」的股東，在國內會受到什麼優待。更不要妄想用「萬人雜誌」股東的名義，招搖撞騙。投資五百元辦「萬人雜誌」國內版，在這些方面將毫無收穫，唯一的收穫是當雜誌辦到能賺錢的時候，你可以分享它的利潤。不過，這希望仍是渺茫的。但許多送了支票來的股東，認為他們並非沒有收穫，在反對共黨極權統治的宣傳上盡了個人的一分力量，他們相信這些錢並不是白花的。反共宣傳，不但要指向海外，也須在國內同時推動。在國內，年青一輩未嘗身受共黨統治之苦，對共黨的暴行十分隔膜，他們需要知道更多大陸的實況。

在國內有了發言權

不少在台灣受教育的青年，一旦跑到美國，就會中了中共統戰宣傳之毒，甚至成為「回歸」分子，實在令人痛心。原因之一是國內的反共宣傳是八股、是公式化，因此年青人不相信，以為是謊話。如果我們把共黨統治的眞實情況，報導事實，讓他們自己下結論，他們一定會了解中共實際上是個怎樣的政權。同時，對國府的反攻復國，也會由此產生督促作用。在台灣，輿論對政府的影響力相當大，我們要能客觀地批評政府政策及施政的得失，會使政府走向更正確的途徑。

蔣經國出長行政院後，勵精圖治，確已樹立新的風氣。但，需要改革的，仍屬不少，如果我們能作出建設性的提供，定會受到當局重視。

創辦「萬人雜誌」國內版，等如我們在國內有了發言權。老萬認為這投資值得的。同時，我們也可以把海外民意，反映給政府知道。在政府正積極爭取海外華僑的時候，我們的提供，也許對他們有很大幫助。

辦「萬人雜誌」國內版是很有意義的事，希望有能力的朋友，共同合作，完成計劃。成敗雖未可預知，但相信努力是不會白費，願各位朋友盡其所能！

近期的中大學生報發表了一九七二年三月間，進行的一次全校不具名的意見調查，參加的人數共有九三九份，佔中文大學全校員生總數約三分之一。

雖然，鍾倫納在「中大全校意見調查簡報」中聲稱：「這次調查由於時間、人力、技術和對調查目的未有一致意見等原因，而致使在題目的設計、樣本和資料運用上，皆產生或大或小的錯誤……也希望各位在研究這調查時加入這一層偏差的考慮。」接着，他就肯定的說：「不過由於樣本相當大，而且涉及範圍亦相當廣泛，是以在了解以後數年內的動向時，這份調查仍是相當準確的。」

從問卷看青年

認識中國

參與問卷的基本背景資料

就參與這次問卷的人士們的基本背景的了解，有以下的幾個分類：㈠所屬院校（就讀或工作）：中大本部：百分之一•八；崇基百分之五六•五；新亞百分之一七•八；聯合百分之一九•四。以崇基爲最多；㈡級別與職責：研究院百分之一•一；一年級百分之三四•八；二年級百分之二四•三；三年級百分之一六•六；四年級一三•二；副講師及助教百分之一•八；教員（講師以上）百分之一•七；低級職員百分之二•一；高級職員百分之〇•七。㈢性別：男百分之五七•八；女三七•五。㈣中學教育：中文中學百分之五八•二；英文中學三六•九。㈤信仰：基督教百分二二；天主教百分一四•七；拜祖先百分三；佛教百分一•三；回教百分〇•三；其他百分〇•九；沒有百分五五•二。㈥家庭階級：下層百分四•六；中下層百分五七•六；中上層百分三〇•一；上層百分一。

上面的總計只是作爲基本背景的了解。起碼我們可以知道：這次問卷中多來自一、二年級；男性和無信仰及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信仰；中文中學教育出身和中層的家庭階層。當然，一如前面所說的：這一結果是佔中大全體員生的三分一。我們可以作爲它是一個抽樣調查吧！因此，下面我所有根據這份統計資料的論例，也只是限於這一範疇，不便肯定事情就是如此。然而，我只想從有關認識中國部份，加以分析，相信也是讀者們所願意聽聞的。

有關中國部份的資料

在共計七十六個問題中，有關認識中國的部份，明顯與隱約間一共有八項。現在就把這八項一一記錄，然後加以分析。

㈠「對於香港社會來說，你以爲中文大學的建立，本來希望達到的最主要的功能是」：一共有九個意見，其中一個是「發揚、創造中國文化」佔百分之二一•四。僅次於「培養人材以改革現存社會」條，佔百分二三•六。（見原題第五）

㈡「對於香港社會來說，你以爲中文大學的發展，實際上所達到最主要功能是」：共九項意見。其中「發揚、創造中國文化」佔百分一•三，百分比佔得最少。（見原題第六）

㈢「你覺得要衡量中文大學的成就，應以何者爲最重要的標準」，有九項意見，它們的百分比依次是：(1)「培養出能作獨立的有責任的批判能力的知識分子」佔百分之三九•八；(2)「學術上達到國際標準」佔百分一三•八；(3)「爲中國前途作準備」佔百分一〇•五；(4)「創造並發揚中國文化」佔百分一〇•四；(5)「培養人才以改革香港現存制度」佔百分八•六。（見原題第十二）

㈣「你覺得下列各項應否增設爲全校必修科？」一共用十七個題目來引導答覆，並劃分成五種程度的意見表達，它們是極應該、應該、未決定、不應該和極不應該。茲舉以下有關各項及其百分比。

(1)國語：極應該百分之五三；應該百分之三四•八；未決定百分之三•九；不應該百分之三•六；極不應該百分之〇•九；

(2)中國歷史：極應該百分之一四•六；應該百分之三六•二；未決定百分之一九•九；不應該百分之二〇•六；極不應該百分之二•四。

(3)中國社會現況：極應該百分之二〇•七；應該百分之四七•五；未決定百分之一五•三；不應該百分之一〇•三；極不應該百分之〇•七；

(4)三民主義：極應該百分之五•三；應該百分之二五•三；未決定百分之三一•一；不應該百分之二四•二；極不應該百分之六•八；

(5)毛澤東思想：極應該百分之五•一；應該百分之二四；未決定百分之二八•八；不應該百分之二五•九；極不應該百分之九•七；

(6)反共理論：極應該百分之三•五；應該百分之一三•五；未決定百分之二九•五；不應該百分之三〇•六；極不應該百分之一四•八；

(7)時事分析：極應該百分之一八；應該百分之四一•四；未決定百分之一五•四；不應該百分之一二•二；極不應該百分之二•三。

㈤「在目前世界各地社會中，你較喜歡那一類社會呢？」共列出十種社會。百分比的次序是：不知道百分之二一•三；星加坡社會百分二一•九；北歐社會百分之一七；美國社會百分之八•七；中國大陸社會百分之八•六；香港社會百分之五•三；英國社會百分之七•六；台灣社會百分之一•六等。

㈥「在現存各地社會中，你較願意生活在那一類社會？」共列出一如上題的十種社會，其百分比是：星加坡社會百分之二二•六；不知道百分之二〇•二；香港社會百分之九•七；美國社會百分之八•一；北歐社會百分之七•五；中國大陸社會百分之五•八；英國社會百分之三•一；台灣社會百分之二•六。

㈦「若在短期內有下列事件可能發生，你將如何？——可能發生的有關中國前途的運動」——願意直接參與行動佔百分之二三•六；贊成但不直接參與

佔百分之二九・四；現在未能作出決定佔百分之三五・八；不贊成但不阻止佔百分之七・六；不贊成且設法阻止佔百分之〇・四。

㈧對上述問題，「若答不贊成者，請從下列各項中選出最主要理由」——對中國前途的運動：可能不清楚此運動的本質佔百分之五・九；不贊成此運動的立場佔百分之一・八；此運動一定不能達到目的佔百分之一・七；與我無關佔百分之一・一；學生應專心讀書佔百分之〇・四；手段可能太激烈佔百分之〇・三。

幾點分析的意見

從以上的八個有關的問題及其所佔的百分比中，起碼我們了解一下目前中大學生的一般意識和意見。

首先，普遍來說：中大的學生們對中國的文化、歷史和現況等，都願去全面了解和追尋，因此，在必修課程的選擇方面，應該加入中國歷史、社會和時事分析的課程。同時，也表示了發揚、創造中國文化的意志與希望。

但是，在了解方面，他們強調自己的獨立思考的能力。但對太有政治分爭性的東西，大多數來說，是不願太多涉及的。

因此，對三民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反共理論三個課程，對三民主義以為應該的是百分之三〇・三；未決定的是三一・一；不應該的是百分之三一。對毛澤東思想比例上就較低：應該佔百分之二九・二；未決定二八・八；不應該佔百分之三四・六。對反共理論的比例就更低。應該的佔百分之二七；未決定百分之二九・五；不應該佔百分之四五・四。

族文化意識

柳以青

百分比雖然是如此，不過，我以為選擇科目的名稱也是一個很主要的因素而影響了百分比。假如我們要三民主義改為「孫文學說」；把毛澤東思想改為「馬列主義」，把反共理論改為「民主自由思想」，相信問卷所得的百分比就會有顯著的不同。

原因是這三個科目很容易被人們感到政治意味太重所致。這也是問卷設計人在選題上的疏忽。很明顯的，在問卷第十三、十四上，已經可以給我們很正確的答案。

這項的問題是：「你覺得下列標準對大學收取學生的重要性如何：

㈠社會的認識和關懷：答極重要和重要者佔百分之七五・二；

㈡政治意識：答極重要和重要者佔百分之三三；難以決定者佔百分之三四・八；不重要和極不重要者佔二七・四。

這一項雖然是談入學的條件，其實是答覆者自身意見表現。

對於有關將來中國的前途的任何運動，多數的中大學生是贊成的，但並不一定直接參與，這方面的百分比合共百分之五三；未決定者亦佔百分之三五・八。這一問題可以反映出：中大的學生是關懷中國的現況以及將來的演變的。

由於中大學生多是住在海外，因此，如果就目前的世界各國的社會中，那一種是他們所喜歡或是願意居住的話，所得的答案是分歧的。不過，這裏卻有一些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

喜歡，可以講成欣賞：或者是對某一種社會的了解——這了解可以是親身體驗，可以是得自於報導；又很可能是來自自己的一心一意的嚮往——來自各國不同的因素。

願意，可以說是來自選擇，來自一個人的意志的抉擇，和這一個社會認同和生活。因此，這兩項問題的設計是很上乘的。現在我們就把喜歡與願意的各項百分比，清楚地列出來：

㈠星加坡社會：喜歡佔百分之二一・九；願意生活佔百分之二二・六。

㈡北歐社會：喜歡佔百分之一七；願意生活百分之一七・五。

㈢香港社會：喜歡百分之五・三；願意生活百分之九・七。

㈣美國社會：喜歡百分之八・七；願意生活百分之八・一。

㈤中國大陸：喜歡百分之八・六；願意生活百分之五・八。

㈥英國社會：喜歡百分之八・六；願意生活百分之三・一。

㈦台灣社會：喜歡百分之一・六；願意生活百分之二・六。

㈧蘇聯社會：喜歡百分之一・三；願意生活百分之〇・五。

㈨其他社會：喜歡百分之七・三；願意生活百分之五・五。

㈩不知道：喜歡百分之二一・三；願意生活百分之二〇・二。

其中與中國有關的社會，大體上可以分為四個，首先是星加坡；佔得比例最高。原因是星加坡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給青年們以希望，同時社會制度與文化是頗具中國色彩所致。因此喜歡的多，願意生活於其中的更多。

其次是香港社會，喜歡與願意來比較，願意生活於其中的遠較喜歡這一社會為多。幾乎比例相差一半。

再次是中國大陸與台灣的社會，在彼此的百分比上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事：喜歡大陸社會與願意生活於大陸社會中的比例有顯著的分別。前者是八・六；後者則減為五・八。對台灣社會的情形就恰相反：喜歡佔百分之一・六；願意生活於其中的卻增加到百分之二・六。

起碼，我們可以從這一統計裏知道：中大學生有他們的民族文化強烈的意識，但是在選擇生活方式方面，是贊成民主自由，而反對共產極權的。這一肯定可以從選擇美國社會和蘇聯社會做了一個鮮明的比較：對美國喜歡佔百分八・七；願意生活佔百分之八・一；反之，對蘇聯喜歡佔百分之一・三；願意生活只佔百分之〇・五。

這份資料，不僅該為中大學生會所重視，同時也該為關心香港中國青年人士們所重視。

向廖承志、傅作義、劉斐三位先生說幾句話【上】

岳騫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北平有一個集會，這個集會表面上是紀念「二二八事變」二十六週年，實際任務是向中國朝野軍民及海外反共人士進行統戰，會議雖是由「政協副主席」傅作義主持，但實際控制大會的是廖承志，在會上發言的包括各個部份。筆者雖然還不夠成爲毛黨統戰的對象，但國家之事人人有責，爰本此意向該會實際主持人廖承志，名義主持人傅作義及另一位重要人物劉斐，三位先生說幾句話，不僅表達個人的意見，也有些不明白的問題，想向三位先生請教，由於廖承志是實際負責人，所以先廖次傅最後是劉。

承志先生：看到你在二二八紀念會上的發言，我的第一步印象就是這種聲音，你們已經斷斷續續說了二十三年，何以始終變不出新的花樣。你們統戰言論最大一項缺點，就是不論是非專講利害強弱，這一點同美國人、日本人說或許有用，但對海外中國人說，用處實在不大。中國人反共的原則是，只問當不當反，不問能不能反，因爲反共不是賭博，如果是押牌九，可以揀那一門順就押那一門，也不是買股票，那隻股票旺就買那一隻，反共是神聖大業，小而言之爲了解救七億同胞的痛苦，大而言之爲全世界人類拔除禍亂之源，其間的艱苦曲折自所難免，但每一個反極權崇自由熱愛祖國的中國人，都有一個堅定的信心，不論時間長或短，共產主義這個邪惡組織，最後必然要在世界消失，這是歷史進步的必然道路，不是任何暴徒能改變的。廖先生，你是四十年的共產黨人，對於共產主義的研究，應該勝我百倍，我要請問，不問馬恩列史，那一位大師的著作上，共產主義同民族主義的本質是不是相同，這些大師的偉大預見中，有沒有料到有一天共產黨統治的國家會同另一個共產黨國家開火，打仗的理由則是爲了領土主權，你們在珍寶島、裕民縣同俄國人大打，你們自稱是愛國，中國共產黨究竟愛不愛國，你比我淸楚，但你們同俄共打仗，卻打出了民族主義的旗幟，矢言保衛領土主權，保衛領土主權當然是好的，不過，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實際亡了，你們罵俄國實行的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但你們曉不曉得，你們已是沒有了共產主義的共產黨，一個黨失去了主義，等於一個人失去了知覺，雖然在世界病例上，也有失去知覺躺在床上仍活了幾年的病人，但這種病人的死亡，畢竟是指日可待的。

所以卽使撇開正義是非，專談利害，你們的黨也不是如你們自己與同路人所宣傳的強大，豈止不強大而已，照我的看法，你們的黨正如你們黨主席的身體一樣，存在世上的日子，是屈指可計的。

放下這些大問題不談，本人對閣下還有些問題不大明白，要提出請教。

閣下入黨已數十年，在過去，你們黨的領導人，利用你是先烈廖仲凱先生的公子，領袖蔣公的世

侄，也深知道廖蔣二公的交誼，所以你等於佩有免死鐵券，無論怎樣作奸犯科，皆不致死。於是什麼地方危險就派你到什麼地方去，因此，你也曾兩次被捕坐牢。所謂坐牢，不過是休養而已，過了一個時期又放出，依然由你去爲共產黨工作。

也就因爲這些原因，你在共產黨內的地位也扶搖直上，一九四五年你們的黨七全大會，你居然當選了候補中委第一名，不久也就補上，如果我記憶不錯的話，你的名次還在陳伯達、鄧穎超之前。廖先生，你何以會竄得這麼快，固然你有兩次坐牢的功績，但是，主要原因還是因爲你是國民黨元勳烈士的公子，毛澤東把你當作一個活標本。

你們的黨八全大會，你當選中委更是名列前茅，在一九六六年之前，你在共產黨總算相當得意，一手主理對日本的統戰，與日本的高崎達之助互設辦事處，廖承志的名字，在日本更成爲一般左傾政客攀附的標幟。

但是毛江夫婦一手掀起的文化大革命發生之後，你的名字突然消失了，當時在海外就有許多對你不利的謠言，許多人都爲你的安全關心，說老實話，大家不是有愛於你，還是因爲你是廖仲凱先烈的獨子，不願忠良無後，更怕你家老太太九十高齡受不了刺激。

到了你們的黨召開九全大會，選出中委你榜上無名，你出了問題已經千眞萬確，不但中國人關心，也引起日本朋友的關懷，有人到北平詢問周恩來，周恩來說是你有心臟病，心臟病何以不能當選中委，陳毅不是患了腸癌，依然當選中委，謝富治躺在病榻上奄奄待盡，也同樣當選「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可見你的落選不是心臟病而是心病，以後傳出你受了紅衛兵的凌辱，被列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分子，曾經下放、改造，這一段日子也虧你熬得過，廖先生，當你在五七幹校勞動改造時，你有沒有回憶在泰和在重慶坐牢的往事，兩相比較坐國民黨的牢與進共產黨的「學校」，那一種日子好過，在那一個時期，你有沒有懷念感激蔣伯伯對你的成全與愛護。

廖先生，你的心臟病現在好了，又出來工作了。你的心臟病是怎樣好的，照我的想法大概是日本醫生看好的，自從你們向全世界進行乒乓外交，擺出笑臉攻勢，主要對象是美國同日本，拉攏日本，任何人也沒有閣下再駕輕就熟了，於是把你從垃圾堆又揀回來，作爲統戰的工具。廖先生，雖然一作了共產黨，就要變成黨的馴服工具，但廖先生，你畢然是有血有肉的人，想想你們黨數十年來對你的驅使利用，到了你將近七十歲時，又任令一羣後生小子凌辱，凌辱過後，發覺稍有利用價值時，又收回再派用場，卽使是牛馬也會反抗，何況是人，相信廖先生你一定在午夜夢迴時，眼淚會向肚裏流。

廖先生，恭喜你被解放了，又獲得重用，日本工作告一段落之後，又賦予更大的任務，要你主持對中國朝野及海外同胞進行統戰工作，但我爲你想，實在不敢樂觀。

首先要提醒你的，你這項統戰工作必然要失敗，這不是說你的能力不夠，而是因爲經過二十幾年時間，尤其是一場文化大革命，中國人對毛澤東的眞面目是徹底認識了，試想毛澤東與劉少奇、彭德懷尚不能有始有終，和平共處，要海外的人去向毛澤東投降，接受他的赦免，人縱至愚，必不如此。

至於你們向台北中國政府進行統戰，無非是藉無聊之事，遣有涯之生而已。今天在台北的中國政府民康物阜，士飽馬騰，人人心目中所想的只是如何光復大陸，拯救同胞，要說同你們談和，實際去投降，不必說沒有人會這樣想，卽使有人這樣想也作不通。道理很簡單，沒有羣眾，早上提出，晚上他自己就完了，你們在台灣不會沒有潛伏特務人員，但是卻始終不能起作用，一直到他們事敗被捕，發現他們並沒有作過什麼工作，也就是因爲朝野敵愾同仇，你們的人員沒有活動的餘地。

至於海外同胞，對你們認識得更清楚，一樁樁，一件件想起來都如在目前，記得在你們建立政權初期，香港有一個姓陳的商人，爲了響應你們的號召，毅然變賣在港產業，回到廣州經商，說到愛國，此君算是眞正愛國了。可是，到了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時，你們的黨竟對此人羅織了一大堆罪，掃地出門不夠賠償，終於逼使他跳樓，不幸跳樓又未死，折斷雙足，以後飽受凌辱始死。當時海外報紙曾將此人之愚蠢行徑傳爲笑話，我卻並無嘲笑之意，只覺難過，此人動機眞是愛國，他那裏曉得愛錯了國，認錯了對象，猶如閣下當年加入中共，當然也有你的抱負，可惜你們兩人同樣走錯了路，所得的結果也相去不遠。從此以後，海外商人再也無人敢回國去爲人民服務了。在香港，卽使是個賭子，也會知道過去寄糧包，目前每月到你們銀行排隊寄錢養活大陸親人的事，卽使不懂政治，但是總懂得飢飽，人要吃飽飯，是與生俱來的本能，要使人棄其溫飽生活而入於飢餓之鄉，卽聖人也作不到，不必說凡人。所以你們這兩年來統戰工作作得如此熱鬧，可是，有幾個人眞的回歸了，那些去大陸訪問的名流學者，不是藉此回鄉探親，就是想乘機遊覽萬里長城與故宮，在飽飫塡鴨之後，回到海外寫幾篇捧場文字，亦義所應爾，但是對你們的黨及政權，究竟有何益處。

在香港，你們學運工作作得不壞，有許多青年嚷着回歸、認同，表面看來煞是熱鬧，可惜是只在嚷，這批大嚷大叫的人本身就不肯回歸，自然也沒有外人會上當。在過去，中國政府從沒有在海外作統戰工作，也沒有專人在海外鼓吹回歸，但港澳青年，抗戰期間有多少人投身在祖國的戰場上，卽以世家子弟而論，老一代的有何世禮上將、余伯泉上將，第二代有胡好先生，他們都是千萬富翁的公子，卻甘心抛棄富貴生活，從最低級的危險工作作起，是不是那個時候的青年愛國，這個時候的青年不愛國，非也。實因爲你們的黨使人無法愛，不值得愛，所以你們搞統戰工作騙人，海外青年就假裝前進騙你們，正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公公道道，但你這位主持統戰的領導人，前途就不容樂觀了。

廖先生，我要現在勸你反正，也許你以爲開玩笑，不過，我卻誠心誠意提醒你，你們黨內下一次文化大革命，毛江對周之戰，可能在今年發生，到時你無法置身事外，唯一求生之道，只有早日脫離那個邪惡的集團，只要你能到台灣，你的世伯，一定會第三次赦免你，給你一個報國的機會。

論削足適履式交通措施

王屯

本港的交通情況，根本問題在車輛不斷加多，而馬路沒法跟車輛增多的比例加多。在這種難題下，從馬路沒法加大所限的條件下設計的，僅只能在有限制的範圍裏求改善，但發展性的事情能夠限制嗎？那是不可能的。

目前，交通的需要，正如一個在長大中的孩子，馬路成爲孩子穿的鞋子。我國古代有一句成語叫「削足適履」，這本是個笑話，諷刺一切委屈求全的不合理規則，淮南子「說林」說：「夫因所以養而爲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三國志魏志的「明帝紀」也有「刖趾適履，刻肌傷骨」批評文帝依靠司馬懿的不當。因此不論「削足適履」也好，「刖趾適履」也好，都是歷來文化政治上看成爲最愚笨的方法。但不幸的是本港的交通情況，除了地下鐵道的計劃之外，任何高明人士所提出改善交通的方法，如什麼限制車輛增加啦，取締乜取締物嘞！一切不外是從「削足適履」及「刖趾適履」這範疇產生出來。事實上設法緩和今日交通情況的惡化，除了等待地下鐵路建造完成通車以外，恐怕只有「削足」與「刖趾」的方策可用了。眞想不到古人被視作爲極端失策的笨人笨事，倒成爲今日香港人動腦筋的最聰明根據。

據報載本港交通當局，爲便利港九巴士在馬路邊上落巴士起見，將於明年在港九幾處繁盛地方設巴士專用道路，即其他車輛不論小型巴士或私家車與的士貨車等一概不准駛入巴士專用道路。

日前與幾個朋友談起這問題，大家都認爲這不失爲「削足適履」方式中的明智決定，因爲交通應以便利人爲重，便利人應以最平民化的交通工具爲重，想象中指定的巴士專用道路，可能是平日塞車最多的道路，巴士專用道路可能是將容許四輛車通行的路線劃出一半來讓巴士專用。這樣凡上班下班或上學放學的搭客，當然比較容易趕上時間。但所以由此引起非巴士以外的車輛來往的塞車情況，會比過去加一倍嚴重了。

當然交通是以便利人爲主的，我想將來巴士專用路線除了巴士外，如救護車、警車，甚至電單車也可以有享用的特權。不過以現下巴士行車的時間，多沒有一定標準，如果有特權道路後的巴士，仍計算每天每一個時間乘客多寡來決定開車班次，那麼給他們特權，是不是值得呢？因爲這是「削足適履」的特權，它可能是用加一倍的塞車代價換來的。須知今日的小巴，是因市民對大巴服務精神不滿而產生的副產品，要是大巴服務精神爲市民滿意，小巴是不可能出現的，小巴以前的白牌車也然。

朋友甲君談起這問題時笑道：「要是當局在劃出巴士專用道路時，他們會與加價以前同樣作下諾言，將來一定改善服務情況，但到了專用巴士道路出現，你相信他們眞的會改善嗎？你不相信一個下巴輕輕的人答應過一次，然後是「利潤第一，服務第三」，誰保證他們第二次會不會用同樣的招法？」

因此，在這「削足就履」的方式中，大可以來一次「補履適足」的方式，那就是修改目前（也可說是本港多年來的舊傳統）的專利制度，讓巴士專利制度變成競爭制度。這種方式，正是星加坡目前表現得比香港較好的方式。這才能眞正配合劃出巴士專用道路後做到地盡其利的。對於這一點，希望港府以大眾利益爲重，不要只顧少數人的專利利益爲重。

乙君說：「所謂削足適履，就是爲便利人的趕時間需要去限制可以不受時間限制的車輛，我主張一切工程車、貨車，除了負有搶救工作者外應限制只好在下午八時至上午六時這段時間行駛。」

這樣的限制，好是好，不過必引起好些商店與工廠的人工調度上產生紊亂

談過

過河拆橋，這對做人來說是非常難聽的一種說法。說某某人過河拆橋，從此就可以證明這個人的人格好壞了。一個能夠作到過河拆橋的傢伙，肯定這人是個大壞蛋。請想，過河拆橋，就是忘恩負義。這樣的人，必然是心黑手辣，絕對自私，只知有己不知有人，胸懷險詐，寡廉鮮恥之徒。

俗語說得好，修橋舖路積陰功，子子孫孫萬世通。人生的道路千萬條，誰能行不由路呢？在遙遠的人生道路上，誰也不能保證一生邁步向前，毫無阻攔，一直亨通，總也免不了困，逢山開路，遇水搭橋。

路是人走出來的，橋也是人造出來的，人生的道路應該是越走越寬，所以說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橋越多越便，上通下達，利人利己。況且人與人之間的交相往來，由不識到相識，由交淺到交深，以至通財共事，同撈同煲，或升官發財，或功成名就，那一個不是經過人爲的橋樑呢？今天我作你的橋，明天你作我的橋，你托過我，我托過你，人人修橋，人人作橋，人人過橋，來往暢通，彼此共濟，這樣的人生是多麼有意義呀。正所謂己欲利而利人，己欲達而達人，天公地道，各得其平，那還要什麼馬克死，牛克死，貓思想，狗思想，專政，獨裁，銅幕，鐵幕，淸算，鬪爭，給惡魔留餘地，演出人間這樣洪水橫流的大慘劇！

可嘆世人的短見，利慾薰心，只顧眼前，不學孫濱，只學龐涓，專門利己，爲害他人，不顧情，不重義，講現實，講利害。今天你對我有用，我就對你打躬作揖，卑顏屈膝，脅肩諂笑，拍馬逢迎，只怕關係拉的不緊，貼的不親。一旦你失去了利用價值，認爲你再不會對我有什麼幫助了，你的橋我已過了，或者我比你錢多了，你可能要有求於我，這時就馬上露出「過河拆橋的本領，以往的和善[illegible]

情形了。不過倘能爲了減輕上班及上學的流動人口聚然增加的壓力，倘能在每天早上能在七至九時兩個鐘頭作一些限制，如限制運輸車在這時間行駛等，也不失爲「削足適履」方法中的好方法之一。

甲君談起近來因爲交通失事事件太多，政府當局每天通過電台及電視提出一項交通失事傷亡數字報告，用意甚善，但人們對某一件事的感受，開始有所警惕，久而久之，就會變得麻木不仁。他說：「我又有另一個削足適履的主意提出了，那就是將交通上犯規的車輛，分開兩種性質，一是爲了自私緣故，故意犯規而可能因此會造成危害他人生命的行爲，如開快車，在不當爬頭之處爬頭，在燈光未轉定或已轉之時爲了爭取時間而勉強衝過紅燈的。這類交通犯規，依本港交通情況的嚴重性，最好是大大提高罰欵額，可以提高到一百元起碼也好，提高比原來罰欵額十倍也可，因爲這是駕車者自作自受，與人無尤。二是錯誤的犯規，如拍錯車，或駛錯道路，拖車。這種情形，因爲在此地的嚴重交通情況，很容易出錯，必要時可以酌量減低罰欵。」

對於這個「削足適履」方式，沒有人提出異議，只有乙君打趣說：「開快車最好應有一個彈性規定，譬如臨時救人，如在郊外遇着傷者，沒有電話招救傷者，見義勇爲的人將傷者送醫院之類，那是應該免罰的。」

當然本港道路雖然沒法加大，不過這個「削足適履」的「履」看來也不是絕對的限度，至少尚有多少彈性作用；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包括汽車天橋與行人天橋，可以增加設施的地點仍很多，只要當局能改變「慢吞吞」作風，儘量將可以建天橋的地方，加速這項工程建設，尤以交通最繁忙的地點，相信對於交通方面，必然有大大地改善作用的。到底這雙履，還有可擴大之處的。

目前比較難解決的還是「拍車」問題，在任何街道馬路邊容許拍車。這種方式，因車輛漸增加而不夠用，交通擠迫而需要更多馬路，應受到淘汰的了。看來多建多層停車場，恐怕是唯一解決拍車問題的方法。因此在繁盛地區，政府在拍賣或改建公共用地時，應最先考慮的是否可撥一部份地方出來建多層停車場，譬如九龍旺角的舊差館，那裏實在是建多層停車場最理想的地點之一。事實上要駕車的人在旺角找地方拍車，不論什麼時間都不容易的。除此之外，好些天橋底下，也可以作爲拍車場地的。天橋底的鐵欄間格，大可以將直線形改爲弓字形，便於兩邊馬路拍車者所用的。除此之外，菜市場也可以改建，將最高的幾層闢爲多層拍車場用的。

自從小巴士出現後，交通問題所遭受的擠擁情況，比過去更嚴重，那是不可否認的事，但我們也不妨回想沒有巴士以前搭巴士的艱難情況，無疑地小巴在本港交通上每天負有疏導幾十萬人次的作用，要是小巴眞的被取銷，巴士是不是能負起這麼多疏導工作，這應是令人懷疑的，因爲大巴太不爭氣，我們應不能不肯定它的存在作用。但所以使人反感的是政府對小巴未有盡管制之責，如任其隨時掛牌起價。這種過失，應由政府當局負責的。未知當局有沒有認眞檢討這一問題。

談起小巴問題，乙君忽然想起近來小巴時時被搶刼的事。乙君說：「我想如果警方與小巴有一個契默，如用燈號報警，大約不是行不通的，譬如被搶的小巴，故意開車尾燈或同時開兩邊指揮路燈之類，很容易引警方注意的。」

雖然如此，在捕歹徒時，如何才確保乘客安全這應是最重要的技巧，要是捕到搶匪而有傷及乘客，以及爲認人手續而影響司機的營業時間等等，這應列爲警方與市民合作的課題之一，這種技巧沒有使彼此建立信心，善良的香港市民，難怪他們只得乖乖地做羔羊，任歹徒洗刼了。因此，對於施政上的改良，不論是交通問題也好，其他問題也好，「削足適履」與「補履適足」並不是單方面的，我們不得不承認「削足適履」並不是好方法，但當客觀環境，迫使此足非削不可時，最好應求雙方面的配合，使能互相適應，那是最好不過的。這是技術問題，不是原則問題，事實上本港今日多少事情，已降到只有技術問題而沒原則問題可言了。這其中，又有不少是由於人爲因素造成的。

橋

楊眞

的人心，這樣的人情，使那些忠厚長者，以助人爲快樂之本的人，肯幫忙作橋的人是多麼的傷心哪！

照理講，過河拆橋的人，是最卑鄙無恥的人羣敗類，他們的路應該是越走越窄，最後必是水斷路絕無路可走才對。然而我們在香港所看到的並非如此；我認識幾個傢伙就是從過河拆橋中發家的，這些人過一處拆一處，拆一處又過一處，有一個傢伙把他渡過的橋甚至拆得骨斷筋傷，可是他依然是洋洋自得。他將恩人當仇人，把幫助他通達的橋樑，恨不得焚之毀之，像這樣過河拆橋，忘恩負義的壞蛋，不僅發達了，而且混得成了名人，沽名釣譽，假慈假悲，捐點風頭錢善長仁翁，並撈偏門，利用教會，假冒爲善，居然他也作了某宗教團體出頭露面的人物。怪不得美國有些神學家說上帝已經死了！我看上帝是自有永有，唯一的眞神，永遠存在的，恐怕是因世人罪惡滔天，至死不悟，任憑人們的自趨滅亡，下入那十八層地獄的硫磺火海吧！

在香港過河拆橋的人特別見得多，我不明白是不是喝了香港這無情水的緣故，還是這個老殖民地的家風遺傳呢？在這個東西文化交滙的地方，倒也看不出是東風壓倒西風，或西方的月亮比中國圓。在我所認識的一些過河拆橋能手中，洋拆匠少，而多是屬於一個黃帝的子孫，這並非我崇洋貶華，家醜外揚，過河拆橋也是我們的文化傳統法寶之一吧！

在我們這文明古國悠久的歷史中，過河拆橋事太多太多，眞是擧不勝擧，漢明的屠殺功臣，是最大最慘的過河拆橋。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這過河拆橋，眞是敎人不寒而慄！

過河拆橋，總不算好人好事，我們不要看那些過河拆橋的人們，暫時的勝利，結果還是要失敗的。你拆他的橋，他拆你的橋，拆來拆去都要搬起石頭來打自己的腳！我們就不談什麼良心道德問題，就以眞正的利害關係來說，我很同意因果報應之說，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

在這個唯利是圖的社會，有錢萬事足，人不自私天誅地滅。積德行善雖不一定蒙福，如專作損人利己的事情，過一次河拆一次橋，終有一天會掉落下去摔得粉身碎骨！人們還是多作點修橋舖路的好事吧。

中共對越戰停火的態度

何雨文

禍亂的根源在中共

「結束越戰和平協定」簽字生效之後，能否獲得簽約各方的尊重和履行爲根本問題。從協定中各條款的內容及其履行辦法研究，非常繁瑣，需要通過一連串的會議解決困難而複雜的問題，而這些會議又是由過去敵對的各方和關係複雜的第三者組成，利害不同，意見必多，難有一結論。「協定」中一再強調「應本全國協和、互尊互重、互不排斥的精神」，此點實難辦到。卽就表面來看，簽字時各方神情，絲毫沒有解除敵意，連到握手都不肯，除美國的天眞之外沒有一方表示和善。因此，將來在會議中必然針鋒相對，鬭爭激烈，戰爭不能解決之事必不可能留在會議上談判解決，否則談判萬能，也就早可避免戰爭。本「協定」的命運，似乎只有兩條，一是在談判、會議中意見不一，各方解釋不同，喋喋爭論不休，無法履行「協定」之各項條款；另一是某方或某二方均以實際行動破壞本「協定」，同時又抵賴或互相指責。但是，可以斷定的，不可能順到地根據本「協定」履行各條款而達成永久和平的目的。

美國不惜委曲求全，急欲在越戰中脫身，南越政府也急欲安定、建設，以鞏統治，所以美國和南越均不會破壞和平，並且也願早日履行「協定」各條款。

越戰本來由於北越南侵而引起，「南解」則在南越擾亂，北越和「南解」簽字前後，已明白表示不放棄通過武力鬭爭達到統一全越的目的，如果在談判、會議中達不到推翻南越政府的目的，和平隨時可以被破壞。北越和「越共」目前已無再戰能力，否則不願言和。它們再度破壞和平，必然要獲得中蘇共的支援。中共爲了加緊積極進行東南亞的滲透顚覆活動，並且阻止蘇俄勢力東侵，企圖圍堵中共，所以支援北越再度恢復軍事行動，是勢所必然的。

本「協定」中，美國最大一個讓步，也因此種下將來禍根，是北越軍隊可以留守原地（南越地區），美國軍隊及其盟國軍隊根據本「協定」應於本「協定」簽字後六十天內全部撤出越南；而北越部隊的撤走方式，將由四方面軍事聯合委員會決定，但沒有撤走期限。問題是美國撤走之後，北越軍隊卽可沒有對手而發動新的戰爭，該時發動戰爭，只有南越政府單方面的力量抵抗。

北越這次願意言和，是由於在美國大轟炸之後，國力已不許可再戰，由於北越之稍有讓步而達成和談，如果美國大轟炸再連續若干時日，北越完全喪失戰鬭力時，當更會讓步。美國急求脫身，乃竟不出此。北越目前必須求和，爭取時間培養戰力，俟戰力恢復，美軍又全部撤走，就會挑起戰爭。時間當在六十天之後。

北越之再度恢復大規模軍事行動，中共的援助將較蘇俄迅速而方便。因此，撲滅禍亂根源首先要克制中共。

毛澤東接見阮氏萍之內情

北越不許可再戰而和，蘇俄與美國可能有默契、諒解而願意北越言和，但是中共則不願中南半島和平出現，要求北越堅持戰爭，以困美國。中共若干年來，不停地倡言要盡國際主義義務，無限制地支援中南半島的戰爭，特別是與北越信誓旦旦：「

中國（中共自稱）已準備好最大的民族犧牲。」但是北越並不能相信中共的諾言。在尼克遜訪中共之後，「聯合聲明」中中共明白表示堅決支持北越，但是並不能解除北越對中共的疑懼。同時中共的支援也不能使北越在美國大轟炸之後，仍能不嚴重影響戰力。因此，北越不能完全順從中共的意願。更何況在支援的份量上，北越不能不依靠蘇俄，也就更要多依照蘇俄意願來應付局勢。

中共與北越有了隔閡，也有歧見，中共乃轉移目標，企圖充分利用「南方解放陣線」，這是更可以擾亂南越，推翻南越政府，仍用毛澤東的那一套「以鄉村包圍城市」，利用左傾力量發揮統戰策略以推翻南越政府。

這可以從毛澤東接見「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外交部長」阮氏萍一事，來找出中共的眞實態度和今後的工作目標。阮氏萍接受了中共政權的邀請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今年一月一日訪問大陸，在訪問期間，毛澤東接見了她，周恩來與姬鵬飛與她會談，並且發表「聯合公報」。毛澤東對阮氏萍說：「我們是一家人呀！」北平各界一萬多人集會歡迎，會場主席台上並排懸掛着越南南方共和旗和中共「國旗」，樂隊奏「越南南方共和正式歌曲」和中共「國歌」。共黨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講話，強調支援「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反美到底，直到徹底勝利爲止。

稍早一些時間，北越中央政治局委員，北越國會常務委員會主席長征率領一個代表團也經北平去蘇俄。中共給予接待，是外長姬鵬飛與他會談，周恩來接見了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張春橋宴請長征，沒有其他歡迎節目。以長征的身份應由人代會常委會委員長朱德招待他。張春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掌管與各國共黨聯絡工作戰線的負責人。由此可見，在美國北越和談最重要關頭，中共與北越沒有什麼可談的。而對「南方共和革命臨時政府」的外交部長竟如此重視，必定其中大有文章，必然會商到和談實現之後，「南解」應如何進行叛亂，有了具體的規劃與佈置。

這次的「和平協定」對中共提供了工作條件。

本「協定」規定停火之後，建立一個三方平等的國家協和委員會。其任務是「促進南北越雙方對本協定的執行，將負責自由民主的大選，並決定大選的程序和方式。」

「國家協和委員會」當然不是聯合政府，但實質上是聯合政府的過渡機關。聯合政府是阮文紹堅決反對，北越和越共堅決要求的。這次協定中沒有列出，是北越的一大讓步，也許是換取北越軍隊無定期留守南越的一個對等條件。將來有重大爭執，也有關越南政府成敗，阮文紹的政治地位的，就是這個「國家協和委員會」。

「南解」必然要充分利用這個「國家協和委員會」，以合法鬬爭，通過統戰伎倆，過渡到聯合政府，再從「議會道路」消滅南越政府。這將是一套極複雜的政治鬬爭。中共必然充分利用它，不過如果無法利用或利用不理想，「南解」仍然用「鄉村包圍城市」以「人民戰爭」的武力推翻南越政府。

越戰停火後的發展形勢

越戰停火了，「和平協定」已在積極推進之中，未來情況目前尚難預料，不過可以明顯地看出的，有：

(1)沒有任何人或任何政府可以相信，和平從此實現，問題只是北越和「南解」何時破壞和平，以何種方式破壞和平。在北越沒有恢復元氣，戰力未備時，有一段和平的時間。蘇俄，特別是中共早已準備支援北越和「南解」破壞和平。

(2)因爲目前是政治戰多或大於軍事行動，北越未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前，「南解」對南越政府的政治戰將更爲重要，對此中共已有佈置和安排。

(3)美國退出越南，但沒有退出亞洲，爲了確保亞洲，美國只能將軍事力量後撤。美國將履行防堵中共的各個國家的條約承諾，北自朝鮮、日本、台灣、菲律賓、香港以迄星加坡，防線力求鞏固。對中南半島，泰國將爲前進基地。美國不會再捲入中南半島戰爭之中，但保持機動的軍事力量，來進行突擊的救火，也不能過份低估了尼克遜驚人之舉。

(4)阮文紹的任務在停火之後更爲艱難，他要對付北越的進犯，更要應付政治鬬爭。好在越戰越南化之後，軍事戰，更要防堵「南解」的串擾，要應付，戰力大增，如果妥爲運用，堵擊北越侵犯，尙無困難，困難是在於對「南解」的政治鬬爭，更需要堅定、機動，這是阮文紹的考驗，也是反共鬬爭最激烈最複雜的鬬爭一回合。

(5)中共將來要成爲中南半島乃至亞洲的禍亂的主要根源，中共將充分支援和指揮「南解」奪取政權。越南是一個試點，如果得逞，中共將在亞洲各地採取同一方式進行「世界革命」。北越週旋於毛俄之間，無法完全依照中共意志行動，中共自然不滿，但也無可奈何。「南解」本由北越派出的分店，但現已鬧「獨立化」。「南解」與北越的敵對目標一致，利害相同，但「南解」在利害關係上，採取獨立行動。中共就充分利用這個特點，儘量發揮。毛澤東之接見阮氏萍，給予特別優遇，同時又明顯的冷淡長征，以表示對北越的不滿，無聲抗議北越接受「和平協定」。將來爲害最烈，發展最快的是「南解」，而「南解」又完全操縱於中共之手。南越的混亂情況與阮文紹政府之危險，可以想見。

(6)中共原來對北越南侵，積極支援，無數次公開文件，爭取越戰的勝利與中南半島的「解放」，爲它的基本政策，甚爲囂張。但是「和平協定」即將簽字，休戰即可實現，消息傳出時，中共就沉默了，不表示意見，只發表簡畧消息，把過去的囂張的言論完全收起。這是由於中共雖然反對休戰、反對和平，無法阻止北越求和，但它不能明白表示反對，因爲舉世都渴求和平，中共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諱。目前中共的沉默並不表示對越戰的放棄與干涉，中共暗中必然另一套的陰謀，利用「南解」，只是其中之一而已。(7)「停火協定」簽字之後的十二小時內，越共已發動了五十三次攻擊。截至二十八日黃昏，越共攻佔了西貢周圍十一個省內的六十六個村莊。很明顯地，越共想多佔一些地方，完全沒有求和之誠意。將來會不斷有小規模的軍事行動，北越獲得整補，必然重啓戰端。今後一個特點，就是從軍事鬬爭，擴大到政治、經濟、心理等方面的全面鬬爭。

（轉載「中國大陸研究」）

（股市閒話）

垃圾股終必遭唾棄

凌山

踏進一九七三年以後，兩個月來，本港股市可說仍然是充滿一片好景。二月下旬，恒生指數曾一度直迫一千六百大關，而且自四會劃一交易時間，每週只做五個半天上午營業以來，交投數額不但未見減少，反而屢創高峯，其中有些日子，四會在一天上午的交投總額竟超逾六億元，可見投資者的信心甚强，對本港股市前景一致看好。

股市向好，當然是有它的利好因素所使然。本港股市的利好因素頗多，較明顯和較重要的則有兩點：

一是年來國際金融一直處於動盪狀態，目前，美金雖已宣佈貶值百分之十，而本港財政司雖亦已宣佈了港幣對美元升值，但港幣對美元升值，卻也未能解決全部問題，因爲緊隨着美元貶值之後，對香港經濟具有直接影響的尙有兩件大事，其次爲英鎊到底貶值多少？英鎊貶定後港幣的趨向如何？衆所週知，港幣向來都本是跟着英鎊走，去年六月，由於英鎊宣佈貶值，而港幣則絲毫沒有追隨英鎊「自貶身價」的必要，當時乃只好捨英鎊而追隨美元。目前，美元卻也貶了，而且在美元貶值的同時，港幣又宣佈對美元升了值，待至英鎊宣佈貶值以後，港幣會不會又捨美元而追隨英鎊？這實在是一個未知之數。何況美元貶值於前，英鎊貶值於後，港幣如果不謀獨立，則不論隨美隨英，均同樣要貶。與此同時，日圓升值則已勢成事實，本港的工業原料與日用品，多是來自日本，如此一來，本港工業製品的成本與市民生活開支勢必大增；何況到時大陸貨也必趁火打刼，乘機大漲。在這樣的情形下，銀紙就會顯得更不值錢，於港幣「妾身未明」以前，持有港幣的居民莫不先作保值的打算，而購買股票正是保值辦法之一，月來本港股市仍不斷向好，投向股票市場的資金有增無減，這是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二是筆者在近期「閒話」中曾經屢次提及的港府高地價政策。國際金融動盪，港幣「妾身未明」，對股市無疑是個大大有利的因素，但這一有利因素在港幣的動向明朗化之後便會逐漸消失；至於港府的高地價政策，對本港股市蓬勃向好乃是一個長期性的有利因素。近來造成本港百物騰貴的原因雖並不簡單，但港府的高地價政策引致房租、樓宇激漲而帶動百物報升，也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在當局的高地價政策下，本港地皮的漲勢似無止境，許多發行股票公司的主要資產乃係地皮與建築物，地價既漲，樓價暴升，亦卽是發行股票公司的資產增值。公司資產增了值，該公司的股票價位報升便亦是理所當然。在四間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向來以地產股佔百分比最大，地產股報升，跟着便會帶動其他種類股份的市價也向上揚，高地價已成港府不變的政策，則這個對股市大大有利的因素便長期存在。本港股市近年只有向好而不會向壞，其最大支持力量乃是拜當局高地價政策之賜。

有着上述兩大重要因素支持，本港股市在最近數月內仍然向好，絕對不會有較大變故發生，這是可以斷言的。不過，在股市大勢向好的情況下，投資者卻也應該認識到，所謂大勢向好並不等於說股市行情一直上漲，更不是等於說股價漲無止境。在這段期間內，股市行情有大漲也有小回，有起有跌，跌後再漲乃是上漲過程中必然會發生的間歇活動與技術調整，洞察股市大勢的投資者

查氏

合衆國際社紐約一月十七日電稱：紐約警察宣佈在華埠破獲販毒大集團，經五個月調查，拘捕疑犯十二人，緝獲毒品，大部分用印有紅星及英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字樣塑膠袋裝載，其他則藏在織錦的中國衣服和大陸出品的食物罐頭內，毒品調查部的特別助理地方檢察官羅杰斯在記者招待會中說，「我們初次獲得明顯的重要證據，顯示毒品是來自中國大陸。」這段新聞發表後，皇帝未急太監急，崇尙無產階級的有產階級查老闆，翌日卽在他的被港共駡作漢奸報內寫了兩篇社評爲中共辯證，以前他曾寫過不少媚共捧共托共的社評，可是都被「愛國」報紙大批耳光，現在又把厚厚的面皮獻上，大概希望今回會被錫番一啖。

在這兩篇社評中，其辯詞的重點是：印有紅星及英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字樣的塑膠袋，非但不足以證明這些毒品是由中共輸出，反而證明一定不是來自中共，販毒的人機警狡猾，決不會留下自己的名字作爲犯罪的證據。

毒品如果眞是由中共輸出的話，最可能是印上CCR四個字母，表示「蘇聯出品」，「此地無銀三百兩，隔壁李四不曾偷。」只有一等一傻子才會幹，他又引用一段他自己創作的小說——「鹿鼎記」，以示康熙皇帝也有和他一樣的見解。可見是「英雄」所見畧同，故事內容是「有人持着刻上『平南王府』四字的刀，潛入淸宮行刺，企圖嫁禍吳三桂，幸康熙皇帝洞識其姦，不爲所惑，認爲倘若吳三桂眞的想行刺自己的話，所派的刺客，一定不會携帶刻有『平南王府』字樣的武器。」

總括地說，就是「凡是犯罪的人，一定不會留下自己的名字，凡是留下名字，一定不會是犯罪的人。」這可以說是查氏判案定律，假設有一天這條定律經立法局三讀通過的話，那麼以下的事情就會發生，劫匪犯案後把印有自己名字的名片留下來，施施然踏着方步離開現場，當警探

，絕不會因股價有大漲小回現象而失去控制；如果市場上有謠言出現，洞察股市大勢的投資者也絕不會大驚小怪，若假聽到謠言而弄到方寸大亂，那只有自討苦吃而已。

未來數個月內股市大勢向好雖是必然的事，但我們卻也不能由於整個大勢向好而胡亂投資。筆者所以特別提出這一點來討論，乃是鑑於近期爭先恐後上市的垃圾股太多。假如讀者稍爲關心各大報章刋登的股票上市廣告，便可以知道，自二月中旬以來，關於新股上市的廣告幾乎無日無之，而在近期上市的新股中，又以一元面額的蚊型股佔絕大多數，新股上市的公司所經營的業務亦複雜無比。最近，連一間只經營股票按揭和股票買賣的公司，也發行一元面額的新股公售上市了。

無論是任何垃圾股刋出公售上市的廣告，申請額幾乎均達十餘倍，申請新股的人雖不是白痴，但最低限度佔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把它視爲「博彩」，與投資絕不能相提並論。筆者可以大膽的說，絕大多數申請新股的人，對他所申請股票所屬公司的資產不但毫無所知，而且連公司究竟經營什麼業務也不大了了，他們所以熱衷申請新股，主要只緣於最近數月來，每隻新股上市均照例有集團「托價」，一元蚊型股上市後被托至三、四元是常見的事，利之所在，於是每有新股公售上市，申請者便如蟻赴羶。在過去三數月來，無論任何垃圾股上市，面額一元的通常雖均被「托價」至三、四元，但是，這種情況在今後上市的垃圾股中是否能繼續維持下去呢？對於這一點，實在是大有研究的必要。

筆者在前數期的「閒話」裏曾經說過，影響一隻股票的起跌因素，除了其所屬公司的營業概況之外，更重要的乃是供求關係。以近數月來上市的一元蚊股而言，上市後被「托」至三、四元，大多數已是超出其所有實值，該股票「超値」後仍不會立卽暴跌，只是由於供求關係使然；這也就是說，目前蚊型股的買家仍多，買家一多，蚊型股的身價被托高後下跌便不易了。但是，經過一個多月來垃圾股排着隊不斷上市以後，垃圾股充斥股票市場，投資者快將會逐漸感覺到垃圾股太多而不是蚊型股太少了。蚊型股充斥股票市場，龍蛇混雜，這樣一來，除了那些確實眞正具有實力的蚊型股之外，垃圾股買家漸少而終遭唾棄，乃是必然快要出現的局面。這時，供求關係一旦逆轉，上市的蚊型股雖有人企圖力托也托不起來，亦將是必然快會出現的局面了。

垃圾股越來越多以後，垃圾股越來越快會遭受唾棄乃是必然的事，所以，筆者特在此鄭重忠告投資人士，在可見的短期內，一元蚊股上市後會跌破底價絕非奇事，切勿以爲申請一元新股中簽後可盈利三、四倍這樣的事能夠長期維持，待至蚊型股上市跌破底價的事再度出現後，熱衷申請新股的人，便可以覺悟申請垃圾股絕非生財之道了。

總的來說，在可見的半年內，本港股市形勢絕不可能有大變幻，必定是仍然向好。但是，股市大勢向好與垃圾股終於遭受唾棄乃是兩件絕對不同的事，我們切不可由於股市大勢向好而把垃圾股當做金鑛，這是投資者必須認識清楚的事。

判案定律

嚴正

要拘捕他的時候，犯案的理直氣壯地指着遺下的名片大聲說，「這是鄙人的名片，根據查氏定律，劫匪肯定不會是我，還不放人，更待何時。」

「此地無銀三百兩，隔壁李四不會偷。」是欲蓋彌彰的做法，結果得相反的效果，只有一等一的傻子才會做。反過來講，有時故意顯露眞相，卻可以過骨。「此地有銀三百兩」，可能令到隔壁李四不會偷，或者是「隔壁李四也會偷」，可能令人懷疑偷三百兩的人不是李四，這也是一等一的聰明人所敢爲。

讓我在這裏也引用一段不是我創作而是婦孺皆曉的史實，以證明我的見解不是憑空揑造，當諸葛亮屯兵於陽平的時候，魏延等諸將領軍外出，留守城池的全是老弱之輩，司馬懿的大軍突然迫近陽平，孔明知道在這情況下，旣不能戰也不能逃。於是下令臥旗息鼓，大開城門，掃地洒水，以待魏兵。

結果，司馬懿竟然引軍而去。這皆因司馬懿把兵法所謂：「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當作金科玉律，墨守成規，只見城門大開就立刻肯定是內有埋伏，馬上退兵，遂至坐失勝利之機。

光憑印有字樣的塑膠袋來肯定或否定是中共所幹的，那都是不可能，但加上五個月偵查所得的資料，和十二個疑犯的供詞與背景，庶幾可以曉得誰是主謀人，否則羅杰斯怎敢在記者羣面前大放厥詞，在社評中查老闆譏笑羅杰斯單憑印有字樣的塑膠袋斷定中共販毒（其實還有其他證據）。是史丹萊·加納的名著「梅遜探案」中一位鹵莽輕率，亂下判斷的檢察官，實在他譏笑的不是羅杰斯，而是他自己本人。因爲他沒有論及其他的證據，單憑印有字樣的塑膠袋就斷定這次販毒案不是中共所爲。

販毒頭子從來都是逍遙法外，因爲他們不會直接參預其事，不容易找到確實的證據，所以往往明知誰是頭頭，也不能加之以罪，不過告佢唔入，並不等如他們不會作姦犯科，只不過證據不足，奈佢唔何而矣。現在要控訴一個國家販毒，要找足夠證據就更難，算你能夠把國際刑警空投大陸，踏在罌粟林上，闖入製毒廠內，中共也可說這是劉少奇一類的反動分子所幹，與我人民政府無關，咁你又吹咩，爲着免傷和氣，有妨國策，美國國務院只好否認那些毒品不是來自中國大陸。

從間諜衛星的圖片，從雲南邊境逃出來共幹的口供，大家都心知肚明，誰都曉得中共種植不少罌粟，顯然中共是毒品輸出國家之一。查老闆也說：「我們不能說中國大陸決無毒品輸出。」

但要找到足夠證據來證明那一批毒品是由中共輸出，而令到中共政府不能否認，那是絕對不能。

蠶蟲師爺

粟人傑

王醫生走後，金師爺心情沉重，躺在床上，兩眼朝天花板直瞪。

金師爺在包羅萬律師樓當了三十年師爺，包、羅、萬三位律師靠他做智囊。他在這一行中，素有「扭計師爺」之稱。

可是，今天他聽罷王醫生之言，似乎一籌莫展，對自己的問題，一點都想不通。

第二天大清早，他把結了婚剛一年的兒子金大岳召到家裏來，告訴他昨天考慮了一晝一夜作出的決定。

「我要把這幢房子轉了你的名字。」他對金大岳道。

「啊？」金大岳不明他何以有此決定。

「你媽早已去逝，你又沒有兄弟姊妹，是我唯一的親屬，我覺得只有你可以轉名。」

「爲什麼要現在轉名？」

「對香港法律我比你熟悉。如不及早轉名，萬一我有三長兩短，這房子仍得付出一筆遺產稅。」

金大岳點點頭，表示明白金師爺的意思。「我不反對你這決定。」

過兩天，金師爺精神好一點，回到律師樓照常工作，第一件要辦的私務，是把他畢生辛勞工作積蓄的錢買來的這一幢房子，轉了兒子金大岳的名義。

在金師爺來說，這該是個好主意。王醫生已坦白對他說明，他這種病不過是「等時候」，幸運的話，可以多活三五年，運氣不好，分分鐘可能到閻王殿上報到。目前遺產稅稅率雖減低了，但既有辦法避免這筆損失，就不該眼光光賴尿。他憑扭計師爺的靈活腦袋，想出這個主意。反正他百年歸老後，這幢房子也是給金大岳的，何不替你省了這筆遺產稅？而且，死後辦領遺產手續相當麻煩，他這決定，可說一舉兩得。

金師爺任職律師樓，辦轉名手續，輕而易舉。不久，他這幢位於半山高貴住宅區，面積一千八百多方呎的房子，就由業主金師爺轉爲業主金大岳了。這手續辦好後，金師爺彷彿放下心頭大石，整個人輕鬆了，情緒也比上月好得多。一個人心安理得的時候，連病魔也似乎遠離了他。他現在甚至懷疑王醫生的話是否可靠。他有一種感覺，可以活到七十歲。不過，他曉得這位王醫生並非黃綠，而且這診斷也不是他個人的意思，他曾邀了幾位同業專家參加過意見，他們看法相同。金師爺對自己不能不打輸數。

他覺得自己這做法該是有利無害，早一步轉名於遲一步轉名，在他來說沒多大分別。但這可以節省金錢，而且在生的時候親自辦好手續，連律師費也省了，這是最聰明處理方法。

時間很快過了六個月，一天，金師爺收到一封掛號信，一看，是余菇兪律師樓的信封，頓覺詫異。余菇兪律師樓於包羅萬律師樓是死對頭，經常打對台，接到這麼一封掛號信，金師爺覺得有點不祥的朕兆。

拆閱來信，把金師爺氣得兩眼圓睜，連說：「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同事們看情形不對，忙過來扶住他，問：「金師爺，怎麼了？」

「你瞧罷，眞豈有此理！」

「謹代表委託人金大岳先生，以書面通知閣下，閣下現時所居住於毛雷恭道八十號十二樓A座之房屋，係金大岳先生名下物業。照目前一般租值標準，應繳納租金每月一千八百元，差餉由住客自付。租金從本年三月一日起計算，卽請補付六個月欠租，以後請按月上期繳納爲要。」

三月一日正是金師爺辦妥轉名手續之日，以那天起，金大岳就是這幢房子的新業主，他以那天起收租，十分合理，金師爺身爲「扭計師爺」也沒理由拒絕交租的。

金師爺三天三夜睡不着，自嘆「扭計師爺」變了「蠶蟲師爺」。他想不到的是扭了三十多年計，竟敗在初生之犢的金大岳手裏。以此，金師爺又覺得自己的「病」確非常嚴重。



我看「溫故知新」這節目

遺珠閣隨筆

閑時看無線電視，不覺已經有年，因此，不論什麼節目，總算都已看過，自然產生些感想，寫出來，作爲一己之見，未知別人是否亦有同感？

觸發我底感想，係由「溫故知新」這個節目而起。就節目的本身和立意說，大致不錯，但就它的方式、方法和後果說，很有再研究的必要。

我們這裏的教育，本是金字塔式的，以選拔頂尖兒的「人才」爲能事。孩子進學校，猶同走入碾米機，被左篩右篩，好不容易捱到小學畢業，升中試又大篩一次，能夠取到中學學位的，平均十不得一。及至中學畢業，會考再篩；會考合格，想讀大學，再篩。最後篩剩下來，大概只剩幾個博士，這就是所謂今日的教育。

假如人和穀米一樣，篩剩的就是精米，就是人才，這種教育我們不便反對，因爲人才可以造福社會。砂、稗、稻無法食用，自應棄之如遺；碎米及糠只配餵雞和豬，宜其有別。可是人究竟不同於穀米，選拔人才怎能用篩？而且篩剩的未必就是人才，請看那些大政治家、大科學家、大藝術家，眞正對人類有貢獻的，豈是全數出自篩米式的教育下？

明乎此，卽知此時此地的教育是多麼不合理。人生自六歲至二十五歲乃是成長的時代，也是最燦爛光芒和充滿希望的時代，一變而爲被篩的時代，何其不幸？中途跌出篩外，又何其的悲慘？被篩的孩子們成天處在緊張、惶恐之中，連累父母們也跟着擔心，家裏若有兩個孩子讀書，幾乎要不平安三十年，這苦惱過來人自知，亦不須多說。

「溫故知新」這節目以學校爲單位，作校際比賽，由初而複，由複而決，最終比出一個學校爲冠軍，這正與此地的教育相同，採取篩的方式和方法，建立金字塔。

我們不禁要問，建立這樣的金字塔有什麼意義？是否那得冠軍的學校，就是此地教育頂好的學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以此類推，可以將此地的學校分做三等九級，初賽卽遭淘汰的，屬於「丙下」；假若答案是否定的，那麼金字塔的建立，簡直多餘。

或說，這是遊戲性質，寓教育於娛樂。但要注意，廣大的觀眾，參加的學校和學生並不作如是觀。有些學校之所以參加比賽，純粹爲了爭取校譽，他們從千百個學生中挑選「最優秀」的，指定專責教師訓練，將一些零星的、不等用的問題灌輸到出賽的學生腦子裏，就是一個苦痛的塡鴨過程。教育着眼和着手於此，根本荒謬的很。

至於幾隻被塡的「鴨子」，心靈原極幼稚，被選爲代表之時，他們卽感自負，是學校裏佼佼者，不免傲視其餘同學，甚至回家稟告家長，弄個皆大歡喜。可是當初賽鎩羽，又不免垂頭喪氣，毫無表情。這些，我們全能在電視看到。當一人答錯問題，遭到扣分，自己則舉手打頭，組員則贈以白眼。孩子們如此，固屬好笑，這笑卻近乎殘忍。

說到看電視的觀眾，他們的眞實目的在娛樂，只注意得分最多和最少的學校，留下一個印象，對於中平的學校，根本甚模糊，亦不值得注意。這之間，得分最多的學校確有些收獲，爭得校譽學校當局也許要大排筵席，好好慶祝一番；得分最少的學校，那就慘啦，說不定校長、教師、學生互相埋怨，互相指責，形成不愉快的局面，這後果是多糟糕？

爭取校譽，是漂亮的名詞，揭開他的眞面目，實在是通過方式和方法賣廣告，和商人無異，不過此地作興這一套，無須深加責備，不說也罷。只是我們不贊成電視節目難爲孩子，利用一些手錶和水筆來篩他們。

此時此地的教育，比封建時代的科舉教育更壞，孩子們已經夠苦的，我們需要救救他們，給他們豐富的娛樂，不能叫他們上銀幕，表演痛苦給我們看。

引導孩子上銀幕，我十分贊成，前提是要他們笑嘻嘻的，那怕唱不成調，舞不成姿，都沒有關係，看看他們的天眞面孔，活潑的動作，也是上好的娛樂。死板板地坐在那兒，一本正經地回答問題，卽算能說出原子彈的原理，也等於看上課，不算娛樂節目。

我建議無線電視，「溫故知新」這節目要改，和它同性質的「校際盃」比賽也要改，萬一尋不着好的方式和方法，爲後果設想，不如取銷的好。

毛共繼續清洗林系

觀察家

自林彪事件以來，中共地方幹部中屬於林彪系統或與林彪事件有牽連的，均相繼遭受整肅或被排除於地方權力範圍之外。根據截至二月十日以前的統計，他們的名單如次：

㈠劉豐：共黨九屆中委，武漢軍區第一政委、共黨湖北省委第二書記、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

周赤萍：共黨九屆中委、福州軍區第一政委、共黨福建省委第二書記、福建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南萍：共黨九屆中委、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浙江省革委會主任、浙江省軍區政委。

陳勵耘：共黨九屆候補中委、浙江省委書記、浙江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空軍政委。

熊應堂：共黨浙江省委書記、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浙江省軍區司令員。

梁興初：共黨九屆中委、成都軍區司令員、四川省委第二書記、四川省革委會副主任。

謝正榮：共黨四川省委書記、成都軍區副司令員。

鄭志士：共軍成都軍區副司令員。

劉興元：共黨九屆中委、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東省革委會主任。

藍亦農：共黨九屆候補中委、貴州省委第一書記、貴州省革命委員會主任、貴州省軍區第一政委。

程世清：共黨九屆中委、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福州軍區副政委兼江西省軍區第一政委。

楊棟樑：共黨江西省委書記、江西省革委會副

㈡前項被清洗的幹部地位都很高，其中屬於共黨九屆中央委員者七人，候補中央委員者四人，其他五人。又其中擔任共黨省（市、自治區）委第一書記者六人，第二書記三人，書記六人，其他一人。他們在地方上都居於重要的領導地位，掌握了地方的實際權力。

㈢地方幹部已被清洗的地區，在大陸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中佔了十一個。在這十一個省的清洗工作中，有的是全面改組，有的是局部改組。時間足足花了一年另五個月，但全部清洗工作似乎還未完成。

林彪事件發生後，共黨對林彪一系幹部的整肅和清洗，係分兩個步驟進行。第一步驟是整肅和清洗共黨中央政治局和共黨中央軍事領導機構中的林系幹部；第二個步驟才整肅林系的地方幹部。前者所用的時間較短。後者所用的時間較長，因此迄目前這一件工作還沒有結束，但林系地方幹部以及與林系有關的地方幹部被整肅和清洗的已遍及大陸十一個省和自治區，其中包括廣東、湖南、湖北、江西、浙江、貴州、四州、新疆、廣西、福建、黑龍江等省和自治區。分析中共整肅和清洗林系地方幹部的手法，是多式多樣的：其一是以林系幹部取代林系幹部，如以丁盛取代劉興元；其二是以其他派系取代林系幹部，如以王六生取代劉豐，以嚴政取代梁興初；其三，是以黨政幹部取代林系幹部，如以譚啓龍取代南萍，賽福鼎取代龍書金（賽雖任新疆軍區副司令員，但實際爲一黨政幹部）。惟在以上三種方式中，以第一種方式用得最少，第三種方式用得最多。這是因爲中共要在整肅和清洗林系地方幹部的過程中，逐步扭轉地方上「槍指揮黨」的局面，如果以林系幹部取代林系幹部，便不能達成削弱林系的目的，如果以其他派系幹部取代林系幹部，亦不能達成扭轉地方上「槍指揮黨」的局面的目的。但林系幹部遍佈大陸各省、市、自治區、毛共既無法一下子將他們清洗乾淨，這一件工作就必須長期進行下去。這就顯示毛共對地方黨、政、軍領導機構的徹底改革，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完成。

基辛格訪毛對國府的影響

基辛格此行顯示美毛關係有進一步接近

二月三日，美、毛雙方共同宣佈基辛格五訪北平的公告中說，這次訪問是爲了「磋商雙方關係正常化問題並對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白宮新聞秘書齊格勒在宣佈此項消息時，並不待發問即主動說明：基辛格此行與越南問題無關。倫敦「衛報」駐華盛頓記者引述華府官員的談話說：「基辛格此行的目的，可能是開展因越南戰爭延長而緩慢下來的雙邊關係。雖然如此，越戰善後，仍將是基辛格此行談判的主題，因爲戰後東南亞新國際關係的安排，會直接影響今後美、毛關係的開展，同時它本身就是今後美、毛、蘇三角鬪爭的佈署。」

所以基氏北平之行，顯示美、毛關係的有可能進一步推展，而不是後退。因爲在美國的新國際均

「現在美國對台灣問題所採取的政策仍然遵循我們傳統的對華態度，並反映我們對終止對抗時代所抱的新希望。」

「美國政府採取趨向於與北平關係正常化的基本目標，但將不犧牲友人……與中華民國，我們將維持我們的友誼，我們的外交關係，與我們的防衛承諾。」

「台灣的將來……決定於台灣的內部力量，決定於中國大陸上的發展。決定於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中如何自處。」

「美國在『上海公報』及其他公開聲明中已清楚說明，它認爲那一問題將來的解決只能由直接有關的人民予以達成。美國繼續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所作的防衛承諾，自然有助於保證最後的解決將是一種和平解決。」

㈡美國外交評論家羅賓生，在去年秋季號的「

龍書金：共黨九屆中委、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第一書記、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委會主任、新疆軍區司令員。

韋祖珍：共黨九屆候補中委、廣西僮族自治區委書記、廣西僮族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廣西軍區政委。

卜占亞：共黨湖南省委書記、湖南省革委會副主任、廣州軍區副政委兼湖南省軍區第一政委。

在林彪事件後，共區省級幹部被清洗的情況，可以歸納爲下列三點：

㈠前項被清洗的幹部都是軍人，不是大軍區司令員和政委，便是省軍區的司令員和政委。而其中屬於林彪系統的計有周赤萍、劉興元、龍書金、梁興初、陳勵耘、謝正榮、鄭志士、藍亦農、程世清、楊棟樑、韋祖珍、卜占亞等十二人，其餘如劉豐、南萍、熊應堂、汪家道等四人，雖非林彪系統，但不是受到林彪的支持便是與林彪事件有關。

此，才能形成美國構想中的「三角均勢」（也就是均毛、蘇之勢，而由美國操持天平）。除非這期間大陸上或國際間發生重大變化，美、毛關係這一遠景，是有可能會趨於具體化的，雖然尼克遜曾一再宣佈遵守協防台海條約諾言，此次基氏訪毛也會向我秘密告知不談台灣問題，但我們仍不能掉以輕心，盡信他們的話，不過，也不能就想到美、毛關係即可「正常化」，目前至多也只能在文經關係上有若干具體接近的決定而已。

美國對台灣的基本政策

美國對台灣的基本政策，已載於尼克遜的歷次外交演說，以及去年二月發表的美、毛「上海公報」之中，這裏引述最近兩份較具體的資料以參考。

㈠二月二日美國務院中國科科長莫柳泉在亞利桑拿州州立大學舉行的有關「台灣前途」的座談會上說：

服美國勸使中華民國撤退駐在金、馬部隊的一大部分，則北平將能調出大量的軍隊前往北方。」

「當然，台灣的可能成爲一個可生存而且完全分隔的政治實體，對北平是一種危險，但是北平對於短期的軍事利益所感到的興趣，也許大於長期的迷惘可能性。」以上所引莫柳泉和羅賓生的觀點，都可能成爲對我們現實的挑戰。美國的政策設計者們可能有多種腹案，但這一切都要看各方面的條件如何來決定，中共的態度能影響美國，我們的立場堅定，也能影響美國的決策。

中共對此問題的態度

㈠中共曾一再聲稱，它的原則是反對任何形式的「兩個中國」，並曾不止一次地宣稱，他們「不用原則作交易」。但是今年中共報紙的元旦社論，沒有再具體地提到此點，頗值注意。

㈡中共的「原則」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如果中共把毛、蘇鬭爭看做是它當前對外關係中的主要矛盾，基於策畧需要，它就會不惜一切代價拉攏美國，在「台灣問題」上也可能會有某種程度的退卻和改變。但是，如果毛、蘇鬭爭只是它用來拉攏美國的手段，它就會在「台灣問題」上堅持原則，毫不退讓。

㈢從中共當前的內外困難情況看，如前引羅賓生的看法，通過美國壓迫我們撤退或減少金、馬的駐軍，暫時凍結我與中共的關係，對中共是有現實利益的。基辛格此次在北平的談判，如果牽及到這一問題是不足爲奇的，因此，我們應該保持足夠的警覺。

基辛格北平之行對國府的影響

總之，美國爲了它本身的利益，絕不會拿台灣送禮，中共也不會輕易放棄其兼併台灣的野心，但如果美毛眞要謀求「關係正常化」的話，則此一問題又是很難長此僵持的。雖然如此，但問題還是不會很輕易解決的，所以基氏此行也不會帶來什麼突然或嚴重的變化。我們在這一問題上，尤其不應完全讓人擺佈，必須利用我們的有利地位，主動地創造有利於我們的形勢。

評論員

共軍生活窮態

聿銘

從「人民日報」這篇通訊，可以反映共軍連隊的生活是多麼的窮苦！

「一分錢當成兩半花」，是王國福同志的一句名言。這句話最近在某部「六連」已爲指戰員們生活的準則。

一走進連隊駐地，艱苦樸素的作風立刻給你一個強烈的感覺：許多的指戰員都穿着補釘衣服，有些補釘上面還有補釘；連隊盛開水用的保溫桶，反復修理過四次；掃帚壞了，分開做成小掃帚繼續使用；做飯燒煤灰石已夠節省了吧！但炊事班的戰士仍必須細心地從爐渣裏揀出那怕是指頭大的可以繼續燃燒的煤核；牙刷柄，斷了五次都不能扔掉，每次都用火烤一烤粘起來再用……。

「六連」指戰員不得不想到「一分錢當成兩半花」，是近來的事情。原先，有些同志何嘗不想「大方」一些。保溫桶壞了，有的同志就說：「事務長，買個新的吧！」用具壞了，便多半都是送到城裏修理，或是買回新的。少數新戰士破襪子不好意思再穿，破衣服不願動手縫補。個別同志花錢還缺乏計劃。黨支部抓了幾次艱苦樸素教育，都未完全解決問題。

這篇通訊雖然僅報導了一個連——「六連」，但共軍中生活窮態，絕非僅此一「連」。

抗—戰—武—術—談

張仲仁

雄才偉略衛邦國
集中力量禦強敵

中日戰爭時期，中國有位軍事天才學家，就是受人尊敬的蔣百里先生。因他獨具慧眼，看準了日寇發動侵華戰爭，是急圖速戰速決，妄想迫我國政府作城下之盟。唯先生有運籌帷幄，智決千里之才，特建議長期抗日，喚醒全國同胞，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抗戰到底的口號。因我國地廣物博，人口眾多，雖然軍備武器不及敵方的新式優良，但能同心協力，團結合作，來抵禦外侮，即使淪陷了的地區，敵方只能佔領主要路線和軍事駐點，還有廣濶的原野山區，它是無法控制的，我方用來發動敵後游擊活動，有時前線雖然節節不利，敵後卻處處遭破壞及襲擊，使得敵人防不勝防，奈何不得這批游擊健兒，以五年十年的長期戰爭，終必要將一個物資原料，均須依賴國外供應的日本島國拖垮。俗語云：「人心不足蛇吞象。」這正說明了日寇的狂妄，欲以小吃大滅亡中國的殘暴野心。

流亡海外廿餘年，時時會想起我國這位偉大的卓越軍事家，蔣百里先生，他對抗日戰爭的貢獻，並作育高級指揮人才的功勞，是至高至大的，他提高一班軍官教育水準，使能與世界各國的軍士教育水平相等，畢生以培植高級軍官人才爲己任，他最難能可貴的是極不熱中權利，先生的節亮清風，是眞正值得國人所欽敬的。

其實日本侵畧中國的陰謀，是經過百數十年的處心積慮的，四五十年前的日本小學課本，就有教育兒童養成對中國擴展的侵畧思想，其中之一是將中國各省特產的水果，編入課本，他們的老師在教課時預先準備好水果，每一個小學生派發一隻，還問好不好吃呀，孩童天眞，甜甜的水果當然話好吃，先生就說，如你們想吃甜蜜的水果，將來長大後，必定要到中國去，中國有很多這種香甜的水果，並將我國地圖攤開指給學生看，令其熟悉各省地形，以準備將來作他們皇軍的預備軍士人才之用。日本這個國家，地少人多，形勢逼着他要向外擴展，所以早已預定各種惡毒陰謀企圖奪取我們中國，是多麼令人髮指。

初期日寇在華北各處及上海等地區，時常尋釁發動戰爭，我國政府急謀內部團結，故此一再容忍，誰料那時流竄在江西落草爲寇的共產黨，竟響應日寇的侵華政策，這種毫無民族自尊的集團，只知滿足私人的權力利慾，而罔顧國家民族的領土權益，造反有理，賣國無罪，而使出喪失天良的行動，後來還在抗戰中處處鉗制國軍，除共產黨外還有誰能做得出這種無恥勾當呢？日本和中共均係一丘之貉，生活在世界的人士們，應用理智分析善惡，日本始終是中國的敵人，但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罪人，因此抗日反共是我們不可推卸的責任，凡是意圖侵畧我們的，我們要預早準備抵抗，凡是與人民爲敵的政權，我們就要團結起來，去推翻這種不顧人道的極權暴政的統治者。寄望我們的青年們，要學蔣百里先生的榜樣，培育文才，鍛練武功，爲國家貢獻自己的力量。

現再述武術中練習坐馬拳法和劈丟拳法的用處，練坐馬拳下盤雙腳跨出並排坐成騎馬式，如坐椿紮馬同樣姿勢，拳頭又是另外一種抓法，四隻手指頭關節全部彎攏抓緊，大拇指包住壓緊食指中指和無名指的第一節骨尖，唯中指第二節骨尖突出半英寸，用右拳向右打，用左拳朝左打，眼睛跟着打出之拳頭看出去，上身不擺動，如右拳打出，左手握拳擺在左乳後一寸處，左手肘尖翹起，平右手拳頭成直線，此種拳的打法是拳背向上打出去，即將拳背朝下再縮回三分一肘關節彎曲，肘尖、拳頭、及肩膊成三角型，拳頭與肩膊的距離一尺二寸高低相平，用勁停留片刻，再跨步左手第二拳照樣打出，但坐馬拳的跨步法無規定跨向前或向左向右均可，如對方拳勢過猛，還可向後跨步，總之右腳跨步右拳打出，左腳跨步用左拳，但向後退一步正好相反，如右腳向後退左拳打出，左腳退後右拳出。吾鄉俗俑叫鑽心拳，因用拳面向下打出隨即調轉拳面朝上縮回，打到對方身上還要有拳尖鑽一下，而且專打胸前及腹部的要害處，普通對招或因故爭吵打架，雙方很少用到這種毒辣拳法，決不可因小小過節

羅談

「魔鬼天使」電影也像謝賢與李小龍的演而優則導一樣，一個演而優則導的人，當你看了他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時，一如賭枱上的賭家，到最後關頭，將他的底牌完全攤了出來，此人手上握着的條件如何，可以使你一目了然。但，這並不是我談「魔」片的主要原因，使我談「魔」片的主要原因，是電影中兩個小角色：一個是飾演黑社會人馬的線人午馬，是吸毒的青年，廉價出賣自己，沒有思想，不相信任何人，也不爲任何人所相信，活着像一個孤魂野鬼，活得不明不白，死得也不明不白。午馬這個小角色演出的戲那麼少，但看來頗使人感受到他的眞實性，這角色正代表現下某些墮落青年的典型。從電影中的人物，對照現實中的人格，看來應是眞實的，一點也不造作。

另一個客串的小角色是陳浩的敗家仔。陳浩本是以飾演喜劇突出的人物，過去他所飾演的角色，多靠誇張吸引觀眾的，在這部片子中，他的演出，戲雖然少，但將一個賭敗而想掙扎的青年，表情異常的凝重，看出內心很懼怕，這與平日電影中看到誇張的公式敗家仔，紮實得多。陳浩這個角色，應是現實生活中甚有眞實感的角色。

，隨便傷害人家身體。如因一時之氣憤，將練好的拳術，用毒招打傷一位不懂武功的人，過後會因自己的粗暴行爲，倍受良心遣責，令你後悔一世。凡是練武術者，均應先學修養，脾氣暴躁容易衝動的人，武術師傅也不會將眞傳實學教給他，在抗戰時，我們同伴練武有兩位族兄弟，就是生成不講理的牛脾氣，幾年下來，其他族兄弟功夫練得很好，可是這兩位欠修養的同伴，除有了表皮功夫及蠻力外，別無所長。故此奉勸練武後輩們，記得忍耐第一。我張族有張公百忍堂，長輩們平時常用此百忍成金的教訓告誡本族子弟，忍得一時之氣，免得百日之憂，這是至理銘言。

在我們練武同伴中有兩位特出人才，一位族兄生得牛高馬大，體重約有一百八十磅，力大無窮，雖然稍欠靈敏，但肯苦練，尤其難得他性情溫和厚道。另一位族兄生得短小精悍，氣力稍弱，但身手靈敏矯捷，每能使用四両撥千斤的奇巧功夫拆解對方的兇猛招勢，可惜個性浮躁，與同伴扣拳拆招時，自恃功夫好，專喜作弄對方，有時摸對方臉孔，抓頭髮，托下巴毛手毛腳不規矩的動作，師傅和長輩雖屢有告誡，但他依然如故，這種事情，族兄弟從小在一起長大，撩撩玩玩也無傷大雅，故此未嚴格禁止，一次他倆拍檔扣拳拆招，前者一拳一腳照着規矩打，後一個卻故意買弄，撩來撩去，這一次撩得這位高大的族兄竟然光火了，正在扣拳途中，他究然改變拳法，用劈丢拳和他週旋。我的記憶中，扣拳時最難扣的是這手劈丢拳法，他能使扣拳者捉摸不定，如稍疏忽，很容易挨中對方的拳頭。當時他一路劈丢拳急攻下，對方實在無法招架，在他無力抵擋的危急形勢下，口中不知不覺的急叫着師傅救我呀！當時在場幾十位同伴都發覺情形有異，不約而同的圍攏來觀戰，但大家抱着同一心理，心想此種浮而不實的人，藉此懲誡他一下也好。但該矮小者在危急中也顧不得面子，急中生智，當卽倒地向右邊打幾個翻滾，不愧他平日練得身手敏捷，藉此避開了對方的拳頭急攻。當他從地上爬起來時，臉色青白，滿頭大汗半天喘不過氣來，大家見了他這種狼狽相，不覺笑痛肚皮，他自受這次教訓後，從此改變了他的浮滑性格，再也不敢恃技輕敵。

「魔鬼天使」的

林巽

至於從「魔」片的導演功力看，只可以這麼說，羅烈有的是一副好心腸，也有美麗的想象，也許他吸引的東西不多，從電影看來，最失敗的是缺乏感受上的節奏。但他以自編自導自演的優秀條件，大可以如某些小生導演，藉此大大賣弄很多女子見了他就着迷的噱頭，他很老實的只寫自己始終只愛着一個女子，除此之外，他並沒有額外賣弄別的女子見了他就如痴如狂的造作，由此可見他對於電影角色的誠實的一面。

「魔」故事的羅烈，本是一個懂得一身武藝而老實的青年，家中有一老父，家境貧窮，他愛上一個女看護唐嘉麗，爲了想籌一筆錢結婚，給一班策劃刼賭狗場的歹徒利用，參加行刼，其實歹徒目的是利用他做替死鬼，纏住警察，好容易脫身。他因此被判了五年監，電影大部份情節，敍述他出獄後回到家中，父親已盲，歹徒又要殺他滅口，因此他決定將陷害他的人一一除滅。

羅烈在「魔」片中如何得他的未婚妻協助，將歹徒及其爪牙一一除滅的經過，佔了電影大部份，但卽使拍得多麼用功，在觀眾眼中，它仍是公式的，寫劇評也很難從這大部份情節中發掘出什麼標準。筆者所想談的，只是有關角色塑造方面。

有一個看過「魔」片的朋友與我談起羅烈這角色認爲除了打之外，羅烈的演出，看來與王羽差不多，憤與怒都沒有深度。我並不同意這種看法，我以爲一個演員的憤與怒的深度，並不只靠表演就能突出的，必須靠適當的培養。因爲任何情感的壓力，都是從反應產生的。譬如將一個人放在一大堆嘲笑者當中，這個人卽使木然不動，觀眾自會覺得他是多麼尷尬的。「魔」片缺乏的就是這套培養功夫，王羽自己導演的片子也一樣，這是單靠表演取效果的藝術上的致命傷，說起來還是「猛龍過江」的李小龍，對角色心靈的培養有一些功力。

中國文字對情感上的區分是頗講究的，怒字與憤字也如哭字與泣字一樣，各有不同的情態，怒是抑制不住的情感，發抑出來的行動是錯亂的多。憤是一種抑制住的情感，發展出來的行動，可能是經過計算的。同樣地哭是發洩，泣是不敢大聲哭，也可能在哭中帶着思索和回憶。「魔」片中的羅烈，只可以演繹爲憤，問題不是演而是導演功夫不夠，沒法在培養方面做功夫。

譬如說假如「魔」片從抑制方面做功夫，在法庭上加上法官的斥責，他垂頭難過。加上父親的一次探監，他對父親的斥責，沒法解釋。如果他出獄回家在沒有見到父親前，就一路被朋友警告，受歹徒伏擊，然後他回到家來，看到一個親人或鄰人有談論他，每一句話都有痛刺他，他發怒將鄰人逐走，後才知父親盲了，自己難過，去求鄰人諒解，然後離去。那麼以後的三段報復的戲，卽使他表演得多麼冷，觀眾自然會看出情感來，所謂「先情感而後動作」，應是一切作品的魅力泉源，缺了它，動作便成爲與雜技表演差不多，重覆太多，觀眾會覺得無興趣。

電影中所運用的對白或動作能深入觀眾的心靈，主要是要求觀眾對它瞭解，沒有瞭解，當然不會起什麼情感上的共鳴。但一般所謂「動作片」，對白很經濟，表情也沒有什麼深度可言，在這種條件下如何培養角色在情感中所受到的抑壓作用，是一門極重要的學問，譬如胡金銓的「龍門客棧」所以有這麼大的劇力，並不是完全由打鬪搞出來的，而是由於情感的抑壓以及氣氛的層層深入險境渲染起來的。不過到了「俠女」就不行了。個人以爲如果「魔」片的故事，不是單一線羅烈的去尋仇而是仇人不讓他活下去才迫他去尋仇，劇力還大，雖然「魔」片是有這樣的，但嫌前者過輕，後者過重。不過從鏡頭運用上看，如果有理想的劇本，羅烈是可以拍「文藝片」的，就使自己是打仔明星，也不必要給武打戲路限死自己，看看鄧光榮，就使也文也武，但並未失掉他的魅力，對嗎？

不反攻無以言圖存（下）

胡蓑之

因此，使到林彪的勢力很快地膨脹起來，中共「九屆中委會」的一百七十三名新「中委」裏面，林系的軍人或政委就佔了九十餘名，把持了整個毛黨毛朝。但當林彪、黃永勝等被老毛以閃電式的行動「做瓜」之後，則毛共和毛軍中被株連的高級幹部，幾遍及全國各地，數以百計的將領或共官，都變成了待罪的羔羊，一時風聲鶴唳！如果國軍能運用「伐亂」的原則，乘着這個千載一時的良機反攻，不單是那些親林彪的將領爲了保全自已腦袋，而毫不猶預地會立卽響應國軍反毛；就是那班被逼附從林黃一夥的共官，也爲免挨鬬挨整而會協助國軍的。

這一來，使國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孫子謀攻篇有言：「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就是在瓦解敵人的軍心，楚項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已令衆叛親離；加以漢劉邦利用陳平之計，間疏楚國君臣之感情；尤其四面楚歌，更使楚軍喪失了鬬志，使項羽走投無路而自刎於烏江！這一歷史悲劇，曾在北平繼續上演，除了彭德懷、黃克誠、賀龍、彭眞、劉少奇、王明（陳紹禹）、李立三、張聞天、羅瑞卿、以及林彪、黃永勝……等一大羣文武功狗，曾先後分別被鬬死、鬬垮、鬬臭、或已逃出魔掌，一如楚項羽對待那些諸侯大臣謀士，而被劉邦一擊，乃致亡國喪身！因之，孫武又說：「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所謂「伐謀」者，卽以智謀屈人，勝於無形。而「伐交」者，則係運用外交手段以制勝，如爭取友邦，以孤立敵人；或離間敵人內部，策反敵人來歸，做到以敵制敵。何況今日毛幫內部，已無須實行反間而其夥伴早就分裂呢！

所有華僑都希望反攻

惜乎我政府依然高枕於寶島之上，袖手旁觀，徘徊瞻顧，動也不肯動一下；其目的是在坐享其成，以爲大陸上賊殺賊，狗咬狗骨頭的流血慘劇，一幕一幕不斷地上演着，彼此間的勢力火併抵銷，憤怒的人民則很可能乘時蠭起，將共黨予以澈底消滅，然後東迎王師，國軍將可浩浩蕩蕩地登陸接受，不費吹灰之力而能控制其全局的。所以，數年前我政府派往美洲的宣傳大員如某教授曾說：「只要大陸人民起義打倒共黨，而向政府請援，國軍立卽響應於二十四小時內登陸。……」這話等於說是出兵援助友邦，確實有失政府的立場。殊不知天下那有坐享其成的事？卽使大陸農民起來革命，打垮毛共暴政，也必須有人領導方能成事。如果沒有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和劉邦斬蛇起義的話，則暴秦雖至強弩之末，亦不會自倒的。因此，一般人認爲我政府應該揮軍進攻，而與大陸同胞裏應外合，不獨身受其害的七億人民將執棒棍以撻暴政，卽天良發現的共幹共兵，也會站在正義的一邊，非把毛政權推翻不可。

現在第一和第二項的時機都已失之交臂！然則我政府到底有沒有孤注一擲的決心，或壯士斷腕的精神以達成反攻復國的目標呢？在我政府最高當局來說，顯然義無反顧，八十六歲高齡的蔣總統曾經再三表示：「一切反攻大陸的準備均已完成，國軍正枕戈待發。」他並希望在垂暮之年能夠親自主持反攻，和見到大陸重光。副總統嚴家淦，也曾一再堅決地表示：「政府反攻復國的行動計劃已一天接近一天，我們對於光復大陸是有絕對信心的。……」一般認爲：蔣經國於去年五月拜命組閣後，卽是國府的反攻內閣。據來自台北二月十二日的消息：中華民國民意測驗協會，於去年十月間對亞、美、歐、非、澳五大洲的僑胞，所作的測驗結果顯示：旅居全球的華僑華裔，均切望政府早日反攻大陸，並願在反攻大陸的行動中，以募捐欵項，後勤支援，及直接從軍的方式，爲增強反攻的實際力量。

國父孫中山先生曾說：「華僑爲革命之母」，實際上，推翻滿淸，創造民國，華僑出錢出力，厥功甚偉。今海外近兩千萬華僑，加上台灣一千五百萬居民，更進一步地與大陸上七億同胞緊密的聯繫，携手合作來消滅一小撮的毛幫，易如反掌。而這一股龐大、強力的反共力量，卻必須政府善爲領導，始能發揮效能。但政府遲遲未能見諸行動的可能因素是：㈠總以爲台灣地方小，人力物力畢竟有限，生產與需要難以平衡，除盡量謀自給自足外，其餘軍經費用，多半還要仰給於外援。㈡目前能直接援助咱們的只有美國。惟自去年三月當美總統尼克遜訪問鐵幕之後，華府與北平間一直在眉來眼去，態度非常曖昧！

敵人內荏實不堪一擊

儘管美政府的當權者——包括尼克遜總統、羅傑士國務卿，都曾嚴正表示美國對中華民國的政策不變；並一再重申美國將履行中美兩國條約的義務。可是「中美雙邊條約」，則僅限於協防台灣及澎湖列島，而沒有支援國軍直接反攻大陸的一條；甚至連金門、馬祖各離島，也並沒有包括在此條約之內。因此，國軍如果採取單獨的反攻行動，必須取得美國方面的同意，否則，美國不僅不會加以援手；且其第七艦隊還可能阻止咱們國軍的行動呢！

不錯，從一九五三年起，前美國總統艾森豪就已宣佈解除了台灣的中立地位——卽是說國軍可以自動地反攻大陸，而不受限制了。但至一九五八年間，由於東西方冷戰加劇，毛共在莫斯科的驅使下而向金門發動激烈砲戰的緣故，美前國務卿杜爾斯親往台灣，和蔣總統舉行會議，要求減少駐金、馬的國軍數目，並要求國軍不得單獨採反攻行動，所訂新約規定國軍的反攻行動，必先徵求美方同意，

於是再度限制了國軍的行動。同時，台灣本身還沒有發展重工業，由於台灣地區既無鐵礦，又缺乏煉鋼的煤，不能建立龐大的鋼廠，亦未能建造飛機與軍艦。根據資料顯示：截至目前為止，國軍雖有野戰部隊六十萬人，空軍約有戰鬪機和偵察機共計在七百至八百架之間，卻仍缺乏重轟炸機，巨型運輸機；更缺乏海上的運輸艦，如無第七艦隊協助，國軍船艦則不能大量載運登陸部隊，以致行動遲緩而不適合現代戰爭的條件。因之，政府對反攻行動，亦不無困難。不過，話又說回來，二十四年前的內戰時，共軍的裝備那麼差，自不適合於現代戰爭條件，然而不出三年，號稱五百萬美式裝備的國軍，卻為裝備較劣的共軍所敗。雖然現在共軍號稱三百萬正規部隊，和一千萬民兵，可是毛政權的倒行逆施，對共軍士氣的影響，正如本文前段所說，其作戰力不獨不及廿年前於萬一；且反毛倒戈的行動將難以估計！共軍雖號稱四千架俄式飛機，但自中蘇共分裂後，大部份飛機已缺乏零件和汽油，而無法動彈。一九六三年九月，當太平洋美海軍總部宣告美將協防離島時，一度盛傳福建沿海的共軍防線曾後退二百哩，足見毛共色厲內荏之一斑。

尤其東望王師的大陸同胞，更仇視毛共！書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管子說：「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晁錯說：「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父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民哉？」

今大陸人民飽受飢餓奴役，恨不得食毛之肉。如說台灣地方小，物力有限，則更要迅速反攻，從戰爭中去扭轉劣勢，拯救人民。誠如蔣經國所說：「……完成中華民族歷史上從來沒有的艱巨任務——就是要以台澎金馬的復興基地，來光復大陸河山；要以一千五百萬國民的力量來拯救七億苦難同胞，以六十萬仁義之師，來打敗毛共匪軍……。」

韓愈的生命原子彈

霍大川

在巴士上聽幾個學生猜謎，一個人出了一個謎語叫「日本投降」，猜一篇古文，這謎底很快給旁的學生揭開來，它是唐韓愈的「原毀」，大家一陣哈哈結束了這謎語。

如果你打開韓愈的「原毀」一讀，可能以為文章並不毀了什麼，只是從比較方面去分析個人修養問題。但如果細心思索，這篇文章所紀錄的一種「自我毀滅」的精神，事實上比原子彈的毀滅性還可怕，物質上的破壞，過了不多久，總可以煥然一新而建設起來，精神上的破壞才是難以恢復。精神崩潰者所起的破壞作用，還不致能產生巨大的影響力，只有精神健全者在內心潛伏的破壞力量緩慢地長期放射壞作用才是最可怕的。

原毀說：「聞古之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不能是，早夜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

所謂古之人有舜者，我們不必考據眞實的舜是怎樣賢法，只可以作為一種理想主義者的想象中的人物。這一節題意，是作者先從自毀精神的反面去提出一種反自毀的典型。這典型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應該有一種想法，那就是：人家做得到，我一定也能做得到。」至於這種精神的反面，便是自毀精神。「原毀」舉列這種精神是：「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換句話說自毀精神，對於一切好人做事，往往以「空前絕後」四字來過橋，空前絕後，就是「到此為止」式絕望思想。

自毀精神之二是自滿心理：「己未有善，曰：吾善如此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這幾句話用現代的意思說出來，就是自我滿足，以為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就可以了。想不到這種觀念的毀滅力量，可有如原子彈的破壞往那麼厲害。它可以使一個部落民族永遠只是一個部落民族。

自毀精神之三是不敢正視別人的成就：「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對於別人有成就，鼻子「哼」一聲：「有什麼了不起」這種自毀精神，其實已與原子武器差不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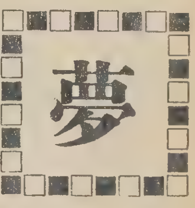
自毀精神之四是怕人勝過自己：「舉其一不許其二，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所聞也。」「為是者有本有源，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因此在這種環境下，如果有突出的人才，多落得「專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原來自毀精神所起的作用同時也會毀壞別人。換句話說，這觀念套在現實社會中任何一個機構中是：有一種人，因為自己沒法有成就，並不是他自己不成就而已，他必定阻止別人的成就，好保持自己的優勢。

韓愈因為出身的孤苦，據「新唐書本傳」：「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像這樣一個給寡嫂撫養出來的人，雖然苦學成功，但由於性情的孤僻，在官場上，人際關係搞不好，是必然的事。後來他的學養，發展成被史家認為是司馬遷以後最優秀的散文家，唐代的重要思想家。但在事業上他會受過很多打擊，然於那打擊，使他對人心理上的缺點，看得很透徹。「原毀」看來像韓愈一篇發牢騷的文章，但如果細心分析他在文章中所提出的「自毀精神」作用，大可以套進多少崩潰的朝代，多少事敗失敗者的性格中。

蘇東坡對他的評價「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不是沒有道理。所謂「自毀精神」當然不是一個什麼時代、什麼機構或什麼社會才有的特產。它是人本身的弱點，是每一個人都具有的弱點。問題是我們對於「自毀精神」應正視它或忽視它。要正視它，當然是文學藝術匠人應負起大部份責任；忽視它或罷壞了它，那只要抑制學術自由便行了。

忽視它的效果是什麼？當然是使「自毀精神」不受抑制，進步精神反而受到阻抑。人格的健全受到戕殺等等。

瘟君夢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岳騫

何紹南到了西安，就去省政府晉見蔣鼎文，報告王震在綏德鬧事的經過。

蔣鼎文皺眉道：「王震何以如此膽大妄爲。」

何紹南說道：「王震自然沒有這個膽量，而是後面有人指使。」

蔣鼎文說道：「你是說毛澤東。」

何紹南說道：「不是他，還有誰？別人那有這個權力。」

蔣鼎文問道：「你平時不是說與毛澤東私交很厚嗎？爲什麼毛澤東會動你的手。」

何紹南笑道：「主席，共產黨那有朋友，我誤會可以同共產黨人交朋友，是由於我無知，主席千萬可不要再上這個當了。」

蔣鼎文問道：「依你的意思怎樣呢；」

何紹南說道：「無論如何，我是不能再幹下去了。綏德城內駐了十八集團軍一個旅，他不必同我動武力，只是問我要吃要燒，一文不給，我就受不了哩！」

蔣鼎文說道：「派別人去也是一樣？」

何紹南沉默一時，說道：「這樣大事本來我不該插嘴，不過，照我看當地情況，毛澤東的眞意思是要把綏德專區併入邊區，中央要阻止必須用武力。」

蔣鼎文說道：「我們那來的武力，胡宗南的部隊皆在延安以南，不用說我調不動，就算能調得動，他們也不能空運去綏德。至於榆林方面鄧寶珊，高雙成的部隊，自保還可以，要他們進駐綏德將力量分散，結果保不了綏德，還要連帶失掉榆林。鄧寶珊聽不聽我的命令且不說，我也不會下這種命令。」

何紹南說道：「還有一個辦法就是按照中共方面的意見，派王震爲綏德專員。」

蔣鼎文說道：「你簡直是說瘋話，行政督察專員雖由省政府保荐，卻要行政院政務會議通過的，你以爲這項任命，行政院能通過嗎？」

何紹南說道：「行政院的情況我不太了解，不過，這樣作還能保住體面，否則被他們強佔了去，就更難堪了。」

蔣鼎文搖頭道：「這不是我的事，我上邊有天水行營，再上有行政院，行政院離得遠，天水行營比較近，看程頌公怎麼處置吧！」

程潛接到綏德專署同陝西省政府的報告，也感到爲難，當卽電約蔣鼎文到天水一談，見了面蔣鼎文就把何紹南的遭遇細說一遍。程潛長長嘆口氣。問道：「銘三，你看這事應該怎辦！」

蔣鼎文說道：「我就是來向頌公請示。」

程潛說道：「你不用客氣，咱們商量辦法，再說你是何專員直屬長官，責任比我重。」

蔣鼎文說道：「何專員再也不肯回任，請求派人去接事。」

程潛說道：「派誰去呢？誰能打開僵局，你想到人沒有？」

蔣鼎文說道：「據何專員的報告，十八集團軍在綏德遍貼標語，擁護王震旅長兼任專員，這件事如何行得，就算頌公同意，省政府保到行政院，相信政務會議也通不過。」

程潛點頭道：「一點不錯，委員長也不會准的，如果此例一開，今後各地駐軍紛紛保荐專員縣長，行政系統就要整個破壞。」

蔣鼎文說道：「目前唯一可行之道，也只有接納何專員辭職，另派人接替。不過，頌公要請林伯渠轉告毛潤之，他們不得阻撓，反對何專員已經不當，尙可說是個人衝突，如果不准繼任專員到任，就是破壞行政系統，我們只有呈請行政院了。」

程潛說道：「好的，就這麼說。」

蔣鼎文說道：「關於繼任人，頌公看派誰去呢。」

程潛說道：「我這邊一時還抽不出人，你斟酌派一位合適的去就是了。」

蔣鼎文說道：「省府委員包介山很歷練，不如派他去。」

程潛道：「好，我沒有意見，你回去辦吧！」

蔣鼎文剛走，活曹操林伯渠也從西安趕來了。

活曹操與程潛關係相當深，北伐時，程潛任第六軍軍長，活曹操任黨代表，第六軍攻下南京時，活曹操密令軍中共產黨人襲擊南京城內外僑，引致外國兵艦砲轟下關。當時活曹操是奉到中共中央命

令，希望引起國際戰爭，中國一定要亂成一團，共產黨就可以混水摸魚，幸而蔣總司令應付得宜，未釀成大戰，終於完成北伐。

程潛的為人有其聰明的一面，也有其糊塗的一面，聰明一面是搞錢搞女人，糊塗一面是對大局認識不清，活曹操摸清了程潛的脾氣，盡量在財色方面予以滿足，因此，程潛一直把活曹操當成好人，言聽計從，以後程潛的女兒又嫁了活曹操的弟弟林祖烈，變成至親，程潛更入了活曹操的掌握。一直到了全面清黨，像活曹操名頭這麼響的共產黨人，程潛也庇護不了，只得送給一筆旅費讓他離開，活曹操不敢在國內待下去，一口氣跑到海參威住上幾年，等到毛澤東在瑞金有了基礎，才又化裝回去瑞金。

抗戰後，程潛初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因為在當地賣官鬻爵，所有陷區游擊隊，不論有無實力？紀律如何？是不是在抗日，只要到長官部化一筆錢，走通程長官四姨太太的門路，馬上就可派為游擊區挺進軍司令。以後實在鬧得太不成話，河南人告到軍委會，軍委會派人調查，完全是事實，就簽請蔣委員長處置。

蔣委員長一向待部下厚，顧念程潛過去的歷史，不願使他身敗名裂，特設一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天水行營，派程潛任主任，而以衛立煌繼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

天水在甘肅境內，天水行營所指揮的範圍是山西、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名義上程潛的官大極了，成了六省經畧，但實際上新疆的盛世才，青海、寧夏的二馬根本就不理他，山西的閻錫山資格比程潛更老，不但不聽程潛指揮，壓根就不承認程潛是長官，當時天水行營發到二戰區的電令，如果下面單獨署名是委員長蔣中正，閻錫山回電就稱委員長蔣鈞鑒，下署職閻錫山，若是下面有主任程潛聯署，閻錫山回電就稱程主任頌雲兄，弟閻錫山，程潛雖然氣忿，但又有什麼辦法奈何閻錫山。至於名義上由程潛指揮的部隊，主要是胡宗南部，正是驕兵悍將，遇事直接呈到最高當局，長官部、軍政部、參謀本部全不在他眼裏，那裏看得起什麼天水行營。

因此，程潛到了天水之後，發現自己官雖升了，卻反而無事可作。加之天水冬天苦寒，生長在三湘七澤的人，確實不大習慣，他那位嬌滴滴的四姨太太既弄不到錢，又要捱風捱凍，心中更是氣憤，經常在枕畔、烟榻旁抱怨中央有意捉弄，程潛聽多了，心裏自然也就有了芥蒂。

這些事當然瞞不了中共，而且那位四姨太太據說就是中共社會部的人，程潛一舉一動，更是了若指掌。

活曹操到了天水行營，不用通報直向裏闖，一直到了程潛烟榻旁，四姨太太正躺對面燒烟，看見活曹操進來，趕快爬起來讓位，跪在床前替程潛裝烟。

程潛一口烟趕抽了一半，看見活曹操進來無法說話，用手向對面指指，算是招呼，活曹操也就不客氣躺下。

一口烟抽完，四姨太太連忙端起小茶壺塞進口內，程潛一口就吸了半壺龍井，覺得渾身舒泰，笑着向活曹操拱拱手：「伯渠兄，待慢，待慢。」

活曹操說道：「老姻長太客氣了，彼此不是外人，我若見外，也就不敢直闖內室了。」

程潛看看四姨太太，說道：「你再裝一口大點烟泡，給伯渠兄。」

活曹操連連擺手說道：「老姻長不用客氣，我現在不來了。」

程潛笑道：「伯渠兄，你這個話就見外了，據我知道你同玉階兄到今天也未戒掉，就是潤之也常常玩兩口，不過沒上癮就是了。」

活曹操無話可說，只好向四姨太太苦笑。四姨太太向他眨下眼，把烟槍塞過來，活曹操一口氣抽完，再喝下去四姨太太送上的一杯熱龍井，覺得飄飄欲仙，連聲讚道：「老姻長的福壽膏是從什麼地方買來的，味道這麼好。」

程潛笑道：「還不是你們那邊的出產，早幾天潤之派人送來幾箱，說是在延安南泥灣特別種植供首長用的。」

活曹操遲疑道：「我抽的也是南泥灣出品，沒有這麼醇厚。」

四姨太太抿嘴笑道：「林主席，我們老爹的福壽膏裏面加的有材料你知不知道。」

活曹操恍然大悟，連說道：「我真糊塗，老姻長用的福壽膏當然與眾不同，只不知加些什麼材料，告訴我，我也照樣辦！」

四姨太太說道：「告訴你，你也沒有辦法，裏面加的是千年沉香，你從何處去買。」

活曹操苦笑道：「這可是真的沒有辦法了。」

程潛說道：「伯渠兄，談談正經吧，蔣銘三剛走，怎麼你們的人把綏德專員趕跑了。」

活曹操說道：「我就是為了這件事求見老姻長，不料還是比蔣銘三晚了一步。」

四姨太太說道：「他坐飛機來，你坐車來，當然趕不上了。」

活曹操說道：「關於此事，潤之特別從延安派人到西安傳話。」

程潛問道：「潤之怎麼說？」

活曹操說道：「潤之之說，一切全由程家大爹作主。」

程潛說道：「你們打算怎麼樣，總要告訴我個底牌。」

活曹操說道：「潤之意思想推荐咱們老鄉王震繼任綏德專員。」

程潛說道：「這是作不到的，不必說蔣銘三不同意，就算銘三同意，報到行政院也一定會批駁的。」

活曹操說道：「上邊是有意打擊咱們湖南人，咱們應當反抗。」

被「解放」後復出的共軍將領（上）

呂恩

在「文革」中被整肅和停職的共軍高級將領，從一九七二年三月開始，毛澤東已分批予以「解放」。根據資料統計，截至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底止，原軍銜少將以上被「解放」者已達四十多人；其中經已復任軍職者，已發現有十二人。傳說曾雍雅、楊勇調瀋陽軍區任職，劉興元調四川任職，未證實前，暫不論列。復任軍職的人事資料及背景分列如下：

李達任共軍副總參謀長

李達，陝西省人，一九〇二年生，屬賀龍紅二方面軍系統。一九三〇年在蘇俄莫斯科軍校畢業，返國潛入江西共區，在紅一方面軍參謀處工作。一九三三年任紅八軍參謀長。一九三四年升任紅六軍團參謀長，同年十月在西竄途中與賀龍會合，合編爲紅二方面軍。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任中共抗大第六分校校長，後調八路軍一二九師參謀長。一九四〇年兼任晉冀魯豫第一縱隊司令員，一九四四年任太行軍區司令員，一九四五年任晉冀魯豫野戰軍參謀長，一九四六年參加軍調部東沁執行小組工作，一九四七年任中原野戰軍參謀長，一九四九年任第二野戰軍參謀長，一九五〇年兼任西南軍區參謀長，一九五一年升任第二野戰軍兼西南軍區副司令員。一九五三年參加韓戰，任人民志願軍參謀長。一九五四年三月任國防委員會委員兼國防部副部長及國防體育協會主任。一九五五年九月受上將軍銜，一九五六年兼任訓練總監部副部長，一九五九年四月調任國務院體育運動委員會副主任兼國防體育協會主任，一九六四年當選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李達在抗戰前後曾兩度追隨賀龍，一九五九年後又長期充任國務院體育運動委員會副主任，成爲賀龍的主要助手。一九六七年一月賀龍被指爲「二月政變」的主謀者，公開批鬭，李達亦被指爲「賀龍的死黨，賀龍在體育部門的黑助手。」而遭整肅。一九七二年七月被「解放」，恢復公開活動，同年十一月出任共軍副總參謀長。

張宗遜降任濟南軍區副司令員

張宗遜，陝西渭南人，一八九八年生，地主家庭出身。一九二七年參加毛澤東領導的秋收暴動，失敗後隨毛澤東逃往井岡山，途經三灣鎮，毛將殘部六百多人合編一個團，張任連長，此六百多人歷經流竄、抗戰、戡亂等時期，迄今仍生存者不過數十人，在共軍中稱爲「三灣子弟」，張宗遜爲其中之一。一九三八年任紅四軍二十八團三營營長，一九三〇年升任紅一方面軍十二軍卅四師師長，一九三三年任新十二軍軍長，一九三四年任紅九軍團參謀長，一九三六年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一九三七年任八路軍一二〇師三五八旅副旅長，一九三八年任晉西北軍區第二分區司令員兼獨立第二旅旅長，一九四二年任陝甘寧晉綏五省聯軍副司令員兼第一縱隊司令員及一二〇師三五八旅旅長。一九四五年四月當選共黨七屆候補中央委員，一九四七年任西北野戰軍第一縱隊司令員，一九四九年任第一野戰軍副司令員兼西北軍區副司令員，一九五二年升任共軍副總參謀長，一九五四年兼任訓練總監部副部長，一九五五年九月受上將軍銜，一九五六年當選共黨八屆候補中央委員，一九五八年免訓練總監部副部長兼職。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林派整肅賀龍，並再度清算彭德懷，張宗遜因曾追隨賀龍工作二十多年，雖爲「三灣子弟」，仍受株連，被三軍造反派拖出鬭爭，指爲「三反分子」而予以整肅。一九七二年六月被「解放」，並降任濟南軍區副司令員。

蘇振華降任海軍副司令員

蘇振華，湖南省人，一九〇九年生，彭德懷紅三軍團系統出身。一九二八年任第四軍連指導員，一九三〇年任紅七軍營教導員，一九三四年任紅三軍團第五師十三團政委。一九三六年入紅軍大學第一期學習，一九三七年任八路軍一一五師三三旅政委，一九四〇年任十八集團軍第二縱隊政委，一九四一年任冀魯豫軍區政委，一九四六年任晉察冀人民解放軍一縱隊政委，一九四七年任晉冀魯豫野戰軍七縱隊政委，一九四八年任中原野戰軍一縱隊政委。一九四九年二月任第二野戰軍第五兵團政委，十一月兼共黨貴州省委書記、貴州軍區政委、貴陽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貴州省人民政府委員、貴州省財經委員會主任，一九五〇年兼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三年二月調任海軍副政委，一九五五年九月受海軍上將軍銜，一九五六年九月當選共黨八屆候補中央委員，一九五七年升任海軍政委。一九六七年一月被指爲「羅瑞卿放在海軍中的定時炸彈」、「彭德懷系統的三反分子」、「追隨劉鄧執行反毛路線」等罪名，而予以整肅。一九七二年三月被「解放」，恢復公開活動，同年六月，降任海軍副司令員。

劉道生復任海軍副司令員

劉道生，江西省蓮花人，一九一七年生，屬紅一方面軍系統。一九三三年參加紅八軍政治部工作，同年入瑞金紅軍大學第一期學習，一九三四年畢業，調任紅八軍二十二師政治部主任，十月隨共軍西竄。一九三七年編入八路軍一一五師政治部，一九三八年後任晉察冀軍區分區政治部主任、副政委。一九四五年任晉察冀軍區政委，一九四六年任晉察冀人民解放軍縱隊政委，一九四七年任晉察冀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兼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五〇年調任海軍政治部主任，一九五一年兼任海軍幹部管理部部長，一九五五年九月受海軍中將軍銜，一九五九年升任海軍副司令員，一九六四年九月當選中共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海軍代表。一九六七年一月，海軍內部鬭爭，劉道生被指爲「三反分子」，與蘇振華同時被整肅。一九七二年三月被「解放」，復公開活動，七月，復任海軍副司令員。

杜義德復任海軍副政委

杜義德，湖北省黃安人，紅四方面軍系統出身。抗戰前在鄂豫邊區從事游擊，抗戰後派晉察冀地區工作。一九四一年任冀西冠縣衛南支隊支隊長，一九四五年任冀南二分區司令員，一九四六年改編爲冀魯豫軍區二分區，仍任司令員，一九四七年任中原野戰軍第六縱隊政委，一九四九年二月部隊改編，任第二野戰軍三兵團十二軍政委，同年五月兼任蕪湖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一九五〇年升任第二野戰軍三兵團副司令員並兼任川南軍區司令員、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川南行政公署委員。一九五一年三月入韓參戰，共軍以十二軍、十五軍、十六軍編成新第三兵團，仍任兵團副司令員。一九五三年韓戰停火後調任旅大警備區政委，一九五五年兼任海軍旅大基地第一政委，同年九月受海軍中將軍銜。一九六一年升任海軍副司令員，一九六五年調任海軍副政委。一九六七年一月，被指爲「楊勇和蘇振華的舊部，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與蘇振華同時被整肅，一九七二年五月被「解放」，復任海軍副政委。

甘渭漢降任旅大警備區政委

甘渭漢，紅四方面軍系統出身。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間先後任紅四方面軍連、營政治工作人員、團政委，第十師師政委。一九三七年部隊改編爲八路軍，在一二九師政治部工作，嗣調某旅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五年任新四旅副政委，一九四七年升任新四旅政委，一九四八年任晉察冀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部長，一九四九年任第二十兵團政治部主任，一九五〇年兼任天津市人民監察委員會委員。同年十月率六十六軍入韓參戰，一九五一年任東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五四年二月兼任東北軍區幹部管理部部長，同年十月升任瀋陽軍區副政委，一九五五年九月，受中將軍銜，一九五六年任總幹部管理部副部長。一九五八年總幹部管理部併入總政治部，任總政治部幹部管理部部長。一九六六年調任成都軍區第三政委。一九六七年一月，甘被指爲「叛徒」、「四川省二月逆流的黑悍將」而予以整肅。一九七二年七月被「解放」，同年十一月降任旅大警備區政委。

鍾漢華降任廣州軍區副政委

鍾漢華，一九一三年生，紅四方面軍系統出身。抗戰前任紅四方面軍連、營、團級政工幹部，一九三七年部隊改編爲八路軍，任職於一二九師政治部。一九三九年任一二九師先遣縱隊政治部組織部長，一九四六年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三縱隊政治部副主任，一九四七年任中原野戰軍三縱隊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九年任第二野戰軍三兵團十一軍副政委。一九五〇年升任三兵團政治部主任兼川東軍區政治部主任、川東行政公署委員，一九五一年任四川軍區副政委。一九五四年任西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五五年九月受中將軍銜，一九五六年調任最高人民法院軍事審判庭庭長，一九六一年調任武漢軍區副政委，一九六三年升任武漢軍區第二政委，一九六四年當選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武漢軍區代表，一九六七年七月，因支持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策動反毛羣眾組織「百萬雄師」和八二〇一部隊，扣留共黨中央文革成員謝富治、王力，被指爲「武漢七二〇事件」的禍首，而予以整肅。一九七二年七月「解放」，同年十月降任廣州軍區副政委。

羅坤山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

羅坤山，湖北省漢川人，一九一四年生，賀龍紅二方面軍系統出身。一九三一年參加漢川縣游擊大隊任通信員，同年部隊編入賀龍的紅二軍團，歷任班、排、連、營長，一九三四年任紅二方面軍二軍團五師副團長，隨賀龍西竄。一九三七年部隊改編爲八路軍，任一二〇師三五八旅營長，一九四七年任西北野戰軍一縱隊一師一團團長，一九四九年任第一野戰軍第一軍第一師副師長，一九五〇年升任一師師長。一九五一年入韓參戰，升任第一軍副軍長，一九五五年九月受少將軍銜，並入軍事學院受訓。一九六〇年任吉林省軍區司令員，一九六一年當選吉林省人民委員會委員。一九六七年一月賀龍被整肅，羅受賀之牽連，同時被毛林派鬭爭，指爲「賀龍的死黨、三反分子」而遭受整肅。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被「解放」，出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

張秀龍降任湖北軍區副司令員

張秀龍，是賀龍紅二方面軍系統出身。一九三三年任賀龍紅二軍團連、營幹部，因作戰受傷，賀龍西竄時，留湖南永順打游擊。抗戰後編入新四軍，歷任團長、副旅長。一九四六年任中原軍區江漢軍區副司令員，同年調任鄂西北軍區五分區司令員。一九四七年任華東野戰軍三縱隊九師師長，一九四九年任第三野戰軍二十二軍六十六師師長，一九五三年升任二十二軍軍長，一九五五年受少將軍銜。一九五九年入軍事學院受訓，一九六三年任浙江省軍區副司令員，一九六五年二月升任浙江省軍區司令員。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林派在浙江奪權，張秀龍出動武裝部隊鎮壓，致遭整肅。一九七二年七月被「解放」，九月率中共羽毛球代表團赴斯里卡蘭(錫蘭)、尼泊爾、香港等地訪問，十一月降任湖北省軍區副司令員兼湖北省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

江南啼痕錄（二十六）

最後我提出私人的請求，希望馬棠爲了鄉土，爲了我兩人的友誼，全力發動壯丁！馬棠不愧是個血性人，聽了我的一番話之後，便轉身對在座的父老說：「各位父老！剛才宓主任的話，想大家聽得清清楚楚，日本仔將要強渡犀岡河，進犯到我們的家鄉，犀岡是我們田園廬墓的所在；犀岡是我們祖先留下來的開族地，我們要保護它，才對得起我們的祖先；才不愧於子孫後代。我主張立刻鳴鑼召集各村壯丁，爲保衛犀岡而戰！」他頓頓又繼續的說：「宓主任當年幫過我的手，今天他跑來求我，即使犀岡壯丁不出馬，我馬棠個人要掮兩挺輕機去打仗！」父老們聽了馬棠的大聲疾呼，大家都站起來嚷道：「傳鑼！傳鑼！我們和日本仔拚命。」馬棠高叫：「亞才！」那個曾做過馬棠的馬弁，有！的一聲便跑上前，馬棠吩咐他立即到更寮，要更夫到各村傳鑼，要壯丁拿槍到扶風祠堂集合。通知更夫之後，趕快到我的家裏，和我搬兩挺輕機出來。

亞才像風車脚的滾跑了，一剎那，鑼聲四起，馬棠才對我說：「宓主任！可能成爲焦土抗戰，請你着令工作同志。協助我們未疏散的婦孺，趕快安全撤退！」這個我當然義不容辭。便即在祠堂的前楹，要譚大隊長集隊，我向全體團員講話：指出馬棠先生和犀岡父兄替我們完成任務，我們也要替他們服務，事機已逼，我們趕快出動，由譚大隊長指揮協助婦孺徹底疏散，但由犀岡鄉奔往和溪鄉而入山區，則要經過廣袤的田野，絕無掩蔽，在日機空襲下，絕不安全。要引導婦孺過犀岡渡，穿過麥村，入龍灣而轉到山區。但犀岡渡方面必須派員照料婦孺到龍山墟，向挺七第一大隊鍾大隊長打個招呼，以免爭先恐後的使渡船發生危險。並要沿途照料，使他們安全通過，才回來候命。我宣佈命令之後，譚大隊長即劃分團員爲幾組，親自領導去分頭工作了。這時，馬棠已跑回家去搬機關槍，而壯丁們也紛紛的携槍跑到祠堂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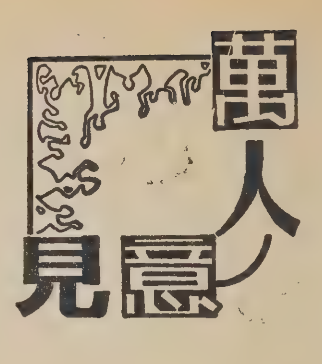
山炮又轟響了，而且猛烈得更兇，飛機也再向博濟橋轟炸。正空氣回復緊張時，馬棠一邊掮扛着一挺輕機，滿頭大汗的跑來，亞才和另外兩個漢子，每人掮着兩箱子彈，氣喘喘的跟着。馬棠跑進祠堂，便高聲嚷道：「壯丁到齊嗎？趕快集隊」！壯丁也紛紛站列着，點點人數，已來了一百二十一人。馬棠選年輕的六十人，由亞才率領，給一挺輕機關槍交與亞才，要他做機關槍手，另由三個壯丁，每人扛子彈一箱，派到犀岡河邊配合防守第一線，其餘的由馬棠自己帶領，作爲機動部隊。父老們又宣佈今天所消耗的子彈，一律由祖嘗補價。我又向父老提出要求，遲來的壯丁仍要集中祠堂，擔任煑粥煑茶，送到火線，並作預備部隊，聽候命令，分配妥當之後，在博濟橋戰事復熾，炮火聲轟天動地之際，我和馬棠帶領犀岡的子弟兵，便浩浩蕩蕩的出發，馬棠的義膽忠肝，使我感激得眼眶也紅了。

當我們一隊人馬走出犀岡松徑高基的時候，周福正在那裏指揮佈防，見到了我很高興的說：「剛才司令官派個傳令來，告訴我請宓主任到這裏動員壯丁，幫我周福打仗。宓主任眞有你的一手，居然有這末多的老鄉聽你的話。」這個周漢鈴的「打仔」，粗中而有戇直氣，口爽直快，恐他沒遮攔，開罪了馬棠，便立即介紹馬棠和他相識，並說明馬棠是曾任中校副團長，他這個上尉中隊長，和馬棠的官階還有距離，軍隊最重上下之分，周福一聽到這個老鄉是中校階級，使他肅然起敬了。我便向周福宣達周司令的命令。他很認眞的對我說：「副團長都出了馬，我還好意跑掉嗎？」我問已派一排到前哨去否？周福表示是這一樁最重要的任務，那敢怠慢，已派李排長率隊去了，馬棠知道李排長已推進前哨，便要亞才率隊推出，周福派特務長先往通知李排長，以免誤會。馬棠爲了避免飛機發現，等敵機兜頭飛向單水口時，即下令亞才率隊飛跑，奔往河邊。幸而敵機逕朝江會飛去，亞才所率那一隊人馬，安全的抵達佈防。

我從望遠鏡所看得，沙河咀的敵軍，其山炮雖然密密轟來，但衝向博濟橋的日兵，卻不是我在交杯山所看到的前仆後繼，排山倒海的現象，而是疏疏落落的衝下。心中豁然明白敵軍的意圖，眞個是正面佯攻，右翼迂迴的打法。我正在沉吟中，周福突然嚷道：「宓主任！你看松蓢后山的一帶，敵人不是有所行動嗎？」我把望遠鏡朝后溪和腰古一看，說聲慚愧，果然敵軍像波浪的湧向犀岡河來。周漢鈴以行伍出身的老粗，憑他的老經驗，居然貫通了現代戰術，還有料敵如神的本領。馬棠以爲既已了解敵人的動態，則在這方面不超出十五分鐘，便會發生戰事，建議應該馬上成立「統一指揮所」，以便應付當前的敵人。我和周福都贊成，於是就在隱蔽小松林裏的更寮設了臨時的「統一指揮所」。

犀岡河畔的槍聲響了，顯示着敵人已開始進攻，而爲我方所迎頭痛擊。但轟博濟橋的山炮，已轉向交杯山轟來，乃企圖阻壓我方支援犀岡，以利他們乘虛而入，殊不知我已「有所備也」。其時，我和周、馬二人不約而同的，跑出更寮外的松樹高基伏下，用望遠鏡向前瞭望，看見后溪一帶阡陌上，滿是向前衝的日軍，如果我軍以七九槍射擊，而日軍仍是昂昂然衝來，要我軍以機槍密襲，日軍才匍伏前進，想我河邊的機槍陣地，必是不想無爲消耗機槍的子彈，在有利的時機，才用機槍掃射，阻壓的作用不大，排山倒海衝來的兇勢，又再出現於戰場上。馬棠看見形勢危急，便回頭對我和周福說：「光是河邊設第一防線，如無支援，亦於事無補；請周中隊派一排人和犀岡的壯丁，由我率領趕快開到犀岡新村，利用那座三合土建築的門樓，架設機關槍，以居高臨下的優勢來支援第一線。」

宓熙



萬先生：

鄙人乃一退休工人，畧識之無，但對閣下之敢言、正義、膽識、博學，殊深感佩！

本港居民，泰半均受過日本皇軍及共產黨的迫害（當時二十歲青年還未出世也），我們苟安此地，家鄉歸不得，所謂國，祇得台灣一隅，眞是欲哭無淚。二十多年來，滿懷希望，重返家園，惟國際形勢，千變萬化，赤禍不知何時方休，能不感慨繫之！

可幸者，兒女均長成自立，小女任教官校，日昨帶回「公開信」一紙（茲隨函附上），發信人竟曾與其同校任職。據小女云：小葉爲人堅強沉默，所云是千眞萬確者，並無虛構，但需人作證則鮮矣，蓋香港乃假民主之地，官官相衞者，比比皆是，不平事多如牛毛，區區一校長，已有如此權力，罔顧法紀，遑論其他矣！

本人本至誠、人道之心，懇請閣下一揮鐵筆，爲此青年申寃事小，向牛鬼蛇神當頭棒喝事大。不知閣下以爲然否？專此並請

撰安！

弟魯仁上

爲了揭發官商勾結壟斷教科書發洋財

一位教師九年來備受迫害公開信呈交港督要求昭雪

給港督的私人公開信

港督麥理浩爵士閣下：

當我知道政府決定不設立「寃情大使」之後，發覺我等了十年的希望終於粉碎了！雖然按照規定公務員是不能公開向外界發表其「寃情」，但十年來我在「不能公開」的限制下受害實在太深，所以特地向閣下投訴，並決定將此事公諸社會請求社會人士評理。

我是一個文憑級教師（一九五九年起受聘於官校任教職至今），於一九六三年因鑒於當時教育司署某高級官員勾結其親戚及一班有勢力的人士，私相授受成立一出版社，出版各科被公認爲水準極劣的小學教科書，然後運用權勢及各種手段壟斷當時小學教科書九成以上的銷路。如此利用公職不惜威迫利誘，大力推銷以牟私利，（雖然每校決定採用那一間出版社的教科書，多經教師會議決定，但這只是表面功夫，其實校長或校監都因脅於其勢而採用其書）實在太對不起全港的小學生們，我受良心的驅使，憑着一腔爲教學、爲社會的熱誠，乃毅然於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及一月十九日分別呈函兩封（都是掛號信）給當時的副教育司，指出此事的內幕（副本呈港督閣下），想不到從此便受到不斷的明迫暗害，至於今日。十年來受盡種種虐待、折磨，皆肇因於想做這一件正義的事，對一個年青熱心的教師來說，其打擊之大，可以想見。素仰閣下開明親民，關心教育，特意毫無保留，將全盤歷陳述，以求昭雪。

上述兩信的內容，主要爲指出該出版社之不良用心，第一是在教科書上用該高官及教育司署有勢力人士的姓名作掛名編輯，目的在表示該出版社的幕後勢力，使各小學校權衡利害，加以採用。第二是該等教科書雖然內容極劣，但卻每年例必作若干不必要之修改，使學生輩不能重用舊書，而且價錢也比其他教科書爲貴。這樣做不單對不起學生，更對不起學生家長。此外本人更在信中建議當局應着手改善小學教科書的質素，由全港著名學者組成一委員會，舉行「小學教材編選」比賽，號召教員參加然後選擇最佳者，建議公開招商承印，以便學生家長能用合理的價錢，購買好課本。奇怪的是這兩封掛號信至今始終沒有答覆。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九日，教署成人夜學部突開除我夜學講師職位，此爲對我的第一步打擊。同年八月十二日，我上信教署申訴此乃對我的私人報復，怎料八月二十八日夜學部竟然開除百分之四十講師職位，以遮掩此卑污的對付個人之事。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日間，教署突來一函，命令我短時間內到西營盤高街精神病院見醫生，並無條陳事由。因爲這是命令，我唯有奉行。×醫生在辦公室見我，第一句話便問：「你想唔想撈？」我答：「當然想。」他然後說：「現在教育司署有一個集團同一出版社著銷小學教科書而升官發財，你卻提議著名學者組織委員會著書，雖然這樣提議日的高尚，但在這個自私自利的香港社會，做這些有損該集團利益的事，是自尋死路，他們會迫害你，又沒有人敢幫你，何苦呢？」我答：「爲社會爲學生，做教師應該要有勇氣有責任提出來。」他又問：「你是不是堅持你的提議，做一件有益社會、學生和家長的事？」我答：「是。」他於是說：「那麼，你在這數星期內不許回校上課，在家想清楚利害，然後再來見我。」

我依照×醫生指定的時間去見他。他問：「你仍堅持你的提議，要寫信揭發他們？」我答：「是爲學生爲家長爲社會，我要這樣做。」他說：「在這個壞人充斥的社會，你一人之力，可以做什麼？你還是去看看那齣日本的名叫『釋迦』的宗教片，用宗教的量度寬恕這班壞人！你一段時期不

許回校。」後來我依照指定時間去見他，他又問：「你仍堅持原議，要揭發他們的秘密？」我說：「我當然堅持，這完全是爲社會和學生着想！」在用各種方式都不能說服我後，×醫生大聲說：「你如此堅持正義，我提議你行條路：第一條返大陸；第二條去台灣；第三條入青山精神病院，因爲這社會只適宜壞人居住不宜有正義的人。」我答：「我不怕恐嚇！」如是者經過數次不許我回校及指定時間去見他，我都不屈服於恐嚇後，他技窮了，最後他令我帶我的近親去見他，我於是帶母親和妹妹見他，這次他成功了，他恐嚇母親說：「如果你不阻止你兒子寫信揭發上級的事，我便送他入精神病院。」母親被嚇得流出淚來，她說：「我看着我的兒子自小長大，可以保證其神經絕對正常，爲何要關他入精神病院？」他說：「如果不想兒子入青山精神病院，叫他不要寫信！」在慈母的眼淚和苦勸下，我退讓了，但我仍堅持要該出版社的教科書，以後不得刊出該等大官的姓名。他說：「此點教育司署可以考慮。」最後這位×醫生對我說：「六月十九日你遭到無理開除夜學部講師職位而於八月十二日上訴後夜學部神通廣大，竟可於十數日後開除全體百分之四十其他講師以掩飾其事，香港這一個如此不公平的社會，你有什麼辦法？我現在寫報告給教署，這報告一片謊言，對你不利，你又有什麼辦法？在這個社會，連我做醫生的也一樣壞，你一人之力怎能改變這個烏烟瘴氣，壞人當道的地方？我這樣幫助他們，你會懷疑他們賄賂我，你除懷疑外有什麼辦法？香港是這樣壞的地方，就算你現在回復你的工作，他們也會用種種方法迫害你，這就是爲正義、爲學生的結果，你又有什麼辦法？」

×醫生的話應驗了，結果由一九六三年至今九年之間共調校四次，而且更受盡種種不擇手段的迫害。他們企圖我精神受盡折磨，但我是一個堅強的人，我是受得住的。其中較爲突出的如下：

一、散播惡意謠言，誣蔑我曾入青山精神病院數次，使人不相信我以後的說話，敗壞我的名譽，（事實上本人全未到過青山精神病院）其主要目的就是如我將受該×醫生恐嚇之經過說出，別人不相信我。

二、在掃桿埔嘉道理上午校任教四年（一九六四——六八）後，剛夠年資受考慮升級之際，一九六八年四月，校長誣告我管理課室秩序不佳，教學無效果，同年五月當局派一視學員視察我上課，結果編排只着我教全校以秩序最劣的英一年乙班。怎料該堂教學，秩序卻出乎意料的好，視學官竟然這樣說：「教學時他們秩序好是不算的，你未入課室前他們太吵了，可見你管理不善！」七月十七日，我收到當局的警告信，說我教學秩序差，效果全無。我列舉事實，如學生的優良成績表等證據，證明我被誣告，並去信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哥登投訴。九月十七日該處回信說，我並無受到懲處，但事實上我卻於是年調去山道官立下午校。到任後，該校校長說：我要受監視六個月，天天監視我教書，有如囚犯，當然我的升級機會被完全扼殺。我投考新界理民府田土助理員，經筆試口試及格後，該處向教署索取有關本人之報告，但教育司署答覆：「此人正受監視六個月期中，不能提交報告。」如此扼殺我的前途和出路，並有如囚犯般被「監視」，還說我未受懲處！

三、一九六九年一月間，副教育司何雅明會於報章上發表，謂視學目的乃對各教師作善意之協助，但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間，英文科視學官視察我上英文課一次後，便作一惡意的報告，事後高級教育官召見本人，通知該報告已入本人之檔案，這當然對本人之職業前途有極不利之影響。不久，本人又被調往摩理臣山上午小學。

四、在我正式調往摩理臣上午校前，該校校長已事先對全體同事宣揚說：「有一位叫做葉錦輝的教師將會調來，此人曾入青山精神病院數次，他會發狂，爲防止他發狂時對女教師有所侵犯，所以要特別將他隔離。」幸而當時全體同事反對，均主張先觀察我一個時期，不能遽作這種有乖人情的決定。結果經過一年，不發覺我有任何不妥之處，後來同事們向我說出此事。

五、一九七二年四月四日，副教育司何雅明在報章發表說：「凡校長都明白絕對不應在學生面前批評老師。」但自從我於七二年九月調到現在之丹拿道官立小學，由九月至十月間，校長會數次在學生面前批評我。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七日早上約八時，全校同事均在教員室中，校長突持一長棍直衝我的座位，指着我的後背，邊說邊推「去吧，去吧！」當時全體同事均目睹其事，校長仍用棍推着我的後背，經過課室，五甲學生都看得很清楚，這種冷酷無情的對待，竟施於我身上。就算是一個重犯到法庭受審，也有一塊黑布蒙頭，我究竟所犯何事，要受到此種侮辱！

六、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七日下午三時二十分，某高級教育官和另一教育官召見我，對我說：「你的校長投訴說你本學期請病假。」其實所有病假皆由註冊西醫認爲需要而發醫生證明書的，但校長竟然責備我，這不是迫害是什麼？從九月至今五個月內所請病假約十天（其中一天爲感冒，其餘都是腸胃病）經過一段時間休息後，我的腸胃病也完全痊癒了，這證明病假是必須的。

以上所舉各項事實，都可看出是有計劃的迫害，目的是眞的想將我由一個健全的人迫瘋爲止。但我是個意志堅強的人，以上的種種迫害我都受得住，問題是我應忍受下去呢？還是採取行動？我覺得我的容忍只有招來日後對我個人的更多更殘酷的迫害，更重要的是，這是有關一個政府部門的高官的公正清廉問題，這事件是考驗一個低微的公務人員能否有機會檢舉高級人員之不當行爲，因而對政府做一件有益的事的試金石。如果我忍受下去，違法亂紀的事將會相繼出現，亦會有更多受害者，對政府、學生與社會都有不良影響。鑒於我在學校和教學工作中不斷遭受無理干擾、侮辱、誹謗與迫害，於是與有關教育團體負責人反覆多次研究，又與家母再三磋商，一致認爲須採取行動——這行動就是由本月二十九日起不入課室，但我會依時回校做其他工作（例如改學生習作），除非我的下列合理要求能獲致滿意的解決：

一、對於本人一九六三年一月七

日之提議，由全港著名學者組成編小學教科書委員會，以比賽方式選擇最佳教材，公開招印刷商承印，以便學生家長能以合理價錢，購買良好的書本，從速作滿意的答覆。現在雖然政府禁止書商刊登在職高官的名字爲編者，但現教育司署某高官又勾結某出版商出版小學教科書，由一退休之小學校長逐間小學訪問，用口頭通知校長說該教科書之幕後人爲該現職高官，所以上述政府的禁令作用等於零。

二、對造謠迫害我和誣蔑我入青山精神病院數次的前摩理臣山上午校長加以懲罰，令其對本人書面道歉，因本人從未入過該院。

三、對虐待本人的丹拿道警察上午校校長予以懲罰，令其向本人書面道歉。

四、根據本港法例（一九六〇年的第三十五條一三六章第九節）沒有人有權直接令另一人去看任何精神病醫生，教育司署某人，（此人已退休）竟目無法紀地於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日，令我去西營盤高街精神病院見醫生（當時本人正在放暑假），並無說明任何理由，法律何在？我要維護法律尊嚴，因法律的維持乃社會繁榮與安定的基礎，所以要求教育司署用書面道歉，及保證不得有同樣犯法行爲施於任何人。

五、設立一公正獨立委員會（其成員要與政府部門無關的）作一全面調查及公開其報告。

爵士閣下於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會於報章上說：「本人之目標非只求目前之發展得以保持，並致力策勵政府與社會全體，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俾眾人均覺得香港爲一生活更美好之地方。」而迫害本人的人的所作所爲，適與閣下的說話相反。歷史告訴我們：任由腐敗存在，會招致政權的腐蝕，想閣下定必能實現本人之要求，則學生幸甚，家長甚幸，社會甚幸！

文憑教師葉錦輝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本信會與有關教育團體負責人詳細研究後而擬訂。

本信亦寄往報界及各界人士。

再啓：當我正想發出這封信的時候，今天（二十七日）變本加厲的迫害又發生了。今早十時四十分，校長入教員室對我說：「我待你如待狗一樣！」他隨卽令其他四位教員出去，便用鎖匙將教員室鎖着，直至十一時十五分才將我釋放出來。假如有火警發生，後果不堪設想，這簡直是危害人身安全，侵犯人體自由的嚴重行爲。所以爲安全起見，我與家母及其他人士商討後決定：除非我上述的要求能全部獲得解決，否則我回校時連教員室也不進入了。

葉錦輝（七三年一月廿七日）

「婚姻自由」引釋

孫專一

一千幾百年前的婚姻制度，是一種陳舊落伍的封建產物，譬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三從四德」、「夫唱婦隨」等，在近代人眼底下，被認爲太不合時宜：據生理學及性生活的需要，男女之間必須自己選擇的對象才有美滿幸福的婚姻生活可言。

「婚姻自由」以字釋義，簡單的說，男女雙方到了成熟的年齡，經過熱戀後，情投意合，通過法律登記後，便是一對終身伴侶，如果第三者提出反對異議，就違犯了「婚姻自由」的基本原規。

共產黨來了，以「救世主」自居，並且大力實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究竟它是一種怎樣的貨色，是否眞的能給人類社會帶來幸福？個別沉醉於毛共甜言蜜語的名詞，只知其表皮，不知其本質，因此我要以千眞萬確的事實，作爲「婚姻自由」的引釋。

毛共的「婚姻法」完全建立在拆散美好的幸福家庭，本來一對感情好好地的恩愛夫妻，經過毛共挑撥煽動下借故鬧情緒，千方百計找尋藉口和理由，提出離婚的，比比皆是，特別血氣方剛的青年男女一年之間，結了幾次婚的，更引以爲榮哩！在五十年代初期而言，算不上一件新聞，因爲普遍性的緣故，就見怪不怪了，毛共更樂於登記辦理，以爲這是它的「政績」，拿人生終生大事當兒戲，能不誤盡蒼生。

我的大哥有二男一女，不幸中途喪偶，他以莫須有，於四九年續絃再娶，不到三年間，戴上不法地主罪名，坐牢去了，毛共爲了斬草除根免留後患起見，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於五二年「土改覆查」階段宣佈：「凡一切地主家庭婦女，未曾在其家庭中享受三年清福的，可以提出離婚申請」，因爲嫂嫂剛好有優越的條件，同時加上共幹誘惑離間，眼見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我大哥的刑期又沒有明文的判決：何年何日才能回家，誰也不曉得，在一個弱質女流而言，思想上難免起伏不定，自不能怨責她，有此難逢的機會，她當然顧不了貞節的

問題，由共幹推波助瀾，出了一張「證明書」給她，到區辦理離婚手續，因對方不在場，當然無從離起，她拿這離婚證書回家交給村幹看了以後，要我在被告人欄塡上我名字，我當然堅決拒絕不簽，我提出申辯：「一人做事一人當。我哥哥有「不法」行為，已受到勞改的處分，至於他的婚事我無權包辦，如果要代簽我的名字於理不合」，毛共的事情絕不可以用道理講，要講道理就沒有共產黨，後來在野蠻壓迫下，只好草草寫上我的姓名，天下事最不公平的莫此為甚，在我生平中感到不安和內疚的事情。

陸豐縣潭陽某村，有一戶人家兩兄弟。老大結婚不到一年光景，因病逝世了，獸性不如的弟弟和嫂嫂暗戀起來，結果肥水不流出外人田，竟然結起婚來，毛共不但未加干涉懲罰，而且給予登記，似此千古奇聞的亂倫案，毛澤東皇朝可以說破了五千年歷史的先河。

海外的毛共文特，如果說我們頭腦太封建、思想保守的話，我以為你們能夠以身作則為貫徹其「婚姻自由」，膽敢這樣做法，我就佩服你們思想前進。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毛共所謂「婚姻自由」，是顛倒人倫，破壞綱紀，違反了人性理性，把人類歷史倒推向幾千年前，重新過其野蠻時代的雜交生活。

電車售票員道心聲

高級職員作威作福
員工福利糟到極點

萬先生：

電車是香港四大交通工具之一，速度稍慢於任何車輛，安全卻佔第一位。全港陸路交通以它收費最廉，它今天仍有存在價值，因素在此。急性者譏為「蝸牛」；膽小朋友視為「保險車」；新潮朋友叫「萬能怪獸」。儘管人們給予這些不雅的別號，始終擁有最多乘客。就目前環境言，它的壽命不至有危險，至少三幾年間不成問題。

說到電車員工服務精神，比之港九巴員工稍好一些，當然，害羣之馬是難免的，不過，僅是少數而已。我曾訪問過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售票員，他說：電車營業部員工除有資格享受退休金的舊人外，其他新入行者，流動性相當大，其中因素涉及範圍很廣。據他說：如果司機售票員與乘客談及公司內幕，給公司民裝稽查發覺，起碼要罰停工兩天。他還說：營業部工作最苦是售票員，由於上班時經常接觸人客，難免受些寃屈氣。另方面是公司業務上的直接收入者，在服務方面，對公司要十足收成、對乘客要誠懇、禮貌。但身為售票員，在兩方兼顧的情況下，當然有吃力不討好的感覺。在福利方面，員工上下班沒有專車接送，最是頭痛不過。誰都知道目前本港治安日壞，上下班時候總是天色黑沉沉，夜闌人靜，難免給匪徒劏死牛。今日本港匪徒是滅絕人性的，試問我們勞苦工人，給搶刼一些錢財多麼無辜。倘若不帶現欵在身，就有捱打或吃刀子的可能。膳食方面，本來公司沒有飯堂，跑馬地總站，北角總站都有伙食部，不知是否公司要員受賄，還是其他緣故，主持伙食者賣給員工們的食物，價錢與外界相等，有些還要貴些（站頭的冷飯熱餸每碗六角至九角）。宿舍方面，因單位有限，有權居住的，已給老前輩據有，佔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他員工只可望門興嘆。行政方面，公司為着要嚴管營業部員工，特設過三關政策（不是獎勵而是懲罰），倘若員工有人過了三關，公司立即獎勵大信封一只及掃把一柄，俗稱炒魷魚。最嚴重是第二關和第三關，這兩關多是凶多吉少。犯者通常過失是第一關，主持這一關者是一位俄羅斯鬼，員工們心目中稱他為「土炮王」（土炮者即本港土製酒也，因公司凡召見員工，通稱「請飲」，飲，有啤酒、白酒、拔蘭地酒之分，啤酒代表警告，白酒代表罰工，拔蘭地酒代表開除）。因這位「白俄鬼」從來看不起中國人，態度非常傲慢，主觀十分強。凡員工有過失給他召見時，多是目中無人，高高在上，既似法官宣判死刑，又似閻羅殿的黑面金剛，被告不得發言，員工們無一不對這位「北極鬼」千憎萬恨。說到「點更房」，有一句刮龍術語：「更房大門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過去如此，現在亦然。總之，一鷄死一鷄鳴，眞所謂「年年存左道，月月有奸雄」。他們心目中有「圍內」、「圍外」之分，「內」者要每週繳費，無須輪班值工，任從君意返長早班或長夜班，而且長據頭等車廂，提早收工（司機者亦然）。「外」者不收分毫，但要依輪「字軌」值工，不得遲到，否則當走鷄論處，隨時等待受罰停工一天。若輪到作「時啤」時就糟糕了！在更房起碼要等候個半鐘頭，而且件件是「猪骨頭」——不但「撈大倉」，兼之夜之又夜的「垃圾車」，比起圍內人員的自由選擇，與及行行企企又一日的「黃馬褂」，眞個奚啻天淵。

稽查方面，電車稽查多半做官咁做，自高自大，不可一世。如果剛巧他交給「鬼頭」的「茄士」（鬼頭限額他們「砵」員工的告票）不夠的話，他會來一個不分皂白或不擇手段，給員工們加上罪名。不過，稽查中先問良心後作事的，好好先生有人在，他們內心痛苦，實不足為外人道。（如果鬼頭出的「柯打」，他交不夠的話，就捱飲杯之苦，輕者警告，重者罰停工。洋鬼子是利用稽查、司機、售票員間的互相發生磨擦，互相尅制的卑鄙手段來保證「營業率」生效的。誰知竟有些犯上「洋奴病」而又擁有發言權的大爺們，無形中幫了洋人的兇，借此穩定他的權職。當然，硬繃繃的鐵漢子，不屑一顧。絕不做這種上恭下壓的卑鄙事情，難怪這份「濕熱工」沒人搶，我們經常乘電車見值車員工在車上吃飯，也間中見激烈派工友大「歎爛命」之聲。為何當局不設法折衷一點，在站頭讓工友們好好進食？尤其公司當局在「行政」、「福利」方面應加改善。這位工友補充說：「病假第一天不給薪，且病者請假非常困難，我有位朋友在電車服務，患病數月，最嚴重時期有二十天以上，可是向醫生請假，只准「一天起，三天止，四天唔駛指擬」，無可奈何，只好申請提前放大假。經過上推下擋，寫字樓耍了兩天太極，才見准半年大假——九天（實則公眾假期並非什麼大假，不過是集中分上下半年一起計算），餘後的日子，惟有時作時輟，任從公司罰停工。

這位售票員還說：最使員工「氣結」的是：①下情不能上達。②行車時售票員「准立不准坐」。③以前員工們平時一概不准乘坐頭等（白領大哥及局外人的警察例外），家屬無免費優待。④員工凡被稽查或乘客告狀，公司從來採取有原告無被告的政策。這究竟是什麼道理呢？雖然我們是局外人，公司當局措施自當無權過問，不過，我們到底出於善意，亟盼電車公司對行政業務加以改革一下，以適應社會不斷發展和人們對交通事業的需求。

棄左上

小工省吃儉用薄有積蓄

願為「國內版」包尾

湊足五萬元他願認一至十股

敬啓者：聞知貴刊決辦國內版，頗有興趣。本人家有二百七十八本「萬人雜誌」，可以算為讀者。也曾帶過貴刊送給台北親友們閱讀，是本着「己有所好，與人分享」。今先生不要資本家投資，樂於給讀者一個機會。此一呼召，定有萬人响應。本人旣屬讀者，又有興趣，當不放棄此機會，希能盡微小力量，為先生湊足五萬元之數，只願在最後未湊足時，本人可認十股左右，少至一股也可。

請放心，本人不是富翁，在港二十多年，打一微不足道之小工，一家數口，省吃節用，每月剩多剩少都存銀行，談不到炒地皮，亦無由炒股票。滿以為可留着將來養老，不料一再貶值，將買不到一套衣服矣。但未喪志，也不懊悔，因為還有工作維持生活。

今日在香港，我仍與千百萬富翁過的是相等的生活，並且平安愉快，更超過他們，故無憂無慮，而有向「萬人雜誌」國內版認股之意願。謹此函達，希接納為感。

此致

萬人傑先生

讀者姚廣里上

（二月二十二日午夜匆上）

身為工友不甘後人 要做萬人雜誌老板

萬會長：

閱本期雜誌，悉短期內籌備雜誌「國內版」，正積極進行。

本人為會員、讀者，亦是工人，不是富有。但毫不考慮，願節衣縮食，參加一份，利益置諸度外。反對暴政，喚醒民眾，意義重大。盡管當前國際如何變化，我們仍須加倍努力，一如初期參加協會，精神始終如一，願作小儍瓜，不作牆頭草！

會員譚昇上（二月二十五日）

「回歸」者之言

返鄉之日共幹監視　安然歸來番執身彩

萬先生：

　某日下午，在公共車上偶遇久未謀面的朋友，照例互問近況。相問之下，嚇我一跳。他說剛由「鐵幕」歸來，我用開玩笑的口吻責說：「可是說笑話？」「眞的，我年初八回去，十二出來。」「點解你這麼沙膽敢入鬼門關，不怕『毛狗』咬你半死，然後打入十八層地獄？」怕什麼，我本身是孤兒，和平後已來港，一直有正當職業。」「不錯，在香港你是安份守己的典型工人，但你不可忘記曾是自由工會的幹事，又是創辦人之一，這在毛共心目中，是如假包換的『蔣特、反革命份子』。」「這是十年前的事，現在我在政府機構工作，什麼工會都沒加入，怎能說我是『蔣特、反革命份子』？」「『查三代』、『查家宅』這名詞你會聽過嗎？」「聽過，毛共發明的。」「既然你懂得毛共發明這名詞，爲何不明白這名詞的含意？老實告訴你，所謂『查三代』是查你三父——父親、祖父、曾祖父；『查家宅』是查你本身及家裏的人過去所作所爲。算你家三代淸白，你會加入過自由工會、且還當幹事，不是順理成章，加你一頂『壞份子』的帽子？」「我早想到有此一着，不過毛共現在的政策不是走共產黨路綫，是走親美帝路綫，又猛叫我們海外華僑回歸，相信不會出乎爾反乎爾。」「你天眞到極，以爲毛共會遵守諾言？這不過是毛共一貫玩弄政治手法，難道你不明白『萬變不離其宗』的道理？還有，『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毛共是做賊起家，本身已經是賊，當然不會有人情道理，毛共的甜言蜜語，都含有大量毒素。遠的不說，從毛共奪取大陸後，舉個實例：如土地改革、大鳴大放、反美反帝……等，都是毛共傑作，如今如何，你就可想而知，毛共的而且確是頭狡猾的狐狸。」「照你說，我這回返大陸豈不是險過剃頭？啊！我想起了，怪不得我回到家裏，當晚那麼多幹部坐滿我家，等着回去，我剛踏進門，便問那問這，還有七八條大漢跟我出出入入，好在我精，事先做好準備，先給三十元人民幣身爲治保主任的村中異姓兄弟，還給了一枝派克水筆給公社主任。若果我不是經廣州在車站候轉車時給『荷包友』（扒手）扒去三十元人民幣的話，還打算將之捐去買人民公債。」「好在你做這些工夫，而且只逗留一日，否則眞替你擔心。」「我根本沒意思回去，只因祖父遺下一間大屋，數月前接到堂姪來信，告訴我「目前那間大屋後墻欲坍，屋頂瓦面大部份漏水，如你七三年尾不回來修理，由公社負責修理，以後則爲公社物業。我爲了問個究竟，貿然同去。」「你太笨，因小小一間破屋冒那麼大的險，值得嗎？」「這是祖父遺留給我唯一的物業，難道我袖手旁觀，給他人奪去？我條氣到底不順。」「不順又怎麼樣？」「假若你剛才不說這番話將我點醒，隔數月我趁放大假會將存入銀行的數千港元提出，並帶回去進行修理，到時可能變成錢不能用，屋不能修，人在牢房心在港矣！」他搖搖頭，拍拍我的膊頭說：「老友即是老友，感謝你一言驚醒夢中人，抵請飲茶。」「飲茶無謂了，不如慳回飲茶錢，買多兩包驚風散服下，鎭定心情好些。或許到報攤買本『萬人雜誌』，有空拿來看看，你對毛共的警惕性，大有幫助呢！」

棄左上

（二月二十三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癸丑元日

高顤賜

紫氣青牛降海涯，東君依舊弄繁華，
居夷久渾疑居漢，種杏忙難學種瓜，
半白影飄雙鬢雪，千紅痕放一瓶花，
風光十里晴窗好，喜見春回暖萬家。

元日寄力行壇主

高顤賜

牛來鼠去物華新，柳媚鶯嬌海角春，
詞筆更開花爛漫，高吟天地一詩人。

高先生癸丑元日詩，「半白影飄雙鬢雪，千紅痕放一瓶花」。「半雙」對「千一」，是為高級對法，初學詩者，可作借鏡，第二首「高吟天地一詩人」，詩人之名，鄙人殊不敢當，在下本是粗人，戎馬餘閒，詩書消遣，性躭吟詠，未解之無，益以生當亂世，好鐵為釘，僕僕軍營，身充賤役，生活業務，與大陸老毛，同為一丘之貉。只緣時乖命濇，遭遇不辰，主席未成，淪為壇主，二人主字相同，「席」「壇」亦頗近似，人生演戲耳，劇本不同，臉譜唱腔，因之有異，彼演「斬黃袍」，「劉」「林」御弟，俱為所斬，我演「花子拾金」，香港股票亦有斬獲，彼唱財產革命，我唱文學革命，彼革地主富農之命，我革近代文妖之命。彼此之間，雖然貴賤懸殊，實際情形，如同唱戲，等是優伶，只是道具節目不同耳，若論做詩，主席之詩，尚欠研究，必經壇主斧正，始能生色。本刊一七〇期，已有表演，不再重述，高先生贈詩，如能改為「高吟天地一軍人」或用「一粗人」，最為切當，壇主致謝。

癸丑春伴

文錫兄遊蓬瀛仙館　楊海天

僊踪見說白雲深，舊館蓬瀛尚可尋，
背列蒼巒樓閣聳，前迎碧浪海江襟，
好春如酒花如錦，勝地有緣佛有心，
乘興淸遊忘是客，殘山賸水入閒吟。

依韻奉和

曹文錫

相逢抵掌見情深，舊夢如烟詎可尋，
話雨小亭欣並袂，凌風高閣故披襟，
樓台歷歷疑仙境，廟觀峩峩悟道心，
我輩登臨原俗客，聊將禿管作微吟。

海天、文錫二位詩人，同遊蓬瀛仙館，因有唱和，海天先生佳句「殘山賸水入閒吟」，文錫先生佳句「話雨小亭欣並袂，凌風高閣故披襟」，對仗頗工，襟字押韻極好，壇主評。

輓杜魯門、詹森

李劍平

自負雄才兩巨頭，越韓策畧各千秋，
白皮擬就周詳計，紅禍難為補救謀，
姑息終成心腹患，措施貽盡國家羞，
妄圖權術安天下，遺恨人間願未酬。

劍平先生輓詩，是為佳作，第三句「白皮擬就周詳計」，擬就二字，如能改為「欠作」，則意義較好而又明顯，氣勢更為連貫，「白皮欠作周詳計，紅禍難為補救謀」。自負雄才者，即是云並非雄才也。所以第三句，必有「欠作」二字，指出其欠缺周詳，並非雄才，乃是自負耳。

當年對中國發表白皮書，是為糊塗行為，考慮欠缺周詳，致有遠東赤禍，韓越之戰，美國既花錢又死人，皆為白皮書之後果。

由時間證明，今總統蔣公，當年拒絕馬歇爾之議，非常正確。不與共黨言和者，是有卓然遠見也。近三十年，美國諸位總統，均缺少政治眼光，今日世界共黨囂張，詳細研之，皆美國一手之所造成。

美國當年，不許巴登將軍攻蘇，已是一大失策，致使俄人囊括歐洲。並又要求被援助國家，一定要學他民主政治，如果不聽，不惜施以各種手段打擊之，往年中、韓、越，均有事實，不必舉例，以民主制度，領導世界反共，「為莫大愚蠢，好有一比，以民主反共，是等於用汽油救火也。又有一比，共黨為毒草"，民主即是肥料，毒草加上肥料，不須培植，自能滋生蔓延，以日本為例，日本原為反共國家，朝野上下，均知共黨為極大禍害，美國要求日本學他民主，准予懸掛共黨招牌，於是日本共黨由地下組織之第五縱隊一變而為公開合法政黨，為時不久，即反對美國原子戰船訪日，自食其果。美國領導世界，用「民主」反共，即是中國成語，「負薪救火」，「作法自斃」。

當年若無白皮書，肯以援越物資，十分之一，援助中國，不必派遣一兵，憑蔣公之決心毅力，剿匪經驗，毛某何能竊國，又因國民黨內部不知爭氣，擁有兵權者，不能同德一心，不聽領袖之命，蔣公被迫讓位，遂有北平和談之恥，民心瓦解，將士灰心，大局分崩，不可收拾，亞洲共禍，乃美國一手造成，尼克遜以元首之尊，親赴敵國，厚顏就教，「機心鴿」僕僕風塵，出賣台灣，此種國家，何能依靠，本壇主用科學頭腦，研究反共之對策垂三十年，大學讀書，應得五個博士學位。昔年韓國總統李承晚，聘為亞盟秘書長，如果識見毫無，何能充任？以後經商發財。受朋友相勸，退位收山。

前期反攻大陸之建議，畧談大旨，未便詳言，一旦實施，老毛束手無策，若願採聽，尚可詳細道來，周密方案，雜誌未便發表。應該聲明者，鄙人最怕官位俸祿，淸客立場，以報蔣公老師謀國苦心，倘若懷疑吹牛，願與內行專家，一同辯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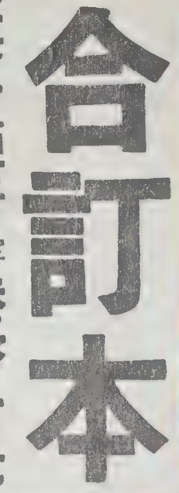
更當說明者，所謂詩人，大多三家村冬烘老夫子，酸腐不堪，吟風弄月，徒作空言，不能實幹，壇主少年戎馬，百戰身經。當年領導游擊，統率綠林，草莽羣中，表現身手。雖然轉業，及今豪氣未消，對討賊反攻，是為拿手好戲，何人負責登陸，壇主手持毛扇，切指陰陽，伊呂重生，算無遺策。中原逐鹿，老馬識途，夜觀天文，毛某氣數將盡，小計畧施，即可長纓繫頸，不須三年，獻俘於台灣，屆時重整邦家，鄙人黃冠歸隱，人去留名。人生百年，終當有死，發財錢多，吃飯待死，死在香港，心有未甘耳，肺腑之言，掬誠相告，如果認為患有神經，而發狂言，是為莫大錯誤。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萬人雜誌（第二八○期）月刊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三月八日出版（售價一元）

陸奎生著醫藥書

書名	價格
胃病速愈法	H.K. $ 5.00
胃病根治法	2.00
體弱康復法	5.00
腦弱康復法	6.00
神經衰弱根治法	4.00
失眠防治法	4.00
風濕骨痛速愈法	3.00
衰老防治法	5.00
高血壓防治法	3.00
治哮喘咳嗽捷效方	2.00
中藥科學化大辭典	5.80

精裝一鉅冊 定價港幣廿元



陸奎生中醫師著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好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從天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鍊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慎用麻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慎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貽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鹽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冒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營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強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愈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癆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藥補　虛不受補怎麼辦　疲勞與疾病　體弱回春之路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強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禦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睡眠與失眠　心臟衰弱與強壯　神經衰弱與神經質

養生與保健已出至第九集每冊三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與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強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艾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病脫敏療法　敏感與痲痺　風疹與風癱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愈法　賈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　產後病　婦女更年期障礙　閉話乳房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　治療經驗談　胃腸保健法　論食粽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與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精神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神經衰弱與失眠　神經衰弱亂夢紛紜　神經衰弱與瘦弱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的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萎縮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潰瘍　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眠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藥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來你聰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為什麼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強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強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愈嗎　神經衰弱治愈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愈後保養法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寄上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九至十二時彌敦道[illegible]
平安大樓八樓[illegible]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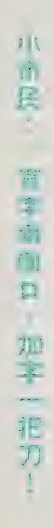
下午香港
三時至六時[illegible]德
輔道中十八[illegible]章
記大廈十六[illegible]五
○一室中[illegible]側
電話四五二七一三

夜診九龍
七時至九時[illegible]彌敦道
平安大樓八樓[illegible]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英文地址：LU KWEI SUN
[illegible] ALHAMBRA BLDG. [illegible] FL.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萬人雜誌

（第二八一期）



本期要目

老毛一切為了江青……………………時通評論

「和平統一中國」是中共統戰新口號・香港爬蟲紛紛冒頭響應……萬人傑

認識中國：冷眼看「商談」………柳以青

向廖承志、傅作義、劉斐三位先生說幾句話（中）………岳騫

中共「世界地圖冊」中所反映的問題………………觀察家

毛澤東為什麼會眾叛親離（上）…陳綏民

香港藝術節與藝術中心……………王屯

值得同情的是私校教師……………青大川

人海百態：原子襪……………………萬人傑

王星磊的「潮州怒漢」……………林溪

股市閒話：投資新股不能盲目……淩山

談台灣的氣象…………………………陳自強

美毛勾結將迫俄攤牌………………胡養之

中國必須統一…………………………古鶴翔

鄧小平酷嗜橋牌………………………惠珍

·萬人雜誌第二八一期目錄·

老毛一切爲了江青……………每週評論 一

「和平統一中國」是中共統戰新口號・香港爬蟲紛紛冒頭響應……萬人傑 二

認識中國：冷眼看「商談」……柳以青 四

向廖承志、傳作義、劉斐三位先生說幾句話（中）……岳騫 六

中共「世界地圖冊」中所反映的問題……………觀察家 八

毛澤東爲什麼會眾叛親離（上）..陳綏民 一〇

香港藝術節與藝術中心……………王屯 一二

値得同情的是私校教師……………霍大川 一三

人海百態：原子襪………… ……萬人傑 一四

王星磊的「潮州怒漢」……………林巽 一五

股市閒話：投資新股不能盲目……凌山 一六

談台灣的氣象……………………陳自強 一七

美毛勾結將迫俄攤牌……………胡養之 一八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二〇

中國必須統一……………………占鶴翔 二一

瘟君夢……………………………岳騫 二二

被「解放」後復出的共軍將領(下)…呂恩 二四

鄧小平酷嗜橋牌…………………惠珍 二五

江南啼痕錄………………………宓琴 二六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七

萬人詩壇…………………………董力行（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八一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三月十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老毛一切爲了江青

中共的批（林）修整風運動，自一九七一年九月中旬林彪不明不白地死去後就已開始，去年整整進行了一年，然對林彪等人的批判，始終用「劉少奇一類騙子」的名義，所批判的罪行也僅限於「天才論」、「反革命綱領」（「五七一工程紀要」）和「搞陰謀詭計」，企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等等。在今年北平兩報一刋元旦社論「新年獻詞」中進一步揭露了「劉少奇一類騙子修正主義路線的實質」（「在國內，他們要聯合地、富、反、壞、右，實行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法西斯專政。在國際，他們要投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反華反共反革命」），然這和說劉少奇是「國民黨」一樣，並沒有足夠的說服力。就因爲如此，中共的批（林）修整風運動，長期限於「拖」的狀態。在中共報刋中也不斷透露，大陸不少幹部對於毛澤東整肅林彪，始終認爲「不可理解」。對此，可以說毛澤東的瞞天過海的卑鄙手法已暴露無遺，因此，大陸的各級幹部進而又懷疑老毛整肅以劉少奇爲首的「走資派」的動機。針對大陸各階層人士對毛澤東的重重疑慮，中共宣傳工具不斷叫囂文革運動「對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是非常及時的，是完全必然的」。對於整肅林彪，則說「兩條路線的鬭爭」。總之，老毛整肅劉少奇集團和林彪一伙，完全不是派系鬭爭，而是什麼爲了「捍衛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老毛眞不愧是編造謊言的大王。其實，這完全是爲了他的私利，特別是整肅林彪，可以肯定地說是爲扶植江青。

江青勢力越來越大

毛林鬭爭的導火線，實從文革運動中林彪和江青鬭爭開始，到林彪和陳伯達勾結在中共中央九屆二中全會上爲「國家主席」問題拉攏一些人向毛挑戰，以迄林彪面臨被整肅的情況下，計劃發動反毛政變，直至事敗身死，純粹是個人權力鬭爭。所謂批修整風，除了爲了消滅林派勢力外，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要把文革中老毛本人和江青所有的倒行逆施和極左政策完全推到林彪身上。這樣，才能益發顯得老毛的「英明」和「偉大」，也可以爲江青洗脫一切錯誤。進而一方面替江青培植勢力，一方面準備由她作爲他的「接班人」。

目前的江青，已經成爲中共中央的「旗幟」。她的得力幹部，有張春橋、姚文元、李德生、汪東興和公安部長李震、水電部長張文碧和文化組組長吳德等人。她的手中，已掌握了中共的宣傳組織和特務等大權，在地方也有跡象顯示，她的勢力越來越大。

老毛死前必整周恩來

毛澤東爲了培植江青，不少地方甚至連「原則」都不要了。譬如，他反對除他自己以外的人搞「個人崇拜」，而對於江青則完全例外。北平「光明日報」每逢談到「樣板戲」時，照例要捧「江青同志」。還有，中共成立省級黨委第一個是湖南老毛的家鄉，而成立省級共青團委員會第一個卻是上海，這純粹是爲江青「爭光」。

看來老毛短期不會死亡，在他有生之年，必進一步爲江青拼湊更多的班底和更大的「聲望」。估計，江青作他「接班人」條件沒有具備之前，中共既不會召開黨的「第十屆全國代表大會」，也不會召開「四屆人大」，因爲，只有在既無「黨章」又無「憲法」的情況下，才能一切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政策」，甚至是依其「教導」辦事。

只有這樣，他才能「名正言順」地大作手脚提拔江青。

江青上台，目前最大的障碍是周恩來。江青以中共中央爲司令部，而周恩來以「國務院」爲根據地，兩相比較，自然江青的勢力大。同時，江青可以假藉老毛的名義大肆拉攏軍方有力幹部，而周恩來則絕對不敢稍爲有所動作。

在力量對比上江青大大有利，然周恩來「聲望」到底高過她，所以，到必要的時候，周恩來還是難逃被整肅的命運。

「和平統一中國」是中共統戰新口號
香港爬蟲紛紛冒頭響應

萬人傑

最使老萬跌眼鏡的是一位曾在大陸受勞改，在本港報紙寫反共專欄的老友記，居然為文譴責「台北」，不應「拒人於千里外」。其實，他應該清楚台灣、大陸人民生活的距離，難道忍心叫一千四百萬居台同胞過大陸那種吃不飽、穿不暖、沒自由的生活？老萬倒希望他帶頭回到東北勞改營，重過當年的生活。

中共統戰的新口號

稍為留心時局的人都曉得，繼「保衛釣魚台」、「認同」、「回歸」後，今天中共的統戰口號是「和平統一中國」。每逢中共叫出一個口號，海外的所謂知識分子便紛紛響應，分別發表言論，互相配合。當然，中共也在這方面加強宣傳，造成一種氣氛，彷彿這是國內、海外全國人民一致的要求。

在中共的新口號號召下，那些變色蟲都現了原形，用盡各種方法幫腔。其實，耍的把戲是一套，只不過換了個名堂而已。

老萬從台灣回來不久，一個文化機構來了一封信，邀老萬參加他們的座談會，座談題目是「和平統一中國」問題。對這問題老萬並非沒有「高見」，不過，我覺得在這樣的集會中提出討論，如果老萬發言，勢必跟與會者駁到面紅面綠。

結果，老萬沒有參加，事後，聽說這座談會到的人「極少」，座談開不成，大家閒聊一會便散了。老萬是無名小卒，也列入名單內，相信被邀參加的人一定很多。到的人卻小貓三隻四隻，可料想得到，他們大概都明白這座談會的目的何在；同時，這位召集人曾經著論號召過「回歸」，在這中共的新口號下，當然又是他大賣氣力的好機會！

意味中共放棄「武力」？

中共這新統戰口號確比過去任何一個厲害，「保衛釣魚台」雖激發了海內外中國人的「愛國」情緒，但很快，中共和田中勾結，「釣魚台」不但不再保衛，連提也不敢提了。「認同」「回歸」給苦悶的中國青年一個錯誤的引導。替中共統戰大賣氣力的人，只號召「回歸」而已，本人有些連「國門」也沒踏進一步；有些回到「祖國」打了一個白鴿轉便匆忙轉頭。許多人看得清清楚楚，這不過是個「騙局」，除得個「講」字外，真正有李宗仁那種傻勁，實行回歸，作祖國肥田料的少之又少。

現在這「和平統一中國」運動，對海外中國人，甚至台灣的同胞，都很對胃口；因為，「和平」在今天的確是個很動聽的字眼。打了十多年的越戰也要「和平」了，雖然北越軍事物資仍源源南運，是否意味着還有重燃戰火的可能尚未可知，不過「和平」終究受到舉世歡迎。北越在和平烟幕掩護下，部署再度侵略，這種事實，卻反被世人忽視。

中共二十三年來一直叫囂「解放」台灣，現在的「和平統一中國」，似乎意味着放棄「武力」進攻，要用「談判」方式來解決。

老萬跌了眼鏡

中共除嗾使海外蝦兵蟹將大搞「和平統一中國」的宣傳外，還拿出國民黨的降將傅作義及廖承志、王芸生、劉斐、謝冰心等，利用一個所謂紀念台灣二・二八事件二十六週年的座談會，發動一次「和談攻勢」。

中共所採的一切行動、政策都互相配合。海外知識分子的「和平統一中國」運動，和廖志承、傅作義的「和談攻勢」，是同一着棋子。

這攻勢一發動，香港中共潛伏在各方各面的統戰分子都冒了頭，露了面，也在「和談」上大做文章。

最明顯的，有一份所謂「大報」，一位天天寫專欄以「反共」姿態出現的「作家」，馬上寫了一篇連載三日的專欄，標題是「台北何拒人於千里外？」使老萬看了，絕不相信這文章是出自「老友記」手筆。因為，老萬對這位過去因慕祖國進步，從新加坡不遠千里跑回祖國，打算為人民服務；後來打為右派，送到東北勞改；過了若干年非人生活，終於備嘗艱辛，間關逃到香港來，不能重返新加坡。在這裏過了一段艱難日子，今天終於建立了一個美滿家庭，有了事業基礎，過小資產階級生活的青年，現在已變了中年的朋友，一向我相信他有堅定立場；但讀了這篇中共統戰的產品，老萬無法不自承跌眼鏡。

只為目前不計後果

從正面看，中共利用外交上「形勢大好」，發動這一項「和談攻勢」，使處在困境中的國府受到更大困擾，受到國際和國內的更大壓力。

大部分外國人和一部分中國人存有幻想，以為

國共可以再來一次「和談」；由這次「和談」而消除國共的敵對立場，達成「和平共處」的「統一中國」。

美國已將這種壓力加諸南越，要南越政府與越共組織「聯合政府」，這聯合政府的形式能維持多久，最後結果如何，美國佬顯然沒估計到。

其實，阮文紹早了解到，聯合政府若不是給共黨滲透而終成爲清一色的共黨政府，就必然再引起一次「內戰」。美國花掉數百億美元，犧牲數以萬計的美國人生命，要防止南越赤化，而現在，這個結果將是無可避免的了。

也許美國部分有識之士也看到這一點，也許他們急於要脫身，只求目前解決，後果如何，也不管了。同樣的，當然有一部分美國政客認爲有可能希望國共和談，結束雙方敵對。他們實際並不了解共產黨，因爲共產黨一向並不是運用「和談」作爲解決爭端的目的，而是一種鬪爭手段。美國佬以爲共產黨眞正肯「坐下來談」解決台灣問題，未免太過天眞。

「不以武力解決」的承諾

近來曾經不只一次的有過謠傳，說國共曾經「秘密接觸」，雖然國府對此說一再否認，但仍有不少人將信將疑。到了今天，從傅作義的講話，已把這多時來的謠傳澄清。因爲，如果眞有過「秘密接觸」的話，何必這樣公開號召舉行「和談」，傅作義更用不着要求國府派人回去看看。

從中共「和談攻勢」，可證明中共和美國對台灣問題根本沒達成任何協議，假使有默契的話，只是中共對台灣現狀不以武力改變的承諾。不過，中共對一切承諾都不會加以尊重，客觀環境有此需要就加以尊重，要是客觀環境改變，沒有這樣需要，便不會再加以尊重。目前爲了爭取對美國友好關係，對這承諾一定尊重；日後如何，誰曉得呢？

如有了「不以武力解決」的承諾，便只能以和談方式進行。不過，談判是雙方面的事，不能一廂情願，中共要進行和談，國府不願意，也談不成。

當然，中共明知國府不會願意，這和談也不可能談得成，但他們仍然展開「談和攻勢」，發動「和平統一中國」運動，使人們相信中共有「和平誠意」，拒不願和的是國府，這一來，會使國府受到內外人士責難，認爲有違國際大勢的歸趨，使國府在國際間受到更大壓力。

對付共黨最有經驗

美國主持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葛瑞恩最近曾經說過：「希望亞洲各敵對勢力舉行和談。」因而中共率先響應。過去，中共以美國爲敵，現在卻表現一派「奉命唯謹」的態度，這變化實使人意想不到！但，國府對葛瑞恩這「號召」會有怎麼樣的反應？也會像中共那麼奉命唯謹嗎？看情勢是無此可能。不僅蔣總統在生的一天無此可能，即使由別人繼承也不可能。爲什麼如此肯定？因爲國府領導階層與中共和談、打交道的經驗太豐富了，過去吃虧也太多、上當太多，任何人都會上一次當，也可能照樣再上一次，但如果接二連三的上當，就未免太過愚蠢。國府領導階層會不會愚蠢到這田地？絕不可能！中共倘使眞的以爲如此號召可以促成和談的話，未免把國府領導階層的腦子瞧得太幼稚。

可見，中共的「和談攻勢」並不希望它眞能成功，而只是另一種鬪爭手法。國府受到這一攻勢的壓力，如何應付，煞費躊躇，只是「拒絕」就算了事麼？這絕對不夠，除非在這一場政治鬪爭中加以反擊，有何反擊策畧呢？這是目前國府領導階層面臨的課題，若在中共這一攻勢下束手無策，那將大大吃虧。

兩個不同的社會制度

從中共統戰分子到處搞「和平統一中國」運動；從傅作義、廖承志的「和談」號召，已顯示中共對國府正展開大規模政治作戰；另一場政治鬪爭在上演，國府單以「拒絕」兩字關起門來，作消極做法，不能抵消中共攻勢，結果只有吃虧，除非能採取積極應付行動；至於如何行動，那就必須國府領導階層動腦筋了。

不錯，埋頭作經濟建設，使到台灣民康物阜，工業突飛猛晉，當然是根本之圖。不過，這不是對付今回中共發動的政治鬪爭的最好方法。國府在這次鬪爭中沒採取主動已是大大吃虧，如還不作積極反擊行動，便更不智了。

人們往往忽視一個問題，就是兩個社會制度的不能並存。有些人把南北韓的「和解」作爲中國國共尋求和平的藍本。可是了解情況的人都明白，南北韓的「和解」不過是一種姿態，南北韓「統一」，更是談何容易！南韓與北韓是兩個不同政體，是兩個不同社會制度。南北韓「統一」的話，要實行那一種社會制度？民主自由的，抑或共產主義的？如果民主自由，就是南韓統一了北韓；如果是共產主義，就是北韓統一；如果維持兩個不同的社會制度，那就根本不是「統一」。

這不是「投降」的時候了！

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情形也如此。如果這「和談」是要台灣投向中國大陸，把大陸社會制度推行到台灣，就不是什麼「和談」，而是中華民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投降。國府要向中共投降的話，早在二十三年前中共掩有中國大陸時，就該投降。到了今天，國府不但已在台灣站穩腳，且把台灣經營得欣欣向榮，經濟發展迅速，僅次於日本。有自立生存的能力，有抵抗外侮的自衞力量，中共叫嚣二十三年的「解放」，眼看無法實現，國府領導階層會在這時候向中共「投降」麼？

他們願意回中國大陸，像傅作義那樣向毛江夫婦及周恩來奴顏婢膝，只求苟延殘喘嗎？他們會願意驅使台灣一千四百萬人民過大陸同胞那種吃不飽肚子、沒有自由的生活嗎？他們再有氣力也不能泅水游過台灣海峽，到香港來做難民——況且那時的香港也不可能再是逃難者的天堂了。

因此，我覺得那位老友記專欄作家大寫「台北何拒人千里外」文章，簡直放臭不可聞的臭屁！他在大陸中被勞改多年，也到過台灣「開會」，當然清楚兩地人民生活的距離，竟有這個「主張」，難道眞忍心叫一千四百萬台灣人民過他受不了而「逃亡」的那種生活嗎？這太沒人性了！

認識中國

冷眼看「商談」

柳以青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日，香港大公報以頭條標題發表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人民大會堂台灣廳」，假借「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二十六週年」的日子，舉了座談會的情形和內容。座談會由傅作義主持，廖承志、傅作義、許德珩、蘇子衡、王芸生等九位在會上發表了談話。結果是「座談會上發言的人一致指出，解放台灣，統一祖國，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和神聖義務。」

在這篇內容發表之後，外電和本港的許多報章雜誌，都刋登了不少的評論文章。相信這是中共第一次直接對「解放台灣」的目標，發出的第一次促進商談的宣傳文字。我們不妨來分析一下與會人士們所發表的談話，或許更使我們了解當前分裂的中國情形。

大談國際形勢，不道人民生活

中共的這一「祖國統一大勢所趨，把握時機一起商談」的呼籲，是配合了目前國際上「和談風氣」而來的。如所周知，像東西德、南北韓、南北越、寮國等的停火、結約、談判的情勢而來。因此，在這一時候發出統一中國的呼聲，起碼在國際上已經習於和平談判的氣氛中，使任何國際上的人士們，都不免認爲是理所當然的一個時流，起碼，會普遍的得到國際人士們的好感和支持。

同時，也爲生活在海外的中國人士們，既已習於和平談判在其他國家的情況，也很容易傾向於中共統一中國的要求。因此，中共在這一時期提出的「國共商談」，在時機上是會收到很大的宣傳之效的。因此，廖承志就直接的說出了：「當前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對我國人民解放台灣的鬪爭十分有利。……在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的指引下，近兩年來我國在外交鬪爭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勝利。二十六屆聯大恢復了我國的合法權利以後，我國代表在國際組織中主持正義，堅持革命的立場，受到了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的歡迎和稱讚。……近年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和我國建立正常外交關係，已成爲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現在同我國建立了外交關係的國家和地區已經達到八十九個，我們同更多的國家和地區有着貿易關係和人民間的友好往來，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最近越南、老撾和平協定的相繼簽訂和越南、老撾人民所取得的偉大勝利，更加有利於我們解放台灣的鬪爭。」

傅作義的談話的開頭，也是一如廖承志一般，先強調了廖承志上面所說的一切，並且在「剛才聽了廖承志同志的很好發言，我都同意，都贊成」之後，又一次較簡畧地重複了廖承志上面的那段話。由此可見，這就是中共方面所注重的「時機」了。

奇怪的是：在廖承志、傅作義二人所發表的文章中，並沒有明確地指出大陸人民生活是如何的幸福和安樂。這點破綻該是有心的讀者們不可輕易錯過的。廖承志的發言中，有關人民生活的部分，只是用了一些空洞的文字加以描述：「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們的黨、我國各族人民，我們的軍隊，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指引下，更加團結，更加強大。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空前鞏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一系列新的重大成就，使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更加欣欣向榮。……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日益繁榮昌盛。」等寥寥數語。從人民生活觀點來說，這兩篇呼籲商談的文字，卻會大打折扣的。不啻是計劃這一「和談統戰」的決策人的大敗筆。而中共宣傳機構方面，卻把這兩篇列爲重要文件，一字不漏地刋登了出來。

相形之下，還不如列爲次要的王芸生、田富達和陳木森的談話撮要，卻道出了「人民生活」問題來得聰明。一九四八年參加革命陣營的「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王芸生說：「現在，我和全國同胞一樣，生活在幸福中，我們萬分惦念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一千六百萬台灣骨肉同胞。」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代表田富達說：「只有台灣解放，回到社會主義祖國的懷抱，自己才有光明的前途和幸福的生活。我和所有在祖國大陸的高山族同胞一樣，多年來深深體會到社會主義祖國的溫暖和幸福。」

北京積水潭醫院內科副主任陳木森說：「我是台灣省嘉義人，我離開可愛的故鄉台灣已經三十多年了，現在在我們偉大祖國首都北京，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身邊工作，過着幸福生活。但是我怎麼能夠忘記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台灣同胞與親人呢？」

王芸生和陳木森除了說目前他們的生活是「幸福」外，卻強調台灣人民的生活是在「水深火熱」之中，這方面恐是他們長期離開台灣而不知台灣人民生

活之實際情形所致。田富達強調「回到社會主義祖國，自己才有光明和幸福」，把「自己」標出，可說是與「社會主義祖國」的政策大相違背的。

從這一方面看，中共是很難藉其現時國際形勢的優越而能說服任何台灣人民的。

「血濃於水，葉落歸根」

在這一座談會上，使人特別注意的一點是大談民族情感與愛國。廖承志在全篇的文章中，很多次提到這一方面的字句，現在只揀些代表性的來徵引：「我們黨和政府一貫主張全民族大團結，一致對外，這是符合我們偉大祖國和人民的利益的。我們黨和政府的一貫政策，是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對於一切愛國的人們，不管他們過去有多大過錯，只要現在擁護社會主義祖國，為祖國的統一而盡力，我們都以禮相待，既往不咎，並鼓勵他們繼續前進，歡迎他們為解放台灣貢獻自己的力量。我們堅決相信，依靠全民族的團結和全國人民的努力，依靠一切愛國力量的共同奮鬪，一定能夠爭取早日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統一的大業。」

傅作義的發言中，除了自道他自己投降後的待遇外，最後聲稱：「黨的一貫政策是『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現居台灣的同胞和海外各地華僑，為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實現骨肉團聚，希望都能做出自己的貢獻。血濃於水，落葉歸根，七億同胞無不殷切期待，熱烈歡迎親人歸來。」

「愛國不分先後」

謝冰心女士也出席這一座談會，聲稱：「我希望在台灣的中上層人士，不要再疑慮徬徨。大家應該以民族大義為重。即使從前因環境所迫，或認識不清……只要現在認清形勢，擁護我們社會主義的祖國，願為解放台灣，統一祖國貢獻出自己的力量，那麼愛國不分先後，我們黨和政府以及祖國大陸的人民都是十分歡迎的。」

用民族情感來主張統一，站在整個中華民族的立場上，並沒有什麼新奇之處。問題是國共政權的分裂並不是由於民族的問題。而是由於思想理念和政治政策的問題。而在中華民族中，任何一位中國人，也並不覺得他們是在對認同中國人上有什麼分歧，所導致中國人民分裂的原因是統治者的政治理念和政策所致。

自從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所經歷的十次重大的政治領導階層的變化、分裂、鬪爭和殺戮，並不是中國人中在民族上有了什麼分裂，而是彼此在思想、理念、政策、政權上有了抵觸和矛盾而產生的後果。

因此，在談中國統一，民族團結時，如果不能在思想、理念、政治政策上找到互相贊同的基礎，一味強調民族情感，恐怕是無濟於事的。

在這方面，中共當局可以認眞的反省一下，大陸上的人民是否都是很積極地去做「政治學習」？這種「政治學習」是否是大陸人民所高興的？不高興的原因何在？是不是討厭這種政治理念或這種政策做成了剝削人民自由的休息時間？還是做成了對這一思想理念的反感？

青年下鄉的問題，為什麼得不到青年們的擁戴？難道可以說大陸上的下鄉青年們不愛國？沒有民族情感？中共當局的這一下鄉政策，是否是最完善的？倒使生於大陸、長於大陸這一代的青年人起了反感？原因是什麼？

大陸各地的人民們，甚至還有地方上的幹部們，最近似乎都很明目張膽地對中央的政策，私底下公開批評，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為什麼？如果「社會主義祖國」的人民眞的是甘心情願為「人民服務」的話，似乎不該隨處可以聽到批評政府政策的怨言的。

像在大陸這樣的一個沒有自由居住、自由擇業，自由賺錢和花錢的社會裏，是否是只憑了一兩句「民族團結，愛國不分先後，進行統一中國」等的口號，就可以打動沒有受到中共統治的中國人的心呢？眞是天曉得。

這次對台灣呼籲的「統一商談」，最後表現了中共的戒心。更好說是寫給海外的中國人，給台灣一個最惡劣的印象，起碼在無法達成商談目的時，可以使人們不再對國民政府有所希望。在這方面，這一座談會裏，中共強調了幾點：一、強調台灣之所以生存是靠着美國和日本，現在美國和日本已經與中共逐漸建立了關係，因此，台灣的靠山沒有了，這時，正是統一商談的好時機。廖承志和傅作義對這方面說得很清楚，尤其是傅作義說得更露骨：「到今天，美國的政策，美國對台灣問題的態度都變了。兩次中美公報顯示得很清楚。……很明顯，台灣靠美國還能靠得上多久呢，絕對靠不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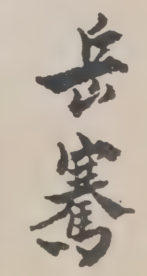
問題是：連中共也不太相信台灣之生存是依賴美國的，否則的話，就不會在這時候提出「統一商談」來。照常理來說，如果中共眞的以為台灣是依賴美國而生存的話，美國政策、態度上的轉變，應該是中共不費吹灰之力可以「解放台灣」的最好時機，根本就不需要談到現在的「商談」來。

二、中共深怕台灣國民政府與蘇聯勾結，給中共以更大的威脅。傅作義說：「如果有人雖然看清了美國不可依賴，卻幻想轉而依賴什麼人的話，那不但是荒謬的，也是絕對不可能的。台灣軍政同事絕不可一誤再誤。」又說：「美國既不會長期維持同台灣的關係來破壞同中國的和平相處，也不會允許台灣與其他的什麼人『合作』，來搞亂亞太地區的和平。上海公報載明，彼此不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稱霸，也不允許別人稱霸，這不是說的很明白嗎？」

從這兩段文字上，中共心目中所希求於解決中國問題上，不是依賴美國政策之轉變，便是畏懼蘇聯的插手。並沒有擺脫依賴外國支持或牽涉的主觀心理和策畧。一年來的中共外交路線卻是如此的。

然而，中共卻沒有想到，眞正解決將來中國的問題，還是操在中國人的手上。在任何中國人民心中——無論大陸、台灣和海外的，他們所嚮往的統一該是一個民享、民有、民治的國家，該是一個有充分權利、充分自由的國度。人人一律平等，絕對不可能再有什麼階級的分野；同時，也更是一個學術、信仰自由的國度。人民的生活絕對不能只在「糧票」的分配上來果腹。

向廖承志、傅作義、
劉斐三位先生說幾句話【中】



傅作義先生：看了你在北平發表的談話，顯而易見你是被迫出頭唱這一齣滑稽戲，你內心的痛苦是可以想見的，在此地，我想說一說對閣下的一些感想。

閣下成名在民國十六年守涿州時，余生也晚，當時還不能看報，但是以後稍長，見到樊山老人贈閣下詩：「十六年間千百戰，英雄我愛傅將軍」，對閣下大名即深入腦際，後至民國二十五年綏東之戰，一舉收復百靈廟，更使全國欣喜若狂，自九一八以來，首先起而與日敵血戰的是十九路軍，但第一次從日僞軍手中收復失土者則是那次綏東之戰，雖然事後知道百靈廟之戰出力的尚有湯恩伯十三軍，前敵總指揮則是陳誠，但當時大家都把這次功績記在閣下頭上，閣下也就成爲那時青年們崇拜的對象，一直到今天，我對閣下仍然含有敬意，就從那時開始，因爲那幾年我們國家所受日本鬼子的欺淩，非親身感受過的人，都無法體會，說老實話，如果當年打敗日本人的是毛澤東，我到今天仍是會尊敬他。

抗戰八年，閣下除去參加一次太原保衛戰，以後就退守綏西，因爲所處非兵家所爭之地，所以無何表現。閣下重振雄風是在勝利後擔任十二戰區司令長官堅守歸綏，抵抗共軍侵畧的一戰，那是在三十四年十一月初，距離日本投降尚不到三個月，毛澤東下令各地共軍向國軍發動進攻，但共軍尚無力攻堅，只能埋伏在國軍行軍路線阻擊。共軍眞正攻堅之戰始於歸綏，當時毛澤東以爲十二戰區部隊兵力薄弱，裝備又差，集中共軍精銳，可一舉吃掉，於是以賀龍爲攻綏司令員，指揮張宗遜、姚喆及聶榮臻一部，向歸綏發動猛烈攻勢，就當時情勢說，不僅毛澤東以爲歸綏是囊中物，全國人士也都爲閣下擔心。在戰爭最後的階段，中共電台廣播，聲稱已攻下歸綏，殲滅守軍，毛澤東還洋洋得意的說綏遠國軍兵力最少，裝備最差，勝之亦不武，誰知言猶在耳，賀龍已拍馬而逃，那一仗，共軍死傷之多，屍體都無法掩埋，還是閣下命令貴軍代爲掩埋的、戰事結束後，閣下曾發表了致毛澤東一封公開信，敍述這次戰事經過，勸共黨懸崖勒馬，放棄叛亂，其中最精采的幾句是：「政府的缺點是好與不好的問題，而你們是讓人活不讓人活的問題」。一直到今天仍是顚撲不破的眞理，二十幾年來在海外所見到的反共文字何止億萬字，但言簡意賅，一語中的，似無出閣下這封致毛澤東信之上，可見得傅先生你不是一個簡單的軍人，實在是一位有頭腦的政治家。如果當時華北將領有第二個傅作義，那位雄踞關中，兵力大過你五倍，裝備勝過你十倍的胡宗南，若是才具能得你十分之一，國家事也不致壞到如此。以後數年間，綏遠兵團就成爲華北安定力量，你曾揮軍攻下張家口，解十一戰區孫仲連之圍，曾派暫三軍安春山將軍出關，在彰武大敗共軍，解救了東北行轅主任陳誠之圍，你的聲望如日中天，最後中央決計將黃河以北地區成立華北剿共總司令部，以閣下爲總司令，節制華北除去潼關以西的胡宗南，所有國部皆受指揮，當時中央還顧及原有政令對你有掣肘處，明令公佈凡是中央政令與華北剿總政令有抵觸時，一以華北剿總政令爲準。在中國歷史上，傅先生，權力這麼大的方面大員，我說句你不要見怪的話，除去清初的吳三桂，尚無第三人，此固由於你的才幹，但也由於總統的特達之知，相信你終身不能忘記。

至於以後的北平之變，當然你有不得意處，但是不得已究竟不能見諒於國人。二十幾年來，毛幫經常把被俘國軍將領作爲向我政府招降工具，但以閣下所派出次數最少，如果我記憶不錯，這次大概是第二次，可能是閣下不願作此無聊之事，而加以拒絕，即使閣下兩次被迫出場，也都是婉轉陳詞，並無劍拔弩張的謾罵，就此點而言，閣下人品較之王耀武之流不知要高出若干倍，因此，海外同胞對於閣下的不幸遭遇只有同情，很少責備。

傅先生，你的講話中有這麼幾句話：「過去同我共事的人們，絕大多數也都在起義有功，既往不究的偉大政策下，得到照顧。」

這幾句話相信是「黨」要你說的，但一望而知非出自你的本意，據我所知，當時死守天津的陳長捷將軍，兵敗被俘，你同毛幫商談「和平解放協定」時，其中就有一個附帶條件必須釋放陳長捷，但北平「解放」了，毛澤東也走進中南海坐上李自成坐過的寶座，獨獨對於釋放陳長捷一字不提，你在一請二催三促之後，始終得不到答覆，最後你憤急同葉劍英拍桌子，大罵共產黨說話不算話，當時因爲你的部隊在韓國作戰，毛幫還要利用你，葉劍英雖然挨了罵，仍然打拱作揖，嘻皮笑臉，但陳長捷將軍始終不予釋放，一直過了十年後，才經過劉少奇特赦出來，這是一個照顧的鐵證。傅先生，到今天提起來你恐怕猶有餘痛。

傅先生，當時協助你在北平守城的河北省政府主席楚溪春將軍，這位守大同的名將，是你在華北剿總的股肱，以後所受待遇如何，在「解放」後遭受到共幫百般凌辱，幾次尋死未得，結果被押解到鄉下去勞動改造，這是當時人所共知的事，傅先生，你並無辦法照顧。

當時在華北剿總及河北省、北平市兩處工作人員，大部份都是你夾袋中人物，就我所知，原任北平市參議會議長的許惠東被共幫關入牢中，一直未放出，可能庾死，河北省參議會議長，以後調任北平市長的劉瑤章，當時雖然未坐牢，還當上你擔任水利部長的辦公廳主任，但在大鳴大放後，也無影無踪了。

此外你的親信幹部，武如孫峯蘭、郭宗汾、安春山、鄂友三，文如焦實齋，這批人都去了何處？毛幫怎樣照應他們，傅先生，宣傳可以誇大，但不能離實，毛幫的宣傳最大毛病是脫離事實太遠，所以結果是適得其反。

不過，傅先生你這篇談話，卻巧妙的透露了兩點事實，對海外人士有很大的啓發。

第一，你說「在北平和平解放後，我函請指定軍法機構讓我報到，接受懲罰，但是毛主席沒有這樣對待我。」傅先生，這一點不是你說出，我們可萬萬想不到，你幾乎接受軍法審判，雖然你說那項行動是由於你的自願，但是，傅先生，中共的自願如何解釋，全世界人士都明白。當然是毛幫公安人員威逼你寫了這一封信，然後再由毛澤東批駁，以示寬大。但在我們記憶中，當時的「和平解放」是含有合作的性質，毛幫進了北平後，設立的臨時市政府是由葉劍英與你部下的郭宗汾聯合辦公的，轉眼間郭宗汾的半個市長被免職了，你的部隊最初是稱爲「和平軍」，保留獨立系統的，不久也改編爲「解放軍」調去韓國作砲灰，而你個人雖然分到了一個有名無實的水利部長，卻幾乎受軍法審判，幸蒙毛澤東的「寬大」，未步陳長捷將軍的後塵。

傅先生，看了你這一段講話，任何人都會想，傅作義以完整無缺的北平，數十萬大軍及百萬軍民足用數年的糧食，雙手獻給毛澤東，僅得了一個免於交軍法審判的待遇。我們此日去投共，即使想由軍法審判恐怕皆無可能，一入羅湖便要去北大荒。

第二，傅先生你又說：「這幾十年來，在政治、生活各方面都得到很好的待遇，李德隣到北京時，我舉行家宴招待他和國家領導人，我的生活及政治情況，你們可以了解吧！」

傅先生，看了你這段話，我們始而驚，繼而笑，最後恍然大悟，佩服你的智慧，你故意洩漏了一大秘密。

傅先生，你的話沒有正面答覆的必要，我只說一個故事你聽，全世界人士到過台灣的都稱讚中國人好客，依區區個人經驗來說，每次同到台灣最怕的一件事就是親友請吃飯，因爲每次逗留時期甚短，實在排不過來，迫不得已只有多吃幾餐，以答親朋雅意，最高紀錄一天吃過七餐，把舌頭都吃的麻木，由於自己是個小人物，請客的親友也都是低級公教人員，甚至有的是機關工友，有的以送報爲業，但是他們見了面非請客不可。人人都知道台灣的中國人好客，但台灣的中國人絕大部份都是從中國大陸遷來的，有些人一半家庭尚在大陸，何以台灣的中國人特別好客，這一點，兩千前的韓非子曾有個很好的解釋，他說：「饑歲之春，幼弟不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勢異也。」

台灣的中國人所以好客，是因爲台灣的中國人太富足，大陸的中國人不能請客，因爲自己尚吃不飽，父親的口糧不能分給兒子吃，形成了無數的慘劇，我們在海外聽說的已不少，傅先生你知道的一定更多，所以你才巧妙的舉出這麼一個有趣例子。

傅先生，你這一段話所引起的反效果，恐怕不是你自己所能想像的，許多人看了之後都會閧然大笑，原來傅作義請一次客成爲絕大新聞，值得誇耀到海外，作爲統戰的資料，我輩在台灣香港天天上茶樓酒館，經常有朋友請客，生活不是好過傅作義多多，如果我們回了回陸，將會過什麼日子，恐怕一生一世也難得請一次客了，就憑這一點，誰還敢回去。

傅先生，本來我不該道破你心裏秘密，替你增加罪戾。但是，毛幫既然把你拿出來作爲統戰招牌，當然認爲你還有利用價值，他們未必敢傷害你。

傅先生，你對共產黨的認識本來就比一般人清楚，經過二十幾年的實地觀察，自然更有一番了解，共產主義的邪說，日前已在世界消失，共產黨這個邪惡組織已成爲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在世界上存在的日子，是指日可待的，你雖然八十高齡，仍然可以目睹昇平，希望你多珍重，到了光復大陸之日，不論你能不能爲國家立功，國人軫念前勞，對你還是可以諒解的。

岳騫聲明：本文最初準備寫一篇，現在兩篇也未寫完，只得寫第三篇，下篇並將加上王芸生，特此預告。

中共「世界地圖冊」中

一九七二年七月，中共在內部發售「世界地圖冊」後，曾引起蘇俄不斷攻擊，同時美、日、英法等國記者，亦分別自北平、莫斯科發出電訊，強調中蘇共「領土之爭」，「在此間出版一部世界小地圖冊中，再度公開化」（八月九日法新社北平九日電）

中共「世界地圖冊」之「目次」，除「圖例」外，共分「五十三」張地圖，每一張地圖之後，均有說明。所反映的問題和特點，要者如次：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列為世界各國之首，分④「全圖」、⑤「中國東北部」、⑥「中國東南部」、⑦「中國西北部」、⑧「中國西南部」五大部份刊出，並分別加以說明。其中值得注意的問題：一是在「全國」的④圖「概況」中，強調中共政權在國際盡最大的努力「同各國人民在一起，為打敗美國侵畧者及一切走狗而鬬爭」的作用。

其次為「居民七億多人」，「全國分為二十二個省、五個自治區，三個直轄市」（含「台灣省」），但根據各省、市、區人口數字統計，除「台灣省」外，在中共二十九個省級行政單位中，僅有人口總數六億八千五百四十六萬多人，若與一九六五年二月——六六年九月間，各省市區「革命委員會」成立時，分別透露的人口統計總數七億一千二百八十萬多相較，反而減少二千六百三十四萬多人。

其三，雖將「香港」、「澳門」列入⑧「中國西南部」之「廣東省」內，但在說明中，僅謂「香港，位於珠江口外東側，地居世界航道要衝，並扼我國華南的門戶，包括香港島和九龍半島兩部份，人口約三百九十萬，絕大部份為我國同胞。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後，英帝國主義先侵佔香港島，一八六〇年又侵佔九龍半島南端尖沙咀一帶，一八九八年又強行租借九龍半島深圳河以南地區。」「澳門，位於珠江三角洲南端一半島上，包括附近氹仔、九澳兩小島，原屬香山縣（今中山縣），十六世紀葡萄牙殖民主義者藉口曝晒水浸貨物，強行上岸霸佔」，輕輕交代，而未有如過去一貫所叫囂要「收回」等字樣。也未提「九龍」的租期。

第四，特別標出毛、江（青）的功績（此外無周恩來等名）如在⑤「中國東北部」的「北京市」的說明中稱「北京是我們的首都」，是以「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在地。……毛主席親自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劃時代的歷史事件都發生在這裏。」「北京是我國最大的科學研究和文化中心，江青同志親自在這裏培育了無產階級新文藝的許多優秀樣板」；又在⑥「中國東南部」的「上海市」說明中，也強調「上海是一個富有光榮革命歷史的城市。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毛主席親手締造的中國共產黨在此誕生。上海是我國最大的科學文化中心之一，在教育革命中，創造了培養『赤腳醫生』，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等先進經驗。在江青同志精心培育下，出現了一批優秀革命樣板戲。」

二、突出中共與阿共在「國際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巨大燈塔」地位與作用。如②的「世界政區」及③的「亞洲」圖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以「紅色」顯示出來。㉞的「阿爾巴尼亞、巴爾幹半島諸國」圖中，阿共亦以「紅色」突出。其他的蘇聯、東歐等共黨國家，均以「土黃色」等別之。同時，在④的「全圖」說明中，強調毛政權成立後，「開闢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新時代」，在毛領導下，「粉碎了帝、修、反的侵畧和顛覆陰謀」……「並盡最大努力同各國人民在一起，為打敗美國侵畧者」而鬬爭。在㉝的「歐洲」、㉞的「阿爾巴尼亞」地圖說明中，更強調指出：阿共在霍查領導下，在「反帝、反修」鬬爭中，「成為歐洲的一盞偉大的社會主義明燈。」

三、指責蘇俄割佔中國領土。在㊳的「蘇聯」地圖說明中，明白指出：「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在短短的半個世紀中，先後強迫中國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割去了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在⑪的「蒙古」地圖說明中，也強調指出，「蒙古民族有數千年歷史，原是我國的一部份，稱外蒙古，一九一一年在沙俄策動下，宣佈「自治」，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一日宣佈獨立，成為君主立憲政府，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廿六日，廢除君主立憲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

四、攻擊「蘇修社帝」並與「美帝」爭霸世界。在㊳「蘇聯」地圖說明中，特別指出：「蘇聯是一個歐洲國家」……「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同中共簽訂了「為期三十年」的「友好同盟條約」。「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後，以赫魯曉夫、勃烈日涅夫為代表的蘇聯領導集團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國內復辟資本主義，對外實行社會帝國主義，與美帝爭霸世界，遭到蘇聯人民和世界越來越強烈的反對」，又在③「亞洲」地圖說明中，明確指出：「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極大地鼓舞東方各壓迫民族爭取解放的鬬爭」，「第二次大戰後，中國、朝鮮、越南取得了人民革命和反帝鬬爭的勝利，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絕大部份殖民地，堅持不懈鬬爭」，相繼獨立，但是，「妄圖稱霸世界的美帝國主義，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互相勾結，互相爭奪的同時，越來越頻繁地採用軍事干涉，武裝顛覆，組織雇傭軍入侵等手段，鎮壓亞洲正在爭取獨立和已經取得獨立的國家和人民」（按圖冊中稱「亞洲」區包括一般所常稱的中東、阿拉伯、印、巴、東南亞及東北亞等地區）。

又在㉝「歐洲」說明地圖中也指出：「一九五六年以後，以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為首的蘇聯領導集團，在列寧和斯大林辛勤創建的社會主義蘇聯復辟了資本主義，變為社會帝國主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與美帝互相爭奪，相互勾結，稱霸歐洲……。廿世紀七十年代，西歐『共同市場』的擴大，

西歐經濟一體化迫使美元貶值，歐洲人民興起的反對兩個超級大國的干涉和控制的鬬爭，標誌着美、蘇稱霸歐洲地位的衰落。目前，歐洲工人、農民、學生運動以及反對美、蘇兩霸的強權政治主宰歐洲的鬬爭，日益高漲。」

五、抹殺「以色列共和國」、龍諾領導「高棉共和國」、阮文紹領導的「越南共和國」與朴正熙的「大韓民國」的存在。在⑨「朝鮮」的圖示上，全部統稱爲「朝鮮」，其說明中強調：「朝鮮人民進行了長期的抗日武裝鬬爭，於一九四五年八月獲得解放，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成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同我國建交，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帝國主義發動侵朝戰爭。朝鮮人民在金日成同志爲首朝鮮勞動黨的領導下，經過三年艱苦浴血戰鬬，打敗了美帝，迫使美帝國主義於一九五三年七月廿七日簽訂了停戰協定」，……「目前美帝繼續霸佔着朝鮮南部，扶植朴正熙傀儡集團，……朝鮮人民爲反對美帝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爲實現祖國的統一，進行着堅持不懈的鬬爭。」

在⑫「越南、老撾、柬埔寨」圖中，亦統稱「越南」，在其說明中，也特別強調在胡志明領導的「越南勞動黨」，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和「一九五四年迫使法國侵略者在日內瓦協議上簽字，承認越南的獨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但是，美帝國主義撕毀協議，扶植傀儡霸佔越南南方，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成立……先後粉碎了美帝的局部戰爭，……解放了南方五分之四土地和一千萬人口，一九六九年六月建立了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我國政府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六日宣佈承認，……目前越南北方和南方人民進行的「抗美救國戰爭不斷取得輝煌勝利。」對「高棉共和國」仍稱柬埔寨王國，說是「一九七〇年三月，美帝國主義策動其走狗發動軍事政變，在金邊建立了法西斯傀儡統治。」「一九七〇年五月五日西哈努克親王和柬埔寨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下，組成了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目前抗美救國戰爭形勢越來越好。」

所反映的問題

觀察家

在⒅「巴勒斯坦」地圖上，雖然也有「以色列」字樣併存，但在其說明中，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英、美帝國主義策劃下，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巴勒斯坦分治決議』，規定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國家和猶太國家。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猶太資產階級在巴勒斯坦宣佈建立『以色列』國，……巴勒斯坦人民與阿拉伯各國人民不斷掀起反對美、以侵略的新風暴。」

六、對日本、泰國、緬甸、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等國仍用敵視的文字。在⑩「日本」地圖的說明中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帝利用它單獨佔領日本的地位，……在日本建立了許多軍事基地，並佔領了沖繩羣島。一九七一年六月，美、日簽訂歸還沖繩協定，美帝名義上把沖繩羣島歸還日本，實際上把整個日本變成侵略基地。日本政府不顧人民強烈反對，對外追隨美帝，對內加緊復活軍國主義。」

在⑬緬甸、泰國、新、馬等國的標名與說明中，強調「一九六四年以來，在緬甸共黨領導下的人民武裝鬬爭，有了很大的發展。」

泰國在「日本投降後，美國侵爭勢力滲入，一九六五年八月七日，在泰國共產黨領導下，在景潘山區的那家縣打響了武裝鬬爭第一砲。目前鬬爭的烈火已在三十多個府的廣大地區燃燒起來。」對新、馬仍以「新加坡」、「馬來亞」地域性名稱標示，而不以「新加坡共和國」、「馬來西亞聯邦」名之。

在⑭「印度尼西亞」地圖說明中，有「一九六五年十月，右派軍人集團發動反動政變，推翻蘇加諾政府，篡奪了政權，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和十月廿三日，印尼政府宣佈關閉駐華使館，並要求十月三十日以前，中國政府關閉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和各領事館」；「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成立，印尼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先後在全國幾個主要島嶼的一些農村、山區和森林地帶，開展革命武裝鬬爭」等詞句。

「美國」被擺在⑸「南極洲」圖最後一圖前倒數第二的⑸圖地位，在「美國」說明中，仍特別強調：「美國一貫敵視中國人民，用武力霸佔我國領土台灣。美帝國主義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反抗。近幾年來，在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新高潮中，美國黑人鬬爭日益同美國的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其他少數民族爭取解放的運動，以及各階層人民反對侵略戰爭的運動相結合，相互呼應，共同戰鬬，燃起了革命鬬爭的熊熊烈火。」

中共出版發行此一「世界地圖冊」的目的，舉其要者，約有下列數端：

一、配合中共開展國際統戰外交的需要。使共幹粗畧瞭解一下新的國際情勢與世界地理知識，以資因應。

二、爲毛澤東反對「兩個超級大國」，爭取「第三世界」領導權，作理論與事實的論證。在此一地圖冊的有關說明中，無不突出「反美、反修」的意圖與作用。尤其是一九七二年中共「紅旗」第十一期，特別發表華志海的「學一點地理」專文，特別強調，共幹必須正確理解國際關係的調整與變化，必須從馬列主義立場與觀點出發學習地理，正確理解與執行毛澤東所謂「兩個中間地帶」的「革命外交政策」，更顯示中共出版發行此一「世界地圖冊」的政治作用與企圖。

三、加強「反修」教育。在「地圖冊」中，特別將「蘇修」對內對外「背叛馬列主義原則的政策」，加以強調。將蘇俄過去強迫中國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制佔中國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領土」的事實予以公佈，以圖激發中共幹部和羣眾的仇俄心理，利用「民族主義」情緒，加強推行「反修」教育運動。

四、加強培育江青的地位。在「地圖冊」中，緊跟着宣傳老毛偉大事績之後，隨即強調江青在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的功績，其用意非常突出明顯。

毛澤東爲什麼會衆叛親離【上】

陳綏民

幾個自然條件

一、地理環境的影響：就研究人文地理學來看，湖南的山和水都比較奇特，湖南爲一山多地帶，境內有七十二峯，峯峯突出而互不相連。湖南的湘資沅澧四水，每一條水都屬急流，滙合到洞庭湖以後，卻往往泛濫成災，山和水底自然環境，無形中影響人的性格。短急淸淺的水流，誘導他成了性急的、矯激的、容易入於衝動的性格；由於山峯的屏障與奇突，誘致他走極端、孤傲、而缺乏內省力。毛澤東出生地的湘潭，位居湘省的中部，交通比較發達，文風較盛，民風多數純樸，少數則較爲狡猾，因此有「長沙裏手湘潭票」之譏。據一位湖南風水家的觀察，韶山沖這一地帶的風水，是一個沖字起落，它沖破一切，沖倒一切，也沖毀一切，一如湘資沅澧四水沖入洞庭湖以後，而泛濫成災，毛澤東的歪風，也沾染了所有湘潭的文風

二、飲食習慣的影響：在湖南人的飲食中，有兩樣特殊的嗜好，一爲臘味與辣椒。臘味是由柴火熏出來的，外表看不十分，滋味四溢，味道雖可口，卻帶着十足的霉氣與土氣。其次是辣椒，由於湖南潮濕多而瘴氣盛，故喜吃辣椒，以驅瘴氣；但辣椒卻給湖南人的性格上一種影響，喜歡刺激而脾氣暴躁。在延安，我們在延園窰洞裏，接到毛澤東所喜好的臘狗腿和辣椒，看出他的偏嗜，從毛澤東的文章、談吐、作風、與性格，也可以看出他十足的辣椒味和土氣。

三、書院坪的餘風流韻：湖南的城南書院與湘江對面的岳麓書院齊名，曾爲朱熹與王船山等講性命之學的所在地。自鼎革後，城南書院改爲師範學堂，即後來之第一師範，學生半屬縣額公費生，畢業後以教書爲業。學生多屬農村貧家子弟，故質樸風氣頗盛，但其獵涉以故章典籍爲多，好鑽牛角尖，加以教師中之怪物特多，如易培基、徐特立、易禮容、楊懷中（楊開慧之父）等，耳濡目染，學生中之放蕩不羈，特立獨行之人亦復不少，且愛趕教員與鬧風潮（爲此第一師範於十七年後乃改爲第一中學，將一師遷往教育會坪）。毛澤東即係其中之一。毛在校時常常放浪形骸，荒誕不羈，作出很多違悖常理之事，如在寢室內不穿衣褲而狂叫，常年一套灰布長袍，不修邊幅，數學與美術永不及格，好使用陰謀，唆使同學與同學以及和教員之間暗鬪。毛澤東由於沒有讀完正式的小學和中學多數功課不行，形成自卑，乃大研其「御批通鑑」和一些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如「物種原始論」、「天演論」等，因其文史方面較好，則又形成自大。自卑與自大的心理交織，而形成一種狂傲與偏激的性格，自以爲是天下第一，這與他後來在延安看「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一心想跨越別人，而注重旁門左道，他自認在讀奇書，做奇人，神鬼莫測。

幾段歷史往事

一、家庭叛徒：毛澤東少年時期，好吃、懶做、嗜酒、賭博、逃學，十足的一個現在阿飛型學生。他的父親毛仁生看到他這種不上進的情形，非常憂心。所以在他十三歲的那一年（一九〇五年）便不再令他到私塾去讀書，要他在家中工作，白天種田看牛，晚上記賬，常常和他的父親鬧彆扭，十四歲的那一年，他的父母親替他娶了比他大六歲的農家女爲妻，兩人的感情不和，父母對他的管束較嚴，毛則用怠工的方式和他父親對抗，因而父子之間常起爭論與衝突。一次爲了湘南的哥老會與地主發生衝突，哥老會會首龐鐵匠聚衆入山爲匪，經官兵圍剿，龐鐵匠被捕正法，人心稱快。毛澤東則認爲龐爲英雄，稱讚「造反有理」爲「正當行爲」，又引起了他父子之間的辯論和衝突。十六歲那一年，毛澤東乃負氣離開了家庭，而且痛恨他的父親和妻子，這一心理影響非常深遠，這也是導致大陸上父子夫婦不相親，而且互相鬪爭，違反中國傳統倫理觀念的根源。

二、婚姻的悲劇：毛澤東曾千方百計的追求他老師楊懷中的女兒楊開慧，楊爲長沙周南女校高材生，秀外慧中，在她的眼中根本瞧不起這一不修邊幅，口出狂語，土裏土氣的師兄弟。但毛澤東運用其湘潭裏手的各種方法，不惜以生死相威脅，最後得到楊懷中之認可，始追求到手。楊爲他生了三個兒子，但當毛澤東在湖南一帶搞共產黨活動，尤其在湘南爲寇時期，楊曾寫信毛加以婉轉，希望他不再流浪飄蕩，安安靜靜的回到長沙或家鄉過着平定的家庭生活。毛給她的回信是如果你願意當押寨夫人則來，否則作罷，並不時要楊給他轉信，楊實非共產黨員，但亦因此被當時省政當局逮捕而梟首示衆。毛雖未棄楊，而楊開慧實因毛致死，毛亦從而對國民黨與政府的仇恨加深，這和他與彭德懷等於民國十九年進攻長沙，肆行擄虐燒殺，不無關係。

他的第三任妻子爲江西永新籍的賀志珍。當毛澤東在江西蓮花永新交界之

井崗山落草，扯起紅軍旗號時，賀當時是一裁縫店老板之次女，年方十六七歲，正讀初中，毛所率領的土匪隊伍紅一師正肆虐於永新一帶，將一般少女和兒童均納入紅色小鬼隊。賀志珍與其兄賀敏河均爲小鬼隊隊員，賀女稍具姿色，頗爲活躍，於是毛見獵心喜，召之上山，遂成爲毛的押寨夫人。她曾隨同毛由江西流竄陜北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中途一度流產，後又爲毛生了一女，到達陜北時期，以體弱多病，曾赴莫斯科治病休養。由於神經衰弱，不習慣於毛的深夜生活，而常起爭執，毛乃移情別戀於一北大女生何萍（爲民先隊員由蔣南翔等介紹到延安），賀志珍爲此大鬧延園，何亦離開延安。

毛的第四任妻子江青，原名李雲鶴，爲山東國立戲劇學校之學生，風流成性，因與該校校長趙太牟鬧戀愛，趙因而去職，李亦遠走上海，進入電通公司，當第三流明星，藝名「藍蘋」一度與電通編劇唐納熱戀同居。抗戰初期由鄭牧之等介紹參加劇宣二隊，後來到延安進入「魯藝學院」。一次毛澤東在魯藝講話，藍蘋肆意打扮，坐在前排故意發問，引起毛之注意，旋由柯慶施（曾任上海市長已死）周揚（二人爲魯藝負責人）之介紹得以和毛接近。並由其山東同鄉趙容（即康生）之設計，與楊開慧所生之子毛揚湖（岸菁）聯合暗鬬賀志珍。由於藍蘋畢竟是在上海灘混過的名女人，施出了混身解數，加上周揚的太太與康生的女人（均屬劇宣二隊女隊員）之牽線，賀志珍自非敵手，爲此賀曾大鬧楊家嶺共黨中央，正式提出控訴。當時張聞天與朱德等力持反對，最後由康生轉寰，將賀志珍以養病爲由送往莫斯科休養，迄今生死不明，於是毛與藍蘋得以同居，並改名爲「江青」，毛以「鳥飛人不見，江上數峯靑」詞句中取名，寓意賀已去，江青可以獨立入幕了。

不過毛江結合時中共多數元老高幹均表反對，因此後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有一非正式之決議：即「江靑同志應多照顧毛主席之身體健康，不得過問黨內外事務」，因之在延安時期，江靑一直不敢出風頭。二十多年的壓抑和悶氣，忍氣吞聲，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時候，才爆發出來，揚眉吐氣的大幹一番。她在毛澤東身邊，發號施令，指揮紅衞兵，鬧得天翻地覆，鬧得鬼哭神嚎。

由於毛澤東的家庭學校、婚姻底背景、感染、曲折、殘破、形成了他性格上的反叛、殘酷、多疑、善變、衝動、而帶着神經質的喜怒無常，湮滅了湖南人忠實、誠樸、勇敢、任重致遠的騾子精神，因而以毛澤東爲主角的紅色舞台，比莎士比亞筆下所寫的 **Hamlet** 底悲劇更悲，結局更慘，它確實反映了主人公性格的明暗面。

固有的裂痕

一、導言：從共產黨的主義思想和組織型態來看，它似乎是一種機械整體，但從共產黨在中國派生和發展，已有兩個永存的裂痕。這固有的裂痕，到今天仍然無法消除，而成爲相互鬬爭與排斥的規律。

二、洋共與土共的對立：中共的產生，是俄共爲實現其世界革命，在東方建立的第一個總支部。由維丁斯基、馬林、越飛、鮑羅庭、米夫，以迄在延安時代的技格諾夫，一脈相傳的培植在中國的組織細胞。自陳紹禹領導的廿八個布爾什維克，到劉少奇的親蘇路線，與郭沫若以歌頌史大林爲「不朽的鋼，永恆的太陽」乃至毛澤東親自朝拜莫斯科，簽訂「中蘇同盟互助友好條約」，處處顯示中共受蘇共影響之深，成爲父子之邦。但是毛澤東卻不曾喝過洋水，吃過俄國麵包，他是標準的土共，他賴以打天下的一羣綠林好漢與土匪軍閥，如賀龍、彭德懷、高崗等，則如是標準土共。在民國廿四年二月一日遵義會議，就是兩派的鬬爭大分野，解除國際派王明路線的領導，到延安以後的整風運動，罷除了陳紹禹、秦邦憲的總書記職務，毛澤東坐上了黨中央主席王座，上共成了當權派。等到中國抗戰勝利前夕，蘇聯紅軍進入東北。林彪、高崗、彭眞等率共幹到東北，蘇聯馬上派李敏然（即李立三當年在上海時期立三路線的領導人）爲東北民主聯軍司令員林彪的政治顧問。馬林諾夫斯基，成爲中共軍事的幕後最高領導人，爾後中共的軍政幹部一批一批的送往莫斯科受訓。在莫斯科接受過革命洗禮的劉少奇、鄧小平、劉曉、劉亞樓、李克農、楊尙昆等，又在中共黨內成爲了當權派，一直到毛澤東被赫魯曉夫結合中共內部力量壓迫下台以後，爲親蘇派勢力最盛時期。到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展開反擊奪權成功以後，指劉鄧爲赫魯曉夫底代理人，而澈底的消除了親蘇派勢力，以毛澤東爲中心的土共派再度當權。這固有的對立與裂痕，無形中成爲中共內部的永恆鬬爭，進而演變爲中蘇共的分裂與鬬爭，毛澤東則又是這一對立鬬爭中的主角。

三、黨軍之間的對立：毛澤東一再強調的是：「槍桿子裏出政權」，他自從在湘南組織農民流氓暴動，以迄井崗山落草，到江西瑞金組織蘇維埃政權，以及在二萬五千里流竄中途的貴州遵義會議，無一不是靠槍桿子起家，他和其他共產黨領導人，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發、陳紹禹、張國燾等完全不同，因此他自始就是以槍來領導黨。但當他坐了黨中央的王座後，則又不願別人的槍來指揮他的黨。因此，軍權派與黨權派，始終是對立而互不相容，知識分子多屬黨權派，工農幹部則又多屬槍桿派。文化大革命時期，是毛林結合運用槍，打倒了劉鄧的黨，中共九大以後，則爲毛周結合運用黨壓制了槍，進而消除了槍桿子裏的偶像——林彪，這種爲時久遠的黨軍對立，到林彪事件爆發，全成爲永遠不能彌補底裂痕創傷，也可能成爲毛共政權的致命傷。毛自己成爲這一致命悲劇導演和主角，玩火者必自焚，毛澤東則天天在火山上跳舞。

多少親密的戰友

一、敍言：毛澤東的患難同志和親密戰友，一個個都倒下去了，他們不是倒在敵人的手裏，而是倒在被他們慝稱爲親密戰友底毛澤東同志的手裏。爲毛澤東打天下的爭江山的頭目們，幾乎個個遭整，不是自殺，就是下放，軟禁或橫死，倖免的沒有幾人，而且被鬬被整的人，每人頭上都帶上一頂反黨的帽子，在倡言者自己知道，希望欺騙羣眾與觀眾，宣傳者自己中毒，無形中加除了內部的離心，更加重了共產黨幹部和黨員底悲觀色彩。

（未完）

香港藝術節與藝術中心

王屯

香港藝術節協會主辦的第一次「香港國際藝術節」，時間由二月廿六日至三月廿四日。單是大會堂音樂廳的秩序表上演出節目便有三十二場之多，內容的豐富，加上演出的團體及個人的，可有不少是世界藝術界所公認的第一流藝人，如瑪歌芳婷、老維克劇團、倫敦交響樂團等，由此可見負責籌劃這次藝術節的主持人所化的精神是很大的。說它是本港開埠以來，在文化藝術上最重要的日子並不爲過。不過有人以爲有了「香港國際藝術節」後，香港人過去自我解嘲的「文化沙漠」的名字，大約可以洗清了。當幾個朋友來在一起談起這問題時，有一位善謔的朋友打趣說：「如果香港眞的是文化沙漠的話，香港藝術節，只等於在沙漠上搭起一個戲棚，然後聘請來自沙漠外的嘉賓來湊湊興，當劇終人散之後，戲棚拆了，沙漠依然是沙漠。」說得大家哄然大笑。

我寫了這些時，良心上未免有多少自罪的感覺，當我想到多少知名人士，化費多少時間，組成一個多麼有意義的「香港藝術節協會」，今後打算每年舉辦一年一次「香港國際藝術節」，這是爲了香港年輕一代的撒種工作，爲本港年輕一代建構眞善眞美的靈性工作，我們如果向它澆冷水，實在是罪過。然而正因爲愛之切才對它有更高的期望，所以才不得不說出一點心中的感受。

我以爲藝術這東西，它的崇高並不是由於本身的如何成功，而是由於它的確能感動別人。但是一切能具有感動力量的藝術，必須建立在欣賞者的親切感上。親切感的源頭，一是由於欣賞者對自己固有文化的熱愛。一是將別的文化藝術介紹給不同文化情感的觀眾時，應先建築好文化交流的橋樑。因此我們那位善謔的朋友所說的「香港藝術，只等於在沙漠上搭起一個戲棚，然後聘請來自沙漠外的嘉賓來湊湊興，當劇終人散之後，戲棚拆了，沙漠依然是沙漠。」這並不是言過其實的。這個「香港國際藝術節」中與香港本身連繫的東西，有是有的，但分量太少了，談不上什麼文化交流上的連接作用，這是值得主辦下一屆「香港國際藝術節」者以值得當員去檢討的問題。

據「華僑日報」三月三日有一則新聞報導，新界民政署致函邀請鄉議局，希望在香港節時提供表現新界特色節目參加、支持合作。再讀新聞內容，據說上周舉行第二次議員大會時，有議員提出杯葛當日香港節的動議。「香港節」與「香港國際藝術節」雖然是兩件事，但在爲本港年輕一代建構起一種文化上的靈性的美，作用是一樣的。雖然杯葛的不愉快事情未必出現，但可看出有關當局在建構這文化運動工作上，顯出不少脫節的缺點。這缺點在「香港節」及「香港國際藝術節」中同時暴露，那並不是偶然的，正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它的源頭，應歸咎於一種殖民地傳統病「重洋輕土」，更不幸的是這類洋才子往往成爲可以左右當局的頂尖人物，於是不論文學藝術也好、文化教育也好，在精神上永遠只造成在沙漠上搭戲棚子的現象，這沙漠上原來生長的東西，都被看成微不足道野草閒花。於是便造成一種分裂性的循環作用；土生土長的任由自生自滅，沒有人去培養它、講文化藝術的，只懂得在沙漠上搭戲棚子，永遠是劇終人散之後，沙漠依然是沙漠。

偶然翻閱第四期「　　」月刊，閱讀一位徵明的作者的「四城記」，文章沒有使我產生什麼特殊感受，但「四城記」中的四幅鳥瞰城市攝影，卻使我感觸良深。那四幅鳥瞰攝影是：吉隆坡、[illegible]、京都、香港。我看到的是吉隆坡、[illegible]、京都都有它本身的文化特色，從建築物中放出它的光芒，而只有香港一幅，看來只是一個單純的現代化城市。我沒法從那城市中找出它本來的文化特色，這城市可能被看成非洲的某一個城市，也可能看出南美的某一城市，或澳洲、美國、加拿大的任何一沒有文化特色的城市，但不可能像中國的城市或歐洲的城市。香港看來只是一個沒有它自己的風格的城市，只是一類「任何一現代化城市」之一的城市。在物質世界中它是一個漂亮的城市，但在文化方面它正如沙漠，什麼也沒有。因爲文化必是固有文化上的特殊建構而存在的。

又兩個月前，曾經從第二期「　」月刊，讀到一篇陸離的「何弢先生訪問記」，內文很有條理的介紹未來的一個「香港藝術中心」的設計，看籌劃經營到建設的藍圖，以及這藝術中心的偉大抱負，這篇文章，使我很感動，我想，如果我是一名千萬富翁，大可以立即爲這偉大的抱負獻上我的五分之一的財產。但後來再看到一幅疊影圖片，那是從九龍眺望的藝術中心的圖片。我想，如果我是千萬富翁，看了那幅圖片，原來打算捐出

…值

幾個朋友一塊兒坐着聊天，隨便的談起最近官校教師大鬧加薪風潮的事。甲君說起教師中有一位姓胡的衝動地罵新聞界，認爲是有心理上的因素的，他說：「據我記憶所及，兩年前官校教師加薪風潮與護士的加薪風潮一起出現，大多數輿論，對護士加薪都支持，但對教師的要求，較少輿論支持，他們內心對新聞界不滿已久了，所以出現一些因忍不住而大發新聞界牢騷是可以理解到的。」

乙說：「可是新聞界不能不看事實，當官校教師打出『維護教師尊嚴』的口號時，這口號正在刺痛本港許許多多私校教師，新聞界並沒有像那些爲了爭取教友的教會人士，或爭取選票的議員那樣，爲了自身利益故意無視於私校教師的痛苦，做起『維護尊嚴』的幫腔。新聞界的立場應是同情最

五分一財產的熱情，可能大大打了折扣，即使對它如何熱愛，也只好將捐欵額縮減爲原來的十分之一或五十分之一好了。理由是它缺乏一種文化特色。

要是將來這「藝術中心」建設好了，有一批外來遊客乘直升機遊覽香港，他們可能對尖沙咀大笨鐘或古老郵政局大厦拍些照片，至於「香港藝術中心」除非嚮導特別介紹，可能問也沒有人問起，因爲從外表看來，它的外貌，不過是夾在大厦中一座中型大厦，並沒有什麼特色吸引人。

我想要是這「藝術中心」的外貌是富有東方色彩的，一如從「四城記」那幅吉隆坡的鳥瞰圖片中所看到的回教寺那樣，有它本身的文化特色，那麼乘直升機的遊客，不但會拍了好多照片，而且以一遊爲榮。

譬如給那藝術中心，設法融入一些我們東方藝術特色的東西，如每層外欄，是「天壇」式的雕欄，上層加上幾層琉璃瓦頂，兩旁的支柱，可以塑成紅色雕柱，入口處裝設些具有文化歷史性的傳統藝術石雕，那不但可以使它本身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也可以使香港這個大城市，因爲有它的存在，大大增加了它的文化特色。

我想如果「藝術中心」的設計，能具有這種魅力的話，莫說籌捐三百萬元，看來再籌捐多些也不難，香港人的慷慨潛力難以估計的，只要有一個的確使人着迷的設計便可以了。

民族性的文化情感是根本的，外來的東西，可以與它綜合，或者有一條根子通到它內頭去，才能使它產生出新奇的生命力，反之如果新的東西的建立，無視於它的存在，與它割斷關係，那麼它實在等於沙漠中的戲棚子，這是原則問題，要改變它，只有使自己永遠孤立。譬如今日的香港大會堂，難以發展，以致枯死。沒有根，不論它對文化運動有過多大貢獻，但因爲在建構上它沒有突出自己的文化特色，將來拆掉或改建時，必沒有人婉惜，因爲它本身就如一間很普通的「文化酒店」，並不是「文化廟堂」，悠久的文化特色，必須是建構在一種比較恆久的廟堂中的，不是建構在酒店中的。因此，個人以爲，藝術中心必須結合自己的傳統文化，成爲一種特色，藝術節則必須與此地的文化情感，有一定程度的結合。當然，我們只要求做到「香港化」，未免貧之一點，如果一個「香港國際藝術節」能夠將它建構在東方各民族的文化情感上，那是多麼有意義的事情，說不定它在未來亞洲文化歷史上，會啓開一新頁亦未可知。

想象中一個有促進文化交流作用的「藝術節」，最好是以香港與東南亞知識青年作爲精神上的主人。如開首搞一個序幕，由本港知識青年發出請帖，請東南亞每一個國家，派出青年代表參加，先來一個聯合演奏及交誼舞會作爲揭幕禮。繼續才編排各項演出節目，國樂、國劇、粵劇，以及東南亞各國民族舞劇，民族藝術展覽，必須佔相當份量。並且由文化界組成頒獎團，給各藝員種種精神獎品，最後一場壓軸戲，最好由各外國藝員自願參加，表演一場大會串，大堆頭扮演一個諧趣的「封相」，或「羣英會」粵劇場面，一齊亮相，以示彼此一家，大歡喜終場，也亦是很有意義的事。同時如選可以拍的紀錄片場面，將藝術節表演拍下來，不但可以留下一段富有紀念價值的紀錄，同時將紀錄電影發行全世界，也可以取回一筆作爲充實藝術節協會基金的財富。

情的是私校教師

霍大川

不幸的，除非自己別有用心，不會放下最不幸的人的立場而去趨炎附勢，須知用趨炎附勢的手段獲到教友或選票，那並不是光榮的事，也不是上帝所喜悅的事。」

新聞界的子弟，有很多人在官校讀書，但他們不能爲了兒女的教師的利益而無視於孤立無援的私校教師，這是良心問題。新聞界給某些人不滿是極平常的事，除了官校教師在加薪問題上對新聞界不滿外，拍壞意識電影的導演與老闆，也是內心對新聞界不滿的人之一。雖然也有些爲了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專爲壞電影作曲意奉承的報紙（不是指刋宣傳文章的園地而是標榜評論性的園地），那可不必理會它。但多數有良知的報紙，均以宣揚理性爲主旨。當然，這種報紙，應是爲拍壞意識電影的人所深惡痛絕的，事實上，新聞界也應以受到他們深惡痛絕爲榮。

雖然將拍壞電影與官立教師的問題相提並論，似乎近於不倫不類，但如果官校教師能設身處地想想，應該知道新聞界不像爭取教友的宗教領袖以及某些爭取選票的議員那樣支持他們，就是因爲他們沒法忘懷事實上比他們更痛苦而孤立無援的私校教師。

新聞界也有不少的朋友、子弟是官校教師，正如好些官校教師是宗教領袖的子弟及朋友一樣。但是作爲文字工作者，面對的是讀者。同情的永遠屬於最苦難的；官校教師即使有值得同情之處，那是次要的同情，主要的同情應屬於私校教師。當兩種同是值得同情的事共同出現時，凡有良知的人，應選擇主要的，而不是只看到次要的反而將主要的值得同情而忽畧了。

個人以爲新聞界被人不滿，只要問心無愧便得了，並不是一回大不了的事。但在這裏可不妨一提，那些可敬的爲官校教師出過力的議員與宗教領袖，爲了證明你們並不是趨炎附勢，最好在幫忙官校教師之後，應也付出同樣的精神力量去支持比官校教師更孤立無援的私校教師了，如果你們肯這樣做，選民必然投你的票，上帝也必更加喜悅你。

三個月前，港九新區天台學校聯會主席鍾創業先生，爲石硤尾的不牟利天台學校面臨拆遷而不被政府當局安置而憂心如焚，那些待遇最可恥的教職員面臨失業厄運，這應是最需要支持的，未知爲官校教師出過力量的宗教領袖及議員們，可否也願你們那助人爲快樂之本的正義光芒，也照耀及這個孤立無援的角落嗎？

最後筆者還得向港府當局進一言，如果你們不抹煞本港私校教師及天台學校教職員對本港貧苦大眾曾經作過有貢獻的話，可否在處理官校風潮之餘，主動地對那清苦而無援的私校教師，展開調查，作點值得爲市民心中感激的幫助。可以嗎？

原子襪

葉人傑

菲菲含羞答答的告訴母親，她已經答應小李的求婚。她哥哥小朱在旁聽了，勃然變色。

「不，不，你不能答應他，萬不能答應。」他氣急敗壞地叫道。

小朱急成這樣子，把朱太太和菲菲都愣住。菲菲漲紅面皮道：「爲什麼我不能？」

「總之，小李這人你萬不能嫁給他。」

朱太太心平氣和的問道：「佛力，小李不是你最要好的朋友嗎？」

「是的，但……」小朱有口難言。

「小李不是你介紹的嗎？」菲菲憤慨的叫道。

「是的，但……」

「而且，」朱太太道：「我看小李人品很不錯，有志氣，現在家境雖然不算大好，也稱得上小康，菲菲嫁給他，相信一定很幸福。」

小朱頹喪的道：「那麼，你同意他們的婚事了？」

「我似乎沒辦法找出反對的理由。」

「菲菲，你……你一定後悔！」

「他有什麼不好的地方，你可以明白說出來。」

朱太太這一問，把小朱問啞了，他訥訥的說不出口。菲菲道：「既然你說不出他不好的地方，就不該再反對我們的婚事。」

「菲菲，你相信哥哥一向愛護你吧？」

「這個我承認，不過，你要我不嫁給小李，我誓死不答應，你不知道我們相愛多深。」

小朱長長的嘆了口氣，「你要作賤自己，我有什麼辦法？」他聳聳肩，「好吧，將來你會知道哥哥的話是一番好意的。」

小朱雖然極力反對，但菲菲終於在下個月月底和小李舉行了婚禮，並且還到日本渡蜜月。

十天後，他們蜜月歸來，菲菲携了新郎回娘家。

小朱特別注意妹妹，只見她面色紅潤，喜氣洋洋，和他想像中的情景完全兩樣，不由心中嘖嘖稱奇。

乘着小李和朱太太談話時，他悄悄問菲菲：「你覺得怎樣？快樂嗎？」

「很快樂。」

「眞的一點痛苦都沒有？」

菲菲一怔。「什麼痛苦？」

小朱不便再說下去，這對新婚夫婦吃過晚飯走了之後，小朱一個人呆在那裏，一味說奇。

朱太太莫名其妙，不由問道：「奇什麼？」

「眞奇，菲菲一點不覺得痛苦。」

「我從來沒見她這麼快樂過，她像轉換了一個人，怎麼你會以爲她有痛苦？你懷疑小李不是眞愛她嗎？」

「不，我知道小李深愛菲菲，但，我也知道小李一些秘密……」小朱欲言又止。

「什麼秘密？」朱太太認眞的問：「難道他已經有了……」

「不，我不是指這些，因爲……」他頓了一頓，說：「我經常和他一起游泳，大家一塊兒洗澡，因此知道他天生異稟，我們一班同學都拿這個取笑他。當我知道妹妹愛上他，還準備和他結婚，心裏十分焦急。菲菲嬌小玲瓏，是個弱不禁風的女孩子，這豈不是要她的命？因此當日我極力反對……」

朱太太沒等他說完，忍不住哈哈笑道：「佛力，你眞是傻孩子！」

「什麼？我傻？」

「你有穿過原子襪嗎？」

「當然有，但，那有什麼關係呢？」

「原子襪只有一個尺碼，但誰買了都合穿，你明白這個道理嗎？」

小朱想了想，恍然道：「對，的確從來沒聽說過有人穿不了原子襪。我眞白替菲菲擔心了！」



王星磊的「潮州怒漢」

林巽

看了王星磊導演的「潮州怒漢」，記憶所及，個人看過這位新紮導演的作品是第三部；第一部是「虎山行」，第二部是「大漠英雄傳」。王星磊所塑造的三部作品的英雄人物，都有若干共同點；那就是故事的背景是一個眞實的苦難時代，它的英雄人物，是爲很多人承擔苦難的英雄。只要故事搞得眞實，很容易產生感人力量。

「潮州怒漢」無疑地是迎合這一個賣弄拳腳潮流的一類形式的電影。這類故事，刺激性的加強與眞實性的減弱正好是一個相等的對比。所以從「潮」片看，它比「虎山行」、比「大漠英雄傳」都強了，從眞摯精神看，它比「虎」、「大」兩片卻遜色得多。

我在看電影時，發現觀眾對導演的如何凝注於尋求眞實情境營造氣氛的苦心，全無特殊感應，觀眾在看的只是那位男主角那種近乎表演雜技及打鬥的身手，於是不禁想，要是王星磊不受這賣弄打鬥的風氣而降低一個表現苦難故事的眞實性，這齣電影，無疑地會給海外老一輩華僑，逗起多少痛苦的回憶。也會給後一輩華人爲他們那苦難的祖先，產生景仰之心。可惜導演用的是時下流行的打鬥片形式。眞實感大大降低了，觀眾看到的不是具有藝術性的東西，而是一些造作的匠氣的東西。

「潮」故事發生在民初時期一個由外國人統治的港口，那港口的一家大機構，正招華人赴南洋當苦役，當時因農村生活困難，於是不少人便由農村流到城市，應徵出洋當苦役。依照招募勞工公司的規定，每個工人都有安家費用，可是這事由當地一名大惡霸接手後，便打算欺上騙下，誘使工人上船後，好將全部安家費吞掉。工人懷疑他的奸計，不肯上船，惡霸的爪牙，不得不利用欺騙的手法，利用勞工們所敬服的一名武功高強的高手江潮，說服勞工上船，將領安家費的責任承擔下來。等到船開了，惡霸便露出本來面目，打算將安家費吞沒，江潮身負幾百家人的生活，沒法退讓，只得與惡勢苦纏苦鬪。電影爲了突出打鬪情節，以及渲染它的英雄如何了得，於是將那班惡霸，分爲三級，每一級有一個頭目。高一級頭目不但比低一級頭目武功高強一倍，爪牙亦多一倍。江潮於是一級一級打上去，越鬪越勇，越打越激烈。那段過程犧牲了好些人，最後終於打倒最高一級惡霸首領，達到不負眾望的目的。

可以看出王星磊所具有的抱負，與胡金銓不相上下，可說是將「戲」字看成「義」字，他處理下的戲就是義的表演。也許因爲這個緣故，他迫使一個身手不凡的擊技能手，在演戲中暴露出不少缺點。一位朋友看過「潮」片，也有此同感，他認爲王星磊在「潮」片中搞幾場感性很重的戲，即使換上王羽，也沒法演出來，可能只有李小龍與陳星，可以應付得來，譚道亘如遇上將人物當打鬥機器處理的導演，可能比較幸運了。但想深一層，即使譚道亘演得沒法入戲，對他也是好的，至少在觀眾看來，他總不如打鬥機器那樣簡單。只要有演的機會，總會能更進一步的。

講打鬥身手，譚道亘可謂集擊技與雜技於一爐，看來很中國化，相信觀眾會滿足的。在華工被賣豬仔出洋的痛苦時代，惡霸侵吞安家費的故事不能說沒有，但像「潮」片那樣騙的人那麼多，範圍那麼廣濶，又是在當時的一個大都市，惡霸與英雄可以闊到如此無法無天的地步，這完全是今日我們的電影爲了賣弄打鬥而製造的畸形現象。

個人以爲一個有抱負的導演，他只有從確實具有眞摯精神的故事，才能表現得更成功，如果他向時下流行的妥協，他可能使自己的作品，風格上失掉調和，更會使自己的作品變成非驢非馬，胡金銓的「龍門客棧」與「俠女」所差別就在這裏，因爲眞摯精神的戲劇效果是難以在看來不眞實的故事中取到同樣效果的。

「潮」片看來相當賣座，看來它是從打鬥刺激性而來的。導演對戲的處理，雖然很用心思，如打鬥力求避免背境的重覆，打鬥時注重機智及反面人物的狡猾性格的刻劃。戲的部份、很重視氣氛，譬如寫江潮與全叔阿蔡三人持莊票到刁總辦的公司去領款時，一邊是驕陽似火，幾個人在陽光曝晒，一邊是公司內的職員奉命故意拖延，導演對於一個「怒」字的培養很用心，這種場面是有眞實性的。但接下的刁總辦設宴敬酒，給了錢又差人暗中伏擊身懷巨欵的人以及用酒食留住江潮，這一段戲，雖然是下一段最高潮的爆炸性場面的引子，但很難使觀眾看出有眞實感。這種處理，用它來培養怒與表現眞摯感，顯然是失敗的。個人以爲如果將刁總辦設宴計誘江潮及伏擊全叔的戲不要，而換上一些比較貼切的情節。譬如一邊是刁總辦，皮紹棠，總會長避不與江潮見面，另一邊等待安家費的家人生活無着，甚至有人因此自殺，由此才迫使江潮一級一級找上去。他本想依法控訴，但忽然爲刁總辦陷害，將他造成殺人犯，迫他逃亡，至此才迫使他一面逃生，一面用武力去解決，一級一級襲擊上去。電影在這種情形下，給江潮製造大顯身手的機會，不但效果一樣取到，而且會增加一定程度的眞實感

在一個大都市中，反面人物不論勢力多大，手段多毒辣，絕不會公然糾黨行兇殺人，使用公開的無法無天的笨手法。在這種情形下導演如除了要求收到刺激效果之外，兼收到情感上的效果，在情節上，必然要求到在現實中的可能性才能感人。須知戲劇性的嚴格與眞摯感的效果是相等的。戲劇情節倘失掉它的眞實性，導演手法不論多麼高明，也難以搞出眞實感人力量。

投資新股

（股市閒話）

踏進一九七三年以後，本港股市承接去年的強勁走勢，兩個多月來，大市仍然不斷向好。其間雖亦有大漲小回現象發生，但那只是股票市場交易中技術性調整的必然規律，當技術調整期過去後，股票市價普遍又比前市更躍升。筆者在前數期的「閒話」中，預測牛年股市更趨蓬勃，那實非無的放矢。

二月底，當立法局會議即將召開之際，由於市面盛傳當局在會議中將會提出進一步「冷卻」股市的具體建議，曾引致了股市一度呈現下挫，但事實證明，在立法局會議召開之日，財政司除了宣佈提高股票買賣合約印花稅百分之一百，即從目前的百分之零點二提升至百分之零點四以外，便再沒有宣佈任何不利於本港股市的激烈措施。消息傳出之後，證明了立法局會議召開前市面上所傳的各項謠言全屬子虛烏有，使股票投資者心理上所存的疑慮完全冰釋，於是，立法局會議召開以後，本港股市又全面報揚，而且升幅頗爲淩厲，尤以藍籌股走勢更見可觀。可見本港股市的前景確實美好，由於投資於股票買賣已深入社會各個階層，股市蓬勃的浪潮今後仍必是一個接着一個，絕對不會因大市的偶然下挫而令投資者卻步的。

緊接着立法局會議之後，證券業務諮詢委員會曾舉行過一次會議，並向財政司提出有關本港公司公開發售股票之股份資本問題的建議，認爲凡公開發售股票的公司，最少應擁有已繳資本五千萬元；至於擬將股份配售的公司，最少亦應擁有已繳資本二千萬元。而且不論公售或配售股票的公司，其資本額均應爲已繳足的資本。證券業務諮詢委員此一建議，已獲財政司接納，並於本月二日通知本港四家證券交易所切實執行。

證券業務諮詢委員會這一建議，顯而易見，乃是針對月來某些垃圾股上市太多而提出，此一建議獲得財政司接納付諸實行以後，對杜絕垃圾股上市將會立竿見影，收到非常顯著的效果。

站在投資者的立場來議論本港股市，說句客觀的話，目前本港股市雖已具有頗爲穩健的根基，但是卻還必須使之進一步健全，才可以切實保障投資人士的利益。

最近一個月來，一元細價股絡繹不絕上市，同在一間交易所裏，一天之內竟有兩隻新股上市亦屢見發生，那賣

股的方式來增加其實收股本，而推出新股份上市，這顯然是欺騙投資人士的卑劣手段。如果對新股上市的公司不再加嚴格限制，垃圾股再蜂湧而上，效果之可怕，確實不難想像。財政司能迅速接納證諮委會建議，對新股上市的公司之資本額作嚴格規定，這樣對於那些底子較差而想藉發行新股上市從中混水摸魚的投機野心家，作出了當頭棒喝，使他們無法不打消了企圖向投資人士「搵笨」的妄想，這對健全本港股市的功績確實不容加以抹煞。

談·台·灣·的

戾氣飛揚終覆沒
和氣致祥必復興

我這裏所談的氣象，不是天候的氣象；乃是入國觀治的氣象。台灣是我們中華民國復興的基地，台灣是中華民族文化道德傳統發揚之堡壘，台灣是爲人類爭取眞正之公義和平、民主、自由、平等的最光亮的燈塔。台灣這個寶島，不僅是我們黃帝子孫，中華兒女之寶；也是全世界被邪惡統治，獨裁鎮壓，階級專政，把人民當成機器牛馬般使用奴役，抹煞人性良知，在鐵幕裏面，毫無自尊自由的人們之寶。

寶島，是這樣關係着我中華民族的復興與滅亡，也關係着所有共產暴政奴役下人民之解放與自由。因此；我愛台灣，我愛寶島。中華民國政府才是我們唯一的政府，中華民國才是我們眞正的國家。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雖然被迫僑居在海外作流民，但落葉歸根，不能數典忘祖！談到將來的歸屬問題，我們所仰望，所寄託的是中華民國，不是毛共暴政，是全民的民主政治，不是某個階級的專政壓制。是過一個人性尊嚴，倫常自然，有情有理有法有守有骨有肉的人性生活，不是在某一個無產階級專政恐怖之下永遠被奴役過那無情感，無理性無個人自由意志機器人的生活。

當今世界逆流澎湃，紅潮氾濫，邪說橫行眞理泯滅。國際無道義，外交講現實，大壓小，強淩弱，富欺貧，多侵寡的罪惡活動中，一些自私短見的政客，目光如鼠，行如娼妓，背信棄約，大賣風騷，扭腰肢，施媚眼，亂勾搭，玩弄其三寸臭舌，到處賣友求榮，損人而不利己，早晚必自食惡果。像基辛格就是這樣一個臭名彰著的醜小鴨，呱呱亂叫，助桀爲虐，還有人恭維他是一代奇才，和平使者，眞不知是何所云了。像越戰和談，這明明是替共軍舖路，奔走毛朝，勢將出賣寶島，妄圖打擊自由中國的戰鬭意志，他那懂得我國有悠久之歷史文化，益挫益堅，百折不撓，使我們自發圖強的精神更旺了，復國必勝的信心更強了，基辛格的丑表功只能帶給美國雜種們一時的苟安感罷了！

更可恨那日本鬼子，田中小兒，趨炎附勢，唯利是圖，忘恩負義，以怨報德，叛中華，拜毛共，

歌功頌德，自欺欺人，王浩之流正是如此。這些人就應該早日返回大陸去爲人民服務才對，爲什麼還去作假洋鬼子呢？

最近又有叛國的二臣，認賊作父，無恥已極，老不知死的傅作義輩，還居然在北平發出夢囈，爲了毛共夢想侵吞台灣，而又不敢無力無能的洩氣情形下，胡喊亂叫說什麼要求與我中華民國政府和談。不要說我政府當局懍於過去一再上毛共和談之當，不會聽那些和談的鬼話

盲目

凌山

打開天窗說亮話，卻佔了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實力」單薄的垃圾股，一間只擁有三層工廠大廈（注意：只是三層，不是三幢）的公司，居然也被批准新股上市了；更爲荒謬的，則是一間只租賃了一層寫字樓經營按揭及買賣股票的所謂「財務公司」，也居然發行面額一元的新股上牌。此外，以「偷龍轉鳳」手法以達致新股上市目的之公司，爲數也並不少。所謂「偷龍轉鳳」，就是有些資本薄弱，歷史淺短，顯然絕無資格將其股份上市的公司，卻使用增發若干新

公司的資本額作出限定，而對該公司的成立年限及其盈利實績仍未作出限制，這無異給投機取巧的野心家仍開放着一條可行的「搵筆」之路。原因很簡單，由於對發行股份上市的公司只作資本額的限定，一些資本額較小的公司，如果要發行股份上市買賣，大可以三數間聯合起來成立一間繳足二千萬元至五千萬元資本的大規模公司，辦妥新公司的註冊手續後，資本額既然符合規定的數目，便可以申請發行股票上牌交易了。

由於這些公司是新設立的，未有營業紀錄，當然無帳目記載，亦談不上其盈利狀況如何。只要符合資本額的規定便可上市，那麼，對這類新公司又怎樣處理呢？那也是一個並不簡單的問題。

所以，單純限定資本額而忽視了公司的歷史與過去營業實況，乃是一個極大的漏洞，此漏洞足以造成投機取巧者有極大可乘之機，爲了健全股市，杜絕垃圾股，當局必須從速設法塡塞此一漏洞才對。

談論了新股上市的問題，自然順帶應該提一提投資人士對新股上市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最近幾個月來，凡是一元細價股上市，不論其爲實力股抑或垃圾股均好，在上牌之日，例有集團做庄將其托價，故一元垃圾股上牌後做價達三、四元乃是司空見慣之事，這樣一來，大多數人均見獵心喜，於是，凡是有新股公佈，申請認購者必超逾發行額十餘倍。

無疑在最近數月來上市的新股似乎已甚少可能跌破底價，何是，在大堆垃圾股上市之際，實在力量太單薄的，來一次上市破底亦非奇事，所以，雖然是申請新股，亦必須研究一下其資產才塡申請表格方較穩健，垃圾股上市做至三數元只是被人「托起」而已，萬一沒有人「托」，它便隨時會破底了。

本港股市的大勢雖云仍然不斷向好，但是，站在投資者的立場，絕卻不能由於大勢向好便「垃圾都掃」，尤其是在購入新上市的股份時，更應仔細研究過其資產及盈利能力才可決定買進；特別是一些「過江龍」（外來股），更須考慮到當地的稅率問題才行。我們必須認識清楚，垃圾始終是垃圾，股市大勢雖好，但大勢好卻亦不能把垃圾變成黃金的。

象

陳自强

冀及！

另有極少數長期居留在美國的假洋鬼子，吃着美國的三文治壯大起來，藉着美國的課堂試驗獲得了什麼博士專家，混得有名有利，享受高度資本主義社會的物質文化進步之福，回大陸跑一趟，在毛共有計劃有目的假親假熱招待之下，灌了幾杯茅台酒，吃了幾片北京烤鴨，看了一點皮毛建設，接觸了些爲毛共安排好的親友，竟失去理性認識，頭暈腦脹的信口開河，寫文章，作講演，替毛共吹牛，

鬼話，必然落空。

國家的興亡，不能看眼前的形勢。政權的存在，看是不是獲得民心之擁護與愛戴，正所謂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我們對台灣與大陸的看法是這樣，對國府同毛共暴政也是如此。歷史證明很多、武王伐紂，劉邦滅秦。弱可轉強，小可勝大。由現像看本質，從目前望將來，我們深信毛共政權之不能長久，國府復興之必然重見。

毛共政權廿多年來，恐怖統制，槍彈鎮壓，殺功臣，除異己，清算鬥爭，永無寧日！使人人自危，刻刻擔心。肉體生活如牛如馬，精神生活失去人性，不講理智，不講感情，倫常道德完全喪失，使父不父，子不子，親不親，友不友。口稱同志，各懷鬼胎。爾虞我詐，互相監視。人人變成有血有肉的機器工具，使數億人民永遠陷在水深火熱之中，這樣的政權，使人神共怒，天理難容！

不要看眼前的誇大猖狂，實際是臨死時的廻光反照，正如老毛的生命一樣，一口氣閉住就馬上毛手毛腳嗚呼哀哉！

毛共的笑臉外交，解除不了內在的矛盾危機。打腫臉充胖子，全是自欺欺人，紙裏包火，終必燃爆自焚，灰燼不存！戾氣飛揚，氣命不長，可拭目以待。

筆者多年從未去台，今春抽假回國觀光，故舊相逢，溫情感人。環遊寶島，所見所聞，令人興奮鼓舞萬分。從城市到農村，從達官富商到一般市民，人民生活的優裕，社會秩序的安定，到處看到的是建設、進步、繁榮、興旺氣象。

再看看人們的精神面貌，好像人人都是精神飽滿，面色光亮，一種莊敬自強的氣概，一種和祥的表現，對國家前途，對個人前途，充滿了熱力與信心。

政親民，民擁政，一片和諧的氣象，一片自強不息的氣象，一片寧靜若定的氣象，一片嚴正踏實的氣象。

總之現在的台灣是代表中華民族復興的氣象，是反抗毛共必勝的氣象。

美毛勾結將迫俄攤牌

美國總統尼克遜的外交顧問基辛格，於二月中旬訪問中國大陸，曾在北平逗留四天，他不僅獲得周恩來以下各頭頭的熱烈歡迎，並於十七日夜探毛窟從而揭破了毛皇帝的神秘性，也顯示了基辛格此行的成功，似已完成了美毛間進一步的勾結；加上毛報以重要地位刊出基辛格的活動消息，有意對此加強炫耀；特別是基、毛秉燭夜談兩小時之久，從螢光幕上觀察老毛對老基所表示的神態，手之舞之，頗不尋常！因而引起了世人的非常注目；尤其是克里姆林宮的頭子們更感恐慌！

實際上，基辛格此次訪平，其主要目的在討論與美毛彼此有關的各項問題——可能包括着政治、經濟、軍事等等方面；尤其共同對付蘇俄的戰畧設計，以及爲了完成這項設計而作出各種具體的安排，更成爲此次會談的重點。換句話說，現時俄毛雙方的大軍在長達四千五百英里的邊界線上對峙，若一旦開起火來，毛軍自然不堪一擊，則有美國來支援，亦即挾美以制俄，所以毛共非加緊對美勾結不可。

毛共這種幼稚行動，不獨狡猾的俄共瞭如指掌，就是普通一般人也可看出：向來以美帝爲頭號敵人的毛澤東，突然間轉變其態度而乞靈於美帝，主要的陰謀就是爲了對付俄帝；同時，美總統尼克遜之所向北平橫送秋波，爲的也無非企圖孤立蘇俄。因之，老練的觀察家認爲：將很可能激起莫斯科方面採取行動，迅速對付毛澤東這一「反骨仔」！大家都知道：毛澤東之所以有今日，純粹由俄共一手豢養起來的，他好像是蘇俄的妾侍。往日彼此間的吵吵鬧鬧，總還以爲是老毛似妒婦，胸襟狹窄，意氣用事，未能構成嚴重的利害衝突，可是，現在毛澤東不特翻臉無情，竟跟共產集團的共同敵人美帝去勾結，等於妾侍去勾引丈夫的敵人作姦夫，來對付親夫，豈不看了眼火爆！如果克里姆林宮那批傢伙不迅速採取對策，以應付這對「姦夫淫婦」的醜行，而讓它們「私奔」後聯合起來——以中國大陸的七億人口，配合美國的優越武器的援助，則素有「共產王國」之稱的蘇聯，將很可能有被美毛夾手夾腳所消滅的危險！以是，克里姆林宮的頭子們，近幾年來都感到坐臥不寧，爲的就是這問題。

究竟俄共將會採取怎樣的行動，來對付美毛勾結這一變局呢？綜合來自各方的內幕資料，加以推測及分析如下：

一、運用其外交手法，拉攏反美、反中共的共產國家或非共國家——由於過去有許多共產國家如亞洲的北韓北越，東歐幾個衛星國以及古巴等，都認爲北平的反美立場，比莫斯科方面更堅強；而毛澤東亦以馬列史信徒自居，並標榜其堅決反美的所謂「毛澤東思想」。因之，在俄毛思想鬭爭初期，凡與美國有利害衝突的共黨國，顯然受了老毛的騙而跟俄共疏遠。然而曾幾何時，老毛卻投向了美帝懷抱，使它們也難免驚慌！俄共使可乘機收拾這些徬徨中的附庸，以對付毛共。事實上，北韓「總理」金日成前年八月八日，在平壤歡迎施漢諾的大會上說：「美帝封鎖中共的孤立政策，全未把對方窒息，反而見到強大的反帝力量日益強盛。尼克遜持着白旗到北京，全面反映出美帝的命運，有如太陽西墜！」當時的北越和越共，都會表示決不因美毛勾結而屈服；越共頭頭阮友壽和北越共黨總書記黎筍，曾聯袂飛莫斯科請示。而東德、波蘭、匈牙利及保加利亞等共黨政權，也曾大罵毛澤東是賣黨求榮的奸賊，卑鄙不要臉！同時，印度與俄簽訂「友好合作協定」，亦因對抗美毛的勾結所促成。正如一位印度外交人員所說：「美國在東巴危機中聯合北平援助西巴，及尼克遜之宣佈訪北平，印度已領悟是處於敵對的預兆……加速了印度決定與蘇簽此條約。」

二、策動毛共內鬨，導致鐵幕裏面賊殺賊——這在毛澤東竊據大陸後不久，克里姆林宮爲了要牢牢控制這鷹犬，曾在其內部製造派系，以牽制老毛。最早的是國際派的高崗、饒嫩石；接着便是以劉少奇爲首的國際派人馬，包括彭德懷、賀龍、鄧小平、彭眞、陸定一等。甚至連毛澤東視爲最靠得住的「親密戰友」兼繼承人林彪，及在三十年前已做老毛提刀人的陳伯達，以及老毛的三灣子弟黃永勝等人，也都一個個爲俄共所利用，來對付老毛。儘管這些傢伙都不中用，未嘗發揮革命的強大力量，將毛澤東「做瓜」，消滅他的獨裁統治，而分別先後遭到老毛的毒手！但從這一連串整肅事件如所謂「賣國賊」、「蘇修赫魯曉夫代理人」，及「劉少奇一類的騙子」等罪名來看，老毛所推行的「文化革命」，便是與蘇俄的爪牙鬪爭；並表示俄共勢力早已潛伏於毛的心臟。

三、支持「新中共」來討伐叛徒毛澤東集團——大家都知道，早在莫斯科受俄共卵翼下的陳紹禹（王明）、賀龍等反毛高級中共頭頭，好幾年前已在莫斯科籌備了一個新的「中國共產黨」組織，並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初旬，即在莫斯科正式宣佈成立。而這個新組織，則於「文革」以前，就已使用「中國共產黨（布爾雪維克）籌備委員會」的名稱，曾向東歐各共黨國家，及其他亞洲各中立國的中共人員，分別發生了秘密信件，以資聯絡；並配合一九六七年蘇俄慶祝十月革命五十週年紀念大會的時機，即正式宣佈公開活動。據「南斯拉夫通訊社」一九六八年二月透露：「新中共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舉行首次會議時，定名爲中國馬列主義共產黨」。

同年三月出版的中共「紅衛兵」刊物「湘潭金猴」，在一篇以「狗急跳牆」爲題的評論中，也曾指出「以王明爲首的一批反毛分子，企圖在大陸成立一個名爲『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的秘密組織，積極進行反毛活動。這個秘密組織會於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發表一封致中共全體黨員的公開信裏，強調攻擊毛澤東爲個人野心家；並指責毛篡黨奪權，使中共陷入危機！」該刊物透露：「王明那封反毛的公開信，就是在莫斯科一間別墅中起草的。」這個新中共黨組織，據說由原有國際派頭頭們所領導，採行俄共現有的政策，而以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爲出發點。其中核心黨員，則大部分是不願返回大陸的中共留俄學生約一千二百餘人；但在大陸上潛伏着的支持者，起碼以百萬計，包括大陸各地

被鬬爭、整肅、革職的各級共幹，及被迫上山下鄉的學生或都市青年們，將來均成爲「新中共」的反毛人馬。

假定莫斯科支持這個新中共組織，打着國際派劉少奇正統的中共政權的旗幟，以聲討篡黨奪權的叛逆毛澤東，不僅大陸上數以千萬計的反毛分子會站在新組織一邊，就是林系、周系甚至親毛分子，屆時也會看風駛舵，而倒戈相向的。特別令人注視的是，當蘇俄一九六八年杪召開「世界共黨大會」時，因毛共未曾參加，而由「新中共」組織所替代。這說明了蘇俄有意在那次共產國際場合中，否定了毛澤東所領導的大陸現有共黨組織，亦即由共產國際來承認另一新中共。

況且俄國自有共產政權以來，從未讓任何國家的流亡政客在其境內成立所謂「流亡政府」，今竟公開支持陳紹禹等人，在莫斯科宣佈成立新黨組織，顯然不可以等閒視之！眾所週知：一九三三年當前新疆省長金樹仁倒台後，曾在日本學軍事的盛世才繼任爲邊防督辦時，因此疆東千人領袖馬仲英的部隊已控制大部分地區，而南疆的回族領袖也準備起來響應，使盛世才受到雙重威脅！俄人見有機可乘，乃實行混水摸魚，一面將着上中國制服，配佩良好武器的七千名蘇軍，由波古丁少將率領，秘密開入新疆，協助盛世才平亂；另方面則向盛要求在新更大的權益。如果俄人支持新中共發動內戰，也可能依法泡製，派遣數十萬蘇軍，着上中共軍服，冒充中共軍對毛造反，進攻毛澤東所奪得的政權，舊劇重演，未嘗沒有可能。

四、以華沙公約的名義，將直接軍事干涉大陸——在毛發動「文革」期間，蘇俄曾計劃以軍事進攻大陸。據「倫敦晚報」的俄籍記者路易士，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在一篇通訊報導中透露，謂蘇聯紅軍極可能猝然進攻中共。理由是：㈠蘇聯有權干涉各共產國家的內政——東歐人士對於蘇聯前此出兵干涉捷克的自由改革運動，而表示懷疑，認爲蘇聯何不以此行動加諸中共？其實，蘇聯爲了維護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利益不受威脅，都有權干涉其內政。㈡考慮行動——蘇聯遲遲未採行動的原因是由於中共的國土，比捷克大得多，若蘇軍昧然進攻，則可能遭遇強大的反抗。但依照克里姆林宮所堅持的理論來看，則對毛不加干涉是絕無理由的。也許俄人另有陰謀，繼續在大陸上扶植更多的反毛地下組織，等到它們推出領袖要求別的社會主義國家，給它們以兄弟般的援助時，則蘇俄藉口進兵協助打毛的可能性更大。

此外，因俄毛邊界衝突事件的日益增加，俄以核子武器及飛彈，早已對正毛共的核子基地。蘇聯紅軍領袖們只想以火箭對付老毛，而不願以人力去硬拚。這是蘇俄擴大對中共發動其神經戰爭計劃的一部分（以上爲路易士所透露的內容）。按：路易士以前曾在蘇俄的對外宣傳方面，執行過特別任命；他曾兩度訪台北，單獨與蔣經國長談過。而他那次的內幕報導，可能是附和蘇俄在六九年九月一日，發給其他共產黨組織及東歐各國傳閱的一封函件的說法。這函件內曾提出一個可能優先攻擊中共的問題；且曾獲得各共產國的一致默認。由於六八年八月當俄軍干涉捷克的時候，俄共頭子布里茲尼夫也曾說過：「社會主義國家有彼此干涉內政的權利！」毛共當時曾經猛烈攻擊和譴責，並警告所有共產國家認爲蘇俄這種論調，就是企圖干涉別國的內政。

然則蘇俄當時爲什麼停止以軍事干涉大陸呢？原因是由於赫魯曉夫下台以後，俄共內部意見的一直分歧，也像美國國會一樣，分有「鷹派」與「鴿派」兩個對立陣線。代表鷹派的史達林分子如蘇斯洛夫、薩里賓等，在蘇共政治局裏頗具勢力，他們本來主張對外採取強硬政策，特別是要加緊控制各附庸國。但他們卻極力贊成拉攏中共，迫使以柯錫金爲首的蘇聯政府，試探對中共進行邊界談判。因之，莫斯科始答應恢復「中蘇邊界河流航行會議」，與「中蘇邊界會談」。

蘇俄軍事家對於進攻中共的另一策畧是：首先摧毀中共的核子試驗中心；第二步對其軍事集中地區進行核子火箭攻擊；第三步才對其廣大的領土進行核子攻擊；最後才是常規式的戰事。俄方的情報探悉毛共在大陸極不得人心，只要蘇軍攻入大陸，中國人絕不會爲毛澤東賣命的。因此，西方軍人之間便流傳一個幽默的笑話：「柯錫金向毛宣戰——第一天中國人毫不加以抵抗，第二天便有一億中國人反毛，第三天至少有三億中國人起而反毛，毛澤東無處可逃了！」

最近改組的蘇俄遠東軍區總部的將領們，更追憶到一九二九年時，有蘇俄三師紅軍侵入中國東北，使挑起那場攻擊中國軍閥部隊連遭敗績的事件，然後俄軍完整地退回俄境。

它們在「紅星報」爲文指出：「那次的攻擊可作爲俄共當局參考，現在便可進一步地發動一次攻擊相同，而規模更大的攻擊行動。」

所謂「先下手爲強」，正如本文前段所說，如等到美毛勾結成功後，蘇俄已來不及了。當基辛格此次抵平之日（二月十五），俄共對外宣傳的英文刊物「蘇維埃周刊」發表文章，驚呼美毛聯盟已在形成中，指出「美毛已達成某種諒解，決心共同主宰亞洲。並由美方提供軍力作後盾。」以是更加強了俄共先幹老毛的決心，何況蘇俄對中國土地垂涎已久，倫敦「泰晤士報」曾說：「不論昔日的帝俄或現時的蘇共，一直都希望中國的東北和新疆，脫離開中國或毀於戰火，給蘇聯帶來以安全；而現在莫斯科的主要目標，則在消滅毛澤東的反俄政權及其實力罷了。……」

軍事觀察家指出：由於毛共的海、空軍及核武器落後的關係，爲防止俄軍猝然進攻，故其原有的核子設施，已於六八年開始疏散了。因之，蘇俄便對大陸暫停動武。然而，時至今日，情況已大不相同，反美死硬的毛澤東已變爲親美的叛徒，目的在對付蘇俄，它將接受美國的軍事援助以臨蘇俄，至少要求收復其百五十餘萬方里的中國領土，致令蘇俄將無法抗拒！蘇俄自一九六九年起開始企圖緩和歐洲方面的局勢，就是因爲要把西戰場的俄軍移至遠東部署，以便隨時進攻毛共。周恩來年前曾對「紐約時報」副社長列斯頓表示：「蘇軍大規模在華北邊界集結，極有可能向中國大陸發動先發制人的襲擊！」這結論便是毛共急於加緊對美勾結，原爲畏懼蘇俄進攻；而蘇俄深恐美毛勾結幹它，則可能提前對毛採行動。

胡蓑之

抗‖戰‖武‖術‖談

張仲仁

故園風光今何處　天涯遊子憶家鄉

我國數千年來是以農業立國，只要求政府立施仁政，人民都能奉公守法，除每年照繳應徵的公糧外，其他毫無所求。士農工商，各司其業，民風純樸，眞有日耕而食、鑿井而飲、和平互助的風範。我的家鄉地理環境好，稻田肥沃，樹林竹木果園茂盛，既不憂旱災的威脅，也不愁有颶風暴雨的洪水災患，氣候更好，春耕夏種，秋收冬藏，四季分明，歷年農業豐富，人人能安居樂業，穿得暖食得飽，所謂衣食足而禮義興。

良田依靠水源充足，而吾鄉水利工程是得天獨厚，多數稻田均有天然的泉源水灌溉，不但不虞水源之不足，而且這種泉源水有隨氣候變化的奇妙情況，頗値一記。一每逢乾旱季節，這種由石山上石洞裏噴出來的泉水，吾鄉俗稱眞泉水，不但不會減少，反而增加量大，和普通易漲易退的山溪水完全不同。二是每年冬季天寒地凍時，這種泉水會冒出熱氣來，好似水蒸氣一樣的，流出來的泉水是溫熱的。但夏季天熱時，該種泉水會變得冰冷，如同雪櫃裏面的凍水一樣，而且飲此水時覺得有甜味，在家鄉時我曾試過將手浸在冰冷的泉水裏，時間不超過三分鐘，就忍受不住冰凍，感覺冷得入骨髓。但在火傘高漲，揮汗如雨的暑熱天氣，只要行近噴出泉水的石洞旁，很快就會消熱，轉爲清涼，覺得適身舒暢，身處在此天然清涼空氣下，眞好過現代化的冷氣機。以前在鄉間因氣候分明，暑天雖熱但有陰涼之處可工作，可憩息，很少有風濕骨痛症磨折人，在現代都市裏受冷氣機影響發生的病症，以我醫案病例統計，關節風濕病和鼻塞鼻敏感症最多，科學發明到此境地，有利也有弊，給人類有享受然亦有害處。

宇宙間這種大自然的變化現象，是十分令人奇妙可喜的。生長在都市裏的人，可惜無機會領畧享用。可是這種泉源水，在流出近四分之一里的土地，是不適宜栽種稻子，因由石洞裏流出的泉水太冷了，會將稻秧凍壞，生長不起來，要等泉水流出一段空地，而轉溫暖後，才適用灌溉稻田之用。

以前鄉村環境，是多麼寧謐安靜，商賈經營業務均採取廉價多銷的合法利潤，決無暴漲暴跌的風險發生，農業生產是以勤勞爲主，多做多點收穫。農民的生活當然也有苦有甜，他們是半年辛苦半年閒，春耕夏種固然是辛苦，但到秋收冬藏的季節，看到堆積滿房屋的農作收穫物，那時的喜悅高興，大可補償上半年的辛勞有餘。

農村從未有發生過盜竊案件，因人民多數聚族居住，鄰里鄉黨彼此能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每一族姓均有一位族長領導一班族家長輩們及執事人等，管理祠會祭產，並執行族規，管束本族子弟的行爲，然而樹大有枯枝，族大有乞兒，這是必然的現象，所謂皇法在遠，家法在近，凡是發現本族有不肖子弟，即召集全族長輩及執事人等，用族規家法處罰，輕則跪在祖宗靈位前認罪悔改，重則打屁股罰停領丁口穀一年，凡遇到此違犯族規事件，執行法規者決不徇情，否則有損一族之尊嚴，而受隣里譏笑。從小在這種倫理觀念濃厚的環境中生長，腦子裏有很深的印象，那時的教育是，忠孝仁愛，禮義廉恥，尊師敬長，謙恭禮貌，憐惜孤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和萬事興，還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等等，目的務使每人都能知書識禮，循規踏矩不做壞事。現在回想這都是古時名人格言，有重大的意義存在，用來教訓後輩確有道理，只可惜現時已很少聽到，而如今的青年，崇尚洋派，社會和家庭

中國必

六十多年前，中國人民在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下，建立了中華民國。

然而，革命的成果被以袁世凱爲首的北洋軍閥剽竊了。

到了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將軍繼承國父遺志，率領國民革命軍掃平了北洋軍閥，建都於南京。

這時候，日本軍閥和國際共產黨人都不願見到中華民國革命事業的勝利，因而日本軍閥公然地向中國侵畧，國際共產黨則以漂亮的口號，培養其爪牙，即中共來顚覆中華民國。

到了一九三七年，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在蔣介石將軍領導下，英勇地抵抗日本侵畧者。

這時候，國際共黨在中國的代理人，即中共頭子毛澤東和周恩來也表示「擁護蔣委員長」。

抗戰八年，中華民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下，在全國軍民的壯烈犧牲中，擊敗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一九四五年，中國已成爲五大強國之一，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並且創立了聯合國。

當中華民國軍民正在和日本軍閥作生死戰的時候，滿口「擁護蔣委員長」的國際共黨及其爪牙，即中共卻在襲擊抗日的中華民國政府軍隊，擴充武力，誘騙及裹脅青年人加入共產黨。

當日本投降前夕，赤色帝國主義侵入我東北，武裝了中共軍隊，到了一

都有他新的一套，至於舊的好，還是新的好，只有隨人評論了。

自從民國十八年共產黨擾亂以來，農業生產大受打擊，主要是多數地區的青壯年人丁，被共軍強逼上山爲寇，不服從者死路一條。至於政府的剿共部隊，圍剿時捉到了共軍同路人，更是有殺無赦，紅軍也殺，白軍也殺。那時剿共部隊的口號是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漏網一人。住在該區域的人民，眞是弄得少壯者散於四方，老弱者轉乎溝壑。前面所述那種寧靜安樂的鄉村生活，被共產黨破壞得肢離粉碎，有關倫理道德觀念更是蕩然無存，換來的是那數年長長的恐怖生涯，在那段時期，非身受者不能明瞭江西同胞的喪家之痛。待將共黨趕走遠去延安後，不久即抗戰軍興，蒼夷滿目的家鄉，平地又起風波，眞好似前門驅虎，後門進狼，國家多難，人民遭殃。在敵人槍尖下，必定要振奮圖強，抗戰到底，沒有健康的身體，就如待宰的羔羊，更遑論抵抗日寇的侵略呢！因此，要找機會多運動多鍛練，才能使體魄強壯。

去年本港新聞，北角一位中年主婦，回家在樓梯間遇到飛仔持刀行劫，該位婦人從小練過武術，知道怎樣閃避對方刺來的刀，再找機會出拳掌攻擊，當時打得該臭飛跪地求饒。假如人人都能學這位太太的榜樣，抽出一些玩樂的時間來練武強身，每位都能使用絕招來對付這種無惡不作的臭飛，相信不致於猖狂到成爲搶劫世界。搶劫新聞中，有時一兩個十四五歲的飛仔，竟持刀打劫兩三位中年男女，被劫者毫無反抗能力，任由予取予攜，如每人預早練會武功的話，似此乳臭未乾的小飛仔，決不能讓他達到搶劫的目的，也不難當場制服交給警方。

現再述武術中的車輪拳法，練習這手車輪拳法的跨步和手法，與以前所練的完全不同，抓拳頭與坐馬拳頭一樣，整個手指關節全部抓攏，大拇指包住壓緊食指中指及無名指的第一節骨尖，中指第二節骨尖突出半英寸，練此拳法的跨步很特別，這是借力打力，避重就輕，腳步沿邊，退向兩旁讓開對方的拳鋒，再出拳攻擊。譬如我平面雙腳並排站立，對方拳頭朝向我胸前打來，或將右腳向左方後面退下，擺成練直線拳的馬步，在前面的左腳膝關節稍彎曲，退在後面的右腳膝關節平直，同樣擺成前弓後箭勢，左手指全部並攏手掌彎成勾弓，向左下方撥開打來的拳頭，右手抓緊拳頭朝對方腰部斜向下打出，拳背朝上打出拳面轉向上收回，拳頭縮返一半的位置，肘關節彎成四十五度，右手上臂靠緊右邊的肋骨，前半節即尺橈骨和拳頭平直。右手不必抓拳頭，也是擺在前面保護小腹下陰部分，停留片刻，當右腳向左上方跨上一步，左腳隨即向右後方退下，右手向下撥開打來之拳，左拳同樣朝對方腰部打出再收回，右拳打出上身側右方，左拳打出上身側左方。練此車輪拳法的腳步位置，好似玩天九牌中的雙板楔式。記得我們以前練國術時，武術師傅曾經用粉筆劃四只圓圈，前面並排兩只距離一尺半英尺，後面並排兩只距離約三英尺，前後距離兩英尺。右腳跨上右上方圓圈，左腳隨即退去右下旁圓圈，左腳跨上左上方圓圈，右腳隨即退去左下旁的圓圈位置。腳步永遠靠左右兩旁站，總之避開打來的拳頭用側擊方式專打對方腰部，車輪拳也是很厲害的毒辣拳法，使用時要平日練得純熟靈活，主要是腳快手快，看來很平凡，但用處是很大，打到人家身上還要鑽一下再縮返來，吾鄉俗稱鑽腰拳。遇到對手功力高、氣力大，硬拚不過，採用此車輪拳法，即可派上用場，不管對方是牛高馬大，力能舉鼎的大力士，如腰部挨中此一鑽腰拳，就是鐵打金剛也受不起，因此部位是軟功點穴的大穴道，普通對招或爭執打架，決不下此毒手去傷害人家。我寫到此車輪拳法所打目標的重要性，特別提醒讀者遇到任何混亂場所，要留心用雙手肘靠緊肋骨保護腰部，用左手貼住即環抱式肚臍和胃部，右手活動可撥開前面障礙，以防不測，如遇對面有人潮或一班年青人你追我趕向你衝撞來時，最好將左手放下上身稍側向前行，凡事先預防，好過吃眼前虧。

前幾年我有位朋友放工回家，在路上看見前面兩位十一二歲的小學生追逐奔跑，他也未留心，依然搖搖擺擺的向前行，因他當時所行是上坡路，兩位小學生是向下坡奔跑，一下收腳不住，前面的男童一頭撞向我朋友的胃部，他當場昏倒地上，後來住院留醫，如果他當時能預早防身，準備衝來的意外，決不會受此無妄之災。

統一！

古鶴翔

九四九年，整個中國大陸淪亡了。

毛澤東就在這時候高呼：「一面倒，倒向蘇聯。」中共已決心根據所謂「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出賣中國人民的利益了。

目前，中蘇共黨互相攻擊，兩黨之爭，只由於對「世界革命」的見解不同，即是蘇共較爲關注蘇聯人民的利益，不願立即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中共則否。中共願意全中國人民受苦，以至死亡，但一定要進行「世界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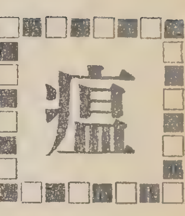
目前中共已內潰：一個「國家」怎能沒有「憲法」，沒有「元首」，沒有「人代會」？一個「國家」，怎能視人民如奴隸，視幹部如走狗，視「國家主席」和「副統帥」爲敵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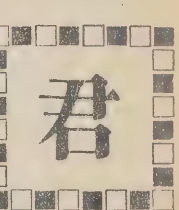
中共就是這樣的「國家」！因爲中共已內潰，所以要勾結「美帝」，要勾結日本侵略者，以鎮壓反共的七億奴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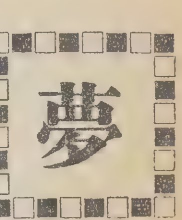
中共進入聯合國了，中共假裝愛國了，中共指使其爪牙呼籲「統一」了。

我們也承認中國要統一，但必須毛周政權恢復中華民國國號，承認中華民國憲法，並以待罪之身聽候中華民國政府處理。否則，七億飢寒交迫的中國奴隸，必將配合中華民國政府，消滅毛周暴虐政權！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程潛說道：「這個話也未免言之過甚，蔣先生用人一向沒有地區之分，我同唐孟瀟不都是湖南人。」

四姨太太披嘴道：「虧你還說呢？唐孟瀟被派去守南京，就想要他的命，你又送來這個鬼地方坐冷板凳。」

程潛摸摸四姨太太的鵝蛋臉，笑道：「你不知道內情，一味胡說，守南京是唐孟瀟自動提出的，開軍事會議時我在場，他不出頭，委員長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身上，但是他自己提出，只好讓他去了。」

活曹操笑道：「老姻長，咱們不談過去的事，只說眼前這一幕吧，你看怎麼辦，潤之說一切聽你安排。」

程潛說道：「伯渠兄，我同你同潤之的交情，彼此都有數，我不會與你們為難，但這件事你來晚了一步，蔣銘三來向我請示，決定派出包介山繼任專員，准何紹南辭職，我想你們的面子也過得去，就可以算了。」

活曹操說道：「老姻長，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講面子，只要求實際，目前十八集團軍兵力增加甚多，中央所發軍餉固然不夠用，單靠目前幾個縣也不能支持，非向外擴展不可。」

程潛沉吟一下，問道：「伯渠兄，你說一句實話，你們目前大力擴軍，本意究竟何在。」

活曹操說道：「當然是為了抗日了。」

程潛問道：「你們擴軍最終目的，是不是想推翻國民政府，消滅國民黨。」

活曹操摸着一小撮五色鬍子笑道：「老姻長，你當過多年參謀總長，對雙方力量了若指掌，請問你，憑我們那一點力量能推翻國民政府嗎？要說消滅國民黨更是笑話，我們從來也沒有人想過。」

四姨太太抿嘴笑道：「大爹眞是老糊塗了，共產黨要消滅國民黨，你不是國民黨嗎？毛先生總不會消滅你吧！」

活曹操笑道：「還是四姨太太聰明，一語破的，不僅潤之，我們全體湖南人，都要在大爹這顆大樹下乘涼，誰敢動大爹的念頭，眞是該天打雷劈了。」

程潛說道：「伯渠兄，你回去同潤之說，你們的事我只能眼睜眼閉，只要能以混得過去，我絕不多事就是了，但要我公開支持你們也作不到，因為我有自己的立場，委員長何等英明，如果讓他看出我有心庇護你們，我這個位子坐不住的，換了別人，就不如我了。」

活曹操連連點頭道：「老姻長訓誨極是，我回去一定同潤之說明白。」

程潛說了許多話，精神不支，又呵欠連連，四姨太太慌忙又裝上一個烟泡，程潛躺下呼嚕呼嚕一口氣抽完，喝了半小壺龍井，精神又恢復過來，苦笑說道：「伯渠兄，人老了，眞是不能不承認。」

四姨太太冷笑說道：「成天說老了，老了，不是我看得緊，恐怕五姨太太早進門了。」

程潛笑道：「那有這回事，你別吃乾醋了，像我同伯渠兄這個年紀，就算有年輕女孩子送上門來，也沒有胃口了。」

四姨太太說道：「你自己老不老先不說，可不要拉住人家林家大爹，聽說林家大爹，還有一個十六七歲的愛人呢？」

程潛驚笑道：「眞有這樣的事？」

活曹操紅着臉說道：「逢場作戲耳，何必認眞。」

程潛伸起大姆指，說道：「伯渠兄，眞了不起，就憑這一點而論，你們共產黨人也比國民黨人高。」

活曹操說道：「老姻長別開玩笑，如果沒有別的指示，我就告辭了。」

程潛說道：「就這樣辦，你見到潤之，必武，代我問候。」

活曹操來時遲了蔣鼎文半日，回去不敢耽誤，連夜趕回西安，將詳情電告毛澤東。

毛澤東看了電報冷笑道：「程頌雲這老不死，竟然同我大打太極，好了，走着瞧吧！下次看我還送不送南泥灣的好烟土給他抽。」

藍蘋笑道：「程老頭子是國民黨人，作的國民黨大官，他怎麼會偏向咱們，只要他肯和稀泥也就夠了。」

毛澤東恍然大悟，說道：「一點不錯，程頌雲肯和稀泥，已經是幫了我的大忙，這事我有方寸了。」馬上派人去把羅榮桓找來，問道：「綏德方面

情形怎樣？」

羅榮桓說道：「何紹南偸着溜走了，綏德城內很平靜，王震同志也沒有進一步採取行動。」

毛澤東說道：「剛才林老從西安來電，國民黨已派了包介山爲綏德專員。」

羅榮桓笑道：「總算把何紹南趕走了，這也是我們的勝利。」

毛澤東說道：「你太糊塗，我同何紹南無寃無仇，所以要趕走何紹南，是想擴大邊區，把綏德圈進來，現在何紹南雖走，包介山來了，綏德還是屬於國民黨陝西省政府，與我們沒有半點好處。」

羅榮桓問道：「主席的意思怎麼樣呢？」

毛澤東說道：「你去到綏德協助王震，以武力驅逐包介山，當地如果民團敢反抗，卽包圍解決，官長活埋，兵士分到各連當兵，然後就由王震任專員，分派各縣縣長，正式將綏德專區併入邊區。」

羅榮桓說道：「這以來就正式同國民黨鬧翻了，主席有沒有考慮到後果。」

毛澤東笑道：「我已經考慮淸楚，國民黨軍隊正在湖南、湖北、江西各線同日本血拚，雙方死傷都論萬計，葉劍英喊去問幾句話，周恩來的本領你是知道的，無辦法的就使出小旦的身段，捏着鼻子一哭，誰也沒有辦法，最後還不是不了了之。」

羅榮桓回到綏德，將毛澤東的指示告訴王震，兩人當卽着手準備。

蔣鼎文回到西安卽告訴何紹南准其辭職，由包介山繼任。

何紹南說道：「目前問題不是由誰繼任，而是中央有沒有辦法，如果拿不出辦法來，無論誰去，結果還是如我一樣，被趕出綏德。」

蔣鼎文說道：「目前也只能作一步算一步了，如果十八集團軍再用武力，我們就請中央派部隊支持。」

包介山對於這個位置實在不感興趣，但是，蔣鼎文以大義相責，不得不勉強應命，二月二十一日新舊任專員一道回到綏德辦理交接，剛進城，王震已經得到消息，馬上發動遊行示威，聲言要捉拿犯官何紹南。

專署保安隊看見十八集團軍有意用武，當卽嚴加戒備，包介山剛到綏德就碰上這種場面，也大出意料，馬上打電話與王震，王震不接電話，還是由雷明出面，聲言示威遊行是民衆自發運動，十八集團軍並不知情。

包介山下令將駐在綏德城內的保七團調來專署戒備，必要時不惜一戰。示威民衆看見專署態度強硬，鬧了半日也就散了。

保安第七團駐防城內，伙食也要備辦，二月二十六日團部副官劉成祥離開專署去買給養，走到大街上被十八集團軍捕去，劉成祥當然不服，與之爭執，卽被開槍打死在大街上，消息傳到專署，第七團官兵氣憤塡膺，誓言要同十八集團軍拚一仗，爲劉副官報仇。

包介山看透中共已經撕破臉，想找藉口消滅保安隊，此時若同他硬拚，正是適中其計，當時一面制止保安團官兵，一面去電陝西省政府請示。

就在槍殺劉副官的同一天，十八集團軍又出動捕去綏德縣義合鎭聯保主任武啓友，保長平候，馬德麟。二十七日又將吳堡宋家川，綏德義合鎭，安定棗林坪三處保安隊隊員繳械。

包介山將十八集團軍暴行逐日電呈陝西省政府，最後蔣鼎文也覺得再拖下去，只有使包介山，何紹南被俘，保安團全軍覆沒，當卽電令包、何二人率隊撤離。

包介山奉到命令後，與何紹南計議，撤退目標只有榆林，但行動要快速、秘密，不能讓十八集團軍知道，同時最好不走一路，卽使遇到伏擊，總有一部份可以退到榆林。

兩人議定之後，各帶兩個中隊，黑夜撤出榆林。王震與羅榮桓早已料定包何兩人遲早要撤走，沿途已埋了伏兵，包介山一路出了綏德，就受到伏擊，但阻擊兵力並不大，保安團仍然一致突破，可是再向前走，仍有伏兵，一路遭遇六次伏擊，及至到了榆林川堡，保安隊已所餘無幾。

何紹南一路經過路經較偏僻，未受注意，但沿途也受到幾次襲擊，三月一日也撤退到鎭川堡。

當時榆林設立有邊區總司令部，總司令是鄧寶珊，守榆林的主要部隊是高雙成一個軍，鄧寶珊是一個老軍人，民國七年于右任回陝西組成靖國軍時，他就是胡景翼手下的營長，以後隨馮玉祥倒戈反曹吳，步步高陞，在胡景翼國民二軍，排名第三，以後胡景翼病死，由岳維峻繼任河南軍務督辦，鄧寶珊始終未有當到督辦，對馮玉祥也大爲不滿。

北伐成功後，鄧寶珊回到陝北，本來有意當陝西省政府主席或綏靖主任，但是仍然輪不到他，對中央也就心懷怨望。

抗戰開始，許多青年受到中共宣傳蠱惑，以爲延安是天堂，紛紛向延安跑，鄧寶珊女兒鄧雪梅也跑去延安，入了抗大，偏偏被毛澤東長子毛岸英看上，兩人同居在一起，當時延安並沒有結婚的制度，同居便是夫妻，於是鄧寶珊與毛澤東變成了親家，雖然中共不講親情，但鄧寶珊對中共態度卻大爲改變，榆林控制延安與外蒙交通，由於鄧寶珊的合作，對中共自是莫大便利，中共當然也不侵犯榆林，一任鄧寶珊在當地稱孤道寡，外界不知道的反而以爲鄧寶珊畢竟有辦法。

被「解放」後復出的共軍將領（下）

呂恩

龍潛降任河南軍區副政委

龍潛，屬新四軍系統，早年經歷不詳。一九三八年在八路軍桂林辦事處工作，一九三九年調新四軍任一支隊團級政工人員，一九四一年任新四軍一師三旅七團政委，一九四四年升任新四軍一師三旅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七年任華東野戰軍四縱隊十二師政委，一九四九年任第三野戰軍二十三軍六十九師政委，一九五〇年升任二十三軍政治部主任。一九五五年受少將軍銜，一九五六年轉入海軍任東海艦隊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五九年升任東海艦隊政治部主任，一九六四年調任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一九六五年九月任浙江省軍區第二政委。一九六七年一月，因支持軍區司令員張秀龍動用武力鎮壓毛林派，與張秀龍同時被整肅。一九七二年六月被「解放」，並降任河南省軍區副政委。

李志民調任福州軍區政委

李志民，湖南人，一九一四年生，彭德懷紅三軍團系統出身。一九三一年任紅三軍團一師某團政委，一九三二年改任紅三軍團四師某團政委。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調職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三旅政治部工作。一九三八年調往「晉察冀軍區」，曾任軍分區政委。一九四八年調任華北野戰軍第三兵團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九年升任十九兵團副政委，嗣再升政委。一九五〇年隨十九兵團進入四川，並兼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一年率部入韓參戰，一九五二年升任人民志願軍政治部主任，一九五四年升任志願軍副政委。同年九月當選第一屆全國人代會代表（「志願軍」代表）。一九五五年升任志願軍政委，同年九月受軍銜「上將」。一九五六年九月當選共黨八屆中委。一九五九年任北京軍區政委。一九六三年調任高等軍事學院政委。

李志民在「文革」期間，遭毛林造反派攻擊爲「三反分子」（反毛、反黨、反社會主義），而遭致整肅。林彪事件後，李志民始於一九七二年七月被「解放」，並恢復公開活動。今年一月任福州軍區政委。

陳再道貶任福州軍區副司令員

陳再道，湖北省麻城人，一九一三年生，紅四方面軍系統出身。一九二七年參加「麻黃秋收暴動」。一九二九年後任紅十軍三十一師排長、連長。一九三一年任紅四軍團十師廿九團二營營長。一九三二年任紅四方面軍十一師卅一團團長。一九三

鄧小平——

「文革」前共黨總書記鄧小平酷嗜橋牌，這是在「文革」中揭發出來的秘密。鄧小平酷嗜橋牌在共黨大頭頭的生活圈子裏，早已不是秘密，但是共黨大頭頭的私生活，無論如何糜爛，若不宣揚，也沒有人敢談論，以免惹禍。「文革」中由於共黨大頭頭互相揭瘡疤，爲了搞臭別人，把糜爛私生活儘情揭露，於是北平「紅衛兵」出版的「井岡山之聲」裏，把鄧小平酷嗜橋牌的事情揭露出來，作爲攻擊的口實。

鄧小平常去打橋牌的地方，是北京市人委會專爲他佈置的一個俱樂部，那裏各種玩藝兒都有，吃喝享受都是最豪華的。是副市長萬里，特地佈置了幽靜雅潔的橋牌室，專供奉鄧小平用，不招待另外一些大頭頭。經常陪鄧小平打橋牌的，除萬里外，副市長吳晗、共黨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尙昆都是鄧小平最喜歡的搭配。此外，陪鄧小平打橋牌的，還有北京市人委會副秘書長項子明，「北京日報」總編輯周游等人。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彭佩雲的丈夫王漢斌，即因橋牌打得好而接近鄧小平，因此獲得北京市人委會副秘書長的「官兒」。

鄧小平的橋牌癮頭很大，經常去這個俱樂部，每打非打到深夜二、三點鐘不肯休息。每逢打橋牌時，鄧小平凝神一致，不喜歡有人打擾他，倘有急件等他簽發，他馬虎地一看，隨便簽個字便算了，如果秘書再要有所請示，他就會發火。

鄧小平要打橋牌時，就由萬里拉搭子。假如臨時共黨有重要集會，鄧小平只好出席，但要約好的搭子在俱樂部等候，不論什麼時候，等候鄧小平散會之後，立即再打。毛澤東或劉少奇臨時有重要事情囑附或商量，鄧小平只得放下橋牌趕去，但橋搭子仍舊要在俱樂部等他，回來再打。

鄧小平打橋牌還有一個特別脾氣，即是喜歡老搭子，不喜歡新搭子。這是因共黨大頭頭喜歡保持私生活的神秘性，尤其是橋牌共黨認爲是「資本主義的玩意兒」，共

年六月升任紅四方面第四軍十師師長。一九三六年升任四軍副軍長，嗣升該軍軍長。一九三七年入「抗大」二期受訓。抗戰開始任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五旅副旅長。一九三九年任漳南縱隊司令員。一九四〇年任冀南軍區司令員。一九四六年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二縱隊司令員。一九四七年任中原野戰軍第二縱隊司令員。一九四九年三月任河南軍區司令員。同年兼任第四野戰軍十六兵團司令員。一九五〇年兼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一九五四年升任第四野戰軍副司令員兼中南軍區司令員。同年中共撤銷六大軍區後，改任武漢軍區司令員。

陳再道於「文革」期間，湖北省武鬭情況相當嚴重，造反組織林立，根據毛澤東集團統計，從一九六七年一月至六月，反毛集團把湖北全省三百多個毛派集團造反組織，都打成「反革命組織」，並逮捕了一萬多名毛派幹部，又殺害了他們三百餘人。反毛集團和毛派集團武鬭了三百多次，有一千六百多人死亡，輕重傷多達二萬餘人。斯時湖北的武鬭迭迭發生，毛澤東集團認爲與陳再道有領，所以共黨中央派共黨中央軍委「文革小組」負責人謝富治及共黨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等，赴武漢處理「武漢事件」。

但卻迭遭反毛組織抗拒，於一九六七年七月廿二日，在陳再道支持「百萬雄師」等反毛組織及「八二〇」部隊，開始公開圍攻謝富治、王力等，並將王力綁架毆打鬬爭，造成了「文革」中共軍以武力公開反抗共黨中央的著名「武漢七二〇事件」，事後陳再道被指爲「罪魁禍首」，罷官押解北平，並經共軍三軍造反公開鬬爭四個多月。經過五年左右的「學習」、「造反」、「改造」之後，於一九七二年七月始被「解放」恢復公開活動。本年一月貶調福州軍區任副司令員。

起用彭、賀兩系統頭頭

共軍內部的派系，按其成長及發展的經過，大致可以分爲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系統、賀龍的紅二方面軍系統、徐向前的紅四方面軍系統和陳毅的新四軍系統。在毛的紅一方面軍系統內，又可分爲林彪的紅一軍團系統、彭德懷的紅三軍團系統。在林的紅一軍團系統內，還可分爲林的第四野戰軍系統和聶榮臻的晉察冀野戰軍系統。在中共文化大革命期間，毛和林曾先後整肅了數以百計的共軍高級將領，其中以賀龍的紅二方面軍系統幹部最多，彭德懷的紅三軍團系統幹部次之，其他系統的幹部亦均受到或多或少的打擊，只有原爲林的紅一軍團出身而以後成爲第四野戰軍幹部者，並無一人被整肅，因此林彪系統的幹部全部或局部的控制了共軍中央領導機構和各大軍區。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事件發生後，毛澤東又大肆整肅林系幹部，一年多來經已證實被整肅和停職的林系高級將領達六十多人，影響所及，共軍中央領導機構又陷於半癱瘓的狀態中。資料顯示：共軍迄今仍無總參謀長、總後勤部部長、空軍司令員、海軍第一政委、裝甲兵司令員、第二砲兵司令員、政委，其所以致此，完全由於毛澤東多次整肅共軍，各派系的幹部都已先後受到打擊，到目前毛澤東已面臨無可用之人。

我們過去已經說過，毛澤東一向是運用「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的權術，在今天已經沒有一股力量可拉的情況下，只能把曾經打過的一股力量，重新拉起來，這就是在「文革」被整肅將領獲「解放」的原因。在被「解放」的共軍將領中，以彭德懷紅三軍團系統和賀龍紅二方面軍系統的幹部較多，本文所述經已復任軍職的十名共軍將領中，屬彭、賀系統及與彭、賀具有密切關係者，佔六名之多，即爲例證。

不過彭德懷和賀龍目前仍在整肅的行列之中，他們的幹部，又都曾經被打擊，雖然爲毛澤東所拉，他們對毛的忠誠，是很成問題的。而且由於林彪一系幹部受到打擊，其他派系共軍幹部勢力重新抬頭，共軍內部派系的矛盾和對立，將日益尖銳，殆爲必然的趨勢。

（轉載「中國大陸研究」）

橋牌

惠珍

黨大頭頭來玩，就可以成爲攻擊的罪狀。另外一個原因，打橋牌時可以毫無禁忌地聊天，遇上新搭子，說話就不能隨便。因爲在共黨圈子裏，平常偶有一、二句不加思考的話，也可以成爲日後的罪狀。

鄧小平不僅在北平時經常打橋牌，就是到各省市視察或處理重要問題，也要抽出時間來打一下。有一次，大約在一九六四年夏天，鄧小平和楊尚昆、薄一波臨時奉毛澤東之命，前往瀋陽處理一件緊急事情。事情沒有辦完，一夜，鄧小平在瀋陽想要打橋牌，薄一波不會打，缺搭子，鄧小平又不願找新搭子。楊尚昆爲了湊興，特地打電話到北平共黨中央辦公廳，囑派專機，迎接吳晗、萬里前往瀋陽，說有要緊公事商量辦理。那知萬里沒有找到，吳晗心裏明白，臨時找到了胡耀邦（「共青團」第一書記）、胡克實（「共青團」書記），即乘專機前往瀋陽，去陪鄧小平打橋牌。楊尚昆爲了此事，得意非凡，自誇他辦事效率高。並且說這種享受連到資本主義社會也是辦不到的，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優點。

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北平正焦慮東北事情，恐怕鄧小平辦不好，忽聽得楊尚昆要派專機接人去，頗爲驚奇。連忙查詢，後來得知去的人是吳晗、胡耀邦、胡克實，就知道是什麼一回事，才放心。但是對鄧小平的荒唐，連劉少奇都搖頭太息。爲了打橋牌，無論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都曾再三勸過鄧小平，並且囑咐他不要因爲打橋牌而耽誤了工作，在瀋陽辦理緊急事情的當兒，竟派專機接人去打橋牌，毛澤東自然不滿，但是沒有權力鬬爭在內，對毛澤東的勸告鄧小平可以滿不在乎。況且共黨大頭頭沒有一個沒有不可告人的私生活，都是醜得見不得人的事情。鄧小平還自以爲橋牌乃高尚娛樂呢？

鄧小平酷嗜橋牌，也不能說沒有政治作用在內。「文革」的第一個對象就是吳晗，接着是萬里、楊尚昆、胡耀邦等，都是鄧小平的老搭子，難道說，鄧小平和他們打橋牌，沒有政治作用嗎？

江南啼痕錄（二十七）

我急看右側方建在犀岡河拐灣那條新村，果然有一座屹立的碉樓式的建築物；而村子之前又有一條種着密竹樹的高基，那地點恰好是監視得犀岡河的全面。於是，我立刻贊成馬棠的建議。周福也調一排來配撥馬棠指揮，馬棠掮起那挺輕機，帶着六十多個犀岡壯丁和那一排士兵，拔腳便跑。這時，四架敵機又從江會上空飛來，猛炸交杯山，及我犀岡河邊的陣地。這一來，逼使馬棠那隊人馬跑得更快，但當他們跑進新村時，而日軍也衝到犀岡對岸。可能河邊陣地的我軍，給敵機炸得不能抬頭，火力減弱，便給予敵人活動的好機會，眼睜睜見日軍在對岸弄漲了橡皮艇，推下河邊。打仔周福突自在班長手上，搶去了那挺輕機，爬上更寮的瓦面，利用松枝作槍架，格格的掃射過去親自作機槍手了。還要排長教士兵以七九槍密襲對岸，以更強火力。此時應該增援第一線，但留此僑有一排的機動部隊，在敵機狂炸中，又不宜走過無遮蔽的田隴，投入第一線去。眼看日軍紛紛衝下河邊，跨進橡皮艇，正要強渡犀岡河。忽然，犀岡新村門樓上的機關槍，火舌高張，掃射橡皮艇上的日軍，人仰馬翻，撞下河裏，像皮艇也穿了，統統應召到龍王宮裏去。

第一批日軍打垮了，第二批日軍又衝到河岸，而敵軍的山炮也朝向犀岡新村的碉樓轟來，但距離太遠，射程不及，炮彈只「泵」一下河面，打得浪花高冲。敵機也低飛盤旋，以機槍掃射碉樓，冷不防在新村竹基裏的挺七部隊，以密襲的機槍，臨時代替了高射炮，日機因低飛的緣故，竟然給機槍擊中了，尾部拖出一條長長的黑烟，其餘三、四架急急夾護它向江會方面逸去。其時日軍像潮水的湧到河邊，勇猛的馬棠又發揮了火力，使日軍一時無法展開弄造渡河工具。大部份日軍伏下岸邊，與我軍隔河劇戰。突然，麥村方面忽有機槍側射過來，乃第一大隊鍾大隊向這方增援，而日軍奔馳在無掩蔽的田隴上，完全暴露在鍾大隊的火力之下，和馬棠的一面，河邊的我方陣地，成了不等邊的三角形夾擊，便把戰局轉危爲安，我才鬆一口氣。

八、今夕欲把銀釭照，是否相逢在夢中。（三）

鍾大隊的增援，頓使馬棠如虎添翼，剛才給敵機掃射，壓得抬不頭來，給日軍湧下河畔，加緊弄漲橡皮艇之際，鍾大隊突然的側擊，以密襲的重機關槍，把正欲強渡犀岡河的日軍，打得人仰馬翻，兩艘橡皮艇給子彈穿了洞，沉下河裏，艇上的日軍滾入濁流，翻了幾個浪，就跑到龍宮去。這時，敵機繞到龍山墟上空盤旋，偵察鍾大隊陣地，馬棠這方面所受的壓力一鬆，便把三挺輕機的火力發揮盡致。同時，博濟橋方面的何大隊，只運用永勝圍突出的黃排前哨，監視沙河尾的敵人；而博濟橋中央的機關槍陣地，突然轉移目標，又從右側方掃射過來。日軍在鍾、何兩大隊的交义火網，周福的第五中隊和馬棠的犀岡壯丁隊正側兩方面的頑抗，日軍雖像波浪式的湧下河畔，也一個個的倒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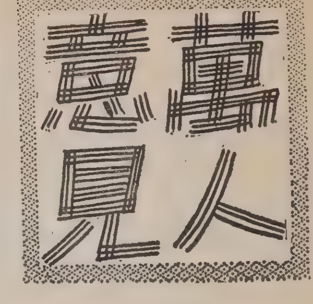
日軍企圖鑽罅打隙，出其意料的這個缺口這末快的給我方的第五中隊和馬棠的壯丁隊所阻塞，更意料不到鍾、何兩大隊竟成兩翼的夾擊。驚天動地的炮火，鬼泣神號的苦戰，不特使戰局改觀，且漸漸的日軍已逞敗象，在望遠鏡中，見他們最後的掙扎，也不外掩護搶回傷者及陣亡的死屍。打仗的事就是這末的微妙，兵敗如山倒，轉眼間便會潰不成軍，打勝仗的時候，部隊原有一百人，會變成一百零一個，甚至會變得更多些，因爲英雄的心理作祟，打勝仗的是英雄，當打勝時，便有人想臨時客串英雄，沾潤一分英雄的光彩，就自動參加戰勝的行列。這時，就發現了這種現象，當日軍漸逞敗象的那忽兒，先前抱觀望態度的壯丁，未能毅然投入戰場；這時，眼見勝利快臨，則又不甘後人，那幾個犀岡壯丁，便分別携槍遝奔到我們這裏來。

日機像戰敗的禿鷹，拖着尾巴飛了去，大概是返回老巢，后溪和腰占的日軍，也沒有增援的現象，只有犀岡河對岸的機槍，還猛吐火舌，是在掩護搶救和撤退留在犀岡河畔的傷亡日軍，不是滾下河去，便是給日軍衝下來拖走，浮屍、血浪，夾着滔滔江水滾滾東流。敵方的槍聲越來越疏，也越響越遠，這是宣佈日軍在端午節的前夕進攻四邑以來，首次慘遭敗北了。日軍自此次向正面失敗，直至我組織十三鄉聯防，保衛開鶴地區，日軍會運用各種不同戰術，企圖向皂幕山以南的地區進攻，但不敢再犯博濟橋一步——領過教訓，避免覆轍。

這時，我有向馬棠致謝的必要，便對周福說的我倆應向馬棠表示謝意，這名老粗卻也豪爽，認爲今日假使不是馬棠率隊支援，以一個中隊的力量，確是無法抵抗日軍猛烈的進攻，則日軍鑽罅打隙，強渡犀岡河必然成功。當我提出，他便欣然和我聯袂到犀岡新村的門樓——碉堡，見馬棠和第五中隊那個排長正在指手劃腳，高談戰況，口沫橫飛，眉飛色舞，引得士兵和壯丁都哈哈大笑。我和周福跑上前，和他握手表示致謝他的支援。他操生硬的廣州話對我們說：「這不算什麼一回事，今天如果我不出馬，就對不起老朋友宓老哥，更對不起我馬家的祖宗，現在把日本仔打走了，大家爽！大家爽！」跟着拍拍我的肩膊，便哈哈縱聲大笑。這副神態活現了坦率的豪邁，我們只有又陪他大笑着。

正當這時，忽然看見第五中隊的一個班長和戰工團直屬中隊的中隊長余華生走進來，滿頭大汗，神色緊張，那班長首先搶着報告：握守犀岡河畔前哨的李排長，身受重傷，還有班長二人。士兵四人亦均受傷。

宓班琴



台灣受教育青年
贊同老萬做人態度
對錢復也佩服得五體投地

萬人傑先生：

我是你的忠實讀者。可惜我近多年來都在台灣求學及工作，所以只能多次返港渡假時才能讀到你的文章。對你的言論，大致上都是很贊成的，特別是有關一個中國人在這個時代裏應採取的態度等，眞深得我心。

記得數月前一位同學投函牛馬集，這位同學曾在大陸接受教育，到了香港，後來又到台灣升學。說起來這情形和我完全一模一樣（先生曾說我們非常幸運，我也覺得是的。）其實有這種情形的大不乏人，在台大，和我差不多年級的香港僑生，幾有一半曾在大陸接受小學教育，而且有很多也抱有前面那位同學同樣的思想。

不過我也看到一些同學默默地留台參加工作，他們或是參加軍隊，參加研究機關，或是到外國進修，然後再返台服務。我很佩服這些同學，而且我準備效法他們。我覺得作爲一個中華民族的知識青年，再也沒有比堅守自己崗位，保留我民族的血脈更重要的事了。而且我也覺得台灣眞是一個好地方。

先生最近在牛馬集文章，我都很喜歡，特別是批評一些所謂「中立」刊物及外國「專家」的「客觀」文章等。

關於錢復先生，我有一些小小的資料供給你，記得兩年前聯大討論中國問題前夕，周書楷大使走馬上任，台大學生會請大使到場演講，由於公務繁忙，周大使只到場講了半小時，然後請錢復先生解答我們的問題。當然我對錢復先生的名字只有一點模糊的印象，至於他是何方神聖，一點不知。

錢先生的演說平平實實，毫不誇張，但令人聽着就覺得痛快。後來在場許多同學以書面提出了許多問題，一齊收集好請錢先生當場答覆。當時又因有釣魚台事件牽涉在內，各人提出的問題，眞是千頭萬緒，少說也有一二百題。只見錢先生手揮目送，眼到口到，眞好像古時候的名吏斷獄一般，不到一個鐘頭，厚厚的一叠問題，被他發落得乾乾淨淨，而且回答得清清楚楚，絕無故意規避，拖泥帶水的事，眞使我們佩服得五體投地。

這種討論事情的境界，香港那些什麼聯會的莫名其妙的「前進」青年，一輩子莫想體會得到。

二月二十日的牛馬集提及有關海外宣傳工作做得不夠，說得極對了！我們對於此間許多刊物宣揚「祖國」如何偉大、「富強康樂」的鬼話都懶得一顧，可是有時想知道一下中華民國的情形，眞是不容易。我所知唯一只有一份中央日報，每十天一次寄到大會堂圖書館。既然該報能夠每天在天星碼頭出售，而且每份二毫，爲什麼不能與此同時送達大會堂圖書館？更氣的是常常出現缺期的事。我曾爲此事寫信到台北該報處提出意見，可惜數月來依然如是。今天早上我到大會堂圖書館去，結果只借到了一月十日以前的報紙。

我不是喜歡嚕囌的人，一時興起討論一番，粗枝大葉，抱歉之至。先生也是有心人，大致還不會見罪罷！

弟方庸上（二月二十日）

萬人擁躉紛紛認股

人傑先生大鑒：

茲閱貴雜誌，欣悉閣下決辦「國內版」，招股事宜，弟萬分贊成此舉！今將銀行本票乙張，該銀五百元正付上，作爲股本之用，祈爲查收。

弟鍾偉全敬上（二月廿六日）

萬人傑會長：

辦反共刊物乃神聖事業，鄙人非常佩服先生的氣魄，故希望能加入我這小股份，共同進退，得失亦無用計較。在此預祝成功，並頌時康！

會員馬天敬上（二月廿七日）

共黨血腥暴行 百姓家散人亡

讀者悲憤提出控訴

編輯先生：

爲了家人的安全，我有件事情隱藏內心很久未敢吐露。因胞兄目前仍在共黨管制中，恕我暫隱其姓名地址，此事確使我精神極感威脅，心情憤怒，不吐不快，欲借貴刊篇幅，控訴共黨血腥罪行！

我兄××在毛幫竊據大陸前後，均是工人階級，從未做過件壞事。因受不了共黨專橫壓搾，整日辛勞，捱饑受餓，患嚴重肺病，帶病上班，平時不免發些不滿共黨的怨言，且有偷渡逃亡意念，但未付之行動，只托人辦理。爲此事已受過一段時期監禁和管制,已摘帽無事。直到文革毛共逼人造反，我兄在××醫院施完肺部切除手術，不到三天，同單位做事的人深怕我兄暴露其平日所作事情，爲滅口起見，星夜糾集十餘眾，手持鐵枝木棍，衝入醫院急救病房，聲言將之就地打死，千鈞一髮之際，幸得院中一位見義勇爲的醫務人員相助，加以阻止，致手部受傷，才救回我兄廢命。共黨草菅人命的血腥獸性，令人髮指！也眞舉世罕聞。半月後，我兄被迫出院返家休養，剛抵家門，卽遭公安局拘捕，但未宣示罪名，且不明下落。大嫂是一名盲塞婦人，日間返工，家中留下四個孩子，最細的年方數月，面對此天愁地慘的情景，除狂哭狂叫外，不知所措。屢次前往公安局追問下落，要求放人，都不得要領。大嫂發狂，拚着一死，聲言如不放人，便將孩子掉進××橋，萬惡的共幹一於少理，結果大嫂眞的將手抱嬰孩掉在橋上，瘋狂般跑到公安局，去與共幹搏命，糾纏要求放人，共黨當局此時也就逼得放人。事後重返抵該橋，可憐我的細姪不知是死是活，已失踪了。我母親受此打擊，終日痴痴呆呆，後因車禍入住醫院。共黨殘害善良百姓，至此尙嫌未夠，竟要無辜嬰孩亦受株連。在此我要向愛好和平自由人士控訴共黨血腥罪行，重光之日，誓必血債血償！

大慟共人謹上（二月廿五日）

留美一讀者 長歌寄意

貫澈反共到底

人傑先生：

讀萬人雜誌已有半年，爲其主旨及努力而欽佩。近屢讀爲中共作宣傳之輩的文章，每以歪曲歷史矇哄讀者，不勝憤慨！

貴雜誌已一再駁斥，茲擬長歌一首，欲以韻語簡化繁言，提供讀者。如合尊意請採用爲禱！

弟陳桐伯拜啓（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寄自美國）

反共聖戰進行曲

陳桐伯

第一部

三十年代爲着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
抵抗日本軍閥侵略的猖狂，
我們曾獻出了頭顱和血汗；
堅定、忍耐拿出了所有的力量，
雪了百餘年來的國耻，
達成了自由平等的企盼，
使國家躋列五強，
世界和平，國富民康在望！

第二部

八年焦土血戰，不惜以空間換時間。
國家元氣盡傷——人民渴想生聚休養
——卻有一群，偷偷藏藏吃肥了的共產黨
——勾結外國乘機全面叛亂！
我們的大陸終於色變淪陷！
從此那裏人人失掉了家庭和財產，
文化傳統也被徹底地毀滅摧殘；
還有年年加劇的奪權、清算和糧荒，
老百姓遭受了空前的災難，
且被迫勒緊褲帶，
——吆喝着要幹同樣的全世界解放！

第三部

我們要選擇：降伏還是反抗？
我們決不願做奴隸：
仰配糊糠，等待死亡！
我們要自立自主，
自產自藏，納稅完糧！
我們決不願做囚犯，
終身禁錮，骨肉離散！
我們要有家有產：
養育兒女，奉侍爹娘！
我們不能只顧眼前——懈怠自在——
我們要奮起團結成力量，
燃起民主自由的烽火，
掀起自救救世的聖戰！
這烽火，這聖戰，
一定能消滅爲禍人類的共產黨，
也一定能再度挽回國家民族的危亡
！
建立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天堂！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二月

從小事看今日大陸

魚塘釣魚小學生被抓

朝裏有人做官又獲釋

記得在春節期間，爸媽帶我回鄉過年。年初一那一天，我早上起來，向爸媽拜年後，便拿了魚絲，到門外的魚塘釣魚。當我把一條魚拉上來的時候，忽然有人把我捉住，拉了我到公社，說我偷魚，原來魚塘裏的魚是不准捉的。幸好叔叔是公社的幹部，他們查明後，

才把我放出來。

× × ×

上面這一篇文章的作者是一個小學生，除文句外，我沒有改動過原意的。

這一篇文章告訴我們兩件事：

㈠返回大陸很危險，連小孩子也隨時會捉拿。

㈡「叔叔是公社的幹部」便是特權階級，老百姓的一舉一動都有罪。倘若這小學生的叔叔不是幹部，他會遭遇到什麼命運呢？

這一件小事，很值得在本港高唱「認同」及「回歸」的人深思一下！

（古鶴翔）

「黑人黑戶」引釋

孫一專

尼克遜未訪問中國大陸之前，毛共宣傳機器時時刻刻都在謾罵攻擊美國，最爲常見的「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敵」，「美帝爲實現其侵略野心繼續擴軍備戰」，還有一件毛共最爲敏感的，便是美國的種族歧視，爲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無恥地歪曲煽動瓦解美國人民的內部矛盾，進一步加深黑白種族之間的敵視與仇恨，同時更以悲天憫人的姿態出現，把美國黑人描繪得牛馬不如。政治上受到白人的壓迫，經濟上受到白人的剝削，好像世界上人民只有生活在其統治下的，才是最「幸福」。苟延生命於亂世，我無緣到外國遊埠，當然無法深入認識，根據報導：美國黑人現在已在爭取政治權利的平等，有的甚至當上國家參眾院議員，其並不如毛共以前吹噓的那麼黑暗，毛共爲什麼關心別國的人民生活。比關心自己國內人民生活更有興趣呢？說穿了，就是間接地干涉人家的內政，爲加緊推行暴力的世界革命而已，美國黑白種族由於皮膚顏色不同，因而產生了仇恨心理和敵視，還有點講得過去。回頭請看毛共對待自己的同胞又如何！

中國人一脈相承，大家都是炎黃子孫，幼滑白皙的肌膚，黑色的頭髮和眼珠兒，沒有一點不同的地方，本來大家和睦相處住在一起才合理，怎麼毛共在自己的國土裏，規劃出一道「黑人黑戶」的界綫，在大陸上會是「黑人黑戶」的流浪者們，親身體驗毛共摧殘歧視之痛苦，要比美國黑人受白人的痛苦更甚千萬倍，大陸上的「黑人黑戶」在政治生命上，可以說判了死刑的人，絕對沒有申辯反抗的餘地，除非你想當一個沒有靈魂的人在農村任其擺佈驅使，否則只有等待天翻地覆，又當別論。

「黑人黑戶」這名詞，我們不時在言談上或報紙上，雖然有機會聽到讀到，一般在毛共鐵蹄下生活過的人，當然清楚得很，不過對於長期僑居海外的中國人，相信還很陌生，就算已知道了有這麼一個名詞，不是好意頭，至於它的時代背景以及所形成的因素，我以爲還是很模糊，這裏我願將過去曾經是「黑人黑戶」的一分子告訴人們。「黑人黑戶」簡單而狹義的解釋，就是沒有「戶口遷移證」的人或者一家人都沒有的，有人以爲在共產黨統治下不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各一份，大家都是一律平等的，你如果抱着這樣的觀點去衡量共產黨的事情，那你就錯誤了，我們知道毛共自竊據了大陸後，所施行的一切政策，完全違背了我國的民情風俗習慣，特別幅員廣大的中國農村社會，更格格不相入，幾千年來的農業基礎，以個體爲本位，大家都在自食其力操作，從而改善自己的生活，毛共偏要捨正道行其獨木橋，把小農個體制度，一下子徹底消滅，塞進一個馬列教條的集體所有制，農民受夠這股突如其來的阻力衝擊，勞動情緒逐漸的減退，有的甚至暗中運用各種方式破壞農作物，故意損壞農具，借故偷懶，直接地影响了農業收入，農民單純的頭腦意識到與其豐收增產沒得吃，不如減產失收沒得吃還是一樣。好像五八年「三面紅旗」造成連續三年大飢荒，就是這種廣泛的不滿情緒所演變而成的，年紀老邁的，覺得來日無多，只有聽天由命，佔人口多數的年青力壯的農村青年，在他們的心目中，一輩子永遠在農村玩泥巴，生活那麼單調窮困，情感那麼空虛抑鬱，前途更加渺茫失望，唯一的出路，只有擺脫沉默苦悶的農村社會，奔向城市尋覓新的生活機會。

毛共所謂「黑人黑戶」、「不安心農業生產」、「盲目流入城市」，所指的都以農村青年爲對象，不過在五十年代末期，在我所接觸的「黑人黑戶」中，包括了地、富、反、右、壞，（即五類分子）受清洗撤職共幹、復員共軍、大學生、中小學生、教師、醫生、記者、工程師、國府時代

之軍官公務人員，等等，從這些人的歷史背景，和階級出身可以說是一支雜牌的流離隊伍。

這些「黑人黑戶」在毛共一個接一個的政治浪濤中，本着同是天涯淪落人，有家不想回，同舟共濟，互助互愛渡過難關，我們並不因爲各人的家庭成份和歷史出身不同而有絲毫歧視的觀念，反之偶然談起肚子裏面又要鬧爭了（餓），衣服又加上一層補釘了，大家只好露出一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表情，一句說就是在人們的內心世界，對毛共產生的怨恨。

俗語云：「人窮力出」「黑人黑戶」的人個個都具有「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中人」的克苦耐勞的人生觀，並且有能扛鼎的氣力，碰上任何工作均有適應環境能力，因爲這樣才能繼續生存下去，主要工作對象，以石礦場、煤礦場、有色金屬礦場、紅磚廠、建築水庫、修築堤壩、開闢公路、碼頭搬運貨物等等。都是重級體力勞動，僱用工作時間視工程之短暫而定，一般都是臨時流動性質，有的憑工友介紹登記參加工作，有的是包工頭（判頭）判接到一項工程四處招僱臨時工人，以件（或量）計酬，包工頭便按照百份之六扣除佣金作爲他的報酬，一批工程完工之後，人各一方，爲自己未來生活而愁苦。以廣東爲例，把廣州市作中心聯絡站，只要你是流浪了三幾年的「黑人黑戶」，因爲有了工作經驗人事關係，在你所認識的人中，總可以互相介紹工作，如果剛從農村走出來不久的人，至多給你做上一年半載，因人海茫茫何去何從只有聽天安排，收容所天天人滿之患就是這個緣故。

前面所說的，「黑人黑戶」是沒有「戶口遷移證」，當然沒有糧食的配給，叫他們吃西北風嗎？這因爲任何一項建築工程，都有補助糧的供給，每人的配給量，通常而言，依照當地農民生活水準而定，每月大約三十二斤至三十八市斤大米，在一些不明眞相的人看來已經很不錯了，要知道除此之外，一些副食品，如糖、油、魚、肉等，是象徵式甚至二三個月沒得供應也不出奇，人體裏面因長久缺乏油脂滋養，只好在半饑半飽的狀態下過日子，就以一個重級勞動力，整天拿着二十二市斤重的狗頭錘（鋼錘）幹個不停。三十八市斤米每天只不過一斤多一點，自然無法言飽，有一次我曾試過一餐吃下二斤米飯的驚人紀錄，以我現在每月才吃十多斤米而言，相當於四天的數量，這道理不言可知。

「黑人黑戶」還有一點更不如人的，不論你往任何城市鄉村，一定要向當地「公安派出所」或「地保會」登記臨時戶口，同時說明你經過原因，以及住宿時間多久，如果超過了限定日期，你將會受夠很麻煩的盤查，萬一有什麼風吹草動，特別是注意的對象，發覺你值得思疑的時候，將你解進收容所之外，又直接使到你的親戚朋友，蒙上包庇「來歷不明」的「黑人黑戶」的罪名，試問你情何以堪。

五十年代廣東境內的「黑人黑戶」全部來自五湖四海，其籍貫各人不同，主要有湖南、江西、安徽、山東等省籍的，不論什麼建築工地，外省人佔了百份之八十以上，這些人當中以流浪者的身份鑽進廣東省每一角落謀生，最主要動機希望能摸熟了地理形勢以後，趁機投奔香港，毛共當然知道這股社會暗流不是好東西，但矛頭未指着這方向，只好讓其放任自流。

自「鳴放」的內部整肅運動結束後，五七年底起所有各工地「黑人黑戶」都給關進各個「勞動教養所」，凡是外省人一個不放過，就算有正式「戶口遷移證」也「一視同仁」，更何況有廣州市「居民證」的也莫不如此，其嚴重程度可想而知。

「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五十年代的「黑人黑戶」雖然給毛共以地氈式的剷除乾淨，伴隨而來的六十年代「文革」那股餘孽的「知青」分子，更是毛共的心腹大患，看它又是出什麼八寶收拾殘局。

潘某人對「萬人詩壇」有意見

吹捧拍馬，詩道云乎哉？

萬人傑先生：

貴刊創辦以來，悉能以「反映民意」是實質，並綴之「嬉笑怒罵」的筆鋒，大張旗鼓，風骨稜稜，在下深表敬佩。而大名馳騁上流下流，也不用再揄揚了。

不過，我對貴刊附設的「萬人詩壇」有點意見。㈠「萬人詩壇」似宜正名「力行詩壇」，此非故意挖苦壇主，因爲近期該欄所披露的作品，純爲「敬和壇主原玉」、「次韻力行詞丈××」，一題再題三題「黃花集」（此壇主之巨著也……），如此等等，偶一爲之，仍屬風雅；長此下去，便形成一股「吹捧」歪風！

㈡大家要正視時下詩壇的實況。譬如詩人們很愛「雅集」，究其目的，不外藉此而標榜一番。像寫「歪詩」，只是哼哼唧唧，言之無物的東西。把自己的「墨寶」貼堂，強人欣賞。把所存的名畫唬人，以提高鑑賞家的聲價。風雅之餘，不忘搓幾圈麻將，談談股市的價位，詩畫琴棋，風花雪月，如此如此罷了。

㈢董先生爲詩壇前輩，應該挺身而出，力挽頹風，或可循此辦法：

A、投稿的作品要合乎社會情勢，針對現實。

B、鼓勵作者深究詩學，發表讀詩的心得。

C、對企圖拍「壇上」馬屁的歪詩，一惟處以人道毀滅，投籃可也。

這番話必引起雅人疵議，然本「直言」之旨，區區亦懶得計較了！

潘某人敬上

胡先生語重心長

一個團體的成敗

每一位會員都有責任

編輯先生：

讀了本雜誌二七八期，在讀者意見欄發現本人農曆去臘下旬寄給萬人傑先生一封信刋出來了，這個信不是寄給主編先生發表的，故在信封上寫萬人傑先生親啓，意思是把我的情形——一個原本是萬協會會員的情形給萬先生知道；同時我記得也還有欲使會副會長知道的語句，因為我們在海外，一個讀者或會員的情形，給主編者和正副會長知道這是必要的，不能以僅有的一句：「我們是志同道合的一群」了其事。

在不欲刋出的去信中，寫了一些近一兩年來接濟家鄉親人的情形，並且說現在我的情形很差，意思好像是：所以十二月份前有四個月的會費也沒有繳，其實人非有嚴重的傷殘或不可救藥的疾病，僅僅月繳會費五元，是不會窮到這樣可憐的，主要很坦白的說一句：人除了彼此有深刻的瞭解和認識，組織一個社團，無非求得情愫和思想的溝通，群體力量的發揮，對國家社會不能說沒有効忠黨國的貢獻，捨此而外，若光是有組合形式的架子，而沒有集思廣益的內容，我認為協會辦事處的存在，不過聊勝於無而已。因此我末尾說：人日春節聯歡聚餐的買券入席，就以退回「讀者」地位的資格來參加。

在這裏我也想說：一個正式社團的像與不像，或者盛衰隆替，其責任正不完全在幾個負責人的如何三頭六臂，奮發有為，會員們都一份責任。正如二十年前毛共的叛亂，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難道責任就完全在蔣總統個人肩上嗎？現在萬人協會集合眾志成城，由無變有，其一切設施與內容以及成績的表現，未嘗不可以由萌芽而茁壯的，我那次去信，有表示自動停止我會員資格而以「讀者」地位來參加聯歡，其意思不免有留着我這樣無所作為的一個會員事實是多餘的。

我這次信，又難免是多餘的，閒話多於正話，無論如何，也未能搔着癢處。

編輯先生、萬先生、曾副會長有什麼指教嗎？

胡××上（二月廿三日）

萬人雜誌辦得有聲有色

讀者勗勉再接再勵

萬人傑先生：

讀「萬人雜誌」二七六期「反共一家，不是敵人，便是朋友」李皦生先生給先生的兩封信，頗有感觸。

李皦生的文章在忠貞份子封鎖下久違了。李先生的觀點我們雖然不能完全同意，李先生亦無理由強我們同意。但李先生的反共立場是無可懷疑，同時我們讀李先生的文章，不期而想到偉大的國父孫中山先生，與憧憬將來自由民主的三民主義新中國。因李先生在這方面用情最多，出力最大，盡情宣揚。

不錯，李先生對國府的施政，「時有所批評，甚至嚴厲的批評。但我對李先生的用心不難理解。因為自「大盜竊國金陵瓦解」，大陸同胞陷萬劫不復中，現在只餘「一島江山」，實不容我們稍有差錯。提醒政府謹慎小心，督促政府反攻大陸，所謂愛之深責之切，亦為我人不能放棄的責任。相反的，一味歌功奉承，諱疾忌醫，就「愛之適足以害之」了。亦為我人有血性者不應為、不忍為。

李先生終於因批評庶政受到封鎖，於茲十多年，「十年夢屈指堪驚」，這是多麼不幸！

封鎖李先生，是誰的主意呢？在此不便猜測，但肯定不是出自最高當局。

蔣總統一再宣示我們：「團結一切應團結的力量」，還說反共是一家，不是敵人便是朋友。可惜一些忠貞分子，表面歌頌領袖，唯恐人家不知；背地裏幹着領袖訓示相反之事。

李先生曾氣憤的說要「打狗問主人」，這是被迫出來的，在此希望這些人不再做自壞長城的傻事，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李皦生先生讚揚閣下「站在反共立場，不自稱忠貞份子，卻做了包辦反共的忠貞份子做不到的事情，實難能而可貴！」讀過李先生文章的人，都知道他罵過很多人與事，卻不輕易讚揚人。今閣下得李先生如許的評語，當非過譽。有目共睹的，辦反共刋物，有聲有色，如「萬人雜誌」者，不易多見。這是閣下領導有方，願閣下再接再勵！

簡均上

讀者勗萬人雜誌負起時代的使命

編輯先生：

我不打算對貴刊歌功頌德，祇寄予一個殷切的期望，希望貴刊本着對七億同胞的憂，切實負起時代所賦予的使命，拯救我們的民族，拯救我們的國家，讓中國人民重見天日。

眾所週知，二十多年來毛澤東這班屠夫，好話說完，壞事做盡。我們的父兄姐弟長期來在劊子手的屠刀下所流出的血淚，足足可以淹死千萬個毛頭！可憐他們根本沒有一點反抗餘地，惟有默默地忍辱偷生，默默地期待有朝一日世界會變，帶給他們重新做人的日子。這唯一可能的希望，無疑是寄托在台灣國府和廣大海外中國僑胞的身上。但遺憾得很，年來年去，二十三個腥風血雨的年頭過去了，國府並沒有給苦難的人們帶來一綫光明，同時更令人痛心疾首者，更有那些民族的敗類，所謂學者、知識分子之流，他們回大陸兜了一二個圈子出來後，於大感龍恩浩蕩之際，於是大肆狂吠，喪心病狂的替中共搽脂抹粉，尚嫌不夠，並且高呼什麼「回歸」「認同」。先生們，我們要問：遠的不說，試問你們離開大陸之前，住在用人民血淚新建起來的羊城賓館或愛群大厦之時，是否也曾到西郊槎頭勞改場去參觀參觀？那裏有成千上萬的「犯人」，其中有不少是中山大學的教授，印尼的歸僑學生，如果你們看了這情形尚有膽量叫嚷「回歸」，那麼你們這班傢伙簡直連狼心狗肺還不如。再說，你們看到農民們衣不蔽體，整年累月的喝着番薯粥苟延殘喘的悲涼景況，你們又看到被吊在樹幹活活打死的中小學教師和無辜的老百姓，這一切，是中共的強大，還是欠人民的血債？

值此國難深重，居然有人喪心病狂到此地步。作為海外的炎黃子孫，如果我們再保持緘默，實在是我們民族的最大的悲哀。好在這些敗類為數不多，他們或許騙得小部份頭腦簡單的青年學生；但決騙不了所有的僑胞。尤其是我們幾十萬從毛頭鐵蹄下冒死逃出來港澳難胞，都是歷史的見證人。我們親身體驗過中共慘痛的迫害，我們親眼看見共黨是如何折磨人民、屠殺生靈的滔天罪行。我們要為死去的父兄報仇！我們不惜用自己的鮮血將毛頭王朝沖毀！

因此，我們衷誠地要求作為反共先鋒的「萬人雜誌」，應以更堅強的意志，負起時代的使命，團結一切反共的力量，行動起來，共同對敵，切勿受別有用心的壞蛋們從中利用，挑撥是非。最近看二七六期「萬人雜誌」李燄生先生的公開信，便很明顯，我們的敵人除了張牙舞爪的吸血鬼中共外，還有形形式式的小爬蟲、應聲蟲和被個人得失腐蝕掉靈魂的可憐蟲。像梁某之流夠稱卑鄙已極了，希望萬人傑先生能吸取類似教訓，多加警惕，即使在同志間真的受點委屈，也只好置之度外，為了共同的目標，個人算得什麼呢？

讀者平民（二月十七日）

請領稿費：

一月份稿費（二七五至二七八期）已結出，請各作者於即日起，攜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領取（自備印花）。已領稿費而未帶身份證的，請將身份證號碼補告本刊，以便報帳。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敬步洪餘水詞丈遊日月潭原玉

袁暘照

蕩漾清潭接碧樓，晚山含翠月初浮，
台中日麗冬猶暖，林外風光草未秋，
東渡逛遊曾共旅，西征時節約同舟，
相逢我亦居夷客，踏足光華第二週。

前題

梁莊

玉宇涵山一碧樓，朝霞薄捲任輕浮，
天青雲淡潭沉日，月白風清水接秋，
兩岸峭崖懸石笋，一坵小島泊蘭舟，
波光蕩漾宜人醉，遊罷歸來入夢週。

步謁彰化大佛原玉

袁暘照

浩瀚汪洋水一灣，慈航無渡佛偷閒，
金身端坐凌虛殿，黎庶哀鳴隔岸山，
法力不降魔禍刼，悟心應諒我強頑，
虔誠懇洒楊枝水，普潤蒼生焦瘁顏。

前題

梁莊

莊嚴金像著台灣，佛力無邊意自閑，
方便大開登覺岸，慈悲廣佈望仙山，
楊枝遍洒歸彰化，法雨頻施渡惡頑，
中土漫天彌毒霧，請淋甘露潤民顏。

南下經彰化望大佛有感步洪餘水詞丈原玉

梁莊

偉岸莊嚴控海灣，無人與我自安閒，
通玄人妙知仙境，扼節存忠亦道山，
法雨普施能救苦，經書傳教也羞頑，
神靈倘若憐民難，速遣韋陀斬妖顏。

致旅加拿大老友岑錫祺先生

梁莊

鬢髮鋪霜覺老侵，知交遠別獨操琴，
霞飛兩岸情千里，雲隔重山路萬尋，
竹報只憑梅使來，魚書聊慰故人心，
詩篇怕讀蒹葭卷，切望歸鴻報訊音。

蒙惠加幣二十元送與小孫買玩具

梁莊

叨蒙厚貺又遙頒，拜領多珍感汗顏，
心念隆情縈寤寐，腦留高誼不忘餐，
投桃我愧無復玖，簡札人慚舊雨班，
最是小孫持玩具，問爺岑伯幾時還。

蒙惠加國溫哥華風景片並謂人情味厚無分種族有感

梁莊

聳峙層巒欲插天，山川如畫感流連，
崇樓傑閣飛霓管，秀麗園林映翠烟，
族異情濃無你我，人同色別莫愚賢，
他鄉洵美非吾土，悃載言旋早買鞭。

寄幻生兄絕句二首

丁亦龕

壬子歲暮，幻生兄邀赴其花壇觀賞，因病未往，詩之謝之。

(一) 乍暖還寒桃菊妍，劍蘭玫瑰鬬芳鮮，
今年苦我憑猜想，定是紅顏映碧天。

(二) 百花開謝轉如流，萬種悲歡演未休，
多少興亡恩怨事，都關艷色善回眸。

新正夜懷故舊

鄭秀堂

新正難寐怨更長，落月房櫳意已常，
正氣豈忘家國恨，愴心仍為故人傷，
電燈縱比燭燈好，異地何當舊地強，
記取酣然歡入夢，似曾衣錦樂還鄉。

香港即景

退商

(一) 十里山城綠映紅，春來吹遍扯旗風，
香江百萬舡邊客，多少浮沉一夢中。

(二) 快活谷中野草花，綠茵場外夕陽斜，
一時不吝千金擲，都付蹄聲入帝家。

退商先生，香港即景二詩，是為佳作，第二首「一時不吝千金擲，都付蹄聲入帝家」，是為最妙，帝家者即香港所稱皇家也，壇主。

弔澤生宗弟有序

李劍平

澤生宗弟，早歲供職軍中，八年抗戰，身與其役，迭著勞績。大陸變色後，避禍南來，生計困難，至於極點，然其剛勁之氣骨，始終不變，實有道之士也。茲以積病多年，屢醫罔效，經於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杪，病逝於九龍廣華醫院。既無兒女，復鮮兄弟，身後蕭條，幾無以殮，幸獲各親友之助，草草火而葬之，了其後事。嗚呼，知己云亡，悲痛難已！爰為俚句，聊作弔魂。

(一) 烽烟萬里苦奔馳，積病難尋扁鵲醫，
報國有心終有恨，守喪無女更無兒，
禍延知己情傷我，棲絕孤孀淚滿衣，
慘淡靈堂遺影在，撫棺低首復何詞。

(二) 雪擁山河掃不開，世逢變亂厄賢才，
孤懷落落難諧俗，傲骨稜稜化作灰，
夜雨瀟瀟遷客夢，愁雲幕幕望鄉台，
子期去後知音少，流水嗚嗚咽在哀。

壇主曰：久不反攻，所有志士，由壯至老，由老而歸道山，人死異鄉，不能歸葬，是為莫大哀痛，香港如此，台灣何獨不然，前年遊台，長官數人，俱已物化，為因感念舊恩，親往陽明山公墓拜奠，有詩云：

陽明山公墓

董力行

歌舞頻年結隊來，可憐心死最堪哀，
金陵王氣從消歇，玉樹庭花向外開，
舉國無聲忘討賊，此身有恨未歸台，
明陽山上千官塚，異地啾啾泣草萊。

壬子除夕

涂負我

(一) 驚心臘鼓歲華移，轡海徒增客裏悲，
佳節思親情不禁，天涯鄉訊渺遲遲。

(二) 轉眼興亡一夢間，傷心何忍話家園，
骨山血海仇無限，未掃天氣不解顏。

(三) 七億人同戴覆盆，哀兵何日叩天閽，
策籌莫負蒼生願，一夕揮戈入國門。

(四) 放眼神州刼轉深，國視何處總沉沉，
沙場百戰身猶健，留取忠貞萬古心。

聖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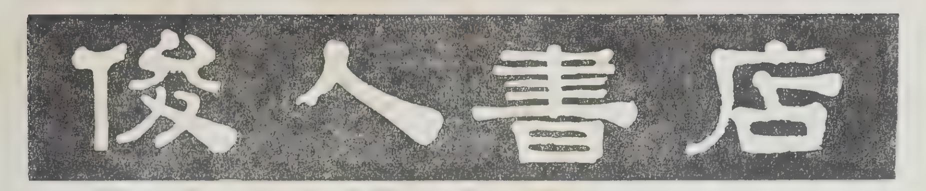
韓粹然

彎曲崎嶇聖駕過，趦趄欲進若之何，
改為平直呼聲響，清潔依然垃圾多。

除夕

韓粹然

空令歲月易蹉跎，今夕除耶感慨多，
駁腳無牌餘駁腳，教師稱匠意如何。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五——七三五〇三三

羅小雅最新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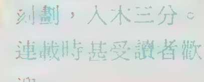


「秋[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一[illegible]動，[illegible]、說，透過她[illegible]筆[illegible]，成爲一[illegible]佳[illegible]，[illegible]書[illegible]行，即受[illegible]



全書 212 頁
定價港幣二元

「冷暖情心」寫一個荏弱無依，患有心瓣症的美麗少女的故事。在浪花衝擊，環境靜謐[illegible]，矛盾衝突心理的刻劃，入木三分。連載時甚受讀者歡迎。





全書 180 頁
定價港幣一元八角

「愛[illegible]」[illegible]寫[illegible]她一位同[illegible]過[illegible]中，很少[illegible]怎樣去尋[illegible]幸[illegible]。



全書 258 頁
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illegible]的處女作，是書以其筆調清[illegible]青年讀者的喜愛，初版[illegible]版[illegible]，現已三版發行。「無[illegible]的[illegible]名思義，是一部盪氣迴[illegible]的愛情[illegible]，女兒家的纖細心情，[illegible]得[illegible]，初試啼聲，即受歡迎，當[illegible]功之處。全書包括四個短篇[illegible]彩。



全書 212 頁
定價港幣三元四角

「[illegible]面」是羅小雅的一部別開生[illegible]之作。用社會上現實的[illegible]材[illegible]揭露了人類醜惡的一面描[illegible]迷酒色而不負責任的父，[illegible]風流的孽種，甚至強[illegible]自己的[illegible]女兒，禍延下一代。[illegible]高[illegible]，一氣呵成，值得爲父[illegible]及[illegible]讀。



全書 284 頁
定價港幣三元四角

[illegible]人，如[illegible]的[illegible]珠是曇[illegible]可[illegible]有如曇花一現，轉眼成空。[illegible]影圈裏，多的就是這些此起彼落的[illegible]，寫[illegible]圈內秘密，寫盡人情冷[illegible]出姊妹之情，眞摯動人，是[illegible]的[illegible]藝作品。



全書 188 頁
定價港幣一元八角

「[illegible]稀」寫一個患了小兒痲痺少女的故事，愛情愈追之則愈遠，愈遺之[illegible]愈近」命運往往在播弄人……[illegible]好夢，夢難成，有誰知我此時情，[illegible]淚共階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illegible]她意[illegible]地獲得愛情和健康；最後她又甘願[illegible]棄它，爲了甚麼？——[illegible]滿人[illegible]味，是一部感人的作品

外埠郵購可寄郵票代金或用劃線支票，另按書價三成(30％)加收郵費，當即寄奉。本社英文地址如下：

WISEMAN PRINTERS

Kam Chung Building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3-7 Fenwick Street Wanchai, Hong Kong.

萬人雜誌

（第二八二期）


奇怪！人卻到那裏去了？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毛集團遭受左右夾攻……………每週評論
「和談」號召是中共統戰毒招
打擊士氣瓦解民心破壞團結……萬人傑
認識中國：認識．認同．回歸……柳以青
向劉斐、王芸生
二位先生說幾句話………………岳騫
市政局議員應該做些什麼？………王屯
愛國．禍國．和談與騙子………古鶴翔
宣教師眼中的毛共………………克毛
「動」與「定」……………………遺珠閣
毛澤東為什麼會眾叛親離（下）…陳綏民
人海百態：百密一疏………………萬人傑
談祖國台灣的人情味………………贛人
股市閒話：股市不可能升無止境…凌山
羅馬的「血灑後街」………………林巽
共幹貪污越來越兇…………………胡養之
從鋼琴家傅聰談起…………………縉山
為胡風的鬥爭精神喝采……………張放

萬人雜誌第二八二期目錄

毛集團遭受左右夾攻……每週評論 一
「和談」號召是中共統戰毒招 打擊士氣瓦解民心破壞團結……萬人傑 二
認識中國：認識．認同．回歸……柳以青 四
向劉斐、王芸生 二位先生說幾句話……岳騫 六
市政局議員應該做些什麼？……王屯 八
愛國．禍國．和談與騙子……古鶴翔 九
宣教師眼中的毛共……克毛 一〇
「動」與「定」……遺珠閣 一二
毛澤東爲什麼會衆叛親離（下）……陳綏民 一三
人海百態：百密一疏……萬人傑 一四
談祖國台灣的人情味……贛人 一五
股市閒話：股市不可能升無止境……凌山 一六
羅馬的「血灑後街」……林巽 一七
共幹貪污越來越兇……胡養之 一八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二〇
從鋼琴家傳聰談起……縉山 二一
瘟君夢……岳騫 二二
爲胡風的鬪爭精神喝采……張放 二四
江南啼痕錄……宓琴 二六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七
萬人詩壇……董力行 （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八二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三月廿二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二七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毛集團遭受左右夾攻

雖然，中共不惜放棄「原則」，拚命勾結「美帝」這個「最兇惡的敵人」以及其他「腐朽」的資本主義國家，企圖取得軍事科技的支援和物資方面的供應，藉以增強其「反修」實力和提高工業水準。然這並不能挽救其搖搖欲墜的極權統治和減輕其內部的嚴重的危機；特別是由於北平與華盛頓之間表面上勾搭得親密而火熱，已引起蘇俄的恐懼，由於莫斯科方面躭心毛與美日兩國進一步勾結一致對付它，所以，有跡象顯示，蘇俄正在步步緊逼加強在邊界上對中共的壓力，極有可能還不等美國與中共進入「蜜月」，而蘇俄「先下手為強」，以雷霆萬鈞之力把中共這個逆子碾得粉碎。美國這個莫名其妙的國家，對於多年友好合作的盟國簡直不惜背信棄義公開出賣，它與中共勾結純粹是為了私利，一旦蘇俄大兵侵入中國國境，中共危在旦夕之時，若謂美國能拔刀相助，那不僅不可靠，而且是近於夢想。這是中共在國際上形勢大壞的有力說明。至於中共內部形勢更是大壞，其嚴重的情形為二十多年所僅見。其具體表現，主要是在於政治方面，詳細點說，也就是「左右夾攻」——左派反對勾結「美帝」，右派認為不應搞文革運動，然兩者矛頭完全指向毛周江統治集團。

勾結「美帝」左派反對

誰都知道，毛澤東寡頭統治集團竊踞中國大陸，完全是靠他們的「老大哥」的全力支援，當蘇俄赫魯曉夫教訓毛澤東「不孝」——老子黨和兒子黨反目前，中共在宣傳上，諸如「社會主義大家庭」、「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雙方「友誼萬古長青」等等肉麻的名詞，凡能用上的無不收羅殆盡，對蘇俄捧、頌、拍無所不用其極。而對於「美帝」諸如「兇惡」、「血腥」、「無恥」、「侵略」、「擴張」等等，反正醜化「美帝」的詞句無不堆在白宮主人的頭上。但到現階段，卻完全改變，視「美帝」為友，視「蘇修」為敵。這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如果中共還講「原則」和什麼「階級」、「主義」的話，連自己也無法自圓其說，可以預料得到，勢必引起中共內部的左派不滿。三月八日婦女節，北平方面以茶會招待外國「專家」及其眷屬，周恩來席間致詞，除指證林彪搞政治謀刺老毛「罪行」外，並就一些外國「專家」在文革風暴中受到紅衛兵的虐待公開道歉。此事很值得注意。如深入一層加以分析，不難看出：值此中共擴大與西方國家勾結，並聘用更多的外國「專家」到大陸來服務，而對蘇俄卻咬牙切齒把它視為死敵之時，所走的是一條「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因而遭到了中共內部左派的反對，可能正在醞釀一場以「捍衛馬列主義原則」為旗號的向毛周江當權派進行奪權的鬭爭。更有可能，一些西方國家和在大陸的「專家」已察覺及此，所以，周恩來出面拍胸膛，信誓旦旦地「保證」一番。然而在實際上，周恩來這個政治空心老倌，話是這樣說，而他能保證中共左派不造反嗎？看來未必。

連串整肅右派不滿

在表面上看，中共內部沒有右派，因右派屬於「五類分子」是階級敵人。然自林彪事件發生後，中共為了壓制「槍桿子」勢力，「解放」大批在文革中被揪鬬的「走資派」。這些人被「解放」得多了，而「紅衛兵」又被掃數解往農村實行「變相勞改」，因而在大陸上出現一種「思潮」，懷疑文革搞錯了。加上文革的後遺症——經濟危機接踵而至，所以，毛、周、江和今日當權的造反派，如張春橋、姚文元之流，都在政治上受到了壓力，認為他們「胡來」、「革革過命的人的命」和「不顧大局」、「搞個人權力之爭」等等。

針對這種來自右的壓力，中共正在準備「反右」。反左是為勾結「美帝」對抗「蘇修」，反右是為了保護以毛澤東為首的那一小撮人的權力甚至是腦袋。

到底是反左還是反右？反正中共內部正在醞釀一場更大的風暴，而這場風暴的衝力有來自左的也有來自右的，毛澤東小集團正好夾在中間，想不完蛋也難了。

新聞以外

「和談」號召是中共統戰毒招
打擊士氣瓦解民心破壞團結

萬人傑

王恩兄在中共發出這一招後，為文指責國府不應拒人千里之外。其實他心知肚明，如國府接納中共建議，與之舉行所謂「和談」，便無異把頸顙投進中共圈套。王恩兄寫這篇文章動機何在，老萬尚未弄清楚；但希望他不是受到任何方面的壓力或誘惑就好了。

血腥統治應難忘懷

在中共利用廖承志、傅作義、王芸生、劉斐等人發出「和談」號召後，天天日報的「王恩專欄」首先響應。王恩這名字對本刊讀者來說並不陌生，過去，他替本刊寫過稿；在私交上，老萬和他是八九年朋友，而且是很好的朋友。不過，對王恩兄的這篇「台北何拒人於千里外？」卻感到萬分詫異。

如果這是出於香港土生土長，中了中共宣傳毒的「大學生」手筆，還情有可原，因為他們對中共的情形不熟，對國共歷史認識不深，可能聞和談而心喜，指責國府：「人家都肯談和了，台北何拒人於千里外？」但王恩兄不但在大陸獄了多年，且備嘗中共血腥統治的滋味，在東北勞改營中過着非人生活；也曾到過台灣「開會」，即使未能「深入民間」，對台灣社會情形，及一般人的生活，也會知道一點；兩者間的比較，相信已心裏有數。同時，他家裏儲藏中共資料十分豐富，由馬歇爾策劃的「國共談判」，只要翻翻資料，就很清楚。那時共黨軍事上處於劣勢，尚且可利用「和談」取得利益；今天，中共已掩有整個大陸，此時舉行「和談」，會有什麼結果？王恩兄當然也心知肚明。他寫這一篇文章，可以說是響應中共統戰的標準宣傳文字。

矛盾百出

讀了王恩兄這篇專欄後，老萬對他的動機百思莫解。這和我認識他以來的言論立場，有了很大轉變，這轉變老萬認為很可能有「難言之隱」，不是出於他本人的心意。不過以他自己的名字，發表在他的專欄中，又不能說不是代表他的意見。且綜觀連載三天的全文，內容矛盾重重，講話畏首畏尾，一方面似乎想「維持」他過去的立場；一方面要替中共的「號召」作傳聲筒，相信他寫這篇文章時，內心一定非常痛苦。

他說：「中共在這時候提出國共和談問題是十分適宜的，而且在態度方面確也比過去寬得多了；不過中共的條件還遠遠不能符合台灣當局和人民的起碼要求。至於國府方面完全拒絕談判似有失風度。」單是這幾句話，已很難自圓其說。既然「中共的條件遠遠不能符合台灣當局和人民的起碼要求」，國府發言人錢復「斷然拒絕了中共所提出的建議」，又怎能說國府方面「有失風度」呢？

既然說提出的條件「遠遠不能符合台灣當局和人民起碼的要求」，「有失風度」的應該是中共而不是國府。如果真的希望和談有成，提出的條件，應可為對方接納，「遠遠不能符合」，就只是「宣傳」而不是具有誠意了。

風度值得幾文錢？

他又說：「中共在這時候提出國共和談的呼籲，其明顯的目的是希望通過和平的方法解決台灣問題，使中國統一起來，因為武力解放台灣的路子已經行不通了。」

為什麼他認為「武力解決台灣的路子已經行不通」？以王恩兄收集資料的豐富，當然認為：㈠台灣本身的軍事力量，足以阻擋中共的武力進攻；㈡中共與美國有秘密協議，不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

武力的路子走不通而改用「和平方法」是中共對台策略的改變；是不是中共施行一項「新政策」，國民政府就必須加以響應才夠風度？那麼說，假如中共不是被迫採取「和平方法」，實行武力攻侵，國府也要大開中門，予以迎納，才夠風度？

不論採取「和平方法」抑或「武力解決」，中共的最終目的還是把台灣納入「人民政府」統治之下。對「武力解決」不能表示風度，對「和平方法」講風度更危險。中共擺出「講和」姿態，正希望國府講「風度」而墮入圈套。因此，錢復「斷然拒絕」，十分明智。

只不過，着着給中共佔了「主動」，是國府吃虧的地方。在國際逆流下，國府宣傳上只有招架之功，全無還擊之力。

中國分裂非由於老輩恩怨

王恩兄把中國兩個政體的對立說成是「老一輩的恩怨」，這絕不正確。目前世界上有不少國家分

裂爲兩個政體，他們是老一輩恩怨造成的嗎？誰都知道，正確的說法該是共產與民主兩種政體取捨。

東德與西德首先走向「和解」，有些人以爲中國可以依樣葫蘆，照辦煑碗。但國共與東西德情形有許多不相同的地方。一來，德國的分裂是因爲共產與民主國家攻入國土，分別培植了政權；中國的分裂是共產黨與國民黨由於內戰方式形成的。

東德與西德並無直接仇怨，東德不擬解放西德；西德也無法統一東德。這兩種政體不能揉合爲一，德國人政治水平較高，大家感覺敵對的形勢存在實無必要，因而有和平共存的實際要求。

中國共黨政權用武力建立，江山是打來的。當日共產黨侷處延安一隅，因日本侵華，國際形勢一變，終可藉機擴張，終至席捲整個大陸。目前退守台灣的國民政府，會不會也有一個「世局突變」的機會，又一舉奪回大陸政權？誰也不敢肯定。因此，一天有台灣國民政府存在，中共一天感到威脅，必須瓦解了這個政權，才可以高枕無憂。

適應形勢追上潮流？

儘管王恩兄認爲「自從中共進入聯合國，中美關係改善之後，中共的朋友確是越來越多，台灣的外交地位無疑逐漸孤立……由於國際局勢的巨大演變，已使到台灣不可能再吾行吾素，孤處一隅。維持現狀已不能適應形勢的要求，也追不上潮流的趨向。」

他所說的「中美關係」當然指中共與美國，這一家報紙的報頭，仍然用「中華民國」年號，他的文章卻以「中」來代表中共，已很不適當；而認爲中華民國要響應中共的「和談號召」，才是「適應形勢的要求」，「追上潮流的趨向」，更是荒謬絕倫。這是原則問題，不是形勢或者潮流，如果我們認爲必須維持民主政體，就得堅持立場，不管世界形勢如何不利，世界潮流如何趨向，也不能放棄；如果認爲共產主義可使中國人民過得更富足、自由、快樂，就不管世界形勢與潮流如何，也得將整個中國大陸及台灣，完全置於共產政制之下。

不幸王恩兄又說出良心話：「台灣人民的生活儘管不符理想，但總比大陸人民的生活富裕、充足和自由。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那麼，台灣該怎麼做？和中共談判，把台灣納於中共政府內，讓台灣一千四百萬人和大陸同胞過同樣的生活？

孤立不足以影響生存

國府不準備放棄民主政制，台灣人民也不願和大陸同胞看齊，過他們那般水準的生活。那麼，台北若不「拒人於千里外」，和中共「談判」，又談些什麼？

讓中國保持兩個不同的政體？讓國民政府存在，而承認他們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部分？叫台灣國府文武大官，回到中國大陸，像傅作義那樣，和共黨「合作」，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中國」？

傅作義投降二十幾年，他在「人民政府」中究有多大分量？國府文武大官會願意走傅作義、李宗仁的道路，回到大陸「爲人民服務」，供中共利用嗎？

王恩兄當然也明白，「孤立」並不影響台灣國府的生存。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比羅德西亞更孤立，在世界上沒有一個「朋友」。但羅德西亞的存在並沒受到任何威脅。台灣的生存條件比羅德西亞好得多，不論在軍事上、經濟上，都可不靠外援而獨立生存；即使暫且把「反攻大陸」的打算束之高閣，仍可屹立不動。幾千美軍撤退，甚至台灣海峽的美國第七艦隊也撤退，台灣的安全仍然不會有問題；如果第七艦隊開走；蘇聯艦隊趕忙塡補，則眞正感受威脅的是中共；美國不致愚蠢到讓蘇聯得到這麼一個機會。

「生活在苦難中」

老萬認爲國府與中共沒有什麼可談，中共也並不是眞的有「和談」誠意。利用投降的國軍將領發出和談號召，不過是政治鬬爭的一種手法，明眼人一目了然。王恩兄一向了解中共作風，老萬不相信他不曉得中共此舉的眞正目的。他認爲國府不應「拒人於千里外」，實是違心之論，以致前言不對後語。

中共這可說是一記毒招，他提出了，國府談也難，不談也難。談吧，明知是中共的圈套，而且一經同意「和談」，內部的鬬志便告瓦解，且引致分裂，這正中中共毒計；不談吧，又會受到王恩兄這一種人批評，認爲「拒人於千里外」，國際間都會認爲國府領導人太固執，明知沒有結果的「和談」，何必浪費時光？

中共聲稱台灣同胞「生活在苦難之中」，王恩兄從大陸逃出來，也到過台灣，究竟大陸人民生活在苦難中，抑或台灣同胞生活在苦難中，相信王恩兄心中必有定評。既然中共發動「和談」目的是要解放這些「苦難中」的台灣同胞，王恩兄應該曉得，這「談判」沒有必要的，若不幸而談判成功的話，一千四百萬台灣同胞豈不被「解放」而成大陸同胞？

重新評價

王恩兄說：「國府應有勇氣接受中共的和平挑戰，鴕鳥政策，不但爭取不到人心，反而失掉人心。」這是激將法，如果國府領導者眞的聽信他的話，「鼓起勇氣」，接受談判，那眞眞正正上了中共的當，中共拿來大大的宣傳一番，國府內若有動搖分子，豈不散晒？

老萬認爲，國府嚴拒談判，才是爭取人心、團結人心的好方法。目前中國大陸及海外中國人所寄望於台灣者，是因爲還有一個抗拒中共的政權存在；倘若這政府被中共以「武力」或「和平」方式消滅，則推倒共黨極權統治的一線希望便告完蛋，大陸人民固然永淪苦海，現在過着安定自由生活的台灣人民，也給推進火坑裏，這樣的和談，究竟是誰得益？

王恩兄已在他的洋洋大文中說明中共的條件遠遠不能合符台灣當局和「人民」的起碼要求，那麼，國府拒絕談判應是得民心，何以說反失掉人心。對人民不利的事情，拒絕了該得到人民諒解，這一點王恩兄可以放心。希望王恩兄此文是在「壓力」下寫的，否則，老萬對這位老朋友的眞正立場，要來一個重新評價了！

認識・認同・回歸



柳以青

一個人，如果能從認識中產生認同，再由認同而導致回歸，卻是這一個人的幸福。這是我個人所能體會到的人生幸福之一。

我可以用男女雙方由介紹認識，增進了友誼後便產生了戀愛，再由初戀而熱戀，最後達致雙方的歸宿結婚。有時候，在我們以旁觀者的身份來觀察一對對形將結婚的男女們，有的我們以爲似乎並不相配，然而，他們卻結婚了，並且過着美滿的生活；反之，有的我們以爲是最相配的了，但是在結了婚之後不久，卻鬧了離婚或分居。

政治化了的「認識」與「認同」

固然，用結婚來表達認識、認同和回歸的理念是不太適合的。可是，其中也確能反映一些道理。例如在我們人生的途徑中所經歷到的事情中，有的婚姻是一見鍾情的；有的卻是歷盡了千辛萬苦最後達到了有情人終成眷屬；然而，也有人說：男女之間在不了解之中才結合，在了解後就仳離。

事實上，我個人倒是很欣賞「認識中國」這一主題的。起碼，從不斷地的認識中，才能了解、領悟。因此，要認識，再認識。因爲認識的工夫，可以說是一件永遠做不完的求知活動。

從認識裏，會產生某種程度的認同，也會產生某種程度的不認同。所謂認同，可以分很多種，有的屬於心理上的；有的屬於認知上的，有的屬於情感上的，有的屬於實用上的，有的屬於信仰上的，有的屬於地緣上的，有的屬於血統上的，有的限於人的關係；有的限於事的關係等等。

因此，如果談認同的話，絕對不是單純的一個意志決定而已。卽使是這一決定，但決不是最後的決定。

致於回歸，雖然會涉及實際的行動，但有時卻也是屬於精神的指向而言。所面對的回歸對象也更是多方面的。所以，在沒有任何政治作用夾雜其間的話，這種認識、認同和回歸，可以說是一種很理想的人生經歷。因此，我並不覺得談認識、認同和回歸有什麼不妥。

可惜的是：偏有人就會利用這人生經驗中的美好事情，把他們政治化起來，使到人們在認識、認同、回歸的生活體驗上，全然地指向了對一個黨派，一個政權。那就使太多的人，在習慣的用語上，套上了一個政治化的圈套。而應用這一詞語的人，並沒有想到這一政治的陰謀，而甘願地被她套上。並且還以爲非如此便不足以言認識、認同和回歸。這方面我就不能不覺得要加以討論。

政治化後所產生的反效果

中共在海外所掀起的認識、認同和回歸運動，響應得最起勁的是海外的年青一代的知識分子。其中也有一部份青年，在認識上，只掌握了中共官方的觀念來認識，很自然地，就走向了對中共政權及其一切的認同，最後，回歸與否，那只是時間與形勢問題而已。不過，這方面只佔一小部份而已。

年青的一代，總會有他們理想的一面。而這理想的一面，本質上是絕難作政治化了的認識、認同和回歸有所利用的。除非是極少數的青年們，已經先作了中共方面的小工具，那卻又當做別論。

如果不信的話，我們大可以對倡導認識和認同中國的青年們，加以接觸，他們所謂的認識與認同，甚或回歸，並不是百分之百的指向中共及其政權。同時，他們更反對把「認識、認同和回歸」被中共統戰分子所政治化了。

在他們的談論中，中共的某些成就他們固然肯定，同時，中共的很多缺點，他們也大加指出。有時，所指出的缺點，根本是中共政權的致命傷。很多次，他們在回到大陸觀光之後，再讀到香港的左派報紙上的報導，大多都已經拆穿了中共海外的統戰宣傳伎倆的。使到這些青年們，更看出了中共的欺騙手法，是多麼的可耻寡信。可是由於中共對海外宣傳「認識、認同和回歸」的運動，在海外的青年們不但沒有掀起了如期的如狂如痴的「一面倒」效果，於是，最近在深受中共毒化、利用的小工具們，一改過去「一片歌德」的肯定作風，現在更加入了用「中共觀點」來「認識中國、認同中國」了。

而把這一從事實的肯定轉向觀點的肯定做得最有聲有色的，恐怕是王浩的那篇「回國觀光的幾點感想」。

自王浩的那篇文章刋登在大公報之後，本港的一些青年和學生報刋都爲之轉載。除了有心人之外，其他的恐怕也只是想從這篇文字中，知道一下王浩所描寫的大陸情況而已。

王浩與「全面觀點」策略

記得我在本刊第二七四期談到了王浩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學習用全面觀點」。我曾批評說：「我們知道：觀點也者只是一點；用這一點去看全面是可以

的，那是思想的統治；用不同或多種觀點去看一面或全面也是可以的，那是客觀的認知。現在，王浩卻用『全面觀點』，在文字上是不通的。」

或許這一段話，並沒有引起讀者們的注意。然而，在我讀到了一九七三年一月份的「紅旗」後，其中有一篇署名「南郁」的文章「要全面地看問題」後，就更證明我對王浩的批評是對的。而王浩在抄襲中國大陸的宣傳時，顯然是還不到家，不外又是海外高級知識分子的「急就章」而已。也就是由於這「急就章」的緣故，反而使讀者們產生了困惑。

從這一件很小的事件上看起來，王浩所撰寫的「回國觀光的幾點感想」中，表達自己的「感想」較少，替大陸中共政權宣傳，或是抄襲大陸宣傳口吻或術語的地方特多，可是，抄襲的手法很低劣，竟露出了矛盾和不通。假如王浩的這篇文字，眞想在海外知識份子中發生一些影響的話，只要眞肯動思想思索的知識分子，恐怕會產生更多的漏洞的。最近明報月刊的一篇分析文章頗中肯，不妨一談。依照「要全面地看問題」文章所指出的，就不同於王浩，該文說：「在批修整風中，結合實際，認眞看書學習，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全面地看問題，是當前進行思想和政治路線教育中値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意思是只能用「一個觀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全面地看問題」，決沒有王浩所謂的「全面觀點。」

目前，我讀到不少的文字在談論王浩的「觀感」，有的竟把王浩的這「觀感」印成了小冊子，以供海外的知識分子來研讀。似乎想從王浩「觀感」中得到一些靈感或心得。姑無論將來在海外的知識分子中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可以預先下定結論：如果不是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的話，絕對不會產生出什麼必然的結果來。假如能夠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篇文字，以及中共的一切的話，對中共的一切或許有不少的幫助；而王浩這篇東西，還正是在「馬克思主義」路線上摸索呢！

因爲中共一向就沒有說過「全面觀點」的，只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觀點」。這一個觀點的強調，已經幾十年了，可是，到現在還是困難重重的。否則的話，在本年度的「紅旗」上，也就不會有「『要』全面地看問題」的文字了。可是，就是有人眞的用「馬克思主義」來談問題，看中共的話，也並不是一種輕而易舉的事。因爲在大陸有所謂的「眞假馬克思主義」，因此，也就有了所謂路線之爭。「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正確路線建立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基礎上，反映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體現了人民羣衆的根本利益，必然把革命事業引向勝利，而錯誤路線則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爲特徵的，違背人民羣衆的利益和願望，必然使革命遭受失敗。」

認識要反省，認同更要反省

在海外的人士們，似乎對「認識、認同、回歸」談得很輕鬆，表現得也極容易。不過，那只是對中共了解的皮相工夫。與已經爲中共所統治、掌握的大陸上的中國人，卻是有天淵的分別的。這些可以從回大陸觀光途中所受的待遇的不同上，得到答覆。我們不妨反省一下，當人們眞的本着傾慕中共之情，而前往大陸訪問的話，在同是中國人，中國民族的觀點上，任何人士們能不爲中共的特意招待而感到心中不安嗎？請想想，中共當局爲了什麼這樣做？假如回來的人們，不在這一「心情不安」的地方加以反省，而硬壓住心頭的不安，任意地說些「歌德」方面的談話時，算做是一種心理不安的補償的話，我不知道究竟該如何對這些回過大陸的人士們加以形容。更壞的是：爲這些人士們，知道了「回歸」的無望，而還竟大聲疾呼地要「認識和認同」。

擺在目前的是：「認識中國」運動卻是來自多方面，就看目前各青年、學生團體的聚會，和報刊的討論等，可說是應有盡有。只是在「認同」上並沒有產生太大的效果。面對了這一「認同」不前的問題，有人指出是：「仍未成熟至認同的階段，但只是時間問題而已」。並且特別指出是：「肯定從認識以至認同與回歸是進步的必然趨勢」。強調「時間」的問題有一部份道理，一方面是來自中共統戰方面的不斷努力、改變統戰的策畧；另一方面是來自中共當局盡量放棄以馬列主義的敎條。

對中共放棄馬列敎條的跡象還不顯著，而在海外統戰的策畧上，已經開始的有了轉變。使海外的中國人士們換上馬列主義的觀點。

王浩的「幾點感想」中已經透露的很明白。他把民主、自由等的觀念，都套上了「無產階級」的民主與自由的概念。並且對「資產階級」的民主與自由，極盡批臭之能事。而強調「無產階級」的民主與自由。

有的在討論個人自由與民族自由的孰輕孰重問題，並且肯定：沒有民族自由，便沒有個人自由等；有人說個人前途與國家前途的分野問題，強調說：國家沒有前途，個人也就沒有前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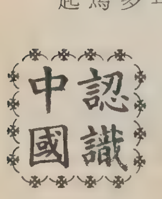
這一類的論說，如果沒有共產專制統治爲前題的話，都是很對的，然而，所謂的民族自由，國家前途是被共產主義所利用、掌握和控制的話，那麼就不能做有效的兌現了。

我們說個人自由，絕不是贊成或支持個人自由的極端發展，無法無天的。那是個人自由的誤用。我們肯定個人自由乃是在肯定這個人是人的人權上。我們說個人前途，乃是肯定個人爲其前途的一切努力，來完成這個人的人生使命和人生意義。國家對個人前途的發展只是協助和鼓勵，不是限制和統治。

因此，這一「認識、認同、回歸」上，如果被中共統戰化，政治化了之後，恐怕中共所欲達到的目的，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最近讀到王浩寫給香港友人的一封短信，聲稱：「半年來不能自己地想許多和中國有關的問題，興趣太大，而許多地方並不大有頭緒。常常許多問題牽在一塊，又加上學習馬克思主義進度很慢，雖然寫下些雜感和筆記，都不能連貫起來，所以最近不擬再發表這方面的東西。」

王浩難道要停筆嗎？我在想着，想着。



向劉斐、王芸生二位先生說幾句話



劉爲章先生，毛幫進行統戰居然派你出馬，確實很出海外人士的意料，如果此項決定出自周恩來，足證周恩來已經糊塗老邁，無復當年的才智，若是出於你自己的請纓，劉先生，你大概是恨透了你的黨，故意用反間計，要自己出馬，警告海外人士不可上當，因爲，毛幫只要亮出你這個活標本，相信沒有人再敢嘗試「立功贖罪」了。

劉先生，雖然你到今天仍然自認是「民革」黨員，但任何人都知道你是共產黨員，而且「黨齡」相當的老，可能在你認識白崇禧將軍之前已是共產黨員，共產黨之竊據大陸，全靠「用間」取勝，而你無疑是共產黨員中最成功的一名間諜，就你的成就來說，舉世也無人可比。不幸的是我方的戰畧家，一世有小諸葛之稱的白崇禧將軍狃於一時私交爲你所矇，把你由廣西帶進中央，始而任軍令部次官，繼而任參謀次長，你當自詡抗戰八年作戰計劃皆是你起的草，你整整持了八年紅藍鉛筆，這當然是事實，但勝利以後剿共戰役也是你拿着紅藍鉛筆劃的圖，終於把國軍送盡共軍包圍圈中而被消滅，就所知最少有三次戰役是你劃的圖，第一次是劉戡將軍一個整編軍在瓦子街被共軍消滅，劉軍長及九十師師長嚴明全軍官佐殉國，那一仗傷了胡宗南部隊的元氣，導致以後西安不能守。世人皆歸咎於胡宗南無能，胡宗南無能是百分之百的事實，但是，若不是你從國防部下令，胡宗南再蠢，也不會把整編二十九軍開去瓦子街那個死地去。

第二次是國軍由東北撤退時，廖耀湘兵團全軍覆沒，實際上也是你指揮的，如果廖兵團順利撤進關與華北剿總部隊合而爲一，華北局面照最壞估計可以支持到韓戰發生，今天的情形將完全不同。

第三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就是徐蚌戰役了，那是你擬的「磁鐵戰畧」，把國軍在中原地區可用的兵力集中在淮北地區，然後將全部計劃交與毛幫，終於使國軍全部被消滅，沒有徐蚌會戰的失敗，我們獨力防守長江還是可以的，何止於像滾湯潑雪一樣將大陸全部丟光。

劉爲章先生，就爲毛澤東打天下而言，你的功勞實在超過彭德懷、賀龍、劉伯承、陳毅、林彪的總和。因此，你隨着張治中去北平與毛幫舉行會談時，毛澤東見面就誇奬革命成功，你的功勞最大，毛澤東一生騙人，但這句話倒是一句由衷之言。

也就因爲有你這位共產黨員任政府國防部參謀次長，所以在和談進行時，政府方面代表團長張治中不知道國軍還有多少，周恩來卻一口說出國軍總兵力尚有一百零六萬，並且拿出國軍兵力配備圖，這一次戲劇性的行動，導致代表團人員的意志崩潰，認爲共產黨是天神，無法抗拒，結果全部投降，造成古今中外所無的恥辱。

劉先生，除你之外，我實在想不出有誰能一口說出國軍的總兵力，能拿出國軍的配備圖，不必說毛周之流無此神通，就連當時政府參謀總長，與胡宗南堪稱國軍「雙壁」的顧粥桶，也沒有這個本領，只有你，才可以獻出這麼一張地圖，爲毛幫立了最後一功。

劉爲章先生，你爲毛幫建下不世功勳，毛澤東又親口嘉奬過你，按說你應當在毛政權中扶搖直上，出人頭地才是，你過去發牢騷，自認執了八年紅藍鉛筆，勝利後未能換得一任湖南省主席，因此憤而投共，但是，你「回歸」之後，二十三年來，在中央，你未當過一任「部長」，而你們的「部長」實在是爛平頭，連史艮那種女人都能當十年的「司法部長」，何以你卻無份，論你爲毛澤東立下的功績，豈是一千個史艮能比擬。在地方，你也未當過

「省主席」、「省長」，雖然地方上的頭目，毛幫把持較嚴，但程潛在你們貴省，鄧寶珊在甘肅，周建人在浙江（周建人入黨是以後的事），都以黨外人士資格出任「省主席」、「省長」，而鄧寶珊竟然幹了將近二十多年，到死爲止，何以閣下獨獨無份。

再從黨的方面來說，毛澤東爲什麼不准你公開身份，一定要你留在「民革」工作，今天的「民革」已屍居餘氣，尚有何工作之可言。假如認爲公開你的身份不太好，也可以仿效李德全的辦法，僞裝重新入黨，回歸到你們黨內去發展。

劉先生，當你看到只會吹拍實際上沒有立過寸功的郭聾子當了中央委員，還有一個不知來歷的王八旦（王白旦）都當了中委，而你卻連一個公開的共產黨員的身份都取不到，你的黨對你何其太薄。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就因爲你的身份未能公開，所以文革時你才逃掉一場大刼，否則也把你算作白區黨員，你十之八九會步劉少奇、彭眞的後塵。在你來說，塞翁失馬，正安知非福呢？

劉先生，你雖然是老共產黨員，但是，你在大陸陷共之前，並未在共產黨統治下生活過，因此，你對共產黨的認識全憑書本。相信三十八年你隨張治中去北平和談，一去不歸，眞正回歸之後，你也許會感到失望、懊悔，你二十三年來未受重用，其故不知是不是在此。

這次，你發表的談話，其中有兩句可圈可點，你說：「作爲一個過來人，自己有着切身的體會。」這兩句話無論怎樣解釋，對共產黨都不是好話，如果說你是作爲政府大員投降共黨的過來人身份說話，你切身的體會，我們已親眼看到，正如毛澤東當年在重慶說的話，他所以「革命」是爲湖南人爭口氣，因爲湖南人「內不入閣，外不封疆」（其實毛澤東說這句話時是百分之百胡說，當時的封疆大吏就有貴小同鄉福建省主席劉建緒，重慶市長賀耀祖，至於地位重要過部長就有閣下，袁守謙、賀衷寒諸人），可是到了毛澤東坐上寶座，湖南人鷄犬皆仙，最高紀錄時瀏陽一縣就出了三個省級第一號大頭目，何以閣下仍然內不入閣，外不封疆。就算不知道你是共產黨員，但無人不知道你獻地圖，你的親身體會是指此而言，我們都看得清清楚楚。

如果說你是作爲一個潛伏的共產黨員身份而言，你的體會也有不少人知道，最低限度此間毛幫公開人員，都一混二十幾年，自己開建築公司，把子女送去美法留學，寧死也不肯回歸，未始不是受了你的影響。

劉爲章先生，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毛幫派你出面搞統戰。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大錯，只要看到你劉斐落到這樣下場，誰都不敢再作跳火坑的嘗試，套一句古文：「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你當然不是蘇武，但是有心作李陵的人，看到你這個現代李陵的遭遇，一定畏而卻步，如果這次是你自動請纓，則你爲破壞毛幫統戰所施的反間計是湊效了，劉先生，你也可以感到安慰了。

王芸生先生，在報紙上久違了，這次爲了搞統戰，周恩來又派你出場，大概是以你作爲標本向台灣、香港兩地的新聞界作統戰，這一舉動，比起廖承志、傅作義、劉斐三人出馬更爲可笑。道理很簡單，稍微會數一二三四的人看見你向新聞界進行統戰，都會反問一句：「王芸生先生，你的大公報呢？」

王先生，中國有報紙以來，大公報要算是成就最大的報紙，從九一八事變後到抗戰勝利爲止，大公報爲國家出的力，是無法衡量的，張季鸞先生生前爲大公報所撰社論，有許多篇擲地可作金石聲，且不說它，只說抗戰勝利後你寫的一篇「質中共」，其中就有許多顚撲不破的眞理，例如你說：中共軍常說他們是人民的隊伍，這話是不通的，人民可以有權，但是不能有隊伍，如果人人都有隊伍，一言不合就打起來，還成何世界。」這篇質詢，中共始終未敢提出反駁，王先生，你對中共的認識是相當的深刻，但後來終於投共，實在是誤於身家之念，對大局也確乏眞正的認識。

王先生，大公報自從張季鸞、胡政之、吳達銓三先生先後去世，你無疑地成了大公報的最高領導者，當戡亂戰事逆轉時，你就開始帶着大公報向左轉，到了投共之後，大公報實際上已變成人民日報的經濟版，大公報的存在，對毛幫並無損害，但毛幫仍然放不掉大公報，始而勒令重慶大公報停刊，繼而命令天津大公報改爲進步日報，最後命上海大公報與天津進步日報合併遷北平，於是你投共時的三間大公報至此變成一個。到了文革時，大公報始而被迫停刊，繼而改爲進步日報出對開三日版，終而關門了事。

毛幫何以對大公報如此深惡痛絕，實在因爲大公報過去幾十年的輝煌歷史，成爲中國自由主義的象徵，雖然大公報與中國知識分子同時失去自由，但彼此心靈仍相通，有一天都會獲得自由，因此，毛幫必須要將大公報斬草除根，以絕後患。

但是，王先生，你身受張、胡、吳三公之託，爲大公報的繼承人，卻把大公報斷送得乾乾淨淨，人死了如果有知，你將來同張，胡、吳三先生怎麼見面，就算死而無知，你也必然在中國報業史上留下一頁，亡大公報罪人，王芸生是也。

王先生，如果你當初不上共產黨的當，將大公報作爲立功贖罪的禮物，毅然帶領全部人員器材隨政府遷去台灣，今天的大公報可以斷言，仍是世界中文報紙第一家，你一念之差，斷送了報紙，也斷送了自己。

王先生，你的談話中有一段天橋相聲式的話：「現在，我和全國同胞一樣，生活在幸福之中，萬分惦念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一千六百萬台灣骨肉同胞。」

這眞是第一流的相聲，你們的幸福生活在報紙關門，人員被下放，剩下你一個人還朝不保夕，可是你惦念的台灣，幾家民營報，都蓋起了十幾二十層高的大厦。台灣同胞的生活，我在致傅作義先生信中已經說過，不必再談，我覺得你說這一段相聲，可能是有意說反話，正如卓別麟的演戲，笑中充滿了眼淚，因此，對你，我也不忍多責備了。

市政局議員應該做些什麼？

王屯

今年本港市政局民選議員已經在三月七日選舉程序中誕生了。三月八日政府新聞處舉行的與報界見面招待各報記者會上，市政事務署長亞歷山大表示：他對這次市政局議員選舉所參加的選民太少，深感失望。

本港的眞正居民有四百萬，青年人佔了大部份，他們都是眞眞正正在這裏生活、工作的市民，這裏發生任何波動對他們都有直接影響，可是一個被視爲代表民意（事實上能做到眞正反映民意已不錯了）的市政局民選議員選舉，有資格投票的市民只有三萬多，而實際參加投票的只有八千餘。有些漫談文章說，香港是民主櫥窗，民選議員只等於陳列在這民主櫥窗裏的裝飾品。老實說，它不能配稱民主櫥窗的裝飾品，事實上連裝飾品也夠不上。四百萬市民如是一個大生命，八千名選民與四百萬之比，它的份量之小，簡直連一條褲帶的份量也夠不上，怎能算作什麼裝飾？這事實展示在全世界上，要找一個同樣的民主方式，實在不容易。於是不禁使人懷疑，市政局議會的存在價值是什麼呢？因爲香港是英國殖民地，行政權力直接由英倫產生，並不像其他世界城市一樣，行政權力機構，直接由民選機構產生，既然如此，香港式的民選機構，它的實際作用是什麼？如果它的作用只是做裝飾品，那麼未免太造作了，行政是實際處理民政的事務，何必需要一種裝飾品的人事組織來點綴呢？行政權力，並不等於拋頭露面的風塵女。

不過我們如再想深一層，如將市政局看作行政上的點綴品，那應是一種錯誤的看法。個人以爲如果政府如重視它的存在價值，議員重視自己的存在價值，那麼它是自有其存在價值的，不但存在，而且可以發揮出對本港市民的生存與發展，能起息息相關的作用。因爲它雖然不是權力機構，卻可以做成一個具有影響力的機構，只要議員本身，正視在日常社會生活中，市民對政府的種種要求，種種呼籲，他們能將這種民意反映到政府方面。政府也能重視由他們而來的眞正民意，能做到政府、市民、議員的三位一體作用，結構成我們在行政上的不斷改良的推動力，那麼市政局的存在價值，就非同小可了。

如果說，議員的才智有如滾滾奔流的江河。民意卻是河水的源頭，這源頭多通過中文報紙輿論奔騰而來。英文報紙輿論，至少必輸幾個馬位，但本港權力機構的行政首長，懂得讀中文報紙輿論的不多，而且他們還帶着來自英倫社會的文明主觀，所以好多直接來自民意的輿論，反映得很慢。前些日子，本港中文輿論，呼籲對搶刧罪犯嚴刑酷峻，有些大人先生還唱反調，今日不少中文輿論呼籲當局正視小巴自動掛牌加價，這種呼籲，至今還要看政府有何反應。究其原因，就是那些大人先生，並不是小巴乘客，要是港督大人忽然淸衣出巡，試搭着掛牌浮動加價的小巴，那時小巴司機除非是一個愚笨透頂的人，絕不會分段向港督大人索車資。因此除非他們能眞正從中文輿論的民意反應去考慮運用其應該處理的事。眞正的民意，實在難以上達的。在這種情形下，市政局議員所起的影響作用，就非常重要了。

在此不禁要問，做一個能夠完全反映民意；在政府當局方面，能傳達眞正民意而產生影響力的議員，他們的中文程度重要還是英文程度重要？但因爲本港行政權力直接來自英倫，香港人不能要求本港行政人員，都能精通中文，但反映民意的參議員，他們的中文閱讀能力，似乎應比英文重要，即使一個英文水準不符合條件，但在他傳達眞正民意時，仍可以由傳譯來輔助，但議員根本不懂閱讀中文，他們如何能從中文報紙評論吸取眞正的民意？這個不懂中文的議員，他的聰明才智，雖然有如滾滾大河，但作爲民意的源頭已枯竭了，這個大河，也可能變成涓涓細流，甚至變成旱河。當然，今日被選的民選議員，也有幾位是旣通英文又通中文的人，但前些日子，有一位競選的議員，因爲英文被認爲不符合標準，被剔了出來，這無異當局將一個源頭閉塞了，使眞正反應民意的作用被削弱了。到此，我們不得不認爲本來三萬多選民，結果只有八千人投票，因此使市政局事務署長亞歷山大先生表示失望。失望的是選舉的失敗，如果當局能好好檢討，下回不妨重視英文資格被懷疑的候選人。屆時選舉情形，也許不會像今年那樣失望的。這不是什麼面子問題，而是實際需要問題。

因爲東西文化背景的不同，加上語文的隔閡，政府當局，應視市政局議會是政府與市民之間的橋樑。議員

愛國

中共利用廖志承、傅作義、王芸生、劉斐、謝冰心等傀儡，號召「和談」，揚言「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

傅作義還說：「都是中國人，爲什麼不能商談？」本港有一份印着中華民國年號的報紙，也在一個專欄中說：「台北何拒人於千里外？」這專欄的作者說：「時機成熟，應該和談。」又說：「老輩恩怨，過眼雲烟。」這作者還大力替中共宣傳什麼「大勢所趨」，要求台灣「追上潮流」。

老實說，這位作者過去是反共的，筆者對他的反共文章相當佩服。可是近年來他已逐漸「追上潮流」了，他常常說大陸的工人幸福。倘若大陸的工人確實幸福，筆者也必「追上潮流」，不會堅決反共了。

可惜大陸工人並不幸福。（當然比農奴畧勝一籌）不但大陸工人並不幸福，甚至「工人階級的代表」，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也並不怎樣幸福。他們隨時隨地的會被指控爲「反

方面，能認眞負起行政各方面的檢察責任，時時留心揭發種種事實存在而被政府忽畧的不合理事情，以及種種隱藏着而沒有人敢揭發的罪行。政府方面，如對議員檢查到的實情，加以正視，那麼議員們的存在價值就非常重要了。市民也絕不能用裝飾民主櫥窗的作用來低估他們了。

寫到此，筆者試行提出兩個大前提演繹一下，第一：政府如果想使本港出現一個繁榮而合理的社會，她應賦予市政局議員一些什麼？第二：市政局議員既然負有對政府產生影響力的責任，他們應該做些什麼？

關於第一個問題，個人認爲，議員雖然沒有行政上的權力，但政府當局，不妨賦予行政上的檢察權力，譬如議員們從報章的公開報導或應私人打聽到某些足以使市民利益受到損害的事情，政府應賦予議員有檢察上的特權，如親到有關部門調查，或請與該事情有關的主管人到市議會向議員解釋有關需要了解的問題。政府當局應珍視議員們的調查所得的資料。並且每年作一個市政局議會政績檢討，如某項由市政局建議的提案，爲政府接納，將它向市民公佈。證明市政局對市民的切身利益，是有一定績獻的。由於這種實際成績，它必使市民因它的存在價值而揭起競選熱潮的。

政府爲了將議員對政府的影響力提高，最好特別爲不懂中文的議員設立一個中文與論傳譯部門，將每天中文報章中認爲值得重視的與論及報章的讀者來信等，譯成中文。給予不懂中文的議員，作爲檢察工作的參考資料。

關於第二個問題：那就是議員本身，如何負起眞正「爲民請命」的問題。他們對本港市民的貢獻，一是盡量發掘應當改善的問題，向政府當局提出建議，一是運用他們的想像力，爲明日的香港種種建設，思索出可行的方針。然而有些問題提出了，那問題是非常切實可行的，而且是很必要的，譬如工商業樓宇租務管制的問題，曾經有議員提出過，但政府並未接受，由此使工商業困難重重，資金走向畸形發展。在此我們看出議員們對於這類問題似乎缺乏一種「申包胥哭秦庭」的情感推動力，多少問題提出來，既然合理可行，但政府反應不積極，議員們就不了了之。這可說是造成選民對議員影響力產生懷疑的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是議員多屬孤軍作戰，如果他們能與民意及輿論在同一個共同意念下將影響力推進起來。即使他們的影響力最後不起作用，但必爲市民所諒解，不會因此影響到選民對選舉的熱情。

原因之三，有些議員因來自英國，與本港市民，尤其是一般貧苦大眾，有所隔膜，要是他們能做到消除自己來自英國社會的成見，用心分析兩個社會不同之點，那麼他們對政府的影響力，可能更好而更能代表民意。而使選民對這個議會的重視。

本港的文化發展，雖然未符合理想，但經濟、教育方面，在亞洲講，她是一個不斷進步的城市，在一個進步的城市中，需要改革的事物很多。一個能起實際影響力的市議會，這是最需要的。香港政制不論民主或不民主，她需要適應這時代的進步，需要提高行政效率，那是最重要的一課。如果市政局議會，在市民印象中，只是民主櫥窗的陳列品，那實在是令人喪氣的一回事。這是市議員及政府當局，值得深思的問題。

祖國・和談與騙子

古鶴翔

革命」、「反黨」，隨時隨地會「粉身碎骨」，會不明不白地由「國家主席」變爲「工賊、內奸和騙子」。

既然「國家主席」可以未經「憲法」手續被幽囚致死，既然「副統帥」會莫名其妙地「粉身碎骨」，既然千百萬人民會無端地被處死，既然七億人民都苦不堪言，需要向殖民地逃亡，那麼，誰可以保證「反動的國民黨人」、「反動的海外華僑」和深受「自由民主毒素影響的台灣人民」不被清算鬬爭？根據中共「黨章」和「憲法」選出的「國家主席」和「副統帥」尙且不受「黨章」和「憲法」保護，試問有什麼東西可以保證國共之間的「和平統一」？

毛澤東曾經一再保證「擁護蔣委員長」，「服從三民主義」，可是他怎樣對待蔣委員長和三民主義呢？他竟然叛國，主張「無產階級無祖國」，主張「倒向蘇聯」，他的所作所爲，完全與國父的遺教背道而馳！

中共愛國麼？不，中共直至今天依然禍國！千百萬人民向海外逃亡，便是中共禍國的證據！過去中共向蘇聯投靠，至今中共仍然向斯大林主義禮拜。最近，中共已公開承認日本可以侵畧釣魚台，並表示：「區區的一個釣魚台，何必爭執？」中共還進行勾結世界上的反動勢力，企圖鎭壓七億反毛反共的中國人，孤立由孫中山先生創建的中華民國。

中共又以金錢收買善於「追上潮流」的人，例如李星可之流，要這種人寫出違心之論，出賣靈魂！共產主義本來就不主張愛國，認爲愛國是「狹隘的思想」，而主張「工人階級無祖國」，主張進行「世界革命」。

直至今天，中共依舊抱持着這思想。試問，眞正愛國愛民的中國人，怎可以和共產黨談判？共產主義根本就與愛國精神水火不相容。爲什麼中共突然又高呼「愛國」？這就是中共救亡的一着棋！

由於中共直至今天仍然無法修訂「黨章」和「憲法」，無法召開「人大」。中共的統治已四分五裂，七億人民都堅決反毛反共，所以中共不能不勾結外人，並向中華民國展開笑臉。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會再上當，挽救中共這禍國政權麼？不。國際媚共的逆流雖然高漲，但中國人民反毛反共的力量更大，我們一定要擊敗禍國殃民的中共政權！

和平麼，當然好，但必須中共立即廢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廢除五星旗，並且交出政權，在國府監督之下，實行三民主義。

有人胡說國共之爭是「老輩的恩怨」，事實並不如此。國共之爭是愛國與禍國之爭，並非「老輩的恩怨」，要不然，在中共統治下的青年，何必逃亡？直至今天，統治大陸的依舊是毛、周、江之流，他們雖然強裝笑臉，而他們的本質並未改變。他們至今還強調過幾年就要有一次鬬爭的高潮，誰願「回歸」，誰願被「清算」，請迅即返回大陸去，不要在此閒妖言惑眾，爲老千張目，企圖騙人！

宣教師眼中的毛共

克毛



曾經在湖北傳道的蘇格蘭宣教師孫海倫女士，對格拉斯哥教會人士說：「以前在大陸時，國民黨雖然有過錯，但是如果沒有共產黨的話，他們不會壞到那樣；這不是說因共產黨使他們變壞了，他們壞的程度沒有變大，只有兩分三分，但是有了共產黨把它加油添醋，挑撥離間，無所不用其極，甚至批評攻擊到越軌的地步，百姓怎麼不受他們影響？有些地方，國民黨對他們太寬大了！例如，抗戰勝利以後，在重慶就有他們的報紙（新華日報），在社論裏公開用『駁蔣介石』爲題，對國家元首肆意詆譭，其他地區像上海、天津等好多大地方，都有他們的報紙。但是在延安和他們的老根據地，連一份國民黨和無黨派的報紙都沒有。他們當然也造謠煽惑，從事顛覆活動，這種情形，在西方民主國家卻看不到。英國政黨彼此政見不同，雖互相指責其施政的缺點，爭取百姓的同情，但是他們皆沒有擁私人兵力作資本，盤據一個地區，迫使對方接受其條件；這不是誠意的談判，乃是武力规持。在這種敵對的形勢之下，找些吹毛求疵的專家，大事渲染，卽使是英國的政府，也會被他們說得比國民黨都不如，至於國民黨軍隊紀律差，強取百姓財物之事可能有之，但那只是極少數害羣之馬所爲，大多數還是清白無辜。共黨宣傳不取老百姓的一針一線，卻沒收私人的田地房產，甚至殺害百姓性命。他們對外國宣教師也只是表面上客氣，內心裏想盡方法傷害，例如，挑唆信徒或工人發動控訴鬪爭，好一點的要賠些錢，其次受羞辱、坐監，最後被掃地出門，精神肉體皆受極大痛苦。過去在內地的外國傳道人，現已全部被逐出，他們皆對毛共不滿。」

國民黨時代，內地燒香拜佛之人，敬拜祖宗，崇尚儒家學術思想之人，雖佔大多數，但是他們對不同的宗教仍聽任其自由宣傳與發展，但是到了毛共時代，他們不僅以無神論和唯物論來反對一切宗教，更把毛澤東個人神化，用它來代替原有的宗教，這事雖沒有顯明，但要全國百姓對他崇拜，說他六十五分鐘游過九哩濶的長江——比烏龜王八還快，加拿大主辦世運會者請他去表演，又不敢去，不知道再過些時，會不會說毛澤東死後也復活，和耶穌基督媲美。以一個無神論，把自己當作神的獨裁者，統治一個國家民族，宗教信仰絕不會獲得自由的。他們對天主教迫害更甚，現在內地所有教會的機構、學校、醫院、孤兒院、慈善事業，和他們的財產，都被毛共「共」了，成爲「人民」的產業。外國教士們出境的時候，所准許携帶的只是隨身衣物。共黨不要聖經，有一位牧師來到香港以前，共幹看到那黑皮面聖經，起了貪心，要把它沒收，後來又改變口氣說，皮面子是眞皮，是人民的財物，裏面印滿黑字的紙（他根本不識字）沒有用，他不要那紙燒火，讓他帶到香港。其他凡是他們所喜愛的，都會冠以「人民需要」這四個字，隨意截奪。但在國民黨時代，傳道人如果到鄉下遇到土匪，遭遇搶刼，向地方政府報告時，他們大多數是會派軍警追剿緝拿的。同時，在教會機構門外，都貼有嚴禁騷擾的通告，對教士們多以賓禮相待，非常客氣。

被逐出大陸之宣教師，差不多每一個人都有他傷心的往事，有的在他們教會的公報裏發表，有的寫成一本書，可惜中文譯本不太多，在香港這商業化的都市，或者由於宗教書籍銷量不佳，或由於中文報章雜誌對毛共的罪行已報導

動」

最近米價急劇上漲，原來賣九毛錢一斤的，現在已賣到一元五毛，漲幅達百分之六十，誠是驚人。

米價的大漲，乃意料中事，因此地各物都大漲，米爲日常生活必需品，又豈能例外？它的漲和大漲，都不奇，若是小漲和不漲，那才奇，値得經濟學家研究一番了。

在此以前，當各物大漲之時，米價尚稱平穩，波動幅度不大，和股市比較，且有遜色，近幾日忽然一漲百分之六十，波幅淩駕股市，堪稱後來居上。看來各物受其刺激，必繼續升揚，間歇一個時間之後，米價再作三級跳，其時普通米每斤售價兩元以上，極有可能。

各物和股市的漲，雖曰令人躭憂，但總不及米價的漲來得可怕。米，是此地人的主食，兩餐不可或缺，古人說：「民以食爲天」，「一日不食則餓，三日不食則病，七日不食則死」，「衣食父母」。今人又說：「世事無如吃飯難」，「怕咗你先怕米貴」，「你估識你羅米平的乎」，「幾大顧住個飯碗先」。足見不論古今，遇有頭等重要的事，皆以米喩之，此無他，只因米關係人的性命，沒了它則活不下去，可怕在此。

或曰：「米貴，改食麵包可也！」這說法和晉惠帝的「何不食肉糜」差不多，是個笑話，無須駁斥。其實麵包早就漲價了，一毛買個提子包，已成爲歷史上的美談。

米價漲，直接威脅全體市民的生活，特別是那些廣大的打工階級，他們爲了活下去，不得不要求增加工薪。其要求得遂，則替物價種下另一次漲因，社會固然大亂；要求不遂，則罷工及怠

詳盡，並且由大陸逃出之人，皆有親身經歷，所以無須出版。在教會歷史裏，在最初的兩個半世紀，基督徒曾遭受羅馬暴君十次血腥的迫害，許多人以身殉道。財產是身外之物，被別人奪去當然更不計較，現在在大陸上，毛共對教會所施的，是一種不流血、但比流血還更爲刻毒的迫害。他們迫走外國人，過去曾和外國人工作過的中國人都受了無辜的牽連，尤其是和他們有點感情，在清算鬬爭時，如果不提出一些罪證的（提出者多出於勉強和懦弱的明哲保身之想法），都加上漢奸和帝國主義走狗之類的罪名。所以外國人爲大陸朋友的安全計，雖想寫信，也不敢寫給他們，有的寫給香港的中國朋友，請他們用中文重寫，由香港寄回內地，把直接通訊變爲間接。和外國教會無關的，自立的中國教會的教會領袖，像王明道、倪柝聲、宋尙節博士之夫人等，都被共黨不患無詞的下在獄裏，受洗腦磨折。王明道先生在北平甘雨胡同會堂，工作本極爲辛勤，其本人也無政治傾向，但好人和傳揚眞道之人，在魔鬼的眼中是有罪的；王明道著有「我們是爲了信仰」一書，幸而在早幾年前能寄來香港，據說他因此更罪大惡極。

共黨現行「三自運動」，就是教會自傳、自立、自養，不受外國教會節制，表現獨立精神。這名詞非常好聽，可惜完全變了質，受毛共操縱控制。他們宣傳耶穌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者，做過木匠的勞工，贊同共產主義者。外國教士對共幹說，共產並不是一件壞事，新約聖經第五卷，使徒行傳就記載，耶穌被釘十字架，復活升天以後，彼得、約翰等人爲他作見證，有好幾千人悔改相信，大家賣了田產家業，在一起生活，凡物公用，這才是澈底的，眞正的共產；是出於愛心，自願，一點也沒有強迫，並且不是共別人的產，乃是把自己所有的拿出來，別人不肯拿，毫不計較，絕不用清算，鬬爭，甚至要殺害人的殘酷手段。山東省有一間中國人自立的教會，稱爲「耶穌家庭」，就完全實行聖經辦法，凡物公用，不留私人財產，大家在一起共同生產生活，青年男女結婚，與不同姓氏之其他夫婦在一起，親如兄嫂，彼此切實相愛，這個機構也成了中共的眼中之釘，老老實實的說，在基督教歷史比中國悠久的許多西方國家，他們都沒有做到這一步。

有一位離開大陸以後，前幾年又去過那裏的外國教士說，所謂信仰自由，大陸並沒有一間禮拜堂有「自由」的聚會，百姓都辛辛苦苦的供他們奴役，她過去所認識的中國牧師也下鄉勞改。她回答對中共在大陸有更好的建設這一項時說：「一方面由於國民黨時代，內亂外侮不停，無法建設，再方面國民黨不像共產黨這樣強迫百姓，爲他們服務，再說，國家的建設應當爲改進民生，還是爲政府和政黨對百姓的統治呢？」大陸上老百姓除過着失去自由的精神生活以外，物質生活也比不上國民黨時代，現在更比不上香港和台灣，倫敦毛共代辦處（以前還沒有升格大使館）有一個不懂英語的廚師，就由於回大陸去過一次，看到家鄉親人所過的悲慘生活，知道他們對百姓以及對外人的欺騙，就不顧一切的逃出那樊籠，請求英國予以政治庇護。英國雖與毛共建交，也准他所請。毛共受那一次教訓，使館人員再也不准個別外出，必須二人同行以便互相監視，這件事在倫敦傳爲笑談。

「定」

遺珠閣隨筆

工之事頻生，社會亦大亂。

總的說一句，米價漲是社會大變亂的預兆。歷史告訴我們，一個盛平的時代，米價都是平穩的，畧有上漲，大概也在青黃不接的當兒。漲的太離譜，就有些不妙了，不是戰爭，便是荒年，或者是變亂。以今天的香港言，正是屬於變亂的這一類。

變亂的開始，要推至一九六八年，那時政府爲造成虛假的繁榮，實行高地價政策，首先促使屋租上漲，多少人會經指責過，這不是辦法，後果堪虞，但政府不理，以致引導百物飛漲，股市由投資而變爲賭博，買賣處於瘋狂狀態。聖經有言：「上帝要人死亡，必先叫他瘋狂」，其時，香港這社會已在變亂的深淵裏，難以自拔了。幸而米的買賣，自來是統制的，沒有飛漲，然而近來統制亦歸失靈，米價直線上升，接踵而至的，就是大亂，落得怎樣的收場？吾等升斗小民惟有睜着眼睛看，至多陪葬而已。

戰爭和荒年，起自外來的因素和自然因素，是人力不可避免的，這是「天作孽」；今天我們這裏的變亂，完全是人爲的「自作孽」。可不是嗎，好好兒的「東方之珠」、「購物天堂」、「民主櫥窗」，幾年間變成這個樣子，誰說不是受假虛繁榮政策之賜？

據說，實行高地價政策，促使屋租上漲，製造虛假繁榮，以吸收游資，帶動其他經濟事業向前，也是一種經濟政策，叫做「動的經濟」，比凱因斯的「刺激消費」原理更進步。同時有人說，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大多採用了這種政策，有力的證明是他們的物價和香港一樣，天天在漲。

是耶？非耶？這裏不予討論。我們只反問一句，假設香港的物價照目前再貴上十倍：租間房要三千元，買斤米要二十元，搭船過海要兩元，又說明什麼？表示香港經濟發展呢？還是表示香港人財富增加呢？

當然，什麼都不是。我們實在不願看見大疊鈔票換一枚鷄蛋的時代，也不願一籮鈔票吃頓午飯的時代。

該是取銷虛假繁榮政策的時候了，米價的暴漲，就是最後的警號。我們要鄙夷「動的經濟」，它實在一無可取；我們要採取「定的經濟」，在安定、穩定中求發展。

關於「定」，中國人有一套完整的哲理，大學上說：「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話說的很明白，想繁榮嗎？請先「定」下來，確是至理名言。舉例說，日本和西德，戰後破碎不堪，瘡痍滿目，簡直不成一個國家，但今天卻是世界上的經濟大國，何以故？無非他們脫離戰爭和變亂，安定了二十多年，可以埋首建設和發展。易言之，如果動而不定，決不可能有今天。

「定」之作用大矣哉，重視與否？還得出自政府當道的本心，吾等小民是無權過問的，這樣寫寫，止於閒扯而已。

毛澤東爲什麼會衆叛親離【下】

陳綏民

二、井崗山時期的親密戰友：在毛澤東落草井崗山之前，原有土匪八九十人盤踞山上，匪首爲王佐與袁文才。毛自湖南逃抵江西寧崗縣後，乃派人與王袁聯絡，並致送手槍兩枝爲見面禮，毛則假仁假義，三人氣味相投，毛乃與結納，當卽倣效三國時代劉關張桃園三結義之故智，鄭重歃血爲盟，結爲兄弟，成爲親密戰友。所有匪部一併合編，稱工農紅軍第一軍第一師，公推年長的毛大哥爲「司令」。待朱德自南昌暴動失敗率殘部到井崗山以後，與毛王袁的紅一師合編爲紅四軍，朱任軍長，毛爲政委。由於王袁的不滿，毛乃藉故將二人殺害，這是毛親手第一次殘殺他的早期合夥結拜的親密戰友，繼之是民國十八年「古田會議」、「富田事變」與朱德爭軍事領導權，而槍殺並肩的戰友紅一軍軍長許繼愼，紅十二軍軍長劉德超等。

三、長征時期的親密戰友：在民國廿四年二月一日的遵義會議中，如果不是以彭德懷爲首的紅一方面軍，以賀龍爲首的紅二方面軍，支持毛澤東而反對王明路線，毛根本不可能爭得領導權。又如果不是由於張國燾和徐向前、陳昌浩所領導的江西方面軍的接應支援，毛澤東無法進入四川。在毛兒蓋會議時與張國燾鬧分裂，如果不是彭德懷與林彪率領陝甘支隊，支持毛澤東北上，毛也到不了陝北，等到毛到陝北紮根以後，首先遭整肅的是張國燾和紅四方面軍的幹部，陳昌浩被軟禁後不知下落。李卓然處死，徐向前被監視，朱德也被削弱了實際的軍權。

四、陝北時期的親密戰友：毛率彭林之陝甘支隊殘部到陝北時僅八九千人（會合二方面軍與四方面軍共計兩萬多人），力量薄弱，幸賴陝北土共劉子丹與高崗等之迎合，乃得在陝北立足生根，於是力捧高崗，封爲西北局書記，進入延安境內，到處看到「向高崗同志看齊」、「向高崗同志學習」的標語。當我抗戰勝利後，毛立派高崗率領西北局高級幹部到東北，一度出任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局書記。一九五四年三月，高在北平遭整肅，正式宣佈高饒（漱石）反黨聯盟而下獄，最後自殺身死。

其次爲劉少奇在中共黨的七全大會，提出「修改黨章報告」，明定馬恩列史毛思想，並擁毛爲黨中央主席兼政治局主席、軍委主席，劉爲毛最大的功臣，亦爲當時最密切的戰友，且隨後爲毛的繼承人，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卻成爲劉鄧反黨的領頭人，亦爲毛澤東的第一號敵人。

再次則爲當時陝甘寧邊區民主聯軍司令員賀龍，他是原任二方面軍的領導人，支持毛北上，並曾追張國燾、徐向前部退入陝北爲最力。抗戰初期，曾任八路軍一二〇師師長，後來他負責保衛延安和陝甘寧邊區之責。民國卅六年，胡宗南將軍率部進攻延安時，賀龍卽在大小[illegible]山第一線負阻擋重任，最後護毛澤東從延安倉惶撤退。毛過去常暱稱「賀總」而不名，在毛封十大元帥中，賀列第四位，可是當文化大革命時期，賀被削除軍委副主席職權，指賀爲土匪軍閥出身，賀被迫逃亡四川，迄今下落不明。

五、北平時期的最親密戰友：在北平政權成立以後，當時爲毛最寵信而可以稱得上親密戰友的黨方面，自然數劉少奇、鄧小平爲首。而政法方面，則爲彭眞，彭除任北京市長並兼人代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軍的方面則爲彭德懷與黃克誠，一爲國防部長，一爲參謀總長兼總政治部主任，替毛澤東把軍權統一起來。從事整軍與建軍，彭後來出任援朝志願軍司令員，在爲毛打天下過程中，彭可以說是心腹同志，爲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當之無愧，黃克誠則爲毛澤東一師同學，在井崗山時代侍從秘書，曾任八路軍政治部主任。可是二人在廬山會議時，以彭黃反黨聯盟之罪名而遭整肅，彭被下放東北的北大荒，黃被逐至山西太谷農場，目前生死不明。

在特務方面則以公安部長兼公安軍司令員，北京市公安局長的羅瑞卿堪稱毛的親信和戰友。羅當時爲毛主掌生殺大權。在一九五一年開始全面鎭壓反革命，卽爲羅奉毛之命的傑作，羅一度升任共軍參謀長兼軍委書記，負責鎭壓整肅軍中的反毛反黨幹部，可是文化大革命後，以彭（眞）羅反黨罪名，戴上高帽遊行示衆，最後被鬪，打斷了狗腿，以至於死因不明。

在文教戰線方面的負責人，文化部部長周揚（起應）三十年代上海「文總」左翼聯盟的指揮者，陝甘寧邊區的教育廳長，爲毛澤東在文化戰線上掌大旗的主角，自然也是毛澤東的親信和戰友。可是文化大革命之後，首當其衝的是這位毛家文化總領班，被指爲資產階級的代理人，是文化戰線上四條黑線的頭頭，也是劉鄧反黨反毛的鼓手。是彭羅搞二月政變的同路人，被江青手下的大將姚文元和紅小鬼們指名叫罵，鬬得死去活來，如今也是生死不明。

六、文化大革命時期最親密的戰友：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奪權鬬爭，能夠得到勝利，首先獲得林彪的槍桿子全力支持，從杭州護駕到上海回北平，

無一不是林彪隨侍左右，用軍隊支持紅衛兵造反作亂，砸爛了劉鄧的黨團組織體系、政法組織，鬬爭劉鄧，扣押彭羅周揚等，使毛澤東得以復位，重新掌握權力。

林彪乃得一躍而爲副統帥，不僅是最親密的戰友，也在憲法中明定爲接班人，林自延安時代起，即頗得毛的寵信，擔任「紅大」與「抗大」校長，爲毛訓練黨政軍幹部，到東北爲毛打天下。從東北入關，林爲前線指揮員，進攻華中，林爲開路先鋒，毛自稱林爲其心腹愛將，林亦自稱爲毛的學生，永遠「向毛主席學習」、「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前進」，毛親題的最親密的戰友林彪同志，曾幾何時，一變而成爲毛的最大敵人與仇人，不僅背叛了毛澤東同志，也背叛了黨，接班人變成了掘墓人。公開的罪名，篡黨、篡位、和謀刺毛澤東，結果是駕機逃亡，在外蒙墜機身焚。抑或爲毛之特務逮捕暗殺，妻兒同遭屠戮，至今成爲難以揭開的謎。

另一位與林彪同時在文革時期掌權，曾爲江青文革小組的副組長陳伯達。這位自延安時代追侍毛的左右，號稱文膽的陳伯達同志，一直掌管中共宣傳機構「紅旗」與「人民日報」的指導大權的人，亦爲率領紅衛兵五一六兵團，衝擊國務院，鬬爭外交部長陳毅的幕後主使人。這一位在文革時期代表中央文革的發言人，毛澤東同志身邊的長期追隨者，可以說是最親密的同志戰友，也難逃整肅的命運。

文化大革命的開始是一幕鬧劇，而其結局，則是中共黨的歷史上，乃至中國數千年來的歷史上，難以形容和描述的悲劇，一如當年滿清王朝慈禧太后專政運用義和團之亂，所產生的悲劇如出一轍，眞是古今同慨！

林彪與陳伯達因文化大革命而紅，爲當時毛的文武兩將，也因文化大革命之結束而黑，以親密戰友始，以反黨反毛之罪名而亡，鳥盡弓藏，兎死狗烹，這可以說是紅色舞台上難以預知的命運，這只可說是「黃巢殺人八百萬，在刼難逃」！

目前毛澤東僅存的最親密戰友，除了他的愛人江青外，碩果僅存的，朱德、董必武、葉劍英、徐向前、劉伯承之流，有的早已打入冷宮，有的只是裝門面的掛名工具而已。唯一堪稱最親密的戰友，尙有周恩來同志一人而已，這隻老狐狸，曾經是紅色舞台上的六朝元老，善變、善笑、善哭，也善於演戲，他的命運與結局如何！毛澤東這一隻老狼，心狠手辣，加上狐狸精（江青之代名）在暗鬬老狐狸，紅色舞台上最後落幕的悲劇，會不會輪到這一位最後的親密戰友，根據共產黨的鬬爭規律，歷史軌跡的發展，可以未卜先知。

今天的周恩來在紅色舞台上非常活躍，也紅得發紫，正如其他各個不同時期的人物一樣，一個個的從舞台上倒下來，周恩來已經從幕後走上前台，只等待落幕，恐怕他也難逃其最後被黜的命運。

毛澤東爲甚麼會眾叛親離？

一個秉性奸詐，衝動偏激而缺乏內省力的人，體重增加，身長依舊，變得癡肥，這是如何嚴重的一種象徵。一切發展超越自然的限度，一切作爲違背了常理與常情，必定要栽一次大觔斗！毛澤東的黃金時代早已過去了，今天是孤家寡人，外強中乾，他自己一手培植和支持起來的親密戰友，又一個個的在他自己的手裏倒下去，正如去年大陸內部公開發出的林彪反毛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文件中批判毛澤東說：「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從幾十年的歷史看，有那一個開始被他捧起來的人，到後來不曾被判政治上的死刑，有那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押（按指吳亮平、田家英、陳伯達、胡喬木等），他過去爲數不變的親密戰友和身邊的親信也被送進大牢，甚至連他親生的兒子（按指楊開慧之子毛岸菁）也被他逼瘋。他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整個的哲學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羔羊。」

這一篇批判毛的文件，可以代表共產黨全體幹部的討毛檄文，毛自己看後，毛骨悚然，膽戰心驚，內心是一片空虛與矛盾，目前他愈是誇大他的卓越領導，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宣傳愈擴大，內心愈空虛和恐懼，如正夜行人吹口哨，故作姿態，藉以壯膽而已。

毛澤東自命文彩風流，舞文弄墨，在他書房擺上很多線裝書裝門面，也常自以秦皇漢武自豪，其實他根本不懂中國的文化，他未讀中國正統的史書，他的一切作法無一不是模仿史大林的故技，黃巢、李闖、張獻忠的作風，好的他不學，也不懂，偏要學習和摹仿歷史上已失敗的不幸例子，自以爲想造成了一個毛澤東式的共產天國，東方升起了一個紅太陽，現在竟變成了事實的魔鬼，使中國大陸成爲人間地獄。毛澤東的惡運，實在是他自己一手所造成，凡屬有人性，有知識，有良心，有血性的人，誰願意永遠跟着他走呢？這一期的紅旗雜誌，已對所有幹部，發出了哀鳴似的指責：「現在一般幹部對黨對毛主席不是全心全意，有的是三心二意，半心半意。」足以證明毛和其所指揮的黨與槍，確實在眾叛親離了。

因爲內部最親密的戰友之叛離，外部受了原來老板的氣，而且大兵壓境，回過頭只好和天天高唱打倒的美帝日閥打交道，盡管周恩來與尼克遜和田中杯酒言歡，但內心卻是痛苦的苦酒滿杯。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這正是所謂狗急跳牆，敵人跳，我們笑，笑毛澤東自己在反黨的路線，周恩來在反毛的路線，物極必反，毛周各懷心病，吾人且拭目以看紅色舞台最後大悲劇結局吧！

百密一疏

梁人傑

莫太太常對朋友自誇，她約束丈夫最有辦法，所以阿莫貼貼服服，她可以放心他在外邊應酬交際，絕無後顧之憂，不用躭心丈夫有軌外行動。

太太團請教她有什麼善法對付丈夫，她們很高興拿來做參考。

莫太太認爲，如要丈夫貼服，有兩點最關重要：第一是金錢；第二是時間。如果丈夫手頭沒有充裕的金錢和時間，很難作怪。

在金錢方面，她每天只讓丈夫口袋裏有二十塊錢作零用，大筆使費，一律用支票，須由莫太太核准簽發。

至於時間方面，阿莫要將行踪經常用電話報告，同時，不許阿莫自己開汽車，請了一位司機，到什麼地方，都由司機送去，這司機是莫太太的人。大家認爲莫太太這個措施無懈可擊，阿莫在這樣嚴密管制下，應該沒有任何方法作怪了。

「你能說出現在阿莫在什麼地方嗎？」余太太要抽她後腿。

「當然知道。」莫太太得意的說：「他在七友俱樂部打牌。阿莫麻雀癮最大，一個星期至少有三四天在七友打牌，他這嗜好是由於我的鼓勵。」

「你鼓勵丈夫打麻雀？」

「至少比玩女人好得多。」

「不過，聽說阿莫的雀藝十分水皮。」

「不錯，他可說逢賭必輸。」

「口袋裏只有二十皮，怎輸得起？」

「麻雀帳是由我用支票支付。每月大概要輸個千多塊錢。不過，我認爲這千多元花來很值得，這保證了丈夫的行動。」

「你可以證明他此刻是在七友俱樂部嗎？」

「當然可以，打個電話就成。」

莫太太搖電話到七友，這電話她打慣打熟，俱樂部裏後生一聽聲音就曉得是她。不久，阿莫來聽電話，莫太太無事找事問：「手風怎樣？」

「不成，剛給阿何吃了一舖爆棚。」阿莫問：「太太有什麼吩咐？」

「沒什麼，余太太想探望我們，我想你早點回家。」

「你要我什麼時候回家？」

「十點。」

「好的。不過他們三個一定不放人。」

「你就打多四圈好了。」

收線後，莫太太面有得色，認爲這值得向太太團驕傲，以她所知，在太太團中沒有一個有她這樣的威風；她當然也深得太太團的羨慕。

莫太太一直生活在美麗的夢境中，認爲阿莫是她忠心不貳的丈夫。

阿莫忽然患了沉疴，自知不起。彌留時對莫太太說，他有一樁未了心事，要求莫太太幫忙，則死也瞑目了。莫太太自然答應，他叫莫太太打電話到七友俱樂部，叫後生阿華通知阿瓊，叫她帶了三個孩子到莫公館來。

阿瓊是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孩子一個十一歲，一個九歲和一個三歲的，一看他們的樣貌，就曉得他們和阿莫的關係。莫太太不由震驚。

阿莫承認和阿瓊已同居十多年，這三個都是他的親兒子，希望在他死後，莫太太能好好照顧他們。

「怎有可能和她同居十多年？」

「我們住在七友俱樂部樓上，其實我到七友並非打牌，是和阿瓊相敍。你打電話到俱樂部，阿華就通知我下來接聽；後來索性裝了分機，那更不用跑上跑落了。」

「至於這個家庭的家用，都是你付給的。」

「我？」

「是的，你發出我輸麻雀的支票，就用來作阿瓊的家用。」

「十幾年來我一直蒙在鼓裏？」

「現在到了無法不拆穿的時候了。」

莫太太啼笑皆非，頹然地倒在沙發上。



談祖國台灣的人情味

贛人

在談這個題目之前，我願把祖國問題先談談清楚。

我們寄居在海外的僑胞，特別是在港九的中華兒女，時常有返回祖國觀光、經商、探親、訪友、醫治疾病、檢查身體等等的事情。這個祖國多數是指的台灣寶島。

我們也看到中共的報刊，也常把大陸的一切誇稱祖國長祖國短，也有極少的人去大陸說是返回祖國，對大陸祖國口稱筆讚。

這究竟那裏是我們的祖國呢？

首先我們要認識清楚祖國的含義是什麼。祖國，就是我們的祖宗所開疆創業的地方，是我們世世代代所居住生長繁榮的地方，是我們的生命生活衣食居住言語行動，有節制，有保障，有自由的地方。祖是初，祖是先，祖是法，祖是道。是能保守兼發揚祖國的文化歷史，是能保守兼發揚祖國的倫理道德，在我們原有的土地上，有健全的權能政府，那就是我們的祖國了。

大陸，我們都清楚那是被毛共極權暴力統治下的鐵幕，是人間地獄！祖國的錦繡河山，祖國的大好風光，早被毛共給摧毀踐踏，黑暗無光，蕩然不存了。他們是背叛祖國，出賣祖國，毀壞祖國，甚至要滅亡祖國！因此，我們對大陸，只能稱是鐵幕，是大獄！祖國這個神聖莊嚴的稱呼，只有中華民國的台灣當之無愧，只有等待中華民國反攻復國，收回大陸之後，那時的大陸才是我們的真正祖國。

這裏我再談祖國台灣的人情味。

凡是去過台灣的，都有這樣的感覺；到了台灣才像回到自己的國家。那種氣氛，那種情調，不是台灣省人所獨有的；乃是整個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的不朽氣氛，是全中華民國洋洋大國的協和情調。

目前的中華民國，雖然正遭受着國際逆流的冲擊，但從政府到國民都是很鎮定的表現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愼謀能斷的精神，作着反抗邪惡的中流砥柱，更加強了幹勁與信心，政府的勵志革新，國民的奮發圖強，一片繁榮安定的氣象，對反攻復國的偉大事業是必然勝利的。所有到過祖國台灣觀光的人們，不論從實際的觀察，或親身的感受上，對中華祖國可歌可頌的地方很多，我這裏只談一談祖國台灣的人情味。

我是流落在香港的一個難民。在這個只有銅味，沒有人味的社會裏，除了自力求活之外，要想獲得別人的同情和幫助，那眞是難如登天！這些年來仗着力強體壯出賣勞力爲生，倒也混得一虫兩件，西裝兩套，石屋一間，食宿無憂。本來有些親戚故舊早去台灣，他們一再函催要我入台，我因爲要保持窮面子，寧願在港自食其力，不願去依靠他人。又因勞力收獲維持生活難有儲蓄。所以幾次想回台灣祖國觀光而力未遂。今春有個在台遠親送我往返機票一張，使我達成所願，得以暢遊寶島，大享祖國人情味之溫暖，親友故舊的高情厚誼使我感激不盡，述說不完。

我有一個遠門的老表，談不到是什麼近親，他自幼經商，現在台灣算是一個成名的富商了。我們都是江南人，人們卻說江西老表厲害，不顧人情，專講利害。我們分別多年，他輾轉聽人說我在香港作難民打苦工，他再三再四的給我帶錢幫我生活，我謝拒了。他也時時勸我回台灣去，負責我的工作和生活，我也沒聽他的好意，這次去台見面，我認爲他會生我的氣，冷淡我。可是他看到我後親如手足一般的招待我，放下他公司的事務，陪我環遊寶島，吃的用的，關心照顧，無微不至。講個笑話，眞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我本無疾病，還非要我去榮民醫院作健康檢查一番，說我五十多歲的人了，身體要緊。說什麼也想留我在台灣。可是我還是辜負了這位老表的美意。都說商人重財輕義，貪利無情，我這個經商發財的老表，對我這個多年不見的遠門難民窮表親的人情味，簡直不知敎我說什麼好了。這在香港的社會人情中，恐怕鳳毛麟角吧。

有些不太熟識的同鄉，同學，舊同事等，聞風約會，爭着拉着的請吃請喝，陪遊陪逛。晤談出自肺腑，招待流露眞情，決不是一時之感情應酬。所以去台灣祖國觀光，要多生幾個肚子，多長幾個咀才好。

在一次舊袍澤的宴會中，使我感覺之際，樂極而泣。那些好兄弟們，過去同生死，共患難，忠於國家，忠於民族，義氣相投，肝膽共照，他們有的仍在工作崗位，矢志堅貞，有的退役別圖，安份守己，生活雖均無憂，反共復國之心頗急。一旦反攻之號角響起，均可作衝鋒殺敵之戰士。他們並不完全在台北市，有的在桃園，有的在基隆，有的在台中，有的在花蓮。其中有一位弟兄，在台中開飯館，爲了趕來參加歡迎我的宴會，竟停業了一天。好在他是那飯店的老板兼厨師，獨資獨掌，就這樣爲了同我見面，犧牲一天的生意，雖然使我心裏感到不安，這種人情味的表現怎能不敎我大受感動呢！

這樣的人情味表現了什麼？表現了祖國悠久歷史文化的鞏固與發揚，證明中華民族不會亡。表現了中華民國傳統的倫常美德，證明我們反共復國的最後勝利。這樣的人情味也只有在我們祖國台灣才會有。

（股市閒話）

股市不可能升無止境

凌山

自去年七、八月開始以迄目前，本港股市的大勢一直均在向好，而尤以最近兩個月來大勢最呈秀麗，股價的漲幅也最爲可觀。要了解最近兩個月來的股市走勢，不妨先行對這兩個月來的股市略作回溯。由二月一日開始，本港股市出現的急激上升現象，可說是本港自有股票交易以來從未見過；當時，恒生指數自九百七十餘點一路上升，衝破一千大關，及至到了本月中旬，則已越過一千七百餘點，恒生指數是計算股票市價升降走勢的數據，在短短的未夠兩個月時間，上升達八百點，升幅幾乎達到百分之一百，從恒生指數的顯示，可見最近兩個月來，本港股市是躍升得何等凌厲了。

這兩個多月來的躍升，是有其因素存在的，有關本港股市的利好因素，筆者已不止一次指出：第一是游資充裕，加上海外資金源源湧至，游資缺乏出路，大量投向股市，助長了本港股票的升勢；第二是國際金融長期動盪，四週前美元宣佈貶値百分之十，目前美元又再現不穩，而英鎊貶値亦必成事實，銀紙越來越不値錢以成必然的趨勢，持有港幣的居民，保値心理日增，大都認爲競購股票是最佳法門，如此一來，當然又助長了股票的升勢；第三港府的高地價政策連帶刺激了股票的躍升。以上三點，都是近數月來促使股市向好的內在因素，至於最近兩個月來刺激股市大幅度狂升的外在原因，則可說是由於藍籌股的置地與滙豐送股、拆細，帶頭領導整個大市龍騰虎躍所造成。

筆者大膽說近兩月來本港股市之暴升，置地與滙豐爲個中之翹楚，乃是有其事實根據。讀者如果並不善忘，一定仍會記得，今年一月三十一日置地的行情是一八二元，到二月一日正式宣佈拆細一開六，拆細後的置地新股即暴升至四十四元五角收市，以拆細後六股折合未拆細前的一股計算，置地每股（舊股）的市價即爲二百七十二元，也就是時間

力的一元面値之垃圾股，近期被大市拉動升至五元以上，其位高（價位高也）勢危之象至爲明顯，此點固不待言，就算以實力雄厚之置業股置地、滙豐爲例，最近兩個月來，其升幅已幾達百分之一百，如果未來兩個月再承接此種升勢，價位再來躍升一倍百分之百的話，那麼，滙豐銀行的股分每股豈不是要達到一千五百元左右？假若果眞有此一天，股市的前途將會如何，唯有留待聰明的讀者們去自行判斷好了。

踏進今年以來，一般買入股票的人士，對他所買入股票的市價盈利率及週息如何，均已不用加以調查研究，換句話說，股市場已完全成了一個心理戰場，羣衆心理向好的時候，股市被資金支撐起來，垃圾股便也變成了黃金，行情惟有上漲不止。但是，任何人都會知道，滙豐的股份由七百餘元而升至一千五百元以後，便絕不會再由一千五百元而升至三千元，「肥皂泡終有一天會爆破」，無論那一隻實力股，當它漲到極限的時候便終不可避免要下跌，它既能漲百分之一百，當然也極有可能跌百分之一百。股市暴跌固然可怕，但股市超乎常情地暴升，隱伏的危機也是不容忽視的。

就目前的大局看，股市一片熱潮洶湧，似乎冷卻不易，但當大多數股份價漲到了極限以後，屆時便不用當局採取任何手段，股市亦自然回調整下瀉，回復至合理的價位。股市回復至合理價位也並非表示大勢不好，那只表示了股市穩健發展而已。事實上，目前太多股份的市價經已偏高，故近期擬買入股票的人士必須倍加審愼，因爲股價絕不會超過了極限以後還會大幅躍升，待大市調整後再緩步上揚，那才是正常、穩健的趨向。

看了羅馬導演的「血洒後街」，値得喜歡的是從這齣電影中可以看出編導能藉它提出一些現實意識的東西。那就是電影中的一羣犯罪青年，都有一個背後的共同因素是「被利用」。在任何時代，每一個青年人，都是理想主義者，理想往往是超現實的，由於他們之中有些不幸者，因自己所得到的教育不完善，看不到將來有什麼美好的前途，在這種情形下，潛伏着的惡勢力人物，很容易先行引誘，然後利用他們去爲非作歹。當一批舊的被送進監獄或死亡之路時，又有一批新的被吸引過來。貧人的子弟，成爲黑社會發掘馬仔的資源。

大致說來，「血洒後街」可配得上一部反映現實的故事，那裏並沒有「張徹式」的假超人英雄。每一個人物都有血有肉的，如果你是一個時時看罪惡新聞的，可以看出電影中的酒館架步，利用無知少女販賣色情玩意，爲爭地盤而搞出命案。這都是常常從社會悲劇新聞讀到的故事。

雖然「血」片是沾着一點現代意識了，但並不表示它是一部成功的電影，它的毛病很多，那毛病，多屬技巧上的，它可說是羅馬常常犯的老毛病。羅馬喜歡用鏡頭說故事，但仍不大懂利用鏡頭說故事，他很用心塑造每一個角色，卻不懂得讓角色從自己的心靈去發揮，很多時候他給他的角色裝上一個「錦囊」，在危急之時，那角色變爲導演所傳授的錦囊來行事，你可以從每一個角色背後，看到導演的影子。筆者寫這些，實不是有意挑剔這年青導演的導演技巧，實在是因爲覺得他是今日導演羣中肯用心拍反映現實問題的導演之一。不失爲對藝術有嚴肅的一面的導演。以今日青年導演中，技巧比較突出的是吳思遠，但對於反映現實最熱心的還是羅馬。個人以爲他如能抛掉某些技巧上的錯誤包袱，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算，即爲舊股價股三百元，以此作算，從一月底到本月中旬不足兩個月的時間，置地每一舊股已上漲一百一十八元，漲幅幾乎達百分之五十。年來本港雖然百物騰漲，但論漲幅之巨，至今仍未有任何一種貨品在不足兩月之間其漲幅達到百分五十，說股市近兩月來是處於暴升階段，若以置地爲例，實在毫無誇張。

其次再看滙豐。根據筆者的紀錄，滙豐銀行的行情，今年一月三十一日每股爲三百八十六元，跟着細幅度上升，二月二日爲四百零八元，二月七日爲四百一十元，二月八日爲四百二十八元，但到了二月九日滙豐銀行發表了去年盈利一億七千五百餘萬元，並宣佈派發末期息每股三元七角五分及每五股送一紅股，同時計劃於短期內實行拆細以後，市價立即大幅度躍升，二月九日收市價馬上躍高至六百四十五元，二月十二日更加上揚至七百一十元；前後不足五天期間，每股市價竟升達三百二十四元，漲幅爲百分之八十四，升勢之厲，足堪與置地先後輝映。

由於置地與滙豐如脫韁野馬，一往直前，拉動了整個大市，再加上本港股市內在的利好因素支持，於是最近兩個月來，股市大升特升，好些一元面值的垃圾股（即本身沒有足夠實力的細股），亦被拉上五元以上，難怪某些有心人士頻頻嘆息曰：「如此這般下去，股票市場一定搞垮了香港的經濟，吾不欲觀之矣！」

因爲置地與滙豐暴升，兩個月來拉動本港股市升幅可觀，使投資者與投機者更瘋狂湧去股票市場，其間雖亦有大漲小回，但小回後再漲，升幅往往又均比市勢小回前更可人，故儘管證券業務諮詢委員會提出一項又一項的建議，對大市的躍高也毫無壓抑之力。事實很明顯，由於近月來股市有起無跌，其間雖有大漲小回亦毫不礙事，一般市民已認爲買賣股票是最便捷的生財之道，故儘管證券業務諮詢委員會諸公及某些有心人士言者諄諄，熱衷於股市的居民亦只好聽者藐藐了。

股市大勢近數月來雖云不斷向好，而且近月升幅之淩厲簡直出人意表，儘管現勢如此，不過，假如投資者冷靜地分析一下，便會感到對最近兩個月來股市的暴升現象絕不能認爲可喜。對某些毫無實

「血洒後街」的

林巽

性人物，並不是在罪惡中討生活的人物。鄧光榮是犯過罪，坐過牢，決心改邪歸正的青年，就因爲李文泰這「大哥」朋友想利用他，用假友情來與他製造一種假情義的關係。胡燕妮是伊雷的妹妹，因爲陳惠敏愛上胡燕妮，伊雷想利用陳惠敏的高強武功。便迫胡燕妮去扮假情人。其實伊雷並不想燕妮眞的愛陳惠敏。後來鄧光榮與胡燕妮一見鍾情，伊雷誤會李文泰利用鄧光榮勾引他的妹妹，李文泰乘機加重伊雷的誤會，好拖鄧光榮下水。編導的錦囊太多了，活活潑潑的一班人，便被壓成陰謀機器，他們的每一個行動，便爲陰謀而作。而這種陰謀，並不是反映現實的專用材料，反而削減了反映現實的精神面貌。這便是羅馬的電影最常犯的毛病。

表現陰謀的技巧，可說是一門說故事的藝術，最主要方法，就是讓觀眾自己悟到，不是由導演去代劇中人說故事。在李翰祥近期上映的「牛鬼蛇神」中，有一段頗典型的說故事表現方式，電影中有三個神秘女子吳氏三姐妹，將一個壯漢誘到自己的閣樓上，表演一幕底死纏綿的活戲，壯漢以爲是艷遇，後來有朋友拉壯漢去欣賞表演，仍然是到吳氏三姐妹的閣樓去，原來是躲高臨下看表演，壯漢才知上一次被利用。因此羞愧交集，這故事同樣是表現一個「陰謀」，但你並沒有看到導演的錦囊，一切是讓劇中人不慌不忙的表演出來。它有如大廚師奉上佳肴，並不嘮嘮叨叨的介紹它如何美味，只讓食的人自己嘗出來。好的表現方法亦如此，戲味最好是要讓觀眾自己嘗出來才是有生命氣息的戲。羅馬的電影，就少了這些功夫。

「血」片中有一場戲，胡燕妮與鄧光榮由誤會至諒解，兩人在樹林中狂奔，興奮地擁抱起來，鄧光榮興奮地抱起胡燕妮盤旋着，導演加一個仰鏡，從樹梢望上天空的盤旋，這種表現美是夠美，但這對狂熱的戀人，因導演要求美境的襯托，使他們完全變成導演編排下的機械了。這類鏡頭，日本電影最常用，實在不足爲法，因爲它削減了人物的生命力。當美感與生命的自然表演發生不調時，揚棄了若干造作的美感，保持人物自然活潑，豈不更妙？好戲的規則應是眞摯第一，美感第二。

編導最錯誤的觀念，就是很牽強的安排鄧光榮與胡燕妮的死，這兩人的死，在「血」片中來說，並不是意識上的需要，甚至可說是反意識，可以看出是受張徹過去的作品所影響，單純爲了戲劇效果，以爲讓主角死了，可以加重悲劇效果，使觀眾帶着一份傷感離開戲院。這種表現方式，如是用錯了，不但沒有預期的悲劇效果，反而會使觀眾感到造作與虛假。

第二個錯誤，是在最後製造成鄧光榮的兩次誤殺，使胡燕妮對他誤會。既然有這種戲劇效果，導演何必急於爲他們冰釋他們之間的懷疑，然後又讓他們死去。好像編導在當時把持不定，才敲得這樣紊亂。從意識方面估量最後一場戲，李文泰的死與活都不重要，只有伊雷的死，才是有力的一筆。因爲它可以很自然表現出一種「悔之晚矣」的意境。至於鄧光榮，他如果沒有死，卻被警方以誤殺嫌疑捕去；那個李文泰如果不死，必要時咬定他是兇手以求解脫，使他看到一種「黑社會」的義氣，原來如此可驚，悲劇效果還大，而且也突出一點警世作用。又如假使讓胡燕妮死去，伊雷痛苦的活着，也能使最後一幕感性大大增強。

在演員中，伊雷將現代青年中一種無知而自以爲是的人物心靈，掌握得相當入戲。當然「血」片中也有好些地方處理得不錯的，如胡燕妮生日一場戲雙方敵對青年聚在一起，並沒搞事，亦彼此信任，這場戲拍得很樸素，也有它的意境，使人看到他們本質是善良的，如果他們不是被幕後黑人物利用，本來是可以成爲好朋友的。

共幹貪污越來越兇

中共在七〇年一月底展開的「一打三反」運動，以打擊所謂「現行反革命分子」及在經濟領域貪污盜竊的共幹爲主要目標。這一運動雖已雷厲風行地持續進行一年多；且在打擊範圍甚爲廣泛，比過去中共歷次的類似運動，都有過之無不及。可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大陸上的共幹們，對於貪污舞弊行爲不僅未嘗因此稍爲斂跡；而且一天多過一天，愈來愈兇！早已成爲普遍性！

其實，所謂「無官不貪」，或「不貪不成官」的口號，自古已有，如今猶烈，中共大小頭頭也是血肉之軀，爲了享受，他們又何嘗不希望吃好的穿好的，實行「刮龍主義」？莊子說：「人之患在於有生」，而愛錢愛權，皆爲人之天性。俗云：「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小丈夫不可一日無錢」。一個人有了權，他就可以騎在人民頭上，唯所欲爲。因此，老毛做了「黨主席」還不滿足，尙發動「文化大革命」，實行奪權！其目的在一手遮天，獨裁到底。但是風雨飄搖的今日大陸上，朝不保夕的共幹們，隨時都有被整被鬬的危險！如果不趁機抓一把，將餓死有份！所以他們也學習毛澤東貪權那樣去貪錢，反正都是混水摸魚。

質言之，「物必先自腐，而後蟲生」，上行下效，有了貪婪狂妄的「領袖」，然後才有貪贓枉法的大小嘍囉。假如說明朝的正德帝是個賢明、愛國愛民的君主，那末，太監劉瑾和奸相嚴嵩之輩，是絕對不敢那樣貪贓跋扈的。據明史所載：當劉瑾遭大臣張永等人彈劾被殺，並宣佈沒收其財產時，計有黃金廿四萬錠，碎金五十七萬八千兩，白銀五百萬錠（約二億五千萬兩）。老百姓聽說劉瑾處死，都恨不得食其肉！而同朝的奸相嚴嵩，也是一個大貪官，他後被人揭發，雖獲格外施恩，不像劉瑾那樣被殺頭而僅被貶爲平民，可是，當沒收其財產時，則共計有：黃金及金器達十萬四千二百一十四兩，白銀及銀器達四百三十七萬二千七百三十兩，其他珍珠寶物尙不在內。尤其到了清代的貪官和坤，更爲乾隆時的當權派奸相，炙手可熱的人物。但至嘉慶帝卽位時，便將和坤處以死刑，並宣佈沒收其財產，其抄出黃金五萬八千兩，元寶五萬五千六百干，蘇鎳達三百一十五萬枚，白銀五千四百萬兩，其他珍寶尙不計算在內。

以上幾個著名的大奸大貪，其作惡貪污的範圍之廣，及其囤積的財富之多，若與今日大陸上中共最大頭目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相比較，顯然是小巫見大巫！由於明清時代的官吏，盡管高高在上，跋扈作惡，但當時還有嚴刑竣罰如滅九族，滿門抄斬，凌遲，棄市……等等，多數人不敢以身試法。因之，卽使存心貪污的官吏，也只能利用其職權，偸偸地私相授受賄賂而已，卻不敢明目張膽強行掠奪。可是今日的毛朝則不然，他們不獨有如「白晝攫金於市，見金而不見」之概！並公開出售國寶，對百姓更可謀財害命的。試舉例分析如下：

一、全中國的民脂民膏已被搜刮淨盡——在中共未竊據大陸前所叫囂的口號是：「人民解放軍不拿人民一針一線」。但後來中共幹部出現了，則像餓虎擒羊般不但不給人民留下一針一線，甚至連百姓的老命也被拿去了！估計中共蹂躪大陸二十四年來，起碼有八千萬至一億中國同胞被它謀財害命！大家都知道：咱們這個古老的農業國，百姓幾千年來所積蓄的不是浮財，而多半是金、銀財寶，經過中共二十多年來的敲骨吸髓，近八億同胞誰不在飢餓的死亡線上掙扎着？一位曾在大陸唸書達十年的華僑學生對我說：「他親眼看見不少人吃了稻草餅解不出大便，而痛至在地上亂滾，隨卽死去！」試問咱們大陸上的同胞們，爲何要吃稻草餅？這是不是謀財害命，甚過貪污幾萬倍！

二、北平西山毛皇帝的行宮——位於萬壽山，與清末慈禧太后的頤和園相對峙，成爲民國後北平最豪華的建築物。這座行宮於一九五一年春動工，至五二年秋後始落成。其外貌雖不像北平那些紅牆綠瓦的大宮殿，然其內部的精密設計及其氣象的宏偉，則比之秦始皇的「阿房宮」且有過之無不及。據唐人杜牧所寫的「阿房宮賦」說：「……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廻，簷牙高啄，各抱地勢，勾心鬬角。……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車於秦，朝歌狂絃，爲秦宮人。……」這只是說秦始皇的驕奢淫侈，宮中美女爭妍鬬艷而已。但毛的行宮則不同，除了抑寒夫人江青之外，其餘的美人不稱「妃嬪嬙媵」，而名之曰「內勤員」，彷彿洪秀全、楊秀淸輩，把幾百個僞王娘叫作「貴使」、「女侍」。無怪乎老毛恭維太平天國爲「農民革命」，原來它們都是一丘之貉。一般估計：老毛那座別宮的建築費，至少花了二千萬美元。試問這偌大銀子從何而來？實屬七億同胞的血淚交織而成。誠如杜牧所說：「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這用來形容老毛及其行宮，是再恰當不過的。

除老毛的殺人越貨外，尙有各級幹部的趁火打刼。其中最早最顯著而爲中共所承認的是：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前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薄一波，在反貪污反浪費的動員大會上曾坦白地說：「在我們的黨內、政府內、解放軍內及人民團體內，相當普通地滋長着貪污舞弊的現象！有些人已經完全墮落，變成偸竊國家資財的盜賊，和損害人民經濟的叛徒；也有些人專門造假帳，虛報開支的。因此，勞動人民已有不滿的表示：『咱們勞動一輩子，也不夠一個幹部的貪污！』」據報一個營級幹部，曾貪五百萬元。……」

同年十二月廿四日，中共「中南軍區紀律檢查委會」與「軍法處」的聯合公報稱：「在一九五一年內，中南區部隊因貪污而受黨紀處分的，佔受黨紀處分總人數的百分之四十五；受軍法處分的佔全部判決處分案件的百分之廿三。貪污項目從日常經費到戰鬬員火食費；貪污手段從僞造單據、吃空額到走私漏稅。舖張浪費現象，更爲普遍。……」同月廿六日，粵共「人民政府」進行一項檢查貪污的擴大會議，初步發現財政廳自同年一月至十一月，各方面貪污浪費達一億三千萬元。查出台山郵局局長曾文虛，貪污了八千二百萬元；新昌郵

局局長陳柱材則貪污四千九百三十萬元。而寶安縣稅務局，更被查出一年中的貪污和浪費公欵竟達二億一千七百萬元。據粵省「總工會籌備會」調查：各級工會在五一年的一年中，曾發生貪污案件廿九宗，共貪污二億五千萬元。

一九五二年二月，粵共直屬各機關工作人員四千八百名，舉行一次貪污坦白檢舉大會，葉劍英、李章達、陶鑄等均曾出席參加，葉劍英報告：「現已初步發現有九十三頭老虎並已檢舉廿七頭，所以我們必須組織打虎隊，堅決地去打老虎！」接着有水上局的田寬，交通廳工程師金澤明，工業廳工程師伍燦林等，多人當眾坦白自己貪污的罪行；而各單位拒絕自我坦白的貪污分子，則那次會議決定由公安、商業、農業各廳代表檢舉十三個貪污的重要幹部。……」同年三月，更進一步地查獲貪污有據的共幹達三千六百十七人；其中較嚴重的佔三分之一，自同三月杪至四月初，被秘密押解的共幹共三百五十人；由潮汕、東江、北江、西江各專區，因貪污被扣押而解廣州的共幹共二百八十七人。葉劍英立卽下令：「在澈底清查貪污案件期間，所有各級幹部不准請假；並分別通知前山、深圳邊防局，在以前發給的特別通行證，只准入境不得出口。」

一九五三年一月粵共透露：「東江、潮汕專區，在土地改革期間，幹部貪污或浪費約一億四千萬元的問題尚未解決，而增城六區區長歐陽森，濫用權力，巧立名目，在塘口村按田畝產量每百市斤附加學校經費二市斤穀；又加水利費十市斤，超過附加額六億元。又北江仁化縣擅自通過貨物稅，臨時商業附加稅九千五百萬元。……」

一九五四年七月，廣州破獲的驚人走私集團，高、低級共幹七百餘人參加工作的消息，本港報紙多數發表過。其中內容是：中共在粵漢鐵路沿線及珠江河道上，連續破獲案件多宗。這種走私活動係由若干資本家滙成大量資金，組織走私集團，以港澳爲根據地，而以廣州爲主要轉運站，從水陸兩路偸運大批西藥、洋貨、奢侈品甚至毒品等進口；同時盜運大量金銀，外幣及戰畧物資出口。結果共有十五個走私集團遭破獲，其中有高、低級交通共幹七百餘人領導，故能順利展開活動，先後共偸運貨物總值約達一千五百餘億元（人民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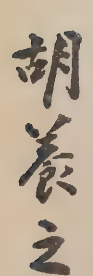
類似的招認，不勝枚舉。上列只是中共竊據大陸最初五、六年的幾個實例而已。尤其時間愈長，共幹的腐蝕程度亦愈深；二十多年來的一塌糊塗，更不堪聞問！儘管毛朝先後不斷地進行所謂「三反」、「五反」等運動，對「反貪污」的口號也叫得最響。然其大貪官，個個都是毛皇帝的心腹頭頭，那些「三反」、「五反」的運動，對它們毫無作用；因而上行下效，連一般下級幹部也學會了貪污。據「江西日報」於七〇年一月廿四日的社論指出：「到處都有貪污、盜竊和浪費舖張的風氣，而一些領導的同志，對於貪污浪費等行爲，竟熟視無覩……」

同年四月，中共在廣州發動的大清倉運動，也與反貪污案有關。據說中共曾發現存倉物資，被人利用職權或工作的方便偸出去的，越來越多。在中共感到工廠設備和原料嚴重缺乏的情況下，卻有很多的物資可以在各地黑市中買到。實際上，廣東各縣城和市鎮，共幹們所搞的黑市交易都十分活躍！「紅旗」在不久前曾表示：「這種現象是階級敵人企圖破壞社會主義經濟政策，要求人民對於黑市貪污腐化等行爲，不論他是什麼人？都應該立卽採行進一步的揭發和加以整肅。」尤其到了最近，更趨普遍。據內幕資料透露，單在粵閩兩省地區，便揭發如下貪污案件：㈠海豐縣白沙湖公社共幹，近來勾結「漁業大隊」幹部，專門包攬偸渡，每人收費五百至一千共幣；同時收買在港口擔任檢查的武裝共軍或民兵，以便於偸渡的行動。㈡中共汕頭海關幹部，於處理入境華僑所携返的物品時，不斷地將其中部份私下變賣自肥。其後經該縣共黨當局查出，負責共幹便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解送勞改，其餘則分別受到處分。又汕頭市糧食局所屬各糧站，也經常發生幹部利用職權從事貪污的勾當。自七一年起卽在該市紅陽區糧食站負責塡發糧簿的共幹黃瑞月，因貪污糧票二千多斤，去年十月被發現後，卽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年。㈢潮陽縣的僑眷黃××，去春曾向中共當局申請來港，未獲批准；而主管共幹於去年十月則向黃表示：「有錢便可能出境。」黃氏卽致函在港經商的胞兄，要求火速滙欵給他辦理。結果賄贈一千二百元共幣，馬上申請，僅廿六天卽獲批准出境。

又據一位回廣州渡春節，最近返港的男子說：到處一片貪污聲，連可憐的食堂伙食錢，也被刮龍。例如廣州市石門公共食堂，約有職工三十餘人，他們主要包辦附近各工廠及石門鐵路療養院職工的伙食。包伙食人員須先登記，糧票於每餐用膳時繳付，副食費每月由食堂派員向各廠會計員結算。而該食堂有一姓羅青年，擔任淘米工作，也經常發現管理員黎俊賢每日尅扣斤兩。羅姓青年私下揭發此案後，共幹黎俊賢被押，始透露該食堂向包伙食人每人每餐收取糧票八市兩，實際下鍋者僅五市兩而已。

福建晉江縣自中共放寬出境限制後，當地歸僑僑眷紛紛向中共當局提出出境申請，惟因受名額限制，以致大部份申請者未能達到目的，而承辦共幹見有機可乘，乃向申請者進行勒索。其所索取的數目，則以申請者的海外親屬的經濟狀況而定，每人約七百至二千元人民幣不等。甚至醫務人員對貪污也不例外，中共福州市醫院的醫生，去年九月因勒索一位患甲狀腺的歸僑林××，而被院內的另一共幹檢舉。原來那醫生共索約五百元人民幣及數碼布料，駐院內的監察員未分得贓物，則翻臉檢舉他。

當然毛朝的顯要們不肯承認共產制度本身有貪污現象，而且硬說這一切罪惡都是反動爲殘餘勢力所作祟，或歸咎劉修的遺毒所致。照一般分析：中共所以腐化，最基本因素是幹部的幻想已滅，人民缺乏反抗力量及上行下效。另一方面，回顧昔日稱兄道弟的同志，早已貴賤懸殊；特別是毛老大更建築行宮，比秦始皇更神氣！而不少替他賣過命的狗功，則已先後遭老毛烹掉！不僅物傷其類，甚至連自己也有隨時被烹被殺的危險！於是尋求退路的唯一目標是貪污。如果民主國家，人民可受法律保障，且有反抗的力量；但大陸同胞既被中共壓迫到十八層地獄，生命完全操在獨裁者手中，聽其宰割，故中共上下其手，吸民膏以自肥是必然的趨勢。



抗戰武術談

張仲仁

悲歌一曲飄零淚 白山黑水故國情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我的同胞，還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在那個悲慘的時候，九一八，九一八，在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了無盡的寶藏，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那年那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那年那月？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窮的寶藏，爹娘呵！爹娘呵！什麼時候？才能夠歡聚在一堂。」一時唱遍了大江南北的流亡曲。

當年一羣不願受日寇奴役的東北籍青年學生，逃亡來華中華南各省，大聲疾呼，要喚醒全國同胞，認識日本微笑背後的僞善面具，其實內藏利刃，要殺害中國同胞，要侵佔中國土地，九一八事變，從此我國資源豐富的東北，淪亡於日寇手中，老弱婦孺不能離開家鄉，部份青年人雖僥倖逃出魔掌，可是茫茫如喪家之犬，淪落異鄉，痛苦生存，天涯流浪，骨肉分離，因此作出思鄉之歌。抗戰時，不論男女老幼，人人會唱，每當聽到這淒涼的歌聲，內心既悲且憤，唱者和聽者的感情打成一片，雖然當時在大後方的國人，有的來自洞庭湖上，有的來自富春江畔，有的本是秦淮河邊或西子湖濱，可是離亂哀傷的心情是相同的，因此這首東北流亡曲，使得衆心同一，團結一致，堅決的要收復失地，驅逐強寇。

在當年東北被日寇侵佔，我還年幼無知，來港後會嘗讀「萬花窺夢」一書，才明白前因後果的細節。那時日本利用毫無骨氣的溥儀，及一班想過大臣癮的無恥之徒，在日本人的操縱下，做他的[illegible]皇帝，其中尚不乏文學修養很高的飽學之士，滿腹經綸，吟詩作賦。然他們的才學，不爲自己苦難的祖國所用，竟甘心做敵人的傀儡，眞乃可惜可嘆。

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僞政權後，有一次去東北訪問僞滿州，當時兩個傀儡首領見面，不知天高地厚的溥儀，竟然講了一個故事，這個故事雖簡單，卻不知汪精衛聽了有何感想，這位懵仔皇帝講道：「有一位書生進京考試，僱請一輛馬車代步，車資付清後，這位書生便問趕車的御者姓名，車夫昂聲回答：『我姓岳。』然後車夫轉問公子貴姓？這位書生回說我姓秦，誰料這位車夫不聽便罷，一聽他說姓秦，立卽將車資退回給該書生，憤憤的說道：『我不做你的生意，你另覓別人的車罷。』書生莫名其妙不肯收錢，一定要坐他的車，而車夫堅決不答應載他，正當兩人爭執不下，該車夫突然從身上抽出一把匪刀，手起刀落將拖車的馬頭砍了下來，只聽這車夫強硬的說道：『我寧可砍死了我寶貝的馬，我姓岳的決不替你秦姓家的人[illegible]務後。』」這位有骨氣的馬車夫，能分清敵友，寧爲玉碎，不作瓦全，他的氣節是何等高貴，反映這兩個僞政權的民族罪人，更顯示出他們的喪心病狂，甘心出賣自己的靈魂，唯日寇之命令是從，眞該愧對自己的國家民族。溥儀的這個故事，他也許不知是否點頭笑和嘲，自己也是同路人，而更不知他們的所作所爲，會禍延下一代呢！前數年我在一間商業機構兼任一份工作，同事中有一位仁兄，他的祖父是汪僞政權中的重要人物，在此時此地的中國人中，那個集團的人，當然是大漢奸之列，因此這位仁兄天生有自卑感，平日絕口不提抗戰的事，有時聽到人談起漢奸什麼的，更顯出坐立不安的神情，後來有人告訴我，才知道箇中原因，我當時覺得他很可憐，因此同談中常勸同事們，不要故意去刺激他，他祖父的罪，

從鋼琴家

我一向對傅聰無好感，因爲他既逃出大陸，能到各國演奏，卻不到台灣，這算是怎麼一回事？但三月五日晚，我從無線電視看到訪問傅聰一節目後，使我觀感大變：第一，他雖生活在外國多年，然從髮型、衣着去看，仍然還像華人，不像某些青年男女，到西方住了一下，回到香港便完全變了樣，教人見之作嘔。第二，他態度誠懇大方，既不油腔花調，也不擺什麼架子，能說心中要說的話。第三，一般讀過幾天ABC的人爲表示自己懂洋文，見人總好竭力說幾個洋文單字，這種人以香港爲最多。我認識一友，他的國語或粵語，我皆懂，但每逢談話，他總好一句華語後，再加上一句英語。聽後眞是令人討厭。但傅聰不然，來自英倫卻竭力避免說英語，在那一次訪問中，最後不得已只說出一個版本Edition單字。訪問者提出的問題，既是冷門，而且較深刻，所以往往他不能馬上回答，不免結結巴巴，並非不能回答，而是在思索正確詞語，足證傅聰是一不苟且的人。最重要的，是告訴他父親臨別的訓示，他父親對他說：「第一是，如何作人？第二是，學藝術，第三是學音樂，第四是學鋼琴。」

傅聰說：「但一般青年卻正相反，把上述次序倒轉過來，先學鋼琴，爲的是出風頭。」

傅聰的話由於時間關係雖然很簡短，卻一針見血，道破目下青年的歪風、流弊。這句話的影響，我想遠比寫稿者，傳道人一千句話都有力量。

今日世界何以搞成這個樣子？莫非這就是世紀末？不僅國與國相殺伐，同國同

不應加諸他身上，先一輩的過錯，更不應讓後代受罰。然而我們要認清本身的立場，不論在任何不得意的環境下，均應時時警惕，絕不可做對不起國家民族的事，忠貞節亮，留名千古，前輩的歷史，清楚的擺在我們的眼前，我相信讀者們比我更明白，願我們共同互勉，來走完這艱辛的復國道路。

關於武術中的招式現述一手風車式手法，此手法很易被忽視，其實此種風車式手法的作用在武術中是非常重要的，練習時的手臂姿勢，兩手肘尖及上臂靠緊乳房肋骨，只剩前半節手活動，雙手一上一下的交叉捲迴圈，但手捲時上要顧到前額，下要顧到小腹下陰部，好似紙紮小風車般。捲快捲慢隨對方打來的拳勢而定。前進是平身腳尖先落地踏半步式，即踏小步不能跨大步，後退的步法是側身的坐馬勢，不是一步一步的後退，而是用縱跳勢的向後退。後退的手勢是手在前用半節手捲風車樣的捲，一手擺在胸前做預備，前面之手捲動打來之拳頭。如練得靈活，前半節手勢如絲帶般的柔軟去纏繞着對方的拳頭，不論對方打出的拳力如何強勁，只須纏上手捲一捲，他的拳力即大打折扣。此種以柔制剛手法，未練過武功的人很難明白箇中巧妙，這是我們練國術時有此實際經驗，如練熟此風車手法，尤有效者是應付對方上一拳下一拳不規則的蠻打亂打，此種存心搗亂的對手最難招架。至於在與對方拆招時，主要是捲開打來的拳頭，並且可乘機進攻打擊對方，在此手法中，最好用一排釘的拳頭打出，不過打出後要收縮快，照樣保持手肘尖靠緊肋骨，一排釘拳頭與直線拳抓拳手法一樣。因此拳頭可平打也可側轉打出，我以前練此手法時，喜用側轉拳頭打出，如自己有把握，且拳頭練得更硬，但又不願傷害對方的身體，可用拳頭打拳頭的方法，打得對方捧住手掌呼痛，雖然拳頭劇痛，但不會有傷害，也不會因此傷感情，反而使對方甘拜下風，自愧拳頭練得不夠堅硬。此種手法平時要練活手腕關節，可將兩隻手腕左捲右捲練得靈活，到使用時才不會生硬。如用心練熟風車手勢及此步法，還可轉變各種拳掌，如車輪拳法，捷擒掌法，坐馬拳法，及牽送手法等等、談到牽送手法，這是一手很不容易練的奇妙武功，只有吾鄉有位老前輩，他所練成的牽送手法功夫，畧所謂出神入化，他和人過招，從未失過手，他的武功是遠近揚名的，以後再詳述他的事跡。

抗戰時練國術使我有件困難的問題，是扣拳拆招缺乏理想對手，有的功力高過我，普通初學的又不如我，拆招對手最好一個半斤一個八兩，如此才可盡量放膽拳來掌往，減少失手打傷人的顧慮，最好是功力相等，氣力也要相等，自己功力高過對方，拆招時處處要遷就，而功力低過人，則會打到手忙腳亂，甚至忘記招勢，因此拆招對手，是不容易的問題。在上文我所述那兩位一個高大一個短小精悍的族兄，自那次扣拳失和後，他倆不再拍檔了，相隔不久兩人都想找我拍檔，特請師傅徵求我的同意，我考慮後認為試試也好，一個力大如牛，一個靈活敏捷，能使我有機會練習應付不同體型對手的經驗。因我學武的時間比他們早，初期交手當然要遷就，如能長時期在一起練下去，漫慢就能平衡均勢。短小精悍的這位靈活有餘，氣力相差則遠，同我交手不到十分鐘就因力弱不能支持，高大的族兄很不錯，雖然動作比較生硬，由於他肯勤學勤練的緣故，很能持久。以後我與他們兩位輪流拆招，並教矮小的打沙包，舉重及每早練蝦蟆功，如此慢慢可增加氣力，高大的那位則告訴他用三根繩索綁三隻沙包掛在屋樑上，練習一拳將前面的沙包打出去，接着快速轉身，將後面的沙包又打出去，再回轉身迎擊前面那隻撞來的沙包，如此翻來復去的前後左右均要應付，便可練活轉身、跨步、出拳、縮手的快捷。如拳頭打沙包應付不來，可利肘尖擋去，以避免沙包飛返來時打傷自己。結果可喜的是兩位都是可造之才，練到後來他們的功夫都高過我。幾年後我離家去外鄉，當我返回家鄉探親時，他兩位還來找我扣拳練習，雖然我在外奔波，但並未放棄鍛練功夫，當時尚能應付，而我在外面還會有參師訪友得來的功夫，他們是不知道的，我會毫無保留的示範給他們看，讓他們可作參考研究。最令我回味的是他們都是打獵能手，每次我回家，總要招待我吃頓豐富的野味山珍餐，新鮮的，鹹臘的，應有盡有，現在回想也還饞涎欲滴，我則帶點外鄉海味回禮，我的禮物他們也是極喜歡珍貴的，因我家鄉是山地，海味很貴，彼此都皆大歡喜，暢談武功之餘，也飽嚐口福。

……談起

縉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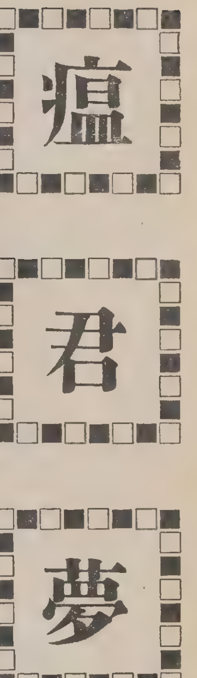
族相殘殺所，而且父子、兄弟也互相仇讎、互相殺戮。普通罵人說：「不如禽獸」。今日已成為事實，人眞的不如禽獸。通稱禽獸有五德，今人卻一德也無了。故傅聰之父教他第一句話是「如何做人」？其內心實有深意存焉。

如何做人？照儒家所說，是「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現代青年，不入於嬉皮士、虛無主義，便走向新左派、共產主義，以上兩派的言行，可以說皆與儒家主張的如何做人背道而馳，他們處處皆在趨向原始野蠻人社會的道路，或更甚之。因野蠻人尚知恥，把下體遮以樹葉，今人卻連一片樹葉也不要了。野蠻人為仇或為爭食而殺，今人則毫無理由，只是為殺而殺，以殺人為樂。原始野蠻人究竟尚存在人性，今人連這一點人性也不知吹到那裏去了。

所謂新潮派，實即無恥、殘忍、野獸派。

讀者也許批評我說的過火，然試看看貓王與湯鍾士到各處演唱時，女性聽眾的瘋狂醜態，有遞手帕者，送吻者種種鏡頭，便可知吾言之不盡。

傅聰究竟是受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陶薰的音樂家、鋼琴家，一舉一動皆與歐美社會風氣不同。曾國藩有句名言：「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心之所向」。我們處於這個世紀末時代，卻不必悲觀，人人皆有挽救世界責任，只要肯努力，做一分算一分，如能根據儒家做人之道，從正心誠意開始，一定會變世紀末時代為復興時代，像傅聰這樣的人，就可做青年的榜樣。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何紹南、包介山到了鎮川堡，致電鄧寶珊求救，鄧寶珊當派出一個團接應，十八集團軍追到榆林邊界就收兵回去。

包介山、何紹南率領殘餘保安隊及專署人員到了榆林，見到鄧寶珊報告經過，希望鄧寶珊能出兵支持。

鄧寶珊說道：「我這裏的兵力只有一個軍，實際戰鬬力比不了胡宗南一個師，守榆林還勉強，要想出兵收復綏德是作不到的。」

包、何想想也是實情，只好把保安隊留在榆林，兩人一道飛去陝西，見蔣鼎文報告，蔣鼎文沒有辦法，只有呈報天水行營，請程潛出面交涉。

毛澤東在包介山、何紹南撤出綏德之後，就以邊區政府名義委派王震爲專員，正式將綏德劃歸邊區。

程潛一連接到各方報告，也覺得事情太說不過去了，就去電西安把活曹操約到天水面談。

活曹操仍然同平時一樣，到了天水直接去程公館拜候，程潛仍是躺在烟榻旁等候，活曹操進門就笑嘻嘻拱手問道：「老姻長見召，有何事賜教。」

程潛說道：「伯渠兄，你躺下，咱們仔細談談，你先看看各方來的電報。」

活曹操躺在對面，四姨太太捧過一杯茶就放在烟盤上。

程潛說道：「伯渠兄，我們是至交至戚，潤之，我看着他出身，當然希望你們好，但是，你們也要爲我留個餘地，陝西屬天水行營管轄，蔣銘三又非常尊敬我，事無大小皆要向我請示，你們這樣搞法，他致電請求行營出面交涉，你叫我怎麼辦！」

活曹操說道：「老姻長，當地情形有些非你老在天水所能想像，當地駐軍所以這樣作，實在有其不得已之處。」

程潛說道：「抗戰以來，駐軍與行政長官不和之事，經常有之，王旅驅逐何專員雖然不對，尙可原諒，但你們竟然自行委派專員，聲稱將綏德併入邊區，這種事就太逾越常規了。如果這樣發展下去，將來整個陝西省都會被併入你們的邊區。」

四姨太太插嘴說道：「你把林家大爹請來，就要好好地說，一味發脾氣能解決問題嗎？」

活曹操說道：「還是四姨太太說的對，老姻長有何意見只管提出來，我一定遵命是了。」

程潛說道：「我沒有別的意見，我只求能過得去就算了，你知道委員長何等英明，什麼事能瞞得了他，這件事他很快就會知道，到時打電報來問我，叫我怎麼回復。」

活曹操笑道：「老姻長如果只爲這一件事發愁，可是好辦的很，不必等委員長來電詢問，先呈報上去就是了。」

程潛說道：「你講什麼？要我呈報軍委會，這樣作不是變成了我同你們作對。」

活曹操笑道：「老姻長對我同潤之的關係愛護，我們心裏都有數，怎會懷疑老姻長同我們作對，這不過是爲了公事上的交待。」

程潛哦了一聲，問道：「我呈報軍委會，第一，對你們不利，第二，軍委會要下令叫我辦，我怎麼辦！」

活曹操笑道：「老姻長容我說明，這個問題都容易解決，行營呈報軍委會不妨把問題說得更嚴重些，表示行營無力禁止，請求軍委會直接同十八集團軍交涉，這樣老姻長就沒有責任，至於軍委會怎樣處置我們，老姻長倒不必煩心。」

程潛放下烟槍，看看活曹操，微笑說道：「伯渠兄，你足智多謀，我久已深知，不過，這次葫蘆裏又賣什麼藥，我實在看不出，可否見告。」

活曹操笑道：「說穿了也很簡單，這樣作，第一可以減輕老姻長的嫌疑，免得有人在委員長面前攻擊老姻長，說老姻長袒護我們。」

程潛說道：「這點我就心領了，第二點呢？」

活曹操說道：「第二，把責任推到軍委會，軍委會又不能派兵來打，最多不過把葉劍英、周恩來傳去問幾句話，最後還不是不了而了。」

程潛伸起右手大姆指連搖幾搖，說道：「眞行，眞行！伯渠兄，你名不虛傳，勝過諸葛。」

活曹操笑道：「老姻長過獎了，不過，這個辦

法一定老姻長合作才可。」

程潛笑道：「我當然合作，否則麻煩又來到我的頭上，我不怕嗎？」

活曹操走後，程潛果然上了一封電報呈蔣委員長，報告十八集團軍王震旅擅自驅逐行政督察專員，收繳保安團隊槍枝，自行委派官吏，將綏德專區併入陝甘寧邊區，請求中央明令禁止。

電報到了軍委會先呈給參謀總長何應欽，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兩人看了一齊搖頭，又不便冒昧呈給蔣委員長，只得先商量對策。

何應欽說道：「健生兄，程頌雲與中共方面人物頗有交情，這件事他都應付不來，還有誰能應付。」

白崇禧冷笑道：「敬公，要依我看，恐怕是玩把戲。」

何應欽問道：「誰玩把戲，程頌雲已經昏庸，除去錢與女人，別的事他根本不在心上，那有心機玩把戲。」

白崇禧說道：「程頌雲自然不會玩把戲，但有人可以教他，林伯渠在中共內部就是有名的活曹操，詭計多端，他同程頌雲是至親，要教就是他教的。」

何應欽笑道：「健生兄，程頌雲這封電報對共產黨作了正面攻擊，如果是林伯渠劃的策，何以不替自己留餘地。」

白崇禧說道：「敬公，這是苦肉計，只有這樣才容易使我們相信。」

何應欽說道：「現在不問程頌雲這封電報的本意何在，他既然呈到軍委會來，我們應當怎麼處理。」

白崇禧說道：「要依我說，最好打回天水行營，飭令程頌雲就近斟酌辦理具報。」

何應欽笑道：「這樣自不失爲以毒攻毒的辦法，但我們也要替程頌雲想想，他有什麼辦法能奈何十八集團軍，不問他同毛澤東、林伯渠有多深的交情，共產黨人只講利害，沒有感情，要想憑私交使他們改變態度是絕不可能的事。對付共產黨最好的辦法是用武力，但程頌雲沒有兵，行營只有一個警衛團，你叫他怎麼辦！」

白崇禧說道：「他沒有兵，他可以調動轄區的兵啊！」

何應欽笑道：「健生兄，他轄區有全國最強大的兵力，但是那支部隊我們都調不動，他能調得動嗎？所以這個問題推回天水行營是說不過去的。」

白崇禧笑道：「敬公，你實在太忠厚，這事怎麼辦呢？」

何應欽說道：「呈報上去徒惹委員長動肝火，還是我們兩人把葉劍英、周恩來找來談談，要他轉告毛潤之、朱玉階，如果再胡鬧下去，一定要受軍法制裁。」

白崇禧想想也確沒有好辦法，只得按照何應欽的主張去電話請周恩來、葉劍英到參謀本部開會。

周恩來當然曉得陝北的事，聽到何、白二總長邀請，知道又是這回事，向葉劍英說道：「他們在陝北逞英雄，要我們在重慶受罪。」

葉劍英說道：「我也不大明白，像綏德那種荒涼地方，爭它幹麼，如果惹出大禍，就不値得。」

周恩來說道：「老毛脾氣就是如此，自己好大喜功，實際困難卻讓別人去承當。沒有辦法，只得聽他擺佈。」

兩人一道坐汽車到了參謀本部，何應欽、白崇禧已坐在會客室等候，四人握手寒喧後，白崇禧先開口說道：「恩來兄，劍英兄，二人應該知道敬公同兄弟爲什麼事奉請了。」

周恩來說道：「我們推想可能是爲了綏德事件。」

白崇禧說道：「一點不錯，我兄實在爽快，現在就請吾兄自己說出一個辦法，應當如何解決，好在還未呈報委座，我們能以在下面解決，就不必驚動委員長了。」

周恩來說道：「健公，你既然問到我，希望你同敬公能相信我的話，大家才可以談下去。」

何應欽笑道：「恩來兄，從黃埔軍校共事，到今天快二十年了，我希望這次能聽到吾兄的眞話，兄弟同健生決定相信你一次。」

周恩來說道：「這次我要騙敬公與健公，就叫我斷子絕孫。」

白崇禧說道：「老兄言重了，你說吧！我相信你就是了。」

周恩來說道：「這件事我同劍英壓根不知道，看了今天的報才曉得，詳細情形還希望二公告訴我。」

白崇禧說道：「有這樣的事。」

葉劍英說道：「恩來同志說的話句句都是眞的，絕不敢欺騙二公。」

白崇禧笑道：「劍英兄，你是十八集團軍的參謀長，部隊調動竟然會一無所知。」

葉劍英說道：「健公，你該明白我現在的身份是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處長，參謀長一職只是遙領，那邊軍事調動我怎麼會知道。」

白崇禧說道：「就因爲你是十八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處長，十八集團軍有了違法亂紀行爲，才要找你交涉。」

葉劍英說道：「敬公，你就算把我殺了，我也沒有一點辦法，總之那邊的事非我所能過問。」

周恩來說道：「劍英同志講的話，句句都是我心裏的話，我眞覺得慚愧，二公都是我的老長官，我對你們不起，更對委員長不起。」說着又掏出雪白手絹，捂着鼻子哭起來。

白崇禧當時眉頭緊縐就要發脾氣，何應欽秉性忠厚。反而勸道：「恩來兄，你不要如此，大家慢慢商量，有困難共同解決。」

周恩來擦擦眼淚說道：「我同劍英沒有半點作用，同我們談，絕對談不出結果，最好二公直接致電延安。」

為胡風的鬭爭精神喝采

張放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二日，胡風在重慶給舒蕪的信上，曾這樣記着：

「來此日期，頂好過了十六日。因兩位馬褂在此，豪紳們如迎欽差，我也只好奉陪鞠躬。」

所謂「馬褂」，共黨註解的是指詩人何其芳、散文作家劉白羽。這兩人當時是延安的共黨文化幹部。胡風稱他們是「馬褂」，可見他對這些所謂「為人民服務」的「人民作家」，是何等厭惡，簡直有「不願在一地呼吸」之勢。至於歡迎這兩位「馬褂」的「豪紳們」，除了「中共駐渝辦事處」的共黨幹部、重慶「新華日報」的編輯記者、重慶的左傾文化工作者，還有誰？

這個曾被魯迅視作諍友的胡風，當他看出共黨利用魯迅作幌子的內幕，內心當然討厭。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胡風在重慶向朋友寫信說：

「後天有紀念會（按魯迅死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放註），但這照例對我是災難，那些諸公合伙紀念死人，無聊之至。」

必須指出：早在一九三七年魯迅死亡一週年時，毛澤東就在延安「陝北公學」，稱讚魯迅「有政治遠見」、「有鬭爭精神」，他指使共產黨員「學習魯迅精神，把它帶到全國各地的抗戰隊伍中去使用。」既然胡風是魯迅最親近的朋友，也是共黨的同路人，為什麼紀念魯迅忌辰，胡風認為是一種「災難」？為什麼跟「那些諸公合伙紀念死人」，他又覺得「無聊之至」？

從這段史實來看：胡風固然恃才傲物，不太合羣；但胡風有堅持眞理的執着性格，這是他最可貴的品質。他在抗戰期間，住在武漢、重慶，雖然他早年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而且在上海成立「左翼作家聯盟」期間，反政府活動非常激烈，可是中國國民黨絲毫沒有干涉他。他可以自由地談話、寫作或旅行——對胡風如此，對郭沫若、臧克家、田漢、曹禺、艾蕪等共黨「同路人」都是如此。

胡風原名張光人，又名張光瑩、谷非。湖北蘄春縣人，日本留學生。據一九五四年從九江投奔台灣的青年作家劍聲，曾向我談過他對胡風的印象以及和胡風交往的情況。

劍聲是一九四九年共黨成立政權後成名的青年作家。他時常在「中國青年」、「新觀察」、「長江文藝」發表雜文，並且兼任「長江文藝」駐九江「文藝通訊員」。一九五〇年七月，劍聲曾參加了中共「華東人民文藝工作者大會」，會址是在浙江杭州西湖邊的「蔣莊」，該地濱臨「柳浪聞鶯」。開完了會，「長江文藝」主編于黑丁興奮地對劍聲說：「胡風同志想見見你，他對你寫的散文非常讚賞。」當時劍聲聽了這個消息，眞有受寵若驚之感。他立刻搭火車去了上海。後來由一個「上海作協」的幹部，帶着他到西藏路去見胡風。

在西藏路一個院子裏，劍聲發現花棚架下有一個胖子在睡午覺。那人身打赤膊，左肩上搭着一條大花巾，下身穿着一條白紡綢的花條短褲，手裏拿着一把大蒲扇。那個「上海作協」的幹部喚醒了他，他挺着肚皮站起來，短褲頭掉在肚臍下面，哈哈笑了起來。

劍聲初見胡風，心情有點膽怯、緊張。這是年青人初見名作家的敬畏心理。他向胡風鞠了躬。自我介紹。

胡風用手摸着下巴。他那兩腮剛刮過，現出一片青色的鬚根。他張大了嘴，露出不甚整齊的牙齒，呵呵的笑着，滿臉的肉在輕微顫動：「我沒想到劍聲同志這麼年輕呀！噢，有十幾歲了？眞是中國最年青的天才！……請屋裏坐，屋裏坐……」

進屋以後，胡風和劍聲談了一些寫作和生活情況。胡風熱情地說：「我很高興看到你這個小鬼。你叫我胡同志好了，有什麼事或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時寫信來，或者告訴于同志（于黑丁）轉告我就行了。」他們談了半小時，胡風又請劍聲到虹口附近的「人民飯店」吃飯。飯後，胡風叮囑陪同來的那名「上海作協」的幹部，把劍聲送回四川路「第七招待所」。

他們分手以後，劍聲返回了九江。不久，他收到胡風寄來的毛筆大字寫的條屏，上面寫着：

天地在運行，萬物皆備於我

給劍聲同志

胡風

從劍聲對胡風的印象中，可以看出胡風是一個很熱情的作家。難怪他的知己文友那麼多。像路翎、阿壠、羅洛、張中曉、耿庸、劉雪葦、牛漢、綠原、謝韜、蘆甸、歐陽莊……那想到後來「胡風事件」發生，他的這些知友也成了「胡風反革命集團」呢？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共軍渡過了長江。僅隔了不到一個月——五月十三日，胡風已經嘗到鐵幕的陰森氣息，流露出「誤上賊船」的苦悶情緒了。他給路翎寫信發牢騷說：「文藝這領域，籠罩着絕大的苦悶。許多人等於帶上了枷，經常是怕挨打的存在着望普遍存在。小媳婦一樣，經常是怕挨打的存在着。」不久，胡風曾去了一次東北，大概是隨同文藝作家參觀團去的吧。他寫的一冊「和新人們在一起」，收了十多篇特寫、隨筆之類的散文，寫東北的礦廠情況、工人模範事蹟、和一些謳歌「社會主義社會」的新見聞。我們仔細去看，從字裏行間，可以窺出胡風執筆時的心情，是何等矛盾啊！儘管他也呼口號——爲那個把他「上了枷」的新政權呼口號，但是胡風是咬着牙齒呼口號，噙着淚水呼口號，他呼叫得多麼勉強啊！

從一九四九年秋天，胡風到北平後，看他給朋友函件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生活一斑：

昨天金山來。他是青年劇院副院長。廖志承院長希望你來青年劇院，不受拘束，就是劇本由他們首演。……他們肩膀大……我想這倒是一個適宜地方。在外地和小耗子們纏，實在吃力，倒不如到這裏來爲好。（致路翎）

這殭屍統治的文壇，我甚至感覺得給它們發表了都不愉快。

但我在磨我的劍，窺測方向，到我看準了的時候，我願意割下我的頭顱擲出去，把那個髒臭的鐵壁擊碎的。（致牛漢）

被當作了「圖騰」的小冊子，這是現在最困難的問題。問題不一定是它本身有這大關係，而是一些低能兼惡意者變本加厲的做法。例如：「觀察、體驗、研究、分析」這說法，稍有人心者就應該抓住「體驗」去提出問題，發展下去，而他們的做法

卻完全相反。這就做成功了一些亂七八糟的皂隸式的機械主義，耀武揚威，把現實主義底生機悶死了，尤其是對於青年的無名作者。形勢又加強了這一大結：那些「批評家」都是當權者，別人哼都不敢哼，任何從實際出發的要求都要心驚膽戰地給壓下去。這樣一來，還不會枯萎下去麼？

我想，你不要因爲那就不寫了。當然，字面上不要去碰它，可能的地方還要順着它，如我在「路」所做的。但當然，寫作品，就更不必管它了，雖然現在在他們刊物上發表是困難得很的。不要停止工作，我以爲這是最主要的。路，只有從人民深處的要求走出來，在強盜和騙子羣中走出來，忍辱負重地走出來，否則是沒有辦法的。（致張中曉）

從胡風給張中曉這一封信中，可以看出胡風對毛澤東的「講話」，不但持相反的見解，而且堅決反對。同時，胡風爲了文藝作家的創作苦悶，新起的作家不能抬頭，對於那些掌管毛澤東文藝政策的「馬褂」（胡風語）——周揚之流，更爲仇視。

一九五四年，胡風在北平召集了綠原、謝韜、另外有天津的阿壠、蘆甸，南京的歐陽莊等作家朋友開會。他們準備寫一篇陳情書，送往中共中央。討論之後，胡風又將這篇報告的題綱，分別寫給未參加開會的朋友，徵求意見。然後由胡風執筆寫出這篇長達三十萬字的陳情書——「關於幾個理論性問題的說明材料」。

從事實分析，胡風這種公開徵求作家朋友意見，公開上書中共中央，是一種光明磊落的行爲。既然中共早已喊出「民主集中」的口號，胡風代表一部份文藝作家的意見反映，毛澤東應該接納它。如果說的對，就該改正；如果說的不對，也應該交待主管文藝政策的幹部，向胡風解答說明。這是古今中外的帝王領導階層處理「陳情書」的常理。可是，胡風這篇報告送到了中共中央，卻惹下了殺身之禍。

這篇報告曾指出毛澤東的「講話」，是加在文藝工作者頭上的「五把刀子」：

第一把刀——以共產主義世界觀作爲文藝的目標。

第二把刀——強制作家深入工農兵行列生活。

第三把刀——強制文藝作家改造思想。

第四把刀——強制提倡通俗的民族形式。

第五把刀——黨過份干涉文藝作家創作活動。

胡風提出黨（中共）組織刊物（如人民文學、中國青年、文藝報等）停辦，由作家代替，作家並有自由處理編務。

當時主管共黨文藝的文化部副部長周揚，首先攻擊胡風的這篇意見書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文藝綱領。」

到了次年（一九五五）五月十三日到六月十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六月十日發表了批判性的「社論」，同時還強迫胡風發表了「我的自我批判」。

最可笑的，毛澤東親自寫了「按語」，來批判胡風：

「……胡風所說的『強迫人』是指壓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們確實膽戰心驚，感到『小媳婦一樣，經常的怕挨打，咳一聲都有人錄音』。我們認爲這也是極大的好事。……」

接着，六月十日毛澤東又親自寫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的按語」。你看，對待一些手無寸鐵的文藝作家，而這些作家還是爲共黨流血流汗的，毛澤東卻說出這麼陰狠刻薄的話：

「……總之，他們總是在研究對付我們的策略，『窺測方向』以求一逞。有時他們會『裝死躺下』，等待時機『反攻過去』，他們有長期的階級鬥爭經驗，他們會做各種形式的鬥爭——合法的鬥爭和非法的鬥爭。

「我們革命黨人必須懂得他這一套，必須研究他們的策略，以便戰勝他們。切切不可書生氣十足，把複雜的階級鬥爭看得太簡單了。」

胡風被公審以後，迄今生死未卜。胡風被公審的紀錄影片，曾在大陸各地放映過，作爲教育人民羣眾的活材料。據看過影片的說，胡風雙手被細縛着押上台子，向人民「認罪」，台下羣眾高呼口號。如果胡風尚在人間，他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

（轉載「中國大陸研究」）

江南啼痕錄

（二十八）

請徵集擔架床，趕快救護。余華生也隨卽報告：博濟橋方面也有排長一人受傷，班長一人陣亡，士兵十二人給飛機炸傷，戰工團女看護長玉梨魂爲敵機掃射，身受重傷，所有受傷者已在冲渡由救護組擔架隊運回臨時醫院，特趕來報告。玉梨魂身受重傷的消息，恰似晴天霹靂，向我的頭上劈下來。便埋怨他說：「我已再三叮囑過你，玉梨魂環境特殊，責任太大，不要讓她到前線來，爲什麼這末的疏忽，以致出事？」余華生向我解釋道：「前線炮聲一响，我便要她座鎭臨時醫院，以便應付收容傷兵，目的在求羈留她在後方，不給她跑到火線來。怎知戰事到了最劇烈的時候，後方便盛傳宓主任在前線受了重傷，這時玉梨魂看護長一聽到這項消息，便按不住情緒，馬上領了擔架隊，跑到冲渡的漁樂祖祠——救護組臨時辦事處。我一見她來，像落鍋螞蟻的急，問她爲什麼不座鎭臨時醫院，幹嗎要跑到火線來？她說主任受傷了，我們還能袖手旁觀嗎？她這一說，我才知道後方竟有謠傳，乃向她解釋宓主任是到犀岡動員壯丁，絕無受傷的事實，勸她不要衝動，請她趕快返回臨時醫院，因傷兵要陸續運回醫院，緊急救護，要她指揮護理工作。她以爲我是編事遮瞞，不肯回去，堅持要見過宓主任眞的沒事才回去。」余華生說到這裏，空氣登時像凝結了，壓得我不能呼吸。他繼續說：「她沉吟了一會，便說宓主任既在犀岡，要到犀岡看個明白。這時，敵軍的山炮和飛機，都以交杯山和犀岡之間爲目標，企圖打擊我軍的增援犀岡。如果穿過熾烈的炮火，奔往犀岡，無異和死神開玩笑，乃極力阻止她的行動，怎知她乘着我忙於分配擔架床，趕運傷兵時，一個人便溜走了。當我發覺追去時，她正奔過交杯山脚，恰有一架敵機兜頭而來，發現了她，密襲的機槍，眼見她滾下田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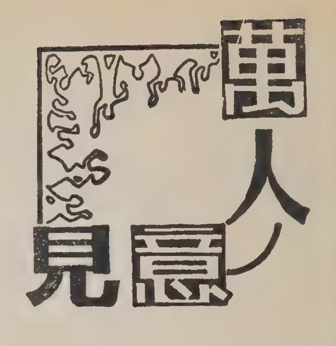
我越聽越呆，像失了知覺，及神智回復時，一股傷感直襲心靈，如果玉梨魂萬一不幸，則「伯仁由我而死」，將是我的負欠。猛然醒起我要趕回去，盡一切的力量去救治她。便請周福主持此間戰場的善後，同時請馬棠趕快徵集床板、竹槓、痲繩、派壯丁火速抬李排長和傷兵到博文學校的臨時醫院。並再三致謝馬棠的拔刀相助。付托了重要的事之後，便偕余華生拔脚便跑，途中遇上了慰勞隊發動各鄉勞軍，一擔擔的粥、還有酒、有金豬，由慰勞隊長梁紹權率領，浩浩蕩蕩的向冲渡進發。我便吩咐梁紹權要會同譚大隊長先晉見周司令，請示接受各鄉慰勞的單位，不可擅作主張，以免不周。然後再一口氣跑往博文學校。但我一入校門，便覺挺不對勁，只見救護隊的女看護——博文學校的女教員，玉梨魂的同事，個個眼紅紅的，我不暇細問，直奔上二樓的臨時醫院，軍醫主任一見我面，便搖搖頭，指指西邊一張病床，我撲過去一看，玉梨魂直挺挺的躺着，身上蓋着一塊白布，頭露外面，面色蒼白，氣息微弱，像有氣出沒氣入的樣子，兩目緊閉，余華生站到床頭，低呼一聲梨魂！玉梨魂很吃力的睜開無神的眼，看看余華生便又瞌上了眼，在眼眶流下兩顆淚珠，口唇微掀，卻說不出話來。一剎兒，再睜開眼皮，我急上前叫聲玉看護長，她精神像受了振奮，更睜大了些呆呆的眼，看眞了我，便又瞌上了眼皮，但蒼白的臉上，卻掛上了一些笑容，大概是欣幸我的無恙歸來。垂死的微笑，有說不盡的千言萬語！

我請軍醫主任盡最大的努力，救治這個殉國的未亡人。但軍醫主任卻擺擺手，對我說玉梨魂是胸部連中兩彈，貫通肺葉，穿背而出；腹部又中一槍，彈留腹腔，三處傷口，均大量出血，又因運回醫院，缺乏血漿，卽使有同型的血，也缺乏輸血儀器，無法實施。且玉梨魂已有高熱，極可能由於腹部受傷，腸部爲子彈所穿，穢物溢出腹腔而造成腹膜炎。幾處的致命傷，怕是回天乏術。世上最慘的事，莫過於續命無方，眼前欲想盡辦法去搶救的人，卻難求靈藥，束手無策；一個不能讓她死去的人，卻眼睜睜的任死神攫去。這時，戰工團同人知道這個消息，眞是流淚眼看流淚人；而我，則斷腸人對斷腸人。後來，發覺玉梨魂的笑容沒有消失過，很像極滿意濺血沙場的歸宿。我漸漸了解玉梨魂的心情，玉梨魂知丈夫殉國，極欲隨夫於地下，可是上有翁姑，下有孤兒，使她不能放下責任。及歐陽馨寧已漸長成，殉夫的決心，與日俱增。後來，與我戰地重逢，她的心湖中起了漣漪，萌茁另一縷情絲。結果，希望又落空了，消極的人生觀，又在她的腦海汹湧。劇戰之後，她見到我無恙歸來之後，在人間最後的掛慮也消除了，求仁得仁，乃露出心靈快慰的微笑。

但她上有白髮的翁姑，下有青年的愛子，她不能遽棄人間，放下責任。在我的敦促下，軍醫主任雖盡了他的醫術，可是，這時盤尼西林還是奇罕的寶貴藥品，一般野戰醫院還未有資格使用，何況「游雜」部隊的臨時醫院，只靠胺璜劑來施救。惜乎她流血過多，加以腹膜炎的嚴重，於軍士騰欣祝捷，慰勞隊演出街頭劇之後，在我和余華生侍伴床邊，救護隊男女同志環繞之下，玉梨魂便悄悄的離開人間。這時，夜深沉，突然夏雨蕭蕭，敲窗滴瀝，哀悼這個孤鸞寡鵠的逝世！

這個面如滿月，和玉梨魂一模一樣的婦人出現我的身旁，怎不令我驚愕。由於我一臉惶惑，掙扎而起的神態，竟引起這個陌生女性的留心，多看我幾眼，當我的神智恢復時，我才知自己的錯覺，因爲這位女性雖酷似玉梨魂，但眉宇間沒有玉梨魂那股秀麗，也欠缺玉梨魂那種娟美的神韻，我是把馮京作馬涼，暗叫慚愧，只得向她微笑點頭，以掩窘態。她很大方的點頭和我招呼，問我是往那裏，我隨口說是去羅定。

宓琴



孔夫子也捨不得臘肉乾 文憑教師豈可不講銀紙

對老萬「職業尊嚴」一文的辯覆

萬人傑先生：

假如你認為牛馬集的立場是公正的話，請把本函刊登集內，以對你所寫的「職業尊嚴」一文辯覆。

有些人對教師存有成見，認為教師必須是面頰清癯、衣服補綻、哈腰聳肩的酸秀才。他們不能談及金錢，因為孔夫子也只言「束脩」；教師命定是寒苦的，那樣才能表示清高。只要東翁高興時，教師的清湯中加那末塊肥肉片，便得要喝得嘖嘖有聲，表示感激，而且不要措嘴，以示油水充足；倘若像馮煖那樣彈鋏唱起「食無魚」，那些緊貼在東翁身旁的幫閑，能不捲袖戟指大罵：「嘿！東翁對你還不恩深義厚，還敢說要這要那？不像話，不像話！喪失教師身份！賤格！」

這些人為什麼不批評孔夫子連那幾片臘肉乾也捨不得放棄？既然學生家境貧寒，何不連這一丁子都免了費，一束臘肉現值不過是十來塊錢。難道孔夫子的要求，竟是這樣「廉價」？孔夫子的確認為教師的尊嚴，就在這幾片乾肉上！即使家境貧苦的學生，只要他稍為表示尊師重道，孔夫子就「未嘗無誨」。

如果說職業尊嚴跟經濟關係毫不相干，在香港社會中是騙人的話。萬先生說一篇牛馬集價值十二元，假如老編說要把牛馬集地盤公開，鄙人寫的可值十五元，萬先生寫的值十元，不知萬先生會不會一聲不響地繼續他影響讀者的偉大工作？還是起碼要問清理由？因為受到無理的歧視到底對自己尊嚴有損也。如果答覆的是「因為你寫稿的次數太多。」不知萬先生能否滿意這樣的解釋？

教師的職業當然不能與金錢無關，但如果尊嚴遇到不屬經濟方面的歧視，也不會牽涉到銀紙；但牽涉到銀紙方面，也不能不勉強地、難過地就這個問題提出反駁。文憑教師等候了兩年多，這種忍耐表示出最近的反對是由於被迫而引起的反應態度。

政府對文憑教師所加的薪給，何以要比同學歷（甚至較淺）的公務員要較低？文憑教師所反對的就是這一點，並不是七十五元到二百元的問題。關於這些解釋，已在許多公開報導中提及，並且指出影響到教育方面人材的吸收，也妨礙到教育質素和發展；是維護神聖的尊嚴，不單是教師的尊嚴。政府自知理屈，所以含混其詞；萬先生或許忙着爬格子，而輕易中了政府孤立問題的妙計，於是義憤填膺，痛罵文憑教師的尊嚴「廉價」！愈大的僱主，愈希望所用的僱員廉價，於是勞工廉價、教師廉價，香港值得漲價的，除地皮外，還有那些？

至於說恐怕由於文憑教師的影響，引起各級公務員競求加薪，會加重納稅人的負擔。請問要求加薪是不是首先由教師發動？抑或只要教師把合理要求再拖延多幾年而噤不作聲，全體公務員都不會因生活指數飛漲而提出加薪？萬先生認為犧牲一群文憑教師的福利，拖慢了教育的發展，比加重納稅人負擔是微不足道的，那麼何不犧牲全體公務人員使納稅人負擔更加減輕，不還更徹底嗎？政府就常用納稅人的高帽子來掩飾每年政費盈餘（也是納稅人的）的處理。又更奇怪的是某一些掌握輿論的知識分子，對

這方面卻毫不在乎！卻把矛頭指向教師，視同仇敵。

由於要教師「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的觀點，難怪有某報系的名士公開提議文憑教師應與私校教師看齊了！他大概認爲私校教師所受的可恥待遇是天經地義的，何況「識時務者爲俊傑」，政府死按着腰包不肯津貼私校小學教師，任你「有筆如鎗」，也不能動搖分毫，何必做這吃力不討好的工夫；而政府對文憑教師已翻起白眼，從旁推他們一把。也許獲得龍心大悅，好處儘多着哩！這位老先生大概最近才到達香港，不曉得（或故意不理會）由於適齡入學兒兒暴增，一九五〇年後蒙政府的「恩典」，把私校教師提拔入教師訓練班，使文憑教師人數大增。何以政府不依私校待遇聘請曾受訓的文憑教師？因爲若不如是便不能吸收人材。倘若再把由師範學院畢業的教師待遇降到私校的水平，請看將來投考師範學院的情況如何？教育司署過去將小學教育制度五年、六年、特別中一地亂改，結果愈來愈糟，證明只憑坐皋比者的決定，並不是金科玉律。大凡勞資雙方關於待遇的談判，資方一定要將勞方的重要性，詆譭至一錢不值，而且更製造出種種口實，打擊勞方。但參與談論，尤其與公共傳播事業有影響者，卻不應偏袒資方的立場，而攻擊勞方。萬先生文筆雄健，倘能捐棄成見，重行細加析論，幸甚！

文憑教師黎牛上三月三日

觀「文憑教師」標語有感

嚴正

三月一日報載：灣仔軒尼詩道官立小學牆上，貼了不少標語，支持文憑教師要求加薪，其中有一張寫着：「苦候兩年，是可忍熟不可忍。」欣賞完這張出自「全桶水」「文憑教師」手筆的「錯體」大字報，令我詩興大發，於是爰筆疾書成二絕，貼諸壁間，以示響應。

其一

「孰」「熟」竟不分，
只會要加薪。
標語寫別字，
如何去教人。

其二

苦候兩年是可忍，
只有「熟」字不可忍。
如此教師有文憑，
孰可忍是不可忍！

私校教師生活要改善 但不該打擊文憑教師

萬人傑先生：

終於看到先生對我們較爲持平的看法，謝謝您！

我們之中的確有些脾氣不好的傢伙，如果他們曾經或將來有得罪您的地方，還希見諒，一笑置之可也。大人有大量。

先生的文章其影响力比之社論要大得多，我每天看先生的文章，卻從來沒有注意過社論。

的確，同等學歷不一定要有同等待遇，但請看下面的一個事實：

一個在中學教理化的文憑教師，他的薪水卻不及他的助手——實驗室助理（附上小冊子一本，請看第五頁資料）。您認爲這是公平的嗎？

其實政府何嘗不知道這是不公平的，祇是因爲教師佔公務員的最大多數，怕影响他的庫存罷了。

至於工作時間問題，首先要指出的，所有政府中學都是全日上課的，而部分官小，以及不久的將來，大部分官小將改爲全日上課，再不是所謂「半日工作」了。而目前的「半日工作」也祇是表面現象，教師上課時間每天足五小時，要站在那裏不停聲的喊五小時，也不是輕鬆的事。很多教師全星期祇有兩節休息，回家又要備課、改簿、家庭訪問（部分懶的當然例外，其實行行都有勤惰，不少政府機關坐辦公室的女職員，織毛衫、看雜誌度日而已），一個稍爲勤力一點的教師，工作時間是往往超過八小時的。

您關心私校的教師薪給問題，我們做文憑教師的何嘗不關心？他們很多是我們的老師，我們對他們敬重還來不及，怎會如您所說的「可能」鄙視他們呢？可是他們的僱主以及僱用條件和我們不同，我們要跟他們聯合在一起爭取合理待遇，暫有還有困難。但我相信：總有這樣的一天！其實私校教師誰不想改善待遇，祇是他們怕影响飯碗，啞子吃黃蓮，有寃無路訴罷了。

萬先生，請您多替私校教師爭取合理的待遇，但也請勿打擊我們，我們失敗了，私校教師想成功就更加難了。

至於罷課問題，我們文憑教師誰也不願見到眞的成爲事實，可是如政府堅不讓步時，我們還有什麼武器呢？我們總不能學左派那麼去「菠蘿」吧！

希望能得到您的同情、支持和指示！

您的長期讀者寫過信給您的文憑教師（三月八日）

執鞭完全講人事　朝裏沒人難升官

內地院校畢業者被歧視　香港教育當局黑幕重重

萬先生：

恕我們冒昧，煩勞賜予一分鐘時間來聽聽我們的苦訴。原本我們是抱着忍氣吞聲的態度來靜待其變，但由於最近您屢在牛馬集中對教師們做出種種攻擊，已使我們苦上加苦。因此，迫不得已而才出此，向您解釋一番。事實上，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未徹底了解實情之前，任何人都很易忽畧事實，給予錯誤的判斷。現在我們所爭取的是「同等資歷，應有同等薪級」，政府對此從未有過適當的解釋，僅謂端視師範訓練程度而定，並認爲教師責任不重，假期多，職位並不缺乏等敷衍以對，這無疑是對教育與教師的尊嚴完全扼殺，更何況教師的薪級在兩年前已被當局壓低，且更毫無理由的忽命停止升級達兩年之久！我們所堅持的立場爲當局歧視教師的專業地位，並非爲了那七十五元。您是報界知名人士，對教署內幕之黑暗與污穢當然無從得知，故而不明眞相，才對教師諸多責難。

我們這一羣多是國內著名大學或師範大學畢業（港府不承認國內大學之學位，向被歧視，卽使選取亦被貶爲C·M·級）及師範學院兩年制畢業，同時，均曾有二十年左右之教學經驗者。自開始被派爲C·M·級以來，雖經此將近二十年之忠誠服務後，成績可嘉，被認爲足夠資格升級，仍被迫留在C·M·級，年復一年，不允提升。原因是教署爲討好政府，縮減教育支出，不得不出此下策來欺壓C·M·級的教師，且副校長及校長職位多被「現管」的「現官」親友們所佔據，似我等非親非友，更不齒托大腳行爲者，只好將眼淚倒流，逆來順受，將希望寄托來年。誰知如今新薪制卽將施行，則升級制慘遭取消，教師前途，將被埋葬，卽使有滿懷大志，再無機會以展其才，能不令人痛心！當局如此兒戲教育，愚弄教師，不斷施以精神虐待，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才激起公憤，起而力爭，難道這又是不合理？且教署選拔升級者也從未公平過！去年爲最後一次升級，爲了提拔他們自己人，而將年資淺者提升，年資深者仍被推出門外。國內大學畢業者卽使得到碩士也是枉然，他們選拔的不但都是港地師範生，而且必是自己人！多少悲怨，幾許痛苦，豈筆墨能形容？又豈是賢明如先生者所能想像得到？而且被提升者並非學歷或能力勝過未升級者，事實上，多少副校長及校長之才能並不高明，而常令人失望，只因其人事關係所致，正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耳，夫復何言？因此我們正力爭的是「同資歷同薪級」並不爲過，先生，您以爲然否？

至於我們對私校教師，本是同根生，原屬一家人，只有同情與幫助，決不會無禮與輕視。所有一切不合理的措施與不公平的待遇，均係錯在當局，而非我等之過。況且我們如能爭回權益，則私校教師必獲改善無疑，實有利無害，何樂而不爲？

我等素慕　先生古道熱腸，言論公正，向爲我等所愛戴，更爲您的忠實讀者。教師良莠不齊，正同其他工作人員一樣，有好有壞。年輕之輩，修養欠佳，得罪之處，尙祈原諒是幸。現我等眼見前途將被斷送，正感前路茫茫，心兒徬徨，苦不堪言！卽使錯字連篇，亦情有所原，我們需要的是友愛，是幫助，而不是靠害，自古不平則鳴，先生以爲然否？

一羣被壓迫與受損害者敬啓

（三月六號）

讀者勸文憑教師除下標語
冷靜地找出折衷解決辦法

萬人傑先生：

閱報得悉那些教師們爲了薪級問題，叫着罷課爲要脅，眞使有子女在求學階段的我們莫大反感！其實，他們一開始就引用着錯誤的口號，他們此舉，不特得不到社會大多數人的同情，且足以招致人們對彼等更表不滿！

其實，事情很簡單，既然說到「士可殺不可辱」，及聲聲以「尊嚴」爲重，那就索性棄之不幹好了。「五斗米折腰」，古人恥而不爲，更何況「尊嚴」受到傷害？（不！「尊嚴」其實從未損及半分！有者，就是他們牽強的想法。）況當局更未與簽訂任何合約，本來就是可以合則來，不合則去，絕無勉強成份。

讀書人，應明理，更何況爲人師表的博學之士？所以，我奉勸那些擬採「罷課」行動的教師們能多想想，絕不應選擇這魯莽行動！那才會得人同情，及得人尊敬。且現社會把他們視爲羨慕對象的人仍很多，能做他們這職業的也大不乏人！坦白說，祇看他們的標語，要我付出月薪八百元我仍要考慮。「同工」，這名詞就是這班讀了十多二十年書的人想出來的，通嗎？恰當嗎？把作育英才的師長地位而擬於「工」，可謂比之不倫！況小學師資更不是了不起的專業人才，假如當局爲了應急，我敢說，那不過是指顧間可解決的事。即使由八百元至一千二百元之薪給，也不愁沒人做。所以，我敢請教師們能與當局合作，採取可行的辦法，那才不失爲明智之舉，「尊嚴」兩字才不致受到損害！

張貼標語，可說是他們的恥辱，在我未見標語時，一向都以爲他們是一班很優秀的人，但每看標語一次，「這些教師？」的念頭不禁悠然而生！所以，奉勸教師們道行要高潔，否則，眞正的「尊嚴」就受到侮辱！

他們祇知站在自己立場說話，不知當局凡百措施，必須兼顧全面，其中涉及之廣，自不會如他們加薪的想像那末簡單。「金剛怒目」應從養氣下功夫，恕以待人，學者應爾！請快把標語除下，冷靜點找出折衷辦法，天下事，尙可爲！他們是幸福的！對嗎？

敬祝

文祺

讀者尙義敬上七三年三月九日

全港各種教師
應來一次「大會考」
有眞才實學者才應拿高薪

萬人傑先生台鑒：

三月五日星晚牛馬集大作「錯體標語」，文憑教師大字報將「孰」字寫成「熟」字，鄙人認爲不出奇。因爲他們根本爲銀紙而當教師，不是爲教育而做教師，唸了兩年師範，得了文憑，就拿到鐵飯碗，對他人之子弟，甚至自己之子弟的教育，相信他們全不在乎。試看連年官立小學學位，不是有許多空缺嗎？港民情願將子弟送往昂費學校，不送往免費官小，此無他，免誤下一代耳。

港府每年付出龐大金錢，養此班「鐵飯碗」文憑教師，但對香港青年教育，毫無改善。我認爲港府應來一個大檢討，面對現實，應將以前之天台教師、私校教師與現在之所謂文憑教師來一個「大會考」，及格者就是文憑教師，這才對得住香港納稅人。

有一件千眞萬確的事實：十幾年前有一友人，是一個洋服店職員，月薪三百元。他憑親友是官校教師，神通廣大，得到一紙假文憑，居然當其官小圖畫教師。當時月薪七百多元。試想一個全無經驗「得此職後才學圖畫」的人，亦可當其官小教師，相信社會人士亦嘆香港教育太兒戲。

每月支百多元之教授、天台教師、私校教師亦嘆生不逢時。現文憑教師爲爭取每月增薪七十五元，搞到罷課、貼大字報、集體請願，還要罷教，此舉爲「尊嚴」乎？我看他們近來因打蔴雀太多、玩女人太多、炒股票太多、收租太多，冲昏頭腦，簡直是一群腐朽的教師，香港教育騙子。口口聲聲，罷教罷教，請你們三思，否則到頭來你們的肚皮無米，那有尊嚴可言？

日侵難民上（三月六日晚）

如此立委 只求私利

蔣經國院長就職一年多來，逐步改革行政，整頓吏治，兌現其在就職時所開出之支票——一切施政當以人民之利益爲第一。值得慶幸！

為了工商業之飛躍，為了旅遊事業之蓬勃，我們主張政府對短期赴台的觀光者，應儘量予以方便，不要再用出入境證辦法，應以旅遊簽證代替之。

三月三日據內政部部長表示：台省出入境證辦法再予簡化一節，可以改為就地覓保，時空雖則稍異，而覓保求人則一，吾人仍覺得如此辦法，畏首畏尾，並未給人民眞正方便。

更有甚者，一名代表港澳新聞文化界之所謂僑選立法委員，不曾為選民利益有何表現，卻已爭起私利來，要求政府規定所謂僑選立委，應規定可為當然之保證人。立委何其忠貞，何其架勢，吾輩小民，始終被政府視為可嫌可疑人物。

筆者旅港二十三年，從未聞該立委之名，究不知是何家報紙雜誌主持人。當然，筆者因條氣唔順，不會申請台灣旅遊，自知與該立委素無淵源，他也決不肯為我作保證人，而我也不會去求他。不過倒頗想知道他的一些經歷而已。

（徐平）

討好教師為了拉票

準議員品格低得很

今屆選舉反應冷落大有道理

萬人傑先生：

客套話不說，茲將本人對最近兩件大事之見地提供參考。

關於文憑教師爭取待遇之「三部曲」行動，其過份處正如牛馬集淋漓盡致之批評，除先生所提值得評議各點外，本人尚以為教師為人師表，應為學生榜樣。今竟以怠工、罷教要脅，實感有辱師門，令人不齒。

第二件事是市政局民選議員投票之冷淡，本來此玩意在目前之規模實屬可有可無，投票與否，原無大意義，惟本人往常希望民主政制在香港逐漸發展之旨，歷次皆有參加投票，聊表贊助民主制度之意向。惟今年各競選議員為爭取文憑教師選票，不惜違背良知，支持文憑教師之行動，致令本人無法投彼等神聖一票，而未參加投票。相信同此心理者大有人在，因而造成此次投票特別冷淡，未知先生看法如何。

本人以為文憑教師在三萬餘選民中所佔之比重確是不少，但以為民喉舌自命之準議員，必須具有不趨炎附勢之清高品格，寧可不當選，亦不說違心話才是。況且彼等亦應估量沉默大多數之力量，假如候選議員中有一、二人能對此次文憑教師事件說幾句如先生所提之公道話，（雖市政與教育無關，但可見到競選人之品德）使沉默之大多數有投票對象，相信前往投票者必會超出往年，不致如今年之冷落。

讀者吳文德啓

（一九七三年三月七日）

看標語有感

用字應斟酌

萬先生：

你是半桶水，我是「牛奶嘜」——容水量比半桶更少，所以，有不通的地方，還請不吝郢正！

看了教師們兩則標語更有所感；

「備受愚弄，遂使夫子金剛怒目，諸多哄騙，難求秀士菩薩低眉！」

「夫子」、「秀士」，用得俱見肉麻而贅，削而去之，穩得多矣，高見以為然否？

「一念之慳，忍命萬千寒士遭困阨；百般愚弄，遂使百年大業墮危途。」

「命」字不妥，用「令」為佳，「墮」亦改用「陷」字較切。

以下俚句，並附以博一粲。

怒目金剛稱秀士，
低眉菩薩是夫子，
教師地位擬工人；
所謂尊嚴亦已矣！

——讀者上

文憑教師被寵壞了 行爲卑鄙有失尊嚴

萬先生：

恕不客套，因爲我恐防你受了全桶水的一面之詞，搞不清這件事，就會轉移了牛馬集讀者的觀感了。

一、加薪：

官小教師說：「七一年度調整薪金，所有公務員都獲得加薪，惟獨官校教師沒有。」

事實是由初級文員起至二千七百五十元，除了部份特殊職業外，大多數是加由4－7%，而官小教師由一千一百元加至一千一百七十五元不是加得差不多嗎？豈能對市民說政府獨不加薪給教師呢？

二、答覆：

官小教師說：「政府拖延兩年不答覆。」

實在政府早已答覆了，就是由一千一百元加至一千一百七十五元，並不是他們所要求的一千二百五十元，不答應再加就算是不答覆嗎？

三、資格：

同等資格不同待遇，是教育司署內部的升級制度，雖然是不公平，這是官校教師早已知道，早就應該發起爭取公平升級機會，不應將加薪混在一起。其實要爭取平等待遇的應該是私校教師，官校教師不只未爲私校教師出過一點力，而且常常歧視他們。

高薪的官小教師的工作態度，大家都知道，更不要說教育下一代的高調了，所以官校教師的兒女就不會在官小讀書。

四、起點：

現在政府訂定官小教師的薪金起點一千一百七十五元，教師們說：「現在百物騰貴，這樣少的薪金不夠生活。」那麼幾多才夠呢？其他的行業又如何呢？

其實中學畢業加兩年師範（以前一年），算得什麼專業訓練？一千一百七十五元已經是天之驕子了。例如在工專捱了三年畢業的（不敢自稱專業），入工務局做工程助理，只有六百五十元又如何比較呢？

五、頂點：

官小教師說：「三十歲就到了加薪頂點，以後怎樣教書？」眞是莫名其妙，難道無限制地加上去嗎？任何一種職業都有加薪頂點，要想增加薪金就要勤奮工作來博取升級。

六、歧視：

官小教師又說受到歧視，其實受政府過份重視，所以縱壞了。例如那些官校，除了部份是十多年前開辦的沒有停車場外，其他近十年落成的官立學校，都有停車場，其他政府機關的高級官員有嗎？

外勤公務員是可以向政府貸款買車的，官小教師並不是外勤，因爲受重視，所以都可以貸款買車，其他的高級公務員有嗎？

七、腐朽的殖民地教育：

這問題不談更好，只要有政府再加七十五元給他們，就會放棄尊嚴地去做幫兇了。

此外還有很多有失尊嚴的行爲做出來，例如在鄭鏡彬樓下貼白抄，半夜打電話吵醒鄭鏡彬罵一頓，揭發簡寧的私生活，和對一些有關官員作人身攻擊，這都是六七年左仔的翻版。在津補小學裏每個小學生派一張表格，威脅學生家長簽字支持加薪，這種行爲，值得市民同情嗎？閣下有沒有聽過市民支持官小教師的言論？

先生：很對不起，這是我深愛牛馬集的情急之言，我看到了三月八日的牛馬集，所以忍不住要打搞你。

退職教師謹上（三月八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香港筆會同仁，在上星期，雅集於大埔之半春園，與會諸人，皆一時俊彥，或以文勝，或以詩名，或工書法，或嫻繪事，到會者，計有孟河名醫兼詩人費先生子彬伉儷，陳本幹卿教授、余少颿教授、王世昭詩書名家、徐泓、林仁超詩人，政論家張六師先生及夫人，大學校長熊式一先生，港大教授唐石霞女士，名作家潘柳黛女士，焦毅夫，岳騫先生及諸多友好，約計五十餘人，鄙人應邀，敬陪末座。

席間，陳本教授，取出近作，「中文大學詩聯班」，招飲賦謝，移贈筆會雅集，原稿交余欣賞。

中文大學嬉春會，出示筆會雅集同人

陳本

首書癸丑尊王筆，高會朋簪想晉風，

穀日卻宜初進酒，人生可覺似飛鴻，

偕遊難得青春伴，大笑應知上士雄，

省識當筵有眞意，論文最樂賞心同。

顧媚小姐畫展

陳本

(一) 南海明珠豈寂寥，輝輝卻好展元宵，

蒼茫天水分明見，一髮青山幾費描。

(二) 君事予友少昂兄有年，尤工山水。

山水清奇自有眞，橫波而後見斯人，

調脂弄粉都餘事，最羨毫端不着塵。

幹卿先生為嶺南詩學名家，造句清新，超脫凡俗，第一首「首書癸丑尊王筆，高會朋簪想晉風」，大刀濶斧，氣勢縱橫，金玉振聲，讀之可喜。贈顧媚畫家詩，「橫波而後見斯人」，是為佳句，明末有顧媚者，為秦淮四大美人之一，才情色藝，冠絕當時，嫁江左三大家，龔鼎孳，雅號橫波夫人，龔為鄙人小同鄉，曾見其畫像，才美無雙，併工繪事，與今日顧小姐，二人同名。橫波而後見斯人，用典最為佳妙。壇主評。

筆會雅集郊遊

唐石霞

一抹輕烟失翠微，踏青原為惜春暉，

和風吹遍東郊路，載得歡欣欵欵歸。

敬和唐石霞女士原玉

徐泓

靉靆烟林籠翠微，春遊曉霧隱朝暉，

羣賢雅集開新詠，對景舒懷盡樂歸。

敬和唐石霞女士原玉

趙湘琴

細雨輕塵上翠微，如烟曉霧隔晴暉，

鄉愁旅夢知多少？旗旆蒼茫客未歸。

唐石霞女士，工詩畫，清室貴胄，家學淵源，現執教香港大學，徐泓先生及趙湘琴女士所和，並皆佳作。壇主評。

春郊攬勝

林仁超

誰推畫轂絕囂塵？十里長風綠野新，

欲展青衿寬勝網，廣羅春色遍貽人。

臨將軍澳

林仁超

輕車聯袂遠尋梅，香霧橫斜叠徑開，

振臂高岡天海濶，萬山紅紫上衿來。

半園春郎景

林仁超

(一) 高低台殿綠痕斑，疏磬爐烟繞碧山，

幾樹仙桃花欲醉，且容春色半園閒。

(二) 曲曲蹊山隔野村，金扉紅區半春園，

艷陽髣髴憐春瘦，濃映香梅滿翠垣。

仁超先生，寄詩四首，囑鄙人唱和，僅遵雅命，依韻奉和。

筆會雅集郊遊，步仁超先生原韻

董力行

(一) 毛錐雅集出凡塵，春到郊原萬象新，

一笑相逢齊握手，滿堂教授共詩人。

(二) 歲首猶花嶺外梅，未遭霜雪自由開，

暗香喜放桃源界，洞口長封處士來。

(三) 染髮新奇鬢未斑，凭高怒目看殘山，

嶺南今日蘭亭集，筆會諸君不等閒。

鄙人每有宴會，必整衣冠，攬鏡自照，髮間白髮叢生，精神受到威脅，因購染髮藥水，徐徐塗之，不轉瞬間，綠鬢朱顏，翩然年少，哈哈一笑，攜犬登車，回思二十年前，政府播遷，方值盛年，到港以後，痛復國之無期，頻年悵望，念反攻之久待，未審何時？少壯虛捐，軍人老去！

(四) 大埔山溪越野村，繁花廟宇半春園，

神州板蕩無鷄犬，難得蠻疆有翠垣。

半春園在九龍大埔，沿小溪左轉，越過野村二三，即可到達，是日余携愛犬「黃耳」，同車赴會，園中計有五犬，見黃耳駕臨，認為侵犯領土，羣起尾隨，同行監視，中有一母犬，見黃耳英俊，搖尾親暱，意存愛慕，黃耳為表達好感，亦以鼻回嗅之，餘犬見狀大怒，誤認黃耳非禮，有黑色雄犬，竟向黃耳襲擊，黃耳轉身相迎，其聲嗚嗚，察其意，是為聲辯，責其帷薄不修，表示「非關我事」也，方將大戰，僧寺叱散諸犬，風波始得平息，古人所謂「萬物靜觀皆自得」，信哉斯言。

往事感懷

袁暘照

曾記當年受辱時，潛香苦淚只心知，

捱飢不解療飢術，積恨低吟洩恨詩，

國被蕩傾情未已，身雖罹刼志無移，

淒風冷雨深宵裏，俯瞰窗欄望義師。

逃亡十二年

前人

一脫樊籠十二春，偸生海畔負芳辰，

澆愁難啜杯中酒，顧影深憐刼後身，

終是勤勞堪創業，不因危慮便降秦，

任教世局多橫逆，獨秉丹心自臥薪。

心病微恙週年有感

梁積臣

奮鬬勤勞四十年，一朝心病臥窗前，

吉人幸可叨天相，有病方知健是仙。

萬人雜誌

(第二八三期)

校門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揭露中共「商談」的詭計…………每週評論
中共統戰號召和談是為了蘇聯台灣都可能「兜篤將軍」…………萬人傑
認識中國：口號式統一效果不大…柳以青
「立功」不能「贖罪」投降徒自取辱…………岳騫
港督府遊園賞花有所思…………王屯
身敗名裂者成功之道…………崔大川
共軍現況與今後動向…………丁潤如
波蘭農民擁有私人耕地…………高棠
股市閒話：假股票與假消息…………凌山
也談教師寫錯字…………遺珠閣
人海百態：啱啱過鐘…………萬人傑
「上海的早晨」風暴…………司徒海
談申江的「七煞街」…………林巽
哭吳靈子兄…………向晚
掛羊頭賣狗肉…………古鶴翔
勞動營與集中營的內幕…………胡養之

·萬人雜誌第二八三期目錄·

揭露中共「商談」的詭計…………每週評論 一
中共統戰號召和談是爲了
蘇聯台灣都可能「兜篤將軍」………萬人傑 二
認識中國：口號式統一效果不大…柳以青 四
「立功」不能「贖
罪」投降徒自取辱………………………岳騫 六
港督府遊園賞花有所思………………王屯 八
身敗名裂者成功之道………………霍大川 九
共軍現況與今後動向………………丁潤如 一〇
波蘭農民擁有私人耕地……………高棠 一一
股市閒話：假股票與假消息………凌山 一二
也談教師寫錯字……………………遺珠閣 一三
人海百態：啱啱過鐘………………萬人傑 一四
「上海的早晨」風暴………………司徒海 一五
談申江的「七煞街」……………………林巽 一六
哭吳靈子兄……………………………向晚 一六
掛羊頭賣狗肉………………………古鶴翔 一七
勞動營與集中營的內幕…………胡養之 一八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二〇
瘟君夢……………………………………岳騫 二一
老舍的死…………………………王章陵 二四
江南啼痕錄…………………………宓琴 二六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七
萬人詩壇…………………………董力行（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八三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三月廿九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二七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揭露中共「商談」的詭計

本來，中共所喊出的「商談」叫囂，是不會引起較多的海外的中國人注意的。至於中華民國方面，相信必把它看成是「放狗屁」，更不會加以理睬。重要的原因是，中共的惡毒居心主要在於在國際間造成一種氣氛，對中華民國不利，另外是在欺騙內心裏充滿反毛反共憤怒情緒的大陸老百姓。明白地可以看得出，有蔣總統領導下的中華民國屹立於台灣，就給大陸七億餘苦難同胞以無限的希望。雖然，目前還不能立卽反攻大陸，但任何人都相信靠以屠殺爲中心內容的階級鬬爭，維持血腥統治的北平政權，由於毛澤東「好事多爲」已爲它種下了必然崩潰的種子。中華民國只要莊敬自強，艱苦奮鬬，一定可以有所作爲；這件事任何人都不能懷疑，否則中國的歷史應該重寫，偉大的中國文化也就成了毫無價値。

中共政權深刻瞭解到大陸同胞不滿它的極權統治，而是把希望寄託在中華民國反攻復國上，所以，中共才千方百計妄想瓦解中華民國政府，進而使大陸同胞死心塌地地受其奴役，所謂「商談」云云的背景就是這樣產生的。如果中華民國署有反應，那就是中了中共的詭計。不僅會葬送中華民族的前途，更重要的是替中共撲滅了大陸數億同胞永恆存在心中的希望之火。

是的，中華民國只有台灣一省，在土地上、人口上均不能與中共相比，然海外僑胞和大陸同胞絕對多數是站在反毛反共一邊的，眞的多數是我們，而不是中共。我們要從這個基點出發，來看待中國的未來和當前的問題。「商談」好吧！首先，我們根據中國文化傳統和大陸絕對多數同胞的意願要求中共放棄所謂「馬列主義」和「階級鬬爭」，給人民以民主自由的權利，能辦得到嗎？中共必然說「辦不到」。既然辦不到，如果中華民國眞的與中共「商談」，那就必然成爲中共的幫兇和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罪人。有一點常識的人都不會認爲眞會有這件事。

中共的拙劣伎倆

中共因爲無法「解放台灣」，才提出「商談」這個拙劣的口號。我們從這裏實不難看出，中共實已日暮途窮，才推出廖承志、傅作義等幾個小丑出來演一幕醜劇，有反應的可能有人，但那絕不是中華民國政府和有眞知的絕對多數海外的中國同胞，而是久爲中共豢養的少數走狗和不明事理的不懂中國眞實情況的極少數的中國人。所謂「商談」就是由無耻獨夫毛澤東提出來，相信中華民國當局勢必亦當拒絕；因爲，老毛代表邪惡，後者代表正義；前者以殘民和屠殺爲賞心樂事，而以蔣介石總統爲領袖的中華民國政府是以拯救同胞出水火而登衽席爲己任，根本沒有共同語言「商談」又從何談起？再說，「商談」是由傅作義提出的，只能用這樣的話說：還不如狗放屁！傅作義是無耻降將，他已經失去人格，根本算不得是一個人，若有人把他提出的「商談」當作一回子事的話，那還能算得是人嗎？

中共不必白費心機

在去年北平兩報一刋元旦社論「新年獻詞」中就侈談，「在歡度新年的時候，我們對台灣省的骨肉同胞表示深切的關懷。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我們對港澳同胞表示懷念」。就因爲中共喊了二十多年的「解放台灣」不僅無法實現，相反地暫時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卻越來越強大，經濟繁榮，人民生活安定，特別是大陸同胞在內心裏對蔣總統和他的政府的擁護，已使中共如芒刺背，必欲「解決」而後快。所以，才開始加強對這方面的統戰工作。然所得到的，不過是極少數流散於海外的小爬蟲，他們生活靠的是「人民幣」，所以，連忙叫喊「回歸」、「認同」。其實這一小撮人在海外中國人的心目中早已成爲「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那裏能發生一點作用？

此外，中共也在這方面作了不少虛僞的宣傳，如「台灣同胞今天仍然生活在苦難之中」，所以，希望「台灣同胞」能回到「大陸的懷抱同全國人民一起過幸福的生活」（今年二月三日北平「人民日報」三版）。我們不必列舉各方面的數字作一比較，只用一點事實來回答這幾個問題：誰見過有人從香港寄糧食、毛巾、豬油等去台灣？相反地卻天天有人在郵局前排長龍，寄東西回大陸。



新聞以外

中共統戰號召和談是為了
蘇聯台灣都可能「兜篤將軍」

萬人傑

中共目前極難武力進攻台灣，一旦渡海遠征，雲集邊境的蘇聯大軍，必會來一個「兜篤將軍」；如果有一天邊境蘇軍發動進攻，台灣國軍當然也懂得「兜篤將軍」，乘時反攻，光復大陸。因此，中共近來全面展開「和談」統戰工作，要用「和平」方式，解決了台灣，不再受威脅，就可全心全力對付頭號敵人蘇聯了。

越南「和平」的滑稽劇

越南「和平」實現了，全世界姑息分子為之歡呼，美國的鴿派也認為是他們的一大「勝利」。可是，越南已確定得到和平了嗎？使人不能無所懷疑。

越南戰事延綿十多年，在戰火中打不出什麼名堂，希望在會議桌上眞正達到和平，叫共產黨停止他們的「革命」，實在是萬分天眞的想法。不幸美國政客連尼克遜的智囊基辛格包括在內，也都同樣天眞。因而在巴黎舉行了曠日持久的和平談判，公開的、秘密的，談了不知多少次，談了不知多少日子，可是，「和平」還是那麼高不可攀。

突然之間，巴黎和談急轉直下，而且由此達成「協議」，豈不是奇跡出現麼？可是，和共產黨談判最有經驗的自由中國人士知道，這種所謂「和平」實在缺乏基礎，也是共產黨慣常使用的詭計，不過是鬪爭的另一種手法。

經過掃雷、撤兵、換俘等等，越南似乎眞的已顯露出和平的曙光。可是這微弱的曙光立刻又給陰霾掩蓋住，南越和美軍當局掌握了充分證據，證明北越乘這機會，派遣五萬軍隊，附有大量軍火武器滲入南越地區；同時，北越軍運交通線，已大部修復，可以源源從中國大陸運入急需補充的軍需品。

「打」與「談」最終目的都是一樣

如所週知，北越和越共之接受「停火」，不過由於軍事上的壓力，使他們喘息不來。美機的轟炸，及海上佈雷，使他們後援不繼，無法補充，也就打不下去。拖延的唯一有效方法是和談。談的時候要求「停止轟炸」，於是這一段時間可以利用來修復交通，使作戰物資，又能作充足的補充。談不成，戰爭復起，他們的戰鬪力會因獲得補充而增強。這本來是共黨老套手法，運用起來，卻萬試萬靈。

目前，從事實可以證明，所謂越南「和平」，無非是共產黨爭取補充時間的手法。現在，西方政客也不能不承認，越南又面臨新戰爭威脅。如果越南戰事再起，對北越和越共無疑極為有利，因為等到在南越美軍全部撤退，雖然泰國空軍基地仍然保留，但一旦北越軍再發動全面進攻，美國空軍卽使全力空中支援，恐怕也徒勞無功。要是北越利用這次「停火」部署的攻勢，一鼓而攻下南越，你以為北越和他們所卵翼下的越共會不會在巴黎再坐下來作和平談判？他們最終目的要「解放」（赤化）整個中南半島，不論是「打」還是「談」，目標都是一樣，這一點，從目前的事實，已可獲得證明。

和談不過是另一鬪爭手段

南越「停火」期間，中共又利用來作統戰宣傳，應聲蟲們到處傳播一種論調：南北越打了這麼多年仗，到底也握手言和，南越政府可以容納越共，組成聯合政府，為什麼國共不可以「商談」呢？

同時，中共利用國民黨的降將，號召和談。為了中共處處採取主動，使到國民政府頗受困擾。共產黨的「和談」騙局，他們早就熟悉而且領教過，當然不必考慮就可加以拒絕；但應聲蟲們卻抓住來責備國民政府「拒人於千里之外」，還造成一種「輿論」，認為和談是時勢所趨，台北不肯和談，可說是「不識時務」！但，北越大軍滲透消息揭露太早，這項消息把共產黨「和平」誠意，作了新的評價。如果國府響應中共的「和平」號召，將會引致怎麼樣的後果，不難想像得之。

中共和北越一樣，「和談」不過是另一鬪爭手段。武力「解放」台灣既辦不到，便只有「和平解決」，希望不動一兵一卒，瓦解台北政權。這種宣傳，對天眞的美國政客或者行得通，中國朝野人士，對中共的慣技無不深有認識，絕不會投入這圈套，所值得顧慮的是對祖國情況大感隔膜的海外中國人，尤其年青一輩，他們很容易中了中共統戰宣傳之毒！

閉上眼睛說話

舉例說，今年三月十二日，中共利用孫中山先

生逝世四十八週年紀念，又發動一項對台灣的統戰宣傳。像利用傳作義輩差不多，孫中山先生生前的秘書，現任遼寧財經學院副教授鄒明初，發表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結語說：

「今日台灣省特務密探橫行無忌，反動法令層出不窮，外國資本和糜爛文化四處充斥，人民生活貧困，這和孫中山先生倡導的『三民主義』毫無共同之處。當此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四十八週年之際，使人倍有『但悲不見九州同』之感。唯望在台灣的舊知故友，能體察『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走愛國反帝的光明道路，爲解放台灣，統一祖國的民族大業做出貢獻。」

這段文字，香港大部分人讀起來都會覺得有如夢囈，這個鄒明初老朽昏庸，對現實情況，知道太少。因爲，香港這地方，對中國大陸及台灣兩方面的消息，都很靈通。固然經常有人回鄉探親，也日日有人到台灣旅遊，因此對兩方面的情形，比別個地區的人熟悉得多。要是台灣情形有如鄒明初這段文字所說那樣子，還有人敢去旅遊麼？

台灣是三民主義模範省，台灣農民最富足，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實。

「貧困」與「富足」

儘管有些替中共當走卒的統戰應聲蟲批評國府不夠民主，不能容納反對言論；但對台灣農民生活富足這一點，都不敢加以否認。

凡遊過台灣，到農村觀察過的人，都知道所有台灣農民咸能獲得現代化物質享受。四間一家小屋，也架有電視天線。每個角落皆有電力到達，因此他們家裏有電氣冰箱、電風扇、電視機、收音機外，還多數有脚踏車及電單車等交通工具。吃的方面絕無限制。買糧食固然不必憑糧票，也不用排隊，你喜歡而能力所及的，一天吃三個鷄子也有自由。

因此，他文中「人民生活貧困」一句，如果是代表中共說話，老萬認爲他應該面紅。單以民生來說的話，台灣與大陸實無法比較，如果大陸人民生活豐裕，從香港寄出的糧包，就該一船一船運到台灣，不應該一車一車運上廣州了。同時，回鄉探親的香港市民，用不着手挽肩挑，盡量携帶食物衣服；而到台灣「旅遊」的，該個個行李超重。

情形恰恰相反，香港人到台灣，去時多數盡量少帶東西，回來無不一堆一堆的，携土產以贈親友。大陸與台灣究竟那方面人民「貧困」？從這裏應可找出答案。

閉着眼睛說謊話

不過，鄒明初這種脫離事實極遠的謊言，在香港雖行不通，對海外中國人卻會收到相當效果。因爲他們生活在外國多年，對祖國情況朦查查，大陸與台灣的「比較」，所知更少。鄒明初這種宣傳可能使他們信以爲眞。

中共敢於誇大說謊，正是這道理。他雖然明知瞞不過國內人民，仍有膽說謊，是他們這些話不準備要國內人民相信，只要能騙到番鬼佬和海外中國人，達到這一方面的宣傳目的便算成功。

鄒明初的話，相信遠遠在海外生活的中國人看到會相信全盤或一部分。鄒明初又說，孫中山先生過去致力革命四十年以求的理想，今天在中共社會已成爲現實。特別是孫中山先生提出的「幼有所教」的教育理想，過去在國民黨時代奮鬪二十多年而無所成就，只有百業俱興的新中國，教育事業才得到蓬勃發展。

這番話也正是反面之詞。今日台灣實行九年免費教育，且是有強迫性的，在台灣普通一個侍應生都有初中畢業程度，文化水準相當高。在大陸，學生從學校出來造反，大串連，全國流徙，請問鄒老先生，這怎算得是「蓬勃發展」呢？

有歷史爲證

從這種種事實看，中共對台灣統戰工作已全面展開，怪不得香港一切跟中共搭上關係的報紙、雜誌、專欄作家等等，紛紛起而立功，全部現出原形，稱之爲「大勢所趨」。其實，平時靠「珠江牛奶」養命的人，現在都到了交心的時候，因此，儘管平時在中華民國年號掩護下的人物，現在也不由他不大唱反調。

這些甘爲中共統戰賣力的專欄作家，更「分析」今後「台灣的命運」，認爲美國與中共實際上已建立了「外交關係」，進一步就會退出台灣，把駐台美軍撤走，還會撤銷中美防衛協定。

作出這種宣傳的目的，很明顯的是要打擊國民政府士氣。儘管有些美國議員也提出建議，要退出台灣。可是萬一中共在美國退出後，發動武力攻侵，美國會不會袖手旁觀，不加理會，可斷言是不會的。歷史可以作證。一九四九年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說：美國在西太平洋的主要防線爲日本、冲繩到菲律賓，把南韓和台灣剔出界外。結果，北韓發動南侵，進攻南韓，杜魯門馬上派兵援救，還派出第七艦隊駐防台灣海峽，以阻斷中共渡海進攻的路線。

今日，如果中共攻侵台灣，美國尼克遜總統也肯定會跟當日的杜魯門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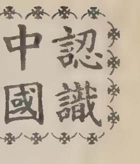
提防「兜篤將軍」

很顯明的事實，今日中共武力「解放」台灣可能性已愈來愈少。在軍事力量的對比來說，中共控制的人口地區大，而且全力發展軍事力量，因此和台灣相較大得多。但如果不使用核子彈，「解放」台灣，並無致勝把握。

更大的困難在中共的背後。中共目前最躭心的是在邊界上虎視眈眈的蘇聯大軍。中共一聲號令「解放」台灣之時，就可能被蘇聯乘虛而入，被蘇聯「解放」大陸了。

中共今日急於想搞掂台灣，不惜全力去展開統戰工作號召「和談」，當然因爲鑒於現勢的威脅。

中共攻台，固然害怕蘇聯「篤兜將軍」；蘇聯一旦發動進攻，也怕國民政府乘機反攻，克復大陸，也來一個「兜篤將軍」，他們將會吃不消。因此，中共急於「和談」，以「和平」方式，控制台灣，便可解除兩面受敵的威脅。因此，他們在發動號召「和談」統戰工作的同時，也向國府提出「警告」，不要妄想和蘇聯勾結，他們害怕的，正是這一點。中共對台灣發動的「和談」攻勢，來龍去脈，不過如此。明知不會有結果，毋須加以重視。替他們寫文章，責台灣拒人千里，實在低能幼稚得很！



這一些日子，讀到了不少談論中國土地上的兩個政權的文字。這方面的文章多是針對目前的中國統一的分裂，而討論如何統一和應該統一；這方面的作者也都是生活在目前兩個政權勢力所統治不到的地區。

本來在這種地區來討論將來中國統一的問題，該是最具客觀性的。假如眞的詳加研討的話，很可能有助將來的中國情勢的發展，做爲兩個政權的參考，起碼海外的中國人可以對將來統一的中國做出貢獻。因爲，我覺得任何一位中國人，都有權來討論中國的將來問題的。姑無論他們的意見是如何的不同。

五類討論統一的論點

在這些討論將來中國統一的文字中，到目前爲止，我可以簡畧地分爲幾大類。

第一類是熱切希望者——我不懷疑他們的誠意和善心，他們這一誠意與善心，只是發自一個中國人的民族國家立場，並不太牽涉到政黨和政治立場。對他們來說，國家的統一最爲重要，至於政黨和政治理想問題可以不必太過強調。他們只覺得目前的分裂，爲所有的中國人都是覺得緊張和不滿意，特別是因了這種分裂而導致了許多家庭的分散。因此，在家庭的團聚和民族的團結上，他們呼籲國共雙方促成統一，至於行什麼主義，強調什麼政策，那都是次要的事。這部份人的意見，可以反映出不少中國老百姓的意見，也可以看出一般老百姓對政治的厭倦和做順民的心理。

然而，這一種心理可以說是已經失時、過時的心理。特別是我國百年來的歷史中的情形，以及最近幾十年來的歷史過程，雖然是身爲一個沒有野心，沒有太大欲望的平實樸素的老百姓，既不該又不可能再有這種做順民的心理。

歷史的脚步已經踏碎了做順民和任人宰割的心理，同時，也不可能再有順民。如果一定要主觀地去做順民的話，那已經不再叫做順民，而是叫做被統治者，被壓迫者和被褫奪人權的人。

在這一個意義上來說，討論統一中國時，只是純眞而樸實的希望，而不考慮到什麼政治方式將加諸於自己的身上，這一種統一的希望雖然熱切，但卻是無意義的。無意義的統一，與分裂兩相比較的話，並不見得有什麼值得希冀的地方。因爲他們忽畧了何以目前的中國造成了分裂的原因。不能從分裂原因上去做思索的話，熱切的希望恐怕也是要落空的。

第二類的統一中國理論，是從目前中國情勢裏，給予指導性和建議性的討論。贊成統一中國是無可質疑的，不過，在沒有達成統一之前，就得先討論統一後的有關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面的處理，都該是優先加以深入討論的。縱然在這些論題中所涉及的範圍和原則，並不是全然能爲目前中國的兩個政權的當政者所歡迎和接納，但是，那並不是太重要的問題。問題的主旨是：這統一該是由中國人們來自由發揮的，我總認爲這種自由自主的每個個人的獨立討論。能夠不斷地進行的話，起碼對將來中國統一的前途有莫大裨益。

這一類的討論，不但會涉及批評或批判目前兩個政權的理念、態度和作風，然而，這不但許可，而且也理所當然，我不但不以之爲忤，反而認爲是天經地義。原因是：假如參與這方面討論的作者們是眞的服膺民主的眞諦，並且也要身體力行的來實行民主精神的話。

第三類是就目前形勢來立論的。這種以形勢來立論的又可以分爲兩大方面。一方面是看到一個政權在國際方面活動力大小來立論；另一方面是看到兩個政權所處的衆多強國掛制的形勢來立論。前者可以說是自中共進入聯合國後，所造成的外交關係大幅度的增長；後者是看到美、蘇、日在亞洲的勢力角逐和互相牽制後所能產生的作用。

由於太過注重這一形勢，或是由於這一形勢的顯微放大化，所以在討論中國統一的問題上，就無形中以中共來「解放台灣」爲最能達到統一中國的捷徑了。同時，爲了避免蘇聯在亞洲的擴張，而與台灣國民政府聯合，又作成對中共的包圍，對整個中國來說，自然是不利的。因此，在這種強國形勢之下，這一部份的作者，以爲由「自力更生」的中共，來把「俯仰由人」的台灣統一，是一條最妥善的道路。

對於這方面的文章，我曾經讀過來自好多觀點的文字，很多篇卻都能道其所以。可是，一牽涉到中共統一台灣的現實問題上，似乎都不能在理論與實際上自圓其說。粗淺看起來似乎是頭頭是道，然而，若認眞去研究和調查的話，恐怕又很難經得住考驗的。情感作用大於理智運用，捕風捉影大於眞憑實據。

有人曾對中共的「革命外交」做過深入詳盡的分析，刋登於「人物與思想」一月刋和最近出版的香港大專同學會會刋「臻文通訊」，這篇東西卻是很客觀的，欲了解中共外交形勢的讀者不妨檢來一讀。

不過，專從形勢來立論本身就會產生很多困難。形勢是經常改變的，假如一旦形勢變了，這方面的立論基礎，不也是會因形勢而變了嗎？那麼，這形勢論的作者們，又就成了隨風飄蕩的蘆葦了！

演變在時間，和解是統戰

第四類在討論中國統一是主張目前的兩個政權，在慢慢地演變中逐漸達成的，特別是指中共的政策不斷地的修正、開放而走向民主自由，那麼兩政權雙方的政策就會走向同一的民主自由的基礎上，逐漸統一起來。

照目前的情勢，無論國共雙方，都是無法用武力征服對方的，可以說，流血的戰爭，很難再在中國人中掀起。在台灣方面，已經由反

口號式的

攻大陸轉向光復大陸了，同時，也已經改爲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部署；在中共方面，雖然仍在高叫「解放台灣」，然而卻是強調「和平統一」的方式。並且介入國共之爭的美國總統尼克遜，也是不願見到國共雙方在解決中國問題上採取武力方式。起碼，在目前的中國兩政權現況以及國際氣氛的主流都是不願見到再有新的戰爭發生。

有人說這種形勢是「和平演變」，有人說這種情況是無可奈何的膠着狀態。無論如何，大多數這方面的作者是委諸於「時間」上的因素來解決的。

第五類是鼓勵目前的兩個政權進行和談，可以先從小的微小的事情上、事務上進行，逐漸地達成彼此和解的統一。這方面已經爲目前的兩個政權所拒絕。中共最近所發動的「和平統一運動」明顯地是招降策畧。而國府自總統及行政院長以及所有的高級官員，都聲言沒有商討、談判的餘地。

因此，相信在這方面立論的作者們，很難發生重大的作用，原因是很明顯地太受了共產策畧的影響，甚或作了共產黨的傳聲筒。然而，這方面的作者們，大多數是來自左派的報章雜誌，和小數的天眞的青年們。

在海外的人士們，如果眞的要談論中國統一問題時，大多數都願超越目前黨派的範圍，來暢論中國的前途。我以爲這方面的路向是正確的，並且也值得鼓勵。

原因是我們不理是那一黨、那一派，我們只以中國人的身份來發表我們對自己國家如何建國的原則來發言。只要合乎我們原則的黨派，我們都贊成和支持，否則的話，並不用任何黨派的力量大小來改變我們的立場。

這方面的成年人卻很多，這是值得慶幸的，更值得慶幸的也更有很多知道獨立思考、冷靜分析的青年人們。

本港知識青年的聲音

最近讀到由香港大專同學會所出版的該會會刊「臻文學訊」（一九七三年二月廿五日）的「社論」——題目是：「香港：青年的一羣，中國社會主義化後的一代」，所發表的意見，就值得做爲香港青年討論將來統一中國的參考資料。我之所以重視這篇文字，乃是由於它是「社論」，是代表着這一專上學生組織的共同理想與目標的。

這社論分三大部份：

㈠自由與人權，道出他們對政治政策的原則；

㈡認識中國與認同中國；

㈢對香港政府的認識。現在只節錄認識中國與認同中國部份。

「我們所指的中國，可能有兩個含義：一是中國現存的兩個政權，或廣義是以中華文化，華人社羣爲一整體之中國。前者對任何一政權的認同，是基本上贊成這政權之統治形式方法與政策，以至甘心願意接受這政權的統治；對於後者的認同，則包括了承認自己是一個黃炎華裔，自己與中華文化、華人社羣血脈相通，以至承認自己是一個中國人。……

「基本上我們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世界上唯一的及絕對的眞理。在純理論的層次上，馬列主義所基於之『唯物辨證法』及『歷史唯物論』是無充份經驗意義的形而上說。在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層次上，馬列主義抽象假設與主觀預測早已爲歷史所否定。……

「在中共之統治下，毛澤東一忽兒高唱人民內部矛盾爲主要矛盾，一忽兒又倡導『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階級鬭爭』之論調，早已否定了馬列之基本信仰，同時也否定了自己。故在認同中共問題上，我們將不會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世界觀來看世物。我們不認同中共是基於以下的立場：

「⑴人道主義——如果我們承認人類社會是文明的，我們便不相信『暴力革命』及流血鬭爭是唯一解決人類社會矛盾之方法。中共常以一分爲二的手法，把敵我二分對立，把不同意見的人強加以『右派』、『走資派』、『政治騙子』及『叛徒』等罪名，而不加公平審判便把『敵人』鬭垮鬭臭，這些不開明的暴力行爲都是不合人道的。

「⑵個體主義——中共政制是高度之中央集權，更是重人治而不重法治，故若賢人當政，人民尚可溫飽，一旦內部權力鬭爭或路線錯誤，便會釀成大亂，這是獨裁政權統治下常見之事例。

「兼且中共十分着重財產以至思想之嚴密控制，人民不但沒有言論、思想、信仰以至行動之權利以及自由，亦無人格尊嚴以至生命安全之保障。在這種社會環境下，人的生存價值便大爲降低。

「⑶民族主義——任何人都不能否定在廿年來中共在實質上之建設，但我們亦要考慮中國人民在這些建設上所付出或犧牲了的代價，並且那些犧牲很多是浪費了。這非但不能成就建設，反而妨礙了正規的發展。……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中共在文化學術上之摧殘，在中共統治下，人民已經沒有思想、言論及學術上的自由，而更是在權威崇拜，教條主義灌輸下，人民的智慧與創造力大受限制。……

「一個國家之富強，並不只能從軍事一方面去衡量，我們也要顧及其人民在精神及物質生活方面之內容，我們要求的是一個平衡、開放的社會，一個豐富的人生。

「在政體上，台灣也是一個獨裁及不開明的。在口號上，國民黨政府自始至今都倡導三民主義，但在實踐上，其所執行之政策與路線都是循着當權者之主觀意志與喜好，故我們都是站在以上所述之三種立場而反對它。但我們仍然同意胡適之說法：『在台灣雖然沒有思想言論自由，但仍有緘默之自由』，那就是說，一個人仍可以有不呼萬歲的自由。」

—效果不大

柳以青

「立功」不能「贖罪」

——投降徒自取辱

最近一年來，由於毛幫推行所謂乒乓外交，對國際上進行統戰，獲得成效之後，又將矛頭轉向國內，對海外人士，進行其統戰活動，就過去情形來看，成就並不大。雖然在美國有不少人回去大陸，頭號大牌也曾作過周恩來的座上賓，次焉者也可以遊遊故宮及上海，回到美國之後，也有少數人寫了幾篇頌揚文字，但在整個留美僑胞中，所佔的比例並不大。

根據二十三年的歷史看，世界上海外中國人最反共的地區，香港稱第一。因爲香港隣近中國大陸，每年還有不少人回鄉探親，對於大陸同胞的慘況，親眼目睹，無論毛幫在港怎樣宣傳，但紙上謊言，究竟抵不住親見親聞，所以香港廣大市民，除去一些少不更事的青年學生，內心眞正相信共產主義，擁護毛政權的人可說絕無，卽使毛幫派在海外的工作人員，如幾間左報的社長，也都在香港另營別業，作長居之計，甚至在美、法、瑞士也都另營別窟，可以相信，眞的有一天，毛幫「解放」了香港，這批紅色大亨一定比我們跑得快，我們事實上跑不動，也無處可逃，只有準備跳海。他們有錢人性命主貴，得消息又早，可以包一架飛機全家連養的北京狗，暹羅貓一齊帶上飛機，如果飛機升空之後發生故障，不能飛去法美，也可就近降落台北，以反共義士身份出現，仍然會受到歡迎安置。

這些都是笑話，因爲毛幫永不可能「解放」香港，紅色大亨們可以永久留在香港過其資本家生活。奇怪的是紅色大亨雖然作的毛幫的官，吃着人民幣，行動卻與毛幫教條大相逕庭，由其言行可以看出，他們內心實在是反毛反共。但在香港、在美國卻有人過着自由的生活，所取所需皆得自自由世界，而偏替毛幫作應聲蟲，是眞的不可解了。

在香港大家都發現的一個怪現象，就是許多過去反共的報紙，而至今仍然冠有中華民國的年號，甚至至今仍在進口的報紙，在毛幫擠入聯合國之後，稱謂改變了。最顯著的是將北平改稱北京，讀者不妨留心本港報紙，現在仍然稱北平的有幾家。其實北平與北京本無顯著區別，在大陸陷共前，筆者從來稱北平爲北京，但是到港之後，無論在何處寫文，從來未稱過北京，記得若干年前，爲某一雜誌寫篇稿，編者將北平一律改爲北京，筆者從此不替這間雜誌寫稿。一字不分，在過去怎樣稱都可，但到了毛幫沐猴而冠，組僭僞政權，以北平爲「首都」，改爲「北京」之後，我輩口中若再說「北京」，卽等於承認毛政權爲合法政府，此一字關乎民族大義，斷斷含糊不得。

其次，自從尼克遜去過北平之後，許多報紙對毛政權稱呼也變了，過去普遍稱中共，此時省掉了共字改爲「中」，於是在一間變得最快的報紙上，出現了「中美關係大突破」、「中美關係大躍進」的字眼，引起全港側目。

稍微了解內情的人，都知道這間報紙老板過去反共，現在仍然反共，絕無投共的意圖，所以這間報紙表面上看起了巨大變化，種因就在那位專欄作家兼第一版編輯的身上。此君受人注意的文章是「台北何拒人於千里之外」，已經老萬指名提出批評，但大家不知道在此以前關於毛幫販毒事，經美蘇兩國報導，並查出印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製造」的商標，本港左報噤不敢聲，此君卻攘臂爭先，指美蘇兩國造謠，指此項有商標毒品係國民黨特務所爲，堅持毛幫從未種鴉片，從未販毒。

當時筆者尙不懷疑此君的立場，只是覺得他武斷得出奇。不過，在香港也有許多吃反共飯、寫反共文章，卻間或替毛幫講幾句好話以表示自己超然、中立，這樣才好賣給美國或日本的機構。筆者原以爲此君是此道中人，並未太介意，但只覺得其武斷得可笑而已。

事實上毛幫種鴉片，不必查檔案，筆者就是親眼目睹之人，抗戰期間筆者家鄉被新四軍盤據之後，公開種鴉片，鼓勵老百姓販運，說來也給本刊讀者增加一項常識，鴉片不但能製毒，當由地下剛長出時，可以作爲青菜炒吃，筆者就不知吃過多少次「大烟（北方對鴉片的俗稱）」，都是在新四軍統治下解放區吃到。此時筆者親見，再說一段資料。

抗戰期間，陝北成爲烟土的出產地，經過全國報紙揭露、批評，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十日「西安晚報」發表一篇「中共栽種鴉片的眞相」，舉出「栽種的區域」、「種籽的來源」、「掩飾的伎倆」、「抽稅的比率」、「販運的路線」，要求中共准許後方民衆團體組團前往調查，並且聲明如果「視察結果，並無栽種事跡，則本社自願賠償其名譽損失，受國家法律之制裁。」

由於西安晚報此項嚴正態度，引起政府注意，於一九四三年四月，內政部陝豫甘寧綏烟毒檢查團準備赴陝北實地調查，先由陝西省政府於四月九日電告十八集團軍後方留守處主任蕭勁光，蕭勁光於四月二十一日覆電拒絕稱：「查邊區烟毒，早經拒絕，去歲曾有一時，由隣區揹運鴉片過境，邊區政府爲嚴密防堵起見，特於本年二月成立禁烟督察處，頒佈辦法，厲行查禁，尊處實無派人前來之必要，近據報隣近邊區各省罌粟遍地，影響民耕，敬請貴府多派員查禁爲荷。」

陝西省政府接到蕭勁光來電之後，又去電催促中共同意檢查團入境，並質問「至來電謂隣近邊區各省，罌粟遍地，影響民耕一節，查本省所屬各縣，禁種早告完成，現值春烟出青日期，又已訂定辦法，通飭各縣普遍勘查，陝北之府谷、神木、耀縣、宜君等縣，本府已遴派委員前往督導查禁，迄未發現偷種烟苗情事，未審所指係在何地？除先電達內政部陝豫甘寧綏烟毒檢查團第二組查照外，仍請迅即電復，以便轉知起程爲荷！」

蕭勁光接到電報，又回電稱：「查邊區烟毒早經禁絕，去歲曾有由隣區運烟過境者，邊府爲嚴格取締計，特於本年二月成立禁烟督察處，頒法查禁，嚴予執行。貴團派員檢查，勁光當表歡迎，惟邊區內檢查之責，應由邊區自負，貴團如專派大員，恐係徒勞，抗戰人力，自宜用儉，是否之處，尚祈鑒諒。」

結果檢查團未能入境，也坐實了毛幫種烟的罪行，此類證據太多，所以美蘇兩國發表毛幫販毒消息，此間毛報噤不敢聲。獨有這位專欄作家攘臂爭先，且一口咬定是國民黨特務所爲，實在賣力賣得太過份了。

不知是不是那篇大文引起組織上注意，予以獎勵，於是再來一篇勸台北接受和談的妙論，這一篇大文比起上一篇費力氣更大，卻不幸露出了馬腳。

毛幫以各種方法派人潛入自由陣營活動，利用逃亡名義，派遣特務冒充流亡青年，進入自由地區，已經不是新聞，但潛伏之後，最忌是暴露身份，因爲一旦被人發覺是共方人員，不但今後不易工作，過去的工作也前功盡棄，此君只圖立功，而暴露身份，其前途實不容樂觀。

現在再說一個趙×生其人，爲本港一間最大報紙駐美特約撰述，此君是國民黨新聞界出身，筆者對其過去經歷不詳，但知他一直在黨方新聞機構作事，大陸變色後到了美國，仍然從事新聞工作，自組一間通訊社，專門報導大陸新聞，完全站在反共立場，數年前來港，筆者曾與之同席一次，談話甚多，彼此立場完全一致。

可是最近就在美國發表布魯斯任駐毛聯絡主任時，本港那位專欄作家在其所編的報紙第一版上刊出「中美關係大躍進」同時，這位趙君也發表了一篇「美國首任駐華大使」，雖然大使還加了一個括號，但文中對毛幫的吹捧卻較專欄作家高明得多，茲舉幾段如下：

「大使人選無疑的是代表美國對其出使國家的政策與估價。國府統治大陸時代，歷任美國大使，不是中級的職業外交官，就是外行軍人，或在美國不經傳的傳教士。卽在中國被列爲四強之一時代，白宮亦未曾派過一個名滿全美的第一流人物使華。直到華府看到國府政權搖搖欲墜之時，才匆匆忙忙派出一個有地位的軍人馬歇爾前往「彈壓」，但馬的名義是特使而不是大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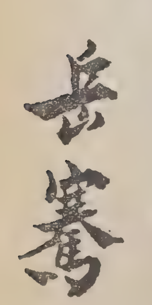
「這位現年七十五歲與中國領袖爲同代人物外交家，不但儀表堂堂，風度優雅，且學養經驗，爐火純青，正是派駐一個泱泱大國的標準使節，作爲中南海的座上客，必可贏得主人的欣賞尊敬。他不但可與中國領袖談外交，更可在人生哲學和人類前途等最深刻基本的問題上，與中國領袖交換意見。

「事實上，新的中美關係，既非國府時代的一邊倒，亦非過去二十多年來針鋒相對，你死我活的鬭爭，而是一個代表資本主義的發展國家尋求如何與一個地大、物博、人衆，全力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在不同制度下共存共榮。」

這位趙君與那位專欄作家還不同，他決非共產黨是可以斷言的，他也不會想到回去大陸投靠毛幫，他何以要如此，當是由於知識分子趨炎附勢的劣根性，拉毛幫之裙，佰自己的腳，藉親毛以增加光寵。

筆者所以特別舉出這兩個人，實因爲日前海外一窩蜂的親毛附毛分子中，只有這兩種人。如專欄作家，卽使不是毛幫有意派出的工作人員，也是因爲過去在大陸與毛幫有組織關係，現在眼見毛幫勢大，想立功贖罪，於是受到毛幫海外人員控制，不得不作應聲蟲，對於這一類人，筆者只能勸他們一句話，立功不能贖罪，毛幫這個黨的組織猶如電腦，沒有絲毫人情存乎其間，你曾經叛過毛，反過共，就在電腦上留了紀錄，應該怎樣處置，也由電腦決定，非個人所能改變，所以說君等命運與我輩「反動分子」實在休戚與共，不要存任何幻想，中國人唯一出路只有團結一致推翻毛幫，其他任何道途都是死路。

至於那位趙君，我只有勸他爲知識分子留點體面，你身在美國，既不靠毛幫吃飯，又不怕毛幫迫害，何必說風涼話爲毛幫捧場，一旦毛幫崩潰，你要見到的還是我們這批人，如果有人把閣下這篇大文拿給你自己看看，你將何以爲情，一個人上壽不過百年，已經過了大半，何苦自我墮落。



港督府遊園賞花有所思

王屯

三月十一日，正是一年一度港督府開放給市民進去欣賞杜鵑花的時節。港督府花園花木很多，修理得很美麗，每種花都掛上中英文說明。

近年來本港青年特別喜愛攝影，欣賞杜鵑花正是拍友們最佳的攝景機會，於是這個春暖花開的時節，特別吸引了不少合家歡扶老携幼一齊去賞花乘機拍個全家福。

在我國北方與日本，夏天才是杜鵑花開放的時節，也許香港氣候溫暖，杜鵑才比較早開放。在日本，每年冬末春初日子正是櫻花開放的時節，櫻花過後，才是杜鵑開放。櫻花最美的時刻是凋謝的時刻，所以它代表了日本民族的悲與美，杜鵑最美的時候是開放的時候，代表一種「及時行樂」的情懷。「長松鼓吹尋常事，最喜山花滿眼開。嫩紫鮮紅都可愛，此行應爲杜鵑來。」這完全是一種「及時行樂」者愉悅心境寫照。

不過「杜鵑」兩字在我們民間常有人用來作爲感傷的象徵，那並不是指杜鵑花，而是指杜鵑鳥。在周末華陽國「蜀志」中，有一則充滿了悲與美的情調神話故事，故事主人翁名杜宇，是一個少年賢君，教民務農，號望帝，杜宇因與宰相妻子相戀，慚愧退位，將帝位讓給兒子，後因國中有水災，便親自去鑿玉壘山，開山引水，爲民除水患，從此再沒有回來，人民在二月時，聽到山中傳來杜鵑啼聲，都深信杜宇的魂化爲鳥，後來便成爲悲劇的象徵。因爲杜鵑花與杜鵑鳥同名的緣故，這花在民間無形中也有一部份悲感的情調。

英文杜鵑鳥叫 Cuckoo，杜鵑花叫 Rhododendron，很難使人將花與鳥產生一種悲與美的聯想。然而這一份杜鵑鳥的悲及杜鵑花的美，連結起來，與大多數居住在香港的人二十多年來從徬徨到有所成就，然後又出現親的徬徨，可有一種奇妙心境對照得頗貼切的。

當天，應一個朋友的邀約，陪他們夫婦與小兒子去逛港督府，看到的花的確是美麗極了，可以攝影的角度太多了。朋友夫婦是教私校的，過着貧亦樂的淸苦生活。眼前的美景，給我們很多愉快，亦撩起不少奇異的感觸。朋友說：「如果我們整個社會是港督府花園的縮影，那麼，杜鵑花是什麼？」他的太太說：「我想是社會福利社會工作，如對殘廢人的幫助，如捐公益金運動，或熱心人士的捐血，捐獎學金，藝術節等等。」

朋友笑道：「如果港督府的花園是香港現實的縮影，一定有不少暗角，藏匿着不少毒蛇、蠍子、毒蚊等物。一如現實社會中的吸毒者，箍頸黨，黑賭檔，色情架步，強迫少女賣淫的吃軟飯阿飛等等。當然我希望有一天，我們的社會也像港督府的花園那樣，只有杜鵑花而沒有藏匿着那麼多齷齪可怕的東西。」任何一個好花園，都必須有對種植方面有經驗的園丁，對花物的護理、剪裁、澆水、施肥、除蟲，才能使花園中的花開放得這麼美。港督府的園丁，必然是最好的園丁，他們都是用納稅人的錢養出來的公職人員，因此園中的杜鵑花，亦可說是香港人的精神成果之一。

我看到迎面走來兩個金髮孩子，面孔像花瓣一樣明淨，可愛極了，朋友想拍他們的照片，兩個小頑皮警惕地扮個鬼臉轉身走了。我心裏想，但願他們將來成爲太空人，從幾萬呎高空看下香港來，他

身敗名裂者

一個朋友打趣說：假如今日流散在阿拉伯各地的巴勒斯坦難民，將來獲得機會，在以色列附近的阿拉伯土地上獲到一塊土地，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的話，他敢打賭屆時今日一切參加「黑色九月」的巴勒斯坦游擊隊以及最高領導人，必定統統被自己的人消滅。獲到政權者必定是另一班與恐怖行動無關的人。

我完全同意朋友這個看法，這種事歷史上多的是，法國大革命時期，日本的武士道時期，暴力主義者與執行暴力工作的人，永遠只是一個時期的政治工具。當他們用暴力手段達到目的後，必有人坐享其成，而他們這班人，最後不但身敗，而且還要名裂。這才能使國家局勢安定下來，要是他們身敗而不名裂，更加危險，可能導致成一個內部分裂難以收拾的局面。一個新勢力的長苗，他們的行爲動機是爲了消滅或恐嚇阻碍他們的敵對勢力。暴力手段能得心應手，執行暴力的人須先將自己的良心消滅，讓自己的人格破裂，才能冷酷地去執行任務，隨便去殺害善良的人，殺害沒有抵抗的人，甚至殺害自己的親人或朋友，婦女或兒童。像去年在維拉台夫機場殺害無辜婦孺的三個日本青年一樣，這種人即使任務完成，安然脫身，回到自己的老巢去，接受英雄式歡迎，接受勳章，但這種人最後命運也已注定，他們必定身敗名裂而死。

歷史上眞正的偉人，必然是人格化的，他的目的是愛同類以及愛人類，他在苦難中的奮鬪手段亦是用愛的方式而不是用恨的方式。或用蠻橫、詭辯，或自築圍牆的方式去招收冒險家及頭腦簡單的人做信徒，如何擴張勢力，這種勢力只是一種「手段上的勢力」，這種「手段勢力」，越是經驗老練，越變得殘酷，越變得面目猙獰。他的命運，早已注定他只能活在手段中，死在手段中，將來享愛他的成果的必然是與他完全不同的人

們忽然回憶起童年遊園的舊事來說：「看那花園中盛開許多花，我猜那一定是香港的港督府花園了。」於是地下指揮站的人笑道：「別忘記你現在正在十幾萬呎高空，你看到的不是港督府的花園，你看到的是香港九龍的新界郊區，你看到的杜鵑花並不是杜鵑花而是香港新建的廉租屋。」

我想如果有一天，香港郊區的廉租屋有如從高空看下來的港督花園中的杜鵑花那麼美麗的話，我的朋友與我，該有資格成爲住在花瓣中的小毛蟲。那時我們這幾條老毛蟲，也許會多添幾隻小毛蟲。

幻想又給現實冲散了，我看到好些給孫子扶着，或兒媳扶着遊園的老人，他們好像很吸引外國的遊客，當他們看到那景象時，尤其是那些外國的老年人，不知他們有什麼想法，但我從他們的眼神看來，我猜他們是羨慕的。這正好是中國倫理社會中的杜鵑花呢？於是又想起多少在人間本來是存在，而且是最美的，但卻是看不到的花——情感的花。本年度政府宣佈的財政預算案中，在稅收方面，有一條是取消奉養父母的免稅額。這完全是西方人的標準。即使取消了奉養父母的免稅額，但香港人會一樣撫養他們的父母，一樣會帶他們的父母來遊港督府花園。香港的老人院不會像西方的老人院那樣普遍。但想想政府憑西方人的主觀觀念免除了這項免稅額之後，政府稅收不會增加多少。但在政府方面，等於無端端剪除了一朵美麗的杜鵑花——香港人的情感之花，何苦呢？

我們又在花叢中邊逛邊談起取銷電影娛樂稅的事，我的朋友說：「本來可以做得更聰明些的，譬如將那份娛樂稅保留下來，不用入政府庫房，組一個基金會來運用這一年有幾千萬元的一大筆欵，用來輔助拍好電影的編導，如用作佳片獎金之類，亦用一部份來輔助有抱負的青年拍實驗電影。那麼我們的社會，必然又開放出不少藝術之花來，必然培養出更多傑出的藝術園丁來。」

我又看到一位老先生向幾個少年講解培養蘭花的知識，忽然聯想起柳宗元的「郭橐駝傳」那篇寫唐朝一個老園藝家的植樹經驗，移用在行政經驗的故事。郭橐駝這位園藝家，種植果樹最著名，當時長安富豪，都千方百計爭取到他來爲自己種果樹，柳宗元有一次訪問這園藝家，問他植果樹的秘訣。那植樹專家說：「不抑耗其實而已，非能蚤而蕃之也。」所謂「不耗其實」可以解釋爲不損傷樹木的眞性。並且將這道理移植到政治方面來。

植樹與植花，同是一條道理，每一種花果，都有它的特性，必依牠的季節生長，開花和結果，如港督府的杜鵑花多在三月中旬內開放一樣。至於轉移到人的生活習慣方面，同是一樣。

我們在花徑上散步時，忽然聽到有人談起政府分期取締包伙食的事來，一人說：「取締包伙食商人的事，眞正遭受困難的並不是包伙食商人，而是十幾萬吃午餐的顧客。包伙食商人如被取締了，他們的午餐問題的確成問題。」

憑良心說，包伙食可以稱爲本港的一種「午餐杜鵑花」，筆者曾經在一間機構服務，食了五年包伙食的飯菜，它的特色一是保持中國的「家庭式」午餐，一是價錢平，從包伙食這件事看，我們的確比紐約、東京的人聰明得多。政府若眞的取締包伙食商人，是否爲這十幾萬可憐的「午餐市民」，找到同樣的代替方式嗎，如果找不到，爲什麼不迫使包伙食商人做到被認爲符合衛生條件而讓他們經營下去。否則便如那個植樹專家郭橐駝所說的「耗其實」。亦就等於政府在不充份的安排下，將市民一份心愛的杜鵑花剪除掉了，何必呢？

欣賞了杜鵑花，想起在這日子，日本正以櫻花時節吸引觀光人客，今年我們亦有一個「香港藝術節」，但並不是個個遊客都能有儘情欣賞的機會，港督府的杜鵑花園開放時間太短了，只宜市民欣賞，我想如果我們如能在郊區加闢幾個風景區，墾植多些杜鵑花，每年在這個時節，將它定爲杜鵑花盛開時節，吸引顧客遊覽，爲本港製造一個新的特色。看來是不錯的。同時，我們在好好地培植杜鵑花時，不妨用它來象徵一切美好的事，如傷殘人士的援助，公共援助，家庭計劃，青年就業輔導，藝術節，職工午餐伙食等等，只要是存在我們社會中切切實實是需要的，我們要好好地培養它，改良它，用精巧的手修理它，讓它生存着，不要受到傷害。我們爲了保持這個花園永遠美麗，特別要注意凡對我們花園中的花有損害作用的東西，像害蟲與野草，必須合力將它除滅不可。

功之道

霍大川

。他的蓋棺論定，便只是「枉做小人」四字而已。

韓愈在「原道」一文，說了兩句至理名言，「生則得其情，死則得其常」，這兩話用現代意義演繹起來就是「在摯情境界上生活的人，才能享受生活。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完全是一種摯情階梯的步步上進。倫理生活的建構，完全是爲了製造一個摯情境界來享受生活。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完全是一種摯情階梯的步步上進。

從由專制到民主的歷史說，法國是使用暴力方式，英國並不使用暴力方式，可見文明進步，並不是由一個暴力推翻一個權勢的循環局面改變出來的，最重要的是先有偉大思想的出現，以及偉大思想被接受。在「手段時間」中是由彼此都保持着完全的人格去說服，去溝通，而不是用犧牲人格的卑鄙方式去恐嚇出一個對自己有利的局面來。

今日全世界電影藝術形式，都依靠一種宣揚暴力的刺激作爲藝術魅力，那些百萬導演可以誇誇其詞說什麼因爲觀眾喜歡暴力。但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那就是今日全世界藝術家，都沒法培養出用思想性的技巧去製造魅力。事實上用暴力方式去建構藝術技巧，應是原始時代的方式，不是文明時代的方式。人是給思想引導，給思想說服，不是用彈弓刀箍着頸子迫人屈服的。

由於拙於說理而利用原始暴力手法去賣弄刺激，這是百萬導演的「手段」，並不是什麼「眞理」，如果有人因不甘爲與論指斥，起而大作言僞而辯。這種人當他失敗時，可以斷言，不但身敗，必定名裂。如果你有一個特殊癖，覺得做個身敗名裂的人非常快樂，那麼達到此道的妙法，就是先用冷血手段去爭取到權勢或利益，然後不斷是用積非成是方式，大說歪道理，爲自己行爲強辯，如此再接再勵，必定成功地做身敗名裂之人無疑。

共軍現況與今後動向

丁潤如

研究中共軍事，首先必須從共軍存在的背景中，把握它幾個不變的特質，這幾個特質是：

第一，自中共倡亂、猖獗以至竊據，完全是憑打刼得來；竊據之後，對大陸共區的控制，更是憑靠刺刀。最近幾年的全面軍管局面，尤其暴露出殘酷的軍事統治。中共這個政權是完全依靠槍桿子才得以生存發展的。

第二，由於憑了槍桿子才創造和保存了政權，便產生了誰控制了槍桿子，誰便控制了政權，更進一步便是誰想奪取政權，就必須先奪取槍桿子。這就使得政權內的任何一次權力鬪爭總與軍權爭奪糾纏在一起。

第三，在爭奪軍權的鬪爭中，總得把軍事路線鬪爭拿來作爲藉口，奪權既然繼續不斷，則所謂軍事路線鬪爭就永無結果。

第四，毛澤東爲人詭詐好變，其表現於軍事方面尤爲突出，但其所有詭變，都無法突破目前已知之一般軍事原則。所以如把握常則來觀察其變化，則其術可窮；若只隨共變化而揣摩其用心，則恒被其所炫惑。掌握了此等特質，我們就很容易從共軍已有的一些情況，來研判其今後動向。

處理林案善後，清除林系餘毒和加強對共軍之控制，是去（一九七二）年毛澤東在軍中一切措施之基本着眼。爲此，毛澤東將依附林彪的高級軍官，整肅了六十多名，以致國防部部長和總參謀長以下許多重要軍職，均付虛懸。另一方面，又起用過去被黜之非林系高級軍官數十人，同時對於林系中未參加政變陰謀和較低級軍官，則經過批判改造後，謀成「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如此，在軍系勢力問題上，一方面清除了林系在軍中有組織之勢力，一方面使各軍系勢力形成互相制衡。此外，對於部隊實施調動和併編，以打亂傳統的軍系觀念。其控制共軍之另一手段，則是「黨指揮槍」。毛澤東說：「軍隊要統一，軍隊要整頓。」整頓的目標是統一，統一的方法則是在軍中要求「黨委一元化領導」，又在軍事外加上「由地方黨委實施一元化領導。「這就成爲整個共軍之一切行動，要在部隊黨委的控制之下，而部隊黨委又須接受地方黨委之領導。老毛則高高在上，控制共黨，進而控制共軍。老毛並曾指示地方黨幹說：「要過問軍事，不能只當文官，還要當武官。」用地方黨委控制共軍，這是老毛以軍整軍失敗後，想出來的一條以政整軍的妙計。老毛這樣作的企圖，不但控制了軍中的鬪爭，壓低了軍人干政的氣燄，而特別重要的是可以藉此逐漸將軍權暗渡到江青「文革派」之手。

本年元旦中共「兩報一刊」社論提出：「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搞好批修整風。」相信當毛澤東對共軍的控制有幾分把握之後，那些被暫時團結的林系共幹，仍將難逃被批鬪之命運。

去年，中共黨中央軍委對共軍訓練方針的指示是：「今年訓練重點，是抓幹部，幹部抓教導隊；今年要把基礎打好，因此不搞大演習。」去年一年的共軍訓練確實是按照這樣的要求進行。今年，「兩報一刊」元旦社論說：「人民解放軍要嚴格訓練，嚴格要求，努力提高政治水平和軍事技術水平。」這自然

波蘭農民

由於大勢所趨，近年來世界各國的共產主義國家，均紛紛走向了修正道路。東歐共產集團之一的波蘭也不能例外，自一九七一年十一月開始，實施了新的土地法，推行修正主義以刺激農業生產以來，時至今日，估計已有三百五十萬名以上的自耕農，陸續領到了地契，擁有自己的土地。據官員們估計，目前的波蘭，雖然尚有大約一百萬名農民仍未領有自己的土地，但波蘭既已銳意修正，按步實施農業土地私有化以刺激生產力，那麼，尚未領到私有土地的一百萬名農民，相信在短期內也可分配到自耕地。

就當前的情形來說，擁有自耕地後的波蘭農民，向國家所繳納的賦稅雖然比較多一些；但是，推行修正後的波蘭，按照「新政策」的規定，此後波蘭農民經過勞動後所收穫的農產品，除了繳納賦稅之外，對農產品的支配權便可以完全操縱在自己的手中，不必再像往昔那樣，常常要被迫「響應」政府號召，以賤價將農產品售給國家。在利害相權衡之下，波蘭的農民們當然十分歡迎這種修正。

西德的著名專題採訪記者雷雅克，前往波蘭經過半個多月的實地採訪後，回到西德，曾經在一份週刊專題介紹波蘭農民擁有自耕地後的情況。雷雅克以當地一位老農佛蘭特的生活情形，來進一步詳細解釋波蘭的農民何以歡迎這種修正。在佛蘭特擁有自耕地以前，他每年要繳納的稅欵爲一萬一千五百萬斯洛蒂（約合五百美元），不過，卻須以低過市價一半的官價，向國家上繳穀類三噸，馬鈴薯五噸，牲口九百磅。依照官方的收購價格，每噸穀類定爲二千四百斯洛蒂，但是，如果當時佛蘭特本身沒有三噸穀類供給官方收購，而必須要從自由市場中把穀物購進，然後上繳給國家的話，他便要付出四千二百斯洛蒂的代價才行。至於馬鈴薯及牲口的情況，與穀類亦相差不遠；因此，在被迫要向國家交售農產品這方面，佛蘭特過去每年最少要損失一萬五千斯洛蒂的數目。當佛蘭特擁有了私人耕地之後，他每年繳納的稅欵雖已增至一萬二千餘斯洛蒂，但由於他繳清了稅欵便不用再向國家交售農產品，所以稅額雖已增加了，而對本身卻仍是有利。因此，波蘭農民對這種修正表示無比歡迎，乃是可以

是今年對共軍訓練的提示。

綜觀去年以來的共軍訓練，主要的問題在於軍事思想路線鬪爭的問題上。從實際情況講，自林彪主持國防部以來，一切打算在利用共軍作爲自己奪權的憑藉，將訓練時間大部用於搞政治，宣傳「毛澤東思想」，正如毛澤東所說：「搞文不搞武」，使共軍部隊的軍事技術水準普遍降低，積弊多年，影響戰力很大。此種情勢，在任何人看來都是亟需改正的，葉劍英自亦有此感覺。但過去批評彭德懷和羅瑞卿之時，指斥彼等於犯了「單純軍事觀點」的錯誤，爲了要提高軍事技術水平而又在「單純軍事觀點」上能自圓其說，毛澤東的新論調是：「又紅又專」，「紅爲了專」，「爲革命掌握軍事技術」，「把路線教育貫穿到軍事訓練中去」等等。這顯示在軍事上的「專」是重點，而路線鬪爭用來推動軍事訓練。問題在於受訓的干部和部隊「分不清路線是非，劃不清界限。」「譬如培養典型同拼揍尖子的界限，必要的規章制度同形式主義的界限，革命競賽同錦標主義的界限」等等。甚至命中一顆子彈，這是要強調政治的效果，還是軍事技術水準的提高也是很難決定的。有了這個難題，使得共軍官兵，人人「思想有顧慮」，怕再犯錯誤。於是彼等只有走不「紅」不「專」的穩當路線，或者「等一等，等上級開會，作決議，發指示，看領導上是怎麼說的，看報紙上是怎麼講的。」在這樣無所適從和無所作爲的情形之下，共軍希望今年提高共軍政治和軍事的水平，恐難如願。

目前共軍軍事形勢，仍然是北面防蘇，東南防我和西南防印和印支的三條戰線作戰的形勢。在這種形勢下，共軍的戰畧思想不得不強調「積極防禦」。去年九月份「紅旗」雜誌在一篇題名爲「中國革命戰爭的根本指針」一文中，總結強調了積極防禦，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打運動戰、打殲滅戰和打人民戰爭等戰法，說這是毛澤東「科學地總結了中國革命戰爭經驗，判定下來的指導路線。」今年中共兩報一刊元旦社論更提出毛澤東指示：「要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這顯明是以「積極防禦思想」爲基礎之備戰方針。此等情況顯示，這種「積極防禦」戰畧，將爲今後若干年內共軍軍事措施之基本依據。

由於軍權爭奪而牽連到的所謂「軍事思想上的兩條路線鬪爭」是批判了「猛」、「慢」和「模式化的軍事原則」。這顯然是指林彪的「三猛」、「四快一慢」和「三三制」等戰術思想。共軍的說法是：「過去的經驗需要鑑別，特別是由於劉少奇一類騙子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影響也需要肅清。」而共軍在軍政訓練中則集中強調「古田會議決議」和「十大軍事原則」。

在軍事原則上，「積極防禦」本來便是攻勢防禦，而毛澤東的陰謀自然重點在於準備必要時之進攻。去年中共解放軍報強調「軍事家不能超過物質條件許可的範圍外企圖戰爭的勝利。」這顯示共軍不但在訓練上注重了軍事技術，而也在積極着手進行裝備的改良和軍事工業的重建。去年一年發現共軍機動力和海空軍的裝備，均有所改進。尤其值得注意者，近來共軍向外購買軍事裝備和工廠成套設備，接洽合作製造飛機引擎和合作開採石油，進行與外國科學界之相互訪問以及收集有關科技資料等等，均顯示其重新開始努力於軍事基本工業之建設，以提高軍事裝備和軍需供應品之自製能力和現代武器之作戰能力。

私人耕地

高棠

肯定的。

雷雅克指出：很明顯，大力推行修正主義的波蘭當局，次一個目的乃是藉農業改革新法的成效，作爲其他方面改革的藍本。波蘭的官員並不是傻子，他們早已計算過，當波蘭農民擁有私人耕地後，政府對農民取消了強迫收購，則雖然將稅欵提高了，對國家當局的收入來說也是得不償失；波蘭政府居然甘心情願減少國庫的收入，其最大目的乃是藉此刺激生產力的增加，以達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效果。

在波蘭當局推行「新政策」（卽修正政策）之下，農民生活大都開始顯著好轉。最重要的原因是當局取消了強迫收購農產品條例，農民把農產品售給國家，均按照自由市場的價格出售，不再像往昔那樣只以低過市價一半的官價賣出。由於把農產品賣給國家是在「公平交易」的原則下進行，所以，在農民們擁有自己的耕地後，人人均努力生產，設法使生產豐收，以便能夠有更多的農產品賣出，多得一點金錢來改善本身的生活。對於施行農業新法刺激生產力增加這一點，波蘭當局的目的可說已完全達到。曾經前往波蘭進行實地採訪的西德記者雷雅克透露，目前普通的波蘭農民，每人擁有的耕地平均大約十六畝左右；也有小部份農民擁有耕地二十五畝左右。但在居住環境來說，能夠居住有自來水設備的磚屋者則仍然不多。

波蘭政府當局大力推行修正主義以後，國內農民的生活無疑已逐漸趨向好轉，不過，由於波蘭淪爲蘇聯附庸的時間太長，而推行修正的日子又尚短，故國內一般情況仍表現得頗爲貧窮與落後。據雷雅克透露，目前波蘭的農村雖然大都已有電力供應，但農村的家庭，卻只有百分之一能夠使用煤氣；而且農村到處仍是茅厠，衞生設備也很差。此外，約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波蘭農村，現在還要使用水桶向井裏取用食水，四分之一的私人農場卻連水井也沒有。照目前的情形觀察，波蘭當局要使農民達到理想的生活水平，尚須經過一段頗長時間的努力才可以達到。按照波蘭政府的計劃，農民們擁有了私人的耕地，刺激農村生產力普遍增加了以後，進一步便設法實現農業機械化。關於波蘭農業機械化的問題，雷雅克認爲在今後五年內尚難望實現，原因很簡單，這主要是由於波蘭的工業仍趕不上機械化的要求。目前，波蘭的拖拉機仍多是進口貨，售價不菲，在波蘭的工業尚未有顯著蓬勃發展，農民生活尚未達到理想水平之前，機械化顯然不易實現。波蘭實施農業改革新法，使農民擁有私人的耕地，與「共產主義」的政策背道而馳，所以，對波蘭實施的農業改革，世界的觀察家們均認爲它是東歐共產主義國家推行修正最激烈的典型。據雷雅克透露，實施農業改革只是波蘭走向激烈修正道路的第一步，農民改革成功後，接踵而來的激烈改革必繼續出現，由東歐共產主義集團爭先恐後走向修正之路，也可以看出共產主義的沒落了。

（股市閒話）

假股票與假消息

本月中旬，本港股票市場中首次發現了僞造股票，被歹徒僞造股票的公司是「合和地產」。經過情形非常簡單：合和地產公司在辦理股票過戶手續中，發現了三張一千股面額的假股票（後來在繼續辦理過戶手續中，並證實被僞造的合和股票不止三張）；於是合和公司迅卽通知交易所將該公司的股票停止上牌交易，並公開發表聲明，催促持有合和股票的人士早日辦理過戶手續，以查究假股票眞相。另方面則報警調查以求水落石出。

就事論事，徹查僞造股票的來源並不困難，原因是股票的交易，必須通過經紀行做媒介，買賣雙方才可以交收。而且交易所亦均有明文規定，對投資人士購買的股票，第一手經紀人必須負其全責；由於責任重大，經紀行對股票買進和賣出，大都存有一定紀錄，要徹查假股票的來源，有關的經紀行只須查閱紀錄，便不難查出與該數張假股票有關係的買賣人士，既然查出與該數張假股票買賣有關係的顧客，尋求水落石出便有途徑可循。故在執筆寫此則「閒話」之日，根據消息報導，謂警方已開始傳訊有關可疑人物，到此則「閒話」刊出之日，相信合和假股票案已經水落石出，人贓並獲了。由於假股票的賣出有第一手經紀人負其全責，故雖已發現有假股票出現，投資者亦絕不會因此而遭受損失，這乃是可以斷言的事。但是，作爲一位投資者來說，卻也不能因假股票有經紀行負全責而對此事視若無睹，因爲假股票事件的出現，實在可使投資人士從中得到不少教訓。

合和正式宣佈發現假股票之日，本港股票市場迅卽全面下瀉。如上所述，假股票既有第一手經紀人負其全責，不會連累投資者受到損失，依照常理計，發現假股票斷斷不會影響大市才對。但實際情形卻是，假股票消息公佈後，大市卽全面下垂，這正好說明了股票市場是跟風者多，投資者少；而股市漲落又是全看人心之背向，跟風者一多，股市便容易脫離常軌，大市應起不起，不應跌卻跌的現象也極容易出現。脫離常軌的股市，跑短線無疑較易搵錢，但也最容易「破產」，是故，在目前的市場大勢下，爲求投資穩健，減少風險，便必須捨短線，取長線，同時更要捨垃圾股，取藍籌股才行。這是從假股票事件中投資者應得到的教訓之一。

年來由於本港股市壯旺，跑短線容易賺錢，購買股票的人，可說爲數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均是希望購入股票後在一轉手之間賺錢，視派息送股爲閒事。因此，購進股票後正式辦理轉名過戶手續的也少之又少，正由於購入股票者甚少轉名過戶，乃給予僞造股票的歹徒有可乘之機；合和假股票案的主角，在警方的徹查下雖不難人贓並獲，但往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爲謀求暴利不惜鋌而走險的歹徒，甚至連走私販毒，殺人搶刼都會

也談教師寫

兩萬多合格小學教師爲爭取薪金，擬定了三個步驟：第一、貼大字報；第二、向港督請願；第三、採取罷課行動。三步已行其二，政府猶未有明白表示，看來非要罷課不可了。

對於這件事，社會輿論原來保持緘默，不置可否，最多奉勸教師爲大眾子弟着想，勿走極端，亦畧寄予多少同情。不料，近來輿論丕變，有些報紙之對教師，不但不同情，且有譏評和指摘，起因是由於教師在大字報上寫了錯字。

大概只有一張大字報，把「孰不可忍」寫做「熟不可忍」，有照有證，登在前幾天的報紙上。評論者說：「極普通的字都寫錯了，怎樣教學生？尊嚴何在？又憑什麼爭薪金？」這樣說，的確是頗令人尷尬的。

前天遇見一位教書的朋友，叩詢感想，他氣忿的說：「輿論太不公平，大字報寫錯一個字，是那執筆者的個人疏忽，怎可算在全體小學教師的身上？」

歸罪於一人，是否就很公平呢？在我看也未必。試想寫那大字報的教師，落筆之前已知此報之重要，要張貼上街，任人去看的，何嘗不想把它寫得四平八穩，整齊漂亮？決不致疏忽，更不會故意，而其所以鬧出笑話來，實在限於本身的語文程度，只能寫成這樣。再說他能做上合格教師，資格被政府承認，當初正是憑着這個樣兒的語文程度，今天要來責備他，似乎寃枉點。

依我說，輿論界不必太重視這件事，加以譏評和指摘，因爲此時此地，把普通的字寫錯了，讀別了，其實是極普通的事，我們應該自我安慰，文化的沙漠裏還能寫出大字報，已是難能可貴的了，何況只是錯了一個字，應該嘉奬才對。我不禁有個疑問：假設有這麼一天，中學教員和大學教授爲了爭薪金，亦採貼大字報的辦法，他們寫出來的，敢擔保不錯嗎？

也許有人說，中學教員和大學教授的程度比小學教師高多啦，那絕對不會的，閉上眼睛也錯不了呀！

不過這話得且慢說，至少在未有見過他們的大字報之前，宜存疑和保留。我這樣提議，實是因爲平日以目之所見，耳之所聞，中學教員和大學教授寫錯字，讀別字的事情太多了，這裏不妨舉出數件，以證獨責一個小學教師，或全體小學教師，均有未當之處。

早年爲了吃飯，曾在某校初中部兼兩堂數學課。一日課畢，站在「成績欄」前欣賞學生作文，忽見某篇之後批有四個大紅字，曰：「通順可佳」，細看乃×國文先生的手筆，其時一因求好心切，二因年少氣盛，好攬閒事，便逕尋×先生，告以「佳」字很有問題。不意×先生聽後，臉色一沉，把桌子一拍，指着我道：「有什麼問題？你唸過幾篇國文？想來抽押我？你也不打聽、打聽，我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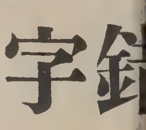
幹得出來，繼合和假股票之後，還會不會有其他公司的股票被歹徒僞造，這是任何人也不敢肯定答覆的問題，爲求穩健計，投資者在購進股票之後，最好能夠及時辦理轉名過戶手續，這樣方可保萬無一失。這是從假股票事件中投資者應得到的教訓之二。

本來，對股票的買賣必須通過經紀在交易所進行，絕對不准做場外交易。對股票的場外交易，不但交易所不容許，政府當局更是嚴厲禁止；原因是進行場外交易不但不須付佣金，同時也逃避了印花稅。也正由於進行場外交易可以免付佣金和印花稅，故有些貪圖小利的短線客便捨正道而弗由，專門進行場外交易，以求慳水慳力，殊不知這種舉動最容易上假股票的當而招致損失。買股票能循正矩在經紀行進行交易，因爲轉手都由經紀負責簽章，一切後果都由經紀負其全責，投資者根本不用擔心購進假股票而遭到損失，但若在場外與陌生人私下交易，如果購入了假股票，便只好自己承擔一切損失。所以，不論購買任何公司的股票，均必須按照規定手續入貨，這是從假股票事件中投資者應得到的教訓之三。因爲目前股票市場中的「跟風」散戶過多，而這些「跟風」散戶又多是盲俠之輩，因此，合和公司發現假股票事件曾引致股市下挫了一個週期，但本港股市根基已頗穩固，故深信假股票風潮對股市無長遠不利影響。正因爲假股票有異於假鈔票，假鈔票用出以後可以「過得海就是神仙」，而假股票卻是有經手人可以追查，容易破案，故股票市場對假股票的出現實不值得過分重視，應該值得重視的還是假消息的傳播。

筆者在前數期的「閒話」中會經說過，有些善於在股票市場中投機取利的人，最喜歡製造消息；他們所以要製造消息的原因，不外是由於這些人（通常是一個集團）以低價購進了某隻股票（購進的股數當然甚鉅），而購進以後該隻股票的市價又長期未見上揚，集團中人爲了使該股票的市價躍高，便「閉門造車」地胡亂製造利好消息（也簡直可說是亂放謠言），令一般矇查查的盲俠搶購該隻股票而促使其價位躍升。而這些人製造的所謂利好消息，也不外是某公司送股、拆細，或者某垃圾公司與某大實力雄厚的公司換股合作之類。那些別有用意的投機者將假消息傳出，矇查查的盲俠跟風搶購，當他們手上持有的股票價位報升時，集團中人便立即大量抛出，待他們抛淸存貨後，跟着有關的人士來一個「否認」拆細或換股之說，該股便會跟着迅即下跌，但是，製造假消息者已經賺到盤滿砵滿，可憐只是那些跟風盲俠無端端做了「大閘蟹」，未知何日方可翻身超生。

每當股市交投活躍之際，每隔相當期間，例有投機集團傳播謠言，企圖使跟風盲俠上當而有利於他們從中大賺。在過去一年間，依靠製造假消息而從中大賺特賺的投機之輩爲數甚多，而盲目將假消息信以爲眞，招致損失不可以勝計的盲俠也比比皆是。所以，對一般小額投資者來說，假股票的發現實在並不可怕，而最可怕的卻還是假消息的不絕如縷，因爲要防止買進假股票而招致損失甚爲容易，要防止上謠言的當而招致損失，則必須做到平日留心分析股市，並要切實做到戒除盲俠跟風與跑短線才行啊！

凌山



遺珠閣隨筆

老實告訴你，我是章太炎的再傳弟子，你知道嗎？」結果自然很不開心，這是後話。

另說一位大學裏的國文講師，得過正式的文學碩士，逢人自稱教授，身價抬得頗高。

一日去定製西服，不知怎地和店老闆談起國學來，又扯到後漢書，店老闆請問作者的名字，他便道：「是范華（曄）呀！」店老闆搖頭，表示那字不讀華音，但也說不上該怎麼讀。他很自信地說：「是華字，明兒我給你帶證據來。」

過了一天，證據果然給他找到了，是本英文書，專門介紹國故讓外國人認識的，著作人極有名氣，是博士、是語文學家，且是現任教授，白紙上寫着黑字，半點兒不錯，曄字後面註有WAH的發音，店老闆看了，不由一愕，無話可講，惟有表示信服。

再說一件最近的事。某高等學府舉行學術演講，題目和中國地理有些關係，主講人是位高等講師，在下也跑去參加。只聽那主講人說道：「萬里長城是中國古代的偉大建築，實際之長還不止萬里，它東起山海關，西止嘉谷（峪）關……」起初我以爲自己耳朵有毛病，後來又聽他嘉谷關、嘉谷關呀的說了三次，才敢證實他把字唸別了。沒等演講完，我已溜了出去。自己就是有此毛病，不能聽下去，總以爲此人字猶未認淸楚，講的如何精采，那裏配談學問？

例子只舉到這裏爲止，諒亦足證此時此地的中學教員和大學教授語文程度低劣的一斑。兒時讀儒林外史，看到裏面有許多大人先生唸別字，總以爲是小說家之言，未必可靠，或是吳敬梓生按白造，蓄意挖苦讀書人的，可是看今之儒林，接觸活生生的事實，又不由你不信。

大學教授本身語文程度水皮，中學教員是他們教育出來的，能好的了嗎？那些小學教師又是中學教員培養出來的，要不壞的話，那才超越了常理。

所以，譏評及指摘一個小學教師，或全體小學教師，都欠缺公平，而有些殘忍。

我寫這篇東西，無意移禍中學教員和大學教授，其實他們也是無辜的，要責怪嗎，首應責怪此時此地的教育制度，不應在幼稚園就開始讀英文，尤其不應把英文的重要性駕凌母語文之上，硬要這樣做，結果是中英並通，又是中英不通，兩個半桶水。

半桶水究竟是不經用的，無論用那一桶，只要用多點兒便見了底。不過，它亦有好處，例如當洋行買辦，在殖民地幫洋人辦點事，充任翻譯，做做裏通外國的人，或者到外國的華人餐館托托盤子，都可勝過全桶水，徇此路而發達的，亦大有人在。但到底——這還脫不了悲哀。

嗒嗒過鐘

劉人傑

小羅約我到暹羅燕窩吃中飯，他難得找我，我以爲一定有要緊事，誰知他最大目的是向我吐苦水。一則要求老萬「評評理」；二則希望借助老萬的「大筆」，將他遭受的「寃屈」公之社會。

小羅遭受的寃屈跟他那部「聊以代步」的小汽車有關。他侃侃地對我述說上個週末的遭遇。

小羅在九龍一個醫療機構做事，星期六那天，因下午不用上班，上午下班時間也不怎樣嚴格，只要工作做好，便可提早偷鷄鬆人，因此他早上過海時，爲了省四塊錢，沒把車子開過海，在碼頭附近找個地方停放，剛好四小時老虎機下有個空位，他忙把車子泊好，然後餵老虎。

第一枚五角錢硬幣放進去，老虎機指針移到兩小時；再放第二枚卻一動也不動，還是停留二小時處，小羅想多放一枚試試，一來怕白多損失五角錢；二來他已找不到另一枚五角角子，只好依正當手續，打電話到咪表管理處投訴。

大概近來老虎機壞得多，投訴者眾，打了半天打不通，過了上班時間。試打到九龍方面，接是接通了，但聽電話的人說：「我們只管九龍老虎機，香港的請直打到香港管理處。」小羅告訴他電話打不通，他又趕時間上班。聽電話的說：「你再試試，仍然不通，我幫你好了。」

這回，打到第三遍居然接通，小羅把停車地點，咪表編號及停車時間，咪表壞的情形，詳告了他。聽電話的人說：「我派員修理好了。」

小羅鄭重的說，他要四小時後才取車，要給他四個鐘頭時間。

可是，下午下班從九龍回到北角，到老虎機前看看他的在座駕車，新式請帖已懸在水撥上。小羅氣得說不出話，連忙打電話向咪表管理處交涉，那人指導他，你可以寫一封信，連同請帖，寄給交通部，說明原委，自可免罰。

小羅依他的話照辦，但過了幾天，交通部給他的覆信，說他們已請工務局驗表人員詳細檢查，那隻咪表「正常」，所以罰欵不能豁免。小羅不服氣，打電話到工務局找驗表的人交涉。

「對不起，報告已經交了，不能更改。」他表示講情沒用。

「但當日咪表確是壞了。」

「你在外邊入錢，和我拆開檢查，可能情形不同。這些咪表很『神』，算你唔夠運。」

他寫信和警務處長講理：「有沒有人爲了省五角錢，花那麼多時間打電話、奔走？」

「你不服，我們讓法庭決定好了。」警務處長的回信說。

接着，「傳票」到了，傳票註明：如果「認罪」，除罰欵外，加付堂費十五元，即是四十五元。

小羅一想，這些案子未必一堂打得了，說不定出庭兩三次，那時金錢損失固然不可以計算，更慘是時間與精神。

考慮結果，決定低低地蹟一舖，付出四十五元，了結此案。

「老萬，」他說：「財是破了，不過我條氣認眞唔順。老實說，街邊的老虎機時時出毛病，往往吃了角子懶得動，牠吃多了政府不會還你，紅旗豎起便不分靑紅皂白，不問機器有沒有壞，繫上請帖，吟詩也吟唔甩。你說過，官字兩個口，這是最現成的例子，我們老百姓只能做啞巴……」

說到這裏，小羅忽然大叫了一聲：「弊！」

我一怔，問：「什麼事？」

小羅沒答我，看看腕表，氣急敗壞地往外跑。我莫名其妙，跟着他跑出門口，看是出了什麼事。

只見他的車子停在對面馬路的老虎機下，他三步併作兩步奔過去。

可是，一個女警正把請帖繫在他的水撥上。

「警察小姐……」他上氣不接下氣。

「先生，這車子是你的？」那女警瞧了他一眼。「對不起，**嗒嗒**過鐘！」

她說完，掉頭離去，小羅看看老虎機，那面紅旗雖升起，還沒擺正。

「唉！只過了三分鐘……」

小羅垂頭喪氣回來。我說：「這回又吃貴飯了？」

小羅聳聳肩道：「我談得太興奮，到了時間也沒覺着。不過，這回是我不對，我該曉得這一帶有很多女警虎視眈眈，巡着老虎機，過一分鐘就會破財。」



「上海的早晨」——風暴

周而復是中共的高級文化幹部。早在一九三〇年就讀上海光華大學外文系時，他就參加了共黨工作。周而復的英文基礎不錯，擅長寫作散文。他在一九三五年創辦「小說家」月刊，參加的左傾作家有歐陽山（楊儀）、沙汀、艾夫、張天一等人。

抗日戰爭爆發，周而復離開上海，跑到了延安，擔任魯迅藝術學院講師。當時共黨對於從政府區來的黨員，非常懷疑，因此重新考核入黨，周而復經過詩人魯藜的介紹，重新成為共黨黨員。不久，他去了晉東五台山，在聶榮臻的「晉察冀邊區」從事文化統戰工作。他的一本報告文學作品「白求恩大夫」就是在那段期間完成的。

白求恩是加拿大籍的醫生，一八九〇年生，思想左傾，曾在西班牙內戰時參加反納粹工作。抗戰初期他組織醫療隊到延安，一九三八年四月經延安到了晉察冀邊區，前後工作兩年。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白求恩因為給傷兵開刀中毒，死於河北省完縣黃石村。周而復曾經和白求恩生活在一起，因此他寫作這部「白求恩大夫」有它的眞實性。這部書後來獲得中共的文藝獎。

抗戰勝利前夕，周而復到了重慶，擔任中共主辦的「羣眾半月刊」記者。在這段期間，他先後出版了「高原短曲」、「晉察冀行」、「東北橫斷面」、「翻身的年月」等。從這些書名來看，這都是些報告文學的作品。抗戰勝利後，周而復到了上海，一九四七年轉往香港，主編「北方文藝」。上海淪陷前夕，周而復到了北平，上海失陷後，他回上海擔任了共黨上海市統戰部副部長、滬江大學教育長等工作。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九五五年四月，周而復兩度以「中共文化代表團副團長」身份，訪問了印度、緬甸和印尼。寫了「訪泰戈爾故居」一文。

一九五八年周而復以「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身份，訪問了蘇聯及東歐共黨國家。同年九月八日，他在捷克的布拉格寫了一篇「偉大的列寧永生」散文。

一九六〇年後，周而復曾訪問了古巴、墨西哥、日本等國，進行國際統戰工作。但是好景不常，當毛澤東發動「文革」以後，周而復一生唯一的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卻成了一株「大毒草」，而他本人也成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了！

周而復在上海將近四十年，他對於這座工業城市是非常瞭解的。「上海的早晨」描寫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海淪陷以後，一些資本家和工人的思想生活面貌。按說，周而復是中共老黨員，他這部小說的創作基礎，完全是遵照老毛講的話而寫的。他創作了三種不同類型的資本家：馬慕韓、徐義德和朱延年，既有它的現實性，也符合了共黨的政策，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實。

「上海的早晨」作者原計劃寫成四部，第一部在一九五八年出版，一九六二年出版了第二部，但第三部雖已寫好，還沒出版就遭受到嚴厲地批評。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北平「人民日報」發表了「為劉少奇復辟資本主義鳴鑼開道大毒草——評『上海的早晨』」。

同年，一個工人桑偉川見了不服氣，於十一月二十日在上海「文滙報」，為「上海的早晨」寫了翻案的文章。不久，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共黨派出了打手丁學雷，在北平「人民日報」發表了「階級鬬爭在繼續——再評毒草小說『上海的早晨』」，並駁為其翻案的毒草文章」。這篇奇文一開頭氣勢凌人，說了這樣無理的話：

「桑偉川的專業不是文藝工作而是煤氣技術。然而他卻很懂得利用文藝評論的武器為資產階級的政治需要服務。」

這些話可充份暴露出中共文藝政策的騙局了！毛澤東早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廿三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裏，就說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話；過去三十年中，中共培養「工農兵作家」、鼓勵工農兵「業餘作家」，不遺餘力——高玉寶、孟大頭（河南農民詩人）等人就是例證。儘管他們寫得多麼幼稚、可笑，但一樣獲得中共的喝采。特別自一九六〇年後，中共大搞「工農兵文藝」，北平「人民文學」每期以大量篇幅發表「工農兵作品」，這是鐵的事實吧！

請問：桑偉川是「煤氣技術工人」，是「無產階級」，正是中共歌頌的對象，也正是中共「文藝政策」所培植的對象，為什麼現在批評他的「專業」不是「文藝工作」？難道你們為了整肅周而復，就不准工人階級的「業餘作者」講話？難道中共培植了三十年的「業餘作者」都是假的？矇蔽人民羣眾的騙局？文中誣蔑工人桑偉川為「資產階級」而「服務」，這是多麼卑鄙無恥的話啊！

「上海的早晨」中的資本家徐義德，當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淪陷後，就逐漸破產了。首先，中共沒收了工廠，接着在「五反」風暴中，更把資本家整得個個焦頭爛額，連劉少奇都說了這些實情話：「資本家已經把工廠交出來了，他們已經不願意反抗社會主義了。」「資產階級已經沒有什麼生產資料了，沒有工廠了，已不是原來的資產階級。」

作者周而復是三十多年的共黨黨員，為他的作品「翻案」的桑偉川是工人出身，他們竟然成為「反革命分子」，這在中外古今的歷史上是個「笑話」，但是在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卻是司空見慣的事——甚至，連為共黨賣命終身的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也變成了「反黨」的「四條漢子」，我們還說什麼話！

一九六三年因雜文「塔」被鬬爭的作家王西彥，說過一句絕妙的話：

「眞理離不開權力；權力在誰手裏，眞理也就在誰的手裏！」（轉載中國大陸研究）

司徒海

談申江的「七煞街」

林巽

「七煞街」雖然不是大製作，故事並不怎樣突出，但顯而易見編導在劇本方面是肯化心血的。至少這部打鬪片是擺脫了常見的報仇公式。游天龍的角色，一切打鬪，都是由他叛逆他那怕事而不敢開罪日本人的師父而起的。觀眾對游天龍看來反應不錯，除了游天龍本身的武功表演得中國化而且眞實感之外，編導對這角色的塑造相當惹人好感。雖然如此，「七」片在觀眾感受上，可說是有親切感，但仍沒有眞實感。

「七煞街」用反毒作主題，反日作情節，用打鬪作噱頭。雖然反日是很好的題材，但因近年來用得過多，看來有點籠統，而且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志在消除反對他的地方反日勢力，將販毒的情節加給日本人，作用太小了。我想如果這故事不用日本人，將飾演小島的苗天換上一個地方惡霸或海上私梟頭子，可能增加些眞實感而且亦接近現代。但「七」片還不失為一部內容健康的作品。

「七」故事中的游天龍是一個自小死了父母的孤兒，被一個以醫術濟世的醫生杜保民收為第三徒弟，杜保民過去本是一個開武館的武師，但因二十年前給一日本高手打傷，從此棄武行醫。電影的地方背景，是日本侵華時期在華北的一個小鎮。那個從打傷杜保民的日本高手山島，則是正在鎮上開一個俱樂部，俱樂部中有賭檔與鴉片烟檔。鎮上多少善良百姓被山島的爪牙利誘威迫，製造成癮君子。杜保民為了幫助鎮民，免費為鎮民戒烟，這使山島大怒，便派爪牙來搗亂醫館，杜保民儘量逆來順受，偏生三徒弟游天龍禁不住師父受人欺負，於是便暗地裏瞞着師父，去搗亂小島的俱樂部，打傷日本武人，因此闖下大禍。

電影在游天龍身上，塑造一個新形象，那就是游天龍雖然是杜保民的徒弟，但因為師父早已對武派人物，應在人物背後賦予一種相反的觀念，表現出來，才有深度。譬如說，杜保民可以處理成一個我方抗戰時在敵後的特工人員，杜保民的門徒與女兒都不知這件事，同樣山島亦是日本情報人員，打算用毒品控制受利用的人，使其為了吸毒而被利用。那麼，游天龍因不知內情而衝動，危機便加重了，杜保民與山島的鬪個你死我活，不敢驚動敵偽，亦大有理由，以及山島審訊游天龍下酷刑時，才露出本來面目，於是他由此更愛他的師父，又自發起愛國天性，最後一場打鬪，劇力更加強烈。

「七」片看來就是缺乏這類魅力。只由一種沒有原則的善惡概念去建構成戲的衝突，看來便覺得軟弱無力。

如果用舊的一套從外型取材的觀點看，游天龍應是難以當主角的條件，個子瘦小，相貌平凡，演戲亦沒有深度（相信是一個時期的），但從座上觀眾反應看，對他可有好感，散場之後，我留在人潮中聽聽觀眾反應，看來他是成功的。於是細細分析，除了編導在塑造角色上給他幫助外，這人物氣質相當向內，所以反叛時反得毫不露骨，這種氣質，無疑地是使觀眾對他好感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固然是因為他確有不凡的武功身手。可見演員方面，氣質比外型英俊重要，這種例子，近年外國電影最多，國片較少。可見一種氣質，是成功的演員不可缺少的。

今日的國片，從文藝片到武俠片，最難建立起來的是劇中人的特殊人生觀，譬如一個走江湖的為什麼身懷絕技，何以要浪跡江湖？一個青年對父母沒有好感，為什麼會對他的父母沒有好感？我們的電影，臨到這種關鍵時，多拖出一段與時代脫節，甚至不能調和地融入現實中的一段覆述故事出來作為交待。一有了覆述，電影的節奏便失掉了調和，

哭吳靈子兄

向晚

每逢過陰曆大年，我們羅、吳、馬、李四家人必有一次團拜，到尖沙咀北平館大吃一頓，已經有很多年了。後因事取消團拜，靈子兄也說：「團拜之故，反無機會到各家機會了。」我想頗有道理，於是團拜從此取消。但終年不見面，終覺不安，乃改用電話方式拜年，我先給羅太太通電話，繼給吳宅通電話。接電話者是吳太太，我說我找吳先生，吳太太聽後回說：「他不在了！」我再問：「怎麼？」她又說：「不在了。」聽後令我毛骨悚然！再問，她才更詞調說：「吳先生已去逝了！」我愣了半響，無話可說。後來，我又從電話細問羅太太，才稍知當時逝世情況，我不禁慨嘆一聲，人生眞如朝露！

我與靈子兄認識歷史並不太長，二十年前始於九龍城羅宅相識，據我所知，他是浙江人，滬江大學畢業，後又入東京早稻田大學研究院研究，在上海曾經營一個時期商業，賺了不少的錢，生活當然相當美滿。但上海變色後，逃抵香港卻在九龍城西頭村苦熬，日夜全靠寫稿度日，情形一如張海山。他說要研究大陸問題，當時我想大陸有什麼可研究呢。不料，他的想法對了，研究大陸問題，因可以解決民生，不致挨餓。他是一正直坦誠的人，談話直言無隱，能急人之急。他對大陸問題確有深刻研究，而且文字也非常瀟灑淋漓，故每年星島週年紀念刊時，多邀他撰專文。他認識朋友甚多，非我所能及，故常介紹我及內子為「論語」及「今日世界」及其他刊物投稿。我在九龍城住時，晚間常到他家聊天，上天下地無所不談。他常說：「我的這個家，許多朋友

場游天龍與日本高手打鬥，杜保民只站在一旁觀看，充分說明年輕一代比上一代進步，完全擺脫什麼常見的報師仇的形式電影情節。

除了打鬥之外，電影對癟君子的醜化，不但精神不振，而且人格亦墮落，好些地方，刻劃得是不錯。

「七」片中段，編導寫日本人因害怕游天龍，因爲打不過他，於是用美人計陷害，後來殺死被利用來誘游天龍的女子，將他造成殺人犯，山島爪牙又假扮警察將他捉到俱樂部去施酷刑，這是電影情節上最失敗的一段。同時，編導使杜保民與王妙蘋誤會游天龍的戲非常牽強，使所有人物的智力都被迫低了。危機中又帶着胡鬧，戲的格調亦顯得有點混亂。

編導申江，是曾經在邵氏公司鬱鬱不得志的導演，不久前曾有一部「盜兵符」在香港公映，看來他對於感性方面的戲，相當用心，但無疑地也受到我們電影情節的舊東西約束，反面人物，都脫不掉時下常見電影中的沒有什麼人生觀作心理基礎的大反派典型。筆者以爲如果在一部電影中搞正派與反代的觀念用來注入他所塑造的角色的靈魂中，於是只有造出一段往事，作爲主人翁採取某種行動的理由。這種表現方法，看來是相當落伍的。

記憶中有過一部意大利出品的西部片「獨行俠江湖伏霸」電影開首，用兩句話來注入兩個職業槍手的觀念中，「當生命沒有價值時，死亡就有價值」。電影出現的是荒涼的小鎮，盜賊橫行，警方沒有能力殲匪，於是便出賞格捕殺爲害地方的劇賊，於是職業槍手便出現了，那槍手殺人固是替地方除害，但在他自己是爲了賞金。又如多年前尤伯連納主演的「七俠蕩寇誌」一樣，故事中沒有回憶，但觀眾可以完全清楚每一個槍手的人生觀是什麼，過去怎樣過日子。

我們的電影就欠缺這些。今後我們要充實的東西雖然是千頭萬緒，但如何爲自己的角色注入一種人生觀，而不必借助於回憶或覆述作爲行動的理由，這應該是急需做到的第一步。

來，只是生活一天，便努力一天，快樂一天。一旦閻羅王送來請帖，便馬上飛昇，人人如此，不管你是皇帝、大獨裁者、億萬富翁，或街頭乞丐無貴無賤，同歸骨枯。所以他遺言：死後不開弔，不發訃聞，不登新聞，所以死後多日，許多朋友皆不知，這也是一怪人。

一個好友逝世，心情上一定會好久時間都是沉痛的，尤其富於感情的人。我獲得惡耗後，曾一再探聽他的死事消息，除羅太太告知外，又從龔從民兄處，探得一點，他說他見新生晚報有人寫一短文，是紀念吳靈子兄的事。那麼，我怎樣對亡友呢？一願望到他府上（已遷九龍塘了），探訪吳嫂及其子女，二願望給吳嫂寫一唁信，三願望是總要寫一紀念性的悼文，四願望是視其需要，做作朋友的，應該如何盡力協助亡友的家屬。以上四種願望，第二願望最易，我已做了，今則實踐第三願望。

掛羊頭賣狗肉的騙子

古鶴翔

毛周政權近日不斷地提起孫中山這光輝燦爛的名字來，是否毛周政權悔罪的表現？

不。由於愛國的中國人，誰都衷誠地擁護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因此，毛周政權在失盡人心之餘，不能不假冒孫中山之名，以販賣其禍國之私貨了。

如果毛周政權確實景仰孫中山的人格，那麼，毛周政權首先就應恢復「中華民國」的國號，而廢棄「共禍國」這招牌。

孫中山先生創建「中華民國」，毛周政權「一邊倒」、「倒向共產陣營」，有什麼資格冒充孫中山的崇拜者？那實在太笑話了！

孫中山力爭民族獨立，人民有權，民生康樂。毛周政權先後出賣國家民族利益於蘇聯、美國和日本，剝盡人民的權力，強迫人民受苦，毛周政權有什麼資格崇拜孫中山？

孫中山尊重中國的傳統道德，毛周政權否定中國固有的文化，不但反對孔孟之道，而且毀滅民族英雄岳飛的墳墓，毛周政權怎配崇拜孫中山？

孫中山認爲中國只有「大貧」「小貧」之分，而毛周政權則主張不斷的「階級鬪爭」，毛周政權怎配崇拜孫中山？

孫中山遜位讓國，大公無私地爲國爲民，而毛周政權唯力是視，唯權是爭，唯私是圖，怎配崇拜孫中山？

毛周政權不單不配崇拜孫中山，是中國人民的公敵，而且是馬列主義的叛徒。

毛周政權完全違反了中共的「黨章」和「國法」，只爲了個人的私利而非法地因禁了「國家主席」劉少奇和殺害了「副統帥」林彪，奴役了七億中國人民。

毛周政權只是掛羊頭賣狗肉的一個黑店！

由於人民堅決反對毛周黑店，因此毛周政權不能不勾結外國人來鎮壓中國同胞，假裝笑臉，冒充崇拜孫中山，企圖苟延殘喘。

毛周政權爲了施行統戰騙術，最近竟然勾結一些香港報社，准許這些報社掛着「中華民國」的招牌，而爲中共宣傳！

請看天天日報罷，它的報頭印着「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三月十八日」這些字，跟着便以紅色標題說：「布魯斯進駐北京，中美關係大躍進。」我們建議：天天日報應立即將「中華民國」這幾個字改爲「共禍國」，因爲中華民國人民決不會把中共稱爲「中國」，也不會把「北平」稱作「北京」。

毛周政權不單自己掛羊頭賣狗肉，還教唆其爪牙掛羊頭賣狗肉，以欺騙人民。以欺騙爲治民之道，這政權是注定要滅亡了！

勞動營與集中營的內幕

胡養之

在蘇俄的所謂「十月革命」迄今，已經是整整地五十六個年頭了。該共產政權在這半個世紀多以來，各方面都顯然有了很大的進步；可是直到目前，蘇俄境內依然維持着一種令人十分恐怖與憎惡的措置，那便是暗無天日的所謂「勞動營」！根據「國際論壇報」最近的一項報導指出：「維護蘇俄人權國際委員會」於二月杪在比利時首都布魯賽爾發表一項研究報告，嚴厲指控蘇共政權對國內人民的迫害。這項指控表示：至少有一百萬名罪犯（約佔蘇俄總人口百分之零點五），被蘇共拘禁在一千個勞動營中。其中約有十萬人，是由於政治原因而遭拘禁的。

其實，這所謂「勞動營」者，卽是往時蘇共的「集中營」。不管是勞動營也好，集中營也好，都是用來磨折人民或迫害政敵的煉獄，只是名稱不同而已。正如「維護蘇聯人權國際委員會」主席葛里賽所說：「共產黨人會對史達林時代的集中營，予以猛烈的抨擊，說那些是歪曲了共產主義。但是，我們仍相信這種歪曲共產主義的情形，如今正以另一種方式繼續存在於蘇聯。……」

換句話說：凡在共產政權統治下的國家中，差不多都有這種恐怖而暗無天日的情形存在着，死了一個史達林，還有千千萬萬的史達林，在共產黨內主宰人類的不幸命運。史達林的獨生女兒史惠蓮娜，於一九六七年因投奔自由，獲得美國政治庇護之後，連續寫了幾本關於蘇俄內幕性的作品，引起了出版界的重視，賺得一筆相當可觀的稿酬。其中有一本關於她的所謂「回憶錄」，爲最吸引人們的注視。因其內容曾經把蘇共革命五十年來的殘暴政治，並沒有全部加在她那獨裁「爸爸」史達林個人的頭上，而分別歸咎於多數新舊高級蘇共頭子的身上。所以，曾一度引起世界各地人士對史達林生前的暴行，加以從新檢討。不錯，在俄國十月革命最初那段時期裏面，數以百萬計的皇親國戚、官僚、地主、富農、富商……等等，前後分別遭受布爾雪維克人殺害、禁錮、折磨的責任，的確不完全在史達林個人，而應該歸咎於列寧以下那一羣高級的雞鳴狗盜（高層的共黨統治階級）比較適當。然而，到了一九二六年以後，史達林卻已開始當權了。他當時所豢養的特務頭子貝利亞，便是代替着史達林到處捕人殺人的劊子手，據「鐵幕人物」中指出：「……實際說來，貝利亞之所以見信於史達林，是有一段血淋淋的歷史的！原來貝利亞與史達林具有小同鄉的密切關係，一九二六年間（卽史達林當權初期），他們的故鄉喬治亞發生一次叛變的事件，甚至貝利亞的家族也被牽連在內，結果他將自己的親屬和叛徒，全部舉行公審，集體槍決，一個也不留！因而得到了史達林的賞識。其後，他又時常向史達林面前進行告密的緣故，更被史達林視爲最親信的股肱心膂之臣，從而擢升貝利亞爲蘇共政權的特務頭子。」

一九三六年的蘇共大淸黨運動，曾震撼世界，一共計有近千名的黨員被列入黑名單之中。其中包括着二十多個著名的紅軍元帥，或政府高級官員及高級黨員，大部份被指爲反動的托洛斯基分子，並以「大叛國案」連續審判，結果數十名紅軍元帥或高級共黨幹部，都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其餘的數十名官員，也都被判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終於瘦死獄中！尤其是一九三九年的蘇共大清黨，更爲歷次清黨運動中最殘酷的一次！就從那時起，史達林便開始被稱爲屠夫，而貝利亞則被稱爲屠夫的屠夫！

由於保護史達林那獨裁暴政的蘇共特務組織，名叫「格柏烏」，卽由貝利亞所統率。這個組織具有生殺予奪，甚至先斬後奏的權力，對於可疑的人物，就可一律加以拘捕，關進集中營裏去，作爲奴役的勞工。所以，集中營又稱爲勞動營。據估計：在營裏做牛馬的俄人或俘虜們，約達二千萬人以上；平均每一個蘇俄的家庭之中，都有一至二個親人被關在這暗無天日的集中營服勞役，罪名多半是政治犯。這一羣人的悲慘遭遇，可以從一個身歷其境的西班牙金卑仙奴將軍所著「生死關頭在蘇聯」一書，及一九六四年四月前蘇俄陸軍元帥葛伯多夫，在一家蘇聯雜誌刊載的自述中看出：史達林時代對政治犯的虐待情形，實屬慘不忍聞！

金卑仙奴將軍爲什麼會被關進蘇共的集中營裏呢？據他的現身說法是：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因爲他是擁護共和政府而與弗朗哥作戰的，故失敗後便逃亡蘇俄境內，不料遭到史達林的猜忌，竟把他放逐到蘇俄西北部邊陲的一個集中營裏，過着奴役的生活，經過七年的時光才逃出魔窟。因之，他的著作（像回憶錄），差不多全部以窩加塔集中營的慘況爲其背景。這是一個最大的集中營，位在歐俄部份的窩加塔河畔苔原地帶，屬北極圈範圍，距離列寧格勒東北面約一千四百里。當尼古拉一世在位的時候，就有許多顧問們向他建議：「窩加塔地區，可說是放逐政治犯最好不過的地方。」而稍具有人性的俄皇尼古拉一世，則大發慈悲，認爲那裏太過於酷寒了，絕對不宜於居人的，因而作罷。

一九四二年，由於征俄的德軍佔據了窩拉斯煤礦之後，史達林便把心一橫，立刻下令將所有政治犯、戰俘，及烏克蘭難民，全部移到窩加塔去，強迫他

們在那冰天雪地之下，從事採礦工作。據估計：在窩加塔集中營裏的奴工人數，約爲三十五萬至五十萬人之間，其中約有二萬三千人是該營的管理或守衛人員，技術人員及其他的特務分子；囚犯不過四十萬人左右，大部份是政治犯。這些人被分配在四十七處煤礦場服行奴役工作，是故戰後以來，這地區的煤礦生產，可以供應蘇俄全國所需的煤斤達百分之八點二。

依照歐洲天文台的報導說：窩加塔是全世界最寒冷的地方，在每年的十二個月中，共有十一個月都爲冰雪所籠罩！其酷寒程度是令人不敢相信的！據「生死關頭在蘇聯」的書中描述是：「……一個冬天，窩加塔大風災的死亡情形，最悱惻動人的一幕慘劇徵象：守望隊和警犬，似乎比囚犯們更知道大風的來臨。大約在刮風的前一兩天，警犬與守衛隊即在雪地中猛掘洞穴，作爲它們藏身避難之所！就在那天，有一個囚犯隊共二百五十人，恰好離開礦場約二百餘碼的地方，正準備整隊返回集中營的途中，一陣前所未見的大風驟至，守衛人員偕警犬忙鑽入事先掘好的地窖中，避過了那次的災難，而分別派出各礦場工作的囚犯，則大部份宣告失踪！」

該書又說：「兩天之後，大風停止了，另一隊囚犯被押赴礦場工作時，他們只見到一個小山般堆滿了白茫茫的冰雪。這就是那二百五十名囚犯的合葬塚！尤其令人聽了心寒的是，竟有一位集中營的長官，對着那座合葬塚發出如下的嘆息說：『眞是太可惜了，二百五十人所穿的囚服全部損失無遺，將來叫我怎樣報賬？』……」

——這卽是說囚犯的生命倒不值錢，而那些破舊的囚服則值得可惜！實則囚犯所穿的全部是編了號的制服，男的是藍色，女的則爲黑色；惟政治犯則自頂至踵都有着標誌：除編號外，更附有簡單的文字，敍述其人的歷史背景及所犯的罪名，無論他們走到那裏，營官們和守衛隊看了，都可一目瞭然而無所遁其形。

原來集中營裏的囚犯們，包括着各種各色的人物，計有布爾雪維克黨人，爲列寧及托洛斯基的老搭檔；也有社會主義者。此外，至少還有八十名德國軍官，好幾千名德籍俘虜。而波蘭、捷克、立陶宛、拉脫維亞等國的戰俘，也超過一萬人以上。其餘的俄羅斯、烏克蘭及猶太人等，亦不在少數；尙有希臘、法蘭西、中國人、天主教神父及新教的牧師等不勝枚舉！

集中營裏另外更有好幾種人物，如「信仰者」與「兇惡犯罪」。——前者多爲信仰宗教的俘虜，他們一經關下來，便經常集中在一起默默祈禱，聲言「不願違背良心」。後者則乘守衛人數單薄的時候，卽採橫蠻的行動，使守衛人員不敢干涉他們。但蘇聯政府對這些兇惡犯罪者，則往往施以毒辣手段——隨時利用漁船或輪船將他們載往北冰洋去餵魚！

至於窩加塔集中營裏的設備，四周圍以十二呎高的鐵絲網，守衛隊輪流在塔上瞭望，如果發現囚犯越出鐵絲網外，他們就立卽開槍射擊，格殺勿論！鐵絲網外每隔十碼至十二碼，則設有巨大的電燈。卽使在寒冬的黑夜，網內禁區也被照耀如同白晝，囚犯難於脫逃；同時，附近都是荅原地帶，守衛人員伏在壕內，常用望遠鏡向四面窺探；並派有飛機經常起飛視察。如果發現可疑行動，卽行通知地面部隊兜截，當場予以格殺！若當地的甘美土人向警方報告而捕獲逃犯，則有重償。

集中營的佈置雖如此嚴密，可是奴工們因受不了非人生活時，仍常有人計劃逃亡。假如普通的男性逃犯一經捉回，立卽遭打死或打至半死！女逃犯則剝光她身上的衣裳，一絲不掛，囚於土牢中——一般人稱之爲監牢的監牢——完全沒有一點熱氣，結果多數都被凍至殭直而死！

集中營裏的囚犯生活，也分爲好幾等：㈠是年齡超過六十以上的老囚犯，因爲不能擔任較重的工作，便被列爲劣等囚犯，每日每人只吃一頓稀粥和一頓腐霉了的黑麵包。㈡六十以下三十以上的中年囚犯，經常在礦坑中擔任較重的工作者則列爲優等，每日吃兩餐，每八人爲一組，平均每日配給的糧食計有八個格蘭的麵包、兩碟餸，通常爲麥精或大豆加點油的清湯，但百分八十的囚犯依然吃不飽。㈢女囚犯無論中年或老年，一律擔任炊事工作或替其他囚犯做縫補衣、囚被等工作。惟配給她們的食糧，與劣等囚犯完全一樣。

蘇俄出品的電影，平均每月在集中營放映三次；「眞理報」和「消息報」則每日貼在牆上讓囚犯閱讀。當一九四九年毛澤東竊奪中國大陸的消息傳出，營內共官對囚犯表示不值得可喜的事。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當史達林逝世的消息傳出時，營內囚犯一致認爲魔王死後，他們可能重見天日！可是克里姆林宮的共黨頭子們，不僅沒有取締這種暗無天日而殘酷恐怖的集中營，反而變本加厲地增多了，只是把集中營改爲勞動營而已。實際上是換湯不換藥的，據創辦「維護蘇聯人權國際委會」的英國教授瑞德衛，最近對記者招待會表示：「値此蘇俄勞工營中每日都發生非人道事件之際，外界對此都莫不關心。」他並舉出了一些非人道的例子是：蘇俄勞動集中營最壞的情況發現有經常的飢餓，強迫性的工作，以及毫無醫療設備。這樣的環境常常造成死亡，或殘廢悲劇。

內幕報導指出：去年死於「摩多維恩勞動營」中的蘇聯詩人葛蘭斯柯夫，就是一個確實的例證。葛蘭斯柯夫死時年僅三十三歲，他在死前向世界輿論所發出的呼籲，曾被偸運出鐵幕。這位詩人說：「西方世界往往由於感情用事，或者惑於暫時性的理念上之妥協，而自貶其本身應具有之價值；西方世界疏忽了擇善而固執之，這對我們而言是極其重要的。……」又說：「過去世界上對希臘的非人道行徑，曾正義地表示關心，可是世人對蘇聯境內的事實則很少注意。」

「維護蘇聯人權國際委員會」主席葛里賽，從前就是被拘禁於納粹集中營者之一。所以，他便極力反對那些動用絕對權力強加於他人意志者所使用的殘酷手段！他在這次所研究結果的報告中，曾明白指出：「每一個勞動營中的囚犯人數，多在一千二百名左右，分散於蘇俄各地。但分佈的情形並不平均，大多集中在森林地帶，而森林地帶的氣候，則多半不宜於居住，因此有自由之身的工人都不願住在這種地區，近來勞動營的人數日漸增加，然其生活空間則每況愈下，特別是政治犯所處的環境，更爲惡劣……」

抗戰武術談

張仲仁

壯士抗敵名揚四海
將軍無能禍延都城

八一三滬戰爆發後，上海市防衛戰，打了整整的三個多月，最後要轉移新陣線，全軍後撤，謝晉元副團長臨危受命統率八百壯士，駐守四行倉庫掩護各部隊安全撤退的英勇事蹟，是盡人皆知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陸軍訓練及裝備的精良，全世界名列第二，但此次遇到我國八百健兒的堅強抵抗，竟無法越雷池半步，對着四行倉庫的建築物一籌莫展，當年的八百壯士，孤軍奮戰，曾經震動全世界，各國人士發出同情的讚賞，堪稱我國軍人的模範，因此鼓舞了全國民心士氣及抗戰必勝的信心，以及後來八年長期抗日堅定不移的決心。

那時謝副團長只不過一位中校級的軍官，能如此忠心爲國，指揮孤軍獨戰，既無退路又無援助，但他卻有一種堅貞不移，爲國犧牲的精神。雖然身處絕境，被困在四行倉庫裏，終有彈盡糧斷的一天，他卻仍然勇氣百倍。當時有一位姓楊的愛國小姐，冒生命危險，深夜泅水過江送給他一幅巨大青天白日國旗，顯示出全國各界人士對他的關懷及鼓勵。但是黃浦江上的日寇戰艦砲艇，排列着如星羅棋佈，砲口對準四行倉庫射擊，裝備新式優良的敵軍，一次再次的攻擊，身處此種環境下，謝副團長鎮定如恆，有條不紊的指揮抗敵，眞是軍中豪俠英勇出眾，如不是具有智仁勇兼備的超人氣魄，又怎能擔當此重任呢。中國軍人確能打仗，然而是否每位軍官都能似謝副團長的勇敢負責，臨危不亂，堅守陣地奮勇殲敵的精神呢？當年的八百壯士，充分發揮了中華男兒的英雄豪氣，致令全國同胞感動得涕淚交流，對他們致崇高的敬禮。

至於首都南京的防衛戰，是八年抗日戰爭中，令我們中華民族最蒙羞辱的，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戰役。當年計劃遷都，政府召開國防軍事會議，決定先由武漢至重慶，當此遷都計劃通過決議後，上峯詢及負責防守南京城的殿後任務，可是參加會議的袞袞諸公均不作表示，因爲殿後防守談何容易，第一要有大智大勇的軍事指揮才幹，而且要盡到守上有責爲國犧牲的精神，還要抱定和南京城共存亡的決心。

不料在坐中有個不堪寂寞，想出出風頭的唐生智，忽然起立發言云：「我願意負此保衛首都的職責，政府可照原定計劃撤退。」以當時的會議陷於僵局狀態下，唐生智有此膽量，他竟然能承諾與首都共存亡的任務，眞是一語驚四座，但值此國難危急之秋，而能負起此重大使命，突然由一條池塘裏面的泥鰍，一飛冲天般變成一條人中之龍，就是往日瞧不起他的人士，也要對他刮目相看了。但風頭出過之後，他表露出的竟是貪生怕死，庸碌無能，南京的攻防戰，敵我剛接觸就成爲混亂局面，東西南北守軍彼此無連絡，各自爲戰，被敵人攻擊得危急之陣地，無人增援，無敵人進攻的方向，部隊停留着，悠閒無所事做，最好笑的是陣地指揮官，聯絡不到城防總指揮部。此是曾經在會議上，自告奮勇請纓出任此防守司令唐生智的怪事。値此緊急關頭，偌大一座南京城防衛戰，成爲羣龍無首，此時對軍心士氣的打擊之大，是無法估計的，如此怎能不一敗塗地呢！由他統率的精良部隊，超過上海四行倉庫守軍百數十倍，可惜未發揮半點打擊敵人的力量，寃哉枉也白白的犧牲在他手中，這種毫無軍事知識的庸才，怎能擔當此軍國重任呢！一個高級將官反不如一位中校副團長，兩人同樣是臨危受命，一位轟轟烈烈的打了一場硬仗，因此名揚中外；一個臨陣畏縮，貪生怕死，遺禍國家人民，將一座龍蟠虎踞的歷史名城，輕易的淪陷於敵人手中。最慘是遭日寇屠城數星期之久，被獸軍姦殺中國男女同胞六十餘萬之眾，此數字是當年日本人自己報導出來的。有關唐生智的事蹟，只有留待史筆去評判吧。但日本欠下我們中國這筆血債，不論再過若干年後，終究是要清算一次的，雖然時代的巨輪，不斷向前推進，然歷史的教訓，能使我們的子孫，知道自己警惕，國家強大，一定要有健全的國民，否則難免再被強國欺凌。

三月十二日星島晚報生活圈，馬森亮先生的一篇短文，美國加州一位中國姓馬的女人，體重約百廿磅，將一位欺負她的美國黑人，體重百七十磅，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下，運用她學過的武術使幾手絕招，將這位又高又大的黑人，如撻生魚般連撻三下，撻得他毫無還手之力，還要住醫院醫傷。這篇短文相信中國人一定看得很痛快，這位深藏不露的鄺家馬氏女，能使出中國拳術，輕易的擊倒一位黑人巨無霸，在華僑社會中，可以說是女中英豪，而對歧視黃種人方面是出了一口怨氣，由此證實，中國人並非無膽識實學，只不過不願惹事生非出風頭而已。今天我將此撻生魚般的拳術手法寫來作爲參考，練會這手拳掌功夫，如遇到那種大隻佬型的蠻牛欺負，即可派上用場，對力大的人不可硬拼硬，只可用借力打力的功夫來對付。

撻生魚般的拳掌功夫，有牽送手法，有捷椿掌法，牽送手法不易練好，沒有幾年的武功根基，最好少使用，免失手誤事。捷椿掌法簡易練、用途廣

練熟了可隨心所欲，這手掌法分兩種方式打出，一是在原地變換腳步位置分向左右兩旁打出，二是向後退兩步也是分向左右兩旁打出，在我的經驗，原地換腳步位置的捷樁掌法較適用，後退兩步的捷樁掌法，我以前練得多，但從未使用過，因爲凡是遇到此種須用將對方撻生魚的拳術時，雙方距離最多兩三尺，如兩人同時向前踏一步，已經是面對面，起手就要打人，眞是刻不容緩，出手要達到目的，那裏還有時間向後退兩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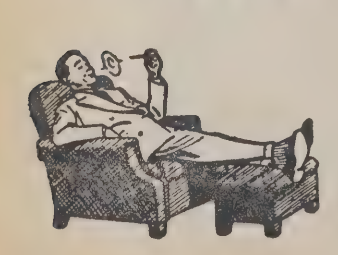
我以前練此原地變換腳步的捷樁掌法時，師傅用粉筆畫三隻圓圈，前面當中一隻，後面並排兩隻，後面兩隻距離前面那隻是同樣兩英尺，後面並排兩隻的距離是三英尺，步法是右腳跨上前面圓圈，左腳踏在後面左邊圓圈，右腳退下右後旁圓圈，左腳隨卽跨上前面圓圈，跨上的腳步切記腳尖向內彎，前面的腳膝關節稍彎曲，後面的腳膝彎平直，也是踏成前弓後箭的馬步，左腳上右腳退、右腳上左腳退的步法。但手腳身子的動作要配合運用，當右腳跨向前，右手向上或朝下捲開對方打來的左手拳頭，右肩稍朝前傾斜向對方的右脇下撞去，隨卽用左掌對着他的右肩胛推出去，要注意的是對方的右腳在前，卽用左腳跨上勾住他的腳踭，如對方的左腳在前，則用右腳跨上勾住他的左腳踭。所謂勾住對方的腳踭，卽是封住阻止他的腳不能前進後退移動，用膝蓋攏緊對方的膝蓋內旁邊用力壓住，上面用右手捲開打來的拳頭、右肩膊稍傾斜一撞對方的右脇下肋骨，上身卽轉向右方，左手掌對準他的右肩胛推出去，推出去手掌用力大點，對方跌得遠點，用力輕點跌得近點，這手撻生魚的捷樁掌法，要練得純熟，靈活快捷，跨步捲手用肩膊撞對方隨卽手掌推出四下動作要一氣呵成，否則不能達到打擊對方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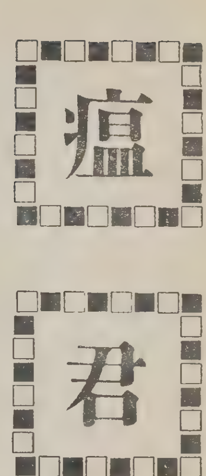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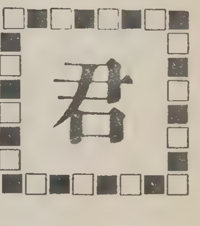
平時練習此掌法時的腳步手法姿勢，如左腳跨上腳尖向內彎，左手向上捲，右手掌朝向左前方劈出去，此處用推出去較好，右手掌推出後卽收縮返三分之一的位置，右手臂攏緊右乳旁，手掌稍向前朝上停留不動，左手是手臂攏緊肋旁只用前半截向上捲後，也停留在胸前的位置，左手指可挨近右肘尖旁，上身側向左邊。右腳跨上卽改用右手向上捲，左腳退下左後方，左手掌朝右前方推出，上身側向右邊，收手停留動作一樣，練此掌法上身要配合左右手的動作做磨心樣的傾側轉動。以前我們練武術時，用此掌法，腳步跨上封住了對方的腳，如上身肩膊磨轉得恰到好處，手掌未推出，對方已經跌倒，如再加上一掌則更跌得重摔得遠。

我雖練了幾年防身武術，除同伴扣拳拆招外，絕少和外人動手，在拳術中我最喜愛的是這手捷樁掌法，第二是上篇所述的風車式手法，遇到非出手不可的場合，隨手使用，又快捷又容易制服對方，也不會傷害對方的身體，如和我勢均力敵或比我稍弱的對手時，我喜用風車式手法拳頭打拳頭，打得對方知難而退。遇到大隻佬式的蠻牛對手，毫無考慮用捷樁掌法，借力打力，要他跌遠點則用力大點，要他跌近點用力輕點。可是幾十年來從未和人打過架，只有一次，在廣西受軍訓時，用此掌法撻了對方兩下生魚。那時我們全隊一百八十個學員，分三區隊，我是屬於第三區隊，第二區隊有位北方同學，生得又高又大，體重有百八九十磅，身高六尺二寸，自恃體健力大，時常喜歡撩手動腳，全隊同學中無人是他敵手，因此時常爲了打架事件，許多同學都吃了虧，便去向二區隊長告狀，發生的事件太多，二區隊長也覺此北方同學討厭，他曾聽過我們三區隊長講起我會國術，因此兩位區隊長特約我商量，要我出面掃下他的威風，免他以後再無理取鬧，目中無人。初時我沒有答應，說恐怕不是他的敵手，那時我身型瘦高高，體重只有百三十五磅。但相隔不久，這位同學越鬧越不成話，好似成了全隊中的霸王，無人能制他。有一天二區隊長特別早起身，因他知我每早在後面操場練國術，悄悄的走來看我打武功，我專心練習，也未發覺他在操場邊看我，一直等到我練習完了，吹起床號時，他才走近叫我名字，他當時誠懇的對我說：「你不要再推辭了，你從頭到尾所練武功我都看到了，我會與你們區隊長安排時間，在一個玩樂的場面上，請你出來和他交手，最好不要傷害他的身體，教訓他一下就可以了。」

那天由兩位區隊長安排好，隊員們先由拔河比賽起，然後再演鬪角力，較手力，最後才提出要我與那位巨無霸同學較量。受兩位區隊長所托，眞是免爲其難的出場，我當時對面站定，由他進攻，採取以逸待勞，靜觀應變，大凡未練過武術的人，不會使用虛招，而且多數先出右手。果然，當他第一次出手衝來時，右腳在前，上身側左邊，雙掌交錯，右手先出左手稍後，這叫單邊掌法。我卽將右腳向右後方斜退一步，左腳移過半步，正好勾住他前面的右腳，左手配合上身旋轉捲開他的左手，用左腳撞他胸前，右掌跟着推出，當場將他推倒跌落地，當時四圍的同學們拍掌叫好聲，眞是震耳欲聾。他迅速的爬起身來，立刻又衝向我一掌劈來，此次是左腳在前，右掌打出，我正好用捷樁掌法破他，第一次跌向右邊，這次卻跌向左邊，並且跌得更重更遠，因他第二次的衝力比第一次更大，凡是借力打力的功夫，如對方來勢力猛，跌得既重更遠。我隨卽退後兩步，準備他惱羞成怒，衝向前來用亂拳攻擊，雖然他未練過國術，但很有打架鬪角力的經驗，若果如此，我只好用捲風車式手法，拳頭打拳頭，如他再用掌劈，我想用牽送手法中的牽法，讓他臉向地跌下。可是出乎意料，這位巨無霸同學並非莽漢，而有體育精神的風度，他吃了苦後，並不再進攻，只見他從地上爬起來，反轉身跑步到兩位區隊長面前敬禮，並請求兩位隊長陪伴他來向我握手，當時他說：「佩服你的國術練得好，鬪不過就要認輸，以後我要跟着你學武術，我特請兩位區隊長陪我來的意思，是表示，我對你的誠意佩服。」

後來他果然每天早晨伴着我一起練武功，我乘機勸他不可恃強欺弱，免致失手打傷人，可喜的是，他是一位典型的北方人，性格豪爽，不但承認過去的不是，並且還完全改變爲一位溫和有禮的好同學。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白崇禧問道：「致電延安，給何人。」

周恩來說道：「健公當然知道敝黨大權全操於毛澤東同志之手，只有給他打電報，始能奏效。」

白崇禧說道：「我同毛澤東素昧生平，雖然北伐時在武昌開會彷彿見過一兩次面，但是沒有交談過，我怎麼能給他打電報。」

何應欽笑道：「我同毛潤之算是熟人，不過，目前發生的事是十八集團軍自由行動，不聽命令，侵犯地方政府，完全是部隊軍紀的問題，與毛潤之無干。」

白崇禧說道：「是呀！我們要找也只能找朱玉階與彭德懷，怎麼也找不上毛澤東，恩來兄，你這個建議不對。」

周恩來陪笑說道：「健公不要多心，我並無別意，只是想解決問題。」

白崇禧說道：「現在葉劍英兄即時致電朱、彭二位，命令王震退出綏德，如果再鬧下去，中央爲了整頓紀律，說不定要對十八集團軍採取行動。」

葉劍英唯唯連聲，說道：「敬公，健公請放心，我馬上就去電，請朱總司令、彭副總司令就近制止。」

白崇禧說道：「劍英兄，你要切實告知玉階、德懷兩兄，萬不可以爲中央正在抗戰困難階段，無力整飭軍紀，如果這樣想，可就要鑄成大錯。」

葉劍英連連點頭道：「一定，一定，劍英一定將健公鈞意轉告。」

周恩來起身說道：「敬公、健公，如果沒有其他吩咐，我們就告辭了。」

何應欽說道：「你們請回去吧，仍希望隨時與延安方面聯繫，促請他們善自克制，不要鬧出不愉快局面。」

周恩來、葉劍英一齊躬身應是，出了門，周恩來掏出雪白手絹擦擦額上的汗，說道：「何老總容易對付，小諸葛可眞難纏。」

葉劍英笑道：「無論他怎樣厲害，也不能與你相比，你那一副急淚，就使他無法招架。」

兩人回到辦事處，就將與何應欽、白崇禧談話經過致電告訴毛澤東。

毛澤東接到電報笑道：「這一關又過了，只要周恩來一哭，一定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藍蘋笑道：「周恩來這個本領可眞是要學一學。」

毛澤東搖手道：「學了也沒有用，只有他哭才生效，若叫你去哭，就不能發生半點作用，此中奧妙，非你所知。」

藍蘋說道：「你接到電報打算怎麼辦，還搶不搶地盤。」

毛澤東說道：「當然要搶，這封電報如何能嚇得住我。」說過就派警衛找羅榮桓。

羅榮桓自從協助王震強佔了綏德，把城內自衛隊全部繳械，編併入王震部，又將城內殷實富戶提出鬬爭，搾盡錢財之後，送去鄉下墾荒，一切佈置妥當，就回延安。

毛澤東把羅榮桓找來，問道：「榮桓同志，綏德方面怎樣了。」

羅榮桓說道：「已經就緒，完全與邊區劃一了。」

毛澤東說道：「這就好，你辦事乾淨俐落，別人比不了。你看佔了綏德之後，下一步要奪那一個縣。」

羅榮桓說道：「馬上又動手嗎？怕不怕重慶方面不答應。」

毛澤東笑道：「我上次同你說過，他們最多不過是把周恩來、葉劍英叫去罵一頓，周恩來的本領你是知道的，事無大小，一哭就了。這一次已經被他擋過去了，下次最多不過是再哭一次，還有什麼呢？」

羅榮桓說道：「如果主席要決心動手，不必一縣一縣的爭奪，最好是一口氣把綏德附近各縣全部奪過來，這樣作，最多不過使周恩來大哭一次，比起零零碎碎去哭好得多。」

毛澤東一拍大腿：「這才叫話，你只管去搞吧！天塌了都有我來頂住。」

藍蘋笑道：「你的個子比誰都高，眞是天塌了可眞要你用頭頂。」

羅榮桓領了毛澤東的令，次日就趕到綏德，找到王震，決定向附近縣份下手。第一個目標是吳堡縣。吳堡縣城因爲鄰附陝甘寧邊區太近，縣政府不敢設在城內，遷去宋家川，誰知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七日十八集團軍突然向宋家川進攻。當地只有少數保安隊，沒有抵抗之力，當時被包圍繳械。十八集團軍佔了宋家川之後，又將吳堡縣政府人員全部逐出，將吳堡劃入邊區。

攻佔吳堡第二日，十八集團軍又向定安、淸澗進攻。安定保安隊受到攻擊卽奮起抵抗，但以眾寡懸殊，激戰之後，突圍而出，縣城陷落。但安定縣屬老君洞地方民眾及哥老會，過去眼見邊區民眾所過的悲慘生活，一旦來到自己頭上，如何抵受，當卽自動集結兩千多人，奮起與十八集團軍作戰，激戰兩晝夜，雖然最後仍然不敵退出，但十八集團軍也有相當傷亡。

攻淸澗的一股用偷襲方式，當地原駐有十八集團軍一個營，營長鍾善聲藉口哨兵被老百姓擊傷，在夜間出動包圍縣政府，掠去縣長李鵬飛，繳去長短槍二百二十支。淸澗縣原駐有保安第七團第八中隊，見到十八集團軍進攻，就向北撤走，途中遭到十八集團軍伏擊，損失至重。

三月五日，十八集團軍又進攻延川，正午十二時將延川縣政府包圍，保安隊有兩班人被繳械，縣長被扣留，縣政府文件印信，財產全部被搬走，延川也被併入邊區。

與王震發動侵佔綏德的同時，屬於劉伯承一二九師王維舟旅在隴東也向各縣發動攻勢，但由於甘肅方面保安隊戰鬬力較強，王維舟部在十八集團軍戰鬬力又最弱，所以雙方互有進退，王旅並未能席捲隴東，不過，合水、慶陽也被佔去。

由於陝北各縣紛紛被十八集團軍侵佔，告急電文雪片呈到省政府，蔣鼎文急得團團轉，無計可施，只得去天水找程潛請示。

程潛說道：「銘三，你想一想，我呈到中央，中央都沒有辦法，我能拿出什麼辦法。」

蔣鼎文說道：「這樣下去，整個陝西省會被十八集團軍吃光的。」

程潛說道：「眞是那樣倒好了。」

蔣鼎文問道：「怎樣好法。」

程潛說道：「眞是打到西安，你不管，我不管，自有人管了，那位胡大將軍手擁雄兵幾十萬，如果讓十八集團軍佔了西安，他還去不去重慶，見不見他的校長。」

蔣鼎文說道：「頌公，這不是說氣話的事，那位大將軍我管不着，但陝北各縣一縣一縣的丟，我卻逃不掉責任。」

程潛說道：「容易辦的很，你報給我，我報給軍委會就是了。」

蔣鼎文說道：「我想頌公還是找林伯渠談談，他們究竟其意何居，有沒有個止境。」

程潛說道：「我可以問問他，你先回去。」

蔣鼎文剛走，活曹操又來了。

程潛說道：「伯渠兄，我正要奉請，你來的正好。」

活曹操問道：「老姻長有何事見召。」

程潛說道：「你們在陝北奪了一縣又一縣，究竟作何打算，眞要佔去整個陝西省嗎？」

活曹操說道：「我就因爲這個問題，來向老姻長陳明，敝黨方面負責人，主要目的是要趕走蔣銘三。」

程潛問道：「你是說毛潤之。」

活曹操說道：「這倒不是潤之一個人的意思，大家一致的決定。」

程潛說道：「這就怪哩！眞的趕走了蔣銘三，中央也要另派一個陝西省政府主席，決不會派你伯渠兄。」

活曹操連連擺手道：「沒有這意思，老姻長萬勿誤會。」

程潛說道：「蔣銘三是一個無用的好人，他在陝西不會對你們有害，如果把他擠走了，換了一個厲害的角色，如胡宗南，對你們有何好處。」

活曹操說道：「老姻長的訓誨自是不錯，不過要說蔣銘三是個無用的好人，老姻長恐怕有點看走了眼。」

程潛笑道：「我自信知蔣銘三之深，遠在吾兄之上，你既然不同意我的意見，請說說你看法。」

活曹操說道：「老姻長說蔣銘三是個無用的好人，只是指表面而言，他肚子裏面可是一肚子壞主意，前年祭黃陵，他竟然把張國燾拐走了，因此敝黨中央堅決要對付他，趕他下台，就算繼任的是胡宗南，我們也心甘情願。」

程潛笑道：「你他這樣說法，恐怕怪錯了，張國燾出走是早有決定的，蔣銘三不過適逢其會而已，要說他有本領勾走你們共產黨的政治局委員，未免太高抬身價了。」

活曹操說道：「就算不是他勾引張國燾逃出，但是到了張國燾要逃走，銘三如果不買在自己身上，協助他逃走，相信張國燾還不敢冒險的。就法律而言主犯與從犯，都是犯人。」

程潛說道：「你們硬抓住這一點來作文章，可就難了，我怎能向中央提出更換蔣銘三的意見。」

活曹操笑道：「潤之向我說，最好程家大爹出任陝西省政府主席，叫我們怎樣我們就怎樣。」

程潛連連擺手道：「伯渠兄，你告訴潤之，這個話萬不能講，如果講出去，不是要趕蔣銘三出陝西而是要趕我出天水了。」

活曹操大笑道：「何至如此，不過，老姻長既然這樣吩咐，我們從此不提，但是一定要趕蔣銘三出陝西，這是敝黨決定了的事，誰也無權更改，還望老姻長成全。」

老·舍·的·死

王章陵

老舍，係滿洲旗人，因爲生長在北京，所以說得一口漂亮極了的京片子。老舍是他的筆名，他眞正的姓名是舒舍予，而他的官名則爲舒慶春。如果大淸帝國仍然存在的話，他應該姓慶。因爲滿洲人以名爲姓，後來漢化，才用一個固定的姓。老舍採定姓舒。他把舒字分解，故名舍予。把舍予兩個字的予字不要，僅留下一個舍字，舍字上加一個老字，便成爲老舍。洋人望文生意，常把老舍譯成「老房子」（Old-house），這是因爲不懂得他姓名的來歷，所以鬧成笑話。

老舍的家庭環境並不太好，在他四十歲的自傳裏說：「三歲無父，十歲無君。」三歲父親死了，十歲時大淸帝國亡了，滿洲貴族降爲平民，這便注定了他幼年艱苦的命運。由於家庭環境淸苦，所以沒有接受好的教育。他自從在北京西直門大街高井胡同口第二高等小學畢業，卽考入北京師範學校。讀師範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要學費，而且供給伙食。師範畢業，就任小學教員，還任過北京東城方家胡同小學校長。這小學校長大概當得不錯，經北京學務局派赴江浙考察教育，返北京後晉升爲北郊勸學員。不過一年，他到顧孟餘所主持的北京教育會作文書，同時在第一中學兼兩小時的國語，還要到燕京大學去念書。這個時候，雖有兩份差事，但一則要繳學費，一則須奉養寡母，所以生活窮困達於極點。中國音韻學者羅常培在所著「中國人與中國文」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話：「一晚我到北長街雷神廟的教育會所去看他（老舍），他含淚告訴我：『昨天把皮袍賣了，給老母親添製寒衣和米麵。』

「我說：『你爲什麼不早說？我還拿得出這幾個錢來，何必在三九天自己受凍？』

「『不！冷風更可吹硬了我的骨頭。希望實在支持不下去的時候，你再幫助我。』」

「這時簷前鐵馬被帶哨子的北風吹得叮噹亂響。在彼此相對無言的當兒，便代替了我的回答。」

由這記載，可見他侍親至孝。不但侍親至孝，而且心地善良，就是麻雀也不忍吃。據說，那是一九二三年他在天津南開學校作教員的時候，天津人吃麻雀，算爲好菜。學生的伙食沒有麻雀可吃，教員卻常飽口福。獨有老舍說麻雀小得可憐，不忍心吃。每次見飯桌上有麻雀，他就離座到校外去吃麵。他稱之爲「麻雀之難」。

一九二四年夏天，他離開南開，就到倫敦的東方研究所教國語，每年只拿三百五十鎊薪水。可是，平常的學生每年至少要用三百鎊；牛津劍橋的學生要用四五百鎊或五六百鎊。老舍以三百五十鎊的薪水，還要寄錢回北京奉養老母，其生活的窮困，可想而知。就在這個時候，他開始創作，第一部名叫「老張的哲學」，它是用幽默的筆調寫的。他在「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一文說：「我自幼便是個窮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親的影響——她是個楞挨餓也不肯求人的，同時對別人又是很義氣的女人。窮，使我好罵世；剛強，使我容易以個人的感情與主張去判斷別人；義氣，使我對別人有點同情心。有了這點分析，就很容易明白爲什麼我要笑罵，而又不趕盡殺絕。我失了諷刺，而得到幽默。」

他的作品所以受人歡迎，其實，就是這「同情」，和這「幽默」。以後，他又寫出「趙子曰」、「二馬」。依他自述：「趙子曰是『老張』的尾巴。自然，這兩本東西在結構上、人物上，事實上都有顯然的不同；可是在精神上實在是一貫的。沒有『老張』，絕不會有『老趙』」。而「二馬」的特點便是細膩，他說：「二馬中的細膩處是在老張的哲學與趙子曰裏找不到的，『張』與『趙』中的潑辣恣肆處從二馬以後可是也不多見了。」

沒有女人的作品，這作品就沒有生氣，沒有可讀性。這是一般人的說法。而老舍的作品卻屬例外。當時，他在倫敦六年的實際生活中，因與女人絕緣，而他初期的作品，也不談女人。他說：

「我怕寫女人；平常日子見着女人也老覺得拘束。在我讀書的時候，男女還不能同校；在我作事的時候，終日與些中年人在一處，自然要假裝出穩重。我沒機會交女友，也似乎以此爲榮。在後來的作品中雖然有女角，大概都是我心中想出來的，而加上一些我所看到的女人的舉動與姿態。設若有人問我：女子眞是這樣麼？我沒法不搖頭，假如我不願撒謊的話。趙子曰中的女子沒露面，是我最誠實的地方。」

一九二九年六月，寫完「二馬」，老舍就告別了英倫。起初他本想在巴黎待些時候，但是在巴黎找不到工作，就只好待了三個月之後，繼續啓程東來。不過並沒有直接返國，卻在中途的新加坡下船。據他說，所以中途下船，係因旅費不足。在新加坡謀得一席教，並寫了一本以華僑爲主角的小說，書名叫「小坡的日記」。一九三〇年回國，到北平，與羅常培介紹的新娘子胡潔青結婚。一個喝洋水的青年，而在婚姻上有此「媒妁之言」的結合，在當時來說，實爲少見之事。一九三一年，帶着太太到山東齊魯大學教書，在濟南過了三年較好的時光。惜好景不常，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燃起戰火，老舍把家小送回北京，一個人又飛上流亡的旅途。初在漢口，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一九三八年日軍逼近武漢，隨卽溯江西上，到了重慶。

當三十年代，左翼文藝作家在上海很有勢力，他們搞的「左翼作家聯盟」，就是一個控制作家的

組織。迄戰事爆發，那些在上海亭子間討生活的左翼作家，遂告星散，一批去延安，一批抵武漢。在武漢成立的「抗協」。實際上包括了各種不同政治色彩的作家。不過，左翼作家最熱衷政治，所以特別活躍。其時，老舍已接觸赤色細菌。到重慶後，他就住在望龍門十八梯附近全國文協的房子裏。由於馮玉祥對他的作品非常賞識，特請人介紹與他認識，奉爲老師，並接他住進歌樂山的馮公館。這時，他的思想，就有些左傾了。

一九四九年冬，老舍由美國經香港返回大陸。他是前一年應美國國務院「文化交流」之請到美國研究考察的。據說，「他回到北京以後，是蜜月時期。共產黨愛上了老舍，老舍也捧共產黨。卿卿我我，好不親熱。共產黨分配給他一所小小四合院房子，在王府井大街北頭一個小胡同名豐盛胡同。並冊封老舍爲滿洲人民代表，參與北京市的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老舍對這厚遇，自然感激涕零。

以後就產生了一些「任務」作品，如「龍鬚溝」、「方珍珠」、「西望長安」、「春華秋實」、「茶館」、「紅大院」、「全家福」即是。就以「龍鬚溝」那一劇本來說，它就完全以頌揚共黨爲「任務」。因爲，龍鬚溝原是洩水的地方，明清兩朝人們在溝裏倒垃圾，年積月累，水洩不通，成了大大的臭堆，共產黨到了北平，把垃圾堆清除了，溝也恢復了，可以流水了，這種事情，當然是好的。老舍就是這樣替共黨塗金的。由於他如此聽話，所以不但被共黨捧爲「人民藝術家」，而且給他加了很多「官銜」，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人代會北京市代表」、「政治協商會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即是。

像這樣一位聽話的作家，按照常理來說，應該永遠獲得共黨的靑垂，予以頌揚；即使不頌揚，也應該讓他能在共產主義社會獲得存在。可是，一九六六年，出乎常人意料的事情發生了。當時共黨要「破四舊」，老一代的知識分子，都成爲對象。其中，據外電報導，老舍已自殺而死。這消息，最初大家不相信，俟馬思聰來台，雖獲得證實，但語焉不詳。迄德國出版社出版蘇俄漢學家謝羅可夫西夫（A. Schelochowzew）所寫「毛共文化大革命目擊記」，它對老舍的死，才有詳細報導。它說：

「在九月秋高氣爽的一天——秋天在北京是最美的季節，是一個休養的季節——我到城裏去。那天，紅衞兵在商業區中心王府井大街上展開一種野蠻行動。嚴格地檢查各商店，原因是在這些商店中有一些『資產階級貨物』，就是歐洲歀式的加克和尖頭鞋，這些都是在歐洲漸趨流行的。……當然，他們也到過老舍的房裏，他們感受到了刺激而燃起革命的怒火。以他們看來，這位作家的生活方式儼然是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揉合。因爲在老舍房子裏的牆壁上，掛着一些中國名畫家的書畫，但是，在這些『封建主義垃圾』中卻找不到一張毛澤東的像。在屋內陳設着一些中國古瓷器，但是，卻『沒有一個繪有紅旗的碗』。最後，這房裏充斥着一些『有毒素的文學作品』。這張佈告尖酸地歷數一些中國古書，及大量的外國語文學作品。這些犯罪的證件證明，老舍是一個『洋奴』。在他的圖書室中，還有一些富有毒素的俄語書籍。」

「這位作家對於這些闖入房間的人們絲毫不予理睬。因此，他們決定，要以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與他鬭爭。首先，紅衞兵們強迫他站起來，並且對他予以警告。這些年輕孩子們向他講解毛澤東思想的偉大，並建議他採取決定，乾脆脫離反革命的行徑；他必須立即親身將屋內這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及外國文化的東西毀壞。這位作家的回答是『反革命性的緘默』。於是紅衞兵們彼此討論，並確定他的眞相已被揭露。而且他們的直接任務是協助他改造自己。當時他們立刻決定採取行動，在他的面前把這些書畫撕成碎片，並且打破那些屋中的瓷器，使得滿屋的地面上佈滿一層碎片。」

「照一貫的作風是要舉行一次『語言的鬭爭』的，於是這些搶掠者就向他們的犧牲品作了一項警告性的演講。他們十分傲慢地在傳單上劃一線，說明他們曾經解釋過，這位作家是生活在腐敗的資產階級的文化中，在毛澤東思想的燦爛光輝下毫無作用，猶如破舊的瓦罐子漸漸變成了灰塵。」

「老舍不能忍受這無恥的欺辱，於是他開始講話了。至於他講了什麼話，紅衞兵們並沒有公佈。據他們說，老舍曾經誇耀他對於中國文化的功績，並且稱他們爲煽惑羣眾的野蠻人。他最後說，他們不曉得他們自己在作什麼，但是，等他們長大以後，將會後悔的。最後這句話猶如對「毛澤東思想」直接的誹謗，也被視爲這位作家故意拒絕接受『革命教訓』的表示。於是紅衞兵們說，爲幫助他們明瞭文化大革命，最好的方法是使他親身坦誠地參加文化大革命。他們建議老舍，現在當着他們面前親手把他的書籍在房內燒掉。老舍始終沒有離開自己的座位。『爲了體念他的高齡及身體的衰弱』，他們答應幫他的忙，大家一齊將書堆成一堆。他也沒有動。這時，紅衞兵抓住他的手臂，強迫他把自己的書燒掉。」「傳單中否認曾經動用暴力或傷害過他。相反地，紅衞兵們曾經誓言，他們在禮貌及行爲方面是十分適度的。」「不過，隨即發生一件出人意外的事情。老舍的太太『由於反革命惡意的趨使』，向着紅衞兵撲來，又抓又咬，『彷彿一隻瘋狗』，不許他們幫老舍的忙，燒掉他的書。爲了保護這位革命同志的珍貴生命及健康，當時不得不用暴力。他們很快地把他太太綁起來。老舍當時不顧他太太的反革命行徑，企圖保護他的太太，如此，正好揭露了他是『文化大革命』的敵人。在傳單上寫着說：『隱藏的已被揭穿了』。他的敵視態度的最高峯就是他以下的行動；這位老作家『被階級仇恨的迷惑』，自殺而死。」

文中所稱「佈告」「傳單」，乃紅衞兵在北平所張貼者，謝羅可夫西夫的消息，即由此獲得。這一報導比較詳細。據他報導，那是因爲「紅衞兵」要焚老舍的書，他太太出而理論，這才觸發「紅衞兵」的暴行。而據馬思聰面告王藍先生所述，則謂，「紅衞兵」所要焚燬砸爛的，除了書，還有老舍心愛的一件古董，這古董最名貴，當今世界上只有兩件（其名不詳）。由於這件古物的爭奪，落地粉碎，這才觸發老舍及其太太的憤怒，起而與紅衞兵鬭爭，終而自殺。此中有一疑問：究自殺乎？抑他殺乎？此則無法探悉。（轉載「中國大陸研究」）

江南啼痕錄（二十九）

她很高興的說：「我也是去羅定，我們一路上有伴了。」於是，彼此攀談，而且談得甚攏，這便引起黃毅兄的好奇，因爲一路上我不苟言笑，何以現在卻和這位陌生的女性交談甚歡，殊不知因她酷似玉梨魂而引起我的好感，非覩物思人，而是覩人思人那份情感所造成，竟然一見如故。

天下事無奇不有，可以說得上無有不奇，她不特和玉梨魂容貌肖似，身世也實相同，她也是殉國將士的遺孀，爲曾任廣陽守備區副指揮官許冠英的小姨，丈夫爲國軍團長，抵戰期間，馬革裹屍，深閨冷夢，淚染征袍。勝利之後，依其姊氏，卜居三羅。窮兵黷武的日本軍閥，掀起東亞的戰禍，平添了中國的災難，鐵馬金戈，幾許孤兒寡婦，隨戰火而造成。人爲慘事，抑天妬紅顏，兩個綺年玉貌的少婦，傷心同作未亡人！

肇梧渡溯江而上，滾滾東流，使船朝逆水，行動遲緩。不久，夜幕低垂，只聽得滔滔江水，船上人聲漸寂，我也不便再和她交談，以免爲人所注目；躺下臥舖，擁氈假寐。大概客途僕僕，有點困累，一剎間，即甜然入睡。至汽笛長鳴，把我從夢中喚醒，我張開惺忪的眼，原來已是平明天色；侍應生高呼：「埋黃江口，執行李，上駁艇。」我急忙爬起身，已見那位「芳鄰」收拾行李，站在臥舖前面，準備落船了，見我起來，點頭微笑，並呼早安。我見時間已迫，忙於執拾行李，黃毅兄和阿五也分頭工作，等我們弄好行李，爬下臥舖時，發現那位「芳鄰」已走了，卻遺下小皮篋在她的臥舖上，我連忙替她拿上，大家便追出船舷，以便交回她，怎知她已下了第一艘駁艇，客人滿了，那駁艇便離開了花尾渡，駛向黃江口。我們站在船舷上，初時，在晨霧迷濛中只見那艘駁艇幢幢的背影，一剎兒，也消失在白茫茫的晨霧中。第二艘駁艇這時已靠上肇梧渡，客人紛紛過船，我們三人也魚貫踏進駁艇。我希望我們能趕上第一艘駁艇，將小皮篋交回她。可是當我們在黃江，登岸時，她又已啓行了。我們出遲一步，不特出演「追舟」，還要出演「登府」，須到羅定，按址送還了。

連灘是屬鬱南縣，爲三羅土產物輸出的集中地，而本身也以出產草蓆著名。我們到達了連灘，決定在那裏午膳，然後遄赴羅定。先環遊這個在戰時以突趨繁榮的市鎮一次，不少商店和住宅，均是在戰時建築的新樓宇。反映着由肇慶至羅定而必經的連灘，已成了畸形發展，不只是杉、竹、柴的集散地；而且是行商獵利的目的地，原有電船行走黃江口，但因有時水淺船慢，反不如乘轎從旱路趕程的快。我們三人在連灘蹓躂巡禮之後，便到飯店進午膳，西江各縣的生魚，大條而價廉，我以前兩上重慶，路經白土更樓一帶，必點生魚連湯來佐膳。自穿了尺八布，吃了軍糧之後，不嘗此價廉物美之一魚兩味久矣，這天，在連灘特再彈此調，以快朵頤。黃毅兄云南路的生魚，沒有這末的巨型，但我總覺得西江的生魚，又比不上中區南、順一帶所產的鮮美。我們吃過午飯，便雇轎逕奔羅定城，於金風振衣，斜陽西下中，抵達了羅定州的古城，所謂口城已完全現代化了，寬敞的馬路，巍峩的洋房，尤其戰時所造成的繁榮，已把這古城換上了新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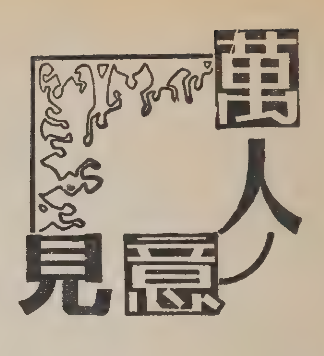
我們首先入旅舍安頓了行李，取了公文，和黃毅兄往縣府拜會縣長——縣長似是陳斗宿，因距時久遠，印象已模糊了——縣長接見我們，我提出遷校如果需伕力搬運，則請縣長全力協助，縣長滿口答應了。既得要領，便告辭而出。返回旅舍，取「芳鄰」的皮篋，着阿五挽着，一行三人又奔往許冠英先生的公館，在路上我才把「芳鄰」貌肖玉梨魂，致引起我的好感，彼此欵欵深談的原因，乃感今追昔所造成。並聲明此行僅使小皮篋原璧歸趙，絕不願發展成爲新的友誼。到了許公館，按鈴叩關，許冠英先生赴穗，我們道明來意。由許冠英夫人和其妹妹欵客，我將小皮篋奉回，「芳鄰」深表致謝，並云匆匆下船，遺下小皮篋，將抵黃江口才猛然想起，返回家中已搖電話給肇慶軍警聯合督察處，代向肇梧渡追查了。物歸原主，「芳鄰」當然高興，要在館子請我們晚飯，我只好諉稱已答應縣長的邀約，八時赴他的宴會了——其實縣長眞個會邀請晚宴，但我抱着此行以不擾人爲原則，又諉稱已承許冠英先生之約了。兩面打太極，樂得今晚由阿五表演絕技，而三人「撑其檯腳」——稍坐片時，我們便告辭而退，我和黃毅兄先返旅舍，阿五則去採買，準備做其厨師了。

「芳鄰」不失爲大家風範，聽我們八時要赴宴，她於七時便到我們旅舍回拜，幸阿五早已買菜回來，倘於此時手拿魚、肉，而恰又碰到，眞是圖窮匕現了。我們肅客，阿五奉茶，她小坐片時，便亦告辭，在告別之際，頻頻邀請於回程之際，必須過訪。萍水相逢，何必以絮果蘭因再惹煩惱，及遷校回穗，道出三羅，亦不敢再探「芳鄰」，從此一別，二十餘年絕未再會，不知這位未亡人，困身鐵幕，抑早奔自由；或玉殞香銷，抑蘿絲有托，望斷天涯，遙爲祝福！

九、過羅定有憶第十九路軍

羅定以產豆豉著名，阿五製一味豆豉焗鷄，一味蒜葉炒鷄球，果然名不虛傳，有他的一手。飲了兩杯五加皮酒，舒舒筋骨，但有點酒意，又因棖觸玉梨魂的往事，致輾轉不能入睡，數盡漏殘，後來才矇矓入睡。旋又聞阿五來敲門，揉眼已是紅日當窗，轎伕已來逆旅，接客登程了。

羅定前爲州治，民國後雖改爲縣，故縣城較雲浮、鬱南爲大。



和談無非中共統戰宣傳
王恩何必作傳聲筒？

編輯先生：

閱讀天天日報三月四日至六日一連三天王恩專欄，「台北何拒人於千里外」？本人不站在任何立場，無政治背景，只以在野之身，當年受盡中共折磨的難民身份，提出意見與王恩先生商榷。

中共為什麼要向國府提出和談？

中共二十三年來，天天嚷着要「解放台灣」，究其力量，實無可能。金門、馬祖接近共區邊緣，尚且無法越雷池半步。古寧頭一戰，共軍全軍覆沒，遑論「解放」台灣？尤以二十多年來，台灣在蔣總統領導下經濟突飛猛進，人民飽食暖衣，三軍配備精良，士氣旺盛，毛澤東再二十年不死，也無力進攻台灣。何況以中共脆弱之海軍，怎越過三十多海浬之海峽？不論美國如何安撫，絕對不會把此南太平洋之不沉母艦，拱手讓與中共。尤以近日日本囂張，隨時反美，美國在日本基地，可能被迫放棄，美國怎會因媚共而放棄台灣？

其次，今天國軍戰力之強，已達世界一流作戰水準，不是中共空口講廢話可以嚇倒。毛澤東既要「解放台灣」，現有共軍非死淸不可。尤其目今蘇俄大軍壓境，中共政權分崩離析，眾叛親離，群眾被壓迫了二十三年，怨聲載道，被無辜殘殺的死難家屬，與中共結下血海深仇，大陸青年冒死逃亡。如此殘暴政權，焉能久遠？漫說人心思念國府，日夜期望國軍反攻；就是蘇俄進犯，人民亦唯袖手旁觀，誰肯為毛澤東賣命？毛澤東明知終有一日，在南北兩面受敵時，死無葬身之地。所以就擺出「和談」姿態，希圖擾亂人心，淆亂視聽，苟延殘喘於一時。如果毛澤東尚有半點人格，還可騙到少數無知者信任，但二十三年來，好話講盡，壞事做盡，還會引人入信嗎？

毛澤東眞有誠意談和嗎？

中華民國是國父手創，總統繼承遺志，經過南征北伐，抗日等艱苦戰役，統一中華。中共政權只是利用抗日期間，襲擊國軍，從國難中發展，借史太林之力，竊據大陸。如論國法，應是叛徒。不過既組成政權，如要向國府談和，該由中共「國家主席」出名邀請，否則亦需由毛澤東、周恩來具名邀請，方合情理。豈有用一個國民黨失節叛徒出名？他既不能代表大陸同胞，也不孚海外正義同胞之望，更不能代表毛、周，彼輩有如背叛親夫私逃改嫁的賤人，怎能代表姘夫邀前夫赴宴，叫前夫不可吃「醋」？又如天天日報三月七日特別誇大其詞，引用杜聿明春節致詞，不要認為他是「光榮」，這人對國家不能盡忠，對己不能盡節，人格低落，秦檜有知，亦必歎「吾道不孤」。

與中共和談有什麼結果？

一向冒生命危險，為毛澤東打天下的高崗、饒漱石、彭德懷、黃克誠、劉少奇、鄧子恢及林彪等人，尚且如此下場，投共文人胡風十五年來下落不知；投共「民盟」黨羽羅隆基、章伯鈞、章乃器如何下場？單以此點，已值今天那些以中華民國國號為名，其投共跡象表露無遺的報紙及其寫作人之戒！

筆者故鄉東莞石龍，當年中共地

下工作人員岐光、陳文、鄧冊、丁流及徐樹和之輩，同樣冒死為中共去破壞國民黨工作及搜集情報，結果也在中共竊據大陸後不出三年，全部坐牢，其下場比「反革命份子」還更悲慘。本人親目見到東莞縣原有國府遺落之文武官員（包括鄉長級在內），在一九五一至五三年間，中共「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對這些人幾全部殺光。東莞石龍的「自由職業」份子，亦即被稱為高級知識份子的麥振庭、劉泰及本人，都被列為資產階級份子，一九四九年十月廿八日中共佔據石龍，本可來港居住，由於自問平日對中共並無惡感，雖非投共，也佔不到共黨竟如獸性豺狼，結果麥振庭被劃為「地主」「右派份子」及「牛鬼蛇神」；劉泰一被管制，受驚過度，纏綿床褥，三年死去。本人坐牢半月，管制三年，思想改造，忍受鬥爭，十二年來，從無間斷。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是毛澤東「優待知識份子」的典型對照，毛澤東那裏會守諾言呢？

日前投共的當年國府大員，至今仍未受過毛共折磨，不是他們對毛共有功，得到特別優待，而是國民黨人在蔣總統領導之下，勵精圖治，四海歸心，所以毛共利用這班寶貝，作為木偶，命令他們向國府宣傳，倘使中華民國政府沒有存在，他們的價值被利用已完，立即變成「戰犯」「罪魁」。可憐身在自由之區，不知自由可貴的敗類，竟向毛共頻送秋波，自尋死路。

有關「和談」之商榷

王先生在天天日報專欄連載三天，「台北何拒人於千里外」為題，似乎分裂中國責任，由國民黨負責。

蔣總統平生對人以和，對友以讓，當年北方的閻錫山、馮玉祥、段祺瑞、唐生智、吳佩孚（後自動息影天津）等，南方的張發奎、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都反過蔣氏，只要言歸於好，即受到重用，不究既往。毛澤東及其集團，西竄到西北之日，人數不超過四萬，且走頭無路，和甕中之鼈。若非蔣公心慈，稍為動用陸空軍圍剿，不須一月時間，即可全消滅。只因窮寇不追，待其悔改。

日寇侵略，毛澤東通電投降，歸服中央，接受改編，毛、周二人及周婆鄧穎超均被蔣公指定為國民參政會代表，這樣待遇，並非不厚，竟在國難當前，擅組「邊區政府」，軍隊任意擴編，不打敵人，專門襲擊國軍，充分表現出漢奸行為。八年抗戰結束後，共軍已超過一百萬。 蔣委員長為息事寧人，電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和，不想內戰。毛澤東到重慶表面上和靄非常，在席上高呼蔣委員長萬歲。廬山政協會議，商定裁軍，中共則口是心非，不但不裁，反而擴大，攻擊國軍行動，有增無已。勾結史太林延遲撤退東北，將繳獲日軍武器，全部武裝林彪。林彪為蔣氏學生，受國民革命軍教育，不思報國，竟助暴殘民，與這種無信無義、無廉無恥之中共集團，怎有和好可能？

今天毛澤東竊據大陸，共軍既多，裝備亦較以往優良，國府與其談和，即是送上門任其消滅，凡有理智之人亦不出此。今天王恩先生稱毛共集團開口「中國」，埋口「中國政府」，天天日報更稱周恩來為「總理」，諸君用意，本人不明，且亦無權過問。惟是王恩先生贊成與毛共「和談」，所以本人以備受毛共摧殘之身，提出與王先生商榷。

本人不能且不願脫離中華民國國民，我絕對愛護中國，更不想長期處此分裂狀態，不過國家之統一，必須以中華民國為國號，以青天白日滿地紅為國旗，以三民主義為依歸，以五權憲法為綱領，以恢復大陸同胞自由及豐衣足食為目標，以中華民族固有文化道德為宗旨。如此才可以上對祖先，下對後代，中對國民。如任大陸同胞，饑寒交迫，牛馬不如，長在「勞改」營中，過着暗無天日的生活，不但國民政府無以自處，本人身為僑民也於心不忍。

除非毛澤東放下屠刀，交出一切權力，在民權主義原則下實行普選，否則我本人以國民身份絕對反對與中共談和。我們不忍看台灣省同胞再蒙受大陸同胞的災難，更不願看到我們自己再度陷於紅獄中，所以憶起「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名言，衷心擁護中華民國政府，効忠 蔣總統，誓為反攻復土努力，任何犧牲，在所不計。縱使沙場戰死，總比煉獄折磨愉快得多，特伸正義之言，以駁斥投機之輩。

袁暘照（民國六十二年三月十三日）

「萬人協會」簡訊（四十一）

本會執行委員兼海外聯誼部部長余雲義，鑒於本會經費仍欠缺，特捐五百元，用充協會經費，感謝之至。

本會為今後擴展會務及加強會員們聯繫，由即日起，改由本會執行委員兼婦女部副部長周朗女士每天下午駐會辦公，晚上或由秘書處鄭秀堂、青年部李崇威、福利部譚昇、江灝川，會員棄左等輪流值班，處理會務。

康樂部決定組織春季郊外旅行，細則如下：

「萬人協會」春季旅行

日期：四月八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半集合於彩虹村巴士總站，會旗作聚集地點，九時正開車出發。

地點：1.清水灣郊遊，至十時三十分。

2.西貢大網仔作整日遊，下午四時返市區。

費用：只收來回交通費及攝影菲林費用共四元。（如有剩餘欵項，撥歸協會用充經費，或購生果分派）。午餐、釣具、遊艇費、野餐燒具皆由各人自備。

購券：由三月十五日起在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本會所，及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兩處發售旅行券。四月五日截止售出，決不再臨時出售，以便固定旅行名額，安排交通工具。

「萬人協會」康樂部啟

（秘書處供稿）

毛共建水庫有軍事目的
國軍反攻應先將其控制

二七八期「萬人詩壇」董力行先生爲解釋一首詩，因文思橫溢進一步，把問題逐漸帶進反攻大陸這件大事，以董先生懷具文韜武畧之大才，況且過去躍馬沙場與敵人短兵相接，身經百戰，自然有其豐富軍事經驗，這點無可置疑，同時關於今後反攻大陸更簡單地獻其戰畧方案。

這是關心國家命運的海外中國人，一致感到濃厚興趣的事情。

我就是心懷國家千萬人中的一分子，並且把董先生文章重讀再三之下，觸發起在大陸時的一些觀感提出來，給董先生作參考，在此我必須鄭重聲明，我並不如毛共誣蟻的「國特」、「間諜」這種神通廣大的人物，區區僅是一介山野村夫，與任何組織並無關係，更談不上交情，在中國土地上，我只想安居樂業與世無爭當一個標準公民而不可得，毛共偏要把我不當人看待，迫到走頭無路的時候，我只好含淚拋棄我那可愛的故園，流落湖海作爲異鄉客，在漫長的流浪歲月中，歷盡崎嶇曲折人生道路，有機會觀察其黑暗社會面貌，對於毛共猙獰嘴臉更深入一層認識。

一些恐共病患者們認爲毛共「解放」二十多年來，在各種建設事業有「輝煌成就」，其實這些人好比只看到一座高樓大厦的牆壁裝修的紛繽奪目，就讚嘆不已，而不知道由地基甚至高樓頂面其結構都是偸工減料，只是虛有其表而已，道理是一樣的。以我個人的見解：毛共凡建設一項水利工程、廠礦企業、道路橋樑，最主要便是結合其本身利益，例如修築水利，這故然可以增加農作物的收入，所有得益並不是農民，而是毛共的糧倉，何況有些水利工程勘測不夠科學化，設計不夠周全，其效果得不償失呢！特別要指出的，每一項建設事業都結合其軍事價值，否則毛共絕不投下賭注，例如五十年代陶鑄當權時，廣州市面上就流傳着，由廣州修築一條經增城、博羅、惠陽、海豐、陸豐、惠來、普寧、潮陽、汕頭爲終站的鐵路，後來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默默無聞，而今十多年過去了，何曾聽到其動靜，問題顯示這條弧形綫的鐵路所經的地方，並沒特別軍事原料蘊藏出產，有的只是一些農產品及魚鹽，這些物產以公路貨車及船隻運送，已經可以解決，因爲這條鐵路靠近沿海縣份，一旦國軍反攻號角一響，就是登陸灘頭焦點，那時人民望風歸順，裏應外合，毛共只有敗退的份兒，直接增加了國軍的運輸補給的方便，這點完全可以肯定。

首先我們必須理解毛共這個邪惡政權好事不做，壞事做絕的本質，如果戰事一朝爆發，它絕不會考慮到人民死活的問題，鐵路橋樑各種重要軍械廠及大規模建築物炸個稀巴爛爲止，存蓄糧食搬得來就搬，若遇國軍在後面窮追猛趕的話只好一把火把它燒個淸光，因爲這樣做可以加重我們的困難和負擔，完全是意料中事。

毛共自竊據了大陸後，接着在全國大搞水利工程特別在五八年前後，「辛苦三年」「幸福萬代」的所謂「大躍進」時期，中國億萬計的農民在其皮鞭伐撻下，日以繼夜毫無代價搞其水利，這時期因超體力負擔，引致積勞成疾而死的農民，實在無法計算。毛共究竟在全國建築了多少宗水庫水閘引水渠道，因沒有明文公佈數字出來誰也不曉得，總的而言，因是全國性的緣故，每一個省份都是大同小異而已，試以廣東爲例，用最保守的估計，每一縣平均要有超過一個水庫，有的大型水庫其工程非常浩大，甚至動用二三萬民工搞了幾年才告竣工，蓄水量有幾多億萬立方公升(加侖)不得而知，萬一崩裂下來，氾濫程度可以淹沒三幾縣，如果以廣東全省水庫一齊崩下來，受淹沒程度及面積，可以思過半矣，要談的關鍵問題就在這裏。

董先生既久經戎行，對於調兵遣將，自有一定的軍事謀畧，董先生用十二路人馬分頭進發，因事關機密，未便詳加解釋，我們不知在何處下手，現在我們假設分一路人馬進入廣東境內，運用「招撫一方」「打擊一方」之戰術，加上人民助威吶喊，義旗四起，毛共如果發覺其形勢無法挽回的時候，以居高臨下的位置，在每一個水庫堤壩頂端，只消三幾噸黃色炸藥用雷管引爆，不用五分鐘，堤壩倒塌

下來決口；水急如排山倒海之勢冲向鄉村農田，人畜盡相傷亡，農作物淹沒淨光，那種瘡痍滿目的恐怖情景，實在令人不感想像下去，就是兵不血刃，收復了每一處地方，供給農民糧食及救亡工作刻不容緩的重大問題，一切之善後措施非傷透腦筋不可。敵人企圖用破壞手段，無疑就是要增加我們的困難和麻煩，爲達到其同歸於盡的可恥願望。

現在就我過去曾到過及聽過的，以廣東省而言，有陸豐縣龍潭水庫、烏瞰水閘、海豐縣公平水庫、青年水庫、赤坑水庫、增城縣百花林水庫、寶安縣深圳水庫、鐵崗水庫、清林徑水庫、廣州郊區流溪河水力發電站、清遠縣黃竹坑水庫、石龜坑水庫、高橋水庫、英德縣菠蘿坑引水渠道、乳源縣侯家渡水庫、南雄縣新豐江水力發電站、三水縣蘆苞水閘、南海縣北村大閘、西樵官山大閘、沙口大閘等等，西江流域一些縣份我雖然到過，所做的工作不是水利工程，就不得而知，珠江三角洲因爲是平原地帶，縱有水庫其蓄水量也不怎麼大，不過因是靠近北江大堤其受淹沒程度更加危險，而北江之中段起自曲江、英德、清遠、三水、南海，在清遠縣之石角、界牌，三水縣之大塘、蘆苞，南海縣之紫洞、瀾石、大富、石灣等。每一地方用一噸黃色炸藥裝放堤面引爆就夠了。依照董先生的計劃，即在陰曆四月進行，那時禾麥在地還未成熟，故然有好一面，可是恰巧是雨季時節，各水庫蓄水量大都達到飽和點，這條北江洪水比起大型水庫，爲患要十倍以上，上面指出每處地方堤壩裂了一道缺口的話，起碼要十多縣之人民生命財產，受到無可估量的損失，我沒有誇大其詞，因爲毛共對這條北江大堤很重視，而且設立數處「管養所」，每逢大雨更派人在夜間作巡視，大雨過後，我曾經在堤岸上看到河水急勢，好像萬馬奔騰，波浪滔天，令人心驚膽跳的感覺。

當然，我所以提出這些地理形勢和客觀因素不是「杞人憂天」的想法，主要目的，只不過希望反攻之日，我政府辦事當局，先作爲思想預備，要以「先發制人」的戰略，把一些險要水庫控制起來，免致落入敵人手裏任意破壞，這樣不但減輕了國家的損失，而且人民生命財產才能得到保障。

（孫一專）

左派尾巴報紙 仰人鼻息無恥之尤

人傑先生：

世間最下流卑鄙莫如「準同志」報紙。尤其那間專仰中共鼻息，俯仰由毛的「三日報」。該報三月十三日第五版引用十六年前該日投共叛徒衛立煌的講話，要「爲了和平解放台灣立功」。如果該走狗報的編輯不健忘，大可翻閱當年「南方日報」，閱讀翁文灝及衛立煌的檢討「坦白書」，就可知當年內心的痛苦。身陷地獄，不說違心話也不可能，雖然言不由衷，但爲了保存殘命，不得不向國府宣傳，以求「立功贖罪」。寧可喪失人格，也要唯「命」是從，其罪雖可誅，其人實可憫！

又引用該年同一日本港一位吳××醫生回到大陸旅行回港，發表談話，說大陸醫務人員如何得到「照顧」，如何「愉快」工作。如果這位吳醫生今天尚在人間，我想請他再回去一行，在廣州瞭解一下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院長許仿及副院長姚碧澄的死因，姚副院長死前咬破手指，在牆上寫了六個大字「士可殺，不可辱」的悲慘情景。該院外科醫生梅惠階，下放回台山務農，至今六年。去年一年長賺到工資七角五分，並不斷接受農民教育，得到中共如此「照顧」，可謂慘矣！其次亦請吳醫生取道東莞縣「人民醫院」瞭解馮忠陵、盧錫謙及石龍「人民醫院」麥振庭、黎沛林、鄭蔭及古常的下場。而且請這位醫生使其診斷病人的技術，檢查大陸同胞的普遍性神經衰弱、肺結核、肝炎、營養不良性水腫；婦女更加上子宮下垂及閉經的主要病因，就可知在中共統治下人民的「幸福」生活。

該報更不憚重複引述傳作義向中華民國政府「呼籲和談」，數次指出「台灣人民長期在痛苦生活中」。二十三年來，傳作義雖與自由世界隔絕，但平日總會知道蔣總統的英明，台灣同胞絕對不會比大陸同胞更苦，惟是傳作義在席上的致詞，絕非出自他本人的內心，可能更不是他本人起草，而是被作爲木偶般舞弄，不照讀也不可能。

惟是以一個降將只得有名無實的「水利外行部長」，在北平播音，任使對毛周塗脂抹粉，說得天花亂墜，可說毫無效果。所以本人建議在香港的中共走卒，呈請他們的主，特派杜聿明、傳作義帶同專機飛到台灣，一則代表「和談」，次則由他們的家人遊覽台灣，實地瞭解台灣人民的「痛苦」生活，收效必大。問題在於好話

講盡的老毛，敢不敢派他們前往呢？

本人是淪落中共鐵蹄踐踏下，在暗無天日中度過十二個年頭，嘗透了「社會主義」的「幸福」生活，食過自由世界人類沒有「資格」享受的小球藻、白坭餅、蕉頭、木薯、及禾管蔗渣粉。本來在廣州還有一種「上等食品」——牛糞糠餅」，可惜出產短暫，沒有嘗到，至爲可惜！台灣同胞沒有過着這種「幸福」生活，所以他們被稱爲「痛苦」了。

當年天天高叫「劉主席」，及後又歌頌「林副帥」的無耻之徒，身在自由之區，言行不能自主，仰人鼻息，失去靈魂，唯主子之命是遵，唯毛頭之舉止是聽，竟在海外播散謠言，下流賤格，莫此爲甚！

袁暘照上（三月十六日）

也談看一看與談一談

中共當局近日出到了絕招，號召台灣當局回來看一看，談談呢招的確幾難頂！正如貴刊一二八期老萬著文所云：「如何應付，煞費躊躇。」其實易過借火。也正是台灣當局向所倡言的「七分政治」的最好機會。爲了七億人民着想，建議台灣當局立卽反應表示也歡迎大陸當局派人去台灣看一看及談一談；又表明可以派人去廣州看一看和談一談。

關於此事，中共是倡議者，台灣可以要求大陸當局先拿出誠意，卽立卽宣佈取消所謂五類份子的莫須有階級迫害，又立卽解散勞改營或其變稱的國營農場及釋放勞改或下放中的共幹。

當見及此誠意後，雙方可以委出一個相同人數的代表團，同時在廣州及台北舉行談一談，談什麼呢？

談一部符合中國人民利益的「中國憲法」，卽是國民黨和共產黨互相取長去短的憲法。談妥此部「中國憲法」後，分別交由大陸及台灣當局各自實行一段時期，比如五年或十年或二十年，如果兩個地區當局都嚴格實行了「中國憲法」，則中國實質上已統一，屆時再解決國旗國號，應該用那一種或另立新的。

至於談判的名義，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沒得談，但國民黨和共產黨是可以談的，而且亦應該談，只是誰有誠意，誰手法高強而已。既往國民黨的所謂「談判經驗教訓」是因噎廢食的下策，非智者所爲；如要捉住狐狸，必須比狐狸更高明。

這是挽救七億中國人的轉機，希望台灣當局大膽創新，充分運用「七分政治」的手法，老一套是早已行不通了。

受苦人上

名藥材場 實罌粟地

編輯先生：

正在國際合作掃毒如火如荼之際，我亦抱着堅持正義立場，大膽從事揭發中共的廣東省番禺縣黃閣公社藥材場種植有罌粟花（我所親見）約五十畝地。據我所知該藥材場所產鴉片是由設立在穗市梅花村的對外貿易公司收購，不過該公司如何進行提煉泡製，和怎樣對外輸出，因我是被中共強迫放逐到農村去務農的學生，而從未擔任過任何政工半職，故無法作進一步的揭發報導。

該藥材場除種有鴉片外，還種有生地、紅參、杜仲、北芪、檳榔……等，當然這些都是用來掩人耳目，我曾記得當我和幾位當地農民(社員)經過該農場時，問及該場人員爲何種鴉片，他們都異口同聲說，他們是受黨和政府特別派遣來此地，從事種植鴉片，以提供國家製造麻醉劑原料的。那時我還沒有逃出鐵幕，當然是誤爲眞的，不過今日在自由的香港，從看報章而獲悉中共向世界各地施行販毒的絕招，才曉得了中共種植鴉片的眞正用途。

該場共有人數約一百人，實際在職人員只五十三人，這些在職人員，全都是由共軍任職黨員幹部轉業來該場的，所以造成這個所謂的藥材場，有男有女，亦有老有少，只要有機會到那裏去一行，也就會令人深入而切實地領會到在中共暗無天日統治下，大陸鐵幕「衣分三色，食俱五類」內在的實存景象了。這原因是由於該藥材場的在職人員，各自都由共軍部隊裏帶薪而來，領國家幹部固定工資，吃固定定量糧，他們所獲得的優厚待遇是遠遠超過當地農民生活水準的十倍或二十倍以上。與此同時他們還按照在部隊時的官階分別，薪餉各異，所以他們在藥材場的吃喝、穿着也就由他們各自收入而定大有程度上的不同了。

讀友劉均上　三月十四日

旅港革命老人揭破和談詭謀

查竊據中華民國大陸領土的毛幫集團，二十多年來，對內殘民，對外出賣國土，本質是流寇，盲目無知，致經濟破產，農業失敗，赤地千里。觀其先認蘇俄爲祖國，後認「美帝」爲知交，小人行徑，反覆無常。近更眾叛親離，同胞怨聲載道，老者屍塡溝壑，壯者冒死逃亡，毛澤東走投無路之時，政權岌岌可危之日，謬欲重施民國二十五年龜縮延安故技，佯向國府投誠，現又提出「和談」。企圖欺騙同胞，擾亂國際間視聽，陰謀惡毒，卑鄙下流，莫此爲甚！

吾等當年追隨國父，獻身革命，創造中華民國，也曾追隨今總統蔣公，參加北伐，掃除軍閥割據，統一河山，參與抗日，戰勝強鄰。

今年事雖登八十餘高齡，猶憶民國十年，毛澤東、周恩來、惲代英、張太雷等投靠先　總理孫中山先生，至民國十六年在廣州、南昌暴動，殺人放火。民國二十八年毛澤東高呼蔣委員長萬歲，或暴行，或僞裝，記憶猶新。

數十年來，對毛共陰謀詭計，瞭如指掌。今放出「和談」毒素，無非因內部分崩離析，欲欺騙僑胞，苟延殘喘。以我們數十年來與毛共鬬爭經驗，喚醒我海外僑胞，切勿爲其所愚，認定祇有我們國父所手訂三民主義，創造平等自由的中華民國，爲我們擁護的合法政府，以擊破毛共僞裝欺騙的詭謀。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曾堅決表明，絕對不與毛共談和，一定要消滅殘民禍首，重整河山，完成第三期剿共革命，解救大陸苦難同胞於倒懸。我們也以有生之年，擁護蔣總統領導反攻復土，以副中華民族當年付與吾人的責任，上慰　國父諸先烈在天之靈。

旅港革命老人同上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三月六日）

共產黨如眞愛國 應遵行三民主義

編輯先生：

首先請恕我粗魯冒失，有擾清神。近來不忠不孝的傳逆作義，忽然神經發作，叫嚷國共和平談判統一。國父領導全國國民，拋頭顱洒鮮血，幾經艱辛，創建中華民國，國父遺教三民主義，爲全國國民建國藍本。毛澤東喪權辱國，瘋狂強迫國民實行列寧主義，擅改國旗國號，罪大惡極。如叛逆的毛澤東、傅作義迷途知返，應首先到南京中山陵向國父立誓認錯，改過自新，廢棄列寧主義，實行三民主義，救國救民，收回所有失土。如目前高叫之國民黨、共產黨和平談判能切實遵守國父遺教，爲民解困，收回失土，國民黨共產黨應順民意，捐棄前嫌。

中華民國是全國國民革命的結晶，非爲國民黨共產黨所私有，國共兩黨應息爭，由國民公決，此其時矣！

國民羅忠民（三月八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答潘君來函

董力行

本刊第二八一期，有署名「潘某人」者，致書萬人傑兄，對萬人詩壇，有點意見，歸納如下：㈠詩壇命名，宜改爲「力行詩壇」，因近期該欄所披露之作品，純爲「敬和壇主原玉」，㈡黃花集爲壇主巨著，一題再題三題，是爲歪風，㈢香港詩書琴棋雅集，只是哼哼唧唧，爲墨寶貼堂，強人欣賞，將所存名畫唬人，提高聲價，又指示壇主ABC三大原則，認爲詩人和詩步韻，是吹捧拍馬行爲。

以上糊塗意見，本當一笑置之。不必睬理。

不料本壇詩友，見到胡言，赫然震怒，電話紛詢，查問潘某何人？竟敢侵犯詩人。作此無知謬論。一致主張，嚴加聲討，余曰：「此人並非壞人，只是頭腦不淸，昧於和詩之義，所發胡言，是外行而兼狂妄，聲討則不必，婉言教導，增其知識，乃吾輩詩人之責也。」

蓋詩壇文壇，容易得罪小人，彼輩雖然懂詩，未必眞正能做，有時自表風雅，寄一詩來，地址姓名不宣，筆名奇妙，或有出韻，或錯平仄，斧不勝斧，正無可正，只有放棄不登，又不便說明，損其自尊，更不便公開發表。有碍詩壇美譽，投詩者不見下文。反感大生。又見壇主和詩，屢有刊載，一題三題，經年不休，因而撞火，認爲壇主，有眼不識泰山，金銅不分，菽麥未辨，只知標榜自己，而忽視他人。遂致懷挾怨尤，藉詞發洩，此爲不免之事，意料潘某之函，即是此因，果有此事，應該自身檢討，諒解壇主，光火何爲！

查和詩步韻之風，由來已久，自唐宋至今，各代詩家，均有唱和作品，杜甫李白東坡放翁，皆喜此道，既可娛情，復擅風雅，例如本港，詩書琴棋雅集，獅子山雅集諸人，皆爲當代博雅知名之士，或工詩文書法，或擅琴韻丹青，相聚聯歡，國風復振，有何哼哼唧唧？眞是一派胡言。每年舉行，其中深長義意，豈無知俗人，所能領畧？鄙人每次應邀前往，獲益良多。潘某不懂，焉可妄議他人。

至如鄙人，間有小詩，發表於報章雜誌，同道者，每喜依韻步和，又有本壇詩友，約計百有餘人，均爲風雅之士。一人有和，眾必繼之，聲氣相求，是爲同好，賜和之詩，禮當次第刊登，互作觀摩，不負嚶鳴之雅，一個題目，每人題贈一詩，即有百餘首之多。萬人詩壇，即使期期刊登，雖一年時間，亦難畢載，豈僅一題再題三題，所能題完者乎？故星晚、天文台、工商報，每有詩人，與我素不相識。步和董力行某詩原玉者，時有所見，文人雅事，高尙娛樂也，潘某不解此道，誤認和某人之詩，即是對某人吹捧拍馬，高雅之事，指爲歪風，確是無知胡說，此種錯誤見解，應加糾正。

又云「萬人詩壇」，宜改「力行詩壇」，言存譏諷，醋意頗深，殊屬非是，萬人詩壇，是根據萬人雜誌而命名，鄙人壇主之名，是主其事也，並無尊貴之處，與「君主」「主席」，大有區別，類似香港茶樓酒家，茶房領班，名曰「部長」，意思相同，並不尊貴。況且不支薪金，謝絕稿費，爲朋友幫忙耳，任職三年，愧無表現，只是提倡國學，發揚詩教，有時遊戲文章，哈哈一笑耳。某君曰：潘某弄錯對象，致書老萬，議及壇主，竊其用心，是有取代之意乎？余曰：鄙人素性愛才，求賢若渴，潘君果係高手，希望拿出詩文，一開眼界，如果堪以勝任，立即讓賢，不久擬作國外之遊，正思有人替代，揖讓有心，何勞纂奪？相與大笑。

尙有情形，潘某不知，本壇詩友，除少數新知之外，大半均爲文壇舊雨，鄙人書生結習，性喜交遊。對酒聯吟。座無俗客。和詩步韻，習以爲常。並非榮膺壇主，始有唱和，改稱力行詩壇。亦無不可。潘某用以取笑。是因眞相不明。夫和詩者，是心同意合，示有共鳴，俗語，「看得起」，如果詩文淺俗，滾鼓高山，雖欲人和，亦恐難以聽命，詩人淸高雅潔，傲視王侯，學貫古今，目空天下，縱然官居極品，富可敵國，詩人眼中，一文不值，潘某所云，「和詩是吹捧拍馬」，是不解詩人個性，與和詩之意也，無知之言，所見不廣，希望諸位詩人，賜以原諒。

又鄙人拙著，明日黃花，各國學府，喜愛購藏，我曰「覆瓿之作」，彼稱「漢學名著」。書商經手，有信可憑，劍橋牛津，均有藏本，虛名浪得，利益毫無，印刷之費，耗資萬金，亂世詩文，一錢不値，其目的，匡扶文運，延續傳統，因中共破壞固有文字，衛道精神，思有對策，因之闡揚國學，以筆代槍，對抗毛朝，以及文妖之文學革命耳。是否正確，留待後人評論，潘某未看該書，故存輕視，又可能看之不懂，更作胡言，所謂「歪風」二字，是共黨慣用名詞，潘而無名，藏頭露尾，究竟何方神聖，不得而知，此類小人物化名之信，報紙刊物，每天都有，編輯者，多數投籃，或轉交該欄負責人自行處理，萬人編輯，表示民主作風，未曾注意，來信即登，詩人見之大譁。引起無謂紛擾，試觀我對詩人，非常恭敬，是文人應有之風範。例如評語，一則曰：「和詩勝過鄙人原作」，再則曰：「該詩不愧名家」，皆是以詩論詩，由衷之言耳，在潘某看法，壇主向人吹捧拍馬矣，大爲可笑。晚近，人心不古，世道衰微，文人相輕，彼此嫉妒，文運之所以不彰也。

某君曰：「潘某語氣不小，指壇主爲前輩者，即是自命爲詩壇後輩也，想必是博雅精深，工詩能文，究竟詩文好到如何程度，不妨見識一番，武林每有比武，詩壇亦可比文，何不公開邀請，雙方即席和詩，看誰「哼哼唧唧」，教他當場現醜。豈不美哉？」壇中老將某公，聞之大喜，振臂應聲，自願出馬，座中又有某君，從旁勸阻曰：「此類毛頭小子，何堪一擊，不必老將親征，視爲大事，可由壇主點兵，指派小將二三，即可將之征服」，余曰：「本壇現有小將三人，藍天、馬天、郭眞，爲嶺南後起之秀，年齡二十餘歲，尙有求學，此三人者，具子建之才，擅詞章之美，下筆千言，倚馬可待，和詩步韻，舉筆立成，若潘某之流，如敢臨陣，保證棄甲曳兵，抱頭鼠竄。」眾曰「善！」潘某如有興趣，即可放馬過來。說出眞名地址，二天一眞，秉筆候教，屆時鄙人簡邀各大學教授，蒞場監視，公正品評，使潘某得到教訓。以後自戢狂言，不敢胡說八道，爲平詩人之憤。此爲應有懲罰。

希望各位詩人，心平氣和，靜候表演。壇主致語。

「名著」的藍本 「教授」的老師

四十年代名作家**姚雪垠**的傑作

春暖花開的時候

未看比較談先要讀此書
鹹魚養番生各地均暢銷
斷市多時趕印新版供應

●本書未經刪節，照來原底種色，因此特別受歡迎，星馬讀者搶購，供不應求，本港甚多讀者向隅，現已恢復供應。

●如想欺世盜名，文壇登龍，該先讀本書，再讀比較談，便可懂得抄書訣竅，由抄書而晉身文壇，自號大作家，威水之至，有志做大作家者，值得花一點小本錢。

●有人十分害怕本書，出盡八寶想毀屍滅跡，可惜欲蓋彌「張」，造成文壇醜聞。

●曾在「萬人雜誌」連載的「比較談」，即將印單行本，與本書參照閱讀，特別過癮。

●學校及公衆圖書館索取贈閱，繼續有效。

經售處

俊人書店　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

湘濤出版社　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　中環環球大廈五〇一一室

俊人創作小說

斜陽千丈

業已出版　每冊五元

俊人最新創作小說「斜陽千丈」，是一個動人肺腑的倫理故事，題材新穎，不落窠臼。俊人先生更能運用其巧妙的筆法，將故事中的人物，描寫得栩栩如生，配合了迴腸盪氣的情節，成爲一部動人的長篇小說。單行本業已出版，塑膠封面，印刷精美，零售每冊五元。經售處：(一)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二)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一室，港九各書店均有代售。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出版（每冊售港幣一元）

萬人雜誌

（第二八四期）



本期要目

中華民國應加強宣傳工作…………每週評論
大公報報慶酒會「嘉賓」雲集
投機分子趨炎附勢令人慨歎…………萬人傑
由情感轉向思考的認同…………柳以青
中國人不可輕言和談…………岳騫
香港閒話：盛世危言…………趙聰
美毛加緊勾結的剖析…………胡傳厚
防火與救急…………王屯
談葉劍英之弟葉導英…………鐵幕客
人海百態：姐兒愛股…………萬人傑
談「和」…………鍾果仁
丁善璽的「夜女郎」…………林巽
富有·孤獨·可憐…………霍大川
英德茶場…………聿懋
中共怎樣摧殘苗族（上）…………胡養之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雜技之鄉河北吳橋…………惠珍
毛澤東批判林彪的談話紀要…………黃秋

·萬人雜誌第二八四期目錄·

中華民國應加強宣傳工作......每週評論 一

大公報慶酒會「嘉賓」雲集　投機分子趨炎附勢令人慨歎......萬人傑 二

由情感轉向思考的認同......柳以青 四

中國人不可輕言和談......岳騫 六

香港閒話：盛世危言......趙聰 八

美毛加緊勾結的剖析......胡傳厚 一〇

防火與救急......王屯 一二

談葉劍英之弟葉導英......鐵幕客 一三

人海百態：姐兒愛股......萬人傑 一四

談「和」......鍾果仁 一五

丁善璽的「夜女郎」......林巽 一六

富有·孤獨·可憐......霍大川 一七

英德茶場......聿懋 一七

中共怎樣摧殘苗族（上）......胡養之 一八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二〇

雜技之鄉河北吳橋......惠珍 二一

瘟君夢......岳騫 二三

毛澤東批判林彪的談話紀要......黃秋 二四

江南啼痕錄......宓琴 二六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七

萬人詩壇......董力行（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八四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四月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二七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華民國應加强宣傳工作

今日的中華民國，雖暫時只統治台灣一省，然經過二十多年的慘澹經營，無論是在軍事、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均有一日千里的進展，特別是自從蔣經國先生出長行政院後，勵行政治革新，益使國人增強了反共復國的信心。然不可否認，也還有其薄弱的環節，譬如宣傳方面，不僅是做得不夠，有的表現甚至是間接地幫了中共的忙。比較之下，中共在這方面就下了較多的功夫。它的宣傳凡屬於「好」的方面可以斷言完全是顚倒黑白，騙人的鬼話，然而不可否認卻發生了一定的影響。雖然，受騙者不是短視就是膚淺的傢伙，然指鹿為馬的宣傳，居然也還欺騙了一些人，不能不說它的騙術高明。相反地，再看看中華民國和執政的國民黨的宣傳工作，卻顯得脆弱而低能。七年前北平出版的一期「中國青年」刊物的封底是一幅題為「你追我趕」的油畫，作者李澤浩巧妙地運用這幅畫諷刺「三面紅旗」已倒，更勾畫出毛頭的死屍，同時，用一些草葉鑲出「蔣介石萬歲」五字。但當中央社發出消息時卻把它改為「蔣總統萬歲」。從這件事就可看出中央社的「高明」：把一件千眞萬確的事實，竟變成了假的。

今年一月台北出版的「新夏」以「不能鼓勵奸邪」為題社論中，對擔任中央社二十多年的總編輯為國民黨提名增選監察委員的候選人中而有批評。據說：「他在中央社對內的刊物中，自稱中央社的業務計劃為『我們的陽謀』……」。另在中共向國際發動「乒乓外交」之際，他「立即發起組織中央社乒乓球隊」。

這些事聯繫起來看，豈止是愚蠢與淺薄，簡直令人不寒而慄！

有這樣「國民黨人士」？

在台北，某些喜歡對外國記者發表一些言論的「國民黨人士」，有時表現得更為離譜。三月廿九日香港「星島日報」第四版刊出「法新社台北廿八日電」——談「此間國民黨人士」對俄毛兩軍對峙的看法。其中有一段稱：「如果這個行動（蘇軍攻入中國大陸）擴大了，蘇聯將會發覺代價太大，可能會如日本在三十年代一般陷於中國的無底深潭，極難自拔。」

如果「法新社」記者確是依照「國民黨人士」的說法而發出的電訊，那麼這位「國民黨人士」簡直糊塗到了可笑的地步。當然無人願意蘇軍攻入中國之境屠殺中國人民，但也無人（包括大陸上的數億同胞）不願中共政權受到致命的摧毀性的打擊。

蘇聯與中共戰爭如一旦爆發那是一場無恥的狗咬狗的戰爭，無論誰先動手，既無正義與邪惡之分，更談不上侵略和被侵略。這與中日戰爭的性質完全不同。當年日本侵略中國，激起了全民族的義憤，所以全國上下同仇敵愾，一致奮起為國家民族而抗戰；使日本「陷於中國的無底深潭」，終至失敗。而今日的中國大陸上的老百姓，因長期遭受毛澤東寡頭統治小集團的血腥統治和殘酷搜刮，無不抱着「與汝偕亡」的決心，渴望中共受到外力打擊而陷於崩亡，甚至不惜把自己的生命也陪上，因為，他們「活着不如死了」的滋味眞是飽嘗了。當然，中國人都知道蘇聯絕非善類，然本着「走一步看一步」的心理，蘇聯攻入中國大陸如果環境許可的話老百姓絕不會為毛澤東小集團而賣命。只以毛澤東為首的那一小撮人，不僅不能形成「深潭」，可能不等成為俘虜已被老百姓打死了。大陸老百姓的這種心理是可以理解的，而某「國民黨人士」竟把中共和大陸同胞混為一談，這是無知還是有意為中共壯膽呢？

台北當局該重視宣傳了！

値此中華民國處於國際政治逆流，暫時陷於不利的境地，加上中共加強統戰活動叫囂「商談」之際，希望我政府和執政的國民黨當局，除了加強經濟、政治、軍事、外交和文化、教育等工作外，千萬不可忽視宣傳工作。在人事安排上，也應清除那類把眞事宣傳成假事的「宣傳官」，復應約束那類不明自己立場，在有意無意中幫中共忙的大放厥詞的「發言人」、「觀察家」和「政論家」。



大公報慶酒會「嘉賓」雲集
投機分子趨炎附勢令人慨歎

萬人傑

新聞以外

以前曾被大公報罵為「漢奸」的，現在居然也成為上賓。「愛國報紙」頭頭和「漢奸」共聚一堂，杯酒言歡，對邀請者和被邀者都是十分滑稽的一回事。今天，海外知識分子大都趨炎附勢，懂得投機，常常演出這一類滑稽劇，實在令人慨歎！

掛羊頭・賣狗肉

一位署名「變色蟲」的讀者寫了一封信給老萬，使老萬頗感難於作答。因為這封信涉及老萬同事，在報上固然不便置覆；即在老萬辦的雜誌上，也不免有所顧慮。雖然，老萬常常開罪人，但不願開罪同在一起辦事，天天見面的人，這太難為情了。

「變色蟲」來信說：「老萬：你有沒有讀過三月十六號的共黨報紙——大公報呢？那天報上發表了該報復刊廿五週年酒會的消息，把到會來賓名單，分門別類，全部刊出。這張名單中，居然發現三位貴報大員。事後向貴行行家查問，知道這三位仁兄在貴報地位很高，三總出動，和共產黨文化特務握手言歡，實在使區區百思不得其解。區區每天必讀貴報，也清楚的看到貴報報頭上用的是中華民國紀年，正因這原因，區區才成為貴報長期讀者。我以為貴報既站在自由中國一邊，本漢賊不兩立之旨，斷不會與共黨打交道；料不到貴報三總竟成為共產黨報紙報慶嘉賓，把酒言歡，使區區讀來，有受欺騙的感覺。這麼說來，貴報掛了中華民國的招牌，暗地裏與自由中國的敵人往還，簡直是掛羊頭賣狗肉了！」

「漢奸」與「匪」的勾結

「變色蟲」信中又說：「閣下也在這家報紙工作，區區對閣下的態度一向雖無所懷疑，但在這事發生後，本人不能不對你重新估價。如果這家報紙轉變，閣下還能立足嗎？如果閣下要繼續在這家報紙工作，言論上能不改變嗎？我躭心閣下辦不到，那麼，閣下終有一天會跟着三總同路。

「更使區區感到可笑而發為浩嘆的，一家老牌大報的老板父子倆，居然也到酒會致賀。各位如果記憶力還不太差，一定不會忘記六七年港共暴動時，大公報連續不斷刊登攻擊『漢奸』的文章，指責的正是這家報和老板父子倆，記憶猶新。可是，今天一切顯然已改觀，這家『愛國報紙』居然發出請柬，邀請『漢奸』父子參加酒會，這已和『愛國』立場大相逕庭；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漢奸』父子居然也親臨致賀，看來，這世界眞是『和平』了，愛國報紙可以不再愛國；掛起中華民國招牌，也可以與『匪』言歡。

「在該報刊登的各行各業的名單中，也有不少曾經在六七年暴動中譴責過港共暴徒的，大公報將他們列為『民族罪人』。不過，區區認為最刺目的是『輿論界領袖』，使人不明白他們的立場究竟怎麼樣的？

替「和談」打前鋒？

「最近，由於中共的發動，美國的傳播與宣傳，國共『和談』之聲，甚囂塵上。使區區意識到，貴報的三大巨頭以及另一大報的老板父子，忽然對共產黨擺出『友善』姿態，是否就是『和談』的先兆？

「可是區區從貴報新聞報導所得到印象，國府行政院新聞局局長錢復在廖承志一班人發出和談試探後，馬上作出明朗表示，指出中華民國不會和中共談判。因為，大家知道，在目前和中共和談，就是投降，中華民國即使處境如何艱困，也還沒有投降必要。既不打算投降，何必談判呢？

「那麼，掛中華民國招牌的兩家大報的首腦人物和共產黨所表現的友好姿態又是怎麼回事呢？老萬你內幕消息特別靈通，是否國府當局授意他們，特地和共產黨接觸，替和談打前鋒呢？如果所料是事實，則國民政府當局也是說一套、做一套了？國府是否已準備向共產黨投降？

「有人說，政治是騙局，如果眞是這樣的話，我們一直被騙子矇蔽着。兩家大報的主腦人物把所有讀者都作為傻瓜的大騙子。不過，騙子身份不可能永遠隱藏，到目前，他們的眞面目畢竟暴露了，掛出的招牌，和事實相距千萬里。

親共言論使人失望

「區區一向對你老萬的反共立場具有信心，但貴報近來的表現，確十分使人失望。不論新聞報導上、評論上，蛛絲馬迹，無法掩飾已給親共分子滲透，所以常常有替共黨宣傳的文字。區區對政治並無成見，但認爲大陸七億五千萬同胞有人權自由的權利，也有免於飢餓的權利，大陸政府未能做到這兩點，所以區區不擁護這政權。閱貴報，相信貴報與區區有同樣理想，但，現在不由我不失望。如果區區讀的是一分明顯的親共報紙，或共產黨的正統報紙倒還好些，但貴報擺的是親國府姿態，簡直是誘使崇尚自由民主的讀者上當，這是不可饒恕的。

「即或老萬你無意與這些人同流合汚，但在滿園毒草中，你是否眞能保持堅貞，値得懷疑。因此我有種感覺，爲了避嫌，你最好儘速脫離這投機集團，全心全力把你的雜誌搞好，讓我們還可以看到一份立場堅定的可靠讀物。

「每逢看到掛起中華民國招牌的報紙，刊登替中共宣傳的文字，區區就不由起了鷄皮疙瘩，如老萬你最近罵的『台北何拒人於千里外』，眞是深得我心，我以爲寫這種文章的人簡直是涼血的！

天真的幻想

「區區要說的話很多很多，可惜限於文化水平，心中所想，筆下寫不出來。想起老萬你『半桶水』一語，不禁啞然失笑。半桶水如閣下，寫得那麼好的文章，心中想什麼，就可表達出來。區區寫這封信卻顯得詞不達意，未能盡所欲言，這麼說來，豈非四分一桶水還不夠？一笑。

「希望老萬你能在報上或雜誌上給我一個解答，以釋我心中的疑問。」

接到這封信，老萬躊躇再三，覺得不大方便「公開」。但自美國大搞「改善中共關係」後，香港的知識分子已形成了這種風氣，不但「變色蟲」君有疑問，老萬心中也疑慮重重。究竟在這時候擺出親共姿態是怎麼的一種心理狀態？希望將來香港「解放」時共產黨對他們網開一面，藉以保產？可以保持既得的財富？如果持有這種心理，未免對中共認識太淺，幻想太深。目前在大陸，還有像這些首腦們能擁有那麼多私人財富麼？還有人能出版私營報紙麼？將來「解放」香港，會改變這政策麼？會容許這些大報繼續出版麼？相信任何人也知道這個答案，而首腦人物仍對此存有幻想，那一定是黐線無疑！

趨炎附勢

照老萬分析，這是「趨炎附勢」的心理表現。廣東有句俗語說：「窮在路邊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刻劃出世態炎涼。對政治的反應也如此，往日納粹得勢，誰不景從，歌功頌德？今天，中共由於國際姑息逆流縱容，從外交困境中打開局面，在國際間成爲衆所爭取的對象，似乎是壯大了，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於是出現趨炎附勢的現象。國際間如此，海外中國知識分子也是如此。今天，在中華民國招牌下工作的報人，當然也不少存有這種心理。老萬認爲，他們去參加共產黨大公報報慶的原因，不過如此。「變色蟲」君懷疑是爲「和談」打前鋒，他們這一行動，得到國民政府默許。老萬認爲未必，因國民政府無此必要，和談就和談，投降就投降，根本用不着什麼打前鋒。何況，這些人也不夠份量作前鋒。

老萬的看法，他們接到共產黨大公報的請柬，覺得共產黨對他們「認眞畀面」，既然對方畀面邀請，不去，未免辜負對方盛意；何況有些人認爲他們的邀請是「光榮」的事，既得到的光榮，怎可以放棄？更有些名流，不論左右，凡是報紙，都不敢開罪，盡力討好。不受到任何方面攻擊，對他們的「社會地位」當然大有幫助。

只有老板可以代表報社

據老萬所了解，任何人在報社裏工作，不過是個僱員，報紙還是老板的，任何僱員不能代表老板的意見和立場，猶之老萬在報社裏當小職員，所有言論行動，都不能代表報社一樣。相信對方的邀請也只基於私人資格，不是邀請某一家報紙的代表；如果這一個被邀的人要代表報社，他們的邀請只能寫報社名義，由老板派出，才可以眞正代表報社。

作風較民主的報社，對職員的言行不會過份約束，這些人既出現希爾頓雙十節酒會；也出現於大公報報慶酒會，自以爲中立，自以爲兩面討好，這是關乎個人做人作風，閣下對這家報紙「失望」，其實大可不必，因爲報社並無統一言論態度，在同一的版面上，往往見到不同的多種言論，甚至是相反的。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世界上有億萬種不同面孔，也有億萬種不同思想。有人要爲正義、自由奮鬭；也有人認爲處世之道，應該投機。

「變色蟲」君主張老萬退出這圈子，老萬認爲絕非好主意。目前，老萬的言論仍然被容納，豈不是比全部讓給投機分子利用好得多？

老萬既肯掛這塊招牌，且並未因「大勢所趨」而除下，實際並不如你所說「掛羊頭賣狗肉」，如果沒有這樣的一份報紙，香港人心說不定更壞呢！

通告

「萬人雜誌」國內版認股的各位讀友：已經來信認了股的，請將支票（劃線）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抬頭請寫「萬人雜誌社」，我們會先發臨時收據，待在台註册，辦妥手續後，始發正式股票。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我們還有許多手續要辦，而一切事情，也是非錢不行，因此希望認了股的，及早把欵子寄下。如果沒有私人支票，可以請銀行出本票；本票嫌麻煩，也可來電話通知，派人到收，電話是H二七五〇三三（新改號碼）。

由情感轉向思考的認同

柳以青

或許我有一種偏見，然而卻也是一個事實。生活在香港的青年人們，雖然會立刻受到某種程度的外在激震，表現出很熱烈、積極的作風和態度，然而，這熱烈和積極的態度和作風，很快地就會冷靜、鎮定下來，接着而來的則是精密、嚴肅的研討和研究。

這一種由情感轉向理智的轉變，絕不是任何人士們從中指引，而是來自香港青年們自身的轉變。而促成這一轉變的條件，乃是由於香港社會是一個比較開放和自由的社會，生活在香港的任何人士，都能從不同立場，不同角度，不同觀點獲知不同的消息和思想。

同時，香港的人士們，也都會自由自在地把他們不同的理念公佈於眾，得到適當有效的傳播所致。

香港知識分子的新覺醒

雖然目前有很多的青年人主持的刊物和報章，對認識、認同中國上，採取一面倒的姿態倒向中共政權。可是，這一面倒的態度上，已經加插了許多條件。可以這麼說，目前現存的兩個政權，如果要想香港的青年們，十足十地一面倒向一個政權的話，除了極少數有某種作用和意圖的人士外，恐怕總會是事與願違的。其中特別是對中共政權，按目前的情形，由於「形勢」的關係，似乎它該是很容易爭取人心的，可是，事實又恰相反。

這種情形，可以從近期的幾份大專院校的學生報中的文章中顯示出來。

我之所以很重視大專院校的刊物，原因就是由於他們的編輯政策頗為開放，到目前為止，他們總是給予各大專學生的言論自由。還沒有發現有絕對言論控制的現象。這很可能是由於學生報的編輯委員會經常要改選，任何人無法也不能長期控制；另一方面大專學生們總是抨擊着很多刊物的言論不自由的政策，而自己所主編刊物，只能向着崇尚的言論自由方向邁進。

為了證實我所說的「由情感轉向思考的認同」是目前青年報章的主流，特別向讀者舉出幾個例證。

一九七三年二月份的中大學生報刊登出新亞哲學系八位學生的「我們對中國文化及時代問題的態度」長文，分上、下兩篇。上篇專談「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下篇則涉及了六個主題：一、對民族主義的看法；二、對認同的看法；三、對馬列主義的看法；四、對民主自由的看法；五、對世界文化的看法；六、對其他問題（包括對釣魚台、中大、香港）的看法。

「做一個有中國文化氣質的中國人」

對民族主義的看法稱：「對內來說，我們主張要先對自己民族認識清楚。我們認為開口不離祖國，或唱大陸歌、穿中山裝的人，並不表示他們認識中國，而回國觀光數十天就自以為認識中國者，更屬幼稚（這與英國公主來香港遊遊，然後大談香港如何如何並無分別）。要真正認識中華民族，就要認識整個中國，包括過去之歷史文化，現在社會政治制度之基礎，及未來國家文化之建設，從各方面認清整個民族的生命，整個民族的方向。如果只談現今政權之優點而不談中國文化之精神與生命，不配談民族主義。」

對於認同的看法稱：「部份人士歡喜談談認同，這基本上可以說是一種民族意識的覺醒，也是一種愛國的感情。不過我們卻產生一些疑問，竟究認同些什麼？⑴假若我們是中國人，自出娘胎以來就是中國人，何以如今才談論認同呢？⑵假若說如今不是認同國家，而是認同中共政權，則是否已承認中共並不等於中國呢？⑶若說中共不等於中國，那麼又為什麼叫『認同中國』而不叫『認同中共』呢？⑷若說中共即中國，又回到第一個問題，既是中國人，又何必如今才認同呢？難道從前不是中國人，如今才是中國人呢？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中共存在了二十年才認同呢？為什麼不在『三反五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時去認同，而在其入了聯合國才叫這口號呢？是否要外國承認中共時，自己才承認呢，或者是從前中共不存在，如今才存在呢？……但我們希望他們在認同時，要認清政權與國家之別，認同政權，只是認同現今之社會制度及建設等，而認同國家，則除了政權外，也要兼顧國家過去之歷史文化，並且要站在正義的立場對現今政權作一種建設性的批評，並不是附和政府政策而吶喊，或以政府定下之公式去看歷史文化。……是否可用他們高喊的馬列主義唯物論可充分解釋？同時也希望他們不要盲目地愛國，反應冷靜一點，用理智來想想。」

對民主自由的看法稱：「國家是保護人民的工具，國家是為人民而存在，而非人民為國家工具，國家更不應為一個政黨所操縱，甚至以黨代國，以黨高於國。『國家為人民』只是一口號，也是一句空話，唯有在民主制度的施行，自由人權的肯定才得彰顯。自由與權利都可以列舉的，例如思想言論自由，宗教自由，搬遷及集會自由等。」

在最後的結論中指出：「最後我們希望大家：做一個人，做一個有獨立自

主性的人，做一個尊重自己及他人人格的人；做一個中國人，做一個有中國文化氣質的中國人，做一個負起中國未來使命的中國人。」

「吾愛吾師，吾更愛眞理」

一九七三年二月廿五日的「臻文學訊」是香港大專同學會的會刊，上期我會引用了他們「社論」的片斷，這期不再徵引。不過，其中有兩篇文章，我覺得很有代表性，這代表性是指在大專學生刋物中，已經覺醒到對他們的教授、老師的不妥言論，提出了不同的意見。我認爲這是一個好的現象，起碼在看得出今日香港的大專學生，已經逐漸打破「師生關係」，而走向「我愛吾師，但我更愛眞理」的路向。這卻是可愛可喜的。

在這期臻文學訊的第五版有韋家祥的「賢、不肖列傳」，和第十一版懷雪的「從一個講演說（明）起」。前者是對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師趙令揚在座談會上的發言的評論；後者是對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牟潤孫的演講「從歷史中國看當代中國文化之問題」聽後的感想。

對於港大所舉辦的「有關海外知識分子的時代責任」的座談會，我已經在本刋寫了三篇東西，所根據的是港大學生會所出版的「學苑」。這次讀到韋家祥的文章，知道了更多一些有關趙先生所發表的談話內容。其中有一個中心點是：「現在的新中國實在偉大，她使我們承認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旣然有人能令我們做中國人，又何須理會這個人是誰，因此批評中共政權是不當的，一個海外知識分子的責任是應如楊振寧、李政道等回國觀光後，把自己的所見所聞告知海外華人，宣傳新中國偉大的成就，作爲一個大學教授應對同學講一些光榮、偉大的東西，而不應說些黯淡的、不合時代的言論，並且教學的原則是學生喜歡什麼，老師應教些什麼，教他們愈簡單愈好。」

無怪乎「學苑」的幾個作者對趙先生的座談內容大加抨擊了。因此，韋家祥在他的這篇文章中說：「以上的一段話，引起我無限的思潮和感慨，就我近幾年的閱歷和思索而言，我覺得遠見、誠實、堅持、廓然大公和愛人如渴是衡量人物的眞正標準，而趙博士的言行，在這方面倒給我一點反面的教育。……海外華人認同中國，是決定於文化和血緣的關係，因爲我們不是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居民（Citizen），我們的認同標準並不在於中國是不是偉大，我們當然希望祖國偉大和進步，但祖國不偉大我們還是一個中國人，這種以偉大作爲認同的標準是一種投機的行爲，當然對於身居海外的趙博士是可以採取這種選擇方式。

「在最近人民日報和學苑對魯迅作品大力推崇，魯迅其所以受到敬仰和愛戴是由於他對當時社會作出很多嚴峻的批評，這是一個眞正知識分子的功能，因此一個知識分子是批評社會、改革社會，而不是大捧權威，更不應單爲人民的統治者說話。

「在現存的社會制度，沒有一個是完美，也不可能是完美，知識分子的責任是理性地思考人類的問題，提出批評，指示方向，敢於面對事實，堅持眞知，平視權威，不做思想上的尾巴，不做言論上的鸚鵡。」

懷雪的「從一個講演說起」文中，對牟先生所講的內容，有的提出異見，有的指出其太籠統。例如，懷雪說：「對中國的今後的發展問題有如下的看法，他認爲：最重要的是怎樣提高人民的思想意識，建立一系列健全的，嶄新的政治制度。因爲，從歷史看，中國向來缺少這樣的制度，『法治』和『人治』仍然是嚴重的問題。但是，在那次演講，牟教授卻沒有很暢快地說出來。只是說中國需要民主制度。那麼，什麼是民主制度？牟教授的了解是：要合工農兵的利益，要爲人民服務。民主制度是否只爲工農兵服務？民主制度所浮現的是法治。

「法治是意味着對憲法的肯定。而在憲法的結構中基本人權和自由都得到保障。而之所以訂定憲法，因爲要打破階級的限制，從而肯定人的普遍權利，奠定人之所以爲人之基礎。這裏沒有什麼合於工農兵式的階級口號，更沒有『爲人民服務』之命令式的標語。法治是絕對與『無產階級專政』衝突的。牟教授籠籠統統地說一兩句無關痛癢的閒話，而對於法治之實際涵義卻畧而不談。

「爲什麼這樣的呢？唯一的解釋，大概是牟教授最近曾到過大陸，而回來後，態度大變，學術思想也開始變了。有一次，有人請他講文革前的中國史學，他拒絕了。理由是那些文革前的東西，中共已淸算了。但是，我想不出任何理由，作爲一個史學家，一定要跟着人。難道文革之前，中國史學家的工作如中共官方所說的一樣，是反革命？

「中國歷史傳統，有成就史學家的三個標準：史德、史才、史識。……在這裏，我所要表示的一個價值判斷：學術思想之獨立領域必須尊重和肯定，政治必須與學術分開。換言之，一個史學家所有的『史德』是眞、是知，而不是做政治的宣傳筒，單爲人民的統治者服務。」

「梁啓超百年紀念」主題突破

更重要的是，最近一期的「崇基學生」，更是以冷靜、客觀、分析中國近代文化、學術、思想、歷史的一個專集。雖然大部份是登出不同教授、學者們的不同觀點的演講和文字。起碼顯示出目前的本港大專院校的學生們，已經從「中國熱」的情感漩渦裏，逐漸地提升到冷靜的思考問題上。

同時，有一點更可紀錄的是：當本文在撰寫之際，欣聞本港浸會學院的中文系系會，正在發動一個「梁啓超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會期是在三月廿七至三十日，一共四天，請了本港四位學有專長的知名人士到該校演講。

由此我忽然有一種感受：近年來本港大專學生所倡導的諸多學術運動和主題上，似乎沒有一次能超越這次「梁啓超百年紀念」的學術運動的主題。這可見大專學生中的學術研討精神的覺醒。這件事自會有人放在香港學生運動歷史上，做爲一個香港學運的轉捩點的。



中國人不可輕言和談

岳騫

毛澤東思想源出於水滸傳，所以眞正的毛澤東思想就是梁山泊思想，梁山泊思想爲何，卽得意時稱王稱霸，替天行道，失利時就請求招安，封公封侯，依然不失榮華富貴。自從毛澤東走上井崗山起，就奉行此一原則，套用共幫術語，卽所謂革命高潮與低潮之分。因此，毛幫一向作風是沒有原則，對老百姓固然是說過不算數，決不負責，卽對自己也是如此。如果我們也輯一套「毛語錄」，把毛澤東五十年來所說的話，與所作的事作一對照，可以看出毛澤東今年的話與去年不同，去年與前年又大異，至於說的與作的，更是南轅北轍，從不兌現。如果抵住面說他說話不算數，他就可以老**老臉皮說**我這是「陽謀」，基於毛澤東的這套思想，**所以任**何事都作得出。例如抗戰前偈處陝北，只剩**下兩縣**地盤，向中央接洽投降，中央置之不理，轉而要投降張學良，願把共軍交給張學良改編。又如毛幫最近之對美，二十幾年來，毛幫反美的文字若印成專書，擺在地下也許長過萬里長城，但一轉眼之間又與美國修好了，基辛格只是美國總統的顧問，並非美國總統，毛澤東以奄奄待盡之身，勉強提起精神竟陪基辛格瞎聊了兩個鐘頭，其對於美國之拍馬形象，比起「三視美帝」來，是不是值得我輩捧腹大笑。不特如此，毛幫又矢言反對兩個中國，舉凡有我政府官方代表或政府區民間代表所到之處，毛幫一定拒絕出席，過去二十多年來倒也言行一致。可是，到了最近，中美之間邦交正常，中國大使仍然住在華盛頓，毛幫竟然靦顏設立一個聯絡辦事處，與中國大使館唱對台。毛幫言不顧行，毫無原則，此又一鐵證。毛幫何以忽然向美國屈膝，不惜自打毛澤東二十多年瞎嚷反美口號的嘴吧，任何人都看得出，是由於內外夾攻，內而有劉林彭各頭目的黨羽伺機作亂，外而有「老大哥」四十多師大軍壓境，毛澤東不得不向資本主義國家的最後堡壘，帝國主義的元兇豎了白旗，與此道理相同，毛幫又向我政府展開統戰，先由廖志承帶領一批二臣降將發表談話，於是海外公開的潛伏毛幫人馬一齊出來活動，最顯著的是那篇「台北何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專欄，其他一犬吠影，百犬吠聲，相信還有一陣熱鬧可看，這且不必說它。可是看到二八三期萬人雜誌有位「受苦人」讀者，居然也提倡「談一談」，並且還代擬出辦法，卽雙方擬定一部「中國憲法」，實行一個時期之後，「再解決國旗國號」，應該用那一種或另立新的。

看了這篇意見，確實啼笑皆非，因爲「受苦人」的意見實在比那位專欄作家更進一步，專欄作家只是希望台北接受談判，尚未敢說出要改憲法與國旗國號。我不知道老萬一天到晚張着大嘴罵別人，他自己的後門也被人擠進來了，如果那位專欄作家舉此相質，老萬將何辭以對。

我不願理會受苦人，也無意對他的高見提出批判，只願對所有反極權，愛自由，中華民國的國民提出一項忠告，和談二字萬不能出於我們之口，我們腦中只要浮出和談二字，中華民國就亡了，我們也死無葬身之地，子孫後世永爲極權牛馬，五千年文明將自我而斬，此事可是萬萬試不得，玆就此點畧加分析。

先就法律觀點言，我們同毛幫已沒有共同談判的基礎。在過去，政府與共黨之間舉行過兩次和談，一次是抗戰前夕，共幫甘願投誠，取銷在江西僭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取銷了所謂「紅軍」，改懸中華民國國旗，紅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去掉帽上紅星改綴青天白日帽徽。大問題完全解決，其他枝節自然就沒有困難。一次是三十八年蔣總統引退，李宗仁代總統時在北平所舉行的和談，這次和談完全失敗，但大家還能坐下談，只爲尚有一個共同點，彼此均用中華民國年號，毛幫承認張治中率領的是政府代表團，無論如何截到張治中一行抵達北平時，毛幫尚未僭號，仍然承認南京國民政府爲中國唯一合法政府。

可是到了今天，任何共同的因素都沒有了，除非一方如同民國二十六年毛幫的態度，取銷了自己的一切，向對方徹底投降，否則從何談起。今天要使毛幫放棄叛亂，結束僞政權，交出僞軍的指揮權，無論如何在現階段毛幫一定不肯。反過來，我們向毛幫投降了。這點作到作不到，相信連毛澤

東同周恩來都不敢存此奢望。

「受苦人」建議國民黨與共產黨去談，談出一部憲法，這句話不但滑稽，而且藐線。誠然，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產黨的私產，也是毛澤東個人的私產，所以毛澤東去隨意囚禁僞「元首」，撕毀僞「憲法」，但中華民國是屬於中華民國國民的，國民黨只是執政黨，受全體國民委託執政，正如一間大厦請的看更人，試問這個看更人如果不得全體業主同意，敢不敢同任何方面訂合同，將大厦賣了。

中華民國憲法是全體國民擬訂的，國民黨只是董其事而已，誰敢把憲法任意更改，這種說法未免太離譜。我們所以擁護現在執政的國民黨，完全因爲國民黨反共的國策，保衛中華民國的國體與七億人民的自由，如果國民黨敢在此時同共產黨言和，我就第一個站出來，以今日反共產黨的態度反國民黨，我們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保衛國家是我們的天職，能保衛國家的不論個人或政黨，我們都擁護，反之我們一定要堅決反對，此是一個國民的最後立足點，半點也不能含糊的。

其次就理來說，中華民國政府是一個合法政府，經過無數仁人志士拋擲鮮血頭顱所建成的，這個政府六十二年來一直未曾中斷，目前仍然在自己的土地上執行政權，誰能否定他。在歷史上，一個正統政府雖在偏安時，史家也承認其爲合法政府，東晉、南宋皆是，除非這個合法政府全部覆滅了，如唐爲朱溫所篡爲梁，就當時形勢而言，雖然尚有山西的晉，淮南的吳，始終不承認朱梁爲合法政府，但朱梁也確是事實上中央政府，尤其是唐統已斷，歷史家不得不以朱梁紀年，雖然如此，歐陽修修五代史，以梁爲正統尚招非議。何況中華民國政府的地位勝東晉甚多，更非南宋可比，我們必須堅決相信自己是中國眞正的唯一的合法正統政府，正統政府不亡，任何僭僞政權皆不得成爲合法政府。

在歷史上合法政府有被篡奪的，有被滅亡的，但是卻沒有合法政府向僭僞政府投降的，不必說蔣總統領導下的政府與共黨誓不兩立，從未放棄光復大陸的決策，就是換了任何人當政，也不會向毛幫投降，因爲事實上談和就是全面投降，這是誰都看得出的。

最後再從情勢而言。毛澤東與其領導的共產黨，可以談和嗎？不必說海外人士反共反了二十多年，與共產黨有數不清的寃仇，卽連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都不能同毛澤東和平相處下去，要說海外反共人士向毛幫投降之後，可以得到適當的照顧，太陽眞要從西邊出來了。

口說無憑，玆舉出幾個曾與毛幫合作過的團體上當經過，作爲參考。

當大陸變色之前，國民黨內部一羣叛徒李濟琛、馮玉祥、陳銘樞等人在香港、美國活動，組成「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當時李濟琛、馮玉祥、陳銘樞曾有一個打算，準備在兩廣建立軍事根據地，將來可憑此資本與毛澤東平分天下，他們的辦法是先在華南建立華南民主聯軍，然後由馮玉祥勾結其舊部投共的如張克俠、何基灃、吳化文等人，將隊伍拉過來，如此卽使不能平分天下，但保持兩廣地盤應無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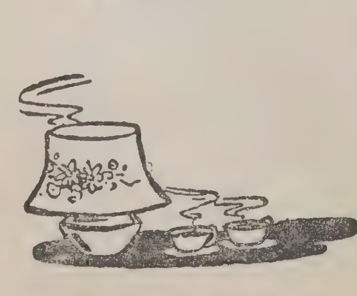
根據這一政策，李濟琛卽在兩廣邊境組成華南民主聯軍，當時兩廣尚在政府統治下，毛幫對華南民主聯軍不但同意其存在，而且表示絕對支持，認爲同生共死的友軍。李濟琛以爲這一計劃獲得成功，欣然去哈爾濱轉到石家莊參加毛澤東召開的新政協。誰知毛軍在華南民主聯軍接應下開入兩廣，第一步還不是對付地主，資本家，而是對付華南民主聯軍，全部包圍繳械，軍官被處死，兵被分散到共軍塡空額，數日之間消滅得乾乾淨淨，李濟琛、陳銘樞雖然知道上了當，但身在毛幫控制下，氣也不敢出，只能眼淚向肚裏流。另一件事是說到西藏的「和平解放」了，根據當時毛幫與西藏方面所訂的協定，毛幫只管國防、外交，內政仍由西藏地方政府掌管，達賴喇嘛及其左右大臣也就是相信了毛幫的諾言，始同意接受毛幫統治，結果如何？

始而改變西藏舊有制度，繼而向西藏地方部隊發動攻擊，以摧毀人民自願，達賴不敵逃去印度，毛幫就捧出班禪代達賴統治權，以安藏人之心，到了統治力量鞏固，不必再依靠宗教力量，於是又變了臉把班禪拘囚，指爲「叛國」，目前生死不明。

翻開毛幫歷史看，凡是與共產黨合作過的團體，大而如我國政府，小而如李濟琛之華南民主聯軍，西藏地方政府，不被滅亡亦遍體鱗傷。

至於同毛澤東合作過的人，正如林彪那位寶貝兒子林立果所擬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所說：「從幾十年的歷史看來，有那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後來不被判處政治上的死刑，有那一股政治力量能同他有始有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押，他爲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親生的兒子也被他逼瘋，他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每整一個人都要置於死地而方休，而且把全部禍事嫁禍於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羔羊。」這是出之林彪之子及其手下的評語，再眞實也沒有了，請問一些企圖投共的人，你們縱然不講國家民族，只求個人苟活，也不能向這麼一個人去投降。

在目前，每一個中華民國國民必須記住一點，不論局勢如何惡劣，我們決不能同毛幫談和，奮鬪到底，一定會獲得勝利，現在已是決定勝負的最後五分鐘，這股勁可是散不得的。



香港閒話

盛世危言

趙聰

五、六年前，這兒發生了一次持續數月之久的暴動，一時人心驚慌，富者爭相逃往美加，地皮、樓價大跌，似乎末日就要來臨。不想暴動終於平息下來。

當時輿論大都歸功於前任港督之敢以鐵腕對待亂民，以及廣大市民之不爲亂民所惑，站在政府一邊，羣策羣力，共維治安。

實則這不過是表面原因，主要乃在於中國大陸策畧的改變。原先是文革派得時當令，號召造反有理，越亂越好，等奪得了大權，需要固權，恢復社會秩序，便把文革派的極左主張收起，已經輸出到香港來的「革命」也相應地抽回。正所謂解鈴還得繫鈴人。

那些在暴動期間逃離這兒的富人，因爲這兒是他們發家致富的基地，在外邊不能發展，便又陸續悄悄歸來。

富者總是慾壑難塡，富了還想再富，永不知足。而這兒又是所謂資本主義的社會，一切法令規章，又大都爲富者的利益服務，富者再致富有特別的方便。既經歸來，焉有不再撈一大筆之理。

不過中國大陸鬭爭不已，一時還看不出對這兒採取什麼策畧，假若新當權者一變臉，再來一次對「港英」的鬭爭，那末再撈一筆的想法便不劃算了。何況還有一個陰影，襲入富者的心中，不敢作長久打算。這所謂陰影，就是再待二十幾年，界限街以北的地方租借期滿，中國大陸當局就要收回。

可是這個二十幾年，卻不願意就這樣空空度過，要想發財，還是很可利用。買了地皮，蓋了洋樓，這兒人多房少，用高價賣出去，不是還可以發大財麼？然而只有二十幾年了，誰還買房子？於是乎就出現了一個謠言。

「我偷偷地告訴你一個很秘密的消息，這兒某外商鉅子應邀訪問北京，曾向中共官員探聽香港的問題，中共官員秘密告訴他說，租借期滿，中共不擬收回，如果英國想續租的話，可要談判延長期限。這消息是從倫敦傳來的，可能不假。」

北極熊在中俄邊界屯兵百萬，迫得中國大陸當權者在外交政策上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與美、日、法、英、德等帝、資國家握手言歡。這個謠言就在這種局勢下流傳開來，更增加了它的可靠性。

於是乎人心安定了，可以作長期打算了，跟着就地皮大漲了，樓價大漲了，房租大漲了，股市瘋狂了，富者愈富了，想撈一大筆的人如願以償了。跟着來的還有：百物漲價了，通貨膨脹了，工商業萎縮了，失業增多了，罪案增多了；於是剛剛安定了的人心又不安了，廣大市民感到不能活下去，又彷彿末日就要來臨了。

這都是那個謠言傳播開來的後果。

只要稍微用腦子想一想，便很容易判斷得出它是既騙人又害人的謠言。如今中國大陸的當權者應是毛、周二人，他倆都七十五到八十歲了，二十幾年後的事，怎麼能這時就過早地作出決定。到那時他們還活不活着是個問題，即使活着還當不當權也是個問題，即使也活着也當權，國際情勢如何變，中共的策畧是左還是右，更是一個問題。以筆者看哪，不但一個普通的中共官員不能對外人講這種話，毛、周兩位也不能對外人講這種話。共產黨人是做了都不說的，從不把自己打算做的事預先告訴人的，更何況是二十五、六年以後的事呢？

人都愛聽好消息，討厭壞消息，所以一聽就不再加以思想。別有用心者詭計得售，搞起風雨，只年餘光景，便發了數以百萬計的橫財。可憐廣大居民，上了大當，後悔已遲。

二十五年後九龍界限街以北直到新界的租期屆滿，中共是不是收回呢？以筆者看來，如果中蘇共間不爆發大戰，如果中國大陸不再發生奪權鬭爭，就照現在的情況持續下去的話，中共不會不收回的。現在之所以不收回，是因爲中共利用香港做國際生意，在經濟上可以獲利，而租期未滿，不收回在政治上亦無損失。可是再待二十五年，租期滿了，再不收回，對內對外都說不過去，在政治上就會蒙受很大的損失。中共一向把政治利益放在經濟利益之上，斷不會只爲多做生意，而放棄政治。何況照現在的右傾外交策畧繼續推行下去，中共會把上海、天津、青島、福州、廣州這些口岸開放，和帝、資國家直接通商，那末，香港的利用價值就會逐年降低，到二十五年後，說不定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在經濟上毫無利益可獲，中共又爲什麼不收回？

這謠言如果是中共故意放出來的話，那就更知其不可信。焉知它不是先給香港一個定心丸吃，讓你在這二十五年間，把水利、交通、房屋多多建設一些，到接收時大可不費分文而坐享其成。否則，人人都存五日京兆之心，只苟延殘喘地等待二十五年後中共接收，而不作長期打算，豈不是中共的一種無形損失。如今決定建造地下鐵路，開闢大嶼山，競建高樓大厦，正是中共喜歡的事，因爲實際上等於給它建的嘛。

資本主義社會最大的毛病，就是製造貧富的懸殊對立，給予共產主義者以可藉之口、可乘之機。開明的政府，爲着防患未然，大都設法阻止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程度之上升，諸如爲廣大無產者和小有產者謀福利，使其生活逐漸

改善，卻用重稅來節制少數資本家的財產暴增等等皆是。糊塗的政府則反是，不顧廣大市民的疾苦，只一味靠賴資本家的支持，給予資本家以剝削貧民的種種便利。這樣一來，就把資本主義社會的病症，弄得無藥可醫。

這兒的政府應該不糊塗，一九六七年的大暴動應該不會忘記。然而這兒政府的一些措施，卻是糊塗透頂。試舉幾個例子來看：一個獨佔專利的公共事業機構，竟因賺得利益不夠理想，而准其一再加價，並豁免其專利稅，不惜使四百萬居民蒙受損失，等於叫廣大居民掏腰包填滿某一財團的慾壑，此其一也；政府也有龐大盈餘存在英倫，任其蒙受英磅貶值的損失；每年預算亦有龐大盈餘，卻大高價賣地、重估地稅、增加差餉，帶頭抬高樓價、房租和物價，促通貨迅速膨脹，人人入不敷出，此其二也；房租不加管制，卻立法准予二年加租一次，造成了有屋無人住、有人無屋住的奇怪矛盾現象，此其三也；股市瘋狂，人人投機，大戶操縱，興風作浪，明言冷卻，不見實效。原因是爲着龐大印花稅的收入，亦不願見其不瘋狂，此其四也。這些「德政」，都是政府和少數財閥蒙利，而絕大多數居民卻苦不堪言，一方面的利愈大，一方面的苦愈深。開明的政府應該不是這個樣子的糊塗吧。

政府應該靠賴廣大居民，唯有得到這絕大多數居民的愛戴和擁護，才能度過危險而長治久安。那些少數富者只顧自己利益，政府不妨碍他們賺錢，他們支持政府，如果他們賺得不夠，而政府又不予支持，他們會反對政府。一九六七年的事，就是很好的殷鑑。他們害怕得遠走高飛了，還管什麼香港的安危！而留在這兒與政府同甘共苦度過難關的卻是廣大飛不動逃不出的無錢的居民。這些人能與政府打成一片，什麼外患都不必怕。如果失掉他們的心，他們看到政府只爲富者的利益着想，而使他們活不下去，他們還會像一九六七年那樣和政府站在一起麼？

共產黨人的宣傳是：資本主義一天天腐爛下去，無論怎樣掙扎，到頭終歸滅亡。這兒的社會本可以不腐爛下去的，即使腐爛，也不致於很快就爛掉的，而當政者卻來一個火上澆油，加速使之爛掉，人爲地證實了共產黨人的宣傳，眞不知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一九六七年的大暴動，是有人在背後唆使。如果現在這種病症繼續惡化下去，廣大市民拿不出貴租，租不到房子住，而有些樓房卻又空在那裏，將要發生一種什麼結果呢？五、六年前的大暴動，就難免不再重現，如果眞個重演，未必再是背後有唆使人，而是廣大無屋住的市民自發自覺的運動，那就不好平息了。急早挽回這種惡化局面，現在已是時候，如再視而不見，或以爲嘸啥要緊，任其自然惡化下去，那末，後悔就怕來不及了。

今日之急務，似乎首先應該制止股市的瘋狂，這是直接促使通貨膨脹的根源。日前市政局議員和滙豐銀行董事長皆已慨乎言之。你想吧，票面一元的股票，一上市就三、四元，不匝月就升到三十多元；一般物價斷不會升得這樣快！物價如果向之看齊，如米價一元一斤，突然漲卅多元一斤，那還得了！米價雖未跟着股票上升的比例增長，樓價、房租卻緊緊跟上了。有些五萬左右可以分期付欵買到的美孚樓，本來只值十幾萬，一下子就升到十八、二十多萬了；太子道一帶的千呎以上的樓，一下子就升到五、六十萬了；百呎的樓房租金每月二百餘元已很昂貴，可是由於股票上漲的影响，一下子就漲到四百餘元了。你想吧，每月可以賺一千元薪金的人，在這兒恐怕沒有全人口的半數，總算不錯的了吧；他養一個太太兩個兒女，這也不算多吧；可是他得拿出全月薪水的半數，只能租到百呎的屋；請你替他設計一下，得安一張雙層床，每層睡二人，至少還得一張桌、一隻衣櫥，因爲炊飯，必須小雪櫃一個，就這末一安排，這屋裏還有無這四口人的回旋餘地？這且不說，剩下那一半多一點的薪水，四人的伙食，二小孩的學費，交通費、零雜費……又怎麼會夠！不夠怎麼辦？很簡單，如不自殺就得犯罪去！可惜至今還有人看不到這個問題的嚴重，而以房租之高居世界第一，作爲這兒繁榮的證明而自豪！

然而事實上不止如此。炒股的人，雖然明知股票市價漲得已經達到飽和點，可是他要發財，既不願股票下跌，也不願停留不動，仍然千方百計在搞風搞雨，搞得股市百尺竿頭再進一步。這末一來，地皮、新樓就成了囤積居奇的商品，嫌貴麼，哼哼，老子不賣了，因爲賣了以後再以同樣價錢就買不回同樣「商品」來了。

大小財團最聰明，搞地產的大量發行新股票，或者另組新的地產、企業、發展公司發新股票，不搞地產的也搞起地產來大發新股票。這些新股票，只用普通紙印刷就成，花費極微——不然不話，就不會有假股票在市場流通半年之久了；再花點廣告費，在報紙上用幾整版的篇幅，自說自話，連不值一文的廢品也計算上，連還未興建的鏡水樓台也照高價估計上，誇耀財產的豐厚；聽說還有送股票給有力人物和宣傳人員，請他們支持和鼓吹的。於是白紙黑字的新股票，就換來幾千萬的現欵。然後再用這些現欵搶購地產，拿着地產向銀行抵押，再搶購，再抵押，一面再在股市煽風點火，從中取利。

所以，要抑制股市的瘋狂，首應限制地產股的上市，或者就根本禁止地產股的上市。因爲地產不是商品。商品須經過一定的生產過程，將本求利的；地產的增值卻是不勞而獲的——好比你花五萬買一層樓，半年後增值到二十萬，這獲得的十五萬，根本用不着你勞。這在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著中說得極清楚。把不是商品的地產，拿到股票市場搞風搞雨，實是這兒社會急遽惡化的眞因。

這兒的繁榮並非健康的繁榮，像患水腫病的人一樣並非發胖。如今是吃點藥丸、喝點藥水、注射幾針，都已無效，必須開刀動大手術。不要再揚湯止沸，只能釜底抽薪。實則財團發財之道多端，何必獨獨垂靑地產；政府取財之道亦多端，何必只看上股市的印花。

我們也聽過一些冠冕堂皇的高論，說什麼樓價房租的上漲，是由於供求關係不平衡而產生的自然現象，如果制限樓價房租的上漲，那就無人肯建樓宇，供求關係就更不平衡了。至於股票，在自由社會中，也不能禁人買賣，因爲買賣股票是人的自由。這等高論對不對呢？對是對，可惜不能解決實際問題，且把問題搞得更嚴重了。因爲這等高論是專爲富者再致富而想出來的理論根據。

美、毛加緊勾結的剖析

胡傳厚

美國尼克遜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於二月十日訪問河內，與北越共黨頭目會談後，取道香港，於十五轉往北平，與共黨頭目舉行秘密會談，並逗留四天；十九日訪問東京，會見了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與外相大平正芳，而於二十日返抵華府，向尼克遜總統覆命。

基辛格這次前往中國大陸，己是第五次，距離他於去年二月隨同尼克遜總統訪北平，促成尼克遜與周恩來發表所謂「上海公報」，恰好是一年；因此，關於他這次前往北平與中共頭目進行秘密會談的任務，以及會談的內容，曾引起國際間許多傳說和揣測，諸如：中共將要求美國撤退駐台美軍等。直到二十二日，基辛格在華盛頓舉行記者會，宣佈美國與中共發表所謂「聯合公報」的全文，才把這次訪問北平，與毛、周會談的結果揭露；同時也澄清了國際間的一些傳說和揣測，並無事實根據。

這次由基辛格與毛、周談判發表的所謂「聯合公報」，英文本原文只有三百餘字；中共「新華社」所發表的中文本，也只有六百餘字。「公報」中唯一具體的協議，只是美國與中共同意：互相在北平和華盛頓設立所謂「聯絡辦事處」（Liaison Office），增進貿易、科學、文化及其他不屬於外交關係的接觸，作爲促進美國與中共間所謂「關係正常化」的一個具體的步驟。基辛格同時聲明：這兩個「聯絡辦事處」雖具有充分的「外交特權」，卻絕不含有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意義。明顯地說，美國與中共這次所同意互相在對方設立的所謂「聯絡辦事處」，其性質與中、日絕交後，我國在日本所設「亞東關係協會」，與日本在我國所設「交流協會」，大體相同，但其地位則顯然較之中、日兩國間所設機構，更具有「官方性」的色彩。

基辛格在記者會中並強調聲明下述兩點：

一、美國雖即將與中共互設所謂「聯絡辦事處」，作爲加速雙方「關係正常化」的途徑，但仍將繼續保持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

二、美國並無立即從台灣撤退其軍隊的計劃；有關美國駐台軍隊人數的多寡，並不在這次北平談判的討論之列。

關於基辛格這兩點聲明，需作簡要的說明：

一、美國所謀促進與中共的「關係正常化」，並非「邦交正常化」。美國國務院主管東亞與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葛林，於本月二十日在華盛頓蘇爾格萊輔俱樂部發表的演說中，曾解釋所謂「關係正常化」與「正常的關係」，是指貿易關係的正常化，以及雙方准許和鼓勵人民互相往來旅行，交換消息和經驗的交往關係正常化，藉以增進雙方人民的瞭解；很明顯地表示：美國與中共所正推進的所謂「關係正常化」，並不包括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

二、美國對我中華民國的軍事援助及協防台灣，是依據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美兩國所簽訂的共同防禦協定，經兩國同意而採取的措施，中共無權置喙。而且，美國對我國的軍事援助和協助防衛，主要是軍事顧問團駐台，武器及軍用物資供應，以及海空軍巡邏台灣海峽；美國武裝力量駐在台灣的爲數極少，所謂美國撤退駐台軍隊，即使實施，也

並不構成重大問題。去年二月，尼克遜總統訪問大陸共區時，在上海與周恩來所發表的所謂「聯合公報」，美國方面也只是表示：「將隨着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在台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並未承諾要在限定的時間內，將美國駐在台灣的所有軍事力量，全部撤退；更非意味着美國將放棄它協防台灣的條約義務。

不過，儘管這次美國與中共同意設立所謂「聯絡辦事處」，並非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但因這兩個所謂「聯絡辦事處」，竟然享有所謂「外交特權」，等於是在事實上承認中共政權，顯然是對我中華民國一項不友好的行爲。因此，我國政府外交部特於二十三日發表嚴正聲明，指出此次「美國宣佈與中共互設所謂『聯絡辦事處』，實完全違反中國人民之意願。」並重申去年二月，尼克遜總統前往大陸中共的前後，中華民國政府所鄭重聲明的兩項立場：

一、「目前盤據大陸之中共係一叛亂集團，絕對無權代表中國人民；美國與中共間所作之任何協議，中華民國政府一律不予承認。」

二、「中華民國政府乃全中國人民依據憲法產生之政府，一貫以維護自由民主及世界和平爲其神聖職責，堅決奮鬪，始終不懈。美國與中共間所採取之任何行動，絕不影響中華民國反共復國之決心與國策。」

事實上，美國如此一步一步地與中共接近，不僅對我中華民國爲一項極不友好的行爲，引起我全國人民的反感，卽對美國本身也非常不利。中共在華盛頓所將設立的所謂「聯絡辦事處」，實際上將是一個特務活動的指揮中心；所謂工作人員，不論是什麼名義，都是特務分子，他們在所謂「外交特權」的掩護之下，行動不受限制大可爲所欲爲，進行宣傳毛澤東邪說，刺探軍政情報，利用美國社會內在的矛盾（如黑人與白人的種族紛爭），施展挑撥、煽動的詭謀，以至販賣毒品等種種非法活動。紐約有一個中共駐聯合國的「代表團」，已經使美國的治安、調查機關招致許多麻煩；不久的將來，華盛頓又出現一個中共的所謂「聯絡辦事處」，必然將使美國政府增加無窮的嚴重困擾，實可斷言。何況，美國共黨及親共組織（如「黑豹黨」等），在民間，尤其是大專學校的活動，已經非常猖獗，美國政府現又公然與中共加緊勾搭，勢將助長共黨及親共組織的氣燄，而使今後美國社會的安定秩序，更難維持。這些必然招致的惡劣後果，都是美國政府拉攏中共的錯誤政策所造成。

值得探究的是：美國政府何以不惜改變過去嚴正的反共立場，如此急切地拉攏中共？中共方面又何以要變更它們一向以美國爲「頭號敵人」，且以「反美帝先鋒」自居的基本立場，積極與美國增進勾搭；甚至於放棄過去所揚言：「決不在我中華民國政府設有大使館的國家，設置任何性質代表團的狂妄態度」，而同意在華盛頓設立所謂「聯絡辦事處」？

要答復這些問題，必須從美、中（共）雙方的個別意圖與共同意圖，分別加以說明：

美國的個別意圖，除了緩和國內姑息主義派的叫囂以外，主要是希望中共在討論解決中南半島問題的巴黎會議（已於二月廿六日揭幕）中，採取妥協態度，促成中南半島和平的實現，這就是基辛格何以要在訪問河內以後，及巴黎十三方面會議揭幕以前，趕緊前往大陸共區，與中共頭目達成這次協議的主因所在。

中共的個別意圖，則是藉此緩和共黨內部的權力鬪爭。因爲，毛、周既已在鬪垮林彪及其親信的幾個軍事頭目之後，採取與美國勾搭的策畧，就必須繼續進行，並得到若干具體的收獲，才能應付共黨內部的反對，美、毛互設所謂「聯絡辦事處」的協議達成後，毛、周必向其他頭目大肆宣傳：己在美國建立了滲透的據點，便利向美國「輸出革命」，使其他頭目找不出反對的理由。

至於美國與中共的共同意圖，更是非常明顯：中共擺出緩和「反美帝」的姿態，力圖與美國接近，固然是企圖利用美國的勢力抵制蘇聯；美國之所以積極拉攏中共，也是利用蘇聯矛盾，企圖達到牽制蘇聯的目的。因爲，從美國的基本立場看，蘇聯與中共這兩個共黨政權，都是她的敵人；兩者聯合一致所構成對美國的威脅，自然較之兩者的分裂更大。

可是，在華府當局心目中，中共、蘇聯同是敵人，但蘇聯的力量遠較中共爲強，對美國安全的威脅自然也較中共爲大；因此，美國固然不願中共、蘇聯聯合一致，卻作不願它們的衝突，激化到發生大規模的戰爭，使蘇聯擊敗中共，加強對中國大陸的控制，從而對美國構成更大的威脅。明顯地說美國拉攏中共，實具有兩項謀畧意圖：一是分化中共、蘇聯這兩個敵人；二是阻止蘇聯對中共發動大規模的軍事攻勢。

其實，蘇聯與中共的鬪爭，不過是共黨集團內部的矛盾，既非基本立場的衝突，更非普通的國際糾紛，而且它們企圖「埋葬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陰謀，仍然完全一致，並無變更。

因此，不論中蘇共間的關係如何惡化，蘇聯在東方邊界的軍事部署如何增強，雙方決不可能因此而觸發大規模的戰爭。

可是，中共頭目卻針對美國上述的謀畧意圖，予以充分利用，故意不斷地誇大宣傳：蘇聯在邊界的軍事壓力，以及可能對中國大陸發動大規模攻勢的嚴重威脅，藉此作爲對美國施展誘惑與敲詐的手段。美國當局如果信以爲眞，竟然爲了阻止蘇聯可能對中共發動軍事攻擊，而予中共的「聲援」，甚至透過擴大貿易的方式，予以軍需物資的供應，則不僅恰中中共的詭計，且勢必激起蘇聯對美國的敵視，抵消去年五月尼克遜總統訪蘇聯之行所獲改善美、蘇關係的成果，從而增加蘇聯採取報復行動，加深破壞世界和平的危機。美國標榜：與中共接近，是爲了緩和亞洲緊張局勢，促進世界和平，其結果可能是適得其反。這是我們所必須促請美國當局密切注意的！（轉載「中國大陸研究」）



防火與救急

王屯

三月廿一日與兩位朋友在九龍旺角一家戲院看七時半電影，詎料在九時十分時，銀幕黑下來，戲院職員用擴音機說出是電流中斷，初時還以爲等一會電流會恢復，終於在座上等了十分鐘才離開戲院。九龍旺角區在那個時間，通常正是人潮最擠迫的時間，電流中斷後又加上從商店、餐室茶樓湧出來的人潮，一時黑暗的行人道上，盡是在摸索中的人羣。幸虧馬路上汽車川流不息，藉汽車的燈光，氣氛才好一點。我們於是行向太子道，沿太子道到九龍城這段行人較少的馬路散步。但找不到一家點着蠟燭照常營業的餐室喝咖啡。那一次電流中斷，幾乎有兩小時之久。在我們想像中，在那段時間裏，可能會發生好些意外事件，如被困在電梯中的人，碰車等等。次日打開報紙，幸而沒有發現什麼意外事件。這未嘗不是一件奇蹟，然而這樣的奇蹟可有多少僥倖的。

一位朋友敍述他如何攀上電梯頂走出的狼狽情形，他說當時覺得如果電梯上裝有自救的手掣，如在緊急時如何將電梯的門絞開或如何用手掣將電梯鬆下到一層樓的安全出口高度，照理論上應該是可以的，但現下全世界的電梯，似乎尚沒有這類設計出現。那只可以說人們缺乏防患的熱情，即使一個如何經歷意外事件而僥倖生存的，事過之後，他可能忘記那意外的驚險，至於沒有經歷意外的人，更不會想起這種事，一般都以爲意外事件未必臨到自己身上。這差不多是人類的弱點。

幾個朋友，又談起最近港府當局對鰂魚涌樓及海景山樓的住宅單位設掩門鐵閘的取締，理由是那些大廈每座有五十二個單位，除近電梯的走廊較濶外，其餘走廊只有兩呎餘至三呎半不等，有些單位所裝設的掩門鐵閘開門時，剛好將走廊通道封住，如遇火警時，那些鐵閘，可能成爲死亡陷阱。從報章刊出來的圖片看來，的確危險。甲君看了圖片想想道，假如在門頂的牆邊多安裝一種活勾，就如尖沙咀碼頭入口處推門靠牆時勾住門那種勾，如遇火或者不至發生危險。」

乙笑道：「如果裝好掛勾，來一回演習，可能會表演得很完美的，不過眞正火警發生時，人們在慌亂中，而且又在烟火刺眼中，一分一秒的躭誤都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悲劇。」

看來政府取締掩閘是對的，住客爲了自身的安全，自動將掩閘改裝是對的，不過拉軌鐵閘應是無問題的。不但無問題而且是必要的，香港人時時全家外出，鐵閘幾乎是每一個單位少不了的防衛，當然亦有些掩閘因單位的門口是在轉彎地方，完全沒有阻碍通道作用，亦不應強拆。一切從實際情形需要來決定，總比硬性的規定好。

說起防火工作，拆大廈通道上認爲有妨碍的掩閘，只是現實中的課題之一。如果認眞檢查，可能會發現更多而且更複雜的問題，譬如說：目下有不少幾層樓宇是沒有太平樓梯的，唯一上落的樓梯，同樣是電線的通路，樓梯是封密的，有些住宅單位，被用來做小工場，在這種情形下，如一遇着火警，只要電線冒烟，很速就會將一堆堆逃生的人焗死在樓梯中間，這並不是不可能的。它的危險性，不會少於掩閘，政府如要取締或改善，因爲牽連很大，恐怕不容易貫澈，但如能將厲害說明以及向市民灌輸這類樓宇遇到火警時的應付方法，那是很有幫助的。

在意外事件出現時，施行救急工作，純粹是一種技術問題，但防禦問題，可說是一種心理上的問題，它包括了一種做事謹愼，經常保持防患於未然的心理。事實上多數大厦或大酒店，都能安享天年，由建造到拆遷改建，都無災無難。但忽然意外有災難在某一家出現，便造成沒法挽救的巨災，因爲災難不常有，人們很容易造成一種僥倖心理。如航機的失事，多數是全部遇難，這已成爲本世紀經常出現的悲劇，但預防失事的技術，顯然無多大進步，進步的只是速度與內部裝設的舒適，服務週到而已。這並不是人們智慧不能發展出較好的預防失事方法，而是心理問題。

至於大厦住客裝鐵閘問題，卻又是另一種預防問題，那是防搶匪光顧的問題。一般說來，遇上搶匪機會比遇火災意外事件較多，而且搶刼風氣會造成日常生活中一種嚴重的心理要脅，一層鐵閘，可以造成多一層內心安全感。政府在這種形下，最好是看實際情形，拆除認爲的確造成失事時阻碍逃生的障碍，這一點住戶自己亦可以檢查的，當然是改裝比較不阻碍逃生的鐵閘，而不是完全的拆除。因爲經常保持心理上的安全感，這亦是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一課。

意外事件造成嚴重損失，可說是世界性的，即使設計如何完善的城市，亦難避免。那就是有些意外是不會經常造成心理威脅的，並不像今日香港夜歸人害怕遇上箍頸黨那樣可怕。譬如說一家豪華酒店，高三、四十層，經常住客在千多人，像這種酒店，必然經常有消防人員檢查它的預防失火系統，但眞正火災發生時，仍難免造成很多傷亡。有關方面事後研究出事原因，自然會發現不少預防工作上疏忽的因素。譬如說：在每一個三、四十層樓上的旅店房，如果主人在陳設上，除了賣弄豪華之外，加裝設一條救火繩，繩的下墜速度受一種特別設計的轆轤控制，只要遇到火警，來不及逃出時，當事人只要將繩末套帶縛在身上，向窗外跳下，閉了雙眼，繩子自會緩緩下墜，將逃生的人安然送落地上。照常理推測，這並不是什麼幻想設計，並不是技巧難以做到的，人們不那樣做只是對防患於未然的未夠熱心而已，這完全是心理問題不是技術問題。

心理問題既然不容易克服，那麼如何充實自救救人的技術便極必要了。記得有一次與幾個朋友在

筆者在廣州工作時，所屬單位與葉導英時有來往，故對其人其事畧有所知，現擇其一二談談。

「解放」前，葉導英一向在其家鄉，並未隨葉劍英參加所謂「革命」，此人乃一花花公子，終日食飽無事流連於歌台舞榭，其常對人云：「家兄（指劍英）在老八（指共黨）坐第三把交椅。」然其在國民政府時代一向相安無事。有一些在國府任職之敗類趨之若鶩，奉承有加，以備他日變色之時，

郊外旅行，看到幾個青年在海灘作拯溺表演。當時以爲他們是拯溺學校在授課，詢問之下才知道是他們自動想出來的玩意，理由是鄉下地方游水沒有救護人員，他們又喜愛游水，於是便將拯溺作爲游泳節目之一，他們沒有教練，只是從書本學來的。當時覺得這幾個青年很了不起。於是心中留下一深刻印象。一個人不論你心地多麼好，但你不懂拯溺技術，好心腸沒有用，如果今日青年，懂得游泳的同樣學會精於拯溺，那麼相信遇溺而獲救的機會也必大大增加，拯溺如此，救火亦然。

所以說，拆鐵閘如看成一種法規，硬性規定大廈住客不准裝掩閘，何不在電視經常排演防火、逃生、救急教育節目，說明種種可能造成災害的原因，呼籲市民中如發覺同樓住客，有妨碍逃生設施時，可以向當局報告，政府可以根據市民爲自身安全而檢控的居住單位，採取行動。以今日本港居住情形說，心理因素加上生活習慣的累積，要做到家家戶戶符合消防當局的規定，恐怕絕對不可能，不但本港不可能，恐怕全世界沒有一個城市可能做到家家戶戶符合規定。因此補救方法，只有從教育入手，當防火救火知識普遍時，市民自會爲自己的安全，去檢控可能妨碍火警逃生的障碍。政府只站在輔助地位，豈不比較好，更可減少官民之間的磨擦。

本港進入「大廈時代」後，好些大廈，住着一百幾十個單位，住着千數百人，於是想起大廈管理員的職責，越來越重要，大廈管理人應不如過去只看看門口就算的職業了，可能的話，政府最好與街坊福利會，舉辦專爲充實大廈管理員的種種應急技術的訓練，如電梯出毛病如何幫助被困的人，如何應付可疑的陌生訪客，如何對付突然出現的暴客，以及一切可能發生的意外等等。這一切都列爲大廈管理員的專業訓練必需課程，必要時政府當局，可用發證明書及執照等方式，引導大廈管理員利用一些業餘時間接受訓練。包括電器運用常識及防衞性的武術等等，只要大廈管理員的專業技術被提高，相信在他們管理下，對消防工作能起實際的作用。且比消防當局的干預，比任何鐵閘有實效得多。當然要大廈管理員接受訓練，在受訓期間，必須將他們當值時間削減，如果要他們每天當值十二個鐘頭，那是不可能再有時間去上課的。

葉劍英之弟葉導英

鐵幕客

其兄之材，但色性之好，卻與乃兄不分昆仲。

「解放」後，當時在梅縣之土改團，除列導英爲地主之外，另加不少罪名，並判之於死刑，其兄劍英爲之說情曰：「當年若不是吾幼弟在家待奉老母，吾也不至這麼安心在外革命……」於是其死刑未執行，還援其往廣州，在省僑委當一個有職無權的委員，直至「文化革命」前，其時，與僑委頭頭諸如方方，廖承志老母何香凝均在廣州北郊共幹宿舍區居住。

如果說葉劍英是中南海壞（懷）人（仁）堂裏的「狗肉」將軍（葉嗜食狗肉），則葉導英可稱豬肉囊、酒囊，因其視酒肉如命也。在廣州之時，凡見稍有姿色之女共幹便唾涎三尺，嘻皮笑臉一付饞相。

現葉劍英政治指數在林黃倒台之後直線上升，故此，香港之左派人士如欲巴結葉劍英可先投葉導英之所好！在其再來港時，可在左派銀行、「國貨公司」挑選左女，稍加打扮，則已勝廬山高幹招待所中供共幹施淫虐之男女「服務員同志」多矣，況且葉導英尚無資格一嘗「廬山風味」的福份，只有流口水的份兒，這是題外之言，暫且按下不表。

且說當年，大陸尚未變色之時，巴結葉導英最力者爲其同鄉葉公禹者也。此君靠山，背境暫且不去追究，只道其時頭銜爲「國軍廣東後勤處處長」利用職務之便

形勢日下，故其猛托葉導英之大腳，以作他日進身之階，因其思導英之兄在「老八」身居要職也。國軍即將撤離廣東之前，葉公禹即帶同其妻兒及搜括得來的民膏民脂逃來香港作壁上觀，這且罷了，可笑者，此聰明人不知因何作出懵懂之事，因其存在本港某銀行的存欵已有港幣八十萬，單利息一項已夠其享受一生。八十萬元不要說在廿年前，就或在今日物價高漲港幣屢遭貶值，依然是一個大數目也，可見人之貪婪無厭，原是不可思議之事。

原來葉公禹在國府任職時，不知用何手段在粵東揭陽縣砲台鄉刼收得日產白砂糖二百包（每包二百公斤）的糖廠一座，葉用經營此糖廠爲名在汕頭騙收股本無數。葉來港後，覺得此糖廠丟棄十分可惜，同時，見土八剛進駐潮汕時一團和氣，當時「南下大軍」還未及南竄廣東，土改、肅反更未開展，葉自思其已退職從商，諒回鄉不致有問題，何況自覺有葉劍英之弟導英作靠山何愁之有。於是來港稍居幾個月便又帶同妻兒、奶媽一家七八人包一艘小輪船運載行李及各種名貴傢俬，浩浩蕩蕩由香港直赴汕頭港。到了汕頭港之後，署爲安頓家小之後，又重施故技，在汕頭商界以恢復生產爲名招募股本，然後帶同一班親信，到砲台料理糖廠。當時，揭陽縣府共幹裝懵扮傻任其胡搞，不久，糖廠即恢復生產，除日產砂糖二百包如常之外，還兼用廢蔗液做酒精，可說有聲有色。當時，共黨見其「正元糖廠」（正元爲其廠名）生產已步入正軌時，即於某一夜晚包圍正元糖廠，將葉公禹及其弟葉公傑及其廠中親信一概逮捕。不久，葉公禹判處死刑，緩期執行，葉公傑判十五年徒刑，葉妻（渾名黑牡丹）四處奔走營救無效，因葉導英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焉能脫葉公禹於苦海？愛莫能助，葉妻見大勢已去，乃遣散奶媽工人，拋下兒女，委身改嫁一電船工人，葉公禹至此可說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此非現世報耶？

不過，葉公禹的死刑判處至今已有廿年了，仍是「緩期執行」，因共黨清點其財產決不止正元糖廠一座，刑訊之下，葉公禹乃供出在香港某銀行存有港幣八十萬，由此，葉之死刑乃得未立即執行。廿多年來葉公禹一直在獄中勞改，此乃搜括民財，挖國軍牆腳，托葉導英大腳之下場。

筆者在廣州若干會議場合見過葉導英，五華人對其一般印象是不學無術庸俗之輩，不知何故竟獲委派來港與日政客商談？若此事屬實則可見現今大陸中共政權之中，可信任的，有材幹的共幹越來越少了，中共危矣！

姐兒愛股

萬人傑

張龍第三次碰釘子。好容易才找着媚媚，接聽了他的電話；但她一口拒絕他的邀約。

張龍非常納悶，他想，一直和媚媚維持友好關係，她從來未推卻過他的約會，即使在精神不大好的時候，也盡力支持，不叫他失望的。

可是，近幾個月來她的態度有了顯著改變，初時還沒什麼，只是覺得她時時心不在焉；最近幾個星期，竟拒絕他的約會，同時，張龍發覺很不容易找到她。

他就心有什麼開罪她，使她不歡。可是他從頭檢討，自信未對她說錯什麼話，她雖拒絕他的約會，但語氣神色都沒表現怒意，那麼，究竟爲什麼拒絕了和他同遊？張龍百思不得其解。

張龍從美國學成歸來，由友人小丁介紹認識了媚媚，到今天，他們已有三年交情。照他們感情的進度，如果不是張龍難於啓齒，早該論及婚嫁了。

張龍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在香港一家美國商行分公司任職。爲了學歷好，待遇不錯，薪水每月五千元，還有住屋津貼。和這樣結了婚，生活會過得很豐裕。

媚媚年青美麗，人見人愛，以張龍這樣的地位，也總是配得起她；何況，他在公司裏擔任高職，往來的盡是上流社會人物。他本身不但有學品，人也生得英俊軒昂，照理，媚媚對他不應有不滿的地方，爲什麼惱了他？爲什麼拒絕他的約會？張龍感到迷惘，也感煩惱。

張龍最要好的朋友小丁見他神不守舍的樣子，不由問起他，張龍對他沒有秘密，把心事和盤托出。最後說：「要挽救這段頻於流產的感情，必須先明白癥結所在，否則無法把僵局打開。」

小丁拍拍胸膛道：「包在我身上好了，媚媚是我介紹給你的，我當然有辦法查明她疏遠你的原因所在。」

「都靠你了。」

一個星期後，小丁找張龍喝茶，向他覆命。他劈頭便說：「這回看來你已注定是失敗者！」

張龍不由惶然瞧着他，問道：「我注定失敗？」

「一點不錯。媚媚已無可救藥。」

「究竟爲了什麼？」張龍急忙追問。

「她已中了股毒；而且中毒甚深。」

「啊？」張龍怔怔的問：「你是說，她炒股票？」

「對，她近來正狂熱的炒股。」

「看樣子賺了很多啦？」

小丁搖頭道：「不。剛剛相反，她炒燶了。」

「怎麼會呢？如果炒燶，就該罷手，怎會中毒愈深？」

「她要想辦法賺回來！」

張龍疑惑地瞧着小丁。「有這個可能嗎？」

「我相信她有可能，因爲她找到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幫助她，很快就把炒燶的賺回來，現在每天都有大筆的進帳。」

「誰有這本領？」

「佐治王。」

「佐治王是什麼人？」

「在一家經紀行出市的。」

「啊？」

「他不但行情光，而且入貨都便利。媚媚一方面受他指點；一方面得他幫忙，因此很快便扭轉逆勢，目前據說炒得風生水起呢。」

張龍頹然道：「哦，原來是這樣。」

小丁笑道：「真想不到，你這位大博士，竟成爲情場敗將。」

「她眞是……着了股票的迷……？」張龍發直兩眼道。

「你該知道，她有時一天賺進來的，多過你一年薪水收入，試問她怎會把你這位博士放在眼內？」

「你是說，她愛上佐治王？」

「她愛不愛佐治王我不曉得，但『姐兒愛股』卻是事實。她愛上股票，和佐治王志同道合，日夜研究股經，孜孜不倦，當然大佔上風！」

張龍慘然，無話可說。



談「和」

鍾果仁

和，是好事，和，是美德。陰陽和則萬物生，和是宇宙萬物生存發展進步的元素。和氣致祥，和氣生財，和又爲人生處世之本。俗話：「人和萬事通，家和萬事興」。人與人之間確當和平相處，和顏悅色，能達到和諧萬邦，和合至歡的境地，使人們生活在一種和的氣氛中，那眞是到幸福的天堂了！所以說和爲貴。

一部人類史，不管是唯神論的創造也好，無神論的自然進化也好，總是在陰陽相克相成的矛盾循環中生長發展的。和是矛盾的統一，和也是新生的根源。所以說和平，和好，和美。因此，求和是人們共同的本來願望。可是和的眞正出現爲時甚暫，和的存在也太缺太少。軍事學家說一部人類史是戰爭史，自有其理。照三國演義的作者一開筆就說，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們也可說人類史是一部分合史。合也就是和。

現在和談之風，正吹得人們眼花繚亂。思路模糊。自中共打出乒乓外交，展開笑臉和平攻勢之後，推動了國際逆流的興風作浪，摧毀了自由民主陣線的分崩離析，使國際間道義不存，信約掃地。大國勾心鬪角，各爲其私。小弱被強大者壟斷犧牲，有寃難訴，使聯大成爲亂大！

我中華民國，本着數千年文化及倫理道德傳統精神，及國父三民主義之立國遺訓，與國際相交，主持公義，和好共處。因爲國際政客之短見，自私現實，欺善怕惡，白皮豬們紛紛出賣老友，東洋鬼子田中一夥忘恩負義，棄明投暗。毛周熟讀三國，深悉分合大勢，用「和」子彈作武器，實比核子彈厲害得多，消滅愛護自由正義人士之鬪志於無形，以達到毛周解決全人類之目的。看吧，人們早晚被和平的烟幕，燻得焦頭爛額！

和平了，和平了，都是自欺欺人之談。那裏有和平，誰同誰和平？東西德，南北韓，是眞和嗎？能和嗎？越戰和談了，那裏的槍炮聲，那裏死人的血腥味，我們從新聞的報導中可以證明，是和了嗎！

我有時也去禮拜堂坐坐，聽那些牧師們的講道，說是傳和平的福音，並說耶穌是和平的君主。我有個朋友原來同我一樣是作打石子的苦工，這些年在一間教會內混的發了財，還當上了什麼董事，在那間教會成了風頭人物。每當我同他見面，老酒三杯下肚，他就口吐眞言了，他說信上帝是假，藉教會撈是眞。他說教會的黑暗比社會上一般情形還壞，牧師同牧師鬪，牧師同教友鬪，爭權奪利，你欺他詐，裝佯作假，假冒爲善，掛羊頭賣狗肉，無怪說是披着羊皮的狼。以後我偶看新約馬太福音第十章卅四節，這裏耶穌親自說的：「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得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我承認凡有罪惡的存在就無和平可談。正如眞和假，善同惡，自由與專政，壓迫對開放，怎能和得來呢！這樣的和，可見得不是眞和，和，是個幌子。

在二月廿八日，北平政權又把眷養着的一羣利用工具召集在一起，特別打出傅作義來作揚聲筒，叫喊着要同台灣的國民政府和談，這種欺騙伎倆，早就教中國人聽厭了！這當然騙不了受共黨毒害最深的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

但造謠可以惑衆，邪聲迷亂人心，對中共之爭，這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決鬪。我政府當局不能對敵人裝聾作啞，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坐而不動。雖不能立刻興兵討逆，對敵人所放出之淫聲浪語，就當以堂堂正正錚錚之聲，把對方壓下去！

這些天來，只聞惡聲叫，不聞正義言。不知是愼謀未斷呢？還是一籌莫展！我相信國府首長是英明果斷敢作爲的，對我中華民族反共復國的大業必極堅定而樂觀。寶島的謀臣武將人才濟濟，忠貞報國之士早懷壯志雄心，對復國大計必有宏圖，用不着我這樣一個小小難民作杞人之憂。

戰不能戰，和不能和，歲月無情，流亡無期，思家鄉，念故土，長此下去，何以得了！麻醉靡疲，心灰意冷，老死相續，變成遊魂野鬼！使子子孫孫永作白華，特權豪富的兒女們爭着去變假洋鬼子，這樣何以對祖宗？何以對後代？難道眞的直把杭州作汴州，樂不思蜀了！

黃帝子孫，愛國人人有責。政治民主，小民言之無罪。在莊敬自強，全面革新的作風下，使全國上下，全體國民，發揚百折不撓，愈挫愈堅之精神，對中共作戰應改變一向的被動挨打，立刻爭取主動，針鋒相對，作有力的對敵反擊！小難民不揣冒昧，大膽提出主張，就中共求和陰謀，提出對策如下：

一、電告中共政權，台灣大陸同時開放，准許國人自由往來，探親訪友，參觀遊覽。雙方保證對國人生命安全，行動自由。

二、公開宣佈同中共作政治競賽，看看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階級專政，受國人衷心悅服的擁護呢；還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思想，開明的民主自由政體，受國人的衷心悅服與擁護。

三、對國家建設，國民生活水準的提高是不是有眞正的自由幸福，讓國民自己去體驗，去選擇，去推崇，去鑑定。

就提出以上三點，我看中共就氣餒口閉，不投自降了。這也許是一個小難民從萬分痛苦而又十分天眞幼稚的心靈裏發出的幻思；白日說夢話，國家能和平統一，我想這確是中國人所黃昏祈禱急欲出現的。

和，要達成眞的和平和善和好。不是使某一方在和中投降，在和中消滅，和了給中國人帶來的是光明幸福這是好事，如果和給中國人更加上了枷鎖，過着啞吧工具的奴役生活，那還是寧爲玉碎，毋爲瓦全，準備刀兵吧！

丁善璽的「夜女郎」

林巽

從電影的廣告看，這一期國語片線，好像是清一色的色情電影天下，第一天看了兩齣，覺得都是下流得連罵也不值得的東西，眞倒霉，不知這一期寫什麼好，最後仍抱着不大的信心去看丁善璽的「夜女郎」，出乎意料之外，回到家時，我覺得它就與白景瑞的「再見，阿郎」有同樣價值（不是指導演技巧而言）。它紀錄一個特殊角落殘留下來的錯誤生活，有一種錯誤生活方式沿傳下來，必然產生出一種在錯誤中找生活的人物。台灣過去一是由於日治時殘留下來的「慰安所」風氣，一是爲了滿足一些來自東洋的觀光人客的需要，公娼的存在一直將它壓縮在一個特殊的地方存在下來。這部「夜女郎」是這時期最後一段的紀錄，電影終結時，已顯示公娼制度已廢除了。

「夜女郎」是一部寫實電影，但看來並不是爲了賣弄色情而拍的。也不是爲了暴露什麼現實的罪惡而拍的，它只展示出一種錯誤生活方式造成一種錯誤的人生觀。

過去看過丁善璽好幾部電影，覺得這位曾經在邵氏鬱鬱不得志的新導演。在鏡頭技巧方面，雖有一定水準，但又覺得除署具一點「匠氣」之外，看不出有什麼突出的地方。及看了「夜女郎」，才覺得對他的觀念開始，不大着重主人翁的面孔表現，而是抓住一種特殊生活情調來表現。故事情節便在吃喝玩樂、飛車、打架、賭博中展開，人物的所有活動，好像是充滿本能的。然後在那連串生活中突出幾段可說是情節發展亦可說是象徵的表現手法。

有一場戲，表現阿嬌獨個子走到山後，在雲霧縹緲的山間，給一青年技師發現，驚爲天人，偸拍了她幾幅相片，然後青年技師回到工地，開山機正在將山嶺削平，彷彿象徵那個舊環境正在不斷地被改變而遭壓縮中。

王戎的火馬，這個角色，是應該有自卑感的，但在他生活的環境中，你不能強調什麼自卑感，看到的只是他的敏捷、快樂、沉着、勇敢，不受任何拘束。

然後導演從那青年技師拍下阿嬌的照片傳給老技師看，老技師在小食店遇着正戎時，因王戎上前逗老技師召妓，這才使老技師發現阿嬌的秘密，老技師於是將報紙展示給王戎看，說政府要禁娼了，王戎一時性起，幾乎要痛毆老技師，電影就從這一點，表露出王戎這角色的自卑。

又有一場戲是馮海與燕子兩人同看棒球賽，他們感到在千萬觀眾中，自己那麼特殊，於是兩人無意中對自己的生活表露悔意，他們沒有流露什麼自卑，但在不調和的氣氛中感到不安，自卑感已無形中流露出來了。

有一場戲，寫一個倒運的商人，聽信算命先生作弄，認爲召個處女造愛，可以轉運，但那善良的商人見了那年幼的少女後，良心發現，不忍摧花，而那少女卻給注射了迷幻藥，狂放得很，反而將善良的商人嚇跑了，這場戲很有諷刺性，當然亦暗示算命先生與妓女經紀金大爺是蛇鼠一窩的。這對現實社會，可有一定的暴露作用。

「夜」片因爲受到時下賣弄所謂動作噱頭的影響，於是便出現金大爺叫手下找王戎算賬的戲，展開了一連串追車與打鬪的戲，我看那些公式噱頭戲，不但不覺得刺激，反而覺得滑稽與虛假，而且那些「動作戲」場面，與「夜」片的風格起了分裂作用。個人以爲「夜」片如將打鬪場面全不要，一面加重燕子本身墮胎前一段徬徨痛苦的悲劇，最後妓院奉令解散，王戎希望與阿嬌結婚，阿嬌卻嫁給了那青年技師，使他大受打擊，又不願幹出賣勞力的工作，最後與馮海兩人，在茫茫人海中徬徨，會更有深意。

「夜」片並不美化妓女的生活，亦不用歧視眼光去看妓女，而是表現一種用錯誤中的方式找生活的人的錯誤觀念。這是電影的不平凡的一點。

雖然，丁善璽也許因對生意方面的敏感，所以好些地方仍保留不少匠氣的渣滓，因此比起李行與白景瑞仍是稍遜的。但願他能在藝術方面執一點，放一點，相信會將自己的藝術生命推上更新的境界的。須知要做一個成功的導演，如何專講噱頭方式都沒有用，如果沒法建立自己的特殊風格，在影評家筆下，仍是難受重視的。即使成爲四百五百萬大導演，仍一樣難起什麼大作用的。

富有・孤獨・

霍大川

從星島日報每星期日的「娛樂一週」一連幾期讀到一篇老沙譯的「候活曉士」的譯文，覺得候活曉士的確是一個富有而孤獨的人，看來他孤獨得並不快樂，這並不是富有能夠使他的孤獨感有所改變的。

世界上的動物，有合羣的、有孤獨的，一切都

的妓館一〇二蕃。那裏有妓女燕子、花蝴蝶、阿里山、珊瑚、皇后等等，環繞在妓女身邊的是一班男保鏢，做保鏢的除了能打架之外，又是飛車能手，遇着人客招妓時，便由保鏢駕電單車將妓女送到人客的地方去。電影中兩個一〇二蕃主要保鏢便是由王戎飾演的火馬及馮海飾演的長手，編導爲了保留一點國片中男女摯情的影子，所以亦從王戎與阿嬌，馮海與燕子兩對男女身上貫串一些若卽若離的摯情願望。當然他們在最後都是悲劇收場的。

丁善璽在「夜」片中，顯然有意建構一種特殊風格，他處理下的鏡頭

房間，原來那個日本人在二十五前前是個神風部隊的軍人，曾經在那間房招妓女，並將一個名碧花的妓女的眼弄瞎了，他喝醉後，叫伙記找碧花，碧花原來已在鄉下，燕子正是碧花的女兒，便去應召，日本旅客以爲她就是碧花，又是喝醉了酒，獸性大發，儘情蹂躪燕子，這一場戲，由鏡頭到攝影，都突出日本人那種陰森可怕的性格，燕子就在那次受蹂躪後，不久因墮胎而死。我看近年來不少暴露日本人罪行的電影，但多是用打鬪片表現，但表現得使觀眾憎恨，還是這段日本人召妓的戲，將日本人的獸性暴露得最澈底。

英德茶場

聿懋

廣東英德縣的茶場現已改爲容納廣州下放青年的「生產建設兵團」，原來在茶場中的大批「勞改犯」亦已分別解往黑龍江和湖南。

英德茶場原是廣東最大的一個「勞改場」，經過十多年的開墾，中共利用「勞改犯」在英德建起一個十分龐大的茶場。原來的「勞改犯」據說已根據原判的刑期分別派往外省。凡年期在二十年以上者，都解往黑龍江。二十年以下者則解往湖南衡陽。至於他們在衡陽幹些什麼工作，則無人確知，有人說他們從事鎢礦工作。

關於英德茶場的近況，據說現已改名爲「紅星茶場」，總場之下設四個分場，每一分場爲一個團，團下設營、連、排、班。下放青年則以戰士的名義，在茶場做工。

茶場中的團、營、連級幹部，都是轉業軍人，其中有些已有長久的工作經驗，在共軍兩萬五千里西竄時，就參加了共軍，因爲資格老，工作能力差，不能擔任重要幹部，所以派往「生產建設兵團」去管理下放青年。

在「生產建設兵團」中，一般青年戰士每月只獲「人民幣」二十元的工資，班長的工資則爲二十六元，排長二十八元至三十二元。

由於茶場的食宿條件很差，所以很多下放青年不安心，逃回城市的現象也很普遍，因而茶場夜間由武裝人員巡邏，防止「開小差」，由此可以看出，所謂「生產建設兵團」，實際上不過是「勞改場」而已。

式上的。有時一大羣人擠在一艘渡輪上，從形式上看來是一大羣，但其實，那羣人中除了結伴同行者外，多數是孤獨的，他們彼此之間並沒有什麼連繫。反之一個擁有很多讀者的作家、詩人，他可能在深山的小屋中孤獨的工作上，事實上他並不孤獨。因爲他用他的作品去與外面的世界產生連繫作用，人們不會覺得他孤獨，他也感覺到自己不孤獨，因爲他知道自己的創造精神正與很多人連繫在一起。人們覺得他孤獨，那只是一種錯覺，因爲以爲他孤獨的人，只是從他的生活方式去判斷他而已。

眞正孤獨的人，只是他的生存與他的世界完全失掉了一種精神上的連繫，那才是眞正的孤獨。卽使他是一個大富豪，身邊有多少隨從，心中想做什麼，只要輕輕吩咐就有人替他去做，然而他與他的僱員之間，只是命令者與接受命令者的關係，僱用者與受僱者的關係，這種關係，有如人與機器的關係，並沒有什麼精神連繫可言。

美國老作家賽珍珠女士以年享八十歲高齡逝世了，這位女傳教士、著作等身，在中國渡過了四十年，曾經有一篇雜誌文章，將她形容爲「富有・孤寂的老婦人」，使她感到憤怒，並且說：「我在中國長大，而在中國老人是值得尊敬，只要我能工作我便很快樂。」賽珍珠女士是中國摯誠的友人，在中國人心中，她應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外國人。假如中國大陸沒有變色，她可能選擇中國來做終老的地方。

從親情角度看，賽珍珠女士可能是孤寂的，她結過二次婚，只有與第二任丈夫約翰戴出版社社長韋爾殊生下一名女兒，丈夫在一九六〇年已逝世。在她身邊的確沒有什麼親人。但如果以沒有親人而以爲她孤寂，那是不對的，因爲在她的生命中，與世界連繫的東西多了，如專爲幫助亞洲混血兒的「賽珍珠基金會」將是一個永遠放着光芒的偉大生命。

像賽珍珠女士那樣，一生用她的才智、金錢對人類的善意，作無私的奉獻，上帝沒有賜給她什麼，只賜給她一個低能女兒，看來像極不公平，如果她對自己的信仰懷疑的話，她的晚年，可能活得很痛苦，但事實上她活得並不痛苦，而且活得很安適。

人生是很奇妙的，個人的逆境，或一個多災多難的國家能夠復興，有時逆境與敵對形勢的存在，反造成個人的偉大與國家的強盛的原因。譬如今日阿拉伯國家能保持一個團結局面二十年，以色列能堅強起來，兩者的成就，說穿了就因爲有一個敵對形勢長久存在。將來阿拉伯國家中有些國家迅速強大起來，以色列也強大起來，他們當感謝的應是那個奇妙的長久敵對。將來「賽珍珠基金會」如培養出幾個對未來世界有貢獻的棄兒，事實應是得力於賽珍珠女士只有一名可憐的低能兒。

歌德說：「人在迷途中努力，終會尋着正道。」尋着正道的動機，當然來源於對世界有愛心，有奉獻精神，當他的奉獻精神與世界多少人的精神連繫着，他必定永遠不孤寂，反之，如果他自以爲在正途中，但對世界並沒奉獻什麼，他心中所以爲的正途，可能是迷途一條。因此當我在追着讀老沙譯的那篇「候活曉士」時，越想越覺得候活曉士多麼可憐。



中共怎樣摧殘苗族【上】

報載：中共對大陸上五十多個少數民族地區，推行兩項緊急措施：一是要所有少數民族地區工作的漢族共幹，學習當地民族的語言，嚴格限制少數民族地區的各級「黨」組織，定期檢查學習民族語言的情況。二是從中共設在北平西郊的「中央民族學院」到各省、市自治區地方開辦的「訓練班」，都要以速成方式培養和選拔少數民族幹部；並要各省、市的「黨委」，將這種所謂「培養」、「選拔」工作，當作「重要的政治任務來抓」。

一般認為：上述前項是為了解除漢族共幹，因語言不通而與少數民族之間所發生日趨嚴重的不睦及衝突；後項措施是通過新訓練的少數民族幹部，來控制少數民族地區，以緩和當地居民搞民族分裂和各種反抗活動。由於中共連年所訓練出的少數民族幹部，並未起多大控制作用，例如早年訓練出的民族老幹部，有的因為思想蛻化，情緒消極；有的則因不滿中共對少數民族變本加厲奴役，搜刮和逼害之故，於是滋長着反毛思想，不執行中共的任務。至新訓練出來的民族幹部，表現雖積極，然因多數不滿暴政統治的少數民族，都清楚瞭解，這些幹部只是中共的鷹犬或工具，卻不會為少數民族羣眾謀福利，故此採取不合作甚至仇視態度，與之疏遠；而各少數民族，也視中共幹部為寇仇！

其實，我國以漢、滿、蒙、回、藏五族合一而成；另有苗族居於南方，地位都是平等的。而所謂少數民族，除了漢族外其餘都算是少數民族。由於漢族來自葱嶺三代之時，佔黃河流域，以次漸拓至長江流域。及乎秦、漢，大江南北，生齒日繁，繼以六朝，遷都至江南，南宋蒙塵於閩、粵，於是而楚尾吳頭，七閩、百蠻之區，無不為漢族繁殖之地。迨元、明、清又屢屢有事於西南滇、桂漢族地位，乃益臻鞏固。清興關外，漢族東移，遂更蕃衍於東北，今則遍各省區，為全國之中堅。另一方面由於漢時兵威遠震，外國人均稱我國人為漢人，魏晉以降，仍有此稱，由是我國人遂自名漢族。

滿族，一名滿洲族，即曼殊，亦作滿珠，又名通古斯族。係商之肅慎，魏晉之挹婁、勿吉、鮮卑，唐之靺鞨，或稱女眞，世居東北白山黑水間，其傑出者，金與前清是也。據滿洲源流考部族：「按滿洲本部族名，恭考發祥世紀，長白山之東布庫哩山，其下有池曰布勒瑚哩，相傳三天女浴於池，有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遂有身，尋產一男，及長天女告以故，因賜姓愛新覺羅，名之曰布庫哩雍順，與之小船，順流至長白山東南鄂謨輝之地。有三姓爭雄長，見布庫哩雍順，自稱為天女所生，以為天生聖人，遂推為主，奉為貝勒，居長白山鄂多哩城，建號滿洲，以國書考之，滿洲本滿珠，二字皆平讀。我朝光啓東土，每歲西藏獻丹書，皆稱曼殊師利大皇帝，又作曼殊室大教王，當時鴻號肇稱，本諸此。今漢字作滿字，蓋因洲字義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實則部族而非地名。」據此則滿洲實為居於長白山東鄂多哩城之一部族，本屬久隸中國之女眞族。自清主中原，多移居內地，復以漢滿通婚的結果，純粹滿人，迄今已少之又少了。

蒙族，出自靺鞨部族之鞮鞬，即唐代的蒙兀、室韋，居大漠南北。宋時其酋長合不勒建蒙古國，始號其族曰蒙古；而蒙古者，即蒙兀之轉音也。自成吉思汗出，改國號為元；滅金與宋，統一中國，復侵入歐洲，武功震撼世界！故泰西族以蒙古族為黃種人之代表，稱為蒙古種。其實，自元後數百年來，逐漸與漢族血統混合，今則居於內、外蒙，另一部份則散處新疆等地被奴役。

回族，即周代的玁狁，漢時的匈奴，唐代的突厥、回紇（即回回），信仰回教，以宗教名族，故稱回族。按：回紇本匈奴的苗裔；尋屬突厥，與敕勒同族，後魏時號高車，或稱袁紇、烏護、烏紇，至清曰韋紇，唐時叛離突厥，始稱回紇。助郭子儀平安史之亂，賜號回鶻，據有舊時內外蒙古之地，為回紇最強盛時代。至文宗開成四年，回紇國內大亂，部屬西奔，遂散居於今新疆東南部；宋、元時併於蒙古，號為畏吾兒，仍據有天山南路；清代稱其名曰回疆，乾隆時始收入版圖。現時散居於新、甘、青等省的回族，多被中共徙置折磨，且時有所聞。

至於中共企圖消滅西藏的宗教文化，和刼殺藏民的內幕罪行，筆者早在本刊第二三四期已予揭發，其恐怖程度，令人毛髮森然！毋庸再贅。

除上列五族外，尚有一種最不為人所重視，關注而又最古老的民族曰三苗，亦稱有苗。而其中並包括着僮、[illegible]、黎、犵狫、[illegible]等，皆其支派，更有生苗、熟苗之別。它們散佈於湖南、貴州、四川、雲南、廣西及廣東的瓊州等地。但苗族不僅比上述各族為團結，更是中國民族史上最古老的原始民族之一。追本溯源，遠在五千年前，這一民族便棲息於塞外風光的桑乾河沿岸，古涿鹿之野，亦即今日察哈爾省境內的雞鳴山，屯墾開發，滋生蕃衍；且已從事耕種稼穡了。而當時的漢人祖先，還盤踞於中葱嶺之間，其生活方式，全恃遊牧，

顯然不及苗族的進步。直到炎帝的時候，漢人的文化才開始具有規模；黃帝時代已告強盛而凌駕於各民族之上；終因生活上的利害衝突，於是把苗族的開山鼻祖蚩尤誅於涿鹿之野，甚至連他那八十一名兄弟也都無一倖免，致使苗族南遷。

到了虞舜時代，又曾實行放逐三苗於三危，即今長江以南的洞庭、彭蠡之濱（史轉：三苗被逐後，設國於長沙，轄湘之岳陽、沅陵、常德，鄂之武昌，贛之九江等地），都是蠻荒之地。而與原有在湘、鄂、贛各地的土著——荊楚蠻族混合在一起，因之後世把苗蠻兩族當做一個民族。實際上，苗人南來之後，不獨往往遭受當地土著及蠻族的欺凌，甚至與南方各少數同派的民族如猺、僮、犺、狪、獠……等也缺乏聯繫，而易於遭到其他民族的各個擊破。為着生存起見，所以，苗族及其同派的各少數民族，不得已而離羣獨立，自行建造一個小天地。可是散居於中國西南各省的苗族之間，卻從來沒有任何團結的行動，也沒有互相聯絡合作的紀錄。

根據國民政府內政部民國廿五年（一九三六）的人口統計結果：苗族聚居的區域，簡稱苗區，約達四百五十處以上，全部人口約在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萬之間。其中以聚居湘西和黔東者為最多，兩省苗區合共苗民約在一百二十萬人左右，約佔苗族總人口的百分之十。

在宋代以前，這些苗人，組成一些神秘的「小國家」，獨樹一幟，別具風尙，幾與世隔絕；而它們所盤踞的地方，也素不為人所關心，彷彿世外桃源，本着「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加於我哉」之旨，而始終不與漢人往來。並歷盡的中國政治上若干朝代的興亡存廢，似乎跟它們毫無關係，

就拿湘西的苗區來說吧，它們便享受着數千年來的格外自由。這些少數民族聚居的範圍甚大，位在湖南西部的邊陲，東接瀘溪、沅陵、西界黔、蜀，南連辰溪、麻陽、北毗龍山、永順，轄有湘西鳳凰、乾城、永綏、古丈、保靖等五個縣中二分之一的土地，是南嶺山脈中一大支脈的苗嶺，從雲南境迤邐以西而穿入湘境，岸轉峯迴中的小盆地，沅、酉兩大河流，環繞於左右，沱水、武水迴蕩於境內，正所謂山明水秀，土地肥沃，物產豐饒，使數近百萬的苗族安居樂業。

筆者在求學時期，因好奇心切，曾邀二三知己遊覽過這幽美的山谷，記憶猶新，印象深刻。咱們乘汽車從鳳凰出發，經廖家橋、樂豪、雅拉營、岩板橋、老灰、石灰窰、總兵營、大馬、烏巢河、新案、斗河、龍鳳洞、鴨堡案、隆朋、大龍洞、高岩河、岩尾坡、大新寨、矮案、平浪、鎮溪、鴉溪、灣溪、三拱橋、清溪哨、黃土拘、得勝營以及奇梁橋等市鎮村莊，其間可以瀏覽着光輝燦爛，碩大無朋的冰柱；名勝古蹟則有：鳳凰的「大龍洞」，乾城的「小龍洞」，景奇石怪，鬼斧神工，莫可究詰。永綏苗區的天然石柱，直冲雲霄，宛如擎天銅柱，蔚為奇觀，通稱「冲天蠟燭」。乾城苗區的天門山，峭壁千丈，時有猿啼，獵人常常捕獲白貓、毛兔、野狗，以及虎豹狼豺等，無怪被稱為中國的「瑞士」。

閉關自守的苗族，在蒙人入主中國之後，對它們的管制也不及對漢人那麼嚴厲。明代雖曾叫出：「聖天子保有四海」的口號，但苗人仍處於「天高皇帝遠」的環境裏，除了完糧納稅之外，其生活方式及風俗習慣，完全不受任何限制。清朝在各苗區設有寨司，也並不歧視少數民族。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因清廷戍邊官吏的暴力淫威，愈演愈烈的緣故，以致引起了湘西苗族的叛變，作為報復。進而更有貴州東部的蔡家苗、陳家苗以及四川的秀山苗，起而響應，對清廷的威脅極大！

直至嘉慶二年（一七九七）始告平息，故稱之為歷史上有名的「乾嘉苗變」！其導火線來自黔境的松桃大苗寨，有一名叫石柳的被指為妖惑黨徒，反抗清廷，桐仁知府會營弁往捕，乃逃入湘苗境。而湘苗亦在淫威的煎熬下，企圖乘機報復，遂集結勇悍者，與之歃血會盟於鴨堡寨的吳隴登家中，旋而愈集愈多，聲勢浩大，竟越湘境而一度攻陷大塘汎，焚掠黔境的松桃大營，使燎原之火，不可收拾！

乾隆六十年正月十八日，永綏黃瓜寨苗總石三保，起而響應，焚掠鴨堡汎。廿一日他又集眾萬餘苗人，聲焰更熾，圍攻雅酉寨，企圖對漢人報復，焚其住所數百家。而鳳凰的蘇麻寨苗總吳半生，乾城的半隆寨苗吳八月等，都響應吳隴登；同時採取行動，羣情激憤，風起雲湧，令到清軍顧首不能顧尾，窮於應付。廿三日，屯駐湘邊的清軍副將伊薩納，竟遭苗民戕於永綏的排打扣，清廷震恐！隨即亂局擴大，繼永綏、鳳凰之後，乾城的三岔坪苗吳庭舉，也率眾攻陷乾州，同知宋如椿，巡檢江瑤等戰死，吳苗更乘勝出瀘溪，燒浦市（今敍浦縣），影響及於麻陽、永順各縣，皆遭浩刼。

至嘉慶元年（一七九六）二月，蜀省境內的秀山苗，為響應湘黔苗民的抗清運動，亦傾巢而出，首先攻陷了石堤第地，控制湘省交通要隘，而與湘黔苗民遙相呼應，情勢急轉直下，予戍邊清軍以嚴重的威脅！清廷連獲告急文書，而未敢怠慢。是年閏二月初，飛檄各省，貴州總督福安康，雲南總督花蓮布，四川總督和琳，提督穆登阿，總兵袁國璜，各提重兵，前往會剿。迄三月中旬，各路大軍，會師松桃，雖破石鄧大寨，而苗焰未戢，遂留貴州彭國棟鎮守正大營，其餘合兵入湘。四月，雲南花蓮布、湘南提督劉君輔，宜昌總兵張廷彥，會師攻永綏、隆團、鴨堡汎等苗。五月合五省兵力會攻黃瓜寨、蘇麻寨之苗，石三保，吳半生匿藏山區，據險腰擊兩江總督福寧之師於狗爬岩，困於核心，千鈞一髮，嗣由湖南總督畢沅返師援救；而永綏之苗趁此空隙，乃夜襲劉君輔於鴨堡汎，使其全軍覆沒，永綏全陷苗手，並猛撲鳳凰，湘黔局面再度陷於混亂！

直到同年六月，清廷增調四川將軍觀成，荊州將軍公興肇，率師馳援，合十省兵力達十萬之眾，先與苗決戰於烏巢河，繼而鏖鬭於爆木營及大麻營，共大小百餘戰，先後達兩年，始有寢息。足見苗民團結勇敢善戰，因而成為中共必須消滅的主要對象！

胡養之

抗戰武術談

張仲仁

鳥啼蛙鳴知天地
松林茂竹景象新

少年人多幻想，中年人着重理想，而到了老年多喜回憶過往，這是人生旅程中的經驗之談。我本人在八年抗日戰爭中，服役軍旅五六年之久，二十幾歲就來香港，在此不知不覺間，時日的飛逝，已有二十年有餘，雖然尙未到老年，卻時常會回想過往的生活，並常感覺都市生活遠不如鄉村的寧靜舒適，可能是有落葉歸根的潛意識作用，尤其近兩年來，時有思鄉之患。生於斯長於斯，人人都說自己的家鄉好，難怪我總覺得我的家鄉特別可愛了。故鄉的稻田魚塘，漫山的竹林松林和樟樹；遍野的茶林和棕樹，時常盤旋在我的腦海中。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所謂「近山識鳥音，近水識魚性。」有關氣候天色的變化，以前在農村中，就可以在鳥語中聽出來，有的老農老圃還可以觀察太陽月亮及風雲所過的方向判斷氣候，在淸晨看稻秧植物的莖葉形狀，也可預定天氣的變化。這都是農村經驗得來的知識，而且觀察的準確性，眞不亞於現代科學化的天文台報告。

在我記憶中，長輩們給我的指教，及在那種環境中耳濡目染所得的常識，譬如早晨如有山鷄叫聲，預示天氣晴暖，黃昏時的叫聲，表示有風雨來臨，斑鳩在上午叫也是天氣好，下午叫必定要變天下雨；淸晨起來看植物的莖葉，如露水多，象徵天氣繼續晴暖，露水少，是天氣快要轉變的預兆。昆蟲方面也可預測氣候的變化，青蛙晚間不停鳴叫，天色晴，如這晚忽然聽不見叫聲，第二天下雨無疑。青蜓上午集結飛翔，天晴，黃昏時集結飛翔，就會下雨。蝙蝠夜晚出洞飛來飛去捉蚊子吃，象徵天要下雨，這種動物的變化預測，是屢應不爽。

天亮時起身看氣候，有時應看東邊，有時應看西邊，據說這種觀察法，是分四季春夏秋冬不同，看風勢也分東西南北的方向，同樣很準確。可惜那時我年青，未跟他們作深一步學習研究，現代化的科學儀器測量，當然進步而更有準確性，但以前的農村，觀察得這樣準確，純憑經驗，及留傳下來的本能知識。

記得江西剿共近尾聲的一年冬，當時天下雨，我一位族祖父忽然大聲叫鄰居們，趕快將外面草棚裏的牛隻，牽進瓦屋裏牛欄中去，天快要下冰雹了，果然不到半小時，下了場冰雹，大塊的有一寸大，小的手指頭大不等。事後附近鄰村有被這場冰雹打傷人的，有打傷牛隻的，我們本村屋頂上的瓦片，也被冰雹打破很多。我曾詢問他老人家，你怎會知道要下冰雹了呢？據他說是先祖教下的，冬季下雨氣候忽然轉溫暖，而且嘗試雨水中有種異樣的味道，這是表示冰雹快要來臨了。這種預測法，是我親身目睹的。自然界的科學知識，農村中是缺乏的，然老農們由於天然的知識及經驗，能預知冰雹的降臨，這可說是一門極大的本領。奇怪的是他們能從鳥的叫聲，蟲的鳴聲，或是植物的露水中，能預知天晴或雨，而更奇妙的是渺小的動物類竟也能明白天氣的變化，隨着晴雨而改變牠們的鳴叫，這眞是不可思議的事。

每年冬十月，開始在竹林裏挖冬笋，笋是深藏在泥土裏面的，有經驗挖冬笋的人，只須用腳尖踏一踏泥土，就知道此地有沒有笋。農曆年前任人挖取做菜吃，新年後即禁止挖取了，因春季來臨，春笋是要保留着，作造紙原料所用。鄉村設有森林管理處，但禁條很嚴格，如違犯了此禁條，捉到了嚴厲處罰，以防破壞地方生產。家鄉除稻谷外，紙張爆仗出產是主要事業，造紙廠很多，家庭式的爆仗工場各處皆是，這種手工業的爆仗出品，運銷全國各省，部份由香港出口，銷南洋美國各地，對地方經濟繁榮有很大的關連。

農曆二月是春笋生長率最高最快的時期，滿山的笋尖一隻隻由泥土裏冒出來，笋尖是綠色的，長出來的笋殼是黑褐色的。我幼時常喜用柴枝插在笋旁平高低，到第二天去看，有的長高一兩寸，土質肥的山林，一晚可長高三寸左右；四月是採取期，春笋長成約三丈多高的嫩竹，那是造紙的原料，吾鄉叫「劈料」時期，四鄉有工人來做這季工作，工作雖然辛苦，但工價很高，這段時期是既忙碌又熱鬧的季節。

記得我曾經跟着工人去松林裏採柴，幫手拾松球耙松毛做引火之用。有時劈取那種有松香油的松木片，用一隻鐵絲網燃點松香木片，去田裏捉黃鱔泥鰍。我們是用鐵鉗子，好似長剪刀樣特製有齒鋸的，輕輕的夾住黃鱔的頸項處，很容易的一條條放進魚簍裏，晚上出去一次，有時可捉三四斤，如遇天氣不好，只捉到三四條也不一定，但興趣一樣很濃。在那種大松林裏，有的松樹大到三四人牽手合抱那樣大，高到不可估計，眞是古木參天，每遇起

雜技之鄉

中共現在組成武漢、上海、瀋陽三個雜技團，分赴美洲、非洲、歐洲各地表演，目的自然是在進行統戰活動。由於中共是使人不敢接近的東西，連到戲曲也少人願意領教。如果以去年到日本表演的「上海舞劇團」到美國等處演出「紅色娘子軍」、「白毛女」等芭蕾舞劇，美國人的胃口也不會對勁。中共改用雜技團，把政治色彩改到極少極少，先使人要看，然後再逐漸加毒素。千萬不可相信中共已有了改變，已將共產八股從娛樂活動中抽出

更重要的一點，是中共目前處處要以中國文化保衛和發揚者自居。中共要告訴世人，中國文化在大陸，不僅沒有遭到破壞，反而正在積極發揚。中共說「雜技藝術在我國有兩千年的歷史，從漢朝、北魏、唐代的一些出土的文物，如陶甬、石碑

風時，被風吹動滿山的松枝松毛的聲音，有如千軍萬馬奔騰之勢，是所謂松濤。不是久居鄉間的人，偶然聽到松林被風吹動的聲響，眞要大嚇一跳。吾鄉有兩種風水山林，所有樹木幾百年來不准砍伐的，卽樟樹林與松林，這種大松林裏沒有別的樹木，所有的土地都被松樹獨佔，因松樹根又粗又多，別的竹木無法生長，因而除開松樹，別的植物是絕跡的。

在我國的書畫家筆下，所稱歲寒三友，松、竹、梅，但三種植物，不能天然生長在一起，只可分別移植在花圃裏，供作庭院中欣賞，每屆寒冬白雪降落之際，別的樹木花草都萎謝了，只有此松、竹、梅，能耐寒抵冷，不會凋謝，我家花園的臘梅，每年下雪時才開花，本地廣東省的氣候特殊，不下雪也有梅花開。

竹林裏也是無別的樹木生長，因爲竹鞭卽竹根在土裏面的生長率也特別驚人，將竹林裏的泥土挖開，就可看到竹鞭縱橫交錯的密密層層，好似一張張的蜘蛛網一樣。在夏秋季無笋吃的時期，可去竹林裏挖取竹鞭尖做菜吃，吾鄉俗稱竹鞭笋，是竹根的嫩尾部，在夏秋季生長時也有四五寸長，很嫩很可口的。據長老們說，竹鞭笋不宜多吃，健康的人吃了會增加性的能力，影響睡眠，因此家鄉人很少採取來吃，那時我還年靑，似懂不懂的未作深一步的研究，現在回想，香港的中藥受中共的操縱，價錢漲得離譜，同時本港的翤佬又多，補腎的藥物更貴，如能有機會去吾鄉多吃點竹鞭笋，想必有很大的補益吧？

現再述武術中另一手捷椿掌法的練習姿勢，有關捲手出掌等動作，和上篇所講的原地變換腳步位置的捷椿掌法相同，唯打出後，要退後兩步然後跨步趨上前再打，練習此掌法的腳步好特別。譬如首先打出第一掌的動作，是將左腳跨上一步，腳尖向內彎，左手向上捲，右手朝左前方一掌推出後卽收縮回三分之一的位置，上臂緊靠右乳房肋骨，手掌稍向前朝上平肩膊水平線，左手也擺在胸前的部位，雙腳是踏成前弓後箭的馬步，停留片刻不動。於是將左腳向後退一步，左掌跟着劈出，右腳又退後一步，右掌隨着打出，退了兩步之後，停留一下。然後開始第二次的捷椿掌法打出，是將踏在前面的左腳及後面的右腳，配合用縱跳步法的方式，向前趨上半步，立卽將右腳跨上一步，右手上臂緊靠肋骨只用前半截向上捲開對方打來之拳頭，右肩膊向右旋轉如磨心式，隨卽左手朝右前方一掌推出，縮回手的停留姿勢照上所述一樣。然後再退後兩步，趨前半步同樣跨步打出的練習。

我們以前學此掌法時，武術師傅也用粉筆畫三隻圓圈，前面當中一隻，後面並排兩隻，前後相隔兩尺，後面兩隻距離三尺。腳踏在圓圈位置，打出一手捷椿掌法。但打第二掌時，先退後兩步，再趨前跨步打出的前後腳步，仍然要踏中所畫的圓圈，不論左腳或右腳在前，總之不可踏出圈外。以前我們練武時，有較遲鈍點的同伴，練來練去踏不中三隻圓圈，因退後兩步跨得太開了，趨上前一步半不夠尺寸，每一掌打出踏不到所固定的位置。師傅教了幾次都練不好，是要挨罵的。我記得同伴中有練此掌法時，眞的練得流眼淚，師傅看見多數徒弟很快學會了，只有少數兩三個草苞練不好，教授的不耐煩，學習的覺得慚愧。這類事情做助教的須設法代勞，我便將練不好此掌法的同伴帶到一旁，再用粉筆將後退和前進半步的位置也畫圓圈，先學好進退腳步之後，再配合練手掌的動作，分兩段教授，才帶領練好此捷椿掌法。

以前我也費了不少精神時間練這手功夫，後來從未使用過，其中趨上半步的作用很大，有時跨上一步勾不到對方的腳踭，而採用此趨上半步式，則萬無一失。退後兩步是緩衝作用，如對方攻勢過猛，可改用車輪拳法，腳步沿邊站，讓開打來之拳鋒，用側擊的鑽腰拳回擊，如運用靈活快捷，有必勝的把握。總而言之，武術的招數，是快打慢，先發制人，後發受制於人。現講一個呆仔學武術趣事。

有個呆仔學國術，他很專心的學會了一套拳術，每天照着規矩從頭至尾一拳一拳的練習，他從不找人扣拳拆招，也不會拆開一拳一腳的靈活使用。一天有個惡少欺負他人老實，和他打架，呆仔被逼用他學來的拳術，但他只知從頭開始，一拳一掌的如練習時一樣的打出，可是每一拳掌打出都被對方閃避開了，到了最後一套拳快打完，但無法制服該惡少的挑逗行爲，現在只剩捷椿掌法一手功夫，他當卽使出此掌法，跨步、勾腳、捲手、用肩膊撞對方肋骨，出掌一推，這最後一招，竟然將對方撻生魚般撻倒跌落地上，半天爬不起來。呆仔兩手拍拍，得意的笑說：「終於將你打倒了！我一套拳術剛好使完。」

北吳橋

珍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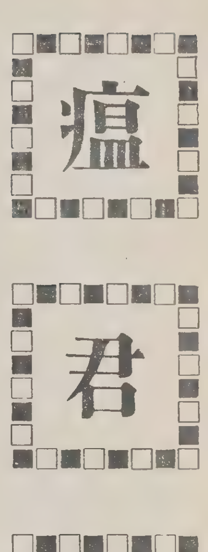
描繪，說明在那古老的年代裏，雜技已經成爲我國人民喜愛的一種藝術。」但是專門爲了表達中國文化的存在和發揚而組成若干雜技團到世界各地去表演，這不能說就是保存了中國文化。

目前大陸上的雜技訓練不是普遍的，不是人民憑興趣和天賦可以自己選擇的職業。中共指定了特定地區，強迫該地的人民專習雜技，他們的學習和表演都是爲完成政治任務。

中共指定的特定地區，是河北省的吳橋縣。目前這個縣的范同公社范同大隊，只有三百多戶人家，就有四十多人在哈爾濱、天津、北平、太原、西安、蘭州等地雜技團裏工作。范同大隊裏還有雜技老藝人和學過雜技的社員、學生將近四百人。在吳橋縣，像這樣訓練大批雜技人的村莊有四、五十個。

這個縣自大陸失陷以來，已先後輸送給各地五十多個雜技上千名演員和學員，「文化大革命」以來，又向各地輸送靑少年雜技演員和學員二百多名。這個縣有不少雜技之家，老一輩有着精湛的技藝，他們的子女從小受到嚴格訓練。有時候被高高舉起，有時候被提着腿倒旋；有時候被**扔**過來**扔**過去，鍛鍊膽量，活動筋骨，小孩子一般到了四、五歲就正式練功，從基本功入手，扎扎實實練起。

分龍莊的老藝人鍾雛鳳曾經被迫一天連演五場，每場都有五、六個高空節目。有一場因爲失手，她摔暈了，醒過來以後，還要帶着傷掙扎着演出，她演出後，中共要她說：「只要能夠完成政治任務，不要管自己，這樣才能報答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恩情呀！」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參謀總部對於十八集團軍的胡作非爲，始終拿不出辦法，接到各方報告，只有找周恩來葉劍英質問，葉劍英總是筆直立正，連聲說是！是！是！周恩來一言不答，就掏出白手絹捂着鼻子哭。不必說何應欽拿他兩人沒有辦法，就是小諸葛白崇禧對他兩人也無計可施。但各地發生的事件太多，兩人沒有解決辦法，只得呈請蔣委員長指示。

蔣委員長看了各方報告，覺得政府對十八集團軍發生的問題，必須作一徹底解決，當即指示何應欽、白崇禧命令各地駐軍不要輕易同十八集團軍發生衝突，同時擬具一個方案，與十八集團軍商談，尋求合理解決。

何、白兩人當卽按照蔣委員長指示分別辦理，但全國各地對於由共軍改成的十八集團軍、新四軍，普遍反感，因此，有些意外事件，隨之發生。

河南省確山縣是平漢路南段一個站，縣城不大，轄境有一部份是深山野嶺，一向爲政治力量所不及。確山縣有一個人名叫周駿鳴，本是鐵匠出身，不識字，以後投入孫仲連部下當兵，積功升至營長。孫仲連部隊開入江西剿共，周駿鳴在作戰時被俘，中共看他體格魁梧，頭腦簡單，可以利用，就加以特別訓練，並吸收爲黨員，然後派回確山縣去活動。

豫南一帶民風強悍而人民頭腦簡單，各地均有大小股匪存在。周駿鳴是當地人，地形熟悉，回到家鄉糾合了幾十名匪徒，組成一股，在當地殺人放火，綁票勒贖，過着純粹的土匪生活，經當地政府派兵進剿，將全股擊潰，周駿鳴個人逃掉。當時盤據在鄂東、豫南的張國燾、徐向前一股紅四方面軍雖然越過平漢路向西逃竄，但在平漢路以東老巢仍有部份潛伏，周駿鳴逃到那裏住了幾年，學會了鬪爭技術，於民國二十五年春天又回到確山活動，糾合人槍百餘，以確山之竹溝鎭與瓦崗寨爲根據地，當地叢山峻嶺，道路崎嶇，官兵進剿不易，周駿鳴更將共軍慣用的敵進我退游擊戰術改爲兵來則散，兵去則聚，經過兩年時間，聚集了幾百人，地方團隊勢力不敵，向附近駐軍求援，由正規軍與地方團隊配合進剿，並無成效，一直拖到抗戰，周駿鳴勢力更加強大，盤據地區擴展到泌陽、信陽各縣境。

抗戰開始，政府繼收編八路軍（以後改爲十八集團軍）之後，又收編新四軍，共編四個支隊，將江南殘餘共軍編爲一、二、三三個支隊，江北殘餘共軍編爲第四支隊，以高俊亭着支隊司令，周駿鳴編爲第八團團長。周股改編之後就要開去皖中與高俊亭合在一起到前線作戰，當地老百姓正慶幸去了一個大害，誰知周駿鳴走後，在竹溝鎭卻設了一個留守處，本來在當時習慣，部隊他調，倘有未辦清的手續，設立留守處辦理，一旦結清之後，留守處卽撤銷，所有人員歸還部隊。當地政府因爲此是一般慣例，所以最初對周駿鳴股改編爲新四軍第四支隊第八團的留守處並未介意，誰知道這個留守處組織大得驚人，有主任，有參謀長，有政治部主任，編制有醫院，有特務大隊，衛生排，通訊排，有人槍七八百，又附設有軍事教導隊，民眾訓練班，吸收豫南鄂北青年前往受訓，訓練班規定以軍事需要爲準，每期三兩個月不等，教導隊及訓練班一連辦了五期，畢業學員過千，教職員除以留守人員充任，並出動中共中原局負責人前往講課。政治部之下設有救亡工作團，領導當地商民婦女，青年，兒童活動。

政府當時實行徵兵制，抽壯丁送入部隊當兵，由於辦理不完善，許多青年人不怕當兵而怕抽壯丁，正好爲「留守處」所利用，派出人員四處宣傳，只要去參加教導隊及訓練班，便可不當壯丁，風聲所播，各地青年紛紛投去竹溝參加教導隊，教導隊人數增加了，兵役制度卻被破壞，辦理徵兵就難。

由於竹溝留守處的擴大，引起中共中央注意，

於民國二十七年春天派彭雪楓與朱理治前往協助。彭雪楓是河南南陽人，中共盤據江西時，彭雪楓畢業於「紅軍大學」，以後升到第七兵團政治委員，共軍逃到陝北，投誠後初改編爲第八路軍，彭雪楓任參謀處長，以後改爲十八集團軍，調爲十八集團軍駐西安辦事處處長，爲人短小精悍，心狠手辣，雖然中共幹部都是這一類的人才，但仍以彭雪楓最爲出類拔萃，中共中央居然派出這樣重要幹部，卽以正式官階而論，八路軍總指揮部參謀處長，官階應爲少將，一個團長只是上校，現在派出一個少將級軍官去團留守處工作，這個留守處之大，也就可想而知。

至於朱理治更是有名人物，當毛澤東尚未逃到陝北時，派朱理治爲先遣人員，朱理治到了陝北之後，拉攏當地土共郭洪濤，召開會議，先由朱理治、程子華、聶洪鈞爲中央代表團，改組了原有了西北工作委員會爲陝甘晉省委，由朱理治、郭洪濤爲正副書記，以徐海壽二十五軍爲後盾，將陝北土共自劉志丹、高崗以下全部逮捕，無一網漏，本來毛澤東給朱理治的密令是要他到陝北，抓住當地土共頭目全部處死，不可留一個活口。誰知朱理治殺人不太內行，也沒有毛澤東心腸的狠辣，抓起這批人一味拷打問口供，及至把口供問去，毛澤東也就到了。

毛澤東一到就不能再殺，因爲此時把陝北土共頭目殺光，土共一定要把賬記在毛澤東的頭上，以後必有麻煩，於是作了一百八十度轉變，全部放出來，予以平反，人人都沒有罪，一律重用。至於負責殺人的四名劊子手，依次排列是朱理治、郭洪濤、聶鴻鈞、戴季英。毛澤東不敢處分朱理治，因爲有把柄在他手上，把朱理治反咬出來，同時也就不敢動郭洪濤，只把聶、戴兩人辦罪。

不久，毛澤東率軍「東征」去山西打糧，渡過黃河被國軍二十五師師長關麟徵打的大敗，只差幾百步連毛澤東夾林彪都幾乎被關麟徵捉去，那次中共雖然損失慘重，但也假國軍之手除掉劉志丹，拔去了一個眼中釘。

毛澤東整死劉志丹之後，就重用高崗以掩飾自己的陰謀，當時高崗地位直線上升，成爲黃河以北出身共黨頭目中地位最高的一人，高崗是關西大漢，雖然當了共產黨，但陝西人基本具有的粗獷性格並未「改造」，說話作事仍然勇往直前，不計後果。他忘不了朱理治、郭洪濤當年逮捕，毒打的舊仇，就向中共中央控訴，高崗已非當年共軍初逃到陝北時，此時不但擠入了忠義堂，且坐上第五把虎皮交椅，名次僅次於毛劉周朱。高崗一句話猶如炸雷，朱理治、郭洪濤自然承受不住，不過，毛澤東還是顧慮朱郭兩人逼急了會洩漏內幕，就找鄧發商量準備殺人滅口。誰知朱理治也是行家，乾脆告訴鄧發，所有有關材料已放在最秘密地方，他幾時被捕或被殺，自有人將材料全部公佈，這以來鄧發倒不敢下手了，當將情形報告毛澤東，毛澤東雖然恨得牙癢，但也無可奈何，不能不向現實低頭，乘着中共藉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掩護向外大擴張時，派郭洪濤去山東，朱理治去河南，輾轉去了竹溝，協助留守處主任王國華進行各種活動。

一個團留守處，居然來了兩個中央級大員來協助，工作更形擴展，勢力也日益增大，以爲當地容納不了這麼多人，彭雪楓於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率領留守處一部兵力約五百多人，越過平漢路到了豫東的西華、杞縣一帶發展，與當地共黨分子孟海若聯合一起，逐漸向東，由豫東而皖北而蘇北，發展成爲一股巨大武力，到了一九四〇年秋天已有一萬多人，成立了豫皖蘇邊行政委員會，由彭部副司令員吳芝圃任主任，儼然成爲一個省政府，後來新四軍叛變之後，陳毅繼任黑市新四軍軍長，將這一股編爲新四軍第四師，彭雪楓在李家道口被反共民團擊斃之後，韋國清、張愛萍相繼任「師長」，到了最後中共全面叛亂時，這一支共軍成爲陳毅部下最強悍的一股。

「留守處」擴張武力，破壞兵役還不算，一開始就干預地方行政，當時地方行政制度大體是每村爲一甲，大村則分爲二甲三甲不等，甲有甲長，合若干村爲保，保有保長，每一集鎭爲聯保，由保長中公推一人爲保主任，這三級是基層組織，不支薪，聯保以上爲區，區以上爲縣，則是正式行政之機構。

竹溝設有一個聯保主任辦事處，主任徐景賢，與竹溝爲鄰的王崗聯保主任李長美，都因職守關係同留守處時起磨擦。留守處人員慢無編制，任意向聯保主任派糧派欵，聯保主任自無力應付，留守處共幹就指聯保主任破壞團結，但聯保主任則控告留守處向鄉民強徵糧柴，雙方形同水火。距離竹溝不遠石滾河有一個小學，校長余銘閣是國民黨員，平日堅決反共，經常向學生，鄉民揭露共產黨的陰謀，因此，共幹也恨之入骨，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新四軍尚未被收編完竣時，周駿鳴在半官半匪時，突然將徐景賢、李長美、余銘閣三人捉住槍決，地方人士對周駿鳴一股更恨之刺骨。

及至民國二十七年冬信陽失守，縣政府遷到鄉下，留守處竟然在黑夜發動突襲，打死了縣政府科長郭定一。當地人民對留守處更加深仇恨，幾縣官紳聯名呈請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要求准許以武力驅逐出境。但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一向袒共，對此要求擱置不覆。

「留守處」與當地民眾久已成爲水火，但由於政府顧全大局，通令各級機關盡量避免與新四軍，十八集團軍發生衝突，所以勉強未出事，但「留守處」共幹不但毫不斂迹，反而變本加厲，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確山縣政府送一部新兵去唐河縣交唐河團管區編組後送往部隊補充，這本來不關留守處的事，誰知大隊行到竹溝鎭外，留守處主任王國華竟率隊出來截擊，護送團隊再三聲明是送壯丁，路經竹溝，並無別情，但王國華一於不理，下令開槍，團隊當時被擊傷幾人，只得展開還擊。

毛澤東批判林彪的談話紀要

黃 秋

毛澤東整肅了林彪。是一件震動大陸人心，特別是共軍軍心的大事，也是我們探討大陸情勢的一個重要的課題，從一九七一年九月到今天爲止，由於這一事件及其造成的影響，還在大陸餘波蕩漾，不能不引起我們極大的注意。去年國府有關機關自敵後直接蒐獲共黨中央於一九七二年三月對內發表有關中共批判林彪的「中發（一九七二）二十二號」絕密文件一種。其中包括共黨中央的「通知」及其附件所謂「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所屬部隊，向京滬兩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等兩部份。爲了使各方面進一步瞭解林彪事件的來龍去脈，現在分別列舉其要點如次：

㈠共黨中央的「通知」；除了文首註有毛澤東的批示：「照發」兩字外，其內容指出：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間，毛澤東到外地巡視，同沿途各地負責共幹進行了多次重點談話，許多單位要求將毛澤東的談話整理印發，共黨中央根據要求整理了一個紀要隨同「通知」發表，希即向全黨全軍全大陸人民進行傳達。「通知」繼稱：毛澤東的談話以路線鬬爭爲綱，總結了共黨五十年來路線鬬爭的經驗，提出了「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三個基本原則問題。並明確指出：一九七〇年廬山會議的鬬爭，是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的鬬爭，反覆強調對犯錯誤的幹部要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通知」最後要求全黨全軍全大陸人民，認眞學習毛澤東的談話，進一步展開對林陳反黨集團的大批判，把粉碎林陳反黨集團的鬬爭進行到底。

㈡所謂「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所屬部隊向京滬兩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包括以下的要點：

⑴毛首先指陳：共黨五十年的歷史中大的路線鬬爭有十次。開始是陳獨秀搞「右傾機會主義」，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以後，他同劉仁靜、彭述之這些人組織列寧主義者左翼反對派，企圖分裂共黨，結果跌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線錯誤，對毛澤東所說「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這樣的話大爲惱火，撤銷了毛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後來瞿秋白被國民黨捉住，自首叛變了。一九二八年共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後，李立三神氣起來了！他搞了三個多月的「立三路線」，到六屆三中全會就倒台了！一九三〇年到三一年羅章龍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沒成功。王明路線的命最長，他在莫斯科搞宗派，借第三國際的力量在全黨奪權四年之久，從一九三一年到三四年，毛在共黨中央毫無發言權，直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才糾正了王明的路線錯誤。在「長征」的路上張國燾搞分裂，不願去陝北，另立中央沒有成功逃跑了。以後高崗、饒嫩石結成反黨聯盟想奪權，也沒有成功。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彭德懷裏通外國想奪權，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也跳出來反黨，他們搞軍事俱樂部，又不講軍事，講什麼「人民公社辦早了！得不償失」等等。彭德懷還寫了一封信，公開下戰書，想奪權沒有搞成。劉少奇那一伙也是分裂黨的，他們也沒有得逞，再就是一九七〇年廬山會議的鬬爭。

⑵據毛指出：一九七〇年廬山會議中，林彪他們先搞隱瞞，後搞突然襲擊，五個常委瞞着三個（按指毛、周及康生），也瞞着政治局的大多數成員，除了那幾位大將，包括黃永勝、吳法憲、葉羣、李作鵬、邱會作之外，還有李雪峯、鄭維山。他們一點都不透，來一個突然襲擊，他們發難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廿三日到廿五日中午共兩天半。毛並稱：彭德懷搞軍事俱樂部，還下一道戰書，他們連彭德懷不如，可見這些人風格之低。他們的突然襲擊，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行動，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對「九大」路線，推翻九屆二中全會的三項議程。

⑶毛接着說：有人急於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天才問題是個理論問題，他們搞唯心論的先驗論，說反天才就是反對毛。毛自辯：他不是天才，他讀了六天孔子的書，又讀七年資本主義的書，到一九一八年才讀馬列主義，怎麼是天才。據稱：林彪等人提出的「天才地」、「全面地」、「創造地」這幾個副詞，毛曾圈過幾次，他在

原則上不是不要說天才，但是他認為：天才不是靠個人，靠幾個人，天才是靠一個黨，是靠羣眾路線集合羣眾的智慧。毛復表示：一九七〇年八月廿三日，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的講話，既沒有同他商量，也沒有給他看，林彪等人有話事先不拿出來，大概總認為有什麼把握，好像會成功了！可是，一說不行就慌了手腳，起先那麼大的勇氣，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過了幾天之後又趕快收拾記錄，既然有理還怕什麼呢？

⑷毛繼而指出：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同彭德懷的鬬爭，是兩個司令部的鬬爭，一九七〇年這次廬山會議又是兩個司令部的鬬爭，前面九次鬬爭，都作了結論，這一次鬬爭，林彪當副主席，沒有作個人結論，當然要負些責任。毛表示：對這些人還是採取教育的方針，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對林彪還是要保，不管誰犯了錯誤，不講團結總是不太好。因此，毛準備回北平以後，還要找他們談談，他們不去找毛，毛去找他們。這些人有的可能救過來，有的可能救不過來，這要看他們的路線。他們的前途有兩個，一個是可能改，一個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則錯誤，犯了路線方向的錯誤，為首的想要改也難。

⑸毛表示：自己同林彪談過，認為林有些話說得不妥，譬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麼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麼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什麼「頂峯」啦！一句頂一萬句啦！說過了頭嘛，一句就是一句，怎麼能頂一萬句？毛說：他不當「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講了六次，一次就算講了一萬句吧！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半句也不頂，等於零。陳伯達的話，對他們才是一句頂一萬句。「大樹特樹」名曰樹，毛表示知樹誰人？說穿了，除了樹林彪自己還有什麼？林揚言共軍是毛締造和領導，林彪親自指揮。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

綜觀毛澤東以上的話，使人必然會想到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按共黨中央註明毛談話的時間，是在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到九月十二日，也就是發生林彪事件的同一天陸續提出的。可是共黨中央為什麼一直沒有把它整理出來，作出「紀要」加以發表卻要等到一九七二年元月共黨中央發出第四號文件，揭露了林彪等人組反黨集團，並且宣佈林彪等人發動武裝叛變的材料以後，才加以發表呢？我們研判：這是因為共黨中央揭露林彪等人「反黨反革命」的罪狀之後，引起了共黨共軍幹部極大的懷疑和猜忌，大家議論紛紛，不明林彪等人究竟為什麼要「反黨反革命」，甚至有人要求公佈這一事件的起因和經過，這就使得共黨中央不得不把毛的談話搬出來，一方面向共幹交待，一方面表明毛曾在共黨九屆二中全會後，對林彪等人所犯的錯誤進行了耐心的批評和教育，結果他們還是走上所謂「反黨反革命」的道路，這是自絕於人，與毛無關。但是，毛的談話是否就能發生預期的作用，這又有待以後的事實來證明了！

所謂「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所屬部隊向京滬兩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是我有關機關自敵後蒐獲的有關林彪事件的又一文件。由於這個文件的蒐獲，使得我們對於林彪事件又有進一步的了解。第一、共黨在一月十三日發出所謂「四號文件」之後，繼之又在三月間發出這個「紀要」，可見共黨對林彪的批鬬還在繼續進行，林彪事件並未結束；第二，「紀要」透露，早在一九七〇年八月共黨召開九屆二中全會期間，毛與林的衝突即已趨於表面化，因而毛把這一次會議所進行的鬬爭，稱為共黨內第十次兩個司令部的鬬爭；第三，毛林衝突的焦點，是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毛主張不設，林彪主張設，這就充分說明他們之間的鬬爭是權力鬬爭，所謂天才問題，不過是一種陪襯；第四，毛對林彪的錯誤，雖然在口頭上也提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處理方針，實際上則已決定加以整肅，所以他說：「他們的前途有兩個，一個是可能改，一個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的錯誤，為首的想要改也難」；第五，正因為毛決心要整肅林彪，林彪看到被整肅的命運無可避免，所以才密謀反叛，因此，就某一種意義上說；林彪的公開反毛，是被毛迫出來的；第六，毛在前年八九月間到各地視巡所屬部隊，並把京滬兩地作為巡視的重點，就是要為整肅林彪做好準備工作。

「文化大革命」以來，大陸內部的情況表現出兩大特點：第一，是共黨內部權力鬬爭的日趨激化；第二，是大陸各階層人民對共黨政權的不滿情緒日見高漲，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及其集團要維持他們的統治，顯然是不容易的。但毛澤東個人依靠幾十年從事政治鬬爭的經驗，十分懂得權術的運用，這就是在大的方面，不要讓廣大羣眾的反共力量和共黨內部的反毛力量相結合；在小的方面，不要讓共黨內部的各種反毛力量相結合及與廣大羣眾的各種反共力量相結合。就前者說，是拉一派，打一派。以林彪事件為例，便是一方面拉攏共軍內部的其他派系，以免它們和林派合流；另一方面拉攏周恩來一派，以免周派和林派站在一起，使得林派實力大增，不但無法將林派打倒，自己反而為林派所推翻。就後者說，是在政策上分別對象，採取一連串的具體措施，使各階層的羣眾在政治上或物質上獲得某種程度的滿足，從而緩和他們對共黨政權的不滿，以免這些羣眾為反對勢力所利用，採取不利於自己的行動。從這個角度來分析共黨最近兩年在經濟上所採行的若干措施，其出發點並不在改善廣大羣眾的物質生活，而是在政治上爭取這些羣眾，防止這些羣眾成為反毛勢力的工具。正因為這樣，共黨在經濟上所採行的若干措施，常常是不徹底的，或者只有口惠而實不至。但是在共黨大肆宣傳下，一些羣眾會暫時受到迷惑和矇騙，而毛澤東亦就達到了他將反毛反共力量加以分化的目的。



江南啼痕錄（三十）

而縣境中則以羅鏡和泗綸爲重要的市鎮。昨天，我們已先遙望羅鏡然後進城，今天則趕往泗綸了。一提起羅鏡，便想起高佬蔡，由高佬蔡而想起第十九路軍，而且沈光漢和譚啓秀也是羅定人，則第十九路軍和羅定的淵源太深了。現在途經羅定，便令人思念抗日健兒的第十九路軍，也替這個給毛澤東所出賣而犧牲的軍事集團，由歷史作證而發出的惋惜。

第十九路軍也可以說是衍源於鄧鏗手創的粵軍的第一師，而是陳銘樞的本錢。當李濟琛扣留在湯山的時候，關於廣東方面的軍政人選，古應芬推薦了陳濟棠，派爲第八路軍總指揮，轄余漢謀、李揚敬、香翰屏三個師。而以陳銘樞爲廣東省府主席，其時，陳銘樞所轄蔣光鼐、蔡廷楷部隊亦駐粵境，其力量亦足以和陳濟棠相抗衡的。民國十八的秋天，第四軍張發奎忽以「護黨」爲名，於湖北越湘西，入桂，又與桂系合流，而形成所謂張、黃（黃紹雄）、李、白的合作，醞釀與中央對立。旋揮兵東下，直逼廣州，於赤泥、白泥一帶劇戰慘烈，張向公回穗剃鬚的夢，爲蔣光鼐、蔡廷楷所粉碎。一戰成功，蔣、蔡之名，不特爲嶺南人士所敬仰，抑亦爲中央所眷注。民國十九年七月馮玉祥、閻錫山稱兵，中原大戰爆發，第十九路軍奉命北調，參加作戰，泰安一役，鋼軍之譽，再度發揮。但自第十九路軍北上的緣故，陳銘樞兵力微薄，於民國二十年的夏天，便給第八路軍總指揮陳濟棠驅逐離省，倉皇奔港，西南政務委員會便乃成立，爲陳濟棠開府南天之始。陳銘樞旋晋京報告被迫出走的經過，因有第十九路軍的汗馬功勞，復以陳銘樞的矢忠中央，不久，便發表陳眞如衡掌內政。中原大戰，既告結束，圍剿共軍的工作，便即展開，南昌行營旋告成立，以指揮軍事；陳銘樞又奉命爲江西剿共軍右翼軍總司令，而第十九路軍亦擴編建制，蔣光鼐任總指揮，蔡廷楷爲軍長，所轄第六十師師長沈光漢，副師長李盛宗；又第六十一師師長毛維壽，副師長張炎，第七十八師師長區壽年，副師長譚啓秀。後來任淞滬警備司令的戴戟，其地位最初原與蔡廷楷並駕齊驅，蔡廷楷既陞軍長，戴戟便調總司令參謀長。當年的陳銘樞身任剿共的大將，後來在福建搖身一變而爲「人民政府」的首腦，是時代的諷刺，抑是陳銘樞個人的悲哀，以一時野心而自毀其畢生的歷史；且受毛澤東所給，當中央軍會師古田，紅軍竟坐視不救，第十九路軍便成瓦解，成爲歷史的名詞，論者惜之！

當第十九路軍在江西參加會剿，「九、一八」的事件，爲本莊繁在瀋陽一手所造成，一夜失地，震動全國，愛國的熱血，激發了民族的怒吼。第十九路軍於江西吉安的防次，向中央請纓，出關殺敵。中央即電覆嘉勉，並發表陳銘樞爲京滬衛戍司令長官。十九路軍便於是年的十一月間，全部北調京滬路而沿線佈防，京滬衛戍長官司令部及十九路軍總指揮部均駐南京；六十一師分駐於南京至鎮江地區；六十師及軍部分駐於丹陽、常州、無錫、至蘇州間地區；七十八師則分駐於上海、吳淞、嘉定、太倉，至崑山地區。同時，調總司令部參謀長戴戟爲淞滬警備司令，另派黃強爲參謀長，趙一肩爲參謀處長。十九路軍原是請纓出關，沒有料到在上海會和日軍碰頭，劇戰三十多天，而使日軍的司令由鹽澤而換野村，並由野村而換植田，又由植田而換了白川（白川後來在虹口公園給朝鮮志士尹奉吉所炸斃，使白川乘軍艦而來，而躺在棺材裏回去）東亞病夫的恥，便在「一、二八」洗去了。四易主帥，皇軍無敵的紙老虎，也被戳穿。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日，日本僑民勾結日本的海軍陸戰隊，配合日本的浪人，在引翔港放火焚燒三友實業社的工廠；同日又聚集浪人數百，在北四川路實行暴動，搗毀商店，以「嚴厲取締上海民眾反日運動」。一月二十一日，日領事村井倉松訪上海市長吳鐵城，提出四項無理要求，強說有日本僧人五名在寶山路被華人毆打，要求緝兇、道歉、賠償、取締抗日行動及解散抗日團體。二十二日日軍艦駛進黃浦江，形勢更趨嚴重。二十三日日僑藉口上海國民日報發表「日本浪人藉海軍陸戰隊的掩護，焚燒三友實業社」的消息，前往搗亂，結果該報被迫於一月二十七日停刊。其時，我的國策是「安內攘外」，一面要肅清奸匪，一面加緊國防建設，外禦強權。對日本的策畧：則抱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的宗旨。根據此項原則，訓令上海市長吳鐵城，外交部派駐上海特派員郭泰祺循外交途徑解決。到了一月二十八日上海市政府已忍辱負重，委曲求全的表示歉意，並令公安局長溫應星嚴加緝兇，賠償醫藥及撫卹等費；同時，飭令社會局局長麥朝樞，解散民眾抗日團體。且中央也爲了和緩上海的尖銳局面，特派憲兵第一團，開赴上海接防閘北一帶地區。如果日本不是得寸進尺，「一、二八」事件便可以避免。無如少壯派的軍人鹽澤幸一（少將、日本海軍司令）囂張跋扈，於二十八日的晚上十時三十分，日軍即分八路，由鐵甲車掩護，向我閘北進攻，淞滬的保衛戰便揭幕了。

第十九路軍乃爲甲種編制，軍轄三個師，師轄兩個旅，旅轄三個團，團轄三個營。兵額充足，士飽馬騰。當時，守閘北爲潮汕名將翁照垣部的七十八師一五六旅，而後來以善戰馳名的張君嵩其所統屬第六團的防地。當日軍分八路進攻的時候，全團沉着應戰，利用馬路兩旁舖戶，集中輕重機關槍，向日軍鐵甲車後的步兵掃射，而候敵軍的鐵甲車到達陣地，紛紛以手榴彈炸毀之，在我軍迎頭痛擊之下，日軍首次敗仗了。

萬人意見

為文憑教師爭薪事
公務員說公道話
聲聲民主，民主豈是要聽聯合秘書處的話？

萬人傑先生：

聽說你仗義執言，請你參考我的意見，發表偉論。

這幾個月來，文憑教師爭薪事熱鬧之極，部分文憑教師認為核心問題在教師認為收入比不上別些政府機關內的相等資歷的公務員，因此認為政府歧視教師的尊嚴，而實非斤斤計較七十五元云云。

戰後初期，教師薪金劇增，因戰時失學人多，復員時知識分子需求律粥多僧少，故教師們得了高薪，享受了無比的高貴尊嚴。但那時別的行業人員從來沒有人眼紅，拿他們的高薪比較，亦不會大聲嚷他們的尊嚴受損害。誰也明白薪金多少不等如尊嚴多少。我覺得現在的文憑教師的尊嚴已有很多，例如別的大專畢業生因沒有師範文憑，只能做乙級教師，永遠比不上師範生。又文憑教師有當然資格投票選舉議員，小販管理隊長卻沒有當然權。文憑教師一經登記即成為檢定教師，可以為乙級教師做諮詢保證人，地位高人一等，使人為之肅然起敬。這一切一切的尊嚴，不是一般交通督察享有的。所以我以為教師爭薪口講尊嚴是說亮話，骨子裏是爭金錢。他們的爭薪標語應該是：「語語尊嚴，尊嚴何堪塡腹」，更不用說買股票了。該知小販管理隊長及交通督察在工作上返工上班時間不一定，且分分鐘有生命危險。同是打「皇家工」，有些人在五號風球即和小學生一同放學返家；而一些人則隨時要冒各種惡劣天氣與暴動打打殺殺的人來往的危險。後者受到不平待遇的人才是被歧視的一群。

× × ×

一般人以為小學教師薪金只從一七五元至一七五〇元（本月起加了三個巴仙，即改為一二一五元至一八一五元），其實每間政府小學都有三四個普通教師，既不一定是什麼主任，也不負有什麼特別責任的小學教師升做助理教席，每月薪金升至二七五〇元（加了三個巴仙現為二八四〇元），他們只擔任普通小學功課，這些人還包括許多一年制訓練的師範生在內。

若再升做小學校長，則月薪高達三千五百元（加了三個巴仙是三六一五元），這樣怎能說是「前途黑𪐝𪐝」？

× × ×

文憑教師常常埋怨半日濃縮上課，條氣難頂。又說一點一制度無分秒休息，又說站立半天，體力疲倦，下午又要抱着大堆大包學生功課作業返家改卷，多時捱到半夜等等。十多年前或者說來有很多這樣的人，現在實情如何，不如問問學生及家長。教師半日濃縮上課，餘下半天可進大專進修或在家理家務，實在許多人樂得這種濃縮。教師除了九十日假期及短週的週六和平常禮拜天，上學的日子有多少，教師自己最清楚。雖無另定事假，但問問小學生教師有無告假，告假多的是！政府小學每天八時上課，一時放學（津貼小學則八時上課，十二時半放學），第一節課照例是點名收簿，至八時二十五分才正式算上第一節，每日中間有兩個小息，每個十五分鐘，即共小息三十分鐘，每次小息或上課，學生排隊入課室，教師又可休息多一會，若再遲一會才入課室，又是多一會休息。入了課室有些還坐着休息講書或改簿，不知怎樣能說氣頂。放學前十分鐘預備放學鐘一響，已有教師駕着自用座駕車，一馬當先領隊離校了。當然當然再當然有許多盡責任的文憑老師，那是沉默的一群，着實地把尊嚴建在心坎裏。別人在酒家開爭薪會和打麻將，他們在斗室的小屋子裏改簿備課。可惜這類教師既不會逢迎校長，又不會討好同事，卻永遠滿腹經綸也升不到級。但他們是有尊嚴的。

× × ×

昨晚一位教師代表在商業電台東南西北節目中說：若果一個小學生被學校限令在五年留級十年，那小學生該如何做呢？然後他自言自語說這學生既受這樣遭歧視的待遇，應該要離校轉學，不再在這間不合理的學校讀。那當然是對的，只可惜這位代表卻不願意離開他的崗位，轉到一個或許會給他更多尊嚴（金錢）的僱主處去打工，或者明知無人請，而要賴着在原日僱主處罷課，這豈不是說那個五年級留級生也應該不轉校而留在校內向教師鬪爭嗎？

「士可殺，不可辱」！可惜這些人不早生三十年，不然中國的淪陷區便不容許當年日兵逞兇逞慾了。

× × ×

文憑教師由頭到尾都口口聲聲最克己最少的與不能再減價的人工是加到一九五〇元（加了三個巴仙現在是二〇一五元），他們絕無商量餘地說「不達到目的誓不休」，「百折不撓，爭權益奮鬪到底」。若有絲毫不遂，即使少了一毫一仙也是受到歧視，也是喪失尊嚴，「一切後果別人負責」。這些理論，算是民主社會勞資雙方磋商的正確態度嗎？對於一些冷淡爭益的同事諸多恐嚇，這是知識份子所應爲嗎？什麼聯合秘書處是註冊團體嗎？沒有參加這個團體的教師是否一定要聽由他們恐嚇一同罷課？我眞想問一聲「聲聲民主，民主豈是要聽聯合秘書處的話」？

× × ×

也是一個公務員上
（三月十五日）

萬先生：知你有幹勁，請改正請辨明是非。祝萬好！

毛共利用「戶口遷移證」控制人民居住遷徙自由

毛共自竊據我國大陸後，接着於一九五〇年的「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裏，明文規定人民享有「言論出版結社示威遷徙」等自由。從這些美好動聽的名詞上，確實令那時的中國人及知識分子，墮入其佈下一迷魂圈套，以爲有這樣自由民主的「政府」，中國人民今後生活一定無比「幸福」。這因爲毛共當時奪得了政權，其獨裁組織基礎還未鞏固，首先必須給人民一點甜頭嘗一嘗，等到權柄抓緊在手裏的時候，任意壓搾爲所欲爲，人民才後悔搭錯了賊船，許下的諾言就不當一回事了，昨天是茶壺，今天拿來當尿壺，一點不出奇，一貫來毛共欺騙人民的卑鄙手法就是這樣。經過了二十多年的事實證明，大陸上從未看過人民有批評暴政的權利，民間的聯誼組織如宗親會同鄉會等，一律受到徹底消滅，報紙出版一黨專政包辦，示威遊行更被目爲現行「反革命」行爲，人身居住遷徙離開家鄉寸步非得到共黨一紙「證明書」不可。因此精神思想行爲完全受夠毛共獨裁統治箝制，人民變成了只會擺動，不會說話的舞台上木偶。

自由世界在一定範圍內，人身居住來去自由，並不受任何約束。譬如今天我們住在這個人烟稠密、空氣污濁的香港，覺得討厭的話，可以轉換一下生活環境，增加一點快樂情趣，到新界一些墟鎮的「公寓」租一間房住它十天半月，或到農村你的親戚朋友以探訪方式消磨一段時光，順便欣賞青葱翠綠的自然景物，別有一番風味。你無需携具什麼證明，更不用恐懼半夜三更有人叫門查戶口，除非和魔鬼相隔的邊防禁區之外，天空任鳥飛，隨意玩個痛快好了。

在毛共極權制度下，由甲地至乙地不管是長期居住還是短暫探親訪友，甚至謀求職業，你必要持一張「戶口遷移證」或（「證明書」）向當地「公安」部門辦理戶口手續。否則毛共有權調查你的歷史背景家庭成份，及一切社會關係，直到他認爲滿意爲止，萬一一小點答得不夠恰當，那些陳腔濫調的疲勞審查已夠受了。因此這張「戶口遷移證」是每個人的第二生命，在大陸上失卻了這張東西，你縱有滿腹經綸，英雄也無用武之地，以後你生活出路休想過好日子了。有人要問「共產社會」一律平等，戶口是人各一份的東西，爲什麼有人沒有「戶口」呢？道理那裏說來，那我可以簡單舉出一個例子：「文革」時那些「紅小將」利用値價完了，毛共就把這些人的「戶口」由城市遷到其指定的農村去「安家落戶」，由於紅小將們長期過慣了城市生活，一旦碰到農村苦不堪言的日子，還要受夠工農的「再教育」的寃氣。思想一時當然

憤憤不平，最後只好再逃跑回城市，原因爲其「戶口」已經加入在農村，原來居住單位的共幹就不把他當爲其管轄的人，這種人便是最標準沒有「戶口」的人。我們可以說「戶口遷移證」在大陸上廣大的流浪分子心目中，比起自由世界的「博士文憑」的人多得很，然而人們一樣可環遊世界，發表個人思想意見，自由選擇興趣的職業，反觀大陸上沒有這張「戶口遷移證」就是文憑再加三等，你還是永世翻不了身，由此可見毛共的殘酷統治手法。

「戶口遷移證」究竟是一張怎麼樣的東西，直截了當說一句，它就是毛共用來調查人民的歷史檔案，套在人民項上的繩子的專政工具，也卽是每一個人的履歷表。爲了篇幅有限「戶口遷移證」裏面的繁複項目及形狀不再詳述，就我過去流浪經驗所得，由省「公安廳」印製以後發落各縣，其中一個公章（例如「中山縣公安局」）字體圓形口徑硃紅色，全省六十多縣都是一樣，另外加蓋上縣級「公安局戶口專用章」區級（公社）「戶口專用章」，成了一張「佛法無邊」的「護身符」。

毛共施行這種戶口制度，主要目的就是把廣大人民用「縛蟹」方式嚴密控制在手裏，人民如果有充份的行動自由，直接對其統治地位影响很大。毛共做賊心虛清楚不過，要是敢取消這種制度，我相信在十多年前已經給人民推翻了政權，何至遺禍二十多年。毛共存在一天，中國同胞就失去自由的一天，前仆後繼火頭四起的反共怒潮無法在大陸上壯大展開起來，完全受了「戶口遷移證」這專政工具的箝制。毛共惡毒的統治手法，已達到了空前絕後的地步。秦始皇焚書坑儒語棄市，遺臭萬年人盡皆知，若然生在今天我們這個時代，眼看毛共如此做法，青出於藍，更勝於藍，要大嘆：「亞毛你是五千年來第一，吾願甘拜下風，佩服佩服」之氣慨。

我大陸上同胞長期受到這種「戶口」制度的控制動彈不得，直接拆散了倫常關係，造成了父母、兄弟、夫妻、朋友、親戚之間，往往天各一方，相會無期，此情此景怎不惻然懷傷，於此指出一件慘絕人寰的事實作爲佐證。我有一位過去的難友，結婚三四個月，恰巧五七年吹起一股妖風，就給毛共押進「勞動教養所」一禁三年長，自己也不知犯了什麼錯誤，後來毛共的解釋說是「盲目流亡」「不安心農業生產」，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回頭再說他的妻子自他入獄後已懷孕在身，次年七月臨盆進入南海縣某醫院，因爲沒有「戶口」院方共幹千方百計審查她的歷史和家庭成份，而她更不敢把丈夫不幸遭遇輕易告知，因此共幹就當她「無主孤魂」對待，自己感懷身世悲從中來，受不了如此精神打擊，當場變成一個瘋婦，院方對待一個產婦不但未加安慰負責，並要她立刻離開醫院，這回她眞的成了「無主孤魂」的流浪人，四處飄蕩。她也不識君家門向何方，又不敢回娘家，一個青年女子初爲人媽媽，處於如此四壁燒燃的惡劣環境中，其心緒怎樣不問可知，至於她的生活怎樣過只有天曉得。剛離開醫院十多天抱着嬰兒去清遠縣龍山「勞教場」探望她的丈夫，希望當地共幹釋放出來照顧她的生活，卻受到嚴厲拒絕。於是母子相依爲命回到半途，可憐這個不知人間何世的小「孤魂」，因十多天來不夠奶吃更生了滿身毒瘡，匆匆投胎人世貶眼與這世間永別。我再次看見她時已成了一個形容憔悴的淚人，不知道她把小「孤魂」拋棄在什麼地方，不管過去和現在爲了不加深她的神經刺激，我無意提起這件事情，只有鼓勵安慰她咬緊牙筋生活下去。三年後丈夫出獄時他患了水腫病，確是「屋漏更遭連夜雨」「船小又遇當頭風」，她雖然得到精神生活的慰藉，同甘共苦渡過悲慘的流浪生活，兩人病情都日漸好轉，還是不能痊癒。幸喜皇天不負苦心人，她的丈夫於六二年逃出魔窟重見天日，她以瘋頭瘋腦的神態整天到「派出所」哭哭啼啼要求申請來港探病爲理由居然獲准。十多年過去了，如今兒女成群，可憐她的舊病復發，進了幾次青山精神醫院，還是不能徹底醫好，這便是極權社會帶來不幸產物。類如這種事例在大陸上不勝枚舉，至於居住在城市討不着老婆，回到自己家鄉結了婚，名義雖是夫妻，因受了「戶口」這一關的控制，不能生活在一起的更比比皆是。

以我的家庭出身當然配不上有「戶口遷移證」的人，毛共要置我於死地而後快。我偏要傳宗接代，共產黨徒自詡是「特殊材料製成的」，我硬要將其「特殊材料」討來作老婆，她是一個農村姑娘的「積極分子」，我倆都沒有「戶口」，而我卻可以踏遍珠江三角洲一帶，粵北的天井山，粵西的七星岩，這些地方都有我的腳印血汗痕迹。像我這樣的人居然能夠在毛共的鐵蹄下找到終身伴侶，萬中無一。由一粒剛要腐化了的反共種子現在竟然產生四五粒反共種子，在過去做夢也想不到，這並不是我有什麼了不起，這裏要追溯到我祖宗遺下德澤，照蔭子孫，語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功歸先人是也。

（孫一專）

逃港青年滿腔熱血 極望參加反共行列

萬先生：

我是從大陸逃出來的知識青年，對於貴刊極爲熱愛，覺得這是香港社會中唯一的精神糧食。特別是萬人意見及萬人詩壇，更常常引起我的共鳴和感嘆，（請將我的敬意代轉與董壇主，因我的資格學歷都還未能上得詩壇）。對台灣的一些批評，我覺得很多都是非常中肯的，至多只是有時詞句尖銳一些而已。如對流亡知識青年的工作就做得很不夠，逃出來的青年大都是對毛共極之憎恨的，至少表明了我們唾棄毛共的立場，然而這股力量卻沒有很好地發揮於反共事業中，卻流入香港的自由社會各自揾食去了。試想想，若眞有討毛的軍事行動時，我們大陸子弟的士氣高還是台灣土著青年的士氣高？我們都會身受毛共的荼毒，而台灣青年對毛共的認識，究竟還只是得到灌輸入去的印象。我們的力量未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眞是太令人惋惜了。我認爲，除了有人「睇化」了只知顧住自己揾食外，主要的還是台灣當局未能使人建立起信心，以及未能廣開門戶集合革命力量（如有反毛軍政大學，我願進去當第一期學員）。另外，一些技術上的問題，也是使人不放心前往的。如到台灣則一定報眞實履歷、姓名，這是使人難於接受的，出來奮鬥拚掉自己條命不要緊，但總不能使親人有可能成爲政治鬬爭下的犧牲品的，我初來香港時，曾想改名後投往台灣，但不被接納，滿腔熱血竟遭凍結，奈何！

先生曾在第二八一期指出，國府在與共黨的政治鬬爭中沒有採取主動。誠然，在外界的輿論看來，似乎是被中共步步迫緊，但這只是虛張聲勢而已，絕難取得實際效果。然而國府對毛共的政治鬬爭，卻已帶進大陸，爭取到大陸民心，這正是毛共的致命傷。現在大陸，雖冒着危險，也有很多人偷聽國府電台的廣播，老一輩的人已懷念國民黨時代，就是年青人也一樣將希望寄托在推翻毛家王朝的鬬爭上。國軍雖然未登陸，但國民黨的政治已確實是登陸了。如果我不是從大陸出來，不了解大陸情況的話，也會像先生一樣只看到國民黨在外表上佔下風，而忽畧了，國府對大陸的政治宣傳是很成功的。但國府一天未有實際的反攻行動，就一天不能擺脫被動地位。

新界旅行，常常北望神州，忘不了被下放時做農奴的日子，更想念鐵幕的親人和同學，尤以未有討毛征伐的機會爲憾。翻天覆地的日子當然希望早日來臨，但有誰能了解，懷着救國理想而徘徊在殖民地的青年人的苦悶？我甚至害怕，再過些時候連自己也都「睇化」，將國家大事置之腦後，一條心揾錢去了。腑肺之言，特向先生傾訴，請原諒我的詞句不通和簡體字。謝謝。

匿名者

旅美青年評「快樂副產品」 上一代壓得他們透不過氣

萬先生：

讀二七六期「人海百態」中，先生的「快樂的副產品」一文後，我想了很久，再次看了一遍，仍看不明白，先生是責小沈「盡力清還債務」？還是責他多說了一句「快樂的副產品」？

您在文中說不發表意見，不願捲入論戰場，但您又何嘗不是借了「老沈」之口而責了年青的一代呢！

其實，「快樂副產品」這句話，是被頑固的「老頭子」「老媽子」們迫出來的，若他（她）們不是終日說『我費了這麼多心血』，『我生（或養）錯了你』，年青的一代又怎會斤斤計較地想出一句「快樂的副產品」來？爲父母的都以迫債的方式「教導」和指責下一代，爲子女的能盡力「搞清債務」又有何不對呢！

我也是在「分期付欵」，有一位知內情的美國教師，使會笑我自尋煩惱，而先生您則給不同方式的另一棒……。

我沒有碩士銜頭，當然不會是先生文中的「小沈」，但我相信盡力「清還債務」的青年人不會只有「小沈」和我。

我有位在香港時認識的女同學，在父母的「追債」壓力下，放棄了升學的機會。當時，我就說過「快樂副

產品」這句刻薄話。

是的，那一個不是父母的「快樂副產品」？爲父母的又何必偏作其偉大論，壓得下一代（有責任感的下一代）左右不是，透不過氣呢！

我不懂作文章的，錯字、格式之類的不像樣自所難免，寫此信給您，只想解釋一下我們（一部份年青人）的心境。

旅美讀者上 三月十九日

津校職工待遇不合理 校工薪金竟比書記高

萬人傑先生：

你是專說公道話，請在牛馬集提提，促當局注意爲盼。

我是一個專抱不平、剛強正直的人，不平則鳴，凡有血氣之人都應有的態度，相信閣下也有同感！

最近官津補教師爲不滿新薪制鬧得滿城風雨，以上所有教師薪金都超過一千元以上，還要爭薪，怎麼津校一個書記，薪金低到令人不相信，現在書記分兩級支薪，一級係會考不合格的，支月薪三百二十元，每年增加二十元，另一級會考合格月薪支四百九十元，每年增加二十元，惟以上薪級係十年前已有訂定，現在百物高漲，亦是照十年前支薪，他（她）們也是人，也要養妻活兒，何以刻薄到他（她）透不過氣來，因爲他們銜頭小，不敢出面交涉，我也爲彼滴下同情淚，現在生活程度日高，眞正入不敷支的，津貼學校男校工，無論生張熟李，一入校工作就得支五百五十元，消防員及警察，一般學歷相信不及書記好，他們都領到高出書記的薪金，何以政府厚此而薄彼，我是將實情告訴閣下，並請將不合理之制度（十年前舊制度）從新改革、從新調整，俾得他（她）一家大小有一口飽飯吃，相信你們會代彼等極力爭取的，以上是彼等的哀聲，請閣下鑒諒吧，有勞精神，並聽候佳音。

月薪比較

會考不及格書記：月薪三百二十元（中五）

會考及格書記：月薪四百九十元（高中畢業）

津校校工：男工月薪一律五百五十元（不需學歷）

消防員：未知詳細，相信一定比書記高薪。

警員：最高可加至九百元（見報章）小學可以投考。

何以單獨歧視書記，眞使人大惑不解。

小市民羅三謹禀 三月十四日

反貪污運動 成功機會不大

萬人傑先生：

鄙人對最近某西報發動之反貪污運動，甚表歡迎，相信萬先生也有同感。但我以爲成功機會不大，除非正如該報所提議由外國人員負責調查或許較佳。如現場狗馬、大檔、毒窟，無不表現出貪污。消防處貪污也不難，每當火警發生總是講完數後才開喉，這是可以調查的事實。此外警方要改善的地方多得很，警員的良莠不齊，穿着制服的，在公共場所也滿口汚言，有的更說在某大檔輸了多少，某大檔又贏了多少，提到便衣，他們更好像持牌的爛仔，走起路來，好像兩三條街也不夠他們行。他們所管的地區，就像霸王般神氣，找到該區哥頭，花天酒地。當然我是指他們在當更時間內，費用用不着他們付，哥頭在該區發生事件，又可找他們攪掂。這一切都是擺明的事實，靠誰來調查改善呢？

本人是萬先生的長期讀者，萬先生的公正立場，也是我所知悉，希望萬先生再參加一點意見，在牛馬集發表一下。

一讀者草 三月十四日

夏令時間 令人不便

萬人傑先生：

請你爲我們廣大市民請命，因爲每年實行夏令時間，實在不方便。治安不好，小孩子早上返學，天還未亮，實覺擔心。希望能爲我們提出高見，用輿論影响當局的不當措施。這是殖民地的保守性。夏令時間打亂了風俗習慣及傳統，政府說尊重當地民間習俗，這是一次嚴重考驗。

長期讀者劉金定上 （三月十日）

國府應堅守原則

漢賊不兩立 王業不偏安

萬人傑先生：

素仰先生在此姑息逆流洶湧，媚共言論不可一世之際，以正義之筆，盡揭毛共集團底牌，眞是令小弟欽佩不已，聞說貴刊，已打進國內市場，小弟在此預祝貴刊洛陽紙貴，銷路日增。小弟因見美國逐漸疏遠我中華民國政府，頻頻和中共集團勾結，最近，國際更頻頻傳出國共談判，皆由美國一手促成，不由令小弟感慨萬千。現有數言，自知難登大雅之堂，希望貴刊撥出寶貴篇幅，刊登出來，反映大多數眞正中國人所抱的態度，幸甚。

× × ×

自中共叛逆集團武裝竊國成功，在國內施行的政策，不顧人民起碼的生活要求，七億五千萬中華民族的後裔，在中共高壓政策下，完全喪失行動，言論的自由。他們對中共叛逆集團的不滿，昭然可見。不過沒有機會爆發而已。中共叛逆集團得不到人民擁護，是將來注定敗亡的重要伏線。

國際上一些目光短小的政客，以爲中國經已在中共叛逆集團完全控制下，認爲這個集團可代表整個中國，於是如蟻附羶，予以承認，美國亦不甘後人，但恐怕招到它在亞洲盟友的反感，特別那些深受中共威脅的國家，才不便公開，表示承認。從基辛格訪問北平，和中共所訂的互相建立聯絡處的協定來說，這和公開承認有什那分別呢？美國政府這樣做，當然沒有計較將來惡果。由於美國當年一念之差，遂使中共集團竊據中國大陸。現在美國朝野人士，不但不將這個血淋淋的教訓，拿來參考，反而再做一次扼殺中國人民的幫兇，亦爲美國將來帶來無窮痛苦，良可嘆也。

我中華民國政府，深受和共產黨談判之苦，假如當年剿共戰爭到最後關頭，沒有美國出面干預，中共叛逆集團均有成爲中國近代史上的陳迹。今日，亞洲甚至世界各地，亦不致如此混亂，整個中國大陸不致變成人間煉獄。

中華民國政府必須堅定自己的原則，加強自己的力量，接受任何外界而來的挑戰，堅決拒絕任何有關和共產黨談判的建議。

在三十年前，中華民國的談判條件是如何充足，實力如何的強大，但在談判桌上，仍吃了共產黨的大虧，大陸的被赤化，都是共產黨談談打打的成功。

假如以目前這樣的條件跟共產黨談判，相信連台灣亦被中共談垮，雙手奉送。

在中國歷史上，施行暴政的，首推秦朝，由於秦的暴虐無道，不顧老百姓死活，怨聲四起，乃有陳勝、吳廣揭竿而起，雖未成功，但六國後人羣起而伐之，終招敗亡。今之毛共集團，比秦有過之無不及，毛共集團能否逃得過這一個悲慘收場，全中國人民一定非常肯定的答覆：「不可能。」假如國府能堅守原則，本着「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意志，和七億五千萬的黃帝子孫心連心，把得時機，以實際行動解救在大陸的同胞，決沒有不成功之理。

一電子工人上

（三月十一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南歌子 賦感

南溟叟

霧失遙山翠，柑留隔歲芳，留芳失翠任無疆，身到香江心已到長江。柳發縈牆綠，梅開滿院香，欲當梅柳共飛觴，怎奈惱人時候不還鄉。

南歌子

葉其眞

——和劉祖霞先生春節招飲題詞原玉

壽世岐黃妙，揮毫翰墨芳，久儀國手重殊疆，曷幸園林詩酒會滄江。玉樹三株秀，蓀枝幾處香，重重喜事敬翁觴，更祝青春結伴好還鄉。

海偶春感

高醹賜

(一) 花引春痕入萬家，深居寧易斷羣譁？愉園草綠人迷馬，新界塵黃客縱車；水帶山屏圖醉夢，米珠薪桂鑄繁華！金銀氣活龍蛇影，悄向東風舞處斜！

(二) 春回海角釀寒溫，未信東君暖故園！爛漫瓶梅懷上國，婆娑林杏蔭前門。狼烟鱷淚蒼生苦，美雨歐風白日昏！挂夢河淸吾欲老，干戈依舊塞乾坤！

(三) 萬紫千紅撲早春，太平山下物華新，金魚缸戀投機客，白鴿籠居避亂人！著手微能堪伏豎，驚心熟性可通神！東方一角珠光麗，渾似蜃樓幻海濱。

(四) 剪取風光入小詩，閉門猶恐負花時；臨淵鈎直人應笑，違俗杯空我亦癡；既已無心偏左右，何曾有籍屬華夷？懸壺難得閒天地，春滿吾爐尚未知。

敬和余纘庚詞長八十生朝述懷二首

梁莊

(一) 去國應存大漢秋，中興寧計爲身謀，梅淩霜冷姿猶挺，草被風狂勁獨留，離亂韜光書可讀，衰微世道禮難求，波瀾未靖甘持節，尤抱丹心入晚樓。

(二) 掀天赤燄感非時，末座叨陪度壽巵，海屋添籌欽大德，杖朝錫福仰鴻儀，一生忠義今仍在，兩鬢鋪霜老尙知，八十子牙曾滅紂，蕪箋字寫賀新詞。

歲寒三友

梁莊

極目蒼涼十里林，風淒草木氣蕭森，霜橫哀雁驚沙冷，露重啼烏恨月沉，經雪青松猶有勁，耐寒綠竹豈無心，殘冬萬卉傷冰萎，傲骨梅花報訊音。

與中青文社同人春遊長洲

袁暘照

(一) 好乘春暖作郊遊，老少同桴海上浮，昂首長天看破浪，帶將詩興到長洲。

(二) 何堪息影寄南陬，願捨青春換自由，細數干支論歲序，中原人做廿年牛。

(三) 百刼身心力未殫，年高尤顯寸心丹，敢誇肝膽堅如石，擊楫中流抗濁瀾。

(四) 登峯邁步氣猶豪，身不降秦品自高，寄語同儕應惕礪，鍊成勁骨待誅毛。

寄毛朝僞后江氏

美國李楚

君臣相侍渡陳倉，三結同歡兩就將，詎料紅潮春水亂，天台無路覓林郎。

珠海書院新聞系師生冬遊新界偶成三律

藍天

青山禪院

屯門車轍路灣灣，擲筆微偸半日閒，半畝松陰藏古寺，一籠雲影杭青山，迢迢石級連峯頂，隱隱鐘鳴繞殿間，畫閣任敎稱勝景，自憐難許避塵寰。

青松仙觀

青松古觀又重遊，畫意詩情未解憂，朔氣不曾橫霧海，陰風依舊瘧神州，臘梅儘爲寒冰改，霜菊難消俗世流，只望神靈堪助我，揮戈北指趁輕舟。

南生圍

圍北圍南一水淸，行行綠樹競繁榮，碧湖春暖魚翩舞，楚澤冬寒雁斷聲，瀲灧浮光舒倦眼，妖姿拂影引前程，中原倦目雲天黯，何獨香江徹夜明。

藍天先生，是爲青年詩人，目前尙在求學，對詩學前途，未可限量，假以時日，可成嶺南大家，壇主評。

九龍觀塘

社區服務中心黃景棠主任蒞臨牛頭角西區淸潔委員會主持頒獎禮，題贈詩屏，以留紀念。

李震歐

景仰甘棠同召伯，爲民服務蔭觀塘；文旌蒞止叨光寵，聊贈詩屏誌不忘。

香港市政局

羅顯庭主任，英人也，蒞臨牛頭角西區淸潔委員會主持頒獎禮，題贈詩屏，以留紀念。

李震歐

種族無軒輊，一視本同仁；此日蒙相助，友情倍足珍。

癸丑元旦獻詞

李震歐

壬子纔過癸丑臨，牛來鼠竄盡歡心，千紅萬紫春風暖，喜聽黃鶯報好音。

嘆林彪

雪梨林哲齋

千年埋首未撫羞，自古人生莫妄求，高位易危千古論，於今戰友變仇讎。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萬人雜誌（第二八四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四月五日出版

（零售港幣一元）

陸奎生著醫藥書

書名	定價
胃病速愈法	H.K. $ 5.00
胃病根治法	2.00
體弱康復法	5.00
腦弱康復法	6.00
神經衰弱根治法	4.00
失眠防治法	4.00
風濕骨痛速愈法	3.00
衰老防治法	5.00
高血壓防治法	3.00
治哮喘咳嗽捷效方	2.00
中藥科學化大辭典	5.80

第一集至第五集

合訂本

精裝一鉅冊 定價港幣廿元

陸奎生中醫師著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 脫離壞的生活圈 · 爭取好的生活圈 ·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 先從天年說起 · 神經系的保健 · 充分休息睡眠 · 運動鍛鍊體格 · 切莫誤解營養 · 咳嗽不是小毛病 · 哮喘慎用痲黃 · 根治哮喘三步曲 · 哮喘不難根治 · 胃病切忌遷延 · 胃弱與體弱 ·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 慎思明辨防治胃病 ·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 胃酸與胃痛 · 胃酸過多貽害大 ·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 暴食釀成胃擴張 · 你可以不可以吃藥 ·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 冒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 杜甫死於營養不良 · 論樂蒂長眠 · 論聖誕狂歡 ·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 補氣養血強壯神經 ·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愈記 · 杜月笙中氣虛弱 · 杜月笙死於骨癆 ·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 補品與補藥 · 食補與藥補 · 虛不受補怎麼辦 · 疲勞與疾病 · 體弱回春之路 ·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 怎樣增強禦寒的抵抗力 · 酒果能禦寒嗎 · 鼻塞噴嚏與流涕 · 膏滋藥補全身 · 用腦健腦和補腦 · 睡眠與失眠 · 心臟衰弱與強壯 · 神經衰弱與神經質

養生與保健已出至第九集每冊三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 精神疲勞與頭痛 · 讀書與神經衰弱 · 黑眼圈與陰虛 · 戀愛婚姻與健康 · 十月懷胎三月吐 · 討厭的口臭 · 口臭除根法 · 論除舊更新 · 健康就是財富 · 新年談飲食 · 肥胖病 · 減肥與素食 · 高血壓與中風 · 夢的科學觀 · 論岳飛的頭髮 · 脫髮不容忽視 · 風濕性關節炎 · 腦充血與腦貧血 · 低血壓氣血弱 · 貧血的來龍去脈 · 氣血調和萬事亨 · 氣血旺精力壯 · 貧血與惡性貧血 · 貧血易致體弱 · 貧血根治法 · 貧血與營養 · 肺虛與氣虛 · 中氣虛精神倦 · 血脈營養與精神 · 氣足神旺體力強 · 論春寒料峭 · 十八姑娘一朵花 · 人比黃花瘦 · 艾帥與運動 · 勞動與健康 · 白居易的折臂詩 · 奇怪的敏感病 · 敏感病脫敏療法 · 敏感與痲痺 · 風疹與風癩 · 不通氣的鼻子 · 鼻炎與噴嚏 · 感冒的危害 · 傷風感冒速愈法 · 買母死於感冒 · 婦女生理的特徵 · 婦女衛生與保健 · 婦女腹痛論治 · 流產與安胎 · 產後病 · 婦女更年期障礙 · 閉話乳房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 · 治療經驗談 · 胃腸保健健法 · 論食粽之道 · 端午與消毒 · 皮膚與皮膚病 · 論快高長大 · 夏日炎炎正好眠 · 困人天氣日初長 · 清涼綠豆沙讚 · 天時與食慾 · 厚膩的舌苔 · 出汗與健康 · 出汗與疾病 · 冷氣敏感與鼻炎 · 鼻竇炎與傷風 · 鼻竇炎的底蘊 · 人生與睡眠 · 神經性失眠 · 論睡眠的姿態 · 論食色性也 · 性教育與戒色 · 處女貞操與優生 · 痛經與結婚 · 神經衰弱的煩惱 ·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 神經衰弱與神精疲倦 ·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 神經衰弱與心跳 ·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 神經衰弱與腦弱 · 腦神經衰弱 · 神經衰弱與腎虧 · 神經衰弱與胃痛 ·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 神經衰弱與睡眠 · 神經衰弱與失眠 · 神經衰弱亂夢紛紜 · 神經衰弱與瘦弱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 消化不良的分析 · 小兒消化不良症 ·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 胃腸炎療法 · 慢性胃炎與絕穀 ·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 · 潰瘍飲食宜忌 · 胃病與養生 · 腸炎與泄瀉 · 肝炎與黃疸 · 咳嗽與氣喘 · 春色惱人眠不得 · 自然安眠法 · 祝君晚安 · 安神藥與睡眠 · 科學健腦法 ·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 探月與腦的聯想 · 靈機記性在腦 · 怎樣來你聰明 · 精神與事業 · 「杯弓蛇影」病 · 為什麼疲勞 ·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 青年與健康 · 怎樣增強抵抗力 · 食物中毒從口入 ·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靈感 ·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 神經衰弱脾氣壞 ·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 腸胃型神經衰弱 · 心臟性神經衰弱 ·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 氣足血旺神經強壯 ·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 神經衰弱與鍛鍊 ·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 神經衰弱能速愈嗎 · 神經衰弱治愈的信心 ·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 神經衰弱愈後保養法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 九龍 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下午香港

夜診九龍

LU KWEI SUN

ALHAMBRA BLDG 7TH FL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寄上

萬人雜誌

（第二八五期）



小學生：點只星期五黑色，我話成個月都黑色！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戳穿中共統戰工具的醜惡嘴臉……每週評論
政治滲透了「爭取合理薪酬」行動・文憑教師給牽着鼻子走……萬人傑
國家・政黨・政府・人民……柳以青
毛共實非中國人……吳健民
回歸熱（相聲）……趙聰
談本港的社會福利與就業輔導……王屯
李白的藝術生命……瞿大川
從三月跌潮看股市大勢……凌山
蘇哈圖領導下的印尼……蘇玉珍
人海百態：飛來艷福……萬人傑
廖祥雄的「雞生蛋」及國片一般毛病……林巽
起義・逃亡與「垃圾」……古鶴翔
中共怎樣摧殘苗族（下）……胡養之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談「權和錢」……一知
共軍內部的「批修整風」……黃秋

・萬人雜誌第二八五期目錄・

戳穿中共統戰工具的醜惡嘴臉……每週評論 一
政治滲透了「爭取合理薪酬」行動・文憑敎師給牽着鼻子走……萬人傑 二
國家・政黨・政府・人民……柳以青 四
毛共實非中國人……吳健民 六
回歸熱（相聲）……趙聰 八
談本港的社會福利與就業輔導……王屯 一〇
李白的藝術生命……霍大川 一二
從三月跌潮看股市大勢……淩山 一三
蘇哈圖領導下的印尼……蘇玉珍 一四
人海百態：飛來艷福……萬人傑 一五
廖祥雄的「雞生蛋」及國片一般毛病……林巽 一六
起義・逃亡與「垃圾」……古鶴翔 一七
談「權和錢」……一知 一七
中共怎樣摧殘苗族（下）……胡養之 一八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二〇
瘟君夢……岳鶱 二二
共軍內部的「批修整風」……黃秋 二四
江南啼痕錄……宓琴 二六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七
萬人詩壇……董力行 （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八五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四月二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二七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戳穿中共統戰工具的醜惡嘴臉

關於所謂「國共和談」問題，如果確有可能的話，那麼香港這個地方應該反應得最快，討論這個問題也最起勁；因爲，香港旣與中國大陸土地毗連，又密邇台灣，加上香港人口中的絕大多數是中國人；同時在香港的中國人中，又絕大多數是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後陸續從大陸逃來的，良心話，誰不願意中國統一？又有誰願意長期流亡海外，而不願意回到故鄉與自己的親人團聚？問題是：中共的所謂「和談」，是一種統戰手法，目的在於「不戰而屈人之兵」，瓦解效忠於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因爲它的「解放台灣」的濫調喊了二十多年，不僅無法「解放台灣」，反而是台灣經過二十多年的慘澹經營，無論是在政治、經濟和辦事等各方面都有了飛躍的進步，比較之下，益使中共感到自己的「主義」邪辟，「制度」落後。總之，有中華民國的存在，就給大陸同胞以無限的希望，對它就是一個極大的威脅；因此，中共才在海外散佈「和談」空氣，一方面固然在於拉攏一些僑居海外不瞭解大陸眞實情況的人士，而主要目的則在於用謠言和詭辯撲滅永恒存在於大陸同胞心中希望之火。

響應中共「和談」濫調的人有，但那只是少數小爬蟲。

醜惡的「美國的公民」

最近看到一本在美國新出版的「橋刊」，裏面的重要文章都是主張「國共和談」的，也可以說是該「橋刊」的「和談專號」。第一篇文章是錢大慕寫的「和談自問」。文章一開頭所說：「社會的進步，是要靠羣眾的努力，一兩個英雄人物，做小說題材可以，是不能決定人文的進步的方向」。文章接着又說：「我是『國共談判是時候了』的簽名者之一。我學的是理工，做的是理工方面的事，最近更選擇了做美國的公民。爲什麼要參加這些和我的生活不相關連的事呢？我最親愛的妻子，也常常要問：爲什麼要做這樣的事，被人家說成是中共統戰的工具」。

這位「美國的公民」錢某，在文章一開頭就用所謂馬列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否定「英雄創造歷史」，而強調「奴隸創造歷史」。可以肯定，像錢某這類小丑，不僅是中共的統戰工具，更在美國中共的地下組織中參加了「批修（林）整風」。因爲，自林彪事件發生後，中共就在大陸上全面開展學習唱「國際歌」（強調「奴隸創造歷史」），同時開展對林彪的「天才論」（「英雄創造歷史」）的大批判。

錢某旣然當了「美國人」，然卻死心塌地地在替中共進行罪惡的統戰活動，連自己的妻子都不滿其所爲，可見這類小爬蟲的所作所爲的不受歡迎到了什麼地步？害人最終也可能害己。希望這種兩棲動物先多瞭解一些中國的事情，少做一些出賣國家民族的勾當吧！你們即或是共產黨，要比劉少奇、林彪等人的「功績」該小吧？而劉林這些人的下場，還不值得你們猛醒嗎？

可憐的「海外中國青年」

該「橋刊」的第二篇大作是沙沙寫的「勝利的微笑，失敗的驕傲——國共和談運動形成的評介」。他在文章中說：「我是參與呼籲國共和談運動者之一」。文章又說：「接連幾次的討論會，終於完成了『國共和談是什麼了』，由十三位朋友簽署的宣言」。據說：這個「宣言」是「象徵海外中國青年，基於對自己國家問題的新了解，所滙成的新結合。」這十三個人的「新瞭解」是什麼呢？文章說：「有些左派朋友不再絕對堅持以在台灣實行階級鬪爭的社會革命爲和談的先決條件」。

所謂「左派朋友」可能比第一篇作者錢大慕這類「中共統戰的工具」較爲「高級」，然可以肯定他們所說的話是騙人的，因爲，那根本就不符合所謂「毛澤東思想」。這種「新瞭解」得自幾個「左派朋友」，就認爲「國共和談是時候了」，這簡直可笑復可憐；可見這些人對中國大陸不僅「新瞭解」一點沒有，連「舊瞭解」也談不上。今日中共大張旗鼓地所進行的「批修（林）整風」運動中，指罵林彪的主要罪狀之一就是「妄圖改變黨的基本路線和政策」。所謂「黨的基本路線」就是階級鬪爭，如果中共不放棄血腥的「階級鬪爭」，就是毛澤東出面主張「國共和談」，那也是辦不到的事。如果中華民國稍有反應那就是中了中共的詭計。這也難怪，如果中共改棄「階級鬪爭」，所謂「和談」那就更不需要了，因爲，中共一旦不使用恐怖手段維持它的極權統治，中共政權馬上就會完蛋。



新聞以外

政治滲透了「爭取合理薪酬」行動
文憑教師給牽着鼻子走

萬人傑

左派搞手利用教師們的激憤情緒，輕輕把「爭取合理薪酬」目標，轉移爲「打倒腐朽的教育制度」、「打倒殖民地教育」，弄到離題萬丈，無異搬石頭打自己腳，得不到社會人士同情支持，唔湯唔水。這局面僵持下去，吃虧的是文憑教師。他們應該醒覺，擺脫左仔政治領導，才有成功希望。

一萬七千人參與行動

四月四日官津補校文憑教師舉行了第一天罷課行動，參加行動的文憑教師據說有一萬七千名，在全部二萬五千人中，佔了很大比數。不過，是否有一萬七千人參加，很難作出明確統計；如果眞有這麼多人的話，比數算很高了。

參加罷課的教師屬於下列學校的：官立中學包括金文泰中學、庇理羅士中學、何東女子職業學校、賽馬會工業、英皇書院、九龍工業、觀塘工業、龍翔工業、鄉議局中學、皇仁中學、伊利沙白中學、筲箕灣中學、筲箕灣工業、荃灣中學、荃灣工業、元朗官立中學。官立小學包括賽馬會、軒尼詩、堡壘山、北角、樂富岩、巴富街等。津貼及補助學校包括聖心、英華、華仁、瑪利諾、喇沙、聖瑪利。小學有德信、天神嘉諾撒、聖提摩太、聖米加勒、聖約瑟等。

罷課陣容如此浩大，因而文憑教師認爲這次罷課行動成功了。雖然政府表示不會讓步，但教師們認爲教育司一定屈服，原因是——眾怒難犯。不過，老師們可能忽畧一點，政府屈服後可能產生的連鎖反應。不論任何行業，對他們本身所得到的待遇，必然「不滿」；文憑教師罷課能迫使政府讓步，則不滿待遇的其他公務員，必起而效尤，則香港罷工風氣，可能與英國看齊。

口號蹩腳難獲同情

在物價飛漲中，老師們要求改善待遇，該得到社會人士同情；可是，不知那一位「文膽」草擬出來的口號，十分蹩腳，使人誤解他們的眞正目的，因而得不到社會人士同情。

老萬接到很多讀者來信，論及文憑教師採取的行動，除了是文憑教師身份者外，十之八九有所譴責。他們自以爲「成功」，其實這次行動十分失敗，即使能迫使政府接納他們的要求，也不會改變社會人士對他們的惡劣印象。七十五元拿到手，也得不償失。一般人的意見認爲：教師當然該「維持尊嚴」，但並非文憑教師才是教師，私校教師何嘗不也負起作育英才，百年樹人的使命？難道他們不需要尊嚴？何況，私校教員的人數比文憑教師爲多，他們所得的可恥待遇，可能不及文憑教師一半，但他們要維持尊嚴卻沒有辦法爭取，這才是眞正値得同情的一羣。

當然，文憑教師的爭取也有他們的理由，大家是公務員，同是吃皇家飯，何以同等資歷，做別的工作職位升得快，薪水加得快，偏是教員受「歧視」，一切比不上別的公務員？難怪他們「佛都有火」！在他們心目中，也許沒想到私校教員也是教員，他們吃不到皇家飯，捱苦是活該。

殖民地教育的產品

很顯明的事實，文憑教師的行動已逐漸變質，似已脫離「爭取合理待遇」的原來目的，這一點，從他們叫的口號可以看出。如「打倒腐朽的教育制度」、「打倒殖民地教育」，如果這些口號由他們的學生叫出來，十分合理；但這班文憑教師叫這樣的口號，簡直「搬石頭打自己的腳」。如果「腐朽的教育制度」要打倒，如果「殖民地教育」要打倒，試問：推行這種教育制度誰是幫兇？答案就是這些文憑教師。他們其實是香港政府爲了推行殖民地教育訓練出來的幹部人才，如果沒有「殖民地教育」，他們要轉到別的地方執教鞭的話，肯定不可能過他們現在香港過的那種生活，且也沒有資格在別的地方教學——至少不能在中國大陸教學，一來他們沒有就業的自由，二來沒有搞通思想，三來他們不具備資格。因此，他們應該與香港殖民地教育共存亡，不應打倒殖民地教育。

相信草擬這口號的老師，一定沒經過週詳考慮，否則，他們會想到，沒有殖民地教育，他們那有機會拿到二〇五〇元的頂點薪俸？即使他們有機會在偉大祖國任教，拿到四十元人民幣，已很不錯。開了私家車到官校，在專有「卡拍」停車，然後上課，這種生活，根本不可能得到。

搞手是問題人物

爲什麼會由「爭取合理待遇」演變到「打倒殖民地教育」？明眼人一望而知，文憑教師這一行動已受到政治滲透；一萬七千名參加行動的老師，受

了利用而不自知。和過去許多羣眾運動一樣，有政治陰謀的人，都不放過機會加以利用，擁有一萬七千人的這個行動，他們怎會不好好的發揮一下呢？

如所週知，這次行動的「搞手」司徒華，並不是普通的文憑教師，他有在新華社當記者的兄弟；也有在香島中學教書的姊妹。雖然，兄弟姊妹參加了左派工作，不能證明他的思想也靠左，更不能說他懷有「特殊目的」。不過，根據報載，司徒華自己也不能否認的事實，他曾參加左派團體活動。姑無論他這次領導文憑教師的行動是否另懷目的，究竟是個問題人物。在一萬七千名參與行動的教師中，難道沒有一個宗旨比較純正的人有能力出而領導嗎？

如果文憑教師「爭取合理待遇」的行動沒有變質，相信成功機會較高。但爲了「打倒腐朽的教育制度」「打倒殖民地教育」而採取行動，叫香港殖民地政府怎樣「接納」呢？這豈不是把一個「理直氣壯」的運動拖進死胡同去？這搞手並非爲大眾利益設想，簡直存心把事情搞垮。

「罷看」

左派政治活動是各方配合的，一向，香港共產黨報紙以及親共尾巴報總是醜詆文憑教師，說他們是金飯碗，極盡冷嘲熱諷的能事。可是，今回一萬七千名文憑教師可以利用，論調便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在這次行動中，完全站在文憑教師一邊，明眼人當然曉得，這種態度完全爲了配合搞手的工作。一般報紙批評不大好，左派這種言論會使他們如逢知己，引爲同志。據說，有些激烈的教師，爲了沒得到「同情」「支持」，實行「罷看」他們平時愛看的報紙，取而代之的，恐怕對他們實行「順捏」的左報了。

其實，「罷看」與他們的罷課一樣，影響不大。一家日銷二十多萬份的報紙，即使過去個個教師都看，現在個個抵制，也不過少銷了一萬七千份，只是總銷數中的一小部分，何況，一萬七千人中並不見得過去是人手一份？這種罷看又有什麼作用？無非鴕鳥政策，埋頭沙堆，對人家的批評，不聞不問，只陶醉在自己圈子內高呼的激烈口號，認爲這些口號百分之百對；再看看別有用心的左報，報上的評論，當它是代表四百萬市民的支持鼓勵，怎麼不蠻幹到底——罷課、杯葛升中試等等，其實，這無非使學童蒙受不必要的損失。

搞手身份的「解釋」

文憑教師爭取薪酬的行動，一開始便犯了錯誤，他們輕視輿論力量，第一次緊急大會時，先侮辱了新聞記者。也許搞手認爲有左報支持，已有足夠的力量，促使香港政府就範。可惜看左報的人不多，他們過份捧場，也往往得到相反效果。

此後，爭取薪酬的行動變了質，更得不到大眾共鳴。他們的組織行動，發出的標語口號等等，無一不是共黨化。香港居民不少來自大陸，對共黨鬬爭的一套，見慣見熟，在香港翻版，他們怎會看不出來？因此不少讀者來信，對老萬提醒這一點。

更不幸的是搞手司徒華的底子終於給神通廣大的新聞記者查個明白，使他無法公開否認。文憑教師的領導階層只能作如下解釋：「凡任教於官校的，受聘前例必經政府有關方面調查，證實無政治色彩者，始予聘任。」且不說存心滲透的人對掩護工作都做得很好；同時，在他擔任這工作前，可能眞是「清白」；工作後才轉變。也可能負責調查的人只當例行公事，粗枝大葉，並未深入。現在他脫穎而出，成爲搞手，卻瞞不過新聞記者的耳目，「有關部門」調查不到的，新聞記者卻能起清他的字容，使一萬七千名老師明白，他們全部被人利用了。

給牽着鼻子走

文憑教師們如要使他們的行動得到廣大市民同情，使他們的行動獲得成功，當務之急，必須將此一行動的組織加以改組，踢出有政治野心的分子，使這一運動純粹是爲爭薪酬，不再有任何副作用，相信政府讓步成份頗高；但如果要藉此打倒殖民地教育，試問這叫香港政府有什麼辦法低頭？

別有用心的分子只會把大事搞垮，如文憑教師還是給他牽着鼻子走，最後結果可以預卜，必然成爲一項長期鬬爭。三次罷課後，又將採取什麼行動？下不了台，只有長期支持；問題僵持，究竟對文憑教師沒有好處，因此，文憑教師聰明的話，該另闢途徑，否則，他們只是一羣傻瓜，被人家舞猴子戲一樣玩弄着。

其實，文憑教師有值得同情、支持的地方，那是他們和教育行政官之間的不調和，早已存在。教育司署的行政，不無可議之處。平時，他們保持高高在上的態度，和學校行政脫節，一直不了解教師的不滿程度，已到爆炸點，這是薪酬以外的重要因素。今回爆發了這樣龐大的行動，薪酬問題只是一條藥引，藥引燃着，這炸彈便再沒法不爆炸；爆發了，要收拾就不是簡單的一回事了。

不滿「五三三」制

據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校長對老萬說：教育司署有關部門已整整一年沒和小學校長開過會議，以致下情不能上達。直至文憑教師舉行罷課時，才連忙下令，叫各校長督促教師發揮「專業精神」，這當然不會有效束。假如教育司署平時對教師們多作了解，這種事也許可以及時斡旋，消滅於無形。

文憑教師們最不滿的是所謂「五三三」制。什麼是「五三三」制呢？這薪給制從一九七一年開始，如果現任文憑教師年紀在三十以上，服務成績「美滿」者，還要等三年，到一九七六年才可加薪一百元。他們問：香港政府有那一個部門公務員薪俸制度是這樣的呢？

在「五三三」制中，由一七五〇元要五年後才加到一八五〇元，又要三年才加到一九五〇元，再等三年則爲頂點二〇五〇元。即是說，由一七五〇元到二〇五〇元要等十一年，其他公務員加薪的情形並不如此，他們每年都獲加薪一次，所以文憑教師認爲是受到歧視。

平心而論，這加薪辦法確有研究必要，如果文憑教師讓市民大眾了解這情形，會獲得廣大同情；可惜他們受人煽動，將目標轉向打倒七七，打倒物物，以致得到相反效果，文憑教師對此應該痛自檢討！

國家·政黨·政府·人民

柳以青

中國人討論中國前途問題，在今天來說我覺得是最需要，最迫切了。除非那些對中國和中國前途漠不關心和缺乏信心的人士們，我猜所有關心國家和人民的中國人士們，都會不約而同的參加討論的行列。事實上，目前的海外報章雜誌，也已經又掀起了討論中國前途何去何從的高潮。相信這一高潮將會繼續下去。

愛與不愛的標準

本年三月二十九日的「海外青年」的「青年節特刊」上，刊出了由中央日報專載的留美學人周傑的一篇「談中國問題——中國人應有的抉擇」長文。其中有幾段是我很欣賞的：

「但愛國是一件事，愛不愛黨又是一件事。愛人民是一件事，愛不愛政府又是一件事。國家與政黨，政府與人民，均不能混爲一談。反對一個政治制度，並非就是不愛國。所謂『祖國』與『政黨』亦必須有所區別。

「我以爲中國統一不僅應以『和平方式』，更應以『民主方式』來達成。最理想的方式當然是經自由選舉。

「所謂『中國統一』，應該是兩種不同政治制度的選擇。人人都贊成統一中國，但在何種政治制度下統一呢？這是中國問題的核心所在，不是黨派問題，而是制度問題。」

從周傑先生的大作中，起碼我的感受是有三方面的：對於討論中國前途問題：一、爲任何中國人一定要分析清楚幾個概念的問題——卽國家、政黨、政府、和人民；二、是達成國家統一的方式問題；三、是對制度與生活方式的首先肯定的問題。

國家與政黨的分野

由於名詞與解釋的互爲混淆，使到這一代的中國人在讀到這些相同名詞，不同解釋的時候，總有含糊不清的感覺。也因此就產生了許多不必要的誤會。更壞的是由於這名詞混淆的誤會，不唯不能使大家暢所欲言的來討論中國問題，反會使人們陷於不自知的錯誤裏。其影響中國人和中國前途之大，卻是非筆墨所能形容的。

有人把國家與政黨混爲一談了。以爲一談愛國，卽是指愛黨。事實上，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兩樣東西。同時，我們還可以指出：有時愛黨並不是愛國；有時卻是反黨才是愛國。中國人愛中國是很自然的一種民族意識的表現，但是，並非大多數的中國人是屬於任何政黨的黨員。對黨員來說，他可以愛黨，同時也可以愛國，或是他只要愛黨，並不一定愛國。但是，肯定他們是愛黨兼愛國；或是愛黨不愛國的標準，是要看他們如何把愛國的觀念，駕乎愛黨的觀念的多少上而定。

可是，對大部份的中國人來說，他們只是愛國，這愛國心是任何黨派都無法剝奪的。至於他們對某一政黨有無愛心，基本上的原則是從這一政黨的作爲和作風上是否與他們的愛國情操相配合、相協調而定。同時，也可以對任何政黨並無愛心，因爲他們覺得政黨也者，不過是來自一羣中國人，來實現他們愛國心的集團而已。與任何一位中國人所具有的愛國心別無二致。所不同的是某些政黨運用不同的政治綱領，以其組織的力量來實行和貫徹而已。這政治綱領的肯定上，並不一定是每一位中國人所首肯的。

因此，在國家和政黨，在愛國與愛黨上，任何一位中國人應該有淸晰明確的分辨的。

大多數中國人是以中國爲其國家的；也有少數中國人（在民族的意義上來說）卻選擇其他的國籍和國家。但是，我們不否認他們會具有愛中國心的，原因是基於民族、文化、血統等等。因此，在這一類的人士中，他們所謂的愛國，是愛民族、文化、血統以及中國人的人際關係和風俗習慣上。從這意義上來看愛國，也是大多數中國人對愛國家的內涵上所具有的。

因此，在對國家的觀念上，我們就會知道，她決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或一個名詞，而必然會落實到民族、文化、鄉土風俗、習慣等具體的東西上去的。

至於政黨，她可以具有以上的內容，也可以不具有以上的內容。因此，也就不能不把國家與政黨兩個名詞加以淸晰的分析。

羅馬人所強調的「爲國捐軀」，以爲是無上的榮譽，這榮譽心固然是構成羅馬人的民族性的特色之一，然而，這一「爲國捐軀」是落實到羅馬文化的內涵上的。並不是一個空洞的名詞。然而，偌大的羅馬帝國之所以破滅，端是由於這一「爲國捐軀」的榮譽心，逐漸變成空洞的國家概念所導致。

希特拉的「納粹德國」的理念，太注重了「日爾曼民族的優越」，而忽畧了日爾曼文化的內涵，因此，希特拉也就把「德國國家」加以損害了。使到「日爾曼民族」的德國人痛苦不已。

從這古今例子的例證，我們便會發現，我們不但該把國家與政黨分開，同

時，也得注意到國家一詞，不該是空洞的，而必須含有民族文化實質的。

政府與人民的關係

那麼，我們再來討論「政府」與「人民」的名詞。

政府與人民可以是對立的，也可以不是對立的。人民對政府可以是合作的，也可以是不合作的。問題是要看這一政府的產生，政府的政策，政府的態度和政府的原則。

有的政府是少數人用槍桿子奪得的，有的是由人民選出的；有的經過歷史的因素而演變建立的；有的則是政統和治統交互牽制而產生的。任何政府的產生都有其各時各地的特殊因素所構成。

可是，政府的產生的原因雖然不同，然而為人民來說，如果不能在產生政府時加以致力的話，但總可以對於現有的政府的政策、制度、態度和原則加以檢討、批評和提出自己的意見的。同時，也盼望在政府的組成上有權加以提供必需興革的意見。

因此，人民對政府的要求，首先該是有權自由表達他們對政府的原則、政策、制度和態度的意見。所以，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是任何政府所不能加以限制和全部剝奪的。否則的話，政府與人民的關係必然對立和仇視的。

人民有權擁護政府，也有權不擁護政府，基本上要看一個政府的原則、制度、政策和態度如何而定。

我總以為任何政府之所以產生的原則是為人民服役，所以人民也就支持這一為人民服役的政府。而這為人民服役的原則、制度和政策，也必該是全體人民所希望、所要求的。這希望和要求是通過言論自由來表達。

任何一個政府如果對服役人民方面有塞責的情事，人民固然會指責；如果某一政府的政策與制度硬向人民的頭上壓下來的話，做成獨斷的統治，人民就有權加以反抗。可是，我們也最忌政府，強調「人民」，但把「人民」抽象化，而沒有落實到活生生實際生活中的每一個人——公民和國民。

很多次，政治家或政客們總希望政府與人民合而為一。這不是不可能的，同時也是最理想的政治實際。不過，要特別在這裏指出的，政治與人民是本質上兩種不同的理念。如果要求政府與人民的合一，是由於政府是由人民而來，為人民服役，為人民造福，同時，在人民的這一意念上，也包括了政府中人的話，那是不錯的。反之，用政府的力量，強行把人民統治、征服，只把人民做成政府的一個附屬的對待體的話，那卻是有問題的。

我總以為：政府固然是為造福人羣而設的組織，可是，她必須多聽來自民眾的意見，民眾的希望和民眾的要求，開誠佈公，懷虛若谷。基本上是由於下情上達，所以才能有上政下施。

愛政府和擁護政府，端由於政府對人民的權利是否尊重和照顧人民。

民主方式與自由獨立

由於以上的四個名詞的解釋——我對這四個名詞的現時了解，那麼，我們不妨談談中國前途的問題。也就是所謂的「中國統一問題」。

我很同意周傑先生所表達的意見：一是統一方式的選擇；一是統一後制度的肯定或生活方式的肯定。

我崇尚民主方式，原因是到目前為止，所有政治方式中，恐怕是以民主方式最能合乎人權的作法。假如認為所有中國人有權表達或選擇他們所嚮往的統一的話。

很多人誤解民主方式，由於太多的人們在利用了民主方式。事實上，所謂民主方式如果沒有自由權的話，根本是只有「方式」沒有「民主」的。

同時，在統一中國時，所用的「民主方式」的行施，首先是要各地中國人們有自由權的行施——無論教育、就業、言論、思想、旅行、居住等等。

這「民主方式」固然重要，可是，最主要的是決定統一後的中國制度、政策等問題。也就是任何一個中國人所希望的生活方式的問題。否則的話，「民主方式」是無對象和無效果的。

如果談主義的話，固然可以，不過，為一般中國人是很難了解的。同時，任何主義的討論，如果只注意到它的理想部份，可以說是都會有使人嚮往的理由，可是，這卻不能做成當前中國人民對現實生活中的希望。

很顯然的是：所謂政治制度和政策是現實的，不能用太理想化了的理論來漠視現實。因此，我們不妨就從現實生活的體驗上，來找出一般中國人民對生活方式的抉擇。

雖然我們都想不涉及目前的兩個政權來討論中國將來的統一，可是，目前存在於中國土地上的兩個政權的政策和制度，我們卻也不能漠視。因為任何理想與理念，還得由實際的行政機構和組織來加以實現和推行的。否則，海外的人士們，只能在理念的層次中打轉，但總會有一天希望他們的理念做成事實。

因此，在這一意義上，我們不妨以目前兩個政權的制度、政策、態度和原則來衡量一下。

站在一個中國老百姓的立場，我是比較首肯台灣國府的政策的——對內、對人民的政策。固然，其中有不少次我是不盡贊同，然而，起碼在台灣的人民都還能過一個充分自由、幸福的生活。然而對大陸中共的政策，我是不敢領教的，因為人民在大陸幾乎成了政府的擺弄物。

有人會說：我的這一肯定首先是受到「意識形態」的作用力所致，或許是的，不過，我的這一立論的基本，並不站在「意識形態」方面，而純然是面對人民生活的現實兩相比較而言。

事實上，台灣國府對內的政策，大有必須改革的地方，尤其是在言論開放，廣納民意上，不要自我封閉，自以為是，更應該兼容並包，懷虛若谷。同時，最忌發表自我陶醉的言論——這方面我卻衷心地寄望於台灣的輿論界，把真正的民意反映出來！



毛共實非中國人

吳健民

中國現代史上最大悲劇，卽是中國大陸的沉淪，七億大陸同胞過着暗無天日的悲慘生活。導致此一最大悲劇的禍首，卽是在當前時刻積極僞裝民族主義的毛共集團。

毛共在俄共的卵翼下，竊據大陸後，在國際間以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名，與我中華民國相抗對峙，造成了民主與極權、自由與奴役的鮮明壁壘。毛共爲逞其無產階級革命「顚覆祖國」的陰謀起見，因襲其僞裝愛國主義的路線，僞稱自己爲中國人、中國的土地改革者，邇來更喊出「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祖國是強大的」等靦顏無耻的口號，企圖迷惑海內外中國人的心智，誤認毛共眞能代表中國人，以達到毛共亡中國、滅民族的邪惡目標。

面對毛共這種離間分化、包藏禍心的瀰天大謊，我們唯有從其僞裝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根本出發點，印證出其不但非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者，而且不折不扣的實是「非中國人」，以暴露其數典忘祖、貌似而實非的醜惡嘴臉。

這些，就專由民族與民族理論的觀點，說明中國人如何變爲非中國人，並以孔子春秋大義的夷夏之辨與現代的民族理論作一論證，闡引出「毛共實非中國人」的宣告。

中國人如何變爲非中國人

以現代的眼光來看，一個人一般都具有兩種身份，其一爲國民身份，其二爲民族身份；而一個或一羣中國人之在實質上變爲非中國人，究與其中何種身份的改變互爲因果呢？

先看國民身份。國民身份在法理上，由國籍法而來，在「主權在民」的神聖原則下，深受國家的保障與重視。現代的國家在尊重國民身份之外，並允許國民身份的變更，以歸化法予人改變國籍的權利。

我們要問：一個人國籍改變，國民身份變換了，是否意味着實質上必非該國人呢？我們的答案是並不一定，因爲這只形式上的改變，形式與實質之間並無必然的因果關係。試以我們的華僑而言，他們身居海外，在政治的壓力、經濟的需要或社會的衝擊下，往往歸化爲他國人，或具備他國與中國的雙重國籍，但他們卻仍沿襲着中國人的思想、文化與生活模式，仍與祖國保持密切的關係，終始自己認爲是炎黃子孫，甚而大家比鄰而居，形成了中國街、中國城，保有了中國化的獨特風格。由此可顯示出，許多華僑之形式上歸化外國，只是謀生、經商或居住當地的一個不得已的手段，但實質上卻道道地地仍是中國人。

既然國民身份改變，不能注定實質上的變移，那卽要談到另一種身份——民族身份。唯有實質上的民族身份改變，才是眞正的變移。一個或一羣中國人，唯有民族的身份改變了，始爲非中國人。

民族的身份，由民族性來確定，從思想、文化、生活模式與風俗習慣來辨別得之。民族身份的轉變，係在接受他種民族性而使然。這種轉變，是一種同化的過程；如果一個民族完全同化爲他種民族，此一民族卽形消滅。

研究毛共是否中國人，由法理上的國民身份，無法見其眞象，必須從民族身份的民族性上來剖析，始可發現毛共實已喪失原有的民族性格，變爲另一個民族的性格，暫名之爲「無產階級的民族性格。」

民族與民族性格的依據是什麼？可分別由中華民族綿延發展的史乘與現代的民族理論中，見到這種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民族同屬情感的整個層面。在這，先由中華民族的發展，推演與引證出夷夏之辨的標準。

中華民族源遠流長，自有可靠的歷史記載或傳說以來，約有五千年之譜。在這五千年來的滋生繁衍中，首次以華族或夏族身份對外的鬬爭，是黃帝與蚩尤之戰，此決定漢族的存亡或苗族是否入主中國的命運。涿鹿一戰，苗族蚩尤大敗而潰退，再經堯、舜而至夏禹時，苗族問題得以解決，漢、苗兩族相安共處。

苗族問題解決，其他問題相繼而起。至周平王受戎入侵而東遷始，展開了夷夏雜處、夷夏難分的春秋時代。尤其在黃河流域，夷夏相互同化，夷多夏少同化於夷，夏多夷少則同化於夏。夷夏同化，產生夷夏不辨，滋生了民族意識消失之慮。孔子見到了這種民族意識消失、民族主義瓦解的時代問題，特作春秋，在使「亂臣賊子懼」之際，爲夷夏之辨的民族主義訂定了一個標準。

孔子辨別夷夏，所根據的標準，並不是當時封建時代與宗法社會所注重的血統，而是根據文化而馴導出來的民族性格。孔子說：「夷狄而中國者，中國之；中國而夷狄者，夷狄之。」卽是具體的闡釋。換言之，考量是否中國人的標準，非在其血統，而在其思想、情感及生活表現是否中國化而辨之。如果合乎中國文化的標準，則以中國人視之；若中國人受夷狄同化，則爲夷狄之人。

在這種以文化區別異族的標準下，歷史上的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眞、氐、羌、狄、蠻、夷等等名辭，漸形消失，不再出現，滙歸入中華民族血脈相承，文化交流的大洪爐中。

由中華民族發展的史乘中，洞悉民族文化是夷夏之辨的標準；我們再由現代的民族理論，對民族與民族性格作更周延的闡釋。

國父在「民族主義第一講」與「文言本三民主義」中，曾先後結合現代的民族理論，提出對民族與民族主義的觀點。他說：「我們研究許多不相同的人種，所以能結合成種種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歸功於血統、生活、語言、宗教、風俗習慣這五種力。」「民族主義之範圍，有以血統宗教爲

歸者，有以歷史習俗為歸者，有以語言文字為歸者，負乎遠矣。然而最文明高尚之民族主義的範圍，則以意志為歸者也。」

血統由於遺傳，有共同祖先的人，必有共同的血統。生活是指共同的謀生方法，如游牧、農業或工商業等。語言是思想、情感交換的媒介，文化嬗遞的工具，包括文字在內。宗教，是一共同的信仰，同一的精神基礎。風俗習慣，是指特別的風俗習慣，是一種相習成風、久為民族全體所共守的觀念和習俗。

在血統、語言、生活、宗教、風俗習慣等五種自然力的基礎上，必須經由自覺本民族與他民族不同的意識與意志，以及本民族間的同屬感想與情操，產生同一的民族精神，而造成民族與國家。甚而血統、語言、宗教不同的種族，交互在這種同屬精神的基礎上同而為一。如瑞士之民族，兼具日耳曼、義大利、法蘭西等三個淵源不同的種族，這三種種族在亞利山麗旁的共同生活意志下，形成了愛自由、尚自治與凌山越野的同屬意識，造成了一個異於本來種族的民族。

反之，縱有同一的生活方族、共同的宗教，而無同一的民族意識與民族精神，亦無法成一民族。如歐陸昔日帝國主義國家，雖威迫弱小民族共同生活，但在弱小民族的民族精神相抗下，並未同一；再如西方各國雖泰半篤信基督教，但由於基督教義強調博愛世人，是世界性的宗教，無法產生某一部份獨特的民族意識，因而未能如回教、猶太教之由獨特種屬中，產生阿拉伯民族、猶太民族。

民族本乎情，由此愛我族類的情操向外擴展，即形成愛鄉土愛同胞、愛歷史、愛國家的民族精神，足以成為國家民族結合、團結、發展的中心力量。這種愛我族國的意識與精神，與耀昭寰宇的民族文化相結合，正樹立了堂堂正正中國人的典型。

毛共實非中國人

中國人可經由民族身份的變更，在實質上變成非中國人；而民族身份的依據，在於民族文化與愛我族國精神的表現。在這，即由毛共在理論與實際上如何背叛自己國家的歷史文化，如何破壞國家的統一建設，如何消滅自己民族的倫常道德，如何摧殘自己同胞的人權利益，如何違逆自己傳統的立國精神，以證驗出毛共否定中國人國家民族意識的本質，顯示出毛共實非中國人的證明。

毛共祖述馬、恩、列、史，信奉這共產主義列祖列宗所倡示的思想教條。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明白叫出「工人沒有祖國」、「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列寧、史達林則結合沙俄帝國主義之貪婪、毒辣手段，企圖以分化、滲透，暴動與欺詐，來建立一個蘇維埃的俄化世界。毛共承繼此一非中國、反中國的經典，自然不是中國的產物，自然的發展為共無產階級革命「顛覆祖國」的行動。

在毛共竊據大陸以前，曾在其各種文件資料及宣傳手冊中，百般表示無條件的擁護蘇俄。到了其竊據大陸後，為了「倒向英明的史太林領導着的偉大的蘇聯一面」，大倡「一面倒」與「走俄國人的路」兩大舉措。近十餘年來，毛共與蘇俄間曾屢起論戰，並有重兵列陳及武裝衝突的事實；這些並非表示毛共實質的改變，而只有正如毛共自己所說；是以馬列主義正統來批判反對蘇聯的修正主義路線。這種無產階級民族內部分裂的爭執，愈發烘托出毛共忠實承繼馬列衣砵的非中國人的實質。

積極破壞國家統一、瓦解民族意志，是毛共在中國建黨後即致力展開的行動。當時共黨以自身羽毛未豐，先加入潛伏於國民黨，製造矛盾、阻撓北伐，顯露了第一次破壞國家統一的面目。到了全面清黨而北伐成功，展開國家全面建設之際，共黨以其實為俄共螟蛉與工具的身份大白於天下，乃公開的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政權」，使國家統一之局復形分崩離析。在國民政府五次圍剿共軍，步步開展輝煌勝利，正可打開國家獨立與統一之局的時候，與毛共叛亂互為表裏的日本軍閥的侵略行動大大的加緊進行；至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政府決定長期全面抗戰，毛共立即秉其所喊之「抗日人民統一戰線」，宣佈共赴國難，抗日到底，實則「游而不擊」、「抗而不戰」，暗地實施暴力奪取政權的伎倆，並在國際上喊出「民主的中國」與「封建的中國」的分裂主義的狂圖謬語。當抗戰勝利，憲政甫展之際，政府正策國家和平建設之際，毛共復假「和平民主統一戰線」的口號，發展為全面的叛亂，破壞了建設統一國家的宏圖遠模。

毛共在竊奪政權之後，自稱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雖在名號上以「人民」標榜，但在實質上卻以其「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完全剝奪了人民的基本人權、囊括掠奪了人民的財產血汗，實施其反自由、反民主、反人道的統治方式。在這種害及人民的極權專政下，為恐人民的反對與報復，毛共且以各種名目，展開「肅反」、「鎮反」的暴力屠殺，種下了幾近七千萬人口的怨冤血債。

對於中國以人性為基礎，以倫理、民主、科學為本質的倫常文化，毛共有計劃的大舉破壞。他們否定中國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直承的文化；他們反對一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先聖先賢；他們篡改歷史，以顛倒忠奸邪正，抹煞中華民族的一切豐功偉烈；他們瘋狂的推行父子鬭爭、師生控訴，以消滅仁愛忠恕的傳統美德。近十餘年來，毛共更進一步的實施其由控制大陸同胞的腸胃來控制思想，由壓榨膏血進而迫害心靈的行動。他們積極破壞中國由庖羲畫卦、遞進至今的文字，以逐步阻絕中國文化傳遞的表徵；他們破壞婚姻習俗，實施「人民公社」，以摧毀家庭制度，瓦解中國民族種姓的根源；他們推行「文化大革命」，企圖在「破四舊，立四新」下，徹底絕滅中華歷史文化的新傳，建立其無祖國、無家庭、無個人、無生存的「無產階級社會天堂」。

中國以仁立國，王道文化是傳統的立國精神。毛共則由發動侵韓戰爭，製造印支戰爭起，恣意對外從事各種有形或無形的侵略戰爭，完全的違逆了中國的立國精神。

由上述毛共種種背叛民族文化、破壞國家統一、摧殘人民權益、違逆立國精神等等的例證中，自可清楚的顯示出：毛共是徹頭徹尾反祖國、反民族、反中國歷史文化的，毛共實是根本標榜「無祖國」，出賣自己祖宗，典押民族靈魂的非中國人。

回＊歸＊熱

相聲

趙聰

乙　這會子看報沒有？
甲　看是看啦，有些新詞兒看不懂。
乙　什麼新詞兒？
甲　說出來你也夠懂得，不說也罷。
乙　說說看吧，你別忘了我可是大學畢業呀！
甲　你念大學的時候，還沒有這些新詞兒。
乙　沒有也沒關係，望文生義可以弄得通。
甲　好，那末請教了。
乙　說吧。
甲　什麼叫「認同」啊？
乙　「認同」？這有什麼不好解釋的！
甲　究竟怎麼講呀？
乙　這必是尼和毛會見之後出現吧？
甲　我和貓會見？
乙　不是你和貓，是說尼克遜和毛澤東。
甲　不錯。但是這個新詞兒可不是在中國大陸出現的。
乙　在哪兒？
甲　在海外。
乙　那末這是毛澤東思想的海外版。
甲　海外版和海內版還不一樣麼？
乙　大不相同。
甲　為什麼？
乙　在海內搞專政，在海外搞統戰。
甲　照你這麼說，「認同」是統戰的詞兒。
乙　沒錯。在海內就不能「認同」。
甲　究竟怎麼解釋？
乙　這還不容易，「認同」就是「認成同志」唄！
甲　什麼叫「認成同志」？
乙　本來不是同志，如今認作同志嘛！
甲　不是同志，怎麼能認作同志？
乙　你真笨！好比說，你本不是我的兒子，你要是認我作你的爸爸，你不就是我的兒子了？
甲　你就為賺這末點便宜呀？
乙　誰叫你這末笨來着！
甲　海內版不也是這樣嗎？
乙　不成，不是黨團員，硬是不能叫同志。
甲　不會吧？
乙　舉個例子看：劉少奇不是已經開除出黨了嗎？還有誰敢叫他少奇同志呀？章士釗不是活到九十歲，還沒有入黨嗎，又有誰稱他章同志的呢？
甲　為什麼？
乙　就為的實行專政。同志對不是同志的人專政。
甲　海外呢？
乙　海外就全是同志了。為的是統戰嘛，把你這樣的不是同志的統回去！
甲　統回去不好嗎？成了同志不就不被專政，反而可以對別人專政嗎？
乙　你可別忘記這是「認同」啊！只承認你算是同志，可不是真正的同志呀！好比你是我的兒子，我只承認你算是我的兒子，究竟不是真兒子呀！
甲　又來啦，賺便宜也得有個夠啊！
乙　我這是說明：毛澤東思想海外版和海內版之不同，沒存心賺你的便宜。
甲　「認同」算是叫你弄通了，還有個詞兒是「回歸」，什麼意思？
乙　這更容易解釋了。
甲　那就請解釋。
乙　「回」是「回去」，廣東話叫「返」；「歸」也是「回去」，廣東話也叫「返」。
甲　這還用你說！既然全是「回去」，那就用一個「回」或用一個「歸」就得啦，幹嘛既用「回」又綴上一個「歸」呢？
乙　不成，非兩個「回」不行，因為是回去兩次呀，不是一次。
甲　怎麼又回兩次？
乙　你還是笨得出奇，又非舉例不可

：好比你在辦公時間打電話給萬公館，找老萬接電話，對方一定說佢返工了；你在下班後打電話給星島晚報，再找老萬接電話，對方一定說佢返屋企了。這是不是「返」兩次？

甲 這所以就「返返」了？

乙 造詞兒的人不這麼說「返返」，也不說「回回」「歸歸」，因爲兩個同樣的字疊起來讀着別扭，改用兩個同義而不同音形的字，比較好看好念。

甲 上班回家可以「返」兩次，這個回歸」可是回到哪兒又歸到那兒呀？

乙 這詞兒想必也是尼毛會見以後出現的吧？

甲 和「認同」差不多的時候。

乙 那末，這個「回」就指的從海外回到中國大陸；這個「歸」就指的從中國大陸回到海外。

甲 你說的是誰呀？

乙 那些回中國大陸的人唄！

甲 既然回到中國大陸了，怎麼還又回來？

乙 不回來，誰管他們飯呀？

甲 中國大陸啊！

乙 在中國大陸的人還吃不飽吶！

甲 這是海外反共人士的胡謅，如果自己的人民眞吃不飽的話，人民政府怎麼還會拿幾十億美元白白送給外國呀？還把絲苗大米運到香港來賣呀？

乙 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辯證邏輯。叫自己人吃苦，叫外國人享福；叫自己人餓肚，叫外國人飽足。

甲 自己人餓肚能行嗎？

乙 不能行也得行，專政嘛！

甲 他們不造反嗎？

乙 誰敢造反？

甲 不是毛主席說過造反有理嗎？

乙 那是打倒劉少奇的時候喊的。

甲 如今呢？

乙 劉少奇打倒了，再造反就無理了！

甲 如今造反無理，那末什麼有理呀？

乙 不怕苦，不怕死就有理。

甲 所以青年學生們都不怕死往外逃嗎？

乙 着哇！

甲 把幾十億美元送給外國是什麼意思？

乙 叫他們大讚中華人民共和國好嘢呀！

甲 花幾十億美元只換個好嘢嗎？

乙 不只換個好嘢，還給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國家一個幻覺，他們一看，肯花幾十億美元白白送給人家，這個國家一定很富有啊！

甲 所以英、美、法、德、日這些國家才同他恢復邦交嗎？

乙 着哇！

甲 所以才使得海外的同胞爭着回到中國大陸嗎？

乙 對呀！

甲 怪不得「回歸」這個詞兒，後來又添上了一個字叫做「回歸熱」啊！

乙 沒錯。你也去，我也去，去的人多了，不就熱了麼？

甲 你解釋的這個「熱」字，恐怕不大對吧？

乙 你說怎麼解釋？

甲 我看哪，海外的人享受冷氣慣啦，中國大陸可沒有冷氣機，能不熱嗎？

乙 那末，回去熱，歸來就不應該再熱了。

甲 爲什麼？

乙 又有了冷氣機了。

甲 你可不知道，回一趟中國大陸要花多少錢啊，帶東西要納稅，買東西不便宜，食宿交通全很貴，花過了頭，欠了債，回來就把冷氣機賣了。

乙 不怕熱嗎？

甲 在大陸養成了不怕熱的習慣，又學了不怕苦、不怕死，你想，死都不怕，還怕熱嗎？

乙 去你的吧！這不成理由。

甲 你的解釋成理由？

乙 當然啦。熱是指的熱烈、熱鬧啊！

甲 不過如今不那末熱烈、熱鬧了。

乙 這是因爲回中國大陸的人少了。

甲 爲什麼會少的呢？

乙 回去的人看了看實況，覺得並不像外國人誇讚的那樣好嘢，還遠遠比不上海外，何況還有鬬爭，言論、行動都不自由，經他回來一說實話，誰還有回歸的興致？

甲 回歸的人不是都在報刊上也大讚好嘢嗎？

乙 那全是撒的漫天大謊。

甲 爲什麼要撒謊？

乙 不撒謊，他們在大陸的親友就危險了。

甲 那末，他們怎麼把大陸的實際情況傳播出來的？

乙 口頭上偷偷告訴給知己人的。

甲 你怎麼知道的？

乙 從好幾位回歸的人聽來的。

甲 你是他們的知己嗎？

乙 當然囉！不知己怎麼能說眞話呢？

甲 你相信嗎？

乙 你看，如今不是回歸不熱了嗎？這就是證明。

甲 可是現在仍然有人喊回歸呀！

乙 他們是想把回歸再喊熱了。

甲 你看回歸還能喊得熱麼？

乙 我看，不喊還好點，越喊就越涼。

甲 越涼就越冷，越冷就越寒。

乙 廢話！

甲 那末，認同呢？

乙 只有咱們哥兒倆認同吧。

甲 怎麼個認同法？

乙 我把你認作我的同志，你把我認作你的同志！

甲 什麼同志？

乙 革命的同志。

甲 讓大家瞧瞧，你那有丁兒點革命氣息！

乙 回歸熱的同志。

甲 沾不着邊兒。

乙 回歸涼的同志。

甲 既不回，又不歸，管他熱，管他涼！

乙 有啦。

甲 什麼？

乙 咱們哥兒倆是說相聲的同志！

甲 （往台下一指）他們呢？

乙 聽相聲的同志。

甲 聽相聲和說相聲可以認作同志嗎？

乙 當然可以「認同」。

甲 我要返屋企了。

乙 我要返股票市場了。

甲 這算回歸麼？

乙 這就是回歸熱！

談本港的社會福利與就業輔導

王屯

香港亦如現在世界各大工業城市一樣，因為居住環境擠逼，每一個人的職業工作時間加上化在交通工具上的時間增多，疲勞加上習慣了單調工作，人的情感變得越來越冷漠。利益上的競爭，亦使人與人之間失掉了互信互賴的心理。幾百萬人擠在一起，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圍牆，卻是壁壘森嚴。因此，這種社會結構，便需要建立種種輔助性的社團組織，以解決一些既是共通性而又是個人單獨性的種種問題。如社會福利工作，就業輔導工作等，不但是目前像本港這種社會所不可缺少的，而且應該將它擴展到最完善境地的。

本港政府當局，最近草擬了一份本港社會福利五年計劃白皮書，分送有關團體參考，俾徵詢各方面意見，使白皮書更臻完善。使本港能出現一個均衡而特別適合本港需要的保障制度。其中包括如在本年四月起凡任何嚴重傷殘或七十五歲以上的本港居民，都可申請特別津貼。如在各適當地區，設立社區及青年中心，一如現時各區民政司署一樣，在每區擴建福利大廈，社會會堂及社區中心，透過文娛、康樂、社交等活動，增進居民之間的友誼，解決共通問題等等。

另一項是政府勞工處「就業輔導股」公佈在一九七二年曾協助四千八百多人獲得職業，並接受二萬八千五百多人辦理登記，這成績與一九七一年比較，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二。

無疑地，在一個人情冷漠，人與人之間彼此隔膜的現代工業城市中，社會福利工作及就業輔導工作的貢獻，從消極意義方面說，它是兩劑極有功效的良藥，可以使好些哀哀無告或沒法求出路的人有極大的幫助，可以減少不少社會上常見的悲劇。它的積極意義，應是做出一個使整個社會起本質上的變化，成為一個富有善良風氣及一個富有責任感的活潑的社會。做到這點，單靠建構福利工作及職業輔導技術是無法達到盡善盡美的，如何使它盡善盡美？這一點好像全世界工業城市社會專家都尙在摸索中，不過我們可以試行用點想像力來構思一下；譬如將文化界與教育界在這兩者中間建立起一定的關連作用。說不定可能摸索出更有實効的境界。

在這一個工業世紀，因為不論做什麼事，都得講效率。於是為了效率，人事組織亦如機器結構一樣，被分門別類起來。福利機構亦如此，它有種種規定，某一位應接受幫助的人，應歸入那一類，執行人員，便照規定行事，經過調查，認為某人可以接受某一類的幫助，便將他送到應幫助的那一個部門去。這種科學辦事方法是對的，它可使一個機構，一個部門，可以得心應手地處理好多同類的問題。可是人的困難，有時是很特殊的，譬如某一個人，的確需要幫助，但不幸的是他尙未到七十五歲以上，亦不是傷殘，他因生病失業，兒女眾多，沒法生活，這類問題往往很特殊，但在福利機構所規定的部門中，他都沒有資格可列入那一類該要求援助的部門。那麼他將如何渡過難關呢？有時我們常常看到街上行乞的人，報章上時時為某某不幸的人作出求助的呼籲，從他們的那種渴望幫助的角度看來，好像社會福利根本不存在一樣，福利工作者在照顧羊羣，而對失落的不同類的一隻羊，似乎缺乏憐憫之心，為什麼會缺乏憐憫，因為他們是一個如機械性能的結構，一成為機械性結構，情感便變得薄弱了。

有時我們從報上讀到一個工人意外身亡了，要求賠償及要求社會福利有關的人援助，往往需要一番手續，但報章將不幸消息發表後，即刻得到有心人熱心解囊，那捐欵無形中使全港市民，亦因此分享到一份感激之情。如果社會福利工作部門，有一個專門找尋「失落的羊」的特殊部門，對一切特殊的困難，雖很敏感，及時幫助，那麼福利工作人員亦同樣可以分享到全港市民的感激之情。

除此之外，福利工作部門，可以建立起一層精神方面的最高組合。這一個組合，不是做實際福利工作的，而將福利觀念，建構成一種德行藝術。每一年從福利工作人員範圍外，紀錄一些見義勇為的市民，定一個日子，頒給榮譽獎勵。必要時每年出版一部榮譽市民年鑑，將得獎人的行為及傳記，記錄下來，作為一種紀念。如做得認眞，整個社會，

李白的藝

重讀李白一首「長相思」，彷彿看到藝術家的心靈，在痛苦的時間中，用自己的想象將痛苦與過去的快樂作一比對，用它來磨折自己，然後從種種自我磨折的經驗中，在自虐中尋求自我釋放，尋找到另一種豪放的境界。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闌，微霜淒淒簟色寒，孤燈不明思欲絕，卷帷望月空長歎。美人如花隔雲端，上有青冥三高天，下有綠水三波瀾，天長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長。……」在李白這種痛苦的長相思的時光中，他所相思的是如何懷念快要逝去的快樂：「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氣岸遙凌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後。」「承恩初入銀台門，著書獨在金鑾殿，龍駒雕鐙白玉鞍，象床綺席黃金盤，當時笑我微賤者，卻來請謁為交歡。」在這時期他獲到最好的機會，本來可以成為位極人臣的人物。但因為知識分子的傲岸氣質，於是在一曲清平調之後，便成為「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人。

然後，他浪跡江湖，想尋求眞正的超脫，但人終究是人，一個人歷經多少飛上青天，目空一切的榮華富貴的日子。這一切美好的，到他最痛苦時，便像寃魂般的死纏着他，在他生命中成為一種沒法擺脫的自虐力量，「萬里無主人，一身獨為客

必因為有善行的人獲得鼓勵而使整個社會因此建立起一種良好的風氣。

至於勞工處的就業輔導組出現後，本港那些靠收半個月薪金作佣金的職業介紹的商業機構，是無法生存了。但從各報章每天事求人及人求事的廣告看，相信每年從報章廣告得到職業的比勞工處的就業輔導組一年協助四千八百多人的數目大。亦比登記就業的二萬八千五百多名的效果大。為什麼有人需要職業，有人需要找人而不去就業輔導處登記，反而願花廣告費在報章賣廣告？這其中當然是效率問題，如時間與需要上的不配合，如就業輔導處對宣傳工作的疏忽。就業輔導處既有一個這麼大規模的機構，為了求得名副其實的效果，用宣傳或其他方法推廣它的工作效能，那當是極必要。

報章廣告的事求人及人求事方式，通常是寫信寄履歷咭，有些則採用電話詢問，在交通繁忙，時間經濟方面，這確是方便得多。勞工處就業輔導組，如用同樣的方法，相信是行得通的。譬如就業輔導組，每星期藉報章廣告刊出事求人及人求事的數字，必要時附上一登記表格，想登記的人，只要剪報塡表寄上，便得到登記，一切以信函來往，相信工作效率必大大增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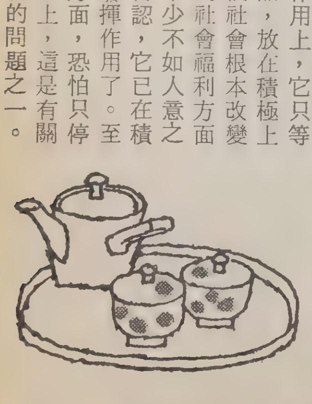
又另一種是團體性的登記，譬如任何一家學校，不論中學畢業，小學畢業，學校當局可以為個別需要就業輔導的學生，舉辦登記。這樣大可以為會考合格的學生作較好的安排，會考不合格的，亦可以由校方替他作就業安排，發給就業荐書。就業輔導處可以與全港各工商業機構，保持一定連繫，擁有就業者一切資料，負起為畢業或失學的青年安排工作的部份責任。就業輔導組，如能擴展到這種地步，相信它在本港市民中所起的實際作用就很大。

此外，就業輔導組，如發現某一項技工特別缺之而該技工可以在一個短期間可以訓練起來，可特設技工訓練，為需要技工者作充實人才工作，相信這比一般職業訓練學校會更實用的。

今日的香港，漸漸突出藍領技工比白領文員生活更好，但一般就業青年，多喜歡幹文員工作，造成技工嚴重缺乏。喜歡文員工作，事實上並不是為了前途，只是喜愛那種工作環境及工作方式。又有另一種現象是有些有眞材實學的人，明顯地為工業社會所需要的人才，但為了學歷履歷不符合僱主規定，好些規定，事實上與工作效率無關，沒有信心錄用，造成浪費人才。

因此就業輔導會，如果在除了擔任登記介紹人求事及事求人方面作媒介工作外，更可以將這個部門，依工業社會的發展需要，作更多擴展。如：為幹不理想工作的人作改業的指導；為有前途的技工職業作宣傳工作；將政府開辦的技工訓練班歸入就業輔導會範圍，使所訓練出來的技工都是工業社會所需要的。更進一步負起作點人才考核工作，凡實有工作能力而資歷條件不足的，輔導部設特別考核小組，對人才作工作能力及技術方面的測驗，給予荐書，保荐他獲得工作。

總之，社會福利事業與就業輔導工作都屬建設性部門，但它可以發生消極作用與積極作用。如將它放在消極作用上，它只等於一種裝飾品，放在積極上則可以使整個社會根本改變。近年本港的社會福利方面，雖然還有不少不如人意之處，但不可否認，它已在積極方面開始發揮作用了。至於就業輔導方面，恐怕只停留在消極作用上，這是有關方面值得重視的問題之一。



術生命

霍大川

?前門長揖後門關，今日結交明日改。」「欲邀擊筑悲歌飲，正値傾家無酒錢。」在那段落魄的日子中，於是「長相思」才成為他的一個結束。然後出在名山大川中受到大自然的陶薰，於是另一種豪放的氣質才給磨煉出來。「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君愛身後名，我愛眼前酒，飲酒眼前樂，虛名復何有。」如果他不是虛名的過來人，恐怕會給人譏笑為「酸葡萄派」了。

可是李白的藝術氣質是磨煉出來的，並不是天然生成如此豪放的。歷來有多少在虛榮生活中打滾的人，到了一切美好的景況都過去，自己要去開始喝苦杯的時候，這人如果是有李白氣質的人，他應喝那苦杯，將更超脫的藝術境界從那苦杯中嘗出來。

偉大的藝術家，就因為從兩種極端不同的人生境界中，找出它的和諧，創造出超出那兩種的東西。因此可以這麼說：譬如一個紅透半邊的明星，一下子跌下來了，如果他有李白的氣質，當他飽受那擺脫不了的人情冷酷的衝激之後，重新建構起自己，那時他將發現不少別人沒法發現的奧秘。那時他的超脫，他的豪放，他的狂，都是異常充滿藝術魅力的。

國片中有人拍「大軍閥」，拍七七物皇帝，但至今仍沒有人將李白拍成傳記電影，那是非常可惜的，李白的傳記，不但可充滿傳奇色彩，而更可以演繹出眞正藝術家如何長成。如他如何從一寂寂無名的窮小子，因為娶得相國的女兒為妻憑他的才情，一下子擠進上流社會去，與當時最有文才的朋友，花天酒地，一年散去三十萬金，不久更成為玄宗的寵臣，後來又因開罪貴妃，落得個「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日子，於是浪跡天下，受到不少冷酷的待遇，如何擺不脫過去美好的日子，備嘗心靈自虐的痛苦。後來再從痛苦中找尋到眞正的超脫，成為一代詩仙。這部傳記電影如果落在好編導手裏，拍得成功的話，它將是一部眞正揚威國際的電影。它的悲劇與喜劇效果，同樣有雷霆萬鈞的巨大力量，它的藝術性，同樣可以表現最高境界。

藝術應是人在情感世界中互相關係的紀錄，不論是最好的或最壞的，倘能反應得眞摯而有深意，它應是最好的藝術構思。李白的故事，在他的情感世界中最好的與最壞的，都在極峯之上，這種人物這種材料，無疑地它將是萬古常新的拍傳記電影理想材料之一。

股市閒話

從三月跌潮看股市大勢

凌山

從三月中旬開始，本港股市出現了一個大跌潮，跌勢持續達半個月。在該半個月的跌潮裏，作爲計算股票市價升降走勢數據的恒生指數，曾於一個交易天內跌逾一百八十八點，跌幅之凌厲，創本港股票市場之最高紀錄。影響所及，使一般投資者心驚膽震，恍若本港股市已全面崩潰，直至三月尾及本月初旬，大市止跌回定，抑揚幅度均已不大，一般熱衷於股票買賣的人士方才驚魂稍定，對本港股市前途恢復一定的信心。

在分析三月跌潮以前，我們不妨先看看三月份以前本港股市的概況。打從去年聖誕節前後直至今年三月上旬，本港股市可說一路均在直線上升，而且升幅極大；去年聖誕前後，恒生指數只是徘徊於八百點之間，但到了二月中旬，卻已衝破一千七百大關。短短未夠三個月內，恒生指數升幅超過了百分之一百，當然，股份的市價於短短未夠三個月內，漲幅超過百分之一百亦甚多。實際上，到了二月下旬，在本港股票市場交易的股份，其市價超越了股票本身實值的，起碼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這情形不但垃圾股如此，一般藍籌股亦然。市價全面膨脹，在市場中流通的股票，佔九成以上買賣價超越了實值，從股市的發展推論，這早就已隱伏着調整的因素。在當時如此這般的情勢之下，筆者於二八二期的「閒話」中曾特別提出：「肥皂泡終有一天會爆破。無論那一隻實力股，當它漲到極限的時候便終不可避免要下跌；它既能漲百分之一百，當然也極有可能跌百分之一百。股市暴跌固然可怕，但股市超乎常情地暴升，隱伏的危機也是不容忽視的。」果然，到了三月中旬，股市由於已升越了極限，價位開始調整，再接着而來的便是全面下瀉了。

從三月中旬到三月底這半個月內，本港股市的跌幅雖可稱爲「史無前例」，但假若在跌潮中我們能夠冷靜地想想前數個月的「不合理」狂升，則三月跌潮亦只係把狂升後「不合理」的市價拉回較合理的水平；何況，將跌潮中的股票市價與去年聖誕前後的市價作一比較，仍可以發現絕大多數股份價位比去年聖誕前後爲高呢？這實際上正好說明三月的跌潮只是屬於較劇烈的調整，絕非如某些危言聳聽者所說的崩瀉。至於有些投資者在跌潮中覺得惶惶不可終日，恍若股市之末日已臨，則純粹是由於近半年來股市形勢大好，幾乎有升無跌，造成了這些投資者錯誤地認爲「只有升，沒有跌」才是「股市向好的現象」所使然。明白了上述諸項原因，便可以知道，三月跌潮對本港股市絕不會傷及「元氣」，反過來說，假如在三月份內股市大勢仍升無止境，假如在三月份內恒生指數超越三千大關，那麼，到了股市的肥皂泡眞正爆破，恒生指數再跌回一千點以下，跌幅百分之二百，跟風客與「庄家」均拋貨求脫身時，則本港股市便眞的非面臨崩潰邊緣不可了。

三月跌潮雖不會大損本港股市的「元氣」，三月跌潮雖係由於過去升幅過鉅而出現的大調整，不過，跌潮的出現卻亦有它別的因素加併在一起造成。如果要加以詳細分析，三月份股市大調整的發生，綜合起來，主要的原因約有下述諸點：

一、假股票的發現：三月跌潮的開始，係由合和地產宣佈發現僞造股票事開其先端，跟着便達半個月之久均連續下跌。筆者在前兩期的「閒話」中亦會指出，假股票自有第一手經紀人負責，而假股票事件宣佈後會引致大市下跌，實際由於近月來股市已脫離常軌所使然，正因爲股市已屆調整期，故不應使大市下跌的因素——假股票事件發生後，卽引致大市逐步全面趨向下游。

二、銀行迫倉：每年三月底，本港各銀行必例行年結，年結期內，收縮各項透支乃是必然的事。年來本港股市壯旺，銀行對股票經紀進行透支已是眾所周知的事。一般地說來，銀行對股票經紀透支的數字，與銀行整個放欵額比較起來，其比率雖仍是頗小；但是，仍有些經紀以依賴銀行透支作爲他買賣股票「資金」的主要來源，卻亦是事實。由於銀行進行年結，限期各透支欵項之經紀結賬乃爲例行公事，某些經紀爲了應付銀行賬目，只有拋售手上的股票套現。經紀拋售套現適逢與發現假股票事件在同一時間，一些不知底細的跟風盲俠見狀，以爲必定是「不好了」，於是亦羣起拋貨。這麼一來，造成了買盤少，賣盤多，供求既已失去平衡，就

更爲股市趨跌滲進了激素。

三、外資大戶套現外調：這一點可說是造成本港股市三月跌潮的最重要原因。衆所周知，年來湧進本港股票市場的游資，除了本港居民及本港華人財團的資金外，外來游資亦復不少。三數個月前本港股市的一往無前地暴升，得力於外來游資的搶購之功殊不小；不過，外資投入本港股票市場，卻並不是長期性質，他們購進股票後，窺準了有利可圖，便卽會卸貨套取利潤遠颺。二月下旬及三月初，是本港股市升幅最可人的一段日子，外資集團認爲時機已屆，於三月初開始卽逐漸大量出貨，在外資集團洶湧卸貨期內，本港一些華資財團會準備力吸以支撐大市，無奈華資財團的財力始終不及外資財團雄厚，結果，外資財團拋貨之壓力終使本港的華資財團無法承接，於是，三月跌潮不可避免地要出現了。

四、追求短期暴利的跟風客太多：踏進三月中旬的本港股市，除了以往數月人爲的做價而致股票市價太高，需要作一合理調整之外，其實便再找不出任何較具實質影響股市的不利因素存在，因爲人人都知道，銀行迫倉到四月初便結束，而外資拋售股票亦只係爲了圖利遠颺，到他們捲土重來之日，外資又將會再投入股市懷抱，本來不應該表示驚異。但無奈本港股票市場裏的矇查查跟風客太多，這些跟風客天天關心股票行情，一看見市價報升，便認爲市價會升無止境，憧憬着手上持有的一元垃圾股也有一天會升至每股一百元；一看見市價報跌，便認爲本港股市已吃了瀉藥，卽將沉痾不起，崩潰可期。正由於這些盲俠的想像是如此天眞兼荒誕，所以，矇查查跟風者的一貫作風，乃是大市在報起時則拚死揸着手上的股票不放（因爲他認爲一起必會再起），而大市在下跌時則又拋貨唯恐不及（因爲他認爲一跌必會再跌）。於外資財團放貨，大市逐漸趨軟之際，加上一大批又一大批的盲俠拋貨唯恐不及，使市場上的買家吸納乏力，於是市勢便只好持續下跌了半個月才漸見起色。

五、經紀上了某外資銀行的大當：這可以說得上是一則「內幕秘聞」，一般投資者知道其事的並不多。此事得先從去年底說起，去年十二月左右，當局銳意設法冷卻本港股市時，曾通知各銀行收縮對股票之抵押借欵，斯時，大多數銀行均開始收縮信用，獨有一家外資銀行（此銀行不是英資，不是美資，也不是日資）卻放寬信用，歡迎股票經紀大量借欵，當時，一般股票經紀均認爲遇到了「知音銀行」，紛紛大量透支，孰知此銀行乃係存心揾笨，待股票經紀紛紛入彀之後，到了三月上旬，它卻突然收縮信用，無情迫倉。由於此事突然而來，出乎經紀的意外，經紀要脫身，除了賤拋手上的股票外便別無他路可走，如此一來，結果亦只有助長了三月跌潮股票下瀉的幅度。

此外，還有近期垃圾股上市太多，公司方面誇大利好消息的宣傳太多，到頭來往往使投資者受損等等，也是造成跌市的因素，但這些因素的影響，則始終不及前述五點之重大。

上述五點，可說是造成本港股市三月跌潮的焦點所在，四月上旬，銀行對經紀迫倉已告一段落，套現外調之外資大戶，將手上的股票亦已拋售得所剩無幾，所以，大局便開始逐漸止跌微揚，近期如無特別壞的實質因素出現，在本月份內，可信本港股市必會逐步趨穩，絕不會再有較大的跌潮出現。

經過三月的大跌潮以後，在今後數月內，本港股市的趨勢將會怎樣？這是一般投資者最關心的問題，筆者僅將個人的看法提出，以供參考。

在執筆寫這篇「閒話」之日，已有消息傳出合和股票卽會恢復掛牌，看來假股票事件已快要告一段落；年結過後，銀行迫倉事件短期內亦不會再發生，再加上外資財團的「套現派」手上已幾無股票可以再拋。這樣一來，造成股市三月跌潮五大因素之中，其中三項已不復存在，雖然股票市場中的大批盲俠仍然存在，但這批盲俠只是隨波逐流，絕不會產生左右股市起跌的作用。

銀行年結過後，對現存的資金當然要找出路，近年來，由於國際金融動盪激烈，本港銀行已甚少將資金外調套息，那麼，銀行對資金的運用，亦必避免不了有一部份要投進股市。

造成三月跌潮的不利因素已大多數烟消雲散，不利因素消逝之後，大市當然可以按步止跌回揚。自四月中旬開始，本港股市的跌風，告一段落，逐漸穩步上揚，將是可以預見的事。

不過，有一點必須指出，經過三月跌潮以後，股市人心普遍已趨於虛怯，故大市穩定下來之後，在可見的數個月期間內，將不會再出現像去年聖誕前後那樣一往直前，有升無挫的局面，而是反覆向好，跌一步，升二步地上揚。同時，在可見的一段較長期間內，投資者將會較懂得選擇其投資對象，絕不會再把垃圾當作金鑛。是故，在大市趨穩向好之後，能夠躍升的應該也只是有眞材實料的實力股份，而絕對不會帶動垃圾股亦無理報升。目前手上持有垃圾股的人士，在大市垂軟的情勢下固然入了洋澄湖籍做其大閘蟹，但是，筆者卻要奉勸這些人士，千萬別奢望大市趨穩後垃圾也會跟着狂升，因爲垃圾終究是垃圾，經過三月跌潮之後，垃圾注定要送進焚化爐去了。不過，假如手上持有的是「實力股」的話，則在大市趨穩以後，很快便可望鬆綁，游水上岸亦爲期不遠。

總的來說，本港股市的元氣雖並未因三月跌潮而大大損傷，前景仍是充滿樂觀，但三月跌潮卻是垃圾股致命傷的前奏曲，看來，垃圾股雖未立卽被送進焚化爐去，但可信在今年內亦難望翻身了。

通告

「萬人雜誌」國內版認股的各位讀友：已經來信認了股的，請將支票（劃線）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抬頭請寫「萬人雜誌社」，我們會先發臨時收據，待在台註冊，辦妥手續後，始發正式股票。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我們還有許多手續要辦，而一切事情，也是非錢不行，因此希望認了股的，及早把欵子寄下。如果沒有私人支票，可以請銀行出本票；本票嫌麻煩，也可來電話通知，派人到收，電話是H二七五〇三三（新改號碼）。

蘇哈圖領導下的印尼

蘇玉珍

一九六五年十月一日，印尼共產黨發動政變失敗，當時的陸軍總司令雅尼上將被殺害後，國防部送給當時的總統蘇加諾一份遞補雅尼遺缺的名單，蘇加諾從這張名單上看到了蘇哈圖將軍這個名字，他說：「這個人很固執。」

被蘇加諾認爲「固執」的蘇哈圖總統，其實並非不接受別人的意見，而是不輕易受人的影響，相反的，這正是他的優點。

每件事情，他都從好的和壞的方面去看，只要他認爲好的方面比壞的更多，他便堅持着原則朝這方面去做。

他保持着爪哇人的哲學思想：「穩健而正確」，他常常告訴他的屬下，做事不要操之過急。

合併九個政黨

一九六五年印尼共黨發動的政變失敗，這幾年來，印尼混亂和貧困的面局，在蘇哈圖的領導之下，經濟建設和政治革新都有了良好的成就，使印尼走向安定與和平的途徑。

過去印尼的政黨都是意見分歧，爲了使全國人民的團結，爲了避免共黨的滲透與挑撥，蘇哈圖總統於今年二月以前完成了合併九大政黨的措施。

九大政黨中，天主教黨、基督教黨、民族黨、平民黨以及人民獨立聯盟黨合併爲民主黨；另四個爲伊斯蘭教師聯合會、伊斯蘭聯盟、回教黨、貝爾蒂黨則歸納爲建設團結黨。這兩個合併的團體與從業人員集團，成了印尼政壇上鼎足而立的集團，這是印尼獨立以來政治舞台上最大革新。

人民協商會議

一九七一年印尼全國普遍順利地產生了人民協商會議的九百二十名代表，這九百二十名代表中，四百六十名是國會代表，也是人民協商會議的當然代表，四百六十名國會代表中，一百名由總統指定武裝部隊人員名額，三百六十名是民選產生，其中從業人員集團佔二百三十人。

另外四百六十名的人民協商會議代表中，一百二十三人是地方代表，二百零七人由總統指派，剩下的一百三十名，由各政黨按照國會議會的當選額分配。

印尼立國以來第一次由人民選舉產生的人民協商會議，終於在三月十二日揭幕，並於二十二日選出了蘇哈圖連任總統，日惹蘇丹哈孟庫布沃諾九世當選副總統。在會議之前，政府有關機構通令：一切打鬪動作影片不准在公共場所放映，以免引起人民的暴戾之氣，加強社會秩序的維護，嚴防物價的暴漲，同時把轟動全印尼的汽車大走私案主角施某及時法辦，這些都是防範在人民協商會議期間可能發生不愉快事件。

政治安定如恒

蘇哈圖總統的當選，不但舉國歡騰，印尼的所有外國投資單位也鬆了一口氣，因爲至少在未來五年內，印尼的政局將安定如恒，投資環境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印尼的政局動向，最關心的莫過於東南亞國家協會五國外長會議，在過去的歷次會議中，印尼代表的意見有舉足輕重的份量，特別是對於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上，多次以來，因爲印尼表示觀望的態度，而得不到任何結論。

蘇哈圖總統時常說：「任何事情是多數的或者大部份的不一定是對的」，因此，印尼一直保持她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外交獨立自主

關於印尼今後的對外政策，蘇哈圖總統在人民協商會議開幕的演講中，也一再強調印尼不會受任何國家的影響，印尼有自己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特別是談到印尼與中共的關係時，蘇哈圖總統說：印尼要向中共追究九、卅政變的責任，當然要中共先向印尼表示態度，中共必須停止攻擊和謾罵目前的印尼政府，中共必須停止對印尼的滲透，保證不再顚覆印尼，干涉印尼的內政，當然中共得先向印尼伸出友誼的手，在這種情況下，印尼和中共復交的談判才能進行。

盡管蘇哈圖總統並不反對與中共復交，但是在印尼全國各地由中共支助的印尼共產黨依然被視爲非法組織，消滅共產黨分子的行動，現在及將來繼續地嚴厲地執行着，現在在北平受中共庇護的印共分子，仍是印尼政府的通緝犯。

中共與印尼目前的距離，周恩來曾告訴日本特使木村說：要印尼先伸出友誼之手。而印尼政府的態度是印尼不會低頭，先向中共伸出友誼的手，兩方面堅持着自己的立場，這期間，日本的田中和澳洲的惠特休都有意從中拉線，但是印尼外交部長馬力克一再聲明，印尼與中共復交的事，印尼不需要有第三者從中協調。

經濟步向繁榮

自從二十七年前印尼解脫了荷蘭人的統治獨立以來，蘇加諾獨攬政權業二十年之久，從未依民主政體的憲法實行普選與大選。自一九六五年以後，蘇哈圖總統把印尼從貧困中安定下來，經過了八年經濟發展計劃，社會經濟正步向繁榮，人民也獲得了選舉權，他是印尼歷史上第一位依據憲法票選產生的總統。

出生農家接受宗教教育和軍事教育的培養，蘇哈圖總統是一位軍人本色的強人，但卻是一位生活簡樸、熱愛家庭的領袖。

飛來艷福

萬人傑

小楊風流自賞，常在朋友面前誇耀艷福，許多王老五對他不勝羨煞。

小楊實際年齡雖已接近四十，但從他的衣飾打扮，以及得天獨厚的孩子面看來，說他今年只不過廿三四也有人相信。

他這張面孔，以及他的油嘴，是得到女人垂青的最大本錢。他的女朋友可說是「貨如輪轉」，每一個女朋友到手後，不會超過一年，必定換畫，不久又有新人登場。

不消說，他對婚姻問題不會感到興趣，一發覺對方有意提出要求時，就用種種方法擻走，從來沒有一個女朋友綁得住他，這也正是他受人羨慕的地方。

今天，他又有艷遇。他開車上多層停車場，泊好車子，下車來，準備到隔壁茶廳應朋友之約，忽然發覺尾隨他上來的另一部車子，在他面前的車位開前倒後多次，沒法泊進去。

他不由注視那部車子，發覺是個單身女人開的，本能地站定腳步瞧着她，更發覺她年紀很青，二十多歲，樣子有點像妮妲梨活，他最喜歡這種面型，不由多看幾眼。

忽然，車上的女子向他招手，他頓覺受寵若驚，連忙上前，那女子說：「先生，可以幫我一點忙嗎？」

「我可以幫你什麼？」小楊問。

「可否替我把車子泊好？」

「當然可以！」

那位小姐下車，小楊替她泊好車子，關上車門，把鑰匙還她。在車外看她，更發覺她不但面相美麗，還有一副誘人的身段。窄窄的背心，窄窄的喇叭褲，刻畫得使男士看了無法自持。何況小楊是色情狂，看了立刻着迷。

「謝謝你，先生。」她接回鑰匙說：「這部車子是我爸爸的，我第一次開，所以這樣水皮。」

「你隨時叫我當義務司機我都樂意。」

那位小姐吃吃地笑道：「眞的嗎？怕我沒這麼大膽。」

「這兒是我的名片，電召即到。」

她看了名片一眼。「啊，原來是大編輯。」

「可以讓我知道小姐的芳名嗎？」

「我叫瑪利馮。」

這時電梯把他們送到樓下，小楊道：「我有請小姐到那邊一起喝杯咖啡的榮幸嗎？」

「我該請客，謝謝你的幫忙。」

喝了一頓咖啡後，他們已像多年朋友一樣熱落。

這並不使小楊感到驚奇，他十分相信自己對女性具有無限魅力，瑪利馮一下子對他着了迷，是很自然的事。他對如何捕捉和俘虜女人，深具經驗。

在喝咖啡中，小楊早替他們安排好一串節目，於是他們看電影，吃晚飯，上夜總會，玩得十分愉快。在夜總會共舞時，瑪利馮依偎在他懷中，他滿肚密圈，今回十拿九穩了。

不過他還加上他慣用的手法，不斷向她勸酒。瑪利馮很爽快，大杯大杯的喝，一點不保留。他們離開夜總會時，小楊看她，起碼已有七分醉意。他開車到百花苑，那是一家「純粹租房」的高級公寓，小楊是常客，公寓裏的伙記都認識他，他很自然地把瑪利馮安置在那「電動圓床」上。

他順利地達到預期目的，電動圓床增加他不少樂趣，終於，他滿足地酣睡。

依人小鳥般的瑪利馮使他難忘，女孩子他接觸過不少，他認爲瑪利馮是最理想的對手，他特別喜歡她夠嗲勁，或者這是得力於那幾杯酒吧。

小楊一覺醒來，發覺身邊空空如也，以爲她去了洗盥間，走進去看看，也沒有人；一問伙記，說她大約在天亮前半小時便離開。

他想她是酒醒之後感到羞慚，所以先走了；不過他並不失望，認爲瑪利馮一定會回頭找他。

當晚，他工作時果然接到電話，清楚地認出是瑪利馮的聲音，心中一喜。可是在電話中聽到哭泣的聲音。

不由驚問：「瑪利，你哭什麼？」

「我害了你！」

「什麼？」

「你不該叫我喝醉，如果我不是喝醉，就不會讓你……」

「你說什麼？」

「楊先生，很對不起，我是個痲瘋女！」

「什麼？痲瘋？」小楊跳起來，叫道。

「其實我已對你暗示了，我叫瑪利馮，就是告訴你痲瘋。」

小楊要問個明白，對方已掛斷電話。

接到這電話後，小楊整個人崩潰，此後，他心情沉重，整日消瘦，覺得自己眞是染上惡疾了。

活躍、輕鬆、風流自賞的小楊像改變了另一個人，他突然之間蒼老了，那電話對他的打擊實在太大！

差不多過了一年，一天晚上他又接到電話。「我是瑪利馮，還記得我嗎？」

「你……你……」

「一年了，你受的磨折也差不多，該把眞相告訴你了。」瑪利馮在電話中說：「在我認識你之前半年，有一個叫莉莉的女子給你丟棄了，她自殺，我在死亡邊緣把她救回來，她是我姊姊。我決心向你報復，在停車場邂逅，以至百花苑的纏綿，都是我安排的。第二天你接到的電話，我知你一定受不了。這一年，是你受刑的期間，現在，可讓你恢復自由了，我並非痲瘋女，你也並沒染上惡疾。不過，以後你要小心，你的風流行徑，終有一天會眞的染上痲瘋的。」



廖祥雄的「雞生蛋」及國片一般毛病

林巽

如果說喜劇應屬「軟性」電影，那只可屬情感上的軟性而不是意志上的軟性。提出問題的故事，多屬表現情感的軟弱拖垮了理智；或傳統的力量拖垮了新智慧的長茁。因此引起觀眾去思索。解決問題的故事，是誇張理性的勝利。演繹一個問題的故事，就如劇中人從迷宮中找到出路一樣，那是從知到行的過程。個人以爲講電影藝術，不論是情節故事也好，主題故事也好，講藝術性的故事也好，講生意經的故事也好，任何故事都是由人表演出來的，人的情感應是情感與理智綜合的生命，超人與凡夫俗子都同一樣，除非這個人是精神畸異的人。如果人只靠理智或情感兩者之間的一樣任何可以生存的話，世界上便不會有精神痛苦這回事了。

看了廖祥雄導演的「誰家母鷄不下蛋」這齣電影，不幸得很，這部電影的三個主要人物，孫滿堂、孫太太、趙士非，看來像是只有情感而沒有理智的生命，就因爲這三個生命裏，少了情感與理智的衝突，所以在觀眾感受上，愛既不深，恨亦不深，說道理沒有道理，每個人只是傳統氣氛中的玩偶而已，說情感亦不夠深度，筆者談這部電影，並不是只指這部電影，而應是指我們國片中一般所謂輕鬆喜劇，都有同樣的錯誤，「誰」片更是一種典型，所以才認爲值得一談。

「誰」片中以生孩子爲故事情節，電影沒有一句對白說什麼「不孝有三」來強調褪色觀念，但這觀念在電影中是還有幾分的含意的。因此，「誰」片可以看成一部現實調刺喜劇，但因爲電影又用鷄生蛋與生孩子，公鷄打鬬與兩個丈夫打架作爲「平行式蒙太奇」，於是又將它的想象，引導到浪漫境界中去了。本來在藝術領域中，寫實與浪漫，不必劃什麼界限，問題是運用得夠不夠巧妙。運用得夠巧妙，在娛樂性講，可說是高度享受；運用得不妙，便成爲硬滑稽，「誰」片的效果，無疑是屬於後者。

「誰家母親不生蛋」是留美導演廖祥雄的作品，筆者從他第一部「小翠」看到那充溢靈氣的喜劇風格。小翠，一個具有完全慧質的人物化身。可說是作者特別創造出一個我們古老社會中的活潑可愛的唐吉訶德。因此那部電影創造了小翠這奇異人物，所以使我對這導演留一不平凡的印象。但從「小翠」以後，一連看到他幾部電影，都是那麼俗不可耐。可以這麼說，他已由塑造人物成功的才華，轉進入從情節世界去結構他的故事。這是廖祥雄的不幸，亦是我們今日電影的不幸。一切虧損了人物氣質的完整性去建構的故事方式，應是一條死胡同。個人以爲我們今日電影不進步的原因雖然很多，而寫故事藉人物的行爲去遷就情節，這是阻碍進步的最基本原因。

「誰」片故事背景是兩個小家庭鄰居，一家姓孫，一家姓趙。趙太太與孫太太都在家中養鷄，孫太太的鷄每天生了很多蛋，趙太太的鷄卻不下蛋，但孫

被削弱的情節，魅力亦同樣難收效。因爲座上觀眾，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主意，他們多安照自己的主意行事，他們對於一個在別人安排下活動的角色，自然很難使觀眾起共鳴的。

個人以爲「誰」片是可以搞成一個出色喜劇的，如果換上別一種方式，譬如生孩子除了古老傳統習慣外，還有一種是心理問題，如趙士非的多產，使孫家夫婦產生自卑感，如果以過舊曆年拜年作題材之一，趙士非夫婦派出的紅包有孩子收回，他們都成了白派，還加上有朋友向他們開玩笑，譏他們性無能。孫老太這角色可以不要，那個徐老太太可以寫成一個愛管別人事、專出歪主意的人物，如算命摸骨一場，可由徐太太帶孫太去摸骨，戲劇效果會更現實。趙士非可以給孫滿堂作暗示，至於如何買酒家女替生孩子，應由孫滿堂看到同類事件而觸發去做，秘密地去看，甚至自己看書本。但不敢看醫生及請教專家，一切是自卑感作祟，搞到大好家庭幾乎破裂，最後夫婦兩口子只得去看醫生，醫生的證明是他們完全正常，叫他們不必緊張，兩人才回去過正常的生活，不必再爲兒子的事擔心。至於最後用沒有孩子或有孩子作結束，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們爲了自卑感作祟而自尋煩惱，最後大澈大悟由自卑中釋放出來，這種處理，不但可以使電影充滿生命力，同時亦可以突出一點現實意義。

從鏡頭組織及說故事技巧方面說，廖祥雄已有一定水準，雖然有些地方因爲遷就歌唱而使節奏拖慢一點，那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應是使電影中的角色是一個有獨立精神的完整生命，而不是將別人主意裝入一個生命裏使成爲機械人，還有的是人物的行爲動機是由於心理因素的激發，不是爲服從古老傳統而自討苦吃，這就差不多了。

起義・逃亡

前兩天，縉山老前輩在電話中告訴我：「有二百多名北越戰俘拒絕返回共區，願意効忠於自由。」

接電話時，筆者還沒有時間看報紙，後來看到「如果要我們回去，我們便集體自殺」的報導時，筆者便立即想起在韓戰時萬多名中共戰俘拒絕返回共區，而

樣的手法。他們把大量的國民黨蔣×特務滲入朝鮮人民軍被俘人員中。然後把這些特務和被他們挾迫的一些人，說成是反共義士。……」

在這裏，我不想分辯那些反共的英雄是否被「蔣×特務」挾持，但我要質問共黨：

在中國大陸逃港的難民，是否也是被「蔣×特務」挾持着逃亡的？

在香港，是否有從大陸逃港的難民？

共黨必然強辯說「沒有」，或者

孩子吵的翻天覆地，趙太太夫婦時時吵鬧。一是趙先生利用孫先生想生孩子心切，誘他去買一個酒家女替他生孩子，自己亦想藉此胡天胡帝一番。三線故事展開得並不高明。最大敗筆是對鷄的生蛋與人的生孩子演串成一個「平行式蒙太奇」。這種幽默感，觀眾當然理解，但並不十分欣賞，最要不得的是無形中將劇中人的生命情趣，降到像鷄那樣的地位去。其次，岳陽的孫滿堂，唐寶雲的孫太太，本來是有特殊氣質的演員，但因生孩子的意願，加上孫母一股精神重覆的壓力，使孫太自己個人的思想情感大大地削弱。至於孫滿堂為了生孩子與太太到海灘別墅去重渡蜜月，又為了生下孩子領養的計劃，與一酒家女訂替生孩子的合約，以四萬元給酒家女做代價等，本來都是表現一個人物特殊氣質的材料，可惜，這一切事件都是因為趙士非代他設計安排的。如此，孫滿堂的表演，便成為趙士非安排下的機械人，生命力大大地被削弱了。主人翁生命力

「垃圾

擇的。

北越戰俘之反共，中共戰俘之選擇自由，實在是一件意義重大的事，這說明了一個事實：自由必將戰勝暴力。

由於這消息給予共幫的打擊太大了，於是在三月廿八日的文滙報便發表了「所謂義士」一文，說：「二十年前，美國在朝鮮戰爭結束時，就曾使用過同

雷健，例如古某人。如果要把這些一垃圾」的名字一一列舉出來，萬人雜誌將會變成人名錄了。

我想：中國的前途並不決定於美毛或日毛勾結，而決定於民心。

香港的「垃圾」越多，便是共黨越快滅亡的明證。

只要中華民國政府響起反攻復土的訊號，七億「垃圾」必將埋葬毛周政權！

古鶴翔

談「權和錢」

一知

我有一個經商致富的朋友，他原本是個無產階級。在他賣苦力，打日工的時候，生活艱難，樸實緘默，做人和氣，對人熱誠，有同情心，有正義感，還非常有志於向善。他沒有受過良好教育，文化水準很差，但他有求學的勇氣和恒心，白天作工，夜晚補習，經過十幾年不輟的努力，現在不僅是中文暢通，對英文日語也能應用自如了。他學識上有了這樣大的進步，而他的事業更是飛黃騰達了。由一個一無所有的窮工人，現在成了有名的廠商。兒女成羣，家財千萬，過着富豪生活，與十餘年前變得完全是兩個人了，是一個十足資本家的派頭。他那種權勢凌人，錢多氣粗的態度，教我望之生厭。可是他使那些追求權利的人，望之生羨。他往日的和氣，熱誠，同情心，正義感也隨着他的發達變質一去無踪了！

權和錢是可愛的，權和錢也是可怕的。

權和錢給人帶來了虛榮與驕傲，權和錢也把人變得更加罪惡與醜陋。

就以我這個朋友來說，他在權和錢的陶醉之下，不是變好了，而是變壞了，變得在他身上再也聞不到人的味道了！驕傲，自私，惟利是圖，爭名奪利，不擇手段。什麼骨格，品格，人格，性格，一格也不格！只知格權格錢，其他都格格不入了。

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小丈夫不可一日無錢。因此世人爭着作大丈夫或小丈夫。世界之壞，人心之壞，就壞在這些大小丈夫們手裏了。人們都在權和錢的支配之下過生活，因此人人對權和錢就加崇拜，權和錢對人人都有莫大的誘惑力。要說人們不愛權勢，不愛錢財，那是違心之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於我哉！這是過去人們的幻想罷了。人生是不能與現實脫節的。但對權和錢應該得之有道，用之也有道才好。

權和錢與人們的生活，和生命是息息相關的。人們必須靠錢財生活，也要受權的約束。不論神權、君權、民權、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總是在權和錢這兩件事情上變花樣。大體是這樣；權和錢是分不開的，權在那裏，錢也在那裏。藉着權可以得到錢，藉着錢也可弄到權。衙門口兒向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這正說明了權和錢是難兄難弟，它們也是狼狽為奸的。一般貧苦勞動的平民，都是在權和錢的奴役下過日子，在這兩座大山的壓迫下永遠翻不了身。解放，自由，這都是一種爭權奪利的口號。

權和錢的地位，是交互上下的，有時權比錢厲害，有時錢比權厲害。在封建的帝王時代，權為貴。有了權就有一切了。一作皇帝，把天下國家都看成是他一己之私，所謂天下即朕，朕乃天下。歷代的大野心家，打天下，作皇帝，對權和錢是一把抓。抓到手後傳子傳孫，至死大放。民主時代，錢為貴。不論選什麼，選到就有權。競選也好，賄選也好，非錢不通。我們都認為美國是最民主的國家，但人們都清楚，所有當選的總統，背後都是靠大財團的支持，如果是一個窮光蛋，決沒有競選的份。一年一度的復活節又到了，不信，讓耶穌復活，他仍然是個窮木匠的話，到美國去競選，不要說選大總統，怕連一個議員都提不上名。

權和錢的本身並不完全是壞的，有了權和錢的人也不完全是壞人。以權治事，以錢濟人，這都是好的。如仗着權和錢的勢力，傷天理，壞良心，犯罪作惡，驕奢淫侈，欺壓善良，剝削窮苦，專幹損人利己的事，這樣的權和錢是太壞了。對這樣有權和錢的人，就當輕視、鄙視、賤視、甚至仇視他才對。

所謂官商勾結，權和錢結良緣。有了千萬家財的人，就有資格換來一個甚麼紳士的名頭。當上一名紳士，就可在此時此地這個社會環境中享受一種特權。天下烏鴉一樣黑；到處如是。留在大陸的所謂民族資本家，仍然過着比一般工人農人高出幾倍的生活，不是代表，就是委員，難道這不是權和錢的結合嗎？台灣的紅包更是人所共知，雖然蔣經國先生上台後大力革新，肅奸除貪，政聲丕變。實質上權一接觸到錢時，又成了難兄難弟了，權在錢的腐蝕下軟化了。就我所知台灣實行徵收大戶的綜合所得稅，這本來早就應該澈底執行的。應徵收誰多少就認眞徵收，應罰誰多少就認眞罰，不要給那些大戶們留下一個拖延時間，申辯理由，找機會託人情去疏通，使國家的政策變質，國家的收入減少。我知道有幾個大戶，消遙法外的消遙法外，逃避異鄉的逃避異鄉，疏通減繳的疏通減繳。

中共怎樣摧殘苗族【下】

胡菴之

展開劇烈的抗共聖戰

本來在民國以後，執政當局，遵照孫中山先生「國內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張，除標榜漢滿蒙回藏五族爲一家之外，對於其他少數民族的改善問題，也列爲當務之急；特別是秀才出身的前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素以「五倫八德」爲教民宗旨，對於湘西的苗族更加關懷。他秉承中央的意志，特發出「苗族僻處邊遠，文化經濟在在落後，亟謀所以改進其生活」的電令，通飭各縣，協助第八、九兩專區順利完成其工作；並以免費鼓勵苗區青年，分別入於省立各中、小學校，接受現代教育，使漢、苗兩族人民，一視同仁，只要苗民中有一技之長者，必優先量才錄用；更進一步地竭力提倡苗漢通婚，消除過去的界限，促成苗漢一家，和睦友善，幾已逐漸同化了。

詎料好景不常，赤潮席捲了大江南北，西南半壁山河也不幸而淪入魔掌。由於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冬天，中共魔掌已伸入了那一向安享太平的苗區，使來自北方就此居住了兩千多年的忠實苗人，竟遭受了史無前例的悲劇！

起先，狡詐的中共，對於苗族是有深刻認識的。因爲苗民獷悍成性，他們絕不會屈服於暴力的統治，早見諸於明清的史册紀載。所以，中共未入苗區之前，常具戒心，極盡其籠絡欺騙之能事。但是近百萬的苗民，知道老毛不是好東西，則團結一致，誓死抵抗，把中共初時派入苗區游說的特務分子，一律加以消滅；繼而據有八面山一帶崇山峻嶺，作游擊根據地的，即阻止中共進入苗區。而中共則把這個反抗的苗區，劃爲所謂「特殊地帶」，於是使用了七個師的兵力，對這個「特殊地區」展開其血洗的殘酷鎮壓！每攻入一個苗人的村莊，則見鷄殺鷄，見狗殺狗！在兩個多月的慘烈戰爭中，苗族約有十七萬名老弱婦孺，全部死於中共的機槍大砲之下！然後增加共軍兵力，從湘、鄂、黔數省邊境包圍八面山的苗族游擊英雄，企圖迫使他們於彈盡糧絕後加以消滅。

同時採行兩大陰謀策畧——分爲政治與軍事進行。在政治方面決定：㈠威脅利誘以分化苗族，派出會說苗語的漢人到處向苗民游說。㈡改變集體屠殺作風，一律用秘密處死方式，將所有不穩的苗區知識分子，以客氣的態度請來開會，隨卽實行暗殺後毀屍滅跡！㈢絕對限制苗民戶口轉移，嚴格執行旅客往返限期，禁止苗人與苗人間的往來。㈣苗民的生活日需品，一律採計口分配給制，每日領取一次；無論男婦老幼，全部加多其工作時間，避免以剩餘物資接濟游擊隊，或有空餘時間與游擊隊互通聲氣。

至於軍事方面則決定：㈠加強其「公安師」的實力——擴充編制並一律配以俄式裝備；㈡調整公安師的防地，陸續進駐苗區各要隘，縮小其對游擊隊的包圍，使整個苗區被重圍後，水洩不通。這樣逐步使到苗區游擊隊陷於孤立狀態，而共軍則處於有利之態勢，進而開始其一貫的欺騙宣傳攻勢：印了數以十萬計的傳單，千篇一律的印上「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賞」，以及「三大原則」、「八大注意」等等，並運用種種方式如挾持游擊英雄的親屬，遞送這些傳單進入游擊區域。但後來始發覺這些游擊隊親屬有去無返，認爲不僅沒有收到宣傳效果，反而增強了游擊隊的實力。於無計可施之餘，始進行其殘酷的毀滅！展開其人海與火海的進攻，而苗族游擊隊也不示弱，初則負隅頑抗，繼而與共軍展開肉搏戰，雙方死亡纍纍，終於衆寡懸殊，彈盡糧絕後，大部份游擊隊已壯烈成仁，其餘則作最後抵抗，而被俘和投降的卻少之又少。

挑撥苗民間互相鬬爭

軍事行動雖已告一段落，但爲了一黨專政的極權統治，乃以籠絡人心，羅致一些投機分子和無耻的尾巴黨人，組成一個所謂「政治協商會議」，把一切毒化政策及其殺人條例，都從這個會議中產生，美其名爲「人民協商會」，實則是罪惡淵藪！例如：針對少數民族政策，在「政協綱領」上第一章總綱第一條中，就明白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爲新民主主義卽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農階級領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只限於業已馴服了的少數民族，才有如此享受和待遇。

當時中共總理周恩來，也會作出過如下的報告說：「……在民族事務方面，目前應該注意的事項，以建設工作爲最重要。依據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會制的基本原則，切實認眞普遍推行各少數民族區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聯合政府的方針，對於民族的權利應有適當的規定。」前中共「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劉格平也說：「在少數民族聚居區域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在各族雜居的地方，則建立民族民主聯合政府，使民族形式與民主主義內容具體結合起來。」

這是中共企圖發揮其對少數民族，澈底控制的效能。不過，凡是中共認爲某一地區，准予少數民族實施區域自治，則說明了該地區已被中共絕對控制的了。而所謂「自治」者，卻是很明顯地給少數民族套上之枷鎖也。

卽以湘西苗區來說：在中共導演下開幕的所謂「自治人民政府」，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這兩個機構中的負責人及其所有委員們，就沒有半個是由苗民投票選出來的代表，而全部是由湘西籍的中共特務幹部所充當。原因是他們多半懂得苗區的語言文字和風俗習慣，是故，中共把這些共幹冒充苗族代表，誰也不敢哼半個不字，否則加上「反動」、「國特」的罪名，馬上格殺勿論！由於這些苗區被「解放」得最遲，而共黨所付出的代價最大，因此，仇恨的種子亦愈積愈深，報復的心理和手段，更較普通一般地區爲劇烈！中共湖南省人民政府一直把這個「特殊地帶」塗上了黑點。根據內幕資料透露：單是在「土改」期間的「查黑」運動中，便分爲如下三種進行：㈠是黑田；㈡是黑糧；㈢是黑錢。

中共爲了分化苗民與苗民間的感情，其主要陰謀詭計是首先挑撥各地的苗族之間互相清算鬬爭。例如：在某一保裏面（舊時的編組）只有水田一百畝，共幹們故意列成一百二十至一百四十畝。如果甲戶承認了五十畝，乙戶承認了三十畝，實際上還有二十畝了。但在共幹手中的册子，則發現不敷的數字竟達四十畝甚至六十畝，於是一併列在丙戶頭上，因而激起丙戶向甲、乙兩戶拚命鬬爭，共幹們更從中推波助瀾，非把甲、乙兩戶鬬至死去活來不可！

其他的所謂「黑糧」、「黑錢」，也照辦煮碗地依據上項方式進行鬬爭，務使苗民與苗民之間互相積下深仇大恨，以便共幹操縱自如。

第一套「查黑」的手段完成，第二套手法接着進行，卽把「鬬爭」、「清算」出來的土地，搬不動移不開，便由中共幹部決定分配給苗區的貧雇苗農，使那些頭腦簡單的農人，初時感謝中共賜以田地；加上共幹宣傳「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因而大大地分化了苗區的反共和仇共勢力。殊不知共黨陰謀在使苗農替共黨耕種，無形中轉變爲共幹的農奴。至於鬬爭出來的黑錢和黑糧，甚至一些殘破的傢具，又被共幹表演一套「翻身穀」的魔術，把所有的錢和糧都乾脆地帶走了。因此，苗區所流行歌謠是：「十萬穀子九萬田，年年沒有米過年！」其後更唱出：「十萬穀子九萬田，家家戶戶都缺糧，日日沒有米下咽！」

屠殺反共的苗族領袖

在中共幹部掌握着苗區的大部份社會之後，便開始進行「公審」和屠殺反共反毛的苗族領袖，而首遭毒手的則是反毛英雄龍雲飛，和他好幾位得力助手。因爲他和他的兒子龍恩普在苗區中頗具聲望，他曾組織五十多個小組游擊隊，每組四十至一百人不等，利用老馬識途的優勢，在好多個月的血戰中，曾先後消滅中共第四十五軍和四十七軍的大部主力。所以，中共對龍氏父子異常憎恨！他後來雖已自戕成仁，但共黨卻仍未放過他的家族共二百七十餘人，全部被殺！龍氏的親信部屬徐漢章及其子龍恩普等化裝脫逃，中共除懸重賞通緝之外，嚮應龍氏的東南部苗民如徐輝庭、謝世欽、楊阿忠、楊阿學、李韜、石開等的家屬，也遭中共斬草除根！甚至失敗投降的羅文傑、陳子賢、張大治、徐雅南等二百餘人，後來亦受到共黨公審致死！

羅文傑係前國軍宋希濂所編組的幾個暫編師師長之一，他與周變欽、陳子賢、師興周等聯合的反共武裝部隊達一萬五千餘人，並成立「湘黔川鄂邊區民眾反共自衛軍政委員會」，以八面山爲永久基地，與龍雲飛所領導的苗族人民反共自衛軍，併肩作戰。其部防的陣面甚廣，由宋占元、秦際陶所領導的兩千餘人，分別控制了崇山、七豐寨一帶地區，由覃德勝、張宏勳、王恩燧率領的反共武裝，則佔領着蘆茅界、關刀口等地，直接對抗中共曹里懷的第四十七軍，使共軍的損失慘重！

中共鑒於情形對它十分不利，乃拚命利用那晚年失節的「湘西王」陳渠珍，替中共竭力拉攏苗區反共領袖，分化反共力量。這位湘西地頭蛇，在苗區的聲望極高。因爲他本人就生長於鳳凰苗區，自幼世襲了他父親的酋長地位，當何鍵主湘政時，他便先後分任第八、九兩區的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其後又擔任過湘西行署主任。不僅根深蒂固，牢牢地控制了湘西近二十個縣的範圍；而且他私人擁有武裝部隊達兩師之眾。因之，中共認爲他有被利用的殘餘價值，特別是在那不可收拾的局面下，更富有爭取的價值。乃以「湖南人民政府委員」名義予陳，隨卽要求他去籠絡苗區反共英雄雲龍飛父子，首先碰了一個大釘子！

自爭取龍氏父子失敗後，陳渠珍下一步爭取的對象爲羅文傑等人，中共恐怕羅氏「頑強」，不易爲陳所說服，乃決計設法以利益勾結在羅文傑身邊的方天印，先向羅天印煽惑；隨後使大兵團進行包圍，以武力威脅，採取「剿撫兼施」、「恩威並濟」的手法，而迫使羅文傑等就範；他們終於走上了最後悲慘道路！

一九五三年八月，中共推行了第三步毒辣計劃，來奴役苗區的農村經濟。據「長江日報」刋載了「對苗區農村的十大政策」。表面看來是好聽的口號，實則完全由中共控制其所有糧食；尤其鼓勵苗民種植的鴉片，更在第五項「暢銷土產，發展貿易」的政策下，全部被中共搜刮運走，達成其「統購統銷」的目的，而苗民則蒙受損失極大，許多守份的忠實苗民被活活餓死！

以上暴政，已使苗民受盡虐待，而苗區的風俗習慣如技擊，醫藥等，不獨早被取締；且加上「企圖反動」的罪名，任意屠殺那些身懷絕技的苗人。共幹以爲苗民可欺，竟在「新婚姻法」中添多一項「審婚權」。這一不成文法例，只適用於原始民族，部落酋長的權威。而控制婚姻的共幹，藉口審查新郎新娘的思想問題，而乘機取得「初夜權」。他們在進行這項審查工作時，新郎略問幾句卽遣走，新娘則必須留下一兩天，作爲臨時的佔有。但苗女多半重視貞操，抵死不肯就範者，則往往被加上「思想搞不通」的罪名，囚禁改造，因而犧牲於這種情形下的苗女佔大多數。

中共迫害苗族既如上述，而對其他少數民族的摧殘，也由此可想而知了！

抗戰武術談

千里從軍赴國難　深山古刹逢異人

張仲仁

抗戰爆發第三年冬，華中區的武漢三鎮已淪陷於日寇之手，敵軍集中兵力向湘北推進，企圖攻取湖南省會的長沙城，還野心勃勃，欲佔領粵漢線而截斷湘桂路。如果當年倭寇的侵畧進攻計劃得逞，則江西湖南的大幅地區，早已成為淪陷區，如此則影響我國中期及後期的抗戰力量，是不堪想像的，因有關軍糧的徵集，兵源的補充，均須依賴湘贛兩省佔大多數，如給敵控制大部地區，則我軍損失之大眞是無法估計了。

那時我們湘贛邊區的人民，終日人心惶惶，唯恐戰局不利，如粵漢鐵路線被日寇佔領，就要困居敵後做順民，誰願甘心任由敵人宰割，故此在湘北第一次醞釀會戰前，吾鄉一班熱血青年，一批批的離開家鄉，多數取道衡陽轉往廣西等處，投考戰時興辦的各種軍政學校訓練班等，以達成從軍救國的抱負心願。

那時我家也擔心交通斷絕，會變成敵寇控制下的籠中鳥，因此特請舅父，和已出嫁的大姊接來家舉行一次家庭會議，我們有四兄弟，青年的一輩主張將兩個小弟弟留在父母身邊，大哥和我已達適齡的壯丁期，應該參軍衛國，投身此抗日聖戰的行列中去，以盡一份中華國民之責。主要的是怕老祖母和母親，捨不得愛孫從軍，希望能說服老祖母和母親，得到老人家同意。因我家是數代單傳，旺財不旺丁，直到我們這一代，才多幾個男丁，因此非常寶貝。當時好在祖母和母親在不得已之下，均能深明大義，家庭會議得順利通過，使我們兄弟如釋重負。

在戰時政府頒佈的徵兵徵糧條例，徵兵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可是在徵兵方面曾發生過很多的舞弊貪汚事件。在地方有勢力的大戶人家，因各鄉保長要爭取他們的支持，不敢放下情面抽他們的壯丁，很多用錢買人頂替，因此一班小戶人家就淒慘了。徵糧是以原有田糧的百分比照算，除軍糧外，再加地方政府的附稅。在抗戰初期的兩年，及末期的一年，我在家曾經手繳交公糧，所以知之甚詳，所謂集腋成裘，雖然各地主所出的錢糧並不很重，但收集起來的總額就很可觀。

家庭會議後準備從軍受訓，就不必參加鄉保徵兵抽簽，我與同學們計劃，約好經衡陽去桂林投考徐庭瑤將軍主辦的機械化學校，校址在貴州。當時幾位同學先動身去，當我與同伴三人抵達衡陽時，早約好在此等的同學已先起程去了廣西，留信要我們等候消息。我們一直足足等了半月有餘，旅費快用完，還未見有信來，焦急之下，只有另想辦法。那時駐在衡陽的軍隊袖章上是「雨東」兩字，來港才知道「雨東」即關麟徵將軍的別號，因我有位親戚在他司令部任政治部主任，在該部衡陽留守處找到這位主任太太，說明因躭擱了時間，旅費已超過了預算，請求她想辦法，她當即取了張「雨東」部隊的護照及三份符號，我們三人就可免費搭火車起程赴廣西桂林，誰知到了桂林，投考機械化學校已過了期，只得改投重砲第七旅，在興安縣受軍訓。那時腦子裏最重要的是國家民族，青年人的心是純潔的，只要有機會上陣抗敵，什麼軍訓都可以。訓練期間預定是一年半，後因戰事緊張，部隊急需人員補充，為要提前結業，只好加緊訓練，甚至在夜晚，還增加一堂教練，軍訓生活是非帶辛苦的，那些文弱書生型的男孩子，是很不習慣此種嚴格的軍訓生活的，伙食又差，有點病痛就會思念親人，驟然離鄉背井，毫無親情的丘八生涯，也難怪他們有時會喊苦連天了。但我卻例外，並不覺得太過辛苦，因我在家已經過幾年的練武運動，身體很結實，有關各項運動，籃球、槓子、木馬、跳遠、跳高、跑步等我是隊中的全能健將，我不但很喜歡這些運動，並很得區隊長和班長的錯愛，特別准許我的請求，每天提早半小時起床練國術，這是我的特權。

在軍訓之暇，趁星期日休假，我最喜愛去遊山林探寺院，向附近居民詢問那處的寺院大，那處有高僧眞道人，希望能遇到有隱居的奇能異士、草澤英雄。結果不負我所望，在興安縣鄰近桂林一處深山禪院內，尋訪到一位前清武官，隱居在彼帶髮修行，當我見到他時，眞好似發現了寶藏一樣的歡喜，這位隱士不願表露眞姓名，要我稱呼他為禪院老人，他的武功及槍刀木棍功夫造詣之深，非我這個初出茅蘆的小夥子，能夠看出他練到了何境界；聽他的口音好似河南人，據他說祖籍是山西太原，問到年齡他卻神秘的笑着要我猜猜看，我與他眞是他鄉遇知音，一見如故。他非常喜歡我去探訪他，一老一少氣味相投，嗜好相同，我不會放過機會，就要行弟子禮，請教武功。他要我表演一套拳術給他看，當我演完後，他說：「是得名師傳授，能繼續練下去，到三十歲後，可以出外闖闖江湖。」我請求指點拆招手法，他要我將所學的拳掌，盡力朝他打出，我依言照做，可是我每一出手拳掌，尚未打出尾就被他制住了，同時他雙手前半截如同鋼鐵般的堅硬，只要和他的手稍碰一下，我的手就會痛得往下沉落提不起來，他用手捲我的拳頭時，柔軟如絲帶，只聽得他口中說要我留神，一面運用牽送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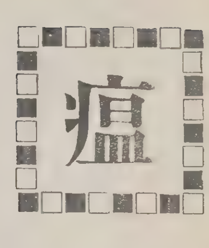
法的送法，要使我仰面朝天跌跤，他用腳尖踏住我的腳背抓着手一送，我立即如滾地葫蘆般跌倒地上，一點反抗力也沒有。這手功夫我已有四五年的練習經驗，竟然輕易的讓他摔倒，可見他的功力是何等的深。原來我們練習，是用腳勾住對方的腳踭，出乎我所料，他是用腳尖踏腳背，雖然跌了一大跤，卻學了一次見識，平時我還自以為手和拳頭練得很硬了，今天遇到高手，才知道自己的渺小和功力的淺薄。拆招後我接着打一路木棍，他看後點點頭道：「是可造之才，年紀青青已有四五年功力了，難得，難得。」我又請求指點棍法，他點頭答應，兩人各執一根木棍，叫我與他距離約六尺遠對面站立，要我用棍先打出，凡是會武術的人，不怕木棍劈頭劈腦打來，最厲害是用棍筆直鑽去，我當即跨步側身坐樁，手中木棍直往他身前鑽去，隨即一捲收回，說來奇妙，我這一着已算是快了，但當我還未收回之際，他左腳稍向後移動坐樁，他的木棍飛快的已纏上我的木棍，同時一捲，我只覺手中一滑，已抓不住木棍，他再一拖，我的木棍已跌落在他腳邊。當時我一怔，手中已空空如也，他靈活純熟的快捷動作，真使我敬佩得五體投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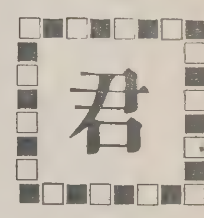
我從十四歲開始練武術，那時剛十九歲，記得在練武同伴中，我可算是佼佼者，這次在老前輩面前，木棍一交手就被繳械，在拆招時，拳掌未打出就被封住，這是我第一次遇到這樣的強手，我和他功力上的差異，真好比螢火蟲和月亮，我何幸運，竟遇到一位武功高深的武林異人，內心的喜悅，及崇高的敬仰之情，真非筆墨所能形容萬一。我當時請教他老人家說，我的木棍打出的勁道，也有四五寸震動花圈，何以你將木棍一捲一拖這樣容易使我能滑離手呢？他說：「你如能練氣功十年至十五年，你同樣能用此方法，捲拖滑離對方的木棍。」一句話使我茅塞頓開，真所謂良師益友，我那時年輕，自以為武功已不錯了呢！

再一次我去探訪這位禪院老人，他帶我去他的臥房坐談，並幫他抄寫一篇經文，我看見他臥房床角後面，有一座特製的刀槍架上，插了一支鈎鐮槍，還掛了一把三尺多長的劍，他見我出神的望着這兩件兵器，就告訴我說是以前慣用的兵器，是他八十幾年的老伴了，當時我聽了計算一下，假定他是二十歲從軍的話，兵器陪伴他八十多年，現在他不是有一百多歲了麽，可是在當時我估計他的年齡，最多不過六十幾歲人，由此可見這位武林異人，保顏有術，養生之道，在於練功練氣，氣功已臻化境。我因想試試鈎鐮槍，徵求他的同意後，欲從架上取出這柄鈎鐮槍來，誰知竟拿不動它，隨我怎樣用力，一隻手怎麽也拔不出來，後來用雙手費大勁才能提出，原來這槍是鐵柄的，連尺多長的槍尖，還帶一隻鈎，約有七英尺長，我提出來後只能抓着擺擺架勢，不夠氣力來使動它，據他說有六十五斤重，槍柄已磨得好光滑，可見用過很久時間。我讚賞之餘笑着說：「老前輩，你捲我的木棍，難怪這樣容易捲我落手了，你這樣深厚的功力，使慣這樣的重兵器，抓根木棍不等於捻着一根燈芯。」我以前學武術這一派，也有一路鈎鐮槍法，但槍是木柄的，學過後很少練習，我記得分東南西北四段，每段刺出二十七槍，合共一百〇八槍，多數陰手刺出，陽手收回，如同打鑽心鑽腰拳般，刺出要鑽一下再收縮回來。我在受軍訓期間，每隔一星期，定要去拜訪異人一次，他教導我每早起床練蝦蟆功，「即地氣呼吸」，不要停止，並教我練氣功，他的氣功練法是靜坐式的吐吶功夫。以後因戰局緊急，我被派上前線，就此離開了桂林，也因此而失去我這位異人良師。如不是國難當頭，我真願隨在他身邊，時時請教武功，會使我受益不淺，而他的驚人武功也不至在深山中湮沒。而今共黨竊據大陸，能容許這位老人清靜隱居嗎？我真欲問蒼天了！

我參加崑崙關戰役後，在零陵縣境駐防整訓，也曾遇到一位高僧，他擅長穴道、醫藥，及氣功，這位和尚的氣功也是靜坐式，我當另文詳述。有位住在荃灣姓陳的長輩，我也曾請教過他練氣功方法，與此隱士均係一脈相傳。

他說每早練過蝦蟆功之後，最好面對東方做深呼吸運動二十次，要有恆心鍛練，不但能強身健體，功力倍增，而且無病無痛能益壽延年。來港後因居住環境關係，整套拳術及槍棍均無法操練，但早晨的健身運動數十年來未曾停止過，因此我本身體確實很少生病，就是傷風感冒也很難侵犯到我。身體的健康，要靠保養和鍛練，在港二十多年來生活擔子重，同時香港的緊張都為生活，使得我心情無法安靜下來，因此對氣功不能如常練習，因氣功的練習，是要寧靜的環境，更要緊的是「心」的絕對平靜，如心中有許多雜念，不能從思想上趕走，對練氣功就不會有成就。然而有志者，事必有成，我相信有很多青年們，他們不會很早負起生活的擔子，趁此大好青春，努力求學，同時鍛練好自己的體魄，正如滿江紅上所說「莫等閒白了少年頭」。回憶我遇異人的那年，只是十九歲的大孩子，如今頭上已有白髮，而往事，歷歷在目，如在近年，光陰不饒人，怎不使人感嘆，可惜飛逝而去的流年呢！希望在不久將來，能實現我練氣功的理想。今將每早的健身運動寫出作參考，練蝦蟆功的動作姿勢，是用雙手掌撐地和兩腳趾尖頂在地上，身子平直，頭稍仰高，開始做此運動時，將兩手肘關節慢慢向外彎曲，身體亦慢慢下沉將要碰到地面為止，然後緩緩將肘彎打直，上身亦隨着升起，恢復初時身子平直的姿勢，稍停一下，再開始做第二下運動。做此動作時，不要太快，不可悶住氣，要照常呼吸，不可勉強多做，起初能做三五次就可以了，長時期運動，自然可增加到八次，十次，至廿次為止。我以前練此功力時，首先用手掌撐地，習慣了後，改用平拳頭頂地，鍛練了一段時間，再改用食指和中指的第二節骨尖及大拇指頭支撐地上，習慣後，改用拇指食指和中指三隻手指尖頂在地上，功力深厚的人，只用拇指食指兩隻指頭頂地，我只練到用隻三指頭頂地，兩隻手指我未練過，因為這是健身運動，不必鍊得太辛苦了。深呼吸運動，多數人都知道，做此運動時，用鼻孔慢慢吸入空氣，越慢越好，在吸入時將肚腩縮上，胸腔挺出，兩手向外攤平，腳踭離地，吸到最後稍停下，慢慢從口中呼出，肚腩放下，腳踭落地，雙手也垂下，第二次再開始，以二十次為一段。注意空氣不清新的地方，不可做此吸呼運動，否則對身體反而有害無益。（更正：上期本文小標題應為「鳥啼蛙鳴知天意」）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雙方一動手打起來，自然就驚動了許多人，當地民眾對於這個無所不管的留守處實在恨到極點，只是找不到藉口，不敢動手，現在一見留守處竟然襲擊地方團隊，於是新仇舊恨連在一起，幾個地方上領袖呼嘯一聲，馬上集合了幾百人，加上聞警來援的地方團隊，共計五百多人，都有武器，領導人有耿明軒、孫志誠、張建康，正式趕到現場，協同地方團隊向新四軍留守處展開攻擊。

就實力而論，留守處有七八百人，數量上佔了優勢，民兵又未經過訓練，平時雖然會放槍，但究竟未打過仗，所以在質的方面，留守處也佔優勢。但由於地方民眾受壓迫騷擾過久，一腔怒火，突然得到發洩的機會，大勢不可遏止。新四軍留守處的官兵，眼見無數老百姓蠭擁吆喝而來，即使開槍打倒幾個，其餘的看都不看一眼，依然向前衝，不禁慌了手腳，一開始就陷於挨打之境。但是王國華及幹部在後面督戰，不准後退，只得死撐。

確山民眾及地方團隊屢次要求以武力驅逐新四軍留守處出境，未得允許，此時總算找到機會，豈有功虧一簣，前仆後繼，拚命向前，從十一月十二日開始進攻，激戰兩天一夜，新四軍留守處人員再也支持不住，於十四日凌晨一時退出竹溝，臨行時又將竹溝鎮前聯保主任楊岫峯，小學教員余運昌及良民十四人槍殺。

新四軍人員逃出竹溝，退去湖北境內四望山，檢點人數死傷一百多，聽說地方團隊只死官兵七名，傷三名。

王國華越想越不服氣，就召集幹部開會，檢討失敗因素。

參謀長劉貫一說道：「我方精銳都被彭雪楓同志帶去豫東，聽說他們現在發展的有一萬多人，應該把我們的五百多人退還給我們了。」

王國華說道：「遠水不救近渴，就算彭雪楓同志把他的部隊開來，也要一個月的時間，到時咱們全被消滅了。」

王盛榮說道：「我主張再打一次，能以消滅敵人一部份，才可以提高我們的士氣。」

劉貫一說道：「我們官兵鬪志低沉，再打未必便能打得勝。」

王盛榮說道：「如果再去打今天這一夥人，當然不成，可是要換一個目標，力量較為薄弱，再出其不意，就一定可以成功。」

王國華說道：「政委這個辦法要得，從這向北是確山縣第三區，區署實力有限，我們可以走到就全部消滅，消滅了第三區署，提高了士氣，再回頭打竹溝。」

王盛榮、劉貫一一致同意，就挑出一部份能戰的兵，由第一特務大隊長徐克牽領，去進攻確山縣第三區署，到地方時黑燈滅火，鴉雀無聲，以為這次可是抓住了機會，徐克向空放了一槍，喊聲衝呀，一直衝進區署，也未見有人，點起火把四處尋找，還是沒有一個人影，徐克憤極，下令把區署燒了，誰知剛點上火，四面八方槍聲響了，區自衛隊與民眾聯合向新四軍展開攻擊。徐克一見陷入包圍，就下令撤退，民軍包圍線相當薄弱，新四軍一衝就衝出去，但民軍卻窮追不捨，新四軍只得邊走邊打，一直到了第二天進到龍窩，把徐克也打死了，剩下的人又逃去四望山。

竹溝事件發生後，確山縣政府自然呈報河南省政府同第一政區司令長官部，中共方面也得到消息，在延安開追悼會，毛澤東親自撰文聲稱是第一次反共高潮到來，一定要追究到底，訓令周恩來同葉劍英向政府提出交涉。

周恩來同葉劍英到了參謀本部謁見何應欽、白崇禧，四人一打照面，白崇禧先說道：「二位來的正好，敬公同兄弟正要奉請哩！」

葉劍英眼見又被小諸葛搶了先着，當時趕快說道：「劍英同恩來同志來謁見二位總長是為了河南確山縣地方土匪對新四軍設在竹溝鎮的留守處發動攻擊，留守處人員死傷一百多，其餘幾百人被迫撤去湖北境內，請政府明令懲兇，撫䘏死難家屬。」

白崇禧倒不講話了，靜靜聽葉劍英講話，面含微笑，十分欣賞。

周恩來已經看出風色不對，但是也不能阻止葉劍英講話。

果然等到葉劍英好似背台詞一樣，把準備好的話背完了之後，白崇禧問道：「劍英兄，設在竹溝的那個部隊留守處，你光說新四軍，不知屬於新四軍那個單位。」

葉劍英說道：「新四軍第四支隊第八團的留守處。」

白崇禧又問道：「新四軍第八團去了什麼地方？」

葉劍英說道：「奉命去皖中與敵人作戰。」

白崇禧點下頭，又問道：「這個留守處有多少人？」

周恩來已看出小諸葛又在用計，但想阻止已來不及，葉劍英脫口而出說道：「有八百多人。」

果然此言一出，白崇禧登時變了臉不笑了，說道：「劍英兄，你是正規軍官出身，你的軍事才能，委員長十分嘉賞，所以去年辦南岳訓練班調你當副教育長。」

葉劍英還不知機，滿面堆歡說道：「這是委員長謬賞，當然也有二位總長代爲吹噓，其實劍英對軍事所知有限。」

白崇禧笑道：「老兄不必客氣，我想請教一點，一個步兵團有多少人。」

葉劍英說道：「目前的編制總在一千五百人左右。」

白崇禧笑道：「多承指教，老兄不說，我眞的忘記了，原來一個步兵團只有一千五百人左右，但不知道第八團怎麼留了八百人留守。」

葉劍英當時呆住了，知道自己跳入了小諸葛預設的陷阱。

白崇禧又問道：「第八團是何時調去皖中作戰。」

葉劍英說道：「去年秋天。」

白崇禧正色說道：「劍英兄，北伐時你就在張向華部下當過參謀長，對軍事你絕非外行，因此，我想請教幾個問題，你務必要給我肯定答覆，第一，一個團可不可以在後方設置留守處？第二，一個步兵團只有一千五百人，留守處卻留了八百人，這是怎麼回事？第三，留守處的任務是辦理部隊未盡事宜，多則半年，少則三月一定要撤銷，現在這個留守處卻留了一年多，他們究竟留在確山縣幹什麼？」

葉劍英當時目瞪口呆，一句話也說不出。

周恩來眼見葉劍英已被小諸葛迫到斷崖絕壁，當時陪笑說道：「健公知道新四軍都是原來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的，這批人沒有受過正規訓練，對於軍事紀律，有時不大明白。」

白崇禧說道：「恩來兄，國家有法律，部隊有軍紀，合在一起，就是法紀，只要是這個國家的人，就要守這個國家的法紀，第八團本身不守法，與地方團隊起了衝突，咎在新四軍，現在河南省政府同第一戰區長官部都呈報上來，請求對新四軍制裁，因此，敬公與兄弟要請二位前來，不料大駕先到了，現在就請老兄給我們一答覆，以便回覆河南省政府同第二政區司令長官部。」

周恩來對小諸葛一向畏懼，知道他的爲人軟硬都不知，對他陪笑臉固然沒有用，梧着鼻子哭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壞處，只得老老實實答道：「家門喋血，總是大不幸，就算新四軍第八團過去有錯，但河南地方團隊也不該鼓動亂民動武，把抗日軍人殺傷過百，此風若長，將來前方與敵人打，後方自己打，不是要搞亂整個抗戰陣營。」

白崇禧從袋裏掏出河南省政府呈文，說道：「恩來兄，你請看第八團在竹溝究竟幹些什麼事，破壞役政，勒索鄉民，設卡收稅，這些事都不說，最最不能原諒的是前年私自槍決了兩個聯保主任，一個小學校長，去年又殺死信陽縣政府科長，這次更屠殺前任聯保主任，小學教師及良民十四人，劍英兄開口就說他們受土匪圍攻，請問誰是土匪？」

周恩來當時被小諸葛迫得啞口無言，哭笑都不敢。

白崇禧回頭又向葉劍英說道：「這件事與你無關，新四軍軍部在江南，也找不到葉軍長與項副軍長頭上，現在只找新四軍第四支隊司令負責，勞駕去電要高司令到重慶來一趟，參謀本部要傳他問話。」

葉劍英被白崇禧迫的心慌意亂，不及細想，順口說道：「高俊亭死了。」

何應欽、白崇禧同時愕然，問道：「怎麼死的。」

葉劍英已經留不住嘴，說道：「被處死的。」

白崇禧問道：「他犯了什麼罪？」

葉劍英說道：「他是托派。」

白崇禧一拍桌子，說道：「這叫什麼話，高俊亭是軍委會派的少將支隊司令，官階等於旅長，就算他犯了軍法，也要呈報軍委會處置，怎麼可以隨意處死。是誰下命令殺他的。」

葉劍英實在慌了，站起身說道：「副總長不要發脾氣，因爲托派就是漢奸。」

白崇禧說道：「更是胡說，托派史派是你們共產黨內部之爭，怎可以鬧到部隊中去，如果你們未受招安之前，在江西殺了成萬的托派，政府也管不着，既然受了招安，改編國軍，就要守國法，任意殺一個平常人都犯法，何況殺了國家一員少將，這事還得了，你們非交出兇手不可。」

周恩來眼見沒有還手之力，起身說道：「健公不要生氣，此事恐怕還有內情，高俊亭可能通敵，因爲托派實在就是漢奸。」

白崇禧說道：「恩來兄，這話說不通的，現放着貴黨第一任總書記陳仲甫就被你們指爲托派漢奸，武漢淪陷前鬧了一陣，陳仲甫並不否認他是托派，但是你們還說不說他是漢奸。」

何應欽也說道：「恩來，劍英二兄，無論高俊亭是不是漢奸，你們私自處決，處死又不呈報，這是不對的。」

本年「批修整風」重點在軍中

共軍本年元旦兩報一刋社論強調：「在新的一年裏，我們要把批修整風這個頭等大事繼續抓緊抓好。批修整風，首先是批修，其次才是整風。」因此，中共全面強調，繼去年之後「要把批修整風不斷引向深入。」負責推動批修整風的共黨組織，更是在各條戰線上將此一工作放在第一位。

根據最近資料，中共除一般在年初學習元旦社論處處強調批修整風之外，近二個月來，一般組織和機構，如共青團和婦女，工人團體雖也提到批修整風，但重點均在誇張「形勢大好」，只有共軍方面，則幾乎每天均有數則共軍內部進行批修整風的文章或事例報導，而且大多數均反映存在的一些問題。說明了由於共黨組織業已建立，共青團正在重建，其他婦女、工人團體乃至行政組織，雖有問題也不及共軍嚴重。共軍由於過去內部的三次大鬭爭和近一年來的林彪事件所造成的長期不安和太多的內部矛盾，再加上毛派目前以控軍抑軍為目的的整軍，所以成為今年中共批修（林）整風的重點所在。

共軍內部「批修整風」的具體措施

共軍為加強「批修整風」，所採具體措施有如下述：

新疆廣播電台二月二十二日播稱：共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一營二連「一年來，全連一共開了大、小批判會三百五十次，舉辦黨團員和幹部學習班四十五期。」

二月十六日廣東廣播：「廣東省軍區團以上各級黨委把辦好讀書班作為搞好批修整風的一個重要措施，層層舉辦讀書班。去年以來，各級黨委舉辦讀書班三十四期。」其他省區在「把讀書和批修結合起來」的要求下，大多也辦有讀書班。二月廿七日甘肅廣播報導：據該省共軍某部黨委「堅持作到自學、集中學和小組學，並制定切實可行的學習計劃，定期舉辦學習交流會。」

二月廿五日廣東廣播：共軍廣州部隊某團黨委「採取把批修整風運動不斷引向深入的具體措施，一年多來，先後舉辦了六期幹部批修整風學習班，並且集中時間對全團指戰員進行了六次路線教育。」

其他具體措施，包括開展與批修整風相結合之「學雷鋒運動」，「領導指戰員回憶自己的家史」，「組織幹部戰士到駐地生產隊進行社會調查，請老貧農講家史、村史」，或者「通過講傳統、擺戰歷，使大家通過學習和對比，用現實社會鬭爭材料，對劉少奇一類騙子的反動謬論，進行深入批判。」

一般「批修」重點

㈠批判違背「三個基本原則」

二月十七日武漢廣播：共軍武漢部隊某高砲團黨委常委金寶新，組織幹部、戰士學習毛澤東提出的三個基本原則（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共軍內部的「批

少奇一類（按：指林彪集團）修正主義路線的實質，一是批判其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攻擊，使大家認清其右傾機會主義的實質。二是批判其攻擊革命領袖，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的言論，並同考茨基和赫魯曉夫攻擊列寧和史太林的言論對照，使大家明瞭彼等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的叛徒。三是，把劉少奇一類騙子篡權復辟的言行和地、富、反、壞、右分子的反動言行對照批判，使大家看清劉少奇一類騙子是地、富、反、壞、右的代言人。」

二月廿七日黑龍江廣播：據該省共軍某部黨委兼政委嚴會英「組織幹部、戰士以毛主席提出的三個基本原則為武器，利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從五個方面分析劉少奇一類騙子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1)從這條路線的內容上看，他們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叛黨、叛國。(2)從階級基礎上看，他們代表着地、富、反、壞、右的利益。(3)從國際標準來看，他們要投靠蘇修社會主義，反華、反共、反革命。(4)從理論基礎上看，他們鼓吹反動的唯心論的先驗論，鼓吹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5)從他們的罪惡目的來看，他們要從根本上改變我們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政策，顚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由此可見劉少奇一類騙子所執行的是一條極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

以上二例，大致可以代表一般「批修」內容。

㈡批判違背中共軍事路線，特別是「軍政統一原則」。

二月廿七日安徽廣播：據該省共軍某部「幹部、戰士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對軍政對立的觀點進行分析，大家清楚看到劉少奇一類騙子妄圖用資產階級政治，以資產階級軍事代替無產階級軍事，改變我軍的無產階級性質。」廣東和黑龍江等地廣播以及「解放軍報」亦先後強調：「劉少奇一類騙子把政治與軍事（業務）割裂開來或對立起來。其反動實質就在於反對和破壞無產階級政治掛帥，用資產階級政治代替無產階級政治，反對黨的領導。」他們一方面販賣單純軍事技術觀點，一方面又鼓吹政治可以冲擊一切，實際上取消了軍事、業務。……政治和軍事、業務是辯證的統一，革命戰士應該又紅又專。」此種所謂軍事路線，自共軍存在以來即已有之，不過於今為烈而已。

對林彪之露骨批判

共軍中推行「批修整風」，其對林彪的戰術思想和軍政措施的批判，尤為具體，其有關資料，多反映在「解放軍報」，特摘述如下：

㈠指「一點兩面戰術」是「分散主義」。

「一點兩面戰術」是林彪「戰術思想研究提綱」的第一部份。去年五月廿八日共軍解放軍報載稱：共軍南京部隊某師黨委「組織大家聯繫實際，學習毛主席十大軍事原則，批判劉少奇一頗騙子鼓吹的找點揍面分散兵力的黑貨」。同時，「通過聯繫實際搞批判，幫助大家劃清了作好戰鬪準備與講什麼「慢」的界限；發揚勇敢戰鬪連續作戰的戰鬪作風與不講戰術一味『猛』的拚命主義的界限；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原則與不同情況一味擺隊形拼湊『點、面』的形式主義的界限

修整風「

黃秋

毛澤東十大軍事原則中以樹立打殲滅思想為重點，針對劉少奇一類騙子鼓吹的點、面戰術，批判所謂突擊方向可以有兩個，攻擊點可以有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七個、八個的軍事分散主義。

指「要打莽撞仗」和「三猛戰術」是「拚命主義」。

林彪在「戰術思想研究提綱」內「戰術思想問題第二部份：不打莽撞仗」中，曾主張「對退卻的敵人，要打莽撞仗。」並提出「三猛戰術」（猛打、猛衝、猛追）。對此，在上述同一報導中說：「重溫毛主席關於『我全軍將士必須提高軍事技術，在必勝的戰爭中勇猛前進』的教導，批判劉少奇一類騙子散佈的『要打莽撞仗』，『硬拚仗』憑着『拚命』、『蠻幹』，不懂技術也能消滅敵人等謬論。」

㈢指「少而精」是「政治主義」

「少而精」是林彪一九五九年秋，初長國防部時所提出的共軍訓練方針。對此，去年九月十日解放軍報在一篇題為「沒有一定的數量就沒有質量」專文中，以教材和訓練內容為例，認為「教材上那些必要的部份和切合實際的東西，不僅不能刪，而且隨着我軍武器裝備現代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對我們的教材還要不斷地加以修改和補充，使人更加完善。因此，在教學中，一定要注意量和質的辯證關係，不要把必要的內容刪掉，不要上劉少奇一類騙子的名為『少而精』，實為取消主義的當。」

㈣「四快一慢」和「三三制」是「先驗唯心主義」

「四快一慢」和「三三制戰術」是林彪在「戰術思想研究」提綱中提出的五種戰術中之兩種。對此，去年九月十日解放軍報在一篇題為「快和慢決定於當時當地的情況」文章中說：「毛主席歷來教導我們要發揚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根據敵情我情的變化靈活地使用兵力。劉少奇一類騙子搞的什麼幾快幾慢之類，是直接違背毛主席的戰略戰術思想的，是一種先驗唯心主義的模式。」而特別對「一慢」，即「攻擊發起的時機要慢」一則，舉反空降戰例批判說：「向敵人發起攻擊時間的快、慢要看具體情況，像今天的情況……就應該毫不遲延地立即發起進攻。如果行動緩慢，看來是作認眞的準備，實際卻讓敵人贏得了時間。並警告說：「要自覺執行毛主席的軍事路線，肅清劉少奇一類騙子在軍事上搞的一套『模式化』的流毒。」

㈤其他如林彪所提倡的「四好」和政治教育以至於學習毛澤東思想均已被毛澤東親自批判，因此「四好連隊」和「五好戰士」制度早已廢止，連「年終評比大會」亦已不再舉行。

共軍「批修整風」中所遭遇到的問題

據近來各種資料，中共透露的所謂「在批修整風中碰到的問題」（二月廿日雲南廣播），大致可分為下列兩大類：

第一，是「沒有認眞學習和掌握革命理論，不能透過現象抓住實質批判，結果使大批判流於形式，深入不下去」（三月一日昆明廣播）。共軍解放軍報同樣報導邵陽軍分區黨委總結經驗，認為「讀書不批修，脫離實際學不深；批修不讀書，就事論事批不透。」還有，「從劉少奇一類騙子的表面現象分不清他們的詭辯言論和罪惡行動之間的內在聯繫，因而在批修中出現抓不住實質」（二月十二日雲南廣播），因而使「革命大批判中出現了批不下去的現象」（二月十二日新疆廣播）。並且因為「在現論上批不透」（二月十四日浙江廣播）所以「在支節問題上打轉轉」（二月廿六日安徽廣播）。

第二，從「畏難情緒」（二月十七日甘肅廣播）和「自滿鬆勁情緒」（二月廿七日青海廣播）出發，產生了「差不多的思想」。此種認為鬬得已經「差不多了」的思想，早已存在於共軍中，迄今仍正普遍。去年以來，曾經辦過卅四期讀書班的廣東省軍區幹部反映是「在思想上是總希望階級鬬爭的歷史進程短一些，路線鬬爭緩和一些」（二月十六日廣東廣播）。此外，還有藉口共軍官兵「工作多，任務重」或「學軍事技術時不搞政治」等等，不願參加「批修」。

研析意見

㈠就共區各地近日來頻繁播報共軍內部「批修整風」活動所發生的許多問題看，毛澤東與毛派正在加緊其整軍工作，並且已遭遇到很大困難。在表面上，只說是共軍對「批修整風」運動的長期性與持久性認識不夠，或是抓不住「反動實質」，因而「批不深，批不透」乃至「批不下去」；實際上，可能還不只如此，可能是在共軍官兵中早已存在之反毛情緒，已轉變到對批修整風之消極抗拒。情報顯示毛澤東在軍中的「批修整風」原是藉以奪回軍權，排除異己，而共軍各派系，則更藉以鞏固本派系的勢力，打擊他派，可見當前共軍內部鬬爭暗潮是相當激烈的。

㈡再就批判的內容來分析，既然毛澤東如此強調其「三個基本原則」，則顯然有「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的力量存在於共黨內部與共軍中。此種情勢的發展，使毛澤東如不繼續「批修」，則無法確實控制共軍；如長期繼續「批修」，不但「批不下去」，且將引起許多不利於毛澤東和共軍的變化。

㈢至於對林彪戰術思想所作之批判，大多是吹毛求疵，言不成理。譬如對林彪「一點兩面戰術」的批判，就完全與事實不符，而對其「要打莽撞仗」的批判，實際上林彪是在主張不打莽撞仗中的一個例外。如此斷章取義和言不符實的批判，終難使共軍官兵心服，而殘餘的林派幹部自然更起反感。共軍受林彪戰法訓練經過十幾年，大底已經先入而習用，目前又沒有更好和更「好懂易記的戰術原則」（六十一年七月廿一日解放軍報）能為共軍訓練和作戰所遵循。此不但影響到共軍日前內部分裂和軍心之無所適從，最重要的還是一旦戰爭發生，共軍官兵究將依據何者來決定其行動？譬如即使一切作戰準備就緒，就在發起攻擊的時間這一點上，將會使一方面主張要快，而另一批人主張要慢，以至於相持不下。其對於瞬息萬變的戰場，將產生如何嚴重的影響，自不待智者可以推知。

江南啼痕錄（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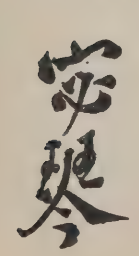
二十九日敵軍於失敗羞憤之餘，乃派大隊機羣，狂炸閘北，我國文化之庫的商務印書館，全部被炸而成爲瓦礫之場。且投下夷燒彈，把民房灰燒，火光衝天。且黃浦江的日艦，也開炮向我陣地轟擊。跟着日軍的陸戰隊又在鐵甲車掩護下，再度向我閘北全線進攻。而我第一五六旅的第五團，亦加入閘北左翼作戰。日軍攻勢猛烈，但我軍英勇果敢，決死作戰，劇戰至黃昏，仍無法攻佔我軍陣地。乃改用緩兵之計，託上海英、美、法各國領事提出停戰，實則向本國請派救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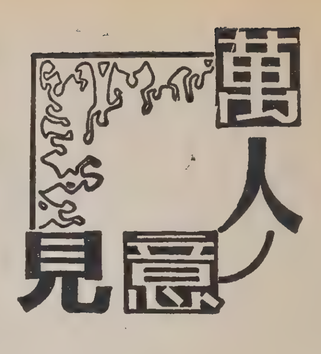
我外交家顏惠慶早於一月二十五日在國際聯盟行政會發表宣言，指摘日軍企圖在上海挑衅。到「一・二八」戰事爆發，我外交部發表自衞宣言。國聯才舉行緊急會議，討論遠東問題。最初，中國信賴國聯，以爲可以調處爭端，怎知這個國際組織的機構，只成強國的工具。後來，日本竟然脫離國際聯盟，正式擺出侵畧的姿態，但國聯卻沒奈伊何，猙獰的面孔完全暴露於世人的面前。國際聯盟失敗，而於世界第二次大戰的末期，又根據大西洋憲章，而組織聯合國，但二十年後的今日，聯合國的發起人之一的中華民國，又在國際毫無正義的頹風中，再度吃秘密賣買的虧。

在玩弄停戰的把戲中，日軍已調動兩師團增援上海，但因交通關係，一時尙未趕到，而先遣的空軍飛機三十架、航空母艦、巡洋艦、驅逐艦等共十餘艘，載着陸戰隊三千人，已陸續到上海。所以，在二月二日的下午，又撕下了假面具，再發動戰爭，但僅屬威力搜索而已。至日本所派的第三艦隊司令野村到了上海，卽舉行記者招待會，狂妄大言，誇張於三小時就可佔領吳淞。殊不知在二月四日、五日兩天的進攻，以軍艦十餘艘，飛機二十餘架，大炮的轟擊，炸彈的轟炸，密如擂鼓，震天動地，但竟鎩羽而歸，而我吳淞炮台竟然屹立無恙。日軍正面進攻吳淞，既然失敗，便改採迂迴戰術，向蘊藻濱偸渡，以繞攻我吳淞的右側背，在十一、十二日兩天，作慘烈的進攻。結果，不僅敵軍的官兵死傷很多；而我軍鹵獲的勝利品也很多，但吳淞也和閘北一樣，仍不許日軍越雷池一步。於是日軍又耍和談的花樣，以等待救兵。在二月十四日由英、美、法、意四國公使進行和平運動。

二月十四日敵軍又第三次易將，由陸軍中將植田謙吉率其第九師團到達上海，合久留米混成旅團及海軍陸戰隊等殘餘部隊，共約三萬餘人；而我第五軍軍長張治中，已率其所屬部隊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及軍校教導總隊等部隊，也增援到了上海，加入第一線左翼作戰，並調整指揮地區如次：㈠右翼軍指揮官蔡廷楷，轄六十師、六十一師、七十八師，防守南市、龍華、北新涇、眞茹。閘北、江灣一帶。㈡左翼指揮官張治中，轄八十七師、八十八師，防守江灣北端，亘廟行東端，蔡家宅、胡家宅、曹家橋一帶。植田謙吉到上海後，於二月十八日向第十九路軍提出哀的美敦書，而上海日領事同時向市府提出同樣要求：十九路軍中止戰鬪，於二月二十日午前七時前，撤退至離上海租界二十公里以外。以爲用一紙通牒可嚇走第十九路，怎知碰了軟釘子，不得不又訴諸武力了。於二月二十日便以海陸空全力猛撲，先攻我閘北右翼不逞，改攻我方吳淞的左翼，也依然慘敗而退。乃變更戰畧，採用中央突破，先用飛機猛烈轟炸，隨至以重炮轟擊，企圖把我正面的防禦工事，摧毁無遺，然後出動鐵甲車衝來，步兵藉其掩護蜂湧而至。發動全線攻擊，爆發「一・二八」以來最慘烈的戰爭，竟日作波浪式的猛攻，但卒爲我軍所擊退。二月二十三日江灣日軍被圍，傷亡慘重。二月二十四日再攻又失敗，死傷及被俘者不計其數，於是又演第三次誘和，四易其將的醜劇。

二月二十七日敵軍援兵的第十四師團已到上海，第四次所換的大將是陸軍大將白川義則，也於二月二十八日率領第十一師團到達了。於二月二十九日卽展開拂曉進攻，也是先攻我左右兩翼的陣地，不能越雷池半步。才又用中央突破的戰畧，亦毫無進展。白川不愧爲大將，不再落以後幾位敗將的臼窠，於三月一日乃採迂迴方式，動員一師團的兵力，在長江方面的瀏河登陸，繞我軍的左側背，企圖截斷我軍的退路。我軍乃於三月一日晚轉移有利陣地。三月二日蔣光鼐、蔡廷楷、張治中等聯名發表通電全國報告撤兵的原因：「我軍抵抗暴日，苦戰月餘，以敵軍械之犀利，運輸之敏捷，賴我民眾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奮鬪，傷亡枕籍，猶能屢挫敵鋒……而日人以一師之眾，自瀏河登陸，我無兵抽調，側背均受危險，不得已於三月一日夜，令軍撤退第二防線，從事抵禦。本軍決本彈盡卒盡之旨，不與暴日共戴一天。浴血陳詞，佇祈亮察。」當我軍轉進時，日敵吃過我軍給其苦頭，不敢追擊，正派飛機在上空偵察行動，於三月二日我軍已完全撤退至嘉定、太倉一帶。我軍雖自動撤退，但中國健兒已給世界人士刮目相看。「一・二八」淞滬之戰，使日軍一再易帥，轟動世界，尤其華僑，夙向熱愛祖國，一聞兩廣健兒，把日軍打得落花流水，興奮異常，紛紛滙欵捐贈第十九路軍，以爲慰勞，使第十九路軍一戰既可以成名，復一戰可以得利。其實在滬上並肩作戰者，還有第五軍的張治中部——當時的第五軍，很多虎賁之士，後來以軍事學馳名的徐培根，乃八十七師的參謀長，孫元良爲一五九旅旅長，宋希濂爲二六一旅旅長，在抗戰時期遠征軍中馳譽的鍾彬，這時還是一五九旅的參謀主任，政府遷台擔任金門防衛司令的劉安琪乃二六一旅的團長。





自甘作倀者
身在福中不知福　開口埋口列馬毛

當我在童齡的時候，聽到老一輩的人說：「人被虎吃掉就會變爲倀，從此他要一輩子做老虎的奴隸，傷盡腦筋，想盡辦法，到處引誘生人給老虎作點心，所以吃得人多的老虎就擁有爲數不少的倀，因而有更多人給牠吃掉。」

當時，我覺得他老人家所說的很不合邏輯，因爲當人活生生地被老虎吞噬的時候，其痛苦比凌遲還難抵受，他當然會把老虎痛恨得入脾入骨。所以死後如果靈性不滅，化而爲倀的話，理應會盡其法力，把那隻老虎弄死，報仇雪恨，出番口鳥氣才對，況且又能爲民除害，一舉兩得，這才是上上之策。就算力有所不逮，退而思其次，當老虎出巢覓食的時候，發出警告，務使生人勿近，以免再有人遭虎吻，爲群衆造福。絕不應恩將讐報，認賊作父，甘爲奴隸，一心一意爲吃人不吐骨的山君服務，令更多人命無辜被犧牲，因此我非常痛恨倀的卑鄙行爲。

及後，年事稍長，始知倀只不過是我國古代的傳說，並非眞有其物，最近，我又覺得這種傳說，甚有哲理，而且非常有眞實感，因爲我細察今天的世界，實在有不少倀存在，詳細分析，可得下述三大類。

第一類：可憐的倀——他們命生不辰，居於虎患之區，一言一動，都要爲老虎之命是聽，一飲一啄，無不仰給於惡獸之殘羹，飽受折磨，歷盡艱辛，只爲在虎爪下以求存，勢窮力弱，雖有反抗之心。而無反抗之力，最高指示要吃新鮮人肉，他們就得粉墨登場，諸般作態，極盡其引人入彀之能事，就其行則可誅，但察其情實可憫，蓋身不由己，故名之曰可憐。

第二類：可憎的倀——他們曾經一度淪爲可憐的倀，備嘗百苦，卒有是可忍「熟」不可忍之感，於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逃離虎穴，恢復人身，重享幸福生活。可惜倀性難改，一聞虎嘯，頓忘舊恨，立即嚶嚶作鳴，以示响應。

本來嘛，不念舊惡，是不失爲仁人君子之心，所以回復人形之後，不參加滅虎行動，以報二十載沒齒難忘的仇恨，也未可厚非。但不應啾啾作鬼叫的助虎號，誘使無知青少年，墮入十八層阿鼻地獄，永不翻身，實是罪無可恕。自己千辛萬苦才得脫離苦海，眨瞬間，又推他人落海，豈因不甘獨自飽受摧殘，故樂於引人走向同一痛苦的道路，人面而倀心，更爲容易令人上當，實爲可憎，因以是名。

第三類：自甘作倀——他們在孤島裏生長，從來不知虎患爲何物，有生以來都在民主自由體制之下，享受現代化的生活，百物無缺，又無批鬬整肅之險，可是他們毫不知足，不滿現實，終日詛咒孤島生活腐化落伍，讚美原野的禽獸互相殺噬是合乎革命原則。他們對老虎吃人另有一種看法，認爲不是恐怖殘酷，而是夠威夠惡，所以對老虎崇拜得五體投地。每當老虎打呵欠時，則讚曰：「呵氣如蘭。」「當老虎打噴嚏時，則讚曰：「甘露廣施。」當老虎放臭屁時，則讚曰：「寶氣宏宣。」總之凡虎必媚，令人作嘔，他們雖然與老虎拉不上絲毫關係，但恥與人爲伍，常以倀類自居，有看得不順眼的人向他發問：「先生恨不得死而爲倀，爲什麼不立刻離開孤島，投身原野，找着老虎，把你的吃飯傢伙，放入牠的口裏，擺擺牙祭，包你如願以償，立地成倀。」

自甘作倀的人：「我受到山君聖靈的感召，自動地在孤島裏進行宣揚虎威的工作，以盡爲倀之道，假如照你的話去做，賤腦袋定必蒙山君賜吻無疑，那時候，孤島裏宣揚虎威的工作，變了後繼無倀，使市民遭受重大損失，所以我寧願犧牲享受原野的幸福生活，也要留在像地獄般的孤島進行神聖的工作。」

看得不順眼的人：「先生用心良苦，確實值得人欽佩，我有一兩個兩全其美的方法，可使你居於地獄般的孤島裏而能享受到原野的『幸福』生活。」自甘作倀的人喜形於色，急不及待地說：「請你快些講。」

延安並不是「革命的聖地」無知青年供作共黨犧牲品

看得不順眼的人：「事情實在非常易辦，只要你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心，包你『幸福』就在眼前。」

一、放棄你的名貴傢俬和設備，從你的華麗洋房搬出，到山邊搭座茅蓬居住。

二、你不用到替你賺錢的機構辦工，你的孩子也不用上學校受城市的腐敗教育，你們一同在茅蓬前面，築小高爐煉鋼，種畝產萬斤田。

三、你每月只可吃三十斤穀、二両豆油、兩塊片糖、四両牛肉、每年只可耗用七尺布，因爲飽暖會令你思淫慾。

四、生病嘛，要中藥可以到林間採些樹皮草根，要西藥可寫信給城市裏的人求他們施助。

五、每天跪在老虎肖像前，朝請示，晚滙報，你和你的同志們要三日舉行一小批，五日發動一大鬭，狗咬狗骨，互相批深鬭臭。

剛才所講五點，可以說是原野的「幸福」樣辦生活之一部分，還有許多「幸福」恕難盡述，有興趣的話，可以照辦煑碗，包你覺得其味無窮。

自甘作倀的人：「夏蟲安可與言氷，你們人類安知做倀的好處，再講下去嘟嘥氣，請呀。」匆匆而別。

自甘作倀的人之所以崇虎媚虎，只不過欲藉虎以唬人，要他們一輩子跟着老虎過活，則敬謝不敏。

（嚴正）

春日偶憶

一個多月未有執筆爲文，最初因爲過未能免俗的春節，本來我也有一點「萬事未甘隨俗轉」的味兒，但對這個偌大的民族節日，怎能避免，何況此俗不如彼俗，而且又身處香港社會呢！

原本春節過後，便準備動筆，卽使不寫長篇，也打算寫點小品。但後來覺得前些時的「三大吟」，不知怎樣被老編一分爲二，序文與正「吟」分開，不但不能貫串，恐怕也有點令人不明白。這樣情形底下，究竟寫些什麼呢？似乎有點迷惘，倒是萬先生暗中鼓勵了我，因爲通過他的冲天幹勁，居然有意再辦「萬人」國內版，他如此再接再勵，我們豈可慢下來，因此乃決意提筆，在題材未充份準備前，寫成「春日偶憶」，實在也是新春靜下來的往事回憶，不徒感慨，亦鑑往知來之意耳。

勝利傷時一長詩

抗戰勝利前一年，日寇蠻作崩潰的流竄，廣東戰時省會韶關淪陷了，筆者輾轉到了閩粵邊境的大埔。大埔雖然是邊區的五等縣，但教育文化相當普及，人們可看到卽日梅縣出版的「汕報」，和隔日在福建出版的「東南日報」。兩份報紙內容都十分充實，「東南日報」更是多采多姿，專論和副刊很多名家執筆。筆者當時不但長期訂閱，而且彙釘成册，翌年勝利更不遠千里攜回廣州，直至中共陷穗後才忍痛拋棄。記得抗戰勝利後不久，共黨開始擴大倡亂時，「東南日報」曾刊季思先生「慘勝」一長詩，可說詞情並茂，感時傷國，發人深省，現在猶能記憶，二十多年後今日讀之，不勝感慨！

慘勝

季思

街心動地連珠起，
火炮龍燈浮九市；
八年淪落今得歸！
快喚妻兒整行李，
九月渡黃河，
十月過淮泗；
今冬理莊房，
明春整田器；
三月四月蠶上山，
五月麥苗青彎彎；
明年此日作家慶，
老酒整它三兩罎！
那知天意未厭亂，
外寇平時起內戰；
中原烽火又連天，
北望關河空腸斷！
昨日經過俘虜營，
可憐彼此不勝情；
君家慘敗我慘勝！
同是有家歸不成。

趙樹理三本小册子

趙樹理在中共延安時代，作品甚有名氣，當陝豫邊區初期「土改」時，他的作品在幹部、農村，甚至後來政府區的知識分子，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大概這時是標榜聯合抗日，中共邊區政府和共軍，名義上都受中央政府節制，故他們的宣傳小册，部份也能在政府區內發售。趙樹理的三本小册，名叫「李家庄變遷」、「小二黑結婚」，和「李有財板話」。顧名思義：「李家庄變遷」是寫一條古老村庄的蛻變，由共黨統治後，如何出現新人新事，如何消除腐惡，如何獎掖善良，如何發動潛力促進生產等等。這時沒有通過殘酷的階級鬭爭，也未大規模的進行血腥統治，（是否小村庄不用這一套，小册子未有描寫。）

另一本「小二黑結婚」，是寫一條村子裏的農民青年小二黑，在共產領導（統治）下，通過學習政治覺悟後，如何投身生產，幹勁冲天，如何贏得村裏小姑娘傾心，彼此關心砥礪，最後終於結成生產伴侶，文字當然

脫不了帶有羅曼蒂克成份，對青年男女頗能起吸引作用。

至於「李有財板話」，是寫一個農村叔父李有財，係個正直而有點文化的農民，為人頗有急智口才，每遇村裏有事故發生，立刻能以河南快板將事情唱出。既有嬉笑，又有責罵，莊諧並重，快語如珠，故每件事情經他一唱，便會立即傳開，對應興應革和人物的褒貶，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這三本小冊在政府區發售時，筆者在韶關也曾買到，但不久又遭禁止。三本小冊的文字，係故事式的平鋪直敍，也沒有什麼文藝氣息，看來很帶有點鄉土味，令人讀之覺得有其眞實感。正由於這個關係，在抗戰時期，便吸引了不少知識青年和學生，偷偷溜到延安去，因為他們抱着多種的希望：他們想替國家做點事，也想過點自以為是的合理生活，更想到青年男女間愛的關係。趙樹理的三本小冊，便成了指導和開正這槓，他們以為只有延安才能達到，於是延安便成了他們心中憧憬的聖地了。

但結果是怎樣呢？看看延安的文藝整風，看看「野百合花」的王實味，一切便揭穿了。延安不但不是聖地，延安一樣有階級、有特權、骯髒、腐朽、欺詐、出賣通通兼而有之，可憐上當的青年，一去便沒有回頭的機會。不但完全不符理想，徒然供作共產黨的犧牲品，能不為他們痛心呢？

我曾在「萬人雜誌」二三〇期為文，寫過「……敵人的力量自建自毀，我們並不發奮圖強……」等句，感嘆整個大陸之丟，中共是累積很多有利因素的。即如趙樹理的三本小冊子，也曾替中共盡了很大的拉攏青年力量，無奈它的力量是受制度所限，時而自建自毀，（趙樹理在胡風事件與文革時屢給鬬垮），一個鬬爭去，一個鬬爭來，權力搏鬬，了無寧日，最後只有整個趨於崩潰。而替他出過力的功狗，到頭來也無一不烹之，誠可慨也。

我又曾想過，共產黨什麼馬克思列寧主義，什麼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等等，在抗戰中後期以至抗戰勝利後，其對知識青年的感染不會很大。因為它是一套不着實際的理論體系，青年學生不易了解和消化。但如趙樹理等的各種宣傳書刊，則很容易給青年起了共鳴作用，從而收到痲醉青年的效果，負責文教宣傳的人，這個問題是不能小看的。

大埔縣城春遊勝景

前文說過筆者因韶關淪陷，便流亡到閩粵邊區的大埔，在大埔縣城一個新春期間，看到一次當地的民間廟會，他們叫做「春遊勝景」。這是集各地廟會與佛山秋色於一爐。因為他們既有鑼鼓、獅子、麒麟、高撬、龍燈、旗幟等絡繹遊行，各家各戶又在門口擺上枱圍香案，有的各自擺設，有的數戶相連。桌上除供豬、鷄、餅、菓之外，還有各式各樣的粉麵製品，模仿得維肖維妙，巧奪天工，全屬家庭婦女精心之作，很像佛山秋色。

是日大清早縣城人們便熙來攘往，鄉民從四鄉擁進來，很多隔日已來到縣城探親，人人都高興盡地主之誼，總之全城男女老幼都浸融在歡樂之中，眞可說是極一時之盛。

到了中午時分，遊行隊伍在縣府前廣場出發，繞行城裏各主要街道，這時眞是人山人海，鑼鼓喧天，一直至下午四、五點才散隊。在天色還未入黑前，人們還要去看各家各戶擺設的秋色，最後夜幕低垂了，一切才漸漸回復平靜，這一整天的熱鬧，也才算過去。

對於這地方的遊行秋色，雖然很是高興熱鬧，對筆者說來都無多大特異之處。獨有一件較為突出，而又對整個大埔風氣有所影響的，就是他們的遊行隊伍，很着重邑人的功名。功名大的固然行頭，隊伍領前的燈籠也越大，而且遠溯前清，憑記憶我也記不清楚。但近人服務政府而居高官的，那次所見起碼有：「國立中山大學校長鄒」，（大紅燈籠上面是這樣寫以下同），「廣東財政廳長范」、「廣東省主席羅」、「東南憲兵司令劉」、「湖南省主席吳」、「韶關市長蕭」、「熱河省主席范」、「廣東省府秘書長丘」等等，其他較小之官吏，也是一樣，不過燈籠較後，排隊較遲，每隊領前大燈籠之後，跟着一隊衣飾整齊的隊伍。這樣遊行一週，確能吸引縣城民眾和刺激人心，事後想想，這辦法可使人興了「大丈夫當如是也」與「彼可取而代之」的向上心理，至於是否封建思想和宗族框框，則又當別論了。

筆者居大埔差不多兩年，見該地學校，文化頗為發達，學生上學不重衣飾，中學生也赤足上學，每區都有中學一間，以五等縣而人才輩出，同一時期而竟有三人當省主席，可謂空前，所謂「廣東省主席羅」、「湖南省主席吳」、「熱河省主席范」，就是羅卓英、吳奇偉、范漢傑，至於中大校長鄒魯，更是黨國元老，財政廳長范其務，是陳濟棠時代的人，東南憲兵司令是劉楷，韶關市長是蕭冠英，省府秘書長是丘譽。據說大埔一縣，文官縣長以上有四五十人，武官少將以上有六七十人，如此人才濟濟，可謂淊歟盛哉。筆者以為他們所以至此，除因為地處山區，地方貧瘠，縣民逼於生活，不得不向外發展，另方面是他們有方言維繫，鄉親肯互相提挈，蔚成風氣，而更重要的一個原因，不能不歸功每年一度的「春遊勝景」，其遊行方式之刺激人心，是不能否認的。

（兆華）

文憑教師爭合理待遇
在職教員另有高見
他認為「加薪」不如「減辛」

萬人傑先生：

素仰大才，言論公正，立場堅定，不勝敬佩。自忖立場與政治認識與先生很相近，久有致函請教之心，但一則恐有擾先生，二則賤務繁忙，且執筆爲艱，至久違素願。

近因文憑教師要求合理待遇，引至滿城風雨，各方加以議論，毁多於譽。先生亦多加論列，每多中肯。我每天看到聽到的各方言論，不禁汗顏。本人是不合格教師（UT），於十多年前適值新界學校的需要，蒙教署開恩，得厠身爲津貼學校教師，直是萬幸。現謹將愚見數點，分述於后，懇請予以指教；如認爲有可取之處，請以先生大筆轉寫出來，宣之報端，不勝感謝。

一、現在文憑教師的薪金是否合理、是否公平，且不論列，但以愚見，大致上總可應付現在香港的生活而可畧有盈餘（尤其年青的教師）。

二、罷教——我常有這樣感覺：在報章上常看到英、美等國的工人罷工，而至交通癱瘓，大量農產品腐爛。國家財富損失不少，人民生活大受困擾，我雖沒親歷其境，沒有身受，心裏也很覺難過。人們爲什麼衹顧爭取自己一些利益，置整個社會人民生活於不顧？破壞了國家的財富而不理？爲國家、爲社會，可以忍受一下嗎？我們爲下一代，爲教育，可以忍受一下嗎？

三、杯葛升中試——我認爲是不當的，不能否認升中試是有其極大的缺點，也不能否認人總有優劣之別，必定有選擇的辦法。現在香港的各類學校，其優劣也有很大的差別。人們都趨向於名氣的學校，這樣統一的升中試，統一的選派，不是很好嗎？在未經詳細研究，試驗得到一種更好的方法之前，升中試是不能廢除的；更不能因要求加薪，而把升中試牽入，突然杯葛升中試，使升中辦法陷於混亂，使本屆數萬升中學生陷於徬徨，這是我們爲教師者認爲嗎？

四、支持私校教師爭取合理待遇——這是很應該，政府不牟利的學校教師應給與補助。中學教師有補助，小學教師爲什麼不補助？

五、堅決起來把腐朽、敷衍的教育改革，則我們的尊嚴不爭也會尊嚴；倘這樣做，倘這次爭到加薪，也和過去一樣因循下去，則爭到的尊嚴反而更不尊嚴了。

六、我一直在想，加薪，不如減辛（增加教師名額），一個負責的教師，本著「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不祇要上課、備課、批閱學生習作，更要照顧兒童的生活，配合家庭，謀求學生在身心、學業、品德的進步，像一個母親一樣，整天都要工作，全年都沒有假期了。如能減辛，對學生管教，可更嚴密，使更多的人得到就業機會，受益的還是兒童和社會。

七、政府對教師的待遇答覆了。但確實有點玩弄數字，不夠乾脆，其中有一點對教育學院畢業試成績優良的同學，可提高兩級起薪點，這太過重視考試制度了。我們做教師的都知道，在社會工作的能力和在學校考試的成績是兩樣的，一個小學教師，實在無需有很好的學業成績；如具有「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愛心，全心全意的獻身教育、教導兒童，那是最優良的教師，對這些教師反而漠視嗎？

最後我深深覺得，群眾就可像一枝利箭，一股狂流，一發不可收拾。一條小草，在洪流中能起什麼作用呢？

我不處謭陋，不忖冒昧，提出以上各點，有擾先生，如不嫌棄，請予指教。我身處教育圈中，有關教育問題，所知或會多些。如先生不卻芻蕘，當更可多提一些淺見，請予指教，以開茅塞，不勝感幸。

忠實讀者謹上（四月三日）

由師資說到「至聖先師」

編輯先生：

首先聲明，本人並非現役教師，亦無任何子弟就讀本港任何學校。文憑教師薪酬問題，也非本文論點。本文所談者，乃「大成至聖文宣王」，及「至聖先師」——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時魯國曲阜人，曾周遊列國，不得見用。晚年歸魯，删春秋，贊周易，校訂詩

、書、禮、樂，授弟子，據說先後達三千人，優秀者約七十二人。（恕本人學識淺薄，未知孔子的薪酬多少。）不過，因此奠定中國兩千多年的文化，更把以前只有貴族才能學習的書籍公之於世，使平民也有知識份子，眞不失爲一代之師。

吾自幼嘗讀論語……，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林念文（七三年三月十一日）

議員要出花招 老師竟然上當

「維護人權」令人汗毛倒豎

萬人傑先生：

這一次文憑教師爲了加薪要求不遂，來一個分期罷課。稍有理智的人，都明白此舉的無聊與淺薄。坦率說一句，這一批「傻瓜」完全上了新議員錢某胡某的當，名爲支持文憑教師，實則想得到文憑教師的「支持」，結果，老爺們勝利了，文憑教師變了「苦哈哈」（京戲舞台那批打不死的稱號），於是，老爺們給他們出「橋」，鑒於文憑教師待遇好過人，決不能提出正當理由——「生活淸苦」這口號來向政府要求加薪，便只好耍一點花招，美其名曰「爭取教師尊嚴」。不料這一個不倫不類的口號，給您和許多有識人士嘻笑怒罵了一輪，臉皮雖厚，也不得不脹紅起來，又只好變過一個口號，叫它做「維護人權」。

哈哈！萬先生，議員老爺們中不之狀棍，別的本領沒有，想些古靈精怪口號的本領，卻是優爲之的。這一來，令到這一群被人「賣了猪仔」還以爲得到「支持」的文憑教師，着實感激到痛哭流涕。大約您說的女教師們嬌啼婉轉，哭聲甚哀，就是這個緣故吧？

我現在寫這信給您，就是想您再用您的大筆，照妖鏡似的，徹底照照那批老爺們的嘴臉；跟住也給這一班文憑教師指出：他們名不正言不順——不能像私校教師般提出「生活淸苦」這堂堂正正口號來，便隨着老爺們所耍出的花招，不得已亂嗡一通，由「尊嚴」而喊出「人權」，叫到別人聽了連汗毛也爲之倒豎，足見他們並不是少了「七十多元」過不得活，而是人心不足，這才上足了狀棍議員和教棍（全名教育光棍即教育騙子）議員的大當！

本人素仰老萬先生疾惡如仇，敢作敢爲，直言無畏，故不揣冒昧，披肝直陳，希望您看了我的信，早日讓我在報上見到您的大文，曷勝幸甚。

冷眼人仇錢胡謹啓（三月五日）

阿飛目無法紀 實由刑罰太輕

萬人傑先生：

我是你的一位讀者，對於先生之文章十分推崇，你的文筆雄勁有力，使我十分佩服，鄙人有感於近月來靑年人的犯罪極度嚴重，卽如近日之強姦罪案之增加，而法庭對於犯罪者之姑息令到我們每位香港市民感到極之憤怒，該等阿飛擄掠強姦少女，更將賣入火坑，該等無理性與獸性行爲，法庭祗判入敎導所，或一、二年監禁，而受害者，則抱恨終生。該班罪大惡極之阿飛之所以目無法紀，乃由於刑罰太輕，由其是未成年者，以致阿飛肆無忌憚，鄙人僅希望先生能爲市民之喉舌，伸張正義，批評當局處理不當。

憤怒人士

三月二十三日

罰款條例用？號 讀者不解其意思

萬先生：

有時心平氣靜，看看皇家香港警察定額罰款單內中文所載，可發一笑，值回三十元代價。茲錄如下：

「如用郵寄方式繳付罰款者，請叙明收據，應送達何人及其地址爲何？」

文字解釋豈不是又要被罰人在此問號下大做文章？

你若在報上指出，他們若有靈、有恥，後果如下：納稅人之公家荷包又唔見錢，印務商又多一筆收入，祖家又少了兩噸薯仔。

李良晨敬上（三月廿七日）

徵求長期閱戶

三十元訂閱卅期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 支票 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讀者稱讚

本刊立場公正 絕無呵私之象

萬主編：

在這次官津教師薪級的風潮中，使我發覺此間的文化工作者，常披露昧於事理而又針砭過刻的批評。（包括閣下的專論，二八二期中的退職教師、嚴正、一讀者之高論，幸虧同期亦有持平之論，如黎牛、長期讀者等，足見貴刊立場公正，絕無呵私之象）。人們常言「文人相輕」，區區卻認為「于今尤烈」罷！我認為所謂「文化工作者」，應包括篤志寫作的專業人員；記者、作家、編輯、教師、以及一切曾受教育薰陶的知識分子……。如果他們能本「同舟共濟」的宗旨，決不會互相撻伐的啊！例如某官校教師在標語中，把「孰不可忍」的「孰」誤書為「熟」，而竟有不少記者先生、專欄作家不惜大做文章，揚人之錯，也許這就是文化工作者的重要任務吧？

其實，任何一位學識淵博的人，難免有錯，寫錯一字，決不能否定其學問及知識水準。有一位聲名藉甚的作家，在他發表的大文中，屢稱「阿房宮賦」為李牧作，（其實杜牧所作，此為普通中學生所共知）又謂「晨風之熹微」（晨風如何熹微，恕我不懂？）如果當時我撰文挖苦這位名家，輕而易舉，但本「隱惡揚善」之旨，致把筆鋒收斂。不意近日這位名家迭於報章為文醜化教師，霸氣凌人，難以忍受！我迫不得已才舊事重提，特請前輩名家多多包涵，亦盼他不要再月旦教學中人，多寫點有益世道的文章。此外另一位電台名家亦謂「官津補教師不學無術，僅受兩年師資訓練而獲高薪，甚表不值」云云。我可以告訴這位名家，在官津補校的教師羣中，實有不少藏龍伏虎，他們的學問及學術成就，足以當教師的教師，現就我所知悉的名師作一登壇點將，列舉如下——潛心學術而獲國內頒贈學術獎章（我以為其價值高出此間的M、B、E）的有梁均庸、潘兆賢、陳崇興。對音樂教育有貢獻的陳世鴻、劉樂章、徐序鳴；在戲劇方面有成績的有陳有后、殷巧兒。著作等身的如何廣棪、關志雄、蕭國均、黃卓明；對美術有修養的如杜祖慶、張彥。對朗誦研究有素的如王潔心（即宋逸民太太）伍華才。對書法有精湛表現的如連普英、莊果民。其他如野火、古鶴翔等……俱為傑出的作家，當然在未經區區所列名的還有很多很多……。恕我冒犯一句：上列的教師所秉具的學養，絕非電台名家所能比肩的啊！而且，一般家長亦堪以告慰，就是為你們子弟「傳道、受業、解惑」的卻有不少良師所在，而被譏為「中學生程度」的年青教師們亦該策鞭努力，敬業樂業。即使爭取薪級不幸失敗，仍須站穩崗位，自勉自勵。

此函未經打草稿而奮筆直書，謬誤必多，錯別字勢必連篇累卷，敢煩「半桶水」的萬人傑主編代為改正。

祝貴刊招股順利。

天吟敬上三月二十二日

請領稿費：

一月份稿費（二七九至二八二期）已結出，請各作者於即日起，携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領取（自備印花）。已領稿費而未帶身份證的，請將身份證號碼補告本刊，以便報帳。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和董力行先生國事有感原玉 並題明日黃花錄

陳楚鴻

筆挾風雷抗俗塵，學湛養正自含眞：
隆中耒耜耘天下，渭水絲綸吊苦貧：
我亦南陬肝膽客，君爲北地豹熊身：
迴環展誦黃花集，喚起黃魂殄暴秦。

陳先生詩，載於工商日報，友人剪以見示。陳君高士也，尚未識荊，亦非萬人雜誌讀者，和詩是爲名作。高懷逸韻，敬佩殊深，將之移載本壇，公諸同好，該詩擬選入第三集，以爲光寵。壇主。

和董力行詞長國事有感原玉

林杉

一自中原起刼塵，淋漓血淚見尤眞，
無辜幾許埋黃土，不死大都陷赤貧
得失休談當日策，治平善用此時身
與君同有魯連志，蹈海猶然不帝秦。

林杉先生所和，「無辜幾許埋黃七，不死大都陷赤貧」對仗極好，造句頗新，黃土對赤貧，前無古人。壇主。

敬和董壇主生辰述懷詩原玉

馬天

(一)
憂在江湖醉所之，開襟檢點舊征儀，
佯狂鐵肋橫忠骨，奔放詩心吐妙辭，
鶴性得機鳴翠籟，政源別族笑紅旗，
夷齊哲匠修行日，砥柱中流力勁時，

(二)
民命乖亡政道離，爭權派系各窮奇，
百年漢祚塵中換，廿載江山淚再施，
雁斷衡陽冰駐腳，城荒仙穗草連碑，
董狐大筆恆精壯，便有黃花寫盛時

(三)
鐵幕垂空掩國門，霜侵睡足冷梅魂，
湮淪焦土生無計，傾向烏孫劣盡根，
島木十年深雨露，鬼胎一恨滿乾坤，
自戕民族醒何日，痛定南荒速討論。

青年詩人馬天，和余生辰三律，寄來已久，因稿件太多，未能及時刊出，其作品，深得唐詩風格，近代青年，難有此作，是爲嶺南才人中後起之秀，本壇小將之一。和詩步韻，畢筆立成，最宜用以比文，凡無知狂妄之人，一經交手，未有不抱頭鼠竄者，鄙人用以征服潘某，是割鷄而用牛刀也。壇主。

感懷

郭眞

落寞是仁者，欠公世議情，
歡娛貴自給，茁壯賴更生，
天淨雲多瑞，時清風透明，
騷人徒苦死，陳力在幽貞。

暮雨

郭眞

無端天潑墨，恐怖失雲顏，
刺地幻珠出，盲風遠岫斑，
歸程濕燕翼，憂戚渡鄉關，
滄海蛟龍戰，蝸居咫尺閒。

郭眞爲本壇小將，詩宗盛唐，用字高古，時下狂人，均非敵手，若生於明清盛世，國家開科取士，得功名如拾芥耳。壇主。

步原韻和郭真馬天贈詩兩闋並共勉之

鄭秀堂

(一)
秋色陽仍艷，香爐勢驟強，
汪洋翻巨浪，密點擁華堂，
浩瀚驚邪佞，貞忠感玉皇，
此時同墨弄，他日共戎裝。

(二)
天賦人聰慧，情分剛與柔，
堪憐蘇武節，不屑李陵囚，
故里蕪芳草，香爐展綠洲，
老來吾策杖，揮送五湖舟。

郭眞馬天，曾經有詩贈秀堂先生，鄭先生依其原韻步和。該詩是以長者身份致言，含有勉勵之懷，毫無吹捧之意，足證潘某之言胡說八道者也，以後此類信件，編輯先生務交詩壇答覆，不可輕自發表，以免得罪多人，壇主。

春至感懷

鄭秀堂

無那閒愁感慨多，又煩烟霧鎖山河，
旌旗颯颯空飄舞，曲調柔柔擅唱歌，
怕憶漢家曾鬧熱，翻吟潘鬢易消磨、
可憐客邸枝重綠，杜宇淒聲可奈何

壬子除夕

李劍不

歲又云除賊未除，年年願望總成虛，
千村道路豹狼跡，萬刦山河血淚圖，
四處驚心燎野火，一張廢紙結盟書，
漫言待缺西江水，苦盡途旁涸轍魚。

寒夜

李劍不

冷雨敲窗急，狂風捲海濱，
醉迷爐畔客，苦煞街頭人，
刼難空千古，夢魂念六親，
歲寒松有節，冰雪勵孤臣。

小將馬天，前次致書壇主，解釋其詩中所用之典，「蓬心」、「塵埃」出處。原函照刊於下：

壇主先生：

承蒙指導，銘感五中，晚輩學詩，是在工作之餘，大概已是晚上十時以後，忙多閒少，故此，了無進境，有失先生厚望，甚爲慚愧。

莊子云：「夫子猶有蓬之心也。」荀子勸學篇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又柳宗元詩云：「蓬心類倚麻。」是爲蓬心之出處。有不對之處，請爲批判。

陶潛云：「誤墮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縱觀宇宙之間，充滿各類塵埃，塵埃又可代表世界。其重要者有：殺人者爲赤塵，陷人於不道德者爲黃塵。若一點塵埃都不飛揚，則萬物幸甚，吾命意亦達矣。

敬祝

安康

馬天拜上

由來函所云，知其讀書頗多，莊子，荀子，淵明詩集，均有研究，且能運用於詩句之中，尚有造詣之深，非近日膚淺小儒，所能相比，其作品，在青年詩人中，已達至高級水準，以上三位小將，二天一眞，專以對付狂人，比詩論文，勢不可當，不須老將登壇，已操必勝者矣，壇主。

·萬人雜誌第二八六期目錄·

中共「九大」後四年來的變化……每週評論 一
老萬提供了第一手情報 鄧小平復出對付林系餘孽……萬人傑 二
陌生·熱誠·海外青年人……柳以青 四
中共空軍頭頭新動向……武陵 六
香港閒話：與地產商一席話……趙聰 八
談改革本港中學教育……王屯 一〇
「中國通」戴維·布魯斯……黃秋 一一
股市閒話：垃圾股已無所遁形……凌山 一二
談紅線女的「我與粵劇」……余生 一三
人海百態：老記遇上箍頸黨……萬人傑 一四
靈與俗之間……柴桑 一五
評康威的「迷惑」……林巽 一六
反叛之道……霍大川 一七
特殊材料？……尖鋒 一七
廣州的「勞改營」……胡養之 一八
農村「鐵筆」趙樹理……張放 二〇
瘟君夢……岳騫 二一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二四
江南啼痕錄……宓琴 二六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七
萬人詩壇……董力行（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八六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四月十九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二七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碁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九大」後四年來的變化

中共於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召開「九大」，雖然當時沒有宣佈「文革」運動的結束（其實，到現在止所謂「鬪、批、改」仍在繼續進行。說「文革」結束了，說沒有結束也可以，反正中共辦事虎頭蛇尾，加上變中有變，其發展雖無法預料，但越來越壞是必然的。）但卻表示以劉少奇為首的「走資派」的垮台，確立了所謂「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以毛林二人為核心的新的統治小集團。在中共的「九大」上通過了「新黨章」和林彪所作的「政治報告」，並改選了黨中央的領導機構，把一些人打下去了，把一些人提拔起來了，從而完成一次大規模的改組。更重要的是，據說老毛在「九大」上提出了「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這麼個空洞的口號，所以，事後中共宣傳嘍囉們說：「九大」是一條「團結勝利的路線」。事實證明：中共的「九大」是個拼湊的大雜會，也可以說是毛林分裂的開始。不僅無「團結」和「勝利」可言，復為中共這個罪惡的寡頭統治集團奠立了崩潰的基礎。

以劉少奇為首的「走資派」經過紅衛兵的亂揪亂鬪，一時真像「堅決、乾淨、徹底」地全部被打下了十八層地獄，「教他們永世不能翻身」，事實上，這些人的潛勢力不僅仍然存在，有的還已「解放」重踞重津。而以林彪為首的「劉少奇一類騙子」，雖然死的死，垮的垮，然還是活着的多，這些活着的人在老毛「拉一個打一個」的手法下，仍多數是有職有權。

劉派一些人的一沉一浮，林派一些人的有驚無險，在當前雖然都捧他們的「毛主席」，然在內心裏卻恨透了毛澤東。一旦時機到來，個個都是老毛的死敵。這就是中共的真正危機，也是中共必垮的重要因素。

由毛林拆伙到毛周「合作」

毛林拍檔的局面，僅僅維持了一年多的時間，到一九七〇年八九月間中共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上，為「國家主席」問題，不僅毛林二人分裂，以他們二人為首的兩個集團也由「團結」而「一分為二」。由於老毛和林彪的關係從基本上發生了動搖，所以，終於在一九七一年九月爆發了「林彪事件」，林彪並以「落得個粉身碎骨的可恥下場」聞。隨着他也由「親密戰友和接班人」變成了「野心家、陰謀家、叛徒、賣國賊」。林派重要分子亦被一網打盡，遭到屠殺或整肅。中共接着開始了「批修（林）整風」運動，深入揭發批判林彪的「滔天罪行」。繼之由毛林政權改變為毛周政權。

在目前看，周恩來真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北平紅色政權的大紅人，然在事實上，中共每一次權力轉移都必是掀起軒然大波，這次當然也不會例外，另一場可能是以周為「活靶子」的權力鬪爭的風暴正在醞釀中。

周必步劉林的後塵

毛澤東利用林彪的「槍桿子」力量轟垮了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隨着通過「九大」又提拔一批心腹掌握了黨和軍中的特務，如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等人，圍繞在江青的裙腳下，形成了以毛江為中心的宮廷小集團，加上老毛自己在軍中的勢力配合，又搞垮了林彪一派。現在，周恩來的處境和過去的劉少奇、林彪完全一樣。野心勃勃的江青，已可清楚看出她準備接老毛的班，老毛也在竭力扶植他的「愛人」。這件事對老毛個人來說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老毛最耽心的是他死後和史大林一樣被鞭屍。可是，江青若想上台，以她在黨內的「聲望」和地位都不能和周恩來相比，所以，也就給周恩來帶來了步劉少奇、林彪後塵的危機。

今日的周恩來，由於老毛在蘇聯大軍壓境的惡劣環境下，走的是一條勾結「美帝」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而周恩來就成了這條反蘇靠美路線的執行人；表面上，毛周「合作」得很好，然國際局勢再有變化，周必成為老毛的替罪羔羊。

以投機維持政治生命的周恩來，自文革以來，不僅成了劉派的死敵，林派殘餘分子也視他為眼中釘，加上他又是江青成為老毛接班人的絆腳石，無論如何他都不會有好下場。

中共召開「九大」為時雖僅四年，然中共的局勢卻是一天比一天走下坡，發展下去必是隨着派系鬪爭而使大陸局面更形混亂，進而走上崩潰的途徑。



新聞以外

老萬提供了第一手情報

鄧小平復出對付林系餘孽

萬人傑

毛澤東把文革時期鬪垮的鄧小平，從天牢提出，恢復過去一切職務，還派自己的姪女王海容照顧這位曾飽受虐待，健康欠佳的副總理，無非想利用他在黨內基層組織的潛勢力，以清除林系餘孽。因此，鄧小平的復出，並非表示中共內部權力鬪爭的終止，相反的，是另一次大規模權力鬪爭的醞釀和開始。

外國電訊證實了老萬的情報

四月十日老萬在星島晚報牛馬集發表了「鄧小平復出」的消息，爲了來源只有一個，未能及時找到其他方面加以證實，因而在標題下面加了一個「？」號，表示對這消息還有疑問。

老萬對這消息存疑是難怪的，因爲在文化大革命當中，老毛主要目標是打倒「劉鄧集團」，即是說，鄧小平是被鬪爭的第二號頭子，當時他在中共政權中的職位是國務院代總理，在黨方面則爲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在黨、在政，都有崇高地位。也因爲地位崇高，被鬪得更慘。有人認爲，他在文革中被鬪，已打下十八層地獄，和劉少奇一樣，永無翻身之日。現在忽傳他「復出」，在未有事實可見之前，叫老萬怎能相信？因此老萬要在標題下加一個「？」號。

可是，過了三天，全港報紙，大半拿「鄧小平復出」來做頭版頭條新聞。因爲，鄧小平已在北平露面，參加了歡宴高棉流亡皇帝施漢諾，由周恩來介紹，他是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外國電訊社發出這一項新聞報導，證實了老萬三天前的消息。（其實老萬寫該稿，已在一個星期之前，由於「生活圈」這個副刊有一天沒一天，一壓再壓，刊出時已遲了四五天。）

第一手情報

老萬在牛馬集的文章裏說：「如果所聞是事實，老萬提供的就是第一手情報了。」因爲，老萬發表這篇文章前，全世界報紙都沒提及過這可能性，或者許多國家的情報機關會有此消息，但在報紙上還沒有人談過。雖然文革之後，許多鹹魚翻生，被鬪垮的人紛紛復出，但像鄧小平這樣一個走「蘇共修正主義路線」的頭頭，那有希望在老毛手下超生？難以令人置信的原因在此。

由於鄧小平的「突然露面」，且經周恩來「介紹」，指明他是國務院「副總理」，便百分之百證實老萬的「第一手情報」。有同業問老萬何以如此威水，居然先過全世界得知這項重要情報？他們也許覺得老萬有如神通廣大的情報人員，其實，說穿唔值一個爛桔。老萬得到這項有價值的情報，該感謝「萬人協會」一位會員，他在廣州參加了三月三十一日舉行的各階層會議，這會議的內容是傳達有關鄧小平復出的事情。他第二天回到香港便到處找老萬，找了兩天才找到，老萬寫成文章，又壓了幾天才登出，因而三十一日發生在廣州的事情，十日後才出現在老萬的牛馬集。不過，雖然逾時十天，仍然是全世界第一手情報。

顯然曾經備受虐待

外國電訊中有幾點值得注意。美聯社雖說他「看來健康而神態自若」，但從另一則電訊看，他參加歡迎施漢諾的宴會，是由王海容扶持着的。鄧小平今年六十九歲，文革被鬪時不過六十四歲，在中共一班頭頭中，他年紀並不算大。他由王海容扶持，可見在文革中被鬪得無影無踪的時期，曾備受虐待。

其實，這是意料中事，在文革中被鬪的人，都不會好過，鄧小平是第二號目標，當然吃苦不少。

文革時期既已把他鬪垮，爲什麽今天又叫他全部恢復了文革前的職務？據「萬人協會」那位會員說，是因爲他「在揭發林彪反毛陰謀事件中立下大功」，不過，林彪反毛陰謀發生在鄧小平被鬪後，那有機會讓他這樣一個階下囚「揭發」？以老萬判斷，認爲那位會員的傳達可能有錯？因此老萬拿他出來對付林系餘孽的可能性較大。

何以老萬認爲是老毛提他出來的？關鍵在王海容身上。如所週知，王海容是毛澤東的姪女，王海容這名字，好似老萬寫文章一樣，改名換姓。她在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時很出過一陣子風頭，在電視紀錄片中，可以見到她在尼毛之間充任譯員。

王海容照顧鄧小平

毛澤東叫自己的姪女扶持鄧小平，多少有點「施恩」「收買人心」的用意。也由此可看出，老毛把鄧小平提出復職，當然有所利用。鄧小平在中共

黨內擔任總書記職務日子悠久，在共黨基層組織裏，勢力不小，自他被鬭後，鄧派銷聲匿跡，盡力隱瞞與鄧的關係。

在林彪處心積累，陰謀反毛當中，在黨、政、軍內盡力樹立勢力，尤其經過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在黨內，在各地革命委員會內，都有林系勢力存在。林彪雖粉身碎骨，林系爪牙仍有相當實力，這是毛澤東處決了林彪後的最大隱憂。

在黨內，似乎無人可完全消滅林系勢力，剷除他的餘孽，有之，唯鄧小平耳。老萬以爲，要利用他來剷除林彪在黨內的殘餘勢力，恐怕就是鄧小平獲得復出，再度出現於中共政壇的最大理由。

老萬不是中共問題專家，老毛使鄧小平復出的動機，老萬是憑情度理猜想出來，也許還有更重要的因素，則非老萬所知了。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毛澤東復用鄧小平，必然對他有所利用。鄧小平在黨內是個難得的人才，更值得利用的是他在黨內基層打下的基礎，也唯有他能有效地消滅林系勢力。

感恩圖報

相信鄧小平被打入天牢時，對自己的前途已打了輸數，萬想不到今天還有復出機會，仍位居要津，地位僅次於周恩來。他在感恩圖報之餘，一定爲毛澤東拚掉老命，帶罪立功；而毛澤東借鄧小平消滅林系的目的，便可達到。

文革時期，劉鄧集團的最大罪名是搞「資本主義復辟」，可是，今天中共推行的政策，和劉鄧集團並沒兩樣。卽是說，鄧小平復出，與中共現行政策無抵觸。那麼說，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文化大革命，除了毛澤東把他的政敵劉少奇鬬倒外，一切並無改變。今天毛澤東借重周恩來推行的一切，無非是劉鄧集團政策的翻版，那麼，千萬人頭落地，究竟有什麼價值呢？

文革時期，由鄧小平領導的「共青團」給毛澤東砸爛了，陷於癱瘓。最近，中共要把「共青團」重建起來，這和鄧小平復出是否有關，尙未知曉。不過，「共青團」是鄧小平一注很大的本錢，卻是人所共知的事。

鄧小平被整肅前，被「共青團」中央負責人捧爲「青年導師」。鄧小平也抓緊「共青團」，毛澤東對他又恨又怕，終於砸爛了「共青團」，淸算了「共青團」中央和各級負責人，理由在此。

鄧小平的反毛言論

過去，鄧小平在「共青團」各次講話，爲了迎合大陸青年的苦悶心理，講他們愛聽的話，因此在他的講話中，充滿反毛論調。在今天鄧小平復出，受到毛澤東重用的時候，重溫一下鄧小平的眞心話，倒很有意思。

㈠一九五七年二月八日在團省市書記會上的談話：「團中央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省委也不可能不犯錯誤，黨中央也不可能不犯錯誤。毛主席也從來沒有說過他不會犯錯談。」

㈡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在團的三屆七中全會上講話：「我們根本不原諒自己。中央說，這些錯誤，首先中央負責，毛主席說他要負責，這個話講夠了。」

㈢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與保團青年代表團的談話：「毛主席常說：他也經常犯錯誤，不過，我們知道他的錯誤比我們少。」

㈣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在團中央書記會議上講話：「學物理的人，整天背寫語錄日記，毛澤東不能算又紅又專。」

冷嘲熱諷四篇文章

㈤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五日聽取團中央書記處滙報社教工作會議時講的話，反毛更加露骨。他說：「現在，苛捐雜稅太多。亂抓亂管，問題很多。這不是學校的問題，有的機關也是一樣。有的機關每天下班以後，規定學毛選、學文件，有娃娃也不能回去管。其實，效果很差，是在那裏搞疲勞轟炸戰。實際上是強制，毛選怎樣學法要研究一下。有些文章學過很多篇，不是帶着問題學，形式主義害死人……

「在青年中，毛澤東著作一些基本東西是要提倡的，但一年四季都這樣搞不行……四篇文章（老三篇和反對自由主義）可以學，但如果年年都學那幾篇，作用也不大。又如討論，今年討論了，明年又討論。爲什麼不帶着問題學？爲什麼不可以讀『矛盾論』、『實踐論』，大學生還可讀『共產黨宣言』、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都可以讀。經典著作要選讀得寬一些，知識面要搞得寬一些。青年也要學習農業科學、自然科學和其他方面知識。……究竟怎樣對我們的科學、文化發展更有利一些？不要只是四大篇。

「不是說毛主席發展了馬列主義嗎？別的書你卻不讀，你知道發展了些什麼？

「多方面組織青年讀書，文化程度高的，不是讀毛選，還要多讀一點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這樣，知識就寬一些。基本知識多了，也就活了。

「俱樂部在指導青年學習的時候，總是要注意青年的興趣，要多種多樣。」

劉少奇翻生機會微

上面這些話，明顯的指出，毛澤東的著作錯誤、矛盾太多，不能自行構成一個理論系統。因此，學習毛澤東著作，不能學習其他任何著作，包括馬列主義著作在內。因爲一經比較，所謂「毛澤東思想」也者，更沒有人相信它了。鄧小平教導「共青團」團員要多方面學習，就是無形中推翻學習毛澤東著作運動。

不過，反毛是過去的事，今番毛澤東把他從天牢中提出，赦其一死，鄧小平一定貼貼服服，運用他過去搞青年運動的班底，助老毛剷除林系餘孽。

鄧小平復出了，人們會想到「劉鄧集團」的第一號頭頭劉少奇，是否也像鄧小平一樣有機會復出呢？老萬向幾位中共問題專家請教過，他們的結論是：「可能性極微。」理由是劉少奇不獨搞政治，也搞黨，更搞理論。搞理論的人，一經鬭垮，再沒有翻身機會，這是從過去事實看得出來的。

鄧小平復出，並非顯示中共內部的權力鬭爭終止，相反的，是另一更大規模權力鬭爭的醞釀。



陌生·熱誠·海外青年人

柳以青

「中國統一運動」目前在香港青年人所辦的刊物與雜誌中，討論的很是熱烈。其中學聯報和學苑都出過專刊。同時，在談論中國將來統一的同時，也多對「台獨」加以抨擊。

事實上，從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建立政權以來，無論台北的國民政府，以及大陸的中共政權，都沒有放棄過不統一中國的理念。

身處海外上一代的青年，當年也都是爲了中國統一而討論、支持的。就以香港一地來說，那時所謂統一中國絕大多數的人乃是消滅大陸的共產政權，極少數的青年是贊成解放台灣的。那時是以政權爲主的統一。

這一代的香港青年，從他們所討論的統一中國的文字中，大部份是脫離了政權爲主的統一，而以民族自愛，傳統文化和國際時流爲主，極少數人是以純政權爲主的——除非這一政權是具有以上的特點。

中西文化交流下的青年人

很明顯的，這一代的青年人的思想比較開朗了。這開朗的原因是由於他們生活在香港——自由自在的社會裏，無論是物質和精神方面。同時，長期生活在香港，在中西文化相互交織的影響下，在他們的心態裏，已經呈現出兩種文化的價值觀念。他們既不能全然照着純中國文化的觀念和價值來看事物，同時，也並未全然接受了西洋文化觀念和價值來看事物。

由於前者，他們就會與用純中國文化觀點和價值的人士們的意見相左；這是在很多上一代人士們所謂的「代溝」的最大因素，同時，我們也常聽說某些人士們所倚道的「青年變了」，「青年靠不住了」的說辭。然而，中國青年仍然還是有中國民族性的，因此，他們也就不會全然接受西方文化觀點和價值。

由於後者，他們就又會與用純西方文化觀點和價值的人士們的判斷相左。這方面又使到西方人士們覺得香港的青年一如過往的中國，頗具保守性。因此，某些西方人士們就不耐煩地極力批評香港政府的許多制度和措施，以爲香港青年之所以如此「不化」，端是由於香港制度和措施的落伍。這方面我可以以港大講師克萊滿博士和史彌特博士的批判港大爲例。當然，他們的批判某些地方確有道理，可是，他們的心態我們不能不加注意的卻是純西方人的心態。

由於接受西方文化觀念，所以香港的青年們就能敢作、敢言、敢公開討論和批判；由於他們仍是中國人，所以對中國的一切又都關心和注視。

因此，遂有了「認識中國」、「關心祖國」甚或「認同中國」和「回歸中國」的口號。有人說這些口號的背後有某些政治的統戰作用，我無法加以斷然的否認。不過，假如我們撥開政治方面的暗影，就這些口號所代表的超政治意義上，也足夠我們了解目前這一代的青年的內心了。我之所以這樣說，基本的原因是：即使有政治作用，而這政治作用的推動上也只限於幾個人而已。很多青年之所以響應這些口號，必定還有另外的基本原因在。

純熱情沒有實際貢獻

首先，我覺得他們都有一份愛護中國的熱情。

這熱情所表現出來的行動，已經很多了。有時候，我們都會發現，純粹的熱情行動，並不能做出實質的貢獻。這裏我們不妨舉幾個例子。

中文法定運動所產生的青年狂熱是不錯的。然而，香港的青年人，在對掀起這一運動後，有沒有私下努力對中文學習，卻是值得懷疑的。最大的憑據，卻是在本港青年所出版的刊物上的中文寫作，除了部份很通順外，其他的很難登大雅之堂了。這是可以公開的證據，很少人不可否認的。假如如果切實的調查一下，所有的青年在與政府交往中的填寫必需表格之時，現在已經是中英並用了，可是，究竟有多少是以中文填寫的？當然，中英並用本來填寫中文或英文都無所謂，但是，爲了爭取中文法定的熱情，似乎是在這熱情之後，這應有實際的效果的。不是嗎？固然，有一部份青年們認爲：這中文法定不是爲自己已經通曉英文的人，而是爲大多數的香港居民，這理由固是光明正大，但是反省自己的中文程度，是否該更進一步而努力呢？還是做成了自己不求實質的增進中文程度的藉口？

再說學習國語運動吧，究竟有多少人在向這方面由於熱愛中國普通言語而努力。我又見到很多學生組織推行說國語的運動，這熱誠是不錯的，然而，所獲得的實際效果的多寡，不僅是熱情就可以湊效的。

以上只是談到中國語言文字的問題。也是熱愛中國的香港青年所很容易致力的，而實質的效果並不使人滿意。

再者，更值得一提的是，新亞書院學生會中國文化小組所公開舉辦的文化講座，一連幾個星期，所假座的新亞圓亭教室固然人數不少，然而，如果中大的青年，眞得熱愛中國文化的話，該是表現出人滿之患的。所以，青年的熱情是一回事，青年由熱情而作出的行動，卻是不夠的。所以，只有熱情，並不能產生良好的效果。

就以目前的中國統一的口號來說吧，只是站在中國青年的一分子，呼籲國共雙方從速統一的熱情，更是不夠的。這方面我已經在本刊發表的那篇「口號式的統一效果不大」中，加以闡明了，這裏從畧。

熱情的產生，有的是來自突變的形勢；有的是來自一瞥的好感；有的是來自宣傳的鼓吹；有的是來自事物的本質。我相信，不但是青年，甚至大部份的人士多是受到前三種的影響所致，極少數是由於事物的本質。然而，眞正能把熱情化爲巨大力量的人士們，也只該是由洞澈事物本質的人士們。前三者總是會在歷史的時間中消失的。

那麼遙遠，那麼陌生

其次，談陌生，特別是由於熱情後的陌生，使人更難忍受。

我還記得前年當香港大學學生的大陸觀光團回到香港後的情形，在很多的場合大談大陸風光，大放彩色幻片。卻產生了一陣子的狂熱。兩年後的今天，在不少青年回大陸觀光旅行後，相信那批港大學生們，已經有一層深深陌生的感覺，特別是在不斷對旅行中所見所聞的反省上。

大多青年，在他們由大陸回到香港的羅湖時，都不約而同的表示：大陸是另一世界。這另一世界的感覺正是代表了「陌生」，表現了「陌生」。

對故國山河的名勝古蹟頗有嚮往，但對人與人，人與政府間的制度，就深深陷於「陌生」的境地了。

你可以賞欣大陸人民公開表示出來的「爲人民服務」的精神面貌，但對深藏在大陸人民內心的感受，又陷於「陌生」了。

在大陸所見到的青年，似乎個個都有朝氣——「爲國家，爲民族」，可是如果在香港遇到了泅水出來的青年，從他們九死一生的勇氣，和他們的談話中把大陸說成黑漆一團，那麼，又陷於「陌生」中了。

從前往大陸的所見所聞，並非盡合人意，可是，在香港讀到左派報紙的種種文字，那種誇海口的宣傳，兩相對照之下，你又陷於「陌生」了。

很多的海外學人們，從大陸受過優厚招待經過香港時，對朋友私下的談話內容，以及他們公開發表出來的文字比較，相差的竟是那麼遠——私下是批判多端，公開竟是堂皇稱贊，於是你又陷於「陌生」了。

這種陌生感，確實困惑着太多的青年人。如何打破這一重「陌生感」呢？這卻是一個嚴重的實質問題。

有人採取了形勢方面的抉擇；有人採取了深入探討；有人卻不理不采。

對於採取不理不采的人士們，我尊重他們的自由。然而，我卻不能不對此說幾句話。生活在自由的天堂裏，卻是可以對什麼也不理不采的，只求盡其在我。然而，如果討論到中國統一問題上，對什麼制度的選擇上就不能不加以理會了。如果這些人士是想過一種不理不采的生活的話，那就已經是有了抉擇，起碼在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方面是自由民主的。因爲在共產社會主義的國度裏，你不問政治，政治卻要問你的。

對選擇了形勢方面人們來說，我也尊重他們的自由抉擇權，特別是在香港這塊自由的地方。

在統一中國上既然靠形勢的這一心理推延下來，在社會中靠權勢；在機構中捧老闆，在人與人的交往中靠利益。事實上，在人類中卻有不少的這種人。

有利益的地方就鑽營；老闆的意見必盲從；權勢的作爲必奉爲金科玉律，唯命是從。可是，一旦利益無可圖；老闆不欣賞，權勢不借重的話，他們就無所適從，自嘆自悲了。

這方面以形勢爲取捨的人，青年人中絕對不多。如果有的話那大多數是由於在太過陌生的認知上產生的毛病，極少數是由於收買、恐嚇所產生的無可如何的態度。

冷靜的廣泛探討

我的一貫主張是香港青年，選擇深入探討的道路。這一面不僅造福香港本身，同時也造福於將來的中國統一上。假如香港人士與香港青年，不能在這方面做出必要的貢獻，後悔與後果都是令人齒冷的。

事實上，香港這塊地方是深入探討將來中國統一最理想的地方。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同時又能從各方面獲得台灣與大陸的一切。同時又有幾間高等學府努力研究中國文化學術的中心，又有國際方面文化學術的交流中心，又有偌多的報章和雜誌等，這些都是香港在先天上的優厚條件。

這裏，我特別要指出的是：這方面我們所要強調的是中國將來統一的問題，並不太落到「和談」上。因爲所謂的和談只是統一的一種方式而已。假如我們在中國將來統一的問題、本質、方向等方面，沒有廣泛深入的探討，而只促進「和談」，那又是會產生很大的「陌生感」呢，同時，又很容易捲進政治的漩渦。

最近談到由「祖國月刊」改爲「中華月報」的雜誌裏，附加上的「讀者意見測驗表」，其中的問題共分七大項合共七十個題目。是針對國民政府與中共政權的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和總括性的對待問題，我覺得很有意義。據悉這份調查將於七月份在該刊公佈。

其中有幾條我可以預爲作答，相信將來的結果仍會不相上下，姑寫在這裏，做爲預測，並作本文的結束。

一、台灣的「民主憲政」是合理的政治制度（贊成）
二、大陸的「人民民主」是合理的政治制度（反對）
三、台灣人民生活富裕，分配合理（贊成）
四、大陸人民生活富裕，分配合理（反對）
五、台灣的社會制度有利於個人人格的發展（贊成）
六、大陸的社會制度有利於個人人格的發展（反對）
七、台灣的「文化復興運動」基本精神是正確的（贊成）
八、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在文化方面說是正確的（反對）

中共空軍頭頭新動向

武陵

最近從北平中共中央高級頭頭公開動態情況中顯示，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李際泰，可能已經成為空軍新的最高負責人。

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北平舉行宴會歡迎以黎德壽、阮維楨為首的北越政府代表團時，江青、葉劍英、張春橋、姚文元、李先念、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以及徐向前、郭沫若、姬鵬飛、喬冠華、耿飈、吳德、方毅等，共軍中央高級頭頭均曾出席。共軍各總部負責人蕭勁光（國防部副部長兼海軍司令員）、王樹聲（國防部副部長）、張才千（副總參謀長）、李達（副總參謀長）、田維新（總政治部副主任）、張池明（總後勤部政委）、李際泰等亦均出席。

二月二日，北平共黨中央舉行集會，慶祝越南停戰協定的簽訂。共黨中央黨政領導人和有關方面負責人周恩來、江青、葉劍英、張春橋、姚文元、李先念、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以上均為共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以及徐向前（共黨中央軍委副主席）、郭沫若（大人副委員長）、姬鵬飛（外交部長）、耿飈（共黨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方毅（國務院對外經濟聯絡部部長）、李強（國務院對外貿易部代部長，部長白相國率團外訪）、張才千（副總參謀長）、蕭勁光（國防部副部長兼海軍司令員）、李際泰、吳德（共黨北京市委第一書記、革委會主任、國務院文化組長）等，亦均出席。

根據以上情況與共黨慣例，共黨頭頭公開活動排名次序，乃代表其當時權勢地位的高低。李際泰在連續兩次重要公開活動中，其第一次排名在共軍各總部負責人行列中，第二次更進一步排名在共黨中央黨政領導人和有關負責人行列中。同時，其排名緊接在國防部副部長兼海軍司令員蕭勁光之後，而在共黨北京市委第一書記、革委會主任吳德之前。但共軍各軍兵種負責人向仲華（副總參謀長）、田維新（總政治部副主任）、張池明（總後勤部政委）、蘇振華（海軍副司令員）、薛少卿（空軍副司令員）、陳士榘（工程兵司令員）等，均排在李際泰之後。由於李際泰兩次排名的特殊突出，可以斷定其已成為新的空軍司令員。

空軍是共軍各軍種中最多問題的一環，而空軍頭頭也是共軍內部權力鬬爭中最大的犧牲品，可以從空軍頭頭歷次更替的實例，探索到明確的事實以及空軍頭頭的新動向：

劉亞樓之死

劉亞樓是共軍首任空軍司令員，也是林彪掌握空軍的代理人。他出身於林彪「紅四軍團系統」，曾任林彪「紅四軍十一師政委」、「紅一軍團二師師長」、「陝甘支隊」第二縱隊副司令員、「陝北紅軍大學」教育長、「東北民主聯軍」參謀長、「東北人民解放軍」參謀長、「東北野戰軍」參謀長、「第四野戰軍」參謀長、「第十三兵團」司令員。一九四九年調任空軍司令員。一九六五年五月在上海死亡。劉亞樓為何病死在上海，可以說是當時

在北平的賀龍、羅瑞卿打擊林彪的結果。嗣後林彪之女林豆豆在上海「大公報」撰文描繪其父在探視劉之病情所表現的悽苦神情，即可看出端倪。

余立金與楊成武事件

余立金在劉亞樓死後，吳法憲由政委調升司令員之同時，接任吳法憲政委的職務。他亦係出身於林彪的「紅一軍團系統」，嗣轉入陳毅的「新四軍」系統。曾任華東縱隊政委，「第三野戰軍」第八兵團政委。一九五五年任南京軍區空軍政委。一九六五年升任中共空軍政委。一九六八年三月與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北京衛戍司令員傅崇碧，在所發生的「楊成武事件」中，遭受逮捕整肅。他們的共同罪名爲：(1)衝入「中央文革小組」抓人；(2)謀奪吳法憲空軍的權；(3)圖刼救劉少奇飛送蘇聯。這顯然是江青打擊林彪的第一回合。從江青在整肅楊成武大會上大喊：「要揪黑後台」；林彪應聲：「反正不是我」，可以意味當時鬪爭的氣氛。

林彪與吳法憲事件

吳法憲自接任劉亞樓空軍司令員後，在余立金被整肅時，曾權勢愃嚇。他仍然出身於林彪「紅一軍團」系統，曾任林彪「紅一軍團」劉亞樓「紅二師」梁興初「紅二團」政委，一一五師三四三旅六八五團政委，「東北民主聯軍」第二縱隊政委，「第四野戰軍」三十九軍政委，「第十三兵團」副政委。一九五〇年調任空軍副政委。一九五五年升任空軍政委。一九六五年接任空軍司令員。「文革」初期，曾遭嚴厲攻擊。林彪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高級軍事幹部會議上講話中曾稱：「壞人鬪好人，好人挨了整，邱會作被搞了一個多月，幾乎被整死，吳法憲也是這樣。」即可想見其當時的處境。一九六八年吳法憲升任副總參謀長，仍兼空軍司令員。一九六九年共黨九大中，當選共黨中央委員，並進入共黨中央政治局任委員，與總參謀長黃永勝、副總參謀長兼海軍第一政委李作鵬、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等四人，成爲林彪的「四大金剛」。曾幾何時，在一九七〇年九月發生之林彪事件中，同遭整肅。可以算是江青鬪垮林彪之結果。

竄出李際泰

李際泰，江西人，還是出身林彪「紅一軍團」系統，一九三三年參軍。共軍西竄時爲林彪「紅一軍團」紅五團（範模團）戰士。一九三九年任八路軍一一五師連級幹部，隨部竄入山東。一九四三年任一一五師教二旅六團營教導員，流竄於山東濱海地區。一九四五年九月隨部竄入東北，任「東北民主聯軍」一師二團政治部主任。一九四六年任「東北人民解放軍」一師二團政委。一九四七年任「東北野戰軍」一師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九年任「第四野戰軍」三十八軍一一二師政治部主任。一九五〇年隨部入韓戰，升任「三十八軍」一一二師政委。一九五三年升任「三十八軍」副政委，同年轉任空軍司令部院校部部長。一九六六年升任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一九七〇年升任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以上述最近兩次會見重要外賓的排名中，可能現已躍升空軍司令員。

李之突然冒尖，顯然與林彪反毛政變失敗有密切關連。在一九七〇年「九月事件」之當時，中共空軍曾出現緊急狀況，竟然全面停飛持續達五十二天之久。而事後發現之林彪「五七一工程紀要」中，將空軍列爲政變之主導力量。北平爲空軍集結中心，李際泰任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大權在握，地位舉足輕重。當爲林彪視爲心腹，如不倒戈相向，背棄林彪，彝攏毛江，則毛林當時之勝敗之數自難料斷，而李亦不可能獲有今日之地位。

空軍人事動向

毛澤東此時此際，授任李際泰爲空軍司令員，顯有兩項重大作用：

(1)標榜李際泰爲忠於毛之典型，圖進一步招攬軍事頭頭入彀。而相反的又僞示對林彪系統頭頭之寬大，只要停止反毛，可以帶罪立功，獲取權位。此其一慣之玩弄權術手段，以謀欺騙和安撫正在動盪不穩之反毛軍事頭頭。

(2)表示繼續全力以赴支援越戰，將其殘缺已久之空軍頭頭補實，使他們在北平支援越共之集會活動中出現亮相，以顯示中共有完整的陸海空軍支援越戰之新戰略部署，俾對越共發生精神和心理的鼓舞。

然而回顧空軍頭頭，已經是面目全非。就拿空軍副司令員而論，在「文革」中遭整肅者，計有出身徐向前「紅四方面軍」系統，曾任聶榮臻華北野戰軍六十六軍軍長之徐吉深；出身徐向前「紅四方面軍」系統，曾任林彪「第四野戰軍」三十九軍軍長之劉震；出身林彪「紅一軍團」系統，曾任陳毅「第三野戰軍」二十五軍軍長之成鈞，及由空軍參謀長提升之張廷發等四人，在林彪事件中遭整肅者，計有出身林彪「紅一軍團」系統，曾任林彪「第四野戰軍」十五兵團參謀長之曾國華；出身林彪「紅一軍團」系統、曾任林彪「第四野戰軍」第十二兵團參謀長之何振亞；出身蘇聯空軍，曾任劉伯承「中原野戰軍」十一縱隊司令員之王秉璋；出身賀龍「紅二方門軍」系統、曾任聶榮臻「華北野戰軍」軍政大學教育長之譚家述等四人。另一出身蘇聯空軍，曾任佳木斯航空學校校長之常乾坤，亦久未公開出現。

目前空軍主要頭頭，計有出身徐向前「紅四方面軍」系統，曾任劉伯承「第二野戰軍」第五兵團副政委之王輝珠。空軍副司令員僅有：出身林彪「紅一軍團」系統，曾任林彪「第四野戰軍」四十七軍軍長之曹里懷；出身陳毅「新四軍」系統，曾任陳毅「第三野戰軍」後勤部部長，現兼任民用航空總局局長之鄺任農；出身彭德懷「紅三軍團」系統，曾任彭德懷「第一野戰軍」第六軍軍長之羅元發；及由國務院第三機械工業部副部長調任之薛少卿等四人。這些人在空軍中，不是元老派就是實力派，有其個人的地位，他們能心悅誠服接受李際泰的領導嗎？如此發展，勢將演成另一次的內部大鬪爭和大整肅。

（轉載「中國大陸研究」）



與地產商一席話

趙聰

十幾年前我就和A君熟識了，他是一位地產商人。那時經營他這一行業的都發財，可是還沒有像去年下半年那樣突然成了暴富的人。他在他的地產公司裏是負責人之一，佔有一部分股東。記得有一次我坐着他的私家車到新界去玩，我們在葵涌附近下了車，那是一片丘陵起伏的荒地，遍野生着雜亂的花草，還有一些像杜松、白蘭那樣的大樹，我還挖了幾棵美人蕉拿回來種在院子裏。他說這塊地是幾年前用三十萬買的，現在已值一百三十萬，這是那時的話，現在當然不止了。不過以卅萬而幾年之間就能賺一百萬，也就很可觀了。現在，我因爲拆樓要搬家，找不到房子，想託他幫幫忙，知他現在搞地產又搞建築，大大地發達了，公館建在半山，美輪美奐，另在新界和離島建有別墅。電話約會，好容易等到清明節他才有一點空和我見面，地點是新界的別墅。我一看那氣派，從前不過小康之家，如今眞是大富了。男女僕從如雲，一呼百諾，比電影裏大亨的宅院還豪華；晚餐桌上，山珍海錯，只我和他夫婦還有另一客人共四位，吃的比十二個人一桌的六百元酒席還豐富。大概人發了大財，心情就分外舒暢罷，他口若懸河，向我滔滔不絕地「大放厥詞」。他說的不是他自己的事，但我聽着卻知道正是他的發大財的方法和經過。他的這一席話，正說出了我住的樓爲什麼要拆，我又爲什麼找不到房子住的眞正原因所在。我想，這段期間受拆樓迫遷之苦的朋友一定很多，願將我和他的一席話，憶述於下，好使大家知道我們現在所受的苦是從那裏來的。

A　老友，你找我有什麼事呀？

我　我住的樓要拆，限期搬家，找不到房子，託你幫幫忙，看那裏可以租到房子？

A　房子有的是，不過貴得嚇人啊！而且不零租，要租就得租一層，一千尺左右的吧，頭會子月租不過兩千元，如今吶，恐怕四千都不止呀！我看，你就租一層吧，租了當二房東。你租那一帶都成，我們公司有很多空樓出租。從前是賣樓花，現在不賣樓了，賣了買不回來，只有出租，出租可以隨時加租，不然就吃虧太大了。其實，現在也不建築了，材料、人工都漲，建起來不劃算。所以有些地產商，只買地皮、舊樓，買了就擺在那裏，用不着建造，不消幾日，只一轉手就賺他個加倍利。有時都用不到付現欵，剛說妥了生意，還有機會馬上就可出手，由新買主付欵，自己甘落賺頭。哈哈……

我　賺錢眞是太容易了，可是地產爲什麼這個樣子的上長不停啊？

A　這你還不知道麼？你光坐在辦公室裏辦公，也不看看外面的世界。地產之所以上長不止，是香港地少人多，自然之理，政府識得，所以施行高地價政策，供不應求嘛，拍賣官地，把底價定得高一點，還怕沒有人買？地產商還有一些中外大財團們也識得，所以都肯出高價，爭着買，這一爭，價能不高麼？高價買了地皮，再蓋樓，加上建築費一算，本錢已經很大了，樓價能不高麼？其實，現在樓價雖高，你如果給他算算，地價、建築費合在一起，地產商也賺不到什麼錢。

我　既然賺不到什麼錢，又何必用高價來爭買地皮呢？

A　這就是股票的原因了。你知道從去年下半年股票就瘋狂上漲起來了嗎？——你大概沒買股票吧？

我　我那裏有錢啊！

A　用不着錢。我知道有家地產公司，他們本有股票在市場掛牌買賣的，去年市場一瘋狂，他們就另發新股三千七百萬股，每股票面一元，升水三元，於是申請購股者紛紛把支票投來，竟超過了幾十倍呀——有人說就是一隻狗也有人買，對，買的人不管你是什麼公司，實底怎麼樣，賺錢賠錢，有無前途，只要有新股上市，他就買，他以爲買了來一定賺。其實如果申請到股票，眞能賺大錢，因爲一上市就超過定價若干倍。

我　怎麼會這樣？

A　好比那家公司發給新股每股三元，三千七百萬股售出，他就收到現金一億一千一百萬，他再用他的物業作抵押，向銀行拉攏這個數目，兩湊起來，

就可用每股六元的價錢在市場買回自己放出去的股票。這樣，人家一看，好呀，馬上漲了一倍，於是就成了熱門股票，你爭我奪，從一倍到兩倍，直線上升，達到幾十倍的也有。他們本公司再在裏面上下其手，本來不費吹灰，只用股票換來的一億一千一百萬，加上更番的一收一放，不消半月，就能變成幾億或者竟到十億。有了這末些錢幹什麼呢？便拚命買地皮、買舊樓，舊樓本來不舊，業主也不打算賣，可是錢多了就賣了。好比說你有一座樓，現值不過一千萬，你不肯賣，我給你兩千萬，你一想，賺一半呀，還有不賣之理？如果你還不賣，他還可以加到三千萬。總之，他有幾億現金在手裏，非買到樓不可，也非使你賣給他不可。你想，不是他一家呀，如今在股票市場裏掛牌賣股票的地產公司佔了一大部分，還有些不是地產行業的也都搞起地產來了，只要搞地產，股票都漲的多，邪門嗎，就是邪門。你想，地價、樓價、租金，又怎麼能不跟着漲？哈哈……

我　這一漲可慘了，百物都漲了，錢不値錢了，租屋住的沒有屋住了！

A　那是自然。百物不跟着漲，股票也不能再漲，錢要是値錢，誰還買股票？所以鈔票不能保値，人才買股票，股票也不能保値，還是地產能保値。但是像我適才所說的，沒有地產投入股市，股票也不會暴漲，沒有股票暴漲，地產也不會暴漲，你住的那樓也不會拆了。我很欣賞一位股市記者的話，他說地產支持股票，股票刺激地產，二者正是互爲因果呀。

我　可是如今股票比較一個月以前已經下跌了很多，聽說有的下跌五成到七成，有的更跌破底價，恒生指數下跌了七八百，就要跌破一千大關了。

A　好嘛，你又不買股票，你怎麼知道得這樣淸楚？

我　朋友、同事中有買的，他們都損得慘極了，向我訴苦，我所以知道這情況。

A　這是些倒霉的，他們本來沒有多少錢，七湊八拚才買一點，又是所謂「盲友」，不問靑紅皂白，眞買了狗了，何況還在大市將跌的前夕。至於那些大財團、地產商，卻照樣發財。因爲他們在恒生指數突破一千大關時就早賺起來了，到一千七百時，就發大了。月前開始下跌，他們仍然低收高放，上下其手，照樣賺錢，只不過賺得不如從前罷了。

我　現在股票大跌，對廣大市民來說，應該是一件好事，而非壞事。如果再漲起來，那廣大市民可就沒有活路了。

A　可股票不漲，那些買股票的也沒有活路了。

我　這兒人口四百萬，買股票據說只有卅萬，合十三分之一，除去已經發了財的所餘更少。古所謂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你想，應該只讓買股票的那卅萬人有活路，而讓三百七十萬人去死嗎？

A　就是股票只跌不漲，廣大市民也不會有什麼好處啊！因爲樓價、房租，百物都漲起來了，可沒有跟着股票下降呀！

我　至少不會再大漲了。假若股票再漲，恒生指數再由一千升到兩千，樓價、房租、百物還得大漲呀！

A　那還用說？不過聽你說話，好像對買股票發財者有些敵意，其實他們並非不勞而獲，也是用了一些腦筋，想出種種方法，況且還擔了風險，才賺了錢的。

我　照你這末說，搶刼也要用腦筋，想出種種方法，擔的風險豈非更大？

A　你這是說到那裏去了？搶刼是犯法呀，買賣股票光明正大，法律並不禁止呀！

我　如果買空賣空，投機倒把，散播謠言，使假股票，恐怕法律也不會容許吧？

話不投機半句多，我感到不能再談下去了，謝罪出門，不歡而散。十幾年前，他是小康之家，我們還可以談談；如今我們之間的距離太大了，他已成爲巨富，家大業大，一心還想股票再漲，回復今年舊曆年初的股市瘋狂光景，好再大大發他一筆，我卻是擔心物價再漲，房租再加，當下就沒有屋住，心裏愁苦，就再也談不攏了。

經過這次談話，直到寫此文的三月九日，股票仍在下跌，恒生指數跌破一千大關。我一面爲那些受損的買股票的朋友、同事悲哀，一面爲那些數目更多的未買股票的包括我自己在內的人欣喜，因爲暫時物價可能不會再漲了。

經過月來的股票下跌，房子似乎也好租了一點，有屋出租者的臉上也露出了一絲笑容，因爲等了一個多月，看來不會再漲，而又需要錢用，就不再囤屋居奇了。在這樣情形下，我租到了房子，雖然房子比我原住的那屋小，房租卻多了三倍。這些都不要緊，房小丟一部分東西不要，租多可以勒緊腰帶，只是搬遷太麻煩，收拾書籍得一本一本地裝箱，搬到新居又得一本一本地取出擺進書廚。老了，忙了兩天，累得腰板直不起來。想想這也不要緊，只要有這末一間屋住，免得像乞丐那樣露宿街頭，也就可以滿意。耶穌說過，飛鳥有巢，狐狸有洞，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受苦節快來到了，作爲耶穌的跟隨者，應該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嘗受嘗受苦的滋味。想到這裏，在病榻上的我心裏釋然了。

我現在住的這條街很短，都是所謂戰後的新樓。街兩頭的房子，都已拆了，正在興建，打樁聲震耳欲聾，有時覺得這床也似在動。隔壁一座樓房正在拆，每日從窗縫裏吹進不少灰塵。這都是那些發了大財的人給予的恩惠吧！



然而我還是怕，怕我現在住的這座樓也要拆，怕股市再恢復了瘋狂。前者誰也不敢保證不拆，後者卻是有些人天天這樣期待着呢。照以往的經驗，越怕的事越會臨到，說不定就要臨到了。在這兒，衣食不成問題，行的問題也不太大，只有住不好解決。擔心有這末一天，地產商把住樓全買了去空置着，坐待它漲價，那就廣大市民全變成露宿街頭的乞丐了。政府是有責任預防這種情況的出現的。◎　◎

談改革本港中學教育

王屯

港府最近組成的教育委員會，並邀請對教育關心人士，對本港中學教育提供具體意見，讀了教委會提出的五項列爲考慮範圍的問題，如：㈠政府目前提供之中學教育應否加以改革。㈡中學教育上之學術課程與職業訓練應如何分配才適應本港環境之需要。㈢目前之考試制度應否加以改革。㈣在時間方面，以何種方法推行政府之決策方可獲實際而又令人滿意之效果。㈤以本港環境，政府應否提供免費中學教育，若要提供，應提供至何種程度。

細讀這五項問題，如第一項的「應否改革」，那應是沒有反面意見的問題，教育不論在任何時代，應隨時代發展的需要而改革，本港在這個時代，非常特殊，改革應是一個急不容緩的事。三、四、五項，連日已從報上讀到不少教育人士提供的意見，筆者以爲最值得注意的應是第二項。「學術課程與職業訓練應如何分配，才適應本港環境的需要？」這問題，因爲本港在中學就讀的青年，差不多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讀中學成爲最後接受教育的階段，對於這班從中學畢業而走上謀生道路的青年，我們要問的是「我們的社會需要他做些什麼？」「我們的教育，在他們漫長的接受教育的日子，給他們什麼？」

在思索這問題前，試行引述一段新聞來印證一下本港歷年來的教育制度，犯着一個多麼嚴重的毛病。新聞根據「星島晚報」三月二十一日報導港大校外課程發音科主任黃勵文表示：「外國人士（指非英語國家）學習英語的最大障碍爲不曉得如何表達他們的意思。」讀了那篇報導，我們可以產生另一個聯想，本港的中學畢業生，不但用英文來表達他們的意思不行，很多人連用中文來表達他們的意思也不行。如本港目前需要很多中英文傳譯人才，可是有多少中學畢業生經過短期訓練就能承擔這種工作？

教育工作，除了傳授知識之外，受過教育的人，必須懂得運用他的知識到實際職業工作中去，必須懂得運用從知識得來的資料，應用到對現實社會有所改良，有所創造，這其中必須懂得思考問題，懂得如何表達一個問題的意思。本港目前的教育方式所重視的，所測驗學生的，考試的，可以看出只側重學子對知識的吸收。很多學子，吸收知識只爲了應付考試，考試過後，走上職業工作之後，表達能力很差，這是多少年知識界所呼籲改革的最主要關鍵。

任何一個時代所以成爲偉大的時代，應是發展的時代而不是保守的時代。同樣地，任何一個頭腦，最重要的亦應是發展的頭腦而不是堆塞死公式材料的活字典。發展的頭腦與發展的時代能夠互相配合，在教育方面必須重視的應是如何思考與如何去表達。如何表達這一個環節，在目前的本港教育方面，是最貧弱的。

在我國不少舊劇，如「春香鬧學」，也有不少民間故事，都是嘲諷迂腐的老學究的，因爲那些老學究，學的東西越多，頭腦一如一間雜物儲藏室，人亦變得越呆滯，倒不如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春香靈活有趣，容易與別人心靈交通，使人好感。當然，這並不是知識的失敗，而是老學究所接受的教育的方式失敗，老學究如果能精於表達，他必成爲受人尊重的知識分子。這種老學究式故事，不但中國民間很多，世界各民族文化裏，相信亦有很多同類故事，英國的「嬉春」片集中，就有過以諷刺迂腐學究做題材的電影。本港青年從中學出來後，出社會做事，因爲社會上有很多東西是他們從學校教育外學到的，不必擔心他們成爲老學究，但他們在學校中學到多少用不着的東西，至少可以說明了教育對於他們，有不少是屬於浪費的。

因此，再說回港府教委會所提的五個問題中的第二項問題，「中學教育上之學術課程與職業訓練，應如何分配才適應本港環境之需要。」這其中職業訓練雖是屬於技術範疇，但它與學術課程是不可分離的，學術課程如能做到教他們如何思考，如何表達這種能力的訓練，將能使他們在職業工作中，更富有研究精神與創造性，譬如一個讀過中學的青年技工與一個沒有讀過中學的青年技工，前者如比後者能拓展出更美好的前途，那應是教育的成功。

中國通」

美國總統於上月十五日在華盛頓記者招待會上宣佈：美國將於五月一日左右設立駐北平聯絡處，全體職員將爲三十人，由戴維·布魯斯出任主任，並由艾爾弗雷德·詹金斯與約翰·霍爾德里奇擔任布氏的高級助理。

美國總統尼克遜宣佈上述消息後，中共新華社於翌日（十六）發表一項消息，全文內容如下：「華盛頓消息：美國總統尼克遜三月十五日在記者招待會上宣佈，美國大約將在五月一日設立駐北京聯絡處，『戴維·布魯斯大使將出任聯絡處主任』，艾爾弗雷德·詹金斯、約翰·霍爾德里奇爲他的高級助理。尼克遜總統說，他相信，他去年二月的中國之行『是一個更長的旅程的開端；在這個旅程中，我們將有分歧，但是，這一旅程中，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同美國可以在它們利益一致的地方，爲太平洋地區的和平事業以及建立更好的關係而共同努力』。尼克遜在宣佈時指出，布魯斯曾先後擔任過美國駐法大使、駐西德大使和英國大使；詹金斯是美國國務院研究中、美兩國關係的高級專家之一，霍爾德里奇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充當這方面的顧問的高級人士。同一天，白宮還發表了關於美國駐北京聯絡處的公告。公告說：『總統認爲，建立這種聯絡處是在我們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

否則，應是教育上的失敗。成功與失敗的分別，應該在思考與表達能力上。

今日談中學教育如何改革，可能變成千頭萬緒，弄出很多枝節而不知從何下手。不過，如果先行着意我們過去的主要缺點——學生表達能力的貧弱而提出一個基本觀念，就是——如何提高中學生的表達能力。教育當局可以在這個大前提下，酌量刪掉中學生功課中不必死記的某些學科，好使學生將學習時間省下來，用在自我訓練表達能力方面。譬如依規定每一個中學畢業生，在畢業時他至少能各用中英文寫出一篇像樣的報告文學作品，教育當局可以從他們的表達能力上，再定他們的程度。並用誘導或獎勵方式，使在中學就讀的青年，接受表達能力的訓練，如能做到這樣，相信大多數中學畢業生，在畢業之後，經過一個短時期的傳譯訓練，相信極容易成為合格的傳譯人才。

中學除了作文（中文與英文）科目提高分量之外，最好硬性規定中譯英及英譯中的技巧及實習，亦成為主要學科，歷史地理可以刪減到最少，因為這些科目，畢業後或升大學後如有需要，他們隨時可以從參考資料得到完美的答案。最重要是加重思想性的課程，如文學藝術方面的學科。必要時更可以倡辦一些輔助性的校際運動，像校際音樂及朗誦競賽節目一樣，可以每年舉辦校際翻譯比賽，作文比賽，在比賽中的優異得獎學生，中學畢業後，如考試成績好，可有獲獎學金出國留學機會。

一個注重訓練出表達能力的學生，並不只是使他們能將心中所想的用文字表達出來而已。這學生為了表達他所想的是否透澈，他必養成留心觀察他所要表達的對象，他寫一個朋友時，必研究怎樣去形容，才使讀者看來有眞摯的生命力，除了觀察，他必更進一步去分析他的對象，培養起一種創造的情趣。他的成功，不只作文及翻譯而已。他如果進大學專修醫科，他可能成為一個傑出的研究人才，他如學法科，可能成為一名社會改革家。當思考與創造熱情在他讀書時培養出一種熱情時，他可能使保守性的專業工作，完全配合到發展時代來，使它不斷地發展。

對於創造與思考方面肯用功的人，久而久之，必然建構起對人生的信心與健全的人格。有一個當教授的世伯有一次談起他一位在美國讀書的侄兒，他說那位侄兒最初用中文寫信來，幾乎沒法相信這是一個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寫的信，但旋念他在重英輕中的香港讀書，也許用英文寫信比較容易，於是寫信去勸告他，以後寫信回來可不妨用英文，誰知他用英文寫的信，與用中文一樣糟。世伯說：「一個青年人表達能力這樣差，怎能會懂得去思考問題及分析問題？」他說：「我這侄兒學的是電子工程，我倒不擔心他找不到工作，但他的表達能力之差，可注定要在平凡的職業工作中過其一生了。還擔心的是怕他不能抵抗種種誘惑，走上歧途，因為他的思想太貧弱了。」

這一個教授的侄兒的故事，當然不是一個人的故事，可說是一種典型。這是本港教育出來的多數下一代，沒法配合一個發展時代的典型。雖然本港也有少數表達能力強的學生，那只是絕對少數而已。因為表達能力這種能力，不是在課室聽課或照教師的講解答試題而來的，必須是做出來的。本港教育制度，因為強迫學生死記的東西太多了，他們可沒有時間去從表達方面自我訓練。

可是一個中學生，是否要長年累月背着一個大書包，硬生生將許多資料塞進腦中才能算是成功的教育嗎？為什麼不參考各國現下的教育制度，至少現在的英國中學教育，亦不是如此，這是值得有關當局深思的問題。

戴維·布魯斯

黃秋

聯繫並且加速我們兩國之間已經相當大的貿易交流計劃。』中、美兩國互相在對方首都建立聯絡處，是在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在今年三月十五日到十九日訪問中國期間商訂的。」

為了便於瞭解美國設立駐北平聯絡處之意義，現將被派為辦事處主任及高級助理之布魯斯等三人畧歷簡介如后：

戴維·布魯斯，現年七十五歲，普林斯頓大學畢業。曾任律師及維吉尼亞州議員。一九二六年任美國駐羅馬尼亞總領事。一九四九至六二年任法國大使。一九五七至五九年任駐西德大使。一九六一至六九年任駐英國大使。一九七〇至七一年任巴黎和談會議美國首席代表，為美國資深的職業外交官之一。

艾爾弗雷德·詹金斯：現年五十六歲，曾任美國駐北平副領事。一九五三至五五年任國務院亞洲共黨事務科（按：現已易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蒙古事務科」）科長迄今，且曾五度隨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訪共，為美國國務院中能操流利華語之中國事務高級專家之一。

約翰·霍爾德里奇：現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顧問。

尼克遜總統指派戴維·布魯斯擔任美國駐北平聯絡處主任，並以艾爾弗雷德·詹金斯與約翰·霍爾德里奇作為戴維·布魯斯的高級助手，這件事具有不尋常的意義，這是因為第一，他們都是美國有名的「中國通」，對中國事務甚為熟悉；第二，他們在外交界上的地位都相當高，尤其戴維·布魯斯曾經數度出任大使，現在以七十五歲的高齡擔任這個職務，顯示這個職務較之一般大使的職務更為重要；第三，在越戰結束之後，中共美國關係進入一個新階段，在這個時候美國以這樣一批人物長駐北平，顯然不在與中共相談一般事務，而在解決具有重大意義的國際問題及與雙方有關的重大問題。具體分析，尼克遜總統賦予戴維·布魯斯的任務，可能包括三方面：卽第一方面是觀察大陸內部情勢的發展，如中共高階層權利鬬爭的形勢、老毛死後由何人繼承、以及大陸內部是否穩定等等；第二方面是與中共協商如何與日本合作在東北亞地區防止蘇聯勢力的擴張，以及如何協調各方面的意見和行動以實現東南亞地區的和平；第三方面是與中共謀求解決與雙方有關的問題。其中主要是所謂「台灣問題」與發展美毛貿易問題。由於所謂「台灣問題」與國府有直接的利害關係，國府對美毛在這一方面的動向應該特別保持警惕。

垃圾股已無所遁形

凌山

在三月份股市大跌潮過後，四月份大市尙未全面趨穩回揚之際，於四月上旬屆指計算，最低限度已發現有八隻蚊型垃圾股破了底價。該八隻垃圾股，均係在今年二月份「搶閘」上市；所謂「搶閘」上市，乃是趕着在三月份執行新公司法例之前先行上牌交易。眾所周知，自今年三月開始，按照新公司法例規定，凡公開發售股票的公司，最少要擁有已繳資本五千萬元，至於將股份配售的公司，最少亦要擁有繳資本二千萬元；而且不論公售或配售股票的公司，其資本額均要爲已繳足的資本。本港居民仍然記得很清楚，自從本港有證券交易所設立以來，論蚊型垃圾股上市之眾多，以今年二月爲首屆一指，而二月份垃圾股上市特別眾多的原因，主要乃是規避新公司法例的執行。說句實情，有些公司有自知之明，知道了其機構的已繳資本未能符合新公司法例規定的資本額，假如在二月份不「搶閘」上市，到了三月份新公司法例執行之後，便絕無可能發售股票，所以便使出了程咬金三十六度板斧，買通各方面的關係，在三月以前趕着上市。

這些發售垃圾股的公司，將股份在證券交易所懸牌已成爲事實，而且，在二月下旬及三月上旬股市大勢在凌厲上揚時，受着整個大市的帶動，再加上大批矇查查的盲俠認爲凡是上市的股份，對投資者之利益均有保障，在大市向好之日，不分青紅黑白，胡亂入貨，於求過於供的情況下，當時某些一元上市的垃圾股，雖然也曾造價至三元甚至四元，但是，在三月的大跌潮洪流冲擊之下，有些具備眞正實力的藍籌股尙且幾乎站不穩腳跟，何況是底子空虛的垃圾股？因此，於三月下旬，垃圾股跌破底價便相繼出現。記得在二月下旬，當這些垃圾股公開發售上市時，領取申請表格的人曾經如蟻之赴羶，宛似申請能獲得分配二千股或四千股垃圾貨到手，便可以一朝發達，如今事實證明，能夠分配得垃圾股到手的「幸運者」，只有虧其老本，眞是其奈垃圾股破底何？

記得當垃圾股蜂湧上市，而一般居民對上市之垃圾股申請分配又達到如痴如狂的程度時，筆者在前數期「投資新股不能盲目」的一篇「閒話」裏就曾這樣說過：「在大堆垃圾股上市之際，實在力量太單薄的，來一次上市破底亦非奇事，所以，雖然是申請新股，亦必須研究一下其資產才塡申請表格方較穩健，垃圾股上市做至三數元只是被人托起而已，萬一沒有人托，它便隨時會破底了。」於大市全面報揚之際，雖明知是垃圾，大小財團也有膽量托，而在大小財團一「托」之下，盲俠跟着搶購，於是一元面額垃圾股便屢被做價至三、四元；但在大市垂軟，甚至有跡象顯示江河日下之際，大小財團對垃圾股便絕不會動手去托了。原因很簡單，財團在股票市場搞風搞雨，目的不外只是爲了「生財」，於大市有下瀉跡象之際，動手「托」垃圾股只有遭受損手的待遇，善於翻雲覆雨之大鱷小鱷，當然不會去做傻瓜，無人托市，垃圾股自然要打回原形——垃圾一堆，於是破底之股接踵而來，此時此際，發行垃圾股的公司已經「袋袋平安」，無辜受損的只是做着發財白日夢的跟風盲俠而已。

垃圾股這個名稱「首創」自滙豐銀行總經理沈弼，記得去年九月，當沈弼以垃圾股這一新創的名堂抨擊某些底子虛弱的股份時，也曾引起某些「知名人士」的反擊，但作爲一個眞正投資於股票的居民來說，卻感到沈弼提出「垃圾股」這個名稱來抨擊某些股份實毫不過火。經過沈弼的抨擊後，大多數人都希望某些底子虛弱而發行股份的公司好好振作，腳踏實地，不要誇大宣傳來矇騙一般投資市民；可是，後來的發展卻是適得其反；當沈弼於去年九月抨擊垃圾股時，其

談紅線女的「我」

在香港××出版社最近印行的一本「中國知識分子近言錄」中有著名的粵劇藝人紅線女的一篇令人拍案的文章，題爲「我與粵劇」。

在廣東或港澳居住的人，我想誰都很熟悉這位大老倌，這位名譟一時的人物，在韓戰時捐過飛機給「中國人民志願軍」，買過很多「公債」，一九五五年與馬師曾一同跑回大陸，一面演戲，一面做官，入了共產黨，做了「全國人大代表」，當了廣東粵劇院副院長，威風八面，大唱「社會主義好」，高呼「毛主席萬歲」，一身兼有政客的無恥與文人的「清高」，叱咤風雲！

然而，好景不常，當「文化大革命」的狂濤掀起後，這位紅極一時的共產黨員，被第一批劃爲黑幫分子，被她的最敬愛的老人家——毛澤東率領的紅衛兵剃了個十字頭，家被抄了，自己入了「牛欄」，三翻四次地被闘爭，捉去遊街示眾，連私生活也被公諸於眾，使得小學生亦知道紅線女是如何地追求男演員，如何地與上層建築的人物鬼混，昔日的高官厚爵何在，紅線女成了眞眞正正的黑線女。

到了「文化大革命」後期，毛澤東太太江青下令解放她，並且垂以青眼讓這位曾被紅衛兵揚言要她「永不得翻身」的人擔任「粵劇改革研究小組」的副組長，是江青與她臭味相投而對她筆下超生呢？還是想利用「紅線女」三個字的海外影響而對她網開一面呢？想來是二者兼而有之的。

現在紅線女小姐又高唱十多年前唱過，十多年來一直在高唱的陳詞濫調了：什麼在舊社會將會年老無依無靠呀，淪成乞丐呀，受人侮辱呀，無做人的權利呀；新社會如何幸福呀，受人尊敬呀，言論如何自由呀，生命財產如何有保障呀……等等！

眞個是：人無廉恥，百事可爲。

當紅線女身攜巨欵與馬師曾跑回大陸後，爲了達到向上爬的個人野心，以藝人之身大耍政客手腕，不遺餘力地

股市閒話

時在本港上市的垃圾股份仍是不多，到了去年十一月以迄今年二月底的四個月內，由於本港股市大旺，各階層市民對股票的投資空前踴躍，而且，在股票一買一賣中也多有錢可賺，股市空前瘋狂，垃圾也被誤認作了黃金，盲目搶購；由於市勢大好，垃圾股乃搶着上市，於是，到了三月上旬，充塞在本港四家證券交易所裏面的垃圾股，數字已甚爲可觀。三月上旬，因爲大市尚好，盲俠對垃圾股仍視作金鑛，搶購者頗不乏人，受供求關係的影響，故垃圾股亦尙能站得住脚。但到了三月中旬外資財團拋貨套現返回祖家，影響了股市的交投趨淡之後，盲俠眼見大勢有變，羣拋蚊股，在拋貨浪潮之下，垃圾股便只好顯露了原形，一隻跟着一隻破底至不亦樂乎。由於投資人士在此三月大跌潮中所受的教訓彌足珍貴，當大市再度趨好之後，看來垃圾股也絕不容易翻身。

無論大市怎樣向好，站在投資者的立場來說，卻不能由於大勢向好便「垃圾都掃」；垃圾始終是垃圾，大勢好亦不能把垃圾變成黃金。以上是筆者在「閒話」裏曾經重覆說過多次的一段話，筆者所以說「垃圾始終是垃圾」，乃是緣於筆者洞悉有些蚊型股買通關係上市，實在是存心搵笨太甚。以下且介紹幾隻蚊型股的「資產概況」，以進一步說明垃圾股遭受唾棄應該是理所當然事。

有一間以「企業」爲名的公司發行一元面額蚊型股上市，在某會獨家掛牌。此股以企業爲名，在招股說明書上所載的，當然是產業遍佈港九，否則怎樣可以稱爲「企業」？不錯，該「企業」公司的產業確實是遍佈港九，但其中必須注意的，只是它的產業分佈概況。據查所悉，該「企業」公司在多幢大廈裏只佔一兩層住宅單位，招股書上便取巧地說某某大厦是其產業，而且，有些住宅單位更只是該公司董事的私人住宅，與公司業務的發展云云，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但由於二月底未執行新公司法例，只要能疏通有關方面的關係，該公司的股票便照樣可以上牌，目前，這隻垃圾股雖已被送進了焚化爐，但對盲俠而言，它確亦已害得人多了。

其次，應該揭露的是某些財務公司之類的股票。當然，在目前上市的財務公司股票中，固有些是實力雄厚的公司，但亦有些揭穿了它的底子卻是一文不值。曾有一隻甫上市即被送進焚化爐的財務公司垃圾股，害到申請獲得抽籤分配的盲俠叫苦連天。據查這隻垃圾股的營業及資產概況更是「嚇壞人」！原來這間財務公司的主要資產，只是租賃的一間不足五百方呎的寫字樓，它的名字雖稱爲財務公司，而其主要業務卻亦只限於代客買賣股票。以一個「經紀」的資產及一間經紀行的業務，卻亦照樣發股票上牌，眞是何等駭人聽聞！有人謂大市之出現三月大跌潮，垃圾股上市太多亦難辭其咎，此言實在亦極有道理。

如果繼續說下去，某些置業公司，地產公司等等，亦不乏有與上述二個例子稱兄道弟的寶貝在，不過，讀者單看上面兩個例子，已可知胡亂跟風，盲目搶購垃圾股是何等愚蠢了。

當嚴重的跌風過後，大市回揚之日，爲求投資有道，生財有方，奉勸在三月跌潮中損過手的朋友千萬別再胡亂跟風，尤其是要切戒欲跑短線而再沾手垃圾股，因爲無論大市是好是壞，垃圾股都必須加以唾棄才行。

「粵劇與

余生

吹捧周揚、田漢等人，開口老前輩，閉口「向你學習」，確是唯周揚之命是聽，唯田漢之馬首是瞻，更不用說對陶鑄及劉少奇如何了，而劉少奇亦贊過紅線女漂亮，陶鑄說過「寧願不要三個共產黨員亦要一個紅線女」，從此可見紅線女的手段了，然而，「文化大革命」後，紅線女又楚楚可憐地說如何中周揚、田漢等人的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的毒，口口聲聲咒罵劉少奇與陶鑄，簡直是變色龍，而且是用赤裸裸的行徑。

眞個是：人無廉恥，百事可爲。

難道說，紅線女忘記了中共的一代戲劇宗祖田漢、老舍是怎樣在文化大革命時挨鬬挨打而輕生的嗎？不！難道說，紅線女忘記了她崇拜的梅蘭芳，她的曾經丈夫馬師曾死了之後的骨殖是怎樣從公墓裏挖出來被人鞭屍的嗎？不！莫非說，紅線女忘記了她精心泡製所謂現代劇「山鄉風雲」由未得御准而被江青一棍打成毒草不准再演嗎？不！莫非說，紅線女不知道全部爲大眾喜愛的傳統粵劇已被無端扼殺，現在的所謂粵劇已被「改革」成四不像早已爲工農大眾所厭嗎？不！難道說，紅線女不知道她從前的同事陸雲飛囚死囹圄，剩下孤兒寡婦，文覺非在文化大革命兩度自殺不成，身落殘廢，羅家寶被人打至重傷，趕去林場勞改嗎？不！這一切，紅線女都是耳聞目睹的，她的領導者或被領導者血跡未乾，疤痕尤在，可是她卻蹂着他們的鮮血，高歌「今天新社會的幸福生活」，殊不令人可悲可憫，可感可憤麼？

誰能置信她說的是心裏話？誰又能不相信紅線女在挨鬬剃十字頭時後悔當初爲何要回大陸？那些觸目驚心的彈雨鞭影，洪水猛獸式的抄家與破四舊，紅線女的確是「傷心不忍回頭望」，今後如何，不論是「驚心不敢向前往」，大有「馬上凄涼，馬下凄涼」之慨的。多少個被騙回國的知名人士，落了個悲劇收場，容國團、傅其芳自殺死了，黃谷柳、關山月成了右派；多少個藝術家，流離失所，有家難歸，有國難回。而紅線女現在又利用知識分子的一時衝動的弱點，在他們面前放出海市蜃樓式的迷幻烟幕，勾動他們的歸思，害了自己不算，還要拖別人下水，這到底是爲了什麼，無非是求取一點可悲的政治資本。爲了苟延殘喘，不惜埋沒天良，這算是什麼藝術家？這還有什麼人格。誰都知道紅線女是靠粵劇成名的，她返回大陸前並非一家過着顚沛流離的痛苦生活，她的風流逸事是人所共知的，那裏談得上「苦不堪言」，生活經常受到威脅，甚至生命也沒有保障。假定她是稍有藝術家的良心，便不會利用自己已有的名氣「請君入甕」，睜着眼睛說瞎話，對海外人士大唱思鄉曲。

狼狽爲奸，狼得依靠狽，狽又依賴狼，中共需要一些文人敗類來爲他粉飾太平，擴大影響，這些斯文敗類爲了在中共嗾下求得一點殘羹剩飯，在淫威之下苟且偸生，亦不惜出賣人格，出賣眞理，歪曲是非，這就是狼狽爲奸，只有這樣，才有「我與粵劇」一文的發展。

我們不得不發出一聲長嘆，眞是個「人無廉恥，百事可爲」！

老記遇上攞頸黨

梁人傑

攞頸黨對夜生活的人是個大威脅，近日，攞頸黨愈來愈猖獗，夜生活的人都存戒心，出夜街，可免則免。酒樓飲宴，過去是七時恭候，十時後才有機會入席，飲宴的主要節目是雀戰，八圈後便差不多十點半，散席時間，往往在午夜之後。今天，飲宴時間已提早，十一點半左右，酒樓差不多都人去樓空，大家趕着回家，免爲攞頸黨所乘。

不過，飲宴的人可以放棄習慣，也可以不待席終先行告退，住得遠路上需時，主人定會原諒。但有一種過夜生活的人，無法不在深夜始歸家，那就是敝行的老編、老記、校對、翻譯，要在一點後才能完事，有些還熬到三四點。這時間，在馬路上分分鐘會遇上撲水宵夜的飛仔，隨時把你剝光。除非辭職不幹，改行做別的營生，否則遲早必然撞板。

偶然跟一些同業談起，原來新聞界人士遇攞頸黨的，已達數百宗之多，幸而敝行的人大部份作好心理準備，遇到飛仔打刼，不以爲奇，現金、手表、墨水筆隨時準備奉獻。

不過，行家中也有各式人才，遇到飛仔打刼，未必一定受到損失。我們有深通柔道的社長，也有半職業化的運動員。飛仔若遇上柔道社長，注定倒霉；有兩位曾經是運動員的老記，遭遇卻有幸有不幸。

小葉從夜店出來，走了不遠，給三條飛仔攔住去路，要他盡獻所有。小葉從大陸逃來香港不過兩三年，在大陸是個跳高運動員，高欄他是能手。給三名飛仔攔住，他自恃着藝高人膽大，不甘損失，默察眼前形勢，馬路中間有一度鐵欄，只有四尺高左右，憑他的跳高技術，應該可以跳過；只要跳過鐵欄，他們便無法追趕，必須繞到路口，這一來，他可以從容而逃。

小葉乘其不備，發足奔逃，直向馬路中央跑去，阿飛喝止：「不要跑！」小葉充耳不聞。

跑到鐵欄前，兩腿一展，要跳過去，可是撻的一聲，竟然跌倒鐵欄前。三名飛仔追上來，除了掠去他囊中所有，還拳打腳踢，把小葉打到遍體鱗傷。爲首那名飛仔力蹴他道：「叫你不跑，你偏要跑，不給你懲戒一下不成！」

原來，小葉當晚穿的是新潮喇叭褲，人是跳過了，褲管給鐵欄扣住，竟栽倒下來。

此役後，小葉在跌打醫生處調理了三四個月，才恢復走動自如。他常自嘆：「喇叭褲害我！」

另一位老記情形相反，那天時間還未到午夜，小湯獨行踽踽，忽然後面跑來一名長髮青年，用臂膀攞住他頸項，小湯猝不及防，幾乎給弄得窒息。

長髮青年命令他將袋中財物自行拿出奉獻。小湯沒法不就範，只好把銀包拿出來，手表脫下。長髮青年把東西一手搶去，發足狂奔。

小湯不甘損失，他知道這飛仔沒有利器，剛才沒防備，才給他攞住，迫得就範，在面對面的情形下，小湯自問不會拚他不過，即使他手中有刀仔，也不用怕。

小湯在後面窮追，追了三四條馬路，長髮青年已吃不消，簡直跑不動，只有蹲在那兒，上氣不接下氣的道：「大佬，不要追，我畀番你好了！」

這個阿飛有眼不識泰山，小湯這份老記不過是副業，他是一個體育會的足球健將，還學懂一點合氣道，阿飛那裏跑得過他？

結果是：小湯沒有受到損失，還教訓了阿飛一頓。

最不幸的是老朱，他在阿飛刀尖之下，只好交出銀包，銀包裏有記者證，阿飛看過後，陰測測的道：「哦，原來你是新聞記者，每天在報紙上駡我們，還說什麼治亂世用重典，現在我給你點厲害看看！」

他的大腿給阿飛劃破，結果縫了六針。



靈與俗之間

柴桑

在談話聲中，常常可聽到「某某小姐氣質很好」，「某某先生風度頗佳」之類的話題，而我們自己批評他人美與醜時，也往往喜歡加上「氣質」兩個字，究竟氣質是與生俱來，或是受環境教育的影響？

不管是在公車上或是在餐廳冰室，常可見一些高談濶論的學生，你一眼望去，就能斷定他們是何種身分，就讀那間學校，稍爲再留意他們談話內容，你更可淸晰感覺這些人程度的高低，雖然我們不能以偏概全，但大致上我們總不會將一個女工當成大學生，誤把享有太字號頭銜的人物列爲書香世家子弟之羣，這份讓人從第一印象中就能體會出來的「氣質」是受環境影響嗎？台灣因世情種種壓力，以及觀念趨勢下，學校畸形發展，五專有五專典型，大學有大學風格，職業學校又別有一番味道，很奇怪的是，有些學校學生就是一付吊吊的樣子，講話手舞足蹈，走起路顧前不顧後，不是一身短得不能再短的軍訓裙子，就是窄得幾乎要繃裂的卡其褲，當你見到這樣一羣人在街上閒蕩，相信你絕不會看走眼，把他們當北一女或建中的學生，卽使他們不穿制服。尤其星期日郊遊時，你四週環顧一遭，大略可分辨出這一羣人是某某學校學生，那一堆人是如何如何。他們談話內容也不盡相同，從這些很顯然的可以了解環境對一個人氣質的影響，在補習班補習的高級學生，你一瞄就可以判斷出來。受過教育與未受教育的兩個人在一起，就有那麼一點不同，並不是因爲他們臉孔長得漂亮與否，也不是他們衣着時髦與古板粗糙，時下有不少裝扮入時的銀幕明星，你說他們漂亮嗎？的確，他們是相當動人，也總讓人有一種感覺好像少了什麼似的，是內涵嗎？對的，不多不少就是「內涵」兩個字，一個人氣質好與壞，內涵實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儘管你長得如花似玉，沒有一點內涵，就彷彿一杯白開水淡無味，這些內涵是遺傳因子一脈相傳？或是天賦？我想都不是吧！也許是教育給予人的比較來得恰當，嚴格說教育尙不能完全改變一個人的氣質，教育只是基礎，個人的充實與否；個人是否接受藝術的薰陶更形重要，一個大學生開口是反傳統，閉口是跳舞泡妞兒，動不動就是這個電影明星如何如何，要不說是委託行行情，你說他是大學生嗎？不錯，他是國立大學的高材生，但我覺得他更像大雜會的什錦麵，名貴的茶愈品愈香，垃圾箱裏的殘餘越堆是越臭，說穿了，就是這麼一回事。一張白紙固然純潔，但總比不上染有色彩來得有內容，人的內涵也是如此，倘要把內涵比擬做裝飾品也未嘗不可，有的人拿知識、文學、音樂、書本來裝飾自己，有的人則以服裝、化粧品點綴顏容，那個人高明，那個人笨蠢，當可分出高下，不是嗎？

天生麗質到處皆是，英俊瀟灑更是隨處可撈，只是不知你可願意與一具虛有其表的石膏相爲友？有的人眞是天生一副典雅氣質，卻缺乏美德與一顆愛人的心來襯托，那也只是狼心狗肺式的道貌岸然。沒有人能刻意掩飾氣質的存在，雖然小偷，強盜也會指責別人是土匪，卻怎麼也抹不去自己臉上那副橫氣，有些商人就是有一股錢臭味、奸詐相，莫非這些都是上蒼賦予你的？其實你只要看看媽媽懷中的小寶寶就知道了，那種天眞，那種純潔模樣你如何也想像不出將來他可能是大叛賊，不是嗎？嬰孩是無邪的，只是長大之後，面對有稜有角的社會，耳濡目染隨着環境入俗了，當年晏子亦有「橘子生淮南，則爲橘，生於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之說（見晏子春秋晏子將使楚）。可見，人的氣質往往依環境在改變，而教育的目的也就是在變換人的氣質使之至善、至美，誠然我們不能忽視天民靈氣的存在，但亦不可依恃這點，全然否定後天環境給予人的變遷。

春節期間，走在街上所見是一片喜氣洋洋，丈夫陪着太太逛街，或是三五小鬼纏着媽媽買這買那的，小姐們則忙於添置時髦新裝，看着一張快樂臉，自己想繃着面孔，都不好意思。

逢此熱鬧時節，你走在西門町，倘你不冒險與車子並行，那麼一個鐘頭你都難擠出走廊行列，左一堆右一堆流動攤子七豎八横的擺着，那些豐富的「陳列品」上可從帽子起，依依數到鞋子襪子，樣樣齊全任君選擇，五彩繽紛看得你心癢癢，想避開視線，眼睛耳朶卻總又被「它們」吸引去，有幸，那天你碰上人潮闌着層疊指指點點、鑑賞時，突然一陣急促哨子聲由遠而近，這時你不妨站到路旁，慢慢欣賞一幕「警察抓小偷」的窩囊相，瞧攤販們緊張的往地上抓起「行囊」，逃難似的拔腿就跑，後面還緊隨着可能已經付了錢，尙未拿東西的太太小姐們，穿着驚人的高跟鞋，一幌一幌的窮追，邊跑還邊回頭叮嚀幾個跟班的小蘿蔔頭「小心，別跌倒了」，你能觀賞此情，此景比起你看奇勒基賓色迷迷瀟灑一笑，還來的過癮，眞的，不信你試試。

評康威的「迷惑」

林巽

在戲院看「迷惑」，前面坐着一對中年夫婦和一個孩子，電影廣告，雖然說明「兒童不宜」，但發現座上不少兒童觀眾。看了「迷惑」，發現並沒有什麼「兒童不宜」的理由，關山的謝德明是一典型的慈父，胡燕妮的何佩芝是典型的慈母，至於謝賢的王俊，他自己所做的，銀幕上的兒童小明沒法理解，銀幕下的兒童當然亦不能理解，即使兒童理解了，亦應是有教育作用的。但願檢查官有機會看到拙文，能本政府有時藉報章對市民懷疑加以解釋的民主虛懷，能夠提出一個「兒童不宜」的解釋，自當感激不淺。否則很容易使鄙人對華路特斯尼的作品亦懷疑是否適合兒童觀看。

散場時，坐在前面那對中年夫婦剛好跟在我身後，太太對丈夫說：「眞像秦劍導演的。」丈夫同意說：「是啊，很像。」聽了這兩夫婦的反應，就不由自主的使我將秦劍的作品做一個聯想。對了，關山的丈夫及慈父，那種爲愛而自我犧牲的男人，在愛中矛盾，一直在靈慾交戰中一次又一次使靈性重放光芒，這個慈母與妻子，都是在秦劍導演的作品中常見的人物。但謝賢的王俊，這種冷酷在骨中，熱情在面上的人物，卻是秦劍所不及。

除了人物之外，康威擅於利用鏡頭魔術，在主人翁感情衝激時，如何用日常生活的小動作及推鏡，將那種情感節奏儘量凝固、拖長、依依不捨，讓觀眾獲得較深的感受。秦劍捧了好些新演員，都藉這種鏡頭魔術。在美國導演羣中，依力卡山亦喜愛使用這種魔術捧新人，記得秦劍在片場拍攝新人電影時，因爲這類強調新人的鏡頭，曾經遭受老牌明星當場反顏相向，大加侮辱，罵他不懂擺鏡頭。雖

了「迷惑」，更相信胡燕妮是一位眞正經得起憑演技站住下來的考驗了。

「迷」故事由三個不同氣質的人物組成，關山的船長，是一個因救別人而受傷，下肢殘廢。胡燕妮這太太，已與關山生了一個可愛的兒子，在丈夫不幸後，她並沒有對丈夫失卻信心，兒女的愛這時有一英俊的王醫生謝賢，看中了胡燕妮，千方百計想使她棄掉丈夫，於是便打入他們的家庭生活圈子來，興波作浪，最後關山只有自殺以全成胡燕妮與謝賢的結合。

電影中有好些關山與胡燕妮臥在床上煩惱不能入睡的戲，可能是電檢處認爲不宜兒童觀看的原因，但只要想想他們的情感是正常的，並不是變態的。如果認爲這種戲屬於骯髒的，那便是落後觀念，當然兒童是看不懂的，即使父母爲兒童所詢問，爲兒童解釋，亦沒有什麼不健康的含意。事實上電影表現得很含蓄，並沒有借題發揮，如那些乘機表現其「合法小電影」的歪主意的一類。

個人以爲三個人物中，最富有現

倒下去。編導在處理這人物，就沒有給他有眞正失敗的機會。那是十分可惜的。

因爲那只是通俗悲劇的結局，只是盲目的悲觀主義的手法。我想要是使關山不肯認輸，要找尋可以作爲下半生精神寄托的工作。甚至使他自行失踪，終於死於意外，那麼這人物的生命力反顯得很完美，我以爲正面人物可以給命運磨折到死，但絕對不能認輸。這才夠味兒。不認輸而死，雖然死了，精神還是活着的。

「迷」片在現下時裝國語片中，從人物造型到生活情感的造型，顯得導演的細心，使人看到有強烈的造型感，譬如飾演兒子的兒童，根本不懂演戲，但在好些出自兒童口中的對白，亦逗不少觀眾發笑。這未嘗不得力於情感造型的功力。

整個故事，胡燕妮表現一個「迷」字，最富深思意味，如果用心理分析衡量這角色的心理，她是愛謝賢的，但卻亦很鄙視謝賢，那是因爲謝賢不尊重關山，而關山卻早是她生命的一部份。由這一點表現，愛情並不是生命的全部，除非包括了人生的責任。謝賢想得到胡燕妮，只是爲了情慾，愛得很卑鄙，愛的方式亦很低級，雖然電影最後，只寫胡燕妮在蜜月房中，因謝賢醉後失言，終場謝賢而去，但觀眾可以由此得到一個概念，那就是他們即使相處下去，一定不會有幸福的。事實上多少愛情悲劇，並不是因爲愛得不眞摯而沒有幸福，反之，多少悲劇就因爲愛得太自私太沒理智而沒幸福。這是一點很有深意的表現，可惜表現得過於朦朧一點。

從「迷」片的原著及編導看，這是新一輩的陣容，雖然編劇潘柳黛已是久享盛名的作家，但在電影編劇在銀幕上出現，還不多見。至於從經過很多改編成電影的依達作品看，這不失爲健康的一部，由此證明，電影與文學應是一家，如能更緊密的合作，一定會使我們的電影，推上新的境界。譬如「迷」片的劇本，看來就比較少見那些職業性的匠氣霉味，這是可喜的現象。

反叛之道

霍大川



也許因爲時代進步太快了，多少舊的東西給新的東西超越過去，多少抗拒潮流的堡壘都被這時代巨浪衝破了，於是在人生觀念中，「反叛」兩字，便被視爲時髦哲理，視爲進步意識、神、勇敢的象徵……

可是「反叛」兩字的含意，並不一定包括符合理性的東西，甚至可以包括了反理性的東西，反叛只是代表破壞，並沒有對建立起更善更美的代替負什麼

如不是為了特別突出演員，那是用不着的。

秦劍好幾個學生如龍剛、楚原，亦全不用這種手法，謝賢還很節制是用上一點點，想不到不是秦劍學生的康威，反而在鏡頭風格上如此傳神秦劍。於是胡燕妮在康威處理下，美得出奇，不但是形貌的美而是氣質的美，靈性的美。

「迷惑」是以演技見勝的文藝片，關山與謝賢，都是國片中以演技取勝的演員，康威如對他的太太胡燕妮沒有信心，可能會擔心胡燕妮的光芒給兩位演技優秀的拍檔搶奪了，但看技不錯，但電影最錯誤的觀念是將他處理成胡燕妮的情感上的負荷，以及他太容易被命運擊敗，太容易認輸，在「迷」片中，他平靜得可憐，也謙虛得可憐。

在那日子中，有幾個片斷回憶來加重他們的痛苦，使他們的存在，只為了過去一段的幸福。其實人不應為過去苦惱的，雖然我們不必強調關山意志如何堅強，將他造成一個理想主義的人物，表現一些說教的老套，但至少應讓他有過一段為未來而掙扎的精神，胡燕妮亦應當幫他掙扎，他最後可以自殺，但必須是因眞正失敗而

，才從根基上建立起來的，沒有根基的行動只有將人的活力引導上更加彷徨的道路。

前些日子，青年希皮士風氣的興起，他們可以代表自由與反叛，可是因為他們對舊的一切都反叛，沒法找到新的安心立命的根基，於是只得在彷徨中徘徊歧路，很快消逝。

反叛的意念，如果沒有一個理性的標準，它可以代表一種偏見。譬如本屆奧斯卡金像獎，馬龍白蘭度忽然唱出拒絕領獎的獨腳戲，並且將傷膝鎮的紅白衝突事件，作為拒絕領獎的理由，將種族歧視的責任，歸給美國藝術學院，這不但是偏見，而且不倫不類。美國白種人雖然有種族歧視的存在，甚至電影界，也拍過不少醜化紅人的片子，但歷屆藝術學院頒獎的作品，並沒有違反人道主義的宗旨。何況馬龍白蘭度當年紅起來，也得力於「碼頭風雲」的奧斯卡一獎，而奧斯卡金像獎電影中，如一九六八年的最佳電影「月黑風高殺人夜」就是一部以反種族歧視作主題的電影，可見馬龍白蘭度的所謂反叛，是沒有立足根基，只隨便拉一宗偶發的新聞事件來裝飾他的無理取鬧而已。

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難免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合理事情，反叛者如果為反抗不合理，對於文明進步，可能留下一定價值。但如果為了針對一般思想沒有出路的青年的苦悶心理，為了標新立異，倡導不滿現實的病態形象，作為魅力，如某些導人墜落頹廢的藝術，宣揚絕望觀念的文學戲劇作品，甚至為了製造刺激，拍出種種式式以報仇為情節的血腥暴力電影，藉故什麼性解放而大拍其販買色情及表現性變態的電形。這種所謂反叛，是沒有什麼文化價值可言。

儘管「反叛」這字眼，對時下某些在徬徨苦悶中的青年，有多大的吸引力。一個在徬徨苦悶中的青年，面對種種具有魅力的「反叛」玩意，最好應該先行正視它，分析它，檢定它所反叛的方向，是否有一定值得去反叛的理由。反叛之後，有沒有對文化進步方面，提出什麼積極新意，如果沒有，最好當「敬鬼神而遠之」，別讓它利用你的苦悶，引導你墮入他的罪惡陷阱。

懂得如何有意義地支配自己的生命力的人，才能享受自由的珍賜。懂得堅守理性原則的人，才能配談反叛。反叛可以為一切不合情理的事件而存在，它並不是無目的的新花樣。也不是什麼好玩的玩意，接受它的人，應將它放在嚴肅的人生天秤上衡量才能接受。

反叛這東西，如果是有價值的，應不只反叛自己以外的客觀事物，亦應該用來反叛自己潛伏在內心的變態情感，譬如染上酒癖的，染上毒癖的，拍性變態電影的人，拍血腥暴力電影的人，染上賭癖的人，他不應該對一切歧視他的人反叛，他應該反叛自己那份軟弱的心靈，拿出勇氣來反叛自己。

讀書時，看見有幾個青年同學，為了禁止說下流話而約定自罰掌嘴。也聽過有些賭徒因懊悔而斬手指的事，斬手指雖然不對，因為犯錯誤的是腦而不是手指，手指只是腦的工具，但能為知錯而自我反叛，這種精神是可貴的，但願那些拍下流電影的人，能用自己打自己的屁股的方式來表示自己反叛自己，那就好了。



特殊材料？

尖鋒

斯太林說：「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共產黨人誇稱他們都具有無產階級的政治覺悟，富有高度自覺的組織性與紀律性，且具有大公無私的精神能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廣大羣眾利益為利益的優秀分子。

的確從這些詞句與字眼看去，共產黨人確實是偉大與了不起的脫俗超人。但是事實怎樣呢？俗語有道事實勝於雄辯，一個剛吹起的肥皂泡，在陽光照射下彩色繽紛的確美麗可愛，可是到底它是空心與薄弱的，一經空氣壓力就立刻完全破滅了。

共產黨人強調對任何事物的看法，都應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與唯物辯證法觀點，所以我們不防以共產黨人的觀點翻一翻中共建黨四十多年來的歷史事實來看一看共產黨人到底是什麼東西，就可以求得一個確切的答案。

就以共產黨數一數二的首要人物例如陳獨秀、張國燾、李立三、瞿秋白、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彭湃、高崗、饒漱石、劉少奇、鄧小平、彭眞、林彪、陳伯達、陶鑄、黃永勝、楊成武等等都可算是老共產黨員了。這些老黨員的質素應該比新黨員的質素更高更好了，可是這些人前者不是右傾投降主義者就是左傾盲動主義者，後者不是騙子、工賊、土匪、叛徒就是裏通外國的漢奸特務。甚至著有「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紅色理論家、國家主席的劉少奇也是一個騙子、工賊、叛徒。而被稱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毛澤東的忠實學生、毛澤東的繼承者林彪也卻是圖謀刺殺老毛奪位的奸賊。

夠了，從這些歷史事實不用舉一反三也就可以確切的得到答案了，構成共產黨人的特殊材料者，應該是沒有信義與人性，奸狡無恥的土匪、流氓與奸賊之總滙。

廣州的「勞改營」

胡養之

中共是一九四九年底，始進據廣州市區的。因爲廣州距香港太近，朝發夕至，來往的旅客甚多，爲了防止消息外洩，所以，中共於一九五〇至五一年間，還擺出了所謂「寬大」的姿態，其目的在欺騙海外僑胞。可是到了一九五一年的下半年，它卻開始秘密設立了「集中營」。這些「集中營」，起初分別設在廣州市的東區、惠福區、越秀區、荔枝灣區共約七八處。表面上稱爲「收容所」，並且是各自爲政的。後來，中共廣州「公安局」，突然接到了北平「公安部」的「指示」是：把廣州「集中營」擴大爲一個單一系統的統一行政的「集中營」機構。於是，穗共又把這些「集中營」起名爲「廣州市生產教養院」。實際上，七八個集中營，在一九五二年間已統一起來了。

當時的所謂「廣州生產教養院」，簡稱「生教院」。其組織系統及其主要的共幹名單如下：㈠「生教院」院長徐羣，廣東人，原爲廣州公安局高級共幹，他與羅瑞卿有密切關係。「生教院」的院址，則設在小北鐵路越秀橋附近。㈡「生教院」以下分三股：第一爲「教養股」，股長林紹雄；第二爲「生產股」，股長葉青；第三爲「會計股」，股長鍾桐艮。㈢院內的工作人員共有五十二名，他們的任務是接收由各地街坊拘捕來的所謂「嫌疑犯」，分配到七個分所和一個「女教養所」去，讓他們開始受罪。

這些分所的地址是：第一分所設在小北鐵路附近，人數約三千五百名；第二分所設在小北雙門底，約拘留有嫌疑分子達三千名以上；第三分所設在河南方面的同福路，約拘禁二千一百名良民；第五分所設於上芬村，約拘禁九百五十餘人；第六分所設在石牌，約拘禁一千三百餘人；第七分所設在琶洲，約拘禁八百餘人；而「婦女教養所」則設在黃花崗附近，約拘禁一千二百餘人。此外，尚有臨時的拘留所不包括在內。因之，當時廣州市居民中時有失踪的。據概畧統計：最初被拘禁的男女約達二萬五千至四萬人左右。

從一九五三年三月起，這些「生教院」奴役機構的人數，則繼續增加；同時「集中營」的機構範圍，也隨之擴大起來，除着原有的各機構之外，另設四個工廠，一個農場，一個打石場，一個竹器場及一個勞動大隊。其屬下的單位、地址，及其人數計有：㈠是「自力磚瓦廠」——廠址設在瀝滘，奴工約二千五百餘人；㈡是「自力被服廠」——廠址設在維新路，奴工約九百餘人；㈢是「自力石灰廠」——廠址設在二沙頭，奴工約八百餘人；㈣是「自力印刷廠」——廠址眾於同福路，奴工約五百餘人；㈤是「大塘農場」——場址設在河南大塘，奴工約三千至四千五百人；㈥是「自力打石場」——場址設在石牌，奴工約達六百五十至七百人；㈦是「自力竹器場」——場址在大北三元宮，奴工約五百人；㈧是「勞動大隊」，設在魚珠。

至一九五四年以後，上列奴役機構的名稱，又由「廣州生產教養所」，改爲「廣州市救濟分會」，該會的辦公處也改設在大新中路的中共所謂「民政局」裏面了。其所被囚禁的人數，雖然日益增多，但被折磨致死的人數，也一天比一天的多起來！由於囚犯中的大部份都是地主、富農、商店老板、文教人員，或者曾在舊政府中服務過的文職人員，多半經不起長期的奴役；加上共幹們對這些人又特別虐待，以致在一九五四年中被打死或病死的至少達五千五百人以上。

到了一九五五年春，除掉原有的組織之外，再設立了一個所謂「老人收容所」，其地址在西華路的「金花廟」善堂內（該善堂廟產當時已被清算充公），人數在三千五百至四千人之間。同年八月初旬，又設立四個「兒童教養所」，所址分設在芳村、東山、及大新路等地，人數約五千餘名，多屬十五歲以下六歲以上的中童和小童。而這些所謂「收容所」，實則是老人和兒童們的勞動改造所。因爲，中共把這批老弱者，曾分別其年齡、體力，而予以輕重不同的工作，強迫奴役。所以，老年人一經被捉進「收容所」之後，便等於進了墳墓！儘管中共對那些小童比較愛護，然其處心積累的目的，則在對他們灌輸紅色毒素，務使這批幼苗將成爲它們的鷹犬爪牙而已。

中共爲了對外掩飾起見，不獨曾經把這些奴役人民的機構「集中營」的名稱，從「生產教養院」改爲「廣州市救濟分院」；並於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把勞改的工廠和農場，也改稱爲「地方國營」了。這樣的名目一再翻新，表面上看來似有改善；但實際上，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直到一九五六年下半年

為止，統計被拘禁的人數達四萬二千七百餘人（死去的還不包括在內）。負責管理的共幹共兵，也陸續增至一千三百人以上。根據一名曾經在集中營裏服務過多年的共幹（文革期間逃來香港）說：「所有被囚禁的犯人，通常被扣上的罪名是：包括所謂『反革命分子』、『特務分子』、『漢奸』、『頑固分子』、『惡霸』、『地主』、『剝削分子』、及『落伍分子』等等，不一而足。當他們被拘禁送到「集中營」的時候，最初是經過共幹們三、四小時的疲勞審訊後，下一步便被渾身搜查，以至全部衣褲都被剝光豬，再發給一套編了號碼的破舊囚衣後，隨即被推入那監獄（收容所）裏去。這些所謂『收容所』的監獄，實際上比什麼豬柵、牛欄還要骯髒，還要潮濕得多！地上只墊有一層薄薄的稻草，而沒有廁所更沒沖涼間的設備，每間房裏僅設有兩個大桶，囚犯拉屎拉尿，都拉在這兩個桶裏面，臭氣薰天，共幹們走近時，也往往要用手帕掩着它們的狗鼻，其難堪的情狀可想而知！」

又說：「每一個分所的監獄都是一樣，多半利用民房改裝木柵作門。每一間監房約收容三、五十人不等（而平時只能住十餘人的），初初進去的幾天，還供給豬吃的糙米粥，少許的白菜或蘿蔔；每日早晨六時，由共幹教唱歌頌毛澤東的歌曲之後，便分別在囚犯的臂上繫着麻繩，一個連一個地被驅使出外去服苦役。其中嫌疑較大的囚犯，更要繫以腳鐐呢！到了黃昏收工返營後，即上政治課程；接着舉行所謂『自我坦白』的小組批判會議，共幹們在旁監視並作紀錄，以試探各人的思想，如果發現有問題的囚犯，馬上將他五花大綁推進『反省室』去，不給衣食，任由飢寒。因之，許多無辜的人民，就在這『反省室』裏宣告死去！假如被禁閉在那『反省室』內三、五天之後，倖而不死的囚犯，共幹們認為他仍屬頑固，而無法『改造』者，則更進一步地施以酷刑！使用粗如拇指般大的麻繩把他綁吊在樑柱上，以皮鞭亂打，打至皮破肉裂，鮮血淋漓！有的則反手反腳吊在屋樑上，甚至大小便也被吊了出來！許多受不了這種酷刑的人，不得已而只好亂供一番，求其死快些；免得活受罪！更有些無供可招的，中共幹部則認為成份可疑的人，亦即處以死刑！認為還可改造的，則送去『生教院』，從事勞動改造。」

實際說來，經過毒刑後加以處決，或因勞改折磨致死的是沒有什麼分別的。——前者比較死得乾脆痛快；後者只是苟延時間，讓人們慢慢死去罷了。據資料透露：被穗共送到石牌「勞改營」去打石場勞改的，每日要勞動十二至十六小時不等，大部份身體較弱的人，因捱不起種種折磨，而自尋短見如吊頸、割頸、割脈、跳樓……以求一死的奴工，平均每月至少要達二百五十至三百宗之多！也就是說，平均每日便有八至十個人自殺！由於自殺的奴工太多且日益增加之故，共幹們也怕害會有激起囚犯暴動的可能性，為了要緩和數以萬計的囚犯的憤怒情緒起見，於是改用了另一種較為新式的毒辣手法，作為囚犯們的慢性自殺，遂叫出了「不勞動不得食」的口號，並推行其三種所謂「吃飯的制度」：第一種稱為「能確定勞動力觀點」的，每餐可得三小碗糙米飯來果腹；第二種是被稱為「其勞動力能夠勉強應付」的，那麼，這類奴工每餐可得兩小碗；第三種是被稱為「缺乏勞動力」的，則每餐僅限吃一小碗；如此越餓則身體愈弱，健康愈壞則愈缺乏勞動力。

假如經過以上的種種折磨，還能長命不死，而仍具有勞動力的奴工，那就算是所謂「經得起考驗」，然後可能被分發到正式的工廠去，充當最低級的「生產員」。但在一萬名奴工之中，難得有幾個能夠捱到這一步的。原因是在「勞改營」裏的奴工，百分之九十九都以勞動過度，而又十分缺乏營養，精神上、肉體上不堪折磨的緣故，早已產生了種種的致命病症，隨時有併發暴斃的可能！

據說殘酷的共幹們，如果發現某一奴工有了肺病，立刻將他遣返「收容所」，美其名為「休養」，實則是暗中進行「人道毀滅」！因此，許多奴工明知自己已經染上肺病，仍勉強忍受下去，而不願被送返去毀滅的！

人的容忍畢竟是有限度的，大約在一九五六年秋間，第二「收容所」裏的囚犯，因為實在受不了那種壓迫，曾一度企圖發動反抗行動，可惜事機不密，結果，為首的七名志士，立即遭到共幹們當場槍殺無遺！並宣佈他們為「反革命分子」死性不改，仍圖進行陰謀暴動」。事後，被株連的囚犯，竟達二千餘人之多。

至於所謂「婦女教養所」的情形，則是這樣的：該所簡稱「婦教所」，裏面的囚犯身份，也分為如下幾種：㈠是過去出賣肉體、靈魂的婦女——包括妓女、舞女、酒吧女郎等。㈡是已被中共清算或已被鬭死了的家屬——包括地主、富農、官僚等等的妻女。㈢是丈夫已被拘禁於集中營的妻女。㈣是被迫逃亡海外人士的家屬——不管她們的成份如何，一律加以拘禁。

第一類多半屬於較為年輕的婦女，沒有政治背景的便被稱為「落伍分子」。中共對她們比較優待，改造一個相當時期後，即分配到各工廠去生產了；有的更做了共幹們的黑市夫人。但對以上第二、三、四類女囚，則很虐待。因為她們之間，有許多年齡較長的如張錫堯、葉彰光、關年周等人的太太，都已超過五十歲，而且過去養尊處優，一旦受到精神虐待，和肉體的折磨，便痛苦萬分，死路一條！此外，尚有死於教養所的婦女是年齡較大的妓女，她們多數患有花柳病，卻缺乏醫藥；而每日的勞動時間太長，使她們病上加病，還有一批普通的家庭婦女，一進入教養所後，精神上已受到重大刺激，而監獄女共幹，也動輒打罵，女人量窄，氣痛氣死的實屬不少。

談到「兒童教養所」和「老人教養所」，也集殘酷之大成！前者所收容的多是「逃亡分子」、「反動分子」及地主等類的子女，三歲以下的問題不大，認為他們是新生的一代，可以教育成為「接班人」。但至十歲以上的則須繼承其父母的身份——官僚、地主的子孫。他們經常跟着「婦教所」的女囚去工作，多數由於發育不健全而夭折！後者則為前者的祖輩，年齡多在六十、七十。他們經不起折磨而病而死的幾乎每日都有！一九五八年所建立的「公社」，也多半由以上各集中營為基礎。「文革」期間，廣州地方又平添了若干個萬人塚，為集中營、公社的最後所在地。

農村「鐵筆」

我國自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舊的古典文體日漸衰落，而且受到青年知識分子的唾棄；但是新的文學作品，卻帶來了新的八股洋味，這是當初叫喊「新文學運動」的作家料想不到的後果。什麼是新文學作品的「洋八股」呢？那便是「歐化體」的新文言的作品。

舉個可笑的例子來說吧，在新文學作品中，我們會談到這樣的小說人物的「對話」：

「我能爲你服務嗎？」

「假如我能爲你效勞的話，那將是一件使我感到光榮的事。」

文學作品是民族生活的反映。如果文學作品中的「對話」，讀起來不像中國人講的話，那麼這種作品怎能使讀者心靈共鳴？因此，當有些新文學作家發現這種弊病之後，曾提倡「平民的文學」，周作人（豈明）是提倡者之一。但是「平民的文學」的口號並不鮮明，要使新文學作品眞正達到深入普遍化，必須把文學根植在民族的土壤上，讓它發芽茁壯，這就是三民主義民族文藝理論。

客觀地說：毛澤東在一九四二年五月所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他的「文藝爲工農兵」的主張，只是剽竊「平民的文學」口號而已。因此，翌年──一九四三年五月，趙樹理在太行山寫出的「小二黑結婚」，同年十月完成的「李有才板話」，雖然使趙樹理一舉成名，被周揚稱爲「實踐了毛澤東同志的文藝方向」，但這種「榮譽」也不過是「走運」吧了。它的品質與藝術價值，尙待我們作進一步的研究和討論。

趙樹理是山西省沁水縣遲尉村人（有人說他原籍山西晉城，待查），幼時家境貧苦，後來在山西長治縣第四師範學校初中畢業。抗戰開始，他在鄉間作小學教師。一九四〇年春天，趙樹理進入「新華日報」（華北版，係在共黨盤據下的太行山地區）的資料室工作。他的成名作品「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這篇小說寫於一九四四年到四五年之間）等，都是在晉東南太行山區完成的。

從文藝通俗化上來說，趙樹理的作品是成功的。這和他的家庭生活息息相關。據趙樹理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發表的「也算經驗」上說：

「因爲我的家庭是在高利貸壓迫之下由中農變爲貧農的，我自己又上過幾天學，抗日戰爭開始又作的是地方工作，所以每天盡和我那幾個小冊子中的人物打交道，所參與者也盡在那些事情的一方面。例如『小二黑結婚』中的二諸葛，就是我父親的縮影，與旺、金旺就是我工作地區的舊渣滓；『李有才板話』中老字輩和小字輩的人物就是我的鄰里，而且有好多是朋友；我的叔父，正是被『李家莊的變遷』中六老爺的『八當十』高利貸逼得破了產的人；同書中閻錫山的四十八師留守處，就是我當日在太原的寓所；同書中『血染龍王廟』之類的場合，染了我好多老同事的血，連我自己也差一點染到裏面去……這一切便是我寫作材料的來源。」

趙樹理自述「小二黑結婚」裏的「二諸葛」，是他父親的縮影。那麼「二諸葛」是什麼人物呢？他「原來叫劉修德，當年作過生意，抬腳動手都要論一論陰陽八卦，看一看黃道黑道」。在過去，鄉間的迷信色彩濃重，因此村莊中常見「二諸葛」這樣的人物。這些人物都是家業破產的產物。雖然識字不多，頭腦聰明，用各種巫術騙些銀錢來吃喝。趙樹理的父親除了在鄉間胡謅些『陰陽八卦』，還種點田、編簸箕、治外科混生活。由於趙樹理生長在偏僻而落後的鄉野裏，他的知識和語言都學自農民，這對他日後慣於創作農民生活題材的作品，有重大的影響。據說趙樹理小時候種田、拾糞、放牛、撿柴、推磨，樣樣都會，他還跟着村民祈過雨，參加過農民組織的「八音會」。

過去，我曾在一種文藝刊物上，看見一幅樹趙理敲打鑼鼓的照片，旁邊的農民都以驚喜的神情欣賞着。事情證明趙樹理早年在鄉間「戲班子」中混過，他能一個人打鼓、鈸、鑼、鏇四樣樂器，而且舌頭打梆子，口帶胡琴不誤唱。這些學自農民的技能，對於他的創作幫助極大。

趙樹理的小說，通俗易懂，從內容到形式，完全迎合了農民讀者的口味：

「有個農村叫張家莊，張家莊有個張木匠，張木匠有個好老婆，外號叫個『小飛蛾』。小飛蛾生了個女兒叫『艾艾』，算到一九五〇年陰曆正月十五元宵節，虛歲二十，週歲十九。」──「登記」

「鄉裏的醫務站辦得雖說還不錯，可是對這種腿疼還是沒有辦法的。」──「鍛鍊鍛鍊」

「王新春比陳秉正小十來歲，和陳很友好，就是怕和他握手，因爲一被他握住像被鉗子挾住那樣疼。」──「套不住的手」

「福貴這個人，在村裏比狗屎還臭。村裏人說他第一個大毛病是手不穩；比方他走到誰院裏，院裏的人總要眼巴巴看着他走出大門才放心，他打誰地裏走過，地裏的人就得注意一下地頭堰邊放的烟袋衣服……」──「福貴」

從這些創作看來，趙樹理運用了農民最熟悉的語言和生活，毫不雕琢地寫在自己作品裏，因此深獲農民讀者的喜愛和歡迎。

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表現了農村青年爭取婚姻自由的鬪爭。這篇小說描寫劉家蛟的一對青年，小二黑和小芹的戀愛過程中，受到鄉間的封建思想的障礙，三仙姑說什麼「前世姻緣」，二諸葛說什麼「命相不對」；後來經過共黨幹部從中調解、鬪爭，三仙姑和二諸葛有了覺悟，最後這一對青年回了家，「見老人們的脾氣都有些改變，託鄰居們趁勢和說和說，兩位神仙也就順水推舟同意他們結婚。後來兩家都準備了一下，就過門。過門之後，小兩口都十分得意，鄰居們都說是村裏第一對好夫妻。」

這篇「小二黑結婚」，從主題和內容來看，非常貧乏，毫無突出之處。可能因爲是作者初次發表的作品，接着，趙樹理寫成了中篇小說「李有才板話」，它比前一篇作品優秀多了！

「板話」，應正名「快板」。北方民間即興而作的「歌謠」。因此，有人稱爲「順嘴溜」。趙樹理在這篇作品中，充份表現出他對鄉村的豐富知識，

趙樹理

張放

和見聞，而且創作出來的「快板」也極通俗出色：

村長閻恆元，一手遮住天，自從有村長，
一當十幾年。年年要投票，嘴說是改選。
選來又選去，還是閻恆元。不如弄塊板，
刻個大名片，每逢該投票，大家按一按，
人人省得寫，年年不用換，用他百把年，
管保用不爛。

這篇作品寫出貧苦農民「翻身」的過程。主人公李有才是一個樂觀、健康的貧農，他會編「快板」，通過「快板」，他咒咀、諷刺村中的不滿的人和事。後來，共黨的武裝力量，來到了這個山村，可是閻恆元的勢力依然存在，李有才終被趕出村去，寄居在鄰村作佃農維生。經過「區幹部」下鄉，瞭解了眞實情況，發動鬥爭了閻恆元，建立了村「農救會」，最後由勝利回鄉的李有才，唱起了「快板」，結束了這場喜劇——

閻家山，翻天地，羣眾會，大勝利。
老恆元，洩了氣，退租退欵又退地。
劉廣聚，大舞弊，犯了罪，沒人替，
全村人，很得意，再也不受冤枉氣，
從村裏，到野地，到處唱起「乾梆戲」

抗戰勝利前後，趙樹理又發表一部「李家莊的變遷」小說，另外還寫了幾個短篇報告文學作品，如「孟祥英翻身」、「地板」、「福貴」等。

這時，共黨已把趙樹理捧紅了！這一方面是爲老毛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選出作家的「標兵」，同時也爲「文藝爲工農兵」抓「典型作品」。趙樹理的成名，就是在這種政治形勢下起來的。

一九六四年，周揚在「解放日報」寫道：

「趙樹理同志是一個新人，是一個在創作、思想、生活方面都有準備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經相當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

同年九月十七日，連郭沫若也跟着喝采起來，這明顯地是通過共黨文藝政策的決定。郭在其「讀了『李家莊的變遷』」中，歌頌趙樹理說：

「我感覺着這和『李有才板話』、『小二黑結婚』一樣的可愛，而規模確實是更加宏大了。這是一株在原野裏成長起來的大樹子，它紮根得很深，抽長得那麼條暢，吐納着大氣和養料那麼不動聲色地自然自在。……趙樹理，毫無疑問已經是一棵大樹子。

「這樣的大樹子在自由的天地裏，一定會更加長大，更加添多，再隔些年辰會成爲參天拔地的大樹林子的。作家是這樣，作品也會是這樣。」

可惜郭聾子的預言並未實現，共黨盤據中國大陸以後，文藝作家受到思想的迫害，沒有絲毫創作自由，不僅出現不了「大樹子」，甚至連「小樹子」也被嚴酷地風霜摧毀了。這是事實，這是共黨作家也都會肯定的話。

一九五五年，趙樹理發表了長篇小說「三里灣」。它描寫「農業合作化運動」中，集體所有制和個體所有制的鬥爭。這篇小說寫得零亂，不太好。書中卻有這樣比較深刻的片段文字，這在現實主義作品上是成功的：

「老劉同志仍然從『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講起。提到這兩條路，××就以爲是『金箍咒』——爲一聽着保管頭疼。」

此後，趙樹理陸續發表了不少短篇小說：「鍛鍊鍛鍊」、「賣烟葉」、「老定額」、「實幹家潘永福」、「楊老太爺」、「張來興」、「互作鑑定」、「起碼」、「高深」等，這些作品，趙樹理依然有通俗的、故事性濃的風格；他寫了英雄，也寫了落後分子，這成爲他遭受嚴厲批評的「中間人物」錯誤路線的後果。

所謂寫「中間人物」論點，是由周揚、邵荃麟大力提倡的。他們的論點並不是創新的，古今中外的文藝作品，絕不能只歌頌英雄的人格的完美，那樣千篇一律地創作下去，不僅讀者看了乏味，作者也會陷於思想僵化狀態。周揚、邵荃麟等共黨文藝頭目，看清了這種文藝日趨僵化的危機，所以提倡創作「中間人物」。作品中的「工農兵」人物，儘管有他熱情、積極、熱愛集體主義的優點；但他也有自私、消沉、落後、愚昧的缺點。作者着力描寫這些「中間人物」內心的眞實面貌，讓廣大讀者去批評，這更會發生深刻地教育作用。

周揚讚揚趙樹理的話，雖然稍微誇張了些，但他的話是正確的。周揚說：「趙樹理沒有把人物與行動簡化；沒有只寫勝利，不寫困難；只寫光明的一面，不寫陰暗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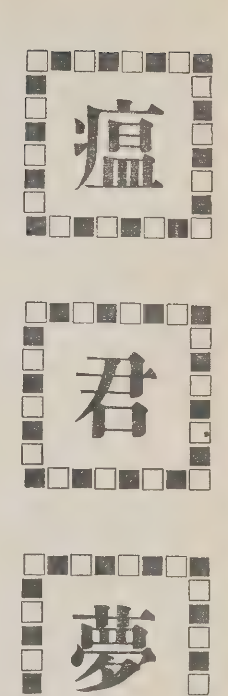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解放軍報」發表了劉殿寶、張選農的「趙樹理是反革命復辟的鼓吹手」。同年一月八日，「光明日報」發表了魏天祥的「趙樹理是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的『標兵』」。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聽一聽趙樹理到底犯了什麼「反革命」的錯誤吧！魏天祥說：

「在趙樹理的作品中，落後人物滿天飛，並且寫得活靈活現，『得心應手』，對個人主義者竭力美化；而對貧下中農和基層幹部，則竭力醜化。……趙樹理對『舊人舊事』和『新人新事』有着截然不同的感情和立場。因此他主張平列地『接觸各種各樣的人』，『開雜貨舖』。

「這實質上就是反對文藝工作者着意地去熟悉新人新事，突出地塑造無產階級的英雄人物，而連篇累牘地去寫『舊人舊事』。翻翻趙樹理近幾年的作品，他是在變本加厲地實踐這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

趙樹理是被周揚捧紅的。現在，周揚變成了反毛、反共的「四條漢子」之一，趙樹理遭受鬥爭是理所當然的事。一九六二年，周揚、邵荃麟主持策劃的「大連農村題材創作座談會」上，曾提出了「中間人物」創作論，也曾把趙樹理捧上青雲，說趙樹理是大陸文藝界描寫農村的「聖手」、「鐵筆」。現在「聖手」殘廢了，「鐵筆」也砸斷了；趙樹理目前也許回到山西鄉間，白天拿鋤頭，晚上拿着「毛語錄」，正在重溫「舊夢」吧！

趙樹理最值得光彩的，英國的劍橋大學、巴黎的薩爾蓬大學，現在仍以他的作品充作研究教材。想不到今天卻作了抨擊周揚、趙樹理的「黑材料」！你說這件事怪也不怪！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周恩來陪笑道：「敬公說的是，我們回來一定要調查再呈報，不過，關於確山竹溝慘案，還望二公主持公道。」

白崇禧說道：「兄弟同敬公絕對一秉至公，但是必須要先弄清高俊亭這一案。」

兩人出了門，周恩來抱怨葉劍英，說道：「你講話怎麼這樣沒遮攔，什麼話都講出來。」

葉劍英說道：「沒有辦法，我同小諸葛交手，心裏先慌了，所以說話頭上一句，腳上一句，自己也不知說的什麼？」

周恩來說道：「算了，這一場又敗了，我們一去追問竹溝慘案，小諸葛就要我們交代高俊亭的案，我們怎麼答覆。」

葉劍英問道：「到底這次殺高俊亭是誰的意見？」

周恩來說道：「你想一想，我們黨內誰有權力又有這個狠勁能隨便殺掉高俊亭這樣一個高級幹部。」

葉劍英問道：「又是老毛？」

周恩來說道：「不是他還有誰？」

葉劍英問道：「老毛又爲什麼同高俊亭過不去呢？」

周恩來苦笑道：「還不是禍從口出，老毛同女明星的事，雖然人人都反對，但都悶在心裏，只有高俊亭不識相，在延安開會時，公然提出還不算，事後老毛找他喝白蘭地酒，抽茄力克烟，女明星又出來含笑伺候。」

葉劍英說道：「這也夠了。」

周恩來說道：「在我們看，高俊亭的面子實在爭得十足，但是他不領情，表示不能受賄。」

葉劍英奇怪道：「受賄！受誰的賄！」

周恩來說道：「高俊亭認爲老毛盛宴招待他，女明星向他拋媚眼，都是行賄，他一定要保持革命軍人的風骨，追究到底，幾時老毛把賀士珍同志接回來，幾時算完。」

葉劍英笑道：「這也未免強人所難了。」

周恩來說道：「所以老毛軟的不成，只有硬來了，指高俊亭是托派，當場逮捕交給鄧發，一旦交到鄧發手上，還有幾個人活得出來，不過，怎麼死的卻沒有人知道。」

葉劍英問道：「他到底是不是托派呢？」

周恩來笑道：「你怎麼這麼糊塗，高俊亭懂得什麼是托派，老毛若不加這麼一個罪名，又怎能把高俊亭處死，處死之後，那幾位標準的布爾什維克所以不敢說一句反對的話，就因爲老毛替高俊亭帶上托派的帽子，誰也不敢多嘴，否則犯了天條，如何得了。」

葉劍英搖頭苦笑：「我同你不知道將來會不會變成托派。」

周恩來說道：「現在不會，但將來可就說不定了。」

葉劍英說道：「遠的不談，就說目前，我們應該怎麼辦！」

周恩來說道：「有什麼辦法，報到延安去就是了，就說白健生苦苦追究誰殺高俊亭，我們提竹溝慘案，他就叫我們把高俊亭案弄清楚。」

兩人商量定之後，就拍電去延安，將與何應欽、白崇禧會面經過，詳細敍述一遍。

毛澤東接到電報也呆了，喃喃自語道：「我不知道小諸葛這麼厲害，專敲痲骨，眞難對付。」

藍蘋說道：「這事怎麼辦呢，我們死了這麼多人，總不能白死。」

毛澤東笑道：「其實新四軍的人都沒有好東西，尤其是江北的新四軍，都屬於高俊亭這一派，死完了最好，少一個眼中釘，我不過是把這件事作爲搗亂的藉口。」

藍蘋說道：「現在還可以作爲藉口啊，國民黨並未對這件事處理。」

毛澤東說道：「一點不錯，我正可放開手幹一幹。」

藍蘋笑道：「潤之，我覺得你現在好似膽量比從前大了。」

毛澤東笑道：「你也看得出。」

藍蘋說道：「我日日同你在一起，什麼事看不

出，尤其你有點好事，有點壞事，馬上就帶到臉上。」

毛澤東摸摸藍蘋臉蛋，說道：「你眞是冰雪聰明，眼睛有電波，什麼事想瞞你都難，你知不知道我最近爲什麼高興。」

藍蘋說道：「我只知道你高興，實在不知道你爲什麼高興。」

毛澤東問道：「你知不知道我平生最怕誰？」

藍蘋抿嘴笑道：「你最怕閻王爺。」

毛澤東道：「別開玩笑，說正經的，我平生最怕的那邊一位，這邊一位。」說過向西北，西南各指了一指。

藍蘋笑道：「你不用說出名字，我也知道你指的是誰了，只是最近爲什麼又不怕了呢？」

毛澤東笑道：「這兩位大人物都搞得自顧不暇，誰也沒有力量再管我。」

藍蘋說道：「這兩位巨人，會遭什麼困難。」

毛澤東笑道：「先說咱們家裏的這一位，政治方面碰上汪精衞在南京成立僞組織，用同樣的國旗，同樣的國號，甚至還翊戴同一個首元，雖然人人都知道南京的王麻子是假的，但也是夠傷腦筋。」

藍蘋說道：「這是不錯，還有呢？」

毛澤東說道：「軍事方面日本皇軍出全力攻長沙。」

藍蘋說道：「日本人攻長沙不是被我們打敗了嗎？」

毛澤東笑道：「打敗了不等於戰事結束，我在江西反圍剿時，不是打敗了國民黨四次，但是到了第五次我們完了。目前情形跟那時相仿，不過主客掉個位，日本愈是敗得慘，下次的攻擊力量就愈強大，如果日本起了傾國之師前來，長沙定守不住的，這一點他比誰看得都清楚，必然要用全力去應付。自沒有工夫管到我們。」

藍蘋笑道：「怪不得你趕走了何紹南，吞併了綏德專區都沒有事。」

毛澤東說道：「再說外邊的那一位，他個性最兇殘，我是眞怕他，不過，現在他也遭到了大麻煩事，自從他跟希特勒訂了條約，乘歐戰發生吞了半個波蘭，可是麻煩也來了。」

藍蘋問道：「什麼麻煩？」

毛澤東說道：「他吞了波蘭之後，變得與德國交界了，就算他是頭老虎吧——卻與獅子睡在一個籠裏，獅虎同籠能同多久，這一點他當然非常清楚，所以要出全力去對付，這些事件夠他傷腦筋了，那裏還有工夫管到我。」

藍蘋說道：「怪不得王明、博古、洛甫他們的氣焰都低了很多。」

毛澤東說道：「這幾個小傢伙少不更事，不知道天高地厚，遲早我要他們知道我的厲害。」

藍蘋說道：「這樣說來，你的天下要靠日本人支持了。」

毛澤東笑道：「這是實情，從在江西第三次圍剿開始，我們同日本就是互相配合的，大概日本在邊界挑釁，我們就在內地放火，我們在內地於陷絕境，日本就在邊界掀起一場衝突，就這樣互爲表裏，一直支持下去。」

藍蘋問道：「你這一說我眞糊塗了，既然黨一直靠日本支持，你爲什麼拚命喊抗日呢？」

毛澤東伸手攬着藍蘋的腰，笑道：「這是變戲法，因爲在那個時候，沒有抗日的口號再得人心了，不是爲了抗日，國民黨怎會把紅軍編爲國軍，不是爲了抗日，怎會有成千上萬的青年向陝北來，不是爲了抗日，我又怎能得到你這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兒。」

藍蘋呸了一口，說道：「原來都是騙人的。」

毛澤東笑道：「天下本來就是一個大騙局，有本領騙的人，才眞眞了不起，能騙到高官厚祿，黃金美人，就是一等一的騙子。若能騙得了政權，就沒有人再說是騙子了。」

藍蘋說道：「閒話少說，你打算怎麼對付那位小諸葛。」

毛澤東說道：「不用對付，也就不了而了，白健生並非有意替高俊亭伸寃報仇，無非是用這個問題去堵周恩來同葉劍英的嘴，現在已經堵住了，也就算了，只要周、葉兩人不去找他，他也就不會再提。」

藍蘋說道：「可是就這樣一字不提也不大好看。」

毛澤東說道：「不是不提，還有許多把戲哩，你等着瞧吧！」

竹溝事件過去之後，毛澤東就命令各方面加強活動，除對山東、河北、山西、察哈爾各省擴大侵襲國軍，並令新四軍向江北開闢新地區。

項英接到毛澤東以中共中央發出的命令，就把軍長葉挺與第一支隊司令陳毅找來商量。

葉挺說道：「第三戰區劃分我軍作戰防區是長江下游，如果開到江北去，一旦軍委會怪下來，怎麼回覆。」

項英說道：「這都是老毛的主意，這是他最新式的排除異己法，正是一計害三賢。」

陳毅問道：「怎樣害三賢。」

項英說道：「他害顧祝同，害我同軍長。」

陳毅指指鼻子，說道：「沒有我。」

項英說道：「暫時還沒有你。」

陳毅說道：「沒有我，我也想知道是怎樣的害法。」

項英說道：「他要我們向蘇北進軍，首先要同顧祝同起衝突。」

陳毅大笑道：「顧祝同是有名的顧粥桶，對付他還不容易。」

葉挺笑道：「仲弘，你不要太看輕顧祝同，他雖是粥桶，但是到了這個地位，幕府中也儘多能人，再說鬧大了軍委會也不會干休的。」

項英說道：「這就是我要說的下一步了，到時軍委會追究責任，我同軍長當然逃不掉，輕則撤職，重了可能拿辦，你說老毛這不是一計害三賢。」

陳毅心想把你們兩個都撤職，我就坐上第一把交椅了，這件事非要搞起來不可。

抗戰武術談

重砲軍營紀律嚴明　官兵齊心練術強身

張仲仁

我於一九三九年參加機械化部隊重砲第七旅受軍訓，該部是駐紮廣西興安縣，亦卽湘桂路線，這種獨立特種砲兵旅，是直屬國防部指揮的，有一位砲兵指揮官，是代表國防部巡視指示等任務，但沒有指揮部設立，那幾年我們的部隊作戰整訓，都是在湖南廣西境內，我推想砲兵指揮部，可能是設在後方的重慶。

戰時各部隊駐紮地區，在整訓期中，爲着避免日寇利用漢奸的偵察目標，有關駐紮防地外面路口的指路牌，均不寫本部隊的番號，改用別的名稱以亂外人的視覺。譬如我們砲七旅十四團，改爲二七鋼廠，第一營則改爲第一支廠，第一連改稱第一分廠，如此類推。經這樣更變暗號，局外人確實摸不清駐軍是什麼部隊。同時廣西境內的民訓組織特別嚴格，各村莊鄉保均設有婦女識字班，規定每星期一次至兩次，鄉村所有婦女停止工作半天，集合前往參加識字班及聽講時事，男人輪流接受軍事訓練，人人都有軍事知識，因此做漢奸的民族敗類分子，想來偵察駐軍情況，是難乎其難，因無法利用附近居民作掩護，如發現有外鄉人入境的可疑分子，根本不必勞動駐軍去查辦，居民與地方政府早已明白情況，因鄉保戶籍編制管理得清楚，防諜工作做得嚴密，駐軍與地方政府相處得融洽，所謂軍民能合作，消息不外露，因此各處軍營從未遭受過敵機轟炸。

桂省經李宗仁白崇禧兩位將軍數十年的經營，可以說人人是兵，軍民渾一，外省人稱他們爲桂系派者，是夠條件稱爲系稱爲派，以我在該省幾年時間，所見所聞，在戰時能發下動員令，各鄉保各區縣，遍地是兵源，隨時可上陣抗敵，除廣西省外，其他省份是望塵莫及的。還有一件最特出的與別省不同的事情，就是廣西民風之強悍可算全國之冠，別的地區是老百姓怕軍人，獨有廣西省境內的情形恰好相反，是軍人怕老百姓，說來可笑，然實情如此，不由你不信，也許有桂省讀者看見我這篇記述，會發出會心的微笑，可是這確是我親歷其境，目睹其事的實情。

我們砲七旅的編制，管轄砲十團和砲十四團兩個團，一團三營，一營兩連，一連統率三門重砲，此種重砲是德國製造，全國只有砲七旅獨有的三十六門砲爲最大，必定要用大牽引汽車才拖得動它，口徑有幾厘米已記不清了，只記得好像最小約有八九英寸的口徑；其他砲一旅砲二旅等等多數是用騾馬拖的大砲，口徑要小一半，簡稱騾馬砲團。我在廣西還看見友軍，第五軍的兩百師也是機械化部隊，他們有用小型汽車拖着一種不大不小的鋼砲，或稱流彈砲，此外很少看到有用汽車拖的大砲。因戰時除有主要公路線，可用汽車運輸外，接近戰區附近幾縣的公路，早已下令破壞了，只有鄉村小路可供行走，因此機械化部隊的重兵器，有些戰線上派不上用場，反而騾馬砲兵團更適宜運用，該種兵團，只須前面派工兵開路，不論村莊道路，羊腸小徑，甚至爬山越嶺，均可暢通無阻，如遇有前線戰爭危急時，須派砲兵增援，則較重砲容易達成任務。

凡是沒有砲兵攻擊的戰場，是完全依靠步兵的血肉之軀，當衝鋒陷陣時，死亡數字是令人驚心的。因此如逢一次大會戰，步兵在開往戰場途中時，在友軍中如發現有砲兵協助，他們會從內心裏發出歡呼的叫聲：「好呀，這次派有這樣多的大砲協助攻擊，我們衝鋒時可減少很多的困難了。」這是我參加崑崙關戰役，親自所經歷的事實。

獨立砲兵旅的編制官階比普通步兵要高一級，旅長是中將，團長是少將級，一個砲兵團的人員，據說超過一個步兵師，經費更是超出好多倍。那時我因年青，又是最低的學兵，實際情形也不太明白，平常長官訓話時所講述的，記在腦海裏有種印象而已。記得單就團部屬下的砲車修理工廠的範圍之大，就好像大工業區的設備，各種機器之繁複，數量之多，恍如我年青時去參觀吾鄉萍鄉縣的安源煤礦工業區的裝設，有點大同小異。

我們受訓期中的主要科目，是重砲的使用發射和保養，觀測和計算，以上三項的均係砲兵學校的課程，但我們一樣要學習，那時要訓練得全體官兵人人均能使用，作戰時如遇傷亡，隨時可調人補充。還有汽車修理和保養，駕駛技術等，駕駛訓練分四種類，大的拖砲牽引車、貨車、吉普車、三輪車兩輪車，兩輪車就是電單車。徒步操和步槍，是入伍訓練的初級科目，每天三操兩講，後來還加一堂夜間駕駛教練，眞是忙得不亦樂乎。而我在晨操之前，還私自加一堂國術練習，眞乃忙上加忙，一班同學都笑我不要休息的鐵蠻牛。訓練汽車構造及修理科目時，特將兩部壞了的舊汽車，將前面的引擎外殼，一部鑿開左邊，一部鑿開右邊，研究裏面的機器汽缸零件等的製造和用途，使能明白馬達發動後，各部分的機器如何啣接，就是一隻小螺絲釘，亦要瞭解它有何作用。上講堂教官講解某部分機件時，有時會指定一位學員出來，要他在黑板上畫出這部分機件圖來，如畫不出，罰企一堂課的時間，你孤零零一個人站在旁邊聽講，眞會令你啼笑皆非

，因此各同學都很專心學習，而且在修理方面要學到聽聲音能辨出何處的毛病，訓練得人人會駕駛能修理識保養。訓練駕駛汽車多數安排夜晚教練，至學習技術純熟後，開始練習熄燈駕駛，大陸的公路旁只有電線桿，沒有路燈柱，而且是泥沙路，天晴還好，不過灰塵大，如遇雨天那就慘咯，泥沙成醬糊，高低又不平，昏天黑地，完全要憑自己的目力，摸黑路開汽車，任你眼睛睜得老大，只能看出些微路線影子，危機在前面等着你，隨時可進入鬼門關，可是做了軍人，只有服從命令，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因那時的制空權還是操縱在日寇手中，如白天開出十幾部大小車輛在公路上練習駕駛，恐被敵機發現目標轟炸。所以主要目的是要在平時訓練好，摸黑路駕駛的技術及經驗，以克服上戰場不能開燈光駕駛的困難。那時訓練各種科目尙能應付自如，唯計算方面成績差，雖然我的珠算盤打得喇喇聲，但派不上用場，只有本部隊辦公室副官，每月底結算賬目時，常常請我幫他打算盤總數，隊長和區隊長都知道我的珠算好，考試觀測計算雖然不合格，也未受到處罰。

記得訓練兩輪電單車時，一班同學發生很多翻車的危險事情，可憐跌得兩腿皮肉破綻，傷痕纍纍，教官看見也不忍心。爲着發生意外而受傷的學員很多，就擱這項訓練科目的進步，上峯很感焦急，只有少數同學未滿期間就已學好，因此要商量對策。一天隊長率領區隊長等開會研究此問題，特召集我們學習好了的同學問話，要我們發表改良訓練意見，希望能提早結束此兩輪車教練科目，但各同學所提意見莫衷一是，無具體辦法，隊長忽然指着我說：「你還未發言，請將你的意見提供參考。」我即起立說：「報告隊長，我曾默查過這次同學的失敗原因，而我們少數同學能很快學好是因爲以前都會騎腳踏車，只須將換波、加油、停車等動作學會了，即可上公路駕駛，其他的同學不會騎腳踏車，在公路上駕駛心就先慌了，沒有在路上騎腳踏車的經驗，突然把持不住重心，就容易翻車跌倒，最好請求隊長準備一二十架腳踏車，先教他們騎熟腳踏車，然後再教練兩輪車，相信可以不會出更多意外，也很快會學好駕駛。」隊長聽了我提出的意見，考慮之後，徵詢各區隊長同意，一致認爲很合理，決定採納此辦法，當即派人去通訊連和修理工廠，借來二十幾架單車，分配幾個學員合共一架輪流學習。我們原先會騎的同學任助教，教官們可乘機會偷得半日閒，鬆弛下緊張的心情。學員很快學會騎單車，駕駛電單車時就輕易純熟，減少了翻車的意外，同時又能如期結束此科目。

在全團整訓期中，也注重康樂活動，我們機械訓練隊比其他營連單位較特別，因要加緊訓練提前結業之故，要將原有年半的訓練科目，縮成一年訓練完畢，每星期六天的學術科目表，編排得無半點空隙，故此教官和學員的緊張情形，是可想而知的，其中有幾個身體不好的，被送去軍醫院留醫，在這期訓練中，因身體關係遭受了淘汰的同學，不在少數。

有一位團副負責康樂活動，由各單位挑選人才，擔任組織話劇團，京劇團；體育方面注重籃球、撐高、賽跑，國術一課專劈大刀。希望在整訓期中，不但在學術兩科操練得純熟，另一目的要將每位官兵，都鍛鍊得身強體健，使人人都能負起上陣殲敵的重任。各營連單位除軍訓外，還特別安排有體育教練課，團副輪流去各單位督練。半年舉行全團運動大會一次，參加的運動隊，個個奮勇力爭，競爭得相當劇烈，而且每次均請駐在湖南祁陽縣的砲兵旅長，副旅長來參觀並頒獎。那時砲兵團的官兵，眞是鍛鍊得個個雄赳赳氣昂昂，精神飽滿，氣力充沛，一副大力士好漢的雄健姿態。

團部聘請一位武術教官，姓潘的東北人，全團只有他一人不穿軍服，因他是軍隊編制之外請來的客人，每個單位一星期教授兩次專劈大刀武術，操練時所用的刀是竹片削成的，連刀柄約兩尺半至三英尺長，俗稱馬刀的，有武術根基的人，手握一柄馬刀，可克制日寇的軍刀，因近身肉搏時，軍刀嫌大長了點，施展不如馬刀的靈活。這位潘教官教的刀法，分上下兩段，每段包括閃避等手法外要劈出八刀，每刀劈出的角度手法不同。每個單位規定兩星期要學會。潘教官第一次教上段，第二次複習，第三次教下段，第四次又複習，到第三星期起他來看操督練，糾正姿勢。這種集體操練有個好處，因發口令操練是慢動作，要整齊步伐，其中有一人手法姿勢不對時，容易發現錯處。

該武術教官第四次來複習時，問我們有誰能一口氣打完此上下兩段刀法，請出來爲大家演習，當時無人出聲，只見我第三區隊長用手指着我說：「這位張同學打得最好。」硬把我拉出去，我當時無推托藉口，只得獻醜。我演完此套刀法時，潘教官稱讚說：「想不到機械隊有此人才，難得，難得。」轉身對我們值星官說：「張同學以後不必在團體裏面同操練，請他出來做助教。」其實他不知我在家鄉，早學會了國術，此是小試而已。我第二次又任助教幫助同學學習大刀武術。那時團長有命令，全體官兵都要參加學習此劈大刀武術，這是他私人掏腰包拿錢請來的武術教官，軍人除開砲打槍之外，這是防身克敵的起馬武功，團長本人也同大家一起學習大刀武術。有一次他來訓話，講到此劈刀問題時，還示範幾手給我們看，雖然不算怎樣出色，也可算差強人意。值星官帶領全隊人員鼓掌捧場，當時團長好得意，笑着問值星官，誰的大刀使得最好？正巧是我三區隊長任值星官，存心又要拉我出去炫耀一下，當即叫我出去，表演大刀法給團長看。軍隊中最重要紀律，長官的話就是命令，軍人以服從命令爲天職，他叫到你時，不願意也得遵辦，我並非不願表演，只是當着全體同學去取悅主官，好像表明是特出人材，這是我所不欲做的事，而同學們看着心中也會不自在的。然而團長很看重此大刀操練，我只好奉區隊長的命令，用心將這套刀法使完，團長看後，非常欣賞，拍掌鼓勵，當我使完後，用武術中的敬禮法，將刀反握刀柄在前，刀背靠在肩上，用丁字腳，雙手合拍刀柄向團長敬禮，這種武林中的禮節，是向一位前輩致敬意，意思是表演不好請勿見怪。那天團長興致很高，還囑咐值星官由隊部賞我三十塊大洋，我拿到獎金後，作全隊加菜之用，那時三十元買得很多東西，而我們每人一個月的伙食費只須五六元，此次大家均能分享我所得的賞金，大吃一頓，是我所最樂意的事。

江南啼痕錄（三十二）

但淞滬抗戰，第十九路軍宣傳得法，舉世知有蔡廷楷，而不知有第五軍了，第五軍於艱苦作戰中，益有憤憤不平之意，今總統　蔣公曾電張治中云：「在前線必須讓功與第十九路軍，只期殲敵，切勿有所爭競，即有不能堪者，亦必忍辱負重，當知在此生死關頭，與十九路軍應視同一體，外間毀謗一切置之，如外間不知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同在苦戰，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今日之事，你等與十九路軍同一命運，生死與共之，況於榮辱何與。」

我國尊崇正義與公理，由於民族向受道德所薰陶、鄙棄邪惡、奸詐、侵畧。以為國際聯盟總能為國際間維護正義，日本軍閥的侵畧者將受制裁，怎知所有希望，均屬落空。蓋國際間只知利益，沒有正義，畏忌強權，漠視公理。我國向來欺善怕惡的集團，請求制裁爛蒽，何異緣木求魚！何況他們還有坐地分肥，混水摸魚的壞打算。前之國際聯盟如此，現在之聯合國亦如此，將來之×××也如此。吃虧的只有弱小的國家，追求和平的國家和被出賣的國家！

當鹽澤幸一被我軍擊敗時，國聯行政會已討論中日爭端，到二月下旬始派調查團東來，調查團還要先到東京，看看日本人的面色，才於三月十四日姍姍來遲，等白川迂迴戰畧成功了，才慢條斯理到達上海。

一切事實既已造成，還調查什麼？三月四日國際聯盟特別會議討論中、日實行停戰案，亦是要我在撤退第二防線時，始作狀的通過。但在三月六日我軍接受國際聯盟的議案，而日軍仍得寸進尺，繼續進攻，卻未聞國聯一聲譴責，也未見國聯派隊制裁。

於三月九日而日本居然對國聯發表不撤兵的聲明，而國聯噤若寒蟬，莫奈伊何。當此之際，更不見有一、二強國，肯仗義執言。只讓被侵畧的中國和侵畧者的日本軍閥，直接去談判，直接去接受被壓迫的條件，五月五日簽字的淞滬停戰協定，乃告面世。弱肉強食，吾人應引為萬世殷鑑。

淞滬協定簽字後，十九路軍的第六十師退駐於崑山、蘇州地區；第六十一師分駐鎮江及南京；七八師則分駐於常州、丹陽及無錫。此時，第十九路軍成為英雄偶像，全國民眾，海外僑胞，國際人士備致推揚，其光榮的名譽，輝煌萬丈。而物質的收穫，更有實收其利之妙，接到各處捐欵三千多萬元；而寒衣、毛氈、鋼盔……為數之鉅，更難以統計。在政治權力來說，也算煊赫一時，陳銘樞任京滬衛戍司令長官、交通部部長；至第十九路軍調閩剿共時，蔣光鼐則開府為福建省主席，蔡廷楷則拜命為福建綏靖公署主任，則中央之厚待第十九路軍可謂不薄了。但陳銘樞竟導演「福建人民政府」的上演，自掘墳墓，何其不智之甚！第十九路軍乃於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中旬奉命調閩，而於七月下旬全部抵達福建。六十師駐漳州；六十一師駐廈門及福州之間，七十八師駐龍岩；新編四十九師則駐漳州附近。

抵閩後，不久便與兩廣暗通欵曲，但眞正的造因則在陳銘樞辭了交通部長，由港赴法，不甘政治的寂寞而興風作浪。最慘的就是上了共產黨的大當，這時，江西圍剿，已給共產黨喘不過氣，第十九路軍以滬上餘威，再參加剿共，來勢更為可怕。乃利用矛盾，加深矛盾，運用統戰，施行反間，成則化敵為友，使這枝勁旅歸為己用；不成則借刀殺人，使國軍互相火拼，其計的狠毒，相信又是老毛的傑作。

幸而閩局迅即冰消瓦解，否則給共黨更多更大機會，地方的糜爛更甚。陳銘樞以個人的政治地位，稍遇一時的失意，便稱兵作亂，策動閩變，把十九路軍帶入毀滅之途，集團的首腦，也是集團的罪人。

閩變醞釀於民國二十二年的夏天，而揭幕於十一月的下旬，成立所謂「人民革命政府」，以李濟琛、陳銘樞、蔣光鼐、蔡廷楷、戴戟、黃琪翔、薩鎮冰、徐謙、李章達、何公敢、陳友仁等為「國府」委員；並以李濟琛為主席。而以第十九路軍為叛變的本錢，第六十師改為第一軍，以原師長沈光漢為軍長；第六十一師改為第二軍，以原師長毛維壽為軍長；第七十八師改為第三軍，以原師長區壽年為軍長；新編第四十九師改為第四軍，以原師長張炎為軍長；補充師改為第五軍，以原師長譚啟秀為軍長。

但活劇剛剛開鑼，中央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派兵三十個師閃電進攻，包圍古田，譚啟秀的第五軍全軍盡墨，師長趙一肩被俘，另一師長司徒非倒戈，譚啟秀則突圍。此時中共不特坐視不救，且當國軍抵達贛、浙邊境的時候，共軍即於閩北江區撤走，讓國軍長驅直進，坐觀成敗，以享漁人之利。

惟聞蘇聯確有意助閩局起事，有五船軍火物資，在準備起運接濟中，不料「福建人民政府」瞬息瓦解，使梟雄的史大林無所施其技。事後史大林五孔生烟，毛澤東也因此事而受清算。蔡廷楷受騙而斷送了十九路軍；張學良、楊虎城受騙而上演西安事變；後來，傅作義受騙而雙手奉上文化古城——北平，屈身事敵，但結果投閑置散，幸保性命而已。這並非毛澤東的仁慈，實在還想利傅作義再去騙別人罷了。

萬人意見

有些文憑教師的確誤人子弟 閣來無事竟與學生上夜總會

萬人傑先生：

素知閣下言論公允，敢於發言肯接納他人意見而加以討論。茲有本港一「熱題」，欲向閣下討論並聽取高見。本人剛自學校上完課，再到羅富國師範學院受「鬪」回來，已是心力交疲，惟見於報端，觀聞於電視，皆談及「熱題」。本人回港兩年，初對之不甚瞭解，惟「撈正」本行，日有接觸，故能以「教育工作者」自居與先生談此問題，蓋因會見先生對此問題輕輕一筆，近二周則按筆不動，私下揣測，閣下可能靜觀端倪，然後大筆一揮，擊中要害。

本人於一九七〇年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五九級）留台一年，前年暑期回港，因「大英帝國」爲保障其英聯邦利益，「港英」政府對吾等學位一概不予以承認。爲求兩餐，苟存性命，又因「學以致用」、「作育英才」，故以非檢定准用教師資格，任教於某私立教會學校。向來以爲「文憑教師」就是大專畢業得學位之教師，後得同業指醒，方知「文憑教師」者爲中學畢業，在本港受三師「鬪」兩年獲得之資格。從台回來各同學向來甚卑視此資格，尤其是我們師大畢業的，因我們已受四年師範教育比他們對此方面更認識。無奈環境逼人，經同學相勸，惟有「投降」，希冀博取入津校資格。當時津校起薪點爲一〇四五，站在客觀立場來看，以一個十八歲中學生，經三師「鬪」兩年後（二十歲）出來便拿此數目之薪金，實在好驕人，我們這些台記大學畢業生向來只配教私校拿六、七百元薪金，對之更是夢寐以求。當時本人有一學弟幸運地鑽入某一津校，他是念體育系的。本港大專無體育一科，故自台回港之體育專科學校，師大體育系甚爲吃香。平心而論人家四年都作專門研究，包括體育原理、技巧、教學法等，總比三師「鬪」出來之體育教師質素上好幾倍，三師兩年內讀三科，如體、英、數、或中、英、體、或圖（美術）、音、體。多而不專，況且兩年學得多少？教小學尚可以，中學則不成。我的同學一心以爲鴻鵠已至，孰料那年教育司施行新薪制，從一〇四五減至八百多，扣除五十元公積金只剩下七百九十多元，連較好的私校八百五十元也不如，我的同學只歎命苦，全校教師，港大中大的均至千多二千元，教了幾年的三師畢業生也達到千三四，堂堂一個中華民國師資訓練學校的畢業生只得七百九十幾元。若是三師剛畢業出來的則無話可說，此是香港教育司訂之標準。我的同學只好自我解嘲，當前往恒生銀行領欵時，連職員也感奇怪，因全校教師均在千元以上，而工人則六百元左右，不知其當什麼職位，他只好笑說當一名工頭。直至去年，經三師在學學生一鬧，才昇回一〇二五元。

現今「文憑教師」與香港政府爭論的就是起薪點之問題。一般人不明其制度，對教師有所偏見，而教師亦因氣憤塡胸，不把眞情公於世，同時有些官津教師不檢點，以致失去同情，而教師行爲趨向極端。本人以從台灣回來的，任教於私校的教師身份，對此問題與先生談論一下。

這件事情對與錯誰來擔任，本人愚見認爲香港政府佔錯的方面較多。它不應反覆無常，起薪點既然是一〇四五，爲何忽而八百多（詳細數目忘記），忽而一〇二五，注意當時公務員普遍調整，而教師不但沒有加反而降至八百多元？這於情於理將不合的。好了，教師一嘈，又提回一〇二五，但比原來仍少，那怪不得教師「條氣唔順」。我們客觀的看，教師是值得同情的，反手爲雲，覆手爲雨，對教師不重視，怪不得三師哇哇大叫「不要漠視教師尊嚴」，確實是有點漠視了。而「文憑教師」也太缺乏遠見，以這句話作招牌，第一步棋已錯了。須知道架是自己丟的，臉是人家給，許多官校教師不負責，沉迷四方城，多年來已爲人詬病。本人教中一時，對官校來的學生也特別看待，他們

的程度差得令人詫異，有些連中文名字也寫錯。「文憑教師」應喊一句「同等資歷、同等薪酬」才對。（當然，其實從台灣回來只能教私校的我們也是不公平的）。可惜他們沒有勇氣向人解釋，光是大喊半獲教師資格，最後只得與區別人的薪酬，群眾是盲目，香港政府也利用此點社會心理導致他們玩弄於掌上。一般市民反對之理由不外是教師假期多，只工作半天，千多元應安份了。在教學原則上，經一個學習階段後便需要休息，然後再學習第一階段，使曾經疲倦過整理去吸取新經驗，假期是給學生而非教師，世人不明此理而妄加羨慕教師生活清閒，試問有那一種職業下班後還把工作帶回家的？其次是半天工作的問題。照正常教學原則，應上全日制，全台灣只有老松國校因學生多（一萬餘人）才半日制。香港政府續派政策，一分爲二，硬把學校改半日制，若「文憑教師」也提一個口號高呼改爲全日制，香港政府不免有所畏懼。現在香港政府又準備把中學改爲半日制，那時候香港的青少年問題肯定言一定會大增。因此時候之青少年心理較兒童期需要更注意，無正常疏導極易生偏差，中學半日制，其餘半日叫他們作什麼好？教師作爲者爲香港政府：到底半日制小學是誰推行的？最後是誰教師有千多元也實濟是論，沒錯，以一個中學畢業生一出來便拿千多元是很好的，錯就錯在香港政府不應在當初定起薪點這高，一〇四五，到要收回時因此時不同彼時，物價已升漲了，若當初定八百多，再定一〇二五，再定一〇四五，現在是一二五〇，則「文憑教師」可能會對對之稱讚，而香港政府實是爲了，其錯也在香港政府。

至於有些「文憑教師」的確是誤人子弟的。我前面所講的那位同學，就是接替一位三師少爺之手，該少爺領舊薪一〇四五，閒來無事與學生上夜總會、打撲克，學生皆得太多懷疑他出老千，便把事情告發了。我一回來便聽到在官校作「官」的朋友勸我，叫我不必用心教，反正不是你的子女，又沒升級，教得好也負責任人厭：社會上一般人指責官津教師不盡責，使官津小學生低落。問題的歸結也是香港的教育董事政策，以前台灣小學也模仿此政策，但小學生程度日漸低，台灣教育部受到輿論界之苛責，結果在我離台那年恢復留班。但可惜香港與論界只將責任推於教師身上，可說對教師過份清賞，尊而不敬了。

本港「文憑教師」明天罷教，最近傳出一消息，左派份子已作準備，目的拉攏教師，教師一受控制，則整個香港也受控制。可哀也可喜，想不到我們這些教書佬，居然這樣受人注視。教師向來被人稱爲清高的，並非如電視訪問的那位仁兄說我們自己稱的。由於太清高了，所以被人神化，忘記了當教師也是人，也要吃飯，故不被人當人看待。以萬先生你的不同見解，對教師爭取同等待遇有何高見？護士會經罷工，香港政府立即俯首，但是沒有人注意護士罷工影響了病人，巴士怠工，沒有人注意到影響廣大市民的工作，而教師罷教，世人卻會怪責會影響學生；而香港之畸形教育政策，卻沒有人敢於怪責！

如萬先生認爲我的意見稍有理由，下封信我會向閣下談左派份子插手「文憑教師」罷教的情形，請看下一期的「盤古」，左派份子已漸露尾巴，香港政府會引用一九六七年香港市民慘痛之經驗教訓，作爲壓抑「文憑教師」手段，我們等着看吧。不過我是以事論事，基於同立場而不同地位之看法而已。

讀者江邊客草四月三日

萬人協會通告

（一）會務主任藍海文，因私務繁忙，來函懇辭。即日起會務主任一職，由執委張仲仁接代。

（二）康樂部副主任鄭秀堂，調任秘書處秘書。

（三）執委黃蘊琮等來函辭職，遺缺由棄左、馬天、楊璺林接任。

會　長萬人傑
副會長曾憲光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四月十日

舊樓業主吐苦水

發展計劃等如掠奪

萬人傑先生鈞鑒：

予爲「牛馬集」忠誠讀者，每閱「星島晚報」，以先睹爲快。有感於先生言論公正，能言人之不敢言，誠今之董狐，令人景仰。憑昔對舊樓租項管制法例，力排眾議，屢加評論，眼光之獨到，非常人所可及者。予今年將古稀，一生爲牛爲馬，僅爲一舊樓業主。可嘆自政府管制租金，所受困苦，無可名狀。茲畧陳述，懇先生代爲公佈，使社會人士明瞭爲業主之難，功德無量矣。

予自置之舊木樓在中環橫街商業區，當時購入價值三萬餘元，其時生活較低，雖租項廉，小業主藉此收入，得以溫飽，老弱鰥寡，可賴以渡晚年。但自租金管制後，雖經調整，到現在每月收入不過二百餘元。在此二十年悠長歲月管制中，物價節節上升，租金依然凍結，區區此數，除差餉等費支銷外，試問所餘幾何，尤其量

僅堪供一人住床位，兩飧淡飯而已；如果病倒時，豈有餘資應付醫藥之需？其苦況不言可喻。回顧租客用作營商，每年獲利不下十餘萬元之多，何等不平？即舊樓住客十餘年前每月薪金一百餘元，時至今日，祇以三行工人而論，月薪不下二千餘元。住客收入大增，而我們小業主仍被束縛，有母寡子幼者靠租金爲生，其苦更加悲慘。雖然如此，我們猶捱苦下去，以冀達到解除管制，還我自主希望。但年復一年，已成鐵案，欲哭無淚。

可惜壞消息接踵而來，使舊樓業主，有永不超生之慘。港府發展西區計劃，此舉無可非議，但在發展計劃藍圖中之舊樓土地，官方以平價收回，如中區之土地（中環市場以西），照現在時值每尺可售萬餘元，僅距該旺地不過十餘尺之遙（即電車路之橫街），照官價補償，最多不過二百元一方尺，不管業主反對，強制執行，如此橫蠻，官契地期九九九年，祇憑單方面解除，業主之權益何保，政府之信守何存？香港被譽爲民主窗櫥，以此看來，民主何在？今以發展市區爲名，變相掠奪爲實。查中區橫街之樓地，以四五百尺居多，如果照市價時值，可沽數千元一方尺，但政府則照官定價格收回，計所獲償之欵，實不敷在中區購回百尺之樓房。在政府收回之土地，如公開標投；其收入何祇千百倍？而且九九九年之地期，恐永遠不復存在，可謂重重收益。政府祇知剝奪市民，不理市民之痛苦。小業主受盡以上施政壓迫，祇是榮獲選舉之權，而被選之議員們，從無一人肯說公道話，日日祇言管制管制，譁衆取寵，徒作應聲蟲，二十年來無人敢提出修改辦法，全部業主對選舉懶得投票，未必無因也。

予最後希望，請港府對以上問題，應從新考慮，務必以公平處理，使有合理的解救，方不至動民憤。雖然我們小民棲留港地，嘗盡辛酸，欲逃無路，反告無門，但人畢竟有自由之意志，在臨事之時，往往置生死於度外，幸望爲政者深思之。

舊樓主趙一艮謹上

輿論醜詆文憑教師 未能觸及問題核心

萬人傑先生：

我一向喜歡你在「牛馬集」的文章，因爲從字裏行間看出你有正義感，你的生花妙筆更具說服力。

最近，文憑教師的薪級問題掀起了風波，輿論界對此事的反應令我感到驚異，我發覺有幾點頗值得商榷：

㈠輿論界大都似乎一口咬定文憑教師不對。但是，在貴報四月四日以「文憑教師決定罷教」爲題的短評中，末段有一句話：「究竟誰是誰非？局外人似乎不易作出一個結論。」既然還未辨別誰是誰非，竟一直對教師的一言一動都大加責難，那是否合情理呢？

㈡報章幾乎每天都以冷嘲熱諷的口吻針對文憑教師，表面上是打擊一萬六千多位教師，實質上卻傷害了七十多萬學童的純潔心靈，這豈是社會之福？

㈢文憑教師「要求同等學歷應有同等薪級」是原則問題，一般人沒有深入了解，卻只抓着「起點少七十五元，頂點少二百元」大做文章。根據這論點來醜化文憑教師。這種態度算得客觀嗎？究竟是文憑教師的要求不合理呢？還是政府把教育事業放在次要地位欠妥當呢？只要請政府詳細開列與教師同等學歷的各部門公務員薪級作一比較，則誰是誰非？不難推斷，何以總是不肯觸及問題的核心呢？

讀者馬昌謹上

前「國共和談」條欵 共黨從沒遵守執行

萬人傑先生台鑒：

四序循環復初春，周圍大地傳新聞，茲爲毛共現時更播出欲與中華民國政府談和，亦會有一般人不明事體，竟應聲可以商談統一。殊不知和談是舊事重提，一般青年人未知就裏，然有着還在香港或海外各地的老一輩，自認或自居爲社會賢達，爲某黨某派之首領者，曾經參與「國共和談」過程，身列議席，提出協商委員會談和條欵，但那一條得中共的遵守執行過，統被中國共黨挾詐、欺騙，今回中共內部混亂，轉來求和，何故不用武力解決？當有其苦衷內情在焉。

雪梨讀者林哲齋謹上

一九七三年四月三日付

題毛澤東

哲齋

橫行廿載是魔君，
狂妄暴戾第一人。
放眼佛諦三千界，
難覓雷同此不仁。

（佛經：三千偈諦爲監視三千界域善惡人物。故如來佛言教理，常集齊三千偈諦。）

文憑教師

古月

人心不足蛇吞象，偏激逞強犬欺牛，兩千三千仍不夠，文憑教師第一流？清潔工人最辛苦，月支不過五百餘，八百看更稱上乘，廿四小時值樓頭。

你說清工看更無學問，黃河一瀉千里無他求！自古三彈劍鋏有馮諼，吳市乞食見子胥，今日時窮節變多的是，大學生魂遊鐵幕讚毛頭！國難當頭不吃苦，一味計較爭薪酬，硬把納稅人當阿斗，更把小學生當足球（罷課），自認老子天下算第一，那知比上不足比下多有餘，文憑文憑值得多少價？我爲一班文憑教師羞！爭權奪利爲目的，還說尊嚴奮鬥不罷休。接受左援是否爲光彩，看到「毛伯伯」來時你自由不自由？

與岳騫先生談一談

老萬也提出一點意見

受苦人

受苦人二八三期寫了數百字，招來岳騫先生洋洋數千言的專文，儘管岳先生聲言「不願理會受苦人」「也無意……提出批判」，實質上還是理會了、批判了。

受苦人夢想不到區區數言，會受到岳先生動氣，想落去，覺得要和岳騫先生談一談。談什麼呢？

㈠受苦人本於中國人的良知和責任，眼見無數同胞被牽涉上政治爭持中，無辜受累，死的死、關禁的關禁，精神迫害的迫害，鬥爭的鬥爭。如斯寃案，岳先生知多少？連「萬人雜誌」亦無例外，受到懷疑，「國特」、「共諜」、「投機分子」等帽子滿天飛，其可怕程度，有目共見。在這種心情下，的確願見國家和睦統一。

岳先生更知否各種政治迫害，累及同胞者非單單發生在大陸或台灣，甚至外國人亦學會了我們祖國的一套。早年英軍協助馬來人掠奪華人財產，星夜將擁有橡膠園的華僑拉出來，關入集中營，硬說他們是共黨，經港押返大陸。近年東南亞各國掠奪華人財產時，每每都是用「共諜」、「共黨」扣華人於罪。受苦人感到自己這個中華民族實在太不中用，都是精於內鬥，發揚光大，連外人也學上這套來迫害華僑。正因爲這樣，所以要雙方眞誠的和，對等的和。造福民族，造福同胞。

㈡岳騫先生自己也說「今天要毛幫……交出政權、交出軍權……是一定不肯」「我們投降、也作不到」。既是如此，爲什麼不可以作對等的「談」呢？而且這是屬於七分政治範疇之內，這是國策。這種「談」是沒有任何不妥當的。連台灣出版的中華雜誌七三年元月號也刊載有類似的主張，「萬人雜誌」二八四期鍾果仁君的「談『和』」亦有相似言論。這祇不過是受害太久的同胞，自發思潮的主流，中共利用了這個思潮主流而已。並不是同胞被中共利用，更非統戰工具。岳騫先生主張堅拒不「談」是會處於下風的，弊多於利。

㈢既是對等的「談」，自然雙方均不應有先決條件。所以國旗國號可以留後再算。最後可由民眾決定。任何一方堅持自己國旗國號，那就不是對等的「談」，而是投降了。所以押在最後討論，不是不妥的。或者最後國人要中華民國的國旗和國號，也十分合理。既是對等的「談」，當然各方皆有權堅持己方既有憲法爲準，以作爲中國憲法。是否成功呢？對方是否接受呢？這就要靠「談」了。

㈣岳騫先生視改憲、改國旗、改國號是竊錢的想法。眞的如此嗎？爲了國人的利益，原本由國人訂出來的東西，都可以由國人改的。例子不勝枚舉：世界各國元首，不是時常改憲法使自己連任嗎？爲什麼爲了國人同胞的利益反而不可以改呢？國父孫中山當初領導革命黨名稱不是改了很多次嗎？初時中華民國國旗是現在的一樣嗎？埃及的國家名稱不是改了很多次嗎？英國全稱不是也改過嗎？所以，一切都應該爲同胞的利益爲出發點，並無絕對不可的事。

㈤國共黨人眞的如岳騫所言的如此誓不兩立嗎？請看看香港重估地稅問題下，爲了他們經濟利益上的私利，不是牢牢地團結在一起嗎？國共黨人爲了私利可以大團結，那麼爲了國家民族利益，爲了同胞幸福爲什麼不可以團結呢？

受苦人上

（老萬曾再三聲言：本刊發表的文字，除了「社論」外，都非代表本刊意見，尤其「萬人意見」，不但可持相反論調，還可把我們的作者（包括老萬在內）批判；當然，我們的作家也有反駁權利。當天「受苦人」的意見由老萬親手發稿，並不是從後門爬進來。老萬刊登此稿，是想讓讀者知道，有些「熱愛國家」的人，有這麼一個天眞見解。至於他提出的「方案」。是否行得通，老萬並未動過腦筋。說我頑固也好，說不能適應「大勢所趨」也好，我認爲國共談「和」，一來有二十幾年前的經驗；二來有巴黎和談作爲殷鑒，今天，共黨已利用機會在南越建立了飛彈基地；金邊被重重圍困，中南半島新的軍事危機，已愈來愈接近爆發危險綫。和共產黨談和而可以作對等的、眞誠的談，「受苦人」可說是一位「直腸直肚」的老實人。原則上，沒有一個人不希望見到自己國家和平統一；但也沒有一個中國人不希望得到人權，得到自由，免於飢餓。如果由「受苦人」提倡的這一談，把現在還具有起碼自由，還能溫飽過活的一千四百萬居於台灣

的同胞，也過大陸人民的那種生活，則「受苦人」豈不把自己受的苦，強加別人身上？

「受苦人」的提議，原意也許是好，可惜現實情況下，能成爲事實的機會極少。雖然岳騫兄的文章也批評到老萬，但我知道岳騫兄立場堅定，他的批評也是穩站在他的立場上說話，我認爲他對我的批評沒有値得介意的地方，祇是他不完全了解老萬是基於「容納各方意見」的主意，並非「走鷄」，給與我們持相反意見的人溜了進來。

最後，老萬要向「受苦人」致歉，因來信許多過激的地方，老萬將之刪節，岳騫兄並不是什麼「大將」，但「萬人雜誌」從創刋到今天，岳騫兄一直是我們的親密戰友，從未離開過我們的隊伍，我對他的立場一點也不懷疑。

萬人傑四月十二日）

「萬人協會」秘書處通告

四月八日大網仔旅行因風雨關係中斷，即日退回一部份旅行券外，仍有小部份因風雨未到者，康樂部仍擬將券退回，有空請到本會所退券。

會在雜誌刋登來信的匿名者先生，有空請來電本會找秘書處鄭秀堂，本會所電話H七五四九三五，俾便聯絡。

萬人協會秘書處啓

蛔蟲搞搞震 尊嚴被丟盡

一位文憑教師表示憤慨

萬人傑吾兄：

我不能已於言，因爲我們的「尊嚴」受到極大的損害。一撮「蛔蟲」（喻其終日在體內搞搞震也），竟然丟盡我們教育界的臉，請先生申張正氣，庶不致令社會人士以爲我們做教師的通通都是「蛔蟲」那種貨色。

「蛔蟲」們所擬就的標語，早已受人詬病，其粗鄙幼稚，沒有文氣，不合邏輯等弊端，對兒童的語文科教學，實在有無比壞的影响，沒有人會相信這會是出自教書先生的手筆。

「蛔蟲」的錯字、別字，比小學生的作文卷要多出許多，並且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現，虧他們還有臉去挖苦港督的中文秘書（說他將徙字寫作徙字）。最先出現的「熟不可忍」市民早已耳熟能詳，在三月二十六日發給我們的緊急通告第二號中，竟又出現三個別字和一句文法上的錯誤句子（附上原件）；又在第一次罷課行動須知中，竟然出現矛盾，令我們無所適從（亦附原件）；四月一日的大會中所發的標語亦有兩個錯字。司徒華還解釋謂「聖人都有錯喇。」這就是我們的代表，眞羞家！

四月一日的大會中，竟有一條「蛔蟲」上台高呼：「我地現在被人蝦，我地要打番佢；而且我們要告訴我們的學生，若果有人蝦你，你應該打番佢。」

其語調使我想起「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又意識到他們必將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老師教學生打人，眞是千古奇聞。

大會的主持人還這樣說：「各位，讓我們來玩一個數字遊戲：假如我們文憑教師中，有一萬人跑到街上，並且每一個教師都帶着四十個學生，各位請想像這是一個怎樣的場面？」他似乎是爲一場示威大遊行先來一個伏筆，拭目以待吧！這場面一定比一九六七年的左仔暴動壯大得多。

可幸的是：「鼻涕蟲」畢竟比「蛔蟲」多，（不參加緊急大會的被指爲鼻涕蟲），讓我們就做鼻涕蟲吧！鼻涕蟲不會遺害社會。

弟董離谷敬上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四月四日）

廠家棄商從股 工業前途堪慮

萬先生：

香港工業的隱憂，正陷厄運無疑，因炒股成風，對工業發展影响很大，很多廠家眼見股市暴升，而本身業務不景，他們毅然棄商從股，歇業賣廠，查其原因，股市暴升，致影响地皮樓價暴漲，跟着百物騰貴，尤其是工業原料貴而成本重，所以他們無法接單，（無錢賺）不如歇業賣廠，把資金投入股市，他們此舉，試想很多工人因此而失業，出口商因而失了市場，據近報載：有一西德商，訂貨一百八十萬馬克，突被本港廠家取銷定單：此事多麼可惜！現下股票大跌，是問歇業賣廠的廠家們！能否再開廠而接定單呢？那就天曉得！古語說：創業難，守業更難：所以本港工業前途眞可慮！

一個因廠家歇業賣廠而失業的工人，你的讀者寫於四月一日

一個「罷教」教師的申訴

編輯先生：

冒瀆你，空費你的時間，我這裏附了一頁心聲，這裏不止是我的，實際代表了逾萬同樣遭遇者的心聲，因爲我深覺你們是公正的，見義勇爲的，如果因爲本文的披露而引起當局的注意，那將解決了多少人的苦惱與困難，感激你們的將不止教師而是全港的學生和學生家長。

抱歉得很，我沒有道出眞姓名，因爲你沒有看到那些領導者的猙獰面孔，和意圖人身傷害的挑釁行爲，所以不敢披露，但我可補充一下，如果政府有確實有效的保障，請在貴刊通知，到時我不但宣露眞姓名，更可以現身作證。

一個津貼學校教師（四月五日）

× × ×

我是一個現職的文憑教師，對此次爭取權益運動，一直在關心着、觀察着，因爲是自己切身的事，絕不能漠視的。直到政府公佈我們的薪級頂點二〇五〇之後，我以爲結束了，而且對「護士」「督察」們內心感到難過，因爲我們的爭取，而使到他們的「尊嚴」又壓抑了。

可是不幸的事接着發生了，領導者掌着不成問題的問題，拒絕接受，更進而「罷教」，使我覺得莫名其妙。爲什麼要出此一途？這裏以數十萬學生的直接損失，作爲達到私人爭取利益的手段，我覺得這才是自毀「尊嚴」啊！

可是想是這樣想，事實畢竟我也參加了「罷教」的行列。

現在對「罷教」的情形，將我身歷其境，就事實的眞像披露如下，並請各位研究一下，更希望當局不可忽視。

㈠「罷教」教師的組成——據公開發表有百分九十教師參加「罷教運動」，領導者表示教師團結的力量，龐大無比。不過要注意一點，就是「罷教」學校中，有一小部分教師組織了所謂「戰鬬組」、「行動組」和「勸導組」，他們利用感情的拉攏，杯葛的態度，人身傷害的威脅，施於絕大部分教師，大家要知道佔大部分是小學教師，而小學教師也佔三分之二強是女性，平心而論，她們能反對嗎？敢不附從嗎？正如我自己本身就是他們所謂大團結的一分力量。

㈡校長的態度——他們的處境很困難的，因爲倡導的教師指責校長已經是A·M·（副教席）事不關己，於是身爲A·M·的校長，就算公正立論，也處於無可奈何。同時爲避免當局或津貼學校的校董會責難，迫於採取息事寧人方法，曲意遷就，多屬勸告不願罷課教師屈從，靜候當局處理。而對教育司所呈遞報告，亦盡量文飾失實。因此無形助長倡導者的氣燄，壓抑了嚴守職責教師正義的伸張。

㈢學生方面——學生和學生家長，在表面上是支持此次行動，但平心論事，你我如果有了子女就讀，能否不遷就教師的指示？否則的話，誰不擔心自己的子女長年面對着，懷恨於心的老師，怎樣虐待？怎樣去教導？

一個津貼學校教師（四月五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春日感懷

退齋

又驚物候幾番新，多少離愁繫醉身，
柳綠一杯客舍酒，桃紅千里夢中人，
燕雲風雨無休日，故國河山不見春，
歌管樓台聲未歇，茫茫歸思欲沾巾。

退齋先生，春日感懷，「柳綠一杯客舍酒，桃紅千里夢中人」，對仗極工。燕雲，指北平，風雨無休者，言共黨內部鬬爭不已也，河山不見春，是指大陸河山，未曾光復，流亡香港，不禁茫茫歸思，淚下沾巾矣。壇主評語。

香江卽景

鄭秀堂

十里洋場萬點紅，新潮而外又西風，
昨聞左仔欺懵仔，笑指回歸入甕中。

鄭先生函稱：因讀退齋先生詩，及壇主評語，而發會心微笑，狗尾續貂，聊作一粲。和詩如下：

和退齋先生，香港卽景原玉

鄭秀堂

茱狄蘇珊野艸花，霓紅閃映肚皮斜，
幾人醉醒歌樓夢，初後河山不念家。

秀堂先生，和退齋之詩，及香港卽景，是爲佳構，左仔欺騙懵仔，「笑指回歸入甕中」，最有妙趣，二八一期，退齋先生之「齋」字，字體行草，誤認爲「商」字，憑京作馬涼，實深抱歉，壇主。

鶯啼序 癸丑花朝有作

褐翁　黃中一

昏昏不因馬狗，聽黃鸝宛轉，似譏諷，鎮日營求，掙來多少財產？此重有，長年抱膝，可知景急奔如電！趁良辰，遠足郊遊，題襟江畔。

粉嶺嫣紅，鏡海碧綠，好風光一片。但休說：世外桃源，未經烽火征戰，醉敲棋，花神設帨；漫擂鼓，今朝春半。在全球，名不虛傳，笛無幽怨。

淫奇技巧，物質文明，總教天下亂。何況那，井崗妖孽，地獄魔鬼，裝上彈弓，放埋鷹犬，張牙弄爪，擇肥充腹，鯨吞劖割兼蠶啃，逞陰謀，喜見人塗炭，夜叉羅刹，紛紛走進洋場，深深鑽入庭院。

流亡嶺表，潦倒人間，痛舊仇一箭。怎禁得，登樓縱酒，極目憑欄，故國旌旗，他鄉緬覥！英雄失路，寶刀未老，白頭三世悲顏駟。困爐峯，咄咄還嗟嘆！只愁誤了鬚眉，生屬寃禽，死猶硬漢。

中一先生鶯啼序，句長字多，塡來頗不容易，功力不深，殊難下筆，所著「三不齋詩鈔」，尤爲精心之作，該詩窩打老道俊人書店有售，曾介紹友人購閱，齊致好評。壇主。

詠白玫瑰並序

丁亦盦

三月杪，過董氏壇主別業，適逢白玫瑰花盛開，素脂微暈，嬌嫩欲滴，觀者均流連不忍去，因用東坡「洛陽牡丹」韻賦之。

朵朵層脂暈欲流，霧雲高罩日光羞，
相鄰紅翠失驕色，惹得詞人看不休。

亦盦先生，前日駕臨雅敍，見玫瑰盛開，台畔徘徊，頗加欣賞，別後寄詩，以表雅意，該花新近購來，含苞待放，經栽剪施肥之後，培置花池，茁壯怒開，白色而有微紅，大比碗口，美如貴妃之面，因其枝而取其勢，使之含笑迎人，小運匠心，併臻美艷，丁先生顧而樂之，賦詩讚美，謹依原韻，步和答謝。壇主。

和亦盦先生白玫瑰原玉

董力行

如面楊妃艷欲流，羣芳低首似含羞，
蠻疆小苑稀殊色，培剪凡花伴退休。

癸丑淺水灣脩禊 紀念蘭亭廿七花甲

楊海天

正是鶯飛春暮天，追懷往事二千年，
山陰道上思前哲，淺水灣頭集後賢，
豈止流觴傳逸少，宛然斗酒慕詩仙，
遺風不爲江山異，又課蘭亭序一篇。

癸丑新春

李劍平

衣冠揖讓見斯文，到處相逢套語溫，
萬里烟雲開畫境，一園花草伴詩魂，
横來醉眼看羣醜，撚斷吟鬚剩幾根，
多少天涯離亂客，故鄉消息不堪聞。

登大帽山

李劍平

(一)

行年六九未龍鍾，獨上天南第一峯，
盪我塵胸春水綠，迷人艷色野花紅，
抛開俗世重重慮，留得山林處處踪，
淚湧波翻滄海濶，忘情魚鳥自從容。

(二)

肩囊策杖踏雲行，儼是天台古野僧，
花放鳥啼春活躍，龍吟虎嘯海奔騰，
幾根傲骨人依舊，一片豪情老未更，
飛渡萬重山水外，乾坤浩蕩任縱橫。

蘭亭慶典四絕

李震歐

(一)

蘭亭韻事傳千古，癸丑重逢念七回；
當日題詩今尚在，序文殉葬最堪哀！

(二)

山陰修禊溯當時，卅一高賢卅七詩；
此日香江同紀念，羲之去後有明之。

(三)

雅士高人萃一庭，權將寶石作蘭亭，
舉杯共度淸明節，撩動鄉思淚不停！

(四)

今宵乘興到樓船，詩酒聯吟聽管絃，
水不揚波風煦煦，天留海外集羣賢。

悼亡妻憶子女

梁莊

長亭泣別淚沾衣，去國亡家苦自知，
批鬬頻傳心欲碎，死音遙報病成癡，
卅年恩愛隨流逝，五子淒涼失護持，
如是辛酸悲絕事，綿綿此恨永難弛。

冬日感懷憶亡妻

梁莊

棲遲客邸又冬深，對鏡窺顏百感侵，
廿載星霜雙鬢改，九洲風雨一身沉，
妻墳冷落傷荒草，恨海難塡痛碎琴，
罹難是卿悲是我，芳魂應記赤仇忱。

春日登勒馬洲有感

梁莊

苦中尋樂且春遊，帶恨登臨勒馬洲，
人鬼兩分深圳水，死生相隔小田疇，
雲拖嶺表家何在，風捲荒萊草亦愁，
幾許逃亡堆白骨，隱聞對岸叫啾啾。

萬人雜誌

（第二八七期）



本期要目

對鄧小平復出的看法……每週評論
金庸「應邀」觀光台灣 國府對抗中共統戰十分差勁……萬人傑
「認識中國」所遭遇的幾種困惑……柳以青
陶鑄逢迎毛劉之「豪舉」……江風武
破知份……趙聰
中共駐外「使節」陣容……黃秋
談童工禁制與升中試……王屯
我對「罷教」的看法……古鶴翔
談「東方之珠與繳差餉」……一知
人海百態：不碎眼鏡……萬人傑
心蘭的故事與大密探……林巽
抗拒現實之人……霍大川
從現代化說到畢加索……緡山
廣東頭頭林李明……康丹
香港股市能納入正軌嗎？……徐平
鄧小平被毛玩弄內幕（上）……胡養之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對鄧小平復出的看法……………每週評論 一
金庸「應邀」觀光台灣 國府對抗中共統戰十分差勁………萬人傑 二
認識中國」所遭遇的幾種困惑……柳以青 四
陶鑄逢迎毛劉之「豪舉」…………江風武 六
破知份…………………………趙聰 八
中共駐外「使節」陣容……………黃秋 一〇
談童工禁制與升中試………………王屯 一二
我對「寵教」的看法………………古鶴翔 一三
談「東方之珠與繳差餉」…………一知 一四
人海百態：不碎眼鏡………………萬人傑 一五
心蘭的故事與大密探………………林巽 一六
抗拒現實之人………………………霍大川 一七
從現代化說到畢加索………………繙山 一七
廣東頭頭林李明……………………康丹 一八
香港股市能納入正軌嗎？…………徐平 一九
鄧小平被毛玩弄內幕（上）………胡養之 二〇
瘟君夢………………………………岳騫 二三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二四
江南啼痕錄…………………………宓琴 二六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七
萬人詩壇……………………………董力行（內底封）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八七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四月二十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二七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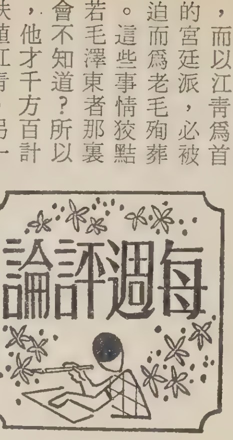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對鄧小平復出的看法

近兩週多來，在香港、台灣、日本以至其他一些國家，不少研究中共問題的人士，對鄧小平的突然「解放」都很注意，並且圍繞這個問題發出了不少分析的文章，也有的從各方面作了一些揣測。比較而言，指毛澤東重新起用鄧小平，目的在於貶低功高震主的周恩來的作用較為接近事實。

今日的毛澤東，相信已「下定決心，不顧一切」，利用有生之年扶植他的「愛人」江青。很明顯，如果老毛不培養江青作為他身後的接班人，那麼他一旦「龍馭賓天」，他的寶座必落在周恩來身上。目前，在表面上看，周恩來「執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戰線」，不僅執行得很好，而且還取得了極大的「成就」；然以周恩來的個性而言，在毛死後，各方面壓力一來，他必成為真正的「中國赫魯曉夫」，把老毛打成「中國的斯大林」加以清算，經過鞭屍，所謂「毛澤東思想」必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而以江青為首的宮廷派，必被迫而為老毛殉葬。這些事情狡黠若毛澤東者那裏會不知道？所以，他才千方百計扶植江青，另一個「戰畧部署」就是「解放」鄧小平，讓他以「待罪之身」為江青効力，在「國務院」裏箝制周恩來。

以江青為首的宮廷派，雖然已形成一個大山頭，但在這堆人中在資歷、聲望和手腕等方面，卻沒有一個能與周恩來同日而語，相信，這是鄧小平東山再起的主要原因所在；因為，他的經歷和組織才能，特別是搞陰謀詭計這方面不僅不啻於周恩來，甚至在周之上。

鄧小平是毛江「司令部」的人

四月十二日鄧小平參加周恩來為柬埔寨「溥儀」——施漢諾視察本國「解放區」回來而舉行的一次盛大宴會，由王海容（毛澤民女兒，在毛宮由江青撫養成人）扶着出現，當時有的外國記者認為冷藏六年多的鄧小平健康不好，其實，三天後的四月十五日到北平機場為以廖承志為首的龐大訪日代表團送行時，卻完全正常，與李先念聊天和記者們握手，可以看出他在健康上一點也沒有毛病。

這就說明：鄧小平的「解放」，是由老毛批准的，參加周恩來宴會由王海容扶着，是毛江的安排，那無異表示：鄧小平是毛江「司令部」的人。

鄧小平出來，只剩下個「國務院副總理」的頭銜。因為他不是九屆中共中央委員，在目前當然談不到更高的如政治局委員等職位。再說，中共「九大」後，取消了書記處，而中共中央的實際權力卻落在江青頭上，也可以說今日江青就是中共中央過去的「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暫時不能也無法過問中共中央的重要事務，只能當一個「國務院副總理」。極有可能他是江青在「國務院」的最高「代理人」，其任務就是逐漸取代周恩來的職務，以免一旦周恩來被整肅而使「國務院」出現羣龍無首的狀態。

鄧小平再起與「二野」有關

毛江宮廷集團為了壯大自己的班底而「解放」鄧小平。他之復出，不僅可以削減周恩來的權力，還可「團結」他和劉伯承的「二野」勢力，壓制「四野」出身的林彪殘餘份子。今日毛江宮廷派的不少核心份子都是「二野」出身。如瀋陽軍區的陳錫聯、曾紹山，「總政」主任李德生，公安部長李震，水電部長張文碧，以及內蒙古的尤太忠，新疆的李長林、賴光勛等等。

鄧小平「翻身」後，他們必形成一個集團，這個集團又必然成為江青山頭的一部份。而江青的整個山頭，又必然要在老毛死前打垮周恩來才能接班而成為新的朝廷。

當然，周恩來不可能也不敢存有過大的野心，但形勢演變已把他擠上權力鬥爭的第一線，勢如騎虎下也下不來。然周恩來也有他的山頭，這樣，中共的派系鬥爭必隨着老毛的日漸衰朽而愈演愈烈。

新聞以外

金庸「應邀」觀光台灣
國府對抗中共統戰十分差勁

萬人傑

國府近來不斷邀請一些與中共接近，或義務替共黨宣傳的工業家、作家和文化人到祖國觀光，目的可能要藉此對抗中共統戰。可惜做得十分差勁，而且選錯對象。可以斷言，他們的「希望」最後一定變為「失望」。

一切費用全部自付

以「獨立」與「客觀」標榜的本港「明報」，寫武俠小說起家的社長金庸，在他的「社評」後，刊出一則「小啓」，據說：「筆者承台北當局之邀，於今日前赴台灣觀光，為期約十天左右……筆者對台灣當局的給予此次機會表示感謝，但堅持一切費用全部自付。」

老萬看到這則小啓，感到十分有趣。有趣的不是「台北當局之邀」或「台灣當局的給予此次機會」，可能「台灣當局」打算以此對抗中共統戰活動，把替中共講好話的人邀到台灣，讓他看看，憑實情講些眞話，因此，不久前邀了一些「小爬蟲」，大開方便之門，讓他們「深入觀察」。現在金庸社長的被邀，相信也基於同樣目的。

且不說「台灣當局」這「目的」是否可以達到，金庸社長在「小啓」中聲明「堅持一切費用全部自付」，未免太過小器。其實，香港許多文化界人士到台灣「觀光」，除團體外差不多都是全部自費，能早一點弄好入境證，已算十分「優待」。所以，老萬認為金庸社長的聲明是除褲屙屁，多此一舉。相反，他這聲明的用意無非表示保持他的「獨立」與「客觀」立場。其實誰都相信，金庸社長決不會為了區區一張來回機票，或三五百台幣一天的酒店房租而改變「立場」。

小題大做

不過，老萬感覺得「一切費用全部自付」在技術上有困難，金庸社長表示「希望能會見台灣當局的政要」，在「會見」之餘，政要們為表示「好客」，少不免來一個晚宴欵待，那時金庸社長如何「自付費用」？是不是學番鬼佬那樣，吃多少算多少？還是像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那樣，政要宴一餐，他還東一餐？抑或「謝絕飲宴」？不過，在香港許多大機構請客，老萬也榮幸地和金庸社長同過席，當然，他並沒「自付費用」，為人十分大方，不會斤斤計較佳肴美酒；這次聲明「自付費用」，可能不包括這些在內。

其實，到台灣的機票、住酒店及交通費等並不太貴，只要不花天酒地，經常到「公務員禁地」的酒家，不會用很多錢，金庸社長一局「沙蟹」進帳，已足應付有餘，本不值一提，小題大做的。

有位朋友說：這是金庸社長「愛國」的表現，因我們的國家經常鬧窮，沒能力經援落後國家，「士特產」輸港遠不及「國貨」之多、之巨，金庸社長為國家節省一筆開銷，是件好事。同時，「台北當局」對一些「貞忠之士」回國觀光，也沒好好招待，如果厚此薄彼，會招人物議。尤怕自詡為反共先鋒的人物，由此打翻醋罎！

難有「客觀」批評

古人不為五斗米折腰，金庸社長不為機票、旅費改變初衷，自是值得讚許。過去，不少人到台灣觀光過，發表了觀感和批評，可是這些意見往往被一些人認為不夠客觀，因為他們讚多於彈。也許金庸社長認為他們不是一切費用「全部」自付，所以受到影響，發生感情作用，所謂雞髀打人牙較軟，吃了一頓又一頓，怎可以不讚反彈？

因此，老萬引領以待，等着看看金庸社長自費遊台後發表的「批評」和「意見」。他在「小啓」中許下「諾言」：「將此行見聞，忠實而客觀的向讀者報道」。這些「意見」和「批評」一出，當可否定過去所有任何人讚多彈少的批評，以金庸社長寫的為最「客觀」

其實，凡人總有主觀，對任何事物的批評，極難做到百分之百的客觀。經常讀金庸社長大文的朋友，會發覺他對許多事情的批評有其「不貳法門」，就是盡力投合讀者（羣眾）所好，這種作風是「投機」、「嘩眾取寵」。以一個思想投機、嘩眾取寵的文化撈家，希望在他筆底下有「客觀」的「批評」，本免天真。「台北當局」的邀請和「給予機會」，「可以任意到處參觀」，希望取得這結果，可肯定必然失望。

斬腳趾避沙蟲

老萬舉出一個事實例子，說明金庸社長的投機作風，在這種作風下希望他對台灣有「客觀」批評，那是不可能的。

如所週知，金庸社長在新加坡與藥商合作，辦了一份「姊妹報」，名爲「新明日報」。在香港，金庸社長雖那麼「重視」他執筆的「社評」，但這份「新明日報」上面，「社評」欠奉，不設社論的原因，是李光耀手段厲害，拉人停版，有如家常便飯，任何「批評」，可被視爲「危害」政府，在這樣的情形下，金庸社長不能不喪失了他的「獨立」和「客觀」的立場，自動把嘴巴封住，不敢說話了。

不但「新明日報」如此，香港的姊妹報對新加坡李光耀政府也是有讚沒彈，不知這是否李光耀不對「新明日報」採取行動的交換條件。但以「獨立」「客觀」標榜的報紙，斬腳趾避沙蟲而不設社論，很難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香港青年（有一部分已不算是青年）受到美式新左派思想感染，自動作共產黨幫閒，搖旗吶喊，替共產黨說盡好話。香港這一類人差不多視金庸社長爲宗師；金庸社長也掌握住這班羣眾。因此，可以預見，他所能作出的「批評」，也必然要投合這些羣眾的口味。

善變的人

從僅僅數百字的「小啓」中，我們可預見他未來的大文要講的是那一種話。

「小啓」首先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話沒有錯，所有西方國家要與中共建立「邦交」，首先承認這一點。金庸社長先作了這聲明，或者覺得自己與加拿大或美國同等重要，有了這「聲明」，中共對他此行會予「諒解」。

他想去台灣而始終沒有去，是爲了「避免外界對『明報』獨立與客觀的立場有所誤會」；同時，他還聲明，這次雖「應邀訪台」，『明報』的一貫方針與立場今後也不會有任何改變」。

這些話，「明報」的讀者會相信，老萬則「不敢相信」。因金庸社長的「變」，可能不必擇日，從他在大公報、新晚報寫「書劍恩仇錄」「射雕英雄傳」，到港共暴動被指爲「漢奸」「民族罪人」，以至今天他「承認」了「中國」「周恩來總理」，短短幾年間，態度立場已經數變，怎能使人相信今後不會再變？

「台北當局」邀請他「觀光」，或者是看中這一點，以爲讓他看看實情，可以令他再變。不過，金庸社長對「大勢所趨」非常敏感，跟紅頂白，附旺唔附衰是一貫作風，「台北當局」的「希望」，肯定會變爲「失望」。

「垃圾」何其多！

「台北當局」爲了對抗中共統戰，在宣傳上做工夫，原未可厚非，但邀請這位社長觀光，卻是選錯對象。以前「從未去過」，他的報紙、什誌上已有很多資料攻擊國府；現在「親臨觀光」，當然可攻擊的資料更「豐富」，在他們心目中，只有「批評」才是「客觀」；「稱讚」就是「宣傳」了。替國府宣傳，自然會失掉所有美式新左派思想的讀者。

不過，在金庸社長大寫文章的時候，一定也會擺出看似十分客觀的態度，表示他大公無私。其實萬變不離其宗，說的還不過是他們的讀者喜歡聽的話。台北的承諾「可以任意到處參觀」，這一點表示很好，因爲到大陸訪問的「外國朋友」，以及「海外學人」，都不可能「隨處參觀」，只能在中共指定的地方搜集資料，因此所得到的結論是「豐衣足食」，人民生活過得很「快樂」。若問他們爲什麼既快樂又豐衣足食，卻冒生命危險，泅水逃亡？他們只有諉稱逃亡者是大陸「垃圾」。大陸有這麼多「垃圾」，也應當像香港那樣子來一次「清潔運動」了。

老萬建議金庸社長別老呆在台北沉醉歌舞昇平的氛圍中，應深入農村、工廠，了解農民和工人的眞實生活，這才會知道大部分台灣同胞過的是怎麼樣的生活。

公平、客觀的比較

老萬以爲，金庸社長只在台灣逗留十天八天，作走馬看花式的「觀光」，對台灣的觀察還是不能深入；如有可能，該到中國大陸作同樣觀光——全部自費，深入農村工廠，徹底了解大陸人民的生活，這樣，才可以作出公平的比較。

不過，「北京當局」是否也會對這位曾被左報斥爲「漢奸」的社長同樣「熱誠相邀」還未可知；邀請了，是否能深入民間，到處參觀，卻是一個疑問。

在台灣，如果眞能深入農村和工廠，你會發覺兩個特點。在農村，一幢矮小的土屋，屋頂上也必裝有無線電視機天線，卽使是最「窮」的農民家庭，也可享受到電視節目。台灣彩色電視機比香港普遍，這一點，可顯示國民經濟寬裕，他們的購買力相當高；縫衣機、電單車等也十分普遍。

再看台灣的工人，收入一般雖低於香港，可是他們生活過得安定。台灣工廠多半僱用女工，月薪大概是一千到二千元台幣之間，但個個穿紅着綠，人人有一部腳踏車上班下班。如果金庸社長有機會「觀光」大陸，將兩者的農民、工人生活作出「客觀」比較，才是眞正有意義的事。

飽暖思淫慾

最近香港一位工業界巨子，在訪問大陸後，也「應邀」訪問台灣。「會見了台灣當局的政要」，政要們問他：台灣和大陸的比較如何？這位工業界巨子說：「大陸人民生活一般十分刻苦，但很嚴肅；台灣一片歌舞昇平，但不能像大陸那麼苦幹。」

這話說得對，中國有句古老話，飽暖思淫慾。就是說，一個人吃飽了，穿夠了，才會想到淫慾的事。換句話說，一個人如果永遠吃不飽，穿不暖，他的生活沒法不「嚴肅」。

如果這位工業巨子看看紐約社會，一定發覺生活在這物質豐裕的社會裏的人，生活更不嚴肅，淫慾的事情，多到可驚程度，這是必然現象。

台灣官民生活不夠大陸「嚴肅」，也許正表示兩者生活的富裕與窮困之別。不過，作爲一個生聚教訓、伺機反攻的政府，讓人們在歌舞昇平中頹唐下去，總不能說是好現象。

不過，戰鬬性強如以色列，以阿之戰停息後，人們的生活不也漸趨於「腐化」，罪案不斷發生？如何一方面致力經濟發展；一方面不鬆弛戰鬬精神，的確是台灣當局所面臨的最大課題。

「認識中國」所遭遇的幾種困惑

柳以青

談認識，同時開始做認識工作的種種努力，可以說是自人開始降生到這個世界上來後，就成了人生中的一項不可或缺，不能間斷的工作。同時，也由由感性，由理性，再由信仰性等，在不斷地做着認識的工作。同時，也由於在不斷地的認識中，也就不斷地修正以前認知的結果，逐漸地形成了可靠、可信的知識。

今天的香港中國青年們，對認識當前的中國各方面的情形，產生了很大的興趣，然而，在認知上，確有部份青年人陷於某些困惑中。

外國人士的困惑

最近讀到一篇有關討論這方面的文章，題目是「認識中國所涉及的幾個內在外在障礙」，是許冠三先生在「答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專同學會現代史進修班』的若干同學」，刊於最近一期的「人物與思想」月刊上。其中提出了五種障礙：一是傳統與現代；二是大傳統與小傳統；三是西方與東方；四是工商業社會與農業社會；五是開放社會與封閉社會。這五方面我是首肯的。特別是爲一直生活在香港社會的青年人，這方面更是眞切的。

同樣地，爲西方人士們對認識中國方面，可以說所涉及的障礙恐怕更多。因爲他們對中國傳統——無論大傳統、小傳統都缺乏深刻的認識和體會，恐怕更是障礙多端的。大部份的外國人士，卽使曾經到過大陸訪問和觀光，回來後所做的報告，在大讚大嘆之餘，多數都是以一個不會見到的陌生社會而發出的評論。基本上是以一個旅遊者的身份，在報導着他們旅途上所見到一些好奇和不同於他們祖國的一切而已。在這種好奇與驚訝的態度和語辭裏，處處卻隱藏着輕蔑與高傲感。

根據很多到大陸觀光後的外國人士們的意見，總是肯定着：大陸這種極有紀律的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對中國人很適合，對於美國人是不適合的，此乃是由於各民族的文化與歷史背景不同所致。大多數的美國人是不會接受的。從這一段談話中，我們也就知道何以中共那麼歡迎外國人士們到大陸去訪問了。然而，站在一個中國人的立場，我該是多麼厭憎中共的這一只求達到對外宣傳目的，竟不惜採取媚外的可恥手段。

由時，外國人所寫出的有關大陸的一切，該是多麼的値得我們懷疑呢？很多次，我們之所以了解大陸的情形，不是由於外國人筆下的主題，而卻是在烘托主題時所不介意時所引用的資料。

我們不妨從艾索普的專欄裏，找出有關這方面的實證。一向反共著稱的美國專欄作家艾索普，在訪問大陸之後，他的論調大變了，他的轉變固然換來了很多的謾罵。我對艾索普的轉變並不感到太大的驚奇，雖然他有對中國人的交往經驗和居住在中國的時日，可是，他仍是一位外國人士，例如，他在十二月十六日從南京發出的一篇通訊說：「除了中國人民堅毅刻苦的本質不變，現在的中國什麼都變了。人民生活的內容，和從前迥然相異。對過去統治階級，當然，今非昔比，對其它的人呢？那又是另一回事了。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城市，在偏僻的農村，同樣地眞實。」

又如：「中國如果夠幸運的話，我懷疑中國的改變會較蘇聯的十月革命，對世界的前途更爲重要。然而在我四十年的記者生涯中，我深信，我在中國停留的這一個月，再沒有比這次更具意義的報導了。」

這兩段話，我卻注重其中的幾個極端重要的字彙。在前一段中有：「不變」與「都變」了；在後一句中有「如果幸運」和「懷疑，比較，更重要」。

事實上，「堅毅刻苦的本質」的不變性卻是更重要的。「如果幸運」的話是在以下的所有肯定的大前提。可是「幸運」與否，卻是難以給予實質的肯定的。

作爲一個中國人來說，共產主義雖然在中國共產黨強力推行於中國老百姓身上，表面上什麼都在變了，可是，老百姓的本質沒變，也不可能變。因此，如果不從中國老百姓身上撤去共產主義的枷鎖，中國是不能稱爲「幸運」的。我國悠久的歷史文化所培育出來的民族性，決不是要做奴才的。無論外國人士們如何以高傲的態度來對大陸的一切加以報導。

海外華人的心態矛盾

海外華人回大陸觀光後，所發表出來的言論，以及他們的態度，本月的明報月刊有楊心誠的一篇來自美國的報導。起碼在我們爲了解大陸情形，而要借重於他們的報導時，不能不加以注意的。該文的作者描述的頗深入：

「現在再談在美國的中國學人。尼克遜宣佈要訪問大陸，曾經引起中國學人中的巨大騷動。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一批一批的伯夷叔齊下了首陽山，但很快又一批一批的回到首陽山，一個也不缺也不少。現在如果我們把那些不肯下山的頑固分子拋開不論，中國學人也可分爲兩大類。」一類是到大陸可以增加幾個遊覽的地方，因爲倫敦、巴黎等已經玩得太多了，一類是心理存有矛盾

的人──民族與生活方式的矛盾：「如果在一百年前有人提出『認同』這件事，問題是十分簡單。一個民族就代表一生生活方式。民族主義是不可抗拒的向心力，大家自然而然會向一點上團聚。但如今形勢則大不同。世界上有迥然不同的兩種生活方式，其差異是無可妥協的。於是在民族性的認同外，還有生活方式的選擇。這兩股巨大的力重，有時方向相同，有時方向相反。如果我們向蘇聯境內華僑提出『認同』的問題，情形就會很單純，沒有任何矛盾可言。但如果以其他地區的華僑為對象，則發生兩種方向相反的拉力。一拉一扯就使許多人言行不一致，言不由衷。有人不願明言，有人不敢明言，但是大家都看得出。」

在這幾段的描述中，我們就會清晰地知道，海外中國學人在訪問了大陸之後，那種在文字及談話上言不由衷的心態，那麼對他們所做的公開報導大陸的情形，就不能不另眼看待了。

這些海外學人們，除非是據實報導的，否則的話，他們的學術良心會永遠在嚙着他們的意念，必會使他們覺得魂不守舍，苦悶萬分的。

我曾經有過這一類的經驗：所謂海外學人們的公開言論是如此如此，而私底的言論卻是如彼如彼。似乎是一沾上了共產統治的邊兒，自然就會形成了內外不同，矛盾百出的。這是為了什麼？讀者們是該仔細地的思索一下的。特別是在想運用他們所公開報導出來的資料時。

小聲大聲變化多

近來，中共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中國知識分子近言錄」，無非是想用大陸上的知識分子的談話和文章，來向海外的知識分子們推銷他們的「對外宣傳術」。很多人，由於對當事人的崇拜心理，無形中也為他們所說的話加以感動和深受影響。

這裏，我並不想對那本集子中所說的話和所寫的文字給予批判。我只想引用一段大陸科學研究工作者到美國訪問的一個小插曲，來透視大陸知識分子的心態。

「就以這次錢偉長率領國內科學工作者訪美，在某一次宴會中的反常行為為例吧。其過程如下：

「錢小聲細語向主人詢問：『你聽說過一位叫錢穆的，他是我的叔叔，在國外教歷史？』主人沒想到他與錢穆竟有這種關係，十分興奮，不免聲音大了一些：『大名鼎鼎的錢穆教授，當然知道。原來他就是你叔叔。』錢不得不提高嗓門，希望全室聽到：『此人反動得很。』過了不久以後，錢又壓低聲音向主人問道：『他身體還好嗎？聽說他最近還寫了一本書呢！』主人回答：『聽說身體不錯，寫得書也很大，有一百多萬字呢。』錢繼續小聲問主人：『怎麼大本書呀？你看過嗎？寫得好不好？』主人回答：『我沒看過，不過某君是同行，也許知道。』於是主人站起來向在室中另一隅之某君招呼，希望他能提供答案。

「未等某君答覆，錢又不得不提高嗓門：『那還用說，寫的當然都是為封建社會辯護。』至此，主人方才領悟錢氏的聲音為什麼忽高忽低。」（明報月刊八十八期楊心誠：有關認同問題的一點感言）

讀完了這段描述，我心中甚感到悲哀。這不啻是大陸所有知識分子的心理寫照。

鄧小平‧宋偉斌及其他

最近台灣駐澳洲的商務專員宋偉斌和他的家人投共了。這一時期本港的中共報紙，不時地發佈有關他的消息。看到他到大陸各處去旅行，訪問等等。難道說：整個的大陸沒有一個像樣的商務人才，而竟大大地在為宋偉斌吹噓了。事實上，這又是中共向海外統戰的一貫伎倆。

在「中國新聞社記者」所發表的「宋偉斌先生一家訪鄭州」特稿中聲稱：

「宋偉斌先生聽了家裏人的訴說，很感動。他說：『在舊社會，你們都吃苦了。現在，你們都過上了好日子，新社會的制度真好。我離家多年，早就決心回到祖國，與親人團聚，今天得以實現，但想不到能這麼快地與家人團聚，這似夢又非夢啊！』」

宋偉斌之投共詳細原因我不知道的，但是從這段話的表達中，純是為了「與親人團聚」而已。

可是，中共當局卻把他做成了對外宣傳的工具，例如他見到他的老同學，現任鄭州紡織機械廠總工程師李繼明後，李繼明就對他說：

「我深切體會到，自己的知識有限，只有在黨的領導下，與工人羣眾相結合，才能做好工作。共產黨對知識分子是十分關懷的。……我們歡迎宋先生一家回到祖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希望宋先生為解放台灣，統一祖國貢獻力量。」

像宋偉斌這類人，竟成了共產黨目前統戰的工具，我總覺得是有所不值的。也許宋偉斌以「商業專員」的身份，以為這種交易是很值得的。

在萬人傑先生的「牛馬集」欄剛報告了鄧小平將復出的傳說，果然，兩日後的電訊給證實了。很多人以為這是不能以常理來推斷中共的作為的。這確是一句老實話。

然而，我卻以為：共產黨的對人的政策，卻是有其一貫的原理的，那就是拿人不做人而只當成工具而已。在「人」的肯定上我們都能有常理的推斷，因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然而，共產黨人既是以「工具」來視「人」，就不能由「人」的常理來推斷了。既是「工具」，那麼就會任憑共黨當局的當政人加以「妥善安排」了。

鄧小平事例是個最明顯的事例。其他的有關到大陸訪問的人士們，以及大陸的樣板學人們，又何嘗能脫離這一命運！



陶鑄逢迎毛劉之「豪舉」

江風武

陶鑄統治廣東時期，爲了獻媚毛澤東、劉少奇，在廣州市區大興土木，新建和擴建了十四個「賓館」、「別墅」，佔地十萬多平方公尺（約三萬多坪），平均每幢「賓館」或「別墅」佔地二千多坪，僅材料費用高達人民幣三千多萬元（合美金一千六百五十多萬元）。

「賓館」、「別墅」有西洋化的「東方賓館」，日本式的「人民大廈」，大觀園式的「三元里礦泉旅舍」和從外型設計和傢俱樣式都是日本盆景式的「黃婆洞山莊」。一些「賓館」、「別墅」室內設有花園，園中建有「水晶宮」、「望月台」等。室內裝璜極盡富麗堂皇，使用大陸各地各樣各色的最好材料，還有從西德、英國、美國、日本進口的傢俱用品。

此外，陶鑄邀請毛劉到廣州享樂，吃山珍海味——「廣東風味」、遊山玩水。竟以人民幣六萬多元（合美金三萬三千多元）看八場戲，還有觀看香港進口五部黃色電影的費用無法計算。

中共大頭頭的私生活向來極少外洩，「文革」中高級共幹內鬨，倒暴露了不少。根據「毛澤東思想廣東省人委交際處『廣修』戰鬪隊」、「毛澤東思想工人紅衛軍廣州日報聯絡部」和「廣東省委機關『紅旗』革命造反團」清算陶鑄罪行的資料，整理出了一部份——陶鑄在廣東享樂的情況。

陶鑄利用廣東「得天獨厚」的條件，不但在廣州市，而且在廣東省內一些風景區，例如高要縣的「七星岩」，從化溫泉等地，大量修建別墅式「招待所」。僅在廣州市新建的就有「東方」、「越秀」、「海珠」、「小島」、「人民大廈新樓」、「雙溪」、「三元里礦泉旅舍」和「黃婆洞山莊」等八個大小「賓館」和「別墅」。擴建的有「溫泉」、「迎賓」、「勝利」等賓館，加上原有的「人民大廈」舊樓和「東風大廈」等，已有大小十三個「賓館」、「別墅」。此外還專爲毛澤東在廣州避暑而新建「大觀園」式別墅一幢。但出盡風頭的陶鑄醉心於「尖端」，他感到廣州的「人民大廈」還不是「全國最高」，因此又想再建一座「全國」最高的二十六層大廈，想在共區搞個「摩天大廈」。大陸上原來最高的大樓是上海市南京路的國際大飯店，高達二十四層，建於抗戰之前。

陶鑄所建的「賓館」和「別墅」的建築和裝飾有抽象派，有浪漫派。有個「迎賓館」本來已經有了大小樓房廿六幢，但陶鑄還感到不夠雅緻，不夠高級，親自撥了人民幣三百多萬元（合美金一百七十多萬元）搞個「大觀園」式的「別墅」。這個「賓館」內的園林本來已經很好了，但陶鑄爲了好上加「好」，於是又仿照西方情調，花了人民幣八萬多元（美金四萬四千多元），又重新增添了佈置。陶鑄由北平開會返廣州，一下飛機就驅車到園林化的「賓館」驗收，他且大加讚揚的說：「搞得好，廣東還有水準，能搞出一些東西來」。由此可見陶鑄對這些「賓館」和「別墅」是多麼重視和操心。

陶鑄就這樣僅在廣州市區一建再建，一個比一個高級，一個比一個洋氣，一個比一個富麗堂皇。僅在廣州市區新建和擴建的「賓館」、「別墅」、「旅舍」的面積，就有十多萬平方公尺（合三萬多坪，每幢「賓館」及「別墅」平均爲二千多坪），僅材料費高達人民幣三千多萬元（合美金一千六百五十多萬元），這些還不包括「賓館」、「別墅」內部裝璜的一切費用。內部裝璜參考了不少西方國家出版的「裝璜手冊」之類書刊，而設計了富麗堂皇，極盡奢侈的「賓館」或「別墅」。內部裝璜除了使用大陸各地方第一流材料外，還從香港、日本、英國進口一批衛生設備家俱。據說還在日本買了爲數不少的一批台灣出口日本的大理石烟缸（後來發覺是台灣出品就全部毀掉）。甚至還有英國進口的百葉窗，美國進口的冷氣機。此外「賓館」和「別墅」內還設立「理髮部」、「按摩部」（含有修腳）、「餐廳部」、「百貨部」等等不勝枚舉。美麗的女性服務員也有五、六百人。乃至供「賓客」消遣的「俱樂部」有「麻將牌」、「象棋」幾百副。警衛這些「賓館」與「別墅」的共軍就有一個團之多，可稱得上警衛森嚴了。

陶鑄新建和擴建這些「賓館」、「別墅」爲誰而建？爲誰服務呢？陶鑄口口聲聲說：「面向工農」、「爲人民服務」，但他所搞的「賓館」、「別墅」有多少是爲「工農服務」和所謂「爲人民服務」呢？還不是完全爲一些養尊處優少數共黨大頭頭享樂而服務。陶鑄自己也明白地表示說：「貧下中農不能叫他們享受這樣好的生活，因爲他們享受好了，他們就會有意見……」

陶鑄爲了管理這些「賓館」與「別墅」，而將廣東省委「交際處」升格爲「廣東省委接待委員會」，並調派了「處長」級心腹共幹陸炎、蘇漢華、李文、蘇瑞光等，領導這個「接待委員會」。「接待委員會」除了管理這些「賓館」與「別墅」的各項設備外，還負責招待陶鑄招來的「客人」的吃喝玩樂，外加負責「送禮」任務。

陶鑄統治廣東時期，請客送禮，任意揮霍，支出之欵項是無法計數的。他以什麼「廣東特產」、「廣東風味」、「吃在廣州」等等爲由，在「賓館」或「別墅」內大設筵席和送禮。而且宴請的範圍越來越大，宴請的對象越來越廣，除少數大頭頭外，還有老上級、老同事、老戰友、老部下、同鄉、同學，又有內外地劇團名演員、名歌唱家等人士，幾乎「五湖四海」面面俱到，無人不請。但就是不

請與其無關係的人，當然也不會請他所說的「爲人民服務」的「人民」。陶鑄宴請的規模一次比一次大，獨桌有之，幾十桌，幾百桌屢見不鮮。宴請標準低者百餘元，高者千元一桌。陶鑄不僅在廣州地區大宴其客，他往北平開會時也是如此。有一次他到北平開會，食指一動，便打長途電話回廣州，派人專程給他送去兩條狗和其他一些野生動物，使大頭頭嘗到「廣東特產」和「廣東風味」。又有一次因廣東出產水果遭蟲害，在一次招待頭頭時，招待人員沒有擺水果，陶鑄就責罵說：「廣東是水果之鄉，你們爲什麼不給人家水果吃呢？」不僅如此，陶鑄以「廣東水果之鄉」和「越秀牌」香烟產地自豪，所以送水果，送「越秀牌」香烟，更是不在話下。

一九六一年，爲了送兩箱潮洲柑桔給共黨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便派了一個共幹花了三百多元（合美金一百六十多元）交通費專程送去。一九六二年共黨在廣州召開一項幾百人參加的會議，陶鑄大慷其慨，送給與會者每人白糖五斤（按：大陸人民每月只能配到幾兩糖）、豬肉兩斤（按：大陸人民每月只能配到幾兩肉），高級「越秀牌」香烟一條。受禮者無不贊揚陶鑄「好客」。

一九六二年，正當共黨遭到嚴重水旱災。陶鑄突然指示：「要開放風景區，活躍人民的生活。」陶鑄的「活躍生活」，絕不是指的所謂「活躍人民羣眾的生活」，而「活躍」他「上司」的「生活」——一九五九年，陶鑄爲了籠絡「上司」，邀請共黨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共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長彭眞、共黨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共黨中央軍委副主席賀龍等十多戶，共一百多人（包括家屬、隨員和賀龍的一條狼狗，一隻玩耍猴子），成羣結隊，浩浩蕩蕩來廣東過春節。

這些人到廣州分別住到各個「賓館」、「別墅」，大吃玩樂一番之後，陶鑄爲了使他「上司」們更享樂，除了在廣州地區風流之外，又請他們到海南島遊覽。陶鑄爲了博取「上司」歡心，南海之行，驚天動地，不惜一切人力物力，專派六架飛機來往廣州——海口，兩艘砲艇來往瓊州海峽，二十多輛小轎車奔馳湛江——廣州之路上，海、陸、空護駕森嚴。

陶鑄爲了在「上司」面前顯示他的殷勤，特意在中途一些重要縣安排吃、玩和休息。陶鑄還下令沿途各縣粉刷房屋。有些縣爲了這批「貴賓」一餐中飯或玩樂和休息，竟出動了上千的民兵和共幹，日以繼夜趕工修理粉刷和佈置。可是事與願違，這批「貴賓」並不感興趣，過門不入，沒有「下馬看花」，使陶鑄前功盡廢，勞民傷財，花去無法計算的財力、物力和人力，使陶鑄又欠下廣東老百姓一筆血債。

陶鑄爲了招待各批「貴賓」，要看什麼劇團就調什麼劇團來，喜歡什麼戲，就點什麼戲給他們欣賞。甚至派人至香港買所謂「資本主義」黃色影片，來放映給他「上司」觀看。

一九六二年，「上海京劇團」赴香港演出歸來，途經廣州，當時陶鑄正在北平開會，得知「上海京劇團」已到廣州，於是就邀請朱德、賀龍、李井泉等一批「戲迷」，預備到廣州看「上海京劇團」演出。於是就從北平打電話給共黨廣東「省委」，下令將「上海京劇團」留下，等他開完了會回來「接見」和爲來廣州的「北京首長」演出。待陶鑄開完了會，下午七點乘專機陪同朱德、賀龍等一行趕回廣州，即要「上海京劇團」在晚上八點演出「白蛇傳」和「楊門女將」給他們欣賞。戲看完了，這個善於籠絡「上司」的老手陶鑄即大擺筵席，請宴這批來廣州「戲迷貴賓」。宴後又爲「戲迷貴賓」開個舞會，約了該劇團女演員爲舞伴，舞到翌日凌晨才罷休，舞畢如何，就不得而知之了。陶鑄人情做了，風頭出了，戲也看了，舞癮也過了，不過花了人民幣一萬多元（美金五千多元）的招待費。

一九六二年，共黨中央副主席陳雲和共軍總參謀長羅瑞卿，正在廣州檢查工作之際，「北京京劇團」赴港澳演出歸來，陶鑄更不會放過機會，他下令「省委」對「北京京劇團」招待。「醉翁之意不在酒」，當然又是要留下來爲陶鑄和他「上司」「招待演出」幾場。陶鑄爲陳雲、羅瑞卿二位點了「趙氏孤兒」等劇目，陶鑄等人，越看越起勁，不過樂在陶鑄，損在老百姓，這次共花去人民幣一萬八千多元（合美金九千多元）的招待費。

陶鑄不僅對其「上司」招待之殷勤，而對自己也不虧待。一九六三年，陶鑄「衣錦還鄉」回到湖南老家，爲自己的享受，和顯示威風，給家鄉留名立碑，擺出「救世主」的架子，把廣州市馬師曾、紅線女領導的粵劇團帶到湖南演出。待陶鑄返廣州之後，又把其家鄉祁劇團調到廣州爲他招待演出，又花了老百姓的血汗錢一萬多元（合美金五千多元）。一九六三年，陶鑄粵西之行，路經湛江，看了湛江青年粵劇團演出，看得相當起勁，便下令調該團到廣州公演，其實也並不是「公演」，而是爲陶鑄從上海、武漢召來一批共幹大頭頭「招待演出」，陶鑄爲他的「同好」點了「杜十娘」、「白蛇傳」等劇目。這次演出又花了幾萬元。

陶鑄不僅在廣州招待他的「上司」吃喝玩樂，還想在北平設立一個高級飯店——「廣東酒家」。陶鑄說：「北京有廣東籍國家領導人，可是就沒有一間好的廣東風味的飯店，於是大興土木，用了十八萬多元（合美金九千九百多元），改建了一間「廣東酒家」。與其說爲了介紹「廣東風味」，倒不如說陶鑄爲了孝敬其「上司」，而浪費老百姓的血汗。

這間酒家的經營，由於陶鑄給定了突出「廣東風味」的調子，所以專營廣東山珍海味、野生動食——什麼「龍虎鬬」、「三蛇羹」、「五蛇羹」、「香肉」等。這些食物和用料都由廣州運去。中共爲這家酒家斷補了十多萬元（美金五萬多元）。

陶鑄在「廣東酒家」開幕時，他出盡風頭。不遺餘力，親自出馬，大宴共幹，四桌筵席，威震了北平，驚動南北。他興師動眾，下令所需食物不僅要廣東出產的山珍海味和野生動物，並且要活生生的。結果從廣州運去野生動物應有盡有，遙遙千里，上有專機空運，下有火車專卡，還有數名重要共幹專爲護送，爲了搞這四桌筵席，僅專機和火車專卡的運費就花了人民幣一萬七千多元，平均每桌筵席材料的運費就有四千多元，其他菜、酒等費用還不計算在內。此可見陶鑄何等濶氣，何等派頭。

破知份（相聲）

趙聰

乙　世界在前進！

甲　日新又日新。

乙　股票天天長，

甲　脹破金魚缸！

乙　脹破？那還得了哇？

甲　有什麼不得了的，水出來了。

乙　魚呢？

甲　對不起，乾死啦！

乙　這是什麼話呀！

甲　這是開篇。

乙　對，無論做什麼，得有個引子。

甲　現在要說正經的了。

乙　今兒個伺候各位一段「破知份」。

甲　這是新詞兒？

乙　當然嘍！如今的玩藝得講究時興，像侯寶林不是也不說關公戰秦琼，改說針麻了嗎？

甲　我說你呀！

乙　我怎麼啦？

甲　造謠也得有個譜兒呀，侯寶林在北平，怎麼能知道台北的事啊？

乙　你這是瞎扯到那兒去啦？

甲　我怎麼瞎扯？你不是剛說侯寶林說甄嫣，可甄嫣不就是台北電影明星甄珍她的母親嗎？

乙　針麻不是甄嫣！還假嫣那！

甲　針麻是什麼玩藝？

乙　這你都不懂，眞是白長這麼大。針麻就是扎針代替麻醉藥，省錢之法。

甲　噢，噢，我明白啦，（拽着乙的胳臂做手勢）好比我在這兒給扎上一針，你就麻過去，不知道疼啦是不是？

乙　去你的吧！你倒是豁然貫通啦。可這有個什麼說頭？能逗得觀眾們笑麼？

甲　觀眾們不但沒有笑，

乙　怎麼着？

甲　全睡着了。

乙　這是怎麼會事？

甲　這是文藝革命，樣板相聲，專門催眠！

乙　我看還是說咱們的吧。

甲　好。咱們就說「破知份」。

乙　也是樣板相聲？

甲　No！

乙　觀眾聽了睡覺不！

甲　誰要是睡覺，只消我大喊一聲，管保他就不睡了。

乙　你怎麼大喊？

甲　我說（放大喉嚨）：大家注意！恒生指數突破兩千大關了！

乙　好小子，有你的，一定靈，那末就說吧。

甲　「破知份」，新玩藝。

乙　「知份」？是什麼地方？在高棉，還是在黎巴嫩？

甲　「知份」不是個地方。

乙　不是個地方，要破它幹嘛？我還以爲像穆桂英破洪州那樣，是誰把「知份」攻佔了呢。

甲　這是個名詞。

乙　新名詞還是舊名詞？

甲　不新不舊，是舊詞兒翻新。

乙　怎麼解釋？

甲　說來很簡單。就是知識份子的縮稱。

乙　這個詞兒怎麼能夠縮得？知識份子倒懂，一縮成知份可就弄不懂了。這是你搞出來的？

甲　不，不，不。我哪裏有那末大的學問！

乙　是誰？

甲　大概是那些稀癖死派的新學者吧。他們說知識份子，說起來囉里囉索，也不能達意，不如縮成知份，既好唸，又能正確地達意。

乙　達什麼意？

甲　他們說知份就是要知道自己的本份，凡知道自己本份的人就叫知份。

乙　這末一縮水，就不是知識份子的原意了。

甲　這就是馬克思的魔術，由量變到質變。

乙　又把我弄糊塗了，什麼是馬克思的魔術？

甲　辯證法嘛，變來變去，就是魔術。戲法要是變得妙，就非把觀眾搞糊塗不行。

乙　毛主席號召認眞讀書，弄通馬克思主義，難道就是叫幹部學習魔術嗎？

甲　你說的一點不錯。

乙　毛主席弄通了沒有？

甲　不但弄得通，還精明無比。

乙　怎見得？

乙　好比說，民主是人民有權做主人，只消加上一個新字，叫新民主，那就量變質也變了，它的意思就是人民無權要做奴隸了。

甲　還有什麼例子？

乙　好比說，毛主席的外交政策，是反對美帝及其走狗，只消加上「革命」二字，成爲毛主席的革命外交政策，由量變到質變，那意思就成爲中美關係正常化了。

甲　這我明白了。難道知份也是這個道理嗎？

乙　他們把知識份子縮水爲知份，原是也想學這套魔術，不過沒有學到家，畫虎不成反類狗！

甲　此話怎講？

乙　他們好像炸油條的一樣，只把油條縮短了，量變質未變，油條還是油條！

甲　你不是說知識份子和知份的含義已經大不相同了嗎？

乙　雖然不同，其不通則一，全講不通！

甲　照你這末說，連知識份子這個詞兒也不通了？

乙　從前本是通的，現在可就不通了。

甲　這與時間有什麼關係？

乙　咳，你忘了我們在開篇上說的，世界在前進嗎？

甲　只要世界一前進，通的就變成不通的了嗎？

乙　沒錯兒。

甲　這我又不明白了。

乙　好比說從前有皇帝，臣子要盡忠，現在沒了皇帝和臣子，忠這個字就不通了。

甲　那末，知識份子呢？

乙　知識份子從前叫做士人，也就是讀書有學問的人，世界進步了，實行國民強迫教育了，人人都得上學校讀書，讀了書就有學問，不是全成了知識份子了嗎？現在只要是個人，就是知識份子，那末，這個知識份子還用得着嗎？

甲　不過讀書盡管讀書，卻未必有學問呢？

乙　嘿嘿，如今的學問啊，還不如沒有的好，越有學問越糟糕！

甲　你說的是誰？

乙　我說的是那些進入中國大陸觀光回來大睜着眼睛說瞎話的學人呀！

甲　怎麼見得？

乙　你想吧，他們大都由小學讀到中學，由中學讀到大學，由大學去留學，拿到博士，做了教授，這該最有學問了吧？

甲　那還用說？

乙　可是他們從大陸觀光回來，在報刋上寫文章，給共產黨大吹法螺，大賣膏藥，說那兒的社會是進步的呀，在那兒生活着是幸福的呀，這不是糊塗透頂，像近視眼把狗矢橛當做了香腸？

甲　你可別這末說，作興大陸就眞是他們說的這末好啊，你不能血口噴人，一概抹殺。

乙　我先問你，中國大陸的眞實情況，閣下知道嗎？

甲　我又沒去觀光，怎麼知道？

乙　可有啦，既不知道，胡說什麼？毛主席說的對，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

甲　這末說起來，閣下你去觀光啦？

乙　用不着去觀光。

甲　那你怎末知道的呀？

乙　我只消從兩件事就可以看出來？

甲　這頭一件？

乙　如果大陸實況眞像他們說的那末好，他們爲什麼不留在大陸過幸福的生活？

甲　着哇？這第二件呢？

乙　天氣暖和了，從大陸逃出來的人又增多了，單是最近逃到這兒來的就有成千的人了。如果那兒生活幸福，這些外逃的人豈不是傻子嘛！

甲　對，是——不過有個美籍中國學人，他倒贊成中國大陸採行馬列主義，說非這樣不可呢？

乙　你說的可是王浩？

甲　就是他！金岳霖的高足，有名的數理邏輯家。

乙　這是個書獃子，根本不懂馬列主義，小時是個窮學生，從來沒吃過烤鴨，這次回大陸觀光，就是專爲吃烤鴨而來。

甲　達到目的了沒有？

乙　當然囉，接待的人讓他在老同聚德吃了一席全鴨宴，灌了他不少陳茅台，這末一來呀！

甲　醉啦？

乙　豈止醉啦，心花都怒放啦，眼花都撩亂啦，腦花也變成花崗石的啦，還有，嘴打哆嗦，說話也吐字不清啦！

甲　所以才發出那種謬論來的嗎？

乙　他那篇王大娘裹腳布的東西，是回國觀光談大陸見聞最最最壞的文章。

甲　這類文章有沒有好的呢？

乙　有。

甲　你見過？

乙　見過。

甲　怎末個好法？

乙　人家眞正勾畫出中國大陸輪廓。

甲　舉個例子說說。

乙　好比提到一個親人死了，那兒的人卻無動於衷。要訪問一個人，七周八折，是怎樣的困難。女人都穿着一色的藍毛裝。樣板戲連演數年，面不變色。參觀訪問的人，有種無形的禁例，就是光看、只聽、不說。本來打算還多訪問幾個地方，可是一想到無論到那裏，毛主席都在那裏等着，就不願意去了。

甲　這就胡說了，毛主席怎會等着他？

乙　他說的是毛像啊。

甲　哈哈哈哈，眞好眞妙，這些話如果一咀嚼，倒是有味道，但不知是誰寫的？

乙　一個做生意的人，並非知識份子的學人。

甲　這末說來，知識份子並不知份。所以要破。

乙　如今人人都是知識份子，究竟有沒有知份的？

甲　很少，很少。

乙　也許他自己知道的份，和他眞正的本份不一樣？

甲　所以大學教授有的以炒股票當作本份，文憑教師就以罷教增薪維護尊嚴當作本份。……

乙　你我說相聲的就把觀眾說得睡着當作本份。……

甲　我們也算知識份子？

乙　讀過書的人嘛，怎麼不算？

甲　這就更得破了。

乙　一破不就完了？

甲　完了也比觀眾睡覺好哇！

中共駐外「使節」陣容

黃秋

「文革」期間，中共的駐外「使節」，除黃華（時任駐埃「大使」）一人外，均曾被召返共區；直至共黨「九大」（一九六九年四月召開）決定改變對外策畧後，始重新派出。近一、兩年，隨着國際形勢逆轉，與中共往還國家增多，中共駐外人員派遣活動，又趨頻繁，以今年爲例，計一月份派李耀文爲駐馬拉加西大使，宮達非爲駐薩伊大使，二月派陳楚爲駐日大使，高鍔爲駐達荷美代辦，張燦明爲駐也門大使，胡成放爲駐伊拉克大使，甘野陶爲駐阿富汗大使，朱啓禎爲駐澳洲代辦，三月派李則望爲駐匈牙利大使，羅進爲駐查德代辦，路德芳爲駐牙買加代辦，周伯萍爲駐希臘大使，石喬爲駐紐西蘭代辦，黃明達爲駐斯里蘭卡暨馬爾地夫大使，魏寶善爲駐多哥大使，徐中夫爲駐智利大使，王占元爲駐蓋亞那大使，最近中共並發表黃鎮、韓叔爲駐美「聯絡處」正、副主任。

與中共建交國家，迄今年三月卅一日止已達八十七國，其與中共互派使節情況，按地區分別列表於後：

國家	建交日期	中共現任使節職稱 姓名	該國現任駐中共使節職稱 姓名
蘇聯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	大使劉新權	大使托爾斯季科夫
保加利亞	一九四九年十月四日	大使趙　禁	大使斯托揚諾夫
羅馬尼亞	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	大使張海峯	大使格夫里列斯庫
捷克	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	大使宋克文	大使庫爾卡
匈牙利	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	大使李則望	大使戈多爾
波蘭	一九四九年十月七日	大使劉述卿	大使斯塔霍維亞克
東德	一九四九年十月廿七日	大使彭光偉	大使赫支菲爾特
阿爾巴尼亞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廿三日	大使劉振華	大使羅博
南斯拉夫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日	大使曾　濤	大使奧列斯查寧
英國	一九五〇年一月九日	大使宋之光	大使艾惕思
荷蘭	一九五〇年四月四日	大使郝德青	大使費淵
瑞典	一九五〇年五月九日	大使王魯明	大使比揚貝格
丹麥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一日	大使岳　良	大使帕盧丹
瑞士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四日	大使陳志方	大使阿爾貝路易・納蒂拉爾
芬蘭	一九五〇年十月廿八日	大使史梓銘	大使海萊尼烏斯
挪威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五日	大使曹春耕	大使拉夫內
法國	一九六四年一月廿七日	大使黃　鎭	大使馬納克
義大利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六日	大使沈　平	大使特拉巴扎
聖馬力諾	一九七一年五月六日	總領事蘇生	
奧地利	一九七一年五月廿日	大使王越毅	大使漢斯・塔爾貝格
比利時	一九七一年十月廿五日	大使李連璧	大使雅克・格魯特哈特
冰島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八日	大使陳　東	
馬爾他	一九七二年一月卅一日	大使劉　溥	大使福拉切
希臘	一九七二年六月五日	大使周伯萍	臨時代辦阿波斯托洛斯・帕帕斯利奧蒂斯
西德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一日	大使王雨田	大使保爾斯
盧森堡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待派）	
西班牙	一九七三年三月九日	（待派）	
北韓	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	大使李雲川	大使玄峻極
外蒙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六日	大使許文益	大使索蘇爾巴拉姆
北越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八日	大使王幼平	大使吳船
印度	一九五〇年四月一日	臨時代辦馬慕明(音譯)	臨時代辦卡拉
緬甸	一九五〇年六月八日	大使陳肇源	大使吳登貌
巴基斯坦	一九五一年五月廿一日	大使張　彤	大使阿迦・夏希
阿富汗	一九五五年一月廿日	大使甘野陶	大使西特基
尼泊爾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	大使曹　凝	大使蘇巴
敍利亞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日	大使秦加林	大使賈布爾・阿特拉什
也門	一九五六年九月廿四日	大使張燦明	大使奧斯曼
斯里蘭卡(錫蘭)	一九五七年二月七日	大使黃明達	大使卡朗錫戈達
伊拉克	一九五八年八月廿五日	大使胡成放	大使穆盧德・卡・阿比德
寮國	一九六一年四月廿五日	臨時代辦國鷹	大使連・帕拉馮維坎

南也門　一九六八年一月卅一日　大使崔　健　大使阿拉維·阿卜杜勒·拉赫曼·薩卡夫
科威特　一九七一年三月廿二日　大使孫盛渭　大使蘇德巴疆
土耳其　一九七一年八月四日　大使劉　春　大使努里·埃倫
伊　朗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六日　大使陳辛仁　大使阿巴斯·阿拉姆
黎巴嫩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九日　大使徐　明　大使埃利·布斯塔尼
賽普勒斯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大使戴　路
日　本　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九日　大使陳　楚　大使小川平四郎
馬爾地夫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　大使黃明達
埃　及　一九五六年五月卅日　大使柴澤民　大使阿卜德
摩洛哥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　大使張偉烈　大使卡西姆·祖海里
阿爾及利亞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廿日　大使林　中　大使沙伊卜
蘇　丹　一九五九年二月四日　大使楊守正　大使宰因阿卜丁
幾內亞　一九五九年十月四日　大使韓克華　大使阿布巴卡爾·卡馬拉
馬　利　一九六〇年十月廿五日　大使孟　鉞　大使甘多
索馬利亞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大使樊作楷　大使達爾曼
烏干達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八日　大使葛步海　臨時代辦威廉·馬托武
肯　亞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臨時代辦王惠民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建交
突尼西亞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五日中止　大使侯野岸
一九七一年十月八日復交
剛　果　一九六四年二月廿二日　大使王雨田　大使帕斯卡爾·奧金巴
坦尚尼亞　一九六四年四月廿六日　大使李耀文　大使萬布拉
尚比亞　一九六四年十月廿九日　大使李強奮　大使契文加
茅利塔尼亞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九日　大使馮于九　大使阿里
赤道幾內亞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五日　大使陳　坦
衣索比亞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廿四日大使俞沛文　大使馬康南
奈及利亞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日　大使楊琪良　大使穆罕默德·阿米努·薩努西
喀麥隆　一九七一年三月廿六日　大使趙行志　大使朗蓋·措布涅·克萊芒
獅子山　一九七一年七月廿九日　大使趙政一　大使泰勒—史塞斯
盧安達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大使黃世燮　大使卡邦扎·伊諾桑
塞內加爾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七日　大使王錦川
模里西斯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五日　大使王　澤
多　哥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九日　大使魏寶善
馬拉加西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日　大使李耀文　大使阿爾貝·拉科托·拉齊馬芝加
查　德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廿八日　臨時代辦羅進　臨時代辦薩利姆·阿里
蒲隆地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廿三日建交
一九六五年一月廿九日中止　大使陳　楓　臨時代辦安德烈·楊達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三日復交
迦　納　一九六〇年七月五日建交
一九六六年十月廿日中止　大使柯　華　大使查德·馬克西米利安·阿克韋
一九七二年二月廿九日復交
薩　伊　一九六一年二月廿日建交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八日中止　大使宮達非　大使古武盧·盧邦達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廿四日復交
達荷美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建交
一九六六年一月三日中止　臨時代辦高　鍔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廿九日復交
古　巴　一九六〇年九月廿八日　大使張德羣　大使雷依羅
智　利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大使徐中夫　大使烏里維
秘　魯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日　大使焦若愚　大使巴爾德斯
墨西哥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四日　大使熊向暉　大使安吉亞諾
阿根廷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九日　大使鄭爲之　大使布雷德利
蓋亞那　一九七二年六月廿七日　大使王占元
牙買加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廿一日　臨時代辦路德芳
加拿大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三日　大使姚　廣　大使查爾斯·約翰·斯莫爾
澳大利亞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廿一日大使王國權　大使斯蒂芬·菲茨杰拉德
臨時代辦朱啓禎
紐西蘭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廿二日臨時代辦石　喬

上情顯示，目前與中共建交的國家共有八十七國（按：中共誇稱有九十個國家及地區與其建交，係另將越共、高棉流亡政權及巴勒斯坦游擊組織計算在內）。其中歐洲佔廿七國，亞洲廿一國，非洲廿九國，拉丁美洲七國，北美洲一國，大洋洲二國。在與中共有邦交關係的廿七個歐洲國家中，除聖馬利諾派駐臨時代辦，盧森堡、西班牙與其新近建交，以及駐法大使甫調駐美聯絡處主任，懸缺尚未派補外，其餘均已派駐大使（與西德「大使」將於四月中旬赴任）。目前與國府有外交關係的歐洲國家僅餘葡萄牙（代辦級）與教廷二國。

上列中共派駐各國「使節」，出身都係軍旅或特工，對於統戰及滲透、顚覆等活動尤其見長。今後國府駐外人員的派遣，除應具備語文能力外，似亦應注意對共黨情報及鬬爭的認識。

自中共發動笑臉兼銀彈的外交攻勢後，民主國家競相與其勾搭，統計自一九七〇年十月毛、加建交迄今，與中共建交的國家已由彼時的四十八國陡增至八十七國，計歐洲增加十國，亞洲七國，非洲十三國，拉丁美洲六國，大洋洲兩國，北美洲一國，共卅九國。目前國際間，這股媚共逆流仍在蔓延中，至堪注意。

談童工禁制與升中試

王屯

這次文憑教師因加薪問題與港府當局決裂，搞出罷課風波，接着文憑教師的罷課問題之後，又有助產士的要求加薪而貼大字報，接着又有教育司署海外僱員不滿薪酬向英倫投訴的事，很使人爲本港前途產生另一種隱憂，好像顯示教師罷課要求加薪是經濟社會大波動的序幕，但本港並不是一個像英國那樣的國家，能經得起一次又一次罷工、加薪、通貨貶值三重風浪的輪流襲擊。英國的工業社會搞垮了，國民可以退回農業的第二線去暫時休養生息；香港則等於在經濟海洋上的孤舟，只有平穩才能安定，失掉平穩便不能安定，是沒法否認的事實。

一位朋友談教師罷課問題時忽然談起元代劇作家李行道的「灰闌記」來，「灰闌記」寫的是兩個母親爭認一個兒子的故事，雙方都有足夠證據，證明孩子屬她，這案子落在包公手上，包公沒法判斷誰是誰非，於是用石灰在地上洒了一個圓圈，命孩子站在圈中央，令兩個婦人從兩邊拉孩子，誰將孩子拉出圈外，孩子便屬誰的，孩子被拉時，大哭不止，甲婦不忍強拉孩子，只得先行放手。包公忽然翻面了，將孩子判給甲婦，那個勝利的乙婦反成爲失敗者，因爲包公證明甲婦比乙婦更愛她的孩子。朋友打趣說：「如果教師們用罷課方式使港府屈服，那只是證明港府比教師更愛那班無辜被用來做爭取薪酬的棋子的學生，教師雖然勝利了，但應是失敗的。」

不過我讀了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自願「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建議，覺得很有意思，我以爲教育團體聯合會如果眞的有誠意放棄犧牲加薪要求及用罷課做手段的小我，萬眾一心爭取四項建設性的建議，那實在是本港教育之福。

三月二十日「星島晚報」刋出一則新聞，那是觀塘大厦聯會促請本港政府改善教育制度。其中有四項建議，第二項是「建議取消童工禁制，但可以附加條件，卽將童工工作時間縮短，並強迫就讀夜校，直至屆法定工作年齡爲止。」這是港府不可忽視的建議。

又在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所提出四項條件中的第二項是：「迅速增辦官津補中學，增加中學學位，在五年之內逐步使所有小學畢業生都能升入官津補中學繼續肆業，從而取消升中試。升中試是千瘡百孔的香港教育政策中最腐朽的一個瘡疤，早已是千夫所指的，除了小學生，教師亦身受其害，有苦無路訴。因此我們建議：以迅速增辦中學的方法，在一九七八年取消升中試。」這同是港府不可忽視的建議。

如果要問：政府爲什麼要禁制童工制度？答案很堂皇，它爲了使適齡就讀的兒童不致失學。如果要問：政府爲什麼要保留升中試這個制度，答案並不十分堂皇了，它只是一個「削足適履」的制度，那就是因爲中學學位不足，所以只得設立一個制度，將一部份夢想進中學的少年淘汰了，這些被淘汰者，注定他只好讀到小學畢業爲止。至於那個堂皇的禁制童工制度，亦只是迫使童工去讀完小學爲止。作爲一個發展中的時代，一個發展中的城市。一個少年，僅僅接受了小學教育，他們能做什麼呢？

或者說：政府不能使每一個少年都能讀中學，一是經濟問題，一是師資問題。筆者以爲政府如果擬出一個比較靈活新的教育制度，深信上面兩個問題，都不是不能解決的問題，譬如讓小學以外的教育，讓一部份學校照維持半日制，那個半日制是用來建構工讀學校的制度。政府同時設法拓展半日工作的學生職業。至於師資人才問題，更可以在文憑資格之外，多多經過考試及短期訓練，吸收有眞才實學的教育人才。

有一位親戚的女兒，據她說只有讀小學才靠父母支持，讀中學的開消，是她從半日工作中賺來的，她教過幼稚園，亦當過補習教員，她讀完了中學，還打算在工作中儲蓄一筆錢赴美國讀大學，這種例子，相信本港可有不少，這未嘗不是得力於半日教學制及學校假期較多所致，要是港府亦正視這種成果，將教育制度作適當的修改來配合它，可以使本港青少年，從接受教育中就懂得經濟自立，懂得節約來造就自己。從消極意義說，可以使社會風氣成爲勤奮的社會，從積極意義，必有更多自我創造的人才長茁出來。

說到童工的禁制，誰都知道，它不過是一條虛文，香港的童工，都有其不得已的家庭背景，事實上相信不少執法者，有時與朋友到大酒店去，總不會不看見穿着整齊制服的童工，替他們開汽車門，代他們拉開餐室的玻璃門。既然一條法規只是一條沒法行得通的虛文，爲什麼不根據實際情況將它修改呢？

因此，取消童工禁制以及廢除升中試，它是兩

我對「罷

腥風血雨茅屋裏，茅屋破了何處去？

筆者曾當過長期的私校教師，現在則是津校教師，對於目前香港的「罷教」問題，實在不能不表示一下意見。

誰都知道，本港私校教師所得到的待遇「十分可恥」，而官校教師曾被人羨慕爲「金飯碗」。是的，官校教師過去的待遇確實不錯，可是隨着物價的日益昂貴，銀紙分明貶值了，教師之要求提高待遇，實在十分合理。

官津補教師是在什麼情形下開始向政府提出待遇問題的呢？那是政府將教師的薪酬起點減爲男的八百多元，女的七百多元之時！

不加反減，這是驅迫官津補教師們團結起來向政府爭取合理待遇的開端。

一般不明內幕的人，常常說教師只上

件不同的事，實際是有呼應性的。還有第三種呼應，那是修改我們塡鴨式教育的落後傳統，使教育不是為了傳授知識而是如何去有實效地運用學來的知識。

本港不但土地很少，沒有油源，亦沒有金礦，有的只是年輕一代的頭腦。所以教育應是一種開發頭腦富源的工作，而不是將頭腦變成活字典工具。

教育團體的四項聲明，完全是與加薪問題無涉的，並說明「倘若能以自己有原則有意義的犧牲，來換取得教育的改進。」如此看來加薪問題，已成為次要問題了，主要問題應是教育改革問題。教師是教育專業人才，他們所提出來的問題，當然是最切實際的。猶其是四項聲明中的第四項，「政府當負起改善私校教師的問題，在六個月內提出改善私校教師待遇的具體方案，然後施行。」對於「改善私校教師的具體方案」，最好能通過報章輿論，讀者版，或由私校教師自己提出，讓大家集思廣益，將可行的提出建議，當然好過讓政府單獨研究充實得多。我想政府當局，該向社會人士為改善私校教師徵求意見了。

但如果純粹從「改進教育」的大前提下看問題，是否要用上罷課的方式，相信教師用他們的理智是可以判斷出來的。

改進教育的問題，深信它並不只是本港的特殊問題，而應是今日世界性問題。教育在今後，已不是一種奢侈品，而應是做人應有的生存權利，它應象徵一個生命的再生，沒有經過教育的再生，任何一個人，是沒法適應未來時代的。

因此一個社會，禁制童工的法令，並不道德問題，如果禁而不教，那麼一個兒童出來流浪，問題當更嚴重的。一個童工，要是他被環境所迫，不工作便不能生活，那麼最好的方法，是使他們一面工作一面仍然有機會接受教育。至於升中問題，因為經濟環境所限於是迫得將一班少年，只許將小學作為最後教育階段，那當然是一種不健全的制度。中學問題，因此並不是擴大多少倍，而是要使一切學生，要使每一個小學畢業生，都能享受到升中的機會，政府如沒有能力做到，最理想的是推廣工讀制度，強迫每一個少年，必要時可以用工作來自供自學，完成中學階段。這並不是為了節省教育經費而擬出來的權宜之計，它應是未來時代最適應的教育制度。從學中做，從做中學的教育，必然比讀死書的教育強得多的。這種制度如能建構得完善的話，不但人人可讀中學，更可以使人人可讀大學，不但先進的工業國家可做，落後的國家或發展的國家同樣可做。如果全世界都這樣做，這世界的下一代，當然是最完美的下一代。

目前政府最好是將原來的童工制度，硬性規定為工讀童工，並為童工設特別學校規定童工工作時間，每天不可超過六小時。童工必須在學校就讀的，才有資格當童工。並試行設「工讀中學」將每一個小學畢業的，必進工讀中學去完成中學課程，那時即使升中試還存在的話，只有分別非工讀中學與工讀中學的挑選，並不是讀中學與不許讀中學的挑選。能做到這樣，我們社會的下一代，必定是非常幸福的下一代。

教」的看法

古鶴翔

半日堂，而且假期多，還有些教師寫錯字，不改卷，賭狗賭馬，生活腐化。

確實有些教師寫錯字，請人改卷和生活腐化。然而，生活嚴肅的，工作認眞的教師實在不少。例如與筆者一同工作的馬老師，他就永無休止地為學生工作。筆者本人，雖然只上半日課，可是往往由早上七時起，即要忙到深夜，每天只能抽出一個鐘頭左右來閱讀書報。（寫稿的時間，常在星期天或較長的假期。）如果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回家後不必改卷，不必出試題，不必做各種瑣碎的工作，相信全體教師必將歡呼「萬歲」！

這次政府將教師薪金的頂點提高，而拒絕提高起薪點，這確是一種「數字遊戲」，這種「數字遊戲」，事實上連小學生也不能欺騙的，何況教師？

照這樣看來，筆者是主張「罷教」的一員了吧？否！筆者堅決不參加「罷教」！

在這次「爭取合理待遇運動」開始時，正是港共配合中共展開笑臉騙局之秋，筆者自始即提高警惕，不想破壞香港的安寧。

香港是一間茅屋，外面正刮着傾盆的腥風血雨，我們躲在小茅屋中避風雨的人，無論如何不想拆掉它！

官津補學校的教師苦，私校教師更苦，一般勞苦大眾也苦；不過，比起大陸的中國人來，我們已經十分幸福了。在中國大陸，像馮友蘭、謝冰心等名教授，他們的待遇怎樣？

他們的收入比不上香港的文憑教師，在精神上及肉體上更備受虐待。

倘若我們不想受腥風血雨的襲擊，我們就不可搗毀這小小的茅屋。

在大陸淪共前，中共就以「反飢餓」這口號來爭取羣眾，誰知大陸淪共後，人民更飢餓！

我寧願在香港街邊為人擦鞋，卻不願在大陸當幹部；因為為人擦鞋，還有自由；而劉少奇和林彪卻不明不白地死掉！

同工們，提高警惕啊，別上笑面虎的當！在這裏，筆者想向自由報社提出一點意見：共黨已出盡全力來爭取香港的教師了，為什麼有些自由報社卻對教師冷嘲熱諷呢？個別教師寫錯字或者生活腐化，難道要全體教師負責麼？

共黨在這次「罷教」事件中，並沒有公然地表現出左的姿態，因為恐怕嚇走了羣眾。然而，共黨的魔爪是在揮動着的。

目前共黨當然不會立即向香港下手，但已預先播下仇恨的種子了。要不然，共黨怎會向他們心目中的「奴才」（官津補教師）露出笑臉呢？

倘若大陸的教師敢於「罷教」，將會怎樣？不必說，共黨必將「反革命」的帽子罩下來！

正是：腥風血雨茅屋裏，茅屋破了何處去？

談「東方之珠與繳差餉」

一知

乍看起來這好像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一個標題。既然以談爲主，就可上天下地，東拉西扯，無話不說，無事不談。宋朝的士大夫們，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以死報君王，空談誤國。我們生在這世紀七十年代的現代，人們所渴慕追求的社會形態是眞正的民主自由，生活幸福。在香港這個大多數中國人，被少數英國人所統治的小天地中，人們還是比較有談話的自由。即便空談，也不誤國。

生活在香港這個夾縫中的中國人，確實是精神徬徨，孤苦寂寞。前途茫茫，左右爲難。什麼「回歸」問題，「認同」問題，稍不定醒，就被擾亂迷惑。逆流橫溢，如無定力及遠見，就會被妖風邪念所吹倒。

幸有「萬人雜誌」這塊園地，不爲利誘，不爲勢屈，態度光明，立場堅定，始終如一。在這塊園地裏常給我一個談心吐意的機會，自不敢說；也不配說，談的頭頭是道，有時觸景生情，有時冷眼旁觀，心所欲談，一吐爲快，願以萬人精神，萬人骨氣，萬人正義，萬人意念，促成萬人同仇敵愾，萬人同德同心，結成萬人力量，以萬人行動，自救，救人，救國，救世。正如耶穌所說希望萬人得救，不願一人沉淪。

話題扯遠，談歸正傳。香港，美其名稱是東方之珠。我既不是珠寶商人，也非珠寶專家，更不敢想珠寶藏身，珠光寶氣，家有珠寶用斗量。只知珠之可貴，稱爲珍珠寶珠。有眞珠，有養珠，有塑料作的假珠。珠的價格當然是隨着珠本身的成份而定的。在珠寶店櫃櫥中那一串串的珠項鍊，或大大小小的珠戒，珠針珠花等，耀眼生輝，光彩奪目，那是有錢的太太小姐，明星歌女，舞女撈女們的寵物。在檔口地攤也有各式各樣的塑珠可買。珠，不再是什麼稀奇的西了。不過有眞有假罷了。有錢玩眞的，錢少玩假的。反正這個世界使人眼花撩亂，以假亂眞，眞假莫辨。各盡其能，各達所欲，求得自我安慰，自我滿足算了。

據說珠子的價值，除了作裝飾品之外，還有保持青春貌美，皮光肉嫩功用。老牌電影明星李××在電影圈的人都稱她是常青樹，她是一個接五十歲的女人了，有時看到她仍是體態玲瓏，婀娜多姿，美麗動人。聽說她就是天天吃珍珠粉，擦珍珠膏的。眞珠還有療毒生肌的特效，中醫的外科醫生們視爲貴重的藥品。

另外傳說中有些無價之寶的寶珠，什麼防腐珠，避風珠，避水珠，避火珠，避邪珠等等，世人多傳聞而未見，也許是人們的想像吧。

香港，這個東方之珠，究竟是屬於那類珠子呢？我既不是賣家，也不是玩家，確有點有眼無珠，兩眼模糊不識貨！它是寶珠，眞珠，養珠，塑珠，老黃珠，魚目混珠，讓識貨的專家，收藏家，玩家去品評好了，使我這樣的小市民對這個所謂東方之珠，總是感到一頭霧水。

仔細想來，香港這顆東方之珠，大概是特權階級的無價之寶的珍珠，比較有錢人家的養珠，一般小市民的塑珠吧。因人的身份不同，財富不同，對它的成分價値實受也不同。要是說句內心的誠實話，大家會有一個共同的認識；這個東方之珠有些兒魚目混珠，怕已是人老珠黃了！

混珠也好，黃珠也好，我們還是愛這顆珠子的。這顆珠子的寶氣大概就是自由吧？我願把這顆東方之珠稱爲自由的寶珠。請看，這顆自由的寶珠帶來的自由是這樣多彩多姿，鮮艷奪目啊！

大財團自由的剝削搾取，興風作浪，殺人不見血，大吃大喝大殺大斬，使那些大閘蟹們不管他們是大的小的肥的瘦的一律綁得死死的，求生不得，求死也難！

英雄好漢們的打刼自由，打銀行，打腰包，獵頭黨，黑會幫，眞是又自由又猖獗，搶刼銀行，打死警察，血染路邊，多威風！

據政府的負責人報告，青少年吸毒人數的增加，肉與血的電影迷人，麻將館到處有，字花桌處處設，明馬暗狗，內圍外圍，歌廳浴室，公寓招待所，自由的賭，自由的樂，只要有錢，一切自由屬於你。吃、喝、玩、樂、酒、色、財、氣，各盡所好，自由自在。所以我稱這東方之珠是自由之珠，是當之無愧的。

犯罪的自由，作惡的自由，剝削的自由，吸血的自由，物價飛漲的自由，窮人難活的自由，文憑教師罷教的自由，反正我們是幸而生活在這東方自由之珠的上面，有福氣享受這種種花樣的自由。說不定以後會有神父牧師們罷傳教的自由，和尙尼姑罷念經的自由，兒子女兒罷父母管教的自由，怪不得法國大革命時喊出「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來，原來自由就是這樣的可貴！我愛自由，我愛東方自由之珠的香港！

談了這些東方之珠的話，現在要談到繳差餉的問題了。

能生活在東方自由之珠的香港，算是得天獨厚。這些年來，本人由自的吃苦工作，由自的省吃儉用，也由自的供買了一層樓宇。爲了繳納差餉，感到是非常受虐待的一件事。本人是一個打工階級，平常又無銀行支票存欵，每當接到差餉單後必得親自去繳，寄支票無存欵，排長龍無時間，每當中午下班時間，連飯都顧不得吃便要趕着去繳差餉，每次都是碰四五次才繳得上。繳一次差餉受一次折磨，有時眞想把那層樓宇賣掉算了！

政府當局只顧高高在上，袋袋平安，使小市民給政府送錢去領受這自由的

痛苦，這大概是當局大官人們想不到的德政吧！政府掏腰包的事可以精打細算，但難爲了小市民們。對政府坐着收錢，財源滾滾進的事情，多設幾處收欵處，給小市民們一個方便，免得排長龍，費時間，這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嗎？

這是不是東方自由之珠的一個特色呢？願把我這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對繳差餉親自嘗到的苦味，藉萬人園地一談，吐吐多年來爲繳差餉所積結的悶氣。如果政府有關的大官人們能看到我這篇亂談，請大人不把小人怪，懇求你們對這件事上發慈心，施恩惠，給罰站立排長龍挨時間繳差餉的小市民們一個方便吧！

不碎眼鏡

萬人傑

小莫今天回到寫字樓十分神氣，頻頻拿手帕揩拭眼鏡。其實不是眼鏡矇查查，而是小莫要使人注意他今天戴的這副新眼鏡。

這副眼鏡的確很新潮，線條非常美。首先注意到他今天反常的舉動，和架在鼻樑上的新欵眼鏡的是坐在他對面的鄧小姐，女人對這方面特別敏感。

「咦，小莫，新嘢噃！」

她這一提，小莫就有發揮機會。他微微一笑道：「全個寫字樓，還是你最識貨！」

「欵式實在好，誇張的線條也確脫俗。」

「到目前爲止，全香港還只有我這一副。」小莫侃侃地說：「因爲這是唯一的樣本，眼鏡公司定貨，最快明年六月以後才到，全世界搶購，工廠趕不及交貨嘛！」

小莫這副獨一無二的眼鏡，立刻引起同事們的好奇心，大家過來欣賞，有讚沒彈，個個說好。小莫更加得意，眼毛一揚道：「其實，這副眼鏡最威水的還不是它新潮的欵式。」

「啊？」鄧小姐愕視着他。「還有更威水的地方？」

「對了，這是一副不碎的眼鏡。」

「打不破的？」

「隨便怎樣摔在地上，絕不會碎。」

「那眞是太好了！」老王道：「有一次我擠巴士，眼鏡給碰倒，跌在地上，兩塊玻璃碎了，我頓時變了盲公，後來摸索到馬路邊，央求一位好心人替我叫了一部的士，才回到家去……」

小莫笑道：「如果當時你戴了我這副不碎眼鏡，就不會那麼狼狽。」

「我也得配一副。多少錢？」

「原價二百八十元，我跟眼鏡公司老板是親戚，他只收回成本，一百三十元。」

「要是眞的不碎，那不算貴。」

「當然不碎，老板再三保證，百分之百不碎。當時我也有點懷疑，老板親自試驗給我看，的確扔在地上還是完整無事。」

鄧小姐拿着他的眼鏡研究，還是半信半疑。小莫道：「你可以摔在地上試試看的。」

「我不敢。」鄧小姐遲疑着。「萬一破了……」

「怎會破，我丢給你看。」小莫說着，眞的從鄧小姐手上奪回眼鏡，扔在地上。「你拿起來瞧瞧！」

鄧小姐拾起眼鏡，仔細檢查一下，的確沒有碰破，她不禁驚奇：「太神奇了，眞了不起。」

大家對小莫這副不碎眼鏡齊聲喝采，小莫發出滿足的微笑，他覺得一百三十元花來的確值得，彷彿自己頓時成爲大人物。

「我才不相信！」突然有人唱反調。

小莫一看，是包拗頸老曾。他這麼說，使小莫不服氣，不屑地道：「不由你不信！剛才你不是看過我們的試驗了嗎？」

「我還是不信，這是偶然不碎罷了，除非由我親自試驗。」老曾說。

「我不反對你試，眞金不怕洪爐火！」他把眼鏡交到老曾手上。

老曾細看一會說：「這跟普通眼鏡沒有兩樣。」

「防彈玻璃看起來也和普通玻璃一樣。要不是有特殊性能，怎會值得二百八十元？」

老曾遲疑地把眼鏡平直的讓它墮地，他立刻發現其中一塊玻璃裂了；可是近視眼的小莫卻看不見，還意氣風發的道：「對不對，保證不破的，現在，你相信了吧！」

他自己把眼鏡拾起，戴上，發覺前面像擎天一柱；再看看，老曾不知什麼時候從人叢中溜跑了。



心蘭的故事與大密探

林巽

　這一期選定了「心蘭的故事」與「大密探」的電影來看，從一些宣傳資料，約畧知道「大密探」是模仿西片「密探霹靂火」來的，所以抱不大希望，於是便將較多希望放在「心蘭的故事」上，可是看過了兩齣電影之後，覺得還是「大密探」有較多値得談的東西。

　雖然，「心」電影是一部正正派派的文藝片，導演宋存壽，在他的處女作「破曉時分」曾經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是「心」片則不行，不行的是故事與編劇，演員頗落力，因爲代表壓力的故事人物只是一個褪色時代的影子，因此盡管演員爲它榨出多少眼淚，仍不外是廉價的眼淚。

　「心」故事的最大敗筆是飾演柯俊雄的父親的常楓，一個頭腦頑固得寧願與兒子脫離關係的父親，照常理推測，他就不會養出一個週身活力而愛打架的兒子。這頑固的老頭子，不但不典型，而且變得虛假了。其次是一個女子，以爲丈夫死了，嫁另一個人，又是一個理想的丈夫，但不久前夫回來了，這一個奇逢偶合，這賢慧的妻子應歸給那一位丈夫，應是意識問題而不是「愛」的問題，想來「心」故事的結局，仍沒法突出意識問題。

　「心」故事也許受「愛情故事」的響影，可是「愛情故事」的父親對他的兒子，並不只是門戶之見亦不是舊道德觀念，而是一種支配慾，父親以爲他的兒子，一定要依照他的安排去做任何事。兒子的反叛，卻是爲了意的。

　看了康威的「迷惑」不久，又再看陳浩的「大密探」，喜見國片新人才長成之快，這部片子，放在一般舊導演面前，並不愧色，它的故事輪廓，雖然來自「密探霹靂火」，但人物的塑造以及產生危機的原因，很有現實性，亦流露出很自然的幽默感，這一點是頗難得的。從過去看電影的記憶中，這部電影，應列爲陳鴻烈與秦祥林對人物氣質演得最突出的一部。

　「大」片寫的是此時此地兩個便衣警探，秦祥林與陳浩，陳浩扮女人與秦祥林拍拖，夜裏到僻靜街道去釣籮頭黨，後來秦祥林無意發現一個常在他門口賣臭豆腐的老頭子，忽然成爲夜總會的豪客，心中懷疑，由此捲入追查毒販線索的漩渦，於是便受命爲緝毒特警。

　電影塑造秦祥林這個便衣老虎標，樂觀而積極思想敏捷，動作迅速，充滿本能力量，行事時總喜愛運用自己的判斷，所以不時做得過火給偵探部惹出麻煩，正因爲如此，在觀眾看來，很有親切感，既不像機械人，亦不像理想家，但卻很有魅力。陳浩在觀眾印象中是喜劇演員，但在「大」片中卻是沉着而健康的一型，很職業化，不像秦祥林那樣不時相信靈感，憑直覺去行事，因爲性格不同，電影亦同樣予人一定程度的眞實感。

　陳鴻烈在他的角色中，編導通過給他塑造狠心與虛僞兩種心理特徵，亦相當成功。電影使他最後被秦祥林破獲，並不是他的智力失敗而是性格烈，寫陳鴻烈帶女人到酒店去胡天胡帝的大搞一個晚上，次日又扮成悲戚的面容，到飛機場去接父親的骨灰，用來表現陳鴻烈性格上的虛僞，亦是不錯的材料。

　「大」片最大的敗筆，仍是秦祥林與陳鴻烈的大打一場，這一場戲的處理，編導很用心，演員演出亦不錯，如刻劃秦祥林本來不是陳鴻烈的對手，但陳鴻烈毒癮發作，必停下來深深吸一口特製香烟才能有精神打鬭，秦祥林則有一個認輸的特性，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逃，兩個打手的打鬭，加上人物本身的特色，使秦祥林最後因陳鴻烈沒有機會吸兩口而給秦祥林打敗，本來很有趣。不過失敗就失敗在秦祥林因打不過而逃走後，陳鴻烈本來有機會逃走，因爲他已失敗了，目的是逃走，但電影不使他逃走而使他去追秦祥林，非常不通。本來這一場戲，即使不出直升機亦該出水警輪，讓大隊警員最後趕到，那才適合戲劇效果的要求。

抗拒現實之人

　有一位朋友赴澳門渡假回來，談起在賭場目睹種種眾生相的感受，他說：那是一種沒有源頭的意識，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幻想中飄浮，只希望碰碰一下子偶然機會，希望將自己的命運提升起來。我以爲除了賭場之外，在人頭鑽動的股票市場中，何嘗不是同一條數。

　如果說，這一個時代是一個最講現實的時代，那只是從工商業社會的角度去看而已，至於賭博，可以解釋成抗拒現實的一面，講現實的人雖然亦投機，那麼是投機者看得中的機會。講現實的人不會相信沒有把握的事，甚至不相信別人的笑面，據說有些富豪到馬場去，目的是消遣，很少大賭，因爲他們是講現實的，只相信經驗中捉摸得到的東西或看得到的東西。或者能迎合多少人，獲到多少利益的東西。

　抗拒現實的典型人物，可能是賭徒，可能是投機分子，但不會是眞正的投機分子，可以叫作假投機分子，眞投機分子在投機之前，一定要看定「機」的本質是什麼，絕對不會盲目而投，假投機分子多容易將自己交給幻想，交給沒有把握的諾言，這種人物心理狀態，有如一個輕飄飄的氣球，沒有自己的立場，也沒有自己的根基，只習慣向有利的風向飄去，這種抗拒現實的典型，當他成功時，無所謂成功，當他失敗時，亦無所謂失敗，他的成功，亦是他的失敗。從表面看來，你以爲他是如何講現實，但只要稍加分析，你會發現他不是講現實而是在抗拒現實。

　人們常常對於「自尋苦惱」的看法，是以爲愛管閒事，或者是做事不自量力，其實愛管閒事與不自量力，它的源頭如果是有明確是非觀點的話，並不等於自尋煩惱，因爲那樣的成功與失敗，都是自我性格的考驗。眞正的自尋苦惱是自

時，曾經與一位警官做過一個時期朋友。兒子不知父親的秘密，父親又恐怕引鬼入室。那麼，父親反對兒子的婚姻，這樣不論憑什麼藉口，都能產生現代感。而且羅父的死，亦可以搞成因販毒內幕被破獲而死。至於柯俊雄最後與苗可秀重逢，最好亦是有妻子與兒子，苗可秀雖愛柯俊雄，還是柯俊雄夠理智，以爲時間已改變事實，便只有服從責任好過留戀過去，不必強調什麼空虛的感傷，這才是有深殺手，先是迫出內部反叛，再則奉命去殺警方的兇手被捕，使他更多內幕被揭穿出來，這種處理，不但很性格化，而且也突出相當有內涵的劇力。如陳鴻烈爲了因老頭子身份被揭露而殺老頭子，又因老頭子被殺而引起他的女兒李琳琳的反叛而要殺李琳琳，引起陳青的反叛。加上陳鴻烈派爪牙去殺秦祥林，終給警方找出線索的機會，這都是性格化的材料。

電影通過秦祥林與陳浩跟踪陳鴻

川

痛苦而獲到眞正的體驗。因爲自己的才智，以及自己所具有的客觀條件，才是自己的現實，放棄了自己所具有的條件，爲不明瞭的事物投注，那並不是服從現實，而是抗拒現實。

在一個混亂時代，混亂的原回，多不外因爲對自己的信心喪失，因而去依靠各式各樣的迷信，迷信心理，可能造成一個時期的假象，如本港這次的股票狂潮一樣，因爲它的基礎只建立在迷信上，只要有另一種更富恫嚇作用的迷信心理出現，它亦崩潰得特別迅速的。少數人會常給突然而來的不可知的命運改變了自己，但並不是多數人都能如此，突然而來的幸與不幸，都只能看作奢侈品，而不是正作用。要是自己對自己的生命，本來沒有什麼主見，沒有美好的藍圖，即使忽然成了暴發戶，亦非自己之福。

從現代化說到畢加索

繒山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流行一口頭禪：「世紀末」；也就是說，這個世界已經到了末日，快毀滅了。事實上，那只是一種杞人憂天，今已度過半個多世紀，世界不是還存在嗎？

這個世界雖然未毀滅，但經過二次大戰法西斯、共產黨相繼大破壞後，卻是千瘡百孔，所見到的，世界傳統文化、藝術，大部分皆被毀滅了；無數人的生命被屠殺了，沒有絕對的道德標準，故是非不明，正邪不分，硬把惡說成善，假說成眞，醜說成美，叛亂造反說成「革命」，爭城奪地說成「解放」。試想，這成個什麼世界？但野心家、追隨者、糊塗蟲卻把今日世界六十、七十年代種種怪現象，美其名曰「現代化」。

拋開哲學、經濟、政治不論，今單談藝術，因藝術表現的最明顯、最奇特。藝術的目的，本在求眞、善、美，自有史以來無論東西方藝術家無不承認此原則。但現代化則正相反。從裝飾上說罷，室中不放有生命的盆栽、鮮花，而卻擺上塑膠花；不用木質桌椅，而以醜俗賊亮的膠質品代替。女人懶怠梳頭，而帶假髮，剃了眞眉而貼上假眉，男人則貼假鬚。至於粘假睫毛更是普遍。面貌美醜，本是天生的；但有的人不自量，醜八怪卻要想變成天仙，於是整容術大行其道，整眼皮、鼻樑、皮膚，甚至面形。事實上，只是自我受罪，花寃錢，絕不可能由醜變美。善本是側重於道德方向指絕對良好標準之意，但現代戲劇（包括電影、話劇）卻無中心正確思想，只爲賺錢、迎合觀衆卑鄙下流的意識，絕無絲毫善心。就拿「北地胭脂」來說，這部電影就是最壞的電影之代表。整套故事皆是胡亂非爲而來，既無正確主題，也無有系統的故事，只是暴露社會一種下流醜惡相而已。它不僅非善，而明明是誨淫誨盜。因現代戲劇就是色、淫、打，殺。過去中國傳統戲劇、小說，皆有一中心思想，就是忠孝節義，無非在導人於善，今則不然卻在導人於惡。美最易判定，凡是美的東西，任何人皆會認出是美。中國古代藝術品全世界人士莫不愛好，但中共的新藝術品卻無人問津，且人見人惡心，因爲它太醜惡，違反了藝術的標準。所以中共只能搬運出土文物到外國展覽，而不敢拿出中共本身的所謂藝術品去宣傳。不管什麼藝術品，都有個標準的。如吳道子、米開朗基羅的畫，鍾繇、王羲之的書法，皆已達到最高標準，故後人只能模仿、學習。你如要改革，必成四不相，如毛澤東的字，不僅醜，而且俗不可耐。古典的音樂、歌唱，無論中西皆好聽，或引人心神愉快，或引人哀怨太息，如「仙樂飄飄」、「蝴蝶夫人」即其代表作。然如披頭四、貓王、湯鍾斯的歌唱，聽來只覺一陣哭喊叫吵，有「救命呀！救命呀！」的恐怖，但竟風靡世界，青年男女趨之若狂，如醉如痴，這眞是不祥之兆。姚蘇蓉也許是受以上諸人的影響，每唱必哭叫，久而生厭，批評的人又太多，所以今日乃改變風格，細聲而柔和了。舞蹈亦然，中國的、歐洲的、印度的古典舞，本甚優美，但現代舞一點沒有藝術氣，卻如當年呼拉圈一樣，到處流行。如現代舞的芭蕾舞，儼然如孫悟空的耍金錢棒，把女人當做棒舞來舞去，眞令人作嘔。總之，現代化的藝術，處處表露假、惡、醜，畢加索的繪畫正是如此，他畫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現代化的繪畫，是印象派立體派的時代，畢加索正是這兩派的代表。何謂印象派呢？在聯合國會議廳屋頂，我看見幾幅印豪派的畫，其中有一幅在白地上像倒出一堆血，不明何意？問解說員小姐，她說：「由你去猜好了，認是血、漆、顏料水皆無不可。」由此言之，印象派的畫，簡直是瘋人畫，幼稚生畫了。何謂立體派呢？據說，當納粹德軍轟炸巴黎時，他看見炸彈自天而降，落地後，房屋塌毀，死傷遍地，因此他想像出立體畫。立體者即指由高空衝下時的情況，畢加索的畫，不僅我們門外漢不懂，問過老畫家朋友也表示搖頭，說「莫名其妙」。一種畫令人不懂，還算藝術嗎？畢加索是共產黨，共產黨的特徵，是醜惡殘酷，反人性，無原則，反覆無常。這也就是畢加索立體派的特徵。不僅畫如是，他本人性格也是一樣。他有妻子，但還有情婦，有情婦不奇，奇在竟有三個私生子，比馬克思還多兩個。我看見他的一幀照片，他竟穿的是中國北方農民裝。胡適、林語堂回國後，從未見他倆穿西裝，原無足怪，因他倆本是中國人，但畢加索則否，他未到過中國北方農村，竟何以喜愛中國農民裝？莫非學中國土共？此亦足證這個人如何怪，因爲他性格怪，所以繪畫自然也怪，怪不得令人莫名其妙，那就無足怪了。

廣東頭頭林李明

康丹

林李明現在又常以廣東省革委會副主任的身份出來接待過境的外賓，由於一般外賓對廣州是必經之地，所以林李明現在出風頭的機會挺多。他風頭之健，不減「文革」之前的活躍。

在「文革」開始前，他是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和代理廣東省長。他是依靠劉少奇升遷，所以「文革」一開始，就遭到江青派「紅衛兵」的惡毒咒罵，猛烈攻擊，指斥他是一條搖頭擺尾的哈巴狗。但是後來由於獲得周恩來的庇護，他又對陶鑄進行徹底揭發，毛林集團乃予「解放」，並且又准他參加奪權鬬爭。一九六八年二月，他以「革命領導幹部」身份參加廣東省革委會，任常務委員。林李明對毛林集團十分賣力，所以到一九五九年十月又升任廣東省革委會副主任，又恢復了「文革」前的地位。

毛澤東之「解放」幹部，完全看是否能完全效忠於他，所謂「思想改造」也者實在只是一種幌子而已。林李明善於逢迎，也就善變，對有權有勢者拍馬到家，所以能夠拍上劉少奇，也能迅速地拍上毛澤東、周恩來。他有這套本領，因此，他遭到批判，都能逢凶化吉，目前中共「解放」幹部也大都如此。

一九五七年，共黨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指斥林李明犯了嚴重的「地方主義」，提出批判，林李明一見情形不妙，就自動要求「下放」到海南島，整頓「海南地區」工作。於是他以共黨海南區委第一書記，整肅了不少「地方主義」的幹部，削弱了海南地區對中共中央的反抗力量。劉少奇一行視察海南之後，大加贊揚，於是在一九五九年年底又調升共黨省委書記，一九六六年又再當選廣東省副省長。該時他的靠山是劉少奇，大為走紅，也因此「文革」一開始，他就被指為劉少奇死黨而遭批判。「文革」中他又一變而為反劉少奇，再度為毛澤東逐步重用。

林李明之為劉少奇賞識，並非是他的工作有特殊成績，而是因為他拍馬到家，獲得劉少奇的歡心。「廣州外語學院韶山公社兵團」在一九六七年六月編印的「搗毀黑省委揪出林李明」一本小冊中，有詳細的描述：

「一九五九年林李明一得到劉少奇要到海南視察的消息，高興非常，認為運氣來了，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林李明立即親自掛帥，丟開其他事情，專抓接待劉少奇這一中心工作。他組織了專門班子，準備了足足一個月。劉少奇到海南後，林李明在劉少奇身邊團團轉，時刻不離。林李明為了保證劉少奇舒舒服服，安全『修養』，還派了一個區黨委副書記、一個行署主任、一個陸軍師長、一個海軍某部保衛科長、一個公安局長，還有公安人員、舞伴、服務員者一百多人，專門為劉少奇服務。」

「劉少奇在海南一個多月，過着糜爛腐化的生活，這是林李明為其主子親自安排的。」

「劉少奇一貫以吃山珍海味出名。到了海南，林李明就想盡千方百計，百般奉承。劉少奇要吃狐狸，林李明馬上明令瓊海縣的公社總支書記率領社員上山狩捕。劉少奇要吃鮮龍蝦，林李明又叫瓊海縣靠海的公社下海撈捕。劉少奇到瓊山要鷓鴣，林李明令縣委書記要親自出馬，非抓到鷓鴣不可。劉少奇到了興隆，因為沒有準備好名菜『東山羊』，林李明就破口大罵：『主席來，為什麼不殺東山羊？』當時經濟緊張，劉少奇還是堅持每天要吃老母雞。收購困難，林李明每天派人坐一輛汽車專門收購，專為劉少奇到處奔波。林李明還下令各公社大隊，把這作為一項『政治任務』來完成，保證汽車要滿載而歸。林李明一伙，唯恐劉少奇吃葷過多，消化不良，又在三亞、海口、廣州組織了一個採購服務小組，專門為劉少奇採購水菓、蔬菜，然後從廣州把它當作密件專機送來，這是天下奇聞！林李明卻煞有介事，再三叮囑：『這是政治任務！』哈巴狗的嘴臉暴露無遺。」

「林李明是善於當走狗的，他深知劉少奇之所好。晚上，他不是陪同劉少奇看專機從廣州運來的香港影片，就是和劉少奇在跳舞場鬼混。林李明親自為他尋找舞伴。他定下標準：容貌、身材好看，年青漂亮，跳舞技術高，穿戴考究等。並要南海公安局長，政保科長負責審查。三亞找不到，就到海口，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在軍區文工團等六個單位『選定』舞伴，便連夜從海口用兩輛小汽車送到麓頭招待所，供劉少奇享樂。」

「按照劉少奇的『生活規律』，每天下午三時多就要和他的臭老婆王光美下海游泳。但怕死鬼又怕鯊魚襲擊他，林李明便專門要部隊調來幾艘軍艦，來回巡邏，用響聲嚇唬鯊魚，保劉少奇安全。」

「在海南的三年，林李明一有機會就跳舞，一跳舞，他就鬼混，動手動腳調戲侮辱女方。凡是與他跳舞女同志，都免不了受他的侮辱，只因他是土皇帝，無可奈何。一跳舞見了林老狗就見而生畏，快快躲開。更加卑鄙的是在三亞麓頭招待所，林李明竟然乘女服務員給他放洗澡水的機會，脫下衣服，把女服務員緊緊抱住，對着梳粧鏡大做下流低級動作，恣意侮辱。據調查，在這個招待所，受林李明侮辱過的，光是我們知道姓名的，就有五個服務員。凡是林李明住過的房子，所有女服務員都給林老狗侮辱過。海南人談起他的卑劣『行徑』，無不咬牙切齒，罵他是一個『老淫混』。」

「林李明在海南幹這些臭不堪聞的醜事，並不是偶然的。他不僅在三亞招待所是這樣亂搞，而且在海南區黨委招待所、在廣州、在從化，也是這樣亂搞。住招待所，林李明這個老畜生，經常出其不意地把女同志摟住，渾身上下亂摸。在跳舞場裏，林李明就把女伴摟得緊緊，然後動手動腳，借此發洩他的獸性。所以，這些地方的女同志都恨透了林李明這個衣冠禽獸。」

「林李明幹這種勾當，是有歷史根據。他年紀青的時候，就是這樣的。林李明玩弄過不少女人，他和現在的老婆佘麗結婚之前，早就跟很多女人正式結婚或非正式結婚。他和佘麗也不過是一個禮拜的時間勾搭上的。他還和有夫之婦韓慶花非法同居兩年之久。」

（轉載「中國大陸研究」）

香港股市能納入正軌嗎？

徐平

近來股市一連串地暴跌，使一般從事股票投機買賣者，如喪考妣，惶惶不可終日，其實股市之上漲或下跌，宛如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乃是應有之現象。而香港的股市因曾經一連上漲過，刺激一般小市民搶購股票狂，不過，其中大多數的人都不太熟悉股市行情與內幕，於是聞漲則喜，聞跌則憂。根據一般正統的經濟學家，始終認爲股票市場是一個爲工商業資金投資的地方，不該掀風作浪，投機取巧。殊不知人類的天性，大都樂於賭博性的冒險，如果股票市場純粹成爲一個投資的場所，沒有了賭博性的刺激，試問誰還會有興趣去把資金購買股票，何不將錢直接存入銀行生息，或直接投資於工廠公司，較爲直截了當。因爲股市可炒，方有刺激，譬如最近股市的一連串下跌，若在昔日的上海股票市場，任其暴漲暴跌，也不會十分影響於整個社會經濟。相反的，當股市暴漲暴跌之際，正是股市健將老手們的發財好時機，而在股市牛皮趨勢之間，他們反而英雄無用武之地。至於股市暴漲，本港不少的市民因緣際會，都已嘗過些甜頭，也誤解此中道理，要知在股票市場中投機，當然風險甚大，能夠在一日一夜之間立成鉅富，端賴能夠可以「買空賣空」的人，決非像我們一般的小市民們，買了幾千或一二萬股，僥倖賺了數千元或幾萬元而沾沾自喜。在上海昔日的股票市場裏，若遇上股票一連串的暴跌時，一般眞正的投機家於其時會盡量賣出股票（賣空），倒比在股票上漲時更覺和味，因爲他們每日一方面可收下跌的差額，同時還可收賣出股票的利息。（這恰與買入股票——買空相反，買入是要付出利息的。）雙面進益，如果眼光獨到，適逢其會，不難在幾天之間即能上岸，以股市術語謂諸「長空萬里」。回顧今日香港股市，事實證明，由於股市的暴跌，影響了一般市民的購買力，間接地也影響了茶樓菜館夜總會等消費場所生意的清淡，由此，藉悉本港的一般市民從事購買股票者，大多是見獵心喜的新手，並非深諳其中三昧的老雀，他們只會做多頭（買入），不擅做空頭（賣出）。而投機賭博上的事情，多是簡而易學，若不愼學而不精，則害莫大矣。此等於在澳門的賭場裏押大小，當然有人押大，也會有人押小，莊家以吃大賠小，或吃小賠大，輪流玩玩，非常公道，而其一切皮費開支，則在於六副一色通吃大小。而昔日上海的股票市場也復如此，任讓你們一般客戶去做多頭空頭，或買空賣空，政府照章收稅，經紀按規有佣，所以股市之暴漲暴跌，一樣可以刺激消費場所之好景，因爲有人在一夜之間破了產，而也有人在一日之間變成鉅富，彼此盈消，於整個社會經濟不致發生重大影響。

不過，話得說回來了，股票市場雖是冒險家的樂園，但是政府當局還得愼重加以管制，和證券交易所的本身組織健全。比如昔日上海股票市場上的藍籌股之一的永安紗廠，每股的票面價值是一百元，上市後，因爲是熱門的藍籌股，往往已炒至溢價二百元出頭，於是，好了，就讓這一百元的溢價來讓大家炒股，若是遇到不合理的大戶操縱，或是碰上政治經濟的大風暴時，股市一路下跌，跌到底價一百元時，此之所謂「跌停板」。此時永安紗廠的當局爲了本身的信譽和地位，盡量會以一百元的底價收回，見於供求定律，物以稀爲貴的原理，其時經由永安紗廠當局自行收購之後，無疑的，該隻股票又會復告回漲，在如此原則之下，也等於在賭博類中之麻將，若不是眞正遇上老千，總會和上幾副牌的，不致全軍盡墨，血本無歸，這樣，可使彼此之輸贏有個限制，唯此種措施當然全賴證券交易所之組織健全，與上市股票之公司資產實力雄厚所致。上海證券交易所審定一隻股票上市的規定是非常嚴格的，普通只准其資產總額百分三十至五十始可上市，並審查董事之資格也頗周詳，而一般董事大多也自珍惜羽毛，所以偌大的上海市，工商機構林立，而能夠上市的股票卻聊聊可數，絕非像今日香港的股票多至不可勝數。一家普通的公司，只要有會計師的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計算書的證明，並通過一些人事關係，證券交易所遂即准其上市，此中以少報多，欺瞞羣眾，以一倍資產報高三四倍，勢所難免，如此做法，莊家已經袋袋平安，過江龍和本地大撈家，也早已盤滿砵滿，鉅欵也已滙往瑞士等中立銀行先行存放，撒下的爛汚，也只好由羣眾來負擔了。幸在本港的大多數市民還不擅於此一股市賭博之道，而本港的股市畢竟還以藍籌股爲中堅，依照目前股市趨勢來看，因爲一般細股和垃圾股實在根底太差，抵受不住股市的冲激，於是預測股市還會繼續下跌，似乎會跌到一些細股垃圾股都會站不住，直到自動收盤爲止。

近聞有些身爲細股垃圾股董事的人，也早謀鬆人，如不鬆人，他們大多本無雄厚資金的人，也無能爲力，難善其後。好在此一點早爲大家注意及之，所以本港的股市說不定在不久就會來個大崩潰，不過那個大崩潰也只是那些本來就是投機取巧的細股和垃圾股，雖然不至於會像一九二九年美國股市大崩潰，接着導致全國性不景氣，幾乎民不聊生地那樣慘。無論如何，對本港的社會經濟都萌生不良的影響，至此，證券交易所當局擅准如此多如牛毛之股票之市，罔顧羣眾利益，到那時候，實難辭其咎。

本來正常的股市投資，確可保持幣值，而且還有利息可取，在物價高漲，幣紙貶值之際，不啻是一資金的出路。捨此以外，股市本是風險之地，寄語在此次股市風險中有失的市民，不必怨天怨地，應該大澈大悟，從今之後，恢復克勤克儉之本性，努力工作，節約生活，再行建立我們的經濟基礎。那時，經過大崩潰，得一教訓，盲目炒股的一窩蜂過去了，投機之風戢止，今後本港的股市也自然地會被納入正軌了。

（股市閒話）

鄧小平被毛玩弄內幕（上）

胡養之

四月十二日發自北平的「共同通訊社」消息說：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批判後，而一直沒有公開露過面的前中共「總書記」鄧小平，今日在中共「總理」周恩來擺設的晚餐中突然露面，並經周恩來介紹爲「副總理」。這表示鄧小平在「文革」期間雖然遭到惡鬪，一度銷聲匿跡，但他不僅未被鬬垮鬪臭，現又東山再起了。

如所週知，當毛澤東於一九六六年推行其所謂「文革」之初，前中共北平「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的彭眞，前共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及前中共「宣傳部長」陸定一等人，首遭逮捕並曾數度被拖出去遊街、公審，且均被打至半死的時候，而其罪名則多被毛派指爲「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的大叛徒劉、鄧黑幫分子」。

所謂「劉、鄧」也者，顯然是指前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和鄧小平而言吧。換句話說，鄧小平所犯罪行與劉少奇的滔天大罪相伯仲，因之，他兩的名字便經常連在一起。而彭眞、羅瑞卿、陸定一，以及其他所有千千萬萬的反毛分子，都是劉、鄧兩人所領導的；毛澤東之所以要推行「文化大革命」運動，其主要目標，亦即在鬬倒甚至於消滅這兩個「罪大惡極」的反毛總指揮：劉少奇與鄧小平。

毛澤東玩弄權術的例證

實際上，當時鄧小平所遭遇的處境非常惡劣！因爲在他當權的時候，確曾樹敵太多；加以鄧小平本人的鋒芒太露，所以，被鬬時的罪名太多。據「紅衛兵報」上披露一篇題爲：「逗留兩小時，耗資二十萬——鄧小平、彭眞、陶鑄在江門的罪行」一文中，描寫鄧小平那種驕奢淫侈，氣滿志得的官架子，以及彭眞、陶鑄那種對鄧小平前呼後擁，大獻殷勤和十足小人的咀臉，眞是淋漓盡致，入木三分！同時，在大陸上的所謂「劉鄧集團」分子，也可說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已遭殃，彭、羅、陸、陶及周揚、田漢輩，早就被公審，生死不明！賀龍傳已漏網，逃到莫斯科，彭德懷凶多吉少，連朱德、劉伯承、陳毅之流，也曾一度被批判，等於軟禁，苟延殘命而已；尤其是劉少奇，更一度下落不明，有的說他被充軍到東北鞍山鐵礦場勞改，有說他仍被監禁在北平附近；最近證實他在東北某「人民公社」服苦役。其妻王光美，據說已遭江青殺害！總之，反毛派遭遇之慘，亘古以來，未之有也！唯獨這位與劉少奇相提並論的鄧小平，似乎早獲毛澤東網開一面。他在擁毛分子的心目中，罪行是和劉少奇等量齊觀的。但自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以後，當「文革」鬬爭達到高潮，奪權運動正發展到全國各省、市區的時候，毛派分子對鄧小平的攻擊，則突然逐步減少了；此後使鄧小平的名字漸漸不復跟劉連在一起。而劉少奇的罪名則日益加重，什麼「大工賊」、「漢奸」、「蘇修代理人」、「社會主義大叛徒」等等罪孽深重的名詞，統統加在劉的頭上。

究竟這是什麼原因呢？根據一項來自幕後的資料顯示：老奸巨猾的毛澤東，自來是歡喜玩弄權術的。即是利用甲鬬乙，丙來鬬丁，互相監視，互相牽制，而他可以高高在上，操縱自如，獨裁到底！這是古代專制帝王駕馭雄才梟傑的一種權術：凡爲輿論所不滿，或政敵愈多的人，他卻不惜違反輿論而對此人非用不可；甚至輿論反對愈力，他乃信之愈深，目的在博得那人對他的盡忠。的確，在某一種場合來說，對用人採取這種態度，有時也居然可能收到被用者的死力。特別是毛澤東，在中共圈子裏面，往往玩弄這種權術，對前後左右實行挑撥離間，利用政敵來擊敗政敵；藉別人的力量來成全自己。因之，一般認爲：毛澤東現把鄧小平暫時保留下來，作爲「反面教育」，也像過去對李立三那樣被毛派鬬倒之後，而隨後又將李的老命留下，讓他去受罪，直到他的殘餘價值被利用殆盡之後，才把他消滅！所以，觀察家們斷定李立三的自殺，是被毛澤東逼迫上吊的。

這又不只是李立三一人而已，早年與毛澤東共過患難的老「同志」，如張國燾被毛澤東鬬倒之後，不是也曾讓他苟延殘喘了一個時期嗎？如果張國燾後來不自行逃亡，那末他到最後勢非遭到老毛的毒手不可，前中共「武漢大學校長」李達被毛派分子，在「文革」期間活活鬬死的事實，便是一個很好例證。

又現時流亡於莫斯科的王明（陳紹禹），於一九四一年在延安時，被毛澤東幕後慫恿劉少奇、周恩來輩，將他鬬垮鬬臭，雖然仍舊保持他那中共「中委」的空銜頭，卻一直被軟禁在延安附近的地牢中。曾經到過延安的前青年黨領袖左舜生，在其「三十年的見聞雜記」中這樣寫着：「……在延安的一間破屋裏，見到中共另一位老黨員王明（陳紹禹），他被鬬失勢後，便終日躺在床上，患有嚴重的水腫病；房裏因陋就簡，只有竹製的一桌一床，和幾條板櫈，我們懷疑他很可能是被監禁在較遠郊區的地洞中，最近因爲由重慶方面來了一批參政員，而把他從洞裏遷移到這裏的。他的太太和幾個小孩，面帶菜色，似乎

營養太差，中共的所謂保健飯對他們未必有份。……」

保留李立三作反面教育

不過，李立三雖然遭到毛澤東幾次的鬬爭，受了最沉重的打擊，他卻不單是沒有被監禁；而且他還有對毛辯駁的機會。這可以從「大批判資料」的文字中，找出李立三於一九五七年三月間，親筆寫給老毛的一封「自辯書」，其內容卽說明他自己始終是一個「忠實黨員」，而指責毛澤東不應該把他同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饒嫩石、王明等人相提並論。但他卻又承認自己當年推行所謂「李立三路線」的錯誤，茲摘原文如下：

「毛主席：聽了你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後，在萬分高興之中發生了一點不愉快的感覺；關於高興的，我想用不着說明。……而我感到一點不愉快的原因，就是在你的報告中，曾經把我和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饒嫩石、王明並提，當作知識分子中最壞的例子。老實說，對於這一點我是想不通的。……

「第一、我總認爲：我不僅和陳獨秀、張國燾、饒嫩石等人，有着根本的區別；就是跟王明同志，也有着極大的不同。我不是說我的錯誤太少的問題，而是說我對自己錯誤的態度，也是與王明同志有着根本區別的。我想這一點在衡量共產黨員的品質好壞方面，決不是一個次要的問題。當然，我也了解你的意思，你是說在知識分子中，可能產生各種不好的人，而可能不是把我和陳、張、饒、高、及王明同志一律看待，但是聽這報告的人，卻可能會發生誤會。

「第二、李立三路線自然是很壞的，任何時候都可把它當作壞的榜樣來教育黨員們。可是，在李立三作爲一個黨員來說，是不是犯過路線錯誤，就永遠成爲一個壞黨員，只能當作壞的榜樣的教育呢？我想：幾年來黨對我的多般關懷和幫助，當然是希望我認眞地認識錯誤、改正錯誤，歸根到底成爲一個好黨員。……正是這樣給了我莫大的鼓勵，使我有信心和努氣，爲黨的事業努力工作。我當然不能說我現在已完全認識了錯誤，完全改正了錯誤，但的確是想努力改正錯誤的。希望到了後來『蓋棺論定』的時候，能夠博得黨的一句好評：『李立三雖然犯過嚴重錯誤，後來還算是一個能夠改正的忠實黨員。』因此，對聽到你在說話中，把我也當作壞的榜樣的時候，那樣我是感到有些委屈的。

「第三、我在萬分高興之中，感到有一點不愉快的原因，就在這裏。既然高興，和不愉快的原因是萬分之一比，本來不值得一談的。但是覺得一個忠實的黨員心裏有一點，就應該把這句話向黨說出來，如果我的想法是錯誤的話，那就請給予批評指正。……」

李立三所說的「高興」與「不愉快」，是由於毛澤東當時的口頭報告，和後來發表成爲文字的所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書，內容截然不同。——前者聲言：「羣眾到街上去遊行示威，要求黨改進工作都可以，保證不受處分。」但是，後者卻已面目全非！因之，李立三感到「有些不愉快」。儘管李立三乞求毛澤東對他的錯誤加以諒解，讓他重新做個「好黨員」，卻仍不能獲得毛的絲毫同情，逃不過最後被整肅、被消滅的命運，終於一九六七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派迫他吊頸自殺而死！當時的擁毛派曾經攻擊李立三的文字有如下一段：「……李立三這個老賊，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一九五七年三月間，當右派分子猖狂地向黨進行瘋狂攻擊的時候，他便逃了出去，竟藉寫信的名義，來惡意中傷毛主席，肆意貶低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部劃時代的光輝文章，眞是反動透頂，可惡之極！」

利用鄧小平以抵制林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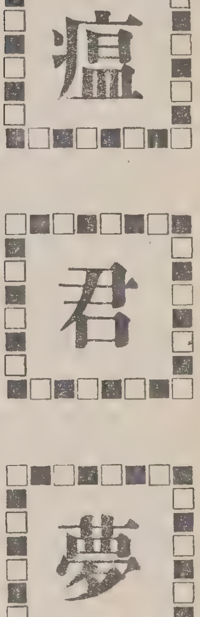
至於鄧小平目前所遭受的處境，似乎與李立三當年被保留下來，同出一轍；而他將來會不會走上李立三更壞，將來的下場更悲慘！因爲，他在中共當權派裏面，除了「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外，鄧小平便坐了第二把交椅；尤其是當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發生劇烈的矛盾期間，鄧小平以黨的「總書記」地位，舉足輕重。而他自一九五九年後，卻與劉少奇的關係日益密切，對黨「主席」毛澤東則逐漸冷淡起來。毛澤東曾經指出：「鄧小平多年來未曾向我請示過……」所以，當時的毛林分子指鄧小平是「中國赫魯曉夫第二」。

毛澤東決心保留鄧小平的主要目的在對付林彪，原來林彪和鄧小平有一段很深的宿怨，當毛澤東於一九五四年對中共各野戰軍進行「削藩」，而封爲十大元帥的時候。因額定數目不足，於是林彪便提出了前中共「第十六兵團」司令員，首任共軍「總參謀長」徐向前陪其末座，立卽遭到彭德懷、賀龍、劉伯承等人的反對，理由是說徐向前的資歷尙淺；同時，由賀龍、劉伯承等提出了前第二野戰軍「政委」鄧小平遞補元帥銜，亦遭林彪等以其文人不能掛帥爲理由，而予否決。

中共「軍委會」第一次會議的爭執沒有結果，到第二次會議時，林彪便舉出了「徐向前於一九四八年圍攻山西首府太原時的計劃有功，經過他兩個多月的努力和奮勇戰鬬，終於打垮閻錫山根深蒂固的勢力。」這樣才勉強通過徐向前在十名「元帥」中的最末一名，卻開罪了鄧小平。

唯其如此，所以，慣用權術的毛澤東，在「文革」初期已看出了林彪的野心，因而暫時保留着鄧小平那條狗命，以作未來抵制林彪的囂張，或者用作「反面教育」。老毛的另一種處心積慮，則由於鄧小平的年齡較輕，資歷也比一班老黨員如朱德、彭德懷、賀龍、劉伯承、林彪、周恩來等人都要淺，還可以利用；況且那些老傢伙多已倒下去了，使鄧小平失去了憑藉，而當時的軍政實力，又大部份操在林彪手中，萬一林彪造起反來，那末老毛還抓住一些反林的「底牌」。

因此，當時的林系人馬對於毛派突然停止攻擊，表示非常不滿，這也可以從前共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於一九六八年一月猛烈抨擊鄧小平的文字看出。他在「大批判資料」中揭發鄧的罪行如下：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項英說道：「所以這件事我們可以置之不理。」

葉挺說道：「完全置之不理恐怕不安，我倒無所謂，我現在連黨籍都沒有了。不過，你是黨方領導，又擔任本軍的副軍長兼政委，恐怕黨中央未必答應。」

陳毅說道：「政委同軍長的意見都對，我卻有一個折衷的辦法，就是分出一部兵力向江北開闢新地區，大部隊仍留在此地不動，黨中央的命令也敷衍過去，軍委會怪下來，我們也有辦法分辯。」

項英點頭道：「辦法可以要得，只是派誰去呢？」

葉挺內心裏討厭透了陳毅，平日風花雪月，飲酒賦詩，遊山玩水，搞女政工同志。當時新四軍雖不用打仗，但是平時總要練兵。但陳毅卻不懂如何練兵，甚至立正稍息的口令，也不會發。葉挺討厭陳毅，但也沒有辦法撤換或調動他，現在陳毅自動提出開出一部份部隊去江北另開新地區，葉挺乘機說道：「最好是陳毅同志去。」

項英也深知道陳毅的爲人，當時不覺得怔了一下，說道：「陳毅同志行嗎？他對於基本軍事學都不懂。」

葉挺說道：「到江北去也是打游擊戰，不一定要懂基本軍事學，只要腦筋靈活，但肆應各方就行了。」

陳毅久已聞名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又常哼着「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蘇揚多美女，天下皆知，這次開到江北，蘇揚皆在轄區之內，更可予取予携。因此，葉挺一說到派他去，陳毅連忙說道：「只要政委同軍長派我去，我一定能達成任務。」

項英說道：「你這麼有把握，我很想聽聽你的意見。」

陳毅說道：「我承認對基本軍事學一竅不通，但是我們部隊一向遵守毛主席的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策略，從沒有同日軍打過正規戰，一分抗日，無非是瞅空到日軍後方放一排冷槍，放過就跑，這樣仗誰都會打。」

項英點頭道：「不錯。」

陳毅說道：「重要的還在於二分應付，在蘇北蘇南還有許多國民黨游擊隊，我到那邊必須先同他們拉上關係，否則站不住腳，應付這批人，我比軍長，政委都有辦法，因爲吃、喝、嫖、賭、吹、拍、呃、騙，我件件皆精，自信可以應付裕如。

項英同葉挺聽了都大笑。

陳毅又說道：「總之，舊社會的一套我不但件件皆會，而且件件皆精，除我之外，相信沒有人可以應付得了。」

項英說道：「陳毅同志，你的話雖然很有道理，但是也不能全靠應付，總還要打仗的，就算不敢同日本人打，遇到小規模的游擊隊，也要吃掉，否則咱們的部隊怎能壯大。」

陳毅說道：「這一點政委同志更可以放心，我不能打仗，但是粟裕同志可以打仗，有他在就行了，遇到問題我們兩人互相配合，該應付的時候我去應付，該打仗的時候由他去打，一切困難都可迎刃而解。」

項英想了一下，說道：「原則上可以同意你去，不過，你到前方不准亂搞女人。」

陳毅怔了一下，問道：「政委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項英說道：「我所以這樣說，自有其原因，想起我們兩人走下油山時，剛進大庾縣就有成千老百姓到縣衙門告你強姦婦女，若不是我機警，事先把你藏起來，那次被縣政府捉去怎麼辦！」

陳毅笑道：「那是什麼時候，現在是什麼時候，如何能連在一起。」

葉挺笑道：「仲弘，你的風流事傳遍全國，但是，居然被鄉民告到縣政府去，我倒未聽說過，這次去蘇北可不要又弄出同樣的事。」

陳毅說道：「軍長放心吧，那個時候我同政委沒有武力，貿然走進國民黨的統治區，只有聽他們擺佈，現在不同了，誰敢去告我，又有誰能夠辦我。」

項英說道：「話不是這麼說，部隊名譽還是要緊，我同意你去，但是你不能亂搞女人。」

陳毅說道：「政委同志，我們共產黨人講坦白，我不騙軍長同政委，要我斷絕男女關係，我就要自殺。但是，我可以擔保不會出事就是了。」

項英看看葉挺，葉挺看看項英，兩人也覺得拿他無奈何。當卽決定派陳毅爲蘇南指揮所主任，率領第一支隊向蘇南推進。

陳毅受到命令，心滿意足，向葉、項兩人說道：「我一定努力達成任務，不過，光是第一支隊，勢力比較薄弱，最好能有另一支部隊配合，像第四支隊在大別山內不能發展，何不開到江蘇去。」

經陳毅一提起，項英也想起了，說道：「關於第四支隊，自從高俊亭同志被老毛謀害了，部隊士氣低沉，加之廣西部隊監視太嚴，不易活動，不如開去蘇北了。」

葉挺說道：「開去蘇北還不是一樣，蘇北也有國民黨正規部隊。」

陳毅說道：「這一點軍長弄錯了，開去蘇北對付韓德勤，要比在安徽對付李品仙容易得多。」

葉挺問道：「照你的說法，李品仙比韓德勤要高明了。」

陳毅說道：「各有所長，李品仙雖然善於刮地皮，但是廣西部隊確實勇敢善戰，有優良傳統。韓德勤操守比李品仙要好一些，但是，他是一個道地飯桶，一向就是顧祝同親信大將，顧祝同的本領，我們都知道，正是豬八戒玩夜貓子，什麼人玩什麼鳥。」

葉挺大笑道：「仲弘，你將來可以改行去北平天橋說相聲。」

項英問道：「我記得韓德勤在江西蘇區時曾給我們打敗過。」

陳毅說道：「不僅打敗，而且全師覆沒，他自己化裝伙伕跑掉。」

項英問道：「這樣的材料以後怎麼升到了省政府主席，又兼任蘇魯戰區副總司令。」

陳毅說道：「這完全是顧祝同的力量，顧祝同原任江蘇省主席，提名韓德勤爲民政廳長，以後顧祝同留在江南專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江蘇省政府設在蘇北，自不能兼顧，始而要韓德勤以民政廳長代理，以後就眞除了。」

葉挺笑道：「顧墨三這個手法很高明，並不是粥桶。」

陳毅說道：「就是這方面高明，其他就不足談了。」

項英說道：「這樣說來，顧祝同倒是幫了我們的忙，他硬栽了一個飯桶韓德勤在蘇北，正好替我們造機會。」

陳毅說道：「確實是如此，我們若是放掉這個機會，實在對不住顧祝同。」

葉挺、項英都被他逗得大笑。

陳毅十分得意說道：「如果第四支隊由皖中越過津浦路東進，我由蘇南向北進，兩部會師後，就可以解決了韓德勤，到時蘇北就是我們的了。」

葉挺說道：「仲弘，你沒有打過大仗，不知道打仗的困難，事情那有像你說的這麼簡單，韓德勤縱然一百個不濟事，但是他手下的人不見得個個如此。」

陳毅說道：「軍長放心吧，打別人我也許打不過，但是打韓德勤卻自信游刃有餘。」

項英說道：「現在不研究這些，我想第四支隊可以調去蘇北，高俊亭已死，就派張雲逸同志率領前去，比較妥當。」

陳毅說道：「政委同志的決定非常正確，我同張雲逸同志從井崗山到今天，彼此都相當了解，容易配合。」

葉挺知道陳毅用意，因爲張雲逸也是一個飯桶，可以聽陳毅擺佈，如果換了羅炳輝，就不同了。但是，葉挺內心只要能攆走陳毅，其他都不計較，既然陳毅支持張雲逸，葉挺也點頭表示同意。

項英卽下決定，派張雲逸爲江北指揮部主任，率領江北的新四軍第四支隊向鐵路東推進。

陳毅回去找到粟裕，說明要組織蘇南指揮部，向蘇南推進事。

粟裕說道：「憑我們現在的兵力，要在蘇南建立根據地，恐怕不大容易。」

陳毅說道：「我們並不要打仗，只要隊伍開了去，到地方拉攏游擊隊，消滅地方團隊，力量逐漸擴充之後，就可以向國民黨正規軍進攻。」

粟裕笑道：「司令員同志，這一段話你說出來很容易，但是作起來卻也不簡單，我們要突破幾道封鎖線才可以到達江北，不說別的，就是偸渡長江也非易事，日軍砲艦日夜巡邏，我們的渡船若被他碰上，一定葬身長江，連泅水逃生的機會都沒會。」

陳毅登時嚇了一身冷汗，想了一下，說道：「我們可以托人同日軍打招呼，說明我們是去江北打韓德勤的，希望他們能予以協力，別阻擋我軍過江。」

粟裕說道：「這件事談何容易，我們同日軍不能發生橫的關係，只有黨中央同日本軍方最高指揮部有聯繫，除非黨中央出面向日軍交涉。」

陳毅連連擺手道：「這是作不到的，毛主席不會爲我們向日軍擔人情，而且也從未公開承認同日方有關係。」

粟裕說道：「這樣說來就非得另外想辦法不可了。」

陳毅想了一下，說道：「有了辦法，可以要江北指揮部先成立，等到他們進入蘇北之後，我們再發動，就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粟裕說道：「這個辦法也還不錯，不過，如何渡過長江，司令員也要想個主意，老實講，我同戰士們都不怕，只是你的安全可慮。」

陳毅說道：「粟裕同志，你對我太好。你知道我不是膽小怕死，實在因爲我要現在死了，革命大業無人去完成。」

粟裕笑道：「所以你死不得，必須要早打個主意。」

抗戰武術談

張仲仁

軍情緊急戰鼓頻催　棧道險惡難阻行軍

一九三九年湘北第一次會戰未分勝負前，我們在湘桂路線上所見到軍運之繁忙，眞是前所未有過的頻密，雖然戰區司令部對此次戰役有充分的準備，各兵團部隊的佈置，是爲袋型陣勢，嚴陣以待，等候打惡虎，可是中央難免不無緊張之感，何以見得呢？因在湘桂鐵路局，我有位遠親在彼工作，有時在假日偸空去探他，據他告訴我，此次支援湘北會戰，我們鐵路局的員工已有將近兩個月之久，取銷放假，忙得氣也透不過，在補給方面有求必應，中央對戰區司令部及部隊的鼓勵，也做到了盡善盡美的地步。國府要員最近如穿梭般來往於湘桂路上奔波，有的排場大的軍政長官，來去要在快車後面掛特別卡，有的則悄悄的來，悄悄的去。那時第五軍和我們砲七旅，這兩隊國軍中的精英王牌部隊，均在湘桂邊區整訓，因此有些國府大員來往間，乘出巡機會，常有前來我們兩部隊的駐防地視察，由此知道經常有大官員去湖南戰區，鼓勵打氣。

廣西省境內是全國聞名的石山區，石洞又多，這種天然的防空洞，也是最妥善的軍用品收藏保管倉庫，可保險不怕敵機空襲轟炸，所以很多軍用品均由廣西直接運抵衡陽。公路上的輜重兵團，軍車及西南運輸局的汽車，也是同樣川流不息的開來開去。這次戰役好在不須搶運糧食補給，因湖南本省是魚米之鄉，每年產米量是相當巨額的，記得以前有句話流傳，是形容湘省的稻穀豐收，「湖廣熟全國豐」，雖有點誇大其詞，但對糧食出產之豐富，也就可想而知了，在戰時有關軍糧的徵集，除有天府之國稱呼的四川省外，湘省可算全國之冠，那時因華北華中各省，多數地區已淪陷在敵寇手中，對軍糧的徵集，兵源壯丁的補充，無法能照全省統計徵收，只有未陷入日寇中的行政區域，就可照章徵集。我們江西省就是這種情形，因南昌九江一帶早被敵人佔領，只剩下贛西贛南部份土地，成爲了殘缺不全半個省份地區，可徵集軍糧壯丁補充支援。

砲七旅十四團的整訓工作，到最後的野外實彈演習完成後，也告一段落，我們機械訓練隊，各項科目已預期訓練完畢，全體學員分發往各營連戰鬬單位，從此要負擔起實際的抗敵任務，我本人則派在第一營的第一連工作。那時湘北戰場正在打得難解難分之際，中央政府接受戰區長官的要求，加強砲兵火力，以減少步兵的傷亡，特下緊急命令，派我們砲兵第一營統率第一連和第二連，立即兼程出發趕往湖南參加戰團作戰，當我們隊伍才抵達湘省境內的冷水灘火車站時，突接上峯命令停止前進，因湘北會戰敵軍已在潰敗中，我方正在節節勝利，那時日寇之深入袋型陣地，被中國軍隊三面圍攻，正如狼入陷阱，任你狡滑兇狠，也無法逃出天生了，敵人在此役，死亡數萬之眾，這是全國震奮的湘北第一次會戰大勝利的好信息。據說這次勝利，得到湘北人民協助之力很大，湘省老百姓乘敵軍向長沙方面衝過推進後，卽漏夜將道路破壞，使敵軍斷絕後路，敗退時無路可逃。

當時敵人將車輛馬匹重武器等丟下不要，只顧逃生，眞是潰不成軍，這證實軍民合作，力量倍增，抗戰必勝之望，必可實現。

再說這次我們在出發前，個個磨拳擦掌，意氣風發，想到此次正好將所苦學的軍士技術，到戰場上大顯身手一番，是如何的痛快呀！眞是初生之犢不怕虎，辛辛苦苦經過一年的軍訓生涯，夢寐以求的就是找機會上陣殺敵，誰料命令突然發下，要我們停止前進，這眞如臨頭澆下一盆冷水，把我們的興奮，一下變成頹喪，上至營長下至伙伕，個個垂頭喪氣，無精打彩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無限委曲，最好笑的是，隨時都聽到有人喃喃自語說，爲什麼不早下命令要我們參加戰團呢？弄得我們砲兵無用武之地呵！由此可證明那時期的軍心士氣是何等的高昂，每個人都同心一致，毫無懼敵心理，只怕失去了殺敵的機會。當時在無可奈何的處境下，我們只好在湘桂路的洪橋車站附近，找民房暫時駐紮待命，等到各單位安頓好之後，營長召集訓話說：「前方既不要我們去，後方整訓期也已完畢，軍隊出發不打仗，是最可恥的事，停留在此無事可做，大家不要心焦，軍人是不能淸閒的，我會安排你們的操練課程，耐心等候下次任務罷。」

在洪橋住了很短時間，直到日寇又燃起第二條火線，卽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的廣西崑崙關戰役，卽桂南會戰，當年日寇是從廣西北海登陸，進攻南寧，企圖直下崑崙關佔領柳州，截斷桂柳鐵路。

鑑於在湘北失敗的教訓，此次欲報復以前失敗的損失，而由後方直進，妄想隔斷廣西湖南江西幾省與貴州四川的聯繫，以爲如此可孤立重慶的抗日指揮燈塔。我們砲兵營接到緊急命令，日夜兼程急進馳援南寧。中央已預知此次戰役的嚴重性，特將我國軍隊中的精銳王牌派出上陣，卽現代化裝備優良的第五軍，該軍和我們砲兵團一樣，也正好整訓期滿不久，眞是養精蓄銳，好似猛虎出柙般，浩浩蕩蕩由桂林經陽朔柳州，開赴南寧，政府欲加強第五軍的戰鬬力量，特將我們砲兵第一營，撥歸屬該

軍指揮。我們砲兵整裝出發，如有鐵路的路線，必定將汽車大砲用火車敞卡裝運，因可節省汽油，同時又可減少長途行軍時，車輛大砲在公路上奔馳的損壞。我們是由冷水灘車站裝運上火車，開到桂林過去兩站路，突然又奉到命令，要我們將火車卡讓給第五軍的兩百師的坦克兵團，載運軍隊急進增援，我們奉命卸下火車卡改行公路，砲兵營合共大小車輛大約有六七十部，政府因前方戰事緊急，也不要節省汽油了。在出發行軍途中，接到戰報消息，南寧已失守，當我們夜晚十一點左右到達陽朔時，聞報崑崙關又失陷於敵寇之手，抵達柳州時，我們營長說：「搶攻南寧容易，收復崑崙關就較難，此次定要經過一場很艱苦的戰爭，希望全體官兵精誠合作，發揮我們砲七旅優良傳統的戰鬪精神，不要辜負政府寄存我們的厚望，我們是配屬第五軍指揮作戰，尤其要嚴守紀律，免受友軍的輕視。」我們全體領受營長的訓示，當然牢記在心。

敵軍自北海登陸後，經過各城鎮一直攻到崑崙關，未遭遇到我方強有力的抵抗，廣西的地勢是石山多，很多地方本可憑險易守難攻的，我記得初期是白崇禧將軍任指揮，照常理推測，統率本省子弟兵，保衛桑梓之戰，應該能發揮強大的戰鬪力量，可是在槍砲器械的優劣成份上吃了大虧，廣西部隊因缺乏現代武器，抵敵不住日寇裝備優良的瘋狂攻勢，不得已節節敗退，而讓敵人得逞。當年我們這位很受國人尊敬的小諸葛白健生將軍，有感於喪師失地之責，自動請降三級，接受中央的處罰，然耶否耶！那時只聽傳聞，未見報章證實，因那時我們在前線上看不到報紙，如事實眞如傳聞相合，則眞不愧小諸葛有大將風度，他這樣做並不會有損他的尊嚴，相反使人更敬佩他的作風。在八年抗戰中，白崇禧將軍是我所有敬愛的將領中之一位。敵軍既佔領了崑崙關，如再推進就是賓陽縣和遷江縣境。我們的部隊在柳州過了江，繼續向大塘經遷江縣趕赴前線，在進軍途中，因受命令的緊催，及前方戰爭吃緊的關係，以至錯過欣賞全國聞名的：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風景冠桂林的廣西山川靈秀的風景，而那時也無閒暇無心情去遊覽勝地，現今那好地方已陷於全國一片紅的魔掌中，眞是可惜可嘆！回想在廣西駐紮地區的老百姓，和他們相處得如同自己的親人一般，彼此關懷，每當我們要出發離別之際，總是依依不捨，年青的頻頻握手互道珍重，年老的長輩們諄諄叮囑珍重，誠懇的話別說：「有機會必定要來看我們呀，你是我們村莊的健康顧問，大眾的義務醫生，一旦離開了我們是不慣啊！」使我感動得熱淚盈眶，如今腦海中還時常現出那時的情景，想起他們一定會逃不過毛王朝淸算、鬪爭、勞改的苛政壓迫，眞令人徒增惆悵悲思。

在那次行軍途中，曾經過三處最危險的路途，令我們有如過鬼門關的心情，那天晚間十一時許抵達陽朔縣，人車都需要休息，將汽車大砲停在公路旁，大家乘此機會活動一下，因爲不能離開隊伍，沒有進縣城瀏覽陽朔的街景，緣慳一面，至今還認爲遺憾。休息了兩個鐘點，至深夜一時又繼續前進，將近天亮前，正當烏天黑地之時，偏巧路經一座山嶺，之字型的公路平時已是行車險路，黑夜開車，更感困難，當時汽車拖着大砲，慢慢的盤旋而上，好不容易到了山頂，然後再下陡坡，接着又要轉死彎角，當彎角剛轉完，又遇到一座簡陋的木橋，公路是一面靠石壁，一面空空洞洞好似萬丈懸崖，山區又無路燈，全憑汽車燈光照着路面前進，戰時那種公路木橋，都是臨時建造，又簡陋，又不穩，汽車上面乘坐一排人，後面還拖一門大砲，集中重量的壓力又大，眞如蝸牛爬牆般在木橋上慢慢移過去，我們坐在車上，心驚膽顫，只聽到汽車壓得木橋樑木板軋軋聲響，好像馬上要斷的樣子，身處在這種荒山野地危險的道路上，當時全車官兵，都陷入神經緊張中，如駕駛兵稍有大意，或技術較差的話，很可能一翻車倒下橋底，再滾落懸崖，那汽車大砲和全排官兵都要粉身碎骨同歸於盡。事後談起，當時各人均心跳加劇，手不知不覺抓緊身邊物件，存了聽天由命的心念，好在安然渡過。

第二次是大塘過去一道江，似乎是鄰近遷江縣境，地名江名已記不清楚，只記得水流很急，而且是黃泥水，兩邊河岸約有十多丈高，江面很濶，卻沒有橋可通過，人車都要靠渡船，那種渡船及碼頭的建造，可說是前所未見的原始創作。先講渡船，是用木料製造約兩丈多長，一丈多濶的平面輪渡，兩旁從船頭至船尾裝釘很多大鐵圈，用兩根四英寸直徑大的粗繩索，套入船兩旁的鐵圈內，繩索的兩頭，綁在兩邊河岸邊所造的四隻粗大的鐵樁上。從河岸築一條很傾斜的道路，一直通到河面的渡船碼頭上，那天落微雨，泥沙路又滑，大牽引車後面拖一門幾噸重的大砲，從河岸的斜坡路開到碼頭的渡船上，車後面拖着這門大砲的衝力是很大的，路又滑又傾斜，很難剎得住車，此情形很可能衝過碼頭，一直跌落河中，然而雖然危險，卻非過不可。好在路經柳州時，戰區司令部已爲我們準備了一些大三角木墊，士兵跟隨汽車兩旁下坡，只要看見情形稍有不對時，即用三角木墊在汽車輪胎和大砲輪胎下面塞住，眞是一寸一尺慢慢移動的艱苦駕駛，才能將車砲開上了渡船。

因爲河床深水又湍急之故，渡船不能用槁撐，又不能用槳划，也沒有摩打發動的設備，完全要靠船上的人，自己用手拉着兩邊船旁的繩索，藉此去推動渡船前進，河水流得急，車砲加人多船身很重，只見兩根繩索向下灣成半邊月型，當時假如繩索不夠力一斷，或兩邊河岸的鐵樁因繩索拔力過大而鬆出來的話，那麼我們車砲連人都要去龍王宮報到，崑崙關也不用去攻打及收復失地了，我寫到此處，回想當年情景，心中尙有餘悸。

在遷江縣境過第二道江時，也是同樣情形，地形江面都差不多，這次我們第一連的連附與我們同乘一渡過江，我自訓練後分派到第一連以後，連附與我相處得很好，因他喜愛唱京戲，我學拉胡琴，他是籃球健將，我的打球技術也不差，在私生活方面，有相同的嗜好，他時常找我一起玩，這次出發在行軍途中，在公事處理好以後，如有機會他常找我談話，把作戰應注意的事項等等告訴我，鼓勵我。當渡船進行中，他與我並排拉船邊的繩索，他一下不留心，可能是他手上用力而忽略腳步下盤用勁，手上抓住的這段繩索回力一彈，將他的身子彈離船面，而落下去的方向，不是船面，而是直向江中落去。

（本篇未完）

江南啼痕錄（三十三）

十、天涯淪落憐僑婦，炮火絃歌憶老師。

在金風送爽，天朗氣清中出羅州，向泗綸進發，健腳的轎伕，在阡陌上奔馳，轉眼間已離城二、三十里。羅定城居盆地之中，出城之後，縱目四面皆山，而盆地中則是廣袤的平原，村落星布，雞犬相聞；十里稻香，幾處蓮塘，在淡樸中而見恬逸。打滾於十丈紅塵的熱鬧都市中，一旦置身於「燕穿垂楊逐落花」的田園境界，又使人心曠神怡，乃教轎伕讓我走下轎來，欣賞大自然的風光，黃穀兒見我下轎，也步行相陪。其時，稻子黃金，農人已開始收割，道左一坵稻田，有一個粗獷的農夫，還在打禾，有三個農婦分頭彎腰割稻，其中一位，年及花信，但蓬頭笠帽，粗布垢服，形容憔悴，口操台山鄉音，吸引我駐足而觀，可能那農婦不諳農事，手腳遲鈍，給那粗獷的農夫大喝大罵。我一聽那婦人操台山的口音，復見那農夫的獷悍，便明白這是一幕時代的悲劇，不禁低語說聲：「可憐的鄉親！」

四邑爲華僑的故鄉，抗戰前夕，外滙滾滾而來；而且華僑以買田、建屋、娶媳婦爲人生的三大事，故四邑鄉村中的華麗樓宇，觸目皆是，以民房的模規，可爲廣東全省之冠，開平謝維立所建的立園，其建築的圖樣，聞說就是以頤和園爲藍本。由此可知四邑的屋宇是如何的氣派。但我得說明，四邑的房宇，多是西化的洋樓式，像江浙仕宦世家的巍峩第宅，卻不多見。至於娶媳婦的排場，華僑甚爲講究，在村前的廣場，建搭「酒廠」，（乃大排筵席的棚廠，而非釀酒的地方）。迎親之日爲梅酌，翌日謁祖爲醮酌，連第一日的吃「擔酒米」，足足大排筵席三天。殺豬宰羊，九大簋以海味爲主。嫁女則逞豪粧奩，乃有以金幣拼成兩條金龍，釘縫於轎簾之上，至於金飾則以金介指之多，金鍊之長以爲誇耀。談到買田，那是華僑最傷腦筋的事情，因爲四邑耕地少而人口密，大家都希求擁有耕地，除非破產，不肯賣田，求之者眾，供之者寡，於田價高漲，（戰後鑑於戰時糧荒的慘劇，華僑拚命爲眷屬購置田產，田價竟漲至港幣七千多元才買得一畝良田。）平時四邑已感糧食不足，內求於湖、桂供應，外求於泰、越運來。往日外滙源源而來，手上有的是錢，糧價的起跌，絕不經心。詎料日寇偷襲珍珠港，高唱南侵，香港、非律賓、馬來亞、緬甸，爲日軍所佔領；越南、暹羅爲日軍所控制。不特外滙絕斷，外來的糧食，更一粒不能進口，於是往日豐衣足食的僑鄉，變成哀鴻遍野，血淚斑斑！

自太平洋戰事爆發以後僑眷便以賣故衣爲生，先賣自己家中所存的衣物，以謀升粒；繼則販賣他人的衣服。北走肇慶、羅定；東走沙坪、鶴山；西走那龍、陽江。手足胼胝，掙扎求生。僑鄉最重貞操，而華僑遠涉重洋，不少新婚燕爾，即賦別離，快則三五年，遲則十餘年，稍有積蓄，始買棹旋唐。聚首一兩年，又唱驪歌。甚至有蜜月分手，虛度歲月，白髮重逢，彼此垂垂老了。雖陌頭楊柳，長怨輕別，然亦冰操自守，總不肯蟬曳別枝。民國三十二年青黃不接之際，粵南六邑，大鬧糧荒，災情嚴重。路有棄兒，野有餓殍。死者已矣，生者何依！與其待斃，曷若求生。於是，改嫁養老姑，賣姊存弱弟的沉痛悲劇，乃在僑鄉上演。西江、南路的耕戶人家，在戰時有的是穀，有「穀」此有財，成了暴發戶，飽暖之餘，乃思淫慾；有的大耕戶娶多一兩個女性，比多雇兩長工更好。「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眼前的農婦，當然是「天涯憔悴離巢燕」了！戰火流離，頓教鴛鴦拆散，可恨啊！造孽的日本軍閥。

半年後，四邑各地的報紙，紛紛登出尋人啓事，乃華僑遄歸故里，劫後家園，人面已非，深知琵琶別抱，殊非甘願下堂，藁砧情深，誓求故劍。有的機警逃脫，破鏡重圓；有的羞見故人，不肯馬前覆水，寧願天涯淪落，永作農奴！

自經浩劫，華僑懲前毖後，乃廣置田地，怎知又以象齒焚身，不久大陸變色，赤浪滔天，擁有田地的僑眷，卻以地主富農而受清算，跪玻璃、掛秤鉈、追餘糧、受管制，苦不堪言。其中有不勝魔爪的荼毒，投河上吊，人間慘劇，又在僑鄉上演。昔日因沒有田地而飽受災磨，今日則又以擁有田地而受災難，天乎！人乎！況受清算的華僑眷屬，所謂地主，擁有田地，不逾十畝，竟列黑戶，毛共的苛刻敲搾，羅織迫害，殘暴虐民，則世界任何魔王，均瞠乎其後。然則如外國之以飛機巡視農場，假如毛共一旦「世界革命」成功，那些農場主人的罪名，何止「大地主」，下刑何止跪玻璃，而要下油鑊了。其實毛澤東對華僑的迫害，是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華僑的財富，乃華僑血汗的積累，從沒有剝削到自己的同胞。即使是刮，也是刮「老番」的金錢，在外國刮來，正可利用其刮外滙，實是無本生利套取外滙的妙法，奈何竟罪及妻孥，使其眷屬飽受折磨，華僑因恨之入骨，二十年來反共立場，始終不變。

因爲流連欣賞大自然的風光，步行了十華里，心境豁然的開朗，但未免稍滯行程了。惟在漫步旅程的當中，竟遇上一別數年的老友張豪兒，亦是快事。張豪兒畢業於廣州市立美術專門學校，工漢畫，歷充各中學美術教員。近年來甚少見面，一旦道左相逢，眞有「他鄉遇故知」的喜悅，握手寒暄，各陳別況，始知他在四邑「三、三」事變之後，感於故鄉逼近前線，常受戰火威脅，且糧價日漲，薪水所入，追不上糧價，生活和心境均不安定。乃北走羅定，執鞭於縣境中學，全年收入，全部以學穀爲本位。

萬人意見

藍領談「和」

編輯先生：

中共在國際間發動了一場「和談」攻擊，我國政府的宣傳又一次處於被動的地位。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筆者在談「和」之前，先談一談在大陸時參加政治討論會的回憶，以便讓海外讀者能瞭解「討論會」的情況，而進一步瞭解廖承志、傅作義等人在討論會的內心感受。

筆者參加討論會時，爲了明哲保身，少說則少錯的原則下，盡量不發言。若指名要筆者發言時，也一定懇請別人先談，本人尙未想到。到祇剩兩三位未發言時，又自動發言了，內容也不外乎將先發言者的論點，擇其中認爲中共喜歡的覆述一次，如此而已。但每次發言，必歌頌中共「德政」，心有不甘，所以在每次發言之前，必定先說：「等我也來發表一下我的謬論。」表面是謙詞，實則否定了下面的歌頌。但一定要表現得誠惶誠恐——例如搓吓手掌，拉拉衣領，而表情又很嚴肅等等。結果有幾次都無人發覺，但試得多了，就發覺共黨書記每在筆者想發言時必定打足精神望着，知道他們的政治嗅覺很敏感，也就不敢再試這一套了。

〞反觀廖承志、傅作義他們一班人的討論會，何嘗不像筆者當時的發言一樣，重重覆覆都是那幾句「什麼愛國不分先後，血濃於水……等等。」所不同者，他們不及筆者「沙膽」的說：「讓我也來發表一下我的謬論。」這種肺腑之言吧了。如果有朝一日，他們也能像馬思聰先生一樣，全家都能逃出地獄，在自由世界暢所欲言，一定也會盡情地去揭露共黨對外好話說盡，對內壞事做盡。

在我們反共陣綫上爲談「和」出現了兩種對立的理論。一種是根本反對談「和」，（屬消極性的）。一種是贊成談「和」，（屬積極性的）。筆者在一七二期意見欄也發表過不能跟共黨合作，以免動搖人民反共決心。如果政府的宣傳工作做得好，做得夠，人民的覺悟提高，知道談「和」祇是一種積極性的政治鬬爭手段，是政治宣傳的攻勢，則談「和」又何足懼哉！不論贊成或反對談「和」的人，都有一些共同的觀點，就是形勢上沒有和談的基礎；中共掀起和談攻勢純屬政治分化，沒有誠意的。這種共同的認識，正足以證明人民的覺悟已提高了。我們也應該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爭取主動去分化敵方。利用我們有利的條件，如：人民有自由；人民的生活比大陸人民高很多；人民有自由出入境的權利等等。共黨是無法招架的。更有甚者，共黨也在利用國父的崇高聲望和影响去替共黨宣傳，我們爲什麼不可以提出反建議說：「你們共黨既尊崇國父，何不放棄過時的共產主義，來實行三民主義？」如果共黨眞的同意（當然無此可能），那就眞的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上之上者也」了。如果共黨做不到，則提出和談的是他們，破壞和談的也是他們！自然，失敗的責任理應由他們負起，如此一來，我們的宣傳不是立於不敗之地麼?!

我們再深入一層來分析，凡是反對和談，絕大多數是未受過共黨統治的人，認爲力量我強彼弱時，尙且墮入和談彀中，現在我弱彼強時，還有得剩乎！而贊成和談的，可以說全是逃亡出來的難胞（包括筆者）。已充份的認識了共黨的伎倆，也不過如是。而對七億同胞的人心歸向也充份的瞭解，知道目前眞正的力量對比，還是我強彼弱。二十多年前共黨獲得的暫勝，依靠的是人民的力量（那時的人民是被欺騙的）。我們現在要反攻復國，依靠的還是人民的力量（由被騙而覺醒了的廣大人民）。所以我們當務之急是要把宣傳工作做好，做夠！做宣傳工作的人員，對共黨要有充份的認識，更重要的是對反共有決心的人（若用李荊蓀之流，還靠他宣傳什麼呢！）加上對心理學有點常識的，工作起來，不是收效大一些麼！

像我們這些難胞，政府還不敢信而用之，則反共復國後的大陸同胞更不敢用了，屆時又靠什麼力量去管理龐大的國家和人民呢？

至於入台手續問題，現在改善多，但還是不夠好的，當印備一紙「保證書」，保證入境其間，不得違犯中華民國法律，否則依法處理（當然包括犯共諜罪者死刑），而無須預先辦理，只要入境時帶備當地身份證件和若干張相片（或由國家設備映快相處，只收回成本等等）。隨時發給入境證，代其保管僑居地身份證明，直至出境時發回。那麼一來，普通人民可獲方便（筆者因找不到保證，很想回國參觀而不可得）。而共特又可根據他的保證書給於應得的徒刑。屆時祇怕共特不來，否則一捉到，總可以獲得一些情報，或因人而利用他作反間，何懼之有，史書證明，成大事者，一無所懼者也。

高照　一九七三年四月七日

珍芳達眞荒謬

萬人傑先生：

拜讀四月二日「牛馬集」大作，未知是先生寫錯或是手民之誤，將「眞荒謬」寫成「珍芳達」，因爲很多報紙都是將她譯成「眞荒謬」的，希望萬先生改正。

一讀者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四月三日

本刊合訂本發售

本刊合訂本第一至二十冊已發售，每冊十本，定價十元，發售處：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二七五〇三三）；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奔向自由赴台大陸同胞
揭露毛共摧殘民族倫理

歷年奔向自由的大陸同胞代表二百餘人，四月五日在台北舉行了一項民族掃墓節座談會，控訴毛共暴政，揭穿毛共破壞中華民族固有倫理的罪行。

座談會由發起人之一林理建主持。全體與會代表會起立悼念遭受毛共迫害而死難的大陸同胞，同時爲中華民族的列祖、列宗默哀一分鐘。

林理建致詞時表示：政府將清明節明定爲民族掃墓節，便利人民回家掃墓，充分發揚了中華民族崇尚倫理的固有道德精神。而在今日大陸上，我們的祖墳及我們祖先的遺骨都被中國人民的死敵——毛共摧毀了，我們要向全世界控訴毛共倒行逆施的暴行，我們必須要揭發毛共根本不要固有倫理、文化；根本不要祖國，而仍利用投機份子高喊「認同」、「回歸」的陰謀。

接着，來自大陸各地區代表農、工、軍及知識和邊疆民族各階層的與會代表們紛紛發言，以自身深刻的體認和親身的經歷，強烈指斥毛共暴政和虛僞謊言。

三月底才返回自由祖國的吳小峰指出：毛共對待人民比對待狗還不如，怎麼能叫別人去「認同」和「回歸」呢？他說，在大陸上，人民勞動的果實都被共幹拿去了，而人民血汗的成果又被毛共拿來作爲在世界上搞顛覆破壞的本錢，眞是使人痛恨不已。

民國五十九年與先生、孩子和另外兩位朋友一起冒死逃離共區的林娟娥女士，現在是和平醫院的護士。他說了很多大陸醫學界人士受迫害的事實，並要求大家以行動來拯救受苦受難的大陸同胞。

現就讀政治大學的譚光宇表示：毛共欺騙愚弄海外同胞的手法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所以全體歷年奔向自由的大陸同胞們必須隨時隨地用本身作爲最好的證明，揭穿毛共的謊言。

潘鏡秋的父親在他逃出大陸後不久，就被共幹逼迫拷打而死。他在會中說到他父親因鼓勵他奔向自由，寧以身殉的傷心處，不禁潸然淚下，高呼血債血還，決以有生之年，全力爲消滅毛共而奮鬭。

吳運寧、吳運琴、葉陸、葉遠翔、阿旺旦曾、林怡和劉利滿發等言時一致強調，毛共沒有資格代表中國，毛共是漢奸、是敗類；我們要統一，但要在三民主義下統一；我們要向光明和幸福回歸，不向黑暗和暴政回歸；我們要向五千年文化的中華文化認同，決不向奉行馬列主義的毛共認同。

座談會在熱烈的情況下，隨即通過了「給大陸同胞的一封公開信」及「給自由世界人士的一封公開信」，號召大陸同胞來歸，並向全世界揭穿毛共的種種虛僞陰謀。

給大陸同胞的信

親愛的大陸同胞們：

我們是衝破了毛共的重重封鎖，並克服了無數山水險阻，由大陸逃到台灣的一羣。在不久之前，我們還生活在你們中間，跟你們一樣，遭受着毛澤東集團殘酷的壓搾迫害。由於受了 蔣總統和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的感召，我們毅然決然冒九死一生的危險，奔向自由，來到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大旗庇覆下的自由國土上。

今天是中華民國的民族掃墓節，在這復興基地上，所有的同胞，放下了他們日常的工作，前往祭掃祖先的墳墓，以盡愼終追遠的孝心；我們則遠望大陸，緬懷業已被毛共毀墓暴屍焚骨的先人，不禁百感交集，因而以集合座談來聊表哀思。我們此時此地的沉重心情，你們一定能體會得到。

同胞們，對於毛共的血腥黑暗統治，我們與你們體認同樣深切，只是我們比你們幸運，能夠回歸自由祖國的懷抱，分享由於實行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而造成的幸福，並深刻地領會自由民主社會的可貴。經過冷靜、嚴肅的對照比較，我們徹底辨認清楚了，自由民主的台灣，和共產極權的大陸，兩者間的不同在什麼地方：

在台灣，利人利己的動機是結合起來的；因此，人人都生機勃勃地發奮創造，在爲社會提供最大貢獻的同時，取得自己應得的一份豐厚的報酬；在大陸，人民只能任毛共控制，在「把一切貢獻給黨」的口號下，毛共實際上是對人民實行敲骨吮髓，將勞動者應享的一切利益都剝奪去據爲己有，拿民脂民膏，白白送到外國，去搞它的「世界革命」，卻不准人民有起碼的生活享受，而任由毛共特權階級的爲所欲爲。

在台灣，農民不但有自己的土地，而且享受自己的全部勞動成果；在大陸，農民實際上是一無所有的農奴，毛共奪去了大部份農產品，分配給農民的是不足裹腹的一點口糧。

在台灣，勞工從工資到福利、保險，都受到政府的保障；在大陸，「工人階級」除了空有一個「領導」階級的帽子上，實際上所受的壓迫剝削，也不亞於農民。

在台灣，公務人員個人生活安定，便有自己的升遷前程、和養老的安置。無論公務人員或一般人民涉及法律的問題，也只接受法律的審判，並享有選聘律師辯護和上訴等保障，絕不致遭受暴民羣毆式的私刑蹂躪；在大陸，毛共政權的幹部不但隨時都可能被「批鬭」、「下放」。「運動」一來，更是人人自危，每個人都可能被「鬭垮」、「鬭臭」、或被整死了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在台灣，升學和就業絕不受「家庭成份」和「個人出身」的影響，各

人都憑着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在平等的基礎上公開競爭；在大陸，「黑五類」的子女，以及那些加上莫須有罪名的青年即使有超人聰明的智慧，也只能從事最簡單、粗重的農業勞動的份兒，絕沒有讓他們進一步發揮的可能。

在台灣，所看到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助互信互愛，法律保障所有的人的人格平等，和人的尊嚴不受侵害；在大陸，根本就無所謂法律，毛共專門教唆「階級鬭爭」，製造「黑」與「紅」的對立，人人都朝生不知暮死，遑論人格、尊嚴！

在台灣，人民可以眞正自由的通過選舉、罷免和監察、質詢等民權的行使，來產生和監督各政府，這就保證了政府必須尊重和實現人民的意志；在大陸，一切都以獨夫毛澤東的喜怒爲依歸，在「聯合提名，等額選舉」的把戲下，人民本來已只是舉手的工具，但毛澤東對此猶嫌不足，連這騙人的把戲也不願再玩，連原來的「憲法」等等也不要了，乾脆「朕即天下」、「朕即國家」，把大陸當做他個人的私產，共幹當做他的家丁，毛共政權由上而下，幾乎與人民毫無關聯！

在台灣，知識份子海濶天空地研究學問，沒有任何條條框框，沒有任何清規戒律；在大陸，知識份子被「思想改造」磨得魂不附體，一切創造力都被扼殺了！

在台灣，中國五千年優秀的傳統文化與倫理道德，得到充份的繼承和發揚，大家敦親睦鄰、自由交遊，任意玩樂；家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和諧幸福，充滿溫情；在大陸毛共破壞家庭倫理情感，叫囂什麼「家庭是私有制度的溫床」，分化宗族的關係，進行家庭，宗族之中的批判鬭爭，搞得親族反目，互不信任，家庭破碎！

除此之外，台灣的富裕和繁榮，更是毛共統治下的大陸所望塵莫及的。台灣家家戶戶都能享受他願意享受的生活，不受任何限制，電唱機、電視機、收音機、電冰箱等設備，成爲一般人家的普通享受，而在大陸連電燈也不普遍。在台灣，代步的工具早已摩托化，大陸上至今連自行車也被視爲奢侈品，只有極少的人能享用；台灣吃的穿的應有盡有，人民根本不知道「配給證」爲何物，大陸上離了配給證固然寸步難行，就是有配給證，也不能達到吃飽穿暖的程度。更可惡的是毛共不但沒有改善人民生活的意念和措施，連一點同情心也不肯表示，反而高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以苦爲榮，以苦爲樂」之類的反人性的欺人整人的濫調，要使它統治下的廣大人民永遠陷於貧苦落後的深淵中，隔絕於現代文明之外，眞不知其居心何在！

同胞們，自從毛共集團由依靠蘇俄養大而現在又企圖取媚美、日，利用美、日等國，並與一些過去稱爲「帝主義」或「反動派」的國家發生外交關係，你們之中或許有一些人爲中華民國的前途擔心，爲自身重獲自由的可能性而憂慮；同胞們，你們這種反共愛國情操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讚揚的，但擔心卻是不必要的。自由國家在意識型態方面，跟毛共是根本對立的，兩者之間的矛盾終是不可調和的。某些國家基於其自身的利益或策略，而互相利用，玩弄權術，與毛共周旋，但其朝野人士基本上仍是爲民主、自由而反對毛共集團的所作所爲的，他們仍然與中華民國維持貿易、文化及其它各種各樣的實質關係，他們仍然用各種有形無形的方式，支持我國人民的反共革命大業。今後中華民國不但屹立如故，而且會日益壯大，更堅強有力地擔負起光復大陸、解救同胞的歷史重任。

同胞們，我們中華民族的 領袖 蔣總統，在今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青年

節告全國青年書中昭示我們：「中華民國的前途，亦就是中華民族眞正的統一，必然是三民主義戰勝共產主義的統一，人性的理性的統一，倫理的、民主的、科學、自由福祉的統一」，這就是說，我們終必能以現在施行於台、澎、金、馬的仁政，消滅、替代毛共在大陸上的一套暴政，使大陸同胞享受到如今在台灣的中國同胞所享受的這種自由幸福生活。這一場偉大的、史無前例的三民主義國民革命，會有一個漫長而艱鉅的歷程，需要海內外的中國人共同努力，才能完成。蔣總統曾經號召全體中國人，要「精神加盟，行動歸隊」——到反共救國的革命行列中來。我們來到台灣，正是實踐了「行動歸隊」的昭示；希望身在大陸的你們，義無反顧地「精神加盟」，堅定反共革命必勝必成的信心，和爲恢復國家、民族及本身的自由而不惜犧牲苦鬭的決心。終必有一天，我們共同的願望會成爲現實，大陸同胞都會擁有今天台灣同胞所擁有的這一切的自由幸福！

祝你們勝利！

林理建等二百八十三人敬啓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四月五日）

給自由世界人士的一封公開信

親愛的先生們、女士們、朋友們：

我們是歷年來從毛澤東集團統治下的中國大陸逃出來的中國人，我們逃出中國大陸是迫不得已而又極度悲慘和冒險的。我們就血統說來，分屬漢、滿、蒙、回、藏等族；就性別來說，我們之中有男有女；就年齡來說，我們之中有老年人和中年人；也有青年人和少年人；就籍貫來說，我們的故鄉包括了大陸每一個省、市；就教育程度說來，我們中有大專畢業的知識份子，也有一字不識的文盲，就毛共所最注重的所謂「階級成分」來說，我們之中既有「紅五類」和「紅五類」的子女，也有「黑五類」和「黑五類」的子女；就在大陸時期的政治面貌來說，我們有的曾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或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有的是非共的普通民眾，有的是有紀錄的堅決反共的人物。就民意測驗的觀點而言，我們是一組最完全的抽樣，我們自信具有充份的代表性，我們的意見，是中國大陸各地區、各階層絕大多數的民眾心聲的反映；我們的呼聲，是全體大陸同胞的共同呼聲！

今天，面對着我們苦難中和國家和民族，面對着被得過且過，苟且偷安、姑息養奸的毒汁所嚴重腐蝕了的自由世界，面對着一批被毛共的笑臉所愚弄了的自由國家政治領袖，而對着嚴肅的救人自救的歷史責任，我們不忍、不願、不能緘默，而將我們的切身感受和體認，以及中國大陸上的眞相告訴你們。

最近一兩年中，毛澤東集團又一次換了另一副面具出現在國際上，若干自由國家的政治領袖，認不清這只是毛共對自由世界進攻的「兩手策略」的變換運用，而誤以爲它已經「改過遷善」，或者認爲毛共既已開門，正好乘機利用，於是先後與毛共勾搭，有意或無意的幫助毛共渡過目前的難關，助長毛共更逞其兇燄。這種行動，完全違反了中國大陸人民的意願和希望，他們根本不瞭解蘊藏在大陸人民心內中的一股恨不得立刻埋葬毛政權的激情，他們更不瞭解毛共政治面貌的變化，是它業已面臨土崩魚爛邊緣時不得不爾的手段，竟至充當了毛共續命的強心針，延續了大陸人民那非人所能忍受的災難而不自覺。他們這種愚行或「權術」，不但被中國大陸同胞咬牙切齒的唾罵，也爲正在自以爲得計的毛共頭子們所竊笑。

與毛共的笑臉外交攻勢相伴的，是它在海外無所不用其極的「統戰」活動。我們很痛心的看到，極少數旅居外國的我國知識份子和留學生，竟有被毛共的花言巧語所惑，踏上了它的賊船，個別的或明或暗替毛共搖旗吶喊，自欺欺人地要向毛共「認同」、「回歸」，將那個以殘害人民爲能事的暴虐政權當作「中國」，這在我們看來，眞是不明事理、或故昧良知、或投機自私。根據我們長期在毛共統治下親身的體驗，我們看得最清楚：毛共不唯不能代表中國，而且是中華民族最典型、最無恥、最毀惡的叛逆。它一面販賣外洋舶來的日趨破產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比蘇共更強烈的高舉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等外國祖宗的神主牌，以超級的孝子賢孫的嘴臉頂禮膜拜；卻將世人皆認爲優秀的正宗的中國文化思想大肆摧毀，將無數的同胞扣以「階級」敵人罪名或藉某種「運動」而任意迫害屠殺，連家家戶戶的祖宗，也慘遭毀墳焚屍。將它的愛與恨兩相對照，可以看出毛共雖也是黃皮黑眼的炎黃子孫，但他們的心裏愛的是馬克思、恩格斯所倡導而爲列寧、史達林所塑造的那種共產國家，而恨的卻是具有數千年文化歷史的眞正屬於中華民族全體的中國。他們不斷在中國人民中劃分階級，挑起階級仇恨和階級鬭爭，造成中國人民不斷的內鬭殘殺，根

萬人協會通告

（一）會務主任藍海文，因私務繁忙，來函懇辭。即日起會務主任一職，由執委張仲仁接代。

（二）康樂部副主任鄭秀堂，調任秘書處秘書。

（三）執委黃蘊琮等來函辭職，遺缺由棄左、馬天、楊聖林接任。

會　長萬人傑

副會長曾憲光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四月十日

本沒有「民族」溫情和「同胞」觀念，他們如何能與我們「認同」及「和平相處」？

在國際姑息主義逆流的衝擊之下，我們也看到了令人振奮的一面，那就是蔣總統領導下的中華民國政府，堅定不移地推行着反共復國的國策；光復大陸、拯救大陸同胞的決心非但沒有絲毫動搖，而且以一連串具體的革新行動，對此加以貫徹。我們親眼看到台、澎、金、馬地區日新月異的進步，和自由基地上的一千五百萬同胞所享受的由實行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而來的福利，這是毛共統治下的大陸所望塵莫及。大陸同胞所夢寐以求的，實際上就是現在台灣已經實現了的這一切。要說「認同」，大陸上七億同胞的心早就向台灣認同了，他們之中已經有數百萬人冒了九死一生的危險，衝破了毛共的重重封鎖，突出鐵幕，向 蔣總統領導之下的中華民國回歸；其餘的雖然因爲條件的限制，一時未能採取「回歸」的行動，但他們心裏潛存着的對中華民國的認同感，使他們終會以各種方式回歸到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大旗之下！

我們期望：被毛共所誘入歧途的人們，在經過事實的教訓之後，良心發現，覺醒過來，無論他是自由國家的政府中人士，還是我國旅外的留學生，大家切勿投機取巧，或意氣用事，一定要各本天良，睜開眼睛看清楚大陸全面的那種民不聊生的實況（不是被指定的幾個觀光城市），張開耳朶聽聽中國大陸上大多數同胞輾轉呻吟的哀號（不是聽幾個毛共幹部的宣傳），再決定自己的取捨行止。

我們更期望沒有墜入毛共圈套中的自由國家朝野人士，堅定立場，繼續支持絕大多數中國人所認同的中華民國，本着人饑己饑、人溺己溺之義，援助（至少不要阻礙）中國人民的反共抗暴鬭爭，使中國大陸人民能早日掙脫毛澤東集團的枷鎖，重享免於奴役恐怖的自由民主生活。

我們也期望我國在海外的明達之士，已經自覺的向毛共鬭爭的，要加強戰鬭，其餘的也不要自外於當前這一場已屆短兵相接階段的反毛反共反統戰的鬭爭，大家要有我國文化傳統中的「拯斯民於水火者捨我其誰」的道德勇氣，不但敢於接受毛共的挑戰，而且對於他們的鬼魅伎倆主動加以揭穿和反擊，將零星的力量聯合起來，形成一道反毛共統戰的銅牆鐵壁，並與大陸同胞內外呼應，共同奮鬬，爭回我全體同胞的自由。

我們還期望自由世界的大眾傳播界，對知識尊嚴和職業道德負責，對全體中國人民負責，對人類歷史和後代子孫負責，對毛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的實況，全面的深入的發掘，並客觀而誠實的報導，不要被毛共所精心的佈置的幾個騙局或「樣板」所愚弄，歪曲了事實眞相而不自覺。

我們尤其期望我中華民國政府和朝野人士，能徹底的遵奉 蔣總統「莊敬自強」的昭示，自力更生動員敵前敵後的全體軍民，發揚開國、北伐、抗戰的光榮傳統，恢弘仁人志士的氣魄，擴大聯合並幫助大陸內外一切有志之士，各盡所能，放手拼鬭，衝破一切障礙和壓力，解救大陸上的全體同胞！

我們這些從毛共血腥統治下僥倖逃出來的中國人，理所當然地以中國人民反毛反共、反極權、反奴役的先鋒責勉自己；無論我們身在何處，只要一息尚存，絕不放棄自己的責任，我們不但要向世人報導大陸的眞相，而且要隨時積極參加反毛反共的革命行動，那怕爲此而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我們堅信，中國大陸終有一天要變得同今天的台灣一樣美好，人們感受不到饑餓，感受不到寒冷，感受不到恐懼，感受不到奴役；沒有清算鬭爭，沒有「批修」「整風」，沒有「管」「卡」「壓」，沒有「破破爛爛」。農民有屬於自己的土地，工人不但受到妥善的保障，並且隨時可以創立自己的事業；青年人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自由進行着升學和就業的公平競爭，不擔心強迫「下放」；學者們海濶天空地從事研究，不必擔心思想改造；一切人在法律之前完全平等，沒有「專政階級」和「被專政階級」的差別。到那時，毛共只是一個沒有人願意一提的歷史名詞，中國對內將以全民一體的統一和民主自由的體制，對外絕不搞滲透、顚覆、分化、侵略的眞正信義和平的新面貌出現在世人的眼前！

林理建等二百八十三人敬啓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四月五日）

大陸好還是香港好 外母被駁體無完膚

萬先生：

有一天在家閒談，外母無意中說：「大陸怎樣好……」無形中燎起我心中的怒火，我馬上駁斥她，大陸好妳怎麼不返大陸住呢？妳有時返廣州時，（她的兩個女及女婿是廣州的共幹）爲何要帶大批貨回去，（如油、糖、番梘、厠紙、牙膏、百花油、麵包、舊衣服等等）。妳去廣州時，身上穿的比較新一點，或新手錶，都成問題，妳的女兒叫妳除下換過。在廣州時，妳想買物件或食品都無法買到，連講話都要小心，沒有一點自由，（有一次我外母回到廣州，因天氣炎熱，她跟她女兒同去市場，想購買一把小型電風扇，但是在市場的商店窗橱裏，擺的是有，但沒有賣的，這是給旅遊人看的，當時眞氣死我外母），我一連串的機關鎗掃射，眞使她體無完膚，那時她老羞成怒，又哭又罵說：「你衝撞我，你不是我的女婿，我也不是你外母，以後不准你叫我外母。」「天啊！我眞是得罪了她！衝撞了她！無話可說，當時彼此覺得有點仇視，（我心裏覺得有點好笑）（當然啦！每個人都有天良的，好與不好心內也知道）經過一個長夜的晚上，（但良心有點過不去）第二天早晨，我外母忽然笑着臉對我說：「好女婿！昨晚的事，眞對不起你，請你原諒我這老糊塗」，她是有理智的、有良心的，眞的想透了，在大陸的一切情形，她比較我更明白。

一讀者上

（四月一日）

徵求長期閱戶

三十元訂閱卅期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 支票 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紅朝外史

岳騫先生著「紅朝外史」以搜集資料豐富，考證詳確見稱，在本刊發表以來，極受讀者歡迎，紛紛來函要求刊印單行本。現經作者重新整理編印，第二冊業已出版，嚴以敬先生精心繪製漫畫封面，如錦上添花。每冊定價港幣二元五角。總經售處：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二七五〇三三）；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國際市場研究所 家庭訪問查根底

萬先生：

有一次有個街坊對我說：數月前有一個所謂「國際市場研究所」訪問員到訪，他好像查家宅一樣，家庭狀況，職業及全家收入，還問及你看的是什麼報紙？飲的是什麼啤酒？是否飲靑島啤酒？如此訪問，我朋友有點不高興，懷疑如此調查訪問，是否含有政治意味？是否經過政府批准他在各區調查訪問？有關此事至今日才有空執筆請教。（茲付上國際市場研究所策劃的訪問宣傳紙一張）

你的讀者丘×敬上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癸錫偕曹文錫、黃錫章兩兄遊流浮山

楊海天

且趁春濃汗漫遊，輕車一路到流浮，
明山秀水入詩筆，好醞肥魚上酒樓，
遠岸恍聞雄鬼哭，長風偏惹旅人憂，
沉沉天意知何似，忍向蒼冥望九州。

次韻奉和海天兄原玉

曹文錫

摯友招邀作勝遊，海鮮風味話流浮，
驅車緩緩來沙渚，聯袂欣欣上小樓，
水接虎門興國恨，地鄰魔窟惹人憂，
白雲親舍遙相望，何日乘槎返九州。

敬和海天文錫二位先生原玉

董力行

一角蠻疆偶促遊，那堪北望宴流浮，
界連華界海連海，山外青山樓外樓，
禾黍離離誰遠畧，詩人耿耿自殷憂，
空磨寶劍驚頭白，夜夜征鞍夢九州。

敬步董壇主國事有感原玉

李劍平

國門遙望鎖紅塵，雲樹淒迷認不眞，
統緒猶存終可復，江山有主未爲貧，
炎黃多難生當世，異域覊留老此身，
但得同心扶漢祚，策將羣力共屠秦。

與余平兄燕子岩尋古樹

李劍平

沙場舊侶兩山樵，細雨霏霏過小橋，
一徑香浮蜂意亂，百花艷放蝶魂銷，
岩高石滑心驚險，樹古根盤力拔搖，
野棘縱橫通路阻，揮來刀剪斬蠻腰。

八仙嶺尋石梅

李劍平

春風蕩漾百花嬌，總算羣芳未寂寥，
獨步高峯尋勝境，幾回絕嶺賞孤標，
一林鳥語胸懷暢，滿耳泉聲俗慮消，
天氣迴陽滋艸木，郊原處處茁新苗。

寫懷

鄭六豐

呈董力行先生並柬諸詩友

(一)
戎馬馳驅壯志違，行裝檢點見征衣；
淋漓戰血依稀在，抖擻精神輾轉歸。
贏得光榮人有價，旋遭恥辱世多非。
秦關漢苑俱陳迹，髀肉重生自笑肥。

(二)
五十年間一首詩，起承轉合不相宜。
知非自覺根基淺，求進何堪禍亂移。
西蜀曾參丞相廟，南天時見宋王碑。
有生未過太平日，消盡輪蹄敢怨誰？

六豐先生詩，最佳之意，「此生未過太平日，消盡輪蹄敢怨誰」。考諸歷史，中國最壞時期，是爲南北朝，殘唐五代，北宋宣和靖康。遼、金、元入寇，以及明末大亂。民國六十年中，比較以上諸朝，尤且過之，此生未過太平日，乃爲眞情實話，「輪蹄」指車馬也，輪蹄之鐵，消磨於道路之中，表示奔走不停。人禍天災，民無安息，鄙人四十餘年，未曾還鄉，演出各種脚色，自公子少爺辭家外走，經過學生，二世祖，大天二，亡命徒，閻王，小鬼，排長，敢死隊，大刀隊，拐子馬，政務官，詩人，學者，司令官，參謀長，難民，小商人，天涯浪跡，到處爲家，奔走倉皇，未享太平之樂，「此生未過太平日」余有同感焉。壇主。

喜逢五羊社春宴並序

美國　趙民治

黃炳芳教授，邀余參加五羊社春宴，竊以社中賢達，舊雨新知，正復不尠，遂欣然同意。是日春光融和，百花艷發，寶石樓頭，羣賢畢至。瓊筵正啓，節目隨來，極輕鬆愉快之能事。余適與關仕敏教授同席，斯老興會淋漓，與諸公暢飲，有千杯不醉之慨，感而賦此。

千叢紅豔曉花開，絡繹遊人市上來；
氣類相呼惟復社，風光如是亦蓬萊。
鄉邦杌隉寧堪問，湖海淒遲卻未回。
遠憶羊城家萬里，羣賢此日醉春台。

（註）明天啓年間，張溥組應社，後集南北文社於吳郡，組復社。

民治先生，爲嶺南詩學大家，早年即有詩集刊印，十餘年前赴美，在港之時，時有過從，自後音書斷絕，未曉行旌，頃接來函，喜從天外，據云在美國閱星島晚報，讀余「去國吟」諸作，多方詢問，地址不明，近讀萬人詩壇，「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曾記去美之時，贈余一詩，親書條幅，裱裝精美，該詩懸掛客房有年，以示不忘故人之意，錄其句云：

騷壇十月雅筵開，一夕奇談萬感來，
圯上受書曾拾履，軍前仗劍昔登台，
氣功已擅長生術，武畧尤爲不世才，
恰喜炎荒逢李靖，蟄龍起陸遣春回。

趙先生以後來函，暫由萬人雜誌轉交，如有變更，即當奉告，所囑之事，遵即照辦，不再另函，停雲落月，每有遐思，赴美之時，定圖良晤。敬候起居佳勝，力行寄語。

癸丑黃花節

雪梨　林康

(一)
漢兒要振漢天聲，十擧義旗事未成，
慷慨寫來書絕筆，從容不辱墓碑名，
骨埋雲嶺紅花淡，光與珠江夜月爭，
繼起武星新運啓，八方風雨石頭城。

(二)
中華青史初開甲，斑斕黃花幾度霜，
廿四番風人寂寂，八千雲路月茫茫，
清明雨洗東山墓，驚蟄雷潛南海床，
終古鬼雄英烈在，春蘭秋菊薦芬芳。

(三)
拚將七尺拯蒼生，屠狗詩書一起行，
壯士悲歌寒易水，巍墳忠血碧佗城，
飄搖風雨仍多難，收拾河山憶舊盟，
筆陣先鞭誅國賊，重吟花月寫昇平。

癸丑生朝

雪梨　林康

又是一年多閱世，鏡中喜見鬢華霜，
參禪頓覺心開朗，薄飲還期體壽康，
廿載居夷珍漢籍，重洋懷土費周章，
生朝醉酒逢知己，歸夢宵宵到故鄉。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香港郵政局登記第四五四號

萬人雜誌（第二八七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出版（零售港幣一元）

為什麼世界偉人

都愛讀偵探小說？

因爲偵探小說富有藝術，趣味和科學化，多讀可以增進人們的智慧，啓發思想。世界偉人如邱吉爾，羅斯福，艾森豪，馬歇爾等，都是偵探小說迷，雖在百忙之中，也必抽暇閱讀，而且聘任由偵探小說而轉變做他們智囊團及大學的重要人物。你要做成一個具有超人智慧的人，從今天起，就要多讀偵探小說，並且，讓我介紹一批最新出版的偵探名著給你吧！

血刀	二元五角
血染金剛鑽	二元五角
火車謀殺案	二元
驚險重重	二元五角
失蹤的美人	二元二角
捉賊記	二元二角
碧湖沉冤	二元九角
職業殺手	三元

上述是一世界偵探名著精選，尚有數十種陸續出版。經售處，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三室電話H二七五〇三三，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俊人創作小說

斜陽千丈

業已出版
每册五元

俊人最新創作小說「斜陽千丈」，是一個動人肺腑的倫理故事，題材嶄新，不落窠臼。俊人先生更能運用其巧妙的筆法，將故事中的人，描寫得栩栩如生，配合了迴腸盪氣的情節，成爲一部動人的長篇小說。單行本業已出版，塑膠封面，印刷精美，零售每册五元。經售處：(一)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三室；(二)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港九各書店均有代售。

萬人雜誌

（第二八八期）

校門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中共幹部多數在「混革命」………每週評論
鄧小平復出引起種種猜測
劉少奇陶鑄早已瘐死獄中…………萬人傑
「認識中國」先後・左右・沉浮　柳以青
我所親見親聞的「二・二八」(上)…徐眞健
女人至上（相聲）…… …………趙聰
亞洲需要一個文藝復興運動……王屯
中大的學者怒吼了………………古鶴翔
鄧小平被毛玩弄內幕（下）……胡養之
「叛逆」・鴻溝？與「假超人」…林翼
人海百態：仔大仔世界…………萬人傑
值得注意的「換股」與「拆細」…凌山
雪山盟・海明威・煙雨濛濛………霍大川
中共特務大使陳楚…………………武陵
謝冰心的巨變………………………王章陵
瘟君夢………………………………岳騫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江南啼痕錄…………………………宓琴

·萬人雜誌第二八八期目錄·

中共幹部多數在「混革命」……每週評論　一

鄧小平復出引起種種猜測
劉少奇陶鑄早已瘐死獄中……萬人傑　二

「認識中國」先後·左右·沉浮..柳以青　四

我所親見親聞的「二·二八」(上)…徐眞健　六

女人至上（相聲）……趙　聰　八

亞洲需要一個文藝復興運動……王　屯　一〇

中大的學者怒吼了……古鶴翔　一二

鄧小平被毛玩弄內幕（下）……胡養之　一三

「叛逆」·鴻溝？與「假超人」…林　巽　一四

人海百態：仔大仔世界……萬人傑　一五

值得注意的「換股」與「拆細」..凌　山　一六

雪山盟·海明威·煙雨濛濛……霍大川　一七

中共特務大使陳楚……武　陵　一八

謝冰心的巨變……王章陵　二〇

瘟君夢……岳　騫　二二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二四

江南啼痕錄……宓　琴　二六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七

萬人詩壇……董力行　（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八八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五月三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二七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棊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幹部多數在「混革命」

文革後期以來，中共陸續「解放」不少幹部；目前鄧小平復出，並仍任「國務院副總理」，不僅象徵中共「解放」幹部到了一個高潮，更像是表示在文革初期一些被紅衛兵揪鬭的中高級幹部，既恢復了名譽而且再度掌權。然在事實上，絕大多數幹部都是降級使用，而眞有權的是以江青爲首的「文革派」。江青雖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之一，然她實際上已是中共中央變相的「總書記」，通過張春橋、姚文元、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和王洪文、華國鋒及李震、吳德、劉賢權等親信，掌握了組織、宣傳、文化和特務等方面的大權。

有跡象顯示，江青的權力不僅在中共中央逐漸擴大，在地方也有擴大的趨勢。最近先後成立的省級團委，不僅女代表多，女委員多，如北平市、遼寧省團委第一個書記李素文和謝靜宜都是女性。中共近來突然「重視女權」，這不能不說與江青有關。此外，江青的親信李德生、劉賢權、王洪文和華國鋒等人，本來都在北平分別擔任重要部門工作的責任，然在地方的舊有的職務卻把持不放。譬如，上海「國棉七廠保衛科幹事」（特務中的特務系統）出身的王洪文，因領導上海「工人造總」造反有功，今日已成爲毛江宮廷集團的核心份子。他是中共中央委員、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上海警備區政委，去年又調到中共中央工作（可能負責羣眾組織工作），一個年輕小伙子，身兼這麼多重要職務已經夠了，可是，日前上海成立總工會，主任的職務又是他。這個事實充分證明：今日中共幹部，只要是鑽進毛江宮廷集團，得到毛江的信任，那管是一個飯桶，也必一身要職紅極一時，相反地，既或是確有工作經驗和才能，也得不到適才適所的被任用，只能在那裏「混革命」（以「革命」爲名「混」飯吃）而已。

對幹部「非親信不用」

文革後，特別是林彪事件的發生，使狡黠的毛澤東又多懂得一條「眞理」，那就是「非親信不用」。除前述王洪文等人的例子外，在地方軍隊負責人方面也不例外。譬如：江西省軍區司令員兼省委書記楊棟樑被整肅後，其遺缺完全由老毛「長征」時的「警衛員」陳昌奉接替。陳昌奉於一九六九年只是一個師長，但因老毛對他相信，一下子就提拔爲軍級幹部才有資格擔任的省軍區的司令員。在江西省還有一個例子：去年十二月中旬文革後第一次露面參加鄧子恢追悼會的楊尙奎，最近已回江西，但其職務只是一個省革委會副主任。楊爲中共老幹部，長期擔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其資歷和工作經驗無論如何要比飾演樣板戲「龍江頌」裏「江水英」的女農民周麗琴要豐富得多，而周麗琴居然是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這對一些「解放」的老幹部眞正一個極大的諷刺。而沒有「解放」的特別是「革命」大半生的老幹部，豈不活活氣死？

從這些事情中可以估計得到：中共「解放」老幹部越多，老毛的地位越不穩。因爲，大多數黨員，幹部一直在懷疑老毛到底爲什麼要搞文革？接着又必是越想越不通；於是對老毛自然產生仇恨，對「革命」喪失信心。正如中共所說「幹部幹部，走一步看一步」，發展下去，一旦中共的控制力稍見鬆弛，必是樹倒猢猻散徹底垮台。

中共多數幹部「消極怠工」

其實，中共自己也承認：它的幹部正在「自暴自棄」和「消極怠工」。

三月廿四日北平「人民日報」和四期「紅旗」雜誌就對此種現象發出了批評。據指出：「在實際工作中常遇到這種情況，有的人，你說沒鼓幹勁吧，也不是，可就是不足。力量本來應該用到九分、十分，但只用了四分、五分；任務本來能夠出色完成，但只滿足於一般化。」據說：原因有「自暴自棄，畏難不前」等等。但實質上「是變相消極怠工」。

有職有權的幹部尙且如此，後「解放」出來的有職無權的幹部必更甚，而「掛」在那裏還未「解放」的幹部和當年「造反有功」後被下放農村的紅衛兵，對他們的「毛主席」和所謂「革命」自是更恨得咬牙切齒了。玩火者必自焚，老毛自種的惡果，他和他的大小嘍囉親信必定就快要飽嘗了。



新聞以外

鄧小平復出引起種種猜測
劉少奇陶鑄早已瘐死獄中

萬人傑

報上電訊近日不斷猜測陶鑄、彭眞也會隨鄧小平之後復出，甚至說劉少奇也可能獲得「解放」。其實，這都不過是揣測之詞，老萬得到的另一第一手情報，說劉少奇、陶鑄早已瘐死獄中，他們「復出」是絕無可能的，除非毛澤東有起死回生的法術。

劉、陶復出是猜測之詞

鄧小平復出，自老萬提供了第一手情報，他也正式在歡宴流亡皇帝施漢諾的場合中露了面，並經周恩來介紹他是國務院的副總理後，這項消息便獲證實了。

鄧小平復出原因何在？有什麼意義？對今後中共政策有什麼影響？老萬在「新聞以外」中談過，我們的「每週評論」也談過，許多專家發表了不少皇皇大文，加以詳盡分析，大家都認爲這不過是毛澤東一向運用權術的慣技，目的不外乎拉一派打一派，此舉顯然要利用鄧小平在軍與黨中的潛勢力，消除林系餘孽。

不過，有不少專家卻提到，由於鄧小平這樣的「大人物」也有鹹魚翻生的機會，認爲陶鑄、彭眞甚至劉少奇復出，將不是奇事。而且，連日電訊紛傳陶鑄復職，指日可期。其實，這都不過是因鄧小平復出而引起的猜測，並無事實根據。

對於此事，老萬從可靠方面得到情報，關於劉少奇和陶鑄兩人的復出，已是絕無可能的事；至於彭眞或其他被整肅的中共頭頭，老萬則不敢抹煞他們復出的可能性。爲什麼別的人有可能，單獨劉少奇與陶鑄則絕無可能？因爲老萬得到的消息是：劉、陶二人被禁後，已瘐死獄中，早已不在人間。人已死了，如何能「復出」呢？

劉少奇、陶鑄已瘐死獄中

上述消息是老萬從「消息靈通」方面得到的另一樁第一手情報。告訴老萬的人說是「千眞萬確」的，老萬雖未百分之百相信，也認爲可能性極高。電訊纍傳陶鑄復出，只因他們還未曉得陶鑄已死，作上述「合情合理」的猜測而已。

要證明這事不難，再過一個時期，陶鑄復出拿不出人來，不能像鄧小平那樣在公眾場合中露面，就差不多可以證明老萬所得情報的眞實性了。我們且拭目以觀之罷！

關於鄧小平復出，向老萬提供消息的朋友，對他復出的原因，與其他專家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爲，這主要是毛澤東做給林系餘孽看的，因爲，林彪雖給毛澤東鬬到「粉身碎骨」，但他在軍隊中，在黨內勢力仍然很大，因此林彪死後，毛澤東對他們也不敢輕舉妄動。起用鄧小平對付林系餘孽誠然是事實，但似乎還不及藉此安撫林系分子的作用爲大。這表示毛澤東講過的話「首惡嚴懲，脅從不究」是說得出做得到。文化大革命鬬爭的目標是「劉鄧集團」，劉少奇是「首惡」，所以嚴懲；鄧小平是「脅從」，所以不究，把他從十八層地獄中提出來，給他恢復了「副總理」的崇高地位，相信連在獄中的鄧小平做夢也想不到呢！

「聽毛主席的話」

這事的安排相當巧妙，會使到林系分子產生錯覺，以爲只要「聽毛主席的話」，罪大如鄧小平，也有翻生機會，他們就會乖乖的「聽毛主席的話」，不會再「造反」。而毛澤東因林系餘孽所受到的精神威脅，也可獲消解。

因此，他認爲林彪手下的大將黃永勝、吳法憲等也大有復出機會，如果這些人能獲「超生」，表示毛澤東說過「首惡嚴懲，脅從不究」的話百分之百眞實，而毛澤東的懷柔政策也獲得「奇效」了。

另一方面，鄧小平的復出，表示中共內部的權力鬬爭已達到白熱化階段。最顯明的是周恩來系與江青系的短兵相接。他們爲了加強自己的班底，各出奇謀，盡力拉攏。也因爲這原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鬬垮鬬臭，打入冷宮的人物，都獲機會，紛紛冒出頭來，重在紅色朝廷裏活動。

以鄧小平過去的威望，在黨軍中都有利用價値，當然成爲他們派系間爭取的目標。據電訊說：鄧小平這次復出，確是由周恩來從中說項，獲得毛澤東的批准和安排的。老萬在二八六期「新聞以外」曾提過，鄧小平的主要實力之一在於「共青團」，今天他獲得翻身機會，也和「共青團」有關。

爭奪「共青團」控制權

據電訊說：中共高階層的所謂「革命青年派」和「元老實力派」正在對「共青團」的控制權展開了爭奪。由江青領導的「革命青年派」正從多方面支持姚文元出任「共青團」總書記；以周恩來爲首的「元老實力派」也在抓「共青團」的領導權。周

恩來保釋鄧小平翻身復出，與爭奪「共青團」控制權之事有關。因鄧小平過去曾抓「共青團」的工作，「共青團」員和一般青年，對鄧頗爲擁護，鄧小平有「青年導師」之稱。

上面的說法，和二八六期老萬的分析，完全吻合。不過，文革前鄧小平每次在「共青團」中講話，都是充滿反毛思想，這完全因爲他要迎合青年人思想，討好他們，爭取他們的擁護。也因此激惱了毛澤東，把鄧小平抓着狠鬬，而「共青團」也給扼殺了。現在中共正致力重建「共青團」，即使鄧小平有機會再抓到控制團，也不會再像過去那樣子，侈言反毛，在感恩戴德之餘，必定大捧毛周。而鄧小平的復出，對江青利用姚文元爭取領導權的計劃，將是一個有力的打擊，鹿死誰手，現在雖然尚未可知，可是周恩來拿出鄧小平這一張王牌，與江青支持的姚文元，勢均力敵，誰佔了上風，現在還未能知曉呢！

「和平統一中國」運動

談完大陸中共政權的權力鬬爭，老萬要轉轉筆鋒，談談中共統戰最近抓住「和平統一中國」這大題目所做的工作。

凡是中國人，都希望見到一個「統一」的中國，中共拿「和平統一中國」來做統戰口號，在海外發動知識分子，叫得鎮天價響。不過這卻使人生出一個疑念，所謂「統一」，是大陸統一於台灣，抑或台灣統一於大陸？在中共來說，大陸幅員大，人口衆，當然是台灣統一於大陸；可是，在我們中國老百姓心目中，在台灣不但能享受到言論、集會、結社、擇業、旅行等自由，且物質豐裕，人人能免於飢寒，都希望大陸能統一於台灣。

至於由「和平」而統一，不動干戈，不需殺戮，更是人人所歡迎。因此「和平統一中國」這統戰口號和過去的「保釣」運動同樣受人歡迎。不過，「保釣運動」因爲由中共與老毛勾結，「建交」後已經聲沉影寂，在中共統戰分子口中字裏，早就一聲不響，一字不提。雖然今日釣魚台仍在蘿蔔頭手中，似乎已沒有「保衞」必要了。

用「和平統一中國」運動取代「保釣」運動是夠聰明的，「保釣」表示愛國；「和平統一」也愛國，當然會取得同胞擁護。不過，對中共統戰發動的「和平統一中國」運動，卻有加以修正必要。

統戰走卒原形畢露

自中共在二·二八利用國民黨降將，提出「談一談」的建議後，香港統戰走卒便紛紛響應。其實，明眼人早就看出這不過是中共爲配合「和平統一中國」統戰口號而擺出的變相誘降姿態，實則全世界共產黨爲了達到「世界革命」目的，那裏會有「和平」的誠意？所謂「和談」，不過是他們運用作爲「鬬爭」的一種手段而已。

擺在面前的例子是：巴黎「和談」獲致停火協議，可是「停火」卻給共產黨利用爲加強實力的機會，大批北越軍進入南越，並在南越境內建立數十個火箭、飛彈基地；同時加強在高棉的軍事行動，要一舉拿下金邊。巴黎的「和談」，以及和談中所獲得的「停火」協議，全部是虛僞的，天眞的美國佬可說完全上了共產黨的當。但我們中國人並不如美國佬天眞，對共產黨的慣技看得最透澈，對他們「談一談」的提議，誰都看得出毫無誠意可言，不過要達到非武力所能達到的目的——「解放」台灣，用「談一談」的方式來拿下台灣；所以台灣當局的反應是不感興趣。

這一來急壞了本地的統戰走卒，急忙叫着「台北何拒人於千里外」，經老萬指出事實，嚴加批斥，這位現了形的統戰走卒竟因此老羞成怒，在他的「專欄」中發潑大罵，但愈罵就愈「原形畢露」了！

「中華民國」紀年的報紙

香港有許多報紙以「中華民國」紀年，看報紙的人都有一種觀念，認爲只要是以「中華民國」紀年的報紙就是承認中華民國爲正統，它的言論紀載，都站在國民政府一邊。及看到這些反政府而替共產黨講話的言論，都會感到莫名其妙。許多讀者寫過信來向老萬提出，表示他們內心的憤激，認爲他們「受騙」了。他們的憤激是難怪的，他們選擇了一份以「中華民國」紀年的報紙閱讀，當然希望讀到他們同意的論調，而其中竟有大唱反調的專欄，他們當然有被騙的感覺。

其實，一般讀者對本地報紙的實際情形不大熟悉，才會如此激氣，如果對本港報紙的實際情形多點了解，當然明白這種情形的出現，並不「嚴重」。可以說，報老板在他的報紙上用「中華民國」紀年，生意上的目的比政治上的目的爲大，並不完全代表了他們的政治傾向。因爲，多年以來，報紙的銷路證明了站在國民政府立場的比靠左的好得多。爲了投合讀者興趣，有些在中共奪得政權初期曾擺出靠攏姿態的報紙也看風駛悝，改用「中華民國」紀年。另一原因是有些報紙爲了爭取國內銷場（大陸是肯定不能進口了），而用「中華民國」紀年，有了國內銷場，自然對營業上大有幫助。

多方面的老板

可是，一份報紙態度的表現，是靠工作人員的，老編的選稿與標題，撰稿人的行文，都可使這份報紙變色。因此，一份報紙雖以「中華民國」紀年，並不表示這份報紙就百分之百站在國府立場，只要報社內的重要工作人員中有統戰走卒混入，則新聞標題、文稿內容就會時時出現反調。

除了一兩家報紙的老板政治立場鮮明，工作人員不敢冒炒魷魚危險而擅作主張外，其他以「中華民國」紀年的報紙經常出現毛病就是這原故。

大部分報老板只注意盈利數字，只要數字沒有退減，就不會注意報紙內容是否和報頭的「中華民國」紀年配合。統戰走卒利用每一個機會，大放「和談」毒氣，可能連老板也矇查查不曉得。

不過，「在商言商」是一般老板拿來對付一切攻擊的最有力的盾牌，因此，一個報老板可以辦許多份不同的報紙。一份右的，一份左的，一份講股的，一份娛樂的，一份鹹濕的，那麼，不管那一種讀者，都可以做到他的生意。但可惜有時辦的報紙太多，容易混亂，左的放到右，右的放到左，很容易撞板。老萬建議，既然這統戰走卒原形畢露，索性把他調到「靠左」的報紙工作好了。

先後·左右·沉浮

柳以青

廖承志所率領的中共代表團到日本之後，不時地對日本華僑發出「愛國不分先後」的論調。同時，更想從日本向台灣人民發出「爲統一作出貢獻」的呼籲。

在二十幾年來的大陸情勢中，我們又常讀到和聽到「左傾幼稚病」或是「右傾機會主義」；因此，爲了這左右的問題，展開無數的思想和行動鬭爭。

鬭爭的結果，我們知道：有的人沉下去了；有的人浮上來了。這沉浮的結果，並非是一成不變的浮在上層的人，隨時又會沉下去；沉下去的人，隨時又會浮上來。姑無論中共對沉浮如何解釋，但總會有沉浮事實出現的。因此，我想用這三個名詞來發揮一下，使我們更能認識中共政權的本質。

「愛國」卻是有「先」有「後」

「愛國不分先後」這句話，如果不深入思考的話，很容易被它給蒙蔽了。事實上，一個國民的愛國，根本無所謂先後。這裏所謂的「先後」，必然是指中共政權。因此，國家與政權確然是不能混爲一談的。

對中國，我是深具愛護之忱的，也就是由於我對國家的愛護，我就很會分判什麼是國家，什麼是政權。爲了國家，我是不能遷就政權的。特別是最反對用政權的名詞來取代國家概念。

站在國民的立場，他不但有權督促政府、甚或反對政府，最終的目的他更有權參與政府，改造政府。然而，面對中共的這個政權，它幾時是一個開放的政權，使人民參與和改造的政權。反之，它卻以「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是各條戰線奪取新勝利的重要保證。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在一個地區，由當地最高一級的地方黨委，對黨政軍民各方面實行一元化領導，這是我們黨的傳統。」（見紅旗，一九七三年第一期元旦獻詞）

這樣的愛國，只是愛黨，只是要接受共產黨的「一元領導」。假如不愛「共產黨」和接受「共產黨領導」的話，就不能「愛國」，就是「反動」。

然而，中共所謂的「愛黨」，並不是一蹴而就的。相信沒有幾個人能夠做得到，除非那「愛黨」的人，都變成了「黨」的隨時任意擺佈的工具而後可。「我們體會到，要不斷提高階級鬭爭和路線鬭爭的覺悟，就不能離開三大革命運動的鬭爭實踐，不能離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毛主席說要『不斷學習』和『逐步克服自己的缺點』，一個『不斷』，一個『逐步』，指出了改造世界觀的長期性，不能『一次完成』。一句話，就是要爲革命幹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可是，劉少奇一類騙子鼓吹什麼『要解決問題，就要從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按照這個謬論，改造世界觀既不需要參加社會實踐，也不需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只要從靈魂深處『爆發』一下，就可以萬事大吉了。這不明明是唯心論的先驗論嗎？只要我們用馬克思主義這個照妖鏡一照，就不難看出所謂『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不過是黑『修養』的另一種形式的翻版罷了。」（見紅旗，一九七三年第二期「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是黑修養的翻版」一文）

像這樣的一種「愛國愛黨」的論調，如何能發生「愛國不分先後」的影響力？照中共的這一宣傳，無形中在推銷着「愛國談何容易」的本質。這方面對中共統治下的大陸人民，卻是無可如何的，所以，就有偌多的青年們，不畏喪失性命的危險而逃離大陸。可是，爲生活在海外的人士們，又怎能只憑了「愛國不分先後」的口號，會產生什麼作用的。

假如照中共的論調，「愛國」竟是如此的難，那只是指「愛黨」而已，並非是指愛國。舉凡中國國民如要愛國的話，是必反共產黨，反馬列而後可。因此，我們面臨的愛國情操不得發揮，是來自共產黨和他的馬列主義教條的阻擋而已。

因此，談「愛國」可以，談「愛國不分先後」不可以，「愛國」之所以有「先後」，只是指「愛黨」而已。國確是有所可愛的地方，黨嗎？那是另一回事。不過，我們卻要注意的是：在大陸，如果不愛「黨」，不接受「黨的一元領導」，是無法「愛國」的。同時，所謂「愛黨」，如果不搞通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也是會被「黨」所拋棄的。更況，所謂「搞通」與否，關鍵不是理智的了解，而是不求甚解，一味的在接受當權者的領導和銓釋，說穿了，只有盲從的份兒！

「政治警醒性」是首要條件

假如有人在「先後」上沒有事前考慮清楚，以爲「愛國」眞的不分「先後」了，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擺在一個海外中國人的面前，使得你不能不從「先後」上加以考慮。本港「遠東經濟評論」週刊主編戴維斯，最近曾到大陸去訪問後，撰寫了一篇長文來談他對大陸經濟方面見聞，刊於一九七三年四月十六號的該刊，成爲該期的標題文章。

其中有一段他與上海第一鋼鐵廠革命委員會主席盧文彩（Lu Wen-Tsai 譯音）有關工人工資的談話。盧文彩說：該廠的工人薪金平均是六十六元。最低的是四十二元半，最高是一百二十六元。可是他自己的薪水是超過二百元的，原因是他在解放以前就參加了革命，他的薪水在一九五四年時就已經固定了，無論他到什麼地方去工作。

同時，盧文彩告訴遠東經濟評論主編戴維斯說，工資高低的標準是決定於三個因素：一是工人政治的警覺性；二是工人的生產力；三是工人過去的經驗。其中尤以政治警覺性爲最重要。根據盧文彩所舉得兩個比喻，有關任職與薪酬高低的問題，卻是頗有意思的。

如果同一職位有兩人競爭，一個是政治警覺性特高；一個是技術奇佳，那麼，要看這一職位是屬於那一類型，如果是行政性的則前者得之，如果是技術性的後者得之。

如果一個人在政治警覺性、生產力和過去經驗都超過另一個人的話，他們彼此間的工資差額約有二十元左右；但是，要是都做同樣的工作，則其差額會達到每月四十至五十元之譜。但是，如果一位年青的工人，都具有以上的三個條件，他的工資是會逐漸上升的，可是，這位青年人永遠無法超過另一位年老的人，原因是這位年老的人已經是「爲國家長時期服務」了。（原文見：**Paying the Piper, By Derek Davies, Fareaster Economic Review, April, 16, 1973 pp 37—40**）

從這一段很具體的事實分析中，起碼海外的中國人對大陸的政治經濟統治該有一個簡單的認識了。那麼，「愛國」有沒有「先後」呢？恐怕已經不點自明了。

在戴維斯的這篇文章還談到了目前大陸工會問題。雖然無產階級的子弟可以成爲工會的當然會員，這出身的格資是很重要的，但是，資產階級的子弟如果他們表現的良好——無論在政治上和生產上則會不影響他們的工會身份的。這種以出身來規劃大陸農工和人民的政策，恐怕更是使海外的中國人們不寒而慄的。

像這樣的一個政黨，如何能大言不慚地對海外中國人士們進行「愛國不分先後」的「號召」。這不啻是用最漂亮的口號，來誘騙海外的中國人們。相信只有不明眞相的海外人士們，才會上當呢！

過濾後的「會談側記」

在「中華月報」的這期裏，看到不少有關「統一中國」的文字。從許多不同的角度來討論統一，同時也刊載了國共雙方對「和談統一」的不同見解。

其中有一篇署名蔡刋的「周恩來會見台籍人士側記」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是有關經濟水平是否會與大陸拉平的意見，周恩來表示：「國家的政策是凡經濟水平較高的地區與人員絕不予降低。而經濟水平較低的地區與人員則盡量予以提高。換而言之，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以內，固然是要減少所得與待遇的差異，不過差異仍然是容許的。社會主義階段採取『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勞動力較強的個人或生產力較強的地區仍然是受到相當鼓勵的。……若是台灣經濟發展水平較全國各地爲高或工資水平較高，在台灣解放以後，絕不致與其他各地拉平。……上海地區的工資水平是較全國各地爲高，但是，並沒有與其他各地工資水平拉平，又解放以後留用的科學、技術與經理人員，他們的工資一直是維持以往的較高的水平，並沒有予以降低。……在台灣解放以後，台灣的生活與工資水平不僅不會與國內各地拉平（如果台灣水平較高），而且，外國資金若是撤出了台灣以後，政府決定提供台灣經濟繼續發展的資金。」（中華月報，一九七三年四月號，第四十八至四十九頁轉載於七十年代）

只從這段文字上，廣泛地討論經濟問題，工資問題，並不會發生什麼問題，然而，如果把前一節我所引用的「遠東經濟評論」主編最近訪問上海第一鋼鐵工廠時，對有關工薪釐訂的三個標準來看，就知道問題在什麼地方產生了。

假如這位旅美的台籍人士蔡刋先生，能夠對大陸工人與工資的分配情況有所了解的話，相信問題的討論就不會做成了「聽訓」的附級了。

根據蔡刋先生的自我介紹有下列的一段文字：「作爲一個台籍人士，筆者在台灣受過二十多年教育，然後在美國受教育亦有數年，因此之故，瞭解中國大陸的過程可以說是由反面印象開始，經過研讀有關中國的報導，資料與論文，逐漸產生一個正面的評價，不過，書本與圖片上的知識到底是片斷零碎的。由於因緣機會的湊合，在中共建國的二十三週年，筆者成爲極少數進入大陸參觀探親的一位台籍人士。」（見中華月報同上）

這一實例，使我又想到了認識中共面目的諸多困難上。尤其是在台灣受教育後，一到了外國，似乎有不少人很難頂受住中共對海外的統戰伎倆。原因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從事教育的人士們該深思一下。

相信很多人士們讀了這篇「側記」的文字，如果不了解大陸的工資釐訂標準的話，也同樣地被蒙騙了的。

基本的原因恐怕是大陸上「馬列主義」在作祟。如果我們不能把「馬列主義」的毒害了解清楚的話，所謂「愛國」、「愛黨」、「愛人民」等，恐怕都是糖衣內的毒藥。如果不能事前弄清楚的話，那麼只有在先後、左右中沉浮了。

有人說：目前大陸的馬列主義在解凍了。一方面是由於大陸的外交政策，另方面是內部的一些文化及人事上的變動。而然，我確在懷疑，這種解凍是被迫的呢？還是來自自動？如果是被迫的話，這解凍仍然是靠不住的。



我所親見親聞的「二二八」(上)

由中共紀念「二・二八」看中共、日本、台獨合作以統戰進行顛覆的陰謀

徐真健

今年二月廿八日，毛共打破以往慣例，在與日本建交後，大張旗鼓地紀念「二・二八」。這次紀念是在毛共的操縱下，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假「人民大會堂台灣廳」舉行座談會，紀念所謂「台灣省人民『二・二八』起義廿六週年」，會中他們「高度讚揚」台灣同胞「愛國反帝的革命鬭爭」。

以往雖也有些毛共御用文人寫了一些關於「二・二八」的小冊子，但他們是以私人名義出書。但是，現在居然由「政協」出面，公然、正式「高度讚揚」「二・二八」事件是「愛國反帝革命鬭爭」。那麼，我做爲台灣同胞的一份子，又曾目睹、經歷「二・二八」，及後還稍涉有關史料，就不能再「忍氣吞聲」了。

「台奸」的末路與妄想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台灣重歸祖國懷抱，這是台灣同胞的天大喜訊。但對少數的「台奸」——日本軍閥的御用紳士、資本家，亦即土豪劣紳——而言，則是一大噩耗。因爲台灣光復標誌着他們「顯貴、尊榮」的台奸生活的終結。於是，這一些不願當中國人的「台奸」，就在日本駐台軍閥野心分子的授意下，企圖以「民族自決」的招牌，進行出賣台灣的勾當。但是，由於當時台灣「總督」安藤的勸阻，乃由公開的「民族自決」轉換爲地下的「台灣獨立」運動。

當時，來台接收的官員，因不諳本省的風俗習慣，加以語言的隔閡，無可避免的會與本地人發生誤會。尤其是在都市，一些「自命不凡」的台胞，明明是中國人，台灣也光復了，卻仍舊口操日本話，對外省人經常出言不遜，開口閉口不是「阿山仔(意指唐山人)」就是「豬仔」，這對身經八年抗戰，在戰林彈雨中出生入死和日軍搏鬭的外省人來講，實在無法忍受，因此更造成了省籍間的誤會和裂痕。

這裏可以舉一個例子，在城市有很多日式的木造房子，一進門有個房間叫「玄關」，是讓客人脫鞋的，但外省警察來查戶口時，都不知道這習慣，鞋子也沒有脫就跺上床(即「榻榻米」)，這當然要引起本省同胞的不快和嘀咕，接着又因語言不通，於是經常弄得彼此不歡而散。

這種情形，在那些「台奸」的眼中看，自是難逢的良機，於是，處心積慮想藉機復活其未竟「事業」。

然而，由於他們一貫是騎在台胞頭上作威作福，畢竟發揮不了作用。因此，他們需要一批台胞對他們沒有惡感的「職業革命家」。這時候剛好也有一批和日本共產黨具有密切關係的台灣「職業革命家」——台灣共產黨，也早就在伺機搞「台灣民族獨立」及建立「台灣共和國」。這兩批人同具國際血統、同一目標，可謂志同道合。因此，雖然開始沒有明顯的合作，但因其工作性質有相輔相成的效用——一個發動土豪劣紳，一個組織地方羣眾；其目標一致——使台灣脫離中華民國；所以可說殊途同歸。

台共的萌芽與發展

關於台灣的共產黨，一般人可能還很陌生。事實上，台共也有很長的歷史，它和中共一樣，是由蘇共移植過來的；唯一不同的是，中共寄生於國民黨，而台共寄生於日本共產黨。

早在民國十年初，有留學日本明治大學的台籍學生彭華英者(後曾參加由台灣文化協會分裂出來的「台政革新會」)，加入日共要角界利彥、山川均、高津正道等所主持之「曉民會」。七月間，彭某偕蔡惠如等潛往上海，組織「台灣青年會」、「台灣自治會」、「平社」、「台韓同志會」，結交韓共分子呂運亨、金立等。彭某並經常出入蘇俄領事館，接受其資助。

一九二四年，「台灣青年會」幹部許乃昌受鮑羅廷之保送，前往莫斯科受訓。翌年六月，鮑又保送該會另一幹部謝廉清入俄受訓。至七月，許、謝聯袂返抵北平，並攜回台灣共產黨運動資金三萬元。嗣許自平轉往東京，於一九二七年四月，糾合東京「台灣青年會」急進人物商滿生、高天成、黃宗堯、楊友濂、林朝宗、楊貴、林聰等組織「台灣青年會社會科學研究部」，開始與日本共產黨聯繫。而謝則在上海以「旅滬台灣同鄉會」名義，協助左傾學生蔡孝乾

，陳炎田等組織「赤星會」，並以研究、宣傳共產主義為目的，發行「赤星」雜誌。此時，另有「中台同志會」、「廣東革命青年會」，亦同時開始接受共產主義的影響。

另有一台籍青年連溫卿，因受彭、謝之影響，亦傾向於共產主義，旋於一九二一年，認識日共頭子山川均，遂於一九二三年從事推銷日共機關報「無產者新聞」，及福田狂二主編之「前進」，並與蔣渭水、謝文達、石煥長、蔡式穀等組織「社會問題研究會」，但蔣等與連意見不合，研究會不久卽告解散。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台灣文協臨時總會改組，連等共產主義派以較優聲勢，驅逐民族主義派及改良主義派，壟斷和控制了文協，開始其在台共產主義的「啓蒙運動」。因連某屬日共「山川主義」集團，而另一部分文協分子簡吉、趙港等則接近日共後起之「福本主義」集團，故簡、趙等乃於一九二六年脫離連某所控制之文協，單獨成立「台灣農民組合」。翌年十二月，簡吉等在「日本農民組合」中央執行委員長山上武雄、「勞動農民黨」代表吉屋貞雄指導下，召開該組合第一屆全島代表大會。恰於此時，共產國際東方局為藉民族獨立運動的口號，散佈政治毒菌，曾以黨的指示送交日共，令組台共支部，而直接隸屬日共。當時，日共要員佐野學、渡邊政之輔與一台人鄭某等卽遵旨擬訂了台共的組織形式，以及政綱政策等草案，並於翌年春携草案至上海。而此時，共產國際亦遣回中共台籍幹部林木順（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及謝阿女（卽謝雪紅，東方共產主義者勞動大學畢業）等回國，以供日共運用。林、謝抵上海後，卽與日共上海特派員鍋山貞親、台籍幹部翁澤生等商議，先後組織「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上海台灣讀書會」，準備黨的基礎工作。十二月，林、謝等潛赴東京，接受日共中央之指令。

一九二八年一月，林、謝偕陳來旺返上海，將日共指令「台灣共產黨暫時應結成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組黨時，應接受中共之援助及指導。」轉告翁某，並糾合潘欽信、蔡孝乾、洪朝宗、林日高等，積極準備組黨工作。四月十三日召開「台灣共產主義者積極分子大會」，十五日，假上海霞飛路某照相館樓上舉行「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出席的有：中共代表彭榮、韓共分子呂運亨，及台共分子，林木順、翁澤生、林日高、潘欽信、陳來旺、張茂良、謝雪紅等九人，大會通過政治大綱、組織大綱、大會宣言，宣佈台共為日共之「民族支部」，接受日共中央之指示，以工廠細胞為組織基礎，並決定以島內現有之文協，農民組合為爭取發展和活動中心。其政治大綱畧謂：「台灣是日本帝國的殖民地。它本身也殘存着許多封建的遺物。因為革命主動力是工人、農民，台灣革命的社會內容，一面是可能發展到社會革命的民主主義革命，同時又是傾覆日本帝國主義，並使台灣獨立的民族革命。因此當前的政綱為：㈠打倒總督專制政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㈡台灣民族獨立。㈢建設台灣共和國。……(十一)擁護蘇維埃聯邦。(十二)擁護中國革命。(十三)反對新帝國主義戰爭。——至於『工農政府之成立』和『無產階級專政』等口號，乃規定為視情勢如何，臨時提出。」

此後，彼等雖相繼潛返台灣，但由於日警的追捕，及因本身的相互鬪爭而造成分裂（如因上海讀書會會員被捕而停止活動之蔡孝乾、洪朝宗、潘欽信、謝玉葉等，被謝雪紅、莊春火等指為是違反黨規之機會主義者，並予開除；又如以更生派為主之關門機會主義者，以改革派為主之無政府主義陰謀家，與宗派主義者三派之鬪爭等），因此，在抗戰期間，可說已失去了活動能力。

由於台共的瓦解，很多幹部不是坐牢就是流亡大陸，中共就開始收容台共流亡幹部，並予訓練，此舉使台共與中共的關係，另開一新頁。例如，當時中共福建省委書記羅明，就曾奉命開始在厦門收容逃亡到福建的台共分子，分別護送至江西共區受訓；一方面並決定派遣福建省籍的中共黨員來台開始其重建工作。

一九三六年，中共開始其二萬五千里流竄前，就將那些受過訓的台共分子派返台灣，這些大多是由中共首要劉英、葉飛負責派遣。奈因日警搜捕嚴密，以及台共本身元氣未復，所以直到光復後，在中共的積極扶植下，才得到壯大的機會。

這時的台共已由日共、中共的多線領導，變為中共的單線領導。當時，最主要由於台灣剛光復，政治尙未納入正軌，且來台的接收人員中，夾雜着不少共諜，因此，使台共的進展非常快速。同時，由於那些日本軍閥御用土豪劣紳的奔走「台灣獨立」，更給予台共滲透民眾團體，及爭取民眾同情的方便。

其後，大陸形勢逆轉，在中共與舊台共的相互結合下，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

一九四五年，中共由延安指派舊台共蔡孝乾（現已從事反共大業）返台，開展工作，並由中共「華南局」派幹部林英傑、洪幼樵、張志忠等三人來台協助，先後建立了新竹、台北、台中、嘉義、台南、高雄等地區支部。台共重要幹部如簡吉、謝雪紅、陳福星、張伯顯、廖瑞發、林梁材等均被網羅；同時中共「華東局」還派劉曉常駐滬，建有「華東局對台工作聯絡站」，專負聯繫的工作。

由上述台共的發展概況，可見台共在性質上，和中共及日本軍閥御用的台灣土豪劣紳一樣，都是帝國主義的工具，稍有不同的是前兩者是赤色帝國主義的工具，而後者則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工具；在領導上，台共最先受命於日共，其後為共產國際，最後才直接由中共領導，這一點和中共及台灣的土豪劣紳也稍有不同，前者直接受共產國際指揮，後者直接受日本帝國主義野心分子的操縱。

（待續）

女人至上（相聲）

趙聰

乙　傻大姐去了中國大陸。

甲　大概她有了病。

乙　什麼病？

甲　回歸熱。

乙　這也是病？

甲　凡帶「熱」字的都是病，好比說腸胃熱、猩紅熱，熱得發昏，都是。

乙　人家是白肉皮、綠眼珠，去大陸，不算回歸。

甲　那末，是患了歇斯底里了吧？

乙　不是。

甲　是什麼病？

乙　她沒有病。

甲　沒病，去大陸幹嘛呀？

乙　照你這末說，有病的人才去呀？

甲　當然囉！你不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針麻有名嗎？

乙　這不成理由，不是不用針麻也照樣動手術嗎？

甲　那末她——

乙　她要向珍芳達看齊，出出風頭唄！

甲　那她去錯了地方，應該去北越。

乙　她不那末傻，北越在美國人心中已不重要了。

甲　她去大陸，這個風頭又怎麼出啊？

乙　她聽說，在大陸男女已經眞正平等啦，她去取經，回到美國搞婦女運動。

甲　大陸眞個男女平等了嗎？

乙　非但男女平了等，而且女人至上。

甲　這又何必不遠千里去取經哪？在美國，不早就是女人第一了嗎？

乙　你怎麼知道？

甲　可名人演講，一開頭，不全是先說累得死安尖頭鰻麼？不也聽人說累得死佛也似的嗎？

乙　什麼累得死佛也似的？

甲　啥，啥，你的英文程度不及格，連這也聽不懂，累得死佛也似的，翻成中文就是女士第一。

乙　噢，那你的音不對。

甲　那不能怪我，老師這樣教我念的。

乙　這不管他。不過女士第一還跟不上女人至上啊。

甲　怎麼？第一還不是至上？難道還有最第一、最最第一？

乙　不是。在大陸，可以有好幾個第一。

甲　沒聽說過。

乙　好比說，毛主席是偉大的領袖，該是第一了吧？

甲　那還用說，他在黨和國家之上，他不第一，誰敢第一？

乙　只是光這一個偉大還不夠，還得加上三個偉大，才是第一。

甲　偉大是偉大，第一是第一，你這個好比比得不對。

乙　那末，林副主席說過，四個第一，什麼人的因素第一，人的思想第一……

甲　慢來，慢來，林副主席是誰？

乙　林彪唄！

甲　他早已不叫林彪，改稱林賊了。

乙　可現行的中國共產黨章程，還是副主席林彪同志呀！

甲　章程歸章程，叫歸叫，一分爲二嘛！

乙　不管林彪、林賊，可他的四個第一，毛主席都誇好啊！

甲　毛主席怎麼誇他？

乙　說林彪同志四個第一好，是個發明。

甲　好在那裏？

乙　就好在第一不是最好了，因爲有四個了。

甲　這和累得死佛也似的有什麼關係？

乙　大有關係，女人第一，男人也第一，不男不女也第一，形男實女或形女實男都第一，你說誰是眞第一，那個第一最第一？

甲　那末，照你說，女人至上，在大陸，女人怎麼個至上法？

乙　盡先提拔女幹部，把她們放在男人頭上。

甲　讓男人用頭頂着她們？

乙　不是這末解釋，是說她們的官位在男人之上，管着男人。

甲　我不信。

乙　這是你沒看人民日報，這半年來，都有女書記的前進事迹。

甲　書記有什麼了不起！

乙　這你又不懂了，書記就是頭頭啊！

甲　誰說的？主席才是頭頭哪。爲什麼不稱毛書記？

乙　主席只一個人，除了毛主席外，再也沒有主席了。

甲　劉少奇不是劉主席麼？董必武不是代主席麼？宋慶齡不是副主席麼？

乙　劉已成了騙子，代的副的都不算數。

甲　可憲法沒有明令廢除啊！

乙　憲法歸憲法，你又忘了一分爲二

甲 啦？好，就算你說得對，可光是盡先提拔女青記，還不算是女人至上啊！

乙 盡先解放女幹部，女演員，女作家，又是證明。

甲 解放的誰呀？

乙 蔡暢、史良、康克清、張茜、林佳楣、許寒冰早出來了，王曼恬、王海容、王秀珍、尉鳳英都爬上高位……

甲 女作家呢？

乙 冰心啦、楊沫啦、菡子啦、茹志鵑啦都是。

甲 女演員？

乙 紅線女、祝希娟、王丹鳳、杜近芳、姚璇秋，這類人可多啦，一時數不清。

甲 還有實例證明嗎？

乙 樣板戲塑造的英雄，女人佔一半還多。

甲 這倒要聽聽。

乙 龍江頌裏的江水英，盼水媽和她女兒，都是英雄人物。

甲 紅燈記的李玉和可是男人啊？

乙 三個主角，女人有其二。

甲 對。

乙 紅色娘子軍全是女英雄，只一個男領導，還安排叫他給敵人殺死。

甲 不錯。有沒有女人做壞蛋的？

乙 絕對沒有。做壞蛋的，經不起壞蛋引誘的全是像你這樣的臭男人。

甲 閣下大概是香男人吧？

乙 香不起來。

甲 這究竟是怎麼搞的？

乙 這是提高女權，高得過了頭。

甲 為什麼過了頭。

乙 為的是江青同志是個女的。

甲 江青同志怎麼樣？

乙 因為她是毛主席的愛人。

甲 是不是人人尊敬毛主席，也就尊敬她呀？

乙 不是。她不是妻憑夫貴。

甲 那她憑什麼？

乙 就憑她是女人。

甲 女人又怎麼樣？

乙 女人最重要。

甲 怎麼個重要法？

乙 從閣下身上就知道。

甲 又要賺我的便宜。

乙 只是比方。

甲 比方什麼？

乙 比方沒有女人，閣下就討不到老婆。

甲 討不到老婆，就做王老五，這年頭兒，更好混。

乙 如果人人都做了王老五呢？

甲 那就天下太平了。

乙 你這是什麼邏輯？

甲 用不着邏輯，天下大亂還不是因為有女人才亂的？

乙 我還是不明白。

甲 這證明你比我笨了。

乙 你沒說明白呀！

甲 你想，人人為了討老婆，拚命弄錢，弄不到，搶劫，革命，弄的多了，就多討。本來女人比男人少，再有人多討，王老五就多了。眼看着人家三妻四妾，左擁右抱，能不眼饞，不起來造反才怪呢！

乙 如果沒有女人？

甲 都成了王老五，平等了，誰還造反？

乙 那末，女人是禍水。

甲 對，你贊成沒有女人。

乙 說話要當心，你若在大陸說這話，保險給逮起來。

甲 所以我才不回歸呀！

乙 在這兒也不行啊，多少女觀眾，她們不打你個半死，我就不信！

甲 可這是蘇和尙說的呀！

乙 蘇曼殊骨頭都爛沒了，你得替他挨揍。（舉扇欲敲甲之頭）

甲 慢着，別打，容我向累得死告個罪吧，饒我這一遭，小的下次不敢了。

乙 你得承認女人最最最重要！

甲 不能盲目承認，你得說服了我。

乙 毛主席說，凡是男人都能做得到的。

甲 女人也能做得到。

乙 不錯。但是女人能做得到的，男人卻不能做得到。

甲 什麼事？

乙 生小孩。

甲 噢，這可眞重要，沒有女人，人類就絕了種。

乙 一點兒也不錯。

甲 不過，沒有男人也不行呀，女人自己就能生小孩嗎？

乙 照科學家來講，在生小孩的事上，還是女人比男人重要。

甲 為什麼？

乙 有位科學家說，在一個男子身上有成兆成億的精蟲，可以隨時像汲牛乳那樣，從他身上取出來，加以冷藏，足夠全世界女人作生小孩之用，再用人工受孕法，使女人受孕。這樣，全世界只留一個男人就行了。

甲 女人呢？

乙 女人少一個也不行。

甲 如今世界上有三十四億人，男子佔一半吧，那十六億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怎麼辦？

乙 那就殺唄！

甲 唔——

乙 哭什麼？未必殺你！可能你就是留下的那一個男人。

甲 如果眞正女人至上了，那還了得！

乙 所以周總理見了江同志都彎了腰嘛！

甲 莎莉麥蓮如果取了這個經來，美國男人們可慘啦？

乙 慘也無所謂，尼大總統向女人彎彎腰就得喇。

甲 彎腰就不殺了嘛？

乙 你看你怕的呀，那個科學家的假設，還沒試驗成功啦！

甲 鬧了半天，你嚇唬人，去你的吧！

乙 不是嚇唬你，是叫你在嫂夫人面前多盡點兒孝道。

甲 勸你自個兒吧，我還是大男子沙文主義。

乙 太太不在，看他嘴硬的！

甲 照毛主席的說法，那就是毛主席能做得到的，江同志也能做得到？

乙 對。

甲 照你的說法，江同志能做得到的生孩子，毛主席卻做不到。

乙 沒錯。

甲 這樣說來，江同志得用五個偉大，要在毛主席之上了？

乙 所以女人至上啊！

亞洲需要一個文藝復興運動

王屯

今日的亞洲，一直在苦難中憧憬着美好的未來，亞洲人敢於美好的憧憬，就是因爲他們已達到掌握自己的命運的時代，雖然近幾年來每天打開報紙讀到的新聞，所有亞洲的國家和地區，包括號稱爲經濟大國的日本在內，看來使人憂慮的消息勝於使人興奮的消息。種種隱憂多不外來源於經濟及文化兩個大前提。

最近幾天，從報章讀到一段小新聞，有多個亞洲國家與地區，組成一個「亞洲作曲家協會」，計有香港、中華民國、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南越、大韓民國，以及澳洲等代表，在香港聚集並於四月十二、十三、十四日在大會堂舉行第一次籌備會議，據報導所討論的問題包括：㈠民族音樂與現代音樂的影響。㈡版權問題。㈢節目交換。雖然我們不能誇張這次會議有什麼了不起的成就，但應承認它是一粒爲亞洲文化的和諧作用而播下的種子。

亞洲殖民地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紛紛獨立，由於給法國統治了八十多年的越南，因奠邊府一役的勝利冲昏了頭腦，使馬列主義的幽靈乘虛而入，於是一直打了二十多年的內戰，下一代誕生下來，不論受什麼教育，但命運已經注定在野心家的安排下，隨時爲了做「馬列主義」砲灰而存在。如果他們用心想想，給法國統治了八十多年，爲什麼不打堂堂正正的反殖民地主義的戰爭，反而獨立之後，還要彼此爲外來的政治觀念彼此互相殘殺。這個問題，越南年青一代，也許悶在心裏，不敢解答。但其他的亞洲國家的青年人，已用他們對政治的消極與厭惡來解答這個問題。譬如蘇加諾政權的一夜之間崩潰，正好說明亞洲青年人厭惡暴力血革命的心理。

然而亞洲發展中的國家，要眞正走上復興的道路，並不是單純接受越南的痛苦經驗就能走上和平建設的道路。要自我發展，必定循着三個積極的步驟，一是亞洲各國，從文化方面，建構更多的統合。因此「亞洲作曲家同盟」的誕生，至少就具有這一層作用在其中。二是認眞搞好農業，如土地改革和農業生產技術的改良，水利建設等等。三是設計最迅速最經濟的方法，普及教育。這三個基礎打好後，才能談及發展工業。日本所以要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來求生存，就是因爲他們倒果爲因，農業沒有搞好，就大搞工業，以侵畧性輸出來維持國民生活。這正好與越南的打二十多年內戰一樣同是一種痛苦經驗。

亞洲的地區和國家，除了星加坡與香港，因爲地理環境注定一定要從工業發展去求生存與發展之外，其餘的國家包括日本在內，每一個國家要尋求最好的自我生存發展條件，除了將農業發展放在第一位之外，恐怕沒有別的捷徑了。

幾個月來，菲律賓當局爲了控制國內政治，宗教所醞釀的種種混亂，曾經施行一個頗長時間的戒嚴令，戒嚴令過後，現又實行門戶開放政策，大量吸引東南亞資金，歡迎外人投資。雖然發展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着手的，像菲律賓這樣的新興國家，用吸引外來投資方式尋求經濟繁榮，雖然說是有利無弊，但終究只是輔助性的，基本問題，仍必須靠發展農業及普及教育來解決。

亞洲國家，因爲環境特殊，多數國家都是由不同文化背境的民族結構而成的，在這種情形下，如民族與民族之間，發生誤會，演變成衝突，都會造成國家內部的自毀力量，及造成生命財產的無意義浪費，以致裂痕越闊越大，造成無法彌補的悲劇。防止這種問題出現，並不是單純用政治力量能做到的，要達到的非靠文化力量不可以。因爲不少不同民族之間的歧見，往往是由文化上的歧見及不和諧而引起。因此不論任何文化藝術形態的聯合建構，像小小的亞洲作曲家同盟，亦可能是對未來加強和諧作用撒下的種子。

亞洲不需要有什麼政治的團結形態出現，除非遇到外來的軍事力量威脅：每一個國家只有能依照自己的文化風格獨立。彼此之間，有兩線平行發展

中大的學

自從毛周政權成爲笑面虎以後，有些青年上當了，本港最高學府的出版物已成爲毛周政權的傳聲筒了。

在這羣魔亂舞的時候，中大學生報曾經刊出了兩篇很有價值的文章：一篇是陳特教授的著作，這篇鉅著已轉送給友人閱讀，所以在這兒不予介紹。另一篇是梁燕城、蘇文玫、陸颭成、凌智仁、羅磐堅、關泰和、王耀宗、鮑偉立等八位的大作：「我們對中國文化及時代問題的態度」。（見中大學生報第五卷第二期）

這八位學人說：「我們這一代是失落了，大部份失落在物質享樂的網羅裏，看不到國家，看不到世界，也看不到人類，只知自己享受，無遠大的理想，亦無遠大的目標！另一部份較肯思想的青年，在苦悶與不滿下，則把理想推到大陸表面的建設上，把目標放在盲目的愛國主義裏，更執着一套十九世紀的哲學——馬列主義，肯定其爲唯一眞理，奉爲中國正統，而否定其他思想的價值，心中充滿憎恨，腦裏只有鬭爭。」

這篇大作還說：「我們認爲今日的中國人，應該承起我們民族文化的智慧結晶，努力發揚中國文化這種尊重生命，尊重文化之精神，將之發揚於祖國，發揚於世界。」

這篇大作提出中國文化的兩個特點：㈠尊重人的生命，視人的生命本身就有價值，人的本身是一目的，是一種工具，更

，一是經濟發展，一是彼此之間講求文化上的和諧。依照我們的特殊情勢，共同經濟市場不可能容易產生，但共同的文化市場如能通過不同形式，如在文學藝術上多作溝通工作，它的意義，比歐洲的經濟市場的作用還重大。這股文化力量，將在各種磨擦各種矛盾中自然產生平衡作用，使種種不同民族文化的挑剔難產生壞作用。成爲一種保持和平愉悅氣氛的力量。

在歐洲十五至十七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開始於一四五三年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陷落，於是通曉希臘拉丁古典文學的學者們，都避難到意大利，於是發展成爲文藝復興運動的直接導因，形成知識界幾個研究目標如：「自然對人生問題的啓發」，「個人的解放」等思想，透過藝術、宗教、哲學、科學、民主政治觀念等等，使其從舊傳統約束中釋放出來，使整個西方文化，起了本質上的變化。十八至十九、二十世紀，科學的大大發展，除了法國大革命及拿破崙的突起以及德法之間的恩怨而搞出兵連禍結之外，整個歐洲，在漫長時間中，可享受到很多和平的日子，並且在和平中進步。這未嘗不是受到文藝復興啓發所賜。

亞洲現代的情形，雖然與十五世紀的歐洲不同，但至少在文化觀念方面，我們比他們繼承了許多珍貴的文化遺產，但有好些地方很酷似的，那就是多少新興國家裏，都有幾種不同文化的民族混合地生活。更加上好些國家的知識分子，受到本國政治壓力的困擾，流亡海外，這正是一種最難得的文藝復興的種子。我們如果能珍惜這個歷史性的時機，多作交流上的建構，這個亞洲文藝復興運動，會比十五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更爲多采多姿。同時亦可以使失掉歸屬感的知識分子以及長成的年輕一代，從這項工作的目標上找到一個精神上的理想歸屬，重新埋頭苦幹，爲未來時代作出更多貢獻。

在今日亞洲許多民族國家中，很可能造成分裂導火線的是宗教信仰的不同，如果有野心家利用這種潛在的矛盾投下煽動分裂的種子，由不同宗教信仰發展成不同文化的民族歧見，可能會演成不可收拾的悲劇。

因此知識分子，如能從種種可能導致分裂的鴻溝中，用文藝創作來彌補它。譬如音樂，它是每一種宗教信仰的靈性之聲，但它是超宗教的，任何人可以爲自己的信仰而拒絕接受別的宗教，但感人的音樂，可以使不同信仰的人一同享受悅樂。其次是文學作品、詩歌，只要它本身具有理性力量，具有幽美的情操感，它可以使一切不同民族文化不同信仰的人，同在一起享受快樂。

亞洲國家及地區，在這時刻，如能搞出一個亞洲文化復興基金會，以促進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宗教信仰的互相了解，建構共同悅樂，共同進步爲目的，一面輔助願意爲這理想作奉獻的知識分子，使其在生活無缺下安心作奉獻工作。必要時由亞洲各國，共同創辦一分文藝復興運動的文刊，由每一個國家負供給及分配作品材料，只規定一個爲「建構不同信仰及不同不化的和諧」作爲它的內涵，然後用多種文字，不同民族藝術風格的圖片，分別在每一個國家發行。並且由刊物定期對「建構不同及不同文化的和諧」有貢獻的人，給予榮譽的獎勵。並且每隔若干時候，舉行一次文藝週，包括各種表演、展覽、講學。如能更進一步，做到短期式大學交換學生，交換教授，交換知識青年渡假遊覽。那麼，即使是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一直做下去，這一項運動，會給未來的時代，產生不少有貢獻的傑出人才。並且它在對抗共產主義的滲透，有其積極的作用。它將會將未來我們的亞洲，引導進另一個新的精神文明世紀。

者怒吼了！

古鶴翔

不是政治鬥爭的工具，不能任人擺佈，不能任意奴役，不能任意殺害。㈡尊重文化，對各種學說、宗教，均予尊重；承認各部門的文化各有其價值，不可以一部門籠罩其他一切部門，或否定其他一切部門、更不可獨斷地把一切異己者稱爲反動派。

這篇大作說：「中國人喜歡說仁義，說調和，而不喜歡談仇恨，談矛盾，整天搬出一大套仇恨矛盾、對立的思想；而自以爲愛國，實在卻大大汚辱了中華民族仁厚的靈魂。其實父子之親、朋友之義、夫婦之愛，莫不是有血有肉的人文之情，如用階級仇恨之公式解之，不但汚辱了中國民族，更汚辱了善良之人性。」

這篇大作說：「要認同的話，就當認同中國文化；要回歸的話，就當回歸到中國文化上，因爲中國文化才是中國之根。」

此外，這篇大作還說：「有些人認爲，中共推行馬列主義，乃是割斷中國固有文化的命脈，故中共雖在政治上已脫離俄國管制，但是思想上仍爲俄國奴隸。」

該文指出：「國家是保護人民的工具，國家是爲人民而存在，而非人民爲國家工具，國家更不應爲一個政黨所操縱，甚至以黨代國，黨高於國。」

對於釣魚台問題，該文說：「釣魚台問題並不能因中共不與日本爭持就算完結，釣魚台羣島一日存在，一日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我們一日是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一日就應該爭回這領土主權。今日好些尾巴分子，當日大罵台灣政府賣國，今日卻不敢因中共不爭求釣魚台主權而批評中共，這是甘願放棄人格的盲目行爲，我們不必與這種人一般見識。」

筆者一向不大願意抄引別人的文章，這次卻破例的引述了很多原文，甘願做一次文抄公，理由是：中大畢竟怒吼了！中大的學人已經宣佈道：

「做一個人，做一個有獨立自主性的人，做一個尊重自己及他人人格的人；做一個中國人，做一個有文化氣質的中國人，做一個負起中國未來使命的中國人。」

中大不再是共產主義的溫室了，中大怒吼了！

五四時吳虞曾經妄想「打倒孔家店」，中共政權又極力破壞孔孟之道。現在，中大的八位學人淸楚地宣佈道：「中國人喜歡說仁義、說調和！」

是的，仁義必然戰勝兇狠，自由必然獲得勝利。

本文寫於青年節前夕，願碧血黃花精神，鼓舞着眞正愛國的青年前進。我們應該繼承這優良的文化傳統！

「鄧小平是一貫反毛澤東思想的，過去有人不了解，說他一貫正確。這張僞裝的畫皮要揭開，他長期封鎖毛主席，而他卻在幕後大搞獨立王國。……鄧小平也極力反對學習毛主席的著作，反對突出政治，他在前年二月的工交政治工作會議上，公開提出『以實帶虛』，反對政治掛帥，他還說什麼『地方學習解放軍，更充分注意企業特點』。又說：『軍隊卽停止一個月專門搞政治工作也不要緊』。這是什麼話？簡直汚蔑了解放軍！更說『解放軍是沒事情幹才學習毛主席著作的』。他這話在上海會議後才說出的，性質就更加嚴重，更爲惡毒了！

「鄧小平以爲他自己有兩大功勞：一是他認爲淮海戰役具有了不起的功勞。……誰都知道，淮海戰役從頭到尾，都是毛主席親自指揮的，在前線工作的有劉伯承等許多同志，有廣大戰士羣眾的努力，怎可以說是他個人的功勞呢？他自認爲：『你從東北打到海南島，我從南京打到成都；你有你的遼瀋戰役，我有我的淮海戰役』（指林彪）。……鄧小平在「毛澤東選集」裏面，特別註了十條，說他是淮海戰役中的『總前委書記』，這就是說他是第一個，其他的人就不算數。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反修鬬爭中，鄧以反修英雄自居。這也要戳穿，……伯達同志對我講的一個例子是『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建議』這篇文章，鄧事先在北京搞了一個班子，寫了若干條，當時彭眞他們大家讚賞，認爲了不起。送到毛主席那裏，主席認爲不行。後來，在毛主席的親自領導下，和伯達同志主持下重寫。這就是公開的二十五條，是毛主席親自領導寫的，鄧卻吹牛說是他搞出的。」

明眼人一望而知楊成武以上攻擊鄧小平的文字，完完全全是林彪幕後指使他寫的。其內容雖大捧毛澤東，實際上在替林彪申訴，卻沒有充份指出鄧小平犯罪的實證。但人們覺得奇怪的是：當楊成武發表這篇文字後不到兩個月，自己卻遭到了江青的整肅。由此種種跡象更顯示了毛澤東與林彪間的危機，早在「文革」初期便已隱伏着。

滿城風雨的北平局勢

此外，還有一項更重要的內幕資料，透露了鄧小平出賣劉少奇的一段事實。如果不是鄧小平的「懸崖勒馬」，到最緊急關頭的時機臨陣退縮，那末，毛林所推行「文化大革命」不僅不能成功，休想返到北平掌握「黨中央」；甚至毛澤東很可能在那時已變成了落水狗！換言之，毛澤東之所以順利奪權成功，全靠這位「中國赫魯曉夫第二」助了他一臂之力。——綜合當時駐在北平的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及日本等國記者所發出的通訊是，北平於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前夕，情形緊張驚險，瞬息萬變！於一九六四年的四月杪，中共的「中央委會」已經分家，卽毛、林在上海已另組「黨中央」，跟劉少奇、鄧小平控制的北平「黨中央」對抗。同時楊成武也奉林彪之命，在市內增派了武裝部隊下巡行，暗中監視着彭眞、劉少奇、羅瑞卿等人的行動。

制了同年五月下旬至六月初，北平市內的變化多端，首先是盛傳

鄧小平被毛

因此，當火車駛抵濟南時，卽受人勸告而折回。其次是軍方阻止彭眞返北平「市委」辦公室，而彭眞則把「市委」辦公中心搬到他自己的住宅裏去。再其次是林彪的心腹大將楊成武和楊勇，強迫改組北平「市委會」，並使用武力接管了「人民日報」、「北京電台」及「新華社」，使劉、鄧的「北京中央」，失卻了宣傳控制權。可是劉少奇派並未就此屈服，相反地，他們組織了大規模的反擊。劉少奇決定仿照蘇共中央罷免赫魯曉夫的舊方式，進行召開緊急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用投票方式來罷免毛澤東及阻止林彪對黨中央的篡權企圖。不過，劉派並沒有把握在「中全會」裏面獲得比毛、林派更多的票數，如欲以投票方式來擊敗毛林，那就必須獲得黨「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的支持。故在同年六月間，劉少奇與彭眞一直在這個問題上做工夫。據南斯拉夫通訊社報導說：「當時的新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峯，曾做過劉少奇和鄧小平之間的橋樑，而彭眞本人則於同月中旬起，分赴西北和西南地區活動，聯絡散居各地的黨中央委員，以保證在那次中全會中獲足夠的多數票。

「跟隨着彭眞赴西北去活動的計有：前中共黨中央書記處書記楊尙昆等一行，其後分別向西北、西南活動，那次顯然獲得重大的收穫。當他們返平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及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曾隨同彭眞飛往北平；而楊尙昆則與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同來。」這樣一來，令到劉派加強了用投票方式擊倒毛林派的信心。並從七月初起，分佈全大陸的中共「中委」，曾紛紛抵達了北平。據日本記者七月八日發出的通訊說：「中共卽將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可能在幾天之內卽將實現，大家都認爲會有重大事件發生，各國記者忙於採訪工作。……」根據他們分頭採訪的結果是，截至同年七月十五日爲止，已有中共「中央」五十一人，及候補中委三十八人集中在北平了。其中大部份下榻於中共黨書記處大廈，而若干地位較高的「中委」，則被招待於劉少奇和彭眞的住宅中——包括烏蘭夫、李井泉在內。

雙方對峙下毛林發慌

從這批抵達北平的中共「中委」及候補中委名單中看來，曾發現了兩項值得尋味的奇特現象：㈠是華東區及中南區的中共「中委」及候補中委中，有大多數未到。這一地區的「中委」，顯然效忠於毛林的「上海中央」的，卻佔少數派。㈡是西北及西南區的中共「中委」和候補「中委」，差不多已全部到齊，但其中所有軍人「中委」及候補中委，卻有百分之九十未到；華北區的中共「中委」及候補中委，全部集中在北平，而東北區的中共「中委」，則僅到了二分之一。

至同年七月十六日晚上所傳到北平城內的消息是：北平至天津間的火車交通突然宣告中斷，跡象顯示有重大的突發事件出現了。而自南方通至北平的所有鐵路交通，也都在同月十七日的中午已開始斷絕，尤其是從漢口往北平的平漢鐵路，及自南京北平的兩條主要鐵路幹線上的所有車卡，均已被中共國防部所徵用。就從那日起，北平城內已開始執行宵禁令，火車站和飛機場的週圍地區，亦自晚上十時起實行戒嚴，禁止行人通過。凡是自北平前往任何城市的車票——包括火

玩弄內幕（下）

胡蓑之

特別是到了同年七月十八日，北平市上已風聲鶴唳，盛傳林彪所屬的軍隊，已從華中各地調到北平，雖然在市內沒有見到新來的野戰部隊，但一般相信新調來的「解放軍」，全在郊區各要隘，亦即重重包圍了北平城。實際上，中共「外交部」隨即發出通告，要求駐北平的各國使館的外交人員均留在館內，外國新聞記者，則暫時留在「北京飯店」內，不得外出，以免遭受意外！

原來當權派與推行「文革」的毛、林集團，於七月十九日起便開始短兵相接。由於七月十八日的上午，仍在上海方面的毛澤東，曾以長途電話通知所有在北平的中共「中委」及各候補「中委」，聲言他將於數天內返回北平參加「第八屆十一中全會」，在他未抵達北平之前，「中全會」不得擅自召開會議。然而反對毛林集團的劉少奇派，則聲言「已過半數中委同意七月廿一日召開中全會，並依法於半個月前向全體中委及候補中委發出通知，因此中委會的照常開幕，而毋需延期。可是，林彪指揮下的部隊已佔領了北平，從而擺出將以武力制止召開中全會的姿態。而劉少奇派則以維護憲法的名義，也暗中命令軍隊赴北平執行任務。當時新疆軍區司令員王恩茂奉到前中共軍「總參謀長」羅瑞卿之命，曾將駐紮在陝西的一個師兵力，即迅速向北平方面推進；這時的毛澤東、林彪及新任「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聽到此消息則發了慌！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於是一方面馬上致電王恩茂，命令該師停止前進；另方面則調遣剛抵北平的林彪部隊以閃電的行動，向山西邊境壓臨，並進行作戰部署，以阻止來自陝西的反毛軍。因之，在北平城裏到處可以聽到關於中共爆發內戰的謠言滿天飛！事實上，如果王恩茂的部隊繼續推進，則那次的內戰勢難避免，而毛林能否順利控制北平？還是一個未知數。

七月十九日晚上傳到北平的消息是：王恩茂的軍隊已自動停止進兵，而大部份的林彪部隊，則已進駐了北平市區各地，分別控制了北平市內的局勢，並先後分別逮捕前「總參謀長」羅瑞卿，監視前北平「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彭眞，及「宣傳文化部長」陸定一等人的行動。而劉少奇和大部份的反毛中共「中委」，則表示仍然依照原定計劃和原定日期召開中全會，局面陷於僵持。

臨陣變卦出賣劉少奇

劉少奇和鄧小平原先協議決定召開「中全會」的日期是在七月廿一日開幕，直到十九日傍晚，當羅瑞卿等人被捕時，鄧小平還當面表示支持劉少奇的計劃行動。可是到了七月二十日的半夜後，情況似發生了變化。這重大變化的主角，便是本文的中心人物——前中共「總書記」鄧小平，他到了七月廿一日的清晨，亦即「中全會」開幕之前幾個鐘頭，突然臨陣變卦；竟然表示要接受「黨主席」毛澤東的指示，他決定等候毛澤東返抵北平之後，才進行召開「中全會」。這一悶棍，把劉少奇派及其他反毛的「中委」們打到頭昏眼花，哭笑不得！而使瀕臨敗局的毛林集團獲得轉機。

然則鄧小平爲什麼要在最後一剎那，和最緊急的關頭出賣劉少奇及其他反毛派呢？一直令人有點莫名其妙，有的人說：也許是鄧小平起初答應彭眞與劉少奇合作，爲的是情面難卻；後來看到形勢不利於劉派，而逐漸感覺到沒有擊倒毛林派的決定性把握，反而會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啦！與其如此，不如不開，因此，他的頭一歪，便否定了他與彭眞的協定。有人則認爲：鄧小平畢竟是少年得志，沒有見過大場面，他很可能看到毛澤東的來勢洶洶，林彪的武裝實力太大，而且已經兵臨城下，尤其逮捕了反抗的羅瑞卿等人，使這個狡猾的四川佬，便害怕起來，終於願意賣身投靠。

更有人猜測：鄧小平可能是毛澤東暗中派遣打入當權派的反間分子，破壞了劉少奇派的反毛計劃。總之，正因爲鄧小平的臨陣退縮，令到劉少奇一派已無法湊足人數召開中全會，來罷免毛澤東了。所以，就很明顯地使毛林派佔住了優勢，林彪的心腹大將楊成武及謝富治等，彷彿史達林時代的秘密警察首腦，加緊指揮其特務人員，完全控制了北平。同年七月廿八日下午，便有四架飛機把毛澤東、林彪，以及其他原先集中於上海的一批親毛「中委」，載到了北平。自此，毛林集團獲勝的局面已定，全靠鄧小平「出爾反爾」之所賜。

由於一九六五年間，北平的局勢對毛澤東十分不利，乃於同年十一月藉口畏寒而避居到杭州，實際上居住上海的時間較多，隨即密召前中共「國防部長」林彪去上海，共商推行「文化革命」和奪權運動的大計，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杪才重返在林彪重兵戒備下的北平，前後的時間相差約九個月。

雖然毛林當時已控制了北平，但仍未控制北平以外地區，因之，決定「第八屆十一中全會」，於同年八月一日開始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大廈內秘密舉行，直至同月十二日閉幕。會後的公佈亦未透露會議期間的鬭爭情形，可是，因爲對於大多數「中委」具有影響力的鄧小平之投向毛、林集團的懷抱，令到劉少奇的一派在那次的「中全會」中，無疑地已處於下風，故在「中全會」改選政治局的結果，林彪便自十六名擢升至第二名，而劉少奇則從第二名降至第七名。

至於鄧小平因勾結劉少奇在先，投靠毛、林在後，功過相抵，地位不予確定；且在當時的新「中央」裏，他已不復被毛派視爲同道中人，隨後把他的名字和劉少奇聯在一起，被毛林派一度攻擊爲「劉鄧集團」，表面上曾經受到整肅，實則並未被拖出遊街和公審。因此，關於「鄧小平可能復出」，或毛共可能「保留鄧小平人民大會代表」的地位等傳說，時有所聞。

不過，鄧小平也曾遭受過鬭爭，和進行過澈底的自我批評：「這次會議深入的檢查全黨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方針和政策，作進一步肅清以劉少奇同志和我爲代表的資產階級錯誤路線的影響，更好地貫澈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這仍是一種做作，要不然，毛林集團「砲打劉鄧司令部」的大字報，曾經貼滿着北平城，爲什麼鄧小平可以起用，而劉少奇卻不可以呢？說穿了，鄧小平曾被獨裁者毛澤東的兩次利用……既被他以出賣劉少奇，又被用以對抗林彪而不惜自我犧牲，可說毛澤東有負鄧小平，鄧何負於毛呢！

「叛逆」•鴻溝？與「假超人」

林巽



這個復活假期上映的三套國片；龍剛導演的「應召女郎」，張徹導演的「叛逆」，羅維導演的「海員七號」。看後覺得每一齣片子都有些可以值得一談的東西。「應召女郎」是社會問題寫實片，雖然人物都是經編導製定的特殊人物。「叛逆」依然是張徹式電影，但卻換了些表現的花樣，可以說他是用假設人物去演繹現實問題的片子。「海員七號」有很多日本人的東西，故事是虛假的，人物亦是虛假的，但在虛假中卻亦若隱若現的流露出一點點眞實的東西。為了篇幅關係，「應召女郎」想我留在下期才談，這裏只談「叛逆」與「海員七號」。

可以看到的是張徹即使寫文章沒有承認拍血腥暴力電影的不對，而且不時為血腥暴力電影辯護，雖然「叛逆」的血腥是沒有了，但暴力仍一樣暴力。「叛逆」的姜大衛與「憤怒青年」的王鍾，除了教育出身不同外，從精神形態說，仍是同一樣人物的翻版。故事開首，說什麼兩代鴻溝的問題，於是從故事發展看，並不是表現什麼一般性的兩代鴻溝的問題，故事中的兩代，都是一般性中的少數特殊人物。編導將今日一般生活空虛的一型青年的種種生活剪影片斷，將姜大衛化裝起來，如愛打架，愛開快車，衣裝標新立異，然後再塑造一個十六歲愛唱歌的小歌女陳美齡。電影中陳美齡的父母，東洋氣味很重，父親是大男人，母親在丈夫面前，不但沒有地位，亦沒有自己的性格，她對女兒，更可以看出沒有一點影響力，親情的表現是造作的。

十六歲的少女是沒有合法年齡，換句話說，在香港，是倘持有兒童身份證的，姜大衛二十一歲了，他愛上陳美齡，陳美齡愛唱歌（在夜總會表演），因為父親不答應，她便離家出走，姜大衛亦是退學出來在修車廠工作來照顧陳美齡。電影為了迫使觀眾同情他們，所以寫他們的關係是很純潔的，並且從這一點特殊行為強調整個社會的人都不了解他們，歧視他們。

促成悲劇結果的並不是兩代鴻溝，因為不了解他們的人包括他們同一代人物的同學朋友，對姜大衛施壓力的是從美國留學回來與他們同一代人物，他的哥哥狄龍，由此看來，它怎能算是什麼兩代鴻溝問題的電影？只是正常社會與編導塑造的特殊人物的鴻溝。它不是兩代鴻溝，而是同代的分裂。

現實社會上每一個人，雖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抱負。但我們不得不承認，每一個人的長成，都與他的家庭背景、教育環境、最親近的親友互相影響而形成的。即使是浪漫故事中的人物孫悟空，亦是現實人物思想生活拼湊成的。但在「叛」一片中，你無法從那對男女的家長或親人身上，找到男女主角一點點影子。一個嚴厲的父親，他嚴厲地去管束他的女兒，必然從少年就管束起，並不是自少放縱而至十六歲才去管束，陳美齡如是她父親的女兒，她就是母親的影子，非常軟弱的和怕事，不會膽敢指着父親大叫「爸爸，你太卑鄙！」

姜大衛與他的父親，開始時從情感看，幾乎有如摯友，這種父子之間的所謂鴻溝，只是編導憑不成熟的想像去塑造而已。

最大的失敗是男女主角與他們的關係太冷漠了，如果編導懂得從父母子女之間加重互相關懷及互愛的天性，而依然保持悲劇魅力，那便行了。

依筆者看法，張徹實在不是搞文藝片的材料。其比龍剛、宋存壽還差一大截，甚至比起羅馬也不如。羅馬至少在感性方面的處理比他強得多。如果他有自知之明的話，切不可聽信那些封他為「文人導演」的違心之論者的鬼話。須知塑造一個成功的角色，應是內在的，不是外表的。

然而「叛逆」並不是完全沒有是處，最後姜大衛的後悔，單獨駕電船回來向警方投降，並且死在船上，那幾個鏡頭可有一種較高的意境，象徵死者最後終於成功地擺脫罪惡，這比其在「憤怒青年」最後所販賣的絕望氣息是略有進步了。但望他今後能少發空談，為自己的不成熟作品辯護，而更用心去塑造紮實的角色，不要老是依靠製造假超人來演魔術，相信機會還是有的。張徹的藝術毛病，就是他塑造的人物情感極不正常。

羅維的「海員七號」中的王羽，與前次的「冷面虎」仍是差不多的戲路，一個沒有眞實的故事，加上一個「假超人」主角，如何用拳頭去解決問題，由頭打到尾打完了一套電影。王羽這個「假超人」角色，不論雙臂或獨臂，同樣是固定了一種類型，不論是他自己導演或羅維導演，亦同樣固定了一種類型。一個朋友看了近期王羽的出品後說：「如果王羽離開了邵氏後，能夠設法重新塑造自己。譬如李行的『秋決』，如用王羽來飾演歐威那個角色，他可能會重新發現自己。」想來不無道理。但王羽與羅維都太現實了，他兩人都不會選上像「秋決」那樣的故事來合作。那是可以預料得到的。

「海員七號」的王羽是一個海員，因在台灣一間酒吧間看一班日本青年欺負一個老人，抱打不平，打死了一個日本人，因此偷渡上一艘貨輪赴日本，誰知那艘船正是日本走私黨的船，王羽以與走私黨做線人的代價，被允許偷渡到日本去，事情完畢，他到京都去找表哥收留，但走私黨首領因他知道

秘密，一定要殺死他。這時王羽又結識了一個日本探長的女兒。最後由他個人不凡身手加上警方幫助，將走私黨消滅。

電影沒有什麼特別處，有的是為王羽這「假超人」安排一場場比較奇異背景的打鬪。故事結局觀眾是猜得到的。

不過看了「海員七號」使我產生一個聯想：那就是日本因連年來對東南亞國家，作侵略性的輸出，因為存在外國儲備金太多，於是便川流不息的派出一批一批的旅客，將儲備外滙，藉遊客作化整為零的走私方式，將資金化成貨物，攜帶回國內，譬如不久前台灣海關就從一日本遊客背心中，搜出百多萬美金，同時日本政府，亦公開宣佈准許日本到外國遊客每人可帶回黃金一公斤。我以為「海員七號」如果以這樣現實題材拍電影，至少對東南亞各國，可以負很大的警惕作用，而亦極富有現實意義。不過「海員七號」卻將本來面目朦朧了。究竟是為了逃避什麼呢？

人海百態

仔大仔世界

萬人傑

陳存仁兄遊罷美國歸來，慨嘆美國字典上沒有一個孝字，父子關係比不上朋友。不過，這只是指兒子長大成人之後，當兒子還幼小時，父母對他們總是呵護備至。

他老人家用中國古老的「孝悌忠信」的道德觀念衡量現代的美國人，當然覺得事事不對眼。其實，自「西風東漸」，中國人的父子關係受到外國風影響，再難見到「父慈子孝」的現象。

由於到外國留學的香港學生漸多，除了學到外國的知識，也學到外國人的生活作風，不管好的還是壞的。因此許多頭腦守舊的朋友，見面時就互訴一激氣之事，認為自己的兒子鍍金後，「整個變了」。他變得不似中國人，成個番鬼佬。

老張向我訴說：他的兒子帶了媳婦回香港渡假，媳婦是土生，雖還是黑頭髮、黑眼睛、黃面孔，可是她不懂中國話，生活習慣，完全和外國人一樣。

老張說：最要命是她有吻人的習慣，常常使到他這公公十分尷尬，她出門吻他一下；回來又吻他一下，在老妻和兒子面前弄得他漲紅面皮。要不讓她這樣做，他的英語又說不來。

後來他無法再「忍受」，對他兒子說：「你叫大嫂不必出又吻我，入又吻我，告訴她我們中國人該守禮。」

「爸爸，她正是為了守禮呀。她是你媳婦，對你親熱一點也是應該嘛。」

直到兒子媳婦假期屆滿，她最後一次在機場上吻別他之後，他才輕鬆下來。

老潘也告訴我他的遭遇，兒子到美國念了四年書，他在公司討得假期，到美國探望兒子。父子見面，仍然和以前一樣親熱，老潘唯一覺得兒子變了的，是他蓄了一頭長髮，不過在那邊年青人長髮居多，老潘也不怪他。兒子解釋，蓄長頭髮並非為貪時髦，而是太忙，沒工夫修髮。老潘對他這解釋完全接受。

父子相見，少不免到外邊吃點東西，在餐館裏談得很好，可是，吃完東西，兒子付帳時，卻只付自己的一份，老潘不由瞪目瞧着他。

小潘發覺老子面色不對，想了一想，也明白他為什麼這個樣子，連忙抱歉道：「爹哋，對不起，這是我習慣了，這兒的人吃東西都是自己顧自己，我一時沒想起你是我老子。」

老潘事後對老萬說：「想到兒子他日學成歸來，我家伙食豈不是一盤最難算的帳？」

其實，外國字典中也不是沒有「孝」字，陳存仁老兄說的不過是憤激之詞，外國青年也有孝的，不過他們的孝道不像中國人。中國人的孝，是「順從」，老子說一，兒子不能說二，老子是一家之主，獨裁者。在外國，每個人是獨立的，兒子可以和老子有相反的意見，由此，中國人看起來，他們便是大逆不道！

尤其在金錢方面，父親有父親的荷包，兒子有兒子的荷包，不能混亂，除非他同意給你，否則一分錢都要算清楚。兒子到了自立年齡，就不能隨便向老子張手，該自立門戶，經濟獨立自主的了。

在外國，決沒有「養兒防老，積穀防飢」這一回事，兒子並無責任養老子，因此養了兒子也防不了老。外國的社會制度，老子可以領養老金，生活不成問題，但你想兒子「長依膝下」，那就不可能有的一回事。

為了風俗習慣，社會制度不同，所以我們中國人看在眼裏，會感慨外國字典裏沒有「孝」字。

許多人認為把兒子送出外國讀書，就等如把兒子送走，從此之後，他永遠不再屬於你了。這是事實，人各有志，難道我們爬格子動物希望兒子也跟着爬，叫他放棄自己的志願，永遠跟着你生活嗎？

值得注意的「換股」與「拆細」

凌山

（股市）（閒話）

驚濤駭浪的本港股市跌潮，自三月中旬開始後，連續時間幾達四週之久，到了四月中旬，在各方面的救亡之下，方才止跌趨定。股市局面趨穩後，由於一般股票買賣者受過三月大跌潮的教訓，心理上普遍仍然虛怯，故可以預測，在未來的三數個月期間內，本港股市將絕難出現像去年聖誕前後那樣飛躍向前，有升無挫的局面；如果沒有實質的壞消息或較特殊的利好消息影響，最近幾個月內，可見的情形將是有起有跌；有時反覆向好，有時反覆趨軟；有時微揚，有時微挫；絕對可以相信的，乃是不會有「驚人表現」的起跌，大概要待至七月份來臨以後，本港股市才會出現較新的局面。

大市在一段較長的時期雖然會徘徊於牛皮狀態，不過，較長期的牛皮卻絕非顯示股市大勢可慮，反過來說，經過大跌潮後這種較長期性的牛皮，卻是本港股市趨向更加健全發展必須經過的階段。我們都知道，股票市場應該是一個投資市場而非一個大賭場，過去，有許多股份持續地超越其實際價值在股票市場中升無止境，這純粹是由於大鱷集團燃起的一把「炒」風，將股票市場變成了變相賭場所造成。結果，升得急，跌得慘，在三月大跌潮中，無數炒家嘗到了焦頭爛額之苦，一部份跟風學別人做「小炒」的盲俠，也變成了萬劫不復，徒喚奈何！無理的暴起暴跌，均是股市脫離常軌，趨向危險邊緣的警號，可惜在三月大跌潮發生之前，大多數人都爲股市持續上漲的好景弄昏了頭腦，忽視了警號的敲響，越炒越起勁，才在跌潮中跌得四腳朝天。接受了三月大跌潮的痛苦經驗教訓之後，炒家們已較爲知道警惕，而一般投資者亦將會比較懂得選擇其投資對象，胡亂跟風的盲俠也必會相應減少；也就是說，股市的炒風在今後數個月內可能稍見斂息，這樣一來，若無較特殊的實質好消息或壞因素影響，在可見的數個月內，本港股市的波動一定較後對於那些空穴來風的利好消息，必須加倍警惕，不可胡亂聽到傳言就跟風，這樣才可避免一些賭性不改的賭徒炒家所乘，才可避免本身遭受無辜的損失。

根據年來的觀察所得，炒家集團爲達到其混水摸魚目的而在市場捏造、散播的「利好」傳言，向以「換股」與「拆細」做話題的爲最多。爲什麼換股與拆細均屬於利好方面的消息呢？首先我們不妨把換股和拆細的作用弄清楚再說其他。換股的作用，其實只是變相的收購，通常的情形是甲、乙兩公司均有股份上市，甲公司是實力雄厚的大公司，其股份當然是屬於藍籌股；乙公司資金不多，其股份只是中價股或蚊型股（但其中也有甲、乙兩方均爲實力雄厚的公司，例如去年發生換股的置地與牛奶便是）。當甲公司對乙公司垂以青眼，欲控制乙公司的股權時，甲公司便會提出優越的條件與之交換股份，以達致其收購目的。由於在每次換股的事件中，財雄勢大的公司給予資產較少的公司的條件必甚優厚，佔「便宜」的一方必定是資產較少的公司，故資產較少的公司與財雄大的公司換股之後，由於其實力增加了，股價亦必然相應躍升。所以，換股消息乃成爲了一項利好因素，常常被炒家利用作爲造謠的好資料。至於所謂拆細，乃是一間公司將其上市的股份一股拆細爲數股，例如近期的某企業一股拆五，內容便是這樣：某企業股票上市時，每股本爲面值五元，一股拆五後，即將原來面值五元的每股分爲五股面值一元的股票。本來，拆細對股票本身並無增值，在經濟價值上亦無變動，於盈利分配上也不發生變化，但拆細後由於股份的價位較小，便利了跟風散戶及小額投資者的購買，往往可以助長該股票的交投額及投資熱，影響所及，大價股拆細便也成爲了一項利好因素，炒家們也樂於把它作爲傳播假消息的好題材。

談起換股，人們絕難輕易遺忘的，當然首推是去年十一月所發生的置地與牛奶換股戰。在換股戰滿場飛。自置地收購了牛奶公司之後的數個月來，有好些公司與公司之間亦確實公開宣佈過眞正彼此進行了換股。但是，由於上了炒家散播換股謠言的大當，而致遭受損失的盲目跟風者，數月來亦確實不少。最近數月來，市場上流傳的換股假新聞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兩宗例子，乃是有關九龍倉與海港公司換股，以及山帝國與美麗華酒店換股的謠傳；在炒家製造這些利好的謠傳中，使其中兩隻股（海港公司與山帝國）曾一度超逾常理地暴升，在該兩隻股暴升之際，炒家趁機迅速放貨，而上了換股謠傳大當的盲俠，於海港與山帝國暴升時搶着入貨，及至海港與九龍倉換股的消息被證實爲謠傳，山帝國與美麗華換股的消息被證實爲絕無可能之後，海港與山帝國股份的市價，迅即由上峯回落，當這兩隻股的市價由上峯回落之前，炒家已放貨完畢，於是炒家利用換股的謠傳賺了大錢，而盲俠上了謠傳的當，在高價時搏命入貨，當價位大幅回落而再無力上攀以後，盲俠便只有永遠做其大閘蟹，鬆綁無期了。（附註：當海港公司被傳與九龍倉換股之際，海港公司的股票曾一度暴升至一百六十元，而目前海港公司的價位，則只是徘徊於四十五元左右；當山帝國被傳與美麗華酒店換股時，山帝國的股票曾一度大步跨升至五元，至於目前山帝國的價位，則只是徘徊於二元半至三元左右而已。）

至於拆細的消息，雖然被炒家造謠利用的機會沒有像「換股」之多，但是，由於藍籌股正式宣佈拆細後，其行情必然會上漲（例如去年十一月和記企業正式宣佈行將拆細後，每股即由六十八元漲至八十八元左右；滙豐銀行於今年二月正式宣佈行將拆細後，當時市價即由三百元左右上漲至幾達六百元），故在炒家的心目中，認爲對拆細消息的利用價值亦甚大，只要適逢其會，炒家亦必會利用拆細的謠傳來引誘盲俠入彀，這是一般正當投資人士絕不能疏忽的地方。

近日筆者聽到一個頗爲可靠的「內幕消息」，

見歛息」；又說「若無較特殊的實質好消息或壞因素影響，在可見的數個月內，本港股市的波動一定較微弱」。這只是根據目前股市大勢爲依歸的看法；實際上，在股市場興風作浪的炒家，要其改變「賭徒性格」，不再投機取巧與興風作浪，乃是一件不容易辦得到的事。他們接受了三月大跌潮的教訓以後，在近月內雖然或者不敢再「大炒」，但有限度地「小炒」，並傳播僞造消息刺激大市，以遂其混水摸魚的企圖，則無論如何是仍然會發生的現象。因此，一般在股票市場從事正當投資的人士，今

奶公司與置地公司股票的市價，均比換股戰發生前差不多高達一倍。牛奶、置地換股戰的結果，雖然終於結局明朗，置地以「強姦式」的作風收購了牛奶，牛奶公司歸併於置地旗下，此事告一段落之後，對股票市場本來已再無新聞價值。但由於牛奶與置地換股戰進行期間，曾直接刺激了兩公司的股票市價直線上升，其他有股票上市的公司見獵心喜，爲了刺激本身所屬公司的股票報升，於是，許多公司便掀起了換股熱，再加上炒家推波助瀾，利用機會，製造僞消息，一時換股新聞在股市中便變成了

投進股市。故可以堅信，在最近兩三個月內，本港的股市將絕不會再有較大的跌潮發生，可見的市況將是反覆向好，揚多於挫；在大市趨於穩好的局面下，投資人士只要能穩健投資，在股市場中賺錢的機會亦甚大。

但是，在穩市之中，炒家們必不甘心安份守己地進行投資，必會盡量利用機會謠傳消息以遂其於搏亂中大賺的心願。是故，在今後數月內，投資者爲避免損失，便必須特別小心那些毫無消息來源作根據的「換殼」與「拆細」的謠傳。

雪山盟 海明威 煙雨濛濛

霍大川

一位小妹妹在試行做研究文學工作，她說她最喜歡寫作。有一次談起某些名作家作品，卻沒法找出作家在寫什麼。我勸她最好不要先行研究沙特或卡繆的作品。因爲這兩位作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所感受到靈魂創傷的世界是她沒法瞭解的。亦是使現代青年迷失的。

「那麼，研究海明威的作品可以嗎？」她問。

「最好不過的。」我說：「海明威喜歡在文化沙漠中而又是情感的綠洲中尋找他的寫作材料，沙特與卡繆之流卻喜歡在文化的綠洲又是情感的沙漠中尋找他的材料。」

「可是我反覆讀了三遍海明威的『雪山盟』，又讀了好幾篇評論『雪山盟』的文章，覺得越讀越糊塗，究竟『雪山盟』是表達什麼的？」

「海明威的典型局面背後，永遠潛伏着毀滅的陰影，使他的典型人物面臨着失敗或死亡；但這些人物，在失敗或死亡中，往往設法保存了一些什麼東西。」這是美國著名批評家Robert Pem Worren 對海明威的作品的總結性評論，想來很透切，但讀者如果要去思索海明威的作品中那些謎樣的東西——「這些人物，在失敗或死亡中，往往設法保存了一些什麼東西。」那就是小妹妹感到「雪山盟」不知表達什麼的原因了。

「雪」故事透過一位作家，爲了找尋一封親人的遺書的隱語：「基利曼乍路是非洲最高的山，週年積雪，西邊的山峯，名曰天神之居。距離山峯不遠，有一具雪冰了的斑豹的屍骸，從來沒有人解釋，那斑豹是爲着尋求什麼東西，纔跑到這麼高的地方？」

我打趣向小妹妹說：「如果人們發現的冰封了的不是斑豹的屍體而是人的屍體，問題就容易多了。因爲人是喜愛向上爬的動物，儘管越高越冷，越不容易生活，越孤獨但是人仍是喜愛向上爬的。」

「是的。」小妹妹說：「如果是冰封了的人的屍骸，這小說便成爲小題大作了。」

可是「雪」上的非洲斑豹，是一種喜愛吃屍骸的腐肉的動物，牠只懂得跟着死亡氣味前進，當然那隻死斑豹可能給死在山峯上的鷹鳥的屍骸或探險者的屍體吸引着。「雪」故事最後藉着那位垂死的作家——夏利央德烈的腿腐爛了，於是有一隻斑豹嗅着死亡氣息跟進營幕來，於是問題解答了，原來高高的雪山上有死亡的氣味，因此我們從小說上分析那隻斑豹的屍骸，也聯想到人的問題，如何證明向上爬的人喜愛死亡氣味，恐怕只用一句「一將功成萬骨朽」的成語，就可以說明它的意義了。

但「雪」故事如果不用隱語，沒有斑豹的屍體，就通過故事，給讀者上一次「大課」那便不是味兒了。

日本名作家武田麟太郎，寫有一篇「給有志寫作的人們」一文，有一段說：「常聽人說：我在人世歷盡滄桑，嘗遍甜酸苦辣，因此，把這些寫出來，也許可以成爲小說。這僅是一種淺陋的意見而已。」作者接着寫如何表現的技巧及註入人生觀的問題。我以爲作者提出來的所謂一般寫作的「淺見」是對的，但如果要替他的論文找結論的話，只有一句話，就是如何替他寫的主人翁逃避什麼或愛着什麼？恨着什麼？

最近從電視上再看一遍瓊瑤的「烟雨濛濛」改編的話劇，深深感到這確是瓊瑤作品中最成功的一部，直到現在止，恐怕只是這一部。「窗外」卻不敢恭維了，這並不是文字技巧的問題，「烟雨濛濛」寫前一代製造錯誤，造成下一代的偏見與懺悔。所涉及的並不只是倫理問題，而是哲學問題，看來兩代主人翁的心靈中，都有「雪山盟」那種斑豹的本能慾望。

我不認識瓊瑤，我想如果我有一天認識她的話，我要勸勸她的，還是別在她塑造的角色背後，藏着那麼多毀滅靈性的東西。這是我從海明威作品感受到的經驗。

中共特務大使 陳楚

武陵

近期中共已發表調派原駐聯合國常任副代表陳楚，出任首任駐日本大使，並已於三月二十六日携帶其妻一等秘書洪蘭等抵達東京任所，並積極開展各項活動。

陳楚這個名字，由於他在聯合國的作爲，外界本不陌生。但陳楚這個人，帶有若干特殊性，不爲一般人所能瞭解。

師範學生

他是一九一三年出生在山東省榮城縣一個富農的家庭裏，一九三六年在山東省曲阜縣立師範學校就讀。多數人都知道，毛澤東也是出生在湖南湘潭一個富農家庭裏，也曾在長沙第一師範學校就讀。江青也曾在山東濟南師範學校就讀過，說來他們還有幾分同行關係。

土共出身

他在抗戰初期參加中共。當時是在一股土共中擔任政治工作，後被編入徐向前山東縱隊第五支隊，隨部在膠東半島一帶地區流竄。因爲他被列爲知識分子，比較容易接受新的事物，故在土共中升遷最快。一九三九年中共抽調第五支隊一部主力開赴魯南擴展，因怕戰士情緒消沉，乃將被抽調之部隊，美其名爲「西進參觀團」。陳楚就是這個團的政治處主任，在這次流竄途中，頗能表現，於到達魯南接受徐向前山東縱隊整編後，乃被派任許世友第三支隊政治部主任，隨部在魯北一帶地區流竄。

犯過溫情主義

一九四〇年三月，陳楚曾接獲由原籍寄來家書，告訴他父死母病，家境淒涼，全靠其髮妻獨力支撑，十分艱苦。其於過目之後，一時觸發天性，悲痛異常。乃被指爲犯有「資產階級溫情主義」思想，遭受一般所謂「長征」幹部的極端藐視和無情批判。

一九四一年中共山東縱隊第三支隊政治部保衛科科長石××因托派嫌疑被捕，陳楚身爲政治部主任，難辭其咎，而被降職爲副主任，由徐××取代其主任職位。一九四二年中共「整風運動」開始，陳楚又因屬於舊知識分子一類的濃厚習性，而被嚴厲批判。這一段時期，陳楚是屋漏又遭連夜雨，霉運當頭。

接受「特殊」培養

經過一連串打擊後，由於陳楚還受利用的舊知識分子，仍受中共重視，於是又帶來了順風。一九四三年獲當時中共山東軍區政委羅榮桓（已故）看中，保送至延安學習「毛澤東思想」。在此期間，得識了山東老鄉康生，於是更進一步得到了新的背景。一九四六年獲羅榮桓召入東北，在中共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工作，由此有過與蘇軍接觸的經驗，而成爲日後中共對蘇鬬爭要角。

「文宣」能手

一九四八年隨林彪第四野戰軍入關南下，一九四九年出任中共武漢「長江日報」社副社長，一九五〇年三月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二年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傳部副部長，一九五四年七月任中南行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秘書長。這一段時期，成為「南天王」陶鑄旗下的一名「文宣戰線」能手，稍露嘴臉。

「外事」特務

一九五五年由於中共形勢的需要，被周恩來徵調進入國務院外交部出任蘇聯東歐司司長，同年五月即以代表團顧問頭銜，隨彭真（已被整）赴波蘭，出席在華沙舉行的歐洲和平與安全會議。一九五六年調任駐蘇聯大使館公使銜參贊，迄一九六四年始行調回國務院外交部出任西亞北非司司長。一九六五年繼黃華出任駐加納大使，同年三月在阿爾及利亞隨同周恩來與阿爾及利亞總統本貝拉舉行會談。未幾，由於陳楚所指揮的中共在加納的「游擊訓練營」擴張活動，觸發了加納自由人民反共的怒潮，正當加納總統恩克魯瑪，前往大陸共區訪問期間，加納爆發反共革命，將恩克魯瑪政權推翻，這就是陳楚傑作所造成的惡果。陳楚自己也只好接受被驅逐的命運，返回大陸。

一九六六年中共爆發「文化大革命」，全部駐外大使（僅黃華除外）均被召回北平，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或「五・七幹部學校」學習，陳楚也不例外的接受該項改造。

一九七〇年恢復外交活動，一九七一年出任國務院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外交部新聞司即一般國家外交部情報司），同年十一月出任中共出席聯合國第二十六屆大會代表團代表及駐聯合國常任副代表，一九七二年繼續出任中共出席聯合國第二十七屆大會代表團代表及駐聯合國常任副代表，成為喬冠華的主要助手，黃華的親密搭檔。

日本的煞星

中共沒有將會與日本有較深淵源的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外交部顧問廖承志；主管對日政策的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主管對日聯絡工作的共黨中央對外聯絡部負責人，外交部顧問張香山；主管對日統戰的對外友好協會會長，毛日友好協會副會長王國權等派駐日本，而將一個對日本問題陌生的陳楚外放日本，顯然有其特殊意義。陳楚到日本後，首先他的表面任務，似不外乎以下幾項：

第一、執行毛澤東的「革命外交路線」：所謂毛澤東「革命外交路線」究竟是什麼東西？具體的來說，就是「既聯合、又鬥爭」，或者是「先聯合、後鬥爭」和「先鬥爭、後聯合」的「和平與戰爭」的兩手策略。毛澤東很明白，目前的日本，夾雜着美、蘇的關係或其本身的潛力，不是一下子可以赤化得了的，因此必須從事於外在的聯合和內在的鬥爭兩面進行。先行鬆懈日本的心理防禦，而後逐漸製造日本的錯誤和混亂，進一步轉化日本。陳楚過去沒有幹過「白區黨」，在中共內部也沒有參預過重要政策，關係較為單純；同時具有實際外事工作經驗，而且不致過度引起日本方面或其他方面的特別注視。以陳楚這樣一個人擺在日本來執行毛澤東對日本的「革命外交路線」，是比較適合的。

第二、從事對蘇鬥爭：今天日本在亞洲的地位，成為毛俄必須追逐的主要對象。毛俄對日本的爭奪戰早已展開，但在日俄和約未能簽訂之前，中共將日本從蘇聯手裏搶奪過來，這當然是中共自鳴得意的一手。惟中共知道蘇聯不會就此撒手的，必須保持這份「成果」，是中共極力以赴的大事。陳楚曾做過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同時又有較長期的擔任駐蘇聯大使館的公使銜參贊，自然對蘇聯問題有比較深入的瞭解。只要看他近年在聯合國會場上痛罵蘇聯的表現，就可以想見陳楚使日在對蘇鬥爭工作上所佔的份量，同時也可以看出毛俄今後在日本的鬥爭將更趨激烈。

第三、負責分化日美關係：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美兩國有着密切的依存關係，美國扶持日本成為對亞洲的安定力量，日本藉美國走上復興之路，中共當然知道日美關係愈緊密，構成對中共的威脅力也愈大，在目前日本與美國均在同中共勾搭的時候，也正是中共製造矛盾和運用矛盾的時候。陳楚懂得中共對外政策，尤其在駐聯合國這一年多來，對美國的實際情況也多有所觀察，當然他對毛澤東的矛盾論，更是有研究的。他將是今後離間日本與美國關係，謀求日本對中共有利方面的幹將。

第四、加強對日本的滲透：中共當前對日本的滲透顛覆工作，主要的分成兩方面，簡而言之就是政治和經濟。這兩項任務，他早已安排好蕭向前和米國鈞負主要責任，這兩個人都是東北人，也都是留學過日本和出身中共特務系統的。

蕭向前是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及文理大學肆業，對日本政治情況並不陌生，且屬於中共中央社會部系統。在其未派駐日本以前，曾多次前往日本活動。自一九七二年七月出任中共與日本備忘錄貿易農事處首席代表後，其對籠絡田中訪問北平及拉攏日毛建交工作，有極突出的表演。他留駐日本，當然仍是以搞政治滲透為主。

米國鈞是日本戰前工業專科學校（東京工業大學前身）畢業，對日本經濟情況，多所瞭解，且屬於中共中央統戰部系統，並曾多次到過日本活動，也曾出任過中共駐奧地利商務代表，其對外經濟滲透工作，頗具經驗。他被派到日本，當然是負責幹他經濟滲透的老行。陳楚到日本，只要能夠擺平這兩方面的進展，就將可以發揮極大效果。

第五、展開對華僑的統戰：日本的華僑，除了台籍以外，以大陸籍而言，當然要算山東省和東北地區者為最多了。就地緣關係講，東北人多是山東籍。這些華僑，關係中共對中華民國鬥爭來說，是相當重要的。陳楚是山東人，對這一方面的工作，似是比較方便的。因此，中共今後對日本華僑的統戰工作，將會更加積極的加緊進行。

總之，陳楚派到日本，顯示中共將視日本為其國際鬥爭的主戰場，從此日本將更多事，日本朝野能不提高警覺乎！

（轉載「中國大陸研究」一）

謝冰心的巨變

王章陵

謝冰心，是一位馳譽中國文壇數十年的女作家。她幼名星朗，學名婉瑩，冰心是她發表「兩個家庭」那篇小說所用的筆名。她之所以用冰心這個筆名，據她說：「一來是因爲冰心兩字，筆畫簡單好寫，而且是瑩字的含義。二來是我太膽小，怕人家笑話批評；冰心這兩個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時候，不會想到這兩字和謝婉瑩有什麼關係」。「兩個家庭」是一九一九年在晨報副刊發表的，它之能發表最主要的原因，是她有一位名劉放園的表兄在晨報副刊當編輯。不過，她的創作則並非這時開始的，早在她十七歲的時候，她就偸偸地寫過小說。第一部是白話的落草山英雄傳，是介乎三國志、水滸傳中間的一種東西。寫到第三回，便停止了。因爲「金鼓齊鳴，刀槍並舉」，重複到幾十次，便寫得沒勁了。她又換了聊齋志異的體裁，用文言寫了一部夢草齋志異。「某顯者，多行不道」，重複的寫了十幾次，又覺得沒勁，也不寫了。

謝冰心是一九〇〇年出生的，老家在福州，有十來個姊妹，是一個大家庭。她舅舅是同盟會會員，父親可能是一位海軍，因此，她常在靠海的都市生活。她說：「三四歲剛懂事的時候，整年整月所看見的；只是靑鬱的山，無邊的海，藍衣的水兵，灰白的軍艦。所聽見的，只是：山風、海濤、嘹亮的口號，淸晨深夜的喇叭。生活的單調，使我的思想的發展，不和常態的小女孩，同其徑路。」她「終日在海隅山陬奔遊」，她父親的馬鞭子，也從未把她「愛跑的癖氣嚇唬回去」。十一歲，入福州女子師範預科，只讀了幾個月，隨父北上。一九一四年的秋天，進了北京貝滿女中，因受基督教義影響，形成她「愛的哲學」，這是她早期創作的源泉。中學畢業，繼續上協和女大，後來併入燕京大學，稱爲燕大女校。在大學的生活，便開始活躍了。她被選爲女校學生會的文書，同時又選上學界聯合會宣傳股負責文字宣傳的工作。而她辦會刊，找報紙發表作品，也始於此時。

謝冰心早期的作品，多發表在晨報副刊及文學研究會的小說月報。除了散文、小說，也作過新詩的嘗試，如「繁星」和「春水」即是。不過她說，「繁星、春水不是詩。」她寫「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說，「因爲看太戈爾的飛鳥集，而仿用他的形式，來收集……零碎的思想」。自「繁星」和「春水」出版後，她就很少寫詩，最多只是翻譯詩，而她的成名，也不是詩，而是散文。到現在，只要提起謝冰心，大家就會想到「寄小讀者」。在她認爲，「用通訊體裁來寫文字，有個對象，情感比較容易着實。同時通訊也最自由，可以在一段文字中，說許多零碎的有趣的事。結果，在美三年中，寫成了二十九封寄小讀者的信」。因爲她「三年中的國外的經歷和病中的感想，卻因此能很自由的速記了下來」，因此，她「覺得喜歡。」

她是一九二三年秋天去美國留學的，在維爾斯來大學專攻文學，一九二六學回國，在母校燕京大學執教。一九二九年與燕大社會學教授吳文藻結婚，吳是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一九三六年夏，與其夫一度赴美訪問，抗戰期間遷居雲南，任國立西南大學教授。抗戰勝利後，曾任團民參議會參議員。一九四六年，吳文藻被派爲中國駐日代表團文化組組長，她和她的三個孩子也一同到東京去，她在東京時期，曾在東京帝大任講師，授現代中國文學，歷時五年多，於一九五二年經香港，返抵大陸。

當她返回共區不久，即參加中共第二屆全國文代會，在這次大會，她自我檢討說：

「我深深地感覺到，我過去的創作，範圍是狹仄的，眼光是淺短的，也更沒有面向着人民大眾。原因是我的立場錯了，觀點錯了，對象的選擇也因而錯了。」

假如這話是眞實的，那末，在此以前她所擁有廣大的忠實「小讀者」，都受了她的欺騙。

一九四五年她隨丁西林、夏衍等組團訪問印度；一九五五年四月再隨郭沫若等赴印參加所謂亞洲國家會議；同年六月赴瑞士參加世界母親大會；八月，赴日本參加禁止原子武器世界大會；後來還到過蘇聯、英國、意大利、埃及及敍利亞等國家。她之所以派上這樣的用場，主要的原因，是她英文造詣好，她那「觀點」「立場」均屬「錯誤」的創作，在國際社會已爲她奠定良好的聲譽，對中共而言，這都有利用價値。可是，中共對她的創作卻並不放心。爲了要求她改變「非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她曾到過福建少年農場去熟悉生活，到十三陵水庫參加了義務勞動，也去過廣東等地鄉下去旅行，以觀察農村「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共總以爲經過這樣「改造」以後，她的文思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了，但事實上仍然令人失望。她寫出的，只有幾篇應景的文章，一九五八年，「作家出版社」把她彙集，題名「歸來以後」，總計不過四萬字。這個時候，中共似乎希望她多多寫稿，以「繁榮社會主義文藝創作」。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第一批取消了她和丁玲、吳祖光等人的支薪權利，指定他們爲「職業作家」，其後要靠稿費維持生活。翌年，中共號召「作好大躍進」，她又被迫在首都文學界座談會提出自己的「躍進計劃」。她說：

「今天我能在這裏談自己的創作計劃，這對我來說，已經是一個大躍進了。我躍進的第一步就是『老店新張』，寫『再寄小讀者』。……過去我總認爲自己的社會活動多，和寫作有矛盾，現在我要大躍進，把社會活動和寫作結合起來。」

當「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要「破四舊」，公開報刊沒有看到整肅她和批判她作品的報導。不過，迄一九七〇年十月，她以古稀高齡的老人，也進了湖北的「五・七幹校」。「五・七幹校」是怎樣的學校呢？據一九七一年一月十四日人民日報刊出「關於進一步辦好『五・七幹校』，大力開展幹部輪訓工作的指示」中說：

「到『五・七幹校』學習的幹部，必須以普通

勞動者的身份，積極參加三大革命鬪爭實踐，不斷加深對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感情。堅決貫徹落實兩個『決議』，大學解放軍，堅持四個第一，大興三八作風，開展四好運動，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在學習中要抽出一定時間，組織學員到農村參加三大革命鬪爭，從事羣眾工作，進行社會調查，虛心接受工人階級、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謝冰心從小就喜歡讀書，聽人說故事。她曾纏着母親或奶娘講「老虎娘」、「蛇郎」、「牛郎織女」、「梁山伯祝英台」；看過「三國志」、「水滸傳」、「聊齋志異」，林譯說部，「孝女耐兒傳」、「滑稽外史」、「塊肉餘生述」、「西遊記」、「天雨花」、「再生緣」、「說岳」、「東周列國志」。她「最不喜歡的是封神演義，最覺得無味的是紅樓夢。」稍長，她除了讀國文教科書外，又添了論語、左傳、唐詩、班昭女誡、飲冰室自由書、詩經，並曾「發瘋似的愛了詩」，做過「七絕」，知道「詞」，還深研過「基督教義」。自然，中共給年屆古稀的謝冰心所開書單，與她年青時代所知所學與所好，那是「兩條路線」。而且中共所要求她的，是「堅決對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感情」，這就是「思想改造」與「勞動教育」。她在「五・七幹校」呆了十四個月，一九七二年初才回北平。據說，她現在正在民族學院研究埃及史，現在她還第三度替自己訂了「創作計劃」，她說：

「我有生以來，還沒有感覺到像現在這樣精力充沛過！這是朝氣蓬勃的社會主義祖國給我的青春，是爲人類幸福而勞動的工農大眾給我的活力。我決心深入到羣眾中間去，向他們學習，了解他們，熟悉他們。以堅定不移的信念，奔騰澎湃的熱情，豪邁樂觀的調子，清新明快的筆墨，來描寫他們，創作更多更好的爲他們服務的作品，並和他們一道，向着我們共同的日標奮勇前進。」

讀這一段文章，那就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翻版。因此，它給訓詁學者留下一工作：這究竟是出自謝冰心手筆，還是出自中共統戰部官員手筆？這個問題，很耐人尋味。

最近一年以來，凡是到大陸去「回歸」的海外學人與知識青年，中共都安排他們與謝冰心見面，使她成爲中共用以接見外賓的「模特兒」。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教授楊慶堃到北平，中共曾用民族學院的車子把謝冰心夫婦送到他下榻的旅館會見，她的學生，楊慶堃教授所得的印象是，這兩位老人都「變了」。而且他說：「變，是要變了，幾十年來除了復古或保皇分子之外，誰都會有這認識，慢說吳謝二人。」然則，謝冰心究竟有些什麼巨變？

很明顯的巨變，是：一九四九年以前，她寫了很多成名的著作，擁有不計其數的忠實和愛戴她的「小讀者」，使她受到「過分的讚揚」，使她接到「許多信函」，使她看了「天眞誠摯的言詞」，而「受極大的感動」；可是，現在她在大陸，卻忘記了這一切。說：「在重慶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監視下，國難時艱的文字是不能寫了，而爲了免於饑餓，又不得不寫些無聊的東西，到了這樣做也維持不了生活的時候，我的創作情緒就由憤怒而消沉、而瀕於枯渴！」重慶時期的謝冰心，是爲免於饑餓而創作嗎？一九四九年以前，她從「基督教義」裏領會「愛的哲學」。她所交的朋友，分爲三類，「第一類是有趣的，這類朋友，多半是很淵博，很雋永，縱談起來，樂而忘倦。月夕花晨，山巔水畔，他們常常是最賞心的伴侶。第二類是有才的，這類朋友，多半是才氣縱橫，或有奇癖，或不修邊幅，儘管有許多地方，你的意見不能和他一致，而對於他精警的見解，迅疾的才具，常常要不能自已的心折。第三類是有情的，這類朋友，多半是靜默沖和，溫柔敦厚，在一起的時候，使人溫暖，不見的時候，使人想念。尤其是在疾病困苦的時光，你會渴望着他的『同在』。」謝冰心以清新散文聞名文壇，她自己也說過，「我的筆力，宜散文而不宜詩。」在她五十年前，也寫過詩，即「繁星」和「春水」：

繁星閃爍着——
深藍的天空
何曾聽得見他們對語？
沉默中，
微光裏，
他們深深的互相頌讚了。（「繁星」第一節）

別了！
春水，
感謝你一春潺潺的細流，
帶去我許多思緒。
向你揮手，
緩緩地流入人間去罷。
我要坐在泉源邊，
靜靜回想。
（「春水」最後一節）

這是啟蒙時期冰心的詩，自「春水」出版後，她就再沒有寫過詩了。可是，五十年後的今天，她竟拿起筆來寫詩。據香港大公報報導，她在離開「五・七幹校」以後，重新執筆，寫了一首九十多行的新詩，題名「因爲我們還年青」，開頭是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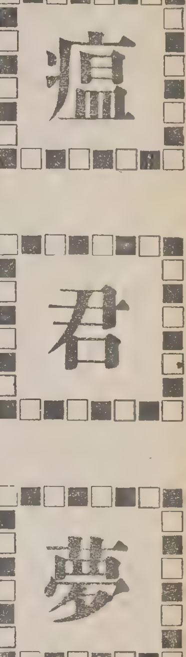
雖是說，人生七十古來稀，
在毛澤東時代就不算稀奇。
你看有多少年過七十的老人，
仍在爲社會主義奮鬪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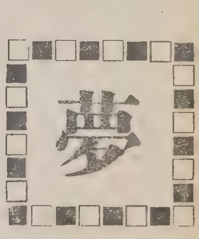
接着便回憶起什麼「帝國主義的烽火漫天」的時代，然後再來歌功頌德。她說：

年青人，你們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
我也是那金色的黃昏。
我們都要掌握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是永不落的太陽！

請愛好新詩的朋友，大家來比較一九四九年前和現在謝冰心的詩吧！我們應該承認，她變了。然而她爲什麼會變呢？這要歸功於中共的「思想改造」與「勞動教育」。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謝冰心，「認識孩子爛漫的天眞，過於大人複雜的心理」，現在的謝冰心，卻「認識大人複雜的心理，過於孩子爛漫的天眞」。因此，一九五八年他就決定要寫「再寄小讀者」，可是因爲「寫作有矛盾」，沒有寫好；現在，卻使她成了「歌德派」。

變，二十年來的謝冰心，確有她的巨變。請問美國匹茲堡大學楊慶堃教授，你能說你的老師到「五・七幹校」是「出乎自願」嗎？你能認爲「他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感滿意」嗎？你認爲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應有的改變嗎？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陳毅說道：「辦法是有一個，但是，必須你支持我。」

栗裕說道：「我當然支持你，你說出來大家研究研究。」

陳毅說道：「這樣辦，你帶部隊過江，我化裝去上海，由上海去蘇南比較容易。」

栗裕說道：「到上海要經過日軍佔領區，不是更危險。」

陳毅說道：「這點你就不知道了，日軍非常容易應付，只要準備兩點就行了，第一，假造一份通行證，印鑑要鮮明，第二，見到站崗的兵趕快鞠躬，日本人平時鞠躬是九十度，我鞠到一百度，日兵就伸起大姆指說大大的好的，連身就不搜讓我通過了。」

栗裕說道：「這樣說來，你去過上海了。」

陳毅笑道：「何止去過，常常的去。」

栗裕問道：「你常常去上海，有什麼任務。」

陳毅點起一枝大前門，噴口烟圈，悠然說道：「任務嗎？找女朋友。」

栗裕說道：「找女朋友還要去上海，女政工隊員不是隨你挑揀？」

陳毅搖頭道：「不一個味道，這種事也要時常換換口味，我在上海交過的朋友可是多了，有明星、有舞女、有戲子。」

栗裕笑道：「最多的恐怕還是四馬路妓女。」

陳毅說道：「現在不談這個，你如果同意，我們就這樣辦！」

栗裕說道：「你是指揮官，我是副指揮官，這是命令，我沒有辦法不同意。」

陳毅說道：「千萬不可這樣講，什麼事都要商量着辦，大家一致同意才作決定，這就是民主集中制。」

栗裕笑道：「你到上海去找女朋友，同誰商量過，那大概是叫集中民主制了。」

陳毅說道：「你既然同意，就這麼辦，咱們分頭進行。」

栗裕問道：「咱們怎樣分頭進行？」

陳毅說道：「你過江，我去上海。」

栗裕說道：「你如果又去上海找女朋友，就無話可說，若是眞正辦公事，倒不必緊張，還早得很哩！」

陳毅問道：「怎麼早得很，上級限令馬上就要展開工作。」

栗裕說道：「上級要你馬上展開工作，並不是要你馬上過江，我們的番號是蘇南指揮部，蘇南應該是指的長江以南的江蘇。」

陳毅搔搔頭，說道：「這個話不錯，不過，我在軍長與政委面前拍胸擔保要打敗韓德勤，不過江怎能同韓德勤打上。」

栗裕說道：「我們的目標當然是佔領蘇北，因為蘇南為中國最富庶產米區，日軍軍米皆由此出，決不容我們佔據，小部份部隊在當地活動，不妨碍日軍推行政令，自無不可，若是我們指揮部搬了去，他們一定會出動大兵力來包圍，我軍非全軍覆沒不可，想逃出一個都難。」

陳毅說道：「所以我說不能在蘇南活動，也就料到這一點。」

栗裕說道：「我只是要在蘇南作個跳板，還是為了過江，不在蘇南停一停，根本就過不去長江，因為過去要有準備工作，不能插翅飛的。」

陳毅點頭道：「言之有理，但是蘇南一帶我們件件都不熟悉，到地方要開展工作談何容易，也許我們的工作還未展開，皇軍就包圍過來了，我看算了吧，乾脆回去報告政委同軍長，把蘇南指揮部撤消算了，蘇州美女再美，暫時也不想了，保住性命以後還有機會，如果把瓦罐給人敲破，什麼都沒有了。」

栗裕說道：「你別洩氣，我的話還未說完，在蘇南我們已經有一支游擊隊，在當地也有了小小根據地，我們到那裏可以得到他的助力。」

陳毅登時精神一振，說道：「有這樣的事，我怎麼不知道。」

栗裕說道：「你平時注意力就在一羣女政工隊員身上，什麼燕瘦環肥，閉月羞月，經常掛在嘴上，閉了再跑兩趟上海，司令部的文件你從來不看，有什麼事也不會知道。」

陳毅笑道：「那些事別提了，你說一說蘇南游擊隊的情形吧？」

栗裕說道：「這支部隊番號是江南游擊挺進縱

隊，領導人管文蔚，中學畢業，讀書時就入了黨，因爲生活太浪漫，好吃好玩又好色，所以一直不受黨的重視。」

陳毅看看粟裕，笑問道：「兄弟，你是說姓管的還是說的我。」

粟裕說道：「這是什麼話，我要眞想說你，又何必繞着彎子，千眞萬確管文蔚是個這樣的人，生活享受奢侈還勝過你。」

陳毅笑道：「德不孤必有隣，這樣志同道合的同志，我眞要早日認識，不知他會不會作詩。」

粟裕搖頭道：「這點倒沒有聽說過，會不會作詩有什麼關係。」

陳毅說道：「他要會作詩，我們見面可以唱和一首，就更有味道了。」

粟裕說道：「這點我可不知道，也不必談，只說當地情況，管文蔚得不到黨的重視，就潛往蘇南活動，到現在已有了六個團，軍部只得給予一個臨時番號。」

陳毅問道：「他有六個團何以未受到日本皇軍注意，這點必須査明，不要我們到地方正好皇軍進行圍勦，黑狗偸食，白狗擋災，可就寃枉了。」

粟裕說道：「這一問題我久已注意，日軍壓根不理會他們，因爲他雖然號稱六個團，卻從來只游不擊，偶而擊，也只擊國民黨的地方自衛隊，替日軍除去絆腳石，保護鐵路兩側的安全，日軍求之不得，何必用武力去對付他們。」

陳毅說道：「行！行！這個管文蔚要得，我們可以放心向蘇南推進，早一天同他會合，對他對我都有好處。」

兩人議定之後，開始進行準備，不久就與管文蔚取得聯繫，推進到管文蔚的轄區。

陳毅見到管文蔚十分親熱，說道：「文蔚同志，你的情況粟裕同志都告訴過我，咱哥弟倆脾氣相同，非好好地合作不可。」

管文蔚說道：「司令員是領導同志，我自應受司令員同志領導，不必客氣。」

陳毅把一個又肥又厚的手掌拍下他的肩膀，說道：「你才眞是客氣哩，要這樣說就太見外，不把我當好朋友看了。」

管文蔚早聽到陳毅的爲人與作風，見面覺得果然不像一般共黨人員裝模作樣，當時笑看說道：「司令員同志既然這樣說，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陳毅又用力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說道：「這才是好朋友的話，今晚咱哥們可要好好談談。」

當天晚上，管文蔚設宴爲陳毅、粟裕一羣高級頭目洗塵，席上鮑、參、翅、肚，一應俱全，白蘭地，三砲台，應有盡有，陳毅吃得眉開眼笑，說道：「兄弟，就憑這餐飯，我已經知道你眞是一個有本領的人了。」

管文蔚問道：「司令員這句話怎麼講。」

陳毅剛夾起一個蝦丸子向口裏送，一分神掉到桌子上，趕快用手抓起放進口裏，邊吃邊說道：「一個人對自己生活都安排不好，還談什麼治國平天下，我看到你今晚準備的酒菜，就知道你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管文蔚說道：「可是還有人攻擊我生活腐化，將來也許會告到司令員面前，希望司令員能支持我。」

陳毅聽到這句話，把剛進口的一塊海參一伸脖子呑下，說道：「你放心，如果有人敢來我面前說你閒話，我就槍斃他。」

管文蔚說道：「我倒不希望司令員袒護我，只希望司令員查明眞象。」

陳毅說道：「有什麼好查的，你的脾氣同我一樣，好吃好玩好女人，愛享受，誰到我面前告你，就等於當眾罵我，我除去槍斃他，還有什麼辦法？」說了趕快又夾一塊鮑魚片放進口裏。

管文蔚說道：「這就太多謝司令員了。」

陳毅說道：「兄弟，好好地幹，照原來的辦法，一點也不要改，有我一天，有你一天，眞有人告咱們腐化，咱就同他去延安打官司，無論如何咱們還未公開弄個女明星玩玩。」

全席大頭目相顧愕然，沒有人敢接腔。

管文蔚身爲主人不能裝啞吧，說道：「司令員喝多了。」

陳毅說道：「那裏的話，像這種白蘭地我喝上兩瓶也不會醉，你不用擔心，沒有事，我到延安也是這樣說。」

管文蔚無可奈何，說道：「司令員，咱們談談別的好不好。」

陳毅伸手就平鍋裏面撕回一隻鷄腿，放進口裏一面嚼一面說道：「你談別的好了。」

管文蔚說道：「由這裏渡江並不難，但是要在江北立腳就甚難。」

陳毅說道：「只要能過去江就不成問題，我勇敢善戰，熟讀孫子兵法，想必你也聽說過。」

管文蔚忍住笑說道：「司令員用兵如神，我們都久仰了，不過，江對面的駐軍首長是長江下游挺進軍總司令李名揚，是蘇北地頭蛇，手下很有幾員大將，都能打硬仗，可不易對付。」

陳毅登時把未吃完的鷄腿放下了，問道：「江北不是韓德勤嗎？」

管文蔚說道：「總的說是韓德勤，因爲他是江蘇省政府主席又是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連我們也應該歸他管轄，但李名揚卻不服他。」

陳毅問道：「我們可以不服他，李名揚怎能不服他呢？」

管文蔚說道：「因爲李名揚資格老，當年在廣東追隨中山先生就獨當一面，不必說韓德勤，就是顧祝同還當副官哩，李名揚怎會服從他。」

陳毅說道：「軍人講階級服從，不服從不行啊！」

管文蔚說道：「李名揚自然看透韓德勤是個飯桶，才敢欺負他，同時也想擠走了韓德勤自任主席。」

陳毅起身一拍大腿，說道：「我們機會來了。」

抗戰武術談

張仲仁

我發覺他的形勢危險萬分，千鈞一髮之際，我即跨步坐馬用打捷將掌法的捲手方式，急用右手捲住他的左腳，我就勢將身子抱住他的腳一拖，同時用全力向船面上一翻滾，兩人成爲頭葉腳的滾地葫蘆，直滾到大砲輪胎邊才停住。當時有在我們前後的士兵，看見此驚險鏡頭，不約而同的驚慌大叫，全船上的人都圍攏來看，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從船板上爬起來時，尚在氣急心跳的講不出話來，士兵即將連附扶起來時，只見他臉色青白，坐在汽車踏腳板上半天出不得聲，當時目睹的士兵講述剛才連附險遭跌落江中的危險經過，大家都搖頭吐舌的說：「慶幸連附有驚無險，吉人天相。」所謂愛人者，人亦愛之，敬人者，人亦敬之，這位連附平日很愛護自己的部屬，因此全連的官兵，都對他存有好感。那時如不是我在家鄉練會有國術基礎，在此危險關頭，立即使用坐馬捲腳抱住，用我本人身體的重量，用力拖住對方，就勢往船內一翻滾，而脫離險境，因當時他已成了頭低腳高的倒懸勢，眼見就要跌落急流，被江水沖去，除此急速有力的手法外，實無別法可救回他一條命。經過此患難後，他與我的私交更進一步，常稱我是他的救命恩人。戰時因軍備未完善，物質的缺乏，交通建設的落後，我們還未到達戰場，只在行軍途中，已遭遇到各種各樣的驚險重重，以後在戰場上的惡劣及危險情勢，更不是未上過戰場的人士所能想像得到的。

崑崙關前血染戰場
誓滅敵寇收復河山

崑崙關失陷敵手後，我重砲營奉命增援反攻，在路上經過千辛萬苦，終於抵達賓陽縣境，在公路旁有樹林遮蔽的村莊附近休息，準備吃了飯等候天黑再前進，該處離崑崙關雖然尚有百多華里，然部隊停留下來後，竟找不到一個老百姓，房屋是空的，可是因臨近前線，老百姓們因恐敵軍的騎兵會來騷擾，或遭轟炸威脅，已躲避到附近石洞裏也是常情，誰知道這地方隱伏着極大的危機，卻不是我們所意料得到的，當時如不是連附機警，我們砲兵第一連未到達崑崙關，就要全連覆沒在此村莊，官兵們會被民團消滅，做一批寃枉鬼，原來當地民團的守衛人員，隱藏在暗地裏，偵查監視來往軍隊及行人踪跡，我們是看不見他們的所在的，而他們見我們有可疑之處，因此避不見面。

事因我們砲七旅各連營單位主官一正一副，均有私人坐的指揮車，是開蓬型的，正副主官各手執有一塊指揮牌，這塊指揮牌連握手柄約兩尺半長，頭上裝一塊六寸直徑大的牌子，當中油的紅色圓心，四圍白色邊，握手柄油成紅白斑馬線型，誤會發生在這塊指揮牌，在開蓬車上被守衛看得仔細，該地方的民兵首領，接到守衛人員的報告，開來的軍隊，官長手中握有紅太陽標誌的指揮牌，當時民兵首領得訊，不覺嚇了一跳，敵人怎會從天而降，要不然從前方推進，怎會由後方開來呢？但有此紅太陽的標誌，可斷定是日本旗，那是日本軍隊毫無疑問，因此即刻通知四鄉民兵準備，如不開走的話，決定五點鐘進行圍攻。當時隱藏着的槍口，已對準我們，而我們竟懵然不覺，好在我們這位連附是很精細的，他認爲一處這樣大的村莊，怎會無人留守呢，何以本國的軍隊來此，居民會避開不見面呢？覺得事情很有蹊蹺，故此他與我帶同他的勤務兵，和另外一位班長，隨行四人去鄰村找當地鄉保長，當我們行走約十分鐘到達村口，發覺警戒森嚴，有人喝令：「來人停步，」而且聽到了彈上膛的喀嗒聲響，又聽到有人發出口令。準備射擊。當時我們見此情形，眞是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急忙用廣西官話高聲表明身份，並請求讓我們先派一人進入村莊，給你們驗明部隊符號，得到允許後，與民團首領見面，才知是因指揮牌上的紅太陽標誌，以爲是敵軍進入了村莊，至此誤會才獲得解釋。我們是四點半鐘進入他們村莊的，該民團首領告訴我們五點鐘準備對我們圍攻，正好是我們開飯時間，如連附拖延到吃了飯再去找鄉保長的話，我們砲兵連，日本人未打到，先被自己民兵打死，那就眞是寃枉透頂了。部隊出發只注意前方的敵情，根本沒有防備地方民團的誤會，拿着指揮牌直向前進，誰料一場自己人打自己人的烏龍戰，險些爆發，而今得已化戾氣爲祥和，我們全連的官兵和當地鄉保長民團首領等，均深深嘆了口長氣。事後我詢問連附，砲七旅怎會用這種紅太陽標誌的指揮牌呢？據他告訴我是以前在南京成立砲兵旅時，有一位政府高級官員設計，用此指揮牌，相傳至今，未有人提出更改，然此設計官員是否有親日本的含意，抑或無心巧合則不得而知，希望將此次事件呈報上峯，改變此圖型，記得後來我離開砲七旅時，還是未改變，不知是何理由，就令人費解了。

我們砲兵營經過賓陽縣城時，還停留了半小時，縣城房屋被敵機炸得成了一片瓦礫場，市民早已走避一空，想買點吃的東西，也無處去買，這是日寇對我國後方轟炸破壞的傑作，當年目睹此瓦礫廢墟，只有令我們增加仇恨與憤慨，國家的重大損失，淪陷區的屠殺，前方抵抗的傷亡，中國人的生命財產，豈可任由此兇殘瘋狂的侵略者摧殘毀滅，那時我們這批熱血青年，眞是怨氣冲霄漢，不將日寇

殲滅誓不甘休。上峯命令砲兵營，出發至賓陽縣城過去十里某墟場附近駐紮，暫時停留前進，等候第五軍的兩百師坦克兵團，榮譽第一步兵師，還有一步兵師番號記不清楚了，要等大部份軍隊開上前線佈好防後，我們重砲營才可前進。直至第三天晚間，我們才向崑崙關陣地進軍，預先我們連附已帶着班長等，選擇好隱蔽安全的大砲陣地，將重砲的位置先安頓好，還要將經過的路上痕跡毀滅遮蓋，及官兵隱蔽部等（即藏身的小型防空洞），在天亮前均要做妥善，因白天的制空權是操縱在敵人手中，那時我們在前線作戰，處境很艱難，隨時可遭遇到的危險死亡程度，會令意志薄弱的人發狂，完全是靠一種民族氣節的精神，支持我們去克服一切苦難及死亡的威脅。戰場上數萬軍隊，綿延長達數十里的駐防區域，在白天清早八時半至下午五時，整整八九個鐘頭的時間，前方將士只能隱藏在戰壕裏面還擊，不能露面攻擊，後面各單位部隊，只可在有樹林的下面活動，公路上行人絕跡，因這段時間日寇的飛機如穿梭般，一批來一批去，偵查我們的陣地軍事目標，一方面機關槍掃射，炸彈轟炸，令到我們抬不起頭來，那時雖身處危急關頭，但毫無畏懼心理，所有的只是滿懷憤怒仇恨，整個崑崙山區域，白天是日寇的世界，晚間才是我們的天下。

崑崙關的地型，位居南寧之東北一百二十多里，賓陽縣之南約三四十里，是一座很高大廣潤的石山，崑崙山頂有一塊很大的平地，高出南寧約一千五六百尺，全國聞名的崑崙關即在該山頂上，由山腳至南寧距離百多里的地方，地名排列得很整齊，從九塘八塘數至三塘二塘而到南寧，由九塘上山頂的地勢較平，由此攻擊當然比較容易，然已陷於敵手，我們現在只得由賓陽出發上山，想奪取山頂的崑崙關，那就非常困難了，因此路線只有一條公路可直通山頂，兩邊是懸崖絕壁，所謂插翅也難上去的險要地勢，只要守住當關，任何龐大軍隊都無法衝過去，所以在初期攻取該關的時期，的確是困難重重，當時第五軍的精銳部隊，大砲轟炸，坦克車領前，步兵一連一營的向上衝，欲想一鼓作氣，攻下此雄關，奈因日寇憑險固守，槍砲炸彈火力集中的對住目標猛擊下，我軍一連連的官兵在殘酷砲火下倒下來，一輛輛的戰車被炸壞退下來，再加上空的敵機協助轟炸掃射，眞是橫屍遍野，盡是我國好男兒，血流成渠，只爲國土被侵佔，處此惡劣的戰局下，第五軍軍長和各師長等，眼光光看見自己訓練出來的精壯健兒，一排排倒在崑崙關前，已爲國犧牲，而收復失地的目標尙還渺茫得很，雄關爭奪不容易，自己的部隊傷亡人數日日增加，怎不令人心焦似火，心痛如割呢！我們砲兵營不是第五軍的直屬部隊，多少存了一份客卿的地位，杜軍長可能認爲打頭陣的艱苦戰爭，應該由自己的部隊去克服，故此在初期的攻奪戰，砲兵營並未發出多大力量，因我們要聽前線指揮部下命令而行動，命令要我們向某處目標開砲射擊，我們就依令行事，還指定射多少發砲彈，不能多發一砲，或少發一砲，一切聽從指揮，我們不能意欲所爲的，自己觀測到目標就射擊的。在我們待命之際，前線運下來的傷兵之多，眞使我們矚目驚心，除對他們表敬意和同情外，對敵人更增加無限的憤恨，由此可見第五軍作戰之劇烈和勇敢。

在初期崑崙關的爭奪戰中，因敵機白天不斷的轟炸偵查，使我們非常擔心，怕讓它發現了大砲目標來炸毀，而我們裝好了的大砲陣地，是不能隨便搬遷的。地勢的選擇，隱蔽的安全是要做得很妥善及秘密的。誰料有一天砲三排的曹排長不知如何暴露了目標，竟給敵機發現炸死，另外還炸傷了兩位士兵，這個炸彈落在離大砲陣地三十碼左右，全營都吃一大驚。曹排長是炮兵學校畢業，學術兩科都很優良，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好幹部，弄得出師未捷身先死，激起炮兵營的怒火萬丈高，定要找機會報復，及轉移敵機目標。第二天我請求連附准許我帶領兩個士兵，去離大砲陣地較遠的水溝邊，有樹木蔭蔽的地方，用步槍射擊低飛的飛機，或可藉此混亂敵機偵查的目標，砲兵作戰是連長負責指揮觀測所，連附負責大砲陣地發砲射擊，因此連附有權准許我的請求。第二天果然敵機又在炸死曹排長的地方來去偵查，我們三人躲在水溝邊，瞄中敵機低飛時，幾支槍同時對它射擊，然後立即向樹林裏跑，在預先找定的石洞裏躲藏起來，只見敵機掉頭飛返來，在水圳邊轟炸後又用機槍掃射，它怎知是白費心機，等它飛去之後，我們擇定第二個地點，又照樣對準敵機射擊，讓它空炸空掃一輪，不怕日本仔精過鬼怪，一樣被我們弄得團團轉，一時炸東，一時又炸西，引得敵機離開我們大砲陣地目標越來越遠，消耗敵人的炸彈機槍子彈不少，我們三人一點也未受到損傷。那時年靑人眞是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用步槍來和敵機玩捉迷藏遊戲，在軍訓期中無此科目，然我們能成功的原因，主要選擇地形好，因廣西的石山有許多石洞可以藏身，只要身手靈活，膽大腳步快，就可創出此玩弄敵機的新戰術，用步槍打敵機，定要候準它飛越過我們頭頂上空時，朝向機身下面射擊，等它飛轉頭來用機槍掃射及轟炸時，我們已有充份的時間，立刻跑去躲進石洞或石崖下面。在射擊敵機的地方，預先僞裝好軍事目標的痕跡，引得兇殘成性的日寇飛行員，認爲這次找到了目標，先用密集的機槍掃射，繼又大炸特炸一輪，我們躲在崖洞裏，心中暗笑，你這死鬼子還不上當！打日寇是很嚴重慘烈的事，可是有時因敵人上當，又覺得很可笑和痛快，好似兒童玩遊戲來作弄對方，以後檢討戰役的功過時，上峯還記了我一次小功勞呢。

第五軍不論在整訓或前方作戰，均用三輪摩達車送命令，車旁船斗內的座位很舒服，還可隨身攜帶輕機槍。因第五軍是特種軍，因此人數多，集中在一條戰線上，散佈地區又廣濶，軍營連綿數十里之遙，除陣地師團指揮所和軍司令指揮部有電話連絡外，其餘均要靠摩達車送命令。在初期進攻崑崙關的爭奪期中，曾發生地方民團及當地土著人民與中央部隊有不協調之事，由桂林至柳州這段路程的居民較開明，過了柳州至大塘，再向南寧，越進越顯露得地方居民，及民團隊與外省軍隊不能融洽相處，那時的不調協可能有以下兩點原因，一是當地民團人員平素很少見到外省部隊，同時因前方戰爭緊急，命令的急催，在行軍途中，只知兼程急進，疏於與地方政府拉好關係，本來這種事情是戰區司令部政工部的責任。（本篇未完）

江南啼痕錄（三十四）

宓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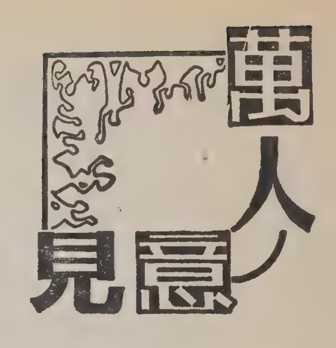
羅定爲產糧縣份，有的是穀，學生束修，亦全部以穀爲主。有穀便有財，幾年來過的生活頗爲寫意。且羅定亦算安樂窩，雖曾一度爲日軍所進犯，僅屬過境性質。張炎叛變，亦未波及。安居樂業，雖離鄉別井，亦復値得。準備於寒假約滿，卽返回故鄉。是日適以假期，與同事旅行，獲遇故人，要留我多住幾天。以公務在身，不便久留，婉辭美意。

抗戰八年，教育界人士，埋頭苦幹，或顚沛流離，轉徙千里，但苜蓿啖糲，咬菜根而造育人才。尤其對國家貢獻，不讓前線的將士。危城講學的精神，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蹟。廣東國民大學附屬中學的史科專任老師吳魯堅老夫子，與吳在民先生同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堂師範舘。畢生獻身於教育。戰時，民大附中遷開平的樓岡，吳魯堅老夫子執鞭於該校，（吳老夫子亦爲樓岡人）。民國三十二年粵南六邑大鬧糧荒，吳老夫子僅在家吮粥兩碗，便返校上課，詎料頑童學生，喧嘩嘈鬧，無心靜聽老師的講授，吳老夫子不覺悲從中來，痛哭失聲，學生愕然相顧。而吳老夫子旋卽慷慨陳詞：「我今天沒有飯食，只吃了兩碗粥，爲了你們下一代的人才計，枵腹從公，以空乏之身，力疾返校，照常上課。老師這末的苦心，你們卻視學業如兒戲，無心向學。怎對得起你的老師，怎對得起你的國家，怎對得起你家的父母」！憤激的指責之後，又縱聲大哭。此事爲民大附中主任陳貫純先生知道，立卽跑到課室去，一面好言安慰吳老夫子，一面把學生罵到狗血淋頭。

自此之後，學生對吳老夫子，肅然起敬，乖乖的靜心受教了。抗戰後期，教師們精神受炮火的威脅，肉體受營養不足的摧殘，兀兀窮年，謹守崗位，其浩然之氣，足與天地長存！

談到廣東國民大學，便要談張香譜先生，「有張香譜，才有廣東國民大學」，凡是戰時在樓岡的員生，均能體驗到我這句話。廣東國民大學由廣州的荔子灣頭，於戰時內遷於開平的樓岡，距離江會前線僅八十華里，爲全國屹立最前線的學府。其時，校長吳在民先生因任廣東省臨時參議會議長，由張香譜先生代主校政——張先生實爲民大創辦人，謙居教務長——危城講學，絃歌不絕，前後經「三、三」之役，「六、二四」之役，民國三十三年端午後兩天之役，「天龍掃蕩隊」之役，敵騎進犯四邑，顚沛困難，百折不撓，最後遷至張橋，又復絳帳高設，育我菁莪。但民大幾經險阻艱難，仍能屹立前線者，完全爲張香譜先生精神所維繫，鬻賣私人的產業，以開設農場，來維持民大員生的糧食，常爲民大同人所稱道。我曾詢問張香譜先生，那股艱難支持民大的勇氣，其原動力如何產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吳校長在公還遠赴南洋，奔走募捐的時候，華北日趨緊張，日本軍閥得寸進尺，終於『七、七』事變，於蘆溝橋上，燃起神聖抗戰的炮火！民族到了最後關頭，戰乎？和乎？爲國策最大的問題。軍事委員會　蔣委員長，中政會主席汪精衛，聯名召集各省軍、政、學三方面的首長，到匡廬參加有名的『廬山談話』，廣東各大學的校長，被邀出席的有國立中山大學校長鄒魯，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勷勤大學校長陸嗣曾，廣州大學校長陳炳權和我代表廣東國民大學。當我們五人聯袂抵達廬山，各省的軍、政、學界的首長均已到齊，冠蓋雲集，我們被指定住仙巖酒店。開會時，由中政會秘書長張羣報告全國軍備概況，中政會主席汪精衛報告外交情勢。但主戰主和，議論紛紜，難以決定，卒以記名投票的方式表決之。結果，主戰者佔大多數。　蔣委員長卽起立發言：國策既決定抗戰，我卽飛回南京，執行國策，部署軍事；廬山會議未完議程，請汪主席主持。　蔣公又繼續發言：抗戰國策既由在座諸君決定，請各位起立，高舉右手，宣誓効忠國家，在抗戰序幕揭開以後，站穩崗位，爲抗戰而努力，以爭取最後勝利，軍政人員克盡厥職，大學校長、各位教授，不須參加作戰，但必須各站崗位，維持戰時教育，勿使絃歌中斷。於是，出席全體人員一律起立，舉手宣誓。所以，我在抗戰期間，歷盡艱辛，維護廣東國民大學，始終屹立前線，絃歌不絕者，乃履行廬山的誓言，要盡力使國民大學雖在炮火聲中，仍負起戰時教育的責任，決非謀個人的沽名釣譽。」張香譜先生答覆得很明確，原來張香譜先生於艱辛中，撐持民大，盡力維護，那股勇氣，實由　蔣委員長所感召；但個人以校爲家，鬻產爲校，在教育圈中，又有幾人？



中共的宣傳手法

中共掩有大陸，大小因素不勝枚舉，其中宣傳工作的收穫，確實大於作戰，他們運用恐嚇煽騙和一口咬實方法，功夫做到十足，也可說掌握着政策的原則性。現在大陸人民受它統治，海外華僑受它宣傳影响，都已二十三年，很多人非常清楚它的陰謀伎倆，但一部份自命為高級知識分子，依然受其瞞騙而繼續上當，絕不為其呈現的虛假事實而有所覺悟，眞是百思不得其解。

中共宣傳的恐嚇煽騙伎倆，事後人們都會明白，所謂一口咬實方法又怎樣呢？就是「死老虎要作生老虎看」，在政策原則下，無論是與否都要一口咬定，例如工人階級一定大公無私，資產階級一定為利是圖，這可能就是馬列主義的定義，殊不知在香港由工人階級變為資產階級，（勤奮累積撈起），或由資產階級變為工人階級，（生意失敗再打工），比比皆是，他們的大公無私和為利是圖怎樣分野？難道同是一個人，工作轉變固然可說階級轉變，但人性也會跟着轉變嗎？無非片面性的定義而已，但共產黨一定要以此為定論，實謬之千里也。

又再舉一例，當年艾森豪當選為美國總統，中共人民日報的社論會論述此事，社論開頭兩句是「求子要到觀音廟，求雨要到龍王宮」，跟着說艾森豪是個好戰軍人，現在當選為美國總統，當然是要擺出一個作戰的姿態，這時中共是以「美帝」為頭號敵人的，他們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是有所畏懼，另方面又順便警惕國人，此外還露點不示弱的顏色，但艾森豪終其兩任都不會挑起戰爭，眞是軍人當總統就要打仗嗎？亦中共宣傳上一口咬實方法之一耳。

又如國府官員吳鐵城病逝台灣，廣州南方日報當時有兩則的新聞登載，全文十數字，大意是：「吳鐵城是蔣×幫軍閥，一生亦黨亦政，一貫逼害人民」，這又不是一口咬定的宣傳手法嗎？吳鐵城是否一貫逼害人民，我們現在不擬下論斷，但稱之為軍閥，總似不近情理吧！總之對敵人到死都不放過攻擊，能燃起人民仇恨之火，就是在宣傳上最大的收穫。

中共後一個宣傳手法，就是硬要人們入信，卽使以後揭穿全不是這回事，但它又以後絕口不提，很像沒有這件事情發生過，你能要它翻案嗎？其他敵對政治上的好人好事固然不提，就是全不涉及政治的地方性人事新聞，也一樣不講，自己的天大壞事則當如沒有發生，其宣傳上的新聞取捨，是抱「開眼盲人」的修養。

可笑我們自命為反共報刋，儘管社論副刋經常對中共展開抨擊，但新聞版則天天登載他們的外交使節活動，各種訪問團的動態，描寫為恐不詳盡，再而刋載圖片，有些則連大陸些微醫藥上的成就，日用品的輸出，也詳為登載，至於類似廣告，更無所不登，這使人一眼望下去，簡直難分敵我，雖知為敵張目，固然是不應該，但令敵人多一分力量，就是自己減一分力量，難怪我們的宣傳工作，長期處於下風而只有捱打，不禁擲筆三嘆了。

朱暉日聯輓殉職警員

違令開烟，違令開賭，害民相同，試問天良誰負責？

死因被轟，死因被戮，成仁則一，苟存國法必誅奸！

朱暉日

春日偶憶（二）

昔日投共者被紅潮淹沒 熱衷「回歸」客前車可鑑

廣州陷共前夕，一切社會現象都開始蛻變，它雖然是個南方大城市，但民風一向純樸，可是戰亂總是帶來不幸，何況要來的是駭人的「共產」黨，於是有錢的人都紛紛逃到港澳，狡黠之徒趁機撈最後一把油水，由是社會便出現光怪陸離的現象，城西荔灣如意坊對面的大坦尾，開遍了烟賭館、西關多寶路長壽西也出現了色情架步（前所未有的），稍後漢民路也居然明目張膽的掛起「黑貓俱樂部」的賭場招牌，而此時的共黨潛伏特務，又四處製造衝突，（如學生之與軍警），時而鬧市突然騷動，時而一夕數驚，老於世故的人，早就料為妖孽來乃城亡的先兆。

尤為最奇怪的，廣州陷共前一個短時期，一向設在光復北路的報紙館，突然都變為賭館，大概原來主持人多已逃跑，剩下便被狡黠者利用其特殊關係，開設賭場，至於極少部份還有出版的報紙，也漸漸轉向，一如本港日前部份新聞界的情形，以為「認清大勢，與順應潮流」，就可以追上時代，就可以靠攏人民，可是中共眞的「解放」廣州了，他們個個都追不上潮流，而且都被潮流淹沒，民國三

十九年十一月，中共對新聞界的凶相作了一次最大的暴露，他們將本港的華僑、星島、工商三日報的駐穗記者趙非、葉雲笙、鄧孝平等六人，分別判以文化特務罪名處死，又將留穗的前各報記者溫其聰、歐陽少泉等十一人，各判以五至十五年徒刑，據說他們都已辦妥登記坦白自新的手續，可是結果仍落得如此下場，眞可作爲本港目前部份文化人熱衷於「回歸」與「認同」者鑑戒。

至於粵中投共報人稍爲知名而獲中共較好待遇的，只有梁若塵一人，梁戰時在韶關會辦「中國報」，這時已微聞其參加共黨外圍活動，勝利後回到廣州，彼在陷共初期，曾任市稅局第三副局長，五二年「三反」、「五反」之後，人影全不見了，以報人而任稅務第三副局長，其爲被牽着鼻子走可知，還准你在報紙上高談濶論，自我臆測大寫其社評嗎？順應潮流的軟骨文化界們！未入鬼門關你樣樣都可以談長道短，可是一失足便永無翻身之日了。

上面所記朱暉日這副輓警員殉職聯是怎樣來的呢？他當時是任廣州市公安局長，朱氏爲人甚好，雖然時局到了無可挽救的地步，但他仍然要做禁烟掃賭的工作，一天一隊警員開到大坦尾掃蕩烟賭，不幸一警員竟被當地惡勢力刺死，隔一天漢民路的「黑貓俱樂部」賭場，包庇者又開槍打死一警員，這兩個被殺的警員同時舉殯，朱氏親臨主祭並送上上述的輓聯，看該聯上下的末句，「試問天良誰負責」、「苟存國法必誅奸」，何等悲傷沉痛，可見其人係肯負責任而心地純厚，但國家已到了如此田地，國法差不多已經無存了，誅奸也好像得個講下，其悲憤的感情，眞是溢於言表，朱氏於民十幾時，也曾一度任廣州公安局長，任內對於除暴安良，清除匪患甚有政聲，但最後一次則時移勢易，雖有良木也難支將傾之大厦了。

廣州陷共後三工商界聞人——林志澄、陳祖沛、潘永×

一九四九年十月廣州陷共後，全市各行各業工商團體都奉命改組，資方改爲同業商會，勞方則組織店員工會，劃清界綫而利管制，原本廣州最大之商界組織爲「市商會」，（即如香港之中華總商會），這時奉命併入廠商，改組成爲「廣州市工商聯合會」，（簡稱工商聯），歷任市商會會長之何輯屏，這時已離職，當任會長則爲關能創，關氏於陷共前夕亦已來港，何氏則仍留穗，於反動黨團登記運動展開時，何氏因曾任市國大代表，結果被拘往勞改，輯翁文弱手無縛鷄之力，據後來釋出時，雙肩亦能挑動百斤，其經年勞改時之滋味，自可想見矣。

改組後之首任「工商聯」主委是林志澄，他是河南協同和機器廠總經理，該廠製造輪船動力機和米機，銷行華南各省，林氏係留美學生，子女均在嶺南大學就讀，照理是十足洋化的人，惟思想接近左傾，所以得任「工商聯」第一任主委，這時因爲全市私人汽車沒有電油配給，（事實大多數已被沒收），獨林氏得保留一吉普代步，成爲全市商人唯一的有車階級。

林氏任「工商聯」主委多年，「三反」、「五反」期間，協同和亦受工人衝擊，對於偷稅漏稅和盜竊國家資財，在工人窮追猛打下，彼亦要作無數次的交代，畢竟年齡已老，對外事務又多，說來說去都難以自圓其說，雖然他已得有力者爲之緩頰，在焦頭爛額和心力交瘁中，協同和終難逃一再改組之命運，最初由私營變爲公私合營，稍後再變爲公營，林氏此時已成爲一無足輕重之資方代表，尋且因爲喪失了協同和廠方的立場，結果連「工商聯」主委都丟了。

林氏原爲搭得天地綫而又是靠攏較早的商人，但結果亦只落得如此，聞他有子女多人，其中一子前在「嶺大」讀書時，因參加共黨活動而失踪，長子人稱「仔林」，（即肥仔林簡稱），於「三反」後亦出盡八寶攜眷來港，現在廣州祗餘林氏夫婦倆，居於東山之故居，渡其淒涼寂寞的老人生活，亦云慘矣。

「工商聯」副主委之一是陳祖沛，其人是大成行大股東兼總經理，該行於抗戰勝利後，發展頗速，分行遍設各大城市，總行設在天津，其他上海、香港、漢口、廣州等則有分行，陳氏原本係一普通商人，不知受任何影响，思想竟然左傾，廣州陷共後固然沒有逃走，更惑於中共「建設祖國，發展工商」的讕調，竟然着香港大成行再撥港幣二百萬元回穗，其意是加強國內資金，响應政府號召，二十多年前之二百萬，差不多相等現在之二千萬，其對中共之熱誠，簡直是以行動表現，這一來當時是甚得中共讚賞，後來大成行更發展到北平，青島則有搾油廠，長沙則有輾穀廠，這時私人企業之能如是擴展，大成行可說一時無兩，陳氏除任廣州「工商聯」副主委外，更兼全國「工商聯」委員，時而出席全國會議，時而參加各地交流，極盡出風頭而得意。

「三反」、「五反」時期，各地大成行自然也麻煩甚多，但因各分支機構都另有主持人，所以他受壓迫也不很大，後來併廠併店，改私營爲公私合營，彼開始覺得上當，惟亦無可如何，只有唱「錢財身外物」以自慰，結果亦能散財自保，可是到了「反右」運動開始，他的厄運來了，大概共產黨對他的利用亦已完畢，隨着運動的發展，既要追查他的歷史，又要坦白交代，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陰謀號召，（毛澤東事後稱陽謀），更要將自己的前言後語和言行說出，「工商聯」天天開會要追，大成行職員也天天要逼，親友們也被動員起來苦勸交代，甚至聲言要割斷關係，即使在抗日時期淪陷區內所做的生意，也要和盤托出，至此陳氏苦不堪言了。

他曾回想自己是一介商人，既經一早靠攏紅朝，再復全力支持政府，舉凡「支前借欵」、「抗美援朝」捐獻，退租補稅，樣樣都爲人先，爲响應政府「建設祖國，發展工商」的號召，更在香港調回鉅量資金回國，其對共黨政府之忠誠擁護，實在是至於極點的，但結果廠店合併，盡變私營爲公私合營還不算，現在又藉「反右」運動而大加壓迫，這樣財產損失不作一回事，但精神肉體怎樣捱下去，從前之處境當然無法回復，看下去仍只是恐怖黑漆一團，到此才悔恨搭錯賊船，投錯共黨，如果不是自己打錯算盤，何至今日如斯田地，假使當初逃到香港，則國內所有生意即使全化清光，自己仍可在港作其「大紅貓」，咬其雪茄，出入馬場與鄉村俱樂部，而今全面皆黑，又無法脫此樊籠，左右思量，遂決定一死了之。

一日在傍晚無人注意下，陳氏遂跳樓自殺聞，不料他人細身輕，距離地面可能較矮，結果落下不死而斷足，被人發覺循例送入醫院，從此廣州市工商界人士名單上，便沒有了陳祖沛這個名字，事誠慘痛，但可爲投機靠攏者戒也。

「三反」、「五反」之後一個時期，林志澄被逼離開「工商聯」，潘永×便被繼任爲主委，他是興華電池廠主人兼總經理，該廠出品五羊牌電芯，銷行全國，業務甚爲發達，潘氏爲人聰明漂亮，手段圓滑，更兼僞裝前進，因而獲得「市長」朱光垂青，他也獲配一小型汽車，爲廣州工商界人士第二個有車階級，後來他更兼「市人代」和「省政協」等代表，風頭也是十足，羨煞旁人，大家都說他是忠於紅朝的新貴了。

其實潘氏絕頂聰明，平日就利用僞裝積極，充作極端前進，開口是共黨，閉口是人民，處心積慮，埋頭於公私兩方面工作，博取人家好感，其對興華廠的設備和工人的要求，處處都表現爲大眾着想，甚至能爲工人先，於是他的發展工業熱情與成爲開明進步資本家之型定矣，他是從美好的定型而求變的。

原來他平日的思想進步，工作積極，發展業務，善待工人，一是都是僞裝的，通過他的僞裝居然把朱光騙倒，他是在積極部署和看準時機下進行，他要舉家逃來香港，他便將興華作成大規模擴展模樣，這使廠方工人不懷疑，共幹去了解也不懷疑，結果他一次與朱光見面，拿出香港發來的函電，說是他的岳父去世，這次要同妻子去盡最後一次禮，結果朱光同意了，他便在派出所馬上進行應辦手續，通行證一到手，他便舉家來港，從此一去不歸，聞朱光因此事被中共當局作了一次很嚴重的批鬬。

潘氏到港自有其聯廠與親屬接待，彼也深居簡出，謝絕應酬，秘密小住一個時期，辦好證件和出國手續，便舉家溜到曼谷去，在那裏居住了好幾年，完全避開各方面耳目，也減少了自己的紛擾，中共胡風事件和「反右」之後，又繼之以「文化大革命」，中央和廣東地方上的當權人物，已經幾次的彼起此落，面目全非了，朱光很早也離開廣州到了北平，改任人民外交事務，最近三兩年人且不見提了，大概與此同時，潘氏也由曼谷回到香港，重過資產階級的生活，從廣州陷共後此地的知名工商界人士，潘氏可說是最聰明的一個了。

（兆華）

小業主吐苦水

無異替政府建廉租屋 收租不到還要受閒氣

萬先生：

恕我不說客套話，當讀完牛馬集「不合時宜的法例」一文後，感到你的言論十分公平。爲了給你更清楚小業主們的苦況，才馬上執筆奉告本人所遭遇到的問題。父親和本人在二十年來辛勤工作積蓄，在筲箕灣買下兩層住宅樓宇（六七年前），一層三百多尺自住；一層五百多尺租出，月租三百元。在目前生活水平之下，老父母又怎樣能作爲退休後之生活費呢？（父母和本人妻兒等一家七口）所以年老體弱之六十七歲父親仍未敢退休，問題還不在此，收租時永不收上期租，更不能收一次收得到（住客一家六口住五百多尺，我們一家七口住三百多尺）又有一次因收租不遂，發生口角。我對住客說：「既不願交租就不如搬走喇！」這當然是不客氣的話，但他還以顏色的說：「你要我搬呀！我要同你們鬬過，我唔搬、又唔交租、你告我好了。」這當然很氣，但沒奈他何。幾日後，乘往交物業稅之便，問及詢問處有關此事，該人員說：「這些問題很麻煩的，我很難奉告。」後來去律師樓請教，回答就是：「要住客搬走是沒有把握的，除非他六個月未交租喇！」豈不雖爲業主，但不由自主地永遠被人以每月三百元而將物業據爲己有？這又不等於替政府建廉租屋？

凡此等等，有時眞是欲語無言。所以閣下這篇文章內之「評定物業價值，規定租金比率。」是十分合理的，正替小業主們說了句公道話。

你的忠誠讀者上三月廿七日

老教師憤慨而言

攻擊教師支持鬼佬 中國人眞是糊塗蟲

萬人傑先生：

我是一個教師，也是萬先生的忠實讀者。萬先生在左仔騷動期間，口誅筆伐，大義凜然，代表了多數市民的心聲，至今仍博得我們的敬仰。

此次星島及快報，形容司徒華是一名左仔，這點本人絕不同意。因教師數次大會，我均有出席參加，絕無發覺有任何政治色彩，本人年已五十，痛恨左仔。如司徒華是左派，我們一定會發覺，不致盲目跟隨。我相信是港府因在道理上說不通，加上對方一頂大帽子。

在中國歷史上，所有文人的運動，都會在政府壓力下低頭，這次教師抗議歧視運動，也難逃此命運，相信不能成功。惟有一點最可慮的，教師們已將不滿的種子播於學生心靈內，這是十分自然的事。萬先生不是教師，不會明瞭教師內心感受。試問：前途是每一個青年的最大希望，假如一個初入教師行列的青年，獲知十九年後自己的待遇祇不過二〇五〇，心中熱情，無疑打了大折扣，要他們樂於所業，眞是強人所難。現實是無情的，讀了許多年書，通過了許多次嚴格的考試，用出許多精力，獲得不如理想的報酬，是不合理的。若一味用仁義道德責難教師，祇是不顧實情的做法。

孩子是每個父親所寶貴的，當然希望教導得很好。我們的孩子都交託教師手上，希望他們用心照顧，使孩子們健康有用地成長。但一方面要想孩子好，另一方面卻歧視孩子們的褓姆，所得的結果，無疑地會打一個折扣。

我們父子都是教師，可幸小兒已當了六年教師，平日亦頗勤奮，獲得美國大學獎學金，暑期赴美攻讀，總算脫離這個環境，有一個新的前途；我自己數年後便退休，來日無多了。

但我仍願意向萬先生指出：教師問題是基層問題，基層不穩，後果可知，這與鬼佬無關，損失的是中國人。可憐糊塗的中國人，卻竭力攻擊教師，支持鬼佬。

我不敢期望萬先生支持教師，因爲每人均有自己的主張和喜好。但是，希望萬先生批評教師之時，要根據事實，不要道聽途說。尤其是左仔贊成，便一味反對，好像香港時報一樣，便失去了公正立場。

我舉一個例，如果萬先生家中的女傭，現有月薪七百元，若對她說五年後加薪一百元，過三年後，才加一百，再過三年，又加一百，此後終生工作，無加薪希望，你猜她會怎樣回答？

老一輩教師的薪級，正是如此。但同資的公務員，現在的薪酬已是一九五〇至二〇五〇，你說是不是歧視教師？

一教師上（四月五日）

所謂開明民族資本家

也不能逃避共黨鬬爭

萬人傑先生：

前曾報導東莞石龍資本家張炳澤、曾培及同和生老板潘貢生的悲慘結局。現再提出兩個富裕商人的慘狀。

第一位吳樹，東莞太平鎮人，出身於建築商，並受先人遺蔭，家財富裕。在石龍及太平兩鎮均開設杉舖。在鄉有大量農田出租。秉性投機，趨炎附勢。當毛共「解放」石龍之時，吳爲石龍商會理事之一，爲着表示前進的投機，代表石龍商會親到火車站「迎接」共軍入鎮。被封爲第一屆「人民特邀代表。與投共醫生古鴻烈（「古大存」之堂弟）地位並列。在「人代會」上主動提議剷除國軍九十六師在石龍公園所建的凱旋門。亦主動提議將石龍水上同胞已往稱爲「艇家佬」的名詞改爲水上人民，本來這個名詞，原則合理。但他爲着向毛共獻媚，竟誣稱「艇家佬」的名詞是「國民黨的遺毒」，可見其奴性之重了。

尤其是吳樹對毛共壓搾石龍商人財產，他必出錢出力，帶動推行，而且每每提出行業「挑戰」，及個人「挑戰」，極盡向毛共諂媚之能事，被毛共稱爲「開明積極商人，民族資本家」。一九五〇年五、六月間，吳樹自建石龍新街之花園洋房入伙，座中歡宴「嘉賓」，盡是石龍共幹，應邀者有「鎮長」祁光，秘書陳文，工商股長鄧冊，文教股長丁流，宣傳股長徐富，及公安派出所全體共幹。本來共產黨人，平日不是屠夫就是寡婦的面孔，不易應邀赴宴，但是對未宰的功狗有所利用，仍破例奉陪，表面上不致不遻，是時的吳樹先生，可謂紅極一時，炙手可熱的人物。隨時出入鎮府，祁光「鎮長」亦都備極歡迎，「熱情」接待。

然而好景不常，功狗必有被烹之一日，一九五一年毛共展開「土改」運動。這位特級紅員也不能逃避清算之列，被共幹指使鄉間農民，指爲「大地主」，由「城鄉聯絡處」，派出共幹將他綁回太平清算鬬爭。平日對毛共諂媚，耗財已多，加以在鄉退租退糧，所有家財化爲烏有。而其鄉中共幹，尙認爲他有大量金錢，埋於地下，實行加緊惡鬬，經過跪田螺壳、吊飛機及火灼指尖等生人所不能忍受的毒刑，晚間反手綁在吳氏鄉中一間祠堂的石柱之下，任由蚊蟲咬噬。日間又被鬬爭，此時吳樹已知絕望，但在求死不能，求生無術的慘狀之際，畢竟想出一個「妥善」的辦法。在一個晚上的深宵，乘監視共幹睡熟之時

。以自己之後枕，猛撞石柱，頭顱破裂，當場死亡，這個前進的民族資本家就此了結一生。

第二位陳寶輝。陳是石龍桂芳街大興穀行老板，爲人絕頂聰明，不論何政治，從不過問。對人和靄，對友熱情，一副生意佬的風度，豪情濶綽，國府統治時代，正是他在商場上得意之時。毛共佔據石龍，他知「共產」不妙，（但不知有共命一回事），立即結束穀行，回鄉隱居。經過半年，毛共獸行尚未暴露，市面繁榮如舊，人民一樣自由，他又心煩技癢，重興做生意之心。乃聯同葉合利、葉暖及袁欣等，在石龍中山西路設立「龍聯行」，呈報毛共批准在市面收購鷄、鵝、鴨運往香港出售，除清納稅及運費，也有利可圖。毛共更僞大施「恩惠」，立令石龍及附近農村之牲口限制自由買賣，一律要交龍聯行專責收購統銷。表面看來，毛共對該行之幫忙，可謂無微不至。在此時際，如果今天在港的一些眼光狹淺之人看來，一定喜出望外，認爲機會難逢。惟是天生智慧之陳寶輝，明知不妙，立卽向石龍「鎮政府」請派「會計員」一名，到該行管理金錢及賬目，自己則領回一份工資，所付本錢，亦不敢過問，在這位空頭經理的才智策劃下，不及三年，爲龍聯行賺到純利「人民幣」二百多萬元，而毛共對這位資本家仍不放過，架詞陷害，非置諸死地不可。一九五四年初的一個早上，石龍「稅務所」派人到龍聯行請陳寶輝到稅所談話，爲首的一句，就叫陳寶輝將在龍聯行的貪污舞弊，偸稅漏稅，自飽私囊的數目，坦白交代出來，否則「人民」不對他原諒。陳自知不理金錢，理直氣壯，聲言其本人並無貪污，如有數目不明，可向「會計同志」調查。

根據共產黨人的本質，不論任何寃屈，其行動必站在其同黨之一邊。所以稅務人員毫不考慮，立卽請該「會計同志」到來，以便指證陳寶輝舞弊，原來出其意料之外。該會計同志携同賬部及收支單據，雙手呈到該稅務所「負責同志之前」，請求審核。並力讓陳無偸漏行爲，令到該稅所共幹羞愧交集，怒火冲天，立將該會計員扣押，指他「失去立場」，從此該會計員，無影無踪，不知去向。而陳寶輝亦不准申述理由，同時扣押，送去東莞坐牢，一坐三年半。獄中折磨的痛苦，自非筆墨可以形容。陳在訴苦無門之中，唯有自承「舞弊」，將生平積蓄及其太太私有，一掃清光，從此孑然一身，度其痛苦辛酸的生活，投共與附共的下場亦可悲矣！

思華上民國六十二年四月七日

美國盛吹「毛風」 「毛蟲」開始活動

萬人傑先生：

請你爲我辦一點事，在無處可買，無人可幫之下，首先便想到你。可否替我找一本一九六六年文革時出版的「毛語錄」，我現在才感到這是一本劃時代「絕作」，日後可否有人如「毛主席的偉大」，實在是一疑問。除了上帝在聖經叫人拜，叫人信之外，便是「毛經」，可說天生一對，地設一雙。

萬先生，反共也好，擁毛也好，「政治」是何其骯髒，千變萬化。

三年前來美，我在華埠看不到「毛的副產品」，今日我看到的毛像比掛在香港國貨店中的更大；毛歌、毛書及我在港看也沒有看過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也擺在眼前，有多少人看是另一問題，但畢竟「毛風」已盛吹美國，而「台風」在美已漸漸吹淡，在三藩市，「毛蟲」也開始活動。在一活劇「保釣」之後，愛國之聲日沉，日後應要什麽國，他們也要三思。自中共入了聯合國，香港「愛國人」在變，社會在變，小小一個華埠也在變，日後變成如何，天曉得！

美國一讀者上

（七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詩壇比文潘某人自認輸晒 壇主歪曲原意則有所申辯

萬人傑先生：

首先我要向你道歉，拙函竟引起董力行先生誤會，詩壇君子復赫然譁怒，一致主張對本人嚴加聲討，幸得董先生極力阻遏，曰：「此人並非壞人，只是頭腦不清，昧於和詩之義：：婉言教導，增其知識，乃吾輩詩人之責也。」

光憑這番話觀察董先生的爲人，毋愧謙和厚道的長者，益增在下景仰之情。不過，我揣探董先生在「答書」中的言詞，顯然對拙見（見二八一期）有所歪曲，視爲「懷挾怨尤」，且欲篡奪「萬人詩壇」的寶座，眞是一種難堪的技術犯規！同時，詩壇諸子建議壇主，請本人作一次「詩壇比文」的盛擧，還簡邀各大學教授蒞臨監視，目的要「潘某當場出醜，抱頭鼠竄」。看來這個「邀請」，恕我難以奉陪。鄙意認爲潛心學術的教授，理應無此「閒情逸致」。

壇主又聲明「本壇現有小將三人，具曹子建之才，擅詞章之美，下筆千言，倚馬可待」。而我刻下正從事「曹子建的研究」，對其援筆立就的才華，佩服得五體投地，現既有「再世曹子建三人」在焉，教我如何敢攖其鋒？所以，我坦白承認「輸晒」，並向詩壇君子致歉，千祈鑑宥上次的失言，那末詩人之憤，應告戢止。

萬先生，當前貴刊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爲免虛耗寶貴篇幅，希望你把這場激於意氣的爭辯了結。敬祝健筆

潘某人謹上

本刊合訂本發售

本刊合訂本第一至二十冊已發售，每冊十本，定價十元，發售處：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二七五〇三三）；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三分一收入已感滿足
「充」文憑教師樂此不疲

萬人傑先生：

　多年來看「牛馬集」，從你的文章裏看不到所謂「詞藻麗都，引經據典」之文，只是覺得平易順暢，一針見血。從你嬉笑怒罵的筆下，充分表現了「不爲墻頭草，敢於批逆鱗」的風格。茲有請益者，最近閱報，文憑教師因強調「專業尊嚴」而罷課，鄙人大惑不解，乃就教與　先生焉。

　我有一弟，七一年中學會考畢業後，修讀簿記及打字一年，七二年初考入某公司爲簿記員，月薪五百元，同年夏，助理會計員出缺（該職月薪七六〇元），吾弟參加甄升考試落選，公司指吾弟對成本會計之專業訓練不夠，弟乃辭職續讀工專夜學會計科。去年秋學校開課，某津貼小學因一教師請假，吾弟得充臨時教員，惟月薪僅得該請假教員之三分一（四八〇元），至十一月該教員銷假，吾弟遂失業。聖誕節前吾弟投考政府某部門三級文員又落選，據該部門主考人謂其打字速度每分鐘五十字，尙需經打字之專業訓練。

　吾弟無奈復充某津貼小學之代課教員，月薪依然只得原教員之三分一（五百元，惟由該教員付之）。該校爲宗教開辦之上下午班學校，吾弟上午八時上堂到下午一時卽無事一身輕，假期名堂特多，卽以四月爲例，由三日放清明假至十三日，再加其他公眾假期，是月僅教課八個上午而已。是以吾弟以工作時少（初做時怕被學生「考起」不免在課外時間備課，現在「熟手」則無需），收入亦不菲（雖然是三分一），乃樂此不疲。綜上情形，鄙人有數點請教，以解迷惑。

　㈠何以吾弟之就業屢被指爲不夠「專業」訓練以致對七百餘元月薪職位可望而不可得，反而以「騎牛搵馬」之心情輕而易舉做其「充」文憑教師，豈文憑教師不必經「專業」訓練而可爲之乎？

　㈡吾弟代課，同工而不同酬，請假之文憑教師曾有「余給汝倍於私校待遇」之慷慨豪語，此與吾弟之「尊嚴」有關乎？抑此「慷慨」卽爲該教員之所以「尊嚴」乎？

　㈢吾弟未經教師「專業」訓練，居然有代課之邀，此應彼落，何以渠絕對不能代做作家、護士、司機、甚至廚師、排字員、裁縫、海員……等等行業，難道這些行業也有「專業與尊嚴」之道理？

　㈣鄙人出身中學會考又經二年會計專科，一九五四年任職政府某部門爲文員，獨力處理核數帳目，並操作多種電動計算機，迄今十九年，現每月一三二五元，將來再過七年，仍由是一三二五元，除非跟大家一起調整。請問我們這數以千計差不多情形的一羣，是否也應有「專業尊嚴」受損害的「鬭爭」表現？祈於「牛馬集」中賜教，俾同工得頌讜論，以釋疑，不勝引領企盼。

弟不知足拜上
（四月十二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癸丑暮春書感二首

楊震寰

(一)

秦樹迢迢遠隔悲，家山曉夢且相期，
江魚海廓原輸味，朔雁炎鄉總背離，
昔有安平能救國，今誰提劍說匡時，
飛花飄絮春風路，淮北淮南盡相思。

註：田單復國後封安平君。

(二)

春江綠柳蕩霏霏，春盡繁城看落暉，
片夢方回雙鬢改，孤吟每覺一身微，
寧知魯璵留東死，不效王韜走北歸，
錦繡河山淪萬刼，年年迴首望淒欷。

註：明末志士朱舜水，名之瑜，字魯璵，號舜水。

震寰先生，爲鄙人好友，昔年效忠黨國，頗著勛勞，退職之後，僑居印尼，效范蠡陶朱之業，傷魯連去國之懷，憂國哀時，托諸吟詠，「飛花飄絮春風路，淮北淮南盡想思」，有放翁意境，壇主。

蘭亭修禊廿七甲周雅集

袁暘照

(一)

踏青小徑及春明，隱聽湍流漱石聲，
蘭外麝添新畫意，亭邊花放故鄉情，
蒼生歷刼才應濟，白首飄蓬酒自傾，
今日羣儒修禊後，紹賢投筆佐承平。

(二)

帶雨臨郊雅集時，陌頭柳色動鄉思，
梧桐山上鵑啼血，吐露灘前女弄姿，
國土幾傷淪虜寇，經書此日雜華夷，
可憐故邑諸遺彥，春到人間竟不知。

春郊修禊登東覺台分韻得「國」字

袁暘照

尋春禊集登東覺，細雨霏霏籠北廓，
雲路遙聞過雁哀，沙田遍見遊人樂，
感時書畫動鄉情，悅目風花盈野壑，
亭畔垂楊曳綠絲，社中騷客思家國。

註：東覺爲沙田西林寺步上之「東覺台」

暘照先生附書有云，値此春光明媚，建議召集本壇同道，郊遊雅集，以舒居夷鬱結之懷，鄙人極爲同意，請袁先生與諸位詩人，共同商議，連絡辦法，時間地點，下期公佈。壇主

和談八首

鄭六豐

(一)

湄上賸餘血淚漣，和談高唱入雲天，
早知依樣葫蘆畫，何必當初箕豆燃？
弭戰息爭原可貴，分疆裂土亦堪憐，
版圖新造明蹊徑，只恐無人善後全！

(二)

一分爲二二分三，破碎支離弔越南，
坦克進軍屍遍野，飛機落彈地成潭，
空流民命十年血，枉費花都四載談，
停火匆匆誰保障？復燃豈不更難堪！

(三)

鴿羣展翼不須猜，五十萬軍次第回，
重主白宮償已願，方期黑獄釋俘來，
休誇救世反侵略，只可逢人避挽推，
韓國在前南越後，我爲麥帥至今哀！

(四)

毛蘇交惡各稱雄，勢力同伸北越中，
戰裏支持兄弟國，和時分享馬牛風，
鬬爭本是祖家物，造反由來鬼蜮工，
世局翻新天不厭，相生相尅禍無窮。

(五)

談談打打記辛酸，此會巴黎一例看，
九域淪亡誰作祟？大韓割裂客偷安，
重分南越歌方唱，搖落西寮戲未完，
蠶食鯨吞渾見慣，忍聞湄北虎加冠！

(六)

峨嵋山下有人行，僕僕廬峯九迓迎，
剛是倭奴齊屈服，欲將國共結新盟，
自由黨派喧天鬧，任便敵方匝地鳴，
待見極權眞面目，始知荒謬話和平。

(七)

和談代表渡江津，一去竟然作貳臣，
左派藉機誇壯大，中央失柁便沉淪，
青蛙跳泳雙棲性，紅杏妖嬈再嫁身，
從此軍心民意散，河山變色悵前塵！

(八)

舉目紛紛反戰爭，幾人販賣假和平，
曾經半世遭欺騙，更忍獨夫擅霸橫，
奴役相加批改鬬，客居不盡別離情，
若教暴政長斯在，我輩寧無負所生？

六豐先生之和談八律，是爲名作，所詠皆爲事實，可作詩史觀，議論正確，目光深遠，尤爲可貴，越南和談，是美國抽身之計，尼克遜索還戰俘，撤回美軍，用中國古代笑話比喻，是用鋸箭之法，何爲「鋸箭法」？故事如下，昔人有中箭者，箭頭深入肉中，無法拔出，求醫診治，醫曰：「此易事耳，吾爲名醫，醫治區區箭傷，保證應手而愈」，乃取鋸將肉外箭桿鋸去，留箭頭於肉內，外敷以藥，果然外皮平復，不現痕跡，其人大喜而去，譽爲名醫。不久內部潰爛，因而致死。此爲中國古代笑話，尼老兄對鋸箭之法，深得個中三昧，只顧眼前，不問後果耳。壇主。

修禊雅集時事感懷

梁莊

蘭亭修禊集儒鴻，世變蒼茫宇宙中，
正僞豈容淆黑白，忠奸應惕別蠻戎，
拔邪欲拼回歸騙，滌垢先除誣認同，
曲水盡沖牛鬼去，佇看懷葛兆年豐。

風社雅集拈韻「國」字作詩

前人

修禊春遊樂，雅集展東覺，
潑墨龍氣嘘，走筆蠶聲落，
妙女似穿梭，紈扇蝶相撲，
若非是佛門，翻疑居南國。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萬人雜誌（第二八八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五月三日出版

（零售港幣一元）

萬人雜誌

(第二八九期)



火上加柴！

本期要目

看北平慶祝「五一」……每週評論
利字當頭世局變化莫測 搞政治講蠱惑全部搖筆……萬人傑
中共・馬列主義與解凍……柳以青
從鄧小平復出看中共內爭……岳騫
統戰份子蠢蠢而動 大學教授搖尾逢迎……羅倫士
中年上大學……王屯
我所親見親聞的「二・二八」(下)……徐眞健
人海百態：骰子失踪……萬人傑
成功失敗之眞假……霍大川
論古與今……古鶴翔
談中共簡體字……吳文廸
評龍剛的「應召女郎」……林巽
賀龍的私生活……韋銘
共軍圍攻金邊意義……胡養之
瘟君夢……岳騫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萬人雜誌第二八九期目錄·

看北平慶祝「五一」…………每週評論　一

利字當頭世局變化莫測
搞政治講蠱惑全部搵笨…………萬人傑　二

認識中國：中共・馬列
主義與解凍…………柳以青　四

從鄧小平復出看中共內爭…………岳騫　六

統戰份子蠢蠢而動
大學教授搖尾逢迎…………羅倫士　八

中年上大學…………王屯　一〇

我所親見親聞的「二・二八」(下)…徐眞健　一二

人海百態：骰子失踪…………萬人傑　一五

成功失敗之眞假…………霍大川　一六

論古與今…………古鶴翔　一六

談中共簡體字…………吳文䞣　一七

評龍剛的「應召女郎」…………林巽　一八

賀龍的私生活…………聿銘　一九

共軍圍攻金邊意義…………胡養之　二〇

瘟君夢…………岳騫　二二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二四

江南啼痕錄…………恋琴　二六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七

萬人詩壇…………董力行　(內底封)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八九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五月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二七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illegible]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看北平慶祝「五一」

因二號走資派鄧小平的復出，在國際間引起許許多多的揣測，特別是一些對中共抱有天眞想法的人士，像美國、日本和英國等國家的通訊社及記者，竟作了不少毫無根據的推想，如估計中共利用慶祝「五一」的機會，可能把劉少奇、陶鑄、黃永勝等人「解放」出來，此外，還可能委出新的「國防部長」、「總參謀長」和「空軍司令員」乘機亮相。事實，「五一」已經過去，給這些人們以很好的解答。固然，老毛慣用「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能「解放」鄧小平，當然黃永勝、吳法憲和陶鑄等人如果未死的話，都有復出的機會。

問題是：老毛除了運用「拉一派，打一派」手法外，由於文革運動和林彪事件這兩齣狗咬狗醜劇都是由他一手導演的，只要他手中還握有權力的話，有些「原則」他絕不肯放棄，否則，豈不成了自己摑自己的耳瓜子？

觀察問題應該從這一點出發，如果用「類推」辦法去分析中共政局的發展，必是南轅北轍對不上號。

從今年「五一」北平露面的幹部名單和「新華社」發出的有關消息看，江青的勢力越來越大倒是事實。

周江勢力的鮮明對比

在「五一」露面的北平「黨和國家領導人」中，周恩來是政治局常委，老毛未亮相他列第一是應該的，而朱德雖排名在江青之前，但無論如何無人相信今日的老朱在中共上層他還有權。

今年「五一」可以說是江青的節日，因爲，帶頭的多數人是她的親信。可以看出：江青和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及王洪文、華國鋒、吳德等人是「主流」，而周恩來和鄧潁超則充份顯出是「支流」、是配角。周恩來週旋於外賓中嘻嘻哈哈，是一個十足的丑角。而新近才升爲「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鄧潁超雖較過去爲活躍，然她在「五一」是專門負責招待美國女明星莎莉麥蓮等人，若謂有什麼重要性，實不見得。

由於世界上有美國這樣的半吊子國家和他們的半吊子國民，所以，周恩來夫婦近來很受「重用」，並爲國際間所「重視」，但當未來國際局勢稍有變化，周恩來必在「勾結美帝」、「賣國賊」一類的罪名下遭到整肅。不如此江青就上不了台，老毛一旦死亡就必然成爲「斯大林第二」，受到鞭屍。

江青今日拚命發展她的勢力，固然，她是爲了拚湊班底，以便未來接老毛的班，然另一方面則在盡量削減周恩來的勢力，俾免有朝一日成爲她的勁敵。

江青勢力越來越大

「五一」那天在北平露面的名單分爲八堆，一是中共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其中，有一些是地方的，他們完全是工農，這些人是文革後「湧現」出來的新人，是「造反派」的象徵，也可以說是江青派，他們有的現在和將來必成爲共青團、工會、婦聯和文協的負責人。如候補中委郭宏杰（農民），就是共青團安徽省委的第一個書記。在人大常委會委員中陶鑄的老婆曾志，居然也出現了。如果所傳陶鑄已死是眞的話，曾志出來倒可對陶鑄的少數親信起到「鼓舞」作用。謝富治死後，他的老婆劉湘屏還升官當了副部長（可能是公安部）。雖然陶謝二人背景和近年際遇均不同，然老毛使用的手法和目的則完全一樣。還有，「新華社」的頭頭張紀之、朱穆、鄧崗和「廣播事業管理局」負責人劉建功等人，均列入「中共中央各部門負責人」中，可見，原屬「國務院」的這兩個機構，已被江青利用老毛的「挖牆角」手法挖了過去，作爲中共中央的機構。這件事看來似小，然在蒙騙人維持政權的中共來說，掌握宣傳大權可不是小事。這件事又說明：周恩來勢力越來越小，而江青的權力卻越來越大。

新聞以外

利字當頭世局變化莫測
搞政治講蠱惑全部揾笨

萬人傑

政客、政治家甚至偉大政治家，全都是蠱惑仔。國與國之間，黨與黨之間，人與人之間，都是一樣。今日可以爲友，明日會變爲敵；同樣，第一號敵人，也可結爲友邦。最親密的戰友，一朝反目，一個陰謀篡位；一個先下手爲強，弄到對方粉身碎骨。只有夠蠱惑的人，才永遠佔上風。

搞政治必須蠱惑

中共二十幾年來一直大罵美帝，視蘇聯爲老大哥，向老大哥一面倒，史太林是太陽、是鋼、是爺爺。可是二十幾年後的今天，尼克遜到北平吃過塡鴨後，北平的反帝標語，宣傳畫一律撤除。美帝在北平設個聯絡處，中共也在華盛頓設個聯絡處，互相聯絡感情。美國的飛機以及其他工業設備、科技產品等，都在中國大陸出現，人們爲了和美國佬打交道，學習英語成爲一時風尚。

過去一面倒的蘇聯老大哥，已變爲蘇修死敵，中共第一號敵人美帝紙老虎已被蘇聯修正主義取而代之。最大的敵人變爲最要好的老友記；兄弟之邦的老大哥，卻反目成仇，這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世人都覺得奇怪，一個國家的政策，應當有原則，料想不到原則隨時放棄，立場可以改變，這究竟是什麼道理？

持這種想法的，大都是正人君子，並非蠱惑之人；但處理國家大計，居於領導階層的人，絕對不能出之君子作風，雖然表面上擺出紳士姿態，內裏卻不擇手段，一切利字當頭。如非蠱惑仔，絕對不可能成爲政客或「偉大政治家」。老萬這麼說或者有人反對，但我立刻可以舉出實例。「偉大」如尼克遜，也鬧出「水門」事件醜聞，「水門」事件，可說盡其蠱惑之能事。

政治無「敵」「友」之分

另一例子是：第二次大戰時，蘇聯與德國是「敵人」，但在二十年後的今天，發現了希特拉與史太林的「秘密」，蘇聯與德國私底下交情甚篤，兩國間也有許多「密約」，對弱國土地的瓜分，早有了默契。因此，國際間的「敵」「友」，其實十分化學。今日爲敵，明天是老友記；相反的，一直拍膊頭，稱兄道弟，轉眼間亦可成仇。中共與蘇聯固然勢成水火；美國對台灣，今天仍說「大力支持」，明天便在人民大會堂跟周恩來互相碰杯，祝「國運興隆」，如果不能「睇化」，看到這種局勢變化，隨時氣頂，爆血管亦非奇事。

國家如此，人亦如此。毛澤東與林彪拍檔搵世界，大家由流寇撈到主席、元帥，且稱爲「最親密的戰友」，如稍有江湖義氣，應該親如手足，有福同享，有禍同當。可是林彪一方面歌頌最偉大的領袖、最偉大的舵手、最偉大的導師；一方面陰謀起其尾注。而毛澤東也心狠手辣，一下子弄到林彪粉身碎骨。這一幕活劇，十足十是「政治家」的典型傑作，爲了權力鬪爭，任何手段都不會是「過份」的。

在共產國家，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必須把對方置之死地。民主國家，只要把對方聲譽、信用弄垮，便可穩佔上風，故有「水門」事件的發生。

「大勢所趨」與「國際逆流」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際，中共把全世界的國家都得罪了，以前天安門有慶典時，「友邦」使節雲集；但那時中共的好朋友只有阿爾巴尼亞。可是，文革之後，中共展開「笑臉」，運用一枚小小的乒乓銀球，居然又把文革時候冤了家的「朋友」一個個招回來；不只如此，還藉此交上不少新朋友。據中共宣佈，現在和「人民政府」建交的國家，已有九十個。由一個而至九十個，中共外交上的「成功」，使到許多「善觀氣色」的中國海外人士要跟住「大勢所趨」，改變了對毛澤東政權的態度。

其實，如果了解中共蘇聯可以成「仇」，中共美國可以爲「友」的這一變化，就覺得有九十個國家與中共建交的「趨勢」不足爲奇。國府稱這種趨勢爲「國際逆流」，其實國府近來推行的種種政策，也正極力「適應」這種「趨勢」。過去，國府旗幟非常鮮明，「漢賊不兩立」，任何跟中共建交、做朋友的國家，國府必先主動跟那國家絕交。當「國際逆流」澎湃之時，幾乎每天都有國府與某國絕交的新聞，因此有人戲稱國府「外交部」爲「絕交部」。當時有些有「遠見」的官員認爲這方法行不通，如果動不動絕交，豈不是等如自絕於天下，最後就是孤立了自己，幫助了中共達到他們想達到的目的。

「漢」「賊」可以並立

可能受了這一說的影響，國府政策使漸漸有所「改變」，差不多承認了「漢」「賊」可以並立。

在外交上，和中共建交的國家，國府外交人員當然非撤退不可，但必然盡力保留一個商業聯絡機構。一方面，台灣盡力發展經濟，由於經濟蓬勃，使到世界各國卽使與台灣沒有「邦交」，也非和他來往、聯繫不可；這些商業聯絡機構，名義上是管「商業」，實際上許多「外交」事務也處理。設有這一類機構的國家，無異承認了兩個中國，只是台灣不能取得合法地位正式名義，彷彿由「大婆」變爲「黑市夫人」而已。

加拿大和中共建交後，和國府的關係始終未斷，貿易額反而比前大增。於是，國府決策人士更加覺得「漢」「賊」可以並立的政策「有利」。因而，不但在外交上，在其他政策上也有了很大改變。

最明顯的，以前進過中國大陸的人，休想獲得批准入台；現在這限制已經取消，進過大陸，不但可以入台，而且「歡迎」入台。有過不少工商界人士、知識分子、學者等等，到大陸參加「貿易會」或觀光過，最近受到國府「邀請」，讓他們看看台灣實情，更希望他們作出「比較」，公正批評。

台灣收買小爬蟲

因此，一直在香港替中共講好話，對台灣放冷箭，作出苛刻批評的美式新左派小爬蟲，也受到國府「重視」。最近，許多這一類小爬蟲「被邀」到台灣觀光，這當然是國府新近所採「漢」「賊」可以並立的政策的一部分。前些時，胡菊人到台灣去，見過什麼「政要」，觀光過什麼地方老萬雖不大了了，但可肯定的他一定沒有機會證實他過去寫文章說過的一點，「蔣介石是靠鐵板撐腰」的。他到台灣時，蔣總統還是「政躬違和」，大概不會「接見」他了。

至於最近應國民黨陳裕清之邀到台灣觀光的金庸，老萬記得前年訪台時，在成功嶺「匪情展覽」中，發覺金庸的兩部「武俠名著」列爲禁書，這種「匪書」，如在台灣發售或購買，都是「犯法」的。本來，這兩本武俠小說並無明顯的政治色彩，列爲禁書，顯然「對人」成份多些。可是，今回金庸應邀訪台，「中國時報」派了記者訪問他，刊出一欄訪問記，金庸在這位記者面前，爲他的兩本「禁書」大吹法螺，「中國時報」也爲他作了義務宣傳，使老萬很爲成功嶺的「匪情展覽」難過，應該及時在展覽中把這兩本「禁書」撤回，抑或加以說明，認爲這位作者已經「棄暗投明」呢？

生意至上

若問：國府政策改變是否「高明」？老萬的看法以爲：國際間，和中共做朋友的，我也跟你做朋友，這沒什麼不妥。番鬼佬之與中共建交，並不認爲贊同這政體，而是建交後對他們有利抑或有害，如果利多於害，他們不管這政體令到七八億人民變成牛馬不如，抑或全部豐衣足食。但這七八億人口數字龐大，對他們是一個極大誘惑。全世界的國家都是唯利是視，想到七八億人口的國家會是一個巨大銷場，有可能打交道的話，自然不放過機會。這是利之所在，怪不得人家。八億與一千四百萬是六倍的比數，他們會有這麼一個想法：做六塊錢生意好呢？還是做一塊錢生意好呢？他們當然希望能做六塊錢。至於八億人卻是窮鬼，沒多大能力幫襯，那是他們「建交」後才能發覺的。所以，保持商業聯絡機構，不要一刀斬斷，是明智之舉，不但仍然可以做生意，而且可以由做生意而維持甚至發展國民外交的關係。在這方面，國府不再堅持「漢賊不兩立」原則，是聰明的轉變；至於向小爬蟲統戰，卻值得商榷。

作爲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應當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中共「立國」二十幾年，人民過的是什麼生活，可以證明這政體對中國人民爲禍爲福。

附旺唔附衰

美式新左派小爬蟲爲迎合海外青年不滿現實的心情，把殘民以逞的政權美化了，盡力替他們說好話。根本上，這種人沒有正義感、不負責任和投機的，正如我們廣東一句俗話，他們附旺唔附衰，如果你當「老行」時，不用招待他，他也替你說好話；如果你行滯運，卽使把他們請到台北，排日在最高貴的酒樓歡宴，雞髀也未必能打得他牙較軟。國府委曲求全地爭取這種人，本意是好的，在宣傳上該要做的，不過，國民黨搞宣傳的人對這類小爬蟲的認識顯然不夠，所以徒然耗虛國家公帑。如果自己實力強大，他們會自動來傍你。今天，毛伯伯並沒有邀請他們觀光大陸，本地的左報還大罵他是漢奸、民族罪人，他卻「監人賴厚」地聲言不再稱「中共」，改稱「中國」。陳裕清先生雖誠懇邀請他去觀光；梁子衡先生也親自陪他到金門視察，他還不過稱「台灣當局」；毛澤東稱主席，蔣總統則仍是蔣介石而已。

其實，這些人不過是黃面孔的中國人，對自己人用不着買怕，他喜歡毛伯伯，讓他選擇毛伯伯；否定毛伯伯的人，卽使冒生命危險，也會泅水逃離大陸，投奔自由，這些眞正有人性的人，才值得爭取！

蠱惑未到家

爲了「大勢所趨」而倡議「認同」「回歸」，指責「台北拒人於千里之外」，爲中共「和平統一中國」統戰口號而搖旗吶喊的人，國府毋須爭取他們，事實上也無法爭取他們。外國人爲了一個「利」字與中共打交道，還情有可原；身爲中國人，甘願作共產黨幫兇，他們充滿一腦子投機思想，以爲可以用事實改變他們的論調，未免太奢望。

據台灣的報紙說：對自由中國在經濟及各方面的發展與成就，金庸留下「深刻的印象」云，相信這不過是台灣黨官向上級報銷而已，他的「印象」是否「深刻」，還得看看此君今後的論調，國民黨官希望他由此站在公正的立場說話，那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罷了。

老萬在上面分析過，全世界搞政治的人都是蠱惑仔，愈成功的人愈蠱惑。國民政府處境弄到每下愈況，也許正因爲不夠蠱惑之故。現在，他們把政策改變了，不再堅持「漢賊不兩立」，大概也要試試蠱惑的辦法。可惜講到蠱惑，還不是小爬蟲們的對手，結果可能偷雞不着蝕了把米。

蠱惑要有新橋，台灣政治家究竟是老實人，所以只懂得跟人尾，委實未夠蠱惑。

中共・馬列主義與解凍

柳以青

在這一段時期，所讀的文章中，很多又是談論到中國將來統一的問題的。可以說是「統一風」再一次掀起高潮的時期。然而，從偌多的有關談統一的文章中，我們很明顯地看得出：那些文章是走政黨宣傳路線；那些文章是表示作者的對當前中國情形只知皮毛，不知底細；那些文章是對當前中國問題，既有見識，又具實情。

意見的表達與作者

我曾經倡議過：對於中國問題，只有中國人才能決定。這中國人是全體的中國人。這個原則我認爲是不能改變的，也不可改變的。這原則固然是天經地義，可是，落實到每一個中國人的身上時，就會產生各種不同的反應。由於不同的反應，也就可以看出不同的了解和不同的意見。在不同意見的彼此交換上，逐漸地形成輿論，以便對將來的中國統一前途指出路向。

然而，首先我們所面臨的困難的，卻是並非每一位中國人都能自由自在地發表他們的意見。因此，在原則上我們固然要肯定中國前途只有中國人——每一位中國人來討論和決定；事實上，卻有大多數居住在大陸的七億中國人，卻不能發表他們對國家前途的意見。這方面，我們是不能輕易忽畧的。原因是：在大陸絕對沒有自由發表意見的言論自由。所有的公開言論，都是被共產黨所控制了的傳播工具——報章、雜誌、電台和電視。事實上，所謂在大陸的人民的言論，也只不過是共黨當權派的言論而已。

因此，在強調了每一位中國人對中國將來統一前途都有發言權之時，當時，也得兼及和保證每一位中國人都能自由地利用這一發言權。否則的話，那是無法討論統一以及中國將來的發展前途的。

在這一層次上，我認爲如果眞要討論中國統一以及中國將來的前途，而此一權利眞要責實於每一位中國人的話，首先就得讓大陸七億人民都能自由地具有言論自由的運用。

何以大陸上七億人民的言論不能自由，那就不能不責諸於中共政權，利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等辦法，加於人民頭上的控制了。

假如不能從這方面立下基礎來討論中國統一的話，都不是正常和正當的途徑，將來仍然是中國走向統一路徑的大障碍。

有人會爲中共的這一控制言論自由和政治民主的政策加以辯護。以爲並沒有絕對的自由和民主，同時，就從這一大前提，就否定自由和民主的存在價值。這方面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實，不會因了沒有絕對的自由和民主，就乾脆否定自由和民主，並且爲專制和控制大開方便之門地加以美化。

民主是沒有條件的

在民主和自由，最近讀到一篇文章，由司馬長風所撰的「中國興衰所繫三關鍵」，刋載於「中華月報」上。其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

「拒絕民主最常見的一個理由，中國不能抄襲美式民主，英式民主，其實民主是一種制度，一種方法，一種形式。無論是美式民主、英式民主、澳式民主、法式民主，雖在形態上有所不同，但是基本形式則是共通的。這些形式概言之下：㈠任何個人和黨派不能把持政權，政府必須依照多黨獨立競爭，以秘密自由投票，在一定的期限改組；㈡人民是主人，要能行主人之事，有權利公開監督批評，反對政府的權利，而不能打折扣；㈢軍隊和警察，特務屬於國家，忠於憲法，不能成爲任何個人、黨派，以任何理由據爲私有，用來壓迫人民；㈣教育必須自由，學校不得講授任何黨派政治教條，搞個人崇拜；㈤司法必須獨立，牽涉立法、行政，保障人身自由，不受政治迫害；㈥實行議會政治，政府須向議會負責，而非向任何一黨一派負責。

「合乎上述共通形式是民主，不合卽非民主，反民主。這與美式、法式、英式無干。不遵守這些客觀的共通原則，奢言什麼『民主集權式』、『民主集中制』、『人民民主』、『新民主』，都是自欺欺人的野狐禪，這一套鬼伎倆不能再搞下去了。」

事實上，在討論中國統一的問題上，如果不能在民主通則上建立必要的設置的話，根本無法談統一的。否則的話，百年來的中國歷史，不是白白地糟塌了嗎？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推翻滿淸專制，建立民主共和的偉業，不是又付諸東流了嗎？

我們所要求的中國統一，不是由以上所說的民主基礎上來達成的話，我並不覺得所謂的統一有什麼理由要支持？共產式的統一，不啻是贊成獨裁和專制。同時，馬列與毛思，更是民主與自由的大敵。

很多人以爲：強調民主和自由固然是重要，但該從一個人的人性和人權處去着想，不必理會到馬列和毛澤東思想。因爲信奉馬列和毛思的人們，他們也是人嘛。當然，民主與自由的需要，確是來自人性和人權要求的。不受任何主義和思想來加以阻礙，同時也不可能阻礙。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也決是無能爲力的。不過，在現階段的大陸上，馬列與毛思，並非是一個什麼主義和一種思想，只不過是借了這主義和思想，做成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一小撮人對廣大良善的中國百姓的一種控制手段而已。

這種控制手段，卻在深深地遺害着大陸中國人的人性和人權。而卻美其名曰：強調馬列主義的正統，貫徹毛澤東思想。因此，再也沒有思想上，名義上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了。因此，我們就不能不對馬列與毛思所加諸於大陸人民頭上的控制，給予批判與打擊。

解凍的徵兆與表裏

有人說，大陸上目前的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在解凍。例如司馬長風先生在其上引的文章中，就有這樣的一段話：「馬列主義的解凍，是中共歷經二十三年痛苦經驗的結果，是毛澤東向蘇聯一邊倒路線焦頭爛額之後的改弦更張。這一趨勢和轉機，是海外中國人對中共重新評價的眞正原因和關鍵。可是非常遺憾，那些被邀請回國參觀的美籍華人，遺老遺少，對上述趨勢懵然無知，還大談其不鹹不淡的馬列八股，例如名數理邏輯學家王浩，最近在『大公報』上發表的『回國參觀的幾點感想』，就是一個顯著的典型。這不但爲識者所笑，恐怕周恩來等人也哭笑不得。因爲人家吃了幾十年藥家老舖正牌的馬列丸，發覺藥力有毒，正在吃解藥的當兒，你卻來勸人家吃加料的馬列丸，那眞是害死人不償命了。」

「從整個歷史看來，馬列主義只是一場風暴，絕非大河長江萬古流。目前北京既已現出解凍的徵兆，每一中國人都應把握這一端倪，把一切努力使之加速解凍。要痛責那些政治盲公，爲近黃昏的馬列主義，擦胭抹粉打強心針。」

解凍的徵兆當然是層出不窮的，但只是「徵兆」而已。例如今年的五一勞動節，根據電訊就或許又是解凍的徵兆而已。據「快報」刊出的「路透社北平四月卅日的電訊」稱：「當中共各領袖準備明天與羣眾混合一起，以共同紀念五一節之時，思想問題將退居後座。……例如原曾於上週末懸掛於北平一家百貨公司前政治性標語的撤除，以及文化公園內一個大地球儀之被一只大燈籠所代替等，都表示出五一節中嚴酷的政治課題已不重要。」（見五月一日快報）

馬列主義的解凍是必然的，那不過是時間問題。然而，目前的種種解凍的「徵兆」是不是可信的，我卻有所懷疑。同時，我也覺得只從中共外面的表象觀察，就判定中共在馬列主義上解凍，顯然是不夠的。我們也該注意內部的各種發展情形，特別是以這主義做爲控制手段方面的轉變。

假如我們注意到從今年一月到四月份所出版的「紅旗」雜誌，對內部的「批修整風」的情形，卻使我認爲：中共目前對國際間的關係，是在表象上逐漸從馬列正統主義解凍，但對內部卻正方興未艾的加以固封呢！

因此，我也相信：中共內部自文化大革命以來，特別是林彪事件的發生，卻是面臨重大困難的，不能不加強整肅內部。同時，爲了掩飾和緩和內部危機，才大量地向國際方面進軍呢！

生活在海外的中國人們，大部分只能從中共對外的關係和對外的表象，來猜測中共了。

我不反人們的這一猜測，但是我卻記取了「百花齊放」後的教訓。基本的原因是：所謂馬列，所謂毛思，或是所謂反馬列，反毛思，本質上只是加強權力控制的方法而已。誠如中共借用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來加強權力爭奪與控制而已。

什麼使馬列在中國解凍？

就算是馬列主義眞的在解凍吧！解凍本身就不起什麼作用，問題是解凍後餘下的是什麼？或者，用什麼來取代馬列和毛思。或者更好說：什麼使馬列主義在大陸解凍。

有人說「科學技術」是無分思想和主義的，因此，中共強調科學技術的話是會使馬列主義解凍的。這方面我不大贊同。科學技術固然是中性的東西，可是，它們的作用卻也受到使用它們的人們的思想意識所支配。有時，外表的一種工作固然是無分軒輕的，可是，由於不同的意識形態，這些所謂中性的東西就變了質。中共在這方面卻用了太多的意識形態的感染。

有人說：馬列主義的解凍，端來自馬列主義的本身不可靠，這方面大體上不錯，不過，一如上述，所謂馬列主義，只不過是一種手段控制而已。並非眞的是發揮了馬列主義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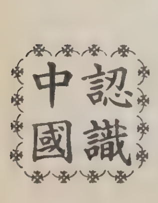
我以爲：爲中國而能促使馬列主義解凍的，確是來自中國的悠久博大的文化——人文文化。簡單的說：是中華民族在歷史的各階段中，所強調的把人當人的文化。

把人當人，也就是人其人，這方面是沒有條件的。如果說有條件的話，那就是只有把人肯定他是人，在這人的觀念上，上自當權者，下自走卒販夫，都要從事去如何做人。不是做「階級」，做「身份」。

在做人的標準上，我國的傳統文化中提供了豐富的內容。特別強調了一個「仁」字。

舉凡與做人的「仁」字有違背的地方，都會用了中國文化中的「仁」的精神和力量，使之解凍的。姑無論這一外加的力量是多麼嚴峻、苛刻和雄厚。

因此，中共的馬列主義之所以解凍，不必欣欣自喜地對中共肯定什麼，評價什麼，最主要的是要對中國悠久博大的文化給予肯定，給予信念，給予發揚光大。



從鄧小平復出看中共內爭

岳騫

中共文化大革命被鬬倒的第二號頭目鄧小平最近突然被「解放」，又以「副總理」身份參加活動，此事已引起舉世注意，紛紛作出揣測。筆者一向認爲毛幫一切行動皆不按常軌，每一件事的發生，不必說事前無法揣測，就是事後也很難有確切合理的解釋，過去歷次發生的事件皆是如此，目前鄧小平事件又是如此。但因此事關係太大，不能視而不見，僅就個人想法，畧說一說，當然談不到什麼研究，只是瞎猜而已。

關於鄧小平之被「解放」，在海外似乎有兩種說法，一說是毛江夫婦想利用鄧小平過去的潛力，重新起用「二野」系人馬以對付林彪的「四野」系；一說是周恩來想拉攏鄧小平，吸收劉鄧舊日黨務幹部，共同對付江青。

兩說皆能找到事實根據，例如「二野」系人馬近日紛紛出籠，如原任「昆明部隊副司令員」魯瑞林已調去貴州接替藍亦農，而在文革一開始就被打垮的「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政委李成芳也在本年五一節在北平亮了相。

再如劉鄧雖倒，其手下人馬仍多盤據黨務部門，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若得鄧小平再起統率，自然是一大力量，眞如周恩來所用，當然可以起重大作用。

關於這兩項說法那一個說法正確，姑且不談，有一個前提必須指出的，就是像鄧小平這種高級大頭目之「解放」，不得毛澤東同意是斷乎不成，但是，周恩來若極力反對，毛澤東也不能獨斷獨行，完全不理會周恩來的意見，因此，可以說鄧小平復出，是毛（江）周之間一致同意的。

毛周之同意鄧小平復出，內心也許都以爲鄧小平會爲己用，但表面上必然有一個共同的理由，理由爲何？當然是利用他在黨務方面的聲望及組織能力，協助江青重新恢復「黨」的機能。

自從文化大革命砸爛了「黨」的攤子，最初毛江對此並不介意，更因爲黨組織是劉鄧的基本力量，毀之惟恐不徹底，始而利用紅衛兵，繼而出動軍隊，黨務幹部成爲待宰囚徒，被活活鬬死的省市委級大頭目就有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因被鬬而自殺的則有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省市委以下黨務頭目更無論矣。被鬬垮的固然垮了，未垮的也人人自危，不知還能支持幾日，整個黨務機構全部陷於癱瘓，以後毛林分裂，發生槍指揮黨抑黨指揮槍之爭，毛江企圖重建黨組織，凌駕軍人之上，但已力有不逮，所組成省委會，皆由軍區司令兼任第一書記，是則不僅槍指揮黨，實則槍黨已混而爲一，黨變爲槍之附庸，此點爲毛幫最大危機，而是根本潰爛，自從毛幫與蘇聯互噬，進而兵戎相見，已從根本否定了共產主義邪說，皆以民族主義作爲號召，及至毛江發動文化大革命，將黨務機構全部砸爛，大陸已無眞正共產黨，黨成爲軍人附庸，中共中央對此已成尾大不掉之勢，直到今日林彪之死已一年有半，但林系在各省軍事頭目，大多無恙，即使少數被罷黜者，亦係小頭目如卜占亞、藍亦農之流，如丁盛、韓先楚、曾恩玉，何嘗敢動分毫。是則毛幫今日對大陸之統治，全靠槍桿子支持，共產主義固然消失，共產黨亦不存在，有毛澤東在一日，槍桿子尚不敢公然獨立，毛澤東一死，情況將如

袁世凱死後，始而由各省抗命，繼而變成軍閥混戰，最後勢必同歸於盡。毛澤東爲人，要說他眞的熟讀資治通鑑未免高抬了他，但是民國初年政情，他是親身經歷，最初在北大圖書館看門口，繼而隨湘省耆宿倒張敬堯，來往長沙北京（按民國十七年以前確名北京，改爲北平是十七年以後事，讀者幸勿誤會區區也在隨大流）之間，對軍閥互鬭情況看得一清二楚，自不願死後馬上出現軍閥割據，斷送了他辛苦建立的政權，想在有生之年，重建黨組織，只有基層組織完全建立，由中央至地方可如指使臂，連成一氣，始能杜絕軍閥割據的局面，此是毛江同周恩來一致拉鄧小平出來的原因。

除鄧小平之外，另一個値得注意的人物是陳雲，也在五一節亮了相，此人地位，原在鄧小平之上，中共八大選出一名主席，四名副主席，一名總書記合組政治局常委會，兩年後又增選一名副主席林彪，成爲七人常委會，也是主宰七億中國人的最高金字塔，此七人排名是毛、劉、周、朱、陳、林、鄧，是陳雲排名尚在林彪、鄧小平之上，且爲「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主管財經大權，有中共米高揚之稱，但陳雲卻在文革之前就垮了台，雖未明令鬭爭，亦未免職，實際卻被雪藏，當時原因不明，及至文革開始，紅衞兵大鬭陳雲時，指陳雲「是個老牌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是道道地地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是貨眞價實的反黨老手，是劉少奇搞資本主義復辟的左右手，是劉鄧反黨集團的得力悍將，鐵錚死黨，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曉夫，陳雲就是中國的米高揚。」又說「就是陳雲在五三年提出財權高於一切，就是陳雲，在五七年伙同劉少奇反冒進，大反合作風。就是陳雲，在北戴河會議上提出三自一包，就是陳雲，在六二年西樓會議同劉鄧彭眞狼狽爲奸，僞造巨額預算赤字，攻擊毛主席，大叫徹底分田到戶，完全否定三面紅旗。」撇開一些叫囂謾罵不算，可以知道陳雲之被冷藏，主因是提倡三自一包，包產到戶，與毛澤東的人民公社正面敵對，由於當時人民公社把整個大陸財經拖垮，毛澤東不得不向現實低頭，接受了陳雲的辦法，實行三自一包，包產到戶，始挽救了中共經濟崩潰的危機。但毛澤東一生記怨不記恩，對他有天大厚恩他絕不記得，但如有睚眦小怨則永不難忘，陳雲提出的經濟政策，實在是幫了毛澤東的忙，但毛澤東總覺得陳雲公然出面同他作對，此仇必報，是以大陸局勢稍穩定，陳雲便被雪藏，直到今天始又從垃圾堆裏揀出來，可以看出大陸情況亦是不可收拾，不能不恢復向右轉的經濟政策，最好是找出「老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陳雲來主持了。

如果上項推斷勉強可以成立的話，我們不妨進一步研究兩個問題，第一，鄧小平、陳雲復出，是否眞能挽救毛幫的危局。第二，這兩人尤其是鄧小平再出，對於毛江鬭周的形勢會有何影響。

關於第一個問題，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先從鄧小平來說，鄧小平誠然長於組織，在各級黨組織也有相當大的潛勢力，但目前情況完全不同，使他無法施展身手，此點又可分作幾方面說。

一、共黨組織常有一種神秘的宗教氣氛，胡風罵毛澤東爲圖騰，是經過幾十年深密觀察而下的結論，並非信口開河，毛澤東是個圖騰，鄧小平也是一個圖騰，如同廟裏的土地公公，當大家都在焚香膜拜，求神問卜時，據說也頗靈，可是，若有人抱了丟在厠所裏，過些日子又搬回來洗乾淨放回去，靈驗頓失，也沒有人再來燒香了。鄧小平此日處境正是如此，在被鬭爭時任何壞事都被揭出，全國皆知，此時雖然被「解放」，也沒有幹部再敢依靠他，恐怕過一段時期，突然又來一次清算，同他親近就會捲入漩渦，仍以避之爲妙。

二、毛江未必眞敢重用鄧小平，由於過去十幾年積怨太深，又加上鄧小平的材幹，毛江未必眞敢付之以全權，鄧小平目前頭銜是「國務院副總理」，究竟是官復原職，還是重新任命，都無關重要，因爲毛幫根本就無法，全在毛澤東一句話，劉少奇以「國家元首」身份，隨意囚禁，七年來消息毫無，其位也虛懸，又何在乎鄧小平這個「副總理」，賤之貴之，決定於毛澤東一念之間。不過，對於黨的組織，卻要經過正式大會推選，毛澤東不能隨意任命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九大已經開過，九大開時劉鄧正受到激烈抨擊中委自然無份，未當選中委自不可能當選政治局委員，是以鄧小平今日只是一個普通黨員的身份。過去所以能出賣風雲雷雨，是因爲擔任總書記，政治局常委，今天失去了這兩項職位，要想有所作爲，自然很難。

三、江青目前已是總書記的身份，無形中代替了以前鄧小平的地位，而權力之擴張，尤有過之。例如五一遊園活動，出席政治局委員共十人，江青系竟佔了六人，卽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是其力量在政治局已超過半數。又如「新華社」和「廣播事業局」文革前原屬於「國務院」，此次五一出席名單，竟將該兩機構頭目列於「中共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名單中，是則此兩大宣傳機構已改隸中共中央，卽是改歸江青領導，以前的鄧小平尚無此項權力。目前江青雖不能控制全局，但在毛幫中央，確實取得優勢，鄧小平除非甘心拜倒江青裙下，爲其效勞，否則就很難取得眞正的權力，是則鄧小平之出山，也不過添一份熱鬧而已。

陳雲情況雖與鄧小平不同，但處境則相似，今天毛幫經濟情形較一九六二年更難處理，陳雲固不敢再提「三自一包」，「包產到戶」，卽使提出，也無法挽救沉疴，因爲經過屢次鬭爭之後，民間積聚被搾淨盡，要想復甦非在毛幫崩潰之後不可。

現在再說第二個問題，鄧小平復出對於毛江同周恩來的鬭爭會有什麼影響。這個問題是跟第一個問題而來，因爲鄧小平事實上不可能成爲一大勢力，所以對任何方面皆不可能有利，亦不可能有害，此所以毛江與周恩來均放心放鄧小平出籠。但是，要眞是到了最後關頭，兩大勢力相持不下時，只要投進一個小法碼就能決定高低時，鄧小平也許還能發生作用，到了那時就要看客觀形勢那一方面對他有利，或者受到挾制非站到某一邊不可，這都要臨時才知道，在目前不必說我們，就是鄧小平自己也未必能拿定主意。總之毛幫目前處境正如一個病人，不求醫固然不成，求醫如果求者是黃綠醫生，更加速死亡。最近所行的解放舊幹部政策，就是病急亂投醫的表現，但此一政策，對毛幫整個局勢而言，還是害大於利。

統戰分子蠢蠢而動
大學教授搖尾逢迎

羅倫士

自從中共向美國展開笑臉攻勢，對各地的華僑亦展開了滲透、顛覆的統戰政策。許多曖昧不明的出版物、人物態度，亦逐漸明朗起來。許多地下的分子冒了出頭。華僑的眼睛是雪亮的，本着人道立場、正義胸懷，愛國傳統，在許多大事上，都表示了他們的立場：如紐約華僑集會反對中共入聯合國；三藩市、檀香山等各地僑報，均對中共的滲透活動，口誅筆伐，絕不投機。中共又深知直接的宣傳無效，惟有用間接的宣傳，利用在當地略有點地位的知識分子，及左傾的外國人作傳聲筒，大事宣傳「共產主義天堂」的進步，企圖影響海外華僑的反共意志。

在尼克遜總統未去北平前，美國的夏威夷省英文晚報便連篇纍牘的刊載一個美籍日人名叫孝治有吉的花農的文章。據他自述，在二次大戰期間，隨美軍駐在重慶，爲惠利爾將軍的隨從衞士，因此，他有機會去到延安，見到毛澤東、周恩來。他在文中描述毛、周對他如何禮遇，那時的延安，簡直是個理想國。另一方面大事渲染抗戰時的陪都重慶社會黑暗，蔣介石軍隊風紀敗壞。他說：在當時他已預料到蔣介石一定會失敗……等等。文章的內容，和「解放」前向國民黨攻擊的文章，如同一轍。

不久，這位有吉卽躍爲周恩來的貴賓，被請而先老尼訪平去了。回來之後，報紙又連刊數日他的訪問記，大讚中共的進步，譽爲「奇蹟出現，毛澤東是中國的救星……」差點沒有喊出毛澤東是我的爺爺的口號。跟着，夏威夷便出現了一個名叫「夏威夷與中國人民友好協會」，這位有吉便是主席，經常公開放映中共的電影，紅旗書店亦在華僑聚居之地開張，積極的替中共作宣傳活動。

最近中共大開門戶，擺好架步，讓海外的華僑及知識分子回去參觀。夏威夷大學亦組織了一個十人旅行團，在去年十二月尾訪問北平。奇怪的是：在此之前，夏威夷一些正式做旅遊業的知名人士，屢欲組團訪問北平皆不准許，現在卻有一個向不知名的姓謝的女人，在檀島接受申請簽證，儼然是北平的代表。據說這女人，數年前不過是在雜碎樓裏捧餐的女侍，如今躍爲紅朝的代理人，明眼人不難明白她實在是何許樣人。

話說回頭，夏大的教授訪問團，訪問大陸一個月回來，在社會上哄動一時，報紙每日刊載該等教授對中共訪問的報導。中夏人民友好協會還特地選定四位教授，組織他們對公眾演講，宣傳「共產中國是天堂」。

據檀香山中華新報的報導：「四位教授報告完了，進行討論，該由台下聽眾來發問，但此友好協會主席有吉，卻無視現場的聽眾，由自己來發問。所問是要他們把從前之壞，來烘托現在之好。可惜這幾位教授所知不多，他又自作命題，謂中共之政策，並無明顯之壓制，而八億人民，同在社會主義目標下達到如此統一，原因何在？又是企圖引出中共的政績來。李明心認爲未來遠景所推動，方天倪教授認爲賴教育力量，如此這般，台上一唱一和，台下觀眾有口難言。有吉對四教授也如導演對演員一般……」這正是共產黨所用的一貫手法。

中國知識分子，向來有正義感，明辨是非，忠義凜然，頭可斷而志不可奪，故在中國歷史上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都是描述我中華民族知識分子的偉大。但亦有許多無恥之徒，空讀了聖賢的詩書，一切唯利是圖，崇洋媚外，卽如毛澤東所說的「今日的知識分子，最善看風駛舵，外強中乾，意志薄弱……」故此，共產黨把握了知識分子這種弱點，利用完了大陸的知識分子，又將把戲耍到海外的知識分子頭上來。

讓我們看看這四位教授的簡歷和行事，便可明白共產黨不利用別人而利用他們的原故。

第一位是「痾痢花・李」（Oliver Lee），中文名是李明心，是中國父親、德國女人所產的雜種，現任夏威夷大學的政治系的助理教授。他是一名名副其實的「搞屎棍」，自從來夏大後，什麼反越戰的抗議、遊行、暴動、罷課、罷教，他都是帶頭的主要分子。夏大有個從台灣來的左傾學生陳玉璽，畢業後於回國途中，在東京寫反對國府的文章，回台後被國府扣留，他就帶領學生在中國領事館前呼口號抗議，高呼毛澤東萬歲，警察來驅之不去。因爲他屢次糾眾肇事，數度被法庭拘捕罰欵。他的明顯左傾態度及活動，夏大當局曾一度擬將他辭退，但他走法律罅，發動美國的教授會來支持他，

以民主自由爲幌子，辭他不成，校長咸勿頓一氣而辭職。因爲他的活動，許多唯恐天下不亂的美國青年，更加瘋狂起來，因而夏大的學生事件層出不窮，如焚燒徵兵卡、火燒校舍等，此君均在幕後主使支持。此種情形，與解放前夕，大陸各大學的職業學生搗亂肇事，如出一模。謂此君乃中共訓練出來的，亦可置信。

他在訪問大陸回來後，對中共的捧讚，肉痲已極，形容得有如天堂，但他在討論上給聽眾盤詰他天堂之說，不得不承認若干缺點，如巴士擁塞，尙有隨地吐痰，當街打架，仍用馬桶。但他堅決否認有娼妓，因爲他曾作夜遊，並無阻街女郎云云。他曾單獨回到他故鄉梅縣一次，在追問之下，亦不得已承認是領了警所路條才能通行，並非旅行自由。

聽眾問他：既感如此美好，何不到大陸居住？他答謂他願返去協助北平，但妻子生活是美國式，女兒不會說國語，都是難題云云。有天堂而不去，簡直是油糊了心，不然就是別有用心，負了明心這個名字，嗚呼哀哉！

第二位是名爲曾幼荷的藝術系助理教授，英文名爲「扒地·哀家」(Betty Ecke)，嫁個老醜的德籍猶太人，這猶太人原是在二十年代去中國發財的冒險家，初時只在飯店裏當經理，後來不知怎的混進輔仁大學裏去教書，在日治期間，因他是軸心國人物（德籍），氣燄不可一世，以共產黨的術語來說，他是利用他的地位，巧取豪奪的收集了無數我國寶貴的文物和字畫。就在那時，大概淪陷時期，她生活困難，當了他的秘書，幫他抄抄寫寫，這猶太人對中國文物原是一竅不通，需要借助中國人，才讀得通字畫上的中國字。爲了要個長期的書記，曾於是嫁了他。據她在火奴魯魯雜誌上的自傳中說：他們結婚時，曾徵求她的父親的意見，但她父親大罵：「你如與敵人結婚，不是我的女兒！」以後，她與其父即不再見面。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打到北平，他們携帶了大批古玩字畫，逃到美國，買賣字畫，冒充專家。曾本人自稱爲曾國藩的後人，又說自己是淸皇室中人的親戚，大吹牛皮。美國人最是好奇的，她開畫展時，就蜂湧來看這個過氣皇親國戚，她自己就穿了淸朝服裝，裝模作樣，搔首弄姿。至於她本人的畫，不過是小兒科的臨摹王石谷，談不上有什麼造詣。於是就抛了中國畫，玩弄起兒童們的剪貼畫來，其作風與形式，與日本畫無異，拚命迎合美國人的口味。他們的不學無術，看看她在「中國畫選新語」裏的文章，相信任何一個中國的高中學生文句亦比她通順，且抄一段在此：

「附證有黃鉞的廿四畫品，黃鉞的意見也早有所本，推起淵源不勝其數。不過他寫的簡潔攏斷，證明中國畫直至近世是理性追求，不是糊裏糊塗如何與古人同貌一模，斤較筆墨，是由筆墨之『得』全成象外之『性德』。講『作品』的『止果』不在定法立則。近代瑞士畫家保羅·珂雷說：『吾人每以道德觀念形容美術作品』。此說確合乎中國歷代書畫鑑賞觀。但此中有時是撰辭句的區別。廿四畫品固然有其時代性，細嚼其中基本美學，儒家理智「知覺」，不下於道及禪之玄脫。」如此文字，卻有膽著書，夏大其他的中國教授，無不背地裏暗笑。

最近她編了一本目錄，乃是一個附庸風雅的美國佬收買了些中國字畫，要藉此以揚名，同時又加入了些博物院的收藏，編成此書，書出版了，適值老尼訪共前夕，於是她趕快送兩本給總統（中國留美一些畫家，最喜歡送畫給總統，不問他與總統相不相識，有無關係，但畫送去，白宮照例覆函，於是他拿着這信，到處招搖，藉高身價，其實美總統是否看到了畫，還是疑問。其幼稚可笑如此，外國的藝術家就從來沒有這種舉動）。又有人建議將這本書送給毛澤東及周恩來，表示美國人傾慕中國文化之熱心，欲討好這兩個「發動文化大革命」專門摧殘中國傳統文化頭頭。曾某得聞此議，喜不自勝，即趕忙向毛、周投懷送抱，大抛媚眼，在報上發表談話（見一九七二年火奴魯魯英文早報）。說毛、周二人是學者人物，一定會喜歡她這本書的。又說她遺憾的是未能親自簽名在這兩本書上，尼克遜來檀，她又希望能見到總統，談以她的書作爲進貢禮物一事，又說希望能夠親眼見到美總統奉送給毛、周的場面……云云，醜態畢露，極盡肉痲之能事。但可惜的是尼克遜到了北平，事無大小，一舉一動，都給報導出來，偏偏沒有提到她這本書，失了大出風頭的機會，令她大失所望。其實也怪不得尼克遜，叫謀臣們仔細查考一下此書的內容，不過是本目錄，並不是什麼驚人的著作。最可慮者，序文裏又明明寫着許多材料、研究是得台灣國立博物院的專家們的指點、供給，才得成書。再看看曾某的歷史，過去三番四次去台灣，接受台灣的什麼獎學金，參加台灣的什麼研究會，共產黨最恨台灣，美國與中共欲建立外交關係，還不是因有台灣梗在中間，不能成事？而曾某與其已去世的猶太丈夫，亦不難找出他們過去譭謗共黨的言論證據。照此情形來看，此書是否爲「破四舊」「立四新」的毛、周所喜，大家初次握手言和，怎能給此書來破壞感情呢？

但曾某欲靠攏之心，仍然未息，參加了訪問團，以美國文化大使自任，以爲到了北平，毛、周雖未必親自接見，但大陸的藝術家想也必倒屣而迎，順便說服大陸的文化界，來美國開個展覽會，豈不是又有出風頭的機會嗎？但據回來發表的報告（一九七三年二月中旬的夏威夷星晚報），非但沒有盛大歡迎，只有跟着別的旅客被指定到處參觀，她所能接談的只有一個畫油畫的畫家，那畫家和她說不了幾句話就避開了。失望之餘，她說了一句似是而非的說話。她說：「大陸的畫家藝術水準是非常非常的低……」中共對藝術家的壓制、迫害，爲盡人皆知的事實，但藝術家的本身，如黃賓虹、齊白石、徐悲鴻、吳作人、關山月等人的作品，比曾某的作品，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她雖然受到中共的冷遇，但她仍然對中共大捧其場，雖在朋友宴會中，亦起立演說一番，爲中共宣傳。但不知中共將來亦會否「跪地餵豬嘢」來接受她的好意否。

第三位是郭穎頤，英文名「爛泥郭」(Daniel Kwok)，現任夏大的東方文學系主任，亦是這旅行團的領導人。娶的洋婆子，早已不當自己是中國人了，說起此君來頭不小，乃父是國府當年派駐香港的領事，在一九四九至五〇年間，只顧刮龍，把國府留在香港的飛機都不暇照顧，結果被中共接

收。那時爲避共禍，出國華僑特多，他擺足官架，每本護照如不繳足所定的美金，即遷延不簽發，詢之於五十年代出國的僑眷，許多人都能道其詳。刮足了龍，逃來美國，前年才在檀島去世。有其父必有其子，郭某今日歌頌共產黨，乃毫不足奇之事。據郭云：「以前是少數人才能享受的，今日大眾均能享受了。戲院和公園，都滿了人，過去的知識分子是勢利和驕傲的，是爲學習而學習，現在都沒有這種事了，過去中國人是嚴肅的，今日卻十分活潑，他們唱、他們笑、他們哭，與及他們看來都十分快樂……」（見二月一日，英文早報）請問香港的難民們，這是否都眞實？

第四位是方天倪，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工程師。據說是在中國出生，也給中夏人民友好協會動員了去。他的報告，側重於工業方面，他說中國已具備了高級工業國的條件，中國的工業已具有高度的技術，和英美不差上下，今後十年必能充分工業化：：」此又是一美麗的遠景的宣傳。儘管充分工業化，儘管爬進了聯合國，但國裏的人民吃不飽、穿不暖，思想沒有自由，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凡是具有人道主義思想的人，都應絕對反對。這位方某，見檀山的中華新報批評他的報告，即寫信反駁，十分頑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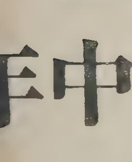
這四位所謂教授，去了大陸轉了一轉，走馬看花，出來便能作如此詳細的報導，驚人的預言。他們所攝的照片，不僅在報紙上登，在公眾集會中放影，即在他們少數私人朋友集會中，亦拿出來放影一番，演講解釋，以驕他人，如癡如狂，如患了無可救藥的左傾幼稚病。

在海外的華人，以在大學裏教書的知識分子，最無中國知識分子靈魂，他們所得的學問，只是貢獻給外國人，幫助外國人如何研究中國的事物，沒有那個是想到自己的中國人。尤其是青年，幫助自己的國人去研究外國的學術（尤其是文史科的），也不見得他們對中國的文化有何貢獻（除了大嚷全盤西化外，看不起傳統的文化與道德）。他們逃到美國來，托庇於外國政府之下，入了美籍，娶了洋婆子，嫁了洋鬼子，沾沾自喜，自以美國人自居。但到底臉孔是黃的，比他們原庄的白種人，還差了一皮。一到裁員、減薪，有色人種倒是優先的。他們雖然是有着什麼碩士、博士的頭銜，但眞正有學問的，卻是不多。美國的博士最「化學」，小的學校（指不大著名的大學）用錢可以買，有些學校就是以出賣博士學位頭銜爲該校經費的來源。大的著名大學，以博士學位來應酬籠絡外國學生，所以中國學生往往能以皮蛋、鹹魚爲題目，寫篇論文也可掙到個博士學位，還沾沾自喜，以爲發揚了國粹。洋鬼子眞的佩服你中國人嗎？說穿了不值一文。這種讀完書出來的博士，既不能腳踏實地的在勞工界賣氣力，亦沒有眞本領在自由職業界中競爭。只好蹲在大學裏做猢猻王，掙碗飯吃，戰戰兢兢的捧着這個飯碗，唯恐砸破。在此情勢之下，唯有看風駛幌，以主子及學生的眼色行事。有機會出風頭，就拚命的出風頭，求其報紙上常有其名刊載，時常能出席演講，管他什麼良心道德，國家民族，人民痛苦。熟視無睹，我行我素，才能爬上名教授的梯階，大學教授這碗飯，才保證有得吃。

共產黨的統戰頭頭，看穿了這種所謂海外學人的弱點，不向有着強烈愛國心的老華僑，及一般華僑民眾下手，乃偏向這種所謂學者，教授下手，企圖用他們的言論誘惑華僑，用意可謂狡而毒！但他們豈知道這種所謂教授學者，在華僑們的眼中又值得多少錢呢？

這些昧了良心說話的教授學者們，今天興致勃勃的踏着向左的步伐，玩弄着趨炎附勢的把戲，恰像古代寓言中的蝙蝠，飛鳥得勢，它就認是鳥類；野獸得勢，它又跑到野獸那一邊，結果兩方不討好，一齊把它逐了出去。其實共產黨那裏會特別的看重他們呢？等到他們的利用價值完了，他們走頭無路的日子也來臨了。在大陸的許多知識分子的下場，不是他們最好的榜樣嗎？

我今日借「萬人雜誌」一角園地，報導這個事實，挖這些知識分子的根，他們如果看到，應自警惕。但最大的目的，乃是我所有的海外華僑及青年，應認識這些媚共的學者教授底子，原來如此！不應以他們馬首是瞻，盲目的跟隨着他們，聽信他們的胡說八道，而把共產黨慘無人道，殘酷醜惡，不能原諒的一面，輕輕的抹殺。



四月廿三日「華僑日報」新聞版，報導警務處毒品檢查處最高主管人鄧陵，在短期間將退休，退休後準備進入大學攻讀，並願意取得學位後從事教育工作。據報導鄧陵在本港服務二十二年，現年四十五歲，在沒有來本港服務前，先在英國氣象局工作。一九五一年來港後，最初在交通部工作，後來才參加緝毒組，一直從工作成績表現中升到今日的檢查處的最高主管人。

筆者沒興趣從這個人物故事去分析鄧陵的成就，最感到興趣的是他從警務工作退休後繼續去讀大學的抱負。個人以爲這應是一種未來的成年人重新創造自己的典型。

今日全世界工業城市，都感到人工缺乏。但另一方面失業的人相當多，原來每一種工作，都規定雇用青年人，香港的女傭雖然到了六十歲還吃香，但一般雇用工作人員，即使是較爲輕便工作的雜工或看更，亦多規定四十五歲以下。

換句話說，一個青年人過了三十歲，如果沒有在專業工作中有所成就，這人就注定是失敗的人了，那個「失敗」的含意，並不是他個人不中用，而是這時代的「新傳統」判了他的死刑。至於一些受教育不夠的青年，受了一些風塵女的青睞，成爲食軟飯的人，長期住小公寓，加上爲了討好他的米飯班主，靠吸毒支持滿足米飯班主的與趣，一枝蠟燭兩頭燃，只過幾年這樣的生活，弄到身體衰弱之後，便被遺棄，他的一生，亦都完了。

三十歲沒有作爲，就永遠沒有作爲，這是一張無形的證明書。但以今日科學昌明醫學的進步，不少人到了

六十多歲，仍保持四十餘歲的工作能力，要是這社會的「新傳統」判了他的死刑。他往後必須有二十多年至三十多年的時間在被遺棄中過日子。他們永遠在「人才不足夠」的企業界中被淘汰。

據四月二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有一篇很有價值的文章，報導美國成人教育的發展，鼓勵成人用業餘時間來選修職業外的課程，那些成人中，有執業醫生，計程司機，家庭主婦等各式各樣的人。在本港看來，也許像神話，神話的反面，當然是多少人在不合理的看待中浪費着生命力。

一個生命，必須在愛中，在追求新知中，在適當的社交活動中，在正當的工作崗位上，才能維持其活力，這一切，看來是大多數青年人所具有的，相信中年人或進入老年而精力充沛的人，依然具有這些，他們同樣可以維持其生命活力。否則，即使是一個億萬富豪，他如失掉這一切，必然同樣沒有生趣。

退休制度，在很多行業中僅可稱為職業階段的轉變，譬如航機駕駛員，多在四十五歲退休，那並不是表示他已經失掉了工作能力，而是體力不配合他的工作，至於一般企業界，有些強迫退休，那只是這時代對人才作變相的淘汰。完全是喜新厭舊風氣使然，喜新厭舊的風氣下被淘汰的人並不一定是工作能力的不如，他們只是這時代風氣下的被歧視的一羣。

當然我們談及這時代的如何重用青年人，如何浪費了多少有工作能力，有所表現的中年人及精力充溢的老年人的生命力時，如只提出一個風氣問題，未免過於籠統，因為除了風氣問題之外，尚有一個很明顯的時代背景卻是造就這時代的風氣的原因。這時代的背景是什麼呢？就是企業組織降低了僱員的才智與經驗，機器與電腦代替了個人技藝風格。

在這種情形下，一切過去是中年人甚至老年人才做的事，現在卻青年人同樣可以做到，不但可以做到，而且因年輕人的精力充沛，可能青年人做得更好。因此便自然發展成青年人的時代。

然而這亦不必悲觀到成為一切沒有成就的中年人和老年人的絕望時代，因為這時代尚有多少沒法為機械或電腦所征服的東西。這時代仍需要種種超出機械生活或企業組織以外的東西。如藝術、文學、哲學、社會學、自然科學，中年以上的失落者，如果能重新發現自己，選擇新的目標。以他們的人生經驗與學識，必定會比青年人做得更好。但是如果本身沒有成就的中年人，在企業及機械世界中的失敗者，仍不服氣地要與青年人鬬得你死我活，他們可能再會失敗的。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的自殺，就是給機械時代嚇呆了，他因為不能使時代倒轉，便企圖以自己微弱的生命，打算用切腹來造成這時代的覺悟力量，那是愚不可及的。

在我國春秋時代，孔子在五十四歲前是魯國大夫，並沒有什麼偉大表現，及他五十四歲時退出政治舞台，才教授門徒，週遊列國，著書講學。他的偉大，他所建立不朽的學說，實在是由五十四歲至七十三歲這段時間的果實。

上大學

王屯

說孔子太遠了，也許可以談本世紀被譽為非洲聖人，曾獲一九五二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金的史和澤，他在三十七歲時已是一名傑出的傳道家、哲學家、音樂家，後來因為他決心將自己獻身給非洲，但以他所具有的條件帶到非洲去，可能全無作用，於是想起耶穌亦將行醫與佈道一起推進，醫治人的靈魂亦醫治人的肉體，於是開始進醫學院就讀，四十歲才獲得醫生執照，於是才到非洲去做傳道醫生，終其一生。

回頭再說行將退休的警司鄧陵，他決心以四十五歲的年齡進大學就讀，並打算取得學位後從事教育工作。這時雖難以預料鄧陵將來的成就如何，但看來是相當明智的，因為他的重新建構自己，先行脫離了企業及機械的控制，絕對不會與青年人爭什麼，他的成就，是難以估計的。

美國開國元勳之一富蘭克林，到了老年時談及他不覺得自己衰老的秘訣，就是因為他對新奇的東西永遠有興趣。這比其尼克遜所說的不覺得老的秘訣是常與青年人一起紮實得多。

如果我們不悲觀的話，今日某些蔑視成年人的年輕一代，自以為他們才是時代的主人。這可能只是一個過渡時期，這時期也許會跨過二十一世紀，但終究總會過去的。大約我們可以試行用想象來幻想一個理性復興的時代。那個時代，老年人可能因醫藥進步而活得更老，但「老人院」這玩意，可能成為歷史陳跡了。文化機構的重新建立，代替了社會福利工作。今日某些先進國家的社會福利工作雖然如何完善，但老年人的絕望精神是不能因獲物質的幫助而減輕的。

在理性復興時代，一切中年以上一事無成的失敗者，可以再進大學，重新選擇自己有創造性的工作來做。他們不必在青年人的世界中競爭。

到那時代，青年人與中年以上的人再沒有兩代鴻溝那回事，因為中年以上的人都投身作研究工作與奉獻工作，他們重新用自己的愛心，自我創造，因而成為年輕一代的楷模人物。那時候，藝術上的個人特殊風格再受到重視。

想象中到了那個時候，許多先進國家，都設有各式各樣規模宏大的研究院，接受一切願意再行自我創造的人的申請，經專家分析及探討那個再創造者的興趣之後，便再接受專科教育。今日的人在某些行業工作了幾年，幸運地可有機會放一年大假，作一同環遊世界，將來的人可能不這樣的熱中於旅行，他們寧願工作幾年後自動申請進研究學院去深造一年，專修完畢，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對新的事物及新的技術，又再有進一步的認識了。相信到了那時，所有文憑教師，技術人員最着力爭取的，並不是待遇，而是工作滿七年，必須獲得一年的再深造權利。

人終究是理性的動物，有時種種偏見的出現，使人一時喪失了理性，但並不是長久如此的。每個人的一生時間是很短促的，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是每個人的必經階段，誰是時代主人，誰該享受時代，誰該受到歧視，誰該受到淘汰。細細想來，總不是屬於理性範疇的。

我所親見親聞的「二二八」（下）

徐真健

「二・二八」是共諜、台共、台奸的合謀

「二・二八」事件是發生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廿八日，當時由於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施政的錯誤，早在社會上造成普遍的不滿，因而，使原本是一個偶發的小事件——台北專賣局查緝私烟人員與烟販的衝突事件——演變爲台胞排斥外省同胞的盲目行動。從後來政府槍決陳儀這一事實來看，可見陳儀當時和共諜是有某種程度的關係，因此，可以說是先有共諜製造有利於叛亂顚覆的環境，亦卽如上述，先造成社會的普遍不滿，然後才會發生「二・二八」事件；而其發動與擴大，則是由於台共與台奸卽前日本御用土豪劣紳的合作鼓動。最初參加暴動的人，多屬地方的流氓游民、日據時期的台籍軍警、各階層的親日分子以及光復後的新貴們，他們在日本御用土豪劣紳的煽動下，形成了「台灣人聯合戰線」。接着，台共便把握了這千載難逢的時機，一面由謝雪紅、白成枝、王添燈、王萬得、張風謨、巫永昌等儘量鼓動顚覆叛亂，一面又提出所謂「大台灣主義」的口號。在那批日據時期「皇民奉公會」之御用土豪劣紳和台共的勾結下，集合了一羣盲目的羣眾，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一面準備奪取政權，一面繼續製造武裝顚覆叛亂。三月梗（廿三）日中共自延安利用廣播對它指示，畧謂：㈠武裝鬬爭既已開始，必須反對妥協，反對出賣，以爭取最後的勝利；㈡處理委員會所通過的卅二條綱領，應堅決爲其實現而奮鬬；㈢爲取得勝利，必須組織堅強的政治團體出面領導；㈣須立卽選擇大批幹部派赴城市鄉村領導武裝鬬爭、行政工作與羣眾運動；㈤應速派重要領導人員及大批幹部，擴充自治運動的根據地等。無奈「處理委員會」分子複雜，各有各的打算和野心，一經成立，就有了分歧的意見，羣眾情緒乃日漸低沉冷落，因此，僅旬餘，悉被敉平。

一九三二年以前臺灣共產主義運動系統表

我所目睹的「二・二八」是中國人的自相殘殺

「二・二八」事件，是一件有計劃的暴動。當天台北剛發生，晚上就已傳至南部。那時筆者正好住在嘉義，這是事件最慘烈的地方之一。當天夜裏差不多九點多鐘，突然有一個外省人被十幾個本省人圍毆，從巷口一直打到筆者家門，家人心裏害怕，連忙把門關上，在屋子裏只聽到那羣人叫嚷着：「給他死，阿山的給他死！」

第二天，筆者從鄰居，路人的傳說中，才知道台灣已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革命」，有人說：「唐山有批乞丐，已經起來革命，不久就要到台灣來，他們一來，他們這裏的窮人都會變成富人，……不過，在他們來之前，我們要先把這裏的阿山仔都殺光，他們都是富人……。」這時候，市內處處有槍聲，街上家家門戶緊閉，有的還用榻榻米、棉被，從裏面把門窗擋起來，這大概是爲了防止流彈。有天深夜，市中心區突然槍聲大作，據說是阿山仔在埋手榴彈時被發現，但似乎沒有被抓到。過一、兩天，聽說山仔頂、縣政府等凡原來有外省人住過的建築物，都被「台灣人」佔據了。來不及撤走的外省籍老幼婦女，悉數被殺光。我曾聽到一個人口沫橫飛地講述他的「光榮」事蹟，他說，在

縣政府一帶很多婦孺，不管躲在床下、櫃內、廁所內，被找到就是一刀兩斷，或槍殺，連孕婦及嬰兒都沒有倖免；有的孕婦被人用武士刀從前面插進去，後面穿出來；還有人用步槍上刺刀，刀上戳個嬰兒嬉鬧，……諸如此類慘劇不勝枚舉。過了大約兩、三天以後，街上那批手揮武士刀，肩扛三八式步槍，耀武揚威的人，已經很少了，據說是去攻打嘉義機場。由於這些人沒有戰鬪經驗，因此，傷亡頗重。再過幾天，全市差不多恢復安靜，學校也復課。大概是到了四月間的一個晨午時分，突然有幾部載滿了人的卡車，從縣政府的方向急馳往火車站那方向，當時我也懂些日語，只聽到卡車上的人用日語一下喊：「大日本帝國萬歲！」。一下喊：「天皇陛下萬歲！」。也有的喊：「台灣人萬歲！」接着就唱日本國歌：「君力代（我皇治世）」，以及日本海軍進行曲等日本軍歌，然後又重覆喊那類口號。只有在喊「台灣人萬歲」時，有幾個人是用閩南語。看了這些人，就不由得令人想起以前那些即將被日本人徵赴南洋、海南島作戰的台籍「志願兵」，他們也呼口號，也唱日本軍歌，但眼眶是紅紅的，聲音是沙啞而近似哽咽；可是，眼前這些人，卻是歇斯底里的，好像為日本天皇而戰是莫大光榮。回憶當時的情景，如果他們眞是「愛國反帝」，何以沒有喊「中華民國萬歲」或「中國人萬歲」一類的口號，還有，他們殺人用的武器，也都是日本槍和武士刀。筆者所以能分辨出日本槍、刀，是因為筆者住家附近在光復前有日軍機關，鄰居也大多是日軍日警的眷屬，所以不但天天看得到，也時時摸得到。這些人的日本武器那裏來的？又是怎麼來的？這是值得注意的。（按：據台省府統計資料，一九四七年底止，連同自日潛台被捕的日人在內，尚有四百餘人，未遣返。那些偸渡者行踪、居心如何，亦頗值注意。）

唯一的遺憾

事件平息以後，有些人被釋放了，有些人被槍斃了。唯一遺憾的是被槍斃的人裏面，有些是無辜的，譬如，事件發生時，有些卡車司機在暴徒的威脅下，不得不替他們運送人員、物資、彈藥，但事後這些司機有少數也被槍斃（當時台灣汽車極少）。至於有些其他的人，也並不都是叛亂的暴徒，他們有的是被脅迫，有的是盲從。對上述這些人，筆者謹致萬分的同情。既然當時造成此不幸事件的禍首，業已伏法，筆者希望他們健在的家屬們，能夠不計前嫌，熱愛自己的祖國。事實上，從上述共諜、台共、台奸（土豪劣紳）的鼓動以及中共的指示，就可以知道，「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並不是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有什麼仇恨，而純是由於那批陰謀野心分子的挑撥、煽動。

中共紀念「二·二八」的陰謀

中國近百年史上固有很多類似「二·二八」這種愚蠢、不幸的事件。但從來沒有人說中國人殺中國人是值得「高度讚揚」，惟有中共對這種行為加以「高度讚揚」。就算那些外省籍的老幼婦孺，都是萬惡不赦的匪類，難道連肚子裏面的胎兒，也是該殺的嗎？屠殺手無寸鐵、毫無抵抗力的同胞，能算是「起義」或「愛國反帝」嗎？

廖承志在「二·二八」的座談會上說：「一九四七年台灣省人民舉行『二·二八』起義，正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時期，是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出『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的偉大號召影響下，所發生的一次可歌可泣的愛國反帝革命鬪爭。」就當時的情形而言，在幕後操縱的是中共、台共、台奸，他們的目的是要顚覆政府，並使台灣脫離中華民國，死傷的全是中國人，沒有一個外國人。如果「二·二八」事件是「愛國反帝革命鬪爭」，那麼究竟是愛那一「國」？「台灣國」，還是日本國？反那個「帝」？美帝，日帝？還是飽受日本侵略最後終於打垮了日帝收復台灣的中華民國？這在中共與日建「交」後，突然紀念「二·二八」，倒堪令人尋味的。這不是明白表示中共與日帝是「二·二八」顚覆中華民國政府的同路人嗎？

毛澤東一貫以賣國投敵為榮，他「高度讚揚」「二·二八」事件，實非意外。最重要的是，今天他終於透過他的傳聲筒，公開承認「二·二八」這個中國人殺中國人的事件，是在他的「號召影響下」發生的，這充分證明毛澤東是「二·二八」的元凶，是所有外省人和本省人的公敵。

現在事隔廿六年，中共又突然像煞有介事地「紀念」，不但把陰謀搞「台灣獨立」的日本軍閥御用之台灣土豪劣紳，稱為「起義的烈士」，把企圖使台灣重淪日本魔掌的叛亂行為，稱做是「愛國反帝革命鬪爭」，同時，他現在還把他過去自稱「堅決反對」的台獨分子，說成是「……以為台灣獨立可以外脫強權侵略，內倒獨裁統治的好心腸的人」，這就很明顯地表示中共將和由日本在幕後支持的台獨分子合流，通過統戰活動，進行顚覆台灣。

其實，這一點筆者早在釣魚台運動初起之際，就已斷言的。因為中共與台獨一向是相互小罵大幫忙，即在表面上相互反對，而暗中則互相勾結，以顚覆中華民國政府為目標，否則費正清的「太平洋學會」怎麼會說「台灣是美國與中共改善關係的橋樑」？再一點，就是他們同把「二·二八」事件，當做「起義」，也就是認為中國人自相殘殺是「起義」。因此，他們不僅目標相同，而且本質亦復相同，如此，則其合流乃係必然，而其顚覆中華民國政府之活動，當益急且劇。特別是向為台獨之衣食父母的日本，現又與中共成為一體，則三者的合作顚覆中華民國的陰謀，更是顯然。

「回歸」者的悲劇

「二·二八」事件失敗後，有少部份漏網陰謀分子，自以為功勞大，立即「回歸」中共老巢。但是，這些「回歸」者今天的下場如何呢？現在就以謝雪紅做個例子吧。

謝雪紅原名謝阿女，民前九年生於台灣彰化。一九二五年到上海，經任志

道之介紹加入共黨，化名為「謝飛英」，同年九月入上海大學社會科肄業，在學中，曾任「上海學聯會」執行委員。十二月，中共派她到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日文班學習。十六年冬，被「第三國際」派回上海籌組「日共民族支部（即台共）」。翌年四月，參加在上海成立的「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並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民十八年被日警逮捕，解返台灣監禁數月。出獄後，即在台北市京町開設「國際書店」以掩護搞「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並改名「山根美子」。她根據日共指令與林日高等共同進行台共的「更生運動」，同時又糾合黨羽楊克培、潘欽信、簡吉、張玉蘭等控制的「台灣農民組合」，旋即打擊連溫卿，奪取「台灣機械工會聯合會」領導權，終成台共之領袖人物。一九二九年四月，共產國際東方局指謝犯了「關門機會主義」的錯誤，透過瞿秋白與陳德興在滬的會晤，將此指示於十二月傳給謝。此後謝即趨消極。一九三一年，為其姘夫張樹敏密告致遭日警逮捕，判刑十三年，至一九三九年始因重病獲釋。出獄後，謝即和日本特務、憲兵過從甚密，乃在台中開設「三美堂」，因招待日軍特別親切，乃有「兵隊之家」之「譽」。光復後，又在台中開設「大華酒家」，據後來共報透露，此時謝曾做了許多「不可告人的事」。事實上，此時謝以台中為中心，正糾合其舊雨新知組織「台灣解放同盟」，積極從事叛亂活動。

「二・二八」失敗後，於一九四八年趁赴港參加共黨「香港會議」之機，「回歸」大陸。嗣後謝即奉命拉攏失意政客及台籍浪人等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自任「主席」，李純青任「副主任」，以「民主黨派」的姿態出現。一九四九年抵北平後，歷任中共「婦聯執行委員」、「民主青年常委」兼「副主席」，及「政治協商會議」的首屆委員等。這時的謝自以為「二・二八」事件是「偉大的二月革命」，乃自稱為「台灣人民的媽媽」，人人稱呼她「我們偉大的領袖謝主席」。

但好景不常，共黨首先否定她一九二四年至四七年的「黨籍」。接着，共黨即開始宣佈這位「老革命」、「女英雄」的罪狀，據「新華社」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廿五日至翌年一月六日先後公佈的資料透露，共黨指謝是一個「極端狂妄的野心家」經常從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在「大鳴大放」時期，「用各種方式點火」，「在幕後主持台盟幹部右派分子沈毅，攻擊黨的幹部政策有宗派主義，誣蔑共產黨黨員無法無天，作威作福，攻擊統戰政策其寧左勿右，偏聽偏信」；由北平到天津、廣州煽動「右派分子」向共黨進攻，阻撓並破壞「反右鬪爭」；對「三反五反」、「土改」等政策，也採取與共黨敵對的立場；「妄自尊大，不接受黨的領導」，還公開說：「台灣人對共產黨不了解，對共產黨沒有好感！」最後，共黨指謝「放毒矢，向黨進攻」。這些罪名不管是共黨的羅織或是眞實，都可看出「回歸」者的下場。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四日至廿五日，「台盟代表大會」決議撤銷謝的「台盟主席」職務；二月一日，撤銷其「人民代表大會」一屆「法案委員」及「資格審查委員」，停止執行中共「人大」代表職務。後來謝又被開除黨籍及一切職務。「文革」後，即毫無聲息，可能凶多吉少。

回想當初謝「回歸」時的尊榮，共黨曾命楊克煌、王思翔等為謝寫過幾本小冊子，把她描繪成一個偉大的人物，還把謝的「英雄歷史」編寫為話劇和歌劇，又叫人寫文章喊她「萬歲」；謝也說：「對我喊萬歲是需要的。」但誰也不會想到她後來會被鬪得這麼殘酷無情。據共黨透露，一九五〇年，她曾準備出國，共黨發覺後未准，後來她曾對人家說：「很可惜，差一點我就成了著名國際人物。」或許就在那時候，謝即有預感，而共黨亦早有預謀要鬪她。

除了謝以外，從一九五七年底起，還有許多「台盟」的重要幹部，因「反革命分子」及「右派分子」等罪名被捕，像林政達、陳昌岱、郭炅、楊上根，及作家王思翔、楊克煌等，他們有的被指為「反革命」，有的被指為「漢奸」，江文也、沈毅則被指為「右派分子」。自共黨「文革」迄今，原「台共」、「台盟」的人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沒有再出現過。這固然是「回歸」者的悲劇，也是即將「回歸」者的教訓。

我的感想

在這次中共導演的座談會中出現的重要人物，像廖承志、傅作義、許德珩、劉斐等，這些人在「文革」中，沒有一個不被鬪爭過，因此，除廖承志外，這一次可能就是他們最後的「剩餘價值」了，實在可悲，難怪，他們聲聲淒涼地說要「落葉歸根」。

在這次「座談會」的有關文件中，中共聲嘶力竭地叫喊什麼「我們黨和政府的一貫政策，是『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對於一切愛國的人們，不管他們過去有多大過錯，只要現在擁護社會主義祖國，為祖國的統一盡力，我們都以禮相待，既往不咎，並鼓勵他們繼續前進。……」但我們先看看「回歸」的台共分子的下場，再看看共黨中央像毛共的「繼承人」、「國家主席」劉少奇、毛澤東的「親密戰友」、「繼承人」林彪、毛澤東私人政治秘書陳伯達、「國防部長」彭德懷、「總參謀長」羅瑞卿……等人的遭遇，最後再對照一下中共藉紀念「二・二八」企圖再掀起中國人自相殘殺的陰謀，就可以知道什麼「愛國一家」、「以禮相待，既往不究」根本就是謊言。如果中共眞是本着「愛國一家」、或什麼「以禮相待，既往不究」，那麼上面這些人，絕不會落得今天這種下落不明，甚至「粉身碎骨」的下場。

愛國本就一家，如果中共稍有「愛國一家」的誠心，早就應拿出行動來證明，立即拋棄那代表「階級鬪爭」亦即要中國人自相殘殺的共產主義，並且公開譴責旨在造成國土分裂、自相殘殺的「二・二八」，及釋放因莫須有的罪名被勞改，監禁的同胞，停止將西藏同胞遷到江浙，江浙同胞遷到西藏等集體遷移政策。

現在，所謂「愛國一家」，只不過是鼓動在台的中國人自相殘殺；然後血洗大陸同胞並將一般台省同胞遷移華北，而將華北同胞遷到台灣。

骰子失踪

劉人傑

香港人嗜雀者十分普遍，有關麻雀趣事，最爲人們樂道。

如所週知，香港有些名流太太，丈夫賺錢多，應酬忙，她們有的是錢，丈夫卻沒工夫陪她們，因此，打麻雀成她們消磨時間的常課。不少太太日以繼夜的徜徉十三行中，麻雀是她們的一切，從床上爬起來，洗漱後便坐到麻雀枱上；打累了，又倒下床睡覺，如是者週而復始，晨昏顚倒，打到神智不清。

彭太、呂太、余太、王太，彼此住得近，是四個忠誠不貳的麻雀搭子。到時到候，連電話也不用通，便集中彭太裏家，彭太的女用人阿春早已在麻雀房爲她們準備好一切，坐下來，雀局便開始。除大小二急外，一直不離座位，兩頓飯一頓茶也送到麻雀房來，就地解決。

除禮拜天她們的丈夫不必上班，特別安排了家庭樂的節目外，從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幾乎沒有一天停止。她們樂此不疲，打了幾年，還沒一個覺得厭倦。

不過，在三位胖胖的太太中，王太顯得特別瘦弱，不知是否是因爲打麻雀太多，自己覺得患上了相當嚴重的神經衰弱。有了錢，當然怕死，王太太儘管忙於竹戰，也不能不顧自己身子。因此在開始之前，特別抽空幾十分鐘去看醫生，醫生是王先生的熟朋友，王太不必輪候，很快給劉醫生診視過，並給了她藥丸。

看罷醫生，王太馬上趕上彭太家，三位雀友正在等候，馬上開枱。坐在麻雀枱的王太，精神奕奕，早已把病魔驅走。胡了兩舖爆棚後，更加意氣風發，什麼都不記得了。

今天王太手風很順，打到彭太、呂太、余太三個毫無表情。移燈，換凳，屙屎尿，什麼法寶出齊，仍然無法挽回頹局。王太則愈戰愈勇，大殺三方，彭太艱苦作戰，胡了一舖雙辣後，王太突然問：「現在幾點了？」

彭太看了看腕表道：「三點半，什麼？想割青禾？」

「不，我差些忘記一件事。」

「什麼事？」

「這該是我吃藥丸的時間啦！」

她說着打開手袋，拿出一瓶藥丸，倒了三枚在手心。

「都是你不好！」呂太埋怨她。「贏了錢便打風流牌，七索那麼尖，又是生張，怎可以打得出來！」

「我叫胡，管不得那許多了，難道我自己不用付錢？我要給雙倍呢。」

「你是自作自受，連累人家輸錢太不應該。」

「好了，好了，不要吵！」彭太制止她們。「下次我給你放幾張好牌就是。」

余太說：「不要躭時間，王太，輪到你做莊，快打骰吧！」

王太太連忙把丸子呑進肚子裏，順手拿几上的茶送服，然後打骰。

「啊？」四個女人不由驚異的叫起來。

因爲，打在桌上的骰子都是空白的，看不見點數。她們異口同聲的叫道：「爲什麼會這樣子的？」

彭太太看清楚了，說：「這不是骰子，是藥丸。」

王太馬上色變。「那麼，骰子呢？」

呂太和余太盯視着她：「你剛才呑服的……」

王太哭喪着臉道：「我把骰子當藥丸，呑進肚子裏去了。」

她馬上往外跑，三位太太忙問：「你往那裏去？」

「找醫生。」

「你不會馬上窒死的，打完四圈再說！」

三個女人拉住她，不肯讓她走。完了這四圈，王太由大贏家變爲大輸家。



成功失敗之眞假

霍大川

勇敢這個抽象名詞，它可以與理性站着對立的地位，但因勇敢而感動別人的，只是站在理性共同地位的。擁頭黨員幫助警方捕捉擁頭黨的人，同時勇敢的，但擁頭黨的勇敢是反理性的，不會有人因爲他們的「勇敢」而存敬佩之心。

世界上不難有勇敢的人，因爲勇敢是由於一種內在動力衝激出來的，擁頭黨的內在動力是抄捷徑發財，用損人利己的方式生活。捕捉擁頭黨的警察與市民，卻爲了一份嫉惡如仇的心衝激出來的。

靠着反理性的方式生活的人，他們有時表現得勇敢，其實他們才是眞正的懦夫，一旦他們的反理性方式失靈之時，他們不會再勇敢，而且會比尋常人更懦弱。靠着理性方式生活的人，有時雖然失敗了，但並不懦弱，相反地會變得更勇敢。從這一角度看，可見理性便是人類生命本能之一，這個本能，亦是人所以創造出文明世界的因素。

美國心理學家葛斯塔夫・吉伯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曾獲得許可，多次訪問被捕的納粹領袖。所得的答案，使他事前無法想象，那些在當權時代毫無人性的人，到了那個時刻，心靈卻變得異常的脆弱。當他訪問第二號納粹頭子戈林時，戈林要求他要求這位心理學家在一份雜誌上寫一點爲他辯護的文章。如果你以爲他爲他的權力被奪了，他的勇氣就消失了，那是錯誤的。文天祥被殺前，受過很長時期的折磨，仍寫下他的「正氣歌」，蘇格拉底喝毒藥而死，耶穌被釘十字架，他們死前並沒有失掉勇氣，並且還比自由時更加倍的勇氣。

由此可見，這其中並不是勇敢與不勇敢的問題，而是理性與反理性的問題。心理學家及精神分析專家，常常找機會去觀察某些所謂信心崩潰的人物。想來那些崩潰的信心，如果是屬於理性的，他必很難崩潰，即使崩潰了，也會恢復原狀的，但屬反理性的信心一經崩潰，才是眞正的潰崩。

絕望的痛苦，不一定由於生命的死亡，最痛苦的還是由於信念的死亡。一個信念已經死亡的人，生命雖然活着，或者活得比信念沒有死亡時還神氣，實際上他的內心已投下一粒絕望的種子。意氣風發過了之後，正是絕望的痛苦開始之時。

通常人的眼光看成功與失敗，看強與弱，都從形勢與實力的角度去肯定它或否定它。但可不知道一切有形無質的東西，有形勢無堅實信念的人物，當他成功了，他的成功亦可說是他的失敗，而他的失敗，卻是眞眞正正的失敗。

的成功，只是別人對他的錯覺。因此也可以這麼說：他的成功，就是他的失敗。也許在他沒有成功前，經歷多少次失敗，那時他的失敗，並不是實質的失敗，只是表面的失敗，可是他因爲不甘心做一個表面的失敗者，於是便用實質的失敗去交換表面的成功。這個人物這個故事，在這個時代，並不是孤立的，將來可能會發生在多少後繼者身上，這應是可發人深省的一課。

論古與今

古鶴翔

往哲先賢智慧高，
吾人對此應自豪；
世事有如東逝水，
今人不作古人奴！

＊＊＊

世界在不停地演變着，因此，人類必須適應這變動不停的情形。誰不隨着環境而轉變，那就是食古不化，他的結局就是滅亡。故曰：優勝劣敗，適者生存。

我們知道，所謂「教育」也者，便是將前人的經驗傳授給後人。我們珍重前人的經驗，前人的智慧。中國古代不但倫理

，必有其精華所在；然而時移勢易，這種學說或制度亦必須適應時勢而有所修改。否則，這種學說或制度便會成爲災禍。

在五四運動期間，胡適之曾爲吳虞文集作序，頌揚吳虞是「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魯迅也在狂人日記中說：「凡事總須研究，纔會明白。古來時常喫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纔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喫人』！」

由此可知，胡適和魯迅均曾攻擊「孔家店」，可是胡適晚年卻大力讚美孔老二。魯迅死得太早了，可惜他沒有機會看看他所嚮往的「新世界」！

我們反對腐儒，我們反對掛着「仁義道德」招牌來害人的人。然而，眞正的仁義道德是不可反對的。曾經有一位反對「禮」的老師，他在課室中口沫橫飛地攻擊「禮」。這時候，有一個學生站到枱上大笑，那位反對「禮」的老師惱怒地斥責那學生，被斥責的學生很幽默地答道：「老師不是教我們不要禮的麼？」

「仁義道德」或者「禮」都是需要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我國的優良傳統。然而，古人的屁決不是香的，我們應知所抉擇。魯迅說得好：「我們第一要生存，第二要溫飽，第三要發展。凡妨碍這目標的，不論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或者天球河圖，都要打倒它！」（大意）

末了，我認爲我們應繼承優良的傳統，但必須揚棄不合時宜的東西。人們讚美孔子，正因爲孔子是「聖之時者」。我們不要跟腐儒走，但

樣壞，希特勒殺孩子和婦女，我不，
請相信我。」
有一位是納粹秘密警察頭子雅哥
達，這人的罪行紀錄，是曾經用過酷
刑殺害幾十萬人的人，他被執行死刑
前，擔心母親與舅舅將他看成魔鬼，

被殺，有人說他自殺，當然兩者都有
可能，但原因只有一個，就是這人的
絕望是由於他自己沒有什麼堅實的信
念。但從他的過着多少年神秘而富裕
的生活看，他沒有出麻煩以前，別人
看來，他應是一個成功者，誰料到他

出土的東漢女屍？中共竟稱之
！前人的經驗便是「傳統」。然而，
世界在變，時代在前進，前人的經驗
未必盡都適用於後人。因此，我們必
須善於抉擇。
能夠流傳多年的一種學說或制度

所謂「革命潮流」。
倘若魯迅復生，他看
見今日中國人民的苦
難，他必然「橫眉冷
對獨夫指，俯首甘爲
反共牛」！

談中共簡體字

吳文迪

擬好了寫這篇文章的題目已有多月，始終未曾寫好，是因爲工作太忙之故，致擱置了多時。及後讀到萬人傑先生在二六七期談及簡體字，本想就此作罷，但又不欲浪費了所下的功夫，正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就不避「拾人牙慧」之嫌，完成此文。

共黨竊國廿餘年，不獨毫無建樹，反而將我國固有的文化砸個稀巴爛，摧毀無遺，令人髮指！試由我國先人遺留下來的完善的文字，竟被中共改成面目全非，不倫不類，實令人痛心而疾首。

我國方塊文字的形成，原有深遠的意味，「它的組成，是基於六書中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個原則」（引自「中文常用三千字形義釋」），是不能隨便加以改變的。中共簡體字不但完全違反以上所說的四個原則，稱之爲「字」，已是抬高了它的身價。

這裏且先分開「有頭無腳」、「有腳無頭」、「有邊無側」、「有側無邊」四個部份來談。「有頭無腳」的字爲數不少。先談「產」字，因爲共黨以「產」字爲名，故先從「產」字入手是具有意義的。中共的「产」字只得頭頂上的部份，不見了下面的「生」字。產而無生，何謂之產？產而不生，還倡言什麼「促進生產」？再如「廣」字（「擴」字同），竟不見了裏面的「黃」字，簡得令人難以置信。竊以爲，廣、擴等字，沒有了「黃」字，決難發出讀音，不能成字，就像字寫了一半而未寫完似的。他如「氣」、「麗」、「嚴」、「製」、「業」等有頭無腳的字，相信蒼頡復生，見之也當自嘆不如。我以爲用廣東俗語的「開了口得個窿」來形容中共簡體字是很貼切的。如上述的「广」、「扩」等字，只寫得一半，讀不成音，豈不成了「得個窿」麼？

至有「有腳無頭」的字，有「雲」字寫成「云」字。按「云」就是「說」、「道」的意思，與雲雨的「雲」字相差不可以道里計。「有腳無頭」字中，最離譜的應算「儿」字，只剩得下面的一撇和一鈎，請問這是「兒」字嗎？「麼」字變成「么」字亦屬「無頭」一類。按「么」字，解作「最小的」，我們稱排行最小的爲「老么」便是，故「麼」字不能寫作「么」。其他「開」字不見了「門」，固屬無理，「關」字竟寫成「关」，更是莫名其妙。

「親」、「類」、「啓」、「離」、「顯」、「雖」等字變成了有邊無側；「務」、「膽」、「錄」等字卻有側而無邊。我國文字的妙處是有時可用「有邊讀邊」，「無邊讀側」的方法去讀，則往往「雖不中亦不遠矣」。由此可知邊和側是文字結構的部份，都不能或缺；如果只要邊不要側，或只見側而不見邊，則那裏還成文字，只能稱之爲「半字」。半字非字，猶如半子非子，其理當然也。此外，有些比「半字」還要離譜的，如「鄉」字竟不見了右邊的「郎」字，無以名之，只好稱之爲「三分之一字」。「聲」字也只剩得三分之一。還有「寧」字，被改成「有頭有腳沒中間」。「態」字變成了「太」字下加「心」字，眞是令人啼笑皆非。「術」字不能寫作「朮」，因朮是「野生的草，可作藥，通稱白朮。」（辭源）故「朮」字是不能與學術的術和敍述的述相混。「幾」字作「几」，欠通。「几」，案也，大者曰案，小者曰几；如置茶具者曰「茶几」。（見辭源）「後」字不能與皇后的后字相混；「範」字與「范」字也不相及。

「藝」字變「艺」，「憶」字則寫成「忆」，頗覺改得不倫不類，樣」字成了「样」，「樸」字變「朴」，「構」字變「构」，都是不足效法的。「習」字只得上頭「羽」字的一半，「國」字只剩得外面的框框，「華」字成了「华」，「驚」字變作柱心旁加「京」，「觸」字角字從虫，「礎」字從石出，「萬」變成了「方」字沒了頭的一點……這些都不知其作何根據而改之。他如「從」字成了二個人字寫在一起，「澳」字變了肥沃的沃字，動字作云字從「力」等等，簡直多如牛毛，不勝枚舉。其他被「批改」過的，還有「當」、「學」、「進」、「師」、「偉」、「機」、「響」等字，這些字，被改得很不合「邏輯」。其中最令人非議的，當是「義」字改成「乂」的「义」字。孟子的「捨生取義」到了中共手裏竟成了「捨生取乂」，相信我們的亞聖泉下有知，定然搖首浩嘆不已。戰鬪的「鬪」字寫成「斗」字，欠解。「斗」是量器名，十升爲一斗，「斗」又怎能戰法呀？以上所列，不過略示舉例而已，其他許多字典所無的簡體字，不列出來「示眾」了。今且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海外」書中的一段作結：「文化應該使其昇華，不應使其革命；應該啓其日新的機能，不應倡以破舊的摧毀」。

評龍剛的「應召女郎」

林巽

近期國語片，有兩部是用妓女題材拍電影的，一是李翰祥導演的「北地胭脂」，一是龍剛導演的「應召女郎」。「北」片寫的是古代妓女故事，與「風月奇譚」同一樣貨式。「應」片則是以此時此地的妓女題材的寫實電影，通過電影所道出的種種現實存在的黑幕，已經達到道人所不敢道程度。托爾斯泰曾經在他的「藝術論」中，將藝術品分爲一是「脫離內容的藝術」，一是「針對內容的藝術」。「北」片無疑是脫離內容的藝術品，「應」片卻是針對內容的藝術品。「北」片與「風月奇譚」一樣可說是一個藝人的軟骨頭之作。「應」片無疑是硬骨頭之作。但從票房數字看，軟骨頭與硬骨頭作品同樣賣座，可見軟骨頭是枉作軟骨頭了。此時此地，有一些軟骨頭影評「權威」，一直打着評論白旗，爲內容壞而收得的電影作分析，觀眾及讀者是否中毒難以估計，但多多少少硬骨頭的編導，給那些評論假權威嚇軟了骨頭倒是事實。

「應召女郎」雖然是寫實故事，但亦不是全部寫實，鄧光榮、唐菁、恬妮、陳曼玲這一組人，寫一個僞君子富豪父子兩人同戀一個妓女，那個富豪，最後因陳曼玲棄嬰厠所被控謀殺罪，於是剪去富豪的「煩惱根」作爲報復，這一段故事只可說是半寫實的，富豪應得的結局，只可說是爲了滿足一些人的報復心理，並不寫實。

丁珮、秦祥林、司馬華龍一組，可說是浪漫的，一個妓女，有錢不存入銀行，幾萬銀塞入化裝箱，一連兩次引求婚者上釣，那與寫實無關，丁珮所飾演的妓女，從教育意義說，並不健康，因爲這個妓女太快活了。

李琳琳所飾演的飛女，給飛仔誘入惡社會魔掌而反抗，這段故事在此時此地頗眞實，可惜開首飛仔「死亡賽車」一場，有西片「阿飛正傳」的影子。

龍剛、金霏，所飾演的一組，是一幕大悲劇加上黑社會頭子的毒辣手段，電影只有強調龍剛的范俊林一家的集體自殺，並不強調黑社會頭子如何受什麼惡報，在此時此地，可有不尋常的教育意義，觀眾當中的男女，如接受這一幕惡夢一般的可怕慘劇，可有警惕作用。少男少女看它，這是有益的，它說明走捷徑及賺不勞而獲的金錢的後果是多麼可怕的。

電影中有一個由喬宏飾演的殷神父，代表了我們社會中的一種道德力量，這一股道德力量是多麼微弱無力的，他雖然對幫助苦難中的人有一定貢獻，但對於一切既已演變成的悲劇，卻是無能爲力的。

電影通過殷神父談禁娼妓問題時說：「我不主張用高壓手段，我確實相信，教育和再教育，是唯一可行的辦法。」所謂「教育和再教育」聽來簡直是廢話。如果法律辦不到的事，能用教育的辦法來辦到，法官與律師，恐怕亦要改行了。因爲教育只能提高人的責任感，但並不能消除人的獸慾。

電影又藉電台主持人談娼妓問題時說：「娼妓問題，似乎是資本主義社會無法解決的問題。」這話說得很對，所謂資本主義社會，亦就是自由社會，這種社會是每一個人「貴客自理」的社會，這個社會無法阻止娼妓存在，莫說過去三千年已有娼妓，未來的三千年也同樣會有娼妓，但別忘記這個社會，除了有娼妓之外，亦同樣有愛恩斯坦、有羅素、有史和澤、有差利卓別靈、有托爾斯泰、貝多芬、愛迪生等人物，領導着全人類的進步。有人去做娼妓與嫖妓，就因爲他們有錢及爲了賺錢的自由，他們如失掉了這些自由，當然沒法使娼妓存在，但讓一切有創造文明世界的人的創造力，若如有效地禁娼一樣同時給我殺了，那麼，禁娼的代價亦太高了。

因此，雖然娼妓再存在三千年，終究是一小撮人的畸型生活，我們如果不太過悲觀，文明進步，不會因爲有娼妓存在的缺點而導致什麼危機，相反地，它可以給人類一種反省的機會，讓人們可以見到自己醜惡的一面。不過因娼妓的存在而產生種種式式的吸血鬼，黑社會人物與阿飛，吸毒者，甚至獵頭黨，這些帶菌者才是對善良人的社會最可怕的力量。有人主張娼妓合法化及外圍狗馬合法化，以爲可以避免黑社會人物的控制，這簡直是一個笑話。因爲合法化與不合法化的東西是可以同時存在的，不但可以同時存在，還要互相競爭的。因此表現黑勢力的可怕應是「應召女郎」反映現實最有力的一筆。電影有一段老妓女的自白「賣了一輩子的肉，剩下來的只是一頭染黑了的白髮，一副假牙，一身梅毒。」這是相當有教育力量的對白。假如有年輕的妓女在座，這一課對於她們是很珍貴的。

「應召女郎」應是龍剛從影以來拍得最成熟的作品，有抱負的人才，應該一直尋求新意，一直在進步中。不必抱着多年前的舊招牌自我陶醉。以國片說，它是夠水準的。不論編導演，剪輯都不錯，而且內容是頗爲嚴肅的。從今以後，我們可不必寄望大公司來拍好片了，讓這份希望，放在有才智而骨頭夠硬的人材上。人材的長生，人格的維護才是眞正的金字招牌。

演員方面，它雖然是羣戲，但對於金霏的白露，可以看作脫胎換骨之作。其次演得不錯的是恬妮。比較差勁的還是李琳琳的一段，太過動作化了，導演並沒有好好地表現着這角色的內心掙扎。一個飛女反抗當妓女，在此時此地是很現實的題材。李琳琳這人物，如能流露多少後悔與楚楚可憐的情感，那是很容易引起觀眾共鳴的。個人以爲如果丁珮一段，不用飛仔偷車騙婚的漫浪情節，而換上眞正結婚，親友羨慕祝賀她脫離苦海，然後在酒樓蜜月房或飛機場才讓丁珮給騙去了一切，丁珮事後表演自殺，最後被救，然後仍走回老路子還有深意。它可以強調，想在風月場中找歸宿，那是靠不住的。

賀龍的私生活

韋銘

土匪出身的賀龍，一直過着荒淫的生活。這從毛澤東小集團用來專門攻擊賀龍的「體育戰線」上所刊出一篇由「北京體育科學研究所」派人訪問了賀龍的一個朱姓炊事員（厨子）的控訴中，可以獲得證實：

根本瞧不起毛澤東

「這麼多年來，我沒曾見他拿起毛主席著作學習過。他家那麼多房間，從不掛一張毛主席的像，就連紅衛兵抄他家時，他臥室裏沒有一張毛主席的像，而在玻璃板底下壓有他黨羽廖漢生的照片，牆上掛着賀龍和薛明醜態百出的照片。」

「文化革命開展以來，這些傢伙們心裏有鬼，經常召集他們的爪牙們來研究對策。當毛主席不在北京時，他曾召集過李井泉、孫志遠、榮高棠以及賀鵬飛、李黎風、劉濤等高幹子弟共十餘人開黑會，從上午一直開到下午二、三點。那些狗崽們更是每天鬼鬼祟祟地搞到深夜。自九、十月份（指一九六六年）以後，賀龍和薛明則一反往常，兩人經常房門緊閉，密談到深夜三至四點。白天則睡大覺。他們一定在夜間搞了不少鬼名堂。」

在重慶建豪華別墅

「賀龍早在西南局（指在重慶的共黨中央西南局）時，動用國家一五〇至一六〇萬元（指「人民幣」），在一山頭上修起了一座樓，單一個厨房就用了十萬元（指「人民幣」）。把山坡石頭打下一丈多，搞地下室，修游泳池，把重慶所有名花、草、樹運來。」

「這個土匪開始還不會跳舞，特地找來一個舞女來教舞。他什麼低級下流的舞姿都學會了。獸性一來，把他的毛草鬍子往女方頭上亂擦。不久，就成了舞迷，每週總要跳二、三次。」

「他除了跳舞，還經常整天外出釣魚。爲了他取樂，則要服務人員（指工役）清晨到糞坑去找蛆，把蛆洗得乾乾淨淨，再送去作魚餌。」

「此外就是打撲克、搓麻將。有一次打撲克，找不到對手，就大發脾氣說：『你們毛選沒學好，黨性不強』。再不，閒得沒事就一個人打彈子消遣。」

「他從西南到北京來時，還怕北京的東西滿足不了他的慾望，把電冰箱、地氈、彈子枱、鋼琴、電扇（八個）……均運到北京。爲了住的舒服，工程師爲他的建房圖紙，不知來回徵求意見，改了多少遍。」

喜歡吃狗肉

「賀龍對吃是非常講究和挑剔的。他吃的東西要有一定的溫度，熱也不行，冷也不行，稍燙一點就把碗一推，大發脾氣，甚至不吃了。」

「他吃的花樣名堂可多。有一次專門殺了二十多條小狗（專門養的，養到一尺多長才吃）。配上各種名料，請了六、七名厨師，舉行一次『狗肉宴會』（請的倒眞是一些狗肉朋友）。」

「他在廣州時，當着陶鑄的面（賀龍差不多每年冬天都要去廣州），一會兒說武漢的紫菜苔好吃，陶鑄就派飛機給他去找；一會兒說湖南的紫菜苔好吃，陶鑄又派人到湖南去找。一會兒說四川的『燈影牛肉』好吃，一會兒說新疆的『烤羊肉』好吃。這些話被陶鑄一聽到，就派名厨師，食堂主任一起去當地學習，以便賀龍下年再來廣州時，可以爲賀龍效勞。」

一年過三次生日

「賀龍非常講究過生日祝壽的。兒女們的生日，差不多每年要過兩次，即是陰曆一次吃中餐，陽曆一次吃西餐。更可氣的，是一九六五年，賀龍在廣州一年過了三次生日。第一次因爲兒女們開學，回北京去，就提前過一次。過不了幾天，星期六有飛機去廣州，小龍（賀龍的兒子，賀鵬飛的乳名）從北京坐飛機去廣州，又祝賀一次，次日即返北京。到生日那天又正式過一次。每次過生日均是指定北京飯店給做特大生日蛋糕。典型的資產階級那一套。」

愛看黃色電影

「賀龍對革命現代戲和反映階級鬪爭的一些電影是不感興趣的，經常半途退場。賀龍對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以及香港的黃色電影卻特別感到興趣。」

「『青春之歌』上演後，賀龍就專門叫周揚帶着導演、演員等上他家去。在看電影時，每看一段就讚揚一番。」

「他對『洪湖赤衛隊』（這是捧賀龍在鄂西時的故事，拍成電影。）那就更有興趣了。

他看了不知多少遍。薛明就乾脆把影片中的主角叫到家。教他女兒怎樣彈、唱影片中的插曲，以便讓他們女兒可以隨時爲老子吹捧一番。」

「他和薛明對兒子們嬌生慣養的程度，的確像外面傳單上所說的：『賀龍對小龍除了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沒法給他搞到以外，小龍要什麼就給什麼。』他們從小培養小龍玩這、玩那，他現在除了沒開飛機外（其實他坐飛機時駕駛室內也可以隨便進去扳弄，一般來講是絕對不允許的。）什麼騎馬、開摩托車、開汽車……樣樣都會。有時小龍就和李井泉的兒子開了汽車上郊外打獵作樂。」（轉載「中國大陸研究」一）

共軍圍攻金邊的意義

胡養之

自從一九七〇年十月，北平指使印支共軍對高棉發動侵畧戰以來，不僅令到高棉境內許多地方陷入共黨魔掌；並使該國局勢一天緊張一天，特別是到了越戰「停火」，美軍撤出美越之後，高棉更首當其衝，變成了孤軍作戰。在今年三月中當高棉改建共和政體兩週年的前夕，共黨企圖謀殺高棉總統龍諾元帥，乃暗中派遣現時托庇於北平的前柬國元首施漢諾親王的女婿，偷駕飛機襲擊金邊的總統府，造成數十人傷亡！幸天相吉人，龍諾有驚無險，以致北平陰謀未能獲逞。但這個高棉首都，卻隨即遭受共軍的包圍，除了若干主要對外交通一度被共軍切斷外，且已侵入了金邊的市區中心。據來自金邊四月廿四日的「路透社」消息顯示：金邊南段的共軍進攻，雖曾遭受美國空軍的猛烈轟炸，而共軍卻已進至市中心南九哩的防衛缺口。這表示金邊已進於危險階段！因其防衛力量薄弱，許多缺口已經洞開。究竟會不會淪入魔掌？試作分析如下：

金邊市內的名勝古蹟

金邊又名百囊奔，原是干丹省的首府。由於一個多世紀之前，高棉王都爲吳哥，以地近邊陲，屢爲暹邏所侵，終於遷都金邊。一八六七年，高棉成爲法蘭西的保護國後，金邊便開始由法人增加建設，運來挖泥船多艘，泊在湄公河中心，將市內三分一的沙泥抽出，填回泥土，工程夜以繼日，歷時五年，終將沙泥填平。繼由法國運來建築用材料，又經營多年，才把原日僅有一條街的金邊，擴展成爲十五公里的新式都市。市內三千家商號，華僑經營佔三分之二。

金邊的街道整潔，綠蔭蔽路，不獨具有現代都市的外觀，且寺院林立，風景名勝古蹟，所在多有。市內值得遊覽的地方，計有：王城、博物院、塔腳公園及水淨華（高塔）等等。

王城內的會議宮，四壁壁畫，琳瑯滿目，中座有前國王的立像（改制後傳已廢除）；後座爲會議廳，佈置輝煌。另一殿爲祭祀神靈之所，旁有一室，置放宮殿寶物。各殿中以銀宮（綠玉寺）最爲華麗，頂作尖塔形，純粹屬印度風格，走廊壁上繪有彩畫，描寫高棉歷代王朝的戰爭故事。佛殿舖砌的銀磚，約四千七百塊；並有大小金佛各一座，佛身鏤刻精細，手臂和眼睛都鑲有鑽石，光華奪目；還有玉佛一尊，高約二尺，整個用翠玉雕成，可稱稀世之寶。博物院裏面的陳設，多爲歷朝古物，神像及雕刻。塔腳公園，四週遍植花木，中爲塔寺，前面有兩位石刻的七頭蛇神，拾級上登，二層是平台，三層則爲寺院建築處，爲市內唯一最佳憩息之所。

以上這些華麗的建築中，多爲高棉王室人員的享受，無怪乎現在北平羽翼下的前高棉王子施漢諾，仍念念不忘，妄圖捲土重來。但自一九七一年起，原有金邊的王室宮殿，多已改爲總統府的辦公所在。因之，施漢諾最近派遣他的女婿，暗中駕機偷襲，一部份的舊時王宮已遭炸毀，幸而領導抗共的龍諾總統，仍安然無恙，加以高棉人民對施漢諾這位政治騙子，深惡痛絕，各在野黨派亦因此而加強其團結，致使施漢諾的希望幻滅。

卑鄙恐怖的傳統伎倆

也許有人擔心金邊市區已被共軍突破，可能凶多吉少！但我們必須瞭解：共黨在高棉不能獲得當地人民的支持，所以很難達成其目的。由於過去的十年間，印支共黨在南越境內所製造的類似的恐怖突襲事件，多至不可勝計！其中最顯著的事實有：㈠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日拂曉，越共曾以一百發迫擊砲彈，對西貢附近那個嚴密防守的邊和美空軍基地，展開一次猛烈的襲擊，致有八架美機遭受破壞，四名美軍人員喪生及二十餘人受傷的驚人事件！㈡是一九六五年三月三十日，越共恐怖分子曾使用重磅炸彈，將美國原在西貢中心的大使館炸毀，造成二百餘人傷亡！㈢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在中共陰謀指使下的越共恐怖分子，又在西貢鬧市中炸毀了中華民國的大使館（當堂捕獲兩名男女華人供稱爲中共救員），也有卅五人傷亡！

此外，共黨在南越各地如順化、廣治、大南、崑嵩、廣南、朱篤、溪山、芹苴、峴港……等大小城鎮所製造的神經恐怖事件之多，不可一一列舉。特別是從一九六八年一月卅日起，北越和越共乘着農曆新年停火的機會，更展開一次空前龐大的全面突擊行動，致令南越的三十五個大小市鎮，都分別遭到共軍「自殺隊」恐怖分子的猛烈偷襲，砲彈、手榴彈、炸藥及槍彈齊飛，除各地的政府機構，美軍營房，空軍機場以及平民住宅所受的損失無法估計外，甚至於南越首都西貢——包括堤岸及其郊區，也曾發生過劇烈的巷戰，截至同年二月三日爲止，雙方傷亡人數已達二萬五千以上，造成南越五十萬難民無家可歸！

越共冒險製造如上一連串的突襲恐怖事件，目的便在擾亂南越的社會，造成人民無法安居樂業，藉以打擊其反共情緒，迫使越軍的士氣沮喪罷了。殊不知這種出自卑鄙的恐怖神經戰，不僅沒有收到任何效果；反而促成了南越軍民對共黨的行動更加憎恨！充分發揮其同仇敵愾的精神，而使共黨的陰謀澈底失敗，並且也提高了南越軍民的警惕。過去曾被共黨矇騙的鄉村農民，因揭破共

方那幅兇殘的假面具之後，而紛紛向政府方面投誠；軍隊對共軍的防範也日益嚴密起來。誠如前美國防部長辛爾德所說：「經過多年來恐怖戰爭鍛鍊出來的南越政府軍，現已成長到有獨立作戰的能力了。……」

兩年前突襲金邊機場

從南越方面所獲得的歷史經驗教訓，表示棉共圍攻金邊的意義，純粹在打擊龍諾政府軍的士氣，和擾亂其首都的社會秩序。至於能否攻下這城市，共方是毫無把握的。大家都知道，棉共之進攻金邊，不自今始，遠在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日拂曉的突襲金邊機場時，傷亡非常慘重！尤其令人注意的問題是，金邊居民對中共支持下的棉共作戰之迅速本領，有了一項深刻的認識。因爲那次共軍猛烈地閃電炸毀金邊機場，及附近存放軍事物資的軍事基地所導致的影響，曾經超過生命上和物質上損失的意義。蓋自美越聯軍於七〇年五月進行掃蕩越棉邊境的共軍庇護所以來，由於共軍數度迫近金邊郊區，曾使這個高棉首都一再嗅到火藥味，而金邊市民仍無任何驚慌的心情。據一般親往金邊訪問的若干新聞記者指出：那裏的居民根本就不知道有戰事，大街上依然燈紅酒綠，商店照常營業，酒店舞廳一如平時。但經過那次的突襲之後，則全城老百姓都面帶憂色；特別是同年一月廿二晚，在金邊市中心的南越大使館復遭炸毀，大使陳又福受傷後，人民更恐怕共黨可能攻陷金邊。

其實，共方那次是出於一種報復手段，由於它們在第四號公路的最堅強據點畢尼山隘，遭到高、越、美聯軍所摧毀，且其損失慘重的緣故，因此，它們於惱羞成怒之餘，而出自高度的卑鄙和恐怖之報復措施。美國軍方根據確實的情報資料顯示：在北越和越共決定封鎖高棉第四號公路的時候，共方的計劃是準備在畢尼山隘進行決戰，作爲殲滅高棉軍的精銳實力。所以，共軍集結於此山隘據點的主力部隊，至少達三萬人；同時高棉陸軍司令部向政府所提出的報告中也說：「在磅湛省會四週所得的情報，已發現第四號公路上有共軍第五、第七、第九三個師的番號。」因遭高棉和南越的六千特種部隊，在美海空軍強大火力的支援下，粉碎了共方此一陰謀，故激起共方採取對金邊突襲的行動。

共方那次所採的報復襲擊，是採用它們一貫的手法，由恐怖分子組成的突擊隊，在砲火的掩護之下偷偷潛至機場附近，將所有守衛全部殺死，然後改穿死者的制服，冒充守衛人員混入機場每一角落，施放炸藥進行爆破。這詭計果然得逞，造成了高棉空軍的嚴重損失！據參觀現場的「合眾社」記者沙里文說：「至少有二十架高棉政府飛機被毀，並導致機場附近的連串爆炸，而幾乎被夷爲廢墟。……」至於共軍進行襲擊時所傷亡的人數多少，因爲金邊當局未曾發表正式公報，不得而知。惟據金邊「民用醫院」的報告指出：「在突襲中傷亡的人數會超過五百人。其中以陸軍基地內的情況最慘！原因是基地彈藥爆炸後所波及的範圍甚廣，一部份營房已被夷爲平地。……」

那一次的襲擊行動，雖然未曾將金邊迅速赤化，但是一度致令高棉政府空軍陷於癱瘓狀態中，對於高棉的陸軍來說，也是一大挫折！尤其是對高棉剿共的士氣人心，打擊更大。同時，共方之所以冒險採行那種恐怖的突擊，其主要目的也在打擊首都的人心士氣，表示繼續進行騷擾，務使金邊居民惶惶不可終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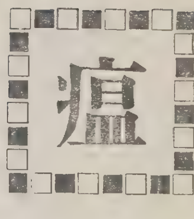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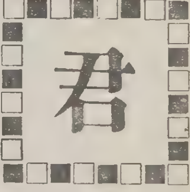
中共圖使施漢諾復辟

正因爲這樣，所以，淺薄的北平毛周政權曾沾沾自喜，據中共「人民日報」一九七一年一月廿三日誇稱：「高棉的星星之火已經燎原，美帝將無法挽救龍諾集團的敗局。……」該報並表示：高棉共軍之獲得擴張，主要是得力於北平毛周政權的大力支援；而且由中共策劃制訂，將印支半島上的越、寮、高、泰等國各戰場合而爲一，及採取互相配合、互相支援等行動的結果。換句話說，共黨在高棉所進行侵略戰是出自中共的指使。實際上，最近高棉境內的戰事，純粹由北平毛政權一手造成的。該政權利用那具政治殭屍施漢諾作招牌，盡力支持北越共軍對高棉進侵。所以，中共幕後主張越戰可以暫時停火，好讓美軍能全部撤出越南；而集中印支共黨的軍力，以迅速的行動先解決高棉問題，然後進一步包圍南越、寮國及泰國。這一陰謀是美國那些淺薄的政客所不能了解的，直到北越大軍源源開入高棉，金邊受到重大壓力時，才派遣海格前往實地考查。而北平方面爲了加強侵略行動，乃於四月初旬暗地慫恿政治殭屍施漢諾，隨着北越軍潛入高棉邊境，藉以宣傳。正如高棉新聞部長金列斯所說：「我認爲所謂施漢諾潛返高棉巡視一事，並無眞實證據，這是我們的敵人虛構出來的。」他並說：「這項報導是不能使人相信的宣傳，旨在掩飾北越軍滲透入高棉，並企圖使人產生高棉共黨有一個全國性統一組織的印象。」

同時，北平的宣傳機關會大吹大擂：「巡視高棉解放區後，凱旋式地回到河內的施漢諾親王，將返回金邊是時間問題。」而「北越通訊社」也說：「施漢諾及其太太蒙妮克進入北越境內後，抵達河內時受到北越領導人的熱烈歡迎。」中共「總理」周恩來在三月杪就會對「路透社」記者表示：「要解決戰爭的辦法是，施漢諾親王返回柬埔寨（高棉）。」這個消息傳到美國後，熟悉高棉與美政府的人士斷然認爲：「傳說以流亡的高棉元首施漢諾返國爲條件，換取共黨停止攻勢，看來極不可能。」

也就是說這次中共指使北越共軍猛攻金邊的最主要目的，即在逼迫龍諾政府讓步，準許對王的中共將這具政治殭屍送回金邊復辟。這並非龍諾政府的力量所能辦得到的，而是高棉人民反對施漢諾和反共的意志太強，他們十分憎恨施漢諾投奔北平，做了賣國賊。一九七〇年五月當金邊法庭缺席審判施漢諾時，出席作證的包括教師、舞女、農民等，曾分別指控施氏貪污、強姦，更將高棉邊境地區租給共黨作基地，按月向他收租。

高棉人民之於施漢諾，猶之乎抗日時期中國人之於汪精衛，勢不兩立。所以，從北越滲入的傀儡軍，在高棉得不到人民支持，美國政府派人前往考察後，認爲龍諾政府獲得人心，局勢尚有可爲。因而決定以現駐泰國境內的高棉軍，鼎力支持高棉政府軍抗共；龍諾也很沉着應付，相信可以渡過危機。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管文蔚問道：「什麼機會。」

陳毅說道：「我們利用李名揚與韓德勤暗鬭，拉攏李名揚打韓德勤。」

管文蔚問道：「我們怎樣拉攏他。」

陳毅說道：「兄弟，我先問你一點，你同李名揚熟不熟？」

管文蔚說道：「當然見過。」

陳毅說道：「見過就行了，你介紹我同他見面，只要他肯見我，我就能說服他同我們合作。」

粟裕覺得奇怪，問道：「你何以這麼有把握。」

陳毅笑道：「我是根據多年經驗而下的結論，我黨同志與國民黨人有一個顯著不同之點，我黨黨員重組織，國民黨人重感情，在我黨來說，不怕是親父子，只要違背了黨的利益，誰也不肯庇護誰。國民黨人黨的觀念很淡薄，只講感情。拿我親身經歷的一件事來說，南昌起義失敗後，我跟着朱老總逃到湘南，破破爛爛剩了幾百人，已沒有戰鬬力，也不能再跑，只得鑽門路向國民黨軍隊投降，恰巧就碰上范石生率一個師駐在韶關，范石生與朱老總是拜把兄弟，明知我們是共產黨，而且剛在南昌鬧過事，居然毫不遲疑把我們收留下，改編爲一個團，還怕朱老總的名字上邊批不准，又替他改個假名字叫玉楷。」

管文蔚笑道：「這個范石生眞夠朋友，朱老總以後怎麼報答他。」

陳毅笑道：「很快就報答了，過了幾個月我們同黨方負責人取得聯繫，突然之間把隊伍拉走，臨行時去進攻范石生的師司令部，把他的副官長都打死了，如果范石生在，相信他也活不成，這就是共產黨人與國民黨人性格不同之處。」

管文蔚說道：「司令員這一分析是眞透澈。」

陳毅笑道：「兄弟，不要以爲我只會吃喝玩女人，辦起正事，我還眞行，否則不是變成了百分之百的飯桶。」

一羣大頭目都哄然笑起來。

這時陳毅已經吃得酒足菜飽，伸手摸過一隻三砲台，燃着火噴一個烟圈，說道：「你們還不知道，我也很有學問。」

管文蔚未敢接腔，粟裕先捂着嘴笑起來。

陳毅說道：「我半點也不吹牛，唐詩三百首，白香詞譜，我都能背，不信可以當面考一考。」

粟裕說道：「我們並沒有人說不信，都是你自己自說自話，現在不談你的文學，還是談正經吧，怎樣能同李名揚聯絡。」

陳毅說道：「文蔚同志沒法與李名揚見一面，約定會面時間地點，我由上海前往，先去拜候他。」

管文蔚問道：「司令員到上海有任務。」

陳毅說道：「不去上海怎能過長江。」

管文蔚也聽糊塗了，不知陳毅說的是什那話。

粟裕心裏明白，笑說道：「文蔚同志，司令員說不去上海沒有辦法渡過去長江，你好似不懂。」

管文蔚這次聽明白了，搖頭說道：「我確實不懂，我只知道過長江坐小划子過去，不知道要經過上海。」

陳毅說道：「你的警覺性還是不夠，如果坐着小划子過江時，被日本軍艦發現了怎麼辦，它不必開砲，硬撞也撞沉了。」

管文蔚這次眞聽明白了，大笑道：「司令員，那有這樣的事，我們坐小划子渡江，都是揀荒僻渡口，日軍平時走不到的地方。」

陳毅問道：「若在江心撞到日本兵艦呢？」

管文蔚說道：「這也是不可能的事，日本軍艦出動，很遠很遠我們就知道，當然不會揀它軍艦游弋時過江。」

陳毅大喜道：「照你的說法，過江是絕對安全了。」

管文蔚說道：「世間事那有絕對的呢？不過，我在長江兩岸活動了兩年，江南江北來去自如，並未遇到危險。」

陳毅說道：「你這一說，我就放心了，不過，我負的責任重，命也重些，過江一定要找個大船，

小划子怕載不動。」

管文蔚說道：「這些我自會安排，司令員請放心好了。」

陳毅在管文蔚司令部住下，管文蔚派人過江去同李名揚接洽，說明陳毅要過江拜見，李名揚也知道陳毅的名字，當卽口頭答覆歡迎，要陳毅過了江直接到他的司令部去。

李名揚自仗是老資格，北伐前中山先生在廣州開府時，每一省都有一個省軍番號，如粵軍、桂軍、滇軍、湘軍、豫軍、閩軍，還有贛軍，李名揚就一度任過贛軍總司令，論資格是夠老的，但無如爲人太不長進，不學好專學壞，中年以後已沒有半點革命黨的氣息，成爲一個惡霸土豪。抗日戰起，中央因爲他過去有名氣，任爲長江下游挺進軍總司令，要他號召各方面共同抗日。

但李名揚野心至大，在京滬淪陷，政府西撤，不久津浦路被日軍打通，江蘇孤懸敵後，與中央割斷了聯繫。中央任命的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是顧祝同一手提拔，爲人比顧祝同更飯桶，李名揚與韓德勤相處既久，了解韓德勤的本領，就想取韓德勤而代之，但韓德勤雖然不成，卻有一個硬的靠山，就是爲時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的顧祝同，由於江蘇屬於第三戰區範圍，顧祝同又是前任主席，中央如要更動江蘇省主席，自然要徵詢顧祝同的意見，顧祝同一力爲韓德勤保鑣，韓德勤就穩如泰山。

實際上，就算江蘇省主席要更動，也輪不到李名揚，中央對於李名揚情況十分了解，韓德勤雖然飯桶，畢竟還安份守己，不敢虐民，若換了李名揚，以軍閥而兼惡霸，政策政令一概不理，全憑蠻幹，江蘇此時又孤懸敵後，蘇民尙有噍類乎，所以當一傳出李名揚長蘇的消息，在後方的江蘇人無不異口同聲反對，李名揚的省主席夢也就被風吹散了。

李名揚幹不上省主席，由反韓德勤、顧祝同改爲反中央，凡是與中央反對的力量他都勾結，管文蔚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同他發生聯繫，但管文蔚聲望既差，力量又太小，李名揚並不把他放在心上。李名揚眞正着眼勾結的卻是日本同汪政權。

當時李名揚手下有個大將叫李長江，駐防泰州。叛變投汪，被任爲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突然之間表面看來李名揚並未叛變，但實際上李名揚與李長江的隊伍很難分得清楚，李名揚經常去李長江的司令部住些日子，有時也到上海、南京逛逛，同汪政權最有勢力的人物周佛海都有來往。有一次到上海，周佛海致電在上海一位辦報的朋友就近照應，誰知李名揚見了這位先生勃然大怒而去，消息傳出後，汪政權的人對位先生竟然請替他找妓女，氣得這李名揚的行情也就看淡了，覺得此人不足有爲，不願過份拉攏。

李名揚在汪政權找不到出路，又向共產黨着手，希望與共產黨合作，打垮韓德勤，這些情況，管文蔚知道的很清楚，但是自己力量薄弱，所以未作進一步的拉攏，現在陳毅來到正合李名揚的需要，陳毅也必須取得李名揚的支持，才可以在江北生根。

雙方約定之後，管文蔚陪着陳毅帶了十多名衛士分乘兩隻小划子，由長江南岸划向北岸。

陳毅上小划子時腳就發軟，在跳板上一滑，一隻腳掉進水裏，幸而兩邊警衛員扶住，架上了船。

管文蔚問道：「司令員受驚了？」

陳毅搖頭道：「我不想去了。」

管文蔚問道：「爲什麼？」

陳毅說道：「太不吉利，出門就掉在水裏，一定沒有好事，我想還是回去比較安全。」

管文蔚不知怎麼說才好，急得只是搓手。

陳毅說道：「你可不要以爲我膽小，在陸地上無論怎樣危急，我連眉頭都不皺，因爲活動權操於自己之手。但在江面上就不同了，如果在江心翻了船，白白便宜了魚蝦，實在不値。」

管文蔚還未回答，掌舵的老船工開了腔，問道：「這位客官你是作什麼生意的。」

管文蔚說道：「我們是去江北買豬仔的。」

老舵工說道：「既然是規規矩矩生意人，說話就要圖個吉利，一大早跑來嚷着船到江心要沉，這不是故意咒我們嗎？」

說着從後艙轉出一個十五六歲小姑娘，說道：「爺爺，這趟生意不接了，我聽到這個小三子一直不停說要翻船，好似只有他一個人的命主貴，我們一船的生命財產都不値一文似的。無論給多少錢，也不載他了。」

陳毅一看這個小姑娘生得明眸皓齒，美秀天成，頓時忘了危險，連忙說道：「小姑娘，我排行第二，人家都喊我陳二爺，你怎麼叫我小三子。」

一句話說出，全船鬨堂。管文蔚低聲說道：「司令員，小三子是江南人罵江北人的，凡是沒有出息的人，都叫小三子。」

陳毅笑道：「原來如此，最難消受美人罵，既然這個小姑娘都不怕，我也不怕了，叫他拔錨開船吧！」

管文蔚說好說歹，向老舵工賠了許多不是，算是開了船，這時明月初升，江心波平如鏡，微微清風吹來，使人心神俱爽。

陳毅一時高興，高吟「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陳毅越唱越高興，聲音越高昂，在前面搖櫓的小姑娘突然問道：「這位客人是不是家裏死了人，他乾嚎什麼？」

管文蔚忍不住捧着肚子大笑。

陳毅未聽清楚小姑娘說什麼？就問管文蔚。

管文蔚沒有辦法，只好說：「小姑娘說你唱歌唱得眞好聽。」

陳毅一聽小姑娘贊他，全身上下三萬六千個毛都輕鬆冒汗，向管文蔚說道：「你告訴小姑娘，我不是唱歌，是唱詩，唱我自己作的詩。」

管文蔚不願再惹麻煩，假裝聽不清楚，陳毅還在繼續的唱，一直唱到對岸。

抗戰武術談

張仲仁

崑崙關前血染戰場 誓滅敵寇收復河山

二是可能以前李白二位將軍，治理桂省獨立時，對民訓有種特別教育關係，不然怎會這樣歧視中央部隊，見到槍就想打主意，不理軍隊是來保衛鄉土戰爭的，理應付出友誼的合作才對，然事實相反。在遷江賓陽縣一帶，兩三個士兵離開駐防地去別的村莊，如空手不帶槍枝還可保無事，帶了槍枝就有危險，初期發生士兵失踪，槍枝不見的事情，第五軍就通知砲兵營要小心行動，我們才知發生這種不幸事件。據說派出去之摩托車送命令，有時不但命令送不到各單位，並且發生人車失踪的奇怪事情，甚至還多次遺誤前方戎機，準備增援的部隊接不到命令，不敢前進，而前線等候援兵來接替，卻等極不見有人來，只有死頂硬撐。故此第五軍初期戰爭遭遇的種種困難，及前線上的重大傷亡損失，多少也受此影響。後來只得改用大卡車，派一班人荷槍實彈運送命令，才不致再發生失踪事件。當時曾派專車在沿途搜索找尋以前失踪的人和車，結果找到一個跌落在懸崖下的傳令兵，當時雖跌斷手腳，卻仍未死，救上來後據他口述：「有當地土著，躲在公路上坡，轉死灣角路磡後面，手持一根丈多長的木棍，等候前後都沒有汽車，只有送命令的摩托車經過時，木棍橫掃而來，將駕駛兵先打落車，隨即又一棍將坐在船斗中的送命令的人打暈，將兩人身上所配帶的槍枝擄去，然後將摩托車和人推落山崖，這樣陰毒的事，如不是尙有一個生還的話，軍方還以爲是車子失事跌落山崖的意外事件，這種下毒手殺人毀車的目的，只圖擄獲兩枝槍，這都是少數愚昧的不良分子，罔顧國家法紀，這是何等的不幸，站在抵抗外侮的侵畧戰爭立場，更不應該有自相殘殺的事發生，說來痛心，這種事情，只有親身上戰場才能知道，戰地新聞和後方報章上是看不到的。後來由戰區司令部下令，在崑崙山附近劃定區域，將當地居民全部撤退到後方，並發給一種特別通行證，持有者才可進該區域內做買賣，無此特別通行證者，駐軍有權捉到就地槍決，至此才杜絕該種不幸事件的重演。

崑崙關戰役，第五軍在初期所遭受的死傷是相當大的，好在該軍勢力雄厚，雖然有現代化最新式優良的裝備，但礙於地勢的險惡，易守難攻，弄得英雄無用武之地，無法施展他們的戰畧，假定在平原地帶作戰，那就可盡量發揮攻防的戰鬪力量。因前線戰況惡劣，軍長特別召集高級將官開會，研究要如何改變戰畧問題。砲兵營是獨立單位，第五軍的團長還無資格參加，但特邀請我們的營長參加會議，軍事長官開會是論階級排座位的，砲兵營長是校官級，除開營長例外，其他都是將官，因此營長論座位，應該坐在最末位，不料第五軍軍長有禮賢下士之風度，設一特別座位請客軍砲兵營長坐，營長受優待之下很感欣慰。會議開始討論應如何改變戰畧，最初論及這次的攻堅戰爭，三位師長均盡到了力量，軍長也不想再加壓力，如繼續硬拚猛衝，不但徒勞無功，只有增加傷亡，然又無好的辦法來打破此關隘，最後軍長詢及砲兵營長有何高見，當時營長起立表示意見說：「鑑於我們初期攻奪戰的艱苦，敵人居高臨下，佔盡地利，我們處於挨打的地位，第五軍這次攻堅作戰的勇敢表現，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如再將有用的人員作無謂的犧牲，實在太過可惜，兵源的缺少，將來要補充是很困難的，在初期的攻堅戰中，我們砲兵營因受前線指揮部的限制，並未出過多大的力量，這次很榮幸能配合第五軍作戰，並受軍長的指揮，我很希望有機會多出點力，能大家合作攻擊，力量一定很大，以我在砲兵觀測所看到敵方一切的情況，如用重砲密集的砲火，朝着崑崙關作地毯式的轟擊，只有將崑崙山頂夷爲平地，用砲火控制敵人的活動範圍，才有勝利的把握，以我們重砲的射程，還可打到關後山腳的村莊，擊毀敵軍的供應各據點，同時絕斷敵軍的增援路線，如此可使山上的敵軍孤立無援，到敵人困於戰壕內無還擊之力時，再用戰車衝鋒搶登崑崙關，步兵可跟隨推進掃蕩，軍長如採此砲轟崑崙關的戰畧，則要請派多輛大卡車協助，去柳州倉庫專運砲彈，我們全營只有六部彈藥車，而柳州到此地，路程又遠，打敵軍消耗砲彈數額量巨大，請軍長和各位長官考慮此戰畧方法如何？」當時參加會商的各軍師參謀長等，正感苦無良策，聽得砲兵營一個小小的營長，提出的戰畧方法，的確有道理，兩位步兵師長首先表示贊同，軍長考慮之後，認爲這是最好的攻堅辦法。會議決定依照砲兵營長的戰畧實行。軍長還特派幾門小砲來保護重砲陣地的安全，因這種小砲可對天空發射，能阻止敵機低飛轟炸，這樣更使重砲營毫無顧忌的，集中力量發砲射擊。兩百師的大砲較我們的重砲要小，射程較近，他們擺在前面射擊近處的目標，坦克車和步兵佯作正面進攻，雙方配合，集中砲火，開始轟擊崑崙關。在中期戰爭中，我們稱爲「砲打崑崙關時期」，我們六門重砲配合兩百師的中程大砲，每天廿四小時，日夜不停的輪流射擊，槍和砲都一樣，打了一段時間，槍砲筒熱度太高，卽要停止發射，休息一陣，如繼續不斷的射擊，熱度太高就有爆炸的危險。幾天不斷的砲轟下，敵人才眞正嘗到了中國軍隊砲火

的厲害滋味，我們在砲兵觀測所用望遠鏡看到，日寇的狼狽慌亂情形，傷亡者無人救護，最嚴重的是無食物接濟，無水飲，戰壕裏的彈藥用完，無法搬運，崑崙山頂已成了一片火海，後來捉到日寇俘虜供述那時情景說，他們來中國幾年的戰爭中，從未遇到過有這樣厲害的砲火。

正當此需人用時，我們第一連逃走了三個正手駕駛兵，砲兵的編制是每部汽車一正兩副共三位駕駛兵，有些副手司機的技術差，不能獨當一面，忽然減少三部汽車的主要司機，連長和汽車管理員頓感頭痛，後來查知該三名逃兵，去了西南運輸處，因在西南公路上開運輸車，可帶貨、帶黃魚賺大量的鈔票，他們爲了錢，輕易離開部隊，竟忘了自己應盡的責任，重砲營正在與敵人拚鬭，劇烈的生死關頭，萬萬不應該離開自己的工作崗位，來減少一份戰鬭力量。缺乏人手之下，連附提出要派我帶領三部汽車負責押運砲彈，而我本人也須充任駕駛兵一職，連附還對我說：「我本不願你離開我身邊，因這次運輸砲彈的責任重，而且很辛苦，如派出的人不能完成任務，會影響整個戰局，你必定明白我的心意。」我奉令出發新任務後，幾天來日夜不停的在公路上奔馳，在頭兩天還精神百倍，可是到了第三天就有點疲倦，第四天起，簡直是昏沱沱的在公路上駕駛，兩位助手只能在平坦的路上駕駛一段時間，稍險要的道路，非要我自己駕駛不可，尤其在夜晚他們更是不敢開車，往來的時間又趕得匆促，眞使我精疲力盡，如沒有戰爭的力量支持，我相信我早就垮了。自那次駕駛後，直則現在，如要我揸車，就望而生畏。在第三天我們由柳州回程，途經賓陽縣城附近，時間是下午三點半鐘左右，忽然發現一架日寇偵察機，直向我們車隊目標飛來，我急忙打出手號，要後面兩部汽車找地方躲避，我心想，一定要分散目標，才能逃過此危機，立即腳上加油直向前衝，圖引開敵機追擊，果然敵機跟在我車上空，用機槍不斷掃射，當時我雖緊張，但還算鎭定，並不慌張，用腳踏實油門，將汽車開足馬力，直往前奔，抓住駕駛盤一下右一下左，在公路上走之字型，坐在身旁兩位助手緊張萬分，然汽車怎能和飛機賽跑呢！所幸已看到前面不遠處，有房屋出現，顯然是村莊，村邊還有樹林，我心想只要能讓我有時間衝進樹林，就不怕你的鬼槍彈。汽車上裝運一車砲彈，如被敵機打中一粒子彈，可能引起全車爆炸，那時人車就會炸成粉碎，屍骨無存，當時的形勢，的確是好像已到了鬼門關的門口，只差一步就要進去了。我也不顧一切後果，只想避開敵機的掃射，我將汽車左彎右轉，敵機瞄不準目標，追趕了一程路後，並未打中我車上的砲彈，而汽車已開到樹林邊了，我急向樹林裏直衝進去，並繼續用快速度，繞着樹木不停的轉來轉去，弄得樹林裏面塵土飛揚，藉此使敵機看不清射擊目標，然後將汽車停在林旁土磡下較隱蔽之處停下，三個人急忙下車跑到遠遠的地方躲避，一方面兩眼瞪大望着上空，只看見敵機追踪而來，對着樹林枝葉深處，不斷的用機槍掃射，它在上空飛來飛去的盲目掃射後，就飛遠而去，可能是去找後面兩部汽車，一忽兒又飛回來，只聽得不斷的咯咯機槍聲，打在樹枝上沙沙作響，可是均不能命中。敵機在樹林上面，一直盤旋到四點多鐘才飛走，料想他的子彈也打完了，我們不覺吐了一口長氣，在陰暗的樹林裏，乘機，躺在地上稍息，鬆弛下過度緊張的神經。氣憤之下，忍不住心裏咒罵，萬惡的日本鬼，無緣無故的動兵侵略我們，殺戮我們的同胞，今天我受你的機槍死追掃射，明天我這車砲彈，就會發射到山頂和山背，叫你領受落地開花的死亡滋味，等着瞧吧！後來檢查我的車子，只中了三粒子彈，所幸均未打中要害，眞是皇天有眼，我也不該短命，留着性命還要和日寇繼續搏鬭呢。

當晚將砲彈運送到陣地，兩位助手將遇到敵機追逐掃射的情形報告連附知道，連附即在電話裏轉報給觀測所的連長和營長，當時連附將電話筒交給我說：「營長有話和你講。」營長在電話裏鼓勵我說：「難得你少年勇敢機智，以後要特別小心，希望再接再勵，共同完成我們殲滅日寇的目的。」我回答說：「報告營長，請你放心，我會盡我力量謹守工作崗位，達成營長交給我的任務。」當晚卸完砲彈，隨即又得趕赴柳州，連附這次破除軍隊的階級身份，和我緊緊握手，非常關懷和親切的對我說：「這次的工作眞辛苦你了，經過今天下午敵機追擊的危險，在路上我很擔心你的安全。」我說：「我會謹慎，以後回程到賓陽縣境，在白天即找地方隱蔽，候黃昏時用高速度行車，將砲彈運送來陣地，這樣可保證安全，連附不用掛念，你指揮發砲射擊敵人，是不能分心的，只望早點將敵人消滅。」就這樣我又出發上路，至第六天深夜才將砲彈卸完，已將近天亮，三部汽車九個同事，六天六晚未正式睡過一覺，疲倦得實在支持不住了，最怕的是在開車途中，眼皮睜不開，手抓住駕駛盤不由自主的想睡覺，那就一定會出事。我將情形告訴連附，請求休息一天，下午五時後再去柳州，睡過一天後，相信可以恢復疲勞。連附搖電話告訴連長，連長即轉告營長，營長得知情形，特下令營部第二連，及我們第一連，所有運輸砲彈車休息一天，同時派修理員乘機檢查汽車零件。

得到營長准許後，我將汽車駛離大砲陣地，找一處隱蔽點的地方停好，我自己有床棉被，再向同事借一床被，就在汽車上面，連頭蓋腦的睡了下來，心想如有敵機來掃射，不打中汽車引擎，就沒有事，子彈打不穿兩床棉胎，放心睡吧，這一睡下去，立刻沉睡如泥，什麼也聽不見，什麼也不知道，一直睡到下午五時半，我還在好夢方酣，卻被同事推醒，他要我下來看看汽車邊是什麼？我一看是機槍子彈頭，有二十幾粒，同事說：「今天一整天，敵機在你睡覺的汽車上空飛來飛去不停掃射，我們都擔心你的安全，但又不敢走近汽車來看你，尤其連附已問了幾次，不知道這邊情形如何？」可是我自己竟一點也不知道，可見在極端疲勞時，一睡着就打雷也不會醒了，飛機和機槍聲音，均吵不醒我的美夢，子彈也好像有眼睛，不朝我身上飛來，連汽車也未中彈，所以我認爲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是不會錯的。在戰場上隨時隨刻都可能喪失生命，如不抱此觀念，就會亂了心志，反而容易受敵控制，臨急慌張，必然難逃厄運，這是上過戰場的人所得的經驗。我那時年青，能逃過戰地危難，也許是初生之犢不怕虎的原因。

（本篇未完）

江南啼痕錄（三十五）

十一、鄭坤廉害死張炎？抑張炎自入迷途？

三羅是屬於江西的南岸。民國三十三年日寇要打通南北幹線，發動了長衡大戰。後來，又企圖採取迂迴戰畧，進攻貴州，而脅逼重慶，又發動了桂柳大戰。日軍的華南派遣軍爲了配合這項策畧，傾巢出動，大舉進攻，以爲牽制，犯三水，撓肇慶峽之背，以攻陷端州。旋直逼四會、德慶，第三十五集團軍總司令鄧龍光所部，撤至西江南岸，緊躡敵踪，猛纏猛打。及日寇攻陷梧州，復溯江而上，陷桂平以會師柳州，但已成強弩之末，三十五集團軍沿西江南岸追踪纏打，故一到桂柳反攻，六十四軍便在桂南打一次轟烈的勝仗。

因第三十五集團軍退保西江南岸，使三羅所受的戰禍並不嚴重。我沿途所過，很少見有斷瓦頹垣的戰爭遺跡；只在連灘方面，見過有給敵機轟炸，幾間倒塌的舖戶屋宇，此外則很少見到刼後斑痕。本來，三羅比不上珠江三角洲的肥沃，也比不上四邑的富庶。但珠江三角洲的南、番、順、中等縣，戰時慘遭敵僞蹂躪，而四邑亦敵騎縱橫，饑民遍野。所以，三羅可以說是洞天福地。即使抗戰後期張炎在高州叛變，其一手所造成的災害之區，亦僅屬於吳川、化縣一帶，未能越過貴子、懷鄉而進入三羅。

張炎爲張世德的胞弟，人頗聰明，有機智，擅口才，演說則滔滔不絕，口若懸河，富煽動力。當其任第七區行政督察專員時，每每召集高州學生，登台講話，動輒數小時，而以進步自命，甚得不滿現實的學生的好感，引導青年走上左傾路線。所以，南路共產份子的繁殖，實由張炎一手所造成。張炎原任第十九路軍六十一師的副師長兼該師第一二二旅旅長，這完全是粵軍中的典兵者懷念張世德的早死，而使張炎受其兄長的餘蔭。第十九路軍在閩變中，大事擴軍，張炎乃陞爲第四軍軍長。閩變失敗，政變中的主角及副角，僅予投閒置散，並未繩之以國法。國民政府未免過於寬大，套用共產黨中人的話：「對敵人仁慈等於對自己殘忍」，國民黨當年太仁慈了，放過了敵人，可是，敵人今日卻半點不肯仁慈，而執行他們的金科玉律了。昔日逮捕了廖承志，而何香凝以一把眼淚，而國民黨就放了廖承志，今日的廖承志便率領七十多人的代表團，到日本去做國府的手腳，鴻門宴之會，項羽放過了劉邦；垓下之戰，烏江之濱，劉邦就不肯放過項羽了。古今一例，使人感慨。張炎可能於滬上抗日之時，還未有左傾的思想，但那時他還未結婚，後來與中山大學的女生鄭坤廉共訂鴛盟，英雄美人傳爲一時佳話。

怎知鄭坤廉實爲共幹，奉共黨部的命令去嫁張炎，以便控制張炎，利用張炎。結果，這個女共幹就牽了張炎的鼻子，走上了不能自拔的迷途。當抗戰最艱困的時候，史廸威把國軍精銳部隊調往滇緬，使日軍乘虛而沿湘桂路進犯廣西，又而沿粵漢路北攻曲江，第七戰區司令長官部遷贛南，廣東省府遷隆川，第三十五集團軍追敵入桂，粵境軍力益形單薄，共黨乃令會生稱亂於東江，慫恿張炎叛國於南路。當張炎起事之際，滿以爲一舉而佔領整個高州，然後席捲欽、廉、雷三州，而據下四府以建立紅區。其時廣東省政府南路行署主任胡銘藻（德輿），第三十五軍副總司令朱暉日（步雲），座鎭茂名，早已接獲張炎不穩的消息，但其爲第七區行政督察專員；撤免之權操於省府，如果罪惡並未昭彰，又不便採取行動，及張炎稱兵叛國，乃下令討伐，以閃電手法，迅予敉平，張炎就擒。因高州屬第四戰區所轄，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向公（發奎），以事態嚴重，飭將張炎押解長官部審訊，詎料押抵廉江，張炎企圖逃脫，爲士兵所槍殺。抗日英雄不死於抗戰，而死於叛國；且死因由於其當年在江西圍剿的共產黨所利用，徒留後人所訕笑！

過了泗綸，便入山區，崇山峻嶺，而非茂林秀竹，而是茂林杉樹，十里綿綿，鬱鬱蒼蒼。杉松之樹乃有年輪，一年一圈。杉樹的外形，類似松樹，而非針葉，主幹正直，不似虬松，以盤屈怒伸的樹身，取悅於人。但培植杉樹必須超過十年以上，始可作建築之用，年輪越多，直徑越濶，用途越廣。故種杉山者，每隔數年，必另植苗一批，一批長大，伐倒發售，而又有一批可以接充，一批批的伐樹，一批批的補充，一批批的種植，週而復始，收益不絕。故擁有杉山者，其後世子孫，便可以坐享其利，假使其子孫能守成祖業，克勤克儉，眞是衣食無憂。但富無三代，到了「二世祖」，不知稼穡艱難，揮金如土，宜銀急用之際，乃賣「杉青」——杉未及齡，便賤價爲杉行整批買去，及杉樹合同之時，杉行便來接收——甚而賣杉山，永有源源不絕的利益，就變了轉移到別人手上。

西江南北岸的各縣，盛產竹、松、杉。竹樹伐下來製竹篙、竹竿、竹篾；松樹伐下來做松柴；杉樹伐下來做木材。故西江的財源，以杉、竹、柴爲最大宗。羅定州之縣，我未到過雲浮，不知雲浮杉·竹、柴的實況。但以羅定和鬱南兩縣比較，則鬱南才是產杉的主流。在鬱南論富人的財產，乃擁有杉山多少爲標準，如在新會縣論財主的大小，要問其有多少葵田、橙園而定；在順德縣論財主的大小，要看其擁有多少魚塘、桑基而定；在增城縣論財主的大小，則以查其擁有多少荔枝園而定的一般。

萬人意見

兆華 苦口婆心 勗勉同人

搞好萬人雜誌 加強鬬爭力量 撻伐邪惡敵人

萬人傑先生：

鑑於國際姑息主義日益披猖，自由民主政治陷於低潮，鑑於美、日兩國不顧全局，不講道義，與中共勾結，先前的圍堵政策固然拋棄，狼狽爲奸必然損害我中華民國。口頭上雖說仍然緊密聯繫，履行條約任務，但由日本的猝然與中共訂交，便可看出他們的最終目的。我們對他們以往的承諾，不能輕信，而且要急起直追，另作打算的，否則蹉跎歲月，終要沉淪而陷於萬刼不復。因爲時間絕對不是對我們有利，二十多年來已是一清二楚了。

在這個存亡絕續的緊要關頭，我們政府固然要痛自反省，政治上大加刷新；我們海外知識分子，更要齊一步伐，全力支持政府，而我們的鬬爭武器「萬人雜誌」，也更要充實內容，加強對敵人和奸惡的撻伐，這樣四面配合，艱苦戰鬬，或可挽救危亡於萬一。

不幸我們雜誌，自從贛萍先生逝世後，不特內容漸不如前，名家執筆少了，戰鬬氣氛淡了，這是多時以來一般讀者的意見。近來每期更有論股票與談電影的文章，原本都是應時之作，這與我們雜誌一貫宗旨反共、愛國之外，反邪惡、反積弊不無關連。如果是作爲理論上的闡述與褒貶，當然甚是要得；但如果成爲「每期論股」或「每期影評」，這又似和「萬人」一貫宗旨不大相符，這點是値得注意及的。

其次是刋登文字與內容編排問題，我們雜誌一貫是旗幟鮮明的，但寫「台北何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專欄作者王某，很多時間，在「萬人」也有稿刋登，使人看來容易淆混我們的立場。又二八三期讀者「受苦人」又竟有「看一看與談一談」的天眞建議和想法，雖說是萬人意見之一，但實在都不適宜見於我們的雜誌。這不是「讓大家提提意見」和「眞理愈辯愈明」的問題，主要是啼笑皆非的邪風歪論，我們不應讓他亂說。因爲戰後一談，我們談丢了大陸，此時如果再談，則復國基地台灣也恐難保存。同共產黨打交道，祇有力的對比，絕無坐下談的可能。美、日無知政客到頭來也祇有吃中共的虧。

至於內容編排，不是說安揷花邊不夠醒目生動，抗戰時候郭聾子辦的「救亡呼聲」與韜奮辦「抗戰」，封面與內容編排都甚少更易，但因爲內容豐富，不特銷行廣而歷久不衰，而且能起了很大的作用。反觀我們的雜誌，似乎不能掌握每期文章的重要性，常有輕重倒置，其實長短文不一定要分先後排，主要要看文章的內容與影响力。至若前些時將本人之「三大吟」一稿而分兩期刋載，使人看了有不明白之感。前期之「春日偶憶」，分明是警惕性的雜文類，不過是以較彈性之回憶出之，但編者竟放之在「萬人意見」欄內，似此確實不明所以，而有啼笑皆非之感。或者編輯先生以爲本人之文字殊不足取，姑刋之「萬人意見」以塞責，殊不知這又是一大錯誤。「萬人意見」嚴格而言，是集衆人的卓見，固要言之有物，不作無病呻吟，不足取之文字祇有投籃，豈可放此以搪塞。現在這樣做不特使雜誌內容不調和，且有點不倫不類。此或先生因工作過忙而無暇注意，但實際上述各點先生非抽時間注意不可的，因爲這是反共的武器，海外華僑正義傳播的喉舌，不單是個人的事業而已。

鄙人知先生從事新聞事業三十多年，知識經驗都非常豐富，這裏之所以提出來談，無非是本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之意。而且鄙人於三十多年前，也曾一度投身於新聞報業。照年歷應與先生同時期，現在則當然是先生發揚光大了。還記得陳濟棠時代廣州光復北路之「誠報」嗎？鄙人曾一度

參加工作的，當時該報社長是由莫培元、莫培樾律師昆仲擔任的，劉衡仲（八敍，戰後成澳門半個聞人，後來港營酒樓業，年前已故），李子誦（現此間文滙報副總編輯）等任編輯，李凡夫（已故）寫何老大漫畫，岑少桃（今王大儒，已故）寫新屑玉與繡像奇文等，廣告會計方面還有一個佘兆初，現仍在澳門國際酒店當賬房。我們開工前與深夜埋版後，都到長壽路「劉新記」食辣椒撈麵，或樂善戲院前何榮記嘆其乾炒牛河，這是那時期一帶報館的報人生活。如果這時先生也在廣州，這種生活可能曾嘗過。抗戰開始各奔前程了，但新聞、文化界卻常有機會混在一起。現在留港的任畢明先生與蔡逢甲先生，都是我們舊相識，任先生在粵北，且曾一度是老師；蔡先生在韶關也曾是同事，甲叔前些時辦報興趣甚濃，現在除仍兼某外報駐港特派員和某報海外版外，現轉致力於漢醫藥的研究與函授了。鄙人弗這許多筆墨，並不是志在叨光，祇說明也不是完全外行。誠如李燄生先生說：「萬人傑是不掛忠貞招牌而肩起反共事業，至爲難得。」但如何使之發揚光大，如何使之長久戰鬭下去，如何使之收到更大的果實，我們仍要繼續共同努力。拉雜寫來，詰維曲宥，敬祝

健康快樂！

弟兆華上（四月十九日）

毛共統戰糖衣砲彈 認同回歸和平統一

萬先生：

毛共今天高唱「和平統一中國」這句話，揭穿了就是共黨的糖衣砲彈，中了準是沒命的，共黨的應聲蟲你們盡可以試一試吧。試舉一個例子給你們知道；就是澳門投降「回歸」的（共黨統稱起義回歸）原國民黨軍政人員程一鳴，他是澳門反共組織的重要核心人物。據共黨在鐵幕報導，他在「解放」前是國民黨員，曾擔任七七長官。程一鳴在大陸當官我不講，就講他在一九四九年大陸洪水橫流時，四億多人民身受毛共的壓搾，生活像牛馬一樣，「程一鳴跟隨國軍退到台灣省。後來派到澳門當特務總長，（毛共報導）一貫與當人民爲敵，（卽與毛共爲敵）後來經過人民的說服，程一鳴自願起義回歸。帶着一些有力的特務證件和暗殺用的無聲手槍。認清時勢回祖國爲人民服務。」當時毛共報紙用特大新聞報導程一鳴在澳門「起義歸來」。「我國軍民無限歡迎，凡是國民黨起義歸來的，我國政府一律以禮相待，既往不究的政策爲原則，還強調，凡是海外的國民黨員不論大小肯回歸祖國，人民「政府」必給以適當的工作，我國政府是仁慈的，不論你們過去罪惡多大，政府一律不追究。……」毛共報紙運用一貫手法，圖文並茂，說明「起義回歸」者是誰，做得有聲有色，聽來多麼美麗，多麼歡迎你們的話都講盡。可是共黨做的不是這樣啊！

程一鳴變節到了廣州市後，「自己還講出悔改的話，我當時錯跟國民黨和蔣介石幾十年……」還破口大罵國民黨等等污言粗語，以表示自己過去的錯，是國民黨迫着幹的，現在得到祖國政府和人民的寬大。我覺醒了，知道當特務與祖國人民爲敵（毛共敵）是死路一條。現我起義回歸，得到政府如何如何對我的寬大和關懷。我自己恨不早日回歸祖國懷抱。爲人民服務一輩子呢！最令人永遠不能忘的就是「程一鳴在澳門吃的穿的都是粗得很的用品，特別是蔣×發給澳門特務的用品和食物都是發霉的，使人們（特務）覺得台灣的「國民黨」根本就不愛人民，因此我覺得再在澳門當特務是沒有前途的，不是我個人覺沒有前途而且全澳門的人和台灣的國民黨頭頭也是沒有前途的。在我未回歸祖國之前，我是不知祖國的一切，因之我對祖國有懷疑。可是我一踏上廣州市大沙頭碼頭我就覺得祖國是一片美好的景象，今次我回歸是很對的。使我感到我在一生中的工作今天才開始，最幸福的、最有意義的。」程一鳴還強調地講「台灣人民生活像牛馬一樣，青年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未有入過小學唸書，滿街都是餓夫，青年人活像一隻猴子，軟手軟腳。美國軍隊和國民黨頭頭享樂腐化，殺人放火。他們整天在花天酒地，根本不知他們是在犯罪。」

這段話在報章上是看得很多的，並且在什麼會議時也如雷貫耳。特別是開青年會議，毛共拿這個來教導無知的大陸青年，是最有力的反人民把戲。使青年人中了無形的惡毒，心裏無時無刻對國民政府的三民主義的仁政發生了討厭和痛恨，國民政府害死了中國人。把整個中華民族引進死亡的路上。特別是李宗仁這個壞傢伙投

降後，更使到全中國大陸的人民都不信國民政府有反攻復國的能力。毛共更是拿李宗仁這壞蛋來教育青年，特別是五類分子家屬的青年，進行利誘和收買。「今天國民黨的副總統也從美國歸來。我們不咎其過去的罪惡，主要是覺悟了，跟共產黨走我們是歡迎之至。你們國民黨頭頭是罪魁，你們是盲從。你們是沒有罪的，不過你們思想上總是有着國民黨的反動思想，老是抱着父兄的死念頭堅決與我們（毛共）作對。這是極大的錯誤。黨是希望你們跟着它走的。大家認清了形勢，揭發你們父兄的反動思想，立功贖罪，堅決要與家庭決裂等等歪論。」一個仁政的政府怎會教導他人的子女去殺害父兄呢？只有共產黨專政下的中國大陸才有這樣反人道的傳統性現象出現的。

程一鳴這個壞蛋不知食盡了國民政府和中國人民的多少俸錄，虧他居然講國民政府的不好，他有良知的話應要自己了斷才是。我是一個與國民政府無關的大陸青年。在大陸是受毛共教育的，可是我都知道毛共是暴戾的。更從老一輩的人，口中得知國民政府不是程一鳴講的那樣可怕。而我每聽人言及國民黨的黃金時代，除了八年抗戰與共黨內亂期間，個個都是食足的豐年。反過來講「我直到今天都沒有受過國民政府半點恩惠和關懷，在理道上我應該不講國民政府的好話，應要緘口不言的。可是我為了中華民族於危亡時看清楚誰是為中國人民的政府，誰是把中國人民掉進火坑的政權，我才講出內心話，以告示中國共產黨就是害國害民的政黨。我自少年就受教毛共的，自應要說毛共的好話，他們共黨滿口仁義道德，誰都相信，不用我言啦。可是我揭露的是毛共的「仁義道德」背後的黑影。毛共不單是殺人成性，還用一個「餓」字來控制全中國大陸的七億同胞，這一點有誰個海外中國人知道呢？程一鳴投降後，到廣州洋洋自得。滿心以為共黨一定委任他當一名有地位的共幹，到時發揮他的才幹。在他來講發夢也沒有想到共黨對於他是這樣的，你要接受再教育，黨自然會安排你到適合的工作崗位上去的。肉在砧板上的程一鳴只得乖乖地接受再教育，到國家農場做苦工。

每一個人都要有正確的立場，遠大的理想，確定了自己能跟誰合作呢？要是沒有一個可以合作的話，寧可一世貧窮，亦不與惡勢力鬼混。如果糊塗到連這點也分不出來，還稱是什麼「博士」「文人」呢？這是糊塗蟲，為錢銀而死，受共特支配，抹去良心為毛共攬統戰工作，做「應聲蟲」「變色蟲」胡吹什麼時機已到等等歪論，這無疑是江湖上用慣的洮語，「慢性自殺」以澳門投降「回歸」的程一鳴為例，你們盡可以拿來對照一下，你比程一鳴重要呢？還是不及程一鳴？你自己便會清楚。我不是嚇你們這班「變色蟲」，你會嘗試到不是味兒。共黨利用人貪心的心理去收買你們，你們自然會上當不知道，直到死亡還不知是什麼一回事。

現我只告訴這個給你們知，下次我會寫比現在的「應聲蟲」更賣力為共黨的鬬爭事業的人物給你們知。不過這些是小人物，拿來寫實對照是直得做你們「應聲蟲」之鑑。

張文敬上

「萬人協會」簡訊（四十二）

上（四）月二十九日晚，本會舉行了各部部長擴大會議，出席會議者有：萬人傑、曾憲光、嚴以敬、岳騫、焦毅夫、張仲仁、胡養之、黃天翎、余雲義、陳定生、鄭秀堂、岑嘯雷、陳挺拔、周朗、尖鋒、江灝川、譚昇、許恨紅、李崇威等。

整個會議過程中，充滿了融洽和熱烈的氣氛，作出了一系列切實可行，和甚具積極意義之決議……

由於執委張仲仁執掌會務後，（五月一日開始工作），無比熱忱，關心會務，並能與各部門加強聯繫，先後與會各部門負責人商討有關如何推進各部工作事宜，因此會上很順利地一致通過：就日前情況下各部門負責人員，將於兩星期內送上計劃方案，俾得正副會長察核批准實施。短期內學術部準備每月舉辦一次有關研究學術問題的座談會，首次將由岳騫先生主持，俟後將陸續邀請有關青年思想認識問題的柳以青先生，曾憲光副會長，及經歷並熟悉抗日戰爭時的胡養之先生等次第擔任主持座談，使會員及雜誌讀者加深思想認識並彼此加強聯繫。一俟場地接洽妥當，當再另行通告週知，邀請大家踴躍參加，增強學術及思想認識。

本會屬下中華青少年先鋒社，也是本會青年部的準備工作，頗為活躍，擬於五月十五日舉辦放映祖國電影一次，（地點在會所附近）這類影片在本港很不容易得到觀看，同時準備座位也不會多（因限於場地）亟希會員先來電話會所聯繫訂券，（入場券免費）額滿卽止，另外該青少年先鋒社最近擬出版小型社刊，印刷精緻美觀，費用已由本會各執委捐募出來，大概可與本會第二期會刊一起寄至各會員手上。並希雜誌讀者索閱。

本會會刊編輯委員會早將第二期會刊編就妥當，惜排印遷延時日，有勞各會會員特別是洪益林會員（這期會刊經費捐助者）關注，現正催促排印

中，短期內將可出版。今後本刊將定期兩個月出版一次，且特約好岳騫、胡養之、曾憲光、焦毅夫等作家執筆寫文章，漫畫大家嚴以敬先生繪畫漫畫，不過仍是以會員及雜誌讀者的創作為主，希大家更踴躍投稿，務使會刊辦得有聲有色。

編委會附帶一提：讀者黃立華君以往投稿很踴躍，創刊第一期限於時間不及刊出，「家破人亡」的寫實文章及相聲一篇都刊在第二期會刊裏，澳門的張文會員來稿都很精彩，胡漢陽會員對母會及會刊一向熱心，統希陸續惠稿，或來信來電本會秘書處及編委會鄭秀棠，俾便加強聯繫，本會對熱心之會員及讀者同樣具予厚望焉！

康樂部屬下之萬協足球隊，球技進步頗符理想，仍希繼續努力練習，除五月份足球場紙已寄到本會，盼即來領取外，六月份場紙又在申請中，一俟球技成熟，本會大可舉辦杯賽，邀請友隊參加，發揚體育。

以會務部為主，並聯合秘書處、福利部、青年部、婦女部各部人員，擬組織進行會員探訪之活動，藉以加強會員與協會之間的聯繫，特別是福利部擬發動捐募福利基金，將來以作專欵專用，發展本會之福利事宜，一切都在計劃組織中，容再續告。

秘書處供稿（五月二日）

石龍商人靠攏毛共
興無滅資一貧如洗

萬先生：

東莞石龍張炳澤先生。張為石龍龍魁路，厚隆米機老板，其生意擴及廣州、上海及青島各地，在國府時期，本身財產超過港幣六十萬元，為人豪爽正直，和藹可親，朋友借貸，從無推卻，鄉人留下一個良好的印象。

毛共竊據大陸，張君如果將其產業變賣，移居香港，今天已成為富翁。但他一念之差，以為靠攏毛共，便可保身保產。所以毛共佔據石龍，逢會必到，出錢領先，由於工作「積極」，被毛共封為「工商聯會主委」。凡每一運動，均領銜參加，尤以響應毛共號召，自報「偷稅漏稅」（實際並無偷漏行為，祇是表示前進而已），張君必帶頭自報，誰料在毛共竭澤而漁之下，不足五年，張的財產已被全部剝空，連埋藏地下的黃金，被毛共的暴政窮追猛打，亦被迫掘起「上繳」出來，更被迫帶動石龍商人貫徹毛共的「興無滅資」的政策，此時張以確實變了一貧如洗，祇受着原屬自己所有，反為毛共佔去的厚隆米機「經理」名銜，每月領回人民幣五十二元的工資，作為養妻活兒之用了！一個平日過着豪華富裕的人，淪落到如此地步，固已堪悲。但毛共仍不放過，一九六八年五月（廣州、北平在一九五七）石龍大整風，張炳澤被列為「右派份子」，其「罪狀」偽裝進步，打入人民陣營，庇護不法奸商偷稅漏稅，每次運動，隱瞞歷史，圖混過關，常與「壞人」私自攻擊「黨」，數得這個善良資本家無數的罪狀。從此這個毫無權責的「經理」也被剝奪了！還要人民管制之下，強迫勞動，給他小木艇一艘，不論寒風烈日，天天在石灣的沙河上攞沙，攞回來賣給毛共，每天的勞動工資，得不到一元，如此悲慘的生活，牛馬不如，把往日風流瀟洒，逸興豪情的張炳澤，磨折得形消骨削，望之的確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直至一九六二年本人逃亡時，張君仍在過着慘無人道的生活，資本家投共的下場，可謂慘矣！

㈠東莞石龍中山西路就記成老板曾培，為石龍山貨業鉅子，傳聞抗日勝利後在國府統治時期，也曾在香港一夜之間，輸去三十三萬港元，毫無憂色。為此事我當年曾問過，他既不否認，也不承認，祇一笑置之，姑不論是否事實，總之以他的私有財產，不下當年港幣價值超過五十萬。曾培平日沉默寡言，喜於容忍，任何人不生惡感，有「佛爺」之稱。毛共竊據石龍，他亦以為「明哲保身」，捐欵與毛共同起帶頭作用，報「偷稅漏稅」亦不後人，但對同業「鬬爭」，則從無參與，祇在迫不得已時，則勸說幾句：「你該坦白交代，否則人民不會原諒你的」。不過這些話，實際不是出於他的本心，祇是不說也不可能而已！

由於曾培家財富有，歷史「清白」，毛共懷疑他地下尚有不少錢財，及他在商場上忠信、人和、信譽、有所利用。故暫時尚未對他開刀鬬爭，而且特圈定選為「人民代表」。曾培尚以為得到「人民政府」信任，受寵若驚。凡對商人有壓搾行為，在未鬬爭之前，必叫曾培出頭，先加勸喻，曾培一方面為着表示前進，討好毛共，亦樂意為之。

又誰料好景不常，一九五四年，石龍工商業在毛共的「公私合營」之奸謀，就記成的大寶號已被「合」去。往日豪華舒適生活，變了一窮二白，朝不保夕，四壁蕭條之生涯，至此曾培方感覺靠攏好夢成空，然悔恨已

遲了！曾培在此悲慘之下，苦於內心，在憂憤交織之中，遂患了高血壓病，但他是「人民代表」，在抱病之餘，仍不斷要爲毛共的利用與指使，一次私語於余，曾潛然下淚，自悔失足成千古恨。

一九五九年，毛共大躍進失敗，竟迫令曾培在石龍的破落商人之中，上繳黃金五百両，曾培知石龍羣眾連自己在內，都已羅掘俱窮，莫說五百両，五十両也無能爲力，而且更不願以自己領銜來對石龍羣眾鬬爭，於是在一個早上，自己一個入到中山中路「工商聯」辦公室，關密所有門戶，以一面彩旗自縊身亡。可憐遺落其太太及兒女十二人，孤苦伶仃，過着漫長的悲慘生活。

㈡石龍中山中路同和生中藥店「俗稱藥材鋪」老板潘某（「己忘其名」，在港老一輩石龍之人是會知道的），爲人樂善好施，專做慈善事業，故坊人生活艱苦者，他非常之同情。故此凡是窮苦者，取中藥所開藥方到該號配藥，有錢則收，無錢則免，凡有窮人病故或者路屍，無人收殮，坊人報告於潘老板，必然樂意施棺，毫無計較，有石龍善長之美名。

潘而且幼承庭訓，學問甚佳，平日樸實自持；不易將文字公諸於世。嘗謂：錢財乃身外物，積落子孫，未必能守，不如做點事情，積陰德以遺子孫。他在鄉有田，在石龍有鋪業，家境當然富裕。但他本人則非常樸素，外表上看絕不像一個富裕之人，品格純良，極爲少見。

一九四九年，毛共竊據大陸，他誤信共黨宣傳毒素，以爲從此沒有窮人，首先响應毛共的工會組織，將其同和生藥材店之二樓騰出做「醫藥衛生員工俱樂部」，每晚在該樓上由工人大唱共黨歌，他老人家不但不覺嘈雜，而且亦陪工人開會及便中高慶發言。誰知如此前進之資本家，也決難逃避毛共仇視與整肅之命運。一九五一年，毛共「土改」，他首先被共幹劃爲「地主」，綁回故鄉鬬爭。由「退租退糧」，他的家產已經淸得九成以上了！唯是毛共的鎭壓反革命運動，毛共仍不能放過，同年五月，毛共的鎭壓反革命運動，潘卽被石龍「公安派出所」指爲「惡霸」，首先扣押去東莞黃村監獄囚禁，僅約兩月左右，押回石龍，卽在紅棉路之南的田野小圻之上，在毛共爪牙三個子彈結束他一生。在毛共的兇殘統治之下，一代善人，誤信毛共毒素謊言，死於歷盡折磨槍彈之非命，眞是人間何世！

毛共竊據大陸二十三年來，同遭厄運的，何止石龍三位富商？相信這只是千千萬萬資本家下場之一耳！

思華上

民國六十二年三月廿八日

大陸貨廣告剛播出 台灣歌星影星亮相

使人看了無名火三千丈！

萬人傑先生：

本人是「萬人雜誌」的長期讀者，玆有一事擬在　貴刊物「萬人意見」欄刋載，希望台灣當局密切注意此事。

閣下相信亦愛看無綫電視，亦當然會知道該電視台最近已有多少跡象靠左了。不是嗎，它最近猛替大陸刋登廣告，（這是以前所未有的），宣傳它的產品，凡有外商訪問大陸，它必播影，他們回來後，又派員去訪問，猛讚大陸怎樣好。

雖然在商言商，爲着廣告費的收入，不得不如是，但該台總有點「左口魚」味道了。

本人不明台灣當局是否不知情，還讓那些由台灣來港的男女歌星或影星在該台演出。昨晚（廿三）「歡樂今宵」節目最使人看了爲之光火，螢光幕剛影完大陸出品的××啤酒廣告，刹那間便出現台灣女歌星鄧麗君演唱。稍後剛影完「人民幣存欵」的廣告，就影台灣男影星柯俊雄出現螢光幕，頒現金獎給「心蘭的故事」的電影觀眾，這豈不是有意擺景？

以前聽說在香港的伶人，凡在左派戲院演過粵劇的，都被台灣當局拒絕進境，但現在爲什麼來自台灣的影星歌星，竟讓他或她們到一間靠左的電視台演出呢？本人希望將此意見刋出，以冀台灣當局知情，加以制止。

讀者陳瑞章

（四月廿四日）

林彪叛毛事件，被中共封鎖得密不通風，連世界各地派有駐北平記者的通訊社都沒有獲得蛛絲馬跡，向世界報導，而該日報卻能人之不能，於該事件發生數月，便加以報導，而且，所報導的事實，跟中共去年所發表的，完全符合，簡直令人難以置信。許多人會經爲此議論紛紜，有些人一口咬定有和中共當局聯絡之嫌，這消息是由中共提供由它發表，讓海外僑胞知道此次事件之發生完全咎在林彪等人，並非老毛恩將仇報，當時我以爲簡直是謬論，置之以一笑。但從該報目前的跡象來說，這很有可能。

假如以上屬實，我們不能不服佩中共統戰的技術，一張堅決反共的報章，也是它派到香港臥底的宣傳機構；現在，它認爲再沒有隱藏的必要，因此，便來一招籠裏鷄作反，「棄暗投明」去了，因此，身爲小人物的我，呼籲自由報界的工作人員，必須提高警惕，不要以爲可以從某人的表現，便可以證明他的意志及立場，而且讓他和你們同伍。

如果王恩先生不如我說得如此糟，請他以後每發偉論，一定要三思而後行，以免招人非議，蒙上不必要的痲煩。刋登王恩先生大作的日報，以後一定要愼密考慮，則自由報業萬幸，同時亦希望王恩先生及該日報能夠原諒這封信言出爲狀，繼續爲全中華民族爭取自由而盡點力量。

最後，希望閣下所主持的貴刋，能夠繼續揭發毛共集團的醜史穢事，讓海外及台灣的中國人民知道。

小人物謹上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四月一日

國際姑息逆流澎湃
小爬蟲們應聲而出
讀者慨歎正義蕩然

萬人傑先生：

客套話不多說了，鑒於國際姑息逆流澎湃，許多不甘寂寞的小爬蟲，應聲而出，大放厥詞。這也難怪，因爲牠們對中共的了解不深，妄圖一發謬論，便會一登龍門聲價十倍；可悲的是以撰寫反共專欄而聞名於港人的王恩先生，最近竟然態度大變，發表一篇「台北何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文章，詞意對中華民國政府無保留的攻擊，謂之不能適應世界潮流，請將及激將法亦用到，可謂居心叵測。王恩先生對中共的本質，相信較諸任何反共人士爲清楚，故他以前的評論，令人閱後大快人心，現在他竟然擺舵，莫非是受了中共那批政治垃圾及軍人敗類，向海外統戰口號的感召，要帶罪立功，希望中共能夠寬恕他過往的「罪孽」？假如他眞的存在有如此天眞無邪的想法，那我便替他擔心，因爲他一定沒有好收場。以周揚、鄧拓這班中共文化打手，曾替中共立過很多汗馬功勞，但在文化革命的時期，一一被毛澤東扣上紙帽，打入黑幫的名單而遭整肅，王恩何許人也？會得到老毛特別眷顧乎？

一個新聞從業員不能經得起時局變化的考驗，便開始動搖以往的信念及立場，不敢繼續揭發邪惡的事實，反將邪惡用生花妙筆美化成爲正義，誠是自由新聞從業員的耻辱、不知道你是否苟同我的說法？

一張在中華民國政府登記本港日報，用的是中華民國的年號竟容許無數的反動歪論出現該報，該報的新聞（國際）版最近頻頻將中共寫成「中國」，稱「周總理」，究竟該報是否是中共在香港的喉舌之一，實令人懷疑。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本刊第二八一期，潘君一函，如同原子炸彈，震動詩壇，琴棋書畫，獅子山雅集諸人，同時亦遭波及，點起了詩人無名之火，二天一員，奉命出馬比文，潘君因見事態嚴重，又復來函，表示失言，而懷歉意，免戰之牌，高懸雲表。等於炸後大火，潘君自開水喉，自施灌救，點火滅火，操縱自如，能放能收，能大能小，見風使舵，進退有方，似此才能，殊堪欣賞，潘君亦人傑也。

本壇小將，雖然劍拔弩張，而無用武之地，教授待邀，不能出席，壇主表演，無法實施，雲散風消，詩人之火齊息，遊戲滑稽，莊諧並有，失言能以自認，榮辱又有何會？表面屈己尊人，實際未損毫髮，潘君之雅度襟懷，常人不可及也，詩壇文友，應該火氣全消，依舊唱和，不必再存計較。毛病出在萬人編輯，不明潘君炸彈威力，以後小心，當不會再有走火。

頃接詩人楊逸駿先生來函：「有世侄數人留美，對萬人詩壇，評價頗高，因恐捧拍之嫌，故已去函，着他自己寫稿，逕寄壇主」，其實卽使來函，鄙人亦不便發表，心領可耳，儒家宗旨，依然要避免自吹之嫌也。壇主。

懷內

楊逸駿

(一)惻惻偷生二十年，慘遭羅剎幾熬煎，
遙知鵠面無人色，皺到疏眉白鬢邊。
註：荊妻曾遭共黨幾次鬪爭逼害。

(二)此際憐伊待死哀，僅餘心燭未成灰，
晴簷鵲噪忙支枕，痴望良人帶藥回。

(三)諸兒聚散若風萍，侍藥調糜未慣經，
續命有方徒有恨，九州無處覓參苓。
註：有子四人隨侍遭共黨勞役於四方。
內子病患背疽，需參、苓、芪、黨主治，共區難購。

楊先生賦性梗介，剛正不阿，軍人作風，以低首市儈為恥，雖絀於金錢，而不欲傭工，不貪待遇之多。以供商人驅使，保持士大夫風格。美國杜魯門總統不可及也，十分敬佩。聞杜先生退職之後，年薪十萬，服務公司。中國偉人，絕無其事。楊先生自組貨倉，身充「麥裏腳」，經理，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詩人個性，大多如此，鄙人有同調焉。

歡宴耆宿陳道行將軍

陳楚鴻

(一)十年檀島賦歸來，霽月光風氣量恢，
文武資兼勛德懋，中西學貫古今該，
騷魂承韻靈均志，詩格賡芬杜甫才，
浮海乘桴先聖許，樂觀世變且啣杯。

(二)出雲鷹隼傲風塵，羽擊長空騁九垠，
慷慨孤忠標勁節，豪情俠骨自嶙峋，
掀天揭地心猶壯，吸海吞江志更純，
香島竹林欣聚會，醉瓊樓上醉芳春，
紙錢飄舞風雲外，香燭燒殘日影斜，
大息大千空色相，賢愚修短不須嗟。

陳先生寄來支票三十元，訂閱萬人雜誌三十期，免費供稿，尙須破費購閱，實深歉仄。壇主。

惜往日四絕

雪梨林康

(一)坐攬斜暉惜往日，風流放逸趁芳時，
美人醇酒佳詩册，騎鶴揚州豈過之。

(二)重溫詩課憶江洲，立雪童年影事浮，
那管痞躉來督學，義祠賭技轆錢牛。
師先年誡勉詩有：義祠莫作痞躉客，××須防督學來之句。

(三)姻親携渡海洋洲，萬里乘風破浪遊，
蠶作蛾飛傷繭縛，流光將過廿蠻秋。

(四)雄心壯歲久消磨，靈藥難求伏病魔，
辯好臨年還重甚，醉翻詩卷作微哦。

林先生有函致小將藍天，已為轉交，知注謹聞，壇主。

「知注謹聞」四字，是中國固有語詞，既簡單而又明瞭，五四運動，打倒文言，改用語體，此四字，如用白話聖人，所發明之語調，則曰：「你寫給藍天的信，我已經替你轉交去了，我知道你對於該信，是否為你交到呢！你心中一定是很注念的，所以我謹此向你一提，使你知道啊！」語體白話，臭長而兼煩瑣，明明四個字卽可說明，捨此不為，必欲改用五十餘字，且美其名曰「新文學」，青年不察，接受聖人欺騙，達五十餘年之久，字多意少，浪費時間筆墨，聖人死矣，遺毒尙在，文化復興，實為當務之急，聖人摧毀傳統文化思想與道德倫理於先，共黨欺騙主義，乘機而入於後，洪流決堤，不可收拾，共黨文字，均用語體。請讀者留心注意，所有詩人，大多反共，其道理何在？為因詩人皆讀線裝書。而有學識，眞偽是非，立刻分辨，共黨無法欺騙，共黨術語，凡無法欺騙者，名曰「頑固」，最妙者詩人個個頑固，老少皆然，頑固之所以形成，是由文化思想道德倫理所產生，人人頑固，共黨不滅自亡，目前唯一反共武器，卽是用「文化復興」，對抗「文化革命」，希望台灣，特別注意，詩人是國寶，又為民族中堅，不可小看。壇主語。

贈羅博平兄

一覽樓主 楊海天

博平兄，新自台灣飛來，一別三十年，風采依然。壯健如昔。訪我沙田之閒園。暢談竟日，賦此一笑。並書琴條一幅相贈。

九天龍戰憶當年，走馬風雷氣萬千，
香海相逢重論劍，寒光猶射斗牛邊。
舊雨相逢，是人生一大快樂，海天先生之詩，豪氣照人，未減當年襟慨，其書法，秀逸勁蒼，亦非凡品。壇主。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僑委會登記證第四五四號
萬人雜誌
(第二八九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五月十日出版
一九七三
(零售港幣一元)

萬人雜誌

（第二九〇期）



本期要目

- 由辦刊物談到無恥小爬蟲……每週評論
- 造成股市低殘百害而無一利 港府「冷卻」政策大錯特錯……萬人傑
- 從「五四」來認識中國……柳以青
- 鄧小平與毛澤東的恩怨……岳鶱
- 中共重建羣眾團體……吳新民
- 談防止罪惡展覽……王屯
- 知人難……鍾果仁
- 從巴金的「解放」說起……待旦
- 在海灘上……林茵
- 文責自負……萬人傑
- 文學作品改編電影應注意的問題……林巽
- 閑話「知識分子」……捕蛇者
- 手杖與筆的妙用……霍大川
- 閑話故大公報人物……縉山
- 從印度接管錫金說起……胡養之
- 瘟君夢……岳鶱
-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萬人雜誌第二九〇期目錄·

由辦刊物談到無恥小爬蟲…………每週評論　一
造成股市低殘百害而無一利 港府「冷卻」政策大錯特錯……萬人傑　二
認識中國：從「五四」來認識中國…柳以青　四
鄧小平與毛澤東的恩怨……………岳　騫　六
中共重建羣眾團體…………………吳新民　八
談防止罪惡展覽……………………王　屯　一〇
知人難………………………………鍾果仁　一二
從巴金的「解放」說起……………待　旦　一三
在海灘上……………………………林　茵　一四
文責自負……………………………萬人傑　一五
文學作品改編電影應注意的問題…林　巽　一六
閑話「知識分子」…………………捕蛇者　一六
手杖與筆的妙用……………………霍大川　一七
閒話故大公報人物…………………縉　山　一八
從印度接管錫金說起………………胡養之　二〇
瘟君夢………………………………岳　騫　二二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二四
江南啼痕錄…………………………宓　琴　二六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七
萬人詩壇……………………………董力行　(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九〇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五月十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二七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慕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由辦刊物談到無恥小爬蟲

在香港和台北都有這樣的話：「如果跟誰過不去，最好勸他辦一份刊物。」事實也是如此，辦一份刊物特別是辦一份政治性的刊物，多數是要賠錢的，賠了錢自然這家雜誌社就要「執笠」。如果辦刊物的老闆，屬於那種「硬頸」的傢伙，再有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跟他拍硬檔，堅持幫他寫其稿，雖然不一定美而價卻眞正廉到不能再廉的文章，加上有些熱心的讀者的支持，俗語說「事在人爲」，還是可以辦下去的。就因爲辦刊物賠錢，賠錢就得關門，已成爲一種規律，假如違反這種規律，問題就來了：一定有人說：某某人或某某刊物拿了某方面的補助。如果是「愛國」報刊，那可以肯定地說一定是有補助，因爲，在海外談「愛國」是口不對心的事，如果不看在金錢份上，又有誰肯昧着良心幫着別人騙人去跳火坑呢？要知道，在香港的「愛國」人士，絕對多數是「三傾分子」。什麼叫「三傾分子」呢？就是：表現左傾，生活右傾，沒有錢冇得傾！這種人的作人「長處」就是有奶便是娘，見錢就叫爸爸，只要有錢，對「祖國」也不妨「愛」它一陣子，辦報刊，寫文章，反正有鈔票可拿，如果眞的叫他「回歸」，答覆一定是「咪搞我」！

這種人在香港很多，在美國更多，可憎的就是：他們專門用口頭和文章欺騙對中共毫無瞭解的人，當一個客串的紅色政治老千。如果這些人眞是共產黨還情有可原，因爲中共最高的統戰術就是騙人。可這些人又完全不是那麼回事。至於辦反共刊物，那是本着自己的良心和愛國熱忱而堅持的一種正義事業，其實根本就不必理會那些無恥傢伙造的謠言。因爲那些人說的話是在後台老闆指使下而「奉命造謠」的。

好與壞作一比較

要首先確定一點：我們是中國人，是中國人當然愛中國，不是擁護中華民國就是擁護中共政權。先不說「兩個中國」誰好，但應作個比較。國民黨貪污腐敗是事實，但那是在退出大陸以前，由於當時在八年抗戰之後於筋疲力盡之餘又忙於剿共，各方面不利因素交織在一起而產生的一時失常的現象。共產黨不錯是眞的，政治效率較高，幹部不貪污，軍隊守紀律，表面上看確比國民黨強。可是不要忘記，這兩者都是過去的事了，如果再用這種老眼光去看待國民黨和共產黨，那就大錯而特錯了。

如果共產黨人不貪污，既不用「三反、五反」、也不用開展「一打三反」運動了。時至今日，如果說中共政治效率高，那就是他們除了屠殺以千萬計的無辜老百姓外，還有瘋狂地整肅自己的「同志」。拿毛澤東來說，兩三年的時間，整完劉少奇整陳伯達，接着又用「莫須有」的罪名幹掉了林彪一伙。中共的軍隊如果眞的遵守所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話，中共的「槍指揮黨」局面早已不存在了。是中國人都願意中國好，而今日的中華民國雖然還有不少缺點，然不少方面的成就比諸今日世界上的一等強國，敢說並無遜色。政府政策是便民利民，嚴懲污劣，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富裕，特別是除了共諜外人人都有自由，就拿這些與殘民以逞，專制獨裁，對老百姓敲骨吸髓的中共作一比較，如果硬說中共好，那就是昧着良心說鬼話。

一小撮無恥的傢伙

可就有那麼一小撮人，有的是二十年前從大陸逃出來的，有的據說曾當過共幹後又受過中共迫害而逃來香港的，也不知道他們什麼居心，凡是中共需要造謠騙人的時候，這些小爬蟲就「挺身而出」，替中共造其無根謠言，大講有利於中共的謊話。對這種人唯一的解釋，就是見風轉舵的投機分子，加上又拿了中共的血腥錢，利用自己過去所表現的「中立」甚至是「反共」的「立場」，替中共說話。有些「學者」、「教授」和什麼「專欄作家」、「大學生」，就屬於這一類的傢伙。其中，有的是國民黨「歸隊」黨員，有的去過台灣，當在台北有關當局招待集會時喊「中華民國萬歲！」「蔣總統萬歲！」喊得最響。要講「忠貞」他們的表現眞可以說至矣盡矣，然當國際局勢逆轉，對中華民國暫時不利時，馬上露出了狐狸尾巴，急忙表示甚至拉別人對中共「認同」。這種變色龍、小爬蟲，是十足的渣滓，要知道中共只是利用他們而最終這類活寶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

造成股市低殘百害而無一利
港府「冷却」政策大錯特錯

萬人傑

雖然施以榮認為股市低跌到六百幾這程度十分滿意，但股票一下子跌了三分二以上，不特投機者個個瓜直；聽施以榮的話而買藍籌股，長期投資者，也全部變成大閘蟹，蒙受極大損失。其實政府在印花稅收入方面，也不見了一大橛，股市低殘，可說百害而無一利。施以榮所說的「滿意」，無非是違心之論。

各行各業遍吹淡風

為了股市狂瀉，香港許多行業都受影響，首當其衝的是房產。當股市暢旺時，人們賺了錢便買樓，不但香港樓宇非常搶手，連澳門、台灣甚至美國、加拿大的房產也因而暢銷。可是，股票淡市後，賣樓廣告又重現在香港報紙上，樓宇出讓的分類廣告也大為增多，可是問津乏人，因為，大部分擁有資金的人都變了大閘蟹，誰也拿不出第二套本錢買樓，因此，樓價雖然不似股市那麼狂瀉，卻也「有價無市」，有意買樓的人多觀望，或是有心無力。以前，置業公司聲言，以後不賣樓，拿新蓋的房子出租，以租金派息。現在，他們頭寸週轉不來，不由他們不賣了。

其次消費的生意也大受打擊，較顯著的是酒樓餐肆，有些只做五六成生意。在股市賺了錢，吃個一千八百不成問題；現在被綁，文文入肉，吃東西自然計住條數。飲食業先受影響。他如戲院、百貨公司、新潮服裝店等，也大不如前，大家的心理是：省一文是一文，鈔票不浪用，這些消費，可免則免。股票淡市直接影響各行各業，是有事實根據的，政府也難免因淡市而受損。各行生意淡，稅收必減，香港政府簡直自作自受！

英資集團大獲其利

這次香港股市連續差不多兩個月大淡市，恒生指數由一千七百幾直線下降到六百幾，跌勢似還未遏止，拿股票在手的，不管藍籌股或垃圾股，無不惶惶不可終日，躭心有一天變成廢紙，一文不值。人心如此，更影響股市復甦，市況欲起無力，起得兩天，又復下降，不但投資的人失卻信心，四會主席也奔走呼號，力圖救市。政府官員雖說「冷卻」頗合理想，但內心也十分焦急，自知罪孽深重，救市有責，因此採取一連串措施，希望給垂死的股市，注射一管強心針，使它振作起來。不過，一個好好的人既然被弄到奄奄一息，即使藥石紛投，也不易起死回生，必須經過長期間休養療傷，才可望有復元一天。

把股市打擊到奄奄一息，香港政府實難辭其咎。股票狂升，當然不正常，政府要「冷卻」，原也不無理由；但所採的一連串行動，未免操之過急。英資集團聞風先遁，已獲若干倍厚利；剩下來的華資集團及散戶，全部被綁。這因為英資集團與港府高層人士聲息相通，政府將採「冷卻」行動，他們早有消息，於是一面炒高，一面放貨，這其間，把香港人的大筆資金賺了，棚尾拉箱，施施然回祖家。英鎊貶值，他們未損分毫。

難道這還不算是「干預」？

今天，香港投資股票的人，大有大綁，小有小綁，有人認為，他們被綁是因過去瘋狂炒高之故。但，瘋狂炒高的不是這班被綁之人，而是賺了錢回祖家的英資集團，在香港的這班可憐蟲，盲目投資，已成犧牲品。雖然，這只怪他們急功近利，要想賺得多，賺得快，結果貪字得個貧。不過，因股票劇降，影響百業萎縮，不少人更因此破產，政府應有責任，難辭措施失當之咎。

證券業務監理專員施以榮答覆記者說：「政府無意干預股市的自由經營活動。」政府真的「無意干預」嗎？簡直張大眼睛說謊話。大家記得，政府為了「冷卻」股市，採取了一連串十分厲害的措施，為眾所週知的，如動員消防隊，封閉金魚缸，不許缸邊客參觀；嚴格限制銀行股票抵押貸款，只能佔全部貸款額百分之二十，超額的馬上追還，因而形成普遍迫倉。股市本來一個星期可以做五天，但政府斬了一半。印花稅、經紀佣的大幅度增加，也是政府冷卻股市的絕招之一；更可怕的是稅務局一則廣告，弄到股市一蹶不振。這一切，能說政府沒有「干預」股市的自由經營活動嗎？不過，施以榮也夠滑頭，他只是說「目前」而已。

投機、投資、政府都蒙損失

正因為政府一連串的「干預」行動，股市已被摧殘得瀕於崩潰邊緣。在政府的「預算」中，為了股票買賣印花稅增加，滿肚密圈，以為可得到一倍以上收入，可是他們的「冷卻」也把自己荷包冷了，目前股票印花稅因加得減，以前一天做七億多生意，現在縮到一億多，印花稅的收入，自然大減。

可以說，香港政府的措施是如假包換的「搬石頭打自己腳」。

目前，恒生指數已跌到六百幾，從一千七百多點到這數字，只有三分之一，十萬元投入股市，目前身家只有三萬多。政府勸人「投資」而不要「投機」，可是，買了頂瓜瓜的藍籌股放在保險箱，該算是標準的「投資」，但這樣何嘗不同樣被綁？在政府大力冷卻下，投機者固然已一一瓜直；投資者何嘗不個個做了大閘蟹，因投資而損失了三分之二的身家？政府本身，收入也因此大減，唯一有利的是賺了錢走掉的英資集團，和本地一些淡友集團，可以說，政府替他們製造發財機會。

乘機混水摸魚的還有應時而興的所謂財務公司。銀行貸欵受限制，他們可以自由放欵，銀行不做股票抵押生意，他們專門做這項放欵。表面看他們是好心人，見人們綁得太慘，放些水頭給他們，頭寸鬆動，可以舒一口氣。

財務公司是吸血鬼

所謂財務公司是怎麼回事？股票只能照時價按二三成，如果閣下的股票在千七點時買入，一萬元股票現在只值三四千元，換句話說，從前一萬元買入的股票，現在最多可以按八百到一千元，杯水車薪，本無濟於事，但水緊的人，雖是涓滴，聊勝於無，因此財勝公司生意滔滔。他們賺的利息相當高，轉了財務公司名的股票月息一分半；不轉名的高達一分八，借這些錢去應付債務，等如飲鴆止渴。財務公司其實那裏是「幫忙」大閘蟹解綁？實則落井下石，怕他們死得不夠徹底。

因爲，賺取高利還不能使他們滿足，他們還有一個更狠的發財辦法，股票拿到財務公司抵押，期限多數是一個月到四十五天，這一段時間不短，財務公司只用二三成本錢就把客仔的股票拿到手，可以把它推出。雖然股市有上有落，把人家的股票放出，理論上賺蝕只是五五波，但股市低殘到這田地，他們再大量出貨，自然跌的機會多過漲，他們有一月至四十五天時間等股票跌價，然後買入，這中間又可以賺一大筆。因此，連日雖在「好消息」連串而來之下，股價仍欲起無力。據內行人說，這和財務公司拋貨大有關係。財務公司實爲「救市」的一大窒碍，無可否認，他們的發財機會是政府錯誤政策造成的。

政府措施行番轉頭

政府以前爲了「冷卻」股市的種種措施，現在多已自動撤銷。譬如，限制銀行貸欵，已不再嚴格執行，銀行貸欵股票的比率不再堅持百分二十，查核的人隻眼開隻眼閉。下午市也恢復了，更有人認爲要救市最有效的辦法莫過於重開金魚缸，一步一步的，把以前的措施都否定。可是，不管當局盡如何大的力，即使一切恢復原狀，也不能使股價回復，這等如一個受了遍體鱗傷的人，決不是一兩天內可以使他體力復元，必須長時間調養，時間多久，沒有人敢肯定。

政府措施錯了，永遠不會承認錯誤，仍口口聲聲說目前股市下跌趨勢是一項「自然發展」，對這種跌勢還「表示滿意」。既然「滿意」，爲什麼又把「合理」措施撤銷？爲什麼忙不迭去「救市」？

其實，他們心知肚明，這次的「調整」並不是「自然」發展，人爲因素非常大。但牽涉到英資集團，香港政府當然不好說話了。

股票暢旺時政府及一些自認「專家」的人都大聲疾呼，認爲是香港經濟危險的訊號。可是，今天股票大淡，也不見得香港經濟就「健康」起來，反而，各行生意直接間接受到影響。因此，股市大旺，未必沒有好處。

並無任何不利因素

政治、經濟、金融種種因素，對香港都沒有任何不利，有些人躭心中共在香港設立辦事處，香港政府會受到政治壓力，但中共這要求目前已爲倫敦方面拒絕。經濟方面正步向繁榮，工業上雖遭遇一些困難，市場的展拓仍有很好成績。國際金融雖一再出現危機，香港貨幣仍然是世界上最穩定的貨幣之一，香港並沒顯著的通貨膨脹現象——有的話，股票就該大漲特漲。

在這情形下，股市一瀉千丈，人們都覺莫名其妙，找不出狂瀉原因。其實，無可否認，這是香港政府在股市上所施種種壓力所造成。股市大淡之下，人心受嚴重影響，大部分人對股票已失信心，因此，今天儘管用盡種種方法救市，也不易湊效，是因爲虛弱的人心不容易恢復，大多數人認爲「幾難望佢好番」。所以利好的消息雖源源而來，市況極其量是牛皮，扳升仍然乏力，造成這低殘之局，港府難辭其咎！

有人認爲，股市大淡的唯一好處是給予股票投機或投資者一個教訓，從此後，任何人對股市也不敢盲目樂觀，不再存有「炒股票有賺冇蝕」的觀念。不錯，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訓，但付出代價未免太高！

從瓦礫中重建起來

目前，持有股票的人急欲知道的問題：何時才望見家鄉？香港股市有沒有再度暢旺起來的可能？這些問題，當然不是「非專家」的老萬所能解答。不過，老見認爲趁這「調整」期間，交易所應乘時把健全的制度建立起來。諸如嚴格限制二十四小時交收，自設財務公司，解決會員頭寸週轉困難，使他們不必完全倚賴銀行；也可杜絕混水摸魚的所謂財務公司的博亂牟利，都是非常好的措施。

政府冷卻政策造成的股市浩刼，如何從殘垣瓦礫中重建起來，政府應多作努力。美國與北越媾和後，曾遭美機轟炸破壞的北越，尼克遜也答應予以經援，協助重建。香港政府每年在股市中賺了龐大印花稅收入，現在被炸得瘡痍滿目，重建責任，豈能推卸？

有破壞才有建設，相信經過這次空前浩刼後，香港股市會由此建立起更健全、更良好的制度，不予投機者活動機會。政府也明白插手股市，並非善策，因此，當然可以使香港股市納入正軌，慢慢走向復甦的途徑。

香港是個自由經濟社會，政府的責任只該防止騙人及不合法的活動，干預股市，人爲冷卻，大可不必。過猶不及，前車之鑑，香港政府該好好記取！

從「五四」來

認識中國

今年是「五四」運動的第五十四週年。報章、雜誌和學術機構有的寫專文，有的公開演講，有的開座談會。談到五四，每每想到當時的中國青年學生爲了國家內外所受的壓力與苦難，激起了愛國主義的熱誠，進而有所行動，同時，又加強了對學術文化的創新。關於這方面的言論與討論，我不妨就手頭的現下資料，徵引幾段，以供讀者參考。

雜誌上的五四言論

周策縱所著的「五四運動史」的導言中稱：

「五四運動是一個複雜的現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學革命以及新知識分子所提倡的各種政治和社會的改革。這一連串的活動都是由下列兩個因素激發出來的：一方面是二十一條要求和山東決議案所燃起的愛國熱情，另一方面是知識分子的提倡學習西洋文明，並希望能依科學和民主來對中國傳統重新估價，以建設一個新中國。它不是一種單純不變，組織嚴密的運動，而是許多思想分歧的活動滙合而合，可是其間並沒有主流。」

有沒有主流，可能是「主流」所代表的意義上的差異，根據曾經參加這一運動的李璜先生，在這期的「展望」上所刋出「五四運動及其他」一文中說：「五四的北京學生爲愛國救國，反對政府無能，且親日而喪權辱國，因之罷課遊行示威，燒曹汝霖宅，打章宗祥一頓，引起全國響應，而北洋軍閥爲之屈服，這固然是多年專制政治下的創舉、壯舉，助長了民主革命的聲勢，然後始有國民黨軍事北伐之易於成功；但如果沒有與五四運動而及的新文化運動，令當時青年知識界從中國的古典信仰與家族主義中解放出來，則也沒有那樣多的內地男女青年學子敢於棄家離境，向外獨立發展，去北京、滬、廣州以至西歐，求知若渴，且敢說敢爲，卒在學術、政治各方面有了新的創發。這種種的創發，其影響力至於今日，尙可向前推進之中。影響所及的現象，好壞都有，且對於好壞的批評，見仁見智，各有不同。但在我個人看來，五四新文化的主旨：民主與科學（卽當時所稱德先生與賽先生），千變萬化以來，至今當時推進中的思想主流所在；中國之有無前途，仍應在此一主流方面注意及之。」

因此，我們就知道：所謂五四運動，先是由愛國熱情所激發的愛國運動，接着就是新文化運動。這新文化運動之所以誘發端在於民主與科學的主旨，遂做成了這一「五四」運動的主流。而這主流的背後，還蘊藏了愛國熱情。

很明顯的，五四運動卻是包括了兩大方面，一是愛國運動；一是新文化運動。

報章上的五四言論

司馬長風在其「談五四運動」一文中說：「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引人矚目、令人鼓舞的一個運動。在那南北分裂軍閥橫行的歲月裏，它有如一朵花、一陣風暴、一股洪流、一顆慧星。雖然它的衝擊力和破壞力有些魯莽和過份，它所開啓方向是這樣粗淺和貧乏，但是它喚醒了中華民族，使這個古老的民族，衰微的文化煥發了活力，獲得了生機，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認的。……就五四運動的發生來說，既不是任何黨派預先的計劃，爆發之後也不曾受任何黨派的領導和控制。就五四運動的後果來說，則五四運動所激發愛國意識、政治活力，對中共的誕生（一九二一）及國民黨的改組（一九二四）都發生了推動作用，並且供應了大批的政治後備軍。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所以能摧枯拉朽，所向無前，可以說多借助五四運動所激起的民氣。從五四的全部意義和作用來說，它並非是一個單元的運動，而是多元運動的複合。起碼是文學革命（白話文運動），新文化運動及五四當天發生的政治事件的合流與發展。因此，一提起五四，上述三個東西不約而同齊集心頭，其實應該區別了解。」（見明報五月七日集思錄欄）

五四座談會的言論

在香港還有不少當時參加這一運動的長者們，他們都能在今年五四運動的第五十四週年紀念上，暢談他們當時的經歷。我所能對五四運動有更進一步認識者，也還是從這一座談會上所聽到的報告。

由李秋生先生報告五四運動時青年學生愛國行動的實際情形，以及對何以用「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來龍去脈，描述的淋漓盡致。特別是對北洋軍閥時代的對外借欵，而不惜一次次的犧牲國家權益一節，使人聽來還會咬牙切齒。最難能可貴的是，在這些參加青年愛國的行動後，許多青年日後都有學術上的成就。同時，又稱所謂的國賊，當時固有客觀的事實加以指證，然而，青年學生們的義憤塡胸，也是有不得不爾的做成發洩的對象，然而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根據事後的考察，曹氏是罪無可恕的，章宗祥以後的行徑確已知所反悔。在他們主觀的意識上，卻也有很多的不同，根本上還是他們背後還有始作俑者爲後台指使。

許孝炎先生以當時的一個學生身份來報告北大在五四後的新文化運動的情形，更是發人深省的。他指出：五四新文化運動，可以包括三方面：一、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二、介紹和吸收新知識；三、提倡白話文。

在整理國故方面，提倡用懷疑精神去研討，並非是打倒。事實上當時攻讀

認識中國

柳以青

北大國文系的學生並不少。有關國學有專長的各方面的教授都在歡迎之列。在介紹和吸收新知識上，校方給予各種方便的機會，只要有人要研究什麼，校方就設置方面給予方便，同時，每一研究都會有一位教授做導師，以協助研究，可說是民主和自由。而同學們彼此之間，雖然所研究或崇尚的學術不同，私人的友情無妨碍。同時，又聘請國外許多有名學者前來講學。在提倡白話文方面，雖然是一個發展方向，可是並不強迫執行。同時，在北大教授羣中，反白話文的也不少。那時出版了各種不同的出版物。

最後他特別指出：很多人對胡適攻擊說：是他極力提倡「打倒孔家店」和「把經書扔到毛厠」等等。但就許孝炎先生當時在北大的了解和接觸，他沒有聽到胡適在這方面的言論。

我對許孝炎先生以當時一個學生的立場所做出的報告，頗有親切之感。更可看出當時北大的學生們那種求知欲是如何的風起雲湧。後來，根據許先生的描述，學生們也漸由一味求知而逐漸覺醒到注意學校以外的國家、社會和羣眾了。

海外的青年愛國運動

事實上，在今天紀念五四運動，我以為應該有以下的了解。特別是對於目前的青年學生們。

從愛國運動方面來說，五四運動既然是青年學生們自發自覺自動的運動，因此，在目前的有關中國青年對中國的愛護上，也必該是自發、自覺、自動。不過，這自發、自覺、自動的原則和推動力，必該是建立在理智冷靜的分析，盡量減少情感盲目的衝動才行。任何一種情感的衝動做為行動的推動力之時，都會減少這一愛國行動的光彩的。

愛國行動必然產生於對國家民族的高貴情操，可是，這方面本港的青年學生是最缺乏的。這一缺乏的情形，固然可以解釋成香港教育制度的缺點，同時，又可解釋成香港這一社會的社會風氣所使然。但是，來自香港青年本身的對這方面的不理不采，不聞不問，也是一個極大的原因。起碼，在閱讀報章、雜誌方面，還可以補其不足。

誠如司馬長風在其短文中說：「近年來海外知識青年，曾在諸多問題上發生愛國運動，例如保衛釣魚台運動，……因此他們也特別憧憬五四運動，並且以繼承五四運動為榮。不過在此謹向這些青年朋友們提醒兩點：第一，五四運動是青年自發的愛國運動，與任何黨派無關；第二，五四運動是人民大團結迫使統治者接受民意，這與歌功頌德，擁黨擁領袖的作法背道而馳。」

司馬先生的語氣比較中肯。同時，也有對某些海外知識青年的所謂「愛國運動」提出質詢和批判的。像朱狷夫的「五四精神暫成絕響」一文，就特別指出了這方面的論點：

「近些年來海外青年掀起了幾個政治運動，最熱烈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其次則是『認同』與『回歸』的浪潮。有些人自稱這些運動，是繼承五四運動的傳統；其實這是誤解。從行動的本質來看，毋寧說與五四運動恰恰相反。

「五四運動的青年，他們從愛國出發，站在人民立場與統治者抗爭，並且迫使當時統治者——北洋政府低頭，接受了民意要求，訓令中國代表拒絕在巴黎和會簽字。再看保釣運動，其目的在『認同』與『回歸』，以保釣做為獻功的手段。保釣按理說，應是站在國家的立場，爭取國家權利。對於政府或執政黨，應該站在監督的地位，政府不保釣我們反對之，政府保釣不力我們批判之，這才是五四精神。而實際上那些保釣的勇士們，不過是中共的磕頭蟲、傳聲筒。當中共表示保釣時，他們便放踵摩頂、力竭聲嘶，大搞保釣運助。可是當中共要與日本建交，當田中（日首相）訪北京，向周恩來提出釣魚台主權問題，周恩來表示建交第一，釣魚台是小事，可以不談。於是海外保釣勇士們的便立刻偃息旗鼓，鴉雀無聲了。由此可知，保釣不是愛國運動，而是擁黨運動；不是監督統治者的民主運動，而是歌功頌德的啦啦隊運動。」（展望，第二七〇期第十四頁）

東西文化與民主

對於新文化運動，我卻以為：海外的知識青年在研究上卻是遠遜於五四精神的。起碼對自己所感興趣的科目或題目上。事實上，五四運動除了當年的愛國運動之外，最重要的是由愛國心所激勵的新文化運動。特別是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上，面對傳統中國文化的成果，目前更該是努力加以整理、鑽研和發揚的時候。

假若我們不能對傳統的豐厚文化加以整理、鑽研和發揚，我們的國家總不能完全中華民族文化化的。可能會變成外來文化的附庸，而不能屹然地立於這個世界；假若我們不能對外國文化加以深刻研討，就遽而接受的話，總會引起諸多困難或災難的。假如我們能對外國文化存精去蕪地注入我國文化的主流裏，我們的文化才能更加光芒，更加偉大。

白話文運動的最主要的功能是在於教育普及。假如我們不能把羣眾的權利原原本本告知羣眾的話，那末，我們就無法貫徹五四所帶給我們最大原則——民主。

因此，五十四年後的五四運動，起碼已經使我們明白：目前我們面臨最大的責任，就是如何從愛國精神、新文化精神來完成我們全體中國人民所需要的民主的眞切實施。

鄧小平與毛澤東的恩怨



鄧小平復出的事，已經一個月，對於鄧小平復出的原因及其將來的可能發展，各方面也都談了很多，本文茲就鄧小平與毛澤東兩人之間的恩怨作一敍述，也許有助於讀者對此問題的研究。

鄧小平與毛澤東之間，開始倒沒有關係。鄧小平勤工儉學留法時，在國內並不認識毛澤東，到了法國之後，加入了周恩來領導的第三國際中共旅法支部，成爲國際性的中共黨員，與毛澤東一批在中國生長的土共，並不相干，當時中共旅法支部第一號領導人是周恩來，依次是趙士炎、陳延年。鄧小平只是一個普通黨員，因爲他擅長寫鋼板，中共所有宣傳品多出他之手，漸漸受到周恩來重視。到了周恩來等一批重要頭目回國，在法國中共領導人改由李富春擔任，但李富春組織能力既不強，加之他當時還是一個僞裝的國民黨人，自不能出面領導中共，於是實際領導權就落入鄧小平之手。鄧小平由法國回國之後，在中共中央工作，一九三〇年底曾受命去廣西調紅七軍去江西蘇區，當時中共中央名義上是向忠發任總書記，實際上大權操於周恩來與李立三之手，鄧小平仍然是在周恩來手下工作。

鄧小平入蘇區在周恩來之前，當時的蘇區大權操於毛澤東之手，鄧小平到了蘇區很快同毛澤東勾結一起。不久出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現稱第一書記），成爲毛澤東擺在江西省委的重要棋子，其他省委有古柏、毛澤覃、謝維峻，這四個人就成爲毛澤東在江西省委內的小組織領導人，合稱鄧、毛、古、謝。

鄧小平領導的這個小組織，當時堅決擁護毛澤東的主張，在土地問題上擁護毛澤東「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在反四次圍剿時，又支持毛澤東的「誘敵深入」、「不到白區作戰」的策畧。因此被反毛分子視爲眼中釘，終於對鄧小平提出清算，撤銷了江西省委書記，並給予「最後嚴重警告處分。」

在江西時期，鄧小平一直未能再浮上來，當然是受了毛澤東的累。周恩來此時正當權，但對於鄧小平只有打擊並未支持，可能是懷恨鄧小平以留法勤工儉學的同學，竟然充當毛澤東的走卒，所以恨之更深。

遵義會議毛澤東雖然翻了身，但對鄧小平並沒有什麽照應，一直到了陝北，鄧小平仍然漠漠無聞。抗戰開始，共軍正式向政府投誠，編爲三個師，本來中央意見想把原紅四方面軍編一個師，由徐向前任師長，毛澤東最怕這樣措置，派周恩來去陳情，最後中央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將紅四方面軍編爲兩個旅，一個旅由徐海東任旅長，編入林彪一一五師，一個旅由王維舟任旅長，編入劉伯承一二九師，徐向前也派去一二九師任副師長。毛澤東拆散紅四方面軍的計劃雖然成功，但對劉伯承也並不眞放心，因爲劉伯承在「長征」途中，曾與朱德離開毛澤東同張國燾合作了一段時期，加之劉伯承在江西時協助周恩來打擊毛澤東，毛澤東當然忘不了。因此，就要派了一個心腹去監視劉伯承與徐向前，共軍投誠之初，不敢違背中央編制，尙無政治委員之設，政治工作最高者爲政治部主任，一二九師政治部主任初爲張浩（眞名林毓英，林彪堂兄），不久張浩調走，換了鄧小平，是爲鄧小平插足軍隊之始，以後由政治部主任升爲政治委員，抗戰八年到勝利後共軍作亂，竊據大陸，前後十多年，鄧小平

與劉伯承始終在一起，毛幫稱這一股爲「劉鄧大軍」，根據許多跡象看，鄧小平與劉伯承相處甚好，不似陳毅與饒漱石經常鬪爭。時間愈久，劉鄧關係愈密切，毛鄧關係愈疏遠。

毛幫竊據大陸初期，劉伯承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鄧小平任西南局書記（排名在劉伯承之前，當時尙無第一書記名稱，僅以排名定高低）。至一九五二年內調「財政部長」始與劉伯承分手，又過兩年，各大行政區也撤銷，劉伯承去了北平任軍事學院院長。

鄧小平任「財政部長」僅一年就垮台，換了木匠出身的李先念一口氣幹了二十年。鄧小平何以垮台，至今未明，文革時紅衛兵羅列鄧小平罪狀，亦未提及此事。可見鄧小平調任財政部長，十之八九還是毛澤東的意見。

毛幫內部大分裂可能起於一九五七年鳴放，是爲毛澤東第一次在其黨內丟臉，鳴放一變爲鎭壓，毛澤東携江靑走靑島，由劉少奇出長收拾亂局，當時所發現資料，只知道劉少奇、彭眞反對鳴放，並未提到鄧小平。可見此時鄧小平即使與劉少奇較爲接近，劉鄧尙不是一體。

鳴放前一年毛幫舉行八全大會，鄧小平脫穎而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此缺係臨時設置，八大開會時即取銷），實際主持八大一切事宜，就當時情形而論，毛澤東權威未替，鄧小平之缺可能是他所委派，但八大結果對毛澤東卻相當不利。在此之前，中共黨內係毛澤東一人獨裁局面，但八大恢復了政治局常委會（此一組織中共中央在上海時設立，在江西時期尙存在，七大取銷），由主席，副主席（四人）及總書記組成，毛澤東的權力由百分之百降爲六分之一，雖然最初幾個大頭目仍然聽毛澤東的話，但以後可能就不同，毛澤東所以在次年發動鳴放，大概是在黨內受壓抑，想扶黨外勢力以自重，萬不料大陸知識分子，附庸黨派對毛幫積怨太深，一發不可收拾，毛澤東偸鷄不成又蝕一把米，威信受到更大的打擊。

同時八大黨章又規定可設立名譽主席，顯然是爲毛澤東而設，此點也許是劉少奇動議，但鄧小平是黨章起草人，如果沒有鄧小年的協助，也還不成。毛鄧之間有了芥蒂，可能起於此時。

大鳴大放失敗後，次年召開八大，選出林彪爲副主席，例兼政治局常委，也許是毛澤東想增厚實力以控制政治局常委會。不意是年秋天發動進攻金門，一敗塗地，貽笑世界，毛澤東無可推卸責任，只得放棄「政府主席」職位，讓給劉少奇。

此後鄧小平可能漸與劉少奇接近，一是由於劉少奇勢力蒸蒸日上，一是感到劉少奇的政策比較正確。

毛澤東當然不甘心失敗，仍然到處亂撞，又搞出了一個人民公社，將大陸七億人口驅向斷崖絕壁，餓死人數超過千萬，最後還是劉鄧聯合緩和了困難，使毛幫免於即時崩潰，毛澤東爲了向各方面表示錯誤，甘願退居第二線，於政治局七名常委又分爲兩部份，劉、周、鄧是第一線，負責處理一切事務，毛、周、陳、林是第二線，只參加會議，擬訂政策。劉鄧之間眞正結成一黨，似始於此時。

一九六二年大飢荒，已動搖了毛幫的根本，是爲毛幫建立政權後最大一次危機，雖然勉強渡過，但毛澤東威信喪失淨盡，文革時紅衛兵報透露鄧小平住處離毛澤東住處只要走五分鐘，但是鄧小平有兩年時間未向毛澤東請過示，此點使毛澤東恨入肺腑，鄧小平何以對毛澤東如此疏遠，基本原因倒不是爲了與劉少奇接近，可能是怕毛澤東胡來，見了面毛澤東若提出新鮮意見，如人民公社，大躍進一類怪着，迎拒爲難，倒不如避之則吉。

文革開始，毛澤東打擊對象主要是劉少奇，對鄧小平可能予以安撫，據說劉少奇在「十一中全會」所以失敗，是由於鄧小平倒戈，使劉少奇在中委會失去多數，此點不無可疑。事實上「十一中全會」出席人數即不足半數，全場四周佈滿了列席的紅衛兵及革命羣眾，十一中全會議決案未必眞的一條一條提出討論，不過經由陳伯達或康生在大會上讀一遍，經四面包圍的紅衛兵，革命羣眾鼓掌歡呼通過了事。劉少奇固然無資格講話，鄧小平也同樣沒有發言權，談不到倒戈。

但在鬪垮劉鄧之後，雖然許多報刊以劉鄧並列，但毛澤東對兩人似乎有所分別，例如以後毛幫報刊攻擊陳伯達、林彪時，只是指出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並未說劉鄧一類政治騙子，可見鄧小平的罪狀一開始就比劉少奇輕，所以在毛幫召開九大時，有人建議中委會選出「反面教員」，一如七大、八大選出了陳紹禹同李立三。而且據說也提出了鄧小平作爲「反面教員」的候選人，但爲毛澤東所否決，認爲無此必要。

鄧小平未必是背叛了劉少奇，但是根據共產黨的習慣及共產黨員的個性，當兩個人同時掉入深潭時，在上面的人一定企圖踏着下面人的肩膀翻上來，當劉少奇集團垮台已成定局時，鄧小平出賣了過去的秘密以減輕自己的罪名，在共產黨人的習慣看來，實在合情合理，所以要說鄧小平倒了劉少奇的戈，應當是指此而言。

就鄧小平而言，其人絕頂聰明，一般人僅知其頭腦精密，長於組織，不知亦多才多藝，文革時爆出他喜打橋牌的故事，吳晗即爲其橋牌搭子，法國某橋牌雜誌刊出鄧小平一付牌，名爲中國式擠牌法，譽爲神奇，筆者對橋牌一竅不通，曾請教過會打橋牌的朋友，有人認爲決無此可能，其天分之高可以想見。

但鄧小平的缺點在於太冷酷，張國燾在港曾當面向筆者說過：「中共幹部若被劉少奇罵了皆不介意，因爲劉少奇說過就忘了，若是挨了鄧小平的申斥，則是大禍臨頭，因爲鄧小平可能記一世。」這段話可分出劉鄧兩人之優劣，足見鄧小平精明而近於刻薄，雖然中共黨員也沒有心地忠厚的人，但過於刻薄畢竟不易得到擁護。

毛澤東一生與任何人皆不能相終始，愈是過去有恩的人，報的愈慘，劉少奇、彭德懷至林彪，皆是典型例子，反之，眞正反對過他的人，垮台時間反在最後，如周恩來，無疑是毛幫最後垮台的大頭目，並非毛澤東大量，因爲周恩來尙有利用價値，而過去關係不夠親密，對毛澤東的私事知道較少。

鄧小平介於二者之間，關係不似劉彭林之密切，但以不似周恩來之有舊怨，所以仍然浮出，但不會被重用。

中共重建羣

「批修整風」與組織重建

毛澤東目前正在全面地積極進行兩項工作，卽是展開「批修整風」運動和重建羣眾團體，企圖通過此兩項工作，來維持搖搖欲墜的統治機構，鞏固它的統治。

所謂「批修整風」運動，卽是在思想上的整頓，也卽是要在思想上樹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性，使共黨黨員、幹部乃至人民盲目服從毛澤東的領導，排除一切非毛反毛的思想與行動。重建羣眾團體卽是通過各種羣眾團體的建立，來控制、指使和利用各門各類羣眾，成爲毛澤東基層統治基礎，排除非毛反毛的羣眾力量。

「批修整風」是由一九七一年元旦全面開始的「路線教育」演變發展而來，中間變化雖多，但始終沒有放鬆一步，目前是作爲頭等大事，全面地在推進，但實際上仍是「批不下去」，沒有具體效果，已流於形式。所以思想上的整頓，距離完成目標尙屬遙遠，但工作上的整頓工作且已迫不及待，已無法等待思想上整頓工作的完成，也就是無法在思想整頓工作完成的基礎上，重建羣眾組織。

以重建組織來說，自「文革」中毛澤東砸毀黨政羣各項組織以來，首先重建（或者是恢復）的是政，其次是黨，最後才是羣眾組織。

政的方面，中共政權中央機構形態未變，但權力的掌握與運用方式已和往常不同。四屆全國人代會癱瘓之後，迄今尙無召開日期。因此可說奪權鬭爭尙未結束，政權尙未趨於正常和穩定。地方已由革命委員會替代了過去的人民委員會，組織形態與運用方式都已有了變化。

黨的方面，中央機構的整建工作已完成，但機能未能發揮，工作的推動已有減少和擱置的現象。地方自省級以下各級機構已大致完成整建工作，工作也在逐步恢復。

大體說來，中共黨政機構已大致完成組織上的整頓。當然這只是說，組織形態的完成，組織機能則未能發揮。

目前組織上的整建，重點是在羣眾團體的重建。沒有羣眾團體無法控制、指使和利用廣大羣眾，也就是缺乏統治基礎，黨政工作沒有羣眾基礎，是發揮不了力量，統治也是不鞏固的。因此，在黨政機構大致重建之後，必須立卽重建羣眾團體。重建羣眾團體，不是一份簡單的事情，較之黨政機構的重建來得複雜、困難，範圍包括爲數廣大的羣眾，分子複雜，變化因素又多，工作更不能粗枝大葉，如果不善於掌握，則非毛反毛分子勢必滲透，結果重建的羣眾團體仍舊爲非毛反毛力量所掌握。當然是最好先完成思想上的整頓，方爲可靠，然而目前非一面作思想上的整頓，抓緊思想整頓，也就是貫澈「批修整風」，同時作組織上的整頓，來輔助推動思想上的整頓。這是雙管齊下，同時並舉，迫於形勢的措施。

四屆全國人代會的召開，依照目前趨勢，勢將等待各種羣眾團體重建大致完成，由此而產生代表，再召開大會。目前各種羣眾團體的重建工作，加速進行，卽是爲四屆全國人代會之召開而催生。

羣眾團體的地位

羣眾團體在中共黨政軍羣中應有一定的地位。過去，自中共政權建立迄「文革」，羣眾團體在政治上沒有一定的力量，成爲政權之下的搖旗吶喊的團體。毛澤東在「文革」中利用「紅衛兵」及所謂「革命羣眾組織」來造反、奪權，獲得勝利，但是不旋踵就解散、癱瘓了這些羣眾組織，以免爲非毛反毛分子掌握，反過來再造毛澤東的反，重奪毛澤東的權。這樣一來，毛澤東雖然使已奪過來的權，沒有再失去，但是支撐他統治的羣眾團體，仍是瘓散無力的。因此，他必須力求迅速地重建他能絕對控制、掌握的羣眾團體。

共黨九大新黨章規定：「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權力機關、人民解放軍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工人、貧下中農、紅衛兵及其他革命羣眾組織，都必須接受黨的領導。」這就是所謂「黨的一元化領導」，也就是說，所有政權、軍隊和羣眾組織均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之下，黨是高高在上，控制、指使一切的。如果從這個意思推論下去，卽是政權、軍隊與羣眾組織是同在黨的領導之下，政權實質上不能指揮軍隊和羣眾團體，軍隊和羣眾團體是直接接受黨領導。

在「文革」中，中共失去了黨，毀黨容易，建黨難。毛澤東擊敗和砸爛了劉少奇操縱的黨，但是毛澤東沒有完全掌握到重建後的黨，重建後的黨是給軍人佔據了。因爲重建後的黨，是依靠槍桿子重建的，所以黨權就落入了軍人手中，也就成爲軍權高於黨權。重建後的黨，最嚴重是軍權與黨權之爭，也卽是「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的問題。「林彪事件」也可以說是黨權與軍權之爭。毛澤東始終不敢放鬆抓緊軍權，但是他要把軍權置於黨權之下，他通過黨權指揮軍權，控制得更爲嚴密，抓得更緊。

軍權膨脹的結果，不僅侵犯黨權，同時也自然干涉政權。黨權本是領導政權，無論在中共中央或地方都是如此，由於軍權實際上高於黨權，所以就成爲政權也在軍權領導之下。在軍權極度膨脹形勢之下，軍權當然高於黨權、政權之上，黨政軍之關係，當然是黨權和政權對軍權來說是被領導地位，不是平等地位，單以黨權和政權來說，黨權還是可以領導政權，所以政權是更差一層。

共黨九大新黨章的規定不是這樣的，是黨權絕對地領導軍權和政權的一元化的領導」之下，是與軍權和政權可以抗衡的。在「文革」中，毛澤東充分發揮了羣眾團體的力量，固然毛澤東是利用軍隊支援羣眾團體的力量，才能向黨政機構奪權，羣眾團體失去軍隊的支援，自然不能造反，更無法奪權，但是一種造反奪權的力量，至少是一種最有效用的造反奪權的工具。在毛澤東的權術運用上是一張王牌。在「文革」中，毛澤東已充分發揮了它的破壞力量，目前毛澤東在重建機構，作組織上的整頓時，又將重建羣眾團體，使它起支持黨權、政權的運用。在消極上講，還是毛澤東更進一步壓制軍權整個策略中的一環。

團體

吳新民

羣眾團體由砸爛到重建

中共在未建立「政權」以前，即在農村、城市、工廠分別建立羣眾團體，包括「農民協會」（或稱農會、貧農團）、工會（或稱工人俱樂部、工團聯合會）和「學生聯合會」等羣眾組織以及「共青團」等，利用這些組織作爲裹脅學生、農民和工人進行叛亂活動的工具。

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建立後，中共又將這些羣眾組織，加以整頓和擴充。在青年、學生方面分別設立「共青團」、「中華全國青聯會」、「中華全國學聯會」。在工人方面，成立了「全國總工會」。在婦女方面，成立「全國婦聯會」。這些機構都自下而上構成羣眾組織體系，對農民方面雖各地分設有「貧農會」，但迄今未有「全國性」組織即被消滅。但在「文革」中這些羣眾組織，都是站在劉鄧一邊，所以被毛澤東一小撮指斥：「破壞無產階級專政」、「變爲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等，因此，成爲毛林集團要革命軍管的對象。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一以「反對毛澤東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劉鄧彭修正主義路線」的罪被整肅。同月十八日，毛林集團在北平召開的「反對經濟主義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誓師大會」上，宣佈「全國總工會」徹底垮台，代之以「財貿系統革命造反聯絡委員會」。地方工會的解散，採取兩種方式：一種是「自己解放自己」，即是發起各個組織的「革命造反派」起來奪權。另一種是按「革命大聯合」的原則，對有關垮行業的組織宣佈解散，然後以工、農、學各代表會爲中心，按系統、行業歸口，成爲工、農、學代表會議的統一領導的羣眾組織。由此「總工會」系統全部瓦解。

一九六七年一月北平市「三胡一王」鬬爭大會，指斥胡耀邦（「共青團」第一書記）、胡克實（書記）、胡啓立（全國學聯會主席）和王偉（全國青聯會主席），清算鬬爭後即遭整肅。上述各機構也即隨之瓦解。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人民日報」出現「全國婦聯會造反派」，這說明「婦聯」已被奪權，但奪權過程迄未透露。「婦聯」的主席蔡暢、副主席鄧穎超均未清算，清算者只有「婦聯」書記處書記董邊。但「婦聯」活動已完全停止。

一九六七年春「文革」進入全面奪權鬬爭後，由於政治鬬爭的複雜與激烈，形成羣眾組織上之派系林立，導發各地「武鬬」，造成社會大混亂。毛林集團乃着手整頓羣眾組織，發動開展「革命大批判」，實現大聯合」，首先在北平建立「工代會」、「農代會」和「紅代會」統一性的羣眾運動領導機構。這是在原有羣眾組織瓦解後的臨時領導機構。

自一九六七年二月起，中共在大陸各地分別召開「工代會」、「農代會」、「紅代會」，以代替原有之「工會」、「貧下中農協會」、「學生聯合會」等羣眾組織。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共黨召開「九大」，代表中代表羣眾者均爲此「三代會」之代表。在主席團人員一百七十六人中羣眾代表佔六十四人。九大選出之中委、候補中委中，羣眾代表佔七九，在一七九人中佔百分四十四。

中共雖然在提拔新幹部中，上升了不少新的羣眾代表，但是「三代會」組織並未普遍，更不健全，羣眾組織的能機迄未發揮。近三年來，「三代會」名存實無，未起作用，此作用即是通過羣眾組織充分控制、利用羣眾。

今年元旦中共「兩報一刋」社論，提出：「工會、共青團、紅衛兵、紅小兵、貧下中農組織、婦工組織，應當經過整頓逐步健全起來。」這就是毛澤東通過羣眾組織控制，利用羣眾的企圖，也是鞏固它的統治基本策略。

首先着手的，是二月十二日至十九日上海市「共青團」的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產生新的「團委會」。這是「文革」後，第一個舉行「共青團」省級代表大會並產生「團委會」。當然是整團建團的「樣板」。隨之，各省市及地區均紛紛召開代表大會，有的已成立「團委會」，有的雖然尚未開代表大會，但已在積極籌備定期召開，預計在今年五四前後，除若干例外，各省市當可全部召開代表大會，成立「團委會」。

「共青團」之後，接着是「工會」的召開大會。三月廿八日共黨上海市委召開「上海第五次工人代表大會籌備工作會」，決定將由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上海市總工會第五屆委員會」。這個表示即將恢復「上海總工會」，而將結束「上海工代會」時期，整黨整團均以上海爲開始，羣眾組織也將以上海爲「樣板」。不久大陸各地一定迅速成立「總工會」的。

其他羣眾組織，如「婦女聯合會」各地已有開會者，但「樣板」一定要由上海建立的，或者在北平也說不定，因爲江靑、蔡暢、鄧穎超等均在北平之故。「農代會」方面沒有消息，這是因爲現屆春耕農忙時間，所以現時不能展開工作。

重建羣眾組織與中共內部形勢

(1)目前中共正在加緊完成「共青團」的重建工作，預計五月完成，而「總工會」的重建也即將開始，接着當是「婦聯」與「農會」的重建，今年年內當可完成羣眾組織的重建，不僅是要普遍地展開羣眾工作，在「階級鬬爭與路線鬬爭」中佈置工作，並且也可能在此基礎上召開四屆全國人代會，產生新的統治機構，以暫時結束「文革」以來的奪權鬬爭。

(2)過去的「工代會」、「農代會」、「紅代會」等均沒有「全國性」的組織，自「文革」以來，毛澤東即不敢有全國性的羣眾組織，但不能沒有「全國性」的羣眾組織。這要看「共青團」各省市重建完成之後，是否即召開「全國共青團代表大會」，產生「團中央」。各個羣眾組織的「全國性」的組織，需要相當時間，目前看來，困難重重，大陸形勢很難保持較長久的安定，容許這樣做。

(3)最後仍要推論到「批修整風」上，如果「批修整風」不能獲有實際效果，在思想上，不能使共黨黨員、幹部（人民更無可能）相信「毛澤東思想」，內心不滿和反抗，不是羣眾組織重建完成之後，形式的成就可使毛澤東的統治鞏固的。（轉載「中國大陸研究」）

談防止罪惡展覽

王屯

到大會堂借書，順便在「防止罪案展覽會」逛逛，會場中不少青年學生在觀看。在陳列品中，如各式各樣的防盜攝影機、門鎖，不碎玻璃，電防護網、自動電鎖等等，可以想象那些專家們研究種種防盜器具的過程，不知經過多少次實驗才能設計成功，但我敢說：這些東西即使再進步一千年，竊盜與搶刼仍沒法消滅。不但沒法消滅，而竊盜這門學問必越發展越高級，因為會幹不法勾當的人，很多都是科學知識與技術相當高的，他們會不斷研究使防盜儀器失效的方法。譬如今日的國際販毒組織，能夠與任何一國警方專家鬬智，每年將幾十噸毒品銷行全世界各地，由批發到零售，都通過法網及警網而能夠生存着，不但能生存，還一直在發展中，這是絕對不尋常的事。

走筆到此，心裏有點難堪，彷彿我已成為對這世界失卻信心的人，而在向有關當局澆冷水。老實說，當我離開展覽會時，心中的感受是悲觀的。從心靈感受方面說，將來的世界，會不斷地給這些「人造龜殼」將人都困住，使人變得越來越懦弱了。眞正而有效的防盜，應該是一種堅強的防衛精神而不應只乞靈於防衛工作。

據說一家銀行或珠寶行，安裝一套防盜攝影機的價值約六千六百元。有一個朋友談起四月十日萬國寶通銀行土瓜灣分行遭匪徒行刼時，匪徒的眞面日給防盜攝影機攝了下來，幾日間就破案，當時防盜攝影機這功績，像英雄事蹟似被傳開來，但僅僅不夠半個月，攝影機就教會了刼匪，在四月廿六日美孚渣打銀行再被刼，刼匪幪面而來，幪面而去，防盜攝影機費這麼多專家的心血研究，竟給匪徒輕輕化解了。友人說：「如果警方事先將防盜攝影機的裝設，列為絕對秘密措施，除了銀行少數高級職員外，沒有人知道是什麼，那麼防盜攝影機的功效就大了。」

可是安裝防盜攝影機是一種生意，需要宣傳，有一次立了功勞，代理商當然不會錯過機會。因此反給匪徒製造一個「知彼知己」的機會。

我在防止罪案展覽會中，不禁想起一個問題，今日好些幹「大買賣」的匪徒，不但有不少是有科學頭腦的，有組織，有偽裝正當職業的，甚至視犯罪為一種投資，在這種情形下，那些犯罪專家在「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觀念下，他們必會派專家來很精細的研究警方如何防盜，並且將一切新式門鎖、電鈴、紅外線防盜器等，只要用錢可以購買的，他們每一樣都購買回去，閉起門來，開專家會議，細細研究如何逃避或破壞防盜設施的方法，那麼，警方的展覽會，那些擁有防盜儀器的代理商，豈不等於給他們上了最實際的一課。

筆者以為今日本港不法之徒品質之複雜，警方偵探部門，應重新檢討保密工作的必要，為了滿足新聞界及市民的好奇心，不妨多請幾個富想象力的宣傳人才，給一切該保密的眞相製造另一則有趣而引人入信的故事，既不會使市民失望，同時可以不讓歹徒有「知己知彼」的機會或有所準備的機會，譬如最近騎師鄭康業墮馬事件，想來總覺得當局將內幕公佈未免快一點，傳訊有關人員亦快一點，這會不會造成打草驚蛇的反效果呢？

儘管今日警方的偵探科學技術如何高明，但警方破案的技術，仍不能全憑科學儀器，最重要的是策畧與智慧，探長有探長的指揮策畧，探員有探員的應變策畧，對付犯罪勾當，其實是一場戰爭，計策的及心理上的，譬如以國際販毒組織說，都不是任何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警方的策畧所能單獨應付得了的。因此防止罪惡運動，應是科學技術與策畧相輔而行。而且策畧應放在最重要地位。

知人

知人難，知人難，難過上青天！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尤其在今天這個人心為危，道心惟微的世代中，要想徹底瞭解一個人，確是比登天還難的一件事。

最近在星島晚報的牛馬集中，看到萬人傑先生提到他多年來認為在反共立場上可靠的一個作家朋友，在中共軍事上達不到解放台灣的目的，改用求和的糖衣毒彈想誘騙台灣寶島及流落在海外的數千萬中華兒女，黃炎子孫，也要變成大陸同胞那樣，喪失自由，喪失靈魂，過牛馬不如的生活，成為中共暴政的啞吧工具！因此，和談的妖風陣陣吹來，吹得狐狸精顯出原形，吹得雞鳴狗吠，吹得人頭暈目眩，吹得人腳根不穩，萬先生所認為可靠那位朋友，竟是毛家的應聲蟲，狐狸尾巴露出來了。

小妖小怪顯露原形是好事，免得再假裝人的模樣，混入人羣，與妖作怪，為害人羣，就像萬人傑所指出的那位，應該抓住他的尾巴扔在大街上像老鼠一般，讓人人看到就生厭，人人看到就喊打，使牠無地可鑽，無隙可入，使牠無生存活動的餘地，最後把牠驅進貓腹！一個有血性的黃炎子孫，如果對中共政權稍有認識的話，就當有信心，有決心，反專政，反奴役，爭自由，爭幸福。不論是那條路線的階級專政必然失敗，全民的民主政治必然興起。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中華民國政府是代表中國人的唯一政府，台灣是我們中華民國國土的一省，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愛護國家，擁護政府，這是國民的義務，也是國民的根本，我們不能負義忘本，所以我們反共愛國，擁護國民政府是出於自然的本性。一個堂堂正正的中華民國政府怎能和一個用暴力奴役人民的政權談和呢！不管中共的千變萬化，不管中共興起什麼樣的妖風邪風。我們就當學如來佛對付孫猴子那樣，穩坐鎮定，佛光普照，救苦救難，使妖猴逃不出如來佛的掌心。終將使人們生活在青天白日之下，享受幸福與自由。

我想老萬社會經驗豐富，認識的人也必多，對知人問題必較一般人為深刻，遇上一兩個披着人皮的鬼狐，這一點也不奇怪。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孤處海外復國艱辛，忍以待時，還不是由於不知人所造成的惡果嗎！用奴才不用人才，用順臣不用諍臣，重關

每一自由企業化城市，都難免存在着一個預防意外事件與保險制度之間心理上的矛盾。譬如說：一家銀行或珠寶行，已經購買了有相當保障的防盜保險。當事人在精打細算下，對於再花一筆巨欵來佈置防盜措施的熱情就大大減弱了。一家購了相當保障的保火險的工廠，主人翁所以仍必須再花一筆錢來作消防措施情形卻不同，因爲那家工廠可能接受一大批訂單，需要趕貨，另一原因是受消防法例限制。防盜卻完全不同，刧案發生後不久，他們可以完全恢復營業而不受影響。而銀行及珠寶行的刧案，因爲太閃眼了，其轟動作用足以成爲一種對警方威望上的挑戰。同時亦成爲最耗費警方保護力量及最傷腦筋的工作。因爲那是突襲性的。

不客氣地說，本港不少銀行及珠寶行，看來有如不設防的寶庫，通常門口安裝一個門警，門警恐怕除了裝飾外，並沒實際防衛作用，搶匪突襲前，自然會考慮先繳去門警的武器，那是一種閃電戰式行動，繳門警的武器並不難，至於警鈴，一般刧匪逗留時間極短促，警鈴對他們的威脅作用亦不十分大。事實上今日的銀行與珠寶行的防盜措施，不少仍保持着幾十年前的落後方式。

如果一家銀行決心要建立一個有效的防衛，門警當可改爲一種看門人，不必持武器（或用道具槍），防衛中心，應移在內層去，如設在閣樓地方設有秘密瞭望崗位，見有行刧，立即按鈴，甚至在沒有防碍別人安全下，可以射擊歹徒或啓開攝影機，這樣子的防衛措施設備並不難，收效更大。最好銀行當局應使外人沒法知道有這種防衛崗位所在，才能避免歹徒在危急時用人質威脅防衛人員投降。換句話說：那就是別讓歹徒有「知己知彼」的機會。

行刧銀行及珠寶行的歹徒，多數是畧有組織有計劃的活動，只要防衛工作做得好，使歹徒成功機會微，破案成數高了，這種事相信會成爲過去。看來最令人頭痛的還是在暗角中活動的箍頸黨、刧巴士、診所、電梯行刧等歹徒，那都是與賭博、吸毒而迫出來的少數小組或個人的冒險行爲。目前看來希望實行嚴刑峻法使它產生阻嚇作用外，很難想出更好的方法。也許將來會有人想出，但深信最近的將來，這不可能是容易解決的問題。

本港緝毒工作，從每年檢到大批毒品看，表現是不錯的，但反吸毒方面卻並不理想，一個吸毒少年被捉到了，送到戒毒所去戒毒，如法例許可的話，一個沒有超過十八歲的青年成爲癮君子，最好應找出第一個引誘他吸毒的人，不論是直接引誘或間接引誘，這人一定被判罪，這一點其實與捉毒販同樣意義。但從法律觀點看，可能是不會認可的。但如果要有效的防止罪惡的擴大，即使成立一條臨時法令，專對付罪犯的媒介人物，特別是引誘少年犯罪的媒介人物。這是必要的。

警方目前最重要的一點，亦是看看反罪惡運動能否成功的一個最重要關鍵，是如何誘導市民眞心誠意不怕麻煩肯與警方合作。這一項「誘導藝術」應是警方必需儘速建立起來的。一個警官對一個市民說：「你不要害怕作證，警方會保護你。」這個市民對於保護的諾言，很難相信，因爲他不能二十四小時需要警員來作伴或匿起來。如果警方有一套認人方法，那就是不要讓疑犯知道別人來認他。一個箍頸黨給箍頸之後，未必認得出那人的面孔，他如報了案，警方時時叫他去認人，那是一種浪費，但如能有更科學的方法，如警方有許多種青年人的聲音，先叫當事人認認搶匪的聲音屬於那一類型。接着來一個重覆表演，讓警方紀錄一個行刧的動作。最好預約時間，什麼時候來，什麼時候走，有車接送。必要時先認相片。對於選擇接受市民認人的警員，警方必須挑選一班性格比較向好，容易與人建立好感的警員來負責，如能做到這點，相信要市民與警方合作，並不是難事。最重要是要使幫助警方的市民心理上有安全感。

防止犯罪展覽的動機是好的，但將一切防盜儀器公開作商業宣傳形式來炫耀，越想越覺得這並不是明智之舉。警方如能在展覽中通過圖解及一些常識，對市民萬一在電梯中、在樓梯口，在小巴、大巴上遇到搶刧，應採取什麼方法。譬如說，被搶匪搶了，不妨讓他搶去，但當他離去時，可以追踪看機會呼叫，或者如何儘快通知警方，或儘量記住搶匪的一些特徵等等，這些提示可能對市民有很大幫助。反之，展覽防盜儀器系統，可能給不法之徒有很大幫助。

難二

鍾果仁

係，講派系，看外表，輕實質，革新不徹底，力行不認眞，自認爲忠者叛之，自以爲近者背之，使敵人鑽的深，爬的高，弄成今天這樣的局面，要不痛自反省，還有什麼話好說。有能救國富國可消滅共產主義的國寶三民主義只說而行不徹底，反而給中共一個生存活動發展坐大的機會，把錦繡河山陷入魔手，七億同胞水深火熱，作牛作馬，生死兩難！在台灣這個所謂蓬萊仙島上，能長治久安嗎？能使一千多萬生活在這寶島上的中國人都能羽化登仙嗎？能使海外流亡的幾千萬華僑們心悅誠服嗎？與中共談和就是投降就是死亡！仰仗美蘇，更是夢想。生存之道，端在自己。事在人爲，人可勝天。自立自強，自強不息，有寶島這個基地，有千千萬萬反共復國的堅強志士，有戰勝共產主義理論武器——國父的三民主義——有戰勝中共的傳統法寶——文化倫理道德——有戰勝中共政治基礎——全民性的民主自由政體——我們有這些降魔除妖的法寶，加上信心和決心，計劃和行動，必然會撥雲見日，解救眾生，河山光復，統一太平。這樣不談自和，也只有這樣的和才是中華民國唯一的和路。由於老萬講出他認識的一個小妖顯形，深感到知人之難。由於中共放出和子彈，利用那些尾巴們散佈流毒，也講了些出自內心的感慨話，目的在防毒消毒，保持健康，希望我國執政的掌權者，及不願作中共奴隸的中華兒女們，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莊敬自強，作中流砥柱，邪正分明，忠貞自堅，抱必勝信心，終將消滅中共，光復大陸，祖國統一，和平萬代。謀事在人，成事也在人。人雖比萬物都詭詐。但自欺欺人者，終會暴露，正如孫悟空變來變去，一個尾巴總是變不掉的。人類萬物必須以誠，不誠無物。誠就是人類照妖鏡，所以誠於中而形於外。

孔夫子當時大概也是受人的蒙蔽很多，他對認識人的學問上得出了一個結論。往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說視其所宜，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我想這聖人之言還是很科學的，對知人問題，我們只要留點心用孔老二的教訓去觀察，比跟踪調查，用測謊機還清楚，使那些妖魔鬼怪無所遁形，同時也免得誤良爲盜，寃枉好人。

從巴金的「解放」說起

待旦

文藝工作者紛紛獲「解放」

從左報得悉三十年代著名的作家巴金和詩人袁水拍最近也獲得「解放」了。這說明中共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已畧爲放鬆，無論如何這應該算是一件好事。

「解放幹部」的口號一九六九年就已經叫出了，可是那時獲得「解放」的，只是技術幹部和基層幹部，一九七〇年才開始「解放」縣團級以上的中級幹部。可是當時對意識形態方面，還是抓得緊緊，死也不肯放手。中國大陸仍然是一塊毫無文藝氣息的土地；沒有一部小說，沒有一齣戲劇，也沒有一首詩歌。千千萬萬的文藝工作者，美術工作者，音樂舞蹈工作者，仍然被關在「五・七」幹校的樊籠裏，過着暗無天日的生活。直至一九七一年展開乒乓外交以後，這種情形才畧有改變。

一九七一年對中共來說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這一年中共推出「乒乓外交」；這一年爆發了「林彪事件」；也是在這一年中共擠進了「聯合國」組織。由於中共從緊閉的關卡裏走出來，跟外界的接觸多了，多少總要受到外界新鮮事物的影響，因而也就不能繼續堅持「文革」那一套孤陋寡聞的理論。中國是一個幅員廣濶的大國，是一個有數千年古老的國度。中共當局總不好意思對別人說，中共的全部文化只是江青那三幾個樣板戲吧？總不能對別人說，偌大一個中國大陸除了江青麾下的幾名文化打手之外，沒有一個作家，沒有一個藝術家是好人吧！

誠如中共現時的統戰文章所說的那樣，政治家要訪問政治家，作家要訪問作家，畫家要訪問畫家，音樂家要訪問音樂家，舞蹈家要訪問舞蹈家，學者要訪問學者……中共跟外界的接觸多了，外國的文化團體川流不息地進入中國大陸訪問，中共又如何應付這樣的場面呢？總不能對別人說，我們沒有作家，沒有畫家，也沒有音樂家和舞蹈家呢？在這股外力的衝擊底下，中共當局不得不把「解放」文化藝術工作者提到日程上來。於是一九七二年初便開始「解放」「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和「牛鬼蛇神」作家了。

第一批露面的，科學家有錢偉長、華羅庚等，學者有馮友蘭、費考通等，畫家有李可染、陶一清、關山月等，作家有謝冰心、楊沫等。可是，人數畢竟十分有限。後來隨着形勢的發展，「解放」的文藝幹部也愈來愈多了，不但「解放」郭蘭英、郭淑珍、張瑞芳等歌唱家和名演員，而且連被官方報紙點名批判過的作家如曹禺、秦牧、陳殘雲等已獲「解放」了，看來「解放」文學藝術工作者的趨勢還會繼續下去，這是令人感到鼓舞的。

「平反」乎？「解放」乎？

在中國大陸根本沒有「平反」、「伸冤」的習慣，只看見一批又一批的人被鬬倒鬬垮，被打下十八層地獄，從沒有看見有誰能夠從「地獄」裏爬出來。「三反」、「五反」如此，「鎮反」、「肅反」也如此；「反右」、「反右傾」也如此。二十多年來每一場政治運動都不知道有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無辜地被打下十八層地獄。可是由於共產黨是「永遠正確」的；「主席」是「永遠英明」的。事後儘管知道很多人無辜受寃，但爲了維護黨的「正確」；「主席」的「英明」，也就只好讓這些人繼續被寃枉。從來沒有一個人被打倒以後能夠「平反」，能夠東山再起，「反右」運動打倒的知識分子和文藝幹部也夠多了，但又有誰得以「平反」「官復原職」呢？沒有，一個也沒有。「文革」運動卻有多少不同。

其一，「文革」運動結束後，有很多幹部和知識分子被「解放」出來，而且這批被「解放」出來的人絕大多數都能夠「官復原職」，即使工作崗位有所更動，一般也能保持原來的級別。

其二，「文革」運動後被「解放」的幹部，包括文藝幹部，不是個別的，而廣泛全面的。從基層幹部到高級幹部，從小知識分子到高級知識分子都有。

其三，這一次「解放」幹部沒有經過「脫帽」手續，也就是說儘管「文革」時期，他們曾經被指爲「三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分子，或者被指控爲「牛鬼蛇神」、「黑幫」。但官方卻沒會眞正定罪戴帽子。因而，只要把他們從「五七」幹校這類變相的勞改場裏放出來便行了，不要再經過一項脫帽手續。

由此可見中共也自知這些人是被「寃枉」了，也知道「文革」搞得過火了，或者根本就搞錯了。然而，儘管明知如此，卻也不能承認，不得不把「平反

」的過程說成是對犯錯誤幹部「解放」，宣傳什麼「治病救人，懲前毖後。」

重建文藝隊伍

從表面上看巴金、袁水拍跟鄧小平是沒有任何關係的，可是看深一層就覺得他們在同一段時間內「解放」，絕對不是偶然的。這不是時間上的巧合，而是中共「解放幹部」工作的「大躍進」；也是中共當局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的結果。巴金雖然不像鄧拓、吳晗，直接以矛頭指向毛澤東，但他在中國作家羣中，也是最不討得中共歡心的一員。巴金早期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三十年代以「激流三部曲」飲譽中外，可是卻從未參與中共所搞的文化活動。左聯時期也跟周揚不合，一九四九年後巴金的表現並不積極，寫作活動減到最低限度。既不肯主動地歌功頌德，也儘量避免充當打手，他絕不是中共的馴服工具，故中共也不肯重用他。除此之外，他在五十年代也接二連三地犯錯誤受判批。

一九五六年「大鳴大放」期間，他也跟着別人背後發牢騷，說黨對文藝管得太嚴，使作家沒有迴轉的餘地。又說他擔任上海文聯主席有職無權。為此他會受過批判，作過檢討。

一九五八年美國著名的共產黨作家華德·法斯特宣佈退出美國共產黨，中共遣責華德·法斯特為「叛徒」，並向作家廣泛組稿。巴金的文章對法斯特除了幾句空泛的批評之外，字裏行間卻表現出對法斯特無限的憐惜和同情。因此巴金又捱了一次異常嚴厲的批評。

一九五九年「反右傾」的餘波又捲及巴金，中共掀起一場「反對巴金作品中的無政府主義傾向」，把巴金的全部舊作「滅亡」、「新生」、「家」「春」、「秋」、「霧」、「雨」、「電」、「火」等，都拿出來重新批判，指控巴金的作品充滿「無政府主義毒素」。「文革」紅員，當今的政治局委員姚文元，在這場批判行動上嶄露頭角，大出風頭。

「文革」期間則被指為典型資產階級貴族，「三反」分子而被鬪垮鬪臭。

袁水拍跟巴金的情況大不相同，因為他是中共文藝界的當權派。「文革」前為「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三、四十年代是著名的黨員詩人，「馬凡駝山歌」對國民黨當局極盡諷刺嘲笑的能事。一九四九年後袁水拍一向充當文藝閻王周揚的打手，可以說是交惡滿天下。

像巴金、袁水拍這樣的人照理說獲得「解放」的機會是甚微的。可是現在竟然也被「解放」了。這是不是眞如中共所說的一個人犯了錯誤，只要能認識錯誤，改正錯誤，都有機會重新做人呢？答案是否定的。這不是什麼「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問題。而是中共的「解放幹部」政策和「文藝政策」有了重大的轉變。中共顯然無意繼續持堅「文革」時期那套強硬的文藝路線。現在「解放」巴金、袁水拍出來的目的性非常明顯，那就是為了重建中共的文藝隊伍。「文革」砸毀了中共整個社會結構，「文革」一結束中共便全力重建它的黨政機構。現時黨政機構基本上已經重建完成，也就輪到了加緊重建共青團，工會和婦女組織了。省區（市）性的工人代表大會召開過多次了，今年三月廿八日至四月三日「北京市共青團」第六次代表大會也召開了。很顯然，中共重建「共青團」、「工會」、「婦女會」的工作已經有頭緒了。那麼輪也輪到重建文藝隊伍了。

「解放」作家旨在加強統戰

文學藝術是上層建築，並不是不可或缺的東西。但一個國家，尤其是作為一個有悠久文化歷史的國家，也不能夠長期不要文藝。沒有文藝生活顯得單調和寂靜，社會也顯得呆滯，無法給人留下朝氣勃勃，欣欣向榮的印象。目前中共正大力粉飾現實，想盡辦法抹去「文革」的痕跡，「解放」作家、藝術家，恢復文學藝術上的活動，也是不可缺少的步驟之一。

展開「乒乓外交」以來，中共對內政策雖然也有多少改變，例如取銷大寨記分法，恢復物質獎勵等，但這種改變卻是相當和緩的。對外政策則不然，一九七一年後中共對外政策的轉變是急劇的，這不僅表現在不惜代價拉攏美國這件事上，而且反映在海外的統戰工作上。

中共現時在海外所進行的統戰工作，可以說是不惜工本的。對海外知識分子的拉攏不遺餘力，可是要達到這樣的目的，絕對不是幾個負有統戰使命的人，鼓其如簧之舌所能完成的，國內的情形要有妥善的配合。假如像「文革」時期那樣，在國內大舉逼害知識分子，那麼無論在國外怎樣進行宣傳，進行統戰，也一樣無取信於人。為了配合大張旗鼓的統戰工作，中共不得不適當調整國內的知識分子政策，把作家、藝術家逐漸「解放」出來，重建文藝隊伍。巴金、袁水拍的出現，可以說是中共努力重建文藝隊伍的信號。

一九七一年後中共的外交工作和海外統戰工作，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目的，就是孤立台灣。中共大力拉攏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其目的在此，大力拉攏海外的知識分子，特別是「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其目的也在此。經過二十年來的武裝對峙，中共當局充分認識到，武力「解放」台灣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跟蘇聯關係日益惡化的今天。

「武力」解放台灣既然成為不可能的事，中共是否願意看到國共分立的形勢長期維持下去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此路不通行，自然要另闢蹊徑。而目前中共的外交和統戰手法，就是中共的新策畧。中共首先爭取在外交上孤立台灣，給國民政府和台灣人民施加精神壓力。然後再想辦法在經濟和貿易上孤立和封鎖台灣，打擊台灣經濟。另一方面則通過統戰工作，挑撥海外華僑跟國民政府的感情；同時還企圖分化國民黨內部團結，高唱「認同」、「回歸」和「和平談判」。中共非常清楚，假如台灣內部不發生巨大的動亂，它是無法找到插手的機會的，因而它現在的策畧便是想盡辦法在台灣製造混亂。

統戰工作既然極受到中共當局的重視，當然要把大陸粉飾成一個繁榮的適合海外人士「回歸」居住的環境，而作家、藝術家則是最好的裝飾物。把作家和藝術家「解放」出來，好像把鮮花擺設於客廳裏一樣。目前就是要給海外人士予一種清新幽雅之感。

在·海·灘·上

林茵

暮春悄悄地拾起凋零的杜鵑花瓣，告別大地，初夏降臨了，寂靜多時的海灘又擠滿熙熙攘攘的弄潮兒，人們去掉平日用以象徵階級的外衣與飾物，一幅伊甸園的原始景像活現在沙灘上，青春的活力在驕陽下閃耀着光輝，獨我——這個天涯遊子卻默默地躺在異鄉的海灘上，思潮隨着浩瀚的大海飛回珠江河畔……。

七年前，一個布谷鳥聲聲哀啼的暮春時日，藍天白雲覆蓋下的珠江載着七億同胞的血淚滾滾東流，我滿懷心事地獨在珠江仰首長泳，急流中一頭短髮的姑娘載浮載沉的漂着，我本能地向前泅去，經過一場幾乎連自己也捲入災難的搏鬥，好容易才把她拖回岸上。

謝謝皇天的安排，我們便從此開始認識了，她有個輕盈的名字叫小楊。

此後多少雷雨交加的日子，我倆相聚在海角紅樓的灘頭上，多少星河黯淡的晚上，我倆蹁躚漫步在珠江河邊。

小楊有的是崇高的愛——對整個民族的同情與憐憫的愛。有一次她曾激動地告訴我：

「剛考進初中，我便意識到自己再不是一個流鼻涕的小女孩了，我開始懂得思考，我認爲有權利去選擇人生的道路，於是我脫離「少先隊」的組織，到了升初三那年，有位好心的政治老師要我爭取加入「共靑團」，不然考取高中便很渺茫了，但我心裏卻想，一個人活着受人愚弄，任人家牽着鼻子走，是多麼可憐可悲呵，結果我自動放棄考試，我沒有按照黨指給我的康莊大道走去，寧願走上自己的獨木橋，如今，我週圍雖然籠罩着層層陰影，畢竟我未曾違背自己良心，爲了追求眞理與光明，我不會珍惜任何犧牲，縱使到頭來我注定要在統治者的機槍、監獄中完蛋，我亦會心安理得的去死，我深信每位有正義感的中國人民將會爲我洒下同情之淚，而歷史也會爲這黑暗的年代見證。」

呵，誰說少女情懷總是詩，十八歲的小楊就這麼一顆氣慨磅礴的胸襟！

更令我畢生難忘的是一九六六年中秋之夜，我到小楊家作客去，她向媽媽要來了二隻芋頭，二杯清茶，領我爬上天台，小心翼翼從提包中取出四個簇新的籃球膽，我不禁一愕，原來早些天小楊曾苦苦央求我給她雕刻一個市立某中學的印鑑，並且不許我追問其作用，在這位天使的面前，我自然樂意照辦了，此時我才恍然明白，小楊便憑了一張假證明，藉詞學校體育運動需要，向國營公司買來這批球膽，（當時市面不准公開售賣此類可代替偷渡工具的商品。）天眞、純潔的小楊捧着這幾隻她認爲寶貝的東西，樂得手舞足蹈起來，尤其當她談到成功抵達香港時，一幅幅美麗的幻景，一樁樁豪邁的理想，有如決堤的河水似的從這少女善良的懷裏傾瀉出來。

然而，世間事總是那樣冷酷無情，我們準備出發遠征蔚藍色道路的前一天早晨，小楊媽哭着告訴我說：公安局的人夜裏來查戶口，把小楊抓去了。晴天一聲霹靂，猶如一顆罪惡的原子彈，它毀滅了小楊，也炸碎了我們甜蜜的美夢。那時日，除了淚眼相向之外，我們還有別的辦法嘛！置身極權制度下，你有滿懷寃屈，滿胸悲憤，只好用自己的眼淚洗刷是了。

唯一藉慰的，我們都認爲小楊遲早會回來，因爲她的「犯罪」只是使用假證明，共幹也許會考慮到她是個少女，給予從寬處理。可是後來事實卻證明了我們這一絲希望，正如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樣不牢靠，三個多月後，一個曾和小楊同一囚室的婦女，獲釋時帶來一張小楊的親筆字條：

親愛的：魔鬼迫我交代證明何來？我已不只十次告訴他們是用蠟紙仿製的，他們說我頑固抗拒，前天已看過檢察院的起訴書，現在只待去法庭一趟，大概便可去英德勞改場當茶山姑娘了。你千萬要冷靜，一個人受苦比多人白白犧牲要好些，再說，來日方長呢，願你早日遠走高飛吧！到了我們該去的地方勿忘記尋我。

你的小楊

這字條就像一道高壓電流，我簡直要發狂了，良心驅使我非到公安局自首不可，但稍一鎮靜，理智又告訴我不能作燈蛾撲火的蠢舉。

平心而論，小楊說得對，一個人去受苦，比多幾個人白白去送死要強得多，而且，既然事已至此，即使此刻我氣冲冲地跑進公安局，大聲對他們說：「刻印人在此，放出小楊來！」他們也絕不會這樣做，對我，無疑黑龍江大牢又添一位新客；對於小楊也同樣帶來更壞的效果。錯，只錯在我當初沒有預先覺察到她有此需要，爲什麼我不能用更妥善的方法爲她設想？而害她掉進了魔鬼的陷阱。

翌年，紅衞兵喊殺連天的造反聲，把我從癱瘓的感情中驚醒過來，帶着無限的悲痛隻身來到這個昔日我和小楊夢寐共求的香港。

年來年去，春風秋雨，六個年頭靜靜地溜走了，在這淒清的歲月裏，我不知多少次看見電影院門口擠滿歡樂的人羣，但歡樂並不屬於我；我又常常看見把臂的情侶從身邊而過，而我卻漫無目的地徘徊街頭。小楊呵，我要告訴你，此地雖然沒如你想象中那麼美好，但這兒實實在在有着自由的空氣和明朗的陽光，可是你不在身旁，我總覺得顫冷，但任何美好的事物對我都變得平凡無味了，小楊呵，此刻我又孤伶伶的躺在異鄉的沙灘上，我是多麼渴望在人頭湧湧中看見你的倩影，但我望穿秋水，你總好像沉在大海底下的一粒微沙！難道，難道說，往日的一切眞的一刹那成永恒嗎？不，不會的，小楊，我在等你啊！我期待着你給我帶來溫馨，帶來力量，帶來歡笑。快來吧！我親愛的小楊。

文責自負

萬人傑

下面一篇文章，原是在星島晚報的「牛馬集」發表，但老編閱後退還，用別的稿子頂上。老萬損失十二皮稿費事小，滿肚子寃屈氣無處發洩事大，因此借「萬人雜誌」一些篇幅，吐吐苦水。雖然「萬人雜誌」跟「星晚」銷路，打邊爐與打屁股，相差十萬八千里，但能夠有機會發表出來，總比丟在字紙籮好得多。

星期五刊出的牛馬集「財務公司」一文，重讀一遍，啼笑皆非，由午後到晚上都不開心，因爲當中一小段不是老萬的文章，與老萬原意不同，可說面目全非！寫文章的朋友，不管是全桶水或半桶水，大都敝帚自珍，除了錯別字外，極不願別人改動；若改到與原意不同，更欲哭無淚，寧願全段撤銷。

老萬的文章，無可否認毛病很多，但有一點是讀者們同意的，它一直保持同一風格，儘管高山滾鼓，讀起來仍覺過癮，如果由別的高手刪一段，加一段，就會使老萬的文章走樣，大異於一貫率直、粗獷的作風。

經過刪改的「財務公司」正犯了這毛病，上文不接下理，許多朋友看不出老萬要講什麼。作爲老編，當然有刪改權；但作爲作者，也有拒絕刪改權。許多刊物都能尊重作者，在「徵稿條例」中有這麼一則：「不願刪改者請先聲明」，這表示作者有權拒絕刪改。如認爲不加刪改可能觸犯法律；或者，與刊物立場不符，儘可全文撤銷，不予發表；加以刪改，使文章與原意有出入，那屬於「強姦」行爲，犯了文人大忌。

有些刊物邀老萬寫稿，老萬必先聲明：「不可部分刪改，但可全文抽掉。」老萬這要求有理由的，因爲我寫的只是專欄，不是社論，社論不能違反報社立場，有一定的原則和範圍；專欄只代表個人見解，只要不違反法例，或可能惹官非，即使發表的是「謬論」，也不該憑老編的意見，加以「修正」。今日的「謬論」可能成爲他日的「眞理」，動不動把別人的文章「修正」的老編，是主觀太強，自以爲是，作風太不民主。

這篇文章本來已寫好三四天，那時報紙上還未有人提過這新鮮問題，但生活圈有一天沒一天，把稿子壓了多日，發表時人家已講完又講，老萬無異拾人牙慧，已十分谷氣；再看看自己的文章，有如斷椏禾蟲，本來已經不通，經這一斬再斬，讀起來便更莫名其妙。老萬不忍卒讀，拿着報紙痛哭一場。除了法律問題承擔不起外，老萬每寫一個字都願自負文責。有些人不願開罪權貴，老萬作風，就事論事，我跟變色蟲相識十多年，私交還算不錯。但發覺他言論轉向，故雖屬老友，也要批評，寧冒「絕交」危險。開罪權貴，更不當一回事。老萬開罪人是老萬不好，不會連累別人受罪；大家知道老萬是「狂生」，怎會把老萬闖的禍錯怪別人呢？

文學作品改編電影應注意的問題

林巽

有一位朋友，是名作家徐訏的忠實讀者，他平日很少看國片，但因爲知道邵氏出品的「江湖行」是徐訏原著改編，加以他幾年前曾經看過導演張曾澤的「路客與刀客」，存有很好印象，所以便決定去看「江湖行」。也許因爲他抱着過高的希望，離開戲院後，搖頭苦笑說：「糟透了，我想要是原著人來看它，我眞擔心他可能只看不到一半就離席了。」

我爲之可惜的是一個新人演員李修賢以及那個飾演葛衣情的何莉莉。劇本寫得很糟，導演亦糟，故事中的角色，幾乎完全沒經過什麼塑造功夫，只在編導情節上充當機械人而已。

「江」故事是一個人物的故事，故事很簡單，它寫一個頭腦單純的農家小伙子，在父親死後，帶着一份少年人天眞的幻想，賣了父親遺下的田地，帶百多元大洋跟一個父親的朋友去走江湖，不知那個父親的朋友是個黑道人物，軍火走私及鴉片走私的私梟。在船上，這小子又愛上一鄉下戲班的小花旦，那是一段錯誤的愛情。整個故事就是這小子交上一個壞朋友，邂逅上一段錯誤的愛情，純潔心靈受到了很大的創傷，來的時候，他對這世界滿懷憧憬，去的時候，見到的是茫茫塵海，狐鬼滿途，不知何去何從。這小說可有詩的格局，但卻是一個人物的故事。這類電影，拍得是否成功，必須看編導對角色的塑造是否成功。電影編導人讀了原著，知道這是一個人物的故事，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是如何通過戲劇手法，將原著人物來一個再創造；導演接到劇本，對角色如何處理，又是進一步的再創造；演員讀了原著、劇本，如何與導演取得綜合意見，然後又是將自己的角色再一次的創造。這角色創造得成功，電影就充滿生命力，塑造得不成功，整齣電影便成爲虛假的電影。

塑造一個成功的角色，並不只是通過角色的說話，或喜怒哀樂的表現就能使觀衆感受到角色生命力的存在。它應該是將一個生命打入一個特殊環境中，讓一個角色，在那環境的氣氛中產生適當或不適應；反抗、掙扎；投降或假妥協種種不同行爲中突出來的。

「江」片主人翁野壯子，前大段戲是在一艘船上，那是一艘航行內河的機帆船，船上載有整個戲班，包括演員及工作人員，總有好幾十人，谷峯飾演的舵伯是船主。編導如何將野壯子這角色的生命力表現出來，應是在這隻船的環境中，野壯子投入這個環境中，適應或不適應，反抗或假妥協，這是最重要的一課。正如吸血殭屍必有荒涼古堡的氣氛襯托，要是吸血殭屍在夜總會出現，他卽使表演得恐怖百倍，人們仍會當他是一名小丑而已。

角色，懦弱的、狂放的、世故的，由這些人物中通過野壯子喜歡那個，不敢接近那個，以及他對於善惡觀念在心靈上所起的矛盾，可說是隨處可以突出一個小伙子的特殊氣質的地方。

野壯子出獄後，導演爲了留住大量時間來讓李修賢與谷峯打鬬，野壯子的憤恨、幻滅、絕望，一層層應爆炸的情感，完全沒有培養。兩年的牢獄然後是幾句吵架，打了一大場，電影就結束了。那是多麼膚淺的結局。

至於何莉莉的葛衣情，如何愛上李修賢，如何後來給劉大的銀彈政策打動，背叛了李修賢，以及何被遺棄，再後悔的想回到李修賢身邊來，這其中編導處理一個角色的心理轉變，是不能用暗場交待的。因爲野壯子與葛衣情，同是受過殘酷的現實教訓過的人。是故事的主線，亦是兩人互愛的心理因素。

「江」片的故事與人物，雖然民初時代，但它的人物精神面貌，應是與現代社會人物共通的。野壯子以一個純潔的青年，如何因爲心地忠厚而墮入醜惡現實的陷阱中受到摧殘，正是現實中很多的例子。葛衣情的母親勢利，正好使人聯想起今日電影圈中好些「星媽」的故事。它如拍得成功，是相當感人的。

朋友最後問我：「同是一樣放映時間，看『路客與刀客』，像有很多東西可看，看『江湖行』，卻得空洞，爲什麼？」

道理很簡單，「江」片中重覆的東西太多了，重覆得使主角完全失掉了主動作用，這是粗枝大葉之過，電影這門「魔術」，是不容許粗枝大葉的。拍一部劣片，原因很多，而最主要的劣，就是粗枝大葉之過。

閒話「知識分

知識分子常常要闖禍，大概知識分子有一個腦袋，有一張嘴，或者有一枝筆的緣故。

知識分子，大概肚裏有幾本書，有幾滴墨水，於是常常向人發起議論來。

「滿腳牛糞」的農夫，也常常要向人發表議論；「工廠妹」「賣

是一個驚人的轉變。後來，有一個腦袋，一張嘴，一枝筆的人們，也常常要考究起它的所以然來，然而，眞正最瞭解內中原因的，大概還是那些統治者們。否則就不會有人要對他們「改造」，或打翻在地，踏上一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了。

從被「坑」到被「改造」，是一個「進步」。統治者大都是研究利用「剩餘價值」的專家。拆下知識分子的腰杆，換上一副奉迎的嘴臉，一副

樣的船來訪問一回，船上的人事組織如何，應有多少夥計[illegible]這小子在船上，應幹什麼工作。幾個夥計的特性與野壯子之間的性格上的協調與不協調，野壯子在工作中如何由錯誤到純熟，這才能使角色生命力突出來。

可是電形中一艘這麼大的船，除了舵伯撐舵與一個不知幹什麼的啞吧之外，並沒有什麼夥計發現，野壯子除了跳入水中替葛衣情拾起一條綉花巾之外，大多數日子都呆呆地坐着或躺着，他看來並不是在船中工作，他只是一個畏羞的搭客。船上的戲過後，角色定型了，那並不是有生命的角色，只是編導安排來表演一個故事的機器人。

邵氏近年的出品，張徹式的打鬪與李翰祥式的裸女，已成爲一種迷信噱頭，「江」片當然也離不了這兩味不成文的「法寶」。但這並不一定吸引觀眾，觀眾所以受感動，應是一個有血有肉的角色。

舵伯這個充滿魔性魅力的人物，所謂魔性，是有吸引力亦有侵犯性的。野壯子是一個沒有見過世面的小夥子，他如何用自己的幻想去將舵伯看成英雄與救世主，那是表現野壯子純眞的一面，以及上到船上後，通過幾個不同性格的

「子

見不大受人注意，大概就因爲缺少幾滴墨水，把它們抹在那些紙上，然後在大街小巷到處亂飛亂飄起來。

知識分子與墨水加紙、和書似乎是分不開的。好像那些稱爲「歷史」的，其實，只是反復加上一些反復一樣。

從反復中，我見過知識分子確被尊敬的歷史，也在反復中見到焚書坑儒的史實。

知識分子從被尊敬到被「坑」，到底比嬴政的「坑」過癮得多，尤其是那些患有嚴重虐待狂的暴君。

由被「坑」到被「舞」，秀才們的「架」什麼都丟清了。然而，並非所有的秀才都要去做統治者的猴子的，尤其是海外的知識分子們，硬要挨上去的，不但丟盡知識分子的尊嚴，喪失人格，簡直就是低格，賤格！

我喜愛「滿腳牛屎」的農夫，喜歡「工廠妹」，喜歡「賣菜婆」，獨賤視那些披着「××問題專家」的所謂「知識分子」，此時此地乞丐們。

捕蛇者

手杖與筆的妙用

霍大川

一位喜愛晨運的朋友，不論晴天或雨天，不論什麼季節，看見他時，多數日子都看到他手中携一把雨傘，朋友們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張伯倫」，因爲以前英國有一位首相，亦是與雨傘形影不離的。

我的朋友手中的雨傘，並不是時髦的雨傘，而是用粗藤做傘把的舊式雨傘，並且不知怎的，在傘頭還裝上一個膠套子。他有一次解釋說，他的雨傘，實在是手杖，他年紀不過四十出頭，也許覺得携手杖太早了，所以才以傘來掩飾，後來我細心觀察，他一隻脚像有點毛病，至於什麼毛病，我亦不必理會它了。

手杖在古老時代，甚至半個世紀前，可說是一種男人紳士的裝飾品，這裝飾品在最古老的年代，並不是裝飾品而是必需品，因爲那時代人們遠行，沒有火車、汽車，書生千里迢迢上京應試，富有的騎馬携童僕，窮書生只好步行，於是手杖的作用，一可以使身體減少疲勞，可作爲搪挑行李的擔棒，可以作爲自衛的武器，後來人們有了交通工具之後，手杖才成爲裝飾品，以至於受到淘汰。甚至像我那聰明的朋友那樣，將它變形成爲雨傘。

大戴禮記上，有一篇「武王踐阼」，敍述周武王登極之後，在呂尚指示下，齋戒三天，然後給自己所使用或觸目常見的家具，都雕刻上警惕自己的格言，當時武王在手杖上雕刻的格言是：「惡乎危，於忿疐；於嗜欲，惡乎相忘，於富貴。」如果用現代語意解起來，可以這麼說：「由於憤怒而去做什麼，會使自己闖禍。給富心或虛榮充昏了頭腦的人，會使人迷失了方向。」

西方的君王，在登極時，除了加冕之外，還有一枝權杖。武人到了指揮階級，亦有一枝指揮棒，音樂指揮，亦同樣有一枝指揮棒，有些權杖，嵌上寶石，但不知有沒有像武王雕刻的警惕自己的字句，其實不論權杖也好，指揮棒也好，都是一種權勢的象徵，一個人到了有權有勢的時候，在自己勢力範圍，可說是「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但那個人如果時時爲憤怒而闖禍，爲虛榮作怪而迷失了方向，那枝權勢之杖，即等於他的死亡之杖。

孫悟空手中的「如意金箍棒」據說重一萬三千斤，但那棒的主人，可以隨自己的意思，使它可大可小，甚至小至如髮夾，插在頭髮上就得了。那「如意金箍棒」可以說是神話故事中的神器，其實應是知識分子手中的一枝筆。知識分子手中的一枝筆，事實上比神話中的如意棒不知強大了多少倍，幾千年來人類的文明果實，卻是由那「如意棒」揮耍出來的，一個知識分子如不自己作賤，不低估自己的價值，他手中的「如意棒」所開拓出來的新境界，是難以估計的。

當然，知識分子手中的筆，不一定需要名貴的筆，不用嵌上寶石，即使是兩三毫子的廉價原子筆，亦同樣寫出價值非凡的作品，問題不在寫字之筆，而在自己心靈上的筆，只要他心靈上的筆，不趨炎附勢，不爲憤怒而闖禍，不爲虛榮心的作怪而使自己迷失了方向。總會有一天，他會漸漸地寫出自己的價值來，那個價值，可能會保留到好多年代。

筆的價值與手杖的價值有很多地方是相同的，它可以作爲生活的擔棒子，它可以作爲維護正義的武器，它可以作爲平衡身體的力量，爲不和諧的世界建構起和諧的理想，一首好詩，一枝丹青妙筆，可以使一切如枯木死灰般的心靈重新火熱起來，只要你不爲虛榮作怪，不埋沒良心去出賣自己，不寫貪污影評，不要以爲讀者的理解力這麼低，可隨意聽你胡說八道，將血腥暴力的東西說成什麼時代性，將不通的作品寫成什麼有內涵的東西，不利用你手中的「如意棒」作爲搖錢樹。要是你能自愛，你自找到更好方向的。

閒話故大

凡讀書人差不多皆愛看故大公報，因為：㈠立場公正，卻夠得上稱大公，從不捧任何權貴。㈡當時國府也尊重它的自由獨立立場，故有報中之報美稱。㈢胡政之、張季鸞兩人所寫社論，簡短有力，針針見血。此外，還有星期論評，皆全國著名學者執筆，有內容、有見識。㈣學術氣味濃厚，讀者不僅為看它的新聞，也為求知識，像這樣的報，不僅中國少有，在亞洲也罕有其匹，故日本各大機構、各大學皆也訂閱故大公報。

當民國十三年故大公報在天津誕生時，筆者僅是南大一年級生，大概因經費不充足罷，初版只印薄薄單面一張報，好像不為社會所重視。其實不然，由於胡張兩先生辦理得法，言論公正，一年後，遂居然凌駕平津滬各大報之上了。因平報常為政局左右，誰當權捧誰，不能自由獨立。滬報則太重視工商業的報導、廣告。大公報不然，它的注意力是放在全國政治、經濟、軍事、學術以及人民生活之上。可惜，這樣的報章，今日在大陸絕對再看不到了。雖然故大公報已經死滅，但那一批傑出的報人，卻常會縈繞於一般人的腦海，栩栩如生。久想有資格者名家能寫此文，但至今尚未可得，故願提筆一試，故曰「閒話」，即知什麼寫什麼之意。

胡政之：原名霖，四川人，初在故都辦小報，做記者，久久不得志。至民國十三年秋，乃邀張季鸞到天津創辦大公報，這次可說是一砲而紅，其情況猶如另一川人張大千，回川再返故都然。

抗戰爆發，華北危急，胡先生乃先將大公報遷滬，繼又遷港。不久，我也來港，因事且時進大公報，但並未與他會晤。直至勝利後，在上海一純學術團體同任委員，始得機會識荆。

胡先生中等身裁，方面，一口北方話，不帶蜀音而有天津鄉腔。初次印象，像一大老闆，久之始確知為滿腹經綸，老成持重的儒學者，平易近人，絲毫無名報人架子、氣燄。當香港淪陷前，他已離港飛渝，我未能走開，故知大公報被日寇刼持情形較詳。初次私談，便以此為主題，敍談頗長。我們每次開會，總以為他必高談濶論，殊不知他甚少發言。但每次發言，必中肯，贏得全體同人首肯，一如其所寫社論然。

胡先生的道德學問頗與張伯苓先生伯仲，實為近代不可多得人物，滿以為來日方長，領教機會正多。殊不料，國家社會正倚伏方殷時，以六十許人，竟忽然遽歸道山！他的逝世，也與張伯苓先生相同，為太憂心國事所創，因外患方休，而內亂又發生，以如此一向憂國憂民的老成，怎能禁得起這種刺激。

張季鸞：陝西人，近幾十年來，陝西很少見傑出文豪，然自張季鸞出，可算是為陝西人爭到大光彩。這位文豪，始終未見過面，但從吾友許君遠兄口中，卻知道他很多。他較胡先生瘦削，能言善道，也較活潑，是一風流才子型人物。以兩個性格不同的人，居然能合作三十餘年，有那麼大的成就，足證兩人作人修養如何之深。

故大公報是實行總經理與總編輯平行制。胡先生任總經理，張季鸞先生則任總編輯，但雙方面事務，皆可互相督責、過問，也即一種小型分權、民主制。雖然如是，但張先生卻不大過問經理部之事，故寫文較多。

大公報的特色，主要是胡、張兩人撰的社論。社論與學術論文不同，要在能把當前問題，根據可靠資料，在腦海溶化後，用豐富的學識，加以合理的判斷。引證自然不可免，但只要三言兩語已足，絕不長段抄錄，學術論文也不應該，況社論。他倆的社論，簡短有力，正符合這種要訣。

何以稱張季鸞為風流才子呢？這是有根據的。許君遠不僅是張季鸞的編輯主任，而且兩人性格相同，皆愛風流，故交情特厚，無話不談。據君遠說：張季鸞每到一處，必先找女人。不是一個，而是好幾個，當然皆屬歡場撈女，美醜全不在乎。若無女人，就會神不守舍、發呆，感到人生無樂趣。張的文章，差不多皆是在與女人胡調後寫出來的，這點頗像最近逝世的畢加索。

張季鸞是在剛勝利前後逝世的，年齡不會超過六十歲，他何以死得那麼早，大概與他風流有關，斲喪過度罷。

王芸生：河北人，他進大公報，大概與許君遠時間差不多，應屬後輩，他的出名，是由於中日關係正緊急時，他根據外交史料，輯了一本「六十年來的中日關係」。這只是輯，不是編，也非述，因為當時國人皆注意中日關係，所以輯者也連帶出了名。

在我讀其文時，想像中必以為他是一正常讀書人，謙遜有禮，那知在滬見面後，使我大大失望。勝利後，大家皆回到上海，當時有商務印書館的周昌壽、中央研究院的羅宗洛、以及中國科學社、中華學藝社各主持人，因此特邀請王芸生晚餐，目的是想聽聽他對當前局勢的看法，也即中共問題，因信他會知道報章以外的消息。那想到，王芸生一開口，便像一激政客大吃其牛皮，眞給河北人丟臉。

他對大家要想聽的，一句話未說。原來他是一草包報人，大談歷次如何被某某權貴的邀宴一類無聊的廢話。大家一聽便厭，然又不好意思下逐客令，皆面面相覷，以示不聽之意。但他遲鈍，仍然談得津津有味。王芸生自這次出醜後，上海文化界人遂皆把他當做無恥勢利小人，不再認其為報人。今港報有載，說他在大陸又露面了，故益證明其為小人不虛。

許君遠：河北蠡縣人，北大英文系畢業，頗受陳西瀅教授（英國文學家）的賞識。初任中學英文教員，約一年後入天津大公報，任副刊編輯，後升新聞編輯。在港我認識他時，已是編輯主任了。身裁不高，近視，態度誠懇謙遜，標準的河北人。因此，在港自楊雲竹介紹後，便成好友，經常聚首。

君遠後調重慶，迨港淪陷我也入渝，兩人居住相距雖甚遠，但仍未斷絕往還。在渝時，他嘗為「時與潮」寫小說、散文。誰知他寫作不慎，惹出大禍。一晚他回家，許太太柳眉倒豎，杏眼圓睜，見了君遠，不分青紅皂白，大吵大鬧起來，硬要和他離婚。君遠弄得一頭霧水，莫名其妙，問太太「究竟為了何事」？許太太把手中的「時與潮」向他臉上一拋道：「你看，這就是你幹的好事，你還有臉

報人物

回家，見得你妻子、六個女兒？」君遠聞言嗤嗤一笑，說道：「那只是小說，遊戲之作，並非眞有其事，何必生偌大的氣呢。」接着他做起戲來，「娘子，千萬息怒，小生這廂有禮了。」許太太見他那怪相，乃破涕爲笑，也只好相信那是「他遊戲之作」。

自古文人總好把自己的艷遇價情之事暴露出來，乃始甘心。最著名的，是唐元稹之撰「會眞記」，據前人研究，那就是元稹寫的自己私事，並非憑空杜撰。君遠事後對我說：「那篇偷情故事，確是我的眞事，因爲這件事總是縈繞心中，不寫出不快，誰知惹了那麼一場大禍，差一點被太太遺棄。」許君遠相貌似老太婆，一點無吸引人處，但他常愛談他的無數艷史，像講「金瓶梅」、「性史」，津津有味，這可能是受他的上司張季鸞的影響，也許荷爾蒙過多之故。

勝利後，我飛台灣，他調任上海大公報總編輯，恐怕這是他一生中的黃金時代。報館不僅配給他兩間大屋，還供給他一專用老爺車，帶司機。可是，好景不常，三年後八路軍來了，接收了大公報。他一向最醉心於英美的自由民主主義，今一旦被共產主義控制，任何事皆要干涉，自然吃不消。但是熬得那麼一個稱心的好位置，又捨不得離開，只好背後唉聲嘆氣，精神上本已十分痛苦，但生活尚不致發愁。不料十年後，毛澤東突搞出一個「陽謀」，讓人民盡量吐苦水，說什麼言者無罪，中共有什麼不好，可以隨便提出意見。許君遠是一忠厚人，以爲中共是有誠意悔改的，所以他乃把心中牢騷一古腦兒傾盆推出，把中共罵得個狗血淋頭。孰知數日後，老毛一翻臉，明說這是一種陽謀，要抓出隱蔽的敵人。因此，許君遠就和其全大陸高級知識分子一樣，統通被指爲「右派」，也即反革命敵人。他被解聘離開大公報，登時吃住發生嚴重問題。在往時，此處失業，可另到別處復業，而且也可賣文求生。但今在中共統治下，則絕對不可能，扣上你一頂「右派」帽子，便永不能翻身。報館宿舍下逐客令了，他試給各小報投稿，也一一退回，中共不准登他的稿子。俗語說：「天無絕人之路」，然在共產黨統治下，這句話是行不通的，因爲憂鬱成疾，而且患上白內障，誰知經醫院一割而亡，享年僅六十歲，悲夫！

周榆瑞：福建人，北平師大英文系畢業，中英文皆能寫。我原不知有此人，這次來港，因他是吾友周振勇兄的妹夫，始知之。知其在「大公報」做編輯，心情時感苦悶，久欲脫離報社，而又無其他出路，正如金庸過去一樣。

一次，我在程伯京眼科醫生夫婦邀至其家吃下午茶，始見到周榆瑞。中等身裁，面圓，當時約四十左右。大家皆在樹下草地說笑，吃水菓、蛋糕，只他與其太太獨坐一角，不言不語，始證明他必然有心事。

不久，香港報章傳出消息，說周榆瑞果然脫離「大公報」了，周榆瑞遂登時成爲海隅注目新聞人物。初以爲他必到美國，不然，他卻飛倫敦去了。約月餘後，我從香港時報看到他在倫敦發表脫離「大公報」感想，先用英文發表，後譯成中文，文甚長。我逐日追閱，因我想從其文中，想了解在大陸許多文化界朋友狀況及周榆瑞本人的思想。殊不知，看完他長文後，言詞閃爍，模稜兩可，未免使我失望，因既未見到我關心人的消息，也未看清楚他的思想。但，這也難怪，一個習文學的人，資歷又不深，不懂世界史、政治哲學，故他雖然反對共產主義，卻不知爲什麼要反對。

我曾讀到西方一句名言：「今天，我們不但要手中有槍，我們腦中還要有思想，心中有答案」。民主國所以往往失敗，就因腦中無思想，心中無答案。周榆瑞也就是這種人。

李俠文：廣東人，清華大學政治系畢業。漂亮、和藹、斯文，從不疾言厲色，好像一位大姑娘。我認識他時，他尚在青年，原在國府外交部駐港專員辦事處任職，愛好文藝，時爲大公報副刊寫稿，故常出入大公報，終於投進大公報，以至今日。

到了重慶，又時有往還，我還受他邀到他們報館午宴。我常和他討論有關中國的一些政治問題。他不像許君遠那樣右，但也非眞左，中心思想還是自由民主主義，故我們甚談得來，友情自然隨之增高。

勝利後在上海，又不時聚首，我到過他家，看到他太太，那時他已有一小孩，像是女孩，不久，他被調到香港「大公報」，臨行前，他還到我家（也是辦事處）辭行，後來我也來港，爲了珍惜我們過去一段友情，所以我特到「大公報」去探訪他。但當時我還以爲過去的大公報，有自由、溫情呢。但這次不然，我找到李俠文，還看到其他面熟的人。看個個眼色神氣皆變了，知道入錯了衙門，所以未多談，便辭出了。

照常情，俠文必來回訪我，但一次也未來。這不怪他，該怪我自己，太不明白當前的局勢，是處於兩個世界中。後來在尖沙咀也碰過幾次，他與朋友同行，兩人只笑而不言。最初還揚手示意，後來這一套也免了，低下頭，皆假裝看不見。雖同在香港，然已有二十年未見面了，彼此皆已忘掉有這樣朋友。五年前，香港大暴動，報章上發現了李俠文名字，始又想起他。我始終認爲俠文決不會做出擲菠蘿的事，但在報紙上看到他在港督門口，舉右手張大口的照片，但我仍堅信，那是被迫，不得不隨聲附和，應該原諒的，況大姑娘怎會喊口號呢，莫非眞變了？我總不相信。

五胡亂華時，北方人往何處逃？大多數還不是做了順民。蒙古人、滿洲人強據中國大陸時，那麼多的人民又往何處逃？還不是多做了元清統治者的順民，且還有不少做元、清官者。日寇侵佔中國北方及沿海各省，那麼多的難胞又往那裏逃？還不是多數做了順民。今日情勢也一樣，明明中共佔據大陸了，放下鐵幕不准人民走，民無全家自殺的傻氣，又逃不出竹幕，只好等待了，將來總有光明之時，假使人民不等待，朱元璋、孫中山去號召什麼人呢？大明，民國怎會有呢？所以，我們不應隨便給人扣帽子，某也漢奸，某也共產黨，而應該體諒別人的處境，這就是中國傳統美德——厚道。

縉山

從印度接管錫金說起

胡蓑之

當印度政府派遣大員前往錫金首都干托克，進行接管該細小的喜馬拉雅山王國的行政權時，來自新德里的消息報導說：「新委派的印度行政官，四月十一日抵錫金履任時，受到錫金人民的熱烈歡迎。……」但北平方面的毛周政權則指出：「錫金人民極力反對印度用武力控制與壓迫。」

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呢？筆者認爲：錫金國王外甥傑美王子，四月廿八日在美國德薩斯州霍斯頓里大學所發表的談話，頗爲中肯。他說：「錫金有獨立統治的長遠歷史，有自己的文化，而印度此次接管錫金的舉措，顯然在企圖利用錫金作爲對中共的一個戰畧緩衝地帶，並想要影響和控制不丹及尼泊爾等三個王國的政治發展，以對抗中共，……」

換句話說，印度一直在利用錫金、不丹及尼泊爾等小國，作爲它對中共的衛星或外圍據點。而中共則利用西藏以爲赤化南亞的跳板，其魔掌也早已伸入了這些喜馬拉雅山麓的各王國。

遠在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印度外長辛格曾對聯合國大會說：「除中共繼續佔領印度領土一萬四千五百平方英里外，並在喜馬拉雅山麓陳兵十五師，長期威脅錫金、不丹及尼泊爾。」同時中共在西藏境內也遍貼文告，內容是：「我們的計劃首先要克服印度，讓我們能夠獲得軍事所需的一切物資，以進行我們的亞洲計劃。西藏用以作爲進攻印度的橋頭堡或跳板，很有用處，但西藏卻缺乏我們陸軍所需的許多供應品。……」

如果中共進攻印度，必先掃蕩印度的外圍，由於錫金、不丹和尼泊爾，都與西藏相毗連，而當時西藏人民大量逃亡到印度，必須經過這些地區。因此，中共軍藉口阻截和追捕逃亡的藏人，而不斷地侵入了以上各國境內。最首當其衝的便是錫金和不丹，因爲這兩個小國位於喜馬拉雅山的東部，恰好夾在印度與西藏的中間，並且都是印度的保護國，故廿年來，它們備受中共的威脅。

錫金，原名哲孟雄，位在西藏的南部，是南亞洲一個最小的王國，全面積僅有十萬方里，少於西藏二十五倍（西藏面積二百五十方里）。它本來是屬於西藏的一部份，居民也多屬藏族和尼泊爾族；且自一六四一年起，便由一位西藏王公治理，一直到十八世紀爲止。西藏首府拉薩，過去曾把錫金當局，作爲西藏一個地方政府的官員看待，由於一八六〇年，英國自擴張勢力至北印度之後，爲了要開闢一條通往西藏，以便進侵中國內地的道路，錫金便首遭英人染指；並以金錢行賄，遂取得錫境鐵路的建築權。一八六一年，英與錫金簽訂條約後，隨卽把藩王驅逐出境，而藩王則逃到西藏求援。當時，西藏曾經派軍收復其土地。但卒以力量薄弱，而終於一八八八年被英人打敗；並於一八九〇年英國和錫金再行訂約，從此把錫金當作英國的保護國。

錫金藩王逃走時，被尼泊爾截住扣留。一八九一年（清光緒十六年），中國與英印簽訂了西藏條約，中國正式承認了英國管理錫金後，藩王始返回錫金。這個國家矗立於二萬八千一百六十八呎的高原，深藏在喜馬拉雅山中，它和其餘兩個姊妹國——尼泊爾與不丹——分別在西藏的東南部及西南部，它們的風俗習慣大致與西藏相似；特別是錫金和不丹兩國，都同樣信奉佛教，所不同的是不丹比錫金的土地大兩萬方里。

可是，錫金較不丹爲進步，前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便有了一個政黨名叫「國民大會黨」。這個政黨的建立，據說是受了印度的影響。由於印度獨立後，卽與錫金訂了協約：兼行兼制着錫金的外交和內政。換言之，錫金卽爲印度的保護國，因此，它們之間在政治上發生了密切的關係。但錫金的國大黨比印度的國大黨爲左傾，當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間，中共竊據了中國大陸之初，該黨曾經使用過鎌刀斧頭來做黨徽，其後又改變了。現在尼泊爾的「國大黨」領袖權伊拉拉，一度也是錫金國大黨內的台柱哩。

錫金不屬於中國管轄已達八十多年之久，而中共所製訂的新地圖，關於藏印邊界，除了將錫金、不丹仍劃在中國版圖內之外，並越入印度人所認爲其邊境的界線幾百英里。過去中國與印度劃界時，藏印邊境地區也未嘗劃清楚。後來新德里當局想把錫金和不丹幾個喜馬拉雅山小國家，圈入印度的版圖範圍。然而這些小國在人種上多是屬於西藏族的。因而令到印度不能自圓其說。不過，錫金對印度卻非常重要，中亞細亞通往印度的路線，三條都要經由錫金。一九五一年當中共勢力侵入西藏之初，錫金就已成爲印度的國防大門；尤其是在一九五八年拉薩的反共抗暴運動失敗之後，錫金更成爲西藏同胞逃亡的必經之道。所以，中共便不斷地企圖滲透這個細小王國。如所週知：一九五九年所發生的藏錫邊境衝突事件，便是中共的陰謀「傑作」。一九六五年二月，當錫金王南雅爾訪問印京新德里時，曾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中宣佈：「中共派在錫金的特務分子，正竭力煽動錫金人民叛亂。……」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那天，在西藏、錫金邊境的中（共）印武裝部隊所發生的小規模戰鬬，顯然是繼同年六月底，中共外交人員在新德里與印度暴徒大打出手的另一次軍事衝突；也是自一九六二年以來，又一次喜馬拉雅山的新風雲。從表面上看，當雙方的邊防部隊發生開火之初，一般以爲是難免的一次

小誤會而導致偶然的衝突事件。根據當時北平向新德里方面所提的那次最強硬最緊急的抗議中表示：「九月十一日上午七時四十分，印度侵略軍六十多人，在乃堆垃山口越過中錫邊界而侵入了中國境內，印軍在其猛烈砲火掩護下，向中國邊防部隊發動攻擊；接着又向錫金拉山口中國邊防部隊猖狂射擊，先後打死打傷了中國邊防部隊三十六人。……」該抗議書並警告印度政府：「不要錯誤估計形勢，重蹈一九六二年的覆轍！如果不知懸崖勒馬，則印度政府將負全部後果責任。」同時，印度政府在其停火建議書中，也曾表示希望立即停止行動，由雙方的邊防司令就地談判。實際上，那次的藏錫邊境武裝衝突，本來在九月十二日已經停止射擊達十二小時，以爲告一段落了。然而不幸得很，經過十二小時的沉寂後，侵略成性的中共巡邏隊，於當晚又在乃堆垃山口繼續對印軍射擊，而印軍亦加以還擊，以致同月十三日的整天中沒有停止行動。共軍且曾使用大砲、臼砲、輕重機槍對錫金境內的印軍射擊，除了印軍再度傷亡六十餘人外，而共軍方面也有新的傷亡，令到錫金首都干托克的氣氛十分緊張。

中共又不僅威脅錫金，同時也曾染指不丹及尼泊爾。如所週知，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前不丹首相多芝於送別一位印度政治官員阿伏達星之後約三小時便遭暴徒殺害，成爲該國有史以來暗殺首相的第一次。尤其是一九六五年八月一日，前不丹國王黃州更遭暴徒以手榴彈及手槍行刺，他雖吉人天相，死裏逃生，但這些空前的恐怖事件，給予不丹人民的異常驚震！由於不丹的社會和政治情形都很落伍，從來沒有政黨組織，也沒有政治觀念；無論其國王、首相以及各部部長，均爲喇嘛僧出身，印度過去送給該國政府的槍械，一概被封存不用。亦即是說，不丹向以宗教精神來維繫其國民的守法精神，而沒有犯上作亂的。但自一九五九年西藏抗暴革命運動發生後，不丹也像它的鄰國錫金一樣，時常遭到中共的滲入，因此，印度和西方國家均懷疑在那十五個月中，不丹所發生的兩項恐怖事件，實爲中共的幕後主謀。

因爲前不丹國王黃州及前首相多芝，都是傾向印度而反對共黨的。他們在一項條約之下，曾接受印度的軍經援助，而北平政權則一再迫令他們做中共的爪牙未遂。於是，毛澤東惱羞成怒，一不做，二不休，乃暗中收買了不丹的一批流氓，並先後分別向不丹國王及首相下手，其後不丹政府曾逮捕十二名有關行刺的嫌疑兇犯，據說裏面有好幾名是中共在西藏訓練出來的特務。

原來在不丹七十餘萬人口中，約有二十萬屬於藏族的忒克巴人，當地人把他們稱作「藏邊人」。事實上，不丹的宗教、風俗習慣，都與西藏大致相同，從前的不丹首領也是一個活佛，其地位與西藏的達賴喇嘛相似。十八、十九兩個世紀，不丹活佛及其侍從人員，歷受清廷的册封；同時，不丹也按年向清廷進貢。據說有一個時期，除了貢品之外，兼納稅欵；直至一八三〇年（即鴉片戰爭前十年），清廷更派遣軍隊入不丹平亂。一八七六——一八八五年間，駐在拉薩的欽差大臣，也曾干涉不丹的內政。直至一八九〇年不丹官員們的表册，仍然由清廷代爲編錄哩。

不獨清廷如此，連西藏從前也把不丹視爲自己的屬土。一七七四年西藏老班禪喇嘛對英國駐印總督行文時，曾聲明不丹是西藏藩屬。可是到了十八世紀，當西藏對尼泊爾進兵時，不丹沒有出兵助藏；一八六四年英國進攻不丹，西藏也袖手旁觀。一九〇四年當英國派兵侵入西藏之際，其中卻有不少的不丹人隨行。英國爲了便於控制這些地區，而不惜從中撥挑離間，因而令到不丹與西藏過去的時常發生衝突；並且一度禁止西藏人進入不丹國境。但在十四年前當中共大肆血腥鎮壓拉薩革命時，不丹則很同情西藏人的遭遇。西藏人民爲了逃離中共的暴政，也有不少逃亡不丹，而輾轉入於印度的。自此這個向少開放的神秘王國，便成爲藏人的避難之所，亦爲中共攫奪的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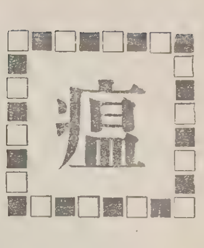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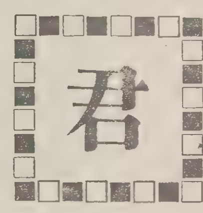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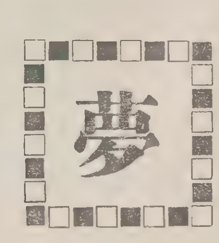
談到中共之於尼泊爾，也曾發生一連串的侵略行動。例如：一九六〇年六月廿七日那天，便有中共武裝軍二千餘人，分別侵入尼國邊境宿營，尼國一名准尉軍官和三個士兵前往調查時，即遭共軍開槍射殺於該國境內二百碼地區，從而長驅直入尼泊爾的腹心，並在五個哨站擄走十七名尼泊爾人。如果不是尼國政府迅速向北平政權提出強硬抗議的話，則西藏反共抗暴的內幕眞現，可能永遠難以揭發。由於當時中共血腥鎮壓拉薩的革命運動之後，大部份的西藏游擊人員，則分向後藏日喀則方面轉移；並陸續退至喜馬拉雅山麓的藏尼邊境山區活動。據北平當時致尼國政府的照會表示：游擊隊是以薩迦宗、聶拉李等區的游擊人員相呼應，隨時出擊或擾亂共軍。證明西藏反共志士與共軍作戰曾達兩年之久，使北平大傷腦筋！周恩來曾以私人函件致尼前首相蓋拉拉說：「中共軍隊仍在戰鬥中，以期敉平西藏境內的叛亂。若有尼泊爾人被殺，則表示紹對抱歉，扣留的尼泊爾人，當即迅速釋放。……」

然則中共爲何不敢把這些小國一口吞下肚裏去，反而要和它們拉關係呢？這是有着許多陰謀和因素存在的。分析如下：

(一)中共主要的侵略對象是印度甚至整個亞洲，而錫金、不丹及尼泊爾這些小國，則多爲印度所保護，自然傾向於印度。但倘若中共對它們大舉進攻，則未免打草驚蛇，引起印度和西方國家振振有詞。因之，北平只好運用陰謀手段，以離間它們對印度的關係，而企圖各個擊破。正如「泰晤士報」所說：「中共與尼泊爾協定，顯然是分化作用；一如拉攏巴基斯坦，而企圖孤立印度。」

(二)尼泊爾的民族性最強，全國人民多數接受過軍事訓練。他們對於當兵頗感興趣，作戰的士氣極爲旺盛，一九五九至六〇年間，當共軍侵入邊境時，尼泊爾反對黨領袖夏姆西爾，立即要求政府派兵抵抗；並於一九六一年二月公開反對前尼泊爾王馬漢特拉的親中共政策，從而發動政變向尼王汽車投擲炸彈，表示尼泊爾的民族是不可輕侮的。

(三)蘇聯在中國的東北和西北方面，部署重兵達四十五個師，包圍了中共；加以蘇印簽訂聯防條約之後，中共未嘗沒有顧忌。但在錫金國內有一個政黨是左傾的，它很可能被中共利用以反對錫王南雅爾，如果印度不趁此時機控制錫金局勢，則此小國將可能被中共竊奪。而一度被叛黨軟禁在宮中的錫王，現年四十二歲，一九六三年娶美國小姐菊谷爲后。同年十二月繼任王位，六五年四月始正式加冕。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船靠了岸，陳毅剛下船，走來一班武裝士兵，爲首的人問道：「那位是陳司令。」

陳毅一看這批官兵穿的竟是僞軍制服，頓時嚇得兩腿一軟，差點坐在地下，回頭看着管文蔚，連說：「這是怎麼回事，這是怎麼回事。」

管文蔚不理會陳毅，向來人問道：「你們是那一方面的。」

爲首的人說道：「我們是李總司令派來接陳司令的。」

管文蔚看看陳毅，意思是叫陳毅出頭。

陳毅連連打手勢道：「你就說你是陳司令，看他怎麼說。」

管文蔚說道：「我是陳司令，李總司令怎麼交代你。」

來人舉手敬禮，說道：「報告司令，我是總司令身邊李副官，總司令現在泰州城內等候司令，請隨我來。」

陳毅看見李副官口口聲聲喊管文蔚作司令，心裏有點酸酸地，但繼而一想，禍福還未可知，也許是敵人擺的圈套，還是暫時隱忍不談，等到見了李名揚再說。

上岸走了幾十步，路旁停了兩輛軍用卡車，漆着朱紅的日本國徽，陳毅當時嚇得如同釘在地上，一步也挪不動。

管文蔚走了幾步，看見陳毅仍然站着不動，回來問道：「司令員怎麼不走。」

陳毅指指卡車說道：「你沒看見這是日本皇軍卡車，我們上去之後，一定一車開去皇軍司令部，就非死不可了。」

管文蔚笑道：「司令員誤會了，李總司令現在駐在泰州，那是已經淪陷的縣份，但是卻沒有日本軍駐防，他用日本軍車最安全，遇到日軍巡邏隊也不查問。」

陳毅問道：「他到底是國軍還是僞軍。」

管文蔚笑道：「他當然是國軍，但是他手下大將李長江卻投了汪精衛，編爲第一集團軍，李老頭子在自己防區住厭了，就來到李長江防區住幾天，有時李長江還派人送他到上海玩玩。」

陳毅笑道：「這倒有趣，我們將來也可以採取腳踏兩船的辦法，無論誰勝了，我們都有份。」

兩人說着上了汽車，一車開去泰州，進城時陳毅看見城上掛着紅色膏藥旗，城門口站着一隊持槍的士兵，心裏仍然噗噗的跳，低聲問道：「文蔚同志，確實沒有事吧！」

管文蔚說道：「你放心，我常來，對於這邊情況清楚的很。」

卡車進了城，一直駛到司令部門首停下，李副官領着陳毅，管文蔚直向裏走，過了兩道大門，到了最後一層正房，走進去三明兩暗，李副官把陳毅一行帶到右邊套房，打開布簾向內讓，陳毅一腳跨進去，就聞到一股大烟香氣撲鼻，這時炕上人放下烟槍走下來，說道：「是陳司令吧！幸會，幸會。」

管文蔚趕忙搶前一步介紹道：「這是李總司令。」

那人呵呵大笑道：「兄弟李明揚。」

陳毅連忙鞠躬說道：「部下陳毅，特來謁見總司令。」

李明揚說道：「不敢當，不敢當，老兄並非兄弟部下，請不要客氣。」

陳毅說道：「敝軍到總司令防地，就應當歸總司令節制。」

李明揚說道：「請上床坐，談話方便。」

陳毅垂手說道：「在總司令面前，部下怎能坐。」

李明揚指指床上烟燈笑道：「老兄不要拘束了，兄弟若把你當外人，能把你請到這裏談話嗎？請上床躺着談，比較方便。」

管文蔚說道：「總司令一向個性豪爽，不拘小節，司令員不必客氣了。」

陳毅又鞠個躬，說道：「總司令既然這麼說，部下只好從命了。」說着等到李明揚上了炕，自己也就上炕躺在對面。

李明揚問道：「陳司令雅篆是什麼？」

陳毅說道：「部下草字仲弘，總司令就喊陳毅好了。」

李明揚說道：「仲弘兄，我久仰你爲人爽直，有膽有識，所以願意同你交個朋友。」

陳毅說道：「總司令太客氣了，部下爲人無他長，就是受人好處忘不了，蒙總司令知遇，若有事派遣，雖赴湯蹈火都不辭。」

李明揚說道：「那倒不必，我們只是談談閒事，希望以後彼此互相照應。」

陳毅笑道：「我有什麼地方能照應總司令呢？還是總司令照應我的地方多。」

李明揚嘆口氣：「仲弘兄，你不知道我的處境，我的官雖高，卻沒有實權，一切都是個空架子。」

陳毅假裝不知道，問道：「總司令是黨國元勛，就在中央也是資深大員，委員長也不能不留三分面子，何況在江蘇。」

李明揚說道：「委員長確實還念舊，處處都照應我，但在江蘇，人家不把當人，有什麼辦法。」

陳毅說道：「在江蘇，還有誰的資歷高過總司令，恕我說句斗膽的話，韓主席那個職位應該讓給總司令才是。」

李明揚說道：「千萬不要講這個話，若是傳給他知道，我這個位子也坐不住了。」

陳毅說道：「中央大員當然都是一流人才，只有韓主席，實際使人看不起，我眞不明白他怎麼能爬這麼高。」

李明揚聽出興趣來了，放下煙槍問道：「你們爲什麼看不起韓主席。」

陳毅笑道：「那是我們手下的敗將，在江西有兩次差點被俘，他的五十二師一戰全被解決，不知爲什麼他越打敗仗越升官，現在升到了魯蘇戰區副總司令又兼江蘇省政府主席，如果再敗一次不是要升司令長官。」

李明揚哈哈大笑道：「也差不多。」

陳毅問道：「他怎麼有這麼好的運氣，越打敗仗越升官。」

李明揚說道：「沒有辦法，朝內有人好作官，有顧墨三作他的後台，無論犯什麼錯都不妨碍升官。」

陳毅笑道：「顧長官又看中了韓主席那一點呢？」

李明揚冷笑道：「猪八戒玩夜貓子，什麼人玩什麼鳥，顧墨三那塊料有名的粥桶，你也該聽說。他不用韓德勤用誰？用我李師廣，他放心嗎？」

陳毅說道：「這實在太不公道了。」

李明揚說道：「不公道的事可多哩，就拿我這個職位來說吧——名義上是長江下游挺進軍總司令，官是夠大了，可是轄區卻指定江邊幾個縣，誰都知道沿江、沿鐵路線，全被日軍佔領，我怎能立得住腳，不是我有一個忠心耿耿的部下李長江投了汪組織，佔住了這個泰州，你說叫我上那去。」

陳毅說道：「我要是總司令，我就把隊伍開到蘇中各縣，絕不在這裏死守。」

李明揚說道：「那是這麼簡單，就在泰興駐了陳泰運一支隊伍，那是韓德勤派來監視我的。」

陳毅說道：「這眞豈有此理，總司令的脾氣太好，換了我先解決陳泰運，再打韓德勤，非出這口惡氣不可。」

李明揚說道：「仲弘，我是從刀尖上滾出來的，從來不怕事。」

陳毅笑道：「當然了，總司令如果怕事，還敢隨中山先生革命嗎？」

李明揚說道：「仲弘，你說這句話才是我的知音。但是，目前情形不同了，我如果用武力驅逐陳泰運，韓德勤向上告我一狀，顧墨三是他的後台，一定添油加醋向上說壞話，搞不好我會被撤職查辦，一輩子不是白混了。」

陳毅說道：「蒙總司令對我推心置腹，我如果不對總司令說眞心話，也就不是人了。」

李明揚說道：「仲弘，你別客氣，只管照實說，無論說什麼？我決不向外人說就是了。」

陳毅說道：「爲了報答總司令知遇，我想替總司令打走陳泰運。」

李明揚看看他，說道：「仲弘，你把事情看的太容易，陳泰運兵力不弱，本人又善戰，你想打走他，要用多大兵力。」

陳毅笑道：「總司令說的很對，但是有一點總司令卻忽畧了，我不同他兵對兵將對將的打，只是出其不意來次突襲，不怕陳泰運再勇，湊手不及他也無法應付。」

李明揚想了一下，問道：「你怎麼能打他一個湊手不及。」

陳毅說道：「很簡單，我帶一部隊經過泰興，他不能不讓我通過，到了泰興城外宿營，夜間突然發動攻擊，試問陳泰運怎麼應付。」

李明揚說道：「這個辦法要得，不過，你突襲之後，一定會鬧到中央去，到時你怎麼應付，我自己處於嫌疑之地，又不能援助你。」

陳毅說道：「總司令放心，割掉頭不過碗大個疤，爲了報答總司令，就算中央捉去把我殺了，我也心甘情願。」

李明揚十分感動，說道：「仲弘，你眞夠朋友，我到老了又交你這個朋友，眞正想不到，咱們就這麼決定，你還有什麼事要我幫忙呢？」

陳毅說道：「當然有事要請總司令幫忙，第一，關於敝軍渡江問題，如果取不到日本皇軍的諒解根本就渡不過長江，還有什麼好談的。」

李明揚說道：「這點我可以命令長江想辦法，能同日方說通了最好，萬一不能，你們也可以換上長江部隊的軍裝，公開渡江。」

陳毅說道：「第二，關於武器，彈藥都感到不足。」

李明揚說道：「這點我也可以設法，我在中央領的彈藥甚多，可以送給你們一部份，再不夠就要長江在日軍方面領的彈藥，送給你們一部份。」

陳毅說道：「這就行了，總司令請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務。」

抗戰武術談

崑崙關前血染戰場　誓滅敵寇收復河山

張仲仁

我們連續不停的來往柳州和陣地的路上，運輸了八天八晚的砲彈，除了在第六天睡過一覺外，其餘七天八晚未離開過汽車駕駛室。辛苦疲勞是必然的，所遇到的危險也不少。那時年青力強，不怕勞苦，總算達成了任務。營長特許我們休息兩天，然後再返回砲陣地協助工作。計算每天發射消耗的砲彈數量外，所存餘的尙夠兩星期發射用，因此放膽去休息。我睡了一大覺後，已恢復了疲勞，又想活動些事來做。我去柳州時，買了幾包香烟糖果食物，準備送給高山上砲兵觀測所的弟兄們。他們的工作較我們更辛苦，因觀測工作是要踞高臨下，要能看到敵人陣地及敵後一切活動情形，選擇的位置要隱蔽安全。有石洞可利用之處更好，否則就要挖土洞，工作休息等等，均限於這個小洞之中，整日夜在活動範圍這樣小的地方，可見這種生活的辛苦，枯燥，和緊張，如較長時間這樣下去，眞令人難以忍受的。我們重砲在戰場發砲射擊，全靠觀測所測量的位置角度。在電話裏通知大砲陣地。砲上面也有測量鏡瞄準器，在平原陣地發砲射擊，可在鏡裏面看得淸淸楚楚砲彈落地的目標；但在山區中作戰是打隔山砲，在山前發砲，砲彈越過前面的山頂，自己看不到，但要打中山上或山後的目標。用這種遠程射擊的重砲作戰，第一是觀測所測量的工作準確，砲兵陣地接聽觀測所的電話，要絕對聽命照做，如角度的高低，朝右向左的度數，由觀測員測量出來，再由計算員用幾何代數計算好，然後電知陣地；大砲上面測量瞄準器，好似鐘錶一樣，要使砲口高低左右，用一絞輪搖手柄，搖到角度準確合乎觀測所發出的數字，再發砲射擊。在崑崙關殲滅日寇的戰役中，砲陣地打出的砲彈，因有山的阻隔，我們自己看不到落地爆發的情形的，因此我總想去觀測所看看砲轟實地的情況，但閑人是不准去觀測所參觀的。我乘休息兩天的機會，想法進入觀測所參觀，順便帶些他們現時吃不到的食物和香烟給他們，算是慰勞。先送士兵，再送官長，最後連長營長均各有一份。這樣一來，他們都歡迎我的光臨，營長連長也不來禁止我，我在觀測所看到砲轟敵人的情景，眞使我興奮萬分。那天戰區司令部來了三位高級長官，不辭辛苦的爬上砲兵觀測所的高山，特意來視察山頂及山後，砲轟日寇陣地的實地情況。當時是由杜軍長帶領來的。高級長官駕臨前線，要保密不能透露身份的。我恰逢其會，到觀測所才一刻鐘，他們就來了。看他們穿的衣著很普通；但我們知道，由杜軍長帶領來的人，一定是有來頭的。在前方作戰，不比在後方整訓，任何高級長官來參觀，舉手點頭爲禮均可；有時不能分散注意前面敵情，就是不理睬繼續你的工作，也不會責你無禮貌，總之絕對不可叫全體工作人員立正敬禮的。當時觀測員正觀測到山後一處村莊，其中有座碉堡，並看見有日軍在碉堡門口走進走出，好像準備開飯。砲兵營長知道目標的重要，即招呼杜軍長和三位來客，在觀測鏡裏觀察前面敵情。其中有位問砲兵營長，我們的大砲有這樣遠的射程嗎？營長答應，有這樣遠的射程。隨即觀測計算好角度，通知砲陣地連發三砲，三顆砲彈一發，準確的毀塌了那座碉堡，轟炸得日寇四散逃奔。接着又發命令，再轟三砲，將跑出來的日軍打得七零八落。這三位高級長官看得十分興奮，口稱不枉此行。每人均和砲兵營長握手，並慰問說：「這次辛苦你們各位，第五軍作戰的勇敢，砲兵發揮的威力，觀測目標的準確，在戰地合作的精神，我們都會呈報委員長知道。」稍後他們走了之後，才知道這三人中一位是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將軍，一位是中央派來視察的陳誠將軍，另一位忘記了姓名。

在中期改用砲轟攻堅戰畧後，經過幾天日夜不停的大砲轟擊，山上的敵軍，已消滅了大部份，剩餘的死守在堅固的戰壕工事裏面，一時尙無法完全殲滅。在此時期，第五軍的後援部隊，源源不斷開上前線增援，準備進行掃蕩戰，他們行軍經過我們砲陣地時，看見重砲不停的發砲射擊，高興得歡呼說：「朋友，請瞄準目標，協助我們衝鋒呀！」眞是喜悅之情，溢於言表。當坦克兵團開赴前線，經過我們砲陣地時，我們要停止發砲射擊，因這時戰車一部接一部的開來，在公路行駛時，好似萬馬奔騰，氣勢驚人，聲音大得震耳欲聾。因此我們聽不淸觀測所的電話，當然也聽不到發砲的口令，要等全部戰車過完，才能恢復射擊工作。

在砲轟攻堅戰畧開始，關內的敵人，已知道我們砲陣地所在方向和地區，但日寇的小鋼砲，不夠我們的重砲射程遠，故此打來的砲彈，落在陣地前面距離還很遠，不至使我們受到威脅。日寇當然很想毀滅這要命的陣地，但它奈何不得我們，砲不夠力打到陣地，飛機又不能飛近陣地上空，只有每天躲在戰壕裏挨砲彈。可是，他們眞的如此可憐嗎？不是在火線上和日寇對過手的人，是不會了解日本仔的個性，它那毒辣兇狠的心腸，以及狡滑殘暴的手段，可以說樣樣具備齊全。不是我有意醜化日本民族，有一段事實，可以證明。從馬關條約至前年強奪釣魚台島，日寇對中國的侵畧損害，及公開的

欺侮，不須我多費筆墨，是盡人皆知的。

當年日寇吃到砲轟苦果時，竟組織敢死隊，計劃破壞我們的大砲陣地。在初期攻奪戰開始，砲兵營就損兵折將，一位優良的幹部曹排長被炸死。爲報復敵機的兇殘，冒險用步槍射擊敵機，引開砲陣地目標。砲陣地的右邊是高山懸崖，左邊有斜坡山窩小樹林，是可行動的地方。連附早就留心到左邊的地勢，是個問題，要預防敵人迂迴偷襲陣地。故此在左邊路旁和山窩等處，已挖好幾處隱蔽所，外面用樹枝遮住，輪流派人負責警衛，如發現敵情，即用暗號通知砲陣地。這種隱蔽防衛所中，可用槍向外射擊，但外面的人是很難發現裏面有人的。果然連附所料正確，事前已有了準備，否則遇到突然而來的偷襲，眞不知如何應付了。前線在進行掃蕩時，重砲就改轟擊山後敵軍的增援據點。有一天傍晚時，前哨隱蔽所的警衛，忽然發現有人偷偷摸摸朝着砲陣地走來，一數共有十二個人，腰間均掛幾隻手榴彈，半數帶有短槍，有幾個手握日本軍刀，只得兩枝步槍。防衛人員明白是來偷襲的敵軍敢死隊，即忙用暗號通知砲陣地。連附接到警訊，下令停止發砲。先將大砲隱蔽好，再分派人員進入所有隱蔽所藏身，準備與敢死隊搏鬬。如遠處發現用槍打，已走近的用大刀劈，一定要將敵人殲滅。隨你用什麼方法都可以。在山窩最前哨的防衛人員，等候着十二個日寇敢死隊走過，看看後面還有沒有人跟上來，當發現除開十二人，再沒有後援時，馬上開槍射擊。其他各隱蔽所的防衛人員，聽到最前面的警衛也開始行動，立卽跟着射擊，一下就打死了七個，剩下的五個，知道已進入了陷阱，偷襲破壞已不能成功，就四面亂竄希望逃跑。但隱伏在暗處的射擊手，均瞄準目標開槍，第二輪槍聲過後，又打死了三個，尙剩下兩個。一個倒霉鬼正好跑到連附隱蔽之處，他將送上門來的敵軍，用自衛手槍，一槍結果了他。還剩下一個手握軍刀的，卻跑向我藏身附近，我看清楚敵人沒有槍，我的隱蔽所也沒有槍，但我很快的跳出來用大刀朝他劈去，誰知在慌忙中給他一下閃開，沒有劈中。只見他兇神惡煞的雙手抓住軍刀，對我橫腰掃來。事關生死，蘿蔔頭用盡氣力，想將我攔腰一刀，制於死地。誰知他這次遇上對頭，我也施出平生絕招，卽跨步借刀背用力一擋，當刀口與刀背相碰時，錚的一聲大響！震得敵人身子向左一側，傾斜欲倒。我當卽再趨上前一步，用大刀柄向他胃部一撞，他當場跌倒地上，我順勢用大刀一掃，將他軍刀撥開。還怕他拔手榴彈呢！但見他已受不住我的刀柄一撞之力，雙手按住胃部，眼睛已在翻白。當時我不想就打死他，想捉一個活的，問他從那裏偷走來的。但連附已趕到旁邊，對準一槍將他送去地獄。他說，不要躭擱太多時間，趕快恢復工作，繼續發砲。又對我說，上峯有命令，捉到敵人，不准虐待殺害，要送去後方過優待俘虜生活。但這次戰爭，是日寇侵略我們，他們兇殘的殺害我國同胞，我們就不能就地解決他們嗎！這樣省事得多了。我聽了認爲有理。

想到練了這麼多年的國術，只有這次使用得最有價值和痛快，只用一劈一擋一撞三下手勢，並連跨兩下腳步，就將敵人制服住不能動彈，眞正達到了我多年來練武克敵的志願。

崑崙關戰役的攻堅、砲轟、掃蕩三段時期，有件事是令前方將士最遺憾的，就是上峯命令下來，某日總攻擊。總攻擊是步兵，機械化的兩百師，包括坦克兵團，配合重砲營的攻擊戰爭。命令中答應屆時重慶會派飛機來協助。到總攻擊那天滿懷希望，因受盡了敵機轟炸掃射的痛苦心情下，認爲今天可使全體將士們出一口氣，我們也有飛機協助攻擊了。可是從早晨九時半開始眼巴巴望起，十時、十二時、兩時，望長頸子，只看見有紅太陽標幟的敵機。不但看不到有青天白日國旗的中國飛機，連影子也不見一架。失望的心情，使得戰友們頹喪沉痛。記得類似情形，有三次之多。當然自己的國家窮，軍備未完善，被逼勉強應戰抗敵，這是我所了解的。可是我們在前方作戰，爲了應付敵人優良的武器，往往用血肉之軀來抵擋，用大刀近身肉搏，用步槍射擊敵機。面對種種困難，不能使我們氣餒，想盡一切辦法來克服各種困難。但上面的命令卻用謊言來騙前方的將士，叫他們望穿秋水，失望又失望。一方面看到敵機耀武揚威，自己被打不能還手，這種痛心的事，不知道是前線指揮部做的？抑或戰區司令部發此空言騙人？總之，事實的確如此，決無一句虛言。

初時開上陣地的一星期，有一天敵機轟炸掃射得特別厲害，平日下午五點鐘左右，敵機就飛去了，獨有那天，六點鐘還在上空飛來飛去。我們是早晨七點鐘吃的早飯，到下午四時後，肚裏已餓得咕咕作響，最慘的是水又飲完了，眞是渴得非常難受，眼光光看着水溝裏的水不能飲。那是山上最前線英勇將士的血和水渾合流下來的。那天又是晴天，太陽整整的晒一天，所以敵機一批去一批來，作威作福的炸一整天。那時大家都覺得很疲倦，肚餓一時間還可頂下去，餓過了一陣後，還不覺得怎樣難過。最難挨的是口渴，越來越難過，尤其是連附和排長及砲兵組長，他們要聽電話，要報出觀測的角度，要發口令發砲射擊。口乾得話都說不淸楚，可是還得硬撐下去，只見一個個臉色慢慢轉靑白，身體變得虛弱無力，動作亦遲鈍不靈活了。

當時我突然想起在興安縣受軍訓時，那位前淸武官異人教我練氣功時，要我將舌頭頂住上顎，閉口慢慢運氣吐吶，靜心摒去一切雜念。當口水湧上來時，不可吐出，要緩緩吞下肚去。這是由丹田引水自己灌溉之法，可止口渴。這不是普通口水，是體內的精液。人急智生，我急將此法告訴連附，看看能否有效救急。連附聽後，很相信我的話，卽照着我所講的，用舌頂住上顎閉口，不到兩三分鐘，眞的有口水湧上來，口中頓覺舒適，吞落肚去後，再湧上再吞。果然有效，暫時口不再渴得難受，精神也較前好。連附馬上將此方法傳下各排長，排長傳班，班長傳各士兵，工作輪流分派，休息的一班，均用舌頂住上顎，使得大家口中有了淸水一般。連附又在電話裏告訴觀測所，由觀測所又轉告第二連，重砲營的官兵，均用此法解決了口乾的危困。後來營長有次見到我，笑對我說：「想不到你有這樣多古靈精怪的常識。」那天一直等到七點多鐘，伙伕才將飯和水送上陣地來。據伙伕說，五點多鐘已送過一次了。

（本篇未完）

江南啼痕錄（三十六）

我們一行登上羊屎嶺，我感覺轎伕在爬嶺時的吃力，要給他們鬆鬆肩，便吩咐下轎，步行於羊腸曲徑。見幾處山居人家，正炊烟冉冉，乃着轎伕歇腳於榕樹蔭下，隔着牽牛籬笆，問茶於農舍。見巴蕉樹側，搭有豬欄，幾頭肥豬，搖尾嗥嗥，繞槽而行，像要等候主人的餵飼。只見農婦正在厨中燒飯，揭開鑊蓋，把沸騰中的飯湯，一瓢一瓢的勺入木桶，把飯湯取盡，然後在另一個鍋以蕃薯、菜、米弄好豬糟，要了幾瓢，加入飯湯中搞勻，便拿到豬棚傾入豬槽中，幾頭肥豬便就槽埋頭大吃。我見了那鑊飯湯盡給豬玃享用，不禁暗叫可惜！因爲飯湯才是米的精華，全部的維他命乙都泡在飯湯裏，卻給那幾頭渾渾噩噩的肥豬受用，而人吃的只是米的渣滓，僅是澱粉質的部份，難怪豬是肥頭大耳，而農婦則是面有菜色了。

南路人非常刻苦樸儉，後來我于役湛江，才知以鉅富著名於高雷一帶的許愛周先生，做善事則慷慨解囊，不惜鉅金，但其在鄉間的家人，吃的不是三頓完全是飯。富人尙且如此，遑論其他！

十二、信宜四大鉅族——梁、林、李、陸的家聲。

中國的酒，馳名世界。釀造的歷史，甚爲久遠，傳夏禹時秋儀製酒，禹飲而酣，歎曰：「後世必以此而亡其國者。」果然，到了他的子孫夏桀，因寵妹喜，荒淫湎酒，天下怨之，爲成湯起來「弔民伐罪」，夏朝便自大禹起以十四世十七君而亡國了。夏禹的預言，竟在他自己所建立的皇朝而兌現。而成湯以貴族革命建立的商朝，末代的商紂亦以酒池肉林而失國，酒的爲禍，眞是這末的烈，那要引以爲殷鑑了。但劉伶卻大寫文章，以頌酒德；唐代酒中八仙而兼詩仙的李白，還高呼：「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

中國的酒，種類繁多，「葡萄美酒夜光杯」已點綴了塞上風雲；其他如山西的汾酒；四川瀘州的大粬；貴州遵義的茅台，江西的竹葉青；浙江紹興的花雕，享譽寰宇。在廣東而言：東江客家的糯米甜酒；中山荼薇酒；南海九江雙蒸；最奇妙的算信宜的棯子酒了。棯子爲野生的果子，棯樹爲茸葉的常綠小樹。俗稱光棯或山棯，民歌「六月六生蟲棯子熟」，在農曆的六月初旬，第一批的棯子熟了，棯子初結時，作灰綠色，皮有薄茸毛，到了成熟時，茸毛漸漸褪落，果皮也漸漸變薄，由於棯子的肉凝聚糖份，越熟越紅，皮作紅褐色。於中秋節前後，則滿山棯子，纍纍盈樹。信宜人採之以釀酒，味甜香冽，入口甘醇，聞有健脾補血的功效。患慢脾洩瀉的病，以棯樹葉入藥，服之即愈。婦人一月來經數次，疑生子宮瘤，挖棯樹頭洗去泥土，斫成片片，入藥煎服，數次即愈。又婦人血崩不止，勢甚危殆，急採棯子白鑊炒香，加入白醋一碗，兩滾，溫服，血崩即止，但此患婦再不受孕，非危急不可妄用。綜合以上所述，棯樹和棯子作藥的功效，則那棯子酒有健脾補血的功能，也殊可信。

信宜還有一味特色，那是鹵扣肉，我們到了貴子、懷鄉以後，發覺三五里距離之間，必有一座茶寮，那茶寮固然有茶賣，供應過往客衆，且有其特點，因爲那些茶寮也是路邊的小飯店，有飯、粥供客，但想點幾味可口的小菜，那就欠奉的了。除了兩欵醃菜之外，只有鹵好的扣肉，每條鹵扣肉約二三兩重，大概是以五香粉鹵好，一條一條的切好長方形仍放在鹵水盤裏，任客挑揀。那茶寮也有米酒發售，任客人要打幾両。我在歇腳茶寮的時候，曾親見一位趕集的販夫，打了半斤白乾，要了三條鹵扣肉，在那裏大杯酒，大塊肉，吃得津津有味。

一到貴子，便入了信宜縣境，有公路可依沿走路，雖經破壞，還未修復，但行人路仍甚平坦，行程較泗綸出貴子那段崎嶇的山路，快捷得多。所以，不久便到懷鄉，懷鄉舊爲懷鄉司，原屬鬱南縣的都城司，前清的雍正十二年改爲懷鄉司，仍歸鬱南管轄。到了乾隆二十年始改爲信宜縣所屬。懷鄉附近的山區，於明清間猶爲漢猺雜處的地方。懷鄉墟有陳璘廟，相傳爲紀念明代萬曆初高州參將陳璘平猺的功勞，當時陳璘爲了平定猺人之亂，曾駐屯於懷鄉，平定猺亂之後，縣民爲之不忘他的豐功偉績，特在懷鄉建立祀他的廟宇，規模宏偉，香火極盛。

信宜始建置於唐代，名爲信義縣，到了宋朝太宗的時候，因避皇帝趙光義的名諱，因改信宜。明清兩代隸高州府，民國後屬廣東省第七行政區，境內有向南流的竇江，向北流的容江，向東流的南江，灌溉也很方便，爲農業的縣份。信宜北鄰廣西的容縣，南鄰茂名，東鄰羅定，西鄰廣西的北流。河流以竇江爲主，山脈則爲十萬大山所綿亙，騎在雲霧山脊，形成縣境多丘陵山區。縣內分四區，第一區以鎮隆墟爲主，相思墟次之；第二區以東鎮墟爲主，池洞墟次之；第三區以懷鄉墟爲主，貴子墟次之；第四區以白石墟爲主，合水墟次之。

信宜以梁、林、李、陸爲四大望族。梁族以財富著名；李族以擁人丁之多，爲全邑之冠；林、陸兩姓，則以功名鼎盛，爲南路人士所稱道，尤其水口的陸家，陸匡文、幼剛昆仲，一門兩國大，時人榮之。梁族的人丁雖比不上李族的蕃盛，但梁萬雲雄於財貲，早列爲南路有名的鉅富。且梁族的勳名，亦復不弱，黃埔軍校出身的梁耀明，抗戰時任九十九軍軍長，三次長沙大捷，均建有赫赫的汗馬功勳，與高州同鄉的陳沛、梁華盛，爲後起虎賁的俊傑。

萬人意見

斥王恩「沒有證據說明中共販毒」謬說

俗語有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天天日報四月八日王恩專欄：「沒有證據說明中共販毒」，細觀全篇用意，參照文內提出：「現在香港政府甚至出面公開替中共洗脫污名。」因此這位專欄作家亦依據以為事實，代毛共「洗脫污名」。但事實卽是事實，決不能以想像得之，或任何藉詞所能掩飾。因為毛共不祇是販毒，簡直是毒品輸出總滙。

筆者在一九五七年曾作小販，住於九龍城大井街年餘，這個香港特區的九龍城，相信無人不知是鷄鴨狗薈萃之區，筆者亦有友人做這種「橫床直竹」的特貨店，故此亦曾數見由毛共運來的特貨（鴉片烟土），其花式分為五両、十両、廿両都有，每件封面上都貼着：「土特產出口專賣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稅務局」等字條。友人並說此種特貨來源，以雲南省的蒙自、芒海為最大宗；其次廣西及廣東省東莞、禺北亦有，但比不上雲南貨為佳，有一級、二級、三級之別。尤其是數年前，全港報章披露，在新界農場破獲，首次史無前例數以噸計的大毒品，價值港幣千餘萬元之巨，其毒品全數夾於茅竹內所搜出者。我們試想，現在國際間鴉片烟土出產地為土耳其、印度及中國大陸；尤以中國大陸為最，因為毛共由井崗山落草，至流竄延安，除打家刼舍外，一貫以種植鴉片烟土，毒害人羣為其唯一賴以生存的命脈。竊據大陸後，不願捨棄「奇貨可居」，是可斷言。土、印兩國非普遍產茅竹之地，就算或有，千里迢迢，可能運費高於成本；竹器山貨在香港，有史以來都是大陸獨佔市場，從無土耳其或印度運茅竹到港的紀錄。

況且販毒者都是眉精眼企之人，斷乎不用向無運銷而突然以賠本之貨物掩飾運輸毒品，無形中啓緝私者疑竇之理。倘謂這幫烟土非大陸出產，由別國運來，甚多別種途徑，斷不至轉運萬里，先到廣州，藏入竹排內，再運來港，費時多而危險大。

數以噸計之龐大烟土，倘由外國運到共區，以毛共管制出入口之嚴，若非默許，斷不能瞞過毛共爪牙，順利運入，更轉運他地。由此以觀，若是前者，足以證明這宗龐大烟土的來途，不問可知了；若是後者，則毛共販毒有何疑問呢？

至謂在美國紐約搜出書明「中華人民共和國製」之烟土，認為蘇特故弄玄虛，架罪毛共，筆者在一九五七年所見，也有同樣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字條，但那時蘇仍未修，且是無私援助的老大哥，對「鋼阿！太陽阿！」的史爺爺親密到一面倒的小老弟，斷不致故弄玄虛，栽誣小老弟也。

專欄引用民政司署禁毒專員盧樂夫先生說：㈠沒有證據證明毒品與中共有關；㈡目前沒有證據證明中國大陸種植毒品和販毒；㈢目前世界輿論對中共是否販毒的問題，存着重大的歧見。便據為毛共無販毒與種毒的辯護。孰不思在香港雖然未有輿論直接揭發毛共販毒與種毒，但在香港的中國人對毛共種毒與販毒，那個不是心裏有數呢？

專欄作家或者如「萬人雜誌」二八一期，萬人傑先生所云：建立了一個美滿家庭，過着小資產階級的生活，可能不屑到過九龍城流瀣之區，而未見過這種由毛共而來的特貨。但新界大毒品案，是夾於由大陸來的茅竹內，相信必有所聞，且比筆者更清楚內幕。然則此鐵一般的事實，總比盧樂夫先生臆測之言，更為有力吧！

如此的專欄作家，其用心誠如萬人傑先生所云：要重新估計了！

但我亦細思盧樂夫先生乃香港高級官員，其發表上述所言，可能有兩個因素在內：㈠英國最近與毛共作親善的外交，作為香港政府的高級專員，對毛共有不利的影響應要審慎發言，避免刺激，以增加外交上的阻力。㈡的確無所知，或雖有所知亦不詳，故發言避重就輕，但亦不能抹殺事實，否則他何以不說「確切證明毒品與中共無關」，「中國大陸肯定絕無種植鴉片及販毒品」，則措詞更為明顯。祇用「沒有證據」，「目前還沒有證明」的模稜兩可詞語呢。可見言中有

物了。

[illegible]君是個人主義，或不可上擬一[illegible]棄，擧其一生所作之論，多是空洞，千金九鼎三教，無妨人爲，[illegible]勸誘，無所不爲，最爲有術的[illegible]藝專家，信之不疑，不足爲奇。以一個在臺北自任自信的專欄作者，其回憶更覺有力及有勢力，當然比本樓議論專家高出若干倍，斷不容易爲學府政府之言所打倒，而竟勿據以爲毛共污點辯護之口實，何其怪也。可見「盲目反共者，扣人紅帽子」，也不是這樣扣的，我以爲不是反共者盲目，其實這位專欄作家盲目而已。無怪他有膽[illegible]集合海政論家都不敢言的「台北何拒人於千里之外」，勸中華民國向毛共變相投降的議言。

我可以不自量的代表中華民國全體同胞各覆這位專欄作者，我國政府自有對策，不勞費心。現在筆出一個信而有徵的事實，提供專欄作家爲毛共辯護作參考。一九六二年大逃亡時，筆者在偶然機會朋友席上，認識某君（因父母兄弟仍在共區，故諱其名），他在大逃亡時抵港不足三月，以下他對筆者所談：毛共在廣州運港之毒品，以雲南省蒙自及芒海所來爲最大宗，其次則廣東省之連山、東莞、禺北，或廣西省及其他地區都有，但以雲南特貨爲最佳，故雲南烟土是爲一級，其餘則二級或三級而已。某君又謂曾在東莞及禺北之特區罌粟（即鴉片烟土）種植場勞改達三年之久，這種特區，俱在四面環山之盆地開闢，毛共爲掩飾種植毒品的汚點，故此凡種罌粟之盆地，必僞稱軍事禁區，除經過毛共挑選認爲可靠之爪牙外，祇有役如牛馬之勞改犯（勞改犯不准入境），其餘諸色人等，包括毛幹部在內，都不能進入，以杜洩密。（盆地四外，另有[illegible]圍，對外宣稱爲勞動教育場）。故勞改犯[illegible]，不得外[illegible]去，因此[illegible]的特區實情，[illegible]內幕[illegible]，[illegible]知者，[illegible]至親骨肉，亦不敢言，恐防加上反革命份子，洩露[illegible]之罪，就死無葬身之地了。勞改犯後釋放時，共幹必嚴厲警告，不准外洩，否則被毛共抽絲剝繭的查出，罪加一等。故某君須對這種機密，[illegible]，[illegible]筆者切不可多其姓名揚露。

從某君口述，及筆者一九五七年在九龍透所見及朋友指出特貨一類土」俱由雲南、東莞、禺北數地而來，不謀而合。由此可斷定毛共種植毒品及販毒，絕無疑問。

至於生活在香港，猛叫人「回歸」「認同」，而自己則在這騙帝城，享受着美帝式豪華生活的一位「同志」或「同同志」，偶然興趣，返共區觀光的短暫時間內，也祇可遊遊廣州、北京、萬里長城，嘗試吖人民血淚交織而成的毛共炙雞，北京填鴨而已，決不能越出毛共欽定範圍之外，那能見到外稱軍事特區，內實種植鴉片的鮮艷美麗的罌粟花呢？遑論美帝或英帝，與一般外國目未盲而心盲，類於神經錯亂的所謂中國通及新聞記者，（包括尼克遜訪毛時的隨行記者），連歸鄉客的資格都不如，除了訪問毛共特定的工廠，及事先佈置如指電影戲劇的受僱人員扮演的人民外，更一無所見了。

專欄作者又指出：「迄今香港政府沒有破獲一件毒品案與中共有關」，但香港政府曾破獲毒品案數十件之多，未有說明毒品案與任何一國有關。一萬人雜誌一一八三期[illegible]先生披露毛共[illegible]種植[illegible]，茲[illegible]如下：[illegible]，[illegible]，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十日一西安[illegible]發表一篇一中共[illegible]的[illegible]」，指出「栽種的區域」、「種籽的來源」、「[illegible]」、「[illegible]」、「販運的路線」，要求中共准許後方[illegible]，並且聲明如果一[illegible]，則[illegible]自[illegible]受國家法律的制裁。」一九四三年四月，內政部派員[illegible]調查，也被毛共十八集團軍後方留守處主任蕭勁光以種種不成理的藉口所阻，[illegible]。[illegible]共[illegible]，不自今日始，其來有自。由此可見，毛共[illegible]若不是[illegible]萬人民，便是毒害本國同胞，決非以之作肥田料。若是讀者，[illegible]毛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朋友者所說，共產大陸[illegible]上繳憂不足的[illegible]，[illegible]勞役，[illegible]，[illegible]，已經自絕。這是自然的證明，又足以間接作爲毛共[illegible]的證據。

郭武林越區當選立委
印尼華僑認與法抵觸
要求將他撤職以平僑憤

・梁莊・

萬人傑先生：

我們是　貴雜誌忠誠讀者，素仰貴刊言論公正，爲廣大海外讀者所擁護。

玆有事關三百萬印尼華僑不平之事，擬借貴刊一角而予披露，俾揭發偷天換日，魚目混珠，冒認印尼華僑當選立法委員之事。台北迄今把這事置之不理，只有藉輿論力量影響政府當局，糾正錯誤，不然眞理正義，爲邪惡所吞沒，國家社會，爲小人所把持。尤其現今國際局勢變化多端，國家處境危險關頭之際，惟有勵精圖治，參佐賢能，革新政治，團結海內外同胞，才能達成反共復國任務。可惜仍有一些不自愛的當權者，依然醉生夢死，矇騙舞弊，企圖濫用權力，使用不合法手段，培養小集團勢力，甚至瞞天過海，維護錯誤，因爲幾個人的錯誤（他們是現政府官員），使一千五百萬華僑失去政府的向心力，其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政府此次爲增加立法院、監察院等新血液，故有增額立監委員之選舉，海外因各地環境特殊，故用遴選辦法。各區所遴選代表當然不能百分之

百令多數人滿意，但起碼應符合選舉辦法。

香港居民郭武林仍像孫悟空會七十二變，憑他故世父親的關係，當選舉法公佈後，即去台灣活動，打通關節，然後攜帶某要員之八行書多封前來印尼，積極奔走選舉委員，果然如孫悟空神通廣大，公佈當選名單時，香港居民的郭武林居然榜上有名，越區代表印尼區立法委員，並且走馬上任，竟在法院僑政委員。他們以爲印尼華僑都是朦查查的，故膽敢如此藐視法律，如此不把印尼華僑放在眼中。郭武林及其幕後人物知法犯法，立法毀法，竟敢將置印尼華僑爲何物？

郭武林於一九五八年左右從印尼舉家遷居香港，年前曾以香港華僑身份回台觀光，去年十月間利用此間一酒店餐廳聘請名義，以技術人員前來印尼，印尼移民廳有案可查。由此可見他已失去印尼華僑身份，自然不能代表印尼區立法院立法委員之職。他抵達印尼後，住了約一個月，在此期間積極多方活動。當選舉委員開會審查資格時，即有選舉委員提出郭某已失去印尼華僑身份，與選舉法規定要連續居留五年以上不合，其他對華僑社團貢獻、文化著作、國民外交更不必談了。但主管人員以台北某大員命令不可違，反以打完場的語氣說：「郭武林確實沒有資格當選，既然他報了名，就當作湊湊熱鬧罷！」選舉委員們認爲主管機關一定會遵照蔣經國院長的指示：「公正、公平、公開」，不敢公然讓郭武林當選。那知公佈之日，郭某赫然榜上有名，選舉委員才知上當，中了他們安排的詭計，全體印尼華僑無不驚訝，僑情激憤，紛紛上書有關當局，要求撤銷此不合法得來的立委。但郭某朝裏有人撐腰，戀棧下去。有關機關最初對華僑上書置之不理，大打太極、踢足球，這機關說那機關，那機關又推說另一機關，總之無人願意受理，以爲時間拖久了，會不了了之。最後拿出王牌，說是「總統親自圈定」，廣大僑眾絕不相信這回事，甚至連蔣經國院長本人亦不知情。

他們非常合作，一直瞞着層峯，華僑的上書全部在秘書處壓着。華僑們有的親自回台，所得答覆是大施壓力，要華僑們承認已成事實，並着回印尼後「善爲疏妥」，另派僑委會第四處楊處長親自出馬來印尼，楊處長會去泗水、萬隆、耶加達等地會見有地位僑領，請他們轉達華僑，要大家忍讓。但適得其反，華僑無不當楊處長面前表示反對郭某，非郭辭職不能平服華僑憤懣心情。楊處長不得要領，帶着華僑反對郭某的意見回去。袞袞諸公見此招行不通，又另想一怪招，報了名參加選舉的人，大部份領發中央黨部顧問、優秀青年之類的虛銜，企圖安撫他們，見者有份，每人分一杯羹。

駐耶加達中華商會負責人奉令設宴招待選舉委員，要他們轉告僑胞們就此了事，郭某立委當定了，無法再改變。選舉委員們總算還有正義感，並不爲了一頓飯而埋沒良心，乘機發洩被朦騙冤氣，個個斥責不該爲了一個郭某破壞法律，失去政府威信，失去三百萬民心。結果這頓飯自討沒趣，在不愉快的氣氛下結束。最後主管印尼區選舉負責人做了郭武林的替罪羔羊，無辜被撤職，調回台北吃粉筆灰。二年來，他在印尼工作認眞，態度和藹，華僑們對他印象不錯。大家見諒他做小官的可悲，設宴餞行，機場送別的人也很熱鬧。

寫到這裏，我們要請問袞袞諸公：「立法委員」是你們囊中私物嗎？你們喜歡誰就送給誰嗎？難道印尼區報名的十六位選舉代表中眞的沒有一位能代表印尼華僑？要香港居民的郭武林越俎代庖。儘管印尼華僑人才凋零，也輪不到郭某越區代表，何以要「善爲疏妥」？何以要特別派員遊說勸解？眞百思不得其解。最後希望政府當局順應三百萬僑情，速即撤去郭某立委之職，印尼華僑幸甚！以上所陳，全部實言，決無中傷破壞不良動機，敬請刊登。

旅印尼華僑敬上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四月十五日）

留美讀者勗勉老萬

萬人傑先生：

閣下爲我素來尊重之前輩，在港也曾一面，不料來美之後，爲生活奔馳，無暇執筆爲文報導當地生活，實甚內疚。盼望萬先生身壯力健，長寫長有，以無比鋒利之筆，寫出我們要說的話，戳穿毛共殘暴及包藏禍心的本質，使海外同胞有所依歸，共襄國事！

愚簡友關敬上

（一九七三年四月一日）

萬人雜誌經得起考驗 立場堅定多年來如一

萬先生：

前些時你在「牛馬集」發表這件事情時，我還不知是那家報紙的作者。過了不久在「萬人雜誌」裏面才知道了事情眞相。不過對這家報紙我向來沒有什麼印象，因爲從其報導文字及「社論」，不能表達人們要說的意見，只是輕描淡寫，應付形式而已。在香港今天這個社會，愛好自由民主的人佔了百份之九十以上，如果想要報紙銷數增加，必須符合這些人的願望，違反這原則，只好關門大吉。我們作爲讀者沒所謂，不合我胃口，可以選擇其他的讀物，這地方自由讀物多得很，不愁沒有精神糧食。

最近發生這不幸事情，我心裏有很多話要說：目前世界上吹起一股「回歸」熱，作爲文化人，本該根據這股歪風從那裏吹來，同時該股歪風一經吹拂，人們會發生「感冒病」，必需義無反顧，拿起鐵掃帚，掃出九霄雲外。誰料招牌上堂堂正正掛上中華民國年號的文化人，居然在煽陰風，點鬼火，眞是令人痛心疾首！今天國難當頭，許多文化人拚命堵塞漏洞，有個別卻躲在一角挖牆腳，究竟居心何在，莫不是共黨來了香港，能當上港督？或撈個「省委書記」「縣委書記」？我除了嘆一聲知人知面不知心外，還有什麼可說？

我遲遲等到「萬人雜誌」四周年才去參加聚餐會的原因，完全在細心觀察。像我這樣與毛共立下不共戴天的人，自問反共堅定，恐怕一時錯失，搭錯賊船。幸喜「萬人雜誌」經過這段很長時光的考驗，不令我失望，在艱辛複雜的年代裏，負起時代使命，爲大陸上苦難同胞擊鼓鳴寃，進一步站在反共文化陣綫中執着牛耳，奮勇前進，這是不可抹煞的事實。自由文化人中雖有個別絆腳絆手，多一個不如少一個，沒有什麼關係，希望記取以往方向，繼續前進！前進！

博鼎遺孫啓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四月廿八日）

請領稿費：

四月份稿費（二八三至二八七期）已結出，請各作者於即日起，携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領取（自備印花）。已領稿費而未帶身份證的，請將身份證號碼補告本刊，以便報帳。

藍領談和 讀者思華 義務釋疑

高照先生：

讀本刊二八七期「藍領談和」一文，總覺台端有一定的認識。祇是分析力尙欠週詳。譬如所謂反建議：「你們共黨旣尊崇國父，何不放棄共產主義，實行三民主義？」這個建議當然合理，你應知道，毛幫連國號國旗都敢改，異族的史太林也敢叫爺爺，什麼卑鄙下流無恥之事都做得出，與那些賤格之徒「談」什麼也是「費氣」。我記得被毛共扣押坐牢時，東莞石龍「鎭長」祁光及「公安派出所所長」歐培，將國父罵得體無完膚，罵他是「資產階級走狗」，後來知道國際人士都尊崇國父，毛澤東稱國父爲「革命先行者」，又稱爲「先生」，不稱國父。若將你的意見向毛共提出，他就以「革命先行者」推搪了，有何用處呢？

至於你說「反對『談和』的是絕大多數未受過共黨統治的人」，本人就例外，我絕對反對「談和」，我不但受過共黨「統治」，除坐牢外，還被管制三年，且又被迫做過某醫療機構部門的負責人，對毛共的底細，不可說不深，對毛共的奸詐行爲，更爲瞭解，我反對與毛共「談和」，原因在此。

閣下所說：「我們要反攻復土，依靠的還是人的力量」，這是千眞萬確的。不止反攻要依靠人民，就是太平時節，也要依靠人民。沒有人民，怎能建設國家呢？祇是不能將人民作爲牛馬看待，而且要給人民有自由幸福。談到「像我們這些難胞，政府還不敢信而用之，則反攻復國後的大陸同胞，更不敢用了。」

這是言過其詞，閣下實是閉門造車，不知國事。國府正大量吸收大陸逃亡青年，最近一批一批回國參觀，不但受到政府熱情招待，一切交通費

用及在台食宿，全由政府負責，還要補償他們在港工作收入之工資。如願意留國服務或讀書，全由政府負責，豈有對難胞不信任之理？不過碍於環境，政府不能在港作政治宣傳，致使政府與難胞間連絡不能普遍，這是一個缺憾。

話又說回來，逃亡青年中也有令人失望，我本人當然不敢說與每位逃亡青年都接觸。不過最低限度這三年來接觸我們鄉親總超過二百人，其中有我的宗姪，也有世姪。不止叫他回國觀光或保送讀書他們不敢去，甚至請他到救濟總署領一百元生活補助費也不敢去，連想在他們的口中領署一些大陸同胞的生活狀況也不敢出聲。你說政府不信任他們，還是他們不信任政府呢？我覺得政府固然要虛心接受羣眾意見，羣眾也應該忠誠向心政府，不可專門指責，吹毛求疵。此乃由衷之言，你應諒解！

所謂「筆者很想回國參觀找不到保證」，這似乎又不是，我現在提供一些不成熟意見給你：㈠可由旅行社代辦，㈡可在十月慶典時參加社團，㈢可參加本港暑期青年康樂活動都可以回國。回國旅行，不一定限於忠貞人士，祇要不親共，不做毛共傳聲筒，政府對任何僑胞都歡迎。所須調查與應辦手續，祇是例行公事。政府並非畏懼共特，但不歡迎隱蔽的共特——向政府申請入境，相信亦無困難。

思華答

如今世界講現實 天子門生也造反

編輯先生：

教育神聖工作，由來清苦，咬得菜根香，才可投身教育界；要高級享受，「不如早爲之所」。雖然有不少學店經理撈粗野，但發達是經理個人，伙計(教師)得沾潤者寡，甚至還受到剝削、尅扣。怎樣剝削、尅扣？剝削時間，尅扣薪金。下課要教師做非本崗位工作，每學期祇發薪五個月（上學期九月至一月，下學期二月至六月），較爲像樣的私立學校可有關聘，但不過半年，一年的很少，而學店多沒關聘，隨時可藉口生意不前解僱，薪酬可耻，更遜校工，誰叫你不夠資格？幾許資格勝過文憑教師，不夠資歷才眞！資格與資歷有什麼分別？資格爲定的底價，資歷是從底價品題聲價（升値），明牌教師也好，無牌教師也好，駁腳教師也好，文憑教師也好，孰優孰劣，端賴資格，資歷不外粉飾外貌而已。雖說世界巨輪轉，特別是在職訓練，經過訓練可「知新」，非「溫故知新」所可及，粉飾對建築物「美奐美侖」無關，可是平添新鮮感覺，文憑教師的優點或在此。

香港戰前僅有羅富國師範學院，簡稱羅師；中間也會出現漢文中學師範學校，簡稱漢師；英文取材，當推重羅師；漢文方面，漢師第一，所謂「大匠之門無拙工」，漢師主持人爲賴（際熙）岑（光樾）兩翰林啊！賴岑先後作古，桃李想亦逾半凋謝，存者也年逾花甲，多不能用。但可惜二十年前曾經擠在馬下（漢師出身者多教小一至小四），反而後來居上（三師初出茅廬的多教小五至小六），無他，天子門生也，寵壞了他，才有今日。天子門生作反，鬧出薪給風潮。

文憑教師之所以能出人頭地，誰栽培的。縱然薪給嫌薄，要求增益，彼此「降心相從」商量至合理，這是很應該的，貼標語非議當局，罷教，杯葛升中試等一連串行動，應該麼？尤其開口自由，閉口自由，三民主義裏的民權光能行使，是以用司機與乘客比喻。非議當局，要是道學先生更會說：「位卑而言高，罷也！」罷教，試問對得住學生無？杯葛升中試，姑勿論升中試好壞，推行者又有何資格抵制？況且薪給以戰前物價指數，總算合理，就以一對三十比率（一元等於三十元）。戰前薪給約五六十元，現發一千九百五十元，大抵過得去了，實在不該再爭。

至於有沒受歹人唆擺，更望加以考慮，香港是我們第二故鄉，治安第一啊！愼之！愼之！

駁腳教師上

萬人協會會訊

本會學術部自本月起，假座中國文化協會（九龍尖沙咀海防道海防大厦八樓）舉行座談會，時間爲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六，本月爲二十六日，下午三時至五時，希望本會會員屆時蒞臨參加。

萬人協會學術部啓

美國一讀者 投資國內版

萬人傑先生：

您好，客氣話我不會說，我是您的忠誠讀者，六七年至今，從無間斷拜讀先生的牛馬集及萬人雜誌。七一年應聘赴美國傭工，初由小兒每期寄來，稍後他亦赴台灣，只好輾轉委託友人代爲訂購，得以陸續由貴雜誌社直接寄來，精神食糧從此源源不絕。

二七八期刊有「萬人雜誌決辦國內版」，惠及讀者。可見先生在百忙中仍關顧讀者的興趣，我不惴冒昧，參加兩個單位，現奉上支票二百美元，如若不足一千港元，盼速來函示知，當即補上，更不希望回我「額滿見遺」四字是幸。

文美芬拜上

與共談和何異與虎謀皮
受苦人的「偉論」太差勁

受苦人讀友：本刊第二八三期你的「和談」偉論讀完後，本來即欲發言，旋因居奮先生提出眞理辯釋，因而作罷。不期再在第二八六期，重見謬論，再不能緘默了！

所謂「無數同胞被牽涉上政治爭持中，無辜受累」。我不知誰人去牽涉同胞來作政治爭持。大陸同胞受苦，與「國共和談」有什麼關係？毛共佔據大陸後，除了昔日獻身國家民族，已付出其半生精力，在國府撤退前未能同去台灣，致被毛幫大量屠殺及關禁這些人，我們寄以無限哀悼及惋惜外，至於富農、地主及資本家等，與政治何關？竟被鬬爭。這是既共其產兼共其命，哀哉！尤其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高饒彭黃劉鄧林之類，落得如此下場，與「和談」又有什麼關係？莫非又是國府牽涉他們嗎？

民國二十五年，毛澤東不但向國民黨談和，而且向國府投誠。毛幫的行為怎樣？除在國難當前，日軍壓境，他甘心做出漢奸行為以襲擊國軍外，有什麼誠意表現？以閣下本期發表之「偉論」，引用不少國外形勢，似非全無知識之人，為什麼對毛澤東一生的卑鄙行為，竟一無所知，抑或故意隱瞞？毛澤東既接受招安，其屬下亦都已成為國軍，何以抗日竟出現大量叛逆匪徒，釀成殘酷內戰，更使國家民族淪於今日的境地？如非毛幫叛亂，國家已成一等強國，華僑那裏會被外人迫害？

實際痛心的事情還不止此，如非抗日期間，毛幫大量襲擊國軍，消耗國軍戰力，縱使不能提前獲得勝利，最低限度也不致大片國土淪落到日軍手中，國家元氣也不會損失如此慘重。總之，毛澤東不會守諾言，不能與其談和，這國家民族的罪人，非將之澈底瓦解不可，那有「和談」可言？

以目前而論，美國、北越、南越及越共所簽的「巴黎協定」，請受苦人先生捫心自問，有什麼效果？可以斷言，提倡接受毛共「和談」的人，不是癡呆，就是別有用心，甘作毛共尾巴而賣力，用模稜兩可的名詞，誘惑人心，俾意志薄弱之人，墜其奸計。

假設國府眞正與毛幫「和談」，又「談成」的話，中華民國的國號將成歷史陳跡，台灣一千五百萬同胞及海外僑民，將墜落無底深淵，任由共黨烹割。那時被迫作應聲蟲而發表向國府「和談」的傳作義之輩，價值也被利用完畢，立即變成「戰犯」。我們在香港的正義僑胞，非有覓定懸崖或深灣，自己解脫。到那時，受苦人先生或者不會再「受苦」吧！

談到「請看香港重估地稅，為了私利，國共人可以大團結」一點，就大闊笑話，既然是共產黨，那有個人私利呢？他們不是「無產階級」嗎？所爭私利的祇是那些機會主義的紅色大亨千萬富翁而已。他們如果返共區居留，不止是「鬬爭」的對象，是北大荒勞改場的成員，那裏是共黨？不過話又說回來，共產黨人最喜歡搞風搞雨，不論工潮也好，學潮也好，甚至「保釣」都好，他們千方百計混進去，唯恐天下不亂。祇要對當地政府不利，他們就樂意為之。如果我本人肯做歹徒，隨街放炸彈，他們都會對我支持。所以這樣「合作」，我不敢恭維。除非蠢才，否則不會相信。

現在我表明立場，絕對而且堅決反對與毛幫和談，為了後代子孫的自由，為了解救大陸同胞的疾苦，站穩正義立場，有生之日，也要為反攻復土奮鬬！縱此戰死沙場，亦可作自由之鬼，比做牛馬奴隸，愉快得多。我在此殷切期望海外同胞，認清國仇家恨，勿中歹徒之毒，而墜其彀，是所至盼。

讀者袁暘照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天心詩壇發刊辭

董力行

詩壇作用，可以會友以文，既可陶情，復增雅興，有時，心中抑鬱，用文字以發揮，客邸愁懷，藉吟哦而自遣，詩壇文社，相聚聯歡，推句敲章，風懷雅尙。蓋詩文興盛，禮教自必昌明，文學消沉，國運隨之衰退。

自五四運動至今，亂世文人，妄稱文學革命，五十年中，國學詩文，近乎淘汰，廣陵絕響，此道不興。科技無成，倫理廢棄，學校畢業，ABCD，不解詩文。腹內空虛，生活枯燥，財人大賈，賭狗馬而娛情，教授作家，打麻雀以消遣，修詞聲韻，一竅不通，平仄相詢，瞠目難對，此皆文學革命之所致也。最可笑者，嗎、呀、底、地，譽為時代新文，子、史、經、書，指稱線裝廢藉，新學家，文章炫世，讀之不解云何？大作者，名位驚人，下筆臭長腳布，最討厭者，冗辭長句，能令讀者頭昏，滾鼓高山，閱之索然掃興，最有趣者，聖賢孔子，居然老二相稱，國士詩人，竟可贔三看待，糊塗政府，委以祭酒之尊，皐比坐擁，幾至不可一世。最傷心者，大學無詩禮之課，文章皆邪說之徒。上義紛紛，乘機而入。乾坤莽莽，撤除思想藩籬，禹甸巍巍，淪於狂人盜匪。最可恨者，異端馬列，污穢神州，共產邪言，統治中國，河山錦繡，幾同牢獄鬼門，詩禮邦家，變作虎狼獸窟。

鄙人創設萬人詩壇，其目的，保存國粹，延續傳統，文化對爭，精神抗拒。匹夫在野，權力毫無，志在文章報國，學術希望復興，風氣轉移，詩文革回原命，無才政府，既然不曉提倡，有識詩家，應當共同協力。

可喜者，近年香港報刊，皆有詩壇之設，名流併起，同具心聲，三載至今，蔚成風範，更有海外高賢，諸多響應，天心剝復，詩教當可復興。

近來各方文友，時寄佳章，緣以稿件繁多，篇幅有限，來詩每致積壓，未能即時刊登，明日黃花，頗多向隅，茲有「天心報」雜誌，朱浩然君，文壇舊雨，設宴相邀，摯意殷勤，請為筆助，三杯下肚，慷慨應承，忙碌之身，從此又多一事。

於今，二壇一主，園地新增，容納百花，齊開共賞，所當規定者，萬人詩友，寄稿仍舊萬人，另寄新園。天心始得登載，河水井水，各有源流，熟魏生張，交情互異，所好者，河東河內，同屬一家，此歉彼豐，互相借助，綠楊分茂，能使兩院皆春，兼顧有方，務求皆大歡喜。

三大條件・天心全部接納

一、天心水頭既旺，應當接受稿費，以作詩人雅集之需。

二、詩壇文字，編輯不得過問。

三、如有來信胡說，交與詩壇自理，不能越權發表。

至於筆墨戰爭，道理評論，是詩人拿手好戲，兵來將擋，水至土迎。協商經過，禮當敬告詩人，關土開疆，亦是當前切要。

寫懷

林參天

(一)虎想毛貪豺想周，食人尸體滿山丘，若非豺虎相殘殺，荼毒生靈總不休。

(二)獨夫暴政死千千，禍及荒墳鬼淚漣，畢竟闖巢難得似，何時獲救倒民懸。

(三)紅俄漢賊兩相兼，舉國生靈視草菅，欲解馬牛無限苦，長車共破賀蘭山。

(四)大厲天降久不寧，邦無安定民其刑，土田人有汝攜取，詭遹奸謀何日停。

(五)居止言行不自由，輩交歷指在幽囚，離奇兇戾反為得，借問籠鵝願否留？

參天先生之詩，立論正確，造句頗新，是為佳作，第五首是詠回歸者，今日大陸，何能歸去，言行起居，不能自由，朋輩故交，均在囚禁之中，歷歷可指，勸人回歸者，最好自己先回，而作示範，壇主。

詠某作家

禾堂

(一)作家雅號日忘恩，牆草隨風失舊魂，暮楚朝秦原善變，人無氣節不須論。

(二)攀紅附紫未知羞，筆調如君三四流，迫害身經渾不記？忘恩之外又忘仇。

(三)連篇鬼話在天天，賊父難分亦可憐，有膽回歸君自去，良心全昧莫扮癲。

(四)人鬼無常小作家，些微利益即呼爺，多年老友能相罵，正路難由任走邪。

作家之中，無名忘恩者，恐係諸吾，該詩手筆犀利，銳不可當，雙方既是老友，無事不可商談，何必要罵？禾堂先生，詩筆如刀，載於詩壇，殊失禮貌。希望出面和解，言歸舊好，以全交友之道，壇主。

致文錫兄懷感

石孝岑

一別漢皋四十秋，滄桑回憶楚江樓，五陵年少風塵老，已是天涯兩白頭。

次韻奉和

曹文錫

剩水殘山漠漠秋，登高空望舊家樓，風霜易白征人髮，柳影婆娑舞陌頭。

孝岑、文錫二位先生之詩，具屬佳構。壇主。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元旦試筆

印尼椰加達 吳應麟

舊歲如流去，新年逐浪來，光陰原易逝，月令又重回，往事成陳跡，前程再揭開，神州呈黑暗，炎島感徘徊，國際情形改，友邦信義摧，諾言猶在耳，簽約化為灰，世界仍遭擾，蒼生尙受災，親朋語見勵，姊妹札相催，商旅多煩雜，征途乏伴陪，盤桓俱客裏，奔走遍南陔，小別偷閒暇，平居倚雅台，琴書交遠士，詩酒對蓬萊，天命雖難測，人謀實應該，拙荊忙瑣屑，稚子待栽培，名利羞貪得，富豪聽自裁，批評毋怪怨，檢討止疑猜，稍具聰明格，畧懷線袜才，決心求更進，立意抗風雷，憂樂何關也，升沉豈計哉，時時珍賤體，日日舉金杯。

應麟先生之五言排律，對仗工穩，音韻洽調，氣勢貫連，且無重字，足見詩學高深。非同凡品，如此人才，乘桴海外，是國家莫大損失，壇主評語。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萬人雜誌（第二九〇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七日出版

（零售港幣一元）

陸奎生著醫藥書

書名	價格
胃病速愈法	H.K. $ 5.00
胃病根治法	2.00
體弱康復法	5.00
腦弱康復法	6.00
神經衰弱根治法	4.00
失眠防治法	4.00
風濕骨痛速愈法	3.00
衰老防治法	5.00
高血壓防治法	3.00
治哮喘咳嗽捷效方	2.00
中藥科學化大辭典	5.80

合訂本

第一集至第五集

精裝一鉅册

定價港幣廿元

陸奎生中醫師著

養生與保健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煇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好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從天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鍊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慎用麻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慎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貽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鹽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冒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營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强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愈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癆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藥補
虛不受補怎麼辦
疲勞與疾病
體弱回春之路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强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禦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睡眠與失眠
心臟衰弱與強壯
神經衰弱與神經質

養生與保健巳出至第九集每冊三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與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强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文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病脫敏療法
敏感與麻痺
風疹與風癱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愈法
賈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
產後病
婦女更年期障礙
閒話乳房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
治療經驗談
胃腸保健健法
論食粽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與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神精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神經衰弱與失眠
神經衰弱亂夢紛紜
神經衰弱與瘦弱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的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
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眠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藥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來你聰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為什麼疲勞
怎樣袪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强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强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愈嗎
神經衰弱治愈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愈後保養法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寄上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下午香港

夜診九龍

英文地址：LU KWEI SUN

HONG KONG

萬人雜誌

（第二九一期）



本期要目

支持港府撲滅暴力罪行運動……每週評論
霍英東大派銀紙之下・「班主」「國腳」盡成統戰工具……萬人傑
當前中國・知識份子・言談態度……柳以青
中國的前途・中共的前途……岳騫
中共策動擴大中南半島的先兆……黃秋
如何解決「即時傳譯」的困難……王屯
板蕩識忠臣……老球迷
北平的「國際俱樂部」……海雷
共產主義的沒落……古鶴翔
忠告「回歸」論者……博鼎遺孫
談影評的作用與創造性的重要……林巽
項莊舞劍之謎……霍大川
文憑教師與「金魚缸」及市儈……藍海文
一本解決世界紛爭的漫畫小冊子——「我們往何處去？」……緒山
毛澤東死後大陸情勢的推測……凌甲生
中共制度下的工人……胡養之

・萬人雜誌第二九一期目錄・

支持港府撲滅暴力罪行運動……每週評論 一

霍英東大派銀紙之下・「班主」「國腳」盡成統戰工具……萬人傑 二

當前中國・知識份子・言談態度……柳以青 四

中國的前途・中共的前途……岳騫 六

中共策動擴大中南半島的先兆……黃秋 八

如何解決「郎時傳譯」的困難……王屯 一〇

板蕩識忠臣……老球迷 一二

北平的「國際俱樂部」……海雷 一三

共產主義的沒落……古鶴翔 一三

忠告「回歸」論者……博鼎遺孫 一四

人海百態：異味牙膏……萬人傑 一五

談影評的作用與創造性的重要……林巽 一六

項莊舞劍之謎……霍大川 一六

文憑教師與「金魚缸」及市儈……藍海文 一七

一本解決世界紛爭的漫畫小冊子——「我們往何處去？」……縉山 一八

毛澤東死後大陸情勢的推測……斐甲生 一九

中共制度下的工人……胡養之 二〇

瘟君夢……岳騫 二二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二四

江南啼痕錄……宓琴 二六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七

萬人詩壇……董力行 (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九一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五月廿四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二七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支持港府撲滅暴力罪行運動

近幾年來，香港治安非常壞。一些歹徒眞是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在光天化日之下強搶，甚至動輒殺人，視政府警察如無物，這還得了？香港政府最高當局和警方，俯順輿情，決定開展撲滅暴力罪行運動，這是完全必要的，值得稱讚與支持。

香港是英國殖民地，但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中國人。在香港的中國人中，只有那麼一小撮口頭上是相信所謂「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左派，據說，他們由於有他們自己說的「強大祖國作後盾」，凡事多是和香港政府唱反調，只有對中共有利的他們才不「反對」。事實上，這類「唯恐天下不亂」的「中國人」，實少之又少；而絕對多數是完全遵照中國傳統道德尺度衡量是非的中國人。中國人常說：「那有見死不救之理」？

可是最近英女王赦免蔡國昌的死刑，卻遭到絕對多數香港人的反對。今年四月十日香港總督會同行政局，決定不赦免刦殺犯蔡國昌，在刦殺匪徒猖獗之際，港人咸讚港督麥理浩爵士治亂世用重典，乃明智之舉，但接着，英女王在英聯邦事務部大臣建議下，赦了死囚蔡國昌，改判爲無期徒刑，這對香港居民來說，無異是對撲滅暴力罪行運動潑下的冷水。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只要全港官民密切合作，全力對暴力歹徒「宣戰」，還是可以收到立竿見影之效的。

我們愛國也愛香港

我們有自己的國家，但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除了應愛我們的國家外，也應愛香港，因爲，香港是我們安身立命之所，如果不分清這一點，那顯見是和自己過不去。香港人口中的多數，是中共攫據大陸後逃亡來此的。回憶二十多年前，逃到香港那種狼狽樣子，眞不勝唏噓。當時，台灣也風雨飄搖中，申請入台比登天還難，如果同大陸雖然未像蔡國昌那樣犯了刦殺罪行，並且「規規矩矩」，也不「亂說亂動」，可是多數人在中共的「鎭反」、「肅反」中還是難逃一死的。幸虧有香港這麼一個彈丸之地，香港政府又收容了我們。雖然不少難胞已成爲香港納稅人，但說句良心話：我們應該感謝香港政府，儘管香港政府有些措施不大理想，但對逃港難民來說，還是厚而好的。

也許有些「愛國人士」，認爲這種態度是「走狗」、「洋奴」。其實，所謂「愛國人士」中的多數，如果不是香港的合法居民，他們比我們還「洋奴」，那時候叫他們談什麼「愛國」，滾他娘的！我們要愛我們的中華民國，擁護政府的反共復國國策，但也愛護僑居地的香港政府，支持香港政府的一切合理措施。香港政府開展撲滅暴力罪行運動，這是極爲明智而正確的運動，我們不僅口頭贊同，還要用行動來支持。一句話：我們唯恐香港混亂，因爲香港一混亂，必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混水摸魚，大搞其不可告人的更大罪惡勾當。

反暴力罪行不能怕事

我們中國人有一句「古訓」，叫作「自掃門前雪」，只要狼咬的不是自己孩子就毫不理會，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很多事非羣策羣力不行的。我們不但不講「階級」，更反對什麼「階級」和「階級鬬爭」，因爲，在共產國家的「階級社會」裏，「念念不忘階級鬬爭」，那是人類的一種最大的「暴力罪行」。那些比「歹徒」尤爲兇惡的「專政工具」，不僅要錢要命，甚至還叫你絕種。

香港的歹徒是很猖獗，但比之「無產階級專政」還算是「蚊型」；前者是根據馬列邪說「合法」的暴力罪行，而後者是少數不良分子的非法行爲，只要官民通力合作，把「怕事」心理掃清，進而滙集成一股正義的力量，扭轉社會的不良風氣，使歹徒們步入「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境地，香港治安不就好了嗎？



霍英東大派銀紙之下
「班主」「國脚」盡成統戰工具

萬人傑

「參觀團」北上之日，霍英東在車站說：「我們來拍一個團體合照罷！」可是閘門一開，團員作鳥獸散，紛紛竄上車廂。爲甚麼不敢拍照？明知見不得光也。張錦添不敢隨大隊，偷偷在中途登車，這種鬼祟的行動，無非爲了五千元「安家費」和千多元零用錢，這樣出賣靈魂，可謂太過廉價，簡直是「跳樓貨」。

台灣與大陸「合流」？

有一位老總級的新聞界老前輩，在聆悉許多傾向中共和曾經應邀觀光過大陸的工業家、文化人、學者，也被邀到台灣作貴賓；而右派體育會「班主」及曾代表中華民國隊的「國脚」球員，也結隊到北平訪問，於是色然而喜，大放厥詞的道：「照我的看法，十年之後，大陸與台灣必定合流，那時候，我們就可以暢遊大陸了。」

老萬對他這些話感到莫名其妙，不知他說的「合流」是怎麼回事，也不明白他爲什麼要等到十年後才「暢遊大陸」，以他的地位，中共分分鐘會「邀請」他的。我覺得一個人年紀大了，往往返老還童，說話做事都充滿孩子氣。他說這些話實在太天眞，似乎不該出自一位有觀察力，有分析力的高級知識分子之口。

他的所謂「合流」，有三個可能性：第一個可能性是國府反攻大陸成功。第二個可能性是中共「解放」台灣，統一全國。第三個可能性是國共和談，實行和平共處，不再處於敵對地位。不過，這三個「可能」其實都「沒有可能」，至少在可預見的將來沒可能成爲事實。

以台灣目前的軍力，反攻大陸，成功希望極微；同樣，中共軍力雖較強大，若跨海而攻台灣，卻有後顧之憂，因爲邊境上的蘇聯大軍，正虎視耽耽，中共對台有所動作，無異給予蘇聯乘虛而入的機會。

兩種政制能並存嗎？

那麼，剩下來就是中共正大力吹噓的「國共和談」了。關於和談宣傳的眞正目的，「萬人雜誌」許多位筆友已分析過，無非是中共的統戰活動之一。一個國家既不可能讓兩種政治制度並存，則國共的「和平共處」是絕無可能的事。在台灣實行共產主義制度，就是國民政府向人民政府投降；在大陸實行自由民主政制，則是人民政府向國民政府投降。大家不會投降，因此「和平共處」也不知從何談起。中共拿「和談」做統戰口號，最大目的是想藉此瓦解自由中國的民心士氣，人們有了「和平」的憧憬，很容易產生「台北何拒人於千里外」那種錯誤的觀念，由此對國民政府引起怨懟之念。人家都願和了，爲什麼你偏不願和？太頑固了！他們似乎絕不考慮到如果有「合作」可能，若干年來便不會兵連禍結，在許多機會裏已有永久性的「聯合政府」出現了。

從事新聞工作數十年的老報人，看事情尚且如此糊塗，一般年青伙子，對國共過去的關係不大了了，這種意念自必更濃厚，以爲國共果有「合流」一天。可以預言，除非中共的統戰成功，兵不血刃而瓦解了國民黨政權；否則，這位老總在他有生之年，恐怕不可能見到國共合流的「特大喜訊」。

終生難望如其所願

他表示了他的願望，有一天能在廣大的國土上，遍遊他喜歡的地方。老萬不是給他潑冷水，如果他要等十年後國共「合流」後才暢遊中國大陸，肯定他賫恨以終。一來，十年後國共是否會「合流」，是個疑問；二來，他已一大把年紀，能否再等待那麼遙長的日子，實在難說。爲了玉成他的大志，老萬替他祝禱，願他長命百歲。

雖然，政治的變化難以預卜，老萬也說過，中蘇共兄弟相稱，竟會反目成仇；第一號敵人紙老虎美帝，今日成爲姘頭；毛林是最親密戰友，卻有一天互起尾注，鬭敗者粉身碎骨。那麼，國共有一天「合流」，你老萬怎敢說永無可能？其實，老萬也和億萬中國人一樣，希望國家有一天能達到和平統一。但，如果要老萬在共產黨政治制度下生活，要老萬一輩子做一台大機器中的一顆螺絲釘，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不能有自己的自由，那老萬寧願國家還保留一小部分可以自由生活的地方，放棄統一的願望。

有人以爲兩種政治制度可以「自由競賽」，這也是十分天眞的想法。人民如果有自由選擇他所喜愛的政體，怎會每天有那麼多人冒生命危險，逃到外國人統治的殖民地來求生存呢？

變節的球員

中共統戰分子近來不斷邀請各行各業人士到大陸訪問、觀光，在交易會舉行期間，工商界人士很多受到邀請；最近，統戰活動擴展到體育界，由中共在港馬仔，有錢佬（資產階級）兼「體育界聞人」霍英東出面，組織一個所謂「香港體育界參觀團

」，五月十六日到達了北平。為了組織這參觀團，霍英東搞得相當成功，也十分吃力。成功的地方是：他把曾經擔任過中華民國領隊，有國腳之稱的張錦添，以及東方會的何義貴，這些被視為右派的球員都拉攏了；這還不奇，因為球員都看在銀紙份上，有奶便是娘，從來足球圈內拉角必須講代價，價高者得，現在霍英東和他們談的「條件」，也是運用銀彈政策，每一個接受邀請的球員，一次過給予「安家費」五千元，另外在他們「參觀」期內，每天發港幣一百元，十多天的行期，可以得到千多元使用，合起來便是六千多。這數目雖然不大，對一般球員來說，已是相當夠誘惑的數字了。但，星島體育會班主許竟成，也是「參觀團」成員之一，卻頗令人費解。

如所週知，許竟成會在星系報業擔任庶務肥缺，對金錢的看法，和窮球員當然不可同日而語，誰都不會相信他為了五千元安家費和一千多元使用而變節。

「安家費」五千大元

據老許對人解釋，他有一個什麼親人在大陸，二十幾年沒見面，想藉此機會探訪他。其實，香港的人大部分有親人在大陸，這藉口很難令人置信。

又有人說，老許此行有「交換條件」，左派球隊實行「放水」，以免星島受到淘汰。不過，星島既敗於電話，這「傳說」又使人懷疑。

香港許多投機之士和老許一樣，以為這時傍住中共，將來香港「解放」可以保產，或保住那條「三分絲」；這想法愚昧得很。如果香港眞有「解放」的一天，別說老許，王寬誠、霍英東這些「民族資本家」也沒可能保產，那條「三分絲」也凍過水，否則在六七年事變，霍英東何必在加拿大置產，準備作海外寓公？

中共「立國」二十三年，現在才去「傍」他，未免太遲。許多識時務的「俊傑」，在中共奪得政權後，便彈冠相慶，回到祖國，為人民服務；可是，今天看看，這班人已不賸一個，的確使人心寒。今天，他們在中共笑臉下，以為中共可「傍」，實則自甘做中共統戰的宣傳品罷了。

為什麼接受邀請的人要發「安家費」？這名稱使人想到他們可能「一去不返」；不過，霍英東發錢時大概不會稱之為「安家費」罷？

公開和私下意見不同

所有被邀到大陸觀光的人，回來寫的文章，公開發表的談話，差不多對中共都有讚沒彈。這也難怪，根本上，大部分接受邀請到大陸觀光的人，早就存心要「傍」中共，遊罷歸來，怎會說中共不好？

不過，他們的讚，多數是「祖國」如何「偉大」，而萬里長城，則為「偉大」之尤。其實，沒有中共，就有萬里長城，讚萬里長城偉大，等如讚秦始皇偉大，這樣拍馬屁，豈不拍錯馬腎囊？

遊大陸的人，公開是一番話，私底下又有另一番不同的意見。一位同業——一家報紙的電訊編輯，在接受邀請，遊罷大陸歸來，談到大陸同胞生活水準之低，非香港人所能想像。吃的、穿的，很少比得上此地木屋區的居民。肚子吃不飽，他們更不會關心到「自由」問題。

國府近來改變政策，特別喜歡邀請到過大陸的有地位的人，或一向在言論上專替中共說話的人到台灣觀光，希望他們將兩個社會比較比較。可惜被邀請的人大部分十分「怕事」，絕少肯作公開「比較」，因此國府的邀請，根本不發生作用；雖然被邀者是「自費」，飲飲宴宴，也耗費不少公帑！

比想像中好得多

最近，受國民黨陳裕清邀請到台灣觀光的明報社長查良鏞，老萬因不是經常看他的報，他歸來後似乎還沒發表過什麼報導的文字。但有認識他的朋友說，老查私下對人說：「台灣比我想像中要好得多！」這可能是他的眞心話，但他不會公開這麼講，否則，他以前說過的，便完全是不負責任的廢話！為一個文人之可悲，是沒有膽子說出衷心話。為什麼老查不把「比想像中好得多」的觀感說出來？怕中共看了「吃酸」？決不會。因為，老查在中共眼中是「漢奸」，是「民族罪人」，儘管他不斷力捧中共，但中共認定他的話並無價值。

一個有獨立思想的文化人不會受到環境影響，比方說，「星島」的許竟成應邀訪大陸，他和老萬是「同事」，朝見口晚見面，大家客客氣氣打招呼，如果老萬批評他，以後會「冇朋友做」。但老萬的作風一向如此，認為他這樣做「不妥」，便加以批評；如他有值得「讚」的地方，即使會扔過菠蘿，我還是一樣說他「好嘢」。

國民黨招待他去台灣，希望他說幾句公正話，可惜他的公正話只是私底下說，並沒拿來大做文章。為了適應讀者口味，還會照舊挖苦如儀，你說可悲不可悲！

「香港體育界參觀團」到達北平後，被安排在西北郊萬里長城下拍一個「合照」，這回他們再不像在火車站時那麼「雞飛狗走」了，也許他們不知道新華社發的照片，香港人也看到，雖然朦查查，也「無所遁形」呢！

認識中國

當前中國・知識

在中國歷史上，都會遇到「當前中國」的問題。春秋戰國之世，有春秋戰國時的「當前中國」問題；有秦一代，也有秦一代之「當前中國」的問題，諸如漢、魏、晉、南北朝、隋與唐、宋、元、明、清等，都有「當前中國」的問題。

特別自民國成立以來，「當前中國」問題幾乎時時圍繞着、困惑着每一個中國人的腦海。假如我們把開民國六十幾年的歷史，從推翻滿清之日算起，「當前中國」的問題，幾乎沒有一天停止過盤桓在中國人心中和腦海裏。

在這六十多年的歷史中，「當前中國」的問題總是那麼生動地，被知識分子們討論着。特別是在大陸實行了共產社會主義之後。

當前中國問題的意義

問題是那麼的微妙，微妙得使當前的中國人們沒有仔細的、冷靜地想一下。現在我想指出這「當前中國」問題討論的微妙所在。

假如目前的中共，它所強調的「社會主義祖國」是當前中國所走的路線是正確的話，那麼，「當前中國」的問題，不再該是對大陸政策的一種加以否定的討論，而應是一如共產黨人所強調的「全心全意」爲共產黨的領導而高呼萬歲了。可是，事實上並不其然。

中共對海外所做的宣傳，仍是那麼起勁，同時，也盡量對回大陸訪問過的人士們，讓他們發表「大陸政策正確」的談話，以便使海外的中國人士們相信，「當前中國」的問題的解決，只有依照共產黨所遵從的主義、思想，以及聽從共產黨的領導才是最正確的。

從這意義看：根本沒有「當前中國」的問題。然而，事實上，有沒有「當前中國」的問題呢？我們可以看目前海外報刊、海外人士們的熱烈討論情形就不言而喻了。因此，所謂「當前中國」問題，就是對中國共產黨的作爲，以及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加諸於中國人民頭上的批判、否定的問題。

其次，所謂「當前中國」的問題，就是如何給中國目前和將來指出一條可以通行的路向，在這種路向上，每一位中國人都能有權支配、有權運用的天賦人權，在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中加以實踐。

當然，對於當前中國的問題，也不是起源今天，就以我們香港的情形來說，早在二十多年前，已經在討論着共產主義的思想與共產黨徒的作爲是不能在中國推行和控制。自那時起一直到今天，對於這一方向的討論，根本沒有停止過。

那時，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黨，反對毛澤東領導的人士們和報刊等，做成了一股強有力的洪流。使我最感欽佩的，乃是當時的香港，時刻都可能被發了狂的共黨軍隊，闖進香港來「解放」。然而，那時的中國人，並沒有顧慮到自己的「危在旦夕」的「被解放」命運，仍然對共黨政權的一切，加以反對和否定，其志也堅，其心也奮。

假如我們翻開那一階段的報章，以及那時出版的刊物和書籍，我們就不能不欽佩那時的中國人，在對討論「當前中國」問題上是多麼的清澈、坦率和高昂。

今天本港所表現出的「當前中國」問題的討論，由於時代的不同，方式上卻也改變了不少，然而，本質上仍然是繼續了二十幾年來的一脈相承的精神。也並沒有覺得中共之進入聯合國後，以及在國際間的外交發展，會影響到對中共批判和否定的中國人士們的自由言論和安全。對「當前中國」問題的討論，反而更進入了更深入的層次。在這方面的報章和雜誌，以及專論和短評，正如雨後春筍般地繼往開來。

知識分子的前後轉變

在這前後二十年間，所不同的，恐怕是來自少數海外知識分子的變化。這方面也只能說是少數人的作爲而已。有人說，少數知識分子的改變，會對討論「當前中國」問題上有影響，這方面我並不贊同。事實上，更使得我們對知識分子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近百年來，很多知識分子已經發現到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固然有其優良的一面；同時又有其邪惡的一面。因此，無論是在學術的研究或文字的揭發上，卻能把知識分子邪惡的一面，描寫的淋漓盡致。起碼，使中國人都能全面而客觀地了解到所謂知識分子，知道有的知識分子是繼承了優良的一面，有的知識分子表現了邪惡的一面。

所以，在我們討論、肯定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功能方面時，不能就以知識分子的總稱來衡量任何一位知識分子，而該是從其優良一面肯定知識分子；從其邪惡一面否定知識分子。

由此，我們才能對知識分子給一個公平而合理的評價。在這裏，我無意批判對「當前中國」問題上的不同意見，就去衡量知識分子優良與邪惡面的分野，因爲那恐怕是不公平的。因此，我想到：知識分子在社會功能上，應該做成社會時代的眼睛和代言人方面來立下標準。這一標準的訂立，不是我的杜撰，而是目前國際上所公認的，同時也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來「士」的這一身份功能的優良傳統的本質。

一、知識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文化性的，他們所從事的是有關價值、觀念、符號等文化性的活動。並且要負有解答思考這些問題。特別是在眾人不安、焦慮、對生命意義與秩序發生懷疑與混亂時，知識分子能夠提出他們的「見」和他們的「解」。並且這「見」和「解」，確能安頓人心，使人產生對生命再有意義與恢復精神秩序。

二、知識分子很自然地總是傾向懷疑與批判的眼光，他們的想法與看法是與社會現狀有距離的。也因此，總是無法對現實的社會不保留地加以擁抱。因此，在這方面，知識分子的責任，該是說出眞理，暴露謊言。

三、知識分子最主要的是要能分辨出「是什麼」和「應是什麼」；同時也要分辨「什麼是可能的」和「什麼是可欲的」。如果能在事實與價值間得到充分的發揮，如果能在可能性與可欲性的限制上加以開拓，相信是對整個人類社會具有極大的效用的。

知識分子一向是任何政權所爭取的對象，同時又容易捲入當代政治的漩渦。這方面我以爲並不是知識分子的厄運，爲所有的知識分子也並不需要爲此而感到煩惱與慌恐。

問題是：這種情形只能做成對身爲知識分子們的一種很切實的考驗與挑戰。特別是在對知識分子上面所說的功能方面的標準是否能實現和貫徹。

事實上，任何一個權力中心都是需要知識分子的。這方面不必爲大陸中共的那套「工、農、兵」集團爲主的權力中心的宣傳而有所搖動，就信以爲眞。史太林就曾經說過一句話：「沒有一個統治集團可以沒有知識分子而統治成功的。」

然而，所謂知識分子端要看是否能貫徹知識分子對社會功能所發生的上述效用。否則，只是空有知識分子的名義而已。

三位先生·三種表達

最近讀了一篇「關於中國當前問題與海外知識分子的態度」的分別訪問了目前在中文大學執教的唐君毅、徐復觀和牟潤孫等先生。（見明報月刊第八十九期）

可惜的是：這篇問答記錄所包括的人士只是三位，假如能更廣泛地多訪問一些目前在中大執教的人士們，恐怕更能反映出時下的知識分子們對「當前中國」問題的態度，這方面恐怕是實際上有困難，否則的話，直可說是一件美中不足的地方。好在，其他的雜誌也都有關對這一方面的問題加以討論、座談的刋登。除非也閱讀其他的刋物，對這方面可以畧補不足，否則的話，就「明報月刋」的這篇只紀錄三個人的「問答錄」，我們也只能從這三個人的了解上加以論列了。

唐先生所涉及的問題很廣泛，同時也很客觀。首先他特別指出，對海外知識分子對當前中國問題的了解是該「自作選擇與決定」的，「此一決定，父不能傳之子，師不能傳之弟子，只有各人自己負責，並承擔其一定的結果。」同時對於各色人物對中國當前問題的討論，有很多卻是異口同聲，不謀而合的。因此，唐先生很欣慰的說：「原來人世間的眞理爲太陽，能站起來的人，便能看見。只有卑躬屈膝，俯首蛇行的人，才看不見。……

「因他們心地純潔，無顧忌，無利害打算，無私曚蔽，自然看得事理之大方向明白。」

唐先生在分析了馬列主義的本質，和近百年的中國歷史發展後，結論說：「中共之思想，在馬列主義之方向中，莫有出路。故憲法不能定，政府無主席，教育文化學術方針，只靠外交上之縱橫捭闔，此正如女子不能治家，而朝三暮四，在外面交際，其家必敗。欲不敗，只有回到百年來中國人之民族主義原始目標，放棄馬列主義，而以建立一『肯定基本人權』的民主的『人文社會』的中國目標。不放棄馬列主義，中國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學術思想，全無出路，中國民族國家亦無出路。……

「中國之進步，繫於中共之揚棄馬列主義，卽中共不成中共，而反本還原爲中國人。對中國人不須反對，對馬列主義的精神奴役，必須反對。」

徐復觀先生的答問，可說是對住一個「富強」的問題，來討論馬列主義。可以說是對時下人們對中共所強調的國家富強，端是由於馬列主義所使然的論調，給予很清晰的分析。

他說：「戰後日本德國的飛躍發展，有什麼馬列主義？法國在戴高樂領導下的重大成就，有什麼馬列主義？一個小小的以色列頂住阿拉伯國家的困擾而依然屹立不動，他們也試實行一種社會主義，但與馬列主義有何關係。用富強來宣揚馬列主義，這完全是出於對問題的無知。」接着，他又指出：「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一般志士都認爲非富強不足以立國，不足以圖存。

「中共取得大陸政權後，在富強這一要求上，多少給了大家一些安慰。於是大家以爲這是實行馬列主義之效。但我認爲：這種效果，是來自特權階級的打倒，窮苦農工的翻身，土地問題的解決，以及全國規模的組織力量，發揮克勤克儉的精神。

「這裏我們應該承認『羣眾路線』的重大意義。但上面各因素中，除了對私有制的徹底否定，是來自馬列主義以外，其他都可以與馬列主義不相干。而中共在目前經濟上所遭遇的困難，正在於對私有制缺乏正確了解。」

牟潤孫先生的那段答問，只是再重複了王浩的「幾點感想」的意見，並沒有對當前中國問題深入的分析。關於王浩的「感想」，我曾經在本刋中連續三期作過批評，這裏只好從畧了。

讀了這三位先生的「答問」一文章，猶如見得了這三位先生的人及人格。我不必爲讀者劃分出來三位先生所代表的個人及其人格，相信舉凡讀過這三位先生的答問的讀者，都會有所感受的，贊成與反對，尊重與鄙視那只是每個個人的抉擇，但是，我卻尊重每一個人都有自由發言的權利。

柳以青

中國的前途·中共的前途

岳騫

中國不是中共，中國的前途也不等於中共的前途，但由於中共控制了百分之八十的國民，竊據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因此，要談中國前途，就不能不先說毛幫的前途。

自從毛幫放棄了紅衛兵式的暴力外交，向世界各國擺出笑臉攻勢，引誘許多國家與其建交，也因此擠入聯合國，於是一些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外國人，及生活在自由天地的中國人，均對毛幫改變了態度，以爲毛幫眞正強大與鞏固，基本上不可動搖，根據此一錯誤觀念，就出現了許多希奇古怪的言論與肉麻不堪的行動。毛幫是不是眞正強大，玆平心靜氣提出研究。

自從蘇俄建立了第一個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到了古巴政權出現，不過四十年的時間，全世界出現了統一及分裂的共黨政權已經有十三個，所統治的地區超過歐亞兩洲之半，所控制的人口達到世界總人口百分之四十以上，何以會有如此巨大的成就，實在與共產主義有關，我們雖然反對共產主義，也看出共產主義毛病百出，但在三十年代，它確實可以迷惑了許多人，筆者親自聽到一位三十年代有名作家，談起左翼聯盟在上海活動情形，曾經無限感慨說道：「那個時候的知識分子沒有人不左傾，也沒有辦法不左傾。」何以如此，以後沒有詳談，上海一地自然不能代表世界，但一葉知秋，畢竟可以看出共產黨成功的原因，在於共產主義的理論，對當時的知識分子有巨大吸引力，才有許多人捨棄生命爲它奮鬪。

共產黨的成就到二次大戰後達到高峯，但也從那時趨於沒落，因爲二次大戰後東歐許多共產政權的興起，雖然多數由於蘇軍的征服，但其原動力仍是民族主義，不論亡國的波蘭、捷克，屈服於德意佔領下的其他各國，在進行復國建國時期，都以爭取國家獨立，民族自決爲號召，但立國之後馬上就被史大林所征服，民族處境尙不如在德國人統治下，因此，東歐發生了許多次反抗蘇俄的事件，成功的是南斯拉夫，失敗的有匈牙利、波蘭、東德與捷克，其中經過且不說它，但顯然揭開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鬪爭的序幕，以後的蘇毛互噬，毛澤東也是利用民族主義作爲對抗的武器，到了珍寶島與裕民縣衝突發生，民族主義便成共產黨人的思想主流，共產主義已被丟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世界上雖然有八十多個共產黨，也有十幾個共產黨統治的國家，但已沒有共產主義，此是近代史一大發展，不能忽視。

毛幫所以能統治中國大陸，要說是得到人民擁護，那是百分之百的謊言。凡是五十歲以上的人都可以回想到，在毛幫竊據大陸前夕，只有受它控制的一些少不更事的學生，及少數的奸商市儈，因爲本身利益受損，與青年學生一同反對政府，至於廣大農村老百姓，一聽說共產黨來到，無不有世界末日之感。

但毛幫畢竟成功的竊據大陸，其故何在，實由於共產黨人的組織嚴密，活動力強，加上其無所不爲的手段，使善良的人民無法招架，不得不俯首聽其宰割。

毛幫建立政權之後，更大量招收黨員，最後一次公佈黨員人數達一千七百萬，如果按照當時發展的速度進行到現在，恐怕要超過了三千萬。就算是兩千萬吧——一個有鐵的紀律控制下兩千萬人組成的黨，眞是上帝也無法收拾，誰知就在這時天奪其魄，毛澤東爲了奪權，鬧出一個文化大革命，其中經過不必說，結果卻是砸爛了各級黨組織，原來由共產黨員統治的機構，一變而爲紅衛兵，革命羣眾，再變而爲槍桿子。到了毛澤東感覺形勢不對，想從槍桿子集團奪回黨權，已經來不及，目前毛幫各級省委會第一書記，絕大多數軍人擔任，是槍桿子併吞黨，已經由非法變爲合法，臨時性變爲永久性。大陸上雖有共產黨的招牌，已沒有共產黨的組織。

再就毛幫高層來說，經過了六年多的血腥鬪爭，黨內大頭目從黨方的劉少奇，軍方的林彪起，凡是毛江夫婦看不上眼的，芟夷殆盡，權力似乎完全集中在毛江夫婦手中，對於黨政軍各方人員的任命，不過是毛澤東說一句話就成了，但是情形如何，大家都看得見，作爲一個政權來說，七年沒有「元首」，此一怪象爲中外古今所無。就其軍方來說，沒有「國防部長」，沒有「參謀總長」，雖然軍事大頭目似是葉劍英，但葉劍英並無「國防部長」與「參謀總長」名義，最多只能以軍委副主席身份暫時看家而已。共軍雖然一貫受中共中央軍委領導，

但此一組織並不屬於政權，過去仍然要透過「國防部」與「總參謀部」發號施令，而今毛澤東竟然無法重建「國防部」與「總參謀部」，一拖又快要兩年。

再就中共黨組織來說，重心在於中央書記處，七大以後書記處書記是中共最高統治者，八大之後原書記處書記升爲政治局常委會，另設執行命令的書記處，兩屆書記處權力雖然不同，但都是中共中央發號施令的神經中樞，可是到了九大之後，雖有政治局，也有政治局常委會，獨獨沒有書記處，一般人都估計江靑所統率的一羣心腹，即是書記處人馬，江靑也是書記處的領班，但也只是估計而已，就算估計得完全正確，也如同葉劍英一樣，妾身未分明，不過是管家而已。

毛澤東政權的「主席」，因爲要經過人代會選舉，人代無法召開，「主席」自然選不出，中央書記處要經全代會推出，十大既不能開，黨中央組織便無法變更，此猶可說，但國防部長與總參謀長的任命，只要一紙命令就行了，何以也無法解決，執此一點而論，毛幫內部困難，就非外人所能想像了。

總之，就毛幫整個形勢來說，有共產黨而無共產主義，有共產黨的招牌而無眞正的共產黨組織，有政權無「元首」，有黨中央而無發號施令的機構，有軍事機構卻無負責人，這樣一個殘破的局面居然會強大，豈非天地間第一怪事。毛澤東、周恩來目前拚命同西方國家拉攏，尤其對於美國日本，更不惜卑躬折節以獻媚兩國當道，基本原因是由於毛周心裏明白，他們所領導的這個政權，已是空心大樹，表面看來枝葉茂盛，但內心已被白蟻吃光，一場大風就會連根拔起。

目前大陸靠槍桿子統治，槍桿子對北平當局的態度，是擁護而不服從，即中央任何措施只要不侵犯各省紅色軍閥的地位，他們無不擁護，但要想更調他們，就決不服從，毛江周都了解此點，所以對各省軍事頭頭只有極力安撫，維持表面統一。「國防部長」與「總參謀長」之難產，其故在此，目前在北平的軍事頭目雖有聲望並無實力，而各省紅色軍閥，鑒於黃永勝覆轍，誰也不肯去作京官，於是一拖下來，無法解決。

筆者一貫認爲毛幫目前情況有類於袁世凱的晚年，但仔細想想，其情況較袁世凱晚年更糟，何以？因爲袁世凱死後畢竟還有馮國璋、段祺瑞、王士珍、徐世昌等人接住這個挑子，暫時維持住局面，到了這批人或死或垮之後，北洋派才覆滅。今天毛幫吃虧在沒有第二代，毛澤東固是風中之燭，周恩來已七十六歲，從電視上看，滿臉老人斑，行動蹣跚，加之所處理之事，無一不如箭穿心，他究竟同毛澤東誰先入地獄，尙難斷定，如果毛澤東先死，恐怕也未必會留下周恩來鞭屍，一旦毛周二渠魁死去，毛幫究竟誰接班，以目前情形看，似乎非江靑莫屬。北洋軍閥可以服從段祺瑞、馮國璋，但紅色軍閥決不可能服從江靑。余立金、傅崇碧在北平鬧事時，公然問江靑「你算老幾」？可以算是所有紅色軍閥共同的聲音。

從歷史看，凡是中央政府失去統制權力，地方一定變成割據局面，唐末與元末是顯著例子，北洋政府末年亦然，毛幫將來必然難逃此一公式，結果自然是魑魅魍魎同歸於盡，大地淸明，重現昇平世界。

以上是說中共前途，現在再說中國前途，許多別有居心的人在正面爲毛幫宣傳不能奏效的，嘗繞彎子說「中國大陸老百姓生活雖然很苦，但中國畢竟被共產黨治理的強大了。」這一說法也是百分之百的謬論。二次大戰之後，經過二十幾年的太平，那一個國家不是欣欣向榮，人民生活水準不是日漸提高，唯一要配給布匹糧食的，只有毛幫統治下的中國大陸，最近就連毛報也承認大陸是開發中的國家，不敢說是先進富強的國家了。

至於說到強大，如果單就毛幫不要褲子，只要核子的作法，有了原子武器，至甚可能有越洲飛彈，是夠強大了，但這種強大對國計民生固然無補，就對整個民族來說，也是一大災害。一個國家擁有核子武器，大約有兩種作用，一種是嚇阻對方，如美蘇，一種是表示自己國力強大，也算是一等強國，如英法。而毛幫兩者皆不是，毛幫自承是開發中國家，自不能與先進的英法相比，無力製造核子武器以炫耀本身是強國。爲了防衛，則毛幫核子武器對美國固不必談，即對蘇俄也不能達到其歐洲核心地區，即使能，數量也不足毀滅全俄，而蘇俄如果動了手，整個中國文明將爲之覆滅。所以說毛幫的強大，對中華民族來說，只能製造更大的災害。爲了解救全民族的浩刼，只有趕快推翻毛幫的邪惡統治，海外的中國人固然要努力，在國內的中共黨人也應該同時奮起。

在毛幫被推翻之後，中國必然要成爲眞正富強康樂的國家，原因在於毛幫爲了發展核子武器，重工業已有相當基礎，包括核子工業在內，一旦將這批專門製造戰爭武器的工業，轉變爲和平用途，將爲一巨大力量。

中國政府遷到台灣之後，經過二十幾年生聚，工業方面有飛躍進步，贏得舉世敬佩，在光復大陸之後，以在台中國人的工業技術與管理能力，配合大陸的廣大人力與無盡資源，必然要成爲世界巨大工業國家，定與美蘇鼎足而三，非日德可比。而大陸七億人民突然獲得解放，大家眞正領略到當家作主的生活，享受到無恐懼，不虞匱乏的自由，人人必然奮發向上，一個充滿朝氣的七億人口，其成就是無法想像無法衡量的。

中國歷史上有兩個爲人輕視不齒的朝代，即秦與隋，中國人提到秦始皇、隋煬帝向無好評，但秦、隋之後卻出現了漢唐盛世，這是因爲在殘暴統治中解放出來，人人有求生之樂，自然就會創造一個強大美好的社會，毛澤東之罪浮於秦始皇、隋煬帝百倍，大陸人民痛苦生活也甚於秦隋兩代，唯其如此，相信未來的中國，一定要超越漢唐，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三個強大、昇平的盛世。

中共策動擴大中南半島戰亂的先兆

在北越、越共、寮共正在高喊要求「恢復中南半島和平」和「實現民族和睦」的虛僞口號的時候，中共和施漢諾卻大舉紀念所謂「印支人民最高級會議三週年」。他們不僅夥同北越、越共、寮共各自舉行招待會，通過報刊特別發表社論紀念慶祝，並且互電祝賀，吹噓「勝利」，叫囂「鬬爭」，用心叵測，令人注目。

「印支會議」的由來

所謂「印支人民最高級會議」據當時中共「新華社」報導是根據施漢諾倡議，於一九七〇年四月廿四日至廿五日在中、寮、越邊境地區某地舉行的（據判斷在雲南某地）。出席會議的除施漢諾外，包括當時所有中南半島叛軍的頭子：寮共頭子蘇法努旺、越共頭子阮友壽、北越總理范文同。四月廿七日施漢諾在北平對新聞界發表這次會議的聯合聲明，其主要內容是：(1)呼籲「三國人民」加強團結，堅決戰勝美國及其盟國。(2)表示堅決支持高棉人民的鬬爭，並完全支持施漢諾的「五點聲明」。(3)完全支持寮共五點聲明和越共十點聲明。(4)決心維護和發展三國之間睦隣關係，在反對共同敵人的鬬爭中互相支持。(5)呼籲「社會主義各國人民和政府，全世界各國人民和政府以及美國人民，對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鬬爭給予更加強大的支持。」

同年四月廿八日，中共政權就此一會議發表聲明，除對聯合聲明表示最堅決的支持，強調支持印支三國人民的鬬爭是它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外，並提出五點聲明，其主要內容是：(1)譴責美國支持柬埔寨政府的反共政策；堅決支持施漢諾五點聲明，堅決支持施漢諾反美反龍諾政府的鬬爭。(2)堅決反對美國及其盟友利用聯合國任何國際組織、國際會議破壞柬人「反美愛國」鬬爭的活動。(3)堅決支持寮共鬬爭和越共的「抗美救國」戰爭。(4)警告美國必須對協助柬國剿共行動的後果承擔全部責任。(5)深信柬、寮、越共緊密團結，堅持戰鬬，一定能夠打敗美國，取得徹底的勝利。

「印支會議」結束的當日，周恩來曾設宴招待與會四方面的代表團，強調支持施漢諾復辟和越、寮的反美戰爭。可見這次會議名義上是施漢諾所倡議，實際上是中共操縱下召開的，從這次會議後，中共提供更多武器，支持北越、越共、寮共和柬埔寨部隊，將越寮柬戰場打成一片，擴大戰亂，以策動其赤化整個中南半島的陰謀。

三年來的今天，中南半島情勢，儘管有越、寮停戰協定的簽訂，不僅並無改變，且益爲嚴重。越、寮境內的雙方衝突不僅並未停止，且隨時有爆發大戰可能。而高棉戰爭更險象環生，情勢迫切。最近北越、越共、寮共更發表公開聲明，指責美、越、寮政府違反停戰協定，似在爲擴大衝突覓取藉口。

北越、越共、寮共誣責美、越、寮政府違約

四月十四日，南越共政權分別向出席關於越南問題的國際會議的各國發出備忘錄，指責南越政府「在美帝的縱容下，嚴重地違反了有關停火的條欵，他們出動了幾乎全部的主力、保安隊、民衛隊、警察力量，發動數萬次軍事行動，妄圖實現所謂『佔奪領土計劃』……不肯把被他們俘虜和監禁的軍事人員全部交還給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接着恐嚇說：「如果越南共和政府一味繼續其蠶食侵犯解放區、殺害人民的軍事行動，越南南方人民和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裝力量將給他們以應有的懲罰」。最後說：「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強烈控訴美國政府和越南共和政府明目張膽地違反關於越南問題巴黎協定和國際議決議書的條欵的行爲。美國政府和越南共和政府必須對由他們違反關於越南問題的巴黎協定和國際議決書所造成的一切後果承擔全部責任。」

四月十六日，北越外交部也分別照會出席關於越南問題的國際會議各方，指責美、越違反和平協定，其要點有：(1)指南越用團級或師級規模的步兵單位，在飛機和重砲掩護下發動成萬次軍事行動，蠶食由臨時革命政府控制的地區。(2)「美利堅合衆國的軍隊在撤出南方時，沒有把武器帶走，不肯拆除他們的基地」。(3)指美國「仍蓄意拖延掃雷，在實際上延長了對越南民主共和國海域的封鎖」。(4)「越南共和政府不肯全部交還被他們俘虜和監禁的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的軍事人員……幾十萬名政治犯仍然不能同家人團聚，仍然在越南南方各監獄中被監禁、毆打、受到極其殘酷的對待」。(5)「他們仍然維持戰時條令，並且制定許多新的法西斯條令」。(6)指美國「轟炸了老撾（寮國）領土，並且正在加強對柬埔寨進行地毯式轟炸」。最後建議蘇聯、中共、波蘭、

匈牙利、加拿大、印尼、英國和法國政府堅決譴責美、越政府嚴重違約的行動，要求美、越政府立即停止這些違反行動。

四月廿三日，寮共中央發表聲明指責美國說：「一九七三年二月廿三日，停火生效後不到二十四小時美國就派遣許多B五二型戰畧飛機和噴氣式飛機轟炸下寮北杭周圍地區……在美國飛機進行轟炸、襲擊的時候，萬象（永珍）方面軍隊同泰國軍隊和由美國直接組織、武裝和指揮的「特種部隊」相配合，向從北到南的各愛國力量管轄的地區接連發動進攻……他們必須對他們的破壞行動所引起的一切後果負責」。接着表示寮共部隊「一定能夠粉碎美國和極端反動集團的一切陰謀和手段，把維護和平和實現民族和睦的鬪爭推向澈底的勝利」。最後強調「各愛國力量堅決牢牢地保衛解放區，並將給予美國和萬象方面違反停火的任何行動以應有的懲罰。」

中共也於四月二十日通過「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題爲「必須停止對柬埔寨和老撾的軍事干涉」，要求「美國和西貢當局必須停止對柬埔寨和老撾的軍事干涉，嚴格遵守關於越南問題的巴黎協定和關於老撾問題的萬象協定，讓柬埔寨人民和老撾人民在沒有外來干涉情況下，自己解決自己問題。」

毛施大舉慶祝「印支會議」三週年

繼北越、越共、寮共發表顛倒是非的聲明後，中共和施漢諾又大肆宣傳「印支會議」三週年，四月廿四日，董必武、周恩來致電柬埔寨施漢諾、賓努、寮共蘇發努旺、越共阮友壽、黃晉發，北越孫德勝、范文同祝賀「印支會議」三週年，在電文中，首先強調「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對印支人民抗美救國的共同鬪爭，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據稱：「三年來，柬埔寨人民、老撾人民、越南人民高舉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團結戰鬪的光輝旗幟，密切配合，互相支援，挫敗了敵人一個又一個侵畧計劃，取得了輝煌的勝利，爲亞洲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帝鬪爭事業作了巨大的貢獻」。最後重申：「中國人民一向把你們的鬪爭看成是自己的鬪爭，把你們的勝利看成是自己的勝利。我們將永遠同你們站在一起，堅決支援你們的正義事業，直到取得澈底的勝利。」

廿五日，中共「人民日報」又發表題爲「團結、戰鬪、勝利的三年」的社論，指「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是印度支那三國人民團結、戰鬪、勝利的會議」。「不久以前，柬埔寨國家元首施漢諾親王回到柬埔寨解放區進行視察取得成功，有力地鼓舞了柬埔寨人民的鬪志，加速了龍諾賣國集團的失敗和瓦解。印度支那人民三年來的勝利鬪爭充分證明，越南人民、老撾和柬埔寨人民的鬪爭是完全正義的，他們的團結是牢不可破的，他們爭取實現和平、獨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民族願望是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的。」

「事實證明，爲了維護越南和老撾的和平，爲了嚴格履行和澈底實施巴黎協定和萬象協定，爲了澈底實現越南、老撾、柬埔寨的獨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印度支那三國人民還需要進行嚴重的鬪爭。」最後表示：「我們深信，印度支那三國人民加強團結，互相支持，堅持鬪爭，一定能夠實現他們神聖的民族願望。」

四月廿五日晚，施漢諾、賓奴舉行盛大招待會，熱烈慶祝「印支會議」三週年，中共出席的有周恩來、葉劍英、張春橋、姚文元、李德生、汪東興、徐向前、郭沫若、鄧小平、鄧穎超、姬鵬飛、耿飈、吳德等；外國使節有：北越共黨書記春水、北越大使吳船、越共代辦陳平、寮共代表蒙昆維萊、北韓大使峻玄極老。賓努、陳平、吳船、葉劍英先後講話。

賓努在講話中指「印支會議」「莊嚴地肯定和確認柬埔寨、越南和老撾三國人民的戰鬪團結和兄弟友誼……這次會議的聯合聲明所規定的正確原則得到了執行，對挫敗美帝國主義侵畧者及同豢養的傀儡做出了巨大的犧獻。」最後說：「柬埔寨人民依靠自己緊密無間的團結和按照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聯合聲明同越南人民和老撾人民結成的戰鬪團結，決心以決不妥協、決不後退的精神繼續鬪爭——無論將做出多大的犧牲和進行延長時期——直至完全實現國家元首諾羅敦·施漢諾親王一九七〇年三月廿三日歷史性的五點聲明，並根據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政治綱領在領土完整的基礎上建設一個獨立、主權、和平、中立、民主、繁榮的柬埔寨。」

陳平聲稱：越共忠於自己在印支會議的聯合聲明的諾言，將始終如一，堅決支援柬埔寨人民的正義鬪爭，完全支持施漢諾所發表的五點聲明，堅決支援寮共爲澈底實現關於寮國的協定和爲實現一個和平、獨立、眞正中立的寮國而進行鬪爭所持的嚴正立場。

吳船表示：「越南人民忠實於印支人民最高級會議的聯合聲明，決心在爲爭取澈底實現自己的基本民族權利的鬪爭事業中，加強同柬埔寨人民和老撾人民的團結。」

葉劍英首先指出由柬埔寨國家「元首」施漢諾倡議召開的印支會議，「是一個團結的會議，戰鬪的會議，勝利的會議。它把印度支那三國人民更緊密地團結在一起，並肩戰鬪，對爭取「印度支那三國人民抗美救國戰爭的勝利，發生了巨大的作用」。他說：「當前印度支那三國人民面臨的鬪爭任務仍然是艱巨的……西貢當局對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控制的地區不斷發動蠶食進攻，最近美國又宣佈停止在越南北方水域掃雷，並派遣飛機在越南民主共和國領土進行偵察活動，美國飛機還對老撾解放區進行轟炸襲擊，特別是，美國對柬埔寨的軍事干涉仍在加強……西貢當局還派遣僞軍入侵柬埔寨領土。所有這一切，不能不遭到印度支那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譴責和反對。我們要求美國和西貢當局，必須尊重巴黎協定和萬象協定，必須停止一切違反協定的行動，必須停止對柬埔寨和老撾的任何軍事干涉……我們相信，印度支那三國人民團結奮鬪，必將克服一切困難和障礙，實現各自的的神聖民族願望」。葉劍英最後表示：「在今後的戰鬪中，中國人民將一如既往，堅決支持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正義鬪爭，直到取得澈底的勝利。」

黃秋

如何解決「即時傳譯」的困難

王屯

港府即時傳譯主任鄭仰平，於五月十一日下午在九龍北區扶輪社，發表一篇「談即時傳譯的人材」的演講，在那篇演講中透露港府三次招考即時傳譯人才，報名投考的共有五六百人，其中有大學學位的，甚至有碩士學位的，還有些是做翻譯或者傳譯工作有一二十年經驗的，考試的結果，只有六人合格。

即時傳譯是港府公佈公文中英文同用的步驟之一，而公文用中英文這一成果是本港青年及知識界經過好幾年要求「中文合法化」爭取的一點點成果。有一個朋友讀了那段新聞後，表示他不相信一個經過英政府統治了近一個世紀的城市，有這麼多人專修英文，即使香港教育如何失敗，亦不會像鄭仰平先生所說的即時傳譯那麼難找。但根據那篇報導，卻是千眞萬確的事。

由於這一件事，觸發起我心中一連串的問題：

㈠對於中英文合法化的問題，港府是否有眞正誠意推進它。

㈡如果港府眞正有誠意的話，目前應如何去推進它？

㈢對於實踐即時傳譯，本港需要多少人才才夠應用？

㈣照目前情況，憑考試招到足夠的人才看來是不可能的了，那麼港府有沒有計劃開設一間專門學校去訓練足夠的傳譯人才？抑或因爲傳譯人才難找而無限期將即時傳譯的計劃拖住？

解答四個問題只用一個答案就夠了，那就是港府如果確確實實認爲即時傳譯是適應未港未來最需要的課題之一，那麼馬上開設一間足以訓練傳譯人才的學校就可以解答了上面四個問題，不然，四個問題中一個問題亦沒法解答。香港懂得英文亦懂得中文的人深信很多，但即時傳譯是一種專業技巧。政府如能接受懂得英文又懂得中文的人來加以訓練，訓練一年不能，兩年大概夠了吧。

除了擬定一個訓練足夠人才來應用以外，靠招考人才來足供應用，簡直是畫餅充飢，看來考它半個世紀也不可能考取得足夠應用的人才。

由中文合法化發展到公事上應用中英文以及即時傳譯的發展，從一部份英國人看來，或者以爲是香港中國人打算將來在較多公務員職位上，對英國人自然造成一種競爭及互相排擠作用。而從一部份中國人說，是居於中國人爭取對自己的語文不受歧視，中文教育不致因失掉了謀生作用而被戕殺。筆者以爲這都是整個問題中最小的一部份。

從大處遠處着目，中英文平等化，它可以使本港由此啓發出一個沒有估計的理想主義的境界。因爲從今日全世界人口的總和計算，中英文是今日世界上擁有最多人使用的語文。香港的教育環境，正好是培養能精通中英文的理想地區，我們如有意在這裏建構起一座東西文化的橋樑，香港應是唯一的理想地方。而建構這座橋的基礎，應該使中英文地位先行平等。要不然，如果只有懂得英文的才能找較好職位，年輕一代，爲了急功近利，再沒有興趣去對中文下苦功。那麼，香港年輕一代，將失掉在文化工作上本來可以作出更佳成就的一個理想。

一個東西文化交融的理想，說不定可以建構起一種新的文化，使東西之間建立起更親摯的文化情感。這個抱負，是對未來世界肯定有貢獻的，它比任何歸屬感的理想還偉大。

今日的香港，只是一個單純的經濟社會，一個多麼枯燥的經濟社會，青年人除了追求更美好的物質享受之外沒法找到理想的精神出路。我們如有適當的文化發展，配合這個經濟社會，那麼這個經濟社會一定發展得更活潑，更健康的。年輕一代在文化修養上將更有成就。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都集中精力來復興經濟。文化發展因此給滯住了，年輕一代找不到什麼理想，青年問題越來越嚴重，人們藉貪得無厭的物質生活，作爲滿足精神生活的代替品，同時使投機風氣，到處瀰漫，造成此起彼伏的經濟危機。我想所謂經濟危機，不一定是經濟社會本身問題，而是物質生活成爲現代人集中注意力的焦點，如果有一天，人們的集中注意力的焦點不在物質享受而在精神享受上，經濟危機的壓力會自然減輕。今日英國本身此起彼伏的罷工風潮，最基本原因，還是文化生活的空虛，今日本港問題青年之多，基本原因亦是相同的。

一個發展中的國家或地區，不會能從經濟發展或文化發展單一條線進行而能夠成爲一個健康社會的。要使它成爲一個健康社會，必然是依靠經濟發展與文化發展兩條線平行才可以。

倘如我們只從經濟發展一個概念來衡量，中文合法化與公事上使用中文以及即時傳譯，那麼，這些對經濟社會不但可說是全無作用而且還可以看成一種浪費。也許有人說，香港是一個殖民地，既然是一個殖民地，中文被歧視應不算什麼回事，這種爭取，除了滿足一點面子作用之外，對實際是沒有

補益的。不過我們如相信要建構一個健康的社會，並且相信，文化社會的發展，可以減輕經濟危機的壓力，那麼由中文合法化至即時傳譯，它的實際作用就很大了。

除了香港之外，星加坡與馬來亞，以及東南亞好些多民族國家，民族文化的互相尊重，同樣是發展文化的基力，亦是建構成一個健康社會的原因。從文化與經濟的平衡發展這一點看，星加坡比香港已跨前一步，港府如要使本港青年一代，生活得更有朝氣，對文化事業發展的輔助，應視為與經濟發展同樣重要，那就差不多了。

因此，香港眞正即時傳譯何時實現，並不是傳譯人才難找的問題，而是港府提高中文地位有沒有誠意的問題，如港府有誠意，即必須放棄那種「望梅止渴」式的招考方式，而應先估計本港需要多少這種人才，馬上計劃開設特種學校，像訓練文憑教師那種方式，有規模地從中學畢業生或大學畢業生中招考訓練人才，並且聘請專家，不斷根據傳譯所需要的語文詞彙，盡量充實傳譯工具資料書冊或電訊資料。編出最實用的教材，儘速將不夠應用的人才訓練起來，我們現在不能估計這樣做會使香港變成怎樣，但所收穫的深信不只是在行政方面出現一個新面貌而已，它的最大收穫，將是在文化方面。

也許港府認為這樣做，經費太大，那麼用津貼方式鼓勵私人辦傳譯學院又如何？如果傳譯學校屬私人創辦，屆時所訓練人才，當不只是本港青年，它可能發展成一個國際性語文傳譯訓練中心，接受海外華人青年子弟或愛慕中國文化的外國青年來一起訓練，那麼這個國際傳譯訓練中心，將來在世界文化歷史上，必然留下不朽的一頁。

目前對香港前途投下可怕的陰影的是缺乏遠大的眼光與偉大的抱負，並不是經濟條件的不許可，我們如將香港看成一艘將沉沒的船，或者是一個過渡城市，那麼這過渡時間不論是二十年或二百年，它只許充當投機者蹂躪的角色，這時代長成的青年，它將在一個文化閉塞的城市中毫無長進。反之它如果不顧以後演變如何，樂觀地發展，那麼，說不定往後短短的二十年，三十年，會有更遠大的成就。即使這船沉沒了，它必留下更多沉沒不了東西。

鄭仰平的演講中亦承認：「即時傳譯人才的缺少，並不是香港獨有問題，是全世界問題的。」筆者承認，如果可以用積極方式來解決它的話，世界上只有兩個地方最得天獨厚，這兩個地方，一是香港，一是星嘉坡。

香港的傳譯時代的及時實現，看來這不是用本港行政上一向採取的「蝸牛作風」所能解決的。至於用招考方式，五十年也解決不了，在這件事情上，希望我們市政議員，應多用腦筋，並對港府多作催促工作才行。



板蕩識忠臣

老球迷

我一向不明白板蕩識忠臣之眞意，可是現在懂了，懂得比以前更多的。不，應該說更透徹！

今天，相信很多人，會認為李惠堂是一位不識時務之庸傑，李惠堂只是一位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之傻子。因為李先生現在又回台灣去了，他不準備於六月杪，隨隊「回歸」看看「祖國」「偉大」面貌。

可是，李先生是一位難得之傻子，記得台北聯合報有一段寫及李先生之報導：「……李先生隨世運隊赴墨爾砵參加比賽，中共知道了，便計劃擄刼他，有人走告李先生，『綁架我？』李先生鎭定而輕視的說：『即使綁到了，恐怕已經是一個死人了』。李先生一生忠誠，在本身而言，他一生只穿南華會一件球衣，在國家而言，他一生只穿中華民國之球衣，汪精衛叛國，重金聘他為偽政權效力，有專機代步，可是李先生卻帶着他的妻子，挽着一雙破舊的皮鞋，乘着擠迫之電車，在上海參加一場當地之球賽。」這種風範，今天已恐怕找不着幾人。現在，李先生又到台北去了，為了忠於國家，他雖年老，卻沒有智昏，依然在各地如他在球場時一樣，為苦難之國家奔走，流汗，流汗！

這種典型之範例，能不令我們廣大的讀者感動麼？李先生在今天奸邪之世界，大可以安享餘年，在大球場看東昇與精工之決賽，然後寫篇球評，可是他沒有。因為，李先生年青時，只穿一種球衣已成習慣，年老的李先生，只為一主亦自然成為他的定例。

今天，報載有四十多人要作短暫的回歸，而李先生剛好與這些所謂知名人上背道而馳，四上多人之中，不少人是當日曾穿上美麗的，代表中華民國的球衣的球員，為球隊的職務盡力的代表，可是，今天，那面充滿血腥的旗，卻吸引着一羣沒有心肝的狼羣，我們看看李老先生的風範，能不感於胸懷哉？願李先生身體健康，為國珍重！

（轉載「香港時報」）

北平的「國際俱樂部」

海雷

招待洋人的玩意兒

中共外交人員，爲了和當地生活習慣相同，在衣飾、居住、行爲各方面，向都是盡量表現其豪華。住最豪華的酒店，出入汽車，吃大菜，喝洋酒，隨手揮霍，慷慨解囊，絕不因爲標榜「無產階級」而表示一點寒酸。把人民的血汗錢，一擲千金，比蘇聯老大哥的修正主義更勝一籌。

在國外這樣揮霍、浪費人民的血汗，大陸人民是看不見的。「文革」時期會把這些有「資本主義」傾向的敗家子，統統調回來，狠狠地「批鬪」一番，那些反毛的固然被鬪垮了，可是現在大部分被「解放」，又重去享受資本主義「遺毒」。他們的表現確也不惡，有些中小國家或什麼第三世界的人物，被他們的濶綽行爲迷住了，認爲這個「大老闆」可能有辦法，趕快到北平去觀光，討點什麼好處！

現在到大陸訪問的外國人多了，鐵幕有些關不住了，從最近外國人到大陸拍的影片來看，在中共的監視和指導下，盡量避免暴露弱點。除了山水風景無法改變外，一些建築物的陳舊和社會生活的窮相，十足暴露大陸社會仍然十分落後。

這種現象看在外國人眼裏、記在心裏，他們的批評，從好的方面說，中國是一個古老的社會；從壞的方面看，這仍是一個落後地區。也有人帶點諷刺的味道，中共「幹勁」還不錯，人人都肯努力工作，就是沒有成效，勞而無功。

爲逢迎「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爲了討好外國觀光客的歡心，以達到中共統戰的目標，因此大陸上的社會生活情調，也在逐漸有變化。尤其幾個大城市更爲明顯，盡量以「資本主義」生活方式，迎合訪客的心理，不使他們發生不良印象和不利的指責。如北平、上海幾個重要城市街頭、巷尾的兒童和少年，穿着軍服、繫帶「紅小兵」袖章的日少。流行穿着彩色的衣裳，尤其女孩子也開始打扮起來。「人民畫報」上那種爲拍照而搞得花花綠綠的場面，在街頭上「迎賓」的也多起來。

這些並不表示大陸人民生活的富足和心情舒暢，而是一種工作任務，且有中共的津貼和政治投資在內。就如同百貨商店一樣，在大城市凡有外賓到達者，商店供應量增多，樣式也較前齊全，有生意好做也不爲賺錢，是爲了「友誼」嘛。因此，各酒店、飯館、商店的伙計都開始學習英語、日語，電台也增開外語節目，學校恢復英語課。

「國際俱樂部」的設備

那些洋人過不慣「無產階級」式的生活，他們住必洋樓、出必汽車、吃必洋酒、洋烟、大菜，還要各項娛樂消遣設備等等，讓他們在沒有「文化」的環境中生活，是不能忍受的。過去在北平、上海、廣州等大城市，也有幾家夠水準的大飯店，但是畢竟是過時了，比起歐美現代化設備，那太差勁了。因此在尼克遜訪問北平之後，中共要考慮今後如何以最豪華的方式，招待這些外賓。

在北平原有一間「北京飯店」，是中共招待外國賓客的場所，這是儘人皆知的一個可以享受資本主義生活的地方。中共若干頭頭們也借機去體驗和認同一番。現在據報導，在「北京飯店」距離不遠的地方，又興建了一座接待外國旅客的豪華「國際賓館」，又稱「國際俱樂部」。今年一月十二日正式落成揭幕，現已開放使用。

這個「國際俱樂部」，環境潔淨，設備豪華，是一個極具水準的俱樂部。該館距離北平火車站徒步只有十分鐘在建國門內，由「人民路」（原王府井大街，曾改爲「反修路」）徒步要十五分鐘，由外交使館街（原東交民巷）乘車只要五分鐘。

俱樂部佔地五萬平方公尺，主要建築物是一個T字形三層大樓，外表淺咖啡色，內部中央本館總面積在一萬平方公尺以上。樓下有可容三百五十人的大宴會場一個，可容一百人的中型宴會場兩個，可容四十人的宴會場兩個，可容二十人以上宴會場三個，合共宴會場八個，每個宴會場均有音樂和表演設備。

俱樂部二樓有可容五百人的劇院一個，可容二百人的會議室一個，同樣面積的展覽廳一個，二十坪小會議室三個，四十坪會議室三個。

俱樂部三樓是小型接待室、豪華的套房、跳舞廳、撞球室、乒乓球室、理髮室、浴室、酒吧等。

這個俱樂部另外附設有別館兩棟，包括有室內溫水游泳池、籃球場、羽毛球場及其他健身、體育設施；室外則有露天游泳池（長五十米），排球、籃球、網球場共八個，並在別館正修建保齡球場，所有設備係由日本輸入。

俱樂部內外建築材料，中共宣傳皆係大陸生產，設備雖然西式化，但仍保持中國風格。內部牆壁用最珍貴的檀木裝修，牆上懸掛名畫，全部舖設彩色悅目的天津及張家口製地毯，廳堂燈飾亦力求豪華，家俱坐椅均選上等木料製造，一切都模仿倫敦、巴黎之高等社交場所的佈置。

「國際俱樂部」內的享受

這個俱樂部不僅供給外國人遊樂，中共黨政高幹也可因爲和外國人交際，享受一切招待，如果有重要會議，這裏就成爲國際陰謀製造中心。因此，這裏就不可缺少聲色的享受，除了酒食徵逐之外，年輕的北平姑娘們穿插中間春色無邊，爲中共的「政治」而服務一番。

到這裏來居住的外國人非常方便，只要憑護照或許可證，就可以進去。如果是外交官憑大使館證明書，也可以隨便進內使用。

中共原來有一個小規模的「國際俱樂部」，設備簡陋，但是免費。現在這所豪華的「國際俱樂部」則採取資本主義管理方法，一切收費。每人收門票兩角，各種設備要化錢租用。如網球場白天每人收人民幣三十元，夜間收五十元，這種收費標準相當高昂，不是大陸人民可以望其項背的。中共幹部如果沒有

特種任務，由中共支持，也是享受不起的。

這個俱樂部的食物，在內部也是現金供應，交易的價格和「北京飯店」所售，大致相同。

據說和北平「國際俱樂部」相同的旅館，在上海、廣州等城市，也在設計建造中，此種風氣吹遍各地。據中共內部傳達：「要進一步改變服務態度，包括接待外賓」，「發揚無產階級風格」，執行毛澤東的「革命外交路線」，這種「風格」、「路線」是向外賓爭取好感。

中共用這類資本主義腐蝕的方式，和外國人來往，以表示毛、周路線慢慢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接近，這顯然是向「帝、修、反」去「認同」，向帝國主義去「回歸」。

共產主義的沒落

古鶴翔

共產主義已經沒落了。

共產主義之沒落，本來絕不出奇。在理論上，共產主義是違反人性的。一種違反人性的主張，當然不可能永遠存在。

人類需要愛，不需要恨，共產黨強調「階級仇恨」，當然不能永遠欺騙人。

斯大林一死，就被鞭屍，因為他強調「階級鬭爭」，喜歡殺人。斯大林的女兒也要逃出蘇聯，這便是人性戰勝獸性的結果。

毛澤東殺害的中國人，比斯大林殺害的蘇聯人更多，結果是：毛澤東逼瘋了一個兒子，打倒了「老同志」劉少奇，害死了「接班人」林彪！

目前北平政權的基礎已被「仇恨」和「鬭爭」鬭到支離破碎了。

中共曾攻擊「蘇修」，打垮「劉修」，可是今天的中共政權，實在比「劉修」更「修」！

我們且不談毛澤東請基辛格向「美帝頭子」尼克遜問候，周恩來向「日本軍國主義」田中角榮獻媚的怪現象，我們且看：

在「五一勞動節」，毛周政權已公然自摑嘴巴，公然地自承比「劉修」更「修」了！何以見得？有事實為證：

㈠毛周政權在慶祝「五一」時，突然將最具有「馬列主義」內容的「全世界工人階級大團結」這口號除下，改懸宮燈。這不是公然把共產主義的內容閹割了麼？這不是比「劉修」更「修」麼？

㈡周恩來的老婆鄧穎超向美國的女星莎莉麥蓮大獻殷勤，並且說：「全世界的婦女應該團結起來，制止軍事侵略。」——鄧穎超向美國的女影星，也即共黨心目中的「資產階級」拉交情，而且也閹割了「馬列主義」！

為什麼我說鄧穎超閹割了「馬列主義」呢？因為在「正統的馬列主義者」看來，鄧穎超應該主張「全世界的勞動婦女團結起來」才對，鄧穎超已將「階級立場」拋棄了，向「資產階級」投降了！

本是同根生的中蘇共黨，竟然分裂了。所謂「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者」，竟然轉變為爭着向「美帝」、「日帝」、「英帝」和「德帝」獻媚的奴才而互相攻擊。這不是共產主義沒落的明證麼？

在中國大陸，被壓迫的中國人民一方面不斷逃亡，消極反抗。

另一方面，人們依舊不停地「打着紅旗反紅旗」，要推翻暴政。

證據麼，當然很多。毛周政權之比「劉修」更「修」，即是勾結外人，鎮壓家奴的手法。請看路透社北平五月三日電：

「觀看環市接力賽跑的龐大羣眾，其中一部份發生騷動之後，北平今晚情況混亂。大多數是學生的羣眾，黃昏時集結在北平的天安門廣場，觀看五四運動五十四週年的接力賽跑。

「但是，當人數增加之時，有一部份羣眾離開行列，走入附近的街道，並不理會警察屢次用擴音筒叫他們『提高革命意識』的呼籲。各處街道塞滿了人和單車，通過廣場的交通完全陷於停頓。

「正當佩着『紅衞兵』臂章的學生企圖執行紀律時，各處紛紛發生打鬭。兩小時半之後，才恢復秩序。」

不明白中共控制區實情的人們，必然以為這只是一場普通的騷動，對這段消息不加重視。

其實，這是青年對中共的反抗，這是「新五四運動」！

共產主義已經沒落了，中國人大都清楚在中共統治下，中國人民的苦難。

同樣，曾被中共政權讚不絕口的「蘇聯天堂」的實情又怎樣呢？

蘇聯同樣不能滿足人民的生活需求，被迫向「美帝」求助！

為什麼如此？理由是：「共產主義」錯了！有人指出：「當一切東西屬於每一個人時，便是沒有東西真正屬於任何人；因此每一個人都提不起勁工作。」

在蘇聯，「自留地」的面積只有「集體農場」面積百分之二，可是，這百分之二的土地的農產品，卻佔全國馬鈴薯產量的三分之二、菜蔬產量百分之四十、蛋產量百分之六十、牛奶產量百分之三十八！

共產黨人目前雖然到處展開笑臉，實行「修正」，企圖以笑臉滲透別國，挽救危亡，造成虛假的「壯大」的表象。

然而，我們確信：除非共黨徹底拋棄「馬列主義」，真正的放棄「階級鬭爭」，並且拋棄極權思想。

否則，自由民主，必將消滅極權者！

中華民國是歡迎「和平統一」的，但必須共產黨人拋棄馬列邪說，回歸到中國人民中來！

忠告「回歸」論者

博鼎遺孫

記得逃出國門之後，一心希望滿肚冤枉氣，一把辛酸淚，能公諸世人面前，奈因現實生活的煎熬，力未從心，可是如今十多年過去了，一事無成，問心能不自愧！誠然由於經過複雜，千頭萬緒，不知從何下筆，眞令我費盡心思。

最近一段時期，一小撮人卻在以鸚鵡學舌的姿態，玩弄拋售一些政治術語，這剛好求之不得的寫作對象，可惜這些政治術語，不夠成熟化更缺乏誘惑力，很難令人上當。如果我們要出賣良心充當中共的吹鼓手，排隊也排不到你們，我們曾經親歷其境，在中共統治下生活了十多年，耳濡目染，對於中共的政治八股邪說，無需思索，可以衝口如數家珍講得天花亂墜，就是要我們扮演正反二面之角色，同樣可以應付裕如。你們有的是書本上的理論知識，如果要爲中共欺騙海外的中國同胞爲能事，還不是我們的對手。我們爲什麼不替中共作應聲蟲？最低限度過去受過倫理道德教育的薰陶，身爲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具有人性理性，同時加上良心的譴責和正義感的驅使，因此我們決計不做出傷天害理的勾當，我們淸楚不過，大陸上億萬同胞受中共壓榨欺騙了廿多年，還不能脫離苦海，他們唯一的希望，寄託於逃離中共鐵蹄下的海外中國人，職是之故反之不暇，豈可因「爲虎作倀」，我們知道過去受欺騙，現在重施中共的故技再搬來欺騙自己中國同胞，無異把他們推向無底深淵淹沒死亡，直接加重大陸上同胞的苦難，這種「煑豈燃豈萁」的惡劣手法，我們實在做不出手，人之所以爲萬物之靈是具有高度分析能力，要說出自己不願意說的話，比起吃黃蓮豬膽更難受，我們爲了要作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最後還是選擇和罪惡滔天的共產黨作無情的宣戰。

你們既然對一些不成氣候的政治術語賣弄得很有興趣，區區自問不才，只好逐一剖析答覆：

「回歸」：意思即是叫海外中國人「回歸」到中共的懷抱？如果一味光叫着人家「回歸」到人間地獄去過苦日子，而自己卻躲在這裏享受着資本主義的「腐化」生活，理論與實踐背道而馳，這就不能落實「共產黨」和工農兵生活在一起的方針。因此你們這種高高在上的臭知識分子架子，在共產黨徒的唯物辯證法而言只可利用於一時，一朝你們利用價值完了，就把你們扔進歷史垃圾堆，海內外這種活生生的例子多的是，你們可以當鏡子照一照。

提起「回歸」，像我們這樣的人離鄉背井十多年，其心情比起你們更加焦急，我們自離娘胎便在大陸上長大，對於故鄉的青山綠水在我們的腦海裏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那怕閉目自得的農村生活和那芬芳的泥土氣味更令我們神往。廿多年過去了，故國河嶽雖然依舊在，鄉中父老面目恐怕已全非，老的死了，壯的老了，少的壯了，我們時刻何嘗不在想「回歸」。希望能有機會見一見親人，以暢敍濶別多年的深情，可惜事與願違，奈何！奈何！在目前情形下與其「回歸」去過不是人過的生活，還是暫時留在人家屋簷下過得一日算一日，當然，我們並不是希望一輩子客死他鄉，但願「王師北定中原日」，也就是我們扶老携幼歸家時。

「適應」：我以爲除在毛澤東的共產黨統治之外，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甚至太空上任何一顆星球，只要有水和空氣我相信有恆心毅力生活下去。在大陸上事實並不是我們無能爲力「適應」不來，反之我已經適應了十三個年頭，在人生有限的生命而言，也不算太短了，人生究竟有幾多個十三年呢？正當人生最寶貴的青年時期，我的前途學業就斷喪在這冤枉的十三年之中。說來也許有人不會相信，十三年來，我從未舒適地在床上好好睡過一覺，有的只是建設工地上茅棚地板以及城市的街邊騎樓，也未快樂地和家人坐在桌子上端端正正吃過一餐飯，一砵頭粗糙的飯，三扒兩撥差點兒連砵頭也要吞下去，又算完一餐，十三年來更未曾執起一枝筆嚴肅地伏案寫過一篇整齊的家書，有的只用一本書放在膝上坐着當書枱。我與生俱來生就一付銅身鐵骨神仙肚，記得有半年以上每天要挑完七千斤石頭，路程一百五十公尺，不能完成這個數字，還要扣除糧食的處罰，一個青年漢子整天賣其血汗尚且塡不飽肚子，試問要如何養妻活兒？究竟成何世界？事實這已經不是人過的生活，最後我只好用一雙腿用盡千方百計逃脫那悲慘的奴隸社會，也許你們要說這是一件例外的特殊情況，不能夠以一概全，那麼就請看看五十年代無數懷着滿腔熱情，心向「祖國」的海外華僑知識青年投靠在中共的懷抱，由於紙上的宣傳和親身體驗事情剛好相反，結果碰了一鼻子灰，由原來滿腔熱情的擁共，退而消極的離共，最後起而堅決反共，這裏的報紙上每天不是有無數人在申訴辛酸淚？你們既然關心政治，難道熟視無覩當作沒有這回事嗎？這種人應該是你們最好的見證人，何況你們一介書生，腳尖手幼「適應」起來如何能和人逐鹿。

「苦悶」：今天因赤焰烽烟密佈，戰雲四起的亞洲區，你們卻很幸運地生活在這個良好的政治環境中，可以專心研究學問，物質生活更能享受世界上第一流，本來應該很滿足了，何來苦悶，這大概你們長期過膩了資本主義生活，好像很不耐煩？因此某些時對現實社會產生了厭惡，不過這是一種偏激的錯誤思想。放眼世界凡事要看看自己，比比人家，這樣便會心平氣和，世界上「最苦悶」的，無過大陸上萬千知識青年，給人當工具任意驅使，直到其剩餘價值完了，還要把他們趕向窮鄉僻野當一輩子農民，設身處地你們如果生活在那個絕望的窘境中，要作何解釋。際此國難危急當兒，情緒煩悶，思想立場無所適從，這是青年人的通病。明顯地，擺在面前二條道路，你們卻給人帶進那條黑暗絕望的歧途。讀聖賢書，明辨是非，能夠懸崖勒馬，爲時未晚，否則一錯再錯，那才是終身最大的「苦悶」。



異味牙膏

柔人傑

小王小丁合租一個中間房，他們都是王老五，單身寡人，合租一個房間，純然爲了省錢。如果小王負擔得起的話，早就跟小丁分道揚鑣了。

他倆同在一間寫字樓做事，地位一樣，是起碼的文員；薪水也差不多，大家都是五百，小王先進公司一年，多了二十元。

這中間房租金一百八十元，各負擔九十塊，每月由小王交租，小丁出糧還他九十。二房東包水電，除了房租，便不須再付什麼雜費，本來可以相安無事。但小王和小丁個性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使小王吃了不少虧。

小王做事有條有理，每天起床，把東西收拾齊整才上班，衣服也親自動手洗熨，乾淨光鮮；日用品如牙膏、香皂、面巾、牙刷等，從不缺少。

小丁剛好跟他相反，自搬進來居住，他的床鋪就未收拾過；衣服髒了也不洗，他的襪子，一買就是一打，同一顏色，十二雙襪子都穿過，卻不拿去洗滌，從頭再穿一遍，如是週而復始，穿到一打襪子因腳汗混上塵土變爲硬化，要再穿時，在這一堆襪子裏挑選，擇其未破者穿之，直到四十八隻襪子殘破得不能再穿，才全部扔在垃圾桶，再買一打新的回來。

有時，小王不小心拉開小丁放襪子的抽屜，一陣異味，使他連隔宿的飯也差些吐出來。個性與生活習慣不同，有時使小王深感苦惱。最令他不高興的是小丁從不買日用品，一切靠黐。牙膏，用小王的；頭蠟，也用小王的，固然小王覺得沒理由全部負擔一切，甚至小丁拉矢，用的厠紙也是小王買的。

小王心裏不高興，也只敢怒而不敢言，恐怕小丁說他太小器。不過，小王漸漸覺得，多花點錢還不致太吝嗇；但兩人同用這些日用品，譬如，大家合用一支牙膏，心理上有點不衞生的感覺，要對小丁表示一下，又感難於啓齒。

考慮再三，決定使用中的不予收回，用完之後，另買新的，就不再拿出來公開。小丁沒得用，自然要掏腰包去買。

不久，牙膏用完，他買了新的，放在自己抽屜，不再放在浴室小櫥。

那天，小王起來洗漱完畢，把牙膏放回抽屜，看見小丁還作元龍高臥，上班時間已差不多，便把他搖醒。

「再不起來，要遲到了。」

小丁摩挲惺忪睡眼，打着呵欠，慢騰騰的走進浴室，拿了漱口盅，倒了一盅水，打開洗盆上面的小櫥，順手拿了一支牙膏，在牙刷上擠了半寸。心想，小王人眞好，昨天牙膏剛用光，今天就買了新的回來，比自己去買方便，又不用花錢。

可是，他把牙刷放進嘴裏，用力擦，覺得有點異味，和平日用的大不相同，而且擦來擦去也沒有泡，心裏不由咕嘟，小王怎會買這樣的牙膏？這種牌子並不流行，看來他一定是貪便宜。

匆匆擦過牙，洗了面，回到房間，看見小王正在換衣服，不由埋怨道：「小王，你不該這樣吝嗇！」

小王以爲他指的是把牙膏收藏起來，抱歉道：「對不起，小丁，我沒有辦法……」

「唉，那不知是什麼味道，簡直叫人作嘔，而且又沒有泡。」小丁喃喃的道。

小王一怔：「你說什麼？」

「我說你新買的牙膏，味道太可怕。」

「什麼牙膏？」

「我正想問你是什麼牌子。」

忽然聽得包租婆在外邊大吵大叫，小王和小丁不由愕然。

「啊！是誰把我的痔瘡膏擠得一榻胡塗！」

小丁聽了，不由面色大變。

「什麼？痔瘡膏？」

現在，他明白那異味的牙膏是什麼回事了。

他再忍不住，吐了一地。



談影評的作用與創造性的重要

林巽

執筆寫這篇影評時，曾經讀到二八九期兆華先生在「萬人意見」的一封給萬人傑先生的信，有點難為情，為了更進一步探索兆華先生對我們的時代的人生觀點，我曾經化了幾個鐘頭時間來細讀近二十期「萬人雜誌」發表過幾篇兆華先生的文章。想試行估計他知識界限，深遠到什麼程度。

兆華先了除了否定「每期影評」外，還否定「每週論股」，論股文章已渡過一個應驗階段了，要是股票市場上的盲俠能早些從「萬人雜誌」文章中接受到啓示，可能避免不少損失。這一點「萬人雜誌」作者，至少已盡了他們的正視現實的責任。

兆華先生的信，全文二千字，除了評擊已過時間性的「每週論股」外，矛頭所指，顯然是「每期影評」。曾經有一位老前輩鼓勵過我：「一個寫出來給人否定他的價值的文章，不是最糟的就是比較有價值或使某些人暗中害怕的。」對於比較有價值或使人害怕，我不敢自視太高，但是否寫得太糟呢？在我繼續寫這篇東西時，有一點支持我再寫下去的原因，就是從細讀兆華先生的文章中，發現他對電影很外行，而一封提供意見的信，可能只是個人的意見，並不能代表多數人的意見。這一點，我很渴望從「萬人意見」得到多些眞正讀者的意見（最好是平時喜愛看電影的讀者），倘有較多讀者以為「萬人雜誌」沒有影評篇幅的必要，筆者願隨時聽候編輯先生通知將它結束，好讓比較有價值的作品補充進去。一個寫稿人，寫

化教育不負責任心的製片家，將電影圈又搞得烏烟瘴氣。一致認為至少總得有人肯在「人情廣告」之外，開拓一個園地，針對這問題，作一些建設性的分析或不怕開罪人的批評。「萬人雜誌」沒有電影廣告（被開罪的人，不妨寫「萬人意見」來貶低被罵的價值）。這正好是一個在電影藝術方面，可以採取超然立場的園地。筆者不敢說是這方面能手，至今內心還感激萬人傑先生賜予這塊園地。兆華先生如認為筆者那一篇東西觀點不對，筆者不願答辯，但只籠統地認為「萬人雜誌」不該有影評，那就值得商榷了。你怎能對這種對現代有如此巨大影響力的東西完全裝成視而不見而加以否定，或者認為只有寫捧場或為了廣告人情不敢開罪影人的報刋才是應該發表影評的園地。「萬人」有了「影評園地」為什麼認為與一貫宗旨不符呢？閣下這枝冷箭，從何而來？

從兆華先生來信中，知道他是具有三十年以上歷史的新聞界老前輩。我眞想不通，一個三十年歷史的文化界老前輩，為什麼如此輕視分析電影的文章？作為知識分子的我，不禁感到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視野之狹小，對現代知識興趣之低，對現代文化，藝術觀念之漠視，與年青一代之隔膜，深深感到悲哀！

浪費了太多篇幅，現在該談到本期電影的本題了。本期國片，有些值得一談的東西是「鐵娃」與「蕩寇三狼」。「鐵」片的主演者是具有特殊氣質的演員鄭佩佩與歐威。「蕩」片卻是國片演員張沖首次執導的作品。

世凱對日本簽訂二十一條賣國條約以及日本特務在當時的北京城龐大勢力。電影大部份情節，放在中日特務戰上面。歐威是袁世凱手下一名特務頭子，電影刻劃這人物，冷酷、精明，鄭佩佩是地下革命軍的特工，「鐵」片的悲壯效果，完全是由地下革命軍特工墜入歐威設計圈套而犧牲。

「鐵」片有一點歷史的影子，除此之外，便是計謀與打鬥，並沒有什麼新意。

久違了的鄭佩佩，並不使人失望，所謂不使人失望，並不是因為她的打鬥表現，而是因為這演員本身的特殊氣質，無疑地鄭佩佩在現下新一代演員中，是一個難得的人才，最感到可惜的，她自從拍電影以來，並沒有一部片能用着她的特殊氣質。筆者認為倘如拍女詞人李清照、或秦艮玉、蔡文姬三位歷史人物，除了鄭佩佩，可不作第二人想。在近來新一輩演員中最幸運的還是上官靈鳳。

張沖的「蕩寇三狼」是一部集中國片打鬥與占士邦於一爐的電影，情節很簡單，張沖飾演的一個神秘青年，因為童年時母親被日本人強姦及殺死，父親亦給日本人磨折到死，他當時記着三個日本人的名字，長大之後，便千方百計找到這三個殺父母仇人，為父母報仇：電影刻劃張沖幼年父母被殺的一段，相當有真實感，所以三段報仇的戲，亦同樣收到效果。

編劇有相當功力，所以一個虛構故事感性相當強。從座上聽一些年輕觀眾的反應，此片對於仇恨日本的煽動力量是有的。就因為如此，使我深深感到，一部電影，只為了塑造一個為着復仇而存在的人，這人除了復仇之外，對什麼事都那麼冷漠，這種觀念，是相當不健康的。從觀眾反應看，「蕩」片會相當賣座。它除了演員陣容強大之外，如外圍賭檔、販毒、開武館培養不法分子的日本武師，種種形式，都是現實社會潛伏着的罪惡東西，予人以一定的眞實感。

從「蕩」片與「鐵」片看，現下的國片，很喜歡走重覆的老路子，越是有規模的大公司，越是將一個類似的故事，只換上不同的背景，又重重覆覆地不知拍了多少次。不但國片如此，歐洲某些獨立製片的出品亦如此。可見電影事業的衰退，並不能全怪電視。

看近年國片導演，較少走重覆路線的導演，如白景瑞、李行，王星磊、龍剛。羅維與張徹較多重覆，其次如胡金銓與吳思遠只拍了幾部，已出現不少重覆了。重覆成功的手法，並不一定保證賣座，相反地，它顯出藝術匠人的創造力貧乏。在藝術領域中，創造性應是決定一個藝人不斷成功的最重要因素。重覆卻是決定一個藝人失敗的最重要因素。

項莊舞劍之謎

霍大川

幾個朋友一塊聊天，甲君說起前些日子本來決定離開他工作機構，因為覺得老闆近來對他喜怒無常，使他心灰意冷，不知老闆心中受到什麼「無名腫毒

亦是對現代社會及未來社會，最起影響力的藝術品。筆者接受這「每週影評」前，會與編輯先生談過這問題，有感於今日電影風氣太壞，多少販買色情暴力以使海外中國人蒙恥，對文

事同是以反日為主題。「鐵」片是從另一個角度構思，表現袁世凱稱帝前一班革命兒女，如何救走蔡松坡而壯烈犧牲。

所謂不同角度的一點，是強調袁

善方法，提一些看來很像中肯的意見，不少是摸中老闆心意而寫的奉承話，其中有兩句提到我，說我的缺點是不能保秘，不少公司機密，是下級職員都從我無意流露出來的公司秘密，傳開出去。」

乙君說：「我倒不相信你是這種人。」

甲說：「老闆查明了，他打趣對我說：『全封信都是廢話，只有兩句是主題，就是針對你的那兩句，這叫作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好在我現在都弄明白了，對不起。』」

乙說：「你過去有什麼與他過不去？」

甲說：「我不願提了。他因為妬忌我而自己走的。」

史記的「項羽本紀」中的「鴻門宴」一幕，不但寫氣氛、寫情勢，都有一種很濃重的壓迫感，寫人物氣質更神氣活現。

項莊是項羽的堂弟，地位低於重臣亞父與范增，但機心很高，當宴會發展到范增以佩玉與項羽打訊號請示可否殺沛公時，項羽不答應，於是范增離席去找項莊，告訴他：「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舞劍，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為虜。」

項莊當然心裏明白，殺沛公不是項王主意，而是范增主意，他如殺了沛公，項王一定將他滅族，以示自己淸白。但如果他不去舞劍，則得罪了范增，因此他舞劍而不殺沛公，可能是早已預定的妙着，一方面不使范增失望，另一方面，卻可保全腦袋，因此所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實是後人分析不清楚的一種錯覺。我想要是當時范增對他說謊，說項王已示意殺沛公，那麼項莊不會只舞「意在沛公」之劍，沛公很快早給殺掉了。史記寫「今者項莊舞劍，其意常在沛公」這一個「意」字用得很妙。這個「意」可能是眞的有意，也可能是明明無意而假作有意狀，可能是流露眞誠的表現，亦可能是作偽者的掩眼法。這其中彈性非常之大，是一門深奥的處世藝術，中國拳法的「意形功」，就是重「虛者實之實者虛之，右重則右虛，左重則左虛」的招法，妙處就在這裏。如果讀歷史的人，以為項莊是一個忠心的形象，這個讀者可能已被歷史欺騙了兩千多年，以為只要入於「意」字範疇的東西都是眞品，那是錯誤的。其實意有眞意假意，可假可眞，忽假忽眞，運用之妙，全在意匠為了自身利益而去適應而已。

在今日這個競爭社會，充滿蠱惑，所以項莊舞劍，亦是一種最高明的處世藝術，那把劍比眞正的項莊之劍還出神入化，不但是殺人不見血的劍，亦是殺人連劍亦不見的劍，這把劍的形象，看來外貌忠貞恭順，一派鞠躬盡瘁狀，實際是為了自己利益，但為討好別人喜歡，有些事明知不可為，仍然作可為狀，然後故意功敗垂成，好贏得別人感激，諒解他的不可為，在他自己卻贏得好感而同時又不蒙受損失。比其那些老實之人，明知不可為而不為，或者不惜自我犧牲而為之的人，高明得不知多少倍。

不過項莊舞劍這門玩藝，亦不是放置四海而皆準的東西，偶然用一用，可以收意外之穫，過過師爺癮，用得太多，難免不露出破綻。從來屬於邪門的東西，有一個基本概念，就是用愚弄別人手法，以求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像玩魔術把戲一樣，西洋鏡給人拆穿時，應該是什麼也完了。

文憑教師與「金魚缸」及市儈

藍海文

教書先生終於為了錢起來罷教了。在一切以金錢掛帥的世界裏，本來就不是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

這世界一切都離不開錢，有了錢便可以把自己變得清高起來，什麼龜公王八都會戴上堂皇的冠冕，私梟毒魔也可以膺獲乜乜紳士的稱號。這裏雖然不似深圳河北岸的人吃人，但，到底是個錢吃人的世界。

沒有錢，便不能三串七，便不能進金魚缸，教書先生着爛褲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終於以行動來證明「自鳴清高」只是一種謊言。

工人要起來爭取合理待遇，護士們也要求合理的薪給，教書先生要求幾個錢，本來就不是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其實，這些人早應該在十年八年前就起來要求合理的待遇了。所以一直連屁都不敢放一個的原因，大概是因了披着那「教育」的袈裟撕不破的緣故；後來「時勢」造成了「英雄」，在以「大牛」當「青蟹」的「金魚缸」裏磨來磨去，把眼睛磨大起來了，終於一鳴驚人，爆出一鑊杰嘢來。然而，教書先生的罷教，也終於一罷、二罷，由申言「杯葛升中試」到「杯葛改升中試卷」，從「氣勢如虹」到「虎頭蛇尾」起來。究其原因，並非社會人士不予支持，而是這個運動的本身，從一開始就包涵着自私、褊狹，只是「文憑教師」——教師階層的「富裕者」——的索薪運動。這個運動並沒有代表全體教師的利益。

教師中眞的「窮人」是「私校教師」，社會人士的同情心都集中到他們的可恥待遇上，與論支持的是他們！假如私校教師的老闆不是那些「可憐的」私人，假如私校教師不怕打爛鍋子，寧願去着更爛的褲子而站出來說話的話，或者「文憑教師」的運動能兼顧到「私校教師」的利益，這通鼓，大概會打得堂堂正正，也會贏得同情與喝采。

社會的同情心，永遠同情那些眞正的窮人，和被迫害的弱者。不大理會別人丟幾根骨頭去餵他所豢養的東西。

沒有「金魚缸」的興波，也許不會有「文憑教師」的作浪。經過這場風雨之後，「文憑教師」大概會「肥」了許多，「私校教師」卻相對地更加「瘦」了；可以預測：「文憑教師」的聲譽將大大的滑了下去，市民對「私校教師」將更加同情。

一本解決世界紛爭的漫畫小冊子

——「我們往何處去？」

緡山編譯

這本小冊子，原是西方各種思想家集體創作，在英、美、丹、挪、瑞典、法、德、泰、緬、印度、日本、南韓、南非、埃及、澳洲……皆有各國文字印行，行銷之廣，除新舊約外，恐罕有其匹。數年前，我也經手印行中文本，惜缺乏熱心發行同道者，故流通不多，今各大圖書館恐已見不到此書了。因爲頁知總覺得它是一本對世局頗有貢獻的好書。所以今再提出，以介紹於國人尙未閱及者。

該書中譯，係依倫敦版。譯出後，又送請有關友人校閱。照習慣，該書是不能增減的，我因見印度版加入甘地像及其嘉言，所以我也援例力爭，加入孔子像及經句。

本文除上述外，凡主要字句，皆完全保存，但因篇幅關係，曾將漫畫及無關宏旨的細節予以刪除，願讀者諒之。以下入本文。

話說許多萬年前，有一個冰河時代，跟着有一個石器時代。

紀元前五千年進入銅器時代，跟着就是鐵器時代。

一百八十年前，有一個人發明了亙古就有的力量，於是推進了工業時代。

現在，我們則正進向於思想形態時代。是的，思想形態（Ideology）時代。可是活在這世紀中葉的二十四億人口，卻有百分之九十五無所認識。這就是造成許多紛爭的主因，又因此使得那百分之一認識的人，獲取非常的權力。

只要你知道思想形態，你便知道世界大勢。請問你是否知道何謂思想形態？

我們發現思想形態，是能夠把握民族和國家的一種信仰。它給你一種哲理、一種熱情、和一種改造世界的計劃，還能發動人民的力量來實行它。

思想是現代的決定力。人類的前途，是要靠那一種思想把握着億萬人民的心靈。例如……

我們試看兩種人所共知的思想形態：一是共產主義，一是納粹主義。例一：納粹主義——一個人——希特勒，有一種思想，即由一個民族統治世界。他寫了一本書：「我的奮鬪」。這種思想，打動了許多百萬人的心絃和意念。數年之間，一個破落的國家變爲強盛，足以向世界挑戰。（譯者按：即指德國）。後來如何？我們都知道了。

例二：共產主義——一個人——馬克思，他有一種思想，由一個階級統治世界。他寫了一本書「資本論」。這種思想，引起許多百萬人的注意。他們覺得世界必須改變，而且唯有革命，才是切進實際的途徑。每一國家多少都受些影響，現在世界之半，已被這種思想控制了。

有人說：「這與我們有什麼關係呢？」試想，有人在夜總會享樂，聽外有人放火，你能說沒關係嗎？（按這句話是照原文改譯的）

活在這個地球上，那怕是最遠的地方，誰也免不了蒙受思想鬪爭的影響。在任何地方，每一個國家、工場、工會、大學、報館、唯物主義者的思想，都在伸張着，挑撥着人們的心。英國人生活在島上，以爲可以不受影響了，不然，爲什麼高級科學家會逃往別國去（按即蘇聯）？爲什麼被信任的人會將重要機密傳給外國？爲什麼政府官員，具有高尙地位，也會脫離本國？

一種思想形態，如何能控制人民和國家呢？前蘇外長維辛斯基說：「我們征服世界，不是用原子彈，乃是用我們的思想頭腦和主義（譯者按：蘇聯照樣用武器如對北越等），在這思想鬪爭時代，誰能運用思想以獲得世人的嚮往，誰就能掌握着人類的前途。有人說：在英國，共產黨連國會議席還沒

毛澤東死後

毛澤東現年已八十歲，來日無多，正如同他自己前幾年對艾格·史諾所說的一樣，「恐怕不久就要去見閻羅王了」。毛澤東死後大陸將是怎樣的一種局面，已有專家作了種種推測。去年秋季美國的外交政策研究所出版的「學術季刋」曾刋戴柏里士·張的一篇文章，預測大陸將來變化情況，本刋特譯出其重要的一段以供參考。

假如毛澤東死亡，周恩來極可能塡補他的位置。雖然周恩來政治手腕很厲害，行政經驗更是豐富，但他決沒有具備毛澤東特有的權威和權力。所以他坐上第一把交椅之後，很可能和各種政治集團以及各派系妥協，以集體領導的方式來應付局面，但此種集體領導的本質是不安定的。

退一步說，即使在短期間內此種集體領導方式還能夠應付，現在已七十五歲的周恩來也不可能將中國大陸維持長久的安定，激烈地爭奪領導地位的鬪爭不久也一定會爆發。到那時候，軍隊一定會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那些實力堅強的軍事領袖一定會插足其間。如現任政治局委員陳錫聯、許世友，候補委員李德生等，都是不甘寂寞的強有力的競爭者。

陳錫聯現任「瀋陽軍區司令員」，軍隊有五十萬人，他的轄區包括整個東北地區，該地區的輕、重工業都在他控制之下。此外他又兼任中共遼寧省委第一書記，是一個聲勢顯赫的強人。

得到呢？一個英國共黨候選議員說：「我雖然失去國會議席，但在中國共產黨，卻已據有四億五千萬人民了。」英國共產黨總書記說：「重大問題的解決，並不在這反動的國會議場裏，乃在工運和街頭上，由工人、羣眾鬬爭出來的。」（譯者按：全世界共產黨人口吻皆是一致的）

有人以爲花了大量金錢擴充軍備，就以爲是安全之道，其實，並不盡然。須知，今天我們不但手中要有槍，我們還要腦中有思想，心中有答案。老實說，不發一彈而被人征服的，不是已經有了好多國家嗎？因爲現代戰爭，國家必先由於思想失敗，而後才作戰失敗。（譯者按：道德墮落，政治腐敗，應更重要。）要擊敗一種思想，你不能光是反對它，不理它，或是打擊它。你唯有用一種超越的思想對付它。

什麼是超越的思想呢？休息一下，用些茶點，拿一張紙，把你認爲超越的思想寫下來。——

納粹主義的思想是，新秩序是由一個民族統治而來。共產主義的思想是，新秩序是由一個階級統治而來。超越的思想，是新世界是由一種思想統治而來。這種思想，「不問誰對誰不對，而是什麼才是對」。有人說：我不知道，什麼才是對？

這就必須先確立一個絕對的標準，合乎此標準者就是對，反之，就是不對。人類社會之須有絕對標準，正如工程一樣，如果建築師和工人，不用公認的標準，你以爲結果如何？會成什麼樣子？一遇大風災，必定會坍塌。就是因爲我們生活上沒有絕對的標準，所以這個社會才有墮落的危險。

看以下，這就是絕對的標準：㈠絕對仁愛——分憂共享，人我一體。㈡絕對無私——各享必需，戒除貪慾。㈢絕對純潔——清廉不苟，立己立人。㈣絕對誠實——誠意責己，永和之道。

有人問：是的，但爲何要絕對呢？因爲世界需要人人都能接受的標準。標準必須絕對，否則，便不成爲標準了。試問：誰要不一定張得開的降落傘？誰要不一定浮得起的船？誰要不一定新鮮雞蛋？

如此說來，豈不是叫人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嗎？是的，它是要改變。改變才是今日世界的關鍵，要在不斷改變人世中過活。這樣，才能適應變動的世界環境。

陸情勢的推測

許世友現任南京軍區司令員，屬下有軍隊三十萬人，此一地區包括江蘇、浙江、安徽諸省，是中國大陸很富庶的省份。許世友也兼任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具備着競爭毛澤東繼承人地位的優越條件。

李德生現任共軍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兼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也是一位不容忽視的競爭者。上述三人都是現在中國大陸上令人側目的重要人物，在未來繼承老毛地位的爭奪戰中，將佔着有利的地位。退一步說，即使他們自己不願意參加這項爭奪戰，也仍然是重要的人物，其言行對於決定中國大陸的命運將會有重要的影響。因爲在未來老毛繼承人地位的爭奪戰中，軍人將是主要的競爭者，所以將會加深和延長因此項鬬爭而導致的危機。同時也因爲軍隊的干預，更增加了軍隊對政治控制的力量。

陳錫聯和許世友雄霸一方已超過十年以上，其勢力已可謂根深蒂固，所以現在外國的「中國觀察家」對他們比對那些共黨高幹更爲熟悉。他們自己也可能以爲在黨齡、資歷、和功績上都高高在上，應該有資格作爲老毛的繼承人。

假如他們之中眞的有一個人成爲事實上的繼承人的話，他的地位也不會穩固的。因爲其他與他們資歷相差不遠的人也一定會野心勃勃，不僅有「取而代之」的打算，而且還會見諸行動。因而你爭我奪的動亂局面一定會在大陸上相繼發生的。（轉載中國大陸研究）

斐甲生

每個人皆期待他人改變，每一國家也期待別國改變，但是，誰也不想由自己開始，

中外先知皆說，假如你要爲這個世界求答案，最好的出發點，還是你自己。孔子說：「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說：「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孟子說：「仁則榮，不仁則辱。」威廉・治恩說：「人們必須崇拜神（良知、天理）的管理，否則，必自投於暴君的統治。」

藉科學的奇蹟，人能用無線電對億萬人說話，藉聖靈的奇蹟，神能對每一人說話，每一家庭，每一商店，每一個政府，都能聽到祂的聲音。因爲人在靜聽時，神才說話，人在服從時，神才行動。不管你是誰，祂不管你在什麼地方，凡是甘心願意接受祂命令的人，就會得到神所給與的正確而恰當的知識。改變人性，再造人民和國家，是可終止革命的革命的。（譯者按：即最後革命，以後不會再有革命了。）

神給我們二耳一口，爲什麼我們不加倍聽祂所說的話呢？這眞是值得深思的。在這世界上，應自問一下，我是屬於善良的救世者，還是屬於邪惡的破壞者呢？記着，壞蛋，決不會炒出好菜來。

那麼，我怎樣開始改變呢？用鉛筆和紙寫出你的思想，也許寫的平凡，但要絕對誠實，也許有些要改正，那沒有關係，不如此，怎能建立一個新世界呢？

你以爲無須改變，你以爲能苟且偷安，這就是恐懼所爲。此君昔日爲王，惜也一事不知，不知與時改進，今也踪跡無矣。

事實是這樣：人性能改變，這是答案的根本。國家經濟能改變，這是答案的結果。世界歷史能改變，這是我們這一時代的前途。

新人——身修而後家齊。新國——家齊而後國治。新世界——國治而後天下平。

在我們知道分裂原子時代，我們必須知道如何團結人類。不共存共榮，便同歸於盡。

在任何談判中，不是誰對誰不對，而是什麼才對。若能如此，生產事業才能發展，才能使人人得在世界工作。才能沒有剝削，而工人們更可把世界聯合起來。

這是一種動人的思想形態，是每人每地方都適用的。這是普通人參與改造世界的機會。

禮運大同篇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是中國古代儒家的理想社會宣言，也即人類到光明之路。爲何不去奉行，而偏走邪惡黑暗的險徑呢？

中共制度下的工人

自一九四九年當中共竊據中國大陸之後，便開始高呼着：「工人當家作主」、「工人領導一切」，以及「農民翻身」等口號。然而，時間已經過去了將近二十五年，為着保護毛老大個人的獨裁權位，和共黨政權而賣命的大陸工人階級，究竟他們當過什麼家？做過什麼主？領導過什麼？他們不僅沒有翻身，而且對祖國，對各階級人民的貢獻何在？對工人本身又有什麼好處？……

以上這一連串的疑問，最近總算獲得了一部份的解答。那便是有一位姓曾的老工人，兩月前率領其妻子由惠陽逃來九龍，現仍住在土瓜灣他的親戚家裏，距離筆者寓所不遠。因此，通過他親戚的關係，我曾和他作過簡短的談話：「你們是中共統治下的工人大佬，居於領導階層，當家作主，為何也要逃呢？」——我這樣問他。他苦笑了一下才答道：「眞是天知道，我們工人所受的痛苦是啞吧吃黃蓮，有口難說的！」又說：「全世界最衰、最會騙的莫過於中共幹部！」以下是他談話的內容：

勞動人民教育的失敗

中共統治大陸初期，即遵奉蘇聯為「老大哥」，除了強迫中國工人和工程人員向蘇聯「老大哥」學習外，連那些粗製濫造的俄式機械，也被中共奉為神奇不可侵犯的「聖物」；更不許中國工人批評半句。當共幹們高呼「工人當家作主」的口號時，正是它們在工人羣眾中進行秘密控制或監視之際，不僅要工人加班加點，日夜勞動；還隨時強迫工人以「自願捐獻」為名，公開剝削工資。實際上，這純粹是共黨們當家作主，而所有的工人階級則是全部被剝削，被榨取血汗的奴隸。不錯，在中共席捲大陸初期，為了標榜其無產階級專政，確會舉辦過兩種工農教育的形式，稱之為「勞動人民教育」：㈠是全國工農速成班；㈡是工農業餘教育。據「大公報」一九五三年八月廿九日對外宣傳說：「自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教育部召開第一次教育工作會議後，各地先後舉辦了工農速成中學五十六所，招收學生達二萬餘人。這些學生的來源是參加產業勞動，或革命鬬爭達一定年限的優秀工人，和工農幹部，並且預定在三至四年內，將完成中小學的課程。……」

又據「人民教育」第三十三期林漢達的文章說：「對工農業餘教育，目的在以政治啓蒙教育為主，以文化學識為輔。」三年來經過學習，經過政治啓蒙教育，他們一般已懂得勞工創造世界的道理，從而樹立了工農聯盟當家作主的思想。在國際間的問題上，也大體分辨了以蘇聯為首的和平陣營，和以美帝為首的侵畧陣營；懂得了一面倒的意義。在工人方面，據一九五二年年底的統計，全國已有三百零二萬九十九人，參加了業餘文化學習。在農人方面，三年來參加的人數共計二千二百九十二萬人。」

從中共宣傳的表面看，似乎很有成績。但從實際情形看，所謂「工農教育」也者，用的是人民的血汗錢，做的則是愚民工作；而且這愚民工作做得很失敗。就拿「速成中學」來說，北平「人民日報」一九五四年二月七日曾指出：「……有些省市的教育行政領導部門，不獨不從積極方面設法辦好學校，反把工農速成中學當作包袱，有的學校在教學工作中，存有很多混亂現象，而教育廳、局也很少協助檢查改進，如熱河工農速成中學的行政領導方面，便有嚴重的官僚主義作風；哈爾濱市的工農業餘教育，簡直有名無實，河南、湖北等省也是一樣。」

積勞患病者百分四十

該報又說：「本來工農中學所欲招致的學生，是優秀工人或工農幹部，可是在礦廠、機關和企業部門，則不肯抽調足夠的優秀工人入校，而多半把那些政治面目不清，或在廠裏犯了嚴重錯誤的人送去充數。如遼西速成中學招生時，幹部學校曾保送八十名犯錯誤，受過嚴重處分的幹部。平原工農速成中學的五百四十八名學生中，患有嚴重心臟病、肺病、腸胃病、吐血及子宮病的竟達百分之四十。這些學生中有的只能上一部份課，有的索性回家去休養。此外，患頭痛、夜盲、神經衰弱及軟腳病的，更為普遍。……」這是由營養不足所致，使速成中學失敗了。

至於工農業餘教育，在數字上說雖已掃除了一部份文盲，但據「人民教育」第三十四期指出：「最近全國各地已有三百萬工農幹部，參加了速成識字班學習。可是，有不少地方偏重於『速』的一面，忽畧了『成』的一面。這表現在準備師資、佈置工作，進行教育方面，事前亦未經詳細計劃，以致受訓的教師，約有半數不能教課。」由此可見中共的所謂「工農速成教育」，和「工農業餘教育」，就是這樣得到統計數字的。直到「全國掃除文盲工作座談會」以後，中共教育部始承認「速成教育」太草率了。中共「教育家」林漢達也說：「因為我們還缺乏經驗，估計錯誤，以致降低了師資的標準。如滎縣師資訓練班四百二十八人中，純文盲九十七人，半文盲二百三十九人，受訓後大多不能擔任教課，某專區訓練了四千五百餘名教師，其中能擔任教課的，結果調查只有七十八人。」

中共「人民教育」三十五期刊載：「山西省共有工農專職教師和義務教師共四萬餘人，其中有高小程度的僅一萬二千一百十七人，其餘都是初小程度的——甚至有從未進過學校的。很顯然，這種程度的教師，怎能執行教學任務呢？……」所以，大陸上曾流行一句「年年上冬課，年年不識字，年年從頭學」的歌謠。

大陸人民對中共的所謂「工農業餘教育」，不僅不感到任何興趣，而且覺得一種極大的痛苦。因為工人農民業餘的時間非常有限，既要他們突擊生產任

務，又要他們接受其愚民教育。據唐山的調查結果：啓新工廠的工人，平均每天生產十一小時半，開會兩小時，文娛活動一小時，在這種緊張情況下，不惟影響了生產工作與學習效率，也影響了工人的健康。農民自晨至夜，都在田間工作，要他們學習，就是剝削其休息的時間。所謂「生產學習兩不誤，突擊生產兩千五」，正是工農們說不出口的痛苦！加上業餘教育的課本過份政治化，乾巴巴地提出了許多政治口號，使根本不識字的工農們，沒有學習寫字和讀書的機會，只跟着教師（共幹）們，信口地叫出一些政治口號罷了。

迫工人領導如牽牛上樹

以上說明了大陸共區的工農同胞中，文盲仍佔絕大多數，即使有少數工人粗識文字，也絕對不可能去領導教育和那些文化機關的，而毛澤東於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那天，曾經在一項最新的「指示」中強調：「中共的革命教育，必須由工人去領導，『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要在各學校裏長期留下去，並且要求領導學校。」又上海「文滙報」於同年九月二日，刊出一篇以「工農兵一定要佔領新聞陣地」爲題的評論中，除了醜詆那些學校教授和報社編輯之外，並武斷地說：「能識字、看書的工農兵寫出來的文章，比知識分子寫的好到不知多少倍？原因是他們全靠毛澤東思想。」

然而多時以來，大陸上普遍地強烈反應是：「工人大老粗沒有文化，不能領到文化工作！」而其首先遭到阻礙的則是，企圖進駐湖南舊省委會的「工人宣傳隊」。據「湖南日報」一九六八年八月廿五日的文章說：「當工人宣傳隊去揭舊省委會的階級鬭爭的蓋子時，便遭受階級敵人的反抗。他們更組織了舊省委內幹部和工人，要把工人宣傳隊趕出舊省委大院，結果發生流血衝突。」

此外，浙江、安徽、上海及山東各地，都曾對進入各級學校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行嚴重鎭壓而無法立足。然則中共爲什麼要現出那樣的把戲呢？由於中共推行所謂「文化大革命」以來，內部一直是矛盾重重，林彪、周恩來及江青等，曾鼎足而立，意見分歧，現在鼎足雖折其一，然周、江之勢仍不兩立，加以反毛派的力量潛滋暗長，儘管毛派的宣傳工具曾一再吹擂「文革形勢大好」，實則搞到無法收拾！一九六六至六七年間，利用無知的所謂「紅衛兵」到處造反，鬧得全國鷄犬不寧！由「三支」、「兩軍」而「奪權」鬭爭，成立了各省、市、區的「革委會」，純粹依靠槍桿子而生存。其後由於「多中心論」，幾乎泛濫了整個大陸，甚至每一地區的每一部門，以及每一個單位，都有人藐視毛澤東爲首的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而企圖造成獨樹一幟的割據局面。因之，猜嫉多疑的毛澤東認爲：「紅衛兵」的價值已被利用殆盡，而「解放軍」也不完全可靠；尤其是那些所謂「上層建築領域」，更爲知識分子成羣成堆的所在，和「多中心論」泛濫的地方。而驅使工人去領導，也像牽牛上樹。

毛澤東明知武裝部的槍桿子解決不了「老大問題」，工農們也無法解決，所以，在他的所謂「最新指示」中強調：「在工人宣傳隊中必須配合解放軍戰士。」——這反映老毛當時已對軍人存有戒心，於是才有「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產生，目的在使其互相牽制。其實，大陸的工人陣線早已發生了動搖，由於二十多年來，備受欺騙與壓搾的大陸工人，已嘗盡了所謂「主人翁」和「當家作主」的滋味，使他們逐漸地覺悟了過來；特別是在中共「國營企業」的工廠及礦場中，更經常發生了怠工與不服從指揮調度老情事。自中共於一九五五年間訂立一項「勞工規則綱要」以後，即成爲奴役工人和壓制工人的法寶，致令工人喘不過氣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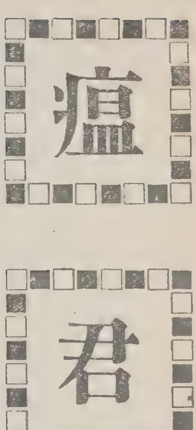
工農普遍恨毛擁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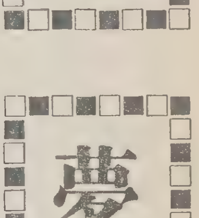
許多國際勞工團體領袖，一致認爲中共那項「勞工規則綱要」，對於工人們的一舉一動，都有着嚴格的束縛，處處抵觸着「勞工紀律」，連工人的離職或轉業，也必經過中共組織上的批准，否則以「違犯勞工紀律」論罪。因之，自一九五八年以來，數以萬計的大陸工人，因犯規而受到嚴厲處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共「工人日報」會刊出一篇工人的投訴書說：「礦場設備太差，工人進行工作時缺乏機械、風鑽，而全靠雙手使用大鐵錘、鋼釬，以鑿堅硬的石英巖。工人住的是土窰，吃的是小米拌鹽；下雨時也要開工，卻沒有雨衣、膠鞋，個個冒雨淋頭，以致受寒患病。」

該報於一九六〇年九月三日所刊出的另一工人投訴說：「上海幾家化學工廠，工人進行裝料和攪拌漂白粉溶液的操作室，因爲局部抽氣裝置壞了，常使工人中毒，調製漂白粉的水溶液溫度超過攝氏卅五度，以致調氯化水的過程中，由於氯化物大量分解，往往引起工人中毒或其他事件，因而工人的死亡率日益增多。」總之在廣大的工人內部所存在的嚴重問題，一直未能解決，而「文革」以後的青年工人，便是許多種紅衛兵中的一種；但他們多半是與擁毛的學生紅衛兵相對立的。由於當時工人不堪學生的騷擾，而離開了工人崗位，組織工人紅衛兵以自衛。故工人對「文革」不獨不感興趣；並普遍發生憎恨的情緒。本來工人的目的簡單，只要實行「經濟主義」，一切都可迎刃而解。劉少奇於一九六二年主張工人增加工資，一度獲得全國工人的擁護。但老毛妙想天開的「爲革命勞動」，將是永遠行不通的。鄭州車站的工人根本不談「革命」，而強調：「幹活、掙錢、吃飯」。故此，所謂「經濟主義妖風」，使一直無法壓下去。江蘇野堰機車廠工人，無不強調：「會玩的是聰明人，搞生產、抓革命的才是傻瓜！」因而派性、無政府主義和經濟主義的「三害」，始終存在於大陸的工人階級之中，根深蒂固，牢不可破。

事實上，許多屬於中共「國家經濟大動脈」鐵路系統的工人，在長期的軍管之下，尚且有如上的現象；其他系統的工人，對老毛所提的「抓革命，促生產」等濫調所採的漠視態度，更可想而知。但老毛後來又要求工人來「領導一切」，接替學校、藝術、出版、新聞等各個所謂「上層建築領域」。可是這些被利用的工人大佬，在各地鬧出很多笑話，領導不成，也步紅衛兵的後塵而被中共棄之如敝屣，還能當家作主嗎？

胡菱之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眞可畏 委曲求成

李明揚與陳毅談到晚上，吃過晚飯後又躺在烟榻上聊天，陳毅施出渾身解數，將李明揚恭維得飄飄欲仙，更把陳毅視爲畢生知己。第二天一早，就着人去把李長江找來，與陳毅見面商量合作事宜。

陳毅看李長江身材魁梧，一臉大鬍子，長像實在不好看，但知道兵權握在此人之手，不敢怠慢，先鞠躬爲禮，然後伸出手等待李長江握手。

李長江似乎不大懂這些禮節，未理會陳毅，卻向烟榻上李明揚問道：「這是誰？」

李明揚說道：「老總，這人是新四軍陳司令。」

陳毅一隻伸出去的手已縮回來，說道：「我叫陳毅。」

李長江還是不理他，眼睛仍然看着李明揚，問道：「老總，新四軍不就是共產黨。」

陳毅連忙說道：「現在已是國軍了，也歸李總司令指揮。」

李明揚說道：「仲弘，你躺下，長江坐在床前，咱們好好談談。」

陳毅不肯上床，伸手要李長江上去，李長江也不看他，一味搖頭。

李明揚笑道：「仲弘，你不要客氣，他不肯同我對面躺着的。」

陳毅恍然大悟，說道：「對不起，我忘記了。」說過就上床躺下。

李長江仍然追問道：「老總，他是不是共產黨。」

李明揚笑道：「長江，你對共產黨似乎有很深的成見。」

李長江說道：「老總，我在江西剿匪時，親眼見到共產黨的所作所爲，實在不是人幹的事，所以我能同日本人合作，都不能沾共產黨的邊，一沾上就會被他吃了。」

陳毅說道：「李總司令，你的話一點不錯，共產黨在江西幹的事，眞不能見天，但是那批作惡多端的傢伙，後來都被國軍打死了，正是惡有惡報。」

李長江瞪起眼睛問道：「你怎麼沒有遭報。」

陳毅笑道：「因爲我沒有作惡，我不但沒有害過人，還救了不少的人，所以那些壞人都死了，剩下我被政府招安，當了少將。」

李長江被他說的有點相信了，問道：「照你的說法，你是沒有作過壞事了。」

陳毅笑道：「我要眞作過壞事，還能來到這裏嗎？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沒有不報之理。」

李長江說道：「這樣說你倒是個好人，不過，共產黨裏面那會有好人。」

陳毅說道：「任何團體不會全是壞人，也不會全是好人，不過，共產黨內部好人太少，但我確是少數好人之一。」

李長江將信將疑，看看李明揚問道：「老總，他的話靠得住靠不住？」

李明揚忍住笑說道：「當然靠得住，陳司令如果不是好人，也活不到現在，在江西共產黨員爲非作惡的壞人，都死光了。」

李長江看看陳毅，說道：「這樣說道，我倒寃枉好人了。」

陳毅連忙說道：「沒有關係，眞金不怕洪爐火，我本是一個好人，就不怕李總司令查問，問的越清越楚，這樣更顯得我的淸白。」

李長江問道：「你是個好人我可以同你談談了，你找老總，找我，有什麼事呢？」

陳毅說道：「我想請求李總司令幫助我的部隊過江去打陳泰運。」

李長江問道：「你爲什麼要打陳泰運？」

陳毅說道：「因爲陳泰運對不起老總，處處同老總爲難，我要替老總出口氣，非打他不可。」

李長江說道：「這樣說起來，你可眞是個好人了。不過，我聽到手下人讀你們的報紙，還有許多印好的小紙片，說你們是眞正抗日的隊伍，我現在是和平軍，與日方合作，你們既然抗日，就一定會來打我，我怎能放你們過江。」

陳毅大笑道：「李總司令，你又弄錯了，新四軍自從組成之後，從來也未抗過日，你不信可以查查，新四軍在什麼地方同日軍或者和平軍作過戰。」

聽到這段話李明揚也怔了一下，不由得放下手中烱槍。

陳毅繼續說道：「我們所以高呼抗日，是爲了生活，不說抗日，中央不發餉彈，兩萬官兵吃什麽？」

李長江問道：「你們既然是國軍卻不抗日，平時幹什麼：」

陳毅說道：「平時就是混，有時路見不平，也拔刀相助，像打陳泰運就是我們的任務。」

李長江看看李明揚，說道：「老總，聽這個姓陳的好人這麼說法，倒是可以幫他們過江。」

李明揚這時心裏反而躊躇，他從陳毅談話中看出了新四軍的基本策畧是不抗日專打友軍，把他引進蘇北，韓德勤絕非對手，韓德勤一旦敗亡，下面一定會輪到自己，但是話已說出，又不能出乎反乎，只有姑且答應，看情形再定下一步的策畧。當時點頭說道：「應當幫他們過江。」

陳毅與李明揚、李長江商妥之後，在泰州又住一天，就同管文蔚回到江南。這時陳毅膽大了，知道渡江並無危險，打銷了繞道上海的念頭，在蘇南指揮部召開軍事會議，說明渡江發展，先解決陳泰運。

粟裕說道：「我們進攻陳泰運，要冒很大的危險。泰州城內駐的李長江僞軍，同日軍當然通消息，如果我們同陳泰運打起來，李長江領着日軍從背後襲擊，我軍兩面受敵，非全軍覆沒不可。」

陳毅說道：「這點你放心吧，絕對不會。」

粟裕問道：「司令員把握何在？說出來大家研究一下。」

陳毅說道：「我這次在泰州同李明揚、李長江都見了面，談得很久，李明揚是個舊式軍閥，李長江根本沒有知識，蠢如鹿豬，打仗也許可以，要他出主意害人，是不可能的。」

粟裕說道：「知人知面不知心，李明揚雖然同韓德勤有仇，到底他們都是國民黨。」

陳毅大笑道：「粟裕同志，你可錯了，國民黨人自己鬬自己，要比鬬外人更賣力，李明揚當不了江蘇省主席，恨死了顧祝同，韓德勤恐怕省主席的位子遲早會被李明揚搶去，所以對李明揚百般防範，陳泰運就是韓德勤派來監視李明揚的尖兵，李明揚把他看成眼中釘，肉中刺，我們能替他拔去，他眞求之不得，怎會合陳泰運打我們。」

粟裕說道：「不知日軍態度怎樣，如果日軍有意對付我們，也會抓住這個機會。」

陳毅說道：「這個問題，李長江會掩護的，不說別的，日軍追究我軍怎樣渡過長江，李長江就逃不掉責任，他不掩護我們也不成。」

一羣大頭目聽到陳毅的報告都感到滿意，當即決定蘇南指揮部留下一個團交由張鼎丞統率，其餘全部過江。又由管文蔚先過江去見到李長江，約好時間、暗號，李長江並派出部下在江邊警戒，掩護陳毅第一支隊順利渡過長江，暫時就開進泰州城外休息。

陳毅再去見李明揚，要求補充械彈，李明揚此時已有戒心，不敢給與大量軍械，只發給一批步槍及幾十箱子彈。

新四軍在泰州城外休息兩日，又得到槍彈補充，即開往泰興，到了距離泰興十里路的村莊，已有陳泰運的哨兵前來盤問。

陳毅向管文蔚說道：「文蔚同志，以後的事都是你的了。」

管文蔚問道：「怎麼都是我的。」

陳毅說道：「我軍到了此地，當然要同陳泰運辦交涉，就由你負責了。」

管文蔚說道：「司令員是辦交涉老手，怎能用得着我出馬。」

陳毅說道：「情況不同，同李明揚、李長江辦交涉比較難，所以我出馬，同陳泰運交涉容易，如果也由我出頭，會讓他輕視。」

管文蔚說道：「實在說，同李明揚辦交涉安全，和陳泰運交涉有點危險性。」

粟裕笑道：「如果沒有危險性，司令員也不會派你出馬了。」

陳毅擺手道：「絕對不是這個意思，實在一點危險也沒有，我們的兵屯在城外，陳泰運不敢對你加害的，如果我軍仍在江南，派你到泰興辦交涉，可就難說了，但是我不會幹這樣的事。」

管文蔚想想這倒是實情，問道：「我見到陳泰運怎麼講？」

陳毅說道：「你告訴他，我軍是奉軍委會命令北上抗日，在此地休息一兩日就開拔經蘇北入山東，不進城，只要泰興供給幾天的糧食就成了。此外別無所求。」

管文蔚笑道：「這個交涉容易辦，陳泰運不會把我怎麼樣。」

陳毅說道：「你放心，如果你二十四小時不回來，我就發動進攻。」

管文蔚擺手道：「我四十八小時不回來，你也不能進攻，那以來就要了我的命了。」

陳毅說道：「好吧，我一定等你回來就是了。」

商定之後，管文蔚就去哨兵站說明是新四軍代表，要見陳司令。

哨兵排長見他只有一個人，也看到新四軍大部隊就在附近，當即派人把管文蔚送進泰興，陳泰運過去未同共產黨交過手，不了解共產黨的本質，以爲以抗日友軍，又經軍事委員會明令改編，同是國民革命軍，自不疑有他。見到管文蔚十分客氣。

管文蔚說道：「本軍原在江南作戰，近奉到顧長官命令，要開去山東，路經貴軍防地，請陳司令多多關照。」

陳泰運說道：「沒有問題，大家都是抗日部隊，彼此自應互相關照，你們要我辦什麼事，可以告訴我，作得到的一定照辦就是了。」

管文蔚說道：「我們只要求司令供給三天糧食，此外別無所求。」

抗戰武術談

張仲仁

崑崙關前血染戰場 誓滅敵寇收復河山

伙伕於五點多鐘送飯來陣地時，因逃避敵機掃射，一跤跌倒，將菜飯連飲水全部倒光。趕着回去第二次再煮，因此遲到現在才送來。他還翹起脚來給我們看，鞋子的後踭邊都燒破了，這是敵機的機槍掃射到的；如不是一跤跌倒，這粒子彈恐怕會打在他身上，那就今晚不會有飯吃及有水飲了，眞是危險萬分。這位伙頭將軍卻若無其事，好像一點也不驚怕。我當時笑着稱讚他說：「你才是眞正的戰鬪英雄。」他聽了很是得意的笑着。可知在那次戰役中，我們受敵機的威脅，已到了無可忍受的地步，但前線步兵陣地的遭遇，還要比我們砲兵困難多少倍啊！

軍隊在前方作戰時，管束方面是比較放鬆點，沒有在後方整訓時那樣嚴格，只要不違背軍風紀，搓搓麻將，賭撲克都可以。我們砲兵營的前線辦事處（卽供應站），離陣地約十五華里，非戰鬪人員均在此辦公。前線砲陣地的工作人員，有時也輪流返回供應站休息，弄點東西吃，或洗澡換衣服等。廣西人民和此地廣東的風俗有一件事是相同的，就是不喜歡吃白毛雞，因此價錢要比其他雞低一半。我們這些丘八佬，正合心意，不理你白毛黑毛，專買平價雞吃，營養味道是一樣。當地村民所有的白毛雞給我們吃光，後來還派人去鄰村購買。路上來往是很方便的，因自己有汽車。陣地和辦事處的運輸工作，每天下午五時後，至早晨八時半前，是我們的輸送活動時間。有一天，同事在供應站準備了幾樣菜，要我去吃飯，雞和豬肉是時常有吃的，唯有魚就很難買到，那天托村民買到一條大魚，故此隆重其事要我去吃飯。那天正是第三排的曹排長被敵機炸死的第二天。我帶同兩位士兵用步槍射擊敵機，搞了一天，覺得有點倦，也想洗澡換衫，向連附請好假，講定明早八時前回陣地。到了供應站，當晚一班同事在一起又談又喝，吃得津津有味，飯後有的開枱搓麻將；有幾位想唱京戲，要我拉胡琴，一直玩到十一時後才停。我就去屋外車上睡覺，順便在車上寫封信回家。農村的夜晚十一二點鐘，已經是很靜寂的深夜了，間中只聽到前線傳來隱隱的砲聲。當我的信剛要寫完時，突然聽到東邊的樹林處，那裏是有很多墳墓的地方，發出一聲既高吭，又尖銳的怪叫聲。當時的聲音高得刺耳朵，我一時怔住，心想這是什麼聲音？不禁全身發毛。因這種叫聲，我從未聽到過。飛鳥野獸的叫聲，不論在靜深的夜間，我都聽得多，我本是在鄉村生長大的，有關深山曠野森林的聲音，是有相當豐富的經驗。只有這次的叫聲，使人有種特別淒慘恐怖之感。我簡直分不出到底是什麼叫聲？更奇怪的是，先是東邊樹林方面叫一聲，接着立即第二聲又在我頭頂上空叫一聲，馬上又在西邊越過了公路的曠野上空又叫一聲。眞是快過閃電，任何飛鳥野獸，決不可能有這樣快的速度。三處方向距離這樣遠，發出的叫聲，好似我們口中連接的數一二三的速度。此時已午夜十二時多，三聲過後，外面又恢復怕人的死靜。回想剛才的怪聲，眞有劃破長空之勢；又好比流星的快速，霎時來霎時又消失。這種從未聽到過的叫聲，清清楚楚的在我腦中深印着，永遠也不會忘記。我在驚異的心情中，當卽下車走進屋子裏，急忙問在搓麻將的同事，你們聽到叫聲嗎？他們回答說什麼叫聲？我們什麼也沒有聽到。這就太奇怪了，我將剛才在外面聽到的三聲怪叫的事，講給他們聽。他們聽後說，這是鬼叫，曹排長的屍體就停在東邊樹林墳場那裏，他的兩個族弟還守在旁邊，要明天才運去梧州安葬。如果是飛鳥或夜鷹叫，不會有這樣快的速度，而且我們在房子裏面的人，也應該聽到。我當時半信半疑，因自己年輕，心想或許他們講的「鬼叫」也說不定。此事在我腦中三十幾年了，到如今還不能解答，究竟是什麼在叫呢？

在砲轟戰畧已收到效果後，繼之就是第五軍進行搶登崑崙關的掃蕩戰開始。崑崙山的面積很大，所謂上到高山必有平地；有懸崖絕壁，也必有山窩水溝。當年的日寇強佔住崑崙關，並非只守住山頂的關柵而已，他以山頂爲根據地，並分兵在關外，佔住各憑險可守的據點，成爲多角之勢，是保衛關隘的外圍站。第五軍那次負起收復崑崙關的任務，所遭遇到的困難與損失，砲兵營在觀測所是看得很清楚的。日寇因佔居地利優勢，只見第五軍的戰車，一輛輛的分頭向上爬，分別掃蕩關外敵人各據點。正面公路則直搗崑崙關，機械化部隊領先，步兵隨後跟進。照常理推測，用砲轟了這樣多天，已經破壞得十之八九，眞是打得敵人雞飛狗上寨，進攻應該是沒有大問題了。但是世上的事，往往出人意料，偏處處逢到很多棘手問題。在掃蕩敵人的據點時，在敵陣的戰壕裏，有死剩一個敵軍，雖然已經是有氣無力的人，但他卻死撐着，還能靠着戰壕邊，握住機槍對準我軍射擊。有些戰壕裏的敵人竟躺着詐死，等到我軍走近身邊時，出其不意的扔出手榴彈，及用各種拚命的方法襲擊我軍。故此第五軍進展的困難，受此意外事件的干擾，眞是層出不窮，令我軍增加不少的傷亡。因此中國軍人對日寇之痛恨，眞已到了極點，凡所發現未死的敵人，一個也不用想活，一概不用槍打，專用大刀劈，決不使他

臨死時想第二世再投胎做人的願望。

今將記憶得較清楚的兩次第五軍機械化坦克車兵團，和步兵師攻擊敵陣的英勇奮戰事蹟，記在下面。當年在戰場上人人都知道，但不是我親自目睹，是軍中同事告訴我的。雖然如此，我相信也都是眞實的。據說第五軍兩百師的坦克車進行掃蕩戰時，敵人死守一處山上據點，雖經幾天不停的砲轟，但一次再一次的不能攻上去，該據點的地勢，正面是易守難攻的，左邊是懸崖絕壁，但可迂廻繞道右後方上山，再下斜坡。然落下之地勢有一處懸崖，戰車是無法能經此處進攻的。很多殲滅敵寇的戰場，如依照軍訓常識是辦不到的事，可是我們的英勇健兒，就能不避千辛萬苦，只要想法達成殲敵任務，任何危險都去嘗試。那時兩百師的坦克兵團奮勇向正面攻不進，就分批由右後方繞道上山，出其不意的偷襲敵後方。正面照常不減低壓力。開向右後方上山的戰車，繞道至懸崖旁，竟用粗大的鐵鍊條綑在坦克車上，一架一架的連鎖牽住，懸崖距離地面有多高，鐵鍊連鎖住的坦克車和它一樣長遠，照懸崖的高度一樣綑好後，先將頭一架從崖上慢慢放下去。一部幾噸重的戰車，從那樣高的地方放落去，是如何的情形呢？全靠後面幾架戰車的重量牽住，萬一鐵鍊條一斷，那就立刻翻頭斗跌落下去。他們爲了要達到殲敵任務，不顧車毀人亡之險，幹勁沖天，結果讓他們順利成功：放了幾部連鎖戰車，然後發訊號通知正面進攻的部隊，表示由山後偷渡偷襲已完成，到時裏應外合的夾攻戰畧。敵人突然遭到兩面夾攻，眞是驚惶萬狀，難道中國軍隊是神通廣大的天兵天將？竟能從天而降。此時的敵人已成爲困獸猶鬥的處境，他們的命令是死剩一兵一卒，也不准撤退的，所以要拚到底。第五軍將死守的日寇，完全消滅盡，才掃蕩清了該處據點。但接着又要開始向前猛攻。這是克坦兵團的勇敢殲敵事蹟，在崑崙關戰場盛傳，是人人所樂道的。

第二件事是第五軍榮譽第一步兵師，進攻一處險要據點的英勇事蹟，該處因地勢關係，坦克車不能通過，故此只有用步兵攀越而上，去攻奪該險要據點。因怕敵人發覺，他們進攻時，頭上都插上樹枝，乘黑夜匍伏前進。有時敵人會打出照明彈，他們就伏在地上停留不動，敵人如疏忽未注意，還以爲是山上的小樹木。等到照明彈燒過後，他們再繼續急速前進，一直到敵人戰壕邊，手榴彈步槍齊發，向着戰壕裏的鬼子，集中投擲，奮不顧身的向前搶攻。這是給敵人一個措手不及，近身攻擊。可是日寇的陰很毒辣，也叫我軍受害無算，在抵擋不住我軍手榴彈近身攻擊下，竟向戰壕外扔出無數燃燒彈。在無處躲避下，燒得我國健兒，一個個從山上翻滾下來，燒死和跌死的不少。爲着要收復被侵佔的領土，一個個大好青年，均犧牲在崑崙關前。他們都是愛國的英勇戰士，也是他們白髮老母的愛兒。或許還有妻室兒女，眞是「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當我們看到自己的同胞，慘被萬惡侵畧者活活燒死，怎能不令人悲憤欲絕呢！慘

崑崙關戰役在掃蕩初期，第五軍可以說是全力以赴。因關隘地勢太險峻，進行掃蕩時，並不很順利，因此官兵們慘烈的犧牲也很大。我們重砲營射擊目標，改在山後切斷敵軍後路，阻止他們增援。敵軍當時死守住，不肯放棄陣地，後經兩百師的坦克車，及各師的步兵，逐步逐步的推進，一寸一尺的爭奪回來，敵人倘作垂死鬪。如在戰壕裏詐死的敵軍，突然發難等。我軍傷亡在敵人手榴彈爆炸下也不在少數，最後總於將佔領在山上的日寇全部消滅，才算清理了戰場。在經過無數次的千辛萬苦，死傷纍纍的戰爭中，從強寇手中，收復了崑崙關。

當青天白日國旗，在崑崙關上空飄揚時，上峯命令重砲營退出戰場，在遷江縣境暫駐休息。但不可離開崑崙關太遠，以防敵軍反攻，好隨時準備返回陣地應戰。中央亦另派部隊和第五軍換防，因要保存第五軍的實力，不能讓該軍大傷元氣，因此由後方調部隊接替，準備向南寧線進攻。

這次所記的崑崙關戰役經過，是站在我砲兵營的立場，回憶當年自己身歷其境，所遭遇到的，及曾親自目睹的，都是百分之百的眞實事蹟。就是有關日期是記不太清楚，不能肯定某月某日。收復崑崙關這場艱苦的戰爭，功勞完全是第五軍。砲兵營是屬於第五軍指揮範圍內的一個單位。在中期的砲轟戰畧，兩百師的小鋼砲、榴彈砲均全部出動，落力瞄準目標射擊。第五軍在這場戰爭中，發揮了極大的威力，也表現了他們的良好戰鬪精神。但損傷之大，也是無法估計的。第五軍範圍太大，各戰鬪單位的殲敵英勇事蹟，均是可歌可泣的史實，只能記得一鱗半爪，實在無法描繪。以我那時還未滿二十歲的青年，而且又是剛訓練結業，最低級幹部人員，腦海裏實在難記得整個戰役的作戰資料。有關高級指揮部的事情，及部隊調防換陣地等，這都非我所能知道的。同時我是在砲陣地跟隨連附工作，如果我是在觀測所工作的話，那麼每天均能目睹第五軍在前線抗敵的英勇事蹟，資料就豐富了，可作有系統的詳細記載，使讀者明白當年的戰爭是何等慘烈。我由柳州押運砲彈，在萬忙中所得到的休息時間，僅僅只有兩天，在此兩天中想辦法在觀測所中待了些時間，才達到我親自觀看前線敵人陣地的情形。當時我一方面是好奇，另方面對侵畧我國的日寇，痛恨入骨，故此我要看看侵畧者在崑崙關上的結果如何。

砲七旅自南京成立以來，所參加的各地戰役中，以收復崑崙關爭奪戰，爲開砲射擊最多的一次，可說發揮了砲兵的最大威力。同時配合第五軍英勇戰士的奮戰，造成震驚全國的崑崙關戰役的輝煌戰果。那次殲滅日軍大約是有一個聯隊，人數是相等於我國一個師。總之那次是將佔據在崑崙山上的日寇，除少數俘虜外，一個不留，全部殲滅。可是反過來看第五軍，在此次戰役所付出的代價，也相當巨大。部隊開赴前線時，要經過我們砲陣地一帶的公路，因此我們很清楚的看到他們經過。只見他們一個個神氣十足，矯健爽朗的行軍前進，在裝備優良的行列中，毫無半點怯敵之態。可是經過激戰後，從前線運下來的傷兵，也要經過砲陣地，已成了無助的傷兵，而數目之多，眞看得觸目驚心。雖然如此，更令人感動的是，有很多重傷兵，卻很少聽見他們的呻吟叫喚聲。可見他們雖受傷，還是有堅定的意志力。使得我們砲兵營同袍，無限淒嚴！只有化悲憤爲力量，誓滅強寇，收復失地，使國土重光！以慰我死難同胞的英魂，爲中華民族爭光。

江南啼痕錄（三十七）

　　梁漢耀久爲民牧，歷任樂昌、鶴山等縣縣長。李族功名雖遜於其他三姓，但以人丁之多，在縣內爲實力派，仍雄踞四大望族之一。而清末李懷霜以少年舉孝廉，其文采風流，夙爲高雷士林所稱羨。

　　談到林族，簪纓人數，可能比不上水口陸家的那末的眾多，但光是一個「咳叔」，足以爲林族之光，還足以爲信宜之光，更可以爲廣東之光。因爲林雲陔先生擔任粵省主席的時候，正是廣東最民康物阜的時期，其五年施政，遺愛在民，至今爲廣東人所歌頌。抗戰軍興，林公主持審計，持正不阿，亦不苛刻挑剔，其雍容持平的愼明態度，使中央及地方財政納入正軌，雖經八年的長期抗戰，而國庫不浪費一毫，冣實之功堪，垂千秋。何況林族還有曾任大本營參軍，當陳烱明炮轟總統府，曾護送孫中山先生出險的林樹巍先生。維持廣州的衞戍，整肅軍風紀的憲兵司令林時清中將。茲將林雲陔先生及林樹巍先生的事畧，簡述於下，以示不忘元老的懋德。

　　林雲陔先生原名公競，字雲陔，以字行。陔的字形和咳字相似，故粵省的政海人物，背後便以「咳叔」稱之。光緒三十一年肄業於兩廣方言學校，時朱執信先生執鞭於該校，得受革命思想的啓發，庚戌新軍起義，返回信宜，亟謀响應，事雖不成，但參與革命行動已實際開始。黃花崗之役，協助運械，攻督署失敗，乃返回原籍，奉統籌部命主持高州光復事機。由林樹巍首先發難，各路民軍舉義响應，擁之攻入高州道台衙門，成立高州軍政分府，推林雲陔先生爲分都督。迨南路底定，乃解職赴穗。旋奉派赴美，進紐約聖理喬治大學習法律政治。關於奉派赴美的經過，乃有一段革命逸史，史料是否翔實，有待信宜前輩指正：林雲陔先生肄業於兩廣方言高等學校，與朱大符執信先生亦師亦友，黃花崗之役，林雲陔先生擔任運械，而不是擔任攻擊，（吳以龐雄則爲進攻督署選鋒隊，壯烈殉國）。是役由黃興、朱執信兩先生指揮，及攻督署被圍，朱執信先生肩部受傷，衝出重圍，見橫街上（即後來的越華路）有店舖門戶虛掩，乃急忙奔入，即反手關門，聞該店適爲林雲陔先生的令祖所開設，因早知風聲，是日亦不開舖做生意，伙伴也知機離開了，只林老個人在舖；這天林老身體有點不舒服，擁被高臥。最後離開的那個店伴，他不知林老仍是睡在床上，掩了舖門便走，故林老根本不知道舖門沒有關上；及革命黨人進攻督署，槍聲大作，以接近督署的緣故，已把林老驚醒，旋發覺有人衝門而入，卻又關上舖店，林老不得不起身下床，看個究竟，只見一個書生型身穿灰布長衫的人，滿身鮮血，原來是肩部受傷的朱執信先生，朱執信先生一見林老，便即求救。林老便引他跑入厨房，厨房隅角有一口枯井，日久不用，井口蓋有鐵線織的井蓋，用鐵鎖關着，以防人不小心跌入井去。林老開了鐵鎖，便教朱執信先生匿入井裏，外面復鎖回鐵線蓋，然後再臥回床上。約炊許，有人搖門，高叫入舖搜查，林老很鎮定的開門，乃督署的旗牌官帶着幾個荷槍士兵，說走脫了革命黨，要入舖搜查。林老的舖子恰在督署的斜對面，那旗牌官在空閑的時候，常到林老的舖裏聊天。大家熟得很，林老聽說要搜查本舖，裝得很安詳，諉稱店伴因淸明返鄉省墓，自己身中有病，今日根本沒有開舖做生意，但求淸白起見，也請他們入內搜查。旗牌官本是熟人，見林老這末鎮定，所說的又入情入理，乃循例入舖，在舖面看看，絕沒有入過厨房，便率兵走了，到別的舖子去搜查。林老着實關上了舖門，然後到厨房開了井鎖，呼朱執信先生上來，替他敷傷止血，並弄膳招待，備致慰問。朱執信先生對此救命老人，甚爲感激，特詢其家世，以爲日後圖報。林老表示自己垂老殘年，不望報答，只有孫兒醉心革命，還望多加指導，詢其孫的姓名，正是自己得意的門生林雲陔。

　　黃花崗之役，林雲陔在穗，不回老舖居住，恐事洩露，牽連乃祖，另租廣州市雙門底王家巷一所民居以作寄寓，而所運之槍械則藏於八屬學會，攻督署失敗，存於八屬學會而未領去使用的軍火，即分別棄置公厠及水渠中，故八屬學會雖被搜查，而毫無痕跡可疑。翌日，市面畧見安定，林老乃悄悄到王家巷，找其孫兒告知朱執信先生受傷匿避老舖，要設法救其出險。林雲陔先生即走買槍傷止血藥，化裝冒險返回老舖，替朱執信先生洗滌傷口，敷藥包裹，並設法護送其逃港。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成立，朱執信先生出任紀勳局局長，懷念林老祖孫救命之恩，復以林雲陔先生適有光復高州的大功，乃在功勞簿上大書特書，乃派赴美國深造。得碩士學位，民國八年學成歸國，奉　孫中山先生之召，赴滬助理黨務，民國九年粵軍回粵，隨　孫中山先生南歸，任廣州市登記局長，　孫中山先生率師北伐，派林雲陔先生爲金庫長，陳烱明的亂事已平，拜林雲陔先生爲廣州市市長，民國十三年出任財政部次長，十六年復任廣州市長，大事建設，海珠橋即在此時計劃進行了。

　　林樹巍先生肄業於虎門軍校，早年參加革命，於辛亥光復高州之役，親率信宜選鋒隊首先發難，光復高州，首建奇功。討袁之役，任高雷兩陽四邑司令，陳烱明叛變，討陳之役，任高雷討賊軍總司令。當陳烱明於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炮轟總統府之前夕，林樹巍及林直勉已獲知消息，乃同登粵秀樓，驚醒　國父，力勸　國父速離觀音山，並即代取白夏布長袍披之，扶下粵秀樓。三人步行，經杧果街，橫過惠愛西路，入小市街趨泰康路，時有步哨戒嚴，喝問何往，林直勉僞言母病垂危，延醫生（指　國父）急治，哨兵乃許通過，及至長堤，僱艇駛向海珠海軍司令部。

宓琴

萬人意見

脫派艷星珍芳達
發潑大罵難掩飾謊言
在事實面前謊言必現形

編輯先生：

自從美國和北越在巴黎簽妥「停火協定」後，北越將美俘分批釋放，美國國防部曾頒下禁令，在戰俘未全部被釋放前，不得發表有關戰俘生活的消息，以免釋俘因而受到影响。

戰俘積數年來之憤恨，急於申訴，在最後一名戰俘被釋那天，就立即召開記者招待會，大吐苦水，讓世人知道在被囚禁期間的生活是怎樣過，在記者的閃光燈前，在電視錄影機下，有些戰俘露出因受酷刑而留下的疤痕，有些戰俘重演當日被拷打的招式，慘無人道，令人目不忍睹。最扣人心弦的訴苦是會健士上尉所說：「我會多次祈求死亡，並羨慕倒下來的同僚。」這兩句話，眞可把俘虜營的苦況，形容殆盡，就算再加上千言萬語，無不外如是。正似「親密戰友」兼「接班人」林彪所謂：「一句頂一百句」。還有更出人意表的披露是羅理基上尉的投訴：「他被要求在『反戰貴賓』來『訪』期間『合作』，因不答允而遭毒打。」

這些石破天驚的消息，一經宣洩，使美國朝野，既驚且怒，更使那撮自詡是愛好「和平」人士所組成的「反戰」團體及其首腦、脫派艷星珍方達和失意政客黑拉黑之流，感到十分狼狽。

大家都會記得去年孟秋，這對活寶貝曾親蒞河內，與當地官員酬酢一番，順便一遊俘虜營，返到祖家就大吹大擂，宣傳美俘受到合乎「人道」的待遇，並過着「很好」的生活。言猶在耳，料不到半年後，這群曾被他們「訪問」過的戰俘，竟然有機會返國，當眾指出所受的是不合乎人道的待遇，並過着壞透的生活，實際情況和「反戰」派宣傳的剛好相反。謊言被戳穿，珍芳達竟然惱羞成怒，不顧人證物證（受毒刑後遺下的疤痕）的存在，於全國廣播公司內指揚言在北越受酷刑之歸國戰俘為「偽君子與說謊者」，是受尼克遜總統利用之工具，歷史將予彼等嚴厲批判。

大家都很清楚看見，只有一方面能夠拿出眞憑實據，而另一方面只有破口大罵，否認一切事實的存在。到底誰是偽君子？誰是說謊者？誰將會被歷史給予嚴厲的批判？不待言而喻。須知，人民的眼睛是雪般亮，事實終究事實，並非死口不認賬和破口毒罵對方，就可把虛偽的宣傳變為事實，贏得群眾的信任與支持。

類似的事情，會發生過不知多少次，信手拈來幾件做例，這都曾經一度在報章上對事實的眞相爭辯得好不熱鬧。

㈠日本投降主因，是蘇聯參戰。
㈡毛蘇友誼，牢不可破。
㈢所謂科學產品，例如：電燈、電話、電影、汽車、火車、飛機、坦克……甚至盤尼西林都是蘇聯人發明的。
㈣組織治療，能醫百病。
㈤衛星田，畝產超萬斤。
㈥搭在街邊的土高爐也可以鍊鋼的。
㈦毛澤東超速橫渡長江。

當這些事事出現的時候，有識之士都指出這通通是騙人的宣傳，可是當日的左口魚和應聲蟲齊口合聲反罵人家造謠中傷毛弟弟和老大哥恩情，誣蔑共黨「輝煌」的成就，把詞典裏毒惡的字眼，應有盡有，搬齊出來，可謂是集穢語之大成。現在各事眞相大白，無用再辯，到底誰是說謊者？左口魚和應聲蟲都心知肚明，大眾都曉得用不着我來嘵舌。

西諺有云：「你只能騙人於一時，不能騙人一世；你只能騙到一些人，不能騙到所有的人。」首望珍芳達一類能夠把這話緊記在心頭，那麼全世人的耳根就會清淨得多了。

嚴正

萬人協會通告

本會學術部自本月起，假座中國文化協會（九龍尖沙咀海防道海防大厦八樓）舉行學術座談會，首次由本會學術部部長岳騫先生主持，時間為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六，本月為二十六日，下午三時至五時，希望本會會員和本刊讀者屆時蒞臨參加。

萬人協會啓

中共充場面令人捧腹
前門買東西後門歸還

人傑先生：

最近收集三位回港探親客在四星期前回到廣州，回港後對我說了平日廣州之大三元、陶陶居及海珠橋之華僑大廈均設有專門優待港澳僑胞每人帶同家人或戚友二人到該等茶樓飲茶及食飯，祇付米票，不需肉證而可以任食。但他回穗的時候，恰逢廣州開『交易會』之前，爲了「節約」食品，留作「交易會」開幕時陳列於市場之上，讓外賓見到廣州「樣樣都有得買」，所以開「交易會」之前，不但港澳僑胞不准帶同親友上茶樓，連這些歸僑的飲食也受到限制，不能大量供應。

一位少婦剛巧在「交易會」開幕時回穗，我問她：「聞說廣州在交易會期間，什麼東西均任由群眾購買，爲什麼妳不帶多些錢回去，給妳哥嫂多買些物品呢？」她說：「我事前接到家人來信，說長堤、太平南路、第十甫等原日關門的舖戶，都『開張』起來，以爲有大量物品供應，最低限度買些布料及鞋給我母親及哥嫂，所以我帶二千元港幣回去，誰知那些貨物不是賣的，是拿來擺的。最令人氣憤是那些貨物的確有人買到，原來在舖面買了，便從後門交回給他，爲了一個『交易會』，裝成這樣的門面，共產黨人說話，豈可盡信！」其實我豈有不知毛共那套伎倆？不過想引用多些實據，給那些「認同」「回歸」的人，不可埋沒良心，以爲毛共什麼「強大」，人民怎樣「幸福」。特別那類「中共問題專家」如費正清之流，此後有到共區，可向毛共「後門」探聽一點眞實消息，不可祇從外表聽到一點門面，就自稱「專家」。

順便在此奉告本刊二八八期美國一讀者先生，吾人應該站穩正義立場，認識大陸同胞的疾苦。吾人有責任恢復他們的自由，不論毛蟲如何在變，吾輩決心站在反共立場，努力奮鬥，直至反攻復土完成而後已！

讀者袁暘照上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五月四日）

小子轉向 何必苛責

老萬：

如此相稱，並非不敬。一則是吾人乃徹底反共之同志。二則是在年齡上不比你大，最少也相等。既屬同輩同志，何不洒脫些。

牛馬集乃我常讀之文，今日一則「窮則變，變則通。」覺得苛責予小伙子之甚也？

今日共黨得勢，荼毒同胞，其慘烈之情，固較中外古今（除蘇聯）之暴君爲甚。但孰令致之，誰爲爲之？共黨並非三頭六臂，不過善於宣傳，且以屠殺爲徹底清除異己者之基本手段，故意造成懍懍然懾人之威。於是群相駭告，共黨是如何如何強大；如何如何不可能打倒，惶惶然如喪家之犬。於是回歸者、轉向者（是指轉到白皮膚國籍之人，這種人是更可恥、更可悲。）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此即「心死」之謂也，又何必僅責該小伙子一人。與其浪費這種筆墨紙張，不如詳釋共黨並非三頭六臂，並非不可打倒之爲愈。同時力求志士，團結行進。即使在我輩不能達其目的，亦可藉此尚屬自由彈丸之地，留下一綫正義途徑，使繼我者行之有道。中山先生也並非三頭六臂，不過堅忍不拔，再接再勵耳。從中山先生到共黨，都是先宣傳撻伐，而後行動的。這是爭民心，奪敵魄的革命最高原則。因此，老萬！你的精神、時間、筆墨、紙張放在這方面才更有意義的。

革命本無種，結合同志，從頭幹起吧！最少要留下一條正義之道給後人。

馬力上（四月廿九日）

煩岳騫先生代答，發萬人意見。

萬人傑先生：

客套的話我不說了，因爲一個人的佩服，是從心底裏發出來的，並不是用筆墨之所能形容的。

我是一個中學四年級的學生，我對我國的歷史、文化是十分喜歡的，因爲我既是黃帝子孫，正正統統的中國人，對中國的歷史怎不可以清楚認識？但是我覺得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及愛國之心情已沒有了，每人的心目中、腦海中，祇知道怎樣去用其他方法才能賺多些錢，所以股市一起，個個人皆以爲有利可圖，所以便把全副精神用去炒股。但是現在他們都有了教訓，便是五花大綁大閘蟹，可悲！

我對找尋外國的筆友頗有興趣，

所以找了一個南韓筆友，於是對中國的偉大大力宣傳一番，一方面亦對該國有些認識，但近來，她對我解釋她們那支國旗——（南韓國旗），說那旗之設計是有意義的，代表創造、世界人民團結、和平、純潔、光明及無窮。但她問我的國旗設計有何意義「青天白日滿地紅」，那可考起我了。我祇知那旗是革命同志陸睦東設計，但其意義則不大清楚。問別人，他們說那是中華民國之標誌，沒有可解釋的。最後，我想起萬先生，所以希望萬先生能給我一個答覆，以便我能早日給朋友答覆，並希望萬先生對國民政府的組織，給我一個概念。一個國民連自己國家之政府組織也不清楚，那眞太不像樣了！

東汶（七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一教師憤慨之言 祇是傷人的冷箭

萬人傑先生：

貴雜誌「萬人意見」一般都能反映出讀者的正確見解和正義心聲，但也有少數不但講嘢片面，奪理強詞，甚至懷有不可告人詭計，暗放損人冷箭。二八八期一教師就是如此，最明顯的有如下數點：

強詞奪理部份

一教師開宗明義，一口咬定司徒華不是左仔，因絕無發覺其有任何政治色彩。實情是否這樣，明眼之人自可判定。司徒華之所以被人指爲左仔，因其受嫌條件極大，蓋其對罷課之攪攪震作風及行動，一如左仔。例如：左仔視港英當局之法令爲臭法令，今該教師會聞說並未依法註冊登記，並悍然唆擺教師罷課，實有違公務員罷工法令，此其一。左仔往往自己鑿大自己屎眼充濶以嚇人，該教師會本係十三教師七七會，忽又冒稱全港教師七七會，正如當年之一小撮生事左仔，其發動之菠蘿會，便是冒稱港九各界七七會，此其二。左仔視罷工爲對付港英當局之騷擾或鬪爭之最好機會，而且是認爲絕招之一。當年由罷工引起之騷動，放菠蘿，自稱取得輝煌勝利，而時時念念不忘，有理由相信左仔藉此機會生事，又整鑊杰嘢俾政府嘆下，此其三。硬說政府道理唔夠講，出諸加幅了，此乃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只有老毛才有陰功咁做，此其四。

暗放傷人之冷箭部份

一教師獨舉香港時報對於罷課之事，其言論有失公正立場。我們試睇下該報最近（四月二十五日）之社論，便可明白還不是一般性的「同情爭取加薪，但不同意罷課，以免影响大多數學生學業」的大眾意見？連宗教領袖亦持此說法，否則不會躬親力勸司徒華，不難明白一教師之獨舉香港時報，便是有意向之冷放一箭，以藉此講醜「時報」，否則何以這樣講法呢？難道其他像華僑、星島、快報、華聲、東方等報以及項莊、三蘇、三叔寫專欄作家都是由於左仔贊成便一味贊成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還不是如香港時報一樣「同情要求加薪」的意見麼。

其次對萬先生也有挖苦地方，爲什麼不敢期望萬先生支持教師？難道萬先生的言論，不是根據事實而是只憑自己的喜好，只憑道聽途說，尤其是左仔贊成便一味反對的嗎？

片面的胡言部份

對反對教師罷課，就是支持鬼佬，是糊塗的中國人之說，糊塗是否不妙，這點可以不理，最低限度鄭板橋讚過，難得糊塗。但硬扯上民族關係上去，未免有點節外生枝。一教師的民族觀念如何，他自己不但老子共仔打鬼佬之工，穿鬼佬之衣，着鬼佬之鞋，佢嘅仔甚至乞得美帝之施捨，能去美帝之國，讀鬼書，凡大可能做黃臉之美國鬼，深引以爲榮，大叫「阿彌陀佛」，好似瞓唔醒，亂噏廿四，眞是令人失笑。

讀者祁幟鮮上

（一九七三年五月五日）

買賣日本商品期貨 不少人墮入老千局

編輯先生台鑒：

素仰貴刊風行港九，讀者眾多，久為民眾喉舌，現欲借貴刊一角，刊登下述新聞，祈為賜助，此舉使廣大市民知所警惕，不再投入老千陷阱，任人魚肉，幸甚！

最近市上一種投資公司，以買賣日本商品期貨，包括乾繭、生絲、棉紗、毛紗、紅豆、白豆、幼砂糖、樹膠等。最初擬在香港進行交易買賣，政府以其流弊滋多，禁止其成立，後有人換面改頭，以代客在日本買賣為辭，實行走法律罅，進行其買空賣空投機活動。該公司（名××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總行設在德輔道中（××大廈），分行設於尖沙咀彌敦道（××大廈）。公司以高薪廣招營業經紀，又以高佣及賞金利誘經紀鼓其如簧之舌，招攬生意，收取顧客按金作其投機買空賣空。公司除每日公佈所謂由日本來電之行情數字外，不特不對顧客作應有之投資指導，反而封鎖消息，使顧客對貨品之漲跌動態趨勢及影响因素一無所知。遇市況對顧客有利時，則以開會或集體旅行聚餐藉口，支開經紀，使顧客無從與經紀接觸，作有利拋售，拖延至市況對公司有利時，立即函電交馳向顧客追倉補倉，否則強制低價代行拋售，故全部顧客，無一不焦頭爛額，損失慘重，不少多年積蓄，盡付東流，更倒欠巨額債欵，估計總欵達數百萬元之鉅。連日不少顧客到該公司要求解釋，但其總裁拒不見面，由低級職員推諉敷衍，不作正面答覆。

據一客戶對記者稱：彼本人損失達欵萬元之鉅，相識親友損失自數千至數萬不等。彼甚懷疑該公司是否真實代客在日本買賣期貨，或作反綫拋空，獲取雙倍利益，又或製造行情瞞騙顧客，而從中謀取巨利。深望有關當局，對該公司之不法買空賣空，涉嫌取巧欺騙，跡近商業犯罪之業務行為，作徹底調查！

一群受騙人上

（四月十五日）

珠江三角洲梟雄傳出版

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抗戰前後，局勢紛亂，地方治安如羣龍無首，以致撈家乘時崛出，匪盜四起。各著名撈家傳奇事蹟風傳各地，每為人們喜聞樂道。子家先生著「珠江三角洲梟雄傳」，便是選擇撈家輩中的突出者，將其事蹟忠實記載出來，是龍是蛇，一目瞭然。資料詳確，內容充實，筆法生動，引人入勝，宇宙出版社出版，經銷處：香港灣仔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

全書二百四十三頁・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毛澤東投進國民黨

香港中國筆會出版

本書為岳騫著瘟君夢長篇第三冊，自毛澤東在湖南從事青年活動至加入中國國民黨，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候補中委之全部經過。其中頗多外人不知之史實，看了此書之後，可以了然毛澤東何以會當選候補中委，對其鑽營之術，真嘆為止觀。毛澤東當選候補中委，為其一生重大關鍵，欲研究毛澤東生平，尤不可不談。

每冊七元

國旗助長共黨氣焰 讀者主張加以修正

周恩來下半年會行衰運

敬愛的萬先生：

素仰先生才華氣宇蓋世，作風硬直，富於正義感，敢作敢為，不愧愛國忠貞衛士，不論口誅筆伐，都能使到牛鬼蛇神之毛共望而生畏，凜然不可犯，恰似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誠人海中一面照妖鏡。

隨函夾寄文件兩則：(一)建議修正國旗的重要性，(二)共黨首要周恩來，下半年應面臨失勢。期能使讀者明白當前局勢，喚醒國府注意。

鄙人辛金水，別號雲海拜上

（五月七號寄於多倫多）

貴社第二六一期報導猜猜國運之謎，令愛國人士不禁感慨繫之。為挽救國勢，對國旗探討，乃屬當前急務。立國者，必有其土地，有了土地，國運自然昌隆。我們現有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從外觀說非常動聽好看，但骨子裏足以助長共黨氣燄。試思在青天白日之下，滿地是紅軍共黨，他們所以能席捲整個大陸。關於顏色上

哲學，照姜太公學說，即五行之研究，白色是金，藍色是木，黑色是水，紅色是火，黃色是土。我們採用國旗，白色是金，藍色是水，紅色是火，缺乏黃色是土，無黑色是水。五行祇有金、木、火；欠缺土及水，爲不健全之國，難怪國土微薄，艱苦奮鬪。共黨旗幟僅黃、紅兩色（火、土相生）紅色是火，扶助毛頭八字四柱之不足；黃色是土，土能剋制水，將金、水吸收，以免金水爲患。他們雖有全國土地，但五行欠水，亦不健全，變亂鬪爭頻頻，了無止期，（共黨大忌金水爲患）。我們的國旗，從民國十三年產生後，（北伐時期起，即採用此國旗），從此共黨蔓延，日漸擴大。因青天白日紅旗意頭上是暗中助長其勢力，天意使然，有了此旗，徒使共黨勢力，更加膨脹坐大，終至無法收拾。希望國府，實行積極杜絕政策，急行修正國旗顏色，使共禍不致再度蔓延。周恩來之造，己未日元，誕於冬令，在于冬至之後出生。雖生於子月，原屬水冷冰寒，貴得戊癸化火，與乎甲己化土爲助，方可有用。五行屬土，爲特別之土，土質堅厚，惜乎太多，故其捨正派而不由，流入邪派之道。並非無因。雖能逞英雄於一時，久後到底身敗名裂，遺憾千秋，成則爲王，失敗爲寇，成千載罪人。官殺混雜，祇靠偏印，難當一面至尊。雙梟齊出，頗具奇謀鬼計，且偏才迭出。交遊廣濶，喜結人緣，……柱中桃花遇刦，在青春時代，頗愛追逐花間，尋求蝶戀緣。殺刃相生，每好大弄權術，過去失意共黨聞人，被其推倒者不知凡幾。周氏運用機智，面面俱圓，故共黨歷屆元老中，他有不倒翁之稱，洵非虛語。柱中帶有貴人文昌，天聰過人，可惜思想太左傾，留學外國，爲該批學生中最壞蛋的一個，足爲國家大害，令人痛心疾首。

茲將周氏今年小限狀況，報導如下：

㈠今年是癸丑年，流年小限在丙辰。從上半年說，是癸水年，流年小限在丙，癸年與出生年干之戊，而成戊癸化火幫身，且得小限丙火爲助，依理確是當權得勢，爲所欲爲，如日中天，紅透大陸。時勢造英雄，一飛冲天，爲其登峯造極時代。

㈡但其在本年下半年將變爲失意，如非大權傍落，可能剋死妻宮；縱然不死，亦大病纏綿，危在旦夕。爲本年下半年在丑，流年小限下半年在辰，造成丑未兩冲，辰戌週冲，辰酉化金，運程在壬水，（因其喜火木生扶，忌見金水爲患），因此其在下半年，行入劣運，招致失意、患病、剋妻恐無倖免。人類對五行推斷之休咎，顯而易見，預料本年秋末，便告實現，劣運來臨。

「萬人協會」簡訊（四十三）

本會屬下中華青少年先鋒社發刊「光華先聲」創刊號現已出版，或先寄或與萬人會刊第二期一起寄上各會員，雜誌讀者亦可來函本會會所索閱，付回郵一角，照址寄奉。

本月十五日下午八時，中華青少年先鋒社及本會青年部負責人員，假洛克道金禧大厦三樓基督教協基會舉行電影欣賞會，放映祖國電影，到會欣賞者擠擁。他們從銀幕上看到滿淸時代的腐敗，北伐的壯烈事蹟，中共竊國後殘暴罪行，日本軍國主義侵華鐵證，不由不信。中年人身歷其境，益感眞實；青少年看過，獲益不淺。中華青少年先鋒社及本會青年部的青年們，朝氣勃勃，說幹就幹，準備續辦電影欣賞會，青少年甚至中年的會員及讀者，請留意消息報導，勿失良機。這種有意義的電影，很少機會看得到。

學術部訂本月二十六日假座海防道海防大厦八樓中國文化協會舉行學術座談會，時間是下午三時至五時，主持座談會是岳騫先生，有關情況，學術部將會特別通知，希望本會熱心會員，到時往上址協助做好準備工作，最好先來電本會秘書處報上大名，確定人選。學術部計劃每月舉辦一次學術研究的座談會，交流知識，加強聯繫。

會務部聯同秘書處、福利部、青年部、婦女部各員，組織進行會員探訪工作已展開，會員反映良好，很多會員由於繳交會費不便，還趁執委探訪時，托爲代繳會費。

（秘書處供稿）

五月十六日

執筆正確姿勢
老師應當注意
從小教導學生

萬人傑先生：

您好！我想請您發表一件頗值得注意的事，請您原諒我的熱情與冒昧。以前不少家長及教師也會不止一次的指出過，大部份小學生，甚至一小部份中學生，連執筆的方法也不正確（包括毛筆及鉛筆、鋼筆等），這是一個值得注意也最容易忽視的問題。讀書不外乎閱、讀、寫、作四件事，而寫中最簡單的是執筆寫字。如果連執筆寫字的方法也不懂，何等可悲？我希望教師在小學的最低年級，教導一下學生如何執筆寫字，使學生習慣成正確的執筆姿勢。

我們都知道，習慣成自然，無論做什麼，日後很難改正。爲防患未然，正如疾病一樣，預防勝於治療，爲下一代設想，教師們應正視這點，學生之幸，也是我們家長之幸。

一學生家長敬上（五月三日）

清潔香港混水摸魚 拆換渠管大刮粗龍

住客呼籲工務局派員查驗渠管

編輯先生：

凡是樓宇的去污水直身鉛喉管，必是近在廚房或廁所部位傍着牆，一層一層地由屋頂貫通到地面，好好的在建築時鐵碼入牆，牢牢扣緊，造得堅固完整，才得驗樓官的批准。

這些直身鉛喉管每一條的長度，恰巧是一層樓的高，在一層與一層之間的接駁處，例有一個開口水斗，其作用除了承接上段水管流下來的污水直通下段外，並且擔承着本層樓的：廚房地面去水管、星盆去水管、廁所地面去水管、面盆去水管、浴缸去水管五條小橫喉的污水去路。

土瓜灣永耀街十一號與鴻光街十二號前後合掌一幢十四年屋齡的九層華源新樓的「原建築傍牆直身去污水鉛喉管」，竟然在港九數十萬幢樓宇中榮獲政府光寵，由「陀地」二三個十數年來都是倚賴着這些居民的風風雨雨搵食的人，捧着官的命令，據說：奉市政局委託他們，要把全條「原建築的轟轟聲響的金屬水喉管」拆去毀棄了，換裝過「膠質」水喉管，每單位住戶攤派拆換費二百六十元。日夕追討，聲勢洶洶。試計這條數，十八個單位，約共收得四千六百八十元。不管你打六七百元一月工有無力量負擔此意外開支的，也要收取。

這拆喉工程，有無經過工務局核定，住戶不知。各單位住戶男人全都上班，上班下班的勞動分子，無緣接觸，他們祇向無工做的看家老婦分別以官府命令恐嚇出來。

我們設身居住其間，深知我們的上層貴住戶長年屢月在廚房把魚菜廢物向窗外拋，一直落到二三樓的水斗就成了拋物綫的承儎着。那二三樓的貴住戶又沒有義氣天天拿杆子向水斗把垃圾挑去，以至二三樓水斗儎滿垃圾封閉了水管接口，上層污水流到三樓一層就在垃圾面上濺開瀉下，成爲人造雨。同時那通天的地面長年屢月接受上層拋下來的垃圾，永遠受到污水浸漬，污穢到不可以形容，人們永遠不能站在通天清理一下，是事實。

這情景本來僱用二三工友清理了二三樓水斗承儎着的垃圾，喉管通了水就暢流。六呎寬度通天地面的水漬垃圾鏟除了就清潔，全部費用估計不太多，十八單位均攤，理所當然。

現在藉端小題大造，把好好的、轟轟聲響的「原建築金屬水喉管」，「鑿開原建築的厚料入牆鐵碼」拆除毀棄，換裝膠水管每一單位徵收二百六十元，實係倒行逆施。

情理上市政局清潔香港，要市民疏通水管清理垃圾，自應遵照辦理，唯恐失責。但是命令拆換原建築的金屬水管改裝膠水管，每戶攤派二百六十元，有無考慮到升斗市民的負擔？

如果我們這一門牌的水管要換；則全座華源新樓共計約八十六個門牌，同時用同一原料建築，是否都有拆換的可能，這是給與工務局當初驗樓官的諷刺。

呼籲工務局派員來考察，是否原建築的金屬水管及厚料入牆鐵碼要毀棄，改裝廉價的膠水管爲更安全，升斗市民無端端負擔二百六十元的超額生活費爲每個人都辦得到？

一羣打工仔住戶敬上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六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早雨

郭眞

怒雨垂簾幕，輕雷地底過，
最應留警策，無復下源河，
花落枝存恨，風啾鳥不歌，
晨寒天有泣，能救蒼生何。

小將郭眞詩，最佳之句，「花落枝存恨，風啾鳥不歌」，七八兩句，「天」與「蒼」，同爲平聲，作詩最重音節。雖然第一三五字，可以用同聲之字，但如果能避免，仍當避免爲宜，因其有碍音節也，如萬不得已，無字可換，則又當別論，近來諸多文友，均犯此病，不便一一指出，今以小將爲例，希望大家注意，壇主。

九一八紀念日

郭眞

梟思欲反動，四十一年塵，
弱壘寧侵侮，丈夫可屈伸，
淸夷卽取義，誅寇不存仁，
進步求諸已，重振上國人。

郭眞自註：「淸夷」指日本，日本人古稱「蝦夷」，壇主曰：作詩之最重要者，意指要明，使讀者能知，不可含混，眞正好詩則不必自加註腳，如果郭眞自不加註，別人讀之，「淸夷」二字，是指「滿淸」，與日本蝦夷毫無關係也，五六兩句，應加修改，「蝦夷忘重義，倭寇不存仁」，如此寫法，則人人皆懂矣，以後注意。

癸丑廿七周甲香港羣賢禊集

雪梨林康

桃源海外聚羣賢，癸丑逢周廿七傳，
香港仿行修禊事，蘭亭盛會永和年，
幽情暢敍邀觴咏，逸興遄飛顧管絃，
極盡所欣隨俯仰，古今同感序文篇。

偶成有序

丁亦盦

近讀英詩人拜倫「留別雅典女郎」詩及曼殊上人譯詞。念兩公異地異時，曾同爲情擾，而均天才早逝。因成二絕句。

(一)
衆生秉賦異疵醇，每見天才出俗塵。
平地興風花帶刺，英雄絕色兩傷人。

(二)
江山麗采孕靈胎，異代西東茁慧才。
情到深時緣苦盡，人文萬古蘊餘哀。

盛茶薇

方何

一怒開來春亦裂，艷穠瀝盡殷紅血，
此時好景又梢頭，子莢薰風田婦悅。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國慶書懷 兩律

印尼椰加達吳應麟

(一)
生當宣統號元年，歷史雖移儘足研，
擢倒滿淸除帝制，揭櫫民主記前賢，
孫公革命羣山應，蔣帥肩承大業全，
六十一回迎國慶，旌旗依舊映靑天。

(二)
三戶亡秦事可爲，王師何日搗邊陲，
友邦背義甘奴膝，僑眾忠貞欲寢皮，
國族阽危人有責，乾坤旋轉我無疑，
眼前荊棘猶能劈，拔劍中宵正此時。

吳先生來函云「拙作發表後，盼寄一份，則感激不盡」，壇主曰：聞印尼雖禁止華文報刋進口，但是仍然可以買到，茲有一法，告與吳君，函請萬人雜誌社，將每期底封面撕下，裝信封中，寄去印尼，卽不致抵觸法令矣。所囑無暇邊辦，尙請見原。鄙人俗務繁多，內政外交，如同小國，每日時間，事先列表，支配，何時起床，何時處理業務，何時見客，何時約晤某人，何時赴宴，何時看報十分鐘，洗澡更衣理髮大小便，外有兩餐飯，室內運動，澆花、喂猴、喂狗（別人喂則不吃），各方來信，有時必須親覆，每日所來詩稿，都要親自過目，外加電話頻頻，尙有文字之債，限期交貨，更有兩個詩壇均須親自執筆，股票大跌，極爲操心，公司職員，每週商討業務，藥廠原料之購買，製造包裝之監督，事必躬親，無法假手他人，所以私生活艱難困苦。不打牌，不賭馬，不跳舞，不上茶樓，不交女友，不聽歌，不看電視，利用大便時間看報（只看標題），吃飯時改詩（每每忘記檢查），外有烟酒選擇，零物購買，汽車檢查，寢室整理，五官並用，手腳不停，遇到詩壇缺稿，半夜起身，枕上看書，有時還要查閱古典，私人尙有作詩，每日簡單筆記，夜晚只睡四個小時，生活如此煩忙，外人多不知曉，勞心役形，愁多樂少，家中房多人少，交與動物看管，利用犬隻服務。一犬守門，一犬隨身護衛，狗坐車中，張牙怒目，匪盜見之喪膽。一犬看守電話，鈴響則吠，呼叫接聽。一犬負責巡邏，有人來則報告，猴子登高瞭望，擔任指揮，若干瑣事，均由畜獸承當，採毛某之法，只供飲食，不支薪金。頭腦簡單，易於驅使，如果用人，則麻煩更大矣。鄙人之狗，全部畢業高中，香港狗學校發有文憑。深造之，可得學士碩士，領有英國皇家牌照。狗爲無產階級，鄙人不在家中，卽由諸狗專政，忠心服務，互不鬭爭，好過大陸幹部。

賓客來到，署施眼色，卽知迴避，隱伏遠處，秘密監視，如果見有異狀，立卽撲前保駕，狗眼能以見鬼，一切邪神野鬼，不敢上門，室中陽氣極盛，夜間燈火齊明，七彩續紛，狗圍猴繞，熱鬧非常。茶點之時，每犬分配小量，一同進食，眾生平等，人畜無分。猴則自取，雙手齊來，必攜雙份，習慣如此也。猴狗對余，視爲偉大領袖，奉若神明，甘心接受奴役，前日老萬駕臨，犬以鼻嗅，知爲嘉賓，犬有觀察分別之本能。對文人詩家特別恭敬，戎馬書生，王世昭，焦毅夫，胡養之，各位學者前來，極有禮貌，由衣冠而知人物。不必囑咐，自知好人壞人，動物靈性，人有不可及也。

用畜而不用人，統治方法，更進一步，毛兄之愚民政策，雖然高明。然與壇主鄙人比較，是小巫見大巫，毛君辦法，早經落伍矣。

清明節感賦

陳楚鴻

其一　哭先君

海島棲遲痛棄家，星霜暗換綺年華，
遙憐寒食清明節，未獻先君塚上花，
顧我流離長作客，傷心揮涕哭天涯，
生違色笑亡違祭，羞對林中反哺鴉。

其二　悲羇旅

清明時節亂飛花，野色蒼茫咽暮笳，
孤苦孤魂悲羇旅，新喪新鬼哭荒涯，
紙錢飄舞風雲外，香燭燒殘日影斜，
大息大千立色相，賢愚修短不須嗟。

萬人雜誌

（第二九二期）



……第二隻當然也鬥！

本期要目

令人不能容忍的毛美勾結 —— 由毛澤東「五・二〇聲明」談起……每週評論
社會觀錯誤領導，救死囚好做唔做 徐誠斌主教是「精神領袖」嗎？……萬人傑
用思親之情所發動的統戰……柳以青
談章士釗（上）……岳騫
蘇聯的新外交路線……黃秋
紅四方面軍系統的成長及其現況……呂恩
兒童中心與康樂輔導的發展……王屯
莎莉麥蓮對大陸批評的解釋……繆山
法律・恩典・宗教……克毛
人海百態：設計專家……萬人傑
導演質素……林巽
「新聞」與我……藍海文
侵犯與暴力的原因……霍大川
最近大陸流傳的反共歌謠諺語……朱明
施漢諾的北平生活……喬昌
水門醜聞案的經緯……胡養之

・萬人雜誌第二九二期目錄・

令人不能容忍的美毛勾結——由毛澤東「五・二〇聲明」談起……每週評論 一
社會觀錯誤領導，赦死囚好做唔做 徐誠斌主教是「精神領袖」嗎？ 萬人傑 二
用思親之情所發動的統戰……柳以青 四
談章士釗（上）……岳騫 六
蘇聯的新外交路線……黃秋 八
紅四方面軍系統的成長及其現況……呂恩 一〇
兒童中心與康樂輔導的發展……王屯 一二
莎莉麥蓮對大陸批評的解釋……縉山 一三
法律・恩典・宗教……克毛 一四
人海百態：設計專家……萬人傑 一五
導演質素……林巽 一六
「新聞」與我……藍海文 一六
侵犯與暴力的原因……霍大川 一七
最近大陸流傳的反共歌謠諺語……朱明 一八
施漢諾的北平生活……喬昌 一九
水門醜聞案的經緯……胡養之 二〇
瘟君夢……岳騫 二二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二四
江南啼痕錄……宓琴 二六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七
萬人詩壇……董力行（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九二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五月卅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七六三九四八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三—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五—二二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令人不能容忍的美毛勾結

——由毛澤東「五·二〇聲明」談起

由毛澤東親自署名於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發表的反美的所謂「五·二〇聲明」，在當時不僅北平舉行盛大集會，老毛親自登上天安門，由他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林彪宣讀，接着在大陸各大中城市也無不舉行大規模集會，傳達，宣讀那份所謂「莊嚴聲明」。當時，中共眞像看穿了「美帝」這個「紙老虎」的「虛弱本質」，擺出一副反對「美帝」反到底，甚至不惜一戰的姿態。可是到去年這一天，所謂「五·二〇莊嚴聲明」，已和兩年前在北平宣讀這份「聲明」的林彪同樣「落得個粉身碎骨的下場」，在大陸由北平到地方已經沒有人再提起它。中共與蘇聯鬧翻後，一直以「正牌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強調什麼「主義」、「路線」和「原則」，可是，今日中共不僅不再提「五·二〇聲明」，且進一步通過邀請尼克遜訪問北平，雙方互相設立「聯絡辦事處」，卿卿我我打得火熱，人世間無耻的事何過於此？在美國來說，因爲白宮主人只講現實，從來就沒有什麼原則，除了有損一等強國的面子和遭到舉世有識之士對其背信棄義有所不滿外，好像是在什麼「和平」的幌子下，還說得過去。然在中共來說，眞不知道老毛他們那一伙對這些問題作何解釋？

俗語說：「三十年風水輪流轉」，然在中國大陸上，卻是時時刻刻，都在變。昨天的「爺爺」今天就成了「叛徒集團」，昨天的「最兇惡的敵人」，今天又成了投靠的對象。這眞是無耻之尤！所謂「英明」、「偉大」、「正確」的老毛，眞虧他臉皮八尺厚，知有今日，何必當初？

在今年五月二十日老毛那份「聲明」發表三週年的前夕，美國駐北平「聯絡辦事處」主任布魯斯一行已取道廣州前往北平就職。中共駐美「聯絡處」主任」黃鎮，亦將日內前往華盛頓。美國與中共「聯絡處」正式成立後，雙方的勾結必有進一步的發展，其結果可以預見得到，那必將是美國給中共撐腰，加強其對蘇的實力，另一方面，也是吾人不能容忍的一個重要方面，那就是美國幫助中共血腥政權加強極權統治，使我大陸七億餘同胞陷入更大的苦難深淵。我們對此項發展必須密切注意，更表示強烈的反對。

無可否認，蘇聯對中共的嚴重威脅，是造成美毛勾結的主要因素，所以，中共不惜放棄「原則」，一頭投入「美帝」的懷抱。而美國當局既無遠大眼光，又是極端現實主義者，基於本身當前的利益，所以，一拍即合，實行與中共合作。設「聯絡處」只是開始，未來美國必在與軍事有關的科學技術方面對中共進行多方面的援助。美國的如意算盤，是幫助中共對抗蘇聯，以減輕其本身的威脅，然毛周等一小撮統治者均已來日無多，迨老毛死後，誰能保證蘇毛不再「合二而一」，到那時候對美國的壓力，自然不是減少而是加倍。而大陸同胞，勢必隨着美國這一舉措而無限期地延長他們的痛苦，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

美毛勾結步步加緊，而我們中華民國當局自被美國出賣退出聯合國後，外交重點似乎完全放在美國方面。凡是美國官方那管是芝蔴綠豆大個官兒說句「尊重對中華民國的承諾」一類的屁話，也必由中央社發出消息，作爲欺欺人的「定心丸」。這豈不是等於自己兢兢業業建立起來的家業，儍等美國有一天賤價而出售？爲了國家，爲了民族，爲了拯救大陸數億苦難同胞，中華民國當局實應改變政策，目前的問題，不是美國要不要我們，而是應該以破釜沉舟的精神，痛下決心拋開美國這個軟刀子殺人的損友、壞蛋！

伍子胥曾說：「吾已日暮途窮故倒行而逆施」。我中華民國不僅沒有日暮途窮，在經濟、政治和軍事等方面正蒸蒸日上，自然不必倒行逆施，但有些事是要有些魄力的。不少事明知不可爲而爲之，最後獲得了勝利；其實，即或失敗也失敗得光榮。

新聞以外

社會觀錯誤領導・赦死因好做唔做

徐誠斌主教是「精神領袖」嗎？

萬人傑

「教會社會觀」草案要教徒們適應無神論者的共產黨統治，等如叫人背棄上帝；爲殺人犯奔走駭汗，要求赦免，無異給「反罪惡運動」搗蛋。蔡國昌免死的影響，今後香港治安更壞，可爲預卜。把徐誠斌主教許爲「二十五萬信眾的精神領袖」實在危險萬分，他可能把信眾領進死胡同裏！

主教死因

和幾位朋友閒談徐誠斌主教之死，有位教歷史的文憑教師說了兩個故事，使在座十多位朋友爲之軒渠。

一位主教死了，有人說故事，引起舉座大笑，這是什麼回事？

原來他們在研究主教死因。這位歷史文憑教師舉出兩個原因，他研究結果，認爲有兩個原告在地府告狀，使主教無法不去和他們對質，因此只好離開人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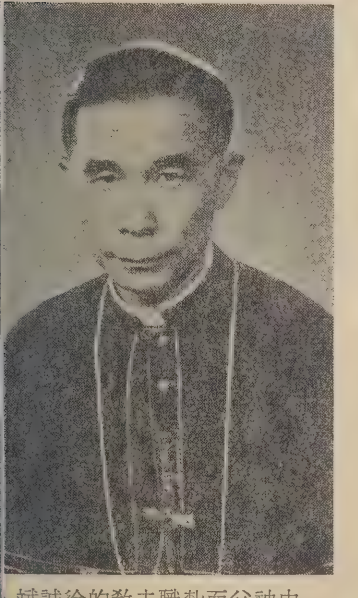
其一是北帝古廟的北帝，因爲蔡國昌曾偷去長洲北帝廟的寶劍，北帝廟早有廟規，凡盜竊寶劍者，必予處死。可是蔡國昌偷了寶劍，卻無法把他處死，北帝便只好把這事上奏玉皇大帝，請他作主。玉皇大帝看罷呈文，知道蔡國昌所以不死，是因爲有位天主教的主教替他上呈請求赦免，以致北帝廟的規條無法執行，大失威信。於是吩咐天府外交部，行文與上帝交涉，上帝一查檔案紀錄，發覺確有其事，使蔡國昌得免一死的是香港主教徐誠斌，這事影響「邦交」，必須慎重處理，因此立即將徐主教「寵召」，向他詳爲查詢。

可惜的是，一經「寵召」就沒再回到這世界的可能，因此徐主教今後的辦公地點，只好移到天國，他要再爲其他死因求赦，恐怕已再沒機會了。

好人早死

歷史文憑教師說第二個故事：蔡國昌殺死一名輔警。這名輔警死得冤枉，因此死後一直獃在枉死城中，等候蔡國昌。蔡既判了死刑，遲早必然要來，可以把枉死之事，弄個明白。怎知徐誠斌向英女王遞了呈文，居然把蔡國昌的死刑打甩；這一來，輔警在枉死城中，就再難有機會和蔡國昌對質，悲憤之餘，將下情上達玉皇大帝；玉皇大帝聆悉其情，據理和上帝交涉，上帝找不到蔡國昌和輔警對質，只好把徐誠斌主教召來。

徐主教在蔡國昌甫宣佈赦免，在宴會中飽食之餘，竟然魂歸天國，其道理正是在此。



由神父而榮職主教的徐誠斌，這套威風十足的道袍，倒也像模像樣

當然，這位文憑教師說的只是笑話，但反映了此間一般民意。外國有「好人早死」的話，即是說，一個好人往往很短命；爲非作歹的卻很難死去。如果以蔡國昌和徐誠斌主教來說，這話更可證明無訛。

蔡國昌是殺人犯，他行兇殺人的時候，並沒考慮到被殺者遺下孤兒寡婦，過的是多麼悲慘的生活；但他因殺人而償命的時候，卻有許多「善心人」爲他說項，考慮到他死後的一切問題，因此，蔡國昌雖是惡人，卻得以不死。

而，徐誠斌主教一副慈悲心腸，蔡國昌和他痛痒無關，正當五十三歲盛年，竟難逃一死，這正應了外國人的那一句「名言」。

天佑惡人

不過，公教中人是「視死如歸」的，不把死當做悲哀的事。如果上帝不愛你，不賞識你，不會叫你死。因此公教中人把「死」說爲「蒙主寵召」，或「息勞歸主」。上帝把他召回天國，當然因爲他是上帝的好幹部，否則就不會使其「息勞」，繼續任其留在人間，執行勞改。

這一說，和好人早死的道理不謀而合。狂暴的惡人，到天國去是不受歡迎的，蒙主寵召的多是好人，因此，像蔡國昌那樣的兇暴罪行，如果讓他闖進天國，極可能把天國搞到立立亂，罪案猖獗。因此上帝寵召的，都要選好人，像

上帝召喚。

有時在「生活圈」看到相士一謂居士的看相文章，最喜歡用「欲要長壽，多為善事」這一句話。但，如果上面的理由成立，一謂居士的話就是騙人，應改為「欲要長壽，多為惡事」才對。廣東有句俗語說：「殺人放火金腰帶，敲經唸佛多蝨癲。」可見這個世界都是「天佑惡人」的！

隱惡揚善

人們都有一個好習慣，人死了，只要他有一點社會地位，一定受到表揚。這種隱惡揚善的風度，確值得稱許。

徐誠斌主教突然息勞歸主，香港不少報紙對他生前所作所為加以表揚。和七十一位法律界及其他人士上書英廷，要求赦免殺人犯蔡國昌的一樁事情，當然也在表揚之列，說他此舉雖然受到「批評」，卻是「見仁見智」而已；他們還把徐誠斌主教視為「二十五萬信眾的精神領袖」，不過，作為教外人士的老萬，對一九六九年擔任香港教區主教的徐誠斌在任內的種種措施，卻未敢苟同，而且覺得他做的事情，許多已超越「宗教領袖」的範圍。

徐誠斌主教雖是「我的朋友」，但從「教會社會觀」事件發生後，老萬對他尊敬之心已一落千丈。作為主教，與香港教區今後工作政策有直接關係的社會觀草案，不可能「絕不知情」；而這「草案」是百分之百的「媚共」產品。在天主教立場，媚共是出賣宗教，因為共產黨是無神論者，根本否定上帝的存在，要「適應」共產黨的統治，只有放棄上帝。

老萬不知道「草案」的執筆人是否有放棄上帝而適應毛澤東的打算，但徐誠斌主教卻決不能這樣做，在毛澤東統治下當「天主教」，使不會再擁有二十五萬「信眾」。

精神領袖

「社會觀」事件如不是老萬「多事」，予以揭發，二十五萬天主教徒至今仍會蒙在鼓裏，不知道「教會」會為他們作出這樣的安排。因此「社會觀……，但社會人士嘩然，天主教內部反共人士也感覺得被出賣，這些起草「社會觀」的人，被視為今之猶大，不少天主教徒寫信及以紀念品寄贈老萬，感謝老萬這一揭發，認為老萬做了一件絕頂「好事」——但願不會因此「蒙主寵召」。

徐主教感於教內羣情洶湧，下令重寫「社會觀」，那已是前年的事。不過，時至今日，二十五萬天主教徒固還未需要適應共黨的統治；新的「社會觀草案」老萬也還沒看到，不知主教下令刪去的「政治部分」是否已如命刪去；抑或因這個問題使新的「草案」難產。

如果對社會觀事件，徐主教事前已知內容，那他是犯了一大錯着；如果他是「毫無所聞」，則他辦事太過草率了。雖然他事後「下令」重寫，究竟已留下一大污點。本「隱惡揚善」之旨，老萬本不應舊事重提。不過既然許徐誠斌主教為「二十五萬信眾的精神領袖」，如果他作了錯誤的領導，會引致二十五萬人走進違反上帝意旨的歧途，這樣的「精神領袖」實有危險性，「舵手」走錯方向，可能毀掉全船！

殺人如蔴

為殺人犯蔡國昌求赦的事，雖說是「見仁見智」，但教會以外一般社會人士的反應十分惡劣，尤其官民正大力展開「反罪惡運動」之際，這無異給四百萬市民澆了一盆冷水。蔡國昌獲赦，抵消了「反罪惡運動」的任何宣傳。殺死輔警可以不死，今後出來做世界的匪徒，在走投無路的時候，最好不過是和追捕的人博一博，把對方殺死了，有機會可以逃脫；即使不幸仍然被抓，也有法界及宗教領袖出面請求赦免，只消「行為良好」，很快又可出獄，恢復自由。匪徒殺人事件，必因此受到鼓勵，直線上升。今後警察執行任務時，危險性必大為增加；同時，為了避免被殺，必然「先下手為強」，勢色不對的話，便先行開槍。匪徒殺死警察可以不死，斷沒有警察因執行職務殺死匪徒而會「殺人償命」的。大家可想像得到，將來會變成一個怎麼樣的社會。必然的，殺人如蔴，治安更壞。

老萬不曉得徐主教上書時是否也想到這後果，如果做壞事的人要靠上帝執行他們應得的刑罰，將會造成十分可怕的結果。上帝不會把這些人一一「寵召」到天國，讓他們留在人間作惡，這社會有什麼辦法不變成萬惡社會呢？

「蒙主寵召」後的徐誠斌主教。他為死囚求赦，自己卻先一……，可以說得是「殉道者」罷？

用思親之情所發動的統戰

柳以青

中共向台灣和海外的中國人士們的統戰，顯然是分出了兩種不同的方式。對年長的一代是設法誘發他們那思鄉念舊的情懷；對年輕的一代則是誘發他們那民族國家意識，以「社會主義祖國」能屹立於國際中，而加以就地從事「愛國宣傳和工作」。

前者是掌握了固有文化的「孝心」、「思土重遷」和「落葉歸根」的思想；後者卻是借助百年來我國被帝國主義者所欺凌後的民族意識之潛發與高漲。

宋偉斌已經陷於困惑

就以目前中共所強調宣傳的兩個例子中的人物——宋偉斌和趙明哲來說吧，在所有的電訊和文章的報導中，都有意地表達了這一策略，只是表現得太過露骨和不自然而已。

五月十九日大公報的第一版，為了配合廖承志從日本回大陸，結束了一個月的「中日友好協會訪日代表團」訪問，刊出了有關宋偉斌和趙明哲消息和特稿。由於廖承志在日本的活動中，其一項主要的目的是「在同華僑會見，要求華僑為『解放台灣』加緊努力，因此，遂刊出「宋偉斌談起義動機」電訊和由「中國新聞社記者」所撰的「特稿」——「趙明哲與親人幸福團聚」。

宋偉斌說：「他起義的主要動機，是希望看到台灣再回到祖國懷抱。他一再提到由於北京——台北之間的不和，許多家庭分裂的事實。以他自己來說，他是三十年來第一次見到他的在河南省的姊姊。」

這段由接受外國記者的訪問，所談論的內容卻是用中國話的。電訊的前一段：「他（宋偉斌）對記者表示歡迎，並用流利的英語和他們誠懇地閒談了幾分鐘。後來他宣讀他的過去以及起義背景時，改用了中國話」。

多謝路透社的記者，把這一訪問的情形紀錄了下來。而大公報的翻譯也就照翻不誤。在沒有談宋偉斌的談話內容的主旨時，先得交代兩點。一、宋偉斌的談話是「宣讀」的。這必是預先準備好了的內容，該談什麼，不該談什麼，都是經過中共方面加以授意的。二、宋的英文流利，又不是對着有關中國人尊嚴問題，但是寒暄是用英文，談話卻是用中國語了。相信其作用有二：一是中共怕他用英文亂說，因此一定讓他用中國話，而通過中共的翻譯，這方面可以避免宋之失言；二是宋偉斌本人也是怕因說英語使中共人員產生懷疑，乾脆用大家都懂的中國語，免得見疑於中共的監視人員。這可見宋偉斌的言論自由的限度。

上面所引的談話內容，前一句是官腔——「希望看到台灣再回到祖國懷抱」——這不僅是官腔，同時也絕不是「起義」的「主要動機」。如果是真的話，宋偉斌不該回大陸，真該從澳洲回台灣，具體地在台灣從事「台灣回歸運動」才對，不是嗎？

談話的後一句才是真話——由於「家庭分裂」想回家團圓，可惜的是，他回來後只能見到闊別三十年在「河南省的姊姊」。我不相信宋偉斌之回大陸，只是為了「他的姊姊」。其間有關宋家家庭演變的內幕和向海外宋偉斌所報告的相信該是有很大差別的。這方面只有宋偉斌知道。

趙明哲不明不哲

對於趙明哲的特稿，表達的思親情懷就明顯多了。

「四月廿六日晚上，當趙先生聽到，人民政府已經幫助他找到了離別二十多年的母親，他們母子第二天就要會面時，心情非常激動，一夜沒有入睡。在台灣二十多年來，他日日夜夜盼見到親人，這個時刻終於到來了！」

「趙先生回到祖國大陸後，急切地盼望知道親人的消息，看到久別的母親。……趙先生說：「我受國民黨誘騙，在海外浪迹二十多年，這次回到祖國首都，有關方面到處奔訪，為我尋找親人。如今，我和我母親在一起了，這是我在台灣時日夜夢寐以求的，千言萬語，無法表達我對人民政府的感謝。」

「他的大姐趙淑慎和三姐趙士昆，從河北省保定地區來到北京，合家團圓，無比欣喜。當趙先生接到他的兩個姐姐帶去的禮物——核桃、大棗和長城牌香烟——保定家鄉特產時，感到特別親切。他拿起一個個大紅棗，看了又看，嘗了又嘗，興奮地說：二十多年沒有吃到家鄉的特產了，真香！」

「每逢過年過節思鄉心切之時，他就默默背誦古詩：『少年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以此來消磨思鄉之苦」。

從這幾段的文字，我們就知道，用鄉思、思親等做為向台灣和海外年長一輩的心情來統戰，可以說是一個策略。

然而，這方面是否就能因鄉思、思親而達到「回歸」大陸政權，達成台灣統一於「社會祖國」呢？恐怕是很難的。原因很簡單：中國人的孝思、鄉思，更含有事親、孝親和救鄉、建鄉的積極意義的。

假如不能事親、孝親，甚或使到他們的故鄉面目全非時，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更會產生反感的。

思親、思鄉是如此這般

留在美國的女作家侯榕生在北平土生土長的，去年由於思親想家之情，便回大陸探親和觀光了。回來後，她一連半年在明報月刊發表了她的「北京歸來與自我檢討」。每次，我都仔細的閱讀，同時，由於她那生花之筆，描寫細緻地絲絲入扣，卻賺了我不少的眼淚。我相信，她的那篇文字，該是任何一位海外的人士們（特別是年長一輩的），慢慢咀嚼和體味的。

這裏，我不妨抄下幾段來：

「我既是以探親爲名，抵京後，就把舅母的通縣地址，表姐與表姐夫，二舅父的北京地址交給了老范，幾天下來，沒消息，說是正在找。住在北京日久，越想快點找到他們，他們是我廿三年生活的一部份，北京既已面目全非，找到親人談舊事，也算返鄉一場的點綴。」（明報月刊第八十八期北京歸來與自我檢討㈤）

這是侯榕生的鄉愁與思親。

「我站在房門口，看到表姐由老錢陪同慢慢走過來，身穿藍色毛裝，塑膠涼鞋，短髮就是街上廣大羣眾的扮像。臉黃而浮腫。若非電話裏報過名來，我絕認不出這就是我幼年一塊長大的表姐，大眼睛、圓臉有爽朗笑聲的表姐……。把表姐讓進房間，坐下，表姐有點喘，雙眼皮大眼睛變成單眼皮小眼睛，眼皮下垂，光彩盡失，是個病老太太。……下面，就是表姐斷斷續續的說表姐夫的病，她自己的病。……整個敍述過程，因氣喘而語氣斷續，但是情緒是平靜的，好像是說東隣西舍的故事，而非與自身有關，雖然我這聽眾又在花花流眼淚。『沒想到你還是這麼富有情感。』表姐很平靜地說。『是人麼，總得有感情。』表姐沒說什麼。」（同上）

這是侯榕生見到親人——表姐的刹那。

「前面我已提過，『不求甚解』是在國內的旅行哲學，我們參觀人民公社也好，手工藝場也好，都是經過而觀之，不必深究深問，問多了會賓主尷尬。我在這裏會親，也是採用不求甚解的哲學，……對年事已高的舅媽，病體在身的表姐都沒好處，誰知她們這廿幾年來經過多少滄桑變化，看到的是表面的，對我來說，已經是情何以堪。再發掘出她們內心深處的苦樂變化，精神崩潰的恐怕是我，不是她們。所以，我集中全力在談吃。」（見明報月刊八十九期北京歸來與自我檢討㈥）

這是侯榕生回到她舅媽家中的描述。也是告別的一天。接着她說到告別：

「我對舅媽與表姐說：『我是不一定要今天走的，還可再住幾天。』我今天要辦的事，進門時就對她們說了，只要他們畧有表示，我立可改變行期，再在北京多住幾日，把他們接到前門飯店去。可是，舅媽與表姐互看一眼，並無任何表示，這一『並無表示』，意義重大焉；可能懷疑我此來的身份，性質目的，可能因爲她們本身的身份、處境，不敢說留，不能說留，連個意見都不表示。比如說：『你走了廿幾年了，難得回來，多住幾天吧。』表姐夫生前並未入黨，表姐疾病纏綿，黨不會要她，舅媽與劉大媽二老寡婦，更摸不上黨的邊。這所四合院的北、東、西三房住的是非軍眷即委員，都是與黨有關者，是否因北京房缺的巧合而黨民同住，還是有意安排？我弄不清楚。……

「舅媽千囑百囑，不要寄錢或是東西來，她們不缺什麼，我這次回來，大家能見着面，已經是意外之事了，我能惦記着她們，一回來就找她們，有這番意思就夠了，日子總會慢慢好起來……。如果用小說家的筆法，大可渲染一番加上悲傷氣氛，事實上，也應當悲傷；此次一別，重返無日，可能就此別過，不會再見。可是，當時卻無絲毫難過的意思。我只覺得無形的壓力由四面八方壓來，只想早一點離開，表姐與劉大媽沉默不語，可能她們也有同感。」

可以出來做結語的幸運

侯榕生在沒有見到她的親人前，還很有興緻地前去不少的地方參觀和遊覽。可是，自從她見到了她的表姐和舅媽，以及她們所居住的「家」後，她便興緻全無的打道回美了。她在回到廣州時，「跟香港朋友通了電話，言，明日返港，朋友語調很驚訝，問我去過上海、南京、無錫、蘇州沒有？我說沒有，見面再談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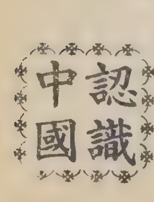
最後，在她的大作中，也給了一個「總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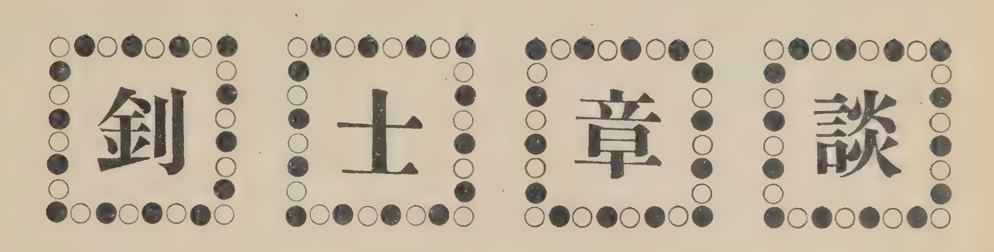
「我在香港，碰見位甫自祖國回來的朋友，問他觀感如何？『啊，祖國太偉大了，你瞧那萬里長城，全世界獨一份。』長城始建於戰國，秦皇始統一六國，聯其首尾，北魏北齊以及唐代，屢有修建，現在長城的位置，可以說是始自唐代。到了明朝，更修建以防北方韃靼的入侵。換言之，不論張三李四統制大陸河山，長城自古以來就站在那兒，除非再來一次文革，把它整個拆掉，祖國河山壯麗，可留戀讚嘆之處，何止長城？爲長城而讚祖國偉大，與現當政者，又有什麼關聯？

「我們占老殘破的中國，百年受辱於世界列強，四十年軍閥割據，抗日、內戰，以廿三年時間如奇蹟似的矗立於強國之林，我深爲之驕傲。我爲祖國國勢強盛而流淚，沒爲祖國建設出過半分力氣而自悔，我更無半分資格來批評祖國內政的得失。只是，半月小留，浮光掠影，以爲：國內同胞爲強國所付的代價是相當大的。」（同上）

侯榕生總結的最後一段，顯得很矛盾，同時，陷入灰黯的顏色中。這也難怪，因爲她是「留美多年的美國公民，又卻以身爲炎黃子孫而自傲」的。然而，在最近一期的「南北極」上她以「諸純秀」筆名所寫的「友誼之花」，一開頭的零零數語，卻能更見眞情呢！她寫道：「去夏，我曾回到夢寐思之廿三年的家鄉北京。北京變得太多，我愛的，我要的，都不見了，我的心片片碎在那裏。」

年長一輩的人士們，思親想家嗎？請讀讀侯榕生的心聲！中共所用的思親、思鄉的統戰策略，可以休矣。





談章士釗（上）

岳騫

章行嚴（士釗）先生以九二高齡又來香港探親，由於動身時中共許多高級頭目去送行，到香港又有許多左派人物前往歡迎，因此，又引起了和談的謠言，這件事幾乎可說是例行公式，每次章氏來港，必有和謠發生，就以此次來說，也熱鬧了一天，到了第二日報紙就不再提了，實際謠言止於智者，中國政府眞要與毛幫談和，無論如何也不必借重行年九十二歲，要坐輪椅下飛機的章氏。

對於章氏，余生也晚，沒有機會見到面，但對章氏生平，頗知一二，玆寫出以告萬人讀者，也算是應時文字了。

一個人活到九十多歲，幾達一個世紀，隨着歲月的轉移，不能不受外界的影響。從頭到尾，一成不變，古今沒有幾人。就章氏而言，其一生應分爲兩個階段，以民國十四年參加段祺瑞的執政政府爲分水嶺。

前一階段的章氏，不但是一個博覽羣書的學者，也是一個肝膽血性的男兒。其重要事蹟可述者甚多。

章氏於淸光緒季年曾以日人宮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夢爲底本，撰「孫逸仙」一書，序曰：孫逸仙，近今談革命者之初祖，實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之所同認，吾今著錄此書，標之曰孫逸仙，豈不尙哉，而不然，孫逸仙者，非一氏之新私號，乃新中國新發露之名詞也，有孫逸仙而中國始可爲，則孫逸仙者，實中國過渡虛懸無薄之隱針，天相中國，則孫逸仙之一怪物，不可以不出世。……」所以對中山先生推崇備至，在當時來說，起了很大作用。

另一件重要的事，中山先生在日本與黃克強會晤，將興中會與華興會加上光復會合組爲同盟會，爲革命史上一件大事。而最初介紹孫、黃二公會晤的就是章氏，第一次孫黃會談，只有他在場，數十年後，章氏撰文提及當時情景稱：「太原眞氣，戶牖迷濛。」形容中山先生的領袖氣度，宛如虬髯傳中之唐太宗，黃克強見面後，心悅誠服，拱手聽命。

另一件事，中山先生號逸仙，當時大家只知道孫文，孫逸仙。到日本時曾僞充日人改名中山樵，某次塡寫姓名，章氏靈感一動，提筆代寫爲孫中山，當時許多同志認爲不當，孫與中山皆是姓，安可兩姓字併在一起用，誰知此後孫中山竟名滿天下，孫逸仙之名，知道的人雖多，用的則絕少。

章氏本是華興會員，又介紹華興會與興中會合併，以其人的身份、才華，若加入同盟會必屬領導人物，但章氏此時對政治已厭倦，決計讀書求知，未入同盟會。不久，章太炎在上海出獄，趕去東京也加入同盟會，二章雖同姓不宗，但在上海時曾與張繼、鄒容結拜爲兄弟，太炎居長，士釗居次，太炎到東京聞知士釗尙未加入同盟會，乃與同盟會另一中堅分子安徽壽州人孫毓筠迫士釗入同盟會，關在房內兩晝夜，士釗終不肯加入，只得作罷。民國成立後，臨時政府設在南京，當政者都是同盟會員，吳敬恒、張繼、于右任又以老友資格勸其加入同盟會再遭拒絕。但于右任主辦之民立報仍請士釗負責筆政。當時革命初成功，同盟會人氣焰熏天，不能容納異己意見，士釗在英國久，習於民主政治，民立報上言論，自不能完全與同盟會人意旨相合，因被指爲立憲黨，終不安於位而去。

章氏當時對同盟會諸人此種行動自然不滿，會

撰文稱：「政黨政治成功之第一要素，在於黨德，黨德云者，即認明他黨爲合法團體而聽其併力經營於政治範圍以內，以期相與確守政爭之公平律也。」此語至今仍爲民主政治顚撲不破之眞理，惜乎章氏已不敢再說與毛澤東聽，即使說也是對狗熊彈琴，冷不防會被牠一爪抓死。

章氏既不得志與同盟會，不久南京臨時政府撤銷，政府遷去北京，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雖未見過章士釗卻久聞其名，爲國內少數之憲法學專家，兼之又有世誼，因爲士釗原配夫人吳弱男女士是清朝淮軍名將吳武壯公長慶孫女，吳保初之女。袁世凱嗣父袁保慶與吳長慶是結拜兄弟，交情甚深，袁世凱在袁保慶死後，在家鄉淮陽變成一個阿飛，自己也覺得不是了局，想起了當時駐防山東登州的世伯吳長慶將軍，就帶了十幾名阿飛夥伴一道去登州投奔吳長慶，這年袁世凱二十三歲。吳長慶把他的夥伴遣散回河南，把袁世凱留在登州隨營讀書，預備讓他到京中會試，圖個正途出身，以報故人。但袁世凱實在不是讀書材料，吳長慶就派他在營中作些小事，不久部隊開去朝鮮，袁世凱也就跟着去了朝鮮，經過吳長慶屢次保舉，官職逐漸上升，到了吳長慶奉調回國，朝鮮事就由袁世凱負責，是爲袁世凱一生功名發軔之始，若不是走上這條路，袁世凱最多也只能在鄉下以紳士終老。

雖然袁世凱以後走了李鴻章的門路，與吳長慶疏遠，但對這一段情誼卻也永不能忘，清末吳保初因爲涉嫌參與唐才常反清之事，幾乎被捕，也就是袁世凱庇護過去。現在聽到章士釗是憲法學專家，又與同盟會不協，復有數代交誼，當召至北京，準備予以重用。當時袁世凱對士釗期許甚重，內而總長，外而公使，由其自選，但不久發生了宋教仁被刺事件，章氏發現袁世凱集權野心，與民主政治不符，不願參政，以後帝制運動逐漸明朗，其夫人吳弱男又勸其離開北京，不要捲入帝制漩渦，士釗隻身逃走，到上海見到黃興，以後又去武昌見黎元洪，策動討袁，二次革命失敗，士釗也被通緝，逃去日本。

到了袁世凱稱帝，蔡鍔舉兵雲南，岑春煊入肇慶組織兩廣都司令部，士釗也趕去參加，與梁啓超相會，當時士釗任秘書長，梁啓超任都參謀，當時兩人會談到國家前途，士釗認爲推翻帝制之後，應另建新統，最低限度國會不可再恢復，啓超也表贊成，但兩廣都司令部成立之初，已通電聲明推戴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另立新統之說自然行不通。至於不恢復已被袁世凱解散之國會，也與法統有關，勢雖辦到，結果政府，國會一仍舊貫，不過，總統由袁世凱換上黎元洪。

但是章士釗不要舊國會的主張，卻打動了梁啓超，到了張勛復辟，段祺瑞馬廠誓師，再建共和政體時，梁啓超就建議段祺瑞不再召集舊國會，另選新國會。終於逼使舊國會議員南走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使國家分裂達十年，世人皆罪梁啓超，不知始提此議者則是章士釗。

憑情而論，民國六十二年來的國會，不論在北京、在南京、在台北，均屬毀多譽少，尤其是民國初年在北京的八百羅漢（國會議員代名詞），給國民印象惡劣到無以復加，章士釗、梁啓超不願恢復舊國會，自有見地，但國家基本大法，實在動不得，利不百不變法，古人是見道之言，國會議員成事雖然不足，敗事確實有餘，最近也有人主張停止立監兩院及國大代表職權，當局不敢採納，也就是顧及到憲法的職權，更怕引起內亂。

南方組織護法軍政府，岑春煊代中山先生爲主席總裁，召士釗前往廣州輔佐，又因爲不容於議員而去，乃去歐洲遊歷，回國後正遇上曹錕進行賄選總統，也想召士釗爲佐，士釗當年不肯保袁世凱，此日那肯佐曹錕，就留在上海，恢復民國成立前所辦甲寅雜誌，易爲周刊，鼓吹聯邦制。

到了民國十三年冬，曹錕已當上總統，二次直奉戰爭又起，吳佩孚督師出山海關討伐張作霖，雙方正鏖戰於山海關，九門口，馮玉祥突自古北口回師進入北京，囚曹錕，吳佩孚全面失敗，浮海南下，直系在北京勢力瓦解。馮玉祥與張作霖合作，共推段祺瑞出來主政。當時段祺瑞尙在天津，對於張、馮的推戴，一時不能取決，段派人物有識之士皆不主張段祺瑞此時出山，但一部份急於爲官者，又以爲良機難得，一力慫恿，段祺瑞就去電上海，請章士釗到天津商量大計。

士釗到天津後卻力贊段祺瑞出山。就士釗爲人而論，決非熱中之徒，當時所以勸段祺瑞出山，可能由於兩點，一是見到北京政局糜爛不堪，段祺瑞如果不出，北京長期陷於無政府狀態，可能會招到外國覬覦，引致瓜分之禍。一是由於士釗閒散太久，也希望有機會一試。

段祺瑞在士釗贊助下，答應出山，但用何種名義，當時頗費躊躇，本來在此之前，民國元首皆是用總統名義，曹錕總統雖是賄選，也畢竟是議員投票選出，段祺瑞此時出山，自不能召集議員投票，則應用何種名義，不能不請教憲法學家章氏了。

士釗認爲總統名義不能用，南方軍政府時代所用的撫軍長、總裁，都限於一隅之地，不足號令全國，固想起羅馬帝國之前，會實行民主，處理國政之人，稱爲執政。中國不如也用執政名義，段祺瑞採納了士釗建議，稱中華民國臨時執政，集元首與總理爲一，不設內閣，不設國會，合立法與行政爲一，民國史上權柄如此巨大的元首，要以段祺瑞爲第一人，士釗一生討厭國會，此次總算達到了廢除國會的目的。

段祺瑞執政內閣，不設總理，外交總長唐紹儀，內務總長龔心湛，財政總長李思浩，陸軍總長吳光新，海軍總長林建章，司法總長章士釗，教育總長王九齡，農商總長楊庶堪，交通總長葉恭綽。

這次是章士釗第一次作官，也是最後一次作官。段祺瑞出任臨時執政，就其表面看，集立法，行政大權爲一，身兼總統與總理，但實際情況則權力毫無，號令不出九門，即在九門之內，亦受到馮玉祥挾制，如此政府，安能有所作爲，士釗第一次爲官，投身於民國史上最弱一次政府，自不能有成。



蘇聯的新外交路線

黃秋



布列茲涅夫權力增高與蘇共新人事

自一九六四年赫魯曉夫倒台以來，蘇共中央一直維持着三頭馬車式的集體領導，因此作爲黨中央最高決策機關的政治局人事很少變動，但這次蘇共中全會將兩名政治局委員以退休爲由加以排除，同時提升國防部長格里契科、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安德羅波夫三人爲新的政治局委員，其中前二人原來只是中委，這次是破格超級提升，而後一人原是政治局候補委員。被踢除的二人是謝列斯特和伏羅諾夫。謝列斯特和布列茲涅夫的矛盾由來已久。他早於一九六四年出任烏克蘭共黨第一書記，躋身於政治局。一九六六年蘇共廿三屆大會時，布列茲涅夫爲爭奪權力，把第一書記改稱爲總書記，曾遭謝列斯特反對。近年來，他在對外政策上極力反對加強對美國關係，因此不時被批評爲「同情烏克蘭民族主義」，終於去年被革除烏克蘭黨委第一書記職位，這次自無法保持中央政治局委員職位了。伏羅諾夫自一九七一年被解除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主席職位，貶調爲人民監察委員會主席以來，即已失勢。六十五歲的謝列斯特和六十二歲的伏羅諾夫「退休」，而新進的則是六十九歲的格里契科、六十三歲的葛羅米柯和五十九歲的安德羅波夫，可見退休是假，排斥是眞。

蘇共這次人事變動，使布列茲涅夫在黨內掌握了絕對優勢。莫斯科五一勞動節所懸掛的新政治委員的照片中，布列茲涅夫的照片排列在首位，如果依姓名字母排列，則安德羅波夫應列第一，從此一排列不難察覺蘇聯的集體領導已發生了變化。經此次人事變動後，蘇共政治局原有委員十五人，現增爲十六人，候補委員仍爲七人。其名單如下：

布列茲涅夫（蘇共中央總書記） 包戈尼（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
柯錫金（蘇聯部長會議主席） 蘇斯洛夫（蘇共中央書記）
基里林科（蘇共中央書記） 謝佩爾（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
馬祖洛夫（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 波良斯基（蘇聯農業部長）
謝列平（總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 格里辛（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
庫納耶夫（哈薩克黨中央第一書記） 謝爾比茨基（烏克蘭部長會議主席）
庫拉科夫（蘇共中央書記）安德羅波夫（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
格里契柯（蘇聯國防部長） 葛羅米柯（蘇聯外交部長）

政治局候補委員七人：

季米契夫（蘇共中央書記） 馬謝羅夫（白俄羅斯黨中央第一書記）
姆日阿瓦納澤（喬治亞黨中央第一書記）記拉希多夫（烏茲貝克黨中央第一書記）
烏斯季諾夫（蘇共中央書記） 索洛門采夫（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主席）
羅曼諾夫（列寧格勒省委第一書記）

布列茲涅夫的新外交路線

這次蘇共全會的主要議題是討論蘇聯對外政策，而安德羅波夫和葛羅米柯的越級提升，也在於加強黨中央最高決策機構的外交陣容。葛羅米柯任外長已逾十六年固不待論，安德羅波夫雖主持國家安全，但他具有豐富外交經驗，曾多次出國，一九六五年隨柯錫金赴北平談判，他是蘇共最高領導層中少數能操英語領袖之一，在最高蘇維埃也有長久外交實務經驗。

根據莫斯科廣播，四月廿七日蘇共中央全會就布列茲涅夫所作的「關於蘇共中央在實現第廿四次代表大會決議方面進行的國際活動」的報告，作成決議，其要點如下：

㈠對國際局勢的分析：「蘇聯共產黨依靠蘇維埃國家的雄厚力量和威望，以及全體人民支持的積極主動的國際政策，促進着世界局勢決定性的進展，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地位，以及它們的意志都加強了，它們協同一致的政策，對國際事件進程的影響增加了，作爲社會制度不同國家的關係準則的和平共處原則，得到了廣泛的承認，目前正在發生從冷戰向緊張局勢的緩和的轉變。」

㈡對各共黨國家：「蘇聯共產黨將盡一切必要的努力，來進一步團結社會主義國家，來加強並擴大同這些國家全面的兄弟般的連繫，改進同經互會成員國的經濟合作，正日益具有特殊的意義……要求最大限度的利用社會主義經濟一體化的可能性。這將促使社會主義友好大家庭的經濟實力與防衛實力進一步加強。」

㈢對中南半島：「蘇聯共產黨重申了蘇聯人民對越南人民的聲援，並將竭力促成印度支那的和平。」

㈣對西方國家：「這次全會認爲順利的舉行全歐會議具有原則性意義，這次全會贊同在基於和平共處原則發展蘇聯具有別種社會制度國家的關係。」

㈤對中東國家：「確認蘇聯共產黨支持阿拉伯各國人民，在反對以色列侵略的鬭爭中合法權力，並主張依據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來解決中東衝突。」

(六)對共產主義運動：「蘇聯共產黨一如既往，在反對帝國主義鬬爭中，在自己的國際政策中，將堅決實行社會主義的列寧主義方針，支持捍衞自己獨立與社會的各國人民。蘇共中央始終如一的主張共產主義運動，基於馬列主義原則的政治思想上的團結。」

(七)對中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集團頑固的反對社會主義各國，以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頑固的反對愛好和平的國民與民主，謀求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努力，這一切以及北京當局反蘇方針，都在危害和平與國際社會主義的事業。這次全會重申了我黨繼續執行蘇共廿四大的對華路線的決心。」

四月廿九日蘇共中央機關報「眞理報」，就此次會議結果，發表題爲「沿着列寧的和平與社會主義方針前進」的社論「提出更爲具體的對外方針」，其要點如下：

(一)對共黨國家：「蘇共政策對外活動的方面，是爭取加強世界社會主義的陣地，發展同社會主義國家的全面合作。在蘇共和社會主義大家庭兄弟黨的共同努力上，兄弟國家的威力和團結，他們政策的協調不斷加強，他們的政策在國際舞台上的積極變化，起越來越大的作用。」

(二)對西德政策：「建立在蘇、德兩國人民悠久的友誼傳統之上的蘇、德關係的穩固發展，對歐洲局勢的健康化，起着積極的影響。布列茲涅夫同志訪問德國，和不久以前他與法國總統龐比度在扎茲拉夫爾會議上重申雙方希望進一步發展兩國之間的關係……」

(三)對全歐會議：「目前舉行全歐會議的任務，被提到歐洲正確的地位。蘇聯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道爭取使全歐會議保障歐洲所有國家的可靠安全與和平合作。蘇聯也十分重視關於在中歐縮減武裝力量與軍備的問題。」

(四)對美政策：「一九七二年蘇聯領導人與美國總統的莫斯科會晤，成了蘇、美關係發展中的轉捩階段。蘇聯與美國之間相互關係的著名文件奠定了新的條件發展蘇、美關係的原則性的出發點……蘇共蘇維埃國家的出發點是在和平共處的原則上，保障蘇聯與美國牢固的和平關係，是適宜的。」

(五)對日關係：「近來蘇、日關係也得到了改善，展開蘇聯與日本長期大規模的互相合作，在政治方面，通過簽訂相應條約的途徑，使關係安全正常化，對兩國都是有利的。」

(六)對中共政策：「北京的反蘇方針，給和平與國際社會主義事業帶來危害。全會重申，我黨決繼續對中國奉行蘇共廿四次大會的路線。」

在和解外交下的蘇聯陰謀

儘管蘇聯口口聲聲要求與西方「和解」，但是蘇聯在西方國家的間諜活動卻有增無減。事實上所謂「和平共處」，所謂「和解」，在共產黨人看來，不過是戰爭的另一方面，當客觀環境不容許蘇聯進行武裝和軍事進攻的時候，他們就使用顚覆和破壞的手段來奪取政權。這是他們一貫所使用的手法。

英國研究機構報告指出，蘇聯在西歐各國的外交官中，有百分之七十二是間諜。研究報告調查了除英、比之外的北大西洋公約國家，因爲英國在一九七一年驅逐了一百零五個從事間諜的蘇聯外交人員，比利時在同年底也以同樣原因，趕走了三十二個蘇聯外交人員，所以這兩個國家目前情形比較良好。在西歐其他北大西洋公約國家中，蘇聯外交人員約有百分之四十五是間諜，他們名義上是外交官、貿易人員、記者、航空公司人員和國防組織工作職員，如果只統計外交人員，其百分比將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二。

過去十年來，蘇聯在西歐的官員從一、四八五人，增加到二、一四六人，約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其中半數以上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和軍事情報單位派的。茲將蘇聯間諜在西歐各國人數表列於後：

國名	（蘇聯駐外人數）	（可疑的情報人員人數）	（十年來蘇聯駐外人員增加百分率）
法國	三四八	一一八	七〇
丹麥	九一	四八	二五
意大利	一六八	七四	六〇
西德	一七七	八二	二〇
荷蘭	七四	三七	二五
挪威	九五	六一	六〇
土耳其	一〇〇	五三	二〇
塞浦路斯	六〇	一二	一七五
希臘	七九	四一	二〇
瑞典	一四七	四四	四五
瑞士	二九二	八七	一二〇

蘇聯在其他國家的間諜人數雖無統計數字可稽，但相信也極爲可觀，尤其自中蘇共交惡以後和最近極力增進對美、日關係，蘇聯在亞、美、非、澳的情報工作和間諜活動必亦有增強。

中、蘇雖然是一丘之貉，中共在世界各國的間諜活動也並不遜於蘇聯，但從「新華社」引用外國報刊資料攻擊蘇聯間諜活動來看，蘇聯在亞、非、拉的間諜活動非常劇烈。

據新華社五月六日電稱「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出自其對外擴張侵略的需要，正在越來越廣泛的採取卑鄙的間諜手段，對一個主權國家進行顚覆和破壞」，在提到蘇聯外交官在英、西德、丹麥、比利時、挪威、法國等歐洲國家，先後因間諜案被驅除後，接着指出「在拉丁美洲，最近兩年被波利維亞、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厄瓜多爾等國家揭露和驅逐的人員達一百多。先後驅逐過蘇聯間諜人員或揭露過蘇修間諜活動的還有非洲的迦納、埃及、薩伊、蘇丹以及亞洲的日本、泰國等國」。

最後抨擊「近幾年來，蘇聯還力圖利用香港作爲他們在亞洲的間諜基地……蘇修還不時趁着間諜船隻遊戈在主權國家近海的時機，搜集間諜情報」。足以說明蘇聯在亞、非、拉間諜活動情況之一斑。

紅四方面軍系統的

紅四方面軍的成長經過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在湖北發動「黃（安）麻（城）農民秋收暴動」，組織「農民自衛軍」，以後改編爲「工農革命軍鄂東軍」，由潘忠汝、吳光浩任正副總指揮，戴克敏爲黨代黨。十二月該部爲國軍所擊潰，殘存的七十多人，潛逃黃陂縣的木蘭山，改編爲「工農革命軍第七軍」，軍長吳光浩、黨代表戴克敏。

一九二八年七月，再次改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一軍第卅一師」，軍長兼師長吳光浩、黨代表戴克敏，下轄四個大隊，其中第一大隊大隊長爲王樹聲。

一九二九年夏，吳光浩被民團擊斃，共黨中央派徐向前爲師長，徐從此成爲這個系統的領導人。同年秋將在河南商城安徽六安、霍山等地暴動的武裝部隊，組成「紅軍第十一軍三十二師、三十三師」。一九三〇年三月，紅軍十一軍改編爲「紅一軍」，軍長許繼慎、政委會中生，徐向前任「紅一軍」一師師長。一九三一年，「紅一軍」與「紅十五軍」合編，改稱「紅四軍」，同時將在皖西活動的共軍，改編爲「教導第二師」。四月共黨中央派張國燾進入「鄂豫皖」地區，組織共黨鄂豫皖分局，全力發展武裝力量。十一月成立紅四方面軍，由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委，下轄第四、第二十五軍。

一九三二年六月，國軍發動大規模圍剿，紅四方面軍被迫流竄，先抵陝南，再竄川北。

一九三三年十月，紅四方面軍擴編，共轄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等五個軍，兵力號稱十萬人，爲全軍實力最盛的一個時期。

一九三五年三月，紅四方面軍由川陝根據地竄向川康地區，六月和一方面軍會合於懋功，八月共黨中央在松潘絲之毛兒蓋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組成兩個縱隊，以毛澤東率紅一方面軍之一軍團、三軍團及紅四方面軍的第四軍、第三十軍爲右縱隊，由毛兒蓋經毛龍出臘子口經甘南北上；以朱德、張國燾率領紅四方面軍之第九軍、第三十一軍、第三十三軍以及紅一方面軍的五軍團、九軍團爲左縱隊，由卓克基經河壩轉東北奔甘南北上。當左縱隊到達河壩時，張國燾不願北上，在綽木碉另立「中央」。

一九三六年三月，紅四方面軍在甘孜與紅二方面軍會合，再度北上，同年十月抵達甘肅會寧，張國燾再次拒絕北上，率第九軍、第三十軍及紅一方面軍的五軍團（五軍團與八軍團合編）組成西路軍，由甘肅靖遠西進，在祁連山地區遭國軍全部殲滅，殘部僅數百人，竄逃新疆。

在紅四方面軍由「鄂豫皖」地區流竄陝南時，殘留的共軍於一九三二年底，組成「紅二十五軍」，以後該軍由徐海東率領竄往陝北，與陝北上共劉志丹部，合編爲「紅十五軍團」。

一九三七年初，紅四方面軍的第四、第三十一、第三十三軍，併編爲「紅四軍團」，連同「紅十五軍團」的一部，全部兵力約一萬餘人，在當時的三個方面軍，實力最大（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兵力僅存六千五百人，賀龍的紅二方面軍兵力僅存約五千人）。

紅四方面軍系統的集體反毛事件

一九三七年三月，紅四方面軍主力所組成的西路軍，在祁連山區全軍覆沒，毛以調訓爲名，將紅四方面軍團級以上幹部，全部調離部隊，送入「抗大」受訓，另派紅一方面軍幹部接替，同時對張國燾開始了清算和鬪爭，並且把紅四方面軍的幹部，逐漸牽涉進去，因而導發了擁張反毛的暴動事件。

被調往「抗大」受訓的紅四方面軍幹部，只一百多人，其中有四十多人參加了這次反毛暴動事件，其中主要人員有：許世友（三十一軍軍長）、詹才芳（三十一軍政委）、王建安（四軍政委）、劉世模（四軍副軍長）、洪學智（九軍政治部主任）、朱德崇（三十三軍參謀長）、詹道奎（九軍師政委）、汪乃貴（三十軍師長）、韓東山（九軍二十五師師長）、鄒國厚（團長）、孔慶德(副師長)、石志本（團長）、李國棟（四軍政治部科長）等。

許世友、詹才芳、王建安等計劃利用他們所領導的部隊（四軍、三十一軍），發動武裝暴動，但事機不密，爲參與者之一的李國棟向毛告發，就在準備起事的當晚，全部四十多人爲毛所逮捕。共黨中央並指派蕭必武、李克農等組織審判團處理。由於紅四方面軍的實力當時最大，毛深恐引起部隊的叛變，不得不從輕發落。許世友等均被送「抗大」管訓，直至抗戰爆發，始撤消所有人員管訓處分。

從此以後，毛澤東對紅四方面軍的幹部，始終予以排斥和壓制，只有在毛需要打擊其他軍派系時，紅四方面軍系統的幹部，始有機會充任要職，作爲毛的工具。

從八路軍一二九師到「第二野戰軍」

一九三七年八月，抗日戰爭發生，共軍接受政府改編爲八路軍，紅四軍團（原紅四方面軍）及陝甘紅軍一部，改編爲一二九師，下轄三八五旅及三八六旅。以劉伯承任師長，徐向前則被壓制，降任一二九師副師長。抗戰期間，一二九師在山西、河北、河南、山東等省邊區，擴充武力，建立晉冀豫魯軍區，兵力共十五萬人。

抗戰勝利後，一二九師改稱晉冀魯豫人民解放軍，轄七個縱隊，兵力擴充至二十二萬人。一九三八年改編爲中原野戰軍。一九四九年二月再次改編第二野戰軍，轄第三、第四、第五兵團；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等九個軍，總兵力約三十萬人，由劉伯承任司令員、鄧小平任政委。

一九五三年韓戰結束後，共軍開始整編，將原來的七十個步兵軍，縮編爲三十七個步兵軍，其中屬紅四方面軍系統者有：第十二軍、第十三軍、第十四軍、第十五軍、第六十軍及第六十九軍（一部）等六個軍，佔現有步兵軍總數的百分之十六。

紅四方面軍的重要幹部

及其現況

呂恩

紅四方面軍系統幹部，現任共軍中央或地方領導機構重要職務者（省軍區司令員，政委以上）有下列六十八人：

徐向前　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元帥）
王樹聲　國防部副部長（大將）
徐海東　中共中央軍委常委（大將）
李德生　總政治部主任（少將）
王新亭　副總參謀長（上將）
張才千　副總參謀長（中將）
韓先楚　副總參謀長兼福州軍區司令員（上將）
張天雲　總後勤部副部長（中將）
王宏坤　海軍第二政委（海軍上將）
周希漢　海軍副司令員（海軍中將）
吳瑞林　海軍副司令員（海軍中將）
杜義德　海軍副政委（海軍中將）
廖冠賢　空軍副政委（少將）
吳信泉　砲兵副政委（中將）
趙　杰　裝甲兵副司令員（少將）
林　彬　裝甲兵副司令員（少將）
鍾人仿　裝甲兵副司令員（少將）
胡奇才　工程兵副司令員（中將）
劉金軒　鐵道兵副司令員（中將）
范陽春　通信兵副政委（少將）
陳先瑞　北京軍區政委（中將）
譚希林　北京軍區副司令員（中將）
吳先恩　北京軍區副司令員（中將）
陳錫聯　瀋陽軍區司令員（上將）
曾紹山　瀋陽軍區政委（中將）
許世友　國防副部長兼南京軍區司令員（上將）
錢　鈞　南京軍區副司令員（中將）
王近山　南京軍區副司令員（中將）
王蘊瑞　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少將）
詹大南　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少將）
吳仕宏　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少將）
蕭永銀　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少將）
張仁初　濟南軍區副司令員（中將）
范朝利　濟南軍區副司令員（中將）
鮑先志　濟南軍區副政委（中將）
陳再道　福州軍區副司令員（上將）
王建安　福州軍區副司令員（上將）
孔慶德　武漢軍區副司令員（中將）
韓東山　武漢軍區副司令員（中將）
林維先　武漢軍區副司令員（中將）
閔學勝　武漢軍區司令員（少將）
葉　明　武漢軍區副政委（少將）
陳　康　昆明軍區副司令員（中將）
查玉昇　昆明軍區副司令員（少將）
徐其孝　昆明軍區副司令員（少將）
段思英　昆明軍區副政委（少將）
雷起雲　昆明軍區副政委（少將）
皮定均　蘭州軍區司令員（中將）
辛元林　新疆軍區副司令員（少將）
李長林　新疆軍區副司令員
賴光勛　新疆軍區副政委
詹才芳　廣州軍區副司令員（中將）
鍾漢華　廣州軍區副政委（中將）
王誠漢　成都軍區副司令員（少將）
韋　杰　成都軍區副司令員（中將）
佘洪遠　成都軍區副政委（少將）
段德彰　南海艦隊政委（海軍少將）
馬忠全　北海艦隊司令員（海軍少將）
尤太忠　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少將）
楊廣立　江蘇省軍區政委
宋佩璋　安徽省軍區政委
曹中南　山西省軍區政委
黿國貴　山東省軍區司令員（少將）
黎錫福　雲南省軍區司令員（少將）
陳明義　西藏軍區司令員（少將）
王　新　河南省軍區政委（少將）
甘渭漢　旅大警備區政委（中將）
方　銘　武漢警備區司令員（少將）

綜合分析

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為了壓制紅二方面軍賀龍系統的幹部，曾一度重用紅四方面軍系統的領導人徐向前，在黨內提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在軍中擔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為毛肅清軍中的反毛分子。但僅僅幾個月時間，徐向前即被撤換，接着發生了陳再道、鍾漢華所支持的「武漢兵變事件」。一九六八年夏，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政委李成芳被整肅，紅四方面軍系統的兩個地方大本營（「武漢軍區」、「昆明軍區」），完全喪失。在此期中，紅四方面軍系統的幹部，被整肅，停職的達五十人以上，所受打擊，實至為嚴重。

㈡林彪事件後，毛重施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紅四方面軍系統的幹部，再度被起用。在「文革」前後被整肅的將領王近山、杜義德、陳再道、鍾漢華、甘渭漢等先後被「解放」，復任要職。根據不完全資料的統計，在共軍中央及地方領導機構充任重要職務的幹部約一千人，其中二百五十人左右係紅四方面軍系統出身。計有共黨中央軍委副主席一人、國防部副部長二人、總政治部主任一人、副總參謀長三人、總後勤部副部長一人、軍種、兵種政委、副司令員、副政委十二人、大軍區司令員四人、政委二人、省軍區、警備區司令員五人、政委五人，其勢力實不容忽視。

㈢在中共最高領導核心的中央政治局，除已被整肅、死亡者外，現仍活動的政治局委員十三人，其中共軍幹部佔四人，而此四人除葉劍英外，陳錫聯、許世友係紅四方面軍系統出身。劉伯承從一九三七年起充任該系統的領導人長達十四年之久，因此紅四方面軍系統目前在黨內，亦擁有一定力量。

㈣共軍內部的四個主要派系，紅二方面軍系統的幹部在「文革」初期，首先受到整肅；林彪事件後，紅一方面軍系統幹部失踪日多；一九七二年一月新四軍系統領導人陳毅病故，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新四軍三個系統，至此都已失去了領導中心，正面臨被分化和瓦解的危機。只有紅四方面軍系統，還能保持相當的勢力，在未來的政權內部的權力鬬爭中，它將具有舉足輕重影響，可以斷言、

兒童中心與康樂輔導的發展

王屯

四月十八日，葵涌芳新村第八座有一兒童中心開幕，並由社會署長李福逑剪綵。這一座兒童中心，設有兒童會、圖書館、手工室等各種文娛活動部門。小童羣益會主席張永賢律師，透露一個五年計劃，打算今後每年要在新建住宅區域，增設三個到四個兒童中心，作爲該五年計劃的一部份。

有一位有機會訪問過感化中心的牧師朋友，據他從多方面訪問時所聽到的敍述，多數問題少年，多出自貧民區，原因之一是貧民區家長多是出賣勞力維生的人，工作完畢，異常疲倦。原因之二是現年來種種非法組織，多從貧民區的徬徨青少年中吸收新血。雖然貧民區中亦有很多父母對子女管束很嚴，兒子雖受教育不多，但都能安份守己去工作，有些工人子弟，亦由父母帶出來做他們的工作。不過，只要有一小部份走上歧途，譬如十個兒童中有一個上了壞人的鈎，整個社會問題就相當嚴重了。我想要是將全世界的問題少年列表紀錄起來，恐怕造成問題少年的因素都是千篇一律的。一個因爲家庭經濟惡劣，使兒女沒法過正常的社交生活及娛樂生活，小小的心靈感覺處處不如別人，有時只用幻想來建構內心的平衡，於是只要給不法之徒看中了他，經過一兩次離家出走後，這個少年，已墜入不法份子的圈套了。

有時我們在街上看到一排排青年，雙手伏在牆上，讓警察檢查，可以想到這其中的問題少年，他們的童年生活背景與家庭背景都是差不多的。

我由此想到要想使我們未來社會問題少年減少，寄望於貧窮父母如何去教育他們的兒女，還不如從學校教育及社會福利部，給兒童製造有影響性的康樂活動，使其有機會建立社交生活更易收效。

本港少年犯罪的原因是什麽？一個貧窮的孩子，如何墜入壞人的圈套，然後如何犯罪，如何將前途斷送。我想首先小學教育必側重這些現實因素，編入課本，使童兒小小心靈中，就能從教育上培養起對非法組織及非法人物的引誘，起一種免疫作用。而電視或電影有關兒童教育方面的材料，亦應取材於最現實的善惡觀念，而不取材於古老的善惡觀念或西方的善惡觀念，那才不是失敗的教育。如果兒童課本告訴兒童「白雪公主」中的巫婆才是惡人，他們卻不知道那個幹非法勾當的大阿哥，比想象中的巫婆還惡毒幾百倍，那無疑是失敗的教材。

除此之外，我們的電視或廣播劇，更應積極地向一般家長做教育工作，教他們如何防止自己的兒女走上歧途的方法。

對於兒童教育，充足的康樂活動及愛的教育是重要的，但更不要忘記，教每一個兒童如何去面對現實，辨別善惡那才是更重要的。

兒童羣益會與兒童中心這種理想的建構是好的，不過如果只用「主日學」方式只從勸誘方面吸引兒童參加那是美中不足的，如能採用比較積極的方法，每一個住宅區，設立一個兒童心理健康保護工作中心，將主管部門建立成使每一個兒童的父母都信賴的部門，如先接受區中每一個兒童參加爲兒童中心的會員，給他們證件，爲參加兒童中心的每一個兒童安排學校，兒童生病爲兒童安

莎莉麥蓮對

中共近兩年來自採取笑臉統戰後，返中國大陸觀光者頗有其人，離開大陸大都會發表七七感想之類文字，有人卻寫的眞心話，但多數皆是那套媚共老調，違背良心話。爲什麽他們要這樣寫呢？當然有不可告人目的。

在衆多訪大陸客文字中，我最欣賞的，是美國女影星莎莉麥蓮的批評。她說：「這裏不注重物質享受和賺錢，似乎只重視人與人的交往。」傻大姐雖只是一個女影星，但眼光卻極銳敏而深刻，遠在七七「專家」、「教授」之上。這句話，可分兩方面解釋：㈠美國社會是注重物質享受與賺錢的，因爲它是資本主義社會。人生就爲快樂，快樂卽享受，有錢才能講享受。只要人人能節制，在利己也要利人原則下，並無不可。㈡說的是共產主義社會，只重視人與人的交往。換言之，就是重視監視人與人的來往，跟踪每個人。她以極短時間，便能察覺出這一點，不能不佩服她的眼光犀利。

爲什麽大陸只重視監視人、跟踪人呢？不僅美國女人不知道，就是頭腦不清的中國半知識分子，也未必眞了解。就因爲對中共無知，所以海內外就滋生出許多糊塗蟲，所謂小爬蟲，一投羅網，必定身死名臭。我非恨糊塗蟲，而是爲他們悲哀、可憐。今爲避免上述悲劇重演起見，故應於此有加以說明的必要。關於中共統制術記載甚多，不過有的太冗長，有的又太簡略，不夠力量。最近看到一篇演講詞，對這方面解說得既頗簡捷有力，故特摘錄如下：

講詞說：世人往往以其自身道德標準來衡量中共，那就錯了。據我所知，以之奉告：

(1)「信」字在中共字典中是沒有的。談判先決條件，是雙方對於商決的事，要守「信」，但是他們就是說

排醫療方面的照顧，由於這種關係，使每一個兒童視兒童中心爲第二家庭，兒童中心設有資料室，紀錄每一個兒童的性格發展與教育成績的資料，學校每學期的成績報告書，必有一副本送到兒童中心去作爲該兒童的資料保存。

貧家孩子，對於好些名貴的訓練智力玩具是購買不起的，兒童中心隨時備存這些玩具，讓兒童借領去玩，如環境許可，可以給兒童借單車與球或溜冰鞋等東西。並且教他們從少年起就懂得如何享受公物，保護公物，懂得做錯了如何坦白承認，徹底消除懼怕與說謊習慣。

最好政府當局在郊外設有一個可以容納二千兒童的「兒童樂園」設計集體健康活動。容許每一個住區的兒童，集體到兒童樂園去盡情歡樂一天。主要作用是給每一個兒童使他們長大後，能保留多些快樂的記憶。要是「兒童中心」能發展到這種地步，深信它對本港下一代的貢獻是很了不起的。

有時在街上看到一個盲眼的行乞者身邊，帶着一個五六歲小童，想像中這個孩子，只在他的盲眼母親的小圈子中長大，沒有朋友，亦沒有人願意與他做朋友，他沒有學過如何去結交朋友，如何與別人發生正常關係，於是當他長大時，忽然給罪惡圈中的人看中了，加以引誘，很容易成爲問題少年。因此少年康樂活動，亦可說是培養少年人熟習社交能力的教育方式。人必須懂得正常的社交活動，才能進一步懂得辨別罪惡，以及知道如何選擇他的朋友。

市政局在五月九日舉行一個會議，討論當局最近發表福利政策的白皮書，指出不少青少年工作機構正開展或擴展遊樂場康樂輔導工作。當局所以展開這項工作的原因，就是因爲有些兒童不願意或不認識到青少年機構會所參加活動。雖然每一個少年都需要各種康樂活動，需要朋友，但有好些人認爲不少遊樂場常爲不法份子所操縱。因此乃需要成年人在旁輔導。這樣的輔導用意是好的。但有了輔導之後，以前不常來遊樂場參加活動的少年，是否會改變主意，那是值得懷疑的，原因不在兒童願不願意來參加，而是在兒童家庭本身對這種康樂活動對兒童是否有所信賴。更加上另一個原因是兒童遭受功課的壓力太大。要是輔導工作準備得如何完善而兒童仍缺乏參加康樂活動的樂趣，那可能會造成一種浪費。

一個兒童中心，每天什麼時間開放，理想的成績，應有多少兒童到來接受康樂活動呢？如果人數不理想，應用什麼方法去作輔導工作。這應是有關當局，先值得去研究的問題。

譬如由誘導工作變爲主動爭取工作，如果通過街坊福利會，探知那一家的孩子很少得到正常的康樂活動，這種少年長大了，可能會成爲問題少年，輔導會應主動訪問這家庭，嘗試一些說服工作。

將兒童康樂活動，變爲童軍之類的組織又如何？如康樂輔導方面與兒童就讀的學校互相配合，將康樂活動成爲學校體育功課的一部份，輔導處可以給兒童學分，列入學校成績報告表裏，使學校、家長，兒童康樂中心三位一體，作爲每一個兒童長成的生活中心。看來這並不是不可能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功利觀念及物質文明的誘惑，吸盡了這一代人的精力。舊的一套是非觀念被這一股講實際的風氣冲淡了。每一個人爲了自身利益之外，爲他人打算或爲朋友盡義務的美德亦衰退了。好些經濟發展較健全的國家，因爲福利工作發展得很好，這使社會上可以值得憐憫的對象已經消失，人們內心的憐憫之心也因爲沒有機會利用而衰退了。於是新一代的長成，幾乎沒有經過什麼深刻的是非觀念的教育，每一個人都從現實社會學到了殘酷競爭的一面。朋友之間，除了利益上的互相交易之外，情感作用也日趨式微。在這種風氣哺育之下，新的一代，成爲對社會秩序不負責任而成爲「問題青年」，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因此我們今日談建構少年的康樂活動，不應將它單純是生活上的調劑工作。最好應賦予一種精神文明的內涵，談到這一點，可能會被人看成理想主義者的幻想。不過我深信，要是未來一代的人，不甘心在一個毫無生氣的物質文明生活世界裏，作機械的奴隸，讓情感逐漸衰退。否則，這應是一個開始反省的時代。除了不斷反省，重新建構起新的精神文明之外，恐怕是沒有他途可循。

陸批評的解釋

話不算數。他們認爲欺騙人是道德的。……過去不必談，試看這次越戰和談，天下皆知，就是雖簽訂和約了，卻不肯遵守。

(2)「恨與狠，是中共心理基礎」，按並實是全世界共黨的心理基礎，凡共黨莫不認恨狠是應該的，因爲「共產黨宣言」馬、恩就是如此主張……。「他們對人性認爲是惡的」，按共黨一向承襲霍布士性惡說，「沒有一個人可以信任，所以中共代表和人家談判，必須用兩個人，互相監視，其中之一，稍有差錯，馬上會受到懲罰，每個人都時時在恐怖中度日子。」

因此凡共產黨員一離開鐵幕，遇有機會必求政治庇護。「大陸是一個大監獄，老毛是監獄頭子，每個人民皆是囚犯。」

(3)凡中國人形容小人的話，用之於中共沒有不適合的。例如小人喻於利，他們是唯物主義者。小人之過也必文，他們的話皆是假話，自己有錯，必設法掩飾。小人下達，他們的手段皆是下流方法。小人同而不合，互相猜忌，以鬬爭爲務。小人長戚戚，他們天天在懷疑恐怖中。……」他們公然反對溫情，不要父母，到處都是特務，一直滲透到每個家庭，造成夫妻父母子女皆對立，互相監視。美國女影星怎會明瞭這一點。

還有，對頭一項說，共黨社會不是全不講求物質享受，但只限於高級共幹，也即新貴族（新階級），一般老百姓皆變成農奴工奴，何來享受。共黨控制了所有生產工具，他們可以用種種方法掠奪民間財寶，自己享受或出售外國換軍火，老百姓用何方法賺錢，所以外來遊客是絕對不明白的。

縉山

法律·恩典·宗教

克毛

殺人者死，這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除誤殺以外，無論是刦殺、姦殺、仇殺、謀殺，不管用兇器，用什麼方法，都應當償命。假使殺人者可以不死，心存不軌之暴徒大可以有恃無恐的搶刦、姦淫，橫行霸道，對反抗者濫施毒手，使世界成爲無法無紀的世界，也使善良人士在失去法律保障的情形下難以生存。

巴勒斯坦游擊隊就利用他們的組織，刦機、殺害無辜，即使失手被捕，再捉獲一二人質又可勒索得脫，所以引起舉世的公憤（除中共及埃及等國以外），香港自一九六六年以來，也因沒有執行過死刑，兇殺紀錄直線上升，直到今年港督拒絕赦免蔡國昌刦殺處死一事，又引起一小部份人士（僅七十一人）藉以人道，上書英女王爲他求自新機會。其實這並不是現任港督的不通融人情，乃是在他以前這幾年，把法律放鬆。

歷史記載在蕭何隨劉邦入蜀的時候，除秦苛政，與民約法三章，大施仁政，但是到諸葛亮輔劉備治蜀的時候（已經在蕭何以後三百多年），竟改爲治亂世用重典，蜀人不僅沒有嗟怨，反而得享太平，所以法律不必拘泥於時地，環境，可因人因事而異，只要合乎情理，保障大眾利益，才能使社會秩序納入正軌。

但是在法律以外，也有特殊的恩免，比方說，逢國家的慶典，歡樂節期（香港在聖誕節對輕微罪行多予以輕判），或因某犯人素有孝行，須贍養全家生活，以及其他值得原諒的地方；這可能施之於甲，不一定要用之於乙，更不可兼用之於丙，甚至引爲慣例的再用之於丁，這樣下去就是等於取消法律。

大陸上有一件這樣的實例，一九四九年中共進入上海以後，大肆標榜其無產階級「法律」，有人單車被竊，人贓並獲拉進公安局以後，主審者問竊賊犯罪之原因，他說是因爲貧窮，就因爲這個理由，獲得共幹同情，其他細節一概不問，遂判定物主備五萬元人民幣(今爲五元)作救濟金，贈與竊賊將原物贖回，受害人爭辯，說不要賠償，也不要處罰犯案者，已經夠寬大了，爲什麼反要受害者贈「救濟金」呢？但是他這種申訴被他們駁回，因爲他比竊賊有錢。後來不到兩個鐘頭，他本人又被一個三輪車夫拉上同一個公安局，控他偷三輪車之罪，他直認不諱以後，解釋說因爲沒有錢贖單車，所以希望那三輪車夫賠他五萬元，這件事弄得共幹啼笑皆非，這種不合情理的法律，適足以造成盜賊世界。

香港在推行清潔運動的時候，抛擲紙屑者都被判罰，雖然罰得不重，但比起殺人者免死，少年搶刦判受管教之類，似乎嫌輕重倒置了。而在這一次蔡國昌被判死刑，又被拒絕赦免以後，竟有些宗教領袖和律師認爲在他以前有三十多人皆已經蒙寬恕——假使他也蒙寬恕以後，在他以後的三十多，三百多，乃至更多的人，是不是要援此定例呢？這樣，香港豈不變成粉飾的墳墓，外面漂亮，裏面充滿殺人的血腥？

雖然宗教家有悲天憫人的寬大襟懷，可以作官民之間的橋樑，但更主要的乃是宣揚聖道，化人愚頑，使人悔改信服，在生活行爲上有良好的表現，而不是憑其私意，曲解聖經，行其婦人之仁。聖經記載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以後，結束了舊約的律法時代，而進入新約的恩典時代，這只是指人與神的關係，而不是說人也可不守地上的律法。就連教會歷史裏都有好多爲實行改教——純正信仰——而被判處死刑之人，儘管現在教廷已沒有這種權力，但對於聖經眞理也不應作廢除肉體死刑，就謂之人道的解釋。

許多非基督徒也承認，精神上的痛苦比肉體上的更爲難受，所以確有因受不了良心譴責而瘋狂或自殺之人，也有因不堪虐待而夫婦仳離之事，這些慘劇豈是力主人道者所應坐視？再以如果人只是一死了之，死了就是完了來說，救人免死似乎仁厚，但能免於受刑而死，也能免於其他病痛而死，甚至是橫死嗎？前幾年碎屍案主角何子炎，殺死鮑觀達以後，被判入獄十二年，在牢裏知妻離子散，吊頸自殺，也還是免不了一死。假使殺人犯被赦出獄，精神痛苦，即使活到百歲無疾而終，也不是眞的幸福，何況人死了決不是完了，因爲人還存有永恒的靈魂，它將來還要受到審判呢？就連無宗教信仰之人，也不會否認自己靈魂的存在，人由感情、意志、思想，所表達的自我人格，是出於靈魂的功能，由心靈生出與超自然的宇宙主宰交往，對它崇拜之意願，以及在它面前自感慚愧的知罪之心，和希求罪得赦宥之平安，皆是人類所獨有的靈的具體行動。我並不是引用宗教八股，乃是和所有承認靈魂和良知存在的朋友惕勵共勉，人即使能逃出地上的罪刑，絕不能用同樣的手段使靈魂得享永樂，換句話說，得免死刑之人，不一定得免地獄永刑。

爲這個原故，宗教領袖所應當急於進行的，乃是勸犯人早日悔改，爲自己永世預作安排——這不一定要在得赦以後，乃在獄中及受刑以前一樣可行，並且自己勇於認錯的受刑，雖不能盡贖罪過，卻能夠表現悔改。

至於說死刑不一定能收嚇阻罪行之效，我們要反問，難道廢除當用的死刑，反能收嚇阻之效嗎？在耶穌被釘十字架以後，聖經中保羅信裏又有：「律法不是爲義人設立的，乃是爲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誠和犯罪的，不聖潔和戀世俗的，弑父母和殺人的……或爲別樣敵正道的事設立的。」保羅在另一處對行淫亂之人，痛加指責說：「要把這樣的人交給（撒但）魔鬼，敗壞他的肉體，使他的靈魂……可以得救。」這樣，宗教才不是包庇罪惡、與生活脫節的空中樓閣，才切合實際，這才是聖經眞理。

設計專家

梁人傑

老劉最近以廿二萬元買了一個八百方尺不夠的大廈單位。面積雖然不大，但老劉的三個孩子都到外國念書去了，剩下他和老妻兩個人，住得相當潤落了。

老劉認爲，勞苦半生，現在得卸仔肩，應當好好享受一下。他主張把房子裝修漂亮點，住得舒適，好好過幾年舒服日子。

老妻十分贊成，並且提議：「這事可以叫小舅辦。」

小舅是劉太太的弟弟，剛從美國學成歸來，他學的是室內設計。

「對，叫他辦最好，他是專家。」

於是約了小舅看新房子，希望他以所學設計一番，發揮所長。

小舅說，地方雖然小點，可以弄得很精緻。老劉便委託他全權辦理。

不久，小舅把他設計圖樣拿給老劉看，的確能地盡其用，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老劉夫妻看過，十分滿意，劉太太還誇獎她弟弟，專家卽是專家，這設計冇得彈。

「當然啦，」老劉也說：「花了那麼多鈔票和幾年時間，應當有此成就。」

在老劉同意下，新居裝修開始動工。照小舅預算，大概要五十天工夫可竣工。

一天老劉下班回來，劉太太對他說：「小舅今天對我說，工程已開始，希望你能先給他一部分費用，他需要應付各方面的開銷。」

「很好，他要多少錢？」

「他沒跟我說，只先叫我問問你。」

「叫他明天到寫字樓找我，我給他寫支票好了。」

第二天，老劉回家時，劉太太發現丈夫面色不好看。他本來有點血壓高，此時見他面皮漲紅，不覺吃了一驚，問道：「阿劉，你不舒服嗎？」

「是，十分不舒服。」

「你出去的時候還好好的。究竟什麼不舒服？」

「小舅去找過我之後，我就不舒服。」

「什麼？他開罪了你。」

「不，你看看這個便曉得。」他把一張用英文打字的文件給她看，是裝飾的預算單。

劉太太一看總數，目定口呆，叫道：「五萬二千五百八十三元……」

「這並不是全部的費用，只是第一部分的。還有地毯、燈飾、小擺設等等，都未計算在內。」

「還要多少錢？」

「小舅說大概三萬多。」

「那麼，全部裝修費用不是要九萬多元？」

「對了，還有傢私，他主張我用一套丹麥皮沙發。」

「多少錢？」

「一萬七千元。」

「單是一套沙發？」

「還有一張長几。」

「其他的傢私呢？」

「至少要二萬塊。」

「這幢房子才不過二十二萬。」

「看來非一底一面不成。」

「早知如此……」劉太太有點後悔。

「誰曉得？」老劉聳聳肩，苦笑一下。「你看，單是設計費一項已經一萬元了。」

「什麼？他要收一萬元設計費？這個反骨仔太豈有此理！他到美國念書，我負擔了一半學費，現在居然有膽收我一萬元設計費？」

「算了罷，他現在是專家，這是他第一宗生意，頭威頭勢，怎可以冇幹？」



導演質素

林巽

本港的影評文章，歷年來有部份聰明的人，很機巧地藉它來收外快，如兩部電影同時上映，那小撮受默契的人，明知甲片沒理由捧，於是抑下甲片不提，集中筆鋒，專向乙片找毛病，使衆觀對乙片失掉了信心，自然會試行去看甲片了。除此之外，在電影內容之外，挖空心思，製造美化導演的姿態，以圖在觀衆心中造成一種印象，亦不失爲一種奇招。譬如某導演是喜愛拍血腥暴力電影的，那些電影，本來可以稱爲武俠片，但該片的內容，卻是除了誇張野蠻的侵犯性之外，實在是武而不俠，最適當應稱爲暴力電影，不過影評人與導演交情相當深厚，用暴力兩字，觀衆印象不好，於是便借用一個無是非觀念的形容詞，叫「富刺激性」，一如廣東話的「舌」字因爲與「蝕」同音，賭徒最忌，因此便將「舌」字音改爲「利」字，其無聊處完全相同。至於色情電影有一個代替名字更妙，叫它「軟性電影」，內容很壞的電影，不妨用一超脫的名詞來概括它，叫作「娛樂性」，「娛樂性」這一道靈符，不但可以用來捧壞電影，同時更可以用來打擊那些不與影評人打交情的好電影。寫影評寫到這個程度，大概可以文章

爲色情片似乎太過。所謂色情，雖然不強調暴露，但對於性侵犯的渲染及變態心理的渲染才是不健康意識的主要因素，「愛慾奇譚」對於侵犯與變態方面雖然亦有一些，但尚不到產生壞影響的程度，它比起李翰祥的「風月奇譚」可說是健康得多。

「愛」片由九個故事組成，九個故事中：「偷窺洞房」、「封鎖隧道」、「自殺」、「導演強姦」四段屬低級趣味之作，雖然人物心理不算太變態，但仍屬賣弄無聊的笑料之一類。其次如薛家燕崇拜電影明星一段，對現實可有一點諷刺意味。鄧光榮學謝賢追求異性弄巧反拙一段，題材雖然不算新意，但對於強調一個人不必失掉自己去求達到目的，這一段倒有些哲理。胡錦的一腳踏兩船，變成兩頭甩，對人性弱點的跨張，倒亦有多少教育性，最好的一段還是孟莉與依達演的「老婆還就老公」一段，寫一個太太，爲了博丈夫歡心，施完了隆胸手術又施隆臀手術，最後自作聰明的想拉長頸項，終於出岔子一命嗚呼，這段是鬧劇，其實是悲劇，而是在現實社會上常見的悲劇。

從觀衆反應看，「愛」片效果不錯，雖然每一段戲是短短的一段，但

從大家彼此互助打出一個「客串人海戰術」的大陣仗姿態，這股力量是不容忽視的，問題不在可以製造多少百萬導演，應該寄望於能磨練出多些好的人才。謝賢從「窄梯」起，看到他走的是改編文學作品路線，這是不錯的一條路。陳浩的「大密探」與張沖的「蕩寇三狼」戲劇效果雖有，但仍不脫邵氏出品中的一部份作風，作品不是由於創作，而是併湊過去西片，日片及國片的收得片子的片斷組成的。這類作品，恐怕除了販賣噱頭之外，很難容納什麼藝術抱負。張森的「愛慾奇譚」倒看出有創作性，這一點是一個導演成爲成功的好導演最重要的一點。看了「愛慾奇譚」，使我產生另一個想法，我想假使我現在是一個相當有財力的製片家的話，如邵逸夫或鄒文懷那樣有力量的話，我會每年定出一二部類似「愛慾奇譚」那樣的總題目。然後從拍實驗電影的青年中，叫他們從那總題目範圍內交出劇本，公司供給演員，讓幾個人根據總題範圍拍攝短片，然後再將它組成一部像「奇譚」之類的電影正式公映，

相信從這種方式大量培養新的編導人才，未嘗不是可行之路。至於一個導演，拍出來的作品，好與不好，還是另一回事，最好自己嚴守一項規則，就不要將人家現成的東西，併湊到自己作品中來，即使是一個鏡頭亦不必照抄，否則很難建立起自己的風格。拍文藝片，從小說改編目前應是一條比較穩健的道路。

本港電影產量雖多，卻沒法容納一個眞正編劇，過去汪溜照是一個編劇好手，但他亦得爲了生活，奉老闆之命去抄外國人的橋段，最後落得個悲慘收場，這圈子中有很多無名腫毒之類的吸血鬼，對編劇人才，只有利用與摧殘兩套招法，多少掛名大編劇，每一個月寫好幾個劇本，那些「超人」劇作家中，就有不少是馬仔編劇的心血。這種故事，拍出來每一套都是差不多同一人物，類似的橋段，然後換上不同的人物身份與時代背景湊成的作品，想改變這種作風，要期望那些「無名腫毒」黑色勢力放下屠刀是不能的。即使是大製片家也未能做到。因此，要改變這種情況，唯有希望大量發挖新人才。只要新的人才有所成就，「惡霸型」的人物，自然必在公平競爭中倒下去。因爲電影這東西，是最容易出現奇蹟的。不論演員與導演，黃金時代不能一定保持得很久，導演如能催守原則，像李行、白景瑞那樣，可能會保持得久。至於能保持得久的原因，一是不斷創造，二是必須自愛。三是要對藝術有摯誠的抱負。否則很不難成爲藝術生命最短的導演。



最近有一個國際科學組織，叫作「國際侵犯問題研究協會」，計有三十多名科學家參加這組織，據說將來還有很多人被邀參

把讀者玩於股掌之上的。

除了刺激性之類無原則評語使人感到莫名其妙之外，「軟性電影」這名詞，卻倒有些用處，譬如本期上映的張森導演的「愛慾奇譚」如將它列

是不夠的，必須看導演在藝術方面可否有誠摯的抱負。那個抱負，可說是建立個人風格最重要的起點。

本港影圈中的「鼠兄弟」集團，

「新聞」與我

藍海文

今年春節，世叔從朋友處聽來珍貴的「大陸消息」：

一、老毛身患癌症，目前正以中藥治療；

二、劉少奇已經死亡；

三、鄧小平、陶鑄將再復出；

四、林彪被殺害之後，中共召開軍委會議，原定開會三個月，但是，開到第七天便大打出手，元帥與元帥打，將軍與將軍打，所有粗口出齊。軍委會議開不下去，中途散檔。軍隊自動佈防，而且曾經正式駁火。

世叔的朋友，是北京的高級知識分子，說話時身邊還染着王府井大街的風塵，解放鞋上還沾着中原的土沫。我想，這個消息大概是可靠的，不是那些「記者」躺在床上想出來的。

回到家裏，斟滿一杯善釀，獨自暢飲起來。這時候，我想寫信給祿松兄，後來打電話給雷健、以敬兄。今年的春節確實有過歡樂的。

這年頭，實在令人太氣悶了，只要從「大陸來人」處聽來一點有利於我們回去的可靠消息，心裏都要引起一陣激動。

老毛患了癌症，假如是眞的話，可能是喉癌。其實，這麼大的年紀患不患癌症也無所謂了。劉少奇的死亡，也許在未知數裏可以減少一個反復，或從這個反復速成到另一個反復。中共至今沒有國防部長，沒有三軍司令，大概就是因爲軍委會集體「開片」，搞不下去的緣故。一個政權，當到槍杆子自身也搞不下去的時候，大概是眞正的搞不下去了。黨大會開不成，人大會開不成，軍委會也開不成，老毛和共產政權都患了癌症了。一個從頭到腳都已經糜爛流濃的政權，竟然能夠繼續生存，仍沒有人起來發難把它推倒，中國的老百姓實在太善良了！難道這些「英雄」們都在養精蓄銳，要等老毛死後才全面徹底的開片嗎？

鄧小平的復出已經成爲事實，其他的消息但願也成爲事實。果眞這樣，中華民族的風水大概眞正轉運了。

無論如何，中共政壇上的兩個老人必將逝去，紅色的軍閥們必將奮起爭權，一個政治勢力割據的局面終將出現。這才是一個眞正大的反復。在這一個反復中，王師必將西渡，中國終歸於統一，世界將重現光明。

這一天已是越來越近了。

……與暴力的原因

霍大川

究方向是不同的，前者重視是否發掘到實質的證據，後者重視歷史經驗。侵犯者暴力確是近二十五年來全世界最嚴重的問題，尤其是年青一代，好些年輕人即使不自己去幹侵犯性的暴力行爲，亦喜歡看暴力的刺激娛樂節目，包括摔角比賽、打鬪電影等等。於是便亦有些看中這種青年心理傾向的人，迎合這時代青年病態心理，大量拍搶刼、打鬪、強姦、濫交的電影，作爲一條財路，心理病態配合了畸型娛樂節目的感染，使整個社會秩序因而越搞越亂。筆者以爲如果單從文化歷史的觀點去看侵犯暴力的問題，找出答案並不難，無論如何侵犯暴力的蔓延，我們絕不能假定是由於現代人因爲吸入過多廢氣使心理或生理起變化，使侵犯暴力蔓延起來，亦不必用似是而非的理由，引伸什麼「生態學」的證據，須知日本在三十年代侵畧中國時，那時尚沒有廢氣問題，亦沒有「生態學」問題，但當時日本兵在中國的獸行，在東南亞各國的獸行，如怎樣十幾個獸兵，將一個中國女子輪姦之後，如何用軍刀去剖開被姦者的陰道，看受難者掙扎哀號到死以取樂，南京大屠殺，多少獸兵，殺人殺到手軟而不發抖的人，今天還好好地活着的大有人在。那侵犯暴力的精神袖領裕仁天皇，當年如何向暴行英雄授勳，如何舉杯向希特勒祝福。又如何接待傀儡皇帝溥儀，現在又如何與他當年的敵人打交道，作親善訪問，這類「應召女郎」式政治哲學與生態學及吸入廢氣無關。我們思索這種問題時，爲什麼不試行從文化觀點去着手分析。相信人類在幾萬年以前，那時期並沒有文化，人與野獸沒有分別，野獸與「野獸人」的生活方式，必須是依賴侵犯暴行才能生存，直到文化發展增一分，侵犯暴行才被遏制一分。人類今日講求不同信仰的人，如何尋求存異求同，建構和諧理想，有如用不同音符建立一首和諧而美妙的樂曲。那樣，這種成就，應是文化發展到更高級的結果。反之，文化發展給物質文明的成就而中止了，因而出現一個文化歷史逐漸倒退的時代，這時代出現時侵犯暴力亦越來越顯著，物質文明，使一架航機很舒服地在幾小時內，由日本送到以色列。文化的倒退，使三個日本青年在特拉維夫機場重演當年屠殺中國人那樣去殺無辜的乘客活劇。物質文明使日本重新成爲經濟大國；文化的倒退，又重新使天皇陛下的臣民，再打我國釣魚台的主意，以及隱隱出理再侵畧東南亞的野心。

暴力社會，多數產生自文化水準最低的社會，唯有文化水準最低，獸性才容易給煽動起來。換句話說，一切文化思想最低級的哲學思想，亦很容易使整個社會的青年，傾向暴力。本港有些常作違心之論的影評人，爲了不可告人的原因，喜愛將販賣暴力的電影，用一個比較不刺眼的名詞「動作片」來解釋，寫這些文章的人，豈不知扮演仙女與天使的角色，在美妙的音樂中跳芭蕾舞時何嘗不是動作。正因爲如此，他們便可以將血腥暴力的東西美化起來。如果要作公平合理的分析，所謂「動作電影」，應有野蠻動作與非野蠻動作之分。暴力電影應該劃入野蠻動作片範疇，更應列入低級文化水準作品，因此歌頌這種電影的評論，亦非被列爲低級文化水準的評論不可。

最近大陸流傳的反共歌謠諺語

朱明

福建地區

一、地富右、飛機搭上金山樓；富中農、深圳過關到九龍；貧僱農、無產階級永世窮。

註：中共展開笑臉外交以來，對於僑眷申請出境之限制不似以往嚴厲，僑眷申請遠赴南洋、美國、加拿大者甚多，只有貧下中農，因無海外親友，唯有留在鄉間過其永世不得翻身的苦日子。

廣東地區

二、吃不飽、餓不死、穿不暖、凍不僵、住不好；一起跑、捉住了，就拉倒。

註：粵省農民生活貧困而距離自由地區之香港最近，因此普遍存有外逃之念。

三、堤圍三年崩兩次，田園淹沒人遭殃，一年不足五月糧；三日無雨車頭響，一場大雨變汪洋，棄妻賣兒走他鄉。

註：肇慶地區位處西江下游，肇慶一帶水流湍急，附近農村堤圍常遭洪水沖崩而泛濫成災，當地人民年年遭災害，以致家業蕩然，骨肉四散。

四、糧食不夠吃，備戰再加征，為了要活命，推翻毛澤東。

註：六一年五月中旬，佛山火車站及汽車站附近出現此一詩歌形式之標語，一時流傳甚廣，該地公安保衛機構為此成立專案小組負責調查，並積極展開搜捕工作，惟無所獲。

五、一嫁幹部全家光（榮），二嫁工人入城逛（馬路），三嫁華僑有僑滙，能夠出國最上算。

註：東莞地區人民生活貧困，較之當地有僑滙收入的僑眷本有相形見絀之感，現自若干僑眷申請出境後寄回信件中瞭解海外生活情形，更令彼等羡慕不已，當地少女之間目前普遍流傳此一歌謠。

子孫受害億萬千，運動頻來愁無限，性命何須再苟全。

註：興寧地區有某教師從事教育工作三十年，在「文革」期間，因其為「地主」成份，被迫返鄉生產，迄今未復職，渠因終日勞動仍不足維持溫飽，對前途灰心至極，遂賦詩如上以宣洩內心怨憤。

貴州地區

七、黑夜漏將盡，星光已漸殘，青天隨日見，將士草原還。

註：㈠此一民謠暗示中共統治的黑暗時代即將過去，五星旗的光芒逐漸消逝，青天白日的旗幟隨之將重新出現，蔣總統快要率領國軍打回來了，（按：末句「將」字加一草頭即為蔣）㈡該省發覺此一民謠後會大舉追查來源和流傳情況，並在新貴州日報發表專文，要求人民羣眾切勿聽信謠言，並稱檢舉該民謠作者可獲獎賞。

雲南地區

八、出門滿天星，回來星滿天，風吹當打扇，下雨是流汗。

註：下放該省邊境之知識青年工作辛勞，營養不良，加以山嵐瘴氣及毒蚊侵襲，引發惡性皮膚潰爛。該省最近在下達各社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辦公室」的有關「指示」文件中即自承「情形嚴重」。此一歌謠係當地知識青年用以自嘲者。

九、眉毛鬍子一把抓，遍地開花不結果。

註：該省農民對所謂農田「基本建設」均表示不合作態度，不得不於本年三月間在廣播中承認「國家每年用於基本建設的人力，物力總有一定限度，如果子攤舖得太大，就分散了力量。」

江蘇地區

十、忙忙碌碌帶頭幹，大事小事說了算。

施漢諾

施漢諾目前在北平只是一名傀儡，北平要其作任何事，他都要服從，換言之，其所作的一切都是遵照着中共頭頭的指示。例如施漢諾每天攻擊龍諾及共和國政府的廣播稿，都是遵從中共指示而親自撰寫，然後再送至周恩來辦公室檢查，以便增刪，待周恩來檢查後再送回「外交部」然後再錄音廣播，所以，施漢諾現在所講的每一句話，都是中共授意說的話。

施漢諾在高棉時具有無上之權威，可以為所欲為，但在北平儼如奴婢一般，例如：他欲訪問周恩來，即使是事先已安排會晤時間，每次均須佇候一段時間，有時甚至還要等待二、三小時才能見到周恩來，同時，他也只能夠見到周恩來而已。

由於中國版圖極為遼濶，故中共頭頭不希望施漢諾在北平長居，便安排渠到各地工廠去參觀訪問，這種訪問完全由於中共片面決定，其訪問日程節目、地點、參觀之地方，所經路線並不事先通知，亦不准其隨意走動參觀，同時，參觀後還要撰寫報告。

根據共黨國家的體制，黨具有最高權力，黨總書記的權力高於國家元首的權力。高棉流亡政府在北平成立了「柬埔寨王國政府」由施漢諾擔任元首外，還成立了「柬埔寨人民解放陣線」。由賓奴擔任「中央政治局」總書記，因此，賓奴的權力似乎已凌駕施漢諾，亦因而導致賓、施之間不和，施漢諾目前的工作只是遵照中共指示撰寫廣播稿，

歌謠。

安徽地區

十一、大事推上頭，小事推下頭，說話慢開口，遇到困難繞道走。

十二、頭頭當不得，政治搞不得，學校是非之地呆不得。

註：上述兩首歌謠皆流傳於該省工農大學之各級領導班子間。

十三、抓一氣，好一陣，人在面貌改，人走又還原。

註：該省人民廣播電台於本年元月間播稱之農村集體生產提不起興趣，幹部對於吃力不討好的基層工作厭倦，呈現「人窮、地瘦、班子弱」的局面，「駐社人員事無大小，主意都自己拿」，此一現象實堪憂慮。

江西地區

十四、說一千，道一萬，不如埋頭拚命幹，幹部整天圍着柱子轉，戰士整天在看字上打算盤。

註：該省生產建設兵團第五團共軍對於無盡的政治運動學習不勝其煩，流露厭倦情緒。

湖北地區

十五、見肥肉就吃，遇骨頭就丟。

註：大冶鐵礦礦山生產隊隊員因待遇低，不肯對工作賣力；凡是操作穿孔機，電鏟等較輕鬆的工作就搶着做，而對採礦苦工則無人願意前往，因此僅半年間就形成了嚴重的採撥失調。

十六、家大業大，浪費點沒有啥。

註：該省冶金地質探勘系統曾發動羣眾展開節約運動，但人民均嗤之以鼻，不加理睬。

十七、抓先進，見效快、抓後進、劃不來、一陷進去、就出不來。

十八、後進隊，真難抓，哪年哪月起變化。

湖南地區

十九、啃不動的硬骨頭，捧不起的爛泥巴，抓哪算哪，不行再搬家。

註：該省新田縣革委會為了整頓「後進隊」（即指生產條件差，產量低，收入少，分配不能兌現的窮隊）整整抓了一年沒有起色。因為農村幹部皆認為「後進隊」是拖不動的龍尾巴，嘴巴上講抓後進，行動上卻繞開走，問題各式各樣，思想根源卻只有一個——「後進隊一切後進，後進隊改變不了」。

山東地區

二十、提起來搖頭，抓起來棘手。

廿一、見面批評他們，背後指責他們，下去迴避他們，上來冷淡他們。

註：該省農村幹部對於後進隊學大寨，抓生產始終提不上，認為威海衛市革委會對他們是「一點麻子帶百醜」，「對瘦孩子不給好臉色」，故均不願到後進隊當幹部，唯恐「陷進去拔不出腿來」。

山西地區

廿二、刮刮鬍子洗洗臉，修修補補看表面，遇到天旱抓工程，下起雨來就收兵。

註：該省竭力要求農村幹部加緊興修水利，促進生產，但農村幹部均採敷衍態度對付。

陝西地區

廿三、規劃規劃，筆頭一劃，牆上一掛，作用不大。

註：陝西日報供認：水利工程規劃由少數人包辦代替，關起門來搞加減乘除遊戲。

河北地區

廿四、春耕生產不着急，奪取豐收沒問題。

註：該省故城縣克莊公社西第三大隊農民對急如星火之「抓好春耕生產」工作，相應不理，使共幹莫可奈何。

廿五、搞好春耕有困難，奪取豐收有問題。

註：故城縣試官寨公社傳官屯大隊去冬以來雨雪稀少，旱情嚴重，對「抓緊春耕」不表樂觀。

黑龍江地區

廿六、菜團加胡椒粉，不是吃而是嚥。

註：㈠該地區生產建設兵團規定下放青年工作時間均以日出日落為準，中間不得休息，進餐時間即在地頭上以菜團飯裹腹，加以風沙極大，青年們莫不叫苦連天。

㈡所謂「菜團飯」係以玉米粉、高粱粉、黃豆、蔬菜等混合捏成，天冷時硬如石塊，難以下嚥。胡椒粉係指風沙塵土。

平生活

施漢諾目前居住在北平反帝路十二號，法國於一九一二年駐華大使館舊址。中共派了六十名衛兵在其寓所監視，他的活動範圍只是在圍牆之內，未得中共許可不得外出一步，彼會自喻猶如在監獄中一般。一旦獲准外出時則其汽車兩旁的玻璃均置上黑色窗簾，所以他們對於北平街道景色，迄今仍一無所知，施漢諾現在唯一娛樂，只能打羽毛球，甚至每週多至四次。

施漢諾本身有時候在喃喃自語，對於今天的景況表示失望。有時候則嗟嘆，目前還有汽車、洋房、又得溫飽，只好依照中共的一切指示吧！

追隨施漢諾流亡的大部份人，都思念着高棉，有時候大家默默而坐聆聽此間的廣播，而大家也知道此生恐已無法重返高棉矣！

當美國邁考克參議員訪問中國大陸時，施漢諾曾面告邁考克參議員，他希望能返回高棉，當美國曼斯斐特參議員訪問中國大陸時，中共以「柬埔寨人民解放陣線」「中央政治局」的名義，拒絕安排會晤，並將施漢諾送至瀋陽參觀訪問，亦因此項要求遭拒，施漢諾與賓奴之間磨擦，更形表面化。

當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時，施漢諾亦提出安排會晤的要求，但是，中共政權卻把他們全部送至河內訪問，以免彼等節外生枝。北越會允佔領高棉後交還施漢諾，至於紅色高棉軍數量，流亡政府一無所知，棉共頭頭如喬森潘等從未見面，據施漢諾云，他們均已死亡。

喬昌

水門醜聞案的經緯

舉世矚目的「水門事件」，自從四月下旬擴大以來，歷時已達一個多月。這一「政治醜聞」，不僅全美被鬧得滿城風雨，而且轟動了全世界！特別是共和黨的尼克遜政府，更受到了「地震」般的威脅！截至五月一日止，白宮便有七名高級官員因受此牽連而告垮台；甚至一度傳說總統尼克遜，亦因受此影響而可能辭職。據「華盛頓明星晚報」五月二日指出：「尼克遜總統前晚提醒我們，他還有一千三百六十日任期，未來的發展可能使他不能服務至任滿為止。」暗示尼克遜對此事件，已感到非常厭煩！

本來尼克遜於此事件達到高潮時，毅然決然開除了幾名高級助手，並擔承「水門事件」的全部責任，更表示秉公辦理這一事件，態度積極，似已告一段落。但到五月初旬，美參議院通過一項決議案：㈠促請他委派一個局外的獨立調查人員，來調查水門偷聽案；㈡同時在戲劇性的轉變中，尼克遜被人把他和國防部文件審判的秘密活動連在一起。尤其到了五月中旬後，參議院特別委會已就本案進行公開聽證，預料將可能爆出空前驚人內幕，而若干議員和其他人士，則不斷地要求彈劾總統，或希望尼克遜陷於國會的新壓力下而自動去職。

五名神秘客水門被捕

究竟「水門事件」的經過是怎樣？也許還有些讀者不很了了，這裏畧加敍述。所謂水門，原是一座建築物的名詞，一如本港的「××大廈」。由於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七日凌晨二時，正是美兩黨開始進行競選的時候，突有五名行踪詭密的人，潛入華盛頓水門大廈內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總部，並隨身携有攝影機，和偷聽電話設備等；且其正在竊取民主黨方面有關競選文件之際，忽有大批警察掩至，五人全遭逮捕從而引起民主黨方面大譁，曾向共和黨方面提出過賠償損失的控訴，在競選期間尚未發生什麼影響，亦未引起人們對此事件的注意。加上當時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麥高文的中流易馬，突以施利佛代替伊格頓為其副總統候選人，更將水門偷聽事件沖淡了。不料到去年十一月初旬全國投票結果，尼克遜卒以土崩式的勝利壓倒了民主黨的麥高文而當選連任。因此，民主黨人懷疑尼克遜派人偷聽了它們的競選秘密計劃，收到了中國孫子兵法所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效果，越想越認為可能，故於尼克遜第二任期開始後，民主黨人乃舊事重提，推波逐瀾，使水門事件愈鬧愈大，牽涉到若干政府官員，特別是白宮幕僚，以及尼克遜最心腹的「親密戰友」，對他當選出力最力的人。

不過話分兩頭，當水門事件發生後，一直都在進行調查中。由於去年六月十七日在水門酒店捕獲的五名神秘疑犯中，有四人為中央情報局所僱用的古巴流亡者，最重要的一個便是詹密斯·麥考德，更為尼克遜連任委員會的安全協調員。當時白宮曾聲明此事與政府完全無關；同時指導競選的最高負責人密契爾，也曾予以否認；並說被捕五人，概與競選組織無關，亦非該組織所許可。然而，不到幾天之後，密契爾卻突然神秘辭去了該競選指導人的任務。同時，警方也發覺偷聽者的組織，進而追究出如下兩個嫌疑人物：一名霍華德·漢特，為中央情報局舊人，並現任白宮臨時僱員。另一名戈登·利第，為前任白宮助手兼任競選委會財務。因而認定此二人和以前被捕五人為共犯，並從這些疑犯方面發現跟尼克遜競選費用有關。

一批涉嫌大官被炒魷魚

最壞的是在疑犯之一的麥考德在法庭認罪之後，他突然聲言這一案件非常複雜，其中還涉及有不少的人，但受到壓力不得透露眞相。於是外間仍傳說是白宮顧問狄恩三世分別付給各被告人七十五萬元，以買通他們勿再暴出內幕，俾免株連他人。到了今年四月中旬以後，總統尼克遜宣佈他決定對水門事件進行徹底調查，假如發現任何政府人員有證據，受到牽連的話，卽毫不循情地將他停職。而密契爾亦於此時已應大陪審團的要求，而出席作證，表示偷聽計劃曾有三次交他處理，全部遭他駁斥。否認儘管否認，但無意中卻露出了馬脚，承認有偷聽計劃，故敏感的新聞記者們，進一步地報導偷聽計劃實經密契爾所批准。這一來，令到尼克遜表示異常憤怒！至四月底卽傳說有許多白宮重要幕僚可能更迭，並包括總統的親信助手。

最早被迫掛冠的馬格路德，係尼克遜的親信暨「水門事件」中的中心人物，於四月廿七日辭去其政府職位。這位三十八歲的白宮助理商務部長，為尼克遜一九七二年競選連任的一位最早組織者，他隨後曾出任競選運動的副主持人。據說他曾將白宮高級人員介入水門偷聽計劃，以及他本人捲入了此項間諜活動等情報告聯邦調查人員。「紐約時報」與「紐約日報」同時報導說：代理聯邦調查局長葛瑞，曾經表示他已將介入水門偷聽案的一位人士所交給他的案卷，於兩位白宮助理認為該項文件「永遠不能公開」之後，把它燒毀。時報引述內幕消息進一步地指出：上述案卷的文件，乃係承認去年在水門大厦的民主黨總部進行偷聽機密罪名的亨特，與總統的法律顧問狄恩，及尼克遜的內政顧問厄力治曼舉行會談時，由狄恩交給葛瑞的。因之，葛瑞、狄恩、厄力治曼，都步馬格路德的後塵而去職。

此外，尚有檢察總長克萊廷士，白宮首席參謀郝德曼，及美國新聞總署法

律顧問史特瑞美，也隨之被炒魷魚。總統尼克遜在他向全國廣播時，擔承其錯誤責任的演說中表示：「那些犯下這個偷聽罪行，和那些尋求掩飾偷聽罪行的人，都必須接受處分。……」尼氏並計劃改組其政府，據「洛杉磯時報」五月十日報導稱：盛傳尼克遜總統打算將他的政府加以改組，現已內定他的特別顧問基辛格出任國務卿，而現在國務卿羅傑士，則將調任其他重要職位。至於前財長康納利，將可能繼基辛格，出任尼克遜總統的內政與外交特別顧問，但不支薪津。爲了澈查水門偷聽醜聞案，乃着國防部長李察遜負責進行。而國防部長一職，則已遴選中央情報局長施勒辛嘉接替。但至本文截稿時爲止，國務卿的職位仍未更動。

總統爲兩近臣所蒙蔽

到了五月十五日以後，此一政治醜聞事件，似乎出現了另一個新的高潮。由於調查水門事件特別委員會主席厄溫參議員，在開始調查之前宣佈：「將有若干新聞媒介迄未透露的驚人消息。」並暗示「在幾十個證人之中，第一個證人將是尼克遜總統競選連任委員會的經理密契爾，他是導致尼克遜於一九七二年連任的壓倒性勝利者。……」這是給尼克遜政府的一個重大打擊；尤其嚴重的是，前商務部長史丹斯等人涉嫌捐助尼克遜的競選費用達廿萬美元之鉅。據「紐約時報」五月十一日報導：「前檢察總長密契爾，前商務部長史丹斯和資助人韋斯高，涉嫌捐助二十萬美元給尼克遜總統連任運動有關。……」令到此案發展成爲本世紀以來，美國政局中最大最嚴重的醜聞事件。論者每以哈定總統任內的茶壺山油礦大貪污案相比擬，致使尼克遜政府因此而發生了空前嚴重的危機！甚至有人已公開提出彈劾總統問題呢。故此，會逼使證券及外滙委員會主席柯克於五月十七日宣告辭職。

至於尼克遜既然矢口否認他事前知道水門偷聽事件，然則他爲什麼又要引咎自責呢？一般認爲尼克遜是一個急功近利的人，他爲了要連任總統，便不惜出賣美國多數盟友，而與北平中共政權勾結；甚至於去年三月親自跑到北平魔窟去朝拜，其面皮之厚，良心之黑，不僅在美國歷史上所無，卻整個世界也沒有。像這樣危害世界和平，而企圖抬高自己聲望的勾當都幹得出來，何況對付那強大的政治對手，顯然更無所不用其極！所以，觀察家們認定尼克遜在競選連任期間，爲達目的而不擇手段，暗中指使他的親信去偷聽對方情報是大有可能的。正因爲這樣，所以若干人士仍在繼續羅織，非要引起政治危機，迫使尼克遜總統去職不可。

雖然尼克遜劍及履及地從事內閣改組，對於偷聽活動的所有涉嫌政府高級官員，均予以撤職處分；同時，「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安德遜於五月十六日發表文章說：「到目前爲止，眾所週知還沒有一個證人會經作出歸咎於總統的證供。……恰好相反，我們的白宮消息人士曾提出保證，尼克遜總統與他屬下的卑污工作還沒有關係。」但至低限度，尼克說總統用人失當，御下不嚴，以致他們胡作胡爲，無法無天，尼克遜也不能辭其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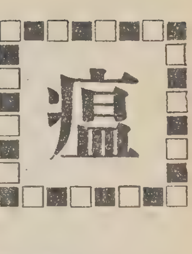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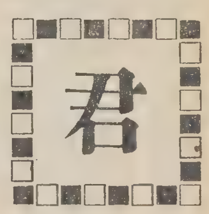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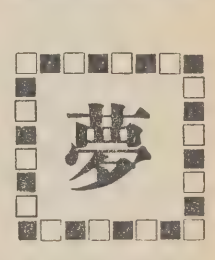
原來尼克遜雖高踞白宮的總統寶座，卻仍孤陋寡聞，一如傀儡主席，一切大小事件都毫無所知，受人蒙蔽。非到事件鬧大，他是無法聽得到，看得見的。據說最近被炒魷魚的白宮首席參謀郝德曼與厄力治曼，壞事最大！因爲他們都是尼克遜的近臣，白宮最具有勢力的人物。信不信由你：昏庸的尼克遜，過去寵信以上這兩個寶貝，而與外間隔絕，自己高枕於白宮，任由他們去擺佈，怎不危險？誠如宋歐陽修的「宦者傳論」所說：「……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己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

白宮電話也曾被封鎖

事實上，尼克遜在偷聽醜聞案爆發的前後，對於屬下的胡作非爲懵然不知道，而使自己陷於孤立。美國歷屆總統都有其智囊團，隨時都與一些幕僚、謀士晤談，然後才決定一項策畧。只有尼克遜例外，郝德曼與厄力治曼這兩個近臣，權高勢大，據說除了總統的特別顧問基辛格一人，可以隨便出入白宮，無需通報而可直接見到尼克遜之外，其餘的白宮大員，包括國務卿羅傑士，以及副總統艾格紐等人，若不經過上述兩人同意，也休想見到尼克遜。甚至白宮的電話，也往往給他們封鎖，總統辦公室所設總機的接線生，凡是總統的總話，必須查問明白的原因，非經過郝、厄兩人同意，連通電話亦不可能。當此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相信許多極權國家的統治者，也不會昏庸至此，何況標榜民主的美國總統呢？在過去的幾年間，美國會議員們，曾經懷疑總統的權力；國際輿論及其國內報紙，則紛紛指摘尼克遜總統的特別顧問基辛格的權力，要大過國務卿羅傑士；卻無人想到白宮有了郝德曼與厄力治曼兩個近臣弄權，蒙蔽總統，闖下了包天大禍！若非華盛頓郵報揭發水門偷聽醜聞，那末昏庸的總統尼克遜，可能迄今仍被蒙在鼓裏。

幸而美國尚有健全的輿論，把這一空前嚴重的醜聞揭發；加以民主黨爲了打擊敵黨而替本黨舖平下屆總統競選的道路，乃竭力使此一事件擴大，致令昏庸帝王的尼克遜大夢初醒，隨即採取了行動：一面爲着「亡羊補牢」和平息風潮，而不惜將一批涉嫌醜聞案的政府高級官員予以停職；另方面則挺起胸膛來承認過失，以洗刷「昏君」與「懦夫」之恥！否則「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這是歐陽修九百四十年前所說的話，仍很適合今日美總統尼克遜的現實寫照。不過，水門偷聽醜聞案，仍在不斷擴大中，驚人內幕陸續爆出，將可能涉及前白宮若干高級官員，而尼克遜是否遭受彈劾，尚不得而知，等着瞧吧。

胡養之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陳泰運未同共產黨打過交道，看見管文蔚一表斯文，說話低聲下氣，自不疑有他，說道：「這個容易，大家都是爲了抗戰，貴軍遠道行軍，相當辛苦，經過敝軍防區，自應補給，需要糧食，我就着人送上，另外還有少許食物慰勞，以表示泰興民眾對抗日國軍的敬意。」

管文蔚說道：「還有一點要求，敝軍官兵也許要進城買些日常用品，希望司令准許。」

陳泰運說道：「這更不成問題，泰興是國家的領土，彼此都是國軍，當然可以隨時進出，決無人阻止就是了。」

管文蔚說道：「這就太多謝了，我同去告訴敝軍陳司令，遵照司令的吩咐辦事。」

陳泰運說道：「原來貴司令也姓陳，可是巧的很，請先代我致意，明天我着人來奉邀，務請我這位本家進城吃杯水酒，敍敍親誼。」

管文蔚說道：「好的，司令好意一定轉達，陳司令將會進城拜候。」

陳泰運滿懷高興，派人送去幾十頭肥豬，幾十罎洋河高粱。

陳毅聽到管文蔚回報，笑道：「我們這位本家這次是引鬼上門了。」

管文蔚問道：「司令員進不進城去拜候陳泰運？」

陳毅擺手道：「斷不能去，如果我到城內陳泰運把我扣留，或者就在酒席筵前擲杯爲號，把我殺了怎麼辦！」

管文蔚笑道：「怎會有那樣的事？」

陳毅拍拍管文蔚的肩膀，說道：「兄弟，你入黨時間短，對於共產黨的性格還不太了解，作一個共產黨員必須記住防人之心不口無，害人之心必須有，如此就無往不利了。」

管文蔚說道：「現在的問題是陳泰運派人送來禮物，咱們總要有人去回禮答謝。」

陳毅看看粟裕，說道：「粟裕同志，你辛苦一趟吧！」

粟裕冷笑一聲：「你怕死，我不怕死。」

陳毅說道：「我不是怕死，實在因爲我活着對黨有用處。」

粟裕說道：「照司令員同志的說道，我活着對黨就沒有用處了。」

陳毅當時嘿然。

粟裕說道：「照我看，我活着比司令員有用處，因爲我能拚命打仗，司令員不能。」

陳毅覺得抓着了理，說道：「你怎麼說我不能拚命打仗，古今那有主帥上前線的，韓信也未親臨前線打過仗，我這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管文蔚眼見兩人越吵越激烈，說道：「不要一味自己爭執，我們應當商量怎樣應付陳泰運。」

陳毅眼見派不動粟裕，說道：「這樣好了，着副官處長雷明去，買幾擔西瓜帶去，就算回禮，可要他趕快回來。」

管文蔚得到命令，自去告訴雷明。

陳毅氣已平下來，說道：「粟裕同志，今晚要進攻陳泰運了，你看怎麼打法。」

粟裕說道：「簡單的很，派出一批便衣隊入城潛伏，聽到城外砲聲一響，就要他們在城內縱火，裏應外合，很快就把他們消滅了。」

陳毅拱拱手，說道：「打仗我是眞不如你，今天就請你指揮吧！」

粟裕也不同他客氣，當即分兵調將，準備夜間進攻。

陳泰運在城內完全不知道這邊的事，看見肥頭大耳的雷明穿了一雙草鞋，送來幾擔西瓜，見面再三敬禮，覺得十分受用，更不作任何防備。誰知當天夜裏，全城軍民都已入了睡鄉，突然一聲砲響，四面槍聲齊起，接着全城失火，陳泰運趕快起身想抵抗已來不及，馬上新四軍已進了城，一齊高喊活捉頑固分子陳泰運。陳泰運又急又氣，只得率領一批衛隊由北門縋城而出，奔向黃橋。

新四軍進城將陳泰運部隊繳了械，立時派出縣長，出榜安民，說明陳泰運私通敵人，破壞抗戰，新四軍奉到顧長官命令，將陳部解決。商民不必驚慌，仍然可照常營業。

當地商民不了解新四軍怎麼同事，只知道是國軍，在商民習慣上認定過往的國軍才是正規國軍，當地的只是游擊隊，這次是正規軍解決了游擊隊，當然沒有錯。

陳毅進了泰興，商量要辦兩件事，第一件派人向李明揚報捷，希望同李長江保持密切接觸，如果日本皇軍發動掃蕩時，希望李長江能設法掩送，這一路就派管文蔚去。第二件事要着人去向韓德勤解釋，先穩住韓德勤。

粟裕說道：「派人去同李明揚聯絡，希望透過李長江取得日本皇軍的諒解，還有可說，派人去同韓德勤談什麼？」

陳毅笑道：「粟裕同志，打仗我不如你，弄這一套陰謀詭計你就不如我了。」

粟裕說道：「其中奧妙何在，請司令員說明白些。」

陳毅說道：「我們如果不在韓德勤身上作番工夫，韓德勤一定向上報告，不論他報給于學忠，還是顧祝同，最後鬧到重慶去，對我們都不利。」

粟裕說道：「我們既然打了陳泰運，也就不怕軍事委員會干涉了。」

陳毅說道：「話雖然是這麼說，能騙一天還是騙一天好。這點問題還小，最怕是韓德勤害怕跑了，我們可就麻煩哩！」

粟裕問道：「他怎麼會跑？」

陳毅說道：「這個人在江西被我們打敗兩次，每次都是全軍覆沒，差點被俘，一次是突圍出去，一次是化裝伙伕逃掉，相信他已被紅軍嚇破了膽，聽說新四軍就是紅軍，不跑才怪哩！」

粟裕搖頭說道：「司令員是說笑話，韓德勤身爲江蘇省政府主席，又是魯蘇戰區副總司令，守土有責，怎麼能跑，跑去那裏。」

陳毅說道：「這個你又不明白了，那裏安全他向那裏跑，即使不跑去重慶，也會跑到浙西或皖北。」

粟裕說道：「他眞是跑出了省界，變成擅離職守，國民政府一定要辦他的罪。」

陳毅笑道：「你又錯了，國民黨只有人情非有紀律，如果有紀律，就憑韓德勤那塊材料，一輩子未打過勝仗，打一仗敗一仗，怎會升到這麼大的官。」

粟裕說道：「總也有個原因。」

陳毅說道：「原因嗎？簡單的很，他背後有顧祝同作靠山，就算跑去安徽，仍然當江蘇省主席，你放心好了。」

粟裕說道：「就算你說的對，他跑了不是更好，你爲什麼要去穩住他。」

陳毅說道：「你又不明白了，他手下還有許多官兵哩，這些官兵對我們沒有用處，但槍砲可有用處了，我們只有從他們身上得到補充，才可以壯大自己。所以我怕韓德勤把兵帶跑了，我們就是一大損失。」

粟裕說道：「司令員以爲這批隊伍我們一定能消滅嗎？」

陳毅笑道：「我想一定可以，由顧祝同重用韓德勤，就可以想到韓德勤手下是什麼人了。」

粟裕搖頭道：「這個說法不合邏輯，現放着我們兩人在這裏，司令員自承不能打仗，但是我眞能打仗的。韓德勤飯桶，但他的部下就未必也是飯桶。」

陳毅恨透粟裕講話不留餘地，但此時也不能同他抬槓，當時忍住氣說道：「我雖然打仗不如你，但我有自知之明，可以把全部責任交給你，韓德勤不會的，越是沒有用的人，就越是抓權，無論他部下官兵怎樣勇敢，但聽他指揮就一定完蛋。」

粟裕說道：「司令員既然認定這樣對，就這樣辦了，只是派誰去騙韓德勤呢？」

陳毅想了一下，說道：「我還想不出派誰去合適。」

粟裕說道：「要以我的意見，最好是司令員自己出馬。」

陳毅指指鼻子：「我自己去？」

粟裕點頭道：「最好是這樣。」

陳毅說道：「你想謀害我？」

粟裕說道：「司令員又不礙我的事，我謀害你幹嗎？我想你自己去，比別人有兩項優越條件，第一、你夠份量，你是支隊司令，最高指揮官，你去見韓德勤，比較鄭重，騙他也比較容易。第二、你對韓德勤的底子摸得清楚，可以隨機應變，不用向別人請示。」

陳毅笑道：「你還少說一項，我有過人之才，能言善辯，只要我同韓德勤見到面，一席話可以把他騙得貼貼服服。」

粟裕說道：「一點不錯，這點我倒沒有想到，這樣說，司令員是非去不可了。」

陳毅正說得眉飛色舞，忽然想起一件事，問道：「韓德勤會不會把我扣留殺害。」

粟裕說道：「你細想想，韓德勤眞有那個本領，倒不是個飯桶了。」

陳毅被粟裕一說激起了雄心，當時換上少將制服，配上領章，帶了兩名警衛，騎着馬去黃橋見韓德勤。

陳泰運失了泰興，倉皇跑到黃橋見到韓德勤報告。

韓德勤一聽說新四軍頓時目瞪口呆，問道：「他們怎麼過的江？」

陳泰運說道：「這就不知道了，我得到消息時，他們已到泰興城外。」

韓德勤嘆口氣：「完了，我這個位子坐不住了，這眞是前世冤孽。」

陳泰運說道：「他們並沒有多大兵力，我們若集中全力進攻，一定可以把他們消滅。」

韓德勤擺手道：「不行的，你沒有同共產黨作過戰，不了解。我在江西同他們打過幾次，簡直防不勝防，不是我的福大，兩次都沒有命了，所以我提起共軍就頭痛，不料他們又找上來，眞是冤孽，眞是冤孽。」

正說着，門口傳達進來報告，新四軍司令陳毅求見。

抗戰武術談

四師整訓論功行賞
上司厚愛永誌難忘

張仲仁

砲兵營由崑崙關凱旋回師，調到遷江縣境。當我們夜晚行軍到達上次來過的那道江邊，只見第五軍的人車，擁塞公路，連綿達數里之長，均在等候那艘用手拉繩索的輪渡過江。所有等候的人，都面露焦急不安的神色，因那時前線仍在激烈戰爭，雖然崑崙關的敵人已全部消滅，但白天的制空權，還是操縱在日寇手中。如今晚不能過渡，到明早九點鐘，敵機必定會來轟炸掃射，這是無可避免的，怎不令人擔心呢。我們於深夜十一時抵達江邊，已排着很長的隊伍，在隊伍中一寸一寸的向前移動，直到零晨四點鐘，還只移進離初時排隊處不遠地方，隊伍只縮短三分之一的距離，如照此順序前進，最快要等明天中午，才可輪到上渡船過江。江邊光禿禿一點隱蔽的地方也沒有，如不設法過江，明天決逃不過挨敵機轟炸掃射的刼運。連長因有公事，頭一天已去了柳州。那晚是由連附統率行軍，他見此情形，急得團團轉，眞如熱鍋上的螞蟻，不知怎樣是好，當然我們每個人都一樣着急，無不擔心明早天亮後，人員車砲的安全，人還可以預早跑去遠的地方躲避，但是大砲是難找到掩蔽處的。那時我坐在車上心中暗想：我們是一個連的單位，插在第五軍裏面，等於三四百個單位中之一份，好像滄海一粟的渺小，能算得什麼呢！但這次在戰場上，砲兵營長提出的砲轟戰畧，收到相當效果，憑這點關係，所有第五軍的官兵，見到我們砲兵營的人，都非常客氣，大家是同患難並肩作戰的戰友嘛。當時我想到了一個法子，急忙去找連附商量，我找到連附說：「第五軍有這樣多的傷兵車輛，及官兵在等候過江，當然有一位高級長官在此負責，我們可去找他報告情況，他如不准我們先過江，明天出了危險是他的責任。」連附一聽我的意見，覺得值得去請求一下，立即要我坐他的指揮車，同去找負責長官。在公路上右轉左彎的，好不容易在江岸邊找到負責人，原來是第五軍的副軍長負責指揮，可見他仍何等的重視渡船的安全與秩序。連附做事很愼密精細，在公文皮包裏取出紙張，要我用手電筒照着，他簡單的寫幾句書面報告，然後向副軍長當面報告，並呈上報告書。

副軍長見到我們連附的報告後，才知有重砲營的砲車隊伍在等候過江，他態度很客氣，且詢問一切詳情，還慰問說：「這次你們辛苦了，崑崙關收復，多得你們協助，不要着急，我替你們安排提前過江。」他考慮了片刻，立即下命令！從現在起，過江撤銷輪流，先到先渡辦法。改爲傷兵第一，重砲營第二，兩百師的重武器第三，某單位第四等等。各自預算時間，如排在後面的，趕快疏散離開江岸，找隱蔽地方去休息。並即派人坐摩達車傳令，傳令兵口中叫出：「副軍長的命令！所有等候過江者，從現在起傷兵第一，重砲營第二，任何人不准爭先搶渡，排在後渡的，趕快找地方疏散隱蔽。」我跟隨連附去見副軍長，當我站在一邊，見他這種處事的迅捷爽朗，眞不愧大將風度，我最敬佩他命令下的「傷兵第一」四個字。那時在江邊一車車身受痛苦的傷兵，等待渡江，是如何焦急，在聽到此命令時，所有苦口木面的傷兵，均臉露微笑，大概他們覺得血沒有白流，上峯對他們體貼，使他們感覺莫大的安慰。他們替國家盡了全力，在前線拚命時受了重傷，應該受到優待和愛護的。凡是一個有才能的主將，一定是知道恩威並重，賞罰分明的。砲兵營在第五軍屬下，是處於客卿地位，而且是國軍中的精英武器，受到優先的待遇，是並不爲過的。當晚在江岸邊等候過渡的各單位，不但毫無怨言，而且異口同聲的說，應該如此。由此可見那時軍人的合作精神，及禮讓風度，眞是值得讚揚和模仿的。

砲兵營在遷江縣駐紮這段時間，我們有絕對自由休息的時間，只須早晚點名必到，在劃定區域範圍內活動，不可越過規定界線，怎樣玩樂都可以。因恐士兵與當地居民發生不愉快事件，才有此規定。那時我們不敢三五成羣的，離開營房遠的地方去玩，因當地老百姓有兩頭家，除少數男人在原住房屋看守，婦孺輩都在避開公路線的山村石洞裏住，如看見有軍人在石洞外邊，遊來蕩去，還以爲是想打他們的壞主意。人民每家都有槍械，如他們對你起了疑心，而你還懵閉閉的遊山玩水不離開，那麼你就要倒霉，他們會捉着你拖進石洞裏去，被人整死了鬼都不知道。部隊在廣西幾年，深知該省民風，因此不論去任何地區，凡事先找保長交涉，就不會撞板，如果想去山區遊覽風景，應該先告訴駐紮地的鄉保長，那他會給你很多方便，還派專人做嚮導，但絕對不可談論婦女問題。有些冒失鬼，想去鄉下找花姑娘，那就十拿九穩的，甜頭未吃到，反而挨一頓拳頭返來，而且返回到營房，還要受處罰，因爲揍你一頓拳頭的老百姓，不會打過就算，他還要抓着你來見長官，不要以爲軍事重地，有衛兵守哨，他就不敢入來，他根本不將軍人放在眼內，他還站在旁邊，等長官處罰你之後，對他陪禮認錯，才肯離開返去。可見桂省的民風是如何的強悍，如自己不檢點，就要丟臉吃虧。

我在興安縣受軍訓時，曾請團部修理工廠的鋼鐵技工，幫我打一把私人用的大刀，並用牛皮縫製一隻刀鞘，以後不論行軍上火線，去柳州運砲彈，我都隨身携帶。另外還有一把胡琴，一本字典，這三件東西是不離我左右的，因此一班同事曾贈我兩句笑語說：「出門携帶三件寶，走遍天下無處找。」我從小讀書，都不能按期按年的順利上學；小學時期，正逢土共大鬧江西省；中學時期，抗日戰爭爆發，學業未完成，就要參加抗戰行列。自覺學歷太差，學識不夠，因此時刻想到要充實自己，在軍隊中無法自修，只有帶着一本字典，看書報有不識的字，即記下來，隨時有空，就可以翻開來查閱，藉此增進一點學識，以滿足我的求知慾。武術也是我所喜愛的，所以大刀不離身，又可防身。胡琴是我的唯一娛樂，除開這三樣寶貝，我別無所求。

砲兵營有些官兵很有學識，初中、高中、大學生均不在少數，他們常寫文章寄去衡陽桂林各報社投稿。軍隊薪餉又少，都過着很清苦的生活，他們大多數家鄉已淪陷，沒有家裏的接濟，只得寫文章賺點零用錢。那時我家鄉還未被日寇佔領，父母時常有錢寄來給我用，因此我尚未覺拮据。在營中大家喜歡包餃子滾麵條吃，我雖是南方人，也頗喜愛北方人的麵食，閒中我出錢買豬肉青菜麵粉，做餃子麵條大家吃一頓。每次所花的錢，不會超過一塊大洋，但是大家都吃得很痛快，也相處得很融洽。我們砲十四團的官兵，北方人佔多數，我很喜歡北方同事的豪爽性格，說話坦誠，不存機心，說一是一。他們都稱呼我老表，而不叫名字，有時同事中有人遇到有小困難，他們會建議，去找老表，他或許會協助你的。記得有一位北方人，姓王的同事，他接到家信，說母親去世，父親年老不能工作，在淪陷區很困難，問他能否設法由上海的親戚處，轉寄三十塊錢給母親辦喪事。這下可難倒了他，一個月不吃飯也沒有三十元薪餉，母親死了已夠他悲慟傷心，就是老父親不提這點要求，亦應該盡人子的孝道，可是他卻無法做到，難堪之情，可想而知。軍中同事個個都窮，心有餘而力不足。這問題困擾得他無法解決，後來有人說，找老表試試，我才知道此事，幸虧我家中剛寄來二十塊錢，還未動用過，但還缺少十元，無處設法，我想來想去，只好去向連附商量，當時連附聽了，很同情的說，我送他十元做弔禮，最好不要給其他人知道。這樣就解決了他的困難，成全了一位同事對父母的孝心。我雖將我的錢幫助了朋友，自己卻沒有零用錢了。最後我想到寄一封信給我大姊，說明家中寄來的錢已送給同事，要她寄十塊錢給我零用，還請她不要告訴爸爸媽媽。我大姊不久回信來，稱讚我做得好，說對朋友應該有互助之情。她還寄來二十元補還我這筆數，我做了好人，並沒有吃虧，值得開心。

當我們砲兵營，正在遷江縣境駐紮休息時，不久上峯命令下來，論功行賞。第一連長升級調旅部參謀，連附直升本連連長，營長調升團長。因本旅暫無團長空缺，調升到別的騾馬砲兵旅任團長。營長得到命令，呈報上峯，不願離開本旅機械化部隊，去騾馬砲團任職。上峯答應所請，暫保留此升級機會，候有缺即補上。同時後方又繼續舉辦機械訓練隊。原先連附現已升任連長，有一天特派勤務兵來找我去談話，他對我說：「你這次在戰場的表現很特出，營長曾和我談過有關你升級問題，但本連無缺可補升，有意保你去後方機械隊任區隊長。用心去辦理一期訓練工作，你的資歷就有了基礎，以後可保送砲校帶職受訓，取到砲兵幹部的正式資格，對你的前途才有發展。在私人感情上，我是不捨得你離開第一連的，可是我不能自私而阻礙你的前途，你是可造之才，年紀輕要多吃苦，你考慮後再答覆我。」當時我回答說：「不用考慮，我不想去後方，願留在第一連工作，因我幹軍人是暫時性，候抗戰結束，我就請假回家經商。同時不願離開連長，及一班同事們，我們都相處得這樣好，彼此有了感情，怎忍心就此分手。」我們同事中，有很多家鄉早已淪陷、軍隊中薪餉又少，家中無半點接濟，有時寫信的郵票錢都成問題。我知道此情況，就去城市買一包信封信紙和郵票，放在寢室裏，大家都可用，花費又不多，卻給大家很多方便。我將同事間的一切情形告訴連長，他又勸我說：「年青人不要太重感情，凡事多用理智，天下無不散的筵席，你們同事相處融洽，固然難得，分別後可通訊呀！爲着你的出路，我來替你作主，你應該知道，幹一天軍人，就要有上進心一天，如以後職位升得高，兵帶得多，有機會上戰場時，憑你的勇敢機警，不是更能發揮你的所長。要打敗日寇，殲滅敵人，還我河山！這才是你的從軍的眞正志願啊。」經連長曉以大義，我已無話可說，更不能辜負他一片熱誠提拔的心。當時還破例保我升兩級，當然也是營長同意相助之力。事情就這樣決定了。此消息一傳出，全連同事都已知道，等我回到寢室，一班同事圍攏來關心我的問長問短，誰都不願我離開，尤其那位姓王的同事，得知他的一位好朋友就要分別，忍不住哭了兩場。其他各同事也都默默不歡，可是已無法挽回。我對他們說：「其實我也不捨得離開你們，因連長強自作主，不願意也得願意，這是連長一片好心。」當時將我和連長的對話，和他們重說一篇，他們也就默默無言。

待將一切手續辦理好後，我就動身離開曾和我在戰場上並肩作戰的朋友及長官們，黯然的作別去柳州搭火車，返後方團部報到。從此開始我另一種新生活。以前是自己受訓，這次是我訓練人，雖然自己年紀輕，然各項科目是我所熟習的，可說是駕輕就熟，毫無疑難之處。我寫信同家報告經過，家中接到我的信，很是喜歡，想到我必要添置衣物行李等，大姊舅父都寄了錢給我用，以示鼓勵。實際我自己很少用錢，除邀集同事吃吃東西外，不玩不賭不抽烟，往往錢放在口袋裏，過一時期還是原封未動。父母卻不管你用與不用，到時照寄，生怕他們的寶貝兒子沒錢用。大姊家庭環境好，只要她兩個弟弟做人爭氣，她就非常高興，寄錢多少更是不在乎。舅父做醫生，家境好，收入豐，我不但是他的外甥，又兼是徒弟，因此更爲關心愛護。大姊曾來信告訴我，舅父時常對我母親說：「軍隊生活很苦的，這個孩子很能挨苦，你看他寫回的家信，從不訴苦，也從不說要錢。老大的信滿紙訴苦，不夠錢用，兩兄弟的性格，正好相反。」

因此家中每次寄錢，總是分兩份，要的固然有，不要的也寄給你。

（本篇未完）

江南啼痕錄（三十八）

旋 國父與海軍溫司令登上楚豫兵艦了。所以，林樹巍護 國父脫險，厥功至偉。

水口的陸家，芝蘭玉樹，華萼交輝，前一輩有廣東高等法院院長陸嗣曾，廣州綏靖公署秘書長兼廣東省政府委員陸匡文，中央監察委員，廣州市參議會議長陸幼剛。後一輩有國民參政員陸家騏，廣東省社會處處長陸冠瑩，廣東省實業公司經理陸冠裳，信宜縣長陸祖光等或爲黨國耆勳，或爲政海紅員，不讓八龍專美於前，其中以豪情萬丈，稱雄酒國，詩文之捷，策勳之多，則又以陸匡文先生爲最著。

陸匡文先生原名鎔恩，字匡民，後改匡文，以字行。少時肄業於高州崇實中學，即有志於革命，創雄辯學社於高州，復秘密組織同盟分會於信宜，以策劃革命的工作。庚戌廣東新軍之役，林雲陔先生奉命同高雷領導工作，陸匡文先生資遣理髮匠刎殺協辦參謀黃士龍，因髮匠膽小而不果。及武昌起義，匡文先生乃在高州城賃文明門馮屋爲總機關，以爲招待聯絡之所。高州光復，被推掌理財政。旋解職，負笈北上，肄業於國立北京大學，專攻哲學，爲校長蔡元培先生所激賞。民國十年實行民選縣長，匡文先生爲邑人所推重，出任信宜首屆民選縣長。在當時民選縣長中，中山縣長吳鐵城和信宜縣長陸匡文，同爲最具有朝氣的年青縣長。陳炯明叛變，討陳之役，軍費孔亟，在各縣中，信宜與中山解繳欵項，成績又較突出。此後歷軍民財政等要職，或服官中央，多所獻替。與胡漢民、譚延闓、古應芬、陳融、陳石遺、冒鶴亭諸公夙具交誼，每有詩酒之會，必倡先飲三杯，然後入席，拈韻詠詩，豪情放逸。抗戰後期，居鄉，爲縣人推爲參議會議長。勝利光復，佐張向公戎幕，身兼黨、軍、政三職——廣州綏靖公署秘書長、廣東省政府委員、廣東省黨部委員。赤浪滔天，大陸沉淪，匡文先生隨政府遷台，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民國五十年的冬天，病逝台北，哲人其萎，當有「傷心不見九州同」之痛。

我於陸氏前一輩諸公之中，對匡文、幼剛兩先生則忝屬世誼晚輩，我家叔祖博公，與二陸有同窗之誼，爲北京大學同學。且陸幼剛先生任廣州市財政局長時，家叔博公曾任該局科長，佐幼剛先生以筦廣州的支度，故於行憲時選舉國大代表，幼剛先生擬由教育界選出，其快婿梁永燊到台山進行助選工作，我乃盡力協助之。

在陸氏後一輩中，我和陸冠瑩兄在重慶會有往還。那時，他正在復興關中央訓練團黨政高級班受訓，民國三十二年的黃花節，三民主義青年團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重慶的馬家寺，我北上陪都，參加羣英大會，他也代表廣東支團出席，彼此朝夕見面。後來，選舉中央幹事的時候，廣東省政府主席李伯豪先生夫人吳菊芳女工，有意競選，由陸宗騏先生主其事，假廣東省政府駐渝辦事處，宴請粵籍代表，我被邀參加，以一介書生，在政海中絕無名氣的人，當然不爲人所矚目。但陸冠瑩兄不知怎的知道我和七省代表及十三個大學分團的代表均有聯誼，貪夜來找我談談，希望我全力協助李夫人的競選，我站在廣東同鄉立場，應該盡點道義，便一口答應他的囑托，無條件的展開助選。青年團的中央幹事，相等於國民黨的中委，地位崇高，故競選的人甚爲熱烈。我總算不負所托，助選工作開展得十分順利，在開票的時候，吳菊芳女士便當選爲中央幹事。事後，我只認爲團結廣東，稍盡點微力而已，絕不居功，更無所求。大概陸冠瑩兄覺得我這個小伙子，傻得有點可愛，在大會未閉幕之前，常常和我在一起，星期六下午大會休息，邀我重遊復興關，到高級班見識見識。大會閉幕，我趕程南下，以救濟六邑糧荒爲急務。巴山一別，與陸冠瑩兄天南地北，從未會面。及大陸變色，我逃亡海角，初則衣食惶惶，忙於自救，不克交際，親友造訪亦復不多，於香港彈丸之地，總未見陸冠瑩兄一次，後來詢之青年團有關的友儕，則云陸冠瑩兄於廣州變色之前，原已到港，竟於廣州失陷之後，乃賦歸來，與姚寶猷同一天眞，也與姚寶猷同一下場，論者惜之！

這悲劇的上演，爲別人所導演？抑陸冠瑩甘爲所誘，自投陷阱，局外人當難詳知。但以曾任廣東省幹訓團教育長，廣東省社會處處長的人，中共已認爲縱使不是列入戰犯，也是列爲頭號敵人。在中共的字典中，毫無溫情二字，只有清算鬬爭的信條，陸冠瑩忘記了自己的身份，還企圖搖身一變，既乏自知之明，更無知人之智，爲一時利祿之心所驅使，踏上死亡之路而不自覺，哀哉！但世局大變，仍岌岌於權位，昧於進退之道，豈止陸冠瑩個人而已，此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哀，中國的知識份子，以數千年來所養成士大夫階級的觀念，不可一日以無位，爲求其位，置天地正氣而不顧，置國家利益而不計；不惜爲虎作倀，不惜甘爲傀儡，不惜奴顏婢膝。有誰願隱身夷門？有誰肯不爲五斗折腰？於是乎，中國知識份子便會一手造成悲哀的時代，而其自己的行爲，又成爲時代悲哀的罪人，言之痛心！

十二、快刀斬亂蔴，消弭學潮，完成遷校。

在東鎭道上——越快接近信宜城，越要作一切可能的準備——坐在轎裏，暗自盤算可能面臨着風風雨雨，如何採取對策。

果不出我的所料，我們一行抵達淳樸的縣城，直覺空氣有點凝重。

宓琴

萬人意見

銀行看更形同虛設 澳門讀者提供妙法 保證刦匪望而却步

萬人傑先生：

儘管警方造就動聽故事來掩飾香港刦案的嚴重程度，什麼仍不上世界各大城市的刦匪造案次數等，查實警方所謂改組加強治安管理，顯然因責任問題比無昔日嚴密，造成香港刦匪的猖狂，正是改組立腳未穩，被匪徒頭頭看中，鼓勵手下道出警方弱點，使手下有安全之感。從報紙上刋出刦案經過，增加匪徒行刦知識，正是有樣學樣，稍運心思，加上頭頭識途老馬式指導，從行刦成功率看，簡直易如借火，那裏還有心去一日做八九小時工作，一月收入也比不上其一次「倒運」籮頸年青人的享受？不計後果，籮頸收穫不足供其三兩天的開銷，那麼三兩「知己」，對象選擇趨向銀行，收穫自可豐富矣。弟近赴澳門渡假，所見的幾間銀行，偶爾與一名負責銀行看更者老鄉相敍，談起香港銀行被刦頻頻成功者多，失手者少，其原因何在？此老鄉大概作此看更工作經驗豐富，他認為香港銀行各分行被刦，百分之九十均是咎由自取，刦匪能成功地將銀行銀紙易主，絕不是刦匪手法高明，也不是刦時所持武器犀利，完全是各銀行看更人不予善用所造成。一間銀行聘一兩看更人，似是用來點綴銀行本身的威，向顧客作安全交代。

日前各銀行的看更人完全形同虛設，幾會有過銀行被刦時看更人能起作用，保護銀行及顧客呢？統統均屬刦匪一到，第一個失去自由者便是看更人，此後即予取予携。

本來銀行主人並非笨伯，今日香港銀行被刦頻頻出現，處理一個看更人在保護時能起作用絕非難事，為什麼這些主人老是視看更人如花瓶一樣，僅作點綴品呢？眞是莫名其妙。這位老鄉說：如果我在香港任何一間銀行作看更人，可以保證行刦者十次有九次不能成功，或全部失敗。我發此豪語，並非有三頭六臂，有特殊對付刦匪本領，只要物盡其用，可確保安全。他說：將我目前的看守辦法移往香港各銀行而用之，試問匪徒有何本領得手呢？何況匪徒行刦，永遠是取易不取難，明此理，則是匪徒的致命傷。

老鄉說出他目前的防範情形是把持鳥槍的看更人立於銀行櫃內，與其他職員一樣，只須不碍過多地方，給其木椅一張，坐於櫃內較暗處，甚至用一小小屏風給他遮身。那些只持牛肉刀、三角錘者，何能力在櫃外高叫「拿銀紙來」；或跳入櫃檯收拾銀紙呢？他們聲到，在櫃內的看更人持槍指向他們，他們必然三十六着，走為上着。假如行刦者有人持槍，在高聲叫咪郁，拿銀紙來時，只要看更人機警一點，馬上持槍伏在有掩蔽處對峙者，刦匪也不能成功。跳入櫃內取銀紙，見有人持槍，必無此膽，也要遲遲疑疑。如果持槍人向櫃內看更人發槍，必諸多顧慮，响槍後，必然「通天」，警鐘大鳴。如果看更人醒目，就算刦了銀紙散水時，也不易隨便走出便算，必要顧住看更人會向他們發槍。

這般匪徒行刦最忌時間拖得長，如此可能一見有看更人在內，即腳軟走頭。為什麼香港銀行主事者，老是聘了看更人後，必放在櫃圍外，或着其在門外踱步，以為該銀行的點綴品？相反，此點綴品等如虛設外，還給匪徒提供一支絕對有効的行刦武器。目前明顯地請了看更人對該行是有害而無益，不容否認，刦匪到來光顧，第一個受限制活動者是看更（必被制服）；第二此一鳥槍是匪徒現成最佳武器。坦白說一句，看更人站在櫃圍外與櫃圍內，其保護效果是相反，物盡其用才是上策，為什麼銀行的主事人見到銀行遇刦一鑊一鑊的出現，他們仍老是頑固作出有等如無的處理，反映

出他們被刼是咎由自取。

這位老鄉所說絕無錯處，無怪他在澳門看銀行，從未有過被刼事件出現，其騎人之言，並非無因。

萬人傑先生，你有半桶水，知識不同。弟的知識僅濕透桶底，針對事實，請評評弟的老鄉之言是否恰當，道出之法，是否不切實際？如將之公開發表，使笨伯們茅塞頓開，加以採用，可能會減少銀行被刼麻煩，更可利用此法，捉獲較多匪徒歸案。若間間銀行採用此法，眞的收效，可說是他們之福。

長期讀友林虎三上

（五月十一日由澳門付郵）

澳葡水警助紂爲虐 逃亡難胞多被害死

編輯先生：

天氣回暖，百花盛開，萬物再生起來。熬在大陸鐵幕裏的有志青年男女，個個都希望借着天暖的時間，偷渡碧海，到自由的港澳，過自由的新生活，解脫在鐵幕所過的非人生活。

爲虎作倀的西洋鬼

七二年五月一個晚上，黑沙灣、馬場、天后廟、水塘角，魚翁街等地突然熱鬧起來，有步行的、有駕車的，穿梭地來往着，他們好像有默契，非到天將破曉不肯離去。從直覺來看，他一定神經的。不！不！不是神經，而是爲了接獲大陸鐵幕裏親人來信，說何時可能到澳門，萬望親人助他一臂之力，免被到澳後不識路，被澳門的臭水警捕捉解回大陸受罪。因此每逢二十到三十這十天的晚上，不少人從四面八方來接他的親人，於是他們不怕萬惡的臭水警，冒險把親人接回家去。

不論在澳門的人或者居住其它地方的人，對澳葡當局不甚了解，以爲澳門沒有中國大陸難民逃來。其實不然，因爲澳葡對反解與共黨緊密拍檔，一切嚴密封鎖，甚至連警方人員也不許透露，否則用軍法處理。古語有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越是私密的醜事，反而越是公開。往往有很多事實給澳門居民看到，有正義的記者很想寫則新聞報導，可是報社編輯和老板爲了飯碗不被毛共打破，只得埋沒良心不發表爲妙。所以有關大陸難民逃亡事實，在澳門是絕對看不到的。

紙不能包得住火，到底要自焚的，人們爲減少逃亡者被捕和反解的悲慘，凡有親人從大陸裏逃來，就自動發起接應。這一自發精神，給以澳葡臭水警打擊很大。七二年有過的士司機義助逃亡者的壯舉，亦有過阻擋臭水警追捕的事實。跟持槍的臭水警搏鬥的逃亡者多得很，這些事實澳葡當局當然不敢言，亦沒報紙敢登，可是澳門居民對這些事實家喻戶曉。

無理檢查拉人

違反國際法的澳葡水警廳長，惱羞成怒，會添置數部偽裝私家車的水警車，在海岸邊加緊巡邏，實行做到不漏一個的政策。有了這數部偽裝車子，臭水警囂張非常，凡深夜在此地行街的人，或游車河的，一律受監視，時間一長，就無理檢查行人和車輛，甚至拘人。

五月份更囂張，不論返工放工，都有受檢查。若問爲了什麼？回答是懷疑。澳門治安一向都好，爲什麼水警如此不講理？這得要問臭水警廳長。

懷疑就要拉人，這是陸警政治部的命令。水警說懷疑，政治部命令拉人，這樣配合得多好啊！

有一次我放工，駕車從新岸回家，經過漁翁街、黑沙灣，在黑沙灣路旁邊有一輛偽裝水警車停在此。我老遠就看到四個臭水警站着，站在前邊一個舉手把我車子截停。大聲夾惡地說：「檢查！」下車，問：「爲什麼要檢查我的車子？」

「檢查就是檢查，有什麼講的？」一個區長大聲說。其他的臭水警蜂湧而上。

「你們這樣不講理，我就不讓你得逞，你能奈何我嗎？」

「跟我上政治部去！」這個臭區長說。

「好，我跟你上去，不過我得聲明一點，我沒有值得可疑，你就要賠償損失，還要公開登報道歉。」

「你憑什麼這樣神氣！」臭區長說。

「我沒憑什麼，就憑你無理檢查，污言譭謗。這不是水警管的地方，非列入禁區，有法律保障安全通過的。」

「你是什麼人？」臭區長說。

「我是任何地方都可通過的，你知嘅啦」？

神氣十足的吳區長軟了，命他的幫兒把車子看了看，就說一聲「你可以走得。」

「不拉人啦？」

葡人如此的無理，對我同胞實欺負太甚，應加指責。

壞事做盡、

逃亡者本是避秦，爲自由，不是犯法，爲什麼水警廳長多派人和警車追捕他們？說穿了，就是向毛共獻媚，危害我同胞，自動做下流勾當。

七三年四月四號晚上，刮起寒風，逃亡的同胞不怕風寒，冒死泅渡，由於天氣的寒冷和海面浪大，有的支持不住，已無力游泳，由同伴背負他繼續跟風浪搏鬪。可是人浸在水裏不動，寒冷無法驅除，反而越侵越深，時間一長，連活動力都沒有，背負他的同伴急了，不顧一切，救人要緊，不得不高聲大叫「救命」，住在黑沙灣的居民也聽到海面呼救聲音，可是守衛附近的吳水警，僞裝的巡邏車和停在海面的水警輪裝作聾了耳朵，不理這個，任由他叫救命，直到呼救聲沒有了，停在海面的水警輪才開動馬達，用探照燈找尋淹死的難胞屍體，撈起來向正義的同胞們示威。

單是四月四號這天晚上就兩人被害死，吳水警的見死不救，心腸狠毒，全由西洋鬼和澳門西洋土生仔造成，華籍葡水警是幫凶。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中旬，一對逃亡難胞，在海面搏鬪數小時後，到達澳門的馬場附近上岸。當時一位難胞已不能行走，由另一位背負他走，由於路途不熟，途經看守在黑沙灣的水警崗位，被水警發覺，大喝：「站住！你是什麼人。不許動，一動就開槍！」這一聲大喝，驚醒附近居民，有的好奇起身看看。逃亡難胞見來勢不對，慢慢將快死的同伴放下，不動地站立着。水警不許居民走近，逃亡難胞見人多，可以逃走就拔腿向人群堆裏走，這一來，水警不能開槍射殺他，又追不上，氣得呱呱大叫。

能走動的逃走，不能動彈的躺在地上，好心的人說：「快送他到醫院救治啦。」

吳水警罵罷，滿肚子的氣沒處消，就拿他出氣，當即用電筒照着躺在地上的難胞。手按在他身上，探他有沒有呼吸，腹部還在跳動，證明還有得救，可是喪盡天良的水警冒稱醫生說：「他沒有得救，已經死了。」就用雙手抱起難胞，向海邊走去，口裏還罵着：「誰叫你的同伴走了，不顧你，我就把你送到海龍王處報到。」說着把難胞扔到海裏，活生生地淹死了。在看的人沒一個敢開聲問水警，怕招來橫禍。

張文上

中華青年熱血有人

壯哉姬君浩氣長存

・徐平・

五月一日，台北有一青年，名叫姬君志，年二十四歲，在美國大使館大厦天台上跳樓自殺，手上握着一張自殺遺書「熱血青年反對美國與中共強盜勾結」。

報國之道頗多，雖不必要以「死」園之，但際玆國內外氣氛低沉之時，姬君卻能假美國大使館大厦天台，作爲自殺之所，不齊對美國姑息份子是種強烈的抗議，以示中華青年熱血有人，中華民族精神不可侮。

記得二年多前，中共甫竊聯合國席位，曾有一位台大黃姓教授適在美國參加一項集會，發表了一篇不負責任的言論，警告美國朝野人士，說是萬一任讓中共進入聯合國後，台北當有一批忠貞的立監委、國大代表，相率跳海自殺，以示嚴重抗議。殊不知此輩養尊處優，只知做官發財，名成利就的袞袞諸公，子孫早已送往美國鍍金，自己也在陽明山上，好風水的墳地已買。洪承疇由於拭衣，濤盾卽知其無死志，何況今人乎。

千古艱難唯一死，「死」確能感動人心的啊！姬君以死抗議，人或云姬君在自殺前，精神有些錯亂，但我以爲姬君在自殺前既有遺書以示抗議，且選美國大使館大厦天台上作爲自殺場所，可謂死得其時，死得其所。姬君！壯哉！

反對天主教替殺人犯求情

天主教一教友憤慨
聲言脫離香港教區

編輯先生：

今日報載英女皇接受英聯邦大臣之建議，赦免香港殺人犯蔡國昌之死，此事實使吾等市民，大感震驚，且有世界末日已臨眞實感覺，因爲如此一來，香港之飛仔搶匪殺人兇徒，不戚盡者幾稀矣，因渠等可視爲有英國政府保障他們犯法，有大律師公會、有所謂宗教領袖代他們求情，對於此實爲利好之絕大消息，故此，今後彌敦道上、大道中、甚至法院門前，警署附近，光天化日之下，萬目睽睽之下，渠等乃可橫行。君不見昨日太子行商場，在萬人空巷之際，有賊持械刼去日籍遊客現欵一萬四千元，君不見日昨有人公然尾隨一少女搶刼四十八元，君不見馬路上瞪眉突眼之輩，目空一切。說什麼反罪惡運動，說什麼強力對付罪犯，竟給大律公會一紙反對公函，宗教領袖一聲保護犯人，破壞無遺。報載大律師公會向港府提出以爲執行嚴刑對付罪犯視爲開倒車，視爲使無辜市民受迫害，而對聖經認識最深者，莫不如宗教之領袖，能體驗聖經教訓，首推宗教領袖，能倡導聖經教訓者，非宗教領袖莫屬。上帝在挪亞時代，因見世人犯罪太深，乃用洪水淹死全世界之人類，除挪亞一家八口之外，全人類皆被判死刑，而不得赦免，仁慈者如上帝，亦復如此。而聖經又教導吾等，末世時，撒但迷惑人類，無所不用其極，其最甚者，莫不如假冒基督，假仁慈，用以縱容罪惡。而罪惡，亦在撒但之假仁慈保護下滋生養長，在撒但及其代表護衛之下，或以寬容爲詞，或以仁慈爲詞，使正直無辜市民，受罪之迫害而不敢言。宗教領袖，「上帝在毀滅人之前，必使之中風若狂」，請不要再發狂下去了。

本人不幸身爲天主教徒，竟然在如此的宗教領袖領導之下，追求眞道，追求天主之公義與仁慈。本人亦不幸身爲香港市民，每年忠心繳納捐稅，而竟受此使人百思不得其解之大英法律保護，使本人之性命財產，無時無刻不在危險而毫無保護之下。而賢明如英聯邦大臣，竟然錯認小撮之失常之輩之意見爲全港良善之市民之輿論。故此，本人茲宣佈，脫離天主教香港教區，本人茲宣佈，再不做良善公民也。因良善公民得不到法律保護；但爲非作惡之輩，可得保護，且被視爲無辜。

強烈反犯罪者上

代郵

兆華先生：

素仰大名，神交已久，恨未敍晤，有空請於每晚九時半後電K三〇二六七四一敍，不勝感謝。

後輩藍天拜上

（民國六十二年四月廿日）

遷址啓事

本社自一九七三年六月一日起，遷往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電話：三—七五四九三五，照常辦公，來稿及信件，請寄新址爲荷。

萬人雜誌社啓

本刊合訂本發售

本刊合訂本第一至二十冊已發售，每冊十本，定價十元，發售處：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二七五〇三三）；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香港治安敗壞
實是左仔造成
六七年暴動影響了青年

編輯先生：

近年香港治安之壞，日甚一日，當然原因極多，有一點頗爲大眾所忽畧者，就是：香港治安之壞，實在是左仔造成。

六七年暴動時，左仔出盡渾身解數打擊警察威信，唆使青年與警方作對。而左仔之「暴力至上」邪說，使當日尙爲兒童今爲青年者深留腦海中，步入歧途而不自覺。六七年度曾受左仔利用之青年，今日儼成爲犯罪老手，今日之青年，動不動以利器與警察搏鬥，此情形在六七年前實爲罕見，在今天則已尋常。

有一點使人大惑不解者，行刼之匪徒絕少光顧左派機構，協助警方捉

拿賊匪的市民，也絕無左仔在內，此點實耐人尋味。

讀「萬人雜誌」二九〇期社論「好與壞作一比較」那段，畧述「國民黨以往確有過貪污情事，而今日共黨之貪污手法，更爲高明……」我想在此作一補充，就是：昔日之國民黨貪污時期；共黨爲殺人放火施行恐怖時期。今天共產黨人雖已佔領我國二十三年，此種恐怖統治仍未終止。凡到過共產黨佔領區的人都知道，彼此間即使親如父子也不敢說眞心話，只千篇一律對共產黨歌功頌德，形同機械人。

共黨毒害不特在我國土內散播流毒，且已及於海外。同胞們在大嘆香港治安不良之時，應勿忘共黨實爲禍亂之源，世界上如無共黨則無盜賊，此可以斷言者。

鄭殷

大陸醫生愈醫愈壞 回到香港喜占勿藥

萬先生：

我在二八七期曾照事實寫過一篇「大陸好還是香港好？」今再根據事實寫的是「大陸醫生好？還是香港醫生好？」舉出事實證明。

我時常聽人說過：大陸醫生怎樣好，也確實有很多人相信而去廣州求醫，去時抱着無限希望，以爲一定可以痊癒；回時多數面帶愁容，錢用完了，病未曾痊癒，多麼難過。但還有死雞撑飯蓋的，明知未曾醫好，還說醫好了。這也難怪，因他們是同路人。要拿出事實證明才對。

我外母，她有兩女在廣州，所以每年有好幾次回去看看她們，也不外乎帶多少糧食、衣物、日用品予以接濟。她三月三十日再返廣州，四月三日在廣州不知食錯什麼東西，當時覺得腸胃不舒服，初以沒有問題，但一日比一日痛得緊要，女兒帶她去公立醫院診治，照X光，不見得好，一日又一日（每日都去給醫生診治，打針食藥）一連看過七個中西醫生，結果還沒好，直醫到四月十五日，不單不好，且一日一日加重（體重已減輕了十餘磅），她心慌起來，兩女亦無辦法作主，她決定回港醫治，（她還帶有廣州醫生給她的藥——青草藥水）十六日下午二時返抵香港，當即帶她去一位西醫生診治（我的家庭醫師顧問），經診治了兩次，對症下藥，已好了八九成，再看多一次，完全痊癒，她老人家多麼歡喜，好似救回她的老命一樣，千多謝萬多謝。

香港地方是全世界醫藥中心，最新的特效藥也有，怎樣都好過大陸，所以我認爲香港醫生比大陸醫生好得多，（藥物也比大陸好）此是一個證明。

你的讀者敬上

（民國六十二年五月二十日）

潘某人筆法幽默 結束筆戰有辦法

萬先生：

上次寄函未免有失於「憤激狂妄」處，但我對本刊第二八八期的潘某人投函，倒有點欣賞。以讀者立場看雜誌，最怕千篇一律的馬屁文章，某作家或某篇幅稍有瑕疵或不無商榷異議之處，本刊讀者不妨投以石子，以便激起一些水花，否則平舖直敍，人云亦云的意見，似乎「吾不欲觀之矣」。

此次潘某人的再出現，又似上次的閃電戰法一樣，大家看到這一次標題，就眞的認爲「潘某人輸晒」嗎？不是的。潘某人以瀟洒的筆法，寫「認輸」的幾句話，是半帶諷刺半幽默，不打強拳耍太極，硬碰有似牛扁頸，就不如如此這般，請萬主編代爲結束這次小小風波的戰爭，這手法是高明的，難道大家都是忠貞愛國，志同道合的作者與讀者，動輒開筆戰、打擂台嗎？我以爲應付以幽默的一笑！

讀者胡汝南上

「一教師」之言引起讀者反感

人傑先生：

筆墨交情，已經六年了！小弟除了國家民族的關懷以及反攻復上的殷切之外，從來不願也不敢管理別人的閒事。如此次教師罷教及護士助產士等風潮，從未發表過半點個人的意見。茲拜讀本刊二八八期「一教師」先生於四月五日來書，以拙見分析大致如下：

㈠證明司徒某不是左仔，絕無發覺有任何政治色彩。㈡惟有一點最可慮的，教師們已將不滿的種子播於學生心靈內，這是十分自然的事。㈢假如一個初入教師行列的青年獲知十九年後自己的待遇，祇不過二〇五〇元，心中熱情無疑打了大折扣。㈣社會人士不予支持，「可憐糊塗的中國人卻竭力攻擊教師，支持鬼佬。」

由以上四項摘要，我願意提出一點見解：㈠司徒某是否左仔？本人在電視中也未見到他的額頭印有「左」字。惟是那些「鬬爭」「迫害」的名詞都在語氣中流露出來。除毛澤東有此名詞外，其他不知出自何經何典，致放「罷教、杯葛升中試」等口號及部份已實行。這些行爲與政治是否有關？則惟有天曉得了！本來教師爲了爭取增加薪酬待遇，相信凡屬香港居民，亦都同情。但是罷教與杯葛升中試，（升中試後來取銷杯葛）及在試場又帶起反對考試袖章。以制激他（她）們的弱小心靈，如果本人身爲小六家長，眞的不知將何以堪！祇有怨我的兒女「生不逢辰」了！㈡如果教師們眞的將「不滿」的種子播於學生的心靈。則下一代的年青人，也可以叫嚷「港英的迫害」，甚至去「示威巡行」，放「菠蘿」。而在爲父母的人，作何感想呢？既然「有家歸未得」，而兒女又存「不滿」之心，則此後何處謀生，何地立足，眞的令人不敢想像了！我們應該感謝香港政府給我們的居留，保持這個一綫生機的社會，維持寧靜的生活。絕不希望任何人擾亂社會的安寧。所以我本人最反對與「港英鬬爭」！因爲我在大陸的家，已經亡了！㈢十九年後的待遇，今天即下出定論，似有過於公式，強調其詞。一九五三年的文憑教師月薪若干，筆者不知。到十九年誰人敢肯定未來的幣值呢？但照目前待遇，總比一般人爲好。何況還有商量之餘地？我女兒爲本港僑校高才生，由母校保送升上中華民國國立台灣大學藥劑科畢業，在本港會考，兩A四B一C。在成績上，總算不差。這次爲了不願離開父母，想在港找一份六〇〇元工資之職，也無可能，惟有仍留祖國服務，她亦心安理得，她所欠缺的，不過一張本港「文憑」而已！㈣當教師們向政府要求加薪，本人知道初時本港工商、時報均表支持，萬先生同是支持的，但是實行罷教之後，社會人士就不同看法了！香港居民之中，佔有絕大多數的人是想社會安寧，不想暴亂的。希望有正義感的教師賢彥，深深同憶一九六七年的暴動陰謀，而作明智的抉擇！請勿以一時的憤激，悞中奸謀！

忠實讀者思華敬上

萬人協會簡訊

會刊第二期現已出版，今後會刊擬定期兩個月出版一次，第三期會刊現正編輯中，希各會員及讀者仍踴躍投稿，六月十日前截稿。以期辦好我們的刊物。

萬人會刊編輯委員會啓

五月二十二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致伯羣宗兄

林仲服

十日門扉九不開，自吟自諷自徘徊，小齋體倦夢爲蝶，盛暑喉乾想種梅，緣絕更無俗客至，誼深猶有素心來，未知獨活是何物，欲託山靈採此材。

仲服先生之詩，格調高古，功力精深，近日詩人，難有此作，最佳之句，「緣絕更無俗客至，誼深猶有素心來」。俗客對素心，是爲高手，壇主評。

宋王台弔古

陳楚鴻

(一)

九龍城闕鎖烟霞，曾駐當年帝子車，賸水殘山悲割讓，頹樑敗瓦痛欹斜，北來志士圖匡漢，南渡遺民哭棄家，滄海揚塵哀世變，宋王台畔泣寒鴉。

(二)

入寇元兵氣勢驕，君臣南渡國魂銷，年年精衞悲塡海，歲歲山猿泣暮潮，一片荒台留姓氏，兩行殘碣記遺朝，我來憑弔傷心地，千載悠悠恨未消。

陌上春歸

袁暘照

新柳情牽陌上絲，幾番花信誤歸期，投林鳥訴傾巢語，去國人敲別恨詩，顏貌莫留春後駐，鄉心偏繞夢中馳，遙知困壑諸兄弟，濳拭啼痕夜夜悲。

前　題

前　人

早起天台掃落花，獅峯鵝嶺鎖烟霞，輕沾薄袂絲絲雨，惹動荒塘處處蛙，羈放聽梟雖婉轉，伴梅顧影未横斜，虛心任放春歸去，珍重年華報國家。

壽台灣何母何太夫人九秩悅辰

李歐震

壽星燦爛耀東方，寶島何家寶婺光？天上麻姑欣晉爵，人間萊綵慶稱觴；九旬慈母心腸熱，一代孤兒姓氏香，富貴不忘忠孝事，都緣華胄屬炎黃。

何母何太夫人，厦門望族，幼承庭訓，知書達禮，年廿四歸新竹鄔公潘安，時鄔公行賈厦門，獲何太夫人助其成業。惟先舉四子，均早逝，鄔公遂携眷返里，以避不祥。越半載，又誕一子，鄔公乃從俗趨吉，寄養舅家，改從母姓，卽今日富甲一方捆載而歸之日本僑領何國華先生，亦爲今日新竹何氏顯族。何國華先生幼年失恬，全賴何太夫人教養成材；諸孫輩亦由何太夫人從日本率領回台接受祖國教育，其閫德懿行，忠貞愛國之精神，實爲中華民國與倫理道德之光，震歐附註。

晤董壇主

釋安慧

(一)

十載淸居粥飯僧，下山赴約會良朋，猶如宿世曾相識，談笑風生最上層。

(二)

神交數載始相逢，宿世因緣意義濃，同是南來離亂客，何年跨馬斬魔兇。

(三)

山色波光映夕陽，遙瞻帆影數歸航，窗明椅淨禪和味，陣陣天風送晚涼。

感　懷

鍾振光

悠悠六五秋，贏得一皤頭，溯歷浮沉事，渾如夢裏遊。

贈蘇海兄長香江農會主席

一覽樓主楊海天

海門今又起聲名，齊魯當年已識荆，千里稻田君作主，十年滄海我爲氓，艱危未老屠龍劍，歌哭難消復楚盟，整頓南天農事了，揚鞭並馬入長城，

題蘇海兄影帖

前　人

滔滔往事記從前，幻似浮雲過大千，多少朋儕歸舊路，一場風月散輕烟，朱門樓榭埋芳草，將相王侯値幾錢，對友滿懷歡共語，飄然洒落勝神仙。

贈詩壇小將「二天一真」

鄭秀堂

二天翹楚一眞晶，筆戰詩壇著盛名，徵信才高珍有價，能教花落悄無聲，胸中勁奪凌霄志，筆底輕來旖旎情，際遇風雲龍驟起，滿壇讀者俱堪驚。

贈董壇主

前　人

喜君才氣溢風流，天下誰同共此憂，憤慨南來詩下酒，牢騷北望自登樓，揮戈草檄誇文武，獻策興邦足智謀，歲月頻摧儒將鬢，仍留豪氣照神州。

香園辨媸

前　人

闢創香園咬碎牙，陰霾籠罩滅光華，輕浮倚附籬邊草，迷幻難眞霧裏花，顧影幾疑聲斷梗，聞聲還辨影媸瑕，棄蕪喜見菁長在，莫負春風沐萬家。

東鄭六豐詞長

林　杉

(一)

世如礱碓任椿磨，身比稻粱皮去多，有愧爲材經斗斛，曾因欲淨過篩籮，常嗟同輩成紅糞，猶幸咱家化白酡，此後若然收拾好，還能使客醉顏酡。

(二)

果然萬事本無常，誰料他鄉作故鄉？國似奕棋全變局，人同演戲各登場。茫茫前路知何極？耿耿愚懷總不忘，排遣閒愁惟一法，且看外物馬蹄章。

(三)

前事毋忘後事師，今翻舊賬已嫌遲，縱然借鑑成何用？欲再驅車無所之，久戀雕蟲娛本性，愧從屠狗逐時宜。奚囊有稿當財富，一任旁人笑半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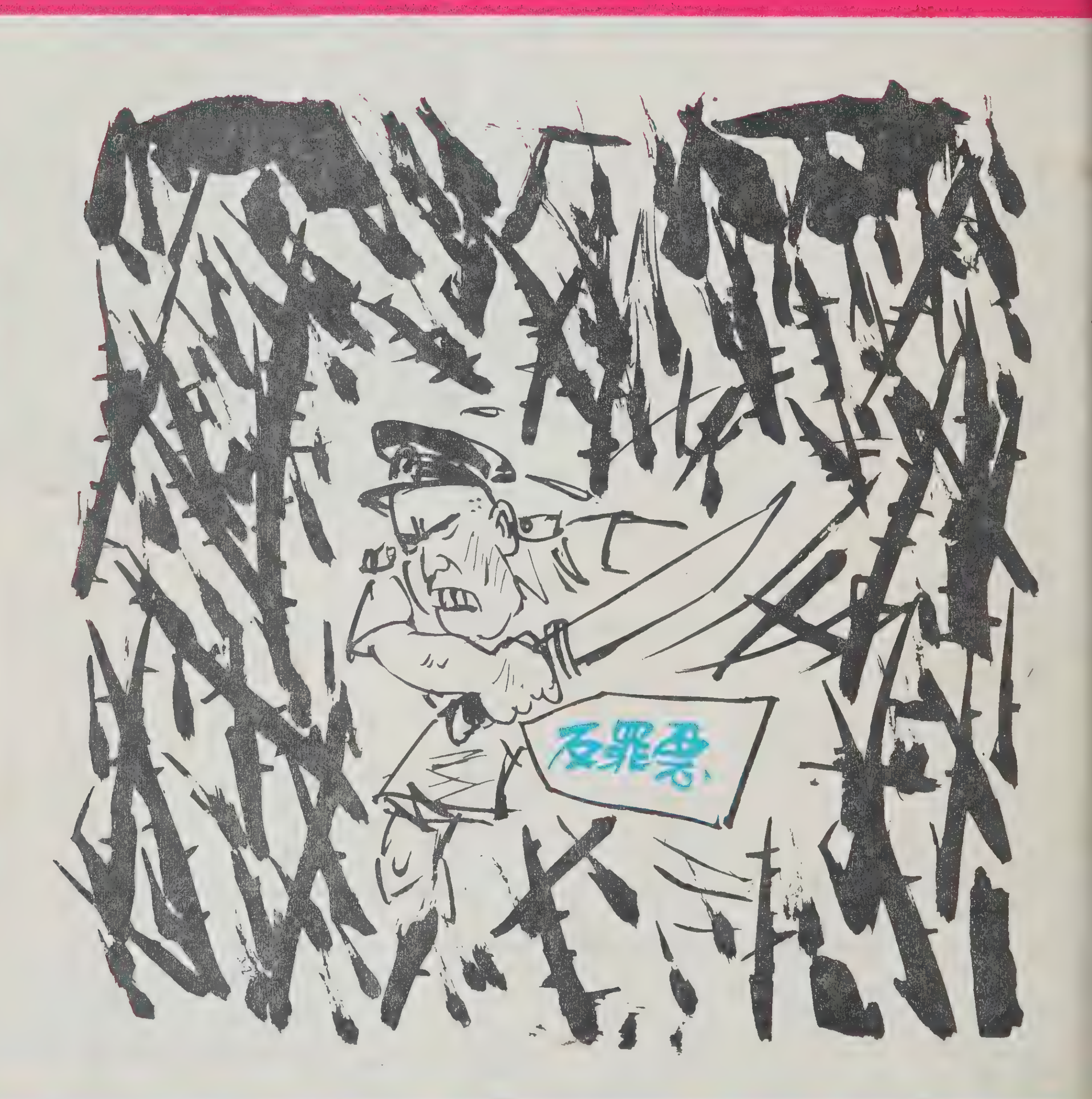
(四)

檢點年來是與非，此身猶幸少貽譏，洋場雖屬新天地，心境依然舊布衣，自築書城長固守，未從筆陣破重圍，君家若許相呼應，一戰功成併轡歸。

林杉，六豐兩位詩人，筆調語氣頗有相似之處，志合道同最宜結爲詩友，訂李杜之交增唱酬之興，有心撮合，未知雅意如何？壇主。

萬人雜誌

（第二九三期）



「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中共拙劣的統戰伎倆……每週評論
章士釗來港無非移船就磡・和談之說「時」「地」「人」俱不適合……萬人傑
用民族情感誘發的愛國蠕動……柳以青
談章士釗（中）……岳鶱
大陸青年的婚姻問題……黃秋
張君勱拒絕共黨拉攏……覺初
徐蚌會戰雜憶——可憐的人力車夫……克毛
關於史誠之和侯榕生……何雨文
最醜陋的一面鏡子……霍大川
人海百態：發達之人……萬人傑
亞洲文化交流的展望……王屯
評牟潤孫的「意見」……古鶴翔
我在「五月逃亡潮」前後……李毅
尼克遜面臨重重困難……胡養之
瘟君夢……岳鶱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萬人雜誌第二九三期目錄・

中共拙劣的統戰伎倆……每週評論 一
章士釗來港無非移船就磡・和
談之說「時」「地」「人」俱不適合……萬人傑 二
用民族情感誘發的愛國蠕動……柳以青 四
談章士釗（中）……岳騫 六
大陸青年的婚姻問題……黃秋 八
張君勱拒絕共黨拉攏……覺初 一〇
徐蚌會戰雜憶
——可憐的人力車夫……克毛 一二
關於史誠之和侯榕生……何雨文 一三
最醜陋的一面鏡子……霍大川 一四
人海百態：發達之人……萬人傑 一五
亞洲文化交流的展望……王屯 一六
評牟潤孫的「意見」……古鶴翔 一七
我在「五月逃亡潮」前後……李毅 一八
尼克遜面臨重重困難……胡養之 二〇
瘟君夢……岳騫 二一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二四
江南啼痕錄……宓琴 二六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七
萬人詩壇……董力行 （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九三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六月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拙劣的統戰伎倆

「三朝元老」章士釗於上月下旬來港，五月二十五日中共「新華社」發佈消息說：「二十四日，周恩來總理會看望了章士釗先生」。在同一消息中還說：章士釗離開北平時，有廖承志夫婦，喬冠華、羅青長、劉友法等人到機場送行。以形將就木的章士釗來說，憑其過去的歷史，對中共所謂「革命」的貢獻和今天在北平官場中的地位而言，周恩來根本不必去「看望」他（當然可能根本就沒這件事），同時，去機場送行的又多是對外統戰的小頭目，於是，在章士釗抵港後，香港以至日本新聞界部份人士，造出了不少繪聲繪影的「新聞」，甚至有的報紙記者，在啓德機場候機室「蹲」了幾天，等待張羣由台北來港與章老頭子「會談」。

其實，這是北平「新華社」利用章士釗來港的機會，有意地製造一種「會談」的氣氛，表示北平政權願意與中華民國當局「會談」。章士釗此次來港可能是和他不願到北平「過幸福生活」的三姨太太「告別」。而他本人則住在「中國銀行」頂樓，根本就沒有接見任何人的自由，當然，不是他們「自己人」又有誰去陰森可怖的「中國銀行」去看他呢？

中共演出這一幕醜劇，並不見高明，反之卻充份表現出它的計絀心窮，搬出一個章老頭子耍一幕令人噁心的統戰醜劇。

台北當局絕不與中共談判

今日中共內部動盪不安，加上百萬蘇軍壓境，它喊了二十幾年的「解放台灣」的濫調，已注定是辦不到的事。但有中華民國屹立於台灣，不僅使美毛的蜜月渡得不那麼愉快，更無法集中全力一心一意對付蘇聯，所以，黔驢技窮搬出一些人不人鬼不鬼的傢伙如傅作義之流，讓他們放空氣搞什麼「談和」。對於此種無聊之舉，中華民國自然不予理會。今年一月十八日，行政院長蔣經國在會見合眾社副總裁裴秀樂時，會對所謂「談和」問題表示了決絕的態度，他說：「我們接受了過去數年與毛共談判的痛苦經驗，今天之所以絕對不與之談判，因爲這是國家民族生存的基本問題，也是與毛共鬬爭成敗的問題。我願藉此堅決表明，我政府絕對不與毛共談判」。這就是中華民國對所謂「談和」的基本態度和立場。

中共統治大陸二十多年來，時時刻刻都在喊「階級鬬爭」，那根本不是什麼「階級敵人」在進行「破壞活動」，卻適足以說明共產制度不適宜於中國，如果中共不放棄俄式共產主義制度，對自由、民主、人道和人性概予斥絕，所謂「談和」云云，那是絕對辦不到的事。

中共成了蒐集敗類的垃圾箱

在章士釗抵港後，中共爲配合「談和」的空氣，五月二十八日北平「新華社」又發出消息謂：「國民黨元老葉楚傖先生之子，原國民黨國防部二廳副廳長葉南及其夫人前國民黨國大代表：袁曉園回國探親。」在重慶當過幾天二廳副廳長的葉南及其交際花出身的老婆是從那裏「回國」的？什麼時候「回國」的？特別是「新華社」發出「傳眞照片」中的袁曉園穿的是一套「工人裝」，看來即或葉南夫婦確會回大陸，顯見也不是最近的事。葉南只發表他是「原國民黨國防部二廳副廳長」，以其無恥「份量」來說已經夠了，又何必畫蛇添足加上個「國民黨元老葉楚傖先生之子」？中共對於統戰眞是出盡了八寶，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這個「新聞」有不少漏洞。

葉南夫婦這類叛徒，和當年由香港被弄回去的衞立煌夫婦還不是一路貨色。今日的中華民國政治已上軌道，腐劣官僚已沒有用武之地，這類過去作威作福，撈得腦滿腸肥的敗類，自己知道回到台灣也沒有什麼用場，所以，才出於投機心理回大陸去。這正說明，今日中共政權本身就是一個大垃圾箱。

新聞以外

章士釗來港無非移船就磡
和談之說「時」「地」「人」俱不適合

萬人傑

章士釗乘中共專機來港，和他的姨太太溫存一番，「探親」完畢，便要悄然歸去。在港期間並未與國民黨人士接觸，「和談」之說，一點影迹都沒有，相信不過是中共故意放出的謠言，以配合他們「和平統一中國」的宣傳攻勢而已。這種行動以後還會像三水佬睇走馬燈「陸續有來」呢！

章士釗來港引起的和謠

「三朝元老」章士釗乘中共特派的專機，飛到香港，因而引起「和談」謠言。外國記者作這項推測不無理由，因爲外國人對中國政壇人物的背景、歷史、人事關係等都不熟悉，有資格乘坐中共專機來到香港，又適在和謠滿天飛的時候，天眞的外國人，甚至一部分對政治認識不深的中國人，都相信章士釗來港，負有「特殊任務」，因而有張群來港與章士釗接觸的傳說，彷彿煞有介事。

老萬執筆寫本文時，章士釗老頭子來港已十多天，中外新聞記者雖晝夜窺伺，並未發現他有什麽活動。據外勤記者向老萬提供，他留港期間，一直獃在銅鑼灣小老婆家裏，並未和國民黨方面人士接觸過，只有一些港共人士看過他，可能只是禮貌上的會晤，並無舉行高層會議的迹象。

因而，章士釗來港代表中共與國民黨進行和談的傳說，已給事實推翻。實則，章士釗來港時，有識之士早已指出，和談之說，絕無可能，章老之來，可能只是中共擺出的一種姿態，配合他們的和謠統戰攻勢而已，至少，外國人相信了，部分中國人也相信了，也許，不熟悉中共情況的台灣民間，如果獲悉這一項消息，相信的會比不相信的還多。

專機探親

現在事實已經擺明，章士釗來港目的是爲了「探親」，一點不假。

爲此，香港一家報紙發表了評論，據說章士釗何許人？在中共政府中並無實際官職，不是共產黨黨員，更不是居於領導階層，來香港目的無非要看看姨太太，雖然無力再作魚水之歡，也可聊慰相思兩地之苦。這是百分之百的私人任務，既是私人任務，怎可動用公帑，乘坐「專機」來港？本來，從北平坐火車南下，再從廣州來港，也很方便，儘管章士釗已九十二歲高齡，以大陸火車設備的舒適，相信也不會搖壞章士釗的老骨頭。毛澤東共了人民的產，賣私人人情，讓章老享受「專機」，把國家資財作爲個人私產，可見毛共辦事絕無原則。

這一段評論老萬十分同感，如所週知，大陸人民絕不可能擁有一部私家汽車，人民的「交通」，最普遍是靠兩條腿，其次是擠公共汽車，最威水不過擁有一部單車。出門遠行，別說「專機」，有資格坐飛機的，已是不尋常的人物。

如今，章士釗竟坐了中共的專機來港「探親」，如果這事讓中國大陸七億五千萬人民知道，他們一定十分憤激——不過，對毛共的倒行逆施，只有敢怒不敢言罷了。

大購飛機方便「探親」？

從章士釗獲得中共優遇，專機探親，在報上看到一則成爲強烈對照的新聞，使老萬內心感慨良多。據說：港督麥理浩爵士到機場迎接渡假歸來的夫人，可是等了好一會等不到，港督覺得奇怪，後來才發覺夫人搭的是「廉價機位」。身爲港督夫人，本來不必慳皮到搭廉價機位；同時，面子攸關，如果飛機從倫敦飛到紐約，紐約沒人知道這位是港督夫人，倒沒有什麽關係；但香港是他先生任職的地方，坐廉價機位回來，會被視爲「笑話」。

但港督夫人並不覺得這有損面子，而且覺得節儉不算一件壞事。章士釗的「專機」與港督夫人的「廉價機位」，使人覺得，「祖國」眞是「富裕」了，如果像章士釗這類人，不時要和姨太太溫存一下的話，中共的機師可忙得不可開交啦。有人說；怪不得中共拚命向歐美各國買進什麽協調式、三叉式等等飛機，這些飛機「幸福人民」根本沒機會乘搭，看來，也許準備讓多些中共大員「探親」時方便點罷？

據說尼克遜擁有一部「專機」，不過，這部專機大都是作「公事」上用途。基辛格坐了「專機」到處飛，也不會是爲了「探親」。

軍事經濟力量強大

儘管中共浪費人民血汗，派專機把章士釗送到香港，擺出「神秘」姿態，但只要小心分析，就可了解到，「和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爲在「時

「地」「人」三方面都絕不適合。

時間方面，台灣利用這廿四年來，中共一直喊着「解放台灣」而實際上沒有「解放」能力，不斷在軍事和經濟上發展。到目前，台灣強大的武力已形成，擁有六十萬常備正規部隊，一百七十萬後備兵源，有新式武器裝備。這樣的強大實力，用之反攻大陸或者尚嫌不足，但作爲防守台灣，已足使台灣成爲牢不可破的堡壘。

雖然傳說中美防衞協定或有被廢止的一天，但有資格的觀察家認爲，即使美國退出，台灣的防守也絕無問題。而且美國第七艦隊一旦撤退，蘇聯海軍搶先填補了這地區的話，中共對台將更不敢動手。

中華民國政府當然明白，中共的所謂「和談」，無非「招降」；中華民國既利用時間站穩下來，經濟發展迅速，使社會安定，人民生活豐裕，沒有任何理由需要「投降」的，因此，中共在此時發動和談攻勢招降，時間上已是不對，可以說絕無成功希望。這一點，中共自也不會矇查查，所以仍要發動和談攻勢，無非影响海外中國人的人心，這方面的目的，他們是達到了。

在港談和對英不利

中共要和國民黨進行公開的或秘密的和談，香港都不是適宜的地點。一來，國共和談，對英國有害無利，如果中共能用「和平方式」解決了台灣問題，相信香港問題也屆「解決」的成熟時期。

英國所作的種種努力，可顯明的看出，還是希望保留這塊殖民地的利益——能保持愈久愈好。保持香港殖民地地位的最好方法，相信是讓國共的對峙形勢繼續存在。

雖然英國對國共和談表示緘默，未作出反對的表示，也沒有作阻撓行動；但如果國共眞的要在香港進行和談，相信英國人也不會希望它成功。

其次是香港居民大部分因受不了中共苛政統治，逃亡而來的，他們有強烈的反共意志，這對中共是不利的。大部分從大陸逃亡來港的人都寄望於台灣，今天台灣儘管反攻力量還不夠，但無可否認，這是中國國土上唯一有組織的反共力量，有一天，大陸的權力鬬爭發展到分崩瓦解的地步，有能力收拾殘局的，也只有國民政府。

中共畏懼國府的存在，最大原因在此。武力既不可能「解放」台灣，不得不運用旁門左道的其他方法，他們是要去掉國民政府才得安枕無憂。

叛徒降將

最後談到人選問題，章士釗絕不可能代表中共，他在中共政府裏，毫無地位，老朽昏庸，九十二歲的老頭，照顧自己的生活也成問題，入於「老懵董」一類，叫他應付專靠扭計的和談，絕不能勝任。何況，當馬歇爾調停國共之爭時，章士釗以「社會賢達」地位，代表國民黨與中共談判，既告辱命，後復投共，成爲獲准抽大烟的特權人物。現在，他反轉過來，成爲中共代表，與國民黨談和，即使中共不怕他歷史重演，再來一次變節，也實在是天大的笑話。

在背景、聲望、智慧、年齡等任何方面，章士釗都夠不上資格做中共和談代表。等如中共利用傅作義之流的嘴巴，大談和平，絕不可能有絲毫效果，也絕不會得到國府接納。因爲傅作義是投敵降將，在國府方面來說他是叛逆，和叛逆談和，究竟是個什麼名堂？

中共雖利用和談發動統戰，但和談這問題從未由有分量的中共政權領導人正式提出過，作「和平試探」的，全是投降分子，這說明中共根本無「和談」誠意，他們已擺明一個例子給國民黨人看：你們來罷，來了，就是傅作義第二、第三、第四……章士釗這樣一個沒用的老頭子，也可坐「專機」探望姨太太，你們來，或者也可享受這特權。

世事往往令人費解，章士釗的姨太太年紀比他輕得多，如果要「探親」，該是章姨太回大陸看章士釗，不該讓老頭子跋涉長途。已經一大把年紀，加上旅途勞頓，恐怕細訴離情的時候，也會上氣唔接下氣呢。

香港居民經常有人「探親」，他們百分之百是由香港回到大陸，絕無由大陸來香港探親的。這一點，章老頭又十足表現了他是特權階級。

中共不放大陸人民來香港探親，是怕他們一去不回。但章老頭無論如何走不脫，而且他既享有特權，不會不回去。九十二歲老翁，在香港要當看更也沒人肯用，他的餘年，最好不過是分享人民的血汗，由共產黨吸來，給他分享一杯羹。過這種生活，叫他不「回歸」也不成。

至於他的姨太太不回大陸探望他，也許是這麼多年來已習慣物質豐裕的殖民地生活。據說章老抽大烟的「惡習」已戒除，否則來到「反毒」的殖民地，他的生活習慣不能不改。一位準和談代表因吸毒而關進牢子裏，眞是大煞風景啦！

章士釗來港「探親」引起和談謠言，純是中共導演的一幕滑稽劇。儘管謠言傳得多盛，但謠言終究是謠言，不久，章老又要和姨太太高唱驪歌，悄然回「祖國」懷抱裏去了。

加強對台宣傳戰

老萬最近讀到一則「紐約時報」專稿，據說中共正加強對台灣國民政府及其統治下人民的宣傳戰，他們的統戰口號是「和平統一中國」，周恩來曾在多次公開或半公開的聲明中，曾提及「如果台灣能自動歸於北京統治，保證給予台灣人民寬容及特別待遇。」

但「紐約時報」記者認爲，這種宣傳在台灣不會發生作用，因爲台灣國民生活好，經濟繁榮，生活水準日益提高，不單穩定，並且顯示前景更加美好，國民入息比較中國大陸人民高四倍，而台灣的生活，既自由，又多采多姿，周恩來的「保證」，那會引起他們的興趣？

「紐約時報」認爲，中共的宣傳矛頭指向和台灣有接觸的海外華僑，他們故意製造一種「聯合」的情緒，以影响他們的意志。美國、加拿大、日本、香港和其他許多地區的華僑多獲准訪問大陸，這是中共宣傳「和平統一中國」計劃的一部分。

中共用專機把章士釗載到香港，並乘時放出「和談」謠言，也是這項宣傳計劃的一部分，其實不值得重視。相信以後諸如此類的宣傳行動，必然陸續而來，將會使我們眼花繚亂呢！

用民族情感誘發的愛國蠕動

柳以青

在前篇的「用思親之情所發動的統戰」中，我特別指出了中共對台灣及海外年長的一輩的統戰策略，並用侯榕生的幾萬字的報導加以揭露其中的淒哀之情。

好在侯女士還是可以從探親之路再次走出大陸，把她所感受的一切，寫了出來，可供一廂情願的探親、思鄉的人士們，在未投入大陸前，有個心理準備。免得孤注一擲地，到頭來是自投羅網，後悔已經來不及了，反而必會做成中共向外統戰的小工具呢！

質言之，我們的家鄉，我們的親人都沒有違背我們，只是中共政權的專制統治和生活控制，使我們家鄉不成家鄉，親人不成親人了。由此可知，眞正阻止我們思鄉、思親的孝心的闡發的，是所謂社會主義共產式思想與控制而已。

對青年統戰的主旨

但是，對於海外的青年們，則是用民族情感的誘發，而產生愛國的蠕動，以圖達成「認同」與「回歸」到中共政權的目的，做成「一個重要的方面軍」，並且「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這是毛澤東發動青年的主旨。

因此，在最近幾年的海外青年中，不少是由於民族意識的誘發，不期然而然的產生了愛國蠕動，不少次做成了「方面軍」和「先鋒隊」。

這方面我並不太怪責海外的青年們，原因是他們究竟是純潔一片的白紙，對中共政權的一切，只看到了它表面所呈現的現象，並沒有接觸到它的本質；或是只是從它在紙上及口頭上的宣傳來嚮往和憧憬，並沒有深入它所控制的地區和人民中，去發掘體驗，以求把宣傳的東西加以事實相印證（這種觀光旅行的地點，雖然會被妥善安排，諸多限制的）。我總是在想，假如這一代的海外青年，只要不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能夠多往大陸共區去發掘發掘的話，總會有更大更多的收獲的。起碼，他們可以分清楚：在海外的諸多報章雜誌對中共的贊同或相反的意見中，何者是事實，何者是宣傳。誠如程伊川先生所做的比喻：大家雖沒有見到老虎，都知道老虎可怕，這只是浮泛的眞理。如果有人眞正遭遇老虎，他才會眞正的『談虎變色』，這時他對老虎的認識就是主觀性的眞理，也就是實理。或者，我又可引伸出另一個例子：大家雖沒有見過美人，都知道美人可愛，這只是浮泛眞理。如果有人遇到過美人，他才會知道：所謂美人的美只是一層外皮而已，其實是蛇蝎美人，禍水美人而已，這是實理。

因此，在兩年來，不少的海外的青年們，卻是爲了好奇或受到中共的宣傳之效，前往大陸旅行和觀光的爲數不少。然而，當他們重新回到海外的地區後，就開始對中國大陸的一切，感到納悶和灰心了。

他們納悶的是：何以中共對外的宣傳那麼的美好，而實際的情形，卻又是那麼的糟，然而，對外的宣傳文字和圖片，竟是如此斗膽地言不顧實，大言不慚？

他們灰心的是：究竟中國經過了百年來的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欺凌之後，共產式的社會主義是否就該是中國走的正確道路？如果是眞的話，也決不是目前中共黨徒們所推行的那套主義和方法，因爲，那只是變相的專制和壓抑而已。

由好奇、同情轉爲灰黯惘然

關於海外青年們對大陸觀感意見，曾不斷地在青年和學生的刋物上披露，我在這「認識中國」專欄裏，不知引用了多少次。最近一期的「人物與思想」上，刋出了「在廣州度假」的「集體訪問」，從幾位回廣州度假接受訪問者的青年口中，我們可以知道青年人在大陸去來之後，所發生的改變。

其中有兩位女性（一位十九歲，一位二十三歲）在未到大陸之前是對中共有同情、好奇之心，並且也具有「回歸」的意念和衝動的。

可是，在她們回來之後，其中的一位表示，這次前往廣州之旅行並不快樂，原因是：

「他們是中國人，我們香港生長的也是中國人，爲什麼同是中國人，彼此有不同的待遇？我們往大酒店，備受優待，好食好住，他們只能在旁邊看着。甚至輪候巴士，我們也有優先權。我們自願和當地人排在一起也不行。我想不通，這是爲什麼？以前我不信，香港中國人和大陸中國人確是有分別的，現在我信了。」

「眞的，他們嫉妒香港去的人，有好食好住。」

有人問她如果長期住在廣州，你會習慣那邊的生活嗎？她答說：

「我想不行，大陸也不需要我們這樣的人。我們也不可能在那裏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同時，那裏也沒有擇業的自由，工作是聽組織分配的，要你去那裏就得去那裏。」

問她是否有機會再去看看嗎？她的答覆很堅決：「一次已經夠了。不想再

引起情緒上的波動」。

另一位的訪問問答，卻是如此的：

問：印象怎麼樣？

答：不太好。

問：所見到的和原先的傳聞不同？

答：差別太大，全不是那回事。眞是「百聞不如一見……。」

問：那邊的生活怎樣？我說一般人的生活？

答：貧乏，仍然是很貧乏。不只少，而且一般人買不起。許多大陸貨在香港買還要便宜些。我親眼看見有人着蔴包做的衫。……

問：你無動於衷嗎？不覺得慚愧嗎？

答：當時相當難過，說不出是慚愧？還是同情或憐憫？也不知道是爲誰難過，爲他們，還是爲自己，還是爲社會主義。

問：這麼說，你們那天一定玩得不安樂了？

答：是的。眞不安樂，不曉得爲什麼？……（以上見人物與思想第七十二期第十二至十五頁）

從上面所徵引的兩個訪問中，我們就可以知道：這些充滿對中共「認同」和「回歸」意念和衝動的海外青年們，在回過大陸之後，她們才知道了原來的中共統治，竟是如此的。這比人們告訴她們中共政權是決不能「認同」和「回歸」的言詞時，由於自己的親身經驗，恐怕更容易接受和信服了。不是嗎？

在同期的「人物與思想」中，還有一篇署名「甦醒」的大學生所撰寫的「探親歸來」的文章，其中有幾段也是很有意義的。

「雖然看過不少共產中國的分析性文章，也曾從書藉及報刊中知道其發展及現況，但覺得這樣說免不了被別人的觀點矇蔽着，儼如霧裏看花，始終找不到眞像，於是就趁着去年聖誕假期，藉着探親的機會，使我能親身認識到自己父母出生的國家。

「從澳門乘公共巴士到拱北關口，我的血液就開始沸騰着，心想一個流浪國外二十多年的遊子，終能如願以償的踏足於國土之上，呼吸到鄉土的氣息，這是一樁多麼值得高興的事呢？……

「我開始眞正相信共產政權對人民的思想控制，並且也同情七億同胞喪失了與生俱來的追求其人生理想與價值之自由與權利。生於及長於香港的我們，在吶喊『回歸』與『認同』的口號之前，實應撫心自問，是否眞能接受此種政治主義？或接受到何種程度？……

「本來熱愛民族國家的我，獲悉這些衣食及科技的進步，是否以激動得流下淚來的，可是，是否在這些外在條件之下，就可以衡量出共黨走對了路嗎？中國人眞的抬起了頭嗎？我實在十分懷疑。這些眞代表人生的價值嗎？在極權國家下所發展的科學，對國民說，究竟是禍是福，實在是難以斷言的！……

「有些吶喊『認同』『回歸』的人，好像從未曾自問對中國文化認識若何，對中國的了解若何。『爲人民服務』是一句漂亮的話，但反求諸己，我們是不是他們眼中的人民呢？我們整天嚷着要解放，但是否抵受思想的束縛？我們只顧空談理想，忘了自己就是能否適合他們的意識形態、政治體系與生活方式？」（同上第十六頁）

我的哀愁感想及其他

讀了這篇文章之後，我心中也掀起了一陣的哀愁。海外的青年們，有的已經從現身體驗中發現了中共的邪惡本質，有的仍是輕浮無知地大作其白日夢；有的卻也眞的被中共籠絡、迷惑住了，不過，爲數不多。然而，對於已經看穿了中共畫皮的海外青年們，如何能夠使他們對拯救國家民族的意志，加以達成呢？這卻是一個很現實和嚴肅的工作。

中共的組織是嚴密的，特別是海外的統戰組織。那麼，組織嚴密只是方法而已，如果他們所掌握的理想原則是錯誤的話，這組織嚴密並不能做成起死回生的作用，鑒於納粹的德國，我們並不以爲太過可怕。然而，只有海外青年個人的反省，而不能結成一個救國救民陣線時，這種個人的反省是很難發生作用的。因此，我又想到五四時代的青年學生們的作爲了。應該自動自發地組成研究小組，爲將來的中國前途謀求出路，以備給中國眞的打出一條通向民主和自由的道路。

我總是在相信着，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後的中國，無論在政治、經濟、思想、學術、生活方面，必然要走向民治、民享、民有的境地的，這責任是要中國的青年們，一代代地繼承下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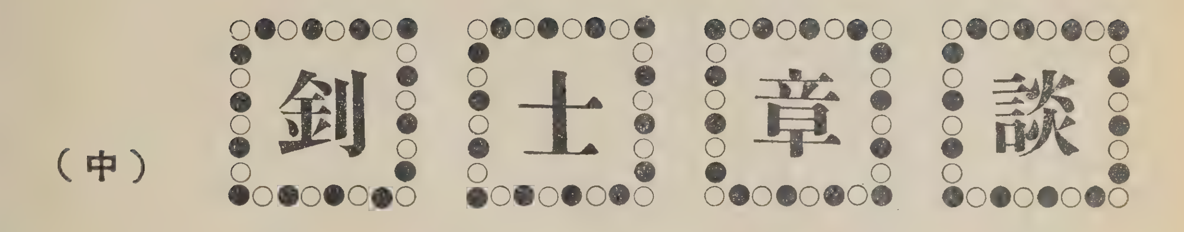
在走向這條民主自由的大道時，必然會遇到很多很大的挫折的，同時，也唯有偌多偌大的挫折，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才能眞正的引以爲豪的屹立於世，同時也屹立於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而衝破這重重障礙的，也只有中國的青年們。這些有志的青年們，也必該是來自自動自發精神的當代青年。

與此同時，我也拜讀了最近出版的「南北極」（第卅六期）上一篇由大陸逃亡出來的青年「羽人圭」所撰的「過河卒種種」——談大陸逃港青年的遭遇和出路問題的文章，讀後也會掀起了我的哀愁。這哀愁與前面的哀愁是有多少分別的。然而，我卻更同情他們的遭遇，有機會時再討論討論。不過，有一點我要聲明的是：確有不少的逃亡青年，目前卻是正在埋頭地從事有利於社會的工作。

在結束本文之時，報章消息稱：中文大學學生旅行大陸計劃告吹——據稱：由於今年訪問大陸之各地團體及朋友眾多，中大學生會籌辦之內地旅行團未能獲得安排，經已報名之同學請携同保證金收據到該會會所領回保證金云。

我在想：是不是對青年學生的統戰工作發見了重大——得不償失——的難題，擬或是中大的教職員們大量到過大陸，已經可以對學生發揮統戰作用了，何必再邀學生前往而多此一舉呢？這只有天知道了。





岳騫

　章士釗爲官不久，發生了兩件棘手案子，一屬司法範圍，一屬教育範圍。他本來是任司法總長，當時段政府與法國交涉佛郎（卽法郎）賠欵事，由於紙佛郎與金佛郎價格懸殊，中法雙方一直爭執不決，歷屆政府皆不敢接受法國要求，因爲吃虧太大，到了段政府成立，一方面由於國內經濟情況太困難，希望解決此案可以得回一部份現欵，一方面中國正要求關稅自主，法國則聲言金佛郎案不解決，決反對中國關稅自主，因爲有這兩項壓力，段政府決定忍痛與法國解決金佛郎懸案，由於本案牽涉到外交財政，所以就由外交總長沈瑞麟，財政總長李恩浩進行談判，已經談妥。李恩浩是個老官僚，曉得此案一旦公佈，必定全國嘩然，自己原是安福系舊人，本來就與人以不乾不淨印象，所經辦又是痛失利權之事，若說此中沒有弊端，伊誰肯信，就想一個拉人陪葬辦法，利用章士釗一向清白，又是法學專家，李恩浩與沈瑞麟就上了一篇呈文交給段祺瑞，請求將此案交司法部審議。當時已無國會，自不能交國會，段祺瑞覺得司法部畢竟是司法最高機構，若經司法部審議，可杜悠悠之口，當時就將原案批交司法部。

　此案與司法部毫無關聯，司法部並非立法機構，更管不到立法方面的事，段祺瑞可能分不清立法司法，章士釗沒有不懂之理。他理應加以拒絕，但可能由於好勝心切，明知這是個糞缸，甘願跳進去爲段祺瑞分謗，於是就接受了審議之權，審議之後復呈段祺瑞，同意所訂各欵，於是段祺瑞拒以公佈，不出所料，頓時全國各界羣起反對，李恩浩與沈瑞麟本來聲名狼藉，只有章士釗原是清流，此次越俎代庖，甘願背上惡名，一定有不可告人之隱，於是各界火力集中攻擊，指章士釗從中得到若干好處，輿論更推波助瀾，繪影繪聲，一時傳遍全國。

　章士釗個性本來剛強，又自恃立身清白，當卽呈文段祺瑞，自請查辦：

　呈爲誠信未孚，橫被指摘，謹據實陳明，請准澈查，以彰虛實事，竊修改中法協定一案，前奉執政交付本部審查，係據財政總長李恩浩之呈請，當時李總長在閣議席上，再三聲稱，公民方夢超曾爲金佛郎案控告以前經手大員多人，爲求法律根據起見，宜將案卷交司法機關，詳行審核，以示鄭重而昭大公等語，復經閣議一致可決，士釗服務以國家責任均擔，該協定之辦理手續，雖與本部無關，而閣議既以審查之責付諸本部義實無可辭卸，倘彼時士釗以事非主管，諉而不爲，此誠猾吏之恒情，而士釗則以爲與輔佐執政，協恭同人之義未合，硜硜愚衷，罔識其他，此中法協定全文由本部核覆之大概情形也。詎料協定公佈以後，浮議漸起，謂此案爲利藪所在，通國皆知，司法部不應無所圖利，而漫於預職權以外之事，是必與財政部狼狽爲奸，明分贓欵，於是言本部分五十萬者有之。分卅萬有之，至十餘萬，數百元者亦有之，他機關及個人之分者稱是，杯蛇市虎，道路競傳，士釗赴津期間，且聞京師地方廳各檢察官開會由檢察官楊士毅、楊繩藻倡言，司法部所得金佛郎案贓欵十萬餘，悉數由士釗提往天津私用，激動公憤，幾釀變端。夫以政府所在之地，萬目睽睽之案，外間狃於官邪之慣習，肆爲詆譭之讕言，若不嚴加澈究，卽同默認，積時既久，疑案以成，凡今日追隨左右之人，皆有明比盜國之罪，而士釗外不見諒於當世，內不見信於屬官，中夜徬徨，難安緘默，謹援古人自劾之舉，以求天下是非之眞，除本部與財政部往來欵項以及士釗私人出入項目，擬俟奉批後令行總檢察廳檢長前往核閱，事關官紀，不得不行。伏念執政廉正，居天下之先，爲庶僚者，允宜潔己奉公，不干清議，不幸爲人指摘，要當以法自繩，士釗職掌秋曹，此律尤難自外，所有爲中法協定案收賄浮言，仰祈垂察，並請將此呈發與財政總長李恩浩閱看，以資接洽，再該檢察官楊士毅等不避怨嫌，敢於抨擊，殊屬剛

勁可取，如將來檢舉得實，自應嘉獎，卽使所指爲虛，亦請不加以告訐之罪，以期下無壅情，士樂執法，合併附陳，謹呈臨時執政，司法總長章士釗。

段祺瑞也曉得其中情節，未予理會，放在一邊，這是民國十四年四月的事，到了十月十二日又有翁敬棠正式署名向檢查廳檢舉章士釗爲金佛郞案從犯一文：

呈爲查明前司法總長章士釗對於金佛郞案有共犯情形續行檢舉事，查外交總長沈瑞麟，財政總長李恩浩辦理金佛郞一案，觸犯刑律第一百〇八條之罪，業經檢舉呈請飭辦在案，在中法協定未經簽訂以前，曾經交付司法部審查，聞該總長章士釗當時邀約各院廳長官及參司人員，已將屆散值之時，到者寥寥數人，章士釗僅將財政部說帖傳觀，並不提出全卷。（據財政部原呈，曾將舊案及協定全文統行交付審查）座中有主張不屬司法職權；應交審計院審查者；有主張另派專員調集全卷稽核者；有主張張某等數人不能代表各級推檢者，章士釗以在座諸人均表示反對，遂謂僅就此次協定較之上年所議，尙有進步，卽以我個人名義呈覆云云，此聞之部中友人之言，雖未敢謂其必符眞相，然當時並無正式會議，各級推檢絕無與聞其事者則可斷言，乃章士釗原呈，謂召集司法重要人員，共同硏究，又謂所有修正各點，均於我國有利，視原協定，確有進步，更新協定全文，逐件審核，亦均穩妥無疵，士釗與各員討論之餘，意見相同等語，其厚誣司法人員，未免太甚，李恩浩身爲財政總長，果眞淸白乃心，公忠謀國，儘可逕行辦理，何必改爲諉卸，分責他人，足見明知此事有觸刑章，思假司法審查，只爲卸罪之地，而章士釗職掌司法行政，越權攬辦，已屬可異，對於此次協定，圖利他人。損害國庫至八千萬元以上之鉅，就財部卷中所載，本有具體之認識，而故謂爲穩妥無疵，以促成其事，按之刑律第三十三條第一項及第三十一條第一項亦難辭責，應請令飭該管檢察廳並案辦理，以肅法紀，謹呈司法總長，總檢察長。

此事雖未眞對簿公庭，但也與人以薏苡明珠之惑，章氏半生淸操，掃地以盡。

另一件麻煩是屬於教育方面的。段祺瑞執政政府成立時，教育總長發表王九齡，王九齡是雲南人，一直在雲南隨唐繼堯作事，段祺瑞組織政府，希望擧國一致，唐繼堯也代表一部份力量，所以就羅致唐繼堯系統的王九齡入閣，但王九齡與北京教育界毫無淵源，聲望又不足。此時任次長的是馬敍倫，此人在大陸陷共前卽秘密在上海組織民主促進會，爲中共外圍，曾於民國三十六年自認爲上海民眾代表赴南京請願，要求政府不要進剿蘇北共軍，爲下關車站逃亡蘇北難民所毆打，因此一毆，中共政權成立時居然當了教育部長，又改爲高等教育部長，也幹了十年，前年在北平病死。

馬敍倫久任教育部次長，已成爲教育部內之土豪劣紳，朝政變更，頗有升遷之望，誰知半道跑出來一個不見經傳的王九齡，馬敍倫自不服氣，就嗾使國立八校教職員起而反對，王九齡由雲南去北京，民國十四年三月中始到，距離新閣成立已經三個月，剛到北京，國立八院校教職員派出代表向王九齡勸告擋駕，王九齡不理，次日（三月十五日）赴教育部就職，八院校教職員在教育部攔阻，不准進入，京師警察總監朱深親自帶警察護送王九齡到職，雙方發生衝突，段祺瑞明白是馬敍倫搗的鬼，下令免去其教育部次長職。

經過這一鬧，王九齡的總長自難安於位，不久就向段執政提出辭職，段祺瑞乃於四月十四日指派司法總長章士釗兼任教長，又引起一個麻煩。

士釗可能鑒於八院校干涉教長事，決心要加以整頓，當時提出三項辦法，一、部辦大學招生，二、部辦編譯館，出版大學教授之著作，關於此點，士釗有一段話：「北京八校，教授多至數百人，年耗庫欵，少亦二百萬元以上，歲終至無百頁可讀之書，三年可莚之籍，以登學府，而販國門，」此言在此時此地，亦爲至理名言，可惜教育司不是章士釗，不肯出頭整頓。三、合併八院校。

此議一出，北平教育界譁然，五月七日學生集會紀念國恥，忽然臨時轉了方向，有人領導高呼打倒章士釗，至魏家胡同十三號章宅，將器具搗毀。

但士釗意氣未減，接着發生了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驅逐校長楊蔭榆的事件，領導學生就是後來成爲魯迅如夫人的許廣平，當時還是魯迅的學生。事情發生之後，男生也趕去幫忙，男女雜處一校，課程已告停頓，逕上呈文段祺瑞，解散女師大，當經段祺瑞批准，士釗在報端發表宣言解釋此來，中有名句云：「釗念兒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爲政使人人悅之，亦無是理。」魯迅當時指出此段是抄自齊姜醉遣重耳賦中句：「公子本翩翩絕世，未免有情，丈夫而碌碌因人，安能成事。」

北京當時出現九十八校學生聯合會，登報聲明驅章。加之此時又發生金佛郞案，學生更借題發揮，再毀其室，縱火焚燒，較曹汝霖宅受損尤重，北京政府既無力維持秩序，士釗總長也只好掛冠了。

士釗下野之後，不久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上釗與國民黨一向不協，就在上海掛牌作律師，實際上是杜月笙的食客，靠杜月笙生活，抗戰時期一度出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沒沒無聞。到了三十八年大陸局勢逆轉，政府派出代表團去北平與中共進行和談，代表中居然列入章士釗之名，據說因爲章士釗與毛澤東有恩，此事眞象難明，卽使有之，毛澤東爲人一生記怨不記恩，劉少奇、彭德懷於毛澤東之恩，萬倍於章士釗，結果又如何？由此可見當時的一批當政者之顢頇。

大陸青年的婚姻問題

黃秋

前言

中共在「文革」中提出所謂「破四舊立四新」口號，圖將我國固有風俗習慣予以徹底破壞，但因受到大陸人民傳統觀念之抗拒，以致男女婚嫁在禮儀上一般仍保持舊有風尚，論及婚嫁，女方動輒取聘禮、聘金，結婚之日男方尚須隨俗宴請親友，需欵雖屬有限，但非大陸一般青年所能負擔，加以青年女子擇偶多視對方有無改善婚後生活之條件以為定，遂致甚多成年男子歲月蹉跎，好事難諧。根據大陸人民來信，玆將有關大陸青年婚姻問題之情況分述如次，藉供參考。

中共在婚嫁上推行破舊立新情況

中共自「文革」期間厲行破舊立新後，對大陸人民婚嫁即提出所謂「革命化婚姻」口號，要求雙方在結婚儀式上盡量求其簡單，同時通過種種管制手段，以求達到節約目的，進而徹底消滅傳統習俗，有關情況如次：

廣州地區對於人民結婚管制甚嚴，規定應辦手續大致如下：

㈠雙方各自向工作單位提出申請，經審查年齡、階級成份及家庭歷史等合格後，發給准予結婚證明一紙。

㈡雙方持結婚證明赴街道革委會辦理婚姻註冊手續，憑婚姻註冊證向中共申請配購棉被、床單、男女衣料、面盆及若干零星日用品等。

廣東興寧等地指出結婚講排場是舊社會地主資本家用來擺濶的舊習，強調婚事新辦，移風易俗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場階級鬭爭，要求幹部在處理「婚事新辦」的態度上不可等閒視之，而是有關階級感情立場問題，必須特別注意，認眞執行。規定人民結婚一律不准講排場，應將嫁妝用到生產需要的東西上去。因此只准贈送所謂「新式嫁妝」，不得贈送家具。所謂「新式嫁妝」即：

㈠「村史」一份：提醒結婚青年男女不忘階級苦，不忘血淚仇；

㈡「三代人的腳印」一本：要新郎新娘永遠「革命」，永不變質；

㈢毛澤東著作一本：要結婚青年男女努力讀毛的書，聽毛的話，按照毛的指示辦事，做毛的好青年；

㈣「五好青年條件」單一張：鞭策結婚青年男女爭當「五好青年」，永遠保持「力爭上游的精神」；

㈤賀信一封：鼓勵青年男女結婚後仍然要努力學習，積極工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出貢獻；

㈥勞動工具一件：在使結婚男女永遠熱愛勞動，保持「勞動人民本色」。

另外在辦理婚事時又提出辦喜事必須堅持「八不要」以符合「新風氣」，此即：㈠不要騎馬；㈡不要坐轎；㈢不要請吹鼓手；㈣不要放鞭炮；㈤不要送彩禮；㈥不要陪送；㈦不要擺酒席；㈧不要拜天地。

廣州地區規定「階級敵人」之子女不得與貧下中農子女互相通婚，但如經中共評定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特別積極者，則不在此限。

廣東鬬爭地區規定「紅五類」分子之子女不得與「階級敵人，地富資產階級」分子子女論婚，尤其所謂來自黨政軍幹部子女更絕對禁止，而一般知識青年，工人農民子弟亦受此一規定之約束，因此被評為「黑五類」分子者，只能在同成份中去找對象，在青年男女間，自然形成一道很深的鴻溝。惟近年來由於粵省沿海一帶僑眷有僑滙接濟，生活水準較一般農民為高，若干青年為求獲得生活上的享受，打破此限者已不乏其人。

廣東英德白沙公社新潭大隊將過去所謂之媒婆，介紹人等均列為無業游民，不是拘捕坐監就是列為「壞分子」，予以判處勞改或管制勞動。同時對於階級成份不同的人民禁止互相通婚。

大陸人民在婚嫁上保有之傳統習俗

中共雖在「文革」期間厲行破舊立新，但大陸一般人民婚嫁仍多保持傳統習俗，不但女方索取聘金、糖禮，男方亦須致送親及喜餅、喜宴，結婚之日並須聘請親友。有關情況如次：

廣東台山地區：「大兒此番婚事需支付餅金人民幣二百五十元，禮餅兩擔折一百六十元，十斤豬肉十八元，十套衣服以及其他零雜開支合計至少需五百五十元。另外預計宴客九席，每席八人，此地的高價豬肉是每斤一元八角，鴨、鵝等每斤一元四角、魚每斤一元五角，最傷腦筋的是稻米問題，由於本季受到風、雨、蟲三害影響，收成極差，每人每月只配得稻穀廿四斤，黑市穀每擔價格高達四十二元，而且不易購得，倘屆時購買不到，只有仿效鄰村二叔的辦法，要被邀請人自行攜帶六兩米來一起食用了。」

廣東番禺地區：「我二女兒於十月間與大石干之何家訂了親。按照本地風俗，共收禮餅一百斤，燒肉廿斤，毛鵝十斤，豬肉、毛雞各五斤及禮金若干元。」

福建泉州：「此間娶親需給女方聘金人民幣一百六十至二百元，還要為女方裁製衣服十二至十六套，及購買羊毛衣、戒指、耳環、鞋襪等共約四百元；

此外購置床舖、衣櫃、蚊帳、棉被等約需三百元以上；訂婚、結婚請客約需三百元，連同婚後三日新郎新婚回門作客以及其他零星開支沒有一千元以上無法完婚。」

福建厚門地區：厦門鼓浪嶼地區人民結婚現仍保持傳統風俗，除須致贈女方聘金、聘禮外，尚須贈送至親好友喜糖。該等喜糖質最劣者每斤售人民幣九角五分，每斤僅有九十餘粒，較佳者每斤售二元四角，每斤約有七十粒，按照每家致送喜糖四十至八十粒及馬蹄餅八包計算，僅此一端即需一百餘元，連同購置必需之服裝家具等至少亦需七百餘元。

大陸青年無力結婚實況

大陸人民在極權下生活原極貧困，經年勞動所得無法維持一飽，成年男子在求偶時，由於女方沿襲舊俗索取聘金、聘禮，益以備辦酒筵宴請親友，所需雖僅人民幣數百元，一般仍多無力負擔，以致好事難諧，婚姻蹉跎，年逾而立孑然一身者比比皆是。有關情況如次：

廣東開平地區：「近年來家鄉因遭天災，致五穀不登，農業減產，要想結婚，眞是十分困難。我家經濟情況又特別差，根本無人願與我們結婚，以致我的婚姻大事不得不採交換方式，本來父親不肯答應，然因家中經濟實在拮據，而我的年齡也逐年老大，父親只得勉強同意。但即使如此，也需欵三百餘元左右。」

浙江溫州地區：「由於家鄉環境限制，諸兒弟皆務農爲生，經濟上始終拮據不堪，婚姻大事亦是蹉跎未成。三兒今年已卅歲了，目前雖有一女子同意與他結婚，但因經濟困難而無法進行，思之再三，只好懇請惠予幫忙。」

上海地區：「大兒現已卅二歲，由於經濟困難，婚姻問題始終未能解決。在這裏結婚至少需聘金、衣物等人民幣一千元左右，這筆鉅欵對我而言，簡直是不敢想像。大兒會因欵項無法籌措，而失去多次機會，迫不得已，只好向你伸手求援。」

浙江溫州地區：「我即將步入不惑之年，而弟弟也將年屆而立，可是因家中一向貧困，分文無存，以至我們的婚事都被躭誤下來。如今我年齡逐漸老大，眼看再也無法拖延，只好聽從鄉俚親戚的勸告，寫信給你，望能大力支持。你們在海外借貸遠比我們這兒容易得多，假如你確實手頭困難，也希望你能爲我終身大事着想而向親友借來幫助我一下。」

江蘇泰興地區：「大侄兒今年已廿八歲，婚姻問題是人生終身大事，我們做家長的應該爲他設想，與經朋友介紹已經訂婚。關於結婚日期原定在新年，可是由於家庭經濟困難，不敢遽爾決定。承你及時滙欵濟救，侄兒已在今年元月廿九日完成終身大事，可算去了我一樁心事。但次兒今年已廿六歲，也必須爲他的親事準備了。本來實在不應再增加你的麻煩，但是家鄉一般都很困難，無處可資籌欵，不得已只能再找你，希望你好事幫忙幫到底，兩侄兒是永遠不會忘記你的大恩大德的。」

大陸青年女子擇偶心理

大陸人民經歷長期物質生活困苦後，莫不希望今後生活獲得改善，以致一般青年女子擇偶多視對方是否具有改善婚後生活之條件以爲定，至於年齡是否相當，志趣是否相合則在所不計，具體情況如次：

廣州市一般少女選擇對象多將收入多寡以及物質享受之有無列爲主要條件。例如當地少女近在選擇對象時流行如下之說法，即：㈠要找有「三轉一響」的。所謂「三轉」係指腳踏車、手錶和電扇；「一響」則指放音機；㈡要沒有絆腳石的，意指沒有兄弟姊妹的；㈢沒有「廢柴」的。即沒有年老親屬的。另有一種流行說法是：「三十不用想，四十睇下樣，五十、六十好商量，七十、八十禁住搶，一百以上不怕鬍鬚長」。意指每月收入在人民幣三十至四十元者，因無女子願意委身下嫁，對結婚不必妄想，收入超過一百元以下者，年齡再大也無所謂。

廣東海豐地區青年女子選擇對象首先是看對方的家庭成份，政治條件以及經濟能力。因爲如果對方家庭成份或政治條件不好，婚後都被因故揪出鬪爭或送往外地勞改，因而失去家庭溫暖。

廣東南海、汕頭等僑鄉地區由於歸僑，僑眷之生活處處表現特殊化，以致凡與彼等接觸之人民普遍產生「慕洋、崇洋、靠洋」心理及嚮往海外民主、自由生活思想。因此當地少女之間即流傳「一嫁幹部全家光（榮），二嫁工人入城逛（馬路），三嫁華僑有僑滙，能到海外最上算」之歌謠一種，認爲嫁給華僑最幸福。南海地區待字少女現並流行三不嫁風氣，即對象無私有房屋者不嫁；無固定職業者不嫁；階級成份不好不嫁。

廣東揭西地區：「家鄉生活困苦，成家不易，大哥、二哥都因沒有私蓄，始終找不到愛人，鄉間個個都深受一杯水主義的影響，現實得很，抱定非錢不嫁的宗旨。至於我也因手頭少了五百元的關係，婚事又告吹了，看情形，我這一輩子恐怕也沒希望結婚了。」

福建省目下一般青年女子找結婚對象以每月收入多少來衡量，月入四十元者不在考慮之列，月入在九十元以下者不論其學識、年齡如何均爲最佳擇偶對象。彼等口中並流行着下述歌謠：「三十、四十不要想，五十、六十試試看，七十、八十可以講，九十、一百趕快搶。」

結語

根據上述，我們發現大陸青年在婚姻問題上所感到的苦惱，並不是早婚或晚婚的問題，而是在經濟上很難具備結婚能力的問題。多數的青年非但無欵籌措女方所要求沿習納聘、致送禮餅等之舊俗，即連購置結婚最起碼的衣物、家具亦無能爲力。因此我們可以想像，今天大陸青年業已到達卅歲年齡而仍無力結婚者一定很多，這一遍存大陸各地的實際問題，乃係中共對人民進行長期壓搾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大陸人民生活陷於極端困苦之有力佐證。

張君勱拒絕共黨拉攏

覺初



民社黨的首腦人物張君勱先生，誰都知道，他是一位言行合一，畢生致力於文化教育，闡發民主憲政的哲學家、政治家，他的著作豐富，最著名的有「國憲議」，「史達林治下之蘇俄」，「辯證唯物主義駁論」，「新儒家哲學」……等等，都是以科學、民主、倫理爲骨幹，強調他一向的政治主張，尤以國憲議一書，參酌西方各國政制的優點，配合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和國情，確不失爲一部權威性的憲法著作，這些犖犖大端，自有張氏親友及該黨同人給他寫專書介紹，本文擬僅就一些不大爲人注意的軼聞細節，簡述一二。

一九一二年，袁世凱膺選爲第一任正式大總統，朝野上下，無論任何階層，無不以國體新創，一切建設措施，惟有寄望於這個最有實力的總統身上，即南方的革命黨，亦以美國的華盛頓擬之，並未把他視爲封建餘孽的老官僚，舊軍閥，那時張氏才從日本回來，服務報界，不過二十幾歲的新進青年，居然在報端發表文章，公開指出袁氏陰藏禍心，必將不利於民國，反對進步黨與之聯絡，袁世凱聞之大憤，下令通緝，張氏不得已，只好跑到德國去留學。

這件事在當時看來，簡直是有點近乎神經質的無稽狂言，誰會對他的先知和氣魄，加以特別的警惕和重視，就是現在的掌故家，也沒有在洪憲皇朝的史實中，發現有這麼一個除了蔡鍔梁啓超唐繼堯……那些元功外，竟能洞燭先機，以文章去捋虎鬚的闘士，後來事實證明，袁世凱一連串的叛國行動，從刺殺宋教仁起，漸漸地肆無忌憚，脫去外衣，理出原形，及護國軍起，梁啓超電召張氏回國，他正在擬撰論文，準備參加博士學位的考試，一聞此訊，馬上揚棄不顧，兼程回國，置身於實際的討袁工作了。足證他對於國事，是勇於犧牲敢負責任的人，並不是空談高論，專會搖筆桿講風涼話的書生，如僅以他這一生的經歷而觀之，不像一個熱辣辣的政治活動家，認爲只是那種高超世外的學者名流，那就空入禪門，不識金剛揚眉怒目的本色了。

袁氏既敗，黎元洪繼任總統，由段祺瑞組閣，出任總揆，爲了是否參加協約國對德國宣戰的問題，特設國際問題研究會，以張氏爲秘書長，當時國會中各黨各派，爭辯得非常激烈。張氏力主參戰，肯定德國必敗，一旦大戰結束，中國可以戰勝國的資格，取得國際間的發言權，不致陷於孤立。厥後巴黎和會，就憑着這個身份，從日本手中，取回德國前所佔領的膠州灣青島等主權，且得列爲國際聯盟的一員，使列強瓜分中國的企圖，無形中受到挫折，世人但知此舉，是由於梁任公的建議，不知原始發動者，乃出自張氏，任公不過是以優越的地位，予以有力的贊成，使段祺瑞採納實行耳。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張氏在德國講學，聽到這項消息，即匆匆回國，針對共產黨利用對日抗戰，爲陰謀擴展地盤的心理，因發起民主社會黨的組織，俾爲政府疏導社會各階層，密切合作，期能集中權力，強化領導中心，提高抗戰信念，且在全國團結政權開放之際，灌輸民主自由的言論，納入正軌，免趨歧邪，爲別有野心者的宣傳所蠱鼓，故自抗戰以至行憲時期，他始終是以友黨的姿態出現。

一九三七年，張氏接受政府的邀請，代表該黨參加盧山會議，以八一三戰事突發，時間緊迫，不及到上海與家人晤面，摒擋交代，竟直往南京報到，隨又跟着政府撤守漢口，置其夫人與子女於上海而不顧，漢口撤守後，又西遷入蜀，秉着他的政治主張，不時與今總統 蔣公交換兩黨意見，發揮了政黨政治的合作精神，這在中國，恐怕還是一個新的開始，絕不同於民國初年的內閣，那種純粹分贓式的腥羶氣氛。

一九四〇年，他懍於新四軍在長江一帶的騷擾行動，覺得內部危機，甚爲嚴重，對抗戰前途，將爲不利，乃公開致毛澤東一函，勸其放棄武力，把兵權交給中共，達到軍隊國家化，以便對外作戰，能夠統一指揮，這當然是要招致共產黨的反感，不會有什麼效果的，然由這些地方，更可想見張氏的戇直伉介，每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從不曾爲自己的利害毀譽着想。

後來毛澤東在美國大使的陪同和保證下，飛抵重慶，欲與張氏面見，而張氏已被派爲中華民國的代表，赴美參加制訂聯合國憲章會議，毛澤東反以緣慳一面，深表遺憾！

一九四六年，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張氏負責憲章小組，依據他所著的國憲議一書，提出制憲綱領十二條，經各黨代表同意，定爲將來制憲的張本。

政協閉幕，成立憲草審議會，張氏受國共兩黨的信托，推爲憲法起草人，每日晚間，他必將擬好的條文，邀集共黨代表周恩來秦邦憲李維漢等事先會商，以免次日在審議會中發生歧見和阻力，周等對他都很謙虛尊重，惟對於地方政府有對外涉財權及地方法官，應由民選，提出要求，張氏一一爲之辨正，以謂立憲國家，對外一切權力，皆應屬之中

央，地方政府對外涉財權，此例實不宜開，至如法官民選，美國雖已行過，但已有大多數的州，加以修改，我們不必一版翻印，並取其短，周等也沒有堅持異議，除僅保留五十七條外，全部草案，都已順利通過。

就在這時，他們卻用陶行知出名請客，專向民社黨同人，轉達毛澤東的意旨，徵求張氏願否與他同時出任國府委員各一席，俾獲互相提攜，互相照應，該黨同人，是素知張氏的性格的，怎能與毛澤東並肩携手，談話自無結果，在游詞推卸中而拉開了。

可見中共苦心拉攏進行統戰政策的一斑。

徐蚌會戰雜憶

——可憐的人力車夫

·毛克·

「衝呀，戰鬪員們，我們快要解放徐州了！」

這是徐蚌會戰時，隴海線一個小站碾莊外圍，共軍陳毅部隊裏面的指導員，向他們士兵（共方統稱為戰鬪員，以示與司令員地位平等），打氣的呼喊，要他們冒着砲火，向黃伯韜兵團陣地前進。那是他們在大陸最大的一次勝利，那些指導員的聲音，在戰壕裏聽得淸淸楚楚，他們也叫守軍繳槍投降，不要打，但是黃兵團的健兒回答共軍的，只是等那些他們進到射程以內時，密集如雨的機槍橫掃過去，那些戰鬪員屍橫遍野的倒下去了。但是國軍方面看到這種情形，反有點覺得奇怪：第一，軍兵前進的時候，應當儘量的匐伏，才不致暴露目標，就連防守也多是躺臥戰壕，緊貼地面；第二，他們不僅直站着朝對面快跑，有好多人手裏並沒有武器，有的有手榴彈，三、四個人一支步槍，不知道他們不會用還是不用；第三，他們好多人臉上都流出眼淚，一點也沒有英雄氣概。於是有一位連長說，我們不妨出去捉幾個回來，他帶了一班人出去，共軍看見馬上跪下來叩頭叫救命，結果一槍也沒有放，捉到三十多人。於是把他們送回後方訊問，那知，他們連部隊番號，司令員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們並沒有受過嚴格的保密訓練，也不是怕得不敢講；從他們誠樸的面孔和談話裏知道，他們原來並不是共軍，乃是山東濟南的人力車夫，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會被共黨送上火線，他們被俘以後，如獲重生，多謝國軍救命之恩，並且誓死也不願回去，一定要跟住國軍走。他們談起「翻身」的經過，才知道上大當。他們說，濟南淪陷了以後，人民解放軍特別同情他們這一批勞苦大眾，曾經對他們說，「資本主義的社會最不平等，他們多兩個錢，就叫你們作馬牛，他們坐在車上，行李包袱也放在上面，叫你們用兩隻手來拉，兩條腿跑，天氣冷出了一身汗以後，風一吹就會受涼，天氣熱口乾了，那車錢不要說買西瓜，連蘿蔔（北方生吃解渴）也買不到。現在你們被解放了，不要再受他們欺侮，一定要增加工錢，要比以前加上一倍。」

大家對共軍這一番動聽的話，一致報以熱烈的鼓掌，在共黨領導之下，成立了新的人力車工會，定出新的價錢，不得隨意競爭——既不准亂加，也不准減少，叫車子的人必須照他們公訂價格付錢，也沒有討價還價，這種制度似乎比以前進步，好像明碼實價的商店一樣，絕無有騙人和被騙之事，大家都覺得這個辦法比較好，車夫之間也不用為爭生意而互相暗鬪。

不過，價錢劃一雖好，抬得過高則等於趕絕顧客，價格相宜的時候，人覺得太累了，不妨坐車子代步，現在呢，除了捨不得多化雙倍的價錢以外，也怕共產黨指為有產階級，所以許多人都在非不得已的情勢之下，例如搬運笨重衣物箱籠之類，才雇一輛人力車。結果他們因加得減，生意異常淸淡，於是有些車夫見到過去的熟客，暗地減價以作招徠，但是這消息一傳到共幹的耳朵裏，馬上就加上一個破壞團結的罪名，受全體會員的鬪爭。他們有時會假裝顧客，專門捉這些搗亂分子，弄得他們人人怨恨，人人懼怕，大家都想取消這種公訂價格，最後把這意見向共黨反映了。

共幹的話比上次更漂亮，說知道他們喝西北風很可憐，但是為着要出氣，要打擊資產階級，一定要堅持下去，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價錢絕不可降低，如果沒有生意收入少，人民解放軍可以幫助他們，給他們免息貸款；照家庭人口貸發，不要他們家人因此忍餓。他們可以放心，這個錢等他們生意幾時好，幾時還。大家對前面的話雖不十分明白，但對後面這幾句卻完全聽懂，當然覺得連過去的韓青天也比不上他們。

貸欵的手續非常簡單，只塡報家庭人口總數，他們並不調查，表現得非常信任而大方。他們家家都獲得溫飽。天氣漸漸的冷了，工會裏面的指導員特地邀大家練習跑步，因為這是他們以後要用作混飯吃的，並且早晨跑一跑，身體也暖和得多。後來，共軍看他們衣服單薄，特地送他們每人一件灰棉襖，這樣的跑了好多天以後，請他們坐一次火車和汽車了，向南直駛，到一個小站停下來，告訴他們，前面有國民黨軍隊要攻擊他們，但是不要害怕，國民黨的槍是會被他們搶過來的，只要衝上去就行了，他們拉慣了人力車，每一個人發四顆手榴彈，到時候把引線一拉，朝對面扔過去，然後再奪他們的槍械子彈。比較進步一點的人，發一支步槍，共軍臨時教他們打開槍機和扣板機這一類。想不到是要他們來打仗，他們看見好多人倒在地上成了砲灰，相信國軍一定不知道，他們原來是人力車夫！

碾莊的黃兵團最後雖然是潰敗了，但那些俘虜們卻不願回到濟南，寧願隨國軍突圍到蘇北一帶，講述「翻身」的經過，他們不識字，如果識得的話，一定會看出四千五百多年前，倉頡先生的預言應驗之奇妙，他造文字的時候，早已知道共產黨一派謊言，所以共口合在一起是「哄」，國內有共黨必生內亂，門內有共則發生內鬨。這些可憐的人力車夫，被他們騙去了性命！

關於史誠之和侯榕生

何雨文

兩個動機

在美國的中國學人（已入美籍者）也像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新聞記者、教授、專家一樣，一窩風地訪問中國大陸。此風去年最盛，近數月似已稍煞。可能是由於訪問結果，沒有實際收穫，而且得不償失，後患無窮。失望而歸者佔絕大多數，第二次再去的念頭，除一、二別有用心者外，不會再有。本來打算一探究竟者，也都從已去過者中獲得教訓，裹足不前。

訪問大陸者，除去極少數早已與中共有勾結（至少互通聲氣）者外，大多數前往中國大陸的都是意識模糊，自認為採「中立」立場的。甚至其中還有過去有反共歷史，在海外對中共作過思想鬭爭的。本文要介紹的史誠之和侯榕生兩位，就是此類人物。

中國學人訪問中國大陸的動機，主要不外兩個：一是探親和治療懷鄉病。流亡海外二十多年的中國人，沒有不想回去探望自己的親人的，父母多已不在世，但是兄弟姊妹、兒女或者還有妻子，都是作客異邦時日夜繫念，夢寐不忘的人，自然亟想一見，以解相思之渴，不能長聚，一見也好。對故鄉事物，都有親切之感，時間不能冲淡記憶，反而愈久，想念愈切。最大願望是想親身去看看，有否改變，這是感情上可貴之處，也是弱點。另一個動機是想徹底揭開中共之謎，大陸上究竟是怎樣情況，中共對海外宣傳眞實性又如何？除去單純的求知慾望之外，主要是實用的，可以提供有關方面作參考，可以發表文章抬高身價。百聞不如一見，不實地去考察，難以使人相信權威。

史誠之其人

在美國的中國學人中去大陸者，以史誠之先生最惹人注意，並非他有什麼學術地位，而是他是反共的文化人士。他的去大陸，容易使人感覺到是他的轉變。他在一九五〇年逃亡到香港，就撰反共文章，他早期出版的「中共軍事的發展」，頗獲好評。他是香港友聯出版社創辦人之一，早期他主持了友聯研究所。他是中央軍校十六期畢業的，習交通兵，在胡宗南將軍麾下的某軍任過中校輜重營長，參加過不少次的剿共戰役，最後一次是徐蚌會戰。他的學識有限，對社會科學沒有根底，但是他很用功，也很虛心，也能禮遇有學問的人。他創辦和早期主持友聯研究所，對於資料的蒐集和研究工作的推進，應該給予較高的評價，友聯研究所基礎的奠定，是他在香港大坑道的一段時期。

史誠之在大坑道時期，英文是從ABC學起的，但他後來的英文並不錯，可見他的毅力。他讀書範圍頗廣，似乎沒有什麼目標，無書不讀，從他的床上，書桌上，甚至地上，可以見到不相連貫的各類書，他沒有專攻的學科。該時友聯研究所工作人員大都住在大坑道，晚間很少外出，不是聊天就是打橋牌。史誠之最喜歡聊天，常吹他的「戰功」，這是使人討厭的。他不敢多談學問上

的事；這一點他有自知之明。但他很自負，「我們這一代要對歷史作交待」，這是他常用的口頭禪。他極少用史誠之的名字發表文章，用「史得詩」這個筆名最多。他的文章不多，他每寫一篇文章，用的時間頗多。這些地方，都可以見到他自知學力有限，缺少自信心。他的學力有限，但他世故頗深，手段也圓滑，頗懂得利用名人作招牌。他曾運用過丁文淵（早期香港文化界領袖之一，已病故）、黃如今（曾任長春大學校長，早已去巴西）等，運用得恰到好處。

大約在十年前，史誠之離開了友聯，去了美國做研究工作，實際上他是奔走於港美之間，做些文化活動。後來他到史丹福大學的東亞研究所，指導一些學生研究中共問題。

史誠之回窰探妻

他爲什麼要去大陸呢？動機也和一般人一樣。他想回去看看弟弟和妹妹以及治療懷鄉病，他在「祖國探親散記」中交待得很淸楚，這確是事實。但主要一個動機，他沒有說出來。「友聯研究所」某君和他是莫逆之交，無話不談。某君說：史誠之去大陸，眞正的原因是想探望還在大陸活着的髮妻。史誠之早年流浪於鄭州、洛陽之間，游手好閒，不務正業，幸得其髮妻之勸告，才改過奮發，他逃亡到香港，也是髮妻的鼓勵和資助。他去大陸之前，自知已患癌症，爲日無多，想在有生之年一見髮妻，告訴她他已上進並且有了成就。他知道他對髮妻已不能有什麼幫助，但終希望她的苦心沒有白廢。中共也知道只有這件事才能誘惑他。他的弟弟到香港也專爲這件事。

史誠之在香港是單身漢，到美國之後才正式結婚的，新夫人姓劉，據說與中共有間接聯絡的。她是史誠之大陸之行最有力的促成者。史誠之本不願與她同行，但她和中共方面力促而行。爲了避免友聯同事的勸阻，去大陸之前，新夫人對史誠之寸步不離地監視着。本來中共允諾史誠之與髮妻見面，但到了大陸，中共改變了說法，不允給予他們相見的機會。共黨說，不願使他們新夫婦之間發生裂痕。史誠之幾次要求，均未獲得考慮，新夫人又百般阻撓，並且百般威脅，於是憤而返香港。

另外一個去大陸的動機，自然是想搜求一些大陸實況的資料，爲報刊上未見，前人所未發現的，成爲獨得之秘。他回到美國之後，就可以成爲權威，名利雙收。這是在美國研究中共問題者都想走走的道路。特別是中國學人，拿不出貨色不容易站穩地位，更要表示不落後，他眞有一手獨家資料。史誠之目前的上司是謝維志，那是著名的中共同路人，更要鼓勵乃至督促史誠之去中國大陸一次。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史誠之從大陸回到香港之後，只逗留了一個短暫時間。他本來在香港文化界朋友頗多，但是他偸偸地去了大陸一次，文化界友人通通廻避他，遇到他就遠遠走開，連到多說一句話也不願意。這時他才感到他是從另一個世界來的，他失去了友情，也失去了一切。他只有去美國。

他苦悶寂寞極了。某一深夜，他走訪他的莫逆之交友聯某君。他抱着懺悔的口氣說：「我是不該去大陸的，我沒有考慮到太多。我眞正的目的，是要一見髮妻，使她知道我活着，並且上進。我沒有使她失望。想不到連一小小的願望也完全落空，反而給共產黨利用，耍了一下。」

他又鄭重地說：「二十多年前，我們所走的道路，現在看來是對的，你們還是應該繼續地走下去，勝利就在前面。但我去了大陸一次，已不容許我再走這條道路。好在我留在世上爲日無多，我會寂寞而無望地走完人生路程。」

他又無可奈何地說：「共產黨以我的弟妹爲人質似地要我在香港發表大陸之行的觀感（即指在明報月刊上發表的「祖國探親散記」）。由我弟弟轉來許多資料，都是口頭的轉告，說這些只是供我參考，此外我見到什麼可以隨便寫，共產黨是絕對給海外學人自由的。我非寫不可，也非照着共產黨的意思寫不可，否則我無法交差。我已失去了朋友，我也可以失去良知，但我不能再失去我的弟弟，我要知道弟妹安全，我一切都滿足了。」

友聯某君非常難過，旣不能安慰，更無法向朋友解釋。史誠之隨即返美，本年三月二日在舊金山醫院以癌症病故。噩耗於三月四日卽傳到香港。由於他去了一次大陸，文化界的朋友不敢發起追思禮拜，預料可能發生兩種現象，一是沒有人去，另一是有人去痛罵他一番。友聯某君說：「誠之最後說，一個人做錯了一件事，無法追回，唯有希望大家忘記這件事，也忘記了他。」

侯榕生的抉擇

侯榕生是一位有名的女作家，在文藝界有很高的聲譽。一九四八年離開大陸，先到台灣，再到菲律賓，最後定居美國。幾年後，順利變成美國公民。她立意要回北平，重溫舊夢。前年九月她開始辦手續，到去年八月才經香港入深圳，由廣州直飛北平，小住半月，再由平漢、粵漢路直達廣州，九月返美。返美之後，她撰「北京歸來與自我檢討」，已在明報月刊第八十四期連續刊出三篇，全文未完。就以發表的三篇來說，她觀察的精細，筆緻的靈活，是很好的散文。她是地道的老北平，她從小在北平長大，中學讀的是慕貞，大學讀的是輔仁。她確是患的最嚴重的懷鄉病。她有親人在大陸，她有大、二舅母，大表姐等在北平，但她這次回大陸，不是專誠去看她們。廿四年來與她們並無聯繫過。她確是爲着重溫舊夢和觀察大陸眞實現況而去大陸的。

從她已發表的三篇文章看，她是壓根兒失望了。她追憶中的北平已經完全變了，她竭力去找尋舊日景像，已完全消失，卽使還留下一些痕跡，也非昔日情調，終之是變了。至於她要瞭解的大陸眞實的新情況，她只看到了些浮面景色，卽是淒涼的，落後的，控制的，大的根本的她沒有看到，也沒有聽到什麼。她失望地回到美國。

（轉載「中國大陸研究」）

最醜陋一面鏡子

霍大川

在古裝電影中，常常看到某些很典型的諷刺鏡頭，那就是由特寫「明鏡高懸」的金字匾子拉開，接着是縣官大人在審案，堂上跪着含寃莫白的主角，在惡狠狠的縣老爺雙眼不斷閃動中將主角打到死去活來。

鏡子本是最科學的東西，美人照出來是美人，醜人照出來是醜的，牛照出來是牛，老鼠照出來是老鼠，毫釐不差，遲暮美人，從鏡子照到眼底下，越來越多與化裝品不調和的皺痕，雖然頭上可以戴假髮，口裏可以戴假牙，但面皮出現皺痕，卻是難以掩飾的，即使將鏡子擊碎也沒法改變它。

可是鏡子的科學，只能忠實地紀錄一切有形的東西，至於形而上的東西卻是用鏡子沒法照出來的。譬如善與惡是沒法用鏡子照出來的，用X光鏡、用電子顯微鏡，也許將來科學再進步，再發明什麼超光速望遠鏡，將一萬光年以外的文明星球，完全傳過來，但相信到了那個時候，科學家仍沒法發明出一種能照見人心靈中善與惡的鏡子。不過聰明的人仍可以用鏡子來譬喻自己的光明正大，可以掛起「明鏡高懸」的匾子，大幹屈打成招的活戲，大做其假師爺或大寫其違心之論的貪污影評。

「紅樓夢」第十二回「王熙鳳毒設相思局，賈天祥正照風月寶鑑」寫患上色癆的賈瑞，爲一奇異的道士，送來一面神奇的鏡子，只叫賈瑞看反面，不可看正面，賈瑞從反面一照，王熙鳳變成一具骷髏，但從正面一照，王熙鳳變成絕代美人，使賈瑞慾火上旺，一命嗚呼。道士這面鏡子雖然厲害，但仍然沒法將人的眞正善惡老實地照出來。可見世界上雖有千千萬萬種鏡子，有多少非常精細的「科學鏡」，但眞正將人的善惡照出來的鏡子是沒有的。

大戴禮記上有一篇「武王踐阼」，寫周武王登極之後，爲了害怕自己給權位沖昏了頭腦，害怕給左右奉承到善惡不分，於是在鏡子上刻上兩句銘文「見爾前，慮爾後」，這句話用現代語法釋來出，就是「看到前面的，應思想後面的。」一個人成皇帝，自己也如一面鏡子，你所看到的人，都是對你卑躬屈節，一派躬鞠盡瘁樣子的人。那時候，作爲一個聰明的皇帝，應看着每一張看來忠心耿耿的面孔後面，最好多用思想，想想每一張忠心耿耿的面孔後面隱藏着一些什麼。當自己在照照鏡子時，自己凝視自己這一張帝王的面孔時，最好亦應多作思想，自己面孔後面隱藏着的東西。自己後面隱藏的東西配不配得自己這一張堂堂一表的面孔？因爲面孔後面隱藏的東西，是任何精細的鏡子沒法照出來的。

一個法治的國家，法律這東西，看來像一面鏡子，不過堂堂一表的法官面孔後面，仍有很多隱謎是沒法用鏡子照到的。所以「明鏡高懸」也者，有時亦不過等於裝飾品而已。對於眞理，仍然是於事無補的。

唐代學人王度，寫了一篇寓言小說「古鏡記」，如果世界上眞的有一個像王度筆下那樣的古鏡，相信那便是人類有史以來唯一的照出人內心善惡的鏡子了。

「古鏡記」故事寫隋朝一個奇士名侯生，臨死前贈給王度一面古鏡，據說這個鏡子是可以將邪惡照出來的，後來王度持着這鏡子，在長安一個富家，發現富家友人買到一個非常美麗的女婢，他無意中用鏡一照，那個美麗的女婢，立刻打回原形，原來是一隻狐狸精。但狐狸自言雖爲狐狸，卻無意害人，既然被寶鏡照出，願意做一個醉鬼，喝醉而死。後來王度又在芮城，照出一株老棗樹，發現棗樹下藏匿着一條大蛇。於是便使人用乾柴烈火，圍住棗樹，將蛇燒死。又遇河北道一帶發生瘟疫，有一異人救活許多人，但後來異人在王度鏡子一照之下，竟變成一龍頭蛇身的怪物。小說一直敍述下去，所發現的人如老道人，大善士等等，但在王度寶鏡一照之下，有烏龜精，有老鼠精，魚精等等。

「古鏡記」當然是一則幻想故事，小說情節發展循着一個旣定方向演進，那就是天下種種絕色佳人，大善人，老道者，最後在鏡子一照之下，都變成了妖精。如果我們從心理學角度去分析作者王度的精神狀態，可以想象這個知識分子，是一個畢生鬱鬱不得志的人，因此對一切好人好事，都用一種以爲做好事的人必定有某種心懷不軌的動機。因此作者塑造出的「古鏡」，可說是象徵作者的偏見而已。眞正照出善惡的鏡子固然沒有，但代表某些人根深蒂固的偏見的鏡子倒不少，希特勒殺害六百萬猶太人，馬克斯主義的階級仇恨，製造多少人類浩刼，都是由像王度那種偏見之鏡子製造出來的。

對世人有仇恨的偏見的人，當他未成功前，必定遭受到種種被漠視被侮辱的痛苦，那些痛苦使他在心靈深處，結下偏見的種子，這個人要是畢生沒有出人頭地的機會，至多是成爲一個牢騷很多，不可理喻的人，或者寫下一篇像「古鏡記」那類小說來自娛一番的知識分子。

記不起從那裏讀過一句這樣的語：「沒有任何枕頭，比一個快樂的心來得溫柔。」憤世嫉俗一生不得志的人，如沒法找到精神出路，他會用種種報復性的幻想來自娛。或者想些打擊別人的歪主意來發洩心中的不平衡。如果他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也許可以成爲一個像莎特或卡繆那樣的作家。因爲這類人必然是個絕望主義者。這種人，如是一個藝術家，看到好事，必定從壞處去幻想。這種人，如是一個藝術家，一定以爲殘忍與死亡才是一種美態，心理學上稱這種精神狀態叫「變屍症」，患這種症狀的人，當他看到一朶美麗的花，一個美麗的生命，一件美好的事，在幻想中必定將它窒息、壓碎、毀滅才覺得快樂。這種幻想，如象徵成一面鏡子，那當不是正常的鏡子，看來就等於一張「哈哈鏡」吧！

發達之人

梁人傑

四眼徐十分神氣，朋友都說他發了達，看他花得起八萬塊錢買一部寶樹牌跑車，我完全相信所傳非虛。

前兩年見他，還在一家洋行當跑街，騎的是一部偉士牌小綿羊罷了，怎麼一兩年間發到這樣子？

據說他從事股票投資後，情形就大爲改觀，這也十分可信，如果他從事別的買賣，儘管有機會發達，也不會發得這麼快。大概他碰到牛奶公司一天漲五六十元這樣的好機會，因此財源廣進。

我們談起泊車困難，他笑說：「我從未爲這事頭痛過。」

「你的大府雖然有車房，可是到外邊總要找個地方停放，除非有司機，否則難免到處兜圈子。」

「我從不用司機，十萬八萬元一部汽車，給他享受，還要發薪水，太不化算。」

「那有什麼辦法可免泊車的頭痛？」

四眼徐隔窗往下一指，說：「我的車子就在下面。」

果然那部橙紅色的寶樹就在茶廳門前，當然不是合法停車位，但他照停如儀。

「你不怕抄牌？」老朱問。

「抄牌不過罰三十皮，我若到處兜圈子，耗的時間、氣油還不只此數，索性任他抄牌好了，反正有時也可以過骨。我每月平均收到告票十五至二十張，計算起來，所費無幾，何必傷腦筋？」

不錯，四眼徐這樣發達，五六百元罰欵眞不算回事，但像他這樣隨便停車任抄的人到底不多，誰肯張大眼撒尿？只有四眼徐這種暴發戶才有這氣魄。

和四眼徐吃東西，他也另有一套、他點的菜色，當然是最名貴的，三四個頭的大網鮑啦；響螺片啦；大包翅啦固不在話下，一吃下來，如果覺得味道不對胃口，便叫伙記全盤撤走，另點一味；還是不好吃的話，一樣叫他拿他，錢照付。

我們幾個朋友都說：「這未免太暴殄天物吧？味道差一點，還不致不能吃，撤掉太可惜。」

四眼徐道：「我們的胃納有限，很容易給食物塡滿，用一些不好吃的東西塡滿它，好的東西吃不下，因此不好吃的不要勉強吃，一定另叫好吃的，把那些垃圾撤掉，並不可惜。」

七八十元一味小菜，四眼徐視爲「廢物」，我們幾個朋友都爲之面面相覷。

又一次，同席一位很有名的相士，大家震於他的名氣，要求他贈他兩句，主要當然不離希望知道「幾時發達」。

四眼徐卻沒說一句話，老朱問：

「你爲什麼不叫他看看相？看看你爲什麼這樣發達也好。」

「我再用不着看相了，不需要他告訴我什麼時候發達，只躭心錢怎樣花得了。」

老朱爲之吹脹。

可是，近四五個月來很少見四眼徐，有人說他遊埠去了，不過，事前未聽他提過送行，也有人說他進了醫院休養，他得到有錢佬病，要在醫院靜住。

不過，有人卻說在香港仍然見到他，那麼，他既不是遊埠又不是在醫院休養，爲什麼不見他露面？

老朱終於在柴灣一個大牌檔揭開這個啞謎。他見到四眼徐蹲在那兒吃魚蛋河，感到大爲驚奇，怎麼四眼徐會讓這些攞捱塡掉他的胃納？再看看大牌檔附近，也不見他那輛寶樹，忍不住納罕的問他，何以一變至此？

四眼徐嘆了口氣道：「股票淡市，我變了韓國影帝什到直，現在一切打回原形了。」

「如果你那天聽我的話，請教相士，他一定會教你如何趨吉避凶，及時將所有股票拋出，現在入貨，還可以更賺多些，吃百靈舌也有資格的了。」



亞洲文化交流的展望

王屯

最近一個月，從報章讀到幾個亞洲國家與地區有三個重要的會議及展覽盛會，非常值得我們興奮，計三個聚會中，一是五月十四日至十八日的第十九屆亞洲影展。二是五月十四日至十五日在台北舉行的「亞洲電影協調組織」會議。三是已決定下月在馬尼拉舉行的旅遊業會議第二屆年會。今年歐洲各國隆重地揭開歐洲共同市場的一新頁時，在多難的亞洲，我們卻密切地安排一個又一個的文化交流的活動，彷彿我們已不動聲色的展開我們的亞洲文化「共同市場」的新的一頁。亞洲國家與地區因爲每一地區的經濟發展情況不同，短時間裏不可能組織一個像歐洲經濟共同市場的理想。但搞文化交流的「共同市場」是可以的，不但可以，而且是很必要的。保持亞洲各民族之間的和諧相處，文化「共同市場」，應先於經濟共同市場。

亞洲影展，日本本來是創辦國之一，日本人最初對亞洲影展的意圖，動機並不純潔，他們並不是爲了文化交流，而是想利用亞洲影展形勢，將日本造成亞洲電影市場的霸主。後來亞洲電影市場，在觀眾喜愛下成爲中國電影的天下，氣量狹隘的日本人，眼見千方百計想利用亞洲電影節做霸主不成功，反而提高了中國電影的地位，於是把心一橫，又提取消亞洲影展，並收買不少文化小嘍囉作附和，但此計亦告失敗，於是再提出一個參加而不給獎的方法，明眼人都看出，這一着實在是「釜底抽薪」的毒計，好像叫奧林匹克世運會不設獎同一道理。同時又計劃由日本自己舉辦一個國際性影展，想藉此提高自己電影地位，拉攏西方電影來爲自己電影地位死充場面，大賣其倒錯風情，結果亦搞不出什麼名堂來。（據說日本的國際性影展是設獎的）

從十九屆亞洲電影節的報導看，搞得很有成績，而且計有三十四項鼓勵性的獎品，日本電影在這一屆亞洲電影節上，已起不多什麼作用，換句話說，即使日本退出亞洲電影節，亞洲電影節還會一屆一屆發展下去。而且少了一個分裂主義者從中搞風搞浪，成績會更佳的。

雖然我們不必強調亞洲影展本身的成就如何，但它在亞洲文化交流上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文化交流有如一個球隊，亞洲影展即使它的價值僅如一個皮球這麼簡單，只是一個圓圓而空洞鼓着一

，播出材料，又不能太多重覆，因此每一地的電台，都感到材料不足夠，如果「亞洲電視協調組」如能交換影片，交換彼此之間的社會文化各方面的介紹，增進彼此之間的了解，如能由幾個國家，創辦一間電影藝員訓練中心，或各國各地區藝員，每年定下拍多少部適合各國家各地區放映的片集。由此促進電視教育與各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互相了解。譬如以促進各不同民族互相了解的主題，由青年學生中徵選這方面的話劇，聯合演出。這是相當有意義的事。再進一步是國家與國家之間，定期交換藝員，這除了對文化交流有一定貢獻之外，定將會使整個亞洲的電視節目，更爲充實，更爲多采多姿。

日本近年來，因爲成爲亞洲經濟大國，對亞洲鄰邦，大作侵畧性的輸出，因此在每一個國家與地區，日本人便利用廣告的勢力，左右電視公司，大量播出日本一些傳宣民族優越感的影片。這種風氣，現在已到處蔓延，將來會更加蔓延。如果亞洲電視協調組織，各地區成員能針對這問題，向行政當局建議，製訂一種變相的附加稅法例，就是外國貨在某一國家裏推銷，必須在報刊與電視購買百分之幾的廣告，用以保護報紙與電視的獨立性，保持文化依自己風格發展，不必爲了廣告，播出一些沒有文化價值的日本電視片集（有文化價值的可以允許播出，但份量上一定要受限制。）要是這種法例能施行於亞洲各國家的電視節目，便不致受日本廣告的威脅，我們的孩子，不會打開電視機，老是聽到那些悲涼得入骨的日本歌曲，或看那些低級文化的武士道電影。

種外國貨品的入口數字，必將百分之幾用在電視廣告上，這是不使電視內容永遠保持獨特風格的較實際方法。

至於旅遊事業，已成這一時代每一個國家的無烟囪工業，它雖然純係屬商業範疇，然而從旅客自身經驗及其所追求的閱歷說來，卻應屬文化生活範疇的。因此我們如果在旅遊事業中，賦予一種文化交流的內涵，它可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貢獻。

譬如由各亞洲國家及地區，製訂種種優待負有文化交流使命的旅客，如應邀講學的學人，爲慈善或國家慶典演出的藝人，種種對文化交流有貢獻的會議代表，在假期交換訪問的青年學生等等。或者每屆旅遊的淡季，旅遊業與文化界合辦種種文化交流運動如文化藝術展覽會等以填補淡季的空檔。這是對文化交流相當有貢獻的。

深信爲旅遊事業賦予一種文化交流的內涵，不只在宣傳上會產生用宣傳方式沒法收得到的效果，而且這個特殊內涵，更可以促使亞洲國家建立一個共同目標，給於一切旅遊人士除了渡假與消遣之外，還因此增加一層文化交流的親摯氣氛。

文化交流運動的表現方式，一是會議性的，一是表演性，前者在交換經驗追求共同步伐；後者則是一個轟動一時的表演盛會。在時間上前者純粹爲討論需要討論的問題來決定，後者因爲是表演節目，我想時間是可以延長的。譬如一年一度的亞洲影展，每屆只定五天的時間，所有各代表在五天之中一氣欣賞幾十齣電影，未免過於疲勞。我想這種盛會，如能將它延長爲十天至兩週，並不爲過。譬如將它擴大成一個公開映出節目，將每一國家或地區的影片上映分爲兩場，一是映給評審人看的，一是公開售票的，並且在公映時，加上一幕演員登台表演節目，將所有收益，作爲影展經費，由此減輕參加單位對經費的負擔，使一些獨力製片的優秀出品亦有參展機會。

至於每一個地區該參加的影片，最好經過報章，由觀眾投票決定。或由影評人及文化教育界建議那一部片可以參加，盡量將某些大公司的操縱及利用作爲本身的宣傳作用減到最低。這才使影展由商業性走上藝術性的道路。

對於國際性文化交流運動，除了負有任務的代

亞洲影展的作用，目的是想使這皮球洩氣，使亞洲人失掉了文化交流的東西，免之造成對日本將來的要脅。這是今日亞洲國家與地區值得注視的問題。深信日本人的文化分裂陰謀，是不輕易收手的。

亞洲電視協調組，如果賦予一個文化交流的遠大理想，它所起的作用，應比電影重要得多。電視已是今日深入每一個家庭的娛樂，因為播影時間長，具有反日內涵的節目，難得在電視出現，這完全是日本人利用廣告勢力左右電視內容的結果，要改變這種情勢，香港是不可能的，但其他亞洲國家是可以的，一個國家，為了保持自己民族文化情感，提高熱愛自己社會熱愛自己國家，熱愛文化的意識，政府當局必須製訂特殊法例，防止電視內容，受外來某些不純潔的內容節目支配，我想因此圈定某代表列席旁聽。參加旁聽的學生回到他們的學校後，可以向同學報告經過，可以在學生刊物上發表他的意見，給有關方面參考。因為他們到底是成年人的接班人，文化交流運動的涵義，應是為了建構更和諧的未來。這應是年輕一代的責任。因此讓青年人有機會與文化交流運動作實質的溝通，那是極必要的。

評牟潤孫的「意見」

古鶴翔

中大學生報刊登了梁煜佳、劉國強兩位訪問唐君毅、徐復觀和牟潤孫諸位先生的紀錄，唐徐兩位確實能夠「不迎合潮流，無勢利眼光，有理想，有道德的勇氣。」

唐、徐兩位確實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的名學者，他們敢於在媚共的逆流中批共產主義的逆鱗，確能「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唐、徐兩位確有「說大人，則藐之」的氣概，確能不「以人民為芻狗！」

唐徐兩位的意見正確，而且內容好，希望萬人雜誌能夠轉載，以廣流傳。至於牟潤孫的意見，實在使人看了作嘔。現在，特予逐點駁斥：

(一)牟潤孫說大陸的青年爭着去當兵，他認為這是「爭着為人民服務」的表現。事實是不是這樣呢？否！

大陸青年之所以要當兵，是因為共黨需要一批鎮壓人民的工具。共黨以最高的待遇給予軍人，青年們為了逃避下放，為了怕當農奴而從軍，並非自覺的「為人民服務」。

在香港，不少人為了金錢向上爬，希望成為「人上人」；在大陸，軍人是「人上人」，於是吸引青年從軍了。

這並不是什麼為「人民服務」，反之，這是「鎮壓人民」！

君不見，中共在韓國的大批戰俘？他們寧願到台灣，而拒絕返回中共控制區。理由是：在台灣生活，遠比在共區做「人上人」好。「人上人」尚且不願回共區，難怪一般老百姓不絕的逃亡了！

(二)牟潤孫說「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實行社會主義，我們絕對不會取得今天的成就。任何人沒能使中國站起來。」

牟潤孫可知道是誰領導中國人擊敗日本軍國主義的？那是蔣介石！牟潤孫可知道是誰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的？那是蔣介石！「五強」的地位，便是抗戰勝利的成果。反之，中國共產黨卻將中國出賣給蘇聯，現在還把中國出賣給「馬列主義」。中共最近又想勾搭「美帝」，而且周恩來已不敢與日本人爭論釣魚台問題了！

恰恰相反，中華民國政府始終宣佈釣魚台是中國的領土！

(三)牟潤孫說：「在國內，人人了解破私立公。」

我們要問：這是真的麼？起碼，共黨的頭頭毛澤東，劉少奇和林彪就做不到這點。劉、林兩人之「私」，已由共黨公開宣佈。毛澤東要「奪權」，不敢召開「人大」，扶植無才無德的江青，化國為黨，化黨為家，這是「私」還是「公」？

(四)牟潤孫歌頌「文化大革命使錢偉長、費孝通、馮友蘭徹底轉變過來」，牟潤孫可知道費孝通他們的處境麼？他們是否真的「徹底轉變」了呢？請聽費孝通的話：

「毛主席是值得尊敬的，所以我在執筆寫作時，明知毛主席有錯，也不願批評，更不應批評！」

如果這便是「徹底轉變」，大概牟潤孫也可以自稱是「馬列主義」的信徒了。

可惜牟潤孫不配做「馬列主義」的信徒，也沒有資格做毛澤東學生！

牟潤孫竟然向毛澤東要求：「(一)共產中國早日樹立起一套良好的法治制度，以保持政治長久的安定。(二)更多發展輕工業，使人民生活更趨美好。(三)以後要讓文學藝術多保持它們的獨立性。」

如果共產中國可以有法治制度，毛澤東便不能毀壞中共的憲法，隨意發動「文化大革命」和拘捕劉少奇了，也不能使林彪不明不白地「粉身碎骨」了！

如果毛澤東願意發展輕工業和使人民生活更幸福，毛澤東便不會搞「大躍進」了，便不會發動「文革」了！如果文藝學術可以保持獨立性，毛澤東的「文藝講話」和江青的「樣板戲」便要丟入垃圾箱了，胡風也不必成為「反革命」了，「四條黑漢」和巴金他們也不必被鬥爭了，老舍也不會被迫自殺了！

唉，牟教授的見識竟然膚淺如此麼？倘若牟教授「回歸」大陸去，他必將成為「反革命」無疑！

最後，筆者謹向唐君毅和徐復觀兩位致敬，因為他們不但學識淵博，而且正氣凜然，他們確不愧是中國青年的導師！

我在「五月逃亡潮」前後

李 毅

前言

十一年了，說長也不算長，說短也不算短。十一年前震撼世界的「五月逃亡潮」，相信沒有人會記不起來的，尤其是我這個逃亡者，更是沒齒難忘，記憶猶新。

記憶十一年前，我尚在大陸受中共的大學洗禮，過着學生時代的那種不自由的生活；反看十一年後的今天，我已在香港過着自由、安定的生活，而且已是有了兩個孩子的父親——一樂也。

雖然十一年後的今天，我在香港過的是自由、安定的生活，但回想十一年前學生時代的一些個人感受，尤其是男女戀愛過程，眞有說不出的悽楚。

一封書信的感慨

此時此地，每當我記起十一年前情人在給我來信中寫上的一首「愛情不是長櫈板上的嘆息，也不是月下花前的散步，一切都有可能的：秋天的泥濘，冬天的雪；愛情是一支美妙的歌子，然而歌子是不容易編好的。」的散文詩時（此詩記不起是那位詩人所作），一種極難壓抑的情緒，剎那間有如萬馬奔騰，又好像缺堤的洪水，不停地在我的肺腑裏猛烈沖擊着，洶湧澎湃着，久久不能平靜下來。

那是我在大陸求學時，結識了一位同系班級的女同學韓某，半年時間，我們已沉醉於甜蜜的愛情之中。由於當時是求知識的階段，我們當然沒有談到結婚的問題。三年來，彼此依然是嘆息在「長櫈板上」，散步於「花前月下」，個中滋味，非筆墨所能形容。

斷線風箏的愛情

然而，好景不常，在畢業分配當年的夏末，自己心中的戀人，已在中共的「鋼鞭」威脅下，含淚吞聲地奔赴「祖國的大西北」——新疆省首府烏魯木齊參加「祖國建設」去了。

俗語雖道「千里姻緣一線牽」，但從此我們的姻緣之線不但千里難牽，就是寸步也無法握緊，這時有如斷了線的風箏，只好任由她飛去了——我們只有通信互慰相思罷了。但是，一個弱質多病的女子，怎能禁得住「戈壁灘上的花園」（那是中共自稱。其實那裏應稱爲一個駱駝也能淹死的「沙漠花園」才對）的摧殘呢？不到半年時間的折磨，戀人已患上第三期的肺病了，屢醫無效，終於陳屍在「新疆醫學院」的病床上。我們那株種下已達四年之久的「情樹」，就這樣無聲無臭地被中共連根拔起至枯萎。而我也就在此時被迫逃亡到自由天地的香港來了。

所謂「人生最苦事，死別與生離」，這兩種滋味，在那一年的時間中，我都嘗過了，至今記憶猶新，尤其戀人在臨終前寄給我上述那開頭的一首情詩，讀了之後，內心的痛楚，確是久久也無法停止下來的。

一點不錯，愛情是不能夠終日坐在長櫈板上嘆息的，更不可以夜夜散步於花前月下，這就是因爲「秋天的泥濘」和「冬天的雪」隨時都可能會降臨

的緣故。如果一雙情侶能夠順利地走向一條幸福的道路，這是多麼的不容易啊！這也就是說，美好的愛情歌子，壓根兒是不容易編好的。

自由意志不可屈

但是，中共還想編造一首「美好動聽」的「愛情歌子」去愚弄知識分子，或騙使他們奔赴邊疆，或強迫他們下放農村，爲中共赤化全球的「理想」，獻出畢生的青春和精力。只是，經過二十三年歲月洗禮的青年男女們，恐怕已不大容易受愚了。

起碼，像我這樣逃亡分子，爲數就在不少。而且，居住在香港的逃亡分子，大部份都有了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過着自由、安定的生活，有些甚至跑到美國、加拿大、英國等處謀生——這應該感謝中共所賜，因爲如果不是中共對我們知識分子的種種摧殘和壓迫，起碼，我是不會那樣輕易忍痛拋棄自己最親的人和離別自己可愛的家鄉——這就說明自由的可貴之處。

頭可斷、血可流，自己意志不可屈！

馬克思主義從一八九五年（即恩格斯逝世的一年）起，就按照鐵的必然性轉化爲自身的反面，與此相適應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形成相互滲透的修正主義七十八年（由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七三年）的絕對統治。

自從中共建政迄今，大陸不是人民民主專政，而是一黨專政。從黨中央到全國各地都是官僚化的共產黨員的統治、專制、獨裁、蹂躪人權。

認識了歷史必然性，像樹葉一樣被蹂躪的大陸逃港青年大多不會以爲「祖國進步」、「資本主義必亡」、「香港社會冷酷無情，不若祖國溫暖」；雖然可能在「思想」和「思考」上擺脫不了馬列主義的糾纏，但又不致於要「回歸」、「認同」；整天叫喊「回歸」、「認同」的人，他們是嘗不到自由的滋味之緣故。

我是「五月逃亡潮」逃亡抵港的大陸青年學生，但在未逃港之前，我還是不知道自己修業期滿要到那裏去，因爲大陸是沒有選擇自己職業的權利。

共產黨要我們服從分配，隨便把我們分配到自己不願意去的地方，擔任自己不願做的工作，盲目服從者，卻被認爲是優秀青年。那時，我常對自己說：爲了黨的利益，應該服從分配，犧牲自己的利益，踏上黨的分配我的崗位。然而，另一種意識立刻強烈地抗議：爲什麼我們年青人在「解放」的今天，一定要扮演這樣的悲劇角色呢？忍受這種犧牲是毫無意義的，每一個人的才能和興趣是不同。在我的意識裏不能忍受這種曖昧不明的事。我有自己的意志和興趣。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就終於拋棄了學業，割斷馬列主義的糾纏，也可以這樣說，揚棄大陸政權，逃亡香港來了。這難道是我的錯誤嗎？不，如果一個人沒有確定性格，站穩立場就是一句空話。曾經有人當面對我說，逃來香港是我的錯誤；又有一些不明眞相的人在背後扣我一頂「紅帽子」，說是「共產黨人馬」；更有一部份在背後說我是「國民黨特務」；有些還說我是一條「小爬蟲」……：話是由他們說，我始終是處之泰然，報以一笑，是非黑白，自有歷史替我作證，不由人猜，更不由人說。事實擺在前面，我李毅逃港至今十一年，十一年來我始終是一個無黨無派，從不參加任何組織，更不受人利用，爲非作歹的事更不幹，標準的香港一等合法良民。

回憶土族人的歌舞

每逢一般時節，我又總是忘不了這樣一件往事：十一年前的一個夏末，我被分配到「××日報」當實習記者。後因「思想不安」而被流放到青海西北的土族中去鍛鍊。提起土族，眞又是記憶猶新。土族的人民，歷代以來，都是以能歌善舞聞名的。每過一個時節，他們都喜歡擠在一起進行各種文娛活動的。在這些節日裏，也是青年男女選擇對象的好日子。在選擇對象中，他們都是用豐富多采的情歌傾吐着自己的衷情的。記得有一首情歌是這樣的：

「樹林啊！你生長的多好，布穀鳥，想落在枝頭上，如果等待到樹葉凋落的話，那末，我就不耐等下去。河流啊！你生長的多好，黃金色的魚想漂游，如果等到冬季結冰的話，那末，我就不耐等下去了。」

另外又有一首是他們形容自己心愛的人的，歌詞說：

「當你回來的時候，顯出了金子的印。情人跨過的地方，當你回來的時候，搭起了金橋。」

看，這是多麼美麗的譬喻啊！聽，這是多麼動人的歌曲啊！在結婚時，新郎到新娘家迎親，沒過門之前，一定得經過很長時間的歌唱考試，直到把所有的問題都唱通了，才開門把新郎放進來。土族語言稱歌曲爲「道拉」，「道拉」的內容分爲：宗教生活和情歌兩種。在一般節日和歌舞會時，都是隨編隨唱，所以每個人在年青時就要學習「道拉」，而許多長者或年老的人都喜歡把自己一生所學的「道拉」傳授給後代子孫。

土族的舞蹈，是具有獨特風格的，並和土族人民的生活緊密相連。每逢時節，都有盛大的歌舞會。在場圍着一個大的半圓形，男子在前，女子在後，如果唱得好，會得多的歌手領唱，女人合唱尾句，一邊唱一邊跳舞。土族婦女所穿的衣服都有很多種顏色，在衣袖上有紅、綠、黃、藍、白等五種顏色，非常鮮艷奪目。據說這種土風舞的來歷是很有趣的：相傳在很久以前，土族人民居住在深山裏，山裏有很多蟒蛇，土族人民的祖先就開始與自然災害搏鬪，那時他們爲了安全而與蟒蛇作生死鬪爭，土族人民發揮了集體的智慧，穿上花花綠綠的彩衣，唱着曲兒引誘蟒蛇出來。蟒蛇一聽見唱歌便貼服了，大顆就用鐵環去套牠，終於把兇惡的蟒蛇制服。土族人民把套蟒蛇的動作貫穿到舞蹈中，成了優美的舞姿。土風舞中的弓腰擺手，正是套蛇動作的舞蹈化。這是多麼純樸的民族性格和帶有神話色彩的藝術形式啊！

我和土族人民那一段日子，非常多采多姿的生活感情，十一年後的今天午想起來，確是別有一番滋味，只是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才能見到他們的優美舞姿，和不知何時才能再聽到他們的悅耳「道拉」了。

尼克遜面臨重重困難

胡蒼之

美參議員韓福瑞（民主黨）、史葛（共和黨），五月十八日在出席外交政策協會的午餐前表示：「未有足夠證據，足以水門事件來對總統尼克遜提出彈劾。」但他們卻認爲：「國會將採取行動，阻止尼克遜總統轟炸高棉，從而限制總統的作戰權力。」至十九日，美民主黨行動組織則通過一項議案：要求總統尼克遜因水門事件而引咎辭職。這說明了水門事件愈來愈複雜，波譎雲詭，變化多端；如果案情有更嚴重的發展，則尼克遜將很可能成爲一八六八年，安德魯·詹德以來第一位遭受彈劾的美國總統，而他多年來努力亦將付之流水！

究竟尼克遜能不能克服此一重大困難呢？實際上，他是一個飽經困難的政治人物，如果從他一九四六年當選爲參議員以來，已在美國政壇上嶄露頭角達廿八年之久；即自一九五二年當選美副總統時算起，他也有廿一年的行政經驗和歷史。誠如他在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決定競選總統時所發表的公開信說：「我在過去廿多年中，除了擔任國會兩院的議員外，也曾主持過行政的副總統。」他更強調：「在過去十四年的副總統生活中，使我充分了解總統任務的重大；至於最近八年來的平民生活，也使我得到許多的經驗，對政府的任務有着更新的反省。我要將這些了解與認識，應用到解決現實的問題上——領導美國平安地渡過二十世紀最後三分之一的時光。」

一生遭遇六次危機

這位現年六十歲的美國總統，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先後遭到六次危機。由於一九五二年當他與艾森豪拍檔競選時，民主黨方面突然攻擊尼克遜接受別人金錢，以充作競選費用。艾森豪一氣之下曾要求他退出競選前，將自己接受欵項的經過向國人解釋。而尼氏亦以下台的態度，偕其夫人飛往洛杉磯，出現於全國電視廣播節目，解釋他受欵的眞相：㈠捐欵的出納，全不經他自己的手；㈡他不曾放進自己的腰包分文；㈢捐欵的用途，全爲政治活動的經費。接着他說：他是貧苦出身，不像史蒂文生（前民主黨候選人）那樣有錢；他並指責史氏曾強迫伊州商店捐欵給他。最後尼氏表示他的身價除了四千元壽險外，卻負債八千五百元；他太太從未有過水獺大衣（指杜魯門女書記舞弊）。

尼克遜的這篇演講，充分表現其演說的天才，博得了全國人民的同情，感動了不少的聽眾。當艾森豪在克里夫蘭旅行競選中，親眼看到許多婦女聽眾都流下淚來，使艾氏大出意外，認爲尼克遜是一個勇敢而誠實的青年，且有驚人的演說天才，因而打了電話給尼氏，約他馬上東飛晤面。到第二天早上，全國報章均以頭條刊載尼氏的演詞；並多有短評指出：「那個政客不接受捐欵？即當年羅斯福總統競選時，也接受過捐欵，何必拿年青的尼克遜開刀？」結果，艾森豪與尼氏拍檔競選獲得勝利。

一九五六年的美國總統選舉時，民主、共和兩黨的候選人，又是五二年的原班人馬。一部份共和黨人曾替艾森豪揑着一把汗，他們所顧慮的是：㈠艾氏在四年總統任內，除了穩健和使國內稍有趨向繁榮而外，沒有任何政績可言；特別是在他經過兩次大病之後，其健康問題難免不使選民懷疑、正當兩黨競選激烈的時候，英法藉口制止以色列與埃及衝突而登陸塞德港！加上匈牙利革命的失敗，在在不利於美；㈡史蒂文生已羅致許多知識分子加入他的陣營，因此，他再度獲得了民主黨候選人提名。

但由於尼克遜與艾森豪的衷誠合作下，在共和黨的競選團體中，均由尼氏去負責指揮，井井有條。當中東危機發生時，尼克遜與杜爾斯一致主張美不應捲入渦漩，建議艾森豪拒絕接見前英首相艾登。至匈牙利事件，尼氏曾代表總統飛往奧國邊境，從事宣慰逃出匈國的革命英雄，故那次又使艾氏當選職位。

一九六〇年的美總統選舉時，尼克遜究竟是怎樣敗於甘迺廸的呢？迄今仍是一個謎。當時甘迺廸雖以三百零三張選舉院票，壓倒尼克遜的二百十九票，相差八十四票。但在全國選民投票合計總額的比較上，兩人相差不過百分零點二一。甘氏所得票數爲三千四百廿二萬七千零九十六票，佔百分之四九點七一；尼氏則獲三千四百十萬七千六百五十六票，佔百分之四九點五。這是自前一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兩黨候選人所獲選票從未有過如此接近的。據「紐約前鋒論壇報」記者馬蘇在其專欄中報導：一九六〇年的總統選舉，爲大規模舞弊賄賂的結果。他指出甘迺廸所獲選票中，至少有十萬張以上是僞造的。因伊利諾州是強大的民主黨組織所控制，而德薩斯州則有投票稅。故富有的甘氏在此兩州容易進行。

然而倒霉的尼克遜，一九六二年的中期選舉，當他競選加州州長時，也遭受挫敗。一九六四年又未獲得共和黨的候選人提名，令到尼氏夫婦於沮喪之餘，對一次記者招待會中宣佈：「今後各位不再有尼克遜的新聞了，這次是我的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說到這裏激動得幾乎流出淚來，尤其尼夫人更聲淚俱下！

總統與國會三權分立

一九七〇年四月卅日，當尼克遜毅然下令美越聯軍進攻匿藏於高棉邊境的北越共軍後，立即遭受到民主共和兩黨參議員的猛烈攻擊；尤其「鴿派」領袖富伯萊等所領導的參院反戰分子，聲言要對尼克遜採取如下行動：㈠是參院外委會指尼克遜對高棉用兵，引起了憲法危機。㈡是若干參議員會準備提出總統

的彈劾案，進而企圖削減對越戰費，以限制總統的行動。

本來照美國的憲法規定：只有國會才有權對外宣戰，或賦與總統以對外作戰的權力；可是就另一方面而論，美國總統身爲三軍統帥，也有權從事軍事上的必要部署。由於一八四六年時的前美總統波克，對其南鄰墨西哥用兵以來，會有多次不及向國會咨商，而對外逕作軍事措施的先例，如一九一三年當威爾遜總統就職後十天，墨西哥卽發生革命，墨總統馬特盧被將軍馬爾泰所害，而自任爲臨時大總統。威爾遜起初不予承認，到翌年四月廿日，他未經國會授權而下令美海軍佔領了維拉克魯士。又一九〇四年老羅斯福總統因派遣艦隊作環球巡弋，而遭國會拒絕撥欵，老羅斯福卽表示他以三軍統帥身份，將可下令艦隊駛往太平洋，如國會拒絕撥欵調回，則讓艦隊在太平洋永久駐留，國會也終於軟化了。

美國憲法規定：參議員有權彈劾總統。但彈劾案的提出，必有「叛國、賄賂、或其他高度罪行與失職」的實據；並且還要由眾議院以半數通過送交參院，在高等法院院長主持下，由全體參議員經過宣誓手續充任陪審員，還要三分之二多數始能成立彈劾案。因此，在美國立國一百九十多年中，只有一八六八年對哈定•詹森總統進行過一次彈劾案，結果仍以一票之差而未獲成立。蓋美利堅立國爲三權分立制度，照憲法規定：參院是立法機構，有制定管理海陸軍規章的權力；眾院則有制定關於政府經費的法案之權。故此，要彈劾或提案限制總統對外用兵的權力，必須獲眾院通過，最後還得要總統簽署。

美國總統的職權是可大可小的，在大的方面言，除對外國宣戰和預算案，必須國會兩院通過授權之外，其餘他可根據憲法行使其權力；同時他也可以隨時向國會提案討論，十之八九均可獲致通過。所有的高級軍政官員，他更有權任免或升降。因美國總統是由全國選民直接投票選舉的公僕，且其任期只有四年。因之，他當選前固與普通公民一樣，卸任後又馬上成爲一般公民。

一個美國人寫信給內閣閣員，國會議員及各州長，在他們的名字前，可能要加上銜頭；但是寫信給總統，則只加上「先生」二字就行了。一七八七年，當憲法會議討論行政部門的組織時，莫理遜會提議：總統的號稱應當是「總統閣下」，結果未獲通過。華盛頓原是充滿貴族氣氛的地主，獨立戰爭中又擔任過總司令；而他當選總統後，亦只贏得一個「先生」的尊稱。

在過去的三十六位美國總統中，除了職務上應享的權力之外，從社會地位看，他與美國一般的人民是平等的。當華盛頓於一七八九年四月就職第一任總統時，因交通不便，等待他到達當時的首都紐約城之後，照規定的就職日期，已超過卅三天。他以美國的開國元勳當選爲總統，也只連任一次；繼任的傑佛遜，亦僅擔任兩屆。於是爲美國建立了優良的傳統，直到羅斯福第二的連任三次，才把這優良的民主傳統打破。爲着防止類似的情形重現，故於一九四七年，美國會乃提出憲法修正案，規定總統的任期以兩屆爲限。這是國會一次削弱總統無限期連任的權力，而最成功的努力，但卻未能削弱其憲法賦與總統在其任內應享有的權力。記得前總統詹森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會發表過一項重要的談話稱：「爲了防止下任總統出賣盟國，準備成立一個高級委員會，來研究和改善總統的職權問題。」

國會議員與彈劾實據

一九七〇年六月杪，美參院歷時七週的激烈爭辯，終於通過參議員古柏•崔治所提的修正案，限制總統尼克遜使用美國軍隊於高棉的權力。這一修正案，對美國總統的行動規定如下：

㈠非先獲得國會同意，總統不能在柬埔寨（高棉）維持美軍。

㈡不得以美戰鬬部隊或軍事顧問，直接或間接支持柬埔寨軍。

㈢不得資助南越軍、泰軍或任何其他盟軍支持柬國軍事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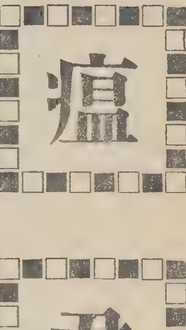
㈣美空軍只能打擊共方支援越戰供應活動，不得用以支持柬軍。

在戰爭期間，美國會如此限制總統的作戰權力是史無前例的。但那次的法案，因與憲法有所抵觸，而未獲得眾院通過，故尼克遜迄仍可以行使其憲法所賦與他的一切職權——現仍派遣美空軍入高棉轟炸共軍而爲其政府軍助戰，國會亦無奈其何！

談到美國會議員們，又是一些什麼樣的人物呢？大致分爲：參議員及眾議員兩種，彷彿英國的上院與下院。他們都是來自民間，代表着中產階級，爲美國國民普選羣眾中的人物。根據統計：在職業方面，業律師的眾議員二四八人，參議員六六人；其餘屬於各項職業的計教育七八人，農民五五人，發行業十七人，新聞記者二二人，醫生七人，銀行家十四人，司法七人，會計師六人，工廠老板九人，及經營其他商業的共卅人，合共五百五十九人。

就年齡學歷言：參議員的平均年齡爲五八歲，眾議員的平均年齡爲五二歲。在三十歲以下的僅佔百分之零•五，六十歲以上的則佔百分之廿強。大學畢業的佔百分六十二，高中畢業的佔百分廿三，高中以下的佔百分十四。其中百分之二十置有房產，百分之三爲百萬富翁。他們的嗜好是：約三分之二吸香烟，百分之七十飲酒。平均每人每年看十八本書，每天的工作時間從上午八時四十五分至下午六時一分。每年有八個月在辦公室工作，此外，釣魚或打高爾夫球等娛樂。眾議員平均每日接見十位客人，參議員則接見十七位，由於他們有兩種身份，一爲國會議員，一爲本州或本區每個選民的義務駐京辦事處主任。因此，在國會開會期間，除每星期開會五天外，平均每個議員每天可能收到一百封信件，其中十之八九是本區選民寫來詢問消息的。所以，他們每日的工作很忙。

假如水門事件繼續發展下去，民主黨參議員計劃提議彈劾總統，那末尼克遜會不會就此垮台呢？照憲法規定：參議院通過彈劾案或其議案，以對付總統，必須咨送眾議院。若此案不獲眾院通過，則等於否決。卽使眾院予以通過，而總統最後不加以簽署，也不得發生任何效力。何況尼克遜總統此次並未觸犯「叛國、賄賂、或其他高度罪行」的案例？更無任何構成被彈劾的實據，又怎會垮台呢！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岳騫

韓德勤大吃一驚，連聲問道：「他來了多少人。」

傳達說道：「兩個衞兵，共計三人。」

韓德勤稍爲放下心，向身邊衞士說道：「你們加緊戒備，扣住槍機，如果陳毅一拔槍，你們就開槍。」

民政廳長王公嶼正在旁邊，說道：「主席太小心了，陳毅既然來到省政府，怎敢開槍。」

韓德勤說道：「公嶼兄，你不知道，共產黨什麼事都作得出，陳毅說不定有意突襲，開槍把兄弟打死，江蘇就沒有人再是他的對手，蘇北就整個入了他們的掌握，所以兄弟一定要多加小心。」

王公嶼當時氣笑不得，說道：「他行刺了主席自己怎麼辦，還要不要命。」

韓德勤說道：「他可以不要命，兄弟在江西同他們作戰時，親眼看到共軍發動攻勢時，簡直如一羣受傷的野獸，一直向前衝，打死一批又一批，人人不怕死，永遠死不完，眞是邪門，兄弟就是這樣打敗的。」

陳泰運說道：「不如把陳毅扣留起來，勒令新四軍退出泰興，如果陳毅不聽命，就軍法從事，看看新四軍還敢不敢作亂。」

韓德勤擺手道：「斷乎使不得，如果殺了陳毅，更給予他們一項藉口，全力進攻，我們怎麼招架。」

陳泰運說道：「我所以吃敗仗是受了欺騙，把他們當成友軍，未曾防備，如果兵對兵將對將的打，我們兵力大過他們，怕什麼？」

韓德勤說道：「你不明白，我們打不得，打勝了，他們去軍委會告狀，說我們不打敵人專打友軍，打敗了，整個蘇北也就完了，我這個主席當不成了。」

王公嶼說道：「據我知道，新四軍裏面人最狡猾的是陳毅，不如乘此機把陳毅捉住殺了，蛇無頭不行，可以消滅一個大患。」

陳泰運說道：「廳長的話不錯，我也是這個看法。」

韓德勤擺手道：「斷乎使不得，你把新四軍比成毒蛇，實在說是一羣毒蜂，陳毅是個蜂王，有蜂王在，毒蜂不會亂螫人，如果把蜂王除去了，將會是一個什麼情景，你想一想。」

王公嶼、陳泰運都鼈一肚子悶氣，但對着這個長官，也無可如何。

韓德勤看看傳達還在等着，擺手說道：「請陳司令進來。」

陳泰運說道：「主席雖然不願以武力對陳毅，但是，我總可以當面問問他爲什麼突然發動攻勢，向我偷襲。」

韓德勤說道：「不可以，如此以來，我同陳毅先失了和氣，還怎麼談，你到後面去休息休息，等我打發走了陳毅我們再商量。」

王公嶼起身說道：「主席同陳毅談判，我在這裏也不方便，也告退了。」

韓德勤說道：「好的，好的，你請便。」

陳泰運同王公嶼從後門走出客廳，陳毅已經從前門走進來，見了韓德勤叭一聲立正站好，除了軍帽，畢恭畢敬鞠個四十五度的躬，自報姓名道：「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陳毅，謁見副總司令。」

韓德勤看見陳像貌不是想像的兇惡，心裏稍微定了一些。連忙說道：「請坐。請坐。」

陳毅畢直站着說道：「副總司令在，那有部下的座位。」

韓德勤說道：「不要客氣，坐下好談話。」

陳毅仍然不肯坐，說道：「副總司令雖然逾格優待，但國家體制不能不講，部下怎麼敢坐。」

韓德勤急了，說道：「還是坐下講話方便。我到重慶見委員長，也是坐下說話。」

陳毅斜着身子，半個屁股坐在下面椅子上，陪笑說道：「我如何能同副總司令相比，副總司令是國家大員，見了委員長可以坐下談，我是一個偏裨，實在不該坐，不過，副總司令一番厚意，我要不坐下就太不識抬舉了。」

韓德勤說道：「不要客氣，坐下談話比較方便。」

陳毅說道：「部下來謁見副總司令，實在有一件事要向副總司令陳明，請副總司令主持公道。」

韓德勤問道：「什麼事？」

陳毅說道：「部下是奉到顧長官命令，開到江北作戰，歸副總司令節制，誰知剛過了江，行到泰興城外休息，遭到陳泰運部襲擊，損失重大，不能不請示副總司令，應該怎麼辦？」

韓德勤當時目瞪口呆，問道：「原來你們受到陳泰運的襲擊。」

陳毅說道：「確實如此。」

韓德勤說道：「既然是陳泰運襲擊你們，爲什麼貴軍佔領了泰興，陳泰運卻跑到黃橋來。」

陳毅說道：「事情是這樣的，我軍在泰興城外宿營，半夜之間突然槍聲四起，以爲是日軍突襲，立時起而還擊。」

韓德勤說道：「其實日軍從不在夜間發動攻擊，這點是你們錯了。」

陳毅忍住笑說道：「我自然沒有副總司令的智慧，衆之半夜時間也不及考慮，看見敵人向泰興城內退，就跟踪追擊，進了城之後，才知道是陳泰運部，我想同陳泰運談談，又找他不到，不能不來請示副總司令，部下應該怎麼辦！」

韓德勤看陳毅一臉誠懇之色，不像假的，但陳泰運部已七零八落，收容起來不到一半，槍枝損失的更多，當時不知應當怎麼處理，反問道：「陳司令，依你說這件事應該怎麼辦！」

陳毅笑道：「部下怎能決定辦法，一切要請副總司令作主。」

韓德勤說道：「我實在想不出妥善辦法，所以要你提供意見。」

陳毅說道：「副總司令對我這麼信任，部下不能不披肝瀝膽相告，按理應該要陳泰運部回駐泰興，但是……」

韓德勤連忙問道：「但是什麼？」

陳毅說道：「但是陳泰運駐防泰興，實在不大妥當，部下進城後才聽說，原來他同李總司令來往很密切。」

韓德勤急急問道：「是李師廣。」

陳毅說道：「好似聽老百姓說叫李明揚，不叫李四廣。」

韓德勤笑道：「你不知道，李明揚就是李師廣，師廣是他的號。」

陳毅搖頭道：「我未聽說過這個人，我過江時，腦子裏知道的大人物，只有副總司令一人，其他的人皆不知道，也不在我心上。」

韓德勤忽然想起一個問題，問道：「貴黨一般人對我印象如何？」

陳毅說道：「好的很，敝黨重要幹部對副總司令皆有親切之感。」

韓德勤說道：「足下不要面譽。」

陳毅說道：「千眞萬確如此，我要騙副總司令就不是人，我黨上上下下都覺得副總司令是位長者，處處與人方便。」

韓德勤笑道：「作人本來是應當與人方便的，兄弟就這一點長處，不料竟蒙謬賞，倒是知己。」

陳毅說道：「關於敝軍與泰運的衝突，不知副總司令認爲應當怎麼辦！」

韓德勤說道：「這件事等我問問陳泰運再說，彼此都是抗日部隊，總以和爲上。」

陳毅說道：「我們又都是副總司令部下，一切皆聽副總司令處分，決無半點意見。既然副總司令還要查詢，部下先告辭回泰興聽令了。」

韓德勤說道：「足下第一次到總部來，怎麼可以馬上走，一頓飯總要吃的。」

陳毅說道：「敝軍已歸副總司令指揮，以後總要常來請訓，副總司令不必客氣了。」

韓德勤說道：「以後再說以後的，這是第一次，無論如何也要吃了飯再走。」

陳毅已經站起身，聽了這句話鞠個躬，說道：「謝謝副總司令，又斜着坐下。」

韓德勤問道：「陳司令，你從前作什麼事？」

陳毅說道：「部下原是文人，曾經在法國留學，回國後當過新聞記者，又當過縣長。」

韓德勤聽出興趣來了，問道：「原來足下還當過縣長。」

陳毅說道：「那是民國十六年朱益之將軍當江西省主席時，派部下當永豐縣的縣長，只幹了三個月，覺得不能勝任，就辭職了。」

韓德勤問道：「當縣長不是不好，必須要有賢明的長官，如果在副總司令部下當縣長，我可以幹一輩子。」

韓德勤笑道：「你如果願意從事行政工作，我可以任命你當專員。」

陳毅說道：「部下可要先謝謝副總司令栽培了，回去之後就去電報向葉軍長辭職，一旦獲准就來追隨副總司令。」

韓德勤說道：「我們很有緣，一見如故。但是，你們貴黨紀律極嚴，恐怕也未必能完全由你的意吧！」

陳毅說道：「這件事談起來話就多了，部下在法國讀書時，許多同學都加入了共產黨，但部下卻不肯加入，因爲自覺個性與共產黨不合。」

韓德勤說道：「這倒是實在情形，足下談吐風度都不像共產黨人。」

陳毅說道：「但是在那個環境裏面，許多同學都加入了，其中還有幾位至好的朋友，他們天天來蘑菇，不加入也不得安，最後只好勉強加入了，幾十年來，黨內同志看我不像共產黨員，受盡排擠，在我自己來說，已經覺得委屈萬分，還是不合黨的要求。」

韓德勤笑道：「貴黨紀律太嚴格，不是本黨黨員只要每週作次紀念週就行了，至於我，除去會背總理遺囑，此外什麼也不知道。」

陳毅說道：「副總司令總是太謙虛。我聽人說顧長官對三民主義研究得非常透徹，副總司令追隨顧長官多年，怎會不懂得三民主義。」

韓德勤笑道：「我從不知道顧長官精通三民主義，恐怕是有些人有意挖苦他，不談別的，還是談談你的事，你眞的肯脫離軍職，改行政工作，我一定重用你就是了。」

陳毅又起身說道：「謝謝副總司令栽培，我一定追隨。」

談到吃飯時間，勤務兵擺好了席，兩人對坐邊吃邊談，陳毅不但健談，酒量更大，越談越投機，飯後陳毅告辭，帶了兩名衛士騎馬回去。

四師整訓論功行賞　上司厚愛永誌難忘

每當我接到家中寄來的錢，自己反正用不完，時時寄點給前方第一連的同事，令他們不致於有所缺乏，如同我未離開一樣，我還是時刻關懷着他們的生活的。他們來信總是說，金錢事小，得到你的精神安慰是無可估計的。由此可見友誼之可貴，在通信中彼此互相勉勵，並促我力圖上進。連長更是規定我半個月一封信，不可間斷，每封信他看過後替我改錯字，更正句子，並教我怎樣寫才通順，然後再寄返給我。這樣的好上司，眞是軍隊中少有的，而我有時因工作忙或發懶病，不遵照他的規定時間寫給他，他即來信責問不寫信的理由，並且說，青年人不可有怠性，訓練工作是很緊張辛苦的，但你要明白我是如何的掛念。看完他的來信，每每令我感動得想流眼淚，滿心愧悔，年青人到底是糊塗點，像這樣關懷我的上司，如今何處可求啊？自此我再也不敢偷懶，按時寄信給他。我寫出這段戰時朋友相交的經過，並非想自我宣揚，我的意思是讓讀者知道，以前在大陸的友誼，是如何的純眞，可說是毫無虛假的；朋友相交，要做到捨己助人，果然是不容易，然而至少應至誠待人，盡力而爲才能稱爲朋友。在軍旅生活數年中，我也曾有過幾次困難事情，朋友們想盡方法來協助我，這是基於互助的原則，你愛人，人必愛你，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應該是做人的基本道理。然而反觀現今的大都市中，充滿了罪惡暴戾，尤其是年輕的一輩，他們更難了解何謂感情！眞好比迷途的羔羊，急待人領導及訓育，只可惜說說容易，誰有力量來做牧者呢？

抗戰武術談

張仲仁

我從開始擔任訓練學生起，一班同事及同學們，均笑我是唯一最年輕的區隊長，要我小心，莫給學員吃掉了。玩笑的話雖然這樣講，但論工作效率，我是不弱的一個。訓練工作是要克苦耐勞，這點我自己是過來人，非常明白。我的宗旨是對上要盡職責完成任務，對學員要想出方法來誘導提高學習的興趣；對於少數難教的學員，不是打和罵就能解決問題的，在嚴厲中，要帶有一種溫和的態度，令各學員消除戰戰兢兢的心，因天賦和學識各人不同，除集體訓練外，少數資質較差的學員，我特別注意教導，鼓勵提高他們的自信心，並告訴他們，上期訓肯，我本人也有多種困難；不要灰心喪氣，只要多用心多練習，必會成功的。我從不當眾責罰學員，因爲凡來參加軍訓的，都是懷着滿腔熱血，來投軍抗敵的好青年，他們有救國家民族的思想及志願。因此，負責訓練工作的人員，應該特別的愛護他們才對。有些科目訓練動作，是比較難點的，我總是不嫌麻煩，自己多做示範，表演給他們看，使他們看得多，練得多，自然熟能生巧，不會的也就會了。所謂若要工夫深，鐵杵磨成針。抱着忍耐的心情來多教幾次，我相信沒有訓練不好的學員，爲此，有多項訓練科目，我這區隊均能提早完成。在三個區隊的訓練中，會發生過不愉快事件；因訓練學員成績的差異，隊長曾責備了另兩個區隊，說是兩個年齡大的，還不如一個年紀輕的。

後來隊長想到一個方法，命令三個區隊長，輪流訓練每個區隊，訓練期一個月再調換；即兩個月後，再返回自己的區隊。這個辦法確實不錯，學員可換下區隊長，而區隊長也可和其他兩區隊的學員有接近機會，並且參考別人的訓練方法，而檢討自己的措置是否妥當。隊長的變動訓練方式，主要是使學員有平均的訓練，讓區隊長自己去找最好最有效的方法，使整訓早日完成。當時隊長監督得又嚴格，又公平，我們半點也不敢馬虎。

當接到隊長輪流訓練的通告後，我即對我區隊的學員講話，愼重的告誡他們說：「以後不論那位區隊長來帶領訓練，均要聽從指導，決不可說：『我們區隊長訓練方法不同的。』如有那個同學多口的話，我知道後，一定要處罰的，因這樣會加深三個區隊長的歧見。」其中有兩個很調皮的學員說：「你從不責罰我們的，不知怎樣處罰法？可不可以先講講給我們聽。」我說：「可以，我的處罰方法好特別，第一不准踏進我的房間一步？第二放假日弄東西吃，及進城裏玩不准參加。」當我講完後，誰也不肯接受此處罰方法。因爲每逢假日，我總是和學員在一起玩，有時在營房裏弄東西吃，因北方人多，免不了是做餃子麵條這類的食物。每次進城裏去度假，我們有汽車，來去很方便，有錢的隊員，自己去消磨假日，沒有錢的和我在一起。那時物價平，普通吃飯吃麵，也花不了多少錢，大家高高興興的過一天假日，然後一同搭車回營。我的房間是各學員的俱樂部及供應處，所有我的書籍小說，及紙筆墨硯郵票等，學員們均可自由取用。有幾個會唱京戲的，時常要我拉胡琴，伴奏唱戲，大家在我房間裏，玩得自由自在，我的就是他們的，似此情形，要他們不進我的房間，眞比挨餓還難過，因此隊員們都表示願遵照我的吩咐，決不多講話。

在訓練初期，還有位班長，處處和我過不去，因他是老資格軍人，把我年輕人不看在眼內。他會對另一位班長批評我說，經驗不足，年紀又輕，怎能擔此重任。我雖知道，卻不生他氣，只站穩自己的工作崗位，每天完成應盡的責任，決不與人爭論長短。有一天，團長臨時通知，要來機械訓練隊視察訓話。那天正當我做値星官，隊伍已排好，專等

團長到來，誰知不見這位班長歸隊，他未請假，又不知他去了那裏？我心中着急，又不能離開半步去找他。這時隊長在車棚路口，已迎接到團長相伴走進操場。正當此時，這位班長竟急忙忙跑步過來集合，但一見到團長已經駕臨，不敢走入隊伍，只得在一旁立正，不敢稍動，等候處罰。隊長一看見他遲到，滿臉不高興，當時等團長走近隊伍來，我即叫口令，全體立正！向團長和隊長敬禮，接着報告人數。在急切中，我看到班長的情形，只有硬着頭皮說謊，代他解圍；人數報告後，接着就說：某班長因肚子不舒服遲到，請團長和隊長原諒。兩位主管聽見我的請求，即揮手要該班長站入隊伍中去。我們隊長處置下屬是很嚴格的，集合遲到，必要當眾處罰，決不容情。這次班長自忖一定要在團長面前受處罰了，誰料一個平日他所不屑的人，竟代他解圍，愧悔交並之下，感動了他的心。事後自己走到我房子裏，口中結結巴巴的表示以前是他的不對，想不到區隊長寬宏大量，他很感慚愧。我安慰他說：每個人都有過錯，只要自己明白就好，希望我和他以後好好合作，來完成這期的訓練工作。

機械訓練隊開始整訓，已有四個月了，團長第一次來訓話，當他訓完話後，問隊長有沒有特別事要講，隊長答應無事，就要我叫口令散隊。隊伍離去後，團長向我招手，我即走近立正，等他訓示，他對我說：「我看到你們營長和連長的報告，說你在戰場上的表現不錯，因此保荐你來擔任訓練工作。當時我有疑問，因你太年輕，怕你擔任不了；最近你們隊長，將你的工作成績報告我，我才放心；今天我看見你，才知你就是上期表演大刀的學員，我看你那次的表演很好，現在教大刀的潘教官已離開，隊中已沒有武術科目，我現在想在機械隊再增加這項科目，由你負責教授大刀武術，時間你們隊長會編排，我的提議，你願不願意？」我回答說：「報告團長，我很樂意教授他們大刀武術，絕對遵照團長的指令。」團長點點頭說：「難得你這樣熱心，不過有句話要告誡你，青年人切不可驕傲，好好的幹。」我答說：「不敢忘記團長的教訓。」

當我開始教授大刀武術，因各營連單位保送來的學員，多數已經由潘教官教過大刀的武術；新來的學員則另分開一組，從頭教習；已經學會了的，只須練習糾正姿勢。每次在教授前或收操後，我總是表演整套刀法給他們看，要令各學員多看練此刀法時的身段、腳步、手法的姿勢，凡是一路武術，學了必定要練純熟。吾鄉有句話，是形容人家的大刀武術劈得好，是說：「某人的大刀眞劈得好，水都潑不進。」因大刀練得純熟快捷時，只見一團刀花，不見人影，如將一碗水對着這團刀花潑去，等他劈完一路大刀後，他的衣服上，沒有一點水，因水完全被大刀擋住，不能弄濕他身上。

練習武術，不論拳掌功夫，或刀槍木棍，要快時就應該快捷，令到對手看得眼花撩亂，無法應付；當慢時就要慢，運力在全身四肢，如同鋼鐵一般，打到勁道十足。

我這次訓練學員，從初期至結業，每項科目的訓練方法，是採取以前在家鄉任武術助教的方式與態度，而不是官長和學員。大刀武術手法和腳步的姿態是很快就學會了，以後只要經常帶領全隊練習，其他科目是分前後兩段訓練，在前段基本訓練後的學員，到後段時期就分甲乙兩組，會了的編入甲組去自由練習，未學會的乙組學員，加緊訓練；如此可使甲組的學員不會煩厭，乙組的同學必須力爭上進才能跟上。在後段訓練期中，乙組的同學逐個逐個的減少，因學會了即可調去甲組自由練習；到最後乙組只剩一兩個學員，等於是個別教練，因此很快就撤銷乙組，全部並入甲組練習。我則從辛苦轉爲輕鬆，只須留心看管，隨時糾正錯誤就可。

那時隊長時常來巡視看操的，看到我這隊學員一點也不緊張，就問我訓練進步怎樣？我告訴他全部學會了，現在由他們自由練習。有時隊長不放心，他會叫一位學員出來隨時測驗；同時訓練科目完畢時，都要經隊長親自考試，因此一點也不能馬虎。經我訓練的學員，確實未有人挨過罵，挨過打，其中調皮的也有，然在警告他後，就很守規律了，不必像別的區隊長那樣，用打罵去教練，損害學員的自尊心，及而防碍學習進步。

在軍營中還有一件非常滑稽的事，今人在嚴肅中又覺好笑的，就是演習深夜緊急集合，凡是緊急集合的號音發出，都是在下半晚二時至五時之間，也正是沉睡方酣的時候，突然聽到緊急集合的號聲，每個人從睡夢中驚醒，急跳起床，只有幾分鐘的時間，讓你穿好全副武裝，要式式齊備的跑步去操場集合；因此人人手忙腳亂，在黑暗中穿衣打綁腿，亂七八糟的只要快點上操場，生怕遲到，因此怪象百出。這種演習是預防上戰場時，敵人深夜偷襲，所以要練習從睡夢中警惕，並且要在幾分鐘內一切都準備好，立刻抵抗敵人的襲擊；這種夜半的集合演習，在軍隊中是非常重要的。機械訓練隊由三位區隊長輪流值星，這位嚴格的隊長，帶領演習過六次緊急集合，平均每個區隊長在值星期間輪到兩次，照軍隊中規矩，緊急集合號音一停，值星官就應該最早到達操場等候集合。我在上期受訓時已有經驗，因此每當我值星期，因恐趕不上最先到操場，就從不脫衣服睡覺，如遇到有什麼事情，一起床將皮帶往腰間一扎，隨手將軍帽戴上，就可立刻跑去操場，免得臨時手忙腳亂。在我值星期內的兩次緊急集合，都能預早到達操場，看見隊長站在那裏等候；隊長會問過我，怎會這樣快？我老實報告他，值星期從不脫衣服睡覺。他聽了微笑說：「呵；難怪你第一個早到。」等到學員們到齊集合後，跟隨隊長檢查隊伍中各學員的裝備，那時所看到的奇形怪狀，眞使人忍俊不禁，學員雖一個個挺胸筆直的站着，但他們的服裝，其中有的鈕扣高的扣住低的，有的只綁一隻綁腿，有的連皮帶都忘了扎，更還有忘了戴軍帽的，連赤腳不穿鞋子的都有。有只穿了一隻腳的，手握住槍枝而忘記子彈帶的。你看了那種奇怪樣子，不笑才怪，但隊長並不覺可笑，我當然不敢笑出來，只有極力忍住。每次的緊急集合都有此怪出現；當然難怪，只有幾分鐘時間，一定要到達操場，那裏來得及呢！可是多演習幾次，慢慢有了經驗，就不會再錯得離譜了。軍人是應該動作特別快捷的，並且要時刻有戒備，隨時能動員抗敵，要做一個好軍人，必須要受嚴格的訓練；要保衛國土的完整，青年們要「堅苦卓絕」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

（未完）

江南啼痕錄（三十九）

健力的轎伕，一口氣便奔到省立勤勤商學院的門前，我們下得轎來，由阿五打發轎錢，轎伕道謝去了。我縱目四看，滿眼都是標語：「反對遷校」「勤勤商學院是南路人的學院！」「我們一致起來護校！」「請政府重視我們的學業！」其他標出的口號還有很多，但以這四項標語的態度最爲鮮明，可以看得出是幕後有人鼓動學生，運用學生去搞風潮，而達到某項目的。而且標語的紙色鮮艷，墨色光澤，斷定爲今天早上才貼上去的。能夠預早推定我們今天必定抵達，而準備澆我以滿頭冷水，那事件也顯得並不簡單，可以推想到廣州方面有人和這裏的幕後人物，早通聲息了。單刀赴會的我，必須冷靜、機智、迅速去處理橫在目前的局面。我的理智喚醒我，態度要極度安詳，於是我便裝得若無其事，談笑自若的，在黃毅兄引導之下，走進校門。那時，總務主任吳洪璋、教務主任楊熙績、訓育主任梁貞一起來迎接我們，梁貞先生是中央直屬省立勤勤商學院三民主義青年團分團主任，於民國三十二年出席全國代表大會，於羣英會上，我們已是舊相識；當黃毅兄分別介紹時，我直覺總務主任吳洪璋先生是明快而能幹的人，此種人只能以客氣待之，心道義動之，我相信，我那平日待人以誠的眞摯，總可以化解爲助力。

至於楊熙績先生則爲我的叔祖博芳公北京大學的同學，且同爲陸幼剛先生的僚佐，均爲廣州市財政局的科長，人甚深沉，卻重交誼，我和楊熙績先生雖未謀面，但叔祖博芳公的口中，深知其爲人，故當黃毅兄介紹到楊熙績先生之時，一聽到其大名，便覺眼前一亮，自覺已把握着問題的線索，在單刀赴會中，會將阻力變爲助力。但爲表示接校與遷校的決心，卽對總務主任說明，將要在校膳宿，請予方便。

寒暄一番，便藉詞洗臉休息，在那一段時間中，我針對面臨的情勢，沉思對策，因爲稍一處理不當，便會給以機會，製造學潮，當學潮發生以後，最大的顧慮，潛伏南路的中共份子，必乘機搧風點火，擴大事件，以困擾政府。所以必須把洶湧的暗潮，用釜底抽薪的方法，消弭於無形。更要迅速解決，不要讓任何一方的力量，有時間去集結，且有時間來滙合。要對學生以疏導的方法去拆，對幕後的人物則以拉攏的方法去拆。還要快刀斬亂蔴，已不容許我玩視時間。便立卽教阿五請楊熙績先生到我房間來敍會，當楊熙績先生來到時，我執禮甚恭，使楊先生有點錯愕，我乃說明這是私室，我要以世誼晚輩拜見長者，同時表明我是博芳公的侄孫，一切還請長者加以教導。剛才公式見面時，楊先生只有例行的客套，但態度是那末的落寞。此刻我以世誼晚輩敬候起居，就換得他滿面笑容，還殷殷詢問博芳公的近況。我乃簡畧告訴博芳公於廣州淪陷前已返回故里，爲鄉黨所推崇，被選爲縣參議員，目前仍在鄉間，日間便會前赴廣州，料理高第街的產業。楊先生知道博芳公居戰亂之世，而合家平安，甚爲高興，就由這點可以看出他兩位老人家的交情。我便趁機提出黃凌霜委員亦爲北大同學，素仰大材，有意延攬，請繼續屈任教授。（我於起程時，已取得黃凌霜先生的授權，便宜行事，人事決定，故逕先挽留楊先生。）楊先生很誠懇的告訴我，榮根生活有點厭倦，打算在交代後到廣州，自己弄點事業，請代他向黃委員致謝（果然，楊先生後來在廣州和教育界碩彥吳康先生，創辦中華文化學院，出任該學院的教務長。）我便把握這個氣氛最好的時間，提出請世誼長輩對我的任務，加意賜助，楊先生緺緺眉頭，然後對我說：「一個人當盡點微力，但希望我要重視時間，且對地方也要有點交待」。這是一種重要的暗示，不只寶貴的意見，而且提出處理的要則。和我快刀斬亂蔴的方法，竟不謀而合。我立卽致謝他老人家的指示，還請楊先生召集全體學生到廣場集合，我於二十分鐘後我會對學生講話。楊先生告辭而退，去召集學生了。

我記得，抗戰初期，我政府在南嶽成立游擊訓練班，這時，中共戴上了「合作」的假面具——實行三民主義，擁護政府，取消紅軍番號——故南嶽的游擊訓練班，由葉劍英任副班主任。而由葉劍英擔任講授「城市暴動術」的課程，在課程裏教人如何搧風點火，如何鼓勵羣眾，不惜犧牲羣眾，以製造暴動的爆發。我在復興關中訓練團受訓時，偶然在一個軍人同學的手裏，見到這本講義，我便向那位同學借來一閱，我看過一遍才送還給他。有一次，在晚飯之後，我倆人恰又在一起散步，我提出葉劍英那一套旁門左道的魔術，委實有點令人可怕，葉假如老八有一日，祭起這套法寶，罩到我們的頭上來，我們要怎樣去破除他們的妖法。我們討論的結果，歸納起來有三點結論：

㈠迅速撲滅領導暴動的中心。

㈡隔斷羣眾，阻止暴動力量的集結。

㈢順應羣眾心理，疏導羣眾的情緒。雖事隔多年，而茶餘飯後的談話資料，其中㈡㈢兩項應變的辦法，恰好適合今日釜底抽薪之用。回想我們在來程途中，會遇上李揚敬先生的女公子——勤勤商學院的學生，已取道羅定，逕往廣州，可知學生的心理是喜歡城市，而不留戀鄉村，尤其是商科學生，在城市的實習機會較多，在鄉村的發展機會少。學生既然不願意困於鄉村，是給我採釜底抽薪的最好的動機；只要隔斷羣眾，阻止力量的集結便可以成功了。於是我依時到廣場去，學生已排隊站好，由軍事教官在那裏管理，秩序甚好。

萬人意見

萬人協會學術座談
岳騫主講中國問題

萬人協會學術座談會，成功地在中國文化協會依時舉行。岳騫先生給我們講關於中國的問題，他提出兩個主要問題：一、中共不是一個合法政府。二、中華民國會不會像鄭成功一般命運。

首先他說，中共不能代表中國，因爲中共不是合法政府；我們從歷史可以得到其不合法的理由。例如：曹操在漢獻帝時自立爲魏王，但魏朝出現乃曹丕篡漢之後。

劉備據漢中卽位，是爲蜀漢昭烈帝。孫權亦於魏明帝（曹丕子）時稱吳大帝，都建業。但蜀漢與吳在歷史上不是正統；篡魏者是晉武帝（司馬炎），吳國於晉武帝統治十五年後始投降，但繼承漢的合法政權是魏，繼承魏的是晉。

又如唐朝，安祿山稱帝，國號大燕，當時唐朝並沒有滅亡，因爲玄宗奔四川，肅宗卽位於寧夏省靈武縣。又如僖宗時，黃巢作亂，攻陷長安，僭號齊帝，後被李克用所敗。後梁太祖（朱全忠）廢唐昭宣帝自立爲大梁，唐朝才正式被後梁所代替。因此，一個政權無論佔有多大土地與人口，當一個合法政府未滅亡時，不是正統，其理至明。

中華民國乃孫中山先生領導推翻清朝而建立，而中共是蘇聯一手扶植的漢奸集團。中共在歷史上祇能與安祿山、黃巢之流相比，不能代表中國。

第一個問題談過後，會上有人發表意見，充份表現出民主精神。某位仁兄提出：一個國家根本不用理會其合法與否，祇有成者爲王，敗者爲寇卽行。筆者覺得這位仁兄十分糊塗，不明白王與寇的實質；王乃一國之君，爲國人謀，無阿黨，無偏私；寇者暴亂爲害，群行攻刼；寇可以成王，可以成爲不理人民死活的專政霸王，王沒有寇的本質，又何來成王敗寇這句話？我們祇能說王表示正義的一方，寇代表邪惡的一面，當邪惡戰勝正義時，正義仍是正義，他不因敗而變成邪惡。

另外有幾位先生發表他們的意見，一位表示，能夠保全中國文化的政權方爲合法，因中共祇有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些都不屬於中國人的。毛澤東把中國文化一概藐視與破壞，其目的，在於將中國人民變爲愚蠢的奴隸而已，這位先生的說話亦有其理在。

另一位過航海生活的朋友，提出其親身的經驗作一比較；於「文革」之前，他奔走於中國大陸各地商埠，「文革」後，他轉航台灣省，這兩個不同的環境，使他認識到自由與拘束的分別，與人民生活的差別，二次大戰後，世界各國都在飛躍發展中，但中共仍然要每年配給米票、布票等等生存上必需品的拘束。他又舉出其子女的工作薪金，自「解放」以來，仍不見增加，年年月月都要寄錢及物品接濟，這是世界上最痛苦、最恐怖的地區。

另一位青年朋友，他最近才從大陸逃來港，他很激動地控訴：大陸存着的政權是沒有人性的，他們說的一套，做的又一套，欺騙群眾以達到剝削之目的。他又說，本港的一些左派報紙與標榜中立的刋物，所報導的事都埋沒良心，指黑爲白。中共政權的存在，對中國人民是有害無益，我們應該早日打回老家去！

岳先生繼續爲我們講解中華民國不會成鄭成功的問題；他舉出鄭成功四個失敗的理由：一、不合法。明末最後一位皇帝桂王，於肇慶卽位，改元永曆，是年奔桂林，永曆四年，後走南寧，五年走廣南，八年走雲南，十一年奔緬甸，十三年（順治十八年）鄭成功據台灣，吳三桂進軍緬甸，桂王被執，明朝始亡。（清世祖死）鄭成功據台灣反清，乃於康熙開始，明已亡，其不合法已成。

二、順治康熙盛世。順治五年，特許滿漢通婚。康熙一年，禁女子纏足。清帝十足表示其愛民的態度，如各省錢糧賦稅仍用明朝的一條鞭法（註），當時的漢人在沒有迫害的環境下，漸漸軟化，不思振作矣，令鄭成功得不到響應，此其敗之一。

三、內變，關於這個問題，岳先生說施琅叛變，施琅後爲清提督，是他討伐台灣者。自鄭成功子鄭經到克塽，所謂「一蟹不如一蟹」，國力漸

遷址啓事

本社自一九七三年六月一日起，遷往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照常辦公，來稿及信件，請寄新址爲荷。

萬人雜誌社啓

徵所致。

四、經濟困難。那時候國際間的貿易還未出現，鄭成功在台灣自力更生，絕無外界半點幫助，其窘境可知，但畢竟支持了四十年。

我們再回到我國與鄭成功的失敗作一比較，中華民國乃國父一手造成，經北伐、抗戰、反共等等艱難的階段，中華民國是從最艱苦中建立，充份顯出中國人民的醒覺，和擁有追求自由的無限鬬志，因為我們推翻了幾千年的帝制，令人感到肅然起敬！但現在廣大的土地與同胞都在蘇俄帝國豢養下的走狗佔領着！

我們都流着中國人的血液，我們都是有血性的人，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合法政府，是自由與溫飽的象徵，是正義與和平的標幟，作為一個國民應把每一分力量貢獻給國家，以達成解救在大陸的同胞，他們都在既活不得又死不得的環境裏，受着外族思想的野蠻統治，過着不飽不暖的生活。

國府在台灣省經二十多年的生聚教訓，建成了一個民康物阜，經濟穩定的模範社會，國民在進步與健全的教育制度下，大家互助互愛，萬眾一心，共同建設，為將來反攻復國作好一切準備。台灣是一個昇平的社會！而大陸上的人民卻在水深火熱中，時刻希望國軍反攻，這點海內外的民心傾向，是鄭成功時代不可相比的，而軍民上下一心，絕不會有內變發生，世界很多國家都與我國貿易與投資，顯得經濟並不困難，而且遠超中共；那麼鄭成功四點失敗理由在台灣國府都不成立，生存海外的中國人都不用擔心。我們應該同心同德，回歸到自由中國的懷抱，憑良心，反對共產黨。

岳騫先生在百忙中給我們主持這個座談會，於五時結束；他給我們開解了兩個疑團，領導我們認識兩件事，他在海外負有開導人民的作用，他是一個反攻復國的前鋒敢死隊。

忽然想起，糊塗仁兄還有問題，他說：「我不理會中共政權合不合法，我祇知道他的建築與科學帶給我無限光榮。」

以本人來說，絕無光榮可言，我祇覺得中國受外族思想統治而可恥。我們在海外，不受其害，都抱有隔岸觀火與趨炎附勢的心理。人民在沒有科學方法與科學工具支持下，如螞蟻般接受奴役，幹他們並不心甘情願的事，沒有薪金，祇有工分，統治者美其名曰人民不怕艱苦，說成是勞動者偉大等等，我們應該明白，種種偉大工程，都是千萬中國人的性命和心血結成，這份光榮不屬於統治者，尤其是在壓迫與奴役下，統治者祇是奴隸主。

生存在海外的中國人，本着民族的情感而愛中國，但不要盲從，須知這種光榮是建築在同胞的痛苦上。

萬里長城留給我們的光榮正是中國人的生命和血，我們祇歌頌死去的人民和被奴役的人民，我們不會把功勞都歸秦始皇。我們看一看當時的秦國是怎樣的。當時中央集團有非常強的專制力，為政者塞民智挫民氣，摒棄群學，人民生計大窘，人民德行卑屈浮動，從各方面都證明秦不是個好政權。

中國運河開鑿於隋代，動用了過百萬人，其目的在於供煬帝坐龍船遊江都、會稽，欣賞江南風光之用，我們讀歷史，是感到人民的痛苦抑或歌頌楊廣的偉大？

最後，我希望有血性的中國人都拿出良心來愛國，謝謝。

註：一條鞭法。明史食貨志：「一條鞭法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以及土貢方物，悉併為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故謂之一條鞭，立法頗為簡便」。

加拿大讀者關心港文憑教師爭薪

（馬天）

萬先生：

拜讀貴刊第二八二期有關討論文憑教師加薪事，弟因與很多現任官校教師認識，故對他們之情形，較為熟悉。

站在文憑教師立場，姑勿論他們之現有薪金如何，要求加薪乃是因生活程度日高的必然現象，各行各業均要求加薪，難道文憑教師偏偏不可以加薪嗎？

本來他們的行動是純潔，但為什麼受到這麼多社會人士唾罵呢？無他，乃是攙此加薪運動的團體，有不良分子滲入，如某學聯會公開點火，企圖把事情鬧大，唯恐天下不亂，造成香港不安，以達他們無恥政治目的。

小弟謹在奉勸各位文憑教師，現在都是小資產階級了，享受着香港繁榮的成果，是納稅人及港英政府帶給你們的恩典，飲水思源，千萬不要因一時之意氣，為共黨特務利用，更進而使香港陷於不安。你們更要認識清楚教師團體的負責人，不要盲從，不要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因為你們要求加薪本意是純潔的，不用那些左派學生混水摸魚，插手干預的。

弟鄧深上
（寄自加拿大）

統戰之道

編輯先生：

第二九〇期意見欄讀者思華君義務替我「釋疑」，我在此先表示感謝。批評我分析力尚欠週詳，也或者是事實。不過跟着他的分析說：祁光罵國父，以後中共又稱國父為先行者等。思華君也知道這是中共「借艇割禾」之計。但這一問題我已在第二八七期首先指出了的。我的建議是要中共放棄共產主義來實行三民主義。這一點，相信中共從未同意過的吧！推摘了有何用處？我在二八七期不是清清楚楚的寫明：「如中共反對，則提出和談的是他們，破壞和談的也是他們，責任由他們負，我們的宣傳不是立於不敗之地」麼。宣傳應力爭主動，否則敵人充份利用對他們有利的條件來進攻，我們迫於採取守勢，結果是陣腳大亂，個中三昧，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說明白的，暫且按下不表。

我由「地方」做勤雜員（掃地），一直掃上「中南局」，見過很多很多中共的「負責人」，那些負責人之中，有很多很多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的，只懂得蓋私章。所以做中共的負責人，對中共的底細，所知不一定多，不一定深入透澈。至於對毛共的奸詐行為，連劉少奇都不瞭解，林彪更糊裏糊塗的粉身碎骨，他們與毛頭同食一鑊飯四十多年，尚且不瞭解，我們祇可以說知道大概。否則我提問一句：毛共下一步奸詐行為怎麼樣？相信未必有人能正確的預先答出。

「我們現在要反攻復國，依靠的還是人民的力量。」與「像我們這些難胞……」是分做兩個段落的，思華君將它們扯在一齊來談，我認為似乎不大公道。而且我也沒有說太平時期，就不要依靠人民的力量。所以思華君的解說，是為畫蛇添足。

說我不知國事，我認為很對，說我閉門造車，則正好相反，因為我的「車」是在門外造的。思華君把自己關在屋子裏面而已。請看思華君的解釋：「不過礙於環境，政府不能在港作政治宣傳，致使政府與難胞間連絡不能普遍，這是一個缺憾」。這不是替我解釋了麼！我表示感謝。對了，既然不能名正言順的宣傳，就要運用技巧了。比方思華君在答我的同時，說出救濟總署在何處，要什麼手續去領，或者如何能和政府取得聯絡等等。順筆一提，就能達到宣傳和聯絡的目的，反而不談，可惜！群眾不瞭解，怎敢去領？未瞭解對方的身份，又怎敢亂說？二十世紀的調查工作，要做到調查完畢，被調查者尚無所覺。要坐在房子裏一問一答的方式方法，已經落伍。宣傳工作有一個原則應遵守的，就是宣傳工作者只能從宣傳工作未做好，未做夠，絕不能將責任推給群眾的。因為這樣會將政府與群眾對立起來的，不可不察。

現在轉入正題。何謂統戰之道？由淺入深的解釋是：不論任何人，先「統」他一統，統不入再戰之哉。先統後戰，謂之統戰，先後不能倒置的。例如，受苦人君和潘某人的讀者來信，我反覆的看了多次，認為他們的動機是純潔的，是愛國的，而寫作技巧上，容或有些率直（所謂直腸直肚，直言上書）我們是不可以立即向他們扣上一頂紅帽子的，但可以互相據理辯論，直至求出眞理為止。如果恃勢凌人，就違反統戰原則——不能把群眾推向敵人那裏去。現在最起碼的，也降低了他們的積極性。

中共的外交之所以做得出色，他們的工作方法是：在國際上做好統戰工作。如何做好統戰工作呢？就要求派出國外的工作人員少說話，多觀察自己周圍的人和事物，做好紀錄，分類歸入檔案，等待要發動某一個外交攻勢之前，先在檔案中找出適合人選，地位高的，先找到（或設局）他的痛腳，然後先威迫，後利誘；地位低的（以及亡命之徒）就可以先利誘，掌握到他的痛腳之後再威迫，沒有不就範的。

這樣利用番鬼佬的嘴，替毛共宣傳，自然事半功倍。這種策略，毛共稱之為：「用番鬼佬條脷來替我們舔痔瘡」。——我這樣寫是「核突」一些，卻是直言直敍。

高照
（一九七三年五月廿日）

赦免殺人犯是假慈悲
掛名教友亦覺汗顏
認爲此舉不合聖道

編輯先生：

自徐誠斌主教爲首之七十餘人上書英倫使殺人犯蔡國昌獲赦後，全港輿論譁然。本人忝亦爲掛名教友，日來常受親友責備爲「假慈悲」，「法利賽人」，心中極感憤懣。茲以個人之言論，雖爲「宗教領袖」，亦不一定合乎聖道，因而擬就聖道所昭示之眞理，與各界人士討論。

查我港澳教區出年輕之徐主教接長後，一放前任老成持重之保守作風，表現出「前進」精神。徐主教活力充沛，自澳來港十餘年間，由華南大修院之修生而修士，而神父，再高昇主教，年青幹練，活力充沛，對社會活動更多所參與，經常發言，我教區予市民之印象「煥然一新」，深爲掛名教友之本人深所敬佩。然而古之「聖者」尙不免有錯，況乎肉身之「人」乎？言多必失，徐主教此次認爲蔡國昌不應執行死刑，非僅悖乎輿情，抑亦在聖經眞道教理上有其商榷之餘地。天主十條誡命第六條乃「不可殺人」（見聖經「出埃及記」二十章十三節）。「約翰壹書」三章六節對「罪」之定義闡釋：「違背律法就是罪」。而犯誡命之結果，「羅馬書」六章廿三節昭示：「罪的工價乃是死。」今蔡國昌殺人，經本港律法宣判應執行死刑，在教理立場而言；亦違犯天主之禁誡，其「工價乃是死」。然徐主教不知據何教理或聖經眞理論調，其「不應執行死刑」，謂其應獲赦免？

或曰：「主教既爲『神職』，『有權赦罪』，而人世間之律法並非盡皆適宜。」本人雖爲教友，亦不同意此論，蓋聖經明明昭示，除天主外並無別神，「人」並未獲有赦罪之權，中古時期之「贖罪券」已論定爲悖乎聖經眞理的。聖經亦未授權「神職人員」不遵守人世間之法律精神（若世間之法律與聖道並無衝突），「神職人員」亦無權加以否定。請看聖經「彼得前書」二章十三、十四節：「你們爲主的緣故，要順服一切人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罰善惡的臣宰。」蔡國昌或許亦爲天主教教友，但既犯罪，經世間之律法而判刑，而此律法又不悖乎聖經道理，本人不知徐主教據何立場替其出頭說話，謂其「執行死刑不當」，此事與我教區有何關係，而需「宗教領袖」出頭評論？而所論顯亦未盡合乎聖經原則。公教謂徐主教所言僅代表其「本人意見」，但既任主教，卽爲「神的代表」，不應發出人之言論。聖經「馬可福音」十三章五、六節：「耶穌說：你們要謹愼，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獨憶耶穌在曠野受撒但試探，撒但之樣子亦「光明正大」，「慈悲憐憫」。徐主教爲殺人者緩頰，其用心可能出於「主之慈愛」，然際此罪惡滔天亂世，殺人者當受其應得之刑責，徐主教之「慈悲」，難免使人產生迷惘，混淆之感，不知其爲出諸天之意抑出諸「人」之意。

公教報雖強調徐主教之言論爲其個人言論。但既爲「神職人員」，則一言一動均應自惜身份，愼重從事以此，本人未見教宗有隨便發言者。雖然，際此言論自由之社會。人人有發言之自由。愚見則認爲任主教乃社會視聽所繫，其言論足以影響社會人士對公教之視聽，徐主教不應推卸其以「主教」身份發言之責任。聖經「彼得前書」二章十六節有示：「你們雖是自由的，卻不可藉着自由遮蓋惡毒。」

既爲「神職人員」，市民可能誤以爲其言論乃代表天意，則所引起之惡劣影響極爲重大。請看聖經「馬太福音」十五章九節：「他們將人的吩

咐當作道理教訓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願徐主教以此三思。竊以為擔當「神職」，關心社會固為好事，但以無碍於公益，能提高社會道德氣質為限。若乎凡事不問其與眞理是否相符，既據以發言，譁眾取寵以名揚國際，獲得「善名」。但於公教眞正利益恐無少補也。「箴言」廿四章廿五節：「責備惡人的，必得喜悅，美好的福也必臨到他。」徐主教慈悲寬大為懷，但願能多發智慧之言，斥責罪惡，以「取得社會同情」（徐主教語）。「智慧人的舌，善發知識，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箴言十五章二節），若未能眞正體驗何為天主之旨意，則身為主教，仍以緘默為佳，因「多言多語，難免有過，禁止咀唇，是有智慧（箴言十章十九節）。智慧人的咀，必保守自己」（同書十四章三節）。徐主教「青年碩德」，身膺重寄，本人乃一愚昧之掛名教友，僅引用天主聖經所昭示眞理，向徐主教領教。更深望本港公教能正式澄清徐主教「殺人犯不應執行死刑」之論調，以使我二十萬公教教友知所依歸。否則，本人雖愚昧；亦不願與「智慧」人為伍，箴言廿六章十二節，你見自以為有智慧的人麼？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本人將不再領聖體，不再向本堂神父告解，實行脫離香港教區，「天主自己拜」。

讀者掛名教友伯多祿敬上

「萬人協會」簡訊（四十四）

五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時至五時，本會學術部會舉行學術座談會，專題研究中國的前途問題。這天下午二時三十分，已有許多執委及青年會員到來，協助佈置座談會會場，等候會員及讀者相繼到來參加，眞是濟濟一堂，有老有少，有女有男，特別還有西婦及穿起校服的女學生參加，生色不少。座談時大家精神集中，熱烈發言，特別討論到中共是否合法問題尤為激烈，有些還持有相反意見，認為「成王敗寇」，進而提問，中共現在佔據着大陸，究竟如何解釋，算不算合法？話口未完，即有人提出反駁；說中華民國原屬正統，現仍在台灣輝煌建設中，中共當然不合法，目前雖仍盤據大陸，卻早已失盡民心，不甘受迫害的難民風起雲湧地不斷冒險逃亡，便是最好的例證，接着又有會員舉例補充說：正如抗日戰爭時期，日偽佔領我中華大半國土，但數億中華民族，依然敵愾同仇，萬眾一心，終將日偽擊敗，而取得最後勝利。更有身為海員的讀者及最近逃亡來港的青年讀者發言，他們列舉出中共大量的虛偽殘暴事實，並譴責新爬蟲無耻讕言。說到中肯道理處，連連掌聲，情緒異常高漲。接着，討論中華民國政府會不會成為當年的鄭成功，一致認為絕對不會，因為當時鄭成功盤踞台灣舉事之際，永曆帝便爾終亡，明朝卒告覆歿，形成不合法形勢。加之滿清改用了懷柔政策，逐步溫和，以後呈現了順康盛世境遇，相反；鄭成功死後卻發生內變，加之經濟發生困難，結果遭到失敗。但今天；台灣軍民士氣，銳勵激昂，莊敬自強，輝煌建設，比之中共派系爭軋，眾叛親離，內患外憂，惶惶終日，迫於轉而笑臉外交，意圖拉攏，冀求殘喘苟延，恰如日落西山，死期不遠。大家熱烈討論，認識提高。會後，曾憲光副會長作了扼要的總結發言：認為這次學術座談會開得很好，大家能夠暢所欲言。因眞理越辯越明也，並指出：在極權統治的中共暴政下欲開這種學術座談會千萬個不能，即稍流露絲毫不滿中共的情緒便遭拘捕勞改了，闡明我們身享眞正自由的可貴，以予不少鼓勵與關懷。

學術部部長岳騫先生表示將繼續舉辦這類學術座談會，下次將仍到來主持，並將擬請柳以青先生到來與大家多談談有關青年思想認識提高的問題。秘書處當加緊接洽場地，一俟接洽妥當，當再通知大家前來參加，不負所望。

青年部及中華青少年先鋒社將於六月五日晚七時半再舉辦電影欣賞會，地點仍在灣仔洛克道金禧大廈三樓基督教協基會（本會所斜對面），招待「光華先聲」讀友及本會會員及讀者，屆時請早駕臨。

最近，財務部透露；近來會員繳交會費比率比前大大增加，這一方面，固然是會員自己認識到繳交會費是每個會員應盡的義務，另方面，會務正逐步開展中，會員們感親切、時常到會談座，順便繳交會費，有些托人帶來，更有些索性托探訪組人員代為繳交。總之；大家比前熱愛母會了，這是好的現象出現。

第三期會刊將訂於六月二十日出版，仍希會員們及讀者於六月五日前寄來稿件，（寄會所會刊編委會收），以期辦好自己的刊物。

秘書處供稿　五月二十八日

會刊第二期現已出版，今後會刊擬定期兩個月出版一次，第三期會刊現正編輯中，希各會員及讀者仍踴躍投稿，六月十日前截稿。以期辦好我們的刊物。

萬人會刊編輯委員會啓　五月二十八日

美西一讀者

以撈女喻港股市

現在花柳滿身謀求醫治

萬人傑先生：

來美經年，從星島報美洲版中，屢知香港股票事，今冒昧來函，以在下隔洋研究所得，聊作先生牛馬集之參攷。

香港股票市場自三月初便如江河日下。據筆者膚淺探討其遠近因，及未來展望分析如下：在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的商港，經過十五年繁盛的發展，新的一代從生活中的體驗，自然的把剩餘收入，作較有限度投資，股票是最理想的對象，於是社會之中產階級便無形的集合成一巨大暗流，使原有一所股票行不足應付漸趨繁重的交投，新的交易所接二連三的成立。從業人員日多，其在社會中的影響及推動力也日大。

其中不乏擁有巨大資金的人士加入，一見市道畧升，便乘機炒起，以求一時間游資的利息，以爲初步大勢。其後置地、牛奶間的商戰數月在廣告的互相攻擊，高價收購牛奶股權，使一夜間牛奶股票增值一倍以上，香港人士爲之嘩然，其獲利之速，宣傳之大，使沉默的大多數一變而成盲目的大多數，一時合全港士農工商之力鼎起了整個股票市場空前的繁盛，形成今日買，明日賣也能迅間獲利的現象，「利之所在，逐鹿必眾」，於是便有不知股票行情，沒有參加股票行列者，便有如三日不洗面，其面目可憎，不可交談的怪現象。及至政府施行一系列有意的畧加管制，而其中超級大戶從其超級消息來源，便最後造價，炒高，而後全盤放出，及時兌了大量資金先求觀望，及至施行管制，新股不能即時上市，銀行年算兼奉命收緊頭寸，按揭逼倉，市面驟然間一頓，普遍稍存觀望態度，交投數目再低，觀望者更多，便一眨眼之間，把鏡花水月的市場，變成目前現狀。

由於從事股票業的人已多，前獲利迅速，於是便大量製造有利新聞，圖使市場復甦。據筆者比喻，股票是一個撈女，偶結身大戶從而有獲洋樓、汽車、存欵，而今揮霍將盡，而床前小白臉（政府）一時也想伸手照舊索錢，苦於沒有老襯，便把撈女拉到新填地，把營業時間延長至午夜，鴇爪（些鴇婆（股票交易中執事），那經紀），便在干諾道、德輔道抓客，由於香港滾友，早已淘空了身，及染上重花柳（虧絀及成大閘蟹），就算那些鴇奴如何聲嘶力竭說：「花姑娘」如何美，也自是枉然，加上越南撤兵（外國游資），鬼佬也找不到一個，「花姑娘」的身價一直跌到最低點。但同時另一行業醫生及藥房（按揭業），則其門如市。打補針、醫花柳，獲利甚豐，就是目前股票之現象。

據此病理預測，可能在八月中有一短期暴升（約四個月左右），因現時病人經過此次之後，在八月份亦大部份康復，而再有膽入花叢者約半數左右，人爲造價，淫媒吹捧，花姑娘到時自會有所獲，而時機一到，自會從良，亦有部份花姑娘賣瘋完畢，大戶及部份人事鬆綁，那時不上岸，更待何時？苦海浮沉，也是盲目的大多數。

美西讀者李煥賢上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五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清平樂

南溟叟

濛濛霧障。滿眼愁模樣。一晌雲開朝日上。斗覺神清心暢。

老來不喜蠻方。情牽柳綠梅黃。無奈仍覊海角。幾時回到萍鄉。

鷓鴣天 大學畢業後四十五週年紀念會上

南溟叟

四十餘年夢一場。天南地北送韶光。林鶯塞雁聲驚耳。蕉雨椰風景斷腸。

思往日，記同窗。鑽研晨夕倍情長。今朝舊地重相聚。酒綠燈紅笑滿堂。

虞美人

南溟叟

朝朝濃霧迷遙望。心境何由暢。已覊婆島卅餘年。那更高樓囚夢國門前。

故園桃李應猶昔。欲見關山隔。春花秋月任無情。且喜老來身健又神清。

壇主曰：詩有韻，詞亦有韻，詩有五七言與平仄字數，詞亦有規定字數與平仄。而且要符合調譜者，詩詞歌賦文章，都是代表說話。因詩詞能將個人心中隱微之事，用高度藝術文字發揮之，曉於大眾。並因用字有平仄音韻之技巧關係，表現出典雅高明，能使讀者存有優美之感，此爲詩詞文章偉大之處。故小詞一闋、一小詩一首，每能傳於千古者，原在此。

南溟叟劉先生之詞，句斟字酌，章則分明，按譜尋聲，規律嚴謹，是爲近世詞人中。代表之作也。

南歌子 癸丑正月初四春宴席上

南溟叟

織錦桃花燦，懸金桔實芳。多年春節滯蠻疆。且喜今宵相聚在香江。

意洽殽增美，談歡酒益香。大家恭賀笑持觴。況是滿廳佳客半同鄉。

南歌子 再和南溟叟劉先生春節邀宴詞原玉

葉其眞

春草連綿綠，春花爛漫芳，北望花草總迷疆，不見艫艪戰艦鎖長江。

君酒筵中列，君詞紙上香，幾回吟咏幾飛觴，但願餘杯呼取到家鄉。

其眞先生所和南歌子，亦屬佳作，一氣呵成，對仗極好，具有相當功力。壇主評。

自由詞 並序

宓琴

民國三十二年，北上陪都，謁梁公均默於官邸，承賜西行亂唱，乃新劍之作也。愛其祇重抒情，不泥格律，仿而習之。三十年來，隨寫隨棄，惜無存稿。邇者，偶爾小唱，乃以之就教於　董壇主。

無題

宓琴

風蕭蕭，雨霏霏，

烟水蒼茫，

望斷天涯燕未歸！

燕未歸，

誰把癡心，

拚作輕雲片片飛。

更那堪，

往事依稀，

點點梅花點點淚，

條條柳葉是愁眉！

感懷

宓琴

書也飄零，

劍也飄零，

廿年湖海未成名。

人似黃花身似燕，

刀環空撫老去將軍。

酒入愁腸，

思往事。

沙場舊侶，

訪詩僧夜上邛坪。

輓黎敬昌學長

老死誰能避此關，

香江埋骨去塵寰！

深憐有待難瞑目，

只恨無風滯錦帆。

滯錦帆；

夢鍾山；

燕子歸來人未還！

傷心杜宇啼寒月，

莫再投生刼火間！

宓琴先生自由詞，是爲詞體新詩，氣勢連貫，韻味亦醇，「無題」之作，是爲懷念女友，筆意纏綿，寫出綺愁離恨，感時傷往，無限低徊，在新詩之中，是爲最高筆法，亦爲模範之作，青年人學詩，大可仿效，壇主。

金縷曲 對時局有感，以詞代書

王秋帆

相離十餘載。記分明，故鄉舊夢，倍增悲慨。戰亂不堪蠶螯毒，拋家流離四海。回首處，波濤澎湃。萬里雲山牽國念，恨無人，能把中華挽。胡未滅，愁難寐。橫戈上馬嗟心在。應深知，興亡大勢，強權當敗。臥讀陸游詩盡卷，寫就忠貞豪話，山河收復猶須待。中原北望氣如山，將平生壯志貢斯代，祈共勉，帆再拜。

壇主曰：塡詞可以依照詞譜，字數必須與譜相同，末尾之字，如果有韻，亦當配以聲韻，宋人以詞見稱，詞調卽當時之「時代曲」也，中有平仄高低音，配以絲竹，卽可歌唱，「詞」，本可以加入方言，但要典雅，不可粗俗，「詞」就是古代歌譜，必有文學修養，始能塡出優美之調，例如台灣新文學家。所作歌詞。「今天不回家」，「十八歲姑娘一枝花」，粗淺俚俗。古人詞中，從未之見，民國至今，推行文學革命。廢除文言，提倡白話，卽是文學之命，爲白話聖人所革，革到文學低落，愈革愈糊塗。既不能塡出好詞，亦無法作出好歌矣。秋帆先生之金縷曲，頗有壯氣，用字極好，且有詩意，古人詞中，每句均有平仄，多讀多看，自能明曉，只有自修自研，別人無法教導。壇主。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萬人雜誌（第二九三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六月七日出版
（零售每冊一元）

陸奎生著醫藥書

書名	價錢
胃病速愈法	H.K. $5.00
胃病根治法	2.00
體弱康復法	5.00
腦弱康復法	6.00
神經衰弱根治法	4.00
失眠防治法	4.00
風濕骨痛速愈法	3.00
衰老防治法	5.00
高血壓防治法	3.00
治哮喘咳嗽捷效方	2.00
中藥科學化大辭典	5.80

精裝一鉅册 定價港幣廿元

合訂本

第一集至第五集

陸奎生中醫師著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好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嘅
先從天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鍊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慎用痲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慎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貽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鹽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冒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營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强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愈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癆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藥補
虛不受補怎麼辦
疲勞與疾病
體弱回春之路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强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禦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睡眠與失眠
心臟衰弱與强壯
神經衰弱與神經質

養生與保健已出至第九集每冊三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與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强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文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病脫敏療法
敏感與痲痺
風疹與風癲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愈法
賢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
產後病
婦女更年期障礙
閑話乳房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治療經驗談
胃腸保健健法
論食粽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與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神精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神經衰弱與失眠
神經衰弱亂夢紛紜
神經衰弱與瘦弱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的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眠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藥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腦當歸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來記你聰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為什麼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强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强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愈嗎
神經衰弱治愈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愈後保養法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九至十二時 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下午香港 三時至六時 中環德輔道中八十四號章記大廈十六樓一五〇一室 中央市場側 電話四五二七一三

夜診九龍 七時至九時 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英文地址：LU KWEI SUN
8, ALHAMBRA BLDG. 7TH FL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寄上

萬人雜誌

（第二九四期）

醫聲說樂觀，其實曚查查！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中共「和談」詭計徹底破產……每週評論
國際合力對付下·泰緬港販毒集團瀕崩潰……自由客
再談「五四」與將來中國……柳以青
談章士釗（下）……岳騫
美國華僑的反共怒潮……羅倫士
如何克服本港工業重重難關……王屯
「毛日友協」代表團訪日活動評價（上）……黃秋
罷教的舵手……嚴正
由唐詩·白話詩·想起大陸民謠……博鼎遺孫
人海百態：股迷牙醫……萬人傑
燃燒自己生命力的知識分子……霍大川
慈悲頌……兆華
「和平統一」乎？「一分為二」乎？……古鶴翔
梁漱溟受辱追記……聿銘
「走資派」紛紛復出……朱明
滄桑多變的希臘……胡養之

・萬人雜誌第二九四期目錄・

中共「談和」詭計徹底破產……每週評論 一
國際合力對付下・泰緬港販毒集團瀕崩潰……自由客 二
再談「五四」與將來中國……柳以青 四
談章士釗（下）……岳騫 六
美國華僑的反共怒潮……羅倫士 八
如何克服本港工業重重難關……王屯 一〇
罷教的舵手……嚴正 一二
「毛日友協」代表團訪日活動評價（上）……黃秋 一三
由唐詩・白話詩・想起大陸民謠……博鼎遺孫 一四
人海百態：殷迷牙醫……萬人傑 一五
燃燒自己生命力的知識分子……霍大川 一六
慈悲頌……兆華 一七
「和平統一」乎？「一分爲二」乎？……古鶴翔 一七
梁漱溟受辱追記……聿銘 一八
「走資派」紛紛復出……朱明 一九
滄桑多變的希臘……胡養之 二〇
瘟君夢……岳騫 二三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二四
中共的眞面目……吳樹仁 二六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七
萬人詩壇……董力行 （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九四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六月十三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談和」詭計徹底破產

自從今年二月下旬，中共利用無恥降將傅作義放出「談和」的空氣後，三個多月來所謂「國共會談」的妖氛一直在國際上一些無知人士之間飄渺蕩漾，好像是呼之欲出眞有那麼一會子事。特別是「三朝元老」章士釗於五月下旬來港後，不少淺見的人，竟「想當然」地與所謂「國共會談」互相聯繫，製造很多無根謠言。然種種謠諑已不攻自破，因爲中華民國是以推翻中共極權統治，保衞中華傳統文化，拯救大陸七億餘陷於水深火熱中的同胞爲不變國策。那麼和奉行俄式共產主義，以「階級鬥爭」爲手段，進行恐怖統治的中共政權，連共同語言都沒有，所謂「談和」又何從「談」起？何從「和」起？

今日中共，因賴尼克遜、田中角榮之流短視政客的幫忙，在外交方面有較大的進展，一時國際間少數「觀察家」，從中共對外表示的「笑臉」，進而認爲中共在內部的「政策」也趨於「緩和」，其實這是大錯而特錯，不僅錯得離譜，而且會起一種極爲惡劣的影響，那就是無形中等於替中共掩飾步步加緊的專制統治，作了中共的義務統戰走卒，替中共在騙人。

中共在內部正加強鎭壓

中共在內部進行將近兩年的批修（林）整風運動，指責林彪一伙的主要罪狀就是「妄圖改變黨的基本路線和政策，顚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

所謂「黨的基本路線」，就是老毛提出的「在相當長的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要長期「抓階級鬥爭」。因爲中共認爲：「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最確切地解釋，也就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亦即以毛澤東爲首的那一小撮人的獨裁專制，如果稍一放鬆黨內狗咬狗的「路線鬥爭」和不斷鎭壓屠殺的「階級鬥爭」，中共的所謂「鐵的紀律」將馬上失去鎭懾作用，所謂「專政」則不爲人民所恐懼，羣眾必揭竿而起討毛反共，容乜易一夜之間把中共政權推翻。

以「路線鬥爭」和「階級鬥爭」作爲統治手段，同時，復推行一套所謂「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如反對「人性論」、「和平共處」和「平等、自由、博愛」等等不符合階級鬥爭觀點的東西。其實，這些東西是人類社會絕不可或缺的瑰寶，而中共卻說那是「散發資產階級臭氣的破爛」。

在目前，對於這些中共當然不能改變，實際也無法改變，那麼奉行三民主義，維護中華文化傳統的中華民國又怎能和中共「談和」呢？

台北再次宣佈「不與中共和談的定策」

四月四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海外工作會主任陳裕清，在總理紀念週上以「粉碎中共統戰陰謀，開創反共復國新局」爲題作專題報告，他在報告中堅決表示：「我們不爲利誘，不爲勢刼的定力，以及絕不與中共和談的定策，舉世週知，所有海內外愛好自由的中國人，莫不堅決支持，這是民族大義之所在，這也是絕非中共統戰所能突破的政治防線」。「不與中共和談的定策」，今年一月十八日蔣經國院長在與合眾國際社副總裁斐秀樂的談話中已嚴正表明，此一立場不會有任何改變和動搖，中共「談和」的詭計已徹底破產。

還有，六月四日台北舉行的總理紀念週係由張羣主持，這對章士釗來港與張羣「談和」的謠言也被粉碎。

可能中共一計不逞再生一計，不過，可以肯定不管它施出任何陰謀詭計，都是無法得逞的。幫助中共搖旗吶喊的，是那些中共在海外豢養的小走卒，而愛好自由的海內外中國人和國際間有識之士，不僅不會爲其惑，反而會覺得他們是無恥、可笑！



國際合力對付下
泰緬港販毒集團瀕崩潰

自由客客串

泰國反毒首腦巴曼上校，判刑廿五年，大吉叻羅與漢兄弟的「王國」被揭毀；香港六大販毒頭子也被揭發了。這一龐大的販毒集團瓦解之期不遠了。

運毒的「總路線」

泰國和緬甸在聯合國協助下進行肅毒行動，已查明了毒品從產地運往香港所取的路線與方式。這條毒品輸出的「總路線」完全控制在一批緬籍與泰籍華人毒梟手中，他們把生鴉片和經過初步提煉的嗎啡從緬甸東北部「三不管」的撣邦產地用小船運往曼谷，其中一部分在曼谷加工煉成海洛英，隨同生鴉片與嗎啡用機動帆運往香港全面加工及分裝，然後從香港經過各條「分路線」運往紐約、倫敦以及其他歐美城市。

控制曼谷樞紐站的是潮州幫中的「紅幫」，由於他們歷來牟取厚利，引起其他華人幫會眼紅，因此發生激烈明爭暗鬥，不久前在南越海岸外的機動漁船「巴崗沙摩號」上緝獲的有史以來最大宗的一批走私毒品，以及在香港荃灣海面緝獲的大批毒品，就是因為內閧有人故意洩漏消息。

每一批從曼谷運往香港的價值連城之毒品所採取的交易方式，通常總是先由曼谷一名紅幫的人員隻身飛到香港，與香港六大販毒網頭子分別斟價（關於香港有六大販毒頭子，是根據曼谷英文「民族報」四月廿七日第一版引述泰國官方的話，但未能從香港警方獲得證實），通常是賣給「六大」之中的出價最高者。但也有例外，目的是使「六大」能輪流分得甜頭，以保持泰港毒販之間的「合作無間」。

交貨的秘密

當斟價完成後，這名隻身來港的紅幫客即用電報向曼谷總部發出事前約定的暗語，如「亞芬病癒，勿念」之類。於是黑貨在曼谷落船，繞過印支半島巡駛香港，途中若因天災人禍引起的任何損失，皆由泰方毒梟負責，而港方毒梟必須在收到毒品後才付欵。因此在香港海域內的交貨工作仍由該隻身來港的紅幫客負責接收。由於這種交易必須極端秘密，因此該紅幫客與率領機帆來港的另一紅幫客雖同屬一個集團，卻並不相識，須在約定的時間與地點見面後，彼此拿出一張撕成一半的鈔票，配合無誤才證明是自己人。交貨後，機帆立即回程，由先前來港的紅幫客通知港方毒梟到指定地點收貨，銀貨兩訖之後，他再隻身飛回泰國。

在荃灣海面緝獲的大批毒品，是在機帆上查獲，因此損失不在港方毒梟而在泰方。

把黑金變成黃金

泰國毒品運港的方法與手段變化多端，狡猾的毒梟們決不會採取千篇一律墨守成規的方式。

泰國的黃金價格一向比香港昂貴，而在目前國際黃金市場的劇烈波動中，曼谷金價往往比香港高一成至二成，所以毒梟們立刻想到利用那些運毒到香港的機帆，原船載運黃金返回泰國。這樣，對這些船隻來說是「物盡其用」；對於走私勾當來說，是「貨暢其流」，對於曼谷潮州紅幫客來說，是「人盡其材」。

曼谷私梟把鴉片稱為「黑金」——其色如墨，其價如金。他們現在所採取的變黑金為黃金的方式，大致如下：曼谷毒梟用機動漁船載運黑金赴香港，先派人到香港與港方毒梟議定價錢後，依照當天市價把港幣折成黃金。這對港方毒梟並無損失，而對於曼谷毒梟則把黃金帶回泰國比帶港幣回泰「實惠」得多。

兼運槍械供歹徒應用

當運毒的機帆抵達香港海域外的公海時，先前抵港的泰方代表即會同港方毒梟代表，用另一艘機帆把黃金運往公海上的約定地點，黑金從泰船搬上港船，黃金從港船搬上泰船，於是泰方毒梟在一次交易中可以獲得兩筆厚利。

把毒品從泰國運到香港，即使空船回泰，也有厚利可圖，現在用原船載運黃金回家，則有幾乎加倍利潤，其分別有如在馬場裏買中「獨贏」與「連贏位」。

更有一項未經證實的可怕傳說，近來香港罪案激增，盜賊橫行，使毒梟們看到另一條財路，他們在金邊和西貢廉價收購槍械，聯同毒品一起運到香港販賣，然後再運黃金回泰牟利。這種做法，對於香港的社會安定產生加倍危害，毒梟們則在這種「三重彩」式的買賣中牟取更多的非法利潤。

香港警察反毒落後

當國際合作進行的肅毒掃毒運動如火如荼展開之際，作為國際毒品販運路線樞紐站的香港，卻似

乎在「以不變應萬變」。一向以效率超卓著稱於世的香港警察當局，似乎在這件事情上大大地落後了。我們在外地的報紙上已經可以看到有關香港毒販活動的詳細報導，但香港警方仍在「愼重處理」，未見有何具體而切實的行動。也許是因爲證據不足，也許是因爲正在進行縱深調查，也許還有別的原因，這不是我們所能知道的。

曼谷出版的中文「世界晚報」登載了一段香港通訊，對香港「毒品界人士」近來的活動和心情，作了淋漓盡致的描述。使人覺得奇怪的是外國記者所知道的香港毒販內幕，似乎比香港警察當局所知道的更多。

這篇通訊所述，是四月廿一日南越海軍截獲有史以來最大宗的走私毒品之後，在香港毒販之中所引起的反應。

毒品價格飛漲

這篇通訊的大字標題是：「運毒漁船在越被捕，香港毒販如被雷殛。」副題是：「走私路線關閉，香港毒價猛漲。」通訊中有如下一段話：「此間（指香港）所知的數十個零售地區的毒品商昨晚說，這次配運本來是要給一個巨大組織的潮州幫的，他們的走私正與此間六七個較小規模集團競爭。」

在南越海岸外截獲的毒品，以煉製成海洛英之後的零售價格來估計，達七億五千萬美元（合港幣三十八億元，泰幣一百零五億銖），這對毒販而言，是莫大損失，尤使這次走私的幕後人感到如坐針氈的是，南越當局從被捕的八名曼谷潮州幫毒梟的招供中，已約畧知道香港的毒販的主腦人物，但是否已通知香港警方，或香港警方準備如何處理，尙未見下文。

通訊中另有一段說：「一個立時反應的後果便是，此間（指香港）海洛英價格，突然猛漲十巴仙起來。」

巴曼背後撐腰有人

泰國總理乃他儂親自主持的特別法庭正式宣判巴曼上校服徒刑廿五年。

巴曼原是泰國警察署理副總監兼泰警總部肅毒科科長，代表泰國赴美參加國際警察反毒會議。泰警總部內發生「窩裏反」，有人向副總理巴博上將檢舉巴曼貪贓枉法，調查之下發現他在瑞士和美國的銀行裏存有巨欵，並用妻子的名字在曼谷購置花園洋房。巴博當即電召他返國受詢，但他拒絕回國，因此引起進一步調查，赫然發覺他竟是東南亞最龐大販毒網的頭子之一。泰國政府當即訓令駐美大使館吊銷他的護照，於是他被美國移民局通令出境，今年二月底被迫返曼谷「自首」。

値得注意的是巴曼是否有重要人物做靠山，如果有的話，則此人是誰？與巴曼同時受特別法庭審訊的另有七人，都是巴曼在擔任肅毒科科長時的僚屬。巴曼在一九七一年初尙是曼谷市警察局刑警隊的一名上尉警官，而在一年內連升三級，成爲上校署理副總監，如果朝中無人，很難想像有如此亨通的官運。另一可疑之點是在去年十月案發之後，曼谷警界滿城風雨，但毒品仍源源從泰國輸出。照常理度測，在巴曼案發後，泰國警界之中與毒梟集團有勾結者必定人人自危，但販毒活動並未受到遏止，這不能不使人懷疑有比巴曼更高級的官員在包庇毒販集團。這位不知名的「大人物」很可能就是巴曼當年得以平步青雲的幕後靠山。

招供了重要事實

曼谷「世界報」的一則報導說，特別法庭原定判處巴曼四十年徒刑，但內閣中有「數名」有力人士認爲判刑太重，因此改判廿五年。另一項消息則說，這個大毒梟之所以獲得輕判，是因爲他已招供了一些重要事實，對促進國際合作進行的掃毒努力頗有貢獻。

他究竟招供了什麼，局外人無法知道，但有案可稽的事實是：在這宗巨案宣判前後，泰國和緬甸當局獲知了世界最大「毒品工業中心」所在地。緬甸政府軍在四月底和五月初大舉進攻毒販盤踞的泰緬寮邊界的「金三角地帶」，一舉佔領了大毒梟羅興漢兄弟的「毒品王國首都」大吉叻，並在泰國政府默許下，緬軍進入泰國邊境山區，燒毀了大大小小的工廠十七間。

這些工廠位於泰緬交界的荒山野林內，貯存有大批化學品，並有現代化的煉製設備，金三角地帶所產的鴉片，約有半數運入這個山區提煉成嗎啡和海洛英，然後運往世界各地。

大吉叻「王國」

大吉叻位於緬甸撣邦的東部，原是一個小村落，一九五一年中國遠征軍第三十八師曾經到過這個地方，當時尙是一個在地圖上找不到名字的小村落。但近二十年來，緬甸華人大毒梟羅興漢及其弟羅興明在這裏建立了他們的「王國」，大吉叻已發展成爲一個有逾萬人口的市鎭，而世界最大的毒品煉製中心就在大吉叻以東約五十哩的山區。

羅興漢兄弟擁有人槍一萬五千之眾，其中一部分爲前中國游擊隊，另一部分爲當地部落民族。緬甸政府此次出動整師軍隊進攻大吉叻，一舉擊潰羅氏部隊，並活捉了羅興明的緬籍妻子。據未證實消息說，緬軍的這次行動是根據巴曼在獄中提供的情報。

可能與巴曼的招供有關之另一項線索，是在泰國的報紙上登載了三名香港潮州幫「中亨」的姓名，據說與羅氏兄弟控制下的世界性大販毒網有關，這三人之中包括兩名「文化新聞界人士」和一名酒樓及「娛樂界」知名人士。

這些消息不一定可靠，但至少顯示了國際販毒網的層層秘幕，正在被逐層揭開。

萬人傑赴台進行國內版籌備工作

這一期的「新聞以外」，由「自由客」客串，並非老萬偸懶，是爲了籌辦「國內版」的事，不能不親到台灣再跑一趟。「自由客」有豐富的資料，他的客串，會使讀者耳目一新。至於「國內版」籌備進行情形，待老萬從台灣回來後，再向各位股東及讀者報告。

再談「五四」與將來中國

柳以青

由於今年是五十四個「五四」，我曾在前幾期談過五四，那時所根據的資料是在五四紀念前或當時，在報章雜誌上以及一個座談會上所聽到和看到的資料。事實上，我對五四的了解，也只能不斷地從學有專長和親身經歷的人士們中，逐漸地拓展自己的認知視野，同時，也願意能從「五四」的精神中，貫澈到目前，並且也開啓以下的我國國運。（青按：有關五四座談會的記錄六月份的「中華月報」已刊登出來）。

五月下旬出版的「新亞學生報」，就是以「啊，五四」爲專題的專刊。其中有幾篇是討論五四運動很有分量的文章。計有：王德昭教授的「近百年來中國文化的處境及其展望」；牟宗三教授的訪問「五四精神、影響與教訓，兼論中國向何處去？」徐復觀教授的「五四運動的一個角落」，唐君毅教授的訪問「五四運動與中國學生運動」；劉述先教授的「五四的意義與評價」；金耀基教授的訪問「五四之意義，馬列主義與科學、民主、反傳統、民族主義的關係」。另外還有新亞學生報的社論：「五四，讓我們當下地反省吧！」

這一期新亞學生報（一九七三年五月份），我很重視，特別是有關「五四」的文章，相信這些文章，必會在當代大學中國青年中不停地掀起衝擊與思索的。所以，我也在「認識中國」欄中，再談一次「五四」。

從歷史上看「五四」

王德昭教授的意見，是從近百年的歷史發展上來看中國文化的處境，他溯自明、清兩代，中國文化的發展是走入了窮途。他說：「明、清兩代的君主制，政治及科學制度，其嚴密和刻板，夠得上稱爲『耗盡精力的絕藝』。至於在此兩代文化的創造方面，則主要的成就，或是向日常情趣方面發展，或是從事大規模的舊學的整理。前者見於小品文等文學和藝術的成就，而後者則見於經學。兩者都缺乏積極向上的進取的精神。明代王學，在中國思想史上當然有其重要地位，可是其流弊是『束書不觀，游談無根』，顧炎武至於將明代的亡國歸咎於王學，可見王學之對於救時救世仍難有中流砥柱之功，亦未能爲中國文化開拓一新的出路，至於清初天算之學的發達，……則是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入華所齎來的西洋學影響的結果。

「問題是凡此在中國文化內部所見的求變化的傾向，是否有足夠的力量突破窮途，求中國文化開創一新的局面。對此可惜我們已無從知道，因爲中國自道光中年開始終於不能不變，而變的動力仍起於外力的挑戰，一步壓於一步的外力的壓迫。外力迫來，中國國家面對了新的挑戰，因而迫來的西方外力有其文化背景，新的挑戰要求新的反應。……可惜幾千年歷史傳統和文化的積累，當國家必須革故求新之時，卻成了沉重的負擔。……結果近代中國變革的過程，也成爲一個極其痛苦和殘酷的過程。這過程是在一重一重傳統偶像的打破中進行。首先是『天朝』偶像的打破。……再其次是『耶經賢傳』的偶像的打破。……繼聖經賢傳的偶像的打破，而綱常的偶像也終於被打破，五四運動後的十年，可以說是中國人在倫常方面最自由也最解放的十年。」

以上是從歷史背景看中國文化問題。由於這一中國文化問題，遂產生了新文化運動。王教授有一段很精闢的評價。

「對於新文化運動的評價，過去有極相反的二說。一說是責其過份，而另一說法則嫌其不足。責其過份的是認爲新文化運動破壞了中國社會結構一向所依恃的維繫的力量和準則，從此中國的一切動盪擾亂和社會政治的劇變，新文化運動都不能辭其咎。至於嫌其不足者則批評新文化運動忽視人民羣眾和政治運動，因此其成就也就有限了。其實，對於新文化運動的正確的評價，應從近代中國求變的需要着眼，歸還它在歷史中它應有的地位。近代中國的改革運動，從自強運動的局限於物質的改革，經維新運動的要求政教制度的改革，辛亥革命造成國體的改革，至新文化運動而要求人自身的改革——個別的和集體的人的思想精神的改革，要求破除迷信，破除愚昧，要求個性的解放。……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意義的重要，孫中山先生在當時已經看出。他在一九二〇年初的致海外同志書中指出，自新文化運動發生以來，『輿論大放異彩，學潮瀰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爲愛國之運動。』他說，新文化運動『倘能續長增高，其將來收效的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中國共產黨萌芽於新文化運動時期，但新文化運動更直接而顯見的成就，則無疑在使孫中山的革命事業更推進一步。

「從五四運動發生當年中華革命黨的改組爲中國國民黨，至一九二一——二二年間聯俄容共政策的決定，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改組，黃埔軍校創立，知識青年從軍熱潮的掀起，下至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革命軍北伐，其間有一貫先後相承的關係。」

從精神文化上看「五四」

牟宗三先生對五四的精神，有以下的闡述：

「五四運動主要是代表一種啓蒙運動（這點，許孝炎先生在座談會上也做如是的肯定），他的內容跟西方十八世紀的啓蒙運動差不多……兩者的傳統背

景是很不相同的。……五四運動所要求的東西，相同於西方啓蒙運動的要求，這要求大概有三項：一、民族國家之建立；二、人權運動，相當於民主政治，不過稱人權運動比較好；三、科學。……第一，中國以前是個『天下』的觀念，沒有近代意義的『國家』之觀念，對四夷亦不視爲獨立的國家，中國的天下觀，有至大無外之意，就是不承認有一個跟她相對等的對立，……至於近代化則認爲國家是獨立體，國與國之間平等的。第二點人權、民主的問題：中國以前是沒有階級的，……既無階級，就是說人民是很自由的，權利觀念在中國是不很強的，因爲除了犯上弒親不能做之外，在信仰、言論、思想、學術方面都有很大的自由。……中國以前的自由沒有通過個體自覺去成立法律保障，所以是散漫的。民權運動便是進一步要求有憲法基礎的民主政治，承認人有基本不可侵犯的人權，人是個權利主體，亦是義務主體。第三是科學，中國以前文化的發展重德性不重知性，儒家的傳統，是把重點放在德性人格上，而非放在知識上，因爲它認爲人如無德性人格，即使有知識也沒有用。所以就應自覺地把它開發出來。

「五四運動就是所謂新文化運動。若只就五四那一天說，則只是愛國運動。自五四運動開始，便要求對於文化有重新檢討的必要，所以它是涵蘊着一個新文化運動的。五四運動對後來的影響，可以說是並沒有達到啓蒙運動所要求的那三點。」

唐君毅教授訪問的紀錄內說：「五四運動可以說是中國青年運動，在意義上是黃花崗之役一脈相承的，所不同者，是黃花崗之役及辛亥革命是反抗滿洲人的統治，是對內的；而五四運動的起因主要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畧，是對外的，其相同之處在於同爲一種青年人對政治的關懷及成仁取義的犧牲精神，本來知識分子參與政治活動是中國社會傳統，這個傳統自漢代的太學生清議至明朝的東林黨一直發展下去，及至清末的辛亥革命就是中國知識分子關懷國事及負起實際責任的表現，而當時領導五四運動的知識分子，他們成仁取義的精神，正是中國的儒家精神。除此之外，更由於當時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所以近代西方發展起來的民族主義也成爲推動五四運動的動力之一，故可以說：五四運動就是中國傳統精神與外來民族主義熱潮結合的青年運動。在那個時候的文化運動，提出了三大口號，第一是要對中國傳統文化重新估價；第二是提倡科學；第三是建立民主政治。

「對於五四運動，我們更要留意並強調的就是中國學生運動的歷史性及其重要意義，由於傳說的影響，中國的學生運動（起碼是知識分子關心國事或實際之行動）早在二千年前已經開始了。……在五四運動前後，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令人感動的事例，當時的青年人充滿朝氣與眞誠，爲了自己的國家及文化的前途敢於作種種的嘗試，所以那時的學說眞是五花八門，如民主、科學、馬列主義，及無政府主義……等等，着實使人有百花齊放的感覺，雖然那些青年人的學識及他們提出來的意見多是很淺薄幼稚的，但他們的眞誠及朝氣，實在使人感動，那時的人做學問功夫，並沒有爲個人的功利作打算……。」

求變·自覺·青年人

綜合上面幾位教授所發表的意見，我們可以用三個簡單的辭句來表達：求變、自覺與青年人。

求變之心可以說是近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們，在考察過去的中國歷史，以及又面臨了強大的外敵一個極端迫切的心理。這種求變的心理是無可厚非的，同時也是中國所急需的。然而，由於這一求變心切之誘發，到達飢不擇食的狂妄，卻是罪不可逭的。這方面金耀基教授分析的很好：「五四時期，意理紛紜，講社會主義者有之，講無政府主義者有之，講中國文化本位者有之……當時最掀動人心則莫過於胡適等提出的『民主和科學』的觀念。……民主的觀念經由杜威來華的闡釋，說明了民主是要慢慢來的，是受到不同社會客觀條件所限制的，是涓涓滴滴的累積成長的。可是，這時中國的問題像其他所有目前第三世界社會一樣。是要解決得『快』，解決得『全』，……於是，一些知識分子就相當自然地轉向一些能對中國提供『快』而『全盤』的方策與意理上去，而馬克思主義正是這種意理。馬克思主義基本上是針對資本主義的，而中國當時根本上是沒有資本主義，所以實在搭不上關係。可是，通過了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後，馬克思主義便在這個被帝國主義壓得喘不過氣的中國知識分子心裏發生了關係。……爲什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能夠在中國流行，理由雖然很多，……但有一點不可忽畧，即馬列主義是一套『反西方的西方主義』，它一方面滿足中國知識分子崇拜西方，向西方求出路的心理，另一方面也滿足中國知識分子仇視西方帝國主義的心理。」因此，在中國帶來了共產黨的專制統治。

目前的海外青年人，如果眞要繼承五四精神的話，一定要充分的反省。對過去百年的歷史及文化問題，沒有充分的反省，恐怕更會陷於五四時代一些偏激青年學生的狂妄無知。

在此，我就不能不對王德昭教授的一段反省和展望的話，加以必要的分析。他說：「如果以國民革命稱北伐，剪除北洋軍閥的割據，國家統一粗定，則新的革命是一次人民的革命，社會的結構發生根本的變化，幾千年來治者與治人者的約束關係打破，……人民意識的覺悟無疑使民族的創造力又有一次新的發抒，其效不僅見於大陸，也見於台灣，和海外中國知識人士之間。其規模之大和表現之卓越，爲中國近代史中所僅見。」

「人民的革命」不知王教授指的是什麼？如果是指的共產無產階級的革命，那麼，其效果是否達成了「社會結構的根本變化」和「治者與治人者的約束關係」的打破呢？這要徵諸大陸共產統治的事實了。如果是指人民的人權的伸張，確是事實。大陸社會之結構有所變化，但是否眞是「根本的」呢？「治者與治人者關係約束」是否是「無治者或無治於人者」呢？「人民意識」與「民族創造力」的「新」的「發抒」，表現的「卓絕」是以什麼標準來衡量呢？我在懷疑着！



談章士釗（下）

岳騫

關於章士釗與毛澤東的關係，一般傳說是毛澤東青年時去北京曾向章士釗借過旅費，又傳說當張治中領導的和談代表團抵達北平，第一次與毛澤東見面時，毛澤東曾嘻皮笑臉向章士釗說：「章先生，我還未還你債呢？」此種說法似久成定論，但筆者卻不能無疑。查毛澤東由長沙去北京，先後兩次，第一次是在一九一八年九月，毛澤東與蕭旭東等七個同學因接到楊懷中老師來信，有勤工儉學留法機會，一道趕去北京，結果七個人六個去了法國，只有毛澤東因爲實在學不會法文，知難而退，混入北京大學圖書館當一名僱員，幹了不到一年，即回湖南。第二次是在一九二〇年湖南人倒張敬堯，領導人是毛澤東恩師易培基，毛澤東在其手下供奔走，奉命去北京活動，到地方適逢楊懷中剛剛去世，毛澤東乘機騙了楊開慧，一道回長沙。

這前後三年時間，毛澤東兩次由長沙去北京，章士釗均不在長沙，則毛澤東向章借路費之說自難成立。再說毛澤東第一次去北京，是七個同學同去，路費皆由別人負擔，他並未遭遇太大困難，至於第二次去北京，是奉命去作倒張活動，易培基自沒有不給予路費之理。

至於毛澤東在北京時，章士釗又不在北京，毛澤東也沒有辦法向章士釗借錢。假如說毛澤東眞的向章士釗借過路費，只有一次可能，便是毛澤東離開北大圖書館，第一次回長沙，路經上海，是時章士釗正在上海，不過，可能性並不大。

毛澤東與章士釗並無特殊關係，但毛澤東的岳丈楊懷中先生是章士釗的好友。楊懷中與兄楊篤生、章士釗三人同時留學倫敦，三人都是長沙人，又都卓犖不羣，在倫敦的形影不離，清末懷中先返國，在第一師範教書，楊篤生與章士釗留在英國，篤生已加入同盟會，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革命黨人殉難七八十人，以後查出姓名者七十二人，是爲七十二烈士。楊篤生既憤於國事不可爲，又自恨未能參與廣州之役，隨七十二烈士以殉，憤而投海自殺。楊篤生死後，發現有遺書，述說章士釗責其不忠於革命，而自身則周旋於保皇黨及楊度之間，遺書中對章士釗詆譭甚多，同盟會員正恨章士釗有心立異，自鳴清高，就在中華民報上發表，章士釗頗爲受窘，曾有長函致楊懷中解釋。此時在民國元年，毛澤東尚未進第一師範。

故章士釗與毛澤東個人無何淵源，如果有就是章士釗是楊懷中的摯友，此種關係在受過中國文化薰陶的人，容或重視，但在毛澤東來說，連父親都要鬭爭，何況岳父的朋友，又何況楊開慧已死，枕邊人已滄桑數易，還會念及這些轉彎抹角的關係。

但毛澤東對章士釗確實逾格優待，即以章士釗在一九六四年以前，每兩年來港一次探視如夫人，在毛幫統治大陸二十多年的時間，尚無兩人享此優待。

毛澤東何以厚愛於章士釗，絕談不上受恩之事，即令章士釗過去確與毛澤東有過恩，毛澤東一生也只知道報仇，從未報過恩。毛澤東過去受過劉少奇、彭德懷的好處最大，其次當推林彪與陳伯達，結果如何，有目共睹，要說毛澤東對別人皆恩將仇報，獨獨對章士釗知恩報恩，寧有是理。

然則毛澤東對章士釗，說穿了仍是當作清客，作爲點綴昇平工具。毛澤東其人固然集古今中外壞人之大成，但其個性仍屬於陽剛型，如果沒有任何利害衝突，作一個聊天的朋友，倒是可以

相處。筆者時常說笑話，在港與張國燾相見次數甚多，但談天總不能脫畧形跡，彼此都感拘謹。因此玄想當初如果張國燾勝利了，兩人易地而處，毛澤東逃來香港，筆者自信可與毛澤東作爲忘年至交，經常談水滸傳，三國演義。此雖是說笑話，但毛澤東愛同閒人聊天，在北平也是人所共知的事，章士釗與郭沫若都是在此種情況下而受到優待，其身份猶如紅樓夢中的詹光、單聘仁。

現在再說章士釗此次來港的情形，章士釗由北平來港，可能是最後一次，但也是最威風的一次，毛幫派出專機送來，此項待遇，毛澤東就未曾享受過。毛澤東平生出國兩次，第一次在一九四九年去莫斯科爲史大林拜壽，是坐火車去的，第二次一九五七年去莫斯科慶賀蘇聯革命四十週年，坐蘇聯圖──十四噴射機前往，生平未坐過漆有五星的專機出國，章士釗此項殊榮，毛順生（毛澤東之父）地下有知，也會搥胸頓足的。

了解中共黨性的人都會知道，毛幫決不作虧本的事，如果不在章士釗身上能取回一些利潤，決不費這麼大的本錢。章士釗此次來港，仍然有所利用之處，利用之處何，卽製造和謠，淆亂聽聞，動搖反共人士士氣。毛周輩當然不眞會派章士釗來港進行和談，也知道中國政府決不會同毛幫和談，但如此鄭重送章士釗來港，卻造成一種聲勢，認爲雙方已有和談可能，否則章士釗以九二高齡何必來港，又何至以專機送來，毛澤東把紅樓夢詩詞能背完，自然會背「假作眞時眞亦假，無還有處有還無」了。

章士釗來港之後，雖然未能眞的引起更大謠言，但一些或明或暗的負有統戰工作分子，已經開始動活，有的在報紙上勸中國政府接受和談，有的更自稱聞自台北官員，只要大陸政權改變，台灣可以隨時變爲中國一省，此等處要說對台北有影響尚未必，但對海外反共人士有影響則是不爭之事。

目前有一種顯明的跡象，毛澤東在蘇俄大軍壓境下，亟於先解決中華民國政府，目前毛幫只求中國政府取銷中華民國招牌，任何條件皆可商量，但明知此舉不可能爲中國政府當局所接受，於是採取大迂迴戰畧，發動海外所有「識時務」的知識分子，一齊起而鼓吹和平統一，此項口號凡是中國人皆無法反對，但如何和平統一法，說來很簡單，只要中華民國政府宣佈解散，由台灣省政府出面聲明爲毛幫管轄下之一省，則一了百了。此是毛幫今日工作重心，海外作此鼓吹的分子，不論其目前身份如何，都不能使人無疑，因爲作此種鼓吹的人，絕對了解毛幫是豺狼，不能與之和平相處，任何人如果上了當，一定皮骨無存。不說別的，毛幫當初所謂「和平解放西藏」，條款何嘗不夠寬大，但結果如何，達賴逃出西藏，班禪生死不明，藏人有滅種之虞，如果中國政府接受了毛幫的和談，條件決不會比「解放西藏」條件更優，最後不但在台一千七百萬中國人被殺被奴役，中國幾千年文化也自我而斬了。

章士釗來港所造成的直接影響等於零，報紙上只熱鬧了一天，就掩旗息鼓，一字不提，但是由於此老來港時之聲勢浩大，可以看出今後毛幫對海外的統戰攻勢，將如錢塘江潮，一個高潮跟着一個高潮而來，是否能抵得住此種攻勢，就在考驗每一個中國人。

筆者閒坐冷靜的想，覺得中國自周秦之後，兩千多年來，知識分子最無恥的就是這一代。讀歷史時每慨嘆於五代時廉恥道喪，以馮道歷事五朝爲其中之尤。但馮道的品格卻比此時美國香港學人要高得多。何以？馮道歷事五朝，君臣之義有虧，但馮道屈身雖是爲了功名，畢竟還是爲了救民，當耶律德光入大梁，預備大殺中國人時，馮道徐徐說：「中國百姓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五代史認爲「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馮道雖與君臣大義有虧，但確實救了百姓，而馮道在契丹入大梁後，他本在外郡，竟然去大梁見耶律德光，說他是熱中功名固然可以，但又何嘗不可說爲了救民而去。而耶律德光就血統而言是夷狄，就其人性格而言似猛虎，馮道敢去同他相見，沒有以身飼虎的勇氣也不成。

再以近代來說，抗戰時期的汪政權，總最爲中國人所不齒了，但汪精衞一般人還是身入淪陷區與日人相處，正如馮道去會耶律德光，兩者都是夷狄而兼豺虎，去作漢奸也要有勇氣。汪精衞一般人並未躲在美國、香港勸別人去淪陷區進行和運。

目前所謂學人，知識分子，身在美國，入了美籍，回去吃了中國老百姓血養出的塡鴨之後，回到美國就大作劇秦美新之論，使人不解的是這批人既然如此熱愛「祖國」，他們所稱的「祖國」又缺乏高級知識分子，他們何以沒有一個人留在「祖國」爲人民服務，卻在吃飽塡鴨之後又繼續飛回美國，作美國人，教育美國子弟。

再以本港某些人來說，日日鼓吹和談，說來題目似乎頗爲正大，但我們只問這些先生們一句，如果和談成功，祖國統一了，香港當然也交還中國，中國是眞正統一了，你們手撫心口說一句良心話，你們到時是回去中國大陸還是留在香港，抑遠走高飛逃去新加坡或美國。如果諸位自覺到時會留在中國大陸領土上，作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則今天在此地用各種方法鼓吹「和平統一」，筆者仍然表示敬意，若是預先在別處辦好居留，一旦大事不好，立時携其子女玉帛逃去他處，到時中共屠殺清算的是別人，自己可以跑到另外地方繼續鼓吹祖國的強大，則此種行徑連馮道、汪精衞都不如了。

顧亭林慨嘆士大夫無恥是爲國恥，但歷代當存亡興廢之際，士大夫無論如何無恥，充其量也只是賣身投靠，定沒有自己逍遙局外，隔岸觀火，卻大力誘騙自己同胞入火坑的。所以說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墮落眞是至矣盡矣，顧亭林先生若活到今日，定然慨嘆今日士大夫之無恥不僅是國恥，實在是人類之恥。

造成知識分子如此墮落的原因，歸根究底我們的政府才是始作俑者，因爲政府數十年政策一貫是獎勵叛逆，從而斲喪了士大夫的廉恥心，到今日仍然不知悔改，甚而更甚於往日，終將自食其果，只是我輩老百姓陪着受罪，太無辜了。



如此吹捧毛澤東，提防江青呷醋

夏威夷大學的藝術助理教授曾幼荷，自從訪共回來，爲共黨宣傳，不遺餘力，雖事隔數月，亦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公眾演講，其賣力程度，可稱爲海外走狗式知識分子的典型。四月四日在夏大的演講，華裔女記者林亞蓮次日即以巨大篇幅在英文晚報發表其演說詞，林亞蓮爲檀香山土生，對中國一無所知，前年入大陸一遊，回來即大寫捧共文章，此人矇查查，正如時下一般糊塗青年，原怪不得。但曾某本身乃從大陸逃走出來，家庭受共黨迫害，和台灣關係密切，發表如此言論，足證其毫無情義，無耻之尤。筆者茲摘錄其言論如下：

「中國大陸在曾幼荷的眼中，雖是極普通的事物，一個工業圖樣，一個鞋廠的腳模，機器模型的講解，泥土稻草蓋的房子，無一不是美好的……因爲她如此描述中國大陸的可愛，使將近二百位的聽眾着了迷……」林亞蓮一開首便這樣的寫，可見曾某吃了中共的糖衣毒藥，中毒已深，自己中了毒，還向別人散播毒素。

「她極力證明前幾年的文化大革命，大大的推動了考古的工作，發掘了無數的寶藏，許多寶物在博物院裏，是她從來沒有見過的……」

如所週知，因爲文化大革命，中國許多有價值的古蹟、文物，都給無法無天的紅衛兵搗毀了，照曾某的說法，文化大革命，應該改爲文化大發掘才對。在中共暴虐統治下，對內要人民「破四舊」「立四新」，祖墳被破壞，屍骨當肥料。對外將發掘出來的古董、寶物、熊貓向世界誇耀，又請外國人到大陸看故宮，長城和地下宮殿。欺騙中國人民，令人髮指。吾等須知，這些寶物，都是中國人祖先的血汗結晶，完全與中共無關。曾某隨旅行團去延安訪問，更大發狂言，向毛澤東拋媚眼，希冀得到老毛的青睞，她說：「延安是共產黨運動的心臟地，毛澤東的窰洞是最美的，就連那窗門的門格子，那簡單的構造，都充滿了美感……」她把幻燈片一再複放，繼續地說：「毛澤東有很好的藝術眼光……」

這下可搔着老毛的癢處了吧，毛澤東除了已有主席、大恩人、偉大的領袖、偉大的舵手、紅太陽、眾人父親、詩人、學者（此是曾某在未訪共前貢獻給老毛的）的銜頭外，如今又有人稱他爲藝術家，浪漫成性的老毛，要不是厲害的江青在旁，老毛不知要怎樣的寵召這位女教授，在無數的諛詞之外，也虧曾某想得出如此去稱讚毛澤東，足可繼郭沫若的衣体。延安是否眞的這樣「美」？當日丁玲在延安寫的「婦女節感言」，王實味寫的「百合花」，暴露延安的腐敗和醜惡，致令丁玲被責罰，王實味被鬬爭至死。曾某身爲教授，竟不知道這一史實，可見她實在是孤陋寡聞。

她又說：「許多美好的工藝品，例如摹仿唐朝的陶器，象牙雕刻，因爲價值昂貴，多數作爲出口貨，但我覺得中國人民日常所用的簡單碗碟器具，都是『美』的結晶……」跟着她把沿途購得的一打的碗碟展覽出來。

吃牛扒，當然不知道大陸人民每日只得四兩米，吃不飽肚子，曾某在大學裏輕輕鬆鬆的教學，胡說八道一通，每月也可支上千元美金的薪水，但大陸人民流血流汗，每月不過三四十元，農民辛苦所得，涓滴歸公，在公社裏吃大鍋飯。曾某在美國穿的應有盡有，物質豐富，但大陸人民穿的每年只有八尺布，鶉衣百結，提倡「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曾某飽食終日，每日只是挖空心思騙騙外國人，便無所事事。但大陸人民被迫每天讀毛語錄，上政治課，思想沒有自由。曾某的環境與大陸人民的生活，風馬牛不相及，不可相比，故曾某在中國見到什麼都是「美」的，大陸人民沒有飯吃，她也會說：「何不食肉糜」。倘若她見到了毛澤東，老毛放個屁，她也會說是香的。但飢餓窮苦，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大陸人民，可會領畧這是「美」？會欣賞這種「美」嗎？會知道他們自己生活在「美」的環境中？

紅色女作者韓素英，一向都是爲中共塗脂抹粉的，但是提到她的本行（她原是學西醫的），她也不能昧了良心說話。據最近報載，韓素英在一記者招待會中被詢問對中共最近大事宣傳的針灸醫術，是否眞是如此神奇有效。韓答，根據她本人對醫學的知識，她只相信針灸有百分三十之療效，並不相信像宣傳所述有如此大的作用。曾某的學問與聲譽，自不能與韓素英相提並論，可說比韓差的遠了。但對於她本行的藝術，不能本着「眞」「善」「美」三大原則來立論，則其人之鄙，可以想見。

美國華僑的

中共欲使野蠻手段勒榨，反而被刮鬍子

最近美國因爲水閘醜聞案，鬧得如火如荼，引起白宮人事大地震，尼克遜自從與中共建交以來所得的聲譽，一下子給完全倒塌了，水閘醜聞原是尼克遜以非法手段競選，現在給揭發出來，雖貴如總統，亦不得不向法律低頭。這種事件的發生，原是可喜的，因爲它說明了，在民主的國家裏，人民有眞正的自由，同時表現了美國的司法與言論，有極度的自由，無論權勢多大，亦不敢對公事一手遮天。這種事件如果發生在極權共產國家，不知殘害多少人命。政治本來是你虞我詐的，尼克遜只用了少少手段，便鬧得天翻地覆，人民不肯放過，要根究責任。比起毛澤東的大鳴大放，欺騙了人民，謀殺了無數愛國敢言的人士，還厚顏說這是「陽謀」。（這眞是豈有此理！）文化大革命，驅使千萬的紅衛兵向當權者奪權，還說不惜毀黨，不惜使千萬人頭落地，亦要把權奪過來。其野蠻、愚昧，沒有一息文明人的氣息。在這種環境培養出來的共幹，自然亦缺乏對民主自由的知識，無人性可言。例如在五月十六日，紐約時報刊載了一則紐約華僑反對中共在美國設立聯絡處的廣告啓事，中共竟向紐約時報提出強硬抗議，譴責該報接受政治廣告，並要求紐約時報將來勿接受來自反北京之華人團體及來自台灣政府之廣告，並暗示如時報仍接受此等廣告，將不准時報在北平設立辦事處，但時報正式答覆謂政治廣告之自由，乃新聞自由之原素，該報決不改變

此向時報要脅，但時報每次均嚴正的答覆中共，他們決不會改變政策，中共駐聯合國的幹部周南，昨以電話邀請時報的經理編輯，羅信滔過訪，討論這個問題，但是處理政治廣告的編輯塔平堅決表示，雖然廣告的內容不為中共讚成，但他們絕不會改變。昨日，時報將種種經過，寫成新聞，刊遍全美的報紙，引起美國人民一致的訕笑，咸認為中共的要求，眞是莫名其妙。我們為中共的缺乏民主知識，幼稚淺薄而覺得可耻，亦為美國新聞界維護自由的決心而喝采！中共以為美國欲與他建交，乃是軟化了，一切可以要脅、操縱。自己不容許人民有新聞的自由，也要求別人的國家沒有新聞自由。誰知美國人卻不賣這個賬，敲詐不成，卻被人刮了鬍子。給駐美的中共幹部上了大大的民主政治之一課。希望這些在美國受了民主政治教育的共幹們，將來回到大陸，好好的學得以民主的知識與態度，為人民服務吧。

禁止僑眷出境，乃是自絕於華僑

說到新聞的自由，美國政府卻容許中共有辦報之自由，三藩市方面，以前有伍某，在華埠辦紅色報刊，終因沒有銷路，經濟上搞唔掂，伍某將家產賠上，以為如此，定會被紅色主子讚揚，誰知反受譴責，迫得走頭無路，卒於跳金門橋自殺，此事在年前轟動整個華埠，沒有一個人不說他是「該死」的。不久之前，又有紅色的「華聲報」，因經濟問題而停版，紐約之「華埠新聞」，亦因無銀支付印刷費而執笠。此等紅色報紙，皆因多是渲染當地社會的黑幕，攻擊政府，立論不公，故此華僑多不喜閱讀，變成短命報紙。但在最近，舊金山華埠又出現了兩張紅色報刊，一為「人報」，其言論儼如中共之機關報，另一是舊金山週報，以民營姿態出現，專門刊載美國社會的不良消息，姦殺案等，通貨膨脹，明眼人一讀就知是統戰分子欲顚覆當地政府，搞亂人心的作為。

最近這份週刊刊出一則消息，謂許多華僑，見中共與美國恢復聯絡，紛紛申請眷屬出境，在去年數百件申請案件中，只有三宗批准，皆是年已六十以上的老婦，據該報云，現在中國加緊進行一切生產建設，需要人力，壯年人如有工作崗位，極難批准，同時青年人因內地生活安定，皆不願出國云。此消息一刊出，華埠的叔伯們，皆大嘩，怨聲載道。蓋美國華僑，許多當年是獨自來美經營商業，留下妻兒在鄉中，隔別了二十多年，皆急欲與妻兒團聚，亦急切需要兒女來接手處理業務，但是共產黨皆無視這種情況，不肯放人，據筆者的調查，這些華僑在美國方面替妻兒取得入境許可後，分別寫信與中共，有些寫去加拿大中共的領事館，有些寫去給周恩來，或寫去僑眷所居的鄉下派出所，這些信件，皆一去石沉大海，永無答覆。華僑們在美國生活了這許多年，雖然尚有許多是無知無識的，但個人的權利，向被尊重。例如他們寫信去美國政府，或私人團體，請求什麼的，無論准與不准，皆有回信說明理由，絕無置之不理的。

筆者就曾聽過許多叔伯說：「×那媽共產黨，最乞人憎，我們寫信去要求放我們的妻兒出來，他們當我們不是人，像聾子啞子一樣，永不給你答覆……

共怒潮

羅倫士

」。

至於該報說大陸的青年生活安定，多不願出國，更是撒天下之大謊，今日在美國的華僑，凡有親眷在大陸的，任是誰也拿得出一兩封信是國內青年要求他們的父母叔伯代他申請出國的。那一個家庭不願意團聚，那一個華僑沒有妻子兒女親眷，而共產黨活生生的把他們拆散。因為道理上說不通，只能以不答覆為不二法門，好叫華僑們無奈他何，但這種政策，只有增加華僑們的憤恨，無論什麼笑臉攻勢，都不能緩和過來的。

美國華僑的反共怒潮

自從尼克遜推行對中共的姑息政策，美國民間，反對之聲，不絕於耳，各種民間團體組織，紛紛舉行集會討論，發表聲明，圖促使尼克遜政府醒覺。五月上旬，在紐約的中華文化中心，就曾主辦了中美關係討論會，由中華文化協會代理會長程其保博士主持，參加的約有五十位知名人士，發言非常熱烈，第一位發言人為美國議員周以德，惋惜尼克遜政府改變了美國長久實行的圍堵中共政策，今放棄此政策，可導致自由亞洲陷於共黨之手。其他發言人亦有耶魯大學的饒大衛教授、紐約大學屈格教授、雷震遠神父、外交委員謝人釗、毛振翔神父、潘朝英博士等，一致譴責尼克遜政策之不當。而其中高潮是各華僑團體，響應反共學生的呼籲，成立「華僑反對中共在美京設立聯絡辦事處示威遊行委員會」，接着，在五月十三日，一大遊行示威隊伍出現在美京，各地齊集的華僑代表六千多人，由麥堅泰博士領導，在國會高地出發，沿賓夕法尼亞大道行進，途經白宮，最後集中於華盛頓紀念碑廣場上，一九七一年逃離中國的毛澤東侍衛員吳樹仁，在會中發表簡短演說，控訴中共在大陸上的罪行，繼由美國自由領袖基金會主席薩羅南致詞說：「由於共產主義是國際上的威脅，自由世界必須共同起而對抗。紐約中華公所代表主席陳炳基代表全美華僑發言，反對北平在華府設立「聯絡辦事處」。

在距中共先遣人員居住的「五月花」酒店僅數百尺的法拉格廣場上所舉行的大會，是這次示威遊行的高潮，反共女義士袁懋如及美國自由青年代表皮爾遜分別發表演說後，示威人士焚毀一面五星旗，以示對中共政權的切齒痛恨。紅旗化為灰燼後，參加遊行的華僑紛高聲歡呼，情感極為激動，如非現場有許多維持秩序的警察，他們會衝進「五月花」酒店。

素以魚肉人民，驅使人民如牛馬的共幹，看了這驚心動魄的一幕，不知他們有何感想？美國華僑是最勇敢，最明辨是非的，辛亥革命的成功，美國華僑居功至偉，區區幾位走狗，媚共學人的歪論，決不會改變華僑的意志，損害到華僑的反共團結力量。

一九七三年
五月於紐約



如何克服本港工業重重難關

王屯

香港塑膠業廠商會，港九塑膠製造商聯會，潮僑塑膠廠商會三個團體，於五月廿九日在大會堂嘉頓酒樓舉行記者招待會時向政府呼籲交涉解決原料荒缺。並從速鼓勵外資在港設立煉油廠。附帶生產塑膠原料，作為治標之法，以免本港塑膠製品工業瀕於滅亡。

本港塑膠製品，每年出口總值十六、七億元以上，如果以本港四百萬人口來除十六億，等於本港在塑膠工業上對外貿易的出口數字，每人佔了四百元。這是一項對本港工業生產不小的數字。據發言人丁鶴壽先生在記者招待會中透露，輸出塑膠原料的日本，從一九七二年四月開始，實行一項壟斷塑膠原料政策，如每月供應一千噸者，現則削減為三百或四百噸，價格方面則提高近達一倍之多，迫使本港中小型塑膠品廠無法生存，同時亦使美、英、法三國方面，步日本後塵。

我想，塑膠原料對本港的打擊，不是單獨的，它對台灣、南韓及星加坡等，亦同樣造成打擊，除了塑膠原料之外，其他工業原料，也會受到同樣打擊。因此看來亞洲發展中的國家及地區發展工業，不得不仰賴從先進國家輸入原料，無疑地是受到威脅了。在今後的日子，這種威脅，看來不但不會減輕，而且必然會加重。我們絕不會期望熱中於經濟侵略的日本，會自行仁慈起來，供應我們足夠原料，他們不會看到可以扼制別人工業死命殺手鐧而自行放手的。唯一辦法，是自己擁有能生產原料的力量，才能迫使輸出原料的國家，沒法使出扼制我們的殺手鐧，問題才會緩和下來。

因此如果亞洲國家，能夠自行組成一個工業原料生產及供應中心，集幾個國家地區人才、資本，估定自己所需要的工業原料，試行自行生產，自供自給，並且為了防止日本對打擊這個工業原料供應計劃，忽然將原料降價，以迫使生產供應中心瓦解，在這種情形下，大家可製定一個方策，就是今後參加工業原料供應中心的成員國所有工廠，不得直接與別國購買原料，一定通過原料供應中心採購，我們的工業原料供應中心，必時時有過剩的存貨，並盡量推銷自己的產品之後，才去購別國的貨物。深信亞洲各發展中的國家，必能因此走上一個工業上完全不必仰外人供給原料的新紀元。這樣才能將日本人的控制工業原料的毒招，輕輕化解。

除了日本有意扼制發展中的亞洲國家而控制工業原料外，在中共統制下的大陸，如果有意扼制發展中的亞洲國家工業發展，為了政治理由，將一二年時間，用高價向各工業原料出口國家作大量收購，亦可由此製造成一個工業危機。這種勾結，對於日本，卻是大大有利的。我們如從遠處着想，亞洲國家，可以從工業原料的需要這一點先行團結起來，建立一個工業原料生產供應中心，那是極必要的。看看日本首相田中在經濟上、文化上處處貶抑亞洲國家的作風，說他是日本經濟侵略時代的東條英機並不為過。今後日本為了在亞洲獲得長期的工業產品的壟斷，隨時可跟歐洲各工業原料出品國家秘密勾結，將工業原料逐漸提高到使亞洲國家中小型工業沒法生存為止，他們由此個別消滅了中小型工業之後，接着又去對付大型工業了。這是今日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因為沒有工業，香港人就難以生存，星加坡亦難以生存。

除了工業原料的問題之外，發展工業中更有一項最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培養工業人才問題。最近香港工業總會就本港教育制度問題，提出一份很精闢的建議書，建議書首先從官方統計數字顯示，今日本港中學教育中，有百分之九十五學生只接受對本港目前實際需要最不切實的學術教育，呼籲本港當局，應迎合目前需要，大量培養技術人才。

我們時時從報章讀到本港知名人士發表談話，籲呼中學畢業青年，應改變過去的傳統觀念，到工廠去，因為當藍領階級比當白領階級有前途，而且收入好，不過要今日中學畢業的青年寧到工廠去而不願當文員，這恐怕還是不容易做到的。一個中學生願當沒前途的文員而不願去當有前途的技工，這除了過去知識分子遺下的傳統觀念之外，最重要的還是一種心理上重視自己教育價值的問題。這個問題，並不是金錢上較高的酬勞所可能解答的，而是心理上的。

很明顯地，如一個沒有受過中學教育的人到工廠內去當一名技工，以及一名中學畢業生到工廠去當一名技工，所獲到的待遇可能一樣，因為那位在中學受過教育的，所學到的知識與工廠中需要的知識並不符合，這個中學畢業生，內心當然為自己苦學的價值沒法對自己的職業有所幫助，雖然待遇不錯，但心理上恐怕難免有一種懷才不遇的痛苦。要使中學畢業生投身到工廠去，同時又使投身到工廠去而又不使自己感到學非所用的話，那麼，必須在我們的工業發展上，多建立能容納中學畢業資格才能接受訓練的高級技工部門，如能做到這一點，我想不但誘使中學畢業生投身工業界的問題容易解決，而且也可以使我們的工業出品，由此面目一新，向較複雜技術方面進軍。

現在再回頭談前面提出的亞洲國家建立一個工業原料生產供應中心的問題，我想我們如果能從工業原料方面要求自立的話，相信必然造成許多實際利用着中學畢業生的機會，因為栽培一個工業原料技工，必須對數理化方面有一定的知識基礎，才容易着手的。

再其次，如本港各大工廠，如能以日本工業出品為工業出品競爭對象，每一種工業都擴充研究部門，出產比較高級的工業產品，這亦可以吸引大量中學畢業生，同時又能使就業的中學生不感到學非

所用的痛苦。

本港有規模的工廠，可以聯合設立夜班技工大專，規定中學技工，如廠方認爲有創造天才的，可以由廠方推荐到夜校技工大專去深造。更可以再進一步，由廠方設獎學金，將優秀技工送到工業先進國家去深造，如果能做到這樣，必然會使中學畢業生對投身工業的興趣大大提高的。

本港的工業發展，有一種不大健康的潛伏性心理存在，那就是多少投資辦工業的人，都純粹以生產與推銷爲主要步驟，除此之外，很難得有人在創造性及長遠方面耗費財力。但一切具有遠大發展方向的事業，必須是肯從創造性及長遠方面去耗費財力才能開拓出新的境界的。如董浩雲的航運事業，就是一個最顯著的成功例子。

工業原料出產國家如日本，就因爲看中本港某些製造工業用品的工廠的單純依靠生產工業品與推銷這弱點，他們很可能用欲擒故縱的手法，造成亞洲發展中的國家在工業原料上對他們的依賴。然後再用釜底抽薪方式，逐步將各發展中的工業一一拑制，從小到大，最後用承頂的於式，將各國家的工廠併吞過來，因此乘機佔有其推銷市場，達到完全壟斷的目的。他們如有能力這樣做，他們一定會做的。

以本港一般出口工業產品說，紡織業居首位，其次如化學工業、塑膠、電子、金屬等等，雖然所有工業原料，不能每樣都能做到自己供應自己，但能從比較重要的部份先行生產供應起，那也是好的，倘能做到有剩餘工業原料出口，那更可以推廣我們的工業領域，與先進出產工業原料國家爭市場。

一個正常的工業城市，必然是工業蓬勃，投機事業減少。而一個明智的政府，應是對投機事業，作有效的抑制，對工業生產，作有效的扶助。我想要是英國能在工業原料市場上，降低價格，以硬碎日本的壟斷夢想，相信是可以做到的。還有本港的土地政策，在扶助本港工業發展及吸引外人投資上，可以看出是不甚健全的。如果土地政策造成的壓力，足以迫使本港工業產品成本提高的話，那並不是明智的事。

罷教的舵手

嚴正

自從一部分文憑教師實行罷課後。他們的舵手已成爲新聞人物，頻頻出現螢光幕，風頭勁甚。有些人說：「他是左底。」有些人說：「他不是左底。」他自己說：「曾經帶隊旅遊台灣。」言下之意，似乎是以貞忠之士自居。究竟是左是右，莫衷一是。在自由民主社會裏，這問題並不大，因爲人人都有思想言論自由。思想左傾的，可以發表傾左的言論；思想右傾的，可以發表傾右的言論；騎牆的可以時左時右；須要隱蔽身份的，可以形左而實右，或形右而實左，希望大家都能珍惜這份自由，不要讓它失去。因爲在以「人民民主」作標榜的政權，人人必須表明立場一面倒，否則，肯定會遭遇到悲慘的下場。

一個人雖然沒有表明他是左是右，非左非右，亦左亦右，只要細心從旁觀其言行，庶幾可以見其眞面目。

綜合各報紙和雜誌的報導，我發覺這次「罷課」所用的手法和當日港共搞「罷工」的步驟，有如同出一轍，當是時，左派工會內部分成「戰鬥組」，「行動組」等，一面到處張貼「大字報」，什麼「維持民族尊嚴」「一切嚴重後果，由港英負責。」「全港愛國工友團結起來！」等。一面拉攏、唆擺，威脅工友參加「罷工」行列，今回文憑教師「罷課」，竟然也有「戰鬥組」，「行動組」，以達成罷課的目的，所貼「大字報」，也是大同小異。像「維護教師尊嚴」，「一切後果由其負全責」，「全港教師團結起來！」說是出自同一類人的手筆，也無不可，看來是同一類領導，也有可能。

最近，徐誠斌心病猝發，蒙主寵召，這位舵手下令罷課教師在各學校張掛黑布條，用白字寫着：「爲徐誠斌主教不幸逝世致最沉痛哀悼」。不錯，徐主教的而且確幫了罷課教師及其舵手不少的忙。懸帛致哀是應該的，但不要忘記，學校是雇主的產業，教師只不過是雇員的身份，怎能隨便使用人家的地方來表示自己的哀痛，此例一開，以後豈不是人人都可以在他們雇主所經營的機構掛帛。哀悼他們死去的父母兄弟、愛侶恩公。再進一步說，假如有人提議：「今年是林彬烈士成仁五週年，要在『聯合秘書處』門前掛帛以示最沉痛的哀悼。」請問這位舵手會否允許人家這樣做。

這種橫蠻無理的做法，簡直是當全港學校是他私人的產業，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有如昔日毛澤東強迫全大陸中國人爲「蘇聯國喪」斯太林之死而帶孝，眞不愧爲「帥、師、袖、手。」的最最最佳入室弟子。

其實眞的爲徐主教去世而感到悲痛的話，這位舵手應該命令他屬下的罷課教師，在他們自己的家門掛孝，在自己的臂上纏黑紗，這才令人相信他們眞正「致最沉痛的哀悼」。

就其所爲，莫不以毛爲師，以左爲法，難怪有人疑其底與左有關，是否屬實，將來自能分曉，躲在羊皮裏的豺狼，很容易會露出它的尾巴，試拭目以待之。

「毛日友協」代表團訪日活動評價（上）

黃秋

「毛日友協」代表團在日活動概況

以廖承志為團長的「中日友好協會」代表團，自四月十六日抵達日本，前後共在日本活動三十三天，於五月十八日結束訪問，飛返北平。

廖承志等一行，在日本共訪問了三十九個都、道、府、縣、與日本政界、財經界、教育界、文化藝術界、體育界、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各界均有廣泛接觸，雖然沒有什麼具體的成就可言，但它對日本社會影響之深遠，是不能不予重視的。

從中共代表團的活動看這次訪日的眞實目的

從中共代表團在日本活動的日程看，它的重點顯然是在地方。從代表團這次在日本的活動方式看，它的目標主要是各階層的基層羣眾。從這些活動的具體資料研判，代表團這次訪日的目的，主要在下列四點：

㈠販賣友誼，在日本各地、各階層羣眾中，廣為宣傳中共眞正要「和平」，眞正要與日本「友好」，並且要「世世代代與日本友好下去」，藉此改變中共「文革」時期給日人造成的不良印象（包括殘忍、好戰、革命輸出等），以痲痺日人的警惕，造成一種有利於它當前政治目的的政治形勢。

㈡藉訪日機會，團結和組織日本華僑，在華僑中間形成一種「回歸」「認同」的風向，並利用此風向對台灣進行政治攻勢。

㈢藉代表團訪日所形成的毛、日友好之風，間接壓迫日本政府在政治上退讓，從前面促進毛、日間各項談判僵局的解決。

㈣破阻日、蘇接近，以挑撥並支持日本收回失土為主要手段，廖承志會呼籲日本不要上蘇聯的當。

中共代表團在擴大地方及民間關係方面的活動

中共代表團這次訪日的目的，主要在於擴大與日本各地及民間的友好關係。據日本報紙報導，代表團這次在日本各地共接觸的家庭、團體等達一萬個單位（五月十六日朝日新聞），其活動範圍之廣是可想而知的。

中共代表團在赴日前，曾在北平集中受訓一月，學習有關日本的各種情況，分析日本社會階級關係，研究在日本的活動技術，每個人都部署了不同的工作任務。所以這次訪日，一改過去的作風，抵日本後，廖承志、孫平化招待記者時發言，均強調「向日本人民學習」，不再喊其教條口號。

代表在衣著、態度、語言方面，都費了一些苦心。代表團在日有一半時間是穿西裝的，並且多數穿有顏色的襯衫，和結鮮艷有花的領帶，廖承志就經常穿淺藍色的襯衫，年青的女團員和隨員，多穿着時髦的衫裙。他們在態度上儘量表現和藹可親，一改過去扳着鐵青面孔，講話不離教條口號那種令人生厭的作風。前年春天乒乓球代表團赴日展開「乒乓外交」時，尙且每人胸前掛着一塊「毛像章」，手持一本「毛語錄」，今年全不見了。據日本「歡迎委員會」中瞭解內情的人解釋說，這是因為「不想叫日人在一見之下認為是與己不同的兩個世界的人，叫日人產生與自己一樣的近鄰的感覺。」

中共這次在日活動，除對日本中央政府之外，特別重視地方權力之存在，特別是對各地地方自治團體下的功夫最大。同時他們還特別重視直接與民間接觸，他們所到之處，除掉耍與當地的工人、農民、青年、婦女舉行座談會外，還深入農村、漁村、和普通家庭，在貧民窟與婦女們閒話家常，把「中日兩國人民要世界代代友好下去」這一口號，盡可能的宣傳到日本每一個窮鄉僻壤。

代表團這次訪問中的另一個特色，是不分左派（日人稱為「革新勢力」）右派（日人稱為「保守勢力」）一齊拉，並不對「革新」勢力表現特殊的親近。譬如在埼玉縣，日本記者問代表團副秘書長金黎說：埼玉是日本全國第五個「革新」縣知事，你對此有何感想？金答稱：因為是通過市民選舉選出的，所以沒有什麼特殊看法。中共一向聲援的千葉縣反對成田新空港的三里塚居民、北海島反對航空自衛隊長沼基地的農民，與當地人民處於反對立場的千葉縣的友納知事和長沼的堂垣內知事他們在一起歡迎代表團，中共代表團對兩者同樣表示友好。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是，代表團雖然對他們的所謂「老朋友」禮貌週到（如

到松村謙三、高崎達之助墓地獻花圈，到古井喜實、川崎秀二的家鄉去探望他們等等），但是更重要的是多多益善的結交新朋友。副團長于會泳在和歌山縣廳對大橋正雄知事致辭時說：「到今天爲止，我們連一面之識都沒有，但是今天我們成了新的朋友，明天我們就是老朋友，願我們與其他老朋友在一起，爲中日友好的前途而努力吧！」他們到處都講同樣的話，這就露骨的表現了他們的陰謀企圖。

另外，華羅庚對日本數學界、吳桓興對日本醫學界、周一良對日本教育界、謝冰心對日本作家、古元對日本畫家、浩亮、李恢淑、薛菁華對日本戲劇舞蹈界、鄭鳳榮、戚烈云對日本體育界所做的活動，也是頗有影響的。如圍棋名手陳祖德，與日本圍棋界高手曾對奕數局，日本圍棋界藉此機會授予已故的陳毅名譽八段稱號，由陳祖德代表接受證書。這些活動，不能否認它對日本社會的影響。

此外，團員和隨員中有七名台籍的，他們多數在日本受的教育，在日本有很多老師、同學，他們通過同窗會的聚會對日人進行友好攻勢，比一般的參觀訪問更有效果。

中共代表團與日本各政黨的接觸

代表團在日本，除日共外，與各政黨均有數度接觸，並且就當前形勢，和今後加強毛、日友好的具體策畧交換意見。

五月十三日廖承志與日本社會黨首腦會談時，日本社會黨提出：㈠日、毛間各種實務協定締結之後，應立即進行「和平友好條約」之簽定，其中應包含「互不侵犯」和「和平共存」的精神；㈡日本國內事務告一段落之後，日本社會黨擬組織一大型代表團訪中共；㈢請中共協助調查在大陸失蹤的日本人的下落。廖承志對此答稱：㈠對各項實務協定的簽定持樂觀態度，「互不侵犯」包括在「和平友好條約」之內，或另簽「互不侵犯」條約均可以。㈡如社會黨有訪問之意，中共將提出邀請。㈢調查在大陸日人下落事將盡力協助。

五月十五日與日本公明黨會談時，廖承志答公明黨竹入委員長提出的問題時說：㈠「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問題，台灣一定要解放，關於日人在台投資、日台貿易，以及日台航線問題的情況十分了解，但不能使之合法化」。㈡在大陸與中國人結婚的日本女子約五千人，同意協助她們回日本探親或返回日本。㈢周恩來太忙，短期恐不能訪日。㈣中共將在聯合國繼續致力禁用核武器的問題。㈤希望公明黨能組團訪問中共。

同日，在與民社黨首腦會談時，春日委員長提出他的「亞洲安全保障構想」，他認爲日本與中共、蘇聯分簽「和平友好條約」後，再改訂「日美安保條約」爲「和平友好條約」，以此徵詢廖承志的意見。廖對此未表示意見，只說：「日蘇建立友好關係是無可非議的，但中國過去曾上過蘇聯的當，希望日本不要上同樣的當。」

代表團對日本的左右翼同時拉攏，雖然沒有公開而激烈的反蘇言論，但在含蓄中也頗有煽動日本政黨反蘇之意。

中共代表團與日經濟界的接觸

廖承志在日本，與日本經濟界也接觸頗廣，以三菱爲首，古河、住友、三和、三井、芙蓉等各企業集團，以及日「中」經濟協會，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等，都有接觸。財界之中，除與台灣關係較深的「經團連」副會長掘越禎三、三菱重工業會長河野文彥，以及正在海外旅行的日本興業銀行經理中山素平等少數人外，幾乎都與廖接觸過了。

廖在與財界見面時，極盡拉攏之能事，對「經團連」會長植村甲武郎、阿拉伯石油公司董事長小林中、「日經連」代表常務理事櫻田武等人，均提出訪中共的邀請。兩年前王曉雲隨乒乓球代表團去日本時，只能接觸到經濟同友會代表幹事木田川一隆和精工社社長今里廣記二人情形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

代表團中沒有經濟專家，故在經濟方面未進行任何具體的交涉，這正如孫平化（副團長兼秘書長）所解釋，中共今秋準備派一龐大的經濟代表團訪日，斯時再進行全面的、專面的交涉，所以這次訪日不談經濟。

雖說如此，但是日本經濟界仍竭力討好代表團，這首先表現在爭取儘早舉行歡迎宴會的排班上。

譬如在第一次各界歡迎酒會上，芙蓉集團的佐佐木邦彥（富士銀行總裁）找到機會立即向廖等介紹：「芙蓉集團的總銷售額相當於日本總生產額（GNP）的百分之十一」。然後再由各社對廖分別進行簡報。日、毛備忘錄貿易負責人岡崎嘉平太，則以「老朋友」身份，僞稱：「爲了照顧廖君的健康，各公司的歡迎宴會應由日『中』經濟協會統籌之」（岡崎是該協會的負責人之一）。但是這些人空用了心機，廖終於選擇了三菱，作爲他出席的經濟界的第一個宴會。

三菱是日本企業界中最大的集團。當日本企業界紛紛接受所謂「周四條件」倒向中共時，三菱集團則繼續它與中華民國的經濟關係，一直到佐藤榮作辭職，三菱才改變態度，組團訪中共，三菱是日本企業界訪中共第一個被周恩來接見的團體。

這並不是沒有原因的。三菱的工業技術和生產能力在世界最高水平之列。中共現在以「自動化」和「重化學工業」爲核心改造它的經濟，只有三菱集團有締造能力幫上它的忙。毛日建交後，中共與日本成交的大型成套設備，也以三菱簽定的最多。

廖也曾與木川田、小林、櫻田、今里等人晤談甚久，這幾人都是熱心於蘇聯合作開發西伯利亞資源的。但晤談期間雙方都避免談到秋明油田和西伯利亞輸油管問題，可見雙方都在珍惜其現有關係，避免因此吵鬧決裂。

廖訪日期間，曾與日本田中首相接觸兩次，與大平外相接觸五次（包括與田中同時兩次），與通產大臣、農業大臣、郵政大臣、兩院議長都有接觸，這不能說得促進日、毛關現在進行談判的各項問題毫無幫助，但並無顯著幫助。

由唐詩・白話詩・想起大陸民謠

博鼎遺孫

唐詩三百首，能夠流傳了一千多年，直至現在屢讀不厭，它主要具有雅潔的詞句，鏗鏘動聽的聲韻，朗誦起來，容易上口，不管騷人墨客，販夫走卒，樵夫村童，誰都會唸一二首，無可否認，因此唐詩在我國文學史上，是最輝煌的精要，始終佔着極高的地位。

自「五四運動」提倡新文學革命以來，白話新詩體已擠進文學藝術領域裏，在文學功能上發生了一定貢獻，因爲無法迎頭趕上，與唐詩等量齊觀，在人們觀念上還是落在唐詩後面。白話新詩體，固然有其一定體裁形式格調，每每十多個字的白話詩，重覆看了幾遍，無法領悟作者心靈世界，其詩情意境，眞是高不可攀。以目前寄人籬下的心情，我還是愛好賀知章的回鄉偶書：「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由唐詩、白話詩，使我聯想起民謠，三者之間在文學價値而言，不能相提並論，不過民謠也有其反映時代精神面貌的一面，令人很可愛。我國因語口複雜，民謠大都夾雜了一些地方俚語，流傳幅度只局限於一定區域內，這便是民謠不能發揮了重大影響作用的弱點，它雖然不能登於大雅之堂，畢竟給文學帶來了零星點綴。大陸同胞長期以來，言論思想行動，已給中共剝奪得淨盡，抑鬱的心情敢怒不敢言，無法發洩出來，可是達到沸點的時候，只好假助另一形式——民謠作爲表達的工具，我們萬不能估低這些粗獷的胚胎文學——民謠。它是中國同胞，在中共極權制度下，集體創作的心血結晶品，而且包涵着反抗意識的原動力，對中共殘暴政策，有入木三分的諷刺效能，比起洋洋大觀的反共文字不肯多讓，中共一貫來怕得要死，列入當說「怪話」處理，就記憶所及摘錄二首以供海外同胞欣賞：

「頭好嫁軍人。二好嫁漁民。三好嫁工人。四好嫁農民。」

中共自盤踞大陸以後，痴心妄想將全國人民拉在同一水平線上過日子，然而通過暴力手段分門別類以後，其階級成份在人們心靈上，已打上一個烙印，共產黨徒善於製造矛盾，利用矛盾，其階級矛盾的對立，始終依然存在着不能調和，這就是共產黨無法解決的致命傷。廣大農村社會，農民雖然分到了田地，可惜可以支配自己生活時間很短暫，中共爲了討好廣大農民，冠以「農民大翻身」，「工農當家作主」這些玩意兒，總之其生活程度比較其他階級還是低人一等，青年農民到了結婚時期，想討個老婆成家立室，可不是說那麼容易，階級成份及生活前途已決定了命運，只好自嘆命不如人，相對地，農村姑娘爲了找到一個好歸宿，也不願意下嫁一個終日玩泥巴的青年農民，在她們的想象中，太無出息了，生活太窮苦了，這對於青年男女而言，要找到一個終身伴侶，其心情同樣惡劣煩悶，進一步對於共產黨的所謂「婚姻法」，是一種最好的打擊。

這首民謠大約產生於五十年代中期，現在我們再來分析其形成原因。及當時青年男女的精神狀態。誰都知道，「轉業軍人」、「復員軍人」、在職服役「解放軍」等，在政治地位而言，都是高人一等，其生活條件例外地得到中共的特別優待照顧，因此造成了許多農村姑娘自願投懷送抱，主動地爭取匹配這樣的金龜婿。漁民過去的生活條件比一般人並不怎麼好，共產黨來了難道對漁民另眼相看？事實不是這個道理，我們知道漁民一天到晚都是生活在波浪壯濶的海洋上，作業時間無需受中共控制，他們可以自由行駛停船任何一個港口，就是他們要逃脫中共控制，如入無人之境，因此中共自詡有「天羅地網」，對於這些人無法抓到辮子，爲了得到這些人的歡喜，不得不網開一面，糧食、肉、油、糖、布疋，及日常生活用品等，比一般農民高出了許多。（本港部份漁民領取了二個牌照，一個大陸發的，就是很好的例子），這平白增加了漁民優良生活條件，因此一般農村姑娘都認爲好所在。

工人在共產黨吹噓底下，好像天之驕子，其工資不怎麼富裕，因爲住在城市裏，不受風吹雨淋，許多姑娘千方百計託人介紹，希望嫁得一個「工人老大哥」，到城市裏見一見世面，還是很好的主意。

農村生活，過去並不壞到那裏去，不管達官顯貴，富商巨賈，紳士淑女，每逢年節，誰都要回到自己的家鄉，湊湊熱鬧，它可以說是各個階層中的大本營，共產黨來了後，農村社會搞得如此烏烟瘴氣，青年農民爲什麼要討一個老婆，比登天還難？要回答這個問題，問一聲共產黨：「農民大翻身」，究竟是怎麼搞的一回事？相信共產黨徒如何狡辯，也答不出一個所以然來，農村姑娘，無法爭取到上列這些人，作爲對象時，在農村過一輩子，是不得已的一着打算了。

「擔重行猛（快），晤悃（睡）早醒，免食會做，大食最陋（憎）。」

中共易於控制人民，剛把分到農民手中的田地，急不及待地，又再掠奪了回來，美其名：「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其實這是由人變鬼的製作過程，農民日以繼夜，在共產黨皮鞭下過苦日子。五十年代的大躍進時期，人們終日聽到的，就是一連串的政治口號及吆喝聲：「高山

低頭」，「河水讓路」，「辛苦三年」，「幸福萬代」，「田頭吃」，「田頭睡」。搞得人們大腦，天旋地轉，無所適從，差點兒快要窒息死了。

爲了人們對這首民謠的深入認識，現在將其涵義解釋一下：人家挑一擔，你能挑二擔，而和人家一樣跑得那麼快，由日出幹到深夜，睡了一會兒，天還沒亮，共幹還沒打鑼叫開工，你又很早起床，等候開工，這樣周而復始，更不用吃飯，給共產黨節約下糧食，就是最受歡迎的人物，換過是大食會做，也不怎麼歡迎，如果是大食不會做的，死個清光，共產黨要唔自歡喜哩！這首民謠，就是「大躍進」時面世的，對當時的苦難日子，何等有力的控訴啊！

股迷牙醫

柔人傑

老周坐在牙科椅子上，濾光燈照射在滿是汗珠的面上，黃醫生替他檢查過，說：「你有三隻牙要車補，怎麼樣？」

「痛得要命，你認爲要怎樣便怎樣好了。」

「本來可以拔掉。拔掉鑲假牙比較簡單，不過我一向贊成壞牙能用不着拔，把它補好，就和眞牙一樣。」

「拔一個少一個，既然可以補，當然保存好一點。」

老周同意，黃醫生便立即動手。先替老周注射麻醉針，待藥力生效，便開動機器，把牙齒壞的部分車去。

車了幾下，忽然聽得電話鈴響，不一會，女護士走進來，說：「黃醫生，聽電話。」

黃醫生瞅她一眼，說：「你不知道我正在工作嗎？」

女護士怯怯的道：「是經紀劉打來的。」

「唔。」

他對老周道：「對不起，我要聽一個重要的電話。」

他說罷，推開彈簧玻璃門出去。老周的牙床雖然注射了麻醉針，耳朵並沒被麻醉，隔着璃玻門，黃醫生在外面說的話聽得很清楚。

「經紀劉嗎？有什麼消息？……什麼，七十三元半？你看還會不會再起？什麼？收市會回一點？……老朱對我說可以睇八十元以上，不過……你有不利消息？靠得住嗎？……好的，七十三元半也有五塊半錢賺了，放了不太可惜……就替我放二千罷……好……好……」

老周曉得是什麼回事，近來他在任何場合，都聽得人家在談着同類的事，連外行的他也懂得不少。

黃醫生又談了一會，才放下電話進來，顯得滿面春風。老周見了，打趣道：「黃醫生，今天好市，大有斬獲啦！」

黃醫生訕訕的道：「濕濕碎，玩吓啣。」

他走到他身邊，繼續開動機器車牙，牙鑽一觸及牙齒，老周便叫了起來。

「噢，對不起，我忘記麻醉過了時候便會漸漸失效，讓我給你再打一針。」

再度注射後，過了一會，繼續車牙。剛車好一隻，他忽有所觸，大聲叫道：「弊！弊！」

老周一怔，問：「什麼事？」

「我放多了，忘記有一千早已轉手，現在手上其實只有一千……」

他又對老周說：「你等一等，我要打個電話。」

他急急跑出去打電話。

「經紀劉？對不起，我剛才搞錯了，我沒有兩千股，其實只剩下一千，有一千早已轉了手……什麼？你已抛出？那怎麼辦？……補回一千……？現在什麼價？七十五？那不是要賠一千五百元？……」

黃醫生再走進來時，垂頭喪氣，沒精打彩，木然的又開動機器。

「黃醫生，我的麻醉又失效了！」

「噢，對不起，我忘記了。」

他第三次給老周注射。車牙的時候，黃醫生在喃喃不休，不知在說什麼，老周躭心他車錯別的牙，便伸手示意，叫他停止。黃醫生納罕的道：

「什麼事？」

「我看你今天精神不大好，不如改天才動手好嗎？」

「隨便你。不過，第二隻牙只得一半。」

「我寧願在你精神好一點的時候進行。」

回到家，老周發覺咀唇浮腫，有什麼辦法不腫？他一連注射了三次麻醉針呢？

麻醉過後，老周的壞牙又痛得要命。第二天，他要再去找黃醫生時，才發覺是假期，而且一連三天。

這三天內，人家歡天喜地渡假期，老周卻每天捧着面頰，苦着口面，只望假期早日完畢，更望黃醫生出貨不要再擺烏龍。



燃燒自己生命力的知識分子

霍大川

正在試學寫作的小妹妹告訴我，她最近讀迭更司的「雙城記」，讀了英文原本又讀中文譯本，越讀越覺得有意思。她於是問我說：「你以為『雙城記』中的人物，有多少個是假設的人物，有多少個是眞實的人物？」

「可能只是一個落拓律師薛尼卡登。」我說：「那不能說這個人物是眞實存在的，但那個人物精神面貌可說是眞實存在的。」

迭更司生於一八一二年。「雙城記」的歷史背景是一七七五年至一七八九年的故事。「雙城記」小說發表於一八五九年，那是說：作者所寫的時代是距他寫小說七十年前的時代的故事，有如現代作家，寫我國清代八國聯軍進攻中國時代的故事一樣。然而小說主要表現的並不是眞實歷史，而是為了選擇一個失掉了理性的黑暗時代來將一個有才智而沒價值的知識分子投進那黑暗時代去，讓整個黑暗時代為他的精神的投入而放出光芒。

「雙城記」中的老醫生文納特，孝順的女兒璐茜，寫有正義感的法國貴族青年達南，情報販子巴沙，代表最無理性、決心不分男女老幼或僱傭、只要與貴族有關係的都統統殺絕的狄化治夫人等，這一切人物，都是為了配合主人翁薛尼卡登的「心路歷程」而假設出來的。薛尼卡登是誰，他正是迭更司自己的精神化身。

我想要是「雙城記」沒有一個失掉了理性的時代作為襯托，沒有薛尼卡登，它的價值便全然不同了。

據說迭更司的童年，只在學校受過二三年教育，幸而他有一個受過教育的母親繼續教導他，他的童年是不幸的，父親因負債入獄，母親自己開一間小學塾維持生活，他與母親住在貧民窟，自己當過擦鞋童，他小說的人物，都是他童年生活中與他一起生活過的，及他青年時，父親出獄後，做了議院的職員，他亦在一個律師事務所當書記，由律師書記做到記者，於是成為小說作家，因此「雙城記」中的薛尼卡登，可說是他將自己做律師書記時代的

任何一個時代中，都可以同流合汙，使自己的生命，消失在同一時代的顏料缸內的。這種作家，當然很難產生不朽的作品。如李白與杜甫，如韓愈、柳宗元、蘇東坡，他們的藝術生命所以不朽，就是他們的眞摯精神，跌在顏色缸內，依然能顯現出自己不同的顏色來。這顏色，並不是技巧上的，而是屬於內涵的。

迭更司的精神，當然比不上「雙城記」中的薛尼卡登那樣偉大，但作者與作者所塑造的人物精神氣質是共通的。「藝術風格就是人格」這話一點沒有錯。

「雙城記」最後兩章，一章寫文納特老醫生一家及在獄中等待處決時間來到的死囚南達的痛苦絕望之情，然後是薛尼卡登如何利用巴沙使自己混入死牢中，將達南交換出來。至此才將一個殉道者的精神昇華起來，那是兩種顏色極端相對的時刻，那是黑暗中的光明，表現得很美很燦爛的時刻。

「我看見……許多新的壓迫者，由於這以死亡作為報應的工具之下，打倒了舊的而新近所產生的，繼續發揮它的作用……」

「我看見我所處置我的生命，和平的，有用的，繁華的，快樂的……」

作家在塑造一個殉道者，以及作家自己，為了表現不同的顏色，寫出偉大的樂章，他不斷因此而燃燒着自己，其作用是相等的。

世界上只有一種沒法容納別種顏色的繪板，才沒有產生出偉大的作家，偉大的藝術家和偉大的作品，亦沒法產生使人內心產生反省力量的東西。

文天祥的「正氣歌」所以如此光芒萬丈，千古常新，就是因為它是兩種顏色之中極端相對時刻的作品。司馬遷寫史記，並不因為他是漢朝的名臣，為了「立場第一，是非第九」的緣故而鞭撻漢高祖的敵人，他對失敗人物如項羽，韓信等的人物氣質並不醜化。對歷史上的失敗人物，如：田橫、屈原、李斯、伍子胥、李廣等，都給於相當評價，同時他對於一些靠投機起家的成功人家。如張儀、蘇秦、張良，亦沒有很高的評價。因為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追求的成功，是不必在自己之內的，個人的榮華富貴，時間非常短促，如果在自己生命裏之有豐富的收穫，而在自己生命之外卻空無所有，那應是作為知識分子本身的損失。司馬遷當年如是政客歷史家，史記當然是沒有價值的歷史了。

宣揚道家思想的唐、枕既濟，寫一篇短篇小說「枕中記」，紀錄一位叫盧生的書生，在赴京考試，途中寓邯鄲旅舍，遇着呂仙翁，呂翁在盧生睡覺時讓他作了一個夢，如何在夢中步步高陞，成為朝中重臣，享其天年，及盧生一覺醒來，呂翁方在蒸黍，由此大澈大悟說：「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失之理，生死之情，盡知之矣。」

不過，假如盧生所追求的，並不是為了自身的榮華富貴，而是為了將生命力為未來時代燃燒。那麼當他一覺醒來，不會因為呂翁使他一夢而改變初衷的。因為為了做神仙而燃燒自己，以及為富貴榮華而燃燒自己。看來可有如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和平統一」乎？「一分為二」乎？

自從「文革」弄到天怒民怨，使中共中央淪為獨夫政權以後，毛周政權便以笑臉攻勢向全世界進襲。

尼克遜、田中角榮、佛郎哥都被毛周政權的笑

的所謂「和談」，只是騙局。從歷史上，這種騙局已使中華民國政府上過當了，也使中國人民受盡苦頭了。毛周政權在日暮途窮的時候，便會提出「和談」這口號來。君不見，在毛周政權逃抵陝北，途

二是作品中的主人翁，必須具有自己的眞摯精神，自己的精神與自己精神化的人物所處的時代，是兩種相對的顏色，然後再在兩種不同的顏色中，調上一些介乎兩者之間深淺不同的顏色，互相襯托起來，便可以結構成偉大的作品，所有偉大的作品，不論繪畫也好，文學作品亦好，音樂也好，詩也好，都不外是相對加上襯托而組成的。

要是一個作家或藝術工作者，自己缺乏了眞摯精神的一面，沒有自己的特獨風格，不論將它投在

慈悲頌

兆華

民間傳說的觀音大士，
人們都叫大慈大悲觀世音；
它洒遍楊枝甘露，
救苦救難救世人，
它當然是慈悲爲懷；
它抱着眾善的心。
西方稱耶穌做救世主，
它爲世人犧牲更大；
它寧願釘死在十字架，
要世人堅守向善的十誡；
人人不可作惡入地獄，
大眾同登極樂的世界。

× × ×

七十二烈士更是悲天憫人，
誓救危難國家與人民；
自我犧牲前仆後繼；
捨生取義殺身成仁；
一人倒下千萬人站起，
拼熱血頭顱毫不爲己；
三月廿九喚得國魂醒，
十月十日自由民國且生，
億萬歡呼歷史開新頁；
黃花碧血萬古長青。

× × ×

七十一個此地「慈悲」者，
不救蒼生救死囚；
萬眾已受死囚苦，
救得死囚如縱虎，
去年百二枉死去；
今年五個月被殺卅多，
爲什麼良善的人讓它死？
作惡的人反要它生，
法律究竟要來何用；
難道用來庇護惡人，
殺一死囚要爲蒼生惜；
兩年枉死百六誰人憐，
火不灼肉不知痛，
出入汽車半山大厦者苦未嘗，
「慈悲」者看來不是眞善心，
「慈悲」者只是噬羔羊的野獸。

嘛，爲什麼不坐下來談一談？」若干不明事理的人，也如此想。

最近，由於章士釗抵港，更引起了所謂「和談」的流言。

本來中國應該統一，不可分裂。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熱切盼望的事。

爲什麼眞正愛國的人，卻反對「和談」呢？理由很簡單，玆分述於後：

第一：毛澤東根本並不想和談，毛周政權提出

正愛國的人士「二合爲一」？毛澤東曾指出道：一我們這個黨已經有五十年的歷史了，大的路線鬭爭有十次。」這十次「鬭爭」是指，鬭爭陳獨秀，鬭爭瞿秋白，鬭爭李立三，鬭爭羅章龍，鬭爭王明，鬭爭張國燾，鬭爭高崗，鬭爭彭德懷，鬭爭劉少奇，鬭爭林彪。

由陳獨秀至林彪，不但都是中國人，而且都是共產黨，都是「同志」。「同志」之間尚且不斷的分裂，不斷的鬭爭，那些「資產階級」和非「同志」，怎能與毛周政權「和談」？

毛澤東淸楚地說：「我們黨有人搞十次分裂，我看還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產主義就沒有鬭爭了？我就不信。」

毛澤東的鬭爭哲學，爲什麼不能使熱中的「和平統一論」者的頭腦淸醒一下？

毛澤東給江靑的「私函」也說：「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要在全黨企圖部份地打倒（不可能全部）右派，再過七、八年再來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進行多次，這些話，什麼時候公開，還說不定，因爲左派和廣大羣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

同是共產黨，也會成爲「牛鬼蛇神」，毛澤東還不願對他們說眞心話，難道非共的中國人，或者「資產階級」，竟能適應毛周政權？

中共一貫來就反對「狹隘的國家觀念」，而主張所謂「國際主義」，何以忽然提出「愛國一家」這口號？這口號不但是反「馬列主義」的，而且是反「毛澤東思想」的。

答案是：毛周政權在失盡民心之餘，不得不乞靈於「愛國」這口號，以挽救危亡。

國家自然可愛，和平統一自然是好事，倘若毛周政權公開承認馬列主義和毛思之錯誤，甘願以待罪之身向中華民國政府及人民求饒，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可予寬大處理。

可惜毛周政權事實上並未覺悟，而且包藏禍心，企圖誘騙無知的「牛鬼蛇神」入彀。

那些甘願上當的「牛鬼蛇神」，不妨同歸大陸去！

古鶴翔

梁漱溟受辱追記

韋銘

本年三月十二日，中共在北平舉行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四十八週年紀念，儘量表現「民主色彩」，所以將目前所能擺出來的所謂「民主人士」統統使之亮相。平常多年未出現的人也有機會露面，其中竟有梁漱溟。梁漱溟之被中共清算，早在一九五三年夏季，隨後在中共報紙雜誌上清算他的思想，也熱鬧了一陣，但梁漱溟無法答辯，下落不明者將近廿年。這次出現，表明了他還活着，沒有死，中共可以偶而利用他一次，當然作用不大，湊數而已。而在梁漱溟只是身不由己，任由中共擺佈而已。

梁漱溟大膽發言

靠攏或未逃出大陸的高級知識分子中，直接受到毛澤東侮辱和威脅者，據作者所知，只有梁漱溟一人。這是由於梁漱溟還有知識分子的骨氣，大膽發言所引起的。

周鯨文先生前曾任「民主同盟」財務部長及中共政務院參事，一九五七年投奔自由，逃抵香港，恢復「時代批評」，爲當前反共文化領袖人物之一。他在北平時，參加政協全國委員會的擴大會議，曾目睹梁漱溟受辱事實。

周鯨文在他的「風暴十年」中，這樣寫着：

「一九五三年夏，某日下午毛澤東在懷仁堂召集一次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的擴大會議，到場的有千人左右，都是高級人員，題目是討論『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在幾位人士發言之後，梁漱溟先生亦到台上發言。這時主席台上坐着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李維漢、以及幾位民主黨派的負責人。梁氏發言除認爲總路線的重要之外，曾提到一點，說他知道鄉間農民很苦，比起工廠工人的待遇，眞有一個在『九地之下』，一個在『九天之上』之別。說時會場也平靜無事，只是主席台上毛澤東表示了不悅之色，嘴裏不斷的咕嚷，台下也聽不清他說的是什麼。接着他人又發了言，以後會議宣佈休息。

「會議再繼續開，周恩來主席，他先發了言，說方才梁漱溟的話是有陰謀的，想破壞工農聯盟，意思是很壞的。發言雖短，卻對梁氏加以攻擊。接着共產黨統戰部部長李維漢走上發言台，首說梁氏具有陰謀，想破壞工農聯盟。接着他就介紹梁漱溟的『反動歷史』，如何勾結軍閥，在山東辦農村自治試驗是得軍閥韓復榘的支持等等。總之，李維漢的發言主要是根據『歷史事實』攻擊梁氏。這時會場已經不平靜了。

「梁漱溟遞了個紙條給毛澤東要求十分鐘的再發言，得到允許、在眾目集視之下，他又態度很鎮靜的走上了發言台，他開口就說：『我的發言，一則是考驗我自己，一則是考驗共產黨的雅量。』還未說到幾句話，毛澤東在台上忍不住了，把桌上的放大器移到自己面前，和梁漱溟打起嘴仗來。

「毛澤東說：『你覺得很美，比西施、楊貴妃還美，我看你臭得很！』

「梁漱溟愕然了！無法說下去了！會場空氣爲之緊張。

「毛澤東用手指着梁漱溟，接着又說：『台灣廣播說你有節氣、有硬骨頭；我看你有臭氣、有臭骨頭！』

「梁漱溟站在發言台上如聽到不及掩耳的迅雷，不知什麼風把毛主席惹出這樣的雷霆大怒，但還想繼續他的發言。這時台下怒吼了！『反動分子滾下台來！』『反革命分子滾出去！』『打死反革命分子。』呼號之聲由少數人變爲多數人，由單純的聲變爲大眾的聲。聲音由民主黨派的席位捲到共產黨的席位。開首喊的，喊得最兇的是農工民主黨的秘書長黃琪翔，和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常委陳其瑗。（註：黃琪翔是國民黨的軍人，加入過鄧演達領導的第三黨，鄧死後又投靠蔣介石，曾任國民政府駐德的軍事代表團團長。共產黨成功後，他又回到農工民主黨，在紅色政權下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司法部長，以後又任政協常務委員會委員。在北京極盡拍馬能事。現在卻被指爲右派分子。陳其瑗是老國民黨員，在美國替共產黨作過活動，在香港辦過達德學院，現爲內務部副部長。他對共產黨的拍馬也有點肉麻。）」

陳銘樞救梁漱溟的命

「在台下呼號的怪叫聲中，梁漱溟只好拖着沉重的步伐走下發言台。會場的沸騰平靜了，但是如何下場呢？會還得開下去呀，這時十九路軍老將陳銘樞先生，走上了主席台，向毛澤東鞠個躬，然後說：『請問主席，梁漱溟今天的事，是思想問題，還是政治問題？』毛澤東在盛怒之下沉思了半天才回答說：『是思想問題』。陳銘樞說：『若是思想問題，我想發言說幾句話。』他得到了允許。他批評了梁漱溟，但是說：『既是思想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大家似乎不須有今天這樣騷動的場面。』

「未曾居住在紅色恐怖中國大陸的人，一時還搞不清什麼是思想問題，什麼是政治問題；在大陸居住的人都瞭然兩者之間的分野，尤其是近兩三年以來更爲清楚。思想問題是指沒有行動，思想雖落後而可以不算犯罪；政治問題是指行動，事情雖小，因爲共產黨認爲不可靠或有問題就有構成重罪的可能。思想問題用教育方法解決，政治問題用政治方法解決。

「梁漱溟事件發生後，有人說：如果沒有陳銘樞在場問清毛澤東的意旨，將了毛澤東一軍，梁漱溟事件可能變爲政治問題，變成『反革命事件』。陳銘樞個人因爲在眾人面前將了毛澤東的軍，使毛澤東始終恨他。從那天起，凡是大小運動，陳銘樞是每次都受打擊的，這次反右派鬭爭陳氏尤爲重點對象。就是在一九五四年選舉他爲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之前，他是先被迫以檢討批評自己爲條件，然後才被提名的。陳銘樞的一問救了梁漱溟，也因此一問他自己受盡了共產黨的折磨！

「梁漱溟雖未因發言而招致殺身之禍，但是毛澤東下令清除梁漱溟的思想，在報紙雜誌上清算梁漱溟思想的專論已經有幾十篇，出版了三個文集。梁氏喘息於紅色的淫威之下度其老年生活。」

「走資派」紛紛復出

朱明

大批起用文革期間被整頭頭

近期以來，在「文革」期中被整肅之中共黨、政、軍高級人員陸續重新出現。其中包括中共總書記鄧小平在內，比較具有代表性之高級幹部有：

鄧小平：原共黨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總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現恢復國務院副總理職。

周榮鑫：原國務院秘書長。

胡耀邦：原共黨中央委員、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

李金德：原共黨中央統戰部秘書長。

李達：原國家體育會副主任；現爲共軍副總參謀長。

楊勇：原共軍北京軍區司令員；現爲瀋陽軍區副司令員。

廖漢生：原國防部副部長、北京軍區政委。

張宗遜：原共軍副總參謀長；現爲濟南軍區副司令員。

李志民：原共軍高等軍事學院政委；現可能爲福州軍區政委或副司令員。

吳西冷：原共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新華社社長；現爲人民日報負責人。

顏金生：原國務院文化部副部長兼政治部主任；現爲共軍陝西省軍區政委。

李耀：原共軍總後勤部副政委，現職不明。

彭嘉慶：原共軍總後勤部副政委，現職不明。

陳伯鈞：原共軍高等學院副院長，現職不明。

王稼祥：原共黨八屆中央書記、外交部副部長，現以政協常委身份出現（爲留蘇派二十八個布爾塞維克之一）。

胡克實：原共青團中央書記；現以政協常委身份出現。

賀誠：原衞生部副部長；現以政協常委身份出現。

曹菊如：原人民銀行行長；現以政協常委身份出現。

梁必業：原共軍總政治部副主任。

以下各員新職不明。

秦基偉：原共黨雲南省委書記處書記。

呂東：原冶金工業部部長。

姚依林：原商業部部長。

錢信忠：原衞生部部長。

張稼夫：原科學院副院長。

童小鵬：國務院總理辦公廳主任兼副秘書長。

以上連同前此被重新起用的共軍人員周士第、盧南樵、羅坤山、游好揚、張秀龍、蘇振華、李雪三、杜義德、鍾漢華、甘渭漢、劉道生、陳正湘、陳再道、龍潛等人及廖承志均係在約一年內被起用者，爲數不少。

譚啓龍出任浙江省委第一書記

中共共青團浙江省第五次代表大會開幕，譚啓龍、鐵瑛（共黨浙江省委書記、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共軍浙江省軍區政委）、賴可可（共黨浙江省委副書記、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謝正浩（共黨浙江省委副書記、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共軍東海艦隊負責人）、柴啓琨（共黨浙江省委副書記、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共軍東海艦隊負責人）等出席該會。譚並以共黨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浙江省革委會主任，共軍浙江省軍區第一政委的身份在開幕式上講了話。顯示中共對浙江——這個「林彪集團」反毛重要基地的人事整肅的改組，已大致完成。

「林彪事件」爆發後，老毛卽對大陸廿九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共黨、政、軍組織，傾其全力着手進行改組，清除林彪餘黨，壓制軍人權力。惟怕激起地方變亂，故盡力放緩速度，縮小打擊面，採取逐個擊破、分批整肅的手法。

首遭老毛整肅的浙江頭頭陳勵耘，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事件」爆發後，卽被囚禁、審問。陳原任共黨九屆中央候補委員、共黨浙江省委書記、共軍空軍第五軍政委、浙江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等要職。林彪集團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把陳和他所掌握的空五軍作爲發動反毛政變的基本力量，並計劃通過陳等爭取第二十軍爲後備軍力，在政變發動後，固守浙江。

次遭中共整肅的浙江頭頭爲南萍。時間約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南原任浙江共黨九屆中央委員、共黨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浙江省革委會主任、共軍浙江省軍區第一政委。南出身於共軍「新四軍」系統，與林彪並無歷史淵源，他是通過林彪之子林立果的關係，參加了林彪集團。

與南萍同時遭老毛整肅是熊應堂。原任共黨浙江省委書記、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共軍浙江省軍區司令員。熊亦爲「新四軍」系出身，亦因受林立果推介，始加入林彪集團。

譚啓龍出身「新四軍」系。一九四九年四月隨共軍「第七兵團」入踞浙江（時任該兵團副政委），並兼共軍浙江省軍區副司令員兼政委及杭州市軍管會副主任。一九五〇年初升任華東軍區軍管會委員、浙江省委書記。一九五二年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一九五四年六月，調派山東接替康生出任山東軍區政委、兼共黨山東省委副書記，同年十二月任山東省政府主席。一九五六年被選爲共黨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共黨山東省委第一書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任山東省長。一九六一年五月，接替舒同爲共黨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兼山東省軍區第一政委。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其省長一職雖分由白如冰擔任，但仍掌握山東黨、軍大權。「文革」開始後，被指爲「走資派」而遭奪權。惟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共黨「九大」時，仍被選爲候補中央委員，足見已經重獲起用。一九七一年九月末，並被調任福建省革委會副主任，一九七二年六月前後再調回浙江，以迄於今。

滄桑多變的希臘

胡蓑之

希臘軍事獨裁政權總理柏巴度普羅斯，已於六月一日宣佈希臘為一個總統制的共和國，他自己並成為該國的第一任總統。這項宣佈是軍政府破獲企圖推翻其政權，而恢復國王康斯坦丁王位的陰謀後九日始予以公佈的。換言之，希臘已廢除君主政體。

歐洲文明的發祥地

希臘原是歐洲文明的先進國家，其文學早為世界各國學者所信仰；即今日希臘國民的教育程度，亦為巴爾幹諸國之冠；尤其首都雅典，更為歐洲古代自由文明的發祥地。它的歷史，足可追溯到三千年以上，遠在基督耶穌降生以前五百多年的時候，具有自由民主典型的雅典大政治家披里格里斯曾經說過：「這裏是希臘的學府，打開門戶歡迎天下的人歸來。」

當時的雅典，確曾達到了希臘文化的巔峯，有不朽的成就：民主的法律，英勇的傳統，和自尊的人民，都比歐洲其他各國為優越。正如哥倫比亞大學公法系主任艾文斯博士，多年前曾在他自著的「自由之眞諦」一書中所指出：「雅典國雖然遭受嫉視自由民主的極權國斯巴達所滅亡，但披里格里斯在公祭雅典陣亡將士典禮中所說的話，即已替自由民主下了一個萬古不移的定義，自此成為西方世界推行自由民主政制的最高標記。……」

根據歐洲史記載：當年的雅典國會舉行選舉時，是用一種蜆殼來表決其議員投票的標誌。但是後來進行考古探險隊所發現的蜆殼並不很多，而其中的所謂蜆殼，通常的多半是陶器碎片。這種陶片的正面是光滑的，以便投票人將意見寫在上面。

後來在希臘的阿拉哥古蹟附近所發掘出來的陶片，上面就曾寫有雅典大政治家披里格里斯的名字。當他於公元前四〇〇年，被雅典人民公決他是否遭到放逐處分時？這種陶片卽分別投入贊成與反對的兩個缸裏，而令人値得注意的是，那些陶片上所寫的字跡都是一樣的，表示雅典被獨裁者亡國之後，已為當時征服雅典的斯巴達所操縱，人民已無自由選擇了。

直到現在，成為希臘首都的雅典，還遺留下不少的文化古蹟。其中尤以「女神殿」為最著名，迄今猶為希臘全國文藝學術的中心。雅典城內風景之美麗，亦為巴爾幹半島最優美的都會。可是，相傳自雅典神帶給希臘人以橄欖樹之後，直到如今還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由於希臘全境多為崎嶇險峻的丘陵，巉石外露，土地非常瘠薄，耕地極少，所產的糧食不能自給。因之，希臘始終無法繁榮，空餘古蹟供人憑弔而已！

希臘人雖處逆境，但他們仍很樂天；且愛自由而好客。據英國「衛報」記者艾斯曼，在一九五三年所寫的「希臘遊記」中說：「從希臘人的結婚儀式看來，尙未脫離半封建制；在他們的結婚典禮進行前夕，也像那些落後國家一樣，由數人演奏提琴，男女分成兩個大圓圈載歌載舞，圍觀者則拍掌以相和；另一方面，便是送嫁奩的一羣人，使用馬、騾等牲口馱着新娘的妝奩——多半是古舊的傢具東西。其中最有趣的是一個搖籃，擺在新房門前，老婦們不斷地推搖着，彷彿籃內已經有了嬰孩似的，據說這是一個好的兆頭。……」

希臘的一頁滄桑史

實際上，希臘人是頗迷信的。他們對於鷄視為最神聖的象徵，並往往把鷄供奉給阿婆羅神。因此，在典雅市區到處都可以看到屋頂上有一大羣的雄鷄作喔喔而啼，但倘若你不瞭解而到商店去買鷄蛋，那才是天大的笑話！希臘人最歡喜飲的兩種怪酒：㈠是稱作「蕉皮酒」；㈡是叫「樹脂酒」。——前者用香蕉皮釀好後，而加以蒸溜出來的，便有一股怪味道；後者則用樹脂釀成，酸、臭、刺、辣四件皆備，他們也飲得津津有味。據說這兩種酒，非要好的親友而無法嘗試得到呢！

在希臘全國的九百餘萬人口中，大部份為拉丁族的希臘人，他們大都愛好文學，信奉希臘教，長於航海經商，惟缺乏團結力，是故先後被羅馬帝國和土耳其征服，分別遭它們的壓迫達五百多年之久，十九世紀始獲致獨立。但到一九二一年，又為土耳其所敗，令到希臘的國際地位，一蹶不振；就從那時起，希臘的王朝亦因此而滄桑多變！如所週知：前希臘王君斯坦丁（康斯坦丁王的祖父），在保皇黨與共和黨的紛爭下，就曾兩度逃亡國外；其長子喬治二世，於一九二二年繼承王位後不久，又被放逐到英國；而希臘當時的軍政府也曾一度改為共和政體。直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喬治二世在英國的幕後支持下，才返國宣佈復辟。一九三六年一月間，希臘依照國王諾言，實行全國改選，結果保皇黨與共和黨的票數相等，而屬於共產黨的十五個議員，則從中大肆搗亂，使其議會政治的推行更為困難。同年八月，國王喬治二世被迫而不得不同意保皇黨將領實行軍人獨裁，於是希臘的議會民主政治亦從此取締，一如七年前的政變。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希臘全國陷於納粹手中，至一九四四年德國失敗後

，而告復國。然而，希臘戰後的地位，卻一直處於蘇俄共產集團與西方世界之間。一九四五年，蘇俄勢力曾從波希米亞平原，而至多瑙河盆地直逼巴爾幹，希臘北疆的共黨「別動隊」非常活躍；且曾一度使希臘發生內戰。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希臘「解放軍」領袖馬爾科斯曾經表示：「希臘國土十分之七已經永久或半永久地置於人民解放軍控制之下了！」所以，美前總統杜魯門認為：應給予希臘以緊急援助，並於同年三月杜氏在肯南的協助下提出：「把美國的前線推至希臘及土耳其」的計劃。

七年前的軍人政變

一九四七年三月，喬治二世逝世後四小時，便由弟保羅一世（康斯坦丁王的父親）繼承王位。這位新王登極後甚孚人望，加以美國劍及履及地迅速援助，使受挫的希臘共黨無力繼續活動；然其主要原因則是由於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的狄托宣佈脫離共產國際，停止其對希臘人民解放軍的援助，故希臘共黨被陷於孤立的狀態，而使其政府軍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特別是到了一九五四年八月，又確訂了經過長期洽商的希、土、南三國「巴爾幹軍事同盟」後，希臘局勢更為穩定。

然而，希臘的環境，卻始終是被東歐共黨附庸國家所包圍的，一條曾經費時兩年零三個月，橫跨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之間的多瑙河，建造高逾兩層而被稱為歐洲最大的「保羅大橋」，也在莫斯科的控制之下。這對希臘而言是不無威脅的！且其國內的共黨潛伏份子，普遍地滲入了各階層。當時因為前希王保羅一世，對希臘局勢的控制得很嚴密；同時，王后費莉狄里嘉（康斯坦丁王之母后），也是一個精幹的女性，她對於丈夫保羅王在位十多年的任期中，幫助甚大。

一九六四年四月，保羅王逝世後，即由他的長子康斯坦丁嗣位，時年僅二十四歲，成為歐洲最年輕的國王之一。因之，希臘共黨便乘機竊發，於一九六五年七月，以要求前希臘總理巴班特里奧的復職為藉口，而使那次的事件逐漸擴大，變成了空前的政治危機！更露骨地叫出「反美、反國王、打倒女希特勒王太后」的口號，經過兩個月的擾攘後，危機雖已暫時平息，巴班特里奧亦已退居幕後，但由於他所領導的左派勢力依然強大。為了一九六七年五月大選，和鎮壓共黨的反政府示威暴動，故預先解散國會，並由陸軍暫時接管政府；且逮捕了前總理巴班特里奧及其支持者共達八千人，其混亂情況為希臘近二十年來所僅見！然則希王康斯坦丁為何要出走呢？分析如下：

主要原因是由於他要維護其傳統自由民主憲政精神，故在他接位後的三年當中，曾先後與政治及軍事領袖分別發生兩次鬬爭——特別是到了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對那羣所謂「上校團」，更展開過一次奪權鬬爭！當時國王曾獲希臘老一輩的將領如伊格曼尼將軍，及海、空軍、傘兵部隊等，和其他若干軍官所支持，但由於陸軍方面已為上校團所控制，因而令到康斯坦丁王所發動的「奪權」政變告宣失敗，隨即被迫偕其王后安妮瑪莉、王太后費莉狄里嘉及隨員等一行流亡羅馬，繼而遊歷英國。

國王出走的前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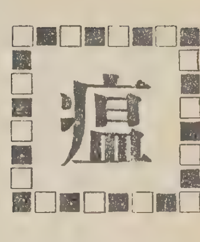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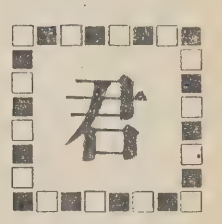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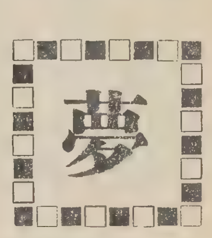
就那次希臘王的「奪權」運動的背景看來，絕非偶然。大家都知道：自一九六七年四月，當希臘發生軍人政變時，康斯坦丁王就曾一度離開首都雅典，表示極端憤怒！直至陸軍表明其態度：願支持國王鎮壓共黨反政府示威暴動之後，他才勉強同意由陸軍暫時接管政府的。

可是「道不同不相為謀」，希王康斯坦丁認為：希臘既是歐洲文明的先進國家，又為西方自由民主的典型，怎可長久容許軍人橫行霸道？而所謂「上校團」的軍政府，都非實施軍事獨裁不可！因此，在內政方面使不斷地發生歧見，從而演變為權力衝突。尤其是軍政府草擬的新憲法，更激起了希王的行動；他在擁王派領袖的主張之下，趁着那項新憲法公佈的前夕，採取了一項攤牌的行動是：用書面通知陸軍參謀長，表示國王將為政府及武裝部隊的首長；而且要改革武裝部隊中的若干領導權力。——換言之，國王將要掌握軍政大權，進而削弱軍政府的權力，甚至企圖推翻軍事政權。

當康斯坦丁王發出以上通牒時，他本人很可能秘密地到達過希臘中部的那利沙或加華拉地區；而那裏的電台也曾一度播出效忠國王的消息；當地的第三司令兵團官波里達斯，及第十二裝甲師司令官爰雪曼等，均曾表示勤王。所以，當時希臘的情況非常緊張，不斷對外交通中斷，英法都認為希臘很可能爆發內戰！不過，年青的希王康斯坦丁，對那次的行動，事先似乎沒有週詳計劃，與各地勤王軍領袖也顯然缺乏聯繫，以致行動起來異常緩慢。而早有準備的軍事集團，則迅速地控制了局勢，迫得希王陷於孤立，而不得不選擇了出走的一途。

那麼，康斯坦丁王當時之所以選擇羅馬，作為他暫時棲身之地，據說是有着幕後活動的原因。由於初時希王還不願離開他的祖國，而軍人執政團也希望康斯坦丁王返國，重作他們的傀儡象徵。其主要問題是軍人執政團對外交方面未能獲得有力的支持，當時除希臘派駐美、英、法、丹麥、義大利等國大使，都聲明不擁護軍政府的措施外，其主要盟國如美、英、法等國政府，亦均採觀望態度。

軍政府為爭取國際間的同情，於一九六七年杪，乃有希臘正教大主教伊倫尼摩斯等人的羅馬之行，經過兩度談判之後，雙方都曾討價還價，國王所要求的兩項條件是：㈠保證軍事執政團首長巴柏多波羅斯辭職，停止修改憲法及保留國王原有的大部份權力；㈡立即舉行大選。而軍政府也提三項要求：㈠是拒絕王太后返國；㈡是清除所有軍政府認為敗類份子的王族人員；㈢是國王統治國家，不得干涉政治。這一來，國王與軍政府所進行的幕後談判，距離越拉越遠，因而令到希王一直流亡國外。但據最近叛抗軍政府的驅逐艦艦長巴柏斯在羅馬指出：「現時雅典政府不僅已被共黨滲透，且已被控制；它們受了北京的唆使，故決定廢除王位。惟希臘正規軍官，則多半反對此舉。」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陳毅與韓德勤達成諒解之後，回到泰興安心佈置下一步棋，一方面對韓德勤盡量敷衍，函電往返，執下屬之禮甚恭，一方面又同李明揚加緊聯絡，由李明揚居中與李長江也發生聯繫，從李長江方面傳來消息，日本皇軍對陳毅作風頗爲欣賞，願意在可能範圍予以支持，陳毅在韓德勤、李明揚、日軍三方面均取得好感與諒解，更可放手去作。

初步採取蠶食政策，這時江蘇省政府遷去蘇北興化，陳毅就將新四軍佔地擴展到泰興屬的黃橋及泰縣屬的姜堰、曲塘，這些地方雖是小鎭，但都是要衝，來往商賈必經之地，新四軍就在當地設卡收稅，消息很快傳到省政府，韓德勤去信查問，陳毅回信說是部隊生活太苦，不得不收稅作爲挹注，韓德勤明知不妥，但也無可奈何，只求彼此相安無事，可以作一個平安的省主席，也就於願已足。因此明知新四軍是個禍患，也抱着拖一天算一天心理。

陳毅雖然在江北佔了幾個據點，但自知兵力單薄，尙不敢對韓德勤發動大規模進攻。因爲在韓德勤指揮下的地方團隊，保安旅數字龐大，加上還有一個正規的八十九軍，這個軍也是顧祝同的私家軍隊，由顧祝同傳給韓德勤，韓德勤當了副總司令之後軍長換了李守維。其戰鬬力究竟如何，陳毅不甚了了，但是面對着中央軍一個軍，陳毅也有點膽怯，不敢輕動。

就在這時，劉少奇以華中局書記身份到了泰興。劉少奇由延安動身時，毛澤東特邀他到窰洞晚飯，討論今後的工作重心。毛澤東說道：「少奇同志，你的工作能力比我強，派你去華中我非常放心，不過，有幾個要點我們要商討一下。」

劉少奇說道：「我就是要請主席指示。」

毛澤東說道：「第一點你要切實記住，咱們絕不抗日。」

劉少奇當時不由得一怔，問道：「主席這句話怎麼講？」

毛澤東笑道：「你仔細想想，不是日本皇軍進攻中國，咱們有今天嗎？就算國民黨不徹底剿共，把紅軍收編，也一定一個師調去一處，不會容我們保留一個單位的。」

劉少奇點下頭：「國民黨方面沒有談過這個辦法，不過，如果不打仗是可能調開的。」

毛澤東繼續說道：「紅軍收編後我們怎麼辦，到了南京還是當一名委員，參議之類閒差使，那有今天。」

劉少奇說道：「主席分析的對極了，主席到了南京，還可以當一名國民政府委員或者行政院政務委員。我們最多也不過爲一名參事，專門委員而已。」

毛澤東說道：「所以我們一切都是日本皇軍所賜，知恩報恩，是中國人的美德，若是恩將仇報，就不是人了。」說着仰脖子乾了半杯白蘭地。

劉少奇也不好插嘴，只有點頭。

毛澤東說道：「再說日本聲言是打國民黨，實在是打蔣先生一個人，與我們全不相干。我們爲什麼要抗日。」

劉少奇說道：「主席的指示我一定記住，命令部隊盡量少同日軍發生磨擦。」

毛澤東說道：「僅僅避免磨擦還不夠，必須要發生聯繫，配合作戰。」

劉少奇愕然道：「配合作戰，同誰作戰。」

毛澤東笑道：「當然是同國民黨的軍隊作戰了。」

劉少奇說道：「我們在邊區已經趕走了國民黨的行政官吏，擴大邊區，但是同日軍配合打國民黨的事，尙未曾有過。」

毛澤東說道：「沒有關係，一切都可以自我作主的。」

劉少奇仍然有點猶疑，遲遲未開口。

毛澤東說道：「少奇同志，你也該看得出，我們在中國爭奪政權的對手是國民黨不是日本皇軍，所以日本皇軍不是我們的敵人，國民黨才是我們永久的敵人，我們必須要把全付精力用來對付國民黨。」

劉少奇說道：「好的，我一定按照主席指示去作。」

毛澤東說道：「根據這個原則，你到了華中地區，凡是有我們部隊處，就盡量發展組織，擴充部隊，擴大佔領區，遇到國民黨的地方團隊，能獨力吞下的就自己吞了，不能吞下的就勾引皇軍來打，兩路夾攻與以消滅，只要日本皇軍佔領區沒有國民黨軍隊，問題就簡單了，皇軍佔領城市，我們佔領鄉村，皇軍最後是要撤了走的，到時一切都是我們的了。」

劉少奇說道：「主席的原則正確極了，我一定盡力去實行。」

毛澤東說道：「還有一點，你要拉緊陳毅，最好能把他同項英拆開。」

劉少奇夾了一條海參向口裏送，聽到這句話當時送不進口，又放回碗裏，看着毛澤東發怔。

毛澤東笑道：「你不要緊張，我一說清楚你就不覺得奇怪了。首先要說的是項英那個壞蛋，從在江西時就同我作對，要不是你同德懷同志從旁助威，我眞會被他害死。」

劉少奇笑道：「那也不是他個人的事，他背後還有人哩！」

毛澤東說道：「我知道，我知道，到現在還是那個人替他撐腰。但是，那個人我們惹不起，他是我們同國民黨中間的橋樑，而且直線通天，如果同他鬧翻，這條線就斷了。」

劉少奇說道：「我們不惹他，也無法惹項英。不如暫時放下將來再說了。」

毛澤東搖頭道：「不是這樣，項英這個混蛋野心太大，在皖南的雲嶺要建立第二延安，如果任由他搞下去，可能還會出現兩個黨中央的。」

劉少奇問道：「主席的意思預備怎麼辦呢？」

毛澤東說道：「這步棋要下在陳毅身上，你到了華中拉緊陳毅，要他盡量製造磨擦，襲擊國民黨的軍隊及行政機構，火頭能點多大就點多大。由於他是新四軍，國民黨一定把賬記在項英頭上，這樣就可以斷絕項英投靠國民黨之路。」

劉少奇問道：「項英雖然不服從主席，但也是十幾年老同志了，怎會投向國民黨。」

毛澤東笑道：「少奇同志，你剛才還提到項英背後的那個人，那個人到底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除去蔣先生同那個人之外，沒有第三個人明白了。試問有那個人在背後牽線，有什麼事作不出。」

劉少奇說道：「就這樣，我一定按照主席指示去作，希望能拉住陳毅。」

毛澤東說道：「少奇同志，只要你肯作，從來也沒有作不成的事。」

劉少奇領了毛澤東的錦囊妙計到了泰興，見到陳毅詢問當地工作情況。

陳毅說道：「我們現在作的都算不錯，陳泰運部被我們消滅了，韓德勤經過我的統戰工作，也都十分合作，日軍方面通過李長江，彼此也都有所諒解。」

劉少奇說道：「陳毅同志，你的工作能力實在很強，與毛主席的要求相差不遠，你再努力一些，就可以完全吻合毛主席的希望了。」

陳毅問道：「我還有什麼地方未能吻合毛主席的希望。」

劉少奇說道：「你的工作進度太慢，照你自己說，消滅陳泰運部已有兩個多月，爲什麼靜止不動，不再找另一個目標呢？」

陳毅說道：「這事確實有困難，目前南面是李明揚的部隊，那個老傢伙吃喝嫖賭抽鴉片，要打他是反掌之易，可是，我們現在靠他同日本皇軍聯繫，如果把他打垮了，這條線就斷了，他手下最忠心的大將李長江已經受汪精衛編爲和平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必然會報復，常着日本皇軍來掃蕩，我們在泰興就呆不下去了。」

劉少奇說道：「這條線當然斷不得，你千萬不要惹李明揚，還同他保持密切聯繫。」

陳毅說道：「北面是國民黨正規軍八十九軍防地，我恐怕打不贏。」

劉少奇問道：「你對八十九軍的了解如何？」

陳毅說道：「若就國民黨正規軍的水準來說，並不算高，但是到底是正規軍，武器精良，官兵都是正途出身，不是打陳泰運的游擊隊那麼容易。」

劉少奇沉吟一下，說道：「我們的大前提必須消滅八十九軍，驅逐韓德勤出蘇北，全部佔領蘇北，至於技術方面如何安排，就看你了。」

陳毅說道：「逢到打仗的事，都是粟裕同志指揮，最好把粟裕同志找來一齊商量。」

劉少奇點點頭，陳毅就打電話找粟裕，不大時間粟裕來了。

陳毅說道：「粟裕同志，少奇同志轉達毛主席的指示要我們打八十九軍，逢到打仗，就要靠你指揮，你說這個仗怎麼打？」

粟裕說道：「單靠我們這點力量去打八十九軍是絕對不夠的，除非能增援部隊。」

劉少奇問道：「你們新四軍方面怎麼樣？」

陳毅說道：「新四軍在江南部隊多數都還在皖南，距離甚遠，而且那邊還有任務，未必能調得過來。」

粟裕說道：「最好能從山東方面增派部隊，可收南北夾擊之效。」

陳毅說道：「這個辦法最好，韓德勤那個飯桶本不會打仗，一旦發現受到兩面夾擊，他就不知怎麼辦好了。」

劉少奇說道：「這個辦法可以考慮，我去電延安，請黨中央命令在山東的徐向前部南下，兩面夾擊。」

陳毅說道：「我還可以同李長江商量下，要他慫恿日本皇軍出來掃蕩，三面夾擊，就萬無一失了。」

劉少奇說道：「好的，我們就這樣分頭進行，但時間不能拖延太遲，總以一個月爲限，你們這方面可要加緊準備，打起來就以你們爲主力。」

抗戰武術談

張仲仁

回師整訓論功行賞　上司厚愛永誌難忘

在訓練期中，有一天訓練兩輪及三輪摩托車，忽然天下大雨，我急叫各學員趕快找地方避雨，我和兩位班長及副班長，匆匆忙忙冒着雨收拾好車輛。那天的雨，來得又快又大，等我們收拾好車輛，已被淋成了落湯鷄一樣，訓練也只好中途停止。等到雨停，時間已近黃昏，全隊回營房休息。白天淋了這場雨，誰知當晚我就病倒了，發高燒兼且神志昏迷。班長漏夜去團部請軍醫來診治後，一點也沒有退燒；軍醫第二天又來診治，還是全無效力。隊長平日管束全隊官兵是相當嚴格的，但他對我特別愛護，這次看見我忽患重病，軍醫治療無效，而我一直在昏迷中，他眞慌了手腳，不知如何是好。到第二天下午，他找屋主詢問，附近有沒有中醫，但鄉下沒有中醫，要到城裏才有。直至第三天我才清醒點，唯高燒未退；一天兩晚因昏迷不知人事，班長告訴我才知一切情形。

我即要他準備紙筆，扶着我坐在床上，我自己寫了幾樣中藥，囑他即派人去買藥，並請屋主幫我煲。一方面着人去報告隊長，說我已清醒了，要他不要擔心，我自己能醫治。這是因淋了大雨，引發的惡性瘧疾（俗稱燒擺子），普通瘧疾有熱有冷的，這種惡性瘧疾好厲害，燒得好似身在焗爐裏面一樣的熱，一直要燒到自己慢慢退熱爲止。在頭一服中藥服下去後，到夜晚燒熱稍減退了點；接着改用瘧疾藥：常山、草果、柴胡、青蒿等加黃芪、黨參，服了三劑，退除了三分之二的熱度，但熱還是不能盡退，全身軟弱，行路腳發抖。

第四天上午，隊長帶同兩位女客來看我，眞使我想不到。因我上期受訓時，在修理工廠認識一位羅股長，他患咳嗽及背上撞傷痛；經軍醫治療無效，偶然談起，我就說試試給他醫治，竟然將他的病醫好了，因此他記在心中。有一次他問我說：「受訓有什麼困難嗎？」我說：「別的困難是沒有，只有觀測計算一科，我的算術根基不好，趕不上。」羅太太在旁聽得我這樣講，她就笑着說：「我幫你補習好嗎？」她是西南聯大的學生，教我綽綽有餘，我欣然接受好意。從此我抽空就去羅家補習算術；羅太太又會音樂，還教我學歌譜及歌唱。這次由前方調回後方，每星期均有兩次去看他倆夫婦，並繼續請羅太太教算術及音樂。另外一位是我第一連連長的家眷，住在羅股長家不遠，連長曾囑咐我時常去探望他太太，他並寫信給他太太，要她照顧我的起居。因此我和他們兩家，在私人感情方面，是比較密切的。我這次生病，我們隊上的採買在市集買菜時，偶然和羅股長的勤務兵談起，勤務兵就告訴了羅太太。當兩位太太聽到我生病發高燒，來勢利害，很是擔心，兩人定要來營裏看我。羅太太是認識我們隊長的，所以隊長就帶她們進來。我正好服下中藥後，比較好點，唯熱度還是很高。當時我看見隊長同兩位長官的太太來到我的房間，我很感不安；因爲兵營裏面，從未有過女客探訪的事情。她們看見我燒熱得滿臉通紅，毫不避嫌疑的坐在我床沿邊，用手按我的額頭，又摸我的臉，試探熱度。這種關懷備至之情，實在可感，但也令我很尷尬，連長太太向隊長請求，要將我接到她家去醫治調養，羅太太也幫着說接出去，比較招呼好點。隊長看見兩位太太這種不尋常的關懷態度，好像有點遲疑不決。我即從枕頭下取出早兩天連長由前方寄來的信，及改正我寫給他的信，拿給隊長看，連長的信是鼓勵教導，我的信寫了隊長很嚴格，對我很愛護的話。隊長看完信後，我又取出一份歌譜給他看，上個月我呈給隊長審查的三首軍歌，是羅太太教我作的，並將上期補習算術的過程，簡單講給他聽，我說：「她們是我的長官太太，又是我的老師，連長太太也教我的國文，她們是來探望學生。」隊長明瞭一切情形後，才轉向連長太太說：「好多謝連長替我保送一位幹部來協助我，並蒙他時時教導，寫信時請代我致謝意。」並問我說：「你如願意去你連長家養病，我可准你兩星期病假。」我趕快搖頭說：「不必了，在這裏有學員可輪流招呼，同時我自己識醫治，繼續服藥好快就會好的，多謝隊長對我的愛護。」我很多謝兩位太太對我關心，要他們放心回去。她們兩位見我不肯去，也無可奈何；再三叮囑小心調理，想什麼吃，有什麼需要，可隨時派人來通知。俟她們走了後，我也鬆了口氣。自這次生病後，隊長對我更了解，但是愛護雖深，管教也更嚴，有時眞弄得我有點啼笑皆非之感。

到第五天是星期日放假，全區隊學員都不肯進城去玩，要留在營房裏陪伴我，我見他們對我這種熱誠，很是感動。我對兩位班長說：「大家高高興興在營房裏渡假，我這裏有錢，你可派人去買豬肉菜麵粉等，準備包餃子滾麵條，今天人多可多買點。還有請屋主幫忙買一隻大黑狗，沒有黑的黃色毛也可以；請廣東湖南籍的學員，負責燒狗肉，只要留兩碗給我，其餘的你們大家吃，不吃狗肉的，可吃餃子麵條。」

我的惡性瘧疾，要吃狗肉才能醫好，吃了狗肉，就會很快的恢復體力；這是我二十歲前，三次患燒熱病，親身體驗的治療法。第一次生病是在家鄉

，醫治多次纏綿不能斷根，在偶然的場合上遇到，吃了一餐狗肉，竟發生了效力，病霍然而癒，那時還存有多少懷疑之心；至第二次發病經過，也是吃過狗肉痊癒，我就無疑問的證實了狗肉能治癒惡性瘧疾。這次是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以後從未發過。

這次兩碗狗肉，做兩餐吃，以後就藥也不必再服，休息了兩天後，到星期三就照常出操訓練了。隊長還勸止我，要我多休息幾天。我說：「已恢復了體力，沒有事了。」有許多我們想像不到的事，就有這樣奇妙的功效。學者專家們，必定會懷疑這種不科學的事，是否眞實？然而事實確是如此，信不信由你。我本人是做醫療業務的人，是我親身經歷的治療功效，決不能胡言亂語來騙人的；或許有些人的體質，不能接受狗肉，那又當別論，如能吃的，就有功效；但如今香港這種病很少見，而且此地是禁止屠狗的，以前在大陸是公開的大吃大嚼，誰也不來管你。

在訓練的第六個月中，車棚的哨兵，曾發生過一次怪異的事情，使到一班學員，驚恐得到了下半晚一個人不敢當班守哨。事情的發生在那晚四點鐘交班時，平時都是準四時接班的，因爲下半夜正是好睡的時候，誰也不肯提早起來接班；獨有那晚例外，在四時還差一刻鐘的時候，竟然有人前來接班，上班哨兵今晚能早點去睡覺，當然很是喜歡，他絕對未想到今晚有古怪。站到下半晚，已相當疲倦，並未留心到接班人是那區隊那班的學員，將槍枝子彈帶交給他就算，管自己返回營房去睡覺。那時上下班交接，是沒有簽名簿這套手續的，因此不論來接班，交差算數，絕不會出錯。但那晚到了四點正，輪到一個眞正的學員來接班守哨，卻找不到上班是誰守哨的同學，起初以爲是偸懶躲在汽車上面睡覺，但找來找去也不見有人影，他就覺得事有蹊蹺，趕快跑來報告我，正好是我輪值星，我聽說接班學員找不到哨兵，車棚無人守哨？當即起身同他去車棚裏察看，眞的不見哨兵，我心想可能是開小差逃走了？但是開小差決不會將槍枝帶走的，我只得對該學員說：「人不見可能逃走了，還是留心找槍枝要緊。」結果在車棚外面的地上，找到了槍枝子彈帶，好好的放在一起，子彈帶還捲得好整齊的，人是不見了；這種情形，哨兵開小差逃走，是無疑問的，我隨即返回營房，查出上班的哨兵是第一區隊、第二班的學員；我就去該學員寢室查他床舖，誰料這位學員在床上睡得好好地，他並未逃走。這下可把我惹火了，在軍隊中從未有過哨兵不等接班，擅自將槍枝放下，回寢室去睡覺的大膽事件，今晚竟發生在我的值星期內，這種有違軍風紀律的事，必定要查明處罰的。雖然平日我總是脾氣好，也按捺不住怒火上衝，即將該學員推醒，帶他到車棚去問話，我本來從不願打罵學員，但那晚我眞想摑他幾下耳光，結果還是忍耐住怒氣，心想將事情問明白，再來處罰也不遲。這位一頭霧水的學員，聞說他不等接班就睡覺，連叫冤枉，他說：「四時差一刻鐘就有人來接班，我記得接班的同學身材很高大，當時因爲疲倦有點迷糊，見有人來接班，就交了槍枝卸了責任就好去睡，並未認淸他是那隊那班的同學，還在想今晚眞好運氣，遇到一個好人提前一刻鐘來接班。」我將剛才接班找不到哨兵，及在車棚外面找到槍枝的情形講給他聽，他聽後發誓賭咒的說：「我決不會沒有人來接班，將槍枝擺在地上去睡覺的，請求區隊長幫我查明此事，一定是誰在捉弄我，不然明天隊長知道，定要受嚴重的處罰。」我知道這位學員平日很守規矩的，因他也愛唱京戲，休息時常來我房中玩。聽他講述交接時的情形；下半晚是從無如此好人，肯定早一刻鐘接班，這人到底是誰？我越想越覺得事有蹊蹺。以前曾聽過，軍隊有鬧營房的事，在戰場上有鬼魂帶領打頭陣，及鬼來接哨兵的奇異怪事，當我想到這些古怪時，怔怔地站着，眞不知如何來處置才好，而口中不自覺的說出：難道是「鬼」來接班？站在我面前的兩位學員，聽到我說是「鬼來接班」這句話，當場嚇得牙齒碰牙齒，混身發抖。我見此情形，不忍心這位當班學員，一人孤零零站着受驚嚇，就同他二人回寢室，並安慰他說：「我們三人將毯子枕頭取來，今晚在車棚裏汽車上睡覺，免得當班哨兵一個人駭怕，明晚我再設法查明此怪事，但不可對任何人講今晚發生的事，免擾亂大家不安。」

第二晚我等到三點半鐘，起床全身武裝，手握大刀，悄悄的走去車棚外的通路，一處矮樹叢裏蹲着躲藏好，兩眼卻一眨也不眨的望着兩邊，靜候有何奇事發現，說來難信，剛好我的掛錶接正三時三刻的時間，只見操場左後方靠隔鄰的李子園邊，施施然走出一個人來，在我呼吸緊張中，他竟慢慢由遠行近來，看他的身材正如昨晚那位學員所描述，那個來接他班的人一，當時我心想：我們的營房在操場的右邊，學員來接班，決不可能由左邊的李子園中走出來；那邊又沒有房屋，這時我明白這決不是我們的學員；但還不能斷定是人是鬼？那晚沒有月亮，只有隱約的星光，因此看不見有反映的人影；以前聽說過鬼是沒有影子的，今晚卻不能憑影子來判定是人是鬼？我腦海裏刹時間思潮起伏，疑神疑鬼，無法自決，然該由遠而近的人，則快要走過我隱藏之處了。我當時心雖未決，行動卻毫不猶疑，立即用縱跳步法，一縱步從矮樹叢中跳了出來；右手握住大刀，刀尖向前，從這人的後面，左手飛快的抓他的衣領，想用刀尖頂住他的腰部，他就無法可以脫身。可是一切都出我意料之外，當我跳出來用手抓他時，刀尖還未向前送出，我明明的抓他衣領，竟一手抓了個空，這個人好似生了後眼睛，不讓我抓到他；不但抓不到，眼前一閃即逝，就不見了他踪影，當時視野空廣，眼前並無人影，我雖膽大，也不由得不毛管聳豎。今晚我所見到的，眞的是鬼？以前聽人講過，鬼是靑面獠牙長髮披肩的，但我今晚所見是穿軍裝，和我們軍人一模一樣的，樣子並不可怕。雖然如此，但這種從未經歷過的奇事，在親身眼前出現，使得我怔怔的站在當地，心中卻十分氣忿，忍不住大罵道：「他媽的！以後如膽敢再來搗亂我的哨兵，一刀要將你截低幾寸，你才知道我的厲害。」在深夜裏萬籟無聲的環境中，在車棚當班的哨兵，是很淸楚聽到我罵人的聲音的，跑過來問區隊長和什麼人講話，那個搗亂？要打什麼人？一連串的發問下，我也不再隱瞞的講出昨晚和剛才發生的事給他聽，聽得他張開了口合不攏來。

（未完）

中共的眞面目【一】

——看「中國之行的幾點觀感」後與王浩教授商榷

吳樹仁

一九七二年除夕，漫步香港街頭，經過彌敦道一間書店，發現夾雜在毛澤東著作有一本「七十年代」雜誌，這是一本以認識世界，研究社會，了解人生爲宗旨的在香港出版的月刊。我爲好奇心所驅使，買了一本一月號的（總第三十六期），讀到王浩教授談中國之行一文，不由得替中共拍案叫絕；我之所以拍案叫絕，一是中共的宣傳刊物竟僞裝得如此巧妙，以認識、了解、研究等誘人的詞藻來標榜它的「客觀」、「中立」；二是中共政權建立之後，欺騙手法日見進步，現在連這位數理邏輯學專家的王浩教授也受到了它的欺騙而替它歌頌了。

王教授在談到部份人士批評「新中國」問題時寫道：「在香港的許多印刷品，反而不改一向作風，傳佈很多惡意的攻擊。有人說這是因爲在西方見林不見樹而在香港卻見樹不見林。」「不過我想，找確切的缺點和造謠中傷是應該清楚地分開的。」王浩教授還引用魯迅在「華蓋集」裏講的「戰士和蒼蠅」。破口大罵「任性地隨意批評，很容易落個與蒼蠅爲伍的下場」。

我倒不知道究竟誰是蒼蠅，誰是蘆葦或者應聲蟲，不過，我總認爲這些罵人的字句，竟出現在「想藉此更有效地和在國外的知識份子共同學習」的數理邏輯學專家和教授的大作上面，似乎欠缺一種追求眞理，以理服人的學者風度。

但是，這樣的寫作手法，對我並不陌生，這不是在毛澤東、姚文元、于兆力等人的著作中，隨手可以拈到的嗎？

現在，作爲自我介紹，且讓我簡單地敍述一下我底出身：

我的小學和中學時期，是在上海和香港度過的。一九五四年，先父由於一些經歷關係，被中共「認同」，因而，舉家「回歸」到大陸定居，當我高中畢業以後，考取了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有幸地稱呼王教授爲學長）。一九五八年，在清華園煉鋼時，被中共在煉鋼火綫上吸收入黨。畢業後，留校專題研究一年，隨卽被派至國營機械廠工作，前後調動單位四處。逃離大陸之前，我是某地國營機械廠的七級工程師、生產科副科長、基層黨委委員。一九七〇年我才逃離中國大陸。抵達香港之後，現任職於某外資公司，擔任技術工作。

我前後總共在中國大陸學習、生活、工作了五千九百三十六天，八百四十八個星期（王教授只「在國內住了短短的四個星期」），而且也可算是王教授口口聲聲說的「在國外的知識份子」。王教授在「中國之行」文中表示：「有許多我個人特別感覺興趣的問題，很盼望能聽到看到別人的看法，展開一些討論。……把我若干不成熟的想法以及沒有能夠問得清楚的問題提出。」因此，我覺得我是有資格可以參加討論的。

王教授在文中有些地方說得非常中肯，他認爲他的思想受着沒有實踐的經驗，而且受到見聞非常有限的限制。如果要徹底地瞭解中共的眞面目，實踐經驗和廣泛深入的見聞，正是它的先決條件，否則，任何人也會受蒙蔽的。

在大陸生活的近六千日中，我由於工作的關係，到過北平、天津、武漢、洛陽、上海、長沙、廣州、青島、瀋陽、大連等城市，以及遼濶的農村，所接觸的階層有高級和一般共幹，高級和一般知識份子、工程技術人員、工人、農民、學生。我非常願意，把我的所見所聞及實踐經驗如實奉告，以探求眞理之所在。

一、關於「若干基本進步」

這一部份中王教授談的範圍很廣，從共黨的革命過程和成果，一直談到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那就讓我對上口徑，一一介紹吧！

甲、人民生活問題

這個問題是否如王教授所說的：現在大陸是「全國人民做到了豐衣足食」了嗎？

「豐衣足食」這四個字，連中共在國內對人民的宣傳資料也極少引用，他們到現在還提倡爲革命而節衣縮食，還提倡「爲備戰、備荒，每餐少放一把米。」

中共把物資供應對象分成兩個部份，從事農業生產的稱爲農業人口，其他的則稱爲居民。人民公社中居民所佔比例極小，農業人口的口糧自己解決，居民則採取按月配售制度（卽計劃用糧）；在農業人口之中，專門從事林、牧、副、漁的人口也可能得到口糧配售。居民之中，每月平均配糧十一點二五公斤，按年齡分別，老人和兒童配六——九公斤，成年人約十三公斤，中學和大學生可達十六——十七公斤，這是南方標準，北方稍高於此數。售價是每五十公斤人民幣十五元左右。由於國家糧倉採取推陳存新的方針，供應的都是陳糧。此外，每人每年可配棉布四點五公尺，如果要買棉花、毛巾、襪子等，卽在此配售量中扣除。每人每月配食油零點二五公斤，食糖零點二五公斤，肉類零點七五公斤，魚類零點七五公斤。每戶人家每月獲配火柴四小盒，肥皂每人每月獲配半塊（相當二安士牛油的體積），這個標準是一九七〇年我逃離大陸時的標準。據悉，現在仍然沒有增加。

但是，在國營工廠中，可以獲得糧食部門提供的一定數量的「機動糧」、「機動食油」，用以補助高溫、高空、潛水、重體力以及接觸有毒物資工人的。學校也同樣有機動配額，對象是從事系統體育訓練的學生。

（「江南啼痕錄」續稿未到，暫停一期）

萬人意見

與宓琴商權張炎之死

逕啓者：本雜誌二八九期，江南啼痕錄三十五節：鄭坤廉害死張炎？抑張炎自入迷途，與事實頗有出入，茲將當時事實提出，與宓琴先生商權。查民卅三年夏，湘北第四次會戰失利，柳桂緊張，當時張炎任第四戰區長官部高參，不隨部後撤，以組織民眾團隊抗日為名，潛回其原籍吳川縣樟山村鄉間，秘密與土共密謀，待機叛變，內中秘密，已被某團隊探悉，密報高雷指揮部，第七區專員公署防範，同年秋初，佔據粵南雷灣之敵北患，國軍六十四軍一三一師，首當其衝，傷亡慘重，奉令後撤至廣西省桂平整補，此後粵桂南廣大地區，僅有地方團隊防守，張炎則以時機不可失，乃於該年冬間，與土共會合叛變，以迅雷手段，襲擊吳川縣長鄧合，將該縣團隊，及沿海警備區第一大隊繳械編入其系統，連同土共，計一千四百餘人，最初進出吳川縣北，化縣南，廉江縣東之赤嶺村，以電威脅化縣縣長龐城，與他一致行動，電話商談之久，竟達二十四小時，龐因感於公誼私情，無法交待，乃吞槍自殺（龐為張炎在十九路軍時團長）同時茂名之高雷指揮部，以事機嚴重，迅派幹員赴化縣，將該縣動員委員會秘書文兆昌扣留槍決，（文為張炎得力助手）及組織強力追勦隊伍，跟踪追勦，在某團隊方面，除遵守高雷指揮部電令，派隊截擊外，同時亦奉戰區長官電示，初電云「××兄光中之事（卽張炎）諒為地方激成，希就近幹旋，逐其來部……」次日再奉示云「張炎不顧國家安危，創禍南路，除飭六十四軍全部南旋追勦外，着該部就近協勦，早日敉平，安定地方，以利抗戰……」等，次日張炎則在化縣西，廉江縣東地區，與高雷指揮部派出部隊接戰後則向西逃，至廉江縣西武陵墟，將該縣留守自衛中隊繳械，及親函致該縣長黃鎮，獻出金庫糧倉槍械，同作民族英雄，復以電話要該縣長親自與他談話，正在猶豫不決之際，適予在前方歸來，堅勸自己長官與張炎通電話，以國家民族大義責他，懸崖勒馬，反省歸來，如不聽從，乃兵戎相見，並將戰區長官最初來電，交黃縣長派員送達，彼知某團隊已合駐一地，實力非輕，各個擊破，更無可能，又以戰區長官，不責其過失，仍要其回部，當晚乃退至該縣屬之丁草村宿營，張炎部忙於徵糧豬雞造飯，張炎夫婦，則分別與男女土共跳舞狂歌，在全無戒備之際，被高雷指揮部派出部隊追至，從容包圍，將追擊炮位，輕重機槍位置，部署妥當後，一聲進攻命令之下，周圍強烈火力，使張炎千餘之眾，無法應戰，只有尋隙突圍逃走，脫離包圍網後，即夜潛回敵後，迷失方向者，均被截擊隊伍消滅，而張炎本人，及隨從十二人則化裝平民，向廣西逃走，至博白縣屬車田墟時，被當地自衛團隊截獲，押解專員公署扣留審訊，於次年春間由第四戰區長官發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蔣公手令就地正法，從此以後，自由地區，始稍安靖，而專心對付日偽。

萬人雜誌一長期讀者上

六月二日

五月逃亡潮十一週年紀念大會

給海外學人留學生的公開信

敬愛的學者們、專家們、留學生們：

我們是十一年前在那震動世界的五月逃亡潮中，逃離毛澤東集團血腥統治下的大陸，回歸到　蔣總統領導的中華民國的一群中國人。在這漫長的十一年中，我們在政府無微不至的照顧下，在自由地區同胞的關懷、幫助下，不但過着豐衣足食、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且每個人都建立了自己的事業基礎：我們之中許多在大陸失學的，來到台灣後由政府輔導，完成了學業，今天不但有學士、碩士、博士，而且有超博士，在國際學術界有聲望的也不乏人；我們之中許多在大陸由於「家庭成分」、「個人出身」而無法結婚或被迫拆散婚姻的，在台灣都找到了情投意合的伴侶，成立了幸福的家庭；我們之中許多在大陸由於政治或思想問題被整肅而失業，在台灣也無不依照自己的志趣，分別適材適所地獲得了滿意的就業。回首前塵，我們深深覺得我們當年的選擇，是完全正確的，因爲我們所歸向的是正義天堂和自由民主，而我們所背棄的則是黑暗地獄和邪惡暴政！

親愛的朋友們：在我們歷史上最混亂、最黑暗、最反常的這二十四年，我們這一群人在台灣海峽兩岸分別有十三年和十一年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經歷，也就是說，對現存於中國土地這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制度，我們都有切身的體認。因此我們深信，任何人也不比我們更有資格替中華民族這一段歷史作證。中華民族的成員應該認同於誰？應該向何處回歸？我們應該是最具資格也是當仁不讓的發言人。

最近我們看到一兩個定居在外國而且入了外國籍的也算知名的讀書人，所發表的一些奇妙得近乎荒唐的言論，他們憑着有色眼鏡和蜻蜓點水般的去大陸走了一趟的一鱗半爪經歷，就妄稱毛澤東集團統治下的大陸應該是所有中國人的歸宿。姑不論他們居心何在，我們必須嚴肅地指出，他們替毛共宣揚的關於中國大陸人民目前的生活條件、政治待遇、毛共政權的統治手段等等情況，是與實際完全不相符的。他們也許並不是存心捏造事實，而是本身也上了毛共的當；但他們這種不加深入探究就輕率發言的做法，是有損他們自己的令名並可能導人於錯誤的不負責任的行爲。我們對此是不能贊同的。譬如說：所有曾在人民公社之下生活的人能體會到，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殘酷的一種統治、搾取的制度，而某學者竟抬着毛澤東的唾餘，說這是「根本改造中國不可少的一個工具」；「思想改造」是摧殘、迫害知識分子最殘忍的手段，凡是遭受過這一磨折的必定抱恨終生，而某學者竟說它「沒有什麼，只是要人不輕視勞動」；毛共屠殺人民值如砍瓜切菜，較之異族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猶過百倍，而某學者竟稱「這是建造一座大廈必須淸除的殘磚破瓦」；大陸同胞百分之九十以上在飢餓死亡綫上掙扎，某學者竟根據他在北平受毛共招待的水準，侈言大陸同胞豐衣足食！諸如此類的「言論」，不但是他們本身的恥辱，簡直羞辱了知識本身，和自由世界的所有知識分子。這種「言論」的發表，實際上在當前的歷史舞台上扮演了混世魔王毛澤東的幫兇角色。當然，他們有的入了美國籍要吃美國飯，不能不多少也站在美國知識界的時尚中做作一下，但我們希望他們，敢作敢當，乾脆表明是站在美國的立場發言好了，不要再魚目混珠。

所幸的是，絕大多數的我國旅外學人和留學生，都是忠愛國家、民族，堅持眞理、正義，忠於知識的。其中不乏爲解救大陸同胞的苦難，推翻毛共政權而奮鬭不懈的戰士。我們對這些與我們志同道合，並肩携手的人們，致最高的敬意，並祝他們在光復大陸，挽救中華民族的偉大事業中多所成就。我們在大陸生活過十幾、二十年的切身體驗和了解，我們可以向你們拍着胸脯，證明大陸同胞，至少有七億以上，是要向中華民國認同和

回歸的，而且現在還在用實際行動來為我們的話作證。希望你們正視這一事實，尊重多數的民意！

我們期望被毛共所誘騙和脅迫，在思想上和行動上入了歧途的人們，迷途知返，擦亮眼睛，冷靜情緒，在鐵一般的事實面前，不堅持自己的錯誤，毅然決然地與毛共一刀兩斷，回歸到仁民愛物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之下，回歸到絕大多數大陸同胞早已「認同」了的中華民國的立場上來。只有這樣，對於國家民族，對於各位自己，才真正有好處。

五月難民逃亡潮十一週年紀念大會主席葉蔭等四百五十人同上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五月廿一日於台北

過來人談共產社會

萬人傑先生：

久仰了！本人是個工人大佬，客氣話不說，為了志同道合，以我有限的文化，盡點做人的責任，共同揭發共黨的真面目，好給後輩借鏡。我這篇不成文的東西，未知可否刊於「萬人意見」，請先生代為修正錯字。

弟陳水敬上

七三年五月廿九日

當共產黨主持開一個大會時，由中央至省縣區鄉等推廣下去。當時本人經常在區裏聽大課（即開大會），當大會經一段落傳達了一個問題後，就得要分組討論。在分組討論時，每個組員都要發表意見（比如在某期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代表），中共黨人作所屬縣區鄉早已內定了這批積極分子，選票裏已指明某某或幾多的紅潮積極分子，選民們只有寫上選票上的人，根本沒有選擇其他人的餘地，亦不敢選其他人。

如果你不選選票上任何一人，共黨會問你為什麼不選？對選舉有何意見？或你思想上有什麼問題。之後，便同你一系列洗腦，其時你就不勝其煩，在共產社會裏不發言的自由也沒有。

在共黨社會裏工作，工人就是工人，農民就是農民，永世不得轉業。除了學者、教授、高級技藝工人，或高級共幹，這些人較工農好點。最慘是給共黨趕下鄉生產，靜靜跑回城市的工人或學生，變了「黑人黑戶」，其苦況不堪為外人道。

何謂黑人黑戶？共黨用軟硬兼施趕你下鄉時，已經把你的戶籍一起遷去你所下這條鄉或村落籍了，下鄉的青年工人、學生受不了共黨的剝削，跑回城市時變了無戶籍，其時以共黨的說法是「黑人黑戶」，沒有戶口就沒有米糧配料，在城鄉流動，這種戶口者迫得要食高價糧，此種高價商品是共產黨資本集團，比本港資本商人還投機。

這種人食無時候，睡無定址，在城市幹其打游擊散工，以上這些人的做法是避免給共黨發覺查出再度捕入集中營，慘無人道的奴役，這大批大好青年就給共產黨迫得東走西跑度其淒涼無目的歲月。這些人只有一個目的，伺機逃離社會主義天堂，跑來香港資本主義地獄裏求生存。如果不是親身體驗過這般苦況，無法了解共產黨的本質，共產黨的憲法裏註明有遷徙居住自由、有集會自由、有工作自由，此等法例只適用於共黨集團高官，普通老百姓無權享受。魔鬼的面孔外表是美麗的，他的美麗謊言更令你迷惑。

當你落入他的圈套時，他便露出猙獰面孔。其時你欲哭不能，欲退無路。「回歸」「認同」的大好青年們，聽聽我這個四十多歲的過來人語，決定你們的前途吧！

遷址啟事

為了兼顧會務工作，從六月九日起結束九龍彌敦道診所，暫時搬進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萬人會所辦公並照常應診。

辦公時間：上午十時至一時，下午三時至六時

電　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傷科針灸中醫張仲仁啟

老查枉費才高八斗 立場不如販夫走卒

萬先生：

牛馬集萬人雜誌我經常看。同時我也經常看明報，因爲它有鄉土版，和自由談及幾個專欄作品，適合一般無多大時間的工人大佬看。

由此知道您們一些事項。不久前，李光耀總理在星洲說過一番話，有涉及香港的內政。當時李曾受香港朝野及報業人士大舉抨擊。萬先生的牛馬集有數次說及查先生不敢評論，是碍於姊妹幫在星。不多日，查先生把李說過全文，轉錄於社評，很像有「君子」風度。再過不久，他的報「集思錄」裏有一段，好像是「魔鬼有了電視台」，這篇文好像由胡菊人代表查良鏞回敬您。之後，地車之辯，我覺得萬先生風度不夠，還有鴛鴦蝴蝶派一說，更氣得您跳高七尺。

萬先生怪不得您說台灣朝野人士不是此等老奸巨猾對手。

明報初期向左，周瑞瑜投奔英國後，明報向右轉，當時自由談開得十分燦爛。暴動時期查先生幫過港府一大把力。我們市民也有感於當時的敢說敢爲，影响了當年執政的戴麟趾，致有今天安居樂業，否則香港前途不堪設想。

今天明報社評欲向左轉，自由談開始變質。記得不稱中共稱中國。記不起在某份晚報看到雷健先生爲文向查先生當頭一棒，打得他如牆頭草兩邊擺，他尙未走到一朝學得胡人語的地步，他雖然學貫中西，才高八斗，他的立場，比不起我們一個販夫走卒和工人大佬，更比不上在大陸上親身體會過共黨甜頭的逃亡人士。如萬先生說他遊台後也不敢在社評說公道話。沙翁赤足集這口炮，也向社評開了一火。他忘記了大公報的筆戰，左派人列他入六大漢奸之一，以共黨的本質，任你如何積極，將功贖罪，共黨的運動如江河之淚，一淚冚不到你有第二淚，始終把你的祖宗十八代的罪狀也數出來，歸根到底，鬬爭完送去勞改場，度其終身。查先生那有不明之理？

我眞費解，他有這麼學識，立場如許兩邊擺。台灣當局看出了，請他一遊，望他回心轉意。他目前的處境，比誰還尷尬。

萬先生，我不是有愛於查，請今後盡量少抨擊，如共黨說團結就是力量，互相論敵，只有中了共黨圈套，益了共黨統戰宣傳。先生，這看法對否？最令人洩氣，如星系也有人回歸觀光，我說未能親身體驗過共黨的甜頭就不知其中眞象。萬先生，難得有您如此堅定立場和魄力毅力，使人萬分欽佩！如以所知和先生說說，費您神，文字未能表達我心意，錯字多多，請勿見笑。

陳冰敬上（七三年五月卅日）

潮州人閒話 主教之死

敬啓者：讀報得悉徐某瓜咗，條氣順晒。玆寫上這篇東西，希能在「萬人意見」亮相。鄙人是潮州人，爲使話句比較生猛，用了一些本地話，請指正。此致萬人傑先生。

潮州人敬上

甲：喂，除，除，除。

乙：快的入厠所啦，一陣除唔切，拉咗出來就羞家。

甲：我唔係內急，你同我定啦。

乙：唔係急除乜嘢卦？

甲：係話姓徐個主教忽然瓜咗。

乙：乜話？年前主張教友要學習「適應」共黨，先排又話殺人犯蔡國昌唔使填命個條友？

甲：係啦。

乙：個條友，身爲主教而唔講「道理」，成日搞搞震，居然有膽話蔡國昌殺人前，唔知要填命都敢死。

甲：照你咁講，蔡國昌殺人一定要填命？

乙：當然啦，不過現在又唔同講法。

甲：你又有乜嘢高見？

乙：因爲地府雖少咗個蔡國昌，卻多了一個徐誠斌，一樣計數。

甲：照你咁講，徐主教豈不偉大過耶穌？

乙：呢個世界有所謂偉大唔偉大嘅。

甲：講開又講，專心教務先係佢份內事，咁多事做乜？

乙：話你懵佬卽係懵佬，你又點知人地凈係做主教呢？

甲：唔通另有兼職？

乙：咁我又唔敢肯定，不過我就覺得搞「適應」就唔係教務。

甲：佢對政治咁有興趣，當年跑來香港做乜？

乙：當年點同今日？好彩佢鬆得早，唔係早被鬬死。

甲：現在又點樣？

乙：現在就唔同啦，人家現在係主教，身價重了，利用價値高了。

甲：身價可以賣錢咩？

乙：所以呢，點極你都唔明，年前之所以在大搞「適應」就是撈之道，他日毛共眞能來港，好可能撈到一官半職。

甲：乜話？主教做官？

乙：好出奇咩？

甲：咁又有乜×用？

乙：唔好話冇用，有朝一日，教皇要與毛潤之打關係，這位英文了得的主教就派用場了。

甲：咁又係！唔怪得佢咁賣命。

慈悲頌

潔盧黃仁祐

港督最近不批准赦免一名殺人犯死刑，有七十一位宗教法律人士去電英首相及國會領袖，請求欲扭轉原判，援救死囚，惹起此間輿論反感，視作假慈悲，因亦以反筆爲題，成慈悲

頌七律三首寄意。

其一

法外施仁本不奇，
應從眞理問良知，
漫誇上帝無原罪，
容縱兇徒更可危，
督憲既稱難赦免，
諸君何尚發慈悲，
英倫倘若盲翻案，
百萬家庭盡鎖眉。

其二

許子緣何不憚煩，
豈無事業寄名山，
飛幫賊盜如懷德，
警務人員儘瞪顏，
空對治安愁漠漠，
忍看遺禍血斑斑，
從今法律成虛設，
花落刑庭聽訟閒。

其三

基督誠然愛世人，
僅憑偏愛屬天眞，
敢言喜見開花集，
助亂誰燒野火薪，
白日驚心防有賊，
青年取命信無神，
慈悲誤用延魔劫，
導善為何不問因。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三日成稿於公主台）

一位佛教領袖說：對暴徒仁慈，對被害為殘忍。十六日見報，英女皇赦免死囚，對本港正展開反暴運動及輿論民意潑冷水，眞令人洩氣！

由「死刑」變為「無罪釋放」未免太過兒戲

人傑先生有道，逕啓者：雖未識荊，而神交久矣。萬先生為文持論不阿，浩然之氣，溢於言表，橫眉冷看，今日報界中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能有幾人？惜乎無萬人傑，只一人傑而已，悲夫！萬望先生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中流一柱足矣。彼唯唯諾諾者，雖多何益，先生以為然否？

近日來各大小報章佔面積最多者，唯蔡某上訴英京事，應聲蟲如汽水蓋輩，一反常規，均作非議。肉食者自以為此次導演手法巧妙，獨忽畧一點，羣眾的眼光是雪亮的。在蔡某上訴案發表前約三兩天，亦有一宗上訴案，是油蔴地炯格命案，高院已判決首被告死刑，迨上訴合議庭，按察司覆審，當庭無罪釋放，當日各報章均有記載，想萬先生也會過目，恕不贅述。

吾非法律界中人，什麼法理特別，對英國法律，一竅不通，但是法律不外乎人情，人人均能理解一二。「死刑」立刻改為「當庭釋放」問題並不單簡，若曰按察司覆審合理合法，則高院法官盲目，六人陪審員亦盲目。尤有進者，胡裏胡塗，隨意將無罪者判死刑，草菅人命，理應革職查辦！

若曰：高院原判合理合法，縱然有偏差，不過引渡謀殺與誤殺輕重之分耳，豈有將無罪判死刑之離天大譜？如此說來，則按察司之覆審，深文週內，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

羣眾眼睛是雪亮，肉食者自然而然不無顧慮。因此肉食者妙想天開，落力導演蔡某上訴案，有聲有色，淆亂羣眾視綫，避重就輕，偷天換日，可哀亦可憐！肉食者不特是個好導演，而且是個最佳魔術師，見怪不怪，不談它也罷。

最百思不得其解者，所謂無冕王帝者，所謂人民喉舌者，金人鍼口，人人卷舌，得毋此所謂明哲保身耶？道羣眾之所不敢言，今而後獨寄望於先生矣！

"晚雷霆拜上（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萬人協會會員入會申請表

年　月　日

姓名		別名/筆名		性別		年齡	
籍貫	省　縣			身份證號碼			
住址				電話			
興趣和專長				職業			
批准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證號碼			
學歷						二寸相片兩張	

審查部意見		會長意見	

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海角爲傭

莊順祥

(一)既知天命有何求，役役營營那得休，生殺權操騾似我，死愁長與虎爲儔，水盆未覆斜陽沒，汽灶燒殘曉箭浮，守份循規尋活計，忍將衰杜博蠅頭。

(二)一日操勞十二時，腰痠腳軟汗淋漓，明駝負重何能卻，駿馬長途豈敢辭，雨打風侵工不惰，冬寒夏熱總如之，思量栗碌形何似，愧煞連年作嫁衣。

莊先生來書畧云：「在港傭工，宰殺雞鴨，剖洗除毛，踏車送貨，自晨至暮，生活如騾，如遇年節，別人休息，爲因職責，工作轉忙」。壇主曰：該詩生活描寫，是爲實情，似此文人，甘充賤役，是賢愚倒置，金鐵不分矣。小用大才，亂世之現象也。

哀股友

退齋

消息頻傳股暴跌，驚聞涕淚滿衣裳，卻看「閘蟹」愁何奈，漫道「田雞」忿欲狂，水淺無心再縱酒，山深有伴不思鄉，可憐一覺黃金夢，萬種豪情付夕陽。

註：水淺，無錢也。山深，青山癲人院也。閘蟹，上海螃蟹，以草綑扎。田雞，也用草綑，意言股票買入，被綑不能售出也。

壇主曰：「股友」二字，爲香港方言，買賣股票之朋友曰「股友」，不加註解，國外華僑，未至香港者，易作他解。認爲是股東之友，合夥經營之意也，該詩用杜甫之韻，趣而且工，退齋先生，滑稽有趣之人也。

本飯店被匪刦

傅裕

天堂地獄不勝悲，匪盜如毛各自危，弱肉強吞無法治，嚴刑重典未曾施，持刀八賊劏銀櫃，扮蟹同人入酒池，肆意翻箱與倒匣，全盤貨幣任搬離。

香爐烽下路難行，賊勢瘋狂實可驚，入店刼財每日有，攔途越貨霎時生，銀行普遍被強掠，住戶尋常作肉羹，

港九突成匪世界，問天何處得清平。

壇主曰：香港盜匪之多，爲因法律不嚴，判刑太輕，法官仁慈，對強徒客氣，奉耶穌之道，赦救壞人，滔天大罪，感化了之，符合中國古聖先王之爲政，「省刑罰，薄稅歛」，世風復古，將來次第推行，第一步「省刑罰」。已經做到，第二步「薄稅歛」不久地稅差餉，可能全部減免，文武百官，均由倫敦出糧矣，仁風善政，偉大矣哉！前年余有詩云：

封匪

董力行

(一)感化頻施久不靈，洋官未解漢家刑，七擒七縱徒多事，兒戲哈哈到法庭。

(二)匪有窠巢賊有頭，請君入甕鬼神愁，只須首惡誅三五，赤柱明朝減獄囚。

治盜之法，中國書籍，記載極多，任何悍匪，均有良方處治，最笨方法，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請君入甕，最爲有效。區區小盜，洋官束手無策，若非過於厚道，即是低能，此點應向吾人求教，畧施小法，保證香港太平，而且殺人不多，香港每年死於盜匪之手者，不下數十百人，而盜匪本身，並無一人抵命，天下不公之事，莫過於此，當年包公爲開封府尹，兼理司法，七十二件無頭案，無一不破，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即因懂得治盜之法也，治盜一科，爲專門之學，洋官未讀中文，故不曉也。

(三)恩威相輔古今從，正直廉明世道雍，若使龍圖官島國，倫敦亦可變開封。

聞近日倫敦，也是盜匪充斥，照樣無法處治，香港與倫敦，用同樣法律，倫敦尚且如此，香港當然更無辦法矣。

癸丑端午書感和均默文

高韞賜

節令流傳原有意，滄桑變換卻無端！
裹蒸只媚牙關用，競渡聊娛眼界存！
禹甸九州成竹幕，洋場十里作桃源；
人潮海上翻新浪，空想珠江舊日船！

擾擾羣魔到幾時？瘡痍滿目感張機！
道窮亂起新潮派，荔熟空懷故國思！
屈子佐君原直士，鍾郎吞鬼是奇兒；
美人香草今何在？誰向風騷展楚辭？

附原作

梁寒操

今年又過端陽節，胸蘊幽憂感百端！
天下嗟無乾淨土，人間可有是非存？
黃魂願見重興日，赤禍眞成萬亂源！
華夏至今尊正則，民風依舊賽龍船。
得意沾沾笑短時，權謀終伏敗亡機！
涙淘一代英豪業，嶽立千秋聖哲思；
枉道求生眞小丑，強權無畏始男兒！
靈均永是輝詩國，作作生光尚楚辭。

寒操先生用台灣新編詩韻入句，故與古本大有出入。附註。

均默先生，爲嶺南第一才人，文章詩學，顯位豐功，雖「牧齋」「漁陽」，不能過之，詩中最佳之聯「黃魂願見重興日，赤禍眞成萬亂源」，千古名句也，前年余贈以「明日黃花錄」，先生親筆墨寶，賜余一聯云：「車頭倒掛一壺酒，筆陣橫掃千人軍」，其書法，勁蒼秀逸，余乃精功細裱，今日尚懸客廳，以爲光寵，壇主。

詠大陸人民

林參天

嗜殺兇殘甚暴秦，遭逢斯世命非辰，
五光十色四民服，鵠面鳩形遍地人，
胖伯變成猴子樣，富翁化作乞兒貧，
獨夫在上高高者，牛耳豬頭笨象身。

參天先生詩，俗不傷雅，雖是白話，而用字佳妙，有白樂天「元和體」韻味焉，壇主。

自遣

李劍平

廬結古溪邊　風光大自然
閒觀魚戲水　笑與鳥談天
興到尋幽去　醉來抱月眠
功名空艸艸　無爲問當年

萬人雜誌

（第二九五期）

無題



本期要目

中國人所要解決的是「大陸問題」……每週評論
所謂「超級大國」無非鑿大 毛共外強中乾虛有其表……自由客
認識中國：大陸・五四・青年……柳以青
如果俄毛打起來，我們怎麼辦……岳騫
駁斥中共「統一」「和謠」謬妄……陳立夫
股市的教訓……范約翰
武漢成為反毛大本營……胡養之
司馬遷筆下的游俠……霍大川
人海百態：未曾真箇也銷魂……萬人傑
死刑不是人類的恥辱……兆華
「援外」・剝削・逃亡和「愛國」……古鶴翔
保釣・阿Q與奴才……青冥
「毛日友協」代表團訪日活動評價（下）……黃秋
中共的真面目㈠……吳樹仁
瘟君夢……岳騫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萬人雜誌第二九五期目錄·

中國人所要解決的是「大陸問題」...每週評論 一

所謂「超級大國」無非大鑿 毛共外強中乾虛有其表......自由客 二

認識中國：大陸·五四·青年......柳以青 四

如果俄毛打起來，我們怎麼辦......岳騫 六

駁斥中共「統一」「和諧」謬妄...陳立夫 八

股市的教訓............... ....范約翰 一〇

武漢成為反毛大本營..................胡養之 一三

司馬遷筆下的游俠.....................霍大川 一四

人海百態：未曾眞箇也銷魂.......萬人傑 一五

死刑不是人類的恥辱....................兆華 一六

「援外」·剝削·逃亡和「愛國」.....古鶴翔 一六

保釣·阿Q與奴才......................青冥 一七

「毛日友協」代表團訪日活動評價（下）..............黃秋 一八

中共的眞面目㈢......................吳樹仁 二〇

瘟君夢..............................岳騫 二二

抗戰武術談.................... ....張仲仁 二四

江南啼痕錄............................宓琴 二六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七

萬人詩壇......................董力行（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九五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六月廿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國人所要解決的是「大陸問題」

六月一日出版的五十八期「盤古」刊出一篇以「一羣留港舊國民黨員」名義發表「台灣問題不容再拖呼籲國共坦承談判」的文章。首先，這篇文章所說的「台灣問題」根本就不通。台灣有什麼問題？有之那就是因爲台灣政治民主、經濟繁榮，人民生活既自由又幸福，復有一支被中共視爲心腹大患的強大國軍，文章中所謂的「拖」，就充份暴露出專制獨裁，逆潮流開倒車極端貧困的中共對中華民國屹立於台灣的恐懼與不安。

所謂「台灣問題」應改爲「大陸問題」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有台灣一省存在，中華民國就有立腳點，就有反攻大陸的一天，時間可能快也可能遲，但無人相信中共這個政權會較長時間的維持下去。所謂「台灣問題」，應該改爲「大陸問題」，因爲只要中共政權多存在一天，就使大陸七億餘同胞多一天災難。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應該站在中華民國——因爲它給人民以自由，它所奉行的三民主義適合於中國民情和生活習慣，更重要的是它全力維護中國傳統文化——也就是純粹中國人的立場上，齊心合力來談「大陸問題」，也就是共謀反共討毛還我自由復國大計。

那篇文章中顛倒黑白地說：「大家除知所謂『台灣問題』，其實並不能成爲一個『問題』，它只不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國際間重新囂張起來的新舊帝國主義和反華勢力想利用所謂『台灣問題』來乘機搗亂，想佔便宜。他們利用北京和台北之間的矛盾，將台灣與大陸隔絕開來，他們要中國人自相殘殺，他們要從中漁利」。這裏所說的「帝國主義」，如果是指美國，那正是今日中共投靠的對象，如果係指蘇聯，儘管近年中蘇共「一分爲二」，但在本質上並無不同；如果不是蘇聯乘戰後機會支持中共叛亂竊國，那裏會有北平毛澤東政權？至於所謂「要中國人自相殘殺」的說法，更是片面之詞。中華民國當局對當年侵略中國的日本尚能以德報怨，一旦回到大陸自無濫殺之理。

中共黔驢技窮搞的統戰把戲

那「一羣留港舊國民黨員」在文章中還說：「中國社會的變革已經經過了幾個階段，今天在台灣的國民黨如果深明大義，辨別是非，早日終止隔絕狀態，要回到祖國大家庭裏，其功在歷史，還是不可磨滅」。

這幾句話是藉什麼「和北京接近而適從北方南返的一位人士」的口說的，簡直是胡說十六道（加倍胡說八道）。這裏所說的中共「社會的變革」，大概不是指由「新民主主義」進行「社會主義」，因爲「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那麼大概是指「土改」、「鎭反」、「肅反」、「三反、五反」、「反右派」、「三面紅旗」和「文革」吧？若然，如謂這些也是「社會的變革」的話，儘管其名目不同，但在這些「變革」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殺人！中華民國當局就因爲「深明大義，明辨是非」，才以反共復國爲不變的國策，絕不與中共「談和」。

那「一羣留港舊國民黨員」，居然給中共當統戰走卒，替中共說話，如果他們此一舉動也「功在歷史」的話，那麼爲什麼不「回到祖國大家庭裏」去？其實，極有可能這是中共黔驢技窮自己搞的鬼把戲，不然作爲「黨報」的香港「文滙報」，是不會在六月十三日該報三版上摘要登出「盤古」月刊的文章的。

新聞以外

所謂「超級大國」無非鑿大
毛共外强中乾虛有其表

自由客客串

人口實際已增到八億以上，糧食生產趕不上，人民要再勒緊褲帶。航運比香港落後二十年，只能向英國買二手貨。到現在還是靠香港賺取外滙，不但去「大國」還遠，更遑論「超級」了。

一隻生金蛋的鷄

一九六七年七月香港遍地菠蘿，人心惶惶之際。倫敦「金融時報」發表過一篇社論，題目是「一隻生金蛋的鷄」，列舉具體數字，指出當時中共在絕對孤立的處境下，唯一外滙收入是依賴香港，只要北平仍有頭腦清醒的人，就決不會改變香港現狀。這篇社論當時起很大影響力，不僅加強了倫敦和港府維護香港的決心，很可能在極大程度上對中共有關當局起了「指導」作用。

現在事過境遷，中共在外交上已完全突破孤立，並與許多國家建立或正在發展健全的貿易關係，香港再也不是中共的唯一外滙收入之來源，那末，香港在北平當局的心目中是否仍有不要保持「現狀」呢？

對港賺錢對日逆差

一九七二年日本與中共的貿易額已超過香港與中共的貿易額。在五十年代，中共主要的貿易對手是蘇聯，當時與蘇聯的貿易額畧高於佔第二位的香港。而從一九六〇至一九七一年的十二年中，香港獨佔鰲頭，與佔第二位的日本之間有很大距離。但在一九七二年間，日本第一次凌駕香港而成為中共最主要的貿易對手。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所得的數字，迄一九七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為止的十個月中（這是迄今為止已統計出來的數字），香港與中共的貿易額為港幣三十一億二千零五萬元。依照最近美元貶值前的兌率計算，等於五億六千七百四十八萬美元，其中香港輸入五億五千二百八十三萬美元，輸出三百二十八萬美元。對比之下，中共在這十個月的對港貿易中，賺了五億三千八百十八萬美元。

日本通產省公佈迄一九七二年七月三十一日為止的七個月中，日華貿易的總額為六億一千二百零四萬美元，已遠超過香港與中共在十個月內的貿易額。但在這六億一千餘萬美元中，中共輸出到日本的貨品僅二億五千六百三十七萬美元，而從日本輸入則達三億五千五百六十七萬美元。對比之下，中共在這七個月的對日貿易之中，有將近一億美元的逆差。從這些數字可以看出，香港仍是一隻替中共生金蛋的鷄，而且由於中共的經濟發展，需要向日本和其他西方國家購買更多工業裝備，就更需要依賴從香港賺取的金錢。

中共航運比香港落後廿年

外國通訊社提到共產中國，常稱之為「超級大國」。若單從人口和土地面積來說，這個稱號可以當之無愧，但從經濟能力看，則距「大國」仍遠，更遑論「超級」。在航運能力方面，這個所謂超級大國比蕞爾之地的香港至少落後二十年。

大陸兩個造船基地是上海和大連，在一九七〇年之前曾造過逾萬噸的遠洋客貨兩用輪船和二萬噸級的油船，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客船已告淘汰，遠洋客輪的業務幾已全部為噴射客機取代，日本的船塢已在建造四十萬噸級的超級油船。中共仍在津津樂道其造船業的「成就」，並為萬噸客輪與二萬噸油船出紀念郵票。

近三年來，為響應毛澤東「備戰備荒為人民」及「工業支援農業」的號召，已停止建造大型輪船，新華社近年隻字不提大連造船廠近況，可能是為了「備戰」而改成海軍船塢。有關上海造船廠的一批最新圖片，則報導大量生產水泥船。從圖片看，這些水泥船皆與舢舨一般大小，其用途也與舢舨相同，只是成本較廉和經久耐用。二十年前香港仔漁民曾使用這種水泥船，現在則已淘汰殆盡。

大買二手貨

由於停止建造遠洋輪船，而國際貿易卻在逐步發展，因此近年來中共在對外航運業務上主要是租用香港及其他西方國家的輪船。自去年春季起，鑒於對外貿易的增加而使中共必須發展自己的航業，因此大量購買外國的二手貨輪船。

單在去年二月至八月的七個月中，就購買了五十二艘舊船，載重量由四千噸至一萬八千噸，皆是十五至二十年前的舊船，賣主大多是英國和斯堪的拿維亞三國的輪船公司。其中至少有十五艘這類舊船是借手香港的一家輪船公司代為購買的。

這家輪船公司不久前有股票公開上市，但在招股說明書中並未提到這項經紀業務。其實，這是正正當當的商業行為，何需偷偷摸摸。

目前中共向美國購買大批小麥，亦租用外國貨

船，因爲中共沒有足夠航運能力運輸這批小麥。

大陸人口逾八億？

所謂「八億人口」這個數字，迄今仍未爲中共官方所承認，雖然施漢諾親王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九日在北平羣眾大會上自稱受到「八億中國人民的支持」。一九七二年四月五日周恩來談到這問題時，會說中國人口「約七億至八億」。而早在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甘肅電台的廣播中則說「七億五千萬中國人民」。中共代表季龍在東京舉行的亞遠經委會會議上談到中國人口數字時說「七億以上」。

這些都是「估估吓」的數字，因爲自一九五七年以後，中國大陸上沒有舉行過人口普查。外國「專家」近來有估計中國人口達八億三千萬甚至八億七千萬者，這些當然也都是一味靠估。今年五月十六日發表的聯合國人口月報中，宣稱一九七二年六月的中國人口爲八億零七十二萬，與一九七一年六月的七億八千七百十八萬相較，增加了一千三百五十四萬。

中共在香港的機關報之一「新晚報」，本月五日登載一條美聯社華盛頓電，引述一名曾於最近訪問中國大陸的美國參議員（亦爲參院人口危機委員會委員）的話說：「據中國方面的統計，中國八億人口的每年增長率約爲百分之一點九，也就是每年增加約一千五百萬人。」這位參議員當然不會憑空白造，相信他的兩項數字都是中共官方供給的。

年增百分二左右

年增百分之一點九這個數字如果正確的話，證明二十年來中共在人口控制方面已有進展，使年增率減少了百分之零點三。中共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是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底舉行，並於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公佈，當時的統計顯示每年人口增長率爲百分之二點二。最近十年來，中共官方每逢提到每年人口增長率時，總說是「百分之二左右」，季龍在東京會議上也是這麼說。

以一九五七年用相當可靠的統計方法計算出來的人口數字（正式發表於一九六〇年的「人民手冊」上）作爲基礎來計算，當時人民普查的總數爲六億四千六百五十三萬，即使以每年增加百分之一點九計，那末一九七三年應爲八億七千三百九十八萬餘。

人口增糧食減

在這十六年內，僅有五年發表全年糧產數字，以當年的人口數字除糧產總數，即可得出每人平均所得糧食的數字。

一九五七年人口普查的總數爲六億四千六百五十三萬人，這一年的糧食總生產量是一億八千五百萬噸（官方數字），平均每人所得爲二百八十六點一四公斤。根據上述最低估計的人口增長率以每年百分之一點九計，推算此後各年的人口數字（因爲始終未再舉行人口普查），則一九五八年爲六億五千九百零一萬餘人，一九五九年爲六億七千一百五十三萬餘人，一九六〇年爲六億八千四百二十九萬餘人。這一年破例再度公佈糧食總生產量爲一億五千二百萬噸，平均每人所得已銳減至二百二十二點一二公斤。

再以百分之一點九的增長率繼續推算，至一九六一年爲六億九千七百二十九萬餘人，一九六二年爲七億一千零五十四萬餘人，一九六三年爲七億二千四百零四萬餘人，一九六四年爲七億三千七百八十萬餘人，一九六五年爲七億五千一百八十二萬餘人，一九六六年爲七億六千六百十萬餘人，一九六七年爲七億八千零六十六萬餘人，一九六八年爲七億九千五百四十八萬餘人，一九六九年爲八億一千零五十九萬餘人，一九七〇年爲八億二千五百九十九萬餘人，這年是文化革命以後第一次公佈全年糧食生產總數，計爲二億四千萬噸，每人平均所得應爲二百九十點五五公斤。一九七一年爲八億四千一百六十九萬餘人，全年糧產二億四千六百萬噸，平均每人二百九十二點二六公斤。一九七二年爲八億五千七百六十八萬餘人，糧產二億三千六百十六萬噸，每人平均二百七十五點三四公斤。照此方法推算，日前應有人口八億七千三百九十八萬餘。

大話怕計數

關於大陸人口的數字，這是迄今爲止最合數學邏輯的推算方法，如果大陸現有人口少於或多於此數，則其中必定有外界無法知悉的原因存在，至於確實人數，則要到下次人口普查時方能知道。

季龍在東京會議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人口增長率平均每年爲百分之二左右，糧產增加則爲百分之四左右，最近十年來已達到百分之五。」但事實上，從上述數字可以看到，糧食增產並未能夠追上人口增加，一九七二年每人平均所得糧食比十五年前減少十一公斤。

夜後八點儼然死市

最近，一些「回歸」分子前往內地遊覽了一段時間後，回到本港，多半會發表一些觀感性的文字，其中有些顯得一知半解或歪曲誇大，但有些仍然不失爲客觀和中肯。例如，一個姓薛的人，訪問了一次上海後，回到本港在左報上發表了一篇報導上海情況的文章，其中一段文字說：

「一次，我們在外面吃了晚飯，沿着淮海路（即以前的霞飛路）散步，時間約八時。可是店舖（包括飲食店）早已打烊，路上幾乎沒有什麼行人車輛。什麼燈紅酒綠，什麼清歌曼舞，夜總會的氣氛都丟進了歷史的垃圾堆。整個城市裏充滿的是寧靜。走進弄堂，回到家裏唯一的感受還是寧靜。

「據我所知，這裏的人要喝點酒是可以的，但喝醉的人是沒有的。你想賭博嗎？任何商店均無紙牌供應。麻將牌是個什麼東西？是玩具還是什麼新產品？拿這個問題去問年輕人，十個有九個是回答不出的。下班以後人人都趕回家裏，他們決不會溜到俱樂部或夜總會去消磨寶貴的休息時間，更談不到拈花問柳秘密約會。」

從這段報導中可見，即使是中共第一大城市上海，也是完全沒有夜生活的。不要說夜總會，歌廳和舞廳這些浪費場所了，就是茶樓、餐室、小食店，在晚上八時左右已經打烊。可能連電影院和戲院也不開夜場，人們下班後根本無法在外面找到任何娛樂，只有往家裏跑。所以，雖然僅僅是晚上八時，繁盛的淮海路也是店舖關門、行人稀疏、車輛絕跡，儼如死市。



大陸・五四・青年

柳以青

在這專欄裏，對於「五四」我已經談了兩篇。由於「五四」的第五十四個週年，因此，我想多談一些卻是有用的。在前兩篇中，第一篇是座談會及社會報刊所刊登的文章；第二篇是談大學教授們在學生報刊所發表的言論。這一篇我想用中共所出版的「紅旗」（一九七三年第五期）內，有關的資料。

五月份的「紅旗」，大多該是強調了「五一勞動節」的文章，可是，這期的「紅旗」，卻刊出了一組擁有四篇有關「五四和青年」的文章。計開：譚聞的「青年要站在革命隊伍的前頭」；周建人的「學習魯迅，培養青年」；朱克家的「我深深愛上了邊疆的一草一木」；顏景堂的「全心全意同工農相結合」。前兩篇是理論性的；後兩篇是體驗性的。

知識青年在山上的榜樣

現在先談體驗性的兩篇。

朱克家是雲南省的下鄉知識青年，在他接受了毛澤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號召後，「滿懷革命豪情，從上海來到雲南」的公社「插隊落戶」了。經過了四年的工作，他「從實踐中體會到：知識青年立志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確很有必要；在農村這個廣闊天地裏，的確大有作爲。」

最後，他又從平地到山寨中裏去，由於山寨裏所興辦的一間小學，「先後請來的幾位教師都不到兩個月就下山了，五、六十名適齡兒童不能上學」，因此朱克家就決定了上山寨去。因爲他覺得：「知識青年的成長，也一定要經過艱苦的磨練。」同時，他又體會到：「知識青年到農村，只要身在心也在，就會有幹不完的事情。如果身在心不在，同貧下中農想不到一起，那就會無所作爲。一個革命的知識青年，……原來，我以爲大有作爲就是要幹一鳴驚人的『大事』。有了這種看法，就會只想幹『大事』，不願幹『小事』。但是，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本來就是靠千百萬人民羣眾的平凡勞動，你一磚，我一瓦設築起來的。一個人如果小事不願幹，大事幹不了，結果是什麼事也幹不成……。要志在農村，扎根農村，不經過農村三大革命運動的磨練，不經過貧下中農的反復教育，不經過反覆的思想爭鬭，是做不到的。……在『走』與『留』的問題上，思想鬭爭勝利了，扎根農村幹革命的思想就更堅定了。去年，公社黨委推荐我上大學，把登記表發給了我，我懇切地向公社黨委請求，……我離不開愛尼族的貧下中農。……最近，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我的決心更加堅定了：應該毫無條件地把一切交給黨的安排，一切服從貧下中農的需要……。我決心在毛澤東思想的雨露滋潤下，在貧下中農的精心培育下，在邊疆農村扎根、開花、結菓，茁壯成長起來。」

如果我們不必先把「宣傳」的概念加到這一篇的知識青年的「自白」上。我相信大陸會有這樣的青年，爲了他自己的理想和出路，去上「下鄉」的道途的。可是爲數並不多，他們總是在「去」和「留」的問題上，產生一次次的「思想鬭爭」的。至於「思想鬭爭」的勝利與失敗，仍是在不可知數中。也就是因此，中共當局總得使用各種方法，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個故事，可說是中共當局要加強鼓吹的一個標題故事。

黨員・大學生的自述

廣西金城江水電設備廠鑄鋼車間的黨支部書記顏景堂，卻是另一位黨員的代表作。

一九七〇年顏景堂在廣西大學畢業後，同樣地也遇到了「去」和「留」的「思想鬭爭」：「是留在機關、學校工作，還是到基層去呢？……我的腦子也閃過一個念頭：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經受了風雨，又到農村和工地勞動鍛鍊了一年多，現在應該坐下來，在領導同志身旁跟跟班，學習領導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我向幾位老工人談了自己的想法，請他們幫助我出主意。老工人說：院子裏練不出千里馬，花盆中種不成棟梁材。要當好革命事業接班人，還要到基層去，到羣眾鬭爭中去經風雨，見世面。老工人的話，引起了我的深思。……於是，我帶着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觀的強烈願望，來到了金城江水電設備廠，在輕金工車間當上了一名車工。……在一些同志看來，我是自治區委會副主任，紅衛兵的頭頭，以爲我下廠是來蹲點、指導工作、體驗生活的。因而對我的生活安排要照顧一點，勞動任務要輕一點，指出缺點要客氣一點，商量問題要尊重一點。……經過老工人的幫助，……虛心地向有三大革命運動的豐富經驗的老工人請教……兩年多的實踐證明，發揮作用和接受再教育是一致的。一個知識青年，只有虛心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把立足點移過來，才能充分發揮自己的先鋒作用和橋梁作用。……去年春天，我擔任了廠團委書記和鑄鋼車間黨支部書記。……我牢記毛主席關於知識分子『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羣眾中去』的偉大教導。……我決心繼續全心全意地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徹底改造世界觀，把自己的一切獻給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

顏景堂的例子，相信也是寫給大陸上大學畢業生和以前的紅衛兵頭頭來看的。同時，也是寫給大陸的共產黨青年黨員來看的榜樣。

同時，他所遭受到的是怕作「語言的巨人」；怕說是「擺知識分子架子」和「擺官架子」等等。結果，他在「積極發揮作用，多做工作」下，「使自己成爲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可靠接班人」。

從上面的兩篇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共在「五四」的紀念日上，在強調着大陸的知識青年，一定要上山下鄉，並且也舉出了兩個上山下鄉的好榜樣。同時，也反映出，目前大陸知識分子青年的總態度，確是與中共所推行的「上山下鄉」政策是大相違背的，並且成了目前大陸當局一個極端頭痛的問題。

勸導青年上山下鄉

在其他的兩篇理論性的文章中——譚聞的文章，一開始就強調：「三十四年前的『五四』青年節，偉大領袖毛主席發表了『青年運動的方向』的光輝著作。在這篇著作中，毛主席發展了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思想，總結了『五四』以來中國青年運動的歷史經驗，制定了青年運動的正確路線。……毛主席指出：『五四以來，中國青年們起了什麼作用呢？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這是全國除開頑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認的。什麼叫做先鋒隊的作用？就是帶頭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隊伍的前頭。……青年是反帝反封建的一個方面軍，而且是一個重要的方面軍，主力軍是誰呢？就是工農大眾。……一定要和廣大的工農羣眾結合在一塊，和他們變成一體。……到工農民眾中去，變爲工農民眾的宣傳者和組織者。……要使全體青年們懂得，我們的國家現在還是一個很窮的國家，並且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根本改變這種狀態，全靠青年和全體人民在幾十年時間內，團結奮鬪，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一個富強的國家。』」

因此，這篇文章就鼓吹今天的大陸青年：「敢於向一切腐朽事物挑戰，他們一抓住眞理，就所向披靡」。同時，立刻強調着說：「近幾年來，幾百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以自己的革命行動，猛烈地沖刷着幾千年來鄙視勞動，輕視工農的舊觀念。這些都說明了，廣大青年是能夠同工農一起擔負起批判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光榮任務的。……爲了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下去，爲了保證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永遠不改變顏色，我國青年必須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把深入批判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思想，作爲自己經常的，重要的戰鬪任務。……在批修整風運動中，青年尤其要同工農羣眾一起。」

譚聞的理論是強調了毛澤東的；而周建人的理論卻是運用魯迅的：「五四運動到現在已有五十四週年。……在慶祝五四中國青年節的時候，回想起魯迅爲造就革命新軍的可貴精神，熱情關懷，認眞培養青年的正確態度。……魯迅把青年看作是革命的未來。早在一九二五年他就指出：『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使命。』魯迅在後期寫的大量雜文，書信，作品中，不斷鼓勵青年關心國家和社會的實際問題，要有熱烈的是非愛憎，要敢想、敢說、敢做、敢鬪爭，要同工農大眾一起，堅忍不拔，持久戰鬪。

「我們每一個青年，都應當牢記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就將一事無成這個馬克思主義眞理。青年只有在同工農結合的過程中，努力改造世界觀，轉變立足點，才能具有工農的思想感情，像工農羣眾那樣，堅定地擁護無產階級革命。」

人性覺醒在大陸

從這不斷強調青年與工農民眾結合的理論的說服工作上，我們可以看出大陸的絕大部份的知識青年，對於上山下鄉與工農結合產生了相當大的困難。

這種困難的產生，最主要的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再也沒有以前那麼發生效力，特別是在青年的羣眾裏。純教條式的統治口號總會如此下場的。

這方面可以有幾種解釋：一是這麼多年來，由於學習馬列與毛思，促成了大陸青年一代的推理和邏輯訓練，使到大陸上的青年們，對任何事物都具有強烈的分析能力，對馬列毛思當然也不例外。二是在二十多年來的批判鬪爭中，青年們也學會了種種的質問與辯護，見到一批批的人士一忽兒在上，一忽兒被推下的共產式魔術。理論與實踐很難兌現。三是以前所謂的哲學小組，只注重強調聽話和服從，並不是由推理而求客觀的眞理，只是一味否定那些不受用的思想，表面上固然不公開批判馬列與毛思，心裏面卻不能再相傾服了，於是在行動上表現了消極。四、青年們人性的覺醒，恐怕是最重要的一環。人性有時是可以被外力壓抑的，然而，被壓抑的時間不會也不能太長。固然，過渡地放肆人性，也是不能長此以往的，因此，這一代的大陸青年，逐漸地要求人性得到正常的發展，遂對目前中共的諸多政策加以消極的抵抗了，有的，竟也表現於口頭批判上。也就是爲此，目前中共對於這一強大的反動力量，也就展開了廣泛的批修整風。

誠如這期的「紅旗」第一篇文章，就是「批修整風是一次深刻的社會主義教育」的專文。開始就指出：「當前正在全國深入開展的批修整風運動，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要遵循毛主席制定的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進一步解決搞馬克思主義，不搞修正主義，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

然而，如果我們看到目前中共的某些政策，實際上是走修正主義路線的。其眞正的原因恐怕是整個大陸人民的人性覺醒上，特別是這一代的大陸青年。

中共是否再一次能夠把已經覺醒的人性在大陸壓抑呢？那就得看這次的批修整風是否一如前一時期的千萬人頭落地了。然而，人頭落地是否能抵得住大陸人性普遍的覺醒？那確是值得注視的問題關鍵。事實上，我倒贊同六月份出版的「中華雜誌」徐東濱先生所提出的「亞洲共產主義的前途」座談會的論文「老和尚與大白菜之爭」——毛澤東主義對抗修正主義——一個處於敗勢的戰鬪——的結論和觀點呢！

如果俄毛打起來

我們怎麼辦

岳騫

據法新社台北十三日電：國府某高級情報官員今天在此間說：中蘇共之間如發生戰事，國府將因應該援助那一邊的問題而感到兩難。國防部情報方面的首長葉翔之將軍因此對此間的中國郵報說國府不欲看到中蘇共間爆發戰爭。他說如果國府在上述戰爭中幫助中共，那將等於國府收回反共之立場，如幫助蘇聯則國府將失去爲國家民族之立場。他說：國府不想大陸同胞受到軍力勝過中共之蘇聯軍隊之摧殘是國府不欲中蘇共發生戰爭之原因。他說，中蘇共如不免一戰，則國府將視之爲中共與蘇共之戰，而非兩個民族間的戰爭。他說：「這種戰爭如爆發，吾人將採取毛澤東所謂之戰爭會帶來革命，革命能制止戰爭之態度。」他說，國府於是就可以發動大陸上的羣眾推翻毛澤東政權及制止戰爭。

對於這一消息的眞實性如何，在未看到中國郵報之前，不能照單全收。因爲看新聞要先看看出於那一家通訊社，自從法國承認毛幫以來，就成爲毛幫在自由世界的頭號幫凶，取代二十年前的蘇聯，十五年前的印度。而法新社對於中華民國的報導，一向是壞話多說，其立場與今日日本的「三大報」不相上下，我們不能完全相信。

但此間有一位「回頭是岸」亟圖「立功贖罪」的人，馬上抓住這段消息大作文章，強調民族大義。說到民族大義，中華民國政府及其統治下的海內外人民倒眞眞是實行了民族大義，但共產黨不足語此，共產黨在中東路事變時派劉伯承、葉劍英組織援俄義勇隊，高呼保衛蘇聯，打倒張學良。一二八中國軍民在上海浴血抗戰，朱毛共軍卽乘機進攻贛閩兩省，擴大蘇區。毛共政權成立的時刻，毛澤東在天安門上高呼「我們不要中立」、「我們要一面倒」。無論從任何角度看，也看不出毛幫與民族大義怎麼沾得上邊。

這位先生或許會說中共現在不是反俄了，在珍寶島，在裕民縣……誠然俄毛正在互噬，但與民族大義無關，毛澤東是爲了保衛自己，因爲蘇俄一心要除去這個叛徒，逼狗跳牆，不能不反蘇。如果今日毛幫仍在江西或陝北偶處一隅，大陸仍在我政府統治下，發生了珍島島，裕民縣的衝突，毛幫一定又要高呼「保衛蘇聯」，說不定會派出彭德懷、林彪爲援蘇義勇隊的正副隊長了。

中國人當然要講民族大義，但是斷不能與毛幫談民族大義。許多別有居心的人，更不要以民族大義作爲統戰的法寶。現在不是七七抗戰時，毛幫那套騙術已經失去作用了。

現在言歸正傳，也談俄毛戰爭問題，筆者在五月二十六日與萬人協會同仁舉行一次座談會時，卽曾鄭重說明，我輩反共自由人士萬不可希望俄毛之間發生戰爭。當時粗畧舉出幾點理由：

第一，俄毛一旦發生戰爭，重要大城市皆會受到核子彈襲擊，眞眞要如毛澤東的話，千萬人頭落地，但千萬人中間絕對沒有毛澤東，據說他已掏空了西山，一旦有了警報馬上如老鼠入洞，核子彈威力雖大，殺傷力仍限於平面，尙無劈山之力，決無奈毛澤東何，中國人死了一千萬，如果能包括毛澤東在內，倒也罷了，但事實上，炸不死毛澤東，死傷的都是善良的中國人。

第二，筆者始終認爲毛幫是中國歷史的過渡政權，其地位尙趕不上秦隋，只是黃巢的「大齊」與李自成的「大順」，張獻忠的「大西」之流亞，盜

賊政權決無存在之理，毛幫崩潰之期，照日本著名評論家御手洗辰雄的說法，不會超過十年，而紐約時報編輯主任沙里士更認爲在五年以內。照筆者折中看法，大概是五年開始亂，十年總滅亡。毛幫滅亡之後，收拾大陸這盤殘棋已非易事，如果再經過核子彈的襲擊，更增加了國家復興的困難。大陸同胞恨毛澤東恨到入骨又無可奈何，也許會希望俄國人或美國人來丟兩顆原子彈，連同毛澤東一齊炸得粉身碎骨，但我們在海外的人，比較能看清楚大局，萬不可有此想法。

第三，筆者還有一個看法，如果俄毛眞的善於用兵，一旦對毛幫發動攻擊，必須要切斷台灣海峽，阻止中國軍隊赴援之途，則台澎金馬都說不定會受到攻擊。

當時在座談會上是這麼說法，想必讀者中聽到的還很多。但以後想想，還覺得有幾點要補充。

第一，如果蘇俄擊潰了毛幫的軍隊，控制了神經中樞，而又成功的封鎖了台灣海峽，則大陸上勢必出現了一個一九六二年以前的毛澤東式政權，向蘇俄一面倒，呼蘇俄爲爺爺，蘇俄一定要如同對捷克、東德的方式，派兵駐紮要害之地，並控制僞軍，成立一個絕對親俄的僞政權，如此以來，我們光復大陸的時機，說不定要推到下一世紀去了。

第二，如果蘇俄成功控制了中國大陸，加上已入蘇聯彀中的印度、孟加拉，整個世界均衡勢力要起根本變化，對自由世界大爲不利，對中國更爲不利。

由於這麼許多的因素，所以我們萬不可希望俄毛發生戰爭。但世間事不如意事常八九，主觀的願望與客觀的發展往往不符，有時候大家公認爲不會發生的事，結果竟然發生，現代史上此種例子甚多，不必列舉。因此，我們也不能不作一個壞的打算，如果俄毛打起來，我們怎麼辦？

根據個人粗淺的看法，一旦俄毛發生戰爭，我們必須採取下列幾項步驟。

第一，馬上通知蘇俄，不得在中國境內使用原子武器，否則將爲中俄兩民族結下永不能解的仇恨。同時也要警告毛幫的火箭部隊，萬不可接受毛澤東瘋子的亂命，向蘇俄發射核子武器，引來滅種大禍。

第二，指名通告在長江以南的共軍頭目如許世友、曾思玉、韓先楚、丁盛、韋國清，甚至遠在四川的劉興元，立時聲明反正，在中國政府領導下爲保衛國土而立功贖罪，此種情況在歷史不乏先例，明末李自成、張獻忠相繼伏誅之後，李部頭目如劉體仁、郝搖旗、李赤心、高必正數十萬衆降湖廣總督何騰蛟，爲明朝盡死力，諸人敗亡後，李來亨率其餘衆居湖北房山，擁立韓王，延明正朔至永曆帝亡後。至於張獻忠餘黨孫可望、李定國、白文選降了永曆帝，支持西南半壁十幾年，雖然孫可望賊性不改又叛而降清，但李定國則始終如一，到了永曆帝爲吳三桂所執，絞死昆明，李定國正在緬甸整軍，聞訊嘔血而死，臨死遺囑其子不得回國，寧死外邦，不作清朝子民。

永曆帝最後十年，全靠李定國，鄭成功二人支持，李定國初封西寧王，後封晉王，鄭成功封延平王，永曆帝又命兩人聯姻，李定國致書鄭成功求婚，鄭成功答以女兒已嫁，茲有弟之女，一向親如己出，願以許配，這段婚姻是否成功，未見記載，但鄭成功以後致書李定國，皆以「老親翁」相稱。

李定國致書鄭成功，請求共同出師北伐，書中有「公其整帆飭旅，布號宣威，待我於長洋把臂，擊楫論心」之句，豪情勝慨，何遜於諸葛武侯之「出師表」，岳武穆之「五嶽祠盟記」。故筆者以向認李定國爲南明第一人，忠臣、名將、英雄、烈士，集岳武穆、文天祥爲一。但誰知他出身盜賊，原爲張獻忠義子。

人與人之間相差並不太遠，善惡之分只在一轉念間，因此，相信一旦俄毛戰爭發生，毛幫中央崩潰，江南共軍頭目勢必向政府求援，其中卽使無李定國，但決不乏郝搖旗、高必正、李赤心之流，若能善爲撫綏，可以改惡從善，爲國效勞，只在政府是否有此魄力運用耳。

第三，一旦俄毛戰爭發生，我方決不能袖手旁觀，必須劍及屨及，立時派兵在上海至廣州一線登陸，此一行動旣不關乎毛幫分子口中所說的民族大義，亦非如法新社所傳葉翔之言幫誰不幫誰的問題。我們是中國合法政府，所有毛幫竊據大陸皆是中國政府管轄領土，中國政府有權保衛自己的國土，自然有權在任何地方登陸，此是堂堂之鼓，正正之旗，毫無絲毫愧怍之處。

只有中國政府大軍在華南登陸，勸導華南共軍頭目反正，集結軍民力量，一致抗俄，先保住江南半壁山河，然後通過國際組織與蘇俄交涉，毛澤東雖是共產國際叛徒，但也是中國政府通緝的罪犯，就其一生來說，欠中國人之血債多，負於共產國際者甚少。而其出生卽是中國人，至今並未放棄中國國籍，故中國政府有權予以處置，蘇俄不得干涉。

同時更應鄭重告訴蘇俄，以俄國人之文化，知識及國力，均不足以征服中國，自身扶起的傀儡組織尚且叛變，何況中國人自己組成的政府，決不會屈服於俄國人之下，徒徒惹起兩國干戈，結成兩大民族仇恨。實際上，中國成爲一個和平民主國家，最得其利者，首推蘇俄，因爲兩國疆界之長，舉世所無，和則兩利，爭則兩傷，和平民主的中國，只求固我邊圉，與民更始，旣不信馬列主義邪說，也決不會參與共產國際的內部鬪爭，共產集團少了一個煽風點火的毛澤東，反而可以和平相處下去，漸漸變爲民主自由國家，以不流血方式結束共產主義，對蘇俄，對東歐共黨國家都是福，而幸福的鎖鑰，卻握在中國人手上，爲禍爲福，端在蘇俄當局的抉擇。

總之，不論毛俄戰不戰，中國大陸十年以內必有驚天動地大變，中國七億同胞重獲自由之日必不在遠，問題是播遷在台的中國政府有沒有辦法能接這付挑子，就目前情形看，確實不能使人無憂，蔣經國組閣之後，雖極力起用新人，但積重難返，政壇看來仍是老人世界，保守已不足，進取從何談起，原有一個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設計了二十幾年，究竟設計出什麼方案，迄無人知。政府當局對俄毛戰爭有無應變之方，亦非我輩所知，但如果法新社消息確實可靠，上述言論眞出於葉翔之之口，可以看出政府當局對此事尚未至考慮階段，更不必談對策了，是眞可憂也。

駁斥中共「統一」「和諧」謬妄

陳立夫

前言

自從美國總統尼克遜去年訪問大陸共黨之後，自由世界在精神和思想方面，打了一個大敗仗。其原因如下：

一、共黨集團在世界革命的過程中，以「和平共存」爲手段來欺騙畏戰的自由世界，達到了目的。

二、自由世界爲人類反奴役爭自由的偉大奮鬪目標而生的敵愾心，被摧毁了一半。

三、將國與國間的外交關係，劃分成政治與經濟文化兩部份，使敵我之分糢糊不清，助長了姑息逆流之囂張，並予日本以背信負義之機會。

四、使毛澤東輕視美國人爲眞正紙老虎，增加其實證而更覺自大，不可一世。

凡此均爲共黨所求之而不可得者，而自由世界領導者竟上此一大當，墮入其陷阱而不自知，不亦異乎？

共黨所最喜愛者，爲自命能合縱連橫之「自由分子」，因爲此種分子最自大自私，最易被他們所利用，歡喜戴「前進」的高帽子，無信仰，無是非，而其對國家民族則爲害最大；共黨所最忌懼者爲頑固分子（或稱死硬派），因爲此種分子能擇善固執，對主義有不移之信仰，任何欺騙手段都用不上，任何甜言蜜語都聽不進，他們站在民族文化的興亡觀點上，站在國家生存的立場上，來決定他們的信念，是理智的而不是情感衝動的，是對事的而不是對人的，所以他們能在危難震盪之中，莊敬自強，處變不驚，一切犧牲在所不計，這就是「中國精神」，也就是爲民前鋒的本黨黨員人人應具的精神。

共黨的一舉一動，都有其作用的，他何以在此時散佈和謠，佯求統一，決不是對其以往的錯誤有所悔悟，他想利用強鄰重兵壓境的機會，施展其政治的攻勢，以摧毁我們的民心士氣而已，有慘痛經驗的我們，絕不會受其絲毫影響，惟爲了使海內外不明其眞相的人士了解，姑從民族文化、　國父遺敎、共黨本質三方面作一分析如下：

從民族文化方面來觀察

㈠凡是借外國的武力來摧毁本國的武力的，如吳三桂之流，我們都知道稱之曰「漢奸」，人人得而誅之。那麼借外國的主義（共產主義）來摧毁本國的主義（三民主義），接納外國的文化而用「文化大革命」的手段來摧毁己國的文化，其爲漢奸，實遠勝於前者，其爲害於民族文化國家生存，更千百倍之，稱之爲漢奸之尤，亦不爲過，愛國家民族文化者，豈能與漢奸談和，更無統一於漢奸旗幟之下之理。

㈡中國爲文化大國，爲全世界所公認，他有獨創之主義，對外以博愛和平的人道爲基礎，對內以平等自由的達致爲標準，他不似資本主義者之重財而輕德，更不似共產主義者之重物而輕人，他重人而更重德，其文化之所以高於人者在此，我們無需向外去尋求主義，共黨在其與本黨共同抗日的宣言中，明白宣佈以服膺三民主義爲諾言，在政治協商會議所商定的中華民國憲法綱領，共黨亦同意三民主義爲吾國立國的基礎，則何以又引進外國主義到中國來，這種出爾反爾的做法，絕非中國人所應爲。毛澤東之一切作爲，全與中國文化之基本精神相背馳，是故我以「誠」而彼以僞，我以「仁」而彼以暴，我以「中」而彼以偏，我以「行」而彼以鬬，共黨存則中國文化亡，吾人爲衞道計，爲保存吾國優良傳統計，爲拯救全人類道德沒落計，我們必須奮鬬到底。

㈢三民主義是代表中國的新文化，有了他，數千年的專制政體被推翻了，亞洲第一個民主政體建立了，軍閥被打倒了，不平等條約大多數被取消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畧被擊敗了，民族自信心恢復了，吾國由次殖民地一躍而爲五強之一，而獲得了自由獨立與平等了，亞非洲的殖民地國家相繼而重獲獨立與自由了，凡此均爲　蔣總統遵照　國父遺敎領導全民一一爲之實踐，共黨無與焉。假定毛澤東是中國人，他當感戴之不暇，決不會塗改歷史事實，抹殺一切，甚至奪天之功，以爲己力。除非他是爲帝國主義者報仇，才會蔑視　國父及反對　蔣總統到如此地步。他統制了大陸二十餘年，沒有收復了一寸土，他有什麼可吹？所以毛是不是中國人，大成問題，那麼什麼叫「認同」「回歸」等等，都是胡說。他如果眞正有所覺悟，他應該首先有勇氣地「回歸」到三民主義的旗幟下，來「認同」凡是以往爲國家爭自由平等而奮鬬犧牲的，都是比他先知先覺者的國家功臣，這才是道理，否則沒有人會相信他的話，因爲過去他的信用太壞了，雖常言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若袖裏藏刀，空言成佛，徒爲自欺欺人而已。

㈣民國卅四年毛澤東來重慶，他來我家拜訪，我坦白地告訴他，我為何要反共，其理由如下：「因為三民主義是將中國從次殖民地裏解放出來，使之成為一個獨立自由平等的國家，而共產主義是將中國從次殖民地解放出來，使之單獨成為蘇聯的殖民地，其不同在此。惟已經獲得自由平等的中國人民，絕對不願意再開倒車之做殖民地的人民，所以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將來如不反蘇，人民必定反他，反蘇，則無以自解，所以共產主義或其他任何外來主義，決不適合於中國，而且會為害中國的。」毛當時的答復是：「共產主義之實行，還遠得很，所以我現在倡新民主主義。」我說：「新民主主義遠不及民權主義，標奇立異，徒滋紛擾」。他就無法置辯，後來毛竊據大陸，竟仍實行了共產主義，稱蘇聯為老大哥，強迫人民靠攏，後來，受不了蘇聯的欺騙和壓迫，不得不反起蘇來，應驗了我的預言。

從國父遺教方面來觀察

㈠中國是文化大國，在文化思想方面，雖無意用夏變夷，又怎能為夷所變，這是很明顯的，若再用為夷所變之道來制夷，甚至與夷爭世界革命領導權，天下寧有此理耶。所以國父在民國十二年與蘇聯的第三國際代表越飛會發佈了一個聯合聲明，其中第一點稱：「中山以為共產主義甚至蘇維埃制度均不能實施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實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越飛對此項意見，完全贊同，並以為中國最重要最急迫問題為完成全國統一，並取得完全之國家獨立……」這使蘇聯承認中國是獨立的國家，有自己的主義才能促成全國統一，共產主義及蘇維埃制度，是不能適用於中國。國父使此語出諸蘇聯代表的口，其意義是十分深遠的。今毛一面自卑自棄，甘受人之思想控制，一面自大自暴，期攫取他人之領導權，思想矛盾，進退維谷，何能領導人民，所僥倖者蘇聯無眼光遠大的政治家，否則毛政權尚能存在今日耶？

㈡三民主義是繼承中國的道統，採取王道的精神，使中國與其他各國和平共處，所以　國父在臨終時，尚以「和平、奮鬪、救中國」為訓，苟中國不以和平為世界倡，以七億五千萬人口的國家，自身變成帝國主義，其能不以黃禍嚇人，不受全世界列強所忌妬所圍攻，不可得矣。故吾人之思想雖偏於抑強扶弱，而吾人之做法，仍以採和平之方式，以達世界各民族平等為目的。鑒於聯合國會員國已超過一三〇國，則吾人之目的，今幾達成其大半，帝國主義者固無一願見中國之強大和統一，一旦中國成為世界革命之領導者，其能免於被列強聯合瓜分者得乎？毛澤東不明此理，以為西方人只懂強權，示之以力則低首臣服，歐洲國家及日本均為最好例子，而不知今日反共國家，亦紛紛承認中共者，乃採「殺君馬者道旁兒」之政策，捧之實足以毀之也，毀之者為誰？卽其老大哥是也。

㈢三民主義的信徒，都有不移的信仰的。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他絕對反對對外侵畧，自作帝國主義者，前節已言之矣。他在民權主義的立場，他絕對反對奴役人民，剝削人民一切自由，因為人民是主人，政府是人民的公僕；站在民生主義的立場，他絕對反對沒收人民土地的財產，而主張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他的責任使人類中之不平能平，他反對以暴易暴，他崇尚王道反對霸道，他不相信必須榨取人民的一切，才能製造出原子彈，他也無意以原子彈來威脅敲詐，所以他認為人民無需犧牲全部自由以爭取國家的自由，這一奴役人民的理論是不通的，人民如果擁護政府，他們一定自願出錢出力的；所以大陸上的人民受盡痛苦，完全是為了毛，而不是為了國，去毛才能重獲自由，是人人所同意的。其所以敢怒而不敢言者，是深信「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後將崩」的至理永存，中國人有此忍耐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毛應了解此一道理。在尼毛相晤的相片中，毛的書房中放滿了線裝書，但願他多學一些中國道理，重溫一遍國父遺教，必能領會「毛澤東思想」之膚淺與幼稚了。毛澤東在某一封信中居然推崇　國父為天才，而自詡為十次鬪垮他的反對派，並希望以後再有十次幾十次的勝利，但是他忘了他今年是什麼年齡。國家民族的存亡，不能以個人的錯誤來開玩笑，而讓歷史家來寫「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豈不謬哉！豈不謬哉！」那就太遲了。

㈣中國的處境與任何其他國家不同，甲乙丙丁的帝國主義者每一個都用其文化侵畧的手段，希望收我們為他的附庸，而我們自己如果沒有一個獨立自主的思想，還有什麼獨立自主之可言，非做附庸不可，所以我們在思想方面，不能依賴甲，亦不能抄襲乙，更不能靠攏丙、認同丁。但是甲乙丙丁的優點我們不妨採取，而自己的傳統優點尤必須保存，這就是三民主義的眞精神，民族主義是求全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絕不是自大自私的國家主義（外人誤稱之謂NATIONALISM）；民權主義是要人民有四種政權，政府有五種治權，合成一個眞正民主政體，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主義不同；民生主義是採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方法，以達致社會經濟的均平，絕不是共產國家所行的共產主義，三民主義是三民主義，惟其如此，吾人才能應肆有方，而無受制之虞。

從共黨本質方面來觀察

世人往往以其自身的道德標準來衡量共黨，那就錯了。據我所知，以之奉告：

㈠「信」字在共黨字典中是沒有的，而談判的先決條件，是雙方對於商決的事要守「信」。他們認為欺騙人是道德的，欺騙到人家是本領大，所以一切談判是他們在劣勢時爭取時間的手段，所以「打打談談，談談打打」是他們作戰的策畧。最近在越南的例子，停戰和談簽約不到一個月，違反停戰的行動已達九千餘次之多，可以為證。

㈡「恨與狠」是共黨的心理基礎，和我們以「仁愛」為出發點的革命思想完全相反，所以他們對於人性認為是惡的，沒有一個人可以信任，所以共黨代表和人家談判，必須用兩個人，相互監視，其中之一稍有差錯，馬上受到懲罰

。人都時時在恐怖之中度日子。你們看共黨派往聯合國的代表團及其全體職員，都被禁閉於旅館之中，寸步不得自由，其痛苦可以想見。一個代表國家的外交人員，而對之不信任如此，其他可以推想見之。大陸是一個大監獄，毛澤東是監獄頭子，每一個人民是囚犯，都寫了有口供（坦白書），那一個不聽話，隨時可以根據他的自白書，囚他殺他，這就是他們統制人民的方法。人人是工具，個人不能有人格，死活操之在毛。

㈢凡是中國人用來形容「小人」的話，用之於共黨沒有不適合的。例如：(1)「小人喻於利」，他們是唯物主義者。(2)「小人之過也必文」，他們句句都是假話，自己有錯設法搪塞。(3)「小人下達」，他們所用的都是下流的方法。(4)「小人同而不和」，他們相互猜忌，以鬬爭爲務（不和）。(5)「小人長戚戚」，他們天天在懷疑恐怖中度日子。(6)「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他們天天用挑撥離間的方法，去害人，去分化人，以成人之惡。(7)「小人反中庸」，他們用盡手段，來壓迫善良，偏執狠毒，好走極端。(8)「小人難事而易說（悅）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他們言不忠信，行不篤敬，一切不循大道，責備無所不至。(9)其他，所以共黨是小人集團，只知利而不知義，其所以要文化大革命者，因爲中國文化是一面「照妖鏡」，把共黨的眞相都照了出來。

㈣共黨最長於「巧言令色」，所以「鮮矣仁」，他們好比有梅毒的美女子，只可看不可與之發生關係，否則就會染了梅毒，爲害終身。她會媚人，其結果是要你的命。他們又像癌症細胞，開始可以使你不癢不痛，及至發覺，醫治已來不及了，只有發現得早，將大塊肉割去，那還有救，否則只有等死。以上兩個譬喻，用來了解共黨本質是最正確的，前者使世人知所警覺，後者使世人知當機立斷。

㈤國人自以爲聰明者，認爲可與共黨玩弄手段，其實是犯了極大的錯誤，共黨是玩弄手段的專家，他持有最大的武器，就是「說話不算數」，所以怎麼玩也玩不過他們。二次大戰以前，我去德國及義大利，我才瞭解法西斯主義及納粹主義所以產生的原因。他們都告訴我：「和共黨談判，你已經失敗了，因爲他們絕不守信」，所以談判是白費時間，爲共黨爭取時間罷了。他們又說：「只有力量，才能使他們低頭。」法西斯者，將若干棍子紮起來，才有力量打共黨之謂，硬幹實幹，才是法西斯及納粹主義的理論基礎，簡單而現實，可惜天眞的美國人，連這一史實都遺忘了。

㈥中日戰爭將近爆發之前，蘇聯怕東西受德日之夾擊，強令共黨向我們求和，我與張冲同志才與周恩來（共黨代表）、潘漢年（第三國際代表）談判，要他們於中日戰爭爆發後發佈共同抗日宣言，後來果然發表了。同時，我與蘇聯大使鮑可莫洛夫談判，訂立兩國互不侵犯條約。在談判中，我曾告訴鮑大使說：「惟有一個三民主義的中國，對蘇聯最有利。一個共產主義的中國，非但對蘇聯無利，而且有大害。」他不明白，要我解釋。我說：「你能在全世界找到第二個主義，夠得上做你們的朋友如三民主義嗎？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

股＊市＊的＊敎



股市在前兩年好像脫韁之馬，又像放射火箭，直線上升，漫無止境，雖間有小回，不久仍告大漲，百分之十、三十、五十不算，甚至有漲到百分之二百、三百，乃至於更高的比率，並且其速度也只是三、五個月，或一兩個禮拜的時間。

無論你提出什麼警告，作什麼樣的解釋和分析，證明它的不合理，買者還是自買，價錢還是飛騰；使幣值在這種相形之下被貶得有如廢紙。賺錢既如此之快、容易、又多，誰不對之垂涎三尺，連前些時被拉上法庭的乞丐，都承認袋中的九百多元，是炒股得來的，其他人士一定把更多的資金投在它裏面。想不到只在三月九日達到巔峯以後，兩個多月的時間，恒生指數由一千七百多跌到七百多，使許多盲目跟進之人，不僅無利可獲，並且虧蝕極鉅，於是有些報紙在前兩年不斷呼籲，要求對股市加以管制，現在又要求挽救這股市了。

我一直沒有買過任何一種股票，所以既沒有嘗到甜頭，也沒有吃到苦頭。（因它的上漲而帶來物價的飛漲，當然受到間接的影響，而現在的物價並未下跌。）我以旁觀者立場，對股市的波動提供一些亡羊補牢的淺見，希望投資者從這一次的失敗裏學到功課，同時也希望政府除散發小冊，勸市民審慎從事以外，更採取有效的辦法，對那些興風作浪，有力做托市的大戶及其資金，作嚴格的監管。例如，新加坡能管制成功，台灣、瑞士、西德、英國，好多地方，都不像香港這樣的暴漲暴跌，難道別處都不是自由貿易的國家？自由絕不是聽任一些投機分子囤積居奇，操縱壟斷的危害民生，危害整個社會的經濟之解釋，何況炒股之風實際上已變成一種盲目的賭博呢？

最近這幾年幣制貶值固然是事實，港幣除了受英鎊牽累，跟隨浮動，顯然的下跌若干以外，在德、日等國幣值上升，黃金暨其他物價上升之下，確也跌了不少，所以我們不反對人作保值的措施。不過保值和投機不同，保值者雖以其鈔票購入價值上升之物質（例如黃金、白銀、房地產或外幣之類，亦有購易於轉手之貨品——這多屬商人本行以內。）但在該類價格早已超過其所值，甚至超出若干倍，這樣的購入，除非你對它有把握，相信它直到某一個時期不會跌過你所購入之價，才算得上保值，否則，所保的值只是把它炒高了，賺取沉不住氣之人的金錢，並不是眞正幣值。這樣的盲目跟進，正中了那些忽收忽放者的詭計，在他們一達到目的以後，馬上把它拋出，所跌的價格

納粹主義？這些都是你們的敵人，如果現在的時候，中國是共產化，日德義軸心聯合攻蘇的決心更堅，豈不你們要速其亡嗎！如果將來中國共產化，你想你們能制服一個比你們大三倍多的中國嗎？」他贊成我的看法，並且將我的話用電報打回莫斯科，蘇聯外交部檔案中當可查到。在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談妥時，他曾向我保證，一旦中日戰爭爆發，他們決不幫助中共。在抗戰前期，他們確是做到，後來竟乃造成大錯。今日回想我言，當知不謬。跟着他就說：「中共只有二、三萬人，他們如果不聽話，你們把他們消滅就算了。」我聽了十分奇怪，後來我才明白，蓋蘇聯（第三國際其實就是蘇聯）與中共雖同爲共產主義者，他們爲了自私，寧可犧牲中共，今蘇聯重兵壓境，使周恩來日夜不安，徵諸飽大使的話，誰能保證蘇聯不以自保而致鋌而走險呢。

(七)中日戰爭爆發後，共黨受蘇聯之壓迫，不得不將商妥之共同抗日宣言發佈，但不久他們卽向他們的黨徒發佈密令稱：他們和國民黨共同抗日，應該乘此機會擴展勢力，須採「連絡上層，奪取下層，打擊中層」之方針，以對付國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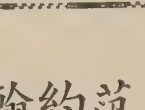
在漢口我遇見閻錫山，告訴他共黨的陰謀應予防範，他不信，回去山西不久，他的軍隊被共黨拉走了不少，他才了解與共黨上層之連絡，爲下層被奪取之原因。他後來告訴黨部同志，深悔沒有聽了我的話，但已悔之晚矣。抗戰後期，共黨不打日寇而專襲國軍，事實俱在，豈能掩飾，共黨之不誠無信如此，與之談判，其能不被騙乎。

結論

有了上述之認識，我們才知道共黨是什麼，他的錯誤和罪惡是什麼，和談的條件是不是存在，統一的障礙是什麼？隨聲附和的人以爲毛澤東是中國人，在強鄰重兵壓境的情勢下，何以不可「兄弟鬩牆，外禦其侮呢？」其實，共黨已無絲毫中國人的氣質，他絕不會與我們以兄弟相視。他的大哥是蘇聯，他正要利用外侮將臨的情勢，先來消滅親骨肉。統一和談的實質內容，如此而已。隨聲附和夢想和平的人，對我們自然絕不能發生絲毫作用的。

總之，一個共產主義的中國一天存在，世界便永無和平之望，對美國固不利，對蘇聯尤爲有害，故只有一個三民主義的中國，才是世界和平的基石。蘇聯如果還不覺悟，終有大禍臨頭之一日。基辛格如果再不明白，他必將使美國喪失中南半島，失信盟友，退出亞洲，可以預卜。

毛澤東如果不懂得這個道理，自以爲成功，終將造成大「橙禍」（黃禍加赤禍）以危害人類，其結果必將自害而害國，更可預卜也。以上爲立夫個人的意見，敬請指教。



范約翰

，一定比不買損失還大，假使把錢存在銀行也比它更好。

希求保值之人是看法錯誤，上了他們的當，值得同情，但我們相信一定另有一部份人士，雖不是存心跟他們推波助瀾，也想分他們一杯羹，作短線投機；其中有幸有不幸的，我們可以說，商場如戰場，勝敗乃兵家常事，既不爲他們喜，也不爲他們憂，只希望有所斬獲的宜適可而止，大敗虧輸的應當心地放寬。

假使他們從這一次學到精確的眼光，再接再勵，那只是他們自己的事。不過我們認爲如果他們復甦，社會受害更大，同時，他們的復甦，一定因大戶的吸盡散戶和小戶血汗之後，再施出惡毒手法而引起，所以我願意在這個時候，提出一點警惕性建議。

過去股市上漲的原因，除資金流入，幣值不穩，地價上升，前途安定以外，也由於本港小戶受其誘惑，加以搶購所致，而政府雖申言要立例管制，顯見未夠完善，雖然許多小戶受到損失，下次不敢驀然盲從，但噬肥了的大戶還是有力量再造成種種形勢，使賭輸之人爲希求補償，而不惜再冒險。管制條例既不能禁止任何人，購任何種的若干數量，又不能禁止人對價格的斟酌，銀行的抵押對資金短絀者會有影響，對實力雄厚者仍無作用。所以我們認爲最基本的辦法，就是對資金的流動必須先作適當的管制，尤其是外地流入的資金。決不能說無法防止，就任它對本地工商業任意摧殘；假使他們不炒股，而炒主副食之類，米糧價格也可能突然上漲一兩倍，居民何堪受此打擊？隨股票炒高了的樓價，已經使有些工廠關閉，有些外商對來港設廠裹足不前，所以我們認爲政府應立卽改變其地價政策，這才是釜底抽薪之計。

另一方面爲配合其做價及托市之陰謀起見，正式的報紙，以及街談巷議之中，都有許多好像賽馬賽狗的貼士一般的消息，其中眞確的雖不是沒有，而虛謊的一樣有之，遂使智者亦難以分辨。

我們卽使能要求新聞界負起正確報導的責任，也無法止息市面上散佈的謠言，所以，我們盼望訂出法例，對所有上市股票之各家商號的經營狀況，及其資產之估計，均應自行作公開發表，以供投資人士參考，這或則每十日、半月，最少也應當每月一次。自行發表如有失實之處，當然是犯上欺騙之罪。

最重要的一項還是要培養淳厚的社會風氣，把過去炒黃金、房地產，現在炒股票，以後也許會再炒另外一項的炒風澈底消除，使工商業走上安定進步的正軌，才是社會繁榮的基礎。

此外，爲了改善勞資關係，以及增加工作人員福利起見，資方亦宜撥出少數股份，配售與年資較久之職員，使他們享到紅利，盡心爲本身之企業努力，不將自己辛苦的積蓄用來炒股票。

一位湖北籍的楊先生，昨（六月十一）日突然跑來告訴我，說：「不知怎麼回事？本港某左派銀行一度宣佈停止辦理對武漢區的滙欵，卻沒有說明理由，看來很可能又發生了反毛革命事件！否則不致停滙。因為近十年來，我一直滙欵回鄉，從未遭遇困難，所以對武漢的情況非常懷疑！」

楊先生是個老實人，他不會捕風捉影地胡說的。因之，我聽了這段話，也感到疑信參半。由於毛澤東血手統治下的大陸，一直像是恐怖而血腥撲鼻的屠宰場，情勢異常不穩，隨時隨刻都有爆發火拼的可能；加以武漢又是中國革命的發祥地，反毛反共的天本營。是故，對此不可忽視！

「捉放」活劇與狙擊事件

假如上述是眞確的事實，我猜測那很可能又是武漢反毛組織——「百萬雄師」的傑作。儘管中共宣傳機構對此諱莫如深，但武漢地區的所謂「百萬雄師」組織，卻是遐邇馳名的。其中成員大部份是武漢各大、中學的學生，和各工廠的靑年工人，組織不僅越來越龐大，且其反毛的時間甚長，活動的範圍日廣；更具有優良的戰績，令到老毛傷透腦筋！

大家都知道：武漢的靑年學生和工人，反毛的行動最早，遠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初旬，武漢地區就曾發現以「北京大學學生」署名的兩種「大字報」：其一是攻擊前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林彪，指他「並非眞正的革命分子，而是一個投機取巧的軍閥！」另一種則是攻擊毛澤東的，內容指出：「只要我們去翻閱毛主席的歷史，便知道他是出身於富農的家庭的。因此，毛主席應該是屬於黑五類，而非紅五類了！」

此外，尙有一些「大字報」，更指責毛派「紅衞兵」的無賴行為，及對婦女們的粗野態度；並說「那些紅衞兵，簡直是顚覆政府和反革命的。」這項絕對不利於毛派的消息，並非自由世界或帝國主義者的造謠惑眾，而是來自鐵幕集團內的捷克共黨機關報「人民呼聲報」，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的報導。該報駐大陸記者這樣寫着：「中共的紅衞兵不單是要打倒北京中央（指劉鄧的），和各省的領導層高級幹部；且曾公開地攻擊黨主席毛澤東及國防部長林彪呢！」又說：「不過，這種情形並非發現於中國首都，而是出現於北京以南六百五十哩的武昌。」但經查悉是萬百雄師幹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當中共慶祝共產黨四十六週年紀念那天，「紅旗」雜誌社論曾經表示：「走資本主義最高的當權派，已經被打倒，在毛主席、林副主席領導下的奪權鬬爭已獲得了光榮的勝利。……」然而不到二十天的光景，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於同月十九日的社論則暗示：「劉、鄧派還有不少人在支持，以中南地區（指武漢一帶）為最猖獗；甚至將來仍可能有更多人支持它們的。」而同月二十一日，北平電台也曾公開地承認：「落水狗劉少奇並非紙老虎，他將會以十倍的仇恨，及百倍的瘋狂行動，來發動其垂死的反撲的，未來的發展是將不知道又有多少人頭落地呢！」

尤其令人吃驚的是：在同一天（七月廿一日）裏面的消息更表示：

武漢成為

竟有兩名毛林集團的重要分子謝富治與王力等，突然遭到武漢的「解放軍」部隊所逮捕，致使北平與武漢之間的氣氛，頓呈異常緊張！雖然這兩個被扣的毛派分子，於七月廿二日下午已經脫險返回北平，曾獲得江青、陳伯達、康生以下數百名毛派爪牙，在機場舉行盛大歡迎，和高呼「光榮勝利歸來」的口號，但是這一幕「捉放」活劇的演出，卻已充分顯示出武漢地區的反毛勢力的發展，頗不尋常。由於王力和謝富治，都是當時毛林集團中炙手可熱的人物——前者是毛幫「中央文革小組」委員，兼「新華社」副總編輯，他當時跟姚文元、戚本禹、關鋒等，都是毛婆江青的得力助手；後者則為中共「公安部長」，兼北平「革委會主任」等要職。照當時北平那羣毛派嘍囉們看來，認為謝富治的地位是僅次於周恩來、陳伯達等的風雲人物。

唯其如此，所以，謝、王兩人遭到武漢「解放軍八〇二一」部隊逮捕後，北平方面頓時緊張起來，數十萬示威遊行的毛派分子，並把「打倒劉少奇」、「打倒陳再道」及「解放武漢」等口號，聯在一起，反映出事態的嚴重性！更有甚焉者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廿八日，關於中共前「湖北省革委會主任」兼「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恩玉，在漢口遭反毛靑年狙擊而死裏逃生的事件，尤其轟動一時，據消息透露：曾恩玉當時偕同三名警衞一行，乘車往漢口建設大道（即前民生路）中段時，突然閃出五名彪形靑年，不由分說先用手榴彈炸毀其汽車，接着拋出手榴彈，結果三名警衞二死一傷，曾恩玉亦倒臥血泊中！致令整個武漢地區馬上形成混亂狀態，但五名狙擊手中有三人被捕，兩人脫逃。

黨軍頭頭支持反毛派

武漢區的反毛勢力為何如此強大？據一名日本記者事後透露：武漢的反毛保守派，原是由「解放軍」所支持的學生和工人團體組成的，使反毛和擁毛兩派不斷地發生流血衝突。自一九六七年四月底至同年六月初，先後發生過大小戰鬬一百廿次；從同年六月四日至十五日的十一天中，則發生八十三次衝突；從六月十六日至月底，也曾出現五十七次的打鬬場面。在這一連串的火拼中，共有七百餘人死亡，和一萬五千餘人受傷！到了同年七月十日以後，武漢的反毛保守派更曾出動過軍車四百卅輛，作為支持劉少奇、鄧小平的示威運動，與北平方面共軍冒雨舉行反劉、鄧的示威遊行，大唱對台戲。

毛派鑒於此種局勢之不尋常，乃派特務頭子謝富治、王力偕同工作人員張君成、尹致平、羅建勛、吳惠軒等一行，於同年七月十四日抵達武漢，目的是調解當地擁毛反毛兩派的武鬬，希望挽救中南區的劣勢。可是沒想到在「解放軍」支持下的反毛派，不特沒有把這批所謂「文革委員」看在眼裏，反而進一步地包圍了「武漢軍區司令部」，彷彿老鷹捉小鷄般將兩個「文革」頭子抓走了，直到同月廿二日始獲釋放。

從這一幕「捉放」鬧劇的演出，可以想見武漢反毛派的勢力是雄厚的。要不然，他們怎能動員四百卅輛軍車？又怎敢包圍中共「武漢軍區司令部」，進行拘捕北平派來的代表？由於六七年四月後，便有五萬五

千名工人，二萬農民及一萬七千名青年學生參加反毛運動，令到整個武漢區二千四百間工廠、礦場和學校，全部被迫停工停課。同時，北平「大字報」所披露的一項驚人消息：「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和他的助手鍾漢華，爲這次武漢反黨叛抗的幕後領導人，唆使那些自稱「百萬雄師」的叛抗分子，除綁架謝富治、王力外，並陰謀企圖逮捕周恩來呢！」

不錯，武漢那一股強大的反毛組織「百萬雄師」，也許與陳再道、王任重所勾結；或者是陳、王畏懼他們的勢力，而被迫附和他們的行動；因此，自稱「百萬雄師」的成員，才敢那樣橫行無忌。可是王任重在一九六六年八月，被調升北平毛幫「文革小組」第二副組長之後，就一直未曾返到武漢；而陳再道又與林彪有着密切的關係，鍾漢華也是「四野」的嫡系幹部，他們爲什麽要叛抗毛澤東？這充分顯示毛林早已暗鬪。

尤其是前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王任重，更爲毛澤東所賞識的老傍友，據說五八年三月，當毛澤東自重慶乘其專輪「江峽」號經過武漢時，王任重曾以「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的身份，親自登上船艙歡迎老毛，兩人談得很投機。因此，當中共於六一年決定增設六個「中央分局」時，王任重便被升爲中共「中南局」第二書記，仍兼「湖北省委第一書記」。六四年第十六期「紅旗」雜誌，曾大事宣傳王任重在湖北的政績，說：「一九六三年湖北省的糧食繼續增產，是在王任重領導下高舉黨的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的偉大紅旗，貫澈執行了黨的方針、政策，進行了一系列工作的結果。」

一九六六年當毛幫推行的「文革」開幕不久，「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調升北平接替陸定一的「宣傳部長」後，王任重便遞升爲陶鑄的職位。同年七月陪伴着毛澤東（可能是替身）暢游長江，香港「大公報」於同月廿六日刋出的報導說：「毛主席在游泳時，同身旁的王任重同志交談。毛主席問：『武漢青少年游泳活動展開得怎麽樣？』王任重同志答：『青少年游泳的越來越多。他們只學五六天便可以下水了。』毛主席滿意地說：『這就很好了！……』」該報並說：「在游泳中，王任重同志幾次請毛主席上船休息。……直至最後，王任重同志再次請毛主席休息，他才風趣地說：『你是這裏的省委第一書記，我就聽你的命令吧！』」足見王任重對毛澤東的照料無微不至，而毛也視王爲心腹。

反毛組織得地利人和

然而曾幾何時，到同年十二月，江青即指控「王任重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死硬分子！」

同時，井崗山兵團造反派，也跟着江青大打落水狗，指出王的五大罪行，反黨反毛透頂的黑路線人馬，罪孽滔天！自此，王被打入了十八層地獄，一直沒有翻身的機會。足證毛澤東這個老奸巨猾的傢伙，對任何人都是笑裏藏刀而毫無誠意的。

湖廣之大本營

不過，話分兩頭，當時武漢的反毛行動，確實風起雲湧，據事後的內幕資料透露，武漢的叛抗事件達到高潮時，北平方面曾一度採行一項像內戰式的緊急措施，分別派出空軍、軍艦及傘兵等等，前往武漢地區進行鎮壓。除飛機大量空投毛澤東致武漢軍區領導人的信件和傳單外，並傳由林彪親自指揮的砲艦，也曾向武昌地區轟擊；且有傘兵降落於長江大橋附近地區，均遭反毛分子的頑強抵抗。

觀察家認爲：武漢軍民反毛鬪爭之所以特別激烈，多半是得地利人和的緣故。如所週知：所謂武漢，包括武昌、漢口、漢陽之總稱，襟帶江、漢，綰轂南北，昔人稱九省之通衢；今且平漢、粵漢、湘桂全部通車，更可聯絡廣東、廣西等省，實已成爲全國交通的中心；尤其形勢險要，誠如顧祖禹所說：「天下、東南、湖廣之三重也。」

武漢三鎮又以長江、漢水的間隔，而分爲三區——武昌爲政治的都市，古名江夏。六朝、唐、宋，皆置鄂州於武昌，元、明則置湖廣行省及布政司於此；今爲湖北省會。山崗環抱，形勢雄壯，爲全國內陸最重要之區。漢口爲經濟的都市，向來是長江、漢水流域的貨物集散地，素有「東方芝加哥」的稱號。漢陽爲工業的都市，實往時的「漢陽鋼鐵廠」、「漢陽兵工廠」，無論其規模之大，製造之精，均爲全國之冠。是故，三鎮鼎足而立，勢成犄角，自古南北用兵，未有不以此地之得失而成敗者也。誠如清末湖北巡撫胡林翼的「陳湖北吏治兵政疏」中所說：「武漢形勢壯濶，自古用兵之地；荆襄爲南北之關鍵，而武漢則爲荆襄之咽喉。武漢有警，則鄰疆震驚！南服均阻。控制失宜，根本先廢。……昔周室征淮，師出江漢；晉代平吳，謀在荆襄；王濬造船，循江而下；陶侃之勳，鎮守武漢；宋岳飛、李綱之謀劃鄂岳，均以此爲高屋建瓴之勢。……」

以故，辛亥革命，首據武昌，義旗一舉，全國響應，未及半載而河山光復，造成共和，雖云亡清有致亡之由，亦據地得勢，始收事半功倍之效。無怪乎武漢反毛分子一聲稱叛，立即鼓勵了山東、江西、廣東各地的反毛士氣，而北平無奈其何，也未嘗不以據地得勢所致。

雖然，武漢是中共的發祥地；共產主義最初的組織是一九二一年九月在武漢成立的；同年七月的首次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但以武漢爲聯絡站。——當時的學生組織，以中華書院爲中心，陳獨秀親赴文華大學演講時，便有工人團體的組織。

一九二七年的寧漢分裂一幕，也在武漢演出。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毛澤東被迫下台的中共「第八屆六中全會」也是在武漢舉行的。

從上述一連串的事態發展看來，武漢是毛澤東的傷心地，蓋寧漢分裂後，李漢清死於漢口，毛澤東逃到井崗山落草爲寇；武漢「六中全會」被迫丢掉皇冠後，毛則匿居上海、杭州；推行「文革」後，首遭武漢叛抗事件，幾使全局動搖！

今又突傳武漢郵滙受阻，可能爆發計時炸彈，眞是毛幫致命打擊！

司馬遷筆下的游俠

霍大川

有一位年輕的電影導演，說起他因爲想找點沒有強調仇恨情節的武俠電影題材，近來猛鑽研古書，他說：最近讀了司馬遷的史記「游俠列傳」，對游俠傳中郭解這人物着了迷。不過如果將這人物改編電影，又怕影響年輕觀眾，因爲史記上的郭解，並不是政治或軍事上的歷史人物，他簡直是一個當代的黑社會人物。

由於這位導演朋友口中的郭解，使我立刻聯想起最近上映不久的「奪命判官」來，回家以後，再將「游俠列傳」重讀一遍，發現史記有些地方突出一種特色，那就是司馬遷寫的歷史人物，並不是政治流水賬，史記中除了紀錄在政治、軍事上成功或失敗人物之外，亦同時紀錄在他生存時代看到的不參與政事而對社會人民有實際影響力的人。

在「游俠列傳」，司馬遷化了三分之一篇幅來寫一篇「游俠列傳序」，將「游俠」兩字作一個別緻的解釋，那就是所謂「游俠」，不論是武人或文人，只要敢於不畏權勢，面對正義，知過能改而對社會有貢獻的人都可稱爲游俠，游俠一個「游」字，大概可以解爲在野身份的人罷，這種人可以解爲社會賢達，當然亦免強可以解爲黑社會人物。因此，我以爲黑與不黑，只以爲那個人物所幹的是什麼事來決定。游俠列傳序文開首，引用法學名家韓非最看不起的兩種人「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那只是說明法學家的「法」與「禁」的不可犯而已，而司馬遷所暗示，如果「法」與「禁」不合理的話是可犯的。他們的對社會做出貢獻亦應是被肯定的。

「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儒墨比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說明秦朝以前，多少好人好事，只因爲那些做好事的好人沒有做官，不是貴族人物，歷史家便不記載它。這是司馬遷認爲最痛恨的事。

「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說明了每一個知識分子的長成，必定是先由於有獨立人格，因此，「游俠列傳序」可視作司馬遷的精神獨立宣言，那是最適合不過的。

於是在序文之後，司馬遷便寫兩段故事，一是代表文俠的人物「朱家劇孟」，一是代表武俠的故事「郭解翁伯」。

筆者以爲一個好電影編導，他如果有意拍「郭解」這個游俠故事的話，最好應從第一段游俠列傳序研究起，否則只單單表現了故事人物情節的話，那麼拍出來的故事，仍是一部庸俗的打鬪片，必沒有什麼藝術性可言。連「奪命判官」的份量亦夠不上。

史記中的「郭解」，他是一個俠士的兒子，父親被官方處決，少年的郭解，因此對他的時代沒有好感，但自己卻學得一身好武藝。因爲他自少養成憤世嫉俗的性格，因此很容易闖禍。他居然犯了幾次殺人罪，但都很幸運，有些給他逃去，官方找不到證據證明他殺人，奈他何不得。有些證據確鑿，被捕入獄，但偏偏遇到大赦機會，將他赦了出來。

由於一連串不平凡的經歷教育了他，郭解才知道，做官的未必像他過去想像的那麼壞，人與人之間，終究有情與義的存在。他由此大澈大悟，決心改過，重新做人。在鄉里中行俠仗義，與惡勢力作對，好多人來附他，儼然結成一個龐大的正義力量，官府也因爲他受百姓擁戴，也不敢惹他。

故事中最突出兩件大事，一是他的姐姐有一個兒子憑他的勢力去爲非作歹，給人殺了，姐姐叫他去復仇，他不願意，姐姐故意讓兒子曝屍來侮辱他，他將那被殺的外甥屍體殮葬，那個殺他姐姐兒子的兇手因畏懼家人受害來向他自首，他經過一番調查後，覺得兇手殺人沒有錯，該殺的是他的外甥，於是便將兇手釋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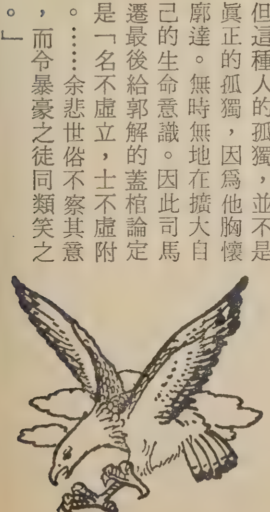
另一件是有兩家人結成世仇，當地有一位很有名氣的書生，爲這兩個仇家做了多久的調解工作，但仍沒法使兩個仇家和解。郭解於是親自去調解，那兩個仇家竟被郭解勸和了。但郭解倒不願領功，叫兩家人暫時勿答應和解，等那書生再來勸一次才和解。

不過故事在最後，郭解仍因犯殺人罪而遭滅族，也許是樹大招風吧！

郭解是司馬遷認識的人物，可說是一則眞人眞事的故事，司馬遷談他對郭解的印象是「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那就是說：「這人的口才，連普通人也夠不上。於是他對於知人之道是「天下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比引以爲名。」他對郭解的結局是深表同情的。

由於「游俠列傳」，大可以看出司馬遷後來如何爲李陵的失敗辯護而招來腐刑的那種同情失敗者的偉大精神了。

正義感這東西，塑造成一個知識分子或豪俠之士後，這種人多成爲孤獨的典型，所謂「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但這種人的孤獨，並不是眞正的孤獨，因爲他胸懷廓達。無時無地在擴大自己的生命意識。因此司馬遷最後給郭解的蓋棺論定是「名不虛立，士不虛附。……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令暴豪之徒同類笑之。」



人海百態

未曾眞箇也銷魂

劉人傑

小林今年二十五歲，父親是地產商，地產這一行當發，因此小林父親撈到盤滿砵滿，父親進帳好，小林有花不盡的許多鈔票。

不過鈔票不能消除小林母親的憂慮，兒子二十五歲，還是光棍一條，她多少次催促小林早日成家，以了向平之願，可是小林至今未找到合意對象。

小林外表並不英俊，尤其不擅口才，雖有大把鈔票，有時也無法彌補缺憾。同時，小林眼光甚高，普通女人他不感與趣，一定要有名氣，高不成，低不就，因此小林還是一年一年的失望。

小林母親和一位世好老杜談起，老杜拍拍胸膛道：「我來給他作個介紹人，擔保世姪滿意。」

「你有把握？」

「你高興有一位影后做林家媳婦吧？」

「影后？」

「同時我知道小林對這個挺有與趣。」

「那當然很好，不過，我的小林怎配得起一位影后？」

「姻緣的事很難說。配得起配不起要讓我介紹他們認識後，他們相處過才知道。」

「我不反對，你要安排一個機會，讓他們先認識罷。」

小林在老杜介紹下，認識了影后小蘭花。小蘭花在巧妙的化裝術下，眞是千嬌百媚，艷麗動人。小林雖在銀幕上看過她，但面對面的談話，尤使他意迷魂銷，拜倒石榴裙下。

小蘭花笑口常開，小林無法斷定她對他有意抑或無意，不過她對他的約會，卻沒有拒絕。

小林雖然貌不驚人，但有父親給他花不了的許多鈔票，他在小蘭花身上，可以揮金似土，也許，這就是受到小蘭花另眼相看的原因。

半個月後，老杜到林家向林太太打聽消息：小林和小蘭花的蜜運進展情形如何？

林太太喜孜孜的道：「你準備吃他們的喜酒好了！」

「怎麼？成功了？」

「照我看，應該沒有什麼變卦了。」

「眞的？」

「小林告訴我……」林太太神秘的一笑，沒說下去。

老杜着急地追問：「他告訴你什麼？」

「他和小蘭花已發生超友誼關係，而且不只一次。」林太太高與得眉開眼笑。「看來，喜酒，囍酌會相繼而來，眞是喜事重重啦！」

「那我該恭喜你。不過，我知道小蘭花不是這種人……」

「什麼人？」

「她不是這麼隨便的人。」

「哼！你眞是食占不化，他們彼此相愛，幹這些事也很正常，何況是小林親口告訴我的，難道他天鵝肉沒吃到口，便自己吃死貓？」

老杜對這事也只半信半疑，一天他有機會和小蘭花單獨見面，問起她：「近來可有和小林見面？」

「不見面差不多一個星期了。」

「鬧什麼蹩扭？」

「這人不老實！」

老杜敏感的問：「他……騙了你？」

「他騙不了我，我不高與他那一張嘴。」

「他亂說話？」

「到處造謠。」

「唔，對，我聽到的可能也是『謠言』……」

「你聽到什麼？」

「他對母親說……」

「跟我發生超友誼關係？」

「對了。那是眞的嗎？」

「神經病！我怎會喜歡一個傻頭傻腦的傢伙？你也曉得，追求我的人多的是，他們個個都比小林醒目。」

「小林肯花錢。」

「我自己也能賺錢。其實，他說這些話不過自我陶醉，我和他來往這麼多次，我連他的手也沒拖過。」

死刑不是人類的恥辱

兆華

前些時閱報見到一則新聞，標題是「死刑是人類的恥辱」。既似教會的戒殺標語，又似外國報刊的專論題目，更似「死刑廢除協會」的誡條。當時只是看過便算，並未深入探討。但此標題總是縈迴於心，覺得理由似不大充份。直至本港醞釀展開「撲滅暴力罪行運動」，更適值一名犯刼殺的蔡姓死囚經港督拒絕赦免，而稍後竟以天主教領袖徐誠斌（已故）為首的宗教法律界人士七十一人聯合上書英廷，為蔡請赦，終於獲得女皇接受，免其一死而改為終身監禁。這結果使港人大為反感，咸認為對正在展開的「撲滅暴力罪行運動」一大諷刺，而本人更因之觸起「死刑是人類的恥辱」這個問題。

本港公眾對於死刑的執行或赦免，根據近來輿論的不斷反映，與及個別訪問意見的歸納，絕大部份是主張繼續執行的。但少部份宗教和法律界人士，則上張赦免。究其原因，實在是觀點與立場的不同，因而形成這個相反的意見。本港法界人士多留學英國，英國遠自一九三二年，已曾停止執行死刑五年，以求罪案的試驗，中間雖經二次世界大戰，全國上下目光轉移對外戰爭，後來上下兩院和兩黨

這直捷的表示，比之行仁行恕更踏上更高更大的境界，這是定亂而誅少，「殺一以儆百」，這情形在動亂不安的社會，尤應切實執行。亂世用嚴刑然後可治，否則如目前香港的現象，任令下去就愈不可收拾。所以施行嚴刑峻法的目的，只是保護良善的大多數，用死刑處決禍害的奸惡，絕不能說是野蠻可恥的行為。

有人說世界各國幾千年來都有死刑，但總不能消弭犯罪問題，因此不如將它廢棄吧！這更是直覺的片面道理。試問人類幾千年都受教育薰陶，但人類迄今未盡去其惡性，即以敬愛父母一事而言，不止長期教育而且近乎天性的，但現社會居然仍有打殺尊親者，難道我們就索性放棄教育嗎？我們天天吃飽了飯又會餓，是否又索性不吃飯呢？這都是不切實際，似是而非的道理。我覺得在人類性惡一面未盡泯滅前（事實極難泯滅），或能夠作出一種有效教化辦法前（幾千年亦難作出），人類死刑的執行，仍然是必要的。

即從民主角度與數字對比而言，死刑也不能說是人類的恥辱。反之實在是人類的文明（不能說是光榮），民主社會是少數服從多數，犧牲少數

「援外」・剝削・逃亡和「愛」

六月九日文滙報的頭條新聞說：「助越治戰爭創傷，增強國防力量，我予越無償軍經援助。」

該報在六月十日又刊載了「新華社傳眞照片」，報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在北京簽訂了關於一九七四年中國給予越南無償經濟和軍事援助協定」的情形。

中共這樣「慷慨」地「援助」北越，為了什麼？是否為了「國家民族」呢？

否！那是為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

本來「援外」並無不對，但必須首先照顧本國人民的生活。

如果本國人民也吃不飽、穿不暖，卻去「援外」，那就太荒唐了。何況，中共所謂「援外」，卻是以金錢和軍火去挑撥越南共黨殘殺越南人民，以遂行共產黨所宣揚的「國際主義」？

在中蘇共「友好」時期，中共已犧牲盡中國人民的幸福去獻媚蘇聯了，結果是兩大共黨互相辱罵，那有什麼「國際主義」，那有什麼「無產階級精神」！

現在，中共和蘇聯反目了，中共也對海外同胞宣稱「愛國」了，有一些人還以「民族大義」來替中共宣傳。

究竟中共是否眞的實行「民族主義」，而揚棄「馬列主義」呢？讓中共的行動來作答好了。

如果中共愛國家，愛民族，而且「關懷香港同胞」，中共會不會一再提高「人民幣」對港幣的滙率，並且將大陸貨一再起價？

如果中共愛國家，愛人民，為什麼大陸人民喫不飽，穿不暖，相率向海外逃亡，而中共卻不絕的、「慷慨」的，將人民捱飢抵餓的所得奉送給外人，挑撥外人自相殘殺？

由於中共「寧贈外人，不予家奴」的剝削政策，因此在狼狗與共軍的嚴密封鎖下，六月份的頭九日，已有一百五十名難胞由大陸逃抵香港，並被警方拘獲。更有一名十九歲的廣州學生吳諾賢，由寶安縣泅泳七小時，逃抵香港。他和兩位同學由廣州步行八天，然後在寶安縣赤灣下海。因風浪太大，那兩位同學失踪了。吳諾賢君提起這兩位難友時，不覺的流下淚來！

今年春季，有人返回廣州，在文德路一帶看見很多人在

過並即成爲法例，故香港之法界人士，實是受影響於停止死刑的英國，其主張赦免，自是有其遠因。至於宗教界人士，則似乎持表面的戒殺理由。實則法律與宗教兩界人士，在香港社會都是頂尖兒人物，生活於上層社會，其不了解地方下層的眞象，與及某一環境的特殊情形，因而作出似是而非的意見，自是意料中之事。

香港四百多萬市民，何以主張赦免死刑的只有七十一人，而主張執行死刑的當然是絕大多數（比例約爲六萬對一）。又香港係英國殖民地，中國人斷無主張濫殺中國人之理，只因爲要殺的不是好人而是害群之馬，赦免害群之馬，結果只有傷害好人，其道理至爲明顯。以去年一年爲例，因爲沒有執行處死凶殺罪犯，結果就連續有一百二十個良善市民被殺，今年五個月來也有近四十人無辜喪生，因爲殺人不用償命，結果作惡的人更肆無忌憚，視法律如無物，這將成何世界，文明的法律豈眞保護惡人嗎？

中國幾千年來的民族性，都以仁愛爲本，治國之道，也重「王道」與「教化」，刑罰的傳統觀念，更着重一「仁」字。因爲人人都感到「上天有好生之德」，又所謂「誰無父母，提携捧負」。而十月懷胎，眠乾睡濕，誰不想子女長大成器，怎會希望其遺害社會，觸犯刑章，到頭來要坐電椅或環首畢命。「生者何恩，殺人何咎」呢？所以中國人對刑罰觀念，一向也是行仁行恕道的。

但無可否認行仁行恕道，自然是美德，但對怙惡不悛，殘害良善，擣亂社會的奸惡，中國歷來也定出很多刑罰。重罪的當是殺頭（死刑），此所謂「殺以止殺，刑期無刑」。孔子則說「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惶惶不可終日，才叫得做文明嗎？世間那有這樣的道理，范仲淹說得好，「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爲要減少人類的傷害，扔原子彈於廣島長崎，也是犧牲較少數，成全大多數之意，當然日本那時更是我們的敵人。但今日的壞人兇犯，也不是市民公衆之敵嗎？何必持婦人之見，而作不必要的自我犧牲呢？慈悲的我佛，也主張扔魔鬼於苦海，而使衆生得以普渡的（佛教聯會大光法師指出對死囚赦免，違反四項原則）。

所以廢除死刑，只係一般衞道之士和假慈悲者的主張，他們多是披着宗教外衣，或受歐美的虛無邪說影響，其實是不深入研究，不理解社會眞相的輕薄行爲。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戰爭破壞傷殘太大，只曉得悲天憫人之輩，就以爲廢除死刑可以減少殺戮，於是歐美各國競相效尤。低能的政客又只求戀棧權位，不作正義的力爭，於是此議一如其他邪說異端，紛紛冒出，諸如同性戀之合法化啦，同性結婚牧師作證啦，換妻玩意啦，頹廢稀皮士啦，總之搗亂荒唐，色情萎靡兼而有之，而這一切又美其名曰「新潮」，其與無原則的倡議廢除死刑，遺禍社會有何區別呢？

我們絕不容許玩弄法律，執法的人應務實以量刑，失之寬與失之嚴都不足爲法，但殺人一定塡命，（無故蓄意或求達某種目的）。唯有這樣，罪戾才可戢止，社會才可安寧。因此死刑絕不應廢除，應貫徹執行。因爲英國行得通的，不一定同適宜於香港，以同性戀合法化爲例，華人社會認爲天大的侮辱，是萬萬不可行的（一聲契弟，打死人不奇）。根據歐美廢除死刑地方罪案的統計，仍是有增無減，可見這事是「新潮」不得的。「殺以止殺」是亘古至今不易的道理。

死刑並不是人類的耻辱，而是非常正確的文明。

保釣・阿Q與奴才

青冥

擾攘一時的「保釣運動」現在已經過去了。當時有很多「愛國志士」「誓死保衞釣魚台」，但是這些「志士」雖然發了無數的「誓」，到頭來一個也沒有「死」——這大概是因爲要保存有用之軀，以便將來再狠狠地「誓死」保衞國家罷。

不管志士們怎樣「誓死」，釣魚台畢竟被日本吞併了。不過我們的「志士」仍然是「勝利」的。「中大學生報編輯部」在今年四月的「學生報」裏說：「遊行示威勝利完成了！這次勝利，充分顯示出，中國人是愛國的……」據他們說，「保釣精神」還可以和「四五精神」媲美呢！可憐中國竟然有這一小撮阿Q式的大學生！

其實我們只要細心觀察一下「保釣英雄」的嘴臉，我們就可以看出他們的「勇氣」了：這些秀髮披肩，一副頹廢相貌的人渣，居然自比作五四時代的鬬士。我們怎能不高呼「誓死保衞五四精神」！

據說，保釣運動已經「順利完成了！」那麼，「志士們」下一步應該做些什麼呢？編輯部說：「謀求中國統一運動應是承接保釣運動後的另一愛國運動。」怎樣「統一」呢？編輯部並沒有告訴我們。我於是在「學生報」的「保衞釣魚台運動概略」一文中的字裏行間去找，終於瞥見了編輯部的奴才相。編輯部批評「台灣政府」對釣魚台問題的立場，但並沒有告訴我們中共的「周總理」不敢和田中角榮討論釣魚台的事實。奴才畢竟是奴才。編輯部雖然隱藏了它的嘴臉，然而它的尾巴卻和屁股一起露出來了，實在臭氣薰天！

筆者也是中大學生之一，筆者要莊嚴地向社會人士宣佈：編輯部並不能代表中大的愛國青年！

古鶴翔

爲什麼大陸人民這麼苦？爲什麼運港的大陸貨不斷起價？這都是中共剝削中國人，並以剝削所得去「慷慨援外」之故！

究竟中共忠於「國家民族」，還是忠於「馬列主義」？上述事實，已給我們以明確的答案了。

「毛日友協」代表團訪日活動評價（下）

黃秋

中共代表團與日本政府當局的接觸

日毛建交已八個月，僅僅互派了大使。日毛「共同聲明」中約定的各項政府間協定和友好條約，只簽了一項舖設海底電纜的協定，其他什麼也沒有締結。雙方同意最先討論的航空協定，雖已開了兩次預備會議，但仍無成功的具體展望。這是因爲日本執政內部有很強大的反共勢力，田中首相在決定問題時不能不有所顧及。

廖在日本時曾表示：「來日後，才知道日本的親台灣派只是極少數」。但他抵日後對親台反共的所謂鷹派分子極盡拉攏之能事。他爭取與福田赳夫會談本已成功，但因福田受傷折骨而中途取消。日、毛建交前曾以首相特使身份來我國的自民黨副總裁椎名悅三郎，這次被廖當作「新朋友」大肆拉攏。

雖然如此，自民黨內的反毛勢力並無變化，自民黨內反毛議員從開始就杯葛中共代表團訪日活動，不參加任何聚會自是意料中事；自民黨三幹部也以「不願湊熱鬧」爲名不出席任何聚會；就是參加歡迎的自民黨部份議員，背後也以看不起的態度，認爲不屑與一羣無知的工人、農民爲伍。自民黨的外交調查會，除會長福田篤泰外，副會長的大部份都是反毛的所謂鷹派分子，這自然對田中首相有很大的影響力。尤其是正當廖等訪日時，日本因交通罷工、物價問題、小選舉區問題鬧得天翻覆地之際，田中首相爲了廣泛團結內部對外，自不敢犯眾怒去冒然屈從中共的要求。

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自民黨內親毛集團的壓力，日、毛間的許多懸案不會長期僵持，田中、大平終會找出兩全其美的辦法去打開現存的僵局的。

中共代表團與旅日華僑的接觸

中共代表團這次訪日，對旅日華僑的團結和組織工作也是它的主要任務之一。廖等在日本召開大型的華僑集會共有六次（東京三次、大阪、神戶、橫濱各一次），此外更分別與有勢力的華僑個別接觸，以及邀請華僑參加其他招待會等，對旅日華僑進行多種活動。當然忠貞華僑不會與共黨爲伍，但大多數立場不鮮明的華僑多以「看一看」「聽一聽」的心理參加了各種集會。現在中共正在大肆宣傳它這項工作的成功，親毛的東京華僑總會會長甘文芳日前對日本記者說：「福岡、宮崎、熊本、宮城、以及最近在千葉，已經達成了華僑的大團結。現在旅日華僑已經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達成了大團結。」當然，這是一個「丑表功」的數字，共方誇大得離譜。不過今後中共與我們爭奪旅日華僑的工作將更爲積極則是事實，這一點值得我們警惕。

中共這次對旅日華僑工作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中共代表團中配有董其武（前國軍將領）、榮毅仁（上海資本家），吳桓興（歸僑醫生）並有七名台籍人士，這些都是安排來作旅日華僑工作，並對台灣進行政治攻勢的。

據報導，旅日華僑五萬二千人中，有二萬七千人是台籍的，對台籍僑胞的爭取活動就成爲中共代表團的主要目標了。團員林麗韞（女），在台灣出生，在日本神戶長大並受教育，她父親林水永與兄嫂現仍在神戶經商，其他台籍團員陳木森是日本東京慶應大學醫學部畢業。李國仁在「文革」期間曾以報紙特派員身份駐在日本。戰後才自日本返回大陸的葉啓清，他們都有親屬同學在日本，與日本華僑社會有血緣關係，他們通過各種聚會，活動親友團聚，可以在華僑社會中發生一定的影響，另外隨員陳瑞華、陳月霞（女）兄妹，是旅日華僑名作家陳舜臣的堂兄弟，蔡季舟的家屬現仍居神戶。所以不能否認這些人的作用。

中共除團結旅日華僑外，還想利用華僑對我台灣進行政治攻勢。廖在大阪的華僑集會會上講話時曾公開提出三項：第一、華僑要遵守日本法令與日本友好相處；第二、華僑本身要擴大團結；第三、華僑要對台灣同胞進行「統戰」活動。另對我台灣的政治攻勢方面，馬純古在五月十三日在東京一次華僑聚會上重申中共的一貫政策，就是(1)不以武力「解放」台灣；(2)「解放」後的經濟水平維持現狀不變；(3)過渡期的一切都「實行寬大政策」。這是前年周恩來對外籍人士談話時提出，一直成爲中共對台政策的基礎。中共的陰謀，主要是想以此來瓦解我們的團結。但是中共這種勸降條件，相反地正能幫助我們認識中共的醜惡面目，並幫助我們團結台灣同胞和海外華僑共同對抗敵人共黨的有利宣傳資料。

中共代表團訪日期間，日共對中共的批判

中共代表團在日期間，曾經明裏暗裏對日共進行過攻擊。日共機關報「赤

旗報」五月九日發表社論說：「去年日共中央就日中恢復邦交發表的聲明說：『我們黨堅決要求恢復邦交，應當中止日中之間的不幸歷史，其中包括中國的大國主義干涉』。但是事態的發展表明，進行干涉的中國力量，不僅沒有停止對日本民主和革命的干涉，而且利用這些新條件，繼續進行干涉。今年四月來到日本的廖承志代表團的言行，就已經明顯的證實這一點。來到日本頭幾天，廖等在正式言論中，避免指名提到日共，利用所謂『破壞日中友誼分子』這個術語，但是時間拉長，他們就公開抨擊日共，據日本經濟新聞說：廖承志四月廿五日與自民黨川崎會晤談判改善日共和中共關係事說：只要宮本活着，關係就不能改善。代表團成員韓西雅五月六日在長崎汚蔑日共，把它叫做『宮本修正主義集團』，並說它只代表一小撮人，大部分日本共產黨員是被宮本引入迷途的，我想黨員將會了解。實際上韓西雅在號召日共黨員起來反對黨的領導。廖某代表團的這些活動，進一步證實中共進行大國主義干涉，至今沒有放棄自己的沽名釣譽的社會殖民主義陰謀。」

日共本身除不參加任何歡迎活動外，各地由日共支持出來的「革新」首腦，如東京都、京都府、大阪府三知事，美濃部、蜷川、黑田等由於和日共關係的不同。採取了不同的歡迎態度。純由日共勢力支持出來的蜷川，既不參加任何活動，也不擔任任何名義（如「歡迎委員會」之類）；美濃部僅擔任名義而不參加活動，黑田因主要係社會黨勢力支持選出，故表現很熱烈。

中共代表團訪日期間，蘇聯對中共的批判

廖等在日本公開場合雖然用「阻撓日『中』友好的一小撮勢力」，和「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統治」等語彙影射攻擊蘇聯，但在華僑集會中則公然罵蘇聯爲「社會帝國主義」。徐光（女）在北海道與日本婦女座談時，曾表示「堅決支持日本人民收回北方領土的正義鬪爭」。

蘇聯對此，五月八日莫斯科廣播中曾罵廖、徐的發言是「惡意的宣傳」。五月十一日眞理報全文轉載了日共「赤旗報」五月九日攻擊中共的社論。五月十七日莫斯科廣播又說：「據每日新聞透露，廖承志在同執政黨議員談話時，對蘇聯的歐亞政策甚感擔憂。據日本廣播事業局記者報導：『中國』代表團團員在北海道札幌市發表談話時，臆造了蘇聯對亞洲和平和世界和平的謊言。這種無恥的濫言，揭露了『中國』代表團的眞正目的，同帝國主義最反動的喉舌串通一起，妄想阻撓蘇、日關係的發展，阻撓鞏固遠東和平，以達其大國稱霸的目的。

另據情報資料稱：蘇聯塔斯社駐東京特派員廸木欽科對日人稱：「廖等一行來日之目的，在掀起日本的反蘇旋風，在反蘇的基礎上建立與發展毛日友好，因此蘇聯對廖某等在日的活動，寄以深切的注意」。蘇聯駐日使館新聞處長伏拉特金則說：「中共進行中國式的大國主義，同時一直在露骨的對日本實施內政干涉。此次廖某到日本各地活動，如果強要日本非反蘇親中不可，或作此鼓動，都是對日本的內政干涉」。另蘇聯駐日使館參事則弗里亞說：「蘇聯對中共的援助，完全超過想像以上，可是中共卻恩將仇報」。言下之意在勸阻日本對中共進行任何援助。

廖等一行於四月十六日飛抵東京羽田機場時，沒有蘇聯官員出迎，只有兩個記者到機場採訪。廖在日本雖沒有明顯的公開反蘇活動，或者說阻撓日、蘇關係只是代表團的次要任務而非主要任務，但在中蘇共互爭日本的重要關頭，蘇聯對此表現的神經緊張是可以理解的。

中共代表團訪日活動評價

㈠這次廖在日本的活動，使人聯想起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大陸上發動的「中蘇友好」運動，這是中共有求於對方習慣採取的方式。但是日本與蘇聯的性質與情況不同，儘管中共代表團這次訪日出盡八寶，但是中共與日本在政治上的勾結是有一定限度的，中共所追求的「聯日抗蘇」「聯日抗美」「聯日抗華」等企圖都不可能如願實現。

㈡中共與日本在經濟上的勾結，也是各懷鬼胎，互相利用，雖然我們不否定它會有一定的發展前途，但是不會出現奇跡式的飛躍。這是因爲日人有日人的算盤，中共本身的條件並不具備，所以儘管日本經濟界表現熱烈，這是「經濟動物」的常性，並不一定會產生相應的結果。

㈢中共代表團這次訪日，在民間活動方面是有一定成效的，對於「文革」時期給日人造成的不良印象，也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中共永遠不會忘記政治宣傳，久之必會令人生厭。例如李素文與另幾個女團員訪問東京港區的白金小學時，她向小學生說：小朋友你們將來長大志願做什麼？有的回答想做醫生，有的想做律師，她都搖頭，一個回答願做工人的小學生，她走過去撫着他的頭，表示了非常親切友善。另徐光在東京的一次婦女座談會上發言說：「在『中國』負起婦女半邊天作用的婦女們，有着長期革命鬪爭和血的歷史」。在代表團住宿的新大谷旅社中，代表團的團員幫助旅社工友做各種事情，臨行時還爲旅社的工友舉行了答謝宴，爲他們演出了節目，像這種雖然不高喊「階級鬪爭」「階級革命」口號的宣傳手法，一時雖不致被注意，但久之則必使日本發生警惕。

㈣另外，中共代表團在日活動，由於日人科學技術之高度發展，和人民生活之富裕，對中共也發生了反教育的作用。例如馬純古參觀千葉縣君津的「新日鐵」君津工廠時，看到年產千萬噸的大工廠的熱壓車間，只有七十人在操作，在日本像這樣的工廠不止此一間。中共據自己發表去年年產鋼二千三百萬噸，中共如果生產一千萬噸鋼材總要數萬人工作。馬是搞工會工作的，這種情況不能不使他對兩種制度優劣的教條有所比較。在新潟山區，農民出身的周麗琴發現年收入約三千五百元的日本農民，均紛紛離農村進城而感到不解。因爲大陸農民一年牛馬般工作也收入不了三、五百元。這種情況也不能不使代表團對大陸的制度有所懷疑。另據日人透露，代表團在旅館裏特別欣賞表現人性的現代劇，雖然他們口頭沒有講什麼，但是日人淸楚瞭解他們心裏起着什麼變化。

中共的眞面目【二】

——看「中國之行的幾點觀感」後與王浩教授商榷

吳樹仁

上述物資是中共當局保證供應的，但絕不可能多配，至於其他日用品，副食品則不在保證之列，商店發售時可以購得，沒有發售時只可畫餅充饑了。

至於每月工資收入，平均水平是人民幣四十五元——六十元之間（相當於美鈔二十——二十七元之間）。工人最低工資是二十九元，最高工資是一〇九元。當時我擔任七級工程師工資是一百二十九元。生活在大城市的居民每人每月最低消耗需要二十五元——三十元，而一些被安置在「街道辦工廠」工作的女工，每月只得工資十八元。原來在工人中有加班費和超產獎金，卻在中共提出反對「反革命經濟主義歪風」之後取消了，在這個收入狀況之下，城市中雖有高於標準價格三至四倍的黑市副食品供應，也只是一些高薪階層及華僑眷屬的專利品了。

至於在廣大農村，物資供應懸殊，即使同一人民公社，各生產隊之間都可能有很大差異。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提出成立人民公社，當時遭到來自農民的極大的抵制，劉少奇任「國家主席」後，採取了大步退卻的措施，實行「公社三級所有制」，把生產和核算單位退到最基層的生產隊一級，每個農民的口糧分配，現金收入分配等視所在生產隊的生產情況而定。每個生產隊按當年糧產交公糧百分之十四點五左右（抵稅收），這與王教授所稱農業稅收百分之二至七相差太遠。另外還通過出售「餘糧」，上繳戰備糧、種籽糧、機動糧等總共約相當於年產量百分之六十左右，剩下的按生產隊人口分配，一般是在十一公斤左右，一些高產地區可獲二十公斤，但一些丘陵地帶或土地貧瘠的地區則低於六公斤。我所見一個地區每人每月只可得七公斤谷子，約合四點五公斤大米。這些地區的農民，只好用分配給他們的「自留地」種芋頭、蕃薯等充饑，甚至有上山採挖野生植物煑吃的。至於油、糖、肉類的供應中共當局沒有保證，因爲這些都是以農產品爲原料的，倘若該生產隊種有油料作物或甜菜、甘蔗之類售予收購站，則可視出售多少，獲得配額。至於棉布供應，每人每年只得二點七公尺，因此我下鄉時，常會碰到一些農民，他們所穿的衣服的補釘，把原來的顏色完全蓋過了，甚至有人把一些進口肥料的袋子，縫成衣服穿着，前面寫着「尿素」，後面寫着「日本製造」，或是前面寫着「氯化銨」，後面寫着「法國製造」，在田間勞動，或在村內走過。

至於生產隊的現金分配，則按該隊年內出售「餘糧」及其他農副產品給中共收購站後所得現金，扣除上繳給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的公積金、公益金，再留下明年生產資金之後（約佔總收入百分之四十），按每個社員出勤工數即勞動日分發，一般水平是每個勞動日人民幣四角左右，也有些經濟作物地區可分至一元一角，但一些貧瘠地區只可以分到二角多，我見到一個貧瘠的生產隊遇上歉收，那年他們每個勞動日只得一角七分。農民就用這些錢去買鹽、買鹹菜、買燈油，而農村出售最廉價的香烟每包是一角五分。

這樣的生活究竟是豐衣足食呢？還是民不聊生？還是讓讀者去下結論吧！

誠然，中共政權建立以後，大陸城鄉生活確有一段時間改善過，這就是一九五五——五七年的二三年時間。土改後，農民獲得了土地，生產積極性提高了，刺激了生產力的發展，城市中，扶助工業發展，進行投資建設，人民收入也有所提高。但好景不常，農村中來一個公社化，又來個全民大煉鋼，加上農村幹部好大喜功，大搞「萬斤畝」等等，剝奪了農民既得的土地，嚴重挫傷了他們生產積極性。大煉鋼鐵需要大量木材，以致濫伐樹木，水土流失，還挪用了大量急需的水利用料，造成災害頻仍，農村生產一蹶不振。加上四反、四清、新三反等等運動，致令農民特別是基層農幹惶惶不可終日，因此農業生產只有倒退，那裏還能做出成績來？

但最悲慘的還要數城市中的失業人口，這些人口主要是由以下幾種人構成：㈠不服從中共分配往內地工作而未去的工人（大部份是中共「備戰」，將工廠遷往內地，而要求工人隨廠去工作的），爾後雖有部份工人未受處分，但當地勞動力安置部門拒不安排工作的，㈡高中、初中畢業學生，僥倖逃過上山下鄉運動的，㈢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等所謂「五類分子」，㈣「勞改」、「勞教」獲釋後的閒置人口。

這些人的生活，或依靠就業的親友接濟，或作奸犯科（後面有較詳細介紹）。而最悲慘的是那些既無親友接濟，又不敢爲非作歹的、他們唯一只有走上賣血維生的一條路。

賣血，這個行業從業者之多，世界上恐怕沒有一個地區、國家出於中共之右。毫不例外，中共對血液亦實行統購統銷。在廣州小北登峯路三號，有一所漂亮的花園建築物，門口有個招牌寫着：「廣州中心血站」，負責廣州市血液的收購，銷往廣東各地醫院，甚至用於「援越抗美」。據我瞭解，廣州依靠賣血維生，以及作爲主要生活費用補助收入的有二萬餘人。當然，其中也包括了低級的幹部，生活負擔較重的工人，他們按次登記掛號，已經登記檢查合格的，約三個月抽血一次，從營養已經不良的賣血者軀體中抽三百西西左右，每百西西給回「人民幣」二十元。抽血完畢之後，給牛奶一杯、鷄蛋二隻。儘管如此，我每於晨早經過此地，必發現成百的人排隊等待抽血，他們的代語名曰「班蛇」（「班」字廣州話，意思即纏），他們爭先恐後

，或詢問為什麼已隔二個多月還未輪到自己，或質問為什麼只抽本人二百西西，而不抽三百西西。

其實，單從這點，已經可以證明大陸人民的生活是如何的「幸福」了。

或者有人要問：這些苦況，我都是講廣東省，廣州市的，是否其他地區會好些？我在這裏堅決答覆：否！就大陸來說，廣東一是中共的「南大門」，面子攸關；二是地處亞熱帶，土地肥沃，氣候亦好，較為富庶；三是僑鄉，僑滙最多，在大陸已是較好的省份了，其他地區只有比廣東更差。

我逃離大陸之前六年都在廣東工作，我講的都是逃出前一、二年的事實，講年份遠的恐怕說服力不夠。而且，我回廣東工作後，很少機會到省外農村，瞭解不深入。如按幾年前的情況去「想當然」，反映出來的未必百分之百眞實，所以重點還是寫這較「好」的廣東省，由此一斑而窺全豹，中國大陸這頭豹子身上所黏附如蟻的人民生活是個什麼樣子，大概可以獲得具體的印象了。

乙、「組織嚴密」及治安問題

王教授在文中歌頌中共把「整個國家由一盤散沙變成嚴密的組織」。但他同時又中肯地說「很多人覺得組織太嚴密，但也有人說矯枉必須過正。」

我同意組織嚴密是中共的一大優點，但我也同意很多人的意見組織得太嚴密了；以致完全忽視人身自由。然而也只有這樣，中共的政權才能維持二十多年。

先談人民的組織。

在城市中，分成若干個行政區，每個區又分成若干基層單位叫作「街道」。這些基層單位分別成立「街道辦事處」，受區政府領導；另外還有公安系統，基層單位是「公安派出所」，受區公安分局領導。派出所以下分成若干個專區，每個專區設立居民委員會、治安保衛小組，由派出所專職公安人員管理。叫作「段管員」。委會以下，再按十餘居戶成立居民小組，設組長及若干副組長，層層監視，居民一舉一動，甚至某日吃幾碗飯，這些基層人員均一日瞭然。居民如有遷徙，即使是同一行政區，也須報告，經批准後發給入戶證明才可遷出。而戶口卡又往往與糧食配給證同時辦理，失去戶口，也就失去糧食，如遷徙不申請，到新址就不能得到糧食，何況還經常出現「夜半敲門」查戶口呢？

公安派出所還為每個轄區居民設立了專門檔案，居民成年之後的作為記載甚詳，對中共政權成立以前的當地居民的歷史，作了重點調查，記入檔案，他們基層人員平日監視得到的情況彙報，也分別記入，作為整肅運動的第一手資料。

至於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組織就更嚴密了，分別由黨、政、工、團四線監視（文革後工會癱瘓）。

先說黨組織，一般是接受系統之上級及所在地區黨委雙重領導。如某地高等學校黨委，既要受中共高等教育部黨委領導，也要受所在地區同級黨委領導。在黨委之下，按行政系統如處、科、車間等分別成立分黨委、總支部、支部、小組。一般是每週規定一個晚上為黨組織活動，活動內容一是學習上級指示文件，聽取傳達，二是黨員彙報組織所賦予「幫助」的對象一週內的言行，三是黨員之間互相批評指責，或自我檢討。這些資料，都在會議紀錄中分別處理，上報黨委組織部，納入個人檔案。

團委和工會按黨組織系統成立，分別受上級及同級黨委領導，也接受組織賦予的任務，「幫助」一些人。

至於行政上，每個單位都成立了保衛和人事部門，這些門部的工作人員是清一色的黨員，它被非黨人員稱為「鬼門關」。這些部門除與該單位黨委組織部有密切聯繫外，還受所在地公安機關統一領導，人事部門也分別為每個人設立了檔案，對公職人員的歷史和社交的瞭解知之甚詳，有時為證實歷史上一個小問題，不惜派人遠赴千里，進行調查。

每當以整肅作手段的政治運動一到，這些特殊部門就組成一個「運動領導辦公室」。在各黨委領導之下，將本單位之一切人員進行甄別排隊，這個甄別主要是看本人歷史，一向表現，以及「羣眾反映」，即：受檢舉的材料性質及多少，一般把幹部工人排成四類，第一類是歷史清楚，政治可靠，有革命進取心，無產階級立場堅定的，成為這次運動的依靠對象。第二類是政治歷史無問題，但表現不如理想，屬於「落後」黨、團員和非黨團員，而認為是可靠的居多，成為這次運動的團結爭取對象。第三類是歷史上有若干懷疑，政治面目不明朗，或上次運動表現不好的，這些人大都成為教育對象，個別列入懷疑審查對象。第四類便是這次運動的整肅對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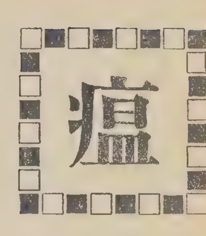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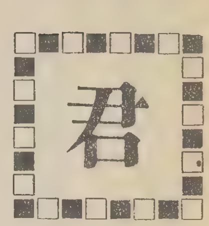
根據我當時任中共基層黨委委員時所接到的中共中央指示，對於被列為第四類的人員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的肅反運動中，比例是幹部及知識分子中的百分之十；一九五八年的反右運動比例訂為百分之三，一九六四年的四清運動比例為百分之五。至於文化大革命初期也訂為百分之五，後來，則取消比例，打倒一切「走資派」，所有領導幹部，大部份都挨整了。

運動正式宣佈之後，黨委一面做動員報告，組織該單位人員學習文件、「領會運動之精神」。另方面，「運動領導辦公室的人委會通過各處、科領導找平時與某四類人員（整肅對象）接近的人個別談話，談話方式多是先威脅一番，舉出他平時的「錯誤」，號召他「戴罪立功」，向組織檢舉某人，就是所謂「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因此，儘管平日是極要好的朋友，一到運動當頭，就會成為檢舉自己的人。

而那些人所犯的那些「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以自由社會的角度看來，根本是不可思議的。現將曾與我共事的一個單位中的悲慘實例，舉出三個，以供讀者參考。

馬君，於中共某單位任會計科長，非黨員，其父在菲律賓營商。某日，馬接父親家書，內附近照，看後感嘆地說：「照中人與我，簡直不像父子，而像兄弟」。被一共青團員聽見了往上反映，運動一到，馬某被整，罪名是：嚮往資本主義反動國家的資本家生活，惡毒地攻擊社會主義令人衰老。結果撤職，下放農場，監督勞動。

（待續）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劉少奇與陳毅，粟裕商定之後，果然去一封電報請毛澤東派兵入蘇夾擊韓德勤。

毛澤東接到電報大爲與奮，向藍蘋說道：「你看劉少奇多能幹，任何困難問題，他到了就可以解決。」

藍蘋笑道：「一個太有本領的人，不會久居人下的。」

毛澤東當時怔了一下，說不出話。

藍蘋說道：「我同劉少奇見面時間不多，但是，我覺得他的像貌實在不好，尤其是眼同鼻子。」

毛澤東拉起藍蘋的玉手親了一下，說道：「原來你還會看相，替我看看幾時能作皇帝。」

藍蘋擺脫了他的手，說道：「我同你說正經話，你又胡打岔。」

毛澤東說道：「怎樣是正經話，你說我聽。」

藍蘋說道：「劉少奇生了一雙色眼，看見女人就要冒大似的，我們三人一桌吃飯，他嘴裏同你說着話，眼睛卻不停的睃我。」

毛澤東拍手笑道：「我的愛人，共產黨員誰不好色，林老到了六十歲，還娶十六歲的女孩子哩！你怎麼單責劉少奇。」

藍蘋說道：「我見過的好色男人太多，但像劉少奇這樣的相，卻是第一次見到，他這種相是色中餓鬼型，見到女人就打主意。」

毛澤東笑道：「得了，我的愛人，只要他不打你的主意就好了，咱們何必管他。」

藍蘋說道：「你一定相信他，我也沒有話說了，我只是提醒你。」

毛澤東笑道：「除你之外，我不會相信任何人的，你不必太替我擔心，到了必要時，我自有辦法。」說過之後就着警衛員打電話請彭德懷。

彭德懷此時名義是十八集團軍副總司令，實際上卻是十八集團軍眞正的總司令，朱德只是擔個虛名，部隊調動指揮的大權全由彭德懷秉承毛澤東的命令行事。

毛澤東見了彭德懷問道：「德懷同志，目前由徐向前帶去山東的一一五師，高級幹部中那一個是我們的人。」

彭德懷怔了一下，說道：「都是我們的人，部隊中那有外人。」

毛澤東說道：「你沒有聽淸楚我的話，我問那一批高級幹部中，有誰是我們湖南人。」

彭德懷這時算是聽明白，說道：「徐向前帶去徐海東一個旅，旅長徐海東。」

毛澤東搖頭道：「這人是張國燾的人，靠不住，遲早要把他拿下來，換上自已的人。」

彭德懷說道：「副旅長程子華。」

毛澤東搖頭道：「也靠不住，這人從前跟過岳維峻，抗戰期間又跟過閻老西搞犧盟，是個投機分子。」

彭德懷說道：「政治部主任是黃克誠同志。」

毛澤東笑道：「這就對了，克誠同志是湖南人，又是井崗山老同志，最靠得住。」

彭德懷問道：「主席說了半天，到底是幹什麼事。」

毛澤東說道：「你別急，等我慢慢告訴你，少奇同志到了蘇北，在佈置一場大戰，一舉要消滅蘇北國民黨軍，趕韓德勤出江蘇，但是光憑陳毅帶過江的一點力量是不夠的，必須由十八集團軍調正規部隊增援，這是一項重大任務，將來還要掌握新四軍，必須要派我們自己人去。」

彭德懷遲疑道：「我們趕走韓德勤，軍委會不答應怎麼辦！」

毛澤東笑道：「不答應無非是大家多花幾份電報費，蔣先生發了脾氣，挨罵的是周恩來葉劍英，也輪不到你。」

彭德懷搔搔頭，問道：「這事要不要告訴朱老總。」

毛澤東說道：「根本不要讓他知道，你回去就任命黃克誠同志爲三四四旅旅長，率本部進軍蘇北，策應陳毅。」

彭德懷更加不懂，說道：「三四四旅旅長是徐海東。」

毛澤東說道：「我知道，旅長是可以更換。」

彭德懷說道：「徐海東同志沒有錯誤，把他換

下來怎麼安置。」

毛澤東說道：「這還不容易，隨便安一個名義，什麼游擊司令，越大越好，他有本領可以自己發展，不過，精兵要交給克誠同志帶去打韓德勤。」

彭德懷無可如何，只得按照毛澤東的吩咐，把黃克誠提升為三四四旅旅長，命令他帶本旅及所指揮的未受中央政府編制的共軍一道入蘇北。

韓德勤接到四面八方報告，都有新四軍，十八集團軍襲擊地方團隊，驅逐行政官吏，收繳民槍的事發生，也感到情況嚴重，就召集部下開會商討對策。

蘇北當時只有一個八十九軍，原是江蘇保安隊改編，軍長初由韓德勤兼任，副軍長李守維，後來韓德勤升了魯蘇戰區副總司令，就將八十九軍長由李守維升任。八十九軍共轄三十師，一一七師，獨立第六旅，以後獨立第六旅又改為三十三師。

會議一開始，軍師長羣情憤慨，都認為共產黨人組成的軍隊，不論十八集團軍，新四軍都是一個立場，即不打日軍專打國軍，尤其是地方團隊，碰上了就不能幸免，長此下去，蘇北地方部隊非被吃光不可。

韓德勤聽了大家的報告，說道：「各位的看法雖然不錯，但是，我們目前對之實在無可奈何。」

李守維說道：「主席怎麼這樣講，論兵力我們強，論地位主席比他們高，我們可以大舉討伐，最低限度也把他們趕出江蘇。」

韓德勤搖頭道：「李軍長，你不明白內情，我們如果對新四軍用兵，他們可以向軍委會告我們。」

三十三師師長孫吉人說道：「主席太忠厚待人了，現在不是我們先動手打他們，而是他們找來打我們，我們是自衞，在法律上，因自衞而殺人都不犯法的。」

韓德勤說道：「第二，我同共軍作過戰，曉得打他們眞不容易。」

李守維說道：「只要主席下了命令，准許對這批匪軍用兵，我們很快就可將其主力擊潰。」

韓德勤說道：「目前先不要全面同他們作戰，不妨作局部試驗。」

大家都為之愕然，不曉得戰爭怎會還有局部。

韓德勤也看出大家不明白他的高見，說道：「最好專打共軍某一部份，這樣可以避免全面決裂，同時也可以試驗一下對方戰力。」

大家都想笑都不好笑，只得聽他安排。

韓德勤說道：「我想派出一個師向洪澤湖地區發展，先肅清當地共軍，只要北面沒有威脅，江南來的陳毅部不敢同我翻臉。」

孫吉人問道：「請問主席對陳毅何以如此有把握。」

韓德勤說道：「你們不知道，陳毅早幾天來見我，執禮甚恭，表示要來我手下當個縣長，我答應可以派他當專員，他頗為動心。」

孫吉人忍不住了，說道：「主席，凡是在共軍佔領下的老百姓，都知道共產黨一貫是實行三頭主義。」

韓德勤笑道：「我只知道三民主義，不曉得還有三頭主義，是什麼解釋。」

孫吉人說道：「三頭主義是他求你時，向你磕頭，你求他時，他就搖頭，到了沒有利用價值時，就殺頭。」

韓德勤當時愕然，說不出話。

孫吉人說道：「陳毅現在對主席用的正是磕頭政策，主席如果上了當，下面兩頭也就來了。」

韓德勤想了一下，說道：「不管怎麼樣了，寧教人負我吧！」

李守維看見再勸也無用，當時問道：「主席既然這樣決定，派誰去呢？」

韓德勤想了一下，說道：「派一一七師劉代師長漫天帶三四九旅玉鍇，保安第十旅張能忍部一個團，外加上游擊支隊黃岫峯，朱長忠等部，進駐山河以南，向洪湖地區發展，進剿當地共軍。

會議決定後，李守維就下達命令，派劉漫天帶領部隊向洪澤湖地區推進，首先遭遇到的就是共軍羅炳輝部。

羅炳輝在共軍中資格相當老，共軍在江西受不了國軍壓力，突圍向陝北逃竄時，共有四個軍番號，即第一軍團林彪，第三軍團彭德懷，第五軍團董振堂，第九軍團羅炳輝。

毛澤東、朱德與張國燾徐向前在四川會師後，兩股混合編制，分為兩路向北逃竄，左路是張國燾、朱德、劉伯承率領張徐一股的第九軍，第三十一軍及朱毛一股的第五軍團，第九軍團。右路是毛澤東、周恩來及第一軍團，第三軍團，紅四方面軍的徐向前，陳昌浩及張徐股的第四軍，第三十軍。在逃竄途中，毛澤東私自率領林彪，彭德懷兩股單獨逃走，與張國燾公開決裂。

由於毛澤東私奔，不僅張徐一股的大小頭目一齊反對，即是屬於朱毛一股的朱德、劉伯承、董振堂、羅炳輝也一齊罵毛澤東不是人，一致擁護張國燾另組黨中央。後來由於張徐一股失敗，張國燾窮途無歸，又去了陝北，共軍復歸統一，但毛澤東對於當初跟張國燾一道走的人，卻是永不能忘，朱德、劉伯承因為地位高，毛澤東暫時還不能不加以敷衍，至於地位低的就永世不得翻身，羅炳輝首當其衝黑下來，閒了幾年，直到抗戰開始，共軍大量發展，羅炳輝跟隨徐向前去了山東，由山東而蘇北，搶奪一部份民間槍支，吞併許多地方團隊又成了一大股。劉漫天率領的一一七師，到了洪澤湖西先同羅股碰上，但羅炳輝此時武力並不充實，不敢打硬仗，只是偷襲，得手就跑，劉漫天在當地轉來轉去，始終捕捉不到主力。



抗戰武術談

張仲仁

回師整訓論功行賞
上司厚愛永誌難忘

我又說：「你不要怕，今晚我搬來車棚睡覺，陪你們守哨，有什麼事情可隨時叫醒我，明天我會報告隊長，請求隊長准許從明晚起，你們輪夜班的同學，大夥兒搬來車棚睡覺，到鐘推醒同學起來接班；交了班的也在車棚睡，人多就可壯膽，不必懼怕的；也不可走出操場去，以後我還是要來守候幾晚，如給我再遇到這搗亂鬼，我會一刀劈去，讓他不敢再來擾亂你們。」後來守了幾次，不再見有出現，也就算了。那時全隊學員都說我吃了豹子膽，老虎心，鬼見了都駭怕。回想在家鄉時，老虎的心、肝臟等是吃過，豹子膽則未嘗過。

而我膽大的原因，也許是從六七歲幼年時，就逢到江西鬧土匪四五年之久，在那種燒殺劫掠的環境下磨練長大，因此養成不怕天黑，不怕鬼怪，更不怕山高路遙；那時因土匪捉財神的威脅，不管深山黑夜，廟宇祠堂我都睡過，除開土匪的猖狂，別的都不至使我覺得可怕。這次雖然親自見到此不可思議的怪事，也覺得並無值得可怕的，在戰場上有許多年輕的軍人，他們突然的被打死了，死得太過淒慘，也許是靈魂不散，半夜出現來接班，也說不定，他們是不會傷害人的。

後來我將經過情形報告隊長，隊長同意我的意見，輪夜班的哨兵就搬去車棚裏睡覺，到時間親自推醒同學起身接班，就不會再有古怪發生了。這段經過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並非我有意渲染迷信，靈魂的事是誰也不能證實的。

桂南會戰已接近尾聲，前線戰事在節節勝利下，已粉碎了敵軍企圖打通邕寧公路，截斷桂柳線，而孤立川貴西南諸省之夢想。它欲圖直攻我國心臟地帶的野心與戰畧，經崑崙關之役，被第五軍迎頭痛擊的至命傷害後，銳氣頓挫。萬惡的日寇知道此路不易行，就非知難而退不可。我國高級指揮部，已有穩操勝算的把握，故此下命令要第五軍及重砲營回師撤返到湘桂邊區，在原防地補充整訓。第五軍的傷亡損失很大，須得一段時期整補才能恢復元氣，所幸該軍勢力雄厚，醫藥設備健全，對傷病兵的治療，很快就可恢復原有的戰鬥力量。砲兵營在前方除被敵機炸死一位排長，及炸傷兩位士兵，開小差走了三個司機外，沒有其他損傷，全營官兵依然精神奕奕的，凱歌而歸。自他們回到後方來後，我的假日生活有了很大的轉變，以前時常與學員們一起渡假，現在是不可能有時間了，因在戰場上一班並肩作戰的同事，如今又聚在一處縣境，見了面是份外親熱，來來去去眞是應接不暇。他們歸返之初，要休息一個短時期，才開始整訓，故此他們有一段很清閒的時期，大家別後重逢，在一起吃呀、玩呀、唱京戲呀！鬧得不亦樂乎。因這次戰役有功，上峯頒給了一筆數目相當大的奬金給砲兵營，我們第一連得到這筆賞金後，連長大公無私的，實行公欵公用，有時他甚至還要貼腰包。官兵們成立一個管理委員會，用民主方式處理動用這筆錢。他們認爲我現在雖然已離開了第一連，但絕對應該有同享此奬金的權利。

因此特派代表來向我們隊長請求，准許我請假回第一連參加共同慶祝勝利的果實。

那時機械訓練隊各項科目均先後完成，我的工作已輕鬆，各學員的水準都高，班長也很合作，尤其使我感安慰的是一班學員說：區隊長以前是好辛苦的，用盡各種方法來訓練我們，現在我們樣樣都已學會，而且成績比其他區隊高，以後區隊長應該多點休息才是。

隊長准許我自由回第一連參加節日後，在假日就不能和學員們在一起，但我也不會不理他們，每逢星期日就安排好班長帶領他們飲食及玩樂，他們在營房弄東西吃也好，或進城去玩也好，好像我帶領他們一樣。他們做吃的留一份給我，進城去玩也總要帶點我喜歡吃的東西給我。一年多時間的相處，眞如一家人一樣的關懷及愛護。現在回想起以前的軍中生活，內心尚覺無限的溫馨。

此次砲兵營回後方，增加我不少的酬酢，眞所謂舊雨新知，歡聚一堂。尤其連長把我當作他的親弟弟一般看待，以前在信上曾叮囑過的訓示，現今見了面還要親口再說一篇；知道我這期訓練成績好，隊長對我不錯，他非常的滿意和興奮。我們隊長是團副兼任，在編制上隊長只不過是上尉級，由此可見團長和團副對機械隊訓練自己的基本幹部，是何等的重視。因我是連長保荐的，我生病時團副曾見過連長教導我的信，由此關係，團副和連長竟有一種私人交情，而我在當中也受了益處。有一天我在連長家坐，閒談中連長問他太太：他未回後方前，我有沒有聽她的話？連長太太笑着，不客氣的說：「留守處那些眷屬住的地方，有時要轉信送東西，我就阻止他親自去，可交勤務兵送去，有次他好執拗的非去不可，我見他不聽我勸告，一着急就說：你不聽話，我只好寫信告訴你連長，免得出事情

，連長回來責備我對你的疏忽，他聽得我要寫信給你，才不去那些汚糟的地方，除那次事件外，其餘都好。」連長聽她說完，就對我說：「青年人的生活，應該要自己檢點，切不可隨便，古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做人要明白此道理才是。」他倆夫婦對我的這種眞摯感情及關心我前途之殷切，令我感激無涯，使得我日常戰戰兢兢，只怕自己踏錯一步，致令他們對我失望。

幾十年來，我做人一向小心謹愼，未敢行差踏錯，相信在年輕時就能明白瓜田李下之嫌，和一切做人應盡的責職，連長夫婦對我的影響，可說是終身難忘。我在連長面前，只好承認自己少不更事，沒有想到這些問題，並多謝太太教訓。她笑着說：「旣不怪我嚕囌管得嚴，眞乃孺子可教。連長回來了，我也可對他有交待，可知我好操心的，青年人學壞容易，學好難。」自經過這次談話之後，我無形中好似成爲連長家庭裏的一員，同時我是兩個家庭中的補習學生，教的人很熱心，我又一心想充實自己，當然用心學習，每次去補習不但不收學費，還有食物請我吃，我當時也算是幸運的了。

有一天去羅家補習，誰知羅太太生病已有兩天，不想吃東西，吃下去就嘔吐，而且頭昏又痛，有輕微的發燒。軍醫診治不出什麼病，服了兩天藥也無功效。我去時羅股長還在家照顧病人，問我有辦法能醫治嗎？經過診視後，我告訴他說：「不是生病，羅太太有喜了，恭喜你快要做爸爸，記得上個月來補習時，太太告訴過我，月經沒有來，恐怕會生病，我會懷疑她是有了孩子，如今可證實是眞的了。」我寫了幾樣安胎止嘔的中藥，交勤務兵買好，守候着將藥煲好，服下去後讓她好好睡一覺。第二天我又去看她，繼續服了四劑中藥，身體已恢復了正常，自此由她的學生，又轉變爲她的私家醫生，日常有點不舒服，就來找我，再也不肯去看軍醫了。

羅股長是留學德國的機械專科人才，政府特聘請來砲兵團的特種技術人員，除支中校級薪餉外，還有一筆多過月薪的技術津貼，他們的經濟是相當寬裕的。倆夫婦的學識都這樣高，但對醫藥一竅不通，看見他太太生病就慌了手腳，有時我眞覺得又好笑，在工作上是獨當一面的主管專家，回到家裏如有點病痛，竟然毫無主意。幾次對我說：「這次太太身體不舒服，如不是有你在這裏幫助調理，我眞不知怎樣是好。」

不久機械訓練隊舉行結業典禮，因隊長是團副兼任，地位比較高，特請全團各單位高級主官來參加觀禮。那天正好輪到我値星，我整理好隊伍後，向團長隊長及各長官敬禮，並報告人數，開始由隊長致詞，然後請團長訓話，再請各來賓訓話，每位都講得很簡短的，只有第三營營長講得比較長。他說：「我很多謝訓練隊隊長領導有方，令我們各營連增加一批有能力的幹部。還有我早已聽說這期機械訓練隊，有位很年輕的區隊長，訓練方式是與衆不同的，而且成績特別好，每項科目均能提早完成，我很慶幸我們砲十四團具備有各種人才，今天我來參加你們的慶典，我第三營也有幾十位學員在此受訓。」他講到這裏還叫第三營保送來的學員舉手，只見有五六十個學員舉起手來，隨後叫他們放下，再繼續說：「我今天要來看看你們平日所稱讚的青年區隊長。如今你們已學到了良好的戰鬪技術，回到部隊有機會上陣抗敵，就要好好的利用自己的長處，主要是合作的精神，所謂力量集中，才能發揮全力來打擊敵人。你們這位年輕的區隊長，只不過是上期的學員，在崑崙關戰場，能和長官同事合作，發揮力量重創敵人，因此得到長官賞識，保荐他擔任此訓練工作，你們應該學他的榜樣。我第三營的學員，只要你們有上進的心，有良好的表現，我一樣會向團長保荐，使你們調職升級的。」當他講完這篇話後，團長似乎好高興的，帶領鼓掌，同時大家都朝向我看。場面使得我又喜又覺得手足無措，一時臉都紅了。心想：長官對我這種錯愛及稱讚，有點過份了！我自己知道學識太淺薄，一切所做的，不過憑自己的責任心，盡力而爲而已，有什麼値得如此當衆讚揚呢？典禮完畢後，第三營營長還特別找我握手，並對我說：「第三區隊的學員，我第三營佔大半數，有關你的一切，他們早已報告過我，因此早有意想和你見見面。他們在學術兩科都得到優良的成績，多謝你用了很多的心機訓練他們。」我立正敬禮後說：「報告營長，訓練是我的職責，多謝營長的稱讚和鼓勵。」他是中校營長，而我是低級幹部，他這樣對我已算是很特殊的了。在重砲兵部隊由排長因功升到營長是不容易的，因作戰時砲兵的傷亡少；不同步兵每次戰役下來，一定要很多官兵補充。這次承營長這樣看得起我，一定的理由，也是平日我自己肯吃苦耐勞的緣故。他最後還囑我說：「以後來第三營看你的學員，一定要來看我，我隨時歡迎你的來臨。」

當天晚上我去連長家，連長笑着對我說：「今天機械隊結業典禮中，你出盡了風頭。」我說：「一切都是連長教導的功勞，憑我自己能作什麼？」連長說：「全團的高級長官，都對你有好印象，以後自己更要努力，我已和營長商量過，這期砲校畢業，再招生，就向團長請求，保送你去砲校受訓，在術科方面是毫無問題，但在學科方面你還要下功夫補習。」我說：「連長對我的提拔和關心，不知怎樣來感謝才好，我會用功學習。」機械隊在結業後很是清靜，只剩少數學員因病就擱，留下參加下期訓練。我正好利用此空間看書習字，加緊充實自己的學識，才不辜負長官的厚愛之情。

但世上不如意事常八九，後因環境的轉變，一切計劃成泡影，本來以爲是光輝燦爛的前途，竟轉變爲暗淡無光，由熱心的頂峯落到冰點，這眞非我始料所及的。人生如戲劇，有時演喜劇，有時演悲劇，一個人的遭遇，是誰也不能確定預算得到的，因此得失榮辱，要看得平常，得意時切勿忘形，失意時也不可悲觀，但求心之所安，即使是一生布衣淡飯，也覺滿足愉快；幸福的泉源，是從心底湧上來的，不是從錦衣玉食中所生的，更不是人所能強求的，如能實行知足常樂的言行，必可獲得美滿的人生。（本篇完）



江南啼痕錄（四十）

我便向學生講話：「古應芬先生爲黨國元老，功在國家，勷勤商學院乃紀念古應芬先生而設立的大專學校，我們應認爲自己是屬於勷勤的學生，引之以爲光榮。但教育部鑒於全世界的學校來紀念他。只有國家的元首，才用公立的大學級的學校的名稱。鄧仲元先生、朱執信先生、廖仲凱先生等都是開國的元勳，廣東省當局先後均以執信女子中學、仲元中學、仲凱農業學校去紀念他們。此次廣東省政府遵奉部令，又爲表示尊崇古應芬先生對國家所建的豐功偉績，乃將江村師範改爲勷勤師範學校，而將勷勤商學院改爲省立法商學院，更派名學者黃凌霜先生爲院長。政府爲了使各位同學有好的讀書環境，有好的實習機會，有好的充分設備，特派我到信宜來，趕快把學校搬到廣州去。我爲了完成我的任務，也爲了顧全各位的學業，我現在宣佈：㈠即日起放假一個月，以便學生回鄉準備，自行於一個月內携同證件，到廣州西華路校本部報到。㈡如欲隨校遷穗，甚表歡迎，但須於三天內返校，隨同赴穗，膳宿交通費，均須自備，到羅定後雇船運遷，則免收船費——我估計學生必不願隨校行動，輕輕鬆鬆的回家玩膩了，才慢條斯理的到廣州。如果，所有學生都隨校遷穗的話，學校那筆雇船的費用，委實相當浩大，可是，不出我的所料，誰肯隨校行動，而受諸多限制。結果，沒有一個學生願於三天之內，回到學校來跟我們走。我開了這張漂亮的支票，不過拿來作心戰的法寶而已——我於採取心理攻勢之後，想測驗學生的反應，便問我剛才所宣佈的事項，還有什麼疑問，可以提出來，以便我當場解釋。

雖然登時有幾個學生提出詢問，只不過是問西華路在廣州市的那方？在廣州的校本部已聘有名教授否？旣遷廣州，以後有無計劃在南路繼續招生？但這些問題都不是難題，解答容易，我乃分別作答：㈠西華路在廣州市的西北方，連接惠愛西路，交通方便。㈡法商學院旣爲名學者所主持，名將手下無弱將，所聘教授當是第一流的人才；而且我這次南來，也是代表黃委員延攬原任勷勤商學院爲學生所欽敬的教授繼續任教，務使法商學院爲廣東的著名學府。㈢戰後交通必甚發達，南路幹綫必快修復，從這裏到廣州，朝發夕至，學生到廣州投考絕無困難；各位爲南路青年升學問題，而提請學校當局派員到南路招生，足見各位關懷後進，愛護桑梓，我可向各位答覆，這也是學校當局的希望，務使法商學院繼續成爲培植南路專門人才的機構。我答覆到這點，已聽到一陣熱烈的掌聲，頓使事件更趨明朗化，證明拉攏與導疏的雙管齊下中，已化當前的潛在危機。我再問如無問題，可以散隊，大家自由返家，準備到廣州去。散隊以後不到一小時，阿五悄悄的來向我報告：現在很多學生，已紛紛離開學校，匆匆的各回家鄉。

十二、快刀斬亂蔴，消弭學潮，完成遷校（二）

學生走了，羣眾的力量，已呈分解的現象。應該趕快把握時機，把學校接收過來。吩咐阿五邀請吳洪璋主任來商洽交接時間。吳主任應邀來晤，我首先很誠懇的表示，請吳洪璋先生繼續屈就教授，但吳洪璋先生也和楊熙績先生一般態度，以爲勞生過半，自己要及時建立事業，不欲再隨波逐流，只有心領我的好意。我當即表示這是法商學院的損失。隨卽詢吳主任關於圖書儀器中有若干可以供應中學使用，吳主任以勷勤學院乃屬文法科的大專，儀器不多，尤其經戰亂遷徙，儀器圖書均有損失；而本校又僻處南路，添置不易。可以供中學之用者，只有圖書及小部份儀器而已。我告訴吳洪璋先生爲了減少搬運的困難，所有校具，及適合中學的圖書儀器。打算將全部贈給當地縣立中學，以幫助當地縣立中學的發展。我還很客氣的請教於吳洪璋先生，此種措施是否適當？吳主任認爲此舉乃造福地方，當地人士將甚感謝。彼此懇切的交談，吳洪璋先生對我漸漸了解，消除了不少隔閡。我又詢問吳洪璋先生盼望能於後天下午交接，未悉準備來得及否？吳主任一口答應，依照我所定的時間，由其代表舊任移交，絕無問題。這末一來，大的問題都解決了。留下來僅是節枝的問題而已。最後我請吳洪璋先生先給我一份教職員名單。以便相機挽留教授。吳主任也表示趕快送來。談話至此，便在愉快的空氣中結束，吳主任也告辭了。

這時，我才能是眞正的休息。阿五巧手妙製的葱葉湯，蒜葉炒鷄球，一盤鹵豬肉，一碟油煎紅衫鹹魚，加上一瓶棆子酒，使我開懷暢飮。飯後，吳主任送來教職員名單一份，名單上除了舊雨梁貞之外，還有當年統計專門學校的老師區萃崙，赫然名列其上。我沒有經過讀高中的階段，在統計專門學校畢業，後來便以相當程度考進大學；但統計專門學校則要以初中畢業的資格，才能投考的。當時統計專門學校的老師，都是一時之選。我記得擔當教授經濟統計是陳炳權先生（廣州大學校長）；擔任教授商業簿記的爲區萃崙先生；擔任銀行簿記教授是周植崙先生。區萃崙先生那時正任南海縣政府的教育局局長，矮矮身裁，是短小精悍型的人物，聲如銅鐘，長衫西褲，足登革履，一派瀟洒的學者風度，滿口南海音，登壇秉鋒，那富於吸引學生的教法，使我的印象甚深。

宓琴

萬人意見

陳裕清指斥共黨統戰陰謀

我決不與中共妥協和談

中國國民黨中央海外工作會主任陳裕清，六月四日在中央聯合總理紀念週作專題報告時說：我們不為利誘、不為勢刼的定力，以及絕不與中共和談的定策，舉世週知，所有海內外愛好自由的中國人，莫不堅決支持。這是民族大義之所在，這也是絕非中共統戰所能突破的政治防線。

中央聯合總理紀念週由中央評議委員張羣主持。

陳裕清是以「粉碎中共統戰陰謀，開創反共復國新局」為題提出專題報告，他指出：在當前迷惘的世局，談判的時代中，國際間多邊與雙邊的談判，正如雨後春筍，紛至沓來，所有分裂的國家也莫不在進行談判之中，我們何以不能與中共談判呢？我們不能與中共談判的理由，簡單而明確：

第一、我們反共復國的鬥爭，不是爭奪政權，更不在於分配政府的席位，我們所爭的是國家民族的大是大非；我們所爭的理想，是中國人自由生活方式的維護，中華優秀傳統的發揚，與乎國家現代化的促進，這期間沒有妥協的可能，更無和談的餘地，只有推翻中共，光復大陸，才能實現我們鬥爭的理想與目標。

第二、國際間分裂的國家，皆因國際協定而形成，其間或有談判的基礎。我們國家的分裂，則是中共武裝叛亂的結果。因此，漢賊不兩立，我不滅中共，中共必滅我，何能談判妥協呢？

第三、中共向以和談為解決問題的另一方式，從無以和談為解決問題的眞情實意，韓戰和談如此，華沙會談亦無例外。我們與中共具有長期談判的實際經驗，我們不重蹈覆轍。

當前中共對外態度

陳裕清指出：中共現在整個對外的態勢，乃是全面的統戰，在國際政策上，放棄了反「美帝」、反「各國反動派」的基本立場，亦不再以日本為假想敵，而在世界的規模上，展開「笑臉攻勢」，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與尊重，圖謀將我隔離孤立，在海外華人社會中，中共的統戰，是「政治攻勢」，其主要的策畧，是散播和謠叫囂認同，號召回歸，促成所謂中國統一運動，其目的則謀破壞海外華人對於中華民國的信心與向心，使我在海外華人社會中，陷於完全的孤立，與此配合，是其對內策畧上，繼續並加強所謂無產階級文化革命以來的清算鬥爭，特別是權力鬥爭。最近中共雖然解放若干文革時期反對毛澤東的幹部，但這決非權力鬥爭的終止，而是權力鬥爭另一形式的發展。中共現階段的戰畧，顯然就妄圖以對內的鬥爭和對外的統戰，改變其內憂外患的困境，從而貫徹其「解放台灣」和「造世界的反」的戰畧目標。

所以中共當前的對外態勢，從滲透、破壞與武鬥，轉而為「笑臉攻勢」與「政治攻勢」，實係其在內憂外患，危局敗勢中迫不得已的措施，是其衰弱破敗的暴露，決非其穩定強大的表現，中共如果確是穩定強大，他何須放棄立場，改變策畧，處處笑臉迎人呢？

他說：中共現在所感受之內外的存在威脅，至少亦有下列三方面：

第一、金馬台澎革命基地的存在與發展；

第二、蘇俄勢力的滲透與軍事的包圍；

第三、大陸內部反毛反共勢力的滋長與結合。

他認為這三種威脅單獨的或任何兩種綜合的演變，均足以致毛周政權於死命，中共今日之中心無主，自亂步調，決非偶然。

毛俄之間難免一戰

陳裕清在剖析中蘇共敵對情勢時指出：蘇俄對中共政權的威脅，年來眞是與時俱增，現在國際間研究毛俄關係的專家，大多認為毛俄之間的戰爭，不僅可能，且是無可避免的，此種判斷的理由，簡言之約有：

一、就蘇俄的兵力部署看，蘇俄部署於中共邊境的部隊，其兵力總在一百二十萬到一百五十萬之間，約佔蘇俄總兵力三分之一以上。除非蘇俄

決心對中共一戰，拔除共產集團分裂的禍根，何須部署百萬的大軍。

二、從蘇俄的國家企圖論，蘇俄的戰略企圖，在於摧毀中共的核子工廠，殲滅中共軍事的主力，現在幾是人所共知。美國專欄作家艾索普與安德森兩人先後報導，蘇俄曾向美方透露此種戰略的企圖，但均被尼克遜總統，以違背美國的國家利益爲辭，斷然拒絕。美國前任駐義大利大使魯斯夫人，亦曾透露，蘇俄兩年以前，復有類似的表示，而遠東問題專家邢頓教授在其所著的「中共瘋狂的追求」一書中，指陳一九六九年，蘇俄即曾私下徵詢華府對於摧毀中共核子設備的反應，華府的答覆也是否定的。新近出版紐豪斯所著之「冷靜的開始：限制戰略性核子武器談判之故事」，則謂曾任中蘇共談判代表的蘇俄外交部次長謝米諾夫，曾向美國限制核子武器談判代表史密斯建議，美俄簽訂協議，聯合制裁中共任何挑釁行動，蘇俄對中共一戰的企圖，實是顯明之至！

三、自蘇俄的外交運用言，蘇俄年來在歐洲全力尋求和解，其目的自在促成歐洲的和局，以免將來陷入兩面作戰的困境；在亞洲方面，蘇俄除與印度簽訂二十五年類似軍事聯盟之友好條約外，更是高唱建立亞洲集體安全制度，大力爭取日本、泰國、菲律賓、孟加拉與星馬各國，其作用無他，顯謀博取彼等的同情，支持蘇俄的立場。此外蘇俄對於美國的關係，最近更從裁軍、貿易與文化交流各方面，謀求大幅度的改善，月中蘇共總書記布列茲涅夫不訪問華府，亦是蘇俄外交運用的繼續發展，這種運用的目的，自在配合蘇俄對中共的戰略企圖。中蘇共戰爭不可避免的態勢如此，中共自知不是蘇俄的敵手，因乃不顧其立場，聯美親日以自重，防制蘇俄的軍事行動，然世局演變無常，巨強的國家利益，每難相容，且亦變動不居，中共的「笑臉攻勢」，未必即能貫徹其戰略的要求。

大陸仍是支離破碎

陳裕清在報告中進一步指出：今日中國大陸的形勢，在中共全面統戰的運用中，似是平靜無波，實際卻是一座火山，一顆定時的炸彈，隨時皆有爆發的危險。現在大陸上，一方面中共的權力結構，仍是支離破碎，另一方面大陸上反毛反共的力量，不獨不因林彪之被整被殺而稍戢，且在「林彪事件」之後，更形滋長發展，而一般人民的反共反毛，則因年來糧食不足，生活艱困，愈形激烈。最近中共統戰的普遍運用，大陸鐵幕有限度的開放，更使大陸共軍共幹，思想紛歧，情緒不安，重增大陸的動盪不安，這種情勢絕非中共策略的改變所能穩定，亦非中共統戰的運用所能掩飾的。

中共無法將我孤立

陳裕清在分析中共對我統戰的陰謀時強調，中共企圖使在國際社會和華僑社會中，將我完全包圍孤立，使我無法繼續生存發展的陰謀，經過事實證明，現在是完全落空，此蓋由於：第一、聯合國以及聯合國有關的國際組織，並非國際的權力機構，只是國際間接觸，集會與辯論的場所，會籍之有無，對於一國的聲望與權力地位，並無重大的影响。

第二、當今世界各國，皆採政經分離的政策，目前與我具有貿易等各項關係的國家，約在一百二十國以上，足見我在國際社會上、實質上並未孤立。

第三、目前國際市場的結構複雜，中共若圖以傾銷的方法，破壞我們外銷，阻撓我們的國際貿易，終必損及其他國家的商人，勢將遭受多邊商人的聯合抵制，所以中共至少在現階段，不敢也無力以傾銷破壞我們的外銷，打擊我們經濟的正常發展。

第四、中共現在雖在世界規模的華僑社會中，展開心理的政治攻勢，製造華僑社會的分裂，但海外多數的僑胞，仍然維持其對中華民國的信心與向心。

自立自強開創新局

陳裕清指出：目前中共在國際間，特別是在華僑社會中，故弄玄虛，擴大和謠的播散，妄圖藉此淆亂敵友關係，造成邪正不分的氣氛，打擊僑心和士氣，實則我們不爲利誘，不爲勢刼的定力絕不與中共和談的定策，舉世週知，所有海內外愛好自由的中國人，莫不堅決支持，這是民族大義之所在，這也是絕非中共統戰所能突破的政治防線。

陳裕清在結論中強調，我們今日的國際處境，表面上固甚艱險，唯在實際上，我們自強自立，開創發展的條件，卻是優越之至，較諸過去若干重大的革命鬬爭，有過之而無不及。

所以中共統戰的陰謀，決難得逞，我們反共的立場不變，復國的決心堅定，我們一方面固應徹府粉碎中共的政治攻勢與笑臉攻勢，穩定海內外的民心與士氣；另一方面也要撲朔迷離的世局中，在大陸主戰場上，結合反共反毛的勢力，展開反共抗暴的鬬爭，然後裏應外合，開創新局，摧毀中共，光復大陸，完成國民革命第三期的神聖任務。

萬人傑評徐主教妙到顛毫
潘董詩壇論戰精彩萬分

中國人受傳統道德的作祟，對死去的人——特別有地位的人物，總愛「歌功頌德」，蔽其所惡。即使史傳所載的聖哲名賢，無不囿於「有色眼鏡」的戒條。對死者的批評：筆調溫和的稱「蓋棺定論」；痛下針砭者則稱「鞭屍」。「鞭屍」尤爲悲天憫人之士所非議、所不容。但本人對此觀點絕不苟同，譬如秦始皇、秦檜、毛澤東這類大奸大惡，難道讓他羽化登仙或蒙主寵召嗎？敢怒敢言，傲氣傲骨，才是文化人的英雄本色。關於徐主教之死，雖贏得社會人士的惋惜，但他生前卻違反民意，聯同法界七十位知名人士上書英廷，獲了勝訴。致蔡某其人得免死刑，逍遙法外，這種舉措，足以玷污徐主教的「美名」，殊屬不幸！拜讀過萬人傑在「星晚」所撰的「主教與我」，端覺「開胃消滯」，其運筆之妙，妙到顛毫！非止知識較差的讀者（如本人）稱快、飽學之士「金聖歎」（香港時報名作家）之流亦鼓掌稱善，足見自謙「半桶嘢」的萬人傑，在月旦時事，臧否人物的本領，高出時下的專欄作家一皮！站在讀者的立場，最歡迎具有戰鬬意識（不作人身攻擊，據理力爭）的文章。例如本刊近期所掀起的「詩壇論戰」，潘某人兩手「閃電式」的招數，（聞此人爲詩壇泰斗熊潤桐之得意弟子）博得讀者頻頻喝彩，幾令身經百戰的董壇主吃虧。所以，壇主看過潘某的「答辯」（見二八八期。胡汝南在二九二期投函本刊禮讚潘某人筆法瀟洒，結束筆戰有辦法），亦不禁稱譽「潘君亦爲人傑也」。可知詩壇比文，除了用理服人，還要講氣量，逞才智。「潘董」俱學養富贍，打筆仗善用其法。希望萬主編仍本一貫宗旨，多刊出帶有「喫喱味」的妙文，以饗讀者。

（旁觀客）

萬人協會推展會務
執委個別探訪會員

會務主任張仲仁先生，是萬人雜誌已故張老編同胞兄弟，他爲人老實，軍人作風，一派書生氣，自接任會務後幹勁十足，要求各部門執委短期內重新提出工作計劃，並聯合各部門進行訪問（個別訪問會員）活動。

上（五）月十二日中午，他寄來部份地區會員地址，以一星期完成訪問，即行與江灝川、朱全兩執委聯絡，並一致認識到必須有禮貌親切地去幹，不可粗枝大葉，蓋因會員都是我們協會的支柱；是自由思想戰鬬員；是志同道合急先鋒；是國父遺教忠實者。

青年朱全兄，因其工作地方遙遠，當日無法聯絡，眞急壞我也，幸江灝川兄即時接電話應晤，不愧爲青年本質率直豪爽，放下原來機器工作，既不祭「五臟廟」也不「沐浴更衣」應赴茶叙，很快統一了意見：決定先遠後近，並立即走出餐廳坐上十四座向青山道進發。

深水埗區，向來是治安黑點，猶頭黨横行，私家安全服務社提高價錢

，何況入黑，但我們已「下定決心」終於「排除萬難」的，被訪者之住地在望了，而江兄就近商店借電約見對方，無奈對方聲稱：「地方小樓下恭候」。糟了，照原來地址與我們距離相差一百號數，第一次工作豈能失敗！終於大家相見「冰室談」……。

下次訪問我倆實行與時間賽跑，先搖電話相約，連續訪AB君，A君一日辛勞正解衣欲息臥觀萬人雜誌，三人一見如故，志同道合會心微笑一聲「嘆茶去也！」彼此客套隨便，A君非常關心協會，並提請九龍方面應設收費分站，舟車勞動都市生活時間緊張。「會務部正展開新計劃，大力發展會務，誠懇接受批評，提供指導！」這是我們的回答。

B君係電器高級技師，室內整齊臥牀橫疊雜誌，標準「萬迷」，書檯中央鑲起中華民國紙幣，不難看出他心懷祖國，人醉我醒。我們簡單傳達目前編務組正在辦會刋，希望協力支持，俟將訪問完成，即召開會員大會，屆時請抽身，統一意志，集中力量，爲協會爭光。

「喲！咱們是訪問員，閣下有空嘛？打擾！打擾！」電話一次接一次地，如獲對方歡迎，我們心情萬分興奮，不管任何摸黑路、橫街陰暗地方，勇往直前，即使對方「夜班去」或「尋甜夢」祇有改天再算。

這一夜或車或步行，走遍了青山道、李鄭屋村、長沙灣道、福華街、石硤尾，蠻幹無濟於事，拖起疲乏腳步，回去休息，江兄告訴我說：「日內工程訂單爆棚，急需趕貨，預祝老兄下次，提升獨行俠！請請。」

翌日放下工作，鼓足幹勁，實行孤軍作戰，試圖午訪，重回青山道，會見甲君。巧逢甲君攻打四方城酣戰不休！此其時，唯有耐心等候，兩圈已過，此際幸得老友接戰，彼此餐室短聚。甲君非常客套，指出今後該加強工作，多點聯繫及探訪，穩固基層，健全幹部發展中堅不容忽視。

因這麼多會員，分散各不同街道居住，雖然遭遇了「到訪不遇」、「搬遷外國」、「台灣求學去！」的白跑一趟。但有些熱心會員，接到電話說：「請來，請來。」合作之舉，親切熱情，難能可貴。正如到訪一位家庭主婦說：「老萬安好，了不起，會員辦會刋好嘢！這點小數目除交全年會費外，其餘捐出，以表寸心。」我說：「我會各員多是硬漢，實來訪問非爲勸捐。」她說：「還是一樣順便嘛。」我祇有拱手謝謝並代表致歉。

從廣東道、南昌街，再訪長沙灣、荔枝角道，重回石硤尾，其時已是深夜街燈迷濛舉腳輕浮，返回家中隨着「歡樂今宵再會須要晚安。」

事隔三天朱全兄已收到我信，當日來電，可能他正忙於工作，限於三分鐘不能詳談，我這個獨行俠，發出一股傻勁，於黃昏往慈雲山打游擊，雖然夜幕低垂，不至學毛共烏龍大使矇查查錯入以色列慶祝酒會，醜態現形。

通過電話，不久即會見某君，雙方握手致禮，茶烟一度，舉目之下嚴肅整齊，一股自由空氣，壁上掛起總統像幀，頓使我肅然起敬，眞忠貞人士也。老前輩極關心協會，凡我會員，該同舟共濟排除萬難，今後應重質不重量，建議改革會員證，該莊嚴美觀（如宗親會會員證）印上規則。會證兼月費，兒戲之至。

經某君指引路綫，很快地拜訪一位新任老板的會員，兩者握手歡叙，於茶烟輕鬆中，他分析目前國際形勢低潮之時，辦好協會正是時候，至少考驗誰是漢賊，及其牆頭草尾巴，我們要認眞地集中力量，不畏逆流苦幹，必須聘請忠貞人事，加入我會，因而形成一股強有力的組織，奠定基礎，讓成功成績昭著於社會，財經必然穩固。

訪問重訪問，訪問何甚多？慈雲山腳下！

第四天個人效率並不高，對不起老張，因而提早電知鄭秀堂、朱全兄，指定地址，於六時酒樓集合，在晚膳研究之下，三人聯合進軍黃大仙。老鄭一馬當先，看準目的地。三步作一，登高大廈，從甲室到乙所，從某厦到某樓，馬不停蹄，大有不獲全勝決不收兵之勇。其中一位熱心符先生，極富人情味，相聚恨少。雖經我們婉謝，但非飲其冰不可。

下一目標向九龍城、聯合道、南角道、衙前圍道夜訪，三人同行即如剛從梧桐山逃出難胞，在陌生地方團團轉，像找些什麼。

時鐘鳴響十時，各人呈疲乏之態，鄭兄抹抹汗珠，表示明日該罰老張請飲茶。

禮拜天老張及各部門探訪組，一席共暢，無拘無束，輕鬆愉快，一則爲會務交流研討，二則屬於慰勞，猛叫點心，我稍進小點，頗覺責任未完，先謝各人，與朱全兄中途離席，步彌敦道召喚「的士」以紅磡土瓜灣作第一站。

紅磡地區廣大，街道怕生，朱全兄須屬年青，能有禮貌地向路途作「盲公問路」由街頭請教於街尾，從甲樓登上乙樓，由乙樓踱往丙座，疲倦了冰室是小休之所，彼此輪迴搖電話，直至對方明白來意爲止。

當日天氣酷熱，走遍土瓜灣馬頭圍道、下鄉道、馬頭涌道，活像急行軍，此時朱兄汗雨如淋，肝火上升，

遷址啓事

本社自一九七三年六月一日起，遷往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照常辦公，來稿及信件，請寄新址爲荷。

萬人雜誌社啓

發出抗議之聲。

前進吧！最後一站，無論如何艱苦，不達目的，決不罷休。責任是人生第二生命！目前必須以身作則，說幹就幹，是會裏新作風開始，終於我們到達最後一站，由沙田坳轉往西頭村。西頭村這個地方確是不敢恭維，的士聲明只可以中途放站，聲色犬馬，合會一角，自有它的天地，我們屬陌生面孔大鄉里進城，這裏有軍裝警察向道友搜身，眞是一步一驚魂，若非膽正心平，保持鎮靜，焉敢前往。

最後一站完成，心情愉快，整日奔訪，忘卻進膳，似餓非飽，朱全兄提議進食，稍後大家作勝利的微笑，揮手再會。

（譚昇）

（為了進一步推進會務，從上月份開始，會務部組織全體執委，對會員進行了一次全面性的訪問。成績令人滿意。本文是由會務主任張仲仁兄轉來的第一份訪問報告。執筆者譚昇兄是萬協執委兼福利部副主任。從他的報告中，說明了對會員的採訪工作，對發展今後的會務，是極其重要的一環。為此，我們準備把它——個別探訪會員，作為一項經常性的重要工作之一。同時，譚昇兄等各執委的熱情和幹勁，更值得我們發揚和學習，雖該訪問記在寫作技巧上有待進一步提高，但作為對一項新工作推行情況，是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忠於報導之責，故今特把它放在萬人雜誌刊出，並向全體會員彙報——曾憲光附言）

大陸人民

名為當家作主 實過牛馬生活

我在「七十年代月刊」裏看到「台灣前途問題座談會」有關李珍華「博士」和周恩來的一段談話：「總理周恩來講台灣將來解放了，也像大陸人民一樣當家作主」……。

周恩來這段話可謂美得很，並且有極大的攻心戰術。當初共產黨用這句老話「當家作主」欺騙中國七億人民。現在還套用這句老話，可謂無恥之極。記得我少年時候聽見村長廖烟九（共幹）常在大會上講：「我們今天得到解放，人民當了家，作了主」……在中國大陸這句話無人不知，而這句話不知毒害了多少中國人民，時至今日周恩來還重講這句老話，借助李珍華「博士」作傳聲筒，再來一次欺騙台灣人民和海外的中國人民。

周恩來講這句話時他沒有想到，被欺騙了的人民會揪他的後腿。周恩來還以為這粒毒藥藏心的維他命丸，還會發生當年在大陸那樣有效，再被利用起，使其脫離魔掌的中國人民重新被牽着鼻子走路——做牛一輩子。

大陸赤化後人民做了什麼呢？做了奴隸，不是做了「當家作主」的主人翁。不信可以到大陸住上三、五年便知。而今天大陸人民所過的是什麼生活呢？所過的是沒有自由的牛馬生活。樣樣都是國家政治緊要。不由你不服，稍有不服便以糧食、戶口、刺刀對付。人民的命運被扼殺了。自己「個人」不得發展任何副業，如有發展，就是自發勢力，或者地下組織。反攻倒算、鬬爭公審。黨指到那裏，那裏就是眞理，你不到那裏，就是階級敵人，就得戴上永世不得翻身的四類份子帽子。

按「當家作主」的意思，人民說話有權，作事有權，工作選擇有權。有監督政府之權，人民有權處理自己生活。

農民對於耕種有種植權，可是大陸農民既無自己土地，那裏還有種植自由，由共黨指定種什麼就得種什麼。工人沒有進工廠的自由，由共黨指派。這顯然是黨當家作主。這樣是違背人民當家作主的。

李珍華這個「博士」，我敢擔保你是中國人民的渣滓。你放的謬論最好回到大陸的青年座談會上去講，這樣更顯得你是一個為當家作主的中國饑民爭點氣。這是因為多了一個宣傳人員。如果你在海外發表必然受到中國人民的指責。這樣你自找麻煩。為什麼我叫你李珍華在大陸講呢，起碼沒有人敢反駁你。這是你的榮幸。

（張文）

萬人協會會員入會申請表

年　月　日

姓名		別名 筆名		性別		年齡	
籍貫	省　　縣		身份證號碼				
住址				電話			
興趣和專長			職業				
批准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證號碼				
學歷						二寸相片兩張	
審查部意見		會長意見					

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讀趙甌北論陸放翁不量時勢書感

陳蝶衣

放翁歸老鏡湖曲，僵臥猶自鄙縮朒；
夢中常聞鐵馬嘶，醒來渴望冰河蹴。
志士豈屑量時勢，一念總當期恢復；
金人羣尊小堯舜，華裔但知痛胡牧。
邊報傳自香草淀，遠遁便疑向漠北；
後世方曉事非眞，當時輕信恨不速。
我欲遙下龜堂拜，尊爲萬古一旗纛；
長笑陔餘只葺巖，甘被烟火眯雙目。

（註釋）「不量時勢」趙翼「甌北詩話」：「放翁不忘恢復，未免不量時勢；然亦多誤於傳聞之不審。在蜀時，金之邊將，時有蠟書來報宣威幕府，具言其國虛實。彼以蠟書來利賞賜，自必詭言禍敗，以中吾所喜，豈以實告耶？而淳熙十一年，金世宗如會寧，命太子守國，放翁有『聞虜酋遁歸漠北』詩。十二年，又有『感秋』詩，自註：『聞虜酋自香草淀入秋山，蓋遠遁矣。』不知金國每年巡歷春水秋山，自其常制。金世宗最號賢君，國中稱『小堯舜』。其時朝政清明，邊圉又安，有何事而遁歸漠北，遁入秋山耶？可見鄰國傳聞之訛，易於聳聽，而放翁輒輕信之。」「烟火」趙翼「觀西廠烟火」詩：「九邊塵靜平安火，上苑春開頃刻花。」

壇主曰：淸人趙翼，論陸放翁之「不忘恢復」（等於今日，不忘反攻），是爲「不量時勢」。蝶衣先生，不同此論，詩以駁之，高謀遠識，正確非常。蓋時勢並無定型，隨時可以改造。二百餘年，未見有人注意及此，更無人形諸文字，敢言甌北之見解有誤者，蝶衣先生詩中最佳之句，「志士豈屑量時勢，一念總當期恢復」，壯哉！斯言。又云：「金人羣尊小堯舜，華裔但知痛胡牧」。亦屬名言，例如今日大陸，羣尊毛某爲神聖，爲救星，吾人觀之，並非如此，但知瞎吹亂捧，胡說八道耳。

「我欲遙下龜堂拜」，龜堂二字，應加註解，否則「新文學家」不懂古典，易生誤會，稱放翁爲「龜」，是「大不敬」，蓋唐宋人，不諱龜字，龜爲四靈之一。大詩人有陸龜蒙，音樂家有李龜年，古人祝壽，稱「壽星公」爲「龜公」，最爲尊敬。至明太祖，規定「教坊司」（專管妓女），用綠頭巾，龜頭色綠，今日「綠帽」，明朝以後，人始諱之。

放翁晚年居鄉，自稱「龜堂」，喻爲「有閒」，「不出風頭」，「長壽」之義，今人觀之，是爲笑話矣。

和蝶衣論放翁七古原韻

陳定山

（有序）

金主亮讀柳屯田詞：「十里荷花，三秋桂子。」而興立馬吳山之念，終爲虞允文所敗，采石北遁，中道殂死。後人不讀史，乃責屯田爲詞人誤國？不知屯田生於北宋，金亮生於南宋，風馬牛不相及。且淫亮殂死，宋金和局始定，是屯田此詞，且有中興之功，何誤之有？蝶衣宗兄今之屯田，有井水飲處，無不唱柳詞，蝶衣固無多讓；且愛國之忱，尤不後人。因論放翁，示我周章，率步其韻，兼爲詞人吐氣耳！

屯田夜雨霖鈴曲，鐵馬驚鴦撫髀肉。
詞人忠義白千秋，何用海潮悲局促。
三秋老桂掛旌旂，卅里殘荷待恢復。
采石磯頭一戰收，書生用兵超頗牧。
元胡再入松陽關，南人自棄非逐北。
八十三年歌舞休，短劇終場亡亦速。
山珍海錯不可無，洪武琵琶尊大纛。
吾宗妙奏今屯田，當筵青遍周郎目。

壇主曰：西曆一一六一年，金主「亮」，讀屯田詞：「十里荷花，三秋桂子」，羨江南風景美麗，遂起南侵之意，古人有此說法。並云此次戰爭，是爲柳永引起，八百年來，人云亦云，不察是非，定山先生，詩以駁之，一掃前人之謬見，與趙翼論放翁「不量時勢」，有相類似，該詩對史學眼光，極有價值。

嘅自文學革命以來，讀「時代新文者」，多半見理不清，糊塗日甚，缺乏見解。今日，人間萬事，所有論調，大都是「好壞不分，是非顚倒」，中國五十年來，因文學改革之影響，文人政客，智慧降低，眞知灼見者，並無幾人，是當前莫大隱憂。蝶衣、定山，二位先生之詩，即是有眞知灼見者，壇主評語。

和蝶衣先生七古原韻

董力行

臨安高唱和戎曲，志士當年撫髀肉，
西湖歌舞醉昇平，歲貢銀絹甘偏促，
放翁亙古一男兒，憤志張拳叫恢復，
大散關頭踏馬蹄，陛階奏對動民牧。
岳飛死後忘汴洛，禹甸中分限南北！
於今史事又重演，撻伐遲遲恨未速。
赤眉喜見自相殘，白日猶堪還舊纛，
須知時勢英雄造，趙翼先生無遠目。

蝶衣先生，寄來七古佳作，讀之欽佩，因有唱和，國家板蕩之時，偏安侷促，統緒飄搖，假如人人悲觀，不思恢復，此國尙有救乎？鄙人屢有反攻恢復之議，論者，亦有謂爲「不識時勢」，夫時勢並無定型，爲英雄所造。戰爭之勝敗，關乎人心之向背耳，向則勝，背則敗，南宋時，「中原父老望旌旗」，今日大陸，亦是如此，岳飛班師，父老相隨不捨（等於今日隨軍歸台），是其證明。

趙翼又指放翁輕信蠟書，蠟書者，情報也，用蠟爲丸，內裝情報，入水不壞，吞之大便可下，時金人有出賣假情報者，非放翁不智，易於誤信。蓋放翁既非軍事長官，又非情報首領，當然得之傳聞，或由臨安政府傳出。興奮之餘，詠之以詩，事後知假，其責不在放翁，趙翼所指，實非正確。壇主語。

滄桑閒話汪政權

古龍著

每冊定價 三元六角

有人把民國歷史上的漢奸，分為「前漢」「後漢」「新漢」，前者王克敏；後者汪精衛；新者目下的台獨分子。當「後漢」汪氏死去二十六年，仍為國族所不齒之際，竟有新漢起而效尤，令人百思莫解。

湘濤出版社出版之「滄桑閒話汪政權」一書，作者古龍先生以身經目擊的史實，將汪偽政權的來龍去脈原原本本道出，藉此台獨「新漢」猖獗之時，眞值得所有國人再讀三思。

總經銷：①香港中環德輔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②香港禮頓道廿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屈武圻著「成功學」出版

由屈武圻執筆，在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的「成功之鑰」，憑其做人處事的經驗，指引出成功之道，可以說是事業南針，因此連載以來，備受讀者歡迎。數年前「成功之鑰」刊成單行本，暢銷一時，引起歹徒垂涎，翻印僞版。現將「成功之鑰」的第二部分輯成專書，名為「成功學」，業已面世。此書內容包羅廣泛，與「成功之鑰」同樣精彩，可以幫助你成為一個成功之人，不但初出茅廬的青年人要讀，出道已久的中年人也值得借鏡。每冊售三元五角。總經售：㈠香港禮頓道廿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俊人書店。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㈡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各大書局均有代售，歡迎郵購，不另收郵費。

命相談奇

齊東野著

真人真事　不可思議

「命相奇談」一書，為著名命相家齊東野先生轟動一時著作，出版以來，備受海內外讀者歡迎，暢銷一時。本書取材，全部是眞人眞事，內容詭異，不可思議。全書十五册業已全部出齊，餽贈自讀，均甚適宜。

全書共十五册已全部出版　　每册二元全書三十元

經售處：⑴湘濤出版社，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厦 501 室，電話：5—456426；⑵俊人書店，香港禮頓道28—30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電話：5—754935。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僑委會登記證第四五四號

萬人雜誌（第二九五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六月廿一日出版

（零售港幣一元）

萬人雜誌

(第二九六期)



尼克遜：只要有人一推我又升起來啦！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中共眞的「王恩浩蕩」？............古鶴翔
人海百態：走私疑雲............萬人傑
清除社會敗類............曾勵強
匪夷所思的法律漏洞............霍大川
哭鍾觀生............馮侃侃
美蘇關係縱橫談............胡養之
中共的眞面目(三)............吳樹仁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毛澤東一旦死亡的話............每週評論
站在魔鬼一邊是自取滅亡 答覆「公教報」的公開信............萬人傑
認識中國：熱潮．寒流．暗礁............柳以青
周恩來應奮起自救............岳騫
周恩來體制之試練............多柴田穗
形形色色的文化撈家............繙山
我懷念中的杭州............文鴻

·萬人雜誌第二九六期目錄·

毛澤東一旦死亡的話......每週評論 一
站在魔鬼一邊是自取滅亡 答覆「公教報」的公開信......萬人傑 二
認識中國：熱潮·寒流·暗礁......柳以青 四
周恩來應奮起自救......岳騫 六
周恩來體制之試練......多柴田穗 八
形形色色的文化掮家......縉山 一〇
我懷念中的杭州......文鴻 一二
中共的眞「王恩浩蕩」？......古鶴翔 一四
人海百態：走私疑雲......萬人傑 一五
清除社會敗類......曾勱強 一六
匪夷所思的法律漏洞......霍大川 一六
哭鍾觀生......馮侃侃 一七
美蘇關係縱橫談......胡養之 一八
中共的眞面目㈢......吳樹仁 二〇
瘟君夢......岳騫 二二
抗戰武術談......張仲仁 二四
江南啼痕錄......宓琴 二六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七
萬人詩壇......董力行 （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九六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六月廿八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二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毛澤東一旦死亡的話

每週評論

日前，美國一批心臟病醫生過港進入大陸，旋又傳出老毛患心臟病的消息。過去每逢毛澤東日子一久不露面，就有這類消息在國際間傳聞，這一次可能是眞的，當然也可能是假的。不過，毛澤東已八十高齡，加上他一身肥肉，復無時無刻不在動腦筋，打別人的壞主意，心臟病猝然發作死亡一點也不稀奇。値得注意的是老毛一旦奉馬恩列斯寵召而去，誰接他的班？北平那一小撮統治階層會發生什麼變化？是周恩來上台還是江青上台？

今日中共已把毛澤東捧成像戰前的日皇一樣，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現人神」。凡是提到老毛和中共中央時，都是把毛澤東放在前面，比如：自中共中央九屆二中全會以來，是凡有什麼會議或有關批修整風的消息，無不是說「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或什麼「認眞學習了毛主席，黨中央關於批修整風的一系列指示」，有些不瞭解中共眞相的人，往往認爲北平政權正邁向「集體領導」。本來「集體領導」是毛澤東喊出的，然在現階段，毛澤東爲了保持高高在上的「指導」地位，他絕不願聽「集體領導」這句話。就因爲他不提倡「集體領導」，在林彪死後又沒有再規定誰是他的「接班人」，如果老毛驟斃，即或改變爲「集體領導」方式，也要經過一番激烈鬭爭。

周江葉搞「三頭馬車」？

毛死北平如出現「集體領導」局面，照目前的情況看，那將是江青、周恩來、葉劍英代表黨、政、軍的「三頭馬車」形式。這三個人是否能很好的合作，能不能控制整個大陸局面？看來，過渡一個短時期尚可，如果說他們能把老毛那一套繼承下來，讓大陸各方面視他們爲「中央」，聽他們的擺佈，相信那是絕對辦不到的。今日江青是妻憑夫貴，如夫不在她的「貴」自亦無從貴起。較有份量的還是周恩來，因他在黨內資歷深，人緣也還好；而實際上他之活躍，也和江青一樣，完全靠老毛在後面撐腰。周恩來的本錢是「國務院」，然今日的「國務院」完全是一個大雜燴的班子，眞正屬於「周派」的人並不多。再說，周恩來手中完全沒有槍桿子勢力，中共高層一有變動最易倒台的就是周這類樹大招風而又沒有實力的人。還有，周恩來經過支持毛林打倒劉派，繼而又助毛江暗害了林彪一伙，在黨內軍內都有爲數極多的仇敵，今日雖均在隱忍，但若老毛死亡他上台並需要黨內軍內有勢力的「同志」支持時，可以估計得到反對他的人比捧他的人多。至於葉劍英，雖是共軍「元帥」，但由於他帶兵時間少，在軍內根本沒有他的勢力；毛澤東今日「重用」他可能就因此，但若說將來他上台掌權，那恐怕連他自己也不敢有此打算。

江青勢力大但仇人也多

比較有勢力的還是江青。她的手下有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和王洪文、華國鋒以及、吳德以及「國務院」的公安部長李震、水電部長張文碧等人。毛江小集團已控制了中共的組織、宣傳、文化特務等系統。問題是：中共內部每逢有大的鬭爭，人人都是看風駛舵力求自保，如果毛死軍方頭頭聯合起來「逼宮」，要江青自殺以謝天下，看來連姚文元在內不會有一個人再死捧她。

江青由「文革」而初露鋒芒，繼而被「選」入政治局，勢力才日漸壯大，然一切關鍵還都是在於毛澤東，如果她不是毛妻那將正像陳毅所說：「江青是什麼東西？」劉派和林派都是她的死敵，加上造反派如劉格平、王效禹、李再含、劉結挺、張西挺和聶元梓等人，以至千百萬的紅衛兵，當初造反都是聽江青的話，但後來卻成了替罪羔羊，這些人，特別是下鄉「插隊落戶」的紅衛兵，又有那一個不恨江青呢？

江青上台一定不行，周恩來、葉劍英也不能成氣候，那就等於是說毛死後繼無人，天下必然大亂。

新聞以外

站在魔鬼一邊是自取滅亡
答覆「公教報」的公開信

萬人傑

老萬維持這言論園地是靠自己爬格子賺來的錢，沒有每星期日在教堂裏聽完道理後大力捐輸的虔誠而熱烈的教友支持，「名成」「利就」，談何容易？有些人六七年時熱烈支持老萬；現在對老萬「大失所望」，不是老萬立場有何改變，而是投機的人多，「大勢所趨」，他們都懂得趨炎附勢，因而認爲老萬之言已「不堪入耳」了。

國內版的難題

最近到台灣走了一趟，此行是爲了兩件公事、一件私事。公事之一是進行籌辦「萬人雜誌」國內版，本港及海外不少讀者爲了響應我們籌辦國內版的號召，寄來股本，要加入做「萬人雜誌」國內版股東，老萬雖在百忙中，也必須加速進行，否則這批股東會感到不耐煩。

經調查後，知道台北已停止發出定期刊物許可證，即是說，如果要在台北申請出版「萬人雜誌」已沒可能。不過，各位股東且勿失望，新的登記雖不可能，但有不少定期刊物舊登記，有些雜誌辦得沒有起色，打算停辦，可以頂受舊登記，然後改變登記，易名「萬人雜誌」，繼續出版。但，這項頂受、改變登記等等的進行，不是短期內可辦好，須過一段時間才能完成。

不過，老萬在台和各方面的人接觸，打聽過行情，不少困難問題須待解決。和世界任何地方一樣，出版物要唱反調才有銷場，如與政府步調一致，人們會視之爲傳聲筒。在台灣，也有不少專跟政府抬槓的雜誌，尤以大學生辦的爲然。「萬人雜誌」基本立場是反共，目前國民政府是中國唯一有組織的反共力量，我們必須支持這力量，即使目前未能推翻共產政權，至少也成爲共產政權的一大威脅。

幾個難題

我們不投合一般犯上左傾幼稚病的不滿現實的青年所好，可能不容易打開銷場。如果我們經濟有靠山，賠得起，專和唱反調的人作戰，倒很有意思；可惜讀者投資的五百元全是血汗錢，且恐後援不繼，難以維持這場曠日持久的戰鬥。

其次，目前世界性缺紙，使到紙價飛漲，台灣本身雖有紙張出產，也供不應求，紙價飛漲。以本港論，原本我們用二十五元一令白報紙，現在漲到三十五至四十元，我們已接到印刷廠漲價通知。台灣情形亦然，紙價漲了，成本增加，賠本機會多過賺錢。雖然投資的讀者信任，但老萬不願負累讀者賠本，除非把售價提高，但售價太貴，必然影響銷路，這是辦雜誌最感頭痛的一回事。

國府領導階層對老萬反共愛國立場是信任的，對政府善意和有建設性的批評，也是他們所能接受的，如果由老萬在台主持，他們表示歡迎；但他們提醒老萬注意，如果委託別人辦理，必須愼重，他們怕「萬人雜誌」萬一所託非人，又成爲一本唱反調的雜誌。憑我們這幾年來的影響力，如果走火入魔，則爲福不足，爲患有餘了。對當局的這一顧慮，老萬正深思中。

今年的雙十回國觀光團

另一件公務是萬人協會許多會員因去年雙十節籌備倉卒，我們的回國觀光團雖然組成，十分小型，許多有興趣參加的會員因臨時趕不及而錯過了，他們都希望今年及早籌備，使我們的團強大一點。

老萬在台北時拜會過僑務委員會委員長毛松年先生，這位談笑風生的委員長在僑光堂請客，老萬接觸到僑委會的高級官員，談到萬人協會的登記和組織觀光團問題，他們都希望萬人協會能吸收多些會員參加。老萬回港後出席了萬人協會的執委會議，一般反應非常熱烈，大家都認爲今年我們會組成有五十人以上的代表團。

關於參加辦法和費用，萬人協會會務簡訊中將有宣佈，收費爲一千元到一千一百元，老萬認爲單看三軍表演，已值回旅費有餘。

老萬到台灣的附帶私務是在榮民總醫院作全身檢查。歷時三天，費用台幣五千五百元（約港幣七百餘元），跑了十多萬咪的老爺車，許多零件都有毛病，必須經過精密檢查，才曉得毛病在那裏。國家多難，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很多，必須有強健體魄才可應付。我們都該把老爺車好好保養，才能任重致遠，才能和敵人展開馬拉松式鬥爭！

公教報給老萬的公開信

回到香港的當晚，一位朋友給我一份六月十五出版的「公教報」，因爲其中有兩段文字與老萬有關。離開香港十一天，這十一天看到的都是台灣出版的報刊，雖然滿紙是「匪」，使我們看慣香港報紙的人覺得不順眼；不過，看不到那些「大勢所趨」論的投機文字，也覺眼底乾淨。

「公教報」因老萬寫了「主教與我」及「教外教內生死觀」兩篇文字，發表了署名「梁思樸」及「蘇若裔」兩封信，其中一封還是給老萬的「公開信」。送報給我的朋友認爲，既然「公教報」給你的是公開信，你也該給他公開答覆。你去了台灣，一定沒看見，所以留給你看，看你怎樣自圓其說。

我把兩封信讀了一遍，蘇若裔小教友的是寫給他「敬仰的主編神父」的，前面兩大段只是表揚徐故主教的勞苦功高，在他「小教友」立場，說這些話老萬並不反對；但在我老萬中華民國國民的立場來說，當然有我不同的看法。蘇教友認爲我「不知是否由於妬忌、還是由於莫須有的仇」，「利用自己的寫作地盤，發表侮辱性的文章」，這種思想太不民主。一來，我沒有理由妒忌徐故主教，他靠上帝吃飯，我靠爬格子吃飯，彼此利害不衝突；二來，我和徐故主教是吃小館子的朋友，何來仇恨？

並非「莫須有」

老萬的言論一向對事不對人，批評的對方許多是好朋友，如天天寫專欄的王恩、星晚同事上官大夫、華僑日報經濟版主編李剛，老萬評論一件事時，並未顧慮「朋友」問題。對方諒解我，我們還是朋友；不諒解我也無所謂。我並非對人有成見，只是對方發表的言論，如有商榷必要，老萬一向直言無忌。

蘇教友說我是「莫須有的仇恨」，對老萬的言論顯然有所誤解。老萬對徐故主教的學問是仰慕的，老萬英文最不濟，而王敬羲兄說他的英文好過鬼佬，老萬當然佩服得五體投地。不過，對他處理「教會社會觀」和「求赦蔡國昌一死」兩事，卻認爲極爲差勁。老萬舉出兩件事實，當然不是蘇教友說的那樣「莫須有」了。

蘇教友又說老萬是「一位職業文人」，老萬認爲沒有什麼不對。不過他說我「把徐主教的死因寫入極度迷信的範圍」，老萬卻不服氣。相信蘇教友也承認，宗教就是充滿迷信的，譬如天主教說死後升天等等，也是迷信之言。究竟死後會不會升天，現在徐故主教是否在天堂上渡其優遊歲月，誰曉得？老萬提到閻羅王、玉皇大帝，蘇教友雖不相信，但另一宗教的人會認爲並非迷信，而是確有其事。

功利主義

梁思樸先生給老萬的「公開信」似乎相當客氣，開首就是「萬人敬仰的人傑先生」，不過，他對老萬的「歷史」雖然知得很詳細，卻認爲老萬因六七年寫文章而「名成」，辦雜誌、開書店、搞聚餐是「利就」，未免太天眞。

林彬用自己的嘴巴，講別人腦袋想出來的話，結果，送了命；老萬用自己的原子筆，寫出自己腦袋裏想說的話，幸而上帝庇佑，保留條命仔，否則即使「名成」，也沒有命享，隨林彬於地下。今天，有鬼可憐他？其實老萬當時寫文章，並未想到「名成」，也把生死置之度外，只是覺得應該有人出來講些公道話，才不惜以寫慣「風花雪月，才子佳人」的文筆，勉強起來，幸而這些文章也還投合梁先生這類人的心意，於是才得「成名」。

其實，這七年來老萬立場一貫，並無改變，只是當日左仔暴行危害香港人的生命財產，所以香港人恨之畏之；今日「大勢所趨」，跟紅頂白，人之本性，大家拚命向左仔拍肩膀，自然覺得老萬言論偏激，不堪入目了。如果梁先生有興趣，老萬歡迎他來查帳，看看六年來「萬人雜誌」的負債表。我們是有限公司，不可能做假帳；「萬人聚餐」如果賺錢，誰那麼笨去參加？事實上每次聚餐老萬都要付出大批獎品，如果有利可圖，老萬個個月辦，怎會辦一年不辦一年呢？

上帝與魔鬼交戰

至於老萬的書店，已因虧累過重，陷於停頓狀態，兩年多不出新書，枯帳滿街，有人肯接手，老萬願全盤奉送，只要維持些郵購生意，於願足矣。

老萬認識徐誠斌神父（那時只是神父），的確由一位書商介紹，這位書商也的確靠印台灣禁書發達，現在還是以此爲生，並且悲天憫人的寫了哀悼文字。不過老萬並未作任何「暗示」，他們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關係，只有上帝曉得。

你說任何人有政治信仰的自由，十分對。不過，作爲一個主教，卻不能像我們「凡人」那麼自由。因爲，共產主義是無神論者，根本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如果一個主教而信仰共產主義，上帝與魔鬼在他心中交戰，那有不戰到他魂鬼天國之理？

因此你認爲「縱使徐主教生前的思想稍爲傾向於社會主義，或言論上對中共政權未加否定，也是他個人的政治觀點問題，未絲毫有損於人格」，老萬認爲值得商討。何況，二十五萬教徒尊之爲「精神領袖」，如果因他的「政治信仰」，而把教徒們引進死胡同裏，那就不是「個人政治觀點」那麼簡單了。從「教會社會觀」一事，看教友們的反應，便知道錯誤的領導，並不如你想像那麼「小」。

「天奪其魄」

爲一個殺人死囚求赦是否「合情合理」，見仁見智。你說徐故主教是「悲天憫人」，那麼，被擺命之輔警是否「該死」？徐故主教升天了，你們又予以「哀悼」，豈不是把人的腦袋搞得紛亂了？

你責我用「天奪其魄」來形容徐故主教之死是刻薄，是惡毒的咒罵。其實與「息勞歸主」並沒多大分別。天者，天主也。奪，取也。其魄，他的靈魂。天主取他的靈魂，百分之百是事實，並無咒罵之意，也不見得刻薄。如果我用「死有餘辜」，你罵我，還有道理。再說，半桶水如老萬，有時錯用成語，也是慣事，何必捉字虱？

你認爲對一個已死的人隱惡揚善是我國傳統的忠厚之道，這一點，老萬雖也同意，但中國傳統並不一定忠厚。比方，岳飛墳前的秦檜夫婦，直到現在還是給人拷打，因爲他們做了傷天害理的事。老萬認爲這樣拷打也不是沒有好處，至少人們會因此引起警惕——千萬不要像秦檜那麼害人，否則死後也會千秋百世受人拷打。這警惕也許比隱惡揚善對後世的人更爲有利。

我在「午夜夢醒，天良未泯」時，重讀自己寫過的兩篇文章，仍然覺得正義凜然，每一句都是我心坎中的話；而且也是教內教外許多人都有同感的話，不信，可以看看我們的「萬人意見」。

熱潮·寒流·暗礁

柳以青

我不忽視少數人，因爲少數人往往是能做出大事業來的；我卻爲大多數人着想，因爲大多數人的態度往往該是我們判斷一件事情成功與否的關鍵。

問題是：少數人的理想或希望，是不是大多數人的理想與希望。少數人的希望與作法，是否是爲大多數人所贊同和支持。否則的話，少數人的理想與希望，只能限於這少數人，對大多數人來說，他們的理想與希望必會落空的，同時，少數人的態度與作法，更會引起大多數人們的不齒和蔑視的。

怕說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爲唯一代表

六月五日的大公報，刊出了節錄自六月份出版的學聯報的一篇文章——「回歸運動的波濤——介紹香港大專院校的認識中國運動」，改名爲『大專學生「認識中國」掀熱潮』。報導了目前學聯會屬下的八間大院專校的「認識中國」的活動。只可惜是「節錄」了這篇文章，沒有能使大公報的讀者得窺全豹。否則的話，會使大公報的讀者們更能了解一些目前學聯會所屬的各大專院校的眞實情形。碰巧我手頭也有一份六月份的「學聯報」，在與大公報所節錄的片斷互爲比較一下，卻發現了一些問題。値得在這裏向所有的讀者交代。同時，也願供給大專學生以及關心大專院校的讀者們參考。

學聯報的「回歸運動的波濤」一文是沒有署名的，相信是學聯報的記者的採訪或是各學院的代表集體創作吧。它是分成九個標題來刊載的。

在大公報節錄「香港大學」的那段裏，其中漏節了最後的一截，也是關於「學苑」的，這裏不妨抄出來供讀者參考：

「而去年六一八救災工作，不但促進了學苑與學生會的關係，更縮短了屬會與學生會的距離，爲以後工作的開展，『認識中國』運動的推行，鋪下了互相合作的基礎，而學苑亦踏入了另一個新階段。一九七三年初，『學苑』又確立了今後的政策和方針，肯定了明確的態度。一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爲唯一代表中國廣大人民的政府，在言論推動同學認識香港社會、中國、以致於世界的事物。同時又關心並認識到需要照顧大多數同學的利益，因而在表現形式方面，希望盡量做到符合同學的要求，文章以短小精悍爲主，附以少量的理論性長文，在文學和詞句的組織上，亦一改以往常用專門名詞，術語的作風，務求同學明白和接受，這對於以後『認識中國』運動的推行，相信是有很大的好處的。」

學聯報的文章，並沒有諱言「學苑」的「新階段」，「確立了今後的政策和方針，肯定了明確的態度，一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爲唯一代表中國廣大人民的政府」，可是大公報卻沒有把這段「重要的」文字節錄，不僅使我發生不少的疑竇。同時，「學苑」爲了「務求同學明白和接受」所訂出的對「學苑」內容的改變，大公報也沒有節錄。

有關中文大學的情形，大公報全部記錄了下來。可是，有關理工學院的情形，只節錄了全節的三分之一。而遺漏下來的一大段，我認爲很重要，可是大公報卻省畧了，我不妨抄在下面：

「去年，理工學院出現了一個『讀書會』的組織，同時，學生會時委會對國情認識運動亦開始關注。今年五月，他們和港大國事學會第一次携手合作，展覽五四以來及一九四九年後的學生運動及青年人的生活圖片。

「去年夏天，學生會會籌備廣州旅行，有百多位同學報名並繳定金，很渴望親自看看國內的社會制度和人民生活。後因中國旅行社不能代辦手續而被迫取消。然暑假期間，不少同學亦自行組織回內地觀光。」

何以大公報不能節錄這兩段文字？難道「展覽五四以來及一九四九年後的學生運動及青年人的生活圖片」不是「認識中國」？同時，「中國旅行社不能代辦手續而被迫取消」的「學生會會籌備廣州旅行，有百多位同學報名並繳定金，很渴望親自看看國內的社會制度和人民生活」，不也是「認識中國掀熱潮」嗎？

我認爲：大公報這種節錄法，對理工學院的學生活動是有欠公平的。

不見「智取威虎山」

浸會學院和嶺南書院的「認識中國」的「掀熱潮」節錄的不多。例如對浸會學院，所省畧的有以下幾段：

「除此之外，放映電影是較受同學歡迎的活動之一。文革後的影片如『智取威虎山』、『白毛女』及其他中國科技的影片受到普遍的歡迎。」爲什麼大公報不能把這文革後的影片節錄到「掀熱潮」裏面？我想不通。

另外，大公報在節錄這一段時：

「去年七月，學生會衝破了多種阻撓，舉辦了內地旅行團，是在認識中國運動中的一個突破，旅行歸來的同學念念不忘回國旅行中所留下的印象。」卻刪除去了「學生會衝破了多種阻撓」和「是在認識中國運動中的一個突破」兩句。爲什麼？學生們很坦白地道出了有「多種阻撓」和「突破」，而大公報卻在這節錄中諱莫如深了。

嶺南書院的情形，大公報只節錄了六十二個字。我認爲最重要的給漏掉了。例如：

「㈠邀請港大同學作回國參觀訪問滙報及放映幻燈片。㈡放映針刺痳醉影

片。㈢組織旅行團回國參觀旅行（惜未獲批准）。……又如文史學會成立後，對發揚中國傳統文化，推動中國近期文學，相信將來必有些作用。」這些難道不是「認識中國」嗎？

使我最大惑不解的是：只節錄了嶺南書院「報告參加中國內地旅行團的人數，達到了全校人數的八分之一」，而卻沒有節錄「惜未獲批准」。這對嶺南學生又是不公平的。

三間教育學院——柏立基、葛亮（量）洪和羅富國的情形，大公報節錄的最少。可是，不節錄的我卻找到了共通之點。一、三間學院都請過香港大學「回國觀光團」前來放映幻燈片；二、都舉行過中國民族舞蹈和民歌演唱；除柏師外，葛師與羅師自己供稱：同學對關心或參予國事運動，在思想上仍是保守狀態。「他們一般地不會贊成急激的運動」。

假如有人能夠仔細地把大公報的節錄和學聯報的原文對照一下的話，相信就會明瞭大公報所謂的「大專學生『認識中國』掀熱潮」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同時，也會認清中共對香港各大專所進行的統戰運動的重點。只怪各大專的同學們，並沒有了解這種情形。可是，如果他們能夠把大公報的「節錄」與原文比較一下的話，就不難洞悉了。

熱潮呢？還是寒流

究竟「認識中國」運動在上述的八間大學院校是熱潮呢？還是寒流？我不得而知。不過，學聯會會長當然比我們清楚，因此，我們可以用他的文章來了解一下。

六月份的學聯報（第八卷第一期）第一篇刊載了學聯會會長黃醒華的「過渡時期的學聯會」。首先稱：

「學聯會是由本港八間專上院校學生會所組成，目的在增進同學們的團結，在加強聯繫，共同合作的基礎上達成八間院校校內同學的共同理想。」

「在現階段，我們的主要任務是『改革社會，認識祖國』。在「認識祖國」的各種運動中，卻發現了以下的幾種情形：

一、「認識和關心祖國……由於本港的特殊環境，……仍有很多同學對於祖國認識不足，缺乏感情。因此，本會有責任帶動同學，促進同學對祖國的認識。」二、「但是當前的學運仍有些基本缺點是值得大家共同留意的。通過一系列運動的參與，無可否認，大多數的參與者在運動的過程中得到鍛鍊，經受了洗禮，認識水平及策畧水平都比前提高。事實上，每次運動的參與，比例仍然是小的，相當數量的同學仍處在觀望或者是被動的，由此而產生，水平差距是嚴重的。」三、「同時，由於同學們參與運動的熱心程度有異，擔任角色不同，更造成了對問題實質的理解有差異，有時分歧是頗大的。」四、「又有一部份同學，對中國的認識抱研究態度，純粹以學術性的態度出現，這是不足夠的，我們還應抱着這種像一般外國學者的態度，處於超然的地位對中國問題作種種的批判，這種離開民族感情的探討是極不實際的和極錯誤的。當然我不是說我們要在民族感情之下作大徹大悟的言論，認向某一方面，改造自己，而是以感情的投入作爲一種認識中國問題的基本先決條件，繼而由感性的認識提升到理性的分析、了解和認識。」五、「總的而論，學運本身最大的缺點是同學們缺乏主動性及參與，尤其是一些政治的問題。……這是當前最大的缺點。」

學聯會會長之所以覺得在推動「認識中國」運動方面遭遇到偌多的冷漠，恐怕不是大專同學對「認識中國」不熱心，而是學聯會所謂的「認識中國」的內容，恐怕是太狹窄了，同時，也夾雜了一些「政治的問題」。

同時，所用的方法，又恐怕不是正常認知作法的。這樣就難怪大多數的大專同學們，望而卻步了。如果，學聯會在這方面不能改善，相信所謂的「認識中國掀熱潮」，一定會變成「認識中國吹寒流」呢！

隱約可見的暗礁

從學聯會會長的那篇文字中，很明顯地，各院校的「認識中國」運動是觸了「暗礁」的。

其實，各大專院校的「認識中國」運動，如果不太涉及實現的政治和政權的取捨的話，是有廣濶前途的，否則的話，前途並不樂觀。這方面各位大專學生都心裏有數的。

至於黃醒華強調的「認識中國」，不該對「中國的認識抱研究態度，純粹以學術性的態度出現，這是不足夠的，不該像「外國學者的態度，處於超然的地位對中國問題作種種的批判」；而該「是以感情的投入作爲一種認識中國問題的基本先決條件」等等，恐怕更會使「認識中國」運動停滯不前的。

大專學生是高級知識分子，如果只強調他們「情感的投入」，而不能「抱研究態度」從事「學術性」研究的話，試想，絕大多數的大專學生該是多麼的起反感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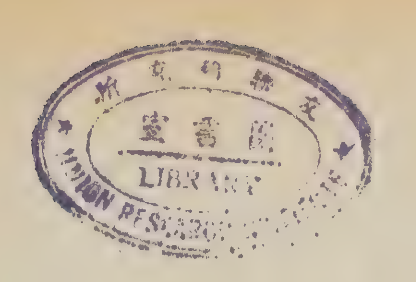
「認識中國」目的是在「認識」，「情感」的「一面倒」本質上是違反「認識」原則的。

卽使是對目前中共政權的一切的認識，還得是以事實爲根據來作研究的。在「情感」上的歡迎與反對，並不能做成有效的「認識」的。因此，強調「情感投入」或「情感排拒」都是靠不住的，最主要的是以事論事。很可惜的是：有幾間大專院校的學生會，申請赴大陸觀光，卻都被否定了。難道中共所統治的大陸，眞的怕大專學生前去「認識」嗎？學聯會在這方面，應該爲各屬院的學生，向中共在港的負責部門去理論和爭取的！

大公報既是強調了「掀熱潮」，何以不能將幾間大專學生會所申請而未被批准的事件，報導出來，也反應一下大專學生們的「民意」呢？

香港這個地方，如果不說事實，一味靠宣傳，始終是無法騙過人的，這次我卻爲大專學生們請命了。





周恩來應奮起自救

岳騫

最近一個月來先後有四處發出大同小異的消息，指毛幫在短期內即將崩潰。

第一位作此預言的是日本名政論家御手洗辰雄，在一次會議上報告，指毛幫在十年以內將徹底崩潰。

第二位似是紐約時報的沙里士，認爲毛幫將在五年內崩潰。

第三位是芝加哥每日新聞記者比區報導說：北平的外交觀察家們認爲中國大陸上各項變化進行的快速，勢必會激起中共內部某些持異議的極端分子的攻擊。費城詢問報於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刊出比區發自北平的報導說，這些觀察家們認爲，除非這種自由主義化的進度被扼殺，則中國大陸在幾年之內將有大變。

第四位是英國每日電訊報記者霍林伍茲與比區同一日在香港發出報導說：香港及東京的中共消息分析家皆指出毛澤東不支持周恩來的對內政策，因爲毛澤東最近未提周恩來爲他的親密同志，而且自前年九月林彪死後，在公開場合及電視上，未曾見到毛澤東單獨與周恩來在一起。霍林伍茲說：無疑目前對外國人開放門戶以協助引進現代技術的政策，並不是毛妻及她來自上海的急進派夥伴所願採取的。

以上四人說法雖然不盡相同，但大的原則卻一致，都認爲毛幫內部不久將有更血腥的火拼，最後導致全面崩潰。

就中國歷史看，一個朝代的滅亡，大體不外幾個因素：一、內亂，二、外寇，三、強藩，四、幼主，五、女媧，六、宵小（太監），七、權臣，八、外戚。任何朝代若具備兩個以上因素就必亡，秦之亡由宵小當政引起內亂；西漢之亡亡於外戚；東漢之亡，亡於宦官藩鎮；西晉之亡，亡於女媧、外寇；東晉及宋、齊、梁皆亡於強藩、權臣；隋之亡亡於內亂、強藩；唐之亡亡於宵小（宦官）、強藩；兩宋均亡於外寇；元代亡於內亂；明代亡於內亂、外寇；清代則由於外寇、女媧交熾，引起內部革命。

歷史昭昭，在人耳目，再看毛政權，八病起碼患了七種，除去外戚之外，無一不備。內亂有七億願與汝偕亡的人民，尤其是下放的青年，勢將成爲葬送毛政權的導火線。外寇則有俄軍壓境，隨時準備動手。強藩如許世友、楊得志、陳錫聯、丁盛、韓先楚之流，已非北平方面所能任免，毛生前已尾大不掉，毛死後，情況如何，可想而知。幼主則指毛死後缺乏有力接班人而言，並非如帝王時代之幼主，但其情況則完全相同，任何朝代中央缺乏了有力統治者，勢必由萎縮而滅亡。宵小古代指太監。目前毛政權已無太監，但江青身旁側近之人，隱持大權，正與趙高、魏忠賢相似。女媧則更甚於前代，江青此時權力已超過漢呂后、晉賈后，堪與武則天、慈禧太后比肩。在這些因素交熾下，這個政權若能長期存在，則一部二十五史，眞應該交給紅衛兵小將燒光了。

毛幫必亡，是屬於歷史法則，也是人類進步的必然現展，但作爲中國人，仍然希望毛幫能在和平

情況下滅亡，不要如歷代的滅亡，先來一次大亂，使刧後餘生的中國人，再遭受一次塗炭。

如何能使中國人再逃過一次大難，唯一辦法只有毛政權中大頭目徹底悔悟，救國自救。這個巨大的任務，不能不期望於周恩來。

在中共黨史上，周恩來曾救過中共的覆滅，是在西安事變時，目前有關西安事變大部份資料已公開，西安事變之起因，平時雖由於中共之浸潤煽惑，但事變之突然發生，中共方面確不知情，完全是張學良一手掀起。

據張國燾回憶，當西安事變消息傳到陝北，張學良致電中共請派人到西安會商如何處置蔣委員長，中共大頭目欣喜近乎瘋狂，其中最激烈的是秦邦憲、張聞天同朱德，主張將蔣委員長刧去陝北公審殺害；毛澤東比較奸滑，他不願負起殺害蔣委員長責任，卻慫恿張學良動手；只有周恩來對問題看得透徹，力主保護蔣委員長的安全，及至史大林來了電報，命令中共不得危害蔣委員長的生命，局勢始告確定。如果周恩來也似張聞天、秦邦憲、朱德，趕去西安慫恿張學良殺害蔣委員長，以張學良具有的強盜血統，無事不敢爲，則蔣委員長安全也就難言了。假使蔣委員長在西安事變遇害，中共未必能逃覆滅的命運，中國一定要陷入長期混亂中，雖然不一定會全部亡於日本，但可以斷言決不會有以後的八年抗戰。

由於周恩來一念向善，救了國家也救了共黨，雖然周恩來從事叛亂四十多年，但將功折罪，畧跡原情，周恩來比起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諸人還是可以獲得末減的。也就因此，筆者深深希望周恩來再起來救國，救他們那一撮人、加上他自己。此非說空話搞宣傳，而是有事實作爲根據。

中共政權成立後，居然把義勇軍進行曲作爲國歌，其中一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當時許多人都不曉得中共政權開國之日，何以發生此不祥之因，現在看來，毛澤東倒頗有先知，中華民族在被這個魔王瘋子統治了二十多年之後，千眞萬確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海外中國人同感憂心的是毛澤東擺出不惜一戰姿態向蘇俄挑戰，基本是在偷雞，但萬一弄假成眞，招來原子彈的毀滅，就算如毛幫自稱有報復力量，試問毛幫的原子彈投去西伯利亞與蘇聯原子彈投到北平、上海、瀋陽、西安、蘭州，這筆賬怎麼算法。爲了救國，挽救尚未被毛幫毀盡的中國文化，非要推翻毛澤東瘋人統治不可，目前有力量可以作到的只有周恩來。

再就周恩來本身來說，也決不能與毛澤東合作到底。誠如五七一工程紀要所說：「有那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

周恩來與毛勢力不能兩立的情況，較之劉少奇、林彪更甚，撇開歷史恩怨不談，周恩來與毛之間就有兩項重大問題存在。

第一，目前中共的外交，內政方針，實在是「周恩來思想」，與「毛澤東思想」完全立於相反地位，由於蘇俄方面壓力太大，毛澤東沒有辦法不按照周恩來的安排向美、日低頭，對整個自由世界豎起了白旗，但內心裏毛澤東決不願這樣作，一個普通人若是放棄了自己的理想從事違心之事，精神尚且感到痛苦，何況毛澤東這個充滿自大狂的神經病患者，內心裏一定潛藏着對周恩來的報復意識，只是在目前不能不走周恩來這條道路，也就不能不利用周恩來，一旦內外情勢有變，不問怎樣變法，國際形勢一旦脫離了周恩來安排的軌跡，或者國內引起反抗，毛澤東都會乘機將周恩來作爲替罪羔羊，如「五七一工程紀要」所說。

第二，毛幫內部自從林彪遇害之後，已經沒有可以接班的人，不論毛澤東是明天死，還是再拖三兩年，接班人不出江青與周恩來之外，不問周恩來肯不肯，他事實上已坐在火山口上。

周恩來從陳獨秀伺候到毛澤東，照情形看，他應該可以伺候劉少奇與林彪，但是他決不能伺候江青，何以？不是周恩來肯不肯低頭的問題，而是因爲江青不能留下這麼一個位高權重的「宰相」。

呂后必殺韓信，武后必害長孫無忌，慈禧太后必殺端華、肅順，並非這批人對她們眞不利，而是由於女主一種自卑感，要殺大臣以立威。大臣尚不能容，況與自己爭第一把交椅的繼承人嗎？是江青決不能容周恩來，非常明顯。

再退一步說，就算江青能容周恩來，毛澤東也決不會把周恩來留給江青，由毛幫清算劉少奇時，稱之爲中國赫魯曉夫，可知毛澤東內心最怕的身後被鞭屍，因此，不能不大力扶植江青繼承大統。但若以赫魯曉夫爲人而論，毛幫內部最有資格作赫魯曉夫的既不是劉少奇、鄧小平，也不是林彪，而是周恩來，此點毛澤東比任何人心裏都有數，所以毛澤東除非突然病發在五分鐘內死去，假使其彌留時間能有一天，一定不會讓周恩來死在他的後面。即使毛澤東先死，也會留下一個錦囊如三國演義孔明殺魏延的辦法，仍然要殺死周恩來。

所以周恩來與毛澤東之間，最後結局不是你死我活就是同歸於盡，毛周能相安多久，就要看國際局勢及內部鬭爭，毛對周的需要有多大，也要看毛的健康情形如何，毛認爲暫時決不會死，就不會馬上動周恩來的手，但毛究竟能活得多久，沒有人敢看三年。

這些情況都是鐵的事實，周恩來比誰都清楚，但由於毛澤東數十年的積威，再看毛殺林彪如同殺雞一樣的簡單，周恩來自然下不了決心，殺毛以自救。

周恩來今天可行的辦法只有一個，聯絡各省軍事頭目，在適當時機將毛澤東擒下，然後通電反正，第一步廢除毛澤東組織的僞政權，解散共產黨，取消人民公社，恢復人民的基本自由，然後周恩來自己飛去台北，束身司敗，共籌善後辦法。則蘇俄缺乏侵畧中國的藉口，不敢向中國興兵，中國政府自有辦法恢復大陸秩序，經過毛澤東殺害之千萬同胞之後，中國大陸的光復希望只殺一個人就可以安定。筆者以前說過，以台灣中國人的技術及設備，配合大陸中國人的人力及資源，大家同心協力建設自己的國家，則漢唐盛世就在眼前，則國人之對周恩來不但赦其前罪，還要觀其後效，周恩來必獲大用，也在意料之中，希望周恩來早下決心，爲自救救國之舉。

周恩來體制之試練〔上〕

多柴田穗

作者多柴田穗（Minoru Shibata），一九三〇年在東京出生，東京外語大學中國學科畢業。曾任產經新聞駐漢城特派員，駐北平支局長。著有「周恩來的時代」、「中國問題與日本的選擇」及其他。現任產經新聞外信部次長，本文爲其近作。

十六天動靜不明的周恩來

自三月八日出席中共中央黨部對外聯絡部與外交部在北平共同主辦的「三八國際婦女節」的酒會以後，一直有十六天失去踪影的周恩來，於三月廿五日在北平機場歡迎喀麥隆總統訪問中共的場合，再度出現了。

以往周恩來在一個月中，有二三十次至五十次出現於公開的場合，在最近兩年期間，僅去年三月中，有一個禮拜未傳動靜，而這一次的斷絕消息達半個月之久，實爲異於往例的一樁事件。

何以周恩來有異於往例的長期動靜不明，其理由尙未揭曉。或謂由於七十五高齡與繁忙而體力不支，趁無外國貴賓來訪之空檔中休養，也有推測其正在主持重要會議，或由於去年的自然災害，農作物歉收的結果，視察卽將表面化的糧食不足情況。更有由於江青、汪東興兩政治局頭目也未露面，故猜測是否毛澤東的健康狀態發生變化等等。甚至在香港竟有人推測可能周恩來的地位被貶。但在三月廿二日，周恩來與代理國家主席的董必武同時致電祝賀柬埔寨民族統一戰線樹立三周年，故周恩來的政治地位不可能發生過變動。

對於海外的上述種種推測，三月廿四日駐北平之AFP通訊社特派員發出電訊說，駐北平之外國人記者於當天收到周恩來名義的請柬，邀請出席廿六日舉行的歡迎喀麥隆總統晚宴，於是在香港流傳的周恩來生病說及被貶說乃被否定。並且如AFP電訊報導，三月廿五日周恩來的再度露面，證明了周恩來在政治上的健在。

然而周恩來異例的有十六天不露面，必有其理由，而其理由之解明，須待今後北平政治狀況之變化，惟周恩來兩週不露面，立卽成爲重大問題一事，顯示了北平政治狀況的不穩定性。這是因爲自去年下半年至本年初，表示北平混迷的「新的陰影」已經表面化之故。

自林彪垮後的一九七二年初起，大陸內部正在快速的進行基於現實主義路線的「脫離文革化」。在經濟政策方面，基於政治、思想優先的原則，與依據羣眾的主觀的積極性大躍進運動型的急進路線完全相反的經濟的合理性，實施重視物質上刺激之穩健路線。尤其是在左右大陸的國民經濟之農業生產方面，貫徹以人民公社基層單位的生產隊爲基本之三級所有制，自留地（私有地）之維持，勞動報酬適度的補償——等黨的基本路線。

在整個經濟政策的基礎，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運動，原爲毛澤東的「紅」（政治與思想的優先）路線之展開，但自去年一月以後，很明顯的傾向於「專」（業務與技術的優先）的路線，而且因爲是文化革命剛剛收拾，故附帶提出了「爲了革命」的口號，強調業務，企業管理、技術、統計、外語等必要性，尤其是採取中共獨特的手法，在批判劉少奇，林彪的方式下進行着。

在思想、文化、教育方面則自一九七〇年九月陳伯達垮台之後提倡重視客觀的法則性，對主觀主義與極左觀念論加以批判（請參照拙著「周恩來的時代」中央公論社出版）；第一、自林彪垮台後的一九七二年初開始強調歷史的創造者爲羣眾而非「天才的英雄人物」，批判「英雄史觀」爲林彪所播散者。

其次，以毛澤東思想的絕對化爲「反毛澤東思想」，而進行毛澤東思想的相對化，並且結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學習與廣泛的引用同時進行的。

第三、對於文化大革命期間所進行的模倣「毛語錄」式的理論學習，亦歸咎於林彪加以批判，「毛語錄」也被收藏起來。

第四、在文化方面，中共解除管制「三國志」、「西遊記」等古典大眾小說恢復在市面書店露面，也恢復放映外國電影或外國歌劇的公演，學校也教授外語，採用外國教材等。

第五、在文化革命後，「文革色彩」最濃厚的教育部門，對文革的「教育革命」路線開始大幅度的後退，並且展開批評對於文化革命而廢除的考試制度，勞工、農民、共軍士兵出身的共黨黨員，以政治思想爲標準獲保送進入大學，因而大學生的學力水準大爲降低，於是由於所謂「教育革命」而被排除在大學之外的從前被認定爲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女，也在提高學力水準的必要上，開始有限制的獲准入學。從前爲了排除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女受教育，調查其祖宗三代的作法亦受批評。據去年訪問大陸的美國新聞記者馬克・凱恩（譯音）的報導，中共又已恢復了考試制度。

像這樣的對於文化革命之變質，「脫離文革化」的潮流，一直進行到去年秋天，但在去年十月一日的中共國慶後，此一「脫離文革化」的潮流，再度發生了變化。此一變化雖然並未形成爲對於「脫離文革化」的「逆流」，可是卻包含對「脫離文革化」潮流的反抗與抵制的性格在內，周恩來的半個月之久動

靜不明，或且就是反映北平這種政治空氣的變化。

八年未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在中國大陸「脫離文革化」潮流的變化，及表示北平政治的不安定性狀況，自去年秋天就已表面化。

第一、爲了表示文革以後的政治安定，原定在前年秋天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由於林彪之垮台而開不成，再經過多時仍然開不成，今年元旦的北平各報共同社論則一句都沒有提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召開一事。

文化革命前召開的人代會是一九六五年一月，故已有八年之久，最高權力機關的機能被冷凍下來，而今年仍然沒有召開的準備，應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的中共憲法，在文革開始的一九六六年停止效力以來，已過了空白的七年期間，連「國家元首」也懸虛七年迄今。於是乎標榜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之中共，在文革後的經濟建設最重要的第四次五年計劃（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在將過一半的現在，仍未見計劃案的定案。

在國家行政樞機之國務院，文革後雖然進行機構的改革，但各部會首長的任命，亦僅決定十五人，重建的速度甚緩。

在林彪垮台後，國防部長、總參謀長、空軍司令員的位置也出缺，而經過一年半後的今天，仍然懸虛。如此國家行政部門與軍事部門重要位置的懸虛，很明白的顯示了北平的「陰影」，暴露其在另一方面僞裝的安定性與健全性。

其次是所謂「批修（批判修正主義）整風」的批判林彪路線，每隔一個時期越激烈。去年國慶日的共同社論曾呼籲「批修整風」，今年元旦的共同社論則提出，以「批修」爲先決條件，呼籲加強批判林彪。而共同社論中反覆攻擊林彪爲「劉少奇之類的政治詐欺師」，重新指責林彪路線爲「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並謂林彪路線「企圖在國內，聯合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惡劣分子，右派分子，實施由地主，買辦等資產階級之法西斯獨裁」。以上的情況，顯示出目前在中共內部，存在着不得不加強批判林彪的深刻的政治狀況。也證明在林彪垮台後的「周恩來體制」中，有反抗並抵制周恩來路線的「敵」人之存在。

第三個變化是強調政治、思想之優先與階級鬭爭的急進路線自去年八月開始抬頭。其代表性論調如左：

八月八日的「人民日報」轉載「紅旗」八號的論文「掌握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鬭爭的法則」。本篇論文中說：「無產階級者與資產階級者之間的矛盾與鬭爭的長期過程中，隨着社會主義革命的一步一步深入而次第形成具體的階級，並且在每一具體的階段中，均與其他矛盾的運動同樣採取相對的靜止狀態與激動的狀態等兩種狀態。尤其在一定的條件下，從比較緩和的狀態轉化爲較激烈的狀態，經激烈的狀態予以解決矛盾，然後再開始另一新的具體的階段。」

此一論文，將文革之後，即林彪垮台後的「周恩來體制」之間，今天的緩和期予之認爲「比較靜止」的階段，同時認爲這是暫時性的，不久將轉變爲激烈的狀態。

其次是九月十日，人民日報刊登的題爲「見物不見人」的文章。這一篇文章有如下的內容：「劉少奇與其同調者，有時強調人的精神作用，吹噓可以依賴天才或英雄可以創造歷史，煽動胡亂指導的風潮，有時卻一轉而否定人的「能動作用」，提倡「唯武器論」，其目的在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有時從右搞亂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們爲了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必須學習「能動性，革命性的反映論。」

第三個論調是今年一月的紅旗第一號所刊登的題爲「決不可忘記階級與階級鬭爭」一文。這一篇文章有如下的主張：

㈠在一部份同志之間發生由文革與批修。整風運動得來的偉大勝利的情勢之下的痲痺思想。另有一部份同志的階級鬭爭的觀念薄弱，政治警覺遲鈍，對於階級敵人的活動缺乏應有的革命性警覺心，這些都是錯誤的。無數次的階級鬭爭的經驗告訴我們，和平痲痺思想是危險的，在階級鬭爭觀念轉弱時，階級敵人的活動，很有加強的可能性。

㈡我們將在本質上繼續批判這些反動的觀點，不能以小小的挫折就連重要的也予以停止的主張，動搖我們繼續革命的決意。我們必須堅決的進行在上層部份的鬭爭，批判與改革。

㈢階級敵人正利用我們同志所傳染的不良作風，進行騷亂和破壞我們的目的。如果我們同志沉迷於安逸與特殊化，傳染自命消息靈通而傳播「歪曲消息」的不良作風，必對破壞活動提供有利的條件。事實告訴我們，不良作風在我們階級鬭爭與路線鬭爭中，實不利於貫徹無產階級的政治方向。

在這一篇文章中的所謂「和平痲痺思想」，可能就是今天的緩和期廣泛存在的風潮。所謂「小小的挫折」，可能就是指林彪的垮台。這一篇文章便是呼籲不要動搖革命的決心，以推行「文化革命」，顯示階級鬭爭優先急進路線。

第四個論調是於今年元月十四日刊登於人民日報的題爲「批判現實主義化」論的文章。主要內容如左：

㈠劉少奇和周揚等以爲：「生產財所有制，在基本上完成以後，階級鬭爭既已消滅，將有『進步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及「社會主義思想之領導與農民的實際要求之間的矛盾』成爲社會的重要矛盾」。他們竟將這「輕微的內部矛盾」替換在社會主義時期敵我之間的矛盾，而消除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

㈡「現實主義化」的論調被提出來後已經有了十年，在這十年來階級鬭爭的豐富經驗告訴我們，與劉少奇一派的鬭爭形式上雖有種種變化，但鬭爭中心則一，即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或予以改變。由於「戰鬭尙未結束，繼續不絕」，因此我們絕不可疏忽這十年來的鬭爭經驗，我們更須要保護戰鬭的社會主義文藝的生命線。



形·形·色·色·的·文·化·撈·家

繒山

撈女與撈家

撈女與妓女有別，妓女是直接賣身，撈女則須繞一大彎子，一須有特技，如歌唱、演戲等等；二須有名氣，要經過一番大力宣傳；三須有名銜，如七七家、七七皇后、明星、歌星之類。名氣大了，所以身價自然會高起來，也就是所撈越多。

男女有別，當然撈女與文化撈家不盡相同。但有兩點卻是一致的，一是手段，皆需要藝技，撈女靠喉技、手技、演技，撈家也要靠口才、文筆、智慧；二是目的，完全相同，卽皆爲撈，撈得越多越威風、驕人。

由此觀之，撈女與文化撈家可謂同志了，誰曰不宜。

文化撈家的祖師

每一行業皆各有祖師，文化撈家既然是一行業，當然也必有祖師。他的祖師爲誰？無疑的，應該是蘇秦。

蘇秦，東周洛陽人。周人之俗，謀生方式是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一之利。但蘇秦不然，卻目東游學於齊，師事鬼谷先生後，只靠口舌謀取尊榮。

蘇秦二次出遊（首次出遊數載，大困而歸），首先求說周顯王，未得信任，乃西至秦，遊說秦惠王，勸其「併天下，稱帝而治」，卽要以秦國代周室了。但秦王也聽不入耳，乃又東入趙，見到趙相奉陽君，又碰個釘子。再去遊燕，等候了一年乃始見到燕文侯，吹了很久。這次總算有了一點收穫。燕王資助蘇秦以車馬金帛再返趙，卒見到趙肅侯。蘇秦可算時來運轉，趙又給蘇秦「飾車百乘，黃金十鎰，……」以約諸侯。他初見秦王時，本來是勸秦併六國，取代周室的，因秦王不聽，乃轉而聯合南北六國以抗秦。他的目的居然達成，佩六國相印，爲「從約長」。這種人的志願無他，只是爲個人富貴，在他眼目中，根本沒有祖國、人格這麼一回事。現在如願以償了，所以他驕傲地說：「……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然蘇秦也只能自我陶醉一時，他的結局是很慘的。在當時就有「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的惡評，已萌殺身之禍先兆。後因私通燕王夫人，而逃齊，在齊又被嫉妒者刺重傷，最後竟車裂而死。孟子說：「仁則榮，不仁則辱」。仁卽崇高的道德，不仁卽相反之意。榮卽發揚，傳諸永久，辱卽枯萎，滅亡之意。

現代的文化撈家

現代文化撈家，應該從周佛海、郭沫若談起。

周佛海湘人，日本京都帝大出身，早歲參加共產黨，但民國十五年北伐時，因國民黨勢勝，所以轉而放棄共產黨而加入國民黨，曾任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的秘書。北伐成功，全國實行三民主義，周佛海乃趕快寫了一本「三民主義的理論與體系」，周成爲當時全國最通行暢銷的名著。後來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他做過很多重要大官。殊不知，當抗戰發生後，汪精衞竟主張「和平」，實行對日寇投降，汪以法國甘必大，俄國列寧自比，周佛海、陳公博等居然附和之，由漢口來港轉滬入南京，成立新漢僞國府，周佛海卽僞府第二號人物。勝利後被捕，死於獄中。他總算幸運，逃過槍決。

郭沫若川人，日本九州帝大出身，本來習醫，但偏喜文學，也於早歲參加共產黨，娶一日本妻，常年留居日本。抗戰發生，朱毛領導的部隊投效國軍，編爲第八路。郭沫若見風轉舵，所以他乃由日回國，做了國府公務員，當時對蔣委員長的獻媚，正如今日對毛澤東然，無所不用其極。語云「有奶便是娘」，對郭來說，變成「有勢力便是爹」了。本來，對上司或同事尊敬，是應該的，但出乎常情的奉承吹捧，便是虛僞下流了。郭不僅對本國有勢力者諂媚，對史大林也一樣，他承毛的意旨，所寫歌頌梟雄史大林的文字，居然喊史做「爺爺」、「太陽」，眞把中國文人的臉丟盡了。郭的著述比周多，但品相差甚遠。郭曾寫過一本屈原的書，應知屈原的爲人，起碼也應受到一些影響，但正相反，屈爲高潔愛國烈士，郭卻成卑鄙無恥小人，向爲人所不齒。周郭兩人，人所盡知，多談無味。以下專就幾個不甚爲人道的小撈家述之。

陳彬龢蘇州人，抗戰前曾在滬辦「日本問題研究所」，大概就是受日人支持。到抗戰中期，他又來港辦「太平洋問題研究所」，有人說是由中南銀

行黃奕柱支持的。這個研究所，實際上是一國際特務機構，販賣情報，主要的是把日寇、中共的情報賣給國府，同時也把中國情報賣給日寇、中共。黃氏之支持他，是爲了研究敵情及南洋資源，誰知他竟做了敵人的幫兇，左右撈錢。因此他爲應酬黃氏，所以雇用了大批寫稿佬爲他翻譯、著述、編纂了各種大部的書籍，每部書皆冠上陳彬龢的大名。他野心甚大，還請某作家代他譯英文新聖經呢，因條件不合未成。說也奇怪，一個不懂英日文，連中文也不夠水平的人，居然成爲著作家，這就是他的本領。敵人侵佔了上海，狐狸精露出了原形，陳彬龢回到上海做了僞申報社長，遂公開爲日寇效命。未久，當美國原子彈投下廣島時，他機警的很，便馬上離開上海，一面放出空氣，佯稱他到了東北佳木斯，一面卻偕眷到了廣州，本欲入香港而不敢，因香港時在國府支配之下，所以乃化裝一神父，居然竟讓他混進。他這份本領，活像大毒梟「安德烈」神出鬼沒。從外表看，實在猜不出他有如此機警，所以有人不相信他做國際間諜。由於時間迫切，他離滬時，未及帶大量金錢，故初入港時只得住木屋，幾貧乏不能生活。但經過一個短時期，他忽然又成爲濶佬。他對朋友說，他擔任了東京各大報社的通訊員，做剪報工作。他有了錢，還支持某雜誌每月三千元，也就是說他又與日本搭上線了。在那一份雜誌上，他大爲中共捧場，他有兩子皆是中共幹部，他本人也早已通共。像他這種人，本可以歡迎共軍入港的。殊不知，當五年前左仔在港暴動時，他趕快又跑到東京以避之。在東京靠日人生活了三年，突患不治症而嗚呼哀哉。

T君本是一學人，文章寫得不錯，孰知在勝利後將行憲政時，他忽然想做領袖，創立一政黨，名稱「中國××黨」，自任黨魁。想做領袖，是一般人之常情，不算稀奇，可異者，是當共軍將入上海前夕，這位黨魁，卻忽然在上海各重要牆壁上大貼歡迎「解放軍」入上海的大幅宣傳廣告，下冠以中國××黨主席T的大名，眞是大投機家。我以爲，他會做毛朝的一官半職呢，不料，在「自由陣線」上又見到T君的反共大文，變化如此之快，你說怪不怪。他在港混了數年，申請移民入美。他入美後，仍不時向港台各處投稿，皆用眞姓名，並在美國各處講演反共。我經常仔細閱他的文章，反共並非他眞正目的，參政卻是頗有癮。小官他不會幹的，而大官又不易輪到他，怎麼辦呢？故他提出一辦法：「召開國是會議」，幾乎篇篇如是。如成事實，T及其他熱中名位的人，便有機會分一杯羹了。噫，中國到了這步危機時候，許多知識分子還在兢兢業業只爲個人名位上着想，豈不可哀！

S君安徽人，抗戰勝利後曾做南京某部公務員，爲時甚短，便避難南來香港。初極潦倒，生活一如其他流亡知識分子一樣。不久，幸而同黨人遇某種機緣，獲得了美方大力支持。S君遂把握此機會，在半島成立一龐大文化機構，包括出版、書店、晚報等部門，準備大撈一番。

美方目的，一在援助流亡知識分子，一在利用這批人做反共宣傳工作。後者S君算是做到了，可是很拙笨，人家支持了十幾年卻仍不能獨立生存。但對前者卻大打折扣，即報上別人名義養肥了他自己及少數死黨。因此S君由文化難民，驟然變爲名人，生活豪華不必說，最不該的還包了一個舞女，惹得同黨也不滿意他。這位撈家，不僅能撈錢，且也會撈女人。據他的死黨說，他的老婆從未有同居超過五年以上者，每數年一換，不知換過多少次，可謂正牌大色狼。

無奈好景不常，S君正在花天酒地美女窩生活中，美方突然通知他不再支持了。這時S君，眞如一晴天霹靂，他於得訊後，遂即刻挾舞女與鉅欵潛逃，連妻兒也不顧了。將登機前，他始給他親信打電話，爲他料理後事。輾轉抵美後，初幾年有鉅欵在手尙可供揮霍。但他身無一技之長，謀不到適當工作，只得在一中文小報幫工。舞女見其床頭金盡，自然也就不告而別。

K君江南人，大滑頭，聰明過人。他的過去歷史不詳，只知他初在港歪報服務，不知何故，忽然竟脫離歪報，而居然自己成立一報。當其脫離歪報時，社會人士羣以爲必與其主子鬧翻了，所以他新辦一報頗惹人注意，大家競相購閱。K君辦報標榜中立，假如能走故大公報之路，也是明智之舉。但看久了，始揭穿他的假面具，明爲中立，實則爲中共統戰做宣傳工具。在他的報上也許不輕易發覺，但在他的雜誌上表現得卻十分明顯。

K君的聰明遠在S君之上，後者拿美鈔人皆知之，而前者卻皆曰這是他辦報賺來的錢。K君懂得狡兔三窟之理，早有準備。而S君卻只知今朝有酒今朝醉，至今流落異域孑然一身。S君把錢多花在女人身上，而K君卻數次週遊世界，自由出入大陸，今始到台灣「訪問」。既有「人民共和國」的通行證，又有星加坡國籍，在中華民國方面也有胞兄堂兄做大官，說不定會持有英、美護照，眞可謂八面玲瓏，左右逢迎。上述那幾位撈家皆比不上，因此財富多得不得了。單說住罷，他本置買一所相當漂亮大屋，仍嫌不夠豪華堂皇，所以又置一處更大的華屋，只裝修費便花費了七萬元，這是數年前的事，樓價當然非數十萬不可。試想想一個寫稿佬居然能賺了這麼多的財產，不能不說是神通廣大，有本領，有辦法了。

K君入大陸那麼頻繁，必定是述職，入台灣當然是爲搜集情報。世界上原無「烏托邦」，台灣的國府當然應受批評地方很多。不過，像這位報人的批評，未免出了常規。他說反攻無望，這本是做統戰工作，對主子應如此報導。然提到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問題，卻明明在否定中華民國憲法，也即否定中華民國。這種批評未免太離譜，太失檢點，失掉了「中立報人」身份。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是國父孫中山先生手訂，又歷經全國國民代表大會一致通過，當然不能任意廢除，在目前來說，國民大會及五院組織，似乎沒有必要，但國家不能無憲法，既有憲法就應依法實行，決不可任意裁撤，否則，豈不變成法西斯，一人獨裁或一小撮把權。我人批評其中人事則可，而決不能提出存廢問題。

人不可以太驕傲，忘其所以，古有明訓：「驕必敗」，以凱撒、拿破崙、希特勒等大獨裁之勢位，也有沒落之日，況常人乎，古人云「驟享大名者不祥」，太聰明也不祥，如韓非、李斯、蘇秦、揚雄的下場，可爲殷鑑，可不愼哉！

我懷念中的杭州

文鴻

這是個風景如畫的城市，她因西湖而名聞世界，歷代以來，好多位國君都眷戀杭州；民國後蔣委員長常在杭州度假，他有一棟別墅在湖濱，平日大門口並沒有警衛，我們常在他門口行來行去，並在鐵柵門口望裏面看視；別墅的外牆並不高，是用各種顏色的石塊砌成，花園深處有一座圓頂的屋宇，好像回教廟似的；這房子外表看來，並不豪華特殊，可是常有黨國要人在裏面商談國家大事。

七七事變，震動全國！不久「八一三」滬戰爆發，上海離杭州很近，全市都慌亂不安，記得我家弄得茶飯無心，不知道這次的戰爭，會長久的打下去？還是和「一二八」那樣很快就結束呢！在終日惶惶中，只有等待如何再說。誰知第二天（即八一四）早上十時許，敵機竟來轟炸杭州，我那時雖還不懂人事，但牢牢記得當天情形。我家有位鄰居李先生，在市政府審計處做事，他突然從外面匆忙的跑回來，面色慘白，嘴唇發抖，他兩眼定定的說：「不得了！日本飛機四十架來炸杭州，完了！完了！」我父親及家人一聽，立刻大驚失色，如同死期已到，但又走頭無路；因我家住在杭州中心區，離郊外很遠，一時那裏逃得及！只得聽天由命，等敵機來炸。可是一直等到下午，聽不到飛機聲，也沒有炸彈聲，這是怎麼回事呢？李先生說：「我回辦公處去打聽打聽。」等他回來後，才弄清楚事實，原來他早上聽到電話，是說有十四架飛機炸杭州，因受驚過度，竟然聽錯為四十架；這次敵機是來炸郊區的莧橋航空學校，並沒有飛來市區，因此我們聽不到飛機聲，而我父親及李先生，一則沒有軍事常識，再則驚嚇過度，並未想到炸飛機場，以為是四十架敵機來毀滅杭州城了。後來聽說這次敵機並沒有佔到便宜，因我國空軍健兒，得到警報，立即大隊起飛，不等敵機飛臨杭州上空，就給它一個迎頭痛擊。以後每天均有敵機來炸，遭我空軍奮勇抵抗，曾擊落敵機無算；但我們也聽到轟炸機場的隆隆聲，默計航空學校也損失很大。

在抗戰初期，我國的空軍剛成立不久，質與量均比不上敵方的優良，然我國的熱血男兒，卻個個懷有一顆愛國報國的忠心，他們不顧自己的生死，定要與敵機拚鬪；甚至自己的飛機已中彈損壞，飛行員本可以跳傘逃命的，但他們竟加足油力，向敵機直飛撞去，來一個同歸於盡的壯烈犧牲。每當我聽到這種慘烈悲壯的消息，就會不由自主的熱淚長流！

坦白的說一句，在杭州的女孩子，差不多個個都是崇拜空軍英雄的。當航空學校在杭州成立之初，每逢假日，市區及西湖濱，滿街都是制服畢挺的空軍學生，他們雄赳赳氣昂昂，體健身高的風采，再加走路又快又神氣，常使行人注目；和江南文弱書生型的男孩子截然不同。因此當時的女孩子都非常仰慕，常以能和空軍相識做朋友為榮。我那時雖未到交男朋友的年齡，然內心也知道敬仰這批保衛祖國的空軍英雄啊！

那時因空戰劇烈，飛機追逐來到市區上空，我家露台上，可清楚看到我空軍和敵機拚鬪情形，且聽得機槍軋軋不絕；有時敵機被擊落，看清楚紅太陽灰身的飛機，尾上冒烟，從半空直冲落地，只聞遠處「嘭」的一聲震響，全市居民均拍掌歡呼，遠近可聞。那時因敵機不炸市區，本市的人們，都大膽的看空戰，反而忘了本身的安全。

那時我父親表面平靜，暗中卻在積極準備，他知道這次的戰爭，不會很快就結束的，一定要決心放棄老家。在八月底的時候，我們全家就離開了杭州。

記得那天清早，晨光曦微時，我們到了錢塘江

神父修女也

一九七二年春，周二嬸結束了她在新加坡的十五年傭工生涯，以為年紀老了，可以落葉歸根，帶着一生辛苦賺來的一點積蓄，返回廣東順德老家，可是住了才四十八天，便迫不及待的折返香港，身無長物，重新再作女傭，這是她返港時對我的哭訴。

「我今年六十五歲了，幾代都是天主教徒，我是自梳女（不嫁人），一向以我的兩個姪兒當神父為榮，鄉下人稱他們為大周、小周神父。當我從廣州搭船返大良當天，縣的共產黨幹部把我和其他歸國華僑一起，設宴招待，並帶我們參觀水庫，模範的公社及大隊，向我們講解祖國的偉大建設和變化。可是，從大良鎭坐艇返回濶別廿年的老屋時，一切都令我心酸。兩個姪兒大周小周神父，被他們折磨得面目全非，瘦骨嶙峋，他們住在破爛的豬屋裏，有一堵牆是倒塌的，據說他們兩個人都是五類分子，交由人民來管制，強迫勞動。幹部及羣眾不准大周小周（兄弟）互相講話。雖同在一豬屋，但不同房。大周五十多歲，身體有病，不能勞動，只幹輕活，小周四十歲，強迫勞動，因為他們收入的工分不同，糧食分配不同，村幹部又規定他們不准同一個爐灶煑飯吃，怕弟弟可憐哥哥，分一點給他，有一個晚上寒風凜冽，大周半夜三更偷偷走過我的屋裏來，向我控訴共產黨對宗教的迫害，對宗教人士的凌辱無所不用其極。他給我看他身上的傷痕、疤印、火烙印，十多年來，每有什麼政治上的風吹草動，敵人破壞都把一切罪過推到他們兄弟身上，鬪爭會開過無數次，迫供、烤打，動輒拳打腳踢。

他說：「你看我兩手，這是被他們用鐵釘釘過的傷疤。那些人說我信耶穌，就

邊，準備渡江去浙東蕭山。那時的錢江大橋已接近完成階段，但尚未通車；後來在內地，聽說趕工完成通車，但在我軍大撤退後，由空軍將大橋炸毀；當得知這座偉大的鐵橋，在經過無數的辛勤及艱苦，還陪上許多位杭市工人生命而建成的大橋，爲了阻敵前進，竟自己用手破壞，這是多麼痛心的事！爲此我曾流了幾許酸淚，回想矗立在錢塘江東西岸的那座大橋，我們曾爲她歡欣歌頌，我們爲她驕傲自豪！如今因日寇的侵畧而炸毀，眞使人又痛惜又憤恨！

我淸楚的記得離開杭州的那個早晨，我們站在渡江船上，太陽已照耀大地，發出強力的熱與光。渡船慢慢的離開岸邊，我依戀的望着江岸，無限淒楚的暗暗自語：「別了！我可愛的杭州，幾時再見呢？我一定要再回來的，等着吧！」以後的路程，我們從浙東到南昌，再到湖南，然後到湘西臨澧、黔陽，後又至貴州息峯，最後到達陪都重慶。經過無數的路途辛苦，及敵機轟炸的危險。八年抗戰，是如何的艱苦長久，早經史家詳細記載，我何敢多述。

勝利後的第二年七月，我返回故鄉，家中已面目全非，廳堂中的字畫，已一張也不見了，好的傢具也被人搬走，房中年久失修，許多地方已破漏；然而我們的心情是如何的歡愉啊！我終於回到家居了！急不及待的第二天就重遊西湖；當我坐在遊船上，看到亭亭玉立的保叔塔，修長的白堤橋影，及濃綠的蘇堤柳浪，頓覺胸懷歡暢！而遠望青山白雲相襯，近處碧水微波蕩漾，這如詩如畫的境地，別來無恙！怎不叫人迷戀嘆息呢！我們在岳王廟前上岸，然後驅車直赴靈隱寺，進大山門後的樹蔭幽徑，及飛來峯依舊如故，飛瀑流泉還是那樣的淸澈明亮，大雄寶殿莊嚴神聖，諒日本鬼子不敢稍動；我們坐在流泉旁的茶座飲碧綠的龍井，又買了一串大念珠掛在頸上。我是在杭州生長，靈隱寺不知來過多少次，如今卻好似外地來的遊客，每樣事物都覺得新鮮可愛。一連數天，遊三潭影月、黃龍洞、紫雲洞、石碧洞，還有玉皇山的紫來洞，可惜玉泉的大魚，已給日本鬼吃掉，劉莊也被破壞，莊院內的古董及名貴傢具，都給貪婪的日寇搬去無遺；除此，湖光山色依然明艷照人，詩曰：「若將西湖比西子，淡裝濃抹總相宜。」前人的詩歌頌讚，後人的描畫美詞，總形容不出西湖美景的十分之一。我何幸生長當地，得時刻親近湖山！然世間偏多恨事，不久赤焰高張，共黨猖獗；和平安靜了不久，又匆匆離鄉遠來港地，轉眼間已有二十多年。最近時常在報上或電視上，看到美國人歐洲人遊大陸，除去北京上海等地，少不了要去杭州暢遊，每逢見到杭州，使我痛心疾首，這殘害人民的政黨，那配佔有我美麗的杭州？好不容易趕走了如狼的外侮，卻進入了如虎的暴君。湖山若有知，定當悲傷痛哭！

然而我們堅決的相信，暴政決不能長存！但望我反共陣營，堅強信念，奮鬬到底！一定能重回故鄉，河山重復光明之時，也就是全國人民再生自由之日。

是「五類分子」

朱明

學學耶穌釘十字架好了。我每月只分十五斤米，常常吃野菜充饑。我又缺乏棉被，牆又是倒塌的，冬天冷得要死。我還不算什麼，陳姑娘（一位老修女）在一次鬬爭會中，被村幹部及民兵們餵她吃屎。鬬爭會後，她妹妹送她到大良醫院，醫院不肯收，又抬了返家，後來一位老中醫給她吃了幾劑藥才慢慢的治好了。

另一個譚修女，比較年輕，他們迫她還俗結婚，她不肯，有一個時期，只准她穿底衫內短褲，強迫出來勞動，羣眾在村幹的帶領下，跟在她周圍羞辱她，耻笑她。她若不是信主得永生，早就自殺死了。你根本就不應該返鄉，獃在此地是不會有安樂日子過的。」

周二嬸住了一個月，天天被掛在牆上的播音喇叭吵醒。農村早晨五時便開始廣播，叫農民下地勞動。晚上也經常得參加生產隊的學習會，批評檢討會，生活會，實在煩死了。

政府優待海外華僑，給她兩斤豬肉票買肉，她看到親朋戚友都沒肉吃。自己亦吃不下，便一次過買了回來，請各姪男女姪孫兒吃。孩子們非常可憐，無玩具玩，無東西吃，七八歲大的也要一早起來放牛，跟着大人們到田裏工作，一個星期也唸不到幾個小時書，唸的也是毛語錄。親友碰着都講不得知心話；秘密交談時，牢騷滿腹，說共產黨比以前的大地主還更狠毒。周二嬸決定返回香港，臨走前到村革委會要求政府撥給大周、小周神父一間住屋。幹部經過商議，要周二嬸拿出八百元人民幣來，贖回原來屬於天主教會所有後被他們沒收的一間舊屋。幹部還說：本來沒有這個規矩，只是爲了照顧華僑親屬才破例。

周二嬸交了八百元，眼看着大、小周神父遷入屋，並把她帶回鄉的衣服財物全數分給各貧困親友，隻身返回香港。臨走前，小周找到機會與她話別，說她太笨，被政府騙去積蓄，小周說：「你一走，他們又會把我和大周趕回豬屋，你的辛苦錢便石沉大海。我們是沒有希望的人了，你返港後，記得告訴你認識的人，別再上共產黨的宣傳。」

當周二嬸經廣州返港時，在廣州逗留了好幾天。一些教友告訴她：「廣州石室天主堂的副主教陳亦新，因患病不能參加鬬爭會，他們把他放在輪椅上，用腳來踢椅子，他在椅上仆倒地下撞死的。」

還有韶關南華寺的一位高僧，過去曾被利用，是「人民代表」，後利用價值失去，便冠以「國民黨潛留下來的特務」爲名，判了十五年徒刑。

中共眞的「王恩浩蕩」？

古鶴翔

六月十五日某「專欄」作者說：「做人最主要必須有人格、有原則。有些人，爲了利益，不惜和朋友翻面，自認爲是人中之俊傑。實際上，這種人最容易墮落和沉淪。一個國家也一樣，也必須有國格，要愛惜民族大義，處處以民族利益着想，不能拿外國人的錢或依靠外國人來出賣自己的民族。

「中國古代的讀書人，雖然一身酸味，但多數是高風亮節，十分有骨氣，到老了也會保持晚節，不爲斗米而折腰。這是中國幾千年來優秀的文化傳統所薰陶出來的，決不是不學無術，半桶水的人所能夠學其萬一。」

這一段「文章」，實在寫得「有聲有色」，作者似乎是古代的岳武穆和文天祥似的，而萬人傑似乎是出賣國家民族利益和出賣朋友的敗類了。

究竟萬人傑是否出賣國家民族利益和出賣朋友的敗類呢？由於筆者和萬人傑不是知交，不願下結論。但在共黨的威脅下，萬人傑挺身而起，和張海山先生共同創辦了萬人雜誌，維護了居住在香港的中國人的利益，有份擊敗了共黨對香港的威脅，這種精神實在可敬。

爲了利益而和朋友翻臉的是萬人傑、還是歌頌「王恩浩蕩」的變色蟲呢？筆者也不願下結論，因爲逃出共區，以反共姿態起家，跟着又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和偉大的舵手」投抱投懷的人，實在是有骨氣的中國人所不齒的！

汪精衛做漢奸，他也自認是「救國救民」的壯舉。歌頌「王恩浩蕩」的毛蟲，凡寫「文章」必然不用中華民國年號的變色蟲，究竟是什麼東西？讀者自然心裏有數。

變色蟲最善於僞裝，最善於一方面讚揚國府，一方面捧中共。因爲這樣做，才可以騙人！

變色蟲讚揚蔣經國；並引毛澤東的話，讚揚蔣介石是好漢。——是的，蔣經國值得讚美，蔣介石確是好漢，這實在不必變色蟲讚揚的，因爲「有麝自然香」。

變色蟲假裝讚揚蔣總統和蔣院長，僞裝「公正」，僞裝「愛國」，僞裝「愛民」，實質上是捧毛共，爲共黨塗金說：

「最近，中共也做了一件顧全民族大義的事，值得一提。據說，周恩來總理在今年四月間曾接見菲律賓貿易代表團。大概，菲國貿易代表談到跟中共做生意時，必然要切斷或減少與台灣的貿易問題。但是，周恩來卻苦口婆心地解釋，中共不希望菲賓律斷絕與台灣的貿易。更且，凡是台灣供應菲律賓的貨品，中共將不會跟台灣進行競爭。中共如果跟台灣進行貿易競爭，這就將損害到台灣人民的生活問題。據說，中共對外貿易部長白相國，也曾經對五月間訪問大陸的澳洲貿易部長詹凱倫表示過同樣的意見。……中共這種在經濟上不孤立台灣的新政策，也是中國人所歡迎的。中共如果利用外國來扼殺台灣的經濟，使到一千五百萬台灣人民生活困難，這和國府鼓勵或支持蘇聯進攻中共，使到七億中國人遭受苦難，一樣是民族的罪人。」

周恩來是否對菲律賓人說過這些話，筆者不清楚。卽使周恩來確實這樣說過，也絕對不能表示中共「愛國愛民」。

理由很簡單：卽使周恩來這樣說，也絕不能表示其誠意。到了今天，除了儍瓜，有誰會再相信共產黨人的話？

共產黨說的「解放」，已證明是「奴役」；共產黨說的「幸福」，已證明是「痛苦」；共產黨說的「溫飽」，已證明是「飢寒」！

事實是：周恩來沒有辦法切斷中華民國的對外貿易，而不是不想切斷中華民國的對外貿易。君不見，中共正在想盡辦法切斷中華民國對日的空運麼？

中共正在千方百計的打擊中華民國，而歌頌「王恩浩蕩」的變色蟲卻替中共塗金，說中共「愛人民」。

如果中共「愛人民」，變色蟲何必逃出大陸？難道變色蟲是「毛主席」預先派出來，在香港潛伏的文特？

如果中共「愛人民」，爲什麼最近仍有大批難民逃港？最近有兩位英勇的難民由大陸逃港，一位死於鯊魚之口，一位被咬傷，傷者被本港直升機救起，卻誤降共區。結果怎樣？傷者甫出生天，又跌入鬼門關去。

共黨對大陸人民尚且毫不關心，竟然會關心台灣的人民？眞是笑話！共黨現仍不絕口的表示「關懷香港同胞」，可是「香港同胞」的鈔票卻不停地被共黨加強搶掠！

請看這則中共「關懷人民」的最新消息罷：「自一九六三年起，在十年中，全大陸下放的知識青年已死亡的共達八十餘萬人，約佔下放知識青年總人數百分之八。」請看，「毛澤東陛下」是多麼「關懷中國人民！」眞是「王恩浩蕩」！



走私疑雲

萬人傑

小何的太太美芝自丈夫從歐洲回來，一直疑雲重重。她認為小何說到歐洲去是為了公幹乃屬謊言，他到歐洲，也可能並無其事，實際目的地是東南亞。

引起她懷疑的是：他到歐洲並沒跟她提過，行程臨時決定，此行任務也說得籠統，只說為了「公務」，但小何除在自己公司裏當總經理外，也在一些社會福利團體擔任工作，此行的「公務」，為了公司呢？抑或為了那些團體？小何沒有明言。

美芝從朋友家裏打完麻雀回家，才知道丈夫已「出門」去了。他在下午回家，收拾了一隻皮箱，坐的士到機場，便離開香港，只留下一張簡單的字條，說大約一週後回來。

美芝沒送他的飛機；他回來，事先也沒有給她打長途電話或拍電報，回到家，美芝才知道。

何以小何不讓她送飛機，也不讓她接飛機？美芝認為其中必有蹺蹊，最大可能是：他走私。

在她記憶中，有一次小何的好朋友小陳談起，清邁的泰國小姐美艷動人，溫柔可愛，小何似乎聽得津津有味，甚感興趣。當時美芝看到小何的神情，心裏已有點不高興，但不敢在面上表露出來。原因之一是：小何是富家子，美芝家境遠不及他，她恐怕失掉他，因此心內縱有不滿，也不敢責備他半句。

她懷疑小何並非真的要到歐洲，可能悄悄跑到泰國，享受清邁小姐的溫柔，小陳則是他的「打齋鶴」，渡他升仙。

她愈想愈覺可疑，在小何離港期間，打電話到小陳家裏查問；小陳母親說：「他出門去了。」

「往那兒？」

「是星馬泰。」

太湊巧了，小何出門，他也出門，無私顯見私了。

她又問：「他跟誰一塊兒去的？」

「一位姓何的朋友和他一道。」

美芝認為她猜想的百分之百對，不用審，小陳是帶了小何到清邁走私去了。

小何回來後，美芝暗裏「觀察」，覺得小何行囊中並沒太多的禦寒衣物，她想，歐洲天氣寒冷，而東南亞十分燠熱，認為這是一個重要證據。

為求進一步證實，她打長途電話到新加坡希爾頓酒店，問他是否有兩位從香港來的客人，一位姓陳，一位姓何的？

酒店辦事人承認有過這兩位客人，不過他們昨天已離開，到曼谷去了。

各方面的情報證實了這件事，美芝妒恨交迸，按捺不住罵了小陳的母親一頓，指她教子無方，好讓他帶她丈夫走私。

小陳母親摸不着頭腦，等小陳回來，也責他不該帶小何去滾。

「什麼小何？」小陳摸不着頭腦。

「是小何太太美芝打電話來指責的。」

「唉，太寃枉了，和我同到星馬泰的朋友不錯是姓何，不過他是『老何』而不是『小何』。他已差不多六十歲，是我的上司，和小何是風馬牛，美芝怎麼說我是和小何一道去走私？」

「你快向他解釋罷。」

小陳打電話給美芝，可是沒有他解釋的機會，只捱了她一場辱罵，像機關槍一樣，使他無從分辯。她一口咬定他是帶小何去清邁胡混，從此，美芝和小陳寃了家。

半月後，美芝忽然打電話向小陳道歉，小陳覺得奇怪。後來向小何一查，才知他在倫敦時和朋友合拍的一些照片，朋友沖印好之後，寄來給他。這些照片落在美芝手上，她才知小何說到歐洲並沒騙她，都是她自己疑心生暗鬼罷了。

人海百態

香港刼殺、強姦、打鬪事件，不斷發生，無法遏止，主要原因是當局對於拘捕罪犯，判刑太輕。有的雖然判處死刑，六七年來未執行過一宗，那些犯罪的兇徒，遂成了有恃無恐，而刼殺、強姦、打鬪事件也大量增加。因此，社會人士和市民也不斷呼籲政府施用嚴刑峻法，殺一儆百，以保市民安全。港督明白了這個社會環境，接納了本港輿論與大多數市民意見，實行「治亂世用重典」，不赦免殺人犯蔡國昌死刑，社會人士和市民無不鼓掌，認為港督是明智之舉。此時竟有一些宗教法律界對於蔡國昌之死，甚如喪考妣，請求英女皇將蔡國昌之死刑改判終身監禁。所謂終身監禁，卻令人費解，其實終身監禁，應該坐監坐到死為止。但此地法律，對於終身監禁，坐幾年監，遇一次「慶典」，便可減刑，「行為良好」，也可要求假釋，頂多坐十幾年監，這種制度，徒令市民頹喪，而助長一般兇徒氣燄，使香港社會，陷於禍亂深重，有「賢者不得行其道，不肖者得行其道」之嘆。

清除社會敗類

曾勤強

有關法治問題，世界各國地方，司法是超然的，英國法律應該用於英倫。香港既有立法，便須執法，且香港社會治安情況與英國不同。香港是中國人社會，思想、風俗、習慣，大部份依照中國傳統，中國傳統式的刑事條例，凡是侵犯人身自由，置人於死，是蓄意謀殺，處以極刑，所謂「殺人填命，欠債還錢」，千古不易之道理。英國不但殺人不會死，且有同性戀合法化。同性戀在中國人看來，是一種下流、賤格的行為。

尤有進者，在推行「撲滅暴力罪行運動」，必須清除危害社會的敗類，那些社會敗類，是「撲滅暴力罪行運動」一種障礙物。同時，也應該迅速嚴格去執行禁映打鬪電影，杜絕出版黃色讀物，檢收街邊書攤打鬪色情公仔書。電視片的日本打鬪色情鏡頭，影響青年心理最大，刀光血影，五花八門，殘暴撕殺，誘人犯罪。本港電影院，電視台，應該杯葛這類影片，家長們也應該約束兒童觀看這類影片。香港電視台播映日本兇殺片最多，無日無之，為了賺錢，不顧人道。當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侵佔香港三年零八個月，殘殺了無數中國人和英國人的慘痛教訓，還未受夠嗎？歷史豈能違忘？

凡是在香港生活一份子，都應該了解，一切足以影響「撲滅暴力罪行運動」事件，必須澈底去檢討與負起責任。

匪夷所思的法

霍大川

有一位高級人員，為了當局要求解釋財富來源的問題，巧妙地離開了香港。根據某些法律界人士對這件事的看法，以為是因為本港法律有漏洞。

其實並不是每個人都是聖人，一位高級人員，即使本身在職責上有過失，堂堂正正的將過失承當下來，那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反之，這樣偷偷的離開香港，對於正為反罪惡運動而努力的兄弟，奉公守法的兄弟，心理難免有點不好受的。這件事情所以轟動全港，因為市民對這件事的神秘性不大明瞭。當局只要使市民完全明瞭內情，自然沒有什麼神秘可言，更大如英國的「醜聞」案，亦不是公開了嗎？

不過談到一個典型的問題——法律漏洞，我想不論古老時代或現代，甚至一萬幾千年後，只要有法律存在，必然會有法律漏洞的存在。因為法律條文是死的，人是活的，活的人要給死的法律弄個漏洞，只要做得完妙，那是不難佔到便宜的。

一個法治國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應是眞理，但如果在法律漏洞前人人平等，未免是匪夷所思了。法律照道理應是為了保障人權而存在

算，就是兒子知道被父親告不孝，知道這條告不孝的法律對父親很有利。做兒子的是沒法弄出個漏洞的，那麼他聰明的兒子一定偕老訟師逃亡別地，老訟師目的是不願使一個自己痛恨的騙子，在同他在一個地方與自己爭生意。所以才設這一條妙計迫他的兒子逃亡。

誰知這位小訟師，接到父親的控告後，並不打算逃亡，願接受不孝罪名，與老子同一道到官署去受審，一時使這老訟師心中懊悔不已。

審訊之日，父子一同上道，老訟師與他的兒子行到半途，忽然聞到一陣臭得作嘔的氣味。兒子向父親道歉，因為心中害怕，一時忍不住肚瀉，滿褲子都是髒物，這一陣臭氣，一定使縣官老爺沒法安靜地審訊的。父親本來同情兒子，但到此時氣憤起來，等到行經河濱，父親命兒子下河去洗干淨自己，叫兒子穿濕褲子去受審好了。兒子應命下去洗浴去，但等到兒子上岸時，向老訟師哭喪着臉說，褲子給水冲走了，現在受審時間不能延遲，只有穿着無下裝去受審好了。老訟師霍然一悟道：「你這畜牲，原來想扮瘋子脫罪。」

老訟師因為穿着長袍，長袍下又有褲子，他想，即使他不穿褲子，沒有人會看出來的，於是除下自己的褲子叫兒子穿上，等會他會到縣官面前說明一切，非將兒子斬頭不可。

漏洞

，無疑地是眞的已老到了老氣橫秋的地步了。

記得少年時，聽一位老年人說過一則古怪的故事，故事敍述一位很精明的老訟師，如何費了多年心血，將他的兒子訓練起來，爲了使兒子能強過老子，他有時故意打官司時在公堂上輸給他的兒子，並且到處對人誇口，以自己的兒子爲榮。

不料有一天，忽然來了一名陌生的海員，自認是他亡妻的弟弟，這海員給他的兒子贈了一筆大錢，老訟師想起他的妻子生前，沒有說過他有弟弟，妻子的家人他都是認識的。後來他細看那海員，竟發現這海員長得與他的兒子一模一樣，心中氣惱不已。於是便日日夜夜想報復亡妻對不起自己的歪主意。

老訟師當然精通法律，在他的當代，有一條特別法例，就是凡父母到官署去控告兒子不孝，這不孝子可能受斬頭刑。這條法例，因爲只是一種政府表示以孝治天下的裝飾品，天下父母，誰願將自己的兒子置於死地。因此這條法例實際作用不大，有如本港的「吐痰罰款二千元」的法例差不多。我想一個法官，卽使捉到一個隨地吐痰的人，這人卽使是他如何深惡痛絕的人，也很少可能會眞的將吐痰的人拿來判罰二千大元。

老訟師發現「告不孝」這條法例大可以利用了。當然他心中有一個神機妙

，細聲說：「你爲什麼要死，可以細聲告訴本官。」小訟師於是細聲說：「小人打了父親兩巴掌，並且將老人家鎖在房中一天。因爲他老人家近來愛不穿褲子在外面走，小人受不了，不讓他出去，小人該死。」

縣官不大相信小訟師的話，叫小訟師退下，又叫老訟師上前來，就在這時，縣官大人立刻發現老訟師長袍之下，果然空空蕩蕩，立卽走下公堂來將老訟師長袍一揭，勃然大怒。

這一回，老訟師被判重打三十大板，永遠不准再當訟師，兒子沒罪，並且受到嘉獎。

當然，這只是一則古怪故事，不能用來做什麼法律漏洞的歷史考證。但這故事至少可以使人相信，利用法律漏洞，至少在古老年代已是可能存在的。

聰明的執法者，當他們對着法律漏洞時，最好應是研究如何將這漏洞修補起來。否則法律也者，變成某些人利用來作爲鬬智工具，像故事中的老少訟師那樣，正義便難以維護了。

哭鍾觀生

馮侃侃

六月一日早上，下着綿綿細雨，倍覺苦悶，心緒不寧，精神恍惚，工作提不起勁，郭先生以爲我病了要我請假回家，實在沒有病也不知何故回到家裏時，台北電話來了，觀生已病逝速來善後，接此電訊晴天霹靂，噩耗傳來，他去得何其速。早上的預兆原來如此，想起他一生多災多難，不知從何說起，他曾告訴過我，沒有吃過一口安樂飯，在危險邊緣長大。記得他父親告訴我，日寇侵略我國時，他只有五歲，爲了生活每晨父子倆上山砍柴，必經日軍卡站，日寇總是用刺刀指着他父子要鞠躬行禮，有一次不知何故他怒目視向一日軍，惹來日軍對他摑掌，看樣子似要槍殺他父子，從此在他幼小的心靈產生很大的變化，孕育國民對國家的責任。一九五二年共黨導演的惡戲土地改革，他家被共黨定爲地主，爲了不甘被迫害，千辛萬苦隨雙親偷渡來港，在海上被共軍用機槍向漁艇掃射，左臂衫袖被射中燒掉。兩次均屬行運。另一次更危險，回國服兵役，駐守金門，那段日子也是共黨用最殘酷手段砲擊金門最猛烈的時候，左耳被震壞，但他堅守崗位不畏不懼，怒目視向對岸共軍，喃喃而語，總有一天老子找你們的主子算帳，他那憤慨壯豪之語，言猶在耳。

一九六八年他退役後回港，我們在一塊工作，他指着身上傷痕對我道：「這些戰跡是奉命回共區搜集敵情時『得回的』，假若當時槍殺民兵會無事，但我不願做此。我們目標不是對此小卒，而是粉碎共黨殘暴政權。」須知道對敵人仁慈，便是殘酷自己，在同袍掩護下你安然返防，你常對我說和死神開玩笑多次，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是耶非耶」，後來你在大機構工作，生活安定。最近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你來看我，你說要回國，再上前線盡國民的責任保衞國家，誓與共黨搏鬬，就是死也要在自己的國土裏，不料此語竟成讖。你不應死，也不能死，癌症竟奪去你底寶貴生命，多次危險死不掉，但死於癌病，奈何！安息吧，觀生兄，每當想起你，仍看到你與死神搏鬬掙扎的一剎那，吾便淚盈於睫，人生自古誰無死，安息吧，戰友鍾觀生，作者金千里、鍾鍾，詩人鍾展，有生必有死，離開殘酷的世界，再沒有血腥的鬬爭，你受夠了苦與痛，願你得到極樂，走過斷魂橋，永不再回頭。

最後，你在天之靈應該知道，在你來電報入榮總那天，我已申請回國，但未獲批准，等待他日獲批准，才將你的骨灰，按照你遺言處理，安息吧觀生兄。

美蘇關係縱橫談

胡養之

無可否認現在全世界將近四十億人口的生命財產，統統都被掌握於美、蘇兩個所謂「超級強國」的手裏！換句話說，整個世界的安危休戚，完全繫於白宮與克里姆林宮兩個領袖的一念之間。其主要因素是：它們各自都擁有足以極短的時間來毀滅全球的武器，任何地區一角落所發生的事件，也往往脫離不開這兩個強大的背景；而事態的發展是否繼續惡化或擴大，亦以此兩強在幕後支持的程度爲轉移。所以，人們隨時隨地都特別注視美、蘇雙方的動態。可是這兩個強國的歧見，卻始無法消除，它們之間的關係若卽若離，波譎雲詭，變化多端，令人高深莫測！

如所週知：就拿三年前所發生的一個例子來說，便可看出它們之間各懷鬼胎，互不信任的。由於一九七〇年九月初旬，蘇聯總理柯錫金，就會決定於同年十月中旬前往紐約參加聯合國的「銀禧」大會，並準備順便訪問華盛頓，與美國總統尼克遜舉行高峯會議，談判解決當前的許多國際問題。且由美聯、塔斯幾間通訊社分別發出電訊，宣告世人，因之，曾經引起不少的揣測。然而，臨到同年十月中旬的時候，不知爲了什麼，他卻突然宣佈終止前往，致令世界外交觀察家們引領而望的美蘇首腦會議，突然成爲泡影！以故，蘇共第一書記布里茲尼夫這次訪美之行，本來在許久以前就已經決定，並由莫斯科與華盛頓會同時公佈，亦未能引起人們的興趣，而仍持有懷疑的態度。

美蘇歧見的歷史背景

不錯，布里茲尼夫此次訪美之行畢竟實現了，他終於六月十六日，偕其隨員及三百多名特務人員一行啓程赴華盛頓，從事其前所未有的首次「歷史性」訪問。儘管一觀察家認爲：這位蘇共頭子此行，將對影響這兩個超級大國的問題——從限制戰畧性武器到交換舞蹈團等等問題，都會進行全面談判。究竟布里茲尼夫此行，將會不會完成其任務，與尼克遜能否達成協議？尙言之過早。

美、蘇兩國爲什麼要永遠存有數不清的重大歧見呢？其主要原因係由於雙方的歷史、政治、社會等背景各不相同的緣故，所以，它們之間就始終存有互相猜疑、恐懼、妒嫉等等的敵對心理；特別是克里姆林宮的頭子們，更一直保持着一種神秘的氣氛。英國牛津大學教授A·I·P，早在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九日著文指出：「希特勒的納粹獨裁，雖然始終竭力保持其神秘的作風，可是我們卻知道他的思想輪廓，不僅他個人懷有吞倂全球的野心；就是他的左右也多半具有絕大的權力。甚至他們的企圖，都往往向外間洩漏；並且許多外國人，還有機會訪問希特勒於其私邸，任意恭聽他那坦白地發揮偉論。但是世人根本不知道蘇共政治局裏，誰是眞正的要人？誰最能影響史達林的政策？也不知道史達林自己是不是眞正有勢力？更不知道它們的秘密企圖及其行動？由於一九四五年波茨坦會議後，直到一九五二平，就沒有一個外國的獨立觀察家，正式地會晤過史達林。因之，一般研究蘇聯或共黨問題的專家及學者們，對於克里姆林宮多屬推測罷了。……」

接着他又指出：「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往往是受着恐懼、猜忌、和恫嚇等多種心理所支配的。例如：亞歷山大一世曾經恐懼強大的拿破崙，而克里米亞戰爭之所以發生，則是因爲俄羅斯恐怕英、法等國，蓄意控制君士坦丁堡，從而向俄國境內的黑海伸展其勢力。至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在俄羅斯的一方面來看，認爲是恐怕德國控制了君士坦丁堡，而進一步地實現其建立由柏林至巴格達的大帝國底幻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更是爲了俄羅斯不肯讓希特勒向君士坦丁堡及近東進展，便引起了希特勒納粹政權的無比憤怒，而一氣之下卽對蘇聯境內進攻的。……

「西方國家似乎已忘記了這些痛苦的史實！那便是俄羅斯在一個多世紀以來，會經不斷地遭受到西方國家的進攻，而俄羅斯自己則強調從未向歐洲發動過任何侵畧戰爭。雖然，俄國的強大陸軍部隊，於一八一四年曾一度佔領過法京巴黎；一九四五年蘇聯軍隊也曾一度佔領德京柏林、維也納、波蘭、捷克、匈牙利、保加尼亞等地。然而，俄羅斯的強辯是：以上兩次的佔領行動，都是發生於長期保衛戰之後所使然。相反地，在近代史上，俄羅斯卻一次又一次的遭受進攻，如一八一二年間，俄國曾遭拿破崙的軍隊所攻破；一八五四年，在克里米亞曾遭英法兩國進攻；一九一七年曾遭德國進攻；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間，曾遭受協約國的干涉；一九四一年，則遭希特勒的納粹部隊進攻——。這些慘痛的歷史教訓，似乎已成爲過去；尤其是美國人認爲：美國從來未曾進攻過蘇聯，更不應該爲俄人所仇視。而俄羅斯人卻無論對德國人、英國人、法國人和美國人，都予以同樣的看待；認爲他們同屬西方文化的人種，生活水準比俄羅斯高，他們又都不肯以平等對待俄羅斯人。因此，蘇聯與美國的歧視是有着歷史背景的。」

社會不同與外交歧見

可是，就另一方面而論，美國自有歷史以來，一向對於那些被奴役的人民，確實表示非常的同情。蓋因美國人民是經長期的艱苦解放運動後，始得以建國並爭取自由的。除了對印第安人的態度之外，美國人民對於努力奮鬬而抗拒

外人入侵，及被佔領的人民，幾無不報以高度的同情。美國政府拒絕認可東歐各附庸國的現狀，也是今昔所持的一致態度；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以武力奪得波羅的海諸小國——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美國政府亦始終拒絕承認其所受奴役狀態。

一九五二年九月廿二日，前美總統艾森豪在其競選總統時的演說中特別表示：「我們將要幫助每一個被奴役的國家，竭力掙脫莫斯科的枷鎖從而澈底解放鐵幕後方。……」一九六〇年十月三日那天，前美總統甘廼廸在他的競選演詞中，也曾鄭重地指出：「假如我能當選總統，則將設法離間蘇聯的所有附庸國，使它們雖然仍為共產主義國家，卻必須取得一種相等於南斯拉夫所擁有的地位，而使我計劃的拓邊政策得以進行。」他們當時都曾獲得美國選民的熱烈擁護。唯其如此，所以歷任克里姆林宮的頭子們，無不深恐鐵幕內的人民，將會受到美國人對他們表示同情的影響，於是千方百計地將俄國人民與外界——特別是與美國人隔絕起來，因而成為美、蘇兩國重大的分歧之一。本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英、法、蘇四國，原是主要的同盟；但大家都知道，那時是一致抵抗納粹而共患難的時期，亦即是利害關係所促成。到了希特勒敗亡之後，則是共名利的時候了，蘇聯利用了美國來打敗德國，而它自己卻乘機發了一筆大橫財——攫取了東歐七個附庸國家，共有一億多人口歸它奴役，進而與西方對立起來，並且不斷地向外伸展其勢力。為了防止蘇聯的繼續擴張，美前總統杜魯門，曾採納了蘇聯問題專家肯南的對外政策，於一九四七年即對希臘和土耳其等國，實施了所謂「杜魯門主義」。當時肯南表示：「如果西方國家有忍耐性去包圍蘇聯集團十年至十五年，那末，共產黨的內部將可能發生腐蝕的種子；最後可能自動地實行腐化！」因之，杜魯門便開始對蘇共集團採取了圍堵政策。

可是重歐輕亞的美國民主黨政府，雖然加強了歐洲方面的防衛力量，卻忽略了亞洲方面情勢的發展。由於當時克里姆林宮的頭子們，曾向多方探試，美國已在大西洋及北冰洋，都部署了嚴密的防線，海闊天空，嚴陣以待；惟有在太平洋方面則網開一面，於是，陰險的史達林，即驅使他豢養了多年的毛澤東那幫草寇，進行全面叛亂，不到兩年的時光，整個中國大陸即遭洪水猛獸般的赤化！以致東起黃河，西迄黑海，世界心臟地帶盡入於共黨的掌握之中。

一九五九年，前美總統艾森豪與前蘇共頭子赫魯曉夫，都希望舉行東西首腦會議。赫魯曉夫當時所以希望舉行東西高峯首腦會議，是有甚大作用的。據「紐約時報」指出：「老赫對美國的觀察力，確比他的前任史達林馬倫可夫等人更強，且更為認眞。他自一九五八年以蘇共總書記兼任了總理之後，除着跟他的副總理經濟專家米高揚，切實地研究美國問題之外，並於一九五九年一月，特派他的親信柯滋洛夫連續訪問美國達六十三天。同年六月，老赫親自訪美，他在美國勾留廿一天，分別參觀過各大城市的巨型工業，甚至進入礦坑巡視；更與前美總統艾森豪在「大衛營」促膝會談．老赫並曾當面邀請艾森豪總統訪問蘇聯。這一決定，且於同年八月三日華府與莫斯科同時宣佈：「美總統艾森豪應蘇總理赫魯曉夫之邀，將於今年秋末訪莫斯科」云云。

美蘇高峯會議今昔觀

當那項消息傳出，觀察家們認為：東西關係將有重大的發展，美蘇的僵持局面很可能因此而告打破，雖然艾森豪總統因為國務卿杜勒斯之患病辭職，及其本人的身體不適之故，而未能成行，然而他的副總統尼克遜（今任總統），曾於同年九月代行訪問莫斯科。同年十二月底，便決定於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六日為東西首腦會議的日期之後，東西雙方都似密鑼緊鼓地準備着；如艾森豪的巴黎、倫敦之行，麥美倫（前英首相）之僕僕於巴黎、華盛頓之間，戴高樂之訪問倫敦、華府，赫魯曉夫之分別接見美、英、法駐莫斯科大使，以及西國外長的頻頻接觸，為的都是準備參加首腦會議，而交換意見，滿以為將使這一非常難得召開的會議，增加其和諧、愉快的氣氛，致多年來東西冷戰得以解凍。

然而，不幸得很，當此首腦會議行將召開的兩週之前——同年五月一日；蘇聯突然宣佈在其境內擊落了美U2偵察機一架，彷彿晴天霹靂，儘管美國當局解釋該機為一非武裝人員所駕駛，因失去氧氣裝備而誤入蘇聯領空者。但本來缺乏誠意的莫斯科當局，便藉口攻擊美國「破壞和平氣氛」，從而對西方提出嚴厲的警告，謂美國這種行為，必須負起即將舉行的高峯會議的後果責任。事實上，那次所謂高峯會議毫無結果，老赫一抵達巴黎，即擺出一副流氓惡漢的姿態，幾乎指着艾森豪的鼻子進行臭罵！使到籌備了一年多的東西首腦會議，終被俄方破壞無遺！同時所謂「大衛營的精神」也者，更隨之烟消雲散！而於同年六月杪，在日內瓦舉行的東西裁軍會議，也陷於僵局。

一九六七年六月，為欲解決越南問題，前美總統詹森與柯錫金，曾在格拉斯波魯舉行兩天會議，結果公佈表示雙方對越南、中東問題仍有廣泛的歧見。

一九七〇年八月六日，中東以、阿停火的實現，固屬美蘇合作所促成，但由於一九六七年的「六日大戰」以來，阿拉伯國家一直處於劣勢，蘇聯為了權宜之計，乃說服埃及總統納薩暫時接納停火，徐圖收復失地，顯然缺乏澈底解決中東問題的誠意，要不然，蘇聯後來又為何協助埃及破壞停火協定呢？

此次布里兹尼夫訪美之前兩天，他在莫斯科破天荒地舉行一次招待美記者席上，曾明白表示他將在高峯會議中說服尼克遜總統，開始發展眞正大規模的經濟關係。蘇聯將以極重要的天然資源如煤氣、石油、木材與稀有的金屬等，交換美國的資本，及輸入美國的技術。此外，議程還包括對限制武器，削減駐歐軍隊，歐洲安全，中東及印支情勢，將一一予以檢討。但靈通人士則認為：可預見的成就將只有少數幾項關於海洋、交通農業與文化交換的協定罷了。而對尼、布兩人則頗有裨益。布里兹尼夫訪美，表示他的權力達到巔峯，「眞理報」形容他是蘇聯的重要領導者。而他此行的聲勢，有部份是想給人以一個印象，表示他在全國團結一致支持下前往會見美國總統；而尼克遜近來則被白宮醜聞案削弱其聲譽，也想藉此冲淡不良氣氛。至於毛俄問題，俄方勢將提出討論。美國在表面上也可能做魯仲連，惟蘇聯與中共的死結，將是不易解開的。

中共的眞面目【三】

——看「中國之行的幾點觀感」後與王浩教授商榷

吳樹仁

吳君，任中共某單位儲運科長，共軍汽車連長轉業，共產黨員，與同單位一何某（共青團員，任統計科主辦科員）平日極接近。某日，該單位中共黨委調一張某往統計科當科長。何某平日對張某已有意見，表示不滿，在科內聯絡其他人員，上書黨委，要求他調，運動一來，何某當然有罪；搞反黨集團，對抗組織。結果是開除團籍，送勞動教養。而平日與他接近的吳君，也同時遭殃，上級懷疑何某的行動係受吳君指使，算是「幕後策劃者」，七鬪八鬪，吳君實在受不住煎熬，乘人不覺，從五樓躍下，當場身亡，遺下一妻五子女。該單位黨委還去函其故鄉，把他的遺屬列入「與黨對抗反黨叛黨分子家屬」處理，使其子女也永世不得翻身。

張君，「解放」前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留用人員，非黨員，原任中共某較重要機關英文翻譯（書面），該單位英文人材甚少，因而張的工作負擔很重，又爲了爭取表現起見，常於假日回機關加班。運動一來，該單位黨委有人提出懷疑：張某是出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留用人員，按規律，不會對我社會主義事業如此熱心，是否利用加班完成任務爲名，實行乘人不覺，盜竊機密文件，供給台灣？黨委其他委員無人敢予反對，於是通過大膽懷疑，把張君扣押於機關保衛科，也是七鬪八鬪，張被迫含寃認罪，要求回家見妻兒一面，獲准。一返家門，先將老妻由四樓推下，次而其長女，後是幼子，最後自己，來個全家死光。但抛下幼子時，適一海軍軍官經過，伸臂擋住，得獲生存，而該軍官的右臂也已脫臼。

這些，僅是信手舉出的萬千個例子中的三個，如要盡舉，十萬字也寫不完。

看看，這是什麼世界，從這些例子，還可以看出什麼問題？那就請諸位自己推敲了。

因此，目前在大陸生活，不論是什麼人，確是長年累月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實在少而又少，只有互相猜疑，互相提防，一臨運動，你想我死，我想你亡，傷害別人，以換取自身的存在。

身爲黨委成員，有些是明知委屈的，爲了完成上級整肅百分率，也只好拿好人濫竽充數，否則，本身會被批判爲「右傾痲痺思想」，「敵情觀念不強」而遭到整肅。

至於說到治安，當然是勝過香港太多，但說到好字，還談不上。

一是搶刼，主要是一些「下鄉青年」，受不了農村生活，因爲生產隊農民爲了分薄了原來少得可憐的所得的關係，也很不歡迎他們，經常給予種種痲煩，於是他們結隊回到城市。但一無戶口，二無糧食，三無職業，只好幹此一行，乘一些小型商店打烊之際，亮出小刀，將一日營業所得現欵，糧票，悉數刼掠。

二是小偸，這些人也多是下鄉倒流青年所爲，多在公衆擠迫場所當扒手，每每有人（多是共軍軍官）發薪之後，就被扒竊一空。

三是套購，炒買炒賣，多是一些被強迫遣送下鄉或是城市失業而薄有資財的成年人，倒流回城市所爲。利用大陸物資缺乏，勾結一些國營企業供銷人員，以假證明等套購物資，販運下鄉，高價出售，包括有色金屬、黑色金屬、焦碳、電線，甚而大到如變壓器、馬達；小到如打火機的火石以及中藥、副食品，包羅萬象，只要有利可圖，都是搶手的黑市貨品。

四是僞造證明，大陸人民每行一步，均須當地機關證明。從事於僞造證件這個行業的多是一些有這類技術的失業城市居民。縣級證明要十二元人民幣（下同）一張，公社的八元，大隊的四元，邊防通行證一百元，甲種發票三十元，乙種發票十五元。倒流人員不論住宿，旅行，炒買炒賣，甚至偸渡出境都要靠這些人。他們的僞造技術可說登峯造極，完全可以亂眞，以致公安機關要設立專門技術部門來對付。

五是暗娼，多是一些倒流回城市的女青年，以及華僑「回歸」唸書的女學生暗中所爲。

至於乞丐，那幾乎在大陸各大城市都暗中存在，他們的衣著，不會顯著地比其他居民破爛，多混雜於公共擠迫場所或熱鬧街道，向人暗中求乞，他們多是那些城市失業居民家屬，背着和拉着一個孩子，用絕望和可憐的眼光呆看着他們的對象，口中喃喃有詞，也頗能得到一些人的同情，施捨一二分錢。但是，這些乞丐，絕不敢向外國遊客以及有中共幹部陪同的華僑乞討，否則就會被逮捕，扣上破壞國家聲譽的罪名而送去勞改。

據我所知，在文革後期，廣州市共有失業、失學和半失業（多數是一些街道辦工廠的工人）人員一十八萬。這些徬徨、掙扎在暴政下的人們主要由下列幾種人形成的：㈠不服從中共工業遷往內地之備戰政策未隨廠遷往內地的工人，離廠後就不能再得到中共勞動部門安排工作；㈡黑五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及其「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㈢勞改、勞教釋放分子，及公開管制分子。對這些人，中共原本是採取自生自滅方針，不給安排工作（在目前大陸，除中共勞動部門介紹外，個人去找工作是不會被錄用的），間或安排一些清糞、掃馬路、揀煤渣，建築小工等的臨時性工作，也絕不會長久。後來則決定將這些人遣送回原籍農村，或插隊到一些可以收留他們的人民公社當農民了事。農民生活原本已很苦，這些人到農村後毫無基礎，建立生活已極不易，加上勞動不慣，進度和效果都差，所得勞動日工分很少，再加

上受到歧視，被故意安排一些吃力不討好工作，使他們吃不消。這些人在農村既然活不下去，就不如倒流回城市自己闖天下了。

這些就是王浩教授筆下中國大陸目前的「組織嚴密」及「治安良好」的寫照。這些事實，不知接待王教授的中共幹部肯不肯或是敢不敢向王教授提供？王教授本人是否也間接的獲知一二？

丙、勞動改造、勞動教養及其他刑罰

中共所制訂的一切方針政策，都是按照毛澤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鬭爭」的指示，以「階級鬭爭爲綱」的。中共認爲：一切人類社會的歷史，歸根結底，只是一部階級鬭爭史。只有通過階級鬭爭，才可以促使社會進步，而其作法則是以「革命階級」與「不斷革命」相結合。粗淺地說：就是革命發展到一個特定階段，必然有革命目的和革命對象，爲了達到革命目的，孤立革命對象，因此，可以爭取籠絡其他的人，但當這特定階段完成之後，革命就需要向前發展，另訂新的革命目的和革命對象。

舉例來說，大陸「解放」以後，中共要發展經濟，在三反、五反運動中給予商人以重大打擊之後，又會鼓勵他們去發展他們的事業，甚至中共還給予「包銷」「訂購」等甜頭，但至一九五六年，它認爲時機已到，就以公私合營爲名把私營工商業全部吞沒了。又比如對知識分子，通過一九五五年的「肅反運動」給知識分子嘗過鬭爭苦頭之後，爲了利用他們，特意來一個「貫徹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的措施，給一些高級知識分子某些優待。但當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東德、波蘭的大罷工事件爆發之後，大陸的知識分子也流露了不滿情緒，通過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澤東號召「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的「陽謀」之後，馬上來一個「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運動，其整肅率高達就業知識分子百分之十以上（包括在學大專學生），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毛澤東所著矛盾論的主要論點是：矛盾有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之分，在一個特定時期中，解決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可迎刃而解。但是，就算在同一時間內，矛盾主次之間也可以轉化，次要矛盾可以馬上轉爲主要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可以馬上轉爲敵我矛盾。基於此，當中共區內出現問題之時，全大陸或局部地區就可以推行一個「運動」，「以階級鬭爭爲綱」去「解決主要矛盾」，這就是殺雞儆猴的做法，次要矛盾也因這一鬭爭迎刃而解了。這就是毛澤東所說「階級鬭爭，一抓就靈」。

中共「解放」大陸以來，一九五〇年開始「鎮反」運動。對象是國民政府時期沒有撤離大陸的黨、政、軍人員，當然也包括了一些土匪和把頭。一九五一年搞「土改」運動，對象是農村的地主、富農。一九五二年在幹部中搞「審查」運動（即審幹）、清查一切人的歷史、社交、政治面目。同年，在幹部中推行「三反」，在社會上推行「五反」，對象主要是有貪污行爲的幹部及工商界人士。一九五三年是土改複查和「清理幹部」，把它認爲階級成分不好的國民政府留用人員洗掉。同時在全國範圍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定額配售。一九五五年在機關內部及知識分子中間進行「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同年在農村實行初級農業合作化運動。一九五六年在城市中實行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即強制推行「公私合營」），農村則推行高級農業合作化運動，把農民所分得的土地「合作」了去。一九五七年發動「大鳴大放」和反右運動。一九五八年推行「三面紅旗」的「偉舉」——「大躍進」、「總路線」和「人民公社」，以及「全民大煉鋼」（其實只是鐵渣）。一九五九年在黨內推行「反右傾機會主義」，主要對象是黨內科級以上對「三面紅旗」有抵觸的幹部，同時展開「反地方主義」。一九六〇年推行以反蘇爲中心的反修運動，對象是黨內高級幹部中認爲蘇聯與南斯拉夫的路線可行的人。一九六二年搞「愛國備戰」。一九六四年搞城鄉「四清」運動，對象是基層幹部。一九六五年即已開展「文化大革命」，但是到了一九六六、年才開始表面化和社會化。

上面所列舉的只是在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運動，而且看來有些是以經濟問題爲中心的運動，但事實上如土改、農業合作化、公私合營等運動，當事者如在任何思想、言論、行動上流露不滿或抵觸的，都要受到人身鬭爭，結果不會逃出中共的殺、關、管三部曲。還有一些只是在局部推行的運動，如在學術批判人生觀、世界觀及形而上學的哲學觀點，以及在科學界批判崇外思想、引證「資本主義世界」的論據和資料，以及批判留學「帝國主義國家」的學術權威等運動，還未一一列舉出來。

在中共不間斷的整肅運動中，被整肅的對象當然逃脫不了被殺，被關進勞改場，被管制等厄運。因而「解放後」的大陸，勞改場、勞教場等「專政場所」如「雨後春筍」，發展極爲蓬勃。由於勞改場有各式各樣的形式，如農場、礦山、基建、機械等場廠，所關的人有高級工程人員，以及高級技工。因而，我所在工作的機關，有不少產品的試製任務是交給勞改機械廠的（這既可利用他們的技術，也可使試製產品早日得出結果。不要忘記，他們是在刺刀之下勞動的）。所以，我有不少機會到這些場所去。現在我願將我所知的大概狀況介紹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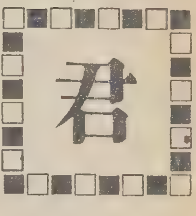
一、「勞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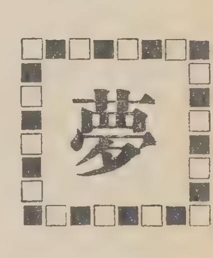
在大陸「勞改」二字，並非如目前自由地區所出版的一些報刊作者筆下的「下放勞改」，而是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的專用名辭。故除一些案件特殊如國際間諜及現行的敵方地下工作人員等以外，一般案件的人犯，經法院判決後，都安置在一些特定的「勞改」場所做苦工服刑，各級公安部門除派有公安部隊駐守，用刺刀監督犯人勞動之外，並派有各級獄卒及技術人員，以管理犯人的「思想改造」以及工作中的技術問題，其比例約爲人犯的七分之一。

這些人犯都是無償勞動，雖從事體力消耗極高的強勞動也是一樣。同時，中共當局爲了消除當地農民的不滿，總是把人犯糧食及副食品的供應數量，控制在低於當地農民的標準。加之中共當局爲了各種需要（如國際形勢之變化，勞動力之分配，國內政治局勢等）常將人犯越省調動。因此這些人犯一來由於營養極差，二來由於氣候、水土不服，死亡率極高。

（待續）

瘟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劉漫天率領部隊繼續搜索掃蕩，再向前進到了徐海東控制區，徐海東此時名義是十八集團軍一一五師第一支隊司令員，佔領仇潤橋、河梢橋一帶，劉部向前推進，到了仇潤橋，徐海東集中全力向劉部發動突襲，劉部猝不及防，吃了大虧，但徐股傷亡亦重，因爲徐海東此時指揮的共軍，並非由陝北帶來的十八集團軍，而是當地土共訓練編組而成，在共產黨一種催眠術驅使下，打仗都相當奮勇，不畏傷亡，但武器太差，非劉部可比，所以雙方打個平手，互有傷亡，徐海東率部退走。

這時劉少奇已到了泰興，看到各方面形勢，並不能獲得預期發展，當即召集會議商討鬪爭策略。

陳毅說道：「我記得在江西時打韓德勤易如反掌，現在看來也不簡單，韓德勤居然進步了。」

劉少奇笑道：「韓德勤那種人怎會進步，不過官作大了，自然就有好的參謀人員從中出謀劃策，所以不會離譜太遠。」

陳毅問道：「現在應當怎麼辦呢？還請少奇同志指示。」

劉少奇說道：「未談到如何顚倒韓德勤之前，我要先向你們傳達毛主席的指示，你們心理上必須先作個準備，就是我們絕不抗日。」

陳毅說道：「這點我們早有準備了，也不斷教育高級幹部，我們爲什麼抗日，日本皇軍是來打國民黨的，又不是打我們，我們犯不上替國民黨作擋箭牌。」

劉少奇點頭道：「好的，你這一項看法與毛主席的基本政策相符合，進一步你們還要搞通思想，必要時要同日本皇軍配合打國民黨。」

陳毅說道：「這一點我們也想過了，可是作起來眞不簡單，因爲日本皇軍並不相信我們。」

劉少奇說道：「工作要慢慢展開，只要照這個方向努力，最後一定會獲得日本皇軍的信任。」

粟裕問道：「我們現在最重要任務在擊敗國民黨軍隊，至於如何配合皇軍，還要少奇同志多多指示。」

劉少奇問道：「你們過去是怎樣進行的。」

陳毅說道：「我們只有通過李明揚，再通過李長江與皇軍發生聯絡，但也只是聯絡，最多不過減少皇軍對我們的敵意，要說到配合作戰，還談不到。」

劉少奇說道：「既然皇軍知道了我們願意同他們聯絡，事情就好辦了，第一步可向皇軍供給國民黨軍隊的情報，開始他們可能不信，但經過幾次試驗之後，知道我們確有誠意，他們自然相信了。」

粟裕說道：「少奇同志還是說出一個具體的辦法吧！」

劉少奇笑道：「具體辦法很容易，目前韓德勤派出劉漫天率領一一七師向解放區掃蕩，羅炳輝同志吃敗仗於前，徐海東同志受創於後，足見這一支部隊相當能打，我們犯不上同他們硬拼了，可以勾結日軍出來打他們。」

陳毅說道：「別的都不怕，就是怕日本皇軍不相信。」

劉少奇笑道：「這就要動腦筋了，劉漫天再向西進快入安徽境，我們可以多造謠言指劉漫天眞正的任務不是打解放軍，是要截斷津浦鐵路，日本皇軍一聽到這個消息一定要派兵去打劉漫天，我們就可以收漁人之利。」

陳毅說道：「好的，這一點我們一定遵照少奇同志指示去辦！」

劉少奇說道：「第二點，必須要分化敵人，先打最重要的，然後打次要的。」

陳毅說道：「這一點我們也在盡力去作，最重要的是分化李明揚與韓德勤。」

劉少奇說道：「這些經過我都曉得，你作的很努力，但是還不夠。」

陳毅問道：「我們應當怎樣作？」

劉少奇說道：「你們雖然分化了李明揚與韓德勤，但不能算是大的成就，因爲他們兩人本是寃家對頭，你必須想辦法分化韓德勤與陳泰運。」

粟裕說道：「這恐怕不容易吧，誰都知道陳泰運是韓德勤的心腹，所以派來監視李明揚。」

劉少奇說道：「這個問題我已調查清楚，不是

你們說的這麼簡單，陳泰運是稅警團出身，與韓德勳、顧祝同皆沒有關係。不過，抗戰開始，津浦路失守，大家都隔在鐵路東，要受韓德勳指揮，自不能不同韓德勳聯絡。」

陳毅、粟裕一齊點頭，佩服劉少奇研究透徹。

劉少奇接着說道：「但韓德勳實在太飯桶，他直接部下都不服，何況半路加入的陳泰運，因此，陳泰運一貫看韓德勳不起，到了這次你們佔了泰興，陳泰運認爲韓德勳不出兵幫他奪回泰興，就是有意要消滅他。」

陳毅說道：「這點恐怕冤枉了韓德勳。」

劉少奇說道：「當然冤枉了他，世間那有害人的飯桶。」

大家都鬨然笑起來。

劉少奇說道：「因此，你們才可以向陳泰運進行統戰工作。分化他同韓德勳，總之，現在的策畧是盡量孤立韓德勳，打垮韓德勳，蘇北政治失去重心，回頭再打陳泰運不過舉手之勞。」

陳毅說道：「不過，我們同陳泰運結了寃，現在對他進行統戰工作，他未必相信。」

劉少奇說道：「這就要另外想辦法了。」

陳毅說道：「少奇同志，你實在是天才，應當怎麼辦，我們完全聽你指揮，你說吧！」

劉少奇笑道：「話一說又遠了，國民黨最近成立了一個戰地黨政委員會，在各戰區、各省都成立分會，輔助當地軍政機構推行政令，戰區黨政委員會的主任，你們猜是誰，原來是李濟琛。」

陳毅問道：「就是在福建組織人民政府的李濟琛？」

劉少奇笑道：「不是他，還有誰。」

陳毅伸伸舌頭：「蔣先生的量度眞不可及，這種人還能用。」

劉少奇笑道：「蔣先生連朱老總，彭總都能用，怎麼不能用李濟琛。」

陳毅說道：「話不是這樣講，用敵人可以，用叛徒不成，一有機會他還叛的。」

劉少奇笑道：「被你說中了，李濟琛一上了台專門收容進步人士，并以戰地黨政委員的名義，分發到各戰區，各省工作，派到江蘇來協助韓德勳的，全是咱們的人。」

一羣頭目又鬨然笑起來。

陳毅說道：「這眞是想不到，不過，李濟琛這人也太不安份了，蔣先生這樣對他，他還在打壞主意，未免太說不過去。」

劉少奇說道：「李濟琛恐怕是起壞了名字，他的號叫任潮，照字面解釋，就是要任意搞風潮，你叫他怎麼能安份。」

一句話又引起了鬨堂大笑，但劉少奇自己卻不笑。

陳毅問道：「下面怎樣呢？派來江蘇的都是什麼人？」

劉少奇說道：「派來江蘇的有黃逸峰、季方、張雲川、姚雨覺幾個人，都是我們的黨員，冒充民主人士。」

陳毅問道：「少奇同志，你打算怎樣去向陳泰運進行統戰工作呢？」

劉少奇說道：「我已想清楚了，黃逸峰同陳泰運私交甚好，叫黃逸峰出頭向陳泰運提出調解辦法，仍把泰興還給他。」

粟裕問道：「把泰興還給他，我們住那裏？」

劉少奇說道：「你們可以打別的地方。」

陳毅擺手道：「粟裕同志別插嘴，一切聽少奇同志安排。」

劉少奇說道：「陳泰運失了泰興正不甘心，現在黃逸峰出面調解，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索回，他一定感激黃逸峰，再也不會同我們作對，以後就叫黃逸峰住在陳泰運部作聯絡，穩住陳泰運就可以放手打韓德勳了。」

陳毅、粟裕都對劉少奇佩服的五體投地，會後就按照劉少奇的辦法分別進行。

陳毅首先通過埋伏在日僞軍內工作人員大造謠言，說劉漫天率領一一七師西上，主要目的在截斷津浦路，配合國軍全面反攻。

日軍情報人員出動偵察，果然發現劉漫天率領的國軍向西推進，沿途並無共軍。因此認定劉漫天的任務不是打共軍，眞是要切斷津浦線，於是集中海陸空軍打通運河線，切斷山河，向中國軍扼守的運河線大小瓦店及山河地區猛烈進犯。劉漫天眼見敵人勢大，無力抵禦，乃將部隊撤至山河以北地區，確保淮東游擊根據地。日軍攻下山河南地區，自不能長期據守，住了幾日就撤回原地，這一空隙地帶立時爲共軍所佔領，韓德勳自沒有這個魄力再來爭奪了。

經過黃逸峰的奔走，陳泰運與陳毅在泰興見了面，陳毅說道：「宗兄，上次眞對不起，小弟沒有別的辦法賠罪，我給你磕個頭吧！」說過拿式想跪下。

陳泰運趕快拉住陳毅，說道：「宗兄萬不可如此，上次誤會大家都有責任。」

陳毅說道：「宗兄千萬不必客氣，我小你幾歲，客氣點就喊一句仲宏算了。」

陳泰運說道：「好的，恭敬不如從命，仲宏，逸峰兄一定要我回泰興駐防，我實在不好意思，我一回泰興，你的部隊駐那裏。」

陳毅說道：「大哥，自家兄弟不瞞你說，我能找到地方駐防的，我不要你幫忙，只求你別管我的事就好了。」

陳泰運說道：「仲宏，你放心，我絕對不管閒事，我管出來麻煩，誰理我。」

陳毅說道：「大哥，就這麼一句話，你明天把隊伍開回來吧，我今天就走，上次得到你們幾百枝槍，我也全部檢出留下。」

陳泰運眞想不到共產黨人如此講交情夠義氣，感激不盡，陳毅當天果然把隊伍撤出泰興，由陳泰運接防。

抗戰武術談

張仲仁

進取雖有心命令難違 訓練新兵苦徒勞無功

民國三十一年即一九四二年，政府爲配合英美盟國聯軍，在太平洋的反攻戰畧，特下令重砲第七旅擴充砲兵力量，於砲十團屬下新成立一個戰鬬營，以駐在湖南零陵縣（即永州）補充營的新兵做基本，加強訓練。旅長命令我們砲十四團抽調一批幹部去該營協助訓練工作。新任營長姓廖，個子很高大，是北方人，他和我們第一營營長是很好的朋友，他們是同期同班的同學，去年曾同旅長來崑崙關戰場視察，亦來過我們砲兵陣地，我見過他一面。

在這次抽調幹部協助訓練，我眞想不到竟會圈到我頭上來。那時機械隊剛結業不久，下期還未開始，我正好利用此空暇，加緊充實自己，以作進砲校受訓的準備。突然平地一聲雷，命令下來，要我去零陵訓練新兵，使我的一切願望、計劃，破壞無遺，我怎樣也不願就此放棄我的理想的。我去找連長和營長請求設法，能否調換別人去，連長當然不願我離開十四團，然而他表示無能爲力，要我去找營長看看有無辦法，我又急忙去營部見營長請求勿調，營長說：「團部編排好的名單，是無法更改的，你耐心去訓練一個時期，我再設法將你調回來。廖營長是我的同窗好友，上次來崑崙關時，曾問我此次戰役中，砲兵營有沒有特出的人才，當時我曾將你的情形告訴他，他聽後很高興，對我說：我們必定要將這位青年好好培植出來，我們時有信件往來，他也知道你在機械隊的情形，他這次新接任營長，寫信給我，需要熟練幹部擔任工作，信中還特別提到你，因此在公私兩面我都只能同意你調去那邊工作。」營長當時還取出廖營長的來信，指給我看，其中有句「尤其去年戰役中那位表現良好的青年幹部，必定要借給我協助訓練工作。」我見情形如此，也就無話可說了，軍人除開服從上級命令，怎又能爲自己打算呢？離開營長室，回到連部將情形告訴連長，連長聽後和我默默相對無言。

這可說是命運的安排，從此離開了前途似錦的康莊大道，進入了荆棘叢生的崎嶇小徑。離開砲十四團最大的損失，就是失去了補習功課的機會，兩位老師萬分捨不得一個有志向學的青年離開，而我更是痛心失去良師益友。憶幼年讀書時遭逢變亂，年年上學都是有頭無尾，關於讀書的進度，受到極大的阻礙。這次補習使我得益非淺，眼見日有進步，我也非常興奮，深慶得遇良師，前途大有希望，因此從不缺課，只有我自己患高熱病停了一星期，及羅太太嘔吐不舒服時停了一星期，此外凡是我補習的時間，不論任何朋友約我去玩，都一概推卻，最要緊的是自己求學識爲第一。羅股長是專科人才，不是普通軍人，他倆夫婦在軍事機構中與同事們在性情方面有點格格不相合，說也奇怪，只有和我相處得很融洽。羅太太那時只差兩三個月就要臨盆生產，而我是她的健康顧問，機械隊未開班前，羅股長要我多抽點時間，來他家照顧，正當需要人看顧的時候，忽然要離開他們，我眞覺得不忍開口和他們道別。

羅太太是她父母的獨生女，總希望有個弟弟妹妹，她娘家姓張，和我同姓，竟想把我認做她的弟弟，時常對我講：有你這樣一個弟弟就好了，彼此都有照顧，後來進一步要我改稱她做姐姐，我覺得這未免太婆婆媽媽，就不肯答應。所謂君子之交淡如水，朋友間也應該保持點距離，更何況她是個女人。吾鄉有結拜盟兄弟的風氣，女的結拜姊妹，我從不喜參加。性情相合談得來，做朋友一樣親切，何必稱兄道弟；性情不合，結拜後一樣會弄得彼此不來往，何必多此一舉。可是這一次我卻被她降服了。有一次補習功課完畢後，她誠懇的對我說：「一個沒有弟兄姊妹的人，既孤單又寂寞，有時心裏煩悶，想找一個親人談談心事也不可能；有弟兄姊妹的人，不會了解這種苦悶心情的，我曾聽你講，你的大姊對你怎麼好，你的哥哥在重慶參訓班來信說：你寫給他的信太少太簡短了。我不知多麼羨慕你們有手足之情，你們彼此有關懷，感情這樣好。只有我沒有兄弟姊妹，誰寫信給我？離開了家鄉，父母又無人照顧，我總覺孤伶伶的十分淒涼，雖然丈夫對我好，沒有手足總覺是一生缺憾。」她講完後，竟然淚汪汪底長長的嘆了口氣。當時我聽了她這篇話後，非常感動。我想：自己有兄弟姊妹，不知道獨生兒女的苦楚。一時不忍令她太失望，就接納了她的誠意，我說：只要你不嫌我這無用的孩子，就給你做弟弟吧！她聽了喜出望外，頓時展顏笑了起來。我建議他做我二姊，因我大姊長她一歲，後來又同她倆夫婦合影一張相片，還寄回一張給她的父母，報喜訊般的告訴家中，她已有了一個弟弟，歡喜得什麼似的。

不久我有了調動的消息，他倆夫婦得知後，怔住了半響說不出話來，最後羅太太含着滿眶眼淚抓住我的手說：「眞想不到你怎會在這個時候離開我們，兩個月後我就要進院生孩子，本來一切都要靠賴你幫我調理，現在你忽然要離開我，大家相處慣了，怎能突然分別，我眞不知怎麼辦才好。」我和他倆夫婦，彼此間有了互相信賴的感情，一時間眞

不知是喜是悲。當時我也只好溫言勸告，並將請求營長的話講給她聽，軍人是不可違背命令的！勸她不要過於激動，恐怕影響胎兒。嘆人生是這樣的聚散無常！我還有一星期的停留，只得多抽點時間來陪伴她，並為她準備一切，有關產前產後的調理，及嬰兒的護養，我用一本練習簿，應該怎樣服食等，寫得很清楚，又寫好藥方，產婦在某種情形下，可按照服食；小兒出痲的過程及調養，均有詳細的寫明，我離開後，可隨時細閱，有不明瞭之處，可來信問我。她雖然是一個大學生，做母親的經驗還是沒有，她一方面接受我的指導，一方面還是難忍離別的辛酸，我見她時時數手指，還有四天，還有三天在我身邊，只有兩天就要離開我了的在自言自語。此情此景看在我眼中，眞令我內心難過極了！眞是：同是他鄉客，相親如姊弟，驪歌催別離，何日重相見？

當我到達湖南零陵砲十團的新三營報到後，即開始安排各項訓練科目，在訓練工作中，只圖盡到自己的心力，總會有一定的收穫。但事實不然，這次訓練的進展，不如想像中的順利，苦頭吃盡，閑氣也受夠，到頭來還是徒勞無功。補充營的新兵全部是由師管區抽來的壯丁，學識水準太低，有部份一字不識。在術科方面，起碼的入伍徒步操，都弄不清楚。在補充營已有大半年，應該早就學會，但到我們接手訓練，也有幾個月的時間，連起步向前走，還有走同邊的怪現象發生，（即左手左腳同起，右手右腳同起。）有關學識方面，教他們認識自己的國家民族，及日寇怎樣來侵略我們等，但講來講去，眞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對牛彈琴般的枉費心機。每次所排定的科目，今天從頭用心的訓練，到明天就忘得乾乾淨淨，又要從新再訓練。時間已經過了三個月，還是老樣子，成績等於零；教一首軍歌，化了許多的時間怎麼也教不會，只好先教熟三句，再教三句，一首歌分開幾段來教。隨你用盡心機，對他們想建立感情，但他們漠不關心；一心一意的思念，就是開小差。因此不能讓他們輪班守哨，連班長也要負守哨責任，弄得班長副班長辛苦不堪。如想將這批新兵訓練成夠水準的戰鬪部隊，除非改造頭腦，否則氣得你生大頸泡，他還是依然故我。營長時常來看操，一次兩次，看得搖頭嘆氣的離開。在營房裏深夜時，常聽得哭泣的聲音，士兵不慣離鄉別井之苦，他們終年是在鄉下生活的，對軍隊裏的事，一概不感興趣，管理稍疏忽，一個個的就悄悄的逃走了。

只有一件事，新兵最喜歡的，是每逢星期天放假，請我替他們寫家信，這是比任何事都重要，是他們極熱心的事。每逢寫信，都是他講一句要你寫一句，他講得津津有味，口沫橫飛，其實所講的都是些芝蔴蒜皮的事。寫得我臂酸手軟，苦不堪言。我還記得替一個士兵寫過一封，要笑痛肚皮的信，是寫給他妻子的信，他一本正經的說：桂花呀！隔鄰的大流子不是好人，他的心腸很壞，你不好和他講話，連對他笑一笑都不可以，我曉得他早就想打你的主意；最緊要的是去後面山上採柴時，不可獨自一個人去，必定伴同嬸娘家的小妹子去，你如不小心，大流子就會乘機向你進攻的；假如你和大流子發生了關係，懷孕有了小孩子，我是不會認賬的。另有一個新兵是寫給他弟弟的，記得其中兩段：今年母牛發性走草時，一定要牽去找左邊鄰村李麻子的公牛交配，不可再去找前面鄰村楊缺子那條衰牛公了；去年我家生的牛仔又小又瘦，現在我在兵營裏，有時想起心裏都一把把的痛，還化了我一斗米一塊大洋的交配費。對面山上那棵樟樹有副好車料，全村的車料都沒有灣得我們這副好，在家時我指給你看過的那條樹枝，你要小心，莫給人家偷去了，我們上村的王矮子好古怪的，他看見人家山上有好車料，會想盡方法主意偷取。（在江西湖南的鄉下，有一種人力運輸的手推土車仔，須要一根好似半月彎弓型的木料，用鋸子鋸開成一副，再用木料裝製成單輪手推車，氣力大的工人可裝運四百多斤重量，普通也可裝兩三百斤重，因此在鄉間交通落後地區，這是主要運輸工具，這種車料在農村是很寶貴的，山嶺樹木發現有此車料，決不肯讓給人，這是用錢也買不到的，沒有的人只有設法去偷取，這種車料只限於樟木可用，別的如松木杉木等均不適用。）這批新兵老爺，除了知道耕田種地養豬牛，其他什麼也不懂。和他們相處也有相當長的時間，除了替他們寫家信時，有講有笑外，其他時間總是將塊面拉得如馬臉一樣長，對着我們訓練人員，好似殺父寃仇般的懷恨；這班人眞是冷血動物，根本不知道有感情兩字，更不懂什麼叫國家民族的觀念；也不理日寇的侵略，如不奮起抵抗是會亡國做亡國奴的；有關這種國家大事，似乎和他們拉不上半點關係；他們最牢牢記得的是找機會開小差逃走。我們枉費心機早晚勤力的教導訓練，也難使他們頑石點頭，眞乃朽木不可雕也。

在訓練新兵的過程中，還發生一件使砲十四團的同事們很難堪的事，眞令人氣憤萬分！因為我們調來協助訓練的幹部，都沒有進過砲校受訓的，新三營卻有一批砲校派來的學生，他們自以為是正式砲校畢業的學生，資格要比我們高，因此他們態度非常驕傲，眼內絕沒有別人，他們那種自大狂的作風，好像只有砲校的學生才算是正統的砲兵幹部，未讀過砲校的人，都是些雜牌貨。我們在受排擠之下，常是忍氣吞聲，如要和這班剛出學校門，未見過場面的小子一般見識，不活活的氣死才怪哩！這次來新三營協助工作，多少存有一份道義上的責任，新任營長是我們砲十四團的老軍官，原來是當連長的，後來因功升營長，本團暫無空缺，將他調升旅部參謀；這次旅長委任他接管營長職，他向旅長請求在十四團調幹部來幫忙，是顧念舊部屬的關係，因此我們看在營長的份上，極力避免和人衝突，也不與任何人計較長短，你說你正牌也好；我們是雜牌也好，只求這次訓練新兵，早日完成任務，就是我們唯一的心願，以後我們如不願意留在此地工作，還是可以請求調回十四團。誰料訓練工作的進展，如蝸牛拖車一般，各方面都不合理想，已經使得我們苦悶非常，再加上這班砲校學生，常以天子門生自居，眼睛生在頭頂上，除營長連長外，沒有他們瞧得起的人，更使我們在壓力下透不過氣來。

凡是部隊連營小單位，或是軍師大軍團，如缺乏合作精神，幹部一味分派系，這是最敗壞的現象。在後方整訓不會有成績，在前方作戰更是危險。

（本篇未完）

江南啼痕錄（四十一）

一別十餘年，今始在高州相逢。乃急着阿五去邀請梁貞先生和區老師前來歡敍。梁貞兄先到，這位留法博士，風采依然，握手言歡共話別況。這時區老師已由阿五請到，風度未改，但兩鬢添霜，想抗戰期中，遷徙流離，而菜根生活，飽嘗顛沛，無復翩翩當年。我一見區老師入門，即恭足站立，當年在芸芸學生中，區老師對我這個小伙子，當然毫無印象。但我代表省府委員，前來接校的人，竟對他如此客氣，不禁有點愕然。我乃說明爲公門桃李，今日以能再挹春風，至爲欣幸；既了當公事，原擬造府晉見，但爲了避嫌，減少外間無爲的忖度，故請老師移玉一敍。區老師見我如此敬師重道，自然滿懷高興。於敬問起居之後，我便開門見山的對區老師和梁貞兄說：「我此行除負責接校和搬遷之外，還代表黃委員延攬人才，以充教授陣容。關於訓育主任方面，我知道已內定了鄧柱燊先生擔任，但還請梁貞兄站在青年團同志立場，繼續幫黃凌霜先生的忙。（黃凌霜先生爲青年團的中央幹事，梁貞也夤緣時會，由中央直屬分團方面推出的候選人，而當選爲中央監察的。）而區先生則是我的老師，我會親受教導，早在十年前，已知區老師蜚聲於教育界，我爲法商學院的學生請命，請區老師繼續屈就」。我雖然說得很是婉轉客氣，一點沒有傷到他們兩位老先生的自尊心，但他們心裏都明白，這完全是由於我的念舊情誼，替他們保留職位。學而優則仕，進可以活躍政壇，退可以執鞭教壇，那當然是最理想的事。但政治是冷酷的，也是殘忍的，在政治圈內沉了下去，便很難再起；在政治路線上倘無淵源，也難插足。他們兩位老先生可能長期蟄伏南路，與政海人物漸漸脫節。尤其抗戰勝利，廣東政局，人事大變，由省府主席而至廳、處長，無一舊人，政海波瀾，使人有面目全非之感。與其進無把握，不若先保原有的崗位。所以，兩位老先生對我首先挽留的好意，非常感謝。我總算做了應該做的事，而且對於「拆」的功夫，也巧妙又做了一點。

一宿無話，翌日的早晨，我擬了一份電報稿：「明日交接，續聘梁貞、區萃崙爲教授。」乃往城裏的電報局拍給黃凌霜先生，使他知道情勢並不嚴重。拍了電報之後，便即展開對外活動，先帶備省府的公文，到縣府去拜會縣長（時間久遠了，忘記縣長的姓名，像是陳旒×。）。縣長見我是省府委員的秘書，很客氣的欵接，我把公文交給縣長，請他全力幫忙，希望以公定工價，徵調民伕，搬運公物，而工資由我如數發給。搬到羅定城之後，由羅定縣府接運。縣長詢問定於何日起程？我乃以三天日期爲縣長調動的時間，決定於三天後上午八時在舊校址出發。縣長表示必能如期照辦，我乃告辭而出。

望重粵南，一言九鼎，革命元宿的信宜縣參議長陸匡文先生，我認爲必須迅往專誠拜謁，乃逕往參議會，以世誼晚輩的身份，肅版求見。承延見於議長室。這天，陸匡文先生穿薄綢長衫，一派雍容風度；體格並不魁梧，但很健實；聲音洪亮，雍容中而有豪邁的氣概。首先詢問是由羅定到來，抑從廣州灣抵達。我告以走羅定路線，昨天下午到達，故特於最先專誠拜謁，並說明我是博芳公的侄孫，起程時黃委員吩咐必須事事請示陸議長，同時更希望陸議長支持遷校的措施。匡文先生避開正面答覆，而問我關於勤勤商學院改爲法商學院的經過。我乃拜述實況：最近教育部規定國父及國家元首始能以大學定名紀念，廣東省政府一面遵照部令，一面又爲着不忘革命元勳古應芬先生對國家的貢獻，特倣建立仲元中學、仲凱農工學校、執信女子中學的辦法，以紀念鄧鏗、朱執信、廖仲凱等先生的功勳，而以江州師範易名爲勤勤師範學校，勤勤商學院則改爲省立法商學院，以符定制。匡文先生默然一剎那間，復問我對遷校的處理。我表示勤勤商學院南遷高州，當地人士曾給予無限的支持和幫忙，今日應該做一點投桃報李的功夫。我打算將文卷、冊籍、印信、重要的圖書、儀器，請縣府徵伕，從陸路挑運往羅定，然後從水路運回廣。所有校具，一般圖書，非商科的儀器，則全部列冊移交信宜縣參議會，請縣參議會酌量分配，贈給當地中等學校。但僅屬構想，是否有當，仍請示陸公才決定，不肯多講話的陸匡文先生，一聽我說到這裏，點點頭，慢慢從椅子站起來對我說：「好！好！你這辦法對地方已有交待，你去縣黨部找陸書記長談談，對他說我已同意你的辦法，關於送給地方中學的校具、圖書、儀器、列冊移交陸書記長，請他處理好了。」隨即吩咐秘書，請楊熙績先生來談談。再問我道：「交接日期已定了嗎？」

我告訴陸議長已洽商於明日下午交接。匡文先生和我握握手道：「祝你順利完成！回去的時候，替我問候凌霜和博芳兩兄。」這是送客的暗示，我道謝便敬辭而出。但我默察到我此行又很是成功，匡文先生請楊熙績先生到談，那是可以推想到他老人家是要在幕後替我排除荊棘，但使我佩服的，就是長輩那派不矜不誇的風範，替我解決問題而不正面表示，穩健沉實的處理，因爲這件事關係於地方人士的情緒，尤其對古應芬先生開國功勳的紀念，務須全面兼顧。我的措詞以鄧仲元、朱執信、廖仲凱三位元勳與古公同列，但這三位元勳仍未有大學紀念，在委婉中而表示遵照部令的理由。可能引起陸匡文先生也要認爲必須平心靜氣去面對事實。

萬人意見

一青年空軍的悲慘遭遇

鬪爭·勞改·再鬪爭

編輯先生：

伍述蔭是順德縣勒流鎮勒南大隊人，他出身是原國軍空軍。抗戰時從軍，沒有參加打內戰（這是共黨所承認的），大陸赤化後從事農業生產，積極地爲社會主義建設而作牛馬。他的勞動表現非常好。當時共黨以他有利用價值，不斷表揚他。這是共黨利用殘餘價值的一貫手段。

一次共黨派專人來與伍述蔭面洽：「黨一向來見你勞動好、有技術、很器重你，你是年輕的空軍，黨當然是知道你的一切，特地到來請你到空軍部去任教練，希望你能覺悟過來，跟着黨走，加入我們空軍的行列裏來。爲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空軍而獻身給黨，未知你有什麼意見呢？」共幹僞善地說。

「黨對我的器重，我是很感激的，我也很想爲祖國盡點力，到空軍來練習、練習的。可是近來我身體很差，一切也退化了很多，眞是辜負上級的期望，如果我勉強而去，失事自己死了並不要緊，損失國家財物事大。同志請你轉報黨。我實是負不起這個巨大任務。」伍述蔭說。

共幹見說不動他，便把他說的話加油加醋，向上級報告，說他懷恨共黨，是國民黨留下來的特務。跟着拘留伍述蔭在勒流區，在區部保衛科的囚禁室，以疲勞的精神虐待，進行非法審訊，迫交坦白書，把一個年輕力壯的青年空軍折磨得像鬼一樣。

如果伍述蔭眞的是國民黨派下來，那有不到空軍去當教練呢？貪在農村易找情報嗎？是伍述蔭不願替「魔鬼」共黨練兵殺人是事實。

伍述蔭在拘留期間，任何人不得採訪，完全生活在黑獄中。不分白天與黑夜，共黨高興時把他帶出來毒打和審問，坦白書不下三十次，而每次都是一樣無多大出入，共黨非常不滿，每次都罵伍述蔭抗拒交待，想蒙混過關，欺騙人民（人民即共黨）是加一的反革命份子，是國民黨的死硬派特務，我們會不擇手段要你老實向人民交待不可。

伍述蔭在萬惡的共黨摧殘下，惟有等着死神降臨，堅持眞理，永不向共黨低頭就範，使共黨不得不加以嚴密監管。

共黨對於伍述蔭這樣以死明節的硬骨頭，是無可奈何的。殺之不可能，不殺又怕他翻生，進退兩難。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用苦役的勞動來對付他，使他慢慢因過勞而死亡。免卻後患，不幸的伍述蔭就走上了這條殘酷的死亡道路。

鬪爭會上的伍述蔭

經過黑獄拘留的伍述蔭，由於長期缺乏營養，壯碩的身軀瘦得像隻猴子一樣，只剩下皮和骨頭。行動有不由自主的感覺。可是在共黨刺刀迫着下，他邁着沉重的步伐走上了鬪爭台上。被迫驅使到會場的廣大勞動人民，絕大多數是認識伍述蔭的，可是這一次沒有人在鬪爭會開始前，能夠認出那一個是伍述蔭。後來由共黨審判員宣佈今晚鬪爭的是伍述蔭，和××人等，人們才知其中一個是伍述蔭。當時群衆嘩然地說：「究竟那一位是伍述蔭呢？」全場一片騷動起來，抬起頭看着台上，想憑外形認出誰是伍述蔭，沒有認出。

深夜十點多鐘才由審判員宣佈「現在請大家鬪爭公審伍述蔭。」並着令所有共幹上台鬪爭揭發伍述蔭。」站在台上的共幹立即把伍述蔭拉到審判員面前站着，面對群衆交待。伍述蔭還未開腔講話，即被共幹拳打腳踢，打倒在台上邊，看樣子今晚共幹是變相謀殺，非把伍述蔭打死不可。台下席地而坐的勞動人民到此時才看清楚，原來這位像僵屍一樣就是伍述蔭，簡直不像人啊！有的天眞地說：「他一定在牢獄裏有病，要不他不會變成這樣啊！」「怎樣說都是假的，伍述蔭被關在獄中給打壞是眞的。」台下有正義的人說。這時一片議論聲，平日與伍有交情的人暗中爲他而可惜，痛心地呆望着共幹的兇殘行動，心裏頭一陣陣難過起來。而這時共幹正打

得伍述蔭像放紙鳶般來回地轉，東歪西扑地任打唔嚫。這是什麼公審大會呢？簡直是變相刑場。

共黨審判員什麼話都沒有說，待共幹狂打伍述蔭後，見他扒在地上，再不能站起時，才派人把他扶起來。他在刺刀迫着下只有忍痛站起來，但不會呻吟一聲。硬骨頭就是硬骨頭，不愧為國軍的空軍。

這位空軍站得雖然不那麼穩定，但他能充分顯出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氣慨，這種精神，令我們中華民族反共人士敬仰。

宣判時，共黨審判員不講什麼，只說伍述蔭在改造時思想頑固，不肯向人民交代錯誤，就判了五年管制勞動，交由本單位改造。由本大隊的共幹領回去監督改造。可是伍述蔭未滿五年，共幹又借改造時不肯交代問題，又加判三年，三年未滿又加三年，這樣無了期的加判，伍述蔭從此變成共黨的砧板肉。

在勞改中的伍述蔭

伍述蔭非我的朋友，對於他的被害一切只知大概，不能知全部，我對於他被共黨的迫害不能不講，可惜講得不盡不徹。

我在鬬爭會上見過他，就對他認得了，而這次鬬爭他是第四次，以前他被鬬爭怎樣挨打！在大隊怎樣勞動，村裏人個個知道，現在，我只講他在順利園的勞動實況（順利園是在順德縣，八區古郎鄉，離勒流第六區有十幾華里。離最近的百丈村（即草塘村）也有十華里之遙，據說是舊時惡霸大金鐘（即廖鐘）霸佔的甘蔗園，百丈與八區不用過河，勒流倒要過河才得，來往時間不可估計。

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六年，我因不時到順利園工作，因此就不斷見到伍述蔭在共黨刺刀下，過着非人生活。因為路途太遠，交通不便，往還需時，我們每次到順利園工作必在海灘或園基上露宿的，而且亦只在甘蔗埋坭，或收獲時期才到，甚少派專人駐地管理生產的，理由是地少，不及其他大隊地多，需要設有專人管理生產的。而伍述蔭就是被押往那裏勞改。可是他不能像其他人一樣留宿，每天開工和收工必定由大隊的共幹指定任務和驗收規格，如果有點不合共幹的意思，那麼你伍述蔭做到天光都有份。伍述蔭開工在先收工在後，還要往返走數十華里的路，天天如是。最要他命就是規定在順利園收工，再要到當地保衞科報告收工時間，以證明他在外邊沒與特務交投情報的懷疑。共黨用這樣的嚴密管制折磨他，其目的就是要他早死。

伍述蔭在這段非人的生活下邊，受盡了共黨折磨，再加上精神的打擊，使他變得衰老極了。他已經駝了背，走路要用手杖，天天還要步行數十華里的路，眞是難熬得很，虧他有這份毅力步行這麼遠的路。我看他這份毅力完全是他年青時候在軍中受訓得來的，有着這份驚人的毅力和無堅不摧的決心，眞是大大地鼓舞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反共意志。再加上他信仰的三民主義一定能戰勝邪惡的共產主義的精神。他雖然現在受苦，還覺得實在是鍛鍊意志，將來光復大陸河山，他沒有出賣國民黨，以此感到光榮。

本人在一九七〇年脫離了共產黨的魔掌，一直不知道他的一切。很多來自本村的難民，當問起伍述蔭時，大都說不知道，這不知道是騙人的鬼話。以他的大名那有不知道的理由呢？我敢肯定說：「要是伍述蔭不死，共黨非每年鬬爭他一次不可，除非他被押往北大荒勞改，這點不知道是可以說得過的。」

「批修整風」時他得過關嗎？他的硬骨頭有沒有被共黨打碎了呢？這事我一直為他而擔心，如果他逃得這一關，我這流浪漢祝福他「永遠吉人天相，能看到國民黨光復華夏的大好日子。」

讀者張文上

「萬人協會」簡訊（四十五）

本（六）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時，本會假座梅江飯店二樓召開執委及候補執委擴大會議；由於各人俱是剛放下本身工作便爾趕來會場，故各人自掏腰包十元，湊集起來開飯裹腹，解決了吃飯問題，以便集中精神開好會議。首先，聽取了萬、曾正副會長的報告：萬會長曾往寶島一行，關於「國內版」及籌劃今年回國觀光團之事前聯繫工作概況。曾副會長指出：本會會務近來開展得很順利，張仲仁執委將醫務所遷來會所以予兼顧本會會務工作，亦是一主要關鍵，並通過會員探訪工作，使協會與會員之間關係溝通。譚昇、楊聖林執委等不遺餘力。學術座談會効果亦好。近一星期來申請入會會員達十多人，開展會務工作可見一斑。以予無限鼓勵。

會議由會務主任張仲仁執委主持，事先集合各人意見納入議程，討論議題：㈠採訪會員工作仍繼續貫澈深入，除荃灣區目前仍未開展外，其他地區探訪工作取得一些成績，能做到分區將會員組織起來，選出組長，更鞏固會務。㈡籌集專欵專用之福利基金，以開展本會福利事宜，初步製訂籌措計劃方案。甲、由會員會費附加福利基金若干。乙、廣泛宣傳，發動會外人士如雜誌讀者及海外愛國僑胞和本港各界人士捐欵樂助。丙、組織游藝演唱節目，發動會員推銷入場券，這些都是有効的辦法，細節問題還待計議從詳。㈢本會會務亟待開展中，各部門人員相應加強，現由兩會長同意決定，陳挺拔執委調爲公共關係部主任，洪益林爲本會執行委員負責福利部，何錦萍女士爲本會執行委員兼婦女部副主任，孫一專爲本會執行委員兼康樂部副主任，李立本爲本會執行委員兼海外聯誼部副主任，會上一致鼓掌通過。㈣今後每月最少召開一次執委及候補執委會議，缺席之執委應於事前用電話或書面通知缺席原因，凡三次無故缺席者，本會不擬保留執委身份，但仍容許書面詳述原因，執委會議始作最後決定。㈤學術座談會繼續舉辦，仍由學術部主任岳騫執委主持，並邀得柳以青先生專談中國青年前途問題，適當會場仍待選覓接洽，容後由學術部及秘書處再行通告。

最後，會刊編輯委員會提出臨時動議：第三期會刊將已編好稿件，然出版經費目前仍遭困難，除日前存下黃同化會員捐來五十元，丘陵會員捐來三十元，一姓黎的雜誌讀者捐來二十元，合共一百元外，大約仍差三百元，應如何解決？不待議決，棄左便帶頭捐出五十元，接着余雲義執委捐五十元，何錦萍執委捐一百元，馬天、江灝川、譚昇等執委各捐十元，連同上存一百元合共三百三十元，尚欠七十元，雖萬會長一唥應承包在他身上。唯曾憲光副會長及會務張仲仁執委秘書處鄭秀堂執委詳細考慮，仍應由協會經費項下撥出爲宜。因會刊是屬於會內刊物，除由會員大衆踴躍繳交會費外，熱心會員大都樂捐，會議席上，孫一專執委已又捐出五十元用充經費便是例證，還有上月份會員彭秀璠女士捐來三十五元作會刊印刷費。萬會長慷慨解囊好意，留待將來出版會刊第四期領情就是。

最後聽取了財務部陳定生執委報告本會經費情況：本會目前結存在銀行存欵爲九百二十元，現金爲五百三十元。大家聽後歡欣。

秘書處供稿　六月廿二日

與毛共和談實自取滅亡

人傑先生：

小弟拜讀貴刊二九三期萬人意見欄中，高照先生與思華君的商榷，特別提出我個人的意見。高照先生曾在貴雜誌發表過二次「和談」的「偉論」。其內心可能是熱愛和平，此外或無其他存心。實在對毛澤東爲人的劣根性，所知甚淺。所謂「提出和平是毛共，談起來，反對和平，又是毛共」，這一點，想由他們「負責」。太過天眞了！毛澤東一生，就是卑鄙、下流、無耻。那裏說得上負責呢？他原是國民黨人，而且在汪精衛培養下，是國民黨候補中委。他的叛黨行爲，由誰負責？抗戰初期，呼聲抗日最高的是共產黨。接受國軍改編領導

的是毛澤東，以後不但不抗日，反而襲擊國軍，做出十足漢奸行爲的，也是毛澤東，他負了責任嗎？以後抗日結束。毛共發動內戰，對人民及知識份子，許下多少「諾言」，今天大陸同胞過的是什麼生活，毛澤東又負了責嗎？毛共的軍隊，至今仍稱「解放軍」。究竟國府統治時代「解放」，還是今天毛共壓迫人民的時代「解放」呢？毛澤東的無耻行爲，數盡古今中外之人也無人出於其右。那裏有負責與不負責的？

與毛共談和，在其垂死掙扎之時，（亦即當年行將餓死在延安之日）什麼條件，祇有束縛自己，毛澤東是從不守條約的。甚至可以說，凡共產黨人都不守信用的。與毛共所簽「和約」，卽是取到一張廢紙，絕無發生作用。何況他今天手下有數百萬有組織的嘍囉，他肯作延安時期的讓步嗎？就算讓步了，又會發生什麼作用？

和談我是贊成的。那一個人不想自己的國家統一，自己的同胞過着和平幸福的生活。那一個人想長期流落在異鄉，有家歸不得呢？祇是與「毛共談和」，就是多餘的，就是不切實際的，除了把自己埋葬之外，一無是處！

其實在目前毛共提出的所謂「和談」，已經虛僞到了極點。中華民國是國父手創，蔣總統繼承遺志，服膺三民主義，以捍衛及建設國家。原則上就是以中華民國爲正統。毛澤東叛國，擅改國號，廢除三民主義，把外國的什麼馬恩列史的謬論，死搬硬套，加於中國同胞。使大陸人民二十四年來，過着暗無天日的生活，釀成哀鴻遍野，餓殍盈郊。毛澤東就是叛國的漢奸。既然是一個叛國漢奸，在「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之時，有感於回頭是岸的話，就要首先自己宣佈廢除外國所傳來的殘民主義。恢復中華民國國號。釋放所有在「勞改」營中的「犯人」。恢復人民的自由。將田地屋宇還給人民。對被枉殺及「勞改」死亡的遺屬，優予撫䘏。然後他與周恩來兩人飛到台灣，親謁蔣總統，請求恕罪。其所談者，祇有高級共幹安置問題。共軍整編問題及毛周兩人的「官銜」問題。其他就無談的可言了！因爲既是爲了國家，有什麼可談呢？

但毛澤東不此之圖。竟然指使那些變節無耻之輩，其人格比妓女還要下流之叛徒來作「和談」的代言人。請問這種人有什麼份量，有什麼人格來提倡談和呢？堂堂正統，豈能與那些背夫私奔之賤婦來「對話」嗎？今天國民政府在台灣的革命復興基地。民安物阜，四海歸心，何愁重興大業之不成？與土匪相談，尙且不願降低國格，還要與妓女不如之輩，作爲談判的對象？我身爲國民，我就反對了！何況我們的主政長官？

至於所謂「救濟總處在何處，群眾不明瞭一節」，我不知高先生實際不知，抑或假不知。我不反辯，因爲高先生上次談到連回國手續都不知，這也難怪。惟是我所接觸的東莞逃亡青年，除詳加解釋外。是願意帶他們去領的，豈有不知？請他們回國旅行，是托朋友代辦入境，一切費用，可由政府補助的。那又不知？中學畢業的人，無條件保送他們回國就讀大學，仍遭拒絕。這是什麼思想呢？在本港就讀僑校之學生，挑燈夜讀，每到深宵，目的爲求考上祖國大學。而不須考試，由政府照顧之下，一定培育到大學畢業。這並非政府有特別求助於他們，祇是體念到逃亡青年，冒死離別家鄉，有義務對他們的照顧和培育而已！不期他們竟然拒絕。高君認爲政府不愛逃亡青年，還是逃亡青年不愛政府呢？

最後，我誠懇期待高先生瞭解國家的政策，最終的反共目標，就是解救大陸同胞以恢復他們的自由，使我炎黃子孫，永遠過着自由幸福的生活。而不是給他在飢寒交迫之中。在恐怖統治之下，過着比牛馬還苦的慘狀。毛澤東一日擁有共產主義，人民就永無自由，永無幸福。台端可以放眼冷看其他共黨國家，雖然「修正」，人民仍是悲苦，縱使「和談」成功，毛共讓步一半，而又遵守「和約」的話，同胞亦無好日子過的。倘照台端

萬人協會通告

爲開展本會會務及加強各部門工作効能起見，議決如下：

一、陳挺拔執行委員調派爲公共關係部主任。
二、洪淦林爲本會執行委員，負責福利部。
三、何錦萍爲本會執行委員，兼婦女部副主任。
四、孫一專爲本會執行委員，兼康樂部副主任。
五、李立本爲本會執行委員，兼海外聯誼部副主任。

此告

會　長萬人傑
副會長曾憲光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萬人協會秘書處通告

根據六月二十一日本會執行委員及候補執行委員擴大會議決定：「今後本會每月最少召開一次執行委員及候補執行委員會，凡無故三次缺席者，本會不擬保留其執委身份，（將由候補執委補上），但仍容許其申述缺席理由，執行委員會始作最後決定。」一案。除另發通知各執行委員及候補委員切實執行外，特此通告週知。

此告

秘書處啓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所說，要放棄共產主義來「談」。如果毛共願意放棄共產主義，實行民生主義。在民權的基礎上，全國舉行大選。那就不須要談，已經和了！毛澤東肯這樣做嗎？劉少奇稍有「修正」，已經不容。何況全部放棄那個史太林的幽靈呢？如果今天蘇聯換過史太林派執政，毛澤東會立卽飛到莫斯科，高叫爺爺及「牢不可破，萬古常青」了！

袁暘照代思華君答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六月八日

牝鷄司晨‧妖孽立見
江青登位‧大陸必亂

「治國安民準德澤，奉公守法惟仁施」，此爲中國數千年來爲民上者求治之道也。不論君王、諸侯、郡守、士庶皆依佈德行仁爲準繩，以期共享政治，使人民康樂，循序而行，規定政制，上下遵守，公私兩便，故官有信條，民有私約，倘其反此；隨啓亂源，撲滅不易。

今日中國大陸上的共黨，現行的政制，並非「文正」的政字，因毛幫舉行煙滅文化，瘋狂推動邪說，謂「愈亂愈好」，善良受害，正人遭殃。實行病民之症字，無文正之政，有病務之症！何能治國？無文化、文教，不能導民歸於正，故曾子（名參）先求正心，而後才可平天下。

毛澤東狂夫妄漢，自以爲不可一世，老毛無自省力！中國共產黨之有今日，全仗中國之知識份子，爲共黨効力、寫作、宣傳、通報消息，有犧牲生命精神者，博來現在之成果，而老毛今日竟冒大不諱，將一切功勞據爲己有，而胡做亂爲。

毛澤東是中國當代一個大騙子，他不但欺騙那些爲共黨而犧牲與奮鬪的黨徒，而且還欺騙了黨外的知識分子，「民主黨派」，使他們有意無意間接直接都替共黨宣傳，正所謂中共未竊據大陸之前，這些人在無形中間接附助牠，以希冀共黨能給中華民族帶來民主幸福，故如魯迅、丁玲及今之在北平仰毛鼻息的郭沫若，大力替中共傳宣，高倡甚麼民主解放自由，共黨爲人民謀幸福，大力反對當時國民政府各項施政綱領。

中共得到此種陰伏生機而滋長起來，隨抗日戰爭而勢力澎漲，直到國共和談。各社會賢達，各黨各派，都間接幫中共的忙，連身居黨國要員，都悞信中共的欺詐言詞，上其大當。可是現在一切都擺在眼前，那裏有言論自由寫作自由，連郭沫若都要向毛認錯。郭內心當有自省，錯在那裏，在於錯認毛爲民主領導者！眞是有眼無珠，等於陳宮（字公臺）放曹操（字孟德）。現丁玲被禁，不得寫作，

假使魯迅在世，見到此位毛魔君專橫暴戾，殺害人民，不但生民不得其安，死人墳墓都遭發掘，盜取寶器，推銷出外國賣錢，以養育「特務狗」來鞏固毛政權，以槍桿子威唬人民，勒搾人民，他當不能沉默。

此近十年來，毛澤東實行自私主義，印發話錄。毛澤東思想，最荒謬的是，無愛父母「要愛毛澤東」，毛無自省，那一樣政綱與德澤值得人愛？非只殺戮善良百姓，還將其共產黨內多年同患難、共甘苦的戰友，都殺害軟禁。所謂馬烈主義、馬列原著，是欺詐騙人的鬼話，其實馬列主義，何嘗有註腳「勿愛父母，要愛老毛」的話。

蘇聯革命，爲因沙皇政治爲勞農政府，故起革命而解放之，今日中國大陸反將農民苦役剝削，工人無產階級終日勞役，食無飽，寒不以爲衣（一長年六尺布）將農、工所得，剝奪殆盡，此亦非馬列原著的註解。事實毛思想私利狂，毛自己每日食飲「吉林人參」農人卽一日兩餐未得飽，毛百分之百是獨夫專政，無產階級的農、工永無翻身之日。毛共未據大陸之前，工、農還有勤儉積蓄的機會，則積少成多，暫暫致富，晚境轉好，不負靑年時代賣勞力。今則老毛無定政制，各式人等都受其害。故凡屬有民族思想的靑少年們。應組成中華自由陣綫，向大陸共產黨作戰，以達成眞正的解放。

毛朝不許人們進忠諫，陳說政綱利弊之所在，應興、應革。若修改政策，毛澤東此老朽昏聵，是不容納的。老毛身邊沒有了策士，因知識份子被勞改之故耶！

最近在毛朝顯而易見的，老毛要扶植其老婆江青登首座，居領導地位，若如此，大陸必亂。（按國家元首或意外死亡，或自告退休，其繼承者，以有功論功績，無功論才與德。）世界共和國體政制皆此樣，老毛老朽昏聵，居然提拔江青。而江青者，無才無德，更無功！何能服眾？共產黨的有今日，已如上述，兼具其本身同志血戰沙場，不可諱言。毛婆得食一碗現成飯，尤無知足，欲做「牝雞司晨，妖孽立見。」

江青每次都是造落污點，如「紅衛兵」組織，革劉少奇的命，破壞中國文化，尤說造反有理。亂抽共黨締造者出來鬥爭，狂說軍中有一小撮是反革命，可說是不憑無據的胡鬧，有此眞事實作證，江青應被中國大陸上群眾，推上斷頭台或問吊，那能服從她領導？老毛妄思想！吾們會思想到：未久之將來，中華民族，海內外會一致的向毛、江大擦污點，以恢復正大光明的國體中華民國。

雪梨林哲齋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萬人協會會員入會申請表

年　月　日

姓名		別名 筆名		性別		年齡	
籍貫	省　縣		身份證號碼				
住址				電話			
興趣和專長			職業				
批准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證號碼				
學歷						二寸相片兩張	
審查部意見			會長意見				

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懷卅年前武漢遊踪　印尼 楊震寰

携壺與客過汀洲，蘆葉荻花漢上秋，
黃鶴已無崔顥句，江雲空憶武昌樓，
未曾紅粉含情笑，一任笙歌澈破愁，
何處人生懷往事，天南塞北兩悠悠。

月夜傷感　步董壇主贈褐翁詩原韻　印尼 楊震寰

滄海無心一俠翁，羞將七尺獨稱雄，
鄉關阡陌思南畝，故國旌旗望北風，
夢裏香留驚鼓角，草間年少憶從戎，
回頭不盡胸中事，月影來時立古桐。

國事有感　步董壇主原韻　印尼 楊震寰

四十年來苦戰塵，平生愛國本心眞，
風情詞筆描知遇，湖海從交不論貧，
拯救河山無變志，恢弘文化可忘身，
請看博浪暫存命，三戶興時自滅秦。

步力行先生七古韻　丁亦盦

讀力行先生和陳蝶衣陳定山兩先生七古，撫今論昔，深得風人之旨。興之所至，步韻和之。

滄桑世變譜新曲，荒塚千堆盡骨肉。
刀兵輾轉嘆才亡，生死奔波嗟命促。
蒼天曚昧吝聖材，紛亂相承傷往復。
史蹟偏安奮翼難，上皇托足類州牧。
愛國應伸胞與懷，還鄉每指斗星北。
趨新時勢民生先，改進農工著效速。
英雄墨客各殊長，大勇高謀同護纛。
中原反轡晉沉渺，家祭將何告瞑目。

贈粵東彭展南　一覽樓主 楊海天

(一)
一門淡雅說彭家，小館楓林遍海涯，
鼎鼐調和原相國，色香並異亦奇葩，
五湖不泛西施棹，絕島權浮范蠡槎，
四代同堂終客裏，只從雲表望中華。

(二)
楓林小館談天下，澤畔行吟看水山，

忽訝文旌東海去，雁書爲問幾時還。

次韻酬林杉先生並東壇主粲正　鄭六豐

(一)
百年歲月半消磨，每覺離情別緒多！
秋葉隨風愁着地，春蠶作繭恨成籮。
誰償人世三生願，那得仙家九醞醝？
感謝鴻篇相厚意，燈前醉讀自微酡。

(二)
書城固守幸非常，秦火焚燒止異鄉。
學養謙光君有道，詩篇遜色我輸場。
推敲倘得韓公教，增益難令賈子忘。
七步八乂眞實否？獨愁終夜不成章！

(三)
壇中濟濟友兼師，肝膽相看莫怪遲，
島瘦郊寒吟誦矣，元粗白俗究研之；
唐詩未必千篇好，宋韻豈無百首宜？
杜老放翁俱愛國，平生景仰最情痴，

(四)
壇主能明大是非，饒他潘某片言譏。
恢弘量度成滄海，鉅細包容繡錦衣。
白髮盈顛詩社主，黃花兩卷畫欄圍。
雄心馳騁康莊道，待與諸翁並駕歸。

讌會席上敬贈董壇主　陳楚鴻

今宵何幸接光儀，儒將風流是我師，
攬轡揮戈勛績懋，文章報國大名垂，
縱橫逸氣標奇采，雅度汪洋繫妙思，
聆述蚩尤黃帝戰，語驚四座寸心馳。

青少年派對歡樂有感　鄭秀堂

戰亂風雲誤半生，倭夷赤寇兩橫行，
徒增白髮悲回味，煞羨青年樂不停，
舞興未闌還起舞，情懷欲歛更牽情，
此時若問誰思蜀，幾許茫然訝莫名。

一半兒　南溟叟

青山綠水眼中收。麗句清詞腦內浮。人住碧宵樓上樓。洗塵憂。一半兒濃茶一半兒酒。

一半兒　憶初春家園　南溟叟

已凋楊柳傲清霜。半老紅梅逞艷妝。無數翠枝籠畫堂。映斜陽。一半兒模糊一半兒朗。

又近日賦感　南溟叟

樓囚歸夢旅情闌。霧鎖遙山遠眺艱。身到國門心更煩。且加餐。一半兒園蔬一半兒飯。

折桂令　癸丑元旦　南溟叟

多年淚跡南荒。回到香江。喜度春光。竹葉添蒼。桃花弄絳。梅蕊飄香。增情趣。朝陽送爽。報佳朝。金桔搖黃。老幼新妝。歌唱新腔。語笑盈堂。

向萬人傑、岳騫先生揭破共黨二二八陰謀致敬　梁莊

八方妖孽漫囂塵，匪僞陰圖用隱身，
鬼怪妄逃溜矯燭，邪魔終懾二郎神，
春秋懼賊知尊孔，鐵筆鋤奸獨敬君，
任使毛酋施笑臉，無情寸管撻降臣。

陌上春遟　梁莊

飄零客邸感牆薇，香島西疇綠正肥，
山澗瀑飛流瀉急，郊原雲重雨紛霏，
堪憐閨婦思春色，卻慟遺臣望翠微，
最是深林傷杜宇，啼紅呼喚不如遟。

敬和董壇主生辰感懷原玉一律　傅裕

道德文章信有之，黃花拜讀便心儀，
寶刀未肯隨人老，董筆猶多濟世辭，
一片丹忱懷故國，長開青眼望旌旗，
輒生何物爲公壽，敬和蕪詞正及時。

香港六朋書畫展覽誌慶二絕　傅裕

才華諸子有誰如，各盡薪傳任展舒，
一手寫成摩詰畫，六朋源出右軍書。

揮毫落紙走龍蛇，鐵畫銀鈎力最嘉，
今日六朋齊展出，萬人空巷讚名家。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萬人雜志（第二九六期）

二年六月廿八日出版

（零售港幣一元）



